中華大典

文學典

明清文學分典

清文學部二

主編：陽海清

目次

總論 ……九
總集
皇清文穎 ……六〇
皇清文穎續編 ……六一
古文辭類纂 ……六三
湖海文傳 ……六六
全唐文 ……六八
國朝駢體正宗 ……七八
國朝詩別裁集 ……七九
湖海詩傳 ……八〇
熙朝雅頌集 ……八一
詞選 ……八二
國朝詞綜 ……八七
綴白裘 ……八八
體類
桐城派 ……九一
陽湖派 ……一〇七
格調派 ……一〇八
性靈派 ……一一二
肌理派 ……一二二
乾隆三大家 ……一二四
秀水詩派南郭五子 ……一二五
吳中七子 ……一二六
毗陵七子 ……一二七
常州詞派 ……一二八
作家
符之恒 ……一三三
高鳳翰 ……一三四
沈榮儁 ……一三五
趙昱 ……一三六
屈復 ……一三九
薛雪 ……一四三
勞孝輿 ……一四四
王藻 ……一四六
陳撰 ……一四七
祝維誥 ……一四八
方苞 ……一四九
周京 ……一六〇
周大樞 ……一六一
金順 ……一六三
鍾令嘉 ……一六三
厲鶚 ……一六四
夏綸 ……一八〇
侯嘉繙 ……一八六
吳敬梓 ……一八八
汪沆 ……一九八
翁照 ……二〇〇
唐英 ……二〇三
張鳳孫 ……二〇四
李鋐 ……二〇五
馬曰琯 ……二〇八
馬曰璐 ……二〇九
全祖望 ……二一〇
趙信 ……二一四
萬光泰 ……二一四
張庚 ……二一七
趙青藜 ……二一九
彭遵泗 ……二一九
胡天游 ……二二〇
夢麟 ……二二八

盧存心……二三〇
方世舉……二三一
袁機……二三二
袁杼……二三三
朱稻孫……二三三
符曾……二三四
汪軔……二三七
張堅……二三九
金德瑛……二四一
王又曾……二四三
金農……二四五
曹霑……二四九
董潮……二三九
鄭燮……二四〇
丁敬……二四七
鮑皋……二四九
史震林……二五〇
程廷祚……二五二
邊連寶……二五四
齊召南……二五六
沈德潛……二六一
邵齊燾……二六九
陳兆崙……二七三
帥家相……二七六
姚範……二七六
沈廷芳……二七八
錢維城……二八一
秦黌……二八四
蔡寅斗……二八四
杭世駿……二八五
劉綸……二八九
裘曰修……二九二
許朝……二九四
趙文哲……二九五
吳鴻……四〇〇
吉夢熊……四〇〇
吳璜……四〇一
胡亦常……四〇三
薛起鳳……四〇三
陳皋……四〇四
江昱……四〇五
高文照……四〇七
王采薇……四〇八
徐大椿……四〇九
李文藻……四一一
張錦麟……四一三
劉大櫆……四一三
朱仕琇……四一七
吳穎芳……四二〇
朱筠……四二二
馮應榴……四二四
徐燨……四二五
金甡……四二八
童鈺……四三〇
查禮……四三三
黃景仁……四三五
施朝幹……四四三
褚廷璋……四四四
袁樹……四四五
鄭虎文……四四六
程晉芳……四四八
曹庭棟……四五一
王太岳……四五二
蔣士銓……四五四
彭績……四六九
梁國治……四六九
王汝璧……四七一
夏敬渠……四七三
曹學閔……四七五
曹仁虎……四七六
嚴長明……四七九
李且華……四八二
王復……四八三
楊潮觀……四八四
翟灝……四八七
吳璿……四八九
阮葵生……四八九
徐德音……四九一
胡濤……四九一
任大椿……四九二
陳朗……四九五

李海觀……四九六
陳毅……四九七
張藻……四九八
錢琦……四九九
徐濤……五〇一
張塤……五〇二
沈起鳳……五〇三
李百川……五〇五
周準……五〇五
曹錫寶……五〇六
汪縉……五〇八
錢載……五一〇
彭淑……五一八
瞿頡……五二〇
沈清瑞……五二一
周昂……五二二
魯九皋……五二二
汪中……五二三
寶光鼐……五二七
吳泰來……五三〇
錢澧……五三一
周振采……五三五
謝墉……五三六
孫士毅……五三八
彭紹升……五四〇
邵晉涵……五四二
李如筠……五四五
王曇孫……五四六
汪端光……五四八
袁枚……五四八
阿桂……五六九
王鳴盛……五七一
畢沅……五七七
孟超然……五八二
顧光旭……五八三
王友亮……五八六
韓夢周……五八七
李含章……五九〇
管世銘……五九〇
馮培……五九三
張九鐔……五九四
李鼎元……五九四
王陸禔……五九五
何士顒……五九六
愛新覺羅弘曆……五九七
陳奉茲……六〇〇
羅聘……六〇一
方薰……六〇四
黎簡……六〇六
江干……六一五
宗聖垣……六一五
趙佑……六一六
毛大瀛……六一六
張問安……六一七
李調元……六一八
陶元藻……六二二
朱孝純……六二三
屠紳……六二六
毛燧傳……六二八
徐書受……六二九
李憲喬……六二九
王文治……六三〇
桂馥……六三五
龔景瀚……六三八
張惠言……六三九
謝啓昆……六四四
張九鉞……六四五
吳省欽……六五〇
彭元瑞……六五一
朱彭……六五四
吳蔚光……六五六
奚岡……六五七
楊倫……六五九
錢枚……六六〇
劉墉……六六二
錢大昕……六六五
沈業富……六七〇
宋大樽……六七一
楊揆……六七四
李驥元……六七六
趙希璜……六七七

方正澍……六七八
紀昀……六八〇
汪學金……六八七
朱珪……六八九
朱文藻……六九一
錢維喬……六九二
錢孟鈿……六九五
何道生……六九七
魏成憲……七〇〇
鄭士超……七〇〇
吳文溥……七〇二
馮敏昌……七〇四
駱綺蘭……七〇七
熊璉……七〇八
洪亮吉……七〇八
淩廷堪……七一一
尤維熊……七一五
張錦芳……七一六
吳定……七一七
袁棠……七一八
金捧閶……七三〇
屈秉筠……七三一
李鑾宣……七三二
孫韶……七三三
徐鑅慶……七三四
朱休度……七三六
錢伯坰……七三八
吳騫……七四〇
法式善……七四一
陳廷慶……七四九
王初桐……七四九
楊試昕……七五〇
趙翼……七五〇
張問陶……七六二
孫雲鳳……七七二
梁同書……七七三
周春……七七八
姚鼐……七七九
楊芳燦……七九二
伊秉綬……七九六
舒位……八〇〇
高鶚……八〇七
王昶……八一〇
范來宗……八一七
李賡芸……八一八
王芑孫……八二〇
惲敬……八二七
王曇……八三四
李慶來……八三八
翁方綱……八三九
吳錫麒……八四七
孫星衍……八五六
許宗彥……八六〇
吳翌鳳……八六二
王灼……八六二
黃凱鈞……八六三
石韞……八六四
劉嗣綰……八六五
焦循……八六八
溫汝適……八七二
黃丹書……八七三
史承謙……八七四
黃模……八七六
秦瀛……八七六
吳鼒……八八〇
朱春生……八八一
彭兆蓀……八八二
張海珊……八八七
陳鴻壽……八八八
余集……八八九
趙懷玉……八九〇
施國祁……八九四
鐵保……八九五
張士元……八九八
劉珊……八九九
劉開……九〇〇
郭儀霄……九〇三
李懷民……九〇四
盛大士……九〇六
宋湘……九〇七
鮑桂星……九一一

吳慈鶴……九一四
陳　沆……九一五
陳裴之……九一九
樂　鈞……九二〇
李遇孫……九二四
唐仲冕……九二五
吳　修……九二八
吕星垣……九二九
錢　林……九三〇
李汝珍……九三二
屠　倬……九三四
孫原湘……九三七
席佩蘭……九三九
歸懋儀……九四〇
曾　燠……九四〇
王衍梅……九四五
蔣徵蔚……九四八
魯　瓊……九四九
吳應奎……九四九
劉鳴玉……九五一
蔡元春……九五二
單　炤……九五二
史善長……九五三
奎　林……九五四
陳　熙……九五五
儲國鈞……九五五
張雲錦……九五六
郭　麐……九五七
管　同……九六六
董士錫……九六七
李　堂……九六九
陳　斌……九六九
李黼平……九七一
胡承珙……九七二
朱鳳森……九七四
許乃賡……九七六
左　輔……九七六
趙紹祖……九七八
顧　蒓……九八〇
王　蘇……九八二
張　琦……九八三
惲　珠……九八六
吳蘭修……九九〇
韓　崶……九九一
吳嵩梁……九九三
查　揆……九九八
陳壽祺……一〇〇〇
陸繼輅……一〇〇四
陳用光……一〇〇七
項鴻祚……一〇一〇
陸耀遹……一〇一一
石韞玉……一〇一三
端木國瑚……一〇一七
程恩澤……一〇一九
譚敬昭……一〇二三
蔣因培……一〇二五
吕　璜……一〇二七
汪　端……一〇二九
鄭　璜……一〇三三
周　濟……一〇三四
潘德輿……一〇四〇

總論

張惠言《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尚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於法，成於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於道同，學於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乃若大異，何哉？余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訾，以是所見；嘗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乎？

王昶《與門人張遠覽書》 乾隆初，言古文者，推臨川李巨來、桐城方靈皋兩公。僕生晚，不得見其人。稍長，始識蔣編修恭棐、楊編修繩武及李布衣果、沈秀才彤，乃知古文淵源、曲折所在。四君又先後卒，今之有志乎是者，惟桐城劉教諭大櫆、錢唐杭編修世駿、大興朱中允筠、桐城姚儀部鼐、嘉定錢中允大昕、族兄鳴盛數人，而數人者，業之成與不成猶未可卜，又得足下奮臂其間，甚慰所望。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 古文，文中之一體耳，而其體至正。不可餘，餘則支；不可盡，盡則敝；不可爲容，爲容則體下。方望溪先生曰：「古文雖小道，失其傳者七百年。」望溪之言若是，是明之遵巖、震川，本朝之雪苑、勺庭、堯峰諸君子，世俗推爲作者，一不得與乎望溪之所許矣！望溪謹厚，兼學有源本，豈妄爲此論邪？蓋遵巖、震川常有意爲古文者也。有意爲古文，而平生之才與學不能沛然于所爲之文之外，則將依附其體而爲之。依附其體而爲之則爲支、爲敝、爲體下，不招而至矣！是故遵巖之文贍，贍則用力必過，其失也少支而多敝。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辭必近，其失也少敝而多支。而爲容之失，二家緩急不同，同出于體下，集中之得者十有六七，失者十而三四焉！此望溪之所以不滿也。李安溪先生曰：「古文，韓公之後，惟介甫得其法。」是說也，視望溪之言有加甚焉！敬當即安溪之意推之。蓋雪苑、勺庭之失，毗于遵巖，而銳過之，其疾徵于三蘇氏；堯峰之失毗于震川，而弱過之，其疾徵于歐陽文忠公。歐與蘇二家，所畜有餘，故其疾難形；雪苑、勺庭、堯峰所畜不足，故其疾易見。噫，可謂難矣！然望溪之于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厓等于望溪有不足之辭。而梅厓所得，視望溪益庳隘。文人之見，日勝一日，其力則日遜焉！是亦可虞者也。敬生于下里，以祿養趨走下吏，不獲與世之大人君子相處，而得其源流之所以然。同州諸前達多習校錄，嚴考證，成專家，爲賦詠者或率意自恣。而大江南北以文名天下者，幾于昌狂無理。排溺一世之人，其勢力至今未已，敬爲之動者數矣！所幸少樂疎曠，未嘗捉筆求若輩所謂文之工者而浸漬之。其道不親，其事不習，故心不爲所陷，而漸有以知其非。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于劉海峰，劉海峰之學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于明，推之于宋、唐，推之于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然後知望溪之所以不滿者。蓋自厚趨薄，自堅趨瑕，自大趨小，而其體之正不特遵巖、震川以下未之有變，即海峰、姬傳亦非破壞典型、沈酣搖詖者，不可謂傳之盡失也。若是，則所謂爲支、爲敝、爲體下，皆其薄、其瑕、其小爲之。如能盡其才與學以從事焉！則支者如山之立，敝者如水之去腐，體下者如負青天之高，于是積之而爲厚焉！斂之而爲堅焉！充之而爲大焉！且不患其傳之盡失也。然所謂才與學者何哉？曾子固曰：「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如是而已。皋文最淵雅，中道而逝，仲倫才弱，悔生氣敗，敬蹉跎歲時，年及五十，無所成就必矣！天下之大，當必有具絕人之能，荒江老屋，求有以自信者，先生能留意焉！則斯事之幸也。

秦瀛《答陳上舍純書》 本朝古文，以汪堯峰、魏勺庭、姜西溟、邵青門四家爲長。望溪方氏後出，精於義法，簡嚴精實，而或者鉤棘字句，以僻澀爲古，自謂學唐人諸雜家，不知唐人如皇甫持正、孫可之皆學昌黎，其可傳者亦僅寥寥數篇。後人不能學宋人，而欲學唐人，宜其文之愈不如古也。近數十年來，學者多尚考據，古文之學更衰。夫古文中未嘗無考據，然考據自考據，古文自古文。治古文而欲廢考據，非也；以考據爲古文，亦非也。且文以

明道，沾沾於尋章摘句、餖飣訓詁之學，而形而上者反遺焉！文以致用，敝精勞神於佔畢之業，注疏箋釋，紛紜轇轕，而所爲適於用者不存焉！

董士錫《亦有生齋文集叙》 本朝爲古文者以十數，其尤者，寧都魏禧，才博而識贍，有物之言也；桐城方苞，學醇而辭雅，有叙之言也：殆未可以相優劣焉！

朱春生《靈芬館續刻文集序》 余性鈍直寡合，自少壯迄今，以文字締交者不過數人。而袁湘湄棠、郭頻伽麐，所學尤冠絕倫輩，余蓋以友事而兼師事焉！然兩君皆高才而數奇，屢試輒抑於有司。湘湄年過五十，佗傺以死，有詩數卷，余既爲刪次且序述生平，以付其門人嚴炳開雕之。而頻伽自刊其詩文，前後凡三集，屢徵余作序，余自歉文筆淺陋，逡巡未應。今又有續刻文集之舉，復來索序，敦迫數四，遂不能辭。【略】昔余與湘湄、頻伽及諸友人共結詩社，頻伽嘗云：「吾黨能詩者固多，至論詩律之細，則人人皆當師事湘湄。」此言猶昨日也。而湘湄沒已數載，遺詩具在，見者多平視之，其名去頻伽遠甚，豈頻伽昔者之言非歟？抑世之持論者實有見於湘湄之不及頻伽歟？頻伽交游甚廣，而胸中自有次第。觀集中所與蕭穆江書，深有念於少時所交之二二人。夫所謂二二人者，不知湘湄亦與其數不，余將就頻伽而問之，且以諗世之讀兩君詩若文者。

《文冀》卷一 子居云：「近世文人病痛，如袁中郎等乃卑薄派，聰明交遊客能之；徐文長等乃瑣異派，風狂才子能之；艾千子等乃描摸派，佔畢小儒能之；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棓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皋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子居論文，往往以侯朝宗、魏叔子、汪苕文與震川、望溪並稱，非進侯、魏、汪三家意，實在於抑震川、望溪。震川、望溪實有前人所未到之境，而不爲所掩。而子居至儕諸侯、魏、汪三家間，豈公論哉？至朱梅崖以望溪與儲同人並言，則更爲非是。

又 近人作古文，專有修飾字句以爲古雅者。吾謂此即東漢人門逕，不得謂之眞古文也。自朱梅崖開其端，而氣猶足以運之。

又卷二 才甫格極高而律則疎，梅崖格極古而律則弛，望溪律極精而格太平，皋文律極謹而格太肖。

又卷三 子居好用排比，以恣其恢廓；惜抱則行墨間多單行，而自超然於塵埃之外。朱梅崖好用奇辭，以求其遒古，而意不免於凡近；惜抱則不擇字句，而古韻古色，自然可愛。望溪以道自任，故多理語；惜抱無一語說理，而時有理趣。才甫好用濃麗語，以炫其絢爛；惜抱則澹澹著筆，而艷處如散花天女，迥非人間國色可比。此惜抱優於國朝諸公處，然門戶不如望溪之正大而音節勝之，筆力不如子居之堅勁而氣味勝之，此才分固有不同，不能兼長者也。

又 爲文之道貴於鍊，以鍊氣、鍊神爲上，鍊意次之，鍊格又次之。至鍊句、鍊字，則爲下矣！然鍊句、鍊字之法亦不可廢，入手時當從此用功，方不落率易，擬而議之，乃成變化。惜抱，鍊氣者也；初月翁，鍊意者也；張皋文，鍊格者也；朱梅崖，鍊句、鍊字者也，故疏於律而氣則躓矣！

陸繼輅《刪定望溪先生文序》 夫文學之一事耳！以聖清儒術之盛，一百七十餘年之間，爲之而工者，方苞、劉大櫆、姚鼐、張惠言、惲敬數人而已。其他若侯、若汪、若邵，輕浮蕩佚，繁瑣闇敝。無論已賢如魏禧，往往不免于陋。此如屠沽暴富，服食器用可以上擬王侯，而必有一二端流露于不自知，乃求比于世家之中落者而有所不逮，無他，入之不深而出之太速也。

又《與吳仲倫書》 向者皋文之論文也，以足下與洋溟相提並論，然其言進退予奪，昭昭可辨。子居論文以足下與惕甫相提並論，即不免小徇凌滄之意，繼輅嘗讀之而不能平。繼輅於足下及惕甫、洋溟皆有平生之故，何所厚薄於其間而獨爲足下爭名哉？誠懼後世作者無所適從而文律紊亂而不可治也。

又《七家文鈔序》 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峰，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朱梅崖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慨息也。吾常自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歧途，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澂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嗟呼！魯思，惜抱以老壽終。

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畫水因出其向所點定二子之文，又吳德旋仲倫所選梅崖、秋士文各十餘篇，益以桐城三集，以命繼輅，俾擇其尤雅者，都爲一編，目曰《七家文鈔》，聊以便兩家子弟誦習云爾；非文之止於七家，與七家之文之盡於是編也。異時有志之士，效法而興起者日益衆，皇朝之文，將如班固所稱「炳焉與三代同風」，則雖以此書爲乘韋之先，吾知七君子者必欣然樂之不以爲忤也。

潘德輿《答莊卿珊》 洛之意頗不滿於今之古文家，但言宗唐、宋而不敢言宗兩漢。所謂宗唐、宋者，又止宗其輕淺薄弱之作，一挑一剔，一含一詠，口牙小慧，譾陋庸詞，稍可上口，已足標異。於是家家有集，人人著書。

又《與吳生大田書》 我朝之文，侯氏、魏氏似蘇，汪氏、朱氏似歐，曾，猶未之盡也。方氏正矣！而迹未化。數十年來，有朱氏、惲氏，雄長一隅，不能爲天下士。姚氏能不惑于主漢奴宋之論，其文有主持，亦未大也。蓋文之難言如此。然其難也，人自難之。韓子曰：「毋騖于速成，無誘于勢利。」僕深愧乎此言，故延望門牆，瞢而不得入，使吾之心誠漠然于勢利、速成，文何難之與有？若夫結搆之法，文家一端，又多隨手之變，不足難也。

吳德旋《書果堂集》 冠雲於時之言古文者，推方靈皋、沈師閔。靈皋論文以左氏、司馬氏之義法爲標準。師閔則舉韓退之之文以明示著作之軌範，謂《左》《史》法微，退之法顯，有志乎古者所宜以是爲先務，故嘗取其文而論述之。然靈皋久負重名，故至今家有其書；而師閔則無人焉道之者，豈其老死深巖窮谷中，惟求有以自盡，而不欲人知之邪？抑當時固有文名士大夫間而未及百年，姓氏已若將泯歿，不知其所講明退之之法，果有異於人人耶？否耶？而世之滅裂古法、肆意以爲文者，往往使人歎羨，以爲不可幾及，其故何也？

又《與程子香書》 自子厚、習之、永叔以下諸子，近而至於熙甫、靈皋、姬傳，其文皆有獨至之美。而人之好尚不可強同，或予或奪，優劣分焉！非其文之有優劣也。余愛讀歸熙甫、姚姬傳兩家文，每一展卷，覺馥鬱之氣在室滿室，此豈可爲不知者道乎！明允、子居之文有高古，直逼先秦者，豈不亦使人可愛？然決不可專學，專學則氣矜鼻而近於倍。《茗柯集》有爲作，然淵雅近西京，擬之議之乃成變化。子雲、子厚蓋亦於斯不廢焉！《聞見錄》比續成一卷，到家後更商榷也。少蕅近讀何書？觀熙甫文有入處否？書到，可並觀之，不具。

又《七家文鈔後序》 我朝之文，能無戾於古人之法者，斷自方望溪始，劉海峰則望溪之弟子，而惜抱所從受法者也。皋文始亦得宗於海峰，而變其清宕爲淵雅，故文格與惜抱相近；惲子居兼綜百家，而其鎔鍊淘洗之功，非貌爲秦、漢者所能企。我朝之以能文名者數十家，然無有能踰此五君子之上者矣！建甯朱梅崖爲文專宗韓退之氏，可伯仲于皇甫持正、李南紀之間。長洲彭秋士長於紀述，簡質似陳承祚，錄之附于五君子之後，臭味亦未始不同也。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 足下因僕言古文之失傳，而遂謂今代無古文，則又非也。僕之言，蓋爲僞八家之弊言之；若本朝之眞古文，則固歷代所未有矣！夫文章者，國運精華之所萃也。文章盛則人才盛，人才盛則儒術盛，儒術盛則治道盛。自古偏霸之世之文章，斷不能盛于一統之世之文章，日星河嶽之氣鍾之厚而毓之奇也。我朝造邦東土，拓界西疆，中外一家，昭回旁薄，精華全萃于乾隆時。則有如戴編修東原先生，文入賈、董之室，經升游、夏之堂，北斗之南，一人而已。翼之以錢詹事竹汀、汪明經容甫，兩先生挾日月以光洙、泗，俾天下知孔子之經綸，即周公之經綸，心源既濬，胎息斯淵。而張編修皋文、武進士虛谷、陳編修恭甫、李縣令申耆，亦能範文筆而一之，文苑儒林，合同而化，彬彬乎君子儒焉！或疑戴先生之書如揚子雲，有故爲艱深者，此非知文之言也。子雲之書，桓君山好之，張平子好之，韓昌黎好之，司馬溫公好之，至蘇東坡始有「艱深文淺陋」之說。此自東坡之淺陋，而非子雲之艱深；豈桓君山諸人之讀書，皆不如東坡之讀書耶？戴先生覃思于三代之上，析藝于《六經》之內，精誠所積，幽微畢豁。故其文簡而奧，醇而腴，雅而奇，遒而穆；非好爲艱深，乃不能爲淺陋耳！戴先生往矣！吾因讀其書而私淑其人。其當吾世而獲從捧手者，有劉禮部申甫、龔禮部定庵、魏刺史默深，三君精西漢今文之家法，而又通本朝之掌故。蓋通古而不通今者，古人謂之俗儒。鄭康成引《漢律》，顏師古撰《唐禮》，大儒有用之學，未有不明當代掌故者。劉君之文，子政、子雲之流亞也。龔君之文，子長、孟堅之流亞也。魏君之文，管仲、孫武之流亞也。其于戴、錢諸先生，不必相襲；而周情孔思，自能以眞古文示天下。

阮元《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於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俱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　貴鄉汪容甫頗有眞解，惜其騖逐時譽，耗心餖飣，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國初名集，所見甚尠，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俳優。汪鈍翁簡默瞻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傷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力寒怯。儲書山典實可尚，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飭，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皋文視形櫽勢，惟說經之文爲善。惲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標能擅美，獨映當時之志；而蓋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來者難誣。足下齒方弱冠，秀出時流。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時自効，則斯文之幸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引《聽松廬文鈔》　國朝古文，論者多推望溪方氏苞。前乎方氏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長蘅諸家，後乎方氏者，有劉大櫆、袁枚、朱仕琇、魯九皋、彭紹升、姚鼐諸家。而數十年以來，則袁、姚兩家爲尤著。子才之文爽健，近於肆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肆也，且好爲可喜可愕，以動人目，其流弊將入於小說家。姬傳之文謹嚴，近於醇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醇也，且拘守繩尺，不敢馳驟，其流弊將如病弱之夫，懼懼不振。故就諸家而論，愚以爲文氣之奇推魏叔子，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間則惲子居也。諸家爲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於《史記》。夫善學古人者，非徒學其形貌，貴得其神氣也；非徒學其文中之辭，貴得其文外之意也。叔子、子居之文於《史記》未嘗貌似，而吾謂其善學《史記》者，謂其得《史記》言外之神、法外之意也。然世人貴遠而賤近，推魏叔子或以爲偏嗜矣！至推惲子居，或且以爲阿好矣。雖然，文章公器，願與知言者共審之。

延君壽《老生常談》　古文更難於詩，不可輕易捉筆。古人兼工者已少，韓、柳、東坡、介甫輩才力甚大，人不能及。前代歸震川、王遵巖不能詩。本朝《壯悔堂詩》，又當別論。魏叔子、姜宸英未見其有詩。汪堯峰詩，似不及文。邵子湘文，又不能過於詩。尤西堂文，恃才而怪，不可法。吳梅村、阮亭、午亭、飴山、竹垞、荔裳以及諸名人多刻有文集，要非專門。方望溪不爲詩。近年閩中朱梅崖亦不工詩。一人之精力聰明有限，豈能兼工？但不可不解耳。詩中之有序，即古文也。工部詩中小序，其古奧歷落之致，昌黎豈能遠過？其精神命脈，不在此耳！

方宗誠《記張皋文茗柯文後》　國朝論古文正宗者，曰望溪方氏、海峰劉氏、惜抱姚氏。而吾從兄植之先生晚歲又幷推戴氏潛虛，嘗語宗誠：「望溪之學、海峰之才、惜抱之識，性情體態，迥乎不侔，而皆克傑然自存於天壤者，以同得古作者之心也。潛虛生遘屯蹇，沒名不耀，其文超妙靈奇，生氣鬱勃，實得左丘明、莊周、司馬子長、昌黎、六一之神。彼自言爲文之術，在置身埃壒之表，用想於空曠之間，遊神於文字之外，率其自然，而行所無事；雖未必至，要其才有天授焉。惟憤時疾俗之作，蘊畜淵懿遜三家；而其紀事之文，固夐乎不可尚矣。」四人之外，於國初則又取慈谿姜湛園，以爲雅馴勝侯、汪、魏。於並時友，則取上元管異之、宣城梅伯言、仁和邵位西；而於武進張皋文未及與交，而推服之尤深。嘗謂：「異之受學惜抱，以早卒，未能脫然自成；而淵雅靜邃，實出同門諸子上。伯言才微不逮，而精詣過之，故其文簡嚴高潔，用意深曲。二子之於惜抱，蓋猶習之、持正之於退之也。位西後出，宗望溪，不喜海峰，其文多醇峻；然其論海峰，以謂粗獷似侯朝宗，則過矣！海峰學古得其神，特迹未化耳！朝宗才雖奇，無得於

古，豈可以海峰比況邪？夫謂海峰文有餘而道不足，是也；然自左、馬、韓、蘇不免矣！可以此責之文家邪？要其持論，固學者所當知也。皋文與吾邑王悔生友善，得海峰論文之旨，而超然自悟，多沈銳潔淨之文，同時惲子居蓋不逮焉！惜其年壽之不終。方、劉、姚三家外，六人者，其傑作皆足以名家。往時宜興儲同人於茅選八家外，增李習之、孫可之，號爲十家。可之去習之遠甚，況可以儕八家之列邪？乃謂可之勝持正，尤妄說也。近時人有論次國朝文家者，以朱梅崖、彭秋士與其間，其識殆與同人無異。」先生之論如此。今先生既沒，讀皋文文，因附記之。又吾嘗讀惲子居集，載皋文之言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尤三復不置云。

《筱園詩話》卷四　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持法最嚴，工於修飾字句，以清雅簡淨爲主。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翁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自相神聖，謂古文正宗，自秦、漢以後，唐、宋八家繼之；八家以後，明歸太僕有光繼之；太僕以後，則桐城三家方侍郎靈皋、劉廣文海峰、姚郎中姬傳繼之。此外文人，皆不得與文章之統。如國初三家侯朝宗、魏叔子、汪堯峰諸人，概斥爲僞體，所見殊謬。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也。其入理純粹，叙事精嚴，措詞雅潔，運氣深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係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祕爲絕詣，據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餘，仿道統之說，以自撐持門戶耳！習氣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予《論詩絕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筆重桐城，方氏劉姚各有名。我向蓬萊看東海，一盂不愛鑑湖清。」深於文者，當與吾言契合也。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韵一出於經。海峰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峰近《戰國策》；於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峰近賈長沙；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峰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峰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峰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爲海峰之閎肆，其後學愈精，才愈老，而氣愈厚，遂成爲望溪之文。海峰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峰之文。

張之洞《輶軒語・讀古人文集》　讀國朝人文集，有實用，勝於古集：方（苞）、全（祖望）、杭（世駿）、袁（枚）、彭（紹升）、李（兆洛）、包（世臣）、曾（國藩）集中，多碑傳志狀，可考當代掌故，前哲事實；朱（彝尊）、盧（文弨）、戴（震）、錢（大昕）、孫（星衍）、顧（廣圻）、阮（元）、錢（泰吉）集中，多刻書序跋，可考學術流別，羣籍義例；朱（彝尊）、錢（大昕）、翁（方綱）、孫（星衍）、武（億）、嚴（可均）、張（澍）、洪（頤煊）集中，多金石跋文，可考古刻源流，史傳差誤：此類甚多，可以隅反。（後兩體，國朝人開之，古集所無。）【略】古文除世稱八家外，唐之元（結）、陸（贄），（雖多排偶，不得限以四六之名。）劉（禹錫）、孫（樵）、李（翺），宋之宋（祁）、張（耒）、葉（適），元之姚（燧），明之王（守仁），歸（有光），國朝之方（苞）、姚（鼐）、惲（敬）、包（世臣）、曾（國藩）諸家，皆宜一覽。（此專論散文，故略舉數家，餘詳前條。）

吳鼒《八家四六文鈔序》　國家化成，萬禩道光八野。人握珠璧，文奮鸞龍，其以立言垂不朽者，不僅數公。茲就鼒師友之間鑽仰所逮，或親炙言論，或私淑諸人，所知在此也。即鼒卅年遊學江湖，鉅公名德辱收之者亦不僅數公。衆製分門，元音異器。茲集局於四六一體，道則其貫，藝有獨工，所錄在此也。此數公者，通儒上材，或修述樸學，傳薪賈、鄭，或鳴於樂府，嗣響《雅》、《騷》，傳世行遠，不名一技。茲集發于生徒之請，綜爲駢儷之則，採片石于抵鵲之山，挂隻鱗于游龍之淵，所業在此也。夫一奇一偶，數相生而相成；尚質尚文，道日衍而日盛。暘谷幽都之名，古史工於屬對；觀閔受侮之句，《葩經》已有儷言。道其緣起，略見源流。蓋琴無取乎偏絃之張，錦非倚乎獨繭之剡。以多爲貴，雙詞非駢拇也；沿飾得奇，偶語非重臺也。要其撝撦雖富，不害性靈；開闔自如，善養吾氣。敷陳士行，蔚宗以論史；鉤抉文心，彥和以談藝。而必左袒秦、漢，右居韓、歐，排齊、梁爲江河之下，指王、揚爲刀圭之誤，不其過歟！

劉開《與王子卿太守論駢體書》　由唐及宋，駢儷之文變體已極，而古法寖微。國朝作者起而振之，因骨理而加膚澤，易紅紫而爲朱藍，窮波討源，以雅代鄭，意云善矣，法云正矣。然襲末流者，既不歸準衡；追古制者，亦多滯形貌。八珍列而味爽，五官具而神離，良由胎息尚薄，藻飾徒工，情旨未深，意興不飛之所致也。

曾燠《國朝駢體正宗序》　夫駢體者，齊、梁人之學秦、漢而變焉者也，後世與古文分而爲二，固已誤矣！【略】古文喪眞，反遜駢體；駢體脫俗，卽是古文。跡似兩歧，道當一貫。近者宗工疊出，風氣大開，賦不唯《枯樹》一篇，碑豈僅韓陵片石。康衢既闢，不迴墨子之車；正鵠斯懸，以待由基之矢。僕步學邯鄲，目新壁壘。知女子非無正色，願將軍捐其故藝。聊附選文之義，敢云識曲之眞。觀者幸恕其愚而諒其隘也。

石韞玉《袁文箋正序》　當今崇尚古學，惟翰林供奉之文，尙沿聲律對偶，其他皆用古文，故駢體非藝林先務。然習而工者，亦不少其人。仁和袁簡齋先生之論則曰：「本朝開國以來，尙未有能以四六成一家之言者，竊欲自立一幟。」闕其意，殆自命爲當代第一手矣！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松軒隨筆》　國朝駢體文，體格高華、才藻豐贍者，不止數家。若論氣韻之古，無過《卷施》一集。

《清朝先正事略・邵荀慈先生事略》　乾隆中葉，海內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稱邵先生荀慈。荀慈與其同歲生定與王芥子善。芥子初亦好爲駢體文，見荀慈作，歎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放歸。未幾芥子起用，而荀慈則竟死矣！

張壽榮《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序》　曾賓谷氏揭駢體流弊，宗六代正軌，選國朝文百七十二首，凡四十三家，其所以示人者，殆輪扁之用心與！

《海天琴思續錄》卷二　昔讀全椒吳山尊先生鼐《八家駢文序》八篇，銜華佩實，蘊藉葆眞，以任彥昇之古樸，運庾子山之鮮新，足以籠罩衆美，夐乎尙已。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本朝工駢體文者凡十一家：胡稚威天游也，洪稚存亮吉也，孫淵如星衍也，孔顨軒廣森也，阮文達元也，張介侯澍也，張皋文惠言也，陳恭甫先生壽祺也，湯茗孫儲璠也，吳山尊鼐也，方彥聞履籛也。諸家駢體文，古懋奇奧，沈博絕麗，大有復古之功，可接黃石齋先生。若陳宜年之陳舊、袁簡齋之粗豪、吳園茨、章豈績、曾冰谷、吳穀人、楊荔裳、彭甘亭之未具大力，皆不足以行遠者也。

《雪橋詩話》卷七　乾隆以來，多以宋四六體施諸歌咏，生硬槎枒，競相仿效《卷阿》、《矢音》之作，尤喜揣摩聖制，助字成語，雜廁於律句間，名家如坤一、正三，亦皆不免。至薛石齋《樂遊原》句云：「寧申岐薛亭臺里，車馬衣裘士女風。」一字一頓，尤爲古法所無。其他喜用俳語、凡近語者，更無論矣！

《新世說・文學》　吳山尊好作駢儷文字，沈博絕麗。朱文正謂其合邱遲、任昉爲一手。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顨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袁之爲文，師事胡稚威，博綜淵茂，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邵則規橅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劉之清轉華妙，吳之委婉澄潔，洪之寓奇氣於淳樸、孳新意於古音，孫之風骨遒上，思至而理合，孔之力追初唐，藻采昳麗，曾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暢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吳名鼐，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袁公、洪公爵里見前。邵名齊燾，江蘇昭文人。乾隆七年進士。少卽能爲六朝、初唐之文。同年生王芥子太岳，初亦好爲駢體文，見邵作，歎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倣《史》、《漢》及韓、柳矣！年三十六卽罷歸田里。主講毘陵書院，獎借後學。著有《玉芝堂文集》。劉名星煒，江蘇武進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兵部侍郎。著有《思補堂集》。孔名廣森，山東曲阜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檢討。年少入官，翩翩華冑，一時爭與之交。然性恬淡，好著述，少受經於戴東原，於經史、小學沈覽妙解，著述甚多。駢文則有《儀鄭堂駢體文》三卷，江都汪中讀之，歎爲絕手。吳名錫麒，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江詩派自竹垞、初白後，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吳之詩境超妙，實爲朱、查、杭厲之後勁。既工駢體，尤善倚聲。曾名燠，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累官至貴州巡撫。著有《賞雨茆屋集》。孫名星衍，江蘇陽湖人。與同里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齊名。袁簡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乾隆五十二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早歲文辭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間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

又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梅史、楊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頻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

徐大椿《刺時文》 讀書人，最不齊。爛時文，爛如泥。國家本爲求才計，誰知道，變做了欺人技？三句承題，兩句破題，擺尾搖頭，便道是聖門高第。可知《三通》、《四史》是何等文章？漢祖、唐宗是那一朝皇帝？案頭放高頭講章，店裏買新科利器：讀得來肩背高低，口角噓唏，甘蔗渣兒嚼了又嚼，有何滋味？孤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隨園詩話》卷六 時文之學，有害于詩；而暗中消息，又有一貫之理。余案頭置某公詩一册，其人負重名；郭運青侍講來，讀之，引手橫截于五、七字之間，曰：「詩雖工，氣脉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耶？」余曰：「是也。」郭甚喜，自誇眼力之高。後與程魚門論及之，程亦韙其言。余曰：「古韓、柳、歐、蘇，俱非爲時文者，何以詩皆流貫？」程曰：「韓、柳、歐、蘇所爲策論應試之文，即今之時文也。不曾從事于此，則心不細，而脉不清。」余曰：「然則今之工于時文而不能詩者，何故？」程曰：「莊子有言：『仁義者，先王之蘧廬也；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也。』今之時文之謂也。」

韓夢周《清遠樓制義序》 明人工於制義【略】，故可傳者衆也。語其極盛，震澤而外，推荆川、震川無異詞者。【略】後之學者，家習其業，莫不希爲嗣音，然能躋其域者寡矣！諸城王容莽先生嫻於制義，即其所造，絕去町畦，以致於精能。辨其由來，得於唐歸爲多，可不謂盛軌與？吾鄉近日以文章名家者，膠州法鏡野、昌樂閻懷庭，其文余皆爲選序之，而刊懷庭文以行。鏡野之峻潔，懷庭之醇古，如其古文可傳也。余不及交容莽，見容莽文亦晚，要以儕於法、閻二家之間，其無愧與！

吳德旋《四書文選序》 制義之興，始于宋，盛于明，至國朝而大備。【略】國朝諸名家文則別自爲卷，而其體仍以類相從。蓋我朝自李厚庵創爲復古之學，其言固與漢人說經之文相表裏。而劉海峰、寶東皋得古文遺風，其言之美亦不減李氏。後進安于所蔽，反自爲怪迂而不足道，有識之士能無發憤而興歎歟？雖然，此非僅學者之過也。時之所以求之者不存焉，則以爲無用而棄之宜也。予之乖于時久矣！敢謂有人焉能信而從之者乎？又豈敢謂予之能有樂于是乎？知其難則可貴矣！

又《族叔晉望時文集序》 國朝之以時文名家者衆矣！自予所見，則李光地、方舟、劉大櫆、竇光鼐最其善者也。

梁章鉅《制義叢話例言》 國初文運鼎新，文人輩出，而論制義者，人人口中惟曰熊、劉，不知先熊、劉而開山者有人，偕熊、劉而驂靳者有人，或以沈實勝，或以高華稱，開國規模實遠駕明初洪、永諸家之上。因輯順治初作者爲第七卷，以爲我朝制義之冠冕云。國朝名臣多由科目出身，無不工制義者，而安溪李文貞公、長洲韓文懿公爲之眉目。此外事業、文章一以貫之者，實不乏人。今就國朝以逮道光間，按前後論次之，用彰我國家人文之盛。至名臣之目，非私家所敢定，今以已逝而得謚者爲斷。【略】所錄凡二十八家，爲第八卷、第九卷。國朝自康熙以逮今兹，中間制義流派不無小異，而清眞雅正之軌則屢變而不離其宗。蓋才力隨人而具，風氣隨時而開，不必爲家數之分門戶之別而標新領異，要使學者各隨其性之所近而得所取資。因錄康、雍間作者爲第十卷，乾、嘉間作者爲第十一卷。道光間英俊甫出，附見一二焉！

又《制義叢話》卷八 紀文達師曰：國朝制義，自以劉黄岡、熊漢陽、李文貞、韓文懿爲四大家。其繼起足稱後勁者，斷推桐城方望溪。乾隆初，奉敕錄前明及本朝四書文，以桐城總其事，仰見聖人知人善任，後有作者弗可及矣。顧黄岡、漢陽、桐城，皆萃畢生之精力，始得專門名家。而安溪、長洲二公，則以名臣而兼工此事，尤爲其所難。且長洲本以制義受知，通顯後亦專以文章報國。惟安溪以經文緯武之暑，際喜起明良之朝，道學、政事、文章一以貫之，而出其緒餘以爲制義，亦復能涵蓋一世，潤色千秋，其本領又應在長洲之右矣。至同時名流輩出，蓋有不受諸家之範圍者，或以經術勝，或以筆仗雄。

又卷一一 檀吉甫曰：「乾隆初制義，爭尚穠縟。」

又 乾隆初以墨卷著名者，羣推吳、田、馬、李四家，謂吳珏、田玉、馬國果、李中簡也。四家中以馬國果之文爲最清矯。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題爲「掩其不善」四句，解元爲陶國果。元墨刻露清醒，評者謂可續隆、萬元鎧。起講云：【略】。然實係馬國果文，爲陶倩代耳。後事發，並罹重典。今選元墨者，仍署陶名，故附辨之。余於近人制義稿，最心折者二家：一爲吳香亭先生（玉綸），一爲趙鹿泉先生（佑）。香亭先生稿中，覃溪師評語最多，皆深入其奥窔。如「本立而道生」題自記云：「本即孝弟，道即仁理。」固如此，但一句題究宜渾言之，恐有礙於下文指點語氣也，文於此頗費斟酌。覃溪師跋

云：「讀此文時不記前人有作，因破題首一句論道所由生。」謂「論」字似應改「原」字。一友人曰：「王已山破題是原字。」因檢閱已山文，則一起講落筆之妙，面面俱到，始歎前輩之不可及。既而讀此文至後半云：「蓋道不順則不能生。本之立，所以章天下之大順也，本不誠則不能立；道之生，所以通萬物以至誠也，爲之卓筆起立。」回視已山文，尚不免一直瀉去。如此精詣，安得不令人生畏？《四勿齋隨筆》云：「前明程墨自數名作外，其愜人意者殊不多得，至本朝而作者稍希。」余於近今所傳，最服膺者惟吳香亭先生「逸民伯夷」篇（文已見前）及劉乙資先生（青照）「敏則有功」篇而已。余入直樞禁，即聞前輩中有兩時文手，一爲管韞山，一爲陳厚甫（鍾麟）。厚甫爲余甲寅同年，輩分畧後於韞山，文詣亦尚居其次，然喜談時文，娓娓不倦。【略】厚甫蓋亦習聞鄉先達緒論，騁其心思才力欲與之角，不覺前賢之畏後生也。

又　張石洲（瀛暹）曰：聞乾、嘉之際，浙江舉業家稱其鄉有三絕，謂吳穀人祭酒之詩、梁山舟學士之字、莫寶齋侍郎之制義也。近侍郎之子（鍾琪）以所輯《來雨軒稿》見示，則侍郎之制義僅三十餘篇，張石洲跋謂有舊所習見而未入集者，知所遺佚尚多，恐不能與《有正味齋集》、《慕義堂帖》成鼎足之勢耳！

又　余與陳石士侍郎（用光）、劉芙初編修（嗣綰）、李蘭卿都轉（彥章）日在蘇齋談藝，不甚及八股文，惟石士喜言之。一日問曰：「近人作時義，每以包羅史氏爲長，而詞句遂攙雜後世史迹，恐非可以代聖立言，必如何而後可？」覃溪師曰：「劉舍人有言：『取鎔經義，自鑄偉詞。』夫用經之詞，尚須自鑄，豈有用史而遽襲其文者乎？」吾友吳香亭作「夫人不言」句文云：「君子之修詞也，事無關於國計民生之大，而徒煩文以馳騁之，則雖別白異同，而祇以供聚訟之端，固吾儒所深戒也。此其人雖有所言，如不言矣。君子之救世也，事誠關於利害休戚之源，而不善說以曲諭之，則惟顯斥力敵，而適以釀局中之誠，又千古所同慨也。此其人雖有所言，更不如其不言矣。」此兩比，包蘊無窮史事，而未嘗不清空一氣，鎔冶渾然也。

又　王東溆（應奎）曰：張符驥（良御）、關上進（淩雲）以同年談藝。關以時藝極工，可追先輩。張曰：「君文誠佳，但多排句，如點題用散亦可。」關良久曰：「吾見《四書》多排句耳！」張因腹誦《學》、《庸》、《語》、《孟》，果然。且悟不但多排句，亦多疊句也。

朱琦《制義叢話序》　唐、宋以詩賦取士，似專尚浮藻，然名卿往往出其中。有明改用制義，則託體甚高，盛衰升降，前人已言之。逮本朝初，屏除天崇險詭之習，而出以渾雄博大，蔚然見開國規模，如熊次侯、劉克猷、張素存其最著也。康熙後益軌於正，而李厚庵、韓慕廬爲之宗。尋桐城二方，相與輔翊，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驂靳焉。雍正、乾隆間墨藝，喜排偶而魄力芒厚，頗難猝辨，擇其醇者即獨出冠時。至嘉慶，當路諸臣研覃典籍，士子競援僻簡，以希弋獲。近稍厭棄，又未免漸趨萎弱。蓋二百年來文之遷變大概在斯。

龍啓瑞《紹濂制藝序》　時文中如有明之唐、歸、金、陳，本朝之方靈皋、李安溪、陸稼書、張素存，其人皆不僅以時文見，而天下之善爲時文者無以過之。

《粟香隨筆》卷五　乾、嘉時，吾鄉以制藝名者有神仙鬼怪之目：管緘名侍御（世銘）《韞山堂時文》爲神，周星頡太守（景益）《蒙香草堂時文》爲仙，皆經經緯史，根柢深厚。侍御序《蒙香草堂時文》，謂兩人生同里，齒同甲，少同塾，長同遊，於文至老而同好，互爲師長者二十餘年。兩人爲文，生平未嘗相襲。【略】嗚呼！惟恐人之不知。而韞山堂則流傳既久，家置一編，無意于人之知；而蒙山草堂則遲久而乃彰，近年始有周管合稿之刻。文之傳，遲速有時，亦見眞識者之難其人矣！周、管兩公，以年齒論，管長于周二十日；以科第論，周壬午舉人、辛卯進士，管甲午舉人、戊戌進士，則周先于管。兩公往來詩文稱「同年」，蓋管三中副車曾在壬午科耳！兩公不獨精于制藝也，詩俱可傳。

劉基定《甯鄉訓導鄧湘皋先生墓表》　年二十補諸生，旋餼於廩。是時制舉之文，不盡根柢經義，專務詞華。先生獨鉤稽六籍，沈潛大家，以歐、曾之法行之，一時目爲高材生。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科舉之法，以八股制藝取士，實不足據；況有司故事奉行，士子以腐爛時文，互相弋取科名而去，此人才所以日下也。錢塘馮山公《八月十五夜場屋聞雁作》云：「對策五千言，主司例不看。野夫必盡誠，正書至達旦。」讀之可爲寒心。錢辛楣先生欲改次場經文作首場，以絕勦襲之弊；余謂以次場作首場善矣，其不愧爲司文命者，曾有幾人乎！

《霞外攟屑》卷一　錢世錫撰《東麓府君行述》云：府君嘗謂不孝等曰：

「吾兩主江南文柄，於校藝之中，微行以激勸之意。如下江之文，多詞麗而意率，則拔其富才華而蘊精義者，以救其浮襲之弊。上江之文，多思深而筆銳，則拔其具意致而深經術者，以杜其空疏之漸。鎖闈一月，閱文萬卷，殫精覃思，勉盡區區以人事君之意。亦由曩時年壯氣盛，精力足副，假令今日爲之，恐不復能如昔時矣！」（庸）按：乾隆壬午，東麓以戶左侍再典江南，得戴東原、江震滄、汪竺香、鄒半谷（方鍔）。諸君皆以經師獲舉。得人之盛，足壓倒黃北平雍正癸卯科。其前一科庚辰，本以檀默齋（萃）冠多士，爲副主試朱丕烈所牽，易以仲嘉德，不及壬午之吳竝山（玨）多矣！

盧前《八股文小史》引鄭灝若曰　我朝文治昌明，英才間出，劉克猷子壯應運而興，熊鍾陵伯龍乘時並起，王邁人庭峭刻奇拔，戚價人藩出晦而光，李石臺來泰鑄鎔經史，張爾成永祺力追正、嘉，唐采臣德亮萬頃波濤，陸圓沙燦豐神淡宕，郭水容溶高古博雅，張素存玉書大雅雍容，章雲李金牧變化離奇，趙明遠炳超越流俗，李厚庵光地精詣純粹，顏修來光敏升天入闊，韓慕廬炎別開生面，金穀似居敬沈鬱幽遠，孫我山勳氣機圓妙，方桐城舟古盎拔俗，皆足與前代作者，後先媲美。

《一瓢詩話》九　近今詩家，侈談古詩而薄近體，欲爲藏拙計耳。又有一類：故爲佶屈聱牙者，絕似地獄變相，適足以驚婦人孺子，不直識者一笑。如士大夫書學不精，晚年輒遁入隸篆，希圖掩醜，殊不知筆法杜撰，字形舛錯。以無師之智，竊弄於時，視此何異？

《茶餘客話》卷二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兩先生，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隨園詩話》卷一　方望溪删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爲妄。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又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蓮峰諸人，爭爲詩會，分咏一題，裒然成集。

又卷二　近今風氣，有不可解者：士人略知寫字，便究心于《說文》、《凡將》，而束歐、褚、鍾、王于高閣；略知作文，便致力于康成、穎達，而不識歐、蘇、韓、柳爲何人。間有習字作詩者，詩必讀蘇，字必學米，侈然自足，而不知考究詩與字之源流。皆因鄭、馬之學多糟粕，省費精神；蘇、米之筆多放縱，可免拘束，故也。

又卷三　遼東三老者：戴亨，字遂堂；陳景元，字石閭；馬大鉢，字雷溪。三人皆布衣不仕，詩宗漢、魏，字學二王，不與人世交接，來往者李鐵君一人而已。戴詩不傳。【略】明七子論詩，蔽於古而不知今，有拘墟皮傅之見。遼東三老，亦復似之。

又　昇平日久，海內殷富，商人士大夫慕古人顧阿瑛、徐良夫之風，蓄積書史，廣開壇坫。揚州有馬氏秋玉之玲瓏山館，天津有查氏心穀之水西莊，杭州有趙氏公千之小山堂，吳氏尺凫之瓶花齋：名流宴咏，殆無虛日。

又　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戴烈婦歌》，胡稚威之《孝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頁繁重，不能盡錄。

又　乾隆初，杭州詩酒之會最盛。名士杭、厲之外，則有朱鹿田樟、吳鷗亭城、汪抱樸臺、金江聲志章、張鷺洲湄、施竹田安、周穆門京，每到西湖堤上，掎裳聯藝，若屏風然。

又卷四　余于古人之詩，無所不愛，恰無偏嗜者，于今人之詩，亦無所不愛，恰于高文良公《味和堂集》、黃莘田先生《香草齋詩》，有偏嗜焉！豈亦性之所近耶？

又　丙辰，以布衣薦鴻詞者，海內四人：一江西趙寧靜，一河南車文，一陝西屈復，一嘉禾張庚。車之著作，余未經見。張善畫，長于五古，人亦樸誠。獨屈叟傲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床下，專改削少陵，訾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

又卷五　余春圃、香亭兩弟，詩皆絕妙，而一累于官，一累于畫，皆未盡其才。

又卷六　余在粵，自東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東一人。」山西者，普寧令折君遇蘭，字霽山；山東者，岑溪令李君憲喬，字義堂。二人詩有風格，學有根柢：皆風塵中之麟鳳也。折君見贈五首：【略】李君于余起行時，道送不及，到泉州後寄詩云：【略】皆高淡可喜。

又卷七　近日文人，常州爲盛。趙懷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黄景仁字仲則，詩近太白。孫星衍字淵如，詩近昌谷。洪君亮吉字稚存，詩學韓、杜。俱秀出班行。黄不幸早亡。

又卷八　乾隆初，江西有四子：楊、汪、趙、蔣是也。趙山南早夭，詩失傳。汪輦雲名軾，少孤貧，爲人執炊。有句云：「積晦雲疑鬬，新晴草欲焚。」楊子載名垕，才最高，與蔣心餘相抗。其先本雲南土司，改籍江西。五言云：「川鬼常聯臂，溪虹倏現身。」「早霞隨日上，敗葉擁潮行。」「有客嫌庭仄，無書覺晝長。」七言云：「寒星欲滅見漁火，小雨無聲添落花。」「欄邊花草牛羊路，寺裏人家杵臼聲。」「客少長留不鳴雁，睡酣翻喜失晨鷄。」

又　查他山先生詩，以白描擅長；將詩比畫，其宋之李伯時乎？近繼之者，錢璵沙方伯、光祿卿申笏山。笏山卒後，畢秋帆尚書梓其全集。

又　近日詩僧甚少，余遊天台，得梅谷；到淨慈寺，得佛裔；遊九華，得亦韋；遊粵東，得澄波、懷遠、寄塵。亦韋《野步》云：「傍晚欲歸尋別徑，忽驚沙鳥出苗飛。」澄波《折木樨》云：「莫怪靈山留一笑，如來原是賣花人。」懷遠《江行》云：「片帆高趁大江風，過眼雲山笑轉蓬。行盡斷堤楊柳岸，夕陽猶在板橋東。」佛裔者，讓山弟子也，有句云：「魚亦憐儂水中影，誤他爭唼鬢邊花。」綺語自佳，恰不似方外人所作。懷遠云：「雍正間，廣東有詩會，好事者張飲分題，聘名流品題甲乙，首選者贈綾絹，其次贈筆墨；亦佳話也。」寄塵本姓彭，工詩，能畫，《遊長壽寺》云：「淨壇風掃地，清課月爲燈。」

又　蔣苕生與余互相推許，惟論詩不合者：余不喜黄山谷而喜楊誠齋，蔣不喜楊而喜黄。可謂和而不同。

又卷一〇　或問：「劉勰言：『陸機亦有鋒穎，而腴詞勿剪，終累文骨。』近日才人，如寶意、魚門，時蹈此病。」余曉之曰：「韋端已云：『屈、宋亦有蕪詞，應、劉豈無累句？但須精選斯文者，食馬留肝，烹魚去乙可耳！此《極玄集》之所由作也。』」

又　閨秀少工七古者，近惟浣青、碧梧兩夫人耳。碧梧《咏李媚香君香樓》云：【略】碧梧即孫雲鳳，和余《留别》詩者。有妹蘭友，名雲鶴，亦才女也，咏指甲作《沁園春》云。

又　桂林向有詩會。李松圃比部、馬嵣山中翰、浦柳愚山長、朱心池明府、朱蘭雪布衣，時時分題吟咏。余到後，得與文酒之會，同訪名山古刹。

又　安慶詩人，以「二村」爲最。一李嘯村兹，一魯星村璜。魯五言如：「久客神常倦，還家似在舟。」「鳥散雪辭竹，烟消山到門。」「風竹不留雪，冰池時集鴉。」七言如：「舟行忽止冰初合，窗暗還明月未沉。」「避雪野禽低就屋，忘機小鼠漸親人。」皆可誦也。又「雀浴乘冰缺」，五字亦佳。嘯村工七絶，其七律亦多佳句，如：「馬齒坐叨人第一，蛾眉窗對月初三。」「賣花市散香沿路，踏月人歸影過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寄不妨遲。」皆獨寫性靈，自然清絶。腐儒以雕巧輕之，豈知鈍根人，正當飲此聖藥耶？乾隆丙寅，觀補亭閣學科試上江，點名至嘯村，笑曰：「久聞秀才詩名，此番考不必作《四書》文，作詩二首，可也。」題是《賣花吟》。李有句云：「自從賣落行人手，瓦缶金尊插任君。」又曰：「自笑不如雙粉蝶，相隨猶得入朱門。」閣學喜，拔置一等。

又卷一二　淮南程氏雖業禺莢甚富，而前後有四詩人：一、風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橋，名夢星，一、魚門，名晉芳。四人俱與余交，而風衣、夔州，求其詩不得。魚門雖呼午橋爲伯父，意頗輕之。余曰：「午橋先生古風力弱，近體風華，不可沒也。」如《看花不果》云：「蠟屐也思新草色，病醒偏負曉鶯聲。」《贈僧》云：「樓前常設留賓榻，岩下多栽獻佛花。」《桐廬》云：「百里烟深因近水，一年秋早爲多山。」皆佳句也。

又卷一三　桐城二詩人，方扶南與方南塘齊名。魚門愛扶南。余獨愛南塘，何也？以其詩骨清故也。扶南苦學玉溪、少陵兩家，反爲所累，夭閼性靈。南塘如：「風定孤烟直，天遙獨鳥沉。」「因潮通估客，隔葦見漁燈。」「閏年入夏花猶在，積雨逢晴草怒生。」皆扶南所不能。至于「無意懷人偏入夢，未報恩門羞再入。」其妙在眞。又：「清風時一來，悠然復徐歇。」眞陶詩之佳者。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香奩詩，至本朝王次回，可稱絶調。惟吾家香亭可與抗手。

又　吾鄉多閨秀，而莫盛于葉方伯佩蓀家。其前後兩夫人、兩女公子、一兒婦，皆詩壇飛將也。

又卷四　吾鄉詩多浙派，專趨宋人生僻一路，惟小同以明七子風格救之。《溫州感舊》云：「十載曾游地，三秋悵别時。郗生仍入幕，謝客舊題詩。潮落沙痕在，舟輕塔影移。霜華今夜白，偏惹鬢邊絲。」

又卷七　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福建將軍魁叙齋倫以指畫墨菊，題云：「淡中滋味意偏長，每愛秋英引巨觴。興到指頭塗抹際，墨香還道是花香。」

又卷一〇　金纖纖女子詩才既佳，而神解尤超。或問曰：「當今詩人，推兩大家，袁、蔣並稱，何以袁詩遠至海外，近至閨門，俱喜讀之；而能讀蔣詩者寥寥？」纖纖曰：「樂有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正聲也。然人多愛聽金、石、絲、竹，而不甚喜聽匏、土、革、木。子試操此意，以讀兩家之詩，則任、沈之是非，即邢、魏之優劣矣！」人以爲知言。纖纖又語其郎君竹士云：「聖人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余讀袁公詩，取《左傳》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古人云：情長壽亦長，其信然耶？」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蔣心餘與其同年彭芸楣，皆江西人，一時才名並稱。彭性奸巧，有口才，又善事當道，遂置身協辦。蔣性恃才驕物，又爲彭嫉，鬱鬱不起。

又　高麗貢使，一歲兩次到京，新舊書畫，捆載回國，並不問爲誰何之作也。余在廠肆，曾開字畫店，故知之甚深。若謂指名購袁、劉之詩，則欺世語。

袁枚《仿元遺山論詩》四　不料升平兩相公，揮毫冰雪滿心胸。金盤玉露高華極，轉覺嘗來味不濃。（張文和公、鄂文端公）

又一〇　軍門夜靜有吟聲，水碧金膏一樣清。誰信牙旗八州督，半生甘苦勝書生。（尹文端公、方敏慤（恪敏）公）

又一二　搖筆何須手八叉，蘭坡速藻繼南華。前生宿構今生寫，王粲精思也莫加。（張南華、周蘭坡）

又一九　雲松自負第三人，除卻隨園服蔣君。絕似延平兩龍劍，化爲雙管鬥風雲。（蔣苕生、趙雲松）

又二二　柘坡古體衡帆律，介祉清華東井奇。更有陸生風調好，天能亡汝不亡詩。（萬柘坡、程衡帆、高東井、陸湄君，皆早死。）

又二四　建安詩格弟兄同，竇氏聯珠個個工。想見高陽家法好，一團清氣此門中。（兩峰、似村、樹齋、雨林）

又二七　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中有黃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錢唐。（稚存、立方、淵如、蓉裳、仲則）

又二九　鮑照聲名本不虛，海門吟稿冠南徐。佳兒佳句吾尤愛，書味清於水養魚。（鮑海門、雅堂）

又三〇　吾鄉近日數詩家，我愛山舟與璵沙。妙絕風人吳小谷，萬行書對一瓶花。（錢璵沙、梁山舟、吳小谷）

又三一　雙佩齋詩孰品題，葑亭才調笏山齊。青鸞獨立瑤池雪，不著人間半點泥。（申笏山、王葑亭）

又三二　扁舟常自泊姑蘇，樂圃爭迎白岸趨。今日應、劉都逝盡，阮元瑜在覺身孤。（張樂圃、沙斗初、張昆南）

又三三　皖江才調孰清新，今有星村舊嘯村。更喜新安楚南子，遺編堪與古人論。（李嘯村、魯星村、陳楚南）

又三四　星樹、星岩七字佳，是儂提出好才華。如何一作風塵吏，便入零星考據家。（黃星岩、丁星樹）

又三六　常把梅、岑比竹橋，一沉滄海一雲霄。要知劍氣珠光在，班底終難壓百僚。（吳竹橋、陳梅岑）

又三七　白門從古詩人少，今剩南園與古漁。更喜閉門工覓句，無人解叩子雲居。（陳古漁、何南園、方子雲）

又《答祝止塘太史書》　夢樓詩從晉、唐入手，故能取編外神韻。【略】甌北、心餘，從蘇、黃入手，故尚氣力。

管世銘《讀雪山房雜著》　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而庸，施、朱、王、宋之風，於茲邈矣！

《北江詩話》卷一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張上舍鳳翔詩，如倀鬼哭虎，酸風助哀。馮文肅英廉詩，如申、韓著書，刻深自喜。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卽露尾。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舅氏蔣侍御和甯詩，如宛、洛少年，風流自賞。吳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錢

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王侍講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施太僕朝榦詩，如讀甘讒鼎銘，發人深省。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鮑郎中之鍾詩，如昆侖琵琶，未除舊習。張舍人塤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嫗都解。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張大令鶴詩，如繩樞甕牖，時發奇花。湯大令大奎詩，如故侯門第，樽俎尚存。張宮保百齡詩，如逸客遊春，衫裘倜儻。舅氏蔣檢討蘅詩，如長孺戇直，至老益堅。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奇采。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吳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顧進士敏恆詩，如半空鶴唳，清響四流。瞿主簿華詩，如危樓斷簫，醒人殘夢。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阮侍郎元詩，如金莖殘露，色晃朝陽。淩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李兵備廷敬詩，如三齊服官，組織輕巧。林上舍鎬詩，如狂飆入座，花葉四飛。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飧霞，惜難輕舉。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劉侍讀錫五詩，如匡鼎說詩，能傾一座。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潘侍御庭筠詩，如枯禪學佛，情切未忘。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馮戶部敏昌詩，如老鶴行庭，舉止生硬。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楊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張檢討問陶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劉刺史大觀詩，如極邊春色，仍帶荒寒。吳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徐大令書受詩，如范睢宴客，草具雜陳。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施上舍晉詩，如湖海元龍，未除豪氣。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方太守體詩，如松風竹韻，爽客心脾。張司馬鉉詩，如鑿險縋幽，時逢異境。張上舍崟詩，如倪迂短幅，神韻悠然。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金秀才學蓮詩，如殘蟾照海，病燕依樓。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吳司訓照詩，如風入竹中，自饒清韻。姚文學椿詩，如洛陽少年，頗通治術。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張大令吉安詩，如青子入筵，味別百果。陳博士石麟詩，如晴雲舒紅，媚比幽谷。項州倅墉詩，如春草乍綠，尚存冬心。邵進士葆祺詩，如香車寶馬，照耀通衢。郭文學麐詩，如大隄遊女，顧影自憐。張上舍問簪詩，如秋棠作花，淒豔欲絕。胡孝廉世琦詩，如陟險驊騮，攫空鷹隼。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僧慧超詩，如松花作飯，不飽獼猴。僧巨超詩，如荇葉製羹，藉清牢醴。僧小顛詩，如張顛作草，時覺神來。僧果仲詩，如郭象注《莊》，偶露才語。僧寒石詩，如老衲升壇，不礙眞率。閨秀歸懋昭詩，如白藕作花，不香而韻。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吳安人謝淑英詩，如出林勁草，先受驚風。張宜人鮑茝香詩，如栽花隙地，補種桑麻。余所知近時詩人如此。內惟黎明經簡未及識面。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又　雕蟲小技，壯夫不爲。余於詩家詠物亦然。然亦有不可盡廢者。丹徒李明經御，性孤潔，嘗詠佛手柑云：「自從散罷天花後，空手而今也是香。」如皋吳布衣，性簡傲，嘗詠風箏云：「直到九霄方駐足，更無一刻肯低頭。」讀之而二君之性情畢露。誰謂詩不可以見人品耶！

又　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尚書昀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尚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又　近來浙中詩人，皆瓣香厲鶚《樊榭山房集》。然樊榭氣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爲詩壇初祖。

又卷二　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倣《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鱗輩，一字一句，

必規倣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即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

又　近時長沙張進士九徵、吾鄉萬進士應馨，才氣皆風發泉湧，惜尚多浮響。

又　商太守盤《秋霞曲》、楊戶部芳燦《鳳齡曲》，皆能叙小兒女情事，宛轉關生。然淋漓盡致中，下語復極有分寸，則商爲過之。

又卷四　黔中田教諭鈞，能詩，嘗記其《題桃花源圖》一律內頸聯云：「青隴人耕無稅地，紅燈兒讀未燒書。」頗有新意。乙卯八月初三日，十三府教官錄科到者四人：都匀縣訓導殷象賢，南籠府訓導吳永輔，安順府訓導鄧成洛，平越府訓導冉奇瑜。試以《論語》題文一首，《秋海棠》詩八韻，吳永輔、殷象賢詩並可擅場，吳詩云：「無枝憑鳥宿，有葉庇蟲啾。」殷詩云：「浣露香彌潔，經風膩欲流。一枝酣午夢，數朵媚晴秋。」二人皆己酉拔貢生，詩筆清新，亦田教諭之亞也。

又　王文簡之學古人也，略得其神，而不能遺貌。沈文慤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又　或曰：今之稱詩者衆矣，當具何手眼觀之？余曰：除二種詩不看，詩即少矣。假王、孟詩不看，假蘇詩不看是也。何則？今之心地明了而邊幅稍狹者，必學假王、孟；質性開敏而才氣稍裕者，必學假蘇詩。若言詩能不犯此二者，則必另具手眼，自寫性情矣。是又余所急欲觀者也。

又卷五　乾隆中葉以後，士大夫之詩，世共推袁、王、蔣、趙矣。然其詩雖各有所長，亦各有流弊。好之者或謂突過前哲，而不滿之者又皆退有後言。平心論之，四家之傳，及傳之久與否，亦均未可定。若不屑於傳與不傳，而決其必可不朽者，其爲錢、施、錢、任乎。宗伯(載)之詩精深，太僕(朝榦)之詩古茂，通副(澧)之詩高超，侍御(大椿)之詩淒麗，其故當又求之於性情、學識、品格之間，非可以一篇一句之工拙定論也。今四家俱在，試合袁、蔣等四家並觀之，吾知必有以鄙言爲然者矣。太僕詩，以四言、五言爲最，次則歌行，即近體亦別出杼軸，迥不猶人。讀其詩可以知其品也。五言《哭亡婦》云：「白水貧家味，紅羅舊日衣。」七言《志感》云：「委蛇歲月羞言祿，寂寞功名稱不才。」何婉而多風若此！侍御於三《禮》最深，所著《深衣考》等，禮家皆奉爲矩度。故其詩亦長於考證，集中金石及題畫諸長篇是也。然終不以學問掩其性情，故詩人、學人，可以並擅其美。猶記其《送友》一聯云：「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情至之語，余時時喜誦之。

又　近時詩之能學盧玉川者，無過江甯周幔亭，有《詠僕夢魘》詩云：「被我一聲嗽，跌碎夢滿地。」可謂奇而入理矣。次則上虞張上舍鳳翔，其《詠西瓜燈》云：「藍團盧杞臉，醉刎月支頭。」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一二　近來浙派人人深，樊榭家家欲鑄金。何似耕餘老居士，百篇猶有古遺音(謂鄭孝廉世元著有《耕餘集》)。

又一三　遊戲詩應歸苦海，性靈句實逼香山。同時老輩猶難及，只許錢、程伯仲間。(袁大令枚、錢侍郎載、程編修晉芳)

又一五　雲谿南北兩詩人，黃景仁追楊起文。不以烟霞蓋簪笏，尚書亦足張吾軍。(錢文敏維城)

又一六　鬼簿算經雖作俑，王、楊、盧、駱信難訶。近來海內詩家少，一半人誇記誦多。

又一八　虞山文筆比詩工(邵編修齊燾)，一卷齊梁體格同。贊善(鄭贊善虎文)學韓王(王方伯大岳)學杜，愛才兼有古人風。

又一九　描頭畫足高東井(高孝廉文照)，盪魄回腸瞿叔遊(瞿主簿華)。都遜上虞張處士(張處士鳳翔)，每誇醉刎月氏頭。(上三人皆同余在安徽學使朱學士筠署內。張有詠西瓜燈詩，內一聯云：「藍團盧杞臉，醉刎月氏頭。」)

又二〇　祇覺時流好尚偏，并將考證入詩篇。美人香草都删卻，長短皆摩《擊壤》編。

查揆《頤道堂詩選序》　世之名流，彼我一致，自爲通變，緣情綺靡，酌稟華亭，於是金匱楊蓉裳農部、錢塘陳雲伯孝廉作焉。農部之詩上規六代，下掩三唐。雲伯晚出，遂相先後。柳顧言愛庾信之文，虞伯施肖徐陵之體，東南作者乃稱「楊陳」云。

《梧門詩話》卷三　楊子載庠與汪輦雲輗，皆西江人，以工詩齊名。楊以清微勝，汪以刻摯勝。

又　郭頻伽詩清雄，屠琴塢詩超拔，查梅史詩瑰麗。三君可稱鼎峙。

又卷四　王惕甫、石琢堂家居時作「碧桃詩會」，在會者張補梧邦弼、顧莪庭禮琥、沈芷生清瑞、趙開仲基、景書常茨，不過六七人。

又卷九　山左近日有專工五言者，王考功（寧烺）、劉大令（大觀）爲最，二人又盛推其鄉人李石桐，子喬昆季爲最。【略】石桐學右丞，其旨微；子喬學閬仙，其體潔。各臻妙境，宜考功明府低首也。

又卷一〇　近日蜀中詩人，以李堯塘編修、張船山庶常爲最。

趙翼《年來孫補山畢秋帆兩制府阿雲巖相公相繼下世林下則顧晴沙袁子才王西莊又物故生平交舊一時俱盡凄然感懷》　老來不復作詩新，偶作詩惟哭故人。哭盡故人無可哭，孑然顧影自傷神。　武緯文經將相功，儒林文苑亦宗工。此皆數十年成就，何意淪亡一歲中。

又《近日刻詩集者又十數家翻閱之餘戲題一律》　只爲名心鉥肺肝，紛紛梨棗競雕刊。豈知同在恆沙數，誰獨能迴大海瀾？後代時逾前代久，今人傳比古人難。如何三寸雞毛筆，便作擎天柱地看！

姚鼐《惜抱先生尺牘・與鮑雙五》　今日詩家大爲榛塞，雖通人不能具正見。吾斷謂樊榭、簡齋皆詩家之惡派。

王昶《長夏懷人絕句》　清才排奡更崚嶒，袁趙當年本並稱。試把《陔餘叢考》讀，隨園哪得比蘭陵？

《湖海詩傳》卷三三　浙中詩派，自竹垞、初白兩先生後，二十餘年，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及兩公徂謝，嗣音者少。司成以雲蒸霞蔚之文，合雪淨冰清之作，馳聲藝苑，獨出冠時，既工駢體，尤善倚聲，而詩才超越，直繼朱、查、杭、厲之後，宜中外望之，指爲景慶也。情殷謖背，乞假南還，性好溪山，流連詩酒，青簾畫舫，綠箬紅衫，游筇所造，無不承蓋扶輪，埽門納屨。

又卷三八《蒲褐山房詩話》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比來余所知者，張庶常錦芳、馮戶部敏昌、溫編修汝适、潘舍人有爲、趙大令希璜，而簡民爲之冠。

又卷三九　東南布衣能詩者，自李客山後，蘇州張崑南、沙斗初，吾松翁石一瓠，而嘉禾爲方蘭坻。

惲敬《香石詩鈔序》　順德黎仲廷【略】南旋，復遊吳越【略】，篋中攜《香石詩鈔》四卷，清瀏蕩漾，遠具勝情，於是始知香山黃子實之名。而子實之友番禺張子樹、陽春譚子晉之詩亦得次第讀之。子樹之詩高邁，子晉之詩渾逸，翁覃溪學士目爲「粵東三子」者也。

王曇《答陳雲伯書》　來書謂足下之詩不如鐵雲、樊村，且及良士，請以我四人之長短論之。鐵雲前八卷之詩，良士常向上一筆勾卻，曰：從此存集，則先生之詩無古無今，獨步宇宙。於尊兄《碧城仙館詩》，曰：一篇不可刪。二說出一人之口，非佞也。蓋《碧城》十卷之題，皆人人所欲作之題，如吳梅村《永和宮詞》、《圓圓曲》，但看題目，已是精彩絕艷，故可改而不可刪。鐵雲八卷，前出鬼方，不若馬墨麟、徐芝仙諸人之奇險；出入京師，而贈答諸人皆人世所不聞名，故謂之曰刪。樊村詩體，漢、魏正始之音也。其作樂府，是蹈楊鐵崖之前轍，與鐵雲之《春秋樂府》，皆揚子雲《太元經》，寂寞中耗費精神，非人人胸中欲作之題，恐作者極意矜重，閱者祇作《十七史彈詞》看也。《碧城》詩，良士欲盡一年之力，首首和遍，恐蹈訫癡符之誚，故不果作。蓋自有詩集，《碧城》一集，如秋霄月華，玉輪五色；如春林花譀，繡幔十重；又如天女炫粧，仙娥顧影，吐咳珠玉，隨閬風飛落人間也。宜將刪去之作，首首改存，不可一首刪也。謂不如鐵雲者，萬里路爾。不知萬里中，人人欲作之題不過百餘。如蜀道中，人人欲作之題皆在鳳翔、漢中，皆陝西也；入劍門，則《武侯廟》、《綠珠井》、《明妃村》而已，縱作一首《登峨嵋絕頂詩》，無人能口誦也。老杜在蜀，如《秋興》、《諸將》，皆在成都而作西京之詩，故人人流涕而讀之。今樊村胸中深知其故，不能懸虛而作，故作樂府，此避易而趨難。樊村之慷慨悲歌，嘗稍稍讀其數十篇，而惜乎其未全讀也。想其盛氣流行，驚人心目之處，必不在《南北史樂府》也。質之樊村，亦必首肯。至若良士，則甚愛《碧城》一切之題，逞其狡獪伎倆，而改爲《董賢廟碑》、《孫夫人廟碑》、《蕭皇后哀文》、《懿德皇后哀文》，明與雲兄爭勝，而不和大集之題者，物可一不可兩也。去年見《頤道堂詩選》，益多憑弔古今、表彰忠烈之作，驚心動魄，自以爲不可及，故有「必傳」兩字之作。及觀《崇明往來》一册，多至百餘首，則心竊不然，以爲鐵雲之詩多於前而雲兄之詩多於後，將來之病，必無好題目，而隨遇皆題目矣，此不得不爲雲兄進一言也。鬱其才，使不即伸，忽然而作一首，得之天籟，或出鬼謀，則半首一篇，勝他人之十疊韻矣。譬如良士作《始皇墓》詩曰：「五百童男浮海去，八千子弟渡江來。」揚州在汪劍潭先生席上，他人閱此二句，曰：「此秦始皇一聯輓對，人人胸中有此語，而未嘗湊成一對也，所謂鬼謀者是也。」雲兄新集中篇篇有之，不謂過自謙抑。【略】蓋自國初至今百八十年，詩人輩出，至雲兄而

集大成。鐵雲常與良士言，詩壇一席，各宜避君之舍，此後惟當以詩曲度日。鐵雲詩勝良士，尙作此言，況良士耶？【略】嘉慶丁丑秋日。　陳文述案：「此余丁丑年在崇明初刻《頤道堂詩》，樊村勸余盡刪《碧城仙館》舊作，仲瞿謂舊作一首不可刪，因作此書相寄也。蓋樊村學人之詩，墨守婁東沈敬亭、許九日之派，沈、許奉歸愚爲圭臬，故所見如此。余十四卷前從樊村言，所刪較多，已梓成大半，後亦覺其減色，因以所刪另編《外集》。至今《頤道堂全集》微特不愜閱者意，亦不愜己意。手定之集尙如此，況身後待人論定耶？【略】余詩自《頤道堂全集》外，加以《西泠》五集、《華胥》七編、《秣陵集》、《戒後詩存》、《畫林新詠》，不下萬首。潘榕皐先生謂余詩過多，無人能閱全集者。故擬分類分體，另編《碧城詩髓》一編，損之又損，尙及二千首，則多之爲患也。此書久藏篋衍，因錢君梅溪爲仲瞿哀刻文集，因錄與之，並識顚末，以志良友相愛之意。誤從樊村之言，在當日亦未嘗無所見，且非此則詩格不能變也，故無悔焉。道光戊戌六月雲伯書。」

翁方綱《粵東三子詩序》　昔朱竹垞論粵東詩派，惟蘭汀小變，而歐楨伯、黎瑤石、區海目皆仍南園五先生之遺音，此蓋爲有明一代前後七子遞變而爲公安、竟陵發也。予之論粵東詩則不然。我國朝經學考訂之精，什倍於前明，詩文之盛亦倍之。居今日而言風雅通途，豈得執屈、梁、陳三家以區流派乎？予昔於藥洲草堂與諸賢論詩，大旨以杜爲宗，而所得士如馮魚山、張藥房輩亦皆不專以三家自限也。厥後，藥房歸里，已刻其詩，而魚山猶未有專集。近日其門弟子輩始爲抄撮刻之，究之，非其心也。然而涉河海者必溯諸崑崙發源之處，當魚山嚮學之初，予與陸耳山、李南澗擊節推賞於羊城，又與錢蘀石把卷欣歎於都門，皆魚山早歲詩也。今又三十餘年，而吾門陳荔峰於粵得張南山、黃香石二詩人，又因南山得見譚康侯之作。三子詩各有所就，粵中將刊此三集而問序於予。予方日與南山論詩，又得見《香石詩話》，持論皆正，惡可無一言？所最吾學侶宜博精經史，而後其詩大醇；詩必精研杜、韓、蘇、黃以厚根柢，而後其詞不囿於一偏。此則於士習人心皆重有賴焉！豈僅不執三家流派而已也？

延君壽《老生常談》　吾陽城詩人，午亭是天下士，不僅式一鄉一邑。前代之王疎庵、張藐山，非專門，難與抗行。後來田退齋工詩，卻未多見。繼之者爲郭冀一、田楚白、張芝庭、王青甫、衛容山、樊梅軒、王魯亭、陳明軒，余曾刻八人詩爲《樊南詩鈔》。再稍後則爲雋三、金門、禮垣與余。後起少年，余曾與之結樊南吟社。多年不歸里，聞諸生忽作忽輟，多不認眞，午亭之香，危乎幾息。

又　海內近人詩，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袁子才新穎，蔣心餘雄健，趙甌北豪放，黃仲則俊逸，當以四家爲冠，餘則各有好處。此事必須如此用工夫，見人家好詩，自家不能，先有愧色，然後發憤去做，與天下人論詩，到了頭，尙恐不能一與之較伯仲。若先夜郎自大，既不得與海內人接交，又不曾見得海內人著作，意謂左近惟我算可以去得的，一自滿便不能長進。

又　鳳臺，乾隆年間工詩者爲苗季黃、范春山、胥燕亭，余皆未及見；稍後爲李牧坪、范耳黃，與余友善。范《僧樓雪中客至》云：「磴滑忘躋攀，山樓容偃蹇。客到認衣痕，始知雪深淺。入室就磚爐，頓令寒意減。我坐粟生膚，況子溪路遠！次第帽裙脫，瑟縮書帷卷。薄飲取微醉，憑欄閒指點。可惜人蹤稀，多爲松葉掩。」《賓至》云：「貧居畏賓客，削迹宜荒村。如何叩門者，遠道來相存？自出布塵席，呼弟滌酒尊。草堂失禮數，恰恰通寒暄。鄰女佐弱婦，過午營一飧。客亦憫我拙，粗糲非可論。語畢卻辭去，巷暗煙火昏。我閒婦亦憊，慚顧終何言。」今二人皆化去，所餘詩稿，未知其家人能收藏否，爲之悵然。牧坪詩我無留稿。耳黃此二首，偶於舊書中檢得，故錄之。

《青芙蓉閣詩話》卷上　近時詩人盛推袁枚、趙翼、蔣士銓三家。袁詩云：「賦詩似爲政，焉得人人悅？但須有我在，不可事剽竊。」趙詩云：「一火又一火，層層去粗垢。及夫燒將成，所存僅如豆。」蔣詩云：「讀書確有得，落筆當孤行。數語立堅壁，寸鐵排堅兵。」所言皆能自道其甘苦，而筆鋒所到，橫出銳入，仍不失古人典型。

許宗彥《題張太守船山詩草》　一代詩才指可屈，黎、黃、孫、洪皆傑出。筆底尋常回萬牛，眼中往往無前哲。

《嘯亭雜錄》卷二　國家厚待天潢，歲費數百萬，凡宗室婚喪，皆有營恤，故涵養得宜。自王公至閒散宗室，文人代出，紅蘭主人、博問亭將軍、塞曉亭侍郎等，皆見于王漁洋、沈確士諸著作。其後繼起者，紫幢居士文昭爲饒餘親王曾孫，著有《紫幢詩鈔》。宗室敦成爲英親王五世孫，與弟敦敏齊名一時，詩宗晚唐，頗多逸趣。臞仙將軍永忠爲恂勤郡王嫡孫，詩體秀逸，

書法遒勁，頗有晉人風味。常不衫不履，散步市衢，遇奇書異籍，必買之歸，雖典衣絕食所不顧也。樗仙將軍書誡，鄭獻王六世孫，性慷慨，不欲嬰世俗情，年四十即託疾去官，自比錢若水之流。邸有餘隙地，盡種蔬果，手執畚鍤從事，以爲習勞。晚年慕養生術，每日進食十數，稍茹甘味即哺出，人皆笑其迂，然亦可諒其品矣！先叔嵩山將軍諱永憲，詩宗盛唐，字摹榮祿。晚年獨居一室，人迹罕至，詩篇不復檢閱，故多遺佚。近日科目復盛，凡溫飽之家，莫不延師接友，則文學固宜其駸駸然盛也。

《嘯亭續錄》卷五　詩之正宗，自沈歸愚尚書沒後，日見其衰，嗜學之士，皆以考據見長，無復爲騷壇祭酒。袁子才、蔣心餘、趙甌北三家，恃其淵博，矜才騁辯，不遵正軌。毘陵諸家，自立旗幟，殊少剪裁。惟吳穀人株守浙西故調，不失查、朱風範。其餘皆人各爲學，正變雜陳，不相統一。近日惟吳蘭雪舍人詩才清雋，落筆超脫，古詩原本道淵，近體取裁范、陸，實爲一時獨步□。他若鮑雙五之繼躅七子，陳雲伯之接踵西崑，法時帆之規摹王、孟，翁覃溪之瓣香蘇氏，非不各有所長，然於正宗法眼，殊無取焉！

鐵保《頤道堂詩選序》　余於淮安工次得二陳焉，曰雲伯，曰曼生，俱出余及門門下。雲伯專工西崑，博雅壯麗，極似吳梅村，而氣骨清俊，青出於藍。曼生詩筆挺健，卓然成家，兼通篆、隸，尤留心吏治，爲有體有用之學。二生皆一時傑出，而余於無意中得之，其慶幸何如也？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　沈尚書歸愚爲紫陽院長，選先生（按：指王昶）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泌陽令黃文暘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

《靈芬館詩話》卷三　往時雲臺先生搜輯《兩浙輶軒錄》，余方移居魏塘。先生問近日魏唐（塘）詩人，予以退庵父子爲對，并以其稿鈔呈。先生深爲擊賞，采入《瀛舟筆談》中，目爲「嘉善三黃」。時霽青尚未鄉舉，退庵集猶未刻，而「三黃」之名已早在人口。退庵老而好學，出入石湖、劒南之間，《友漁齋集》後半尤勝於前。霽青以二甲第一入翰林，萬人如海之中，獨能稽經諏史，從事著述。子未於諸弟年長，主一家之事，酬應之暇，不廢吟詠，皆未知其所至也。

又卷八　國朝之詩，自乾隆三十年以來，風會一變。於時所推爲渠帥者凡三家，其間利病，可得而言。隨園樹骨高華，賦材雄驁，四時在其筆端，百家供其漁獵，而絕足奔放，往往不免。正如鐘磬高懸，琴瑟迭奏，極其和雅，可以感動天人，協平志氣。然魚龍曼衍，黎靬眩人之戲亦雜出其間，恐難登于夔曠之側。忠雅託足甚高，立言必雅，造次忠孝，讚頌風烈，而體骨應圖，神采或乏。辟如豐容盛鬋，副笄六珈，重簾複帳，望若天人。欲其騰光曼睩，一顧傾城，亦不可得。甌北稟有萬夫，目短一世，合銅鐵爲金銀，化神奇於臭腐，力欲度越前人，震駴凡俗。辟如阿修羅具大神通，舉足攪海，引手摘月，能令諸天宮闕悉時震動，但恐瞿曇氏出世作師（獅）子吼耳。要皆各有心胸，各有詣力。善學者去其皮毛而取其神髓可矣！

又　近時作詩者肥皮厚肉，少知厭薄，而佻巧滑熟之習又從而中之，非有生澀苦硬以救之，恐日益第靡。朱梓廬先生休度，今之詩人之良藥也。其詩不爲俗語、熟語、凡近語、公家語，戛然以響，瀏然以清，蘚石宗風，此其繼別。

《樗園銷夏錄》卷下　癸丑歲，余訪沈瘦客大成、黃退庵凱鈞於嘉善。見案頭有錢氏所刻《彭城三秀集》，亟取閱之。一爲吳夫人黃字文裳著，有《荻雪集》；一爲沈夫人榛字伯虔著，有《松籟閣遺稿》；一爲蔣夫人紱蘭字秋佩著，有《繡餘詩存》。姑婦相承，世傳風雅。吳夫人爲前朝塞庵相國子婦，蘧庵駕部女，適丁國亡家破之時，故多傷事感時之語。蔣夫人生長金閨，于歸巨族。秦嘉上計，徐淑工愁，故弄筆然脂，多綺麗緣情之作。沈夫人詩筆不逮姑婦，而詩餘一體遠接漱玉，亦一奇也。

陳壽祺《薩檀河白華樓詩鈔序》　清興，稱詩於吾鄉者，無慮百數十家，然必以許天玉、張無悶爲巨擘。近日又以侯官鄭西瀍、鄭涵山，閩縣林暢原、薩檀河爲最，而薩子尤雄特。薩子，元雁門直齋侍御之族，故酒狂，然天眞夷曠，博聞強記。嘗著《經史彙考》、《小檀弓》、《金淵客話》、《曲江雜錄》、《補傅子》，補鄭荔鄉太守《五代》及《全閩詩話》，皆淹洽可傳，不幸燬於火。其詩厘有存者，要之能具別才而兼學識者也。其爲詩駿偉廣博，譬諸快劍長戟之撞拟，黃鐘大呂之鏘洋；大瀛吹波，魚龍出沒；沃日蒸霞，萬象滃滉；建章神明，嶕嶢瑰麗；銅鳳金爵，照爛天表。美哉盛乎！非薩子其孰能爲此哉！

陸繼輅《徐壽伯詩序》 昔人有言：「一行作吏，此事遂廢。」此非獨吏之自言也。彼未嘗爲吏者，亦且見爲誠然而莫之非也。則試以江北之吏言之，其以循良自表見，而余獲與交者三人焉：曰李申耆、查伯葵、劉介純。之三君子者，於縣無廢事，而詩亦日益工且多，則何也？論者又曰：「此其人之才之爲之也。其才嘗餘於事，故得以餘力爲詩。」斯言也，於仕優則學之說差近焉，然吾猶以爲淺之乎言詩也。今夫欲工其詩者，必先自治其性情，夫人而知之也。吏可不自治其性情乎？吏不自治其性情，其才者必以擊斷健酷爲之，而庸者遂至於闒冗闇鄙，而與民相齟齬。故當今之時，不求循吏則已，苟求循吏則必於詩人求之矣！

又《百衲琴譜序》 憶余與丙季定交，在乾隆己酉之歲。丙季兄子常，年二十有七，最長；次莊傳永，次丁若士，次余及從子劭文。爾時識疎而志大，挾其一隅之見，幾以爲天下盡於此矣！久之，子常女兄之壻薛畫水來自無錫，宛鄰之兄皋文暨皋文之友惲子居歸自都下，而李申耆、吳仲倫最後至。此十數人者，其所自期待與所相勗勉，豈嘗沾沾求以文辭自見哉！已而仲甫溘逝；畫水、皋文、申耆先後成進士，留官京師，亦卒不顯；子居令浙東，尤見摧抑；其他諸子與余，各謀衣食於四方。於是始有身世寥落、死生離合之感動乎其中，思托於洸洋恣肆、鏗鏘清越之文，以自抒其鬱勃慷慨之氣，蓋至余及子常之年，諸子皆憮然願爲文人，以自慰於沒世矣。雖然，文之爲物亦頗爲造物所矜惜，書册所載司馬相如、揚雄之徒，下至蘇軾、秦觀輩，或坐致窮困；而王勃、李賀，至以夭死，論者遂目爲禍人之具。故自皋文、傳永、子居之亡，二三子意思衰颯或多病，即於文學亦稍頹矣。嗚呼！豈天之生此數人者，初未嘗措意耶？抑恐其文之成將抉摘幽隱，足以洩天人神鬼、妖魅靈怪之秘，而百計以致其澌滅耶！

又《長洲程君詩序》 江以南文學之盛，吳門蓋居其半。

又《邵蘭風哀辭》 當乾隆、嘉慶間，常熟昭文文學尤盛，孫原湘子瀟、蔣因培伯生並倜儻自憙，意不可一世。蘭風年未冠，操筆與角，兩君心服，遂齊名。後子瀟成進士，引疾去館，至今未眞除；伯生由他塗爲縣令，旋以得過失職；而蘭風終於諸生。三君子者，其豐於才而嗇於遇，一也。

《履園譚詩・總論》三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又一〇 詩人之出，總要名公卿提倡，不提倡則不出也。如王文簡之與朱檢討，國初之提倡也；沈文慤之與袁太史，乾隆中葉之提倡也；曾中丞之與阮宮保，又近時之提倡也。然亦如園花之開，江月之明。何也？中丞官兩淮運使，刻《邗上題襟集》，東南之士，翕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理鹽政時，又是一番境界矣。宮保爲浙江學政，刻《兩浙輶軒錄》，東南之士，亦翕然嚮風，惟恐不及；迨總制粵東時，又是一番境界矣。故知瓊花吐豔，惟爛漫於芳春；璧月含暉，祇團欒於三五。其義一也。

又《以人存詩》二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且接賓客，畫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警堂、陳東浦、謝鄉泉、王蓀町、錢裴山、周載軒、陳桂堂、李當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眞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崑酬倡》，殆有過之。

又《摘句》二 本朝七律，金聲玉振，不特勝於有明一代，直可超出宋、元，而亦有高出唐人者，可謂極一時之盛。國初諸公無論矣！就余所見聞者，如王少林《大梁懷古》云：「三花樹色開神嶽，萬里河聲下孟門。」黃浩浩《秋柳》云：「小驛孤城風一笛，斷橋流水路三叉。」何南園《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黃野鴻《清明》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白楊烟。」浦翔春《野望》云：「舊塔未傾流水抱，孤峰欲倒亂雲扶。」魯星村《郊外》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墻頭花亂開。」汪澤周《賜書樓眺雨》云：「亭遠忽從烟際出，樓高先覺雨聲來。」史位存《汴梁道中》云：「雲垂平野星初上，馬走春沙夜有聲。」《有感》云：「撲蝶會過春似夢，湔裙人去水如烟。」潘汝庭《春日》云：「草不世情隨意綠，花知客意入簾紅。」石遠梅《山海關》云：「萬頃日華浮海動，九邊風色捲沙來。」湯述庭《閑居即事》云：「得句偶逢花照眼，舉杯喜見月當頭。」郭頻迦《即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春感》云：「三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漲比愁多。」高爽泉《春

草》云：「新愁舊恨縈三月，細雨斜陽送六朝。」林遠峰《靈隱寺》云：「靈泉百道飛涼雨，古磴千盤入亂雲。」皆妙。又如曹棟亭之「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張崑南之「松間細路通僧寺，花裏微風颺酒旗」、朱子穎之「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石曉堂之「窺魚淺渚翹雙鷺，待渡斜陽立一僧」、邱學敏之「山連齊魯青難了，樹入淮徐綠漸多」、李嘯村之「春服未成翻愛冷，家書空寄不嫌遲」、惠椿亭之「宿酒大都隨夢醒，殘燈多半爲詩留」、劉春池之「道在己時惟自適，事求人處總難憑」、凌香坪之「春風久負青山約，舊雨難尋白鷺盟」、吳尊萊之「莫雲抱郭霾紅樹，寒雨連江凍白鷗」、儲長源之「春衣作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劉元贊之「三春鄉思先花發，萬里征人後鴈歸」、「秋水懷人楓葉落，蓬窗卧病雨聲多」、莊印三之「青溪渡口餘三戶，黃葉聲中有六朝」、倪稼咸之「衰柳共憐殘鬢短，閒雲應笑客程忙」、吳退庵之「樹碧兩行臨曲水，天青一角見高山」、方升矣之「小艇仍維前度樹，斜陽已挂右邊樓」、湯衍之之「社雨不知春事判，東風已覺落花多」、毛洋溟之「夜永驂鸞歸碧落，風清有鶴響空山」、林漢閣之「窺客挑燈來黠鼠，移秋入戶有寒蛩」、王饒九之「兩岸白蘋秋水渡，一林紅葉夕陽邨」、吳梅原之「愁消白下鵝兒酒，人在青山燕子磯」、黃賸山之「人間萬事成秋草，我輩前身是落花」、仲松嵐之「吳楚帆檣隨樹沒，金焦山色上衣來」、鄭芸書之「絕壑凍雲棲古塔，枯僧破衲斜陽」、宗蕙亭之「酒不能攻愁有陣，曲爲自度唱無腔」、魏野塘之「有客抱琴停午至，呼僮沽酒趁花開」、顧蘭厓之「蒼苔滿逕客稀過，涼雨到門僧未知」、冒甚原之「廢苑春來花自發，空庭月落鳥相呼」、汪可堂之「三徑春歸花似雪，一齋人靜日如年」、汪周士之「徑仄秋花迎客座，夜深涼月戀人衣」、石晚晴之「瘦馬踏乾黃葉路，寒鐘敲碎白雲峰」、吳玉田之「山色和烟沈遠浦，潮聲挾雨吼滄江」、顧蘭暉之「萬種羈愁當夜集，一年鄉夢入秋多」、曹劍涵之「別浦帆歸千樹碧，隔籬人語一燈紅」、王耔園之「報喜燈花紅一夜，相思春水綠三年」、阮梅叔之「脚底白雲雙屐滑，擔頭紅葉一肩春」、吳雲坡之「烟迷古塞晴疑雨，雲擁深山晝亦昏」、朱天飲之「娛人可愛當窗樹，留客遙看雨後山」、常蹇齋之「秋從夜雨窗前聽，月在美人樓上圓」、吳蒼崖之「清夜思公惟有淚，白頭知己更無人」、徐春圃之「鍊句每存千載想，看花不放一春過」、徐德泉之「家無儲蓄期鄰富，邑有流亡望歲豐」、黃少淵之「芳草池塘尋舊夢，落花庭院算殘棊」，如此類者甚多，摘之不盡。又趙甌北先生集中有《擬老杜諸將》之作，張船山太守集中有《寶雞縣題壁詩》，長歌當哭，俱不可不讀也。

黃安濤《時帆先生小傳》　所著有《存素堂詩文集》。乾隆間，海內稱詩者先則步趨歸愚，後則波蕩隨園。先生屹然無所倚毗，一以古澹爲宗，其品概可見矣！

梁章鉅《退庵隨筆》　古人立言，以能感人爲貴，而詩文入人尤深，故聖人言詩可以興，觀，羣，怨。而今人作詩，但以應酬世故爲能，則不如不作。

又《試律叢話・例言》　《試律説》及我法集外，惟《庚辰集》最行於世，以其詩最近時且有注便讀也。集中皆乾隆中老輩之作。

又　嘉慶初，九家試帖震耀一時，實爲試律不可不開之風氣。自是而降，又有七家試帖，雖蘊味稍遜，而才氣則不多讓，且巧力間有突過前修者。又有後九家詩，則後起之秀層見疊出，其光燄有不可遏抑者。

又　近人説試律者【略】以紀文達師爲宗【略】，其同時專精此事、最爲吾師所契可者，爲金雨叔之《今雨堂詩墨》，巧力兼到，足與吾師相提並論，惟老氣老識遜一籌耳！

又卷一　翁覃溪師曰：「凡詩文詞皆今不如古，惟今人試律實有突過古人者。非古拙而今工，實古疏而今密，亦猶算術、弈藝皆古不如今也。」

又卷三　姜兆翀曰：【略】試律至紀曉嵐先生《館課存稿》，始一變板重之習，一時風會多效之者。如趙耘菘《五月斯螽動股》句云：「動無肱折慮，響出足音奇。錯訝鳴雙翼，從知暢四肢。」謝蘊山《駟不及舌》句云：「豈惟躬不逮，莫信舌猶存。」平寬夫《匠成翹秀》句云：「刈彼翹翹質，成茲藹藹多。」《遇圓成璧》句云：「種應憐日暖，懷欲化雲英。」李松雲《菽粟如水火》句云：「有求無弗與，既濟本相於。」《維德之隅》句云：「爲言知所止，從此引而伸。」朱淵亭《銜書佛臍》句云：「宛然呈腹稿，豁爾闢心緘。」邵二雲《下車泣罪》句云：「縱使明惟允，猶憐教未諳。恤哉刑以五，惻爾宥之三。」靈筆巧思，均爲秀絕。又曰：乾隆年間講試律者，惟翁覃溪先生與紀公工力悉敵。紀之格老，翁之神超，未易軒輊。惟翁專致力於古近體，所存試律不多，余僅記得佳句數聯，如：《蓬蓬遠春》云：「縹緲虛無外，微茫杳靄中。目窮惟水碧，路盡但桃紅。采采孤舟去，深深曲徑通。天如開畫本，人正倚東風。」《詩有六義》云：「溯自商而後，猶存檜以前。材還該百五，目可括三千。」《冰雪淨聰

明》云：「比之懸水鏡，可以鏤雲斤。」《天降膏露》云：「泉還同醴出，雲本以油名。」二家口吻，亦何減當年溫、李也？按：余家舊存，藏有覃溪師《復初齋試律說》一本，體例亦略如我法集。惜爲一友借抄，竟匿之不還。後日侍蘇齋談詩，偶詢及此書，則吾師已不復省記，其家亦久無傳本矣！《四勿齋隨筆》云：讀曉嵐師詩，不可不兼讀覃溪先生詩。兩家古今體詩，門庭各別，不可強同。而兩家試律，則如驂之靳。翁詩如《鑑空衡平》句云：「高照周羣品，誠懸本寸衷。四圍珠璧映，一綫準繩通。」又云：「懸來孤月滿，秤到幾星同？」《冰雪淨聰明》句云：「渾無纖翳染，定有妙香聞。」《春蠶食葉聲》句云：「字猶縈蚓勢，思早闢蠶叢。」《成童舞象》句云：「自諧堂下管，不羨洛濱笙。」《池光不受月》句云：「孤光低不下，碧落倒來深。」《綠槐高處一蟬吟》句云：「更無餘響雜，直透午陰圓。」《柳塘春水漫》句云：「流雲遲易皺，宿雨膩無聲。」《柳邊風去綠生波》句云：「幾層金縷影？一片麴塵波。」情景併到，格調渾成。雜之館課存稿中，不能復辨。而余尤愛其《三十六宮都是春》，起四句云：「月滿誰成窟？天旋孰作根？宛如春有腳，此卽易之門。」《程門立雪》結兩句云：「春風吹浩蕩，更以坐邀之。」此種龍跳虎卧之筆，斂入試律，正與曉嵐師異曲同工，他家罕有其匹也。

又卷四　《九家試帖合存》之刻，成於乾隆乙卯。是年，余方留京夏課，卽寓居余叔九山公宅中。親見諸先生往來會課。每課初稿，余皆得從旁竊觀。後乃匯存王惕甫教習處。惕甫自任選政，丹黃塗乙，滿紙燦然。九山公嘗舉以示余。京師之爲試律者，風氣耳目爲之一新。當時同課實不止九人，惕甫叙例中所謂「同人尚有筆錄未竣者嗣出」是也。然自惕甫於丙辰會試報罷出京，而此會遂歇，詩亦遂止於九家。惟記其時如何實齋（西泰）、游彤卣（光繹）、伊墨卿（秉綬）、蔣丹林（祥墀）、辛筠谷（從益）諸前輩，皆會中人也。特其詩無多，故不入集耳！坿記於此。按：近有《十家試帖》之刻，九家之後添入汪雲壑（如洋）詩，不知何人所爲？當九家會課時，雲壑實不在京，恐已歸道山矣！

吳廷琛《試律叢話序》　試律於詩爲末務，然功令以之取士第一場，次時文，後至於庶常館課、大考翰詹，皆以是覘其所學，固未可薄而不爲也。國朝名公巨卿多工是體。曩吾師河間紀文達公有《庚辰集》選本，上下六十年，鴻篇佳製，無不美備；註釋詳明，評論剖析，一歸精密。一時應舉之士及館閣諸公，無不奉爲圭臬，故乾隆、嘉慶間和聲鳴盛，能手輩出。大約根柢必深厚，理法必清眞，然後斟酌章句，斧藻羣言，推陳出新，雕琢之至，歸於自然。吾鄉王惕甫先生嘗云：「有杜、韓百韻之風力，乃有沈、宋八韻之精能。」洵知言也。邇來風氣漸變，詞藻不尋本原，對仗務取纖巧，倆越規繩，第求速化，剽襲割裂，詞意乖舛，鮮有能講明而切究之者。

姚瑩《香蘇山館詩集後序》　乾隆、嘉慶之間，海內以詩鳴者咸稱黃仲則。仲則奇情超邁，調逸氣空，論者謂其才近太白，似矣。同時才力足以並驅者爲吳蘭雪。蘭雪才雄氣邁，思沈學博，能狀難繪之景，寫難顯之情。他人極力爲之，指僵穎禿，蘭雪顧從容揮灑，其境屢變而不窮。比而論之，殆一時之二傑乎？仲則早死，其詩後刻，傳乃稍廣。蘭雪則自弱冠至京師，王述庵、翁覃溪、秦小峴、法梧門諸公盛相推重，自是遍交海內名士，酬唱四十餘年，未有或先之者。【略】余識蘭雪最後，蘭雪甚愛予五言古詩，自以爲不及，則蘭雪之謙也。而厄於仕途，兩人適有同慨。蘭雪自傷其志不遂，僅以詩人聞也。

《樗寮詩話》卷下　毗陵人士多能自重，如張皋文、吳仲倫、惲子居皆不肯游隨園之門。而洪稚存、黃仲則雖與過從，亦未嘗到北面，蓋邵叔山、盧紹弓兩君師資之功遠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九引《聽松廬文鈔》　昔人有沉博絕麗之語，求諸近代，罕覯其人。蓋多讀書者，博不待言，惟沉麗難兼。沉未必麗，麗未必沉。麗在肉采，沉在神骨。骨重神寒，是之謂沉。然非博不能麗，更不能沉。徒恃博，不能沉，并不能麗，此中有天事焉，有人事焉。吳梅村詩麗多於沉，陳獨漉詩沉多於麗。胡稚威詩文沉多於麗，彭甘亭詩文麗多於沉。偶舉數家，未遑更僕。要皆合天分、學力，乃克成爲一代鴻駿之才也。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近日論詩競推袁、蔣、趙三家，然此論雖發自袁、趙，而蔣終不以爲然也。

又《三家分論》　苕生少與汪輦雲、楊子載、趙山南齊名。趙則略成體格，汪則寒瘦逼人，楊之新樂府與五古庶可肩隨苕生，惜其未能全美也。

《筱園詩話》卷一　沈歸愚先生《說詩晬語》，趙秋谷《聲調譜》、《續譜》，王阮亭《古詩平仄定體》，翁覃溪《小石帆亭著錄》及洪稚存《北江詩話》、趙雲松《雲松詩話》，此本朝人詩話之佳者。

又卷二　本朝漢學最盛，皆經術湛深，考據淹博，宗康成而不滿程、朱，詩文則非所長也。兼能詩者，顧寧人、毛西河、朱竹垞、阮芸臺諸公而已。惟竹垞詩，古文，皆成一家言，兼精填詞。詩尤雄視一代，品在漁洋、荔裳、愚山之上，洵通才也。西河詩文皆次乘。寧人詩甚高老，但不脫七子面目，氣習，其用典使事，最精確切當，以讀書多，故能擅長。芸臺先生詩，長於古體，近體殊弱，五古似韋、柳，七古似蘇、陸，佳作頗有可傳，亦清才也。此外如閻百詩、惠定宇、錢竹汀、杭大宗、顧棟高、朱竹君、陳見復、戴東原，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均不工矣！

又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峰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工候。潘次耕詩，足算一家數，而文未成。汪鈍翁詩，格卑才弱，遠次於文。姚姬傳詩，亦不及文遠甚。侯朝宗雖有詩集，淺滑空率，殊無足觀；古文以才筆勝人，一代宗儁，叔子、堯峰、青門均不如也。寧都三魏，詩皆拙劣。靈皋方氏，則終身不能作矣。愚山文非專門，亦頗清雅，此又詩人之兼工文者也。若理學諸公中，詩文可觀者，則湯文正公一人而已。

又　本朝滿洲詩人，如夢文子麟、法梧門式善，皆清矯不凡。又遼東三老，今惟李鐵君集傳於世，其詩筆峭拔，骨力高瘦，亦近代詩人之傑者。又如吳漢槎之《秋笳集》，高者近高、岑及初唐四子，次亦七子派中之不空滑者，亦一小作家也。若徐芝仙塞外諸詩，境奇語奇，才力橫絕，在昭代詩人中，另出一頭地。其邊塞詩，可謂獨擅之技，實未易才。稚存、蘭泉、荔裳諸君，出塞篇什，並多佳章，然均不能及芝仙之奇橫矣！

又　吳中布衣黃子雲，泰州布衣吳嘉紀，崑山布衣徐蘭，長洲布衣張錫祚，四人均負詩名，其詩卓然可傳，各成家數，可謂我朝四大布衣。黃著有《野鴻詩稿》。吳號野人，著有《陋軒詩》。徐字芬若，一字芝仙，工畫，著有《出塞集》。今並有刊本行世，予曾見之。獨張之詩集，世無傳者，想未刊木，所以失傳，僅於各選本中，略見一斑而已。張字永夫，吳門高士，亦畸人也。寒餓終身，遺集竟泯，惜哉！又浙中詩人沈方舟者，名用濟，上舍生，客遊四海，終老幕府。詩最沈雄有格，專工近體，其佳者直凌前後七子而追攀工部，卓卓可傳。沈歸愚尚書與方舟爲同社詩友，爲方舟作詩集序，極推崇之。選其詩入《別裁集》，評語亦深揚詡，謂其律詩出梁藥亭上，又謂其《登岱》及《華山》七律高於明七子，傾倒之者至矣！尚書以主持風雅自命，方舟、永夫皆故人也，何不爲方舟、永夫刊刻遺集傳世，聽其泯沒，又不多錄入選本，以表彰幽潛，豈非負亡友乎！

又　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又　如顧嶼沙、翁朗夫、劉芙初等，皆淺近狹小，不足言家數。

又　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開其端，至厲太鴻而自成一派，後來多宗之。【略】吳穀人等，皆係此一派門徑。故洪稚存謂如畫家學元人著色山水，雖施青綠，渲染韶秀，而氣韻未能蒼老，境界未能深厚，誠中其病。

又　浙派【略】如童二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

又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筆力雄宕清峭，得力蘇、陸二家。七古、五古勝於近體，尤長於寫山水名勝。全集以《廬山紀遊》一册爲冠，卓然可傳，無忝名家。惟集中應酬詩太多，滿卷公卿，投贈感激之什，十居其七，致後人以爲口實。又律詩好貪秀句，不免媚時，自貶品格，神完氣足之篇絕少。以此自累，殊可惜也。然在近人，亦鐵中錚錚，庸中矯矯者矣。同時嶺南之黎二樵，江左之王惕甫，楚南之鄧湘皋、歐陽礪東，西川之張雨山，丹徒之嚴麗生，松江之姚春木，皆一時才士，各有所長，海內知名，至今人多稱之，先後有集刊行。然造詣均不如蘭雪，可與蘭雪敵手者，惟閩中張亨甫際亮而已。又皖江有魯通甫，徽州有齊梅麓，皆負才名，亦不及蘭雪也。以上所列，皆嘉、道中天下詩家，然蘭雪、亨甫爲優，此平心之論，非阿好語。試取各人專集細看，則知予論不誣矣！

又卷三　自宋以降，世風日下，文人相輕，漸成惡習。劉祁作《歸潛志》，力詆遺山，自護己短。李空同與何大復書札相爭，往復攻擊。李于鱗因謝茂秦成名，反削其名於吟社，以書絕交。趙秋谷因不借《聲調譜》之故，集矢阮亭，至作《談龍錄》以貶之。袁枚與趙翼互相標榜，亦互相刺譏，趙作四六文以控袁，雖云游戲，而筆端刻毒，與市棍揭帖、訟師刀筆無異。此等皆小人之尤，適以自獻其醜，於人終無所損。君子之交，斷不出此，才人當以爲大戒也。

《清朝先正事略・舒鐵雲先生事略》　當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沈氏守宗法，袁氏主性靈，而位以奇博閎恣之才，橫絕一世。祭酒法式善，嘗以位及王曇、孫源湘並稱爲「三君」，作《三君詠》云。

又《黎二樵先生事略》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爲張太史錦芳、馮戶部敏昌、溫侍郎汝适、趙大令希璜。而必以黎二樵先生爲最。

《復堂日記》卷六　閱《吳門七子詩》十四卷，當以吳企晉爲冠，琴德、西莊、升之皆不逮其情深有韻。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　劉鳴玉、劉文蔚、姚大源、沈翼天、陳芝圖、茅逸、童鈺，聯吟倡和，稱「越中七子」。

又卷六　呂叔訥【略】詩極雅澹，無乾隆季年人習氣。以廩貢宰贊皇。《志》稱其少時與稚存、淵如、西禾、仲則、味辛、尙之有「七子」之目，然年輩較後。

《挹翠樓詩話》卷四　桐城方扶南世舉，著《春及堂集》；從弟貞觀世泰，著《南堂詩鈔》。然兩人議論往往不合，蓋《春及》才情閎肆，《南堂》則專尙選詞琢句也。丙辰同薦鴻博，兄弟皆力辭不就，不特詩佳，即人品亦高絕。

又　金匱顧進士立方敏恆，少與楊蓉裳齊名。畢秋帆評其詩，謂楊則鏤金錯翠，顧乃初日芙蓉。

吳應和《浙西六家詩鈔序》　六家詩各自成家。樊榭徵君之清峭、海珊刺史之豪邁、穀原比部之沉靜、擇石宗伯之博大、隨園太史之奇詭、穀人司成之工鍊，皆足繼朱、查，爲世取法。獨怪隨園專尙才情，而不師古，放浪褻狎，自命風流。數十年來，學詩者爭相揣摩。不得不嚴汰之，以求不悖於無邪之旨。斯可矣！是則輔翼詩教之微意也。至於吾郡錢、王兩先達，有古人之性情，而得古人詩之精詣，非淺識浮慕者所能窺測，表而出之，以見不侔乎。同時諸家，眞與古作者並有千古，若謂古今人不相及，而沾沾於千百年之上，執軌迹以爲步趨，何異專已守殘之說經者哉？

李兆元《春暉餘話》　朱韜云：「我朝宗室善詩者最盛，如紫瓊崖主人、紅蘭主人、素菊主人及瑤華道人，其尤著者也。」

《海天琴思錄》卷五　順德張逃虛錦芳與黎二樵同時，齊詩名。二人詩格不同：二樵好作拗折老辣之句，逃虛則一味清空。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氣骨才華兩擅長，《秦淮懷古》最蒼涼。（樊榭五言以氣韻勝，七言以才情勝，《秦淮懷古》四首，不愧名作。）羣書淹洽三江冠，更有詩篇接宋唐。（錢唐厲太鴻鶚。太鴻最精宋、元、金、遼遺事，著有《宋史紀事詩》及《遼史拾遺》。）」「馬槊弓刀遍八荒，（子遜長於弓刀馬槊。）論文談史劇疎狂。水雲千頃成詩料，（子遜官閩，歸居陳墓河，水雲千頃，花藥數椽，猶作詩自遣。）薊北江南弔夕陽。（長洲許子遜廷鑅。『薊北江南共不眠』，子遜《寄內》句也。）」「狂才跋扈復飛揚，樹幟西甌鄭荔鄉。詩趣通禪原陋說，力攻嚴叟闢滄浪。（建安鄭荔鄉方坤。荔鄉辨《滄浪詩話》詩趣通禪之說爲非是者，論甚確；而其爲詩，多不入格。）」「詩史森嚴見海珊，（崧瞻有《明史雜詩》。）又傳奇句寫危灘。（崧瞻《上灘》詩有『跳珠溼滿身，手與霹靂鬬』之句。）湘娥獨抱江間瑟，不爲游魚出聽彈。（烏程嚴崧瞻遂成。）」「鬢影簪花弔美人，彈絲擲竹妙通神。流傳不在多詩句，《長慶》歌行有後身。（會稽商寶意盤。寶意有『明知愛惜終須改，但得流傳不在多』之句。）」「萱草詩篇溫李躋，裁紅翦翠露靈犀。秋江婉約春花豔，一瓣心香許月谿。（永福黃莘田任。十硯翁詩，私淑侯官許不棄先生，《秋江詩集》中七絕句，全學不棄。不棄名遇，詩學北宋人。）」「《嶺南》一集久推袁，上接黃全鼎足尊。（黃梨洲有《南雷集》，全謝山有《鮚埼集》，與大宗爲鼎足。）詩律更增深厚力，居然文采照中原。（仁和杭董浦世駿。大宗《嶺南集》爲生平傑作，然尙少蕭疎之氣，深厚之力，非其至也。）」「落筆縱橫風雨驚，文名重處掩詩名。淡煙涼月皆吟思，短句錚錚接步兵。（桐城劉海峰大櫆。海峰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五言詩益多可味。）」「《文種》銘同《靈濟碑》，摩空健筆染淋灘。龍堂碧海高文重，不獨詩歌絕代奇！（山陰胡稚威天游。稚威雄於駢偶文，比之李文饒，權載之，無多讓焉！）」「由來骨格貴崚嶒，未詣蕭臺第一層。風雅別裁傳鉢在，宛如禪定一孤僧。（長洲沈歸愚德潛。）」「詩藪金陵築小倉，少年綺麗晚頹唐。如何愁殺瓊枝句，竟許門生到後堂？（錢塘袁簡齋枚。簡齋贈其門人劉霞裳有『似汝瓊枝來立雪，一時愁殺後堂花』之句。）」「解佩悲歌接漢皋，冰壺濯魄滌雄豪。傷心楚客多憂患，詩境江天萬鷺高。（湘潭張陶園九鉞。）」「七言激楚復悲涼，五字蕭寥又老蒼。朔氣關雲奇句在，敲殘鐵板唱斜陽。（蒙古夢乍塘麟。）」「蘭幽茶苦語通神，（南園詩：『茶苦有餘味，蘭幽無驟香。』）清婉吟篇迥出塵。得句都工趨世拙，果然詩富補家貧。（江寧何南園士容。南園與上元陳古漁毅爲金陵兩詩人，『詩富補家貧』，南園句也。）」「又見詩人賈浪仙，江東歌席抗時賢。揮毫盡化雲煙去，一一鶴聲飛上天。（歙方子雲正澍。子雲工於體物，一聯一語，唐人得之皆可名世，不止『一一鶴聲飛上天』之句。）」「觸辰夢早醒黃粱，（『故人誰少年？』二亭句也。）杜宇嘵殘鬢有霜。（『嘵殘杜宇客無歸』，片石句

也。）朱二亭同江片石，愁吟花月豔維揚。（江都朱二亭筠。如皋江片石干。二人揚州詩人極貧者。）」「荃蘭哀怨譜孤絃，牛耳齊盟孰比肩？莫聽淒涼江醴曲，千秋魂斷柳屯田。（臨桂朱小岑依眞。小岑工塡詞，有《人間世》傳奇，《分綠窗》劇，其《弔柳》一劇，最爲悽愴。）」「奇筆天風捲海潮，生平字畫亦孤標。嶺南我定三家集，祧去藥亭配二樵。（順德黎二樵簡。王蒲衣定嶺南三大家詩，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余輯《射鷹樓詩話》，擬祧去藥亭，配以二樵。）」「淺處言情感物深，纏綿愷惻盡哀音。精神上溯天應泣，萬轉千回只此心。（閩縣龔海峰景瀚。楊蓉裳題海峰《雙驂亭集》云：『先生至性重倫彝，篇章感人皆涕洟。』）」「眩目何爲繡色絲？西江宗派竟多師。（覃溪北人，詩效西江。）詞章經術難兼擅，徒博徐凝笑惡詩。（大興翁覃谿方綱。覃谿詩患塡實，蓋長於考據者，非不能詩，特不可以塡實爲詩耳。以塡實爲詩，考據之詩也。故詩有別才，必兼學、識三者，方爲大家。顧亭林、朱竹垞皆長於考據，而詩之雄厚淵雅，非餘子所能追步。覃谿經學非其所長，至考訂金石，頗有可取。）」「干戈戎馬老詩才，玉筍聯班入座來。愛士萬間開廣廈，黃金市駿到燕臺。（青浦王蘭泉祖。蘭泉壯歲身歷戎行，歸掌書院，所造多樸學之士。）」「說孝談忠筆有神，每於精處見天眞。雌黃莫信隨園口！誰定三家第二人？（鉛山蔣苕生士銓。三家，蔣、袁、趙也。簡齋論詩以第一人自居，以苕生爲第二人，殊非確論。）」「全無含蓄但矜張，不按宮商枉上場。又見談詩趙仁奭，王戎墓下唱《黃鸝》。（陽湖趙甌北翼。趙仁奭，唐人。）」「仲則羣推一謫仙，爭傳豪竹入詩篇。揚州煙月留風雅，（仲則未弱冠，所爲詩即有『煙月揚州』之譽。）試聽湘靈絃外絃。（武進黃仲則景仁。仲則詩有味外之味，音中之音，然仲則以五言古爲佳，餘少幽、燕老將之氣，其友洪稚存爲之作傳，嘗論之。）」「絕豔驚才接玉谿，王楊盧駱亦家雞。千言紀事追工部，（蓉裳《伏羌紀事詩一百韻》力追浣花。）鐵馬金戈字字悽。（金匱楊蓉裳芳燦。蓉裳令伏羌，值回民搆亂，烽火連天，蓉裳嚴守孤城，授子傳餐，獨當豕突，詩有『誓死孤城在』之句。）」「說鬼談詩妙境開，（兩峰工畫鬼，詩非其至，生有異稟，目見鬼物，成《鬼趣圖》，其說鬼詩，尚有別趣。）窮形畫理寫纖埃。《五王樓炭經》奇幻，併入羅生筆底來。（歙羅兩峯聘。釋家有《五王樓炭經》，言地獄變相，最爲奇幻。）」「漢魏齊梁儼一家，佳人臨鏡笑拈花。千秋如定詩中譜，不是琴音是琵琶。（錢塘吳穀人錫麒。琵讀入聲，白樂天詩『四絃不是琵琶聲』，朱竹垞詩『龍香小柄琵琶彎』，皆不讀平聲。）」「鑿山詩筆挾飛霜，三省軍書草檄忙。天下奇才誰比似？傅修期與馬賓王。（大興舒立人位。立人從威勤侯勒保征南籠、种苗，又攻白蓮賊，治三省軍書，百函幷發，勒侯以傅修期、馬賓王目之。所至皆有詩，超越變化，無意不奇。）」「石棧天梯萬象空，總持河朔壓羣公。詩家妙旨無人悟，盡在朱霞白鶴中。（高密單芥舟可惠。）」「手擘華峰五岳搖，魚山壁壘獨崢嶸。琳宮貝闕開詩境，仙樂雲中奏《九韶》。（欽州馮魚山敏昌。）」「湖山敝屣視雲鱗，吳郡詩名趙味辛。（『但有詩名尚千古』，味辛句也。）舉世幾曾春夢醒，（『舉世人誰醒春夢』，味辛句也。）一壺一碟十詩人。（武進趙味辛懷玉。味辛與都下士人十人各攜一壺一碟醵飲，諧其聲曰『胡蝶會』。見《亦有生齋集》。）」「吟懷澄淡似蘇州，三昧都從五字求。（時帆用漁洋三昧之說言詩。）氣義雲霞詩性命，梅花樽酒話清愁。（蒙古法式善時帆。《槐雅集》：『學士以詩文爲雲霞，以氣義爲性命。』時帆詩『但有梅花看，何妨長閉門』及『貧餘酒在樽』，又名句『淡花開不濃』，爲王鐵夫所賞。又『黃葉打門響，青山生暮寒』一聯，見《香石詩話》。）」「護短由來慮見攻，宋唐詩派本難同。夏蟲莫向春冰語，升降高卑辨至公。（陽湖楊西禾倫。西禾論詩云：『高卑辨詩派，升降繫世風。唐宋界不分，此論殊未公。得毋所習偏，護短慮見攻。』『護短』一語，古今才人、學人多不免此病。『夏蟲難語冰』，亦西禾句也。）」「戍鼓關山燧火涼，愁雲慘月入詩囊。仙才不愧青蓮步，樂府堂堂壓魏梁。（臨桂朱蘊山鳳森。）」「狂及生前寄語深，（季逖詩：『千杯酬我上北邙，不如容我生前狂。』奇語也！）文章經術冠儒林。瑯嬛洞室論詩趣，嘉耦簫鸞共賞音。（陽湖孫季逖星衍。夫人王采薇工詩畫。）」「獨闢洞天忽一鳴，山雲流水半詩情。（錢樹堂《酥醪觀》詩有：『山雲積復化，大抵爲流水。無懷葛天民，宛在流水底。』奇筆也。）瀼瀼八面傳腰鼓，盡破蒼蟲蟋蟀聲。（嘉應李秋田光昭。溫伊初謂：『秋田詩如腰鼓八面，能破蒼蟲蟋蟀之聲。』）」「福慧雙修阮相公，（朱文正贈阮文達有『福慧雙修誰不羨』之句。）文章當代望衡嵩。論詩不俟張旗鼓，風格微雲細雨中。（儀徵阮芸臺元。相國詩，力除客氣。其論詩，有取於『微雲細雨』之品。）」「雄詞馳驟接東京，瘦硬詩篇末座驚。老向楞伽閒築室，琴歌載酒集羣英。（長洲王鐵夫芑孫。）」「泣鬼驚神發浩歌，布帆無恙歷滄波。（茗孫有《布帆無恙小草》。）《南河歌》與《揚州曲》，國體天心隱繫多。（臨川湯茗孫儲璠。茗孫《與客談南河事》詩及《揚州曲》有關國體，余已錄入《射鷹樓詩話》。）」「筆底

雲烟寫渺溟，無形直可役羣形。（康侯論詩云：『超超萬象旁，無形亦羣形。』）詩家帳秘何人識？被髮騎麟下紫清。（陽春譚康侯敬昭。『被髮騎麒麟，赤手縛長鯨。所以古眞人，飄然凌紫清。』康侯句也。）」「科斗金壺落筆驚，高歌六代走江聲。（《白華樓集·風雨渡揚子江》及《舟中望金陵懷古》多寄慨。）燕山家世傳詩派，（謂薩照磨。）墨浪飛騰萬丈鯨。（閩縣薩檀河玉衡。）」「芷灣倜儻不凡才，搖筆千花陣隊開。袖裏詩篇湖上棹，月明又照大蘇來。（嘉應宋芷灣湘。『月照大蘇來』，芷灣句也。）」「洗盡鉛華妙論深，前身白傅寄清吟。中郎老去焦桐泣，綠綺孤停石上琴。（侯官許畫山作屏。）」「書畫溪山載一舟，升沈得失付東流。瀟湘蘭氣洞庭月，都向《留春》卷裏收。（寧化伊墨卿秉綬。『月華洞庭水，蘭氣瀟湘煙。』《留春詩草》句也。）」「旬男才筆挾崑崙，斫劍悲歌盡淚痕。孤憤生前連死後，空山誰拜杜鵑魂？（侯官謝旬男震。旬男遭家不造，憂愁怫鬱，發於詩歌，《櫻桃軒集》字字血淚。）」「魚山才大二樵奇，（《嶺南羣雅》：『藥房工書畫，魚山以絕大之筆，二樵以絕奇之才，聯鑣並驅。』《聽松廬詩話》：『藥房詩味餘於言。』）風味逃虛獨耐思。（集名《逃虛閣》。《湘水》詩篇傳畫意，帆檣秋色畫中詩。（順德張藥房錦芳。藥房《湘水》詩『天地餘秋色，帆檣入暮陰』，名句也。）」「下筆蒼然生面開，冰天萬里壯詩才。文章氣節堅金石，身世丘山首重回。（武進洪稚存亮吉。稚存以史官越職言事，戍回疆，未幾賜環。）」「身宮磨蝎困孤寒，屯戹歌來乞食難。百感煎成幽峭句，音高秋竹色春蘭。（瑞金羅臺山有高。）」「學海經神接石渠，絳跗博綜似長蘆。閒來餘事攤詩卷，煙月臨樽弔鷓鴣。（閩縣陳葦仁師壽祺。）」「汨汨詞源汝漢來，五言眞足冠吟臺。（船山以五言古、五言律爲最。）歌行窺見三唐未？壇坫難稱大將才。（遂寧張船山問陶。）」「江湖淚滿窮途後，雨雪魂銷欲別時。（覺生句。）聞說凌顏留健筆，秋墳聽唱鮑家詩。（歙鮑覺生桂星。鍾記室評明遠云：『驅邁疾於顏延。』陳葦仁先生贈覺生詩有『參軍健筆獨凌顏』之句。）」「青袍落魄走幽燕，人海浮沈過眼煙。（『浮沈人海，且佳爲佳』，芙初自題《月從集》語。）少作風華老排奡，一山一水寄吟篇。（陽湖劉芙初嗣瑄。詩分四十三集，自爲小序。）」「琴劍蕭蕭萬里遊，布衣威望儼公侯。詩情淨似澄江練，愧倒胡釘張打油。（會稽潘少白諮。少白自謂生平作詩，不學胡釘鉸、張打油之淺率。）」「學貫天人鏡九淵，（叶煙。）抱琴常傍綠陰眠。竭來詩共秋俱瘦，心上秋多月亦憐。（德清許周生宗彥。『心上秋多月亦憐』，周生句也。周生博通墳典，精三《禮》之學，自經史詩詞而外，如小學、算術、天文、醫方、梵夾、靡不涉獵，尤深於詩古文。）」「一錄《蘭鯨》刻萬牛，（巢松少作《蘭鯨錄》，才藻可觀。）碧雞金馬麗無儔。中年詩境傳空谷，翠袖天寒倚竹愁。（吳縣吳巢松慈鶴。巢松中年以後，詩境沈鬱幽練，所詣益精。）」「厭談風格分唐宋，亦薄空疎語性靈。（甘亭論詩句。）恰似鸝聲千鼓吹，任憑花外有人聽。（鎮洋彭甘亭兆蓀。甘亭論詩嘗有『我似流鶯隨意囀，花前不管有人聽』。）」「鬼亦求文詫異才，（孟塗遊浙，有人候門，述夢其父求劉先生作傳。遊山碑碣愴劉開。（孟塗遊山，見一古墓碑，曰『宋處士劉開之墓』，爲之愴然。）襟懷曠似江湖曠，載母龍眠杯渡來。（桐城劉孟塗開。龍眠山有杯渡可供遊覽。）」「手披雲漢抉天章，灝瀚詞源歎望洋。自識詩中甘苦味，不能黯淡但飛揚。（歙程春海恩澤。春海自謂其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百千囀鳥聽來頻，（『鳥聽百千囀』，集中《五字無心得》句也。）五字無心早入神。妙手鍊詩如鍊石，前身可是補天人？（福山鹿木公林松。木公集以五言爲最，其《五字無心得》及《五字有心得》爲詩家妙悟，見余《射鷹樓詩話》。）」「珠光劍氣各專家，（蘭雪謂洪稚存詩『劍氣七分，珠光三分』，己詩『珠光五分，劍氣三分』。）一集《香蘇》豔綺霞。我愛君詩清到骨，滿身風雪拜梅花。（東鄉吳蘭雪嵩梁。『滿身風雪拜梅花』，蘭雪句也。）」「曲奏《陽春》獨鼓琴，澹中風格靜中心。霜鴻過盡長天碧，肯把絃徽覓賞音。（山陽潘四農德輿。四農《養一齋詩話》論詩頗有見地。『霜鴻過盡海天青』，四農題《唐人萬首絕句》詩也。）」「范陸歐梅伯仲看，老來詩筆又旌韓。詩情華曜歸盤薄，誰辨珊瑚與木難？（鎮洋盛子履大士。）」

《射鷹樓詩話》卷七　諸體詩以七律爲最難，如開強弓勁弩。劉吏部公戡謂古今開到十分滿者無幾人，所論極是。余於國初得六人焉：顧亭林也，吳梅邨也，吳漢槎也，朱竹垞也，陳元孝也，陳其年也；於吾閩得五人焉：許鐵堂也，謝旬男也，薩檀河也，陳恭甫先生也，林暢園也。

又　粵東嶺南三家以後，其詩之卓然大家者，順德黎二樵簡也，欽州馮魚山敏昌也，嘉應宋芷灣湘也，李秋田光昭也，番禺張南山維屏也，嘉應溫伊初訓也。二樵以幽峭勝，魚山以雄浩勝，芷灣以豪邁勝，秋田以雄奇勝，南山以清麗勝，伊初以渾樸勝。

又　近代江右詩家，蔣藏園士銓、吳蘭雪嵩梁而外，則爲艾至堂暢及陳

少香先生偕燦、湯茗孫舍人儲璠。藏園古體高於近體，蘭雪近體高於古體，然蘭雪《廬山》五、七古，則如入桃源，境界獨闢。至堂詩多超悟，茗孫詩多俊逸。陳少香先生初學劍南，次學東坡，近刻《焚餘集》及《春雨樓詩》，則老而益壯矣！

又　世謂說經之士多不能詩，以考據之學與詞章相妨。余謂不然。近代經學極盛，而奄有經學、詞章之長者，國初則顧亭林炎武也，朱竹垞彝尊也，毛西河大可也；繼之者朱竹君筠也，邵二雲晉涵也，孫淵如星衍也，洪稚存亮吉也，阮芸臺元也，羅臺山有高也，王白田懋竑也，桂未谷馥也，焦里堂循也，葉潤臣名澧也，魏默深源也，何子貞師紹基也；吾鄉則龔海峯景瀚也，林暢園茂春也，謝甸男震也，陳恭甫壽祺先生也。諸君經術湛深，其於詩，或追踪漢、魏，或抗衡唐、宋，誰謂說經之士，必不以詩見乎？

又　袁簡齋論詩云：「一代正宗才力薄，望谿文集阮亭詩。」此詩一出，少年才俊多以爲然。余謂簡齋之論，似是而實非者。簡齋論詩及文，於體已雜；簡齋爲文，喜縱橫馳驟。方文周規折矩，格近純正，故簡齋以爲薄。其實，好爲縱橫者，亦不得謂之厚，厚者厚其氣，非厚其詞也。望谿文之不足者，在氣之不厚，非在詞之不厚，此論非簡齋所能夢見也。阮亭詩用力最深，諸體多入漢、魏、唐、宋、金、元人之室，七絕情韻深婉，在劉賓客、李庶子之間，其豐神之蘊藉，神味之淵永，不得謂之薄，所病者微多粧飾耳。若謂阮亭詩不喜縱橫馳驟者謂之薄，阮亭豈不能縱橫馳驟乎？簡齋之論，阮亭有所不受。

又　蔣、袁、趙三家詩，論者皆以蔣爲最，袁次之，趙又次之。余謂蔣詩，五、七古蒼蒼莽莽，獨往獨來，爲其擅場，然豪放有餘，雄厚不足，其氣味尚嫌近薄耳。袁詩早歲豐姿駘宕，有晚唐人風格，及召試鴻博以後，猖狂恣肆，詩格日卑，其《才子歌》及贈其門人劉霞裳詩，有礙風俗，頗失詩旨，無足取也。趙詩品格淺俗，如打油釘鉸，此調斷不可學也。

又卷八　世皆以屈翁山詩五言勝於七言，陳元孝詩七言勝於五言，以爲定論。然道援堂七言律高處，視獨漉堂亦無多讓也。

又　光澤高雨農舍人以亨甫詩與其同里張怡亭紳並稱，怡亭非亨甫比也；山陽潘彥輔孝廉以亨甫詩與蘇州張淵甫履並稱，淵甫亦非亨甫匹也。

又卷一一　絕句二十八字耳！貴在神味淵永，情韻不匱。國初翁山、漁洋而後，惟厲樊榭及吳蘭雪二家爲勝。

又卷四一引《寄心盦詩話》　二樵山人畫冠時，爲詩生峭結澀，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粵東詩人向推屈、梁、陳三家，程周量可與三家頡頏，得山人詩，上與諸公爲繼響矣！

《粟香二筆》卷四　乾嘉時，常州有「七子」之目，爲呂星垣叔訥、孫星衍淵如、洪亮吉稚存、楊倫西穌、黃景仁仲則、趙懷玉億孫、徐書受尚之也。七子中，孫、洪、黃、趙著述風傳海內，呂有《白雲草堂詩文鈔》，徐有《教經堂集》，均已刊行。惟楊西穌先生《九柏山房集》無傳，近見鈔本詩稿十六卷，爲味辛先生評選，蓋未刊而僅存者。其論詩，五古有云：「詩取道性情，亦必本經史。」又云：「無矜萬篇富，每爭一字勝。」可以想其所詣。所著有《杜詩鏡銓》一書，頗行於時，亦見其得力浣花也。先生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後宰廣西荔浦縣。卒於官。志稱其勤聽斷，釋珠累，起廢修壞，所至有聲。

《退庵詩話》卷一二　吾粵百數十年之詩，以魚山先生爲最大，而以二樵山人爲最奇。

又　嘗論三子詩，香石詩清醇，南山詩綺麗，至超脫瀏亮則當推康侯也。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今人作詩，氣在前，以意尾之。古人作詩，意在前，以氣運之。氣在前，必爲氣使。意在前，則氣附意而生，而自然無猛戾之病。

《問花樓詩話》卷三　國朝談詩者，風格逾上推嶺南，采藻新麗推江左。言嶺南者，翁山豪宕，藥亭深穩，而清蒼高渾，吐棄一切，則推元孝。洪稚存《論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翁山著有《翁山集》，藥亭著有《六瑩堂集》，《獨漉堂》元孝集名。

又　先廣文嘗言：「長江、大河，泥沙俱下，不似井泉清潔。讀古大家集，須存此見。」近日譚者於袁、蔣、趙三家各有微辭，然鉛山雄直，甌北排奡，隨園舌如蓮、筆如劍，皆能於嶺南、江左諸家而外，獨開門戶者也。

《蕉軒續錄》卷二　先師寶坻李文恪公曾語濬師曰：「唐人以詩賦取士，士之工此者多，故韻語必推唐人爲第一。我朝自乾隆間鄉會試增五言八韻，一時應試者，妥章適句，鉤心鬬角，幾於家隋珠而戶卞璧！嘉、道以前獻紀文達公啓之，錢塘吳穀人祭酒繼之，歙鮑雙五侍郎、大興王楷堂員外又繼之，類皆撷三唐之精英而上承漢、魏，六朝風旨，融會法則，謹嚴格調。盛矣哉！

足以空前而絕後矣。濬師識之。」

施山《蕙露盦雜記》 大抵乾隆間詩人如袁、趙、孫、洪諸公，天稟皆高，觀古人詩時，意氣已壓其上，不暇沈思，非惟觀明賢詩如是，即於漢、唐亦莫不然。故其詩錘鍊者鮮，而議論多在皮毛之間。

《國朝正雅集》卷二〇引《石溪舫詩話》 夢樓先生以八音論詩，謂子穎如金鐘，余如玉笛，藏園如戰鼓，隨園如琵琶。余請先生自道其實，不得謙讓，笑曰：「余詩如笛，但非玉聲，故不及君耳！」余問琴聲爲誰？慨然曰：「難、難。」

又卷四七引《靈芬館文鈔》 生平文章、性命之友凡三人：曰袁棠湘湄、朱春生鐵門、彭兆蓀甘亭。湘湄最工詩而文不逮，鐵門工文而詩不逮，甘亭詩文皆工而文專爲駢體。三人所得不同，而余皆獲友之。

《霞外攟屑》卷六 張南山（維屏）《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六十卷。目凡九百三十一人，始鄂麟閣（貌圖），終劉明東（開）。中如五十三卷有蔡邦煊，而目失之。五十六卷溫承恭下失邵詠、邵詩、袁棠、孟佐舜、俞廷柏、趙繼曾、陳鴻壽。五十七卷止劉嗣綰一人，失錢林、屠倬、陳傳經、胡豹文；五十八卷止黃玉衡、王衍梅、劉慶禮；五十九卷失朱依眞、何彬、何元、顧日新、方紹武、招茂章、汪家禧、張仁；六十卷失邱士超、汪繼勳、蔡廷榕、鄭灝若、凌湘蘅、甄天民、程謙佑、陳裴之、黃喬松、黃照文，凡三十二人，豈以生存未入耶？二編六十四卷，始黃文僖公（機），終□□□，凡□□人。

又卷八上 國朝詩家林立，施、宋、王、朱、趙、查諸公，兩大而未能獨步，迄今猶聚訟焉。李西溟宮贊《邶邠詩稿》（卷二），有「二百年來詩人無出黃仲則之右者。頃得陳元孝詩讀之，因題卷末一絕云：『詩家要與古爲新，胎息深時氣味醇。後有《兩當》前《獨漉》，中間參立更何人？』」味先生句，似國朝祇此二家，無參之者。瀟雪大不平之。予謂元孝同時與屈翁山、梁藥亭稱「嶺南三大家」，而後人少之，欲以黎二樵易梁。仲則同時與張船山齊名，幾如宋之坡、谷。而或以船山詩天才勝而人功淺，不及《兩當》之深詣。北江謂船山劍氣七分，珠光三分；仲則珠光七分，劍氣三分。然則西溟以陳、黃爲兩大，豈一人之私言乎？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番禺張南山先生【略】與吾閩張亨甫先生同時著譽，屹然爲嘉、道稱詩者一大宗。

又卷二 二百年來，論詩者無慮百數十家，其可得而見者：新城王漁洋以神韻，而番禺張松廬要之以沉著，錢塘袁隨園以性靈，而大興翁覃谿實之以肌理。神韻未必沉著，沉著自有神韻，性靈可概肌理，肌理未盡性靈。張之於王，自是返虛入渾；翁之於袁，終覺求深反淺。

又卷三 國初粵東詩學，盛稱三大家：陳元孝（恭尹）也，屈翁山（大均）也，梁藥亭（佩蘭）也。繼之者：順德黎二樵（簡），欽州馮魚山（敏昌），嘉應宋芷灣（湘），番禺張南山（維屏），香山黃香石（培芳），陽春譚康侯（敬昭），番禺馮子良（詢）。二百餘年，風雅不墜。嘉、道間張、黃、譚亦稱「三子」，與陳、屈、梁後先輝映焉。梁之詩，誠不如陳、屈、黃、譚之作，亦不如張，生前之標榜蓋有待於身後之論定矣！

又 粵東張南山、譚康侯、黃香石三子，自以張爲第一。清而不俚，曲而能約，是其勝處。

又卷四 洪（稚存）、孫（淵如）並稱，以考據也；洪（稚存）、黃（仲則）並稱，以詞章也。平心論之，稚存之古近詩雖不及仲則，稚存之駢散文確已過淵如。

又卷五 本朝學黃山谷最著者三人：一鉛山蔣苕生編修；二順德黎簡貢生；三湘鄉曾滌生文正公。「蔣以氣格風骨勝，黎以思路詞藻勝。於今市井爭珍璧，在日尋常負酒錢。」此蘇廣堂河帥廷魁《題黎二樵集後》句也。

又卷一〇 居梅生《今夕盦詩鈔》，讀二樵山人詩集，題四十字云：「神韻已告退，性靈方望塵。輿儓競末路，奴主等陳人。獨與造化語，遠於風雅親。此才天亦愛，山澤未緇磷。」可以知其瓣香有在矣，老蘭校詩取冠其集有以也。又作《讀畫絕句》三十四首，其詠張船山一首云：「性靈畫即性靈詩，赤手看搴上將旗。倘遇石濤相視笑，開天一畫有餘師。」

又 吾閩近代詩人之傑，斷推黃莘田、張亨甫二先生。其所居之永福、建甯，本非都會通衢，況一則起家於農，一則起家於賈，尤爲世所難得。

又 武進黃仲則貳尹、建甯張亨甫孝廉，二公七古恰是功力悉敵，詩到如此，可云觀止。

又 或問黃、薩、謝、張四子詩品，余曰：莘田清圓，檀河清脆，甸男清麗，亨甫清勁。

《石遺室詩話》卷一八 嶺南詩人【略】，乾嘉以降，若馮魚山、黎二樵、張

藥房、趙渭川輩，爲翁覃谿、王蘭泉所稱道者，亦未足以特立。

又　有清一代，詩宗杜、韓者，嘉、道以前推一錢蘘石侍郎，嘉、道以來則程春海侍郎、祁春圃相國，而何子貞編修、鄭子尹大令皆出程侍郎之門，益以莫子偲大令，曾滌生相國諸公，率以開元、天寶、元和、元祐諸大家爲幟志，不規規于王文簡之標舉神韻、沈文慤之主持溫柔敦厚，蓋合學人、詩人之詩二而一之也。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不出其鄉黎二樵，江山文藻太蕭寥。芷灣近體能宗杜，傳唱《琴臺》箸未超。

《在山泉詩話》卷一　二百年來吾粵詩家能自成一家面目者，惟黎二樵（簡）、宋芷灣（湘）、陳仲卿（昙）三人。二樵以奇峭勝，芷灣以雄大勝，仲卿以幽怨勝。餘子不能及，亦古人之所無，乃可謂獨開生面，自造一境也。

又　近代詩家，以單行集本風馳各省者，惟袁子才、厲樊榭、黃仲則、龔定庵及吾粵黎二樵，外此不多見。緣作者之詩，自成一家面目，故能受四海之歡迎。

又　少時讀諸家詩，未有如鄺湛若、黃仲則、陳仲卿三家之能醉余心者。《嶠雅》、《兩當軒》二集，風馳海外。惟仲卿《海騷》寥寥罕睹，家藏全帙，寶若琴琳。今老作遠游，三家集本俱隨行篋矣。仲則七律《金陵別邵大仲游》，【略】一氣轉折，痕跡渾融，代無數人，人無數首也。

又　本朝詩人善言情者不少，以黃仲則、樂蓮裳、郭頻伽、黃莘田四家最擅長，悱惻芬芳，尋味無盡。仲則、莘田兩家詩集人人皆讀，蓮裳、頻伽則刊本不易覓也。因從選本摘錄，以餉同愛蓮裳、頻伽者。

《新世說・文學》　乾嘉之世，經學昌明，殆如日月之中天。自清之初葉，樸學始萌，顏習齋、顧亭林、毛西河、閻百詩諸公，開風氣之先。其後鉅儒踵接，元和惠氏、武進莊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盛於吳中。婺源江氏、休寧戴氏，繼起於宣歙。曲阜孔氏、桐城姚氏、儀徵阮氏，莫不遠紹微言，兼通大義，遂使遺經墜緒，煥然一新。（顏公、顧公、毛公、閻公已見前，均爲清初經學大家。元和派有惠周惕，所著曰《詩說》。士奇爲周惕子，所著爲《易說》、《禮說》、《春秋說》。棟爲士奇子，所著爲《易例》、《周易述》、《易漢學》、《易大義》、《易微言》、《周易本義辨證》、《古文尚書考》、《明堂大道錄》、《禘說》、《左傳補注》、《九經古義》。惠氏三世治經，至棟而益盛，吳中漢學，實惠氏一家開之。棟之弟子：一爲江藩，著《周易述補》、《爾雅小箋》；一爲余蕭客，著《古經解鉤沈》，皆於漢學一派有功後學者也。武進派有莊存與，所著曰《周官記》、《周官說》、《周官說補》、《春秋正辭》四種。述祖爲存與從子，所著曰《尚書說》、《尚書校逸》、《毛詩考證》、《周頌口義》、《夏小正考釋》、《五經小學述》、《說文古籀疏證》。劉逢祿爲述祖弟子，所著曰《尚書今古文集解》、《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論語述何》、《發墨守評》、《箴膏肓評》、《廢疾申何》。龔自珍爲逢祿弟子，所著曰《婺源三傳書》。魏源亦逢祿弟子，所著曰《書古微》、《詩古微》。武進又有古文學派，孫星衍卓然名師，所著曰《周（堂）〔易〕集解》、《尚書今古文馬鄭注》、《尚書今古文注疏》、《明堂考》、《魏三體石經考》、《孔子集語》。當時洪亮吉與孫齊名，然亮吉所著《左傳詁》遠不如孫之精深。高郵派有王念孫，所著曰《讀書雜志》、《廣雅疏證》。引之爲念孫子，所著曰《經義述聞》、《經傳釋詞》。高郵自創一派，專以形聲訓詁，校勘古書，於是千古沈晦不可解之文詞，循其例無不渙然冰釋。後有俞樾者私淑之，爲《羣經平議》、爲《諸子平議》、爲《古書疑義舉例》，而後四部書之訛文脫簡，重門洞開。嘉定錢氏大昕，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其說經之文散見《潛研堂文集》中。弟大昭，猶子塘、坫、侗，皆深經術。婺源派有江永，所著曰《周禮疑義舉要》、《儀禮釋例》、《儀禮釋宮》、《增注禮記訓義擇言》、《深衣考誤》、《禮書綱目》、《律呂新義》、《律呂闡微》、《春秋地理考實》、《鄉黨圖考》、《羣經補義》。戴震爲永弟子，所著曰《戴氏遺書》。段玉裁爲震弟子，所著曰《經韻樓全書》、《說文解字注》。永之學出於朱子，而震乃操入室之戈。曲阜孔廣森所著曰《顨軒所著書》、孔廣林所著曰《孔叢伯遺書》。桐城派始於方苞，所著曰《望溪全集》。劉大櫆爲苞弟子，傳古文辭而不傳經。姚鼐爲大櫆弟子，有《左傳補注》、《公羊補注》、《穀梁補注》、《國語補注》、《九經說》。桐城方氏說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至鼐以參合義理、考據爲宗。儀徵派有阮元，所著曰《皇清經解》、《詩書古訓》、《車制圖解》、《儀禮石經校勘記》、《曾子注釋》、《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經籍纂詁》。後有長沙王先謙者，續編《皇清經解》，亦能推衍宗風，網羅散佚云。）

又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爲沈歸愚、袁簡齋、翁覃溪三家。袁公詩主性靈，新奇跌宕，不守前人矩矱，

得名最盛，而其品不高。與之齊名者爲蔣苕生、趙甌北二家，詩眞率，袁雖卑視之，論者以爲氣體尚在其上也。翁公病漁洋末派之流爲空調，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仍不能不推沈公。（沈公、袁公爵里見前。）翁名方綱，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成進士，尋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詩宗韓、杜、蘇、黃，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蓋眞能以學爲詩者。蔣名士銓，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尋授編修。詩負海內勝名，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贈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趙名翼，江蘇陽湖人。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以第三人賜及第。自少游館閣，與諸名流相酬唱。後遊武夷，遍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爲笑樂。）

又　法時帆生平以詩文爲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獎進。主持壇坫者三十年，嘗稱舒鐵雲、王仲瞿、孫子瀟爲「三君」，作《三君詩》以紀之。（公名法式善，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卽以宏獎風流、研求文獻爲己任。其爲詩質而不膩，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舒名位，直隸大興人。少工詩。古文豐神散朗，如魏、晉間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以奇博橫恣之才，從威勤侯勒保軍幕，治文書。有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勤侯征狆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率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身長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間，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侯爲么妹執柯，將以歸舒，舒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一時傳爲佳話。著有《瓶水齋詩集》。王名曇，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著有《烟霞萬古樓集》。寶東皋評所撰《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年來無此手筆矣！」孫名源（原）湘，江蘇昭文人。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眞閣集》。年十五隨父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授筆賦詩，已有驚人之句。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著有《長眞閣集》。）

又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繼起者爲張藥房、馮魚山、溫篔坡、趙渭川，而必以黎二樵爲之冠。黎公足迹不逾嶺嶠，而詩名滿海內。巨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閬仙，取瘦於東野，錘鑿鍛鍊，自成一家言。

又《輕詆》　阮芸臺爲編修時，遭喪家居，會公宴與吳祭酒穀人同座，互論詩詞。吳帽忽墮，阮出句云：「吳祭酒脫帽談詩，斯文掃地。」吳應聲曰：「阮太史居喪觀樂，不孝通天。」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嘉、道間，龔自珍、王曇、舒位號稱新體，則粗獷淺薄。

宣統《杭州府志・沈超傳》　沈超，字費思，仁和人。少孤，其伯父授之讀。刻意爲詩，與弟子朱文藻、胡濤及友魏之琇、何琪輩舉培風詩會，後易名瓣香吟社。

又《黃模傳》　少與舒紹言、吳錫麒、姚思勤、項朝棻、吳錫麟稱「城西六子」，同賦《新年雜詠》，徵據賅博，可與《南宋雜事詩》並傳。【略】詩律最細，與錫麒有「一時李杜」之目。

王昶《孫鑒之〈海月詞〉序》　近日吳下多詞人，張子淥卿、陶子鳧鄉、李子子仙輩，詩皆出入蕭、楊、范、陸，而詞亦姜、史、張、王之繼。

吳錫麒《陳雪廬詞序》　吾杭自樊榭老人藻厲詞壇，淡張琴趣，一時如尺鳧（吳焯）、對鷗（陳皋）諸先輩，合尊促席，領異標新，各自名家，徽徽稱盛。

又《董琴南楚香山館詞鈔序》　詞之派有二：一則幽微要眇之音，宛轉纏綿之致，冥虛響於弦外，標雋旨於味先，姜、史其淵源也，本朝竹垞繼之，至吾杭樊榭而道其盛；一則慷慨激昂之氣，縱橫跌宕之才，抗秋風以奏懷，代古人而貢憤，蘇、辛其圭臬也，本朝迦陵振之，至吾友瘦桐而其格尊。然而過涉冥搜，則縹緲而無附；全矜豪上，則流蕩而忘歸。性情不居，翩其返矣。是惟約精心而密運，聳健骨以高騫，而又諧以中聲，調之穆羽，乃能窮笛家之勝，發琴旨之微。飄飄乎，如遺世獨立之仙；浩浩乎，有御風而行之樂。一陶並鑄，雙峽分流，情貌無遺，正變斯備。

彭兆蓀《七家詞序》　六合汪君紫珊，以其友袁君湘湄、劉君芙初、袁君蘭村、趙君艮甫、汪君竹素、楊君畹香所著長短句，附以己作，匯刻之，名曰《七家詞》。之數子者，著撰宏富，非徒樂章，茲以詞舉，以藝齊也。並世詞人，南北林立，約以七家，以知限也。【略】數子練情振采，離貌含神。苟昭藐以結緒，則若孤花之送妍；間摧藏以訴懷，則若么弦之成韻。遠態凝

霧，分被六銖之衣；澹思當秋，遙和七條之玉。宋玉、景差，庶可稱乎別子；《金荃》、《蘭畹》，都無忝乎嗣音，則所詣同也。【略】昔迦陵叙《浙西六家詞》有云：「倘其旁及江東，作者何妨有七。」今紫珊諸君皆隸江左，獨蘭村以浙籍僑寓秣陵，由昔視今，若爲補缺，詞客有靈，當相視而笑也。

《靈芬館詞話》卷一　陳迦陵《婦人集》，未見刊本，傳者甚少。孫君華海抄一册見餉，國初以來宫閨皆在其中。閨秀詞句可喜者尤多，爰摘錄以廣其傳。徐湘蘋燦《水龍吟・感舊》云：「合懽花下流連，當時曾向君家道。」徐爲海寧陳相國之遊賢配，著《拙政園詩餘》，所詠花當是山茶也。浦湘青映綠題周絡隱坐月浣花圖《滿江紅》云：【略】絡隱者，漢陽李雲田妾周寶鐙也。王朗《浪淘沙》云：【略】朗爲次回先生之女。次回工爲豔體，而詞不多見。迦陵又摘其《浣溪紗》前半云：「抱月懷風繞夜堂。看花寫影上紗窗。薄寒春嬾被池香。」云「抱月懷風」四字，非溫、韋不能爲也。顧文婉《浣溪沙》云：「【略】掩淚低徊妝閣畔，掀簾私語瘦梅前。此時試問阿誰憐。」湯畹生淑英《南鄉子》云：【略】吴小法永汝《如夢令》云：【略】吴母，故虞山某尚書姬也。七歲善琴箏，十歲工染翰，樂府詩歌，一見即解，人有「霍玉小女」之目。十二歲許字鄒祇謨，後以訟阻，鄒有惜分飛詞十四闋。

又　浙西閨秀，首推二孫。碧梧早擅才華，而賦命蹇薄，故多幽憂蕉萃之音。苕玉歸高君穎樓，夫婦唱隨，頗稱佳耦。惜結縭十載，又歌寡鵠。有才無命，振古如兹。兩女士詩篇之外，兼工倚聲。余曾爲碧梧作《湘筠館樂府序》【略】。皆可入《金荃集》中。苕玉《衍波詞》，附刻《貽研齋詩》後。有題許玉年夫人遺照，《喝火令》一闋最工。【略】碧梧妹閑卿，名雲鵷，詩詞之外，繪事亦不減乃姊。

又卷二　蕊淵女士，中郎愛女，幼受四聲，慧辨琴絲，妙修簫譜。琴清閣詞，風美流發，在《片玉》、《冠柳》之間。生香女士，秀骨天成，雋思雲構，冰雪比清，蘭蕙其穆。生香一集與琴清相伯仲，而幽抑纏綿，似復過之，漱玉未能專美于前也。時俱從官京師，結社分題，裁紅刻翠，青鳥傳牋，烏絲界紙，都中士女，傳爲美談。古雲嘗合鈔兩家之詞，都爲一帙，因得寓目。

又卷四　近時閨人之工倚聲者，吴中推李生香（佩金）、楊蓝淵芸。浙中推二孫：一爲苕玉女士（秀芬），一則碧梧女士（雲鳳）也。碧梧《湘筠館樂府》，清麗芊眠，而寄意杳微，含情幽眇，置之《花間集》中亦當在飛卿、延己之間，餘子不論也。【略】余謂碧梧閨中之伯奇、靈均也，其窮而工也固宜。

又卷一一　近世閨秀能詞者，嘉善沈夫人榛、蔣夫人紉蘭，最爲清絶。沈有《松籟閣集》，附詞一卷。

顧廣圻《吴中七家詞序》　詞始於唐，盛於五代、宋、元，衰於明。蓋明人於此，大抵不過強作解事，而二百餘年幾失其傳。逮我朝，乃有起而振之者，前若浙西，後則琴話、卓犖諸君，駸駸乎步武玉田、草窗之後，以繼其薪火。而近日吾吴七家，亦其選也。七家者，爲戈子順卿、沈子蘭如、朱子酉生、陳子小松、吴子清如、沈子閬生、王子井叔。英年隨肩，妙才把臂，生同里閈，長共筆硯，凡於詩古文詞，罔不互相切劘，必詣最勝。其論詞之指，則首嚴於律，次辨於韻，然後選字練句，遣意命言從之。聞諸子嘗盡取凡有詞以來專集若干，類選若干，旁及乎散見小說、筆記者又若干，博考精究，以求夫律之出入，韻之分合，以暨其字、其句、其意、其言，如是者得之，如是者失之，權衡矩矱，於斯大備，輕重方圓，未之或差。是故諸子之詞，平奇濃淡，各擅所長，而無一字無來歷，則七家未有不同也。今將合刊，出以問世，過辱以卑耳之馬推予，屬之以序。予與諸子往多世交之雅，東西奔走，接跡稍疏。昨暫返里，相與譚讌，間及倚聲，予因舉「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以爲詞有字焉、句焉、意焉、言焉，所謂繡鴛鴦也；而所謂金針者，其在律與韻乎？是故名家之詞，試執律韻以相繩，則斤斤然弗敢踰纍黍，而置而讀之，但覺其字、句、意、言之足以妙天下，殆若握管而填，緣手而成，初不知何爲律、何爲韻也者？譬猶善歌者，聲聲歸宫，字字入調，使人移情，而莫尋其分刌節度之迹也。詞非若此，固不足稱一時之盛；唯若此，則鴛鴦方出，而金針爰謝，奈人之有從看而無度與何。予故弗惜饒舌，拈而出之。曰：此實唐、宋到今，一綫孤傳之金針也。諸子度得之矣，曷不更以與天下之思度者？是爲序。

姚椿《萬竹樓詞序》　近人言詞者推西泠厲氏，近則又以吴門多才，蓋其淵源派別爲不二矣！

《詞苑萃編》卷八　予讀陸繆雪、莊西霞二子詞，情眞語摯，寓端莊於流麗，逞綺靡於纏綿。可與大木先生《幻花庵詞》鼎峙於騷壇。

《詞逕・詞自有界限》　近人作詞，尚端莊者如詩，尚流利者如曲。不知

詞自有界限，越其界限，即非詞。蔗鄉云：「無才固不可作詞，然逞才作詞，詞亦不佳。須斂才鍊意，而以句調運之。」詞中四字對句，最要凝鍊。如史梅溪云：「做冷欺花，將煙困柳。」祇八個字，已將春雨畫出。七字對，貴流走。如夢窗《倦尋芳》云：「珠珞香消空念往，紗窗人老羞相見。」令人讀去，忘其爲對乃妙。

孫麟趾《絕妙近詞凡例》 一、詞學始於隋唐，盛於宋，廢於明。至我朝朱竹垞太史，挽回而振興之。同時成容若、顏梁汾、陳其年、王阮亭、龔孝升、吳梅村，能詞者不下數十家，然琢磨未精，時有粗率浮泛之失。乾隆年間，厲樊榭徵君審律精嚴，用意深妙，幾並南宋。及周中丞《金梁夢月詞》出，校南宋有過之無不及矣。近讀陳心泉司馬詞，韻致秀逸，意隨筆轉，與中丞分道揚鑣。是集出，吾知天地精華於此發泄無遺，譬如觀樂得韻，歎其無以加矣。一、余向年與朱酉生、沈閏生、沈寅生討論詞學，日至坊間采訪詞集，佳者錄之。道光五年，湯雨生都督招游金陵，嚴問樵太史、龔定庵禮部、秦雪舫駕部以詞倡和。歷年既久，積詞漸多，陳子宣中書欲刻未果。咸豐四年，獲交心泉司馬，慨然捐資，付之棗梨，以繼王蘭泉司寇之後。六十年來，詞人著作姓氏賴以流傳千古，其功甚鉅，豈非藝林中一快事哉。一、詞推宋七家爲最，其派約分四種。張星耀所選《東白堂集》非不廣博，但專取纏綿一路，喁喁唧唧，如小兒語。一時學者以此爲佳，迄今沿此派者，守一膩字，以爲金針。竊念七家中，惟史邦卿出筆最膩，然其品不高。外此如白石、美成、玉田、聖俞、夢窗，皆不入於膩。是集惟取高超，閱者諒之。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楚中人士鮮工倚聲，道光初天門劉孝長（淳）、張瑋公（其英），始相與爲詞。監利蔡黃樓（倓），起而應之，惜皆宗法蘇、辛，不甚純粹。【略】唐子方方伯（樹義）令江夏時，合王子壽作爲楚四家詞，刊以行世。惟子壽通籍，三君均老於諸生。

又卷一〇 嘉慶初，蘭村謁選入都，與錢謝庵、楊伯夔、吳蘭園、程春廬諸公，爲消寒會。時邵蘭風將赴河間幕，咸賦詞以贈。謝庵詞最佳，【略】謝庵名枚，己未進士，仁和人，著有《微波詞》。【略】蘭園名自求，居江寧，官浙江景寧令，爲余友伯鈞明府尊人。【略】春廬名同文，桐鄉人。亦己未進士，官兵部郎。

又 蘭村需次都門，汪鄴樓致書問訊。中緘梅花兩朵，言是倉山香雪海中向北枝也。並賸以《虞美人》詞。【略】鄴樓名度，有《玉山堂詞》。【略】棣原名功儀，所著《倚雲亭詞》，與《玉山堂》相伯仲。【略】三君皆居金陵，與蘭村善。

又卷一一 乾嘉之際，江浙畫家以奚、方、錢、改四布衣爲最，均能書，工詩詞。奚名岡，字鐵生，新安人，寓居杭州。方名薰，字蘭坻，石門人，與鐵生咸善山水。【略】錢名楲，後改名杜，字叔美，自號松壺小隱，仁和人，兼擅花卉。改名琦，字七薌，其先西域人。祖某，爲松江參將，家華亭。琦始棄武而文，喜寫折枝，繪仕女尤妙。【略】四君畫理，俱以閒逸疏秀擅場，詞亦如之。

又卷二〇 南海譚玉生廣文（瑩）《樂志堂集》中論詞絕句，至一百七十六首，挖揚間有未當。如訾少游「爲誰流下瀟湘去」，謂是常語。並謂白石「舊時月色，人何處」，戛玉敲金擬恐非。而推崇戴石屏與本朝之毛西河、屈翁山，謂屈詞足以抗手竹垞。此與番禺張南山司馬（維屏）服膺鄭板橋、蔣藏園詞，同似門外人語。內三十六首專論粵人，如陳元孝、黎二樵詞，均覓之未得。余所見粵詞，近推吳石華、儀墨儂爲最。再則東莞林桓次侍讀（蒲封）。【略】林有《鼇洲集》，附詞。黃有《三十六鴛鴦館詞》。顧詩中均無一言論及，殆以爲近時人耶。二樵亦近時人也，殊不解。

陳慶溥《絕妙近詞序》 我朝朱竹垞太史《詞綜》之選，徵收該博，王蘭泉司寇繼之，此外無聞焉。月坡孫君，集嘉慶四年以後詞，凡六卷，共八十九人，詞二百六十首。雖博不及《詞綜》，而精妙過之。詞人姓氏，賴此以傳，不至湮沒，厥功甚偉。名曰《絕妙近詞》，蓋沿辨陽老人《絕妙好詞》之例。

《左庵詞話》卷上 八旗詞家，向推納蘭容若《飲水》《側帽》二詞，清微淡遠。嗣嘉、道間，子久方伯承齡著有《冰蠶詞》，一時許爲作家。然音調雅諧，猶嫌意少。咸、同間有姚秋士比部斌桐，亦工填詞，遺有《還初堂集》，清麗芊綿，似出子久方伯之右。近則鄭叔問中翰文焯，刻有《瘦碧詞》，才名著聞江南，此外罕聞有專集。

又 顧貞觀詞：「古今來，一例斷腸回首。」陳維崧詞：「腸斷也，百花生日，祇是無聊。」沈岸登詞：「打起沙頭宿雁，分付與，一寸紅箋。紅箋迭，沈吟路遙，雁也難傳。」許田詞：「漾花梢，一朵行雲，化水痕難覓。」王策詞：「落盡櫻桃，濕盡棠梨，天也沒些分曉。聽風聽雨，忽聽到，弄晴啼鳥。」黃憲清詞：「月自纏綿花自妒，人自無聊。醒着欲眠眠着醒，燈也心

焦。」趙慶熹詞：「又落碧桃花，紅了來時路。」汪焜詞：「記得盟時，笑指鬢邊釵。記得鬢邊釵上，雙鳳不分開。」趙我佩詞：「樓外垂楊樓上人，同是懨懨病。」「記得去時言，約在梅開後。風信而今過海棠，到底歸來否？」周星譽詞：「牆裏梨花花上月，花底闌干，無賴是秋鴻。」「但寫人人，不寫人何處。」

承齡詞：「縱說道東風，年年依舊，老了楊枝。」潘飛聲詞：「夢魂如水一痕消。不信人間，眞有可憐宵。」「只是紅牆，遮不住簫聲。」周星詒詞：「夕陽闌角紅膩，芭蕉搖得秋碎。」嚴秋槎詞：「思量自入朱門，空房小膽，偏住在深深深院。呢喃燕子歸來，匆匆又去。剛訴了，春愁一半。」錢瑗詞：「閒恨閒愁千萬種，寫來紙角都無縫。慣聽鵲聲檐外弄。燈花也把人兒哄。」張道詞：「夢魂賺得無憑準。」蔣春霖詞：「一片春愁，漸吹漸起，惟似春雲。」恰是詞中絕妙語。

又卷下　吳錫麒《春陰詞》：「天涯燕子，問伊來也，可有斜陽信息。聽傍人，半晌呢喃，似怨暮寒簾隙。」梁紹壬《春陰詞》：「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和雨。鎖相對，說愁緒。」意似相襲，而實不相犯，故各覺其運用之妙。

《詞學集成》卷五　《聽秋聲館詞話》云：「余所見專輯本朝人詞者，宜興蔣京少《瑤華集》，華亭姚茝汀《詞雅》，吳江沈時棟、吳門蔣重光《詞選》，均不免雅俗糅雜。惟青浦王蘭泉司寇《國朝詞綜》，選擇最爲美備。然其書成於嘉慶初元，迄今已六十餘年，即乾、嘉以前亦多遺漏。余念兵燹以後文字摧殘，雖無適於用，亦一時風雅所繫，爰就耳目所及，凡司寇未入選而其人堪論定者，彙錄爲《國朝詞綜補》六十卷。終以僻處海隅，搜羅未廣爲憾。聞吳縣戈寶士明經有《絕妙好詞》、嘉善黃霽青太守有《續詞綜》之輯，所采定多佳什。周季貺司馬云戈詞未刊、黃詞存藏黃韻珊大令處。（詒）案：黃選已刊於湖北，易大令名矣！陶凫香有《詞綜補遺》二十卷。

又卷六　《聽秋聲館詞話》云：「孫文靖（爾準）有論詞絕句，厲樊榭亦有論詞絕句，臨桂朱小岑亦有論詞詩。」又云：「綜古今詩詞而論列之，貴有特識，尤貴持平。於古人寓微詞，而於今人多溢美，適形其陋。樊榭詩最爲醇正。朱小岑悖謬，至論父之詞。文靖古少今多。然皆論定之人，至尤二如則懷人詩耳！」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金匱楊蓉裳（芳燦）、荔裳（揆）兄弟幷名，而蓉裳尤見擅場。其長調頗近陽羨生，有《芙蓉山館稿》。【略】荔裳有《桐華吟館稿》。【略】二楊俱長於用兵，蓉裳以拔萃試高等，得伏羌令，田五之亂，防禦極有功。荔裳亦以中書舍人從征廓爾喀，著績，擢甘肅藩司。比之雙丁兩到，蓋不獨文字稱爲二難也。

又卷一一　雍正、乾隆間，詞學奉樊榭爲赤幟，家白石而戶梅溪矣。惟王小山太守（時翔）及其姪漢舒秀才（策）獨倡溫、李、晏、秦之學，其時和之者，顧玉停行人（陳垿）、毛鶴汀博士（健）、徐冏懷秀才（庾），又有素威（輅）、穎山（嵩）、存素（憼）三秀才，皆王門一姓之俊。笙磬同音，壎篪迭奏，欲語羞雷同，誠所謂豪傑之士矣。太倉自吳祭酒而後，風雅於茲再盛。小山有《香濤》、《紺寒》、《青綃》、《初禪》等集。其自跋云：「詞至南宋始稱極工，誠屬創見。然篤而論之，細麗密切，無如南宋。而格高韻遠，以少勝多，北宋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余年十五，愛歐陽、晏、秦之作，摹其豔製，得二百餘首。年來與里中舉詞社，強效南宋不能工也。」【略】小山詞社諸君，亦多揣摩南宋，然得髓者殊未見也。【略】大抵今之揣摩南宋，祇求清雅而已，故專以委夷妥帖爲上乘。而不知南宋之所以勝人者，清矣而尤貴乎眞，眞則有至情；雅矣而尤貴乎醇，醇則耐尋味。若徒字句修潔，聲韻圓轉，而置立意於不講，則亦姜、史之皮毛，周、張之枝葉已。雖不纖靡，亦且浮膩；雖不叫囂，亦且薄弱。僕於倚聲，孱學耳，何敢望梅溪、玉田藩籬？然詞客有靈，聞斯言或當首肯也。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張皋文《詞選》，凡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由唐逮宋，所選止此，可謂嚴矣。末附其友黃仲則（景仁）《竹眠齋詞》、左仲甫（輔念）《宛齋詞》、惲子居《敬蒹塘詞》、錢黃山（季重）《黃山詞》、李申耆（兆洛）《蜩翼詞》、丁若士（履恆）《宛芳樓詞》、陸祁生（繼輅）《清隣詞》》凡七家。鄭善良掄元又益以皋文（《茗柯詞》）、與其弟翰風（琦）《立山詞》》，其徒金子彥（應珹）《蘭簃詞》》、朗甫（式玉）《竹隣詞》》，而善長之作（《字橋詞》》亦自列焉。二張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鄭，則歙產也。合十家，或一二闋，或十數闋，其題多詠物，其言率有寄託。相其微意，殆爲朱、厲末派飭飣塗澤者別開眞面，將欲爲詞中之錚錚佼佼者乎。續選凡詞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則翰風外孫董子遠（毅）所錄，以補前選之遺，亦肄業之善本也。

又卷三　《洺州唱和詞》一卷，嘉興沈匏廬(濤)編。此匏廬守洺州時幕中唱酬之作，紅絃綠酒，笙磬同音，較之板聲、錢聲、珠盤聲，自爲佳也。作者自邊袖石(浴禮)至戴蘭卿、錫祺)，先後共八人，有《九秋詞》、《銷夏四詠》、《消寒四詠》等題目。袖石，任邱人，有《空青詞》。邵葉辰(建詩)亦嘉興人，有《聽春閣詞》。金改之(泰)，英山人，詞與袖石合刻，曰《燕筑雙聲》。女史沈芷蘅藥則匏廬之女，桐鄉勞介甫(勳成)之室也。匏廬後官吾閩興泉永道。

又　《江東詞社詞選》一卷，作者江寧秦香光(耀曾)、上元孫伯雨(若霖)、陽湖孫樹儀(廷璩)、蘇州孫清瑞(麟趾)、吳縣戈寶士(載)、華亭雷介生(葆廉)。評閱多出湯雨生(貽汾)手。其中惟孫清瑞、秦香光所填入格，餘則登選少，亦未見勝作。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　浙派詞，竹垞開其端，樊榭振其緒，頻伽暢其風，皆奉石帚、玉田爲圭臬，不肯進入北宋人一步，況唐人乎！

又卷二　吳中七子，朱君酉生，識余最早，且有知己之感。州試時，欲拔余冠軍，某刺史不從，拂衣而出，寄聲道珍重。余少年填詞，喜豪放，和迦陵悵悵詞五首，跌盪淋漓。《百字令・咏垓下》起句云：「拔山已矣，忽英雄氣盡，今朝兒女。」以此自負。有攜余詩詞質酉生，歎曰：「此君才氣，非我輩所能企及，獨倚聲一門外漢耳！」緣此絕不填詞者十餘年。後避人之南匯，客王四篁二尹所，四篁示以張叔夏《山中白雲詞》，一夕和三十餘首，四聲悉依原作，成一册曰《山中和白雲》。四篁錄示戈君順卿，求指疵，順翁驚詫云：「此是詞家射雕手，尚何疵可指耶？」後七子詞皆得讀之。酉生宗夢窗，閏生宗梅溪，井叔宗碧山，餘草窗，竹屋，各有專尚。順翁詞集最富，不名一家，惟用心于律，訂萬氏之訛，他人或苦之，彌津津樂道也。晚年自袁江歸住山塘老屋，提唱後學。余自知持論與之不甚合，竟不往見。順翁知余詞未刻本，手錄十餘首，稱賞不置云。

又卷三　滄江樂府詞凡七人：嘉定程序伯(庭鷺)、太倉楊師伯(敬傅)、寶山朱杏孫(燾)、沈小梅(穆孫)、陳同叔(升)、鎮洋汪稷泉(承慶)、錢芝門(恩棨)也。序伯年最長，詩師陳雲伯，畫師錢松壺，諸侯賓客，江湖畫師。晚歲始喜倚聲，刻《緜秋詞》一卷。

《詞壇叢話・乾隆詞家》　竹香以詞名武陵，漁川以詞名臨潼，橙里以詞名安徽。位存、龍威，兩雄相峙。俱能出入兩宋，變化三唐。余每病諸公，家數近小，祇可稱名家，不足稱大家也。得史位存起而囊括之，而國初諸老之風又見於乾隆初矣。

又《湘雲詞綿緲》　湘雲詞，徜徉山水，綿緲無際。其筆致之妙，別于位存，亞於竹垞。百餘年來，此調不復見矣。

又《東南詞家》　湘雲詞，每讀一過，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讀之既久，其味彌長。同時春橋、荀叔、秋潭、聖言、對琴諸家，皆以詞名東南，然無出湘雲右者。

又《讀鄭蔣詞》　讀板橋詞，使人齷齪消盡。讀心餘詞，使人氣骨頓高。皆能動人之性情者。

又《鄭蔣兩家不同》　心餘詞，秋氣滿紙。燈下讀之，其光如豆，與板橋同一筆墨恣肆。其不及板橋者，以心餘詞太着力，而氣仍不聚。板橋詞不着力，而精神團聚，已力透紙背矣！

又《蔣吳詞在湘雲下》　心餘以魄力爭雄，竹嶼以風流制勝，皆同時之錚錚者。然皆在湘雲下。

又《詞手先後而生》　其年、竹垞，千古僅見，會於一時。十餘年而生一太鴻。又十餘年而生一位存。又數十年而生一璞函。一代詞手，先後而生，天若有意於其間也。

又《穀人以後詞家》　朱、陳之後有太鴻，太鴻之後有位存，位存之後有璞函，璞函之後有穀人。穀人之後，數十年來，如蓉裳、伊仲、次仲、頻伽、米樓、荔裳、秋舲、吉暉、竹所諸君，後先繼起，非不精妙，然無有越穀人之範圍者。穀人眞詞中絕調也。

《白雨齋詞話》卷四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眞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係人思，獨詞也乎哉？

又　璞函而後，作者日盛，而愈趨愈下。芝田(朱澤生)、晴波(鄭澐)、蠡槎(林蕃鍾)、蘅漁(沈起鳳)間有可觀，餘則競尚新聲，務窮纖巧，幾忘卻此中甘苦。惟毗陵二張，溯厥本源，獨求《風》、《騷》門徑，不必學南宋，而意境自合。詞之不滅者，二張力也。

又　金匱二楊（蓉裳、荔裳）工爲綺語，高者亦不過吳蔥次、徐電發之亞，不足語於大雅。

又　楊伯夔當時盛負詞名，與吳江郭祥伯仿表聖詩品例，撰《詞品》二十四則，傳播藝林。然兩君於詞，皆屬最下乘。匪獨不及陳、朱，亦去董文友、王小山遠甚。而世顧津津稱之，何也？

又卷五　千古詞宗，溫、韋發其源，周、秦竟其緒，白石、碧山各出機杼，以開來學。嗣是六百餘年，鮮有知者。得茗柯一發其旨，而斯詣不滅。特其識解雖超，尚未能盡窮底蘊。然則復古之功，興於茗柯，必也，成於蒿庵乎？

又卷六　朱、陳、厲三家，可謂極詞之變態。以云《騷》、《雅》，概未之聞。

又　陳、朱詞，顯悖乎《風》《騷》。樊榭則隱違乎《風》《騷》。而不知《風》《騷》門徑，必不容與之相背也。

又　陳以雄闊勝，可藥纖小之病。朱以雋逸勝，可藥拙滯之病。厲以幽峭勝，可藥陳俗之病。不可謂之正聲，不得不謂之作手。

又　迦陵雄勁之氣，竹垞清雋之思，樊榭幽豔之筆，得其一節，亦足自豪。若兼有衆長，加以沉鬱，本諸忠厚，便是詞中聖境。

又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璞函則輕圓俊美，跌宕縱橫，鼓吹陳、朱，正不多讓，皆國朝之哲也。

又　雍乾以還，詞人林立。如南鄉、橙里輩，非無磨琢之工，而卒不能超然獨絕者，皆苦不知本原所在。故下不至如楊、郭之卑靡，上亦難窺姜、史之門戶。後之爲詞者，不根柢於《風》《騷》，僅於詞中求生活，又無陳、朱才力，縱極工巧，亦不過南鄉、橙里之匹。則亦車載斗量，不可勝數矣！尚安足爲貴乎？

又　《金應珪詞選後序》云：「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摩牀第，污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囂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蚊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豔，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此病最深，亦最易犯。蓋前兩蔽則顯忤《風》《騷》，常人皆知其非。此一蔽則似是而非，易於亂眞。今之假託南宋者，皆游詞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失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而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歟？」此論深中世病。學人必破此三蔽，而後可以爲詞。

又卷七　又云：「詞家之病，首在一俗字。破除此病，非讀樊榭詞不可。」又云：「稼軒詞，精者直似一座鐵甕城。堅而銳，銳而厚，縱饒千軍萬馬，亦衝突不入。板橋、心餘輩，一擊瓦解矣！」

又卷八　余擬輯古今二十九家詞選（附四十二家），約二十卷。有唐一家（附一家），溫飛卿（附皇甫子奇）。五代三家（附四家）：李後主（附中宗）、韋端己（附牛松卿、孫光憲）、馮延巳（附李珣）。北宋七家（附六家）：歐陽永叔（附晏元獻）、晏小山、張子野、蘇東坡、秦少游（附柳耆卿、毛澤民、趙長卿）、賀方回、周美成（附陳子高、晁具茨）。南宋九家（附八家）：辛稼軒（附朱敦儒、黃公度、劉克莊、張元幹、張孝祥、劉改之、陸放翁、蔣竹山）、姜白石、高竹屋、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周草窗、王碧山、張玉田。元代一家（附二家）：張仲舉（附彭元遜、末附金之元遺山）。國朝八家（附二十一家）：陳其年（附吳梅村、曹潔躬、尤悔庵、鄭板橋）、曹珂雪（附彭駿孫、徐電發、嚴藕漁）、朱竹垞（附李分虎、李符曾、王阮亭、董文友）、厲太鴻（附黃石牧）、史位存（附王小山、王香雪）、趙璞函（附過湘雲、吳竹嶼）、張皋文（附張翰風、李申耆、鄭善長）、莊中白（附蔣鹿潭、譚仲修）。自溫飛卿至馮延巳爲第一卷。歐陽永叔至張子野爲第二卷。蘇東坡至秦少游爲第三卷。賀方回至周美成爲第四卷。辛稼軒爲第五卷。姜白石至史梅溪爲第六卷。吳夢窗爲第七卷。陳西麓至周草窗爲第八卷。王碧山爲第九卷。張玉田至張仲舉爲第十卷。陳其年爲第十一卷、第十二卷、第十三卷。曹珂雪爲第十四卷。朱竹垞爲第十五卷、第十六卷。厲太鴻爲第十七卷。史位存爲第十八卷。趙璞函爲第十九卷。而殿以張皋文、莊中白爲第二十卷。詞中原委正變，約略具是。（此選大意，務在窮源竟委，故取其正，兼收其變，爲利於初學耳。非謂詞之本原即在二十九家中，漫無低昂也。惟殿以皋文、中白，卻寓深意。）

又　詞有表裏俱佳，文質適中者，溫飛卿、秦少游、周美成、黃公度、姜白石、史梅溪、吳夢窗、陳西麓、王碧山、張玉田、莊中白是也。詞中之

上乘也。有質過於文者，韋端己、馮正中、張子野、蘇東坡、賀方回、辛稼軒、張皋文是也。亦詞中之上乘也。有文過於質者，李後主、牛松卿、晏元獻、歐陽永叔、晏小山、柳耆卿、陳子高、高竹屋、周草窗、汪叔耕、李易安、張仲舉、曹珂雪、陳其年、朱竹垞、厲太鴻、過湘雲、史位存、趙璞函、蔣鹿潭是也。詞中之次乘也。有有文無質者，劉改之、施浪仙、楊升庵、彭羨門、尤西堂、王漁洋、丁飛濤、毛會侯、吳藹次、徐電發、嚴藕漁、毛西河、董蒼水、錢保馚、汪晉賢、董文友、王小山、王香雪、吳竹嶼、吳穀人諸人是也。詞中之下乘也。有質亡而並無文者，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荔裳、郭頻伽、袁蘭邨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論詞者本此類推，高下自見。

又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皋文唱於前，蒿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尋其緒焉。

《雲韶集》卷二二 蓉裳詞低回深婉，情詞兼工。【略】筆致之妙，兼二窗之長，得張、王之趣。【略】荔裳詞，筆力雄健，骨韻都高；小令姿態有餘，長調尤覺流動充滿，眞作家也。【略】荔裳小令以南宋爲法。

譚獻《復堂詞話·前後十家詞》 嘉慶時，孫月坡選七家詞，爲厲樊榭、林蠡槎、吳枚庵、吳穀人、郭頻伽、汪小竹、周稚圭，去取精審。予欲廣之爲前七家，則轅文、葆馚、羨門、漁洋、梁汾、容若、遹聲，又附舒章，去矜、其年爲十家。後七家則皋文、保緒、定庵、蓮生、海秋、鹿潭、劍人，又附翰風、梅伯、少鶴爲十家。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明則卧子，直接唐人，爲天才。近代諸家，類能祧南宋而規北宋，若孫氏與予所舉二十餘人，皆樂府中高境，三百年所未有也。

又《王嚴袁三家詞》 閱阮亭詩餘一卷，與予舊藏寫本微異。嚴修能《柯家山館詞》，婉約可歌。袁湘湄《洮湲館詞》，秀露如秋露中牽牛花也。（《復堂日記·乙酉》）

又《二張詞》 翰風（珂謹按：卽張琦）與哲兄（珂謹按：卽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闢，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由二張而始尊耳。（《篋中詞》）

又《常州詞派》 常州詞派，不善學之，入於平鈍廓落，當求其用意深雋處。（《篋中詞》）

又《詞人之詞三家》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珂謹按：卽蔣春霖著）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阮亭、葆馚一流，爲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派，爲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篋中詞》）

又《陽羨詞流》 往年與莊仲求數乾隆以來陽羨詞流，幾幾人握蛇珠。而董晉卿先生《齊物論齋詞》，迄未過讀，頗以爲憾。仲求盛稱蘭石詞，予亦未見方立遺書也。（《篋中詞》）

又《孫麟趾輯詞》 嘉慶以來五六十年，南國才人，雅詞日出。不僅常州流派，大都取材南宋，婉約清超，拍肩挹袖。王侍郎《詞綜》成，膚語未濯，而名手以隱秀相尚者，不爲所掩。吳人孫麟趾月坡，掉鞅詞壇，往往有汐社遺風。

又《薇省同聲集》 往者，陽湖張仲遠，叙錄嘉慶詞人爲《同聲集》，以繼《宛陵詞選》。深美閎約之旨未墜，而佻巧奮末者自熄。顧有以平鈍雷同相訾者。近歲中書諸君子，有《薇省同聲集》，作者四人。人各有格，而襟抱同棲於大雅。幼遐絜精，夔笙隱秀，將冶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賢畏後生也。（《篋中詞》）

莫友芝《香草詞序》 詞自皋文選論出，其品第乃躋詩而上，逌然《國風》、樂府之遺，海內學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謷。嘉、道以來，斯道大暢，幾於人《金荃》而戶《浣花》。然或意隨言竭，則淺而寡蘊，音逐情靡，又蕩而不歸，其貯興也風舒，其審味也水別，其引喻不出美人香草，而古今、升降，事物、變態，罔不可以掇諸意言之表，蕩堙鬱而理性情。

又《葑烟亭詞草序》 竊論近日海內言詞，率有三病：質獷於藏園，氣實

於穀人，骨髒於頻伽。其倜然不囿習氣而溯流正宗者，又有三病，專准海而廓，師清眞而靡，服梅溪而佻。故非堯章騷雅，畫斷衆流，未有不摭粗遺精、隨波忘返者也。

《歲寒居詞話・清詞人》 清初詞人，如吳駿公、梁玉立、龔孝升、曹潔躬、陳其年、朱竹垞、嚴蓀友諸家，詞彩精善，美不勝收。中間先徵君稚威、吳穀人、洪北江、錢曉徵，均稱後勁。嘉道以來，則以龔定庵、惲子居、張皋文輩爲足繼雅音也。

《詞徵》卷六 馬半槎《南齋詞》、馬秋玉《嶰谷詞》，平易近人，非精粹之詣。二子與樊榭交誼最篤，酬唱亦最盛，故其詞有類於樊榭者。

又 汪蛟門謂宋詞有三派：歐、晏正其始，秦、黄、周、柳、姜、史之徒極其盛，東坡、稼軒放乎其言之矣！愚謂本朝詞亦有三變，國初朱、陳角立，有曹實庵、成容若、顧梁汾、梁棠村、李秋錦諸人以羽翼之，盡祛有明積弊，此一變也。樊榭崛起，約情斂體，世稱大宗，此二變也。茗柯開山採銅，創常州一派，又得惲子居、李申耆諸人以衍其緒，此三變也。

又 洪稚存，於同時詩人，皆有評隲，輒以八字括之，蓋祖涵虚子評諸家詞之意也。愚觀嘉道以還，詞人輩出：張皋文（惠言）詞，如鄧尉探梅，冷香滿袖（武進人，有《茗柯詞》）。孫平叔（爾準）詞，如落葉哀蟬，增人愁緒（金匱人，有《雕雲詞》）。馮晏海（雲鵬）詞，如鹿爪搘絃，別成清響（玉山人，有紅雪詞）。顧簡塘（翰）詞，如金丹九轉，未化嬰兒（梁谿人，有《錄秋草堂詞》）。劉贊軒（勳）詞，如金絲間出，雜以洪鐘（閩縣人，有《聚紅榭雅集詞》）。李申耆（兆洛）詞，如承恩虢國，淡掃蛾眉（陽湖人，有《蜩翼詞》）。吳荷屋（榮光）詞，如穹谷窈窕，飛泉濺響（南海人，有《筠青館詞》）。惲子居（敬）詞，如瑤臺月明，鳳笙獨奏（武進人，有《蒹塘詞》）。汪小竹（全德）詞，如深閨少婦，畏見姑嫜（江都人，有《崇睦山房詞》）。邊袖石（浴禮）詞，如靜夜鳴蛩，助人歎息（任邱人，有《空青詞》）。謝枚如（章鋌）詞，如古木拳曲，未加繩墨（長樂人，有《聚紅榭雅集詞》）。汪紫珊（世泰）詞，如春蠶絲盡，奄奄無力（六合人，有《碧梧山館詞》）。張南山（維屏）詞，如中郎瓶史，遍陳諸製（番禺人，有《玉香亭詞》、《海天霞唱》）。鄧笏臣（嘉純）詞，如圓荷小葉，因風捲舒（江甯人，有《空一切盦詞》）。承子久（齡）詞，如就駕鑾儀，矜栗竦峙（滿洲人，有《冰蠶詞》）。黄香石（培芳）詞，如淨几明窗，儘堪容膝（香山人，有《水龍吟稿》）。張翰風（琦）詞，如雛鶯調舌，宛轉關情（武進人，有《立山詞》）。陸祁生（繼輅）詞，如謝家子弟，玉立森森（陽湖人，有《清鄰詞》）。楊伯夔（夔生）詞，如綺窗花片，綽約可人（金匱人，有《過雲精舍詞》）。俞小甫（延瑛）詞，如陳壽摛文，但取質直（吳縣人，有《瓊華室詞》）。錢季重（季重）詞，如舜華在林，畫炕宵聶（陽湖人，有《黄山詞》）。顧澗蘋（廣圻）詞，如春水初漲，更染嵐翠（元和人，有《思適齋詞》）。吳石華（蘭脩）詞，如靈和新柳，三眠三起（嘉應人，有《桐花閣詞》）。董方立（祐誠）詞，如秋花數叢，沒入蕭艾（陽湖人，有《蘭石詞》）。黄春帆（位清）詞，如蘄王奮戰，箭瘢滿身（番禺人，有《松風閣詞鈔》）。董琴南（國華）詞，如山齋清供，不厭清癯（吳縣人，有《香影庵詞》）。龔定庵（自珍）詞，如琉璃硯匣，光采奪目（仁和人，有《無著詞》、《懷人館詞》、《影事詞》、《小奢摩詞》、《庚子雅詞》）。金朗甫（式玉）詞，如黄筌作畫，婉約傳神（歙縣人，有《竹鄰詞》）。譚康侯（敬昭）詞，如野桃含笑，風趣獨絕（陽春人，有《聽雲樓詞》）。許積卿（宗彦）詞，如荷珠走盤，清光不定（德清人，有《鑑止水齋詞》）。彭甘亭（兆蓀）詞，如碧眼胡兒，販采奇寶（鎮洋人，有《小謨觴館詞》）。陶鳧鄉（梁）詞，如修桐初乳，清響四流（長洲人，有《紅豆樹館詞》）。倪秋槎（海遠）詞，如女郎踏青，時聞嬌喘（南海人，有《茶嶩舍詞》）。黄韻珊（憲清）詞，如齊煙九點，滅沒空碧（海鹽人，有《拙宜園詞》）。鮑逸卿（俊）詞，如桓谿鸛鴿，鼾鼻作音（香山人，有《倚霞閣詞鈔》）。姚梅伯（燮）詞，如密香騎鳳，碧城容與（句東人，有《疏景樓詞》）。汪白也（度）詞，如黑淨登壇，直露本色（上元人，有《玉山堂詞》）。黄琴山（景崧）詞，如天半晴虹，蜿蜒有態（高要人，有《三十六鴛鴦館詞》）。孫曙舟（家穀）詞，如田間遊氣，上透碧霄（錢塘人，有《種玉詞》）。儀墨農（克中）詞，如中郎八分，波磔取勢（番禺人，有《劍光樓詞》）。黄花耘（本騏）詞，如舒錦臨風，爛然入目（寧鄉人，有《紅雪詞鈔》）。沈吉暉（星煒）詞，如桃花巖石，觸手生溫（仁和人，有《夢綠庵詞》）。陳棠谿（其錕）詞，如五色仙蝶，迎風善舞（番禺人，有《月波樓琴言》）。邊竺潭（保樞）詞，如六朝金粉，豔態迷人（任邱人，有《劍虹盦詞》）。汪綍人（初）詞，如築石邀雲，自含清致（錢塘人，有《滄江虹月詞》）。趙秋舲（慶熹）詞，如魏徵嫵媚，我見猶憐（仁和人，有《蘅香館詞》）。蕭子山（掄）詞，如綠珠吹笛，慣作哀音（太倉人，有《判花閣詞》）。孫子餘（鼎臣）詞，如女蘿擺風，菟絲吹動（善化人，有《蒼莧詞鈔》）。杜小舫（文

瀾)詞，如四壁秋蛩，助人歎息(秀水人，有《采香詞》)。周自庵(壽昌)詞，如枯荷得雨，點滴分明(長沙人，有《思益堂詞鈔》)。李舜卿(洽)詞，如蜂脾釀蜜，有美中含(新化人，有《擣塵集詞鈔》)。許龍華(光治)詞，如淺渚平流，纖鱗不起(海昌人，有《江山風月譜》)。何青耜(兆瀛)詞，如春暮柳絲，瘦無一把(江寧人，有《心盦詞存》)。項蓮生(廷紀)詞，如元章冠服，酷肖唐賢(錢塘人，有《憶雲詞》甲、乙、丙、丁稿)。汪謝城(曰楨)詞，如疏雨打窗，翛翛送響(烏程人，有《荔牆詞》)。葉蓮裳(英華)詞，如王家蠟鳳，慧心獨造(番禺人，有《花影吹笙詞》)。楊蓬海(恩壽)詞，如新秧初插，流膏潤潤(長沙人，有《坦園詞稿》)。張孟彪(文虎)詞，如風前障扇，不受塵污(南匯人，有《索笑詞》)。周畇叔(星譽)詞，如仙人鍊汞，九轉初成(祥符人，有《東鷗草堂詞》)。徐若洲(鴻謨)詞，如十笏茅庵，時聞清磬(仁和人，有《簷蔔花館詞》)。劉子樹(湘年)詞，如抱經老儒，稜角峭厲(大成人，有《約園詞》)。汪穀庵(瑔)詞，如樾館秋聲，自含虛籟(山陰人，有《隨山館詞稿》)。王蓮舟(濟)詞，如勁弓五石，力求穿札(湘潭人，有《覆瓿集詞》)。俞蔭甫(樾)詞，如帝女機抒，別出新裁(德清人，有《春在堂詞錄》)。王壬秋(闓運)詞，如崇岡建樓，危簷陡立(湘潭人，有《湘綺樓詞鈔》)。杜仲丹(貴墀)詞，如勁風滿林，驟聞金筈(巴陵人，有《桐花詞草鈔》)。黃小田(富民)詞，如灌園野叟，閒話斜陽(當塗人，有《萍軒詞草》)。彭貽孫(君穀)詞，如隙地種桑，不宜蘭蕙(溧陽人，有洮溪漁隱詞鈔)。尹仰衡(恭保)詞，如易水作歌，忽聞變徵(丹徒人，有《江東詞稿》)。樊嘉父(增祥)詞，如一縷遊絲，空中蕩漾(恩施人，有《十五劘齋詞》)。譚仲脩(獻)詞，如草根清露，融爲夜光(仁和人，有《復堂詞》)。閨秀吳寶香(藻)詞，如眉樓小影，曼睩騰波(仁和人，有《花簾詞》、《香南雪北詞》)。趙儀姞(棻)詞，如新燕營巢，自能護體(上海人，有《濾月軒詩餘》)。鄭娛清(蘭孫)詞，如瑤石含光，可鑑毛髮(錢塘人，有《蘭因室詞》)。吳佩湘(清蕙)詞，如籬落疏花，自饒幽韻(吳縣人，有《寫韻樓詞草》)。已上所列，凡七十餘家，其未論及者，暇日當補述也。

《袁碧齋詞話·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字字可寶》 詞選舊尠善本，王蘭泉祖述竹垞，以南宋爲極詣，其《詞綜》率人錄一二首，尤多詠物之作，不足以知升降也。本朝詞選，周止庵最精，張皋文最約，若馮夢華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可謂囊括先民之矩矱，開通後學之津梁，字字可寶矣！

徐珂《近詞叢話·詞家創格》 麟見亭河帥，曾以游歷所至，分繪所圖，名曰《鴻雪因緣》，自爲之記，並囑吳門戈寶士明經各附一詞於後。長洲陶堯蘅宗伯則舉生平境遇，自繫以詞，寓編年紀事于協律中，皆爲詞家創格，《紅豆樹館詞》，五六兩卷是也。

又《毗陵莊氏閨秀工詩詞》 毗陵多閨秀，世家大族，彤管貽芬，若莊氏、若惲氏、若左氏、若張氏、若楊氏，固皆以工詩詞著稱於世者也。今以莊氏言之，則有回生之婦沈恭人，及次女靜芬、季女賁孫，儀生之婦卓媛，字縈素，柱之婦錢太夫人，定嘉之婦荊安人，及長女德芬。存與之次女暎之，季女玉芝。培因之長女環瑛，高駟之婦李孺人，蓉讓之長女玉珍及次女，逢原之女芬秀，關和之女盤珠，文和之長女如珠，雋甲之婦汪孺人，鈞之次女素馨，炘之次女婉嫻，述之婦夏孺人，映垣之季女若韞，翊昆之婦楊孺人，自康熙以迄同治，凡得二十二人，皆以詩詞名于時，而盤珠尤著。

又《詞學名家之類聚》 康、乾之際，言詞者，幾莫不以朱、陳爲範圍。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于率。故其末派，有俳巧奮末之病。錢塘厲鶚、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銓，近陳者也。太倉王時翔、王策諸人，獨軼出朱、陳兩家之外，以晏、歐爲宗。時翔字抱翼，其詞淒惋動人。策字漢舒，意味深長，亦自名家。至宜興史承謙、荊溪任曾貽，自出杼軸，獨抒性靈，于宋人吸其神髓，不沾沾襲其面貌。一語之工，令人尋味無窮，而又不失體裁之正則，亦詞家之作手也。乾、嘉之際，作詞者約分浙西、常州二派。浙西派始於厲鶚，常州派始於武進張惠言。鶚詞宗彝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爲工，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然鈔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爲《詞選》一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傳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編爲一簡，蹙萬里於徑寸，誠爲樂府之揭櫫，詞林之津逮。故所撰作，亦觸類修暢，悉臻正軌。其友人惲敬、錢寄重、丁履恆、陸繼輅、左輔、李兆洛、黃景仁、鄭善長輩，亦皆不愧一時作家。其學于惠言而有得者，則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董士錫也。荊溪周濟，友於士錫，嘗謂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其所立論，實足推明張氏之說而廣大之。所著《味隽齋詞》及《止齋詞》，堪與惠言之《茗柯詞》把臂入林。蓋自濟而後，常州詞派之基

礎，益以鞏固，潘德輿雖著論非之，莫能相掩也。後七家者，張惠言、周濟、龔自珍、項鴻祚、許宗衡、蔣春霖、蔣敦復也。惠言字皋文，濟字保緒，號止庵，自珍字定庵，鴻祚字蓮生，宗衡字海秋，春霖字鹿潭，敦復字劍人。七家中，蓮生、海秋、鹿潭之作，大都幽豔哀斷，而鹿潭尤婉約深至，流別甚正，家數頗大，人推爲倚聲家老杜。合以張琦、姚燮、王拯三家，是爲後十家，世多稱之。

《蕙風詞話・附錄》引夏敬觀云　張皋文、周止庵輩尊體之說出，詞體乃大。其所自作，仍不能如其所說者，則先從南宋詞入手之故也。

王國維《人間詞甲稿序》　夫自南宋以後，斯道之不振久矣。元、明及國初諸老，非無警句也，然不免乎局促者，氣困於雕琢也。嘉、道以後之詞，非不諧美也，然無救於淺薄者，意竭於摹擬也。

又《人間詞乙稿序》　至乾、嘉以降，審乎體格、韻律之間者愈微，而意味之溢於字句之表者愈淺，豈非拘泥文字，而不求諸意境之失歟？抑觀我、觀物之事，自有天在，固難期諸流俗歟？

《詞說・詞之選本》　塡詞之學，既始於讀詞，則所讀之選本宜審矣。約而言之，茗柯《詞選》，導源風雅，屏去雜流，途軌最正，世所稱陽湖派者，實本於茲。第墨守者，往往含有蘇、辛氣味。不知詞貴清遒，不尚豪邁，可以不必。周止庵《宋四家詞選》，議論透闢，步驟井然，洵乎閣室之明燈，迷津之寶筏也。其後戈順卿氏又選《宋七家詞》彙爲一編。學者隨取一家，皆可奉爲師法，就此成名。至如宋人選本，惟周草窗《絕妙好詞選》，最爲精粹，可作案頭讀本，他可勿論也。

又《論詞諸說》　張玉田論詞以清空不質實爲主，又以《騷》《雅》爲高。周止庵則曰：「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蔣劍人論詞曰：「詞以有厚入無間。」譚復堂揭柔厚之旨。陳亦峯持沉著之論。凡此諸說，猶之書家觀劍器，見爭道，賭蛇鬥，皆神悟妙境也。學者試於諸說參之。

又《清季詞人》　嘉慶初，茗柯宛鄰，溯流窮源，躋之風雅，獨闢門徑，而詞學以尊。周止庵窮正變，分家數，爲學人導先路，而詞學始有統系，有歸宿。吳門七子，守詞律，訂詞韻，於是倕規錯矩者，不敢自肆於法度之外。故以清代詞學而論，誠有如外人所謂逐漸改良者。以故清季詞人，如前所論列諸家，色色皆精，蔚然稱盛，殆亦時會使然。後起之英，亦既致力於詞，苟能精研屈、宋以下，徐、庾而上諸作，神而明之，大而化之，或亦改良之一助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竹垞先生不獨爲本朝詩祖，亦爲詞祖。後人於詞儷以錢塘厲樊榭鶚先生，厲詩確非朱比，若詞則不失爲大家。二家之後，要推滿洲性容若德先生、吳江郭頻伽麐先生。

方苞《介山記敘》　白嘗職掌翰院時文之暇，未嘗不課及於諸君子之詩詞曲調，而無如其氣骨之不古樸，詞意之不新驚也。至欲求其以風華之筆，發潛德之光，而且出入於騷人韻士之心坎間者，益空谷足音矣。蓋近日非無院本，而其中無一段精光不可磨滅之氣，是猶取隔宿之塵羹，以充新饑者之空腹，鮮有不出哇者。

于振《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序》　乾隆六年，天子懋建中和，有事於禮樂，命開律呂正義館，而和碩莊親王實總其事。於時，選儒臣之嫻習者，分掌校讐之役，振得與焉。至九年書成，天子嘉獎，議叙有差。雖然，振等何勞焉。嗟！乃王之教也。王博綜典籍，尤留心於音律之奧蘊，能窮其變而會其通。既蔵事，乃出《九宮大成》一編，命振叙其大槩。

沈起鳳《蘭桂仙跋》　乾隆辛丑歲，客惕莊全公尚衣署中，時奉旨查勘曲譜，所閱傳奇不下七百餘種。吾友巽轂先生，借宮氏之雙姝，補傳奇之缺陷，音律之細，賓白之工，特餘事耳。惜此本後出，未及選入。

李調元《雨村曲話》　張漱石有《玉燕堂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也。《懷沙》撮合《國策》而成，堪稱曲史。杭州夏綸有《無瑕璧》、《杏花村》、《瑞筠圖》、《廣寒梯》、《南陽樂》、《花萼吟》六種。其《南陽樂》作諸葛武侯禳星獲生，滅魏、吳以成一統，意本之《翻精忠》，以平人心；詞更慷慨激昂，可歌可頌。全椒蘭皋所撰《旗亭記》，爲詩人爭聲價。詞雖欠老，亦樂府中之一大楔子也。鉛山編修蔣心餘士銓曲，爲近時第一。以腹有詩書，故隨手拈來，無不蘊藉，不似笠翁輩一味優伶俳語也。余往粵東，過南昌，其時蔣已入京，其子知廉來謁，問其詩，已付水伯。以所著《空谷香》、《冬青樹》、《香祖樓》、《雪中人》四本見貽。余詩曾有「《空谷香》中人去遠」之句，蓋懷心餘也。舟中爲批點一過，不覺日行數百里，但見青山紅樹，

雲烟奔湊，應接不暇，揚帆直過十八灘，渾忘其險也。心餘與余交最契。其再補官也，爲貧而仕，非其本懷。壬寅相見於順城門之撫臨館，歡甚。曾許題余《醒園圖》。未幾，病痺，右手不能書。今已南歸矣！然聞其疾中尚有左手所撰十五種曲，未刊。蔣與武陵袁枚，時人有兩才子之目。晚年俱落落不得志。余嘗欲選二家詩爲《袁蔣探驪》，不果。袁詩曾爲選刊粵中。蔣詩竟棄波濤，良可惜也！銓部錢塘韓朝衡開雲有詠□京官曲九摺，皆寫宅內家人日用瑣事。曾記其中二闋云：「公堂事了，拜客去西頭路須親到，借債去東頭舖須親造。亟歸家，栅閉溝開沿路遶（去聲）。淡飯兒剛一飽，破被兒剛一覺，怎當得有箇人兒細把家常道？道則道：『非絮叨，你清俸無多用度饒：房主的租銀絕早，家人的公食嫌少。這一隻破鍋兒等米淘，那一隻寒爐兒待炭燒。且休管小兒索食傍門號，怎當得這啞巴生口無夫草？況明朝幾家分子，典當沒絲毫。』情眞，景眞，聞者莫不絕倒。惜忘其六摺。冀溝開，京中四月事。韓曲不多見，惟此最傳。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一一八 乾隆四十五年十一月乙酉，上諭軍機大臣等：前令各省將違碍字句書籍，實力查繳，解京銷毀。現據各督撫等陸續解到京者甚多。因思演戲曲本內，未必無違碍之處，如明季國初之事，有關涉本朝字句，自當一體飭查。至南宋與金朝關涉詞曲，外間劇本，往往有扮演過當，以致失實者，流傳久遠，無識之徒，或至轉以劇本爲眞，殊有關係，亦當一體飭查。此等劇本，大約聚於蘇、揚等處，著傳諭伊齡阿全德留心查察，有應删改及抽撤者，務爲斟酌妥辦。並將查出原本，暨删改抽撤之篇，一并粘簽解京呈覽。但須不動聲色，不可稍涉張皇。

《勸毀淫書徵信集·大清律例》 一、狂妄之徒，因事造言，捏成歌曲，沿街唱和，及以鄙俚褻嫚之詞，刊刻傳播者，內外各地方官，即時察拿，坐以重罪。（嘉慶六年修，并十九年、道光元年修改。）一、凡坊肆市買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與八旗都統、都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行所屬官弁嚴禁，務搜板書，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買看者杖一百。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交與該部按次數分別議處。仍不准借端出首訛詐。

《江西巡撫郝碩奏摺》 江右所有高腔等班，其詞曲悉皆方言俗語，俚鄙無文，大半多鄉愚隨口演唱，任意更改，非比昆腔傳奇，出自文人之手，剞劂成本，遐邇流傳，是以曲本無幾。

黃丕烈《也是園藏書古今雜劇目錄·自序》 余不善詞曲，而所蓄詞極富。向年曾見蔡松年詞，金刊本，因未全，失之交臂，後爲抱冲所得。蓋其時猶於古書未能篤好，不免有完、缺之見存也。嗣後收得刊本極多，宋刊單行詞本，一冊都無；元刻如蘇、辛，極古矣！外此若毛抄、舊抄、名校都備。往因欲得宋本《太平御覽》，向無其資，始有去詞之意。其目稍稍散出，有杭人某幾幾乎欲全得去。幸勉力購得《御覽》，以他書易之，而酬其半直，詞本可保守勿失。至曲本，略有一二種，未可云富。今年始從試飲堂購得元刊、明刻、舊抄、名校等種，列目如前，即欲買詞之杭人，亦曾議併售去。今詞議未成，而曲更勿論。因思毛氏云「李中麓家，詞山曲海，無所不備」，而余所藏，培塿溝渠也。然世之好書者絕少，好書而及詞曲者尤少。或好之而無其力，或有其力而未能好之，即有力矣，好矣！而惜錢之癖與惜書之癖交戰而不能決，此好終不能專。余眞好之者也，非有力而好之者也，故幾幾乎得而復失，皆絀於力，以致未能伸所好也。茲幸矣！幸世之有力而不能好者，得遂余之無力而卒能好者也。擬裒所藏詞曲等種，彙而儲諸一室，以爲學山海之居，庶幾可爲講詞曲者卷勺之助乎？

錢泳《〈曲目新編〉小序》 昔揚州黃文暘工帖括之文，而兼通于詞曲，著有《曲海》二十卷，爲藝林佳話。乾隆四十六年，奉高宗純皇帝勅旨，著兩淮鹽政伊齡阿等修改古今詞曲，文暘與有力焉！又取蘇州織造府進呈院本，合傳奇、雜劇共計一千餘種，載李艾塘《畫舫錄》中，可云備矣。余嘗論之：今之詞曲，猶古之樂府也，有清廟明堂之樂，有飲食燕享之樂——郭茂倩俱訂其名，彰彰可考。今詞曲多門，南北異調，家絃戶誦，幾至傳習九州，而欲問歌者之所自出，輒謝曰「不知也」。譬諸讀唐詩者罔知有漢、魏、六朝，讀古文者罔知有《左》、《國》、《史》、《漢》以及唐、宋諸家也。我朝聖德巍巍，右文稽古，儒林輩出，著作如山，雖里巷小民，亦聽弦歌之化，是以文章鉅公，山林墨客，莫不有賦頌典策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即詞曲亦多於前代，皆足以發揚徽美而歌詠太平，若國初之尤侗、毛奇齡、吳偉業、袁令昭、馮猶龍、洪昉思、李漁及蔣士銓，其最著者也。顧作之者每自隱其姓氏，或假託于名流，其時代後先，尤難考核，余甚病之。支君午亭，余舊友也，博雅好古，稱于詞曲，嘗取艾塘收錄之書，復參以近代所作者，彙爲一卷，以便

繙閱，俾知某曲出某本，某曲出某劇。長歌之下，開卷瞭然，亦未始非顧曲者之一助也。余故樂爲之序，以傳海内云。

又《題〈曲目新編〉後》　余嘗聞之隨園先生云：「自虞、夏、商、周以來，即有詩、文。詩當始於《三百》，一變而爲騷、賦，再變而爲五、七言古，三變而爲五、七言律。詩之餘變爲詞，詞之餘又變爲曲。詩而至於詞曲，不復能再變矣。文當始於二《典》，一變而爲《左》、《國》，再變而爲《史》、《漢》，三變而爲六朝駢體以及唐宋八家。八家之文，又變而爲時藝。文而至於時藝，亦不復能再變矣。」嗚呼！圖刑畫地之法廢而傳奇作，以戲示人，演爲詞曲，此泰平之有象也。鄉舉里選之法廢而科舉興，以文取士，設爲範程，此治世之良規也。然則時藝者，實《典》、《謨》、《訓》、《誥》之遺風；而詞曲者，亦《國風》、《雅》、《頌》之餘韵也。昔金壇、王罕皆太史，選時藝以訓士子，謂之「八集」。八集者何？啓蒙、式法、行機、精詣、參變、大觀、老境、別情之謂也。試以傳奇、雜劇證之：如《佳期》、《學堂》，啓蒙也；《規奴》、《盤夫》，式法也；《青門》、《瑤台》，行機也；《尋夢》、《叫畫》，精詣也；《掃秦》、《走雨》，參變也；《十面》、《單刀》，大觀也；《開眼》、《上路》、《花婆》，老境也；《番兒》、《慘覩》、《長亭》，別情也。余以爲成、宏、正、嘉搭題，割裂可廢也，而傳奇不可廢也；淫詞、艷曲，小調、新腔可廢也，而雜劇不可廢也。今讀支君《曲目新編》，而深有感於斯文。

管庭芬《〈重訂曲海總目〉跋》　雜劇、傳奇之名，古無所聞。自宋有爨弄之目，亦罕見其詞。至元人以填南北曲調者，不乏其材，且加賓、白，而傳奇、雜劇始大行於世。我朝乾隆中葉，奉勅修《大成九宮譜》及《曲譜》諸書，一時文學之士，莫不抒華叶律，以歌舞昇平，而蒐輯古今撰著院本，直可汗牛充棟，不僅寥寥如宋之爨弄矣。此卷始見於李斗《揚州畫舫錄》，惜龐雜無次。咸豐改元春杪，從西吳書估處購得斯册，題曰「重訂」，稍爲可讀。今巨寇滔天，所至殘破，民間嘵咻，夜哭之聲，遍於閭巷，慨想昔日檀板金樽，掐譜按拍，不異如《鈞天》一夢矣！爲校錄一過，聊以誌慨。

《今樂考證・著錄四・國朝雜劇》（存目）

又《著錄八・國朝院本》（存目）

又《著錄一〇・國朝院本》（存目）

李黼平《曲話序》　去歲梁子章冉以《圓香夢》樂府寄予，淒切清豔，情止乎義，有風人之遺，予題詞復之。今年秋，自大良泛舴艋，檥珊瑚洲，登岸謁予，譚次，以所著《曲話》質。自元、明暨近人院本、雜劇、傳奇無慮數百家，悉爲討論，不黨同而伐異，不榮古而陋今，平心和氣，與作者揚榷於紅牙、紫玉之間，知其用力於此道者邃矣。《扶犁》、《擊壤》後有《三百篇》，自是而《騷》，而漢、魏、六朝樂府，而唐絕，而宋詞、元曲，爲體屢遷，而其感人心、移風易俗一爾。蓋文之至者，傾肺腑而出，其詞明白坦易，雖婦人孺子莫不通曉，故聞忠、孝、節、義之事，或軒豁而舞，或垂涕泣而道；而南北曲者，復以妙伶登場，服古冠巾，與其聲音笑貌而畢繪之，則其感人尤易入也。顧世之論曲者，不以文，以律，曰「某字宜平而仄，與五聲乖也」，曰「某字宜陽而陰，與九宮戾也」，夫律則何譜之有？《三百篇》之與《韶》、《武》，不啻遠矣，而孔子絃歌以合之律，果有譜乎？予觀《荊》、《劉》、《拜》、《殺》暨玉茗諸大家，皆未嘗斤斤求合於律，俗工按之，始分出襯字，以爲不可歌；其實得國工發聲，愈增韻折也。故曲無定，以人聲之抑揚抗墜以爲定。是書亦間論律，而終以文爲主，其所見尤偉，誠足爲曲家之津梁也已。

魏祓書《集成曲譜序》　宋詞、元曲，二者並稱。或以爲今之崑曲，即元人之遺音，非也。曲有雜劇、傳奇之別。雜劇始於金，而盛於元，關、白、馬、鄭其最著者。傳奇則元人所作，僅《琵琶》、《幽閨》數種，至明而漸盛。嘉靖間，崑山梁伯龍作《浣沙記》，太倉魏良輔爲之訂譜，創水磨調以歌之，即今之崑曲也。良輔並將舊有之傳奇、雜劇，改正腔拍，變爲水磨調，於是崑曲盛行。元人北曲之音節，遂以失傳。即南方梨園向習之弋陽、海鹽、餘姚諸腔，亦俱廢棄。溯自有明嘉靖以逮國朝道光三百餘年間，主南北歌場之壇坫者，厥惟崑曲。蓋崑曲雖創自明人，而其腔格，猶有宋詞倚聲之遺意。況其曲文都爲騷人墨客之名作，宜乎風行宇内，村謳俚唱，莫敢爭衡也。考明代傳奇作者，若楊升庵、王元美、湯若士、梅禹金、張伯起、徐文長諸人，皆有聲文苑，不僅以曲名，而其所撰之曲，實卓絕千古。逮於國初，斯風未替。若吳梅村、尤西堂、萬紅友、蔣心餘諸家，莫不以詩詞餘暇，撰有傳奇。至乾、嘉而後，考據之學日進，作傳奇者日尠。然王夢樓、鈕匪石，猶以精於度曲聞；王仲瞿、舒鐵雲尚有雜劇之作。道、咸以降，文人絕口不談此事，崑曲遂日見陵替。重以髮逆之亂，東南糜爛，弦歌闃寂。京師梨

園，改習楚歌秦聲以媚俗耳，於是崑曲益衰微矣。邇者大地陸沈，中原羹沸，有識之士，遠引高翔。而抑塞磊落之襟期，無所寄託，乃以選詞度曲爲遣憂忘世之途。垂絕之崑曲，似有復振之機。然曲必有譜而始能歌，必通知宮調、曲牌之體式，四聲陰陽之區別，而後可以言訂譜。今之習崑曲者雖多，而能訂譜者蓋少。率就伶工、笛師傳鈔宮譜，奉爲圭臬，謬誤百出，莫爲訂正。吾友吳縣王君九、嘉興劉鳳叔，寢饋於崑曲者有年，今之葉廣明、鈕匪石也，嘅世俗曲譜有乖正音，貽誤來學，編輯《集成曲譜》一書，選劇四百餘折，分爲四集。茲者第一集寫定，以余粗知崑曲，問序於余。余惟崑曲雖非古樂，然自元明迄今，數百年來，經文人學士之探討，音節和平，文詞典贍，固近古之雅樂也。自近世文人不復措意於此，任俗伶沿誤傳習，曲則調乖字別，白則易典爲俚，崑曲縱不盡絕，其不至於名存實亡者幾希。王、劉二君之輯此譜，洵足以起衰振弊，示學者以指南，而不爲庸俗伶工之所誤，則其有功於三百年盛世之音者，豈淺鮮哉？

半聾居士《壺庵五種曲序》　半聾居士曰：昔凌仲子在揚州曲局修曲譜，又定金元人南北曲，論定別裁，於近人推洪昉思《長生殿》爲第一，及明人康對山、王渼陂、李中麓、沈青門、陳秋碧爲佳。梁伯龍《浣紗記》、張伯起《紅拂記》、鄭虛舟《繡襦記》，皆直逼元人，而雅不喜玉茗堂《四夢》，以《牡丹亭》爲下。至《驚夢》、《尋夢》，世所瓣香奉之者，幾同躍冶之金。僕質之壺庵，則謂：湯義仍用韻依《南九宮》，與《中原音韻》不合，此當分別言之。《琵琶》，曲人之曲也；《西廂》，才人之曲也；《浣紗》、《紅拂》，曲人之曲也；笠翁十種，曲人之曲也；《九種曲》、《長生殿》，才人之曲也。僕謂精律呂者，詞未必工；工於詞者，詞工而調或相犯。然則君之此曲，亦才人之曲也。壺庵以爲知言。

楊靜亭《都門紀略》　近閱《綴白裘》一書，采列古今崑、弋諸劇至備，然未嘗追溯詞場始于何代，創自何人。古之歌于朝者，喜起明良；歌于野者，叩缶擊壤。歌之作也，蓋自唐、虞已有然矣。又嘗考《周禮》方相氏所掌之儺焉：儺行于鄉人，聖人爲之朝服阼階，故《魯論·集注》內稱「儺近于戲」，蓋以涂面狂歌，借以驅疫，雖非演戲，而戲即肇端于儺與歌。斯二者，及秦二世胡亥，演爲詞場，譜以管弦，歌舞之風，由茲益盛，後世遂號爲秦腔。（俗名梆子腔。）逮秦以下，歷千有餘年，至于唐世，明皇癖好歌聲，遂辟梨園之地爲教坊，命李龜年、雷海青、賀懷智、馬仙期、黃旛綽諸輩掌之，按絲竹之宮商，演以詞曲，是爲崑腔，而梨園子弟由此名焉。故后世秦腔，皆祀胡亥，崑劇皆祀明皇，爲詞場衍派之祖。至元世以塡詞取士，昆曲冠絕一時，壓倒盛唐。明季邊大綬《虎口餘生》及《鐵冠圖》等劇，崑、弋幷演，或者高腔之名，由此漸興歟？我朝開國伊始，都人盡尚高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門輪轉，稱極盛焉。其名班各種腳色，亦復薈萃一時，故誠一齋繪十三絕圖像，懸于門額。至嘉慶年盛尚秦腔，盡繫桑間、濮上之音，而隨唱胡琴，善于傳情，最足動人傾聽。曾經奏明禁止，漸革此風。近日又尚黃腔，（黃腔始于湖北黃陂縣，一始于黃岡縣，故曰二黃腔。）繞歌妙舞，響遏行雲，洵屬鼓吹休明，借以鳴國家之盛，故京都及外省之人，無不歡然附和，爭傳部曲新奇，不獨崑腔闃寂，即高腔亦漸同《廣陵散》矣！雖內城尚有學步高腔者，然亦碩果之僅存也。

沈宗畸《便佳簃雜鈔》　《都門紀略》一書，編者楊靜亭，《詞場門》有《自序》一篇，略云：「《魯論集注》謂：『儺近于戲。』蓋以涂面狂歌，借以驅疫，雖非演戲，而戲即兆于儺。及秦二世胡亥，演爲詞場，譜以管弦，歌舞之風，由茲益盛，後世遂號爲秦腔。歷千餘年，至于唐明皇，癖好歌舞，辟梨園爲教坊，命李龜年、雷海青等掌之，按絲竹之宮商，演以詞曲，是爲崑腔。梨園子弟，由此得名。故後世秦腔皆祀胡亥，崑劇皆祀明皇。」又云：「乾隆時，六大名班，九門輪轉，極稱盛焉。各班腳色，亦復薈萃一時，故誠一齋繪《十三絕圖像》，懸于門額。至嘉慶年，盛尚秦腔，盡系桑間、濮上之音，曾經奏明禁止，此風漸革云云。」按誠一齋系燈扇鋪，開設廊房頭條，數年前，此鋪尚在。余屢過其門，見門外一榜，繪十餘人，初不知爲各伶之像也。又據此序，謂「秦腔曾經奏明禁止」，惜未載諭禁年月。或謂秦腔復盛于都門，侯俊山實爲元勛。但既經禁止，究不知何時再準秦腔來京開演。楊氏編此書在道光朝，後此遂無繼者。孫丹五僅有《都門雜咏》，則略而不詳，誠憾事也。

嬾斋《崑曲粹存·凡例》　一、《九宮》而後，《納書楹》無賓白，《綴白裘》無宮譜，且也遂古衣冠，不侔時尚。斯編悉崇嘉、道以來諸名公斟酌定本爲圭臬。【略】一、黃文暘《曲海》、焦理堂《曲考》，羅載傳奇至數千種，浩如煙海。國初鼎盛至梨園散值以來，已塡宮譜演唱者，不過千折。《琵琶》、《荊

釵》、《牡丹亭》、《長生殿》外，無完全一記。今世所傳習，祇數百折。

《嘯亭雜錄》卷八　自魏長生以秦腔首倡於京都，其繼之者如雲。有王湘雲者，湖北沔陽人。善秦腔，貌疏秀，爲士大夫所賞識。有宗臣某，嘗拆其園中樓閣爲其償逋債。湘雲性幽謔，善繪墨蘭，頗多風趣。余太史集爲之作《煙蘭小譜》，以紀一時花月之盛，以湘雲爲魁選云。後湘雲改業爲商賈，家頗富饒，至今猶在云。

《嘯亭續錄》卷一　乾隆初，純皇帝以海內昇平，命張文敏製諸院本進呈，以備樂部演習，凡各節令皆奏演。其時典故如屈子競渡，子安題閣諸事，無不譜入，謂之《月令承應》。其於內庭諸喜慶事，奏演祥徵瑞應者，謂之《法宮雅奏》。其於萬壽令節前後奏演羣仙神道添籌錫禧，以及黃童白叟含哺鼓腹者，謂之《九九大慶》。又演目犍連尊者救母事，析爲十本，謂之《勸善金科》，於歲暮奏之，以其鬼魅雜出，以代古人儺祓之意。演唐玄奘西域取經事，謂之《昇平寶筏》，於上元前後日奏之。其曲文皆文敏親製，詞藻奇麗，引用內典經卷，大爲超妙。其後又命莊恪親王譜蜀、漢《三國志》典故，謂之《鼎峙春秋》。又譜宋政和間梁山諸盜及宋、金交兵，徽、欽北狩諸事，謂之《忠義璇圖》。其詞皆出日華遊客之手，惟能敷衍成章，又抄襲元、明《水滸義俠》、《西川圖》諸院本曲文，遠不逮文敏多矣。嘉慶癸酉，上以教匪事，特命罷演諸連臺，上元日惟以《月令承應》代之，其放除聲色，至矣！

劉潞《清宮詞選》　據《大清會典事例》：「道光元年奉旨，南府著改爲升平署。」又據《天咫偶聞》：「樂部在西安門內，初沿明制，用教坊司，有奉鑾，其屬左右韶乍司樂共四人，協同官十人，俳長無定員。雍正時改和聲署，禮部、內務府、太常鴻臚皆領之。乾隆七年始命王大臣總領樂部事，王一人，侍郎一人，皆兼官也。其神樂署仍隸太常，和聲署則隸內務府，俗稱南府，其優伶皆內監也。」

丘逢甲《論山歌》　粵調歌成字字珠，曼聲長引不模糊。詩壇多少油腔筆，有此淫思古意無？

《人境廬詩草》卷一　十五國風妙絕古今，正以婦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學士大夫操筆爲之，反不能爾，以人籟易爲，天籟難學也。余離家日久，鄉音漸忘，輯錄此歌謠，往往搜索枯腸，半日不成一字。因念彼岡頭溪尾，肩挑一擔，竟日往復，歌聲不歇者，何其才之大也！錢塘梁應來孝廉作《秋雨庵隨筆》錄粵歌十數篇，如「月子彎彎照九州」等篇，皆哀感頑豔，絕妙好詞，中有「四更鷄啼郎過廣」一語，可知卽爲吾鄉山歌。然山歌每以方言設喻，或以作韻，苟不諳土俗，卽不知其妙，筆之於書，殊不易耳。往在京師，鍾遇賓師見語，有土娼名滿絨遮，與千總謝某昵好，中秋節至其家，則既有密約，意不在客，因戲謂汝能爲歌，吾輩卽去，不復攔。遂應聲曰：「八月十五看月華，月華照見儂兩家，（（原注））以土音讀作紗字第二音。）滿絨遮，謝副爺。」乃大笑而去。此歌雖陽春二三月不及也。又有乞兒歌，沿門拍板，爲興寧人所獨擅場。僕記一歌曰：「一天祇有十二時，一時祇走兩三間，一間祇討一文錢，蒼天蒼天眞可憐！」悲壯蒼涼，僕破費青蚨百文，並軟慰之，故能記也。僕今創爲此體，他日當約陳雁皋、鍾子華、陳再薌、溫慕柳、梁詩五分司輯錄。曉岑最工此體，當奉爲總裁。彙選成篇，當遠在《粵謳》上也。

魏晉錫《書坊禁例》　乾隆三年議準，查定例：凡坊肆市賣一應淫詞小說，在內交八旗都統、察院、順天府，在外交督撫等，轉飭所屬官，嚴行查禁，務將書板盡行銷毀，有仍行造作刻印者，系官革職，軍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賣者杖一百，徒三年，該管官弁不行查出者，一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蓋淫詞穢說，最爲風俗人心之害，例禁綦嚴。但地方官奉行不力，致向存舊刻銷毀不盡；甚至收買各種，叠架盈箱，列諸市肆，租賃與人觀看。若不嚴行禁絕，不但舊板仍然刷印，且新板接踵刊行，實非拔本塞源之道。應再通行直省督撫，轉飭該地方官，凡民間一應淫詞小說，除造作刻印，《定例》已嚴，均照舊遵行外，其有收存舊本，限文到三月，悉令銷毀。如過期不行銷毀者，照《買看例》治罪。其有開鋪租賃者，照《市賣例》治罪。該管官員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

《勸毀淫書徵信集》　刑部爲敬陳管見事。議覆廣韶學政王丕烈奏淫詞小說宜申嚴也（云云）。查淫詞小說，原爲風俗人心之害，故例禁綦嚴。或地方官奉行不力，日久法弛，致向來舊書，至今銷毀未盡；甚至收賣各種，公然叠架盈箱，列諸市肆，租賃與人，供其觀看。若不幷行申禁，不但舊板又復刷印，且新板接踵刊行，實非拔本塞源之計。應再通行直省督撫，轉飭該地方官，凡民間一應淫詞小說，除造作刻印，《定例》已嚴，均應照舊遵行外，凡有

收存舊本，限文到三個月，悉令銷毀。如過期不行銷毀者，照《買看例》治罪。其有開鋪租賃與人者，照《市賣例》治罪。至該管官員，查《定例》：「如有違禁造作刻印者，不行查出，一次，罰俸六個月；二次，罰俸一年；三次，降一級調用」等語，失察久經定有處分。如該管官任其收存租賃，明知故縱者，照《禁止邪教不能察緝例》，降二級調用。乾隆三年五月十九日題。本月二十一日，奉旨依議。欽此。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卷一〇四　嘉慶七年十月癸亥，上諭內閣：朕恭閱皇考《高宗純皇帝實錄》內載：「乾隆十八年七月欽奉諭旨：滿州習俗純樸，自我朝一統以來，始學漢文，曾將《五經》及《四子》、《通鑒》等書翻譯刊行。近有不肖之徒，不翻譯正傳，反將《水滸》、《西廂記》等小說翻譯，使人閱看，誘以爲惡，甚至以滿洲單字還音鈔寫古詞者俱有，滿洲習俗之偷，皆由于此，不可不嚴行禁止等因，欽此。」仰見我皇考崇正黜邪，爲風俗人心計者，至深且遠。從前滿洲盡皆通曉清文，是以尚能將小說古詞，翻譯成編，皇考深恐爲習俗之害，嚴飭禁止。今滿洲非惟不能翻譯，甚至清話生疏，不識清字，其粗曉漢文者，又以經史正文，詞義深奧，難于誦習，專取各種無稽小說，日事披覽，而人心漸即于偷，此不獨滿洲爲然，即漢人亦多蹈此陋習。如經爲學問根柢，自應悉心研討，至諸子百家，不過供文人涉獵，已屬藝餘；乃鄉曲小民，不但經、史不能領悟，即子、集亦束置不觀，惟喜瞽詞俗劇，及一切鄙俚之詞；更有編造新文，廣爲傳播，大率不外乎草竊奸宄之事，而愚民之好勇鬥狠者，溺于邪慝，轉相慕效，糾伙結盟，肆行淫暴，概由看此等書詞所致，世道人心，大有關係，不可不重申嚴禁。但此時若紛紛查辦，未免假手吏胥，轉滋擾累；著在京之步兵統領、順天府、五城各衙門及外省各督撫通飭地方官，出示勸諭，將各坊肆及家藏不經小說，現已刊播者，令其自行燒毀，不得仍留原板，此後幷不准再行編造刊刻，以端風化而息詖詞。將此通諭知之。

又卷二三〇　嘉慶十五年庚午六月辛卯，諭內閣：御史伯依保奏請禁小說一摺。坊本小說，無非好勇鬥狠，穢褻不端之事，在稍知自愛者，尚不爲其所惑，而無知之徒，一經入目，往往被其牽誘，于風俗人心，殊有關係。本干例禁，但日久奉行不力，而市賈又以此刊刻取利，其名目尚不止如該御史所奏數種。著五城御史出示曉諭禁止，如有此等刻本，即行銷毀，亦不得令吏胥等借端向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

又卷二七六　嘉慶十八年癸酉冬十月丙午，又諭：御史蔡炯奏請飭禁民間結會拜會，及坊肆售賣小說等書，幷查核僧道一摺：愚民燒香拜會，原祇惑于因果利益之說，然至聚集多人，鳴鑼結會，即有莠民混迹其間，日久必滋生事端。著步軍統領、五城、順天府及各督撫，各飭所屬，實力查禁，幷勤加化導，俾小民曉然于安分守業，即係爲善獲福之端，自不爲邪說所惑。至稗官小說，編造本自無稽，因其詞多俚鄙，市井粗解識字之徒，手挾一册，薰染既久，鬥狠淫邪之習，皆出于此，實爲風俗人心之害，坊肆刊刻售賣，本干例禁，幷著實力稽查銷毀，勿得視爲具文。至僧道亦齊民之一，由來已久，領牒剃度，本有定制，無庸另設禁令，以省煩苛。

又卷二八一　嘉慶十八年癸酉十二月癸丑，又諭：陳預奏整飭吏治一摺。【略】至稗官野史，大率侈談怪力亂神之事，最爲人心風俗之害，屢經降旨飭禁。此等小說，未必家有其書，多由坊肆租賃，應行實力禁止，嗣後不准開設小說坊肆，違者，將開設坊肆之人以違制論。至民間演劇，原所不禁，然每喜扮演好勇鬥狠各雜劇，無知小民，多誤以盜劫爲英雄，以悖逆爲義氣，目染耳濡，爲害尤甚。前已有旨查禁，該管地方官，務認眞禁止，勿又視爲具文。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卷二四九　道光十四年二月庚申，諭內閣，御史俞焜奏，請申明例禁，以培風俗一摺。自來民俗之淳灕，由于平時之漸染，國家型方訓俗，必將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大爲之防，方可正人心而維風俗。如該御史所奏，近來傳奇、演義等書，踵事翻新，詞多俚鄙，其始不過市井之徒，樂于觀覽，甚至兒童婦女，莫不飫聞而習見之，以蕩佚爲風流，以強梁爲雄杰，以佻薄爲能事，以穢褻爲常談；復有假托誣妄，創爲符咒禳厭等術，蠢愚無識，易爲簧鼓，刑訟之日繁，奸盜之日熾，未必不由于此。嗣後各直省督撫及府尹等，嚴飭地方官實力稽查，如有坊肆刊刻，及租賃各鋪一切淫書小說，務須搜取板書，盡行銷毀，庶幾經正民興，奇邪胥靖，朕實有厚望焉。將此通諭知之。

尤侗眞《瑤華傳序》　余一身落落，四海飄零，亦自莫知定所。由楚而至豫章，再由豫章而游三浙，今且又至八閩矣。每到一處，哄傳有《紅樓夢》一書，云有一百餘回。因回數煩多，無力鐫刊，今所流傳者皆係聚珍板印刷，

故索價甚昂，自非酸子紙裏中物可能羅致，每深神往。抵閩後，竊見友人處有一函置於案側，詢之，曰《紅樓夢》，不覺爲之眼饞。再四情懇，而允假六日，遂珍重攜歸閱之。費去五日夜心神，得其全部要領，似與從前耳聞閱者之贊美大相徑庭。偶於廣座談及，而大衆似有以盲人目我者，心竊疑之。及於漳郡得晤吾里香城，乃余卯角交也。知其素多著作，當詢增得新構幾許，即檢示四五種，皆余所未睹者。內有《紅樓外史》在焉，惜未告成，然大局已定。因借香城之所定，即決我之疑團。僅止二本，於二三時中即閱竟，不及掩卷而拉香城之曰：「吾至今日始知兩目之猶未盲也，子何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耶？」香城詢故，余述知所由，不覺相對捧腹，共嘆世之自謂不盲者盡屬耳食之徒，其精粗美惡究未了了於此中也。余又翻一種，標其目曰《瑤華傳》，略窺卷首大旨，似乎有味，亦乞攜歸細閱焉。自始至終，僅有四十回，每回之數較之《紅樓夢》長有數頁，情節比之《紅樓夢》更爲煩冗。敘事之簡明，段落之清楚，不待言矣，抑且起因發覺，盡非扯淡。因共談論，如《紅樓夢》之因由，無非爲青埂山下女媧氏煉剩之一石，僧道等欲扶持其下凡歷劫，既上古經女媧氏煉就之石，非若血氣修煉所成，而有違天地生意，致必須歷劫者。至絳珠草得受此石之甘露灌溉，欲隨下凡，以眼淚酬還其惠，此更屬無謂。「歷劫」兩字之義並未考究得實，亦將搖筆伸紙而著書，不亦荒誕乎？請閱香城所著《瑤華傳》，其造意爲雄狐欲取百女之紅，而得成幻形之術，於是劍仙怒而斬之，即按國法，亦難饒恕，於理實爲純正。迨狐鬼思過服善而皈依，劍仙始生哀矜而收錄，仍責償夙孽，方能超度爲仙，不因皈依收錄，便置夙孽於不問也。如狐鬼而不爲皈依，即入輪回，如投胎後，不償夙孽，不修功行，仍還狐鬼之原，蓋理勢然也。試問青埂山下之石，若不歷劫，豈不令其爲石乎？抑絳珠草不將眼淚哭還，豈不令其爲草乎？凡著書立說，須要透出一個「理」字，既無「理」字透出，其情何由而生？若屏絕情理而著書，則吾不知其所著何書矣。茲細閱《瑤華傳》，甚嫌其少，故閱之不已，又於每回之後妄加評語，其灰蛇伏綫處猶恐難明者，特爲拈出之，蓋由得其情而愛其文也。若《紅樓夢》，但嫌其繁，不覺其有情，致其生出枝節，未見其一一收羅。余非薄於彼而厚於此，諸君子悉具慧眼，兩書具在，何妨細爲考核，以證余言之然否。

周永保《瑤華傳跋》　最可厭者，莫如近世之《紅樓夢》，蠅鳴蚓唱，動輒萬言，汗漫不收，味同嚼蠟。世顧盛稱之，或又從而續之，亦大可怪矣。乙丑之春，得見香城先生《瑤華傳》抄本一册，乃喟然嘆曰：「天下未嘗無才也，其湮沒於剞劂所不及者豈少也哉！」【略】非胸中別有丘壑，筆下可走虬龍，其孰能與於此？眞四大奇書之的派也。豈散漫蕪穢之《紅樓夢》所能夢游其境者哉！

天目山樵《儒林外史識語》　近世演義書，如《紅樓夢》實出《金瓶梅》，其陷溺人心則有過之。《蕩寇志》意在救《水滸傳》之失，仍仿其筆意，其出色寫陳麗卿、劉慧娘，使人傾聽而心知其爲萬無是事；「九陽鐘」、「元黃吊掛」諸回，則蹈入《封神傳》甲裏，後半部更外強中乾矣。《外史》用筆不離《水滸傳》、《金瓶梅》範圍，魄力則不及遠甚，然描寫世事，實情實理，不必確指其人，而遺貌取神，皆酬接中所頻見，可以鏡人，可以自鏡，中才之士喜讀之。其有不屑讀者：高出於《外史》之人；有不欲讀者：不以《外史》中下材爲非者也。

滬北俗子《玉燕姻緣傳序》　嘗觀人之各有所好者，性之近也。或以吟咏誇於一時，或以著述傳於天下；或寄情於楚館秦樓，或嘯傲於花天酒地；或以抱才不遇，困厄頻年，以錦心繡口之才，定國安邦之志，無由發泄，借野史稗官以暢其志者有之。是以《鏡花緣》者，曠其見聞之夥；《紅樓夢》者，運其筆意之深。事雖不同，各逞其胸中抱負而有所發泄也。若以後園贈金、公子落難印定閱者耳目，無所取也。

卧讀生《才子如意緣序》　閑書小說，不知昉自何代，抑皆始於《虞初新志》，而後幻市蜃樓，爲文士無聊，而以意撰之者歟？予亦嘗覽夫坊間之閑書小說矣。標新領異，各自矜奇，牛怪蛇神，無慮數百種。有以七言成句者，若《天雨花》也，若《再生緣》也，叶以順韻，分別生旦丑末腳色，可歌可唱，隨事問答，口吻如生；有文言之官話，有俗語之土音，閱者不啻觀名優之演劇矣。綠窗繡罷，人靜多暇，一編在手，頗足消閑也。有以段說紀事者，若《聊齋志異》、若《夜談隨錄》，則句梳字櫛，體例謹嚴；或諷或頌，說鬼談狐；當時作者皆有謂而言，非果好塗抹也。他如宣瘦梅之《夜雨秋燈錄》，管秋初之《黎林春睡錄》，雖（批）〔披〕風抹雨，樓駕凌空，而勸善懲惡，亦非盡齊東野語耳！

俞正燮《癸巳存稿・演義小說》　嘉慶七年，禁坊肆不經小說，此後不准

再行編造。十五年六月，御史伯依保奏禁《燈草和尚》、《如意君傳》、《濃情快史》、《株林野史》、《肉蒲團》等。諭旨不得令吏胥等藉端于坊市紛紛搜查，致有滋擾。十八年十月，又禁止淫詞小說。

邱煒萲《菽園贅談》卷三　本朝小說，何止數百家。紀實研理者，當以馮班《鈍吟雜錄》，王士禛《居易錄》，阮葵生《茶餘客話》，王應奎《柳南隨筆》，法式善《槐廳載筆》、《清秘述聞》，童翼駒《墨海人名錄》、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爲優。談狐說鬼者，自以紀昀《閱微草堂五種》爲第一，蒲松齡《聊齋志異》次之，沈起鳳諧鐸》又次之。言情道俗者，則以《紅樓夢》爲最，此外若《兒女英雄傳》、《花月痕》等作，皆能自出機杼，不依傍他人籬下。

又　詩文雖小道，小說蓋小之又小者也，然自有章法、有主腦在，否則滿屋散錢，從何串起？讀者亦覺茫無頭緒，未終卷而思睡矣。即如《紅樓夢》，以絳珠還淚爲主腦，故黛玉之死，寶玉一癡而不醒，從此出家收場，無事《紅樓》後夢也。《西廂記》以白馬解圍爲主腦，故夫人拷豔、紅娘直認而不諱，從此名義已定，無事再續《西廂》也。《水滸》主腦在於收結三十六人，故以梁山泊驚惡夢戛然而止，意在於著書，故可止而止，不在於羣盜。故憑空而起者，亦無端而息，所謂以不了了之也。此是著書體例，非示人以破綻，後人不察，紛紛蛇足，幾何不令讀者齒冷！

又卷四　《兒女英雄傳》自是有意與《紅樓夢》爭勝。看他請出忠孝廉節一個大題目來，搬演許多，無非想將《紅樓》壓住。直如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才多者天見忌，名高者矢之鵠，不意小說中亦難免此。然非作《紅樓夢》者先爲創局，巧度金針，《兒女英雄》究安得陰宗其長而顯攻其短？攻之雖不克，而彼之長已爲吾所竊取以鳴世，又安知《兒女英雄》顯而攻之者，不從而陰爲感耶！《紅樓夢》得此大弟子，可謂風騷有正聲矣。

又　文章爭起句，亦爭結句，於二者而權其輕重，則結句尤重於起句。試觀今人應試之文，結句或有不佳，起句無不佳者。古人傳世之文，起句無不佳者，結句往往佳於起句，其精神貫注之處，優劣分而難易見，難易見而輕重得矣。小說亦然。《紅樓夢》徹首徹尾竟無一筆可議，所以獨高一代。《兒女英雄傳》不及《紅樓》，正坐後半不佳。

又　《花月痕》一書，亦從熟讀《紅樓夢》得來。其精到處，與《兒女英雄傳》相馳逐於藝圃，正不知誰爲趙漢？若以視《紅樓》，則自謝不敏，亦緣後勁失力故也。就使後勁，要亦未到《紅樓》地位。《花月痕》命意，見自序兩篇中，大抵有寄託而無指摘者近是。人見其所言多咸、同間事，意以爲必有指摘，過矣。亦猶《紅樓夢》一書，談者紛紛，或以爲指摘滿洲某權貴、某大臣而作，及取其事按之，則皆依稀影響，不實不盡。要知作者假名立義，因文生情，本是空中樓閣，特患閱歷既多，瞑想遐思，皆成實境。偶借鑒於古人，竟畢肖於今人，欲窮形於魍魎，遂驅及於蛇龍。天地之大，何所不有？七情之發，何境不生？文字之暗合有然，事物之相值何獨不然？得一有心者爲之吹毛求疵，而作者危矣；得一有心人爲之平情論事，而觀者諒矣。或曰：「《紅樓夢》、《花月痕》無所指摘，則吾既得聞命矣！然則《琵琶》、《西廂》、《荊釵》之率爾拈毫，亦在可原之例乎？」余曰：「否，否，不同年而語矣！《西廂》之非，非無可掩，余前故直誅其心；《荊釵》之冤，界乎疑似，又安忍以爲美談！獨至《琵琶》一記，世有謂爲譏王四而作，李笠翁曾暢辨之。不過言著書者當知自愛，當不爲小人影射之智，究無解於中郎之辱。然其先已有言之者，宋甫里陸游爲一代宗工，其詩乃云：『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爲中郎地者，不亦至乎！罪有眞疑，定以文之虛實。《紅樓夢》、《花月痕》二書，所謂疑也。《琵琶》、《西廂》、《荊釵》等作，已明明道出崔、蔡、孫、王，故不可同年而語也。」

又　曹雪芹撰《紅樓夢》，花雨繽紛，灑遍大千世界；錦繡肝腸，普天之下誰不競呼爲才子？而說者乃以林、薛以下諸美人皆不纏足，謂爲隱刺滿洲巨族某相國府中陰事，以蒙、滿婦女均素足故也。傳疑傳信，莫知其始。滿洲巨族聞及此書，輒形切齒，燬禁者屢矣！不知中國文字歷來傳美人者，原不稱及雙彎。《雜事秘辛》，古豔濃香，千古絕調，特寫素足，豈以此亦爲滿洲婦女乎？文字寫美人纏足，古雖有之，除一窅娘外，並不指定誰何？至元時，《西廂記》始以專譽雙文，而原本《會眞記》無有也。《西廂》僞事，何足據爲典實？今於《紅樓夢》不纏足美人，遂疑曹氏爲有意影射，恨其事而並怒其文，不已冤耶！燕北閒人特著《兒女英雄傳》，極寫義俠以稱滿人，將藉此以平局外之氣，用心可爲厚矣，至思奪雪芹一席，而阻《紅樓》行世，尚屬未能。今無論其是否刺滿相國之作，即是矣！《琵琶》中郎，《荊釵》十朋，人自鑑別，書自流傳，亦何能阻？況劣筆如《後紅樓夢》、《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續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之數種者，本無盛名，猶未能

一掃而空，而《紅樓夢》原書騰談難滅，更可知矣！必不得已，再著一書，以匡古人之失，如《蕩寇志》名爲《結水滸》，以反正第五才子書《水滸傳》，可也。余觀滿洲人，非無擅長說部之才，乾隆間有某知縣著《夜談隨錄》，其筆意純從《聊齋志異》脫化而出；咸豐間余小汀相國之子桂全著《品花寶鑑》，獨開生面，皆能語妙一時，而名後世。他如《嘯亭雜錄》多記名人軼事，國家勤政，聞爲道光朝禮親王昭槤所輯編，以說部而兼史稿，天潢宗派，強識劬學，更爲難得。於此有人焉，苟縱其才力之所至，十年伏案，棄稿三樓，以專成一種必傳之作，與《紅樓》爭勝，是天地間又增一大部空靈奇妙文字，與後世才人同聲贊嘆，何快如耶！《青樓夢》出近時蘇州一俞姓者手筆，即此小說中所叙之金挹香其人，而鄒拜林即其好友鄒翰飛，嘗著《三借廬贅談》者也。此書專爲自己寫照，事實半從附會，祇圖說得熱鬧，以饜看者，並無宗旨，並無寄託。因說青樓軼事，遂以《青樓夢》名編，並非敢與《紅樓夢》作上下雲龍，互相追逐。或見其命名如此，處處執《紅樓夢》相繩，則疵累多矣！

又　講駢體文，還算《花月痕》作者優於《紅樓夢》作者，若論小說本色，則《紅樓夢》其聖矣。《花月痕》況又後半部不佳，其最不在行處，尤屬墜《鏡花緣》窠臼，演戰鬥上情節。國初有李姓其人著《鏡花緣》一書，琴棋書藝，嘲詼謔浪，都能入妙。以百花神貼切百才女，一人一傳，楚楚名家。來至收場，無聊極思，遂以兵事爲題，幻出酒財氣色四陣，敷衍成文，一何可厭！（撰《鏡花緣》之李姓其人，或謂即金華李笠翁漁也。）

又　余于《贅談》卷四爲《小說閒評》，臚列《紅樓夢》、《兒女英雄傳》、《花月痕》三書優劣，而未及其他。暇復續有論列，以閒日爲閒評，詹詹小言，無當大雅，然以增滿《贅談》部頭則得矣。凡所論者，曰《諧鐸》也，《西青散記》、《子不語》也，《夜談隨錄》也，《蘭苕館外史》也，《嘯亭雜錄》也，《右台仙館筆記》也，《夜雨秋燈錄》也，以上皆筆記體。曰《覺後禪》也，《蕩寇志》也，《品花寶鑑》也，《儒林外史》也，《野叟曝言》也，《燕山外史》也，《蟫史》也，《女仙外史》也，《金瓶梅》也，《青樓夢》也，《鏡花緣》也，以上皆演義體。

又　雍正間，江南名士史氏震林著《西青散記》一種，至光緒初年王紫詮廣文爲之校刊，大行於世，極負重名。其書本不當以小說論，惟中特筆傳綃山農家婦雙卿女史數十條，夾叙夾議，纖悉必到，是蓋以小說體行文者。嗟乎雙卿，是耶非耶！其人都在想像有無間，而《散記》之筆墨，則已極飄飄欲仙之致矣。蒲氏松齡生後，才人能握寸管作筆記小說而不爲《聊齋志異》所掩者，沈之《諧鐸》、史之《散記》是已。《諧鐸》得《聊齋》之設想空靈，造句纖巧；《散記》得《聊齋》之叙事婉摯，出語清新，而古豔盤硬，皆未之及。所妙者，沈、史著書，均能自存面目，未嘗有意依傍《聊齋》，拾其一顰一笑。

又　《子不語》別名《新齊諧》、《連續新齊諧》，部頭頗大，篇中眞得諧處卻又甚少，只見無理之事，無情之文，累累不絕耳。袁子才先生初撰此書時，自以多閱漢、唐小說，典料本多，一旦附會傳聞，稍事塗澤，便可驚人壓衆，故其意頗自負。迨書成而不滿閱者之口，雖屬在人意中，實出先生料外。大抵小說一道，雖甚小慧，無關學問，苟求必傳，而非萃全力爲之不可。今日人皆知《聊齋志異》膾炙人口，聞蒲氏爲此書時，實積二十年採訪鉤索之功，即目錄編次，亦經數番調動而後定也。吾以此律《新齊諧》，或將以兩書體例不同爲言，則曷不觀紀曉嵐先生之《閱微草堂五種》乎？叙事說理，何等明淨，每有至繁至雜之處，括以十數行字句，其中層累曲折，令人耳得成聲，目遇成色，取給雅俗，警起聵聾，彼《新齊諧》者能之否？

又　《齊諧》攻宋儒，每每肆意作謔，殊不足服理學家之心；《五種》攻宋儒，架空設難，實足以平道學家之氣。至紀氏素持議論，謂儒者只可著書行世，不當聚徒講學」，此等摧抑士氣之言，其視袁氏風流自賞，佚蕩範圍，而流弊所暨，遂以放隳人之廉隅者，其罪則誠同等耳！

又　《諧鐸》耽爲集句之詩，《花月痕》妙在自作之詩，皆驚才絕豔，令人歎服。《品花寶鑑》之《金縷曲》詞一闋，亦情摯語，不可多得。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閱微草堂筆記》　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五種》。【略】至於《諧鐸》、《夜譚隨錄》等書，皆欲步武留仙者，飯後茶餘，尚可資以解悶。降而至于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

別士（夏曾佑）《小說原理》　人所以樂觀小說之故既明，作小說當如何下筆亦可識。蓋作小說有五難：一、寫小人易，寫君子難。人之用意，必就己所住之本位以爲推，人多中材，仰而測之，以度君子，未必即得君子之品性；俯而察之，以燭小人，未有不見小人之肺腑也。試觀《三國志演義》，竭力寫一關羽，乃適成一驕矜滅裂之人。又欲竭力寫一諸葛亮，乃適成一刻薄輕狡之人。《儒林外史》竭力寫一虞博士，乃適成一迂闊枯寂之人。而各書之寫小人無不栩栩欲活。此君子難寫，小人易寫之徵也。是以作《金瓶梅》、《紅

樓夢》與《海上花》之前三十回者，皆立意不寫君子，若必欲寫，則寫野蠻之君子尚易，如《水滸》之寫武松、魯達是，而文明之君子則無寫法矣！二、寫小事易，寫大事難。小事如吃酒、旅行、奸盜之類，大事如廢立、打仗之類。大抵吾人於小事之經歷多，而於大事之經歷少。《金瓶梅》、《紅樓夢》均不寫大事，《水滸》後半部寫之，惟三打祝家莊事，能使數十百人一時並見於紙上，幾非《左傳》、《史記》所能及！餘無足觀。《三國演義》、《列國演義》專寫大事，遂令人不可向邇矣。三、寫貧賤易，寫富貴難。此因發憤著書者，以貧士爲多，非過來人不能道也。觀《石頭記》自明。四、寫實事易，寫假事難。金聖嘆云：「最難寫打虎、偷漢。」今觀《水滸》寫潘金蓮、潘巧雲偷漢，均極工，而武松、李逵之打虎均不甚工。李逵打虎，祇是持刀蠻殺，固無足論；武松打虎，以一手按虎之頭於地，一手握拳擊殺之。夫虎爲食肉類動物，腰長而軟，若人力按其頭，彼之四爪，均可上攫，與牛不同也。若不信，可以一貓爲虎之代表，以武松打虎之方法打之，則其事之能不能自見矣！蓋虎本無可打之理，故無論如何寫之，皆不工也。打虎如此，鬼神可知。（注：《水滸》寫宋江遇玄女事，實是宋江說謊，均極工。）五、敘實事易，敘議論難。以大段議論羼入敘事之中，最爲討厭。讀正史紀傳者，無不知之矣！若以此習加之小說，尤爲不宜。有時不得不作，則必設法將議論之痕迹滅去始可。如《水滸》吳用說三阮撞籌，《海上花》黃二姐說羅子富，均有大段議論者。然三阮傳中，必時時插入吃酒、烹魚、撐船等事；黃二姐傳中，必時時插入點煙燈、吃水煙、叫管家等事，其法是將實景點入，則議論均成畫意矣！不然，刺刺不休，竟成一《經世文編》面目，豈不令人噴飯？作小說者，不可不知此五難而先避之。吾謂今日欲作小說，莫如將此生數十年所親見、親聞之實事，略加點化，即可成一絕妙小說。然可以牟利，而不可以導世。若欲爲社會起見，則甚難。蓋不能不寫一第一流之君子，是犯第一忌；此君子必與國家之大事有關係，是犯第二忌；謀大事必牽涉富貴人，是犯第三忌；其事必爲虛構，是犯第四忌；又不能無議論，是犯第五忌。五忌俱犯，而欲求其工，是猶航斷港絕潢而至於海也。曲本、彈詞之類，亦攝於小說之中，其實與小說之淵源甚異。小說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書雖散佚，以魏、晉間之小說例之，想亦收拾遺文，隱喻托諷，不指一人一事言之，皆子史之支流也。唐人《霍小玉傳》、《劉無雙傳》、《步非煙傳》等篇，始就一人一事，紆徐委備，詳其始末，然未有章回也。章回始見於《宣和遺事》，由《宣和遺事》而衍出者爲《水滸傳》，（注：元人曲有《水滸記》二卷，未知與傳孰先。）由《水滸傳》而衍出者爲《金瓶梅》，由《金瓶梅》而衍出者爲《石頭記》，於是六藝附庸，蔚爲大國，小說遂爲國文之一大支矣！彈詞原於樂章，由樂章而有詞曲，由詞曲而有元、明人諸雜劇。如《元人百種曲》、汲古閣所刊《六十種曲》之類，此種專爲演劇而設，然猶病其文理太深，不能普及。至本朝乃有一種，雖用生、旦、淨、丑之號，而曲無牌名，僅求順口，如《珍珠塔》、《雙珠鳳》之類，此等專爲唱書而設。再後則略去生、旦、淨、丑之名，而其唱專用七字爲句，如《玉釧緣》、《再生緣》之類。此種因脫去演劇、唱書之範圍，可以逍遙不制，故常有數十萬言之作，而其用則專以備閨人之潛玩。樂章至此與小說合流，所分者，一有韻，一無韻而已。

觚庵（俞明震）《觚庵漫筆》　余謂小說可分兩大派：一爲記敘派，綜其事實而記之，開合起伏，映帶點綴，使人目不暇給，凡歷史、軍事、偵探、科學等小說皆歸此派。我國以《三國志》爲獨絕，而《秘密使者》、《無名之英雄》諸書，亦會得此旨者。一爲描寫派，本其性情，而記其居處行止，談笑態度，使人生可敬、可愛、可憐、可憎、可惡諸感情，凡言情、社會、家庭、教育等小說皆入此派。我國以《紅樓夢》、《儒林外史》爲最，而《小公子》之寫兒童心理，亦一特別者也。

披髮生（羅普）《紅淚影序》　夫小說與劇曲，實爲文明之代表物，而皆發達於趙宋之代，斯亦世變之一奇矣！厥後作者浸多，流布漸廣。元有《水滸傳》、《西遊記》，明有《金瓶梅》、《隔簾花影》、《三國演義》，本朝有《紅樓夢》、《花月痕》、《海上花》、《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傳》，名作如林，幾以附庸，蔚爲大國，豈非一循乎天演之自然者哉？然吾國文人之心理，之眼光，皆視小說爲遊戲文章，殊鮮厝意，即有奇作異制，迥越恒谿，亦屏諸文學界外，不肯稍挂齒牙。

懺綺詞人《檮杌萃編序》　說部中之工於摹寫世俗情狀者，莫如《儒林外史》。近世規仿之者，若《官場現形記》，若《海上花列傳》，若《九尾龜》等，亦可謂窮形盡相，無態不搜矣。然所摹寫者，仍不外乎具鬼之形狀、居鬼之名稱者，與兩峰先生之《鬼趣圖》殆無以異。若夫能寫貌爲人而心爲鬼，名爲人而實爲鬼者，則惟施耐庵之《水滸傳》、曹雪芹之《紅樓夢》而已。耐庵之寫高

俠、西門慶，雪芹之寫薛蟠、賈瑞輩，猶是具鬼之形狀，居鬼之名稱者。至其寫宋江，寫吳用，寫寶釵，寫妙玉，則固明明一完好之人也，而有識者一見而知其爲鬼。作者未嘗著一貶詞，而紙上之聲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窺其秘奧，畫皮畫骨，繪影繪聲，神乎技矣！吾友誕叟所著之《檮杌萃編》，彷彿近之。

納川《小說叢話》《紅樓夢》，世家現形記也；《品花寶鑒》，紈褲現形記也；《儒林外史》，名士現形記也；《不可說》，偉人現形記也。

採香居士《續彭公案敘》誰謂野官稗史之無補風化也哉！古來忠臣、孝子、奇俠、烈士，其軼事不傳，往往見於他說。故正史之與傳奇，雖有雅俗之別，而其感人心以成風化則一也。以紀文達《閱微草堂》之作，王漁洋《池北偶談》之撰，皆近平話小說。以其淺顯清新，人所易曉，故不嫌稍涉於俚也。兩公之維持風化意深哉！然皆零殘碎簡，非若《三國》、《列國》諸演義，及曲園主人删定《七俠五義》之作，合首尾始末爲一篇也。此近日《繪圖彭公案》一書所以膾炙人口者，有由來矣！【略】讀其書者，如行山陰道中，應接不暇，每有「好山行恐盡」之慮。【略】丙申夏，見友人案頭有兩巨册，取閱之，乃題曰：《續彭公案》。略讀一過，見其筆情酣恣，墨花飛舞，有過前書，遂拍案大叫曰：「是眞大快吾意矣！」而因嘆孝子、忠臣、奇俠、烈士，其靈氣精光，自不泯沒也。

《客雲廬小說話・說部不必妄續》詞客稗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其名而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略】右說載遼海劉廷璣《在園雜志》。愚按此論甚善，足正好事之非。近來滬上侔利書賈，取時賢所著說部，改易名目，以期速售，如《後聊齋志異》、《續閱微草堂筆記》之類，正坐不知此失。《後聊齋志異》有二：其一不知誰氏創稿，筆墨庸劣，令人欲嘔；其一爲長洲王廣文（韜）手筆，遣詞旖旎，亦自成家，惟名《淞隱漫錄》，其曰《後聊齋志異》者，乃書賈翻印更名，非廣文本意也。而世不察，以爲大詬，人之多言，亦可畏已。至於《閱微草堂五種》，論者以爲我朝第一，超出《聊齋志異》之上，安在其能續，亦正不必續耳！

解弢《小說話》《蕩寇志》與《野叟曝言》同一腐氣。夫小說之事，宜諧不宜莊，宜虛不宜實，宜反不宜正，且宜迎合社會之心理，引之入勝，而從反面痛加棒喝，方可收變化人心之效。若筆筆正義，何若作「五經演義」耶！吾知讀者昏昏欲睡矣。然吾頗喜其宋江答蔡京書中「謾散兒郎，以太師相戲」二語。作小說須獨創一格，不落他人之窠臼，方爲上乘。若《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儒林外史》、《水滸傳》，皆能獨出機軸者。此外如《七俠五義》、《鏡花緣》亦差可自豪，但爲力弱矣！《紅樓》則鎔化群書之長而青出於藍者也。倫理小說最難作。不莊則失禮，過莊則無味，能於不莊之中而寓其莊，則得之矣。最足感人者，無過《水滸》之寫（吳）〔武〕松兄弟，他若《嘆血酬恩記》之寫孝子，《魚海淚波》之寫老祖母，亦不爲失神。妙在其人未必爲完人，而於天倫之事，發乎自然之情，不加毫末矯飾，使讀者知倫常之理，不僅爲聖賢之能事，則油然而興起焉。顧吾國文士，多昧乎此。每述孝子節婦，則盡芟其詖行，獨陳堅苦，意謂非若是則不足以當其稱，且爲他人法也。終致根器淺薄者，畏難而自棄，與作者初心相背，寧非過莊之弊哉。歷史小說，不能虛造事實。虛造而寓他意，則已非歷史小說矣。若虛造而不寓他意，則既非歷史小說，又非他種小說，直不成其爲書。然若直演正史，則又成爲白話歷史，亦非小說。是則歷史小說貴能摭拾遺聞，以發正史之覆，如《朝野遺紀》載宋高宗之不樂張忠獻，由於董腐之疾；《秋燈錄》言明末流寇之不制，推原於一妒婦潑醋而裁驛遞是也。其次，能補正史之遺者，爲類亦夥，不一一援引。

又　吾國言情小說，實可爲世界冠。然考之法律典禮，其所以限制愛情者，則莫吾國酷矣。夫婦爲家庭法律所制定，而其初則夫若婦均無過問之權，既定之後，復有倫常之禮節，責彼夫婦共守，勿或過與不及也。是愛情一事，先爲法律所隔，後爲禮教所限，不得絲毫自由之發展。若夫用之於夫婦倫常之外，則又目爲傷風敗俗，有重刑焉！然人於食色，性也，自古風流士女，蕩檢逾閑之事，亦罄竹難書。而文人操觚，不特不加呵斥，反若嘆羨不置者，雖以文章教世自命者，亦不盡徇法律、禮教之勢力，對於風月案裏之罪人，往往曲爲開脫。是猶專制虐政之下，人民渴想自由之樂，凡政府厲禁之書，人民愈酷嗜之，其文章亦格外煥發也。夫爲人物寫照，美人、英雄最易寫，名士則難矣，而聖賢尤難。蓋人非聖賢，何以知聖賢之用心行事哉！《儒林外史》之寫吳博士，稍具規模。《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支離滅裂，眞堪噴飯。《紅樓夢》通行本，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民、太平閑人之評話，傖野糊塗，不值一笑。唯護花主人之列贊，頗隽妙可讀。小說家常以理想補人之

缺憾。心之不慧也，可以易之；首之不美也，可以換之；見《聊齋・陸判》。魂之不靈也，可以代之，見《聊齋・小翠》。【略】近世西人鑲牙續足、烏鬚生髮等術，其尊小說家爲推轂者歟。小說敘人物登場，極難見長，不失之平庸，卽失之笨拙。施耐庵深得斯中三昧，出魯達、林冲、李逵、石秀，不費力而不平庸，出史(遷)、(進)、石勇、劉唐、張橫，突兀而不笨拙。若《紅樓》之出賈赦、賈政、賈璉、賈珍，又爲一種神筆，祇於冷子興口中遙遙一點。至黛玉入賈府之後，方歷落登場，使閱者如久識其人，渾忘其於何時因何事而出者，是乃文章之化工，不易法效者也。小說起首結尾，要有數法：一，神龍見首不見尾法，《水滸》、《西廂》是也。二、首尾照應法，《紅樓》是也。三、乾龍無首法，歐美作者多用之，吾國未之見也。

又《水滸》當於廣廳大厦，卧竹床，搖葵扇而讀之。《紅樓》當明窗淨几，焚香供花而讀之。《金瓶梅》當卧錦帳繡幄中讀之。《桃花扇》當登山臨水而讀之。哈氏《蠻荒》當雪夜圍爐讀之。《聊齋志異》當於月下讀之。《包探案》當於汽車、輪舶中讀之。作文要忙里偷閑，以蘇閱者之氣，如《兒女英雄傳》鄧九公與安學海述十三妹之歷史，正聽者攝氣咋舌之時，便插入二姑娘之打諢，此《琵琶行》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也。

又 文章令雅俗共賞，誠非易事，若《紅樓》可爲能盡其長：上至碩儒，不敢加以鄙詞；下至負販，亦不嫌其過高。至《儒林外史》，則俗人不能讀矣，故流傳絕少。作畫講距離，作文亦須論時間。《兒女英雄傳》十三妹殺僧救安龍媒一回，以一夜之中，作如許事，說如許話，吾想未必有若大功夫。吾國昔無社會小說，故於貧家狀況，多未述及，雖《儒林外史》，其中亦不多見，唯敘范進家，爲覷縷盡致。餘則《紅樓》之王狗家，《金瓶梅》之常峙節家而已。反觀迭更司之書，則眞可謂窮極色相。無論何書，總不能無疵病可議。作評者，當用研究學問之眼光，不當用崇拜宗教之心理。金聖嘆批《西廂》、《水滸》，彷彿漢、宋諸儒膜拜五經。後之評小說者，乃少不落其臼窠，偶取一書評之，則其書卽爲咸陽《呂覽》，千金不易隻字，任其筆飛墨舞，總覺帶一種酸腐氣象。

又《水滸》如燕市屠狗，慷慨悲歌。《封神》如倚劍高峰，海天長嘯。《紅樓》如紅燈綠酒，女郎談禪。《聊齋》如梧桐疏雨，蟋蟀吟秋。《桃花扇》如流水高山，漁樵閑話。《七俠五義》如五陵裘馬，馳騁康莊。《儒林外史》如板橋霜迹，茅店鷄聲。《茶花女》如巫峽哀猿，三聲淚下。《品花寶鑒》如玉壺春醉，曉院鶯歌。《新齊諧》如劇場三花，插科打諢。

又 論小說者，常以耐讀之遍數，定書之高下，是乃極好之標準也。然亦有時或爽，卽如《紅樓》百讀不厭，無論矣！《水滸》只須三四遍；《儒林外史》反有六七遍之意味。至論《儒林外史》之文，其氣勢結構本在《水滸》之下，第以全書散碎點染過多，倉卒不能盡記，是以雖讀至六七次，其興味尙蓬勃乎紙上。吾謂讀《水滸》，猶之乘舟過巫山、巴峽間，兩岸猿聲怪石，懍乎其不得徘徊留戀也。讀《儒林外史》，如徜徉於西湖、虎丘，卽一草一石，亦足羈人玩味。

又 中國作小說者，愛說三教歸一，謂儒、釋、道同一理也。如《蕩寇志》、《木蘭奇女子傳》是也。且有以此等傖語誣蔑《紅樓》者。又好說諸教鬥法。如《宣和遺事》，僧、道鬥法；《封神演義》，闡、截鬥法；《年羹堯征西》，僧、道、回、耶鬥法是也。歸一則謬妄可厭，鬥法則有趣味。《野叟曝言》，且僧、道與儒鬥法，都鬥的沒精神。

又 忽發一豪興，欲聯合海內小說名家，組織一小說審定會，甄選五部之善本，次第其高下，各彙爲叢書，俾後之閱者，知所注意，不致爲無價值之作，枉耗其心目之力，而後之作者，亦有所矜式，是固有功於世之舉也。惟以人微言輕，不克荷此號召之任，茲就一隅之瞽論，假定其等第，以請教於高明：甲等三種：第一《紅樓夢》，第二《水滸傳》，第三《儒林外史》。乙等八種：《西游記》、《封神演義》、《金瓶梅》、《品花寶鑒》、《隋唐演義》、《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鏡花緣》。丙等二種：《花月痕》、《蕩寇志》。

又 自今而往，章回小說不易有佳作。蓋章回之書，非在四五十萬字以上，則不易受人歡迎。如此大書，倉促爲之，決不能完善。造意謀篇，起稿芟潤，至速非數載不爲功。《紅樓》至披閱十載，增刪五次，原稿且不計焉。《蕩寇志》、《鏡花緣》皆將近十年。昔人窮困不得志，乃閉戶著書，以泄一生之牢騷，加以出版不易，其書大率於作者死後若干年，方能行世。故作者無汲汲求名謀利之心，得憂游删潤，以求盡美盡善。今則不然，朝甫脫稿，夕卽排印，十日之內，遍天下矣。作者孰不好當世之名，雖自知瑕疵尙夥，而迫不及待，急付書坊，藉以廣聲譽，得潤資，雖林琴南氏以文名者，尙不免此病，他更無論矣！

楊懋建《夢華瑣簿》　常州陳少逸譔《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絃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嘆諸人爲野狐教主，以之論禪悅、論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爲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蓋脫窠臼，別開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都門《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眞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籤，擬汰而存之，更爲補苴掇拾，輯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彙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媿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獺祭塡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即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眞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爲第一誼，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閥閱大家，如積薪然，後來者居上矣！顧余有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寶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爲尊親賢者諱，禮固宜之。至其中小人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誶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言等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章乎？桐仙爲余言，杜琴言即桐仙也，書中推爲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言、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漱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秦琪官。十人者皆不知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吳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鈔，未得其便。聞季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尙書郎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爲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尺一書致少逸，述鄙見質之，方把筆而難作，書未及達也。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蛟龍妒且護之耶？（《寶鑑》是年僅成前三十回；及己酉，少逸游廣西歸京，迺足成六十卷。余壬子乃見其刊本。戊辰九月，掌生記。）

吳沃堯《雜說》　《鏡花緣》一書，可謂之理想小說，亦可謂之科學小說。其所敘海外各國，皆依據《山海經》，無異爲《山海經》加一注疏，而其諷世理想、科學等，遂借以寓於其中。吾最喜其女兒國王強迫林之洋爲妃，與之纏足一段，其意若曰：「汝等男子，每以女子之小足爲玩具，盍一返躬爲之，而親嘗其痛苦哉？」全書所載各種藝術，又皆分配於各人，尤爲得體。不似《野叟曝言》獨以一文素臣爲通天本事之人，荒誕不經也。

拜顚生《海上繁華夢序》　嘗讀說部，至《花月痕》、《海上花列傳》、《青樓夢》、《風月夢》、《繪芳緣》諸書，竊謂其描寫花月閒情，俱能惟妙惟肖，尤以《花月痕》爲繪炙人口。

《海溫閑話》　《水滸》之後，有《蕩寇志》，其主人則《水滸》中人之還魂也。《紅樓夢》之後，有《續紅樓》，其主人皆《紅樓夢》中還魂也。此等思想，可厭已甚。在作者，不過欲借此以便於傳爾。究竟傳不傳？豈在是。二書文字，《蕩寇志》尙可，《續紅樓》甚惡。《蕩寇志》今坊間尙可購得，《續紅樓》則稀見矣。於此尤可見傳與不傳，自有道也。

蠻（黃人、黃摩西）《小說小話》　語云：「神龍見首不見尾。」龍非無尾，一使人見，則失其神矣！此作文之秘訣也。我國小說名家能通此旨者，如《水滸記》（耐庵本書止於三打曾頭市，余皆羅貫中所續，今通行本則金采割裂，增減施、羅兩書首尾成之），如《石頭記》（《石頭記》原書，鈔行者終於林黛玉之死，後編因觸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織造某之子，本一失學紈袴，從都門購得前編，以重金延文士續成之，即今通行之《石頭記》是也。無論書中前後優劣判然，即續成之意旨，亦表顯於書中。世俗不察，漫指此書爲曹氏作，而作《後紅樓夢》者，且橫加蛇足，尤可笑焉），如《金瓶梅》（此書相傳出王貞手，爲報復嚴氏《督亢圖》，要無左證。書實不全，卷末建蘸托生一回，荒率無致，大約即《續金瓶梅》者爲之。中間亦原缺二回，見《顧曲雜言》），如《儒林外史》（編未爲一傖牽連補綴而成，已見原書敘述中，茲不具論），如《兒女英雄傳》（原書終於安驥簡放烏里雅蘇臺大臣），皆不完全，非殘缺也，殘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即如王實甫之《會眞記傳奇》、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篇幅雖完，而意思未盡，亦深得此中三昧，是固非千篇

一律之英雄封拜、兒女團圓者所能夢見也。【略】古來無眞正完全之人格，小說雖屬理想，亦自有分際，若過求完善，便屬拙筆。《水滸記》之宋江、《石頭記》之賈寶玉人格雖不純，自能生觀者崇拜之心。若《野叟曝言》之文素臣，幾於全知全能，正令觀者味同嚼蠟，尙不如神怪小說之楊戩、孫悟空騰挪變化，雖無理而尙有趣焉！其思想之下劣，與天花藏才子書，及各種盲辭中王孫公子、名士佳人之十足裝點者何異？彼《金瓶梅》主人翁之人格，可謂極下矣！而其書歷今數百年，輒令人嘆賞不置。此中消息，惟熟於盲、腐二史者心知之，固不能爲賦六合、嘆三恨者之徒言也。

又 《三俠五義》一書，曲園俞氏就石玉昆本序行，易其名爲《七俠五義》。（書中三俠謂南俠、北俠、雙俠也。曲園因其人數爲四，疑有錯誤，遂湊入智化等；又改小義士艾虎爲小俠，而稱七俠。常笑曲園賅博，而不知有三王，禹、湯、文、武亦四人，三俠蓋用其例，豈非怪事！）此書人物地址稱謂，多寓游戲，作者亦無一定宗旨（俗本《龍圖公案》中有五鼠鬧東京一事，作者殆惡其荒陋，而另出機杼，借題發揮。章回小說家本有此一種，如元人《二郎神》雜劇，因楊戩擅作威福，比之灌口神而作。而《西遊記》、《封神榜》，卽以灌口神爲楊戩，侈叙其神通。《水滸記》有西門、潘氏通奸一段，而《金瓶梅》之百餘回洋洋大篇，卽從此出，皆其一例也）。然豪情壯采，可集劍俠傳之大成，排《水滸記》之壁壘。而又有一特色，爲二書所不及者，則自始至終百萬餘言，除夢兆冤魂以外，絕無神怪妖妄之談（如《水滸記》高唐州、芒碭山諸回，實耐庵敗筆）。而摹寫人情冷暖，世途險惡，亦曲盡其妙，不獨爲俠義添頰毫也。宜其爲鴻儒欣賞，而刺激社會之力，至今未衰焉！我國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傳》等書，未遽出泰西偵探小說下，而書中所謂俠義者，其才智亦似非歐美偵探名家所能及。蓋同一辦案，其在歐美，雖極疑難，而有服色、日記、名片、足印、煙、酒、用品等可推測，有戶籍、守兵、行業册等可稽查，又有種種格致、藥物、器械供其研究。警政完全，一呼可集，電車神速，百里非遙；電信、電話、鐵軌、汽船，處處交通。越國則有交納罪人之條約，搜牢則有羈束自由之捕符。挾法律之力，君主不能侵其權，故能操縱自如，摘奸發伏。而吾國則以上者一切不具，僅恃腦腕力，捕風索影，而欲使鬼蜮呈形，豺狼就捕，其難易、勞逸之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吾國民喜新厭故，輕己重人，輒崇拜歐美偵探家如神明，而置己國俠義事迹爲不屑道，何不思之甚也！或謂俠義小說之所謂俠義者，皆理想而非事實，抑知所謂福爾摩斯、聶格卡脫者，亦何嘗眞有其人。況吾國之俠義事迹，亦間有事實可據，而不盡出於文人狡獪也。

觀鑒我齋《兒女英雄傳序》 然世之稗史，充棟折軸，愜心貴當者蓋寡。自王新城喜讀說部，其書始寖寖盛，而求其旨少遠、詞近微、文可觀、事足鑒者，亦不過世行之《西遊記》、《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數種。蓋《西遊記》爲自治之書，丘眞人見玄門之不競，借釋教以警玄門，意在使之明心性，全軀命，本誠正以立言也。《水滸傳》、《金瓶梅》、《紅樓夢》同爲治人之書。一則施耐庵見元臣之失臣道，予盜賊以愧朝臣，意在教忠，本平治以立言也。一則王鳳洲痛親之死冤且慘，義圖復仇雪恥，又不得手仇人而刃之，不獲已影射仇家名姓，設爲穢言，投厥所好，更酖其篇頁，思有以中傷之，其苦心苦於卧薪吞炭，是則意在教孝，本修身以立言也。一則曹雪芹見簪纓巨族、喬木世臣之不知修德載福，承恩衍慶，托假言以談眞事，意在教之以禮與義，本齊家以立言也。是皆所謂有所爲而作，與不得已於言者也。間嘗竊計之，顧安得有人焉？於誠正、修齊、平治而外，補出《格致》一書，令我先睹爲快哉！繼復熟思之，數書者，雖立旨在誠正、修齊、平治，實托詞于怪力亂神。《西遊記》，其神也、怪也；《水滸傳》，其力也；《金瓶梅》，其亂也；《紅樓夢》，其顯托言情、隱欲彌蓋其怪力亂神者也。

李春芳《大紅袍序》 茲書所述公行事，與本傳多不合，語近附會。然其命意所在，則無非扶忠而抑奸，與《七俠五義》及《彭公》、《施公》等案，同一存心，而筆墨明白曉暢，正如白太傅詩能令老嫗都解。其狀忠奸處，尤快人意。

王韜《海上塵天影叙》 歷來章回說部中，《石頭記》以細膩勝，《水滸傳》以粗豪勝，《鏡花緣》以苛刻勝，《品花寶鑒》以含蓄勝，《野叟曝言》以誇大勝，《花月痕》以情致勝。是書兼而有之，可與以上說部家分爭一席，其所以譽之者如此。

管達如《說小說》第三章 今試一觀乎吾國之社會，則各種人所具有之心理，殆無一非小說之反映也。彼士人之孜孜矻矻，窮年不倦者，何爲乎？由有十年窗下，一舉成名等狀元宰相之小說，以爲之誘導也。彼深于迷信者，所以甘擲無量數之資財，以獻媚于神佛者，何爲乎？由有爲善獲福，爲惡獲

禍，天堂地獄諸小說，爲之誘導也。彼綠林豪客，市井武夫，所以好勇鬥狠，一言不合，白刃相讎，殺人越貨，恬不爲怪者，何爲乎？由其《水滸傳》、《施公案》、《七俠五義》等小說爲之誘導也。青年男女，纏綿床第，春花秋月，消磨豪氣，甚至爲踰牆穿穴之行，而曾不以爲恥者，何故乎？由其《紅樓夢》、《西廂記》諸書，以爲之誘導也。凡若此者，悉數難終，舉其一二，可以類推矣！夫小說者，社會心理之反映也。使社會上無此等人物，此等事實，則小說誠無由成。然社會者，又小說之反映也。因有小說，而此等心理益綿延于社會。然則社會也，小說也，殆又一而二，二而一者矣。小說之所以能具有若是魔力者，何也？【略】人類之對于社會，必不能無觖望不平之時。不平則鳴，而著述之事興焉，小說者，亦著述中之一種也。如專制之淫威，人所同惡者也。雖惡之而無知之何，然其惡之之情，固未嘗或忘也。于斯時也，而有若《水滸傳》者出，助阨塞不平之英雄以張目，而排斥社會上種種有權力之人，則其爲社會所歡迎，無待言矣！又如婚姻之不自由，亦人所同惡者也，難惡之而無可如何，然其惡之之心，亦未嘗或忘也。于斯時也，而有若《紅樓夢》者出，助一般之癡男怨女以張目，而排斥阻礙其愛情者之非，則其爲社會所歡迎，又無待言矣！【略】抑小說之作用，又有一焉，曰堅人之自信力。【略】夫人孰敢爲殺人(禦)〔越〕貨之事，以干犯社會之秩序者？然有一《水滸傳》以援助之，則儼然以魯智深、武二哥自居矣。人孰敢爲踰牆穿穴之行，以干犯名致者？然有一《紅樓夢》以援助之，則儼然以賈寶玉、林黛玉自居矣！不惟藉此爲口實，以抵抗世人之譏評，抑其心亦不以其所行者爲非矣！又不惟行之者不以爲非，即世人之譏評之者亦從而宥恕之矣。【略】如右所述，則小說之勢力，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其功用則雖至嚴密之法律，至精微之宗教，殆不足以勝之，亦可謂偉大矣。夫天下萬事萬物，無不可利用者。小說之勢力，偉大如此，利用之則可以得福；不能利用之，則將以召禍，又可斷言矣！

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偌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入于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沖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一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齋)〔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于是不得不乞靈于文字。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其俗語，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而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佛法之最上乘也。凡讀小說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于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泊》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

錢玄同《寄陳獨秀》 小說之有價值者，不過施耐庵之《水滸》、曹雪芹之《紅樓夢》、吳敬梓之《儒林外史》三書耳。

《新世說・文學》 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

極也。（曹名未詳，江南上元人。吳名敬梓，安徽全椒人。）

《清稗類鈔・著述類・小說之盛行》 好小說家言者，首推紀文達公昀。詼諧善談，今所傳《灤陽銷夏錄》、《續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姑妄聽之》是也。袁枚嘗作《子不語》，然不及其雅飭。蒲松齡之《聊齋志異》，尤爲卓絕，其敘事簡古，人比之司馬遷《史記》。餘如金人瑞之《西城風俗記》、湯傳楹之《閒餘筆話》、余懷之《板橋雜記》、吳翊鳳之《秋燈叢錄》，均能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至章回小說，自達海以滿字翻譯《三國演義》，以教旗人，而忠毅公額勒登保直視同古兵法，破川、楚教匪，爲一期名將。此亦可見小說之有裨實用矣！若呂撫之《二十四史通俗演義》、蔡寏之《東周列國志》、胡爲而之《東漢演義》、褚人穫之《改正隋唐演義》，雖較之《三國志演義》文質殊體，雅俗異態，而貞百慮於一致，驅萬途於同歸。亦能使紛煩衆理，無倒置之乖；殽雜羣言，無棼絲之亂。譬如葑菲，節取焉可也。言情之作，則莫如曹寅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敬梓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緜勝，思理爲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至善評小說者，則推金人瑞，筆端有刺，舌底瀾翻，亦爽快亦敏妙，（鐘）〔鍾〕惺、李卓吾之徒，望塵莫及矣！文清游戲，繆艮所作，近代則之，厥風大暢。東方譎諫，淳于滑稽，其於世道人心，蓋亦有功不少云。

又 小說家多好以自身所經過之歷史，爲著述之資料。如《儒林外史》中之杜少卿，即著者吳敬梓徵君之自寓也。《兒女英雄傳》著者文鐵僊，曾簡駐藏大臣，以事不果往，故書中安龍媒將有烏里雅蘇台之役，而卒不成行。殆亦以洩筆之時，感觸身世，因而自爲描寫耳！

總集

皇清文穎

愛新覺羅弘曆《皇清文穎序》 我大清受命百有餘年，列祖德教涵濡，光被海宇，右文之盛，炳焉與三代同風！朕紹聞遜志，以是爲學，亦以是爲治，矢其文德，一紀於茲。《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蓋自有天地而人經緯乎！其間士君子之一言一行，國家之制度，文爲禮樂刑政，布之爲教化，措之爲事功，無非文也。廼其菁英所萃，蔚爲國華，詞以殼之，聲以永之，律以和之。諧協六同，彰施五色。典謨作焉！雅頌興焉！《詩》不云乎「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文之盛也。而賡之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則所謂其風自上也。曩我皇祖命大學士陳廷敬選輯《皇清文穎》，儲之延閣，未及刊布。皇考復允廷臣之請，開館編輯，隨時附益，久之未竣。朕因命自乾隆甲子以前先爲編次，凡御製詩文廿四卷，臣工賦頌及諸體詩文一百卷。錄成，序其首簡。昔之論文，以代爲次者，於漢則有《西漢文類》，唐則有《文苑英華》、《唐文粹》，宋則有《文海》、《文鑑》，元則有《文類》，明則有《文衡》，皆博綜一代著作之林，無體不備。今是編惟取經進之作，朝廷館閣之篇，與諸書小異。然以觀斯文風尚當有取焉在。易渙之象曰：「風行水上，善立言者，以爲天地自然之文。而序卦受之以節，言文之不可過也。繼之以中孚，言有實也。節而不流，徵之以信，有典有則，可久之，道其在斯乎！」朕孜孜典學，求所以善持之者，因以爲摛文者鵠，俾共勉云。乾隆丁卯孟冬月御筆。

張廷玉、梁詩正、汪由敦《皇清文穎進表》 經筵日講起居注官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仍管翰林院事三等伯加十五級臣張廷玉等奉勅編輯《皇清文穎》告竣，恭呈睿覽。臣等謹奉表恭進者，伏以皇謨載道，瑤編迴學海之瀾；帝治同文，錦囊擷辭林之實。麗三辰之珠璧，光被無涯；調六藝之笙簧，化成有象。集腋之功甫就，含章之意斯昭。册府宏開，書城永峙。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結繩以降，代有篇章；斷竹而還，人多述作。演靈書於八會，啓妙理於三墳。帝曰典而臣曰謨，虞史肇彙編之體；聖爲經而賢爲傳，孔門垂著錄之規。撰詞賦於西都，上自宣武而下。周枚馬校藝文於東觀，大如詔令，而旁及箴銘。沿波討源，晉摯虞始爲詮叙；類分代次，梁蕭統實開選樓。徒茲四庫並稱，丁籤即隨乎甲乙；夫且萬川爭匯，海若悉納夫江河。而唐而宋而元，縹囊益富；爲粹爲鑑爲類，緗帙彌增。凡茲幟軸之紛綸，悉是休明之鼓吹。顧言期貫道，非徒藻繪之資；而文可經天，必待聖神之世。故簡册雖繁於往古，而英華獨盛於本朝。欽惟皇帝陛下聰明建極，聖哲敷文。性本生安，裕多能於天縱；功崇問學，昭盛德以日新。奎雯集三古之大成，金聲玉振；睿藻騰九霄之異采，鳳翥龍翔。燿薄海以光華，觀萬國車書之盛；登淳風於渾穆，纘累朝謨烈之遺。仰惟聖祖仁皇帝，德合欽明六十一年，媲堯天之廣運；世宗憲皇帝，道符濬哲一十三載，同舜日之重熙。元首明而股肱良，勅幾時勤賡載；教化行而風俗美，籲俊更切旁求。鹽梅舟楫之司，詞成霖雨；棫樸菁莪之澤，氣蔚雲霞。在祖宗丕顯丕承，盛美遞宣爲雅、頌；我皇上善繼善述，大文遠邁乎夏、商。不有編摩，曷稱揚扢，爰發九重之明詔，令輯一代之鴻文。館開劉井柯亭，編始石渠金匱。禹鼎湯盤之制，皆達化而窮神；周情孔思之章，總旋規而折矩。志九官之職命，直繼都俞；紀八伯之拜稽，重歌糺縵。率土共傅彝訓，信巍煥以難名；鈞天高奏英咸，豈言思所能擬。首登御製，若乾坤之統六爻；次列宗親，如藩垣之共辰極。三雍雅樂，陋淮王叢桂之篇；七略鴻文，藐子建浮萍之咏。遂分卷帙，下逮臣工，擇其爛然可觀，亦復裒然成集。嘉謨嘉猷之入告，吉人吉士之敷陳。或魚藻鹿苹，義存諷諭；或星雲梧鳳，志切賡颺。或薛易匡詩，每依經以著論；或董醇賈茂，因對策以建言。縷析條分，博觀約取。倣劉舍人評古，先辨體裁；效鍾記室品詩，特崇雅正。雖合前後羣僚之才思，難上配乎高深；而萃山川大地之瓌奇，實愈彰夫廣厚。譬諸嘉禾擢秀，俱含湛露以濃濃；又如瑞木敷榮，遙映卿雲而璀璨。美矣，善矣！帝王之制作疇可比倫；唐哉，皇哉！宇宙之文章孰大於是。臣等才非夢鳥，技止雕蟲，粗知數墨尋行，敢謂稟經酌雅。扣槃測日，空求燭末之光；執管窺天，終局井中之識。幸侍垂裳之座，時瞻聖藻之雷動風行；欣隨珥筆之班，得睹羣言之鯨鏗春麗。伏願珠囊朗揭，金鏡常懸。學冠環瀛，彌求政本於緝熙敬止；文高振古，益溯心源於精一執中。無怠無荒，操議禮考文之柄；有恆有物，取衡華佩實之儒。則河自出圖，洛自出書。再覿苞符於盛世，且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重

瞻景慶於昌時矣。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乾隆十二年七月□日。

《皇清文穎凡例》 一、我朝文治光昌，超越百代。聖祖仁皇帝，宸章宏富，地負海涵，勒爲三編，傳於冊府。世宗憲皇帝，御製文集，炳蔚今古，昭垂奕禩。皇上聖學淵深，文思格被，風行泉湧，奎藻日新，煥乎文章，於斯爲至。敬錄首簡，以著化成所自。但限於卷帙，所登纔百分之一二。然由容光以觀羲御，溯迴瀾以測谷王，聞韶觀止，無待九成。卿雲在霄，均賁五色，鬱鬱彬彬，美矣大矣。御製自《樂善堂全集》已刻外，按年裒錄。遵旨甲子年以後者統俟續入。一、柏梁宴啓，梁孝先賡，花萼樓開，申岐競爽。我朝宗英懿屬，大雅不羣，服訓飧和，富有篇藻，今編錄各體，謹以宗室諸王列羣臣之冠。其文學諸臣，起逢掖而登蓬瀛，列承明而參槐棘。盈廷師濟，莫不涵泳。聖涯摛詞染翰，綜其大概，以備昭代人文。至山林韋布，未望清光，擊壤歌衢，採風難遍。與夫方外屬國，僊頌樂歌，間或仰達宸聰，究乃無關風雅，概無取焉。一、聖朝襲慶，延光寰宇，沐德休明，鼓吹競獻葵忱。或繞電流虹，效封人之致祝；或觀河狩岳，聽游童之歡謠。或豐功盛烈，譜朱鷺於軍中；或上瑞嘉祥，對白麟於隴首。鋪張揚厲，篇軸紛陳，以及應制紀恩，考試館課，一時多至數十百人，一題多至千有餘首。茲集或節取於連章，或別裁於儷偶，甄錄綦嚴，所存從略。一、館閣之體，原以宣揚德意，黼藻文明，必風雅無乖，方可津梁後學。臣等編輯之初，面奉世宗憲皇帝諭旨，選錄務在謹嚴，即御製亦不必多載。仰見聖衷詳愼，昭示來茲之至意。今所選若干篇，皆取音律和平、詞義正大者。其波瀾雖富而音調未諧，繪藻雖華而體裁未合，概不濫入。一、《唐文粹》、《文苑英華》、《宋文鑑》、《元文類》諸書，自詩賦以及碑誌各體具備。是集原奏惟取進呈應制之作，先據大內交出冊頁及名人文集刻本，現爲內府所收，與康熙年間遵旨以平日著作進呈繕本進御者，方行甄錄。其尋常酬應之篇，雖著作如林，裒然成集，而未經乙覽，概不入選。是以諸體未能悉備，與《文粹》諸編體裁小異。

《四庫全書總目・總集類五・皇清文穎》 一百二十四卷。康熙中，聖祖仁皇帝詔大學士陳廷敬編錄未竟。世宗憲皇帝復詔續輯，以卷帙浩博，亦未即蔵功。我皇上申命廷臣，乃斷自乾隆甲子以前，排纂成帙。冠以列聖宸章，皇上御製二十四卷。次爲諸臣之作一百卷。伏考總集之興，遠從西晉。其以當代帝王詔輯當代之文者不少概見。今世所傳，惟唐令狐楚《御覽詩》奉憲宗之命、宋呂祖謙《文鑑》奉孝宗之命爾！然楚所錄者，佳篇多所漏略；祖謙所錄者，衆論頗有異同。固由時代太近，別擇爲難。亦由其時爲之君者，不足以折衷羣言，故或獨任一人之偏見，或莫決衆口之交譁也。我國家定鼎之初，人心返樸，已盡變前朝纖仄之體。故順治以來渾渾噩噩，皆開國元音。康熙六十一年中，太和翔洽，經術昌明，士大夫文采風流，交相照映。作者大都沈博絕麗，馳驟古今。雍正十三年中，累洽重熙，和聲鳴盛。作者率春容大雅，渢渢乎治世之音。我皇上御極之初，肇舉詞科，人文蔚起。治經者，多以考證之功，研求古義；摛文者，亦多以根柢之學，抒發鴻裁，佩實銜華，迄今尚蒸蒸日上。一代之著作，本足凌轢古人。又恭逢我世祖章皇帝、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聰明天亶，制作日新。我皇上復游心藻府，煥著堯文，足以陶鑄羣才，權衡衆藝。譬諸伏羲端策而演卦，則纖緯小術不敢侈其談；虞舜拊石而鳴韶，則弦管繁聲不敢奏於側。故司事之臣，其難其愼，幾三十載而後能排纂奏御上，請睿裁。迄今披檢鴻篇，仰見國家文治之盛，與皇上聖鑒之明，均軼千古。俯視令狐楚、呂祖謙書，不猶日月之於爝火哉！

皇清文穎續編

愛新覺羅顒琰《皇清文穎續編序》 日升月垣，天之文也；川流岳峙，地之文也；經世載道，人之文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義理大矣哉！稽古聖賢立言，典謨訓誥，載在《尚書》；制度官常，著於《周禮》。三代鴻文，誠盡善矣。漢、唐、宋、元、明皆有詖集，如文類、文粹、文鑑、文衡，不可殫述。我大清受上天之寶命，開奕代之丕基，龍興東海，定鼎燕京，式廓輿圖，接綏函夏，列聖右文成治，敷教同風，炳炳麟麟，菁我薈萃，猗歟盛哉！乾隆九年，皇考繼兩朝未竟之志，輯百年至穎之文，編次成書，釐爲一百二十四卷，敬錄聖祖、世宗詩文列於卷首，皇考雅製繼之，諸王臣工次之。御書序文，命名《皇清文穎》，昭明有象，垂裕無涯，誠盛世同文之極軌也。甲子再週，文治益盛，爰集《續編》。敬循前則，恭錄皇考高宗純皇帝文十卷、詩二十八卷冠於簡端，用光藝府。我皇考文三集、詩五集久已頒行海宇，是編特依舊則，手自鈔錄，誠所謂管窺蠡測，奚能揄揚

萬一哉！次則予幼時恭和詩篇及書窗月課，擇取文六卷、詩十二卷附於聖製卷後；而諸王、臣工黃揚駿烈，賡和奎章，溯虞廷喜起之歌，遵唐代早朝之作，文則清眞雅正爲宗，詩以《國風》、《雅》、《頌》爲本，六十餘年進呈諸作，燦然畢陳妙集，千狐白腋，萬選青鐵，得文五十卷，詩五十八卷，統成一百六十四卷，較之前編已贏四十卷矣！嗚呼！創業以武，守成以文，古今之道義也。然文修武備，盛代之鴻猷；文恬武嬉，末世之敗則。予勉圖文治，克紹武功，豈敢尚尋章摘句之虛文，稍忽沐雨櫛風之實錄乎！知斯義者，可觀《文穎》。

董誥等《皇清文穎續編・表》 皇上發綈緗於手澤，貽謀篤堂構之思；流筆札於心聲，發詠儼羹牆之慕。示大文於寰寓，刊布者已揭日月而行；庋新製於尚方，什襲者願快星雲之覩。繇是遵從乙帳，旨非游夏所能窺；宣付酉山，道識文武之咸在。浮河出洛，若唐典之合虞書；玉極金笈，如文卦之重羲畫。神明燦集，極古今詞囿之鉅觀；雅正垂型，俾海宇學流以共率。至若暉分日幹，秀毓璇源，擬七啓於青蕭，對三雍於紫闥。題屏賦就，開采其梁園明月之章；刻燭催成，亦擷其隴首清晨之句。下逮旄車俊乂，鵷序儁臣。經排千佛之名，版列百官之表。或西清授簡，依體而答柏梁；或中禁揮毫，拈韻而賡楓陛。或武功震鑠，譜鐃吹之雄風；或慶典畬皇，播中和之樂職。或金門直漏簪豪，奏待詔之篇；或玉輅巡方擊壤，獻迎鑾之曲。或螭坳近侍集，遂以御覽題名；或龍勺遙頒詩，亦緣拜恩紀事。凡此揚葩振藻，皆濬發於匠心；因之酌雅稟經，必別裁夫僞體。部居州次，衆製分攤其門；相質披文，九變各殊其用。觀夫都研京練，賦心以瀏亮爲工；岱禪河清，頌體極形容之美。銘題諸器，凜戒愼以勤金人；箴誦於官，効忠藎而陳丹扆。文成屬筆，讚豈類夫決科；義取析薪，論本資於破理。匡《詩》費《易》，郭良說以詮經；賈茂董醇，嬪雅材而射榮。枚叔壯連狖之采，事取觀潮；揚雲創俳倡之文，語同結琲。雞碑雀籙，紀實者曾無媿辭；鳳髓龍筋，隸事者不煩加點。邁三唐之格律，氣壯風雲；汰六季之風騷，習消金粉。是則道該羣籍，括劉勰之《文心》；義列四科，入鍾嶸之《詩品》。金繩曜采，繼龍門太史之書；綠牒摛華，標鳳閣舍人之樣。凡夫元輕白俗，詞不越月露風雲；島瘦郊寒，事無與典章法度。言未登於大雅，聽豈濫夫明堂？此皆上稟睿裁，仰邀聖鑒。握銀華而照物，瑕類全捐；秉玉尺以程材，幅員胥準。金能躍冶，被陶鑄而悉作奇珍；材可中繩，荷培植而咸成翹秀。故足羽儀臺閣，金鸞並玉軑交馳；鼓吹性靈，文律與言泉偕鬯。譬遊濉渙，觀瀾而自識含章；如聽磬莖，按節而即知鳴盛。乃當金華創藁，欲付汗青，石渠擩函，先陳副墨。天題式煥，弁序引之一篇；文思同欽，挈綱維於全部。璿文在上，承五色以舒華；璪冕居尊，映九章而騰采。臣等才非夢鳥，忝華國之未能；技止雕蟲，幸依光之自近。摹天繪日，方驚摹言斧藻之難；附翼攀鱗，亦叨下體菲葑之采。海以納流而更廣，山不辭壤而益高。命名仍踵夫前編，計帙已增於昔纂。韻流策府，經天緯地之謂文；秀發書田，異畝同生者曰穎。枹卷百六十四，知宗經證聖之畢包；演紀兆秭京垓，卜握符闡珍之未艾。伏願離暉普照，彰寶籙之洪延；晉畫重光，烺慶霄之糺縵。告功升岱，爲鋪揚鴻景之原；葉氣流春，著潤色太平之實。禽梧翽吉，藹多士而才備九能；麟紱徵徽，扇皇風而化覃八索。嘉謀嘉猷，以爲嘉告，炳焉與三代同風；立德立功，因以立言，廓然大一王之制。指南得路，修詞者羣奉爲金鍼；拱北歸型，譚藝者爭藏於玉枕。家尋油素，誦萬偏萬本以流傳；典貯瑯嬛，長一字一金之聲價。焯三光於璧府，昌時之祥瑞，不僅麟儀鳳濟之奇；證六藝於謨觴，盛世之文章，重覩虹玉龍鈐之契。臣等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嘉慶十五年五月□日。

《皇清文穎續編凡例》 一、我朝聖聖相承，敷文成化。高宗純皇帝臨御六十年，詩文合四萬餘首，函天蓋海，實爲開闢以來所未有。在乾隆甲子以前者，已載入《文穎》前編。自甲子以後，篇帙益富，是編謹登，不及百分之一。仰瑨琯以窺天，難名運量；挹銅龠而測海，莫罄淵深。我皇上文思繩武，盛業日新。今自《味餘書室全集》、《御製初集》暨嘉慶九年至十五年詩文選定，均出睿裁，鴻篇鉅什，巍乎煥乎！紹堯之文弗可尚已。一、前編恭載聖祖仁皇帝、世宗憲皇帝、高宗純皇帝詩文，俱稱御製。是編於高宗純皇帝詩文敬稱聖製，我皇上詩文敬稱御製，以著重光闡繹、緝熙同文之盛。一、詩文爲運會所關，近數十年來剏雅輯頌，風氣尤蒸蒸日上。良由壽考作人，化成久道，漸摩文治，涵泳聖涯。茲編搜羅既廣，務歸謹嚴，以筭盡善盡美。至於吟風弄月之篇，範水模山之什，吐屬雖工，無關大雅。一、遵前編舊例，概從闕如。一、是編臣工諸作，除進呈應制外，全集曾經奏進者，方行選擇；其未呈乙覽者，均不入選，以杜濫收。一、諸王列宗室之前，宗室冠羣臣之首。宗室之與科目者，以科分先後爲次，用標若木濬源之秀分華毓瑞之隆。一、臣工進冊恭和詩篇及經進詩集，其原稿編年者，酌采乾隆甲子以後之作；未編年者，計作者年分在甲子以後方行采錄。一、前編

所載臣工著作進冊恭和與私作前後互見，初無定例。是編分門析類，先典禮，次奉勅，次應制，次敬題，次恭和，次紀恩，而以私作殿焉。一、臣工恭和諸詩，悉遵聖製、御製集中次序。如一題多至數人，其前後編次，或以科目，或以官階，私作亦準此例。至奉命出使恭紀之作，則列於本人私作之首。一、前編以四言列五言之前，六言附七言之後。今四言仍遵舊例，六言則改置七言之前。一、是編文目體例悉遵前書，唯臣工文內答問、露布二體前編附見雜著中，今所甄采較前增富，因另立兩門，益昭美備。

古文辭類纂

《合肥學舍札記》卷四　向聞姚姬傳先生有《古文辭類纂》一書，頃康蘭皋中丞始爲刊版行世。所列前明及本朝作者，止歸、方、劉三家。唐襲文《廣右戰功序》爲明一代奇作，而桐城《宗伯論》最工，皆不錄。震川壽序錄至四首。恨先生已亡，不獲面質也。

《文翼》卷一　惜抱選《古文辭類纂》，自唐宋八家外，必別有獨到之處方成爲一家數。朱子文雖佳，然不免爲子固所掩，故舍而弗錄。震川妙遠不測處，幾欲上掩韓、歐，自元、明以來故應爲一家。然於「記」體中列鼂無咎二「記」，亦是柳州門逕，非能獨開境界。既已不錄朱子文，則此二「記」亦當刪去，義例方畫一不紊。且朱子《大學序》、王陽明拔本塞源論，皆有關世道之文，似不當遺之也。至柳州《段太尉逸事狀》、蘇子瞻《正統論》及貶謫後與諸故人書，皆文之絕佳者，而惜抱遺之，尚不能無待於後人之補輯也。

又　凡學古人之文，先須分別其不可學者乃最要也。韓文《平淮西碑》是摹《詩》、《書》二經，文字爲人讀爛，不可學。【略】永叔《梅聖俞詩集序》至今已入習套，《醉翁亭記》近於俗答，《石推官書》語涉詼諧。惜抱所選文，揀擇最精，往往有爲人傳誦，輒屏而不錄者，於此可以見文體之正。

陳用光《〔姚鼐〕行狀》　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入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錄用之，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尚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

吳德旋《七家文鈔後序》　余年二十餘至京師，與武進張皋文同學爲文，得桐城姚惜抱先生《古文辭類纂》讀之，而知爲文之不可不講於法也，如士之有規矩焉，如射之有彀率焉。雖曰神明而變化之，存乎其人，然欲舍規矩、彀率而別求所以神明變化之方，其究恐歸于迷謬而無所得。蓋嘗持是說以語皋文，而皋文不予非也。年幾四十，始獲親謁惜抱先生而請益焉。先生誨之曰：「子之論文主於法，是矣；然此學者之始事也，其終也幾且不知有法而未始戾乎法。子其歸而求之周秦諸子及司馬子長之書乎。」德旋曰：「唯，唯。」然固且疑之，疑夫惜抱先生之文之謹於法也。然先生固嘗言之曰：「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人力不得而施也。」則言夫人力之所可爲者，亦惟學者之始事而已。

又《姚鼐墓表》　德旋年二十餘，慕古人爲文，而不知所以爲之之法。側聞今天下爲古文者，惟桐城姚惜抱先生學有原本而得其正，然無由一置身其側，親承指授，以爲恨。後得先生《古文辭類纂》讀之，而憬然悟，謂今而後治古文者可以不迷於向往矣。陽湖惲子居好持高論，於辭賦古文必曰周秦兩漢，至其論學，未嘗不推先生爲海內一人也。

又《初月樓古文緒論》　《古文辭類纂》，其啓發後人，全在圈點。有連圈多而題下祇一圈、兩圈者，有全無連圈而題下乃三圈者，正須從此領其妙處。末學不解此旨，好貪連圈，而不知文品之高，乃在通篇之古淡，而不必有可圈之句。知此，則於文思過半矣。

又　莊子文章最靈脫，而最妙於宕，讀之最有音節。姚惜抱評昌黎《答李翊書》，以爲善學《莊子》此意，須會能學《莊子》，則出筆甚自在。

方東樹《答葉溥求論古文書》　莊子曰：「世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夫眞知又有所待而定耶！往者姚姬傳先生纂輯古文辭，八家後，于明錄歸熙甫，於國朝錄望溪、海峰，以爲古文傳統在是也。而外人謗議不許，以爲黨同鄉。先生晚年嫌起爭端，悔欲去之。樹進曰：此祇當論其統之眞不眞，不當問其黨不黨也。使二先生所傳非眞耶，雖黨焉，不能信後世如眞也；使所傳眞耶，今雖不黨，後人其能祧諸？要之，後有韓退之、歐陽永叔者出，則必能辨其是非矣。此編之纂，將以存斯文于不絕，紹先哲之墜緒，以侍後之學者，何可不自今定之也，而疑之乎？孟子論道統，舍伯夷、伊尹而願學孔子，管、晏豈足顧哉？古之善言文者，必喻之江海。善觀江海者，必觀其瀾。熙甫、望溪、海峰三先生之得與于江海者，其瀾同也。學者亦必涉其瀾而可哉！

姚瑩《姚先生鼐家傳》　撰《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

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叙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又《致吳南屏書》　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並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至尊緘有云：「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

《文學津梁・曾文正公論文下》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貫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漢》，名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姚氏纂古文至七百餘首之多，余鈔錄又加多焉。茲別選簡本，得四十八首，以備朝夕吟誦，約而易守，得溫故知新之益。

又《復歐陽曉岑書》　南屏不願在桐城諸君子竈下討生活，眞吾鄉豪傑之士也。而直以姚氏爲呂居仁之比，則貶之已甚。姚氏要爲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發之耳！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是有倫。其序跋類，淵源於《易・繫辭》；辭賦類，仿劉歆《七略》，則不刊之典也。國藩之爲是叙，不過於伯宜處略聞功甫生平之言論、風旨，而縱筆及之，非謂時流諸君子者，果足以名於世而垂於後。不特不和之，且私獨薄之。南兄識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謂搔著癢處，固當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也。

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　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後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後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姬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

馬其昶《古文辭類纂標注序》　蕭縣徐君又錚既去官，則大肆力於文，取《古文辭類纂》讀之，苦無以發其意也，因集錄歸、方以逮近世梅、曾、張、吳諸家之說，覃思而熟復之，又將刊以餉同志，屬予序焉。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文字之用萬端，要不外事、言二者而已。由是二者，推衍而析其類，則名目繁多，至不可勝紀。總集《昭明文選》最著，顧其分類多未當理。李漢親業韓門，其編《昌黎集》，出入亦不無可議者。自吾鄉姚先生書出，義例至精審矣。姚選分十三類。曾文正公更約爲三門十一類：曰論著，曰告語，曰記載，與姚說小別大同。學者誠准此二家，以辨文體，晰如也。蓋審

同異，別部居，可以形跡求也。若夫古人之精神意趣，寓於文字中者，固未可猝遇。讀之久，而吾之心與古人之心冥契焉，則往往有神解獨到，非世所云云也。故姚選平注至簡。昌黎論文，務去陳言。凡一詞一意爲人人意中所有，皆陳言也。陳言爲文家所忌，即何容取常人意中之語，以平議古人至精深奧頤之文乎？此姚氏之所愼也。縣九級之臺於衆間，躡其一級，則所見視平地有加焉；累而上之，級愈崇，則其見愈廣。塊坐一室之中，而冥度其上，無當也；天高氣肅，目際無垠，據其巔，述其所嘗覩，則思攬其勝者踵至矣。夫文字之見，隨所觸感，各肖其性識才學以出，其淺深高下不同之致，奚啻九級之臺乎？姚氏之書所以足重者，以其鑒別精，析類嚴，而品藻當也。今又錚又集錄諸家之說以輔益之。自來論文精語，未有過此諸家者。其爲說雖多，與姚氏之旨，曾無少異。何則？其淵源同也。述所目覩，以導先於人。又錚之爲此，誠善矣哉！抑又錚以幹濟才，時方多難，不盡瘁國事，乃區區勤儒生之業，吾又且爲世惜也。

李慈銘《王選續古文辭類纂跋》 姚氏之書，本不必續者也。其於唐、宋，自八家外，惟李習之、鼂說之二二篇，明惟歸熙甫，國朝惟方靈皋、劉才甫，蓋自爲一家之學而已，非甄綜古人也。祭酒乃自乾隆至道光已得三十九家，非姚氏之本恉矣！所以舉補宗越峴者，以越峴亦爲姚氏之文，守其家法，以傳馬平王定甫者也。定甫爲越峴姻家子弟，其文遠不及越峴；選王而遺宗，失其平矣！若是選所不及，而卓然足名家者，如彭芝庭、朱笥河、王述庵、汪容甫、章實齋、洪稚存、孫淵如、武虛谷、莊方耕、錢衎石、龔定盦、魏默深、包愼伯、包孟開、馮林一諸家，皆足以奴僕朱仕琇、魯仕驥、吳定、管同輩。若王灼、鄧顯鶴、周樹槐、呂璜、彭玉堯等，本皆點鬼簿中人，更卑卑不足道矣！越縵又記。

張之洞《輶軒語·讀古人文集》 此外，文以國朝姚鼐《古文辭類纂》最爲善本，爲其體例分明，評點精妙，校讎詳審。

葉玉麟《古文辭類纂序》 昔梁劉勰、鍾嶸平騭詩文，或以丹黃識別高下，而後世有平點之學。方望溪、劉才甫間芟削前人之文。曾文正公讀書，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此示後人用力之方也。雖然古文孤遠之恉，奧賾之辭，微妙之思，有非平點所能悉闡者。姚氏論文，以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該之。莊生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學者執粗以御精，冥心深造，以人合天，天機翕闢，有精微玄妙不可以意象求者，是在善學者眞積力久而入焉可也。

又 姚姬傳氏本其伯父薑塢先生與劉才甫之論，編次秦漢洎有清之文七百篇，類爲十三，曰《古文辭類纂》。初刊者，合河康氏。康刻世盛行，惟文字中字句每與原集稍有異同。陽湖李氏重刊，校讎精審，故稍勝。桐城吳氏重刻姚郎中晚年定本。蕭縣徐氏益以歸、方、梅、曾、張、吳諸家之說，曰「標注」。吳、徐兩家本又勝前二者矣。大達主人於徐氏所錄諸家外，更取明、清治古文者平語增補之，文意難明者附以淺釋及標點，尤便誦習，洵治古文家善本也。

吳汝綸《答嚴幾道》 來示謂新舊二學當並存具列，且將假自它耀，以祛蔽揭翳，最爲卓識。某前書未能自達所見，語輒過當。本意謂中國書籍猥雜，多不足行遠。西學行，則學人日力，奪去太半，益無暇瀏覽向時無足輕重之書。而姚選古文，則萬不能廢，以此爲學堂必用之書，當與六藝並傳不朽也。若中學之精美者，固亦不止此等。往時曾太傅言：《六經》外有七書，能通其一，即爲成學；七者兼通，則聞氣所鍾，不數數見也。七書者，《史記》、《漢書》、《莊子》、《韓文》、《文選》、《說文》、《通鑑》也。某於七書，皆未致力，又欲妄增二書：其一姚公此書，餘一則曾公《十八家詩鈔》也。但此諸書，必高材秀傑之士，乃能治之；若資性平鈍，雖無西學，亦未能追其涂轍。獨姚選古文，即西學堂中，亦不能棄去不習，不習則中學絕矣。世人乃欲編造俚文，以便初學，此廢棄中學之漸，某所私憂而大恐者也。區區妄見，敬以奉質。

又 姚郎中所選文，似難爲繼。獨曾文正《經史雜鈔》，能自立一幟。王、黎所續，似皆未善。國朝文字，姚春木所選《國朝文錄》，較勝於《廿四家》。然文章之事，代不數人，人不數篇。若欲備一朝掌故，如《文粹》、《文鑑》之類，則世蓋多有。若謂足與文章之事，則姚郎中之後，止梅伯言、曾太傅及今日武昌張廉卿數人而已，其餘蓋皆「自鄶」也。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專家之學，主張後進，海峰承之，遺風遂衍。姚惜抱稟其師傳，覃心冥追，益以所自得，推究閫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承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尋

聲企景，項領相望。百餘年來，轉相傳述，遍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嗚呼！何其盛也！自聖清宰世用正學，風厲薄海，耆碩輩出，講明心性，恢張義理。厥後鴻生鉅儒，逞志浩博，鉤研訓詁，繁引曲證，立漢學之名，詆斥宋儒言義理者。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故其爲文，源流兼賅，粹然一出於醇雅。當時相授受者，特其門弟子數輩；然卒流風餘韻，沾被百年，成就遠大。逐末者不閔，而知道者常勝，詎不信與？道光末造，士多高語周、秦、漢、魏，薄清淡簡樸之文爲不足爲。梅郎中、曾文正之倫，相與修道立教，惜抱遺緒，賴以不墜。逮粵寇肇亂，禍延海宇，文物蕩盡，人士流徙，展轉至今，困猶未蘇。京師首善之區，人文之所萃集，求如昔日梅、曾諸老，聲氣冥合，簫管翕鳴，邈然不可復得。而況山陬海澨，弇陋寡疇，有志之士，生於其間，誰與祓濯而振起之乎？觀於學術盛衰升降之源，豈非有心世道君子責也？惜抱《古文辭類纂》開示準的，賴此編存，學者猶知遵守。余輒師其意，推求義法淵源，采自乾隆迄咸豐間得三十九人，論其得失，區別義類，竊附於姚氏之書，亦當世著作之林也。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湖海文傳

阮元《致純夫》　茲由揚轉京，寄來惠函幷《文傳》目錄及鄉賢事實，足見兄孝思不匱，表揚先德，恪守遺書之至意，曷勝敬慰。此書實與《詩傳》並重，而尤重於詩，有明三百年無此作也。弟本應作序，但因近年年老心忡，不耐思索，衰朽精神祇可支持公事，不能用之於年墨矣！凡此等書，自足江河萬古，不待作序方爲加重，似兄自序爲妥，或改《後識》爲《後序》，可乎？古人之序俱在後，如《說文》等是也。或題目寫曰《校刻湖海文傳後序》，加一「後」字而仍訂在前，或次連於目錄之尾皆可，希與姚春木兄商之。弟從揚州寄奉銀五十兩，聊助刻資。能早竣工，誠以先睹爲快。書內弟加三籤，原書難寄，今另抄出三紙，希收鑒之。

吳淮《刻湖海文傳緣起》　《湖海文傳》之選，一見於司寇《湖海詩傳》之二十一卷，再見於嘉定錢宮詹《潛研堂文集》，三見於許周生《鑒止水齋文集》及陳雲伯《頤道堂外集》。其文七百七十有四篇，其人自竇總憲光鼐至袁大令枚，凡一百八十有二人。其體爲賦、爲頌、爲文、爲講義、爲論、爲釋、爲解、爲答問、爲對、爲考、爲證、爲辨、爲議、爲說、爲原、爲序、爲記、爲書、爲碑、爲墓表墓碣、爲墓誌、爲行狀、爲傳、爲書事、爲祭文、爲哀詞、爲誄、爲贊、爲銘、爲書後、爲跋、爲雜著，凡七十卷。卷首有凡例數則，並係司寇手定。先是嘉慶初年，婁縣姚春木椿曾謁司寇於敷文講院，假是書錄一通，欲合國初文刊爲《文錄》一書，而卒未果。道光乙未，儀徵阮相國函致司寇冢孫純夫、紹基、茂才，極言此書之善，宜亟刊布，以廣流傳。且贈五十金爲剞劂之助。純夫乃商諸同邑孝廉陳君（鐊）。陳君尊甫友芳先生（畹），嘉慶辛酉舉於鄉，出英煦齋協揆門，而協揆爲司寇壬子順天所錄士，故與司寇有淵源者也，誼不容辭。時春木姚先生方居鄉，丐任總校，而分校者同邑倪孝廉（皋）、蔡明經（春雷）、葉茂才（荃）。而明經爲（淮）受業師，命與分校之役。局設城南節孝坊。自丁酉二月至十月工竣。其中烏焉亥豕，尚待校讐。而戊戌春仲，明經師遽歸道山，（淮）亦以患瘧時作時輟，至己亥六月校刊粗畢，蓋去相國贈金之歲又五年矣！所載一百八十二家，有刊集行世者，並從本集校對。間與本集不符，並係司寇增刪；其或本無專集與有集而未及見者廿餘家，並錄呈涇縣朱蘭坡宮贊鑒定。自維學識謭陋，續以吾師歿後，山頹木壞，愈益悲愴，然反復辨正，實事求是，與陳君斷斷不少假，凡三歷寒暑而始告成者。誠懼苟且草率，不足以傳鄉先達之書，而又貽是書以不備、不醇之憾，則獲戾於鄉先達者滋多。嗚呼，其難也，蓋其愼也。是書之成，孝廉陳君實始終之。至集中所采之文，高華典貴，葳蕤紛綸，足以揚四聖人之文教而備熙朝一百五十餘年之掌故者，已具見宮贊序中矣，茲不贅云。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巳）（己）亥鄉後學吳淮謹書。

朱琦《湖海文傳序》　少司寇青浦王述庵先生，曩輯《湖海詩傳》，早風行宇內。別有《湖海文傳》，搜采甫竟，將付剞劂，而先生旋歿，余屢訪不獲。適先生同邑胡荔生孝廉肄業講院，急向諮，云：「方庀工。」俄持初刻稿本來，則炳炳烺烺，諸體俱備，兼善考據，非徒作空談。詳覈其人，蓋皆先生所及接中，惟數鉅公科目稍前，而通顯實當乾隆間，餘大抵係丙辰建元以

後，是先生哀集者，固乾隆一朝之文也。【略】我朝文治超越百代，康熙初，已開博學鴻詞科，閎才偉製，光采照耀，繼起者往往不乏，久之或漸趨平衍。高宗純皇帝御極，制科再舉，與前此已未相輝映。自是建辟雍，置石經，聚四庫書，凡遼海奇編、羽陵祕笈，咸登於册，藏七閣。覽者既藉可增其智識，助其波瀾，矧奎藻丕煥，陶鑄典謨，俾公卿得分日月之華，而習韶濩之響，競懷鉛槧思，自獻以譽龍虎之文。下及布衣韋帶，且研摩砥厲，各欲成家。此乾隆一朝所由文之卓然獨彰顯者也。嗚呼！懿哉！先生學問本賅贍，著爲文章，鯨鏗春麗，聲譽夙騰。元熏碩輔，折節傾慕，交游尤廣。復提倡風雅，後進仰若山斗。故隨地見聞，逐時甄錄，罔弗精當。以之宣播來葉，蔚稱大觀。余寓蘇頗晚，未從奉先生清塵，而簡帙披尋，不啻身之親炙。因荔生同年、陳君仰山轉屬一言，聊就蒙意，推闡如是。是役也，雲間士人醵貲雕版，其校讐則陳君力居多，知於鄉先達手訂之書倍拳拳云。道光十有九年歲在己亥春二月，涇朱珔譔於吳門紫陽書院。

姚椿《湖海文傳序》 青浦王侍郎述庵先生，高文博學，負海內重望者數十年。其生平所纂輯多已刊行，獨《湖海文傳》成於晚歲，未及付梓而卒。（椿）昔客游杭州，嘗謁公於敷文講院，得讀是編，略聞公論文之旨。是時（椿）始欲爲《國朝文錄》一書，因從公借鈔焉。公爲是書，體例一視《詩傳》，然其所繫之鄭重，則又有過之。一曰徵文獻，一曰重實學。蓋自康熙中葉以及嘉慶初年間，大率具是。此有功學問之書，非獨爲世儒博聞廣見者助也。公卒後三十餘年，孫（紹基）始謀授梓，質諸當世鉅公，咸以爲宜。今相國維揚阮公首出俸金爲之創始，于是吾郡好義之士實相與勸其成，而同邑孝廉陳君（鐘）爲之尤力。（紹基）以（椿）嘗從公游，屬以校正。因出向時所錄副本相勘讐，頗有得失。而原書所改正譌謬，籤字脫落。又文集之未刻、刻而未及見與夫刻本之互有異同者，深愧謭劣，弗克精審，賴分校諸君詳覈再四，始成善本。夫先生是書之作，意在傳文以傳人，使以文字之小不備而就亡佚之大不備，其爲不敏孰甚焉？況此書已爲完善之本者哉！始公欲自爲序，其大意略具《凡例》中。今（紹基）謂（椿）當叙之，（椿）學識疏隘，不足以知公之深。而（紹基）請益堅。竊以今茲所編悉仍原本，用述斯事本末，存公舊觀。其所不知，輒虛前簡，俟世賢達有學者發抒深蘊焉爾。道光十七年歲次丁酉季秋月，同郡後學婁姚椿謹序。

倪皋《湖海文傳序》 丙申秋，（皋）以禮闈報罷家居，適父執純夫王先生過訪，攜其大父述庵司寇手輯《湖海文傳》稿本相示，且曰將謀授梓。昨歲又得阮相國書，屬令開雕，助貲以促蔵事，愈不敢遲。子爲我校勘一過，擬付梓人。（皋）受而讀之，煌煌大文，諸體畢備，輯而未刊，微特司寇之憾，亦海內好古者之憾也。乃其謀之邑中敦誼諸君子，再四商榷。越明年，始開工。總校者爲同郡春木姚先生。（皋）以純夫先生契，亦得從分校諸君子後。計與手民共鉛槧者，凡十閱月而工竣。是役也，同邑孝廉陳君謀之尤力，而樣本甫出，譌舛尚多，陳君又邀明經蔡君（春雷）、茂才吳君（淮）、葉君（荃）詳加參校；又十八月，而譌舛之處並得悉心釐正。甚矣，成書之難也。書既成，將以公之天下。純夫先生屬誌數語於後，俾謝陋如走者亦得附名簡末，感甚，愧甚。若是書大旨及刻是書之始末，諸叙跋詳之，弗敢贅。茲特誌其鄭重校刊之意，以冀無負作者、輯者之苦心云爾。時道光己亥六月，邑後學倪皋謹序。

陳鐘《湖海文傳序》 聖朝二百年來，人文化成，超軼曩代。其間鉅公長德，全集風行，固不待言。下至山陬海澨士之有道德而能文章者，罔不砥礪濯磨，力闡正學。特傳不傳，未可知也。不傳之生前，而轉獲傳之身後，非有傳其人者之足以傳之，其傳不傳猶未可知也。《文傳》出，而傳者傳，不傳者亦傳。何言之？集中分校所及，若王先生太岳係司寇鄉試舉主，著有《青虛山房集》，後以罷官家貧未付剞劂，存錞夫王先生一序，見司寇之不忘淵源也。呂先生泰《十學新傳》一書，文目久采入《國朝續文獻通考·經籍志》中，而全書未見，存先生自序一首，見司寇之闡幽發微也。張先生遠覽工於古文，司寇稱其得震川一體，而籍占秦中，全稿莫購。魯先生九皋《山木居士集》刻者半，未刻者半，其哲嗣肇光、嗣光兩君經術湛深，與陳碩士夫子名相埒，顧其遺稿未付梓人，日久更恐湮沒。王先生元啓以名進士作令閩中，一斥不起，以著述終其身，遺稿尚存婁邑，郁氏訪之浙西，藏書家皆云未見，故《文傳》搜采獨多。孔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儒者著書立說，豈不貴傳身後之名哉？己不能傳，賴大人先生采輯以傳之，不至老死牖下，泯沒無聞。其意之沈摯，尤足使人感激涕零而不自已。然則是書也，豈特司寇生平不可湮歿之書，抑又海內名流旦夕跂望而以爲必當公諸天下之書也。其所繫不綦重與？是書之成，謝陋如（鐘），豈能襄贊萬一？辱以先君子在司寇

門人之列，又荷純夫世丈勤拳敦屬，因隨分校諸君子後，爲備論列之。如此，夫士之傳不傳亦視其學何如耳！苟卓卓可傳，安知後無司寇其人者出，如(鐐)所謂傳其人者之足以傳之耶？嗟乎，是又足爲世之窮經好古者勸，而非獨信爲是書之必傳也夫。己亥六月，後學陳鐐謹書。

王紹基《湖海文傳後識》　先大父手輯《湖海文傳》一書，成於嘉慶乙丑。越歲，丙寅大父卒。先府君以《文傳》諸書謀欲付梓，而卷帙繁重，力未逮也。歲丙戌府君病劇，命(紹基、紹濬)曰：「先大夫生平著述付梓者，僅十之四、五，遺稿汝謹藏之。他日質諸鉅公，俾得傳世行遠。先大夫之志，亦余之志也。」(基)兄弟謹誌之，不敢忘。甲午赴省試，謁梅叔阮丈於邸舍，陳《文傳》凡例、目錄，轉求今相國儀徵阮公作序。乙未得相國賜書，謂此書「與《詩傳》並重，而尤重於詩，有明三百年無此作也。」倡助刻資，促早蔵事，垂諭敦摯。爰遵相國命，商諸同邑孝廉陳君鐐，陳君故縝密詳細人也。深知是書讐校之難，乃邀姚丈(椿)、蔡丈(春雷)、倪君(皋)、吳君(淮)、葉君(荃)分任其事，徧求集中所采諸公文集，勘對再四，冀無遺憾。間有未經刊集及已刊而未及見者，乞涇縣朱蘭坡宮贊爲之鑒定。三歷寒暑，乃付梓人。其間任校勘之勞，籌剞劂之費，尤賴陳君銳身任之，工始得竣焉。(紹基)謹陋，巽懦深懼，弗克負荷，藉非阮相國倡助於前，張詩舲廉訪諸君繼贊於後，姚、蔡數君子先後任其勞，孝廉陳君董其成而終其事，曷克仰承先志，俾名公鉅卿、老師宿儒之著作照耀藝林，而作者、輯者並垂不朽者哉。嗚呼，是不可以不書也。感慰之餘，粗誌顛末。至先大父所輯《天下書院志》，《銅政全書》，《碧海》、《蘭苕》兩集，容俟後日刊行，以竟先大父暨先府君未竟之志云。道光十有九年歲次己亥夏六月，孫(紹基)謹識。

《霞外攟屑》卷六　蘭泉少司寇孫紹基跋《湖海文傳》云：「乙未得相國儀徵阮公賜書，倡助刻資。」按文達於乙未八月解滇督使相任，入理閣務。今應敏齋廉訪跋此書，乃云道光丙申、丁酉間，儀眞阮文達公自滇郵資佐刻。移下二年，爲然疑不定之辭。似未見少逸原跋。又云：「訪其裔孫少逸徵君。」按少逸爲司寇孫。「裔」字大誤。《左》昭二十九年：「有裔子曰董父。」注：裔，遠也。玄孫之後爲裔。《國語・晉語》：使「寡君之紹續昆裔。」注：裔，遠也。《吳都賦》：「虞、魏之昆。顧、陸之裔」。劉林注：昆、裔，皆後世也。近人刻舊籍者多，然如莫子偲叙《續資治通鑑》以徐健庵尚書爲相國。汪容甫氏歿於乾隆甲寅十一月，而方子箴都轉跋《述學》，乃云當乾、嘉之間。金坡廢吏上兩江制府書，以徐健庵、楊文定皆爲相國。其人自負博通掌故，人亦推之無異辭者也，又何論《翼駉稗編》之偶誤哉？

《復堂日記》卷五　閱《湖海文傳》七十五卷一過。王侍郎意在攷證掌故，故文多翔實有用。說經之文，同時諸君學術，已見大槩。不立間架，不主流派，阮文達推爲有明三百年所無，不虛也。第文多可傳，不盡可讀。予頗欲合吳枚庵《文徵》、李遇堂《文錄》、王惕甫《文述》及篋衍所有諸別集，寫出一二百篇，以爲家塾讀本。至往日欲撰《經師十家文鈔》，則體例不必盡同。

全唐文

愛新覺羅顯琰《御製全唐文序》　天地大文，日月山川，萬古昭著者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經世載道，立言牖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大矣哉。我朝右文圖治，一道同風。皇考欽定《四庫全書》，嘉惠士林，頒行海宇，固已家絃戶誦，久道化成，無遠弗被矣。予近得《唐文》一百六十冊，幾暇披閱，覺其體例未協，選擇不精，乃命儒臣，重加釐定，每得數卷，親定去留，仍從《四庫全書》及《永樂大典》、《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內蒐羅採取，普行甄錄。而原書內亦有誤收之文，及有關風化之作，悉刪除不載。僞周編造之字，皆改正之。累月經年，共成書千卷，文萬有八千四百八十八篇，命名曰《全唐文》，敬遵聖祖仁皇帝命名《全唐詩》之意也。夫三代以上，典謨訓誥，四子五經，皆大文也。漢、魏、兩晉及前五代，漸涉浮靡，清談亂政。至唐起八代之衰，彬彬郁郁，以文輔治，用昭立言極則，非徒獵取科名之具也。世道人心，日流日下，舍正趨邪者，不可勝數，良可慨也。故予之輯斯《全唐文》，示士林之準則，正小民之趨向也。書內存釋、道諸文四十餘卷，非二氏之學乎？殊不知今世奸惡之徒，創爲邪書，蠱惑癡愚，併二氏之不若也。文章爲政事之大本，從身心性命中發出，所謂「言者，心之聲也。」正人所言皆正，所行皆正，正文風以端士習，端士習以厚風俗，相因而至，經正民興，理不易也。有唐一代，人文蔚起，書中撰文者三

千四十二人，亦有言行相符者，亦有言與行違者，舍短取長，不以人廢言也。此書敬沿《御定全唐詩》例，備載五代帝王、臣工文，所謂述而不作也。至釋、道之章咒偈頌等類，全行刪去，以防流弊，以正人心。書既成，書數語於簡端，使天下士庶，曉然知予輯《全唐文》之本意，屏斥邪言，昌明正學，咸歸正道，共登右文盛世，是予願也。嘉慶十九年閏二月十二日。

董誥等《進書表》（經筵講官太保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尚書房行走稽臣察欽奉上諭事件處會典館正總裁管理刑部事務世襲騎都尉）董誥等跪奏：為奉勅編輯《全唐文》告成，恭呈睿覽，（臣）等謹奉表恭進者。伏以乾符啓雒，八風賡循道之章；泰筮呈嵩，六寓煥同文之治。引珠光於斗極，聯曜台階；揚玉彩於河潢，匯流瀛甸。華飛沈露，鏘鳳吹於琅函；奧衍叢雲，祕龍威於瓊笈。文甄一代，錄著千家。（臣）等誠歡誠幸，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崇山宗海，曾緘蕭統之文；概日淩雲，夙勒徐陵之序。綜逸編於楚、漢，璧碎璣零；標麗句於齊、梁，花明雪潔。探驪祕閣，孫巨源窺宛委之藏；檢蠹經龕，韓無咎緝瑯嬛之富。錄名臣於晉代，紀能賦於梁園。歐陽《類聚》之編，虞監《書鈔》之博。靡不家提玉尺，人擅金鎞。淵掣鯨鼇，巖遨鸑鷟。逮自咸通《類表》，始斷代以成書；長慶題名，因並時而合集。三百家叔陽之彙纂，部次州居；五十卷吉甫之編排，綺交繡錯。擷《羣書》之麗藻，絳闕瓊華；披《寶刻》之叢章，雷文雲篆。豈獨名傳《搜玉》，《英靈》配《河嶽》之篇；句綴《聯珠》，伯仲奏壎篪之雅。題襟《漢上》，簡牘粗存。名集《篋中》，菁華偶拾。然而晏元獻之續蕭選，殿唐彥於陰、何；李康成之倣徐編，冠陳文於盧、駱。子明已邈，誰珍昌谷之才；公武不逢，難訂下賢之册。從未有始終條理，萃二十帝而文集大成；鉅細包羅，統三百年而書釐全帙。廣求瓠本，重付棗雕，如今日者也。欽惟皇帝陛下金鑑澄懷，珠囊朗握。炳辰樞而叶緯，太乙揚輝；膺甲籙以恢綱，先庚渙號。交華同穎，鴻章提萬代之文衡；紀事編年，狐史正百王之道統。光浮綠錯，十華編玉之藏；蘊闡丹壺，四徹中繩之博。素牙朱帶，迴睿照於丁函；青玉白銀，亶聖聰於丙夜。攬八代文章之府，響震盛唐；嘉千秋柱史之林，根盤仙李。仰惟聖祖仁皇帝，軒琴協雅，宣六義於龍蹲；虞管諧韶，播八音於夔拊。一十函編周甲幹，詩式駢羅；九百卷架列壬籤，唐音統貫。纘承前聖，緝詩文而言各一家；潤飾鴻猷，合唐、虞而書成二典。自昔晉陽雲起，同時多接武之賢，祇今奎度星明，盛代布右文之教。爰勅蘭臺羣僚，同務編摩；特頒芸閣瓌篇，俾勤校勘。溯自楚天遺珮，童蒙拾芳草之枝；漢代留鞶，髦譽守繡絲之製。鄴中七子，較班、馬以風漓；江左六朝，暨陳、隋而體濫。大抵竽吹一一，鳥該同同。鼓萬竅而共聲，錯千逵而合軌。疇能復古，返大輅於椎輪，爭事翻新，薦雕盤以華實。於是紫虹貫斗，白雀棲牙。天人開鴻藻之章，上下競龍騰之管。丹青帝製，作者七人；纂組臣篇，都爲千帙。坤闡繙翰，光分團扇之娥；震殿瑤箋，彩接翦圭之彥。詠霓裳於重陛，臺閣摛華；載漁具以扁舟，江湖擢秀。蕙心蘭質，縈芳緒於旋機；象教羽流，演靈文於眞籙。推之雅陳巷伯，款納車師。亦各同分繡虎之才，共握靈蛇之珌。有石室縱橫之筆，有金閨博麗之英，有淩顏轔謝之雄，有演緯摹元之手。聳壑昂霄之質，峭拔千尋；渡河擘海之辭，雄奇萬狀。瓊杯玉斝，侑之以元酒大羹；靚服銖衣，佩之以純鈎巨闕。盧弁祖構，孚甲新裁。接萼承跗，春華歸於秋實；鉤心鬬角，人巧叅乎天工。統元會爲機鈐，作古今之綜軸。是則不觀瀣尾，無以驗陽冰陰火之同生；不到渭源，無以徵內鬴外鬳之並育。謂柳、韓變燕、許，詎知伯玉之首鳴；謂說、頔變王、楊，未識嘉謨之前導。萃四門之子弟，私淑尚有孫、劉；濬萬古之江河，遙溯非無李、段。彼崔、蘇美錦，可方宋、沈良金；而小杜雄鋒，亦抗中山峻辨。別有猗玕洞口，名標酒漫漁謳；絳守居中，字詫瑤翻碧澈。莫不五家五隊，耀金翠之大觀；四正四奇，極烏雲之幻態。而況鷄林貨去，豐碑照九譯而遙；麟閣持來，寶翰壓千門而遍。百家騰躍，萬手傳鈔。乃陶叔獻之所收，杳難復識；若賀志同之所採，俚又堪譏。攬姚氏之一編，漏張登之三賦。而且專取古初之格，都刪偶儷之言。翻磨吏部之碑，轉益文昌之碣。自淆其例，謂談理而體爽正宗；徒發其凡，謂論文而訣非崇古。蓋必全犧解後，千蹤嘗來。而後駢散可別其裁，盛衰得提其要。開國聚匡、劉之輩，議禮卽以考文；頹風沿宣、懿之朝，知人因之論世。惟是《英華》舊帙，雍熙之副墨無存；《册府》遺編，欽若之元刊已替。載沿玉格，改襲金根。欲窺豹於藏山，在然犀而照水。所賴恭承指示，親定體裁。詔廣旁搜，許窺中祕。龍賓虎僕，儲縑素於西崑；玉躞金題，探圖書於東壁。集成萬卷，嶽峙淵涵。永樂四聲，繩聯珠貫。輿圖曉展，金壺流翠墨之香；簿錄宵陳，鐵網貯紅珊之影。罄《珠林》之三藏，貝葉芳寧；抽《雲笈》之《七籤》，芝函潤挹。豈但書儷劉、宋，憑劉氏以訂全文；史校薛、

歐，資薛編以存遺策。共覩豐城之寶氣，迥徹層霄；始知懸圃之瑤華，遠超羣玉。由是聲蜚大筆，搜燕國之遺文；譽妙輕縑，補曲江之雅製。檢嘉祐平原之刻，備美吳興；訪靈巖北海之碑，拾遺山左。權文公絲綸世掌，九年之內制重哀；劉賓客珠玉家藏，十卷之佚篇復合。《一品》勘《會昌》之集，增以《摭言》；三縑酬皇甫之才，掇諸《大典》。《樊南》則表箋總括，快《乙集》之新排；《江東》則掌記久湮，幸《讒書》之可購。他若青茸白腋，綴成皆黼大之章；黃瑴赤瑛，拈出盡圭同之瑞。其人總總，其旨多多。鸞臺鷄樹之宣，鳳口鹿盧之勅。內相則蓮檠夕拜，中書則薇省晨趨。校自史宬，次百卷綸言之集；戢從文海，補四篇制草之名。上傃壹戎定業之初，下洎五季餘分之末。或退入臣行之列，或附登帝集之中。風會遞遷，雲章彌絢。更復詳稽樂石，銘徵五鳳之甎；博考吉金，篆拓黃龍之鼎。剔翠苔而摹岣嶁，披金薤而擢琳瑯。寶新出於曹全，訂續增於洪適。以及藝文全蜀，專羅一郡之賢；寰宇太平，遍擥九州之記。叢殘必拾，增採綦繁。庋別集於紫庭，種幾盈百；甄逸材於丹軸，數更踰千。若夫文似而淆，有盈川之附編庾集；體殊而舛，如和叔之列表徐箋。門櫛雙銘，因並登而刪羅袞；盧、楊兩傳，緣歧出而削李華。黜比干碑於《翰林集》中，登令狐疏於《文泉子》內。蕭穎士泛舟之序，無取陳鴻；李子卿張樂之篇，必歸錢起。記誅茅於邕州亭上，援柳集以汰毗陵；賀瑞羽於興慶池頭，審權文而裁殼士。顜須畫一，名不歧雙。乃尋辨體一書，遂補闕名百賦。闡微索隱，別類分羣。劍已化於延津，珠仍還於合浦。從此，賦成文鹿，共知姓屬公孫；詩詠牽牛，復使卷題枚叔。至滎陽改玉溪生之作，猶昌黎效玉川子之詩。盧、韓既別卷以分收，李、鄭亦離文而互載。又或君臣合撰，銘鐫后土之靈祠；父子繼成，碣表邠王之長史。管同宮而異曲，花接葉以分枝。其他李翺《平賦》之書，竇臮《述書》之賦。譬水經於酈氏，注有雙行；等地志於班生，文多旁綴。則亦體仍其舊，義取其詳。例倣蕭書，附彈文以讞牘；譌殊戴記，混傳說於經言。慶善本之儲藏，讀從渠閣；萃羣編而鉤考，衡以瑯函。至若劉朝霞獻賦於溫泉，李藥師上書於華嶽，王子安之贊傳大士，施肩吾之會記羣仙，或體雜於俳優，或名疑於依託。則必翦榛集翠，翠乃蒙茸；焚艾留芝，芝方菌蠢。晉家宣武，列眉御贊之篇；唐代褚喬，續尾臣工之傳。劉知幾之通羣史，羅昭諫之著《兩同》。或非馬之枝流，或良狐之衿裔。所貴裁以摯虞之流別，證諸劉勰之品題。至於黃石傳書，碧騢騰謗。侮眞靈於嵩華，託行紀於周秦。何取撏撦，轉傷鉤鋠。惟誌怪搜神之語，多涉虛誣；與香奩脂盝之詞，概從芟汰。欽承聖訓，斗車指昧以旋杓；恪稟天裁，尺璧抵瑕而屏櫝。若乃出《風》入《雅》，《貞符》柳子之言；佩實銜華，《聖德》韓公之表。越王樓迥，飛奇藻於宗師；雲母泉甘，灑清詞於遐叔。怨寄湘中之解，丹留月下之題。送晁監以浮溟，贈瑗公而歸嶽。義關比興，詞託揄揚。昔曾載入《全函》，詩有分標之序；茲特垂爲定本，文無互見之辭。貴別錄以單行，愼會函而複出。又若半千名重，或疑前代之材；長吉詞豪，早訂忘年之契。必欲輯通侯之月表，繪學士之瀛圖。稽名錄於天隨，捃姓源於柳氏。而後李膺郭泰，證以偕仙；老子韓非，斥其同傳。臺省金鼇之奏，存某月以待核其人；科名玉筍之班，因同題而進稽其世。亦復隱徵梅里，會考蘭亭。六逸尋溪，三生訪石。或題橋畫壁，舊字籠紗；或誌水銘山，殘題齧蘚。枌榆社在，詢耆舊於襄陽；棨戟門傳，叙縉紳於洛下。則且倣《統籤》之例，並紫色而兼羅；比記載之規，附金行而共著。下車封宋，乞降修表以名家；投閣美新，勸進題箋而居首。開府暮年之詞賦，司徒去國之山河，雖史改以名仍，竟官同而代異。此則集登《騎省》，斷從開寶之前；碑錄鵝池，驗以普安之搨。復有致堯感憤，表聖歸休。力窮無迴日之戈，身遠有依天之笏。斯固留侯挾策，未嘗屈節於祖龍；徵士編詩，祇可繫年於司馬。等《詩函》之附編餘閏，義寓繩先；俾文譽之得表孤忠，理存彰往。且夫舜英堯韭，周益公所以參稽；裝仗席騶，彭叔夏因而辨證。元本雜收甲乙之集，其間頗沿丁子之譌。宋有王珪，乃併制詞於叔玠；唐無徐勉，竟收賦句於修仁。緣漢章之號亦肅宗，馬嚴疏載；取鮑出之傳於魏略，魚豢名臚。葺馮志亨黃籙碑銘，下侵元代；搜尹義尙與齊書啓，上列陳賢。鮎表韋琳，梁才遠借。虎圖李翰，蜀本重編。可頻瑜見漁仲之書，忘爲複姓；宇文逌作蘭成之序，羼入前朝。毋煚母嬰，舛由形似。蔣防蔣訪，紊以聲同。唐元度校正九經，殷盈孫熟精三禮。乃名存而姓佚，致畛別而區分。著元翰而復出崔鵬，昧文成之卽爲張鷟。鳳兮本一，豕也譌三。原其多誤之由，蓋亦未成之本。所愧削除不盡，訂譌有俟於宸衷；習俗相承，詔改得袪其燕說。偏旁審定，庶期糾謬於吳縝；同異參詳，共效決疑於王述。以《英華》爲嚆矢，仍訂《英華》；以《册府》爲濫觴，更箴《册府》。凡此宏綱細目，一稟酌於睿裁；史例經凡，悉規隨於聖證。貢琛鵲岫，約寸寸之朱絲；分

繭駕機，取純純之錦段。排皂相渥洼之馬，流電浮雲；披沙揀林邑之螢，紫磨黃邊。例則同乎文鑑，括一世之宏材；源則導自選樓，接千年之墜緒。此疆彼界，異吳訥之強區；翦謬疏蕪，退凝眞之類纂。人人繫傳，種種分條。刻楮葉以多年，成藝林之勝事。臣等業疏提槧，職在操觚。管窺蒼昊之高，錐畫黃神之廣。幸得身依楓陛，手校蒲編。黼黻皇猷，邁房、杜遭逢之盛；筌簧聖籍，企常、楊著作之才。五辰運啓乎棣通，二酉學資其津逮。況復周情孔思，道源談虎觀之經；羲畫倉鉤，文囿覽鴻都之典。探元珠於赤水，甲令星懸；掃落葉於青山，寅衷冰惕。百川宗澥，導萬壑以增流；五緯躔箕，拱三垣而煥彩。合二史甄收新舊一千卷，輯文苑文藝之遺，與《全詩》輝映後先億萬年，頌丕顯丕承之盛。臣等無任瞻天仰聖踴躍歡忭之至，謹奉表恭進以聞。嘉慶十九年閏二月□日。

《全唐文凡例》一、《全唐文》序次，首諸帝，次后妃，次宗室諸王，次公主。五代亦依此序次。其十國主，附五代後。次臣工，次釋道，次閨秀，悉遵聖祖仁皇帝《御定全唐詩》體例。至宦官、四裔各文，無可類從，附編卷末。一、原書制誥，別立一門，與全書體例未協。今以見各人文集者，歸其人本集。無撰人姓氏者，按世次編入帝王集內。一、原書批答，即載本文之後，體例未協。今按世次，改歸帝王集內。一、《開元禮》所載祝文及冠昏諸辭，雖定自開元，實則一朝通制，全書具存，不復登載。一、是書卷帙繁重，故變自來總集之體，以文從人。謹遵《全唐詩》例，各自成卷。其文體分類詮次，仍依《文苑英華》，以昭畫一。一、唐人別集，《四庫全書》所載，多至九十餘種，其中專以詩行者，不過十之三四，其餘文集，悉行甄錄。一、文集外總集，如《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崇古文訣》、《文章辨體》、《彙選》等書，凡唐人之文，悉行甄錄。一、總集外文之散見於史子雜家記載志乘金石碑板者，概行搜輯。惟文出譜牒私錄，無可徵信者，不濫登。一、《永樂大典》爲遺書淵藪，除《四庫全書》所已采外，單篇斷簡，搜輯無遺。一、釋、道兩藏，亦概搜輯。其經帙有分章系序者，惟取總序。至章咒偈頌，及體類文而自成一書者，不備載。一、文章流別，辨體貴嚴。唐人著作自成一書者，《四庫全書》分別史、子門中，如溫大雅《大唐創業起居注》、王方慶《魏鄭公諫錄》、劉子元《史通》、劉肅《大唐新語》、羅隱《兩同書》、邱光庭《兼明書》之類，既不名之以集，即不可概之爲文。他如薛用弱《集異記》、谷神子《博異記》，搜奇語怪，自成小說家言，今概從刪。其書中有自叙及載唐人序文跋語，仍復登載。一、表疏聯名同進，無可考信爲何人作者，以首列一人爲主。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舊例修書，止署官高一人名銜，今用其例。一、集外之文，誤入他人集中，如楊炯《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伯母李氏墓誌》，誤編入庾信《開府集》之類，今俱刊正改入。一、文有撰人姓氏歧出，如《邕州馬退山茅亭記》，見柳宗元《河東集》，亦見獨孤及《毘陵集》；盧坦之《楊烈婦》二《傳》，見李翺《文公集》，亦見李華《遐叔集》。今各訂正，歸於一是。其無可證據，不能確定爲何人作者，於本文下注明亦見某人，以省重複。一、文有兩人同撰，如《宗廟加籩豆議》，則韋述、張均同議；《定服制議》，則魏徵、令狐德棻同議。皆依修書用官高之例歸載。他如《西嶽太華山碑銘》、《后土神祠銘》，銘爲張說撰，序爲元宗製；《邠王府長史陰府君碑》，銘爲張說撰，序爲其子均作。皆各歸本集分載。一、文有異同較多，如鄭亞改李商隱《會昌一品集序》，文義俱優，不能刪彼存此，謹遵《全唐詩》韓愈改盧仝《日蝕詩》例，各載本人集中。一、唐文如龍朔時諸臣《沙門不應拜俗議》，及李翺《平賦書》、竇臮《述書賦》等篇，皆有自注，今照原文備錄，以爲考證之資。一、文字異同，碑碣以石本爲據，餘則擇其文義優者從之。若文義兩可，則著明一作某字存證。一、唐文中有用僞周所造埊、埰、璽、圀諸字，皆行改正。惟避唐時帝諱，如「丙」作「景」、「淵」作「泉」之類，悉仍其舊，以存一朝之制。一、金石之文，類多剝蝕。資考證，則據現在搨本以存其眞。錄唐文，則貴援引足本以還其舊。凡石本剝蝕而板本完善足信者，即據以登載。其無可據，則注明闕幾字存證。惟殘闕過甚，僅留數字，無文義可尋者，不錄。其文非金石，單詞隻句，見於後人援引，無首尾可編次者，亦同此例。一、原書編載《文苑英華》諸文，所據係明刊閩本，其中譌脫極多。今以影宋鈔逐篇訂正，補出脫字。又以元祝堯《古賦辨體》，補出諸賦撰人姓名。一、原書唐太宗文內，載入晉宣、武二帝，并張華、陸機、王羲之論贊，按李上交《近事會元》，言此論贊係太宗作，故首題御撰。然其文已見正史，且梁、陳諸《書》，皆唐人所撰，若循此例，不勝其載，今概刪汰，以一體裁。惟韓愈《順宗實錄》附載集中，無單行本，今仍錄入。一、文涉疑僞，如李靖《上西嶽太王書》，後加案語，以示鑒別。其《續清涼傳》所載王勃《觀音大士讚》、《古今事通》所載劉朝霞《駕幸溫泉賦》等篇，或出依託，或涉俳優，

今刪。一、文有答問體，如《非有先生論》、《答賓戲》之類，皆係其人自作。原書誤收《唐書》兩人問答之詞，標立名目，不知言雖其人之言，文則史氏之文，與答問之體有別，類此者刪。一、詩序已見《全唐詩》者，雖鴻章巨製，不更複登。其詩佚序存，爲《全唐詩》所未收者，仍復甄采。一、唐人說部最夥，原書所載，如《會眞記》之事關風化，謹遵旨削去。此外如《柳毅傳》、《霍小玉傳》之猥瑣，《周秦行記》、《韋安道傳》之誕妄，亦概從刪。一、原書誤收唐以前文，如宇文逌之《庾信集序》、尹義尚之《與齊僕射書》；誤收唐以後文，如王珪之《除郝質制》、馮志亨之《普天黃籙大醮碑》等篇，今刪。一、小傳無取繁冗，載里居科第後，略序歷官始末。其事蹟見史傳及習見之書者，概不叙入。惟其人事蹟不經見，則搜訪遺佚，間采瑣事，以備掌故。一、唐人世次，前後最難分晰。今謹遵《全唐詩》例，以登第之年爲主。其未登第，及雖登第而無可考者，以入仕之年爲主。處士則以所卒之年爲主。若無考，則參稽其同時人往來酬酢，見於詩文集中者，據以定其時代。至五季諸人，身歷數朝，難據登第入仕以定世次，今略依薛《史》序例，以終事之朝爲主。十國諸人，或著名唐末，或逮仕宋初，以其文作於僞朝，因文叙人，概次五季之末。其文之作於入宋以後者，不錄。一、五季歷年僅五十四載。朱梁代立，唐社雖屋，而岐王李茂貞、晉王李克用、吳王楊渥，尚稱天祐。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李茂貞卒，天祐之紀元始絕。然南唐之興，猶立唐宗廟，自附於建王之後。至周世宗顯德五年，始改奉周正朔，其時去宋建隆，僅兩年。一時諸臣，暮晉朝梁，殊難限斷，其間若羅隱、韓偓、司空圖，雖異土羈棲，尚復乃心唐室。故《御定全唐詩》統收五代，始爲全具有唐一代著作。原書亦遵此例，而挂漏甚多。今輯《新、舊五代史》、《五國故事》、《九國志》、《十國春秋》、《南唐書》、《吳越備史》、《三楚新錄》、《江表志》、《釣磯立談》、《江南野史》、《江南餘載》、《蜀檮杌》等書，及各家文集，詳加補入。

法式善《校全唐文記》　內府《全唐文》抄本十六函，每函十册，約計其篇，蓋萬又幾千焉。前無序例，亦無編纂姓氏。首葉鈐「梅谷」二字私印，相傳海寧陳氏遺書。或云玲瓏山館所藏，或云傳是樓中物。大約抄非一手，藏非一家，輯而未成，僅就人所習見常行採掇爲卷。唐人各集，亦皆錄從近代坊本。蘇尚書官兩淮鹽政時，購於揚州，而上貢秘殿。嘉慶十三年十月，奉詔補輯纂校，（善）獲奔走，爰從諸君子後，閱《四庫全書》若干部，天下府、廳、州、縣志書若干部，金石碑版文字若干紙，而又閱《永樂大典》二萬卷，釋藏八千二百卷，道藏四千六百卷，然後補入若干，嗚乎！盛矣！夫唐人之文，近不能昭著于有唐之時，摧殘澌滅，越千年而後顯焉！唐文與唐詩並重，而不能昭著于刻唐詩成之時，輾轉流傳，越百年而後興焉！夫此千年百年者，亦豈人之所能爲也哉？老子云：「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爲。」又云：「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斯役也，吾蓋三復斯言云。陳碩士曰：妙遠在筆墨之外。

唐仲冕《校全唐文三條》　大行臺始北魏末。高歡、宇文泰皆爲之。臺謂朝省篡代先自建國，故曰行臺。渤海王行臺安定王自設官司，有行臺尚書辛術、行臺郎龐蒼鷹之類。梁太清時，加侯景錄行臺尚書事。梁元帝立行臺於南郡，置官司焉。唐武德元年十二月，加秦王太尉、陝東道大行臺。三年四月，於益州置行臺尚書省，加秦王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六月，封楚王杜伏威爲吳王，賜姓李氏，加授東南道行臺尚書令。四年正月，竇建德行臺尚書令胡大恩以大安鎮來降。十月，加秦王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十一月，於洛州置大行臺，廢洛州都督府。六年，改東都爲洛州。九年六月甲子，立秦王爲皇太子。辛未，廢陝東道大行臺，置洛州都督府。廢益州道行臺，置益州都督府。可知行臺如都督府，行臺之尚書令如都督府之大都督。故制詔內每稱行臺，必繫以尚書令。其制視在朝之尚書都省尚書令總領二十四司。三年所書置行臺尚書省，蓋亦如元之設中書行省，有平章爲之長也。考《唐書・職官志》，尚書都省爲中臺、文昌臺，門下省爲東臺、鸞臺，中書省爲西臺，秘書省爲蘭臺、麟臺，御史臺爲憲臺、蘭臺左右臺。凡言臺者，皆省寺之屬，焉得謂之官乎。但行臺非勳王不領。武德初以別異都督府，其體同於魏、晉之建國。故太宗立而行臺遂廢。館本無「益州道行臺」五字，校刊本加之。考《唐書》，太宗自武德三年拜此官，至九年六月爲皇太子，始與陝東大行臺廢爲都督府。所以立秦王爲太子詔內，備書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則未爲太子時固兼此官也。但前此天策上將制及冊文，後此中書令制、征王世充詔、討輔公祐詔，皆不言此官，則十二衛大將軍制事同一例。館本所錄，無此五字，不爲無見。蓋武德元年太宗初拜陝東南行臺尚書令，三年十月加號天策上將、陝東道大行臺，故諸制錄其大而略其小。且行臺下必有尚書令，行臺非官，尚書令乃官

也。故立太子詔內，凡書三尚書令，不嫌辭複也。若必詳載，此制大行臺下宜加「尚書令」三字，他制冊亦宜加「益州道行臺尚書令」八字。然各制冊結銜內他官亦有詳略，所重似不在此。要之，每制後有「餘如故」三字，則所兼之官，或詳或略，皆隱括其中矣。仍從館本去之爲是。羅昭諫文四卷，卷末有錢氏大宗譜列傳二十二首。館中原删去後三首：一錢沛爲鏐之曾祖，有梁乾化追贈文。一錢宙爲鏐祖，有唐以武肅追封，及開平四年追封語。一錢寬爲鏐父，有開平四年及乾化追封語。昭諫卒於梁開平二年，不當有身後文，删之當矣。原册本又有跋云：「右錄大宗譜上世列傳二十二篇，武肅王命判官羅隱撰焉者也。王嘗輯大宗譜，其世系始自少典，五十九傳而至富春哀侯。哀侯始遷江東，王奉爲第一代祖者，所以尊有功也。後文僖公作慶系譜，始於洪聖王，而會稽郡王修之，宋仁宗爲製序。建炎之亂，宗牒失守，魏國公復作續慶系譜，始於武肅王，而理宗爲製序，非皆所以尊有功哉。茲依原文錄之，不敢增減一字，蓋以遵王祖之成書，而所以明錢氏之功德所自來也。」此跋類明時人所爲。考富春哀侯，譜云錢讓，東漢孝桓時封。宏聖王即錢沛，唐穆宗時旌德令，梁乾化三年贈。皆不見正史。按：昭諫本無此列傳二十二首，未知何處得來，其文法亦不類。跋明明曰「建炎之亂，宗牒失守」，昭諫即曾奉教撰文，亦亡之矣，錢氏裔孫所補撰也。且二十二首文法如出一手，不獨後三首及跋較然當删，即前十九首亦可弗存，以免續貂之誚。余覆校刻本，不敢更改，而竊爲之說云。先生總校《全唐文》時，訂譌刊誤最多。在館諸公，無不推服。此二則，乃覆校刻本時看出，故特爲筆之。（廣平拜讀。）

勞格《讀全唐文札記》（八）太宗《宣尉劍南將士詔》：疑是元宋。（十一）高宗《免岐王珍爲庶人制》：《舊書·肅宗紀》在上元二年四月，此誤入，當改正。（十八）睿宗《以崔日用參知機務制》：見（二百五十）蘇頲文。《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作蘇頲《授崔日用黃門侍郎制》，此當删。《復劉幽求官爵詔》：見下（二百五十）蘇頲文。《文苑英華》（三百八十五）作蘇頲《授劉幽求左僕射制》，此當删。（十八）睿宗《贈太子重俊謚節愍制》：此即（二百五十三）蘇頲《贈重俊皇太子制》，重出，當删。（二十五）元宗《宣慰湖南制》：又見下（四百十四）常袞文《宣慰湖南百姓制》，當删此存彼。《誅姜慶初等幷削裴伾官爵制》：《舊書·代宗紀》：大曆二年八月壬寅，太常卿駙馬都尉姜慶初得罪，賜自盡。勑陵廟署復隸宗正寺。（三十五）元宗《遷擢宗正少卿崔秀等勑》：此即（二百五十二）蘇頲《授崔秀太子左庶子等制》，字句微異，此重出，當删。（《英華》作孫逖，云蘇頲者亦誤。）（四十二）肅宗《封魯炅岐國公詔》：見《舊書·炅傳》，此即（四十四）《收復兩京大赦文》中一段，但此中多四句，當校補。（五十）德宗《授范希朝京西行營節度使制》：此即（五十五）順宗《授范希朝神策軍節度使制》，但此從《大詔令》錄入，彼從《英華》錄入，故字句微有異同。《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五月己巳，以右金吾衛大將軍范希朝爲右神策統（衍）軍充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當删此存彼。（五十一）德宗《褒涇陽令韋滌詔》：此即陸贄《優卹畿內百姓幷除十縣令詔》內一段（《陸宣公集》四），見下（四百六十三），此當删。（五十三）德宗《允權德輿請緣遷祔令子弟營護奏手詔》：當改入憲宗。（五十四）德宗《贈權侄尚書禮部郎中勑》、《答權德輿謝追贈祖侄禮部郎中表批》：當改入憲宗。（七十）文宗《授鄭處誨兼侍御史制》：見下（七百四十八）杜牧文（《樊川文集》十七）。（七十）文宗《授高承恭振武麟勝等軍節度使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三引《玉堂遺範》）《新書·方鎮表》：會昌三年，改單于大都護爲安北都護。此制結銜已稱安北都護，當在宣、懿時。（七十一）文宗《委京兆捕賊詔》：此即下（七十三）《優卹旱蝗諸州詔》末段，此重出，當删。（七十三）文宗《贈崔珙尚書左僕射詔》：見下（六百九十八）李德裕文，此重出，當删。（七十九）宣宗《授唐技虔州刺史裴紳申州刺史制》：據《東觀奏記》，此舍人杜德公之詞。案：《新書·杜審權傳》，德公係審權之諡，當補立杜審權傳，以此制歸入。（八十）宣宗《答河東軍民乞留節度使崔彥昭詔》：見《舊書·崔彥昭傳》，時在咸通末年，當改入懿宗。（八十三）懿宗《授徐商崔瑮節度使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三引《玉堂遺範》）：《新書·徐商傳》自河中節度徙節山南東道，不詳年月。李騭《徐襄州碑》大中十年春，今丞相東海公自蒲移鎮於襄（《文苑英華》八百七十），此制當改入宣宗。（八十四）懿宗《賜崔雍自盡勑》（《舊書·本紀》）：《金華子雜編》（上）：宣宗以後近代宰相堂判俊贍無及路公巖者。杜尚書悕，邠公之弟，牧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保全於巨賊之中。高錫望牧滁州，嬰城固守而死。巖判崔雍狀，引二子以證其事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榮；杜焰孤城（紀作壘是）獲全，尋加殊獎。」今四句正在勑內，當改入（七百九十二）路巖文。（八十六）僖宗《授鄭愚嶺南

節度使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三引《玉堂遺範》)：《舊書・懿宗紀》在咸通三年五月，當改入懿宗。(九十)昭宗《封成汭上谷郡王制》：見下(八百四十)韓儀文，此重出，當刪。(一百二)梁太祖《賜鄭仁誨手勅》：見《舊五代史・周書・德妃董氏傳》，宜改入周太祖。(一百三十九)魏徵《韋宏質妄議宰相疏》：見下(七百六)，即李德裕《論朝廷事體狀》，此當刪。(二百七)宋璟《梅花賦》：見《隱居通議》(五)。《通議》凡載二賦，此乃前一首，云俱錄以俟識者。案：李綱《梁谿集》有補宋璟《梅花賦》，自序謂璟賦已佚，擬而作之。《提要》云：據此則《通議》所載二賦，俱屬僞本。明田藝蘅《留青日札》云：「得元鮮于樞手書璟賦，急傳錄之。」樞眞蹟旋毀。核其文句，大抵點竄綱賦，十同七八，其爲依託顯然。(二百五十二)蘇頲《授崔珪太子左庶子制》、《授崔秀太子左庶子制》、《授郭虛已太子左庶子制》：舊鈔《文苑英華》(四百四)俱作孫逖，宜改入(三百九)孫逖文。(二百七十三)崔沔《代河南裴尹謝墨勅賜衣物表》：首有「進鎏器官某郎行河南尹鞏縣主簿蔣清還」云云，考《舊書・忠義傳》，蔣清在天寶末，崔沔卒於開元二十七年(舊孝友傳)，時代不合。舊鈔《文苑英華》(五百九十八)次崔沔《謝恩慰喻表》後題下缺名，《全文》因編入沔文，當改入缺名。其《謝恩慰喻表》，《全文》失載。(二百九十六)宋溫璩(元宗時人)《哀皇后冊文》：《元和姓纂》(二宋)桐柏令宋義生溫璩，梓州刺史，河南人。(二百九十八)王晙《賀拜南郊表》二首，作前人。按：其表首云「得度支鹽鐵轉運副史戶部侍郎潘孟陽狀報，伏承皇帝陛下以來年正月四日謁玄元宮，五日饗太廟，六日拜南郊」，末有云「外守藩條」，又云「踴躍海隅」。案：《舊書・順宗紀》，貞元二十一年七月戊寅，以戶部侍郎潘孟陽爲度支鹽鐵轉運使副，與王晙時代不合。又《新書・憲宗紀》元和二年正月己丑，朝獻於太清宮。庚寅，朝享于太廟。辛卯，有事于南郊。當即此事。然考之《舊書・紀》，是月己丑朔，與四日不合。疑此爲王鍔文，俟考。(三百)崇宗之(開元時禮部員外郎《昭成皇后謚議》：疑崔宗之。(三百一)劉彤《河南府奏論驛馬表》：《文苑英華》六百二十四)表下原無名氏，以次劉彤《薦拜陵寢早表》後，《全文》因編入彤文。考表有「盧會昌到日」云云，會昌德宗時人，見《唐書・李抱眞傳》，與劉彤時代不合。當改入缺名。(三百四)崔涵《議州縣官月料錢狀》：《唐會要》(九十一)作崔沔，是。當改入(二百七十三)崔沔文。(三百五)徐安貞《除韋嗣立鳳閣侍郎平章事制》：見上(九十五)《武皇后文》(《文苑英華》四百四十八)，此當刪。(三百八)孫逖《授薛稷中書侍郎制》：見上(二百五十)蘇頲文，此當刪。(三百三十)崔顥《薦齊秀才書》：據《唐文粹》(八十六)，是令狐楚文，見下(五百四十三)，此重出，當刪。(三百六十二)韋良嗣(天寶時人)：石刻《御注孝經碑》末題名有「朝請大夫守給事中臣韋良嗣(天寶四載)」。《新書・宰相世系表》韋氏逍遙公房文彥子良嗣，給事中。(三百六十五)蔡希綜(《書苑》作希悰)《法書論(二)》：據《書苑菁華》(十二)，當合爲一首。此多刪節顚倒，當依《菁華》補完。(三百六十六)賈至《授房琯刑部尚書制》：《舊書・房琯傳》：寶應二年四月，自漢州刺史拜特進、刑部尚書。《授韋綏禮部尚書薛放刑部侍郎丁公著工部侍郎等制》：見《白氏文集》(五十)。舊鈔《英華》(三百八十七)作白居易(刊本脫名)，此當刪。《授學士李讓夷職方員外郎充職制》：見下(六百九十三)李虞仲文。案：《英華》(三百八十四)作李虞仲，此當刪。(三百七十八)劉餗《蘭亭記》：據桑世昌《蘭亭考》(三)，此係劉餗《傳記》。考《新書・藝文志》(丙部子錄)，「劉餗《傳記》三卷(一作《國史異纂》)」，非餗文，當刪。(三百九十五)李紓《享武成王不當視文宣廟奏》：此從《唐會要》(二十三)《新書・禮樂志》(五)節引，當據《大唐郊祀錄》(十)補全。樊系：(開元時第進士，調校書郎，歷涇縣尉，遷尚書員外郎。)《元和姓纂》(二十二元)：諫議大夫樊系，潤州人。又《新書・逆臣中・朱泚傳》：朱泚僭即皇帝位，逼太常卿樊系爲册，册成仰藥死。張甫陶舉高蓋《花萼樓賦》：《玉海》(一百六十四)《登科記》：開元十三年進士試《花萼樓賦》。(三百九十七)裴鼎《會稽掇英總集・唐會稽太守題名記》：開元二十一年，自金吾衛將軍授越州刺史。二十二年，拜左威衛將軍。當據此校改小傳。王師乾(字修然，瑯琊臨沂人)《王右軍祠堂碑》：《諸道石刻錄》：《唐立晉王右軍祠堂記》，從十一代孫師乾撰，無書人名氏，在城內戒珠寺(《寶刻叢編十三》)。又《叢編十五》《唐王師乾神道碑》：唐中書侍郎平章事楊綰撰。師乾官至諫議大夫，盧、循、道三州刺史。碑以大曆十三年立，在句容(《集古錄目》)。(四百)虞咸(開元時擢書判拔萃科)《對太室擇嗣判》(《文苑英華》五百三十六)：《唐才子傳》(二)賀蘭進明開元十六年，虞咸榜進士及第。(四百三)許子眞(天寶時四門助教)《容州普寧縣楊妃碑記》：疑僞。(四百六)李光朝(天寶時人)《新渾儀賦》：《玉海》

(四)：開元十八年進士試《新渾儀賦》(三百六十五楊諫同)。(四百十三)常衮《授李業節度使制》：見下(七百六十三)沈珣文。此僅六句不全，重出，當刪。(四百十五)常衮《批李夷簡賀御撰君臣事跡屏風表》：見下(六百六十五)白居易文(《白氏文集》五十六)，此重出，當刪。(四百三十二)李至(肅宗時人)《諫貸死以流人使自効疏》：此即(三百六十七)賈至《論王去榮打殺本部縣令表》，但此從《新書・賈至傳》錄出，故文句多有節略，當刪。《文苑英華》(六百十九)賈至論有云「陛下若以拋石一能所犯上者復何止之」，案：「一能」下文義不屬，《新書》云「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此有脫文。但《新書》字句刪節寘改過甚，故略取之。(四百三十八)李訥《紀崔侍御遺事》：此見《會稽掇英總集》(十)，題云《盛少叢歌贈崔侍御》，然《總集》本從《雲溪友議》(二)錄出，字句微有異同，所云「李尚書」即李訥也。李訥，唐有二人，一在元宗朝，無傳。《廬山記》(二)：唐開元十四年，庫部郎中中書舍人江州刺史李訥作：《佛馱跋陀羅禪師記》。訥亦自稱兀兀禪師(開元十七年)。一在武、宣朝，附見《新書・李建傳》。(四百四十三)于頔《尊祀武成王議》：據《會要》(二十)、《大唐郊祀錄》(十)，係左領軍大將軍令狐建等二十四人議。《新書・禮樂志》(五)亦節引。當補立令狐建傳，以此議補入。頔議見《郊祀錄》(十)，當據補。(四百四十四)韓秀榮(代宗朝人)判一：《元和姓纂》：禮部員外韓擇木生秀榮，廣陵人。(四百五十三)韋皐《破吐蕃露布》：此宋王應麟博學宏辭所業擬題，見《玉海》(二百四下)，又《四明文獻集》(三)。此沿《全蜀藝文志》(四十三)之誤，當刪。(四百五十六)獨孤受《賀擒周智光表》：見上(三百八十四)獨孤及文。《毘陵集》(四)舊鈔《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七)亦作獨孤及。刊本誤受。此沿誤，重出，當刪。(四百五十七)常著(肅宗朝官侍御史)《對附貫五年復訖判》：舊鈔《文苑英華》(五百二十九)作韋著。達奚摯(肅宗時擢書判拔萃科)《判一》：《舊書・刑法志》：肅宗收兩京，陷賊官定罪六等，達奚摯等二十一人於京兆府門決重杖死。又《安祿山事迹》(下)：三司讞刑奏達奚珣、珣子摯，罪當大辟。帝曰：珣、摯父子同刑，人所不忍，降摯一等，囚于所司。此賀朝作已見(四百八)，此當刪。韋建：《會要》(六十七)：貞元五年三月，以前太子詹事韋建爲秘書監致仕，仍給半祿及賜帛(有脫字)。其俸料悉絕，上念舊老，特命賜其半焉。致仕官給半祿料，自此始。(四百五十八)高仲武《紀蘇渙文》：此即蘇渙詩評，見《中興間氣集》(上)，此當刪。(四百五十九)崔璀《對私習天文判》：小傳錄《新書・崔璀傳》文。據《文苑英華》(五百三)，崔璀當作崔璀，非崔璀。璀見(四百三十四)，不可誤合爲一。(四百五十九)崔涼(大曆十四年進士)《五星同色賦一首》：《呂衡州文集》(五)《崔公行狀》：始以經明上第，調佐夏陽，次以詞麗甲科，超尉王屋。小傳誤。(四百五十九)任公叔(大曆十二年進士)《通天臺賦》：《權載之文集》(二十一)《劉公(濟)墓誌銘》：隴西李益、樂安任公叔，皆以賓介薦延至郎吏二千石，爲近臣良守。(五百二十六)竇泰(貞元二年御史中丞)《泥雨停朝參奏》：泰當依《會要》(廿四)作參，《唐書》有傳。嚴涚《武成王祀典議》：此從《唐會要》(二十三)、《新書・禮樂志》(五)節引，當據《大唐郊祀錄》(十)補全。(六百十六)裴垍《汰僧道議》：是裴伯言文，據《新書・李叔明傳》校正。(六百十八)陸淳《祀武成王議》：此從《唐會要》(二十三)、《新書・禮樂志》(五)節引，當據《大唐郊祀錄》(十)補全。(六百十九)姚庭筠(貞元九年官御史中丞)《請奉行律令不得隨事輒奏疏》：見《會要》(六十一)，事在景龍二年十二月。《舊書・魏元忠傳》：神龍三年，宗楚客等引右衛郎將姚庭筠爲御史中丞，令劾奏元忠。可證是中宗朝人，非貞元時也。(六百二十一)袁滋(襄陽人，官膳部郎中)：《元和姓纂》：歙官秘書少監致仕其官膳部郎中者，乃同直也。(六百二十三)李宣(貞元時人)《對立生祠判》：舊鈔《文苑英華》(五百三十五)作李暄(刊本宣)。(六百二十六)呂溫《爲成魏州賀瑞雪慶雲日抱戴表》：文見《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一)，題下缺名。此誤收，當改入缺名。又《文苑英華》(五百六十五)有崔融《爲魏州成使君賀白狼表》，此疑是融文，俟考。(六百五十九)白居易《授前司勳員外郎賜緋徐綰兵部員外郎前庫部員外郎李光嗣右司員外郎等制》：《文苑英華》(三百九十二)蒙上文白居易，云前人。考徐綰，昭宗相彥若子，天祐初歷司勳、兵部二員外郎，戶部、兵部二郎中。李光嗣，哀帝時吏部郎中，入梁官吏部侍郎。事蹟見《唐郎官石柱題名考》，與白居易時代不合，當別一人所草。此亦沿《英華》之誤。(六百八十三)穆寂(貞元時人)《南蠻北狄同日朝見賦》：《文苑英華》(一百八十三)有穆寂《省試春風戒寒詩》。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廷試大旆，俾綏衡湘。於是監察御史河南穆君寂，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歲餘大備。(《呂衡州文集》十)(六百九十二)白行簡

《紀夢》：小傳云：行簡寶曆二年卒。紀末云「會昌二年六月十五日」，不合。（六百九十三）杜周士（京兆人，鄉貢進士）：呂溫《湖南都團練副使廳壁記》：元和三年冬，天子命御史中丞隴西李公，廷賜大旆，俾綏衡湘。於是前太常寺奉禮郎京兆杜君周士，羣材響附，各以類至，文雅器用，歲餘大備（《呂衡州文集》十）。《新書・西原蠻傳》：長慶初，邕管既廢，人不謂宜。監察御史杜周士使安南，過邕州，刺史李元宗白狀：周士從事五管，積三十年矣，亦知其不便。容管經略使嚴公素遣人盜其稿，周士憤死。（六百九十五）張諗（官主客員外郎）《蕭齋記》：文見《法書要錄》（三），前題高平公（首脫四十餘字，當依《要錄》補）。又李約《壁書飛白蕭字贊》亦云中書舍人張公撰記，則當是張宏靖，非張諗，當歸入（五百四十四）張宏靖文。（六百九十八）李德裕《賜新授太子太師杜衍制》：《通鑑長編》（一百七十五）：皇祐五年八月壬子，太子太傅致仕杜衍爲太子太師，以二府舊臣特遷之。誤入宋文，當刪。（七百十三）邱元素《天王道悟禪師碑》：疑僞。（七百二十五）崔俊（元和十五年戶部侍郎判度支）《請令本州定稅額奏》：《新、舊書・崔俊傳》：自湖南都團練觀察使入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正在穆宗初。（七百三十二）楊植（穆宗時人）《對治道奏》：此與（六百九十五）崔植《對穆宗疏》正同。崔疏見《舊書・崔植傳》，此當刪。《對漢文從儉奏》：奏見《舊書・崔植傳》。此與崔植《論帝王宜儉疏》略同，而此較詳，蓋此從《舊書・崔植傳》鈔入，而崔疏則從《新書・崔植傳》鈔入，故語多刪節。此奏當刪。侯喜《唐高宗天皇大帝封禪文》、《元宗明皇帝封泰山玉牒文》：二首俱見《唐文粹》（三十一）下有《唐德宗神武皇帝降誕節獻壽文》，注並（疑衍）侯喜，此據之。案：侯喜德宗時人，與高宗、元宗時代不合。玉牒文又見《通典》（五十四）《舊書・禮儀志》（三），非喜文明甚。二首當改入缺名。（七百四十四）周太元（太和時人）《彈義成軍節度使李聽疏》：即（七百十八）崔蠡《劾李聽疏》。崔疏見《舊書・李聽傳》，與此有異。（七百四十五）孫革《請置王府寮吏公署狀》：據《會要》（六十七），寶曆三年六月《瓊王府長史裴簡永狀》已見（六百九十五）裴簡永文。此重出，當刪。（七百五十）杜牧《覃恩昭憲杜皇后孝惠賀皇后淑德尹皇后孫姪等轉官制》：見《臨川先生文集》（五十二）。誤入，當刪。《授劉縱秘書郎制》（集無）：《白氏文集》（四十八）、《文苑英華》（四百）俱作白居易，此當沿刊本《英華》之誤，當補入（六百六十二）白居易文。（七百六十）段瓌：（王茂元帥陳許，表爲判官。）此即《文苑英華》（六百三十九）李商隱《爲濮陽公陳許奏韓琮等四人充判官第二狀》所云判官即段瓌，已見下（七百七十二），當刪。（七百六十一）鄭涯《武宗祔廟議》：見下（九百六十七缺名八）《請詳定廟制升祔奏》（《舊書・禮儀志》五）：此重出，當刪。（七百六十三）沈珣（宣宗朝官中書舍人，以禮部侍郎出爲浙東觀察使。）制十六首見《英華》（四百五十六）。此與（七百六十七）沈珣傳略同，沈珣當是沈詢，此沿《英華》之誤，當合并爲一。《授裴休汴州節度使制》：《通鑑》：大中十年六月戊寅，裴休充宣武節度使。（制尾注大中十年六月七日。《新紀・宰相表》：十月戊子罷。）《會稽太守題名記》：沈詢大中九年九月，自前禮部侍郎授浙東觀察使。十二年六月，追赴闕。其月四日，遷戶部侍郎。此制疑非詢詞。（七百九十二）李景儉（憲宗朝官侍御史。大中時累遷御史大夫。）《諫宜宗爲鄭光輟朝疏》：見《舊書・忠義下・李景讓傳》。《唐會要》（二十五）節載此疏，誤作景儉，因此沿誤，當改併入（七百六十三）李景讓文。考《舊書》，景儉終少府少監，非御史大夫也。（七百九十三）劉汾《大赦庵記》：僞。（八百四）王景風（咸通中官吏部侍郎，後謫守漳浦。）《前魏太尉鄧公祠堂讚（并序）》：序云「關內河東副元帥司徒兼中書令汾陽郡王總戎出鎮，翰國於茲，仰公休風，躬親致祭」。當爲代宗時人，傳誤。（八百六）沈畋（懿宗朝官知制誥）《贈同昌公主衛國公主制》：疑鄭畋，見上（七百六十七）。（八百十二）許棠《唐故浙江道五部兵馬大元帥平南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尚書令戴公昭墓誌銘》：疑僞。裴樞（昭宗朝宰相）《建石室以藏神主議》：《舊書・禮儀志》（六）。傳誤。（八百十六）白鴻儒（乾符時人）《莫孝肅公詩集序》：僞。韋昌明（嶺南人乾符五年官翰林學士）《越井記》：（結銜乾符五年十月之吉，邑人翰林學士韋昌明記。）僞。（八百十七）鄭略（唐末宰相）《大道頌》：《唐書》無鄭略，當是畋誤。《寶刻類編》（七）：《大道頌》鄭畋撰。畋見上（七百六十七）。（八百二十一）盧說《授李思敬馬殷湖南節度使等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八）：《英華》（四百十九）錢翊有《翰林學士兵部侍郎盧說妻博陵郡君崔氏進封博陵夫人制》。（八百三十五）錢翊《爲西川崔僕射謝卻赴劍南表》：見上（四百二十四）于邵文。《文苑英華》（五百八十四）作于邵。此重出，當刪。《爲皇甫懷州讓官表》：見上（二百四十）宋之問文。此重出，當刪。（八百三十八）薛廷珪《朝散郎江西提舉汪遠除禮部員外郎制》：見宋陳傅良《止齋先生文集》（十六）。誤入，當刪。

（八百四十一）于兢（梁開平二年以吏部侍郎加中書侍郎平章事）《大周相州安陽靈泉寺故寺主大德智（缺）師像塔銘》（□安三年），又《大唐故處士張君墓誌銘》（龍朔元年十月）二首，別一人作。朱珍《加忠懿王天下兵馬都元帥勅》：結銜據《吳越備史》（四），當在周廣順二年壬子，又見（一百二十三）《授錢宏俶天下兵馬元帥勅》。重出，當刪。（八百四十八）崔琮（後唐長興中官濮州錄事參軍）《鳳翔李業河東李拭並加招討使制》（《文苑英華》四百五十一）：《新書・宣宗紀》：大中四年十二月，鳳翔節度使李安業（《通鑑》：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爲招討黨項使，時代不合，不可并合爲一。崔琮又疑崔瑮之誤。（九百四十六）封殷（無考）《鄉老獻賢能書賦》：舊鈔《文苑英華》（六十七）作封敖，當改併入（七百二十八）封敖文。封孟申《信及豚魚賦》：《唐詩紀事》（三十九）：封孟紳正元十五年高郢下進士第一人及第，終於太常卿，有《行不由徑詩》。又《唐才子傳》（五）：貞元十五年封孟紳榜張籍及第。（申疑紳）（九百四十七）盧士瞻（無考）：《新書・宰相世系表》（三）：大房盧氏華子士瞻，大理少卿。又《舊書・令狐運傳》：德宗令大理司直盧士瞻三司覆按令狐運劫轉運絹獄。《文苑英華》（五百二十七）有《對什一稅功臣判》。裴曠（無考）：《新書・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氏尉氏尉元簡子曠，御史中丞。又《文苑英華》五百四十九《對廳子判》。（九百五十一）張懷道《對坐大夫簀喪姊不除判》：《文苑英華》（一百五十二）：《大唐新語》（三）：馮履謙補河北尉，有部人張懷道任河陽尉，與謙疇舊，餉一鏡焉。追創良嗣官爵，籍沒其家。事在武后朝，當改入武后。（九百五十三）湯浚《對罔酒不供判》：《文苑英華》（五百十七）作楊浚。（九百五十五）李純甫《華嚴原人論後序》：序無年月，惟有云「後三百歲，白衣弟子李純甫又作睡語，題其端」，則必非唐人，當即金人李屏山也，當刪。李善感《諫作奉天宮疏》：《新書・韓瑗傳》：高宗時，韓瑗、褚遂良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人喜之，謂爲鳳鳴朝陽。《會要》（三十）：永淳元年七月，造奉天宮於嵩山之南，仍置嵩陽縣，監察御史李善感諫云云，上雖優容之，竟不納。其時承平已久，諫諍殆絕，善感既進諫書，時人甚稱美之。《會要》載疏語較詳，當校注。（九百五十六）馬子才《送陳自然西上序》：見《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二十七）。子才係宋人，《直齋書錄解題》（十七）：《馬子才集》八卷，鄱陽馬存子才撰。元祐三年進士第四人。誤入，當刪。呂指南《太常觀樂器賦》（《文苑英華》七十二）：《御史臺精舍題名》左側，又右側侍御兼殿中題名，有呂指南。（九百五十八）鄭楚容《對圭田判》：舊鈔《文苑英華》（五百廿四）作鄭楚客。石刻《郎官石柱題名》有金部郎中鄭楚客。（九百六十二）缺名《屯田郎中李景進可工部郎中制》：見下（八百七十九）徐鉉文（《徐公文集》七），此當刪。（缺名）《除王寓黃翼度支郎官制》：疑宋文。《宋史・列傳》王寓附見《耿南仲傳》，官度支員外郎。《元圃園講頌（并序）》：《英華》（七百七十二）是梁簡文帝文，當刪。（九百六十七）缺名《論韋宏質奏》：見上（一百三十九）魏徵《韋宏質妄議宰相疏》，下即（七百六）李德裕《論朝廷事體狀》。此重出，文有詳略，此當刪。（九百十）缺名文嵩《卽墨侯石虛中傳》（《文房四譜》三）：《硯箋》（四）作李觀。（九百九十）缺名《牛頭山瑞聖寺碑》：文云「我后見上帝於秦壇者三，獻僞君於藁街者二」，俱宋太祖時事。又云「知府左屯衛將軍武昌郡史公福」。案：《通鑑長編》（十三）：開寶五年，左衛將軍史福權知慶州。宋文誤入，當刪。（缺名）《大唐宣州刺史薛公去思碑》：《新安志》（九）引崔巨《宣州觀察使薛邕去思頌》數句，與此正合。又《寶刻叢編（十五）》引《復齋碑錄》：《唐宣歙觀察使薛邕去思頌》，唐崔巨撰（大曆十四年）。崔巨見《新書・崔融傳》：孫巨，右補闕，亦有文。又《宰相世系表》：南祖崔氏中書舍人清河貞子禹錫，子巨，字爲式，殿中侍御史。

又《唐文補遺》（附目）（存目）

又《全唐文札記續補》（存目）

《奉旨開列編校全唐文諸臣職名》（存目）

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六三《集部・總集類二・欽定全唐文一千卷》

（揚州官刊本。楊理庵舊藏。）仁宗睿皇帝敕編。御製序（嘉慶十九年）。御製讀全唐文詩（嘉慶二十三年）。編校諸臣職名。進呈表。總目。卷中有「楊泰亨印」朱文方印、「太史氏」白文方印、「臣泰亨印」白文方印、「理庵」朱文方印、「慈谿楊氏珍藏」朱文長印。

《全唐文紀事序》　嘉慶中，詔輯《全唐文》，翰林院編修嘉興陳先生爲總纂官。彙萃之餘，加以考證，錄於別紙。至《全唐文》告成，所錄者積一百二十二卷，自爲一書，名曰《全唐文紀事》，以配計有功《唐詩紀事》。嘗欲進呈而未果，蓋其時先生已罷官矣。道光中，先生來粵，掌教越華書院，澧從受業，嘗於侍坐時，聞先生言其事，而未見其書。先生歿，於今三十餘年。季

子子因，官於粵，篋中寶藏此書，澧乃得敬觀焉。繕寫工整，牙籤錦裹，進呈之式也。方柳橋太守出資寫刊，仍以元本付子因藏之。其新刊本，幾閱月而畢，子因屬澧爲序。澧竊念先生奉詔纂成巨裘，以餘力爲此書，而猶浩博如此，先生之才之大，見於斯矣。雖未上邀御覽，而有賢子爲之護持，不至失墜。又值太守篤嗜書籍，爲刻梓以傳世。澧老矣！猶得而讀之，不勝欣幸焉，書其事不敢辭。先生又嘗撰《全唐文年表》及《全唐文補遺》，皆未成，此亦澧所得聞者，因幷記之。同治十二年八月，門人番禺陳澧謹序。

《全唐文紀事凡例》　一、《全唐文》仰稟睿裁，親加釐定，不特網羅宏富，而去留精審，鑒別綦嚴，自來總集巨編，如《古文苑》、《文苑英華》、《唐文粹》諸書，俱不足擬議萬一，誠藝林之矩矱，學海之津梁。（鴻墀）久預編摩，獲窺美富。茲值刊刻告竣，薄海風行。雖伏處里閭，猶得仰覩文治化成之盛。謹與東南士子，傳誦講習。積前後採輯各書，凡有關於唐人文字者，勒成此編，用識欽服慶幸之私云【略】。一、《全唐文》止載本文。爲總集一定之例。讀之者必詳考其事之始末，方有以測其文之宗旨。今廣搜事實，悉著於篇，俾展卷瞭如，油然生其尚論之志。至於評騭優劣，訓釋音義，辨證異同，見於唐、宋以來文集者，亦復詳加摭拾。自維扣槃之見，於煌煌鉅帙，萬不足以爲滄海細流之助，庶幾海内之讀《全唐文》者，因委窮源，誦習較便，故大旨主於寧繁毋略云。

俞樾《唐文拾遺序》（存目）

又《唐文續拾序》（存目）

國朝駢體正宗

馮可鏞《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序》　曾氏《國朝駢體正宗》一書，錯比華辭，甄綜儷格，删宿莽而滋蕙，屏疥駝而獲麐。集豔馬、班，漱潤潘、陸。酌前修之筆海，錄定維摩；攬一代之詞林，集成明遠。承學之士，咸資準的。

張壽榮《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序》　曾賓谷氏揭駢體流弊，宗六代正軌，選國朝文百七十二首，凡四十三家。其所以示人者，殆輪扁之用心與？

繆德棼《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序》　古來文人才士，往往高語秦、漢，下視齊、梁。李士恢請革文華，譏此風雲之狀；陸雲駒所見制作，譬諸涓滃之流。不知良工運斤，神自契於造化；巧冶鑄劍，光且燭乎斗牛。雅材代興，我朝尤盛。南城曾賓谷先生嘗輯《駢體正宗》一書，頹波獨振，峻軌遐企，芟薙浮豔，屏絕淫靡。取則於元嘉、永明，極才於咸亨調露。鐘斧齊奏，弗淆晉埜之聰；珉玉並耀，特具卞和之識。固已闢塗徑於文囿，示楷模於藝林矣。然而鑒裁精審，尚止乾、嘉以前；蒐選叢殘，未逮道、咸而後。褒錄僅四十二家，曠隔已八十餘載。【略】吾友張君公束，涉獵四部，研窮六朝，有禁邪制放之意，無愛古薄今之心，攬衆製於綈繩，發佳篇於綈槧，遂取時賢之作，以續曾氏之書。

《越縵堂日記》（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五日記）　翻閱《國朝駢體正宗》，所取自毛西河至汪竹素（全德），凡四十二人。中多有僅取一篇者，乃至淩次仲亦止一首、汪容甫廑至三首，而吳穀人多至十六首、袁子才亦十二首。而辭隨園《臨幸上尹制府啓》及《吳桓王廟碑》二首爲子才傑作者，乃反不列焉。曾氏此選與吳山尊《八家四六》，皆以當家操選事並風行于代，而兩公實皆未能深辨氣體格韵之閒，故雅俗雜登，菁華多落。山尊自爲之文，稍勝賓谷，而又以聲氣爲進退，此劉圃三與賓谷所以各占一家也。國朝此事，跨唐跂漢，論定之責，其在後人乎，其在後人乎！

《復堂日記》卷二　閱曾賓谷選《駢體正宗》，袁子才非不詄麗，而氣散神芬，音響凡猥。《賀平伊里表》：「在貞觀之拒康居，雖云量力；而建武之辭西域，終失雄圖。」意曲而筆弱。《與延綏將軍書》：「誰關鐵牡，永靖銅駝。」下句不可通。《卞忠貞墓碑》：「見周武之封比干」，使事不合。如云：「見孝武之弔比干」，則比傅矣。《于忠肅廟碑》，轉接處皆舉場經義音節。《改吳慶百諸葛廟碑》中言吳不救蜀一段，于史事未究，嚮壁虛造，原本如此，亦不當襲謬。「房次律曳落河中」，尤不合。右皆名作語句，又當文中著力處，偶摘論之，不誤來學。

又　閱《駢體正宗》。叔六、圃三漸入過古，文章氣運旋斡於不自知。朱石君稍著力，邵文有云：「於綺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此中眞際難言之。」

又　閱《駢體正宗》。吳祭酒意主近人，圓美可誦，而古義稍失。作駢體者，當於此，截斷衆流。

又　閱《駢體正宗》。此事莫盛于乾嘉之際，五音繇會，如容甫；八代奔

走，如翥軒。先後駿雄，殆難鼎足。洪北江文，琢句最工，而淵雅之氣漸減，然由澀得厚，亦第一義。

國朝詩別裁集

《隨園詩話》卷一　本朝王次回《疑雨集》，香奩絕調；惜其祇成此一家數耳。沈歸愚尚書選國朝詩，擯而不錄，何所見之狹也！嘗作書難之云：「《關雎》爲《國風》之首，即言男女之情。孔子刪詩，亦存《鄭》、《衛》；公何獨不選次回詩？」沈亦無以答也。唐李飛鴻元、白詩，纖艷不逞，爲名教罪人」。卒之千載而下，知有元、白，不知有李飛。或云：飛此言見于杜牧集中。牧祖佑，年老不致仕，香山有詩譏之，故牧假飛語以詆之耳！

又卷一三　沈歸愚選本朝詩，不知杭州王百朋，幾有遺珠之嘆。余告之曰：「百朋、諸生，名錫，毛西河高弟子也。有《嘯竹軒集》。」《無題》云：「燈暗頻疑虛室響，衾多不敵半床寒。」「金針入處心俱痛，素綫添時恨共牽。」皆余幼時所熟誦句。其子厚齋與余隣居交好，和余《落花》云：「乍驚彼美從天降，直覺斯文掃地來。」余覺不祥，果一第而卒。厚齋名風淳。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卷三　歸愚嘗選《國朝詩別裁》，第一首即登錢謙益《團扇篇》，詩既不佳，人又不可，至遭純廟嚴旨切責。

《湖海詩傳》卷八《蒲褐山房詩話》　先生少從學于吳江葉星期，葉居橫山。故阮亭尚書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然先生獨綜今古，無藉而成，本源漢、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復、卧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嘗自進其全集，御製叙言以高、王爲比，誠定論也。所選《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略】或又有反唇而譏者，眞少陵所謂「汝曹」、昌黎所謂「群兒」爾！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沈德潛【略】所選《古詩源》、《唐詩別裁》、《國朝詩別裁》，學者奉爲圭臬。

《履園譚詩・總論》三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〇《聽松廬詩話》　沈文慤公論詩及所選《別裁》諸集，自好高愛奇者觀之，或有嫌其近平熟者。抑知好高愛奇或出於獨嗜而失之偏，或暫足驚人而不能久。平心而論，究不若文慤所見爲出於中正和平，使學者有軌轍可循，而流弊尚少也。

《國朝詩萃初集》卷一　所選《別裁》諸集，統歸玉律，盡度金鍼，尤有裨於後學。

張祥河《國朝正雅集序》　我鄉青浦王侍郎《湖海詩傳》及丹徒王柳村氏《羣雅初、二集》，皆繼《別裁》而成，膾炙人口。然《湖海》止列交游，《羣雅》終於嘉慶世。今南樵之書出，視二王所選爲益備矣！

花沙納松岑氏《國朝正雅集序》　我朝詩學昌明，詞人傑出。往者沈文慤《別裁》之刻，去鄭存雅，美不勝收，洋洋乎盛矣！顧《別裁》所編，由國初以來迄於雍正，而乾隆初年祇及一二。

沈兆霖《國朝正雅集序》　卜氏《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也。故《周禮》教六詩，其五曰《雅》。《雅》有正變，鄭氏說云：「言今之正以爲後世法，斯爲正雅。」夫漢、唐迄今，作者夥矣！人自爲師，流派歧別，莫可統同。而主持詩教要必歸於雅而後已。昔沈文慤公選《別裁集》，取別裁僞體之義。僞體之裁，所以親風雅也。

朱琦《國朝正雅集序》　詩至國朝盛矣！上自王公大臣雍容揄揚，奄有《風》、《騷》、漢、魏、唐、宋之美；下至田間野老、羈人逸士，莫不有詩以自達其情性。顧其傳者，或以專集，或零章斷句，非裒而輯之，則無以觀當時風尚而極一代著作之盛。自沈文慤公《國朝別裁集》擷今代精華，綜諸家體製而爲一編，播之海內，亹亹乎！逮今又百餘年矣！其間雅材迭起，作者颺輳。當乾隆初元，天下方全盛，晏然無兵革之警。其時又開鴻博特科，豐材碩儒，鋪張鴻藻，歌詠繁富。其見之著錄，如《熙朝雅頌》、《湖海詩傳》、《沅湘耆舊》諸集，非不彬彬稱備也。然其爲書，猶區以時地，限以卷帙，未有如文慤萃諸家體製爲一編，以極一代著作之盛者。

《國朝正雅集》卷六引《寄心盦詩話》　文慤論詩以和平敦厚爲宗，故所選《別裁》諸集，皆稟斯旨，海內風氣爲之一變。掃蕪響，振古音，文慤之力也。

《漢名臣傳・沈德潛列傳》　二十六年詣京，祝皇太后七旬萬壽。上命集在朝諸王文武及致仕大臣年七十以上者爲九老，凡三班，並繪圖。德潛列致仕九老之首。時德潛進所撰選刻《國朝詩別裁集》，請御製序文。上以德潛選次未當，命儒臣重爲精校去留。賜之序，曰：「沈德潛選國朝人詩而求序，以光其集。德潛老矣，且以詩文受特達之知，所請宜無不允。因進其書而粗觀之，列前茅者則錢謙益諸人也。不求朕序，朕可以不問。既求朕序，則千秋之公論繫焉，是不可以不辨。夫居本朝而妄思前明者，亂民也，有國法存焉。至身爲明朝達官而甘心復事本朝者，雖一時權宜，草昧締構所不廢，要知其人則非人類也，其詩自在，聽之可也。選以冠本朝諸人則不可，在德潛則尤不可。且詩者何？忠孝而已耳。離忠孝而言詩，吾不知其爲詩也。謙益諸人爲忠乎？爲孝乎？德潛宜深知此義。今之所選非其宿昔言詩之道也，豈其老而耄荒？子又不克家門下士，依草附木者流，無達大義，具巨眼人捉刀所爲，德潛不及細撿乎？此書出，則德潛一生讀書之名壞。朕方爲德潛惜之，何能阿所好而爲之序？又錢名世者，皇考所謂名教罪人，是更不宜入選。而愼郡王則朕之叔父也，雖諸王自奏及朝廷章疏署名，此乃國家典制，然平時朕尚不忍名之。德潛本朝臣子豈宜直書其名？至于世次前後倒置者，益不可枚舉。因命內廷翰林爲之精校去留，俾重鋟版以行於世，所以栽培成就德潛也，所以終從德潛之請而爲之序也。」

《復堂日記》卷四　閱《國朝詩別裁集》卅二卷畢。歸愚尚書之論詩，謝山人所謂傖謫仙而畫少陵者也。《別裁》諸選，列子云：「見吾善者，機耳。」國朝詩前半疏略，後半遷就，然所見近正，可教學子。後來如王琴德《湖海詩傳》、符南樵《正雅集》，皆有意爲《別裁》之續，緜狠，彌不逮矣！

《筱園詩話》卷二　沈歸愚先生持論極正，持法極嚴，便於初學。【略】所選諸集，今並盛行，惟《古詩源》一集，矜愼平允，可云公當。蓋生平得力所自，用心良苦。他如唐、明詩及國朝詩之選，徒誇別裁之鑒，未脫門戶之私。

《晚晴簃詩匯》卷七六　迨奏進所選《國朝詩別裁》，以牧齋居首，手詔詰難，命詞臣改訂。

文廷式《琴風餘譚》　本朝詩學，沈歸愚壞之，體貌粗具，神理全無。動以《別裁》自命，淺學之士，爲其所刼，遂至千篇一律，萬喙雷同。至紀文達之批蘇詩，逞我臆談，損人天趣，風雅道喪，非此種論議職其咎乎？姚薑塢《援鶉堂筆記》謂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湖海詩傳

《北江詩話》卷一　近青浦王侍郎昶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於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家耳。

又　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入雲龍王蘭泉（昶）：盛名之下，一戰而霸。《湖海詩傳》、《隨園詩話》。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王昶【略】所選《湖海詩傳》，極數十年交遊之盛。又選國朝人詞爲《今詞綜》。

吳修《書蘗石齋詩集後並序》　向閱王少寇《蒲褐山房詩話》評公之詩，謂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復深加研鍊，殆其鄉姚雲東、李竹懶一輩人。朱梓廬先生語修曰：「少寇所論，適與蘗翁詩相反。」至哉斯言！蓋未悉公詩工力之深，止以禾中臺閣畫家目之，故以姚、李爲比。又閱《隨園詩話》，謂公吟詩多眞率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語意亦略同少寇，似于《蘗石齋詩》全未研閱。袁、王兩家，並海內詩壇盟主，頗自負其辯眼；且與公皆有縞紵之好。而其評論，膚泛不切至此！可見文章知己之難。因作此詩，以質世之讀公集者。詩曰：「公詩精益求，于杜得縝密。韓蘇並沉酣，涪翁亦心折。辭比出由己，伸紙吐鬱勃。先使皮骨換，乃復追險絕。氣勇怯千夫，脈細歸一髮。鍊剛指可繞，縫線絕已滅。盡化陳腐去，而能神理奪。獲古不傳秘，皆于人所忽。二老未深味，如何漫稱述？不愁背面笑，無乃交臂失。識曲誰聽眞，安用歌《白雪》？能手且如此，餘子數逸悉。吾生恨不才，知己感徒切。已惜虛居諸，慚說傳衣鉢。作詩聊見志，非敢具辨舌。文章價有定，終當得其實。

好豈待阿私，理或無久屈。滔滔天下大，會見子雲出。」

《浙西六家詩鈔》卷三　《丁辛老屋集・秋帆》序說，足爲藝苑定評。當是時，錢、王並稱，錢之博大，王之沉靜，各成家數，天下共相推服。王之才氣，非不敵錢，時時流露李、杜、韓、蘇筆意，卻時時洗剔，不留渣滓，意在斂華就實。其至高者，多見性理，專務沉靜工夫。明窗淨几，掃地焚香讀之，令人矜躁浮囂之氣頓釋。惜此時識者之少，亦如《蘗石齋集》矣，比部遺集，曹忍庵編刻於前，籜翁刪改於後，盡汰浮華，以歸一轍。【略】《蒲褐山房詩話》，不可盡信。

《焦軒隨筆》卷七四　王述庵侍郎（昶）致袁簡齋先生書一則曰：「執事以科第耆英，文章老宿，作魯靈光，巋然爲東南士人所仰止。此固聖朝人瑞，微獨壇坫增輝而已。」再則曰「弟選《湖海詩存》已斷手，亦作詩話以發明之，中論大作，謂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豪傑，明歲勒成，當以呈教」云云。今閱《湖海詩傳》中《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太邱道廣，無論貲郎蠢夫，互相酬答；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挾之游東諸侯；更招士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三人，繪爲《授詩圖》。燕釵蟬鬢，傍花隨柳，問業于前，而子才白鬚紅舄，流盼旁觀，悠然自得」。又云「謝世未久，頗有違言，吳君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今予汰其淫哇，刪蕪雜，去纖佻，清新雋逸，自無慚於大雅」云云。及觀所選隨園詩僅二十首，隨意編錄，似未嘗經心者，不特「香象渡河」數語全行刪去，且藉存其詩，而大肆譏訕，以爲隨園可議也。生前不應作諛詞，即曰諛之於前，而後有悔心，何不并其詩刪除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乃既佩其才華，復妒其聲望，而又不敢塗抹其盛名，遂故作抑揚語，欲掩前此貢諛之醜，至拉出吳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夫嵩梁少時依傍隨園門牆，希冀一語獎勵，以聳動公卿耳目，固人所共見共聞者，何於隨園身後竟爾逞其狂吠，等於今之鳥噣獸觜輩耶？嘉慶庚辰，先世父出守湖州，嵩梁贈詩末云：「我識碧瀾堂下路，願爲六客繼清遊。」推尊極矣！親書短軸以送，即索百金去。嗣刊詩集，此首不存，先世父曾笑爲勢利之交。予錄出屬林鄉溪廣文收之《海天琴思續錄》中。昔張商英作《元祐嘉禾》頌司馬文正，祭文上呂公，著詩求進，移書蘇穎濱求入臺，多諛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語，後乃乞撲司馬公、呂公神道碑。嗚呼！朝野小人，此物此志也。

《復堂日記》卷五　去年閱《湖海詩傳》四十六卷一過，頗不快意。蘭泉宦成，詩學日退，皮傅韓、蘇，已非復吳下七子面目，故所錄諸家，既多率意，其中名家，又未盡所長。外似紹述《別裁》，實已與師說悖馳，差喜詩話足備掌故，其書遂不可廢。

《挹翠樓詩話》卷一　青浦王述庵祖選《湖海詩傳》，多取格調而遺性靈。至紀曉嵐，取其試帖若干首。即選袁、趙諸家，亦非其至者。甚矣，作者難，選者更不易也。

又　閱《湖海詩傳》，名家如吳西林、王悔生、黃春谷皆未入錄，豈未通縞紵邪？西林家傳，即出蘭泉，又不得謂之未見其詩矣！

《晚晴簃詩匯》卷八三　蘭泉博學善屬文，詩兼宗杜、韓、蘇、陸，不名一家。【略】所至提倡風雅，執經載酒，戶外屨滿。嘗從征大、小金川，磨盾鼻，治軍書，不廢吟詠，前後九載乃還。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心胸，故多恢博雄奇之作。致仕家居凡十二年。富金石書籍。所著各書流傳最廣者，爲《金石萃編》、《湖海詩傳》，幾於家置一編。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蘗石詩造語盤崛，瓣香昌黎，應制之作較多，則不免蒲褐「率意」之誚矣！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盤空硬語出涪翁，奏御能諧喜起歌。猶有夙工識心苦，蘭泉蘗石本殊科。（《蘗石齋詩》，戛戛獨造，近人尤盛推之。少年頗多清婉之作，不以入集，間見於詩注中。乾隆朝詞臣賡和，多揣摩御製，亦惟蘗石最擅長。嘉善某夙工嘗親見其手稿，改竄塗乙，往往不能辨識。《蒲褐詩話》乃以「率然」「信手」爲譏，此與其《論詩絕句》之抹殺都官，參知同一謬解。）

熙朝雅頌集

《湖海詩傳》卷三三《蒲褐山房詩話》　冶亭少入詞垣，偕其弟閬峰，並以詩名。而冶亭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劉相國石庵、翁鴻臚覃溪及君爲鼎足。嘗選集國初以來滿洲人詩爲《熙朝雅頌》，共一百二十卷。以予向在戎幕，與章嘉文成公多倡和之作，從予處錄而補之。蓋百餘年來名人傑作搜採無遺，

尤足爲盛朝掌故也。乾隆庚戌，高宗純皇帝東巡，予與閻峰扈蹕，屬車豹尾間，恆相酬贈。惜其詩已佚，無從蒐輯，附識于此。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鐵冶亭侍郎選《長白山詩》，皆滿洲已故之人，命余校勘。余摘其句之佳者，如：國柱《伊犁》云：「舉頭惟有日，過此便無關。」觀補亭（保）《路行》云：「雲氣常隨馬，秋聲半在山。」「冥心契道妙，謝客養苔痕。」福增格云：「陰厓春色減，廢寺夕陽多。」伊福訥云：「落葉聚空巷，饑鳥投遠林。」寨音布云：「風定樹猶怒，日高霜尚飛。」鄂文端云：「山果隨風墜，秋花出葉開。」「一杖立斜日，滿園飛落花。」皆妙。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法時帆係蒙古人【略】其人詩學甚佳，而人品卻不佳。鐵冶亭輯八旗人詩爲《熙朝雅頌集》，使時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詩（選）（介）》，後半部則竟當作賣買做。凡我旗中人有勢力者，其子孫爲其祖父要求，或爲改作，或爲代作，皆得入選。竟有目不識丁，以及小兒女子，莫不濫廁其間。

汪廷珍《鐵梁庵先生墓誌銘》　公既以治行報國，舟車案牘，靡有暇晷。而又以其餘力著爲文章，嘗表進所輯八旗詩一百三十四卷，賜名《熙朝雅頌集》。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引《寄心盦詩話》　梅庵宮保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得詩甚夥，詔嘉美，命名《熙朝雅頌集》。

《清朝先正事略・鐵冶亭先生事略》　國家文治軼前古。列朝御製，如日月之經天。朱邸親藩，類皆揚風挖雅。至八旗士大夫，能詩、書者尤衆。特未有薈萃一編以導揚美盛者。嘉慶中，鐵冶亭先生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止。得詩數百家。表上之，詔錫嘉名，曰《熙朝雅頌集》，睿廟親爲製叙，洵足彰右文之盛治矣！

《八旗文經》卷五九　嘉慶九年進所輯《八旗詩首集》二十卷、《正集》一百六卷、《餘集》二卷，賜名《熙朝雅頌集》。

詞選

張琦《重刻詞選原序》　嘉慶二年，余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歙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絶，元之末而規矩隳。窈宦不闢，門戶卒迷。乃與余校錄唐、宋詞四十四家，凡一百十六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而歙鄭君善長復錄同人詞九家爲一卷，附刊于後，版存于歙。同志之乞是刻者踵相接，無以應之，乃校而重刻焉。嗚呼！憶余同先兄選此詞，迄今已三十四年，而先兄沒已二十九年矣！當時之樂，豈復可得？今日之悲，其何能已？是選先兄手定者居多，今故列先兄名而余序之云爾。道光十年夏，四月十有一日張琦序。

金應珪《詞選後序》　《詞選》二卷，吾師張皋文、翰風兩先生之所錄也。夫楚謠漢賦，既殊《風》《雅》；齊歌唐律，亦乖蘇、李。何者？古愈遠則愈殺，聲彌近則彌悲，此由音調所成，故亦淵源莫二，譬之纂綉異製而合度于鑷，蛾眉各盼而同美於魂。故知法不虚采，神不虚艷，其揆一也。樂府既衰，塡詞斯作，三唐引其緒，五季暢其支。兩宋名公，尤工此體。莫不飛聲尊俎之上，引節絲管之間。然乃瓊樓玉宇，天子識其忠言；斜陽烟柳，壽皇指爲怨曲。造口之壁，比之詩史；太學之詠，傳其主文。舉此一隅，合諸四始，途歸所會，斷可識矣！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靡牀第，汙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蜮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嘆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艷，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原其所昧，厥亦有由。童蒙擷其粗而失其精，達士小其文而忽其義。故論詩則古近有祖禰，談詞則風騷若河漢，非其惑歟。昔之選詞者，蜀則《花間》，宋有《草堂》，下降元、明，種別十數。推其好尚，亦有優劣。然皆雅鄭無別，朱紫同貫，是以乖方之士，罔識別裁。蓋折楊皇荂，概而同悅；申椒蕭艾，雜而不芳。今欲塞其

歧途，必且嚴其科律，此《詞選》之所以止于一百十六首也。先生以所託既末，知音蓋希，雖復闢彼窈宕，且擬棄諸巾篋。珪竊不敏，以爲先路有覺，來哲難誣，昭明之選不興，則六代文賦宗風蓋息乎。乃校而刻之，序其後云爾。嘉慶二年八月日歙金應珪。

潘德輿《與葉生書》 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字之警者，張氏亦多恝然置之。

許宗彥《蓮子居詞話序》 文章體制，惟詞溯至李唐而止，似爲不古。然自周樂亡，一易而爲漢之樂章，再易而爲魏、晉之歌行，三易而爲唐之長短句。要皆隨音律遞變，而作者本旨，無不濫觴楚騷，導源《風》、《雅》，其趣一也。故覽一篇之詞，而品之純駁，學之淺深，如或貢之。命意幽遠，用情溫厚，上也。辭旨儇薄，冶蕩而忘反，醜其性命之理，則大雅君子弗爲也。王少寇述庵先生嘗言：「北宋多北風雨雪之感，南宋多黍離麥秀之悲，所以爲高。」亡友陽湖張編修皐文爲《詞選》，亦深明此意。

周濟《詞辨自序》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晉卿年少於余，而其詞纏緜往復，窮高極深，異乎平時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晉卿爲詞，師其舅氏張皐文、翰風兄弟。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內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敘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說亦互相短長。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眞，而晉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而余遂篤好清眞。既予以少游多庸格，爲淺鈍者所易託。白石疏放，醞釀不深。而晉卿深詆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終不能好少游也。其後，晉卿遠在中州，余客受吳淞。弟子田生端，學爲詞，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與二張、董氏各存岸略，庶幾他日有所觀省。爰錄唐以來詞爲十卷，而敘之曰：古稱作者，豈不難哉。自溫庭筠、韋莊、歐陽修、秦觀、周邦彥、周密、吳文英、王沂孫、張炎之流，莫不蘊藉深厚，而才豔思力，各騁一途，以極其致。譬如匡廬衡嶽，殊體而並勝；南威西施，別態而同妍矣！若其著述未富，可采者鮮。而孤章特出，合乎道揆，亦因時代而附益之。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人爲速。往往流連反覆，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慾、敦薄寬鄙之功。南唐後主以下，雖駿快馳騖，豪宕感激稍瀰矣。然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厲剽悍之習，抑亦正聲之次也。若乃世欲傳習，而或辭不逮意，意不尊體，與夫淺陋淫褻之篇，亦遞取而論斷之。庶以愛厚古人，而祛學者之惑。

潘曾瑋《刊詞辨序》 余向讀張氏《詞選》，喜其於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張氏之言曰：「詞者，蓋出于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竊嘗觀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昌狂雕琢之流弊，而思遵之於《風》、《雅》之歸。沿襲既久，承學之士，忽焉不察，余甚病之。嘗欲舉張氏一書，以正今之學者之失，而世之人，顧弗之好也。友人承子久儀部好爲詞，嘗與余上下其議論，自三唐、兩宋，迄于元之季世，條分縷晰，未嘗不以余言爲然。蓋子久與余，皆取法於張氏。暇出所錄介存周氏《詞辨》二卷，屬爲審訂。介存自序，以爲曾受法於董晉卿，亦學於張氏者。介存之詞，貳于晉卿。而其辨說，多主張氏之言，久欲刻而未果。其所選與張氏略有出入，要其大旨，固深惡夫昌狂雕琢之習而不反，而亟思有以釐定之，是固張氏之意也。因樂爲敘而刊之，以副子久之屬。介存之論詞云：「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世之譚者，多以詞爲小技而鄙夷之。若介存者，可謂知言也夫！原本總十卷，不戒于水，存止二卷。今刊本，子久所錄也。

潘祖蔭《刊周濟宋四家詞選序》 近世論詞，張氏《詞選》稱極善。止庵《詞辨》，亦懲時俗倡狂雕琢之習。與董晉卿輩同期復古，意仍張氏，言不苟同。季玉叔父嘗序而刊之。此卷晚出，抉擇益精。止庵負經濟偉略，復寄情於藝事，進退古人，妙具心得，忠愛之作，尤深流連。宜南樵珍護如是。今南樵亦歸道山，蔭既刊之，南樵可無憾。獨念蔭昔對此卷時，露研風簾，萬花如海，倏忽之間，渺乎莫覯。天時人事，濤奔電驅。固不特故人長逝，爲可傷悼。此卷孤存，固止庵精氣不可磨滅。然什百寶貴於此者何限，不得謂此非偶脫於灰燼也。止庵復有論調一書，以婉、澀、高、平四品分之。其選調視紅友所載，祇四分之一。南樵嘗言之，今不可復見。海內倘有此本，蔭固樂

受而觀焉！

包世臣《爲朱震伯序月底修簫譜》　意內言外，詞之爲教也。

端木埰《詞選批注》　李後主《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流水落花歸去也。」「歸」別本作「春」，當從之。前章「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正陳叔寶之全無心肝，亡國之君，千古一轍也。次章又有「往事堪哀」、「終日誰來」、「想得玉樓」等句。明明觖望不甘、被禍之由，機牽樂所由來也。前已荒昏失國，此又妄露圭角，可爲千古龜鑑。覩此則「知后帝此間樂」之語，未可全非。

田不伐《南柯子・團玉梅梢重》：「簾風不動」，別本作「風簾」。　李玉《賀新郎・篆縷消金鼎》：此刻所錄《賀新郎》，近十餘調。總不如高竹屋「梅花」一闋，扔棄不錄，可惜！　史邦卿《雙雙燕・過春社了》：此調後四句，一律六字，頗嫌板滯。　王聖與《齊天樂・一襟餘恨宮魂斷》：詳味詞意，殆亦碧山黍離之悲也。首句「宮魂」字點清命意。「乍咽」、「還移」，慨播遷也。「西窗」三句，傷敵騎暫退，宴安如故也。「鏡暗妝殘」，殘破滿眼。「爲誰」句，指當日修容飾貌，側媚依然。衰世臣主全無心肝，眞千古一轍也。「銅仙」三句，傷宗器重寶均被遷奪北去也。「病翼」三句，更是痛哭流涕，大聲疾呼，言海徼棲流，斷不能久也。「餘音」三句，哀怨難論也。「漫想熏風，柳絲千萬」，責諸人當此尚安危利災，視若全盛也。語意明顯，悽惋至不忍卒讀。乙酉正月採注。　張叔夏《高陽台・接葉巢鶯》：詞意悽咽，興寄顯然。疑亦黍離之感。無名氏《綠意・碧圓自潔》注：此詞亦入《玉田集》。「怨歌」句較姜詞少一字。即無寓意亦是絕唱。注釋荒謬，甚不足取。「綠意」即「疎影」別名，創自堯章。此詞即非玉田亦是咸景以後。格調與元鎮、伯紀時代太不合。且謂傷君子枉死，當時君子枉死，有過於武穆者乎？李、趙雖被謫，猶未至于死也。「喜其已死」句尤荒謬，有悼傷君子而喜其死者乎？若果如此，是全無人心者矣。大約張氏昆季薰心兩廡，心神昏亂，故於古人名作妄箋至此。此詞無論是否玉田作，但就詠荷葉譯之，自是千秋絕調，不必胡牽妄撼，致絕妙好詞盡成夢囈。丁亥四月廿三日燈下子疇志。

《詞學集成》卷一　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詞凡四十四家，僅一百十六首，可謂嚴矣。其序論云：「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白居易、王建、劉禹錫、皇甫松、司空圖、韓偓，幷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漢、魏，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當時。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旨意，破析乖刺，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鄭聲絕，元之末而規矩隳，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支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詒）案：此論高出流輩，發前人所未發。然如朱、厲二公，清眞雅潔，似猶不足爲正聲。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張皋文《詞選》，凡詞四十四家，一百十六首。由唐逮宋，所選止此，可謂嚴矣。末附其友黃仲則（景仁，《竹眠齋詞》）、左仲甫（輔，《念宛齋詞》）、惲子居（敬，《蘭塘詞》）、錢黃山（季重，《黃山詞》）、李申耆（兆洛，《蜩翼詞》）、丁若士（履恆，《宛芳樓詞》）、陸祁生（繼輅，《清隱詞》），凡七家。鄭善良（掄元）又益以皋文（《茗柯詞》）與其弟翰風（琦，《立山詞》），其徒金子彥（應珹，《蘭簃詞》），朗甫（式玉，《竹隱詞》）而善長之作（《字橋詞》）亦自列焉。二張及七家，皆常州人。二金及鄭，則歙產也。合十家，或一二闋，或十數闋，其題多詠物，其言率有寄託。相其微意，殆爲朱、厲末派餖飣塗澤者別開眞面，將欲爲詞中之錚錚佼佼者乎。續選凡詞五十二家，一百二十二首，則翰風外孫董子遠（毅）所錄，以補前選之遺，亦肄業之善本也。

又卷五　有通套語、門面語，流傳習用，且若奉爲指南，而不知其與本義不相酬者。如近人論詞，輒曰：「詞者意內言外。」按此語本於《說文》，然此特大徐本耳！若小徐本則作「意內音外」。音外者，古之所謂語助，今之所謂虛字也。故經傳於助句之字，輒訓曰詞。若，幾詞也。於，歎詞也。云，語已詞也。其，問詞之助也。此類多矣！夫「意內言外」，何文不然？不能專屬之長短句。苟爲「意內音外」？則倚聲者將專求虛義，專講餘腔，若古樂府之淪浮妃呼豨之類，令人不可解乎！且今之稱爲能手者，不以作意見奇，而以知音自詡，是直「音內意外」矣！更與古義不合。是蓋乾嘉以來，考據盛行，無事不敷以古訓，塡詞者遂竊取《說文》，以高其聲價。殊不知許叔重之時，安得有減偸之學，而預立此一字爲晏、秦、姜、史作導師乎？郢書燕說，衆口一辭，何爲也？又近人詞集，一曰箏語，即曰琴雅。不曰梅邊吹笛，即曰月

底修簫。淩仲子謂爲習氣，不信然乎？而開卷必有詠物之篇，亦必和樂府補題數闋，若以此示人，使知吾詞宗南宋，吾固朱、厲之嫡冢也。究之滿紙陳因，毫無意致，此尤習氣之不可解者矣！（元陸文圭論詞亦有「意內言外」之語，亦誤解《說文》以詞爲長短句耳！）

《詞徵》卷一　詞與辭通，亦作詞。《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內而言外也，釋文沿之。小徐《說文・繫傳》曰，音內而言外也，韻會沿之。言發於意，意爲之主，故曰意內。言宣於音，音爲之倡，故曰音內。其旨同矣。（《周易章句》，漢孟喜撰。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事蹟具《漢書・儒林傳》。喜與施讎、梁丘賀同受業於田王孫，傳田何之《易》。世以「意內言外」爲許愼語，非其始也。）

《復堂詞話・周濟詞》　茗柯《詞選》（珂謹按：即《宛鄰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愼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又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珂謹按：即《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興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止庵自爲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篋中詞》）

又《潘德輿詞》　四農大令（珂謹按：即潘德輿）舉葉生書略曰：「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恝然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云云。張氏之後，首發難端，亦可謂言之有故。然不求立言宗旨，而以迹論，則亦何異明中葉詩人之侈口盛唐耶。宜《養一齋詞》平鈍淺狹，不足登大雅之堂也。然其鍼砭張氏，亦是諍友。（《篋中詞》）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自敘》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源。揆厥所由，其失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戚憯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非蘇、竇，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關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蕭齋岑寂，撰詞話八卷，本諸《風》《騷》，正其情性。溫厚以爲體，沉鬱以爲用。引以千端，衷諸一是。非好與古人爲難，獨成一家言，亦有所大不得已於中，爲斯詣綿延一線。暇日寄意之作，附錄一二，非敢抗美昔賢，存以自鏡而已。

又卷一　張氏（惠言）《詞選》，可稱精當，識見之超，有過於竹垞十倍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但唐、五代、兩宋詞，僅取百十六首，未免太隘。而王元澤《眼兒媚》、歐陽公《臨江仙》、李知幾《臨江仙》公然列入，令人不解。即朱希眞《漁父》五章，亦多淺陋處，選擇既苛，即不當列入。又東坡《洞仙歌》，只就孟昶原詞敷衍成章，所感雖不同，終嫌依傍前人。《詞綜》譏其有點金之憾，固未爲知己，而《詞選》必推爲傑構，亦不可解。至以吳夢窗爲變調，擯之不錄，所見亦左。總之小疵不能盡免，於詞中大段，卻有體會。溫、韋宗風，一燈不滅，賴有此耳。

又卷二　張皋文《詞選》，獨不收夢窗詞；以蘇、辛爲正聲，卻有巨識。而以夢窗與耆卿、山谷、改之輩同列，不知夢窗者也。至董氏《續詞選》，祇取夢窗《唐多令》、《憶舊游》兩篇，此二篇絕非夢窗高詣。《唐多令》一篇，幾於油腔滑調，在夢窗集中，最屬下乘。《續選》獨取此兩篇，豈故收其下者，以實皋文之言耶（董毅爲皋文外甥），謬矣！

又　碧山《眉嫵》、《高陽臺》、《慶清朝》三篇，古今絕搆。《詞選》取之，確有特識。《眉嫵・新月》云：「漸新痕懸柳，淡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畫眉未穩，料素娥猶帶離恨。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簾挂秋冷。　千古盈虧休問！歎漫磨玉斧，難補金鏡。太液池猶在，凄涼處、何人重賦清景？故山夜永，試待他窺戶端正，看雲外山河，還老桂花舊影。」《詞選》云：「此喜君有恢復之志，而惜無賢臣也。」《高陽臺》《詞選》云：此題應是《梅花》。後半闋云：「江南自是離愁苦，況遊驄古道，歸雁平沙。怎得銀箋，殷勤與說年華？如今處處生芳草，縱憑高、不見天涯。更消他、幾度東風？幾度飛花？」《詞選》云：「此傷君臣晏安，不思國恥，天下將亡也。」《慶清朝・榴花》後半闋云：「誰在舊家殿閣？自太眞仙去，掃地春空。朱旛護取，如今應誤花工。顛倒絳英滿徑，想無車馬到山中？西風後，尚餘數點，還勝春濃。」《詞選》云：「此言亂世尚有人才，惜世不用也。」不知其何所指。右上三章，一片熱腸，無窮哀感。小雅怨誹不亂，諸詞有焉！以視白石之《暗香》、《疏影》，亦有過之無不及。詞至是，乃蔑以加矣！

又卷四　張皐文《詞選》一編，掃靡曼之浮音，接《風》《騷》之眞脈。附錄一卷，簡擇尤精。洵有如鄭掄元所云，後之選者，必不遺此數章。具冠古之識者，亦何嫌自負哉？

又　萬事萬理，有盛必有衰。而於極衰之時，又必有一二人焉！扶持之使不滅。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原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眞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盛衰之感，殊係人思，獨詞也乎哉！

又卷五　皐文《詞選》，精於竹垞《詞綜》十倍。去取雖不免稍刻，而輪扶大雅，卓乎不可磨滅。古今選本，以此爲最。若黃樸存詞選，則兼採游詞，於《風》《騷》眞消息何嘗夢見？

又　余舊選《詞則》四集二十四卷，計詞二千三百六十首，七易稿而後成。余自序云：「風騷既息，樂府代興。自五七言盛行於唐，長短句無所依，詞於是作焉。詞也者，樂府之變調，《風》、《騷》之流派也。溫、韋發其端，兩宋名賢暢其緒。《風》《雅》正宗，於斯不墜。金元而後，競尚新聲。衆喙爭鳴，古調絕響。操選政者，率昧正始之義，媸妍不分，雅鄭並奏。後之爲詞者，茫乎不知其所從。卓哉皐文，《詞選》一編，宗風賴以不滅，可謂獨具隻眼矣！惜篇幅狹隘，不足以見諸賢之面目。而去取未當者，十亦有二三。夫風會既衰，不必無一篇之偶合。而求諸古作者，又不少靡曼之詞。衡鑒不精，貽誤匪淺。

又卷六　碧山、玉田而後，得張皐文一揭其旨，而詞以不滅。其間五六百年，亦多傑出之士。竟無泝其源者，亦足異矣！

又　《詞選》後附錄諸家詞，大旨皆不悖於《風》《騷》。惟冠以仲則一首，殊可不必。仲則於詞，本屬左道。此一詞不過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絕之作。

又卷八　作詞難，選詞尤難。以我之才思，發我之性情，猶易也。以我之性情，通古人之性情，則非易矣！竹垞《詞綜》，備而不精。皐文《詞選》，精而未備。然與其不精也，寧失不備。古今善本，仍推張氏《詞選》。若選本之盡美盡善者，吾未之見也。

莫友芝《陳息凡香草詞序》　詞自皐文《選》論出，其品第乃躋詩而上，追然《國風》、樂府之遺，海內學人始不以歌筵小技相疵謷。

梁令嫻《藝蘅館詞選序》　若張皐文氏之《詞選》、周止庵氏之《宋四家詞選》，精粹蓋前無古人。然引繩批根，或病太嚴，主奴之見，諒所不免。

《袁碧齋詞話・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字字可寶》　詞選舊慰善本，王蘭泉祖述竹垞，以南宋爲極詣，其《詞綜》率人錄一二首，尤多詠物之作，不足以知升降也。本朝詞選，周止菴最精，張皐文最約，若馮夢華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可謂囊括先民之矩矱，開通後學之津梁，字字可寶矣！

黃彭年《香草詞序》　詩亡而樂府興，樂府衰而詞作。其體小，其聲慢，其義則變風變雅之遺。自皐文張氏以「意內言外」之旨論詞，而詞之旨始顯。予嘗證成其說，曰：「言以發志，文以足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是讀詞，時有所會。自唐以來，作者代出。南宋之際，厥指繁深。幼安之《祝英臺近》，則「貝錦」、「青蠅」也。堯章之《疏影》，則「揚水」、「黍離」也。聖與之《高陽臺》，則「匪風」、「下泉」也。無名氏之《綠意》，則「鷄鳴」、「風雨」也。賢人君子，感時觸物，吟詠性情，主文譎諫，詩人之意，猶未遠乎！元、明以來，斯製益靡。國朝自阮亭、蘭次、竹垞、西河、稚黃、珂雪、迦陵揚聲於前，大宗、仲則、樊榭、皐文諸人繼之於後，近歲士夫，競崇詞學，律以「意內言外」之義，蓋綦難焉！

王煜《清十一家詞鈔・自序》　與弟翰風同撰《宛陵詞選》，闢彼奧窔，詞

體始尊，比烈碧山，殆亦猶古文之有韓愈也。

朱綬《歷代詞腴序》 顧詞選自張皋文氏外，卒少善本。而張氏入選者甚少，讀者或猶有餘憾。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皋文深文羅織》 固哉，皋文之爲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阮亭《花草蒙拾》謂：「坡公命宮磨蝎，生前爲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後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觀之，受差排者，獨一坡公已耶？

陳匪石《聲執》卷下 張惠言《詞選》，四十四家，百十六首，陳銳稱爲最約。其旨趣見於自叙中，無一首不可讀，無一首有流弊。加圈之句，爲詞之筋節處，須細心體會，始能得之。指發幽隱，在所加之注，雖有時不免穿鑿，然較諸明人、清初人之評點，陳義爲高。蓋所取在比興。比興之義，上通《詩》、《騷》，此爲前所未有者，張氏實創之。詞體既因之而尊，開後人之門徑亦復不少。常州派之善於浙西派者以此。其說相承至今，而莫之能易亦以此。學者入門，由此取徑，絕不至誤入歧趨。此最善之選本，宜先翫索者也。然於屯田、夢窗之佳處，未能知之。序中且有不滿之語。其外孫董毅作《續詞選》，一守其家法，柳、吳各選數首，而仍非兩家特色所在，則仍不能知柳、吳也。又《續選》中，玉田獨多，至二十三首。則玉田之寄託，顯而易知。董氏初好玉田，旋亦厭之，見周濟《詞辨序》，乃作於好玉田時耳！

蔣兆蘭《詞說・詞之選本》 茗柯《詞選》，導源《風》、《雅》，屏去雜流，途軌最正，世所稱陽湖派者，實本於茲。第墨守者，往往含有蘇、辛氣味。不知詞貴清遒，不尚豪邁，可以不必。

國朝詞綜

王昶《國朝詞綜序》 汪氏晉賢叙竹垞太史《詞綜》，謂詞長短句本于《三百篇》并漢之樂府，其見卓矣，而猶未盡也。蓋詞實繼古詩而作，而詩本於樂，樂本乎音。音有清濁、高下、輕重、抑揚之別，乃爲五音十二律以著之。非句有長短，無以宣其氣而達其音。故孔穎達《詩正義》謂風、雅、頌有一二字爲句及至八九字爲句者，所以和以人聲而無不協也。三百篇後，楚辭亦以長短爲聲，至漢《郊祀歌》、《鐃吹曲》、《房中歌》莫不皆然。蘇、李詩出，晝以五言；而唐時優伶所歌則七言絕句，其餘皆不入樂。李太白、張志和始爲詞，以續樂府之後，不知者謂詩之變，而其實詩之正也。由唐而宋，多取詞入於樂府，不知者謂樂之變，而其實詞正，所以合樂也。且夫太白之「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黍離行邁」之意也，志和之「桃花流水，考槃衡門」之旨也。嗣是溫岐、韓偓諸人，稍及閨襜，然樂而不淫，怨而不怒，亦猶是摽梅蔓草之意。至柳耆卿、黃山谷輩，然後多出於褻狎，是豈長短句之正哉？余弱冠後，與海內詞人遊，始爲倚聲之學，以南宋爲宗，相與上下其議論。因各出所著，并有以國初以來詞集見示者，計四五十年來所積既多，歸田後恐其散佚湮沒，遂取已逝者擇而鈔之爲《國朝詞綜》四十八卷。其蒐采編排，吳門陶子梁之力爲多。方今人文輩出，詞學亦盛於往時。我高宗純皇帝念詩樂失傳甚久，命儒臣取三百篇譜之，著以四上六五諸音，列以琴瑟笙簫之器，于是三百篇皆可奏之樂部。則是選諸詞，苟使伶人審其陰陽平仄，節其太過而劑其不及，安有不可入樂者？詞可入樂，即與詩之入樂無異也，是詞乃詩之苗裔且以補詩之窮，余故表而出之，以爲今之詞即古之詩，即孔氏穎達之謂長短句。而自明以來，專以詞爲詩之餘，或以小技目之，其不知詩樂之源流亦已偏矣。至選詞大指，一如竹垞太史所云。故續刻于《詞綜》之後，而推廣汪氏之說，以告世之工于詞者。嘉慶七年十月青浦王昶撰。

又《跋》 是書既成，摩挲再四，覺尚多缺略。如國初詞人見於名人文集者，尤西堂則有許漱石《粘影詞》、丁歐冶《問鸝詞》、王德威《璧月詞》，朱竹垞則有《柯寓匏振雅堂詞》、《孟彥林詞》，陳其年則有吳初明《雪篷詞》、《觀槿堂詞》之類，皆未經寓目。而《欽定四庫全書》見於詩類中，又有呂陽、陳軾、梁清遠等十有餘人列諸存目，其詞亦無從採輯。蓋江湖憔悴之士爲之而未成卷，成而未能傳世，其詞在若存若滅者又何可勝數？而予目眚亦已三年矣，拽採抉摘，尚有待乎後之君子焉。嘉慶癸亥臘月八十老人王昶又書。

姚椿《詞錄自序》 昔述庵侍郎究心詞學，每以姜、張爲極軌，本朝則推朱檢討錫鬯、厲徵君樊榭。

《詞學集成》卷五 《聽秋聲館詞話》云：「余所見專輯本朝人詞者，宜興蔣京少《瑤華集》，華亭姚茝汀《詞雅》，吳江沈時棟、吳門蔣重光《詞選》，均不免雅俗糅雜。惟青浦王蘭泉司寇《國朝詞綜》，選擇最爲美備。然其書成於嘉慶初

元，迄今已六十餘年，即乾嘉以前亦多遺漏。余念兵燹以後，文字摧殘，雖無適於用，亦一時風雅所繫。爰就耳目所及，凡司寇未入選，而其人堪論定者，彙錄爲《國朝詞綜補》六十卷。終以僻處海隅，搜羅未廣爲憾。聞吳縣戈寶士明經，有《絕妙好詞》；嘉善黃霽青太守有《續詞綜》之輯，所采定多佳什。」周季貺司馬云：「戈詞未刊，黃詞存藏黃韻珊大令處。」（詒）案：黃選已刊於湖北，易大令名矣！陶凫香有《詞綜補遺》二十卷。

《白雨齋詞話》卷五　《國朝詞綜》之選（王昶編），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段尚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

《復堂詞話・王氏詞綜》　閱王氏《詞綜》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朱錫鬯，而鮮妍修飾，徒拾南渡之瀋，以石帚、玉田爲極軌。不獨珠玉、六一、淮海、清眞皆成絕響，即中仙、夢窗深處，全未窺見。予欲撰《篋中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今始事王選所掇者，百一而已。（《復堂日記・丙子》）

綴白裘

程大衡《〈綴白裘〉合集序》　尤西堂以世界爲小梨園，《廿一史》爲一部傳奇，則大地豈非一戲場乎？夫忠孝節義流芳，陰邪奸險遺臭，其善惡殊途，不啻霄壤，乃派定生、旦、丑、淨作勢裝妖之脚色也。人生富貴貧賤不同，夭壽窮通各異，然電光石火，終歸一夢，猶敷演悲歡離合，頃刻戲完之散場也。屈指勞生，應無百歲之期，名牽利綰，枉作千年之計。光陰彈指，玉走金飛，良辰美景無多，月夕花朝有限。莫惜追歡尋樂，何妨淺酌高歌？憑今吊古，感慨多燕、趙，尋宮數羽，世不乏周郎。玩花主人向集《綴白裘》，錢子德蒼搜採復增輯，一而二，二而三，今則廣爲十二。其中大排場，褒忠揚孝，寬勉人爲善去惡，濟世之良劑也；小結構，梆子秧腔，乃一味插科打諢，警愚之木鐸也。雅豔豪雄，靡不悉備；南絃北板，各擅所長。擷翠尋芳，彙成金璧：既可怡情悅目，兼能善勸惡懲。雖梨園之小劇，若使西堂見之，亦必以此爲一部《廿一史》也。是爲序。乾隆庚寅春季，永嘉程大衡書。

郭維瑄《〈綴白裘〉一集序》　所思詔或未備，何以攄瑰麗之精，戛鏘鳴之盛，必將上下古今，縱橫墳籍，擱筆於珊瑚架上，吮毫於翡翠牀邊。第東觀之書，既多未見，鹵園之冊，尤苦浩繁。方注目以凝神，慮少縱而即逝。又況胸無故實，篋鮮縹緗，秘本等蔡帳之藏，異書乏荆州之借，縱欲剪紅而刻翠，終虞腕劣而魂枯。故嘗擬采夫九華，量以十斛。收來玓瓅，如上國之一簞；擷出精瑩，如象家之百琲。庶數珍者取携不盡，局對者采掇無窮。而孰意先我而爲之者，已有黎庭先生其人也。先生胸有智珠，筆有慧珠。屈近蓬壺，移來三珠寶樹；學勤蛾術，穿成九曲明珠。咳吐臨風，琳琅觸目。爰以三餘之暇，摛經才之光。笙簧六籍，若亥阮之高懸；肴饌百家，如摩尼之宵朗。玉盤錯落，因大小以成形；荷蓋輕盈，隨方圓而並蓄。爭疑合浦，熟時多多益善；還似麻姑，擲處粒粒有光。用以饋貧，聲價可增十倍；兼能掞霧，精芒常耀千尋。氣是露甘，勝過吉雲之澤；痕餘翠滴，漫誇紺碧之螢。共玉樹以爭輝，借金鍼而並度，間記事之秘寶，如意之奇珍矣！世有縹囊才子，錦繡文人，孕靈珠之輝，登蕊珠之榜，發新歌則纍纍能貫，索好句則一一如穿；間用手按，亦逢心賞。至若夢未游乎福地，奚捋芋鬚？綃未裁夫木紈，安識鮫盤？尤宜飾以瑤華，裝之玳瑁，蓋甓杜之光照耀，璿源之折勻圓。寶氣文輝，同工異曲。行見人人握雪蛇之珠，家家控荆鷄之珠，龍堂之蓄萬斛，洛紙之貴千金。薰以名香，棄諸篋衍，不脛而走，有耀自他，而猶有賣櫝還珠者，必不然矣！嘉慶十八年小陽月上澣，表姪郭維瑄頓首拜題。

李宸《〈綴白裘〉二集序》　古人云：人生如戲，聚散無常。富貴功名，撒手便假。堪歎舉世營營，終其身韁鎖於其間，豈不怪哉？《金剛經》上有曰：「如夢幻泡影，如電復如露，正警人勿錯認眞耳。」所以古人秉燭夜遊，坐花醉月，慨光陰之有限，娛情致於當躬，良有以也。玩花主人編《綴白裘集》，彙已往之傳奇，悅世人之心目，意取百狐之腋，聚而成裘，咸歎置人於春風和藹中矣。第玉顯珠埋，漏遺可惜；寶仁主人步武前哲，續出二集，披覽之，覺後集之勝於前也。甲申季冬，松陵李宸序。

許仁緒《〈綴白裘〉三集序》　唐人多以絕句爲樂府，往往甫經脫稿，即已被之管絃。觀旗亭畫壁，而《黃河遠上》，遂爲千秋佳話。迄乎元代，倚聲按譜，而樂府乃有專家矣。錢君沛思，先有《綴白裘》一、二集之輯，以公同好；今復拾翠採芳，彙爲三集，豔而不蕩，婉而多風，衣冠啼笑，足使觀者無端。從此清尊檀板，一曲凌雲，酒旗歌扇之間，不亦傳盛事於將來也哉？

時乾隆丙戌花朝日，元和許仁緒書。

陸伯焜《綴白裘》四集序》 僕浪跡蘇臺，跌宕歡場，寄情風月，每酒旗歌板之間，扇影衣香之側，淺斟低唱，選妓徵歌；迴風飛雪之舞，遏雲繞梁之音，未嘗不目眩情移，傾耳忘倦。夫《折揚》、《皇華》，下里之曲，一經博雅之士，叶以宮商，被以管絃，繁音縟節，不啻撫淥水揚白雪，使人有望洋之思，觀止之歎焉。錢子復輯是編，新聲逸調，不特梨園樂部奉爲指南，抑亦鼓吹休明，激揚風俗之一端也。丙戌仲秋，青浦陸伯焜幷書。

沈瀛《綴白裘》五集序》 名存其舊，會善歌之繼聲；意取乎新，獲知音之嗣響。一轍源流，調五音而瀝液；屢經剞劂，踵四集以傳神。雖無吹角含商之妙，亦擅振聾發聵之靈。惟茲編也，採擇羣芳，詎嫌勦說；旁搜衆美，不患雷同。遺煩衷，則快讀一過；醒倦眼，則尋味無窮。播諸管絃，雅士咸稱雋逸；繪其笑貌，俗夫羨其形容。至於步伐停勻，不外文章條理；情詞婉轉，方知曲調彌工。朗朗乎如聞江上琵琶，珊珊兮宛覩庭中窈窕。彷彿梨園續譜，依稀樂府遺音；非關養性之資，亦是陶情之助。故當別開生面，俾已往者未敢專美於前；獨闢精思，令將來者猶堪步塵於後。不必屢趨而屢下，何妨愈出而愈奇？於是慨當年《白雪》孤吟，因竊喜今日《白裘》多和云爾。乾隆戊子仲夏，朗亭沈瀛書於綠蔭草堂。

葉宗寶《綴白裘》六集序》 詞之一體，由來舊矣！未有不登雅而斥俗，去粗而用精，每爲文人學士所玩，不爲庸夫愚婦所好也。若夫隨風氣爲轉移，任人心所感發，詞既殊於古昔，歌亦遜於疇曩，非關《陽春白雪》，僅如《下里巴人》，一時步趨，大抵皆然，亦安用剞劂爲哉？醉侶山樵曰：「否，否。詞之可以演劇者：一以勉世，一以娛情，不必拘泥於精粗雅俗間也。」余因披是編而閱之，知其類有二焉：一則叶律和聲，俱按宮商角徵，而音節不差；一則抑揚婉轉，佐以擊竹彈絲，而天籟自耿。宜於文人學士有之，宜於庸夫愚婦者亦有之，是誠有高下共賞之妙，較之《白裘》五集頓覺改觀，則六集之舉，勢不容已。是爲序。時乾隆歲次庚寅季春上浣，桃塢葉宗寶題幷書。

朱祿建《綴白裘》七集序》 錢君出《綴白裘》七集，囑予一言以弁諸首。原夫今人之詞曲有二：有案頭，有場上。案頭多務曲，博矜綺麗，而於節奏之高下，不盡叶也；鬬筍之緩急，未必調也；脚色之勞逸，弗之顧也。若場上則異是：雅俗兼收，濃淡相配，音韻諧暢，非深於劇者不能也。流水高山，知音安在？《陽春白雪》，顧曲伊誰？其所由來久矣。錢君每歲輯《綴白裘》一冊，已成六集。其間節奏高下，鬬筍緩急，脚色勞逸，誠有深得乎場上之痛癢者，故每一集出，梨園中無不奉爲指南，誠風騷之餘事也。辛卯夏日，朱祿建序。

許永昌《綴白裘》八集序》 梨園之詞曲，由雅頌變騷賦，而再變者也。文人志士，惟舉業之是問，何有關於梨園之曲哉？錢君沛思，髫年英俊，屢蹶場屋；然豪放不羈，性好音律，常遨遊於燕、趙、齊、楚，諸王公貴人，莫不羨其才，願羅而致之幕下，錢君不屑也。唯跌宕於酒旗歌扇之場，歲輯《綴白裘》一冊，自歌自咏，若醉若狂，凡七刻矣。今復以八集問序於予，慚予素不辨宮商，何敢贅言？獨怪夫今世之人，雲翻雨覆，厭舊喜新，趨利者往往盜襲元、明詞曲，改作新劇，惟務荒誕不經，怪異無倫。而優伶輩爭相搆演，奏之氍毹，愚夫俗子無不稱奇頌豔，大爲風俗人心之害，良可慨也！今觀君所輯八集，卷帙雖窄，別具《鳴鳳》之忠、《尋親》之孝、《荊釵》之節、《黨人》之義，而絕無荒誕怪異之齣，其志亦可知矣，何爲乎舉業之不問，而沈酣於梨園之曲哉？噫！吾知之矣。夫戲，幻境也；人生，亦幻境也。榮辱得喪，不過瞬息；戲場一散，盡歸幻境。今君抱經濟之才，而猶浪跡江湖，珠光劍氣，埋沒風塵，其一腔憤懣，滿腹牢騷，聊復寄之於幻境也！雖無關於舉業，而忠孝節義之詞，亦維風化俗之一端云。乾隆癸未年孟春，吳門許永昌序。

時元亮《綴白裘》九集序》 《綴白裘》之行於世久矣！自初集以至八集，見者無不擊節。所以輯是編者，廣搜博採，嗣八集而踵起也。夫正開鬬以來，其爲戲也多矣！巢、許以天下戲，逢、比以軀命戲，蘇、張以口舌戲，孫、吳以戰陣戲，蕭、曹以功名戲，班、馬以筆墨戲，至若偃師之戲也以魚龍，陳平之戲也以傀儡，優孟之戲也以衣冠，戲之功用大矣哉！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今舉賢奸忠佞，理亂興亡，彙而成編，其功不在《三百篇》下。夫雍詞豔曲，雖云導欲增悲；而鐵板銅喉，間足振聾起聵。今錢君又編是集，余觀其所繕本，具如百間之屋，非一本之材；五侯之鯖，非一雞之跖。其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啻聚狐而取腋，故是書屢出，而其名終不可易。嗟乎！今日爲古人寫照，他年看我輩登場。戲也年戲，非戲也，無非戲也。展閱之餘，不禁拍案大叫曰：「君之編是集也如積

薪，後來者居上！」因書此於簡首。乾隆壬辰榴月上浣，時元亮書。

朱鴻鈞《〈綴白裘〉十集序》 昔田文獻狐白裘於秦，夜走函谷，人皆歸功於客，而不知綴裘者，早與爭能也。增損失宜，何取乎綴？連屬有痕，又何藉乎綴？惟統寸長尺短，悉成無縫天衣。斯藝奪化工，而所綴之數，抑亦盈千累萬矣。顧十也者，數之成也；綴底於十，已足該終始而畢騁其才。古吳錢子沛思，擅場詞曲，向輯《綴白裘》九集，遞刊行世，茲復踵成是編。其中示勸懲，娛耳目，與前編亦大略相似。而一種剪紅刻翠，翻陳出新處，實則自有別腸，洵所謂同工而異曲者。行見繼九集而奏之，則寧玉也；合九集而奏之，如貫珠也，奚止邁八闋而媲九成哉？吁！世之人守缺抱殘，詡詡自得，此特如野夫負暄而已。雖視一狐之腋，若拱璧然。謂能若是之傾筐倒篋而層出不窮，我何望焉？夫知拙於綴者之無可紀，益知長於綴者之不容叙也，作《綴白裘》十集序。乾隆壬辰中秋月，桐鄉朱鴻鈞書。

許道承《〈綴白裘〉十一集序》 且夫戲也者，戲也，固言乎其非眞也。而世之好爲崑腔者，率以搬演故實爲事，其間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奸讒佞惡，悲歡欣戚，無一不備。然設或遇亂頭粗服之太甚，豺聲蠭目之叵耐，過目遇之，輒令人作數日惡。無他，以古人之陳跡，觸一己之塊壘，雖明知是昔人云「吹縐一江春水，干卿甚事？」而憤懣交迫，亦有不自持者焉。若夫弋陽梆子秧腔則不然：事不必皆有徵，人不必盡可考。有時以鄙俚之俗情，入當場之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此殆如東坡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欲睡，忽得一詼諧訕笑之人，爲我持羯鼓解醒，其快當何如哉！此錢君《綴白裘》外集之刻所不容已也。抑吾更有喻者，詩之爲風也，有正有變；史之爲體也，有正有逸；戲亦何獨不然？然則戲之有弋陽梆子秧腔，即謂戲中之變，戲中之逸也，亦無不可。時乾隆甲午季春，金陵許道承渭森氏書。

葵圃居士《〈綴白裘〉十二集序》 蓋聞《寶鼎》、《赤雁》開樂府於齊、梁；《白紵》、《紅鹽》，極綺聲於唐、宋。詞變爲曲，體兼小令長歌；曲別有音，調叶銀箏檀板。以故壁月瓊樹，爭誇江令才華；風片雨絲，恆數臨川佳製。雖坐觀海市，未必皆眞；而行過屠門，貴且快意。吾友錢君，審音按律，刻羽引商，游戲絲簧之府，流連金粉之場。鵝笙象管，無須玉茗新翻；《白雪陽春》，悉按紅牙舊譜。集雜劇之精於節拍者，爲《綴白裘》十二集。腑惟其集，不嫌踵事而增；聲惟其和，尤貴不淫而麗。僕慚慧業，鮮辨舌唇齒顎之微；君實才人，能通高下清濁之妙。傳來瑟部，已落梁塵；付彼船娘，定飄庭葉。洵屬昇平之樂府，無忝名士之風流矣。甲午長夏，葵圃居士漫題。

楊靜亭《都門紀略》 近閱《綴白裘》一書，采列古今崑弋諸劇至備，然未嘗追溯詞場始于何代？創自何人？

體類

桐城派

程廷祚《與家魚門論古文書》讀手示，知邇日留意古文，愚前已微窺，語在嘉平望日札中。夫三代以來，聖賢經傳皆文也。其別稱古文，自近日始。一則對科場應試之文而言，一則由唐、宋諸子自謂能復秦、漢以前之文而言。後代言文者，率以唐宋爲依歸，而日趨于時。以日趨于時之文而自命爲古文，明者之所哂也。夫古未有言爲文者，漢以下乃言某善屬文，某工於文，某言語妙天下。自時厥後，文乃不逮于古。有志者其何適之從乎？間嘗考諸經傳，大《易》曰：「言有序。」曰：「言有物。」曰：「修詞立其誠。」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曲禮》曰：「安定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此皆古先聖賢之論文者也。大要以立誠爲本，有物即誠也。言之中節，則曰有序。如是則容體必安定，氣象必清明，遠乎鄙倍，而文之至矣！古之立言者，期至於是而止，故曰：「辭達而已矣！」故爲文之道，本之以誠，施之以序，終之以達。以此發揮道德，則董仲舒、揚雄不足道也；以此敷陳政事，則賈誼、鼂錯不能過也。前可以考諸先王，後可以俟諸百世，尚何規摹他人之有？是故貴求其本。足下所見，固與吾略同矣！愚其何以告足下哉？若古文之敝，則始于宋。當時之識者，已譏其不尚實而以浮論虛詞靡敝學者之精神，可不知戒與！由宋以後，作者愈不逮宋矣！非愚所敢肛衡而論定者也。古語云：「取法乎上，僅得乎中。」足下亦愼其所取法者而已。

又《復家魚門論古文書》（存目）

吳德旋《姚範墓表》雍正、乾隆間，桐城方靈皋侍郎負盛名海內。顧於同邑畏二人焉：其一劉才甫，其一則姚薑塢先生也。才甫以其文，而先生兼以學重，稱爲通儒先生。

戴震《與方希原書》諸君子之爲之也，曰：「是道也，非藝也。」夫道固有存焉者矣！如諸子之文，亦惡覩其非藝歟！

劉大櫆《張俊生時文序》今之時文，號爲經義。以余觀之，如棲群蠅於圭璧之上，有玷污而無洗濯。

又《答吳殿麟書》進士之科，煬帝之所建也；糊名之法、狀元之號，武后之所開也。宋及元、明奉爲科律，確尊之而不敢移易。明代復試以八比之文，相與臭腐之辭以求其速售。嗟乎！此豈有天下之豪俊出於其間哉！

錢大昕《與友人書》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橅，視世俗冗蔓獷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略】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眞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

姚鼐《復秦小峴書》鼐嘗謂天下學問之事有義理、文章、考據之分，異趨而同爲不可廢。【略】凡執其所能爲而呰其所不爲者，皆陋也。必兼收之，乃足爲善。

又《海愚詩鈔序》吾嘗以謂文章之原，本乎天地。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苟有得乎陰陽剛柔之精，皆可以爲文章之美。陰陽剛柔並行而不容偏廢，有其一端而絕亡其一，剛者至於僨強而拂戾，柔者至於頹廢而闇幽，則必無與於文者矣。然古君子稱爲文章之至，雖兼具二者之用，亦不能無所偏優于其間，其故何哉？天地之道，協合以爲體，而時發奇出以爲用者，理固然也。其在天地之用也，尚陽而下陰，伸剛而紬柔，故人得之亦然。文之雄偉而勁直者，必貴於溫深而徐婉。溫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難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夫古今爲詩人者多矣！爲詩而善者亦多矣！而卓然足稱爲雄才者，千餘年中數人焉耳！甚矣其得之難也。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閎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

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橫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峰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弱年二十二，接子穎於京師，即知其爲天下絕特之雄才。自是相知數十年，數有離合。子穎仕至淮南運使，延余主揚州書院，三年而余歸，子穎亦稱病解官去，遂不復見。子穎自少孤貧，至於宦達，其胸臆時見於詩，讀者可以想見其蘊也。蓋所蓄猶有未盡發而身泯焉！

又《敦拙堂詩集序》 言而成節，合乎天地自然之節，則言貴矣！其貴也，有全乎天者焉！有因人而造乎天者焉！今夫六經之文，聖賢述作之文也。獨至於時，則成於田野闉闥無足稱述之人，而語言微妙，後世能文之士有莫能逮，非天爲之乎？然是言詩之一端也。文王、周公之聖，《大、小雅》之賢，揚乎朝廷，達乎神鬼，反覆乎訓誡，光昭乎政事，道德修明而學術該備，非如列國《風》詩，采於里巷者可並論也。夫文者，藝也。道與藝合，天與人一，則爲文之至。世之文士固不敢於文王、周公比，然所求以幾乎文之至者，則有道矣。苟且率意以覬天之或與之，無是理也。自秦、漢以降，文士得《三百》之義者莫如杜子美。子美之詩，其才天縱，而致學精思與之並至，故爲古今詩人之冠。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愼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且古詩人有兼《雅》、《頌》，備正變，一人之作，屢出而愈美者，必儒者之盛也。野人女子，偶然而言中，雖見錄於聖人，然使更益爲之，則無可觀已。後世小才鬼士，天機間發，片言一章之工亦有之。而哀然成集，連牘殊體，累見詭出，閎麗璀璨，則非鉅才而深於其法者不能。何也？藝與道合，天與人一故也。如先生殆其是歟？先生爲國大臣，有希周、召、吉甫之烈，弗具論。論其與《三百篇》相通之理，以明其詩所由盛，且與海內言詩者共商榷焉！

又《述庵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考覈，其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環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弱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弱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又《復魯絜非書》 弱聞天地之道，陰陽剛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陰陽剛柔之發也。惟聖人之言，統二氣之會而弗偏，然而《易》、《詩》、《書》、《論語》所載，亦間有可以剛柔分矣！值其時其人，告語之體各有宜也。自諸子而降，其爲文無弗有偏者。其得於陽與剛之美者，則其文如霆如電，如長風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決大川，如奔騏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鏐鐵；其於人也，如馮高視遠，如君而朝萬衆，如鼓萬勇士而戰之。其得於陰與柔之美者，則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風，如雲，如霞，如煙，如幽林曲澗，如淪，如漾，如珠玉之輝，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其於人也，漻乎其如歎，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觀其文，諷其音，則爲文者之性情形狀舉以殊焉！且夫陰陽剛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氣有多寡進絀，則品次億萬，以至於不可窮，萬物生焉！故曰：一陰一陽之爲道。夫文之多變，亦若是已。糅而偏勝可也，偏勝之極，一有一絕無，與夫剛不足爲剛，柔不足爲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聞樂，以爲聲歌絃管之會爾；苟善樂者聞之，則五音十二律，必有一當接於耳而分矣！夫論文者，豈異於是乎？宋朝歐陽、曾公之文，其才皆偏於柔之美者也。歐公能取異己者之長而時濟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觀先生之文，殆近於二公焉。抑人之學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陳理義必明當，布置取舍，繁簡廉肉不

失法，吐辭雅馴不無而已。古今至此者，蓋不數數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爲然乎？

又《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曩者鼐在京師，歙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爲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爲古文者未廣，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鼐曰：夫黃、舒之間，天下奇山水也，鬱千餘年一方無數十人名於史傳者，獨浮屠之儁雄，自梁、陳以來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聲相應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爲宗，豈山川奇傑之氣有蘊而屬之邪？夫釋氏衰歇，則儒士興，今殆其時矣！既應二君，其後嘗爲鄉人道焉！鼐又聞諸長者曰：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不信，久乃漸知先生。今侍郎沒而先生之文果益貴。然先生窮居江上，無侍郎之名位交遊，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獨閉戶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聰明猶強，著述不輟，有衛武《懿》詩之志，斯世之異人也已。鼐之幼也，嘗侍先生，奇其狀貌言笑，退輒仿效以爲戲。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學文於先生。遊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復見，往日父執往來者皆盡，而猶得數見先生於縱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爲之壽，鼐適在揚州，思念先生，書是以寄先生，又使鄉之後進者聞而勸也。

又《與陳碩士》 望溪所得，在本朝諸賢爲最深，然較之古人則淺。其閱《太史公書》，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處、遠處、疏淡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 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於劉海峰，劉海峰之學出於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之所欲云者。由是由本朝推之於明，推之於宋、唐，推之於漢與秦，斷斷焉析其正變，區其長短【略】。

又《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本朝作者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疎樸而有力，惟叙事非所長。再傳爲劉海峰，變而爲清宕，然識卑，且邊幅未化。三傳而爲姚姬傳，變而爲淵雅，其格在海峰之上焉！較之靈皋則遜矣！其餘諸子，得固有之，不勝其失也；是固有之，不勝其非也。敬才駑下，終其身而已矣！

劉開《復陳編修書》 閣下稟絕人之資，深稽古之學，親受法於姬傳先生，所以明道修辭，紹正傳而振絕緒者，固將有在。開以淺陋，過蒙姬傳先生賞識，期許靡涯，名不稱實，每欲殫精極思，自致其業之稍就，不幸制舉之學敗之於其中，時俗之累擾之於其外，而又身遭困阨，凡人世所稱險阻艱難者，無不備歷其境。同鄉望溪先生謂：「文章者，窮人之具。」夫文之所以足貴者，以其能明聖人之道，究造化之微，極人情物態之變。今第以之爲窮人之具，固已用失其宜；乃至求爲窮人之具而且不可得，此尤可悲而歎也。然而漁於水者，不以未得魚而自碎其罟；射於藪者，不以未獲禽而自斷其弓；力於學者，不以未遭時而自棄其業。開雖無過人之行，然得失榮辱之分，定之素矣！何敢因窮約奪志乎？所以旦夕愧憾者，誠恐學不加進，上負姬傳先生知人之明，下負閣下相期之意耳。至於窮達有時，隱顯有命，一聽乎彼蒼之位置而已。

又《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望溪【略】大體雅正，可以模楷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

《文翼》卷一 柳子厚、王介甫、蘇明允、曾子固，精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歐陽永叔，自然神妙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蘇子瞻未能精與謹細而時能自然神妙者也。若既能精與謹細而又自然神妙者，惟退之一人而已。歸震川，自然神妙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方望溪、惲子居、張皋文，皆精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若由精與謹細而幾於自然神妙者，惟姚惜抱、吳仲倫時近之。

又 方望溪文，嚴氣正性，便少音節。朱梅崖以爲敗木濕鼓之音，雖未免過當，然讀之時有不能成聲處。劉才甫文，音節絕佳，故其論云：「神祇是氣，用陰平、陽平、上聲、去聲、入聲，則音節迥異，故字句爲音節之矩。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合而讀之，音節見矣；歌而咏之，神氣出矣。」又云：「凡行文多寡、短長、抑揚、高下，無一定之律而有一定之妙，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學者求神氣而得之於音節，求音節而得之於字句，則思過半矣，其要祇在讀古人文字時得之。」推闡極精，却被退之一語道盡，曰：「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然此却論金石之聲，至於絲竹之音，則惜抱先生嘗自言之曰：「氣充以靜者，其聲宏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

而不浮。一剛一柔，莫不有節以頓挫之。久而累累如貫珠，却無一字可增損，乃爲得其深處。」

又《史記》風韻跌蕩，悠揚妙遠不測處有三種：一則蒼然而來，一片寫去，渺渺綿綿，高韻深情，令人味之無極。歐陽永叔、歸震川風韻得自《史記》者惟此類爲多。一則用意含蓄，迴環，或句上有句，或句下有句，或句中有句，或句外有句，說出者少，不說出者多，而風神自翛然可愛。《姚惜抱文集》純以此種筆意見長。一則鈎心鬬角，似亂而不亂，時時提起，時時頓斷，時時轉折，止於一二語中點綴，使文有曲致。惟仲倫先生《初月樓聞見錄》筆意近之，然尚以叙事法行之。若以此參之序、記、書、論，則吾未見其人，雖韓、柳無是也。必求其文之類此者，實難愜意，惟永叔《釋秘演江鄰幾序》、仲倫先生《續太平廣記序》、《文昌神祠記》四首或可以當之耳！

又《東坡志林》論魯隱公，惜抱以爲飄忽奇肆，神氣大類《孟子》。方望溪《于忠肅論》、姚惜抱《賈生明申韓論》、《贈錢獻之序》，頗得《志林》筆意，但不可謂出之無意耳！

又惜抱云：「震川能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話，乃彌覺其疎澹，正是於史公別有心得處，最能尋求退之未竟之長而引伸之。」方望溪以義法爲宗而歸之於渾樸，惲子居以周秦諸子爲宗而一歸於峭實，惜抱參異己之長而歸於遒麗雄駿，仲倫參異己之長而歸於蕭疏澹逸，皆有獨到之處而不爲古人所掩。然文體日出而不窮，至此義難別有推闡之處，後有作者苟能深思惜抱之言，而不爲古人所掩，則幾矣！

又震川論文以氣韻，望溪論文以義法，惜抱論文以妙悟，才甫論文以音節，子居論文以骨力。

又卷二　太史公之潔，全在捭落千端萬緒，至字句則不無可議者。海峰字句都潔，而意不免蕪近，非眞潔也。惲子居之言云爾！予謂子居字句極潔，而氣不免矜躁，非眞潔也。子居以海峰筆銳於望溪而疏樸不及，自是知言。而以爲才則有餘於惜抱，則非也。惜抱之雅潔古澹，遠逾於海峰，而文章之妙，洵有如所謂木雞者，此境正難到。惜抱非才不足也，正以力避矜氣，固而存之，不欲自騁其才，而其才之包蘊，正可於言外見之。子居論文能見有形，不能見無形，故於惜抱多微詞。而不知惜抱之遒麗雄駿，正不爲古人所掩也。子居以海峰論理未得其正，論事、論人未得其平，此言最確。而子居之文，強詞奪理，病正坐此。要其文之堅峻峭實，絕似龜家令、趙營平，固勝於海峰也。

又才甫格極高而律則疎，梅崖格極古而律則弛，望溪律極精而格太平，皋文律極謹而格太肖。

又惜抱云：「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澹；措語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歸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此意惟惜抱、仲倫兩翁能得之，而其原實出自《史記》。

又惜抱云：「文家之事，大似禪悟。觀人評論、圈點，皆是借逕，一旦豁然有得，呵佛罵祖無不可者。」此中自有眞實境地，必不疑於狂肆妄言、未證爲證者也。夫「呵佛罵祖」云云，即神化於法之道也。【略】所謂「神化於法」者，純是從古法度出。否則，鮮不至滅裂古法矣！張皋文守法者也，姚惜抱神化於法者也。文既如此，而其議論亦相因。後之學爲文者，如未能神明於法，則寧爲其守法者可耳！

又聲色者，文之最粗處也。然論文者不可不於聲色究之。望溪者，節略近於革木，不足以諧聲律。子居則勝乎此矣，然能爲金而不能爲石，有時而乖貳。惜乎！其無餘音也，故聲發而斷。張皋文淵雅，頗有轆轤交往之聲，然是人間逸響，少天然之韻。劉才甫音節絕妙，但能飛而不能沉也。惜抱音節能鬱而沉，如絲如竹，如幽林，如曲澗，如清風，如鴻鵠之鳴，而入寥廓。仲倫先生音節能飛、能沉。然其飛也，颺之使遠，而不至如才甫之蕩；其沉也，澈之使清，而不能如惜抱之鬱。望溪色澤，遜乎大雲，凡不要緊之題務出於正大，便不能動人，故色澤便減子居。色澤如麗日，如火，如風馳霆擊，然非以醞釀出之，故內心不足焉！劉才甫色澤頗濃，豐容盛飾，略有姿態。其光也，曜於外而浮矣，故氣益暴焉。皋文色澤較厚於才甫，然如雲、如霞、如美人盛飾，未離人間世也，頗有醞釀之功焉！惜抱色澤全以醞釀得之，如升初日，如雲，如烟，如珠玉之輝，雖未能及天仙化人，已不食人間烟火矣！仲倫先生色澤不如惜抱之醞釀，然不衫不履，入城市自有天然姿態，超出塵埃之表，亦非有華麗非常處也。

又家筠塾云：「大雲仲由有勇知方之氣象也，茗柯公西志於禮樂之氣象也，若曾氏春風沂水之趣，惟初月樓近之。」

又劉才甫文，惲子居以爲識卑，且篇幅未化，不可謂其論之苛也。至

惜抱文遒鬱醇厚，文格在方靈皋之上。靈皋文字，門徑正大，却氣韻不逮於古人，讀之往往不能成聲，文格當遜於惜抱。子居以爲惜抱變而爲淵雅，文格在海峰之上，較之望溪則遜矣，恐非知言。

又　張皋文、劉才甫、朱梅崖文格極正，而其文之妙處，則爲古人所掩矣。以其格之太似也，明乎不似之似，乃可以成一家言耳！

又卷三　毛洋溟云：「行文間架起於宋人，元、明則專事間架而力有不逮。」予謂間架不自宋人始，韓、柳爲文已有間架可尋，後進作文不能不從間架入行文，而無間架皆外道也。毛洋溟謂間架由於內之不足，予謂朱梅崖文便無間架，然其文不能逮於張茗柯、劉才甫，以其格律未精細故也。但間架之說，不當於行墨中求之耳。近人爲文，局於間架，著意合拍，著意收束，極意學古人，而爲古人所攝伏，又安能出間架外耶？

又　爲文之道，須盡變古人之形貌，而泯其模寫之迹，乃有獨至之美。六經不同體，百家奪興，類不相沿。必如此，然後可以爲能自樹立，不自循常之徒。張茗柯、劉才甫擬古，亦揚子雲、柳子厚之匹。若句摹字倣，勉強作漢人，則反成明七子之僞體矣。人自揣其才，不能有獨至之美，要必自歛其文境，引之而使高也。惜抱云：「欲眞求足當古文家數者，雖南宋朱子尚不爲是，況元、明乎？朱子文境不可爲不高，然尚不能成一家之言，於此見能自樹立之難。」

又　文法一曰透，二曰脫。十步煞一人，千里，不留行謂之透。王介甫、蘇明允、惲子居似之。空山無人，水流花開，謂之脫。歐陽永叔、歸震川、姚惜抱似之。蘇子瞻幾於透而未能盡，然時有脫者。柳子厚、曾子固介乎透與脫之間。方望溪、張皋文、朱梅崖力求其透，而未能脫。韓退之以透而脫，不透則不脫也。司馬子長以脫而透，不脫則不透也。劉才甫力求其脫，而未能透。

又　明時之文，剽竊而乏骨，震川以逸氣振之。國初之文，浮廓而不眞，方望溪以古法振之。

又　子居好用排比，以恣其恢廓。惜抱則行墨間多單行，而自超然於塵埃之外。朱梅崖好用奇辭，以求其遒古，而意不免於凡近。惜抱則不擇字句，而古韻古色，自然可愛。望溪以道自任，故多理語；措抱無一語說理，而時有理趣。才甫好用濃麗語，以炫其絢爛。惜抱則澹澹著筆，而艷處如散花天女，迥非人間國色可比；此惜抱優於國朝諸公處，然門戶不如望溪之正大而音節勝之。筆力不如子居之堅勁而氣味勝之，此才分固有不同，不能兼長者也。

又　爲文之道，貴於鍊。以鍊氣、鍊神爲上，鍊意次之，鍊格又次之，至鍊句、鍊字則爲下矣！然鍊句、鍊字之法，亦不可廢，入手時，當從此用功，方不落率易，擬而議之，乃成變化。惜抱，鍊氣者也；初月翁，鍊意者也；張皋文，鍊格者也；朱梅崖，鍊句、鍊字者也，故疏於律而氣則躓矣！

又　震川、梅崖集中，實多牽率應酬之作，而辭句或傷於煩緩，記律或失之謹嚴。然震川文之至者，氣韻實近子長，雜記尤爲第一，自然神妙處，捱幾句閒話，尤入化境，非梅崖所能夢見也。

陸繼輅《七家文鈔序》　我朝自望溪方氏別裁諸僞體，一傳爲劉海峰，再傳爲姚惜抱，桐城一大縣耳！而有三君子接踵輝映其間，可謂盛矣！然世之沈溺於僞體者，固未嘗一日而息。朱梅崖所處僻遠，彭秋士年少，心孤口衆，徒能自守而已。有志之士所爲嘅息也。吾常自荆川之歿，此道中絕，後有作者復趨於岐塗以要一時之譽。乾隆間，錢伯坰魯思親受業於海峰之門，時時誦其師說於其友惲子居、張皋文。二子者，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蓋皋文研精經傳，其學從源而及流。子居泛濫百家之言，其學由博而反約。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則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巖，又上而求之廬陵、眉山、南豐、新安，如一轍也。夫君子之於學也，期與一世共明之，而非以爲名也。非以爲名，則自爲之與他人爲之無以異也。以二子之才與識而治古文，實自魯思發之君子，以爲魯思之於文也，賢於其自爲也。嗟乎，魯思，惜抱以老壽終，而子居、皋文齒猶未也，乃皆不幸溘逝。遺書雖盛行於世，學者猶未能傾心宗仰。每與薛玉堂畫水言之，相顧浩歎。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溪之所無也。叙事文，惲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

李兆洛《駢體文鈔序》　少讀《文選》，頗知步趨齊、梁。後蒙恩入庶常，臺閣之製，例用駢體，而不能致工。因益搜輯古人遺篇，用資時習，區其鉅細，分爲三編，序而論之曰：天地之道，陰陽而已；奇偶也，方圓也，皆

是也。陰陽相並俱生，故奇偶不能相離，方圓必相爲用。道奇而物偶，氣奇而形偶，神奇而識偶。孔子曰：「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又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相雜而迭用。文章之用，其盡於此乎？」六經之文，班班具存。自秦迄隋，其體遞變，而文無異名。自唐以來，始有古文之目，而目六朝之文爲駢儷。而爲其學者，亦自以爲與古文殊路。既歧奇與偶爲二，而於偶之中，又歧六朝與唐與宋爲三。夫苟第較其字句，獵其影響而已，則豈徒二焉三焉而已？以爲萬有不同可也。夫氣有厚薄，天爲之也；學有純駁，人爲之也；體格有遷變，人與天參焉者也；義理無殊途，天與人合焉者也。得其厚薄純雜之故，則于其體格之變，可以知世焉！於其義理之無殊，可以知文焉！文之體，至六代而其變盡矣！沿其流極而泝之，以至乎其源，則其所出者一也。吾甚惜夫歧奇偶而二之者之毗於陰陽也！毗陽則躁剽，毗陰則沉腍，理所必至也，於相雜迭用之旨均無當也。

又《姚範傳》　桐城當康熙、雍正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下始知宗尚歸氏熙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劉上舍大櫆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善，盡得學士緒論。【略】李兆洛曰：「君子所尚躬行。」而知行之難，然後其心坦以謐，其氣潛以溫，其識宏以淳，而其言自不得不訒。凡爲言者，皆宜如是也。而況讀聖賢之遺經，尋求其義類以自抒其所得者哉！明之時，學者不能行程、朱之言；今之時，不屑言程、朱之言，而幷蔑程、朱之行。一襲取以爲名，一旁馳以求勝，大抵不足於內焉耳！薑塢先生淵詣極理，而欿然不肯，著書以自襮；惜抱先生清明在躬，蓄雲洩雨，文章爲光嶽於天下。兩先生之躬行同也，故不言文而其言立，片語破惑，單義樹鵠，有若蓍蔡。其發而爲文，則明晰黑白，流示孚尹，穆然和順於道德也。讀先生遺書，求得行事始末，恨不得在弟子之列，故私錄其概，時觀省焉！

阮元《文韻說》（存目）

又《文言說》（存目）

又《書梁昭明太子文選序後》　昭明所選，名之曰「文」，蓋必文而後選也，非文則不選也。經也，子也，史也，皆不可專名之爲文也，故昭明《文選序》後三段，特明其不選之故。必沈思翰藻，始名之文，始以入選也。或曰：昭明必以沈思翰藻爲文，於古有徵乎？曰：事當求其始。凡以言語著之簡册，不必以文爲本者，皆經也，子也，史也；言必有文，專名之曰文者，自孔子《易文言》始。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古文言貴有文。孔子《文言》，實爲萬世文章之祖。此篇奇偶相生，音韻相和，如青白之成文，如《咸韶》之合節，非清言質說者比也，非振筆縱書者比也，非佶屈澀語者比也。是故昭明以爲經也，子也，史也，非可專名之爲文也；專名爲文，必沈思翰藻而後可也。自齊、梁以後，溺於聲律，彥和《雕龍》，漸開四六之體，至唐而四六更卑。然文體不可謂之不卑，而文統不得謂之不正。自唐宋韓蘇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爲「八代之衰」而矯之，於是昭明所不選者，反皆爲諸家所取。故其所著，非經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於昭明《序》所謂文者鮮矣，合於班孟堅《兩都賦序》所謂文章者更鮮矣。其不合之處，蓋分於奇偶之間。經、子、史多奇而少偶，故唐、宋八家不尚偶；《文選》多偶而少奇，故昭明不尚奇。如必以比偶非文之古者而卑之，則孔子自名其言曰文者，一篇之中，偶句凡四十八，韻語凡三十五，豈可以爲非文之正體而卑之乎？況班孟堅《兩都賦序》及諸漢文，其體皆奇偶相生者乎？《兩都賦序》「白麟」、「神雀」二比，「言語」、「公卿」二比，即開明人八比之先路。明人號唐、宋八家爲古文者，爲其別於《四書》文也，爲其別於駢偶文也。然《四書》文之體，皆以比偶成文，《明史・選舉志》曰：「《四子書》命題，代古人語氣，體用排偶，謂之八股。」不比不行，是明人終日在偶中而不自覺也。且洪武、永樂時，《四書》文甚短，兩比四句，即宋四六之流派。宏治、正德以後，氣機始暢，篇幅始長，筆近八家，便於摹取，是以茅坤等知其後而昧於前也。是《四書》排偶之文，眞乃上接唐、宋四六爲一脈，爲文之正統也。然則今人所作之古文，當名之爲何？曰：凡說經講學，皆經派也；傳志記事，皆史派也；立意爲宗，皆子派也；惟沈思翰藻，乃可名之爲文也。非文者，尚不可名爲文，況名之爲古文乎！或問曰：子之所言，偏執己見，謬託古籍，此篇書後，自居何等？曰：「言之無文，子派雜家而已。」

又《與友人論古文書》　讀足下之文，精微峻潔，具有淵源，甚善，甚善！顧蒙來問，謹陳陋識焉！元謂古人於籀史奇字，始稱古文，至於屬辭成篇，則曰文章。故班孟堅曰：「武、宣之世，崇禮官，考文章。」又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是故兩漢文章，著於班、范，

體制和正，氣息淵雅，不爲激音，不爲客氣。若云後代之文，有能盛於兩漢者，雖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爲科名時藝之累，於古人之文有益時藝者，始競趨之。元嘗取以置之兩《漢書》中誦之擬之，淄、澠不能同其味，宮、徵不能壹其聲，體氣各殊，弗可強已。若謂前人拙樸，不及後人，反覆思之，亦未敢以爲然也。夫勢窮者必變，情弊者務新。文家矯厲，每求相勝。其間轉變，實在昌黎。昌黎之文，矯《文選》之流弊而已。昭明《選·序》，體例甚明，後人讀之，苦不加意。《選·序》之法，於經、子、史三家，不加甄錄，爲其以立意紀事爲本，非沈思翰藻之比也。今之爲古文者，以彼所棄，爲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紀事，是乃子、史正流，終與文章有別。千年墜緒，無人敢言，偶一論之，聞者掩耳。非聰穎特達深思好問如足下者，元未嘗少爲指畫也。嗚呼！修塗具在，源委遠分，古人可作，誰與歸歟！惟足下審之。

方濬頤《文論》 今之爲文者，動曰有派，蒙竊惑焉。夫所謂派者，不在周、秦、兩漢、唐、宋之文也。吾皖有桐城派，吳中有常州派，近則常州衰而桐城盛天下，宗之莫敢異議。桐城之文，固皆取法於周、秦、兩漢、唐、宋，而嚴其體例，區其門徑，兢兢焉恪守古人法度繩尺者。桐城之文非不可學，學桐城者入於窠臼而罕能振拔也。學士大夫空疏固陋，標榜成風，尊宋薄漢，一唱百和，心目中但知有方、劉、姚三先生，拾其唾餘，鋪張滿紙。試取而讀之，大氐老生常談及公家門面語十居六七，非奄奄無氣，即格格不吐，蓋專以字句拗澀爲能，詞意枯淡爲高。吾視之直優孟衣冠、陳羹土飯耳，奚足言文？

朱琦《制義叢話序》 尋桐城二方，相與輔翊，以古文爲時文，允稱極則。外若金壇王氏、宜興儲氏並堪驂靳焉！

方東樹《劉悌堂詩集序》 楚地盡江、淮間，自蘄、黃以東，迤北訖壽春，其山脈起伏蟠鬱千餘里，舒廣雄遠，自古以來，多產賢豪英傑異士；若老、莊之道德，屈、宋之詞宗，搜奇抉怪，軼乎《詩》、《書》，不獨志略武毅之儔也。而桐城於地勢尤當其秀，毓山川之靈獨多，人文最盛，故常爲列郡冠。是故自明及我朝之興，至今日五百年間，成學治古文者，綜千百計，而未有止極。爲之者衆，則講之益精；造之愈深，則傳之愈遠，於尤之中，又等其尤者。於是則有望溪方氏、海峰劉氏、惜抱姚氏三先生出，日久論定，海內翕然宗之，特著其氏而配稱之曰方、劉、姚，以比於古之班、揚、韓、歐云。方、劉、姚之爲儒，其所發明，足以衷老、莊之失；其文所取法，足以包屈、宋之奇。蓋非特一邑之士，亦非特天下之士，而百世之士也。雖其人氣象不侔，學問造詣不侔，文章體態不侔，要其足通古作者之津而得其眞，無不若出於一師之所傳。嗚呼！豈妄稱哉！豈妄稱哉！非有眞人，孰能眞知而篤信之哉？居今之世，欲志乎古，非由三先生之說，不能得其門。而三先生之學之或有顯晦，則以得多傳人與否爲其候。觀所以致興起及所以就微謝，亦斯文絕續之幾也，何必後世？方氏沒近百年，劉氏稍後之，姚氏又後之。及考方、姚之名，四方皆知；其門人傳業雖多，然除一二高第親炙眞知外，皆徒附其聲，而不克繼其緒。劉氏名弗耀於遠，而其說盛行一時，及門暨近日鄉里後進私淑者數十輩，往往守其微言緒論以道學，肖其波瀾意度以爲文及詩者，不可勝紀。將由高美者難幾近已而易能與？抑成功大者道固廣與？要有好學深思者，必能知其同造於極，同爲難至，而非可以淺嘗鑠化也，有斷然者也。至其教之所行，廣狹遲速雖殊，期以得眞爲本，未可以一時之形迹定也。劉君悌堂，海峰族裔也，質性端慤，踐履甚至；其詩宗述，本乎家學。夫躬踐履則言有物，述家學則造必深，宜非尋常文士所可及也已。曩昔者，悌堂在京師，嘉興沈侍郎鼎甫以余名語悌堂，屬其來內交，故悌堂以其詩令余爲序。余於是本山川，表人物，正學脈，綜名實，究終始，以爲之言，俾讀悌堂詩者知桐城文學之統緒，得考鏡其得失焉！

又《書惜抱先生墓誌後》 古今學術之傳，有衆著於天下人之公論者，有獨具於一二人之私識者；私識之中，又有其深且切者，則各以其所見言之，以繼夫不傳之緒而已。夫唐以前無專爲古文之學者，宋以前無專揭古文爲號者。蓋文無古今，隨事以適當時之用而已。然其至者，乃並載道與德以出之。三代、秦、漢之書可見也。顧其始也，判精粗於事與道；其末也，乃區美惡於體與辭；又其降也，乃辨是非於義與法。噫！論文而及於體與辭、義與法，抑末矣。而後世至且執爲絕業專家，曠百年而不一覯其人焉！豈非以其義法之是非，辭體之美惡，即爲事與道顯晦之所寄，而不可昧而雜、冒而託耶？文章者，道之器；體與辭者，文章之質；範其質，使肥瘠脩短合度，欲有妍而無媸也，則存乎義與法。自明臨海朱右伯賢定選唐、宋韓、柳、歐、曾、蘇、王六家文，其後茅氏坤析蘇氏而三之，號曰八家，五百年來，

海內學者奉爲準繩，無敢異論。往往以奇才異資，窮畢生之功，極精敏勤苦，踴躍萬方，冀得繼於其後，而卒莫能與之並，蓋其難也。近世論者謂八家後，於明推歸太僕震川，於國朝推方侍郎望溪、劉學博海峰以及先生而三焉！夫以唐、宋到今數百年之遠，其間以古文名者，何止數十百人？而區區獨舉八家，已爲隘矣！而於八家後又獨舉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譏笑惡怒，抑眞似鄰於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則所謂衆著於天下人之公論也。

又《答葉溥求論古文書》 莊子曰：「世有眞人而後有眞知。」夫眞知又有所待而定耶！往者姚姬傳先生纂輯古文辭，八家後于明錄歸熙甫，於國朝錄望溪、海峰，以爲古文傳統在是也。而外人謗議不許，以爲黨同鄉。先生晚年嫌起爭端，悔欲去之。樹進曰：「此祇當論其統之眞不眞，不當問其黨不黨也。使二先生所傳非眞耶，雖黨焉，不能信後世如眞也；使所傳眞耶，今雖不黨，後人其能祧諸？要之，後有韓退之、歐陽永叔者出，則必能辨其是非矣。此編之纂，將以存斯文于不絕，紹先哲之墜緒，以待後之學者，何可不自今定之也，而疑之乎？孟子論道統，舍伯夷、伊尹而願學孔子，管、晏豈足顧哉？古之善言文者，必喻之江海；善觀江海者，必觀其瀾。熙甫、望溪、海峰三先生之得與于江海者，其瀾同也。學者亦必涉其瀾而可哉！」

又《漢學商兌・三序》 余生平讀書，惟於朱子之言爲獨契，覺其與孔孟無二。故見人著書凡與朱子抵觸者，輒恚恨，以爲人性何以若其弊也！

姚瑩《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爲文章正軌，劉海峰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峰，海峰贈序盛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峰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

姚椿《吳仲倫先生墓誌銘（并序）》 自嘉慶九年以祿不逮養，遂棄科舉業，專志於學，而游道日以廣。年幾四十，請益於桐城姚先生鼐，先生以爲善學韓文，君由是一意宗桐城學。當是時，言考據者偏海內，文字又皆以凌厲爲高。君涵濡醞含，斟酌損益，欲使軌格不戾乎古。以力與俗抗，氣孤勢單，衆譁且笑，既而翕然無閒言。君以孤童支衰緒，凡義所應爲者，俱不敢後。

蔣湘南《與田叔子論古文書》（存目）

又《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二書》（存目）

又《與田叔子論古文第三書》（存目）

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存目）

又《再與楊季子書》 貴鄉汪容甫頗有眞解，惜其騖逐時譽，耗心餖飣，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國初名集，所見甚鮮，就中可指數者：侯朝宗隨人俯仰，致近俳優。汪鈍翁簡默瞻顧，僅足自守。魏叔子頗有才力，而學無原本，尤傷拉雜。方望溪視三子爲勝，而氣力寒怯。儲畫山典實可尚，度涉市井。劉才甫極力修飭，略無菁華。姚姬傳風度秀整，邊幅急促。張皋文視形撫勢，惟說經之文爲善。惲子居力能自振，而破碎已甚，碑志小文乃有完璧。凡此九賢，莫不具標能擅美，獨映當時之志；而蓋棺論定，曾不足以塞後人之望。白駒過隙，來者難誣。足下齒方弱冠，秀出時流。然生材非難，成材爲難。惟望以世臣之荒落爲鑑，及時自効，則斯文之幸也。

梅曾亮《答朱丹木書》 惟竊以爲文章之事，莫大乎因時。立吾言於此，雖其事之至微，物之甚小，而一時朝野之風俗好尚，皆可因吾言而見之。使爲文於唐貞元、元和時，讀者不知爲貞元、元和人，不可也；爲文於宋嘉祐、元祐時，讀者不知爲嘉祐、元祐人，不可也。韓子曰：「惟陳言之務去。」豈獨其詞之不可襲哉？夫古今之理勢，固有大同者矣！其爲運會所移，人事所推演，而變異日新者，不可窮極也。執古今之同，而概其異，雖於詞無所假者，其言亦已陳矣！閣下前任劇邑，治悍民不尚黃、老，今官督糧道，乃尚黃、老，此持權合變者也。文之隨時而變者，亦如是耳！

又《太乙舟山房文集序》 新城禮部侍郎陳公，爲古文學，得於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樸博雅，不爲深刻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主柔而不可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若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襮其眞於外者，於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於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攖擲於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於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己也。莊莊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齦齦於崖岸也。雖沒世後，讀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乎！是豈可以僞爲之哉！夫公之學，固出於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乎先生者，

有方望溪侍郎，劉海峰學博，其文亦皆較然不同，蓋性情異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眞歟！

又《管異之文集書後》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彦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異之亡，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

彭旦堯《呂月滄先生誄》 自桐城方侍郎以義法爲古文，厭而矯之者挾雄誕曼衍之說，騁其藻繪襞積之材，以飾閭巷之目則有餘，以屬同然之心則不足。故治古文者，卒奉桐城爲正宗，以其本韓、歐、曾、王之法嚴焉而峻其閑，擷關、閩、濂、洛之精潔焉而滌其腐爲可貴也。其時，江之南北則有劉學博海峰、姚郎中姬傳、張編修皋文，江西則有陳侍郎碩士數公，所造各殊，而醞釀之醇，淵源之正，不可謂非桐城派也。惟五嶺之外、瀟湘之南數千里閒，未有以古文倡之者。自先生作令浙中，一旦棄其簿書案牘之勞，研尋古今作者之趣，涵揉探索，博儲約發，鏘然破蟲鳴而奏金石，淵然排塵坌而掬清泠也。於是三吳之英、兩浙之傑，皆赫然有意先生之文。時宜興吳明經仲倫亦法桐城者，相得驩甚，與之切劘精微，揚搉貞變，將以蹊古人之奧而繹未竟之緒，演漾變化以自娛。而先生亦侵尋老矣。先生既歸，大吏聘掌秀峰講席，研精徹瑩，礱沙磨鋼，辨淄與渑，既廉且貞。諸生始而駭，繼而孚，終而悅，且欷歔先生之卒，之難乎爲繼也。先生既歿，粵人之治古文者嶄然傑出矣。而其源則自先生始。先生諱璜，姓呂氏，月滄其字也。廣西永福人。以進士官浙江知縣，尋擢海防同知。讞德清獄不實除名。所治有惠政，民皆廟祀之。既罷官，挾書數萬卷以歸。寓桂林城南，自號「南郭老民」云。道光戊戌十二月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一。著有《月滄詩文》若干卷。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既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藝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溆浦舒焘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攉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既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尚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肅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於人

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沒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縝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概。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而況昆弟親戚之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又《海寧州訓導錢君墓表》 嘉慶中，海內猶尚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鼐，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而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基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諫輯《廬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聲，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冊，幷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公致仕還鄉，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具載君臣賡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勖後人孝友於弗替。其叙軼事、述彝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墜，有味哉其言之也！

又《復吳南屏書》 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眞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幷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諸癢處。

又《復陳太守寶箴書》 自唐以後，善學韓者莫如王介甫氏。而近世知言君子，惟桐城方氏、姚氏所得尤多。因就數家之作而考其風旨，私立禁約，以爲有必不可犯者，而後其法嚴而道始尊。大抵剽竊前言，句摹字擬，是爲戒律之首。稱人之善，依於庸德，不宜褒揚溢量，動稱奇行異徵，鄰於小說誕妄者之所爲；貶人之惡，又加愼焉！一篇之內，端緒不宜繁多，譬如萬山旁薄，必有主峰；龍袞九章，但挈一領。否則，首尾衡決，陳意蕪雜，茲足戒也。識度曾不異人，或乃僅爲僻字澀句以駭庸衆，斲自然之元氣，斯又才士之所同蔽，戒律之所必嚴明。茲數者持守勿失，然後下筆，造次皆有法度，乃可專精。以理吾之氣，熟讀而強探，長吟而反覆，使其氣若翔翥於虛無之表，其辭跌宕俊邁而不可以方物。蓋論其本，則持戒律之說詞愈簡而道愈進；論其末，則抗吾氣以與古人之氣相翕，有欲求太簡而不得者，兼營乎本末，斟酌乎繁簡，此自昔志士之所爲。畢生矻矻，而吾輩所當勉焉者也！

又《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

又《送梅伯言歸金陵三首》三 文筆昌黎百世師，桐城諸老實宗之。方、姚以後無孤詣，嘉、道之間又一奇。碧海鰲呿鯨掣後，青山花放水流時。兩般妙境知音寡，它日曹溪付與誰？

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 承復寄示才郎功甫遺稿，令更審存。老弟前年所圈別處，今覆之，誠不免過隘。蓋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繩之，以持文章家論，猶可也。今遺稿無幾，而多沒之，則使人不盡見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闕然也。研生老兄所點存，實皆足以問之當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縱，有偉觀，而叙述源流，皆以發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於桐城宗派之論，則正往時所欲與功甫極辯而不果者，今安得不爲我兄道之。文章藝術之有流派，此風氣大略之云爾，其間實不必皆相師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無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門戶，震動流俗，反爲世所詬厲，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詩派，始稱山谷、後山，而爲之圖列，號傳嗣者，則呂居仁。居仁非山谷、後山之流也。今之所稱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間姚郎中鼐傳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望溪方先生之門人劉海峰，又以望溪接續明人歸震川，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八家，劉氏嗣之，其意蓋以古今文章之傳，繫之己也。如老弟所見，乃大不然。姚氏特呂居仁之比爾！劉氏更無所置之；其文之深淺美惡，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爭也。自來古文之家，必皆得力於古書。蓋文體壞而後古文興，唐之韓、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於古，始有此名。柳不師韓，而與之並起。宋以後則皆以韓爲大宗，而其爲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韓也。韓尚不可爲派，況後人乎？烏有建一先生之言，以爲門戶塗轍，而可自達於古人者哉！弟生居窮鄉，少師友見聞之益，亦幸不遭聲習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時，輒喜學爲古文。經、子、《史》、《漢》外，惟見有八家之書，以爲文章盡於此爾；八股文獨高歸

氏已，乃於村塾古文選本中見歸氏一二作，心獨異之。求訪其集於長沙書肆中，則無有，因託書賈購之吳中。既得其書，別鈔兩卷，甲辰入都，攜之行篋。不意都中稱文者，方相與尊尚歸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與在時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見《望溪文集》，亦欲鈔之，而竟未暇。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爾者，皆自其心，得之於古，可以發人，而非發於人者。往時見功甫喜尋時人之論，稱姚、劉之學，以爲習於名而未稽其實，私欲進之；其於論詩，述梅伯言之說，云當自荆公入，尤爲害道。此等言議，殆皆得之陳廣專。廣專才雖高，不能爲文士，而論說多未當於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稱諸人學問本末，皆大略不謬；獨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稱；而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豈區區以侍郎之言爲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與功甫究論之耳。附錄：王先謙案：宗派之說，良爲誤人，此文足以開拓學者心胸。至論姚氏，未爲允當。曾文正有致南屏書一通，附錄於此，云：「去歲辱惠書，久未奉報。尊書以弟所作《歐陽生集序》中稱引並世文家，妄將大名臚於諸君子之次，見謂不倫。李耳與韓非同傳，誠爲失當，然贊末一語曰：『而老子深遠矣。』予長胸中，固非全無涇、渭。今之屬辭連類，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雖不可遽語於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呂居仁，則亦未爲明允。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識古書之正僞，亦實有突過歸、方之處。尊兄鄙其宗派之說，而並沒其篤古之功，揆之事理，寧可謂平？至尊緘有云：『果以姚氏爲宗，桐城爲派，則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實搔著癢處。往在京師，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後塵，私怪閣下幽人貞介，何必追逐名譽，不自閟惜！昔睹髹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吾鄉富人畏爲命案所汙累，至靡錢五百千，摘除其名。尊兄畏拙文將來援爲案據，何不捐輸巨貲，摘除大名？亦一法也。見示詩文諸作，質雅勁健，不盜襲前人字句，良可誦愛。中如《書西銘講義後》，鄙見約略相同。然此等處，頗難於著文。雖以退之著論，日光玉潔，後賢猶不免有微辭。故僕嘗稱古文之道，無施不可，但不宜說理耳。送人序，退之爲之最多且善，然僕意宇宙間乃不應有此一種文體。後世生日有壽序，遷官有賀序，上樑有序，字號有序，皆此體濫觴，至於不可究詰。昔年作《書歸熙甫文集後》，曾持此論，譏世人不能糾正退之之謬，而逐其波，而拾其瀋，異時當就尊兄暢發斯旨。往歲見寄之書，似尚不逮今秋惠書暨復筱岑書之雅深。國藩自癸丑以來，久荒文字，去歲及今茲，作得十餘首，都不稱意，茲鈔錄五六首，奉呈教正。平生好雄奇瑰瑋之文，近乃平淡無可驚喜。一則精神耗竭，不克窮探幽險；一則軍中卒卒，少閑適之味。惟希嚴繩而詳究之。詩則八年不作，今歲僅作次韻七律十六首，不中尺度。尊兄詩骨勁拔，迥越時賢，姚惜抱氏謂詩文宜從聲音證入，嘗有取於大曆及明七子之風。尊兄睥睨姚氏，亦頗欲參用其說否？弟約束文武，略似塾師之待弟子，不至縱弛。去夏惠書，箴規二事：研生父子之在敝營，相待之意，始終本末，尚不至失之過薄；至卑官失禮一節，甲辰秋有此事，外間以爲口實，至今亦尚親愛，視世之口不言而心啣之者有間。邇來儀文彌加檢點，而眞意反遜於前，將來求一中行之道而從事，又不可遽幾，蓋嘿然也。」

又《梅伯言先生誄辭》 爲古文詞之學於今日，或曰當有所授受。蓋近代數明崑山歸太僕、我朝桐城方侍郎於諸家爲得文體之正。侍郎之後，有劉教諭、姚郎中名，傳侍郎之學，皆桐城人，故世言古文有桐城宗派之目。而上元梅郎中伯言，又稱得法於姚氏。余曩在京師，見時學治古文者，必趨梅先生以求歸、方之所傳。

馮桂芬《復莊衛生書》 蒙讀書爲文三四十年，所作實不少，而才力荼靡不能振，天實限之，亦何敢侈口論文？顧獨不信義法之說。竊謂文者，所以載道也。道非必「天命」、「率性」之謂，舉凡典章制度、名物象數，無一非道之所寄，即無不可著之於文。有能理而董之，闡而明之，探其奧賾，發其精英，斯謂之佳文。故長於經濟者，論事之文必佳，宣公奏議，未必不勝韓、柳；長於考據者，論古之文必佳，貴與《考》序，未必不勝歐、蘇。文之佳者，隨其平奇濃淡，短長高下，而無不佳。自然有節奏，有步驟，反正相得，左右咸宜，不煩繩削而自合，稱心而言，不必有義法也；文成法立，不必無義法也。反是言之，魏叔子爲昭代名家，而序梅氏《歷算全書》，不知所云；梅伯言亦近時能手，而序郝氏《爾雅義疏》，開口便錯。無他，強以所不知，困於所不能也。以彼其文，豈不周規折矩，尺步繩趨？佳乎？否乎？惟碑版之作，前賢成式俱在，身處後代，不宜偭規矩而改錯，故金石不妨言例，而他文不可言義法。於乎！詁經者以例說《春秋》，而《春秋》晦，必非

游、夏一堂之論也；爲政者以例治天下，而天下亂，必非唐、虞、三代之法也；操觚者以義法爲古文，而古文卑，必非先秦、兩漢之作也。

李之度《劉海峰先生事略》　姚姬傳實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

又《黄靜山先生事略》附《吴嘉賓傳》　爲古文宗姬傳、梅崖，尤得震川法。著有《五經説》、《四書説》行世。

又《姚姬傳先生事略》　自望溪方氏以文章稱海内，上接震川，推文家正軌。劉海峰繼之。先生親問法於海峰，然自以所得爲文，不盡用海峰法也。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則理與文兼至。三君皆籍桐城，故世或稱桐城派云。【略】在揚州與歙吴殿麟居最久，有所作以示殿麟。殿麟所不可，輒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已。殿麟名定，海峰弟子也。嘗語陳君用光曰：「先生虚懷善取，於爲文尚如是，其爲學可知矣。」從孫瑩，字石甫，薑塢先生曾孫也。嘉慶戊辰進士。官福建知縣。洊擢臺灣道。道光二十二年，坐夷務被誣陷，逮下詔獄，凡十有二日而事白。以同知發四川。由蓬州牧累遷湖南按察使。卒於官。工詩古文，留心經世學。遇事激昂奮發，鋭欲有所爲。著《東槎紀略》五卷、《康輶紀行》十六卷、《廿捨叢錄》四卷、《識小錄》八卷、《東溟文集》二十六卷、《詩集》二十卷。同邑劉君開，字明東，號孟塗。諸生。幼孤。年十四以書謁姬傳先生，先生大奇之曰：「此子必以古文名世，望溪、海峰之墜緒，其復振乎？」遂從姬傳游。爲人脱略不羈，與人言無不盡。家貧，客公卿間，藉修脯以爲養。試輒不利。客死亳州。年四十一。妻倪氏以身殉。姚石甫爲合刻其遺詩三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當嘉、道間，傳惜抱先生古文法者，有吴仲倫、梅伯言、管異之諸君。而邑子戴存莊，其一也。仲倫，名德旋，宜興人。諸生，以古文鳴，與惲子居、吕月滄以文相詆譏。詩亦高淡絶俗，有《初月樓集》。伯言，名曾亮，上元人。道光壬午進士，官戶部郎中。古文紹姬傳之緒，詩天機清妙，皆爲同人推服。己酉秋告歸。主揚州書院。金陵亂後，依楊至堂河帥。河帥爲刻其《柏梘山房集》。異之，名同。梅先生同縣人。道光乙酉舉人。著有《異之詩文鈔》。存莊，名鈞衡，號蓉洲。道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峰、姬傳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厚子惇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四，爲功於方氏甚鉅。咸豐癸丑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所著曰《蓉洲集》。

方宗誠《記張皋文茗柯文後》　國朝論古文正宗者，曰望溪方氏、海峰劉氏、惜抱姚氏，而吾從兄植之先生晚歲又幷推戴氏潛虚，嘗語宗誠：望溪之學、海峰之才、惜抱之識，性情體態，迥乎不侔，而皆克傑然自存於天壤者，以同得古作者之心也。潛虚生薄屯蹇，沒名不耀，其文超妙靈奇，生氣鬱勃，實得左丘明、莊周、司馬子長、昌黎、六一之神。彼自言爲文之術，在置身埃壒之表，用想於空曠之間，遊神於文字之外，率其自然，而行所無事；雖未必至，要其才有天授焉！惟憤時疾俗之作，蘊畜淵懿遜三家；而其紀事之文，固夐乎不可尚矣！四人之外，於國初則又取慈谿姜湛園，以爲雅馴勝侯、汪、魏。於並時友，則取上元管異之、宣城梅伯言、仁和邵位西；而於武進張皋文未及與交，而推服之尤深。嘗謂：「異之受學惜抱，以早卒，未能脱然自成；而淵雅靜邃，實出同門諸子上。」伯言才微不逮，而精詣過之，故其文簡嚴高潔，用意深曲。二子之於惜抱，蓋猶習之、持正之於退之也。位西後出，宗望溪，不喜海峰，其文多醇峻；然其論海峰，以謂粗獷似侯朝宗，則過矣。海峰學古得其神，特迹未化耳；朝宗才雖奇，無得於古，豈可以海峰比況邪？夫謂海峰文有餘而道不足，是也；然自左、馬、韓、蘇不免矣，可以此責之文家邪？要其持論，固學者所當知也。皋文與吾邑王悔生友善，得海峰論文之旨，而超然自悟，多沈鋭潔淨之文，同時惲子居蓋不逮焉，惜其年壽之不終。方、劉、姚三家外，六人者，其傑作皆足以名家。往時，宜興儲同人於茅選八家外，增李習之、孫可之，號爲十家。可之去習之遠甚，況可以儕八家之列邪？乃謂可之勝持正，尤妄説也。近時人有論次國朝文家者，以朱梅崖、彭秋士與其間，其識殆與同人無異。

又《桐城文錄序》　桐城文學之興，自唐曹孟徵、宋李伯時兄弟，以詩詞翰墨，名播千載。及明三百年，科第、仕宦、名臣、循吏、忠節、儒林，彪炳史志者，不可勝書。然是時風氣初開，人心醇古樸茂，士之以文名者，大都尚經濟，矜氣節，窮理博物，而於文則未盡雅馴，以復於古。鬱之久，積之厚，斯發之暢。逮於我朝，人文遂爲海内宗，理勢然也。蓋自方望溪侍郎、劉海峰學博、姚惜抱郎中三先生相繼挺出，論者以爲侍郎以學勝，學博以才勝，郎中以識勝，如大華三峰，矗立雲表，雖造就面目，各自不同，而皆足繼唐、宋八家文章之正軌，與明歸熙甫相伯仲。嗚呼！盛哉！然余又嘗總觀桐城先輩文，三先生外，其前後及同時者，無慮五六十家，雖不足盡登作者之堂，而其各有所得，堪以名家者復數人。其餘或長經術，或優政事，或

論學論文、紀忠紀孝，亦足以廣見聞，備掌故。【略】桐城之文，明三百年至錢田間先生漸就博大，蓋由深於《詩》、《易》、《莊》、《屈》，又務經濟，尚氣節，故議論文多實際，而記事文多奇氣，雖未盡雅潔，而已開方、劉、姚之漸矣。矧其行誼，又足爲後學之師表乎！今首錄田間文五卷。【略】我朝論文家者，多推望溪、海峰、惜抱三先生，而三先生實各極其能，不相沿襲。【略】望溪門人在桐者，張莘農最有文名，苦心精鍊，而未能得古人之意，然其精鍊不可沒也。今附錄張莘農、葉書山、方引除、方弢采、左雒三、馬伯逢、馬相如文一卷，方恪敏公奏議一卷。【略】海峰同時友姚南青、方待廬最爲知文，惜抱實受業焉，而其文固未成家也。今附錄姚南青、方待廬、張弼辰、周汝和、方午莊、陳松田、馬一齋文一卷。海峰門人在桐者，以王悔生文爲最，雖步趨海峰，得其形貌，而雅潔可誦，記傳尤有精采。惜其詞勝於理，少實際也。今附錄王悔生文一卷，張汲華、疏晴墅、李寶樹、許寶符、吳網庵文一卷。【略】惜抱同時友及後進，雖不皆以文名，而各有撰著，論理紀事，亦皆有可存者，今附錄汪稼門、錢白渠、吳畫溪文一卷，許春池、胡雒君、方展卿、左良宇、章子卿、姚彥卬、方墨卿、許問堯、左祖山文一卷，李海帆、吳理庵、吳正行、吳朝第、張睦生、朱歌堂、張勖園、吳士表文一卷。惜抱門人在桐者，劉孟塗之才爲最，光氣煜爚縱橫，雖不免浮詞客氣，亦惜其學未成而早卒耳。今附錄劉孟塗文一卷。惜抱家學，伯子庚甫，才筆超軼出塵，雄氣過於惜抱，惟未能沈精致力，以延先緒，惜哉。今附錄姚庚甫文一卷。【略】植之先生同時友才最大者，惟姚石甫先生，雖親炙惜抱，而亦能自出機杼，洞達世務，長於經濟。植之先生僁其義理多創獲，其論議多豪宕，其辨證多浩博，而鋪陳治術，曉暢民俗，洞極人情。先生自謂其文博大昌明，誠有然也。文事雖未精，而有實用。今特錄姚石甫文五卷，附錄馬公實、徐六驤、光律元文一卷，馬元伯、姚伯山、汪鐵庸、胡克生、張愧農文一卷。植之先生同時友，又有朱魯岑先生，志識高邁，學行文章，獨往獨來，雖不盡合義法，而奇氣精理，過人遠矣！今附錄朱魯岑文一卷。桐城之文，自植之先生後，學者多務爲窮理之學；自石甫先生後，學者多務爲經濟之學。植之先生友許玉峰、門人蘇厚子、後進張瑞階、方魯生、馬命之，皆宗主理學者。今附錄許玉峰、蘇厚子文一卷，張瑞階、方魯生、馬命之文一卷。植之先生門人中，以戴存莊才氣爲大，其始尚才華，繼好論理、論事有關實用之文，文雖未精，而有實得，惜年四十而卒矣！余編《桐城文錄》，義例多與存莊手訂。今錄存莊文二卷終焉！

郭嵩燾《吳君墓表》 舉壬辰科鄉試，益專力詩古文之學。方是時，上元梅郎中曾亮傷古文義法，京師傳其師桐城姚先生之說，唐、宋以後治古文者獨明崑山歸氏、國朝桐城方氏、劉氏相嬗爲正宗。

薛福成《寄龕文存序》 國朝康、雍之間，桐城方望溪侍郎，獨以樸學治古文辭，鑑明歸震川氏，以上接韓、歐陽之緒。至乾隆中葉，而姬傳姚先生踔起，先生親受業望溪弟子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其論古文曰：「義理、考據、辭章，三者缺一不可。」一時著籍門下高第弟子，各以所習相傳授，自淮以南，上泝長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東盡會稽，南踰服嶺，言古文者，必宗桐城，號桐城派。其淵源所漸遠矣。厥後流衍益廣，不能無窾弱之病。曾文正公出而振之。文正，一代偉人，以理學經濟，發爲文章，其閱歷親切，迥出諸先生上。早嘗師義法於桐城，得其峻潔之詣。平時論文，必導源六經、兩漢，而所選《經史百家雜鈔》，搜羅極博，《文選》一書，甄錄至百餘首。故其爲文，氣清體閑，不名一家，足與方、姚諸公並峙；其尤嶷然者，幾欲跨越前輩。余謂自桐城派盛行，而海內假託者亦衆，近世高材生言古文者，或遂厭棄桐城；然以文正之賢，不能不取義法於桐城，繼乃擴充，以極其才。然則桐城諸老所講之義法，雖百世不能易也。

又《論文集要》 國初以來，能古文者多矣，然要以方氏、姚氏爲能致其精。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本朝文章，其體實正自望溪方氏，至姚先生而辭始雅潔，至曾文正公始變化以臻於大。桐城之言，乃天下之至言也。昔孔子論文，義主修辭，而以立誠爲本。昌黎韓氏則曰：「沈浸醲鬱，含英咀華。」未有辭不工且雄，而文能造其極者。余今所論纂，博觀愼取，蓋亦有年，凡神理、氣味、格律、聲色，有一不備者，文雖佳不入。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吳汝綸《與姚仲實》 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公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歐陽公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後儒但能平易，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不能復振，此一失也。

曾文正公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而文體一變，故卓然爲一代大家。近時張廉卿又獨得於《史記》之譎怪，蓋文氣雄俊不及曾，而意思之恢詭，辭句之廉勁，亦能自成一家。是皆由桐城而推廣，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所謂「有所變而後大」者也。說道說經，不易成佳文。道貴正，而文者必以奇勝。經則義疏之流暢，訓詁之繁瑣，考證之該博，皆於文體有妨。故善爲文者，尤愼於此。退之自言「執聖之權」，其言道止《原性》、《原道》等三篇而已；歐陽辨《易》論《詩》諸篇，不爲絕盛之作，其他可知。至於常理凡語，涉筆即至者，用功深則不拒自遠，無足議也。

又《孔叙仲文集序》 往汝綸始入內閣，則聞曲阜孔叙仲先生，於諸舍人中爲最賢；會先生已東歸，願見而不可得。又後二十餘年，與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隸，乃得讀先生之書。蓋先生少師事李方伯宗傳，爲桐城古文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師師相詔，更嬗遞引，鄉里之傳不絕。獨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不家於鄉，其流風被天下；而桐城受業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爲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繫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爲文酒之燕，見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謦欬於諸君子之側，而身從其游，與之馳驟而先後之也。方梅、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時，公數爲余稱述姚氏之說，且曰：「今天下動稱姚氏，顧眞知姚氏法者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汝綸竊自維念，幸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姚氏支與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鄉里後生，卒鮮得其近似。聞公言，則矍然而懼。今老矣！業不加進，無以逾侍文正公時。讀先生書，考其淵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針刺之在體也。

又《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伯衡足下：辱示《與王篠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峰，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讀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峰者，才耳！第海峰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夫文章以氣爲主，才由氣見者也；而要必由其學之淺深，以覘其才之厚薄。學邃者，其氣之深靜，使人饜飫之久，如與中正有德者處，故其文常醇以厚，而學掩才。學之未至，則其氣亦稍自矜縱，驟而見之，即如珍羞好色，羅列目前，故其文常閎以肆，而才掩學。若昌黎所云「先醇後肆」者，蓋謂既醇之後，即縱所欲言，皆不失其爲醇耳，非謂先能醇厚，而後始求閎肆也。今必以閎肆爲宗，而謂醇厚之文爲才之不贍，抑亦過矣。夫才由氣見者也。今之所謂才，非古之所謂才也，好馳騁之爲才；今之所謂氣，非古之所謂氣也，能縱橫之爲氣。以其能縱橫、好馳騁者，求之古人所爲醇厚之文，無當也；即求之古人所爲閎肆者，亦無當也。然而，資力所進，於閎肆之文尚可一二幾其彷彿；至醇厚，則非極深邃之功，必不可到。然則，望溪與海峰，斷可識已。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韵一出於經。海峰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峰近《戰國策》；於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峰近賈長沙；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峰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峰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峰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爲海峰之閎肆，其後學愈精，才愈老，而氣愈厚，遂成爲望溪之文。海峰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峰之文。某所得於望溪、海峰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也，故叙而陳之。倘有所商論，更辱教焉，幸甚幸甚。某再拜。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存目）

又《續古文辭類纂・例略》（存目）

又《紫石泉山房文集序》 歙縣吳澹泉先生與桐城姚惜抱、王濱麓同受古文之學於劉海峰先生，獨惜抱名最顯。

《筱園詩話》卷四 近來古文，天下盛宗桐城一派。其法最嚴，工於修飾字句，以清雅簡淨爲至，大旨不外乎神韻之說。亦如王阮亭論詩，專主神韻，宗王、孟、韋、柳之意也。而自相神聖，謂古文正宗【略】。夫文章公器，雖有宗派，無所謂統也。其入理純粹，叙事精嚴，措詞雅潔，運氣深

厚，法度完密，而意味高古者，即系文章正宗，初不以人、地、時代限也。必欲秘爲絕詣，據作一家私傳，不惟誕妄，抑且孤陋矣。此不過拾宋儒唾餘，仿道統之說，以自撐門戶耳。習氣相沿，未免可笑，殊不足與深辨。予《論詩絕句》中一首云：「乾嘉文筆重桐城，方氏劉姚各有名。我向蓬萊看東海，一盂不愛鑒湖清。」深於文者，當與吾言契合也。

《清史列傳・姚鼐傳》 時侍郎方苞以古文鳴當世，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鼐世父範與大櫆友善，範嘗問鼐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範乃以經學授鼐，而命鼐受古文法於大櫆。然鼐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不盡用大櫆法也。所爲文高簡深古，尤近司馬遷、韓愈。其論文根極於性命，而探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而發其蘊，論者以爲辭邁於方氏而理深於劉氏焉。【略】論者謂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鼐。鼐與方苞、劉大櫆皆籍桐城，世稱之爲桐城派。

又《姚瑩傳》附 戴鈞衡，字存莊，亦桐城人。道光二十九年舉人。少嗜學，精力絕人。事同里方東樹，東樹爲姚鼐高足弟子，鈞衡自以生望溪、海峰、姬傳之鄉，守先正之法，傳之後進，義無所讓。因專肆力於古文。與同邑蘇惇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三四。及壯，爲經學，講用世之具。

朱克敬《儒林瑣記》 方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博研經說。爲古文醇謹雅潔，言必宗程、朱。尤工制科文，學者推爲大宗。康熙中成進士，以戴名世僞史獄，株連論死。大學士李光地救之，免死，隸旗籍，効力史館。世宗即位，赦苞，授侍讀學士。以年老許扶杖上殿。高宗朝，官禮部侍郎，亦以老成見重。苞喜薦人，又頗議論時政，同列惡之，無何以蜚語罷歸。苞古文爲時尊尚。同縣姚鼐傳其學，時稱方姚體，又稱桐城派，至今不衰。

《霞外攟屑》卷六 道光後迄今，文章家厭桐城派之易入庸淺。李、包、龔、魏、凌、蔣諸家出，遠紹周、秦諸子，其論有是有非，其文亦有當有不當，非專主一家言也。不解後之稱述者，忽舉而歸之樊紹述一人。不曰能爲魁紀公家言，讀者口鉗舌撟；則曰古澀奧衍如樊宗師。如吾鄉趙之謙亦其一也。

韓弼元《與友人論文書》 竊謂文無古今也，惟其誠而已矣！無奇偶也，惟其達而已矣！誠未立，達未至，雖日取秦、漢、唐、宋之文規規焉而模之，無論不肖，即肖焉，亦偶人耳！誠焉，達焉，以今之人爲今之文，庸何傷？且秦、漢、唐、宋之文遞降遞變而遞不相肖，非果才不逮也，時爲之也。居今之世，必曰秦、漢焉？唐、宋焉？面目如一焉？而後可以言文，是夏侯氏襲《大誥》之見也，亦僞矣！夫文所以明道德也，紀政事也，古今相嬗，奇偶相生，亦行乎其所不得不然，文之高下，初不係此。唐陸宣公奏議則專用偶矣，宋李忠定公與朱子文亦偶與奇相間，其光燄乃與日月爭，未聞人以秦漢、韓歐訾陸、李與朱爲不文也。自明中葉乃有八家之目，本朝姚郎中鼐因之爲《古文辭類纂》，上摭秦、漢，末附以桐城諸君，一時謂爲桐城派。雖以通政事如陸李，載道如朱子之文，以不合其派，均屏不列焉。嗚呼！不惟其誠與達之是尚，而汲汲求工於辭，亦舍本而務末者已。某不能文，然意亦初不在文，於文之誠且達者，則欣然誦之，爲其能明道德也，能紀政事也，不知其爲古也、今也、奇也、偶也。若必曰是不足言文，則非某之所敢聞也。

張之洞《輶軒語・古文駢體文》 國朝古文專家，倡於方（苞）、姚（鼐），名曰桐城派。（自注：雖亦云學《史》、《漢》，昌黎、介甫，實則遠宗歐、曾，近法震川。）雖未必盡古人之變，然初學者由此入手甚好。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一九 平心論之，桐城開派諸人，本狷潔自好。當漢學全盛時，而奮然與抗，亦可謂有勇；不能以其末流之墜落，歸罪於作始。然此派者，以文而論，因襲矯揉，無所取材；以學而論，則獎空疏，闕創獲，無益於社會。且其在清代學界，始終未嘗占重要位置，今後亦斷不復能自存。

《晚晴簃詩滙》卷一三七 國初古文家推侯、魏、汪、姜。自望溪以義法倡，後進海峰、惜抱繼之，海內遂有桐城派之目。南屏崛起湖湘，亦推挹望溪，而於劉、姚二家皆致不滿。其論文大旨，具見於《與歐陽篠岑書》中。詩則取徑陶、韋，間亦參以杜法。關中徐太常法績典試湖南，搜遺卷得六人，南屏與左文襄在焉。粵寇起，湘中人士多投筆從戎，驟致貴顯。南屏獨閉戶著述。轉徙兵間，不廢嘯咏。所著《春秋三傳義求》、《詩國風原指》諸書，皆確有心得，異乎尋常經生家言。

又卷一四七 濂卿博綜經史，治古文宗桐城家法，而益神明變化之，以是負文譽。主蓮池書院最久，畿輔治古文者踵起，皆濂卿開之。

《清儒學案小傳・惜抱學案》 桐城學派始於望溪，至惜抱標義理、考據、辭章三者並重爲宗旨。當乾、嘉漢學極盛之際，斷斷以爭爲程、朱干城。

久之，信從始衆。湘鄉繼起，表章尤力，其説益昌。漢、宋門戶之見，雖難盡化持平之論，終犁然有當於人心焉！述惜抱學案。

王棻《答王子裳書》　國朝學派，遠勝前代，故其詩文，博大精深，無體不備。惟乾、嘉以來，考據之學盛行，詩文或傷蕪累，然不害其大體也。綜而論之，開國之初，以朱竹垞爲大宗；全盛之時，以姚姬傳爲大宗；中興之世，以曾文正爲大宗。此三子者，皆文宗韓、歐，詩宗李、杜，義理之學宗程、朱，考據之學宗許、鄭，兼取漢、唐、宋諸儒之長而舍其所短，蓋千古之通儒，非一朝之作手也。江西一派，源出少陵；桐城一派，實兼漢學。閣下訾桐城爲「空虚」，指江西爲「別派」，果何所見而云然耶？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朱竹垞、王漁洋並稱，猶唐李、杜也。方望溪、姚姬傳並稱，猶宋歐、曾也。

又卷八　康熙朝，桐城方望溪侍郎苞以古文鳴於時。殆後，乾隆姚惜抱太史（鼐）從而張大之，以其術振起一世。惜抱之徒方植之秀才（東樹）、姚碩甫廉訪（瑩）爲最著。皆桐城人，故學者稱古文必歸桐城。而其時能爲方、姚家法者，又實不盡桐城人。即與後方、姚同門共事姚惜抱太史之上元人管異之孝廉（同）、梅伯言郎中（曾亮）其所有作，率能淵源師説，矯厲末學。故其時治古文者，復有桐城派之號。方侍郎實不能詩。姚太史雖極自許，其詩而終不敵其文之顯。同門四子更無論已。然吾聞梅郎中之論詩，則尤有善焉者。其序淑甫舒燾詩云：「凡詩閱一二字可意得其全句者，非佳詩也。文氣貴直，而其體貴屈。不直，則無以達其機；不屈，則無以達其情。」千古秘鑰，一語打破，則信乎梅郎中之善説詩也。

林紓《桐城派古文説》　文字有義法，有意境，推其所至，始得神韻與味；神也，韻也，味也，古文之止境也。不知者，多咎惜抱妄闢桐城一派。以愚所見，萬非惜抱之意。古文無所謂派，猶之方言不能定何者爲正音，亦唯求其近與是而已。近者，得聖人立言之旨；是者，言可爲訓，不軼於倫常以外。惜抱正深得此意耳。當桐城、陽湖二派未盛以前，則有竟陵、公安二派。鍾伯敬文篇幅具矣，病乃流走而不凝。若譚友夏者，則千力萬氣，無所不學，而往往舉鼎絕臏，而又不檢，如自稱「家君性佻達」，及呼其寡母爲「未亡人」之類，故未稱時而光燄遂燿。中郎兄弟，幾以香奩諧笑入文字矣，一墮其樊中，即生魔障。終不若桐城一派之能自立。蓋姚文最嚴淨。吾人喜其嚴淨，一沉溺其中，便成薄弱。法當溯源而上，求諸歐、曾。然歸文正習此兩家者，離合變化，較姚爲優。總而言之，歐、曾二氏不得韓，亦無能超凡入聖也。

又《春覺齋論文述旨》　學者能溯源於古，多讀書，多閱歷，範以聖賢之言，成爲堅確之論。韓、歐之法程自在，何必桐城？即桐城一派，亦豈能超乎韓、歐而獨立耶？　後生小字，胡敢妄闢桐城？然論文不能不取法乎上，須知桐城之文不弱也。以柔筋脆骨者效之，則弱矣！

《新世説・文學》　桐城派始於方苞，所著曰《望溪全集》。劉大櫆爲苞弟子，傳古文辭而不傳經。姚鼐爲大櫆弟子，有《左傳補注》、《公羊補注》、《穀梁補注》、《國語補注》、《九經説》。桐城方氏説經諸書，源出北宋，再傳至鼐，以參合義理、考據爲宗。

又　姚姬傳受古文學於劉海峰。海峰與方望溪生同時、居同里，日與之討論義法，望溪推爲今世之韓、歐。公乃稟其師傳，覃心冥進，益以所自得推究壺奧，開闢戶牖，世人翕然推爲正宗，幾有青勝冰寒之喻。論者謂望溪之文質，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姬傳則理與文兼至。三人皆籍桐城，故世稱爲桐城派。求學之士，如蓬從風，如川赴壑，百餘年轉相傳述，遍於東南，由其道而名於文苑者以數十計，可謂盛矣。【略】劉名大櫆，安徽桐城人。姚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文強識，誦法先儒，與大櫆友善。諸子中尤愛姬傳，每談文必令侍側。姬傳幼時即喜親大櫆，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故範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大櫆。姬傳後主江寧書院二十餘年，門下著籍之士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及同邑劉開爲最有名。

又　桐城之文，末流倣效，不免流於空疏。曾滌生、吳南屏同起而振之。南屏不屑奉一先生之言以自隘，卒其所得，與姚氏無一不合。曾氏古文，熟於陽剛陰柔之旨，極其伸縮變化，鏗鍧隱轔，自成清越。嘗自言粗解古文，由姚先生啓之。然尋其聲貌，與姚氏略不相襲。所謂道不可不一，而學不必盡同歟！吳名敏樹，湖南巴陵人，爲湘楚古文大家，其治經也，融會漢宋，兼通性理，典章之學，不愧近世之鉅儒，著有《枅湖文集》。曾公【略】門下以古文著者有武陵楊彝珍、東湖王定安、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彝珍、定安肉多於骨，長於用複而短於使單；裕釗善叙事，而規模不免

狹小；汝綸習於聞架，其銘詞陶鑄《詩》、《騷》，頗堪繼武；庶昌讀書較多，不囿於法而範圍較廣。此五人者，雖未能各自樹立，然皆曾氏之入室弟子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桐城文派》（存目）

易佩紳《函樓文鈔自序》 國朝又有桐城派焉！桐城者，方望溪也。望溪之文，精者固可羽翼經傳，而要非規規於八家，亦未嘗自謂何派也。世之號爲古文者，未知視韓、歐各家及望溪根柢何如，而徒襲其形貌機調，曰八家也，桐城也，抑末矣！

郭曾炘《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道光末年，都下【略】講古文之學者爲曾文正、梅伯言郎中。伯言爲惜抱高足，至今桐城派奉爲泰斗。

陽湖派

董士錫《崇百藥齋詩文集敘》 祁生長於余十歲，余十三就外傅，時祁生詩名已滿鄉里，與莊傳永、丁若士、莊叔枚、洪右甫爲友，余時見諸君意氣豪甚，心慕之。稍長，受業於莊達甫（原名永曾，改名宇逵，號印山）徵君，則於叔枚、右甫爲同門，引余而友之，祁生與焉。弱冠入京師，與叔枚同受業於舅氏張皋文編修，而傳永、若士故與余舅氏友，亦引余而友之，祁生又與焉。祁生嘗就阮尚書於杭州，就曾中丞於揚州，又以試禮部屢之京師，後依魏曾容於洛陽，與余游歷綜迹每相值，所知交亦與余大半同。則余之與祁生，其相習爲何如耶？

陸繼輅《百衲琴譜序》 憶余與丙季定交，在乾隆己酉之歲。丙季兄子常年二十有七，最長，次張宛鄰，次吳仲甫，次丙季，次莊傳永，次丁若士，次余及余從子劭文。爾時識疏志大，挾其一隅之見，幾以爲天下盡於此矣！久之，子常女兄之婿薛畫水來自無錫，宛陵之兄皋文暨皋文之友惲子居歸自都下，而李申耆、吳仲倫最後至，此十數人者，其所自期待與所相勖勉，豈嘗沾沾求以文辭自見哉！已而仲甫溘逝，畫水、皋文、申耆先後成進士，留官京師，亦卒不顯；子居令浙東，尤見摧抑；其他諸子與余各謀衣食於四方。於是始有身世寥落、死生離合之感動乎其中，思托於洸洋恣肆、鏗鏘清越之文，以自抒其鬱勃慷慨之氣。蓋至余及子常之年，諸子皆憮然願爲文人以自慰於沒世矣！

李兆洛《拾遺補藝齋遺書序》 吾黨少雋而夭折者多，有如江安甫、金朗甫，皋文先生俱爲刻其未成之書以傳其學。

又《附監生考取州吏目莊君行狀》 承師論交，博訪孤詣，如張編修皋文、丁大令若士、劉禮部申受、宋大令于庭、董明經晉卿諸子，無不朝夕研咏，上下其議論。

又《答湯子厚》 學不博，則不足以綜蕃變之理；詞不備，則不足以達蘊結之情；思不極，則不足以振風雲之氣。

孫葆田《路訪岩觀察文集序》 昔余同年友譚叔裕由督學四川歸，相見京邸，問余武進張皋文文肖爲陽湖派，信乎？余舉《茗柯文》自序得古文法於桐城王悔生，悔生本師曰劉才甫，卽姚姬傳所從受文法者，初未聞皋文先生自稱陽湖派也。譚君以余爲知言。乃知分別宗派，某達官實有是論，亦不知其所本。

馬其昶《清史文苑傳序》 世稱（方）苞、（姚）鼐桐城派，惠言及其友惲敬陽湖派，此自論也。禰宋、宗唐、祖漢，而一本於經，安有彼此地域之殊異哉！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當海峰之世，有錢魯斯從受其業，以師說稱誦於陽湖惲子居、武進張皋文，【略】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

又《續古文辭類纂・例略》 自惜抱繼方（苞）、劉（大櫆）爲古文學，天下相與尊尚其文，號桐城派。【略】姚氏見之眞，守之嚴，其撰述有以入乎人人之心，如規矩準繩，不可逾越，乃古今天下之公言，非姚氏私言也。宗派之說，起於鄉曲競名者之私，播於流俗之口，而淺學者據以自便，有所作弗協於軌，乃謂吾文派別耳。近人論文，或以桐城、陽湖離爲二派，疑誤後來，吾爲此懼。更有所謂不立宗派之古文家，殆不然與！

《續碑傳集》卷七八《周伯恬家傳》 少與陸祁生、李申耆、張翰風皆以文章學識有盛名。

《清史列傳・惲敬傳》 論者謂國朝文氣之奇推魏禧，文體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間者惟敬。苞之文學者，尊爲桐城派。至敬出，學者乃別稱爲陽湖派云。是時常洲一郡多志節卓犖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間，惲敬、張惠言。天下推爲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繼輅及董士錫所爲文亦拔戟自成

一隊。

《清稗類鈔・文學類・散體文家之分派》自方苞、劉大櫆繼起，而古文之道乃大明，桐城、陽湖兩派，亦由此起矣！

又《陽湖文派》桐城、陽湖，名爲兩派，其實一源。武進錢伯坰受業於劉大櫆，歸而以其師說，誦於友人張惠言，惲敬。二子者，遂棄其聲韻駢儷之學而學古文，號曰「陽湖派」。惠言精研經傳，其學從流而溯源。敬泛濫百家，其學由博以返約。致力不同，而文之澄然而清，秩然有序，質之古人，如一轍也。繼之者有無錫秦瀛、陽湖陸繼輅、宜興吳德旋，德旋又受業於姚鼐。惠言弟子有同邑董士錫，後起者有陽湖吳鋌、謝詠芝。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四（陽湖派古文）從桐城派轉手而加以解放。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五　乾隆間錢伯坰、王灼親受業于劉大櫆。受古文法後，時誦其師說于其友張惠言、惲敬，力勸之爲古文。二子始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專志以治古文。皋文研精經傳，取法于韓、歐陽兩家，變大櫆之清宕爲淵雅，文格與姚鼐爲近，首倡桐城文學于常州。所爲賦恢閎絕麗，高揖班、揚。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惠言、惲敬、陸繼輅、吳育、包世臣、張曜孫皆嘗言常州文學傳自桐城，並無角立門戶之見。自張之洞《書目答問》出，始有桐城、陽湖兩派之說。王先謙、孫葆田、馬其昶皆不然其說，可謂卓識閎議。不知當日編纂《書目答問》者，實爲江陰繆荃孫，以鄉曲私情分別宗派，引以爲重，殊失當時錢伯坰、王灼、張惠言、惲敬授受文法之本意。

姚華《弗堂類稿・論著甲・論文後編》（明人）惟震川遠紹龍門，獨爲有成，下開方、姚，爲桐城派。而陽湖一脈，猶嗣文園。兩系相競，至成門戶。

格調派

李重華《貞一齋詩說・論詩答問三則》一　詩有三要，曰：發竅於音，徵色於象，運神於意。何謂音？曰：詩本空中出音，即莊生所云「天籟」是已。籟有大有細，總各有其自然之節；故作詩曰吟、曰哦，貴在叩寂寞而求之也。求之果得，則此中或悲或喜，或激或平，一一隨其音以出焉。如洞簫長笛各有竅，一一按律調之，其淒鏘要眇，莫不感人之深。今不悟其音而惟吾所爲，猶斷竹而妄吹之也。如是以爲文字且不可，奚當於詩？何謂象與意？曰：物有聲即有色，象者，摹色以稱音也。如舞曲者動容而歌，則意愜悉關飛動，無論興比與賦，皆有恍然心目者。故詩家寫景，是大半工夫。今讀古人詩，望而知爲誰氏作。象固然矣！斯不獨徵聲，又當選色也。意之運神，難以言傳，其能者常在有意無意間。何者？詩緣情而生，而不欲直致其情；其蘊含祇在言中，其妙會更在言外。《易》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善寫意者，意動而其神躍然欲來，意盡而其神渺然無際，此默而成之，存乎其人矣。

又《詩談雜錄》六九　律詩止論平仄，終身不得入門。既講律調，同一仄聲，須細分上、去、入，應用上聲者，不得誤用去、入，反此亦然。就平聲中，又須審量陰陽清濁，仄聲亦復如是。至古體雖不限定平仄，逐句各有自然之音，成熟後自知。古、近二體，初學者欲悟徹音節，他無巧妙，祇須將古人名作，分別兩般吟法：吟古詩如唱北曲，吟律詩如唱昆曲。蓋古體須頓挫瀏漓，近體須鏗鏘宛轉，二者絕不相蒙，始能各盡其妙。余嘗論欲識詩篇工拙，先聽吟咏合離，此最是捷徑法。今無論古、近，俱付一樣口角吟之，神理全失，何由闖入門庭？

又七二　莊生所云「天籟」者，言爲心聲，人心中亦各具竅穴，借韻語發之。其能者自然五音六律，與樂相和，此即「吹萬不同」之謂也。

又七六　就唐人言之，音律原非一種。大家名家，各自爲調。且如李、杜篇什，甫聞謦欬，便易分別誰某。其餘淒鏗磊落者，細玩之都具本來面目。

翁方綱《格調論上》詩之壞於格調也，自明李、何輩誤之也。李、何、王、李之徒，泥於格調而僞體出焉。非格調之病也，泥格調者病之也。夫詩豈有不具格調者哉？《記》曰：「變成方，謂之音。」方者，音之應節也，其節即格調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文者，音之成章也，其章即格調也。是故噍殺、嘽緩、直廉、和柔之別，由此出焉。是則格調云者，非一家所能概，非一時一代所能專也。古之爲詩者，皆具格調，皆不講格調。格調非可口講而筆授也。唐人之詩，未有執漢、魏、六朝之詩以目爲格調者；宋之詩，未有執唐詩爲格調；即至金、元詩，亦未有執唐、宋爲格調者。獨至明

李、何輩，乃泥執《文選》體以爲漢、魏、六朝之格調焉；泥執盛唐諸家以爲唐格調焉。於是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格調之是泥；於是上下古今，祇有一格調，而無遞變遞承之格調矣。至於漁洋變格調曰神韻，其實卽格調耳！而不欲復言格調者，漁洋不敢議李、何之失，又惟恐後人以李、何之名歸之，是以變而言神韻，則不比講格調者之滋弊矣！然而又慮後人執神韻爲是，格調爲非，則又不知格調本非誤，而全壞於李、何輩之泥格調者誤之，故不得以不論。

又《格調論中》「熟精《文選》理」，非謂效其體也，漁洋先生乃謂理字不必深求其解。故李滄溟之純用《選》體者，直謂唐無五言古詩矣。所謂唐無五言古詩者，正謂其無《選》體之五言古詩也。先生乃謂譏滄溟者不合其下句觀之，而但執唐無五古一句以歸咎於滄溟，滄溟不受也。豈知滄溟之咎，正專在此唐無五言古詩一句乎？彼謂唐之古詩，皆不仿效《選》體耳，豈知唐古詩正以不仿《選》體爲正，唐人尙以不仿《選》體爲正，而後之爲詩者轉欲《選》體之仿耶？此所謂舛也。且卽以《選》體言之，《文選》自漢、魏迄齊、梁，非一體，非衆體矣，中間何以復有擬古之作乎？卽觀《選》詩中有擬古之篇，則知古之上復有古焉，何可泥執而混爲一乎？泥而一之，則是蔑古而已。此則正受古人之憾，正受古人之笑而已矣！然則學之汲古師古何爲也哉？曰：聖言「好古敏求」，而夏、殷之禮不能於杞、宋徵之。凡所以求古者，師其意也，師其意，則其迹不必求肖之也。孔子於《三百篇》皆弦而歌之，以合於《韶》、《武》之音，豈《三百篇》篇篇皆具《韶》、《武》節奏乎？抑且勿遠稽《三百篇》，卽以唐音最盛之際，若杜，若李，若右丞、高、岑之屬，有一效建安之作，有一效謝、顏之作者乎？宋詩盛於熙、豐之際，蘇、黃集中，有一效盛唐之作者乎？直至明朝，而李、何在前，王、李踵後，乃有文必西漢、詩必盛唐之說，因而遂有五言必效《選》體之說，五言不效《選》體，則謂之唐無五言古詩。然則七古亦將必以盛唐爲正矣！則何不云宋無七言古詩？而彼不敢也。是以漁洋代爲下轉語曰：「蘇詩七律不可學。」是則直曰蘇無七律而有其七律，夫然後可以繼李滄溟之論耳！漁洋豈但謂蘇七律不可學，又謂白詩不可學。夫謂七律宜宗盛唐，則杜固居其正，無疑也。然又謂五古宜宗《選》體，選體之說不能旁通也，故又變格調爲神韻，而以王、孟、韋、柳當其正，則杜之五古又居其變。同一杜詩，而七言居其正，五言居其變，然則仰窺弦歌《韶》、《武》之音，其將必以《清廟》、《思文》之什爲正，而《東山》、《鴟鴞》之音爲變乎？其將何以爲後學者之準式？吾故曰：作詩勿泥《選》體。

又《格調論下》化格調之見而後詞必己出也，化格調之見而後教人自爲也，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詩，化格調之見而後可以言格調也。今且勿以意匠之獨運者言之，且勿以苦心孤詣、戛戛獨造者言之，今且以效古之作若規仿格調者言之。古之擬樂府者，若《行路難》，其初本以行旅閱歷言也，其後漸擴寫情事矣；若《巫山高》，其初以雲雨十二峰言也，其後漸以曠望之懷言矣。如原題所指某事，而後來擬作變而推廣者，不可勝原也。惟其如此，所以賴有《樂府解題》也。若使其後來擬作，悉依原本爲之，則何爲而有《解題》之作乎？又如《鄴中集》之有擬作，江文通之有擬作，丹素甘辛之喻，亦特就其體制而申析之，以爲此某家之格制如此，則其後來學者之引伸類長，不皆如此，又可知也。若使人人、篇篇悉依仿此式而爲之，則曷爲拈此以擬出之哉？又若阮、陳以後《詠懷》、《感遇》諸篇，皆名曰效古也，後人詩集亦多效之，亦正可見其全集諸作，皆不執此體式，而特假此題樣以見端，此亦正是古調不盡可概施之徵驗而已矣。然吾舉此，如江文通《擬古》之作，如陳伯玉《感遇》之作，特其偶一爲之可耳。蘇子美之四言，非復韋、孟之四言也。四言，古制也，尙且如此，況五、七言乎？東坡之和陶，非復柴桑之五言，非復左司之五言也。五言近古，尙且如此，況七言乎？今如鐫類帖於石者，其首卷必《黃庭》、《樂毅》、《洛神》、《東方讚》諸古楷也，或其所據之本出於某代某家，中間實有訂正舛訛者，則可耳。不則陳陳相因，誰其賞之乎？今編刻一集，其卷端必冠以擬古、感興諸題，而又徒貌其句勢，其中無所自主，其外無以自見者，誰復從而誦之？夫其題內有擬古、仿古者，尙且宜自爲格制，自爲機杼也，而況其題本出自爲，其境、其事屬我自寫者，非古人之面而假古人之面，非古人之貌而襲古人之貌，此其爲頑鈍不靈，泥滯弗化也。可鄙可恥，莫甚於斯矣。吾自日接親戚賓友，有必應言之言，有必應答述之語，而顧妄作戲場優伶之聲音色笑，以爲中節，雖奴隸之愚賤，村野之牧豎，皆將起而非笑之。而操觚者顧自蹈之，豈理也哉！

又《題漁洋先生戴笠像》先生非戴笠人也，而其門人常贊之曰：「身著朝衫頭戴笠，孟縣、眉山共標格。」夫蘇有笠圖，韓則無之。乃以爲共標格

者，何哉？愚以爲此詩家之喻言耳。古今不善學杜者，無若空同、滄溟，空同、滄溟貌皆似杜者也；古今善學杜者無若義山、山谷，義山、山谷貌皆不似杜者也。夫空同、滄溟所謂格調，其去漁洋所謂神韻者奚以異乎？夫貌爲激昂壯浪者，謂之襲取；貌爲簡淡高妙者，獨不謂之襲取乎？漁洋先生提唱唐賢三昧無迹可求之旨，其胸中超然標舉，獨自得於空音鏡象之外者，而其一時友朋、門弟子或未之盡知也。此當時畫者但知以戴笠之況寫其蕭寥高寄之神致，而於先生之實得究未能傳者也。先生嘗謂杜陵與孟襄陽不同，而其詩推孟浩然獨至；若宋之山谷、元之道園，皆與先生不同調，而先生尤推述之不置，則知先生論詩，初不系乎形聲象貌之似矣！然則當時畫者之貌先生如此，其門人之贊先生如此，而今日方綱之所見見先生又如此，此趙松雪贊杜陵云「先生有神，當賞其意」者也。天都朱舍人，詩人之雋也，摹是圖，屬方綱題其後，竊舉其所見者以質之。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竹嘯軒詩鈔小傳》　歸愚積學工文，古文詞跌宕夷猶，謹守堯峯家法，無敢逸出範圍。其於詩學尤邃，是時江南盛詩社，又宗尚蘇、陸之學，硬語粗詞，荆榛塞路，歸愚獨斤斤然，古體必宗漢、魏，近體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視爲別派。所選有《古詩源》，唐、明詩《別裁》行世，橫截衆流，獨標心印，誠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也。

《隨園詩話》卷一　楊誠齋曰：「從來天分低拙之人，好談格調，而不解風趣，何也？格調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風趣專寫性靈，非天才不辦。」余深愛其言。須知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三百篇》半是勞人思婦率意言情之事，誰爲之格？誰爲之律？而今之談格調者，能出其範圍否？況皋、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格豈有一定哉？許渾云：「吟詩好似成仙骨，骨裏無詩莫浪吟！」詩在骨不在格也。

又卷四　近有《聲調譜》之傳，以爲得自阮亭，作七古者，奉爲秘本。余覽之，不覺失笑。夫詩爲天地元音，有定而無定，到恰好處，自成音節，此中微妙，口不能言。試觀《國風》、《雅》、《頌》、《離騷》、樂府，各有聲調，無譜可填。杜甫、王維七古中，平仄均調，竟有如七律者；韓文公七字皆平，七字皆仄；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縛之也。倘必照曲譜排填，則四始六義之風掃地矣。此阮亭之七古，所以如杞國伯姬，不敢那移半步。

又卷五　抱韓、杜以凌人，而粗脚笨手者，謂之權門托足。倣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韵者，謂之木偶演戲。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之乞兒搬家。好疊韻、次韻，刺刺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一字一句，自註來歷者，謂之骨董開店。

又　人悦西施，不悦西施之影。明七子之學唐，是西施之影也。

又卷六　阮亭尚書自言一生不次韻，不集句，不聯句，不疊韻，不和古人之韻。此五戒，與余天性若有暗合。

又卷七　從古講六書者，多不工書。歐、虞、褚、薛，不啻啻於《説文》、《凡將》。講韻學者，多不工詩。李、杜、韓、蘇，不斤斤於分音列譜。何也？空諸一切，而後能以神氣孤行；一涉箋注，趣便索然。

又　詩有幹無華，是枯木也。有肉無骨，是夏蟲也。有人無我，是傀儡也。有聲無韻，是瓦缶也。有直無曲，是漏卮也。有格無趣，是土牛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考據之學，離詩最遠；然詩中恰有考據題目，如《石鼓歌》、《鐵券行》之類，不得不徵文考典，以侈侈隆富爲貴。但須一氣呵成，有議論、波瀾方妙，不可銖積寸累，徒作算博士也。其詩大概用七古方稱，亦必置之於各卷中諸詩之後，以備一格。若放在卷首，以撐門面，則是張屏風、床榻于儀門之外，有貧兒驟富光景，轉覺陋矣！聖人編詩，先《國風》而後《雅》、《頌》，何也？以《國風》近性情故也。余編詩三十二卷，以七言絶冠首，蓋亦衣錦尚絅，惡此而逃之之意。

又卷三　孔子論詩，但云：「興、觀、羣、怨。」又云：「溫柔敦厚。」足矣！孟子論詩，但云：「以意逆志。」又云：「言近而指遠。」足矣！不料今之詩流，有三病焉：其一，塡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其一，全無蘊藉，矢口而道，自夸眞率。近又有講聲調而圈平點仄以爲譜者，戒蜂腰、鶴膝、疊韻、雙聲以爲嚴者，栩栩然矜獨得之秘。不知少陵所謂：「老去漸於詩律細。」其何以謂之律？何以謂之細？少陵不言。元微之云：「欲得人人服，須教面面全。」其作何全法，微之亦不言。蓋詩境甚寬，詩情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傎乎！唐齊已有《風騷旨格》，宋吳潛溪有《詩眼》：皆非大家，眞知詩者。

又卷九　詩空談格調，不主性情，楊誠齋道是鈍根人所爲。近又有每動

筆專摹古樣者。不知鑄錢有范，而人之求之者買錢不買范也。遺腹子祭墓，備極三牲五鼎，而終不知乃翁之聲音笑貌在何所，豈不可笑！

袁枚《萬柘坡詩集跋》 亡友萬柘坡遺集若干，程魚門昵之，陳古漁非之，二人皆深於詩者也，訟而質於余。余欲通兩家之意，特加點按，集中五七古，沉摯之思，如窮淵泉而縋出之，眞古豪矣。近體索索，殊少眞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於吾鄉輇材諷說之徒，專屏采色聲音，鉤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傅殘宋，棄魚救而噉莠芣，尤無謂也。

又《答沈大宗伯論詩書》 至所云：「詩貴溫柔，不可說盡，又必關係人倫日用。」此數語，有褒衣大袑氣象，僕口不敢非先生，心不敢是先生。何也？孔子之言，戴經不足據也，惟《論語》爲足據。子曰：「可以興，可以羣」，此指含蓄者言之，如《柏舟》、《中谷》是也。曰：「可以觀，可以怨」，此指說盡者言之，如「豔妻煽方處」、「投畀豺虎」之類是也。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此詩之有關係者也。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此詩之無關係者也。僕讀詩常折衷於孔子，故持論不得不小異於先生，計不必以爲僭。

又《趙雲松甌北集序》 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皐、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

又《續詩品・崇意》 虞舜教夔曰：「詩言志。」何今之人，多辭寡意？意似主人，辭如奴婢。主弱奴強，呼之不至。

《北江詩話》卷一 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

又卷二 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亦必有數人，如王莽之摹《大誥》，蘇綽之仿《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明李空同、李于麟輩，一字一句，必規仿漢、魏、三唐，甚至有竄易古人詩文一二十字，即名爲己作者，此與蘇綽等亦何以異。本朝邵子湘、方望溪之文，王文簡之詩，亦不免有此病，則拘拘於格律之失也。宋初楊、劉、錢諸人學「西崑」，而究不及「西崑」；歐陽永叔自言學昌黎，而究不及昌黎；王荊公亦言學子美，而究不及子美；蘇端明自言學劉夢得，而究亦不能過夢得。所謂棋輸先著也。

又卷四 沈文慤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四 蠶尾山人絕世姿，聆音先已辨妍媸。何應一代才名盛，祇辨唐臨晉帖詩。（王尚書士正）

《晏雅集》卷一 （文慤）論詩上溯三百、屈騷、漢晉、三唐，下迄明代。以和平敦厚得性情之正爲宗。截斷衆流，別裁僞體。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寂；瑤琴一鼓，瓦缶無聲。自來選家，未免臻斯詣也。【略】海內之士，尊若山斗，奉爲圭臬，翕然無異詞。門下士如王光祿鳴盛、王少司寇昶、錢宮詹大昕、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暘，俱以文章、氣節重天下。

《湖海詩傳》卷二 其時，葉燮門人蘇州沈德潛獨持格調說，崇奉盛唐而排斥宋詩，與杭州厲鶚對峙，【略】以漢、魏、盛唐倡於吳下。

《養一齋詩話》卷三 詩最爭意格。詞氣富健矣，格不清高，可作而不可示人；格調清高矣，意不精深，可示人而不可傳遠。有以論意格爲腐談者，中其所短故耶？

陳僅《竹林答問》 問：趙秋谷《聲調譜》頗爲後人譏貶，如叔父言，譜必不可廢乎？難言之矣。要之，詩必使人可讀，吾寧從其可讀者，不敢以鈎輈格磔強目爲古詩也。試思杜、韓諸家，原未嘗按譜塡詞，何以倚馬千言，竟無一句不合聲調者？可知天籟之自然矣。如昔人言，非獨聲調可廢，即平仄音韵，亦何嘗非後起困人之具邪！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與子才同時而最先得名者，莫如沈歸愚。歸愚才力之薄，又在漁洋之下，且格調太入套，毋怪蔣、趙二公皆不數及也。

《筱園詩話》卷二 沈歸愚先生持論極正，持法極嚴，便於初學。所爲詩，平正而乏精警，有規格法度而少眞氣，襲盛唐之面目，絕無出奇生新，略加變化處，殊無謂也。【略】歸愚自命起衰復古，未免力小任重，舉鼎折脰。然宗旨、規格、法律，一出於正，未可深貶，特才氣短，不能副其志耳。姚姬傳謂其以帖括之餘，攀附風雅，過矣。迹其生平，門戶依傍漁洋，而於有明前、後七子之徒及卧子、竹垞諸公遺言緒論，亦多摭拾。故《說詩晬語》所論，雖未入三昧，悟精深微妙之詣，得未曾有，然古今詩家源流正變之別，

及各體句調章法規格，則言之娓娓，大旨略具，亦初學發軔之一助。從其言，可望入正路，不致誤於歧途。引人入門，此叟功也。

又卷四 沈歸愚曰：「王右軍作字，不肯露骨，不屑取姿，獨運中鋒，暗藏於腕力神韻之間，謂之藏鋒，是以爲書家正宗。詩人亦須解此訣，造詣始入精深之域。」又曰：「詩家變化之功，決不可少。右軍書結體用筆，絕不雷同，《黃庭經》、《樂毅論》、《東方畫像贊》無一相肖處，筆有化工也。杜詩亦然，千四百餘篇中，求其詞意犯複者，了不可得，所以爲『詩聖』也。」

文廷式《琴風餘譚》 本朝詩學，沈歸愚壞之，體貌粗具，神理全無。動以別裁自命，淺學之士，爲其所刼，遂至千篇一律，萬喙雷同。至紀文達之批蘇詩，逞我臆談，損人天趣，風雅道喪，非此種論議職其咎乎？姚薑塢《援鶉堂筆記》謂歸愚以帖括之餘，研究風雅，可謂助我張目者也。

《清稗類鈔・文學類・詩學名家之類聚》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有沈德潛、袁枚、翁方綱三家。【略】故其時大宗，不能不推德潛。當康熙時，吳縣有葉橫山名燮者，病詩家之喜摹范、陸，作《原詩》內外篇，以杜爲歸，以情境理爲宗旨。德潛少從受詩法，故其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爲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別裁集》以標示宗旨，吳下詩人翕然從之。受業者，其初以盛錦、周準、陳樞、顧詒祿爲最著。其後則有王鳴盛、王昶、錢大昕、曹仁虎、黃文蓮、趙文哲、吳泰來之吳中七子。【略】文哲、泰來後復與法式善同宗士禎，而德潛門下，又有褚廷璋、張熙純、畢沅等之繼起。再傳弟子則有武進黃景仁。私淑弟子則有仁和朱彭。乾、嘉以來之詩家，師傳之廣，未有如德潛者。【略】踵其後而以詩鳴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曇，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四川有張問陶，常州則黃景仁外，有洪亮吉、楊芳燦、楊揆，江西有曾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麒、許宗彥、郭麐，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爲嶺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其影響者。

性靈派

陳梓《與沈南谷》 詩言志，本無取於富麗。子曰：「辭達而已。」格律聲調何爲哉？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無文，行而不遠。香山雖大家，其俗處不可學。玉川粗率，固當別論。若堯夫《擊壤》以德勝，不容作詩觀。至誠齋則鄙俚極矣。語水主張太過，蓋疾世之爲僞唐詩者。如七子之膚廓，不覺矯枉過正耳。平心而論，詩有三要：一性情，二理義，三文詞，廢其一非詩也。文勝則情不眞，理勝則近於腐，要能以典雅之辭，發揮情理，風雲月露，皆性靈矣。《耕餘集》大體雄渾，高出流輩，然恨當時不細檢汰，如：「寄語閻羅莫嚇他，女兒原是賠錢貨。」豈可垂法後人耶？

《一瓢詩話》七三 人之才情，各有所近。或正或變，或正變相半，祇要合法，隨意所欲，自成一家。如作書不論晉、唐、宋、元，祇要筆筆妥當，便是能書。余故曰：不妨如快劍砍陣，駿馬下阪，又不妨如回風舞絮，落花縈繞。

鄭燮《述詩二首》 詩法誰爲準？統千秋姬公手筆，尼山定本。八斗才華曹子建，還讓老瞞蒼勁，更五柳先生澹永。聖哲、奸雄兼曠逸，總自裁本色留深分，一快讀，分倫等。　唐家李、杜雙峰並，笑紛紛詩奴詩丐，詩魔詩鴆。王、孟高標清徹骨，未免規方略近，似顧步驊騮未騁。怪殺《韓碑》揚巨斧，學昌黎險語排生硬，便突過，昌黎頂。經世文章要，陋諸家裁雲鏤月，標花寵草。縱使風流誇一世，不過閑中自了，那識得周情孔調？《七月》、《東山》千古在，恁描摹瑣細民情妙，畫不出，《豳風》稿。　文關國運猶其小，剖鴻濛清寧厚薄，直通奧窔。寒暑陰陽多殄忒，筆底回旋不少，莫認作書生談笑。回首少年游冶習，采碧雲紅豆相思料，深愧殺，杜陵老。

又《濰縣署中與舍弟第五書》 無論時文、古文、詩歌、詞賦，皆謂之文章。今人鄙薄時文，幾欲摒諸筆墨之外，何太甚也？將毋醜其貌而不鑒其深乎！愚謂本朝文章，當以方百川制藝爲第一，侯朝宗古文次之；其他歌詩辭賦，扯東補西，拖張拽李，皆拾古人之唾餘，不能貫串，以無眞氣故也。

百川時文精粹湛深，抽心苗，發奧旨，繪物態，狀人情，千回百折而卒造乎淺近。朝宗古文標新領異，指畫目前，絕不受古人羈紲；然語不遒，氣不深，終讓百川一席。憶予幼時，行匣中惟徐天池《四聲猿》、方百川制藝二種，讀之數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與終焉而已。世人讀《牡丹亭》而不讀《四聲猿》，何故？文章以沉着痛快爲最，《左》、《史》、《莊》、《騷》、杜詩、韓文是也。間有一二不盡之言，言外之意，以少少許勝多多許者，是他一枝一節好處，非六君子本色。而世間娖娖纖小之夫，專以此爲能，謂文章不可說破，不宜道盡，遂訾人爲剌剌不休。夫所謂剌剌不休者，無益之言，道三不着兩耳。至若敷陳帝王之事業，歌咏百姓之勤苦，剖析聖賢之精義，描摹英傑之風猷，豈一言兩語所能了事？豈言外有言，味外取味者，所能秉筆而快書乎？吾知其必目昏心亂，顛倒拖沓，無所措其手足也。王、孟詩原有實落不可磨滅處，祇因務爲修潔，到不得李、杜沉雄。司空表聖自以爲得味外味，又下於王、孟一二等。至今之小夫，不及王、孟，司空萬萬，專以意外言外，自文其陋，可笑也。若絕句詩、小令詞，則必以意外言外取勝矣。「宵寐匪禎，札闥洪庥。」以此訾人，是歐公正當處，然亦有淺易之病。「逸馬殺犬於道」，是歐公簡煉處，然《五代史》亦有太簡之病。寫字作畫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字養生民，而以區區筆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東坡居士刻刻以天地萬物爲心，以其餘閑作爲枯木竹石，不害也。若王摩詰、趙子昂輩，不過唐、宋間兩畫師耳！試看其平生詩文，可曾一句道着民間痛癢？設以房、杜、姚、宋在前，韓、范、富、歐陽在後，而以二子廁乎其間，吾不知其居何等而立何地矣！門館才情，遊客伎倆，祇合剪樹枝、造亭榭、辨古玩、鬥茗茶、爲掃除小吏作頭目而已，何足數哉！何足數哉！愚兄少而無業，長而無成，老而窮窘，不得已亦借此筆墨爲糊口覓食之資，其實可羞可賤。願吾弟發憤自雄，勿蹈乃兄故轍也。古人云：「諸葛君眞名士。」名士二字，是諸葛才當受得起。近日寫字作畫，滿街都是名士，豈不令諸葛懷羞，高人齒冷？

又《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愼也。少陵詩高絕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戍役也；《兵車行》、《麗人行》，亂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望太平也。祇一開卷，閱其題次，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關山勞戍之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于往來贈答，杯酒淋漓，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爲詩與少陵有二道哉？蓋安史之變，天下土崩，郭子儀、李光弼、陳玄禮、王思禮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在《八哀》詩中，既略叙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贊嘆之，少陵非苟作也。南宋時，君父幽囚，棲身杭、越，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推極於毫釐分寸，而卒無救時濟變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詩酒，沉溺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尚得爲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必曰駕堯、舜而軼湯、武。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括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爲。百姓莫敢言喘，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取戾乎！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陸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也；陸之絕口不言，免羅織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村某墅，皆市井流俗不堪之子，今日才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詩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于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愼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也。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盡有做不盡處，盍爲之？哥哥字。

又《偶然作》 英雄何必讀書史？直攄血性爲文章。不仙不佛不賢聖，筆墨之外有主張。縱橫議論析時事，如醫療疾進藥方。名士之文深莽蒼，胸羅萬卷雜霸王。用之未必得實效，崇論閎議多慨慷。雕鐫魚鳥逐光景，風情亦足喜且狂。小儒之文何所長？抄經摘史餖飣強。玩其詞華頗赫爍，尋其義味無毫芒。弟頌其師客談說，居然拔幟登詞場。初驚既鄙久蕭索，身存氣盛名先亡。輦碑刻石臨大道，過者不讀倚壞牆。嗚呼文章自古通造化，息心下意毋躁忙！

又《與江賓谷江禹九書》　學者當自樹其幟。凡米鹽凇算之事，聽氣候於商人，未聞文章學問亦聽氣候於商人者也。吾揚之士，奔走躞蹀於其門，以其一言之是非爲欣戚，其損士品而喪士氣，眞不可復述矣。賢昆玉悄然閉戶，寂若無人，而岳岳蕩蕩，如海如山，令人莫可窮測。嗟呼，其可貴也！文章有大乘法，有小乘法。大乘法易而有功，小乘法勞而無謂。五經、《左》、《史》、《莊》、《騷》、賈、董、匡、劉、諸葛武鄉侯、韓、柳、歐、曾之文，曹操、陶潛、李、杜之詩，所謂大乘法也。理明詞暢，以達天地萬物之情，國家得失興廢之故。讀書深，養氣足，恢恢游刃有餘地矣。六朝靡麗，徐、庾、江、鮑、任、沈，小乘法也。取青配紫，用七諧三，一字不合，一句不酬，拈斷黃鬚，翻空二酉。究何與於聖賢天地之心，萬物生民之命？凡所謂錦綉才子者，皆天下之廢物也，而況未必錦綉者乎！此眞所謂勞而無謂者矣。且夫讀書作文者，豈僅文之云爾哉？將以開心明理，內有養而外有濟也。得志則加之於民，不得志則獨善其身；亦可以化鄉黨而教訓子弟。切不可趨風氣，如揚州人學京師穿衣戴帽，才趕得上，他又變了。何如聖賢精義，先輩文章，萬世不祧也。賢昆玉果能自樹其幟，久而不衰，變雖不肖，亦將戴軍勞帽，穿勇字背心，執水火棍棒，奔走效力於大纛之下。豈不盛哉！豈不快哉！曹氏父子，蕭家骨肉，一門之內，大小殊軌。曹之丕、植，蕭之統、繹，皆有公子秀才氣，小乘也。老瞞《短歌行》，蕭衍《河中之水》歌，勃勃有英氣，大乘也。彼雖毒蛇惡獸，要不同於蟋蟀之鳴，蛺蝶之舞；而況麒麟鸞鳳之翔，化雨和風之洽乎！司馬相如，大乘也，而入於小乘，以其逞詞華而媚合也。李義山，小乘也，而歸於大乘，如《重有感》、《隨師東》、《登安定城樓》、《哭劉蕡》、痛甘露之類，皆有人心世道之憂，而《韓碑》一篇，尤足以出奇而制勝。青蓮多放逸，而不切事情。飛卿嘆老嗟卑，又好爲艷冶蕩逸之調，雖李、杜齊名，溫、李合噪，未可幷也。詞與詩不同，以婉麗爲正格，以豪宕爲變格。變竊以劇場論之：東坡爲大淨，稼軒外腳，永叔、邦卿正旦，秦淮海、柳七則小旦也；周美成爲正生，南唐後主爲小生，世人愛小生定過於愛正生矣。蔣竹山、劉改之是絕妙副末，草窗貼旦，白石貼生。不知公謂然否？板橋弟鄭燮頓首賓谷七哥、禹九哥二長兄文几。乾隆戊辰九日，濰縣頓首。

錢陳羣《李孝廉哀鳴集序》　客有問于余曰：「詩何爲而起乎？」曰：「起于情之不能已也。」曰：「情有七，皆可以爲詩乎？」曰：「可。」曰：「詩以何爲工？」曰：「情之長者是。」曰：「情以何爲長？」曰：「哀。」曰：「哀可以長矣，哀可以工乎？」曰：「不可。方其哀也，不知其哀也；不知其哀，又安能計其工乎？凡見爲工者，非作者之旨也。」曰：「哀不可極任之乎？抑止之乎？」曰：「不可任，亦不可止。」曰：「若之何？」曰：「以詩鳴之可也。任其哀而傳于詩，詩傳而哀可止矣。」曰：「詩可以止哀乎？」曰：「不可。古孝子悌弟，登高臨水，望雲撫樹，悲號涕泣，以鳴其不能自已之情？」曰：「吾以是止吾哀乎？亦何忍而出此也。」推其心則曰：『吾哀可任也，任而不已則止；止不可也，庶乎以詩傳之。』夫人終日哭則無泪，三日號則無聲，無泪無聲，是滅性也。當是時也，使有人焉，以大義責之曰：『爾甘食，爾安寢，庶幾爲孝子悌弟矣！』其誰從之？則必曰：『某水某邱，爾先人釣遊處也，盍一省之？』則愴然起，愾然思，此詩之所以作也。故有今日之詩，異時讀之，潸然出涕者矣；有一人之詩，千萬人讀之，悲不自勝者矣。不止而止，止而不止，此詩之所以教也。」

蔣士銓《鍾叔梧秀才詩序》　古今人各有性情，其所以藉見于天下後世者，于詩爲最著。性情之薄者，無以自見，唯務規模格調，摭拾藻繪，以巧文其卑陋庸鄙之眞。當勢力強盛，未嘗不竊一時名譽，迨無可畏忌之時，而後人公論，卒難誣罔。然當時蠅附蟻聚之徒，崇之惟恐不至，亦何愚也！唐、宋諸賢不必相襲，寓目即書，直達所見，其人品學術，隱然躍躍于其間，所謂忠孝義烈之心，溫柔敦厚之旨則一焉。曩與同學二三子論詩，首戒蹈襲，唯務多讀書以養其氣，于古人經邦致治之略，咸孜孜焉共求其故。取李、杜、韓、歐、蘇、黃諸集熟讀深思之，不自逆他日所作何似，及有所作，則不復記諸賢篇什，庶幾所作者皆我之詩，苟傳諸後世，而尚論之士，皆得有以諒其心。嗚呼！蓋難言矣。叔梧鍾君爲吾母太安人羣從兄弟之子，髫齡通十三經，先予受知于督學檜門金先生。試每冠一軍，才名籍籍，然丙寅始肆力于詩，抑塞偃蹇，困于場屋。積十年，至戊寅以後乃刊落一切，凡登臨行役，感遇懷古之作，卓然直攄胸臆，無所牽制，而沈雄超逸，泉湧風發不可測。苟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雖有才力，豈能遽臻于此乎？叔梧風骨岸然，安貧授徒，俯仰一室，視人世勢位富貴，漠然無足動其心，偶出與貴人相值，亦和易不求自異，至有所不可，則屹然山立，莫能動搖，蓋得于天

者厚也。予與叔梧別十載，歲一哀其詩，郵京師相質證。予之敬愛叔梧也，亦歷歲而有加。嗟乎！予與叔梧生同時，千里而外，每藉詩以驗其識力，則後有知者，又當何若耶？叔梧其益善用其能也，吾日望之矣！

李調元《雨村詩話序》 夫花既以新爲佳，則詩須陳言務去。大率詩有恆裁，思無定位。立言先知有我，命意不必猶人。詩衷于理，要有理趣，勿墮理障；詩通于禪，要得禪意，無墮禪機。言近而指遠，節短而韻長，得其一斑，可窺全豹矣！

《北江詩話》卷二 詩文之可傳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氣，四曰趣，五曰格。詩文之以至性流露者，自六經、「四始」而外，代殊不乏，然不數數覯也。其情之纏綿悱惻，令人可以生、可以死、可以哀、可以樂，則《三百篇》及楚騷等皆無不然。「河梁」、「桐樹」之於友朋，秦嘉、荀粲之於夫婦，其用情雖不同，而情之至則一也。至詩文之有眞氣者，秦、漢以降，孔北海、劉越石以迄有唐李、杜、韓、高、岑諸人，其尤著也。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別趣。莊漆園、陶彭澤之作，可云有天趣者矣！元道州、韋蘇州亦其次也。東方朔之《客難》、枚叔之《七發》，以及阮籍《詠懷》、郭璞《遊仙》，可云有生趣者矣！《僮約》之作、《頭責》之文，以及鮑明遠、江文通之涉筆，可云有別趣者矣！至詩文講格律，已入下乘。然一代必有數人，如玉莽之摹《大誥》、蘇綽之仿《尚書》，其流弊必至於此。

洪亮吉《莊達甫徵君春覺軒詩序》 夫詩以人傳乎，抑人以詩傳乎？吾必曰：詩不足以傳人也，惟人足以傳詩耳。何則？今之伸紙握管者不下千百人矣，何足傳者，不少慨見乎！此其故不在語言文字間也。品之不端，則無以立其幹；氣之不盛，則無以舉其辭；性情之不摯，則無以發其奇；心思之不沉，則無以扶其奧；學術之不贍，則無以極古今上下屈伸變化之方。五者具，而始足以言詩，始足以言詩之傳。然則詩豈易言哉！若徵君之性情、之品、之學，固夫人而知之者也，其言皆有物，不苟作流連光景之語，而又加之以氣息之淵雅，意匠之深邃，而詩之道亦遂無不備焉！或尚以徵君之詩少山水恢奇之致，然不足以病徵君也。晉陶徵士潛，詩家第一流也，然家柴桑而官彭澤，踪跡所到，不出數百里焉！唐裴秀才迪、王右丞之畏友也，然除輞川諸名作外，他所詠不多見，則其遊亦不遠可知，均無礙其爲傳人也。徵君嘗箴余好游遠近名山，垂暮不倦，然余自問性情品學不及徵君，庶藉山水以補之，亦古人學畫不能去而後塑之遺意耳。徵君以爲然耶？

章學誠《書坊刻詩話後》 近有傾邪小人，專以纖佻浮薄詩詞倡導末俗，文其奸邪。【略】略《易》、《書》、《禮》、《樂》、《春秋》而獨重毛詩；毛詩之中，又抑《雅》、《頌》而揚《國風》；《國風》之中，又輕國政民俗而專重男女慕悅之詩，而斥風刺之解，而主男女自述淫情，甚且言「采蘭贈芍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駁詩文須有關係之論。【略】未聞光天化日之下，敢於進退六經，非聖無法，而恣爲傾邪淫宕之說至於如是之極者也。

法式善《鮑鴻起野雲集序》 詩之爲道也，從性靈出者，不深之以學問，則其失也纖俗；從學問出者，不本之以性情，則其失也龐雜。兼其得而無其失，甚矣其難也。鮑子鴻起，京口詩人也，承海門論山遺教，而有非海門論山所能牢籠者，京口人久爲余述之。壬戌歲，抵京甫三日，介其鄉人顧生子餘，以詩質余。觀其言，知鮑子異於人矣；及讀其詩，益歎其得天厚而成于學問者深也。蓋鮑子少孤貧，既無紛華靡麗之擾，而于進退取舍之界，又辨之甚嚴，所爲詩乃有獨造之詣焉。或謂：鮑子詩與余詩境界略同，故嗜之爾。余曰：不然。一人有一人之詩，一時有一時之詩，彼與此不相蒙也，前與後不相混也，安得執一以例百哉！昔東坡學靖節，而其詩不似靖節；山谷學少陵，而其詩不似少陵。惟其不似也，而東坡、山谷之眞始出。余非有私于鮑子也。

又《蘭雪堂詩集序》 芝圃方伯自江西馳書至，寄其先人蕉園先生《蘭雪堂遺詩》乞余叙之。余維詩以道性情，哀樂寄焉，誠僞殊焉。性情眞，則語雖質而味有餘；性情不眞，則言雖文而理不足。先生之詩，不名一體，要皆有眞意眞氣盤旋于中，而後觸于境而發抒之，感于事而敷陳之。方其舟車南北，俯仰山河也，則有雄傑之篇；憫農勸稼，感舊懷人也，則有愷惻之篇；及解組歸田，一琴一鶴，某水某邱，寓諸吟咏，則又有蕭疏澹遠之篇。時不同，境不同，詩不同，而情性無不同。吾故曰：先生之詩，眞詩也。【略】吾未得從方伯遊，曾讀方伯之詩，知其有家法，性不隨俗。

《梧門詩話》卷四 隨園論詩專主性靈。余謂性靈與性情，相似而不同遠甚。門人鮑鴻起文逵辯之尤力，嘗云：「取性情者，發乎情止乎禮義，而澤之以《風》、《騷》、漢、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辭意兼至，以求其合。若易『情』爲『靈』，凡天事稍優者，類皆枵腹可辦，由是街談俚語，無所不

可，荒穢輕薄，流弊將不可勝言矣。」余深是之。

趙翼《連日筆墨應酬書此一笑》　詩非苦心作不成，佳處又非苦心造。縱窮罔兩搜元珠，不過寒郊瘦賈島。粉蝶雙飛桃李春，雄雞一唱天地曉。偶於無意爲詩處，得一兩句自然好。乃知茲事有化工，琢玉鏤金漫施巧。如何一管秋兔毫，立課分程日起草？腕脫抄胥不停筆，口授堂吏各成稿。此是供役官文書，就中賞心固自少。言情篇什貴雋永，豈比宿逋可催討？假啼那得有急淚？強笑安能便絕倒？君不見情人搔背不着癢，枉費麻姑好指爪。

又《論詩》　滿眼生機轉化鈞，天工人巧日爭新。預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覺陳。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隻眼須憑自主張，紛紛藝苑漫雌黃。矮人看戲何曾見？都是隨人說短長。詩解窮人我未空，想因詩尚不曾工。熊魚自笑貪心甚，既要工詩又怕窮。

又　着色原資妙選材，也須結構匠心裁。可憐絕艷芙蓉粉，塗在無鹽臉上來。

又　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此言出東坡，意取象外神。羚羊眠掛角，天馬奔絕塵。其實論過高，後學未易遵。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古疏後漸密，不切者爲陳。譬如叟駕馬，將越而適秦。灞、滻、終南景，何與西湖春？又如寫生手，貌施而昭君。琵琶春風面，何關苧蘿顰？是知興會超，亦貴肌理親。吾試爲轉語，案翻老斲輪。作詩必此詩，乃是眞詩人。

又《題陳東浦藩伯敎拙堂詩集》　學詩必學杜，萬口同一噪。連城有眞璧，未可碱砆冒。嗚呼浣花翁，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羣，餘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骨力森開張，神勇鬱雄驁。陽烏掩爝火，轟雷塞蚓竅。天壤此一途，疏鑿曾未到。一開五丁峽，遂坦九軌道。坐令翰墨場，莫不奉旌纛。微之彷精切，退之師排奡。義山鍊格遒，涪翁取徑峭。豪宕放翁吟，悲壯遺山弔。斯皆分杜派，各具一體妙。迨明李、何輩，但摹面目肖。彭亨鼓蛙怒，咆勃奮虎嘯。徒滋虛氣張，終覺輕心掉。曠代有東浦，孤詣冥獨造。淵源泝《雅》《騷》，根柢本忠孝。讀書必破卷，陋彼管窺豹。出語必驚人，鷙若韝脫鷂。力厚巨鼎扛，思沉重淵釣。每於樸僿處，雋味出揉拗。以追少陵作，磁鐵兩孚召。得皮兼得骨，在神不在貌。緬昔老拾遺，入蜀詩益爆。長揖嚴尹幕，高歌葛相廟。至今舊草堂，萬丈光尚耀。先生甫筮仕，即泛錦江櫂。固知關宿緣，豈特發遐眺！新詩十二卷，精心躪堂奧。子美有替人，當亦意不料。寓齋得披誦，狂喜成絕叫。惟應瓣香燃，敢肆飯顆誚！傳語學杜人，津梁此先導。

又《讀杜詩》　杜詩久循誦，今始識神功。不創前未有，焉傳後無窮？一生爲客恨，萬古出群雄。吾老方津逮，何由羿彀中？

又《題周松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詩以詠我言，本從聲韻出。中有條縷分，古疏後漸密。隱侯辨仄平，孫炎著反切。關鍵一以開，千載莫能易！雙聲與疊韻，六朝始梳櫛。磽确音響連，腥瘦字母壹。北有魏伯起，南有謝希逸。（磽确疊韻，見《南史・謝莊傳》；腥瘦雙聲，見《北史・魏收傳》。）此法皆講求，秘矜專門術。杜陵益精嚴，對屬百不失。侵簪月影寒，逼履江光徹。（杜詩侵簪疊韻，逼履雙聲，見《雲溪友議》。）老去詩律細，此亦細之一。倘其可不拘，何以名爲律？無何讀杜者，過眼付一瞥。但誇奔絕塵，不屑駕循轍。海昌有周子，遙契得眞訣。手著《括略》編，韻學乃盡泄。從來文字緣，每隨氣運闢。古人抉其大，後人剔其窄。非必後所增，都自鑿空獲。即如近體詩，古人所未識。抑揚抗墜間，妙有自然節。古人縱復生，不能變此格。是知本天籟，豈鑽牛角僻？茲譜雖小道，源出唇齒舌。詎畫混沌眉，乃導崑崙脈。反語田顯童，測字杭兀术。矯揉尚稱奇，矧此諧皦繹。允作杜功臣，藝苑更繩尺。《音箋》、《韻府》外，另豎一幟赤。

張問陶《論文八首》五　箋注爭奇那得奇？古人祇是性情詩。可憐工部文章外，幻出千家杜十姨。

又六　誌傳安能事事新？須知載筆爲傳眞。平生頗笑抄書手，牽率今人合古人。

又七　詩中無我不如刪，卷卷堆牀亦等閒。莫學近來糊壁畫，圖成剛道仿荆關！

又八　文場酸澀可憐場，訓詁艱難考訂忙。別有詩人閒肺腑，空靈不屬轉輪王。

又《論詩十二絕句》　《咸》《英》何必勝《簫韶》！生面重開便不祧。胥吏津津談律例，可能執法似皋陶？

五音凌亂不成詩，萬籟無聲下筆遲。聽到宮商諧暢處，此中消息幾人知？

胸中成見盡消除，一氣如雲自卷舒。寫出此身眞閱歷，強于飣餖古人書。

憑空何處造情文？還仗靈光助幾分。奇句忽來

魂魄動，眞如天上落將軍。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爲常語談何易，百煉功純始自然。想到空靈筆有神，每從游戲得天眞。笑他正色談風雅，戎服朝冠對美人。妙語雷同自不知，前賢應恨我生遲。勝他刻意求新巧，做到無人得解時。子規聲與鷓鴣聲，好鳥鳴春尙有情。何苦顚頊書數語，不加箋注不分明！此事原非俗士知，何須刻燭強爲之！尖叉競病全無礙，怕讀人間趁韻詩。文章體製本天生，祇讓通才有性情。模宋規唐徒自苦，古人已死不須爭。雕文鏤采太紛然，開卷沉沉我欲眠。人口數聯詩好在，不災梨棗亦流傳。名心退盡道心生，如夢如仙句偶成。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

又《頗有謂予詩學隨園者笑而賦此》 詩成何必問淵源？放筆剛如所欲言。漢魏晉唐猶不學，誰能有意學隨園？諸君刻意祖三唐，譜系分明墨數行。愧我性靈終是我，不成李杜不張王。

又《悟詩圖贈邵五》 悟詩如悟禪，眞空參不壞。一點妙明心，融融大千界。

又《題屠琴隖論詩圖》 妙靈何處說心聲？粉碎虛空自渾成。如向先天開一畫，教他欽實不知名。仙經佛頌養靈胎，七寶莊嚴啓辯才。提筆便存天外想，神龍鱗爪破空來。規唐摹宋苦支持，也似殘花放幾枝！鄭婢蕭奴門戶好，出人頭地恐無時。土飯塵羹忽斬新，猶人字字不猶人。要從元始傳丹訣，萬化無非一味眞。來先無謂去無端，口吐人言亦大難。是嚒是疸都不解，回頭鸚鵡在闌干。下筆先嫌趣不眞，詩人原是有情人。生來將肘無風骨，且請搏沙待轉輪。妃紅儷白想千年，禍棗災梨亦惘然。辛苦噉名皆劣伯，仙才何暇計流傳？也能嚴重也輕清，九轉丹金鑄始成。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敢云老馬竟知途，看盡尋常大小巫。珍重《華嚴》留海墨，詩中一樣有衣珠。公事公言醉不辭，無邪詩教本無私。一編也自留天壤，那望人知勝我知！

舒位《雜興六首》 作詩如用兵，虛實極其致。未學誠茫茫，始願恆惴惴。或以一句奇，難割終篇累。或以一時訛，遂襲千古僞。流水必有原，登山每自地。敢云窮則工，漸覺陳可棄。美惡無定形，甘苦有獨嗜。別才吾不憑，佳句儒爲戲。魔入滄浪話，妖載瓠廬志。僞體紛莫裁，好音竟誰嗣？（右論詩。）

又《與甌北先生論詩并奉題見貽續詩鈔後》 天地有生氣，終古不能死。人受天地中，同此一氣耳。發而爲詩歌，亦是氣所使。如塗塗附非，活潑潑地是。然非讀書多，不能鞭入裏。又非作詩久，不能跳出底。不入不知苦，不出不知旨。君不禁其臣，父不傳之子。臭腐化神奇，或自妙悟始。絢爛歸平淡，必臻險絕止。經以《三百篇》，緯以《十七史》。縱以五千年，衡以九萬里。鑄出眞性情，鑿成大道理。其氣從空生，生則烏可已。忽然興會至，蠶食如有神。俄頃再眡之，一字不可存。作詩如釀酒，滋味熟則醇。改詩如煎茶，火候過難勻。豬肝累一片，雞肋戀三軍。覓得針線迹，修出斧鑿痕。不如摧燒之，當風揚其塵。餘燼合不得，死灰然無因。詩法如兵法，外陣而內屯。當知楚有材，勿謂秦無人。面具雖狡獪，即羽扇綸巾。背水固奇險，非霸上棘門。折屐者八千，有棋局酒樽。超乘者三百，無匹馬隻輪。初讀甌北詩，其詩豔於雪。再讀甌北詩，其詩鑄如鐵。久讀甌北詩，大叫乃奇絕。不待鍾嶸評，先遣匡鼎說。胸中千萬卷，始得一兩篇。腳根千萬里，始得一兩言。目中千萬世，始得一兩年。佞之可稱佛，謫亦不失仙。其詩自可傳，其詩有可刪。其詩不能學，其詩必須讀。讀詩悅我口，鈔詩脫我手。壯悔堂中無，老學庵中有。是謂讀書多，是謂作詩久。曰梅子熟矣，聞木犀香否？

又《答孟楷論詩三首》 古詩多歌謠，性情之所寓。有時天籟鳴，適與人事遇。今詩具文章，經史之所聚。豈有未讀書，便可躭佳句。自從科舉行，士爲俗學趣。橐筆名場來，束書高閣去。黠者竊取之，拙者強思慮。有集皆哀然，酬酢雜譬喻。蝸但兩角爭，貉各一邱據。或僅博醉飽，或汲致聲譽。其於古詩流，百無一得處。檜以下則哇，灌而往者釀。山川亘萬里，跋涉固宜焉。花鳥自一時，留連亦偶然。苟非卷軸氣，不結文字緣。格律有獨尙，宗派或屢遷。唐詩沿六朝，宋詩出唐賢。藝雖異工拙，學豈乏根源。私造絕妙辭，飄忽稱游仙。慣作不了語，虛空託逃禪。艱深文淺陋，鄭氏所不箋。神奇化臭腐，莊子所不詮。此詩可不作，此作必不傳。煙墨受搖襞，脈脈無能言。情景在詩中，懷抱在詩外。詩外苟無詩，情與景皆累。韻語實心聲，必非漫無爲。不入忌柄鑿，可信在區蓋。苟作者咄嗟，其盈若溝澮。強作者踟躕，其棄若菅蒯。要惟情物宏，遂閱時運泰。人或以詩傳，詩亦以人敗。即此便是學，舍是更無債。言尤擇其雅，體必裁其僞。勿受古人欺，勿徇今人愛。虛懷四海交，實下千秋淚。

王曇《煙霞萬古樓結集自序》《太元》之草成，而劉歆欲覆醬瓿；《三都》之賦出，而士衡欲蓋酒甕。同是時也，桓譚以爲絕倫，張華爲之紙貴。豈文無定體，嗜痂者有異癖，斐眇者多一目歟？李百藥曰：「文章者，性情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張融《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又曰：「文豈有常體？丈夫何至因循寄人籬下！」裴子野論文曰：「人皆成於手，吾獨成於心。」北齊祖瑩亦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哉！」讀劉勰之《雕龍》，不如通摯虞之《流別》；讀鍾嶸之《詩品》，不如追韓嬰之《傳說》。見其委海若天吳，見其原岷觴積石。統四千年之文爲一文觀，合四千年之詩爲一詩釋，而古今詩與文之正變洞然胸中矣。法律一新，如曹參守蕭何之文；旌旗一變，如光弼將子儀之軍。非謂師涓奏樂，必造新聲；徐摛作文，不拘舊體也。

孫原湘《楊遄飛詩稿序》楊生遄飛以其所爲詩請業於予，曰：「生於詩未嘗究心也，第自言其所欲言，不知何所謂格律，何所謂唐、宋。願夫子有以教我。」余告之曰：「詩主性情，有性情而後言格律。性情者，詩之主宰也；格律者，詩之皮毛也。抑揚闔闢謂之格，緩急高下謂之律，溫柔敦厚謂之性情。性情猶人之言行，格律則應對揖讓而已。絺章繡句，嚼徵含商，極其詞之工而不足以言詩者，有格律而無性情也。是非準乎公，好惡出於正，率其意之所欲言，無意求工，而其言惻惻動人者，發乎性情者也。故曰：『詩也者，之也，志之所之也。詩也者，持也，自持其心也。』必先纏綿悱惻於中，然後即事以抒其詞，假詞以抒其志，不言格律而格律存焉已。若夫唐、宋之分，係乎時代。唐之不同於宋，猶宋之不同於元、明，必斷斷焉樊唐而擬宋，是直優孟衣冠，其弊更甚於遺性情而講格律者已。今觀卷中所作，大率信心衝口，有怡然自得之趣。生第涵養其性情，充之以義理，言其所不容已於言者，即唐、宋諸名家豈有外是哉？」

宋湘《滇蹄集序》《滇蹄集》者，予出守滇中積年所作，刪而僅存者也。騷屑之音，時或不免，人竊議焉！昔人重內輕外，今則無是。予無以自解。

又《說詩八首》《三百》詩人豈有師？都成絕唱沁心脾。今人不講源頭水，祇問支流派是誰？

塗脂傅粉畫長眉，按拍循腔疾復遲。學過邯鄲多少步？可憐挨戶賣歌兒。

心源探到古人初，徵實翻空總自如。好把臭皮囊洗淨，神仙樓閣在高虛。

豫章出地勢輪囷，細草孤花亦可人。獨有五通仙杜老，各還命脈各精神。

學韓學杜學髯蘇，自是排場與衆殊。若使自家無曲子，等閒鐃鼓與笙竽。

池塘春草妙難尋，泥落空梁苦用心。若比大江流日夜，哀絲豪竹在知音。

文章絕妙有邱遲，一紙書中百首詩。正在將軍旗鼓處，忽然花雜草長時。

讀書萬卷眞須破，念佛千聲好是空。多少英雄應下淚，一生纏死筆頭中！

又《與人論東坡詩二首》縱不前賢畏後生，名山勝水本無形。唐翻晉案顏家帖，幾首唐詩守六經？

一生心醉陶彭澤，暗地師資杜少陵。畢竟要還眞面目，人豪纔是戒來僧。

又《湖居後十首》八我詩我自作，自讀還賞之。賞其寫我心，非其毛與皮。人或笑我狂，或又笑我癡。狂癡亦何辭，意得還自爲。

又《答贈李銹子孝廉黼平兼柬乃兄和甫》泰山之雲東海水，一口吸到腰腹裏。翻身散作霞滿天，元氣淋漓五色紙。

又《連日守風，吟詩度日，風又大作，又吟一首》物情相感亦相因。

又《芷灣詩話一則》今人每喜作詩，余嘗謂哭不能如老杜，歌不能如青蓮，皆可不必作詩。今人每不喜人作詩，余嘗謂東家女子不能禁西家不哭其夫，西家女子不能禁東家不喜其子，皆不必作詩。

《靈芬館詩話》卷八浙西詩家，頗涉餖飣。隨園出，而獨標性靈，天下靡然從之。然未嘗教人不讀書也。余見其插架之書，無不丹黃一過。《文選》、《唐文粹》尤所服習，朱墨圍無慮數十徧，其用心如此。承學者既樂其說之易，不復深造自得。迄今輕薄爲文者，又從而嗤點之，轉相詆病。此少陵所謂「汝曹」者也。孫伯淵觀察謂余言：「前輩何可輕議？」今之訾隨園之詩者，果能過隨園之學否，未敢遽信也。

又　國朝之詩，自乾隆三十年以來，風會一變。於時所推爲渠帥者，凡三家。其間利病，可得而言。隨園樹骨高華，賦材雄驁，四時在其筆端，百家供其漁獵，而絕足奔放，往往不免。正如鐘磬高懸，琴瑟迭奏，極其和雅，可以感動天人，協平志氣。然魚龍曼衍，黎靬眩人之戲，亦雜出其間，恐難登于夔曠之側。忠雅託足甚高，立言必雅，造次忠孝，讚頌風烈，而體骨應圖，神采或乏。辟如豐容盛鬋，副笄六珈，重簾複帳，望若天人。欲其騰光曼睩，一顧傾城，亦不可得。甌北稟有萬夫，目短一世，合銅鐵爲金銀，化神奇於臭腐，力欲度越前人，震駴凡俗。辟如阿修羅具大神通，舉足

攬海，引手摘月，能令諸天宮闕悉時震動。但恐瞿曇氏出世，作獅子吼耳！要皆各有心胸，各有詣力，善學者去其皮毛，而取其神髓可矣！

潘德輿《誦芬堂詩序》 伊古及今，勝衣童子初入塾受經，無不知詩爲性情之教；及其能爲詩也，吾惑焉。標綱宗，立壇坫，爭妍、鬬博、使氣三者而已。三者又迭爲勝負，士日攘臂于其中，未有從事于性情者。然亦有之，空靈以爲性，而不知其爲仙、佛之邪說；流動以爲情，而不知其爲聲色之醜行。詩主性情之說愈盛，而詩教亦愈敝。蓋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古之所謂性情者，吾于周詩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之圭臬也。晚近之詩，于己矜而褊，非柔惠也；于人僞而諛，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義也。二者參和而時發，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自周以來之詩，吾嘗遍衡之，合乎此，則爲詩人，雖野人婦孺，片章斷句，吾反覆而不厭；不合乎此，則非詩人，雖晉、唐名家，照耀千古者，吾亦唾斥之不顧。何也？人之性情之達于詩者，必知此乃有用而無害，虞廷「言志」、孔門「可以興」之法，實在此。後世論詩者，歧塗百出，積案盈箱，均之無用而有害，則均之可拉雜摧燒之也。余持是論久，疑信者參半。永豐郭儀霄羽可論詩獨與余合，遂一見稱莫逆。觀其人，溫溫然，侃侃然，庶幾哉柔惠且直人也！觀其詩，居家尚孝友，結友貴鯁亮，其論當官馭衆，一以剛方豈弟爲本。蓋羽可之可傳者人，而詩其餘也，然性情如羽可亦未有不能詩者。晚近以詩爲本，以人爲末，詩遂無足觀。觀羽可之詩，詩之本教灼然可明，然則羽可之詩又不可不汲汲傳諸天下。惜乎余之力不足以傳之！而羽可必屬序于此鈍拙之士，則羽可之能爲自求其性情之詩，其亦可驗于此也。

又《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絕句》 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頹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

《養一齋詩話》卷一 近人詩話之有名者，如愚山、漁洋、秋谷、竹垞、確士所著，不盡是發明第一義，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滋惑者，其隨園乎？人紛紛訾之，吾無可論矣！

又卷一〇 詩積故實，固是一病，矯之者則又曰詩本性情。予究其所謂性情者，最高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耳，其下則嘆老嗟窮，志向齷齪。其尤悖理，則荒淫狎媟之語，皆以入詩，非獨不引爲耻，且曰此吾言情之什，古之所不禁也。於虖！此豈性情也哉？吾所謂性情者，於《三百篇》取一言，曰「柔惠且直」而已，此不畏強御、不侮鰥寡之本原也。老杜云：「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直也；「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柔惠也。樂天云：「況多剛狷性，難與世同塵。」直也；「不辭爲俗吏，且欲活疲民。」柔惠也。兩公此類詩句，開卷即是，得古詩人之性情也。捨此而言性情，詩之螟螣也。「性情」二字，頗不易言，更勿誤用。

《履園談詩・總論》三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略】性靈者，即性情也。

又五 古人以詩觀風化，後人以詩寫性情。性情有中正和平、奸惡邪散之不同，詩亦有溫柔敦厚、噍殺浮僻之互異。性靈者，即性情也。沿流討源，要歸於正，詩之本教也。如全取性靈，則將以樵歌牧唱，盡爲詩人乎？須知笙鏞箏笛，俱不可廢；《國風》、《雅》、《頌》，夫子並收，總視其性情之偏正而已。

《浙西六家詩鈔》卷五 歸愚宗伯以漢、魏、盛唐之詩唱率後進，爲一時詩壇宗匠。隨園起而一變其說，專主性靈，不必師古，初學立腳未定。莫不喜新厭舊，於是《小倉山房集》，人置一編，而漢、魏、盛唐之詩，絕無挂齒。蓋其有軼羣之才，騰空之筆，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誠足傾倒一世。惟是輕薄浮蕩習氣，與《三百篇》「無邪」之旨相悖。數年來，雖聲譽折減，而詩猶膾炙人口，流弊正無底止。茲最雅正可爲圭臬者錄之，七古、七律儘有獨出冠時之作，非白非蘇，卻有先民矩矱。至於五古之合度者，不過寥寥數篇，餘則一味淺俗，無可抉擇，實於漢、魏、晉、宋人詩，未曾留意，宜其無能爲役矣。集中投贈應酬諸詩，多見才情，人皆樂於摹仿，各有抄撮。

《春草堂詩話》卷一 《隨園詩話》專主性靈，言無所謂格律，一時風氣遂爲之頹靡。獨不思《孟子》云：「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格律何可廢也。然不可泥於格律。陸放（翁）曰：「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斯言是也。

《伯山詩話後集》卷一 詩不可無性靈，亦不可專講性靈。譬如張畫一室之中，青紅紺碧，間以白描，觀者眼目一新。又如陳食几筵之上，菹醢牲牢，雜以蔬笋，食者咀含不盡。若大屏小幀盡是白描；西席東筵無非蔬笋，觀之何以生色？咀之安得有味乎？少陵「熟精《文選》理」，昌黎言「經訓乃畜畜」，東坡精於《史》、《漢》，兼通釋典，乃能擷其精華，著爲奇作。專事性

靈，豈爲篤論？

《橡坪詩話》卷四　昔人論詩，以學問、性靈缺一不可。然拈韵之際，稍有一毫見學問之心，斷無好詩。所謂：「詩有別才，非關書也。」余嘗教門弟子，借學問以養性靈則可，藉學問以汩性靈則不可。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近日論詩競推袁、蔣、趙三家，然此論雖發自袁、趙，而蔣終不以爲然也。試觀《忠雅堂集》中，於袁猶貌爲推許，趙則僅兩見，論詩亦未數及矣。【略】三家生國家全盛之時，而才情學力，俱可以挫籠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幟而起，震耀天下，此實氣運使然也。子才之詩，詩中之詞曲也。苕生之詩，詩中之散文也。雲松之詩，詩中之駢體也。子才如佳果，苕生如佳穀，雲松如佳肴。子才學楊誠齋而參以白傅，苕生學黃山谷而參以韓、蘇，竹垞，雲松學蘇、陸而參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論，子才學前人而出以靈活，有纖佻之病；苕生學前人而出以堅銳，有粗露之病；雲松學前人而出以整麗，有冗雜之病。《雨村詩話》以三人皆學宋人，意頗不滿。而又推袁爲天授，蔣不及趙，殆因蔣詩不數己，遂有意抑之與？曩嘗倣敖器之《詩評》，評本朝詩人，有曰：「子才如畫舫搖湖，蕩人心目；苕生如劍仙躍馬，所向無前；雲松如吳、越錦機，力翻新樣。」見者以爲切中。【略】三家兼有放翁以下諸人之長，雖醞釀之功未極深厚，然已如天外三峰，躋攀不易矣。子才筆巧，故描寫得出；苕生氣傑，故撐架得住；雲松典贍，故鋪張得工。然描寫而少渾涵，撐架而少磨礱，鋪張而少鎔裁，故皆未爲極詣也。讀三家之詩，巧麗者愛子才，樸健者愛苕生，宏博者愛雲松，取其長而棄其短，是在善讀者。

《小清華園詩談》卷上　何謂性情？曰：詩以道性情，未有性情不正而能吐勸懲之辭者。《三百篇》中，其性情亦甚不一，而總歸於無邪，故雖里巷之歌謠，皆可爲萬世之典訓。自時厥後，以代而衰，遂至流爲放闢邪侈而不可止。間有賢者崛起其間，各樹騷壇之幟，而往往不能無偏倚駁雜之弊。

《達觀堂詩話》卷一　袁太史論詩專主性靈，蓋原先儒詩本性情及詩以理性情之指，非徒逞其臆見，翻盡前人窠臼，謂不必分界限、局朝代也。其天分極高，自負書爲前世讀，故其視記誦詞章直同兒戲。早歲登科，外用非其初志，觀其心中念念不捨「翰林」兩字可知也。脫身塵鞅，銳意以詩名世，又宏獎風流，延接聲氣，故蔚然爲一時冠。詩話中所指列，不爲矯激詭隨，此其所長也。

又卷四　隨園論某人之詩，「甚清老，頗有工夫。然非之無可非，刺之無可刺，選之無可選，摘之無可摘。孔子稱『剛毅木訥近仁』，某詩只得一『木』字。」此一段議論，實足爲老學究破除癥結，爲後人度盡金針。蓋胸中無至理奇情，筆下少靈情活相，只辦得按律循聲，四平八穩，究如木馬泥牛，全無動人處。無怪閱者之思卧也。推之文字，無不然。

《淄陽詩話初集》卷四　古人作詩，即景生情，不事塗擇。後之學者，於古人之情事茫然，但於對仗詞藻求之，故藻繪工而性情薄。

《小滄浪詩話》卷一　詩本性情，人皆知之。性情之必出以正，必出以深厚，尤不可不加之意也。

吳雷發《說詩菅蒯》　詩本性情，固不可強，亦不必強。近見論詩者，或以悲秋過甚爲非，且謂喜怒哀樂，俱宜中節。不知此乃講道學，不是論詩。詩人萬種苦心，不得已而寓之於詩。詩中所謂悲愁，尚不敵其胸中所有也。《三百篇》中豈無哀怨動人者？乃謂忠臣孝子、貞夫節婦之反過甚乎？金罍兕觥，固是能節情處，然惟懷人則然。若乃處悲愁之境，何嘗不可一往情深？

《射鷹樓詩話》卷四　江都焦里堂孝廉循論詩云：「詩之難，同於文，而其體則異，眼前之景，意中之情，以聲韻形容之，遂若人人所不能道，而實人人所共知。吾不計其爲《三百篇》，爲漢、魏，爲初、盛、中、晚，爲西昆，爲江西，爲四靈，爲七子，惟本其志以爲詩，不剿襲，不堆垛，皆可以陳風而論世。若無性情，無景物，以交游聲氣供其諂諛，爲攀附之緣，吾無取乎爾也！」

陳僅《竹林答問》　詩本性情，古無所謂「性靈」之說也。《尚書》：「詩言志。」《詩序》：「詩發乎情，止乎禮義。」《文賦》：「詩緣情而綺靡。」有情然後有詩。其言性情者，源流之謂，而不可謂詩言性也。「性靈」之說，起於近世，苦情之有閑，而創爲高論以自便，舉一切紀律防維之具而胥潰之，號於衆曰：「此吾之性靈然也。」無識者亦樂於自便，而靡然從之。嗚呼！以此言情，不幾於近溪、心隱之心學乎？夫聖人之定詩也，將閑其情以返諸性，俾不至蕩而無所歸。今之言詩者，知情之不可蕩而無所歸，亦知徒性之不可以說詩也，遂以「靈」字附益之，而後知覺、運動、聲色、貨利，凡足供其猖狂

恣肆者，皆歸之於性靈，而性亡，而性靈亦亡。是故聖道貴實，自釋氏遁而入虛無，遂爲吾道之賊。詩人主情，彼蕩而言性靈者，亦詩之賊而已矣！

又　問：前人論詩有性靈、學力二種，敢問何謂性靈？　性靈，即性分也。學詩者有天資穎悟，出手便高者，是性分中宿世靈根。摩詰所謂「宿世本詞客，前身應畫師」，滄浪所謂「詩有別趣」，此種人學詩最易。然往往缺於學術，轉至自誤。其由學力進者，多不能成家，以性情不相入也。故兩者須相輔而成。

《雅歌堂甦坪詩話》卷二　詩學自有一副才調，具於性靈。試觀古人未嘗不力學，而詩則工拙各異，則信乎才自有別，非一倚於學所能得也。

《筱園詩話》卷二　《隨園詩話》持論多無稽臆說，所謂佞口也。如謂律詩如圍棋，古詩如象棋，作古體不過兩日，可得佳構。作律體，反十日不成一首。是視律難於古也。渠意謂古詩無平仄對偶，法度甚寬，故以律詩爲難。而不知古詩有平仄、有對偶，其法倍嚴，特非袁、趙輩所可夢見耳。又謂：詩亦如物，刀鋒貴薄，刀背貴厚。古人杜陵似厚，太白似薄；玉溪似厚，飛卿似薄。並傳千載，何今人論詩貴厚賤薄耶？而不知詩非物比，以厚爲貴，絕無貴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詩厚，太白、飛卿，其詩亦厚。自來詩家，無以薄傳者。渠意以色澤詞藻之濃爲厚，清者爲薄。不知詩之厚，在神骨意味，不在外面之色澤詞藻也。又覽《聲調譜》而失笑，謂詩爲天地元音，不必拘調，少陵、右丞七古，有平仄協諧如律者。韓文公有七字俱平俱仄者，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繩之也。不知《聲調譜》所論平仄即天地元音，唐、宋大家無一不合，唐、宋詩人無一不知，非自然元音，豈能兩朝之人皆暗合耶？迨元、明詩人，始有知、有不知者。其傳未顯。阮亭得之於錢牧齋尚書，而秋谷則聞於阮亭，又聞於海虞馮氏者也。其中各大家、名家詩俱備，無不合符，故天下遵以爲式，非王、趙之私論也。凡轉韻七古，不戒律句。高、岑、王、李、元、白之七古協律者，轉韻詩也。押仄韻七古，亦不忌律句。工部七古協律者，押仄韻及轉韻詩也。惟押平韻一韻到底七古，始不可攙入律句。下句以四仄三平爲式，如「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之類是也。上句落尾仄字，須參用上、去、入三音，亦指平韻七古言之。至七平七仄句法，原非所忌，時可攙用，以見變化。如義山《韓碑》句「帝得聖相相曰度」，七仄也；「封狼生貙貙生貔」，七平也。譜中方援引以爲例。子才豈未之見，何反以之爲議耶？大抵子才心粗氣浮，譜中所云，尚多不解，惟耳食四仄三平一言，惡其例嚴，不便於己，遂輕詆訾，亦不知其專爲平韻七古立法也。學者付之一笑，勿爲所惑可矣！

又　趙雲松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爲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爲自然，尖酸佻巧爲聰明，諧謔游戲爲風趣，粗惡頹放爲雄豪，輕薄卑靡爲天眞，淫穢浪蕩爲豔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雲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於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即是詩句。稍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爲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於彼教自雄，誠爲捷徑矣。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爲梗。【略】袁、趙二家之爲詩魔，較前明鍾、譚，南宋江湖、九僧、四靈、江西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實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也。

朱克敬《瞑庵雜識》　隨園詩學香山而加以新巧，兼有公安、竟陵之長，亦兼有兩家之弊。然袁詩言情，實有獨至之處，如《送女還吳》云：【略】婉轉眞摯，香山不能過也。

又《儒林瑣記》　爲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偏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載贄，以得見爲幸。高麗、琉球爭購其詩。身後聲名頗減，學者以爲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枚死後毀者日起，因復刻印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名其詩曰《推袁集》，後乃更今名。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　浙江錢塘袁簡齋先生（枚）《隨園全集》及身而傳，風行海內外，久而彌顯。毀之者則復極口排詆，不遺餘力。下士雙瞳如豆，案頭十三經尚未卒業，何有集部大觀？耳食斯傳，羣相詫告，以爲隨園蔑棄儒先，乖僻悖道，詩文卑陋，亦無足觀。少年子弟一閱是集，必將壞其心術，日趨浮薄，雖拉雜堆燒之可也。且同治間湘鄉曾文正公嘗擬首先條奏銷燬其版云云。余聞之駭愕殊甚，疑其語有因。爰考文正全集，都無是論，且加推許。想必別家有爲是言，而傳者謬以文正當之也。

又　先師同安曾廉亭先生(諱士玉，同治癸酉舉人)，嘗從容數說《小倉山房詩集》出，後世之雕蟲家宗向隨園，更有甚於八股朋友之依附朱子。因作《初月樓》(宜興吳德旋著)語曰：「我自心欽姚惜抱，拜袁揖趙讓時賢。」蓋有爲之言也。平心論之，《小倉山房詩》雖間有俳體，而可學之章隨在皆有。學而不善，乃學者之流弊耳。豈獨隨園，《風》、《雅》、《騷》、《選》，李、杜、白、蘇，應聲牛毛，繼聲麟角，正不知貽誤多少後生！又豈古作者當時所能料及？若夫獲益，則仍學子自爲，未有起古作而代之爲者，亦可見矣！

又卷一〇　詩貴用意，千古不易。意本性靈，性靈恆涉議論，議論太過則體卑而氣粗，此等相因之弊，正不可不檢。

肌理派

《隨園詩話》卷三　宋人好附會名重之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獨絕千古者，轉妙在沒來歷。元微之稱少陵云：「憐渠直道當時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證二人生平所讀之書，頗不爲多，班班可考，亦從不自註此句出何書，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

又　黃允修云：「無詩轉爲讀詩忙。」方子雲云：「學荒翻得性靈詩。」劉霞裳云：「讀書久覺詩思澀。」余謂此數言，非眞讀書、眞能詩者，不能道。

又卷四　吟詩自註出處，昔人所無。歐公譏元稹註《桐柏觀碑》，言之詳矣！況詩有待于註，便非佳詩。韓門先生《蚊烟詩》十二韻，註至八行，便是蚊類書，非蚊詩也。《贈友》云：「知來匪鵲休論往，爲主如鴻喜得賓。」上句註：「《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下句註：「《孔疏》：『鴻以先至者爲主，後至者爲賓。』」作詩何苦乃爾？惟張雪子雲南典試歸，將近長安而歿，先生哭之云：「路紓雙節重，天近一星沉。」便覺清妙。又有《咏柳絮》一絕云：「沾襟撩袖自矜妍，未化爲萍絕可憐。嘆息春風竟何意？團揉無處不成綿。」

又　陸陸堂、諸襄七、汪韓門三太史，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歡。

又卷五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儘可鋪排，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于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韈綫，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據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詮癡，悞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又　詩人家數甚多，不可硜硜然域一先生之言，自以爲是，而妄薄前人。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野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言情。悱惻芬芳，非溫、李、冬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梅村不可。古人各成一家，業已傳名而去。後人不得不兼綜條貫，相題行事。雖才力筆性，各有所宜，未容勉強；然寧藏拙而不爲則可，若護其所短，而反譏人之所長，則不可。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者，謂之陋儒。范蔚宗云：「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蔣苕生太史《題隨園集》云：「古來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余雖不能當此言，而私心竊向往之。

又卷六　劉知幾云：「有才無學，如巧匠無木，不能運斤；有學無才，如愚賈操金，不能屯貨。」余以爲詩文之作意用筆，如美人之髮膚巧笑，先天也；詩文之徵文用典，如美人之衣裳首飾，後天也，至于腔調塗澤，則又是美人之裹足穿耳，其功更後矣。

又　博士賣驢，書券三紙，不見「驢」字，此古人笑好用典者之語。余以爲：用典如陳設古玩，各有攸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書舍，或宜山齋；竟有明窗淨几，以絕無一物爲佳者，孔子所謂「繪事後素」也。世家大族，夷庭高堂，不得已而隨意橫陳，愈昭名貴。暴富兒自誇其富，非所宜設而設之，置械窫於大門，設尊罍於卧寢：徒招人笑。吳西林云：「詩以意爲主，以辭采爲奴婢；苟無意思作主，則主弱奴強，雖僮指千人，喚之不動。

古人所謂詩言志，情生文，文生韻：此一定之理。今人好用典，是無志而言詩；好疊韻，是因韻而生文；好和韻，是因文而生情。兒童鬬草，雖多亦奚以爲！」

又卷一三　考據家不可與論詩。或訾余《馬嵬》詩曰：「『石壕村里夫妻別，淚比長生殿上多』，當日貴妃不死於長生殿。」余笑曰：「白香山《長恨歌》：『峨嵋山下少人行』，明皇幸蜀，何曾路過峨嵋耶？」其人語塞。然太不知考據者，亦不可與論詩。余《錢塘江懷古》云：「勸王妙選三千弩，不射江潮射汴河。」或訾之曰：「宋室都汴，不可射也。」余笑曰：「錢鏐射潮時，宋太祖未知生否，其時都汴者何人，何不一考？」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近日有巨公教人作詩，必須窮經讀注疏，然後落筆，詩乃可傳。余聞之，笑曰：且勿論建安、大曆、開府、參軍，其經學何如。只問「關關雎鳩」、「采采卷耳」，是窮何經、何注疏，得此不朽之作？陶詩獨絕千古，而「讀書不求甚解」。何不讀注疏以解之？梁昭明太子《與湘東王書》云：「夫六典、三禮，所施有地，所用有宜。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竟同《大誥》。」（按：此文實爲蕭綱所作，袁枚誤記。）此數言，振聾發聵；想當時必有迂儒曲士，以經學談詩者，故爲此語以曉之。

又卷三　不料今之詩流，有三病焉：其一，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

又卷九　王符《潛夫論》曰：「脂蠟所以明燈，太多則晦；書史所以供筆，用滯則煩。」近今崇尚考據，吟詩犯此病者尤多。趙雲松觀察嘲之云：「莫道工師善聚材，也須結構費心裁。如何絕艷芙蓉粉，亂抹無鹽臉上來？」

顧三圻《半樹齋文集序》　文之爲道，不尚於能工，而尚於可貴。俗之論者曰：「工則貴耳！」此甚不知文者也。夫使其文也，讀之而無益，雖工奚貴焉？讀之而無益而又有損，則彌工而去可貴者彌遠矣。蓋嘗持是說以求天下之文，而嘆服我友小蓮爲不可及也。小蓮之文，根源經籍，貫通體用。其爲論說也，思深見卓，理勝詞達，讀之可以決是非，定得失；其爲歌詠也，意旨精純，激揚微眇，讀之可以感興性情，扶持名教。舉凡爲文之弊，若華靡無用，詭誕不根，諛佞可鄙，與夫一切淫哇放蕩而至於無忌憚者，皆不能以一語相溷。文之可貴，莫可貴於此矣。是故小蓮誠以工文名者也，特人之名小蓮者，不過即其文之精采、鎔裁、聲律、章句之類而以爲工，且未必不因其以爲工也，而欲取彼雖工弗貴與彌工而彌弗貴者，校一日之利病短長，不知彼之所謂工，具小辨小慧即無弗能，此則惟天生英才加之實學者能之耳。故其難易明，而其貴賤自明；其貴賤明，而後小蓮之文之工乃益明。或者又謂：「小蓮年甚少，學甚力，其爲文日進而未有已。」夫工文而如小蓮，將來洵不可以限量，而其所以可貴而難能者，即此日實已造乎其極。故敢書所見以爲序，并告天下後世之知文者。

又《江鄭堂詩序》　世之論詩者，以爲有學人之詩，有詩人之詩。此大不然。詩也者，學中之一事，如其不學，無所謂詩矣。是故吾友江君鄭堂，人咸知其爲學人也，而其詩神思雋永，體骨高秀，鎔裁精當，聲律諧美，雖窮老盡氣期爲詩人者，未見其能臻此也。生平所作極富，散失幾盡，今子某始掇爲二卷。吾觀天下詩人讀《鄭堂詩》者，曉然曰：「學之所至，詩亦至焉！則詩道其興矣！」敢書斯言以爲序。

《晚晴簃詩匯》卷八二　先生生平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由以實救虛也。

宋湘《說詩八首》一　三百詩人豈有師？都成絕唱沁心脾。今人不講源頭水，祇問支流是誰？

又二　塗脂傅粉畫長眉，按拍循腔疾復遲。學過邯鄲多少步？可憐挨戶賣歌兒。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二〇　祇覺時流好尚編，並將考證入詩篇。美人香草都刪却，長短皆摩《擊壤》篇。

趙翼《論詩》　莫道工師善聚材，也須結構費心裁。如何絕艷芙蓉粉，亂抹無鹽臉上來？

潘德輿《養一齋集卷首》　詩宜痛刪改，必浮靡之音去，而眞慤之氣來。語語有用，方謂之言立。先刪詩，次刪句，次改句。眞處萬不可不留，率處萬不可不去。眞率之間不容髮，殊不易辨也，然眞則厚，率則不厚，亦不難辨耳。詩祇一字訣，曰：厚。厚必由於性情，然師法不高，烏得厚也？清贍方可學詩，遒鍊方可作詩，超雅方爲名家，渾化方爲大家。試自考來。余幼奉庭訓，讀漢、魏、李、杜詩最洽熟，杜詩尤多。未冠，先子見背。操筆學詩，苦無指授，漫然棄幼所讀者。案頭有一部《精華錄》，亦知其非絕境，

然薰染數月，遂專趨中、晚唐人，蓋劉賓客、張司業、李昌谷、溫飛卿、杜司勛、許丁卯皆其所涉歷者。已乃謂韓、蘇爲鉅觀，年少氣盛，愛爲盡言，殊自豪也。至二十六七歲，迺知以陶公爲法，於詩漸辨好醜。近四十歲，稍就確實，以杜爲宗，而精力不專，學問不廣，子美之門牆至今不能入，況堂室乎哉！使從二十歲時，常取趨庭時所讀者，朝夕研習，何至費如許轉折而不得達也。悲痛悔恨，莫甚於此。余詩逃不得一雜字，蓋命意甚妄，欲作無不有之大家，而今則並名家而不能也。此又可恨之一端也。道光九年己丑五月，四農書於養一齋。作詩三十餘年，仍有淺薄之病。專求渾求實，方有長進處。乙未六月，四農再書。詩必澹雅、渾大，乃可以示天下。

乾隆三大家

《隨園詩話》卷四　松江張夢喈之，【略】兩子興載、興鏞，皆能詩。【略】興載云：「桐鄉有程拱宇者，畫《拜袁揖趙哭蔣圖》，其人非隨園、心餘、雲松三人之詩不讀。」想亦唐時之任華、荆州之葛清耶？程字墨浦，廩膳生。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近日論詩競推袁、蔣、趙三家，然此論雖發自袁、趙，而蔣終不以爲然也。試觀《忠雅堂》集中，於袁猶貌爲推許，趙則僅兩見，論詩亦未數及矣。自明七子以後，詩多僞體、僻體。牧齋遠法韓、蘇，目空一代，然如危素之文，動多詭氣。梅村、漁洋、愚山、獨漉諸公，雖各擅勝場，而才力不能大開生面。三家生國家全盛之時，而才情學力，俱可以挫籠今古，自成一家，遂各拔幟而起，震耀天下，此實氣運使然也。子才之詩，詩中之詞曲也。苕生之詩，詩中之散文也。雲松之詩，詩中之駢體也。子才如佳果，苕生如佳穀，雲松如佳肴。子才學楊誠齋而參以白傅，苕生學黄山谷而參以韓、蘇，竹垞，雲松學蘇、陸而參以梅村、初白。平心而論，子才學前人而出以靈活，有纖佻之病；苕生學前人而出以堅銳，有粗露之病；雲松學前人而出以整麗，有冗雜之病。《雨村詩話》以三人皆學宋人，意頗不滿。而又推袁爲天授，蔣不及趙，殆因蔣詩不數己，遂有意抑之與？曩嘗倣敖器之《詩評》，評本朝詩人，有曰：「子才如畫舫搖湖，蕩人心目；苕生如劍仙躍馬，所向無前；雲松如吳、越錦機，力翻新樣。」見者以爲切中。詩文至南宋後，文章一大轉關也。就詩而論，雖放翁以悲壯勝，遺山以沉雄勝，道園以老潔勝，鐵崖以奇麗勝，青丘以爽朗勝，西崖以清峭勝，究不逮李、杜、韓、白、歐、蘇，黄之全而神，大而化，況他人乎？「詩到蘇黄盡」，眞篤論也。漁洋自謂放翁、遺山可以企及，由今觀之，修飾有餘，才情不足。竹垞與漁洋齊名，《談龍錄》譏其貪多。其實竹垞之詩文高在典雅，而皆欠深入。三家兼有放翁以下諸人之長，雖醞釀之功未極深厚，然已如天外三峰，躋攀不易矣！子才筆巧，故描寫得出。苕生氣傑，故撐架得住。雲松典贍，故鋪張得工。然描寫而少渾涵，撐架而少磨礱，鋪張而少鎔裁，故皆未爲極詣也。讀三家之詩，巧麗者愛子才，樸健者愛苕生，宏博者愛雲松，取其長而棄其短，是在善讀者。

又《三家餘論》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第六首，忽作曠達語，彌覺沉痛難爲懷，而文勢亦倍深曲矣。五古如太白「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少陵「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等句，當從此等脱胎。子才仿《贈白馬》詩，祇知蟬聯而下，略無紆折，似全不知古人妙處。蔣、趙五古，亦罕能於此着眼學古人也。七古如少陵「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游魂歸不得」，昌黎「將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盧陵「耳目所及尚如此，萬里安能制夷狄」，東坡「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豈必皆神仙」，山谷「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放翁「亦知興廢古來有，但恨不見秦先亡」等句，皆古人妙處。三家富於才調，此等伸縮轉換之妙，似未曾領取也。高青丘「此時何暇化明光？去照逃亡萬家屋」，「當時不識顏平原，豈復知有張睢陽」，妙亦不減古人。五律之妙，少陵之後，李義山最爲擅場。袁、趙力求新巧，去少陵甚遠。苕生《河口夜泊》等作，尚有少陵之遺，氣格更勝義山也。七律亦以少陵《諸將五首》爲極則，義山、放翁、遺山爲嗣音，本朝唯梅村、竹垞間有少陵風格，三家則皆無之。（學義山宜去其浮豔，學放翁宜去其滑碎。）子才長排如《禹陵》、《孝陵》、《盧山》、《王文成紀功碑》，雖錯綜變化不及少陵，以視元、白、竹垞，則勝之矣！蔣、趙未能鼎峙也。絶句詩，蔣、趙皆宋音，然蔣猶挺拔，趙則諧俗。袁雖間學唐人，亦少雅音。蓋此體自龍標、嘉州、夢得、樊川後，唯薩雁門、王漁洋堪接跡也。

同治《鉛山縣志・蔣士銓傳》　其論詩大旨，首戒蹈襲，分門戶、講聲

病，以王、李、鍾、譚爲惡趣，至新城則優孟視之。錢塘袁枚、陽湖趙翼先後與士銓同館，彼此心相契，名亦相埒，時有「袁、蔣、趙」之稱。然雲崧自謂第三人，子才固籠罩一切，而文章出於氣節，至今猶景仰藏園。其寫忠節事，運龍門紀傳體於古樂府音節中，詳明賅洽，仍自伸縮變化，則尤爲獨開生面，前無古人。

羅以智《詩苑雅談》《忠雅堂集》中，古體詩氣骨沈雄，且得古樂府遺意，袁、趙俱不逮也。

《白雨齋詞話》卷八　趙、蔣詩不如袁：《小倉山房集》，佳者尚可得百首。《忠雅堂詩》、《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脚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近人儻於其名，以耳代目。彼不知駝峰、熊掌爲何物，宜其如鴟之嚇腐鼠也。哀哉！

又　袁、趙、蔣詩無可貴：袁、趙、蔣盛負時名，而其詩實無可貴。洪稚存、吳穀人等詩，愈趨愈下，儘可不觀。無足深論。

《問花樓詩話》卷三　先廣文嘗言：「長江、大河，泥沙俱下，不似井泉清潔。讀古大家集，須存此見。」近日譚者於袁、蔣、趙三家各有微辭，然鉛山雄直，甌北排奡，隨園舌如蓮、筆如劍，皆能於嶺南、江左諸家而外，獨開門戶者也。

《椽坪詩話》卷一〇　苕生七律，超逸不如子才，健技不如甌北，而俊爽之氣，撲人眉宇，二公亦不如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　昔有友人論及乾隆中詩人，推袁、蔣、趙爲三大家，顧毀譽各半，迄無定評。適姚君春木在座，言隨園出入誠齋，放翁二家，而善於變化。藏園以山谷爲宗，而排奡過之。甌北學蘇而離形脫貌，獨出心裁。其氣概皆足牢籠一切，惟去唐音尚遠。少陵云：「老去漸於詩律細。」「細」之一字，概似未聞。蓋未能斂才就範，是故能詩而不能詞。余於詩無所解，未敢置喙，然博雅敏給如三家，後人正未易及。心畬太史頗以工詞稱，惜所著《銅絃詞》，時雜以詩句、曲句，王氏《詞綜》祇選三闋而已。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自袁、趙、蔣三家同起，舉世風靡，詩體一變，爲講格律者所集矢。

《清史列傳・蔣士銓傳》　與袁枚、趙翼稱「袁、蔣、趙三家」。枚嘗以第一人自命，而以第二位置士銓。然論者謂袁詩多可驚可喜，蔣詩則多可味，不能軒輊。

李漁叔《魚千里齋隨筆》　稍後以袁、趙、蔣爲較著，隨園風致流美，失之于佻；雲崧體貌清雄，失之于獷；苕生較深切，然爲之固未至也。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　蔣（心餘）趙（甌北）聯翩屬繼聲，鍾山充隱狎齊盟；平泉夜集春風座，翠煖珠香侈性情。（袁簡齋《隨園詩》）

《雪橋詩話》卷三　湘潭歐陽玏甫《與羅秋浦書》，謂袁、蔣、趙才力甚富，不屑諫以就法，故多淺直俚諢之病，不能及古而見喜於流俗。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乾隆盛時，袁、趙、蔣三家自爲標榜。【略】三家同時，如武進黃仲則（景仁）、遂寧張船山（問陶）、陽湖洪稚存（亮吉）皆摩肩而過，力可與之抗衡者也。其稱三家不過常相倡和，如元之於白云爾，非盡當時之詩人而有此三家。余志學後，始購閱三家之詩，於袁則愛其七言律、絕，於趙則愛其五言古、七言律，於蔣則愛其五、七言古。袁之詞旨爽脆；趙之筆趣跳盪，殊覺開拓心胸，一讀一快；蔣雖不及袁、趙之大，細按之其規模較好可，無袁、趙流弊。是知既讀袁、趙詩者，不可不兼讀蔣詩也。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乾隆全盛時，所謂袁（枚）、蔣（士銓）、趙（執信？）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嚮邇。

《清稗類鈔・文學類・袁趙蔣詩齊名》　袁子才大令、趙雲松觀察、蔣苕生太史三人之詩，齊名於一時。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之，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其詩云：「平生服膺祇有兩，江左袁公江右蔣。【略】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瓣香袁、趙，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

秀水詩派　南郭五子

畢沅《丁辛老屋集序》　（王又曾）於漢魏六朝及唐、宋諸家外能融匯變化，自成一家，取材於衆所不經見，用意於前人所未發，尤又曾所獨到云。

阮元《兩浙輶軒錄補遺》　汪嘉穀曰：偶圃本李氏子，幼育於朱，從其

姓。官高安三年，【略】好事者爲叙其政績，徵詩紀事曰《天池集》。家貧甚，無子，有一妾，能守志以歿。

又　俞寶華曰：偶圃爲錢蘀石侍郎、王穀原比部諸公至友。詩入侍郎所定《十一家英華集》中，惜其稿存覃溪翁學士處，不能遠覓，僅存此首。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桐鄉汪珊立太守筠少與祝豫堂、錢蘀石、王穀原結詩社。

《晚晴簃詩匯》卷七五　豫堂與錢蘀石、王受銘、朱偶圃、陳乳巢，號「南郭五子」。詩宗西江，而去其生澀；宏肆類竹垞，雅潔儷秋錦；至其凌轢波濤、穿穴險固，獨往獨來，自成馨逸，有拔戟劘壘於兩家之外者。詩稿初經王蘭泉侍郎點定，後至道光間，其曾孫子虔官畿輔，始乞朱小雲觀察删存二卷，與明甫孝廉《西澗詩鈔》同時付刻，蓋尚非全帙也。

又卷八一　蘀石齋論詩，取徑西江，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奧折，用意必深微，用筆必拗折，用字必古艷，力追險澀，絕去筆墨畦逕。金檜門總憲名輩較先，論詩與相合；而萬循初孝廉光泰、王髮原刑部又曾、祝豫堂典籍維誥、汪康古吏部孟鋗、豐玉孝廉仲鈖相與酬唱，皆力求深造，不墮恆軌，一時遂有「秀水派」之目。繼其後者，蘀石子百泉編修世錫，豫堂子明甫孝廉嘉，穀原子秋塍大令，復各能尊其家學。蘀石集中，君親師友，惓惓不渝，其于萬、王、祝、汪諸君，死生離合，必見于詩，蓋溫柔敦厚發爲心聲，固自有其本也。

金蓉鏡《論詩絕句寄李審言》自注　竹垞不喜涪翁，先公（金德瑛）首學涪翁，遂變秀水派。蘀石（錢載）、梓廬（朱休度）、柘坡（萬光泰）、丁辛（王又曾）、襄七（諸錦）皆以生硬爲宗。

吳中七子

《隨園詩話》卷五　吳中七子，有趙損之而無張少華，二人交好，忽中道不終，都向余嘖嘖有言，而余亦不能爲兩家騎驛也。未十年，張一第而卒，趙亦殉難金川。史彌遠云：「早知泡影須臾事，悔把恩仇抵死分。」信哉！少華《蘇堤》三首，云：「拍隄新漲碧于羅，隄上遊人連臂歌。笑指紛紛水楊柳，那枝眠起得春多？」「碧琉璃淨夜雲輕，簫管無聲露氣清。好是柳陰花影裏，月華如水踏莎行。」「沙棠銜尾按箏琶，鄰舫停橈靜不譁。雲母窗中雙髻影，亭亭低映小紅紗。」《消夏》云：「水厄不辭茶七碗，火攻愁對燭三條。」

又卷一〇　吳中七子中，趙文哲損之詩筆最健。丁丑召試，與吳竹嶼同集隨園，愛誦余「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一聯。後從溫將軍征金川，死難軍中。

《湖海詩傳》卷三一《蒲褐山房詩話》　康古曾祖晉賢先生讀書好友，建裘杼樓以貯圖史，有華及堂以延賓客，故子孫皆好學能文。而康古與都御史金公德瑛親戚，得其指教者多。又與萬孝廉光泰、王西曹又曾、錢少宗伯載相劘切，大抵叢書稗說，考核精詳，翹然自異於衆。與其弟仲鈖，咸以詩名江、浙。【略】康古又通內典。乾隆癸未，上欲删正《續藏經》，劉文正公屬予與康古任之，考訂去取，俱稱上旨。兼精術數，自謂壽命不過五旬，屆時而卒。子如藻、如洋皆從予問業。

《梧門詩話》卷六　王西莊嘗語人曰：「今日江左詩人，當以趙損之爲第一。予與吳企晉、王琴德、曹來殷皆弗如。」此論蓋自予創之，惟三君亦以爲然。而世之人或未之知也。其推重如此。損之自訂《婞雅堂集》，皆未入官時所作，較《娵隅集》蒼老不及，而標格過之，【略】風流倜儻，後乃殉木果木之難。才人固未可量也。損之名文哲，別號璞函。歿贈光祿寺少卿。

《羣雅集》卷一　文慤【略】門下士如王光祿鳴盛、司寇昶、錢宮詹大昕、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俱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文慤彙其詩，刻《吳中七子集》。外裔土酋爭爲購求，視正、嘉前後七子、江左十五子、佳山六子、燕臺十子有過之無不及也。

又卷五　竹汀研精經史，制行純粹，近之顧寧人、朱竹垞也。予嘗謁於紫陽書院，質疑問難，明析指陳，直探本原，宜爲海內學者所宗。嘗語予曰：「文慤門下僅予與西沚、述庵三人耳！」予呈詩有「重過論文地，斜陽舊酒壚」之句。先生閱之，輒太息靡已。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四引《郎潛紀聞》　歸愚尚書主吳下壇坫時，門下士王光祿鳴盛、錢詹事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彙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談宗派者，至

今稱頌。康祺以爲就今日論之，師徒著述強半流傳，二王、錢、曹諸公，其才學實出歸愚上，而在當時則陶成獎借，尚書未必無功。世之身負達尊，有氣力足以庇士者，其亦留心雅道，收桃李門牆之效哉。（成就人才，挽回世運，是當今第一事業。一命已上，均有此責，但爲史書附傳、學案淵源起見，猶淺論也。）

《筱園詩話》卷二 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蓮子居詞話》卷四 江左七子，吳舍人（泰來）、趙農部（文哲）尤工詞。而王少司寇（昶），晚續竹垞《詞綜》之刻，俾枯槁憔悴之士，垂聲藝苑，洵不朽盛事也。吳中擅詞學者，如朱上舍（昂）、施明府（源）、沈進士（清瑞）、吳茂才（翊鳳），各自名家，瓣香南渡，俱卓然可傳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是時，沈尚書歸愚爲紫陽院長，選先生及王光祿鳳喈、吳舍人企晉、錢少詹曉徵、贈光祿寺少卿趙升之、曹學士來殷、上海黃芳亭、泌陽令黃文蓮七人詩，稱爲「吳中七子」。流傳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見而心折，附番舶上書於沈尚書，又每人各寄相憶詩一首，一時傳爲藝林盛事。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懷舊集》 光祿詩在七子之列，規橫唐人，句斟字酌。中年旁涉兩宋。晚歲務爲綿密，時近《西崑》，風格又一變矣！

又卷二一引《石谿舫詩話》 升之先生詩清而不佻，華而不縟，壯而不粗，哀而不激。七子中，自述庵師而外，無其匹也。

又引夢麟云 損之綺歲即有盛名于吳會間。常撰《毛詩辨論》數十篇，博而能精，多東來、華谷、貴與諸家所未發，洵乎爲湛深經術之士。

朱克敬《儒林瑣記》 錢大昕【略】少從沈德潛學詩，爲「吳中七子」之冠。後乃博覽經籍，通究諸學，旁及律曆、算法、蟲魚箋解，莫不考訂。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王西沚謂吳中七子，當以損之爲第一。企晉遜其遒，琴德遜其雄，來殷遜其清快，而洪北江極不謂然。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升之長於古體。黔、滇塗中所作，尤爲奇詭，多前人所未道。少時與王西莊、吳竹嶼、王蘭泉、黃芳亭、錢竹汀、曹習菴相唱和，人稱「七子」。詩傳至日本，其國相高棟爲七律，人贈一章，寄估舶以達，人艷稱之。

王培荀《聽雨樓隨筆》 王蘭泉先生昶受業沈歸愚之門，與趙璞函文哲共事軍營。璞函爲「吳中七子」之冠，詩筆矯健。蘭泉從軍以後始變而險峭。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香樹歸愚兩大老，來殷企晉七名家。松陵選本唐臨帖，蒲褐談詩翦綵花。

毗陵七子

《吳會英才集》卷一二 楊進士博極羣書，早傳聲譽，與孫淵如、洪稚存、徐尚之輩倡酬最富。曩以長律見寄秦中，逸氣橫流，才思煥發。惜以關河間阻，未見其人。邇年主講漢江，公餘談讌，出觀所著《杜詩鏡銓》一書，知其得力於少陵者深矣！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趙懷玉【略】工詩，與同里孫淵如、洪稚存、黃仲則並稱孫、洪、黃、趙。

《國朝正雅集》卷三四引《寄心盦詩話》 味辛司馬詩不隨俗流，當時洪、孫、黃齊名於時，而不列味辛。惲子居謂其文不惑於貴勢，不牽於友朋，硜硜自立，不厭不倦，誠哉是言也。

《洪北江先生年譜》 乾隆三十九年，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孫、黃、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里中號爲七子。

龔慶《冶城遺集跋》（孫星衍）與同里知名士游，爲毗陵七子之冠。

《粟香二筆》卷四 乾、嘉時，常州有「七子」之目，爲呂星垣叔訥、孫星衍淵如、洪亮吉稚存、楊倫西穌、黃景仁仲則、趙懷玉億孫、徐書受尚之也。七子中，孫、洪、黃、趙著述風傳海內，呂有《白雲草堂詩文鈔》，徐有《敎經堂集》，均已刊行。惟楊西穌先生《九柏山房集》無傳。近見鈔本詩稿十六卷，爲味辛先生評選，蓋未刊而僅存者。【略】所著有《杜詩鏡詮》一書，頗行於時，亦見其得力於浣花也。先生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後宰廣西荔浦縣，卒於官。志稱其勤聽斷，釋株累，起廢修壞，所至有聲。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八 北江幼孤，母蔣大宜人教之讀，績學高才，與同里孫淵如、黃仲則、趙味辛、楊西禾、呂星垣、徐尚之唱和，稱爲「七子」。

又有孫洪、洪黃之稱。平生雅嗜遊覽，足跡遍吳、越、楚、黔、游嵩、華、黃山，皆登絕壁題名。於經傳訓詁、地理沿革，靡不精研。詩有眞氣，亦有奇氣，嘗仿鍾嶸《詩品》評騭同時名家之詩。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迴旋。」蓋詩如其人，固自知之矣！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洪（稚存）、孫（淵如）並稱，以考據也；洪（稚存）、黃（仲則）並稱，以詞章也。平心論之，稚存之古近詩雖不及仲則，稚存之駢散文確已過淵如。」

常州詞派

張惠言《詞選・自序》　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採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爲之，或跌蕩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爲雕琢曼辭而已。

董士錫《周保緒詞敘》　士不能出其懷，持以正於世，不得已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發而爲文，以見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尚矣。故曰：「君子之道，修身以待命，正也；怨，非正也。」雖然，將抑其情而不予之遂邪？抑之不已，其氣慘黷而不舒，其體屈撓而不寧，而偏激躁矜之疾生。故君子之道，不引乎情，不可以率乎禮，蓋及其治心澤之學既大成，其幾微過中之情固可以漸而化之。然則吾徒頫仰一世，感慨人己，情之所發，跌蕩往反，固所不能自已者也。周子保緒工於詞，隱其志意，耑於比興，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悕，故依喻深至，溫良可風。

張琦《重刻本詞選序》　嘉慶二年，余與先兄皋文先生同館歙金氏，金氏諸生好填詞。先兄以爲詞雖小道，失其傳且數百年。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毀。窈宦不闢，門戶卒迷。乃與余校錄唐、宋詞四十四家，凡一百六十首，爲二卷，以示金生，金生刊之。

又《續詞選序》　《詞選》之刻，多有病其太嚴者，擬續選而未果。今夏，外孫董毅子遠來署，携有錄本，適愜我心，爰序而刊之，亦先兄之志也。

金應珪《詞選・後序》　近世爲詞，厥有三蔽：義非宋玉，而獨賦蓬髮；諫謝淳于，而唯陳履舄。揣摩床笫，污穢中冓，是謂淫詞。其蔽一也。猛起奮末，分言析字。詼嘲則俳優之末流，叫嘯則市儈之盛氣。此猶巴人振喉以和陽春，黽蜮怒嗌以調疏越，是謂鄙詞。其蔽二也。規模物類，依托歌舞，哀樂不衷其性，慮歎無與乎情。連章累篇，義不出乎花鳥，感物指事，理不外乎酬應。雖既雅而不艷，斯有句而無章，是謂游詞。其蔽三也。

張百禩《重刻詞選序》　丙申之夏，六月徂署，影槧武進張先生《詞選》既卒業，未嘗不廢書三歎曰：「烏虖！詩教之亡久矣！所恃以扶翼風軌者，獨詩餘而已。詩餘之潰又久矣！所恃以彌綸雅詣者獨《詞選》而已。【略】天牖皋文，載揚絕詣，抽忠孝於金粉之藪，遇君父於幽怨之天，於是《詞選》一書，秘籥斯啟。曠代綿邈，萬流仰鏡，俾鴻毛之質，重於岱宗；漆室之苣，炯於華晝。後有作者，曷敢懺茲讜決乎！

鄭善長《詞選附錄序》　《詞選》刻既成，余謂張子，詞學衰且數百年，今世作者，寧有其人耶？張子爲言其友七人者，曰惲子居、丁若士、錢黃山、左仲甫、李申耆、陸祁生、黃仲則。各誦其詞數章，曰：「此幾於古矣。」余以爲當今海內之士，有能爲詞者不止此七人，七人者之詞不止此數章，然要以後世必傳此七人者之詞，其有繼起而選者，必不遺此數章則可知已矣！因比而錄之，蓋以張子之詞爲九家。金子彥朗甫者，學於張子，爲詞有師法，又次錄焉！嗚呼，諸君子之於古也，則既不謬矣！余之所爲，其不謬於諸君子否耶？聊著數章，以自考焉。凡爲一卷，附《詞選》之後。

陸繼輅《冶秋館詞序》　僕年二十有一始學爲詞，則取鄉先生之詞讀之。迦陵《彈指》，世所稱學蘇、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稱學秦、柳者也。已而讀蘇、辛之詞，則殊不然。已而讀秦、柳之詞，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質先友張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雖然，詞故無所爲蘇、辛、秦、柳也。自分蘇、辛、秦、柳爲界而詞乃衰。且子學詩之日久矣！唐之詩人四傑爲一家，元、白爲一家，張、王爲一家，此氣格之偶相似者也。家始大於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於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務求其意而已矣。許氏

云：「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凡文辭皆然，而詞尤有然者。僕乃益取溫庭筠、韋莊以至王沂孫、張炎數十家讀之，微窺其所以不能已於言之故。而同時又有皋文之弟宛鄰及左杏莊、惲子居、錢季重、李申耆、丁若士、家劭文相與引伸張氏之說，於是盡發溫庭筠、韋莊、王沂孫、張炎之覆，而金、元以來俚詞、淫詞叫囂蕩佚之習一洗空之，吾鄉之詞始彬彬盛矣。自是二十餘年，周伯恬、魏曾容、蔣小松、董晉卿、周保緒、趙樹冊、錢申甫、楊劭起、董子詵、董方立、管樹荃、方彥聞又十數輩，皆溺苦爲之，其指益深遠，而言亦益文，駸駸乎駕張氏而上。而倡之者，則張氏一人之力也。僕既好持張氏之說以繩天下之詞，鮮所當意。

周濟《詞辨序》 余年十六學爲詞，甲子始識武進董晉卿。晉卿年少於余，而其詞纏綿往復，窮高極深，異乎平時所仿效，心向慕不能已。晉卿爲詞，師其舅氏張皋文、翰風兄弟。二張輯《詞選》而序之，以爲詞者，意內而言外，變風、騷人之遺，其叙文旨深詞約，淵乎登古作者之堂而進退之矣。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予遂受法晉卿。已而造詣日以異，論說亦互相短長。晉卿初好玉田，余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余不喜清眞，而晉卿推其沉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晉卿益厭玉田，而余遂篤好清眞。既予以少游多庸格，爲淺鈍者所易托，白石疏放，醞釀不深；而晉卿深深詆竹山粗鄙。牴牾又一年，予始薄竹山，然終不能好少游也。其後晉卿遠在中州，余客授吳淞，弟子田生端學爲詞，因欲次第古人之作，辨其是非，與二張、董氏各存崖略，庶几他日有所觀省！

又 夫人感物而動，興之所託，未必皆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乘繆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苟責焉。後世之樂，去詩遠矣，詞最近之，是故入人爲深，感人爲遠，往往流連反復，有平矜釋躁，懲忿窒欲，敦薄寬鄙之功。南唐後主以下，雖駿快馳騖，豪宕感激，稍稍漓矣。然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厲剽悍之習，抑亦正聲之次也。

又《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夫詞，非寄托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必達，閱載千百，聲效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叙平淡，摹繪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眞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略】文人卑塡詞爲小道，未有以全力注之者。其實專精一二年，便可卓然成家。若厭難取易，雖畢生馳逐，費烟楮耳！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自悼冥行之艱，遂慮問津之誤，不揣輓陋，爲察察言。退蘇進辛，糾彈姜、張，剟刺陳、史，芟夷盧、高，皆足駭世。由中之誠，豈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誠矣！

又《介存齋論詞雜著》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己餓，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想高揖溫、韋，不亦恥乎！

又 初學詞求有寄托，有寄托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托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

又 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潘祖蔭《宋四家詞選序》 近世論詞，張氏《詞選》稱極善。止庵《詞辨》亦懲時俗昌狂雕琢之習，與董晉卿輩同期復古，意仍張氏，言不苟同，季玉叔父曾序而刊之。此卷晚出，抉擇益精。止庵負經濟偉略，復寄情於藝事，進退古人，妙具心得，忠愛之作，尤深流連，宜南樵珍獲如是。

潘曾瑋《周氏詞辨序》 余向讀張氏《詞選》，喜其於源流正變之故，多深造自得之言。張氏之言曰：「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繫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竊嘗觀其去取次第之所在，大要懲猖狂雕琢之流弊，而思導之於風雅之歸。沿襲既久，承學之士忽焉不察，余甚病之。嘗欲舉張氏一書，以正今之學者之失，而世之人顧弗之好也。友人承子久儀部好爲詞，嘗與余上下其議論，自三唐、二宋迄於元之季世，條分縷析，未嘗不以余言爲然，蓋子

久與余皆取法於張氏。暇出所錄介存周氏《詞辨》二卷，屬爲審訂。介存自序以爲曾受法於董晉卿，晉卿亦學於張者。介存之詞，貳於晉卿，而其辨說多主張氏之言。久欲刻而未果，其所選與張氏略有出入，要其大旨，固深惡夫猖狂雕琢之習而不及，而亟思有以釐定之，是固張氏之意也，因樂爲叙而刊之，以副子久之屬。介存之論詞云：「見事多，議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世之譚者，多以詞爲小技而鄙夷之，若介存者，可謂知言也夫！原本總十卷，不成於水，存止二卷。今刊本，子久所錄也。

張曜孫《清淮詞跋》　自先世父、先父《詞選》出，常州詞格爲之一變，故嘉慶以後，與雍、乾間判若兩途也。

黃彭年《香草詞序》　詩亡而樂府興，樂府衰而詞作。其體小，其聲慢，其義則變風、變雅之遺。自皋文張氏以「意內言外」之旨論詞，而詞之旨始顯。予嘗證成其說，曰：「言以發志，文以足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是讀詞，時有所會。自唐以來，作者代出。南宋之際，厥指繁深。幼安之《祝英臺近》，則「貝錦」、「青蠅」也。堯章之《疏影》，則「揚水」、「黍離」也。聖與之《高陽臺》，則「匪風」、「下泉」也。無名氏之《綠意》，則「雞鳴」、「風雨」也。賢人君子，感時觸物，吟詠性情，主文譎諫，詩人之意，猶未遠乎！元、明以來，斯製益靡。國朝自阮亭、蘭次、竹垞、西河、稚黃、珂雪、迦陵揚聲於前，大宗、仲則、樊榭、皋文諸人繼之於後，近歲士夫，競崇詞學，律以「意內言外」之義，蓋綦難焉！庚申之春，羈栖清苑，陳丈息凡過予論詞，及南宋諸家，因書所見相質，卽以序所撰《香草》諸詞集。因憶息凡初奉檄之官蜀中，時家君方官吏部，息凡來置酒取別，予時爲童子侍坐，息凡盛述蘭雪、子方、夢湘諸老品題之重。倏忽二十年，諸老皆已萎謝。家君尚從事海濱。息凡亦方棄戎軒，司牧平棘，譬猶汪洋漂蕩疾風怒濤中，而未知所底。回憶曩昔，不能無慨云。

蔣敦復《寒松閣詞跋》　又往時與湯雨生都督論詞於白門，雨翁舉董晉卿之言曰：「詞以無厚入有間。」余爭之曰：「詞以有厚入無間。」雨翁歎服吾言。今所著《芬陀利室詞話》，大旨不越乎此。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　惠言專主比興，所選詞，自五季迄同時期朋從僅四百餘闋，矜嚴已甚。顧學之者，往往非平卽晦。蓋詞固不尚尖艷，亦不宜過求純正，如彈古瑟，誰復耐聽？

《左庵詞話》卷上　張茗柯論詞，謂取意內言外之旨。謝枚如內翰論之甚詳。予仍一言以蔽之曰：「詞達而已矣！」

又卷下　《粟香五筆》，因《賭棋山莊詞話》，辨論意內言外之說，爲引而伸之。謂當意內有意，言外有言，此語更合塡詞之旨。

《詞學集成》卷一　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詞凡四十四家，僅一百十六首，可謂嚴矣。其序論云：唐之詞人，李白爲首，其後韋應物、白居易、王建、劉禹錫、皇甫湜、司空圖、韓偓幷有述造。而溫庭筠最高，其言深美閎約。五代之際，孟氏、李氏君臣爲謔，競作新調，詞之雜流由此起矣。至其工者，往往絕倫。亦如齊梁五言，依託漢魏近古然也。宋之詞家，號爲極盛，張先、蘇軾、秦觀、周邦彥、辛棄疾、姜夔、王沂孫、張炎，淵淵乎，文有其質焉。其蕩而不返，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柳永、黃庭堅、劉過、吳文英之倫，亦各引一端，以取重當時。而前數子者，又不免有一時放浪通脫之言出於其間，後進彌以馳逐不務原，其旨意破析乖剌，壞亂而不可紀。故自宋之亡而鄭聲絕，元之末而規矩毀，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互有繁變，皆可謂支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詒）按：此論高出流輩，發前人所未發。然如朱、厲，二公清眞雅潔，似猶不足爲正聲。

又卷五　汪稚松云：茗柯《詞選》，張皋文先生意在尊美成而薄姜、張，至蘇、辛僅爲小家，朱、厲又其次者。其詞貴能有氣，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要有轉無竭，全用縮筆，包舉時事，誠是難臻之詣。（詒）按：常州派近爲詞家正宗，然專尊美成，今取美成詞讀之，未能造斯境也。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敘》　倚聲之學，千有餘年，作者代出。顧能上溯《風》《騷》，與爲表裏，自唐迄今，合者無幾。竊以聲音之道，關乎性情，通乎造化。小其文者，不能達其義；竟其委者，未獲泝其源。揆厥所由，其失有六。飄風驟雨，不可終朝；促管繁絃，絕無餘蘊，失之一也。美人香草，貌託靈修；蝶雨梨雲，指陳瑣屑，失之二也。雕鎪物類，探討蟲魚；穿鑿愈工，風雅愈遠，失之三也。慘戚憯悽，寂寥蕭索；感寓不當，慮歎徒勞，失之四也。交際未深，謬稱契合；頌揚失實，遑恤譏評，失之五也。情非蘇、竇，亦感迴文；慧拾孟、韓，轉相翻韻，失之六也。作者愈漓，議者益左，竹垞《詞綜》，可備覽觀，未嘗爲探本之論；紅友《詞律》，僅求諧適，不足語正始之原。下此則務取穠麗，矜言該博。大雅日非，繁聲競作，性情散失，

莫可究極。夫人心不能無所感，有感不能無所寄，寄託不厚，感人不深，厚而不鬱，感其所感，不能感其所不感。伊古詞章，不外比興。谷風陰雨，猶自期以同心；攘垢忍尤，卒不改乎此度。爲一室之悲歌，下千年之血淚，所感者深且遠也。後人之感，感於文不若感於詩，感於詩不若感於詞。詩有韻，文無韻。詞可按節尋聲，詩不能盡被絃管。飛卿、端己，首發其端；周、秦、姜、史、張、王，曲竟其緒。而要皆發源於《風》、《雅》，推本於《騷》《辯》。故其情長，其味永，其爲言也哀以思，其感人也深以婉。嗣是六百餘年，沿其波流，喪厥宗旨。張氏《詞選》，不得已爲矯枉過正之舉，規模雖隘，門牆自高。循是以尋，墜緒未遠。而當世知之者鮮，好之者尤鮮矣！

又《大雅集序》 太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然詩教雖衰，而談詩者猶得所祖禰。詞至兩宋而後，幾成絕響。古之爲詞者，志有所屬，而故鬱其辭；情有所感，而或隱其義，而要皆諸《風》、《騷》，歸於忠厚。自新聲競作，懷才之士皆不免爲風氣所囿，務取悅人，不復求本原所在。迦陵以豪放爲蘇、辛，而失其沉鬱；竹垞以清和爲姜、史，而昧厥旨歸。下此者更無論矣，無往不復。皋文溯其源，蒿庵引其緒，兩宋宗風，一燈不滅。

又 故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毀，以至於今四百餘年，作者十數，諒其所是，至有繁變，皆可謂安蔽乖方，迷不知門戶者也。今第錄此篇，都爲兩卷。【略】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無使風雅之士，懲於鄙俗之音，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也。

又《愛石圖賦》 愛之之於物也，飾之不以爲采，質之不以爲樸，瑰之不以爲異。愛之於物也。纖之毫不見其少，合之宙不見其大，漻乎天不見其廓，紛乎百育不見其侈。旁礴而獨行也，與身爲儀。羿之見無非矢也，扁之見無非輪也，伯倫之見無非酒也，性也。

又《七十家賦鈔目錄序》 夫民有感於心，有慨於事，有達於性，有鬱於情，故有不得已者而假於言。言，象也。象必有所寓。

《茗柯文二編》卷上 翻言之《易》，【略】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沉深解剝，離根散葉，鬱茂條理，遂於大道。【略】夫理者無迹，而象者有依；捨象而言理，雖姬、孔靡所據以辯言證辭。

又 詞盛於宋，亡於明。國初諸老，具復古之才，惜於本源所在，未能窮究。乾、嘉以還，日就衰靡，安所底止？二張出，而溯其源流，辨別眞僞；至蒿庵而規模大定，而詞賴以存矣！

《白雨齋詞話》卷七 自溫、韋以迄玉田，詞之正也，亦詞之古也。元、明而後，詞之變也。茗柯、蒿庵，其復古者也。斯編若傳，輪扶大雅，未必無補。

又 詞至元、明，猶詩至陳、隋。茗柯、蒿庵猶陳射洪、張曲江也。嗣後誰爲太白，收前古之終。誰爲杜陵，別出旗鼓，以開來學哉。（朱、陳不能與古化，雖敢於變古，終無少陵手段，不足範圍後學也。）

又卷八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皋文唱於前，蒿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尋其緒焉！

《復堂詞話·常州詞派》 常州詞派，不善學之，入於平鈍廓落，當求其用意深雋處。

又《二張詞》 翰風（珂謹按：卽張琦。）與哲兄（珂謹按：卽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闢，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遒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由二張而始尊耳！

《詞徵》卷一 詞與辭通，亦作詞。《周易》孟氏章句曰，意內而言外也，釋文沿之。小徐《說文繫傳》曰，音內而言外也，韻會沿之。言發於意，意爲之主，故曰意內。言宣於音，音爲之倡，故曰音內。其旨同矣。（《周易章句》，漢孟喜撰。喜字長卿，東海蘭陵人，事蹟具《漢書·儒林傳》。喜與施讎、梁丘賀同受業於田王孫，傳田何之《易》。世以意內言外爲許愼語，非其始也。）

又 茗柯開山採銅，創常州一派，又得惲敬子居、李申耆諸人以衍其緒。

夏敬觀《蕙風詞話詮評》 張皋文、周止庵輩尊體之說出，詞體乃大。其所自作，仍不能如其所說者，則先從南宋詞入手之故也。大凡學爲文辭，入手門徑，最爲緊要，先入爲主，既有習染，不易滌除。取法北宋名家，然後能爲姜、張。取法姜、張，則必不能爲姜、張之詞矣。止庵謂同塗碧山，歷夢

窗、稼軒，以還清眞之渾化，乃倒果爲因之說，無是理也。

蔣兆蘭《詞說》　嘉慶初，茗柯、宛鄰，溯流窮源，躋之《風》、《雅》，獨闢門徑，而詞學以尊。

繆荃孫《國朝常州詞錄序》　雍、乾以降，詞學少衰。拾陽羨之餘沈，儲、史同盟；續梁溪之遺響，鄒、華競秀。當浙派橫流之時，而有振衣獨立之概。皋文晚出，探源李唐，止庵和之，遂臻正軌。極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張皇幽渺，約千篇爲一簡，蹙萬里於徑寸。上之則《小雅》之怨誹，《離騷》之俶詭；次之亦觸類修畛，感物流連。予懷信芳，結想斯遠，眞樂府之揭橥，詞林之津逮也。子居、季重同學，識其苦心；晉卿、申受及門，演其墜緒。讀江都之《續選》，具有典型；聆山陽之異議，何損毫末。海內正宗，於斯爲盛；淵源授受，師承可表。

蔡嵩雲《柯亭詞論・清詞三期》　常州派倡自張皋文，董晉卿、周介存等繼之，振北宋名家之緒，以立意爲本，以叶律爲末，此第二期也。

樊增祥《微雲榭詞選自序》　陽湖張皋文先生，錄唐宋人詞一百十六首，曰《詞選》。其外孫董毅續之，復得百二十二首。先生之言曰：「自宋之亡而正聲絕，元之末而規矩毀。今第錄此編，幾以塞其下流，導其淵源，欲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誦之。」可謂嚴矣！第自李唐創爲斯製，於是西蜀、南唐君臣競作，逮乎兩宋，日益美備。譬猶天機之錦，尺度而難窮；合浦之珠，斛量而且溢。限以方幅，遺美滋多。今張氏不薄蘇、辛，而繫夢窗於黃、柳之次，論其甄藻，豈可謂平？又醇雅如清眞，清峭如白石，其所甄錄，不過數闋；梅溪、玉田，僅嘗一脔；顧於希眞《樵歌》，亟登五首。論其去取，豈可謂公？夫程之者甚苛，而收之也似濫，此固不能無議於後之人矣！董君才識，抑又不逮，綜其所錄，玉田爲多，其他名人，猶爲漏萬。

易順鼎《摩維閣詞自叙》　近世善言詞者，推武進張皋文。皋文言詞以比興爲主，於古人所作，必合以當時情事，而知其用心。今年春，余受業南皮張先生之門，先生於學，靡不所窺，而論詞則篤守皋文家法。

鄭文焯《鶴道人論詞書》　近世詞家，謹於上去，便自命甚高。入聲字例，發自鄙人；徵諸柳、周、吳、姜四家，莫若符合。乃知詞學之微，等之詩亡。元曲盛行，彌以僉靡，失其舊體。國朝諸家，鮮所折衷。良以攻樸學者，薄詞爲小道；治古文者，又放爲鄭聲。自宋迄今將千年，正聲絕，古節陵，《變風》《小雅》之遺，騷人比興之旨，無復起其衰而提倡之者。宜夫朱、厲雕琢爲工，後進馳逐，幾欲奴僕命《騷》矣！獨皋文能張詞之幽隱，所謂不敢與詩賦之流同類而風諷之，其道日昌，其體日尊。近卅年作者輩出，罔敢乖刺，自蹈下流。然求其述造淵微，洞明音呂，以契夫「意內言外」之精義，殆十無二三焉！此詞律之難工，但勿爲轉折怪異不祥之音，斯得之已，姑舍是。

作家

符之恒

查爲仁《蓮坡詩話》《秋聲館吟稿》，仁和符聖幾（之恆）遺詩也。聖幾爲余友藥林從姪，學詩於厲徵士樊榭，具有宗旨。年三十三夭。樊榭序其詩曰：「澄汰衆膚，清思眇冥。松寒水潔，不可近睨。」尤工五言，如「燭光來樹背，人語到堂襟」、「草長橋西路，荻枯水上田」、「花寒斜更斂，香澗斷微生」、「鷗寒依葦立，山靜見煙生」、「小橋連野水，虛室貯秋寒」、「寒煙棲木末，活水齧城根」等句，絕似咸平處士。

《國朝正雅集》卷九　杭世駿云：君少有高志，流覽百代之書。書恆手寫，靚異冊，至減衣節口必得而後已。喜爲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體素清羸，疾痰間作，卒年三十五。

《國朝杭郡詩輯》卷二〇　南竹通敏善誦，爲樊榭著錄弟子。年十五從游城東皋園，得「寒烟棲木末，活水齧城根」之句，長老莫不稱嘆。日課四部書外，凡奇觚怪牒，手自寫勘，夜分不止。文不多作，詞意簡遠，有魏晉風。詩尤峭逸，棄俗如唾，清思窈冥，在「松里五子」中，齒最少而名相亞。

《文獻徵存錄》卷五　符之恆，字聖幾，縣諸生。事厲鶚學爲詩，鶚喜其婉約。有《南竹集》四卷。所居名秋聲館。杭世駿爲之銘，略曰：「白藏司律，寂寥悽清。涼颸墮葉，空階一鳴。童子開戶，不見其處。明河星稀，幽砌蟲語。蕭蕭短檠，美人獨居。竹爐烹泉，還讀我書。」可想見其標致。

王曾祥《符之恆權厝誌銘》　君諱之恆，字聖幾，號南竹。世爲仁和人。年十五從樊榭厲先生游，過城東皋園，有「寒煙棲木末，活水齧城根」之句，爲一時名彥所稱歎。越五年，以《卿雲賦》受知督學王公，補郡博士弟子員，日課自經、史、子、集外，凡奇觚怪牒，手自鈔寫，反覆校勘，至夜分不止。文雖不多作，詞意簡遠，有魏晉風概。詩尤清峭，脫棄凡近，能自抒其所得。嘗曰：「投會興發，期有眞獲。山光雲容，水嬌草媚，日出生意，足供研削不盡。矧紀事之藪，歷賞之林，左右采獲，又曷窘於吟料耶？彼方隅之見，科條初盛，而譾譾者拾宋、元以來佻巧小碎之詞，自矜刻飾，是精靈無與啓，卷帙無與益也。且夫物不惟新惟舊之足貴，混混盆盎中見此古豐洗，豈惟工拙不侔，抑骨格輕重先有別爾。斯事之標旨，寧有殊於此。」君與人交，外若淡泊，中篤恩誼，歷數十年無閒意所夷鄙。終日與接，未嘗通一言，性愛閒靜。會城東南隅饒水木之勝，君讀書少暇，率爾獨往，擁膝靜對，抵暮忘返。夙有疚羸之疾，緣氣竭思慮，成病不起。有《秋聲館吟稿》一卷行世。所爲文不自收拾，靡有存者。嗚呼！君自弱歲，潛精古義，人世得失之故，自無足關其念慮。而中道傾折，不能以少待，則造物者疑亦多所忌焉。君高致挺於倫輩，佳句溢於毫牘，即韜身匿跡，聲不因之以泯也。其所流傳，即未臻富，劇顧粹美可傳。蓋必有能辨之者。君生於康熙丙戌三月一日，歿於乾隆戊午九月二十六日，年三十有三。君父母老矣，子國廩、國士尚幼，羣從輩爲之經紀其喪，即以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厝君西湖之濱，馳巘嶺下。以余獲交最久，知君尤深，屬余爲誌，用不敢以不文辭。銘曰：繄古與處，於世惟迄。曷償厥勤，俾永於聞。聿有清尚，作天際想。水邊冥搜，林下孤游。情何能已，令此人死。分地水仙，殯宮是安。遠巒含碧，層松漏月。若有微吟，爲君精靈。

杭世駿《符之恆傳》　君姓符氏，名之恆，字聖幾，別字南竹。世爲錢唐人。少有高志，自爲學官弟子，即有聲餼於庠。太公舉子，晚壹意厲之於學，尊師敬友。庀治酒食，累日夕無倦色。聖幾流覽百氏之書，書恆手寫，丹黃間雜，筆迹淵妙。靚異冊，至減衣節口，蘄必得而後已。博雜無益之術，漠無所嗜，獨喜爲詩，師吾友厲先生樊榭，樊榭稱詩介江淮以南無敢抗手者，匪以其才，蓋其淵旨粹思，骨堅而神邈。希風者，並氣力學之，終莫得其似。聖幾雕厲所至，時時闖其奧窔。清勁遒鬱，破除俗言。有直諒多聞之友，曰王曾祥瞿，曰汪沆師李，曰張燈曦亮。居或同巷，或相距七八舍。與予家半里而近，不三數日輒相見，必援證古昔，鉤抉疑誼，創爲詩歌、古文，以傾寫其所得，意氣凌暴一切。已而予與師李被徵走京師，曦亮薄游江淮間，王瞿瓠落無所容，爲文諛墓中人得金，取旁妻跌蕩自喜，良友希闊。聖幾不自聊賴，體素清羸，疾痰間作。詩益刻峭峻厲，浸淫於中州河汾暨江湖諸老間，銳不肯休。而體中時劇時已，尚欲塞兩老人望，力疾赴省闈試，

遂用是不起。杭子曰：「沮洳潛穢之區，牧羊豕者賈三倍，山水刻厲，沙石清激，則魚鳥或不蕃，此大造之恆理也。」使聖幾狃口時習，爲順時取寵之學，庸知不掇榮名、臻上壽？何乃專意抑志，希與前古修士爭一日之得失。此其事誠危苦而實不然。屠酤酒肉可以療寒餓，而不可爲傳寶。富貴壽考，庸人取精用物之器，詎足以示久遠，耀後來。論者以銷鑠精膽爲聖幾傷生之殷鑒，吾不知飽食終日而不一用其心者，瞞瞞瞑瞑，欲盡是冥昧之歲月，奚爲乎。夫持論，貴要其當而已。人至瞞瞞瞑瞑，吾卽不許其終天年，則其謊誠谿刻而不可訓人，有焦思竭慮，蘄至乎古之立言者，適不幸而死，死而用爲訾厲，是可以爲訓乎？余留京師，二三子學殖消長之故，恆往來於予心。聖幾緘所作示余，吒詠終日，愛而不肯釋。與人言，每倚以自壯。今其死矣，可傳之業，聖幾自爲之，所以傳之之道，非吾黨之責，奚責也？其孤國廩刊其詩既成，請爲傳，遂次序以貽焉！

《皇清書史》卷四　符之恆，字聖幾，號南竹，錢塘廩生。喜抄書，筆跡淵妙。（《道古堂集》）

高鳳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南阜山人詩集》　七卷。國朝高鳳翰撰。鳳翰字西園，晚自號南阜山人，又曰歸雲老人，膠州人。嘗以縣丞署壩鹽大使，患風痹，罷歸卒。鳳翰工於書畫，筆墨脫灑，不主故常。風痹後右臂已廢，乃以左臂揮灑，益疎野有天趣。閒作詩歌，不甚研鍊，往往頹唐自放，亦不甚局於繩尺。然天分絕高，興之所至，亦時有清詞麗句。故少時以詩謁王士禎，極稱賞之。生平所作凡三千餘首，曰《擊林集》、曰《湖海集》、曰《岫雲集》、曰《鴻雪集》、曰《歸雲集》、曰《歸雲續集》、曰《青蓮集》。晚年貧病，且死，自跋其後曰：「盲子頑孫，篋笥誰付？不知後來所作，尚復幾許？亦不知得成卷與册否？尚有人拾取於蛛絲蠹腹之餘，以少得流傳於人世否？露電茫茫，老病日篤，死且不知何時，而猶惓惓於此故紙窠中物，愚哉南阜，不直達人一笑矣！」其志亦可哀也。

《隨園詩話》卷五　余素慕山左高鳳翰之名，不得一見。初之朴太守爲誦其《送人》一首，云：「君胡爲者昨日來？青燈綠酒歡無涯。君胡爲者今日去？挽斷征鞭留不住。君來君去總傷神，不如悠悠陌路人。」高字南阜，晚年病臂，以左手作書。盧雅雨哭之云：「再散千金仍托鉢，已殘一臂尚臨池。」高珍藏衛青印一方，臨終，贈陝中劉介石刺史。斗紐方寸，篆法雖佳，而玉已經火炙，余見之，頗不當意。按《明史》亦有衛青，此印未必便是漢大將軍之物。

又　山人詩才敏捷，制府尹文端公試以「雁字」，操筆立就，警句云：「無意回波風錯落，有時潑墨雨模糊。」又曰：「落霞點出簪花格，驟雨催成急就章。」尹公喜，將欲薦拔之，而公調雲、貴矣！在獄中詩云：「敢道案無三字定，終期心有一人知！」

又卷一六　山人《泰州題壁》曰：「鳶壁無端逢腐鼠，角觸那信有神羊。」按：「觸」字韻本無平聲，惟毛西河引《西京賦》：「百獸凌遽，騄駬奔觸。喪精忘魄，失歸妄趨。」作平聲押。其博覽如此。《遊孤山》云：「寒香飛盡不成花，何處清風問水涯？石罅竹根殘雪裏，還留數點認林家。」山人落魄揚州，適盧守永平，貧不自聊，乃以書告急；盧尚未答，而山人化去矣！盧哭云：「巫咸不爲劉黃下，邑宰誰迎杜甫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引《山左詩鈔》　西園工書畫，豪於詩，具經濟才，則世罕知者。

又　病痺廢右，諸任事以左手，更號尚左生。

又《聽松廬詩話》　西園以「雁字」詩受知于尹文端公，公調任雲、貴，猶行文布政司，令遇缺卽題，其愛才如此。

又引《畫徵錄》　南阜畫山水以氣勝，善草書。嗜硯，著有《硯史》。

《晚晴簃詩滙》卷七八　高鳳翰，字西園，號南村，又號南阜，膠州人，官歙縣丞，署知縣，有《南阜山人詩集》。　宋蒙泉曰：集中詩七古得蘇、陸之遺，自擅勝場。諸體品格，在中、晚、兩宋之間。　南阜以詩畫名，鄭板橋最推重之。《自題小像》云：「頹以唐，激以昂，不癡不狂，亦謔亦狂，是爲南阜之行藏。」觀此，則南阜之兀傲昂藏可想見矣。盧抱經官兩淮運使，薦其才於制府，有構之者遂以結黨，並予嚴劾。南阜《寓泰州詩》云：「幾曾連茹茅同拔？卻爲鋤蘭蕙並傷。」又云：「不妨李固終成黨，到底曾參未殺人！」皆紀

實也。

《自題小像》《國朝正雅集》卷八引《寄心盦詩話》：南阜老人以書、畫名，吾鄉鄭板橋先生最推重之。《自題小像》云：【略】觀此，則南阜之兀傲昂藏，可想見矣！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九　高鳳翰，字西園，號南村，晚自號南阜老人，亦稱老阜。山東膠州人。雍正間，以生員舉孝友端方。任歙縣丞，被劾。工篆刻，善書、畫，用左手。有《南阜山人詩集》。

《續印人傳・高西園傳》　高鳳翰，字西園，號南阜山人，山東濟寧州人也。自幼穎異，好讀書。長而博學經典，究精藝術，負超卓之才。尤豪於詩，酒酣耳熱，揮灑烟雲，往往千言立就。究心繆篆印章，全法秦、漢，蒼古樸茂，罕與儔匹。山水極縱逸，不拘於法，以氣勝。草書圓勁飛動，有生趣。具經濟才，聲華籍甚。以諸生舉賢良一等，分發安徽，歷署歙縣丞、績溪令，均有政聲。及題授儀徵縣，忌者讒之，謂與盧運使見曾結黨，掛名彈章。故南阜有詩云：「幾曾連茹茅同拔？却爲鋤蘭蕙幷傷。」又云：「不妨李固終成黨，到底曾參未殺人！」對簿日，陳詞慷慨，有戴就風概，事終得白。會抱痺廢，諸事尚左手，感鄭元祐尚左故事，更號尚左生。漂泊江湖間，放於詩酒。性嗜硯，所藏皆手琢自爲銘詞。卒年六十一。著有《硯史》、《擊林》、《湖海》、《岫雲》、《鴻爪》、《歸雲》等集。

《國朝正雅集》卷八　盧見曾云：余轉運兩淮，西園方以縣丞委管泰壩，稱掣歷，俸滿應叙升矣！會儀徵缺出，薦於兩臺，制府復書尚稱聞其才名。會有搆予於制府者，乃轉以結黨爲余罪，列鳳翰款，並參。其《寓泰州詩》云：「幾曾連茹茅同拔？卻爲鋤蘭蕙並傷。」又云：「不妨李固終成黨，到底曾參未殺人！」皆實錄也。

又　宋弼云：南阜山人少具異才，跌宕文酒，薄游四方，所至傾其豪儁。四十不第，舉爲歙縣，以事牽連罷官。復舉儀徵丞，被劾。又病風痺，廢右體，垂老歸家，食貧以沒。山人善書畫，畫尤爲世所寶重，貴之如古人。

《墨林今話》卷一　膠州高西園鳳翰，晚號南阜。雍正間，以諸生舉賢良一等，分發安徽，署歙縣丞、績溪令，均有政聲。後以讒，被劾去官。畫山水縱逸，不拘於法，純以氣勝。草書圓勁飛動，俱用左手。善篆刻，全法秦、漢。性嗜研，收藏至千餘枚，大半皆自銘手琢，著有《硯史》。隸法漢人。花卉尤奇逸，得天趣。余曾於虞山得其墨筆蕉菊一幀，極似徐青籐、鄭板橋。詩云：「西園左筆壽門書，海內朋交索問余。短札長箋都去盡，老夫贋作亦無餘。」其當時名重可知矣！錢君月帚藏高西園橫幅畫劍南摩崖，題名處隸書自跋云：「登焦山，觀《瘞鶴銘》，從夾壁中然燭捫讀，更上尋陸放翁題名，親掃積蘚，竭老眼極視，僅得十二三耳！歸石壁庵，圖此以請問和尚，下一轉語可得少留面目否？」幷書一絕云：「北宋心肝南宋人，石邊相見老孤臣。題名沒土雖經尺，難沒千秋北望神。」是圖以敗筆漬出，絕去痕跡，如古今石器搨本，爲西園一時興到傑作。

《國朝畫徵續錄・高鳳翰》（存目）

《國朝畫識》卷一一《高鳳翰》（存目）

《國朝書畫家筆錄・高鳳翰（工書畫）》（存目）

《國朝書人輯略・高鳳翰》（存目）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二（存目）

沈榮儁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　謙之少湛李義山詩，集李成律至二十章。中道自悔，欲歸盛唐，然病中示予《桃花》二章，仍是玉溪生體也。玉溪原本杜陵，須人善學耳！

《隨園詩話補遺》卷四　余年十八，受知于浙督程公（元章），送入萬松書院肄業。離家二十里，夜不能歸，輒借榻湖州沈謙之、永之寓所。後永之同舉戊午鄉榜，官至糧道，晚年結兒女姻親。而謙之以一孝廉，中年捐館，深可悲也！今春，其子東橋寄《竹翠溪堂詩集》來，讀之，想見當年謦欬。《即席贈嚴崧瞻進士》云：「萍浮梗泛得相親，酒賦琴歌不厭頻。君莫傷時悲不遇，世間多少布衣人？」《釣臺》云：「王氣終應在茂陵，菟肩麥飯記飄零。故交貧賤如相忘，帝座何由犯客星？」二詩皆有寄托，足以諷世。又《謝僧餉茶》云：「幽絕精藍莫記名，到門惟有老僧迎。烹茶不是在山水，那得一杯如許清？」五言如：「雕隨遠山沒，帆帶夕陽飛。」「離情花落後，春病雨聲中。」「水

闊疑無岸，雲昏不辨山。」皆佳句也。東橋，名鼎生。

又卷五　沈謙之在蔣樹存先生家文燕，坐客王虛舟、杜雪川、沈艗翁、徐葆光等共七人。沈有句云：「松老固應三徑在，竹深祇合七賢來。」

《養自然齋詩話》卷六　歸安沈謙之（榮儁）【略】《竹翠谿堂集》，如「雨意猶留草，山光不隔林」，「飛鳥因風墮，愁雲著水涼」，皆清徹無煙火氣。

《書懷》《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古今英雄人齊欲下淚，舉馬周以例其餘。

《桃花》二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詠桃亦詠美人，而臣下承君之恩，言外可思。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沈榮儁》　先大父之歿也，已五十餘年。童子時所與校試者，文田知二人焉，曰繡園張公、樾師沈公。二公者，皆以乾隆改元舉於鄉。張公後牧酉陽，有循吏聲，老而歸，文田猶數見之。沈公則以才望凌轢一時，然再應禮部試不遇，遽遘奇疾卒，時論惜之。公之沒且六十餘年，其子鼎生，文田表叔也，來屬爲之補傳，誼不可辭。沈氏於吾郡爲右族，自贈尚書諱應登，數傳至右贊善諱三曾、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諱涵，兄弟並以文學侍從受仁廟特達之知；贊善子諱樹本，康熙壬辰廷試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生子諱榮仁，亦以編修歷任廣東學政。三世並入詞館，人以爲榮。公諱榮儁，字嗛之，號樾師，即贊善孫貢士諱楷世子也。貢士病且革，公刲左臂和藥進之，及喪能盡哀，以孝聞。早負異稟，讀書數行俱下。六歲學爲詩，輒驚其長者。稍長，受時藝於淳安方公棨如、吳縣楊公繩武，究心根柢之學，爲文章甚有法度，學使帥公念祖極咨賞之。以博學鴻詞薦，未赴，即登賢書。有弟榮簡，亦以能文名於時。稱才人者，必言「二沈」。詩以義山爲宗，然亦自有家法。時編修公早致仕，倡詩壇於鄉里，一時羣彥畢集。大率皆宗尚蘇、陸，故公詩頗有似者。經義則堅深精密，下一字，具有來歷。莊必偶《騷》，韓必儷柳。此法在前人不甚重，自何屺瞻焯發之，而淳安方氏爲之和，其後杭董浦世駿、蔡應山書紳及家從祖汝金皆守其說。然公文精實處能上追正、嘉，蓋又私淑安溪，而不以是爲擅場也？公再斥禮部歸，窮且病，在牀蓐數年，枕席間常置筆硯，日塗乙，詩文不去手，其道之工也，宜哉。文田獨怪以公之篤行績學，而使之終不得志以死，又降年不永，則未知天之所以處人者，何意也？公生於康熙丁亥某月日，卒於乾隆丙寅某月日，得年僅四十。所撰《宗經集》久行世，他未刻者尚多。《竹翠溪館詩集》有長洲沈宗伯德潛及沈椒園廷芳、桑弢甫調元點定本，文田校讀一周，將次第付梓。方公試童子時，與先大父同受知於邑侯新建裘公思芹。及丙辰領鄉解，先大父列房薦不售，又同出閩人黃公弢谷門下。故兩人誼至厚。張公名兗和，其沒也，文田既爲書其墓碣，茲復撰次公行事，雖不文，儻亦先人之意也乎！

趙昱

《詞科掌錄》卷七　仁和趙昱功千，貢生。臨川李公與其從兄鐵巖同官，少司農聞其才且賢，薦之。功千雅詠溫恭，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近數萬卷。與同里沈嘉轍、欒城吳焯尺鳧、陳芝蔚九、符曾幼魯、厲鶚太鴻及弟信意林，搜集南渡遺事，係以斷句，名《南宋雜事詩》刊行之，盛爲海內風雅所稱說。其從兄殿成松谷嘗選其警句云，屬對則有：「堤上風開及第柳，山中春到狀元花。」「別拋柘彈驅鴉地，高綴金鈴放鴿天。」（太鴻）「洛花總入南園去，越果新從項里來。」「國事已荒藍貌鬼，南人惟恃黑灰團。」（尺鳧）「在昔曾聞呼冷盞，至今惟見說韓梨。」（功千）「紅頰香孩梳鶺角，青鬟嬌女簇牙魚。」「柳堤紅舫宜魚戶，煖殿春燈點蟹胥。」（意林）

《國朝正雅集》卷二引《寄心盦詩話》　趙谷林徵君與陳東亭、厲樊榭、沈欒城、陳蔚九、符幼魯、施靜巖、張繼青唱和，有《小山堂唱酬稿》。家有藏書數萬卷，與揚州馬秋玉相埒，其好客亦如之。嘗見其題畫冊詩云：「風吹釣絲斜，風定釣絲直。溪上不逢人，秋煙生暝色。」絕似中、晚唐人所作。

《國朝杭郡詩輯》卷二〇　意林從兄鐵巖，與臨川李穆堂紱同官戶部侍郎，意林投以《南宋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以鴻博薦。意林讓之兄谷林。而後亦爲通政趙之垣所舉，報罷，南歸。與谷林溫經研賦，搜訪祕編，一時有「二林」之目。又嘗與梁文莊公倡和，有《同林倡和集》，蓋文莊號瓜林也。嘗獻側理紙于行在，有宮錦之賜，因以「賜錦」名其堂焉。所著《醴窩》一編，杭董浦極稱之，府志入《文苑傳》。

《清史列傳・趙昱傳》　詩結體清醇，無凡語。絕句時似中、晚唐人。著有

《愛日堂集》十六卷。

《晚晴簃詩滙》卷七三　全謝山曰：其氣穆然以清，其神油然以瑩，其取材浩乎莫窮，其別裁蓋非一師一家之可名也。

全祖望《趙昱誄》　世宗憲皇帝修徵車，故事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時臨川李公方退閒，謂予曰：「大江南北人才，大率君所熟知，試爲我數之。」予因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古文或詩或駢偶之學。臨川喟然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慙退之哉？」一日，過予齋頭見有別集一卷，曰：「誰所爲也？」予曰：「卽前所稱仁和趙君者也。」臨川把玩良久，袖之歸。不閱月，而今上特起爲戶部三庫侍郎，其於予所稱四十餘人多所展轉道地，而谷林則自薦之。未幾，谷林之弟意林又被選，一時以爲盤洲厚齋之家風也。臨川左降，谷林兄弟召試於廷，報罷。而予亦去官。臨川猶欲挽谷林共修《三禮》，谷林念其太孺人年高，謝歸。然竊謂以谷林之才，必尙有所以發其伏櫪之氣者，而不謂其連蹇十年，竟以病死。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忠定公燮元曾孫女也，其所自出爲祁氏忠敏公外孫女也。壬寅、癸卯之間，忠敏子班孫以故國事謫瀋陽，少婦家居，朱氏以太孺人侍之，因撫爲女。谷林之尊人，東白先生親迎實在梅里，猶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軸。及舉谷林兄弟，時時以外家之風流勉之。不二十年，谷林露鈔雪購，小山堂插架之盛，遂與代興，爲吾浙河東西文獻大宗。同學之士，雨聚笠，宵續鐙，讀書其家，谷林解衣推食以鼓舞之。自予洊丁荼苦，饑火交驅，學殖日以蕪落，近更重以健忘之病。嘗語諸朋好願自改汝南之目，退列於九等之下中，而谷林語其長君一清，請執友中所當嚴事者，莫如堇浦與予。陳同甫曰：「呂伯恭旣死，誰爲知我？」予初哭谷林詩，謂其內行之醇備，問學之淵懿，而深悲其遭遇之屯窮，是固不僅以交情也。然卽以吾二人之交情，又豈世俗之所可同年而語哉！山陰金小郯，詩人也，窮老無子。慈水老友鄭義門謂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小郯已安之矣。俄而辭之遠行，谷林遇之江上，問：「將何之？」曰：「之楚。」曰：「八十老人，盛暑爲二千里之行，非情也。」因留之，止其家。半年而病，醫之、藥之、死則殮之，呼其從子而歸其櫬以葬之。義門聞小郯之卒也，爲之慟。及聞谷林之竟其後事也，爲之流涕。君諱昱，二十字功千，谷林其五十字也。先世宋宗子居紹興之上虞，遷杭已五世。曾大父燮英、大父鶴皆以從兄尙書貴，累贈至吏部侍郎。父汝旭，官象山教諭，所謂東白先生者也。配陳氏。子二：一清、式清，而一清能昌君之學。女五，孫七。葬於某鄉之某原，得年五十有九。所著有《愛日堂集》十六卷。一清請予誄其墓，義無所辭。年來臨川老病，未知能如水心之於滕簽爲文以傳之否也。乃爲誄曰：嗟乎！谷林軼羣之學、華國之才，天實爲之。其命不諧。有子不死，有文不朽，在爾曠然，浮雲何有？而我思舊，聞遂蒼涼，南華堂下，不減山陽。三十六鷗，自來自去，梟復不歸，故人延佇。（三十六鷗，谷林亭名。取姜白石詩語。）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趙昱，字功千，原名殿昂，晚號谷林，仁和人。貢生。薦試鴻博。家有小山堂，藏書最富。與厲鶚等七人搜集南渡遺事，各爲《南宋雜事詩》百首，盛行於時。有《愛日堂集》。

《鶴徵後錄》卷一〇　趙昱，字功千，原名殿昂，號谷林，浙江仁和人。貢生。由戶部侍郎李紱薦舉。著有《愛日堂集》。（谷林父東白先生，學爲經師，三主縣教。谷林少稟庭聞，內行醇備，學問淵懿。母夫人朱氏，爲祁忠敏公外孫女。【略】東白先生猶及見曠園東書堂之籤軸。谷林兄弟刻意讀書，力購手鈔，小山堂插架之富，遂爲海內所推。同學之士讀書其家，解衣推食以鼓舞之。子一清，字誠夫，能昌其家學。【略】《詞科掌錄》云：功千【略】與同里沈嘉轍、欒城吳焯尺凫、陳芝蔚九、符曾幼魯、厲鶚太鴻及弟信意林搜集南渡遺事，系以斷句，名《南宋雜事詩》刊行之，盛爲海內所稱說。）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趙昱，字功千，號谷林，浙江仁和人。貢生。有《愛日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馬秋玉先生事略》附　同時兄弟並應召試者，有浙中趙谷林、意林昆仲。谷林，名昱，字功千。原名殿昂。仁和貢生。性耽風雅。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數萬卷。同時蔣繡谷、吳尺凫亦好藏書。每得秘牒，必互相校讎。有《小山堂酬唱集》，與揚州馬氏相應和，其好客亦如之。

《清史列傳·趙昱傳》　趙昱，字功千，浙江仁和人。諸生。母朱，山陰祁氏甥也，嘗舉曠園東書堂籤軸之盛以勖諸子。昱迺與弟信旁鈔博購，每得書則致之母，更番迭進，以爲嬉笑。築小山堂藏之。不二十年，插架之盛幾與曠園埒。時錢塘吳焯亦好藏書，每得一異本，昱必鈔存校勘，爲之跋語。性復好客，同學之士借讀其家，則解衣推食以鼓舞之。昱、信並工詩，與杭世駿、厲鶚、全祖望等相唱和。嘗與沈嘉轍七人各賦《南宋雜事詩》百首，爲

海內所稱說，一時有「二林」之目。「二林」者，昱號谷林、信號意林也。乾隆元年，昱、信並舉博學鴻詞。既罷，臨川李紱欲留昱共修《三禮》，昱以母老辭。歸後讀書自娛，築春草園，疊石疏泉，有池館之勝。與諸名流觴詠其中。山陰金埴，詩人也，館老友鄭性家。一日，昱遇之江上，問：「何之？」曰：「之楚。」曰：「八十老人，盛暑爲二千里之行，非情也。」因留止之。俄而埴病，昱醫藥之。死，復殮之。呼其從子而歸其櫬，以葬之。性聞埴死，爲之慟，及聞昱之竟其後事也，又爲之流涕。其篤於朋友如此。【略】卒年五十九。子一清。

《國朝杭郡詩輯》卷二〇　谷林【略】嘗與張奕先東亭、沈嘉轍介庭、金志章江聲、陳撰楞山、陳芝光蔚九、符曾藥林、厲鶚樊榭、施安竹田、張傳繼青、弟信意林有《小山堂倡酬集》，又與介庭、蔚九、藥林、樊榭、意林及吳焯尺鳧爲《南宋雜事詩》行世。

《文獻徵存錄》卷五　趙昱，初名殿昂，字功千，號谷林，仁和人。舉博學鴻詞，羈京師五年。爲詩名《秋芙蓉吟稿》，有《愛日堂集》十六卷。築春草園，有池館之勝，異本書近數萬卷。與沈嘉轍、吳焯、陳芝、符曾、厲鶚及弟信爲《南宋雜事詩》，所搜集南渡遺事略備矣。卒年五十九。

《九月三日辰州作》　《雪橋詩話》卷九：趙誠夫【略】所居爲褚文忠公故里。【略】家有春草園，池館之勝，甲于杭郡。祖母朱氏，爲山陰祁忠敏公外孫。小山堂藏書數萬卷，祁氏澹生堂所儲，大半歸之。生平博極羣書，而羈旅奔走，老尚依人。蓋功千晚年，爲人所負，家事稍落也。其《九月三日辰州作》云【略】。

《燈詞四詠》　《雪橋詩話三集》卷五：都城中元，羣兒手持荷葉燈，晚行街市，翠盤明燭，搖漾可觀。剖西瓜去其瓤，中空外朗，涼碧瑩然，更有雕刻花木魚鳥詩句者。星星燈以青蓬蒿折枝，上綴香條千百爇之，高擎聚觀，火星繁盛。都城少河渚，其岸蓮燈，則晚用蓮燈施於陸地，即當水上也。趙功千《燈詞四詠》云：【略】詞科召試時作也。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七　《秋芙蓉吟稿》一卷，原稿本。馬笏堂藏書。仁和趙昱谷林撰。昱初字功千。母氏朱，山陰襄敏公燮元曾孫女、祁忠敏公彪佳外甥女也。祁氏淡生堂富藏書，昱習聞母訓，學有淵源。與弟信字意林築小山堂，蓄書之富埒於祁氏。與全謝山、杭堇浦、厲樊榭、周穆門、吳尺鳧、沈欐城、陳芝光友善，唱和之詩，傳遍大江南北。乾隆丙辰詔開博學鴻詞科，昱與信同被徵試，未幾報罷。此詩皆當時所作。前有自題云：「余自丙辰秋入都，戊午秋南歸，留滯燕臺，涉逾三載，歲月遷謁，人事違忤。秋士獨謠，消憂明日，鬱結之情具發乎詞。唐高蟾云：『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紅杏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怨東風怨未開。』善夫詩人知所怨已。茲集自始出門及居京邸所作，凡百二十餘篇，題曰《秋芙蓉吟稿》，篋攜以歸。時重九之明日，谷林山人記於汶上旅舍。」版匡外有「小山堂京師鈔本」七字。又有「小山」、「三十六鷗亭」、「二林吟屋」、「西湖趙五」諸印，并自跋其後。昱有《愛日堂吟稿續稿》，此本編入第六、第七兩卷，後歸海鹽馬笏齋，亂後歸余。今小山堂已改爲象山試館。池亭樹石盪爲飛灰，而十萬牙籤先已雲散。余隨先兄過其遺址，未嘗不迴腸盪氣，（籍）〔藉〕此片帙聊以志手把芙蓉之思爾！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九　《南宋雜事詩》七卷，清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厲鶚、趙信同撰，康熙中刊本，近年重刊本。〔續錄〕原刊本，注字亦單行大書，翻刻本、道光九年扶荔山房刊本、同治十一年淮南書局刊本。

《詞科餘話》卷四　仁和趙昱功千罷後羈京師復五年，集其詩名《秋芙蓉吟稿》。錢唐鄭侍讀有詩題其後。功千《報章》云：「吟身束縮秋辭拈，蛩螿辨響殊酸鹽。卷中之語口寒餓，半屬羈旅鳴煩悗。挑燈起輒讀一過，孤蓬百感心無忺。揭來鄭公舊同學，師風友義原相兼。十年契闊等萍梗，質以無機夫何嫌？尊酒論文轉膠固，相於承閒加鍼砭。況公雅重翰林署，三千風月冰清銜。出以六籍振髦俊，入則三長專微嚴。視此唫諷餘事耳！公餘雕繢傳虛恬。予乃鬱鬱久居此，進取艱于竿頭黏。孤悰悽耿應秋律，坐令口角如銜箝。報章示我等珙璧，中慙勖勵辭炎炎。玉堂天上不可到，祇合幽仄潛夫潛。」（來詩有「連叢置之貢玉堂」句。）予嘗次韻爲題辭：「秋堂寫韻險語拈，如專羹美重施鹽。靈根汩汩意浩浩，但有活脫無澀悗。雲中手把青菡萏，嗅之蘇忿心爲忺。攄懷絕類孤月皎，論價何止南金兼？大聲撼俗非阿好，擬古作者誰猜嫌？榮華例與秀句迄，膏肓欲向天公砭。枯蟬苦飢警鶴瘦，高才不博條冰銜。大科未得繼裴陸，小經差喜窮顏嚴。斜街卜宅跡轉晦，寒廬僵卧神尤恬。酒人吳（廷華）全（祖望）日過訪，同隊一一遊鱗鮎。力追幽詣造古澹，舌本淵永難加

笥。傳人豈必區顯約？尚論吾欲齊涼炎。史官今喜得王隱，徵士安可無陶潛？」功千復次韻答予：「芙蓉淚借秋露拈，徒工刻畫慙無鹽。石交疊響妍韻和，春容不作商聲淫。冰霜歲晚樂調護，晴窗小愜詩人忺。嗟予年來學飯顆，作詩之外無方兼。畏人避跡如避債，出處戶限成疑嫌。不須碎琴駭都市，誰將嵇懶膏肯砭？龜尾祇便泥中曳，馬首不受金絡銜。公等鐘鏞應律呂，聲石旗鼓中軍嚴。窮而益工易勞苦，達則抒語多愉恬。十石連弩捷鵬鶚，千斤餌犗鉤鯷鮎。詞源灝瀚倒三峽，蜚騰衆口喁喁箝。獨立江花嘿無語，幽枝不到陽光炎。身世漫論通晦裏，悠悠江漢分沱潛。」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四引全祖望撰《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祁氏甥也。當其爲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既歸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勖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溯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歸於鸛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聯茵接屋，凡書賈自苕上至，聞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留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之腴，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褒然首例，予不禁爲之憮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屢，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爲之，題於堂之北墉。

又引《咫溪詩話》 谷林先生同時有繡谷老人、吳尺凫亦好藏書，並多鈔本。每得一異書，彼此必鈔存，互爲校勘，識其卷首。小山書畫印牙章，精篆，神采可愛。先生卒後，悉載歸廣陵馬氏。

屈復

論述

綜論

馬璞《弱水集序》 戊戌之秋，余再至京師。或爲余誦悔翁之詩，亟訪之。索讀其全稿，而心無不愜。迄今二十餘載，而無所復移。固知論詩於漢、魏、三唐以來不能捨是而有所取則矣。觀其鎔鑄，若李杜猶少有憾焉，而世尤易視之。悔翁楚系而家秦，年二十五東遊，流寓於郯子之國，歷齊、魯、吳、越、燕、趙之郊。數十年孤貧，且老更滯跡薊門。但有集若干卷充於行篋。東阻海涯，西望渭水，關山夕陽，憑弔何極，而寂寞身後，誰爲欷歔而太息？然非交遊之寡而知之者尠。蓋自卿大夫以至閭巷之士，亦皆稍知有悔翁，而悔翁則固已如此易之者之知之同乎？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 悔翁以布衣遨遊公侯間，不屈志節，固有守士也。詩雖未純，亦時露奇氣，惟過自矜許，爲好大言，而一二標榜之人至欲以一悔翁抹到古今詩家，於是學者毛舉疵瘢而苛責之，悔翁無完膚矣。余所采數章皆鉅刃不頓，人宜厭心者。

《隨園詩話》卷一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爲妄。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覆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又卷四 丙辰以布衣薦鴻詞者，海內四人：一江西趙寧靜，一河南車文，一陝西屈復，一嘉禾張庚。車之著作，余未經見。張善畫，長于五古，人亦樸誠。獨屈叟傲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

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床下。專改削少陵，訾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顏懋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坐定，卽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慚。人以爲快。沈歸愚刻《別裁集》，僅錄屈《王母廟》一首，云：「秦地山河留落日，漢家宮闕見孤燈。如今應是蟠桃熟，寂寞何人薦茂陵？」

管世銘《讀雪山房雜著》　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而庸，施、朱、王、宋之風，於茲邈矣！

《鶴徵後錄》卷四　屈復，字見心，號悔翁。陝西蒲城人。布衣。由刑部侍郎楊超曾薦舉。著有《楚詞新注》、《李義山詩意》、《江東瑞草集》。（悔翁性迂僻，工於詩，兀傲自喜。所注《楚詞》，采合舊註，自以新意疏解之，有得騷人言外之恉。《義山詩意》惟在就詩論詩，亦頗有獨得。如《錦瑟》、《碧城》、《無題》諸篇，前人穿鑿附會之解，一舉而洗之。）

《詞科掌錄》卷一四　滿城屈復見心，號悔翁，布衣。刑部右侍郎武陵楊公所薦，不與試。乙巳、丙午之間來遊西湖，居紫陽山道觀，以所註漁洋《秋柳》詩遍謁名流。刻江東《瑞草集》。古詩闌單少力，惟律調近熟。晚遊京師，弓刀宿衛之徒，皆從受業，頗有詩聲，遂自尊侈。論詩則詆訶老杜，注《騷》則掎摭紫陽，每爲士夫所鄙。其流傳之詩，有不必爲之題（如《書中乾蝴蝶》、《水中雁字》，多至數十篇），有不可通之句。金壇史公度曾舉其《楊花》詩，予存其可通者。

《國朝正雅集》卷二引《寄心盦詩話》　蒲城屈悔翁徵君樂府詠史，獨開生面，古意盎然。五言古詞意渾勁樸質，近體直接浣花，不盡空響。聞徵君在京師以少陵自許，有少年欲難之，向徵君曰：「大集有《書中乾蝴蝶》三十首，不知浣花翁有此題否？」徵君大慚，語塞。然誦其《春日》、《秋日雜興》諸作，可謂於神貌兩得者，而其托意亦自不凡。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四二　殘山賸水黍禾荒，詠史游仙盡慨慷；一卧曾廬徵不起，繁絃急管奏清商。

《明遺民錄》卷一三　其論詩，於賦、比、興之外，崇以寄託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姑借題發抒。所著有《弱水集》，讀之繁音促節，詞多悠謬，不可曉知。其幽隱之衷，無所於訴，一寄托之詩，以發其怫懠幽憂之感，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窮詰者。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爲外人道也。所著《弱水集》之外，有《楚詞注》、《義山詩箋》若干卷。

《清史列傳・屈復傳》　嘗注《楚詞》，自以新意疏解之，頗得騷人言外之旨。說李義山詩，一洗穿鑿附會。常談論詩於賦、比、興之外，專以寄託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遊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皆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借題發之，未可刻舟而求劍。其詩渾勁樸質，獨開生面，託意不凡。鄭方坤、王昶甚稱之。

光緒《蒲城縣新志》卷一〇　下筆千言立就，警句奇辭大率自餓腹中湧出。詩道自明季以來，王、李運衰，鍾、袁派作，至漁洋主盟，標唐賢三昧，以新天下之耳目。趙秋谷從而詆之。而復以窮愁布衣聯鑣其後，沈鬱頓挫，悲壯蒼涼，筆驚風雨，詞泣鬼神，蓋合少陵、放翁、李崆峒之佳者一鑪而冶。江南許元基評爲「國朝第一」，信不虛也。而其人堅貞不仕，抑亦古之高士云。

吳家龍《唐詩成法序》　先生所選注《唐詩成法》八卷，皆取法律，兼備五七言，近體注其作意，以及字句相承之脈絡，使學者了然，知有矩度。亦水心先生所云「孔子誨人詩，無庸自作，皆取中于古之意」耳！

《霞外攟屑》卷八下　弱水詩，道源少陵，七古間學昌谷，最長於七律。如《旅懷》三首、《秋懷》八首、《登岱》五首、《戊戌春日雜興》十八首、《秋日雜興》二十首、《錢唐懷古》十首，沈鬱頓挫，慷慨悲歌，眞浣花嫡乳也。《論詩絕句》凡二十四首，茲錄其十三云：「李杜文章妙入神，中原逐鹿幾千春？捉刀猶帶英雄氣，遙想嚴公第一人。」「難將成敗論人文，語出賢豪氣逸羣。若許幷州劉越石，六朝誰不少風雲？」「空裏閒雲首尾無，一鱗半甲有何殊？滿城風雨吳江冷，可是驪龍頷下珠？」「東南孔雀自高飛，盡學邯鄲步總非。惟有北征貫日月，遙從天漢載支機。」「才高八斗兩天人，語不驚人泣鬼神。海岳何曾有高下？纖兒偏袒總難論。」「一代高才老嫗傳，卻嫌脂粉涴天然。人間那得眞西子？顰殺雙眉諸少年。」「江左風流事已遙，當時金粉尚魂銷。從他嗤點流傳在，畢竟何人見六朝？」「先知兵馬備遼東，撼樹蚍蜉恐未工。俊逸終憐何大復，粗豪不羨李空同。」（二句本薛惠《考功集・戲成五絕句》，但易解爲羨耳！）「三代而還盡好名，文人自古善相輕。鍾譚死後虞山出，從此前賢畏後生。」「萬紫千紅粲以繁，野花結子也堪餐。苦將心力成孤詣，不敢隨風薄宋元。」「遠宗樂府步邯

鄆，近鑒妃豨咽廢餐。自是無人求古意，月明河海大江寒。」「文章生死判升沈，憶奉漁洋邁古吟。此日盡譏好聲調，披沙那肯揀黃金？」「好花一樹幾枝紅？祇在佳人採擇中。辛苦世間莽兒女，拾將零落罵春風。」似亦兼綜博涉，轉益多師。不薄宋、元，尤爲通識。（《別裁集》卷一二。孫枝蔚小傳：「近有秦人，胸無典籍，好爲大言。至云作詩，先洗去李杜俗調。庸妄如此，而人羣然信之，云遠勝豹人，不可解也。」按：秦人即悔翁。）

《晚晴簃詩滙》卷七二 悔翁本楚系而家於秦，足跡半天下，豪宕感慨一寓之詩。所作原本漢、魏，貫串三唐，不屑屑依傍他人門戶，卓然成家。論者謂如鸞鳳之音，非鸚鵡之語。

分論

《魯隱公菟裘》《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羽父之惡，寫來可畏。

《王母廟》《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見求仙之無益，茂陵有知，應亦啞然失笑。七言律悔翁有《書中乾蝴蝶》詩、《水中雁字》詩，皆二十餘章，此種最足減損詩品，愚故獨取此篇。

《題元遺山論詩後》《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所見者大。

《黃梁夢盧生祠》《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從來作者總言盧生之癡心，此更翻得有味。

《偶然作》《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欲覺晨鐘，但恐買駿馬、買美人、買高爵者俱不聞耳。

《題漢樂府後》《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唐山夫人樂府更在李延年、司馬相如之先，特爲拈出。

《鄧通錢》《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舉一鄧通，警世之多錢自雄者。

傳記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弱水詩鈔小傳》 屈復，字悔翁，晚自號金粟道人。家世莫得而詳，即同邑人亦無有悉之者。其所見於詩篇，大率多殘山剩水之思，《麥秀》、《黍離》之感，如白首狂夫，歌哭道中，輒向黃河，亂流欲渡，令人累欷增戚而不能已。疑若夏肆周遺之所爲作，又或附鳳攀龍，與前明有瓜葛者近是。自其少年時，即棄帖括不事，隻身走萬里，寓沂、郯間最久，既乃之吳、楚，之閩、越，垂老乃轉徙之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名公卿多從之遊。武陵冢宰楊公奇其才，以鴻博薦，三徵不起。寓僧廬，日坐卧土床中，諸貴人以問奇至者，趾相錯。作《客約自白》：「不迎不送，不作寒暄語，願來遊者聽。」至則與講論詩文，源流派別，并前史善敗興亡陳迹，以及關河扼塞、兵馬漕鹽、天文律曆，愷切詳明。坐而言，作而可行，鑿鑿乎如藥石之可以伐病，非彼枯槁忘世、老死牖下者所可望項背也。其論詩，于賦、比、興之外，專以寄托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而姑借題發抒。必沾沾然執是數者，求之是之，謂買櫝而還珠，按圖而索驥。今試取《弱水集》讀之，繁音促節，詞多悠謬，知翁之寄托，固自有出天入地而莫可窮詰者。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不足爲外人道也。翁年七十餘，重至郯邑，寓其鄉人王大令署中。時余爲沂州守，見予詩便欲與訂千秋之業，以《詩集》及所註《楚詞》、《義山詩箋》相寄。適予有歷亭之役，不及晤。比還轅，而翁已先期歸里，今存亡不可知。念翁與余有一日知己之言也，爲刪其全集，得若干首付鈔胥云。

《清史列傳·屈復傳》 屈復，字見心，陝西蒲城人。年十九，試童子第一。忽棄去，走齊、楚、吳、越間，轉徙至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居僧廬，坐卧土牀中。與客約，不迎不送，不作寒暄語。諸貴人以問奇至，趾相錯也。出則高杖，四童扶持。與客講論詩文源流，諸史興亡陳迹，以及關河扼塞、兵馬漕鹽、天文律曆諸事，愷切詳明，言之鑿鑿。【略】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不赴試。舉主楊超曾未見復，復亦不謝。【略】沈德潛謂復以布衣遨遊公侯間，不屈志節，固是有守之士。無子。妻死不再娶，時比之林和靖。

光緒《蒲城縣新志》卷一〇 屈復，字晦翁。高才而隱於詩。年十九，縣試童子第一。忽棄去，遨遊豫、齊、燕、趙、吳、越間，似隱非隱，似狂非狂。詩名滿天下，卒無有能測其爲人者。初之京師，四方學詩者甚衆。顯貴人多慕之，令子弟從遊，復終不一接。怡賢親王初受封，欲得博學端人以備咨訪，令尚書集可托代物色之，數年無所得，至是得復以告王。王曰：「固聞之，速延之來！」尚書過復寓，致王延攬意，許歲奉千金。復謝之。尚書固

請，復固辭。友人或尤復，復乃賦《貞女吟》以見志。刑部尚書張廷樞，韓城人也，知復，欲薦於朝，復固辭。乾隆元年，開制科，以博學鴻詞徵者雲集京師，復獨黯然不求知。一日，刑部侍郎楊景曾與程田二侍郎論當世人物，景曾曰：「屈晦翁先生第一流也。」二侍郎曰：「聞之詩最工。」景曾笑曰：「何止於詩？」遂上章薦復，不令復知，曰：「令之知，則不就矣！」景曾與復本不相識也，復聞之，賦《感遇詩》三十首，卒不就徵，亦不一謁謝。復遊蹤半天下，而寓郯城最久。無子，不續娶，不歸里，不爲諸侯客，亦不主壇坫，所到處惟與人言詩。士之以詩來學者，始受其贄。否則，一介不取，往往竄不舉火，而談詩不少衰。

紀事

作家逸事

《明代千遺民詩詠》卷三　屈復，蒲城人，晚自號金粟道人。所作詩，大率多殘山剩水之思，《麥秀》、《黍離》之感。垂老之京師，以詩學教授弟子。以鴻博薦，三徵不起。寓僧廬，日坐卧土牀中，諸貴人以問奇至者，趾相錯也。著有《弱水集》。

《詞科餘話》卷七　蒲城屈復則年近七十，尚事塗抹如三五少年時，去古遠矣！

《霞外攟屑》卷八　屈悔翁（復），晚號金粟道（一作老）人。家世莫得而詳。同徵友長洲馬力臣（璞）叙其詩，謂楚系而家秦。年二十五東游。流寓郯城最久。中更齊、魯、燕、趙、吳、越、閩、粵。垂老客京師，以詩教授。武陵楊文敏太宰，時爲刑部右侍郎，薦舉博學鴻詞，三徵不起，賦《感遇》五古三十首。年七十餘，復游郯，歸蒲城卒。鄭荔鄉撰小傳（今《藝苑捃華》本無之，見繡水王氏《十家詩鈔》）云，弱水無子，立族人爲曾孫。程綿莊譏其不講於禮。詩多殘山賸水之思，《麥秀》、《黍離》之感。若夏肆周遺之所爲作，又或附鳳攀龍，與前朝有瓜葛者。其論詩，於比、興之外，專以寄託爲主。謂陶之《飲酒》、郭之《游仙》、謝之《登山》、左之《詠史》，彼自有所以傷心之故，姑借題發抒，必執是數者求之，固矣。（庸）按：集中《過貞賢里詩》自注：「歲丙寅，予年十九。」則生於康熙七年戊申。其時永明久滅，天下大定。荔鄉所謂附鳳攀龍，固未覈實。《貞女吟》，鄭注云：「戊戌，怡賢親王未封，時有薦弱水入邸，歲幣千金，固辭乃止。」其詩云：「細微鴻鵠志，願終此清白。」亦未有周遺意也。惟詠古十首，以夷、齊、魯仲連、留侯居首。邵康節、申屠蟠居末，似有感而作。《過流曲川詩序》以王永強、大同人，前綏德鎮副總兵，戊子十二月舉兵應姜瓖，己丑三月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縣，又破同官縣，敗於朱原鎮，自縊。《貳臣張天福傳》云：六年三月，延安參將王永強叛。陷延安、榆林及同官、臨潼等縣。天福同吳三桂、都統李同翰從間道擊，大俘獲。）之恢復未成爲憾，而極詈吳三桂之毒殺。又《三月二十八日登東城樓，感往事作》五律十首，自注：「事詳流曲川詩序。」中有云：「百年又三月，往事此重闉。」「降將豺狼性，孤城蟻蝨臣。」「御座供麻絰，威儀忽漢官。明倫方痛哭，戰士已凋殘。」「三十一年後，遙遙鼙鼓來。」「南天多美醞，八面有觀音。人說宗權反，由來無此心。天心終厭漢，牧豎豈無人。」末云：「中有吾家季，時危守北城。敵人驚鐵面，從此有驍名。霧塞昏天地，煙銷隔死生。高堂今白首，哭弟淚交橫。」是弱水之叔曾預其役，事在順治六年，下距弱水之生二十年，似其父或仕勝朝，而其名不可考矣！同治癸酉，浙江六十八名舉人石門屈元炘行卷首履歷云：十二世祖冲宇，國初布衣，著有《楚辭注》、《義山詩箋》、《弱水詩鈔》等集行世。豈孝廉即弱水所立曾孫之孫，冲宇乃其本名；抑別一布衣同姓者，錄悔翁所作。後人不察，誤以爲冲宇著述耶？弱水有《玉谿生詩意》八卷，殆即所謂《義山詩箋》，非有二書也。

作品本事

《過流曲川》　徐鼒《小腆紀傳・永曆上》：順治五年正月，降將金聲桓偕其黨王得仁以南昌叛我大清來歸。【略】四月，降將李成棟以廣東叛我大清來歸。十一月，降將姜瓖以大同叛我大清來歸，在籍鄉官萬練、劉遷、王永強皆舉兵應。瓖、練踞偏關，復寧武、苛嵐、保德；遷略雁門關及代州、繁峙、五臺等縣；永強據榆林，窺西安。于是前寧夏巡撫李鹿夔起兵平陸，克

潼關及蒲、解二州。《霞外攟屑》卷八下：《過流曲川詩・序》以王永強之恢復未成爲憾，而極詈吳三桂之毒殺。（王永強，大同人，前綏德鎮副總兵，戊子十二月舉兵應姜瓖，己丑三月陷延安、榆林等十九州、縣，又破同官縣，敗於朱原鎮，自縊。《貳臣・張天福傳》云：「六年三月，延安參將王永強叛，陷延安、榆林及同官、臨潼等縣，天福同吳三桂都統李同翰從間道擊，大俘（獄）（獲）。」）

著録

馬璞《弱水集序》 辛酉秋，忽有其同里茂才賀闇然（克章）者，館於萬全縣幕，見其詩，歎曰：「是集而或不傳，俾別有所待，吾鄉其無人矣。亟謀付剞劂。」聞之者異之，亦相與助其成焉。於戲！是集而果傳。【略】乾隆壬戌元夕長洲學弟馬璞序。

梁善長《重刻弱水集序》 蒲城屈悔翁先生，少不習舉子業，精於聲律，所著有《楚詞新注》、《唐詩成法》、《玉溪生詩意》、《百研銘》、《弱水詩集》。一時名公巨卿、豪雋之士微論得交於先生與否，無不知有先生者。而先生客遊海内，卒於維揚。諸鋟版之寄臨汾者，漫漶無存。故關中後進及宦於陝者，皆以不得見先生全書爲憾。己卯夏五，余署掾蒲城，得交於先生之曾孫來泰、志同，索先生所著述，不獲一帙。志同告之，故爲悵怛者久之。而列憲時諄屬博求。既乃從邑紳士家得所藏一二蝨本以應，莫不珍同琮璧，重如彝鼎。余每爲志同言之，顧志同家貧寠力，不克付梓。予因謀之邑紳士捐俸重鐫，而是時方籌運軍糈，未遑及也。迨庚辰春，予卸蒲事，返白水，至冬又調鐫，而是時方籌運軍糈，未遑及也。迨庚辰春，予卸蒲事，返白水，至冬又調任郃陽，而此願遂虛矣。夫志同固知寶先業者，先生集刻常懸懸於中而不能去。今春，聞欲到郃，又以病阻。秋中，余門士原君錫九持志同書來，言先生著作得邑諸君代爲畫議，醵金開雕。《唐詩成法》、《百研銘》已竣工。而《弱水詩集》、《玉溪生詩意》、《楚詞新注》亦將以次剞劂。果爾，則流傳浸廣，直與少陵、輞川諸集後先輝映矣。而其書未獨無求余助梓之語，惟欲得余一言弁諸篇首，余於此舉固不可無以襄之也，而又甚樂於附名先生之後也，乃爲述其重鐫之顛末，授原君而轉達之，以識余十餘年傾慕先生之意。至若先生之詩之爲漢魏、爲三唐、爲兼漢魏、三唐而一之，如鸞鳳之音，非鸚鵡之語，當代名流已有論定者，余固無容贅一詞也。

《四庫全書總目・楚辭類存目・楚辭新註》 八卷。陝西巡撫採進本。國朝屈復撰。復字悔翁，蒲城人。是編採合《楚辭》舊註，而自以新意疏解之。復頗工詩，故能求騷人言外之意，與拘言詮、涉理路者有殊。而果於師心，亦往往臆爲變亂。如《離騷》曰「黃昏以爲期兮」二句，指爲衍文。《天問》一篇隨意移置其前後，謂之錯簡。《九歌》末禮魂一章，欲改爲禮成，以爲《九歌》之亂辭。大抵皆以意爲之，無所依據也。

《清史列傳・屈復傳》 著有《楚詞新注八卷》、《李義山詩箋》、《弱水集》、《江東瑞草集》。

光緒《蒲城縣新志》卷六 《弱水集》二十二卷、《楚詞新註》八卷、《唐詩成法》八卷、《玉溪生詩意》八卷、《百研銘》一卷（俱屈復譔）。

薛雪

《隨園詩話》卷五 吳門名醫薛雪，自號一瓢，性孤傲，公卿延之不肯往；而予有疾，則不招自至。乙亥春，余在蘇州，庖人王小余病疫不起，將掩棺，而君來，天已晚，燒燭照之，笑曰：「死矣！然吾好與疫鬼戰，恐得勝亦未可知。」出藥一丸，搗石菖蒲汁調和，命輿夫有力者，用鐵箸鍥其齒灌之。小余目閉氣絕，喉汩汩然似咽似吐。薛囑曰：「好遣人視之，鷄鳴時當有聲。」已而果然。再服二劑而病起。乙酉冬，余又往蘇州，有廚人張慶者，得狂易之疾，認日光爲雪，啖少許，腸痛欲裂，諸醫不效。薛至，袖手向張臉上下視曰：「此冷痧也，一刮而愈，不必診脉。」如其言，身現黑瘢如掌大，亦即霍然。余奇賞之。先生曰：「我之醫，即君之詩，純以神行，所謂人居屋中，我來天外是也。」然先生詩亦正不凡，如《夜別汪山樵》云：「客中憐客去，燒燭送歸橈。把手各無語，寒江正落潮。異鄉難跋涉，舊業有漁樵。切莫依人慣，家貧子尚嬌。」《嘲陶令》云：「又向門前栽五柳，風來依舊折腰枝。」《咏漢高》云：「恰笑手提三尺劍，斬蛇容易割鷄難。」《偶成》云：「窗添墨譜搖新竹，几印連環按覆盂。」

又卷一二　薛徵士雪善醫而性傲，署門曰：「且喜無人爲狗監，不妨喚我作牛醫。」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專治諸病頭領一員：神醫薛一瓢雪，有《掃葉山莊集》、《一瓢詩集》。

《墨林今話》卷一　長洲薛徵君雪，字生白。託醫以養親。母氏年老，晨夕侍奉。有司薦之不應。工繪事，墨蘭尤精妙。嘗見其自題絕句云：「不須憑客問如何，穠亦無聊澹不多。若道幽芳堪鑒賞，近來空谷有誰過。」「我自濡毫寫楚辭，如何人喚作蘭枝。風晴雨露君看遍，一筆何嘗似畫師。」「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減，怕多筆墨惱春風。」著有《掃葉莊詩稿》。徵君爲人放誕風雅，偶遇異僧身挂一瓢，鐫七字，曰：「喫盡天下無敵手。」薛奇之，邀至家，出席共飲，以瓢注酒，容一觔，僧盡三十六瓢，薛僅一瓢，遂以自號。嘗有江孝廉爲厲所纏，呼曰：「薛一瓢至矣。」即遁去。故袁子才贈詩云：「九天傳姓氏，百鬼避聲名。散藥如頒賑，籌方當用兵。」遠近聞其名者，爭致之。

《國朝畫識》卷一〇　吾友薛子一瓢，游於橫山葉先生之門。自少已工於詩，既長，託於醫，得食以養其二人。後母氏年既高，昕夕侍養，有司欲薦之出，不應。而工六法，解繪事。《歸愚文鈔》：吳門薛徵君雪，字生白，詩出葉已畦，書仿東坡居士。其寫墨蘭亦精妙，嘗見其自題絕句云：「不須憑客問如何，穠亦無聊淡不多。若道幽芳堪鑒賞，比來空谷有誰過。」「我自濡毫寫楚辭，如何人喚作蘭枝。風晴雨露君看徧，一筆何嘗似畫師。」「逢場爭說所南翁，向後人文半已空。不是故將花葉減，怕多筆墨惱春風。」所著有《掃葉莊詩稿》。（《墨林韻語》）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沈歸愚曰：【略】其詩綺麗者本飛卿，鐫鑱荒幻者本昌谷，平易者本樂天、東坡，而最上者則又闖入盛唐壺奧，是生白之生平難以一端概者。生白之詩，亦難以一體盡之。

《咏馬》《隨園詩話》卷一五：詩人能武藝，自命英雄，晚年有王處仲擊唾壺之意。【略】薛生白《咏馬》云：「爾不嘶風吾老矣！可知俱享太平時？」

《自東峰歸掃葉莊舟中先寄示不倚》《晚晴簃詩匯》卷七三：生白以醫名。同時葉天士醫名最著，生白頗與立異同，故署所居曰掃葉莊。受詩法於葉橫山，淵源甚正。而詩名爲醫所掩，如：「山果落荒徑，水禽鳴遠村。」「遙知依返照，獨立望歸船。」眞樸有味，皆不作唐以後語。

《國朝正雅集》卷三引《江蘇詩事》　生白學詩於葉橫山，宗法特正，尤精岐黃，活人甚夥，世稱名醫，與葉天士齊名。丙辰鴻博，生白曾與薦舉。今鮮有知爲詩人者，蓋以醫掩耳。贈汪山樵有「曾共金門獻賦時，而今兩鬢各成絲」之句，其明證也。

《過先業師分湖故宅又至橫山別墅》《晚晴簃詩匯》卷七三：沈歸愚曰：生白游橫山葉先生之門。自少已工於詩，既長，託於醫，得食以養其二人。

《畫林新詠》卷一　名雪，吳下名醫也。好讀《易》，所著採入《四庫全書》中。能詩，並精技勇。善畫蘭，不輕下筆，識者珍之。　吳下名醫薛一瓢，春山采藥暮雲遙。紈芳定有靈均意，澹墨生香一尺綃。

勞孝輿

《碑傳集》卷一四〇　勞孝輿以字行，一字阮齋，南海人。神峰僊朗。受知於督學惠公士奇，名日起。就試鴻博未用，以拔貢生廷試第五人得爲黔中令。是時苗亂初靖，民未安居。孝輿初至，即奉檄委治古州屯務有效，歷錦屏、清鎮、龍泉、清溪、畢節諸邑。龍泉人思之，建勞公書院。畢節故有鑄局，莅任者率滿載去，孝輿則兩袖清風如故也。最後調鎮遠，卒於官。著《春秋詩話》、《阮齋詩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勞孝輿，字阮齋，號巨峰。廣東南海人。貢生。官知縣。有《阮齋詩文鈔》。

又引《廣東通志》　孝輿受知學使惠士奇，與何夢瑤、羅天尺、蘇珥齊名，世稱「惠門四君子」。舉博學宏詞，召試未用，旋出爲黔宰，措置八堡屯田。卒於官。著有《春秋詩話》、《讀杜識餘》。

《文獻徵存錄》卷三　勞孝輿，字阮齋，南海人。少好游，渡瓊海登羅浮絕頂，浮江觀衡嶽。著作甚富。補諸生，受知學使惠士奇，與順德羅天尺、蘇珥、陳世和、陳海六、南海何夢瑤、吳世忠、番禺吳秋齊名，號「惠門八君子」。雍正七年選貢於朝，次年修《一統志》，分纂粵乘，發凡起例多出其手。

編修魯曾煜爲總纂官，甚重之。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科，試罷出爲貴州錦屏知縣。時苗亂甫戡定，屯田議起，上官委之措置。遂入山苗，由二嶺至山婆，踰圭翁斗巴達琴台，竭瘁心力。七月將去，山民蟻行，盤路而下，曰：「公衣食我，忍未及親我飽暖而去也！」皆泣下。移知清鎮、龍泉、清溪、畢節，皆有廉平之譽。卒於鎮遠。有《春秋詩話》、《讀杜識餘》及《阮齋文鈔》四卷、《阮齋詩鈔》四卷。子潼，乾隆三十年舉人。有《孝經考異選注》、《救荒備覽》、《荷經堂詩文集》。武進劉星煒、大興翁方綱、餘姚盧文弨皆稱之。

《清史列傳・勞孝輿傳》 勞孝輿，字阮齋。亦南海人。雍正十三年拔貢生。少好游，渡瓊登羅浮絕頂，浮江觀衡嶽。著作日富，受知學使惠士奇，名大起。雍正八年詔修《一統志》，孝輿與纂粵乘，發凡起例多出其手。會稽魯曾煜爲總裁，亟稱之。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報罷，以拔貢廷試第五人出爲貴州知縣。時苗亂始定，民未安居，孝輿初至，奉檄委治古州屯務，使經理三堡，遂入苗山，由二嶺至山婆，踰圭翁斗巴直達琴臺，措置八堡屯田，足繭萬山者七月。將去，屯之民蟻行盤路而下，攀轅曰：「公衣食我，忍未及覩飽煖而去也！」皆泣下。歷錦屏、清鎮、清溪、畢節諸邑，以文學飾吏治。布政使陳德榮深與投契。所上勸民開墾、養蠶、種樹諸說，德榮多採納，檄行諸郡，至今民以爲便。補龍泉，不欲以催科見長，毀嘉靖舊碼，易爲今制，輸糧者獲羨歸，民大悅，爲建勞公書院戶祝之。最後調鎮遠，卒於官，年五十。

勞濟、勞潼《先明府詩鈔紀後》 先君好文學，所至以文爲治，暇輒引邑中生童於庭，爲之講解經書大義，以興起文教爲己任。童子試，有一字訛，必親爲改正面喻之。每歲暮，給寒生膏火，必捐俸與之倍。時藩司陳公(德榮)以詩文相投，公事之餘，所有著作，悉屬先君論定，始授梨棗。而所上勸民開墾、養蠶、種樹等議，條列事宜，陳公多採納之，檄行通省，至今民以爲便。【略】先君著有《春秋詩話》五卷，辛未歲宜城張司馬(汝霖)梓之以行。《阮齋詩集》八卷，《文集》四卷，今始付刻。《讀杜識餘》五卷，藏於家。

又 (先君)以拔貢廷試第五人，選授知縣，試用貴州，發往古州辦理屯務。古州在苗蠻中，當是時，苗疆甫定，大師既旋，括苗田以興屯，苗人方反側自危，而地當兵燹後，饑疫頻仍，民遷徙失業。先君殫心力爲之經畫區處，並親慰諭之。嘗暑月丈田烈日中，屏帳蓋，躬至省視，揮汗淋漓無倦態，盈縮均平，苗民胥悅。蓋至如詩中所云「牧豎呼牛避，苗蠻執鷰迎」，而先君於是始告無罪矣！

盛海觀《春秋詩話序》 歲癸丑，予初入粵，客端州署，校閱試卷。時同事者爲江南江寧劉君峨厓，廣東南海勞君巨峰，皆博雅士也。月餘內，樽酒論文，刻燭吟詩，頗極人生韻事。試既竣，劉君以病去，勞君乃出所著《春秋詩話》屬序於予，予心賞其名，及展卷披閱，蓋取《左傳》中與《詩》相附者集爲五卷，曰賦、曰引、曰解、曰拾、曰評，類聚羣分，章疏句解，要皆發前人之所未發。

蘇珥《春秋詩話序》 孝輿則磊落英多，人謂其五言得王、孟風味。

《鶴徵後錄》卷九 勞孝輿，字巨峰，一字阮齋。廣東南海人。拔貢生。由廣東巡撫楊永斌薦舉，後官貴州鎮遠知縣。著有《春秋詩話》。(阮齋才氣豪放，學亦博贍。所著《春秋詩話》專取左氏之言詩者：一曰賦詩，如重耳賦河水、秦穆賦六月之類；二曰解詩，如卻至解兔罝、穆叔解「三夏」及「文王鹿鳴」之類；三曰引詩，如鄭公子忽引「自求多福」、陳敬仲引「翹翹車乘」之類；四曰拾詩，乃古詩佚句，左氏拾而出之；五曰評詩，爲吳公子《觀樂》一篇。每條後各以所見附著之。)

《詞科掌錄》卷一五 南海勞孝輿，拔貢生。與里人羅天尺、蘇珥齊名。廣東巡撫昆明楊公所薦。羅天尺有《癭暈山房詩》，勞爲之序：「余嘗好浪遊，妄欲跡遍海內，與天下士交。髮未燥即從先君薄遊瓊南，望洋而嘆。讀海外文，謬謂有所得。甫弱冠，杖策踰嶺渡河，倘徉江淮閒，氣愈豪，則益自喜，而猶以未得交當世鉅公偉人爲歉。久之，聞見稍殊，衣輕而策肥者，卑不足道，其高者或標榜聲華，自爲位置，大都皆羊公鶴也，則又悔吾之遊爲無當。未幾，鱔門夫子視學吾粵，以古學爲斯文倡，吾黨二三子若羅子履先、陳子海六、何子贊調、陳子聖取、蘇子瑞一輩皆從之遊，余亦勉自淬厲，私幸向之，奔走四方而不得其當者，今且庶幾乎遇之！詎謁見後，旋以憂告，二三子追隨絳紗春風鼓鑄之餘，雖齒及余，余實未嘗承聲欬也。事竣，弗獲祖送，每誦二三子胥江驪唱，輒嗟嘆不能已。己巳而有冶溪陳學士者，爲鱔門鄉人，與履先爲忘年友，以聲詩提唱於五山之麓，豪唫達境外。余將褰裳從，以爲未得侍鱔門，得見其鄉先輩如見鱔門焉。又以衣食，馳無隙暇。去年秋風報罷，二三子各不相聞。履先方落拓爲磨鏡遊，詢之冶溪已逝，然

後嘆十年前之奔走四方而不得其當者。今既得於當前而且兩失之也。今年夏有省志之役，與履先襄事於粵秀山堂，討論軼事，發爲詩歌。履先更出其近草示余，諦審雌黃，皆出二公手訂。鱠門之言曰：「詩與爲膺唐，無寧眞宋，牧齋所謂精求於韓、杜而□助以眉山、劍南，是惟吾子。」冶溪之言曰：「自科舉業興，人鮮實學，五都之市，碎胡琴者純蹈虛聲，今羅君不僻處，天末赤幟，將樹君所矣。」夫鱠門分尊嚴而言質，固然獨怪。冶溪以大江、鉅公不稍自諱，其言與余向者之見略同。乃知吾黨固不可自薄。而余之失二公爲可憾，履先之前後得二公爲當世子雲，洵足以樂乎此也！顧冶溪已矣，金臺珠海又復萬里而遙，履先且何以爲情乎？不寧惟是，迴憶數年前與二三子酣歌縱論時，曾不轉盼而風流雲散，聖取薄宦于江浙贊調，雖捷去，將卑棲於桂林。若海六瑞一輩，俱不得志，散居鄉塾。而余獨與履先棲遲省會，以手腕供人役，一燈相對，中夜悲歌，抑獨何哉！抑獨何哉！」

王藻

《隨園詩話》卷四　丙辰徵士王藻，字載揚，吳江人，販米爲業。《偶題桃源圖》云：「相看何物同塵世？祇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于沈綸翁先生，四處揄揚，遂棄業讀書。吳大宗伯荊山薦舉鴻詞科，廷試報罷，往來揚州，與詩人結社吟咏。貌瑣瘦急遽，小聲音。好蓄宋板書、青田石印章。有友借觀，誤墮地碎，載揚垂泣三日，其風趣如此。《讀悔村集》云：「百首淋浪長慶禮，一生慚愧義熙民。」《剪梅》云：「大抵端相求入畫，最難割愛似刪詩。」又：徵士王載揚，吟詩以對仗爲工，有句云：「百五正逢寒食節，十千誰醉美人家？」愛余《滕王閣》詩「阿房有焦土，玉樓無故釘」一聯。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稗勺》　乾隆五年正月既望，余與王徵君藻同舟詣郡，舟過呂蒙山，快雪時晴，林巒如繪，興發，聯句爲詩。王得一聯云：「句聯廣州宅」，用何遜、范雲事；「跡擬香山行」，用樂天拂光事，允爲擅場。

又引曹廷樞云　吳文恪公爲學士，聞梅沚名，以賓禮延致之，青鞵布韈，長揖就坐，大爲文恪激賞。文恪領《一統志》書局總裁官，遂專委梅沚以檢閱之任，殫精著錄，凡七閱寒暑，而文恪卒於位。

又引沈德潛云　載揚詩字必典，語必穩，偶儷必工，舒徐容與，步驟有節，可謂雅音矣。

又引全祖望云　梅沚之詩，其取材也精，其就律也細，清和溫麗，匠心獨運。蓋兼擷前人之長，而別有閑情逸筆出於行墨之表。

又引鮑鈐云　載揚詩，上下古今，靡所不窺，而一以漁洋山人爲宗，時時出入於小長蘆釣叟。故余之贈載揚詩云：「師資兼秀水，宗派本新城。」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字載陽，號梅沚，江南吳江人，有《鶯脰湖莊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四四　王公字載揚，江蘇吳江縣人。監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官國子監學正。著有《鶯脰湖莊詩集》。

《晷雅集》卷二　鴻博制科，松陵舉者如沈冠雲、迮耕石、吳萬長、陸元萼、周道夫暨梅沚六人。或祖述《風》、《騷》，或湛深經術。可上希潘、徐，而無其遇，可惜也。

《詞科掌錄》卷六　吳江王藻載揚，監生。副憲奉天孫公所薦。詩學瓣香漁洋，有《鶯脰湖莊集》。雍正壬子清明日，遍邀輦轂諸名公集宛平相國怡園，各賦七言古詩一首，追和宋蘇子瞻、明楊孟載兩先生作，凡三十餘人，載揚爲之倡。

《青眼書屋即事》　《雪橋詩話三集》卷四：紫峰學士塞爾登，一字芝園，辛卯舉人，由員外累官講學。有《綠雲堂集》，澹雅清切，爲屈悔翁所稱。性嗜製杖，戴農南嘗爲賦《百杖齋歌》。王載揚夜雨留宿，其《青眼書屋即事》云：【略】。

《甲戌初正雪後過其冷香書屋》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常都尉輅能詩好客，嘗與王梅沚同作西山之游。

《寒夜觀劇偶成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二：寧武關周忠武遇吉，力戰捐軀。曹棟亭《鐵冠圖・總戎別母》一齣，觀者無不欷歔。忠武曾拒我朝之兵于河西務，太宗臨陣歎曰：「自登州登陸以來，如入無人之境，惟此一戰，差強人意耳！」

《題顧爾立畫杏花》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吳江顧卓、無錫朱襄館於紅

蘭主人者五六年，歡然無所閒。主人刻《玉池生稿》，取兩人詩附於後，時康熙乙亥也。【略】卓字爾立，以善畫花鳥名於時。

《偶題桃源圖》《隨園詩話》卷四：丙辰徵士王藻【略】販米爲業，《偶題桃源圖》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于沈綸翁先生，四處揄揚，遂棄業讀書。

陳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一・陳玉几詩集》三卷。國朝陳撰撰。撰字楞山，號玉几，鄞縣人。以書畫遊江淮閒，窮愁寡合，故其詩多悽斷怨咽之音。是編刻於康熙丙申，蓋其中年所作。首曰《繡鋏集》一卷、次曰《玉几山房吟》一卷，次曰《玉几山房擬古詩》一卷，皆戛戛獨造，如其爲人，雖未及古，要能離俗。惟擬古詩中多載勝流評語，仍沿明末山人之習耳。

《詞科掌錄》卷一錢唐陳撰楞山，布衣，自稱鄞人。初有《繡鋏集》、《秋唱》、《擬古》諸刻。壯歲以來，客于儀眞，長年不歸，意思蕭澹，屏絕人事。詩意沖逸、高簡。通政寧夏趙公祭告南鎮，聞其名，薦于朝，辭不赴，有《謝啓》極工。

《湖海詩傳》卷六陳撰，字楞山，鄞縣人。布衣。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未就。有《玉几山房吟卷》、《繡鋏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楞山爲毛西河弟子，又工寫生，以墨暈之，若不經意者，而蕭疎簡遠、品格極高。亦不苟作，故時人寶之。余定交邗溝，時年已六十餘矣。戍削而修，望之若閒鷗野鶴。嗜吟咏，今所傳吟卷，蓋一鱗半爪，佳者或不盡是也。然句如：「二分明月樓頭影，十里平山檻外雲。」「兩時茶板伊蒲饌，一樹梅花貝葉書。」「詩卷白頭悲舊雨，燭花紅淚滴秋堂。」「焚香自寫圖中影，把卷何須絃上聲！」饒有晚唐人風韻。

《梧門詩話》卷一〇徵士陳撰，【略】家錢唐，有玉几山房，蓄書畫最富，精賞鑑。初有《繡鋏集》、《秋吟》、《擬古》諸刻。客游儀(眞)〔徵〕，長年不歸。意思蕭澹，屏絕人事。詩格沖逸，《歸途》云：「日暮東風急，歸途雨正繁。泥深黏屐重，雲濕帶林昏。野水喧漁艇，人家掩竹門。遙憐折梅處，回首更西村。」玉几生工畫，其詩不媿有聲畫矣。

《晕雅集》卷二玉几戍削而修，望之如閒鷗野鶴。工繪事，不苟作。蕭疎簡遠，品格極高。

《鶴徵後錄》卷四陳撰，字楞山，號玉几，浙江鄞縣人。布衣。由通政司使趙之垣薦舉。著有《玉几山房吟卷》、《繡鋏集》。（玉几敦古絕俗，詩筆高超清削，如其爲人。尤工畫。著墨無多，翛然意遠，一時爭寶之。【略】杭董浦《玉几山人小傳》云：「玉几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略】有敬通之婦，無伯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歸，轉如旅人。客鑾江，項氏彝鼎圖書之富甲天下，充塞眼孔，亦未嘗向人辨眞贋、矜鑒賞。【略】項氏亦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館穀之。書無師承，畫絕摹仿，每一紙落人間，珍若珙璧。）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五玉几山人爲毛西河弟子。【略】董浦所撰小傳，言其有敬通之婦，無伯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歸，轉如旅人。故其詩戍削疏澹中，時有伊鬱怨咽之音也。

《墨林今話》卷二玉几山人陳撰，字楞山，自言鄞人，居杭州。學問深邃，爲毛西河弟子。乾隆丙辰舉鴻博，不就。時游江淮間。性孤介，不因人熱。詩有逸才，天然高潔。兼善寫生，水墨數筆，若不經意，而蕭疎閒逸，品格極高。舊與李鱓齊名，而寫梅尤得雋逸之趣。著有《玉几山房吟卷》及《繡鋏集》。時有陳馥字松亭、戴禮字石屏，皆從之學，得其法云。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寄心盦詩話》玉几山人與杭堇浦、厲太鴻、符幼魯諸公相唱和。其詩清而腴，擬古諸作直追伯玉、曲江。兼工寫生，以墨暈之，若不經意者，品格最高，爲時人所寶。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一張恂、湯祖祥、陳撰俱善畫。【略】撰字楞山，號玉几山人。浙江鄞縣人。寄居江都。舉鴻博不就。詩才雋逸，人品高潔。寫生與李復堂相伯仲。山水之秀鍾於五指，墨梅亦精妙。

杭世駿《玉几山人小傳》玉几山人者，錢唐陳撰楞山也。自言鄞人，家世係出勾甬，居杭非一世矣。性孤潔，不肯因人以熱，煦鮮榮而侈泠汰。詩有逸才，天然高澹，不琢自雕。讀書不多，室無儲籍。卒然語及，輒能條其出處，亦未嘗見其挾一冊咿唔也。游道甚廣，胸中無軒冕。數數稱道者，禹航嚴定隅、廣陵魏旭棠而已。之二君，亦非振古之才也。有敬通之婦，無伯

道之兒，終身甘旅，偶一歸，轉如旅人。客鑾江項氏，彝鼎圖書之富甲天下，充塞眼孔，亦未嘗向人辨眞贋，矜鑒賞。別館子居，如退院枯僧，棲眞德士。僕人娶妻生子，衣食資於主人，了然不以爲累。舉鴻詞不就，項氏亦中落，江都江鶴亭迎而館穀之。靈秀鍾於五指，書無師承，畫絕摹倣，每一紙落，人間珍若拱璧。鶴亭與弟橙里釀金營什一，以爲菟裘歸老江鄉買山之計，甫成，大耋之嗟俄及。婦已前死，繼子不類。鶴亭爲築壽藏南屏之陽，趙徵君意林敦余一言以埋幽窀，蹉跎未果。向所謂嚴定隅、魏旭棠者，死已三四十年。秀水張徵君浦山撰《國朝畫徵錄》，錄其名而畫傳。其詩有《繡鋏集》、《秋吟》已刊行。後不多作，亦不肯以詩酬應人。而意林、浦山又均化爲異物，後死之責，非余責而誰責也？江風嶺月，四顧淒清，泚筆書其梗概。別謄兩通，一告於意林之靈，一焚於玉几之墓。不書先人世系，不紀卒葬年月，不使與草亡木卒者溘然同盡而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鄞縣人。布衣。僑居錢塘。薦鴻博不就試。善畫。有《玉几山房吟卷》、《繡鋏集》。

《文獻徵存錄》卷五　陳撰，字玉几，錢塘人。工草書，能詩。有《繡鋏集》、《秋吟》。畫水石入逸品。秀水張徵君采其畫入《畫徵錄》。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浙江鄞縣人。有《繡鋏集》、《玉几集》。

《清朝先正事略・胡稚威先生事略》附　撰，字楞山，號玉几。鄞人。砥行讀書。璆然古處。詩沖逸高妙。工書畫，精賞鑑。所居玉几山房，搜藏最富。著有《繡鋏集》。

《清史列傳・陳撰傳》　陳撰，字楞山，浙江鄞縣人，毛奇齡弟子。修行讀書，嘐然古處。乾隆十二年以布衣舉博學鴻詞，辭不赴。詩意沖逸高簡，雖未及古，要能離俗。家有玉几山房，蓄書畫最富。精賞鑑，畫格尤高，爲時人所寶。著有《玉几山房吟卷》。

《國朝書畫家小傳》卷三　陳撰，字楞山，號玉几，鄞縣人。布衣。僑居錢塘。薦鴻博不就試。善畫。有《玉几山房吟卷》、《繡鋏集》。

《清畫家詩史》卷丙下（存目）

宣統《杭州府志・陳撰傳》　陳撰，字楞山，錢塘人。性孤潔。詩有逸才。自刊《繡鋏集》後即不復多作。讀書能強記，卒然語及，輒能條其出處。畫無模仿，書乏師承，每落一紙，人皆珍之。薦舉鴻博不就。號玉几山人，杜門以老。

《畫林新詠》卷一　名撰，號玉几山人，錢塘人。工詩，善畫山水。西湖烟水綠平隄，芳樹陰陰布穀啼。讀到硯林題畫句，齊雲青隔楚雲西。（丁龍泓有《題玉几畫小齊雲圖》詩）

祝維誥

全祖望《祝豫堂詩集序》　今館閣中言詩者，共推浙右萬先生孺廬爲第一。嘗過予邸，四顧壁間，獨長哦豫堂《清明游陶然亭詩》，以爲冲融駿雅，有《唐賢三昧集》之遺，則豫堂之詩之工，固無待乎予之費辭。【略】予觀今日之朋試於京者，如豫堂之才，不可多得，吾固知其必遇。豫堂雖不及親預鹿鳴之席，其所得有多焉者也！

《湖海詩傳》卷七　祝維誥，字宣臣，號豫堂，秀水人。乾隆三年舉人。官內閣典籍。有《綠溪詩稿》。

又《蒲褐山房詩話》　先生少有才名，一直薇垣，公卿皆爲延譽，查、張兩相國尤器之。屢隨清蹕，故灤河、遼海風景數見於詩。李布衣鐵君謂其「怡穆醇靜」。沈宗伯稱其出塞諸作「激壯遒上，蓋是時風雅中巨擘也」。然沉淪下秩久之，當出補同知而非其意所願。量遷內閣典籍，乞病以歸，未及家而歿。余至京師，卽辱先生獎許，以《綠溪詩稿》屬爲點定，留篋中者垂四十餘年。今始歸其孫世守焉。子喆亦已謝世，別見於後。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　豫堂爲斗巖員外之孫，詩文深得家法，故居海寧之園花斗巖，遷秀水，得錢氏綠谿莊，擅泉石之勝，因以名其集。

又（豫堂）所爲《燕臺新樂府》，一時膾炙人口。

《鶴徵後錄》卷三　祝維誥，字宣臣，號豫堂，浙江秀水人。增監生。由奉天府府丞管學政事王河薦舉。乾隆戊午舉人。官內閣中書，陞典籍。著有《綠溪詩稿》。（先生爲斗巖員外之孫，清才淵雅，詩文深得家法。與薛石、柘坡、偶圃諸老交最契。時相酬和。居京師，作《燕臺新樂府》，如《賣漿行》、

《潑水謠》、《縫窮歎》、《太平鼓引》諸篇，有合風人之旨。家住園花爲錢氏綠溪莊，擅泉石之勝，因以名其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四五 按：祝公一字宣臣。浙江海寧州人。秀水縣籍。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戊午舉人。官內閣中書。

又引《南雅堂筆記》 秀水祝豫堂先生維誥，著《綠溪詩稿》，緣所居綠溪莊曰小方壺。其詩清麗芊緜，樂府體尤佳。

《詞科掌錄》卷一四 秀水祝維誥宣臣，增廣生，淳郡王禮爲上賓。集名《綠溪詩稿》，出入韓、李，頗極雄放。小詩如：「雁橫孤月飛南北，魚噴寒沙趁夕潮。」（《京口舟次中秋》）「春同好友將離我，心逐飛花欲上天。」（《春盡》）「市樓過社人稀飲，村舍將殘鳥亂啼。」（《高樓春望》）「家山夢斷眠空好，高館花飛聽轉愁。」（《春雨》）致可誦也。奉天府府丞山陰王河薦于朝，格于部議，不得試。

《晚晴簃詩匯》卷七五 豫堂與錢籜石、王受銘、朱偶圃、陳乳巢號「南郭五子」。詩宗西江而去其生澀，宏肆類竹垞，雅潔儷秋錦，至其凌轢波濤，穿穴險固，獨往獨來，自成馨逸，有拔戟劘壘於兩家之外者。詩稿初經王蘭泉侍郎點定，後至道光間其曾孫子虔官畿輔，始乞朱小雲觀察刪存二卷，與明甫孝廉《西澗詩鈔》同時付刻，尚非全帙也。

《燕臺新樂府》 《國朝正雅集》卷五引《菊坡詩話》：秀水祝豫堂維誥作《燕臺新樂府》，如《賣漿》、《潑水》、《響盞》、《太平鼓》之類，各有一篇，俱可補《長安風土記》。又引《碧溪詩話》：《綠溪詩稿》四卷鈔本，雍正乙卯全祖望爲序，至乾隆己未，又有李鍇序，則豫堂領戊午鄉薦之次年也【略】今《綠溪詩稿》四卷，止於乾隆己未，而《新樂府》諸篇，殆皆己未以後官京師時所作，故集中無之。然則豫堂之詩不止此四卷，而家集爲其孫嘉郡諸生祝升恆所呈，不聞尚有藏本。今錄之，以備闕遺。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九 祝維誥，字宣臣，號豫堂，浙江秀水人。乾隆三年舉人。官內閣典籍。有《綠溪詩稿》。

《清史列傳·祝維誥傳》 祝維誥，字宣臣，浙江海寧人。原秀水籍。乾隆元年以諸生舉博學鴻詞，部駁不與試。三年舉於鄉，官內閣中書。維誥清才淵雅，詩文皆得家法。在京師時，與錢載、萬光泰等交最契，時相唱和，公卿皆爲延譽。詩清麗芊緜，尤工樂府，嘗隨扈灤河遼海間，其風景數見於詩。李鍇、沈德潛、全祖望諸人亟賞之。淳郡王禮爲上賓。著有《綠溪詩稿》。

《詞科餘話》卷六 秀水祝維誥宣臣，以奉天府丞之薦，部議謂非三品大臣所舉，不準試。時留京師，有《擬山雞舞鏡》詩：「南國文禽貌自閒，當階對鏡舞迴環。竦身乍見昂然立，角睞方驚瞥爾還。金距交橫苔跡亂，朱冠仰射日光殷。形分秋水奇姿發，節應清歌逸態嫻。欲退且前窺宛轉，暫停復起鬬斕斑。玉臺掩映心逾迴，繡帶盤旋尾更彎。五色襹褷雲翼燦，千聲碎繚羽衣班。天機自鼓忘棲樹，野性能馴不戀山。爲愛文章矜顧盼，敢因藻鑑逞容顏。引吭約略鳴相和，逗影低徊意未慳。司曉有心依殿內，談經無術近窗閒。況逢鸞鳳來儀日，江海何須羨白鷳！」

《午日奉陪淳郡王游平頂山》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大科之徵，（豫堂）爲奉天府丞王河所薦，部議謂非三品大臣格于例不得試，因留京師。【略】淳郡王聞其才，延爲上賓。

方苞

論述

綜論

戴名世《方靈皋稿序》 一以闡明義理爲主。

《鮚埼亭集》卷一七《方苞神道碑銘》 古今宿儒，有經術者或未必兼文章，有文章者或未必本經術。所以申毛服鄭之於遷、固，各有溝澮。唯是經術文章之兼固難，而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則難之尤難。前侍郎桐城方公，庶幾不媿於此。【略】其銘曰：經說在笥，文編在笥。雖登九列，依然齋志。強聒而言，何補於事？適招多口，成茲顯肅。懸知耿耿，百年長視。老成凋喪，嗣子又逝。孰知公者，青蠅僅至？墓門片石，秦淮之涘。

王兆符《望溪文集序》　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

雷鋐《翠庭卜書》　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

姚範《與陸次山論文書》　夫文，無所謂古今也，就其雅馴高潔，根柢深厚，關世道而不害人心者，爲之可觀可誦，則古矣！非是，而急求華言，以悅世人好譽，爲之雖工，斯不免俗耳！【略】近代方望溪最善此事，其言以義法爲主，雖非文章之極詣，然塗軌莫正於此。足下天才既美，讀書復多，循此塗軌求之，更進以家惜翁之說，必有深得於出入離合之間者矣！僕烏足以測其所至哉？《易傳》曰：「修辭立其誠。」《書》曰：「辭尚體要。」《詩》曰：「無易由言。」《論語》曰：「君子一言以爲知。」是皆論文之要也，願深味之。

沈廷芳《方望溪先生文集後序》　方先生品高而行卓。其爲文，非先王之法弗道，非先聖之旨弗宣，其義峻遠，其法謹嚴，其氣肅穆，而味淡以醇，湛於經而合乎道，洵足以繼韓、歐諸公矣！

錢大昕《跋方望溪文》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臨川李巨來輕之。望溪嘗攜所作《曾祖墓銘》示李，纔閱一行，即還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值一寓目乎？」曰：「然。」望溪益恚，請其說。李曰：「今縣志『桐』名者有五：桐鄉、桐廬、桐柏、桐梓，不獨桐城也。省『桐城』而爲『桐』，後世誰知爲『桐城』者？此之不講，何以言文？」望溪默然者久之，然卒不肯改，其護前如此。金壇王若霖嘗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以時文爲古文。」論者以爲深中望溪之病。

又《與友人書》　前晤吾兄，極稱近日古文家以桐城方氏爲最。予常日課誦經史，於近時作者之文無暇涉獵，因吾兄言取方氏文讀之，其波瀾意度，頗有韓、歐陽、王之規橅，視世俗冗蔓獷雜之作固不可同日語，惜乎其未喻乎古文之義法爾。夫古文之體，奇正、濃淡、詳略，本無定法，要其爲文之旨有四：曰明道，曰經世，曰闡幽，曰正俗，有是四者而後以法律約之，夫然後可以羽翼經史，而傳之天下後世。至于親戚故舊聚散存沒之感，一時有所寄託，而宣之於文，使其姓名附見集中者，此其人事迹，原無足傳，故一切闕而不載，非本有可紀而略之，以爲文之義法如此也。方氏以世人誦歐公、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不若黃夢升、張子野諸誌之熟，遂謂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然則使方氏援筆而爲王、杜之誌，亦將舍其勳業之大者而徒以應酬之空言了之乎？六經三史之文，世人不能盡好，間有讀之者，僅以供場屋餖飣之用，求通其大義者罕矣！至于傳奇之演繹、優伶之賓白，情詞動人心目，雖里巷小夫婦人無不爲之歌泣者，所謂曲彌高則和彌寡，讀者之熟與不熟，非文之有優劣也。以此論文，其與孫鑛、林雲銘、金人瑞之徒何異？文有繁有簡，繁者，不可減之使少，猶之簡者不可增之使多，《左氏》之繁，勝于《公》、《穀》之簡，《史記》、《漢書》互有繁簡，謂文未有繁而能工者，非通論也。太史公，漢時官名，司馬談父子爲之，故《史記》自序云「談爲太史公」，又云「卒三歲而遷爲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稱「太史公」。公，非尊其父之稱，而方以爲稱「太史公曰」者，皆褚少孫所加。《秦本紀》、《田單傳》別出它說，此史家存疑之法，《漢書》亦間有之，而方以爲後人所附綴。韓退之撰《順宗實錄》，載陸贄《陽城傳》，此實錄之體應爾，非退之所創，方亦不知而妄譏之。蓋方所謂古文義法者，特世俗選本之古文，未嘗博觀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義於何有？昔劉原父譏歐陽公不讀書，原父博聞，誠勝於歐陽，然其言未免太過。若方氏，乃眞不讀書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瀾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爲方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爲時文，卻以時文爲古文，方終身病之。若霖可謂洞中垣一方癥結者矣！泥滓不及面質，聊述所見，吾兄以爲然否？

杭世駿《鄭筠谷詩鈔序》　余後進詞館，及見前輩通經者尚可更僕，曰吳江惠氏仲儒、桐城方氏望溪、當湖陸氏陸堂、錢塘鄭氏筠谷。望溪爲詩，見哂於劉西谷。

《隨園詩話》卷一　方望溪刪改八家文，屈悔翁改杜詩，人以爲妄。余以爲八家、少陵復生，必有低首俯心而遵其改者，必有反復辨論而不遵其改者。要之，抉摘於字句間，雖《六經》，頗有可議處，固無勞二公之舍其田而芸人之田也。

韓夢周《書方望溪先生逸集後》　方望溪先生之文，體正而法嚴，其於道也一以程朱爲歸。所刻正集，皆卓然有補於道教，可傳世而不朽。余所錄逸集，雖多應酬而非其至者，然於所易忽者而不苟益，可以識先生所學矣！

姚鼐《與張翰宣尺牘》　望溪不取孟堅之旨，其間別有說焉！蓋以學問論，則《漢書》乃史家之首宗，豈可輕視？若以爲文論，凡《漢書》除所取太史公之作，其傳之佳者，盡在昭宣之世。大抵西漢人舊文，非孟堅所能爲也。其諸志率本劉歆，若班氏自爲之文，只是東漢之體，不免卑近。若司馬相如

之文，自是西漢之傑，昌黎極推之。以學論，司馬固遠遜孟堅；以文論，孟堅安得望相如？昌黎詩文中效相如處極多，如南海廟碑中叙景瑰麗處，即效相如賦體也。而先生謂韓文無司馬體，則退之爲文學人必變其貌而取其神，故不覺耳。韓公效相如處頗多，故其稱之不容口也。

又《望溪文集·集外文序》 望溪先生之古文，爲我朝百餘年之冠，天下論文者，無異説也。

程夔震《方先生文集序》 先生之文，循韓、歐之軌迹，而運以《左》、《史》義法。所發揮推闡，皆從檢身之切、觀物之深而得之。

王芑孫《淵雅堂文外集自序》 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於柳，亦由方氏所涉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而非柳之果不足學也。今雖謂歐、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誠坐歐、曾數公於此，而俾之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學者誠將獨出千載以下，傑然自命以鴻達冠古之才，非從韓、柳氏之學，烏能爲韓、柳氏之文也哉！

又《讀小峴所作亡弟行狀書後》 往在京師，王君殿光知大興縣，龔君景瀚以知平涼縣入最，計相與飲，小峴坐中。王君言方侍郎苞學韓、歐文字而筆削之，凡所刊落，果勝原作，自一奇。余曰：「然。自古講義法無如侍郎者，法以積而愈備，義以析而彌精，非侍郎才勝韓、歐，韓、歐自不及耳。」龔君曰：「然如《瀧岡阡表》，歐公絕作也，不經侍郎刊削，猶不免有冗長處。」余曰：「是矣！然君又第知其一耳！《瀧岡阡表》，吾曹以文字讀之，侍郎以文字論之，痛加刊落，境自益勝。在歐公當時，至性至情，激宕而出，言之短長與事之繁簡所不及計，勢不能無冗長。且歐公能改薛史爲馮道、李程諸傳，此其識寧在侍郎下者。及其自表瀧岡，則不能矣！大抵家門文字，不宜自爲。【略】獨介甫自銘兄弟，操筆嚴謹，如挾風霜。然侍郎議之，以爲即此見介甫不近人情處。侍郎既有所不愜於介甫之爲，而仍自改《瀧岡表》，意非以歐公爲不足也，徒以作文義法示吾曹而已。」三君者皆拊髀擊節，以余爲知言。

惲敬《與湯編修書》 皋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盧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説。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文者也。皋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于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爲者鮮，則于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于道易遠。必也，有爲者亦歸于無爲，則庶幾于斯道乎！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説，至明而變，至本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説，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説，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于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近日以來多憖置之者，非也；揭竿于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詈，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邪？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邪？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邪？知其是非矣，何以行其是去其非邪？敬交于皋文之時，皋文未及此也。其所得，敬未之知。而先生者，皋文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則敬之所宜受教也，故陳皋文之行，以自通于先生，而卒致其所疑焉。先生其有以大益之，則幸甚。

又《上曹儷笙侍郎書》 望溪之於古文，則又有未至者。是故旨近端，而有時而歧；辭近醇，而有時而窳。近日朱梅崖等於望溪有不足之辭。

又《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本朝著作如林，其得正者，方靈皋爲最。下筆疏樸而有力，惟叙事非所長。

又《與舒白香》 侯朝宗、魏叔子進乎此矣，然槍棓氣重；歸熙甫、汪苕文、方靈皋進乎此矣，然袍袖氣重。

程峕《望溪先生文集序》 凡筆墨所涉，皆有六義之精華寓焉！

秦瀛《答陳上舍純書》 望溪方氏後出，精於義法，簡嚴精實，而或者鉤棘字句，以僻澀爲古，自謂學唐人諸雜家，不知唐人如皇甫持正、孫可之皆學昌黎，其可傳者亦僅寥寥數篇。

劉開《與阮芸臺宮保論文書》 吾鄉望溪先生，深知古人作文義法，其氣味高淡醇厚，非獨王遵巖、唐荆川有所不逮，即較之子由，亦似勝之。然望溪豐於理而嗇於辭，謹嚴精實則有餘，雄奇變化則不足，亦能醇不能肆之故也。夫震川熟於《史》、《漢》矣！學歐、曾而有得，卓乎可傳，然不能進於古者，時藝太精之過也，且又不能不囿於八家也。望溪之弊與震川同。先生所不取者，其以此與？然其大體雅正，可以楷模後學，要不得不推爲一代之正宗也。學《史》、《漢》者由八家而入，學八家者由震川、望溪而入，則不誤於所向，然不可以律非常絕特之才也。夫非常絕特之才，必盡百家之美，以成一人之奇；取法至高之境，以開獨造之域。先生殆有意乎，其不安於同然之

嗜好宜也。方將摩崑崙之高，探渤海之深，煥雲霞之章，揚日星之色，恢決隄破藩之識，奮摧鋒陷陣之力，用之於一家之言，由是明道修辭，以漢人之氣體，運八家之成法，本之以六經，參之以周末諸子，則所謂爭美古人者，庶幾其有在焉。然其後先用力之序，彼此互用之宜，亦不可不預熟也。

《文冀》卷一　方望溪堂廡甚大，而於妙遠不測處，概乎其未有聞，故風韻絕少，然文體極正。自望溪前皆不能識得「質而不俚」四字，自不得不推爲開山巨手。震川文，妙遠不測，然轉有「質而近俚」，與夫略拈花朵而反入於嗲俗者，此種最難識。望溪修詞最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亦不及古人也。北宋惟王介甫、曾子固質而不入於俚。永叔、子瞻便時不免，然所得於古者既多，便小小出入，正是不妨。柳州文以莊周、屈左徒化六朝，然濃麗處間或近於俚，此當於神氣、意趣間辨之。

又　惜抱云：望溪評《史記》，似精神不能周其大處、遠處、疏澹處及華麗非常處，止以義法論文，則得其一端而已。予謂望溪於《史記》之奇變處，概乎未有所聞。惜抱之語極確，似宜補入此層，方無滲漏。

又　《春秋》常事不書，退之因事成文。紀序成體，往往世系、名字、官職、子孫多創而不書，一以常事不書之法裁之。望溪論《儀禮》志煩而詞簡，義曲而體直。吾於退之亦云。

又　仲倫先生云：「從子長、退之入者，長於奇變，然慮其形具而神不屬也；從子厚、介甫入者，長於幽邈，然慮其多爲作而晦且詭也；從震川、望溪入者，長於渾樸，然慮其狃於近而識不遠也。」

又卷二　方望溪云：「紀事之文成體者，莫如左氏。又其後，則昌黎韓子，然其義法皆顯然可尋。惟太史公禮、樂、封禪等書及貨殖、儒林傳則於其言之亂雜而無章者寓焉，豈所謂定哀之際多微辭者耶？」又云：「碑志之有銘，猶史之有贊。義法創自史公，其指意辭事必取之本文之外。班、史以下有括終始以爲贊論者，則於本文爲複矣！」此意惟韓子識之，故其銘辭未有義具於碑志者，或體製所宜事有覆舉，則必補本文之間缺。以義法論文，特文之一端。然不明義法，則無由入門。故望溪之言，在南宋後所得較深，而較之北宋以上所得爲淺，以義法爲文之粗焉者也。惟由其粗者而漸造之，則精者至矣；舍其粗，則精者胡以寓焉？此望溪之言爲入門第一要訣也。

又　習之於昌黎，猶荀子之於孟子，雖神妙處遠不及，而取其正大足以相配。望溪文格頗與習之相似，氣韻之短促亦頗類之。而少遊目騁懷之觀，究是一病。

又　仲倫先生云：「方望溪之評震川也，謂其辭號爲雅潔，然猶有近俚而傷於繁者。」此亦未爲刻論。至其謂震川無昌黎碑板大著作，則非。句奇語重之文，豈可施之鄉鄰戚友間乎？

又　惲子居謂方靈皋高識冠流，厚力企古，而波瀾鋒鍔，未厭聰明。眞得靈皋之失。予謂神韻亦是靈皋所短，不獨波瀾鋒鍔也。靈皋叙事專學盲左義法，特其爲名公卿誌墓諸作，喜以自己牽入，自立崖岸，則非金石文正體。其人本有實事可叙，奚取乎言情也？仲倫先生謂，非靈皋不能叙事之病，乃其求勝於前人之病，斷制最爲平允。而子居以爲靈皋不長於叙事，靈皋叙事諸短篇亦有佳者，當分別觀之。子居叙事學班固，規模果勝靈皋，而於班固高山流水之音則尠矣！

又卷三　方望溪善於說理，堂廡又甚正大，雖國朝諸家，未有能逮者也。

又　國初之文浮廓而不眞，方望溪以古法振之。

陸繼輅《删定望溪先生文序》　嘉慶廿四年初夏，養疴杜門，偶讀望溪方氏文，選其尤雅者爲若干卷，錄而序之曰：夫文學之一事耳，以聖清儒術之盛，一百七十餘年之間，爲之而工者，方苞、劉大櫆、姚鼐、張惠言、惲敬數人而已。【略】雖然五家之文，方氏爲之首，其言庶幾如孔子所云：有序而有物矣！然溯宋學而詆漢儒，至言訾警程、朱，類多絕世不祀，甚哉，方氏之陋也。【略】方氏求聖人之道于《禮》，可謂得其主矣，故于倫常之際，淵乎其言之足以敦薄而敎忠，卽以之繼清獻，祀兩廡，亦何不可者。而吾乃盡言其陋，俾學方氏之文者知所決擇，不必如方氏之于宋學，雖先天圖亦由爲之說也，而方氏之文乃益顯矣。此亦方氏删定管、荀之義也夫！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方望溪直接震川矣。然謹嚴而少妙遠之趣，如人家房屋，門廳、院落、廂厨無一不備，但不見書齋別業，若園亭池沼，又不可得也。

《制義叢話》卷一〇　張惕庵曰：「荀卿子不知性，卻知禮。【略】方望溪先生酷好荀子之文。於此題（『和爲貴』）文云：『外無所致而中必蹙，故勞苦恭敬，乃所以養安。苟近其物而情亦生，故儀節文爲，乃所以適性。』說『和』

字，比諸家講章爲透切矣！」又曰：「『好行小慧』句，向無確解。【略】方望溪文祇作一氣說下，云：『其言本道理所不載，而一縱一橫，機之所觸，亦若有意趣之可尋。其趣爲他人所不知，而此唱彼和，論者莫當，亦自有聰明之獨擅。』蓋不言先生之法言，自撰一副議論，如清言橫議之類，卽『好行小慧』也，似有着落。」鄭蘇年師曰：「方望溪『羣居終日』節文起比云：『業故精於各治者也。無故而處一堂，其神志已渙矣。而復外於名教以爲樂，是以同惡而相滋也。時不可以再得者也，優游而多暇日，其出入不遠矣。而復漫爲鄙倍以相娛，是不獨日力之坐耗也。』所言皆周秦諸子之緒餘，而鍊作時文，自異凡響。此文當爲吾齋塾中座右銘，凡我學侶當敬誦之。方望溪先生『子使漆雕開仕』節文【略】，二比意境與湯文正『見善如不及』章文極相似，何雨厓所謂『一世口流沫者』，不虛也。惟何二山謂四子書中『斯』字無不緊蒙上文者，兩其斯之謂：一謂切磋琢磨，一謂不降不辱。斯民也，斯禮也，一謂毀譽之人，一謂上祀之禮。此處『斯』字，接上『仕』字。當日使仕，不過一官一邑。漆雕氏亦祇從這上見大意，何得滉瀁其意以爲高，恢張其言以爲大？蓋一指還淳，一指望溪，雖其師亦未敢雷同也。此語實雲開日明，可以質之來者。方望溪先生集中，有『行不由徑』三句題文兩篇，首篇是對做，次篇乃截做。講下云：『偃之未至武城也，武城之人蓋傳其行不由徑矣。此偃之得於所聞者也。』後幅云：『偃也，心儀滅明久。始猶不敢遽以所聞，次其爲人，及見其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而後斷然信其爲行不由徑人也。』謝雲墅評云：『起境逼窄，便已水盡山窮，以下轉身乃得寬勢。』按此評固是度人金針，而此文用意之深尚未說到。【略】安溪李文公評云：『層折上下寓以感慨，眞深知文，又深知望溪者也。』望溪先生集中『興於詩』三句題文，亦有兩篇。文後自跋云：『海寧許公視學江左時，余在京師，公遺宛平高先生書，稱爲江東第一能文之士。還江南謁公於澄江，未嘗執諸生之禮，稱爲用後進所施於先達者。越日，公招飲使院，同謁者聞之大駭，余乃自悔失禮，而公愛余益厚，居門下者，乃莫能先焉！』癸未榜發，公見韓城張先生言，闈中得曠九號卷，淵懿高素，有陶、鄧之風，必海內老學，細叩則余文也。二場屬對工者尙能舉其詞。余時南歸匆遽，未得繼見。踰歲而公出理河，每見朋游必屬曰：『爲我語方君：家貧親老，乃爲舉世不好之文，以與羣士競得失，將以爲名耶？抑何所見之小也。』今年入試禮部，乃易爲嚴整明暢之體，蓋感公相責之語，而自悔曩者辨義之未審耳。此篇乃臨場揣摩之作，故並識之。檀吉甫曰：方望溪『先進於禮樂章』中二比云：『吾嘗切而求之一人一家之事，其父兄之力勤而守約者，大都無所紛華。而子弟以風流相尙，遂漸覺先人之迂闊，不近於人情。則夫上下數百年之間，其流失更可知也。』又嘗近而徵之一鄉一邑之間，其長老之談笑而嬉游者，大率見聞皆古，而少年之潤色爲工。竊以爲上世之衣冠，不宜於大雅。則夫邦國朝廟之間，其變遷更可想也。」按：此先生庚午科遺卷也，深情綿邈，風韻絕高。是科劉北固領解，至己卯而先生亦領解。趙穀士（在田）曰：「《抗希堂集》中有『君子不器』題文，中二比云：『吾於是而知先王之教，所以成天下之材者至深遠也。凡可以爲身心性命之益者，無弗圖也；凡可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無弗備也。至於纖悉繁賾之物，大受者所不必經心，亦使反覆求詳焉！而不敢廢。至其材之旣成，咨以謀而無所不通，試以事而無所不效。進論者以爲上古之人才，有天授焉而不可幾。而不知先王所以成其材者，其教固如是也。抑聖賢之學，所以自成其身者爲不苟也。沈潛高明，可以任其質而不敢安也；道德術藝，可以速其成而不敢迫也。卽至天人身世之間，所值者已迫不及待，而猶遲迴自試焉，而不敢輕。迨其身之旣出，大可以持天地之變，而細亦能屈萬物之才。觀聽者以爲夫人所挾持，非關學焉而不可強，而不知彼之所以成其身者，其學固如是也。』」按：此文爲藝林所傳誦。古今學術源流，頗具於此。非望溪先生之胸次，不能成此文章。近聞英煦齋先生壬子鄉試闈墨「大學之道」題，中間全錄此二比，不過改換數字。大抵先生少讀此文，爛熟於胸中，風簷信筆直書，如同己出，無足深論。先生之經濟文章，爲國楨幹，原不以時藝爲重輕。乃其門人魏笛生觀察編梓三朝玉尺文式，輒以此文弁首，且評云：「閎深典雅，獨冠儒宗。」不僅有光斯集，則失之未考矣！按：煦齋師《恩慶堂制義》，亦及門曾崑圃主事（炘）所編，刪去「大學之道」鄉墨不載，而有「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一篇，中兩比亦直抄方作，惟「成天下之材」及「自課其身」，「材」字、「身」字皆改作「能」字，餘則一字不易，又不可解矣！

方東樹《書望溪先生集後》 樹讀先生文，歎其說理之精，持論之篤，沉然黯然紙上，如有不可奪之狀。而特怪其文重滯不起，觀之無飛動嫖姚跌宕之勢，誦之無鏗鏘鼓舞抗隊之聲，卽而求之無玄黃采色，創造奇詞奧句，又好承用舊語，其於退之論文之說，未全當焉。而篤於論文者，謂自明歸太僕

後，惟先生爲得唐、宋大家之傳，惟樹亦心謂然也。蓋退之因文見道，其所謂道，由於自得；道不必粹精，而文之雄奇疎古，渾直恣肆，反得自見其精神。先生則襲於程、朱道學已明之後，力求充其知而務周防焉，不敢肆；故議論愈密，而措語矜愼，文氣轉拘束，不能宏放也。先後諸公，學既不能如先生之深，而又懵於所謂義法者；故其爲文，不能如先生之潔，而知所鎔裁，以合化於古。而公遂翛然於二百年文家之上，而莫敢與抗矣。鄉使先生生於程、朱之前，而已能聞道若此，則其施於文也，詎止是已哉？

戴鈞衡《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我朝有天下數十年，望溪方先生出，其承八家正統，就文境核之，亦與熙甫異境同歸；獨其根柢經術，因事著道，油然浸漑乎學者之心，而習冀道教，則不惟熙甫無以及之，即八家深於道如韓、歐者，亦或猶有憾焉。蓋先生服習程、朱，其得於道者備；韓、歐因文見道，其入於文者精。入於文者精，道不必深，而已華妙而不可測；得於道者備，文若爲其所束，轉未能恣肆變化。然而，文家精深之域，惟先生掉臂游行；周、漢、唐、宋諸家義法，亦先生出而後揭如星月。而其文之謹嚴樸質，高渾凝固，又足以戢學者之客氣而湔其浮言。以故百數十年來，奉而守者，各隨其才學高下淺深，皆能斲乎古，不捩於正，背而馳者，則雖高才廣學，亦虛憍浮誇，半爲躍冶之金而已。

曾國藩《與劉霞仙書》　欲學爲文，則當掃蕩一副舊習，赤地新立，將前此所業蕩然若喪其所有，乃始別有一番文境。望溪所以不得入古人之閫奧者，正爲兩下兼顧，以致無可怡說，輒妄施批點，極知無當高深之萬一。然各有本師，未敢自誣其家法以從人也。

《文學津梁・曾文正公論文上》　柳、王、老泉、子固精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永叔自然神化，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東坡未能精與謹細，而時自然神妙者也。若既能精與謹細，而又自然神妙，惟退之一人。震川自然神妙而未能精與謹細者也。望溪精與謹細而未能自然神妙者也。

又　望溪規模極大，而未能妙遠不測，風韻絕少，然文體自正。望溪以前皆不失「質而不俚」四字，自不能不推爲巨手。歸文妙遠不測，然轉有「質而近俚」者。望溪脩辭極雅潔，無一俚語俚字，然其行文不敢用一華麗非常字，此其文體之正，而才不及古人也。北宋惟曾、王不入於俚。永叔、東坡便時不免，然所得於古者既多，即小有出入正是不妨。柳文穠惡處間或近俚，此當於神氣、意趣間辨之。

又　望溪叙事文有言簡而意深者，亦自妙遠不測。其叙記之文，亦自蕭然高寄。大抵文之尚風趣，獨施諸叙體爲宜耳！

又　近惟望溪，不受八家牢籠。【略】望溪爲人，嚴氣正性，蓋得力於《三禮》；而爲文根源，出於管、荀，故文章整肅嚴峻。

吳敏樹《與篠岑論文派書》　蓋歸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虛，聲幾欲下；望溪之文，厚於理，深於法，而或未工於言。然此二家者，皆斷然爲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

《顏李師承記》卷三　徐蝶園，名元夢；張敦復，名英；方望溪，名苞。蝶園，滿洲正白旗人；敦復與望溪，則皆桐城人也。兩人皆絕重望溪，惟望溪之言是聽。望溪與恕谷相識，自王崑繩。崑繩後介恕谷歸於習齋之學。望溪則始終一守程、朱不變。恕谷、崑繩皆欲引望溪入顏氏，望溪則欲援恕谷、崑繩於程、朱。恕谷、崑繩皆嘗有書開望溪，恕谷書期以共張聖道，且引孟子仁義之說不行於戰國，終明於後世，謂非一人一心之力所能致，天地鬼神，實啓牖之。崑繩之書則曰：昔伊尹未遇成湯，未嘗不以天下爲己任。孟子不得志於梁齊，老於鄒魯滕薛，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然則儒者或出或處，莫不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乃源從事於儒而不敢以儒自命，何哉？蓋以後世之儒謂之道學，而近之講道學鮮有不僞者。非借道學以掩其汙穢，而要祿位，即借之以投時尚而博聲名。欺人不得不自欺，自欺不得不大聲疾呼，自以爲眞程、朱；又不得不大聲疾呼，力詆陸、王，以見其所以自命者至純至正，而無一之不實。著書立說，縱橫侈肆，無所不至。乃試問其心術，考其行事，不但不足爲君子，并不足爲小人，祇成其爲穿窬之盜、患得患失之鄙夫而已。

《國朝名臣言行錄・方苞》引《國朝文錄》　王慶麟曰：知取道之大原，不專主於爲文，而文詣極者，於唐得韓愈氏，於本朝得方苞氏。方氏不家於文者也，究知天人之故，剖析性命之微，積理厚故言有物，積氣厚故言有序，不務爲汪洋怪奇，恢廓形兒，凡無益於人心、無關於學術者，屏不見於文。其見於文者，必有所不得已，空曲交會之處必有名理騰躍而出，令人慨然有周孔之思。而其事關倫理，感動心脾，使覽之者慚懼迭作，不敢萌邪心。予取其文所以治心，心正而後道可見，豈徒堪翫其文筆而已哉？且夫洞視萬

古，憫惻當世，大扑穨風，教人自爲韓子之作，所以左右六經，而自中唐以後千餘載未有能尚之者也。方未嘗規規於韓，而其道固韓之道也。持道以衡文，卽柳猶不得妃韓，侯朝宗、王于一、魏冰叔諸君子特文之雄爾，烏足以壓方氏？客有舉某氏之言訾其力之薄者，余曰：「文之厚薄在理氣，不在它也。」彼見方氏義法嚴謹，不務爲汪洋怪奇、恢廓形兒，遂漫然云爾，烏可訓哉？

方宗誠《桐城文錄序》 望溪先生之文，以義法爲宗，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者，不苟作。且行身方嚴，出語樸重，論者謂取鎔六籍，方駕韓、歐，非過也。吾師植之先生曰：先生之文，靜重博厚，極天下之物賾而無不持載，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擬諸形容，象地之德焉，故能直接八家之統。今特錄方望溪文十二卷。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一五引《松心日錄》 桐城方氏（苞）主宋學，儀徵阮氏（元）主漢學。望溪侍郎好詆康成，雲臺宮保篤信鄭氏。是以宮保刻《皇清經解》，凡方氏之書，概不錄焉。愚謂聖道如天，經義若海。春秋冬夏，天無不該；河漢江淮，海無不納。與其存町畦之見，何如廓天海之觀乎？

又 魏叔子、方望溪、惲子居，皆於《史記》有心得者。

《道學錄》卷九一《聖清淵源錄》第二一 先生諱苞，字靈皋，號望谿。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窮究經史，而於三禮考覈尤精，通千古盛衰得失之故，辨歷代離合異同之言，以蘊蓄鬱積而宣之於文。其爲文也，簡而中乎理，精而盡乎事，隱約而曲當乎人情。大抵根柢於史氏，而游泳乎韓、歐者也。今錄其言，學者亦可知先生之所自來矣！【略】先生所著有《禮記析疑》、《周官集註》、《春秋通論》、《望谿集》。

又引《聽松廬文鈔》 王莽獨稱歆爲國師，則凡莽之假經以文奸，皆歆之主謀以助篡。望溪之論是也。劉歆阿莽，揚雄諛莽，皆名教之罪人。歆之罪彰，雄之罪隱。韓昌黎乃謂雄爲聖人之徒，以雄與孟子並稱曰「軻雄」。嗚呼，知人難，知言亦不易。

又 方望溪論古文，謂失其傳者七百年。其意自以爲直接韓、歐。而意所專注，尤在昌黎。然《望溪集》余嘗反覆數次矣，竊以爲方得韓之清，未得韓之腴；得韓之蒼，未得韓之厚；得韓之筋，未得韓之骨；得韓之健，未得韓之雄。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桐城方侍郎望溪先生（苞），少日亦嘗作詩。先輩見其古文，戒勿分心。遂終身棄詩，專力古文，卓然成一代傳人。詩文路屬相近，尙要如此，而況考據家言與詩之格格不入者耶？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辱示《與王篠池書》，文氣疏暢，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者深也。前座上論文，盛推海峰，而左袒「望溪才弱」之說。竊意足某竊心疑焉，而未敢有所枝梧。歸，挑燈重讀方、劉二集，伏而讀之。竊意足下之盛推海峰者，才耳。第海峰信以才鳴矣，望溪亦何嘗無才也？【略】大抵望溪之文，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經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經。海峰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方之古作者，於先秦，則望溪近左氏內外傳，而海峰近《戰國策》；於西漢，則望溪近董江都，而海峰近賈長沙；於八家，則望溪近歐、曾，而海峰近東坡。就二子而上下之，則望溪西漢之遺，而海峰宋人之流亞也。夫文章之道，絢爛之後，歸於老確。望溪老確矣，海峰猶絢爛也。意望溪初必能爲海峰之閎肆，其後學愈精，才愈老，而氣愈厚，遂成爲望溪之文。海峰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峰之文。某所得於望溪、海峰之文者如此，以足下留心於古人之文也，故敘而陳之。

《清史列傳・朱仕琇傳》 時治古文者，多尊桐城方苞，仕琇獨病其膚淺。

《新世說・文學》 方望溪論文嚴於義法，非闡道翼教、有關人倫風化不苟作。凡所涉筆，皆有六籍之精華寓焉。嘗謂自南宋以來，古文義法不講久矣。吳越間遺老尤放恣，無一雅潔者。古文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佻巧語，世以爲知言。【略】公少時遊太學，李文貞見公文，歎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矣！」時公卿爭相汲引，公非先焉不往。萬徵士斯同語公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退之於道粗有明，其餘資學者以愛玩而已，於世非果有益也。」公輟古文之學，壹意窮經，自此始。

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序》 望溪方氏致力於《史》、《漢》獨深，其讀史書後各篇，多足闡發馬、班義理，頗取以綴諸傳之後。

分論

《贈淳安方文輈序》　喬億《劍溪說詩》卷上：望溪老人《贈淳安方文輈序》，略曰：「唐、宋之學者，雖逐於詩賦、論策之末，然所取尚博，故一日去爲古文，而力猶可藉也。明之世，一於《五經》、四子之書，其號則正矣！而人占一經，自少而壯，英華果銳之氣，皆敝於時文，而後用其餘以涉於古，則其不能自樹立也，宜矣！」用此言之，欲從事古文，自詩賦入者，視帖括爲徑。而世或不然，未上溯風雅之源，又所涉業雜，不可爲博耳！

《書孝婦魏氏詩後》　姚鼐《古文辭類纂》卷一：議論好而文非高古。

《送李雨蒼序》　姚鼐《古文辭類纂》卷四：高潔。

《杜蒼略先生墓誌銘》　姚鼐《古文辭類纂》卷五：有逸氣，望溪集中所罕見。

傳記

雷鋐《方望溪先生苞行狀》　先生姓方氏，諱苞，字靈皋，號望溪。先世桐城人。曾大父諱幟，避寇遷金陵。父諱仲舒，號逸巢。母吳氏太夫人，逸巢公繼室。康熙戊申四月望日，先生生。年四歲，逸巢公嘗以雞鳴時起如廁，適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屬對，即應曰：「龍氣成雲。」十歲，師兄百川先生，遍誦經書、古文。家貧，冬無複襦履，穿行雪中，兩指恆見迹，益厲學，相勉爲孝弟。弱冠遊京師，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曰：「當與韓、歐爭等列，北宋後無此人也。」當是時，巨公貴人方以收召後學爲務，天下士負聲望者聚京師，旬講月會，率數十百人，獨先生不與。公卿非禮先焉，終不枉見。己卯舉鄉試第一，丙戌成進士。榜未發，聞太夫人病疾，遽馳歸。丁亥逸巢公卒。辛卯以《南山集》事牽連，逮赴詔獄，獄辭上，同繫者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註疏》終不輟。癸巳二月，聖祖仁皇帝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並免罪，隸漢軍。旋召入南書房，試湖南平苗碑文。越三日，試時和年豐慶祝賦。越五日，試黃鐘爲萬事根本論。每奏一篇，上未嘗不嘉歎。冬，聖祖仁皇帝修樂律、曆算書，命誠親王監臨，先生由南書房移蒙養齋。誠親王嚴察，承事者多獲譴訶。先生柴立其中，遇事數爭執，不得當不止。王心折，命爲王子師。先生南面坐，置王子座於亭西、東面乃就講。王子色不豫，先生抗顏無少屈。壬寅夏，命充武英殿總裁。先生自爲諸生，名動京師，雖在難，自王公皆嚴憚之。然性剛，好面折人過。交遊宦既遂，必以吏疵民瘼，政教得失相責難，由是諸公頗厭苦，雖舊識亦患其迂遠於事情。康熙六十一年，世宗憲皇嗣位，特恩赦先生並合族歸鄉土。莊親王、果親王傳旨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全宗。方苞功德不細。」先生聞命，驚怖感泣涕交頤。先是，乙未冬太夫人卒於都，姻戚馭柩以歸，不克葬。雍正二年乞歸葬，蒙恩給假一年。既事，以三年三月抵京師，具劄恭謝聖恩。召見，先生弱足不能行，特命內侍二人翼而趨至殿陛，氣喘急，不能任其聲，上嗟歎者久之，命仍充武英殿總裁。雍正九年特授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三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召入南書房，晉禮部右侍郎，教習庶吉士兼文穎、經史、三禮館總裁。自聖祖仁皇帝擢先生居侍從，先帝拔自廢疾列九卿，皆以文學受知，未嘗與國事。既任禮部，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命有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逋。又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所見得專達。凡數與廷議，多齟齬，隨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乾隆四年落職，獨纂修《三禮》。辛酉，進《周官義疏》，上留閱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壬戌春，先生衰病乞休，恩賜翰林院侍講，以四月出都。始，先生既落職，上屢顧左右大臣言曰：「方苞惟天性執拗，自是而非人，其設心固無他也。」嗚呼！身歷三朝，齒臻耄耋，猶得以餘年從容嵩壑，論次經史，非其忠誠直諒爲聖主所優禮，而能如是乎？伏讀聖諭，而先生生平亦可見其梗概矣。其家居，建宗祠，名曰敎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罄於族戚之貧者。耄期猶嗜學不倦，治《儀禮》，十易稿。讀書日有課程。己巳秋仲寢疾，既望疾革，子孫在側，數舉右手以示之。初，先生弟椒塗先生將卒，得異疾，不能視含斂，終身以爲憾。常戒子弟曰：「我死斂必袒右臂。」十八日

甲午卒，子孫奉遺命以斂。時年八十有二。先生既卒之三日，鉉以省親過金陵，哭於殯宮。先生質行介節，生徒各紀所聞，散在四方，卒難收拾，乃粗舉其立身本末爲行狀云。所著《周官集註》、《禮記析疑》、《春秋通論》、《文集》行於世。《刪訂崑山經解》、《儀禮註》，俱有成書未刻，藏於家。

沈廷芳《方望溪先生傳》 方先生諱苞，字靈皋。其先桐城人也。曾祖某，官副使，以避寇遷上元。祖幟，官教授。父仲舒，用遺逸名江南北。先生生四歲，父嘗雞鳴起，值大霧，以「雞聲隔霧」命對，即應曰「龍氣成雲」。稍長，從兄舟學，博究六經、百氏之書，更相勖以孝弟。弱冠遊太學，安溪李文貞公見其文，嘆曰：「韓、歐復出，北宋後無此作也。」時天下士集京師，投謁無虛日，公卿爭相汲引，先生非先焉不往，益見重諸公卿中。康熙丙戌會試，未殿試，母疾遽歸。適丁外艱，緣序《南山集》下詔獄。獄具聖祖，命以戴名世案牽連者免罪，編旗籍。方爰書上時，同繫皆惶懼，先生閱《儀禮》自若，人咸服其定力。俄召入南書房，試文者三，每奏御輒嘉歎。會修樂律、曆算書，移蒙養齋。監修爲誠親王，王性嚴，承事者多獲呵責。先生侃侃不阿，遇事持正。王敬之，延爲王子師。乃置王子座東向，己南面坐，始就講。旋充武英殿總裁。世宗即位，放先生暨族人還里，詔曰：「朕以方苞故，宥其全宗。苞功德不細矣。」先生聞詔感泣。以母卒未葬，請假歸。既事，還朝，召見，因弱足不任行，世宗命二內侍翼至殿陛，顧視嘆者久之。雍正九年特授中允，期月間三遷至內閣學士，教習庶吉士，督修《一統志》。乾隆元年入直南書房，擢禮部右侍郎。二年復教習庶吉士兼文穎館、經史館、三禮館總裁。先生自惟受三朝厚恩，起罪疾餘，洊列卿貳，皆僅以文學報。既在部，得與廷議。乃言田文鏡所定地丁錢糧四月完半之害，請復舊制。河以南祥符等五十州縣應徵糧十三萬六千七百有奇，中隔黃河，厥土墳壤，牛車淖陷，逢陰雨僱夫盤運，費且十倍，宜永定遠水州縣折銀交部。請禁燒酒、種煙，以裕民食。又言賑荒當令有地治者，視民衆寡，得擅發倉粟，勿拘存七糶三常制。請因荒歲聚民修城濬溝，池謹封樹，以制盜賊之遁藏。又言國家大事宜博稽於衆，集思廣益，請令詹事科道皆與九卿議，各抒己見，得專達。又請以湯斌從祀孔庭、熊賜履祀賢良祠。章數十上，俱蒙批報，而同列多厭苦之。遂以足疾辭部務，供館職。四年以譴落職，仍脩三禮。越三年，進《周禮義疏》，上留覽兼旬，命發刻，一無所更。即以衰病乞休，賜侍講銜歸。歸八年卒，年八十有二。疾革數舉右手以示子若孫，蓋先生弟林早亡，時得異疾，弗獲視含斂，嘗戒子弟：「我死斂必袒右臂。」洎是子姓奉遺令以斂。初告歸，以先世未遷葬，不遑家居，寄僧舍中，葬乃返。痛兄舟之不遇，得任子恩，請授兄子。嘗建宗祠，顏以「敦忠」。置祭田，以歲時合族。生徒饋遺，悉予姻族之窶者。耄年嗜學，猶日有課程。治《儀禮》，十易稿云。所著《周官集》、《儀禮注》、《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文集》等書。晚號望溪，學者稱望溪先生。沈廷芳曰：先生其今之古人歟。廷芳昔受經邸第，見先生著緇布小冠衣緇袍，憑白木几箋經，不稍休。與門弟子講論，肫肫以六經之言質諸行。弟子若侍伏生、申公側，穆然起忠敬也。及立朝，蹇諤多與時抵牾，然天子獨鑒其心無欺。非先生之碩學忠誠，惡能得此哉，惡能得此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八 方苞，字鳳九，號靈皋，又號望溪，桐城人。康熙丙戌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落職後，以修書特賜侍講銜。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辨》、《周官析疑》、《儀禮析疑》、《禮記析疑》、《喪禮或問》、《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左傳義法舉要》、《離騷正義》、《史記補注》、《望溪集》等書。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一五 方苞，字鳳九，號靈皋，一號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四十五年會試中式舉人。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後落職修書，特賜侍講銜致仕。有《望溪文集》。

《文獻徵存錄》卷三《方苞》（存目）

《漢名臣傳・方苞列傳》（存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方苞》錄「國史館本傳」（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方望溪侍郎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方苞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方先生苞》（存目）

紀事

戴名世《方靈皋稿序》 蓋靈皋自與余往復討論，而相質正者且十年。每

一篇成，輒舉以示余，余爲之點定評論，其稍有不愜於余心，靈皋即自毀其稿。而靈皋尤愛慕余文，時時循環諷誦。

沈廷芳《方望溪先生傳書後》（存目）

《初月樓聞見錄》卷三　方百川者名舟，貢生。百川與其二弟靈皋、椒塗最相友愛。百川早卒，故自制義之外，其他撰述無聞。而靈皋文集中，嘗記百川遺言。蓋靈皋之學出於百川也。椒塗名林，亦早卒，卒先百川十年，年僅二十有一。而靈皋仕至禮部侍郎，世皆誦習其書焉！

《制義叢話》卷一〇　張惕菴曰：「方望溪先生以庚午科掄元，先進於禮樂章文，至今熟在人口。以二三傷觸時忌，遂置之。房師爲將樂廖連山（騰煃），以能賞此文，知名於後世。」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引《鮚埼亭集》　公遭奇禍論死，李安溪相國力救之。幸荷聖祖如天之仁，宥死隸旗下以白衣直禁廷。

又引《江寧府志》　孫嘉淦被劾下獄，苞謂大學士鄂爾泰曰：「孫侍郎以非罪死，公復何顏坐中書？」於是嘉淦得免。

又引《松軒隨筆》　全謝山撰公《神道碑》，謂公惓惓於斯世斯民。謝山誠知公者。然公嘗欲禁酒，又欲禁淡巴菰，若行此二禁，必大擾民。所以知古又貴知今也。

《國朝名臣言行錄・方苞》引《全謝山集》（存目）

又引《椒園文集》（存目）

熊寶泰《祠堂記》　嘉慶癸亥，余自潛山移家上元，與靈皋先生孫厚堂交，因謁先生祠堂於龍盤里。即沈椒園臬使廷芳爲先生作傳中之敎忠祠也。祠二：舊祠，先生所葺，自一世至始遷上元之太僕，凡十二世；新祠，百川先生長子師范徵君希文所葺，自十三世徵君曾祖以下，而百川舟、靈皋苞、椒塗林三先生共一室。蓋先生兄弟葬亦合墓，在沙牆，余亦曾展視也。子孫祀祖立祠堂，非古禮，然相沿已久，所謂禮從俗耳！少時聞鄉先生言：百川先生肥白如瓠，壽三十七。先生體瘦身長，面微有痘斑，目光視人如電，膽弱人當之，輒心悸不能語，壽八十二。而文名之盛，則讀書人自束髮就外傅，即知有桐城二方先生者。余生晚，不獲親炙容儀。展拜之餘，悚敬與忻慕之意交至焉。余嘗考南山之獄，沈傳及先生文集俱不詳載。《南山集》者，桐城戴憂庵名世集名，宿松朱杜溪書序，比之南嶽，故名南山。余最不喜人作文以其地之名山川比人，今人爲壽序、詩文序者，往往如是。杜溪有文名，《南山集》已禁，序不可得而見。觀其名，固已知其落尋常結習矣。宛平人尤雲鵬、雲鶚寄居江寧，從憂庵學文，富於貲，遂刻之。雲鶚爲隆都蔡氏壻，與先生爲僚壻，先生又故與憂庵相善，因亦爲之作序，流傳都下。集中有《與余生書》，引方樓岡學士孝標《滇黔紀聞》語有違悖。憂庵與武進趙恭毅公申喬次子侯赤侍讀熊詔，爲同年生。尚書發其事，時康熙辛卯，先生以中式舉人家居奉母，部遣筆帖式王祿至蘇，巡撫張清恪公伯行令臬司焦映壽、蘇州知府孟光宗、江寧知府劉涵密逮先生及尤氏兄弟，見清恪年譜。其日則爲十月二十六日，見高淳張彝歎自超送先生詩註。其詩曰：「古有文章禍，今傷離別神。」神韻亦絕佳也。先生赦歸後，歷官卿貳，文章事業，海內共知。惟被逮事，迄今九十餘年鮮有知者。厚堂年且七十，不及知，況後生於厚堂者哉。余是以詳記之。雖然先生居土街，子孫能世守其宅，祠堂則傾頹已甚矣！厚堂力不能修，相與太息久之而出。

《蓮子居詞話》卷三　方靈皋之官禮部也，曾請飭烟禁，以裕民食。

《茶餘客話》卷九　方靈皋苞，初爲逆賊戴名世之黨隸旗籍十年。至康熙癸巳年，聖祖知其有學，召試撰湖南洞苗歸化碑文稱旨，命爲蒙養齋校對官。雍正元年出旗復原籍。乾隆七年以侍講休致。先是戴名世獄，部議戴姓期服之親皆緣坐，方孝標族無論服未盡已盡罪皆斬。獄詞具于辛卯冬五折本。至癸巳春章始下，悉免死，隸于漢軍。靈皋作《兩朝聖恩記》，以志格外殊恩。

朱克敬《儒林瑣記》　方苞，字靈皋，安徽桐城人。博研經說，爲古文醇謹雅潔，言必宗程、朱。尤工制科文，學者推爲大宗。康熙中成進士，以戴名世僞史獄，株連論死。大學士李光地救之。免死，隸旗籍，効力史館。世宗即位，赦苞，授侍讀學士，以年老許扶杖上殿。高宗朝，官禮部侍郎，亦以老成見重。苞喜薦人，又頗議論時政，同列惡之，無何以蜚語罷歸。苞古文爲時尊尚，同縣姚鼐傳其學，時稱方姚體，又稱桐城派，至今不衰。

《新世說・德行》　方望溪生平言動，必準以禮法，事親至孝。父嘗曰：「吾體未痛，二子已覺之；吾心未動，二子已知之。」赴詔獄時，母老疾多悸，乃詭言奉召入者，不得頃刻留。逾年事解，迎養京邸，母夫人尚不知也。所著《喪禮或問》，祛掃人心昏蔽，士夫感而服行者多。居家客至，必令子弟奉茶侍左右，或宴會則行酒獻肴，示長幼之節。

又《言語》 方望溪爲諸生時，即名動京師。李文貞以直撫入相，公賀之，問自本朝以科目躋茲位者凡幾，文貞屈指得五十餘人。公曰：「甫六十年，而已得五十餘人，其不足重明矣！願公共求其可重者。」時魏公廷珍在座，舌撟不能下。【略】魏公廷珍在李文貞座聞方公此言，退而語人曰：「斯人吾未前見，無怪人多不樂聞其言也。又座師高廷尉初度，公壽以文，引老泉上富鄭公書，以循至高位而碌碌無所成爲懼。觀者大駭。廷尉曰：「吾正欲諸公聞天下之正議也。」後進有請業者，公必問所治何經、所學誰氏之文，蓋有負盛名而不能對一詞者，公輒愀然不樂。

又 方名苞，江南桐城人。家貧甚，日嘗不再食。兄舟爲講諸經注疏，相與博究羣書，更相勗以孝弟。初，宗人方孝標故翰林失職，游滇中，著《滇游紀聞》，語多指斥朝廷；同邑編修戴名世著《南山集》多採其言，姓而不名，人以爲公也。集序復列公名，遂牽連被逮下刑部獄。李文貞力救之，遂蒙恩宥，以白衣入直南書房，後官禮部右侍郎。著書甚多。

又《賞譽》 方望溪嘗與蔡聞之太息生才之難，計數生平朋友，如楊賓實、陳滄洲，後生中尚未見堅然可信其幾及者，況在古人。蔡公曰：「吾門雷生翠庭，乃後起之賓實也。」【略】雷公舉鄉試，入都不投公卿一刺，以陸平湖不敢見魏蔚州爲法。蔡既與方談及，公乃出見望溪於蔡所。蔡命受學於望溪，望溪固辭，而答以儕輩之稱者，凡三四年。其後，察公品峻而意誠，始受之不辭。）

又《讒險》 方望溪初在蒙養齋與河督高某共事。既而高違衆議，開毛城埔，舉朝爭之不能得，臺省二臣竟以此下獄。公言於徐文定，文定上言不當以言罪諫官，帝卽日釋之。公復具疏，力陳河督之愎。河督入對，帝以疏示之，大憾，思傾公。於是河督言公有門生在河上，嘗以書託之，帝稍不直公，而禮部又有挺身爲公難者。公自知孤立，以老病請解侍郎任，許之。

《清儒學案小傳》卷六《望溪學案・附錄》引《年譜》（存目）

著録

戴鈞衡《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先生文集，久行於世，第原編卷數未分，亦未用古人刻書首尾相銜之法，近復殘缺漫漶，而集外又多關係重要之文，世所未見。鈞衡既搜輯，乃貸金而全栞之，以快天下心目，並揭發先生明道與文之功，正告海內來者，知尊信而趨步也。

《清朝先正事略・姚姬傳先生事略》附 存莊名鈞衡，號蓉洲，道光己酉舉人。自謂生望溪、海峰、姬傳之鄉，不敢不以古文自任。與同邑蘇厚子愔元重訂《望溪文集》，增集外文十之四，爲功於方氏甚鉅。咸豐癸丑，避寇北行，卒於臨淮，年未四十。所著曰《蓉洲集》。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引《四庫全書總目》《周官集注》，方苞撰。其注仿朱子之例，采合衆說者不復標目，全引一家之說者乃著其名。

又 《儀禮析疑》，方苞撰。苞晚年自謂治《儀禮》十一次，用力良勤，然亦頗勇於自信。

又 《禮記析疑》，方苞撰。融會舊說，斷以己意。

又 《春秋通論》，方苞撰。掃《公》、《穀》穿鑿之談，滌孫、胡鍥薄之見，息心靜氣，以經求經。

又 《周官辨》，方苞撰。大旨以竄亂歸之劉歆。凡十篇，已錄入所著《望溪文集》中。

《清儒學案小傳・望溪先生》 於諸經，尤深於《三禮》、《春秋》。通志堂輯刊宋元人經說，凡三度芟薙，取其粹言。而會通之《御纂三禮義疏》，特命總其事，發凡起例皆出手定。自著之書《周官集註》十二卷、《周官析疑》四十卷、《周官辨》一卷、《儀禮析疑》十七卷、《禮記析疑》四十六卷、《喪禮或問》一卷、《春秋通論》四卷、《春秋直解》十二卷、《春秋比事目錄》四卷、《詩義補正》八卷、《左傳義法舉要》刪定、《管子》、《荀子》《離騷正義》、《史記註補正》各一卷。《文集》初爲門人王兆符、程崟編刊，後同邑戴鈞衡重編，《正集》十八卷、《外集》十卷、《補遺》二卷行於世。刪定通志堂宋元經解未刊行，未見傳本。

又《附錄》引《史記評語跋》 又曰：盧召弓嘗言望溪先生評史記眞本藏北平黃氏，王定甫買得《史記評本》，不著評者名氏。細察之，與望溪集中讀史記諸文語意相應，知是望溪評而他人傳錄者。望溪別有《史記注補正》，而茲評所開發尤多，學者由是可悟作史爲文之義法。

《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卷一五 《望溪集》八卷，國朝方苞撰，乾隆初年刊本，不分卷，至嘉慶初年附刊集外文，咸豐元年桐城戴鈞衡重刊本。

藝文

方昌瀚《倫叔論予文推本望溪公殊增愧悚因和原韻》　自嗟生世晚，邈不逮前型。有幸懷鉛槧，其文炳日星。氣原通沆瀣，道豈異楹莛！每慮薪傳墜，蹉跎汗簡青。（自注：「近世論文，分桐城、陽湖二派，不知義法均宗望溪公也。」）

雜録

《樗園銷夏錄》卷下　方朴山先生，博極羣書，研精經藝，詩非其注意，然學人之詩豈東塗西抹可望。【略】其《詩話》憶舊注，述望溪語最爲解頤，云：「宗人望溪謂魏武《短歌行》是將殺孔北海時作。『但爲君故，沈吟至今。』此即丁晉公所云爲王子明遲我十年作宰相之意。君，指孔北海也。『明明如月，何時可掇？』直自道其不得之熱中矣！末章『山不厭高』云云，則又所謂譬其焉往？將欲取之，必姑予之也。」余因問：「《呦呦鹿鳴》一解云何？」望溪謂魏武曾舉孝廉，故云爾。此可爲一笑也。

《新世說・輕詆》　龔明水嘗謁方望溪，望溪議論風發。龔拱聽久之，避席贊歎曰：「先生不愧稱本朝第三人矣！」方爲之瞿然，問第一、第二何人？龔徐曰：「貴老師安溪先生、令兄百川先生，非歟？」方爲之不怡者竟日。（龔名未詳，浙江錢塘人。）

周京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　少穆足迹遠到，欲結契宇內英傑。召試鴻博不遇，歸時偕二三友生遊讌西湖，賦詩寫懷，蓋自此無四方之志矣。詩體和平中正，不爲鑱刻艱深之語。

《文獻徵存錄》卷五　與同縣厲鶚、杭世駿、施安爲詩友，厲嘗以高、岑比之。今觀其詩，亦足傾倒流輩，若方駕古人則又當別論矣！有《詠楊花》云：「南陌風光劇可憐，楊花歷亂撲秋千。一年春事拋流水，半醉心情對別筵。冉冉慣尋芳草岸，濛濛欲下夕陽天。殘紅問盡無消息，又化浮萍上釣船。」又《同友人湖上》有句云：「野鷗導我有閒意，新柳笑人成老翁。」沈尚書亟稱喜吟之。又有句云：「風從荒野過來橫，雪向雲山莽處明。」稍騁才力矣！一日，同厲鶚泛舟西湖，飲小樓上，題壁云：「一角西山雪未消，鏡光清照赤蘭橋。小分寒影看梅色，漏洩春光有柳條。閑裏安排塵外迹，酒邊珍重故人招。孤煙落日空臺樹，歲晚重來話寂寥。」跋云：「冬日同樊榭汎舟湖上，念欒城、尺堯都已下世，彌覺清遊之足重也。」即日鈔寫者不絕，酒價爲之貴。馬和之畫有楊妹子題，京爲作七言云：「雙龍小篆玉錢圓，淡墨香消五百年。遙想署書楊妹子，綠窗朱戶繡簾前。」「洗盡鉛華馬傅郎，獨留綵筆帶宮黃。鳳皇山下莓苔路，露井寒林幾夕陽。」

《楊花》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三四空寫一聯，離形取神，晚唐時有此格。《同友人湖上》有句云：「野鷗導我有閑意，新柳笑人成老夫。」風趣可挹。

全祖望《周穆門墓誌銘》　穆門以詩名天下五十餘年，平生嘗徧歷秦、齊、晉、楚之墟，所至巨公名卿皆爲倒屣，顧終於蹭蹬不遇而死。其人淵然湛然，莫能窺其涯涘，渾淪元氣，充積眉宇，蓋古黃叔度、陳仲弓之流也。士無賢不肖，皆曰周先生長者，乃其中則有確乎不可拔者，而不以形迹自見。大科之役，姚侍郎三辰薦之，穆門力辭不得。應徵至京，徘徊公車門下，數日稱疾，卒不就試以歸，莫能測也，已而始服其高。杭之詩人爲社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爲職志。詩成，穆門以長箋寫之，醉墨淋漓，姿趣頹放，或弁數語於其端，得者以爲鴻寶。湖社風流，百年以來，於斯爲盛，皆穆門之所鼓動也。尤篤於人倫之誼，其娶婦也賢，而頗不得於其姑，穆門戒之曰：「黃涪翁之姊文城君困於洪氏，雖有三令，子莫能申也，汝其善事姑矣。」婦卒以是困悴而死。穆門事其母益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更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穆門之出游而鬻其居。穆門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之。故人王、袁、許三子者，死有女，皆流落，穆門贖之歸，幷

其二從女皆撫之如女，擇壻而嫁之。以是晚景益窮，然其敦古道益摯。【略】暮年，別自署東雙橋居士。東雙橋者，副都所居鄞城北坊第也。昨年予病於杭幾死，穆門昕夕訪視。予稍進食，穆門頻齎榼來過。次年，余在越中，而穆門吳淞之訃至矣。穆門死，湖社諸人一若失其憑依者，其爲人可想見也。穆門姓周氏，諱京，字西穆，一字少穆。【略】得年七十有三。【略】。子宸望，諸生。穆門之卒也，吾友杭堇浦爲之傳序，其事甚悉。厲樊榭、施竹田論定其詩，山陰令舒堃畝爲之開雕，而宸望又以幽室之文屬予，是不可以辭也，乃更爲之銘曰：重湖黯然，喪我祭酒。白雲封之，其骨不朽。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周京，字西穆，一字少穆，號穆門，晚號東雙橋居士。錢塘人。貢生。考授州同知，薦鴻博不就試。工書，負詩名。有《無悔齋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　周京，字少穆，號穆門，浙江錢塘人。貢生。有《无悔齋集》。

《詞科掌錄》卷五　錢唐周京少穆，廩監生，閣學仁和姚公所薦。

《清史列傳・周京傳》　周京，字西穆，浙江錢塘人。廩貢生。乾隆十二年舉博學鴻詞。至京，稱疾不就試。內行惇篤，婦賢而不得於姑，卒困悴以死。京事母孝，不敢有幾微見於顏色，然私憐其婦，終身不娶以報之。有弟已析產，乘京出遊，鬻其居，京歸更僦屋，不以一語及也。夙以詩名，常徧歷秦、齊、晉、楚，所至公卿皆倒屣迎之。晚息影蓬廬，與里中諸詩人爲吟社，醉墨淋漓，得者以爲鴻寶。著有《無悔齋集》十五卷。

《國朝書人輯略・周京》　字少穆，號穆門，晚號東雙橋居士，浙江錢塘人。

又引《鮚埼亭集》　杭之詩人爲社，集羣雅所萃，奉穆門爲職志。詩成，穆門以長箋寫之，醉墨淋漓，姿趣頹放，或弁數語於其端，得者以爲鴻寶。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五　周京，字穆門，錢塘人。以監生考授州同。事親篤孝，父病禱天，願減己算益父，翌日竟瘳，得延五載。授經奉母，年垂艾依依若孺子。友愛其弟，視弟子女如己出。中年南游閩海，北走燕、趙、秦、晉，所歷名山大川、墟莽古迹，悲歌慷慨。書法奇逸，酒酣興到，數十紙立盡。名公卿倒屣虛席，商略政事，不少依阿。晚年與里中諸老結社，放浪湖山，有醉題酒樓壁詩，好事者傳鈔之。卒年七十三。

《冬日同樊榭放舟湖上念欒城赤鳧都已下世彌覺清游之足重也分韻同作》　《隨園詩話》卷九：余幼時游西湖，見酒樓號五柳居者，壁上題詩甚多，不久即圮去，惟西穆先生一首墨瀋淋漓，字寫《爭坐位帖》，歷七、八年如新。酒樓主人及來游者，皆護存之，敬其爲名士故也。題是《冬日同樊榭放舟湖上，念欒城、赤鳧都已下世，彌覺清游之足重也！分韻同作》，詩云【略】。後四十年，余再至湖上，則壁詩無存。西穆、樊榭久歸道山，而酒樓主人亦不知名士爲何物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無悔齋集》　十五卷。國朝周京撰，京字西穆，一字少穆，錢塘人。雍正中諸生。爲同里厲鶚所定。分年編次，附錄全祖望所撰墓誌銘及同人掃墓詩。鶚序以高、岑豪健比之。今觀其詩，源出劍南。在一時詩社中，酒旗茗椀，拈韻分題，亦足傾倒流輩。若方駕古人，則又當別論矣！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七　大科之徵，年已六十矣，力辭不獲。【略】乾隆十四年，年七十三卒。樊榭、竹田爲論定其詩，山陰令舒堃畝爲雕板以傳。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七　《無悔齋集》三册，稿本，清吟閣藏書，錢塘周京撰。字西穆，一字少穆，號穆門，晚號東雙橋居士。廩生，薦試博學鴻詞不就，攷授州同知。事母孝，其婦賢而不得於姑，至困悴以死，無幾微見於顏色。特憐其婦，終身不更娶。弟已析產，乘其出游而貨其居，歸乃另僦屋，不置一語。大科之徵，年已六十，辭不獲，至京師稱疾而返。足迹歷閩、廣、燕、趙、秦、晉，懷人弔古，一寄於詩。書法尤美。年七十（七）〔三〕卒。厲鶚、施安爲論定其詩，山陰尹舒堃畝爲之鏤版，凡十五卷。此册舊在瞿氏清吟閣，亂後亡失過半，僅存三册，猶可見醉墨流芳也。有「如南山之壽」一印。

周大樞

《隨園詩話》卷七　丁巳春，予與元木、循初同在稷威寓中，夜眠聽雨，元木見贈一篇云：「文章之家無不有，袁郎二十膽如斗。」詩甚奇詭，不能備

錄。壬申歲，余起病，至長安，元木再贈七古，起句云：「憶昔相見長安邸，志氣如虹挂千里。狂飛大句風雨來，頭沒酒杯笑不已。」眞乃替余少時寫照。元木廷試報罷，果毅公訥親延爲上客，每公餘之暇，命講《通鑑》數則，亦想見當日公卿風雅也。元木詩最堅瘦，獨《咏桃花》頗婉麗，其詞曰：「寂寂朱扉度歲華，又驚春色到桃花。五陵游客知何限？只有漁人最憶家。」《管仲墓》云：「浪說儒門羞五尺，至今江左幾夷吾？」

又 早行詩，二人同調，而皆有妙境。梁药亭云：「鴻雁自南人自北，一時來往月明中。」元木云：「行人飛鳥都何事？一樣衝寒度曉隄。」

《湖海詩傳》卷一五 周大樞，字元木，山陰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七年舉人。官平湖教諭。有《存吾春軒詩鈔》。

又《蒲褐山房詩話》 元木在京師，寓虎坊橋小衕衙。門有大井，老屋三間，鹽鹽終日。予贈以句云：「小住常依元亮井，出游誰問孝廉船？」蓋紀實也。學博而才長，滔滔莽莽，動以數百言。蓋其時浙中詩人如胡稚威、桑弢甫，皆鬥奇騁異，故元木亦如之。然文從字順，自較兩家爲優。

《晚晴簃詩匯》卷八一 園牧於詩琢抉爬搔，意欲參取諸家，自成一體。舉大科未遇時，果毅公訥親相裕陵柄政，招園牧爲上客，日講《通鑑》數則。園牧不屑攀援以他途進，年近六十始舉京兆，充咸安宮官學教習，敝袍徒步。久之，得校官去。生平與胡稚威、萬循初交最善，相與切劘。其詩豪邁似胡，高秀似萬。隨園稱其《管仲墓》句曰：「浪說儒門羞五尺，只今江左幾夷吾？」猶非其至者也。

《詞科掌錄》卷五 山陰周大樞元牧，邑廩生，浙江總督上蔡程公所薦。詩文高勁秀出，力追古則。廷試日，瘧疾綿月未愈，手艱於作書，多所遺落，不得入等。所著有《居俟堂集》。幼工詩餘，與秀水萬光泰相友善。常自序其《調香詞》及爲萬作《樊隣詞序》，風艷不減三唐。其詩長於五七古、五排、七律，意欲參取諸家，自成一體。雖或未逮，而志則遠矣！

又引《調香詞自序》 予年十三四即喜爲詞，于古作者特癖陸務觀、姜白石二公。秦柳派也，而少變其音節。舊著《調香詞》數卷，共二百首。丁酉歲，病中悉取焚之，意不更作。偶朋友燕聚，輒復技癢，亦隨手棄去。予友秀水萬子循初最工詞，見而稱之，顧謂其勝于詩，予不信也。聊掇拾燼餘，什不得一，附以近日所作，仍其舊名，序而存之。論風雅之異鑣，較矛盾之各勝，質之萬子，庶不胡越其言。

《詞科餘話》卷二 元牧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均列徵書。

《冬日咏雪》 《隨園詩話》卷七：周蘭坡學士多髯，冬日同元木咏雪，和東坡「尖叉」韻。元木押「鹽」字韻云：「修髯繞作離離竹，妙句清于《昔昔鹽》。」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 周大樞，字元木，一字元牧。浙江山陰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教諭。有《居俟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一《胡稚威先生事略》附 元木者，周君大樞。一字元牧。稚威同縣人。應鴻詞科不遇。壬申舉於鄉。官教諭。著有《居易堂稿》。幼工詩，與稚威在江東詩社中，最稱傑出。尤與秀水萬光泰善，以詩文相切劘。果毅阿公延爲上客。每公暇，命講《通鑑》數則。其雅度可想見云。

《清史列傳・夏之蓉傳》附 周大樞，字元牧，浙江山陰人。諸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罷歸。十四年，復以經學薦。十七年舉順天鄉試，官平湖教諭。博學多才，究心經籍，尤嫻於《易》。說《易》不取宋儒，所傳圖位謂「邵子先天八卦即從後天圖演出，不過取其一畫交易則各成乾坤，乃道家抽坎填離之法，不合聖經之旨。」生平與胡天游、萬光泰交最深。天游詩鬬奇騁異，故大樞亦如之。工七古，沈鬱似杜，奔放似蘇。與光泰並工詩餘，嘗自序其《調香詞》及爲光泰作《樊隣詞序》，風豔不減三唐。文於蒼莽中見清勁，時稱傑出。晚年境益窮，吟益苦。鄉舉時年近六十，阿里袞愛其才，延爲上客，每公餘輒令講《通鑑》數則。著有《周易井觀》十二卷、《居俟堂稿》、《存吾春軒詩鈔》。

嘉慶《山陰縣志》 大樞後馬村人，聰穎絕人，博極墳典。曾舉博學鴻詞，再薦經術，以舉人選平湖教諭。卒於官。

《鶴徵後錄》卷九 周大樞，字元木，一字元牧，又字爰穆，更字園牧。號存吾。浙江山陰人。生員。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壬申舉人，官平湖縣教諭。著有《周易井觀》、《居俟堂集》、《存吾春軒詩鈔》、《調香詞》。元牧學問浩博，才思橫溢。己巳經學之徵，吏部侍郎介福復薦舉。說《易》不取宋儒所傳圖位。詩文于蒼莽中見清勁。嘗以丙辰同徵二百六十餘人之詩，撰《鴻爪錄》。

《題釣鰲圖》 《靈芬館詩話》卷五：陳魯齋先生璠，乾隆己未鴻博，吾友

曼生之大父也。曼生以《釣鰲圖》見示，屬爲題跋。【略】圖内顧欠夫之麟、周元木大樞、周白民振采三詩，萬循初光泰一詞最工，輒錄于册。

《次韻楂邨公題贈芍藥》《霞外攟屑》卷五：姚平泉廣文（光晉）《悼三女叔蘭》詩：「易遷宮裏題名在，灑淚遙天隔絳霄。」《右台仙館筆記》卷六）載之，云：「葛洪《枕中書》有云童初之府、易遷之宮，不言爲婦女所居。」（庸）按：眞誥：「張桃枝，漢司隸校尉陵母也，行陰德，久聞在易遷，得爲侍郎。」

金　順

《靈芬館詩話》卷六　金夫人順，字德人，烏程汪舍人曾裕之配也，刻有《傳書樓詩》。【略】夫人盛年矢志，又喪其君姑，更遭家難，辛苦支持，其境極人世之慘，故詩多悲憂愁苦之音，而冰霜之氣，凜然行墨間。

《題管夫人畫竹》《國朝詩別裁集》卷三一：題仲姬畫，却從竹上諷諭王孫，用意微婉。《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五引《蘇州府志》：《題管夫人畫竹》云：「墨妙由來溯仲姬，閨房靜好寫風枝。王孫若解凌霜節，合署鷗波老畫師。」用意微婉，其苦志亦可見矣！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一　金順，字德人。江南吳縣人。中書汪曾裕室，夫亡以節孝稱。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五　順字德人，浙江烏程人。中書汪曾裕室。有《傳書樓稿》。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德人早寡，力排家難，以節孝稱。

又引《桐鄉縣志》　孺人承其家學，自幼能詩，兼善寫生。年十九歸汪，相夫以儉，事舅姑盡孝。二十七夫亡，逾年遭姑喪，舅年亦邁，遺孤甫六歲，族人有覬覦其產者，謀害其孤，孺人乃扃之樓上，去其梯，每飲食必先嘗而後與之，始得免害。故其《病中感賦》句云：「龍泉趨死易，虎尾立孤難。」乾隆庚午卒，年甫三十。

《清畫家詩史》卷癸上　金順，字德人。烏程人。中書汪曾裕室。善寫生。有《傳書樓稾》。

《清史稿》卷一四八　《傳書樓詩稿》一卷，金順撰。

鍾令嘉

《晷雅集》卷三五　鍾令嘉，字守箴，餘干人，蔣堅室。夫人家清貧，嘗于除夕大雪抱兩月兒坐冷屋中，括三錢市酒，與贈公對飲，其風致如此。兒即心餘太史也。

《清史稿・蔣士銓傳》　蔣士銓，字心餘，鉛山人。家故貧，四歲，母鍾氏授書，斷竹篾爲點畫，攢簇成字，教之。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三　令嘉字守箴，號甘荼老人。江西餘干人。編修蔣士銓母。有《柴車倦游集》。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士銓，字新畬，乾隆丁丑進士。有才名。生四齡，守箴斷竹爲箑，攢簇成字教之，口授經書。後官翰林。守箴就養京師。既而曰：「吾兒才非適時者，不如歸也。」新畬遂承命告歸。

《寄銓兒》《清代閨秀詩話》：蔣士銓之母鍾令嘉，家貧不怨，嘗於除夕大雪，抱兒坐冷屋中。搜囊中數十錢，市酒小飲。其夫曰：「得無戚於心乎？」笑答曰：「古人處此者多矣！君丈夫，亦動念耶？」士銓方四歲，不能執筆，斷竹枝成絲，作點畫成字以教之。稍長，親課以詩文。迨士銓入詞林，誡之曰：「兒非適時者。」遂告歸，主書院講席十餘年。士銓嘗語人曰：「人以祿養，吾以學養。吾所學者，皆昔年母所授也。」有《寄銓兒詩》云云。詩格絕高，不僅以賢德稱也。

《登太行山》《隨園詩話》卷八：苕生太夫人鍾氏，名令嘉，晚號甘荼老人；生心餘，四歲，即斷竹絲作磔，教之識字。嘗登太行山云【略】。乙酉歲，心餘奉母出都，畫《歸舟安穩圖》，一時名公卿，題滿卷中。尹文端公謂余曰：「此卷中無佳作，惟太夫人自題七章、陸健男太史四首，足傳也。」惜未抄錄。

《清史稿・藝文四》《柴車倦游集》二卷，蔣士銓母鍾令嘉撰。

厲鶚

論述

綜論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　樊榭學問淹洽，尤熟精兩宋典實，人無敢難者。而詩品清高，五言在劉眘虛、常建之間。今浙西談藝家，專以飣餖撏撦爲樊榭流派，失樊榭之眞矣！

《詞科掌錄》卷二　錢唐厲鶚太鴻，庚子孝廉。爲詩精深華妙，截斷衆流，鄉前輩湯少宰西厓先生最所激賞。自新城、長水盛行，時海内操奇觚者，莫不乞靈於兩家。太鴻獨矯之以孤澹，用意既超，徵材尤博。吾鄉稱詩於宋、元之後，未之或過也。性躭閒靜，愛樂山水，一再計偕，遂絕意仕進。以浙江總督上蔡程公薦，來都試題，誤寫論在詩前，遂罷歸。生平詩逾萬首，勇於删擇，近裒刻其詩，曰《樊榭山房集》，凡八卷。樂府爲今海内第一。他著有《遼史補》、《東城雜記》、《湖船錄》。仿計敏夫例爲《宋詩紀事》百卷，搜采極富。是科徵士中，吾石友三人，皆據天下之最，太鴻之詩、稚威之古文、紹衣之考證，穿穴求之，近代罕有倫比。紹衣丙辰先成進士，改庶常，例不當試，後以散館出外；稚威以疾、太鴻以違式，皆不得在詞館，豈非命哉！

蔣士銓《論詩雜詠三十首》二三　餖飣織古錦，方幅特板重。鈍根學神仙，天馬終難控。逐節寫修篁，焉能集鸞鳳？（厲太鴻）

《隨園詩話》卷七　明季秦淮多名妓，柳如是、顧橫波，其尤著者也。俱以色藝受公卿知，爲之落籍。而所適錢、龔兩尚書，又都少夷、齊之節。兩夫人恰禮賢愛士，俠骨稜嶒。閻古古被難，夫人匿之側室中，卒以脱禍。厲樊榭詩云：「蛾眉前後皆奇絕，莫怪群公欠致身！」較梅庚「蘼蕪詩句橫波墨，都是尚書傳裏人」之句，更覺蘊藉。

又卷九　吾鄉詩有浙派，好用替代字，蓋始于宋人，而成于厲樊榭。宋人如：「水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輈。」不過一蟹一鷓鴣耳！「歲暮蒼官能自保，日高青女尚橫陳。含風鴨綠鱗鱗起，弄日鵝黄裊裊垂。」不過松、霜、水、柳四物而已。廋詞謎語，了無餘味。樊榭在揚州馬秋玉家所見説部書多，好用僻典及零碎故事，有類《庶物異名疏》、《清異録》二種。董竹枝云：「偷將冷字騙商人。」責之是也。不知先生之詩，佳處全不在是。嗣後學者，遂以「瓶」爲「軍持」，「橋」爲「略彴」，「箸」爲「挾提」，「棉」爲「芮溫」，「提燈」爲「懸火」，「風箱」爲「扇隤」，「熨斗」爲「熱升」，「草屨」爲「不借」；其他「青奴」、「黄奶」、「紅友」、「綠卿」、「善哉」、「吉了」、「白甲」、「紅丁」之類，數之可盡，味同嚼蠟。余按《世説》：「郝隆爲桓溫南部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娬隝躍清池。』桓問何物。曰：『魚也。』桓問：『何以作蠻語？』曰：『千里投公，才得蠻部參軍，那得不作蠻語？』」此用替代字之濫觴。《文選》中詩，以「日」爲「耀」，「靈風」爲「商飈」，「月」爲「蟾魄」，皆此類也。唐陳子昂出，始一洗而空之。

又卷一四　厲太鴻《宋詩紀事》，採取最博。余閱《北盟會編》，爲補所未採者，如：徽宗在五國城詩，曰：「噬臍有愧平燕日，嘗胆無忘在莒時。」李若水曰：「五鼓可回千里夢，一官妨盡百年身。」宇文虚中云：「傳聞已築西河館，自許能肥北地羊。」皆佳句也。金主亮《中秋無月詞》云：「恨劍鋒不快，一一揮斷紫雲根，要見嫦娥體態。」亦頗豪氣逼人。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　吾鄉厲太鴻與沈歸愚，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余道：厲公七古氣弱，非其所長；然近體清妙，至今爲浙派者，誰能及之？如：「身披絮帽寒猶薄，才上籃輿趣便生。」「壓枝梅子多難數，過雨楊花貼地飛。」「白日如年娛我老，綠陰似水送春歸。」《入都會試途中除夕》云：「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還聞索酒錢。」「燭爲留人遲見跋，鷄防失旦故爭先。」皆絕調也。

《拜經樓詩話》卷四　數十年來，吾浙稱詩，皆推樊榭。然樊榭之作，雖長於用書，愼於選句，終不若漁洋之風華典麗而波瀾洪闊，使人讀之，皆能稱快。嘗見錢塘汪韓門跋《樊榭集》云：「先生之詩，搜討精博，蹊徑幽微。

取材新，則有獨得之奇；使事切，則無寡情之采。自成情理之高，不關身世之感。至若典僻而意或晦；藻密而氣爲傷。一邱一壑之勝，登臨少助於江山；一觴一詠之情，懷抱勿觀於今古。以云追漢、魏而近《風》、《騷》，豈其薄而不爲？夫亦所謂幽人之貞，獨行其願者耶！然先生全集，要無一字一句，不自讀書創獲，所以雄視一時。後人效之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掇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之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昔人云：所作不可盡難，難便不知所出。是又不得以學者之不根，而幷咎作者之非法也。」韓門此跋，頗得樊榭之概。然所云：「後人效者，不效其讀書，而惟是割掇詩詞內新異之字，以供臨文攢湊，望之眩目，按之枵腹。」尤痛切學者之病。噫！又豈特學厲詩者爲然哉？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樊榭山房詩鈔小傳》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邃。澄汰衆慮，咳唾成珠。其旨溫以厚，其音和以雅，其詞麗以則，于新城、長水之後別續一燈。是豈獨天分之優哉？蓋其洗伐烹鍊，日起而大有功矣。

《全浙詩話・雲巢齋詩話》厲徵君肆力於詩，鏤心役腎，句雕字琢，不泥古，不趨今，會衆美以萃其筆端，吾鄉百年詩人中殆難其匹。性雅好遊，所至搜剔名勝，邀同二三故人，山顛水曲，攬葛攀藤，徘徊吟賞，必盡興而後已。

《湖海詩傳》卷二《蒲褐山房詩話》徵君性情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以孝廉需次縣令，將入京，道經天津，查蓮坡先生留之水西莊，觴咏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揚州馬秋玉兄弟延爲上客。嗣後來往竹西者凡數載。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間以古器名畫，因得端居探討。所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極爲詳洽，今皆錄入《四庫》書中。其先世家于慈溪，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所作幽新雋妙，刻琢研鍊，五言尤勝，大抵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瑩然而清，窅然而邃，擷宋詩之精詣，而去其疎蕪。時沈文慤公方以漢、魏、盛唐倡於吳下，莫能相掩也。予於戊辰歲在長洲趙君飲谷小吳船遇之，辱爲亡年交。嗣後徵君過吳，必訪余于朱氏蘋花水閣。凡三年，而徵君下世矣！至其詞，直接碧山、玉田，予已錄入《琴畫樓詞鈔》，故不具論。樊榭下世，葬于杭州西溪王家塢，因無子嗣，不久化爲榛莽。後四十餘年，何君春渚琪游西溪田舍，見草堆中樊榭及姬人月上栗主在焉！取歸，偕同人送武林門外牙灣黃山谷祠，掃灑一室以供之。予爲撰「文花室同天女散，摩圍詩共老人參」句，以題其楹。李光甫方湛、蔣蔣村炯、陶堯香梁諸子，皆有詩詞紀之。樊榭生于康熙三十一年九月十一日辰時。月上姓朱氏，名滿娘，烏程人，生康熙五十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辰時，歿于乾隆七年正月初三日戌時。並屬蔣村及項金門墉、許因生宗彥，各于忌日奉酒脯薦焉！

《道古堂文集・樊榭山房游仙百詠序》僕與先生雲霞意氣，泉石投交。架上琅函，共讀通明之卷；籬邊黃菊，曾傾陶令之杯。風義平生，兼之師友。相逢今日，示以瓊瑤。擊節三終，何惜玉壺之缺；披吟數過，恍登銀闕之遙。攜來市上，誰不購以千金；若在牀頭，人自函其一部。斥曹唐於下座，誰曰不宜？坐何劭于廡閒，僉云允稱。引尊相對，聊當醽醁之漿；浣手高吟，除是薔薇之露。書藏二酉，何用秘穢；紙貴三都，甯關元宴。爰等茲于弁髦，敢用是爲前驅。謹序。

蔣坦《樊榭山房游仙三百首詩註序》吾鄉先輩樊榭先生，縱碧雞之雄辯，持白馬以度關，逸藻結言，壯思蜚屑，紫臺秘典，綠帙奇文，靡不皆嫻其蕪音，靦縷其縉旨。抱一是式，成功之退不居；吹萬不同，有欲之徼乃妙。所作《游仙詩三百首》，驚濤鳳彩，見之者奇；龜文竜鱗，識之者寡。先生非過爲瑤壇怪牒，碧篆秘文。神仙偶出，必排金銀之臺；人民已非，誰考城郭之舊。予乃炤籍以搜墳，素懷鉛而誦寶。思小酉大酉之中，獲得龍威秘卷；先庚後庚之日，拜來豕亥譌傳。於焉！五岳三山，七明九轉；八公鴻寶，雙印龍泥。割玉版之文，拂翠氛之氣。蘆刀竹節，采摘丹經；桃核棗花，搜尋黃籙。硯滴明河之水，七夕橋通；書題新宮之碑，五雲閣近。凡在鸞情鳳想，皆襲玉笈金箱矣。原夫郭璞有《游仙》之詩，曹唐有大小《游仙》之詠。繼此者，棄如芻狗；和之者，充若汗牛。先生以絕妙文心，別開生面：入蕊珠之殿，仙氣一凝；坐檀金之車，光芒四射。花宮仙梵，全收豁落之名；瑞鳥祥芝，半是玄洲之產。甘辭蘭省，擬爲碧落侍郎；不就蒲輪，且作滄洲傲吏。飲逡巡之酒，開頃刻之花。編黃庭內景之書，拍紫府外丹之要。推敲音韻，付鮮于拊節而歌；咀嚼宮商，協飛瓊步虛之唱。惟是明堂八字，誰知鐵鷟金龜；印篆一文，莫解鳳芝龍術。蝌蚪悉上清之秘，虎龍隱胎息之經。至今誦之者，如遊瑠璃宮，但見光明一片；如入瑪瑙枕，無非金碧十洲。以予窺牖有心，還丹無術。李謇年少，猶知天寶霓裳；沈約名輕，偏解永明宮

體。訪西池三鳥，消息潛通；索東華五篇，仙凡不隔。魯魚帝虎，何人傳信傳疑；鵬翼鯤鱗，不管知大知小。不無小補，敢曰大還；但近洞天，即名福地。自愧紅蠶絲少，難續冰絃；請看白兔力微，亦持玉杵。用敢駑駘步武，上追玉軼金鑣；鸞鶴關心，尋遍壁門珠殿也已。

又《樊榭山房游仙三百首詩跋》　曾侍東皇太乙前，酒龍謫下不知年。花陰一覺游仙夢，行遍壺中小有天。　噓吸乾坤瞬未移，下窺濁界息相吹。海流不到天無底，始信三山未足奇。西溪漁者自題。

《樊榭山房游仙三百首詩題詞》　（蕭山）丁文蔚（豹卿）：　小樓日暮風吹竹，燕子啣花上簾軸。有人靜夜注東華，滿地桐陰坐秋綠。　青苔白石紅闌干，帳中況有人姍姍。（謂秋芙夫人）朱絲小硯鸚鵡寒，碧桃花落湘豪端。我生亦識上清字，卅載紅塵苦遊戲。汞鉛爐火愁未成，著述名山豈初意？讀君此卷才絕倫，君家夫婦神仙身。請君更著新宮賦，莫讓當時姓蔡人！

又（蕭山）王錫齡（獻堂）：　銀燭熒熒碧檻虛，有人身讀上清書。桐花落地驚鸚鵡，芸葉霏香走蠹魚。始信君身有仙骨，自來仙子好樓居。傳聞皈禮瞿曇後，綺語如今漸懺除（君居夕陽紅半樓）。　前生同住列仙家，流浪紅塵事可嗟。先後才名動西浙，艱難風雨注東華。青山歸隱陶貞白，碧落文人蔡少霞。事業名山好珍重，不教逝水送年華。

又（錢塘閨秀）關鍊（秋芙）《爲藹卿主人校遊仙詩成題後》：　珍珠小字寫初成，從此仙家本事明。自向碧桃花下讀，人間傳作步虛聲。　小硯芙蓉滴露寒，篇篇留付後人看。神仙豈有餐霞術？始信凡間學道難。

又（山陰閨秀）秦雲（佩芬）《金縷曲》：　一百年來事。數西湖、厲公而後，君眞名士。先後文章驚海內，不落葫蘆樣子。祇可惜、青衫憔悴。天上憐才應不薄，賦新宮、定有君名氏。淪落者，偶然耳！　名山著述非君志。奈書帷、螢飄蠹老，年年故紙。儂亦漂流文字海，一樣牽蘿身世。但坐對，小樓燈紫。一部琅函全讀徧，祇上清、蝌蚪難詳記，總勝識，十年字。

陳僅《竹林答問》　問：近時外人於吾浙詩有「浙派」之稱，以厲樊榭爲之祖，不知何以有此語？　樊榭集中以五古爲第一，七律亦源出中唐，流麗清圓，醰醰有味。後人不學其古而好學其七律，又不善學之，遂來浙派之誚。樊榭有靈，不受過也。

查爲仁《蓮坡詩話》　錢塘厲太鴻徵君鶚，以詩名海內者三十年。著有《樊榭山房集》十卷。清微孤峭，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承學之士，奉爲圭臬。今年落燈日，以手書詩箑見貽，內有《紅橋春遊曲》，風調直偪元初。其詞曰：「客愁當春亂如絲，挂在紅橋新柳枝。」

《國朝杭郡詩輯》卷九　其詩婉約秀潔，尙氣力者莫能勝之。詞則直接碧山、玉田。

朱克敬《儒林瑣記》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爲詩，入衢市嘗仰視搖首，構思不輟。薦博學宏詞不就。鶚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汪沆《樊榭山房文集序》　故其發爲詩文，削膚存液，辭必己出，以清和爲聲響，以恬澹爲神味。考據故實之作，搜瑕剔隱，仍寓正論于叙事中，讀者咸斂手懾服。尤工長短句，瓣香乎玉田、白石，習倚聲者，共奉先生爲圭臬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史，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及《院畫錄》、《玉臺書史》。詩幽雋孤澹成一家，詞冷峭獨絕。有《樊榭山房集》。

《浙西六家詩鈔》卷一　歸愚、蘭泉兩先生評樊榭山房詩固已確當，獨賞五古，而不及七律，殆以七律不近唐音耳。參用性靈書卷，自闢蹊逕，諸體皆工，七律更耐尋繹，如《秦淮懷古》、《悼亡姬》、《答筠谷移居》等作，皆通體渾成，非獨有句可摘而已，其餘美不勝數，遙情逸致，誦之口角生香。近時擅厥體者，初白翁後爲一大宗。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二引《鮚埼亭集》　樊榭少孤家貧。其詩清妙軼羣，又工於言情。其人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

又《聽松廬詩話》　樊榭五言以氣韻勝，七言以才情勝，總由胸有積書，是以語多雋味。

《文獻徵存錄》卷五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其先世家慈谿，故以四明山樊榭爲號。生時有大鳥下庭中，文采甚異，遂以名之。家貧，寄沙門以居。幼甚警悟，初學爲詩便有佳句。漸長，於書無所不覩，稱博洽，補博士弟子員。康熙五十九年，臨川閣學李紱主浙江試事，見其謝表，詫曰：「此詩人也。」遂見叙錄。計車至京後，同郡湯右曾爲侍郎，見其詩，使人通意將禮致焉，鶚即日襆被出城，竟不與相見。鶚意制拙率，不修威儀，

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詠，竟人多嫌其簡，惟同縣周京、杭世駿與之善，一日不見，輒相思也。困頓既久，忽有捧檄之志，裝未嚴即發，謂人曰：「我詣吏曹謁選，定得佳祿，親得所養，自此平生願遂矣！」至天津縣，羈滯數月，浩然而返，竟未入國門也。其詭越多此類。一徵博學鴻詞，未赴。卒年六十二，無子。有《宋詩紀事》一百卷、《遼史拾遺》十卷、《南宋院畫錄》八卷、《樊榭山房詩集》二十卷、《秋林琴雅》六卷、《東城雜記》二卷、增修《雲林寺志》八卷，皆行於世。鶚詩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然獨抒襟抱，常有清逸之作。其七言近體之善者，妙絕時人，浙中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爲工。吳郡沈德潛又取其近於劉眘虛、常建。談藝者失矣，沈亦未爲得也。所爲詩，若《遊智果寺》云：「竹陰入寺綠無暑，荷葉繞門香勝花。」人競傳鈔之。《寶石山》云：「林氣暖時濛似雨，湖光空處淡於僧。」《元日對雪》云：「無人可造眞閒日，有雪相娛此老翁。」《山莊即事》云：「蔬圃鳥鳴清境界，竹房人語佛家風。」《南湖秋望》云：「橫塘秋水明菰葉，老屋斜陽上蘚花。」同縣符之恆，其弟子也。

《筱園詩話》卷二　浙派自西泠十子倡始，先開其端，至厲太鴻而自成一派，後來多宗之。其清俊生新、圓潤秀媚之篇，佳處自不可沒。然病亦坐此，往往求妍麗姿態，遂失於神骨不俊，氣格不高，力量不厚，無雄渾闊大之局陣篇幅，諧時則易，去古則遠也。樊榭集中，工於短章，拙於長篇，工於五言，拙於七言，七古尤劣。其宗派囿於宋人，唐風敗盡。好用說部叢書中瑣屑生僻典故，尤好使宋以後事。不惟採冷峭字面及掇拾小有風趣諧語入詩，即一切別名、小名、替代字、方音、土諺之類，無不倚爲詞料。意謂另開蹊徑，色澤新異別致，生趣姿態，並不猶人也。殊不知大方家數非不能用此種故實字樣，大方手筆非不能爲此種姿態風趣，乃不屑用，並不屑爲，不肯自貶氣格，自抑骨力，遁入此種冷徑別調耳！是小家賣弄狡獪伎倆，非名家之品也。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四三　文章妙喻浙中庖，水陸柔甘味曲包。天水華英能盡讀，幾人眞食大官肴？（厲太鴻《樊榭山房集》）

《白華山人詩說》卷二　樊榭老人詩，有精心密慮，結形構巧，此其上者。有工于造句，詞清意潔，此其次者。有逞情拈弄，隨手付發，此其下者。今人但取其下誦習之，遂沿爲風俗，名曰浙派。吾謂能取法其上，更探其淵源所從出，則流爲派別，當不至如是而已。

《清史列傳・厲鶚傳》　鶚搜奇嗜博，館於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爲《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常自比裴松之《三國志注》。又著《秋林琴雅》、《東城雜記》、《湖船錄》諸書，皆博洽詳贍。先世本慈谿，徙居錢塘，故仍以四明山樊榭名其居所。著《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幽新雋妙，刻琢研鍊。尤工五言，取法陶、謝及王、孟、韋、柳，而別有自得之趣。同時以博學鴻詞徵者，有胡天游、全祖望。論者謂鶚之詩、天游之文、祖望之考證，求之近代，罕有其比。其詩餘尤擅南宋諸家之勝。

吳焯《秋林琴雅序》　余友太鴻《秋林琴雅》之詞，質也靈虛，學也膏腴，才也伉飛，如玉光之陸離，劍花之參差。如是而命之爲詞，苟舍是其將焉如。雖然，猶有說，夫詞，南唐爲最豔，至宋而華實異趣，大抵皆格于倚聲。有疊有拍有換，不失銖黍，非不咀宮嚼商，而才氣終爲法縛。臨安以降，詞不必盡歌，明庭淨几，陶詠性靈，其或指稱時事，博徵典故，不竭其才不止。且其間名輩斐出，斂其精神，鏤心雕肝，切切講求於字句之間，其思泠然，其色熒然，其音錚然，其態亭亭然。至是而極其工，亦極其變，苟舍是無或取焉。今太鴻之詞，不必梔其貌，蠟其言，抽其關鍵，拔其轅轅，上下五百年，居然獨樹一標壇矣。余弱年從羨門侍郎、竹垞翰林論詞，嘗取宋末諸家爲矩矱，久竟棄去。近與太鴻還往，回理前緒，不禁囅然一笑，思效邯鄲之步也。

符曾《秋林琴雅序》　歐陽圭齋謂雅即雅烏之雅，以其聲能動物也。詞之聲生于宮羽，而動物者必雅。余與樊榭交，垂十五年。見其偃蹇侘傺，不廢文史，而感時覽物，託寓微至，詩所不盡必形之于詞。上者海山縹緲之音，次亦不減游春綠水之奏。聞者意消神往，直與鄉先輩清眞、玉田、山村、句曲諸公相後先矣！

趙信《秋林琴雅序》　淡而彌永，清而不膚。渲染而多姿，琱刻而不病格。節奏精微，輒多絃外之響。是謂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者。詎止有井水飲處必歌柳七詞？令市伶按拍稱好乎！

陳撰《秋林琴雅序》　詞於詩同源而殊體，《風》、《騷》五七字之外，另有此

境。而精微詣極，惟南渡德祐、景炎間，斯爲特絕。吾杭若姜白石、張玉田、周草窗、史梅溪、仇山村諸君，所作皆是也。自是以還，正不乏人。而審音之善，二百餘年以來，幾成輟響！近稱西冷詞派，或踪跡《花間》，或問津《草堂》，星繁綺合，可爲極盛。迺緣情體物，終惜其體製之未工。獨吾友樊榭先生起而遙應之，清眞雅正，超然神解。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蘭之味芬芳。登培嶁以攬崇山，涉橫汙以觀大澤。致使白石諸君如透水月華，波搖不散。吳越間多詞宗，吾以爲叔田之後無飲酒矣！樊榭天才軼舉，靡不洽習，而志尚高遠，泊于榮祿。其與予同寓廣陵時，當日斜花外，必相約爲倚聲，往往予未及脱稿，而樊榭點筆已就，予輒爲之罷去。此卷中懷古咏物諸篇，皆與同里徐丈紫山酬唱者爲多。予既滯淫旅人，生意消削，從塵土挈屑中，手把是編，恍鉛槧之周旋，感素琴於秋思，彷徨弔影，殆若異身，有不禁爲之掩卷憮然也。

吳允嘉《秋林琴雅序》 詞調六百六十體，凡千一百八十有奇。一調有一調之章程，一體有一體之變化。作法既殊，音響亦異，殆難於詩遠矣。余友徐紫山嘗教余作詞，謝不能也。厲君太鴻於詩古文之外，刻意爲長短句，拈題選調，與紫山相倡和，大約懷古咏物之作爲多。數月之間，動成卷帙，聲諧律叶，骨秀神閒，當于豪蘇膩柳之間，別置一席。至於琢句之雋，選字之新，直與梅溪、草窗爭雄長矣。余學詩垂四十年，尚不能工。太鴻工詩，工古文，而《琴雅》一刻，各極其妙，人之智愚何相去之夐絕也。

徐逢吉《秋林琴雅序》 去臘於友人華秋岳所，讀樊榭《高陽臺》一闋，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心嚮往之。新年過訪，披襟暢談，語語沁入心脾，遂相訂爲倡和之作，共得題如干，并注以調名。乃不數日，兩家已各成其半。會余適有白門之役，孟夏解纜，羈留吳苑者二旬，又足成之。頃寓秦淮，樊榭書至，知前後俱削稿，復合以平時所作，付之梓人。先以首卷刻成者寄示。迴環讀之，如入空山，如聞流泉，眞沐浴於白石、梅溪而出之者。噫！舍紫山而外，知此者亦鮮矣。獨余沉酣斯道幾五十年，未能洗淨繁蕪，尚存故我，以視樊榭壯年，一往奔詣，寧不有愧乎？

翁嫗《樊榭山房集外詞跋》 樊榭先生幽居道古，翛然清遠，詩文之外，銳意於詞。嘗病倚聲家詭蕩者失之靡，豪健者失之肆，因約情斂體，深秀綿邈，【略】要以自寫胸抱，非求悦衆耳也。

吳錫麟《詹石琴詞序》 吾杭言詞者，莫不以樊榭爲大宗。蓋其幽深窈眇之思，潔靜精微之旨，遠緒相引，虚籟相生，秀水以來，厥風斯暢。

郭麐《綠夢庵詞序》 詞之爲導，詩文之小者。而國初之最工者，莫如朱竹垞；沿而工者，莫如厲樊榭。樊榭之詞，其往復之道，不及竹垞，清微幽渺，間或過之。白石、玉田之旨，竹垞開之，樊榭浚而深之。故浙之爲詞者，有薄而無浮，有淺而無褻，有意不逮而無塗澤囂囂之習，亦樊榭之教然也。

《靈芬館詩話》卷一一 近見凌仲子論詞云：詞以南宋爲極，能繼之者朱竹垞，至厲樊榭則更極其工，後來居上。北曲塡詞，以關漢卿諸人爲至，猶詞家之有姜、張。後之塡詞家，如文長、粲花、笠翁，皆非正宗。玉茗，詞壇飛將，然能合元人者，惟《牡丹亭・圓駕》一折。近人如洪昉思《長生殿》，乃能直逼元人，其氣韻迥與諸人不類，其言累數百，余不能盡記。且於此道無深解，不敢強爲之說。然總覺玉茗之才，非餘子可及。至謂樊榭勝竹垞，鄙意大不謂然。樊榭《論詞絕句》云：「偶然燕語人無語，心折小長蘆釣師。」愚謂竹垞小令固佳，即長調紆餘宕往中，有澡華豔耀之奇，斯爲極至，即小令中佳者，亦未必惟此語爲可心折也。大抵樊榭之於詞，專學姜、張，竹垞則兼收衆體也。

阮元《定香亭筆談》 厲徵君樊榭詞，清空婉約，得白石、叔夏正傳。建炎湖山之妙，尚可於移宮換羽間得之。

《蓮子居詞話》卷三 吾浙詞派三家，羨門有才子氣，於北宋中最近小山、少游、耆卿諸公，格韻獨絕。竹垞有名士氣，淵雅深穩，字句密緻。自明季左道言詞，先生標舉準繩，起衰振聲，厥功良偉。樊榭有幽人氣，惟冷故峭，由生得新。當其沈思獨往，逸興遄飛，自成情理之高，無預搜討之末。全謝山爲樊榭作墓碣，謂深於言情，故其擅場尤在詞。謝山初不攻倚聲之業，然斯言獨得樊榭之概。謝山又云：樊榭畢生，以覓句爲自得。

凌廷堪《梅邊吹笛譜目錄跋後》 至厲太鴻出，而琢句煉字，含宮咀商，淨洗鉛華，力除俳鄙，清空絕俗，直欲上摩高、史之壘矣，又必以律調爲先，詞藻次之。

王煜《樊榭山房詞鈔》 幽雋清綺，分席姜、王，繼竹垞而興，奠浙詞之宇，俯仰一代，可謂有超然獨絕之致者矣！

《雨華盦詞話・清詞推樊榭爲能手》本朝詞家，我推樊榭。佳叶〔什〕雖不多，而清高精鍊，自是能手。

《左庵詞話》卷上 樊榭老人詞有云：「寂寞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惱。」用疊字是從李易安詞脱胎，然亦自諧。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宋詞三派：曰婉約，曰豪宕，曰醇雅。今則又益一派，曰餖飣。【略】至國朝小長蘆出，始創爲徵典之作，繼之者樊榭山房。長蘆腹笥浩博，樊榭又熟於説部，無處展布，借此以抒其叢雜，然實一時游戲，不足爲標準也。

《雲韶集》卷一八 樊榭詞，窈然而深，悠然而遠，能令動者靜，躁者安，桀驁者馴。詞之可以化人氣質者，其惟樊榭乎？樊榭詞，泠泠有泉石之響，而不流於禪。國朝除其年、竹垞外，斷推先生爲巨擘。【略】詞貴有弦外之音，使令人探索不盡；樊榭詞，每讀一篇，試問讀者探索得盡否？

《白雨齋詞話》卷一 學古人詞，貴得其本原，舍本求末，終無是處。其年學稼軒，非稼軒也。竹垞學玉田，非玉田也。樊榭取徑於楚《騷》，非楚《騷》也。均不容不辨。

又卷四 厲樊榭詞，幽香冷艷，如萬花谷中，雜以芳蘭。在國朝詞人中，可謂超然獨絕者矣。論者謂其沐浴於白石、梅溪（徐紫珊語），此亦皮相之見。大抵其年、錫鬯、太鴻三人，負其才力，皆欲於宋賢外別開天地，而不知宋賢範圍，必不可越。陳、朱固非正聲，樊榭亦屬別調。

又 樊榭詞拔幟於陳、朱之外，窈曲幽深，自是高境。然其幽深處，在貌而不在骨，絕非從楚《騷》來，故色澤甚饒，而沈厚之味終不足也。

又 樊榭措詞最雅，學者循是以求深厚，則去姜、史不遠矣！

又 樊榭亦精於造句，如《齊天樂》云：「將花插帽，向第一峰頭，倚空長嘯。」《高陽臺》云：「祕翠分峰，凝花出土。」《憶舊遊》云：「遡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下云：「又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齊天樂・秋聲》云：「微吟漸怯，訝籬豆花間，雨篩時節。獨自開門，滿庭都是月。」《念奴嬌》云：「起坐不離雲鳥外，倒影山無重數。柳寺移陰，荈田拖碧，花氣涼如雨。詩成猶未，遠蟬吟破秋句。」下云：「月逗籬聲前浦。」結云：「水葓搖曳烟路。」《桃園憶故人・螢》云：「殘月剛移桐屋，一箇牆陰綠。」似此之類，自其外著者觀之，居然一樂笑翁矣！

又卷六 詞有貌不深而意深者，韋端己《菩薩蠻》、馮正中《蝶戀花》是也。若厲樊榭諸詞，造語雖極幽深，而命意未厚，不耐久諷，所以去古人終遠。

又 樊榭詞筆幽豔，蓋亦知陳、朱之悖乎古，而別出旗鼓以爭勝。淺見者遂謂其從《風》、《騷》來。其實不過襲梅溪、夢窗、玉田面目，而運以幽冷之筆耳。然不可謂非作手。

又 樊榭造句多幽深，穀人措詞則全在洗練，又不逮樊榭遠甚。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 厲樊榭《倚天香》調賦煙草，先後和者數十家。

陳廷焯《詞壇叢話》 厲樊榭詞，異色生香，正如萬花谷中雜以幽蘭。別乎其年、竹垞外，自成大家。【略】樊榭詞之妙，窈曲幽深，脱盡凡艷。如空山流泉，清夜鐘聲，沁人醉夢。詞中有此妙品，眞乃空絕古今。【略】讀諸家詞後，讀竹垞詞，令人神觀飛越；讀竹垞詞後，讀其年詞，令人拔劍悲歌；讀其年詞後，讀樊榭詞，令人神閑意遠，時作濠濮上想。國朝有此三絕，所以度越前代歟！【略】詞至國朝，直追兩宋，而等而上之。作者如林，要以竹垞、其年爲冠。朱、陳外，首推太鴻。譬之唐詩，朱、陳猶李、杜，太鴻猶昌黎。作者雖多，無出三家之右。

《復堂詞話・厲樊榭詞》 太鴻思力可到清眞，苦爲玉田所累。填詞至太鴻，眞可分中仙、夢窗之席。世人爭賞其餖飣窾弱之作，所謂「微之識碱砆」也。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後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錄乾隆以來愼取之。（《篋中詞》）

《詞學集成》卷五 徐紫珊云：「樊榭詞生香異色，無半點煙火氣，如入空山，如聞流泉。」陳玉几云：「樊榭詞清眞雅正，超然神解。如金石之有聲，而玉之聲清越；如草木之有花，而蘭之花芬芳。」

徐珂《近詞叢話》 乾、嘉之際，作詞者分浙西、常州二派。浙西派始於厲鶚，常州派始於武進張惠言。鶚詞宗彝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摭爲工，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然鈔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

《蕙風詞話》卷一 作詞至於成就，良非易言。即成就之中，亦猶有辨。其或絕少襟抱，無當高格，而又自滿足，不善變，不知門徑之非，何論堂奥？然而從事於斯，歷多年，功候到，成就其所成就，不得謂非專家。凡成

就者，非必較優於未成就者。若納蘭容若，未成就者也，年齡限之矣。若厲太鴻，何止成就而已，且浙派之先河矣！

譚瑩《論詞絕句》　大宗誰並曝書亭？蓋代才同浙水靈。竟是我朝張叔夏，至今風法未凋零。

朱祖謀《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　南湖隱，心折小長蘆。拈出空中傳恨語，不知探得領珠無？神悟亦區區。

盧前《望江南・飲虹簃論清詞百家》　空中語，身世隱南湖。月上可憐勞寄托，好將靜志比長蘆。探驪得明珠。

全祖望《迎鑾新曲序》　今天子建中和之極，躬奉聖母南巡，至吾浙東西，老幼士女歡聲夾道。吾友杭人厲君樊榭、吳君甌亭，各爲《迎鑾新樂府》，其詞典以則，其音噌吰清越以長，二家材力悉敵，宮商鍾呂互相叶應，非世俗之樂府所可語。大吏令樂部奏之天子之前，侑晨羞焉。昔人以此擅長者，如元之酸甜諸老，明之康王，不過以其長鳴於草野之間。而二君之作，上徹九重之聽，山則南鎮助其高，水則曲江流其清，是之謂夏聲也矣！爰爲之弁其首。

杭世駿《迎鑾新曲序》　吾友樊榭、甌亭兩先生，有捘天繪日之才藻，而耻蹈襲揚、馬之常，故建狖其詞，詭譎其體，借喬、張之雅調，傳佺僑之逸事，率先衢歌巷舞，諸父老迓六飛於天上，被之筦弦，次第進御，聖天子止輦而聽之。每奏一篇，稱賞不置。雖俳優乎，使枚皐、東方朔在，畢力而爲之，未能有加也。

金志章《迎鑾新曲題辭》　法部云韶雅樂傳，清詞字字貫珠圓。粲花才子生花筆，合譜仙音各鬥妍。

笙鶴瑤天瓊出塵，湖山春麗日華新。百靈擁衛羣眞集，齊捧三觴壽一人。

詞源三峽湧波濤，刻羽移宮調最高。凫藻一時歌燕喜，九重天上響雲璈。

樂府新聲妙抑揚，南推高史北喬王。鈞天試聽迎鑾曲，未許前人獨擅長！

蔣德《迎鑾新曲題辭》　重見神人啓玉函，帝車南指五雲銜。誰翻絕調迎鑾曲？法鼓仙璈總不凡。

現來天女將花散，幻作羣仙駕鶴迎。不是一時雙綵筆，紫雲何處寫遺聲？

丁敬《迎鑾新曲題辭》　孝治眞看邁百王，慈宮親奉九霞觴。新聲擬作無疆壽，才子迎鑾各擅場。

羣仙爭集百靈趨，龍笛鵝笙調自殊。碧落空歌誰敢和？笑他郢雪祇區區。

析角分宮未易才，共將藻思瀉瓊瑰。一時駒豹爭聲價，曾唱鈞天法曲來。

亭長，他日應傳供奉名。

汪沆《迎鑾新曲題辭》　仙音兩部協宮商，疊玉駢珠各擅場。此曲自從天上奏，不須樂府數康王。

萬國歡心奉一人，親扶紫罽駐湖濱。山呼不是虛無事，帝德懷柔及百神。

山海仙靈絳節朝，花明行殿競雲韶。欣知聖母西方佛，聽慣瑤房鳳唳簫。

新詞譜出合笙鏞，雙管眞堪崎兩峰。却笑粗才晁協律，祇歌並蒂有芙蓉。

馬曰璐《迎鑾新曲題辭》　東都詞筆柳秦妍，北地新聲關馬傳。西京樂府康王擅，迓鸞旂奏御筵，太和音、雙管齊宣。價重雲韶部，名高黃絹篇，鈔遍霞箋。（調《水仙子》）

陳章《迎鑾新曲題辭》　譜梨園兩部詞章。味合酸甜，響應宮商。不演參軍，不編待制，不唱中郎。

百靈走烟排隊仗，羣仙會雲翦衣裳。宋艷班香，玉輦南巡，供奉君王。（調《折桂令》）

舒瞻《迎鑾新曲題辭》　昇平雅奏，付與雕龍手。二妙一時眞罕有，紀曲費他紅豆。

譜成山澨湖光，傳來刻羽吟商。五色雲中扇筥，九重天上絲簧。（調《清平樂》）

張雲錦《迎鑾新曲題辭》　八神弭節，七聖隨車，翠華南幸重覩，熊館花明，鵠池柳細，一時行幄同扈。粉箋銀管，話多少迎鑾詞賦？雙成妙曲，誰似仙韶？舜瞳曾顧。

付他關馬名流，周秦好手，也難翻譜。移宮換徵，錦心繡口，繪出昇平春宇。六橋三竺，儘贏得餘簫茶鼓。魚龍爭演，壓倒東嘉，瑞光交處。（調《慶春宮》）

張湄《迎鑾新曲題辭》　私聲雙鳳穿雲叫，天上雲間都滿。調協黃鍾，韻飄白雪，壓盡錦城絲管。

幔亭何遠？儼三島羣眞，驂鸞陪輦。王母蓬池小，桃紅映水清淺。

漫論馬枚遲連，翩翩詞賦手，總輸歌板。絳樹千聲，驪珠一串，好趁花飛鸚囀。

重瞳迴眷，正湖鑑澄空，山屏翠展。雅樂流傳，補省方盛典。（調《齊天樂》）

周宣猷《迎鑾新曲題辭》　一代酸甜誇並轡，香荃齊按金徽。蘸來湖淥點山霏。虞廷雙玉琯，漢院五銖衣。

福洞仙眞都活現，九天鸞鳳爭飛。至尊含笑駐雲旂。漪風聆鞠部，曳綵看支機。（調《臨江仙》）

分論

《方君任隸八分辨序》《霞外攟屑》卷七上《厲樊榭文持論偏宕》：《樊榭山房集・方君任隸八分辨序》云：「字莫古於古文、大篆，其詳不可得聞矣！莫備於小篆、隸、八分，皆自秦創造，以迄於今。予嘗謂始皇雄才大略，不獨設郡縣，築長城，爲千古無窮之利，卽其有功於文字，亦千古不易之軌則也。」（庸）按：樊榭，詩人。此序語殊偏宕。變封建爲郡縣，論者無不非之。長城蒙恬所築。改篆爲隸、八分，出程邈、王次仲手，於祖龍何與？以是爲有功文字，奚貸於焚經坑儒之巨惡乎？

《送全謝山赴揚州》《隨園詩話》卷一〇：余最愛言情之作，如桓子野聞歌輒喚奈何。厲太鴻《送全謝山赴揚州》云：「生來僧祐偏多病，同往林宗又失期。兩點船燈看漸遠，暮江惆悵獨歸時。」

《咏崇先寺》《隨園詩話》卷五：黃星巖《隨園偶成》云：「山如屏立當窗見，路似蛇旋隔竹看。」厲樊榭《咏崇先寺》云：「花明正要微陰襯，路轉多從隔竹看。」二人不謀而合。然黃不如厲者，以「如」字與「似」字犯重。竹垞爲放翁摘出百餘句，後人當以爲戒。

《感舊》《隨園詩話》卷一四：嚴冬友嘗誦厲太鴻《感舊》云：「『朱欄今已朽，何況倚欄人？』可謂情深。」余曰：「此有所本也。歐陽詹《懷妓》云：『高城不可見，何況城中人？』」

《西溪》《全浙詩話》卷四八《雲巢齋詩話》：集中「西溪」諸什，直抒胸臆，可當山經一卷讀也。

《悼亡姬十二首》《浙西六家詩鈔》卷一：袁簡齋曰：悼亡詩必纏綿婉轉，方稱合作。樊榭數章，皆言情絕調。《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二《聽松廬詩話》：杭董浦太史哭厲徵君詩有云：「泉路定應尋月上，斷風零雨說相思。」月上，徵君愛姬也，早卒。徵君有《悼亡姬》七律十二首，極爲悽麗。

《秦淮懷古四首》《浙西六家詩鈔》卷一：南都，喪亡之餘專務聲色。陳叔寶全無心肝，不至於此。季子觀樂，自檜無譏。至於亡國失節諸臣，尤不足深責。付之慨歎，雜以詼諧，轉見蘊藉。此千古必傳之作，可稱詩史。《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二《聽松廬詩話》：樊榭《秦淮懷古》四首，哀豔蒼涼，不愧名作。余愛誦樊榭《葛嶺》絕句，云：「蕉颭暗廊蟲弔月，無人知是半閒堂。」古今來豪華喧熱之場，轉瞬間便是寂寞荒涼之境，半閒堂特千百中之一耳！

《蕪城小春》《浙西六家詩鈔》卷一：「早梅」一聯，情味雋永。

《曉行蘇隄作二首》《浙西六家詩鈔》卷一：此二首看似淺易，非得白、蘇二公吟魂所助，詎臻此境。

《秋日巘谷半槎餞予平山堂分韻》《浙西六家詩鈔》卷一：集中五律多幽峭，一路不肯作明七子廓落語。然如「背燈三峽水，欹枕九江船。天清隋苑樹，秋蕩海門煙。」亦頗雄闊，近中、盛唐大家，固不可一例論也。

《焦山觀音嵓晚望再用趙冰壺韻》《浙西六家詩鈔》卷一：造語新奇，於此題尤情景逼眞。

《開平王孫種菜歌》《浙西六家詩鈔》卷一：序內多述遺事，應有鋪排，而詩只就種菜上伴說幾句，何等簡捷。若落庸手，不知消納之法，非千百言不止。

《溪上巢泉上作》《浙西六家詩鈔》卷一：以上五古數篇，皆清和自在，似韋、柳，而氣味稍殊。此則刻琢幽秀，雖仿《選》體，仍有自家面目在也。

《五月十三日同丁敬身遊智果寺》《浙西六家詩鈔》卷一：此種七律佳句，俱不減劍南。

《夜宿松寥閣用薩天錫韻》《浙西六家詩鈔》卷一：江山晦明，恍惚變幻光景，數語盡之，眞是簡老奇橫。起手不凡，有江山夜景慘憺氣象。余下一轉語，曰奇作，此堪數。

《五月二十八日渡太湖》《浙西六家詩鈔》卷一：高古簡淡，王、孟後又開一境。

《筠谷見和移居詩有聽雨並宜東郭住看雲各就北窗眠之句筠谷新宅亦在東城再用前韻奉贈四首》《浙西六家詩鈔》卷一：氣機流暢，無疊韻痕跡。第二首神來之候，至論語意沉著，終遜原作。

《永興寺二雪堂曉起看綠萼梅是馮具區先生手種》《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起句傳曉起之神，花態隨烟雨變遷。靜心遊覽人，方領得此趣。具區手種梅，只淡淡寫之。

《西溪巢泉上作》《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曉起觀泉，初陽上衣，寫得

字字入神。

《春陰望西溪人家雲山梅竹互爲掩映》《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炊煙和山雲幾合而爲一，此云化山雲，見炊煙，亦神靈物也。筆有化機，無施不可。

《行田至荆山嶺下作》《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狀村落景如畫。

《理安寺》《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寒翠欲滴，野禽無聲。非此神來之筆，不能傳寫。

《二月十七日重遊洞霄宮探大滌洞天》《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日月停兩丸，謂洞壑陰森，羲、娥旋轉，其光不到也。通體疑有仙氣。

《過宋通問副使朱少章墓》《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詩句句穩貼，無一剩語閑字。

《齊天樂・吳山望隔江霽雪》《篋中詞》卷二：頓挫跌宕。

《百字令・丁酉清明》《篋中詞》卷二：忍俊不禁。

《百字令・月夜過七里灘》《篋中詞》卷二：與于湖《洞庭詞》，壯浪幽奇，各極其勝。《白雨齋詞話》卷四：樊榭《百字令・月夜過七里灘》云：「萬籟生山，一星在水，鶴夢疑重續。拏音遙去，西岩漁父初宿。」無一字不清俊。下云：「林淨藏烟，峰危限月，帆影搖空綠。隨風飄蕩，白雲還卧深谷。」煉字煉句，歸於純雅，此境亦未易到也。《雲韶集》卷一八：無一字不清俊。先生自云：「幾令衆山皆響。」斯言信不誣也。「林淨」三句，千錘百煉之句。結更高遠。《詞則・大雅集》：煉字煉句，歸於純雅。而於寫景之外，尤饒餘味。似此眞可步武玉田矣。

《國香慢・素蘭》《白雨齋詞話》卷四：樊榭《國香慢・素蘭》云：「月中何限怨，念王孫草綠，孤負空香。冰絲初弄，清夜應訴悲涼。玉斫相思一點，算除是連理唐昌。閑階澹成夢，白鳳梳翎，寫影雲窗。」聲調清越，亦是其所長。

《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白雨齋詞話》卷四：樊榭《玉漏遲・永康病中夜雨感懷》云：「病與秋爭，葉葉碧梧聲顫。濕鼓山城暗數，更穿入溪雲千片。燈暈剪，似曾認我，茂陵心眼。」此詞似周草窗，而騷情雅意，更覺過之。《雲韶集》卷一八：情詞之妙，獨有千古，似周草窗而騷情雅致，尤覺過之。《篋中詞》卷二：柔厚幽淼。

《憶舊游・溯溪流雲去》《白雨齋詞話》卷四：樊榭亦精於造句。如《憶舊游》云：「溯溪流雲去，樹約風來，山翦秋眉。」下云：「又送蕭蕭響，盡平沙霜信，吹上僧衣。憑高一聲彈指，天地入斜暉。」《雲韶集》卷一八：起三句寫景清妙。樊榭胸中本無些子俗意，落筆自與他人不同。「入」字，煉。《篋中詞》卷二：白石却步。

《齊天樂・秋聲館賦秋聲》《篋中詞》卷二：詞禪。

《八歸・隱几山樓賦夕陽》《篋中詞》卷二：無垂不縮。

《謁金門・七月既望，湖上雨後作》《白雨齋詞話》卷四：余最愛樊榭《謁金門》云【略】。中有怨情，意味便厚，否則無病呻吟，亦可不必。《雲韶集》卷一八：「人淡」二字精妙。通首寫雨後情景，畫所不到。上半寫景，下半寄情。

傳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四《墓碣銘》余自束髮，出交天下之士。凡所謂工於語言者，蓋未嘗不識之。而有韻之文，莫如樊榭。樊榭少孤家貧，其兄賣淡巴菰葉爲業以養之。將寄之僧寮，樊榭不可。讀書數年，即學爲詩，有佳句。是後遂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其詩多有異聞軼事，爲人所不及知。而最長於游山之什，冥搜象物，流連光景，清妙軼羣。又深於言情，故其擅長尤在詞，深入南宋諸家之勝。然其人孤瘦枯寒，於世事絕不諳，又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而行。畢生以覓句爲自得。其爲諸生也，李穆堂閣學主試事闈中，見其謝表而異之，曰：「是必詩人也。」因錄之。計車北上，湯侍郎西崖大賞其詩。會報罷，侍郎遣人致意，欲授館焉。樊榭檄被潛出京，翌日侍郎迎之，已去矣。自是不復入長安。及以詞科薦，同人強之，始出。穆堂閣學欲爲道地，又報罷，而樊榭亦且老矣！乃忽有宦情，會選部之期近，遂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之才，何孟浪思一擲。樊榭曰：「吾思以薄祿養母也。」然樊榭竟至津門，興盡而返。予諧之曰：「是不上竿之魚也。」嗚呼！以樊榭爲吏，固非所宜；而以其清才，使其行吟於荒江寂寞之間以死，則不可謂非天矣！予交樊榭三十年，祁門馬嶰谷兄弟延

樊榭于館，予每數年必過之。嶰谷詩社以樊榭爲職志，連牀刻燭，未嘗不相唱和。已而錢塘踵爲詩社，予亦豫焉。數年以來，二社之人死亡相繼，樊榭每與予太息。今年予有粵遊，槐塘以書告樊榭之病，不意其遽不起也。嗚呼！風雅道散，方賴樊榭以主持之，今而後江淮之吟事衰矣。樊榭姓厲氏，諱鶚，字太鴻，本吾鄉之慈谿縣人，今爲錢唐縣人。康熙庚子舉人。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無子，以弟之子爲之後。葬於湖上之某峰。所著有《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已行於世。又有《遼史拾遺》十卷。樊榭以求子故，累買妾，而卒不育。最後得一妾，頗昵之，乃不安其室而去，遂以怏怏失志死。是則詞人不聞道之過也，且王適不難謾婦翁以博一妻，而樊榭至不能安其妾，則其才之短又可歎也。嗚呼！樊榭屬予序其宋詩、遼史二種，忽忽十年，息壤在彼，而今隕涕而表其墓，悲夫！是爲銘。其詞曰：「沖恬如白傅兮！尚有不能忘情之吟。人情所不能割兮！賢哲固亦難禁。祇應尋碧湖之故槳兮！與握手以援桴。」（樊榭、苕上之故姬也。按：苕上故姬指月上。康熙己亥三月十四日辰時生，乾隆壬戌正月初三日戌時沒。先徵君逝世十年，最後去妾，是所納揚州劉姬也。見趙意林、丁龍泓兩先生詩註。）

張雲錦《厲鶚墓表》 余幼寡交，雍正庚戌年，寓於西湖昭慶山房，長老嘖嘖稱錢塘孝廉厲君太鴻不置口，因從長老訪君於無盡意焉。古心古貌，無塵俗氣，遂定交。辛亥歲，君以有司薦入通志館，余亦廁其中。一時名士彙聚於南榷署。諸君負意氣，皆以風華相尚，君獨褐衣布履行稠人中。時與余把臂談詩文，原原本本，悉有依據。暇或訴其家事，乃知君上有老母，凡脩脯所入，輒以供甘旨。蓋好學篤行之君子也。壬子秋，志事告竣，余返里，君適授經揚州馬氏，遂契闊。甲寅九月，君與余各以縣令薦應試鴻博，復遇於湖上，詩酒流連凡匝月。庚申，君復館馬氏，余就金衛嚴道葉公幕，相別又數年。辛未三月，皇上南巡，余以學使薦，召試行在，寓湖上。君適家居，每肩輿過昭慶寺樓，信宿流連而後去。忽聚忽離，忽離忽聚，未有如吾兩人者。君富於學問，善考覈，所著《宋詩紀事》一百卷、《樊榭山房正、續集》二十卷，俱已梓行。未刻者《南史纂》、《遼史注》、《宋詩紀事補遺》、《東園雜志》若干卷，藏於家。他年數書若出，學者宜知爲君作。君康熙庚子舉於鄉，乾隆戊辰謁選至京師，無所遇而歸。復顏東園之書屋，曰「兩無塵齋」，將奉母以終老焉。近歲復以馬氏故，挈眷至揚州。而竟於揚州遘疾，歸卒，知君未免抱恨於九原也。君名鶚，字太鴻，別號樊榭，以乾隆壬申年九月卒，得年六十有一。嗣子繡，將葬於某鄉之某原，相契如余義不能默默也，謹銓次而爲表。

朱朗齋《厲徵君年譜稿》（存目）

乾隆《杭州府志》卷一四五 厲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少孤貧，其兄將寄之僧寮，鶚不可。讀書數年，即學爲詩。僦居東園，敝屋一椽。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多異聞佚事，爲人所不及知者。而最長於遊山之什。乾隆元年舉鴻博，被放歸，奉老親，與鄉閭諸老酬唱。客游揚州，主馬氏小玲瓏山館，盡讀其藏書，發爲詩文益削膚存液。詞必己出，於漁洋、竹垞外獨闢蹊徑，用意既超，徵材尤博。樂府爲海內第一，深入南宋諸家之勝。數十年，大江南北所至，爭設壇坫，奉爲盟主。爲人孤瘦枯寒，絕不諳世事，又卞急不能隨人曲折，率意徑行，而深於言情。所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援據精博，尤生平精力之所萃。無子，以從子志繡爲嗣。繡字繡周，諸生，亦工詩。

《清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厲鶚，字太鴻，錢塘人。康熙庚子舉於鄉，再上公車不第。既以博學鴻詞徵應試，又不遇。遂絕意功名，不復作春明夢矣。家故貧，以詩古文詞教授鄉里。老屋三楹，牙籤插架，蓬蒿不翦，門無雜賓。法書名畫而外，無儲藏也；淪茗焚香而外，無功課也；冒雨尋菊，踏雪探梅而外，無往還應接也。生平諸體皆工，而詩學尤邃。【略】昔虞伯生語袁伯長公文章之妙，惟浙中庖者知之。凡水陸之產，皆擇柔甘，調其滫瀡，澄之有方，而潔之不已，視之泠然水也。而五味之和，各得所求；羽毛鱗甲之珍，不易故性。爲文之妙，亦猶是耳。太鴻固浙產，今品題其詩，竊援左氏大官羊之例。即以浙庖相方，遠道寄聞，當爲一噴飯也。所著有《宋詩紀事》百卷。天水華英，網羅殆偏，較諸孟棨、計有功，應高出一頭地。知其解者，固當不易吾言。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厲鶚，字太鴻，號樊榭，錢塘人。康熙庚子舉人，乾隆丙辰薦試鴻博。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史，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及《院畫錄》、《玉臺書史》，詩幽雋孤澹，成一家。詞冷峭獨絕。有《樊榭山房集》。

《清朝先正事略・杭董甫先生事略》附　厲樊榭，名鶚，字太鴻，錢塘人。少孤貧，僦居東園。讀書不徹。爲詩精深峭潔，截斷眾流，於新城、長水外，自樹一幟。湯少宰西崖，最所激賞。性躭閒靜。愛山水。康熙庚子舉於鄉。需次縣令。將入都，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乾隆初，舉鴻博。報罷南歸，與鄉閭諸老酬唱。客揚州，有馬氏藏書最富，延主其家，盡探其秘牒。大江南北，主盟壇坫，凡數十年。尤工詩餘，擅南宋諸家之勝。著有《東城雜記》、《湖船錄》、《秋林琴雅》及《樊榭山房集》若干卷。又仿計敏夫例，爲《宋詩紀事》百卷。撰《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最稱博洽。先生無子。歿後四十餘年，其栗主委榛莽中。何春渚淇取歸，送黃山谷祠，灑埽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

《清史列傳・厲鶚傳》　厲鶚，字太鴻，浙江錢塘人。康熙五十九年舉人。少貧，性孤峭，不苟合。始學爲詩，即有佳句。於書無所不窺，所得皆用之於詩，故時多異聞軼事。內閣學士李紱典浙江，試闈中得鶚卷，閱其謝表，曰：「此必詩人也。」亟錄之。計偕至京，尤以詩見賞於侍郎湯右曾。試禮部報罷，右曾欲止而授之館，比遣迎之，則已襆被出都矣。十餘年間，再上公車。乾隆元年，浙江總督程元章薦應博學鴻詞科，試日誤寫論在詩前，又報罷。而年亦且老。值部銓期近，思得薄祿養親，復入京，行次天津，舊友查爲仁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十八年卒，年六十二。

紀事

作家逸事

汪沆《樊榭山房文集序》　吾師樊榭厲先生，以詩古文名東南者，垂四十年。少孤貧，僦居杭城東園蔬畦麥壠間，敝屋數椽。讀書不輟。甫補博士弟子員，績學攻古文詞，聲雋一覺。領康熙庚子鄉薦，兩上春官不售。乾隆丙辰應制科之徵，重入都門，及廷試，復被放，隨翻然遄歸。同徵諸公祖道國門外賦詩爭歎息。先生曰：「吾本無宦情，今得遂幽慵之性，菽水以奉老親，薄願畢矣！」自此亦不復謁。選人居傍南湖，結文酒之社，與鄉閭諸老酬唱之作日益多。聞客遊揚州，馬嶰谷員外、半查徵士兄弟延主其家。馬氏儲書甲江浙，先生學殖本富，又得諸未見之遺文祕牒，朝夕漁獵。【略】憶前此十餘年，大江南北，所至多爭設壇坫，皆以先生爲主盟。一時往來通縞紵而聯車笠，韓江之雅集，沽上之題襟，雖合羣雅之長，而總持風雅，實先生爲之倡率也。憶康熙甲午至戊戌，先生授經予家聽雨樓，兄浦偕沆朝夕承提命，去今五十年，先生之緒論猶在於耳！

《隨園詩話》卷三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蓮峯諸人，爭爲詩會，分咏一題，哀然成集。

郭麐《童佛菴偕諸同人以厲樊榭徵君及其姬人月上木主祔黃文節公祠設祭焉同人有詩亦得三絕句》　文人家世劇蒼涼，栗主遷流魚菽荒。好事免教坡老笑，絕勝配食水仙王。　詩派西江許作鄰，詞宗南渡更清新。摩圍相見定相語，惜不重逢秀道人。　打槳苕溪賦最工，依然禪榻侍春風。馬塍花底詞人老，應悔悤悤嫁小紅。

又《戴金溪詞》　厲樊榭徵君舊居南湖，自號花隱，倪米樓繪花隱樓圖。偕李西齋同作《齊天樂》詞以紀之。

《初月樓聞見錄續》卷四　厲樊榭，名鶚，字太鴻。錢塘人。性孤峭，義不苟合。讀書搜奇愛博，鉤新摘異，尤熟於宋、元以來叢書稗說。以貢士需次縣令，將入都，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觴咏數月，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就選而歸。與陳楞山、陳授衣同爲維揚馬秋玉上客。馬氏小玲瓏山館，多藏舊書善本。樊榭肆力搜討，撰《宋詩紀事》、《遼史拾遺》，最稱詳洽。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樊榭山房集》。其所著，幽新雋妙，刻琢研鍊，擷宋詩之精詣，而去其疎蕪。沈歸愚尚書方以漢、魏、盛唐倡於吳下，莫能相掩也。

《蓮子居詞話》卷三　春闈報罷，湯西厓少宰欲授館焉。樊榭襆被潛出京，翌日迎之，則已去矣。既以詞科薦，同人咸強之，始出。又被放，幡然遄歸。會選部之期近，將赴之。同人皆謂君非有簿書鞅掌才，何孟浪思一擲。曰：「吾冀以薄祿養母也。竟至津門，興盡而返。」數語想見前輩不諧俗之趣。

別有《文集》八卷、《遊仙》詩三卷、《絕妙好詞箋》七卷、《東城雜記》二卷。謝山未之及。卒葬西溪王家塢。無子。栗主爲丁龍泓(敬)題。

又　厲樊榭生平有煙癖，類韓慕廬。嘗譜《天香詞》，傳諸好事。同時汪韓門、翟晴江有詩，全謝山有賦，足備菰材故實。方靈皋之官禮部也，曾請飭烟禁，以裕民食。今則土葉殆遍，而吾杭製切，尤有名已。

錢師曾《送杭大宗北行序》　吾友厲鶚、杭世駿博覽精覈，於學無所不貫，所爲文詞，高旨深若觀濤，重溟莫得畔岸。顧自壯盛，僅充秋賦，志用不達，連屈于春卿。世之人合二君之遇，觀其所爲功，幾疑學廣聞多匪所以適用。蓋古制不講，於茲六十年矣。自聖祖仁皇帝御極之十七年，頓紘舉綱，特闢大科，一時苞純稟精之彥，應運麇至，揚輝宣烈，照灼夐古，迨後良遇弗再。決科發策，僅循常選。末師後進，靡所傾風。二君枕經葄史，含英發藻，獨知而寡諧，供已而殫力，故學古之獲，二君獨深，疾驅方輪，人之疑二君滋甚。茲天子嗣暉隆緒，側席幽潛，興繼舊典。浙省郡邑博學鴻詞薦者，前後合六十人。呈試，大憲掇什之二三。二君以瑰麗卓越，炳乎十八人之列。以十一郡之廣，旌簡所及，僅止數人，得無少隘。然上嚴虛授，下顯良具，拔尤升萃，乃獲二君，四海稱雋。等競疇曩見少之意，其亦可以不作矣！

《樊榭山房集・軼事》引　錢蕙窗先生《靜存齋詩集》云：吾杭厲樊榭徵君沒而無嗣，故宅不存，主無廟祔，塵封比丘尼室者，若干年矣。春渚丈既備黃文節公之祀，見祠有隙宇，遂訪其栗主，遷於後廡之西，幷以其姬人月上之主從焉。安位之日，具蔬果之會。青浦王述庵司寇時主萬松講席，聞之亦來薦奠。自是以後，祀文節禮畢，牲魚一獻以酹詩魂。文節生辰之祀廢已廿稔，於茲徵君几筵不知存否？嗚呼，前賢清風浩氣，無所不之。一介幽靈湮薶野社，良可悲已。因紀四絕用誌來茲：「南湖何處問比鄰？總帳飄零五十春。歎息舉宗無祐祔，一椽野廟與棲神。」「郡縣崇祠傍學宮，年來昇配偏羣公。鄉先生可祭于社，前輩猶能舉古風。」「隨清娛僅賸殘碑，適館何緣少婦隨？一縷靈芬飄不斷，五湖風月入叢祠。」「釃酒刲羊事已非，況於廡下一椽依。涪翁定反西江社，祠客飄零何處歸？」

又　蔡朗餘先生《賸稿》云：厲樊榭徵君制意拙率，不修威儀，嘗曳步緩行，仰天搖首，雖在衢巷，時見吟咏意，市人望見遙避之，呼爲「詩魔」。厲徵君之詩詞與金農冬心書畫，鄉里齊名，人稱「髯金瘦厲」。厲徵君子繡周有女，適桑弢甫先生之孫近仁。繡周亡後，其妻丁氏，龍泓先生女，無所歸，奉厲氏先代栗主依於桑。桑家車橋，先與其甥倪米樓稻孫同居，而北郭之童佛庵銓又故與米樓善，性好奇，一日訪米樓，值無人，遂於厲氏家廟中檢徵君暨月上木主懷歸。月姬主爲樊榭手書，樊榭主爲龍泓手書。童以告何春渚淇詭言得之西溪田舍草堆中，春渚轉告王述庵司寇祕，因率同人庋置湖墅宋黃文節公祠，各醵百錢致祭。時爲嘉慶六年辛酉四月六日也。(按：先生名鶚，又號木龕居士，易簀之前自焚所著諸稿。此三段於先生之外孫吳擷蘅受藻所收賸稿中見之。)

朱克敬《儒林瑣記》　厲鶚，字樊榭。浙江錢塘人。性拙率，喜爲詩。入衢市嘗仰視搖首，搆思不輟。薦博學宏詞不就。鶚詩喜用僻事，時人效之，謂之浙派。

《新世說・傷逝》　厲樊榭無子，沒後四十餘年，與其妾月上栗主並委榛莽中。何春渚取歸，送黃山谷祠灑掃一室供之。王蘭泉侍郎聞其事，屬同人於忌日薦酒脯焉！

又　厲樊榭性耽閒靜，愛山水。以孝廉銓選縣令，將入都候選，道經天津，查蓮坡留之水西莊，同撰周密《〈絕妙好詞〉箋》，遂不謁選。南歸客揚州，馬秋玉兄弟延主其家，結邗江吟社。後遂絕意仕進。

作品本事

《過宋通問副使朱公少章墓》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四：朱公留虜地，值徽宗殂落，哭以文云：「歎馬角之未生，魂歸雪窖，攀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一切御容御畫從五國城寄歸，宋之蘇屬國也。放歸時，年已老矣。墓在九里松。詩句句穩貼，無一剩語閑字。

《吳山咏古詩》二首　《詞科掌錄》卷二《吳山咏古詩二首(幷序)》：麻曷葛剌佛在吳山寶成寺石壁上，覆之以屋。元至治二年，驃騎衛上將軍左衛親軍都指揮使伯家奴所鑿。案：元史泰定帝元年，塑馬合吃剌佛像於延春閣之徽清亭下。《輟耕錄》亦稱「馬吃剌佛」，蓋梵音無定字故也。元時最敬西僧，此其像設獰惡可怖，志乘不載，觀者多昧其所自，故詩以著之。鐵四太尉在吳山東嶽廟廡下，宋名中興。觀像凡四軀，擎拳瞋目，醜怪駭人。相傳江中

浮來，郡人有忿爭凶隙者，則迎而詛之。案：凌彥翀《柘軒集》有《吳山東嶽廟化鐵四太尉疏》云：「吳山東嶽廟鐵四太尉，一曰靈應侯，二曰福祐侯，三曰忠正侯，四曰順祐侯，以禦災危。以鐵肖像非一日矣！」因軍器造作有欲假爲用者，一夕託夢於王子澄，曰：「吾欲助國，將作吾新像以離於此。」已而果爲國用。子澄識其語不忘，果蒙神祐，動止協吉；欲求衆力圓成，庶見神功昭著。彥翀爲至正末人，像當重鑄於此時。不知何年復增鑄一軀，謂爲五方之神，俗名「鐵哥」，而敝俗不可息矣！

《賣花聲・徐翩翩書扇自稱金陵蕩子婦》《南鄉子・思夢髻慵梳》《隨園詩話》卷一一：皇甫古尊在金陵市上得金字扇一柄，乃前朝名妓徐翩翩所書。扇尾署名「金陵蕩子婦某」，古尊喜甚，求題於厲太鴻先生，得《賣花聲》一闋云云。余讀之，不覺魂消，亦以《揮扇士女圖》索題，先生爲填《南鄉子》。

《天香・瀛嶼沙空》《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水煙鼻煙鴉片煙詞》：厲樊榭倚《天香》調賦烟草，先後和者數十家。時多縷切爲絲，截竹木如荷筒，貯而燃吸，今所謂旱烟是也。近有范銅爲管，儲水而吸之有聲者，其製愈巧，品亦差別。韓螺山中翰咏以前調云：「鏡粉銀揩，壺冰玉瑩，荷筒新樣輸巧。束紙薰蘭，凝塵碾霽，汲取井華寒曉。玲瓏豆火，算合就、丁壬婚好。才把詩襟浣雪，烟霞吐吞多少？　呼童繡囊貯早。滯人懷半醒殘飽。昵語隔簾吹出，轆轤聲小。幾度春黃細撚，惹淺暈檀黃透纖爪？唾地餘芬，墜烟自裊。」又有細碾爲末，貯壺中而嗅以鼻者，陳叔安明府亦倚是調，賦云：「細搗還凝，輕拈欲化，氤氳竟斷斜縷。氣定方思，心清自妙，不比尋常吞吐。藍田日暖，任一握、雕瓊密護。待與花香暗撲，茸茸漫凝霏霧。　點來料應頓悟。味酸辛、麴生同否？可是舊耕瑤草，別縈芳緒。狂嗅風情共許。更洛咏眞成謝公趣。蘸指餘芬，從容掩住。」高茶庵明經復倚前調咏阿芙蓉云云【略】。按烟草一名淡巴菰，始自明末，康熙初猶禁吸食，後乃盛行。無論男婦貴賤，嗜之幾同粟菽。阿芙蓉俗名鴉片烟，來自外洋，邊患且因之而啓【略】，流毒幾遍天下。噫！一吸之微，而禍延家國。古人於旨酒象箸，動色相戒，惜各家詞中未語及此。

《沁園春》二首　《清嘉錄》卷一二：薦茶酒糕果於寢室，以祀床神，云祈終歲安寢。俗呼床神爲床公、床婆【略】。厲樊榭除夕祀床，作《沁園春》詞以樂神。楊循吉《除夜雜咏》云：「酌水祀床公。」蓋今俗猶以酒祀床母，而以茶祀床公，謂母嗜酒，公癖茶，謂之男茶女酒。

著録

陳鴻《樊榭山房集・游仙百詠跋》　詩家游仙一體，自唐人以來，多爲絕句，或別有寄託，或近香籢豔情之作，而出以迷離惝怳之辭，要無無謂。而作者此集爲《游仙詩三百首》，其託意不可知，而語帶煙霞，有雲愁海思之遺，所謂詩雜仙心者也。先生編樊榭山房前後二集，皆不登載。聞舊有堇浦先生一序，亦未之見。此本乃郡人所傳鈔者，亟爲梓而傳之。零珠碎璧，猶可寶貴，況三百首之多耶？

汪曾唯《秋林琴雅題辭》　是集名《秋林琴雅》，計一百六十闋，先生三十以前之作也。越十九年，手編《樊榭山房集》，錄五十六闋，有閒易字句之處，餘一百四闋不復存錄。而後進得殘篇賸句，往往等諸吉光片羽，矧全帙乎！爰以集外詞附于後。光緒十年甲申孟冬同里後學汪曾唯。

《靈芬館詩話》卷一一　蔣君夢華以顧升山蔬果畫冊索題，上有樊榭《河傳》十八首。後予與二娛皆以《菩薩蠻》詞題之，曹種水亦用《河傳》調，而止用一體，樊榭則一首用一調也。樊榭詞集中不存，今錄以補其亡。（按：詞僅十五首，今列集外詞中。）

《皇清書史》卷二八　厲鶚《東城雜記》手稿本，塗乙審善，繕寫雅逸，又在宋槧、元刊之外。（《善本書室藏書記》）按：予家抱竹居藏徵君《遼史拾遺》稿本，書法古拙有致，松生以雅逸目之，不繆也。

《樊榭山房集軼事》　厲先生居東園，高大父魚亭公居古驛後，相去二里，過從最密，讀書務根柢之學，每著一書，輒訂可否，手稿皆留余家。《遼史拾遺》、《東城雜記》、《湖船錄》先後雕于振綺堂，《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玉臺書史》、《南宋雜事詩》、《絕妙好詞箋》、詩文詞曲諸集，或先生自刊，或後進續刊，咸豐庚申、辛酉板燬于兵燹。越二十載，余檢《樊榭山房集》、《續集》、《文集》，與錢塘范誠民士麒、海甯朱英甫士俊，讐校重雕，又以先生與吳甌亭城同撰之《迎鑾新曲》及少年所作之《游仙詩》、《秋林琴雅》詞，幷采集中，未載諸作都爲集外詩文詞曲。昔者，先生沒，葬西溪。無子，以

從子志繩爲嗣，沒又無子。木主遂祔供湖墅黃文節公祠偏室。道光戊子，世父小米公集邑人移奉近墓之交蘆庵。越三十四年，庵以浩劫被毀。同治庚午經營復舊，設位供奉，創之者，滿洲赫舍里冠九如山；成之者，仁和許益齋增、錢塘丁松生丙。當蘆花盛時，文人學士每以隻雞斗酒薦先生，宿草尚存，莫不感慨係之。生平軼事，摭拾諸書，錄而存之，並諸先輩所撰之輓辭、銘記，彙爲一卷，附于集後，俾後之尚論者有所資焉。光緒十一年乙酉夏錢塘汪曾唯。

又　大父十村公重編《振綺堂書目》云：《靈隱寺志》三册，是厲樊榭先生手稿，黏貼廢書之中。書雖未成，後世亦當珍之。（按：此志編分八卷，後有刊者，而吾家書籍毀于粵匪，手稿已亡。）

又引《湛蘭書屋雜記》　厲太鴻先生著作等身，與先大夫善，已成、未成諸書稿，皆插振綺堂之架，著錄《四庫全書》者七種：《遼史拾遺》、《東城雜記》、《宋詩紀事》、《南宋院畫錄》、《南宋雜事詩》、《絕妙好詞》箋》、《樊榭山房集》。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三·東城雜記》　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厲鶚撰。

又《藝術類二·南宋院畫錄》　八卷，浙江吳玉墀家藏本，國朝厲鶚撰。

又《別集類二六·樊榭山房集》　二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厲鶚撰。

又《總集類五·南宋雜事詩》　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沈嘉轍、吳焯、陳芝光、符曾、趙昱、厲鶚、趙信等同撰。

又《詩文評類二·宋詩紀事》　一百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厲鶚撰。

又《詞曲類二·〈絕妙好詞〉箋》　七卷，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絕妙好詞》，宋周密編，其箋則國朝查爲仁、厲鶚所同撰也。

汪沆《樊榭山房文集序》　先生歿于乾隆壬申九月。易簀前一日，詔沆而語之曰：「予生平不諧於俗，所爲詩文，亦不諧於俗，故不欲向不知我者而索序。詩詞二集，已自序而授之梓，尚留小文二册，藏敝篋，子知我者也，他日曷爲我序而存之。」沆泣而受命。乃日月不居，人事乖違，逋諾未償，實疚于懷。今年己亥，從先生嗣君繡周茂才索得原稿，付諸剞劂氏。工竣，問序於沆。夫先生之文晚出，其原本經術，自成一家，當世自有子雲，沆則何敢別置一辭。惟感念知我一言，遺命諈諉，用忘譾劣，謹述先生之生平，及沆從遊承訓之本末次第，以紀其梗概，附諸簡末，報先生於九原云。乾隆四十三年歲次戊戌秋七月，受業汪沆拜序。

乾隆《杭州府志》卷九五　《樊榭山房正集》十卷、《宋詩紀事》一百卷、《雲誦詞》、《秋林琴雅》四卷、《南宋書院錄》八卷、《城東雜記》二卷。

《清史列傳·厲鶚傳》　鶚搜奇嗜博，館於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爲《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採摭羣書至三百餘種，常自比裴松之《三國志》注。又著《秋林琴雅》、《東城雜記》、《湖船錄》諸書，皆博洽詳贍。【略】所著《樊榭山房集》二十卷，幽新雋妙，刻琢研鍊。

藝文

杭世駿《厲母何孺人壽序》　執友樊榭厲先生，自其壯歲，即中乙科。兩與計偕不得志，即棄去不復事。既而部檄其名，趨就。選人買舟，一至津門，留連三月而返。說者咸謂其樂迂習嬾，才不可以爲世用。以余觀之，是謂不知樊榭者也。樊榭少而孤露，奉太夫人之教，績學以至於有立，夫豈不知圭紱之可以榮親，祿入之足以養老，而顧杜門卻軌，甘寂寞而就枯槁者。誠以仕宦之難，惟縣令爲最。其能久居其處者，大術有二焉：佞顏卑辭，骨節婾媚，伈伈俔俔，希寵而取憐，一矣；憑藉權勢，擅作威福，色厲內荏，虐煢獨而畏高明，又其一矣。樊榭之才，千詩百賦，鬱怒遒緊，長輸遠逝，雖極之傾河倒峽而不見其所止。若以其鴻朗高邁之懷、骫骳磊落之志，屈而與今之仕宦者相習，譬之方枘圓鑿，齟齬而不相入。而謂其能呢訾粟斯，喔咿嚅唲，以爲閃揄乎？而謂其能逞妖作蠱，妄生眉眼，以絞訐而摩上乎？度己不能，強而試之，則所以貽太夫人之憂者方大。此在庸人且知其不可，而謂樊榭之賢與太夫人之通達大體而顧昧昧而不之思乎！且夫人之求仕者，將以爲養也。樊榭和而不隨，介而有守，使其得位而行其志，必且飲冰茹檗，其刻苦當較甚於恆時。太夫人習於古訓，如所謂卻胡威之絹，封陶侃之鮓，聞之已熟，其所以砥礪其子者，詳愼而周密，又可知也。然則脂膏之潤與潔白之養，兩者相較，孰得孰失，豈待智者而後決哉。今年九月朔日，爲

太夫人八十生辰，同人謀所以爲壽者，乞言於余。余自羈貫與樊榭交，申登堂之敬，常拜太夫人於堂下。樊榭巾帢之契計莫有先於余者，則知樊榭之深又孰有過於余者乎。用敢綜樊榭出處之大節，與太夫人之所以成之者，以侑一觴焉。因以嘆古人捧檄色喜，特以庸人待其親，而於道未有聞也。樊榭其倜倜乎遠矣！

沈德潛《懷人詩》 未嘗獺祭才原富，自愛林居拙獨存。新買一船雲水外，載將桃葉與桃根。

金文淳《懷人詩》 弱齡便已稱詩伯，管領騷壇三十年。尤愛清詞更清絕，露蛩煙鶴與秋蟬。

趙意林《寄調厲樊榭納姬揚州》 歌吹殘年憶竹西，歡情已作絮沾泥。泰嬴才思知多少？蓼岸桃溪試品題（姬人姓劉）。雪凝柔玉滿邗溝，花蕊新詞乞小留。想得定情鴛帳暖，莫教月上夜生愁！

《樊榭山房集》錄龔胡崟輯《輓辭》 壬申杪秋，聞樊榭先生凶問。越日，同人爲位哭於行菴。香溪程夢星：甚欲扶秋杖，無如愁思侵！蒼苔遊子迹，落葉故人心。芳草變寒色，西風橫舊襟。莫因聞鵬鳥，感慨不成吟。（余以事不克赴。）嶰谷馬曰琯：年來吟社半彫零，胡後唐前失典刑。寒鑑樓空小師死，招魂又復酹寒醽。雪薦哀梨霜薦柑，清冬彷彿會城南。紙蓮花動風吹戶，老木蕭蕭葉打庵。恬齋汪玉珂：黃葉西風裏，行菴怯重過。可知今日淚，專爲故人多。酹酒成悽斷，招魂奈遠何？浮生眞石火，白髮一悲歌。嘯齋張世進：是君負手尋詩處，絮酒當于此地澆。黃葉階除風景在，朱絃疏越雅音遙。重逢可有三生石？共載難忘八月潮。座上相看半頭白，不堪吟侶日蕭條。西疇方士庶：何處弔詩魂？行菴當寢門。臨風揮老淚，題主奠清尊。已痛形神隔，如逢笑語溫。所期來夢裏，文字試重論。半查馬曰璐：故人隨逝水，灑淚駐行雲。只此平生意，寒花如見君。香清緣竹盡，葉響帶鐘聞。不道行唫地，傷心日易曛。竹町陳章：依舊茆堂在，傷心失此翁。服緦來幾輩？瀝酒向西風。跡賸寒蕪裏，魂棲亂竹中。城門同馬策，斯恨的然同。玉井閔華：又向西風拭淚痕，朋交帷位禮猶存。重經翠竹留題處，一采黃花薦酒尊。雞黍卻教虛宿約，鳧羹空自用招魂。先生已是傳千古，十卷詩詞卽子孫。南圻陸鍾輝：十年此地共論文，今日臨風一奠君。怕聽哀鴻聲嚦嚦，一聲聲似感離羣。漁川張四科：文宴平生地，重來灑淚同。寒泉薦瑤席，老樹起悲風。零落殊相感，精靈或可通。沈埋九泉下，何處寄詩筒？于湘樓錡：傷心帚屨此重經，無復清談似建瓴。最憶平生耽寂寞，安知草木不棲靈？去逐寥天鸞鶴羣，重吟詩句總酸文。幾人酹酒西風裏？杳杳黃壚哭不聞。杭世駿（羊城旅館聞厲樊榭二兄凶問，不勝哀惋，哭之以詩）：驚才一代媿齊名，力遜培風運海鯤。小別遂成千古恨，百身難贖九秋魂。清詞墜響文堂寂，瘦影飄空野寺昏。細想平生遊往處，終同阿買哭楓根。心傷鬼錄手頻掄，可奈天先喪此人。東郭冷過挑菜節，南湖悽斷采桑春。等身著作憑公論，住世風花付夙因。聞說神明眞湛定，彌留猶自戀衰親。復衣升屋叫荒祠，掌夢無憑祇益悲。服檄幾年疏酒伴？分香先日放歌姬。契丹已定傳疑史，天水空鐫本事詩。泉路定應尋月上，斷風零雨說相思。（君著《遼史拾遺》，期與余《金史補闕》並刊。《宋詩紀事》百卷已刊行。月上，其亡姬也。）年年蹤跡滯揚州，兩點金焦健筆收。翠壁分題香界暗，玉山高會草堂秋。韓江烟月魂應戀，石友（謂馬曰琯、曰璐）情懷老更稠。他日來尋舊吟榻，不堪腸斷竹西遊。陳章《輓樊榭先生詩》：地不隨肩。前頭花月知多少？一度拚教一泫然。珠獨得之。分寸攀躋空費力，對君何止有餘師？物惜才難。龕山潮莫爭消長，學海文江一夕乾。有不亡存。只宜配食林和靖，秋菊寒泉薦墓門。閑處處停。料得後來無好句，兩湖山色爲誰青？歸但著書。便得一官何足重！古來高士混樵漁。最清妍。紅橋猶唱當時曲，人與黃花共一船。是苕娘。絮飛春盡尋常事，可惜無端枉斷腸。服君才。一年兩度樓前別，不道今番去不來。大雅輪。翡翠鯨魚皆有得，敦槃無復主盟人。已無餘。苦心調劑非欺友，莫問泉臺怨子虛！擣藥童。他日歸來何處覓？棠梨花下紙錢風。意俄成冢上魂？白髮頓枯傷子淚，紅萸空坼乞詩痕。案頭殘稿猶思妾，篋內遺編待付孫。回首寒梅香又好，揚州明月忍重論。（君病中尚向予誦詞一闋，爲揚州小妾作也。）卅年情抱與君同，眉宇何堪瞬轉空？一代詞人姜白石，兩湖詩客鮑清風。搜窮萬象應生妬，靜倚高天轉欠公。俯仰春光看飄蕩，泉臺

可有杏花紅？（張貞居詩：「只有天公終可倚。」君每春遣使乞余園中繁杏作供。）趙信：一夢空傳十六人，皇家疏網惜遺鯤。（先生應召北上，夜夢試題內有「十六」二字，意必得與名數。及發榜，只十五人，竟居額數之外，其夢始驗。）素交零落偏多感，舊事淒涼不可論。南斗文星驚忽陷，北堂壽母痛孤存。低眉自念衰遲甚，不獨傷君淚滿痕。

《樊榭山房集・軼事》世父小米公《借閒生詞》云：樊榭先生木主，舊祔武林門外黃文節公祠。道光戊子正月二十一日，同人移奉西溪交蘆庵，先生墓故在此。譜白石法曲，獻仙音調，並用原韻：烟渺南湖，草迷東墅，欲妥吟魂何處？（先生自南湖移居東城。）路逐溪迴，寺依雲住，騷壇舊日樽俎。歎大雅，淪亡久，輕鷗自來去。　漫相顧，薦寒泉萬梅，花裏天女伴，隨手散空飛舞。（先生姬人朱月上木主亦祔祀焉！）定月下徜徉，記前游微笑，心許窈窕幽棲悅，披尋集內妙句。待荒阡澆酒，莫又清明時雨。

又　張仲甫先生《彝壽軒詩鈔》云：章次白奉厲徵君神位於永興寺，陪祀馮具區先生，酹以詩，余亦繼聲：兩賢慧業並生天，蕭寺棲神豈偶然？遺老倡開招隱社，徵君賡和太平年。梅花詩卷俱千古，流水高山共一椽。二雪雙龕相映處，便娟空翠稱幽眠。（案：此詩作於道光甲辰，是又設位於永興寺也。寺在西溪，徵君嘗游憩焉！）

又　世父少洪公《道盥齋稿》云：同人泛舟西溪，酹酒厲先生墓，詩以紀之：已是清明上冢天，我來相過弔詩仙。墓門頻酹金樽酒，山麓旋飛白紙錢。蘋葉南湖生伴隱，梅花西土死償緣。九原猶侍高堂側，（先生葬於母何孺人之側。）不數峰圍七二賢。憶移栗主奉僧堂，終使溫柔老有鄉。彌勒同龕燈火寂，維摩多病水雲涼。心期共賞蒹葭趣，手澤猶留翰墨香。（先生主，丁龍泓隱君書，月上主先生自書。）佳偶青溪宜作配，重題何日願兼償？（先生配蔣孺人之主不知所在，同人以爲缺典，欲補書一主，以合祀，尚未果。）

又　許鼇生先生《重桂堂集》云：奚虛白疑居湖州城南，舊爲鮑氏溪樓，即樊榭徵君納姬人月上處也。虛白摹遺像，屬題次圖中詩韻：百年數文獻，君名留人口。彼姝適所遭，幸于如是柳。樂府賽旗亭，孰分袒左右。俊遊艷稱前，佳話永垂後。溪樓亦靈光，終古闢戶牖。天公選替人，圖書要諸久。近釣漁隱漁，親酹酒奚酒。（奚家釀酒稱酒奚。）青山紅袖間，重置斲輪手。光芒交映輝，何處蔽沫斗？許我補題詩，漫郎成鼇叟。

汪端《西溪弔厲樊榭墓》湖山清氣重遺編，峰繞秦亭有墓田。水磨移家姜白石，竹西爲客杜樊川。填詞花隱歌殘月，埋玉苕姬弔暮煙。秋雪滿溪梅萬樹，招魂誰酌碧沙泉？（碧沙泉在西溪。）

雜録

《拜經樓詩話》卷三　二十二史中，《宋》、《遼》、《金》、《元》四史，《宋》失之蕪，《三史》失之略，而《遼史》尤爲簡率，錢塘厲太鴻嘗作《遼史拾遺》以補其闕。近予友吳江楊列歐進士又作《遼史拾遺補》。周芘兮大令少日著《遼詩話》，深爲歸愚先生所稱賞。

《樊榭山房集・軼事》俞蔭夫學政《春在堂隨筆》云：「厲樊榭徵君墓在西谿法華山之王家隩，因奉栗主於交蘆菴，事詳吳穀人祭酒《樊榭徵君墓田碑記》。道光庚寅，戴文節偕徐、汪兩君，至菴祀徵君，歸而寫爲長卷。山水縈紆，蘿蔦幽蔚。樊榭詩所謂『一曲溪流一曲煙』者，盡此尺幅中矣。舊藏章次白廣文梅竹山房，亂後失去。丁君松生又購得之，因付交蘆菴僧收藏，以存名蹟。時菴亦因亂後而傾圮。滿洲冠九觀察出資修葺，并屬何子貞先生書徵君及月上姬人栗主，仍奉菴中。今又得文節此卷，名流韻事，後先輝映，足爲西谿生色矣。松生以示余，故紀其略焉！」

又　諸遲鞠大令《璞齋集・溪樓延月補圖題記》云：「聖湖之陰，西谿之奧，勝地幽刹，曰『交蘆庵』。庵有《溪樓延月圖》，寫厲徵君納姬事。雍正乙卯，樊榭重客苕溪鮑氏溪樓，實爲寓屋。滿嫂月上，納於中秋。碧浪同舟，瑤情玉色，未傳圖詠，久頗闕焉！逮嘉、道閒，涑園太守訪楸墓於前，小米年丈護栗主於後，移祀庵院，永伴瓣香。會費山人丹旭，安硯東軒，曾寫兩圖，一畀庵僧腠藏勿替，其副贈奚處士疑。溪樓後主，相證墨緣，當代名流，偕題雅製，今具《清尊集》中。庚辛之難，庵燬於賊，此圖亦亡。邇者舊宇新庀，歲已十六年，丈從子子用刺史棄官將歸，屬補繪事，更乞偶雲同年重書題製，合裝冊子，仍付庵僧保守什襲，斯蓋遠緜佳話，近繼先志，舉一而善備矣。子用復裒刻徵君全集，雖其唾餘，都經手輯，讀書讀畫，煥然粲然。吾知海客金餅，增價於樂天；山門玉帶，比珍於佛印。又不第蕭寺之清供，抑亦藝苑

之韻談歟。故樂爲補圖，且拈黃鐘商《琵琶仙慢》一闋，用白石道人吳興紀遊詞韻記之。時光緒十有一年，乙酉小暑日也。詞曰：『倒影樓臺，有人是打槳來時桃葉。小名惟認團欒，黃昏最幽絕。消受到吹簫石帚，但春去怕聞鵑鴂。畫裏煙波，定中香火，情事誰說？　謾分付禪窟枯僧，已風景都非那時節。添了百年佳話，儘飛花飛莢。憑點綴，詞仙眉史，補溪山絹素如雪。正好居士清涼，倦遊言別。』」

又　魏玉璜先生《柳州遺稿・碧湖雙槳圖》云：「厲樊榭徵君姬人朱滿娘，以中秋夜同泛碧浪湖而歸，因繪是圖。時賢相與爲詩，卒後余始獲見之，用題其後：夢覺揚州已十年，卻從苕水載嬋娟。菰城若比松陵路，又覺吹簫白石仙。　星漢橫斜水拍天，碧湖涼露卸紅蓮。中秋月色無窮好，卻爲伊人分外圓。　翠袖熏鑪伴詠詩，春風小閣畫蛾眉。誰令誤竊姮娥藥？不見宜男結子時。　一段春愁化彩虹，乍來還去恨匆匆。桃花滿地胭脂溼，不待東風嫁小紅。」

又　吳仲雲先生《杭郡詩續輯小傳》云：「厲志繡字之甫，一字繡周，號層雲，錢塘諸生。爲雄飛徵士從子，即爲徵士後。又爲丁鈍丁先生愛壻。詩筏文津，皆有所受。嘗與蘇展亭、許堂、柯大巖觀、郁陛宣禮、倪嘉樹一擊、黃書崖模、周亦庵駿發爲文字之會，分題審韻。無集無詩，惜多散佚。所居在城東倉巷，破屋蕭然，糲餐自給，竟困於縫掖以老。」（按：雄飛亦先生之字也。見《杭郡詩輯小傳》。）

又　譚仲修大令《復堂類記》云：「鄉先正昔奉厲太鴻徵君、洎侍姬朱月上栗主祀於西谿交蘆菴，時爲道光戊子。此菴燬，復營，仍爲位以奉之，則同治庚午歲。至光緒壬辰，高君海垞訪得堇浦杭先生墓道，告諸汪君子用，謀奉祀焉。杭、厲齊名素交，國人矜式。爰乞俞丈曲園題杭先生位，與厲先生同設交蘆菴，既以蔣夫人、張、姜二姬祔堇浦先生，乃增設樊榭先生夫人蔣氏位于朱姬之左。庶幾後學淑艾，永薦馨香，山水因緣，文章氣誼，兩先生其妥靈乎斯堂。」

王曾祥《南湖花隱記》（存目）

夏綸

論述

徐夢元《惺齋五種總序》　其傳奇定爲五種：曰《無瑕璧》，所以表忠也；曰《杏花村》，所以教孝也；曰《瑞筠圖》、曰《廣寒梯》，所以勸節、勸義也。至《南陽樂》一編，顛倒兩大游戲之昧，爲千古仁人志士補厥缺陷，固忠、孝、節、義之賅而有者也。書成，尚思爲名山之藏。余綜攬全稿，見其詞之慷慨悲涼者，若易水之歌、雍門之瑟；詞之嫵媚娟秀者，若河陽之花、靈和之柳；詞之瀟洒清越者，若蘇門之嘯、緱山之笙；詞之典貴富麗者，若赤水之珠、蜀江之錦；詞之矯拔雄壯者，若廬峰之瀑、廣陵之濤。敷華掞采，洵無美之不備矣。乃證之律呂，又累黍不失；付之伶倫，復盡人能歌。是他人觸手皆成荊棘者，先生獨掉臂游行，綽綽乎其有餘地也。豈僅駕昉思、跨東塘、將玉茗瓣香，亦且至今未墜。

查昌甡等《惺齋五種總跋》　惺齋先生，獨具一片救世婆心，忘廢寢食，成此五種，可以代警夢之鐘，可以當灸病之艾，可以作狗路之木鐸，可以等覺世之金經。而且人其人，事其事，莫不名載國史，顯有依據，絕非烏有子虛之比。奏之筵上，洵足動高明之賞，而挽蕩佚之心矣。獨恐黃鐘不能與瓦缶爭勝，《高山流水》知音有幾？詞成而不開演，徒飽蠹腹。昔毛序始論《琵琶記》有曰：「古之孝子、義夫、貞婦、淑女，其人與骨俱朽矣。而能肖其面目，傳其聲欬，描其神情，令人如覩古人於今日者，獨賴有梨園一技之存耳。奈之何今日作傳奇之人，但好寫神仙幽怪、男女風流之事，而不好寫孝子、義夫、貞婦、淑女之事耶？故傳奇必如《琵琶》，始可謂之不負梨園。」千古碩論，眞堪與先生可稱不謀面之知己。甡等竊謂物極則返，遇窮必通，塡詞雖小技，其華藻也似乎《詩》，其變化也似乎《易》，其典重也似乎《書》，其謹恪也似乎《禮》，其予奪進退也似乎《春秋》，有元一代人文，皆從此而造物，寧

忍竟聽，爲流俗所敗壞，而不之救？波靡中忽得此五種，亦冥冥中有以默相之也。方今聖天子武功赫濯，文治光昌，翠華所臨，歡騰童叟，正亟需此等稟經酌雅，有裨忠孝節義之作，以點綴昇平，敷揚美盛。五種告竣，適當其時，此殆有天意焉！放《鄭》聲，崇《雅》樂，在位名公卿，豈無有起而力任其事，以代効康衢之獻者？先生五種行，且踵《桃花扇》後塵，上邀睿覽，又添填詞家一段佳話矣。姓等謹拭目竢之。（孔東塘《桃花扇》序載：康熙己卯秋夕，內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于張平州中丞家覓得一本，午夜進之直邸，遂入內府。）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上元前一夕，校字世姪查（昌牲）、姻姪施（文渠）、子壻周（逢吉）、子壻孫（廷蘭）、表姪陳（廷鑑）、姪男（元穀）仝識。

陳彙芳《花萼吟贈言》 夫惺齋填詞數種，刊以問世，已不脛而走矣。《無瑕璧》勸忠也，《杏花村》教孝也，《瑞筠圖》砥節也，《廣寒梯》尚義也。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倫，已悉具焉。今得是編，而天下之達道於是乎全矣。且不特此也。江公謀國睦鄰，而宋室之祚延；虎臣手刃巨奸，而不共之讐復。劉氏之勉夫以義，林茂之脫友于危，則又合忠、孝、節、俠，胥於是編備之，正不獨姚氏弟昆敦一本之誼已也。閱者試身體而力行焉，不必作傳奇觀可也。

東湖樵《惺齋五種曲序》 吾友惺齋先生，少具異才，甫舞勺即補博士弟子員。後不得志於有司，遂棄括帖，閉戶著書。年六十餘，轉舉二雒，自爲訓課，以娛朝夕。此六種，蓋其督課餘所成也。顧其才足大用，而使抑鬱以老，姑借不律以舒所抱負，是誰之過歟？敢爲贊曰：勿傷髮短，勿詬面堉。君才過豐，君遇合嗇！雲邊錦胸，何傾彩兼，成此六種，光炳星日。名既共仰，類亦共識，書卷長留，呼之欲出。

章日譽《贈言》 太史尤悔庵先生，一代作手。其《西堂餘集》有曰：「吾吳張伯起作《紅拂記》，風流自許。乃其命意遣詞，委蘼殊甚。即如《私奔》一齣，『夜深誰箇叩柴扉』，齊微韻也；『顛倒衣裳試覷渠』，魚模韻也；『紫衣年少俊龐兒』，支思韻也。以一曲而韻雜如此，他可知矣！」其嚴于論韻如此。又曰：「塡詞家務令陰陽開闔，字字合拍，方無籠拗之病。」其嚴于論音律又如此。李笠翁《閒情偶寄》亦曰：「詞家繩墨，只在譜、韻二書。合譜合韻，方可言才。曲譜如畫譜，一毫走樣不得；曲韻同詩韻，一字出入不得。」兩人所言，如出一口。噫！必如此始可塡詞，則塡詞一道，洵爲束縛千古才人之具。彼夫不知妄作者，詞雖工，亦與打油釘鉸，齊供覆甕耳！其不佳者，又何論哉！先生六種，今告竣矣！《陽春白雪》，和者定寡，安得起尤、李兩周郎，並坐桐華書屋中，爇名香，瀹苦茗，展卷快讀，爲先生作隔世知己也？

夏璣《花萼吟贈言》 余縱觀傳奇，見爲君臣而作者絕少。大都夫婦朋友離合恩怨之間，各有寄託。即或事涉天合，亦不免褒譏互用。或孝矣而戾于慈，或恭矣而難爲友。縱筆抒寫，不顧倒行逆施。窺厥隱衷者覩之，有餘怒焉。我惺齋大兄夙擅風雅，而行誼一軌于正。每見演傷敗倫紀之劇，輒推案起，不忍卒視。嘗語余曰：「曲爲詞餘，詞爲詩餘，詩始于《三百篇》。其言溫厚和平，顧可摹人骨肉，而令若薰蕕之不同器乎？」余韙其言。比年，余承乏樂至，與兄天各一方。聞兄平日詩古而外，尋宮數調，所著傳奇哀然成集。五種分配五倫，補恨則本紫陽削魏正統遺意。以是六種奏綺筵，娛嘉客，想見登場者，無非敦倫飭紀，不愧子臣弟友之人。彬彬鬱鬱，何其盛也。嗟乎！龐士元非百里才，即畀花封以稍展驥足，君子猶悲其寡遇，乃幷此多所棖觸。司銓衡者，夾袋中所收何人哉，以彼天賦異才，鬱鬱不得志。何難奪他人之酒盃，澆自己之磈礧。兄獨怡然浩然，絕不作隱言諷世。興會所至，止將一片牖民覺世之弘願，默寄諸清歌妙舞中。其音律和以諧，其詞藻醇且肆。嗚呼！可謂加于人一等矣！余幼蒙提訓，得識舉子業。近從簿書餘暇，捧讀全集，如獲異寶。恨邑鮮佳伶，有辜《白雪》。行當攜示僚友，聽知音者傳鈔開演。羽便敬跋數語，寄歸，希綴名簡末，藉以不朽。第兄年七十三，余亦頹然老矣。一官匏繫，浮光駒隙，未審何日得高坐世光堂，觀此六種次第登場，手一巵爲大兄稱快也。興言及此，能無憮然！時乾隆壬申初春，愚弟璣拜跋于潼川之樂至官舍。

龔淇《撚髭圖記》 雖然六種佳劇，明大倫，補大恨，經經緯史，絕非荒誕傳奇可比，流播遠邇，先生之文與貌，定並垂不朽。較庸庸輩忝竊名器，享彈指浮榮者所得孰多？先生亦可以無憾。

壺天隱叟《無瑕璧題辭》 古今傳奇，多以風月事移人情。否則，蛇鬼牛神，以駭人耳目。再不然，則以詼諧戲謔爲擅長。抑思不朽之業，立言與功德並重，顧可苟焉已哉！夏叟惺齋，抱濟世才，未爲世用，爰寄其才於傳奇，以爲濟世之具。凡無裨世教者，非惟不敢作，亦不屑作，而惟於忠孝節義之事有取焉。是編《無瑕璧》，乃五種之一，所以教忠也。特是依古來忠臣多

矣，而獨惓惓於鐵尙書者何？蓋士可殺不可辱，忠藎之彥數丁陽九，或從容就義，或慷慨赴死，甚且戮一門、殺三族，皆人意中事，無足怪。要未有如尙書之死之慘，而辱子女有如此者。推燕藩之心，若以爲鉉不屈於我，而我污其子女，俾之不齒於人類，不更愈於屈鉉乎，嗚呼！幸而鐵之後有瑤英、有福安矣。萬一不肖，而苟賤不廉，甘卽下流，誠有如燕藩之所期者，則尙書之蒙羞地下爲何如？吾嘗論燕藩之惡，浮於新莽；而鐵鉉之死，慘於正學。良以死非仁人志士所難，而後昆不保，淪於微賤，痛莫大焉！此誠不可不亟爲白者也。然則不舉尙書之所重者以直言，而名之爲《無瑕璧》者又何說也？曰：雙璧錫自高皇。公當危急存亡之際，他非所及而念茲勿釋者，祇此二璧，豈謂其寶貴哉？不忍忘先皇也。異日者廷見不屈，鼎鑊如飴，總由此一念之所固結而然。故不知者，視爲璧焉耳，其知者則曰：君之恩也，孝陵靈爽之所式憑也。公之所重，無有過於是者矣，此《無瑕璧》之所由名與。雖然猶有說，昔蒯通說淮陰反，事敗身幾受烹，其後雖以桀犬數語解嘲倖免，終於君臣大義有虧。彼瑤英、福安，痛父之死，矯矯不辱，固其宜也。若林春田、高賢寧，止知有鐵，不知有君，已屬不可。矧馬千里，感一己之私恩，而身爲戎首，指戈向闕，必欲滅此而甘心，其又何爲天下後世訓？曰：不然，通爲漢臣，自不得以背漢爲信，勸之三子者，胥建父之臣，其於燕藩，固仇讐也。鐵存，則傍鐵以報君；鐵亡，則衛鐵之子女而致以報鐵者，報其君仁之至、義之盡，豈通可同日語哉！是故，尙書之忠，有不待言者，卽瑤英、福安處易辱之地，而女不虧節，男不受祿，克保厥身，無玷先澤，孝也，亦忠也。至林君之匿孤，高生之哭屍，馬將軍之始終效命，率使完璧以歸，其高情千古，究亦同一忠而已。而總之非鐵公之忠有以相感，亦何能使諸賢興起若是？則甚矣，公之忠爲不可及也。至於關目之周密，詞藻之激昂，令閱者忿極怒生，悲極淚出，斯又非予一人私好也。昔人謂：「讀武侯《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不忠。」吾於讀《無瑕璧》亦然。未識惺齋許我爲知音否？

又《無瑕璧題詞》 尙書奇節鬼神驚，垂死還將大義爭。主易忍教吾面轉，君亡何惜此身烹！絕無長物遺兒女，豈有深謀託友生？幸得羣公敦古誼，依然雙璧照人清。其二：西泠詞客老清狂，敢許周郎獨擅場！赤手未能誅大逆，綵毫却解發幽光。匿孤收骨恩情重，焚驛興師智勇彰。直與秦庭漸離築，遙遙千古並留芳。

又《杏花村題辭》 法其可廢乎哉？曰：不可。法不可廢，則殺人者死，雖以天子之貴，且不能庇其父，而況下此者乎？曰：非所論於孝子也。孝子爲父復讐，其情似有可原，烏得以常法律之。曰：朝廷之得以整齊而畫一者，法而已矣。苟廢法而言情，將凡有殺人之兄，殺人之弟，殺人之妻與子者，設其所親，皆起而自報之，其情亦未有不可原者，何獨孝子爲然耶？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要非兄、弟、妻、子之可同日語也。曰：古來操殺人之權者惟君，代君而行殺人之事者唯士師，外此皆不得擅殺人也。今以爲父復讐，而許其自殺，則我有父，人亦有父，萬一爲我所殺之仇，其子亦孝子焉。不曰吾父曾殺其父，此固所以報携李也。而曰彼何人斯，顧敢奪天子士師之柄耶？遂亦視爲不共戴天之仇，而復以刃相向，是輾轉相殺無已時也，概赦之，則爲無法；有赦有不赦則爲無理。無理無法，其何以爲天下後世訓？曰：審是，天下將竟無原情之說耶？曰：有人殺爾父，罪果當死，必也。訴之官，官不爲理，又訴之，再四訴之，終無有理焉者，然後從而殺之，始爲可原耳。若無故而私加之刃，則目無朝廷矣。無朝廷者，殺無赦。而亦欲執情有可原之說以廢法，夫豈通論乎？然則《杏花村》一編，惺齋老人獨許王世名爲孝子者何？曰：斯蓋有說在。世名之父，爲族人王俊所毆，因而致死。論俊之情，誠不容誅，而據俊之事，若可無死何則？鬥毆殺人者，罪本止於監，候絞注注，矜疑從緩。老於汙萊者有之，甚且覃恩遇赦，得從末減者有之，矧俊之才力，更有出尋常於意計之外者，則其死、不死，誠未可知也。世名而非聰明練達之人，容或念不及此，世名而爲聰明練達之人，當亦籌之熟矣，而忍令殺父之讐，聽其漏網已乎？故單興邦以免撿求和，輒佯許之，良以鳴之官，未足死俊，不如姑遲之，以待吾之便而手刃之之爲愈是。則世名之殺俊也，雖不同於屈不得伸，而含愁飲恨幾歷年所有，不啻一訴再訴之不克白而爲之者，且明知殺人當死，乃奮不顧身，甘卽刑戮，並未冀人之一憐，其隱而其後，卒受大受之題，褒象賢之奔救，是特天之巧於報孝子、全孝子，原世名之初念，因萬不及是也，斯其所以爲孝歟！嗚呼！孝子之心最苦，孝子而值倫常之變則其心爲尤苦。想彼六年隱忍，寸衷如結，而摩厲以須飲泣中想，惟恐不得一當其意者，豈特俊不知、興邦不知，卽其妻若子亦有所不盡知？獨惺齋尙友論世，以心逆心爲能知

之，知之而不爲傳之，是沒孝子之苦心矣，惺齋何忍哉！故《杏花村》一編，不爲觀者計，第爲孝子計。知其爲孝子計，則世名之心見，而惺齋教孝之心亦見矣。總而論之，世名之孝，孝之變者也。惟變故奇，惟奇故可傳。若興邦、若王彪一死於貪，一死於詐，胥天道所必然。至馬青之敗，卽錢瑛之退賊；鍾祖之降，卽董永之遇仙，初非蛇鬼牛神，無非孝之所感焉耳！其間報應分明，經緯繡錯，可謂極古今傳奇之能事。則惺齋雖爲孝子計，又何嘗不爲觀者計耶？敢以質之世之善讀傳奇者。

又《杏花村題詞》 大讎未復痛難禁，六載含容意轉深。不共戴天常飲泣，直教塗地始甘心。刀凝霜白寒春日，血灑猩紅茜杏林。試向風前讀佳什，一時都作楚歌音。 其二：晨鐘擊處夢醒無，天道昭昭信不誣。孝子自應生孝子，兇徒還使遇兇徒。螳蟬雀彈嗟難料，狗苟蠅營笑強圖。漫說神仙能救世，茫茫苦海怎教枯？

又《瑞筠圖題辭》 《瑞筠圖》何爲而作也？《瑞筠圖》之作，乃惺齋老人爲有明禮部右侍郎章綸之嫡母，金太夫人未婚守志，有衛於姜風，特抒椽筆，以表揚之，所以勸節者也。與《無瑕璧》之教忠、《杏花村》之教孝，同一維持世道之意，夫豈無故而漫作哉！然吾綜其全局，以觀其間寫金太夫人者，不過十之二三。而其於章侍郎也，不負慈訓，則寫其孝；不憚廷諍，則寫其忠；不失廖莊之約，不背有貞之盟，則寫其義。至廷訊不屈，西市不殺，囹圄之牆傾不死，則又統半生之艱虞危險，而無不一一與爲寫之，略其母而詳厥子，不幾枝大於本乎？曰：否。不然易家人之二爻，曰在中饋無攸，遂《舜典》不載英皇之節，《周書》不紀邑姜之功，《詩》亦云「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是知婦人不當以才見也。婦人而以才見，倘所謂牝鷄司晨，惟家之索歟！古之賢母莫過于倪與陸，而其傳也，皆以其子顯，故是編之叙金太夫人，非敢過從其略。凡寫章侍郎之忠肝義膽，薄虹霓，貫金石，不爲利疚，不爲威惕，轟轟烈烈，泣風雨而動鬼神者，無非太夫人紡織之餘，篝燈之下，耳提面命，涵濡教育之所自來。篇中《教忠》一齣，其明徵矣。蓋專寫太夫人，不足以顯章侍郎，而反於三從之義有虧；細寫章侍郎，卽所以表太夫人，而并使義方之訓亦見。此惺齋老人善於構局，立言得體之所在也，又何枝大於本之有耶？不寧惟是，有賢母斯有令子，有令子斯有慈孫。彼章公子之赴父難，急王母病，搶地呼天，克殫孝思者，雖曰至性使然，亦皆太夫人之淵源一脈，實有以啓之。且周自姜嫄履武而還，賢妃聖后，代不乏人，說者謂，皆嫄之肇興。然則，徐婉娥之能守前約，不爲父奪，身出污泥而亭亭獨立，巋然不滓者，果遵何訓哉？亦遙遙沐浴於太夫人之餘芳遺澤中，而淪浹之深，不復自知也。由是言之，編內雖寫太夫人不過十之二三，而要之旁見側出，無在不爲太夫人而設。卽推之也，先之犯順郕王之易儲、陳循興安之奸諂，凡所以顯侍郎之忠者，卽所以顯太夫人之節也。古言作文難，讀文亦不易，是誠貴乎善讀者矣。至其命名之妙，更有可言者焉。兩間草木之屬，其足深人愛惜者孰如竹？韻之冷也有似乎梅，幹之通也有似乎蓮，歷歲寒而不改柯易葉也有似乎松與柏。若夫堅乃操，勁乃節，瀟灑塵外而不屑以花媚人，則固有超出於梅、蓮、松、柏之上者。昔人曾以之比君子矣，而吾謂以之況貞婦爲尤切。且教衰於上則俗流，夫教隆於上則民興。行世有貞女，由於祖宗郅隆之化者非一日矣！豈獨宗族之榮哉？亦邦國之祥也。故借廖公一圖，並誌其詩以相附於不朽，始之終之以爲全部關鍵，而特名之曰《瑞筠圖》云。

又《瑞筠圖題詞》 風拂花枝痛早摧，紅樓力足挽衰頹。一絲既定終無改，百折從他總不回。節比綠松還勁拔，歌同黃鵠更悲哀。他時榮寵非僥倖，多自茹荼集蓼來。 其二：忍抱琵琶負所天，淚痕如雨過年年。須知妾在猶夫在，更識兒賢卽母賢。丹穴鳳鸞應產駕，楚江蘭茝豈成荃？一門忠孝誰爲啓？翠竹森森老愈堅。

又《廣寒梯題辭》 惺齋老人所作忠、孝、節三傳奇，予已一一序之矣。是劇則勸義者也。集成，名之曰《廣寒梯》。予既閱其文，復繹其旨，竊歎老人之用心良苦。而讀之者，不可不深諒其心也。蓋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三綱所繫，有莫可逃於天地間者。苟非大奸逆、大無恥，猶知自勉。若夫戚不屬於宗黨、交未訂夫金蘭，彼與我本陌路也。雖使其身處患難、極流離顛覆之慘，而我以塗人視之漠然。肥瘠之不相關，當亦於我乎何尤？而必曰此義之所在，不可不力爲拯救之。非痼瘵在抱，吉凶與民同患之，至人不能而謂可，概望諸儕俗哉！是以君子之勸義也，與勸忠、勸孝、勸節不同。忠、孝、節，人人知所當盡，故第舉古人之可歌可泣者，爲前事之師，以勸其不容自已之心，如是焉則已足矣。至其勸義也，必先之以美名，繼之以科第，終之以厚福。猶恐人之不加勵也，而於相背而馳者，且重以厚罰焉！

要非不憚煩也，夫亦所以爲鼓舞作興之計焉耳。然則，同一勸人爲善，而《廣寒梯》之示勸爲尤殷；同一戒人爲惡，而《廣寒梯》之示戒尤顯。試以其事言之。王香谷本貧賤之相，而因完人夫婦，遂致高擢巍科；解敏中本富貴中人，而因唆人爭訟，遂致一生淹蹇。吳仲達受恩知報，而始陷坎壈者，卒獲顯榮；閻宏宇爲富不仁，而初履豐亨者，終歸困苦。且香谷全仲達之妻，而己之妻旋爲仲達所救；敏中毀香谷之名，而己之名即爲香谷所奪。爲善若此其昌，爲不善若彼其殃。是利人無非利己，而害人適以害己，其效如桴鼓之疾，其報若形影之肖，孰得孰失？何去何从？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斯誠覺世之晨鐘、救病之良药。而所謂相士其人者，豈必求諸方壺圓嶠哉？殆即惺斋老人之谓也夫！嗟乎，无所慕於前，而自能为善；无所惩於後，而自不为恶者，近世未易数数覯。然闻一善人之躬膺天赏，则咨嗟欣羡；见一恶人之身受冥罚，则恐惧惟省者，又人情之所同也。是集一出，将见强者因奋然而兴，即弱者亦蹶然以起。而天下之纷纷趋义也，一若忠孝节之当自尽，而有不敢不勉焉者。云谷子凡有知，当必与惺斋把臂入林，相视而叹。今而後，有畏功过，格为琐屑难行者，请观惺斋之《广寒梯》也可。

又《廣寒梯題詞》　何處堪求換骨丹？王郎軼事請君看。窮能濟世眞非易，貧肯捐金倍覺難。殘刻吉星都化惡，慈和危地亦成安。從今點醒迷途客，義路原來達廣寒。其二：蓬山仙客發菩提，傳得眞詮覺世迷。此外別無修命學，箇中自有上天梯。休誇妙計縱横巧！只把良田仔細犁。多感老人抒彩筆，簡端一一爲留題。

又《南陽樂題辭》　三代而後，奸雄竊國，而最足深人之恨者，莫如漢賊操；純臣報國，而最足深人之憫者，莫如漢丞相亮。操之僭稱魏武有年矣，然自文公作《綱目》列之于賊，而操罪已與新莽等。獨武侯一生忠藎，不邂艱險，不辭嫌怨，鞠躬盡瘁，相業之純有，非蕭曹兩魏之所得同者。卒之秋風五丈，死而後已，所謂有志竟成者安在？且未幾，鄧艾偷川，天水不保，而譙周以勸降，進而北地以哭廟死，致老臣數十年經營圖度之所有，一旦啣璧束手而獻之於人，此仁人義士莫不掩卷流涕也。夏叟惺齋運珠玉之思，舒風雲之筆，爲之悉反其事，而死者不難令生，敗者不難令勝，亡者不難令存，顚之倒之，以與造物平其憾，題曰《南陽樂》，所以遂卧龍之願而慰天下之心也。然則有《綱目》而千古之流緒明，有《南陽樂》而千古之悲憤雪。其事非《綱目》之事，其志即《綱目》之志。而其暢人之情，則更有過之者。予昔讀《明史》，每恨燕藩稱兵犯上，而悲建文帝業之不終。竊欲如《綱目》之待操，削除永樂年號；若帝在房州之例，而恆苦無其權。今讀《南陽樂》，爽然若失矣。嗟夫，安得惺齋達而在上，躬操筆削，而爲天地一一補其缺陷也耶？是爲序。乾隆甲子初冬。

《南陽樂題詞》　不忿奸雄據漢宮，老人妙手善翻空。文心默奪天心轉，筆陣強勝八陣雄。旗展龍蛇平鄴下，兵屯戊己定江東。梨園若問音和律，字字眞饒玉茗風。其二：如此才華世罕逢，能教平地幻奇峰。曹家莫漫誇司馬，漢室依然有卧龍。收取風雷歸筆墨，吞將雲夢作心胸。遙知他日詞壇上，象板鼈絃共仰宗。

又《花萼吟題辭》　己巳歲，余讀惺齋老人忠、孝、節、義四傳奇，各爲之序而歸之，忽忽四載。今年春，老人復過余山居，曰：「忠，則君臣；孝，則父子；節、義，則夫婦、朋友，五倫已備其四，若之何獨闕昆弟耶？用爲之補。幸已告竣，請先生爲我序其首。」嗟乎！昆弟至今日尚忍言哉！其在君子，則文貌是飾，而牛羊行葦之風無有也；其在小人，則乾餱以愆，而式好無猶之風罕聞也。甚且不相往來，視如行路者有之；甚且一室操戈，等於寇仇者有之，此非同父之人乎哉！而相殘一至於此，則其忍於所生也可知矣。且友于薄，何有於刑，于同氣儕，何有於同衾。父子、夫婦、朋友，胥即于乖，而君臣之間，亦有不可問者。然則昆弟一倫，固與四者相爲表裏，而世人夢不知省，無故而抱斧斨之，痛者幾偏于天下。斯誠不可不有以勸之也。雖然，人當無事之秋，其於二三昆季交相友愛，猶恆情之所能勉，即君子怡怡愉愉，不過與流俗等，亦無自顯其眞摯，以表異于千古，則又何足以爲天下勸？惺齋知其然，爰舉姚氏昆季以爲標準，始之以敦勉兄弟也而師生焉，繼之以囿圄手足也而湯公焉！終之以顯榮鶺鴒也而鶴鷺焉！患難與同，富貴與共，極生人之苦者，復極生人之樂。命之曰《花萼吟》。居仁固不愧爲難兄，利仁亦無忝于難弟。較之田荆、姜被殊饒新致，庶幾可以令觀者油然而興矣。或謂妯娌和、兄弟斯和，蓋必有劉氏之賢，而後有居仁之友。噫嘻！是則是矣，而特不可爲君子訓。君子之於昆弟，根于性，發乎情，不藏不宿，要有固結莫解之致，豈僅不聽婦言而已！老人之兼及此者，殆與江公茹僕同一義焉。若曰彼居停臧獲，猶能雪友之冤、急主之難，矧屬在骨肉至

戚，而顧小婦人之不若耶？其用意抑何婉而多風也？且吾聞之：漫藏誨盜，冶容誨淫。利仁夢蘭，初非漫藏冶容者比；而賈氏風波，突如其來，亦足見秋堅父子無惡不爲，而平日之誣害忠耿，大率類是矣。天其能默宥之已乎？故先以眞虎翦其爪牙，卒以假虎屠其肝腦，則所以爲奸雄警者，又何銖目劇心而深切著明也？惺齋竭一載精力，慘淡經營，成此佳構，洵可與前四種並壽世而不朽，予亦樂觀其成，泚筆而爲之序云。

又《花萼吟題詞》 不緣鬼蜮弄風波，誰識家庭聚太和？黑獄縱由紅粉起，青天豈害白雲過？江公鯁介殊堪式，茹僕忠勤亦足多。漫說田眞當日事，荆花未見譜新歌。其二：棣花韡韡葉田田，彩筆光芒欲射天。四海始知同氣貴，一編已慶五倫全。榮哉昆季遊金闕！慘矣奸雄死木棉！演罷直令人感泣，豆其何忍自相煎。

髯道人《南陽樂後序》 自古天下莫不以有德爲歸。無其德而有天下者，有非其有，則其有也，亦必不久。漢末，羣雄蠭起，各據一方，遂分鼎足。間嘗綜而論之，孫權有得天下之勢，曹操有得天下之才，先帝有得天下之度，至於德，皆無足觀。是則三國之天下，將誰歸乎？曰：三國之主，雖皆無其德，而先帝固漢裔也。與其漫無所歸，不若歸之于帝，猶不失爲漢之後。雖然曹操之子，是爲曹丕，丕雖不及操，而知人善任，猶不失爲中主。先帝之子，是爲劉禪。禪之不才，非惟不及帝，而昏庸柔懦，幾與昌包等。是人欲存之，天欲亡之矣。其將何術以挽之哉？曰：知天之可爲，而因利乘便，以求萬全而無失者，能臣之事也。知天之不可爲，而惟殫吾之心，付成敗於不計者，純臣之心也。能臣之事，風虎雲龍之彥，皆能爲之，未足以爲異也。若夫純臣之心，不計功，不邀名，明知事之無益，而鞠躬盡瘁，祇求無忝於故主，殷三仁而後，則諸葛君一人而已，寧不深人之痛耶？痛之將何如？曰：嬴政本非周族，而又暴虐日甚。扶蘇之亡也，後人尚且惜之。先帝理宜有天下，而英偉卓犖，直可上比光武。劉諶之死也，後人誰不憐之？是故以劉諶之賢，不爲帝之子，而爲帝之孫。諸葛之忠，不能六出，而死於五丈，所謂天定勝人，人固無能與天爭者也。然以諶之賢、諸葛之忠，天欲置之亡，而我不使之亡；天欲置之死，而我不令之死，又所謂人定勝天，天亦不能與人爭者也。若惺齋之《南陽樂》，可徵矣！南陽者何？武侯所居之地也。何樂乎爾？樂其漢賊殄滅，長揖歸田，得遂其素願也。嗚呼！宇宙不平之憾，得文人一轉移間，莫不釋然解去，其權顧不偉歟，其功顧不大歟？昔曾參行孝，爰傳《孝經》；馬融忠漢，遂作《忠經》。言者，心之聲。《南陽樂》一編，亦此物此志也。然則，惺齋之爲人，吾得而知之矣！

符月亭《南陽樂評》 甲子冬仲，寄興湖山，偶逢西浙名流，得讀《南陽》新劇。清辭若綺，能傳忠武之神；椽筆如鋒，早奪奸雄之魄。爲漢室重開日月，造化無權；使皇孫得主河山，文章有力。長歌當哭，非類者莫不鋤而去之；破涕爲歡，有志者果然事竟成也。想當年，漁陽撾鼓，未敵其豪；卽他日，婺水編年，尚輸其快。豈但差強人意？實爲先得我心。將梓氏開來，士君子固皆欣賞；而梨園演出，愚夫婦亦所樂觀。敢贈片言，請浮大白。雲垂海立，非同精衛之填；石破天驚，足代女媧之補。

張欠夫《南陽樂評》 夏叟惺齋，手握靈蛇，目欺繡虎。長吟短咏，豈矜月露之華；遠矚高瞻，不盡古今之感。間興懷於漢代，每致憾於曹家。因憐北地之亡，遂譜《南陽》之曲。吳降魏滅，慰白帝之魂於九京（原）；祖創孫承，回赤龍之緒於一綫。諸葛君宛其死矣，偏能起朽骨而肉之；司馬氏洵可恨哉，烏得以脅從而寬也。嗟夫！人心未死，固應作如是之觀；天道有知，合自悔當時之錯。漫說文章無用，始知帝王（下缺）。

陸猷《南陽樂贈言》 武穆功垂成，三字死檜手。武侯志未竟，五丈骨已朽。千古同不平，忿氣欲冲斗。惺齋具異才，獨契南陽叟。智珠運錦心，雄詞吐繡口。顚倒當日事，不使丁陽九。鬼神爲效靈，將士倍抖擻。一戰東吳平，再戰魏賊走。恢復兩漢業，劉諶得世守。急流奮身還，退與黃石友。上可謝先君，下可慰黎首。誰人不快心？愁城變歡藪。願作如是觀，詎曰夫何有！燈前展卷讀，大白浮綠酒。爛醉興轉狂，擊賞破銅缶。

紀事

作家逸事

徐夢元《惺齋五種總序》 夏丈惺齋先生以名諸生入試棘闈，倀得復失，

值西陲用兵，罄所有循例得授邑宰，旋阻於壓班，浮沉里門者，幾二十年。今上龍飛詔許開選，先生名在單目首列，扶疾捧檄入都。長途況瘁，興已索然，抵部復有意外尼之者，因決志舍去，歸隱湖山，日以著述自娛。先生既不急急求人知，而人亦罕有知先生者，且身處不窮不達之境，爲流俗所猜忌，耳食者從而附和之。致先生之身隱，而名亦隨之俱隱。今届衰暮，年已七十矣！匡時淑世之學，無所抒洩，一一寄諸詩歌，而更以其餘事托之傳奇，以効移風易俗之一助。嗚呼！文人有才無命，借三寸管以自表見，可哀也已！

龔淇《撚髭圖記》 惺齋先生自製新曲六種，合刻將竣，以《撚髭圖》冠集首，而屬淇作文記之。淇懼違先生命，不敢辭。噫！世之見斯圖者，鮮不以盧延讓「撚斷吟髭」句，謂先生命圖之意在是。而淇獨曰：是不盡然。蓋先生蘊蓄宏深，非若風雅士撚髭索句，以爭一日之長者也。嘗側聞父老言矣，先生十四歲卽應康熙癸酉鄉試，監臨大中丞遂寧張公，奇其幼，賜以果餌，命吏護送入號。爾時，先生鱗張鬃舞，意興飛揚。豈料今日以山澤之曜，肖形紙上哉！顧四十歲前，以科目奮而厄于冬烘；四十歲後，以貲郎進而撓于銓吏，非不知終南尚有捷徑，狗監可作良媒。先生又岸然不屑，踽踽凉凉，枯槁憔悴，歲不我與，倏逾七十，天乎人耶！不得已從課兒餘暇，借悲歡離合，撚霜髭以略傾底蘊，亦大違用世初心矣。【略】圖爲安布沈君所繪，頗稱神似，其大致彷佛坡公《笠屐圖》。淇謂先生高風逸韻，足與古人並驅者。所繫全不在此，閱者當于圖外得之可也，是爲記。

作品本事

《惺齋六種曲》 《劇說》卷四：夏惺齋取忠、孝、節、義事爲六種曲：《無瑕壁》寫鐵氏二女事；《杏花村》寫王世名報父仇事，見《明史》；《瑞筠圖》寫章綸母守節及綸直諫事；《南陽樂》言武侯相北地王諶，滅魏、吳，復興漢祚，蓋寓言也；《花萼吟》寫鄭虎臣殺賈似道，亦本《宋史》；《廣寒梯》則言科場事，謂：一生行善，一生行不善。善者夢中五名，語不善者，不善者訴於監臨。發榜時，監臨以所訴，令抽去五名，而別以一卷補之。抽者正不善生，補者則行善生也。此事亦有所本。然章綸母金節婦「誰云妾無夫」一詩，或謂爲高季迪作。鐵司馬二女入教坊，其長女詩（鐵氏二女詩，見王鏊《震澤紀聞》），乃吳人范昌期《題老伎卷》作（見張士瀚《國朝文纂》）。同時杜瓊用嘉亦有次韻詩。

《廣寒梯》 《劇說》卷五：《齊東野語》云：「三山蘇大璋，治《易》有聲。戊午鄉舉，夢爲第十一人，數爲人言之，以爲必如夢告。既試，將揭榜，同經人訴於郡，謂其『自許之確如此，必將與試官有成約。萬一果然，乞究治之』。及申號，至十一名，果《易》也。帥攜此狀入院，遍示考官，謂：『設如此言，諸公將何以自解？不若以待補首卷易之。』衆皆以爲然。既折號，則自待補爲正解者，大璋也；由正解而易爲待補者，乃投牒之人也。」夏惺齋作《廣寒梯》，本此。

著録

徐夢元《惺齋五種總序》 奈何猶爲良賈之深藏、而不使耽奇者一識其寶耶？爰不揣謭陋，謬加評點，請剞劂以公海內。先生從予言，自春徂冬，幾匝歲，工始告竣。【略】時乾隆己巳歲嘉平穀旦，徐徐村夢元拜題於桐華書屋。

侯嘉繙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轟天雷侯夷門（嘉璠，有《夷門詩文集》）。一作謝蘊山（啓昆）。

阮元《兩浙輶軒錄》卷一八 黃潤川曰：夷門雖下吏，才名傾一時。日遊白下山水，與諸名士縱酒賦詩，高才生之執義就正者塡門。而與秦磵泉學士尤稱神契。方其歿也，磵泉文戰春闈中，忽夢夷門至，執手如平生。寤則知其已死。遂於席舍作四詩哭之。是年磵泉大魁天下，亦異事。詩具秦集中。

又 陳焯曰：夷門才思敏捷，頃刻千言。楊皋里先生評浙中才，夷門第一，沈隘次之。嘗再舉鴻博，學使者江右帥公奇其文，以爲樊紹述、劉復愚

後一人。中丞某以其書法潦草置之。由拔貢生考職，得縣丞。署江南上元簿。丁憂服闋，補金山丞，調署江甯巡捕。上官重其才，不甚責以吏事。鎮江守黃某招至署閱卷，一夕暴卒。平日所著，惟《魚山存本》已梓行。其《人倚樓詩集》、《車船集》並散佚。

又 戴殿海曰：夷門天才亮特，詩古文奇崛奧衍，不可羈勒。與齊次風侍郎、周蘭坡學士投分最密。小仕邑丞，鬱鬱不得志，僅及中年而卒。

又 戴璐曰：阮吾山司寇嘗言，侯元經解餉至戶部，庫吏揹批不給。時梁文莊爲侍郎，閱稿見其名，曰：夷門也。顧同官謂：某尚書祭文可令伊作。即傳至堂右，授札，不移晷，成駢體，極莊嚴。某司官又請作司員祭文，復成四言韻文，此何足盡夷門之才，而庫吏已袖批肅候。次日，即行。載入《茶餘客話》。余《藤陰雜記》採之。

又引《沐雲詩話》 秦劍泉云：吾嘗讀侯夷門詩：「石斧砍寒冰，雲裂無紋理。」眞奇峭峻屹。更覽其《和御製潭柘寺詩》云：「一水淡于畫，空山或有人。」又覺其深情綿邈，幽致動人。

又引《詞科餘話》 甘泉馬榮祖詞科既罷，丁巳、己未連不得志于春官。山陰胡天游賦長古二篇送之，次韻者長洲沈德潛、嘉定張鵬翀、天台齊召南、臨海侯元經皆擅勝場。

袁枚《侯嘉繙墓誌銘》 予自沭移知江甯，客賀曰：「江甯有侯丞，槃槃大才。佐公，公必嘉。」問其名，故予狎也。予壬子鄉試，見有野而古者，危冠高履，口篌音，目睒睒斜視，如深山怪松，磔砢自異。識者曰：「此天台山侯嘉繙也。」予竊已奇之。與訂交，廓落無町畦，益相愛。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始於筆染，終於紙盡，揮霍睥睨，瞬息百變。每裹袖潑墨，數十人環而擁之。丞抽思乙乙，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又如成相儳詩，窮劫野曲，可解不解，而俶詭獨絕。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甯丞，曹進曹退，溫溫無所試。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呶。牕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又疑病狂易妄，笑語昏亂。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百斤。運餉至京以己所坐輿輦其妻秦氏，己策驢從之。妻免乳旅店，中丞徒步長吟數千里。判事喝笞數，輒脫抱牘吏決當否？吏曰：「是也。」丞大喜，號於衆曰：「何如？」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廁旁。年五十二。其子某至，自天台以柩歸。卜葬畢，來問銘於余。余既奇君之才，而尤奇君之死，乃亦爲奇語，遣抱磨者陷其石以質君。銘曰：文星熾熾，龍韜其系。拗怒墜地，無所吐氣。以儒爲戲，嶔崎如是。執不律如執鬼中，可以極無極，窮無窮，而卒不聲於崖公。一笑去泠然，風留委蛇受機封。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三四引《兩般秋雨盦隨筆》 侯元經嘉繙，號夷門，台州才士也。詞賦敏贍，屢困場屋。年五十，官江左縣丞，解餉戶部，爲庫吏需索，不即予批迴，侯大窘。時先文莊公爲侍郎，見侯名，曰：「夷門也。」顧司官曰：「某尚書祭文，諸君謙讓不下筆，盍屬之？」即傳至戶部堂後，授筆札，不移晷，成駢體，極壯麗。某司官復進曰：「此堂官祭文，諸曹司尚需一首。」亦以相浼，侯磨墨濡筆，復成四言韻文。一時堂上下稱訝不已。彼筦庫者已袖批文，侯侯出而即付之。明日，束裝成行矣！

俞樾《耆舊編》 天台侯嘉繙，號夷門子，字元經。詩文迅疾，十指雨下，字跡旁行斜上，如長河堅冰，風裂成文，莫知條理，而天趣可愛。先受知於督學帥公，貢於鄉，連試不售。出爲主簿，調江甯丞。既不得志於時，愈自縱。一日大醉，登報恩寺殿，摩古佛羅漢數百尊，各贈詩萬餘言，書其頂，箕坐大呶，牕外風雨暴至，電光燭其手，益喜，奮筆不能休，且吐且書。取殿旁石臼戴頭上，折旋舞如風，衆僧疑爲鬼神異物，不敢逼視。酒既醒，雷雨亦息。觀其詩，奇字奧句，不能讀也。舉其臼，重千二百斤。鎮江黃太守慕其才，招至署，未浹旬，早起不見，覓之，赫然死厠旁。

胡思敬《九朝新語》 臨海侯夷門，與同郡齊次風名相埒。乾隆初，以大科被徵，一時諸徵士會都下，夷門獨以才名傾其曹。有求詩文者，伸紙於几，研墨醮筆，授夷門請書，則立起疾書，篇幅無定程，率以紙盡爲度。顧目短視，不能左右顧，必侍書者告紙盡乃輟筆。有欲困之者，盡輒續之，書益駛，騷騷如龍蛇不能自休。觀者駭歎。鄭虎文撫其背曰：「公神仙中人也。」後竟不遇，以明經出爲縣丞。

胡天游《送侯嘉繙》 四十青衫走縣門，摧頹偏怪氣如雲。衆中落筆追袁虎，天下工詩稱竇羣。棄置丈夫安足道？近時公論總稀聞。吉州司戶長江

簿，郡內憑誰作使君？

吳敬梓

論述

綜論

唐時琳《文木山房集序》 朝廷法古，制科取士。自世廟時，詔在廷諸臣及各省大吏，采訪博學鴻辭之彥。余司訓江寧三年，無以應也。今天子即位之元年，相國泰安趙公方巡撫安徽，考取全椒諸生吳敬梓敏軒，侍讀錢塘鄭公督學于上江，交口稱不置。既檄行全椒，取具結狀，將論薦焉！而敏軒病，不能就道。兩月後，病愈，至余齋，蓋敏軒之得受知于二公者，則又余之薦也。余察其容顯頖，非託爲病辭者。因告之曰：「子休矣！當子膺薦舉時，余爲子筮之，得井之三爻，其辭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王明，並受其福。』今子學優才贍，躬膺盛典，遇而不遇，豈非行道之人，皆爲心惻者乎？雖然，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傳于後。吾子研究六籍之文，發爲光怪，俾後人收而寶之，又奚讓乎歷金門、上玉堂者哉？且士得與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終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子之文，受知于當代鉅公大儒，雖久困草茅，竊恐廟堂珥筆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由此言之，未可謂之不遇也。」

吳湘皋《文木山房集序》 敏軒以名家子，好學詩古文辭雜體，以名于世。凡有所作，必曲折深入，橫發截出，就于古人轂率規矩而始已。即于他人作，一覽數行下，亦能以片語領作者意旨，以中其要害。江南北朋遊中，余獨畏其才大眼高而心細也。敏軒承家世文物聲華烜赫之後，風流醞釀，力洗紈綺習氣。生性豁達，急朋友之急，不瑣瑣于周閉藏積，至于今而家乏擔石之儲矣。大凡貧而乍富者，其志卑而瑣；富而乍貧者，其志卑而餒；世富貴而乍貧者，尤甚：皆不足與議學問之事。周旋之久，知敏軒之心眼，不爲世俗所蒙翳，本于志氣之清明振作，故可畏也。令子烺，年未弱冠，手鈔《十三經註疏》。較訂字義精嚴，不少懈疎，趨庭之下，相爲唱和。今都爲一集。韓愈曰：「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君子于此，觀世德矣！」使敏軒以其攻詩古文之心，思效世人周閉藏積，亦何至如是？然敏軒以其攻詩古文之心，思效世之周閉藏積，必將有什伯無算者，大過其所爲，而何止不至如是？雖然，豐于此者必嗇于彼，敏軒又何以能承文物聲華之後，父子相師友，名于當世，而至于如是也哉？此其所以不以彼易此也。余兩人有同姓之誼，故質言之，以叙其端。

程廷祚《文木山房集序》 金陵大都會，人文之盛，自昔艷稱之。考之于古，顧、陸、謝、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謂避地衣冠，盡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吳子敏軒，慨然卜築而居。敏軒生世家，羣從皆負逸才。兄青然與余爲同門友，余所畏也。敏軒少攻聲律之文，與青然相師資，而奇情勃發，時角立不相下，遂齊名。曾與薦鴻博，以病未赴，論者惜之。爲諸生二十年，倦而思去，要其所自樹立，豈以纓組爲輕重哉！余新安產，而流寓金陵者，久思稍振拔以追往昔之流風餘韻，固大有人在。然又念以敏軒之才，必見用于世，而山水之間不能不與余以離羣之感，爲可踧踖也。因讀其集，而志之如此。

方嶟《文木山房集序》 侍讀之曾孫敏軒，流寓江寧，能以詩賦力追漢、唐作者。既不遇于時，益專精殫志，久而不衰。

黃河《文木山房集序》 吳聘君敏軒流寓金陵，與余衡宇相望，晨夕唱酬，至樂也。其詩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論者稱其直逼溫、李，而清永潤潔又出入于李頎、常建之間。至詞學婉而多風，亦庶幾白石、玉田之流亞。信可傳也。

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近代作詩，多取燕遊花月爲詠，而體則七律居半，兼以分韻限韻次韻稱奇。不知詩言志，歌永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詠歎之。如必燕遊花月，分題角勝，將作者之精神，注于聲律比偶之工，不幾失詩之眞面目哉？本宣流寓金陵二十年，詩筒唱和，積案盈箱，其中絕無敏軒之作，或疑其懶且傲。既見敏軒所存，大抵皆紀事言

懷，登臨弔古，述往思來，百端交集，苟無關係者不作焉。庶幾步趨乎古人，毋怪乎見時賢之分題角勝，則惴惴乎謝不敏也！

沈宗淳《文木山房集詞序》 秦青往矣，誰能緩節而歌；咸黑杳然，詎解曼聲之奏。三唐以後，歌詩之法無存；五季而還，樂句之傳盡失。是以金荃蘭畹，不入翠管紅牙。然而寫閨檐之韻，《懊儂》《子夜》之遺音；擴遊覽之情，《讀曲》、《烏啼》之舊製。青棠蠲忿，消磨花月之愁；紅豆記歌，細釋蟲魚之注。是則黳毫三寸，可代綽板琵琶；隃麋一丸，足抵玉釵羅袖。牕前按拍，香流齒頰之間；月下微唫，沁入心脾之內。豈有傷于大雅，寧敢嗤爲外編。吳子敏軒，夙擅文雄，尤工駢體。悅心研慮，久稱詞苑之宗；逸致閒情，復有詩餘之癖。辟之蠶絲春半，能遇物而牽縈；蚤語秋清，只自傳其辛苦。更闌燭跋，寫就烏絲；酒暖香溫，譜成黃絹。允矣才人之極致，愛其情思之纏綿。宗淳南國羈人，西湖逋客。僧樓匿影，正嚴霜苦雪之天；旅館逢春，又寵柳驕花之候。屬良朋之座上，示我一編；置麗製于袖中，遲之三歲。長唫短詠，逢郭璞之綵毫；夢斷魂勞，割邱遲之碎錦。喜今得付之剞劂，悵未能被以管弦。用贅瑣言，恕余讕語。

王又曾《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有序）》 又曾自乾隆癸亥冬一至秦淮，嗣是丁卯、戊辰、己巳間，屢歲客游於此，耳先生名最熟，徒爲館扉所闔，望見顏色爲難。然詩篇書尺，或見之於他所，輒互爲傾倒至矣。辛未春，恭逢聖駕南巡召試，又曾與令嗣舍人烺，均蒙異數。私心竊喜，以爲天假奇緣，從此可一見先生。而牽挽北去，羈迹京華，與舍人共風雨，數晨夕，至專且久，終以未見先生爲憾。去秋取急南還，道出邗上，停舟館驛前，爲十月之二十有八日。此間故有先生族人，舍人曾爲余言，先生每過維揚，輒止宿其廬。試走訪焉，則先生果在。薄暮，先生來舟中，相見如舊識，縱談今古，且訂又曾作客邸銷寒，竭歡乃已。又曾敬諾不敢辭。是夕歸，先生竟以無疾終。凌晨而訃音至。於戲傷哉！又曾願見之心，積之數歲；得一見矣，而先生遽一夕而殞：人世怪愕之事，無逾於此。於戲！先生之命果止於是耶？抑一見又曾而不憾耶？今夏復來秦淮，值舍人憂居里門，握手感慟之餘，出先生詩集若干卷，將付梨棗，授又曾，且校且讀，凄愴舊懷，輒叙離合生死之故，爲題集後十絕句。國初以來重科第，鼎盛最數全椒吳。曾手漁洋《居易錄》，先生家學本來殊。　住近青溪江令宅，頻年棲泊闕過從。風流轉向鯉庭得，話盡長安幾寺鐘？

塵海抽身意漸灰，江湖優曇華卽瓊華是，千載耆舊好追陪。那知一夕蕪城語，特與先生永訣來！

重覓秦淮十年夢，因看惟留一見恩。嗚咽邗溝化爲淚，徐寧門是西州門。

古風慷慨邁唐音，字字吳質一編詩。驚心把袖揚州路，燒燭篷窗夜話時。

盧仝《月食》心。但詆父師專制舉，此言便合鑄黃金。（"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詩中句也。）一首《老伶》吳祭酒，幾篇樂府白尚書。人間具眼定能辨，論屬蓋棺非面譽。　杜老惟耽舊草堂，徵書一任鶴銜將。閑居日對鍾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先生著有《儒林外史》。）前賢眞信後生模，藥火曾然李相須。試誦中年詩《哭姊》，教人珍重紫荊圖。《詩說》紛綸妙注箋（先生有《詩說》八卷），好憑棗木急流傳。秦淮六月秋風瑟，更讀遺文一悵然！

沈大成《全椒吳徵君詩集序》 故徵君全椒吳敏軒先生，自其鄉移家白下，出游江淮間，留揚最久。以詩名東南，東南之人交口推先生，今猶然也。癸未之夏，先生沒十年矣。長公舍人烺來廣陵，出所編先生詩曰《文木山房集》者，屬爲序，逡巡未爲。今舍人行有日矣，猶憶甲戌十月，余往先生所，泊先生來，俱不遇。未幾，余去客運廨，而先生亦遂卒，自以爲不獲御李君，居恒悵惘！今幸盡讀其詩，且挂名於集中，希世之寶，遲之久而始得睹，方以爲快，余曷敢辭哉？因繫之曰：詩不由《三百篇》出者，不知六義之旨；不知六義之旨，則言情不深，非詩之至也。【略】故其自爲詩，妙騁杼柚，隨方合節，牢籠物態，風骨飛動，而忠厚悱惻、纏綿無已之意，流溢於言表，使後之觀者，油然而思，溫然如卽其人，蓋非今世之詩，而古作者之詩也。豈區區穩切聲病，儷青妃白，求工字句之末以相市哉？吾聞先生之爲人，謙雅樂易，博學喜談藝，接引後進恒恐不及。生平澹於名利，每聞佳山水，則褰裳從之。嘗舉博學鴻詞，辭疾不至，優游詩酒，竟以韋布終，此可以想其風矣！夫以慕先生而阻於不一見，乃今辱交先生之子將三年之久，因得紬繹篇章，習聞義行，而效以文字之役，宜有深思巨製，稱舍人之屬者，顧余衰闇未能也。余惟與誦先生之詩者同矣寤寐而已。

閒齋老人《儒林外史序》 古今稗官野史，不下數百千種，而《三國志》、《西遊記》、《水滸傳》及《金瓶梅》演義，世稱「四大奇書」。人人樂得而觀之，余竊有疑焉！稗官爲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爲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以維持不壞也。《西遊》元虛

荒渺，論者謂爲談道之書，所云意馬心猿，金公木母，大抵心即是佛之旨，予弗敢知。《三國》不盡合正史，而就中魏、晉代禪，依樣葫蘆，天道循環，可爲篡弒者鑒；其他蜀與吳所以廢興存亡之故，亦具可發人深省，予何敢厚非？至《水滸》、《金瓶梅》，誨盜誨淫，久干例禁，乃言者津津誇其章法之奇，用筆之妙，且謂其摹寫人物事故，即家常日用米鹽瑣屑，皆各窮神盡相，畫工化工，合爲一手，從來稗官無有出其右者。嗚乎！其未見《儒林外史》一書乎？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其書以功名富貴爲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爲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窮上一層，爲中流砥柱。篇中所載之人，不可枚舉，而其人之性情、心術，一一活現紙上。讀之者，無論是何人品，無不可恥以自鏡。傳云：「善者，感發人之善心；惡者，懲創人之逸志。」是書有焉！甚矣！有《水滸》、《金瓶梅》之筆，之才，而非若《水滸》、《金瓶梅》之致爲風俗人心之害也，則與其讀《水滸》、《金瓶梅》，無寧讀《儒林外史》。世有善讀稗官者，當不河漢予言也矣！乾隆元年春二月閑齋老人序。

金和《儒林外史跋》　是書則先生嬉笑怒罵之文也。蓋先生遂志不仕，所閱於世事者久，而所憂於人心者深，彰闡之權，無假於萬一，始於是書焉發之，以當木鐸之振，非苟焉憤時疾俗而已。書中杜少卿乃先生自況，杜愼卿爲青然先生。其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寧府學教授吳蒙泉先生一人，故書中表爲上上人物。其次則上元程綿莊、全椒馮萃中、句容樊南仲、上元程文：皆先生至交。書中之莊徵君者程綿莊，馬純上者馮萃中，遲衡山者樊南仲，武正字者程文也。他如平保之爲年羹堯，鳳四老爹之爲甘鳳池，牛布衣之爲朱草衣，權勿用之爲是鏡，蕭雲仙之姓江，趙醫生之姓宋，隨岑庵之姓楊，楊執中之姓湯，湯總兵之姓楊，匡超人之姓汪，荀玫之姓荀，嚴貢生之姓莊，高翰林之姓郭，余先生之姓金，萬中書之姓方，范進士之姓陶，晏公子之爲浙江梁氏，或曰桐城張氏，韋四老爹之姓韓，沈瓊枝即隨園老人所稱「揚州女子」，《高青邱集》即當時戴名世詩案中事：或象形諧聲，或廋詞隱語，全書載筆，言皆有物，絕無鑿空而談者，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紬繹而參稽之，往往十得八九。【略】然讀者太半以其體近小說，玩爲談柄，未必盡得先生警世之苦心。故余嘗謂：「讀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而不懼且戒者，與不讀書同。」知言者或不責余言之謬邪？（是書體例精嚴，似又在紀書之上。觀其全書過度皆鱗次而下，無閣東話西之病，以便讀者記憶。又自言「聘娘豐若有肌，柔若無骨」二語而外，無一字稍涉褻狎，俾閨人亦可流覽，可知先生一片婆心，正非施耐庵所稱「文章得失，小不足悔」者比也。）先生著書，皆奇數。是書原本五十五卷，於述琴棋書畫四士既畢，即接《沁園春》一詞：何時何人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割先生文集中駢語襞積而成，更陋劣可哂，今宜芟之以還其舊。髮逆亂後，揚州諸板散佚無存。吳中諸君子將復命手民，甚盛意也。

張文虎《儒林外史跋後評》　昔黃小田農部示余所批《外史》，謂此書系全椒吳檠所撰，見之近人詩稿。此書亂後傳本頗寥寥，蘇州書局用聚珍板印行。薛慰農觀察復屬金亞匏文學爲之跋，乃知著書之人爲吳敬梓，檠之從弟也。後閱王谷原比部《丁辛老屋集》，記與吳敏軒相晤及題集詩，蓋即農部所云近人詩稿，誤憶爲青然耳！農部所批，頗得作者本意，而似有未盡，因別有所增減。適工人有議重刊者，即以付之三年矣！竟不果。去年，黃子愼太守又示我常熟刊本，提綱及下場語「幽榜」均有改竄，仍未妥洽。因重爲批閱，間附農部舊評，所標萍叟者是也。全書於人情世故，纖微曲折，無不周到。而金《跋》以爲杜少卿者自作。書中所言即少卿，竟是呆串不知世事之人，或人多疑之。予謂此敏軒形容語，聊以自托，非謂己即少卿也。「幽榜」一回，硬作包羅，不倫實甚。作者本意，以不結之結，悠然而住，何得爲此蛇足？金《跋》以爲「荒倫續貂」，洵然洵然！《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書吳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句，其第六云：「古風慷慨邁唐音，字字盧仝月食心。但詆父師專制舉，此言便合鑄黃金。」（元注：「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詩中句也）。第八云：「杜老唯耽舊草堂，徵書一任鶴銜將。閑居日對鍾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元注：先生著有《儒林外史》。）第十云：「《詩說》紛紛妙注箋（元注：先生著有《詩說》），好憑棗木急流傳。秦淮六月秋簫瑟，更讀遺文一悵然。」詩意多有與《外史》相印證者，且可見金《跋》之確鑿也。詩前有《序》云：「慕文木名，數年不得見。乾隆甲戌，始相見於揚州館驛前舟中。其夕即無疾而終。」然則先生沒於揚州，而葬於金陵也。金《跋》所舉諸人，惟「屢公子爲浙江梁、桐城張」未能確。竊疑「婁」與「史」字形稍近，或是溧陽史，「荀玫姓荀」，疑是姓盧，蓋用盧令詩意；「湯鎮台之姓楊」，疑即汪容

甫《述學》中之楊凱（「凱」與「奏」字義亦相因）。《凱傳》敘野牛塘之捷，與湯奏事亦合，但易「牛」爲「羊」耳。近日西人申報館擺印《外史》，並附金《跋》及予語，字迹過細，大費目力。偶購得蘇印本，重錄舊時所批一過。時光緒三年七月下弦。予評是書凡四脫稿矣！同郡雷謂卿、閩頤生、沈銳卿，休寧朱貢三，先後皆有過錄本，隨時增減，稍有不同，當以此本爲定。有以訟痴符笑予者，不暇顧矣。丁丑嘉平小寒燈下又書。　己卯夏，楊古醞大令借此本過錄一通。舊批本昔年以贈艾補園。客秋在滬城，徐君石史言曾見之，欲以付申報館擺印。予謂：「申報館已有擺本，其字形過細；今又增眉批，不便觀覽，似可不必。」今春乃聞已有印本發賣，不知如何也。光緒辛巳季春又識。　有友看我批本，慨然曰：「會當頑石點頭！」予曰：「點頭未必，只恐鑿破混沌，添了許多刻薄。」友笑曰：「亦有之。」同日又識。

黃安謹《儒林外史序》　《儒林外史》一書，蓋出雍、乾之際，我皖南北人多好之。以其頗涉大江南北風俗事故，又所記大抵日用常情，無虛無縹緲之談；所指之人，蓋都可得之，似是而非，似非而或是，故愛之者幾百讀不厭。然亦有以爲今古皆然，何須饒舌，又有以爲形容刻薄，非忠厚之道；又有藏之枕中，爲不龜手之藥者。此由受性不同，不必相訾相笑。其實作者之意爲醒世計，非爲罵世也。

黃富民《儒林外史序》　篇法仿《水滸傳》。《水滸傳》專尚勇力，久爲誨盜之書，其中殺（人）放火，動及全家，割肉食心，無情無理，事急歸諸《水滸》，收結誠易易也。是書亦人各爲傳，而前後聯絡，每以不結結之。事則家常習見，語則應對常談，口吻鬚眉惟肖惟妙。善乎評者之言曰：「愼毋讀《儒林外史》，讀之覺所見無非《儒林外史》。」知言哉！然不善讀者但取其中滑稽語以爲笑樂，殊不解作者嫉世救世之苦衷。夫不解讀《儒林外史》是亦《儒林外史》中人矣！以故板久漫漶無重刊者，予爲紀其大略，俾先生之名不至淹沒。惜其家有詩文諸集聞未付梓，故予以未窺全豹爲恨。試取是書細玩之，先生品學已大概可見，是先生一生猶幸賴是書之存也夫！

又《儒林外史又識》　是書序者閒齋老人，曾著《夜譚隨錄》傳世，滿洲人，名和邦額，見徐謙《桂宮梯》。後因《夜譚隨錄》翻刊，「閒」誤作「閑」，正與此序同。此序作於乾隆元年。考雍正未舉學博，乾隆元年始召試，正先生被薦之時，其必因是舉而作是書無疑也。先生大約久居金陵，故於風土山川甚習，不惜再三寫之。至描摹假名士、假高人以及澆風惡俗，則又老於世故者。然非胸有古人、手握造化，不能具如此妙筆。予最服膺者三書：《聊齋志異》、《儒林外史》、《石頭記》也。《聊齋》直是古文，《石頭記》爲從來未（有）之小說；先生是書最晚出，其妙足鼎足而三。而世人往往不解者，則以純用白描，其品第人物之意，則令人於淡處求得之，鹵莽及本系《儒林外史》中人直無從索解。而解者又曰：「先生之筆固妙，未免近刻。」夫不刻不足以見嫉世之深！識者必以予爲知言。小田氏又識。

惺園退士《儒林外史序》　《儒林外史》一書，摹繪世故人情，眞如鑄鼎象物，魑魅魍魎，畢現尺幅；而復以數賢人砥柱中流，振興世教。其寫君子也，如睹道貌，如聞格言；其寫小人也，窺其肺肝，描其聲態，畫圖所不能到者，筆乃足以達之。評語尤爲曲盡情僞，一歸於正。其云「愼勿讀《儒林外史》，讀之乃覺身世酬應之間，無往而非《儒林外史》。」斯語可謂是書的評矣！【略】余惟是書善善惡惡，不背聖訓。先師不云乎：「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讀者以此意求之《儒林外史》，庶幾稗官小說亦如經籍之益人，而足以興觀感，未始非世道人心之一助云尒。同治甲戌十月惺園退士書。

張祥和《關隴輿中偶憶編》　小說家如《儒林外史》，臧否人物，隱有所指，可與《聊齋》、《諧鐸》並傳。

葉名澧《橘西雜記》　坊間所刊《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間人。嘗以博學鴻詞薦，不赴。襲父祖業甚富，素不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卽施，偕文士輩往返，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程魚門吏部晉芳爲作傳。

浴血生《小說叢話》　社會小說，愈含蓄愈有味。讀《儒林外史》者，蓋無不嘆其用筆之妙，如神禹鑄鼎，魑魅魍魎，莫遁其形。然而作者固未嘗落一字褒貶也。今之社會小說夥矣！有同病焉！病在於盡。

王鍾麒《中國歷代小說史論》　吾國數千年來，風俗頹敗，中於人心，是非混淆，黑白易位。富且貴者，不必賢也，而若無事不可爲；貧且賤者，不必不賢也，而若無事可爲。舉億兆人之材力，咸戢戢於一範圍之下，如羊豕然。有跼弛不羈之士，其思想或稍出社會水平綫以外者，方且爲天下所非笑，而不得一伸其志以死。既無可自白，不得不假俳諧之文，以寄其憤。或

設爲仙佛導引諸術，以鴻冥蟬蛻於塵壒之外；見濁世之不可一日居，而馬致遠之《岳陽樓》、湯臨川之《邯鄲記》出焉。其源出於屈子之《遠游》。或描寫社會污穢、濁亂、貪酷、淫媟諸現狀，而以刻毒之筆出之，如《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侈，《儒林外史》、《檮杌閑評》之寫卑劣。讀諸書者，或且訾古人以淫冶輕薄導世，不知其人作此書時，皆深極哀痛，血透紙背而成者也。其源出於太史公諸傳。

觚庵《觚庵漫筆》　《水滸傳》、《儒林外史》，我國盡人皆知之良小說也。其佳處即寫社會中殆無一完全人物，非閱歷世情，冷眼旁觀，不易得此眞相。視尋常小說寫其主人公必若天人者，實有聖凡之別，不僅上下床也。余謂小說可分兩大派：一爲記述派，綜其事實而記之，開合起伏，映帶點綴，使人目不暇給，凡歷史、軍事、偵探、科學等小說皆歸此派。我國以《三國志》爲獨絕，而《秘密使者》、《無名之英雄》諸書，亦會得此旨者。一爲描寫派，本其性情，而記其居處行止談笑態度，使人可敬、可愛、可憐、可憎、可惡諸感情，凡言情、社會、家庭、教育等小說皆入此派。我國以《紅樓夢》、《儒林外史》爲最，而《小公子》之寫兒童心理，亦一特別者也。

納川《小說叢話》　《儒林外史》，名士現形記也。

《新世說・文學》　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則以精悍廉刻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所謂各造其極也。

《清稗類鈔・詼諧類・溫儒林外史》　張文虎，字嘯山，南匯人。好詼諧，晚年居錢氏復園，爲其校勘書籍。丹鉛餘暇，輒步行出園，至西門外茶寮小憩。茶寮無雅座，流品混淆。或語之曰：「此間煩囂乃尒，君何耐之？」則曰：「吾嘗閱全椒吳敬梓所撰《儒林外史》，其書於人情世故，描寫盡致。此間形形色色，悉能肖之。吾至此，不啻重溫此書一過也。」言畢大笑。

又《著者自述身世》　小說家多好以自身所經過之歷史，爲著述之資料。如《儒林外史》中之杜少卿，即著者吳敬梓徵君之自寓也。《兒女英雄傳》著者文鐵仙，曾簡駐藏大臣，以事不果往，故事中安龍媒將有烏里雅蘇台之役，而卒不成行，殆亦以泚筆之時，感觸身世，因而自爲描寫耳！

又《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全椒吳敬梓所著也。吳字敏軒，一字文木，乾隆時人。嘗以博學宏詞薦，不赴。襲祖業甚富，而素不習治生，性復豪，遇貧即施。與文士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休。未數年，產盡，醉中輒誦樊川「人生直合揚州死」之句。後竟如所言。是書將雍、乾時代之怪現狀，描寫盡致。蓋此時代之名士，最高者，亦至於詩辭文字箋注考訂而止。汪容甫於當時最負盛名。而《儒林外史》中之匡超人，或謂即指容甫。世傳其有出妻之事，與小說所載微異。然即此，亦足見其輕薄無行之一斑矣！容甫初娶孫氏，工吟咏，嘗有句云：「人意好如秋後葉，一回相見一回疏。」最爲容甫所不懌。一日晨出，忽潛回房，時孫方梳頭，容甫出不意，自其後抱之，孫駭問曰：「是何人，敢尒相戲？」容甫遽怒曰：「豈尚有他人敢如此乎？」即以此爲罪，出之，自是遂爲時論所薄。後擬劉孝標自序，乃有「蹀躞東西，終成溝水」之語。文士出妻，固亦常事，如容甫者，則太不近人情矣！

分論

《老伶行贈八十七叟王甯仲》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吳敬梓敏軒《老伶行贈八十七叟王甯仲》云：【略】。乾隆初，無錫吳蒙泉官上元廣文，與敏軒唱酬，爲題《老伶行》，後云：「崔九堂前一曲歌，落花時節奈君何。白頭應記昇平樂，廿載江南望幸多。」「零落才人獻賦遲，興酣翻出老伶詩。良辰好賞旗亭酒，賭取黃河遠上詞。」

《儒林外史》第一回回評　卧閑草堂本評語：元人雜劇開卷率有楔子。楔子者，借他事以引起所記之事也。然與本事毫不相涉，則是庸手俗筆；隨意填湊，何以見筆墨之妙乎？作者以《史》、《漢》才作爲稗官，觀楔子一卷，全書之血脈經絡無不貫穿玲瓏，眞是不肯浪費筆墨。「功名富貴」四字是全書第一着眼處，故開口即叫破，却只輕輕點逗。以後千變萬化，無非從此四個字現出地獄變相。可謂一莖草化丈六金身。穿闊衣，戴高帽，歎黃河北流，都是王元章本傳內事，用來都不着形迹。功名富貴人所必爭，王元章不獨不要功名富貴，並且躲避功名富貴；不獨王元章躲避功名富貴，元章之母亦生怕功名富貴。嗚呼！是眞其性與人殊歟？蓋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原有一

種不食烟火之人，難與世間人同其嗜好耳。翟買辦替時知縣辦事，時知縣替危老師辦事，各人辦各人的事，元章非其注意之人也。世有窮書生得納交於知縣，詡詡然自謂人生得一知己死可不恨者，安知其不因危老師而來也！不知姓名之三人是全部書中之影子，其所談論又是全部書中言辭之程式。小小一段文字亦大有關係。學書荷花，便有雨霽湖光一段；將謫星辰，便有露凉夜靜一段。文筆異樣烘染。秦老是極有情的人，却不讀書，不做官，而不害其爲正人君子。作者於此寄慨不少。（約評：開手就把《外史》中絕無之一人寫作全書楔子，寄慨不少。）天目山樵（張文虎）二評（回後評）：據無名氏《保越錄》，王冕在胡大海軍中，曾獻策攻越城。豈博聞異辭耶？《廣輿記》：「王冕字元章，諸暨人。一試進士舉不第，焚所爲文，讀古兵法，著高檐帽，被綠蓑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咸目爲狂士。晚隱九里山，結廬三間，題曰『梅花屋』。生平工畫梅，人爭求之。」此與《曝書亭集》大同小異。然據其所爲，亦開名士之習，故《外史》述之以弁首。《明史傳》云：「屢應舉不中。」又云：「嘗爲泰不華所薦。」朱集同。據《明史傳》：「嘗仿《周官》著書一卷，曰：『吾未即死，持此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則非果於忘世者。黃南雷作《明夷待訪錄》，亦其意也。《霞外攟屑》卷九《小棲霞說稗・儒林外史》：天目山樵評第一回。七歲上死了父親。據朱竹垞《擬明史王冕傳》云：「父命牧牛。」不云早孤，按如本傳，則叙次不能一綫，故云父歿。非誣先賢，亦非傳聞異也。諸暨縣令，據傳乃紹興司理高郵申屠駉。余忠宣墓，在安慶西門外，不當云和州。按雲林子偃，官和州學正。後人因有謫和州守余墓之謁。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此亦竹垞傳贊語。

又第五十六回回評　卧閑草堂本評語：一上諭，一奏疏，一祭文，三篇鼎峙，以結全部大書。綴以詞句，如太史公自序。　齊省堂增訂本評語：是篇爲全書收結。既曰采訪儒修，則應皆是讀書之人，何以進士、舉人、生員、貢監之外，兼及武職、布衣、女子、釋道？雖云其中不乏能文之士，而品流不太雜耶？不知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苟其品行超人，或有技能可取，錄長略短，皆所勿遺。且此回原以收結此書，將全部所有人物，總列一遍，評其賢否，著其去取，以示善善惡惡之旨，原非謂宇宙之大，生才盡於此也。讀者勿以辭害意可耳！　山樵（張文虎）一評：是書於人情世故，纖微曲折，無不周道，殊不似杜少卿之爲人。蓋文木聊以少卿自托，非謂少卿即文木也。

傳記

程晉芳《文木先生傳》　先生姓吳氏，諱敬梓，字敏軒，一字文木，全椒人。世望族，科第仕宦多顯者。先生生而穎異，讀書才過目，輒能背誦。稍長，補學官弟子員。襲父祖業，有二萬餘金；素不習治生，性復豪上，遇貧即施，偕文士輩往還，飲酒歌呼，窮日夜，不數年而產盡矣。安徽巡撫趙公國麟聞其名，招之試，才之，以博學鴻詞薦，竟不赴廷試；亦自此不應鄉舉，而家益以貧，乃移居江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册，日夕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汪京門、樊聖輩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吟嘯呼，相與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夜夜如是，謂之暖足。余族伯祖麗山先生與有姻連。時周之。方秋，霖潦三、四日，族祖告諸子曰：「比日城中米奇貴，不知敏軒作何狀？可持米三斗，錢二千，往視之。」至，則不食二日矣。然先生得錢，則飲酒歌呶，未嘗爲來日計。其學尤精《文選》，詩賦援筆立成，夙搆者莫之爲勝。辛酉、壬戌間，延至余家，與研詩賦，相贈答，愜意無間。而性不耐久客，不數月，別去。生平見才士，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余恒以爲過，然莫之能禁。緣此，所遇益窮。與余族祖綿莊爲至契。綿莊好治經，先生晚年亦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歲甲戌，與余遇于揚州，知余益貧，執余手以泣曰：「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處也，奈何！」余返淮，將解纜，先生登船言別，指新月謂余曰：「與子別後，會不可期。即景悢悢，欲構句相贈，而澀于思，當俟異日耳！」時十月七日也。又七日而先生歿矣！先數日，裒囊中餘錢，召友朋酣飲。醉輒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而竟如所言，異哉！先是，先生子烺已官內閣中書舍人，其同年王又曾轂原適客揚，告轉運使盧公，殮而歸其殯于江寧。蓋享年五十有四。所著有《文木山房集》、《詩說》若干卷；又仿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人爭傳寫之。子三人，長即烺也，今官寧武府同知。論曰：「余生平交友，莫貧于敏軒。抵淮訪余，檢其橐，筆硯都無，余曰：「此吾輩所倚以生，可暫離耶？」敏軒笑曰：「吾胸中自具筆墨，不煩

是也。」其流風餘韻，足以掩映一時。窒其躬，傳其學，天之于敏軒，儻意別有在，未可以流俗好尚測之也。

方嶟《文木山房集序》　全椒吳侍讀公，以順治戊戌，登一甲第三人進士及第。其所爲制義，衣被海内，一時名公鉅卿，多出其門，李文貞公其一也。詩古文辭，與新城王阮亭先生齊名，學者翕然宗師之。嶟之先人，與吳氏稱世講好者，近百年矣！【略】竊嘆全椒吳氏，百年以來稱極盛，今雖稍遜于前，上江猶比之烏衣馬糞，而敏軒之才名，尤其最著者也。

《盔山志》卷四　吳徵君敬梓，字敏軒，晚號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也。吳故全椒望族，國初以來，科第累世弗絕。群從兄弟數十人，徵君與吏部檠尤有稱於世。性閑逸自恣，既以土苴流輩矣，至所施予又多以意氣出之，不擇其人，家故稍稍落。乾隆間，再以博學鴻詞薦，有司奉所下檄，朝夕造請，堅以疾篤辭。或咎之，曰：「吾既生值明盛，即出，其有補斯世耶？否耶？與徒持詞賦博一官，雖若枚、馬，曷足貴耶？」卒弗就。且並脫諸生籍，去居江寧。江寧雨花臺，明所建先賢祠在焉，祀吳泰伯以下五百餘人，歲久，圮矣。徵君與同志議復其舊，資弗繼，則獨屬全椒老屋成之，故愈益貧困。先世門生故吏既半天下，嘗所施予，亦往往致貴官，顧夷然不以屑意。日惟閉門種菜，偕傭保雜作，人不知故向者貴公子也。冬夕，無御寒具，則自今秦淮北岸曳敝裘，翹首行，吟雅步，至古冶城諸山返以爲常，謂之「暖足」，其風趣如此。歿葬清涼山麓，或曰在鳳臺門。著有《詩說》七卷、文集五卷、詩集七卷。世所傳《儒林外史》，亦徵君著也，雕畫物態，如大禹之鑄九鼎，神奸無遁形。雖稗官家言，或亦通人所不廢耶？

《重修安徽通志》卷二二九　吳檠，字青然，全椒人。試鴻博不遇，成乾隆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疾歸。著有《溪上草堂集》、《衢謠集》、《陽曲詞鈔》、《清耳珠談》。從弟敬梓，字敏軒，諸生。所學最精《文選》，舉博不赴，亦不應鄉試。著有《詩說》、《文木山房集》。

《霞外攟屑》卷九　全椒吳敏軒先生（敬梓），玉隨侍讀（國對）從孫。負雋才。雍正乙卯，以諸生舉鴻博不赴。移家金陵。鳩同志築先賢祠於雨花臺麓，祀泰伯以下凡二百三十人。晚號文木老人。甲戌卒於揚州，葬江寧鳳臺門花田。

紀事

作家逸事

《青溪文集續編》卷八《金孺人墓誌銘》　節婦金孺人，姓吳氏，全椒人也。自幼以文學雯延之女，子於從父贛榆縣教諭霖起。曾祖國對，官至翰林院侍讀。祖且，文學。其本生祖以上不具書。孺人在室，以孝謹稱。年二十二，適滁州文學金紹曾。紹曾字谷似，早慧，能文章，有名於時，而夭。生男二女一，後先俱殤。姑不逮事。夫死時舅年老，哭子得沈痾，以一寡婦人代男子職，奉養喪葬，必備禮。而家道益窘，從姑從母之賢者，憐而周之，僅以存活。乾隆五年七月初九日卒，年四十七，後紹曾十有九載。綜孺人生平，於世間守節婦，最爲坎壈。嗣子爲鼐，以某月某日葬孺人於某山。弟敬梓，特所爲傳詣余，泣而言曰：「吾鮮兄弟，姊又無子，後雖得旌，尚未有日，子其志焉！」銘曰：「子幼而殤，夫才而夭，塊然處室，神瘁形槁。胡惸惸以至斯，苟無拂於我志，而其又何之！」

程晉芳《嚴東有詩序》　吾友吳君敏軒，于世落落寡推許，獨盛稱嚴生東有，以爲才士。間謂余曰：「始識子時，年二十四，吾嘗語子，以爲子才可及，年不可及，今東有亦猶是也。」余心識之。壬申春，就試金陵，敏軒偕東有來訪。其氣凝以深，叩所讀書，無不有，索所爲詩，則謙讓不肯出。獨愛余詩，爲作駢體序千餘言。風晨雨夕，吾三人往來最密也。又三年，余訪東有于金陵；又一年，會于揚州。時敏軒已下世，而東有名蔚起，四方人士爭與交。顧欿然不自足，思沉酣經史，爲不朽業，以貪多務奇爲無足恃。噫！東有之志，即余曩日之志也！顧余學未成，深有愧于敏軒之矜許；今東有能堅其志，而以余爲鑒，不以功名人事擾之，則敏軒所期望于朋者，微東有其誰屬耶？歲丁酉，東有來游淮陰，出數年所得詩稿示余。其詩渟澄恣肆，兼有衆體，固世所爭賞，無待予言。因述敏軒昔所以勖予者弁其端，俾世之覽者，知吾友之志，固別有在，蓋不獨藉聲韻以傳也。

金兆燕《甲戌仲冬送吳文木先生旅櫬於揚州城外登舟歸金陵》 寒霜棲城闉，白日照江湄。送君登孤舟，千載從此辭。布帆乘風張，一覩驚驃馳。三號不可見，我行將安之？自我來無城，旅舍恒苦饑。客中遇所親，歡若龍躩跜。我居徐寧門，居鄰後土祠，昕夕相過從，風雨無愆期。峨峨瓊花臺，鬱鬱冬青枝，與君攀寒條，淚下如連絲。憤來揎短袂，作達靡不爲：金屋戲新婦（吳一山納妾，招同飲），碧觀尋髡緇（石莊上人寓碧天觀，屢同訪之）。飽啖「肉笑屬」，酣引「玉練槌」。櫃坊與茶閣，到處隨狂嬉。蔌蔌賈人子，廣廈擁厚資，牢盆牟國利，質庫朘民脂。高樓明月中，笙歌如沸糜。誰識王明揚？齋鐘愧闔黎？嗟哉末俗頹，滿眼魍魎魑。執手渺萬里，對面森九嶷。丈夫抱經術，進退獨藩羝。於世既不用，窮饑乃其宜！何堪伍群小，顛倒肆詆欺！先生豁達人，鋪糟而啜醨。小事聊糊塗，大度乃滑稽。安所庸芥蒂，且可食蛤蜊。逝將買扁舟，卒歲舊茅茨。梅花映南榮，曝背樂無涯。小子聞斯言，背面揮涕洟。未見理歸裝，已愁臨路歧。誰知近死別，乃與悲生離！孟冬晦前夕，寒風入我帷。獨客卧禪關，昏燈對牟尼。忽聞叩門聲，奔馳且驚疑。中衢積寒冰，怒芒明參旗。踉蹌至君前，瞪目無一詞。左右爲余言，頃刻事太奇：今晨飽朝餐，雄談盡解頤；乘暮謁客歸，呼尊釂一巵；薄醉遂高眠，自解衫與綦。安枕未終食，痰壅如流澌；圭匕不及投，撒手在片時。幼子哭床頭，痛若遭鞭笞。作書與兩兄，血淚紛淋漓。仲兄其速來，待汝視楄柂。伯兄聞赴奔，何日發京師？擗踴如壞牆，見者爲酸嘶。燕也骨肉親，能不摧肝脾！憶昔丸髻年，殘燭同裁詩。每言雛鳳聲，定不儕伏雌。歲月何飄忽？逝景不可追。蹭蹬一無成，干時鈍如鎚。負米無長策，高堂艱晨炊。四海誠茫茫，舉足皆阽危。奔走困饑寒，慚彼壺宿雛。羨君解弢袠，萬事擲若遺。著書壽千秋，豈在骨與肌？江山孫伯符，風月郗僧施。生平愛秦淮，吟魂應戀茲。一笑看凌雲，橫江天四垂。

《池北偶談》卷一 全椒吳氏兄弟，同胞五人，其四皆進士。長國鼎，前癸未進士，官中書舍人。三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進士，榜眼及第，官翰林侍讀。五國龍，亦前癸未進士，官禮部都給事中。國對、國龍孿生也。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昺，辛未進士，榜眼及第。

黃富民《儒林外史序》 是書全椒吳先生撰。先生雍、乾間諸生，安徽巡撫薦舉博學鴻詞，見杭堇甫先生《詞科掌錄》，大抵未與試者，故書中以不就徵闢爲高。

金和《儒林外史跋》 是書爲全椒吳敏軒先生所著。先生名敬梓，晚自號文木老人。吳氏固全椒望族，明季以來，累叶科甲，族姓子弟聲氣之盛，儼然王、謝。先生尤負雋才，年又最少，邁往不屑之韵，幾幾乎不可一世。所席先業綦厚，先生絕口不問田舍事。性伉爽，急施與，以「芒束」之辭踵相告者，知與不知，皆盡力資之，不二十年，而贏金垂盡矣。雍正乙卯，再舉博學鴻詞科，當事以先生及先生從兄青然（名檠）先生應詔書，先生堅卧不起，竟棄諸生籍。嘗客金陵，爲山水所痼，遂移家焉。是時先生家雖中落，猶尚好賓客，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爲盟主。先生又鳩同志諸君，築先賢祠於雨花山之麓，祀泰伯以下名賢凡二百三十餘人，宇宦極閎麗，工費甚鉅，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晚歲日益窘，冬至不能具爐炭，每薄暮，出東郭門，入西郭門，步十餘里乃歸食，謂曰「暖腳」。然姻戚故舊之官中外者以千百計，先生卒不一往；惟閉戶課子（先生子名烺，字荀叔，以進士官中書。精天文、算術、聲音之學，著書甚富，海內稱之），用賣文爲生活，而其樂蕩蕩然，若不知其先富而後貧者。卒葬金陵南郊之鳳臺門花田中。

作品本事

《霞外攟屑》卷九 金和【略】跋云：書中杜少卿（儀）乃先生自況。愼卿（倩）爲青然。虞果行（育德）爲吳蒙泉（培源）。莊紹先（尚志）爲綿莊。馬純上（靜）爲全椒馮粹中。遲衡山（均）爲樊南仲。（明徵，字聖謨，一字軫亭，句容人。著書四十餘種。）武正字（堂）爲程文。平少保爲年羹堯。鳳四老爹（鳴岐）爲甘鳳池。牛布衣爲朱草衣（卉）。權潛齋（勿用）爲是鏡。（見《茶餘客話》、《東皋雜錄》。）蕭雲仙（采）爲江某。趙雪齋（潔）爲宋某。隨岑庵（爲）爲楊某。楊執中（允）爲湯某。湯提督（奏）爲楊某。（申報館又有天目山樵評本。）跋云卽述學之楊凱。）匡超人（迥）爲汪某。荀（玫）爲荀某。（評本云云，似指盧雅雨。）嚴致中（大位）爲莊某。（按：莊某，殆指有恭。以其爲粵東人。而不甚通文理也。《嘯亭雜錄》瞿圃狀元條，卽指莊。）高翰林爲郭某。（郭長源。字時若。江都人。雍正壬子解元。《秋燈叢話》卷十六云：長源入闈，一字未成。鄰號老叟以鼻衄盈卷，以文授郭，遂冠多士。書中云發解，云三藝無一字杜撰，蓋卽譏其事。若全

椒郭運青侍講肇錞，乾隆丁巳進士。《隨園詩話》卷六：「有詩雖工，氣脈不貫。」其人殆不能時文者一條，與此不同。）余有達（特）、余有重（持）爲金某兄弟。萬中書（里）爲方某。（朴山先生五子。卓然之次子。里字井九，殆其人。）范進士（進）爲陶某。（或指蕪湖陶西圃鏞。）婁玉亭（琠）、婁瑟亭（瓚）爲桐城張廷璈兄弟。（評本云溧陽史氏。）章思元（闡）爲韓某。沈瓊枝即《隨園詩話》卷四）所稱松江張宛玉。《高青邱集》即戴名世《南山集》案。或象形諧聲，或廋詞讔語。若以雍、乾間諸家文集細繹而參稽之，十得八九。《丁辛老屋》（卷十二）有《書吳徵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十絕》，其八云：「杜老惟耽舊草堂，徵書一任鶴銜將。閒居日對鍾山坐。贏得《儒林外史》詳。」注：「先生著有《儒林外史》。」足證金跋之非附會矣！（葉名澧《橋西雜記》云。程魚門爲作傳。）先生子荀叔（烺），號樧亭，以乾隆辛未南巡召試，賜舉人、中書。終寧武府同知。通句股、曆算、等韻之學。兼工倚聲。著有《周髀算經補注》。金跋以爲進士，誤。鼇官良鄉縣。（見《滇行日錄》。）玉隨兄國鼎，崇禎癸未進士，官中書。國縉，順治己丑進士。弟國龍，崇禎癸未進士，官禮部主事。國龍子晟，康熙丙辰進士；昺，康熙辛未進士，第二人及第；早，崇禎壬午順天舉人。吳氏科名鼎盛。侍讀昆弟聯芳。可考如此。而書中云愼卿是宗伯孫，則當爲國龍後。特非禮部尚書，亦無狀元，無知贛州者，不免過於鋪張。又按書中所云太保，爲張文和公，少卿舉主。皖撫內召禮侍，則爲徐文定公。杭氏《詞科掌錄》、李富孫《鶴徵後錄》皆失收。近人《茶香室續鈔》（卷十三）疑之，殆以辭不赴故。雲晴川爲杜雲川（詔）。向鼎爲商寶意（盤）。季葦蕭（萑）爲李嘯邨（葂）。莊濯江爲程魚門。蒙泉字岵瞻，金匱人，丁巳進士，官遂安知縣，改江寧府教授。《古柏軒文集》（卷三）有《吳蒙泉詩集叙》云：「兼工塡詞」，靑然以增生，爲皖撫王紘所舉，王卽代文定任者。靑然詞科報罷後，登乙丑進士，官刑部主事。虛設人頭會一段，本《太平廣記》（卷二三八）引《桂苑叢談》崔張自稱俠條。（評本已載。）它事亦多本古書刪潤成之，惜鄙人弁陋，不能一一疏證耳！

著録

方嶙《文木山房集序》 侍讀之曾孫敏軒，流寓江寧，【略】今將薄遊四方，余遂捐篋中金，梓其有韻之文數十紙，以質之當代諸賢。余梓其所著，匪獨愛其與余爲同調，將與天下共之焉！

黃河《文木山房集序》 余方謀付之剞劂，以垂不朽，而敏軒薄遊眞州，可村方先生愛爲同調，遽捐囊中金，先我成此盛舉。古人哉！是皆可傳也。

《安徽通志稿・藝文考・集部・別集類》 《文木山房集》四卷，附《春華小草》一卷，《靚妝詞鈔》一卷，清吳敬梓及其子烺撰。敬梓有《詩說》，烺有《五音反切圖說》，均已著錄。《文木山房集》凡四卷：卷一賦四首；卷二、卷三詩百三十一首；附蕪湖朱卉、江都李本宣同作七絕各一首；卷四詞四十七首，乃敬梓四十前作。【略】道光、光緒《通志》皆作文集八卷。今據本書著錄。敬梓友程廷祚、程晉芳、金兆燕、嚴長明、樊明徵諸人，尤契廷祚。本宣謂其詩皆紀事言情，登臨吊古，述往思來，無關係者不作。見時賢分題角勝，則謝不敏，其詩可知。方嶙謂其詩賦力追漢、唐，黃河亦謂其直逼溫、李，又出李頎、常建間；詞庶幾白石、玉田，蓋非阿好。今觀其集，如《移家賦》、《丙辰除夕述懷詩》、《庚戌減字木蘭花詞》、《移家秦淮買陂塘詞》、《識舟亭阻風減字木蘭花詞》，皆可與所撰《儒林外史》互證。至作序之唐時琳，官江寧府學教授，蓋即《外史》之虞博士也。

又《文木山房集》一二卷 清吳敬梓撰，《全椒志》著錄。據上元金和《儒林外史跋》：凡文五卷，詩七卷，未刻，和藏有鈔本，亂後遺失，蓋已佚矣！王穀原《丁辛老屋集・書文木山房詩集後》十首之二，注引敬梓詩云：「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材？」方刻本不載，蓋即是集中詩也。

惺園退士《儒林外史序》 余素喜披覽，輒加批注，屢爲友人攫去。近年原版已毀，或以活字擺印，惜多錯誤。偶於故紙攤頭得一舊帙，兼有增批；閑居無事，復爲補輯，頓成新觀，坊友請付手民。【略】同治甲戌十月惺園退士書。

金和《儒林外史跋》 先生著有《詩說》七卷，（是書載有《說漆洧篇》數語，他

如《南有喬木》爲祀漢江神女之詞；《凱風》爲七子之母不能食貧居賤，與淫風無涉；《爰采唐矣》爲戴嬀答莊姜《燕燕于飛》而作。皆前賢所未發。）《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集》七卷。【略】先生詩文集及《詩說》俱未付梓（余家舊藏抄本，亂後遺失）。惟是書爲全椒金棕亭先生官揚州府教授時梓以行世，自後揚州書肆，刻本非一。

章學誠《丙辰札記》 吳杉亭舍人乃父文木先生著《詩說》七卷，不偏主漢、宋門戶，亦蔣叙云。

《全椒吳徵君詩集序》 先生少治《詩》，於鄭氏孔氏之《箋疏》，朱子之《集傳》，以及宋、元、明諸儒之緒論，莫不抉其奥，解其紛，獵其菁英。著爲《詩說》數萬言，醇正可傳，蓋有得於《三百篇》者。

黃安謹《儒林外史序》 先君在日，嘗有批本，極爲詳備。以卷帙多，未刊。邇來有勸者謂：「作者之意醒世，批者之意何獨不然？請公之世。」同時天目山樵亦有舊評本，所批不同。家君多法語之言，山樵旁見側出，雜以詼諧，然其意指所歸，實亦相同，因合梓之。《外史》原文繁，不勝全載，節錄其要大書，評語雙行作注，以省費也。光緒十一年歲次乙酉午月當涂黃安謹子愼甫序於滬上。

《骨董三記》卷六 《霞外攟屑》卷九：全椒吳敏軒（敬梓）作《儒林外史》五十五回，金棕亭（兆燕）教授揚州時，爲之梓行，翻刻者妄增「幽榜」一回。庚申亂後版毀。己巳吳門書局有聚珍板大字本，吳氏重訂小字本。癸酉，申報館又有鉛字排印小本，並載上元金和跋。之誠案：別有天目山樵評一卷，出南匯張嘯山（文虎）手筆。

《霞外攟屑》卷九 著有《詩說》七卷、《文木山房文集》五卷、《詩》七卷，俱未梓。《史漢紀疑》未成書。據章氏學誠丙辰日記，則《詩說》蔣春農（宗海）叙之云：「不主漢、宋門戶偏見。」按：先生與綿莊最交好。綿莊說經，亦猶是也。惟《儒林外史》五十五卷，閑齋老人叙在乾隆元年二月，則先生游戲之作。而嬉笑怒罵，無不畢具。金棕亭國博（兆燕）教授揚州時開雕。風行宇內，翻刻不一。原書五十五卷。叙琴、棋、書、畫四人畢，以《沁園春詞》結之，翻刻者妄增《幽榜》一卷。其詔表皆取文集中駢語襞績爲之，無理可哂。庚申亂後，版燬。己巳，吳門書局有聚珍板大字本、吳氏重訂小字本。癸酉，上海申報館又有鉛字排印小本，並載上元金和跋，述先生行略。和母爲先生從兄青然徵君（檠）女孫，聞於母者如此。

藝文

吳檠《咫聞齋詩鈔・懷從弟客長干》 長干精舍繞煙蘿，聞道江關游子過。鍾阜暮雲連楚越，浮圖秋影動星河。二毛潘岳閑居獨，雙淚楊朱歧路多。悵望裁詩貽小謝，可能共和有羊何？

郭肇鑌《贈吳聘君敬梓四首》 徵士同岑契，連朝過從希。遙知今夜雪，冷透故人衣。城郭看仍是，交游漸已非。寒林餘我在，不惜叩柴扉。 決計辭鄉縣，江村繞白沙。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桑梓清流賤，魚鹽小市嘩。秦淮春漲後，消息問靈槎。 金陵佳麗地，詩筆更軒騰。見說嚴夫子，才如駱右丞。孤篁傳嶰谷，仙韻出迦陵。我亦能高咏，新篇付剡藤。 結綺陳家閣，通天漢氏臺。工愁憐季重，寫怨擬方回。白璧何曾玷？紅牙爾許哀。清詞君解誦，好寄故人來。（自注：吳梅村先生著有《通天臺》、《臨春閣》諸曲，祝君寄示。）

程晉芳《懷人詩十八首》一六 寒花無冶姿，貧士無歡顏。嗟嗟吳敏軒，短褐不得完。家世盛華纓，落魂中南遷。偶遊淮海間，設帳依空園。颼颼牕紙響，槭槭庭樹喧。山鬼忽調笑，野狐來說禪。心驚不得寐，歸去澄江邊。白門三日雨，竈冷囊無錢。逝將乞食去，亦且賃舂焉！《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爲斯人悲，竟以稗說傳！（全椒吳敬梓，字敏軒。）

又《寄懷嚴東有三首》二、三 敏軒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風雅慕建安，齋栗懷昭明。囊無一錢守，腹作乾雷鳴。時時坐書牖，發詠驚鸝庚。阿郎雖得官，職此貧更增。近聞典衣盡，竈突無煙青。頻蠟雨中屐，晨夕追良朋。孤棹駛煙水，雜花拗芬馨。惟君與獨厚，過從欣頻仍。酌酒破愁海，覓句鏤寒冰。西窗應念我，餘話秋燈清。 雕蟲本小技，我實愧壯夫。君胡愛我詩？謂可繼古初。遺我琳瑯函，雲霞與之俱。秋風聽落葉，夜月驚啼烏。爲我述哀愴，感我涕沾裾。欲持瓊瑤贈，長物嗟本無。吾家綿莊翁，績學探驪珠。游思在六經，抉奥尋根株。烺烺日月光，詄蕩經天衢。君其從之學，庶不流偏隅。迢迢千載下，卓然見眞儒。卽此用相報，願君聽不愚。

又《哭吳敏軒》 三年別意語纏綿，記得維舟水驛前。轉眼詎知成永訣！拊膺直欲問蒼天。生耽白下殘煙景，死戀揚州好墓田。（時客死邗上。前一夕，屢誦「禪智山光」之句。）塗殯匆匆誰料理？可憐猶賸典衣錢！　沈醉罏邊落拓身，從教吟鬢染霜新。惜君才思愁君老，感我行藏慮我貧。曾擬篇章爲社侶，空將雞黍問陳人。板橋倦柳絲絲在，誰倚春風咏麴塵？（君詩有云：「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煙委麴塵。」爲時所稱。）促膝閑窗雨洒燈，重尋歡讌感偏增。艷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徵。（君好爲稗說，故及之。）身後茅堂餘破漏，當年丹篆想飛騰。過江寒浪連天白，忍看靈車指秣陵！

嚴長明《宿文木山房待涂長卿陶衡川不至》 夕陽度西村，煙際數峰暝。返景入蒼潭，深沈颯餘映。竹露隱情光，松風答佳聽。虛室卧翛寥，吟床拂深淨。卻憶蘇門生，張琴散高咏。感此候中宵，孤笻佇蘿徑。

又《過顧氏息園和敏軒丈韻》 曾是尚書第，登臨迹已荒。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風涼。漁具安横檻，書聲出坏牆。可憐舊時燕，猶自語空梁！

又《吳丈敏軒招集文木山房分咏南史隱逸傳得雷次宗陶宏景各賦一首》 束髮通《毛詩》，還轅究喪禮：不謂六代人，所業乃如此。少惜參元風，匿迹同畏壘。《儒林》傳自遺，夷逸竟一揆。而我方陸沉，白衣慕遐軌；鍾峰直叢叢，目極心亦委。　陶公青雲器，手香降人天。道乃郭景純，藝亦葛稚川。朱門聊一憩，掉首行挂冠。眷茲館壇舊，作誥三千言。淵明賦《山海》，正則騁連蜷。下士滯其迹，將謂求神仙。

又《晤程二魚門有贈》 昨年傾蓋阜陵吳（敏軒丈），道汝聲名似顧廚。意氣直凌滄海涘，鬚眉如對列仙圖。高文久已傾枚、馬，紬史方將嗣董狐（君方有事重修《宋史》）。擬向《淮南》探秘册，小山一半肯分無（君書室，顏曰：「桂宧」）！

又《雪中杜集復得二首並寄似舍人烺白門》 殘臘無人事，蕭齋駐履蓁。小傾金鑿落，閑聽玉參差。樺燭凝珠淚，冰花入鬢絲。常年還往地，回首異前期。（自注：時誦舊作長短句，故四句及之。）　朵殿簪毫客，秋深說渡淮。香分紅藥院，人憶白楊齋。一水空相望，雙魚尚未回。秣陵春日好，吊古並登臺。

又《答吳聘君敬梓》 昨年雨散山城阻，短衣匹馬看君去。今年花落春江開，青簾白舫逢君來。丈夫離合寧有數？社燕秋鴻等閑度。冷官寂寞晝閉門，紛紛殘客誰相存？故心恃有斯人在，贈我驪珠光百琲。詩壇傑峙如長城，目中無乃劉長卿。念爾苦才更多思，我亦聞歌知雅意。腐史何當牛馬走？賢良詎解鹽鐵議？把君袂，吟君詩，兒童項領不足道，千秋跋扈君能爲！安得飛鳴如兩鳥，四方上下無參差？

汪沆

《詞科掌錄》卷八 錢唐汪沆師李，一字西顥。諸生。少從樊榭厲君學，得其詩法，文辭清豔。博極羣書。上蔡公補試全浙之士，以景陵瑞芝賦春雪、詩評《二十一史》、《浙江通志序》受知。有集曰《小眠齋稿》。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汪沆，字師李，又字西顥，號槐塘。錢塘人。以諸生舉應博學鴻詞。著有《小眠齋稾》、《盤西紀游集》、《沽上題襟集》、《槐塘詩文集》。嘗分修《西湖志》、《浙江通志》。鴻詞試罷後，客天津，大學士史貽直將薦舉經學，以母老辭。客將軍新柱署，爲撰《福州八旗志》。至閩後，復之京、之武昌，爲諸侯上客。少學詩於厲鶚，在津門有《津門雜事詩》百首，有句云：「晚山青向樹頭出，疏雨響從蘆外來。」樊榭贈詩曰：「舉氈書好才稱健，橫槊詩成氣自雄。」晚年自定撰著有《湛華軒雜錄》、《小眠齋讀書日札》、《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新安紀程》、《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喜引翼後進。年八十一卒。

《國朝正雅集》卷三引《寄心盦詩話》 貧士奔走依人，皆非得已，科名之事，反置度外。讀汪西顥詩云云，爲之憮然。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 盧抱經謂槐塘雖少得詩法於厲先生。然厲之詩密栗洗削，幽峭孤迥；而先生之詩，則淡沱逶迤，丰容流美，其天性固自不同。其論詩務在攄胸展臆，自罄其性情之眞。

《盤山紀游詩》 李堂《緣庵詩話》：《獨上松坪》【略】造句警拔，沈文慤公所謂紙上摸之有棱。

傑作。

《紅橋秋禊詞同閔蓮峯王載揚齊次風作》二　《匏廬詩話》卷下：錢塘汪西顥沆《紅橋秋禊神》【略】「瘦西湖」三字甚新，可配「小秦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汪沆，字師李，一字西顥，號槐塘。錢塘人。諸生。少從樊榭學詩。薦試鴻博。著有《湛華軒雜錄》、《小眠齋讀書日札》、《新安紀程》、《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小眠齋稿》、《槐塘詩文集》等書。

《國朝杭郡詩輯》卷二〇　槐塘博綜羣籍，又受詩法于樊榭，文詞清艷，與王曾祥、杭世駿、符之恆、張燈稱「松里五子」，黃西清琛爲繪《松里五子圖》。嘗分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大科報罷，客天津，查氏守令又聘延修志，所爲《津門雜事詩》一百首，即是時作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汪沆，字西顥，號槐塘，浙江錢塘人。諸生。有《槐塘集》。

又引《杭州府志》　沆事親孝，昆弟未嘗析箸，迎養寡姊，惠周戚黨，前後葬三十餘棺。喜引翼後進。年八十一卒。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一引《杭州府志》　汪沆早歲能詩，爲學博涉無津涯。與王曾祥、杭世駿、符之恆、張燈稱「松里五子」。修《浙江通志》及《西湖志》。舉博學鴻詞，廷試額溢報罷。游天津，客查氏水西莊，南北論詩者奉爲壇坫。

《清朝先正事略・杭董甫先生事略》附　汪先生沆，字西灝，號槐塘。亦錢塘人。少從樊榭受詩法。博極羣書。與幼魯同試詞科，報罷。客天津查氏水西莊，南北稱詩者奉爲圭臬。著《湛華軒雜錄》、《讀書日札》、《新安紀程》、《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諸書。

《清史列傳・汪沆傳》　汪沆，字西顥，浙江錢塘人。諸生。早歲能詩，與杭世駿齊名。爲學博涉無津涯。乾隆十二年舉博學鴻詞，報罷，遊天津，客查氏水西莊。南北稱詩者，奉爲圭臬。大學士史貽直將以經學薦，以母老辭。性至孝，昆弟未嘗析箸。惠周戚黨，前後葬三十餘棺。喜引翼後進。年八十一卒。沆好爲有用之學，自農田、水利、邊防、軍政，靡不條貫，屢爲大府所招。晚年自定撰著，多通達治體，可見施行。著有《湛華軒雜錄》、《讀書日札》、《新安紀程》、《全閩採風錄》、《蒙古氏族略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槐堂詩文集》。

宣統《杭州府志・汪沆傳》　汪沆，字槐堂，錢塘諸生。少從厲鶚受詩法，博極羣書。與王曾祥、杭世駿、符之恆、張燈稱「松里五子」。與修《浙江通志》、《西湖志》。舉鴻博報罷，客天津查氏水西莊，南北稱詩者趨焉。大學士史貽直欲薦舉經學，以母老辭。歸，事親至孝。昆弟友愛，未嘗析箸。姊寡，迎養終身。惠周戚，前後葬三十餘棺。喜引翼後進，士論歸焉。生平講求有用之學，自農田水利、邊防軍政、古今沿革、方俗利病，所在能條貫言之。卒年八十一。子彭壽，字靜甫，官鎮江府經歷。承家學，又爲杭世駿女夫，工爲詩。眞州鄭漁稱其詩清雄俊邁中寓溫柔敦厚之旨。

《贈陶篁村》　符葆森《國朝正雅集》引《海嶠詩話》卷三：篁村陶丈初建泊歐莊，曾賦詩四章，吳、越人和者甚衆。其詩有「野老門庭雲亦懶，荷花世界夢俱香」之句，一時傳誦。槐塘傾倒尤甚，曾以詩云：「想見夢香雲懶處，北窗高卧傲羲皇。」

《贈袁子才》　《隨園詩話》卷四：李敏達公撫浙時，威不可犯，獨能敬讀書人。設志局修書，所延皆一時名士。公餘之暇，放艇西湖，屢開文讌。汪西顥沆賦詩云：「西湖大好作春遊，環珮如雲簇水頭。誰似尚書能愛士？日斜堤外未回舟。」其時，余才九歲。後五十年，西顥在莊相國席上見贈云【略】與余在席上論元次山文，有《惡圓》一篇。余道：「天體尚圓，何可見惡？」西顥因指身上衣袖冠領，席上盤碗壺碟，曰：「諸物皆圓，才適于用。」彼此大笑。

《歸舟至滄州見黃菊詩》　查爲仁《蓮坡詩話》一一二：丁巳閏重九，魯存弟於香雨樓庫庭除前後植菊花數千本，開樽燕賞，與者十五人。墨瀋淋漓，酒光瀲灩，達五鼓始罷。余以小戶亦爲洪醉，數年來僅事也。嗣後諸君子相繼散去。己未秋，槐塘歸舟至滄州，有《見黃菊》詩云：「前年香雨庫中住，萬朵金英青幔張。三五酒人容易散，一番振觸閏重陽。」

翁照

論述

綜論

《詞科掌錄》卷八　江陰翁照朗夫，監生。南河總督大學士無錫嵇公所薦。德性醇謹，篤于氣誼。少以所業質蕭山毛檢討，檢討序云：「意充而舒，度遠而不拘于隅。其才思縱發，所至開適，質無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見賞如此。壯歲歷遊大幕。章奏尤工，錢唐沈垿云：「豈有後山四六之工，乃無子蒼二三之嘆？」非虛美也。詩名《賜書堂稿》。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　少年詩專工佳句，後漸臻老境，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湖海詩傳》卷六《浦褐山房詩話》　霽堂少時曾奉教於毛西河太史，西河序其詩，盛爲推挹。嘗詠蓑衣，有「風雨一身秋」之句，從此得名。後在浙幕中。詩亡失大半，今所刊《賜書堂集》，十之三四爾！其爲時傳諷者，則有「一抹夕陽連漢苑，二分春色在蕪城」、「小樓夜半朦朧月，深院秋千澹宕風」、「青拂河橋風乍轉，綠昏江店雨初來」、「春寺煙深聞粥鼓，午塘風暖度餳簫」、「一聲啼鳥破春寂，數點落花生暮寒」、「殘月半痕巫峽曉，夕陽一片洞庭秋」、「關塞梅花愁裏曲，池塘芳草夢中詩」、「夾岸綠陰垂柳渡，滿篷紅雨落花天」。沈椒園臬使云：「先生年高，藤杖方袍，須眉朗映，其詩風致盎然，而神韻瀟灑。」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井木犴翁霽堂（照，有《賜書堂集》）：青松磊石白鶴瘦，謙謙君子，上應列宿。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八　江陰翁朗夫，名照，號霽堂。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六年以經學徵，皆不遇。著有《賜書堂集》。霽堂少時，嘗受詩法毛西河檢討，西河序其詩，盛爲推挹。後與長洲沈歸愚宗伯最相友善，其學亦略相似。而仁和沈椒園按察尤禮重之。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朗夫老於幕府，嵇、高兩相國先後以鴻博、經學薦，皆不遇。廣交游，享大年，羣以老宿推之。詩堂宇未閎，而裁量精密，多親切有味之語。流傳佳句甚夥。如《與友人尋山》云：「友如作畫須求澹，山似論文不喜平。」《贈沈椒園侍御》云：「午夜疏鐙焚諫草，春風小驛見常花。」風味不減放翁。

《筱園詩話》卷二　顧嶼沙、翁朗夫、劉芙初等，皆淺近狹小，不足言家數。

又卷三　翁朗夫徵君照句云：「友如作畫須求澹，山似論文不喜平。」與星齋詩約略同調。昔竹垞翁曾譏放翁七律貪秀句而調多重複，詞意往往合掌，略無變換，謂比興乃詩家六義之一，可偶見而不可屢用，若數見不鮮，轉落窠臼，摘其以如對似之句，多至八十餘聯，以爲詩病，其論甚細，學者不可不知。今星齋、朗夫二聯，亦未免放翁故轍，此種句法，秀媚工巧，易招人愛，初學往往效之，作手宜以爲戒，如朱竹垞所議，今人不可再犯矣。朗夫又有《五日泛舟丁卯橋》句云：「小橋疏柳唐人宅，落日寒潮楚客魂。」一時傳爲名句。又咏《帆影》云：「殘月半痕巫峽曉，夕陽一片洞庭秋。」《簑衣》云：「煙波雙棹晚，風雨一身秋。」《柳枝詞》云：「千里因依惟夜月，一生消受是春風。」「迎來桃葉如相識，錯認楊枝是小名。」皆佳句也。「桃葉」、「楊枝」二句，頗嫌尖佻，幸施於《柳枝詞》，如作小題文，無妨稍巧耳！

《雪橋詩話》卷五　江陰翁朗夫，少曾奉教於西河、竹垞兩公。西河序其詩云：「意充而舒，度遠而不拘於隅。其才思縱發，所至開適，質無不足，而文又見其有餘。」推挹甚至。精書法，工章奏，歷游大幕，有倚馬之才。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翁照霽堂詩情婉約，【略】格近中、晚，特饒韻逸。

分論

《詠史・周衰政不綱》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分封三晉，壞法亂紀，自王朝始。此司馬溫公《資治通鑑》託始于威烈王二十三年也。俱酒晉侯子、

趙襄子廢爲家人。

又《秦趙會澠池》《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見詭謀，雖倖成，不如議戰守之正也。以楚懷王入武關，客死於秦作證，義尤顯然。

又《贏秦失其鹿》《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韓彭葅醢後而思猛士守四方，誰願爲韓彭續耶？漢祖歌風，乃無聊之詞，非有悔心也。命斬樊噲，更在歌風之後。

又《武皇重經術》《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策賢良欲得正人輔翼也，而柄用者偏在曲學，阿世之公孫欲望漢業之醇，豈可得乎？

又《文成五利封》《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清心守環中，老氏要旨，神仙之說不足惑之也。末見顏子早夭，千秋不死，議論更高一層。

《將之北河留別》《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比孺仲夫婦，同其清節。兼之風韵一結，表所配之賢。

《與友人尋山》《江蘇詩徵》卷二引阮小雲《筆記》：「徵君有『友如作畫須求澹，山似論文不喜平』，名句也。」予當書爲楹帖。

《送歸愚沈少宗伯予告歸里》《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無世俗酬應氣，以道相與礪，堅晚節，今人中古道交也。

《梅花塢坐月》《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選中五言斷句，俱近唐人。

傳記

沈德潛《翁照傳》 翁徵士名照，字朗夫，更字霽堂。先世福建莆田人。高祖兆震，明萬曆壬辰進士，官大司成。曾祖天游，崇禎丁丑進士，令徽之休甯，卒於官。祖際寰，寄籍休甯。考某移家蘇之常熟，又移常之江陰，遂爲江陰人。霽堂誠恪謙抑，不作妄語，不以機巧待人。有以虛言告者，以誠實應。過神祠及名賢祠墓，必展謁，不敢咳唾。其下人也，遇三尺童子加禮讓。故交雖歷四五十年，每相見，拜跪端拱如初。締交時，於齒與德兼者敬禮如嚴師然。以故行孚於人，而當代名公卿亦咸敬禮。如相國錫山嵇文敏公、渤海高公並稱老友，制軍完公欲師禮事之不止，如嚴僕射之於杜少陵、胡少保之於徐文長也。少工聲律對偶之學，文酒餘，霽堂句成，衆交口服，甚或袖己詩不能出。中歲窮經學，兼漢、魏、唐、宋諸家而參訂之。謂漢、魏諸儒博而覈，宋儒約而精，不入主出奴，舉一家以廢諸家也。中有所得，久而成書。雍正乙卯詔開博學鴻詞科，嵇文敏薦於朝，遇歐血疾未應試。乾隆己巳詔求經學，膺高相國薦。上以所薦過多，詢二三大臣舉其尤者，大臣無知霽堂學，因不與。才豐遇嗇，以上舍生終，人共惜之。晚歲無四方志，欲寓吳之采葑溪，與予有耦耕約，期於踐矣。乙亥三月之白下，託第三子於高方伯。遘疾卒，年七十有九。遠近驚悼。櫬歸，知交設位而哭。謂藝林失一善人，蓋棺論定，洵然已。配李淑人，持家勤儉，使霽堂無內顧憂，先一年卒。子三人：晟，江山知縣；謙，國學生，先卒；恕，國學生。所著《賜書堂詩文集》若干卷，已行世。憶霽堂與予定交，皆壯歲，喜予詩，一過目，背誦不忘。予甲午詩，友人取去遺失，付之無如何矣。霽堂來，一一錄出。友人徐龍友笑比之行祕書。又霽堂嘗寓朱姓家，後其人逋賦，歲暮被縶，霽堂適經其地，出脩脯代償，歸橐罄如幾，無以卒歲。告之配，歡如也。即二軼事，可知其生平之敏且仁矣。於其敏，可入文苑傳中。於其仁，可入獨行傳中。予爲私傳，竢秉史筆者採擇而論定焉！

《湖海詩傳》卷六 翁照，字朗夫，號霽堂，初名玉行，字子靜，江陰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十六年以經學徵。有《賜書堂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 翁照，字朗夫，號霽堂。江南江陰人。太學生。有《賜書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杜紫綸先生事略》附 翁朗夫名照，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朗夫有謙癖，雖僕隸下人，不衣冠不見。事上接下，必以誠。嵇文恭、高文定兩相國先後以鴻博、經學薦，皆不遇。晚與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爲位哭，多失聲者。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清史列傳·翁照傳》 翁照，字朗夫，初名玉行，江蘇江陰人。國子生。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疾不與試。十四年再以經學薦，亦不遇。照負美才，受學於毛奇齡、朱彝尊。工詩，嘗詠簑衣有「風雨一身秋」句，以此得名。時吳中詩人最著者潘高、許廷鑅、李果、盛錦，照與之埒。性聰敏，一過目終身不忘。少患失血，至老不少息。當病作時，千詩百賦，接踵酌應，精氣奕奕如常時。中歲研經，兼採漢、宋，謂漢儒博而覈，宋儒約而精。所爲說

經之文，穿穴牢固，搜擇幽滯，類能自伸獨見。生平醇謹，不作妄語。過神祠及名賢祠墓，必展謁，不敢咳唾。有謙癖，遇三尺童子加禮讓。故交雖歷四五十年，每相見，拜跪端拱如初。雖僕隸下人，不衣冠不見也。事上接下，以誠以禮。當代公卿咸敬禮，大學士嵇曾筠、高斌並稱老友，曾筠非照相唱和不吟，詩人呼爲詩媒。尤工章奏，往來江、淮、燕、豫間，大吏爭延至幕。篤友誼，嘗寓朱家，後其人逋賦歲暮被縶，照適經其地，出修脯代償，歸橐罄如弗恤也。晚約沈德潛結廬吳之采葑溪，未遂而卒。年七十九。著有《賜書堂詩文集》。

光緒《江陰縣志》卷一七　翁照，字霽堂，幼孤貧，由常熟來江陰，遂爲江陰人。王學琦一見異之，教之讀，過目成誦。及長，博學，善詩文。出遊大江南北，才名籍甚。乾隆間，兩薦鴻博不就。子晟爲江山令，迎養之官逾月，返築三十三山草堂，嘯歌終隱。著有《賜書堂詩文集》。

《皇清書史》卷一　翁照，字朗夫，號霽堂，原名玉行，字子靜。江陰人。乾隆元年舉鴻博，又薦經學。工書法（楊鍾羲《雪橋詩話》）。

紀事

作家逸事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　朗夫小心敬愼，雖僕隸下人，不衣冠不見也。事上接下，以誠以禮。嵇、高二相國先後以鴻博、經學薦，皆不遇。與予相約爲耦耕伴侶，結廬有日矣！乃倏焉殂謝，友生爲位以哭，多失聲者。

《隨園詩話》卷五　江陰翁明經照，字朗夫，館嵇相國家。相公非朗夫倡和不吟詩，人呼爲「詩媒」。雍正乙卯以鴻博薦。朗夫謝詩云：「此身得遇裴中令，不向香山老一生。」一時傳誦。

又　（照）平生有謙癖，拜起紆遲；年登八十，猶熏衣飾貌，寸髭不留。余初相見，知其多禮，乃先跪叩頭，遽時不起，先生愕然。余告人曰：今日謙過朗夫矣！

《粟香隨筆》卷四　乾隆丙辰，邑中有與余高祖敬齋公同舉鴻博者，爲翁先生照，【略】少時有「水當臘去青浮岸，山到春來綠進城」之句，偶署門聯，爲人傳誦。

《筱園詩話》卷三　聞朗夫館稽相國文敏公家最久。相國非朗夫唱和，從不作詩，京師呼爲詩媒，亦文苑中佳話，可想見昇平名臣風雅矣！

《新世說・傷逝》　翁朗夫晚與沈歸愚相約耦耕，結廬有日矣。未幾卒，友生爲位，哭多失聲者。（翁名照，江南江陰人。國子生。著有《賜書堂詩文集》。詩識力俱高，有虞伯生老吏斷獄之目。）

作品本事

《送歸愚沈少宗伯予告歸里》《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朗夫）與予相約爲耦耕伴侶，結廬有日矣！《清史稿・沈德潛傳》：（乾隆）十二年，命在上書房行走，遷禮部侍郎。【略】十三年，德潛以齒衰病噎乞休，命以原銜食俸，仍在上書房行走。十四年，復乞歸，命原品休致，仍命校《御製詩集》畢乃行。諭曰：「朕於德潛，以詩始，以詩終。」且令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賜以人葠，賦詩寵其行。

藝文

符曾《送翁照還江陰詩》　依然鷗鷺是同心，多向溪山佳處尋。來抱遺珠出滄海，去隨落葉掃霜林。詩書只合還家讀，風月仍教對客唫。但得此身強健在，夢回休更問朝簪！

《詞科餘話》卷四　江陰翁照朗夫，病不與試。既從錫山中堂出都，數年後，復從盧中丞來京師。詞科同籍諸君，握手道故，皆有送其之錢唐詩：早以才名荷急徵，文章聲價久逾增。長風欲鼓盟霄鶴，巨網難收擊海鵬。蹔逐幕蓮來北闕，又因堤柳念西陵。湖山勝處留題徧，肯惠珠璣託剡藤！（海寧查祥星南。）人居雲海古黃山，亭上松風散客顏。安世書傳三篋內，太沖賦著十年閒。劍鐔欲試方鳴匣，藥裹爲鄰恰閉關。剩有風華眞絕代，須櫜未許一謙過朗夫矣！

躋攀。　閒身覓句倚秋林，貌得疎狂濮上襟。濁酒慣邀今舊雨，名山盡入短長唫。多才豈作諸侯客！戢影仍存處士心。去向段家橋畔住，梅花消息索寒岑。（高郵夏之芙蓉裳。）朔風凍長河，空堂忻執手。三年訴離悰，搖落指門柳。竭來京洛遊，白髮半盈首。相逢且盡歡，莫惜餘巾酒。去矣渺天涯，殘年風雪走。有夢逐江南，江梅能寄否？（宜興萬松齡星鍾。）君才敵百夫，有作儼雅頌。大江盪文胸，崔蔡見伯仲。篠簜美東南，蔚爲天府貢。拂衣不肯住，泉石足唫諷。一別渺天涯，關河倏四凍。征車再入雒，賓主偶相從。吾鄉君舊遊，飽看南湖葑。相送復歸去，牽我吳山夢。（仁和杭世駿大宗。）先生不世才，下筆璆琳瑯。崟崖藝苑寶，錯落天葩芳。醴泉及芝草，始信根源長。卅年韜車徵，多士羣翱翔。咸頌文運啓，豈特詞賦昌！惟君屬領袞，固應獻長楊。奈何遽引疾，翩然還吳鄉！爭歎高飛鴻，未得儕鸞凰。比來著述富，澍水時相羊。名山業已成，聲望尤煒煌。余昔附薦剡，揮毫登金堂。逢君愜素抱，傾倒甘趨蹌。匹諸陳后山，有集名見黃。明水未中程，分襟情殊傷。五載千里思，重覿彌歡腸。共話歲寒盟，一笑舉一觴。人生重氣義，形跡須相忘。會合邈難期，君復理歸艎。酒闌語悤悤，微意不得將。願指松柏心，葆此各老蒼。（錢塘王延年介眉。）

唐　英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四五《唐英》　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晚號蝸寄老人，漢軍人。官粵海關監督。《八旗通志》、《陶人心語》五卷、《續選》十四卷、《補遺》一卷，唐英撰。其曰《陶人心語》者，以久司官拱於江西而吟詠，則直舒胸臆，故立是名云。李紱序云：俊公榷兩淮，復榷九江、珠山、昌水，見之筆墨者爲多。讀《起蛟行》，見愛國愛民之心。

董榕《古柏堂樂府題詞》五首之一　曠世才留焦尾琴，胡笳哀怨有遺音。新騷隱括興平歎，譜出當年續史心。拂軫生傳幼婦辭，外孫眞見語兜離。聽歌共有霑襟痛，不待羊家墮淚碑。演到牽衣更斷魂，也同屬國有遺昆。當年若侍賓庭事，好去看碑太學門。洛水銅盤露已零，多情金璧贖娉婷。彩毫細譜千秋調，永付騷壇作典型。

《八旗文經》卷五八　唐英，字俊公，一字叔子，晚號蝸寄老人，瀋陽人，隸漢軍正白旗。內務府員外郎兼佐領，歷官淮關、九江關、粵海關監督。工書畫，顧震滄爲選錄詩文，自標目曰《陶人心語》，以督陶政於浮梁最久云。子寅保，以編修改內務府郎中，有《秀鍾堂詩鈔》。

同治《九江府志》卷二七　字俊公，號蝸寄，瀋陽人。以乾隆己未歲擢關九江，歷今八十餘年，雖婦孺咸嘖嘖稱道，蓋不獨利賴在商估而已。匡山自陶、謝後，名流遊咏，代不乏人。公遠慕高風，凡邃谷幽崖所在蘭若，紀述既富，捐建亦夥。尤喜培文教，時延名山長課士烟水亭上。又於古承天寺右建書院，後人因以祠焉。晚年，少君東賓太史，奉命贊關政，公獨寄情山水，四方往來唱酬無虛日。書畫亦居然名家，著有《陶人心語》。流風遺澤，足致思之。

《清畫家詩史》卷丙上　（存目）

《笳騷》　《重訂曲海總目》、《曲考》、《曲目表》、《今樂考證》、《曲錄》並著錄。惟《曲錄》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乾隆間古柏堂刻本。首有作者自序及題詩。標名云《笳騷》，下注：「乾隆壬戌上元節。」署題云：「蝸寄居士塡詞」。北京圖書館藏。

《傭中人》　《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乾隆間古柏堂刻本。首有乾隆癸酉年（一七五三）董榕序，商盤題詩。標名云：《傭中人》，署題云：「蝸寄居士塡詞」。北京圖書館、中國戲曲學院藏。

《蘆花絮》　《今樂考證》、《大楳山莊書目》、《曲錄》並著錄。惟《曲錄》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乾隆間古柏堂刻本。首有乾隆戊辰年蔣士銓序文。標名云《蘆花絮》。署題云「蝸寄居士塡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清姚燮編《今樂府選》稿本所收本。第三十四册，標名云：《蘆花絮》。署題云「蝸寄居士」。杭州圖書館藏。

《梁上眼》　《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梁上眼》。署題云「蝸寄居士塡詞」。北京圖書館、中國戲曲學院藏。

《三元報》　《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三元報》。署題云「蝸寄居士塡詞」。北京圖書館、傅

惜華藏。

《十字坡》《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注云：「一齣。」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十字坡》。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英雄報》《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注云：「一齣。改舊曲。」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英雄報》，下注：「舊曲弦索調《小十面》增本。」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虞兮夢》《今樂考證》著錄。《曲錄》亦著錄，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首有嘉慶六年（一八〇一）王文治跋文。標名云《虞兮夢》。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麵缸笑》《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麵缸笑》。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梅龍鎮》《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梅龍鎮》。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女彈詞》《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注云：「一齣。改舊曲。」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乾隆間古柏堂刻本。首有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董榕題詞。標名云《女彈詞》。署題云「蝸寄居士改本」。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清忠譜正案》《曲錄》著錄此劇，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乾隆間古柏堂刻本。首有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董榕序。標名云《清忠譜正案》。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長生殿補闕》《曲考》、《曲目表》、《今樂考證》並著錄。《曲錄》亦著錄，惟入「傳奇」類。此劇現存版本，計有清嘉慶間古柏堂刻本。標名云《長生殿補闕》，下注云：「古《大紅袍》曲摘演。」署題云「蝸寄居士填詞」。北京圖書館、傅惜華藏。

張鳳孫

《詞科掌錄》卷二　吳縣張鳳孫少儀，副榜貢生，江蘇巡撫奉天高公所薦。父之琐，任貴州印江令，以負帑下獄，少儀走萬里之京師，徧貸于所親知，卒得論出。駢體清麗，詩章秀傑，屣履所至，諸公皆折節下之。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少儀詩，秀傑清麗。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少儀爲諸生時，其尊人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爲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鳳孫，字少儀，號寶田，青浦人。雍正十年中順天副榜，乾隆元年召試鴻博，旋舉經學。九年復中副榜，官刑部郎中。袁枚曰：「書法率更平原。」

《哭沈廷芳》《隨園詩話》卷一一：仁和沈椒園庭芳，查聲山學士外孫也。其尊甫麟洲先生，宰文昌，被累，戍寧夏。母查太淑人留居嘉善，不從行。椒園每歲南北省親，極行路之苦。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者，寧夏山名。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綻征衣。」爲厲樊榭孝廉所賞。沈歿後，張少儀有詩哭之，云：「塞上草枯雙淚白，瀛州雲淨一襟清。」「草枯」，用裴子野事，蓋紀實也。觀察尊甫笠亭先生，宰印江，與沈仝戍。觀察徒跣萬里，號呼求救，卒獲安全。嗚呼！三君皆與余同舉詞科，而沈、張兩觀察，又同舉詩社于李玉洲先生家，往來尤狎。今皆先後化去。追思六十年中，升沉聚散，音塵若夢，可爲於邑！

《儉堂餉水西莊紅菱走筆奉謝》查爲仁《蓮坡詩話》二一：余家水西莊種紅菱。己未夏，長洲葛信天（正笏）、張少儀（鳳孫）同客陳榕門觀察署中，魯存弟以五十枚餉之。少儀詩云【略】。

《羅文繭》《雪橋詩話餘集》卷五：羅文繭出遵化羅文峪，巨如雛卵，叢綴樹間，嚮罕知其利者。州牧范君來秉導民收采，治爲紬，絕勝粵產。蛾大盈掌，雙眉，四翅，通體作金泥色，翅中央各具黛眼一，淺暈圍之，玲瓏璀璨，不啻羅浮仙蝶也。方恪敏督畿輔，傳示賓僚，爲言：現益廣畜，延緣八

十里，歲獲數十萬枚，婦功大舉。張少儀時在幕中，詩以美之云【略】。

《落葉》《江蘇詩徵》卷五九：江藩云：少儀先生屢困棘闈，雍正薦舉鴻博，與試不取，再應京兆試，又復報罷，遂就外職，作《落葉》詩以自傷。一時傳誦都下，下第舉子讀此六詩，齊聲痛哭。

《八溝謠》《雪橋詩話餘集》卷四：乾隆初，蒙古有敖漢王，儒雅，頗讀書，朝中稱爲敖漢先生。

李鏘

論述

綜論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　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

《詞科掌錄》卷六　淳郡王爲刊其集曰《焦明詩文刪》，稱爲高寒幽窅，博奧崛奇，整暇如佩玉鳴琴，奔驟如雲車風馬，文眞秦、漢以上手筆，詩非中、晚以下格韻，視世之以蔫花爲國妝、以紅棗爲法物者超然遠矣！

《梧門詩話》卷六　李鐵君精于史學，所著《尚史》今已刊行。詩雖餘事，頗具出世之概。《睫巢前、後集》梓成，一時紙貴，大江以南，無不知鐵君名。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聽松廬詩話》　鐵君生於華胄，娶於貴戚，而翛然遠引，自得泉石間趣，可謂高人。詩格亦高，五言尤多健作。

又　鐵君自營生壙。既成，作詩有句云：「固應無物還天地，或不將身玷水雲。」可想其曠然高潔之致。

《筱園詩話》卷二　遼東三老，今惟李鐵君集傳於世，其詩筆峭拔，骨力高瘦，亦近代詩人之傑者。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李鏘》《八旗通志》：《睫巢集》六卷、《後集》一卷，李鏘撰。鏘卜居盤山，優游泉石以終，故其詩思蕭散，挺然拔俗，大都有古松奇石之態，而刻意求高，務思擺脫，亦往往有鏟削骨立斧鑿留痕，較王世貞所謂高叔嗣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者，則猶有一閒之未達。蓋可以著力之處，精思者得之；不容著力之處，精思反失之也。雷鋐序云：「山人寄跡盤山，潞水間，著有《春秋義》、《尚史》數十卷，足補前古之缺。」秦蕙田序云：「《睫巢集》始讀之，淵然以古，炳然以則，浸淫乎漢魏，初盛唐諸家，而歸本於少陵。其言有物，其品亮以潔，其志宏以遠，其氣廉以平，其詣邃以正，聲律蓋筌蹏云爾！」

《新世說・棲逸》　李名鏘，號豸青山人，隸漢軍旗。本勳臣後，當得官不就。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卽歸，人罕見其面。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高者胎源杜陵，次亦近孟東野。著有《含中集》及《尚史稿》若干卷。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明季將家，西麻東李，而甯遠戰閔尤著，父子迭領將印。陳卧子詩所謂「李氏功名猶帶礪，斷垣落日海雲黃」者是也。入國朝後，其裔猶貴顯，鴈青獨不欲以世祿進，隱居盤山，自號幽求子，又號焦明子，杜門著書，經有《原易》、《春秋通義》，史有《尚史》。與石東村永甯同舉經學，望溪爲作《二山人傳》。詩朱絃疏越，時存雅音。海峯論選歷朝詩，持擇頗嚴，而七言古詩錄鴈青之作，蓋以其力趨正軌，可與入作者之林也。

分論

《江南》《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古意古音。

《聞歸雁感賦》《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竟似出杜陵人手。所云四十字，字字皆君子也。能事全在起結。

《當來日大難》《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只末二語見歡樂之境不可常也，若從歡樂說到喪亡便直而少味。

《項王祠》《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落句妙於寫景，含卻無限蒼茫，卽駱賓王《易水》結法。

傳記

方苞《二山人傳》 鴈青山人李鍇，遼東鐵嶺人。曾大父如梓，明寧遠伯成梁兄子也。萬曆己未，鐵嶺城陷，死其官。入國朝，三世皆盛貴。伯叔父兄弟或嗣封爵，都統、禁軍，或開府建鉞，布列中外。康熙四十一年，父少司寇蒲陽公卒，時西事方起，議絕漠屯極邊。山人既練，自請興屯黑河。踰年歸，母卒。再使南河，賜七品冠帶。乃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移家潞河，潛心經史，凡六、七年，鄰里未得一識其面。嘗游盤山，樂其土風，買田鴈峰下，構草舍，雜山甿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疏材果實與衆共之，其聲遠聞。邦工每採山名，過鴈峰，獨無擾焉。暇時行游四山，必挈爐炭瓶罌，樵蘇者遙望而知所在，曰：「此李山人茶煙也。」白山石東村聞其風而慕之。東村石永寧世饒於財，祖都圖爲聖祖親臣，每議公事不撓於權貴。山人少豪舉，好聲色狗馬。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會家事屯邅，時伯兄既歿，而諸弟皆幼，獨出身當之。家既落，奉母居郭東墾墓田以養，盎無斗儲，遇無食者即罄之。久之，里中有奇邪咸懼其聞。母兄歿，移家盤山，與鴈青游。每嚴冬大雪攜手步西潭，以杖叩冰相視愉怡，見者咸詫，而不知其何以然。會功令禁內府人出居近畿，復挈妻子入城，僦屋授經自活。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詣有司，力言弱足，難爲儀衆，莫能奪也。鴈青舉博學宏詞，及試亦被絀。鴈青之詩不丐於古而必求與之並，東村則即事抒指，翛然有眞意。或刻其山居五言律二十首，遂誓不爲詩，盡焚舊稿，曰：「吾幼學難補，雖殫心力所進，適至是而止耳！吾幸以悲憂窮蹙，悔曩者之冥行，今老矣！可更以詹詹者擾吾心曲乎？」鴈青中年後，以急兄之急，益窶艱。老而無子，自爲生壙。日典衣節食，以養戚屬之窮孤。又以所著《含中集》、《尚史》稿未定，矻矻不自休。而東村長子及弟之子同登甲科，其僚友爲營室廬，少司馬德濟齋延東村教其兄子，輔國公衆皆謂東村自是可安居，東村曰：「吾終不以妻子故，使鴈青煢煢行，當獨身留盤山，俾有所資以待老也。」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 李鍇，字鐵君，奉天人，著有《多青山人集》。多青係勛臣後，當得大官，乃偕其配隱於盤山，有武攸緒風。既老，歲至京師，然一二日即歸，人罕見其面。

《四庫全書總目・別史類存目・尚史》 一百七卷。【略】國朝李鍇撰。鍇字鐵君，鑲白旗漢軍。卷首自署曰「襄平」。考襄平爲漢遼東郡治，今爲盛京遼陽州地，蓋其祖籍也。

《八旗文經》卷五八 李鍇，字鐵君，一字眉山，鐵嶺人。隸漢軍正黃旗，湖廣總督調補刑部侍郎李輝祖子。原任官庫筆帖式，隱盤山，號鴈青山人，別號幽求子，又號焦明子。乾隆丙辰薦試博學鴻詞，復舉經學，年七十卒。工詩古文詞，精力尤殫於經史，著有《原易》、《春秋通義》、《尚史》、《睫巢集、後集》。石東村永甯同舉經學，亦家田盤，方望溪爲作《二山人傳》。盧雅雨刻鐵君與陳石閭、戴遂堂詩，稱「遼東三布衣」。【略】鐵君兄鍔，有《惟清齋詩稿》。

《文獻徵存錄》卷三 李鍇，奉天鐵嶺人，鑲白旗漢軍。父輝祖，官湖廣總督，入爲刑部侍郎。鍇性友愛兄伊山、祈山，伊山坐事遠戍，鍇往視居數月乃歸；祈山官於閩，罷歸無家，鍇推屋授之。凡產之美者，悉割與兩兄，而僑居通州，起茅屋數間，積書於中，朝夕披玩，發爲詩歌，以自怡悅。常賦《歸雁》詩曰：「畢竟家何處，而云北是歸。高天殘照下，萬里一行飛。風急毋相亂，沙平定少依。羈人方失序，緣汝淚沾衣。」其友陳景元見之曰：「此非近人作，杜少陵之作也。」鍇雖貴公子，妙解音律，遊覽山水輒欣然有會。嘗泊舟采石磯下，至夜月出，放櫂中流，命琴客援琴鼓大雅之詩，自扣舷和之，水宿者皆起，彷徨不寐，亦有吹笛相應者。鍇歎曰：「此樂吾不再矣。」間一歲至塞垣，聞山陽桃花開，即騎牛往賞，或沮以山多虎，曰：「少見多怪，此間虎固以人爲怪也。」其風流如此。不慕榮利，嘗任官庫筆帖式。乾隆元年，兵部侍郎德沛舉應博學鴻詞科，試不入格，報罷。既卜築鴈峯山下，畚礫爲圃，雜蒔花草，不接賓客。嗜苦茗爲鐵鐺瓦缶，每出必使奚負之，見者皆以爲田夫野老也。隱居田盤二十年，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工尚趙宏恩、兵侍觀保薦鍇，鍇以老病辭。

《清朝先正事略・鐵冶亭先生事略》附 李鍇，字鐵君，號多青山人。隸漢軍。本勳臣後，當得官不就。其婦翁爲太傅索額圖。當索氏枋用時，聲勢隆赫，山人遠避之。盡以先世產業屬二昆，偕其配隱於盤山。買田多峯下，構草舍，雜山甿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所取。蔬材果實與衆共。賢聲

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邃處，輒埽葉煮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烟也。」嘗舉鴻詞科未遇。既老，歲一至京師。然一二日卽歸，人罕見其面。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李鍇》 李鍇，字鐵君，一字眉山，號鳷青山人，又號焦明子，漢軍人。乾隆丙辰薦試博學鴻詞，復舉經學。

《國史文苑傳稿・李鍇列傳》（存目）

《清史列傳・李鍇傳》 李鍇，字鐵君，漢軍正黃旗人。祖恆忠，以侍衞事太宗，文皇帝賜名宜哈納，官至正黃旗副都統。父李輝祖，湖廣總督。鍇娶大學士索額圖女，家世貴顯，澹於榮利，泊如也。性友愛。兄伊山獲譴遠戍，鍇往省累月乃歸。兄祈山官閩罷歸，無家，鍇以屋授祈山。凡先業之美者，悉讓兩兄，並售己產代償逋負。嘗仕爲官庫筆帖式，旋棄去。乾隆元年，薦試博學鴻詞報罷。十五年，詔舉經學，大臣交章論薦，鍇以老病辭。少時雅好山水，足迹徧天下。客江南艤舟，采石旣夕，江月上鼓，櫂中流，命琴客彈大雅，扣舷以應其節。水宿者皆起視，以爲狂。又嘗北游，犯雨雪，獨行谿谷中，豺虎迹縱橫，不顧也。苦嗜茗，爲鐵鐺瓦缶使奚負以從。鍇旣以屋予兄，乃築室盤山鳷青峰下，閉戶耽吟。旣老，歲一至城中，一、二日卽歸，人罕見其面。居盤山二十載以歿。其詩古奧峭削，自闢門徑，高者可比杜甫，次亦不愧孟郊。所著有《睫巢詩集》十卷、《睫巢文集》十卷、《原易》三卷、《春秋通義》十八卷、《尚史》七十卷。

紀事

《詞科掌錄》卷六 奉天李鍇鐵君，先世蜀人，故一字眉山。原任官庫筆帖式，愼郡王兵部左侍郎宗室德公所薦。鐵君家世貴顯，父輝祖累官少司寇，又大學士索額圖介壻，獨躭清寂，隱盤山鳷青峰下，號鳷青山人，又號焦明子。自爲傳曰：焦明子，有靜癖，喜行無人徑。嘗犯雨雪，歷谿谷中，獨遊以爲樂，蛇虎迹縱橫，不顧也。苦嗜茗，爲鐵鐺瓦缶使奚所至負從之。每茶煙起水石邊，樵采者咸知其爲焦明子也。

《新世說・棲逸》 李鐵君是太傅索額圖之壻。當索氏柄政時，聲勢隆赫，李公遠避之。蓋以先世產業屬二兄，偕其婦隱於盤山，買田豸峯下，構草舍，雜山畝以耕。其尤貧者，授之田而無取。蔬材果實，與衆共之，賢聲遠聞。嗜茗飲，遇山谷幽邃處，輒埽葉煮泉，竟日忘返。見者曰：「此李山人茶烟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二・睫巢集》 六卷，《後集》一卷，國朝李鍇撰。鍇有《尚史》，已著錄。鍇卜居盤山，優游泉石以終。故其詩意思蕭散，挺然拔俗，大都有古松奇石之態。而刻意求高，務思擺脫，亦往往有劖削骨立，斧鑿留痕。較王世貞所謂「高叔嗣詩如空山鼓琴，沈思忽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者，則猶有一閒之未達。蓋可以著力之處，精思者得之。不容著力之處，精思者反失之也。第一卷皆擬古樂府，古人音節既不可得，乃詰屈其詞，以意爲之。題下所註，如《朱鴈》下註曰：建鼓殷所作，棲翔驚於上，或曰鷺鼓精。此吳競《解題》本說也。《臨高臺》下註曰：趨帝鄉而會瑤臺也。借寓游仙，已非原解。《雉子斑》下註曰：《關雎》之類。則純非古題之意，又不知其寓意所在。卷中大抵類此，殊不可解也。

《文獻徵存錄》卷三 所著有《睫巢詩文集》二十卷、《原易》三卷、《詩解頤》二卷、《春秋通義》十八卷、《尚史》一百七卷，藏于家。鍇病宋史冗雜，晚年開江蘭社理葺之，書竟未成。又著《江蘭社詩》、《鳷雅》、《菊雅》等書，以少精音律亦間訪元曲云。

《清朝先正事略・鐵冶亭先生事略》附 著有《含中集》及《尚史稟》。

藝文

鄭燮《絕句二十一首・李鍇》 字梅山，又號豸青山人，索相子婿也。極博工詩，遼東世胄。落魄王孫號豸青，文章無命命無靈。西風吹冷平津閣，何處重尋孔雀屏？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一〇　茶烟縷縷出山廚，遼左名家並不如。一事枉拋心力苦，欲將《尚史》比藏書。（爹青山人李鍇）

馬曰琯

阮元《淮海英靈乙集》　詩纏綿清婉，格韻並高。長洲沈宗伯德潛以爲峭刻得山之峻，明淨得水之澄。

《廣陵詩事》卷二　沈文慤叙馬嶰谷（曰琯）《沙河逸老詩》云：「古人莫不有癖，嶰谷獨以古書、朋友、山水爲癖。詩斥淫崇雅，格韻並高，由沐浴于古書者久也。」陳授衣叙云：「我友馬君嶰谷及弟半查，皆以詩名江左，平居兄弟相師友，人多比之皇甫子浚伯仲焉！春秋佳日，分吟箋，設佳酌，兩君皆垂垂白髮，硯席相隨，不離跬步，依依如嬰兒之在同室，見者竊歎以爲難。」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嶰谷與弟半槎以業鹺居邗上，尚風雅，廣交游。家有小玲瓏山館，藏書最富，與杭堇浦、厲太鴻、陳授衣、姚玉裁諸君爲友，枕葄既深，錯磨相益。詩蕭閒澹遠，雅與諸君相近。

《春江漁父詞同半查作》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餘韵徐歇，悠然自遠。

《過澗上草堂徐昭法先生故居》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玩六語，以夷齊與之。聖世遺民，清風常在。

杭世駿《馬曰琯墓誌銘》　君諱曰琯，字秋玉，別字嶰谷，姓馬氏。係出漢新息侯援。迨宋末造，丞相廷鸞隸籍鄱陽，生五子，季爲端益，始遷婺；再傳爲眞三，始籍祁門，世遂爲祁門人。曾祖大級，前明諸生。祖承運，州倅，始家於揚。考謙，州司馬。兩世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妣洪氏、生妣陳氏皆封恭人。洪恭人生二子：長曰康，早殤；次曰楚。以後世父陳恭人生君及季弟曰璐。君至性過人，事贈公暨兩恭人以純孝稱。及長，德器端凝，不苟訾笑。授經後，據案堅坐，矻然如老儒說經，嶽嶽不可撼。難兄稚弟，考校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自相師友。年二十三，歸試祁門，充學官弟子。贈公棄養，仲兄又以哭母哀毀而卒，君搶拄艱鉅，而前業克光，以濟人利物爲本懷，以設誠致行爲實務。爲粥以食江都之餓人，出粟以振鎮江之昏墊。開揚城之溝渠而重腿不病，築漁亭之孔道而擔負稱便。葺祠宇以收族，建書院以育才，設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緜夏帳，櫝死醫羸，仁義所施，各當其陜。若夫傾接文儒，善交久，敬意所未達，輒逆探以適其欲。錢唐范鎮、長洲樓錡，年長未婚，擇配以完家室。錢唐厲徵君六十無子，割宅以蓄華妍。句甬全吉士被染惡疾，懸多金以勵醫師。天門唐太史客死維揚，厚賻以歸其喪。句吳陸某病既亟，買舟疾趨以就君曰：「是能殯我。」石交零謝，歲時周卹其孥者，指不勝屈也。詩骨清峻，閉戶湛思，輒壓儕偶。合四方名碩結社，韓江人比之漢上題襟、玉山雅集。性耽山水，京口三山、中吳洞庭林屋之勝，足跡幾徧。著詩十卷，今世所行《沙河逸老集》是也。翠華南幸，迎駕江壖，天子親問姓名，兩賜御書克食，寵遇優渥。是冬入祝聖母萬壽於慈甯宮，荷豐貂宮紵之賜，君感激奮勉。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艱險，往來金陵攝山中。暍歸及旬，竟以不起，春秋六十有八。時乾隆乙亥六月二十一日也。【略】銘曰：山巖巖兮水沄沄，有弟蓬藁葬厥昆。松謖謖兮呆呆，有子扳衽收厥考。涕隮貨賄不足言，義問出地如雷奔。篋無遺金，哀此憚人。廩有仁粟，復我邦族。生能廉頑，沒可祭社。舌敝筆禿，最其大者。嗚呼天心，至理難假。以君豐博，宜享康茂。胡算不盈，而止中壽？霄路既登，鳳羽其翮。胡甘斂退，名位不大。豐其清聲，嗇以厚實。元堂琢銘，我無慚色。譔德考行，視此樂石。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　馬曰琯，字秋玉，江南江都人，著有《嶰谷集》。又　維揚，肥膩地也。嶰谷嗜好殊俗，富藏書，有希見者，不惜千金購之，玲瓏山館中四部略備，與天一閣、傳是樓諸家若相等也。喜賓客，四方有文行者每加禮焉！結詩文社，《邗江雅集》諸刻，可續王新城紅橋修禊風。嶰谷沒，風流漸消歇矣。過其地者，每想見其爲人。

《淮海英靈集乙集》卷三　馬曰琯，字秋玉，一字嶰谷，本籍祁門，業鹺揚州，遂家焉。乾隆丙辰舉博學宏詞，不就。聖駕南巡，兩賜御書。生平勤學好客，一時風儒名士，造廬授館無虛日。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略】不惜千百金付梓，以故叢書樓所藏書畫碑版，甲于江北。【略】著《沙河逸老集》六卷、《嶰谷詞》一卷，《文集》若干卷。

《湖海詩傳》卷六　馬曰琯，字秋玉，號嶰谷，祁門人。監生。居揚州。候補

知州。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沙河逸老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馬曰琯，字秋玉，號嶰谷，安徽祁門人。家揚州。候選縣丞。博學工詩。有《沙河逸老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馬曰琯，字秋玉，號嶰谷。江南江都人。有《沙河逸老集》。

《國朝先正事略・馬秋玉先生事略》　馬先生曰琯，字秋玉，一字嶰谷。祁門人。江都籍。候選知州。嗜學，好結客。與弟半槎同以詩名家。有叢書樓，藏書甲大江南北。四庫館開，先生進書七百七十六種，優詔褒嘉，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其園亭曰小玲瓏山館，曰街南老屋。四方名士過邗上者，觴詠無虛日。時盧雅雨都轉提唱風雅。全謝山、符幼魯、陳楞山、厲樊榭、金壽門、陶篁村、陳授衣諸君來遊，皆主馬氏，結邗江吟社，與昔之圭塘、玉山埒。高宗南巡，幸其園，賜御製詩，海內榮之。所著曰《沙河逸老集》。

《清史列傳・馬曰琯傳》　馬曰琯，字秋玉，安徽祁門人。原江蘇江都籍諸生。候選知州。性孝友，篤於學，與弟曰璐互相師友，俱以詩名，時稱揚州「二馬」，比之皇甫子浚伯仲。家有藏書樓，見祕本必重價購之；或世人所願見者，不惜千百金付梓，藏書甲大江南北。四庫館開，進書七百七十六種，優詔褒嘉，賜《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並平定伊犂、金川詩，得勝圖。好結客，有園亭曰「小玲瓏山館」，四方名士過者，輒款留觴詠無虛日。全祖望、符曾、陳撰、厲鶚、金農、陳章、姚世鈺皆館其家，結邗江吟社，時擬之漢上題襟、玉山雅集。高宗南巡，幸其園，賜御書及詩，海內榮之。性耽山水，京口三山、中吳洞庭林屋之勝，足跡幾徧。詩纏綿清婉。沈德潛以爲峭刻得山之峻，明淨得水之澄。乾隆二十年卒，年六十八。著有《沙河逸老集》十卷、《嶰谷詞》。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廣陵詩事》　馬秋玉徵君、半查昆弟，並嗜古能詩。家藏書籍極富，貯叢書樓。裝訂精好，書腦皆用名手宋字，數人寫之，終年不能輟筆。乾隆中開四庫館，其家恭進可備采用者七百七十六種，優詔褒賞《古今圖書集成》一部。又性好交遊，四方名士凡過邗上者，款留觴詠無虛日。結邗江吟社，與昔之圭塘、玉山相埒。錢塘厲太鴻鶚、陳授衣章，歸安姚玉裁、秀才世鈺皆館其家。

又引陳章云　我友馬君嶰谷及弟半查皆以詩名，江左平居，兄弟相師友，人多比之皇甫子浚伯仲焉。當春秋佳日，分吟箋，設佳酌，兩君皆垂垂白髮，硯席相隨，不離跬步，依依然如嬰兒之在同堂，見者竊歎以爲難。嶰谷性好交遊，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盃酒之款，殆無虛日。近結邗江吟社，賓朋酬唱，如昔時圭塘、玉山相埒。嗚呼！何其盛也！而余爲石交既久，圭君家又二十餘年矣！以道義相劘切，以文章相期許，風雨明晦，始終無閒。然後知君眞能推兄弟之好以及朋友，而豈世之務聲氣、矜標榜所可同日語哉！

又引《寄心盦詩話》　馬嶰谷徵君勤學好問，尤好客，夙儒名士交滿宇內。家多藏書，高宗南巡製詩褒美，亦可謂榮遇矣。其園亭曰小玲瓏山館，曰街南書屋，迄今猶完好。已易數姓，屢過其地，爲之欷歔。業鹺揚州時，貲產不及他氏，而名聞天下，交遊嘖嘖稱道不衰，豈不以風雅之能醫俗而好士之殷之獲報哉！其詩如「雨涼高柳淨，沙轉睡鷗閒」、「風鐘穿樹遠，雲鶴唳秋清」，均有澹遠蕭閒之致。

馬曰璐

杭世駿《道古堂文集》　半查兄弟不以俗學繕性，而志不求時名。清思窈渺，超絕塵埃。親賢樂善，惟恐不及。聞有道之士過邗溝者，以不踏其戶限爲闕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五引《詞科掌錄》　江都馬佩兮藏書甲於大江南北，詩筆清削。有兄曰琯秋玉，亦賢士，有詩才。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半槎家藏，朱碧山銀槎飲僅及其半，遂以自號。藏書好客，與其兄齊名。

《湖海詩傳》卷六　馬曰璐，字佩兮，號半槎。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南齋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馬曰璐，字佩兮，號半槎。候選知州。薦鴻博不就試。與兄曰琯齊名，稱「二馬」。家有小玲瓏山館，藏書甲東南，名流咸集，極觴詠之盛。有《南齋集》。

《淮海英靈集乙集》卷三　馬曰璐，字佩兮，號半查，秋玉徵君之弟。博學工詩，與兄齊名，稱「揚州二馬」。乾隆丙辰，通政使趙之垣薦舉博學宏詞，不就。家在東關街，嘗即街南構書屋，爲藏書讌集之地。又曰小玲瓏山館，有看書樓諸勝，始馬氏得太湖石甚佳，建山館置之，而以小玲瓏名。【略】半查詩，見于《邗江雅集》、《林屋唱酬》錄者最多，所著有《南齋集》。

《國朝先正事略・馬秋玉先生事略》附　半槎名曰璐，字佩兮。國子生。詩筆清創。著有《南齋集》。馬氏兄弟同薦博學鴻詞科，皆不就，名重一時。

《清史列傳・馬曰琯傳》附　曰璐，字佩兮，國子生，候選知州。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不赴試。曰璐與兄並擅清才，博覽旁稽，沈酣深造。曾編有《叢書樓書目》，一時名流交相傾倒。生平親賢樂善，惟恐不及。方聞之士過邗溝者，以不踏其戶限爲闕事。詩筆清刻。著有《南齋集》。

《廣陵詩事》卷七　馬曰琯秋玉、曰璐半查兄弟，並好客，主持風雅，勒其朋侶遊宴之詩爲《邗江雅集》十二卷。

又　馬氏兄弟又嘗同人遊吳中，遍歷天平、支硎、靈巖、鄧尉、太湖、洞庭山諸勝，得詩爲《林屋倡酬集》。

又卷八　馬秋玉昆仲嘗從金陵移老梅十三本，植於山館，一時詩人皆有詩。

《斷鍼吟》《廣陵詩事》卷二：吾師李先生諱道南，與兄雷，皆側室胡氏出。先生既孤，胡太孺人以女紅撫之讀。或勸理舊業，太孺人曰：「吾將以貧勵子學，不願使從富家子遊。」鍼黹數十年，遺斷鍼盈篋。先生每撫之泣，海內通人名士爲詠其事，先生錄爲《斷鍼吟》一卷。

《清響閣》《廣陵詩事》卷六：馬氏街南書屋內，有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階、透風透月兩明軒、石屋、清響閣、藤花菴、叢書樓、覓句廊、澆藥井、七峰草亭、梅寮，今揚人統稱之曰小玲瓏山館。秋玉徵君始得太湖石甚佳，故建山館，名曰小玲瓏。石甚高，鄰家不便其立，弟半查止之，不欲以娛己而疏鄰也。及山館歸汪雪礓本，石始立焉！

《街南書屋》《淮海英靈集乙集》卷三：家在東關街，嘗即街南構書屋，爲藏書宴集之地，又曰小玲瓏山館，有看山樓諸勝。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五引《隨園詩話》　馬氏玲瓏山館，一時名士如厲太鴻、陳授衣、汪玉樞、閔蓬峯諸人爭爲詩會，分詠一題，褒然成集。至今未三十年，詩人零落殆盡。

全祖望

論述

史夢蛟《鮚埼亭集》目錄後識語　謝山先生《鮚埼亭集》，嘉慶癸亥八月，夢蛟在杭州紫陽書院從沈松門大令得之。松門得之杭董浦編修，云是謝山手定本。間綴評點，乃董浦筆也。校先生文集者，高弟董小鈍、蔣樗庵。小鈍譔《年譜》，言先生臨歿，以集五十卷寄揚州馬氏叢書樓，後歸董浦，索之不可得見。又言先生集共一百二十卷，自四十卷至四十九卷爲《經史問答》。是本雖出杭氏，然止三十八卷，合之《經史問答》，以較五十卷已闕二卷。先生尚有《外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統計亦不足百二十卷之數，疑傳鈔多所佚闕。松門遽歸道山，不能問其詳也。先生文，久繫寓內企望。是本出自手定，尤可寶貴，急付剞劂。並購得《經史問答》板合印，以廣其傳。中有蠹簡脫字，悉仍其舊，不敢妄補。他日訪得樗庵校本，當覆加審定。《外集》、《詩集》力未能刊，是所望於同志者。嘉慶甲子十一月朔日，餘姚後學史夢蛟謹識。

杭世駿《全謝山鮚埼亭集序》　謝山全氏，有其鄉前輩浚儀、慈谿兩先生之學。而才足以振其滯，口能道其胸之所記，手能疏其口之所宣，牢籠穿穴，揉雜萬有，其勿可及也已。雖然，僕竊聞之：德產之致也精微，禮之內心也。德發揚詡萬物，其外心也。德勝文，厚積而薄發。文不勝德，侈言無驗。華言而不實，多言而躁之。數者之過，謝山微之，謝山其知惕矣乎。高一世之才，而不聞道，經郛史廓，壹切馳騁。折楊皇荂，升歌於清廟；諸于繡裼，被袨於巖廊。於五行爲妖，於文辭爲罪，餒才貧學，怖河漢而驚鬼神，淵粹之儒，咥其笑矣。夫詩以抒情，情蕩則辭溺；文以伸理，理屈則辭支。苟有胸而無心，曷克己以復禮。張衡自嗛於皮傅，莊生取譬於輒囊，往蹇來連誚均芣耳。謝山志銳而氣充，冀溲章句小生，獨以僕爲鹽石。僕雖重

性，其得已於言乎？浚之乎詩書之源，不敢夸毗以炫世；遊之乎仁義之廣，不敢堅僻以畔聖。煩言碎辭，皆有根核；美章秀句，無假藻斧。區區之誠，若是而已。至於平昔研辨之文，已見集中，茲則不復以贅也。

《國朝正雅集》卷五　袁鈞云：全祖望爲元立六世孫，年十四從董正國學。正國最持崖岸，祖望每與辯論經史，未嘗不稱善也。里中范氏天一閣、陳氏南軒、陳氏其在樓多藏書，遍閱之。復從武林趙氏小山堂借取未見，學益沈博。以選貢入都，與侍郎方苞論《禮》，苞大異之，由是聲譽騰起。中順天鄉試。閣學李紱見其行卷，目爲深甯，東發後一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是年成進士，改庶常。明年散館，歸班外補，遂歸。主講越之蕺山、粵之端溪。亦時往來武林、維揚間。祖望負氣忤俗，喜雌黃人物。究心鄉邦文獻，嘗續李鄴嗣耆舊詩，仿其體，人各爲傳，蒐採極博，別白品類極嚴。他所著書十數種，皆卓然可傳。學者稱謝山先生。

蔣學鏞《續耆舊集題辭》　吾師謝山先生之學，如武庫之無所不有，而於里中掌故考索尤精。所著若《四明洞天舊聞》、《甬上族望表》、《雙湖小志》、《句餘土音》、《湖語》等作，皆爲志乘訂訛舛，補闕軼。而最有功文獻者，尤在《續耆舊集》一書。蓋吾鄉自前明楊碧川尚書始錄諸先正詩爲《四明羣雅》，其後戴南江參議又增葺之。楊尚寶次莊、陸舍人敬身則專選一邑之作，曰《甬東詩括》。至李隱君杲堂，乃薈萃諸家，增所未備，倣《中州集》之例，人係以傳，名《甬上耆舊集》。然杲堂同時，諸公以忌諱，故別十卷藏於家，久而失去。先生念自明季迄今又百餘年，不亟爲蒐訪，必盡泯沒，乃遍求之。里中故家及諸人後嗣，或閟不肯出者，至爲之長跪以請。其餘片紙隻字，得之織簏塵壁之間者，編次收拾，儼成足本。傳中各爲表其大節，記其軼事，往往姓氏已淪狐貉之口，一經選錄，其詩傳，而人亦與之俱傳，較杲堂所闕十卷數且倍之。至近時諸詩人亦遍索其已刻、未刻之稿，點定而論次焉！書成，凡八十卷。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神行太保戴金溪（敦元，有《簡恪公遺集》），一作全謝山。飛行絕跡，其言不出。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表章忠義前朝事，鼓吹休明聖德詩。麥飯蔥湯眞味在，謝山出處世安知。（謝山通籍不仕，集中多闡揚明季抗節死難之士。曩見某學報謂其不屑臣事異族，引集爲證。按《鮚埼亭集》開編即爲《聖清戎樂詞》與《三后聖德詩》，凡數十章，宣德抒情，何嘗有菲薄當代之意？他如詠淮張事，且痛斥明祖之重賦，而歸美本朝。若輩信口誣衊，直蹐之呂留良、曾靜一流。地下有知，恐當呼冤不置。）

《新世說・品藻》　杭堇浦嘗言：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

《張蒼水神道碑銘》　《霞外攟屑》卷七上《張忠烈公神道碑銘》：全謝山《張蒼水神道碑銘》，最爲集中大篇。半取之《南雷墓銘》。而叙事不無筆誤。如云「癸巳冬，復間行入吳淞，尋招軍於天台，次於翁洲。明年軍於吳淞，會名振之師入長江，趨丹陽，掠丹徒，登金山。望石頭城，遙祭孝陵，三軍慟哭失聲。烽火逮江寧。時上游故有宿約，而失期不至。左次崇明。甲午再入長江，掠瓜洲，侵儀眞，抵燕子磯。而所期終不至，復東下駐翁洲。」既云「癸巳冬。」又云「明年軍於吳淞」。明年卽甲午也。何又云「甲午再入長江」乎？考《南雷墓銘》則作「癸巳冬返浙，明年入長江。以上游師未至，左次崇明。頃之再入長江。」是甲午蒼水實再入長江。謝山易頃之爲甲午，而以一年事爲兩年事，遂致牴牾。此如昌黎《平淮西碑》云「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亦以一年事誤分兩年。新書刪去明年平夏句，較爲得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全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縣人。雍正壬子舉人，薦舉鴻博。乾隆丙辰進士，改庶吉士，已入詞館不與試，散館歸班。負氣迕俗，有風節。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所著書皆有補於文獻。有《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漢書地理志稽疑》、《丙辰公車徵士錄》、《詞科摭言》、《續甬上耆舊詩》、《國朝甬上耆舊詩》、《經史問答》、《句餘土音》、《鮚埼亭集外集》。

《清朝先正事略・全謝山先生事略》　先生生有異稟，讀書過目不忘。年十四補弟子員。應行省試，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許爲劉原父之儔。充選貢入都，上書方侍郎苞，論《喪禮或問》，侍郎大異之，聲名頓起。【略】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卽以是科成進士，選庶吉士，不與鴻博試。時詞科尚未

集，臨川（李紱）以問先生，先生爲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以告。會首輔張文和與臨川相惡，又屢招，先生不赴，以此深嫉之。二年散館，列最下等，以知縣候選。方侍郎欲薦入三禮館，辭之，遂歸，不復出。初見江陰楊文定公，公稱其博，而勉以有用之學。先生曰：「以東萊、止齋之學，朱子尚譏之，何敢言博？」公曰：「但見及此，則進矣！」先生既歸，貧且病，饘飧不給，而好學益勵。人有所餽，皆峻辭。主蕺山、端溪兩書院，成就人材甚衆。廣修《枌社掌故》、《桑海遺聞》，表章節義如不及。重登范氏天一閣，搜金石舊搨，編寫碑目，且鈔其祕書。經揚州，居馬氏畬經堂，成《困學紀聞三箋》，論者謂在百詩、義門之上。陳句山太僕再以書來速出山，梁薇林少師擬特疏薦，皆力辭，並貽詩以見志。以疾卒於家，年五十有一。先生負氣忤俗，有節概。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在翰林，與臨川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卷。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移之。南歸後，修南雷黃氏《宋元儒學案》，七校《水經注》，續選《甬上耆舊詩》，撰《丙辰公車徵士小錄》及《詞科摭言》。主端溪，行釋奠禮祀白沙以下二十有一人，從前未有之典也。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錄爲《經史問答》，凡十卷，足啓後學。卒後，秉純等哀其文爲《鮚埼亭集》。又所著有《漢書地理志稽疑》、《古今通史年表》。

《清史列傳・全祖望傳》 全祖望，字紹衣。浙江鄞縣人。十六歲能爲古文，討論經史，證明掌故。雍正七年以諸生充選貢，至京師。上侍郎方苞書，論喪禮或問，苞大異之。旋舉順天鄉試，戶部侍郎李紱見其文曰：「此黃震、王應麟以後一人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科，是春會試，先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不再與鴻博試。二年散館，以知縣用。遂歸，不復出。方詞科諸人未集，紱以問祖望，祖望爲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乃彙爲《詞科摭言》一書。先以康熙十八年百八十六徵士，接以今科，采諸人所著入之。已成大半，會將歸，未卒業，僅得前後姓名及舉主試錄三卷。性伉直。既歸，貧且病，饘飧不給，人有所餽弗受。主講蕺山、端谿書院，爲士林仰重。二十年卒於家，年五十有一。祖望爲學淵無涯涘，於書靡不貫串。在翰林與李紱共借《永樂大典》讀之，每日各盡二十卷。時開明史館，復爲書六通移之，先論藝文，次論表，次論忠義，隱逸兩列傳，皆以其言爲韙。生平服膺黃宗羲。宗羲於明季諸人刻意表章，祖望踵之，詳盡而覈實，可當續史。家居後修宗羲《宋儒學案》，又七校《水經注》，三箋《困學紀聞》，皆足見其汲古之深。又答弟子董秉純、張炳、蔣學鏞、盧鎬等所問經史疑義，錄爲《經史問答》十卷。儀徵阮元嘗謂經學、史才，詞科三者得一足傳，而祖望兼之。其《經史問答》，實足以繼古賢，啟後學，與顧炎武《日知錄》相埒。

董秉純《全氏世譜》（存目）

又《〈全祖望〉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卷六 全祖望字謝山，以丙辰春闈先入詞館，故九月間不與鴻博之試。丁巳，散館外用，謝山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郎云：「生平坐笑陶彭澤，豈有牽絲百里才。秫未成醪身已去，先幾何待督郵來？」有乩仙傳謝山爲錢忠介公後身者，故有《舉子》詩云：「釋子語輪回，聞之輒加嗔。有客妄附會，云我具夙根。琅江老督相，于我乃前身。一笑妄應之，燕說謾云云。」按謝山年三十六，方娶滿洲學士春臺之女，逾年舉子。時忠介公後人名芍亭者，侵晨入賀。謝山驚曰：「何知之神耶？」芍亭曰：「夜來寒影堂中，不知何人揚言曰：『謝山得子。』故來賀耳！」此事，朱心池爲余言之。余悔在都見謝山時，不曾一問。

《詞科餘話》卷六 鄞縣全祖望撰詞科擬進帖子，援據精核，爲召試諸公所不能及。時全已官庶常，不與試。

朱克敬《儒林瑣記》 全祖望，字謝山。浙江鄞縣人。祖望父初生子，六歲而殤，哭之慟。既夢殤子曰：「當復來。」越十年，生祖望，因名曰補，長乃更今名。祖望博通三禮，尤精史學。乾隆初，薦徵博學宏詞，會成進士，入翰林，不得與試。未幾，改知縣。遭父喪，歸。未終，母又死。服闋，有司促赴吏部注官，祖望以心喪未盡不往，遂不復仕。

《新世說・方正》 全謝山年十四補諸生，例謁饗舍，內附設名宦鄉賢祠。

明降臣張軍門傑、謝太僕三賓亦濫列焉！公見二木主，大怒曰：「此反覆賣主之亂賊，奈何污宮牆也？」亟掣取捶碎之，投之泮池。（全名祖望，浙江鄞縣人。生有異稟，書過目不忘。以古文謁查初白編修，編修許爲劉原父之儔。乾隆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列下等，以知縣候選。乃歸，不復出。既貧且病，饘飧不給。而好學益厲，人有所餽，皆峻辭。屢主蕺山、端溪諸書院，成就人才甚衆。其學淵博無涯涘，於書靡不貫穿。卒後弟子錄爲《經史問答》，又裒爲《鮚埼亭集》。）

作品本事

《大討賊（志取北都也）》《清稗類鈔・獄訟類》：全祖望【略】嘗作《皇雅篇》，篇中有《大討賊》，註曰：「志取北都也。」叙述世祖得天下之正，謂前古無有倫比。其辭云：【略】有忌者摘其詩語，謂不忘有明。雖頌昭代開國之功，實稱揚思宗之德，有煽惑人民不忘故入之意；「思嗔」二字，暗指本朝；「爲我討賊清乾坤」句，竟敢冠「賊」字於「清」字之上，尤爲悖逆；「驚見冲齡未十春。累朝創業，未之或聞。」「負衣委裘」、「朝唾手」等句，亦多微辭。謝山因此獲譴。幸大學士某爲之解釋，始免。

《同年姚君述祖出示家傳因屬重撰墓碑》《臺灣詩乘》卷一：平臺之役，施琅成之，而倡之者爲姚啓聖。若以史法而論，則啓聖爲滿人之功臣，而漢族之賊子也。全謝山先生【略】詩中所謂少保，則啓聖也。

《呈李臨川侍郎五截句》《隨園詩話》卷六：全祖望字謝山，以丙辰春闈先入詞館，故九月間不與鴻博之試。丁巳，散館外用，謝山不樂，賦詩呈李穆堂侍郎云【略】。《樗寮詩話》卷中：全謝山《呈李臨川侍郎五截句》次章云：【略】。末章云【略】。二首見董秉純所作年譜。其三首當載謝山詩集，集未刻也。

《五月十三日舉子》《拜經樓詩話》卷二：鄞縣全吉士（祖望），相傳爲同邑錢忠介公（肅樂）後身，人未之信。後吉士舉子，初墮地，而錢公後人來賀者已在門。訝其知之速。曰：夜來聞影堂中人言：謝山舉子，可喜可喜！謝山，吉士號也。故吉士有《五月十三日舉子》詩云【略】。先是謝山有兄，生而穎悟，六歲而殤，母哭之慟。忽張目曰：「無哀，當再來補之。」後十年而謝山生，故小字補兒。然謝山所舉子亦蚤夭，無後。豈絕續之理，雖鬼神亦不能爲之主耶？

著録

《清史列傳・全祖望傳》晚手定文稿，删其十七，爲《鮚埼亭文集》五十卷，又著有《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漢書地理志稽疑》、《公車徵士小錄》、《續甬上耆舊詩》、《天一閣碑目》。

《霞外攟屑》卷六《漢書地理志》：會稽鄞有鮚埼亭，故謝山全氏別號鮚埼亭長。取目名集，猶王文簡之《古夫于亭雜錄》、朱竹垞之稱「金風亭長」也。同時山陰劉鳳岡詩名《鮚埼集》，見集虛齋學古文》卷六，有序，不知何義。

《清稗類鈔・義俠類・董小鈍整理全謝山集》全謝山易簀時，以詩文稿付其弟子董秉純小鈍藏弆。手定凡六十卷，其餘殘篇剩簡，幾滿一竹笥。小鈍泣拜而受，黏連補綴，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十之四。擬重删定，以多謝山手書，不忍塗乙，因手自謄寫。課徒之隙，鈔得三百餘紙。船脣驢背，挾以俱行，竟未竣事。小鈍旋判那池州，地僻政簡，日課字四千，四閱月，始卒業。即後所傳《鮚埼亭外編》也。

《嘉業堂藏書志・羣書序跋》卷一《句餘土音補注》，鄞全謝山祖望撰，陳銘海補注。銘海字星涯，號鐵槎，諸生，爲謝山先生同里後進，性嗜書，手鈔鄉先輩詩文集甚夥，卒年七十有七。此注有煙嶼樓藏本，無卷數，鄞縣光緒新志「藝文」所著錄也。余於書肆中見舊鈔本，則有三十二卷，分訂八厚冊，以百金購歸。密字細書盈幅，徵引頗繁富，微嫌採擇未精，其見於《鮚埼亭内、外集》者，反不免漏略，未知較烟嶼樓藏本何如？疑此或手鈔稿本，未經删定者。余就其原文芟繁削蕪，最錄其有關甬東人物風土者，釐爲六卷，義取翔實，足以考見一方掌故。案謝山先生自序其詩，謂有感於鄉先輩遺事缺失，多標其節目以爲題，頗有補志乘所未及者。足知其意固欲藉詩以存鄉邦文獻。陳氏此注旁搜遺事佚聞，足與詩意相發明，亦猶先生志也，惟其甄採務博，或亦未暇要删，榛楛勿翦，讀者病焉。昔裴世期注《三國志》，自謂蜜蜂以兼採爲味，劉知幾譏其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余删存此注，

蓋亦竊附斯義。校刊既竣，重加披覽，句餘文獻，粲然在目，傳之將來，庶前人作注之苦心差幸不負歟。又案：《句餘土音》後删定爲《句餘唱和集》，見董秉純所編《謝山年譜》。秉純字小鈍，謝山門人。陳氏此注，尚沿舊名也。

趙信

吳振棫《國朝杭郡詩輯》 意林從兄鐵巖殿最與川李穆堂紱同官戶部侍郎，意林投以《南宋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以鴻博薦，意林讓之兄谷林；而後亦爲通政趙之垣所舉。報罷南歸，與谷林溫經研賦，搜訪祕編，一時有「二林」之目。又嘗與梁文莊公倡和，有《同林唱和集》，蓋文莊號鄉林也。嘗獻側理紙於行在，有宮錦之賜，因以「賜錦」名其堂焉！所著《醢略》一篇，杭董甫極稱之。《府志》入《文苑傳》。

《文獻徵存錄》卷五 趙信，字意林，昱弟也。臨川李紱方閑居，雍正十三年詔開大科，以充三館之選。紱謂全祖望曰：「大江南北人才，君所知者，爲我舉之！」祖望援筆奏記四十餘人，各列所長，甲精於經，乙通於史，丙工於詩古文或駢偶之學。紱歎曰：「使廟堂復前代通榜之例，君亦奚慚退之。」他日又過焉！見齋頭別集一卷，問曰誰所爲者，祖望曰：「即前所稱仁和諸生趙君也。」紱反覆翫之，取以去。方一月，高宗即位，起紱爲三庫侍郎，於祖望所稱四十餘人，皆爲之延譽入薦牘，而自薦昱。未幾，昱弟信亦在選中。一時以爲鹽洲厚齋之家風也。試報罷，紱猶苦留之，入三禮館共修三禮，昱念母老謝之，歸。紱歎息而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趙信，字意林，仁和人。監生。薦試鴻博，與從兄谷林稱「二林」，並擅詩名。有《秀硯齋吟稿》。

《清朝先正事略・馬秋玉先生事略》附 信，字辰垣，國子生，意林其號也。意林從兄鐵巖，與臨川李穆堂同官侍郎。意林投以《南宋雜事詩》，穆堂奇其才，欲以鴻博薦，意林讓其兄谷林，而亦爲趙通政之垣所舉。報罷南歸，與谷林溫經研賦，搜訪祕編。時有「二林」之目。卒後所藏書畫悉歸馬氏焉。谷林著《愛日堂集》，意林有《秀硯齋吟稿》。

《清史列傳・趙昱傳》附 信字辰垣，國子生。少時與梁詩正唱和，編有《同林唱和集》。李紱見其詩，欲以博學鴻詞薦，信讓之昱。其後亦爲通政使趙之垣所舉。時稱其賢。詩融冶超詣，絕句尤移人情，沈德潛極賞之。著有《醢略秀硯齋吟稿》。

《詞科餘話》卷三 錢唐符曾幼魯有送趙信意林《還山詩》：落葉西風黯不禁，無端煎迫別愁侵。半生竟作銜蘆鼠，一夕徒成繞樹禽。殘柳送君臨野渡，冷杯獨酌對秋陰。遺琴抱向空山哭，何處絃牙問賞音？

又 谷林次韻：我住君歸淚不禁，燈前一掬酒杯侵。贏來破夢藏蕉鹿，輸卻還山倦翮禽。洗眼風軒看竹色，閒身水石卧松陰。琴材寂寞中郎遇，千古空遺焦尾音。天涯遊子意難禁，獨返南轅風雪侵。事去蠆蟲憐屈蠖，歸來烏鳥感靈禽。尋詩舊蹟金臺冷，貰酒寒冬燕市陰。誰其羈人經夜永？鄉心時逐雁淒音。

又 汪沆次韻：西山雪後結層陰，曉褒唫鞭痒不禁。燕市難忘燈下醉，柯亭誰賞爨餘音？笑歌白氎繙叢帙，坐看黃梅啅凍禽。便是殘年歸亦好，絕勝十丈軟紅侵。

又 予與其兄弟過從尤密，溫經研賦，未嘗不偕，館予穀予，惟予所取求。故諸徵士錄別，皆作數日之惡，唯意林獨黯然銷魂也。有詩，亦依前韻：躑躅寒街感不禁，西風回首別愁侵。荒城雪大減行騎，鄰樹月明空晚禽。去客無心共斟酌，天公有意變晴陰。何時歸到南堂宿，看爾新題發妙音？

萬光泰

《詞科掌錄》卷七 秀水萬光泰循初，廩生。浙江總督上蔡程公所薦。丙辰入京舉京兆秋試。循初少年有高才。詩骨秀朗。小詞溫麗如周、秦體，若不勝衣。而文章氣奪萬夫。罷後客津門查氏，著《轉注緒言》二卷、《漢音存正》二卷、《遂初堂類音辨》一卷。

查爲仁《蓮坡詩話》 余於己未元旦有句云：「春色淺深簾幕外，梅花消息酒杯間。」萬柘坡和云：「綺歲盡歸推轉裏，春光猶在有無間。」柘坡，秀水

人，年二十二舉宏博，驚才絕豔，落筆如神。

《隨園詩話》卷一　同徵友萬柘坡光泰，精于五、七古。程魚門讀之，五體投地。近體學宋人，有晦澀之病。陳古漁專工近體，宗七子；故聞魚門贊萬詩，大相抵牾。余爲作跋，釋兩家之憾，且摘柘坡近體之佳者，以曉古漁。其《題開元寺》云：「古樹烏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碑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枘鑿，封侯誰有面如田？」《金縈玉蝀橋》云：「曉來濃翠東西映，也算蛾眉對仗班。」陳乃折服。

袁枚《萬柘坡詩集跋》　集中五、七古，沉摯之思如窮淵泉而縋出之，眞古豪矣！近體索索殊少眞氣，說者謂爲宋人所累，余按宋名家絕無此種。考厥濫觴，始於吾鄉輇材諷說之徒，專屏采色聲音，鉤考隱僻，以震耀流俗，號爲浙派，一時賢者亦附下風。不知明七子貌襲盛唐，而若輩乃皮傅殘宋，而魚菽而嗷議芩，尤無謂也。柘坡與余總角之交，九原有知，必喜聞過，爲抉其瑕而大美乃益彰矣！

《梧門詩話》卷七　陳古漁最不喜萬柘坡光泰詩，程魚門顧篤嗜之，子才調停其間，謂柘坡工古體，不工今體。此論甚確。【略】余謂柘坡《西湖晚歸》云：「雁聲柔櫓動，馬影亂山舖。」十字能狀難寫之景。

《詞科餘話》卷四　秀水萬光泰循初下第後，館于津門查氏。倡酬之樂，遂於都下。將歸，哀其詩曰《欒于集》。稚威序送之：「音有八以爲樂也。均而攻器，難易辨焉！拊石乎？于磬琢之而已；吹竹乎？于管竅之而已。絲、竹、匏、革則治之，土則燒之。至夫金卯發焉！火煮焉！更熟焉！範寫型剖焉！欒焉！于焉！鼓焉！鉦焉！舞焉！甬而衡焉！帶篆枚隧焉！嚙蟲鱗、刻龍獸，崇林以處而塗血，必巨牲，於事爲倍費。然言律奏之樂聲，莫於金大者，雷霆之震無不寫，谿谷之響無不放。且物於天地，咸以易攡金爲用，獨千年而存堅，所宅者，其精聚也。昔軒轅氏鑄五鐘以聽五政，陰陽之運，人事之變，皆考而得之，以爲樂首。夫詩宣乎聲，而通於樂。樂苟不作，未嘗一日亡。故周、漢至今，凡能以詩自雄，士雖布衣窮居，其聲且遠而愈流，流莫之塞。然或爲之，耳工鳴辨，羣奮惡之易，良琴之婦好，塤篪之翁博；若其萬石而鼓之，擲鯨而怒之，闐聾鬼神，礮碌震動，杜甫、韓愈所以擺撞洪喝也。過此以往之，且未有也。予友循初，自浙右來京師，以詩聞國中甚久之，所作愈多，亦更自少。凡數簡其篇之錄聚於篋者，以爲稱乎人者之未有臻焉，今夫冶者烹金而和之，色必竭其黝然者，三竭而泉然秋鏡然洞然後善之。循初之詩，氣餘力完，始絕巧麗，而務窮所變。夫將棄其緐乎絲、幽乎竹、圉乎木而獨振。夫重心大音中，黃鐘於經首者，吾又以知其不一擊而不驟，已聞乎千里不止也。循初試于朝，雖不中，已得京兆舉。將歸秀州，更一年當復集禮部。吾卜子之來，其聞之甚之愈於今也，夫且益遠矣！雖或熒於聽，其孰能閉然者乎？道以送之，遂序其詩以別。」

《文獻徵存錄》卷五　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浙之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舉詞科方弱冠也。博雅好古，枕葄六藝，有《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古詩絕妙。近體若《題開元寺》云：「古樹烏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磚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枘鑿，封侯誰有面如田？」皆清妙絕倫。擅周髀之學，侍郎齊召南以爲其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未幾卒。將卒，與其友汪孟鋗書云：「光泰病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瓣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盍爲圖之？」雙韭，謂甬上全祖望也。祖望發其書觀之，歎曰：「梨洲始言周公商高之術，弟子得其傳者海甯陳言揚也。同時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出，未嘗與姚江討論，而所見適合。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晉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晉卒，欲即家抄其書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皆可稱，即是書已足傳矣！」光泰卒年三十九，其書汪氏、全氏藏之。

《盤山》　《隨園詩話》卷一四：遊山詩，貴寫得出。

全祖望《萬君光泰墓誌銘》　循初以乾隆改元之歲，入京應詞科之薦，年甫冠，時人盛稱其詩。然予不過以詞章之士目之。又十年，遇齊次風于淮上。次風爲予言循初學精進，近人未見其比。予始心重之，然終未知其底裏也。今年循初卒，惋歎累日。已而汪生孟鋗來，出其彌留所寄柬，言病已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瓣香者，雙韭之文，而雙韭知我未深，幸爲圖之。予瞿然曰：「向來誠不甚知循初，然予安足以重循初，而循初以身後之文望予，亦何可負之？」乃取其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串。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荊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尚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纂於西人。試按其書以

求之，汶陽之田可歸也。黎洲弟子半江南，而得其傳者海甯陳言揚也，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尚稍疏，至諸家而益密，定九尤集其成。乃定九晚年瞶瞶，欲得高材生以受其書，竟無有。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然罕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晟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晟嘗欲予序其書，諾之而未果。子晟卒，欲即家鈔其書亦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即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蓋予今而後知循初也，詞章之士云乎哉！梁少師薌林續修《通考》，延循初以董其事，少師醇謹，少所可，獨醉心於循初。其病也，爲步至秦侍郎樹峯邸商其藥物。及歿，如失左右手。會以扈從南下，見予于杭，語及循初，唏噓久之。循初姓萬氏，諱光泰，一字柘坡，嘉興秀水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曹氏。生於康熙壬辰年某月某日，卒于乾隆庚午年某月某日。乾隆丙辰舉人，其年三十有九。無子。甚矣，其荼苦也。葬于某鄉之某原，其遺書皆藏汪氏。其銘曰：歿而猶視，乞予之文。予文不稱，何以瞑君？人生如此，天道甯論。

佚名《萬光泰小傳》 萬光泰，字循初，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試罷旋舉鄉闈，後以梁相國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卒於京寓，年三十九。述作甚富，全太史祖望盛推之，爲誌其墓。語見《經籍志》。光泰與同里錢載、汪孟鋗爲文章性命之交，汪刻其詩集傳於世。兄光謙，字敬懷，以進士知陽山縣，撰《陽山志》有條理，痛弟之亡也，因公假省母。母歿，遂不出。

《鶴徵後錄》卷七 萬光泰，字循初，號柘坡，浙江秀水人。生員。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丙辰順天舉人。著有《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先生應鴻詞之徵，年甫冠，上蔡程公嗟賞不置。讀書能穿穴經傳，詣極精微。于小學音韻、天文律算尤貫串，獨有所得。其著述皆卓然可傳，非近世學者所能及。）

《清朝先正事略・胡稚威先生事略》附 光泰，字循初，號柘坡。乾隆丙辰舉人。穿穴六藝，排比百家，而尤精於周髀之學。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呵龐喝利，布算了了，時稱絕才。梁薌林少師續修《通考》，延循初董其事。詞科報罷，客津門查氏。【略】著《轉注緒言》、《漢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諸書。其詩文曰《柘坡居士集》。

《清史列傳・王元啓傳》附 萬光泰，字循初。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是年舉於鄉。光泰才思富贍，篇什頗多。舉詞科時方弱冠，讀書能穿穴經傳，詣極精微。於小學音韻，皆有所得。其卓然獨絕者，周髀之學，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駁正龐利之說，布算了了，識者歎其神妙。梁詩正續修《通考》，延光泰董其事。侍郎齊召南以爲其學精進，人未見其比。卒年三十九。所著有《轉注緒言》二卷、《漢音存正》二卷、《遂初堂類音辨》一卷，其詩文爲《柘坡居士集》。

《清儒學案小傳・萬先生光泰》（存目）

《題抱鐺圖》 《隨園詩話》卷一〇：余祖居杭州艮山門內大樹巷。鄰有隱者桑文侯，鬻粽爲業，性至孝，父病腸，文侯合羊脂和粥以進。父死，乃抱鐺而哭。人爲繪《抱鐺圖》，徵詩。萬君光泰詩最佳。

《贈汪氏兄弟》 《雨村詩話》卷一六：嘉興汪康古孟鋗，乾隆丙戌進士，好學博聞。家多抄本書，皆由朱竹垞家得來。開《四庫全書》時，進書蒙賞之一家也。其子編修如藻鹿園，乙未進士；次子殿撰如洋，庚子會狀，皆與余善。同館時鹿園忽以債逼，盡舉所有四庫退還抄本三百種而售于余，故萬卷書半出其家。浙中聚書稱范、汪兩家，今汪不及范矣。然聞鋗弟仲鈐豐玉書尚全，至今同居人猶稱「汪氏書樓」，手自丹黃。萬柘坡有贈其兄弟詩云【略】。康古家有藏書，子又好學，無怪其科第聯綿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柘坡居士集》 十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萬光泰撰。光泰字循初，秀水人。乾隆庚午舉人。是集其所自定。卷一曰《南村草堂集》，卷二曰《欒于集》，卷三、卷四曰《聞魚閣集》，卷五曰《北郭草堂集》，卷六、卷七曰《江船集》，卷八曰《聞魚閣續集》，卷九曰《甌屋集》，卷十曰《江船續集》，卷十一曰《五上春司集》，卷十二曰《青乳軒集》。前有汪孟鋗序，稱循初計偕北上，以病卒。方病中，薈自定詩十二卷，一緘寄余，有「可存則付剞劂之，不者燬之」之說。又稱刻既成，取循初別字，題曰《柘坡居士集》。其古文、詩餘極夥，聞手自燬去外，雜著十六種則皆其自定緘寄者，俟他日續刻云云。蓋光泰才思富贍，篇什頗多，後乃悔其少作，所存止此也。

《墨林今話》卷一 萬光泰，字晴初，號柘坡，秀水人。乾隆丙辰舉人。

薦試鴻博。工詩，有集行世。畫擅山水，嘗寫宋羅雪坡句小橫幅，極似思翁，廉州梁階平相國題一絕云：「徵君身御鶴翎風，眼底煙雲想像中。猶有雪坡鴻爪在，一天寒碧浸瑤空。」

張庚

《湖海詩傳》卷六　張庚，字浦山，號瓜田，秀水人。監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強恕齋集》。

又《浦褐山房詩話》　浦山工於山水，世多以輞墨稱之，不知學問淹博。如《通鑑綱目釋地糾繆補註》，極爲精審。古文簡樸，五七言古體詩頗見古人堂奧。丙子、丁丑間，君來往廣陵，常同樽酒，盡讀所著書，故得悉其深造。

《詞科餘話》卷七　秀水張庚，西安申甫，詩皆清古可味。

《國朝正雅集》卷三　魯克恭云：「瓜田五古原於三謝，流衍於曾、陸、左、鮑、三張。七古則遠宗浣花，近稱北地。五律多以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軌一家也。」

《墨林今話》卷三　張浦山徵君庚，一號瓜田，又號彌伽居士。少與稼軒尚書、籜石侍郎俱從南樓太夫人受畫法。浦山故錢氏近戚，爲猶子行，稼軒、籜石皆族子。是時太夫人次嗣曉村司馬亦好筆墨，正如四家之宗衛夫人，各得其妙，悉臻厥成，此千載藝林佳話也。浦山幼孤貧，不樂爲舉子業。年二十七，始研究經史及唐宋大家之文，入江西志局，已而歷游魯、燕、梁、楚。丙辰以布衣應鴻博薦，試罷復佐蔣檢討校士於蜀。平生箸作等身，爲文簡樸精當。詩各體兼擅，尤長五古。著有《強恕齋詩文集》、《瓜田詞鈔》。徵君論畫，嘗言：「不讀萬卷，不行萬里，不可作畫。」其所著《畫徵錄》，洞參宗旨，言皆中肯。曩在嘉禾，曾見其水墨山水數幀，洵能乾溼互用，氣韻深厚。又有仿大癡《秋山林木圖》一箑，澹色輕蒨，尤得天趣，評者謂幾及麓臺，余則謂不亞廉州矣。陳太夫人嘗畫《歷代帝王道統圖》及白描大士象，故浦山又善白描工細人物，其寫意花卉亦宗白陽山人。嘉興曹種水曾見其雙馬便面。可見徵君於繪事兼擅衆妙，不徒以山水名時也。

《國朝畫識》卷一一　初，余與居士交，不以畫，亦不知其善畫。既而讀其所著《畫徵錄》，其論宗法淵源，造詣深淺，皆確然有據，而評騭不肯輕下一字，非深于是者，能乎？居士名庚，原名燾，字溥三。既改今名，易浦山爲號，而字曰公之于，又號瓜田逸史，又號白苧村桑者，近自號彌伽居士。居士幼孤，家酷貧，太夫人節母金鍼黹自活，撫以成立。國家已建坊表，余有《張賢母苦節記》。雍正十三年，以余再從姪湖北學使者，懋原薦應鴻博詔。今年五十有五，與余同康熙乙丑歲生，而月後余有六也（蔣泰叙《畫徵錄序》）。錢文端題瓜田外史《秋山策杖畫箑》：「鎮日閒遊傍翠微，晚涼秋露已沾衣。小奚猶在雲深處，便返茅簷莫掩扉。」（《香樹齋續集》）

《國朝書畫家筆錄・勵宗萬張庚〈工畫〉》　張庚，字浦山者，浙江秀水人。雍正十三年舉鴻博。工詩、古文、畫，秀潤有餘，蒼渾不足。所著論畫，洞悉精微，足爲後學取法。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浙西張氏多以詩名世。浦山以布衣遨游天下，足跡幾徧。平生善書，喜爲詩，而畫尤氣韻秀逸，頗近宋、元，時賢稱爲「三絕」。嘗自謂詩與畫相表裏，書爲畫之原，故三者兼之。安州陳密山、錢塘杭堇浦、桑弢甫皆稱其詩之工。詩多古體，五言專學《選》體，然不免斧鑿之痕。七言則天骨開張，有落紙雲煙之概。七律清氣往來，天才流亮。五律亦不失唐人格調。

《題畫三絕句》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明王文肅公賜莊，在太倉州西之歸涇，中有農慶堂，爲煙客太常讀書處。順治壬辰，太常自繪二圖。【略】與梅村所作《歸村躬耕記》合裝一卷。雍正甲寅，張瓜田得此卷，題三絕句云【略】。要其不忘先朝，守先疇以送餘齒，畫其餘事也。

盛百二《張徵君庚墓誌銘》　昔先府君言同里畏友必稱浦山張徵君，且曰：「今之蘇明允也。」君爲予前母朱太君之表姪，然長於府君一年，余以父執事之。府君沒，君爲傳在集中。及徵君沒，戚里同好如賀芋坡光烈、金禾箱登諸前輩皆先卒，惟錢文端公存。君之子爲貧累，又旋卒，故葬緩。乾隆某年月日孫是始得卜吉於某鄉某圩，而文端不及見矣。在後輩中，知君之生平者則數余，於是遂以銘石之詞來請。按狀：徵君諱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號彌伽居士。先世居嘉興縣之張堡村。高祖某遷於城，爲秀水人。家素貧，少孤，事祖母及母甘旨之奉，未嘗不豐腆。每侍疾，衣不解帶。幼

不樂爲科舉業，性嗜畫及詩，得句輒新穎異人。與錢氏爲鄰，封君廉江先生甚愛之，令與文端同學。錢太夫人亦君之表姑，固善畫，所謂南樓老人是也。與講明六法，大有晤益，喜之，遂爲納婦於南樓之下。君於經典初不措意，年二十七授徒吳江之盛澤，乃研窮注疏，又精熟《文選》，肆力於《史記》、《漢書》，有唐宋大家之集，如是十年，而山水筆墨氣韻益過人。吳江周象益先生，朱耒者竹垞太史之外孫也，與君一見如故。越二年，同入江西志局，與諸名士相倡和。從此，之魯，之燕，之梁、宋，荆楚，所在倒屣。而在睢陽蔣氏最久。乾隆元年，因湖北學使蔣公薦，以布衣應博學鴻詞科，放還山，蔣氏延修家乘。旋丁母憂，奔喪晝夜號泣，茹蔬食淡。將葬前一日大雨，君泣禱於庭，厥明果霽。服闋後，佐蔣公校士於蜀。君未嘗爲科舉文，而能因文決人之福澤，後皆不爽。二年而歸。當事下車必先問浦山先生安在，且爲刻其所著書。湖州守李公堂懸榻以待，名其軒曰「浦來」。君爲文簡老質實，有至性。學使雷公翠庭云：「有裨世教者也。」詩稿不下萬餘首，痛自删削，尚存數千首。秀水魯明府克恭敍之云：「五古原於三謝，流衍於曹、陸、左、鮑、三張；七古則遠宗浣花，近禰北地；五律多以古運；七律純以氣行，不軌一家也。」其著述已刻者曰《強恕齋詩文集》十卷、《綱目地理糾繆釋地補注》共十二卷、《畫徵錄》及《續錄》共六卷、《畫圖指意識》二卷、《十九首解》一卷，行於世。《周禮封建井田疆域諸考》、《五經臆》二卷、《太極一氣流行圖說》一卷、《罔極草》六卷、《瓜田詞》一卷、《題跋》二卷、《蜀南紀行略》三卷、《短檠瑣記》二卷藏於家。山水入董巨，倪黄之室，又自成一家，時罕及者。曾祖紛，明末諸生，高隱不出。祖濂，父棠，皆有雋才，早世。祖妣唐氏、妣金氏並以節著。配蔡氏，善持家，事姑嫜以孝，前數年卒。方君之疾也，子在武昌，惟猶子時中侍，及篤治命，移榻正寢而没，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十一日也，年七十六。子二：時雍，早卒；時敏，歲貢生。女三，陸祖錫、徐載、陳廷隆其壻也。孫鶴齡更名是，次鶴鳴，孫女三。銘曰：幼則孤而壯始學，言則文而行乃確。大布衣以終身，晚肆志於煙雲。若堂者墳，以利其後昆。痛先友之無存，感余懷而悲辛。儀吉案：先生原名壽，字浦三，後更名字浦山，字曰公之于，見睢陽蔣泰《畫徵錄序》，晚又號白苧村桑者，而狀不詳，因附記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張庚，字浦山，號瓜田，又號彌伽居士。秀水人。布衣。薦試鴻博。工畫山水。著有《畫徵錄》、《強恕齋詩集》。

《鶴徵後錄》卷一一　張庚，字浦山，號瓜田逸史，晚又號彌伽居士，浙江秀水人。布衣。由翰林院檢討湖北學政蔣蔚薦舉。著有《五經臆》、《通鑑綱目釋地糾繆補注》、《畫徵錄》《續錄》、《蜀南紀行略》、《短檠瑣記》、《強恕齋詩文集》、《瓜田詞》。（先生家素貧，少孤，事祖母及母盡孝。不樂爲科舉業。性嗜畫及詩。錢南樓太夫人爲先生表姑，與講明六法，大有悟，遂爲納婦于南樓之下。年二十七，授徒吳江，研究注疏《史》、《漢》及唐宋大家之集。後入江西志局，與諸名士相倡和。歷游魯、燕、梁、楚。丙辰試罷歸，復佐蔣檢討校士于蜀。【略】文簡老樸實，詩亦新穎。山水入董巨，倪黄之室，而能自成一家，時罕有及者。李引樹云：先生肆力於詩古文，兼精繪事，晚益研求元四家山水，氣韻深厚，幾及麓臺先生。【略】嘗主吳興李太守，李署其室曰「浦來軒」，其爲時所推如此。）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庚，字長庚，號公之于。初名燾，字溥三（一作浦山）。別號瓜田逸史、彌伽居士、白苧村桑者。秀水人。乾隆元年舉鴻博。

《清史列傳・張庚傳》　張庚，字浦山，浙江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布衣舉博學鴻詞。少孤，事祖母及母盡孝。及長，研究經史，不爲科舉業。爲文簡老樸實。詩亦新穎，五七言古體頗見古人堂奥。兼精六法，所作山水氣韻深厚，不亞王原祁。以負米故，奔走四方，足迹半天下。所至多與賢豪長者交，客睢陽十餘年，人重其學。所著《通鑑綱目釋地糾繆》六卷、《補注》六卷，極精審。他著有《畫徵錄》三卷、《續錄》二卷、《強恕齋文鈔》五卷、《五經臆》、《蜀南紀行略》、《短檠瑣記》、《強恕齋詩鈔》、《瓜田詞》。

《晷雅集》卷二　浦山清矯拔俗，究心古體，不屑屑以律句見長。鴻博制科，以布衣名動九重者四人：南豐趙寧靜、西安申甫、蒲城屈復，浦山其一也。前已未亦有四布衣，可謂奇矣。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強恕齋文鈔》　《強恕齋文鈔》五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張庚撰。庚有《通鑑綱目釋地糾繆》，已著錄。庚少孤貧，賣畫養母，以餘力爲古文。是集乃其七十三歲所自編。中傳誌之文居十之七，多述忠孝節義之事。

《清儒學案小傳》卷五　嘗以明刻《通鑑綱目》一書，其中王幼學之集覽、馮智舒之質實，頗多謬誤，因爲《釋地糾繆》六卷，以正其失；又爲《釋地補

註》六卷，以拾其遺，皆極精審。他所著有《畫徵錄》三卷、《續錄》二卷、《強恕齋文鈔》五卷、《詩鈔》四卷及《五經臆》、《蜀南紀行略》、《短槳瑣記》、《瓜田詞》等書。

趙青藜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涇縣趙星閣先生青藜，乾隆元年春闈第一人也，後官侍御，以耳聾去官。爲人古淡朴質，有詩集高尺許，記其《祝某》云：「退食常隨鶴，閒行不杖鳩。」《夜行》云：「高樹引涼生腋下，遠山銜月掛輿前。」又，《阻風》云：「客舟牢繫客心飛。」七字尤妙。

《制義叢話》卷一二　朱蘭坡曰：「乾隆初鄉會墨多冗長，惟丙辰科吾涇趙星閣先生（青藜）『君子篤於親』節會試元墨，獨以短篇見矜貴。起講首句云：『今夫倫類悉太和所鼓也。』結句云：『斯太和之盛也。』似非收場語。時同應試者，里中葉君沃若，讀其文戲曰：『星閣奈何不完篇』，及榜發，乃得元。講下渾提，二比云：『蓋君子綏猷建極，不徒任之以事。而纏綿之至性，常流行於宮府一體之餘。飭紀敦倫，並不敢委之以情。而寬大之常經，又必衆著其休戚相關之故。』」王已山評云：「意到故神全，辭簡故力厚。以此作元，而貪常嗜瑣之徒，猶有沾沾然鼓其喙者，倘亦柳子厚所云勞甚者乎。」按：今墨卷選本，於結句後尚有數語，乃坊刻所添，非原本也。

《清朝先正事略・趙然乙先生事略》　趙先生青藜，字然乙，安徽涇人。生而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會試第一，選庶吉士，授編修。尋改御史。在臺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爲激切之語。時沈侍郎德潛舉諫垣，著望者爲《五君子詠》，先生與焉！章凡數十上，如請清屯田以歸運丁、請弛米禁以濟民食、請仍耗羨歸公、請興西北水利，皆有關生民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納，謂此風一行，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起，爲害甚大。上嘉其有見。其合糾彭協揆維新奪情議，尤侃侃。十三年，奉命察賑山東。還朝，以耳疾乞休。後高宗南巡，伏迓道左，蒙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先生兩典浙江、一典湖南試，所得多知名士。生平以不欺爲本。接人外和而內嚴，不可以私干。訓迪後學甚衆。爲古文，受義法於方侍郎苞，風格似之。侍郎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惟先生爲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貫，獨宗工部，晚乃歸於昌黎。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匡廬間，蕭然自適。著有《漱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其學尤長於史，所作史論有特識。著《讀左管窺》二卷，於二百四十二年事實穿穴甚深。

《清史列傳・趙青藜傳》　趙青藜，字然乙，安徽涇縣人。生穎異，九歲能文。乾隆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五年，遷江西道監察御史。六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旋丁母憂歸，服闋，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十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青藜居御史臺前後五年，有直聲，能持大體，不爲激切之語。章疏凡數十上，如請清屯田歸運丁、弛米禁濟民食、耗羨歸公、興西北水利，所言皆關利病。又劾總督高斌、侍郎周學健奏開捐例，謂此風一開，將見言利之徒接踵而起，爲害甚大。上嘉其有所見。其合糾協辦大學士彭維新奪情一事，議尤侃侃。十三年，奉命查賑山東。還京，以耳疾乞休。上南巡，伏迓道左，蒙存問者再。年八十餘卒。生平以不欺爲主，接人外和而內嚴，不可干以私。爲古文，受義法於桐城方苞，故風格似之。苞稱及門有所祈嚮，而可信其操行之終不迷，惟青藜爲最。詩自漢、魏及宋、元靡不畢貫，獨宗仰杜甫，晚乃歸於韓愈。性喜遊，往來黃山、白嶽間，見諸歌詠，蕭然自適。著有《漱芳居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二卷。尤長於史，所作史論有特識，著《讀左管窺》二卷，於二百四十二年事實穿穴甚深。

陳詩《皖雅初集》卷二〇引法式善《清秘述聞》　趙青藜，乾隆三年以編修充浙江副主考，六年又以御史充浙江副主考，十二年又以御史充湖南副主考。

彭遵泗

《白鶴堂詩話》卷下　余弟磬泉，少聰敏，七歲濯手水邊，吟曰：「素手濯長渠，揚波混太虛。還將指上瀝，驚散水中魚。」先伯父聞而拊其頂曰：「是兒當作第一人也。」年十二，咏《扇上美人吹簫橋邊》一絕，結云：「仙音不

肯隨風響，恐引劉郎渡石橋。」衆異之，由此知名。京師館中，與諸文士相倡和，積詩尤多。《咏塞上紅柳》云：「隴邊霜織紅絲縷，馬上人看頗玉盤。」《呂司農白燕》云：「衝風劍氣搖清晝，掠草霜花點翠微。」又：「自昔寄身原是玉，至今留影尚無瑕。」一時傳誦，謂高出袁白燕上。

《雨村詩話》卷一二　丹稜彭端淑，字樂齋，乾隆丙辰進士，官至廣東肇羅道，有《白鶴堂集》；次肇洙，字仲尹，雍正癸丑進士，歷官河南道御史，有《撫松亭集》；次遵泗，字磐泉，乾隆丁巳進士，官至江防同知。兄弟皆由庶常起家，世稱「三彭」，皆有詩名。又《蜀雅》：磐泉有文名，領乙卯鄉薦第一，衆論翕然。尤長於古文，其詩先宗小杜，後宗大杜。

《清史列傳・彭遵泗傳》　遵泗，字磐泉。乾隆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兵部主事。後官同知。詩由小杜追蹤少陵。有《丹溪遺稿》。

《詞林輯略》卷四　彭遵泗，字磐泉，號石甫，四川丹稜人。散館改主事，官至甘肅涼州府同知。著有《蜀碧錄》。

胡天游

論　述

綜　論

齊召南《石笥山房集序》　曩者，詞科之設，海内徵士二百餘人畢集京師，才學各有專長。而言詩文工且敏，磊落擅奇氣，下筆驚人，矯挺縱横，不屑屑蹈常襲故，雄聲環偉，足與古作者角力，必首推山陰胡子穉威。及召試，疾發，即橐筆出，士論惜之。又十餘歲召舉經學，公卿以穉威薦，在廷共羨得人。及奏明，同列中有忌者沮之，以是穉威終不遇。又數歲客死太原。嗚呼！穉威鄉人動謂穉威才遇與前明徐文長適合，余獨不然。文長值王、李執耳詞壇，負才不羈，名初不出于越，身後得袁中郎表揚之，名始著。其困也，生非其時也。穉威生太平極盛、道一風同之世，聖天子稽古右文，求賢若渴，士有片善足錄，靡不蒐羅。而穉威操行清嚴，不但以詞章顯。初入都，與余共館座主任宗伯邸第，晨夕商榷讀書，未嘗挾一刺干公卿。公卿素慕其名，思一見亦不可得。其爲詩文，多在友朋聚會時即席揮豪，甫脱草，人輒持去，無所惜。久之，遂傳頌徧人口。余與杭堇浦嘗力勸其訂存，含笑唯唯，訖無成編。大學士史公尚書阿公之薦經學也，天語詢胡天游似姓方，今已改乎？因穉威兩中副榜，榜姓方也。夫以未釋褐諸生名姓，至動九重記憶，其所遇不有超于代人作表虚言賞鑒之萬萬乎哉！以穉威之才，遇時而又不獲盡其才，此則穉威之命爲之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五引杭世駿《詞科掌錄》　稚威，己酉副榜貢生，禮部尚書溧陽任公所薦，藻耀高翔，才名爲詞科中第一。所作若《文種廟銘》、《靈濟廟碑》、《安頤先生碑》，任御史、趙總兵兩《墓誌》，《遜國名臣贊序》，《柯西石岩記》，皆天下奇作。雖李文饒、權載之執筆，不能過也。以持服不與試，丁巳補考，鼻血大作，納卷而出。

袁枚《胡稚威駢體文序》　文之駢，即數之偶也。而獨不近取諸身乎？頭，奇數也；而眉目，而手足，則偶矣。而獨不遠取諸物乎？草木，奇數也；而由蘗而瓣鄂，則偶矣。山峙而雙峰，水分而交流，禽飛而並翼，星綴而連珠，此豈人爲之哉！古聖人以文明道，而不諱修詞。駢體者，修詞之尤工者也。六經濫觴，漢、魏延其緒，六朝暢其流。論者先散行後駢體，似亦尊乾卑坤之義。然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悦學者少，爲文者多，文乃日敝。若夫四六者，俗名也。《庚桑楚》及《呂覽》所稱四六，非此之解。柳子稱「駢四儷六」，樊南稱「六甲四數」，亦偶然語耳。沿此名文，於義何當？宋人起而矯之，輕倩流轉，別開蹊徑，古人固而存之之義絶焉。自是格愈降，調愈卑，靡靡然皮傅而已，雖駢其詞，仍無資於讀書，文之中，又惟駢體爲尤敝。吾友胡稚威有意振之，得若干卷，錦摛霞駁，技至此乎！然吾謂稚威之文，雖偶實奇。何也？本朝無偶之者也。迦陵、綺園非其偶也。今人不足取，於古人，偶之者玉溪生而止耳！再偶則唐四家與徐、庾、燕、許也。吾將偶之而恐未逮，乃先爲之序。

《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胡天游，字稚威，治古文，自云學韓愈氏，艱澀時

似樊宗師。

包世臣《石笥山房集序》 徵君才名噪一時，身後且百季聲稱如舊，皇甫之任匪鄙人所堪。唯少小曾讀徵君文于坊選，求其集五六十年不可得。今幸窺全豹，悉其心力所至是，安可以無言。徵君之長篇鉅製，屬詞比事，以多爲貴。援引繁富，今古雜陳，如長江大河，砂石並下，頃刻不能得分合之源、歸虛之委。細繹機栝，在乎換成言、擇字義相類者，更代以明新于駢語習見者，顛倒以示奇。其小文短章，則字棘句鉤，急切不能了指。歸其要領在乎節助字，蓋多借助字，意與詞適，以熟易滑。節之，則詞生意窈，賴咀味。求之前哲，間以此爲濟勝之具，至徵君乃爲專家。然集內《雜著》一卷，多有關人心世道之言，是知徵君非僅以字句聳觀聽者也。詩具衆體，氣格略與文同，自子雲開艱深之門，而退之篤好之，常以尚異立說，《賢成王》一碑庶幾後勁；詩則《南山》、《陸渾山火》、《聯句》諸什，眞險語破鬼膽已！徵君刻意求似，唯琢句險易，交錯爲異，其在當時誠爲閒出。子才袁君與徵君同舉，年最少，名亦相逼。其文故條達。而爲徵君哀詞，欲逐跡追風，遂至失其故步。以是知佶倔聱牙殊非易事也。唐人推樊紹述文爲奇澀，退之稱爲文必己出，字各識職，尤歎其多爲自古未有，然至今唯存《絳守居園池記》、《綿州、越王樓詩序》。予讀《園池記》雖得解而非所好，《詩序》竟未之見以爲憾。徵君跋《園池記》云：「既珍愛其文，且惜其見于人者少，又懼其詞之古而不悅于世。」觀此可以見徵君爲文之宗旨。徵君文固不至如紹述之奇澀，然在今世與紹述之在唐，亦略當矣！而茲集哀然數千首，世豈無探奇索隱之士珍爲鴻寶，祕之枕中者乎！惜予幼學本淺薄，加以衰耄善忘，于徵君換成言、節助字之法，雖能默喻，而徵君耳目絕人，又或形聲相近，傳寫訛謬，莫敢質言者，亦什二三。

楊以增《石笥山房集序》 先生于書無不讀，文則導源子雲，歸墟紹述，又移文法以入詩歌，境與昌黎爲近。好奇之士以爲紹述後身。

《文獻徵存錄》卷五 與同徵博學者有錢塘袁枚，題目之曰：稚威文絕涯俟、窮攀躋而爲之，險澀峭盭。觭耦不仵，如糜輅缶鼓；靜戛堯樂，如古冢簡荒。厓碣得識一字，羣儒相揖而賀也。其爲詩，在稠人廣坐中，下筆如飛，不可自止。草成，人持以去，亦無所忤。

《射鷹樓詩話》卷一二 山陰胡雲持副貢天游，（榜姓方，浙江、北直兩中副榜。見《越風》。）著有《石笥山房集》。天游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乾隆初，舉博學鴻儒，天游以副貢應詔。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天游於文工四六，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朱梅崖《文集》：《一統志》成，當進御，鄂張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招耶？」卒不至。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嘗與山西田侍御懋有舊，因往依之，卒於蒲州，年六十三。【略】《小倉山房文集》：稚威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京來視，稚威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縷若騰烟，須臾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按：天游五古如《女李三行》，七古如《唐浯溪中興頌》、《石鼓文》、《畫桃源行》、《漢杜陵五銅鳳行》、《燈槃歌》，長篇鉅作，爲時所誦。五言如：「天隨秋在野，風與日爭明。」「人將秋共瘦，詩更瘦於人。」七言如：「無數行人無數柳，一分秋色一分波。」（《灞橋》）「蛙爲官鳴時傍路，蝶忘春謝尚尋花。」皆渾脫可誦。

《隨園詩話》卷一 洪昉思《咏燕女》云：「燕姬生小習原野，春草茸茸獵城下。身輕不許健兒扶，捉鞭自上桃花馬。」胡稚威亦咏此題，中四句云：「蝤蠐明處綠裁領，黃手摻時爲攬妝。雲髻半籠花壓額，巾羅斜挂水成行。」

又卷七 余自幼，詩文不喜平熟。丙辰，諸徵士集京師，獨心折于山陰胡天游稚威。嘗言：「吾于稼威，則師之矣！吾于元木、循初，則友之矣！其他某某，則事我者也。」元木者，周君大樞，循初者，萬君光泰也。稼威駢體文，直掩徐、庾；散行，恥言宋代，一以唐人爲歸。詩學韓、孟，過于澀拗。今錄其近人者，如《明妃》云：「天低海水西流處，獨有琵琶堪解語。斷絲枯木本無情，猶勝人心百千許。」《咏諫果》云：「苦口衆所撣，餘甘幾人賞？置蜜錕鋙端，或者如舐掌。」《贈某營將》云：「大聲當鼓急，片影落槍危。劍血看生癭，天狼對捋髭。」皆奇句也。亦有風韻獨絕者，《曉行》云：「夢闌鶯喚穆陵西，驛吏催詩雨拂衣。行客落花心事別，無端俱趁曉風飛。」

又卷九 胡稚威云：「詩有來得、去得、存得之分。來得者，下筆便有也；去得者，平正穩妥也；存得者，新鮮出色也。」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騎鯨跋浪是生平，要與雲龍韓孟爭。絕好東南飛

孔雀，一篇《烈女李三行》。（胡稚威）

《全浙詩話》卷四八 按雲持胸有卷軸，而筆又足以達之。弱冠時爲文過於典贍，猶有士衡才多之病。及抵京師後，蘊釀愈深，全以灝氣流行，蒼莽無涯涘。嘗自謂所作當在儲晝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弟恃才嫚罵，多惡之。嘗薦經學，爲當事者所抑，不得上。余在周青崖齋頭見其詩鈔一本，計一百五十餘首。五言逼似少陵，五古純乎漢魏，惟絕句非所長耳。此皆《越風》所未載者。余曾勸其付梓行世，雲持笑曰：「未能餬入口，何暇鐫五言？」蓋自傷其貧也。余南歸不數載，雲持已作陳人。未知此稿本，其嗣君已盡開雕否？

又引《畫漁餘話》 自梁簡文帝至宋謝無逸以來，凡詩家專咏蝴蝶者頗多，而專咏蜻蜓者絕少。其殆因蝴蝶易工，而蜻蜓難工歟。近見雲持居士集中，有五排一首云：「長尾蹙香筒，青頸刻水葱。迴身一華表，翦翅兩難容。小暑斜陽雨，殘春遠岸風。偷眠香草碧，淺立釣絲紅。急舞烟河暖，交飛露苑空。蓮塘朝暫醉，蘋瀨晚全逢。稚子驚團扇，幽禽接午叢。忘機逐誰去？上下海天東。」前四句已形肖，至風紅兩韻則神肖矣。是眞能爲其難者。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豹子頭胡稚威（天遊）：（贊）十八武藝皆高強，有時誤入白虎堂。

《國朝正雅集》卷二引《寄心盦詩話》 稚威先生駢體文爲衆所推，不知散體文古奧峭折，眞得《左》、《國》神髓，雖昌黎公見之亦當心折。其詩入少陵之室而洗盡皮毛者。

《筱園詩話》卷二 浙派【略】惟山陰胡天游稚威，幽峭拗折，筆銳而奇，雖法郊、島、山谷，取徑僻狹，有生澀、晦僻、枯硬諸病，然筆力較爲沈著深刻，亦足以成一家，又非樊榭、穀人、仲雲輩所及矣！

《海山詩屋詩話》卷六 胡稚威明經以駢體擅場，而詩亦極雄健，如：「星斗春天濕，魚龍夜氣高。」「英雄事去山河在，豎子名成燕雀忙。」皆迥不猶人。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五三 韓孟雲龍俗軌空，古心餘響振霜桐；一篇《女李三行》奏，《孔雀東南》絕調同。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稚威才名爲丙辰徵士之冠，奇情逸藻，才與學相濟而成。包安吳論其文，謂機括在乎換成言，節助字，雖屬知言，而不足以盡之。詩則古體取逕韓、孟，以窺杜陵之奧；近體七律導源玉谿，思力風骨俱勝，在雍、乾間故應俯視流輩。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昔人以皺、瘦、透品石，惟詩亦然。兼之者其胡雲持乎？五律如《夜坐簡任編修》云：「月牖生虛白，風簾別與清。彈琴幽竹影，寄石遠泉聲。幔拂煎香駐，迴廊著字明。夜良人意會，遙共范安成。」《石堂雨夜》云：「盡夜越山雨，石堂孤影看。溼螢沾碧動，妖鳥落鐙寒。短褐卻秋苦，遠鐘追夢殘。所憂秔稻熟，一岸阻瀰漫。」《贈李山人捷》云：「人將秋共瘦，詩更瘦于人。本愛山爲命，惟餘鶴是鄰。天教嘗藥遍，僧與製衣新。他日長江簿，多應想後身。」《聞猿》云：「一夕聞猿處，寒山落葉舟。清疑永無寐，啼得不成秋。翠壁秋終裂，孤鐙覺坐收。竟知腸斷未，翻爲暫淹留。」《野燒》云：「越山經野燒，風俗似巴人。小刼兒童火，他時草木春。雲昏含岫晚，土黑破崖新。柔櫓蒼波上，翻憐照影頻。」法隨意轉，不得以僻澀相譏。七律如《送侯嘉璠》云：「四十青衫走縣門，摧頹偏怪氣如雲。衆中落筆追袁虎，天下工詩稱竇羣。棄置丈夫安足道？近時公論總稀聞。吉州司戶長江簿，郡內憑誰作使君？」《府中早起示吳郎》云：「博山香重暗承塵，畫裏風微淨綺裀。霜鶴幾開孤月口，木蘭原是此花身。寒窺裘典仍欺客，夢怕鐘催不戀人。無事殷勤佐公府，細吟芳質與吳均。」《重宿法相寺》云：「碧谿藏寺寺藏煙，安隱人間第四禪。巧入晚風雲外磬，不分秋雨夜深泉。種松僧老猿同瘦，看竹人稀石自眠。閒拂舊題尋短李，蘚荒煤暗幾經年。」是眞能以性情爲精神，以學問爲孚尹者。其小詩亦時有疏放之致。《柏林》云：「正著新寒換小春，早梅無處尚相尋。騎牛禹廟空山路，萬點依稀入柏林。」《晉陵寒食》云：「東風寒食未飛花，已報春洲上蔣芽。一夜江潮輕帶雨，河豚先到野人家。」不獨隨園所稱《曉行》一絕也。

金天翮《答樊山老人論詩書》 天游傲誕，洞精駭矚。

分論

《擬一統志表》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氣盛則言之短長咸宜。」「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行氣如虹。」「大言炎炎。」「元元本本，殫見洽聞。」「淵懿樸茂，古澡紛披。」「宏深肅括。」「眞力彌滿，始終以大氣

盤旋。」姚燮總評：九天閶闔，萬國冕旒，壯采鴻文，眞能以大氣包舉者，恐玉堂羣彥無此通才。

《三洞璇華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古質璘彬。」「疎越。」「符采相勝。」「峭勁。」「事豐奇偉，辭富膏腴。」姚燮總評：詞尚瑰偉。張壽榮總評：穿穴《道藏》，慮周藻密，文亦樸茂古雅，非庸手所能。姚先生評此，顧若不足者，意其別有所見與？聞先生於《眞誥》、《洞元》諸書，儲積至二巨篋，寓目最廣，則所得固當不同。是篇原本祇以散園絕句，其有數聯接疊連圈，皆出自鄙見僭增，因不欲沒其佳處耳！

《遜國名臣贊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先論屈節一輩。」「楊榮、解縉輩當愧死。」「凌厲無前。」「扼重忠貞之士，字挾風霜。」「防患於豫，太祖不可謂無心。」「抉出燕王窺覬之心。」「齊黃無識，咎將焉辭。」「綜論時勢，并籌善馭之術。指事言情，洞中窾要。」「極言迂儒主謀，無補軍國，論議深透。」「義正詞嚴。」「死節諸臣。」「遜國後諸臣。」「得此名貴語爲諸臣寫照，增光泉壤千古矣。」「回顧前湯孫一段。」「再用翻騰一段，文氣愈趨愈緊。」「發此一難，俾浮議者息喙，凌滄搖嶽，健筆獨扛。」「以搏捖作收束，筆力堅凝。」姚燮總評：揭日月之光華，揚風霆之赫穆，生氣迴出閎議，不刊傑作也。

《貽友人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奧衍。」「古峭。」「博奧奇崛。」「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感慨係之。」「古質斕璘，非五都市所有。」「憑弔興亡，意氣駿邁。」「情景如繪。」「結出本意。」姚燮總評：抒仲宣之鬱伊，導明遠之淒戾，情文之交勝者。

《報友人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秀逸。」「慷慨激昂，聲動簡外。」姚燮總評：總不肯作一凡語。

《玉清宮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峭勁。」「虛籠。」「氣偉采奇，如讀《列》《禦》。」「寇書。」「漸漸引入。」「清空中風骨自遒。」「符采相勝。」「長句排奡，氣態載辭。」「馮云《輟耕錄》作『成吉思』，《蒙古源流》作『成吉斯』，原本『成』誤『戊』。」「寫通密出世濟時，典贍有法，尤妙在綰住，道家落筆。」「莊雅。」「元氏慘壄。」「濟軍。」「救民。」「出玉清宮。」「清麗不俗。」「古樸似銘辭。」「有證佐更不寂寞。」「腴暢。」「自述得體。」「奇崛。」姚燮總評：叙事井井有條，立言亦得體。

《有道先生安頤蔣君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古奧似子。」「沈雄悲壯。」「筆致錯落，與前相應。」「事極平常，寫以淵雅之才，遂覺情辭斐美，墨采騰奮，此名手勝人處。」「古音古節，韻若球琅。」「譎詭其辭，明絢其采。」「搖曳生姿。」「比附切當。」「含意纏緜，授辭婉委。」「華腴不減顏、鮑。」「體物瀏亮，筆有餘妍。」姚燮總評：抽弦槃上，靜息酥聲，聆之彌幽，味之愈永。

《趙開府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批：「格老氣蒼，筆力健舉。」「《法言》：『螭虎桓桓，鷹隼翬翬。』翬，側板切，鳥摯擊勢也。」「勁氣直達，一掃浮靡。」「以短峭勝。」「以排奡勝。」「雄深雅健，自鑄偉詞。」「名言。」「磊落以使才。」「句峭絕。」「酌奇而不失其眞。」「一氣奔赴。」姚燮總評：斟經腴與史腴而揚聲鍊色，是能胎《淮西碑》而不襲其貌者。

《禹陵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從大禹、神禹稱謂上落想，閎深肅括，瑰偉其辭，乃不負此鉅製。」「源遠流長，瑞啓神聖。」「筆意(姿)(恣)肆，力矯庸冗。」「莊重不佻。」「雄健有力。」「瓌辭彪炳。」「凝鍊中有駿邁之氣。」「孟堅雅懿，平子淹通。」「蹊徑一新，與起意足相輔遙應。」「『口哼』，誕也，見《荀子·哀公篇》。哼，他昆切。」「偉議獨抒。」「總不作一脆恭語。」「略作跌宕，正爲下一結取勢。」「收得盡，鎮得住，搏捖有力，氣息沈雄，是大手筆。」「清湛。」「遒古。」「幽異恣肆，似出鴻寶。」「勁直而下，餘味曲包。」姚燮總評：宏博奧衍。

《越王峥歐兜尊者道場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反振。」「駘宕生姿。」「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是作者眞本領。」「峭秀。」「穿穴梵史，典麗斋皇。」「娟麗可愛。」姚燮總評：似唐碑。

《爲如皋公與僚屬祭鎮海吳將軍文》《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二：張壽榮眉評：「氣疏以達。」「運典生動，迥殊俗手所爲。」「意愜關飛動。」「叙述曉暢。」「研鍊精深。」「聲情激越，慨當以慷。」「含毫邈然。」姚燮總評：此首純以端整勝，始知文人之筆無所不能。張壽榮總評：作者諸篇多沈博絕麗，大氣盤旋而出，接之如十色五光，令人目迷心眩。是首雖整作，要亦胎息深厚，音韻鏗鏘，臻此正自非易。

《咏庭中葡萄》《隨園詩話》卷一：山陰胡天游稚威，以曠代才，受知於大宗伯任香谷先生。其待之之厚，不亞於令狐相公之待玉溪生也。館於其家。

八月五日，宗伯指庭前葡萄曰：彼實垂垂矣。若能以「儕」「洼」險韻，刻劃其狀，當令某伶進酒爲懽。稚威刻燭二寸，成四十韻。其警句云：「一樹微藏曉，添幽得小齋。」「拏藤高屋起，縛架碧霄排。翻水層篩網，行天爪擲釵。」「枚鑿千釘錯，結古百繩偕。」「見擬通身膽，環雕出目蛙。巧懸漚泡住，危累彈丸佳。多覺欺隣棗，貧猶敵庾鮭。」「粉粘雲母膩，光逼水晶揩。軟謝金刀切，津宜貝齒潛。」「人窺雨餘館，涼破日斜階。」「寒別關門遠，肥憐壤性乖。豈知根入塞，不比橘踰淮。」一時傳誦。

《烈女李三行》《隨園詩話》卷三：本朝詩家，序事學古樂府《孔雀東南飛》而絕妙者，如陳元孝之《王將軍歌》、許衡紫之《伍節女歌》、馬墨麟之《戴烈婦歌》、胡稚威之《〔孝〕〔烈〕女李三行》：皆古藻淋漓。惜篇頁繁重，不能盡錄。《隨園詩話補遺》卷七：山陰胡稚威天游，曠代奇才。丙辰，同舉鴻博，終身紆鬱而亡。余初抄其駢體文三十篇，爲楊蓉裳篡取去。乃於別處搜得《烈女李三行》一篇，初嫌太長，難入《詩話》；然一序一詩，俱古妙，不忍聽其煬沒，今刻續集，不妨載之。其序曰：「女李三者，【略】。」《批本隨園詩話批語》：稚威古文甚佳。此詩及序，皆非其至者。《文獻徵存錄》卷五：此篇筆勢放縱，實爲奇作。《筱園詩話》卷三：胡稚威之《烈女李三行》一篇，皆淋漓沈鬱。神骨色澤，氣味意旨，皆逼古人。

《鴻都》《全浙詩話》卷四八引《畫漁餘話》：胡徵君天游《鴻都》詩一聯云：「黃瓊不待遺書出，方朔寧因索米來。」其次句，將「東」字截去，或以爲本諸明初詩人凌柘潭，不知「青牛到日迎方朔，丹竈開時其稚川」，其中唐沈傳師已截用之，豈創自柘潭乎？

《聞鐘詩》《文獻徵存錄》卷五：又有《聞鐘詩》云：「杳杳斷鐘微，幽人夜方艾。定知黃葉寺，更在秋山外。何時成獨往？適與支公會。煙暝凍猿啼，雪路應相待。」識者比之王籍若邪溪作，不多得也。

傳記

朱仕琇《胡天游傳》　方天游者，本姓胡，一名駿，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也。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今上即位，詔天下舉博學鴻詞，天游以鄉副貢來應詔，主舉主任尚書蘭枝家。時四方文士雲集，每稠人廣座，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文成奧博，見者嗟服。一日赫然名振京師。同舉者皆得顯官，而天游以病不能試，罷。天游於文，工四六偶儷，得唐燕、許二公之遺。詩亦雄健有氣。其古文自言學韓愈，翌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然自喜特甚。時桐城方苞爲古文有重名，天游力詆之。前人如王士禛、朱彝尊詩文，偏摭其疵痏無完者，士大夫皆重其才而忌其口。《一統志》成，當進御，鄂、張二相國屬表於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爲具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招邪？」卒不至。其任氣不肯輕下如是。湖北萬御史年茂，目爲浙江一人。天游居京師十餘年，名日以盛，忌日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卒爲忌者中傷而罷。蓋天游負才名三十餘年，兩舉鄉貢，皆抑爲副；再膺特薦，卒不遇，而天游亦已老矣。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因往依之。以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病卒于蒲州，年六十三。子元琢舉乾隆庚午順天鄉試。兄驥亦奇士，遇余京師，以余知天游，丐爲傳，因書此歸之。贊曰：天游氣剛好奇，似唐員半千；自高其才，似蕭穎士。嘗自比管樂，詆訶詩文，摘人所行闕失，不避卿相。其淪落不遇，非盡由數之奇也。然使天游懲窮而易所守，豈足以見天游邪？乾隆乙丑，余與叔兄仕玠應試京師，天游集天下知名士十五人修禊陶然亭，余兄弟與焉。時天游年五十，今十餘年。余來京師十五人者，大半零落，而天游亦以窮死。悲夫！天游篤交游，重意氣，自行雖過中道，要不失爲天下奇士。其兄驥言天游事母至孝，與兄驥友愛無間，驥語及，輒流涕。嗚呼！此又其可尚者也。

袁枚《哀辭》　戊寅，程魚門信來，曰：「胡稚威死矣！」嗚呼！稚威固不死也。稚威之言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壞意奇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稚威所爲文絕涯涘，窮攀躋而爲之，好爲魁紀公家數，險翌峭盭。觭耦不仵，如縻輅缶鼓；靜戛堯樂，如古冢簡荒。厓碣得認一字，羣儒相揖而賀。雍正十三年，詔舉博學鴻詞，禮部尚書任公蘭枝以君薦，首相西林鄂公欲見之，不可彊聘焉。【略】相公驚，揚于朝曰：「必用胡某，以榮館閣。」未幾試殿上。諸人捧黃紙加墨，而稚威鼻觔癢不止，血涔涔下污其卷幾滿。相公歎息，延爲三禮館纂修。相公薨，稚威益困，質長安半椽自居。四方求文者輦，金幣踵門，而稚威性豪，歌呼宴客，所獲立盡。諸

公卿爭欲致門下，每試爲推挽者麕至。稚威意氣岸然，不屑一顧。策文至一千言，論或數十字，與常式格格不合。登甲科屢改乙科。稚威凡三中乙科。乾隆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衆未對，大學士史公貽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叩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稚威者。吾與稚威同薦鴻詞，初見謂曰：「美才多奇才，少年少修業而息之，他日爲唐之文章者，吾子也。」呼車行，稱余于前輩齊次風、商寶意、杭堇浦、王次山諸先生，而勸之來交，是時余生二十一年矣。余外出爲令，離稚威十五年，而稚威死。臨死修志太原。病，太守周西鯨來視稚威，稚威已撤帳盛服，殲殪拱手曰：「公來甚佳，別矣！」卽瞑，氣縷縷若勝煙。須臾，張目曰：「不能不再生人間，爲南人乎？爲北人乎？公爲籌之。」周泣下曰：「南人歸南。」曰：「然。」遂氣絕。嗚呼！稚威果不死也。

《國史文苑傳》卷二下　天游，山陰副榜貢生，爲禮部尚書任蘭枝所舉。時四方文士雲集京師，每稠人廣坐，天游輒出數千言，落紙如飛，縱橫奧博，見者嗟服。古文自言學韓愈，澀險處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非其至也。初以持服不與試，及補試，仍不終作，世論惜之。性耿介，公卿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十六年舉經學，又報罷。客游山西，卒于蒲州。著《石笥山房文集》六卷。

《疇人傳三編·胡天游傳》（存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五　胡天游，本姓方，字稚威。浙江山陰人。一名駿。少好學，聞人有異書，便往求借，諷誦研究至廢眠食。文辭藻拔。雍正中兩中鄉試乙科，皆姓方。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徵，詣京師，始改今姓。入試以疾罷。十六年舉經學，終不遇。天游負才名，狷狹尚氣。桐城方苞以古文辭雄於世，天游獨輕之。前人如王士禎、朱彝尊所著詩文，並索垢求瘢，厲色訾詆。人皆重其才，而畏其口。所爲文，自云學韓愈，而時似唐劉蛻、元元明。善四六偶儷，絕奧博可喜。

又引《國朝正雅集》卷二　齊召南云：曩者，詞科之設，海內徵士二百餘人衆集京師。才學各有專長，而言詩文工且敏者，磊落擅奇，下筆縱橫、矯挺，不屑屑蹈常襲故，雄聲環瑋，足與古作者角力，必首推山陰胡子稚威。及召試，疾發，卽橐筆出。士論惜之。又十餘歲，詔舉經學，公卿以稚威薦，在廷其羨得人及奏名九列中，有忌者沮之，以是稚威終不遇。又數歲客死太原。

《清朝先正事略·胡稚威先生事略》（存目）

紀事

《全浙詩話》卷四八　天游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浙江、北直兩中副榜，榜姓方。乾隆丙辰，舉鴻博。

《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和叔初至京師時，善山陰貢士胡天游。天游故奇士，負才氣，慕陳同甫之爲人，傲睨當世士。及見和叔，服其才，傾心相引重。天游豪蕩自喜，不肯循尺度，爲勢要所排斥，竟窮死。和叔介然有節概，審去就，嚴取舍之辨。而其晚歲，窮與天游等。年五十九卒。【略】胡天游，字稚威。治古文，自云學韓愈氏，艱澀時似樊宗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五引《松軒隨筆》　稚威先生自言所作當在儲畫山、方望溪、李穆堂三人之上。先生生平駢體文最長，而三人所長不在駢體。先生必舉而相較者，蓋以三人一江蘇，一安徽，一江西，皆同時負文學重名，故欲駕而上之。其平日負氣不肯下人，卽此可見。

《鶴徵後錄》卷二四　胡天游，一名駿，字稚威，號雲持。浙江山陰人。雍正己酉副貢生，由禮部尚書任蘭枝薦舉。著有《石笥山房集》。　雲持性耿介，學極淵博，才思浩瀚。【略】己巳詔舉經學大學士。【略】朱梅崖云：天游少好奇任氣，有異才。于書無所不窺。于文工四六偶儷，詩亦雄健有氣，古文自言學韓愈。當進御鄂張兩相國屬表于齊檢討召南，檢討因推天游。鄂相國驚歎其文，欲招之。檢討曰：「天游奇士，豈可招。」卒不至。居京師十餘年，名日盛，忌日深。歲辛未舉經明行修，爲忌者所中而罷。嘗與田侍郎懋有舊，田家居山西，往依之，卒于蒲州。

《文獻徵存錄》卷五（存目）

強濚《石笥山房集序》　今按徵君薦主爲溧陽任大宗伯，其時交章薦者不止任宗伯一人也。大學士史公貽直、協辦大學士阿公克敦，以學問淹博薦工部尚書；劉公統勳，以品行端潔、博覽經籍薦倉場侍郎；彭公樹葵以人樸

直、潛心經學，薦大理寺卿；王公會汾以淹通經史、博習藝文薦，皆掌故可考，李既汸曾著之于錄。而朱之傳顧不及。卽任宗伯之獨契徵君，亦由門下任編修應烈、陳舍人兆崙首舉山陰胡稚威而後列之薦剡，此見于《詞科餘話》，而傳又未之及。

楊以增《石笥山房集序》　閱千餘年，至我純廟御極之初，詔舉鴻博制科，中外舉當世豪儁以應，僅二百餘人。山陰胡稚威先生在舉中，同舉推爲首選。洎臨場，抱病，天下爲之扼腕。而先生之名益重，迄今無闕。

《茶餘客話》卷二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兩先王，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又卷九　辛未，各省薦舉經學，【略】生平著述擇其尤異者以聞。後以吳鼎、梁錫璵、顧棟高、陳祖范名上，俱授司業。集議之初，浙江胡天游、江南蔡寅斗亦在選中，而胡名尤重。舉主凡七人，宣城梅大鋗奏二人久居京師，聲氣廣播，恐非眞才，遂不被恩命。然爲詞章之雄，蔡不過時文著名而已。

朱克敬《儒林瑣記》　胡天游，字稚威。浙江山陰人。富于文學，自負特盛。嘗曰：「千古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離文章，則聖賢仙佛皆死。」同時方苞，以古文著名，天游獨疵詆之，目爲「文俑」。薦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十六年，復薦經學。有忌者以蜚語聞，高宗聞問廷臣：「經學生胡天游何如？得毋奔競否？」大學士史貽直頓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是無敢言天游者。後客死山西。已瞑矣，友人奔視，天游忽張目曰：「不免再生人世，爲南人乎？北人乎？」友曰：「南人歸南。」天游曰：「然。」遂瞑。天游文奇崛奧峭，往往不可句讀。著有《石笥山房集》。

《新世說・言語》　胡稚威嘗言：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瑰意琦行，離文章則其人皆死。（胡名天游，浙江山陰人。少有異才，於書無所不窺。雍正癸卯副貢生。乾隆癸卯，任蘭枝薦舉博學鴻詞科，以持服不與試。再舉經明行修，亦爲人所齮。鬱鬱而卒。著有《石笥山房集》。）

著録

齊召南《石笥山房集序》　今年夏，得其子元琢去冬書，言方刻遺集，乞爲序。余雖病謝，筆墨誼安可辭。太史公曰：「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俶儻非常之人稱焉！」此論人也。卽以詩文論，如稚威，詎非俶儻非常之才必不可磨滅者歟！第余所知其生平，隨手散佚既多，則未知今日校刻果能萃其菁華否也。猶憶余告病還里時，稚威送至潞河舟次，執手欷歔，謂何時復得相見？嗚呼！屠軀猶在，良友已矣！墓有宿草，而後知爲位以哭，悲夫！卽書以寄其子，天台齊召南撰。

包世臣《石笥山房文集》　《石笥山房文集》六卷《詩集》十二卷，山陰胡稚威徵君之所作也。徵君應乾隆初鴻博科，同舉二百餘人，推徵君爲首選。其詩文散見于外者罕。道光丙午，徵君之四世諸孫秋潮大令出家藏鈔本，刻于山左。大令之嗣君冠山贊府官南河大令，以東省刻工劣，又徵君文學淵奧，摭拾祕籍，多人所未見，鈔本時有錯誤，遺憾蓋闕，爰命贊府于南中覓良工，求方聞士詳加校覈重刊，以廣其傳，甚盛舉也。予適就倉河壖贊府，索弁首之辭。【略】冠山自公少暇，袁浦足游客碩師，其諄請訂定必成完璧，則藝林之一快也。道光庚戌二月望安吳包世臣書。

楊以增《石笥山房集序》　然先生無專集行世，唯以坊選中一鱗半爪見珍藝林。予在黔得鈔本四冊，續又鈔逸稿兩冊，藏弆海源閣。嗣聞有趙、阮兩刻，而版本竟不可見。道光丙午，先生四世諸孫秋潮大令任吾東之博平，出家藏傳鈔本，得文六卷、詩十二卷，付棗棗。苦校勘未精，鐫刻未善，囑其嗣君冠山贊府訪碩儒、求良匠重刻之。贊府需次南河，予重其志揚先德，出所藏畀資參覈。而淹聞渺慮之，嘉興高君伯平諾贊府司其事。又從南豐譚桐舫司馬得影鈔趙刻本與黔之鈔本，同擇善而從。其集內徵引古籍有原書可檢者，據正錯誤，蓋什得七八；若有必不可通，仍缺之，以待來哲。于校正大令原刻之外，坿錄補遺三卷。先生著述，至是亦幾詳備矣！

強漱《石笥山房集序》　秋潮大令梓其高叔祖稚威徵君《石笥山房集》。梓既成，郵寄于余，乞要爲勘讐而並序之。秋潮在山左，良吏也。能于簿書倥傯之餘，謹持其高曾手澤，紹其先人。三十年搜輯之勤，一旦付之剞劂，學道之深心卽于斯可見。余展誦數四，別風淮雨之謁，洵不能免，略爲訂其謬誤之顯然者，已數十百條。苦無原本、善本可校對，第簽出之，以存疑而已。竊思徵君在當時，其懷奇握異，遇而不遇，實爲一代文獻所關然。是編所裒輯以弁于簡端者，不過齊息園侍郎一序，袁簡齋、朱梅崖兩先生一傳、一哀詞

耳！此外舊聞尚多闕略。

胡學醇《石笥山房集識語》 高叔祖稚威先生，學識淵穎，困於所遇，以經生終。而著作等身，爲一時名公鉅卿所亟賞，海內知名士俱樂與游焉。先生歿後，天台齊少宗伯曾爲作詩文集序，擬辦刻，卒未果。百餘年來，已多散失。先君搆得詩古文詞若干首，集爲成書，即擬梓行。以抄本錯落甚多，詳加考訂。嗣因作宰東粵，簿書鞅掌，垂三十年，未暇從事丹鉛，不及蕆事而即棄世。（醇）學殖淺陋，未敢妄參愚見，欲繼志而未能。服闋後，捧檄山左，時族姪春江、懷江已入詞垣，並皆淵博。出是書而授之，囑爲校核。今春郵寄來東，亥豕魯魚，大較俱已考正。其跡涉擬議，難以臆斷者，猶從闕疑。權付鋟梓，以便就正。倘蒙博雅君子惠賜指南，俾成完璧，幸甚！道光丙午夏日元姪孫學醇謹識。

高均儒《石笥山房集跋》 大令又寄其里中族人新刊詩及詩餘本，命冠山示校。詩卷亦分十一，但未分體，亦未編年，似家藏稿本。均儒案題迭勘合十三卷中所未刻者，尚有二百七十餘首，仍分體續編《補遺》二卷。冠山謂里中必嗣刻文集，當要有須續補者。語畢，肅然起曰：「家君繼先大父之志，謹刊是集，復命鳴泰重刊，先後跋識僅略述始輯之勤，而是集行之久遠，恐後之讀者未由知先大父名字，鳴泰心彌歉焉！」均儒深敬其篤。念前徽用意微至，因續補詩成，而類書刻者、錄者名氏如右。竊嘗見古作者以後學徵引往哲緒論，每直書某氏某名，著目錄者于撰述之儒先亦皆書其姓名，具在册籍，則茲之所書，似亦義例之所當然，非勉徇冠山之意，而姑爲是贅說也。咸豐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七日鼓山高均儒書。

藝文

袁枚《哀辭》 稚威名天游，一字雲持。山陰人。爲之哀辭曰：接萬靈于明廷兮，開銀甬之九羊。有諸嚴繹繹至地而滅兮，乃斯人之降祥。鉤文在手兮，百怪入腸。得書靈寶兮，問字侯剛。截截墨斂兮，嶽嶽神光。呑海水口猶哆兮，夫寧肯飲酒于宵梁。昔人之請雨華山與歌巾舞兮，至今不能其句讀。惟吾夫子之振奇兮，思乙乙其來。又游膏方以膚行兮，射奇鶬而張彀。唱朱千苓落之余謠兮，馳成博古諸之文。囿惜混元之睢刺兮，多溫蠖之紛紛。悞鵷鴉爲鳳皇兮，彊符拔曰麒麟。九皇既不構夫雲屋兮，又焉知獿人虞慶之說僞而孰眞？彼崎人之份偃兮，徒雉噫而鼈咳。目作宴瑱飽兮，面作欺顐猜。或傑倯以媒但兮，或槼獠以相排。幸閼亦與殷翼兮，謀挾君而高舉。將籥雲以騰虛兮，卒遇巷而失主。閟慍惀之修美兮，終墫然其獨舞。予固知萬賤之直兮，不能挽一貴之曲也。恐圍心而虛天下兮，終不能取上駢而禁生其巨目也。彼麗麗臣臣之日行千里兮，豈三羣之蟲所能度也？果千烋之孔揚兮，又何慬乎一時之貉宿也。昔予瘳曳于長安兮，曾儃儃以趨從。頷頤而不予眲兮，愛予之意過其通。示大道之首首兮，期儒名之翁翁。沈牖兮人去，弔鳳兮雲遙。生紼謳于痛苦兮，悲濫脇之孤操。豈躍冶于衍亨之瀆兮？抑每生于蹏通之郊。吾不能神禫其祠而珍怪其聲兮，夫甯君魂之可招。

鄭燮《贈胡天游弟》 作文勉強爲，荆棘塞喉齒。乃興勃發處，烟雲拂滿紙。檢點豈不施？濤瀾浩無涘。昨讀《秋霖賦》，觸手生妙理。塗抹古是非，排撻世歡喜。抽思雲影外，造語石骨裏。李廣飛將軍，自然成壁壘；列子禦風行，庸夫尋轍軌。錢塘江雨青，山陰石發紫。何必採靈芝，千崖看秀起？山靈愛狂逸，魑魅識才技。雜沓吾揚州，烟花欲羞死。

高均儒《石笥山房集題辭》 稱心比義，敷辭删字。典奧不刊，匪爲苟難。惟會斯旨，實求其是。秩秩之章，久而彌光。賢哉後裔，競傳遺軌。萬卷包羅，貌峻而和。咸豐二年八月高均儒書。

包世臣《石笥山房集題辭》 遺象百年出，詞壇識是翁。精神奇益壯，著述老彌工。翌體驚都下，清名達禁中。文章眞不死，津逮亮無窮。

朱緒曾《石笥山房集題辭》 學術琦瑰子，文章魁紀公。灃蘭亦託怨，高瑟不躬工。袞袞□望閣，翹翹獨賦弓。高翔鳷鵲彩，儷彼鳳凰桐。

雜録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引《松軒隨筆》 人之不朽在立德、立功、立言。然有德與功而無文字紀載之，亦湮沒耳。是立德、立功仍賴有立言者乃能傳於後世也。胡稚威曰：「古今人皆死，惟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離文

章則其人皆死。」此文章指凡有著述而言。稚威此言雖不免有鋒鋩，然論實警快。

《霞外攟屑》卷四　胡先生天游，一名騄，字稚威。（庸）按：元有胡天游，岳州平江人。著有《傲軒吟稿》一卷，入四庫集部別集類。又按：蔡邕胡夫人墓表，夫人生五男：長曰整伯齊，次曰千億叔韡，次曰寧稚威，次曰碩季叡。伯、次未加冠，遭厲氣同時夭折。叔上郡孝廉。季更歷州郡。寧舉茂才、葉令、京令。爲議郎。是稚威乃胡廣第三子寧之字。又國初西泠十子中，毛先舒字稚黃，一名騄，字馳黃。先生好奇。何以名字類同古人？且何取於中庸公子，而與之同字耶？

夢麟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　樂府宗漢人，五古宗三謝，七古宗杜、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必議其不醇也。近日臺閣中無逾作者，倘天假以年，烏容量其所到。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馬軍驃騎舊頭領十員：【略】醜郡馬夢文子（麟），有《大谷山（堂）集》。

《湖海詩傳》卷一〇　夢麟，字文子，號午塘，西魯特氏。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戶部侍郎。有《大谷山堂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先生樂府，力追漢、魏。五言古詩，取則盛唐，兼宗工部。七言古詩於李、杜、韓、蘇，無所不效，無所不工。風馳電掣，海立雲垂，正如項王救趙，呼聲動地；又如昆陽夜戰，雷雨交驚。雖係才多，實由天縱。歸愚宗伯序之，謂：「胸次足以包羅衆有，筆力足以摧挫古今。」蓋知言也。先生嘗云：「五言必從悟入，而七言古詩忽起忽落，信手拈來，縱橫如意，亦非妙悟不能。」尤屬前賢所未發。生平宏獎風流，惟恐不及。典乾隆癸酉江南鄉試，予得出其門下，既進謁，歷詢南邦人士，予以鳳喈、企晉、曉徵、來殷、升之、策時、東有爲對。未幾，視學江蘇，取來殷諸人，悉置之首列，而于鳳喈輩推奬不遺餘力。既而召陟司空，旋改司農，預參機務，上意將大用之。忽病瘵以歿，木隕山頹，宜爲清流傷悼矣。先生嘗作古詩四章贈予，又有句云：「軼塵孤往奮仙翮，當今豪傑王與桑。來殷、企晉及德甫，盤窪變滅龍騰驤。」其推許如此，而白首無成，良自愧爾。

《羣雅集》卷四　司空卓犖沉塞，蒼勁雄渾。如蛟龍屈蟠，江河競注。阮吾山云：「沈宗伯以學勝，司空以才勝。」定論也。視學江蘇，所賞拔如王西莊、錢竹汀、吳企晉、曹來殷、趙升之、張策時、嚴東有輩皆成大名。宜士林至今猶思之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　字文子，號午塘。蒙古正白旗人。乾隆十年進士。官戶部侍郎。有《大谷山堂集》。

又《聽松廬詩話》　午塘先生未弱冠而入詞垣，未三十而躋入座，且屢掌文衡，進參樞務。而其爲詩，五言則蕭寥澄曠，七言多激楚蒼涼。方處春華之時，已造秋實之境。蓋得於天分，非人力所能與也。

又　夢文子樂府詩有云：「遠憶送者，此時到家。」凡行人初別家時，胸中皆有此意，却被道出。

又引《春融堂集》　乾隆二十二年，命督辦荆山橋河工程，三月報工竣，賜戴孔雀翎。七月，沂水散漫入運，爲沛邑害，公奉命與在工諸臣分任責成。公之在工也，役夫數十萬指，咸畚挶趨事，昧旦而興，指揮董率，日在泥淖中與丁卒同勞勩，故告成較捷。然公之疾亦自此始矣。公歿年僅三十有一。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夢麟，字文子，又字謝山。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沈德潛曰：「文子樂府宗漢人，五言古宗三謝，七言古宗杜、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必議其不醇也。近日臺閣中無逾作者，儻天假以年，烏能量其所到。」《雉朝飛》云：「雉朝飛，其羽灼灼。雉前趍，子後躍。于田于薄，是飲是啄。我弗如爾，行樂爾樂。我哀朝行出游，日暮獨歸。獨歸兮心悲，羣嗷嗷兮夜饑。我無術兮哺兒，先我死者知之。」《朝往香山》云：「夢覺鐘魚清，褰裳月在棟。盥濯辭精廬，山僧出林送。苔衣潤芒屨，昨宵知露重。亂泉聽乍失，溪澗溼餘凍。石骨生清涼，逼人寒欲中。日出照幽谷，山鳥發新哢。微風蕩空翠，流雲散巖洞。永懷煨芋者，隔岫聞清誦。」《廣武原》云：「秋高廣武原，日落亂雲奔。天地一龍鬬，鳳塵千里昏。平沙生朔氣，殘壘聚征魂。撥馬尋遺跡，荒郊戰骨存。」《夜過青浦》云：「理棹投暮煙，餘暉曖遙巘。」

《清朝先正事略・鐵冶亭先生事略》附　夢麟，字文子。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工詩，樂府宗漢人，五言古宗三謝，七言古詩宗杜、韓，皆能具體，一時臺閣中無出其右者。惜早世，未竟其才。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七言激楚復悲涼，五字蕭寥又老蒼。朔氣關雲奇句在，敲殘鐵板唱斜陽。（蒙古午塘夢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岱嶽刊詩絕頂摩，南金東箭盡收羅。午塘短折同容若，贏得孤寒涕淚多。

《晚晴簃詩匯》卷七九　張南山曰：午塘先生詩，五言則蕭寥澄曠，七言多激楚蒼涼，方處春華之時，已登秋實之境，蓋得於天分，非人力所能奧也。【略】午塘年僅三十一而歿，其詩已足名家。沈文慤稱其「樂府胚胎漢人，五言咀含《選》體。七言馳驟豪盪，宗太白；沈鬱頓挫，宗少陵；離奇瑰瑋，宗昌黎。近體亦不落大曆以下。」語非溢美。集中《長歌贈陳生宗達詩》，蓋自道其所得。其云「掀騰萬派湧眞氣，輓近奚必皆尋常」，又云「揮斥八極就繩墨，法隨言立堂哉皇」，則不啻自評其詩。

《雉朝飛》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借樂府題，悼亡詞古情摯，於安仁、子荊外又闢一門戶。

《哀歌行》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蓼莪之詩，皆直白語，而千古哀痛以此爲至。此作復相似，然前哀父母，後哀無母之女與幼女之母，人倫缺陷，一身當之，日夕縈懷，宜年命之不永也。

《西澗赴山將往雲罩憩天香禪刹》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西澗一路，予曾早發，讀此如置身其間。

《朝往香山》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曰清、曰新、曰生、曰眞，四者兼之。此種詩，可以滌人塵俗，發端尤警。

《廣武原》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夢謝山侍郎詩亦奇偉，惜多累句。由中年殂謝，未盡其才故也。惟《廣武原》一首最佳。

《觀象臺詩》　《梧門詩話》卷一：午堂侍郎夢麟，天才奇縱，尤長于五七言古詩，《燕喜堂集》六卷、《嵩雲集》四卷，大抵古體多而今體少。然如《觀象台》【略】沉雄瑰麗，獨出冠時，百餘年來，北方學者未能抗手。

《滿洲名臣傳・夢麟列傳》　夢麟，蒙古正白旂人。姓西魯特氏。乾隆十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十五年三月，充日講起居注官；五月，遷侍講學士，充廣西鄉試副考官；七月，遷祭酒；九月，提督河南學政。十六年，授內閣學士。十七年六月，湖北奸民馬朝桂踞羅田縣之天堂寨謀不軌，聞捕散匿，夢麟以河南商城縣界連羅田，親往查挐，上嘉之；七月，丁夏；十一月，疏言商城界江楚，峻嶺深岩，奸匪易藏，原設把總不足防守，請酌撥守備，增兵巡哨。勅下河南巡撫議準，撥襄城營守備一、兵一百移駐歸汝營轄。十八年二月，署戶部侍郎；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九月提督江蘇學政。二十年五月，授工部侍郎，回京；十月署兵部，十二月兼蒙古鑲白旂副都統。二十一年，在軍機處學習行走。二十二年，河督白鍾山奏請開濬荊山橋河，命夢麟馳勘，即速興工。三月諭曰：「自去年孫家集奪溜荊山橋一帶淤沙，爲患不細，令夢麟與白鍾山等疏淪並施，乃得剋期成功，甚屬可嘉。著交部議叙。」尋議加一級。時上南巡閱視河工，以大塘河以下積潦，桃、宿諸縣窪地成巨浸。分派夢麟率道廳等勘辦。尋奏「六塘河上承駱馬湖水，至清河以下分爲兩派：由武障義澤等河入潮河歸海，長三百餘里間，淤數十處，致水停積。已委募急挑南北兩堰，及去年水壞宿遷堰工，並各處缺口俱加修築；宿遷、桃源、清河等縣積水酌開溝十五、設涵洞五、建閘四，以資宣泄疏入。」報聞。六月奏荊山橋善後事宜四條：【略】得旨如所議行。【略】七月，兩江總督尹繼善以沂水散浸入退爲沛邑害，奏湖口開應行事宜。夢麟奉旨，與在工諸臣分任責成。九月，合疏奏淮徐海水患頻仍，必原委並治，支幹兼修，庶可甦積困而收實效。【略】得旨：「覽奏頗得要領，宜和衷共濟，不可草率塞責。」是月調戶部侍郎。十二月，各工先後告竣，議敘加二級。二十三年四月調工部，七月署翰林院掌院學士。八月卒。

《哀臨淮》　《清史稿》卷一一《高宗本紀・乾隆十八年八月》：賑兩淮板浦等場水災。又：賑江蘇銅山十二州縣水災。九月，江蘇銅山河決。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文子司空校士金陵，賞上元涂逢豫文，欲偕之吳淞閱試卷，以母老辭，薦嚴冬友以自代。司空作三絕句懷之，有「錦樣六朝隨水去，夕陽愁殺庾蘭成」之句。

盧存心

《隨園詩話》卷四　詩用經書成語，有對仗極妙者。前輩盧玉巖云：「頭既責余余責頭，腹亦負公公負腹。」

謝寶書《姚江詩錄》　桑調元序：予平生兄事友二人，一盧敬甫、一朱子齋。總角即交敬甫，動輒與偕，里號爲「雙先生」。同硯淬厲。敬甫才奇橫，同時莫之或先。予駑鈍，肩隨效所爲。敬甫倚馬萬言不加點，力掀岳瀆，拉熊鯨不動聲色。他才有以詩鳴者矣，不聞以古文也。【略】敬甫老賣文爲活，爲人作充牣，略不反顧。其自作亦散失，今所存如干。其弱冠作《勸行篇》，足比昌黎《原道》，爲宇宙有數文字。即不遇，何損？

《國朝正雅集》卷三引《杭州府志》　存心與同里桑調元以道義相切劘。家貧而氣節益厲。詩不一格，或澄淡似陶，或奇崛似韓，或豪騁似蘇，或深秀似王、孟。桑調元賦《鎮海樓》長律二百韻，存心即賦《浙江潮》二百韻以配之。

又引《寄心盦詩話》　盧敬甫明經爲召弓學士之父，經學淵源，其來有自。所爲詩，軒爽駿快，無語不探喉而出，不事深造，自然入古。如：「貧時坐握手，富時道旁走。」「貴賤如轉環，榮華那自必。」「君即早歸來，情愛日以遷。」皆去三唐人不遠。《謁陸宣公祠》：「直道幾人容汲黯？忠魂無路返長沙。」比事屬詞，亦殊超脫。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五引《碧溪詩話》　盧丈敬甫，余生也晚，不得一見。與其長公抱經學士、次公匏盧茂才交甚厚。敬甫丈有《白雲集》，桑調元序曰：余生平兄事友二人，一盧敬甫，一朱子齋。敬甫才奇橫，倚馬萬言，老賣文，爲人作充牣，不返顧。其自作亦散失，今所存若干，其弱冠作。《勸行篇》足比昌黎《原道》，爲宇宙有數文字。

彭紹升《盧存心墓誌銘》　紹升年十八中禮部試，出餘姚盧先生紹弓之門。於時紹升方專攻科舉文，而先生獨賞其五策，以爲是可與道古者。其後，紹升治古文，因以探古人所以爲文之本，慨然欲求師友於天下。聞桑先生弢甫講學濟南，通書晉謁桑先生，出所爲講義，肫肫然以聞道相勖勉。紹升退而益自奮。盧先生爲桑先生館甥，紹升既從盧先生游，因得習聞兩家風義之古。先生父盧太公與桑先生交最善，妻馮太宜人生盧先生。五歲得瘵疾，自知不久，太宜人雅重，桑先生時方議昏姻而未決也。聞其來關中門，須之入，再拜而請曰：「願以兒子爲託。」亡何，太宜人卒，桑先生感其意，進盧先生於門，授之學，遂以女歸焉。已而盧先生登高第，入翰林，以文章名節重於時，蓋太公之教則然，亦桑先生有以成之也。太公之卒也，與馮太宜人合窆於杭州北郭外道古橋先塋之次，在乾隆二十四年四月乙丑。其後三十年，繼室張太宜人亦卒，將以五十四年正月丙戌啟壙而祔焉。盧先生以志石之文未具，遺書紹升，命叙而銘之：太公諱存心，字敬甫。其先爲范陽盧氏。隨宋南渡，慶元中，敕封盧氏爲六府。其一姚江宣尹府者，太公所自出也。五世祖臺始遷杭州仁和之東里臺，生大繼，大繼生元和，元和生承芳，明季署知建平縣。承芳生之翰，娶楊宜人，生太公。太公少穎敏，讀書數行俱下。家有書數篋，桑先生每來，就太公談至夕，挾兩册去讀之。太公亦夕讀兩册。明夕又更互讀之。旦相見，各舉所得相考證，如數指上紋，如道家常纖悉事，輒相與拊掌稱快。因名其居曰三益堂。已而兩人同補諸生，皆第一。太公爲文，下筆輒數千言，爲詩輒累百韻。桑先生亦然，有倡必繼，繼必務出奇以相勝。桑先生語太公曰：「吾兩人生相得，死當相鄰。他日峙雙冢於湖山之畔，一題曰：『大清文人盧君之墓。』一題曰：『大清詩人桑君之墓。』不亦快乎。」桑先生素以詩自雄，尤以文推太公，故其稱如此。已而桑先生自悔其所爲，一以躬行爲先務。太公嘗應博學鴻詞徵，弗售。晚日益韜晦，粥粥若無能者。所爲文，應手散去。嗚呼！太公之所規則遠矣。其爲桑先生友也，豈偶然哉。太公爲人，篤於倫理，修長者行，窮交子弟，多所推助。故人吳紹庭臥病，數徒步往候之，爲處分後事，日往反十餘里，遂得疾，三日而病亟促，移居正寢而逝。時乾隆二十三年十二月既望，年六十九。以錢唐學廩生歲滿貢太學，封儒林郎内閣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翰林院侍讀。馮太宜人考曰景，以古文名，康熙中世所稱山公先生者也。太宜人歸太公六年卒，年二十四。生子文弨，即盧先生，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提督湖南學政。張太宜人生子文韶，餘姚縣學生。女一，適杭州府學生王士銘。兩太宜人俱篤修婦道。馮既早世，張均愛兩子，督使勤學，持門戶者數十年，精心計，通醫卜，卒年八十九。孫九人，孫女七人。銘曰：不知其人視其友，唯桑先生敦

厥守，太公匹之兩不朽。

《詞科掌錄》卷八　錢唐盧存心敬甫，廩生。副憲海寧陳公所薦。著有《白雲集》。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　盧存心，字敬甫，號玉巖，浙江錢塘人。恩貢生。乾隆丙辰舉鴻博。有《白雲集》。杭世駿《馮景傳》贊云：「景女夫曰盧存心，工詩。有子曰文弨，穿穴經史學。」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白雲詩集》　七卷，《別集》一卷，兩江總督採進本。國朝盧存心撰。存心原名琨，字玉巖，別字敬甫，錢塘人，恩貢生。乾隆元年，嘗薦舉博學鴻詞。是集首以《文廟從祀弟子贊》八十首，殿以《詠梅》七言律詩八十五首。前有桑調元序，稱爲總角交。其才氣亦調元之亞也。

《詞科餘話》卷二　仁和盧存心玉巖應詔北上，桑伊佐調元用喜予至京韻迎寄云：脈望仙難得，踆烏景似流。愁唫青玉案，史稿絳雲樓。隱鍛猶清興，將車且遠遊。已傳春草作，珠桂未須憂。

方世舉

《隨園詩話》卷一三　桐城二詩人，方扶南與方南塘齊名。魚門愛扶南，余獨愛南塘，何也？以其詩骨清故也。扶南苦學玉溪、少陵兩家，反爲所累，夭閼性靈。

《梧門詩話》卷一　方息翁世舉性疎曠，生平肆力于詩。晚年注韓，遂酷嗜之。年八十餘，猶伸紙濡墨，頃刻數百言，而精采曾不稍減。

《皖雅初集》卷五《尊瓠室詩話》　扶南先生與從弟南塘徵君皆爲坦菴宮詹第五子孝廉（章鈺）之孫，俱工詩，同馳譽於雍、乾間。先生爲朱竹垞門人，博學篤行，詩宗杜、韓。【略】近時選家多稱其近體，余獨愛其古詩，如長江大河，波瀾不窮，是眞得杜、韓法乳者。晚游揚州，卒年垂大耋矣。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扶南，一字息翁，博學工詩，有《春及堂集》。《周公瑾墓》云：「誰令烏鵲月明中？千里旌旗一夜風。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壻是英雄。行間老將醇偏醉，座上清歌曲未終。何事不如張子布？墓前飛過白頭翁。」《石印山》云：「天險長江日夜流，誰知木柹下巴邱？井中得璽開三國，石上成文誤九州。荆楚黃旗空授甲，洛陽青蓋竟封侯。前賢枉使英雄歎，那便生兒盡仲謀。」俱見精采。晚年爲《昌黎編年詩注》，將售以爲買山計，盧雅雨爲劖劂，且歸其貲。某侍郎舉以應鴻詞，固辭不就。與方南堂皆桐城老詩人，南堂亦舉鴻博不赴試。方氏以《南山集》獄多牽累，扶南不求仕進，實戒前車，非徒襟懷高朗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　扶南客京師十年，談者與李穆堂幷稱，齒同，貌同，好讀書亦同。性好佛，又不喜赴人飲。【略】其詩筆閎肆，固得力於韓也。

《過周公瑾墓》　《隨園詩話》卷三：桐城吳某告予云：「扶南三改《周瑜墓》詩，而愈改愈謬。」其少作云：「大帝君臣同骨肉，小喬夫婿是英雄。」可稱工矣！中年改云：「大帝誓師江水綠，小喬卸甲晚粧紅。」已覺牽強。晚年又改云：「小喬粧罷胭脂濕，大帝謀成翡翠通。」眞乃不成文理！豈非朱子所謂「三則私意起而反惑」哉？扶南與方敏恪公爲族兄，敏恪寄信，苦勸其勿改少作，而扶南不從。方知存幾句好詩，亦須福分。

《滕王閣》　《隨園詩話》卷三：詩不可不改，不可多改。不改，則心浮；多改，則機窒。要像初揭《黃庭》，剛到恰好處。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此境最難。予最愛方扶南《滕王閣》詩云：「閣外青山閣下江，閣中無主自開牕。春風欲揭滕王帖，蝴蝶入簾飛一雙。」嘆爲絕調。後見其子某云：「翁晚年嫌爲少作，刪去矣！」予大驚，卒不解其故。

蕭穆《方息翁先生傳》　先生姓方氏，諱世舉，字扶南，晚年自號息翁，世皆稱曰息翁先生。桐城方氏，故華族，冠蓋相望。先生獨與從弟貞觀世稱曰南堂先生並以詩鳴，天性高曠，不求聞達。少遊秀水朱太史彝尊之門，多見古書祕本，博學篤行。康熙間北遊京師，賢豪長者多就唱和，質疑、辨難無虛日，名譽日起。臨川李巨來督部尤推重焉，嘗以先生所賦長篇險韻張諸廣座，誇耀同人。中年以本宗孝標學士書案牽連，遠戍塞外。雍正元年，恩詔放歸田里。嘗寓揚州。時朝廷方開博學宏詞科，某侍郎欲羅致先生，舉以應詔，婉謝不就。生平所閱古今載籍均有評訂，或屢加塗改，上下朱墨交錯，其議論考據多有前人所未及者。少年好爲詩歌，卷軸甚富。晚年多所芟削，所訂詩集斷自甲辰南歸以後。嘗見友人顧嗣立俠君箋注韓詩，於韓公身

世多有不合，乃鉤稽羣籍，發明旨趣，爲《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十二卷。遂嗜韓詩，長篇瑰譎，亦往往似之。年八十餘，於廣坐酒闌鐙灺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千言，不復斤繩墨，而精采不少衰。其族子宜田宮保觀承撫浙時，屢以書訂期，請遊覽武林山水，卒不往。復書曰：「野人方與故里諸朋舊日劇譚會吟，掀髯鼓掌以爲樂，乃欲以爰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曠若此。卒於乾隆二十四年己卯，年八十有五。所著《江關集》、《春及草堂詩鈔》、《漢書辯注》、《世說考義》、《家塾恆言》、《蘭叢詩話》已久行世。其《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兩淮鹽運使盧公見曾爲刊於揚州。又有《李義山詩集箋注》，其表弟江都程太史夢星借刊之，世多有其書。余欲搜先生生平，評訂羣書，芟繁揭要，勒爲一書，名曰《春及草堂筆記》，久之未就，乃撮其出處學行大略爲之傳，以示讀先生之書者有所考焉！

《清朝先正事略・劉海峰先生事略》附　同縣方先生世舉，字扶南，一字息翁。博學篤行。於書無所不規。性疏曠，不求仕進。好爲詩，鎔鑄古今，自開生面。晚年注韓詩，酷嗜其體。薦舉鴻博，固辭不就。方恪敏撫浙，以舊好招之，亦不赴。年八十餘，精采不少減。著有《春及堂集》，與從弟南堂齊名。

《廣陵詩事》卷三　桐城方息翁（扶南）工詩。方環山（士庶）、西疇（士虔），皆其族姪。環山沒，詩稿歸息翁點訂。江都葉義方（敬），息翁女壻也，詩學亦多授於息翁。息翁投馬秋玉句云：「不知何事同秋澗，逢著清流便有聲？」

《國朝正雅集》卷四　方恪敏云：家息翁先生博學篤行，於書無所不讀，而性疎曠，不求仕進。好爲詩，生平用力尤多。晚年注韓，遂酷嗜之。長篇蕩漾，不復斤斤繩墨。年八十餘，猶於廣座鐙紅酒綠中伸紙濡墨，頃刻數十百言，而精采曾不少減。某侍郎舉以應鴻詞，則固辭不就。及余撫浙時，樅江一水可達，屢訂期不至。復書謂：「野人方與諸朋舊劇談高會，日掀髯鼓掌以爲樂，欲爰居享我耶？」其襟懷高朗，當於古人中求之。

《謝沈歸愚》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寄心盦詩話》：沈文慤公選《別裁集》，欲以方息翁先生詩入選，謂其詩鎔鑄古今，自開生面，不受前人牢籠。而先生寄詩止之，有「天下聲名須後定，故人嗜好恐阿私」之句。不知文慤集中不收生存者，何以欲收息翁詩耶？

《感舊・校書稽古拾遺堪》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虛舟承父學，與靈皋交最善。以禮義堅然相信，而行身有法度。方扶南《感舊》詩云：【略】蓋科臣掌封駁，品卑而權特重，不隸臺臣。雍正元年，始命六科胥隸都察院。廷臣無敢言者。虛舟以戶科抗章，語侵憲長，左官吏部。其侃直尤足紀也。

《感舊・白髮留雙眸》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長洲陸漻字其清，隱於醫，善別宋、元板。【略】朱竹垞典試江南，亦造門訂交。晚選《詩綜》有闕，向借。何義門嘗爲跋二先生往來尺牘，引與方扶南交。扶南《感舊》詩云：【略】其《佳趣堂書目》置書年月，自康熙十四年至雍正八年，蓋年八十七矣。然絳雲一炬，在順治庚寅，陸甫七齡，扶南特言其及見蒙叟耳。專諸巷琢硯顧媼亦義門所稱，引扶南詩云：「手老尚摻摻，樓高自捲簾。」

《感舊・漂搖魏闕近江湖》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何義門謂汪文升之入直，以自請隨駕見知。然近爲江黃拜帖事，頗搖動。果能一往謹飭，或當漸釋云云。戊子以中允居憂，後有疾忌者以近狹邪謗傷之，遂不復銓補。閒居日南坊第者十餘年，癸卯卒。方扶南《感舊》云：【略】中允年二十遊京師，受業於湯文正。爲書有奇勢，橫縱自放，而分間布白，無分寸失。名公卿碑版多出其手。

袁　機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一　袁機，字素文，浙江仁和人。太史子才之妹。幼許字如皋高氏子，後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適高。高躁戾佻蕩，傾奩具爲狎邪費，不足扑拷，外至以火燒灼之。姑救之，毆母折齒。既欲鬻妻，以償博者。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養母氏。高氏子死，哭泣盡哀，血淚盡。越一年，亦死。女子中苦行無逾此也。檢篋笥，得手編《列女傳》三卷、詩一卷。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四　機字素文。錢塘人。江寧知縣枚第三妹。如皋高某室。有《素文女子遺稿》。

又引《杭郡詩話》　素文幼字於高，後高以子有惡疾，請離昏。素文言女

從一者也，婚不可離，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適高。高狂暴無人理，傾奩具爲狎邪費，不足，撲挾交下，甚且以火燒灼之。姑救之，毆之折齒。既欲鬻妻以償博。進不得已，歸依母氏以居。長齋素衣，克孝其母。高氏子死，哭泣盡哀。越一年，亦死。方病亟時，其弟樹爲治湯藥。素文笑云：「弟鬚無多，當留爲苦吟撚弄，勿燎卻也。」羸憊之中，閒雅尚如此。

《新世說・賢媛》 袁素文，幼許字如皋高氏子。高以子有惡疾，願離婚。素文曰：「女從一者也。疾，我侍之。死，我守之。」卒歸高。高躁戾跳蕩，傾奩具爲狹邪資，不足，日撲挾，至以火炮烙之。姑聞奔救，毆母折齒。既欲鬻素文以償博負，不得已，始歸母家。長齋素衣，孝養母氏。高病狂死，哭泣盡哀，血淚交迸。越一年，亦卒。檢其篋笥，得手編《烈女傳》三卷、《詩》三卷，中有詩云：「有鳳荒山老，桐花不復春。死猶憐弱女，生已作陳人。燈影三更夢，曇花頃刻身。何如蜩與鷽，鳴噪得天眞？」（袁名機，簡齋之妹也。）

《秋夜》、《鏡》 《隨園詩話》卷一〇：余三妹皆能詩，不愧孝綽門風；而皆多坎坷，少福澤。余已刻《三妹合稿》行世矣！茲又抄三人佳句，以廣流傳。三妹名機，字素文。《秋夜》云：【略】。《閒情》云：「欲捲湘簾問歲華，不知春在幾人家？一雙燕子殷勤甚，銜到牕前盡落花。」他如：「女嬌頻索果，婢小嬾梳頭。」「怕引游蜂至，不栽香色花。」皆可誦也。遇人不淑，卒於隨園。香亭弟哭之云：「若爲男子眞名士，使配參軍信可人。無家枉說曾招壻，有影終年祇傍親。」豫庭甥哭之云：「誰信有才偏命薄！生教無計奈夫狂。」「白雪裁詩陪道韞，青燈說史侍班姑。」

《閨雁》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一：應自歸母家後作。自憐隻影，靜正守貞外，絕無怨尤，可以哀其志矣！

《清史稿・藝文四・素文女子遺稿》 一卷，袁機撰。

袁杼

《隨園詩話》卷一〇 妹嫁韓氏，生一兒，名執玉，十四歲《咏夏雨》云：「潤回青簟色，涼逼采蓮人。」學使寶東皋先生愛之，拔入縣學。未一年，得暴疾亡。目將瞑矣！忽坐起問阿母曰：「唐詩『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曰：「低頭思故鄉。」嘆曰：「果然！」遂點頭而仆。故妹哭之云：「傷心欲拍靈床問，兒往何鄉是故鄉？」

《寄懷》 《隨園詩話》卷一〇：余在蘇州，四妹《寄懷》云：「長路迢迢江水寒，蕭蕭梅雨客身單。無言但勸歸期速，有淚多從別後彈。新暑乍來應保重，高堂雖老幸平安。青山寂寞烟雲裡，偶倚闌干忍獨看？」余讀之凄然，當卽買舟還山。四女琴姑，從未受業。妹贈以詩云：「有女依依喚阿姑，忝爲女傅教之無？欲將古典從容說，失卻當年記事珠。」

《遊鷄鳴山》、《秋園踏月》 《隨園詩話》卷一〇：四妹名杼，字靜宜。《遊鷄鳴山》云：【略】。《秋園踏月》云：【略】。他可誦者，如：「描花嫌紙窄，學字借書抄。」「賓鴻雲作路，蟋蟀草爲城。」「畫閣偏聞雛燕語，亂書常被嬾貓眠。」《課女》云：「花簪一朵休嫌少，字課三張莫厭多。」《挽葛姬》云：「斷線幾條猶委地，南樓一榻已生塵。」

袁杼《四妹韓孺人墓志》 幼孤潔，避人而樓居。嗜典籍文史，有所吟輒端書之。早寡，居於隨園。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四 杼字靜宜，號綺文，錢塘人。枚第四妹。松江韓永思室。有《樓居小草》。

又引《杭郡詩輯》 綺文早寡，亦依兄子才于隨園。一子名執玉，十四歲詠《夏雨》云：「潤回青簟色，涼逼采蓮人。」既而疾病，目將瞑矣！起問母曰：『舉頭望明月』下句若何？」曰：「『低頭思故鄉』也。」遂點首而逝。故綺文哭子詩云：「傷心欲指靈牀問，兒(住)往(住)何鄉是故鄉？」

《清史稿・藝文四・樓居小草》 一卷，袁杼撰。

朱稻孫

《湖海詩傳》卷六 稼翁少孤，其祖撫之，漁洋《題小長蘆卷》所謂桐孫、稻孫者是也。稼翁以名人之後，所至人傾慕之。乙亥、丙子間，年近七十，游揚州，爲盧雅雨運使上客。因出其祖所撰《經義考》後半未刻者，雅雨爲刻

其全。其後開四庫館，詔求遺書，得以全帙獻於朝。上題詩冠首，由是流傳海內。蓋可謂能守先澤者矣！晚年貧不能支，曝書亭藏書八萬卷漸致散佚。而己之所作，亦久不傳。余與其孫伯承爲鄉試同年，又在揚州同寓梅花亭數月，故得見其詩。張匡門序所云：「始則氣猛而格上，後則境觸而情遙。」殆不虛也。

又　朱稻孫，字稼翁，秀水人。彝尊之孫。貢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六峰閣詩稿》。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徵君曾試詞科，一入經局，名重藝林。

又　朱稻孫，字稼翁，號娛邨，浙江秀水人。貢生。有《六峰閣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朱稻孫，字稼翁，秀水人。竹垞太史孫西畯子。貢生。薦試鴻博。隸書得家法。有《六峰閣詩稿》。

《清儒學案小傳・朱先生稻孫》　朱稻孫，字稼翁。文盎次子。以文學世其家。康熙季年，客太倉王相國掞邸中，相國爲《春秋傳說彙纂》總裁，引稼翁爲助。稼翁出家藏書二百七十餘家以資考訂。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著有《六峰閣集》。（參《嘉興府志》）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四　秀水朱稻孫，字稼翁，竹垞先生之孫。父昆田，早卒，著有《笛漁小稿》。稼翁既少孤，大父撫教之。長能嗣其家學，所至人傾慕之。乾隆元年，以貢生薦舉博學鴻詞。晚歲游揚州，爲盧雅雨運使上客。竹垞所撰《經義考》後半未刻，稼翁出以示雅雨，雅雨悉爲刻之。稼翁著有《六峰閣詩稿》。

《國朝正雅集》卷三引《鶴徵後錄》　先生爲竹垞太史孫，幼承祖父之教，胚胎濡染，得其家法。且曝書亭藏書具在，恣意瀏覽，不假外求。

《詞科掌錄》卷一七　秀水朱稻孫稼翁，貢生。竹垞檢討之孫，文盎上舍之子。少遊京師，太倉相公薦修《春秋》，故與宮詹有舊，遂舉之。所刻有《六峰閣詩》。

《善本書室藏書志》　《六峰閣手稿》一卷，稿本。娛村老農朱稻孫稼翁撰，稻孫爲西畯次子，得竹垞老人之教，能世其學。此本爲乾隆乙巳、庚午、辛未、壬申至甲戌所作，客馬氏小玲瓏山館。諸詩及謝盧雅雨鹽使雕《經義考》一百卷之作皆在焉！有「稻孫手書」、「娛村」兩印。

《詞科餘錄》卷三　秀水朱稻孫罷後踰年，由潞河歸時，錢唐汪沆、秀水

萬光泰皆館于查氏，爲設宴水西莊，限豪、寒二韻送之：木葉下亭皋，西風吹紵袍。九衢淹旅食，三板急歸艘。芸閣遺書在，荷池結屋牢。還家一杯酒，揮手謝羣豪。　漂榆城北路，惜別駐河干。葦岸鯨波落，津樓雁影寒。往來成晚晚，去住共艱難。祖德芬應述，看君棗木刊。（以上汪作。）相見即相別，遄征何大勞？歸心濃似酒，野艇小於刀。把袂西園晚，迴驅北海高。經行多勝地，爲我問賢豪。　昨歲經過數，相依秋正單。賦詩金殿迴，走馬玉河寒。早食從朱穆，深宵共李端。青袍依舊在，回首惜泛瀾。（以上萬作。）

《皇清書史》卷四　朱稻孫，字稼翁，號芋陂，一號娛村。文盎子，由貢生薦試鴻博。盛百二撰《行略》云：「先生三世以能書名，而先生書法不由家學。初從汪編修士鋐問津，後自取柳誠懸、米南宮書晨夕撫之，遂自成一家。小楷尤精。」【略】顧陳垿《題娛村稿》云：「尤工八分小篆。」

顧玉亭《題娛村稿》　擅詞章，妙言語，尤工八分小篆。

又引《揚州畫舫錄》　書法得唐人墓銘逸趣。

符曾

論述

《詞科掌錄》卷六　錢唐符曾幼魯，監生。以工部侍郎休寧汪公保舉，授七品小京官，在戶部監萬安倉，宏詞爲刑部侍郎靜海勵公所薦，丁內艱不與試。詩章脫手清便，氣韻尤高。初刻有《賞雨茆屋稿》。「韻惟在骨始非俗，清到無言但得香。」咏梅句也。又有句云：「秋山到晚露全骨，涼月伴人成苦唫。」又有句云：「三日不來秋滿地，蛩聲如雨落空山。」皆在人口。居京師，刻《春堯小稿》。錢唐陳楞山以爲「操舍自命，不限常律，洗削凡近，出於自然。如春在花，如意在琴，軼妙造神，難以迹尋。」長洲沈確士以爲：「如鶴鳴空山，泉流斷壑，使讀者夷然泠然不自知其矜平躁釋也。」其爲名流所推服如此。後遊江北，有《雪泥紀遊稿》，余爲之序。

全祖望《春鼜集序》　吾友錢唐符君藥林，浙中詩人所稱七子者也。其《西湖紀事詩》久行於世。至是，次其宦遊以後諸作，題之曰《春鼜小稿》，而問序於予。昔東坡之論詩謂：「李、杜以海涵地負之量，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而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自此衰。」蓋李、杜之詩不可幾，其神明魄力足以盡詩之變，而不善學者襲之，亦足以失詩之眞。自是而還，昌黎、東野、玉川、閬仙、昌谷以暨宋之東坡、山谷、誠齋、東夫、放翁，其造詣之深淺，成家之大小不一，要皆李、杜之別子也。然而流弊所極，叢篇長語，或爲粗厲噍殺之音，或爲率易曼衍之調，弔詭險誕，無所不至。永嘉四靈欲以清圓流轉一種變易風氣，而力薄不足以勝之。故予言詩自盛唐而後，推三家：柳子厚不可尚矣，次之則宛陵，次之則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詣，拔出於風塵之表，而不失魏、晉以來神韻，淡而彌永，清而能腴，眞風人之遺也。乃藥林之言詩，則與予同。其生平嗜好，寢食於白石，而惜其所作之不盡傳。今觀藥林集中詩，當其至處，幾幾欲登白石之堂而奪其席也。藥林初以大廷尉休寧汪公之薦，觀政戶部，沈滯數年，乃有監食之任，得以廩糈所餘，迎養兩尊人於京邸，未期年而遽丁內艱，貧不能扶櫬以歸，可謂窮矣。而其詩之春容駘宕，超然自得，絕不爲境所束，是豈可以近世詩人目之歟？

查爲仁《蓮坡詩話》　錢唐符藥林（曾）有《春鼜小稿》、《賞雨茅屋》、《雪泥鴻爪》等集，流傳南北。其《歸自橫塘》云：「浮石環溪水半篙，綠鱗鱗動散魚苗。歸來滿地夕陽影，知了一聲鳴柳梢。」神韻不減姜堯章。

《隨園詩話》卷五　杭州符郎中，名曾，字幼魯，詩主高淡。嵇相國爲余誦其「三日不來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一聯。余仝召試，記其《齋宮》云：「寒雲添暝色，老屋聚秋聲。」《咏唐花》云：「當時不藉吹噓力，少待陽和也自開。」《哭揚州馬秋玉》云：「心死便爲大自在，魂歸仍返小玲瓏。」小玲瓏山館者，馬氏花園也，屬對甚巧。《賀周石帆學士納妾》云：「藥爐經卷都抛卻，只向燈前喚夜深。」尤蘊藉。

又《倣元遺山論詩》　漁村幼魯謝皆人，淡遠清微自一門。何必參天說松柏？幽蘭不礙小磁盆。

《湖海詩傳》卷六《蒲褐山房詩話》　余初入京時，即見春鼜主人，時年已六十有餘。爲戶部郎，常以病假。所居韓家潭，令余直入卧內。床幃之外，書籤、畫卷、茗椀、香爐列置左右，几案無纖塵，四時長供名花數盆。余笑謂曰：「入君燕寢，已如在斷橋籬落間，使人不復憶西子湖矣！」其雅潔蕭澹，非東華軟香塵土中人所能企也。蓋自少與樊榭、董浦、玉几同學，故其襟情如此。詩亦清絕，不免窘於邊幅，而翛然物外之致，可想見其風韻焉！

《雨村詩話》卷一〇　乾隆年間，杭州布衣符曾約林、唐學潮雨江、俞大受槐谷、符元嘉樹谷，杭大宗稱爲「錢塘四布衣」。有《半春唱和集》，皆一字題，語淡而意遠。藥林《雨》云：「雨約輕塵幾點飄，朝來也說潤如膏。誰知競長靡蕪草，綠過春田一尺高？」

趙一清《符曾傳》　身歷名場者五十年，一時才俊之彥，或雄拔自張，或華贍見許，或博綜羣籍，或撩羅祕册。而先生爲詩，氣清旨微，超然物表。刻燭拈題，瞬息而就，皆斂衽避席曰：「符君詩在唐則摩詰、蘇州天隨子，在宋則和靖、白石，元、明以來不具論矣！」間出豪橫，脫手渾成，圓徹如琉璃含月，則又直入髯蘇之室。所著甚夥，有《賞雨茆屋小稿》少作也，《于役河干集》、《雪泥鴻稿》、《半春唱和集》、《玩易吟》，大都興會所至，與人酬應之作。晚删定爲《春鼜小稿》若干卷，精書善校，付之剞劂，學人爭購之以爲模楷。

《梧門詩話》卷六　溧陽尚書任蘭枝官戶部時，顧其僚曰：「錢塘符郎眞詩人。」視有加禮。符名曾，字幼魯，號藥林。與厲太鴻齊名。喜爲詩，至老不衰。以《牡丹詞》二章著名。

《國朝正雅集》卷三引《寄心盦詩話》　余家舊籍浙之餘姚，明初北徙揚州之謝公埭，歷今二十四世，今其浙中之族散見於杭州，如藥林先生者皆遠族焉。余姓中詩人甚稀，而先生之詩尤超群越俗，如冰雪在口，沁人齒牙。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錢塘人。官郎中。有《春鼜小稿》。薦舉博學鴻詞，以丁艱不與試。杭董浦云：「幼魯詩脫手清便。」陳楞山以爲「洗削凡近，出於自然」。嘗有句云：「三日不來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尚書嵇璜尤喜誦之。沈確士以爲如鶴鳴空山、泉流斷壑，使讀者夷然、泠然。王昶云：「春鼜年六十餘爲戶部郎，常以病假。所居韓家潭，余直入卧內，牀幃之外，書籤、畫卷、茗椀、香爐列置左右几案，無纖塵。四時長供名花數盆。」余笑謂曰：「入君燕寢已如在斷橋籬落間，使人不復憶西子湖矣！」其雅潔蕭澹，非東華軟香塵土中人所能企及。蓋自少與樊榭、董浦、玉几同學，故其襟情清絕也。有句云：「寒雲添暝色，老屋聚秋聲。」「秋山到晚露全

骨，涼月伴人成苦吟。」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符幼魯爲初白及門，其論杜詩取親眞熨切之句。【略】故所作亦氣和而色淡，志逸而神清。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藥林詩長於五律，諸體亦妙造自然。陸德燦稱其詩脫筆寫來，意味澹遠，自成神品。陳楞山謂如春在花，如意在琴，足狀其詩境。

傳記

趙一清《符曾傳》　先生氏符，諱曾，字幼魯，一字藥林。先世爲陳之宛邱人，自盧龍節度使存審以將略顯於後唐，太師魏王彥卿爲宋貴戚，太宗懿德皇后其第六女也。南渡扈蹕，占籍餘姚。累傳至曾祖舜聰，愛西湖山水之勝，徙家錢塘。祖禹相、父殷琦皆潛志弗耀。先生生而穎異，弱冠能詩，頗自負。一日，以所業詣執友陳玉几，玉几曰：「君才美矣！然非正音也。」示之法，學大進。當是時，浙中名士如林，海寧查初白老人以耆宿領袖羣英，先生謁焉，降禮延接，目爲遠大之器。已而與先君子及沈介庭、吳繡谷、陳南邨、厲樊榭、意林六父，共成《南宋雜事詩》七百首。初白名之曰「七君子」，爲之序，而廣其傳。雍正二年，北遊京師。六年，世宗憲皇帝思得非常之士，不次擢用，命內外臣工自大學士以下至知縣各舉所知。大理卿汪公灝以名上，分部學習，在戶曹貴州司行走。十二年，詔舉博學鴻詞科，膺大司寇靜海勵公薦，會丁內艱，不與試。服闋，仍在本部福建司行走。乾隆四年，皇上命工部侍郎德公爾敏、大理汪公灝往江南興修水利，奏請先生偕行。時總河爲相國渤海高公，而相國西林鄂文端公出視南河，咸契重之。江南海門歲久淤，水道不通。先生上書一篇，建議疏濬海口浮沙，俾暢流東注。顧役大費重，鄂公初善之，而卒未之能行也。六年還朝，補陝西司額外主事。九年，管江賑捐例事。十六年，補河南司，旋升江南司員外郎，兼辦八旗見審處福建司井田科事。十七年，欽差口泉局監督。十九年，升授陝西司郎中。二十五年正月，暴得風疾，緜淹四載，遽患下痢，卒。

《湖海詩傳》卷六　符曾，字幼魯，錢塘人。監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尋保舉，官至戶部郎中。有《春覺小稿》。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浙江錢塘人。官郎中。有《春覺小稿》。

《清朝先正事略・杭堇甫先生事略》附　符先生曾，字幼魯。樊榭同縣人。由國子生試鴻博，不遇。後官郎中。著有《春覺集》。其詩超妙絕俗，如冰雪在口，沁人齒牙。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五　符曾，字幼魯，錢塘人。國子生。博學嗜古。試鴻博不遇，以薦授主事，轉戶部員外郎，時年已六十餘。王昶視其疾，延入卧內，書籤畫卷，茗椀爐香，左右几案無點塵，供名花數盎。昶謂入此已如在斷橋籬落間。曾詩超妙絕俗，用思清以深，隸事雅而韻，出入王士禎、朱彝尊兩家。山陰胡天游稱曾志清行和，臨事有守。其賢於世，不徒以其詩。

紀事

作家逸事

趙一清《符曾傳》　當先生之肄業國子監也，爲領祭酒興縣孫文定公所知，遊譽公卿間。其在戶部也，少司農俞公兆晟稱道之不容口，管捐例日，分受飯銀千金。有贓黨某逋負累累，追呼迫窘，將有生命憂紿，先生暫往任，俄而索債者集先生門，遂舉所積以償，無憾色。自甘恬退，不事奔競，優游郎署殆二十年，尚不得食眞俸。今相國忠勇傅公詢知之，三歲之中由主事洊階正郎，又督錢局。錢局視諸曹務爲劇易於染指，先生秋毫無取，差滿復留一年。天性醇摯，女弟嫁陸氏，夫早亡，家貧甚，先生慰曰：「妹第守志，勿憂兒女也。」乃撫三甥生爲己女，選嫁士族，孤甥亦爲娶婦。嗚呼！即一事可例其餘矣！【略】嘗僦屋乏直，產主勒錢急，大司空無錫嵇公調曰：「是家詠竹能作吹，得葉聲如水流者，寧不可須臾緩耶？」一笑而罷。奉養淡泊，客至瀹泉煮茗，相與雜啖餅餌，品評書畫。量不能飲，然喜蓄酒，三爵之後，頹然自放，不問家人生計，焚香默坐，晏如也。知交滿天下，同輩如

吳東壁、周穆門、吳繡谷、金江聲、杭堇浦、全謝山、吳雲持，稍後如張南漪、王茨檐、汪槐堂皆同社研席交也。揚州則友馬秋峪半查，天津則友查蓮坡，餘指不勝屈。就中最親密者，惟陳玉几及先君子。於其亡也，哭之慟，每憶及泫然流涕，作詩以當招魂，篤於故舊如此。嗚呼已矣！先生歿而先君子小山之友盡矣。子貴麟即代人償債時所生者也。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三 藥林弱冠能詩，執友陳玉几示之以法，學大進。與沈个庭、吳繡谷、陳南村、厲樊榭、趙谷林、意林爲《南宋雜事詩》七百首，查初白序而傳之。雍正戊申特奉諭旨，令內外臣工各舉賢良方正之士，送部引見擢用。藥林爲太常卿汪公灘保舉，授七品小京官，分戶部學習。一監萬安倉，洊歷正郎。處膏不潤，襟情高曠，牀幃之外，書籤、畫卷、茗椀、爐熏列置，几案淨無纖塵，入其室者幾忘在東華軟紅中也。有潔癖，人或坐其坐處，必再三拂拭。被服鮮奇，嫌緞袧韜有光，則織髮爲之，然實不名一錢。

《清史列傳・厲鶚傳》附 符曾，字幼魯，亦錢塘人。以大理卿汪灘薦，累官至戶部郎中。乾隆十二年舉博學鴻詞，值父憂，不與試。詩脫手清便，氣韻尤高。陳撰、沈德潛皆推服之。嘗與同里沈嘉轍、吳焯、陳芝光、趙昱、厲鶚、趙信等同撰《南宋雜事詩》，人各百首，採據浩博，足資考證。查慎行名之曰「七君子」，爲之序而廣其傳。著有《春覺小稿》、《半春唱和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符藥林藏歙石梅花硯，楊宛仙哲華爲作歌，查儉堂見而賞之，妻以女，兼乞符硯伴奩。毘陵惲鐵簫爲繪圖，並作長歌紀其事，同時賦詩，如梵夾程蕺園有「稱詩逼姚合，銘字得高常」及「海賦酬龍女，山心引鴿巢」之句。後是卷藏稽山謝氏。

作品本事

《過仲家淺弔樂園》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濟寧仲永檀樂園丙辰通籍，爲鄭筠谷所取士。乾隆六年，以御史疏劾提督鄂善，鄂善伏法，泰安趙相國緣是案降官。超擢僉都御史，尋遷副都御史。七年，坐與鄂虛亭商量密奏之事革審，未及定擬而卒。幼魯《過仲家淺弔樂園》詩云【略】。幼魯亦筠谷門人也。

《試硯詩》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安麓邨善古詩，鑒賞古蹟不爽毫髮，傾家收藏項氏、梁氏、卞氏所珍，頗爲當代推重。【略】幼魯嘗館於其家，法書名繪，相對評品，日爲撫玩不置，安氏貽以端谿硯。自麓邨歿，所寶盡矣。

《詠竹》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三：藥林【略】不名一錢。其出也，索逋者累累隨其後。嘗僦屋不能償直，屋主勒錢急。嵇大司空適至，調之曰：「是家詠竹能作『吹得葉聲如水流』者，不可須臾緩邪？」乃一笑而罷。

藝文

《詞科餘話》卷四 錢唐符曾以憂不與試，有感云：「叢桂西風碉壑飄，幽人盡赴小山招。誰知不解憐芳草？依舊空山抱寂寥。」

汪 軔

《隨園詩話》卷八 乾隆初，江西有四子：楊、汪、趙、蔣是也。

《羣雅集》卷七 輦雲性戇直，重友誼。曾都轉賓谷稱其詩有疏雨梧桐之音。與趙山南、蔣心餘、楊子載號「江右四才子」。

《梧門詩話》卷三 楊子載亟與汪輦雲軔，皆西江人，以工詩齊名。楊以清微勝，汪以刻摯勝。【略】蔣心餘編修贈汪云：「貧賤終成一代身。」許之者至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聽松廬詩話》 心餘又有《哀汪輦雲詩》云：「汪生東野儁，五窮不可送。浩歌振頹響，其才實天縱。」袁簡齋云：「乾隆初，江西有四子：楊(垕)、汪(軔)、趙(由儀)、蔣(士銓)是也。」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苕生少與汪輦雲、楊子載、趙山南齊名。趙則略成體格，汪則寒瘦逼人，楊之新樂府與五古庶可肩隨苕生，惜其未能全美也。

《國朝正雅集》卷二四引《寄心盦詩話》 西江汪輦雲詩，清超淨朗，亦有作麗語處。如《送秋詞》云：「西風吹夢離瑤枕，桂枝香死霓裳冷。」《襄陽曲》

云：「春愁飛上連枝樹，又見鴛鴦共來去。」與楊子載、蔣心餘諸公善，而詩格絕不相似。

《晚晴簃詩匯》卷八五　輦雲詩名甚噪，擬古有古意，近體多清越之音。早與蔣心餘、楊子載齊名，其才不特非心餘之匹，視子載亦較弱，韻致固自不減。

蔣士銓《汪魚亭學博傳》　汪軔，字輦雲，號魚亭，系出新安。先世遷江西武寧，遂爲武寧人。軔幼孤貧，有兩弟，能食力養母，乃師邑明經盛謨讀書。謨築字雲巢以居，治古文，有名當世。軔獨好爲詩，五言古體力追漢、魏，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尚高格。學成，遊南昌，館葉氏，孀母奇其詩，敬禮特異，字以女。軔病，母手調湯藥左右之。臬司凌公燾、藩司彭公家屏皆才軔，學使金公德瑛拔軔冠其庠，名驟熾。軔贅昏日，三公咸遣隸役執事，爲時豔羨。乃迎母，母習於山居，俄返里。南昌楊孟本天全六番招討宣慰使孫，雍正間安插來江西，孟九齡以詩名，至是與軔相伯仲，時稱兩才子。然軔日貧困，乾隆丁卯薦而不售，遂浪游四方。又數數垂橐歸，卒無有知軔者。新城進士陳凝齋先生道講學鈐口，招軔同諸子讀書，始與公子守誠、守詒輩及魯君仕驥善。公學以治性匡時，屏榮利，絕紛擾爲要。軔益務實學，終無所遇。庚辰遊京師，釀資貢太學，應京兆試，仍被放去。癸未武選君守詒赴官，再偕入都，都下故人益憫軔窮。軔憤鬱，不自聊，輒放於酒。酒酣罵座，目張炬。與人爭辯，抵案碎壺不肯屈。已而痛哭，呼死友趙山南不止。客不能堪，皆避去。先是，金衢嚴道守誠爲軔買田，使家食。軔至是賣田入貲，注廣文籍。又不足，於是武選君成之。越數年，授吉水訓導，歷三月卒於任。遺孤四，皆幼穉無所歸，載櫬寄厝南昌柘林邨。武選君迎其家至中田贍養安居，而軔配亦旋卒。武選君撫卹諸孤，使各執生業，俾無失所。又屬魯進士仕驥相冢穴，合瘞其夫婦。託分宜林君有席選定遺詩，雕板行世。嗚呼！軔交遊什伯，能全其家，封其墓，而存其詩，守詒、仕驥，有席三人而已。軔性忼直，平生以妻子友朋爲性命。凡奔赴友喪，哀慟如骨肉。以是與軔交者，胥弗忍相負。甲戌內寢火，軔於烈燄中一再擎妻子出，兩手交灼幾死。月餘起，而十指短禿如椎，尚能握筆作詩。遊跡所至，如燕、齊、吳、楚、兩越山水勝區，必極流連詠歌之致，悲涼骫髒，閱者憫焉。嘗佐寧化雷公鉉視學浙中，幕僚雖衆，公獨以軔與仕驥爲上客。嘗曰：「兩生志學，非時賢可及。」其友惟南豐趙由儀稱尤契。由儀字山南，稱神童，年十七舉於鄉，越六年卒。軔哭之幾殉。父維型，一名瀾，故詩人，所著《浣花》、《青厓》兩集，先後遭水厄，遂不傳。子四：敦淑、敦淳、敦浩、敦湜，女二：長適南昌舉人湯炳子承綸，幼未字。著《魚亭詩鈔》凡二千餘首，《藻香館詞》，并手錄子史十餘卷。卒年五十七。論曰：予年二十，自上黨歸，始因楊子載孟交魚亭，魚亭乃視予如兄弟。吾三人出入與偕，讀書尚論，或同或異，互爲嗔喜。然胸無畦畛，患苦相卹。及予困公車十年，魚亭慰勞彌苦。丙子，予時以中書在籍，六月稅城南僧舍，潛攜君習，靜歷兩月，日夕督課，禁少懈。魚亭輒怒，予泣曰：「君怠將終蹶矣！」魚亭亦泣。是秋又薦而不售。庚辰癸未，魚亭兩游京師，恆共卧起。而君對酒輒醉，醉輒哭，予旁皇而已。丁亥予浮家會稽，聞君得官，旋聞君竟死。又聞君妻子入中田，免仳離，更聞君婦卒。嗚呼！十五年來，予之忽哭忽笑，哭而不能復笑者，遂至於斯也。今遊中田，得見君諸孤，君夫婦且將同穴，又及見選定君詩，予乃破涕爲笑，笑而復哭矣。遂補傳君，或借以存生氣。若君之窮，則天也，嗚呼！

《清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附　軔字魚亭，武寧人。優貢生。少從邑明經盛謨雲巢遊。雲巢治古文有聲，魚亭獨好爲詩。古體追漢、魏，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尚高格。凌廉訪燾、彭方伯家屏，皆才之。金學使德瑛拔冠其曹。省試屢不售。新城陳進士道招與諸子共學。從入都，輒自放於酒。酒酣罵座，目張炬。與人爭辨，抵案碎壺不肯屈。已而痛哭，呼死友趙山南不置。客不能堪，皆避去。陳氏資之入貲爲吉水訓導。卒於任。著《魚亭詩鈔》，凡二千餘首。心餘先生弱冠時，因子載以交魚亭。三人相親如昆弟。出入必偕，患苦相與卹。子載嘗舉於鄉，應禮部試，訖不第。心餘尤推服其詩。早卒。未竟其用。

《清史列傳・蔣士銓傳》附　汪軔，字輦雲。江西武寧人。優貢生。官吉水訓導。少孤貧向學，從同邑盛謨遊。謨治古文有聲，軔獨好爲詩，古體追漢、魏，近體師太白、襄陽，皆尚高格。嘗與魯仕驥客寧化雷鉉幕中，鉉重之曰：「兩生志學，非時賢可及。」蔣士銓因屋以交軔，三人者相視如昆弟。軔性贛直，尚氣誼，與趙由儀交尤契。晚自放於酒，醉則痛哭，呼由儀不置。年五十七卒。所作詩凡二千餘首，曰《魚亭詩鈔》。

張堅

《詞餘叢話》卷二　張漱石以詩文受知鄂文端公，列入《南邦黎獻集》，進呈御覽，卒無所遇，以諸生終。嘗作《江南秀才歌》自嘲。譜《玉燕堂傳奇》四種，結尾自題云：「遣愁腸宮商暗排，添一種新聲可愛。問知音來也不來？祇落得教雪兒歌出沿門賣！」先生之志雖荒，其遇亦可悲矣！四種中《梅花簪》、《玉獅墜》俱少餘味。《懷沙記》衍屈大夫故事，組織《離騷》，頗費匠心，稍嫌近理。惟《夢中緣》排場變幻，詞旨精緻，洵足爲昉思之後勁，開藏園之先聲，湖上笠翁不足數也。余尤愛《醋詩》一齣。乃鍾生私訂陰麗娟，而以與文媚蘭訂情詩帕爲質。麗娟見詩，故有是折。《粉蝶兒》：「纔綰青螺，又伏定繡衾偷卧。待朦朧，盹不到這愁魔。推枕起，重拂拭妝臺清閒坐。簾兒外秋意偏多，贏不得愁城一個。」《小梁州》：「那裏是字挾風霜老句磨？則揣那小名兒一定是閨閣。吟哦！多管他夢情人，唱不出情人和。比俺這愁和恨不差多。女喬才只合香閨作，秀才家有甚干科？怎等閒怎能拾著。廝和得這般停妥，又遞與儂怎麼？」《上小樓》：「原來他悄向人間，別有嬌娥。瞞著我藍田先種，騙的赤綫重牽顛倒，把新詩早和。這猜來知他是麼？何妨言破？多管怕添得我淚珠偷墮。（么篇）他將這甜語兒將人籠絡，啞迷兒要人猜破。再休提花前相誓，燈前相訂，星前相託。叮嚀他莫情多，休行錯。又把那閒花偷卧。那知他恁心邪，又勾了別個！」《四邊靜》：「思量起，羞難躲，悔不了輕託終身事果訛，反無端疊箇愁窩。料從今好事成虧閣。你把這美前程結果了他，兀的不下場頭撇開了我。」

王魯川《玉燕堂四種曲跋》　一、先生傳奇四種，《夢中緣》、《梅花簪》、《懷沙記》、《玉獅墜》，曰夢、梅、懷、玉，蓋寓意深遠矣。《梅花簪》久爲優伶購去，易名《賽荆釵》，登場搬演，一時風動，嘖嘖稱奇。《夢中緣》編成最早。優伶絕少佳者，故不肯輕售，攜以出遊。四方名流索觀，原本揉躪數易。吾黨屢請付剞劂，先生以小技不足以問世。庚午春，同學復固請，九江督榷唐公分清俸助之。乃囑余校魯魚，刊爲上、下本四册，並輯諸名士所錫佳評，分列首末。越次年工竣。信知佳文不易顯，固自有時耳！一、序跋題詠而外，其線批細註，尚不一人，苦幅狹未能備載。然先生以偶爾筆墨游戲，一時多獲賞音，不勝感歎。每對余屈指，若西林相公爲蘇藩時，先生曾受知於其門，卽見是編而善之。厥後，桐城張晴嵐少宗伯暨其弟鏡壑供奉、錢塘陸賓子拾遺、邗江程午橋、武進湯藥崗、（長）（常）熟邵馮菴諸太史，及天長韓君爾調、毘陵陳君長卿、金壇劉君子彥、溧陽潘君南河、石隸蘇君爾怡，皆愛其詞章，吟哦贊賞，爲先生極不能忘者，不以顯晦存亡而異也。因囑余悉記篇終，蓋以誌人生知己之感云爾。一、先君子醉心是編，嘗欲爲之序。會各有四方，志未及爲。己未夏，兩賢相遇於都門，先生居宛署，先君子授經於和邸。詩酒過從，五年餘不虞。先君子之驟逝也，先生以不得其一言爲憾。先君子諱嶼，字仙洲，與先生幼同學交好，老而彌篤云。一、先生嫻於音律。詞調本吳江沈伯英《南九宮譜》，陰陽悉叶，去上必諧。卽偶有變通，而蟬聯伸縮，自然成聲。按板固無劣調，口誦亦極鏗鏘。惟善審音者心領而神會焉。一、元曲音韻，講求最細，然膾炙人口者，莫若《琵琶》，而不免借用太雜之譏。是編韻腳，嚴而且穩。若遇險韻，尤無一字旁出者。昔歐陽永叔謂：「退之古詩工於用韻。得寬韻則波瀾橫逸，泛入旁韻，得窄韻則不復旁出，因難見巧。」是編凡用險韻，亦於難見其巧。若不在韻者，皆譜註不必用韻處，非故旁出也。一、作者意中，止寫一生二美，並帶寫一解事小鬟之數人者，又皆斡空鑿虛。而姓氏里居，悉成烏有。況其餘乎！至於臚列賢奸，以寓勸懲，不過鏡花水月，涉筆成文。作者既自謂非眞，讀者亦當視爲幻。若定索影尋聲，折白道字，勢必訛以傳訛，何啻夢中說夢？一、始幻緣、終後夢，全篇結構，已自（燎）（瞭）然。《戲圓》一齣，特爲舞席歌筵而設，原非正文。然其異想天開，迴環顧映，恰與正文相綰合，似亦不可無此一齣者。如女媧煉石補天，宛然是天，不見爲石，豈非至文！一、子弟添設科諢，多有逆情悖理者。愚俗鼓掌喧笑，而知者輒欲掩耳閉目以避之。卽如《西廂》絕世妙文，近時惡伶搬演，村俗至令人嘔唾髮指。是編自饒雅趣，足解人頤。若使風人之致混以市井之談，則作者之讐也。一、是編詞曲之妙，乃案頭文章，非場中劇本。然其排場生動，變幻新奇，錦簇花團，雅俗共賞。優伶善是，何患不聲價倍增？而先生珍之笥底，未嘗輕令紅兒一試者，蓋以《陽春白雪》，原難語諸下里巴人也。雖然，宇宙大矣，梨園之中，豈乏聰穎少

俊？富貴之室，每多教習歌童，語云：「詞出佳人口。」昔旗亭賭歌，千古傳爲盛事。吾惟爲此書拭目待之。一、塡詞太長，本難全演。作者非故費筆墨，乃文章行乎不得不行耳！但恐舞榭歌樓，曲未終而夕陽已下，瓊筵綺席，劇方半而雞唱忽聞。則此滔滔汩汩之文，終非到處常行之技，未免爲優伶所難。茲先生另有刪就演本，以待同好自可就而抄錄。免致優伶任意剪裁，情文或多不貫，若美錦不能成章，殊爲憾事。然而眞正賞音，必不惜多贈纏頭，務令展其全技，或分演於連臺，或卜夜以繼晝。則洋洋洒洒，盡態極妍，豈非氍毹場上一大觀也哉！從遊江寧芮賓王魯川氏謹跋。

唐英《夢中緣序》　余陶榷西江二十年矣，往來珠山溢浦間，無民社之責、案牘之勞，所樂與文人學士相晉接咏。則靜處一室，唯優游從事於筆墨。知我者，或目爲老秀才。余則夙聞有「江南一秀才」之稱，固張子漱石先生也。喜爲同調，思以禮羅致之，先生挾其經蕩遊四方，久之不得見以來。己巳，聞其在浙，遣使往迎，乃欣然來得。公餘之下，分韻聯吟，殆無虛日。余性嗜音樂，嘗戲編《笳騷》、《轉天心》、《賈前夢》傳奇數十部，每張燈設飲，所諸院本置席上，聽伶兒歌之。先生爲擊節歎賞，亦自出其塡詞《夢》、《梅》、《懷》、《玉》四種，屬予觀。則結構新奇，文辭雅艷，被諸弦管，悅耳驚眸，風流絕世。其《夢中緣》一種，抹煞豎淡，寄情深遠。所謂好色不淫，怨懟不怒，誠堪與《莊》、《列》並傳，非蘇、辛所得而匹偶也。先生著作頗富，而不自收拾，攜以出遊，時人得其片語隻字，遂襲而珍之，曰：「江南一秀才稿。」而《夢中緣》尤膾炙人口。余懼展轉抄錄，未能廣遍，欲代爲開雕，公諸同好，以垂不朽。而會有調任，粵海之先生以道遠憚於偕往，復應接任九江惠公聘。余匆匆就道，遂不及豎梨，然知其書將不久於韞匱，而青萍結緣之藏，終必騰輝於文明之世也。序而歸之。庚午春暮，蝸寄唐英題於潯陽江琵琶亭舟次。

楊濟川《夢中緣序》（存目）

徐孝常《夢中緣序》（存目）

陳震伯《夢中緣序》（存目）

吳定璋《夢中緣序》（存目）

韓縉紳《夢中緣序》（存目）

朱奕曾《夢中緣序》（存目）

金門詔《夢中緣序》（存目）

柴次山《梅花簪序》　工於賦物者，必妙於言情。物情無定，視其時之所遭有常變。故文人之筆，轉折變化，莫可端倪。譬諸層波疊嶂，忽起忽伏，窮盡處別開洞天，則使人目蕩神移，失聲叫絕。傳奇者，因奇而傳。若張子漱石《梅花簪》，乃極盡文章奇事矣。本非夫也，竟嫁；謂之夫矣，竟殺。本非妻，呼而求其近；既見妻，讐而迫之遠。展拔地神手，運補天匠心。意外飛來，眼前拾得。畫工乎？化工也。夫簪以梅名，卽以梅喻孤芳，嚼雪而彌烈。杜之苦情，似之鐵幹扶花而直上；解之豪情，似之身且沉香片矣！而柔條欲媚，似巫女之情痴，時當月昏黃矣。而冷眼難同，似徐生之情幻，迷離惝恍中，心雖愈酸，神乃愈王。言情之妙，又奚可方物乎？漱石，金陵名士。懷其才不遇，乃隱於蓮幕。前年來越，余與相遇於吳山十二峯道院，恨訂交之晚。壬申上元，踏雪尋訪，擁爐聯韵。亭前冰花堆樹，梅萼舒妍。見案頭此種，余笑指謂曰：「梅花冰雪，冠絕羣芳，詎不信夫！」漱石曰：「子不棄是編，曷序之？」余欣然攜歸。閉幃坐讀，不能成寐。評點竟，閣筆，燭焰將殘，爐灰漸冷，啟牖而望，則雪霽雲開，明星在戶簷，梅花正大放。

吳禹洛《梅花簪序》（存目）

沈大成《懷沙記序》　古來憤懣沸鬱，慷慨悲歌，惟才人；而世人繙繹遺編，咨嗟嘅惜者，亦才人。蓋天不欲顯其身，而未始不令傳其文。《離騷》曰「經」，是殆不可僅以文目之。屈子爲楚同姓，憂讒畏譏，本忠君愛國之心，非當時游談利祿之士比；且與後世歎老嗟卑者不侔也。余每誦其辭，輒捲卷太息。太史公謂：「讀《離騷》，悲其志。」今讀漱石《懷沙記》，而屈子之志，乃益皎然於日星雲漢之中矣，悲夫！余家葺城，去金陵五百里，耳張君漱石之名久，以時各客遊異地不得見。甲戌春，薄遊武林，假館吳山之天開圖畫閣。傅玉笥、金江聲兩先生過訪，爲道漱石亦寓茲院之北隣。乘夜叩其扉，執手歡若生平，坐達旦。自是，昕夕風雨無間，題襟倒笥，都忘逆旅。【略】及讀《懷沙記》，淋漓凄惋，則三閭千載英靈，複生楮葉。此宇宙至文，豈直詞曲小令耶？反覆吟哦，逐加評點。俄漱石往禾中，余亦旋之廣陵，不及爲之序。茲聞漱石遊關內，適太倉，王公古巖爲同郡守，見其寫本，歎爲奇絕，慫付開雕，而來促余叙。昔班孟堅志藝文，凡詩賦百六家，而屈原賦二十五篇爲之首。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漱石今不惟誦而歌，歌而觴，絃之

矣。竽笙狂會，二八接舞，其善得大小《招》之意乎？夫璜臺瑤圃，非咫尺可求；佚女虙妃，豈丹青能寫？茲則低迴顧盼，若即乎其人；周浹房皇，若親履其境。舉當日之閨主賢臣，忠貞讒佞；與夫神靈僪傀，奇怪怳惚。祭祀之禮，歌舞之樂，咸假放逐，竄伏苦毒，懷思舒寫，無少遺漏。使觀者揔擊，聞者擊節，莫不傷其時，感其事，哀其不遇，而愍其志。其屈子之功臣，而劉賈之益友乎？漱石方客於秦，即昭王使張儀詐楚懷王見脅之地。今取二十五篇之文，獵豔辭，搴華藻，發激楚，被文服，搬演於廣場氍毹之上，則秦楚之風，感於哀樂，緣事而發。若隋有僧道：騫者讀《楚辭》，能爲楚聲，音韻親切。至唐猶豔之。而況播諸樂府，其感人尤易入乎！吾知曲江鄉社之間，必有聽漱石此曲，而累欷失聲者，俟歸而問之。乾隆戊寅日長至雲間同學愚弟沈大成學子甫書於紅橋客館。

王俊古《懷沙記跋》《騷》可歌，而不能爲今之歌。古之文人從事於《騷》者，其著述不一，從未有組織其文，叶之聲律，播之管絃，著之形容者。傳奇昉自元人濫觴，至黃石牧之《鬱輪袍》四種，莫不令觀者可歌可泣。詞之豪者，銅喉鐵板，艷者，月地花天，從未有咀《騷》經之菁華，供檀奴之唱歎者。漱石此作，前無古，後無今，殆三閭之後身歟！《天問》等篇，則天雨粟，鬼夜哭矣。安得六朝名士以生香口，遏行雲而抑揚盡致之？（點絳脣）、（畫眉序）說者謂作者自題，其詞知音鮮矣。知之而付之默契神傷，如是而遂謂之知音乎？吁可嘅已。安得諸同好能共解餘橐，亟爲登梨，庶俾世有知音？聽今人之歌，亦無異古騷歌，想當掀髯而一快。

傅玉露《懷沙記題辭·玉宇瓊樓（依第一齣〈述原〉元韻）》見說雍門繞梁，響遏行雲逐。華筵絲管日紛紛，快意何曾足？六鑿塵根先閟倏，新聲動搖山谷。江南花發紅豆，珍瓏重翻法曲。莫訝湘累吟，祇咏夔同巫。祝蓀荃盡譜入紅牙，一洗宦衙辱。大似青蓮作計爲身謀，遣人快讀。儘容名士，痛飲淋漓，長歌當哭。（李白詩：平生不解爲身謀，虛作《離騷》遣人讀。）

張龍輔《玉獅墜序》辛未孟冬，余遊浙，與吾宗漱石先生同寓湖上，交甚歡。是時也，余衣裘不足於體，肉食不充於腸，亦良苦矣。而不自苦也，則以得見先生故；則以得見先生，而盡讀其生平著作故。先生金陵人，博學多才，遊於四方，文章詩賦，膾炙人口，以餘閒贍爲詞曲。余始讀《夢中緣》，歎鍾生早負其才，不見賞於冠裳鬚髯，乃求知於閨帷之秀，摸索於黑甜之鄉。若舍是而外，絕無可自通，其姓名傷矣。及讀《玉獅墜》，又歎黃生落魄窮途，囊空如洗。玉娥一悞落風塵弱女子耳，獨能不污流俗，委身寒儒，具一雙俊眼，矢一片冰心。餌以富貴不歆，臨以威武不屈。與元戎之虛懷下士，爲國舉賢，同一有知人之哲，斯亦奇矣。即賤如老鴇，卑如瘸僕，愚若丹師，輕如狎友，皆各露一種至性，有迥出於尋常萬萬者。借筆墨之游戲，迴狂瀾於既倒。而使人可興而可觀，其用意不更深也哉！黃生、玉娥之名，雖見於唐人詩中，然當時記載，已傳疑而不一其說。鳳州《情史》，爲撰《玉馬墜記》，亦未詳著其時代。後人因演爲《天馬緣》傳奇，考之《唐書》，則不見其軼事。今先生復從而變易之。傳奇者，非奇莫傳。其人奇，其事奇，斯其文亦奇。然文既奇矣，又何必實有其人與其事哉？茫茫宇宙，皆幻境也。潛見之用，其猶龍乎？先幾之智，其猶仙乎？觀於此，吾知所以處世矣！

王汝衡《玉獅墜序》（存目）

同治《上江兩縣志》卷一六字齊元，上元人。少有才名，受知於鄂西林相國，晚年自號江南秀才。

金德瑛

蔣士銓《金檜門先生遺詩後序》先生詩，自賡颺贈答以及體物言情諸什，無不掃除窠臼，結構性眞，頓挫淋漓，直達所見，出入韓、杜、蘇、黃間。

又《金德瑛行狀》公未第時，於帖括文最爲攻苦。有明以來，各家派別舉之如觀指紋。故掌文衡者垂三十年，所得皆根柢之士，不爲剽襲者所溷。唯於古文不多作，間出一二篇，皆有法度，深於此道者轉加推許。年四十餘，始肆力於詩。博觀約取，冥搜妙悟，久之心有所得，離脫窠臼。寓目即書，理解天機，直抒胸臆。嘗戲謂二三素心曰：「使韓、杜、蘇、黃復生，吾當在弟子之列，外人不足語此也。」著《檜門詩疑》若干卷，然虛懷求益，爲刪定者再三。閒爲門人說詩，則曰：「文詞之要，古人所以不朽者，祇一『切』字。切則曰新而不窮，否將牽附粉飾，外彊中乾，貌腴神悴。苟知切之爲用，則變化卷舒，象外個中，開闢無盡。第各就學識才分，成其小大。若

浮夸以侈規模，狹隘以詡矜貴，是皆虛車也。」其好學深思類如此。

《湖海詩傳》卷五　金德瑛，字汝白，號檜門，仁和人。乾隆元年殿試第一人及第，官至左都御史。有《檜門詩存》。

又《蒲褐山房詩話》　總憲酷嗜涪翁，故論詩以清新刻削酸寒瘦澀爲能。于同鄉最愛錢君坤一。督學江西，識拔蔣君心餘于諸生中，而汪子康古其戚也。甲戌，予入京師，總憲時時招同游宴于一經齋，清談終日，率以爲常。及予南歸，又以書薦于前山東吳運使凌雲，其愛才推轂皆此類也。總憲歿四十餘年而杭城士大夫請祀鄉賢。時予主講敷文，因送其栗主奉于學宮，歸而重復其詩，爲之淒黯。

《詞科掌錄》卷一二　仁和金德瑛汝白，原籍休寧。雍正丙午孝廉，官中書舍人，太僕寺卿常熟蔣公所薦，未及試。丙辰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入直南書房。是舉有兩狀元：金壇于振鶴泉及汝白也。汝白讀書精細，《通鑑》點勘皆遍。五言清微朗潤，希風錢、劉。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金檜門總憲，【略】詩宗韓、黃，常與錢、汪相提唱。蔣苕生、張瘦銅奉瓣香焉！

《郊西柳枝》《隨園詩話》卷一四：唐荊川云：「詩文帶富貴氣者，便不佳。余道不然。」金檜門總憲《郊西柳枝》云：【略】。程午橋太史《菊屏》云：【略】。兩絕句俱富貴，何嘗不佳？

陳兆崙《光祿大夫都察院左都御史仁和金公德瑛墓誌銘》　性好古，下筆必力追作者。工書法，出入晉、唐。善鑒別金石摹本及古人手跡眞贋，日以此自娛。顧其留意世務，所見聞輒入告，不以非其職自諉，上因是賢之，寖至大用。乾隆元年，由丙午順天鄉舉貢，禮部廷試讀卷大臣置公卷第六，上特拔第一，授翰林院修撰。自是連充福建、江南考官。公故寄籍吾浙仁和，其宗人皆在休甯，故邑例應引避辭，不許。七年視學江西，連擢侍讀右庶子。滿三年，特旨獎留。十有二年還朝，擢侍讀學士、少詹事。當是時，海內文風甚盛，盛極弊生，競爲詭瀉。公自束髮操觚，熟精理法，於制義源流正變靡不洞澈，所至人不能欺。十五年遷太常卿。十七年代祀古陵於山西，既蔵事，有釐正祀典一疏，其詞爲都下傳誦。【略】上善其議，從之。是年四月，視學山東。十九年遷內閣學士。明年遷禮部侍郎，其秋典江西鄉試。先是，丁卯歲自學政還朝，值齊魯告饑，上大發帑金賑救。而鄒、滕以南被災尤劇，有司格於例限未敢以聞。公入對言狀，卽日奉旨展期博濟。【略】自雍正初申嚴學臣貪穢之禁繩以重典，上謹持成憲，用法益果。京員出使者，類能廉愼自守。然或以清素故，節啬過當，至於幕下賓友寥落，所經佳山水多不挂眼，其於地方利病益無所關，人亦不責。而公恤恤然體國愛人之心，形於不自已。如此二十有六年，由直隸學政擢今官。所條俱臺省便宜事，悉稱旨。其冬寒甚，以奉命巡視通倉得疾。越歲而病竟不起，年六十有二。【略】銘曰：杜國之裔，育金而昌。富貴有時盡，而不朽者文章。官稱其人，以道途老。雖以是老，亦以是得。仰取俯拾，遐搜幽討。方其陟匡廬、過玉峽、叩康王谷、坐臥於雪瀑雲松，屏臺輿，而侶樵牧見者，忘其貴人。又先後度霞嶺、俯劍津，循道山之麓，步炎海之濱，縱觀鷗波賈舶之衝，薄而欲化其形神。既乃維舟歷下，梯閣登州，怵彈子之旋渦，駴大蜃之危樓，弔坡翁之遺躅，爲長吟以消憂。若其間歲入朝，頻邀扈蹕，吉林一至，木蘭三出，每倚馬而賡詩，動皇情之歎息。後採風輦下，閱山前後，擊壤吹葦，或童或叟，又何有於文普香臺，荆高渡口。倚弦山川之助，增長骨氣，疏瀹性靈，日作千字，平原永興鬱，發揮於篇什，則韓子與杜陵嗟乎檜門。吾不知後人之議論，奚似而其不可磨滅者，稿草具存。吾又不自意先生生天而後死，得爲公書石荒原，念平生之約誓，聊以妥其幽魂。

魯仕驥《故都察院左都御史前提督江西學政金公教思碑》　故都察院左都御史仁和金公，諱德瑛，號檜門。乾隆六年以翰林院修撰奉天子命來督江西學政，越三年政成。天子以其造士有方，晉其秩，仍留江西學政任。又三年報滿乃遷官去。公之始至，慮巖棲谷處之士，安於卑陋，弗克敦崇實學，以稱聖天子求才無遺之至意，乃頒學約，釐文體，教人以通經學古爲務。其言懇惻詳盡，讀者聳然異之。既涖試事，士聞其取舍，信其教益，相勵於學。於是江西十三郡之士，家有經傳子史百家之書，其文章恥爲剽竊雷同、浮游不根之辭。蓋公論文不立規格，其能澤於古而以才自見者，雖小軼繩墨亦棄瑕采錄。而得一美才，輒咨嗟愛惜，惟恐其弗克成。故其立教也信，而士之服公教也神。公在江西六年，凡江西之老師宿儒與夫瑰奇俊偉之後生才俊，甄拔幾盡。比其去也，舉於鄉會試出而爲世用者，幾及其半。自公之去，至於今三十年矣！士之舉鄉會試卓有名稱、號爲宿學者，大抵多公當日之所甄拔者也。嗚呼！公之教澤遠矣。聞公之風者，咸感歎思慕，願卓碑載公教以興起

承學之士，而以辭屬仕驥，迺作詩曰：皇御九重，右文稽古。煥其經緯，賁於下土。元年策士，爰得金公。親擢第一，以振士風。公在翰林，益懋厥學。曰惟主知，敢不勤慤。皇鑒其勤，命式大邦。乃銜帝命，視學西江。公來西江，嚴嚴翼翼，大鑄羣士，俾學而殖。公之視學，炯炯眸子，別其妍媸。用勸多士，士服公教。雷霆雨風，起其羸瘠，警彼瞶聾。瞶聾既警，羸瘠既起，式瞻多士，羣材濟濟。濟濟羣材，維公之培，乘運斯奮，秉德不回。公培羣材，亹亹六載，羣材歸之，百川赴海。公今遠矣！公教彌長。繫思多士，何日而忘。琢辭於石，以志公澤。於萬斯年，多士是式。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八　金德瑛，字汝白，號檜門，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賜進士第一人，官左都御史。有《檜門詩存》。

又引《忠雅堂文集》　性樂山水，使節經過勝區，必登覽吟嘯。

《清史列傳・金德瑛傳》（存目）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引《忠雅堂文集》　金德瑛，字汝白，浙江仁和人。先世籍休甯，爲正希先生從曾孫。少失怙恃，賴叔詢教育。性孝友，遇二親忌日及己生辰必素服齋居，愀然終日。以仁和籍補弟子員。爲人朗爽平直，於世俗聲色之娛一無嗜好。與人交，坦率無匿情。人有過輒面折不少容，而無怨之者，蓋諒其誠也。中雍正丙午舉人。再赴春官不第，日與陳兆崙、張映斗相淬礪，各以馳逐聲華爲戒。乾隆元年會試中式，對策卷爲王公士俊所賞。僉以文非駢儷，有違定體，欲乙之。王變色起爭，乃置第六，上拔置第一。王於班聯中遙見德瑛狀貌，喜告同列曰：「吾前夕夢文昌攜一短髯道士來，囑予曰：『付汝，付汝。』覺甚疑之。此君酷肖，何也？」官至左都御史。

《詞林輯略》卷四　金德瑛，字汝白，號檜門，浙江仁和人。授修撰，官至左都御史。著有奏議、雜文、《檜門詩存》。

《全浙詩話》卷四八　元藻按：吾鄉有兩金殿撰，一曰金雨叔先生甡，其一即檜門先生也。檜門先生自大魁來垂六十年，而姓氏漸已湮沒，讀其遺文者尠矣！所謂即事留別諸篇，渺不可得見。微此文，則後學幾不知先生之能詩者矣！

《國朝正雅集》卷五　錢文端云：先生爲人醇古澹泊，宋、元人中尤愛東坡、梅溪、遺山、曼碩諸家，故其所作往往相追。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　秀水范湖汪氏稱藏書家，檜門爲汪氏館甥，因得恣其漁獵，讀書有精識。《通鑑》一編，點勘皆徧。老猶篤學不倦，有袁伯業之風。分校北闈者一，典試江閩者四，視學江西、山東、順天者五，總裁會試者一。嘗奏請加賑鄒、滕飢民，宜復黃河故道，並得溫旨。後靈輒從運河歸，鄒、滕、徐、宿間居民夾道哭迎且送曰：「微金公我幾不活！」性孝友，置義田，建宗祠，鄉人重之。論詩則以刻削瘦澀爲能。視學江右，目蔣清容士銓爲第一才人，清容至繪象祀之。《府志》入《名臣傳》。按丙辰鴻詞「博」之徵，得兩狀元，檜門與金壇于公振也。

《題澄懷八友圖》　《梧門詩話》卷六：《澄懷八友圖》，蔡葛山先生侍直尚書房所作。其自序略云：「圖作於乾隆丙子夏仲，時同直八人，相與晨夕，談古今，互酬唱，歷有年所。因命畫師即園爲景，各圖其形而肖之。汪文端公爲之記，一時皇子暨當代名公咸爲詩歌以紀其盛。」卷中詩皆佳。金檜門先生尤詳於叙事，錄之可識端委焉。【略】聞此詩爲蔣心餘代作，不知然否？

《清江浦渡河》　《清史稿》卷三〇五《列傳》九二《金德瑛傳》：（乾隆）二十一年，遷禮部侍郎，充江西鄉試考官。使還，經徐州，時河決孫家集，微山湖暴漲入運河，江南、山東連壤諸州縣被水。德瑛諮訪形勢，入陳於上前。上嘉德瑛誠實不欺。旋命尚書劉統勳董治疏築。

鄭燮《小古鏡爲同年金殿元作，諱德瑛》　土花剝蝕蛟龍缺，秋水澄泓海月殘。料得君心如此鏡，玉堂高挂古清寒。

王又曾

畢沅《丁辛老屋集序》　君才本大而約之，以歸於切實；氣最盛而斂之，以底于和平。削膚廓而見性情，汰塵腐而存警策。于漢、魏、六朝及唐、宋諸家外，能融會變化，自成一家。而世之貌爲李、杜、韓、蘇者卒莫能及焉。至于取材于衆所不經見，用意于前人所未及發，此又君之所獨到，而亦吾黨所共推者也。予嘗謂國朝之詩，浙中最盛，而浙中又莫盛於嘉禾。竹垞先生以沈博絶麗之才，主東南壇坫最久，不五十年而穀原與擇石繼之。此三家者，均足以信今而傳後，可謂盛矣！

《隨園詩話》卷一〇　王進士又曾，字穀原，詩工遊覽。《同人看白蓮》云：「船牕六扇拓銀紗，倚槳風前落晚霞。依約前灘涼月晒，但聞花氣不看花。」「皐亭來往省年時，香飲蓮筒醉不辭。莫怪花容渾似雪，看花人亦鬢成絲。」《遊陶然亭》云：「岸蘆迸笋妨遊屐，林蝶翻灰浣袷衣。春濃轉怕形人老，官冷眞宜伴佛閒。」皆傳誦一時。有《丁辛老屋集》。

《浙西六家詩鈔》卷三　秋帆序說，足爲藝苑定評。當是時，錢、王並稱，錢之博大，王之沉靜，各成家數，天下共相推服。王之才氣，非不敵錢，時時流露李、杜、韓、蘇筆意，卻時時洗剔，不留渣滓，意在歛華就實。其至高者，多見性理，專務沉靜工夫。明窗淨几，掃地焚香讀之，令人矜躁浮囂之氣頓釋。惜此時識者之少，亦如《擇石齋集》矣！比部遺集，曹忍庵編刻於前，擇翁刪改於後，盡汰浮華，以歸一轍。【略】《蒲褐山房詩話》，不可盡信。

《梧門詩話》卷一　王穀原（又曾）以「畫橋脫板低新漲，酒旆懸風淡舊題」、「啼遍鵓鴣煙翠合，唱來欸乃月波昏」、「紅圍掩幔才通燕，中婦條桑盡養蠶」等句見稱，近日錢擇石（載）侍郎刪訂其稿，畢秋帆制府序之。讀其詞〔辭〕，居然《擇石齋》中詩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桐鄉汪珊立太守鈞少與祝豫堂、錢擇石、王穀原結詩社。

又卷五　王穀原詩，如《題林良九鷺圖》、《張穆畫馬行》，崛強奇橫，不拘於方。近體如《酬桐石》云：「寒語蕭然簇一鐙，兩峰應怪客來仍。稍緣病退秋情健，不爲涼多酒力勝。小技文章那制命，中年鬚鬢欲皈僧。與君且話通宵雨，如此溪山捨未能。」《春雨次陶篁村韻》云：「如絲風外颺纖纖，早晚丁丑響畫檐。芸餅衾裯春夢擾，杏花樓閣曉寒嚴。時窺吹沫魚浮沼，不放銜泥燕入簾。除却緇袍無可典，尋常酒債任頻添。」皆有江湖飄泊之感。

《晚晴簃詩匯》卷八三　穀原與錢擇石侍郎同里稱詩，博大沈靜，各成家數。嘗語侍郎子百泉編修曰：「我詩適興而已。詩家精深華妙、森嚴密栗之境未能到也，然天眞爛漫，隨手拈得，頹唐中見風致，古人佳處往往在是。」其自道如此。今集爲其子復所刻，即出侍郎選定。觀其詩境，所謂「精深華妙、森嚴密栗」，實已無愧古人。若頹唐中見風致，不過其一體，未可執此謂盡其妙也。《梧門詩話》舉其佳句云：「畫橋脫板低新漲，酒旆懸風戀舊題。」「啼遍鵓鴣煙翠合，唱來欸乃月波昏。」「橋外餳簫寒食路，柳邊蠡殼酒船窗。」皆爲時傳誦。今多不見集中，足知侍郎持擇之嚴矣！

《梭船小女歌》《浙西六家詩鈔》卷三：感觸傷懷自責，抑何沉痛！詩必有爲而作，乃佳。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王又曾，字受銘，號穀原。秀水人。少與同里錢宗伯以詩名，有「錢王」之目。乾隆甲戌進士。官刑部主事。有《丁辛老屋集》。

《清史列傳・鄭虎文傳》附　王又曾，字穀原，亦秀水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十九年成進士。改禮部主事，遷刑部。告歸後十餘年卒。又曾在都下極爲陳世琯、汪由敦所推許。釋褐後皆以爲當得上第，既入三甲，人猶比之朱彝尊以王儀曹稱之。工詩，與錢載齊名，時號「錢王」。其詩專務沈靜，畢沅稱其「削膚廓而見性情，能自成一家。」歸後飄泊江湖間，東南大吏爭相延攬。性豪放，談笑風生，賦詩飲酒無虛日。著有《丁辛老屋集》。

《湖海詩傳》卷一六《蒲褐山房詩話》　穀原在都下，極爲陳文勤公、汪文端公稱許。釋褐後，皆以爲當得上第。既入三甲，人猶以秀水朱檢討爲比。後用爲主事，觀政禮部，又以王儀曹稱之。至補刑部主事，穀原以律例向非素習，且病，遂乞假歸。性善飲，談笑風生，神情瀟灑，雖飄泊江湖，而東南長吏晉接者多，賦詩鬥酒凡十餘年，卒憔悴偃蹇而沒。作詩專仿宋人，信手拈來，自多生趣。休寧曹農部自鑒選刻其詩，子復再刻之，皆不及十之四五，而審擇未當。其全集六百餘首，予曾點定，今尚存其家。

《解語花・朱闌卍字》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受銘《丁辛老屋集》云：「李養恬有女僮名雙雁，年甫二十，歌舞並妙。乙丑五月，過訪淮上，索觀不得，蓋方侍其如夫人暫詣梅里舊居也。養恬老懷寂寥，酒邊話及，輒形如詩，故拈《解語花》一闋以解之云。」

《沁園春・秋剪橫波》　《清詞玉屑》卷八：都下歌童某，擅色藝，尤妙於口輔，梁山舟名之曰笑渦兒。王受銘又曾填《沁園春》贈之云云。可謂工切。

金　農

論　述

綜　論

《隨園詩話》卷一五　詩有聽來甚雅，恰行不得者。金壽門云：「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卧中央。」詩佳矣！果有其人，必患痰瘧。

《梧門詩話》卷二　金壽門自序《冬心續集》云：雍正癸卯夏五，序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陡自成孤調，吾今日爲子增双明也。」【略】壽門同里丁敬身《題冬心集後》云：【略】「子援趙詹事鄰雞之語，應指新城。特新城未見子耳！使見之，其傾倒必有出於諸公外者。」【略】翁覃溪先生曰：「壽門短章精妙，不得以初白限之；至長篇巨製，焉能企及初白？【略】余謂壽門詩，擇其孤潔冷峭之作，豈惟突過漁洋、初白，直入唐人閫奥。第持《冬心集》與《精華錄》、《敬業堂集》衡較，必有能辨之者。」

又（金壽門）畫、書、詩妙如鄭虔。【略】詩意致蕭散。

又　壽門性倔強，不諧俗，嘗手寫詩數百篇刊之，甫印三十部，遽毀其板，沈於河。故流傳絕少云。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沒面目金壽門（農，有《冬心先生集》）。一作張補山。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寄心盦詩話》　詩有奇氣，如：「尚與梅花有寒約，香黏瑤席嚼春冰。」「晚謝朱幡烏府客，老爲白閣紫衣僧。」皆未經人道語。

又引《稗勺》　余舉長興孝廉丁凝格於省試，後復爲覺羅閣學吳拜薦於朝，又被落，亦命也。歸安姚秀才世鈺、錢塘金農皆不應辟，人多惜之。

又引《詞科餘話》　冬心先生嗜奇好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非凡所躋。分隸獨絕一時。

又引《藥欄詩話》　金壽門《自題畫蘭》云：「苦被秋風勾引出，和葱和蒜賣街頭。」士之輕於出處，以致流落不偶者讀之，應悽愴悲懷也。

又引《山靜居畫論》　畫有不可（疑）〔款〕題者，惟冬心畫不可無題。新詞雋語，妙有風裁。行草隸書，俱入古法。

《墨林今話》卷二　平生著作多銘贊、雜文，歿後皆散佚。兩峰竭力搜羅編爲一集。又嘗寫《冬心詩意》一册，凡十二幀，布置幽奇，點染閒冷，覺冬心詩倍饒生趣。詩如《獨步》云：「煙際曳笻人掩關，繞行池上夜忘還。浮萍剛得雨吹散，吐出月痕如破環。」吳穀人祭酒謂冬心詩：「如清夜九霄落魚山之梵，深雪萬嶂品雷威之琴。」是評最確。集外佳作，兩峰所未搜羅者，又錄得《晚秋湖上分韻》云：「最無情事性相乖，祇有同游老更偕。不怕湖雲欺白髮，且尋秋草試青鞋。今年九月此佳日，把酒一杯多好懷。小雨段家橋外去，晚波十里若磨揩。」餘詩尚多，不能盡錄。

又　晚年無子，手抄其詩付女兒收藏，題五絕句，其一云：「卷帙編完頂髮疎，中郎有女好收儲。帽箱剝落經籯敝，莫損嚴家餓隸書。」論者咸謂其詩苦硬清峭，雕琢極精，品與山谷爲近。

《國朝書人輯略》卷四引《畫徵錄》　好古力學，工詩文，持論不同流俗。精鑒賞，善別古書畫眞贋。

又引《學福齋集》　金君喜爲古詩及銘贊、雜文，晚益肆力於書畫，四方爭購之。

《國朝書畫家筆錄·金農（工書畫）》　金農，字壽門，一字冬心，浙江錢塘人。乾隆元年以布衣舉鴻博，不就。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千卷。精鑒賞，能別古書畫眞贋。好遊，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有奇氣。分隸獨絕一時。年五十餘，始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盡畫家之習，良由所見古蹟多也。寫竹、畫梅、畫馬均佳，其布置花木，奇柯異葉，非復塵世間所睹。著有《冬心集》。

宣統《杭州府志·金農傳》　金農，字壽門，錢塘人。與石文、丁敬、陳章同居江干，有前江後山書堂，爭以詩相淬厲。文詩清，敬詩健，章詩純，而農之詩新，各能名其家。全祖望謂農餐霞吸露，不食人間烟火。少工餓隸，

法鄭簠而小變其體，晚年近天發神識，題畫尤佳。善畫佛，亦獨闢畦徑，鉤勒賦色，脫盡畫家之習。足跡半天下，客死揚州。無子，手錄詩稾付女收藏。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中郎留集付香閨，倔彊冬心首肯低？薑桂蒸梨終自別，何須拾唾謗鄰雞？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金司農論詩，于漁洋、初白皆有微詞。翁覃谿謂：冬心善于用短，小詩精悍，不得以初白限之。自序其詩，述趙秋谷語：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謂漁洋也。後乃悔之。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張浦山曰：壽門好古力學，工詩文，精鑒賞。初寫竹，師石室老人，號稽留山民；繼畫梅，師白玉蟾，號昔邪居士；又畫馬，自謂得曹、韓法；近寫佛像，號心出家庵粥飯僧。其布置花木，奇柯異葉，設色尤異，非復塵世間所睹，蓋皆以意爲之。問之，則曰：「貝多、龍窠之類也。」【略】冬心畫、書、詩皆神妙，固由人品絕俗，尤得力於澤古，善於脫胎。自序其詩，謂所好在玉溪、天隨之間，而不欲斤斤以爲規範。題目錄詩卷云：「他年詩話添公案，不在張爲《主客圖》。」又云：「隻字也爲辛苦得，恆河沙塗覓鉤金。」眞甘苦之言也。論冬心書畫者，亦當作如是觀。

《石遺室詩話》卷二三 浙派詩喜用新僻小典，粧點極工緻，其貽譏飣餖即在此。樊榭亦然，冬心尤以此自喜。此杭州南屏詩社一派也。嘉興、寧波又不盡然。冬心名句，如「消受白蓮花世界，風來四面卧當中」、「水明於月宜一日疎」、「佛煙聚處同夢，樹老如人又十年」、「孤竹瘦於尊者相，野雲白似道人衣」、「佛煙聚處疑成塔，林雨吹來半雜花」，都從林和靖先生「春水淨於僧眼碧，晚山濃似佛頭青」等句來也。若：「故人笑比庭中樹，一日秋風一日疎。」《晉陽遇同鄉李叟》云：「明朝殘樹殘山外，一弔離宮賀六渾。」《春苔》云：「多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則較覺渾成矣！

《新世說・賞譽》 金冬心自序其集，有云：「昔赴萊東，道經臨淄，邂逅趙秋谷詹事，索予詩，啞啞撫掌曰：『子詩造詣，不盜尋常物，亦不屑效吾鄰家雞聲，自成孤調。』」（金名農，浙江錢塘人。《續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老所遇、前輩聞人評詩賞譽之語，文頗奇詭，無繩幅而感愴知己，眞氣在胸。此則趙所云「鄰家雞聲」，則指王阮亭不忘《談龍》舊隙也。）

分論

《楊（知）陳（章）見過冬心齋予出漢唐金石搨本二百四十種共觀》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質朴中自饒高秀之致，此境正未易到。

《卷髮曲》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石溪舫詩話》：壽門有《自度曲》一卷，余從徐袖東司馬借觀，清婉可愛。聞其晚年多蓄婢，曲皆小調，落紙後，皆付弦唱，不盡拘牌名，自然合拍，亦一絕也。

《春苔》 《隨園詩話》卷九：余愛誦金壽門「故人笑比庭中樹，一日秋風一日疎」之句。杭董浦先生曰：「此句本唐人高蟾『君恩秋後葉，一日一回疎』，不足爲壽門奇。」壽門佳句，如：「佛煙聚處都成塔，林雨吹來半雜花。」《咏苔》云：「細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乃眞獨造。

《自題畫杏》 《隨園詩話》卷七：金壽門畫杏花一枝，題云：【略】咏梅而思至于冰，咏蘆花而思至于楊花，咏杏花而思至于狀元：皆從天外落想，焉得不佳？

《題午亭山村》 《梧門詩話》卷二：冬心老人傾倒陳澤州詩，而於新城則有微詞。記其《題午亭山村》詩云【略】。《石遺室詩話》卷二三：冬心先生詩，工者亦不多。《午亭山村・溪上》云：【略】此種詩偶作亦有趣。裴令臨終，恨繡尾魚未長。見《雲仙雜記》。

《題畫馬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題畫之詩，全要逸趣橫生。國朝以金冬心先生（農）爲最。其《題畫馬詩》云：【略】蓋一謂金公（德瑛），一謂金公（甡）也。因馬而思及狀元，奇矣！因狀元而附入作者，更奇。

《題瘦馬圖》 《梧門詩話》卷一一：羅兩峰嘗誦金壽門《老馬》詩，【略】嘆其工絕。

《旅歲云暮取琴彈之久不成曲感賦二首》 純劍《願無盡廬詩話》：金冬心先生，奇士也。其詩多獨闢異境，淵淵有古心。所爲七絕尤佳，【略】《旅歲云暮取琴彈之久不成曲感賦二首》【略】詞旨淒怨，雖千載下，如見其心事矣！僕本恨人，何堪卒讀耶？

《七夕詩》 《鄭板橋集・補遺・與金農書》：賜示《七夕詩》，可謂詞嚴義正，脫盡前人窠臼，不似唐人作爲一派褻狎語也。夫織女乃衣之源，牽牛乃

食之本，在天星爲最貴，奈何作此不經之說乎！如作者云云，眞能助我張目者，惜世人從未道及，殊可歎也！我輩讀書懷古，豈容隨聲附和乎！世俗少見多怪，聞言不信，通病也。作札奉寄，愼勿輕易示人。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九　金農，字壽門，號冬心，又號司農，又稱稽留山民，錢塘人。布衣。書得古趣，在隸、楷之間。工畫梅。寫佛像，自署「昔耶居士」、「心出家盦粥飯僧」。有《冬心集》。

《湖海詩傳》卷一一　金農，字壽門，錢唐人。布衣。有《冬心先生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　金農，字壽門，號冬心，浙江錢塘人。有《冬心集》。

《墨林今話》卷二　冬心先生金農，字壽門，錢唐布衣。少與石貞石、陳竹畦、丁鈍丁以詩文相淬厲。尤癖於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中歲曾遍游齊、魯、燕、趙、秦、晉、楚、粵間，無所遇。歸，妻亡，遂寄居維揚，賣書畫自給。書工八分，小變漢人法。後又師《國山》及《天發神讖》兩碑，截毫端作擘窠大字，甚奇。亦精篆刻，所作甚少。畫兼人物、花卉，而於墨梅尤工。張瓜田云：「冬心精鑒賞，年五十始從事於畫，涉筆即古，脫盡畫家之習，良由所見古蹟多也。」

又　初寫竹，師石室老人，號稽留山民。繼畫梅，師白玉蟾，號昔耶居士；又畫馬，自謂得曹、韓法；後寫佛像，號心出家盦粥飯僧。其點綴花木，奇柯異葉，設色尤古，非復塵世間所覩。蓋皆以意爲之。問之則曰：「貝多、龍窠之類。」羅兩峰師事之。

《清朝先正事略・胡稚威先生事略》附　農，字壽門，一字冬心。錢塘人。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有奇氣。工畫梅，閒寫佛像。分隸獨絕一時。著有《冬心集》。

《清史列傳・馬曰琯傳》附　金農，字壽門，浙江錢塘人。嗜奇好古，收金石文字千卷。詩格高簡，有奇氣，與同里丁敬相唱和。嘗與諸名士集盧見曾署中，觀虹橋芍藥，農詩先成，衆爲閣筆。

又　好爲山水。遊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足跡半天下。性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書出入楷、隸，本《國山》及《天發神讖》兩碑。年五十始學畫，涉筆即古。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不就。晚歲寄食維揚，幾二十年，賣文自給，歲得千金，隨手散盡。著有《冬心集》四卷，《三體詩》、《畫竹記》各一卷。

《國朝畫徵續錄・金農》（存目）

《畫林新詠》卷一　名農，自號冬心先生。錢塘人。別署名曰金吉金，又有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邪居士、龍梭仙客、百二硯田富翁、心出家盦粥飯僧、仙壇掃花人、壽道士、金牛湖上詩老諸號。善畫梅竹，亦善畫馬，後乃寫佛像，並作山水、人物、花卉。著有《冬心先生集》。書法以隸入楷，尤古拙入妙。

《國朝書人輯略・金農》　字壽門，又字冬心，又號司農，又號稽留山民。浙江錢塘人。中歲爲汗漫游，遍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無所遇而歸。

紀事

《湖海詩傳》卷一一《蒲褐山房詩話》　冬心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然遇同志者，未嘗不熙怡自適也。嘗繪其四十七歲小像，蒲州劉仲益題云：「堯外臣，漢逸民，簪簪韋帶不諱貧，疎髯高顴全天眞。」其標格可想見矣！中歲爲汗漫游，徧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卒無所遇而歸。誓願年五十，如玉溪生打鐘掃地，爲清涼山行者。晚寓揚州，賣書畫以自給。書出入楷、隸，本之《國山》及《天發神讖》兩碑。畫梅尤工。頗自矜許，然爲予揮灑者，多至十餘幅。今廣陵、武林收藏書畫家或未能有此也。

《詞科餘話》卷七　錢唐金農壽門，自號冬心先生。嗜奇好古，收儲金石之文不下千卷。足跡半天下。詩格高簡非凡，所躋分隸獨絕一時。有集四卷。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四　壽門與石貞石、丁龍泓、陳授衣同居江干，以詩相淬厲。所居曰前江後山書堂。性不事生產，好山水游，齊、魯、燕、趙、秦、晉、楚、粵之邦，輪蹄殆遍。其後，寄食揚州者幾二十年。書法尚

古勁，尤工爲餓隸體。或截毫端作擘窠大字，人尤稱之。年五十餘，始從事于畫。始畫竹，繼畫梅，繼畫馬，最後畫佛。其布置花木，奇柯怪葉，設色尤異，非復塵世間所睹。或問之，則漫應曰：「貝多、龍窠之類耳。」人重其畫，尤喜其題款多新雋語。其署名則昔邪居士、稽留山民、心出家盦粥飯僧之類，出奇無窮。嘗蓄一龜，大如錢，甲上綠毛斑斕如古銅。畜一犬，曰阿鵲，每食必于銀盤中飼以肉臠。阿鵲死，作詩哭之甚哀。其飲食服御，亦好與人殊。金錢入手即盡。後客死于揚州。無子。生平手錄詩集，付其女收藏焉。

《初月樓聞見續錄》卷四　錢唐布衣金壽門，名農，號冬心。性倜儻。工詩。有《冬心先生集》。中歲爲汗漫游，徧走齊、魯、燕、趙、秦、晉、楚、粵，卒無所遇而歸。晚寓揚州，賣書畫以自給。其書出入楷、隸，本自《天發神讖》碑。而畫梅尤工，嘗以十六幅贈青浦王侍郎述庵。仁和陳給事寶所見而賞之，攜去。累月不歸。述庵索之，寶所笑曰：「我以是爲性命矣，而可還乎？」其爲名流所矜惜如此。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敬同時有金農，字壽門，錢塘人。乾隆初徵博學宏詞，辭不就。善畫人物、花草。工詩詞。又以八分體入隸，書風流趣好，人謂不減於敬也。有《詠苔詩》云：「細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一字冬心。

《墨林今話》卷二　歿於揚州三生庵，乙酉九月歸葬於臨平黃鶴山。青衣彭郎亦工畫，冬心甚暱之，跬步不離。平湖張鐵珊戲贈一絕云：「畫船三度見同來，豈止蕭郎解愛才。身似花枝心似鐵，天生小史伴于鬠。」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引《杭州府志》　農年五十餘始從事于畫，涉筆即古。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六引《兩浙輶軒錄》　壽門不事生產，寄食維揚幾二十年。賣文所得，歲計千金，隨手散去。後客死揚州。

又引《稗勺》　余舉長興孝廉丁凝格於省試，後復爲覺羅閣學吳拜薦於朝，又被落，亦命也。歸安姚秀才世鈺、錢塘金農皆不應辟，人多惜之。

又引《槐塘詩話》　壽門構前江後山書堂，中著經籍圖史。有《冬心集》手錄付女兒收藏，題五絕句有云：「卷軸編完鬢髮疏，中郎有女好收儲。帽箱剝落經籤弊，莫損嚴家餓隸書。」

《詠平山堂》　陸長春《香飲樓賓談》：錢塘金壽門先生農，客揚州，諸鹺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于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爲觴政。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衆客將議罰，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笑其杜撰。先生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綦切。」衆請其全篇，先生誦之云【略】。衆以先生博洽，始各歎服。其實乃先生口占此詩，爲某商解圍耳。商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

《虹橋觀芍藥》　《隨園詩話》卷三：盧招人觀虹橋芍藥，諸名士集二十餘人，獨布衣金司農詩先成，【略】盧大喜，一座爲之擱筆。

《新編拙詩四卷手自鈔錄付女兒收藏雜題五首》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錢塘金農，【略】所著《冬心先生集》，生前手鈔付女兒收藏，並係以詩「古調」【略】、又云「卷帙」【略】。亦一段佳話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冬心集》　四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金農撰。農字壽門，錢塘人，客於揚州。書畫皆以奇逸自喜，詩亦如之。其名冬心者，取崔國輔「寂寂抱冬心」之語也。

藝文

陳文述《金壽門》　水墨雲山粥飯僧，曼香春霽滿吳綾。思維菩薩毗盧佛，更爲唐賢傳一燈。（唐閻立本畫思維菩薩像，吳道子畫毗盧遮那佛像。）

曹霑

論述

綜論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 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書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又曰《石頭記》，是自譬石頭所記之事也。此三名，皆書中曾已點(晴)〔睛〕矣。如寶玉作夢，夢中有曲，名曰《紅樓夢》十二支，此則《紅樓夢》之點(晴)〔睛〕。又如賈瑞病，跛道人持一鏡來，上面即鑿「風月寶鑑」四字，此則《風月寶鑑》之點(晴)〔睛〕。又如道人親眼見石上大書一篇故事，則係石頭所記之往來，此則《石頭記》之點(晴)〔睛〕處。然此書又名曰《金陵十二釵》，審其名則必係金陵十二女子也。然通部細搜檢去，上中下女子豈止十二人哉？若云其中自有十二個，則又未嘗指明白係某某。(極)〔及〕至《紅樓夢》一回中，亦曾翻出金陵十二釵之簿籍，又有十二支曲可考。

又 庚辰本第四十八回夾批：一部大書起是夢，寶玉情是夢，賈瑞淫又是夢，秦之家計長策又是夢，今作詩也是夢，一並風月脁(鑒)亦從夢中所有，故紅(縷)〔樓〕夢也。余今批評亦在夢中，特爲夢中之人特作此一大夢也。

夢覺主人《紅樓夢序》 辭傳閨秀而涉於幻者，故是書以夢名也。夫夢曰「紅樓」，乃巨家大室兒女之情，事有眞不眞耳。紅樓富女，詩證香山；悟幻莊周，夢歸蝴蝶。作是書者藉以命名，爲之《紅樓夢》焉。

晶三蘆月草舍居士《紅樓夢偶說・浮生若夢》 浮生若夢，《紅樓夢》一書之所以名也。齋惟夢坡，院有怡紅，而造樓名手，總屬大觀。大端則是在在以夢點醒，而又非沾滯如癡人說其間。是夢非夢，無非是夢，即是太虛幻境也，即無非閱世人眞境也，即無非本性人心境也，則又以不夢爲夢矣。至於紅本炎上之色，樓有空中之象，若小紅、嫣紅、猩猩紅，以及酒香紅藥，詩豔紅梅，點染於人物時景者，不可枚舉。或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不妨簇簇出色與？樓則空矣，而無居人，顧惟於藏襲家用紗羅，堆積古玩金錫等材器，與夫取几收屏之際，而偶一遙指焉，又顯寓萬物所歸之義。要知其盈萬物者，乃其空萬物者也，故取樓以名其書。夫豈盡人不好居哉？但必實以人而詳記之，失清空矣；必名以人而重稱之，乏空靈矣。位置非宜，反窒大觀，獨不見於彙芳園一登斯樓也乎？又不見於清虛觀一登斯樓也乎？然觀象古人霓歌鳳覽，曰還魂，曰南柯夢，一似逢樓作戲者，而又無戲之非夢矣！樓則仍空矣！故曰名手造樓，總屬大觀，《紅樓夢》一書之所以名也與！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 《紅樓夢》乃此書正名，而開首空空道人因空見色一段文中，有《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諸名目，而絕無《紅樓夢》三字。即此便是捨形取影，乃作大主意。故凡寫書中人，都從影處着筆。

夢癡學人《夢癡說夢・前編》 《紅樓夢》一名《石頭記》，一名《風月寶鑑》，一名《金陵十二釵》，一名《情僧錄》，一書五名。即此五名，已將全書大旨合盤托出。奈世俗不察何！《風月寶鑑》者，先天大圓圖也。《金陵十二釵》者，一破爲二也。《紅樓夢》者，小人剝廬也。《石頭記》者，碩果不食也。《情僧錄》者，性命必須雙修也。

又 三丰眞人《鷓鴣天》詞云：「難與辨，亂紛譁，都將赤土作丹砂。」世俗肉眼，難與談眞，古人一轍。每見人談說《紅樓》，拘文泥字，猜擬誰家事，誰家人，甚至某某爲誰，皆指實之，一唱百和，播瘟揚疫，傳染流毒。更有一等人，一團驕傲，滿口高談，直欲目空四海，橫行天下。此種樣子，每見於我輩同業，可憐可笑。夢癡本立意不談，但此書觀者甚多，大都以小說輕視開篇緣起；被其寓言瞞過，所以義旨難悉，不免陷於幻陣。夢癡非自謂能別眞假，不過因自幼讀此書，稍識其旨趣，舉一知半解之見，以佐同志。所說是否，仍望高明教正。若將前五回打透，其全部之義自顯。世俗之指張猜李，其受病在緣起；世俗批評講論，總未究其女媧氏煉石補天，並將玉之何以啣之而生，金之何以造之而有，始終看作贅文，其病在於前五回未讀透，輕視小說之故。今稍將緣起一段分析，其後正文俟高明詳爲詮解，夢癡

不敢妄談。卽如「紅樓夢」三字，世俗以閨閣紅顏薄命解之，非也。紅樓者，肉團心之別名；夢者，幻妄之謂。根塵積垢高厚，如樓無人，惟妄居之不疑，如海市蜃樓，鳥雀認爲眞實，衆趨羣赴，自投魔口，身遭妖噬，是謂紅樓夢，惟不識眞假者爲然。自「此開卷第一回也」至「甄士隱云云」一節，經歷夢幻，釋玄門中隱語。道未成時名爲夢幻，道成後方名夢醒，卽學知學行，不學不知不行。不悟書中甄士隱名費，則甄士隱者，聖經：「君子之道費。」而隱借通靈，說此《石頭記》。通靈者，寶玉也。眞處不可說，亦不能說，並非隱瞞不說。《悟眞篇》云：「問他第一義何如？卻道有言皆是謗。」自「但書中所記何事何人」起，至「大無可如何之日也」一節，統在「故曰賈雨村云云」之內。書中賈雨村名賈化，字時飛，湖州人氏，此作者用六義中諧聲合而言之，卽是「胡謅人事，假話實非」也。此一節「女子」二字作子女觀，其意讀《道德經》「絕學無憂」一章自見，並非與女子校量，只是「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的意思。自「當此日」起，至「故曰賈雨村云云」一節，雖語兼二意，然作者重在演道，祇就重者說。一技者，全能也，半技則未全。大概作者已得玉，尙未得金，故云一技無成。閨閣中歷歷有人，此法象矣，佛典「等個人來」、仙典「產在坤方」，坤是人，聖經：「患不知人也」，斷不可向女人身上亂猜。作者既得師傳，欲濟後學，故云不可泯滅。前之女子等字喻衆生，後之閨閣等字喻道法。蓋愚迷執強，難於教化，眞是大無可如何之日，自己雖云升堂，尙未至於入室，四恩未報，負罪實深，當此日不得已將所受於師者，演爲此書，上報四重恩，下拯衆生苦，不可因我有所短，遂使此道不彰於世。自「說來雖近荒唐」起，至「亦可以噴飯供酒」止，留爲高明註釋。此乃全書總綱關鍵，世俗不甚着意，認爲荒唐無稽者，夢癡祇揀易啓世俗疑竇，借爲話柄者言之。前一偈言學，後一偈言作書之意，此書今日之厄，作者固已逆睹，於「都云作者癡」一句可見。自「其間離合悲歡」至「《石頭記》緣起既明」止，此節所言，非謂世之閨閣人家女子有此事跡，乃作者受之於師者，俱是按跡尋蹤，不敢稍加穿鑿，至失其眞，是道也，非人也。奈世俗迷人，醉生夢死，非止一日，雖作此書，安能使之必悟，無可如何之中，且思其次。「只願世人當那醉餘睡醒之時，或避事消愁之際，把此一玩。」此則明明說祇願世人當那醉夢初覺之時，勞極思休之際，把此一玩，庶幾可望開悟，不去謀虛逐妄，自然壽命可延，筋力可省。試思若如世俗之談，不是黛玉如何情癡，便是寶釵如何有意，如此批評，不謀虛逐妄，能乎否耶？則壽命筋力，因之而敗。作者有鑒於此，惟有把自己的一生眼淚、覺悟羣迷，各隨其緣分而已。此卽所以報師者，我師意爲何如？「從此空空道人，因空見色，由色生情，傳情入色，自色悟空，遂改名情僧。」空空道人者，知行並用也；因空見色，由色生情者，眞空也；傳情入色，自色悟空者，妙有也。眞空妙有，妙有眞空，是謂情僧。《情僧錄》者，言爲性命之道路也。道卽是僧，僧卽是道，性命雙修，法門不二，仙佛非異，世多有知者。然或人疑釋道與儒有世出世間、經世度世之別，必不能同，故特書出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東魯孔者，儒也。梅者，范石湖《梅譜》：「杏梅，花色淡紅，實扁而斑，其味似杏。」《花鏡》：「梅杏，黃而帶酢。」夢癡按：北方梅杏，實圓而甘，其核似梅，其仁味苦，是梅可以呼杏，而杏可以呼梅。北地產杏不產梅，此喻杏壇可知矣！溪者，水注川曰溪，川字含二義，言其有源謂之川源，言其如海謂之大川，與行潦蹄涔迥別，非洙泗何以當之？故知其用此溪字，喻洙泗也。題曰《風月寶鑑》者，先天大圓圖，邵子謂天根月窟者是也。月到天心，風來水面，《首尾吟》第五首：「寶鑑造形難著髮」，故云「題曰《風月寶鑑》」。三教合一，明此書乃三教一家之道。「後因曹雪芹」云云者，道之本原出於天，聖聖相傳，述而不作，三教皆然，「後因」正明其非我作始著書，乃所以述舊也。「纂成目錄，分出章回」，託爲稗官，《西遊》已有成案在先。「又題曰《金陵十二釵》」者，前之所題，先天爲體，後之所題，後天爲用，乾變成坤，婦女當家矣！合中間未解出者言之，示人當及早修復，仍還固有。紫賢眞人詩云：「自從悟得長生訣，年年海上覓知音。不知誰是知音者？試把狂言着意尋。」所題絕句，正是此意。

朱作霖《紅樓文庫・書紅樓夢後》 歲閼逢攝提格，律中中呂，旣望之夕，雨蒼氏讀《紅樓夢》竟，而歎曰：嗚呼！造化夢神也，天地夢境也，古今來盛衰消長一切離合悲愉之事，皆夢中之情景也。然而夢卽覺之關，自來善夢者，必然善覺。故赤壁夢而江山風月皆超，邯鄲夢而富貴功名如屣，此眞大覺關也。而無奈人之終於夢也。以夢爲覺，反以覺爲夢，宜乎可與談夢者之少也。是書也，本名《石頭記》，蓋欲說生公之法，而使之點首也。後又稱《紅樓夢》，夫夢不止紅樓有，而獨繫以此者，言世間最難覺者，紅樓之夢也。其間萬縷情絲，纏綿互縛，而起結皆託之渺茫者，亦謂是固迷離之夢境

也。洎乎曉鐘撞後，打開情慾關頭；杜宇啼殘，叫醒鶯花世界，則固夢覺之時，所謂白茫茫大地皆乾淨也。夫而後可與談夢矣，夫而後可以同夢矣。蓋以夢蕉鹿者，半眞半假，正以假者卽眞而使覺也；夢蝴蝶者，卽假卽眞，渾而化焉，無往不覺也，而無奈人之終於夢也。昔王潛夫作《夢列篇》，明黃九煙有《選夢記》，是又以錦心繡口之才，撰是以引天下之夢中人。惜乎書缺有間，其人不傳，要必覺後人耳。而吾獨恐作者之外，凡碌碌於夢中者，終不能覺也。悲夫！悲夫！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 書中最重命名之義，一僮一婢，姓名皆具精心，況全書總名，更非漫然着筆者，其關合事實，得絃外音。如是書原名《情僧錄》，天下因情而僧者，本不一一，若出之富貴之家，金玉之質，則古今曾有幾人，此一可思也。其書又名《石頭記》，夫寶玉本無其人，通靈安有其玉，石頭一說更從何來，其稱石頭者大抵爲記石頭城之事，此二可思也。又名《金陵十二釵》，明言金陵，明言十二釵，則地屬江南，人爲閨閣，本有其事，實有其人，更爲明確，此三可思也。又名《風月寶鑑》，言風月則非閨門之常度可知，言寶鑑則寓箴規之大義可想，孰能當此，事甚離奇，此四可思也。其通稱之名曰《紅樓夢》，「紅樓夢」三字出之太虛演曲中，實括全書大旨，故以爲名。是名殆有二說：自情僧言之，羅綺幾時，黃粱易熟，空山回首，一片平蕪，此專重一夢字對事實而言，一說也；自諸女子言之，本出風塵，致身貴顯，青樓未遠，好夢難全，此專以紅樓對青樓而言，又一說也。兼採二說，則事在其中矣！本此五者求之，於全書大旨，思已過半。

野鶴《紅樓雜著・讀紅樓劄記》 《紅樓夢》又名《石頭記》，又名《金陵十二釵》，又名《風月寶鑑》，又名《情僧錄》，又名《情界眞詮》，都未盡善。蓋此書千門萬戶，千頭萬緒，挈領提綱，自非易事。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 書中序事託爲石頭所記，故名《石頭記》，其實因金陵亦曰石頭城而名之。余國柱（卽書中之王熙鳳）被參，以其在江寧置產營利，與協理寧國府歷劫返金陵等同意也。又曰《情僧錄》及《風月寶鑑》者，或就表面命名，或以情字影清字，又以古人有清風明月語，以風月影明清，亦未可知也。

《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本凡例前） 此書祇是着意於閨中，故叙閨中之事切，略涉於外事者則簡，不得謂其不均也。

又 此書不敢干涉朝廷。凡有不得不用朝政者，祇略用一筆帶出，蓋實不敢以寫兒女之筆墨唐突朝廷之上也。又不得謂其不備。

又 此書開卷第一回也。作者自云：因曾歷過一番夢幻之後，故將眞事隱去，而撰此《石頭記》一書也，故曰「甄士隱夢幻識通靈」。但書中所記何事，又因何而撰是書哉？自云：今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忽念及當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細推了去，覺其行止見識，皆出於我之上，何堂堂之鬚眉誠不若彼一干裙釵？實愧則有餘，悔則無益之，大無可奈何之日也。當此時則自欲將已往所賴，上賴天恩，下承祖德，錦衣紈褲之時，飫甘饜美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兄規訓之德，已致今日一事無成，半生潦倒之罪，編述一記以告普天下人。我之罪故不能免，然閨閣中本自歷歷有人，萬不可因我不肖，則一並使其泯滅也。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風晨月夕，階柳庭花，亦未有傷於我之襟懷筆墨者。何爲不用假語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來，以悅人之耳目哉！故曰「風塵懷閨秀」。乃是第一回題綱正文也。開卷卽云「風塵懷閨秀」，則知作者本意原爲記述當日閨友閨情，並非怨世罵時之書矣。雖一時有涉於世態，然亦不得不叙者，但非其本旨耳，閱者切記之。詩曰：「浮生着甚苦奔忙，盛席華筵終散場。悲喜千般同幻渺，古今一夢盡荒唐。謾言紅袖啼痕重，更有情癡抱恨長。字字看來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尋常。」

戚蓼生《石頭記序》 吾聞絳樹兩歌，一聲在喉，一聲在鼻；黃華二牘，左腕能楷，右腕能草。神乎技矣！吾未之見也。今則兩歌而不分乎喉鼻，二牘而無區乎左右，一聲也而兩歌，一手也而二牘，此萬萬所不能有之事，不可得之奇，而竟得之《石頭記》一書，嘻！異矣。夫敷華掞藻，立意遣詞，無一落前人窠臼，此固有目共賞，姑不具論。第觀其蘊於心而抒於手也，注彼而寫此，目送而手揮，似譎而正，似則而淫，如《春秋》之有微詞，史家之多曲筆。試一一讀而繹之：寫閨房則極其雍肅也，而豔冶已滿紙矣！狀閥閱則極其豐整也，而式微已盈睫矣！寫寶玉之淫而癡也，而多情善悟不減歷下瑯琊；寫黛玉之妬而尖也，而篤愛深憐不啻桑娥石女。他如摹繪玉釵金屋，刻畫薤澤羅襦，靡靡焉幾令讀者心蕩神怡矣！而欲求其一字一句之粗鄙猥褻，不可得也。蓋聲止一聲，手止一手，而淫佚貞靜，悲戚歡愉，不啻雙管

之齊下也。噫！異矣。其殆稗官野史中之盲左、腐遷乎？然吾謂作者有兩意，讀者當具一心。譬之繪事，石有三面，佳處不過一峰；路看兩蹊，幽處不踰一樹。必得是意，以讀是書，乃能得作者微旨。如捉水月，祇挹清輝；如雨天花，但聞香氣。庶得此書絃外音乎？乃或者以未窺全豹爲恨，不知盛衰本是迴環，萬緣無非幻泡。作者慧眼婆心，正不必再作轉語，而萬千領悟，便具無數慈航矣。彼沾沾焉刻楮葉以求之者，其與開卷而寤者幾希！

夢覺主人《紅樓夢序》　嘗思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其次有《春秋》、《尚書》、志乘、檮杌，其事則聖賢齊治，世道興衰，述者逼眞直筆，讀者有益身心。至於才子之書，釋老之言，以及演義傳奇，外篇野史，其事則竊古假名，人情好惡，編者託詞譏諷，觀者徒娛耳目。今夫《紅樓夢》之書，立意以賈氏爲主，甄姓爲賓，明矣眞少而假多也。假多卽幻，幻卽是夢。書之奚究其眞假，惟取乎事之近理，詞無妄誕，說夢豈無荒誕，乃幻中有情，情中有幻是也。賈寶玉之頑石異生，應知琢磨成器，無乃溺於閨閣，幸耳《關雎》之風尚在；林黛玉之仙草臨胎，逆料良緣會合，豈意摧殘蘭蕙，惜乎摽梅之歎猶存。似而不似，恍然若夢，斯情幻之變互矣。天地鍾靈之氣，實鍾於女子，詠絮丸熊，工容兼美者不一而足，貞淑薛姝爲最，鬟婢嫋嫋，秀穎如此，列隊紅妝，釵成十二，猶有寶玉之癡情，未免風月浮泛，此則不然；天地乾道爲剛，本秉於男子，簪纓華冑，垂紳執笏者代不乏人，方正賈老居尊，子姪躋躋，英年如此，世代朱衣，恩隆九五，□□□□□□，不難功業華褒，此則亦不然。是則書之似眞而又幻乎？此作者之闢舊套開生面之謂也。至於日用事物之間，婚喪喜慶之類，儼然大家體統，事有重出，詞無再犯，其吟咏詩詞，自屬清新，不落小說故套；言語動作之間，飲食起居之事，竟是庭闈形表，語謂因人，詞多徹性，其詼諧戲謔，筆端生活未墜村編俗俚。此作者工於叙事，善寫性骨也。夫木槿大局，轉瞬興亡，警世醒而益醒；太虛演曲，預定榮枯，乃是夢中說夢。說夢者誰？或言彼，或云此。既云夢者，宜乎虛無縹緲中出是書也，書之傳述未終，餘帙杳不可得；既云夢者，宜乎留其有餘不盡，猶人之夢方覺，兀坐追思，置懷抱於永永也。

舒元煒《紅樓夢序》　登高能賦，大都肖物爲工；窮力追新，祇是陳言務去。惜乎《紅樓夢》之觀止於八十回也。全冊未窺，悵神龍之無尾；闕疑不少，隱斑豹之全身。然而以此始，以此終，知人尚論者，固當顛末之悉備；若夫觀其文，觀其竅，閒情偶適者，復何爛斷之爲嫌。矧乃篇篇魚貫，幅幅蟬聯，漫云用十而得五，業已有二於三分。從此合豐城之劍，完美無難；豈其探赤水之珠，虛無莫叩。爰夫譜華胄之興衰，列名媛之動止，匠心獨運，信手拈來，情□呼文，言立有體，風光居然細膩，波瀾但欠老成，則是書之大略也。董園子偕弟澹遊，方隨計吏之暇，憩紹衣之堂，維時溽暑蒸，時雨霈，苔衣封壁，兼□□問字之賓；蠹簡生春，搜篋得臥遊之具。迹其錦心繡口，聯篇則柳絮團空；洎乎譎波詭雲，四座亦冠纓索絕。處處淳于炙輠，行行安石碎金。□□斷香零粉，忽尋聲而獲爨下之桐；雖多玄□□，□□□□□□□□。筠圃主人瞿然謂客曰：「客亦知升沉顯晦之緣，離合悲歡之故，有如是書也夫？吾悟矣！二子其爲我贊成之，可矣！」於是搖毫擲簡，口誦手批。就現在之五十三篇，特加讐校；借鄰家之二十七卷，合付鈔胥。核全函於斯部，數尚缺夫秦關；返故物於君家，璧已完乎趙舍。（君先與當廉使並錄者，此八十卷也。）觀其天室永絲蘿之締，宗功肅霜露之晨，乘朱輪者奚止十人，珥金貂者儼然七葉。庭前舞彩，膝下含飴，大母則宜仙宜佛，郎君乃如醉如癡。御潘岳之板輿，閒園暇日；承華歆之家法，密室朝儀。劉氏三姝，謝家羣從，雅有荀香之癖，時移徐淑之書。林下風清，山中雪滿，珠合於浦，星聚於堂。絳蠟筵前，分曹射覆；青綾帳裏，索笑聯吟。王茂宏之犢車，頗傳悠謬；鄭康成之家婢，綽有風華。耳目爲之一新，富貴斯能不朽。至其指事類情，卽物呈巧，皎皎靈臺，空空妙伎。鎔金刻木，則曼衍魚龍；範水模山，則觸地邱壑。儼昌黎之記畫，雜曼倩之答賓，善戲謔兮，姑謀樂也。代白丁兮入地，褫墨吏兮燃犀。歡娛席上，幻出清淨道場；脂粉行中，參以風流裙屐。放屠刀而成佛，血濺夭桃；借冷眼以觀時，風寒落葉。凡茲種種，吾欲云云，足以破悶懷，足以供清玩。主人曰：「自我失之，復自我得之，是書成而升沉顯晦之必有緣，離合悲歡之必有故，吾滋悟矣。鹿鹿塵寰，茫茫大地。色空幻境，作者增好了之悲；哀樂中年，我亦墮辛酸之淚。昔曾聚於物之好，今仍得於力之強。然而黃壚回首，邈若山河（痛當廉使也）；燕市題襟，雨分新舊。辨酸鹹於味外，公等洵是妙人；感物理之無常，我亦曾經滄海。羊叔子峴首之嗟，於斯爲盛；蓋次公仰屋之嘆，良不偶然。斗筲可飲千鍾，且與醉花前之酒；黃粱熟於俄頃，姑樂遊壺內之天。」客曰善。於是乎序。

程偉元《紅樓夢序》《紅樓夢》小說本名《石頭記》，作者相傳不一，究未知出自何人，惟書內記雪芹曹先生刪改數過。好事者每傳抄一部，置廟市中，昂其值得數十金，可謂不脛而走者矣。然原目一百廿卷，今所傳祇八十卷，殊非全本。卽間稱有全部者，及檢閱仍祇八十卷，讀者頗以爲憾。不佞以是書既有百廿卷之目，豈無全璧？爰爲竭力搜羅，自藏書家甚至故紙堆中無不留心，數年以來，僅積有廿餘卷。一日，偶於鼓擔上得十餘卷，遂重價購之，欣然繙閱，見其前後起伏，尙屬接筍，然漫漶不可收拾。乃同友人細加釐剔，截長補短，抄成全部，復爲鐫板，以公同好，《紅樓夢》全書始至是告成矣。書成，因幷誌其緣起，以告海內君子。凡我同人，或亦先覩爲快者歟？

高鶚《紅樓夢序》予聞《紅樓夢》膾炙人口者，幾廿餘年，然無全璧，無定本。向曾從友人借觀，竊以染指嘗鼎爲憾。今年春，友人程子小泉過予，以其所購全書見示，且曰：「此僕數年銖積寸累之苦心，將付剞劂，公同好。子閒且憊矣，盍分任之？」予以是書雖稗官野史之流，然尙不謬於名敎，欣然拜諾，正以波斯奴見寶爲幸，遂襄其役。工旣竣，幷識端末，以告閱者。

程偉元、高鶚《紅樓夢引言》一、是書前八十回，藏書家抄錄傳閱幾三十年矣，今得後四十回合成完璧。緣友人借抄，爭睹者甚夥，抄錄固難，刊板亦需時日，姑集活字刷印。因急欲公諸同好，故初印時不及細校，間有紕繆。今復聚集各原本詳加校閱，改訂無訛，惟識者諒之。一、書中前八十回抄本，各家互異；今廣集核勘，準情酌理，補遺訂訛。其間或有增損數字處，意在便於披閱，非敢爭勝前人也。一、是書沿傳旣久，坊間繕本及諸家所藏祕稿，繁簡歧出，前後錯見。卽如六十七回，此有彼無，題同文異，燕石莫辨。茲惟擇其情理較協者，取爲定本。一、書中後四十回係就歷年所得，集腋成裘，更無他本可考。惟按其前後關照者，略爲修輯，使其有應接而無矛盾。至其原文，未敢臆改，俟再得善本，更爲釐定，且不欲盡掩其本來面目也。一、是書詞意新雅，久爲名公鉅卿賞鑒，但創始刷印，卷帙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評點。其中用筆吞吐，虛實掩映之妙，識者當自得之。一、向來奇書小說，題序署名，多出名家。是書開卷略誌數語，非云弁首，實因殘缺有年，一旦顚末畢具，大快人心，欣然題名，聊以記成書之幸。一、是書刷印，原爲同好傳玩起見，後因坊間再四乞兌，爰公議定值，以備工料之費，非謂奇貨可居也。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評例》閱《紅樓夢》者旣要通今，又要博古，旣貴心細，尤貴眼明。當以何義門評十七史法評之。若但以金聖嘆評四大奇書法評之，淺矣！

又　看《紅樓夢》有不可缺者二，就二者之中，通官話京腔尙易，諳文獻典故尤難。倘十二釵冊、十三燈謎、中秋卽景聯句，及一切從姓氏上着想處，全不理會，非但辜負作者之苦心，且何以異於市井之看小說者乎？一笑。乙卯正月初四日炙硯書。

又《紅樓夢約評》全書大旨及賈氏一門，俱從冷子興口中叙明，而議論寶玉所擬古人，拉雜不倫，作者因出雨村口中，所以如此耳。此書於一切陳設排場，及每人穿着插戴，無不極意摹寫，是學耐庵。

又　傻大姐誤拾繡香囊，心下打諒敢是兩個妖精打架，余謂專爲兩個妖精打架，成此《紅樓夢》一書。自九十五回後，賈氏之衰敗立見矣。須看種種世態炎涼，世俗嫁娶未有不重財者。黛玉父母早喪，孑然一身；寶釵母兄俱存，家貲尙厚，賈政之取寶而捨黛也宜矣。卽史太君、王夫人，亦皆不免世俗之見，鳳姐但能巧爲迎合，不能強爲轉移也。或以拆散姻緣，專歸咎於鳳姐，其於世故人情，未曾思之爛熟矣！

陳鏞《櫧散軒叢談》卷二《牡丹亭》杜麗娘死於夢，《療妒羹》小青死於妒，二者不外乎情，然皆切己之事也。昨晤江寧桂愚泉，力勸勿看《紅樓夢》。余詢其故。因述常州臧鏞堂言，邑有士人貪看《紅樓夢》，每到入情處，必掩卷瞑想，或發聲長嘆，或揮淚悲啼，寢食並廢，匝月間連看七遍，遂致神思恍惚，心血耗盡而死。又言，某姓一女子亦看《紅樓夢》，嘔血而死。余曰：「此可云隔靴搔癢，替人耽憂者也。」然《紅樓夢》實才子書也。初不知作者誰何，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間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曩時見者絕少。乾隆五十四年春，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抽換裝釘，坊中人藉以抄出，刊版刷印漁利，今天下俱知有《紅樓夢》矣。《紅樓夢》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乃刊刻時好事者補續，遠遜本來，一無足觀。近聞更有《續紅樓夢》，雖未寓目，亦想當然矣！

潘德輿《金壺浪墨・讀紅樓夢題後》一、余始讀《紅樓夢》而泣，繼而

疑，終而嘆。夫謂《紅樓夢》之恃鋪寫盛衰興替以感人，並或愛其詩歌詞采者，皆淺者也。吾謂作是書者，殆實有奇苦極鬱在於文字外者，而假是書以明之，故吾讀其書之所以言情者，必淚涔涔下，而心怦怦三日不定也。抑非獨余如是，余聞邱琴泓、郭芋田皆然。琴泓曰：「是書善言情者歟？」余曰：「善。雖然，猶未也。夫吾讀是書，而吾之哀樂爲之動矣。方吾哀之至極，雖淚漬書數寸，而終不能捨書而不讀，則其言情何深也。乃返而求其哀樂之故，則亦非吾天性激烈之必不可已者，而特宛轉屈曲，使吾徒有此哀樂而已耳。實而要之，吾未知其所施何地也，所用何故也，愈往愈深，而使人幾流宕而不知所返焉。吾至是不能不疑夫作書者之哀樂殆未免過當而失其正，而以嗜欲之故，汩亂而繚紹之，而後至於此也。以妄起，斯以妄感。作者哀樂之當不當，於讀者之哀樂見之矣。然乎？不然乎？」琴泓憮然不能語也。余呼琴泓曰：「使作者之情之非失其當，奈何其終也以仙佛之無情爲歸乎？彼其人萬不能爲仙佛者，特奇苦極鬱至於無所聊生，遂幡然羨仙佛之無情爲不可及，是其情必非立乎不得已之分而順其大常者也。嗚呼！以極善言情之文，求之於今，殆亦罕矣。止以用情之不能審其當否而過之，於是終不得不以仙佛爲大樂，而將持是以救天下人人妄於情者之弊，此仙佛之所以橫行於世，而富貴兒女之場皆仙佛之所以收其窮也。」言畢，余與琴泓長嘆不能已。余又呼琴泓曰：「作書而善言情，使天下皆得其情而不過，此其人豈徒作《紅樓夢》者哉！」因撫几擊節，與琴泓歌《關雎》三章而罷。二、今之人無不知《紅樓夢》者也，其讀之者，無一人推論至於此。吾非不知《紅樓夢》爲小說之卑者也，而爲是迂論者，非論此書也，將以論余之情，而知其當否焉。抑讀其書而不識其受病之所在，即其妙亦不出也。或曰：「作是書者有所指斥歟？」余曰：「否。其人自言情耳！專意指斥者，其文不能代爲叙述，而慘怛若此。」或曰：「傳聞作是書者，少習華膴，老而落魄，無衣食，寄食親友家，每晚挑鐙作此書，苦無紙，以日曆紙背寫書，未卒業而棄之。末十數卷，他人續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也。偶抒其哀，故作之不必成。續之者非佳手，富貴俗人耳！並兒女之情彼並不知其沉且篤者也。若續之後又有續，且屢續不一，其書吾皆見之，殆至愚極薄之人所爲。彼其人讀《紅樓》無所用其泣，而況能疑且嘆乎？如是而續，直不值一大噱，而況敢取《紅樓》者演爲傳奇，授之梨園乎哉！不爲雞口，而爲牛後，此輩接踵於天下久矣！吾每曰：無情者不可妄讀書，亦不可妄作書。」郭芋田曰：「願日持此語，以告天下之妄讀書且妄作書者。」

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　蒲聊齋之孤憤，假鬼狐以發之；施耐庵之孤憤，假盜賊以發之；曹雪芹之孤憤，假兒女以發之：同是一把酸辛淚也。

又　古今皆夢也：功列旂常，名垂竹帛，正夢也；福澤將至，徵兆先成，吉夢也；莊周栩栩爲蝶，幻夢也；鄭人蕉隍覆鹿，寤夢也。至於輕絲帽影，老於風塵，此夢之勞者也；結廬在廉讓之間，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不復問塵市事，此夢之清者也。外此則噩夢、觭夢、喜夢、懼夢、妖夢，莫不有寓目之兆焉，而最易沉酣者，紅樓夢也。雪芹一生無好夢矣，聊撰《紅樓夢》，以殘夢之老人，喚癡夢之兒女耳。《邯鄲夢》、《紅樓夢》同是一片婆心。玉茗先生爲飛黃騰達者寫照，雪芹先生爲公子風流者寫照，其語頗殊，然其歸一也。盲左、班、馬之書，實事傳神也；雪芹之書，虛事傳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實事，罪花業果，欲言難言，不得已而託諸空中樓閣耳。或問於予曰：「雪芹之書，歷叙侯門十餘年之事，非若《邯鄲》、《南柯》一剎那之幻夢耳，不名《紅樓記》而曰《紅樓夢》，何也？」予曰：「夢者見之謂之眞，眞者見之謂之夢。雪芹姑妄言之，亦雪芹之夢耳！僕閱雪芹之書，而感慨係之，復夢雪芹之夢耳，僕仍是夢中人也。夢與不夢，僕所不能辨也。」《紅樓》情事，雪芹記所見也。錦繡叢中打盹，珮環聲裏酣眠，一切靡麗紛華，雖非天上，亦異人間，深山窮谷中人未之見亦未之聞也。設爲之說雪芹之書，其人必搖首而謝曰：「子其愚我也！子其誣我也！子其盲我也！人間世何能作如是觀哉？」人情於乍覺時，惡夢則喜其烏有，好夢則惡其子虛。當是時，自以爲醒，豈知其喜惡依然是夢耶？知醒仍是夢，可以覽《紅樓》。《紅樓夢》有四時氣象：前數卷鋪叙王謝門庭，安常處順，夢之春也。省親一事，備極奢華，如樹之秀而繁陰葱蘢可悅，夢之夏也。及通靈玉失，兩府查抄，如一夜嚴霜，萬木摧落，秋之爲夢，豈不悲哉！賈媪終養，寶玉逃禪，其家之瑟縮秋慘，直如冬暮光景，是《紅樓》之殘夢耳！《紅樓夢》者，香夢也。不寫憐香之事，祇傳香夢之神，若即若離，不言香而已香過半矣！

又　雪芹先生博於材藝，不獨詩古文詞各臻嫻熟，篇中所叙彈琴作畫，雙陸圍棋，以及醫理、大六壬之類，無所不通。然《紅樓夢》之妙處，固不

在此。

又　大觀園本無邪崇，風聲鶴唳，由家人之造言生事也。賈赦當諭以正道，加以戒約，有驚怪者罪之，久而自安矣。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滅」者非耶？乃始則不信，卒爲邪惑，固其見之不眞，亦由於中餒耳。雪芹之稗官，世家之寶鑑也。賈政性本愚闇，乏治繁理劇之才，身爲郎官，不過因人成事耳。卽自公退食，亦不善理家人生產，食指日衆，外強中乾，阿家翁癡聾而已。且所用璉夫婦，夫乃輕狂蕩子，婦乃刻薄盜臣，甚至交通當道，竊餘勢以作威福，其流毒有不可言者。而政惟茗椀棋枰，以消永晝，曾不一過而問焉。其家之不敗也得乎？古語云：「蹶馬破車，惡婦破家。」雪芹苦口婆心臚列之，以爲有家者戒。

又　太史公紀三十世家，曹雪芹祇紀一世家。太史公之書高文典冊，曹雪芹之書假語村言，不逮古人遠矣。然雪芹紀一世家，能包括百千世家，假語村言不啻晨鐘暮鼓，雖稗官者流，寧無裨於名教乎？況馬、曹同一窮愁著書，雪芹未受宮刑，此又差勝牛馬走者。

又　雪芹先生亦夢中身也。開眸四顧，地非邯鄲，閒弄筆頭，無非漫興，委婉達癡兒之意，思量寫處子之心，豔語生香，柔情欲滴矣。何物管城，生出如許之碧桃紅藥哉？

又　雪芹先生把筆作《紅樓夢》時，結習未除，花猶着體也。稗史告竣，結習除矣，極妍盡態，總是空花，又安得着其體乎？

裕瑞《棗窗閒筆・程偉元續紅樓夢自九十回至百二十回書後》　《紅樓夢》一書，曹雪芹雖有志於作百二十回，書未告成卽逝矣。諸家所藏抄本八十回書，及八十回書後之目錄，率大同小異者，蓋因雪芹改《風月寶鑑》數次，始成此書，抄家各於其所改前後第幾次者，分得不同，故今所藏諸稿未能畫一耳。此書由來非世間完物也。而偉元臆見，謂世間當必有全本者在，無處不留心搜求，遂有聞故生心思謀利者，僞續四十回，同原八十回抄成一部，用以紿人。偉元遂獲贋鼎於鼓擔，竟是百二十回全裝者，不能鑒別燕石之假，謬稱連城之珍，高鶚又從而刻之，致令《紅樓夢》如《莊子》內、外篇，眞僞永難辨矣。不然卽是明明僞續本，程、高彙而刻之，作序聲明原委，故意揑造以欺人者。斯二端無處可考，但細審後四十回，斷非與前一色筆墨者，其爲補著無疑。作《後紅樓夢》者隨出，襲其故智，僞稱雪芹續編，亦以重價購得三十回全璧。猶恐世人不信，僞撰雪芹母札，以爲確證，殊不合理，所謂欲蓋彌彰矣。余另有書後細論其不合理處，載在此篇之後，深嘆其前作俑而後效顰也。此四十回，全以前八十回中人名事務苟且敷衍，若草草看去，頗似一色筆墨。細考其用意不佳，多殺風景之處，故知雪芹萬不出此下下也。觀前五十六回中，寫甄家來京四個女人見賈母，言甄寶玉情性並其家事，隱約異同，是一是二，令人眞假難分，斯爲妙文。後寶玉對鏡作夢云云，明言眞甄假賈，彷彿鏡中現影者。詎意僞續四十回家，不解其旨，呆呆造出甄賈兩玉，相貌相同，情性各異，且與李綺結婚，則同賈府儼成二家，嚼蠟無味，將雪芹含蓄雙關極妙之意荼毒盡矣。吁！雪芹用意，豈惟至五十六回而始發哉？其於第二回賈雨村與冷子興言，其在金陵甄家處館時，見甄寶玉受責呼姐妹止痛，及惟憐愛女兒情性等語，已先爲賈寶玉寫照矣。僞續之徒，豈得夢見！再賈母、王夫人皆極慈愛兒女之人，偏要寫爲賈母忙辦寶玉、寶釵婚事，遂忘黛玉重病至死，永不看問，且言「若是他心裏有別的想頭，成了什麼人了呢？我可是白疼了他了」云云，此豈雪芹所忍作者。王夫人因惜春非親生女，有忙事遂將惜春略過云云，似此炎涼之鄙，又豈雪芹所忍作者。賈政者，前卷極稱之人也，竟寫爲作外官糊塗無能，不善管家人長隨，遂至聲名狼(藉)〔籍〕，僥倖得輕參而回云云，又豈雪芹所忍作者。和尙送通靈玉來，口口聲聲要一萬銀子，剌剌不休，雖係假話，甚覺貧俗可厭。黛玉屢寫病已垂危不起，隨復同衆而出，數回一轍。妙玉走火入魔，瀟湘館鬼哭等處，皆大殺風景。結束賈雨村歸結《紅樓夢》，愈蛇足無謂。嗚呼！此謂爲雪芹原書，其誰欺哉？四十回中似此惡劣者，多不勝指，余偶摘一二則論之而已。且其中又無若前八十回中佳趣，令人愛不釋手處，誠所謂一善俱無，諸惡備具之物。乃用之濫竽於雪芹原書，苦哉！苦哉！

又《後紅樓夢書後》　聞舊有《風月寶鑑》一書，又名《石頭記》，不知爲何人之筆。曹雪芹得之，以是書所傳述者，與其家之事跡略同，因借題發揮，將此部刪改至五次，愈出愈奇，乃以近時之人情諺語，夾寫而潤色之，借以抒其寄託。曾見抄本卷額，本本有其叔脂硯齋之批語，引其當年事甚確，易其名曰《紅樓夢》。此書自抄本起至刻續成部，前後三十餘年，恆紙貴京都，雅俗共賞，遂浸淫增爲諸續部六種，及傳奇、盲詞等等雜作，莫不依傍此書創始之善也。【略】其書中所假託諸人，皆隱寓其家某某，凡情性遭際，一一

默寫之，惟非眞姓名耳。聞其所謂寶玉者，尙係指其叔輩某人，非自己寫照也。所謂元、迎、探、惜者，隱寓「原、應、嘆、息」四字，皆諸姑輩也。其原書開卷有云「作者自經歷一番」等語，反爲狡獪託言，非實跡也。本欲刪改成百二十回一部，不意書未告成而人逝矣。余曾於程、高二人未刻《紅樓夢》板之前，見抄本一部，其措辭命意與刻本前八十回多有不同。抄本中增處、減處、直截處、委婉處，較刻本總當，亦不知其爲刪改至第幾次之本。八十回書後，惟有目錄，未有書文，目錄有大觀園抄家諸條，與刻本後四十回四美釣魚等目錄迥然不同。蓋雪芹於後四十回雖久蓄志全成，甫立綱領，尙未行文，時不待人矣！又聞其嘗作戲語云：「若有人欲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卽爲之作書」云。觀刻本前八十回，雖係其眞筆，粗具規模，其細膩處不及抄本多多矣，或爲初刪之稿乎？至後四十回迥非一色，誰不了然，而程、高輩謂從鼓擔無意中得者，眞耶假耶？此因《後紅樓夢》書後，先補及原書八十回，及爲補續四十回之一切原委者也。

諸聯《紅樓評夢》《石頭記》一書，膾炙人口，而閱者各有所得：或愛其繁華富麗，或愛其纏緜悲惻，或愛其描寫口吻一一逼肖，或愛隨時隨地各有景象，或謂其一肚牢騷，或謂其盛衰循環提醒覺瞶，或謂因色悟空回頭見道，或謂章法句法本諸盲左腐遷。亦見淺見深，隨人所近耳。書中無一正筆，無一呆筆，無一複筆，無一閒筆，皆在旁面、反面、前面、後面渲染出來。中有點綴，有翦裁，有安放，或後回之事先爲提挈，或前回之事閒中補點，筆臻靈妙，使人莫測。總須領其筆外之神情，言時之景狀。作者無所不知，上自詩詞文賦，琴理畫趣，下至醫卜星相，彈棋唱曲，葉戲陸博諸雜技，言來悉中肯綮。想八斗之才，又被曹家獨得。全部一百二十回書，吾以三字概之，曰眞，曰新，曰文。名姓各有所取義。賈與甄，夫人知之矣。若賈母之姓史，則作者以野史自命也。他如秦之爲情，邢之爲淫，尤之爲尤物，薛之爲雪，王之爲忘，林之爲靈，政之爲正，璉之爲戀，環之爲頑，瑞之爲瘁，湘蓮之爲相憐，赦則言其獲罪也，釵則言其差也，黛則言其代也，紈則言其完節也，晴雯言其情文相生也，襲則言其充美也，鴛鴦言其不得雙飛也，司棋言其廝奇也；鶯爲出谷，言其得隨寶釵也；香菱不在園中，言與香爲鄰也；岫煙同於就煙，言其無也；鳳姐欲壑難盈，故以豐爲之輔，平爲之概；顰卿善哭，故婢爲啼血之鵑，雪中之雁。其餘亦必有所取，特粗心人未曾覺悟耳。書本脫胎於《金瓶梅》，而褻嫚之詞，淘汰至盡。中間寫情寫景，無些黠牙後慧。非特青出於藍，直是蟬蛻於穢。凡值寶、黛相逢之際，其萬種柔腸，千端苦緒，一一剖心嘔血以出之，細等縷塵，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樓閣，吾不信也；卽云爲人記事，吾亦不信也。公子之名，上一字與薛家同，下一字與林家同。自己日趣於下，父母必欲其向上；洎乎飄然遠去，則又不上不下。所引俗語，一經運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鑪錘。寶玉之於黛玉，木石緣也；其於寶釵，金玉緣也。木石之與金玉，豈可同日語哉！人憐黛玉一朝奄忽，萬古塵埃，穀則異室，死不同穴，此恨綿綿無絕。予謂寶釵更可憐，纔成連理，便守空房，良人一去，絕無眷顧，反不若齎恨以終，令人憑弔於無窮也。要之，均屬紅顏薄命耳！或指此書爲導淫之書，吾以爲戒淫之書。蓋食色天性，誰則無情？見夫釵、黛諸人，西眉南臉，連袂花前月底，始是鴛儔燕侶，彼村婦巷女之憨情妖態，直可糞土視之，庶幾懺悔了竊玉偷香膽。凡稗官小說，於人之名字、居處、年歲、履歷，無不鑿鑿記出，其究歸於子虛烏有。是書半屬含糊，以彼實者之皆虛，知此虛者之必實。自古言情者，無過《西廂》。然《西廂》祇兩人事，組織歡愁，摛詞易工。若《石頭記》，則人甚多，事甚雜，乃以家常之說話，抒各種之性情，俾雅俗共賞，較《西廂》爲更勝。

又　昔賢詔人讀有用書，然有用無用，不在乎書，在讀之者。此書傳兒女閨房瑣事，最爲無用，而中寓作文之法，狀難顯之情，正有無窮妙義。不探索其精微，而概曰無用，是人之無用，非書之無用。頭腦冬烘輩，斥爲小說不足觀，可勿與論矣！若見而信以爲有者，其人必拘；見而決其爲無者，其人必無情。大約在可信可疑、若有若無間，斯爲善讀者。

又　余自歎年來死灰槁木，已超一切非非想，祇鏡匳間尙恨恨不能去。適來無事，雨窗展此，唯恐擅失，竊謂當煑苦茗讀之，爇名香讀之，於好花前讀之，空山中讀之，清風明月下讀之，繼《南華》、《離騷》讀之，伴《涅槃》、《維摩》讀之。天下不少慧眼人，其以予言爲然乎否乎？

涂瀛《紅樓夢論贊・紅樓夢論》性情嗜好之不同，如其面焉。不能強巢許爲功名，猶巢許不能強堯舜爲隱逸也。但能各寶其寶，各玉其玉，斯不負耳。然世俗之見，往往以經濟文章爲眞寶玉，而以風花雪月爲假寶玉，豈知經濟文章，不本於性情，由此便生出許多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轉不若風花雪

月，任其本色，猶得保其不雕不鑿之天。然此風花雪月之情，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故不得不仍世俗之見，而以經濟文章屬之眞，以風花雪月屬之假。意其初必有一人如甄寶玉者，與賈寶玉締交，其性情嗜好大抵相同，而其後爲經濟文章所染，將本來面目一朝改盡，做出許多不可問不可耐之事，而世且豔之羨之，其爲風花雪月者乃時時爲人指摘，用爲口實。賈寶玉傷之，故將眞事隱去，借假語村言演出此書，爲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故寫賈寶玉種種越人，而於斷制處從無褒語，蓋自謙也。寫甄寶玉初用貶詞，嫌其與己同；後用褒語，明其與己異也。然則作書之意，斷可識已。而世人乃謂譏賈寶玉而作。夫寶玉在所譏矣，而乃費如許獅子搏象力，爲斯人撰一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文，使斯人亦爲開天闢地絕無僅有之人，是譏之實以壽之也。其孰不求譏於子？吾以知《紅樓夢》之作，寶玉自況也。

又《紅樓夢贊》　自有天地以來，生其間者不知幾恆河沙數矣。開天明道有人，主治立極有人，扶持世教有人，羽翼經傳有人，獨闃閣無傳心之諦，作養之人。造物有憂之，於是萃日之精月之華，花木之靈芬，山川之秀異，篤生一不道不德、不功不業、不雅不俗、不頑不靈者，爲蛾眉調其氣，爲脂粉和其神。夫色愛易也，敬爲難；親易也，養爲難。此處有急索解人不得者。是必由生知安行，加以盡性至命工夫，直造到人欲盡淨，天理流行，然後一念之仁而衆美各若其性，一念之義而衆美各暢其情，一念之禮而衆美各忘其形，一念之智信而衆美各盡其才，各奠其位而已也。乃如度花之風，意在花而不爲花住；照花之月，意在花而不爲花私。夫然後香溫玉軟，不摧於怨雨凄風，綠膩紅酥，不侮於狂蜂醉蝶，於以主持巾幗，護法裙釵，極大塊之文章，實人間之瑞事。

繆艮《〈紅樓夢歌〉後按語》　《紅樓夢》一書，近世稗官家翹楚也。家弦戶誦，婦豎皆知。潛山集古句歌詠其事，詞意色舉，且語語如自己出，堪與本傳並傳。

王希廉《紅樓夢批序》　《南華經》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仁義道德，羽翼經史，言之大者也；詩賦歌詞，藝術稗官，言之小者也；言而至於小說，其小之尤小者乎？士君子上不能立德，次不能立功、立言，以共垂不朽，而戔戔焉小說之是講，不亦鄙且陋哉！雖然，物從其類，嗜有不同，麋鹿食薦，蝍且甘帶，其視薦帶之味，固不異於粱肉也。余菽麥不分，之無僅識，人之小而尤小者也。以最小之人，見至小之書，猶麋鹿蝍且適與薦帶相值也，則余之於《紅樓夢》愛而讀之，讀之而批之，固有情不自禁者矣。客有笑於側者曰：「子以《紅樓夢》爲小說耶？夫福善禍淫，神之司也；勸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紅樓夢》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誡，通其說者，且與神聖同功，而子以其言爲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實也？」余曰：「客亦知夫天與海乎？以管窺天，管內之天，卽管外之天也；以蠡測海，蠡中之海，卽蠡外之海也。謂之無所見，可乎？謂所見之非天海，可乎？並不得謂管蠡內之天海，別一小天海，而管蠡外之天海，又一大天海也。道一而已，語小莫破，卽語大莫載；語有大小，非道有大小也。《紅樓夢》作者既自名爲小說，吾亦小之云爾。若夫禍福自召，勸懲示儆，余於批本中已反覆言之矣！」客無以難，曰：「子言是也。」卽取副本藏之而去。因書其言，以弁之卷首。

又《紅樓夢總評》　《紅樓夢》一書，全部最要關鍵是「眞假」二字。讀者須知，眞卽是假，假卽是眞；眞中有假，假中有眞；眞不是眞，假不是假。明此數意，則甄寶玉、賈寶玉是一是二，便心目了然，不爲作者冷齒，亦知作者匠心。

楊懋建《京塵雜錄・夢華瑣簿》　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絃戶誦，蓋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嘆諸人爲野狐教主，以之論禪悅，論文法，張皇揚詡，耳食者幾奉爲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開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喁喁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眞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卽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籤。擬汰而存之，更爲補苴掇拾，葺成《紅樓夢注》。凡朝章國典之外，一切鄙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彙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悅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忽忽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慚也。【略】《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眞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爲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爲第一誼，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

《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閥閱大家，如積薪然，後來居上矣！

鄭光祖《銷書可嘅》 偶於書攤見有書賈記數一冊，云是歲所銷之書，《致富奇書》若干，《紅樓夢》、《金瓶梅》、《水滸》、《西廂》等書稱是，其餘名目甚多，均不至前數。切嘆風欲繫乎人心，而人心重賴激勸。乃此等惡劣小說盈天下，以逢人之情慾，誘爲不軌，所以棄禮滅義，相習成風，載胥難挽也。幸近歲稍嚴書禁，漏卮或可塞乎？近日文人有惜字論，謂殘棄零遺，猶小過也，若將聖賢之文墨造爲綺麗之詞章，穢褻之書本，則罪通於天矣，誠哉是言！

又卷八《紅樓夢》 有所假託，著一大部傳奇，宣揚朝廷之尊嚴，光昭王侯之體統，儒生孤陋寡聞，將此展玩一番，亦何必非藏修游息之一助。至於富貴之積弊，紈袴之氣習，閨閣中之瑣屑閒情，熱鬧場中之炎涼世態，吾人格物致知，亦何可無此聞見。此書立意高而奇，傳情深而確，使天下不可無一，不能有二，當與蘇若蘭織錦迴文比肩而壽世。惟既有假寶玉，何必復及眞寶玉，是爲疵瑕。若後之無知者，握管而漫冀續貂，誠所云刻畫無鹽，唐突西子。《會眞記》但有此風流之一體，用情亦不俗，落筆亦神妙，然以全體相形，則渺乎微矣！

胡林翼《撫鄂書牘・致嚴渭春方伯》 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夢》，教壞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撫司道首府，及一切紅人，專意揣摩迎合，吃醋搗鬼。當痛除此習，獨行其志。

李慈銘《閱小說〈紅樓夢〉》 此書出於乾隆初，乃指康熙末一勳貴家事，善言兒女之情。甫出即名噪一時，至今百餘年，風流不絕，羣屐少年以不知此者爲不韻。凡智慧癡騃，被其陷溺，因之繭葬豔鄉者，不知凡幾，故爲子弟最忌之書。予家素不畜此。十四歲時，偶於外戚家見之，僅展閱一二本，即甚喜，顧不得借閱全部，亦不敢私買。十七歲後，洊更憂疚，又多病，雖時得見此書，不暇究其首尾，而中之一二事，一二語，鏤心鉥腎，錮惑已深。十年以來，風懷漸忘，人事亦變，遂有禪榻鬢絲之懺，要亦非學道所致也。戊午夏常病，看書極眩瞀，乃取稗販市書以寓倦目，因及此種。適家慈以寇警憂驚，屢形不懌，令子婦輩排日讀小說演義，若《西遊記》、《三國志》、《唐傳》、《岳傳》，以自消遣。予因暇輒講此書，多述其家事，及嬉游笑罵，以博堂上一粲。今復因病閱此，危城一身，高堂萬里，不覺對之嗚咽。

張新之《妙復軒評石頭記自記》 閑人自幼喜讀《石頭記》，與同學董子蔗薌相劇談，每得所觸發。是時談者多，而與閑人談者則寥寥，以所見之違衆也，然亦未敢遽著筆。洎道光戊子歲，有黑龍江之行，客都護署，清淨岑寂，鉛槧外乃及之，而心定神閒，覺妙義紛來，如相告愬，評因起。及辛卯春，得廿回，綱舉目張。師京矣！擾擾緇塵，亦遂止。次年夏，銘子東屏相與談，有同見，乃是書之知己也，乞借觀，三閱月，屢索未還，而失之云。原評二十回，從此不知所終，心目懸懸，無非石頭變現也。閱八歲庚子，短童長劍，作南游，歷覽山川名勝，舟中馬上，是書未嘗一日離。明年秋，至閩之莆田，其蕭散安閒與龍沙等，評復起，以十餘年之灑蓄，較前評，思若湧，而少懶，故著墨日無多。迨乙巳，復歸京，僅將五十卷，亦既鳥倦知還矣，思卒業而杜門，究不能。及戊申，得八十五卷，適不獲已，爲臺灣之行，客都署，亦既衰且病，已喜日不過出數言，餘一無事事，眠食靜息，而是評遂以成。伏念閑人不文，本不敢出以問世，特以斯評能救本書之害，於作者不爲無功，觀者不爲無益，人心世道有小補焉，則災梨棗也無不宜。力有未逮，姑俟之，其將來成之北，成之南，或仍歸於泯滅無所聞，則非閑人所敢知矣。爰記起訖於卷末。東屏銘子，名岳，以乙未榜下，令官江西，具巨眼，能文者，後亦音相梗，有答索評札，宜附存，以見鳩鴉尚有遺羽爾！

又《紅樓夢讀法》 有謂此書止八十回，其餘四十回乃出另手，吾不能知。但觀其中結構，如常山蛇，首尾相應，安根伏線，有牽一髮渾身動搖之妙，且詞句筆氣，前後略無差別，則所謂增之四十回，從中後增入耶？抑參差夾雜入耶？覺其難有甚於作書百倍者。雖重以父兄命，萬金賜，使閑人增半回，不能也。何以耳爲目，隨聲附和者之多？

五桂山人《妙復軒評石頭記序》 予賦性迂拙，小說家無所好，於《紅樓夢》之淫靡煩蕪，尤鄙之，廣衆中有談者，其豔羨津津，直人口之洗耳退。歲辛丑，客莆田，張新之至自京，落拓湖海，一窮人也。既察之，覺放曠不羈中，却恬退安定。其自號太平，有以夫！遂樂與談，風晨月夕無不俱，十三經、二十一史，滔滔然，淵淵然，互相考，所見大致不徑庭，而其諧可喜，其戇可畏也。偶及《紅樓夢》，突稱之曰：「好。」予曰：「吁！以子之識，而乃好《紅樓夢》乎？其書大可燒也。」曰：「以子之識，而乃燒《紅樓夢》乎？恐子之窮於措大也。子所不能燒，而我能燒之，燒燒之火，且將人人贈一炬。」

笑而啓以篦，出評本，薄薄帙。捉余讀，格格拒；強讀及數行，振振駭；讀既終，而欣欣油有所會，曰：「《三百篇》固各自蔽一言，《紅樓夢》固不淫靡煩蕪，而整齊嚴肅也。」遂因新之之所好而好之，轉有甚惜其躭逸喜游，嗜酒多睡，評甫廿餘卷，其將何日成？迨甲辰，得五十卷，新之亦遂歸京矣。南北六千里，後會何敢期，而往來問訊中，未嘗不以《紅樓》評爲勉勗。閱四年，新之竟後來，意外之逢可喜，而尤喜《紅樓夢》評之窺全璧也。遽詢之，而仍止八十卷。同游臺灣，居郡署，稍暇，卽促之，閱一載，百二十回竟脫稿。噫嘻！以數十年未成之書，而一旦成之，洗作者蒙不潔，而新讀者之耳目，換讀者之心思，於以破撮戲法者之包藏訣，舉平日所爲慕者、所爲□者、所爲喜者、所爲怒者，不拍案叫絕而各爲愉快者乎？雖然，以新之茸闌闌珊，非山人之督課，是書未必成，則讀者之受贈無窮，卽謂受之山人也無不可。而新之不來，則何自而督課之，此其中有默相者焉，其殆不欲以《紅樓夢》毒天下乎？於山人乎何與！抑又於新之乎何與！

紫琅山人《妙復軒評石頭記序》 □□陰陽消長之義，皆以男女言，示人以易知也。然身世吉凶之兆，邦家治亂之機，□□□出乎此？《繫辭》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不遠復之所以爲復也。其終於不善者，不善而不知耳。古者著人之不善，無非望人之復善耳。莫不善於淫奔，而《風》詩采之；莫不善於弒逆，而《春秋》筆之。可以知作者之苦心矣。作者洋洋灑灑千萬言，一往天下後世之知者愚者，口之耳之目之，而其隱寓於語言文字之中，以待默會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又逆料天下後世必有人焉，能得其指歸之所在。笑我罪我，皆所弗計，而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譬諸黃鐘寶鼎，與土鼓瓦缶顚倒於富而貧、貴而賤之家，玩弄於婦孺之手，或數世或十百世，而終有識者出也。先生於此書，如夢遊先天後天圖中，絪縕化生，一以貫之，頭頭是道。著之於書，俾見者聞者，恍然神山之上，巨石洞開，睹列仙眞面目，向之所見爲瓦礫泥沙，顚倒而玩弄之者，一變而爲寶藏光氣，竦然以敬，怡然以解，心目皆快，渣滓去，嗜慾清，明善復初，見天地之心，此其時乎！蓋反不經而爲經，則經正而邪滅，而因以挽天下後世文人學士之心於狂瀾之旣倒，功不在昌黎下。嗚呼！遊說滑稽，太史公弗去也；先生之志，將毋同。

劉銓福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跋》 《紅樓夢》雖小說，然曲而達，微而顯，頗得史家法。余向讀世所刊本，輒逆以己意，恨不得起作者一譚。睹此冊，私幸予言之不謬也。子重其寶之。青士、椿餘同觀於半畝園並識，乙丑孟秋。《紅樓夢》非但爲小說別開生面，直是另一種筆墨。昔人文字有翻新法，學梵夾書，今則寫西法輪齒，仿《考工記》。如《紅樓夢》實出四大奇書之外，李贄、金聖歎皆未曾見也。戊辰秋記。《紅樓夢》紛紛效顰者無一可取，唯《癡人說夢》一種及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一種尚可玩，惜不得與佟四哥三弦子一彈唱耳。此本是《石頭記》眞本，批者事皆目擊，故得其詳也。癸亥春日白雲吟客筆。

孫桐生《妙復軒評石頭記敘》 少讀《紅樓夢》，喜其洋洋灑灑，浩無涯涘。其描繪人情，雕刻物態，眞能抉肺腑而肖化工，以爲文章之奇，莫奇於此矣，而未知其所以奇也。丙寅寓都門，得友人劉子重貽妙復軒《石頭記》評本，逐句梳櫛，細加排比，反復玩索，尋其義，究其歸，如是者五年。乃曠然廢書而嘆曰：「至矣哉！天下無一本之文固若是哉！」文章者，性情之華也。性情不深者，文章必不能雄奇恣肆，猶根底不固者，枝葉必不暢茂條達也。世庸有苟作之文，撏摭敷衍，支離失實，無底裏可顧，無命意可求，非竭則萎，烏能斯愛而斯傳哉？蓋立言不根理要，旣不能發揮古今之名理，焉能饜飫乎天下之人心？事有必然無疑者，然作者難，識者不易。自得妙復軒評本，然後知是書之所以傳，傳以奇；是書之所以奇，實奇而正也。如含玉而生，實演明德；黛爲物欲，實演自新。此外融會四子六經，以俗情道文言，或用借音，或用設影，或以反筆達正意，或以前言擊後語。尤奇者，教養常經也，轉託諸致禍蔑倫之口；仙釋借徑也，實隱闢異端曲學之非。就其涉，可以化愚蒙；而極其深，可以困賢智。【略】奇而不究於正，惟能照風月寶鑑反面者，乃能善用其奇也。是書之作，六十年來，無眞能讀、眞能解者，甚有耳食目爲淫書，亦大負作者立言救世苦心矣。得太平閑人發其瞶，振其聾，俾書中奧義微言，昭然若揭，範圍曲成，人倫日用，隨地可以自盡。善乎其注文妙眞人也，曰：「人之所以妙，妙在眞，能眞，斯爲人而不爲獸。」卽此數言，可括《石頭》全部。【略】他若太平閑人爲仝君卜年，評本並未注名，亦無別號，不佞冥搜苦索於意言之表而得之，因別號而實以人，何嘗評者之借以爲名也。評者不自爲名，又何有於作者？是謂亙古絕今一大奇書也可。然能識奇書，評奇書，使天下後世皆知爲奇書，不致以奇書爲淫書，而誤於

奇書，則太平閑人亦一天下之奇人也已。

方玉潤《星烈日記》（咸豐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記）　閱《紅樓夢》傳奇。今日雨未止，不能出門，案有《紅樓夢》一書，乃取閱之。大旨亦黃粱夢之義，特拈出一情字作主，遂別開出一情色世界，亦天地間自有之境，曰太虛幻境，曰孽海情天，以及癡情、結怨、朝啼、暮哭、春感、秋悲、薄命諸司，雖設創名，卻有眞意。又天曰離恨，海曰灌愁，山曰放春，洞曰遣香，債曰眼淚，無不確有所見。蓋人生爲一情字所纏，即涉無數幻境也。書中韻事，如葬花、問菊，又千古所未有。余尤愛其叙事，明題暗度，實鋪虛補，隨起突收諸法，極爲靈活，變換不測。惟黛玉之死，寶釵之婚二事交關處，頗費經營，形迹似未全化。此等處惟《聊齋》筆墨無痕，故《紅樓》又次於《聊齋》也。蓋《紅樓》專描俗情，《聊齋》多記怪異，以俶奇之筆寫怪異之事，自覺無迹可尋，而以世俗之情遇意外之事，實難自圓其說。此著書本意，又不可不先爲酌定也。至寶玉遁入空門一段，文筆雖覺飄渺，而事屬荒唐，未免與全書筆墨不稱。此不過作者欲掩己過，借逃禪以作愧悔之地耳，然亦何必作此荒誕不經之說也哉？惟其結語四句云：「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則眞古今同一嘅也。

趙之謙《章安雜說》　世所傳《紅樓夢》，小說家第一品也。余昔聞滌甫師言，本尚有四十回，至賈寶玉作看街兵，史湘雲再醮與寶玉，方完卷。想爲人刪去，然以刪去爲得。余意若能於通靈失去後再刪數處，更有盡而不盡之妙。此書妙處只在「不盡」二字，如作書者無重不縮，無往不收。其筆力大處，如叙慶弔諸篇，信乎掇拈，拉拉雜雜，無一處不究，而無一處不到。可惜用之此等，然令其作大篇文字，亦必不工，深於文者知之。

話石主人《紅樓夢精義》　開口便說渺茫，見作者曾經夢幻；入手先辨眞假，怕後人不解荒唐。誰謂《石頭記》非醒世書？　以賈開場，以甄結局，中間甄賈互見，脈絡靈通。緣起語長心重，詞質而文；演說縷析條分，言多不費。不得目爲小說家。　鑑明風月，照澈古今；廟號胡蘆，別有天地。非過來人，想不出此等名目。　化灰不是癡語，是道家玄機；還淚不是奇文，是佛門因果。深得六朝文字之髓。　犯淫與情，都無結果，士隱實是名言；識義與利，便可成仙，士隱即是明證。　因空見色，自色悟空，舍此無微妙法；若了便好，要好須了，解此是最上乘。癡和尚看內典，何異窮措大抱高頭講章，那得出頭日子？　慢慢過來，悄悄躺下，是五兒承愛罪案；時時在意，步步留心，是黛玉致病根由。　叙三春如見如聞，出鳳姐有聲有色，太史、長康一齊下拜。　出寶玉先子興一引，雨村一證，王夫人一提，然後從黛玉口中輕輕道出，何等自然！何等矜貴！　寶有名惟黛名之，黛無字惟寶字之，正是我不卿卿，誰復卿卿之意？　魔王加之以混，賈不應有此禍根；霸王益之以獃，薛胡爲有此毒種？王家宅相使然耶？　叙黛玉先世，何等清貴！叙寶釵起家，只是富商。筆若伯州犂之手。　鳳姐殺張華，苦心尚非得已；雨村充門子，毒手未免不情。殘忍中尚有分別。　寫黛玉處處可憐，何忍厭其小性！　寫寶釵處處可愛，何必怪其藏奸！　讀書不容着己見也。　雪天極寫衣服，映對岫煙；臥房極寫鋪陳，襯託秦氏。「從今要領略風情月債」，是當前欣幸語；「於今纔曉得聚散浮生」，是過後解悟語。起結遙遙一氣。　境雖曰幻，入幻便即是眞；津既曰迷，執迷如何能悟？　仙姑大是髑突。　以風月傳世，空師眞是情師；以雲雨授人，警幻可稱引幻。在仙人出死入生，在凡人則出生入死矣！　悼紅軒於黛多貶詞，却以一癡字原之；於釵多褒詞，却以一冷字結之。一字之間，優劣互見。　寶玉兼愛，故叙釵黛性情言貌，皆從寶玉目中寫來；叙黛同情，故叙寶玉服飾儀容，必從釵黛目中看出。

又《紅樓夢本義約編》　《石頭記》開卷言無才補天，作者自恨缺陷難補也。開首借英蓮失散說起，英蓮讀作姻聯，言眞姻聯而復失也。歸薛氏曰香菱，香菱讀作相憐，後改名秋菱，謂始如並蒂相憐，終似深秋零落也。全部之節目，以英蓮起，以英蓮結，英蓮爲羣芳中薄命之尤者也，此書之始末也。緣始還淚，故先出黛玉；緣成金玉，故繼出寶釵。二美既集，寄情夢幻。參以襲人，見夢境不是虛花；悟以眞如，見實事有如夢境。此作書之本旨也。【略】起首雨村、士隱皆住仁清巷，言人情眞假不分也。雨村去，士隱留，是去假存眞之本；士隱仙，雨村仕，是以假代眞之始。至急流津則甄來賈去，卷終則棄賈歸甄。此眞假之說也。　作者言眞事隱去，用假語村言演出，知著眼處先在命名。細繹百二十回各人名，皆有用意。　無才補天之後，得遇渺茫，將百二十回實事，用數語包括，接入空空道人鈔寫傳奇，取徑與俗本小說迥別。

解盦居士《悟石軒石頭記集評・石頭臆說》　《紅樓夢》一書得《國風》、《小

雅》、《離騷》遺意，參以《莊》、《列》寓言，奇想天開，戛戛獨造。從女媧氏煉石補天說起，開卷大書特書曰：「作者自云曾歷一番夢幻，借通靈說此《石頭記》一書」，是石上歷歷編述之字跡盡屬通靈所說者矣！通靈寶玉兼體用講，論體爲作者之心，論用爲作者之文。夫從胎裏帶來，口中吐出，非卽作者之心與文乎！何以言石上所記卽通靈所說？觀夫青埂峰下鮮瑩明潔之石，倏爾縮如扇墜，幻形入世，迨返本還原，將一生所歷情事盡記在石，意欲問世傳奇，非卽以通靈之心作此通靈之文乎！煉石高若千丈，大若千丈，作者自喻立意高超，取材宏富也。補天猶言補衮，未得補天，謂未經世用，無補衮之功也。空空道人，謂心中空空而道，初非有意譏刺人也。青埂者，情根也。寶玉者，所寶在寓意也。空空道人又自名情僧，卽作者也。茫茫大士，渺渺眞人，卽作者之魂魄也。賈寶玉，甄寶玉，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所謂假卽眞時眞亦假也。其果否爲曹雪芹，固不必深考。觀其所居之名，寶玉曰怡紅，雪芹曰悼紅，是有紅則怡，無紅則悼，實惟作者一人而已矣。文心極曲，文義極明，細讀之如釋氏浮圖，八面玲瓏，層層透澈；如天女散花，繽紛亂墜，五色迷離；貫讀之，則又如一片光明錦，一座琉璃屏，玄之又玄，無上妙品，不可思議，通矣哉！靈矣哉！文妙至此，蔑以加矣！文妙眞人之號，作者誠當之而無忝也。

又　媧皇煉而未用之石，爲作者之心。心既通靈，冥想神游，而爲情天幻境侍者，因於三生石畔結木石之緣，纏綿相感，彼此皆落塵網，此第一卷所謂神瑛滋養絳珠，勾出多少風流冤家下凡，造歷幻緣者此也。書中僧道問答，言：「今日這石復還原處。」是尚未經幻想之心也。又云：「你我何不將他仍帶到警幻仙子案前掛號，同這些情鬼下凡，一了此案？」是已涉幻想之心也。又云：「趁此你我何不也下世度脫幾個？」是不特心涉幻想，並其魂魄亦將攝到幻想地步矣！又云：「且同到警幻宮中，將這蠢物交割清楚！」是作者於幻想之中，尚存自警之心也。又云：「待這一干風流孽鬼下世，你我再去！」眞是驚魂喪魄，同入幻想之境矣。此一段，說一句便有一句用意，須細讀之，不可囫圇看過。僧道所言「趁此你我度脫幾個」一語，便生出無數魔障業緣，於是可卿、襲人諸人皆在度脫之中矣！而要非幻想之本心也。

又　作者既以夢名其書，則書中凡言夢者，其非盡屬夢也明矣！書中歷叙各夢，如寶玉夢游太虛幻境，夢與甄寶玉相遇，夢見晴雯死後來別，夢至地府尋訪黛玉被石子打回，並甄士隱夢見僧道，甄寶玉因夢改行，黛玉因夢添病，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裏吟詩，小紅私情癡夢，妙玉走魔惡夢，鳳姐夢可卿勸立家業，又夢被人強奪錦疋，尤二姐夢見三姐勸斬妬婦，襲人夢見寶玉和尚冊子，茗煙說萬兒因母夢得錦疋而生，以及寶玉神游幻境似夢而非夢，並因黛玉故後想夢而無夢，所言諸夢，皆是眞夢。獨寶玉在可卿房中夢訓雲雨之事，絳芸軒中夢斥金玉之說，並屬假夢，非眞夢也。

又　怡紅夢中云：「甚麼金玉姻緣？我偏說木石姻緣。」豈料木爲金尅乎！

又　此書才識宏博，詩畫琴棋、駢體詞曲、制藝尺牘、燈謎聯額、酒令爰書、醫卜參禪測字，無所不通，迥非尋常稗官所能道。其地則上而廊廟宮闈，下而田野荒寺，其人則王公侯伯、貴妃宮監、文臣武將、命婦公子、閨秀村嫗、儒師醫生、清客莊農、工匠商賈、婢僕胥役、僧道女冠、尼姑道婆倡優、醉漢無賴、盜賊拐子，無所不備，惟妙惟肖，其事則忠孝節烈、奸盜邪淫，甚至諸般橫死，如投井投繯自戕、吞金服毒、撞頭裂腦、誤服金丹、鬬毆致斃，無所不有，形容盡致，可謂才大如海。

又　山名大荒者，卽太虛之謂。崖名無稽者，卽幻境之謂也。作者以生平頑福眞事，寫成夢幻虛無，故太虛幻境卽眞如福地也。孽海情天之額，後又改爲福善禍淫，是作者懺悔之意也。故云風月寶鑑宜反照不宜正照。全書之旨在此，讀者須知此意。

又　書中所演各劇皆有關合。如元妃所點之《離魂》、打醮所拈之《南柯夢》爲元妃不永年之兆，寶釵所點之《山門》爲怡紅出家之兆，顰顰生辰所演之《昇仙》卽絳珠歸位之兆，怡紅所點《醉魁獨占》爲襲人改嫁玉函之兆，餘可類推。總之，此書所叙各事斷無一句閒筆也。書中人惟顰顰撫琴，妙玉聽琴，甚矣知音之難得也。

胡壽萱《論紅樓小啟》　《紅樓》一書，雪芹巢幕侯門，目睹富貴浮雲，邯鄲一夢，始則繁華極盛，景豔三春，花鳥皆能解語；繼則冷落園亭，魂歸月夜，鬼魅亦且弄人。不特雲散風流，盛衰興感，而且世態炎涼，門稀車馬矣。故作書以夢命名。而開卷卽以神瑛侍者灌溉仙草、絳珠今生還淚發端，明明示人以趨炎附勢者流，不念故侯，尚不如草木之有情，猶思圖報也。因恐閱書者不知其無情，誤以爲情史，則將秦鍾之死，可卿之亡，卷中先後叙明，

大書特書，一情不留，使讀《紅樓》者瞭如指掌。而一百二十卷中盡皆紈袴成風，飲食論交，中山狼、王仁、邢大舅輩筆不絕書，所謂豫讓國士之風缺焉不講，酬恩知己，以死相報者獨得於姽嫿將軍之一女流，作者蓋於此書有隱痛焉，作者實於此書有微詞焉。至於王熙鳳之首惡，不過寓言於王喜逢迎，狐假虎威，鐵檻寺之弄權，饅頭庵之貪賄，事或有之也。花襲人之改名，亦不過明言其花能惑主，讒蠅肆虐，芙蓉神之被逐，瀟湘子之疎間，勢所必然也。此皆作書者推源其致禍之由，實叙其事，非雪芹命意之所在也。而或謂尤家姊妹相與俱來，一則吞金，一則飲劍，作者蓋警人以晏安酖毒，畢集愆尤，以身相殉，悔莫能及。又謂薛氏全盛之時，豐年大雪，珠則視如土，金則視如鐵，曾幾何時，而桂摧蓌落，蟠屈竟不能伸矣，作者三歎息也。所以此書以王夫人始，以薛寶釵終，賈府赫奕門庭，其旺者王也，其滅者雪也，而其中尤物之來，尤悔之叢，皆安樂所由亡也。尤、王、薛三姓皆作者點睛之筆，大旨不離乎是矣，此則非余之所知也。余之所知，讀《紅樓》終卷，僅知絳珠之還淚乃以報昔日神瑛灌溉之恩，而他人無有也。可以人而不如草乎？故爲之歌曰：「絳珠還淚日消魂，草木猶思灌溉恩。愧煞趨炎多熱客，秋風冷落故侯門。」

華陽仙裔《金玉緣序》　天名離恨，僅看一現之曇華；地接長安，擬種連枝之芍藥。絳珠幻影，黛玉前身；源竭愛河，慧生頑石。紅樓夢醒，猶疑人月團圓；碧簡灰飛，誰信滄桑顛倒。儘許情根蟠結，原爲烏有之談；直教慧劍精瑩，難割鴛儔之累。此間以眼淚洗面，旁觀方手倦支頤。似空似色，疑假疑眞，如曹雪芹《石頭記》原編，繼以沈青士《紅樓夢》諸賦。端相正面者，墮風月寶鑑之情魔；別具會心者，即玉茗傳奇之性理。乃復夢中說夢，癡不勝癡，圖繪傳神，評贊索隱，斷以《春秋》之筆，凝爲水墨之魂。太虛幻境，偏多杜史之才；新誌《齊諧》，亦有卧遊之樂。彼姑妄言，我參別解。一人一贊，一卷一圖，或合或分，生漸生悟。茶初酒半，燈盡香溫，其求諸南華之解脫乎，抑寄諸北苑之丰神乎？則此卷之旖旎蕭疏，殆有勝於博弈之百損而無一益也已。

謝鴻申《東池草堂尺牘》卷一　說部優劣可傳可寶者，《三國》、《水滸演義》、《聊齋志異》、《紅樓夢》四種而已。【略】《紅樓夢》事跡本來平淡無奇，令笠翁爲之，不知作無限醜聲惡態，乃偏能細筋入骨，寫照如生，筆力心思，無出其右。其他小說，總不出「庸惡陋劣」四字，非事不足述，實筆不能述也。其事本無可述，而一經妙手摹寫，盡態極妍，令人愈看愈愛者，《紅樓夢》是也。其事本有可述，而一經庸手鋪叙，千人一心，千心一口，令人昏昏欲睡者，《岳傳》、《女仙外史》諸書是也。其事本無可述，令人甫閱欲嘔者，《鏡花緣》、《平山冷燕》是也。《鏡花緣》、《平山冷燕》相傳是笠翁手筆，閣下閱之，必愛不釋手矣！

又　來示天香國色彙聚於《聊齋》、《紅樓》。閣下屬意者，《聊齋》則青鳳、鳳仙、珊瑚，《紅樓》則湘雲、探春、鴛鴦、平兒，因詢弟屬意者何在。弟《聊齋》屬意者在嫦娥，得渠爲妻則無樂不備，眞神仙亦應遜我矣。得一美人，而千古之美人在，是他人能當此語乎？其次陳雲棲，其人花豔冰清，已爲難得，而尤妙在行蹤明明暗暗，一旦豁然開朗，旁觀者不禁色飛眉舞，而身受者更可知也。其次葛巾，得聞香氣片時，死亦無憾，惜常生之無福也。《紅樓夢》作者精神全注黛玉，譬諸黛玉，花也；紫鵑，護花旛也；寶玉，水也；賈母，瓶也；岫煙、寶琴、湘雲、三春、香菱、平兒諸人，蜂蝶也；寶釵、襲人，淫雨狂風也；鳳姐，剪刀也。無根無葉，本難久延，況復雨妬風摧，正欲開時，陡然一剪，命根斷矣。然顰卿之意，甘使雨妬風摧，陡然一剪，必不可插在糞窖中，各種《續紅樓夢》皆糞窖也。弟於顰卿，惜有萬分，愛無一念，非對名花而心淡也，雅俗懸殊，斷難相得也。湘雲天性爽快，甚合帆初，然「粗豪」二字，在所不免，以之爲友則極好，以之爲妻似不宜。探春性情與帆初更合，但既爲閣下屬意，且帆初有意中人在，不必奪人之好也。帆初屬意者，其邢岫煙乎，岫煙度之超逸，爲諸美之冠，「野鶴閒雲」四字，爲問十二釵中當之無忝否？且夫同樂者易得，同憂者難求，岫煙寵辱不驚，氣度胸襟，超出諸人之上，與寒士極相宜者也，終身受用，舍岫煙奚屬哉！寶琴清超拔俗，不染纖塵，品格似出諸美之上。賈母內有孫女孫媳，外有釵玉諸人，無美不臻，心滿意足。琴兒貌不能出衆，不過泛泛相值耳，今乃有加無已，疎不異親，必其態度丰神迥非凡豔，致人心折如此。作者嫌正寫無味，故從賈母一邊寫出，令人意會也，乃所願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岫煙、寶琴，果能得兼，已足銷魂，更防折福矣。然而貪人無厭，既得嬌妻，還思美妾，帆初所魂思夢繞，廢寢忘餐者，其紫鵑乎！紫鵑丰神流溢，已足神怡，而性格之溫存，無出其右，不與此等情種廝守半生，此生眞虛度耳！

外此不甚有緣，或者鳳姐頗極得用，恐不善駕馭，致無所不爲耳。閣下獨具隻眼，弟亦別有鍾情，各不相侵也。

又　張船山詩集載《紅樓夢》後二十四回，係他手所續。鄙意儘可節去。黛玉歸天，寶釵出閣，正文已畢，如欲收拾一切，留起數回，仍由冷子興口中帶述，似覺簡淨。敢質之高明。

又卷四《與惺齋》　至《紅樓夢》筆力心思，一時無兩。人謂其繁處不可及，不知其簡處尤不可及。伏筆之靈巧，正與《聊齋》異曲同工。惟於乳母，說得龍鍾老朽，與賈璉、寶玉、黛玉年紀太相懸殊，是其第一短處。

鄒弢《三借廬筆談・幽夢影》　丁丑長夏無事，嘗集名言，擇其理之當者，爲《破睡塵》兩卷。茲讀天都張心齋（潮）《幽夢影》一書，大半與余相同，因擇言之尤當者錄於左：【略】《水滸》是怒書，《西遊》是悟書，《金瓶梅》是淫書。（瘦鶴曰：「然則《紅樓夢》是情書矣！」）

又《小說之誤》　《石頭記》一書，筆墨深微，初讀忽之，而多閱一回，便多一種情味，迨目想神游，遂覺甘爲情死矣。余十四歲時，從友處借閱數卷，以爲佳；數月後，鄉居課暇，孤寂無聊，復借閱之，漸知妙；迨閱竟復閱，益手不能釋。自後心追意仿，淚與情多，至願爲瀟湘館侍者，卒以此得肺疾。人皆笑余癡，而余不能自解也。然此書之淫，妙在有意無意，非粗淺人所得而知。聞乾隆時杭州有賈人女，明慧工詩，以酷嗜《紅樓》，致成瘵疾。懸慳時，父母以是書貽禍，恨而投之火，女在床大哭曰：「奈何燒煞我寶玉！」遂氣噎而死。蘇州金姓某，吾友紀友梅之戚也，喜讀《紅樓夢》，設林黛玉木主，日夕祭之。讀至黛玉絕粒焚稿數回，則嗚咽失聲。中夜常爲隱泣，遂得顛癇疾。一日，炷香凝跪，良久，起拔爐中香，出門，家人問何之，曰：「往警幻天，見瀟湘妃子耳！」家人雖禁之，而或迷或悟，哭笑無常，卒於夜深逸去，尋數月始獲。

又《石頭記》　《檇李詩繫》卷三十五《散軒叢談》云：《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席孝廉某所作。巨家故閒有之，然皆抄本。乾隆時，蘇大司寇家因此書被鼠傷，遂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賈借以抄出付梓，世上始有刊本。惟止八十回，臨桂倪云癯大令鴻言曾親見之。其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或謂高蘭墅（鶚）所補，又謂無錫曹雪芹添補，皆無確據。洞庭王雪香先生取此書加以評語，亦無出色。最可笑者，龍潭厂雲友批本共數百條，泛論迂談，無理取鬧，謂欲表作者之苦心，吾不信也。惟顧恩思義一則，及說黛玉身子是乾淨無瑕，故不許其嫁而死；又說黛玉生日打扮宛如嫦娥，演的新戲《蕊珠記》說，扮的小旦是嫦娥，因墮落人間，幾難完璧，幸觀音點化，未嫁而死，論以爲明明說到黛玉深處。又云薛氏梨香院後以居女優而讓出，既爲教戲之所，得勿謂梨園耶，則薛氏可知，而寶釵愈可知。余謂梨香院即隱寓梨園意，院與園音似，雲友此說，獨有見到處。

又《許伯謙》　許伯謙茂才（紹源），論《紅樓夢》，尊薛而抑林，謂黛玉尖酸，寶釵端重，直被作者瞞過。夫黛玉尖酸，固也，而天眞爛漫，相見以天，寶玉豈有第二人知己哉！況黛玉以寶釵之奸，鬱未得志，口頭吐露，事或有之，蓋人當歷境未亨，往往形之歌詠。《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聖賢且如此，況兒女乎！寶釵以爭一寶玉，致矯揉其性。林以剛，我以柔；林以顯，我以暗，所謂大奸不奸，大盜不盜也。書中譏寶釵處，如丸曰冷香，言非熱心人也；水亭撲蝶，欲下之結怨於林也；借衣金釧，欲上之疑忌於林也；此皆其大作用處。況「楊國忠」三字明明從自己口中說出，此皆作者弄狡獪處，不可爲其所欺。況寶釵在人前必故意裝喬，若幽寂無人，如觀金鎖一段，則眞情畢露矣。己卯春，余與伯謙論此書，一言不合，遂相齟齬，幾揮老拳，而毓仙排解之，於是兩人誓不共談《紅樓》。秋試同舟，伯謙謂余曰：「君何爲泥而不化耶？」余曰：「子亦何爲窒而不通耶？」一笑而罷。嗣後放談，終不及此。君狂放不羈，好辨善飲，而愛友如命，與余交每以古誼相勗，亦今人中之古人也。

《霞外攟屑》卷九　《燕下鄉脞錄》（卷五）引徐柳泉云：「《紅樓夢》一書，即記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衛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卽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按西溟己卯北闈之獄，爲同年李修撰（蟠）所絓累，卒於請室，天下冤之。望溪記其遺言，謝山爲作墓表，其誣何嘗不白？柳泉乃橫被以檻外人之女冠子，是欲白受賕之誣，而平添一誣，西溟身後何大不幸乃爾！金釵十二爲容若上客影名，前人未有道及，柳泉不知從何得之。惜縉士大令不盡記憶，使人閱之悶悶。《紅樓夢》原名《石頭記》，不署作者姓名。

相傳云：乾隆末，明相孫成安，以多藏爲和珅婪索不遂，又誕美婢侍明相夫人者，作紫雲之請，成靳不與，固索之，乃以明相夫人爲辭，並微露禁臠不容他人染指意，和珅挾恨，以事中傷之，籍沒遣戍，婢爲所得而不死。（《玉山閣文・先尚書乞歸疏稿題後》云：「司寇歿後八十餘年，某相國家籍沒，金玉寶貨以數十萬計。」所云某相國即指明珠。健庵歿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歷八十年爲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則成安籍沒在甲午年後，正和驟顯用事。時和於甲辰七月以吏書協辦。）成之業師某，目擊其事顛末，造爲此記，半屬空中樓閣。以賈政影明相，賈珠早死影容若，又以賈敬丙辰進士，故亂其辭，以寶玉影揆叙，皆瞽妄不足詰。惟襲人影婢珍珠，亦非其本名，明夫人必不至以夫名名婢也。以蔣玉函影和相，以和小名琪官故也。初僅鈔本，八十回以後軼去。高蘭墅（鶚）侍讀讀之，大加刪易。原本史湘雲嫁寶玉，故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章目；寶釵早寡，故有「恩愛夫妻不到冬」謎語。蘭墅互易，而章目及謎未改，以致前後文矛盾，此其增改痕跡之顯然者也。原本與改本先後開雕，（《桐陰清話》卷七引《樗散軒叢話》云：康熙間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以書付廠肆裝訂，抄出刊行。）世人喜觀高本，原本遂湮。然廠肆尚有其書，癸亥上元曾得一帙，爲同年朱味蓮攜去。書平平耳，無可置議。嘉慶初年，《後夢》、《續夢》、《補夢》、《重夢》、《復夢》五種接踵而出。《後》、《續》還魂之妄，說鬼譚謾，已覺無謂；《重夢》則現色身說法，並忘原書「意淫」二字本旨矣；《復夢》易賈作祝，極譽釵、襲，殆認賊作子，文之不通，更無論已。道光中又有《夢補》、《圓夢》、《幻夢》三種，陳厚甫、嚴問樵兩前輩各譜傳奇，嚴後出而遠跨陳上。近時復有《增補》、《夢影》二種，每下愈況，益不足觀。《寄蝸殘贅》謂爲讖緯之書，不知何指？柳泉更以爲影澹人、西溟，彌匪夷所思矣。果如徐言，以姓名映合通假，則黛玉影秀水，與容若交逾一紀，觀祭文可見，尚有瀟湘館竹可以附會。三春爲東海三徐，惜春當爲嚴繩孫，晴雯當爲田山薑，熙鳳爲橫雲山人，李紈、文、綺爲秋錦兄弟，可卿爲留仙諭德乎？岫煙似指查他山慎行，湘雲疑指史夔，薛寶釵當是翁寶林，花襲人乃指高澹人，紫鵑爲陶紫笥元淳，劉老老當是嘯亭雜錄》之劉藥邨大槐，海峰先生弟也。巧姐又豈指宗之少宰？皆臆斷不足據。唐實君亦與他山同客揆功所，書中應屬誰人？古人可作，微特湛園怒不任受，即江邨亦將拔其舌矣。《澹園集》（卷三十七）《通議大夫一等侍衛納蘭君墓誌銘》云：「所交游者，若嚴繩孫、顧貞觀、秦松齡、陳維崧、姜宸英，尤所契厚；吳兆騫，贖而還之。」

甫塘逸士《續閱微草堂筆記》　《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吾輩尤喜閱之。然自百回以後，脫枝失節，終非一人手筆。戴君誠甫曾見一舊時眞本，八十回之後皆不與今同。榮寧籍沒後，均極蕭條；寶釵亦早卒，寶玉無以作家，至淪於擊柝之流；史湘雲則爲乞丐，後乃與寶玉仍成夫婦，故書中回目有「因麒麟伏白首雙星」之言也。聞吳潤生中丞家尚藏有其本，惜在京邸時未曾談及，俟再踏軟紅，定當假而閱之，以擴所未見也。

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　《紅樓夢》，小說也，正人君子所弗屑道。或以爲好色不淫，得《國風》之旨，言情者宗之。明鏡主人曰：「《紅樓夢》，悟書也。」其所遇之人皆閱歷之人，其所叙之事皆閱歷之事，其所寫之情與景皆閱歷之情與景，正如白髮宮人涕泣而談天寶，不知者徒豔其紛華靡麗，有心人視之皆縷縷血痕也。人生數十寒暑，雖聖哲上智不以升沉得失縈諸懷抱，而盛衰之境，離合之悰，亦所時有，豈能心如木石，漠然無所動哉？纏綿悱惻於始，涕泣悲歌於後，至無可奈何之時，安得不悟？謂之夢，即一切有爲法作如是觀也。非悟而能解脫如是乎？「眞假」二字，幻出甄賈二姓，已落痕迹。又必說一甄寶玉以形賈寶玉，一而二，二而一，互相發明，人孰不解？比較處尤落小說家俗套。「風塵碌碌，一事無成。」「已往所賴之天恩祖德，錦衣紈袴之時，飫甘饜肥之日，背父母教育之恩，負師友規訓之德，以致半生潦倒，罪不可逭。」此數語，古往今來，人人蹈之，而悔不可追者，孰能作爲文章，勸來世而贖前愆乎？同病相憐，余讀《紅樓》尤三復焉！而涕淚從之。「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此緣起詩也，言中有淚，何至荒唐；含淚而言，但覺辛酸矣。作者癡，讀者與之俱癡，讀者未嘗不解其中味也。辛酸之外，別無他味，我亦解人。《西遊記》託名元人，而書中有明代官爵。今《紅樓夢》書中有蘭台寺大夫及九省統制、節度使等官，又雜出本朝各官，殊嫌無雜。

又　又有滿洲巨公謂《紅樓夢》爲毀謗旗人之書，亟欲焚其版，余不覺啞然失笑。無論所紀非違律犯法之事，傷風敗俗之行，即以獲罪論，亦祇以賄釀人命爲最大，然實出於婦人女子之手。較當代諸公，身膺疆寄，賄賂公行，苞苴不禁，寃死窮民無告者不知幾人？設有人筆之於書，則又奈何！且

筆之於書，以儆將來，視已犯法而明正典刑者，又何如也。《紅樓》所紀，皆閨房兒女之語，所謂有甚於畫眉者，何所謂毀！何所謂謗！《紅樓》之金閨碩彥，皆出乎情而守乎禮，即蕩檢踰閑如司棋等，亦矢志不移。其淫蕩無恥者，皆不足數之人。惟襲人可恨，然亦天下常有之事，而已貶之不遺餘力，屢告閱者以申明之。苟非襲人，使金谷園中皆從綠珠墜樓乎？《紅樓》以言情爲宗，自以寶玉、黛玉作主，餘皆陪襯物。而論紀事，則鳳姐又若龍之珠，獅之球，何也？古今奸邪柄政，如盧杞、嚴嵩，皆受參劾於生前，獨鳳姐擅權，雖其夫亦受節制，至已敗國亡家，而太夫人猶不悔，非秦之趙高乎？況太夫人，並非二世庸碌之主。能道其奸者，惟一趙姨娘。而鳳姐卒受冥誅，似亦爲警世起見。

又　世祿之家，鮮克由禮。《紅樓》所記，獨一奢侈之罪，然已受抄檢之辱，軍台之苦，其警戒爲何如！今之縉紳閥閱之家，豈僅奢侈一端而已哉？不僅此奢侈一端，其幸逃法網，曷若《紅樓》之堪爲殷鑒耶！《紅樓》所載，閨房瑣屑，兒女私情。然才之屈伸，可通於國家用人之理。如黛玉之孤僻、汲黯之戇直也。骨鯁之臣，見棄於聖明，彼圓通世故者，不羣以爲相度乎？英明之主，且以此爲腹心，何況昏庸！長沙弔屈，吾讀《紅樓》，爲古今人才痛哭而不能已。

張其信《紅樓夢偶評》　此書深者見深，淺者見淺，高下共賞，雅俗皆宜，說部書中之不朽者也。

劉鶚《老殘遊記自敘》　《離騷》爲屈大夫之哭泣，《莊子》爲蒙叟之哭泣，《史記》爲太史公之哭泣，《草堂詩集》爲杜工部之哭泣，李後主以詞哭，八大山人以畫哭，王實甫寄哭泣於《西廂記》，曹雪芹寄哭泣於《紅樓夢》。王之言曰：「別恨離愁滿肺腑，難陶洩。除紙筆，代喉舌，我千種想思向誰說？」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名其茶曰「千芳一窟」，名其酒曰「萬豔同杯」者，千芳一哭，萬豔同悲也。吾人生今之時，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國之感情，有社會之感情，有種教之感情。其情感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洪都百鍊生所以有《老殘遊記》之作也。棋局已殘，吾人將老，欲不哭泣也得乎？吾知海內千芳，人間萬豔，必有與吾同哭同悲者焉！

許葉芬《紅樓夢辨》　《紅樓夢》一書，爲故大學士明珠故事，曹雪芹原本只八十回，以下則高蘭墅先生所補也。錯綜離合，大半託諸寓言。惟其以玄旨寫俗情，密縷細針，自是小說中另有一副空前絕後筆墨，讀者藉以考內家典禮，巨閥排場，酒飽茶餘，未始非消遣情懷之助。必弄筆續貂，妄作傳贊，則於國朝掌故，既未深悉，又生長三家村，曾不覩京華景物，以鳥音鴃舌，摹擬閨閣語言，以醬叟醋翁，議論大家矩度，甚或掉弄書袋，每事每人必求合符於經史，小題大做，尤可不必。吾聞魏文帝之言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錢穆父語云：「三世仕宦，纔曉得著衣喫飯。」耳食目論，庸有當乎？世所傳《紅樓》續作及一切評贊，幾於日出不窮，每一覽之，輒作數日惡。

又　寶玉論婚，讀《紅樓夢》者，僉歸咎於鳳姐之贊成，王夫人之偏愛，而不知實賈母力主之，寶釵自致之也。黛玉非無家者，賈母接之於如海生時，愛之與寶玉等，此中原有深意。寶釵後至，雖有母而不能自媒，計惟有極力自炫，浸使賈母愛黛玉之心移之於己，斯不患錦標飛去矣，故處處力反黛玉之所爲。黛玉尖穎，寶釵則渾厚；黛玉清高，寶釵則和同；黛玉多愁善病，寶釵則長樂永康。匪直此也，寶釵之於賈府，不過親戚往來已耳，而曲曲折折，仰體俯窺，雖屬寄居，儼如作婦。金釧死，寶釵情願以己新製衣服爲殮，此探春姊妹所不能者，而寶釵能之。配藥需用人參，此尤氏、鳳姐所不能者，而寶釵能之。原書稱寶釵於日間於賈母、王夫人處，承色陪座，王夫人以事外出，會鳳姐病，寶釵晝則理事，夜則巡園，此並寶玉所不能者，而寶釵亦能之。書中又稱寶釵於女工常至夜半，此兩府婦女所均不能者，而寶釵獨能之。人家擇婦，德、言、容、工而已，寶釵所爲，全乎否耶？觀於賈母之言曰：「最好是寶丫頭。」絕非當面奉承姨媽。千眞萬眞，蓋已心許久矣！熙鳳之贊成，要是仰體聖意耳。續作謂鳳姐畏黛玉英明，如偶寶玉，恐奪其帳房一席，然則寶釵於未出閨時，已干預家政矣，鳳姐獨不忌耶？是直作者中心之言，以己度人，抑何可陋！

洪秋蕃《紅樓夢抉隱》　言情之書盈篋滿架，《紅樓》獨得其正，蓋出乎節義也；紀事之書盈篋滿架，《紅樓》獨矯其常，蓋一於含蓄也。寶玉元配本屬黛玉，寶釵起而謀奪之，賈母遂背黛而娶釵，於是黛玉守節死矣，寶玉不忍黛玉守節死，亦守義而亡。卒之守節義者得會合於天仙福地，肆謀奪者長嫠泣於怨雨淒風，而且家道日見陵夷，禍患因而疊至。賈母一事乖謬，百戾隨

之，以全福全壽之人，卒不得全受以歸，《書》所謂從逆凶者非歟？然韜其意於字裏行間，不使讀者一眼窺破，遂成天下古今有一無二之書。僕自束髮受書以來，即讀《紅樓》，即有心得，輒歎天下傳奇小說有此一副異樣筆墨，然自少至壯足跡半天下，抵掌談《紅樓》迄無意見相合者，且有牴牾而加姍笑者。乃舍斯人而求諸書肆，凡批本及傳贊圖詠，悉取覽焉！甫數行，即與意迕，竊自訝鄙見果有偏耶？抑斯人之目光不炯耶？因再取全傳潛玩之，審乎所見不謬，遂隨筆而記之。

孫渠甫《石頭記微言・釋眞》《石頭記》一書，假中有眞，眞中有假。書面假中假，書底假中眞，書之底中底乃眞中假也。書面是影，是借端託意，所謂賈雨村是也。書底是形，是眞實事跡，所謂甄士隱是也。書之底中底是所謂甄士隱也。書底是形，是眞實事跡，所謂甄士隱是也。書之底中底是僻，是叛道妄言，所謂賈珠、李紈是也。借釵、黛爭婚姻以演書面，託釵、黛爭天下以寓底中底之意，其實惟釵、黛行妒乃是眞實事耳。書面姑不必論，底中底是作者剖腹藏珠之事，非但不可論，亦且不屑論也。余所註者，惟書底眞實之事略而言之。余所謂《石頭記微言》者，以書底眞際爲微言也；作者微旨，是底中底之妄意也。同爲微言，其實各異其趨向耳。此篇既名釋眞，稍舉數條，以概全書：書中清福、萬福、萬壽、臨敬殿、臨莊門、臨文不諱，坐纛旗兒、寶天王、寶皇帝，此寶玉之可顯見者也。侯孝康、瀟湘妃子，此黛玉之可顯者也。梨香院、楊貴妃、進京待選才人，此寶釵之可顯見者也。如今聖上、聖明仁德、海晏河清、萬民樂業，此寶黛之子之可見者也。眞眞國女子、小騷韃子、仁清巷、葫蘆廟、張爺爺是祖太爺替身出家，寶玉得麟於張道，則寶玉有子可見矣。湘雲拾麟於草下，則知湘雲爲撫孤之人可知矣。婦人產育爲坐草，香菱坐草、鬥草遇寶玉，得夫婦穗，並蒂菱，則知此麟爲香菱所出，爲湘雲撫育耳。香菱、黛玉乃是一人，此皆事跡之可顯見者也。書中眞際，不可枚舉，舉一反三，惟在閱者自得耳！

又《釋影》《石頭記》一書，影書也。有影必有形，形即眞際。但形藏影露，所謂甄士隱也。稍揭其眞形，以見微言之意：南面而坐，北面而朝，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影也，而賈政、王夫人、寶玉、賈環四人之眞形可見矣。瀟湘館甥，湘妃多淚，此影也，而黛玉之眞形可見矣。武氏鏡室，楊妃、梨香、寶釵、蘅蕪，此影也，而寶釵之眞形可見矣。娥皇、女英以比黛玉、湘雲，此影也，而湘雲之眞形可見矣。壽陽公主、同昌公主，此影也，而探春之眞形可見矣！書面有賈蘭，書底有賈桂，薛蟠有龍下蛋之說，寶玉得麟於張道爺，湘雲拾麟於草際，黛玉有母蝗蟲之言即是《麟趾》、《螽斯》之證，此影也，而賈蘭之眞形可見矣。此數者，皆可望影知形，實藏眞際者也。若元春則影釵、玉，惜春則影寶、黛，李紈則影黛之潔，迎春則影黛之苦，賈母則總影全書，所謂史太君也。此數者皆無眞際者也。餘者或副影，或旁影，或合影，或分影，或影一事，或影數事，或影外之影，或以人影物，或以物影人，此皆詳註於正文之內，此處不更述。有四總影：以上所述，即爲形之正影，此總影之一也。賈赦影政，邢影王，璉影寶玉，琮影環，鳳影釵，秋桐影黛，平影湘，巧姐影蘭，尤二姐影釵，亦影黛，鳳又影王夫人，此總影之二也。賈珍影政，尤氏影王，蓉影寶玉，秦氏影釵、黛兩人，此總影之三也。薛蟠影寶玉，蟠父影寶父，蟠有戲言即是確證，蟠母影寶母，香菱影黛，金桂影釵，金桂爲妻菱爲妾即釵、黛掉包之影也，寶釵影探春，寶琴影湘雲，蟠、菱有子影寶、黛有子，薛蝌影寶玉之柔情，岫煙影黛玉之孤單，臻兒侍香菱影紫鵑之侍黛，寶蟾侍金桂影襲人之侍釵，金桂之母影寶玉之母與薛姨，夏三影環之與釵，此總影之四也。更有遠影之總者，如甄應嘉一家影賈政一家；遠影之分者，如柳湘蓮影寶玉，尤二姐影釵，尤三姐影黛，傅秋芳影黛等類；近影如襲影釵，晴影黛，平兒影湘雲，妙玉影寶、黛、釵三人，鴛鴦影寶、黛、釵三人等類，不可枚舉。又有反影、對面影等類，惟在閱者觸類旁通耳！

又《讀法》《石頭記》一書，其底裏眞實之事，皆寓於邊僻之處，須看其不要緊處，方能得之。正文云：「九省都檢點出都查邊」，此教人搜尋眞際之法也。其引用古人或古事，皆有關合書底實事，並非虛設，其或有不相合者，乃作者另有寓意於底中底之謬論故也。書面爲談情之書，書底爲傷讒哀怨之書，底中底爲淫亂悖謬之書。作者以書面游戲，以書底運化，以底中底妄想。正文曰寶玉即寶玉也。在書面言，上寶玉謂寶玉之人，下寶玉謂口中所啣之玉。在底中底言，則上下混同爲一，即指石頭，即指輿地，即言釵、黛所爭之天下也。在書底言，上寶玉爲寶玉，是天子，下寶玉即寶玉傳國之璽。黛玉曰：「至貴則寶，至堅則玉。」貴爲天子謂至貴也，視棄天下如敝屣，不移其情謂至堅也，此上寶玉也。正面「通靈寶玉」四字即是「皇帝之寶」四字，反面「莫失莫忘，仙壽恆昌」八字，即是「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八字，璽

是祖父所傳，故比胎中帶來，此下寶玉也。書底之寶玉卽寶玉，乃是實事。又黛玉臨終時曰：「寶玉你好！」在書面言，則爲恨寶玉之負心，故曰「寶玉你好」，蓄住「負心」二字或「無情」二字。在底中底言，則以寶玉既爲坤地，乃是屬陰，爲女子之好矣，故曰「寶玉你好」，比黛如國君死社稷矣！在書底言，乃是作者特下一斷語耳！士隱遇道士有好了歌，又言「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等語，此皆故作蒙混語耳！其實是言寶玉因女子而了之義，祇「好了」二字足矣！蓋寶玉之了皆由釵、黛二人，當時有黛無釵則不至於了，有釵無黛亦不至於了，既有釵、黛，乃成其爲「好了」也。寶玉情則爲黛，事由釵逼，則「好了」二字，釵、黛當各得一半。然在黛祇有好而無了，在釵祇了而好矣。黛玉臨終是好之止，釵之成大禮是了之起，故曰：「寶玉你好」，截然而止，其下更不可再着一字。此卽是書底「你好」之的解。迨至黛死寶走，方是「好了」二字齊全，方黛死寶尚在，故一「好」字而止也。此書實是有面、有底、有底中底之三層，不可不辨。此讀《石頭記》之秘要耳。略舉其端，以概其餘。註中凡有微言、微旨等字樣，皆是指作者之底中底。若余所註之書底，皆是明白顯註，更無所謂微言也。讀者切勿誤會耳！

林紓《孝女耐兒傳序》 中國說部，登峰造極者無若《石頭記》。叙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製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於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爲下等社會寫照，奸獪駔酷，至於人意所未嘗置想之局，幻爲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顛倒至於不能自已，則文心之邃曲寧可及耶！余嘗謂古文中叙事，惟叙家常平淡之事爲最難著筆。《史記·外戚傳》述竇長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逆旅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愴者，亦只此數語。若《北史》所謂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無史公筆才，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爲家常之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爲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家常之事，用意著筆爲尤難。

又《塊肉餘生述前編序》 史、班叙婦人瑣事，已綿細可味矣！顧無長篇可以尋繹。其長篇可以尋繹者，惟一《石頭記》，然炫語富貴，叙述故家，緯之以男女之豔情，而易動目。若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噦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英倫半開化時民間弊俗，亦皎然揭諸眉睫之下。使吾中國人觀之，但實力加以教育，則社會亦足改良，不必醉心西風，謂歐人盡勝於亞，似皆生知良能之彦，則鄙人之譯是書爲不負矣。

野鶴《紅樓雜著·讀紅樓劄記》 歸文休曰：「凡看詩文，初入眼時，清鑒炯然，美惡無纖毫能遁。至閱數篇後，與作者之意稍合，便生護惜，稍離便生厭棄，爲識神所役故也。」野鶴嘗推此爲知言。讀《紅樓夢》，尤萬萬不可爲識神所役。讀《紅樓夢》，不可專揣「意淫」二字，作瑯琊情死之心；尤不可見盛衰無常，興尤物禍水之歎。須知《紅樓夢》者，乃第一具大智識、具大閱歷之書，非經過萬里路、散過百萬金，斷斷不能有此。讀《紅樓夢》，第一不可有意辨釵、黛二人優劣。或曰：「黛玉憨媚有姿，雅諧不過結習；若寶釵則處處作僞，雖曰渾厚，便非至情，於以知黛高而釵下。」或曰：「黛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一味撚酸潑醋，更是蓬門小家行徑；若寶釵則步履端詳，審情入世，言色言才，均不在黛玉之下，於以知釵高而黛下。」野鶴曰：都是笑話。作是說者，便非能眞讀《紅樓夢》。讀《紅樓夢》，言人不可專注十二釵，言地不可專注大觀園，否則便是坐井觀天。

梁啓超《譯印政治小說序》 中土小說，雖列之於九流，然自《虞初》以來，佳製蓋鮮。述英雄則規畫《水滸》，道男女則步武《紅樓》，綜其大較，不出誨盜、誨淫兩端，陳陳相因，塗塗遞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雖然，人情厭莊喜諧之大例既已如彼矣，彼夫綴學之子，黌塾之暇，其手《紅樓》而口《水滸》，終不可禁。且從而禁之，孰若從而導之？善夫南海先生之言也，曰：「僅識字之人，有不讀經，無有不讀小說者。」故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諭，當以小說諭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天下通人少而愚人多，深於文學之人少而粗識之無之人多。六經雖美，不通其義，不識其字，則如明珠夜投，按劍而怒矣。孔子失馬，子貢求之不得，圉人求之而得，豈子貢之智不若圉人哉？物各有羣，人各有等，以龍伯大人與僬僥語，則不聞也。今中國識字人寡，深通文學之人尤寡，然則小說學之在中國，殆可增《七略》而爲八，蔚四部而爲五者矣。

觚葊《觚葊漫筆》 人無不喜讀《紅樓夢》，然自《苦絳珠魂歸離恨天》以下，無有忍讀之者；人無不喜讀《三國志》，然自《隕大星漢丞相歸天》以下，無有願讀之者。解者曰：人情喜合惡離，喜順惡逆，所以悲慘之歷史每難卒

讀，是已。何以尋常小說，每至篇末，讀其結合處，亦昏昏欲睡也？故余謂讀《紅樓夢》、《三國志》而遺其後半者，不可謂喜讀小說。余謂小說可分兩大派：一爲記述派，綜其事實而記之，開合起伏，映帶點綴，使人目不暇給，凡歷史、軍事、偵探、科學等小說皆歸此派。我國以《三國志》爲獨絕，而《秘密使者》、《無名之英雄》諸書亦會得此旨者。一爲描寫派，本其性情，而記其居處行止，談笑態度，使人生可敬、可愛、可憐、可憎、可惡諸感情，凡言情、社會、家庭、教育等小說皆入此派。我國以《紅樓夢》、《儒林外史》爲最，而《小公子》之寫兒童心理亦一特別者也。《紅樓夢》，小說中之最佳本也，人人無不喜讀之，且無不喜考訂之、批評之。乃今日坊間通行之本，都是東洞庭護花主人評，蛟川大某山民加評，其評語之惡劣陳腐，幾無一是處。余恆擬重排一精本，用我國叢書板口，天地頭加長，行間加闊，全文概用單圈，每回之末夾入空白紙三、四頁，任憑讀者加圈點，加批評。吾知此書發行後，必有多少奇思異想、鉤心鬥角之佳著作出現矣！

蔣瑞藻《小說枝談》卷下引趙曾望《寔言》《石頭記》一書（俗謂之《紅樓夢》，本書並無此名），其措詞全仿語錄，而又多加助字，絕非不學之人所得而妄作也。至於摹繪人情物理，靡不盡態極妍，信能於小說家中自樹赤幟。後有留心於一代方言者，舍是其何徵哉！王雪香又爲之評贊以輔翼之，亦文人游戲三昧也，可以並傳矣！

又引闕名《筆記》有謂《紅樓夢》描寫人物脫胎《水滸》者，確也。寶釵似宋江，襲人、熙鳳似吳用，黛玉、晴雯似晁蓋，探春似林冲，湘雲似魯達，薛蟠似李逵。晁蓋中箭，宋江獨哭；晴雯被逐，襲人獨哭。李逵罵宋江，薛蟠罵寶釵，李媽媽罵襲人，乃依樣葫蘆之筆，至頑童鬧書房則以三打大名府爲藍本，金桂戲薛蝌則師二潘之故智。又有謂《紅樓》之衍炎涼係仿照《金瓶梅》者，亦確也。《金瓶》無一正人，《紅樓》亦無一正人。其人物之偪肖者，爲尤二姐之與李瓶兒。

瑟齋《新小說・小說叢話》英國大文豪佐治賓哈威云：「小說之程度愈高，則其寫內面之事情愈多，寫外面之生活愈少，故觀其書中兩者分量之比例，而書之價值可得而定矣。」可謂知言。持此以料揀中國小說，則惟《紅樓夢》得其二耳，餘皆不足語於是也。

俠人《新小說・小說叢話》吾國之小說，莫奇於《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可謂之倫理小說，可謂之社會小說，可謂之哲學小說、道德小說。何謂之政治小說？於其敘元妃歸省也，則曰：「當初既送我到那見不得人的去處。」於其敘元妃之疾也，則曰：「反不如尋常貧賤人家，娘兒兄妹可常在一塊兒。」（原書讀後，詞句已忘，一時案頭又無此書可以對證，故皆約舉其詞，非原文也，讀者諒之，下同此。）而其歸省一回題曰「天倫樂」，使人讀之蕭然颯然，若淒風苦雨起於紙上，適與其標名三字反對。（《紅樓夢》標題最不苟，有正反二種，如《苦絳珠魂歸離恨天》，其正標名也，《賢襲人嬌嗔箴寶玉》，《賢寶釵小惠全大體》，其反標名也。此類甚多，不遑枚舉，餘可類推。）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而其曲曰：「喜榮華正好，恨無常又到，眼睜睜把萬事全拋。蕩悠悠芳魂消耗，望家鄉路遠山高，故此向爹娘夢裏相尋告：兒命已入黃泉，天倫呵，須要退步抽身早。」大觀園全局之盛衰實與元妃相終始，讀此曲，則咨嗟累欷於人事之不常，其意已隱然言外矣。此其關係於政治上者也。曰：「寶玉祇好與姐姐妹妹在一處。」曰：「於父親伯叔都不過爲聖賢教訓，不得已而敬之。」曰：「我又沒個親姊妹，雖有幾個，你難道不曉得我是隔母的？」（寶玉對黛玉語）而書中兩陳綱常大義，一出於寶釵之口，一出於探春之口，言外皆有老大不然在。中國數千年來家族之制與宗教密切相附，而一種不完全之倫理乃爲鬼爲蜮於青天白日之間，日受其酷毒而莫敢逆。凡此所陳，皆吾國士大夫所日受其神祕的刺衝，雖終身引而置之他一社會之中，遠離吾國社會種種名譽生命之禁網，而萬萬不敢道，且萬萬無此思想者也。而著者獨毅然而道之，此其關於倫理學上者也。《紅樓夢》一書，賈寶玉其代表人也，而其言曰：「賈寶玉視世間一切男子皆惡濁之物，以爲天下靈氣悉鍾於女子。」言之不足，至於再三，則何也？曰：此眞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爲此言，以寓其生平種種之隱痛者也。凡一社會，不進則退，中國社會數千年來，退化之跡昭然，故一社會中種種惡業無不畢具。而爲男子者，日與社會相接觸，同化其惡風自易；女子則幸以數千年來權利之衰落，閉置不出，無由與男子之惡業相熏染。雖別造成一卑鄙齷齪、絕無高尚潔純的思想之女子社會，而其猶有良心，以視男子之胥戕胥賊，日演殺機，天理亡而人欲肆者，其相去尤千萬也。此眞著者疾末世之不仁，而爲此以寓其種種隱痛之第一傷心泣血語也；而讀者不知，乃羣然以淫書目之！嗚呼！豈眞嗜腐鼠者之不可以翔青雲耶！何

沉溺之深，加之以當頭棒喝而不悟也！然吾輩雖解此義，試設身處地，置我於《紅樓夢》未著、此語未出現以前，欲造一簡單直捷之語以寫社會之惡態，而警笑訓誡之，欲如是語之奇而賅，眞窮我腦筋不知所措矣。且中國之社會，無一人而不苦者也。置身其間，日受甚慘，往往躬受之而躬不能道之。今讀《紅樓夢》十二曲中，凡寫一人，必具一人之苦處。夢寐者以爲褒某人，貶某人，不知自著者大智大慧、大慈大悲之眼觀之，直無一人而不可憐，無一事而不可嘆。悲天憫人而已，何褒貶之有焉？此其關於社會上者也。而其尤難者，則在以哲學排舊道德。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此爭辯二千年不能明。吾以爲性決非惡者，特今日而言性善則又不可。何則？未至於太平之世，率性而行，動生抵觸，於是別設一道德學以範圍之。故違性之物也，而在文明未達極點之時，則不可不謂之善。然人性又自然之物也，終不能屈杞柳爲桮棬，於是有觸即發，往往與道德相衝突。而世之談道德學者，誦其成文，昧其原理，且所謂道德學者，不能離社會而孤行也，往往與其羣之舊俗相比附。於是，因此而社會之慘苦壁壘反因之而益堅。而自然之性又慣趨權利，而與其爲害之物相抵觸。於是紛亂之跡終不可絕，而道德之勢力入人之深，幾以爲天然不可踰之制，乃相率而加其軼於外者以大逆不道之名。凡開闢以來，合塵寰之紛擾，殆皆可以是名之，固非特中國爲然也。吾無以名之，名之曰人性與世界之抵觸。此義在中國罔或知之，唯老莊實宣其蘊，而拘墟之俗士反羣起而議之，不知謂其說之不可行則可，謂其理之不可存則不能也。今觀《紅樓夢》開宗明義第一折曲曰：「開闢鴻濛，誰爲情種？都祇爲風月情濃。」其後又曰：「擅風情，秉月貌，便是敗家的根本。」曰「情種」，曰「敗家的根本」，凡道德學一切所禁事之代表也。曰「風月情濃」，曰「擅風情，秉月貌」，人性之代表也。誰爲情種？祇以風月情濃故。敗家根本，祇以擅風情、秉月貌故。然則誰爲敗道德之事？曰人性故。欲除情種，除非去風月之濃情而後可；欲毋敗家，除非去風情月貌而後可。然則欲毋敗道德，亦除非去人性而後可。夫無人性，復何道德之與有？且道德者，所以利民也，今乃至戕賊人性以爲之，爲是乎，爲非乎，不待辨而明矣。此等精銳嚴格之論理，實舉道德學最後之奧援、最堅之壁壘一拳搥碎之，一脚踢翻之，使上窮碧落下黃泉，而更無餘地以自處者也。非有甚深微妙之哲學，未有能道其隻字者也。然是固可以爲道德學咎乎？曰不可。彼在彼時，固不得不爾也。且世變亦繁矣，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紅樓夢》者不能預燭將來之世變，猶創道德學者不能預燭《紅樓夢》時之世變也。特數千年無一人修改之，則大滯社會之進化耳。而奈何中國二千年，竟無一人焉，敢昌言修改之哉！而曹雪芹獨毅然言之而不疑，此眞使我五體投地，更無言思擬議之可云者也。此實其以大哲學家之眼識，摧陷廓清舊道德之功之尤偉者也。而世之人顧羣然曰：「淫書，淫書！」嗚呼！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一切物果綠乎哉？果黃乎哉？《紅樓夢》非淫書，讀者適自成其爲淫人而已。

定一《新小說・小說叢話》　中國小說界僅有《水滸》、《西廂》、《紅樓》、《桃花扇》等二三書執牛耳，實小說界之大不幸也。

昭琴《新小說・小說叢話》　友人邱菽園嘗語余以《紅樓夢》之妙，其寫寶、黛兩人情魔癡恨，盡由一誤字逼拶出來。豈惟寶、黛，此外如小紅之於芸兒、齡官之於賈薔、三姐之於湘蓮、彩雲之於賈環，亦各有一段誤會之情魔癡恨，演出空靈妙文，凡以爲寶、黛作正反面陪客也。其實寶、黛兩人互相誤會，幾有大書特書不一書之概，總無一處雷同。雖爲騰挪佈局，排比大部文字，然非此無以達其情使深，拗其筆使曲，故謂善狀誤會之事實，則卽善用深曲之文心，可也。余曰：「如公言，《紅樓夢》一書直可改題爲《紅樓誤》矣。」邱君爲之莞然。越時，邱君復詰余《兒女英雄傳》、《花月痕》兩小說內容如何，余笑曰：「兩下半皆不佳者也。然公意固不在此，公意仍在《紅樓夢》。《紅樓夢》後半亦何嘗佳？鄙見叙至黛玉焚稿、神瑛灑淚那兩回，便可斗然而止。或云曹雪芹原本祇八十回，以後四十回爲高蘭墅所續，語殊不信。微論全書百二十回文筆一律，無補綴痕，試想方敍至八十回之事實，是可以止而止者耶？曹雪芹爲底禿豪而擱筆？必如九十八回，乃眞可以止矣！」邱君首肯者再。

報癖《說小說》　自曹雪芹《石頭記》出現後，大受社會之歡迎，紙貴洛陽，名馳東島。而吾國一般操觚之士心焉羨之，不慮貽譏，亦靦然續貂而學步，後先疊出，名目漸繁。（如《風月夢》、《紅樓再夢》、《紅樓重夢》、《紅樓綺夢》、《紅樓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疑紅樓夢》、《疑疑紅樓夢》之類。）試調查其內容，非紀瀟湘館主之返魂，卽稱怡紅公子之還俗，況言詞錯雜，事跡荒唐，陳陳相因，毫無特色，較之曹著，不啻天淵，似俚似文，

殊乖體例。有如此之好材料，而運用不得其當，良可惜已！前乙巳《鴆江日報》亦刊有《大紅樓題解》一種，然原書未獲一睹，僅於題解中求之，究不審其結構之若何。要之，以上諸作，其失曹本之眞相，固無庸解決者也。南海吳趼人先生，近世小說界之泰斗也，靈心獨具，異想天開，撰成《新石頭記》，刊諸滬上《南方報》。其目的之正大，文筆之離奇，眼光之深宏，理想之高尚，殆絕無而僅有。全書凡四十回，以寶玉、焙茗、薛蟠三人爲主腦，未涉及一薄命兒，而先生亦現身說法，爲是書之主人翁。（書中之老少年，先生之化身也。）而其所發明之新理，千奇百怪，花樣翻新，大都與實際有密切之關係，循天演之公例，愈研愈進，愈闡愈精，爲極文明、極進化之二十世紀所未有。其描模社會之狀態，則假設名詞以隱刺中國之缺點，冷朝熱罵，酣暢淋漓。試取曹本以比較之，而是作自佔優勝之位置。蓋舊《石頭》豔麗，新《石頭》莊嚴，舊《石頭》安逸，新《石頭》動勞，舊《石頭》點染私情，新《石頭》昌明公理；舊《石頭》寫腐敗之現象，新《石頭》揚文明之暗潮；舊《石頭》爲言情小說，亦家庭小說，新《石頭》係科學小說，亦教育小說；舊《石頭》兒女情長，新《石頭》英雄任重；舊《石頭》銷磨志氣，新《石頭》鼓舞精神；舊《石頭》令閱者癡，新《石頭》令閱者智；舊《石頭》令閱者入夢魔，新《石頭》令閱者饒希望；舊《石頭》令閱者淚承睫，新《石頭》令閱者喜上眉；舊《石頭》浪子歡迎，新《石頭》國民崇拜；舊《石頭》如曇花也，故富貴繁華一現即杳，新《石頭》如泰岳也，故經營作用亘古長存。就種種比例以觀，而二者之性質、之體裁、之損益既已劃若鴻溝，大相徑庭，具見趼公之煞費苦思，大張炬眼，個中眞趣，閱者其亦能領悟否乎？

黃摩西《小說林發刊辭》　昔之於小說也，博弈視之，俳優視之，甚且酖毒視之，妖孽視之，言不齒於縉紳，名不列於四部。（古之所謂小說家，與今大異。）私衷酷好，而閱必背人；下筆誤徵，則羣加嗤鄙。雖如《水滸傳》、《石頭記》之創社會主義，闡色情哲學，託草澤以下民賊奴隸之砭，（襲自珍之《尊隱》是耐庵注脚。）假蘭芍以塞黍離荊棘之悲者，（《石頭記》成於先朝遺老之手，非曹作。）亦科以誨淫誨盜之罪，謂作者已伏冥誅；繩諸戒色戒鬥之年，謂閱者斷非佳士。即或賞其奇瑰，強作斡旋，辨忠義之眞僞，區情慾之貞淫，亦不脫情，無當本旨，（《水滸》本不諱盜，《石頭》亦不諱淫。李贄、金喟強作解事，所謂買櫝還珠者；《石頭》諸評，更等諸鄙下矣！）餘可知矣！

天僇生《論小說與改良社會之關係》　吾嘗謂《水滸傳》則社會主義之小說也；《金瓶梅》則極端厭世觀之小說也；《紅樓夢》則社會小說也、種族小說也、哀情小說也。著諸書者，其人皆深極哀苦，有不可告人之隱，乃以委曲譬喻出之。讀者不知古人用心之所在，而以誨淫與盜目諸書，此不善讀小說之過也。近年以來，憂時之士以爲欲救中國，當以改良社會爲起點；欲改良社會，當以新著小說爲前驅。此風一開，而新小說之出現者幾乎汗牛充棟，而效果仍莫可一睹，此不善作小說之過也。有此二因，而吾國小說界遂無絲毫之價值。雖然，以此咎小說，是因噎廢食之道也。

又《中國歷代小說史論》　章回、彈詞之體行於明、清。章回體以施耐庵之《水滸傳》爲先聲，彈詞體以楊升庵之《廿一史彈詞》爲最古。數百年來，厥體大盛，以《紅樓夢》、《天雨花》二書爲代表；其餘作者，無慮數百家，亦頗有名著云。

又《中國三大家小說論贊》　時則有若曹氏之《紅樓夢》。曹氏向居明相國珠邸中，時本朝甫定鼎，其不肖者往往憑藉貴族因緣以奸利，貪侈之端乃不可僂指數。曹氏心傷之，有所不敢言、不屑言，而又不忍不一言者，則姑詭譎游戲以言之，若有意，若無意。聞滿洲某巨公，當嘉慶間其爲江西學政也，嘗嚴禁賈人不得售是書，犯者罰無赦，又語人曰：「《紅樓夢》一書，譏刺吾滿人至於極地，吾恨之刺骨。」則此書之宗旨可知。海寧王生常言此書爲悲劇中之悲劇，於歐西而有作者，則有如仲馬父子、謝來、雨苟諸人，皆以善爲悲劇，聲聞當世。至於頭緒之繁、篇幅之富、文章之美，恐尚有未迨此書者。蓋此書非苟焉所能讀也，必富於厭世觀者始能讀此書，必深通一切學問者始能讀此書，必富於哲理思想、種族思想者始能讀此書。世人讀之而不解，解矣而不能盡作者之意，則亦猶之乎不讀也。【略】詞曰：【略】珞珞雪芹，載一抱素。八斗奇才，千秋名著。維黛之慧，維寶之癡。天乎，天乎！而至於斯。兒女情多，郎君筆媚。薛工春愁，林漬秋淚。蘭露心抽，梨雲夢碎。子建而還，罔可與儷。

眷秋《小說雜評》　吾國近代小說（指評話類）自以《石頭記》、《水滸》二書爲最佳。兩書皆社會小說，《水滸》寫英雄，《石頭記》寫兒女，均能描摹盡致，工力悉敵，然互相持較，亦各有優劣可言。以文章論，《水滸》結構嚴整，用字精警；《石頭記》則似冗長，不免脫沓散渙之病。《水滸》於每一人出

現，必先就其一身叙述歷史，似列傳體，故線索穿插，易於尋討。《石頭記》於一人出現，惟略叙其履歷，不追述以前經過之事，書中所述事體首尾一貫，毫無間斷，其線索穿插皆伏於文字中，非細心鉤稽不可知，即作者自己亦難檢點；往往前後矛盾，令讀者茫無頭緒，似涉於太晦，然亦篇幅過長，且有不得已之苦衷，遂至如此，不足爲大詬病也。《水滸》寫人物各有面目，絕不相混；《石頭記》寫諸人亦各有不同處。然《水滸》所述一百八人不外乎奇傑之士，雖其人之賦性或有特殊，善惡剛柔、妍媸文野不同，然其大致皆懷抱憤恨不平之氣，思得一逞，遂不惜流爲盜賊，故雖謂之一流人可也；如地煞七十二人中，則有特長者更少，益無從分別。《石頭記》則包羅萬象，無所不有，自名士閨媛以至卜巫僕媼之流，數百餘人莫不有其特長，一人之事斷不能易爲他人所作，此眞千古小說中之大觀，迥非《水滸》之囿於一部分者所可及矣。故以結構論，《水滸》較《石頭記》嚴整有法；以描摹人情及社會狀態論，則《水滸》遜《石頭記》遠甚。《水滸》僅以一事見長；《石頭記》則如百川匯海，人間萬事莫不具備，自宮闈閥閱至閭閻蓬蓽，以及醫巫星相、花木農佃、博徒蔑片之流，皆躍然紙上。作者生平所觀察之社會，多能言之有故，非可勉強爲之。後之學《紅樓》者，往往競述瑣屑之事，自矜博雅，而按之事實，相差殊遠，眞可謂不量力矣！小說中之《水滸》、《石頭記》，於詞中可比周、辛。《石頭記》之境界悄怳，措語幽咽，頗類淸眞，其叙黛玉之滿懷幽怨，抑鬱纏綿，便不減美成《蘭陵王》、《瑞鶴仙》諸作。《水滸》之雄暢沉厚，直逼稼軒，讀《北固亭懷古》及《別茂嘉十二弟》之詞，乃令人憶及林教師、武都頭。文字之感人如此，會心人當不以爲譬言。詞以能造曲咽之境者爲正宗，故淸眞集千古之大成；若稼軒詞境，自非有幼安之才力實未易學，雖以迦陵之學辛，猶未能盡得其神，下此何足論數。小說之趣味與詞頗近，故《石頭記》可作千古模範；《水滸》則非有耐庵之才，冒冒然爲之，必失於粗獷，不可讀矣。後世之學《紅樓》者，如《花月痕》等書，雖蹊逕不高，尙不失爲怡情小品；若《粉妝樓》、《綠牡丹》之類，則庸劣不可寓目。後之作者當知所取法也。《水滸》與《石頭記》，其取境絕不同。《水滸》簡樸，《石頭記》繁麗；《水滸》剛健，《石頭記》旖旎；《水滸》雄快，《石頭記》縹緲；《水滸》寫山野英夫，《石頭記》寫深閨兒女；《水滸》忿貧民之失所，故爲豪傑吐氣；《石頭記》痛風俗之奢靡，故爲豪戚貴族箴規。其相反如此。然兩書如華岳對峙，並絕千古。故小說必自闢特別境界，始足以動人。後世作者輒以蹈襲前人門徑爲能，自謂善於摹仿，宜其平庸無味，不值一顧。好書不厭百回讀，小說之佳者尤令人久讀不倦。余於《石頭記》幾每歲必讀一過，而偶一開卷，輒有新感觸，自覺趣味無窮，他書乃無此樂。若近日之譯本小說，舍《茶花女軼事》外，大都千篇一律，一覽之後，束之高閣，永不復憶及矣！【略】《水滸》發揮作者之理想，故憑虛構造，雖假前人之事跡演成，其舉動一切悉由自主，且所託係前代，故處處直書，毫無諱飾，以所發之感慨全係無形中一種不平之氣，無可顧忌也。《石頭記》紀當時之秘史，事跡人物全有着落，不敢顯指時代，則幻爲無稽之言，然隱語陽秋亦足觸忌，故深文曲筆務求其晦，粗心讀之，幾不知所謂，故書中所指之人至今不能斷定，而措語離奇者亦永無明解之一日矣。讀《石頭記》者當分數派，有喜其言情者，有謂其能明空幻之旨者，有謂其善寫社會狀態者，有據以討究淸初之秘史者，此皆有得之言。更有薰心富貴者，則徒好書中所紀衣飾飲饌、園亭陳設，則俗目耳！《石頭記》於人情風俗及男女情愛與色空諸旨，自不能謂非書中要議，然據篇首所云：「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味？」則作者之傷心懷抱具見言外，則書中暗指當時秘事實無可疑，惜無人能一一證明之耳！《石頭記》楔子後開篇第一句即用「當日地陷東南」六字，試問欲紀姑蘇，與地陷有何關係，非指明末南都之陷而何？以此推之，則所紀皆福王被虜以後諸事，故甄士隱出家時曲文中又有「從此後眞方唱罷假登場，反認他鄉是故鄉」【略】到頭來都是爲他人作嫁衣裳」等語，嘆靦顏事仇者之無恥也。嗚呼！異族之辱，黍離之痛，所感深矣！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紅樓夢》一書，海內風行，久已膾炙人口。諸家評者，前賡後續，然從無言其何爲而發者。蓋嘗求之，其書大抵爲紀事之作，非言情之作，特其事爲時忌諱，作者有所不敢言，亦有所不忍言，不得已乃以變例出之。假設家庭，託言兒女，借言情以書其事，是純用借賓定主法也。全書以紀事爲主，以言情爲賓，而書中紀事不十之三，言情反十之七，賓主得毋倒置？不知作者正以有不敢言、不忍言之隱，故於其人其事，一念唯恐人不知，又一念唯恐人易知，於是故作離奇，好爲狡猾，廣佈疑陣，多設閒文，俾閱者用心全注於女兒羅綺之中，不復暇顧及它事。作者乃敢乘

人不覺，抽毫放膽，振筆一書，是又善用喧賓奪主法者。明修暗渡，非尋常文家之能事已也。開卷第一回中，即明言將眞事隱去，用假語村言云云，可見鋪叙之語無非假語，隱含之事自是眞事。兒女風流，閨帷纖瑣，大都皆假語之類，情節構造，人物升沈，大都皆眞事之類。不求其眞，無以見是書包孕之大；不玩其假，無以見是書結構之精。作者雖意在書事，而筆下則重在言情。若不從情字看去，便無趣味。況無論爲眞爲假，其事皆由一情字發生，故閱者又當以情爲經，以事爲緯。全書百二十回，處處爲寫眞事，卻處處專說假語。其正事正文，或反借閒筆、襯筆中帶出，或從閒雜各色人口中道出。是書本爲寶、黛諸人作傳，其鋪陳家事，安插外人，不過視爲餘情點綴，豈知所謂正事正文者，大半即流露於此！例如秦可卿之喪儀，劉老老之入府，賈元春之歸省，與寶、黛諸人無涉，而當時之遺聞逸事在焉！所謂借閒筆、襯筆中帶出者是也；又如倪二之醉言，焦大之嫚罵，賈璉乳母趙嬤嬤之絮語，又與兒女風情無涉，而當時之盛衰時況見焉！所謂借閒雜各色人口中道出者是也。看《紅樓》萬不可呆板。大抵作者胸中所欲言之隱，不過數人數事，若平鋪直叙，祇須筆記數行，即可了此公案，尚復有何趣味！惟將眞事隱去，演出一篇大文，叙述賈府上下幾三百人，煞是熱鬧。然本事固甚有限，以假例眞，儻拘拘一事一人，僵李代桃，張冠不得李戴，則全書不但人多無著，而且顚倒錯亂，牽合甚難。作者惟以梨園演劇法出之，說來方井井有條，亦復頭頭是道。蓋上下數百人中，不必一一派定脚色，或以此扮彼，或以彼演此，或數人合演一人，或一人分扮數人，或先演其後半部，再演前半部，或但用之此一場，即不復問其下一場，如此變動不居，乃見偌大舞台中，佳劇疊更，名伶百出，無擁擠複雜之病，不然粉墨偕登，崑簧雜奏，雖作者亦以人多爲患矣。書中正寓夾寫，比賦兼行，大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不善讀者，一落跡象，謂寶、黛實有其人，榮、寧實有其地，刻舟求劍，便不足與言《紅樓夢》。然全書行間字裏，亦自有其事其人，若一味談玄，謂百二十回一切皆子虛烏有，亦甚非《紅樓》之眞知已也。天下解人最難，如是如是。書中以葫蘆廟開始，是作者狡猾處，言將眞事隱去，全裝天下後世於悶葫蘆之內也。然書中於士隱未去之頃，又言廟被火焚，火化葫蘆，可見作者用心，不過假設迷藏，仍留一線光明，出人於悶葫蘆之外。特閱者自墮情網，不復問咫尺天中尚有何事，葫蘆深處尚有何人，是以迷障相傳，全不知作者本意，是非葫蘆之過，但打破葫蘆者無人耳。書中又言賈雨村入迷津，始終不能渡過，作者蓋預知後世閱者必爲其假語所惑，終身不悟，故特著此筆。言眞事雖在葫蘆之外，假語却引入迷津之中，誤盡天下多少聰明，作書人得無罪過。

陳蛻《列石頭記於子部說》《石頭記》一書，雖爲小說，然其涵義，乃具有大政治家、大哲學家、大理想家之學說，而合於大同之旨。謂爲東方《民約論》，猶未知盧梭能無愧色否也。其意多借寶玉行爲談論而見，而喻以補天石，謂非此則世不治也；胎中帶來，謂非此則人性不靈也。見於行爲者，事頑父嚚母而不怨，得祖母偏憐而不驕，更視讒弟而不忮，趨王侯而不諂，友貧賤而能愛，處羣鬱之中而不淫，臨悍婢騃童而不怒，脫屣富貴而不戀。綜觀始終，可以爲共和國民，可以爲共和國務員，可以爲共和議員，可以爲共和大總統矣。惟誚貞姬爲尤物，嗔慧婢以蠹才，爲可訾處。但此是作者微旨。純粹至此，不免受居養之移，足見率性爲道，須臾不離之難也。其於談論，則更舉數千年政治、學說、風俗之弊，悉抉無遺。不及悉數，取足證吾說而止。論文臣死諫、武將死戰一節，罵盡無愛國心之一家奴隸；論甄寶玉一節，罵盡無眞道德之同流合污；論祿蠹，則恨人心齷齪也；論八股，則恨邪說充塞也；論雨村請見，則恨交際浮僞也；於秦鍾則曰：「恨我生於公侯之家，不得早與爲友。」恨社會不平也；於賈環則曰：「一般兄弟，何必要他怕我？」恨家庭不平也；於寶琴則曰：「原該多疼女孩兒些。」恨男女不平也；接回迎春之論，恨夫婦不平也；與襲人論紅衣女子事，恨奴主不平也；聞瀟湘鬼哭，則曰：「父母作主，你休恨我。」歎婚姻不自由；賈政督做時藝，則曰：「我又不敢駁回。」恨言論不自由。至其處處推重女子，親近女子，則更本意全揭，見得生今之世，保存大德，庶幾在此。故曰：「怎麼一嫁男人，就變的比男人更可殺？」又曰：「我生不幸，瓊閨繡閣之中，亦染此風。」眞有遺世獨立之概。其旨如此，而託之父母不喜，親賓寡洽者之口中，又自斥以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意若曰：「天下古今無能肖此玉者，有之，則亦父母不喜、親賓寡洽耳！」無論其於哲理、心理學抉幽闡微，此篇未及舉也。即此行爲談論，豈他小說所有，抗手老莊、突駕董、楊足矣。至淺見者，謂其文不雅馴，不知今日正宜備此一格也。又謂全書除寶玉外，無非名利聲色之輩，爭攘傾軋之事，驕諂邪詐之行，何足傳世，不知蓬

生麻中，遺麻何以見蓬。孔、孟書中，尚有就時發言之處，何獨苛責《石頭記》！其體本爲紀載，以其遺形取影，不能列之史部，故就其綱要，挹其樞機，而子之，誰曰不宜哉？惟必有爲之評註者，如李善之於《文選》，劉孝標之於《世說》，而後可。

又《夢雨樓石頭記總評》《石頭記》，社會平等書也，然夢雨樓則以男女平等評之。一以其意雖兼涵，言則側注，就所注而涵者自見；一以警幻夢中謂寶玉曰：「吾不忍汝獨爲閨閣爭光。」雖係揭明兼涵之旨，却出自女子口中，感於其言，不欲令悼紅心血遍灑人間。謂《石頭記》爲政治家言，非高想也。欲附會之，亦無不可，然皆道政治罪惡而已。其眼光思力，皆透過大政治學家，寶玉所謂最初一步也。況夢雨樓評既不肯奪寶玉於閨閣，尚何肯奪寶玉於社會？《石頭記》心理學最深：其於寶、黛，無故喜怒，曲盡變幻，事後悔諒，直達隱微，不得作記述看，而黛玉驚夢迷性情事，皆從心理曲達，眞未易也。或謂爲經驗家，近似而尚非。蓋經驗家能肖一二人，不能人人而肖；能盡一二物，不能物物而盡。《石頭記》圓通無礙，直是一片光明，即空即照。《石頭記》生理學最深：寶玉謂女子是水，男子是泥，一言道破秉受清濁之殊，足稱大發明家，無論矣。此外如以十二女伶喻臟腑，而藥官死而蕊官來，以蕊代藥，故冷香丸用四種花蕊，又曰埋之梨花院梨花樹下，皆恐讀者不解耳。蕊字從心，謂人生貪嗔愛欲，種種病根，以藥治不如以心治也。至五十八回遣散時，寶官、玉官、齡官皆未進園，謂所存者形骸而已，性靈既去，雖生猶死。《石頭記》於聲光化電之學無不知：黛玉病臥，覺園中無聲不有，聲學也；秦可卿爲鏡光，名其弟爲鍾以證之，史湘雲爲水光，恐名之不察於衆，又署其號以枕霞水閣，光學也；英蓮一名，而女伶中藕官爲根，茄官爲莖。（《爾雅》：「荷芙蕖其莖茄。」）葵官爲葉，蕊官爲蕊，芳官爲花，豆官爲實，艾官爲殘，化學也；瀟湘夢怡紅剖心，寶玉即嚷心痛，電學也。此外證多，皆列分評，茲特舉一而已。《石頭記》善造名詞：太虛幻境、通靈、警幻、國賊、祿蠹、意淫、檻外人等，及其他園名、院宇名、寺廟名、人名，皆精心結撰而出。近世名學家，未或能過。《石頭記》又精於佛理：最妙是有如三寶通節問答，語語著實，語語凌空。此外隨處停流，四面映射，不勝僂指。《石頭記》是大文學家，古今殆無可比。夫六經之文樸，周秦之文遁，兩漢之文拙，魏晉之文衍，唐宋以下之文冗，而評者或曰：「直是《左》《國》，直是《莊》《列》，直是《史》《漢》。」意以崇之，起作者當曰：「爾何曾比予於是？」夢雨平情之論：《莊》、《列》、《左》、馬，偶一片段有其綜密散宕、起落穿插之妙，不能具體也。況一百二十回數十萬言作一篇，豈幺麼餘子所能夢到？

又《憶夢樓石頭記泛論》一、嘗怪世人牽引《石頭記》附於感時事、慨身世之列，必爲作者所唾棄。千古言情，推此一書，警幻所謂閨閣中可爲良友，誠不誣也。嘅自巫山雲雨，誤屬登徒，靖節閒情，託之亡國，幾不許玉台有新詠，僅僅得此，又從而奪之。彼警幻且不忍怡紅獨爲閨閣增光，何一人讓而天下不與於仁耶？琉璃硯匣，翡翠筆牀，豈爲鬚眉濁物設乎？憶夢樓中，決不容著此種意義；存此想者，決不許讀憶夢樓所評《石頭記》。二、重世說而蔑人情，作者早豫料閱者十九如是，飾爲諸影，凡爲此也。【略】撰《石頭記》者，萬古具深情，亦通歸一闢，吾欲師事之，而未能了悟如之也。

夢生《小說叢話》中國小說最佳者，曰《金瓶梅》，曰《水滸傳》，曰《紅樓夢》，三部皆用白話體，皆不易讀。《水滸傳》寫豪傑義氣，《紅樓夢》寫兒女私情，《金瓶梅》則寫奸盜邪淫之事，故《水滸》、《紅樓》難讀，《金瓶梅》尤難讀。能讀此三書而能大徹大悟者，便是眞能讀小說書人，便是眞能讀一切書人。《金瓶梅》是異樣妙文，《水滸》、《紅樓》亦是異樣妙文，吾無從軒輊，而吾亦不必強爲軒輊。

瓶庵《中華小說界發刊辭》凡事不能有利而無害。自說部發達，其勢力遍於社會，於是北人以強毅之性濡染於《三國》、《水滸》諸書，南人以優柔之質寢饋於《西廂》、《紅樓》等籍，極其所至，狹邪傾心接席，輒自托於寶玉、張生；屠沽攘臂登台，亦比跡於李逵、許褚。摹仿泰西形式，花冠雪服，結婚竟可自由；崇拜虛無黨員，炸彈手槍，廣坐居然暗殺。慕隱形易容之術，胠篋何妨；信祭寶鬥法之談，揭竿遽起。豔情本以醒世，而戀愛益深；神怪本屬寓言，而迷信增劇。小說界務循正軌，取鑑前車，力矯往昔之非，稍盡一分之責。雖然，見仁見智，視乎其人；爲毀爲譽，期於定論。亦何敢妄自誇誕，見誚於大方哉？

成之《小說叢話》小說所描寫之社會，較之實際之社會，其差有二：一曰小，一曰深。何謂小？謂凡描寫一種人物，必取其淺而易見者爲代表；描寫一種事實，必取其小而易明者爲代表也。如寫壯健俠烈之氣，則寫三軍之

帥可也，寫匹夫之勇亦可也，而在小說，則寧取匹夫之勇。寫纏綿悱惻之情，則寫忠臣義士、憂國愛君如屈靈均、賈長沙之徒可也，寫兒女生死相戀愛如賈寶玉、林黛玉亦可也，而在小說，則寧寫一賈寶玉或林黛玉。何者？前者事大而難見，後者事小而易明；前者或令人難於想像，後者則多屬於直觀的故也。【略】小說所描寫之事實在小，非小也，欲人之即小以見大也。小說之描寫之事實貴深，非故甚其詞也，以深則易入，欲人之觀念先明確於一事，而因以例其餘也。然則小說所假設之事實，所描寫之人物，可謂之代表主義而已，其本意固不徒在此也。欲證吾語之確實，請舉《紅樓夢》以明之。《紅樓夢》之爲書，可謂爲消極主義之小說，可謂爲厭世主義之小說，而亦可謂爲積極的樂觀的之小說。蓋天下無純粹之積極主義，亦無純粹之消極主義。積極之甚者，表十分之滿足於此，必有所深惡痛絕於彼；消極之甚者，表極端之厭惡於此，即有所欣憙歡愛於彼。自一端言之，主義固有積極消極之分；合全局而觀之，猶此好惡，猶此欣厭，祇有於此於彼之別，斷無忽消忽長之事也。明乎此，乃可以讀《紅樓夢》。

程郢秋《翠巖館筆記》 胡潤芝謂：「一部《水滸》，教壞天下強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紅樓》，教壞天下堂官及各津要。」誠有慨乎其言之也。余以爲小說非能壞人，在觀之者何如耳！

納川《小說叢話》 每一種著名小說，必有爲之續貂者，大是惡習。所謂本欲愛人，適足害之。觀續《紅樓》三種，豈不令寶、黛短氣耶！小說好處，以能少用冠首字樣爲佳，（如張甲曰、李乙曰之類。）即以《西遊》一節而論：「行者將八戒揪住問道：『甚麼山？』八戒道：『石頭山。』『甚麼洞？』『石頭洞。』『甚麼門？』『釘釘鐵葉門。』」此節後四句不必加以冠首字樣，而讀者便知爲行者問、八戒答也。若俗手爲之，便加許多「行者問道」、「八戒答道」字樣，豈非累贅！此惟《水滸》、《西遊》、《金瓶梅》、《紅樓夢》有之，其餘殊不多覯。案：此種翦裁法不獨言語時用之，即一舉一動亦須去其冠首字樣，試取《左傳》、《國策》、《史記》等讀之可悟。後人於此等處不知刪汰，致今一部小說所刻人名佔全書三分之一，大是弊病。《紅樓夢》，世家現形記也；《品花寶鑑》，紈袴現形記也；《儒林外史》，名士現形記也；《不可說》，偉人現形記也。

弁山樵子《紅樓夢發微・緒言》 一書之作，必有其所以作是書之原因。欲知其原因所在，勢必於書中之人物之事實，研究之而推測之。顧作書者，書中之人物之事實與意中之人物之事實，往往相似而又相歧，若故以眩閱者之目而淆閱者之心者，則生乎作書者之後，第就其書中之人物之事實，以臆斷其意中之人物之事實，縱極研究之力，推測之思，適成爲我意中之人物之事實而已，而於作書者意中之人物之事實，則猶茫然未達，判然未合也。甚矣讀書得間之難，而讀小說之得間爲尤難。夫小說，一茶餘酒後之消閒品耳，小說之有評論，一文人學士之舞弄文墨，故作狡獪伎倆耳，兩無價值之可言也。然清初有聖歎金氏者，以善評小說著聞，《三國》也，《水滸》也，《西廂》也，《金瓶梅》也，目之爲才子，尊之爲奇書，出其滑稽之眼光之心理，演而爲玩世不恭之評論，能令閱者笑，能令閱者愧，能令閱者怒，能令閱者哀，至今猶膾炙人口不置。予於少日，亦曾好讀其評論矣。初讀之，似訝爲得未曾有。迨讀之再四，覺彼之理想要不出乎書中之理想耳，而於書外之理想無有也；彼之評論，仍不離乎書中之評論耳，而於書外之評論無有也。惜哉聖歎之不及見《紅樓夢》，未得評論其事實也。幸哉聖歎之不及見《紅樓夢》，不至唐突其人物也。《紅樓夢》一書，自表面觀之，所紀爲一家之事實，所言皆兒女之私情，與《三國》之帝蜀黜魏、表章諸葛，《水滸》之罪宋政不綱，《西廂》之譏微之薄倖，《金瓶梅》之假借西門影射東樓、口誅筆伐，爲父復仇之自有其作書之本意流露於字裏行間者異矣！而掃眉才子，慧業文人，枕焉靡焉，手胝口沫，興往情來，於其書不惜嘔盡心血，研究之而推測之，見仁見智，心目中各有所謂《紅樓夢》者，而《紅樓夢》之評論及競起而爲先後之角勝。《紅樓夢》評論之見於昔者，如太平閑人之《讀法》，護花主人、明鏡齋主人、大某山民、古今第一有情人、小小百姓、紈秋女史、倩雲女史、織裳女史、夢黛女史之《閒評》，讀花人之《論贊》，葆光主人之《或問》，賞析齋主人之《摘謬》，放鶴後裔之《正訛》，芳草天涯人之《抉隱》，紅豆山人之《溫柔鄉談》，振奇不羈人之《石頭記詳考》，其餘單詞隻句之散見於名人口吻、私家著述者，尤指不勝屈。或描寫兒女，推其波而助其瀾；或撮舉事略，攻其隙而蹈其瑕。甚至有以讀經之眼光觀之者，所謂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者是也。有以讀史之心理斷之者，就廿四史人物支配之，所謂寶玉如無愁天子、模棱宰相，黛玉如楚屈靈均、如賈長沙，晴雯之直言賈禍如比干、龍逢，襲人之

苟合取容如林甫、欽若，寶釵、熙鳳，其意計之陰鷙，手段之潑辣，又如集操、莽於一身。以如是之理想，評書中之人物，非不各有其見地，而要與作書之原因無涉也。雖然，評論家中亦有推測其作書之原因者。或指爲明珠家事，納蘭容若之文采風流，寶玉足以當之；雪芹館於其家，故能言之詳悉如此。或以爲述和珅之穢史，變童嬖女，朋淫於家，榮、寧兩府之驕奢淫佚足以當之，冰山之倒，和椒八百斛之籍沒，情事又復略同；雪芹生丁其時，目擊其事，借以此伸其口誅筆伐，或亦事所應有。又有創爲種族之說者，以順治爲寶玉，一人一事，一句一字，必加以種種考證。我鄉有沈茂才者，（菱湖鎮人，沒已十年，不能舉其名。）一生注力於此，撰成《紅樓夢如是我言》一書，蠅頭細楷，不下二百萬言，其友人崔君懷瑾，曾約其切要之言，以入本雜志之第二期。（聞其書已爲崔君攜入京師，能否付刊，不可得知矣！）曾憶去年發行之某小說報中，王君夢阮亦主是說。據云聞之京師故老，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百二十回之目錄，大半皆明指眞事，而五臺山之遁跡，證以梅村之清涼山讚佛詩，漁洋之詠鼎湖及茂陵懷古詩，蛛絲馬跡，確有可尋，似亦不得謂之全誣。近日蔡鶴廎君有《索隱》之刊，力主《乘光舍筆記》女人指漢人、男人指滿人之說，斷爲發揮民族主義之政治小說，中有叙事自明亡始，及賈雨村之夫人嬌杏爲范文程、洪承疇之代表，卿玉之寶玉實爲康熙之廢太子允礽等語。信乎文人好奇無微不至，而益見《紅樓夢》一書之包孕無盡也。予之嗜此書也，予之嗜此書之評也，既喜評人之所評，尤喜評人之所未評。竊謂太平閑人等之評，人物若何？事實若何？評論於書中者也；若沈若王若蔡，人物外別有人物，事實外別有事實，評論於書外者也。評論於書中者，太平閑人等盡之矣！評論於書外者，沈、王、蔡諸人殊猶不足以盡之矣！自來評小說者，失諸過淺，既無以得其眞際；失諸過深，益足以滋其迷惑。夫金陵一衣帶水之隔也，清乾、嘉至今不及二百年之遠也，父老之傳聞可溯，倉山之紀載可憑也。悉心審之，比類觀之，當時濟濟之人物之事實，一一符合也。予不敢以人之所是者爲非，又何得以人之所非者爲是？管見所及，有不能已於言者。適承九思齋主人之請而作《發微》，雪芹有知，其以我爲隔靴搔癢否耶？

又《讀紅樓夢法》

一、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確爲曹雪芹所撰。謂前人所作而託詞修改者，實雪芹恐招怨當世而爲是嚮言耳！或謂雪芹一紈袴子，此稿以千金市諸人，證以張傳，此語誣甚。二、讀《紅樓夢》者，須知關於種族之說實出傅會。以順治爲寶玉，以冒姬小宛爲黛玉，事實之牽引乖謬，今人已有明指其妄者。強以梅村、漁洋諸詩作證，是以文害辭，以辭害人，周有遺民，靡有孑遺之類也。三、讀《紅樓夢》者，須知此非專爲罵滿而作。康、雍而後，滿已同化於漢，非復同濫而浴之舊習。且就語意味之，似滿似漢，似明似清，捉摸不住，非作者之有意騎牆，實正意所貫注不在此耳。四、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從大處落墨，初非一人一家之事。或謂雪芹曾館明珠處，此實指其家事。以納蘭容若爲寶玉，無論情事欠合，即如納蘭容若之俠義之學問，要非昏庸酣豢之寶玉可比，此說已不攻自破。五、讀《紅樓夢》者，須知雪芹所處之時代。近日蔡君鶴廎以此書爲評論明代遺民及順、康間人物，則猶有種族之見膠結於中也。（按：《隨園詩話》之作，已在五旬而後，雪芹當生於乾隆中葉，於隨園爲後輩，故能言之親切如此。）六、讀《紅樓夢》者，須知其地位之所在。明明曰金陵矣！而又借燕臺事作處處之點綴，是又炫惑閱者之故智也。七、讀《紅樓夢》者，須知此非言政言情之作。其偶爾言情言政，不憚描摩盡致者，亦以見時局風俗之漸趨於澆薄也。八、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不當作小說觀，乃遜清歷史中之一部分，謂之文苑傳固可，謂之人物志亦無不可。九、讀《紅樓夢》者，須知以隨園爲主人翁（其說具言於下），其他人物比例親切者居其大半，其間示參差者，無非故作疑陣之布也。十、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爲一部小《春秋》，有褒，有貶，有貶中之褒，有褒中之貶，謹嚴微顯，絕妙史筆。十一、讀《紅樓夢》者，須將隨園一生事實及《小倉山房全集》兩兩對照合勘，方覺字字俱有着落，不爲模糊影響之談。十二、讀《紅樓夢》者，須知乾隆一代人物（嘉初亦概在內）之事實。作者章幽闡微，具有深心，非泛泛作人物志者可比。十三、讀《紅樓夢》者，須知此書以隨園爲主人翁，其餘附麗之人物，或以一人切合，或以二人三人切合，令人疑是疑非，是作者之弄筆狡獪處。十四、讀《紅樓夢》者，須知作者既當乾隆太平極盛時代，人才輩出，雍容揄揚，相率以無用之詩文爲互相誇耀之具，是猶女子抹脂傅粉，詠絮簪花，媚人從人，乃不二之目的，一則無補於國，一則有害於家。作者特揭出之，以爲保泰持盈之戒。

解弢《小說話》

山蘊寶藏，光澤外洩，礦師爭入，求之未得，斯時也，知此山必有礦，而究不知其礦穴之所在，於是攀崖墜谷，搜巖剔穴，雖異寶未

獲，而奇景已大增其眼福矣。今世之讀《紅樓》者，乃大類是。爭謂其底裏有極大之秘密，爲世之所樂聞者，皆欲首先探出，供餉社會，以鳴奇功。推敲字句，參校結構，恍惚迷離，妄加比附，人持此說，紛然聚訟，迄未有一貫之發明，鉗息衆喙。然從事於此者，仍爬羅剔抉，辛苦不捨，良由其文字有大足動人者在。不然，雖有珍秘之聞，而蒙以拙劣之文字，正如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矣！

又　章回小說，吾推《紅樓》第一，《水滸》第二，《儒林外史》第三。

又　寫美人以《紅樓》、《聊齋》爲最擅長。然二者相較，《紅樓》尚不及《聊齋》色相之夥。

又　作小說須獨創一格，不落他人之窠臼，方爲上乘。若《西遊記》、《封神演義》、《金瓶梅》、《儒林外史》、《水滸傳》，皆能獨出機軸者。外此如《七俠五義》、《鏡花緣》，亦差可自豪，但爲力弱矣。《紅樓》則鎔化羣書之長，而青出於藍者也。

又　《紅樓》之疑案夥哉！如賈璉行二，而未聞其有兄。賈琮爲賈璉之弟，而若有若無。史侯爲賈母之姪，而終未臨存其姑。賈靜與賈赦爲同曾祖兄弟，而王熙鳳大鬧寧國云：「親大爺的服未滿，就娶媳婦，是甚麼規矩？」諸如此類，不可勝舉。

又　吾讀之而垂淚者，爲《紅樓》寶玉受打，王夫人、賈母、賈政互相問答一節，而於王夫人哭賈珠，李紈亦哭一筆，出淚尤多。吾思之而傷心者，爲《蟹蓮郡主傳》收場一回，攝政王遙瞻香車已遠，呼曰「蟹蓮吾兒，吾兒蟹蓮」二語，傷心尤甚。

又　有以禪喻書法者，吾則以禪喻小說。《儒林外史》如來禪也；《金瓶梅》菩薩禪也；《綠野仙蹤》祖師禪也。至《紅樓》則兼有之矣！

又　吾謂《紅樓》一書，儘教發明家搜出底裏，決不能如斯之豔麗纏綿。反不如就此飾辭，認假爲眞，反覆尋繹，悱惻而有味也。是故董白自董白，黛玉自黛玉，歷史自歷史，《紅樓》自《紅樓》，發明自發明，批評自批評，離之具美，合之兩傷。知言者當不斥吾爲謬論也。

又　吾國昔無社會小說，故於貧家狀況，多未述及，雖《儒林外史》，其中亦不多見，唯述范進家，爲覷縷盡致。餘則《紅樓》之王狗家、《金瓶梅》之常峙節家而已。反觀迭更司之書，則眞可謂窮極色相。

又　燈謎、酒令、詩詞、歌謠、對聯、匾額，爲小說之點綴物，《紅樓》及《品花寶鑑》所用最夥。然二書均以酒令爲最佳，若《紅樓》之燈謎極庸俗不堪。

又　論小說者常以耐讀之遍數定書之高下，是乃極好之標準也。然亦有時或爽。即如《紅樓》百讀不厭，無論矣！《水滸》祇須三四遍，《儒林外史》反有六七遍之意味。

又　寫專制朝廷威嚴，莫過《紅樓》，而賈政由江西糧道回京陛見一回，尤爲出色。足與媲美者，爲《孽海花》于敏召見一回。至《水滸》寫宋徽宗，有意調侃，當作別論。獨《野叟曝言》之寫宋仁宗，直如三家村之農戶、與《劉大人私訪》說乾隆一樣愴野，實不知朝廷爲何物。

又　寫富貴家氣象，除《紅樓》外，即推《品花寶鑑》。《儒林外史》亦個中人，特未盡力鋪張。至《野叟曝言》之寫文素臣家，猶其寫朝廷也，實未窺見富貴家之門戶。「三世仕宦，才曉得穿衣吃飯。」寒士作書，切勿說富貴話，使人齒冷。

又　吾國記夢之作無佳文。蓋國人莫不以夢爲兆，非兆夢，則不筆之於書。既以夢爲兆，則夢境必首尾整齊，與實事不甚相遠。夫尋常夢境，概如天上浮雲，倏衣倏狗，又似波底屋樹，散碎婆娑，終無具體跡象，歷久不變滅者，求其能肖之筆，當搜之海外，然今尚未得也。《紅樓》太虛幻境第二夢略有似處。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　小說可以長篇爲主體（章回小說），長篇尤以白話爲宜。文言長篇，如《三國志》之白描淺說，尚不及半白語之《石頭記》也。小說筆法之佳妙者，以意在語言文字之外，耐人尋味者爲神品。此境在各小說中不可多得，（如《石頭記・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一回，寶玉窺窗時。）以語言作作有芒，及彼此發語針鋒相對者爲能品，（如《石頭記・意綿綿靜日玉生香》一回，黛玉之調侃寶玉。）其平鋪直敘者爲下。《紅樓夢》一書，最能寫兒女子癡怨之情。此種癡怨之情之所表示，恰祇有「撚酸吃醋」四字。昔胡潤芝謂《紅樓夢》一書，教壞一般官場，祇曉得撚酸吃醋，狐媚子霸道。其言似謔，而實則斷定官場之醜態矣。【略】嫉妒之性，男女皆有之，而女子爲獨甚。故此種嫉妒之性可謂之普通之女性，撚酸吃醋即由此種女性所發揮。充此種女性之量，其所注意之目的物，能取得至高無上之所有權，則可以犧牲其生命以殉

之，而不之悔。其在男女之際，當愛情縈注時，而觸發此種之女性，而妬而癡，則撚酸吃醋焉；而妬而悍，則狐媚子霸道焉。故此種女性之表示，自可認愛情最爲專注之一種（故《紅樓夢》可謂爲言情之書），而實不能謂爲高尚純潔貞一之愛情，之標準。（故《紅樓》之言情祇寫得癡兒女之一部分。）愛情爲流動之物，人人同具此情，而人人不能保守此情而不貳，則以人心最善於變幻，其愛情可以倏注倏移，倏眞倏假。故以人類愛情而比較之，當然以小兒女彼此相戀之情爲眞切，爲專一。蓋凡人最初之愛情，一本其天然之知識，苟有所注，其映入腦筋者甚深，且幼穉之年於一切機巧變詐尚非所習，故其用情可以有癡之一境，由癡而怨，固男女間必不可免之事實。蓋愛情苟有專注，則惟恐其人之負我，我意一有所拂，即不免於怨矣！寫癡情最難，寫小兒女癡怨之情更難，以其所托物而表示其情者，往往在語言之外。《紅樓》作者，乃以撚酸吃醋者寫之，其聰明不可及，其體會小兒女之心腸者更不可及。書中寫黛玉癡怨處，無往不有撚酸吃醋之意，亦無往而不有小孩子氣，蓋癡無不妬，怨無不嫉也。爲之一一提出，此互觀之，則作者之用筆巧妙處，用心深刻處，歷歷可見。【略】男女間之愛情假者多而眞者少，故眞正之愛情最不易寫。寫撚酸吃醋，以表示其專注之愛情，固是作文者一種烘托之法，然寫鳳姐之妬而悍不若寫黛玉之妬而癡之眞摯也，寫寶釵妬而陰險不若寫黛玉之妬而直質之眞率也。故《紅樓》作者，於寫黛玉撚酸吃醋處，無一筆不是從女孩兒家心坎中搜剔而出。【略】男女間之愛情因年事而不同，《紅樓》作者最能於此等處着筆。其寫寶玉、黛玉兩人之情，年各不同，是眞能揣摩兒女子心理者。

海鳴《古今小說評林》《紅樓夢》是無上上一部言情小說，硬被一般刁鑽先生揮灑其考證家之餘毒，謂曰暗合某某事。於是順治帝也，年大將軍也，一切鬼鬼怪怪，均欲寫寶玉等天仙化人之化身，必置此書於齷齪之地而後快，此眞千古恨事也。嘗見陳銳庵所著《憶夢樓石頭記泛論》，其開宗明義第一章曰：「嘗怪世人牽引《石頭記》附於感時事、慨身世之列，必爲作者所唾棄。千古言情，推此一書，警幻所謂閨閣中可爲良友，誠不誣也。嘅自巫山雲雨，誤屬登徒，靖節閑情，托之亡國，幾不許玉臺有新詠，僅僅得此，又從而奪之。彼警幻且不忍怡紅獨爲增光，奈何一人讓而天下不與於仁耶？況琉璃硯匣，翡翠筆牀，豈爲鬚眉濁物設乎？」快人快論，實獲我心。然感時事、慨身世二者，蛻庵猶不許牽強，若硬以鬚眉濁氣撞入大觀園，冒名頂替，是直當餉以老拳矣！

箸超《古今小說評林》藥死社會，一部《紅樓夢》已足，湘西曾子松喬建議四大奇書，斥《金瓶梅》而進《紅樓夢》。以文字言之，曹雪芹以詞人之筆寫兒女瑣事，直如鏤月穿雲，團花簇錦，無《金瓶梅》之穢褻，有《西廂記》之溫柔，中國言情小說可稱極軌。且中間描寫人物，亦如耐庵之《水滸》，一人有一人之性情，同是尖酸險詐，而黛玉與晴雯不同，寶釵與襲人又不同。人謂耐庵撰《水滸》，憑空畫三十六人於壁，老少男女不一其狀，每日對之刻畫，故能形神俱化。吾不知曹雪芹之撰《紅樓》，壁上畫了多少美女，故能一手寫來不着類筆也。追配耐庵，非不允當。但其音入柔靡，青年男女不善讀者不少。不敢以文字尊雪芹，當以世道人心抑雪芹，如此證古，庶可無愧也。《紅樓夢》不拙於文字而拙於言情，不拙於言情而拙於言委瑣之情。雖中間夾叙社會亦有獨到之筆，而描寫豪門聲勢恍如身歷其境，結尾一味淒涼，尤爲說家創例，然其貽害青年實非淺鮮。一部大著作，被不善讀者讀之，以遭非議。雪芹有知，當飲恨於地下也。

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醉心《紅樓夢》者，往往尋疤覓疵，挑剔書中情節，亘二百年而未有已。不知原書經曹雪芹披閱十載，增删五次，曹氏胸羅八斗，心細於髮，其紕漏處必有紕漏之所以然者。試問搖筆弄舌諸君，有曹氏之才否，推敲十年否？知乎此，當亦爽然自失矣。吾友老儒鄧狂言，曾得曹氏删稿於藏書家，於原書多所發明，知作者於河山破碎之感，祖國沈淪之痛，一字一淚，爲有清所禁，曹氏恐湮沒作者苦心，爰本原書增删，隱而又隱，插入己所聞見，即流傳至於今者是也。其紕漏處均是絕大關鍵，惜後人吠影吠聲，不特厚誣作者，抑且唐突古人矣！不才願鄧君公諸世人，饜息衆囂也。若某君話小說，至疑原本不佳，故經曹氏增删，直夢囈矣。【略】竊以各種小說，以社會小說爲可貴。英國社會改進之功，識者許却爾司·迭更司與有力焉。寫一種階級之社會，如《水滸》之寫官吏之腐敗焉，劇盜之橫行焉，是刺官迫平民鋌而走險之強盜社會之一種情狀也。如《紅樓夢》之寫世族之家之齷齪焉！驕奢淫佚焉！是刺官宦家庭鮮克有禮之情狀也。如《留東外史》之寫學生之沉湎焉，亡命客之放浪焉，是刺留東一部分之學界情狀也。如《廣陵潮》之寫社會之迷信焉！學究之守舊焉！是刺清末國初揚州社會之情狀

也。以上各書，優劣雖有不同，而描寫一時代一種之社會，固淋漓盡致矣！嗚呼！世界愈進化，作奸愈益進，安得寫生妙手，一一鑄鼎象奸，昭示來茲乎？

夢癡學人《夢癡說夢・前編》 近讀《瓊瑤合璧》暨諸善書「焚毀淫書」條中，有言《紅樓》之害者，其說是也。若以愚見度之，如《紅樓夢》，正恐燒不斷根。即以《水滸》、《金瓶》而言，其書久經焚毀，禁止刊刻，至今毒種尚在。防河者懼水之害人，設以堤堽，不能禁水之漲泛；治水者導其淤，通其塞，疏其滯，正其流，亦惟順其性，轉其機而已，不見奇工，而所全者多。壩埽堤圩，治水者亦不棄，惟不恃耳。《紅樓》義旨，全仿《西遊》，語類禪機，顯倒錯綜，變幻百出，最難通曉。讀者祇尋其文章，遂與《金瓶》一類觀之矣。夫河豚能殺人，而吳越人嗜之，貪其味美也；蠟亦能殺人，而人不食，無味可嚼也。如《續紅樓夢》、《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圓夢》、《紅樓復夢》、《綺樓重夢》、《增補紅樓》、《紅樓補夢》諸書，雖立言各別，其爲蠟味則一也。《紅樓》以甄士隱、賈雨村立說，即眞假之寓言，彼各家祇敷衍得一個假語村言，謂之淫書，情眞罪當，焚其書，燬其板，其根易斷。《紅樓夢》，河豚也。河豚魚有司固嘗禁之，而食之者仍不肯重命，並有「值得一死」之談，「食色」二字良可畏矣。《西遊》行世五百餘年方顯，又百餘年，世人始知乃丹經中第一部奇書，非是小說。蓋古書多是以理闡道，未有以事言者。《西遊》以事演道，爲三教一家之學，《紅樓》擬之，不用神奇，直指眼前，更似易知易覺，本是對症用藥。孰知火上澆油，不尋眞，專務假，於作者何尤！雖然，河豚毒物，善食者得其美，不善食者中其毒。魚之毒不能除，食之方可講；人之惑不能免，醒之藥可說。方今眞不勝假，眞晦假強，正當將此《紅樓夢》眞假剖白於世，使大衆人人得知，醉者醒，夢者寤，眞中辨假，假裏尋眞，惟望同志高明，早施註解，以拯沉淪，竊所願也。

又 《紅樓夢》有實難與世俗講論處。世俗只知看文人小說的一個看法，不知看仙佛小說的看法，所以讀者、批者祇向其外象講求，隨文附和，致失其書中眞實義旨。又胸中先具有小說游戲之作，眼中祇向情字一邊觀玩，彼那裏知仙佛小說與文人小說大不相同。即有人言其悞，彼尚且恃強，惟他爲是，又安能使之必悟？此《紅樓夢》所以云「說到辛酸處，荒唐愈可悲，由來同一夢，休笑世人癡」，歎知音之難遇也。世俗讀《紅樓夢》，見有大荒山、無稽崖等名，又見有荒唐等字，便曰此荒唐無稽之謂也；見有渺渺、茫茫、空空等名，便曰即是荒唐之稱耳！見有「然閨閣中歷歷有人」等語，又見有「俱是按跡循踪」等句，便曰實有其人，事必寓爲某某也。如此謂已解得《紅樓夢》，又安得不爲今日劫灰之階？《紅樓夢》中多有與《西遊》同處，語類禪機，一語雙關，一字數義，世俗祇向一邊胡猜，如何猜得着？若解悟得緣起第一偈，亦可不至如此。「無才可去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悟眞云：「不求大道出迷途，縱負賢才豈丈夫。」「此係身前身後事，倩誰寄去作寄傳。」悟眞云：「勸君窮取生身處，返本還元是藥王。」世俗本是看小說，若以此言相告，反違其所好，祇可說向有緣者。《紅樓夢》一書，世俗因見他是小說家款式，便認作小說家游戲之作，所以讀者、批者祇把「游戲」二字立了主意，任着自己的意見猜想，便有託曹雪芹先生之名作爲續編，魚目混珠，可笑可歎。《紅樓夢》本書何嘗不明言，奈讀者、批者祇借此以暢其所欲，是以當面不顧耳。即如末卷云：「尋個世上清閒無事的人。」又云：「不是建功立業之人，即係糊口謀衣之輩。」以糊口謀衣對建功立業，則建功立業之非眞可知。文中子云：「古之仕也，所以行道；今之仕也，所以逞慾。」如此便非清閒無事的人。可知果游戲之作也，又何必專尋清閒無事的人方託作者，明明寫出託他傳遍知道，奇而不奇。把一個「道」字提出，欲人知道也。又云：「因想他必是清閒無事的人。蓋道非賢不傳，必忠孝節義之君子，始可託之，然女修之是閒人。」閒人者，賢人也。清則不濁，賢則非愚，能清能賢，自無塵擾，便向道，必其材器能以負荷，眞師方肯救拔，否則不可得聞，同於男子。《紅樓夢》果係小說，作者何須如此珍重。古者男有師傅，女有師保，至後世失傳，縱有慕道的女子，無從得師，此比男子更難。是以後世女修，多從學空門，年深日久，祇知有此一途。那知女修比男子似近，所以難者，材器耳。果有因緣，得遇眞師口訣，便是無量之福。閨閣英雄，可不勉諸！《紅樓夢》闢傍門處甚多，亦須稍爲一言梗概。然眞道最難，與世間講論難說故也。不遇有緣，亦無益於聽，難於解悟，自無人聽也。三教高人都是一箇渡盡衆生的心腸，究竟得渡者仍是衆生中之有緣，方能登舟得濟。有緣無緣，須人自省，不須問四鄰也。大道是人人有分的，何以故？不待他求，祇在當人者是也。

不是人人能會的，何以故？材器不同者是也。祇此一乘，三教故能一家，餘者總能貌合，體不能合；外合，內亦不能合。譬如金與金合，難分何者爲誰家之金，若以他物投之，終不能符合。但此中還有須辨者。佛家有二乘，仙家有南宮。二乘出於佛門，南宮傳自仙門，亦與儒家有小學、大學之說相類。此處若不能解悟透澈，這個疑團終難打破。二乘之中，惟禪關機鋒與坐功，世人多有好之者，故《紅樓》中每言之。世俗多不留意傍門，三千六百爐火，七十二家，九十六種外道，各不相同，均不與《紅樓夢》所演之道相干。佛家二乘，不必專待師傳，自讀自悟，即可解得。故仕宦之人退歸後多喜學之，所謂絢爛之極歸平淡，爲來生作地步耳！若認作佛即如是成就，便是自欺。其好處可以息奔競，消頑劣之氣。世間少一件惡事，即是多一善事；少一作孽之人，即是多一行善之人。蓮宗一派，乃是以毒攻毒，方便法門，於接引鈍根最便，故爲時尚。道家各般養生術，名曰修煉家，又曰功夫家，《萃虛吟》名爲安樂法，其中有必須師傳者，有不必師傳者。用之治疾，可以却病延年，使人強健，既能強健少疾，自能壽考。若認作神仙即如是成就，便是自欺，蓋有眞假之殊，故《紅樓夢》關之。《紅樓夢》第二回有云：「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大約政老前輩也錯以淫魔色鬼看待了。若非多讀書識字，加以致知格物之功，悟道參玄之力者，不能知也。」作者明明把一個「道」字，置在句內，以提醒之。若不然，何不云「你們不知這人來歷」，豈不省事。噫！道豈易知耶？《紅樓夢》演南北一家、滿漢一理之義。不必講南宗北派，亦不必論滿漢殊俗，總不出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的道理。世俗專在妝飾外貌上詳察，不向義理上留心，猪八戒吃人參果，不曉酸甜苦辣。《紅樓夢》本難解，亦不能盡責於人。但世俗輕狂之輩爲可厭，每習一技一藝，必曰學着玩兒，習作玩兒，似乎必有大經綸、大學問，究竟亦止「玩兒」二字而已。若遇此等人談此等書，亦不過談着玩兒，聞之者安得不爲其所愚？《紅樓》第五回方歸到學必由師的正文，則第五即學之第一也。「色欲」二字乃人之第一關，但此中分別甚大，眞假天淵，人民禽獸，聖賢仙佛，明師邪師，均出此中，故首先言之。陰功德行，又爲修行第一義，故緊接劉老老一進榮國府。今世之人，最難說話。與之談儒，他便認作名利；與之談釋，他便擬爲機鋒；與之談道，他便猜是邪行。聖經賢傳，祇尋辭華，佛典仙籍，但備詩料，不曰迂腐，便笑怪誕。此《紅樓夢》所以云「大無可如何之日」。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　生活之本質何？欲而已矣。欲之爲性無厭，而其原生於不足。不足之狀態，若痛是也。既償一欲，則此欲以終。然欲之被償者一，而不償者什百，一欲既終，他欲隨之，故究竟之慰藉終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償，而更無所欲之對象，倦厭之情即起而乘之，於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負之而不勝其重。故人生者，如鐘表之擺，實往復於苦痛與倦厭之間者也。【略】其自哲學上解此問題者，則二千年間，僅有叔本華之《男女之愛之形而上學》耳。詩歌、小說之描寫此事者，通古今東西，殆不能悉數，然能解決之者鮮矣。《紅樓夢》一書，非徒提出此問題，又解決之者也。【略】所謂玉者，不過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故攜入紅塵者，非彼二人之所爲，頑石自己而已；引登彼岸者，亦非二人之力，頑石自己而已。此豈獨寶玉一人然哉？人類之墮落與解脫，亦視其意志而已。而此生活之意志，其於永遠之生活，比個人之生活爲尤切。易言以明之，則男女之欲尤強於飲食之欲。何則？前者無盡的，後者有限的也；前者形而上的，後者形而下的也。又如上章所說生活之於苦痛，二者一而非二，而苦痛之度與主張生活之欲之度爲比例。是故前者之苦痛尤倍蓰於後者之苦痛，而《紅樓夢》一書，實示此生活、此苦痛之由於自造，又示其解脫之道不可不由自己求之者也。而解脫之道，存於出世，而不存於自殺。出世者，拒絕一切生活之欲者也。彼知生活之無所逃於苦痛，而求入於無生之域，當其終也，恆幹雖存，固已形如槁木，而心如死灰矣！若生活之欲如故，但不滿於現在之生活，而求主張之於異日，則死於此者固不得不復生於彼，而苦海之流又將與生活之欲而無窮。故金釧之墮井也，司棋之觸牆也，尤三姐、潘又安之自刎也，非解脫也，求償其欲而不得者也。彼等之所不欲者，其特別之生活，而對生活之爲物則固欲之而不疑也。故此書中眞正之解脫，僅賈寶玉、惜春、紫鵑三人耳。而柳湘蓮之入道，有似潘又安；芳官之出家，略同於金釧。故苟有生活之欲存乎，則雖出世而無與於解脫；苟無此欲，則自殺亦未始非解脫之一者也。如鴛鴦之死，彼固有不得已之境遇在；不然，則惜春、紫鵑之事，固亦其所優爲者也。而解脫之中，又自有二種之別：一存於觀他人之苦痛，一存於覺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脫唯非常之人爲能，其高百倍於後者，而其難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觀之，則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脫由於苦痛之閱歷，而不由於苦痛之知識。唯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觀宇宙人生之本質，始

知生活與苦痛之不能相離，由是求絕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脫之道。然於解脫之途中，彼之生活之欲猶時時起而與之相抗，而生種種之幻影。所謂惡魔者，不過此等幻影之人物化而已矣！故通常之解脫，存於自己之苦痛。彼之生活之欲，因不得其滿足而愈烈，又因愈烈而愈不得其滿足，如此循環，而陷於失望之境遇，遂悟宇宙人生之眞相，遽而求其息肩之所。彼全變其氣質，而超出乎苦樂之外，舉昔之所執著者一旦而舍之。彼以生活爲爐，苦痛爲炭，而鑄其解脫之鼎。彼以疲於生活之欲故，故其生活之欲不能復起而爲之幻影。此通常之人解脫之狀態也。前者之解脫，如惜春、紫鵑；後者之解脫，如寶玉。前者之解脫，超自然的也，神明的也；後者之解脫，自然的也，人類的也。前者之解脫，宗教的也；後者，美術的也。前者，平和的也；後者，悲感的也，壯美的也，故文學的也，詩歌的也，小說的也。此《紅樓夢》之主人公所以非惜春、紫鵑，而爲賈寶玉者也。嗚呼！宇宙一生活之欲而已。而此生活之欲之罪過，即以生活之苦痛罰之，此即宇宙之永遠的正義也。自犯罪，自加罰，自懺悔，自解脫。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憑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夫歐洲近世之文學中，所以推格代之《法斯德》爲第一者，以其描寫博士法斯德之苦痛及其解脫之途徑最爲精切故也。若《紅樓夢》之寫寶玉，又豈有以異於彼乎？彼於纏陷最深之中而已伏解脫之種子，故聽《寄生草》之曲而悟立足之境，讀《胠篋》之篇而作焚花散麝之想，所以未能者，則以黛玉尚在耳！至黛玉死而其志漸決，然尚屢失於寶釵，幾敗於五兒，屢蹶屢振，而終獲最後之勝利。讀者觀自九十八回以至百二十回之事實，其解脫之行程，精進之歷史，明瞭精切何如哉！且法斯德之苦痛，天才之苦痛；寶玉之苦痛，人人所有之苦痛也。其存於人之根柢者爲獨深，而其希救濟也爲尤切。作者一一掇拾而發揮之，我輩之讀此書者宜如何表滿足感謝之意哉！而吾人於作者之姓名尚未有確實之知識，豈徒吾儕寡學之羞，亦足以見二百餘年來吾人之祖先對此宇宙之大著述如何冷淡遇之也。誰使此大著述之作者不敢自署其名？此可知此書之精神大背於吾國人之性質，及吾人之沈溺於生活之欲而乏美術之知識，有如此也。然則予之爲此論，亦自知有罪也夫！

又《紅樓夢之美學上之價值》 如上章之說，吾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曲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享；非是而欲屬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廂記》之以《驚夢》終也，未成之作也；此書若成，吾烏知其不爲《續西廂》之淺陋也？有《水滸傳》矣！曷爲而又有《蕩寇志》？有《桃花扇》矣！曷爲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紅樓夢》矣！彼《紅樓復夢》、《補紅樓夢》、《續紅樓夢》者曷爲而作也？又曷爲而有反對《紅樓夢》之《兒女英雄傳》？故吾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眞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歷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縲紲之女子纔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戚，而非以描寫人生爲事。故《桃花扇》，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吾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即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紅樓復夢》等，正代表吾國人樂天之精神者也。《紅樓夢》一書，與一切喜劇相反，徹頭徹尾之悲劇也。其大宗旨如上章之所述，讀者既知之矣。除主人公不計外，凡此書中之人有與生活之欲相關係者，無不與苦痛相終始，以視寶琴、岫煙、李紋、李綺等，若藐姑射神人，夐乎不可及矣。夫此數人者，曷嘗無生活之欲，曷嘗無苦痛？而書中既不及寫其生活之欲，則其苦痛自不得而寫之，足以見二者如驂之靳，而永遠的正義無往不逞其權力也。又吾國之文學，以挾樂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令其終，而惡人必離其罰，此亦吾國戲曲、小說之特質也。《紅樓夢》則不然。趙姨、鳳姐之死，非鬼神之罰，彼良心自己之苦痛也。若李紈之受封，彼於《紅樓夢》十四曲中，固已明說之曰：「晚韶華鏡裏恩情，更那堪夢裏功名？那美韶華去之何迅？再休題繡帳鴛衾！祇這戴珠冠，披鳳襖，也抵不了無常性命。雖說是人生莫受老來貧，也須要陰隲積兒孫。氣昂昂頭戴簪纓，光燦燦胸懸金印，威赫赫爵祿高登，昏慘慘黃泉路近。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祇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第五回）此足以知其非詩歌的正義，而既有世界人生以上，無非永遠的正義之所統轄也。故曰《紅樓夢》一書，徹頭徹尾的悲劇也。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

三種之別：第一種之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之人物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蝎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通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若前二種之悲劇，吾人對蛇蝎之人物與盲目之命運未嘗不悚然戰慄，然以其罕見之故，猶倖吾生之可以免，而不必求息肩之地也。但在第三種，則見此非常之勢力，足以破壞人生之福祉者，無時而不可墜於吾前，且此等慘酷之行，不但時時可受諸己，而或可以加諸人。躬丁其酷，而無不平之可鳴，此可謂天下之至慘也。若《紅樓夢》，則正第三種之悲劇也。茲就寶玉、黛玉之事言之：賈母愛寶釵之婉嫕而懲黛玉之孤僻，又信金玉之邪說而思壓寶玉之病；王夫人固親於薛氏，鳳姐以持家之故，忌黛玉之才而虞其不便於己也；襲人懲尤二姐、香菱之事，聞黛玉「不是東風壓西風，就是西風壓東風」之語（第八十一回），懼禍之及而自同於鳳姐，亦自然之勢也。寶玉之於黛玉，信誓旦旦，而不能言之於最愛之之祖母，則普通之道德使然，況黛玉一女子哉！由此種種原因，而金玉以之合，木石以之離，又豈有蛇蝎之人物、非常之變故行於其間哉？不過通常之道德、通常之人情、通常之境遇爲之而已。由此觀之，《紅樓夢》者，可謂悲劇中之悲劇也。

《清稗類鈔・著述類・紅樓夢》 或曰：「是書實國初文人抱民族之痛，無可發洩，遂以極哀豔極繁華之筆爲之，欲導滿人奢侈而復其國祚者。」其說誠非無稽。試讀第一回之詩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癡，誰解其中意？」其言何等淒楚痛絕，則知其中有絕大原因，非遊戲筆墨之自道身世者可比也。或曰：《紅樓夢》可謂之政治小說。於其叙元妃歸省也，則曰：「當初既把我送到那不得見人的去處。」於其叙元妃之疾也，則曰：「反不如尋常貧賤人家娘兒兄妹們常在一塊兒。」絕不及皇家一語，而隱然有一專制君主之威在其言外，使人讀之而自喻，此其關係於政治上者也。

《新世說・文學》 乾隆時，小說盛行。其言之雅馴者，言情之作則莫如曹雪芹之《紅樓夢》；譏世之書則莫如吳文木之《儒林外史》。曹以婉轉纏綿勝，思理精妙，神與物游，有將軍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之致；吳以精刻廉悍勝，窮形盡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之勢，有謂各造其極也。（曹名未詳，江南上元人；吳名敬梓，安徽全椒人。）

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 雅愛左氏叙鄢陵之戰：晉之軍容，從楚子目中望之；楚之軍制，從楚人苗賁皇口中叙之。如兩鏡對照，實處皆虛，所以爲文章鼻祖也。雪芹先生得其金針，寫榮國府之世系，從冷子興閒話時叙之；寫榮國府之門庭，從黛玉初來時見之；寫大觀園之亭臺山水，從賈政省功時見之。不然，則叙其世系適成賈氏族譜，叙其房廊不過此房出賣帖子耳！雪芹錦心繡口，斷不肯爲此笨伯也。雪芹寫元妃歸省之禮儀，椒房入宮之體制，氣象何其嚴肅？筆墨何其清華？使其步影花磚，泚豪朵殿，未必無鴻篇巨製也，則兒女喁喁之語，不及寫矣！

又 雪芹先生筆陣如率然，然試舉一二端言之：如榮府過年光景，祇寫一次，則年年如是可知；如寶玉好喫嘴上膬脂，未曾實叙，祇於婢女口中言之，則尋常之接膂爲戲可知。首尾相顧，大率類然。小說家之結構，大抵由悲而歡，由離而合，引人入勝。《紅樓夢》則由歡而悲也，由合而離也。非圖壁壘一新，正欲引人過夢覺關耳！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 是書叙事，取法《戰國策》、《史記》、三蘇文處居多。《紅樓夢》脫胎在《西遊記》，借逕在《金瓶梅》，攝神在《水滸傳》。《紅樓夢》是暗《金瓶梅》，故曰意淫。《金瓶梅》有《苦孝說》，因明以孝字結。此則暗以孝字結。至其隱痛，較作《金瓶》者爲尤深。《金瓶》演冷熱，此書亦演冷熱。《金瓶》演財色，此書亦演財色。今日小說，閑人止取其二：一《聊齋誌異》，一《紅樓夢》。《聊齋》以簡見長，《紅樓》以煩見長。《聊齋》是散段，百學之或可肖其一；《紅樓》是整章，則無從學步，千百年後人或有能學之者，然已爲千百年後人之書，非今日之《紅樓》矣。或兩不相掩未可知，而在此書，自足千古。故閑人特爲着佛頭糞，其他續而又續，及種種效顰部頭，一概不敢聞教。

又 是書叙釵、黛爲比肩，襲人、晴雯乃二人影子也。凡寫寶玉同黛玉事跡，接寫者必是寶釵；寫寶玉同寶釵事跡，接寫者必是黛玉。否則用襲人代釵，用晴雯代黛。間有接以他人者，而仍必不脫本處。乃一絲不走，牢不可破，通體大章法也。寫黛玉處處口舌傷人，是極不善處世、極不自愛之一

人，致蹈殺機而不覺；寫寶釵處處以財帛籠絡人，是極有城府、極圓熟之一人，究竟亦是枉了。這兩種人都作不得。

又「紅樓夢」三字出於第五回，即十二釵之曲名，是《十二釵》爲夢之目，《情僧錄》情字爲夢之綱。故閑人於前十二回分作三大段，第一段結《石頭記》，第二段結《紅樓夢》，第三段結《風月寶鑑》，而《情僧錄》、《十二釵》一綱一目在其中矣。

又百二十大書，若觀海然，茫無畔岸矣，而要自有段落可尋。或四回爲一段，或三回爲一段，至一、二回爲一段，無不界劃分明，囫圇吞棗者不得也。閑人爲指出之，省却閱者多少心目。

又是書又總三大支：自第六回初試雲雨情至三十六回夢兆絳雲軒爲第一支，以劉老老爲主宰，以元春副之，以秦鍾受之，以北靜王證之。自四十回三宣牙牌令至六十回吞生金自逝爲第二支，以鴛鴦爲主宰，以薛寶琴副之，以尤二姐受之，以尤三姐證之。自七十回無意遇鴛鴦至一百十三回鳳姐託村媼爲第三支，以劉老老、鴛鴦合爲主宰，以傻大姐副之，以夏金桂受之，以包勇證之。是又通身大結構。

姚燮《紅樓夢綱領・叢說》寫士隱之依丈人者，爲全書中如黛玉之依外祖母、薛氏母女之依姊妹、邢岫煙之依姑母、李嬸母女之依姪女兒、尤氏母女之依女壻等作一影子。世態之幻，無幻不搜；文章之法，無法不盡。但賞其昵昵兒女之情，非善讀此書者。

又紅樓之製題，如曰俊襲人，俏平兒，癡女兒(小紅也)，情哥哥(寶玉也)，冷郎君(湘蓮也)，勇晴雯，敏探春，賢寶釵，慧紫鵑，慈姨媽，獃香菱，憨湘雲，幽淑女(黛玉也)，浪蕩子(賈璉也)，情小妹(尤三姐)，苦尤娘(尤二姐)，酸鳳姐，癡丫頭(傻大姐)，懦小姐(迎春)，苦絳珠(黛)，病神瑛之類，皆能因事立宜，如錫美謚。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紅樓夢》一百二十回，分作二十一段看，方知結構層次。第一回爲一段，說作書之緣起，如制藝之起講，傳奇之楔子。第二回爲二段，叙寧、榮二府家世及林、甄、王、史各親戚，如制藝中之起股，點清題目眉眼，纔可發揮意義。三、四回爲三段，叙寶釵、黛玉與寶玉聚會之因由。五回爲四段，是一部《紅樓夢》之綱領。六回至十六回爲五段，結秦氏誨淫喪身之公案，叙熙鳳作威造孽之開端。按第六回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後，應即叙榮府情事，乃轉詳於寧而略於榮者，緣賈府之敗，造釁開端，實起於寧。秦氏爲寧府淫亂之魁，熙鳳雖在榮府，而弄權實始於寧府，將來榮府之獲罪，皆其所致，所以首先細叙。十七回至二十四回爲六段，叙元妃沐恩省親、寶玉姊妹等移住大觀園，爲榮府正盛之時。二十五回至三十二回爲七段，是寶玉第一次受魔幾死，雖遇雙眞持誦通靈，而色孽情迷，惹出無限是非。三十三回至三十八回爲八段，是寶玉第二次受責幾死，雖有嚴父痛責，而癡情益甚，又值賈政出差，更無拘束。三十九回至四十四回爲九段，叙劉老老、王鳳姐得賈母歡心。四十五回至五十二回爲十段，於詩酒賞心時，忽叙秋窗風雨，積雪冰寒，又於情深情濫中，忽寫無情絕情，變幻不測，隱寓泰極必否、盛極必衰之意。五十三回至五十六回爲十一段，叙寧、榮二府祭祠家宴，探春整頓大觀園，氣象一新，是極盛之時。五十七回至六十三上半回爲第十二段，寫園中人多，又生出許多唇舌事件，所謂興一利即有一弊也。六十三下半回至六十九回爲第十三段，叙賈敬物故，賈璉縱慾，鳳姐陰毒，了結尤二姐、尤三姐公案。七十回至七十八回爲第十四段，叙大觀園中風波疊起，賈氏宗祠先靈悲歎，寧、榮二府將衰之兆。七十九回至八十五回爲第十五段，叙薛蟠悔娶，迎春悞嫁，一嫁一娶，均受其殃，及寶玉再入家塾，賈環又結仇怨，伏後文中舉串賣等事。八十六回至九十三回爲第十六段，寫薛家悍婦，賈府匪人，俱召敗家之禍。九十四回至九十八回爲第十七段，寫花妖異兆，通靈走失，元妃薨逝，黛玉夭亡，爲榮府氣運將終之象。九十九回至一百三回爲第十八段，叙大觀園離散一空，賈存周官箴敗壞，並了結夏金桂公案。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爲第十九段，寫寧、榮二府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及妙玉結局。一百十三回至一百十九回爲第二十段，了結鳳姐、寶玉、惜春、巧姐諸人，及寧、榮二府事。一百二十回爲第二十一段，總結《紅樓夢》因緣始末。此一部書中之大段落也。至於各大段中，尚有小段落，或夾叙別事，或補叙舊事，或埋伏後文，或照應前文，禍福倚伏，吉凶互兆，錯綜變化，如線穿珠，如珠走盤，不板不亂，《總評》中不能臚列，均於各回中逐細批明。

又一部書中，翰墨則詩詞歌賦，制藝尺牘，爰書戲曲，以及對聯扁額，酒令燈謎，說書笑話，無不精善；技藝則琴棋書畫，醫卜星相，及匠作構造，栽種花果，畜養禽魚，針黹烹調，巨細無遺；人物則方正陰邪，貞淫

頑善、節烈豪俠、剛強懦弱，及前代女將、外洋詩女、仙佛鬼怪、尼僧女道、娼妓優伶、黠奴豪僕、盜賊邪魔、醉漢無賴，色色俱有；事蹟則繁華筵宴、奢縱宣淫、操守貪廉、宮闈儀制、慶弔盛衰，判獄靖寇，以及諷經設壇、貿易鑽營，事事皆全；甚至壽終夭折、暴病亡故、丹戕藥悞，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樑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亦件件俱有。可謂包羅萬象，囊括無遺，豈別部小說所能望見項背。

又　從來傳奇小說，多託言於夢。如《西廂》之草橋驚夢，《水滸》之英雄惡夢，則一夢而止，全部俱歸夢境。《還魂》之因夢而死，死而復生，《紫釵》彷彿似之，而情事迥別。《南柯》、《邯鄲》，功名事業，俱在夢中，各有不同，各有妙處。《紅樓夢》也是說夢，而立意作法，另開生面。前後兩大夢，皆遊太虛幻境，而一是眞夢，雖閱冊聽歌，茫然不解；一是神遊，因緣定數，了然記得。且有甄士隱夢得一半幻境，絳芸軒夢語含糊，甄寶玉一夢而頓改前非，林黛玉一夢而情癡愈錮。又有柳湘蓮夢醒出家，香菱夢裏作詩，寶玉夢與甄寶玉相合，妙玉走魔惡夢，小紅私情癡夢，尤二姐夢妹勸斬妬婦，王鳳姐夢人強奪錦匹，寶玉夢至陰司，襲人夢見寶玉、秦氏、元妃等託夢，寶玉想夢無夢等事，穿插其中。與別部小說傳奇說夢不同，文人心思，不可思議。《紅樓夢》一書已全是夢境，余又從批之，眞是夢中說夢，更屬荒唐。然三千大千世界，古往今來事物，何處非夢？何人非夢？以余夢夢之人，夢中說夢，亦無不可。

又　《紅樓夢》結構細密，變換錯綜，固是盡美盡善，除《水滸》、《三國》、《西遊》、《金瓶梅》之外，小說無有出其右者。然細細翻閱，亦有脫漏紕謬及未愜人意處。余所閱袖珍是坊肆翻板，是否作者原本，抑係翻刻漏悞，無從考正。姑就所見，摘出數條，以質高明。非敢雌黃先輩，亦執經問難之意爾：第二回冷子興口述賈赦有二子，次子賈璉。其長子何名，是否早故，並未敘明，似屬漏筆。　十二回內說是年冬底林如海病重，寫書接林黛玉，賈母叫賈璉送去。至十四回中又說，賈璉遣昭兒回來投信，如海於九月初三日病故，二爺同林姑娘送靈到蘇州，年底趕回，要大毛衣服等語。若林如海於九月初身故，則寫書接黛玉應在七八月間，不應遲至冬底。況賈璉冬底自京起身，大毛衣服應當時帶去，何必又遣人來取？再年底纔自京起程到揚，又送靈至蘇，年底亦豈能趕回？先後所說，似有矛盾。　史湘雲同列十二金釵中，且後來亦曾久住大觀園，結社聯吟，其豪邁爽直，別有一種風調，則初到寧、榮二府時，亦當敘明來歷態度。及十二回以前，並未提及，至十三回秦氏喪中，敘忠靖侯史鼎夫人來弔，忽有史湘雲出迎，亦不知何時先到寧府。突如其來，未免無根。恐係翻刻悞塡，非作者原本。　十七回大觀園工程告竣，櫳翠庵已圈入園內，究係何時建蓋？何人題名？妙玉於何時進庵？如何與賈母等會面？竟無一字提及，未免欠細。　十八回元妃見山環佛寺，即進寺進香，自然即是櫳翠庵。維時妙玉若已進庵，豈敢不迎接元妃？抑係尚未進菴，或暫迴避，似應敘明。　三十回襲人赴寶釵處，等至二更，寶釵方回來，曾否借書，一字不提，竟與未見寶釵無異，似有漏句。　三十六回襲人替寶玉繡兜肚，寶釵走來，愛其生活新鮮，於襲人出去時，無意中代繡兩三花瓣。文情固嫻媚有致，但女工刺繡，大者上綳，小者手刺，均須繡完配裏，方不露反面針脚。今兜肚是白綾紅裏，則正裏兩面已經做成，無連裏刺繡之理，似於女紅欠妥。　三十五回寶玉聽見黛玉在院內說話，忙叫快請。究竟曾否去請，抑黛玉已經回去，與三十六回情事不接，似有脫漏。　五十三回賈母慶賞元宵，將上年囑做燈謎一節，竟不提起，似欠照應。　五十八回將梨園女子分派各房，畫薔之齡官是死是生，作何着落，並未提及，似有漏筆。　六十三回平兒還席，尤氏帶佩鳳、偕鸞同來，正在園中打鞦韆時，忽報賈敬暴亡，尤氏即忙忙坐車帶賴昇一干老家人媳婦出城。佩鳳、偕鸞並未先遣回家，稍覺疎漏。　尤三姐自刎，尤老娘送葬後，並未回家，自應仍與尤二姐同住。乃六十八回王鳳姐到尤二姐處，並不見尤老娘，尤二姐進園時，母女亦未一見，殊屬疎漏。　六十九回尤二姐吞金，既云人不知，鬼不覺，何以知其死於吞金？不於賈璉見屍時將吞金屍痕敘明一筆，亦似疎漏。　七十三回賈政差竣回京，先一日珍、璉、寶玉既出迎一站，回家伺候，應先稟知賈母、王夫人，次日即應俱在大門迎接，何致賈政已在賈母房中，直待丫頭匆忙來找，寶玉始更衣前去？此處敘事，未免前後失於照應。　七十七回晴雯被逐病危，寶玉私自探望，晴雯贈寶玉指甲及換着小襖，是夜寶玉回園，臨睡時襲人斷無不見紅襖之理，寶玉必向說明，囑令收藏。乃竟未敘明，實爲缺漏。　八十三回說夏金桂趕了薛蟠出去，雖八十回中曾有「十分鬧得無法，薛蟠便出門躲避」之句，似不過偶然暫避，旋即回家。若多日不回，薛姨媽、寶釵豈有不叫人尋找，聽其久出之理？今寫金桂同寶蟾吵鬧，竟似

薛蟠已久不回家，未免先後照應不甚熨貼。一百十二回賈母所留送終銀兩尚在上房收存，以致被盜，則鴛鴦生前豈有不知？乃一百十一回中鴛鴦反問鳳姐銀子曾否發出，此處似不甚鬥笋。林黛玉雖是仙草降凡，但心窄情癡，以致自促其年。即返眞歸元，應仍爲仙草，與寶玉之石頭無異，纔是本來面目。論其生前情慾，不應即超凡入聖，遽爲上界神女。至瀟湘妃子，不過因其所居之館，又善於悲哭，故借作詩社別號。且妃子二字，亦與閨媛不稱，何必坐實其事。一百十六回中寶玉神遊太虛幻境，似宜同尤三姐等恍恍惚惚，似見非見，引至仙草處，見其微風吹動，飄搖嫵媚。及仙女說出因緣，便可了結。末後絳殿珠簾請回侍者一段文字，轉覺畫蛇添足，應否刪節，請質高明。一百十九回寶玉不見，次日薛姨媽、薛蝌、史湘雲、寶琴、李嬸娘等俱來慰問，惟李綺、邢岫煙二人不到。李綺當是已經出閣，邢岫煙與寶釵爲一家姑嫂，且寶釵素日待之甚厚，乃竟不一來，終覺欠細。

又《紅樓夢》一書，有正筆，有反筆，有襯筆，有借筆，有明筆，有暗筆，有先伏筆，有照應筆，有著色筆，有淡描筆，各樣筆法，無所不備。【略】書中多有說話衝口而出，或幾句說話止說一二句，或一句說話止說兩三字，便咽住不說。其中或有忌諱，不忍出口；或有隱情，不便明說，故用縮句法咽住，最是描神之筆。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 偌大一部文章，處處傳事傳神，皆如親見親聞，無絲毫乖舛疎漏處，是妙在善用一實字。而其流露正文，將伸復縮，全如蜻蜓點水，不脫不黏，又妙在善用一虛字。書中字字有來歷，是妙在善用一合字。處處寫影寫神，不著一重筆，不下一實筆，是又妙在善用一離字。虛虛實實，離離合合，乃演出一部神奇不可測之《紅樓夢》。

洪秋蕃《紅樓夢抉隱》 《紅樓夢》是天下古今有一無二之書，立意新，佈局巧，詞藻美，頭緒清，起結奇，穿插妙，描摹肖，鋪序工，見事眞，言情摯，命名切，用筆周，妙處殆不可枚舉，而且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言鬼不覺荒唐，賦物不見堆砌，無一語自相矛盾，無一事不中人情。他如拜年賀節，慶壽理喪，問卜延醫，鬥酒聚賭，失物見妖，遭火被盜，以及家常瑣碎，兒女私情，靡不極人事之常而備紀之。至若琴棋書畫，醫卜星命，抉理甚精，觀舉悉當，此又龍門所謂於學無所不窺者也，然特餘事耳。莫妙於詩詞聯額，酒令燈謎，以及帶叙旁文，點演戲曲，無不暗含正意，一筆雙關。斯誠空前絕後，戛戛獨造之書也，宜登四庫，增富百城。

又《紅樓》妙處不可枚舉，尤妙者莫如立意之新。「意淫」二字，創千古經傳稗史未有之奇，明明劍也而匣之，明明燈也而帷之，令觀之者見匣不見劍，見帷不見燈，逼視之，乃知匣有劍，帷有燈，然筆下則但寫匣與帷，更不示人以劍與燈，花樣新翻，得未曾有。風流之事如是，婚姻之事亦如是；紀叙之辭如是，臧否之辭亦如是。蓋淫之一字匪惟色慾之稱，舉不善皆淫，如《書》之「福善禍淫」、「無即慆淫」，《左傳》之「賞善刑淫」、「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之類是也。又非但不美之稱，其美處亦淫，如皇甫謐、劉峻皆號書淫，孟東野詩「寖淫乎漢氏」之類是也。意者，含而未申之謂也。故凡藏於中而不顯著於外者，皆得謂之意淫。悔婚而不言悔，賴婚而不言賴，奪婚而不言奪，以及不善而稱爲善，不賢而稱爲賢，匣其劍而帷其燈，意淫之說也；訂盟而不言訂，守盟而不言守，踐盟而不言踐，以及善而類於不善，賢而類於不賢，示以匣與帷而不示以劍與燈，亦意淫之說也。此二字包羅一切，統括全篇，不啻爲寶玉定評。若啻爲寶玉定評，則寶玉豈僅意淫而已哉！欲讀是書，請先於雲水光中洗眼來。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佈局之巧。寫富不寫極富，開卷便說寧、榮兩府也都蕭索，內囊已儘上來。寫貴不寫極貴，元春初選女史，繼封才人，晉冊貴妃；賈政初賞主事銜，洊升員外郎中之職，外任亦祇學使糧道而止；赦、珍襲職而已，賈璉捐納同知而已。此爲佈局之巧。昔有二畫師藝名相埒，各畫漢宮春曉圖。其一聚精會神，工繪妃后，而於服役宮娥不無差等，有美中不足之憾；其一鏤金錯采，嵩畫宮娥，而於後宮佳麗不着一人，但見錦帳低垂，珠簾委地，以取春曉之意。合兩幅觀之，人多珍視畫宮娥者，謂袍袴宮人已極美麗，其擅椒房寵者當更何如，而其實祇以上等筆墨畫中等人材，遂使上等人材令人擬爲無上上等，如孫武子以上駟敵中駟、中駟敵下駟之巧訣耳。《紅樓》佈局正與此同。俗手不然，寫富貴必臻其極，及序其起居服食，陳設應酬，則有婆子村氣，見笑大方，亦何弗取《紅樓》讀之而師之哉！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頭緒之清。一部廿一史從何處翻起，最是悶人。試觀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賈寶玉試才題匾額，遂將賈府諸人，大觀園全境，逐一點出，不獨使讀者一目了然，即作者信筆寫去，亦不致有顛倒錯落之

弊，創著述家第一妙訣。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起結之奇。開卷一叙，已將結局倒攝一百二十回之前；末後一結，更將本傳結到數千百年之後。且他書皆後人傳前人之事，或他人傳本傳之人，《紅樓》則爲寶玉自撰，尤創古今未有之格。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穿插之妙。全傳百餘人，瑣事百餘件，其中穿插門筍，如無縫天衣，組織之工，可與《三國演義》並駕。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用筆之周。他書序事，顧此失彼，或罣一漏萬。《紅樓》無此弊，雖瑣瑣碎碎極不要緊之事，亦必細針密縷，周匝無遺。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描摹之肖。性情各以其人殊，聲吻若自其口出，至隱揭奸詐胸藏，曲繪媟褻情狀，尤爲傳神阿堵。佛家謂菩薩現身說法，欲說何法，即現何身，作者其如菩薩乎！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言情之摯。款款深深，世無其匹，是眞能得個中三昧者。言情之書，汗牛充棟，要不能不推《紅樓》獨步。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命名之切。他書姓名皆隨筆雜湊，間有一二有意義者，非失之淺率，即不能周詳，豈若《紅樓》一姓一名皆具精意？惟囫圇讀之，則不覺耳！茲臚舉以質天下善讀《紅樓》之人：何爲寶玉？寶黛玉也。謂惟黛玉是寶，非黛玉不娶也。曰神瑛，對頑石而言也。初則頑石，煅煉則成通靈，幻化而爲神瑛，明其不頑也。何爲黛玉？待寶玉也。謂惟寶玉是待，非寶玉不嫁也。曰顰兒，則以有效顰之人也。西施有效顰之人，而身價益高矣！其氏林，以其來自靈河岸，且謂有林下風，以才女目之，又如月明林下，以美人屬之，尊之也。寶釵者何？寶差也。謂賈母、王夫人以寶釵爲寶，識見差謬也，貶之也。薛雪也，有陰冷之象。林遇雪，則無欣欣向榮之兆，而有蕭蕭就萎之憂。然雪雖虐林，而有晴雯小照於林間，猶有和煦之景，晴雯去而林無生氣矣！故晴雯爲黛玉小照。襲人者，能襲人婚姻以與人者也。寶玉正配本屬黛玉，襲人能襲取以予寶釵，並不明張旗鼓，如潛師夜襲者然，故曰襲人。然其所以故，則以寶釵行爲與己相合，故爲寶釵小照。至舊名珍珠，以在賈母處耳，及侍寶玉，珠已破而不圓，不成其爲珠，故奪其名以予賈母後補之婢。太君，無信之人也。寶玉親事，既許黛玉，復遷異於寶琴；既改寶釵，復游移於傅試之妹，婚可賴，盟可背，人而無信，莫此爲甚！古無信史，故氏太君以史。政者，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然必自率以正，而後能正人之不正。賈政內不能刑於妻妾，外不能駕馭豪奴，徒知嚴厲於其豕子，是謂道之以政，非率之以正也，故不曰正而曰政。又政，眞也，謂賈政乃眞有其人。與甄應嘉對勘，嘉假也，謂甄應嘉雖氏甄，應作假論。太虛幻境對聯云：「假作眞時眞亦假」，蓋指此。然皆統乎寶玉而言，謂賈寶玉乃眞寶玉，甄寶玉乃假寶玉也。敬之文曰苟，謂賈敬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齊家，惟苟免於是非場而已。赦者，有罪之辭，然賈赦之罪猶可赦，故後獲譴亦遇赦。珍與殄相似，賈珍自取滅亡，有類乎殄。璉以連爲文，賈璉連類而及，稍次其兄。蓉小子庸劣不堪，環小子頑梗實甚。珠號夜光，故賈珠早世。蘭香遠襲，卜賈蘭亢宗。王夫人不能主中饋之人，家務則仰賴於姪婦，婚姻則顛倒於妖鬟，但知聽宵小之言，遂紛召乖戾之氣，中藏無主，故去一點以氏王。邢夫人初具人形而已，處事則糊塗無見，待人則刻薄居心，於時爲秋，於行爲金，於聲爲商，於官爲刑，故取聲象形而氏邢。紈，扇也，李紈少寡，如秋扇之見捐。然有令德，能奉揚仁風，李花白如縞素，故氏李。熙，希也；鳳，奉也，謂鳳姐爲人專以希意旨工趨奉也，他都無論。王夫人攛掇賈母悔黛玉之婚，改寶釵之聘，明知其不可而迎合以成之，故以希奉名其人。且剋扣盤剝，亦非主持家政之道，故亦氏王而爲王夫人之姪女。元春得春氣之先，占盡春光，故有椒房之貴。迎春如當春花木，迎其氣則開，過其時則謝，其性類木，故又謂之木頭。惜春，謂青燈古佛，辜負春光，故曰惜春。若探春則不然。有春則賞之，無春則探之，不肯虛擲春光，故其爲人果敢有爲，長得春氣，非葳蕤自守者比，且明於事理，腹有陽秋，皆探討之功也，故曰探春。尤氏，叢過之人。秦氏，可輕之人，去來無定者。湘上閒雲，故湘雲以名。其始與黛玉莫逆，後爲寶釵交歡，遂與黛玉反眼若讎，此不信乎朋友之人也，故亦如太君之姓。出岫之雲，可爲霖雨；出岫之煙，無足重輕。邢岫煙郊寒島瘦，亦秋官之象，故亦如邢夫人之姓。寶琴，抱琴也。琴少知音，故與寶玉無繾綣；梅花三弄，是其所託，故以瓶梅題其豔，適梅終其身。水波散處爲紋，餘霞散處成綺，故李紋、李綺爲大觀園閒散之人。花當春則旺，當秋則零，秋芳之花，不能與羣芳鬬豔，故傅秋芳不入大觀園而向隅。然寶玉親事，賈母亦爲之游移，如薦卷之副本，故氏以傅，而爲傅試之妹。周姨娘，其內吉之人；趙姨娘，如山魈之人。梧桐驚秋而葉落，秋桐來，肅殺至矣，故曰秋桐。巧姐，巧於遇者也，遇劉極巧，故

曰巧姐。妙玉，妙於竊者也，竊玉極妙，故曰妙玉。尤二姐，尤物也；尤三姐，則有尤人之意矣。紫鵑，啼冷月之鳥也，托於林而遇雪，尤有寒鴉之色，然有血性，故忠於事主而有赤心。鴛鴦，不獨宿之鳥也，然不妄耦，故以名。鶯兒，善爲枝上囀以驚人夢醒之鳥，寶釵教令籠絡寶玉，即游揚其主之美以喚醒夢夢之人，故曰鶯兒，而氏以黃。或曰：黃金鶯，黃金纓也，寶釵用以絡玉，故名，亦通。平者，平其所不平也，如平斛之概。鳳姐行事太過，賴平兒以平之，故平兒最賢。雪雁，寶釵藉以爲贋者也，曾爲薛氏贋婢，故曰雪雁。素雲，與李紈而爲素者也；侍書，則侍書而已。司棋，人奇事奇，志節尤奇，青衣有此，斯亦奇矣，故曰司棋。高士之女，辱於青衣，屬於俗子，其遇應憐，故曰英蓮。中材之婢，偶因一顧，便作夫人，其實僥倖，故曰嬌杏。金桂，精怪也，雪遇夏，未有不銷亡者，故氏夏。蟾，有毒之物，薛蟠寶之，故曰寶蟾。薛蟠，謂蟠據賈家而不去也。薛蝌，謂蝌蚪雖能作字，而文理不屬，然較誤認庚黃之兄差勝矣！秦鍾，以情終也。秦業，秦孽也。代儒有獃迂之象。賈瑞眞睡夢之人。王仁謂忘其爲人。卜世仁是不是人。卜固修是不顧羞。邢德全，謂僅形貌生得全，而無人心。張友士，謂醫道有足恃。胡君榮，謂胡姓眞庸醫。馮淵是逢冤。詹光是沾光。單聘仁是善騙人。王爾調謂調和作媒。程日興謂能條陳家道日興。焦大，焦躁之僕。包勇，抱勇之夫。柳，解舞之物，與寶玉相憐，故曰柳湘蓮。函，受矢之物，爲寶玉受矢，故曰玉函。又蔣，將也，將變函人爲矢人，以射寶玉之人，故氏蔣。茗煙，盟湮也；焙茗，背盟也，謂寶黛婚媾之盟既湮沒不彰，遂爲賈母悔而背之，亦猶襲人舊名珍珠，謂寶黛婚姻之事如珍珠之圓，後爲襲人襲而敗之。非然者，珍珠、茗煙皆極俗字，後改襲人、焙茗亦無意義，何必多此一番筆墨乎？凡此種種，皆從甄士隱、賈雨村脫化出來。至王善保家及善姐，皆極不善之人，而以善稱，則以反證大賢大德之寶釵，至善至賢之襲人，與全傳命名之意不同。《紅樓》一名一姓不苟如此，豈他書所能企及。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鋪序之工。揮寫富貴之像易，欲無斧鑿之痕難，《紅樓》鋪張揚厲，獨免此弊。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見事之眞。深人無淺語，以見事理眞也。若見之不眞，則下筆多隔靴搔癢之病。《紅樓》序一人，序一事，無不深透膜裏，入木三分，總由見得眞，斯言之切耳！

又《紅樓》妙處，又莫如譏諷得詩人之厚，褒貶有史筆之嚴。賈政不學無文，惟躭博弈。然狀其爲人，頗類迂拘之學究，嚴以教子，似承詩禮之名家。且攜兒輩應酬，常赴詩壇文會。膺簡命出使，居然視學衡文，固未嘗詆其不文也。然而題聯額於新園，吟髭撚斷；擬破承爲程式，隻字無成。雖不詆其不文，終不予以能文也。賈母悔黛玉親事，確背前盟；寶釵奪黛玉婚姻，實由篡取。就寫賈母改定寶釵，若與黛玉無涉；叙寶釵得配寶玉，儼如金玉天成，固未嘗明書其悔婚奪親也。然而偷梁換柱，公論難逃；借雁藏鶯，陰謀自著。雖不明書悔婚奪親，不啻明書悔婚奪親也。寶釵矯詐盜名，襲人奸淫肆妬，然序兩人行事，竟如媲美賢媛，不獨翳俗眼於一時，直欲盜盛名於千古，固未嘗直揭其隱惡也。然而甘卑污以貢媚，一生之品行全毀，適優伶以貪歡，通體之奸淫畢露，雖不直揭其隱惡，不啻直揭其隱惡也。他如苟且之事，曖昧之行，諸如此類，筆不勝書，莫不含蓄其詞如詩人之厚，而又激揚其語如史筆之嚴，然則《紅樓》眞枕經葄史之文哉！

話石主人《紅樓夢本義約編》　開場演說，籠起全部大綱，以下逐段出題，至遊幻起一波，總攝全書，筋節了如指掌。文勢已促，故借劉老老入手，從遠處落墨，以疎文氣。中間協理東府，元妃晉封等事，波瀾極大，氣局却空。至省親則沈浸穠縟，寫盡繁華氣象，其實皆是閒文，故借東府演戲一點煞住，歸入本文。自入園後，正寫題面，至受笞起一大波，文氣一歇。以後就景生情，筆意一變。至壽怡紅精神一振，總起全書，接入獨豔理喪，一落千丈，順勢串寫瑣務，關合正文，伏後敗壞之根。檢園以下，逐段細寫散場光景，忽作掉包一變，窮情盡相，推開大局，且叙且結，應前盛局，喚醒癡庸，重遊幻境，則滴滴歸源，文章已到返魂。至於中鄉魁，綿世澤，有餘不盡之頌揚而已。自開卷至演說，如牡丹初吐，香豔未足，顏色鮮明。至遊幻，如花初開，穠豔溫香，精彩奪目。至歸省，則樓上起樓，直是國色天香，錦帷初捲。至壽怡紅，則重樓大開：碧白紅黃，一時秀發；錦天繡地，繁華極盛。至賈母生辰，則花已開乏，香色雖酣，丰韻已減。至黛玉生辰，則紅乾香老，光豔已銷，獨花心一點，生紅不死。以後如花之老境，漸次搖落，不堪入目矣！不難叙前半之盛，難叙後半之衰。或曰八十回後如出兩人，不知於何見得？《紅樓夢》高人處在實事翻空，空處閒文，却是實事鍼對，故一百二十回無一死筆。

又　《紅樓夢》喜用複筆。一遊幻境，必再遊幻境；一入家塾，必兩入家塾；一秦氏之喪，又有賈母之喪；一協理東府，又有協理西府；一陪靈看家，又有送殯看家；一馮淵人命，又有張三人命；一寶玉受笞，又有賈璉、一鴛鴦剪髮，又有惜春；一寶釵生辰，又有慶生辰；一莊頭送新，又有送果子；一設春燈謎，又有製春燈謎；一宣牙牌令，又有擲曲牌名。他如一藥方有可卿又有黛玉，一例賞有襲人母又有趙國基之類，種種細事，不可縷記。其實皆同而不同，變化不測，純是《水滸》筆法。《紅樓夢》敘事，每逢歡場，必有驚恐。如賈政生辰忽報內監來，鳳姐生辰忽有鮑二家之事，賞中秋賈赦失足，賀遷官薛家凶信，接風報查抄之類，皆是否泰相循，吉凶倚伏之理。其用心之細，雖縷細不能盡寫也。

侗生《小說叢話》　英人哈葛德所著小說不外言情，其書之結構非二女爭一男，即兩男爭一女，千篇一例，不避雷同，然細省其書，各有特色，無一相襲者。吾國施耐庵所著《水滸》，相類處亦夥。即以武松論，性質似魯智深，殺嫂似石秀，打虎似李逵，被誣似林冲，然諸人自諸人，武松自武松，未嘗相犯。曹雪芹所著《石頭記》，所記事不出一家，書中人又半爲閨秀，閨秀之結果又非死即苦，無一美滿。設他手爲此，不至十回，必致重複，曹氏竟紆徐不迫，成此大文。其佈局如常山率然，首尾互應；如天衣無縫，無隙可尋。尤妙者，寫黛玉一身，用無數小影，黛玉與小影固是二人，即小影與小影亦不少複。可見中西小說家每能於同處求異，同處能異，自是名家。蓋不深思則不異，不苦撰又不得異，深思而苦撰，其不爲名家者幾希？

解弢《小說話》　小說起首結尾，要有數法：一神龍見首不見尾法，《水滸》、《西廂》是也；二首尾照應法，《紅樓》是也；三乾龍無首法，歐美作者多用之，吾國未之見也。

又　描寫人物，一人有一人之口吻，絕不相混。舊推《水滸》、《紅樓》，吾謂《綠野仙蹤》頗擅此長。

又　小說敘人物登場，極難見長，不失之平庸，即失之笨拙。施耐庵深得斯中三昧，出魯達、林冲、李逵、石秀，不費力而不平庸，出史進、石勇、劉唐、張橫，突兀而不笨拙。若《紅樓》之出賈赦、賈政、賈璉、賈珍，又爲一種神筆，只於冷子興口中遙遙一點，至黛玉入賈府之後，方歷落登場，使閱者如久識其人，渾忘其於何時因何事而出者。是乃文章之化工，不易法效者也。

又　四時之景，冬景最易寫，秋景次之，春則易寫而難工，最難者爲夏景。《紅樓》一書，四景皆備，且各時復分初、盛、末三節，無不逼肖，舉不勝舉，細心者一覽即得之。茲略舉數回，餘可三反也。《柳葉渚邊嗔鶯叱燕》，寫出春光之明媚；齡官畫薔，晴雯撕扇，寫夏日之靜寂；《風雨夕悶製風雨詞》、《凹晶館聯詩悲寂寞》，寫秋夜凄涼；《琉璃世界白雪紅梅》，寫冬景之奇麗。除此書而外，寫冬景之佳者，《水滸傳·林教頭風雪山神廟》，《魯山狼俠傳》之白人失牛，《旅行述異》之罷獵飲至，皆可喜。

又　寫風雨之佳文，無過《紅樓》之秋窗風雨夕，及薄倖郎開首一章。

又　《紅樓》寫尤三姐嫁柳湘蓮，自定婚以至失蹤一段，筆墨草率迫促，神情惝怳迷離，比之全書之細密，儼若另出一手。

又　文章有歇後法，皆由歇後詩脫胎而來。如《紅樓》之寫頑童鬧書房，先將創立義塾之始，寫得整整齊齊。《官場現形記》寫兩欽差查辦浙江，於初進省時，寫鐵面無私的神氣，嚇人欲死。此皆爲以下作反跌之地步。龔定厂《干祿新書序》，亦用此法。

蠻《小說小話》　語云：「神龍見首不見尾。」龍非無尾，一使人見，則失其神矣！此作文之秘訣也。我國小說名家能通此旨者，如《水滸記》，（耐庵本書止於三打曾頭市，餘皆羅貫中所續，今通行本則金采割裂增減施羅兩書首尾成之。）如《石頭記》，（《石頭記》原書鈔行者終於林黛玉之死，後編因觸忌太多，未敢流佈。曹雪芹者，織造某之子，本一失學紈袴，從都門購得前編，以重金延文士續成之，即今通行之《石頭記》是也。無論書中前後優劣判然，即續成之意恉亦表顯於書中。世俗不察，漫指此書爲曹氏作，而作《後紅樓夢》者且橫加蛇足，尤可笑焉。）如《金瓶梅》，（此書相傳出王世貞手，爲報復嚴氏之《督亢圖》，要無左證。書實不全，卷末建醮託生一回荒率無致，大約即《續金瓶梅》者爲之。中間亦原缺二回。見《顧曲雜言》。）如《儒林外史》，（編末爲一傖率連補綴而成，已見原書敘述中，茲不具論。）如《兒女英雄傳》，（原書終於安驥簡放烏里雅蘇台大臣。）皆不完全，非殘缺也，殘缺其章回，正以完全其精神也。即如王實甫之《會眞記》傳奇，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篇幅雖完，而意思未盡，亦深得此中三昧，是固非千篇一律之英雄封拜、兒女團圓者所能夢見也。

又　小說之描寫人物，當如鏡中取影，妍媸好醜令觀者自知。最忌攙入作者論斷，或如戲劇中一脚色出場，橫加一段定場白，預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某人之實事未必盡肖其言。即先後絕不矛盾，已覺疊床架屋，毫無餘味。故小說雖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見。如《水滸》之寫俠，《金瓶梅》之寫淫，《紅樓夢》之寫豔，《儒林外史》之寫社會中種種人物，並不下一前提語，而其人之性質身份若優若劣，雖婦孺亦能辨之，眞如對鏡者之無遁形也。夫鏡，無我者也。

平子《新小說・小說叢話》　《紅樓夢》之佳處在處處描摹恰有其人。作者又最工詩詞，然其中如柳絮、白海棠、菊花等作，皆恰如小兒女之口吻，將筆墨放平，不肯作過高之語，正是其最佳處。其中丫鬟作詩，如描寫香菱詠月，刻劃入神，毫無痕迹，不似《野叟曝言》羣妍聯吟，便令讀者皮膚起栗。怡紅在園中與姊妹聯詠諸章往往平庸，蓋實存不欲壓倒諸姊妹之意，其在外間之作有絕佳者，如「滴不盡相思血淚」一曲，誠絕唱也。曲云：「滴不盡相思血淚拋紅豆，開不完春柳春花滿畫樓，睡不穩紗窗風雨黃昏後，忘不了新愁與舊愁。嚥不下玉粒金波噎滿喉，照不盡菱花鏡裏形容瘦，展不開的眉頭，捱不明的更漏。呀！恰便似遮不住的青山隱隱，流不斷的綠水悠悠。」

觚賸《觚賸漫筆》　文家下筆，於繪聲、繪色二事頗不容易。歐陽修《秋聲賦》最膾炙人口，而其描寫聲字不過「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及「鏦鏦錚錚，金鐵皆鳴」數語耳！余謂不若柳柳州《小石城山記》「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眼前情景最爲雋永有味。至若小說，尤難着筆。憶《紅樓夢・月夜警幽魂》一段云：「只聽嘁的一聲風過，吹的那樹枝上落葉，滿園中喇喇喇的作響，枝梢上吱嘍嘍發哨，將那些寒鴉宿鳥都驚飛起來。」祇是樹枝上葉和那落下的葉二項，已寫得有聲有色。「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洵非虛語。

野鶴《讀紅樓劄記》　劉老老醉入怡紅院，與賈寶玉夢見甄寶玉俱是化工之筆。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　《紅樓》文字細膩處爲他書所不及，蓋所寫者皆水做的骨頭之女孩兒，不容其不存「氣兒煖了吹化了薛姑娘，氣兒大了吹倒了林姑娘」之心也。《紅樓》寫兒女子之情，有人人意中之所有、人人筆下之所無之處。如第十九回，意綿綿靜日玉生香一段，已極其溫馨旖旎矣。而二十六回，瀟湘館春困發幽情一段，其寫寶玉信步走入瀟湘館，覺得一縷幽香從碧紗窗中暗暗透出，耳內忽聽得細細的嘆了一聲道：「鎖日家情思睡昏昏！」其後走入房內，見黛玉星眼微餳、香腮帶赤云云。女孩兒家懷春情態躍然紙上，是謂寫生妙手。

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　唐鄭棨以歇後名，率爲宰相。雪芹善爲歇後語，意味雋永，最耐人思，乃竟潦倒窮愁，寄情幻夢。豈歇後亦有幸不幸耶？

諸聯《紅樓評夢》　所引俗語，一經運用，罔不入妙，胸中自有鑪錘。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　書中多用俗諺巧話，皆地道北語京語，不雜他處方言，有過僻，間爲解釋。一部《石頭記》，計百二十回，灑灑洋洋，可謂繁矣，而實無一句閒文。《石頭》評》三十餘萬言，瑣瑣碎碎，亦可謂繁矣，而尚有千百賸義，是望善讀者觸類旁通，以會所未逮耳。

洪秋蕃《紅樓夢抉隱》　《紅樓》妙處，又莫如詞藻之美。尖叉鬥險，徵引搜奇，固已含英咀華，即辭令之妙，亦非他書所及。

解弢《小說話》　白話小說用方言，當附以官話詮釋，不然他方人讀之，不解其趣。《紅樓夢》寶玉受打，黛玉獨立花陰，遙望往怡紅院看視者，久不見王熙鳳，心中納悶道：「如何他不來看寶玉？便是有事纏住了，他必定也是要來打個花胡哨，討老太太、太太的好。」「打花胡哨」一語，謂恕忙急遽，旋入旋出也。吾知南人讀此，不曉其義者多矣！尙憶在武昌時，同學某君讀《紅樓》，至王熙鳳和解寶、黛二人口角，攜之至賈母前云：「我說他們不用人費心，自己就會好的。老祖宗不信，一定叫我去說和。我及至到那裏要說和，誰知兩個人倒在一處，對賠不是，對笑對說的，倒像黃鷹抓住鷂子的脚，兩個都扣了環了！」不解「扣環」三字。以余爲北人，詢余作何解，余謂謂十指交叉也。《孽海花》一段蘇州話，必爲趣語，惜北人不曉其意。昔在保陽，見《上海花演義》一書，喜其筆簡而意足，而純用上海土語，苦於不能瞭解。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　純粹之白話小說以《儒林外史》爲最，蓋其他之書無不有文言及俗話、官話夾雜其中者也。長篇小說中，有以俗話爲白話者，如《金瓶梅》是也；有以官話爲白話者，如《兒女英雄傳》是也；有白話而夾雜

以文言者，如《紅樓夢》中之「鳳尾森森，龍吟細細」等詞是也；有白話而夾雜以俗話者，如《水滸》中之「干鳥麼」、「干呆麼」等語是也。其完全白話之小說，予生平實未之有見。其俗話、官話、文言較少者，似不得不推《儒林外史》爲首屈一指。純粹之白話，不獨了字、呢字、哩字、的字、麼字、嗎字等類之語助詞不可多用，若北方之普通話不能通行南方，南方之普通話不能通行北方者，如爸爸、爹爹、你老、老板、堂客、師母等類之名詞亦宜少用，即紅東東、綠悠悠、甜滋滋等類之形容詞亦不許亂用也。今舉《儒林外史》一段以爲標準：「五河縣有什麼人物？就祇有彭鄉紳。五河縣有什麼出產？就祇有個彭鄉紳。五河縣那個有學問？就是奉承彭鄉紳。五河縣那個有才情？就是專會奉承彭鄉紳。却有一件事，人家還怕，是與鹽商方家對親。可有一件事，人家還親熱，是大捧的銀子拿出去買田。」此種盤空生硬語，是爲白話之正宗，蓋行之全國，傳之後世，無有人病其費解者也。

箸超《古今小說評林》《紅樓夢》，通俗小說中極細膩之能事者也，而吾謂其詞句不雅馴。其較著者，爲寶玉與湘雲談話，有「林姑娘不說這些混賬話」一句。寶玉一錦繡公子，綺羅叢人，如何溫文，如何爾雅，疑非其口吻也。余幼時喜罵「娘煞」，屢遭嚴庭斥責，次兄喜羞人面孔，嚴庭亦屢戒不宜。余家非豪貴也，而家庭規範猶如是，況寶二哥哉？父教嚴，門風謹，鶯聲燕語，把男子氣都銷盡，不識混賬二字從何處學得，豈從焦大口中聽來者耶？余說一笑話，要是此一種口吻，上海舞台中可編得《紅樓夢》佳劇多種，飾寶玉者李桂芳、陳嘉祥，皆極稱職之人才也。此是雪芹失檢之筆。

郝懿行《曬書堂筆錄・談諧》余以乾隆、嘉慶間入都，見人家案頭必有一本《紅樓夢》。今二十餘年，此本亦無矣！

逍遙子《後紅樓夢序》曹雪芹《紅樓夢》一書，久已膾炙人口，每購抄本一部，須數十金。自鐵嶺高君梓成，一時風行，幾於家置一集。

浴血生《新小說・小說叢話》書名往往好抄襲古人，亦是文人一習。小說家尤甚：有《紅樓夢》，遂有《青樓夢》；有《金瓶梅》，遂有《銀瓶梅》；有《兒女英雄傳》，遂有《英雄兒女》；有《三國志》，遂有《列國志》；傳奇則《西廂記》之後，有《西樓記》，復有《東樓記》、《東閣記》。他如此者，尚不可枚舉。

解弢《小說話》余於京都肆上，得抄本《石頭記》三册，與通行本多有不同處：晴雯之表嫂即多姑娘；柳五兒之死在晴雯之先；芳官戴皮冠，反著狐裘，寶玉呼之爲耶律匈奴，後音轉爲野驢子。此類尚多，今不復省記。初欲付印行世，以册本過少未決。辛亥秋，怱怱旋里，置之會館中，今遂失矣。惜哉！《紅樓》一書，異本極多，見諸記載者，約五六種，蓋皆悼紅軒改删十次之未定本也。由此推想其原書，資材必極珍秘，而文字必不甚佳，不然何需此勞勞哉！雪芹先生，蓋深悉其底裏者也。

《清稗類鈔・著述類・紅樓夢》京師有陳某者，設書肆於琉璃廠。光緒庚子避難他徙，比歸，則家產蕩然，懊喪欲死。一日，訪友於鄉，友言：「亂離之中，不知何人遺書籍兩箱於吾室，君固業此，趣視之，或可貨耳。」陳檢視其書，乃精楷鈔本《紅樓夢》全部，每頁十三行，三十字。鈔之者各註姓名於中縫，則陸潤庠等數十人也。乃知爲禁中物，亟攜之歸，而不敢視人。閱半載，由同業某介紹，售於某國公使館秘書某，陳遂獲巨資，不復憂衣食矣。其書每頁之上均有細字朱批，知出於孝欽后之手，蓋孝欽最喜閱《紅樓夢》也。

鄭光祖《紅樓夢原稿》《紅樓夢》末傳瀟湘妃子詩四句云：「盃酒自澆蘇小墓，可知妾是意中人？」又曰：「人間亦有癡於我，何必傷心是小青？」誠哉佳句！惜兩不成首也。曾於所知家見有《紅樓夢》抄本十餘本，中多删改，意是原稿，雖已不全，而本末完善。姑翻末頁觀之，詩曰：「偶攜女伴到湖濱，尋遍芳原總是春。」直去改：「西泠橋畔暫逡巡，羅襪凌波染鞠塵。」成上一首；又曰：「柳滿長隄花滿汀，晨妝空自妒娉婷。」直去改：「宴罷歸來月一庭，情懷無限訴誰聽。」成下一首。刊本皆略去，愈見藏蓄含情，殆亦幾費躊躇也。

野鶴《讀紅樓劄記》坊間評本卷首又有讀法數則，不知何人所撰，語語庸惡，字字可笑。此等人自家不會讀，偏要撰甚麼讀法來，眞是老人冤苦。讀法曰：「凡歇落處多用吃飯，人或以爲笑柄，不知大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實脾土，誠意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試問此笑柄非笑柄？

又《紅樓夢》評本至夥，僕所見者，爲護花主人評本，爲大某山民評

本，爲梨雲館評本，爲虞山嘵嘵子評本，都無是處。蓋《石頭記》在稗官中爲第一深妙之書，比之於禪，則曹洞宗；比之於詩，則西江派。周介存稱夢窗之詞曰：「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吾於此書亦云。近日此書註解極多，大半爲水繪園立說，某公更組織附會，影入博學鴻詞等等。鏡花水月，本當付之達觀，一經穿鑿，便墜魔道，不但其說不立，並且玷污名書。此等人，野鶴最不歡喜。

解弢《小說話》《紅樓夢》通行本有護花主人、大某山氏、太平閑人之評話，傖野糊塗，不值一笑。唯護花主人之列贊，頗雋妙可讀。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評《紅樓》者甚多，而皆有其見解，見仁見智，互有得失，此亦操觚者之常情也。獨近日坊間有一書，名曰《紅樓夢索隱》者，其牽強附會，武斷舞文，爲從來所未有，可笑之至也。董小宛之爲董鄂妃，未始不可存此一說。若必欲指董鄂妃爲董小宛，已不免膠柱鼓瑟之議。（蓋小說中除歷史小說外，均當以寓言目之。必求其人其事以實之，是亦不善讀古人書者矣。）乃今於小宛之外，又牽入一劉孀，已屬支離牽強，然以時代考之，則其強拉胡扯，猶爲近情。乃不謂於嫂叔逢五鬼等事，又牽及康熙諸子爭奪大位，然猶曰曹雪芹所增補也。至於賈太君抹骨牌，乃硬派孝莊后亦愛抹骨牌，而舉清季宮闈秘史中所載孝欽與宮眷賭錢之事以證之。豈知《宮闈秘史》、《南巡秘紀》（索隱多引用之）諸書是否可以傳信，似尚待他人爲之著一部索隱，而後可以證實其書之非向壁虛造，而今之索《紅樓》之隱者偏奉爲金科玉律，不亦淺陋無識之至乎！

分論

《紅樓夢》第一回回評　脂硯齋評：甲戌本「竟不如我半世親睹親聞的這幾個女子」句眉批事則實事，然亦叙得有間架、有曲折、有順逆、有映帶，有隱有見、有正有閏，以至草蛇灰綫、空谷傳聲、一擊兩鳴、明修棧道、暗度陳倉、雲龍霧雨、兩山對峙、烘雲托月、背面（傅）〔傅〕粉、千皴萬染諸奇。書中之秘法，亦不復少，余亦于逐回中搜剔剖，明白注釋，以待高明，再批示誤謬。開卷一篇立意，眞打破歷來小說窠臼。閱其筆則是《莊子》、《離騷》之亞。戚序本回後評：出口神奇，幻中不幻。文勢跳躍，情裏生情。借幻說法，而幻中更自多情；因情捉筆，而情裏偏成癡幻。試問君家識得否，色空空色兩無干。太平閑人評：自此回至四回，爲一大段，乃全書總冒。此回又本段之總冒。一眞一假，太極分判，森羅萬象，從此而起。石頭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曰「通靈」，即虛靈不昧也，惟一眞能識之。故上半云「識」。情是物欲，是污染。曰「風塵」，即所拘所蔽，而中藏皆假也。故下半曰「懷」。一眞一假，開手舉出，謂非性理之書，吾不信。此回如子母連環，陣勢相對，一頭二臂二足：《石頭記》緣起以前總冒也，爲一頭；下入眞，假二傳，爲二臂；二傳既畢，復以失女、出家，找足「識通靈」，爲一足；以買線遇官，找足「懷閨秀」，爲一足。合具全體，紆縈聯絡，已見大觀。護花主人評：開卷第一回是一段，而一段之中，又分三小段：自第一句起，至「提醒閱者之意」句止，爲第一段，說親見盛衰，因見作書之意；自「看官你道」句起，至「看官請聽」句止，爲第二段，是代石頭說一生親歷境界，實叙其事，並非揑造，以見空即是色，色即是空之意，故借空空道人抄寫得來；自「按那石上書云」句起，至末爲第三段，提出「眞」「假」二字，以甄士隱之夢境出家引起寶玉，以英蓮引起十二金釵，以賈雨村引起全部叙述。石高十二丈，四方二十四丈，按周年十二月，二十四氣。三萬六千五百一塊，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數。情僧者，情生也。《情僧錄》者，因情生緣也。《風月寶鑑》者，即因色悟空也。《金陵十二釵》，情緣之所由生也。《石頭記》者，緣寧、榮二府在石頭城內也。悼紅軒，似即是怡紅院故址。當是曹雪芹先生曩年目擊怡紅院之繁華，乃十年之後，重遊舊地，風景宛然，而物換星移，園非故主，院亦改觀，不禁有滿目山河之感。故題其軒曰悼紅，以見鳥啼花落，無非可悼，此一把辛酸淚，不由人不落也。葫蘆廟有二義：葫蘆雖小，其中日月甚長，可以藏三千大千世界，喻此書雖是小說，而包羅萬象，離合悲歡，盛衰善惡，有無數感慨勸懲，此一義也；此書雖是荒唐，卻是實錄其事，並非揑飾，所謂依樣葫蘆，此又一義也。故甄士隱必住在廟旁，賈雨村必住在廟內。或曰：「尚有一義。」余問何義，答曰：「葫蘆音同胡盧。人生若夢，幻境皆虛，離合盛衰，生老病死，不過如泡影電光。書雖實錄其事，而隱藏眞蹟，假託姓名，演爲小說，以供胡盧一笑耳。此亦一義也。」所說亦有意味，因附記之。賈雨村口吟「玉在櫝中」一聯，暗伏黛玉、寶釵二人。跛道人《好了歌》及甄士隱注解，是一部《紅樓》影

子。甄士隱向跛道人說「走罷」，卽不回家，直伏一百十九回寶玉之一走。

大某山民評：還淚之說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處，卽還淚亦不足以極其纏綿固結之情也。書中林黛玉，自是可人，淚一日不還，黛玉尙在；淚旣枯，黛玉亦物化矣。神瑛與絳珠，一草一石，所謂木石緣也。人皆重金玉而賤木石，豈天意亦與爲轉移耶？《好了歌》，醒世最爲曉暢，惜恆河沙中，絕少領悟人。卷首士隱出家，卷末寶玉出家，卻是全部書底面，蓋前後對照。此時雨村在窮困中，猶不失讀書人本色，不知後來一入仕途，且居顯要，便換一副面目肺腸，誠何故也？然今日已成爲通病矣。此回寫士隱之依丈人者，爲全書中如黛玉之依外祖母，薛氏母女之依姊妹，邢岫煙之依姑母，李嬸母女之依姪女，尤氏母女之依女婿等，以見依人者之必無好收成也。若豪僕如周、林等，寵婢如鴛、琥等，門客如詹、王等，猶其下焉者耳。徐鳳儀《紅樓夢偶得》：第一回雨村對士隱自稱晚生，一百二回重逢則稱學生，勢利如此。張其信《紅樓夢偶評》：第一回開首。數頁抵作者一段自敘文字。因空見色之十六字可作釋教心傳之學，全書宗旨如是。《好了歌》，透頂醒心，讀之如冷水澆背。憑空結撰，不著朝代，微譏暗諷，言皆有物。起從空空道人說及僧道，從僧道說及甄士隱、賈雨村，然後說及賈府。結從賈府說回甄士隱、賈雨村，從甄士隱、賈雨村說回僧道，又從僧道說回空空道人。賈府祇作中間包裹之物，如剝蕉心，如抽繭絲，如俗語所謂一裏三層院。不知不覺說來，亦不知不覺敘完，起結之新奇，眞獨絕也。畕三蘆月草舍居士《紅樓夢偶說・開卷第一回》：開卷第一回卽歷敘留嚴老飯，邀賈化飲，英蓮粉玉，嬌杏儀容，餽贈衣銀，折變田產，霍啓懼遁，封肅誤投，此言酒色財氣之始也。自仁清巷達寧榮街，以及平安州知機縣，胥是物也。元旦獻屠蘇，其酒釀也；元春封鳳藻，其色正也；春祭之恩賞，其財隆也；秋捷而迷失，其氣大也。焦大大爺酩酊，酒亂鬧矣！多姑娘兒腌臢，色亂鬧矣！卜世仁家裏使銀姐借錢，財亂鬧矣！賈天祥塾中將金榮偏袒，氣亂鬧矣。果肴送蝌爺齋中，寶蟾炫夜色以動酒意；瓜菜倒鳳姐地下，平兒帶春色而餘酒香。紫英兩萬金之寶貨難售，賈政絀財而留酒飯；李紈十二兩之分資無著，鳳姐昧財而擾酒筵。邢大傻輸錢把盞，因悶氣而發酒言；李老貨阻玉貪杯，或賭氣而助酒興。開箱而覓緞取釵，酒後貪青衣之色悅；卧石而枕帕墜扇，酒多襲紅妝之色香。草斤忽來一帖，財苟得而蕩子色荒；竹扇何值千金，財未費而美人色笑。引用《西廂記》句，淘氣則色以言挑；鈔襲《南華經》文，負氣則色可語詆。賈芸喜借十五兩三錢，鄰人醉酒而疎財異；賈化笑納五十金一裏，知己話酒而通財眞。恩侯妾價八百兩，未免重色而財輕；榮兒友助八十金，豈因出色而財入。孫紹祖五千兩可還，迎春氣惱守財虜；王熙鳳五百金何據，尤氏氣怯賺財人。彩霞不理有緣由，何因酒而惹同氣之怨；茜雪雖攆無過失，是使酒而尋出氣之方。蘅蕪君曲承魚水歡，情色相感而喜氣洽；芙蓉女屈受麤野謗，才色何尤而冤氣沈。得一千而畏鳳嫂，愛財兒小氣全消；打雙陸而課蘭孫，積財人正氣大發。一書繁關，四言蔽之，此其大略也，皆當作如是觀。　成之《小說叢話》：《紅樓夢》第一回云：「女媧氏煉石補天之時，於大荒山無稽崖煉成高十二丈、方二十四丈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祇用了三萬六千五百塊，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誰知此石自經煅煉，靈性已通，因見衆石俱得補天，獨己無材不堪入選，遂自怨自嘆，日夜悲啼慚愧。一日，正當嗟悼之際，有一僧一道遠遠而來，至石下，席地而坐。見一塊鮮明瑩潔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可佩可拏，那僧托於掌上，道：『形體到也是個寶物了！還祇沒有實在好處，須得再鐫上數字，使人一見便知是奇物方妙，然後好攜你到隆盛昌明之邦，詩禮簪纓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去安身樂業。』石頭聽了，喜之不盡，問道：『不知賜了弟子那幾件奇處？又不知攜了弟子到何地方？望乞明示。』那僧笑道：『你且莫問，日後自然明白的。』說著，便袖籠了這石，同那道人飄然而去。」又云：「西方靈河岸上三生石畔有絳珠草一株，赤瑕宮神瑛使者日以甘露灌溉，始得久延歲月。後來既受天地精華，復得雨露滋養，遂脫草胎木質，得換人形，僅成女體，終日遊於離恨天外，飢則食蜜青菓爲膳，渴則飲灌愁海水爲湯。祇因尙未酬報灌溉之德，故其五內便鬱結成一段纏綿不舒之意，常說我無此水還他，他若下世爲人，我也同去走一遭，但把我一生所有的眼淚還他，也償還的過了。」此兩段文字，與此折曲同意。女媧氏乃開闢以來之代表，曰女媧氏所造石，言人性原於自然，與有生以俱來也。曰「自怨自嘆，日夜悲啼慚愧」，言人之生係自願入世使然，設不願入世，本無人得而強之也。一僧一道，父母之喻。佛說人之生也，由本身業力與父母業力相合而成。靈石之自怨自嘆，日夜悲啼慚愧，則自造之業力也；僧與道忽欲鐫以數字，攜之入世，則父母所造之業力也。自造之業力與父母所造之業力相合而後成

人，二者缺一，即不能成其爲人。如此石不自怨自艾，人孰得而攜之？抑此僧道不忽動其攜之之心，此石雖日日自怨自嘆，亦焉得而入世哉？此爲推究吾人之所自來，實不啻讀一則精妙之原人論也。絳珠草，喻人；絳紅色，珠爲淚之代名詞，絳珠猶言紅淚也。神瑛使者，喻地，亦即以爲世界之代表。絳珠草藉神瑛使者之灌溉而後長成，言人藉世界而後能生存，無世界則無人也。還淚，言人既居於此世界之上，則有種種之情慾，種種之苦痛，不能漠然無情。夫絳珠草之淚何自來乎？即神瑛使者所灌溉之水也。水也，淚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之情何自來乎？世界之培養使之也。設無世界，則無人；無人，則亦無情矣。猶之無神瑛使者之培養，則無絳珠草，無絳珠草，則無淚也。然而淚也，即甘露也；人情，即苦痛也。欲去淚，除非去甘露而後可；欲去苦痛，亦除非除去其愛戀之情而後可。設絳珠能以所受於神瑛之甘露反還之，則亦無淚；人能視世界上種種之快樂如無物，則亦無所謂苦痛矣。此言苦樂同原，欲去苦當先去樂也。鄧狂言《紅樓夢釋眞・第一回》：此回本非第一回，而必曰第一回者，即所謂開宗明義，即所謂此是人間第一日，當言人間第一事者也。開宗明義第一事者何事？孝也，種族也，便是宣布全書發生之源頭，而因以盡其尾者也。且小說之難，莫難於作楔子。作者因《水滸》之楔子妙空古今，而《桃花扇》之楔子亦復恰到好處，故絕不肯再作一篇落人窠臼文字，乃特創此體，而仍從二書脫化而出，又絕對的不見其相犯之跡。《桃花扇》立乎清，以指乎明，故從人口中指說而出，絕不犯手。《水滸》兼指宋、元，而其義並重，其文則獨託於宋，故亦可以宋人立說。《紅樓》之所重者清也，所重者現在之清也，當時之所謂本朝者也，《水滸》與《桃花扇》兩法都不可用。故特用「開卷第一回」五字，作直截宣布宗旨之言，而微文見義，納全書於其個中，此首句之大意也。下句便突接「作者自云曾歷過一番夢幻」云云，在原本爲國變滄桑之感，在曹雪芹亦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悲，隱然言下，絕非假託。書中以甄指明，以賈指清，正統也，僞朝也，歷史法也。宋遺民鄭所南言之，明初之史家得聞之，而王船山獨極其精，發揮光大，以造成今日革命家光復之烈，爲吾漢族永永興亡之紀念者也。曰「眞事隱」，以事論，固迫於不得不隱；以文論，則小說寓言，古今已成故套，從來善作者都不死煞句下，何必作此閒文？著此三字，使人知於書中有字處、書中無字處求之也。明亡即眞隱，國界也；明亡而士隱，遺民也。曹氏生於乾、嘉，猶是遺民之心，甘犯迂儒忠君學說之大不韙，所謂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非之而不顧，窮天地，亘萬世，伯夷、叔齊之所以傷君主之禍，一瞑不視也。梨洲之宗旨，殆有合焉者矣！而乃以船山之種族學說爲其畢生歸命之途，其終不能禁其不全書發明者，天理也，人心也。其所以保持至於今日，而屢遭燒書之劫，禁之不能者，作者託詞於兒女之妙，曹氏增刪之妙，隱之力也。《易》之言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君臣。」西儒之言曰：「地球鐵質，鑛物也。石，地質也。地球之初生物，從草類始。先有草而後有生物，有草而後有蟲類，有蟲類而後有禽，有禽而後有獸，有獸而後有人。」合此兩說，作者立言實含有開天闢地能力，而借草石之生以起之，借男女之感以發之，所以迎合社會上全部人類之心理，使之於飲食男女大欲存焉之地，反叩其本眞，而並以饜其好奇之思想。故不得禁，禁之如不禁，壓力遂自此而窮矣，然亦危乎其微焉。曹氏固《紅樓》之功臣也，然吾謂其功較原本尤大。創始者難，繼續者較易，惟其較易，是以完全而不得搖動（當俟後論）。隱之又隱，其艱如此，我國民其永勿忘。「念及當日之女子」云云。國事無不關係於女子，天然之吸力也。而專制時代尤甚，特別之專制尤甚，專制之兵爭時代尤甚，一則可以任其情之所能爲，一則屈於其情之所必不得爲也。吾國貴男賤女，女子亦因無學爲男子賤，故書中借此立論，蓋非此不便於隱，而亦即以此代表漢族之無能力也。「天恩祖德」云云。太史公曰：「人情慘怛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鄭所南之《心史》本之。種族之義，大聲疾呼矣！「故曰賈雨村云云。更於篇中間用夢幻等字，却是此書本旨，兼寓提醒閱者之意。」賈者，僞也，僞朝也；賈語者，僞朝之史也；村者，村俗也，言野蠻也；夢幻者，清不清而明亦不明也；提醒者，使人清明分別也。故曰書中本旨。然賈雨村本事，則仍有意義，俟後論。「此書從何而起」至「無才不得補天」一段云云。大荒山者，野蠻森林部落之現象也，吉林也。荒唐之荒亦是此義，無稽崖亦是此義，謂滿洲之所自來多不可考，無歷史之民族也。託始於女媧者，何也？女媧爲漢族初代之君主，並爲初代中之女主，而程子以媧嬰爲皇，爲天地間之奇變，爲孝莊寫照也。煉石補天，是爲漢族開基之始。「單單剩下一塊未用，棄在青埂峰下」，青者清也，言其爲漢族歷代君主所棄，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之義

也。然既已煉之矣，而棄之而不早爲之防，使自傷其無才不得入選，野蠻民族漸染文明，遂至於靈性已通，可大可小，怨艾悲哀，則安得不爲中國害？七大恨之祭告天地堂子所由來也。「一僧一道」及「空空道人、茫茫大士、渺渺眞人」等語：滿清雖名爲重儒，而其實祇以爲束結人心之具。其實帝王別無所畏，惟畏鬼神。活佛也、張天師也，皆赫然威靈者也，喇嘛尤爲尊重。故云「那僧託於掌上」，偏重和尙一方面，而亦引起出家等事。空空道人則當指當時遺老。蓋從頭一看，見大石上所刻頑石一段文字，或係作者自謂，而曹氏亦以爲恰當者。「縮成扇墜」。小扇墜爲香君別號，香君入道亦與出家有影射，且《桃花扇》一書與此書同具滄桑感慨，故亦引之。「到也是個靈物」，愧對愧對。「昌明隆盛之邦，詩書纓簪之族，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對大荒山、無稽崖、青埂峰而言。一滿一漢，夫復何疑？「況且那野史中，或訕謗君相，或貶人妻女，姦淫凶惡，不可勝數。」不用野史朝代，不假借漢、唐，明其非漢族也。否則何以不言金、元？質而言之，不承認其爲朝廷耳。而事實上乃仍是訕謗君相，貶人妻女，姦淫兇惡，不可勝數。作者避之，而又犯之，其意何居？則上文之所謂第一件無朝代年紀可考，第二件並無大賢大忠、理朝廷治風俗的善政者，眞是將滿清一筆抹煞。故以別種風月筆墨立論，此是何等心胸，而肯與他書爭一日之長短哉？作者胸中抹煞一切才子佳人小說，而仍有一《水滸》、《金瓶梅》爲其所不敢輕視，二書皆政治小說而寄託深遠者也。顧其筆墨以長槍大戟勝，殊多淫濫。《紅樓》力避此境，而出之以細針密縷，不得已時，亦殊簡單。故特造「意淫」二字，然誤人亦多。彼固以爲非如此作法，不得脫古人窠臼，不能隱，亦不能傳。誰實使之，至於此者乎？吾故表而出之，使通人諒其心，而普通人亦不迷於所向焉。《石頭記》，《情僧錄》，《風月寶鑑》，《金陵十二釵》：情僧不止順治一方面；寶鑑，歷史也，亦非順治一代史也。石頭、金陵，有當從地名著想者，南京也；有不僅從地名著想者，頑石也。金者，滿清有前金後金之號。陵者，帝王之陵寢也。然必終定其名爲《紅樓夢》者，以主旨在明之併於清故。「悼紅軒」：紅者朱也，悼紅即怡紅之反對。龔定庵《正大光明殿賦》以豐草長林禽獸居之爲韻，是其義也。若曰朱明宮殿，頑石據之，彼自怡紅，我自悼耳。篇中諸如此者，當類推。「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分出章回。」此四語，曹氏已明明將《紅樓》之爲歷史，並《紅樓》成書歷史，一齊道出。曰「披閱十載」，見原本之歷史，已經研究而得其眞象也。曰「增刪五次」者，見現行《紅樓》之歷史，已非僅原本《紅樓》之歷史也。曰「纂成目錄，分出章回」者，見原本之《紅樓》尙未如此完備，而曹氏多數參入以己意也。後人不知，乃曰此是曹氏自行託之古人，乃又或曰曹補本不如原本，而穿鑿附會焉！其亦太不解事者矣！夫他且不論，明明曰增刪五次，何以不言四次、六次？謂曹氏不死煞句下，可謂便宜。然書中開首即着如此活動字眼，恐大手筆斷無此荒唐。且刪字可解，增字又將何解？蓋原本之《紅樓》，明清興亡史也；刪增五次者，曹氏之崇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五朝史也。鄙人曾見《紅樓夢》殘本數篇，事跡相類，而略如隨手筆記，或者尙未成書。曹氏據爲藍本，乃有此十六字之標題焉。蓋《紅樓夢》之作當在康熙時代。（疑吳梅村作，或非一人作。）其言或多不謹，一則遺老文字多放恣，二則隱語甚難，三則事實太近，故清宮亦多有知之者。歷代以來，燒書甚多，或已燒，或未燒，均不可知。厥後文網愈益加嚴，曹氏知其有不能久存之傾向，乃嘔心挖血而爲之刪。刪者，刪其較爲明顯者也。夫使曹氏無種族思想，則亦已焉耳，則亦聽原本《紅樓夢》之自生自滅焉耳，甚則贊成禁止焉耳，而何必爲此無謂之依傍？若使曹氏果有種族之思想，則其近代之所耳聞目見，與原本可以相通，而自發其萬不得已之苦衷者，竟不增入，曹氏其何以自聊？且所謂刪者，刪其辭而隱之又隱，非刪其所指刺也。刪其所指刺，則原本與曹氏之心俱傷。所謂增者，非直截插入也。直截插入，則原本之眞失。故每用雙管齊下之法。書中所寫之重要人物，必另取一人焉以配之，是其例也。然而猶不止此也。原本以指刺順治，遂幾幾乎不得久存，曹氏何敢復蹈其前轍！避之而意有所不甘，則不得不取朝臣之近似者以混之，混之所以避禁忌也。故原本之《紅樓》兼有及於明宮事者，曹氏之《紅樓》又有兩套本錢，談何容易而輕心掉之？曹氏之隱，曹氏之後來居上。踵事增華，天演進化之公例也。《郎潛紀聞》曾以朝臣爲說，墮曹氏之術中矣。然而猶爲滿人深惡，而禁令屢申，官文、胡林翼尤爲切痛，一則云：「罵滿人太惡。」其本旨也；一則云：「壞人心術。」其託辭也。然而終不得消滅，而尙有今日供吾輩之搜求發明，則隱而又隱之力也。蔡君孑民倉卒爲之，本亦引伸觸類之義。繼起而爲之者，何以漫不加察乃爾？瞻仰先覺，涕泣無已，後死之責，余小子其何敢讓焉？且卽以原本而論，鴛鴦也，尤三姐也，非董年、柳如是輩之所能當也。司棋也，潘又安

也，情之變而出於近正者也，如何而可付之闕略乎？原本範圍且多闕焉，而何論曹氏哉！「地陷東南」，是指明社之屋。姑蘇城，便是南京影子，兼清人南下與南巡而言之。「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影南京也，即影北京也，即影中國全土也。「仁清巷」三字不須解。古廟呼作葫蘆，葫蘆者，胡虜也。甄士隱名費，明亡而士隱，隱而仍不失其爲費，遺老也，謀光復也。封者，封疆也。無兒，便是滅國、滅種，中原無男子之義。以英蓮爲之女者，圓圓本自明宮出也。「西方靈河岸上」，佛也，僧尼也。石即寶玉。玉璽者，不祥之物也。絳珠草者，朱已失色，喻明之亡，漢人之失節，喻「奪朱非正色，異種亦稱王」之義。珠者，珠爲滿洲之代名詞。草者，傷之也。「赤霞宮神瑛侍者」：赤霞宮即朱明宮闕之義。曰侍者，明其非正統也。「神瑛」二字，不僅映帶寶玉字，蓋此中有深意焉。瑛字之左偏爲王，相傳順治爲山東人王杲之子，東省所傳未祭帝陵、先祭王陵者是。瑛字之右偏爲英，相傳康熙爲桐城相國張英之子者是。乾隆爲海寧尚書陳文恭之子，證據尤多，故以神瑛侍者發明其義。然而政治所在，不以天然之種族爲斷，以歷史、政治上之主體爲斷。神瑛侍者之義，實含有此等意義。「情果愁水」：甘露而曰情果，曰愁水，彼族吸收吾民之脂膏，而吾民之困苦流離，幸而得生，得生而受辱忍恥者，即滿清之所謂深仁厚澤，浹肌淪髓，食毛踐土，具有天良者也。即彼君主之待其同族子女，亦何獨不然！謂之曰滋養，毋寧謂之曰情果愁水。僅僅修成女身，君主之奴隸是矣，故書中以女爲代表。「一聲霹靂，山崩地裂」，狀明之亡，冀清之覆。「烈日炎炎」，朱明也。「芭蕉冉冉」，青清也。作者於開首處用全力，眞是一字不苟。英蓮寫吳三桂家人，若其妻，若圓圓，若蓮兒，王、沈（坊間有《紅樓夢索隱》爲王夢阮、沈瓶庵二君所作，以下簡稱王、沈）評是矣。然曹氏之寫香菱，則其義更奇。蓋彼意直以獃霸王寫齊林，以香菱寫齊王氏也。三桂之獃固矣，然彼齊林之身作教首，一事無成者，其獃又當若何！三桂一家之有命無運，與齊王氏夫婦等耳。夫齊王氏夫婦，漢人也，正當以謀光復，吾輩當尸祝之而躋之洪、楊之上。即其不善，亦不過與三桂等。比擬最爲確切，且其事迹亦有可言者，俟逐節論之。賈雨村名化，故意與寧國公代化同，指三桂與齊林並希奪帝也。一部大書既以薛蟠一家代表吳齊，又何爲而開首便寫賈化？蓋《紅樓》一部之歷史實爲吳三桂之所釀成，而漢族之不能光復，革命者之全無思想能力也，故以此爲全書提綱。「湖州」二字，因吳氏以遼東人，僑寓於毘陵，圓圓又爲常州奔牛鎮人，齊王則湖北襄陽產也。「也是詩書仕宦之族，因他生於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盡，人口衰喪，祇剩得一身一口，在家鄉無益，因進京求取功名，再整基業。」族是漢族，末是明末，以迄於今。吳氏父母死於賊，國亡於清，「根基已盡，人口衰喪」諸語無一不合，固矣！齊王氏之出身，清官書但言其爲女賊，報夫仇一事尚見於書，而以爲反叛之眷屬矣。吾觀張船山之詩，曰「白蓮半爲美人開」，曰「可惜征苗失此才」，則畏其兵力，曾有招降之議可知。嘉慶時人王曇之《蟫史》所言招降慶喜，亦即此意。清人記載又有爲夫報仇，兵強以後，蓄面首不復初志，又謂與漢陽某生有白首之約，爲之不犯漢陽境者，則近人所記載齊王氏行狀，非盡不可信矣！彼父因當日官吏橫行，白蓮教之逼迫，遂以富室而入其黨，與此數語情形何如？故曰曹氏以寫齊王氏之家庭也。「慣養嬌生笑你癡，菱花空對雪澌澌。好防佳節元宵後，便是煙消火滅時。」此四句詩頗有意義。夫曰「慣養嬌生」，吳氏待圓圓之情形，比諸齊王氏之父祇有一女而富厚者，覺齊王氏較切。「菱花空對」，寡婦之詞也，亦圓圓入道之詞也。「佳節」、「元宵」兩語，更是寡婦與入道現象，便是兵敗勢促而死，與戰陣亡身現象，不必從三桂死時着眼。「嬌杏見雨村生得雄壯，便留意」一段。此吳梅村之所謂「白皙通侯最少年」者也。而齊林亦爲教首，其求婚於王氏，亦必有以武勇自負之意，行狀中亦頗及之。此一段爲後篇立照，最有意味，當俟正文詳解。雨村對月之詩及一聯，便是奸雄草澤吟嘯語，便是奸雄極望非分語，便是好色語。至於聯語，則益見野心勃勃，不可收拾矣。作者筆力之大，乃至於此。然却可以作「讀書求功名不得」思想解，玄之又玄，玄煞人也。「七八分酒意，狂興不禁，對月口占。」清光也，天上一輪也，萬姓仰頭也，皇帝語也，奪清帝而代之之語也。三桂似之，齊林強求婚於王氏亦似之。霍啓之爲禍起是也。英蓮失蹤，失身也，入勾欄之現象也，何必另作別解。王氏之入教黨，強婚齊林，失身也，皆此現象也。「甄家已燒成一堆瓦礫場了」。圓圓亡明，三桂罪案。齊林倡亂，而王氏以報仇之師，騷擾人民，中國那得不成瓦礫場？「投人不著」：朱明之用三桂，王氏之父入教黨，圓圓之嫁三桂，王氏之婦齊林，眞投人不著之類也。「新太爺到任」：三桂回兵，「蠟炬迎來在戰場，啼妝滿面殘紅映」，是也；「有人夫壻擅侯王」，亦是也。齊林在王氏家中給使時，本爲其所不喜，然入教時亦是面善。

又第一百二十回回評　太平閒人評：此一回自爲一大段，眞假對勘，合第一回爲常山蛇首尾相應。劉老老一串錢之大結頭也。眞事既隱，詳說仍是虛空；假說相傳，歸結無非夢幻。要識眞原不假，須從假裏搜尋；自然假會逢眞，始信眞非茫渺。一僧一道，卽屬村言，誣爲二氏之書，大不可也；惟性惟情，確有實際，謂合三教之旨，豈其然乎？圓的的一部義經，藏爲成竹；亂紛紛兩株龍樹，散作空花。辨人獸於關頭，鑄神奸於鼎上。殺人奪貨，猶是善良；鑽穴踰牆，何傷名教？人道幾乎息矣，夢話從此生焉。冷熱循環，大觀園明言雪景；陰陽倚伏，《紅樓夢》由看梅花。聯云世事人情，練達洞明，乃宜格致；書是《中庸》、《大學》，離魂驚夢，自有根源。誠意誰明，吃飯笑他每每；知言世寡，放心略過多多。褒貶寓一字之中，敢竊獲麟之筆；貞淫見三百而外，要回弋雁之風。禮節樂和，都藏言外；龜疇虺誥，悉在環中。腐史盲詞，撮爲作料；班香宋豔，摭入篇章。生將內典金丹，潛身借徑；寫得花紅柳綠，着意瞞人。教他五色全迷，造孽誠爲不少；會得一陽來復，破疑正自無難。誤談莫再空空，大道須明老老。萬惡淫爲首，因有意淫書；百行孝居先，重申苦孝說。怕人買假藥，勞我送眞方。揉碎太虛情，燒破《紅樓夢》。歌曰：他說荒唐言，我宣眞實義。上下六十年，始洩其中祕。何樂亦何悲？笑啼應兩置。仁者謂之仁，智者謂之智。護花主人評：襲人病中一夢，已有出嫁之念，所以薛姨媽一勸卽肯聽從。賈政若不於途次舟中親見寶玉，聽見歌詞，則到家之後，豈有不竭力找訪，生出無限筆墨支離？必得如此見聞，方可了悟因緣，付之度外。文章固善於歸結，亦可見良工苦心。寶釵有孕，惜春住櫳翠庵，巧姐許字周家，及賈赦居村靜養，俱隨筆補明，簡而不漏。襲人與蔣玉函前緣已定，卽果眞要死，亦斷不能死。況襲人如果願死，則尤三姐、司棋、鴛鴦等，登時可死，何必轉輾思量，躊躇不決？自古忠臣義士，俠客烈婦，俱一念已決，立時就義。若一有轉念，便不能死。作者說襲人懷必死之心，是憐愛襲人，故爲庇護。甄士隱說「寶玉卽寶玉」，已將實事明明說破，讀者自當領會。甄士隱又說「榮、寧查抄之前，釵、黛分離之日，此玉早已離世，一爲避禍，二爲撮合」等語，按榮、寧查抄，係一百五回之事，則一百五回以後所敘賈寶玉之事，俱係空中樓閣。細繹寶玉之出走，當在通靈走失、元妃薨逝後。賈母將寶玉移出大觀園，卽爲釵、黛分離之日。看來元妃薨後，賈府已有不好消息，所以寶玉卽避禍出走。至所云避禍，顯而易見；所云撮合，不知撮合何事？作者既諱而不言，讀者姑置闕疑可也。甄士隱說「福善禍淫」、「蘭桂齊芳」，是文後餘波，勸人爲善之意，不必認爲眞事。了結香菱，簡淨跳脫，又是一樣文法。第一百二十回一大段應分四小段，賈政回家陛見，奏明寶玉情事，賞給「文妙眞人」道號，爲一段，了結寶玉因果，卽帶敘薛蟠贖罪回家，香菱扶正；自寧府收拾齊全，至襲人嫁蔣玉函止，爲一段，完結襲人因緣，幷巧姐許字；自賈雨村遇見甄士隱，至士隱拂袖而起，爲一段，說明寶玉去來原委；自雨村睡熟草庵至末，爲一段，作者自述作此書爲游戲筆墨，掃空一切，爲更進一層之意。　大某山民評：襲人既欲輕生，何須擇地？己自不顧，何暇顧人？依違以維，必無良策。雪芹曲傳無可如何之情曰「祇得忍住」，殆罪疑惟輕云爾。余亦難信另抱琵琶，渠無此意也。「襲人自是可兒，色色都佳，惟暗致晴雯、黛玉於死，乃其大罪。若再醮則出於不得已：頭宗身未分明，二宗王夫人主意，三宗薛氏母女皆勸，要亦可原。近如坊本批評，痛加譙詬，不留餘地，祇覺無謂。」此閑齋評也，吾嫌其多衛護處。三姐、鴛鴦之死，誰使其然乎？否則如紫鵑可也。此書中人凡薄命結局處，異樣俱全，其背恩再嫁者，惟花襲人一人耳！甄士隱於草庵中一夕話，奧理妙諦，吞吐隱約，結束全部大旨。末段卽作自跋，與開卷一氣回環。　張其信《紅樓夢偶評》：一百二十回襲人出賈府。寶玉情緣，以襲人始，故仍以襲人終。了結襲人處，盡態極妍，筆酣墨飽，意淫之神理，到底不懈。襲人無死所。襲人一面，也算是一落千丈強，作者命意與黛玉同。說及賈雨村，不知不覺已將賈府敘過去，所謂「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余亦不知不覺將此書評完，爲之一快。結法之妙，起處業已論及，其中精理微言，不能贊一詞也。余評《紅樓夢》，論文也，非論事也。事固子虛烏有耳，論文則作者深心可以窺見一二。雖然，作者筆下神工鬼斧，如龍蛇捉不住，余以論文故，未免深文苛筆，以事論事者讀之，當必非笑也。余閒居無俚，自適己事，非笑亦不恤也。（光緒三年寶仁堂刊本）鄧狂言《紅樓夢釋眞》（第一百二十回）：《甄士隱詳說太虛情　賈雨村歸結紅樓夢》：康熙曾奉太皇太后幸五台山，故上回言賈蘭欲自己找去，此回賈政乃是以父代母耳。順治之出家，無形之內禪也。乾隆內禪，作如是觀可乎？是不必拘，反映爲尼，是爲得之。考《東華錄》，乾隆三十年乙酉春正月壬戌上奉皇太后啓蹕南巡；三十一年秋七月丙子上奉皇

太后啓鑾秋獮木蘭，壬午未刻皇后崩，上奉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癸未諭：「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皇后於本月十四日未時薨逝。皇后自冊立以來尚無失德。去年春，朕恭奉皇太后巡幸江浙，正承歡洽慶之時，皇后性忽改常，於皇太后前不能恪盡孝道，比至杭州則舉動尤乖正理，迹類瘋迷。因令先程回京，在宮調攝。經今一載餘，病勢日劇，遂爾奄逝。此實皇后福分淺薄，不能仰承聖后慈眷，長受朕恩禮所致。若論其行事乖違，即與以廢黜，亦理所當。然朕仍存其名號，已爲格外優容，但飾終令典，不便復循孝賢皇后大事辦理。所有喪儀止可照皇貴妃例行，交內務府大臣承辦。著將此宣諭知之。」此事似與《南巡秘記》所載富察后事相混。然鄙人以爲尼與水死，皆與死在宮中者不類。且此次爲南巡第四，而荒淫不自此次始，那拉后本以宮婢正位，亦未敢強諫，且平日何以不言，而遲之至二十年之久，決非人情。大約此時富察后已死於揚州，而乾隆或追念故劍之情，不釋於心，孝聖亦久而厭之，故有此變。朝臣亦少有力諫者，蓋其傾害富察后，亦爲人情所不服耳。故其棄那拉后，猶順治之棄繼后云。《嘯亭雜錄》尚有一條爲那拉后被廢之證，補錄於後。錄云：「納蘭皇后以病廢（納蘭爲那拉之轉音。）少司寇阿永阿欲力諫，以有老親在堂，難之。其母識其意，喟然曰：『汝爲天家貴胄，今欲進諫當寧，乃以親老之故，以違汝忠藎之志耶？可舍我以伸其志也。』公涕泣從命，因置酒別母，侃然上疏。純皇帝大怒曰：『阿某宗戚近臣，乃敢蹈漢人惡習，以博一己之名耶？』特召九卿諭之。陳文恭曰：『此若於臣宅室中，亦無可奈何事。』託冢宰庸曰：『帝后即臣等之父母，父母失和，爲人子者，何忍於其中辨是非也？』錢司寇汝誠曰：『阿永阿有老母在堂，盡忠不能盡孝也。』上斥之曰：『錢陳羣老病居家，汝爲獨子，何不歸家盡孝也？』錢叩謝。上乃戍公於黑龍江，命錢司寇歸養焉！踰年，后既崩，御史李玉明復上書請行三年喪，亦戍於伊犁。二公先後卒於邊，未果赦歸也。」順治出家之旁證。王、沈評梅邨詩，引證確切，而尤以《日下舊聞》之「朕本深山一衲子」一詩爲鐵案。鄙人另有二事，附錄於此。《觚賸》云：「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卧，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闈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即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閱歲，不無故園之思。』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凄然不樂，竟忘其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稱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騶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面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肴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託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隲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挹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即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如人？」（案：南下者豫王，非裕王。裕王名福全，康熙之兄也。大和尚爲何如人？閱者可以意會。）《觚賸》作於康熙時代，而清初紀載尚有一證。坊本《鐵冠圖》之所本，而隱去此事者也，行篋無書，不及檢矣：崇禎在宮中忽暈仆於地，但連稱「臣棣知罪」而已。良久始蘇，嘆曰：「國祚不長矣。」後固問之，乃曰：「朕昏迷間，恍惚悟前身爲成祖，但上見高皇帝震怒，諭以將受身死國亡慘禍，朕連稱知罪，固求哀。高皇帝曰：『朕非不欲寬汝，奈建文不許何？』今已往生東方矣。」及賊迫都城，啓劉青田遺篋，則有一繩，而啓門時則已見門上書「棣再視」三字而已。此事大約爲崇禎不服之遺老所造，然亦因順治出家故也。薛蝌爲薛蟠贖罪。三桂之罪，本無可贖，然光琛勸之背清，似亦贖罪之法。且逼殺桂王而後，三桂本未伏誅，故曰贖罪。然觀其下文之誓詞，則結局已定矣。又《東華錄》，康熙三十八年閏七月諭，查黃明（此非《逆臣傳》中之黃明）係叛逆吳三桂下僞將軍，康熙十九年大兵取柳州時，遁入苗峒，後經查拏，苗子韋朝相假獻首級，黃明因潛住苗峒多年，於康熙三十年七月間糾結陳丹書、吳旦先等侵擾湖廣茶陵州，攻圍衡州府，俱被官兵殺敗，黃明等一百三十四名先後拏獲，俱應照一律，不分首從，斬立決云云。歷十餘年而此志不衰，可謂三桂之忠臣矣！然既非首謀，又非重要人物，鄙人以爲不滿其量，故舍之而以方光琛代表其一般焉！廢后之於優伶，當時果有傳說與否，記者不敢強爲之辭。

然明季強邀封后之李選侍，竟爲鴞母，且言宮中不如其樂，任宮人僞爲崇禎帝后，行同倡妓，後爲清廷所殺。清初紀載，多有爲后辨冤者。（案：僞皇后事亦見《東華錄》。）和珅獄辭中，亦有擅取出宮女子爲次妻一語，作者或亦有感於此乎？香菱扶正與產難，此事兼指顧眉生。按《貳臣傳》，龔鼎孳於順治三年六月丁父憂，請賜卹典，給事中孫垍齡疏言：「鼎孳明朝罪人，流賊御史，蒙朝廷拔置諫垣，優轉京卿。曾不聞夙夜在公，以答高厚，惟飲酒醉歌，俳優角逐。前在江南，用千金置妓，名顧眉生，戀戀難割，多爲奇寶異珍以悅其心。淫縱之狀，哭笑長安，已置其父母妻孥於度外，及聞父訃，而歌飲留連，依然如故。虧行滅倫，獨冀邀非分之典，誇耀鄉里，欲大肆其武斷把持之焰。」云云。《板橋雜記》云：「顧眉生既屬龔芝麓，百計求嗣，而卒無子。甚至雕異香木爲男，四肢俱動，錦綳繡褓，雇乳母開懷哺之，保母褰襟作便溺狀，內外通稱小相公，龔亦不之禁也。」又載：「偕顧寓市隱園，爲顧祝生辰，遍召舊時狎客及南曲姊妹行與燕。門人嚴某赴浙監司任，爲眉生褰簾長跪，捧卮稱賤子上壽。」時已爲尚書矣！蓋眉生與如是，當時皆儼同正室，而如是決不得比以圓圓。眉生之小相公乃頗與產難合，惟官書所載三桂本非無後。此等小處，作者何必變更事實？以此作結，禍始於圓圓故也。又《儒林外史》所載沈瓊枝嫁宋爲富生子扶正一事，評者以爲隨園中之揚州女子，近人以爲鹺商江某之妾而扶正者，雖佛種求嗣爲污衊之談，然強嫁之事則實有之。近年出有隨園批本，冒廣生定爲前清閩督伍拉納之子所作，督固乾隆六十年被誅者也。書中云：「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鈔本《紅樓夢》一書」，與鄙人曹氏先成八十回，晚年續出四十回相合。蓋鈔本爲未定之書，故但言或指明珠，或指傅恆，而以傅恆爲近是。但不知彼之所言「內有皇后，外有王妃」者，說不過去，傅恆非愛新覺羅之族也。顧鄙人之定《紅樓》時代絕不專以此等晚出之說，而必以前者證明之。通體皆用此例，況作者之時代乎！隨園明言曹練亭爲江寧織造，與太守陳鵬年不相合，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是重之。按：鵬年得罪在康熙四十六年，練亭以康熙四十六年之人，豈不能於雍正末年乾隆初年生子者？隨園又云：「其子雪芹」，明明是前輩口氣，年長於雪芹十年以上必矣！又曰：「備記風月繁華之盛」，疑於書不相類。《紅樓》雖言情文字，然與《板橋雜記》諸書不同，隨園通人，何至於此？至於以大觀園爲「余之隨園」，此語直是自罵。園中所記，何等醜穢，隨園斷不得如此不通。此書初出，尚在鈔本時代，隨園亦因人談說其好處，爲其名重，而隨手參入詩話，以耳爲目，不自知其上當。此老號爲通天神狐，而受此大辱，抑何可笑！王、沈評謂爲曹寅之子，按練亭名寅，救陳鵬年事見鵬年本傳，而康熙五十六年上諭曾言其有鹽政上之密奏，時代尤爲相近。但雪芹本非達者，例不宜見於官書，童年召對之說，實無取焉！若謂後四十回爲高氏所續，則於吾說甚爲便利，但不敢不疑其並未署名耳！

《紅樓夢》賈寶玉　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寶玉不容心於財帛，能知足也；不自矜其文字，能知不足也。木石姻緣，頗能知足，姬妾則時時知不足也。女媧所棄之石，諒因其煉之未就也，乃遇茫茫大士、渺渺眞人攜之到花柳繁華之地，溫柔富貴之鄉，殆以繁華富貴爲爐，加之百煉乎？今而知寶玉之性情溫婉化爲繞指柔也，終焉決絕直化作切夢刀矣。寶玉入則金釵十二，蘭麝生心，出則裘馬甚都，僕從如虎，翩翩然佳公子也，被人看煞矣。而孰知其眞面目乃大荒山之一塊石哉？咄咄怪事！　寶玉混身姊妹行中，及時行樂，特一無腸公子耳。然其自命，高於妄談經濟者一籌。有人以虛器目之，付之一笑；有人以進取勸之，則掩耳而走矣。惟黛玉不阻其清興，不望其成名，此寶玉所以引爲知己也。嗚呼！知己之感，五百人駢死以報焉！去而之禪，未矣！　寶玉之癡情於黛玉，刻刻求黛知其癡情，是其癡到極處。是其情到極處。寶玉，人皆笑其癡，吾獨愛其專一。昔痀僂丈人承蜩，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專而癡者也；商邱開入火不焦，入水不溺，心一而已，是一而癡者也：皆不得爲眞癡。即云癡，其癡可及也。寶玉之鍾情黛玉，相依十載，其心不渝，情固是其眞癡，癡即出於本性。假使黛玉永年，寶玉必白頭相守，吾深信之，吾於其癡而信之。今之士女，特患其不癡耳。「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此寶玉奇論也，乃寶玉欺人語也。秦鍾、蔣玉函之骨肉，還是泥做的？還是水做的？若謂是泥做的，寶玉固愛之如女兒；若謂是水做的，秦、蔣之子固偉男也。予特兼而名之曰「泥水匠」。水，物之淨者也，寶玉以之比女兒骨肉；泥，物之污者也，寶玉以之比男人骨肉。信斯言也，祇「在水一方」可耳！「胡爲乎泥中」？　好色之士，常得好色之眞趣者，其惟妙年公子乎？老者好色，色不我好；貧者好色，色不果好；勇者好色，色有懼心；怯者好色，色有厭意。求其彼此溫存，互相憐惜，惟寶玉爲能得眞趣乎？登徒子成好色之名，談何容易！　《紅樓夢》爲

寶玉而作，夢中情景，祇作寶玉一身之事而已，金釵成行，皆甘與同夢者也。寶玉既蘧然覺矣！與之同夢者，盍亦遄返太虛，以結此風流公案乎？然夢本參差，覺有先後，物之不齊，何能相強？況乎夢中人尚有協熊羆之夢者，不經委蛻，那可翻身！　涂瀛《紅樓夢論贊・賈寶玉贊》：寶玉之情，人情也，爲天地古今男女共有之情，爲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天地古今男女所不能盡之情，而適寶玉爲林黛玉心中目中、意中念中、談笑中、哭泣中、幽思夢魂中、生生死死中悱惻纏綿、固結莫解之情，此爲天地古今男女之至情。惟聖人爲能盡性，惟寶玉爲能盡情。負情者多矣！微寶玉其誰與歸？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讀花人曰：「寶玉，聖之情者也。」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寶玉有名無字，乃令人在無字處追尋。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又「先天本來無字」也。　姚燮《紅樓夢綱領・叢說》：寶玉立誓之奇，有令人讀之噴飯者。其對襲人云：「化一股輕煙，風一吹便散。」拿簪子跌斷云：「同這簪子一樣。」對湘雲云：「我要有壞心，立刻化成灰，教萬人踐踏。」對黛玉云：「若有心欺負你，明兒我掉在池子裏，叫個癩頭黿吃了去，變個大忘八，等你明兒做了一品夫人，病老歸西的時候，我往你墳上替你馱一輩子碑去。」又云：「再說這樣話，就長個疔，爛了舌頭。」又云：「天誅地滅，萬世不得人身。」又對襲人云：「我就死了，再能彀你哭我的眼淚，流成大河，把我屍首漂起來，送到那鴉雀不到的幽僻之處，隨風化了，自此再不要託生爲人，就是我死的得時了。」對紫鵑云：「我祇願這會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來，你們瞧見了，然後連皮帶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再化成一股煙，一陣大風，吹得四面八方，都登時散了，這纔好。」對尤氏云：「人事莫定，誰死誰活？倘或我在今日明日、今年明年死了，也算是隨心一輩子了。」聊集錄之，以供一覽。此書者，眞能以匪夷之想肖之。　寶玉於園中姊妹及丫頭輩，無在不細心體貼。釵、黛、晴、襲身上，抑無論矣！其於湘雲也，則懷金麒麟相證；其於妙玉也，於惜春弈棋之候，則相對含情；於金釧也，則以香雪丹相送；於鶯兒也，則於打絡時嘵嘵詰問；於鴛鴦也，則湊脖子上嗅香氣；於麝月也，則燈下替其篦頭；於四兒也，則命其翦燭烹茶；於小紅也，則入房倒茶之時，以意相眷；於碧痕也，則羣婢有洗澡之謔；於玉釧也，有吃荷葉湯時之戲；於紫鵑也，有小鏡子之留；於藕官也，有燒紙錢之庇；於芳官也，有醉後同榻之緣；於五兒也，有夜半挑逗之語；於佩鳳、偕鸞也，則有送鞦韆之事；於紋、綺、岫煙也，則有同釣魚之事；於二姐、三姐也，則有佛場身庇之事；而得諸意外之僥倖者，尤在爲平兒理妝、爲香菱換裙兩端。　張祥河《關隴輿中偶憶編》：《飲水詩詞集》爲長白性德著，大學士明珠子。《曝書亭集》有輓納蘭侍衛詩，世所傳賈寶玉者，即其人。詞以小令爲佳，得南唐李後主意。余嘗刻於粵西藩署，原本殘缺，其有不合律者，或傳鈔之訛，余爲更易十數處。周稚圭中丞之琦稱爲善本焉。　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紅樓》人物以寶玉爲第一，作者現宰官身而有微詞。襲人之不死，則明斥其非曰：孤臣孽子，義夫節婦，不得已三字，不是一概推諉得的。寶玉之不死，則以不知誰何之人，示以倫常至重而不可死。非眞有人示之也，實欲死時之轉念耳。古今忠臣孝子，義夫烈婦，其慷慨捐生，則祇有初念，而並無轉念，失此一時，抱恨千秋，作者非不知也。尤三姐云：「除了寶玉，天下就沒有好男人。」此背面言之也。寶玉因畫薔而見齡官之嬌、賈薔之癡，深悟各人眼淚還各人債，此等覺悟，眞能放下一切。若小紅因見妬而另識賈芸，則逼之使然，未爲達也。尤三姐惜寶玉之多情，可謂寶玉知己。然意不在寶玉而在湘蓮，豈湘蓮果勝於寶玉？不知寶玉愛博而情不專，及至黛玉死而寶玉不死，三姐死而湘蓮立斷塵緣，始信三姐之知人。設而不死，其專於一人，必不同於寶玉。惜乎三姐知寶玉，寶玉不知三姐。以一言啓湘蓮之疑，死者死而遁者遁，非寶玉之咎乎？　許葉芬《紅樓夢辨》：寶玉以少男而居衆女之中，粥粥羣雌，易相爲悅，設非有人朝夕其側，善窺意向，巧事鍼砭，其放縱將不可問。　黃金臺《癡說四種・紅樓夢雜詠・賈寶玉》：仙丹佛性悟眞詮，彈指韶華十九年。遮莫名心消未盡，歸途尚泛孝廉船。　馮家眚《紅樓夢小品・寶玉》：寶玉篤於用情而亦不自知者乎！推其用情之篤，可以爲孝子，可以爲忠臣。至萬不得已時，以死繼之而已，智謀之爲，非所知也。寶玉其篤於用情而亦不自知者乎！　觚葊《觚葊漫筆》：《恨悔》中論《紅樓夢》一段謂：「寶玉用情不過是個非禮越分罷了。若要施得其當，祇除非施之於妻妾之間。幸而世人不善學寶玉，不過用情不當，變了癡魔。若是善學寶玉，那非禮越分之事便要充塞天地了。後人每每指稱《紅樓夢》是誨淫導淫之書，其實一個淫字何足以盡《紅樓夢》之罪！」是言亦不盡然。夫寶玉用情何曾不摯？用之於妻妾之間，彼與林黛玉情深誼切，雖薛寶釵猶不能奪其初意，其情之專若是！至如兄妹親戚間，處處慇貼周旋，謂爲多情可也，謂以情癡情魔，則固寶玉之所不肯認，而況加以一淫字乎？《紅樓夢》自是絕世妙文，謂爲誨淫導淫，眞冬烘學究耳。夫冬烘學究，何

能讀絕世妙文者？　凌承樞《悼紅吟草・紅樓夢百詠詞・寶玉〔風流子〕》：紅樓兒女事，儂家裏，惹盡古今愁。看滿院金釵，無邊思湧；重圍翠黛，何限情柔！更隨處，春明千步障，月罨百花洲。翡翠簾中，佳人攜手；鴛鴦池畔，仙子移鉤。　春風何易逝，夢醒時，已是露冷香篝。曾記芙蓉館裏，杏子樓頭。黃土壟中，女兒命短；茜紗窗下，公子情愉。始信情天莫補，頑石空留。　周澍《悼紅吟草・紅樓新詠・笑寶玉》：又似聰明又似癡，半由姑息半無知。傷心恨擲胸前玉，抵死甘嘗口上脂。情癖卻嫌男子濁，風魔惟倩女兒窺。補天不入媧皇選，墮落終無夢覺時。　瞿應紹《紅樓夢圖詠・寶玉》：青埂峰頭容再遊，分明身世此紅樓。還容富貴閒人到，尚有情天冊子留。十載經銷幾粉黛？一心破作兩恩仇。出門大笑從今去，掃卻平生萬種愁。　黃昌麟《紅樓二百詠・賈寶玉》：妄作佯狂意態時，至今人尚笑君癡。滿腔夙夜憑誰訴？惟有青天明月知。　楊維屏《紅樓夢戲詠・寶玉》：眼語眉言巧入時，此身不信屬男兒。揣摩閨態溫存慣，閱歷柔鄉解脫遲。玉鏡盟虛消劇墨，錦鞋夢杳負烏絲。可憐訴盡傷心事，侍婢無情總未知。　西園主人《紅樓夢本事詩・寶玉》：癖愛胭脂半顆偷，怡紅人是解溫柔。多情待贈麒麟珮，餘痛常留孔雀裘。金鎖三生添懊惱，黛山一枕伴嬌羞。塵根打破諸緣盡，頑石休言不點頭。　邱煒萲《紅樓夢分詠絕句・賈寶玉》：生生死死散鴛鴦，撒手方知夢一場。翻笑漢皇徒重色，溫柔鄉誤白雲鄉。　聰明福澤此生中，擁翠多情易悼紅。濃到盡頭清到骨，人間何處拾流風？　徐枕亞《紅樓夢餘詞・西江月〔寶玉悟情〕》：分定果然分定，情癡到底情癡。他人自有淚珠兒，却要自家賠淚。　不見何由生惱？無緣祇得相離。茫茫因果總難知，一樣葬花心事。　沈慕韓《紅樓百詠・賈寶玉》：萬種纏綿萬種癡，生生死死說相思。若求璧合珠連日，除是花枯淚盡時。　茜帳魂銷妃子恨，蓉城腸斷美人詞。槐黃秋捷卿休憶，若問歸期未有期。　解盦居士《悟石軒石頭記集評・石頭臆說》：寶玉實作者自命，而乃有甄、賈兩人者，蓋甄寶玉爲作者之眞境，賈寶玉乃作者之幻想也。觀五十六卷中，賈寶玉夢見甄寶玉，醒時於大鏡內照見自影，猶呼寶玉一段，即所謂「假即眞時眞即假」也。迨至甄、賈兩人會面，此書已將畢矣，此殆所謂「假去眞來眞勝假」乎！似與原旨未甚合也。通靈寶玉，即寶玉之心。直至一百十七卷中，寶玉云：「我已經有了心了，要那玉何用？」方將本旨揭出。其從前摔玉、砸玉、失玉、還玉，皆非謂玉也可知。　野鶴《紅樓雜著・讀紅樓劄記・寶玉》：梨雲館云：「寶玉乃第一至情人，謂爲淫人，便是皮相。」野鶴曰：「此人有極精細處，有極醇厚處，有極刁滑處。最有作用，最宜細看。」　解弢《小說話》：《紅樓》寶玉受打，爲一大關鍵。受打之先，寶玉、黛玉時相諷譏口角；受打之後，互相賓禮。所以然者，在詩帕之傳遞耳。此回情節，猶赴岸之波，層層相追逐，不達彼岸不止。發端於寶玉、湘雲談話，黛玉竊聽，聽至「林姑娘不說這些混賬話」，已感知己於無涯。至寶玉出來，爲黛玉眼淚所逼，已逼出心肝之語，而作者不爲傷雅之筆，故作狡獪，以襲人送扇爲解脫。既出而受打，歸卧怡紅，夢中復驚牀頭之哭，露淚淋浪，不能不逼出手帕之贈。此後二人相遇，其言語概可想矣！復何口角諷譏之有哉？余於十四歲時，已見及此。俗語云：「無奇不成書，無巧不成書。」是矣！然作者處處設奇，則又嫌其不近情理，此乃作書最困難之境。然能者故意設奇，而復能使之入情入理，令閱者不見斧鑿之痕，則天衣無縫矣！《紅樓》寶玉娶親一事，實千古奇聞，而自上數回層層節節看來，覺其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並不見其奇。試掩卷而思之，國喪家孝，新郎癲狂，而史主鳳謀，欺孫瞞子，作鬼裝神，偷梁換柱，是何等事耶？而作者竟能使閱者一概忘之，是眞奇矣！《兒女英雄傳》於十三妹卻婚允婚一回，費盡力氣以模倣之，終不能至。寶玉娶親一回，揭去新人蓋頭，退立發傻，此筆微細極矣，使粗心者爲之，寶玉必遽而喊鬧。試思寶玉此時，決不料及其祖母以此等事欺之也，故驚駭疑訝，恍如入夢。若立時喊鬧，必其預有所聞，方爲合理。《尸櫝記》曰：「見絕世姿，淡漠視之，深負造物。」斯語如出賈寶玉之口。　蠻《小說小話》：賈寶玉之人格亦小說中第一流，蓋抱信陵君、漢惠帝之隱衷者也。或曰：「書中《西江月》兩首醜詆寶玉，可謂至矣，其人格之可珍者安在？」曰：「君自不善讀《紅樓夢》耳，所謂但看正面而不看反面者也。全書人物皆無小說舊套出場詩詞，獨寶玉有之，非特重其爲主人翁，全書宗旨及推崇寶玉之意悉寓於此。其詞云：『無故尋愁覓恨，有時如傻如狂。』言寶玉性情獨醒獨清，不與世俗浮沉，而舉國皆狂，則以不狂爲狂也。『縱然生得好皮囊，腹內原來草莽』，好皮囊謂有膏粱紈袴之皮囊，而其性則與山林之士無異。『潦倒不通庶務，愚頑怕讀文章』，不通庶務便謂之潦倒，怕讀文章便謂之愚頑，而庶務、文章之外，雖有奇行卓見，概謂之偏僻乖張，世人肉眼所見往往如是。故續云：『行爲偏僻性乖張，那管世人誹謗』，所謂舉世非之而不加懲者也。『富貴不知樂業，貧窮難耐淒涼』，不樂富貴，豈有難耐貧窮者？反言難耐，謂其一簞一鉢，自尋極樂世界，與政老之束手無措、璉二爺之仰屋咨嗟者迥乎不

同。『可憐辜負好時光，於國於家無望』，此二句皆當貼寶玉一面說，謂但憐韶光之易逝，而鄙科第若土苴，棄勳閥如敝屣，無所希望於家國也。『天下無能第一，古今不肖無雙』，此二句之崇拜寶玉幾於孔氏之稱泰伯爲至德，堯爲無能名矣。何也？蓋天下之所謂能者，不過能通庶務而已，更進則能讀書博高第而已，更進則能歷九命之榮，膺五等之封而已，最上則文死諫、武死戰，能博青史之虛名而已，臧與穀之亡羊一也。所謂肖者，就賈氏一門而論，政則腐，赦則傖，敬則誕，代儒則酸，珍則聚麀，璉則歸猴，將奚肖乎？即寧、榮二公，固爲從龍俊傑，而警幻雲雨，出之家教，（警幻語寶玉，寧、榮二公囑其引寶玉歷飲饌聲色之幻，蓋微詞也。）祖武亦豈易繩哉？寶玉之無能不肖，正所以爲天下古今第一人格也。『寄言紈袴與膏粱，莫效癡兒形狀』，莫效，莫能效也，言世之紈袴膏粱非特不能效寶玉之眞際，即形狀亦莫能彷佛也。詆寶玉乎？贊寶玉乎？無待辨矣。然寶玉平生亦祇有瀟湘一人知己，亦世所謗爲偏僻乖張者。滔滔者皆賈天祥之徒，又惡足以知寶玉？又惡足以讀《紅樓夢》？」

又林黛玉　周春《紅樓夢隨筆》：「黛玉論八股數語，雖不好時文，却懂時文者。病瀟湘癡魂驚惡夢，夢境雖空，然亦半眞半假。黛玉幼居母喪，克盡孝道，其心地極明白者。故其死也，既悲雙親之早世，又憤外婆之炎涼，因而嘔血數升，奄奄垂絕。若專以爲相思病，亦不諒其苦心也。此書發乎情，止乎禮義，頗得風人之旨，愼勿以《金瓶梅》、《玉嬌梨》一例視之。」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黛玉美而善爲疾態，殊可人憐。荷鋤葬花，開千古未有之奇，固屬雅人深致，亦深情者有託而然也。惟是花落於茵者，女公子掃而葬之，至於關離落而墜於溷者，女公子亦將沐而薰之，瘞之淨土乎？千古傷心人，同聲一哭矣。黛玉歸里之說，紫鵑以言餂寶玉也，而寶玉遂病。謁醫而攻之，弗已，仍待紫鵑化其心，變其慮，厥疾乃瘳。鵑之功與和緩等。彼王太醫者，《內經》未嘗不熟也。黛玉死矣，寶玉之情未死也。若戀新婚而不去，則從前之對泣於瀟湘館者，皆妄也。纏緜悱惻，無可奈何，立證菩提，正其情之至也。黛玉以一生眼淚還寶玉灌溉之恩，固是還得過矣，但每一還之，寶玉則無可如何，有大難爲情之狀。吾願人人以寶玉爲鑒，愼毋見草之偏，反有情而輕施甘露也。抑僕更有疑焉者：每見鳩盤老嫗，無絳珠之可愛，實滋蔓之難圖，往往揮涕如雨，呼天籲地，豈亦有人焉竟澆灌及之耶？黛玉之淚，酷凝爲淚也，因幼失怙恃，遂混作孤兒淚矣。黛玉之酷，心凝爲酷也，因身爲處女，不肯潑之於外，較熙鳳稍爲蘊藉耳。設使天假之年，木石成爲姻屬，則閨中宛若鳳、黛齊名矣。」晶三蘆月草舍居士《紅樓夢偶說・黛玉賈府之自出也》：「黛玉，賈府之自出也，養於賈府，又不棄其親而存其孤者也。與其以五百金歸柩而送其死，何如以三百兩配藥而救其生？與其逐日費一兩燕窩而養其久恙，何如當年輕一分雁序而教以遠嫌？乃賈母兩玉並稱，雙璧相看，故黛與玉也同依膝下，少同飲食起居，長遂同聲應氣求，更相和睦，賈母使之也。微黛玉無以滿賈母弄孫之樂，微賈母豈能成黛玉冤家之聚哉！此其德與姑息，實維賈母能發之，能收之，使終不媿相敬如賓也，豈不甚善。況且鳳姐之詼諧，姨媽之愛語，斧柯之聲盈耳，琴瑟之友關心，不失其性情之正也。而卒歸咎於女子之有懷，毋乃矯枉過正，刻薄寡恩乎？噫嘻！誑莽玉而入疑陣，莫推順水之船而藍橋別駕；誘黛玉於離恨天，致化遠山之石而黃隴沈埋。向所謂存人之孤者安在哉？是故黛玉探父病，歸親葬，始終其事，相伴往來者，賈璉也；及後陪醫，遂如永訣，無端作孽，倏爾大還，至賈母分資治命，送柩慰魂，亦惟賈璉。賈璉云何？假憐而已。然而黛玉愴亡於空館，寶玉流亡於空門，寶玉之室寶釵，不異未亡人，空床獨守，一忍百殃，賈府何益？是知恤孤而鮮由禮，世德反虧；撫孤而假存仁，天和亦損。可不愼與！」涂瀛《紅樓夢論贊・林黛玉贊》：「人而不爲時輩所推，其人可知矣。林黛玉人品才情，爲《紅樓夢》最，物色有在矣。乃不得於姊妹，不得於舅母，並不得於外祖母，所謂曲高和寡者，是耶非耶？語云：『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其勢然也。」於是乎黛玉死矣！」姚燮《紅樓夢綱領・叢說》：「還淚之說甚奇，然天下之情，至不可解處，即還淚亦不足極其纏綿，固結情也。林黛玉自是可人，淚一日不還，黛玉尚在；淚既枯，黛玉亦物化矣。」話石主人《紅樓夢本義約編》：「黛玉本絳珠草，曰敏生，明其爲草木之人也。草木向榮，故歸榮府。初來尚在髫年，即恐被人恥笑，多心小性，業已遜辭一籌。及重赴維揚，再依大母，已有終焉之志，因生金玉之嫌。祇緣自賞孤高，以致衆心不屬，因求全而得毀，爲求近而反疎。迨夫換案已成，鴛鴦誓絕，猶自蘭言解癖，謬結同心，妄憶姻緣，纏綿不語。及至驚心惡夢，不知失愛高堂，蛇影杯弓，無端絕粒，性迷求死，枉自焚詩，癡情雖斷於今生，往事已貽爲口實，此所謂李十負心，雖西江之水不濯也。幸而潔來潔去，終歸清淨之天，死於孀閨之手，一字之褒，榮於華袞，有不待自明而可共信者。此黛玉之本末也。」解盦居士《悟石軒石頭記集評・石頭臆說》：「絳珠者，謫降仙姝也。此書專爲絳珠而

作，他人無與焉。絳珠以淚還灌溉之恩，可謂一淚一珠矣。作者將眞事隱去，而爲假語村言，即以甄士隱、賈雨村名其人，則書中各人姓名皆有寓意，從可知矣。夫林者，靈也，靈河岸上之絳姝也。黛玉，代其意中之玉人也。顰顰，意中怦怦也。婢名紫鵑、雪雁者，以喻黛玉一生苦境也。蓋鵑本啼紅，而乃至於紫，苦已極矣，而又似飛鴻踏雪，偶留爪印，不能自主夫西東也。又林者，上林也，故其父如海，曾中探花，謂探上林之花也；其祖曾爲列侯，謂是侯門如海之女公子也。此書專爲靈河岸上之謫仙林顰卿一人而作。微特晴雯爲顰顰小影，即香菱、齡官、柳五兒，亦無非爲顰顰寫照。蓋菱、齡皆與林同音也，柳亦可成林也；香菱原名英蓮，亦謂顰顰之應憐也。英蓮、顰顰幼時均有和尚欲化去出家，其旨可知矣！此英蓮所以得爲顰顰弟子也。姽嫿將軍可對瀟湘妃子。詠林四娘之作與芙蓉誄同日而成，已寓絳珠必死之兆矣。姽嫿、若玉亦皆爲顰顰影子，姽嫿影其姓，若玉影其名。小紅亦姓林氏，原名紅玉，明是「絳珠」兩字影子。初在怡院，于邑不得志，後爲熙鳳索去，即是拆散絳珠姻事之意。以柳五兒補小紅之缺，栽柳固可成林，而折柳所以贈別，亦屬絳珠死別之機。齡官之於賈薔，小紅之於賈芸，終難遇合，均此意也。青山山農《紅樓夢廣義》：黛玉聰明機警，爲羣釵冠。使偶寶玉，必能反鳳姐所爲而大興榮府。惟是性忌而情癡，氣高而量褊，眼淚之淌，適以自促其天年，此則可議焉。然而屈原被放，託山鬼以抒愁；賈傅不容，弔汨羅而見志。千古忠臣義士，皆血淚中人也，黛玉又何間然！　許葉芬《紅樓夢辨》：黛玉之死，莫不曰王熙鳳死之也，賈母、王夫人死之也，而吾獨曰死黛玉者黛玉也。何則？黛玉之一言一動，寶釵罔不留心，然寶釵之一言一動，黛玉又何嘗不留心。即如寶釵之所爲，聰明如黛玉，亦豈不知之而能之？特心鄙其爲人，有夷然不屑之概。如是則吐棄一切可矣！而輾轉在心，又不能決然舍去，如繭之纏，卒卒不能解脫，徒以癡情試探寶玉，欲近而反疎，欲親而轉戚，胸高間物，不能掬以示人，此間日以眼淚洗面矣！蓋黛玉病則寶釵之婚成，黛玉愈病則寶釵之婚愈無不成。使黛玉能乎見及此，善保其乾淨之身，焉知無作合之日？而徒鬱伊磊砢，賫志以終，不過增人非笑已耳！抱才如此玉者，其知所變計哉！　馮家吉《紅樓夢小品・黛玉》：王夷甫有云：「大聖忘情，下愚無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其顰卿之謂乎！　趙之謙《章安雜說》：《紅樓夢》，衆人所着眼者，一林黛玉。自有此書，自有看此書者，皆若一律，最屬怪事。余於此書，竊謂其命意不過譏切豪貴紈袴，而盡納天地間可駭可愕之事，鬚眉氣象出以脂粉精神，笑罵皆妙。其於黛玉才貌，寫到十二分，又寫得此種傲骨，而偏癡死於賈寶玉，正是悲咽萬分，作無可奈何之句。乃讀者竟癡中生癡，贊嘆不絕！　試思如此佳人，獨傾心一紈袴子弟，充其所至，亦復毫無所取。若認眞題思，則全部《紅樓夢》第一可殺者即林黛玉。余嘗持以示讀此書者，皆不爲然。嘗一質荄甫，荄甫僅言似之。前夜夢中復與一人談此書，爭久不決。余忽大悟曰：「人人皆賈寶玉，故人人愛林黛玉。」談者俯首遁去，余亦醒。此乃確論也。　煥明《送初堂未定稿・金陵十二釵詠（予既題立齋畫扇黛玉詩，後復題薛寶琴一首。因思薛小妹非十二釵中人也，香菱、襲人副冊人名不全，今亦難考，遂將十二釵正冊十二人各詠七律一首，以消長夏睡魔之計，非所謂詩也。讀《紅樓夢》者，可以觀諸！　初題林黛玉詩爲五律，篇法不合，亦廣爲七言云）・林黛玉》：秋滿瀟湘映茜紗，檀欒綠影幾枝斜？多情何事耽多病？落淚無因葬落花。思嫁心腸羞處女，怨夫情性慣兒家。絳珠本是仙源草，春色芳菲未吐芽。　凌承樞《悼紅吟草・紅樓夢百詠詞・林黛玉〔門嫻娟〕》：最難分曉，姻緣簿此生直恁顛倒。早須打疊起相思，省那些煩惱。直恁的雙蛾淡掃，一番春生腰圍小。憔悴惜花心，祇恐怕光陰易杳，知音人少。　鸚鵡也似儂癡，偷儂詩句，誦與那人知道。近來珠淚已無多，已分隨花槁。但把鏡幾回強照？朱顏翻勝當時好。恁一陣罡風惡，萎地紅香，吹殘絳草。　周澍《悼紅吟草・紅樓新詠・哭林黛玉》：絕代容華太瘦生，多情翻恨似無情。淚乾爲了纏綿債，身死空留曖昧名。屬纊呼郎孀婦泣，抱衾作嫁小鬟行。九泉遺恨青蠅口，竹院時聞鬼哭聲。　孫坤《紅樓夢圖詠・黛玉》：英皇夜汎紅絲瑟，寒入瀟波孕蘭質。承淚幽篁點點斑，一生盡是含愁日。卿家少小問妝樓，薄命梨花不耐秋。故國高堂俱早世，外家戚里盛通侯。迢迢一旦香車至，蘭錡繁華照天地。長日雖邀掌上憐，西風誰識心中事？名園春色到瑤臺，稚蝶嬌鶯作隊來。賞月不關金屈戌，酹花爭泛玉交杯。衆中別有關心處，宜笑宜嗔總無據。紅燭宵深憶過尋，綠窗晝靜同低絮。玉交杯。衆中別有關心處，宜笑宜嗔總無據。紅燭宵深憶過尋，綠窗晝靜同低絮。

玉》：瑜亮同時數亦奇，懨懨心病著香肌。恨填滄海鮫流淚，鐵鑄無成錯咎誰？　黃金臺《癡說四種・紅樓夢雜詠・林黛玉》：玉顏憔悴帶啼容，夢到西廂月下逢。底事花神欠公道？海棠無福配芙蓉。　楊維屏《紅樓夢戲詠・黛玉》：涼雲罨碧護瀟湘，竹暈斑斑點淚光。病肺釀成秋瘦損，癡心幻出夢荒唐。琴牀彈怨絃先斷，花塚埋愁土亦香。一語寄卿應解恨，薛靈芸是寡鴛鴦。　廷奭《未弱冠集》卷四《紅樓八詠・林黛玉》：多愁善病太憨癡，香淚偷彈卻爲誰？情感無知小鸚鵡，學儂低詠葬花詩。　闕名《大觀園影事十二詠・黛玉葬花》：遠離丘墓附姻親，蓬梗飄零惜此身。況復經過寒食節，更教愁殺斷腸人。有緣玉骨歸香土，無主芳心泣暮春。底事紅顏同薄命？問花花亦悄含顰。　邱煒菱《紅樓夢分詠絕句・林黛玉》：天人誰不愛顰兒？忙殺曹家筆一枝。洛浦湘江均縹緲，感甄何地莫陳思？　埋香人正怨東風，埋玉無端又落紅。試問花叢誰得似？可憐無語夕陽中。　徐枕亞《紅樓夢餘詞・東風齊著力〔黛玉葬花〕》：客館愁孤，芳園春鬧，一霎清明。錦囊獨荷，破曉冒寒行。好把亂紅掃盡，埋香玉，爲卜佳城。東風裏，三生癡夢，一種深情。　魂也幾時醒？從此後綠蔭深院無鶯。一抔荒土，草色可憐青。腸斷詞成淚盡，念身世儂亦飄萍。天涯遠，蘭因絮果，總付沈冥。　野鶴《讀紅樓劄記》：黛玉歌行，如《葬花詞》、《秋窗風雨夕》、《桃花行》，都無甚是處。　沈慕韓《紅樓百詠・林黛玉》：帶得愁根歛翠顰，淚痕點點漬羅巾。魂同秋冷吟殘月，身似花飛泣暮春。病到深時容病懶，情能死處見情眞。誰教瑜亮生斯世？恨結心頭氣不伸。　劉玉華《花朝讀紅樓夢說部感林黛玉而作》：韻絕瀟湘子，羣芳共誕辰。可憐雙淚眼，空剩一孤身。花謝還能發，人亡不可親。嗟余同薄命，況對斷腸春！　嬾蝶《紅樓雜詠・黛玉》：魔幻遶年年，花殘月缺天。早知香夢誤，嫁與自行船。　西園主人《紅樓夢論辨・林黛玉論》：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終日以眼淚洗面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終身竟不著一字者；古未有兒女之情而知心小婢言不與私者，古亦未有兒女之情而白圭無玷癡至於死者。熟讀《紅樓》，吾得之於林顰卿矣！林顰卿者，外家寄食，煢煢孑身，園居瀟湘館內，花處姊妹叢中，寶釵有其豔而不能得其嬌，探春有其香而不能得其清，湘雲有其俊而不能得其韻，寶琴有其美而不能得其幽，可卿有其媚而不能得其秀，香菱有其逸而不能得其文，鳳姐有其麗而不能得其雅，洵仙草爲前身，羣芳所低首者也。神瑛舊侍，一見驚心，灌溉之恩，報於今日，故凡茜窗私語，一事一物，無不繼之以淚。淚豈無因而下哉？淚蓋有無言之隱矣！跡其兩小無猜，一身默許，疑早有以計之矣！何以偶入邪言，即行變色，終身以禮自守，卒未聞半語私及同心，其愛之也愈深，其拒之也愈厲，雖知心鵑婢，非特不敢作寄簡紅娘，而侍疾回館，鏡留菱花之夕，不過明言其事，代爲熟籌，且有面斥其瘋，欲將其人仍歸賈母之言，嚴以絕之者也？蓋以爲兒女之私，此情只堪自知，不可以告人，並不可以告愛我之人，憑天付予，合則生，不合則死也。故閒侍書之傳言則絕粒，聽傻大姐之哭訴則焚稿，私願不遂，死而後已。此身乾淨，抱璞自完，又古今名媛所僅有，情史麗姝所罕見者也。宜其駕返靈河，如生日所唱《蕊珠記》之月娥，仍入廣寒宮去矣！獨恨羣犬紛紛，無端狂吠，或詫其疾爲奇事，或誣其病爲相思，或譖其共處一園，日後防有不肖之行，杯弓蛇影，讒口爍金。以致舅母所不歡，外祖母所見棄，而獨剩一知心之公子，又以通靈失玉，瘋不知人，遂使權奸竊發，設計瞞婚，假虛名於寄生之草，結新姻於同氣之花，昏庸政老，如在夢中。何怡紅竟不能拔三尺劍，砍此佞人頭，重作芙蓉之誄，撫棺一祭哉？吾憫絳珠，吾不能不責備神瑛矣！所幸前言在耳，盟不忘心。蘅蕪壽宴之辰，瀟湘獨步；明月窗紗之夜，杜宇閒尋。送玉之僧已來，赴試之期正迫，天恩祖德，請從此終。而一時王夫人則知其失計矣！薛姨媽則悔其受愚矣！花大姐則計其未過明路矣！薛寶釵則悲其如何結果矣！周郎妙計，奪壻何爲？始知蘅蕪之生離，不若瀟湘之死別也；茜羅之前定，不若綾襖之虛名也。讀書至此，當浮一大白，安得起顰卿於姑蘇墳內，使之目睹此景此情也？　又《紅樓夢本事詩・林黛玉》：花朝十二記東京，儂正芳辰此日生。鴻案不知光已接，燕窩爭說雪無情？古詩李杜重教讀，小楷鍾王代寫成。最怪冥昇來慶壽，蕊珠有記是新名。　《紅樓夢金陵十二釵本事詞・林黛玉〔調寄喜遷鶯〕》：絳珠仙草，本生長靈河，有何煩惱？劫歷紅樓，身依湘館，偏是萱椿全槁。病骨瘦原強起，還淚愁多難掃。可憐獨，盼御溝紅葉，執柯月老。　何物妖僧道？金玉同文，增奪通靈寶。青埂峰前，情根舊種，今日斷癡焚稿。雁悔來賓何及，鵑恨思歸應早。此心苦，聽離魂喚玉，幾聲你好！　解弢《小說話》：小說中寫美人愛情，足爲世界美人情種之模範者，吾華則推《紅樓》之黛玉，歐西則推《茶花女遺事》之馬克。然吾見《莊諧選錄》載有《茶花女眞本》一則，始知馬克之癡情爲仲馬之飾辭，又見《紅樓夢索隱》，知黛玉即董白，亦一失節之蕩婦。以此例推，茫茫天壤，那有眞情？文人弄筆，虛造華胥國、烏托邦、大同世界而已。

又薛寶釵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薛寶釵冷香丸方，調劑出人意表，妙極。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寶釵外靜而內明，平素服冷香丸，覺其人亦冷而香耳。按律文：兩姨結親者，笞四十。豈世家大賈遂不之禁哉？金玉之姻緣，皆熙鳳之詭詐，百年鴛偶，何可以李代桃僵，致令其夫遠竄於青埂峰頭，其婦獨守於茜紗窗下。追求其故，強作之合也，宜以笞罪罪其冰人。榮府查抄之後，大不如前，賈媪爲寶釵做生日，特破涕爲笑耳，尚以百金治具，則從前之家宴，當更何如！寶玉息慈，寶釵似嫠婦而非嫠婦，僕爲之贊曰：「法侶鴛鴻。」涂瀛《紅樓夢論贊・薛寶釵贊》：觀人者必於其微。寶釵靜愼安詳，從容大雅，望之如春，以鳳姐之黠，黛玉之慧，湘雲之豪邁，襲人之柔姦，皆在所容，其所蓄未可量也。然斬寶玉之癡，形忘忌器；促雪雁之配，情斷故人。熱面冷心，殆春行秋令者與！至若規夫而甫聽讀書，謀侍而旋聞潑醋，所爲大方家者竟何如也？寶玉觀其微矣！　話石主人《紅樓夢本義約編》：薛寶釵性情舉動，與黛玉相反，已有不兩立之勢。自奇緣識鎖，宮賞兩同，遂有兒女之私。雖務爲持重，而送丸藥顯露情言，繡鴛鴦難云無意。特平昔隨分從時，見之者不肯播揚其短耳。投史太君之好，結王夫人之心，猶曰女子能賢，毋庸過議。至賞襲人之志量，遂與聯歡；知小紅之心高，因而嫁禍，其機詐可概見矣。訐黛玉之短，復聯之以小惠；去黛玉之疑，必動之以婚姻，其權謀又可概見矣。苟無金玉之見存，何必避嫌而忽去？惜乎瀟湘命薄，寶玉情移，設因溺愛而傾心，未知此座之誰屬。然而將桃代李，當局何以爲情？對此癡呆，亦復毫無生趣，不過銀河一度，消受永夜青燈而已，無謂也。此寶釵之本末也。　解盦居士《悟石軒石頭記集評・石頭臆說》：怡紅命爲顰顰燙合歡花所浸之燒酒，顰顰祇飲一口，寶釵亦忙斟一杯飲之，並不待怡紅相讓。寶釵殆因酒名合歡，故不任顰顰獨飲與？亦奪婚之意也。凫靨裘者無厭求也，謂薛氏覬覦賈府也。【略】薛寶釵者，林黛玉之大敵也。薛即雪，所謂豐年好大雪也。黛玉初至寶釵處，即遇下雪，其明徵歟！林與薛先時蹤跡尚疎，故其病猶淺；嗣漸密而病漸深，迨寶釵送給燕窩，則密之至矣，而黛玉遂成痼疾；及薛氏定親，顰顰病幾不起；至薛氏成婚，而顰顰立時畢命矣。林木遇雪，誠大厄也。北人讀拆字轉成平聲，竟與釵字同音，薛氏名釵，所以拆開寶黛也。金鎖所以關鎖寶玉也。微特以金配玉，且以金克木，林顰顰其能免乎！　冷香丸而以一年二十四氣之花蕊雨露爲之者，謂薛氏謀寶玉姻事，一年四季無所不用其心，終成露水而已。須以十二分黃柏煎湯作引者，謂薛氏亦吃盡十二分苦也。不然，何不云用黃柏一錢二分耶？語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故名冷香丸云。【略】薛氏妬忌太甚，寶琴得賈母所與凫靨裘，彼尚不平見之詞色。湘雲猶疑顰顰，怡紅亦或妬忌，怡紅亦慮顰顰尚欲妬忌，乃顰顰向寶琴口口聲聲祇呼妹妹，無異同懷，怡紅頗以爲奇。是顰顰之於薛氏，賢不肖相去天淵矣！何衆皆憒憒，竟無一人能辨之耶？薛氏於親妹妬猶若是，況於他人乎！　此作者烘雲托月之法也。薛氏之最毒者，因怡紅錯說其體胖怯熱，比以阿環，遂以無好兄弟可作楊國忠罵之。並因靚兒覓扇，竟至借此痛詈，聲色俱厲；又如撲蝶而聞亭內人語，移禍顰顰；金釧無以爲殮，送給衣裙：此皆暗裏排擠顰顰之毒計也。其最可恥者，送丸藥以醫怡紅杖傷，坐卧榻以刺怡紅兜肚，柔情密意，無異自媒，毫不知避嫌疑，此皆由衷而發，不能自掩之恥態也。【略】寶釵又有最可惡處，在五十七卷中顰顰欲認薛媪爲母一節。寶釵則對面着筆，暗刺顰顰之心；薛媪則直揭應與怡紅作配，是明刺顰顰之心也。及至紫鵑求其玉成，而薛媪即以謔言亂之，黠矣哉！討武氏檄中一聯：「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可贈寶釵；「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可贈襲人也。　西園主人《紅樓夢論辨・寶釵論》：嘗讀陳壽《三國》，見人材林立，而衆材皆爲所包者，諸葛君是也；奸雄並峙，而羣奸皆爲所用者，曹孟德是也。若寶釵者，實於《紅樓》部中，合孔明、孟德而一人者矣！黛玉之慧，湘雲之豪，探春之敏，皆大觀園內所傑出者也，而寶釵則以螃蟹代東，深情體貼，燕窩養病，作意餽遺，成佩麟之心交，按梁鴻之眉案，顰卿、瘋子盡入彀中；雖探春攝政，利弊立陳，以才自恃，而大體小惠，適得其宜，能使玫瑰香者當即心折無異詞，謂非一部《紅樓》，衆材皆爲所包乎？　鳳姐之黠，襲人之陰，平兒之巧，亦兩府中所最著者也，而寶釵則以姑表私親，權奸屬意，鴛鴦替繡，近侍傾心，既設計以瞞婚，復議郎之伴讀，靈鳳名花皆爲頤使；雖平兒應對，朋比爲奸，無隙可乘，而利齒伶牙，笑摸其臉，遂使茉莉妝者不復巧言之如流，謂非一座大觀，羣奸樂爲所用乎？其才如此，其奸若彼，宜其金玉同文，稱心如意，又何愁絳珠之不死哉？又何慮神瑛之不終哉？孰知能奪瀟湘之魄，而竟不能奪怡紅之心；非特不能奪怡紅之心，而且不能羈怡紅之身。離恨有天，郎癡竟去，其故何也？豈豔冠羣芳，蘅蕪之美麗，色不足以悅之乎？抑青雲柳絮，才不足以敵體乎？豈羞籠香串，蘅蕪之旖旎，情不足以動之乎？抑天恩祖德，論不足以正心乎？而吾謂皆非也。蓋木石之盟，兩情相結，生死不渝；蘅蕪金鎖之說，久爲絳珠所隱憂，實爲

怡紅所深恨。是蘅蕪之與怡紅，情不相屬，本非意中人也明矣。以絳珠所隱憂，而果如所憂，其何以對絳珠也？以生平所深恨，而適蹈其恨，其何以能終日也？且以本非意中之人，而欲強納於意中，代婚於病裏則可，移情於夢後必不能也。況絳珠死矣！況絳珠之死，因姻事之不諧也；況絳珠之死，因奪壻之有人也。死者抱恨以終，生者以新間舊，諒癡情之公子必不若是其恝也。是不待僧之送玉，而前言在耳，吾知怡紅之不負斯語矣。何深謀積算之蘅蕪竟計不及此也？或謂蘅蕪能料絳珠之死，而不能料神瑛之去。不觀其新婚之次日，明以林妹妹已死之言相告，是欲斬怡紅之癡，斷其情根，以期白首可以偕老矣。初不料死者不能復生，原可絕怡紅之妄想，而生者早有前誓，難以挽怡紅之盟言也。是蘅蕪之不知怡紅也，是蘅蕪之不知怡紅專情於絳珠也。其才也，其奸也，皆其愚也。是才之誤蘅蕪也，是奸之誤蘅蕪也，是才與奸之誤蘅蕪而不自悟也。釵埋雪裏，冷落孤闈，亦可傷矣！　西園主人《紅樓夢本事詩・薛寶釵》：閒向怡紅院內行，芭蕉鶴睡夢雙清。生辰愛聽山門曲，婚禮偏稱木石盟。代史作東惟吃蟹，議郎伴讀祇留鶯。梧桐葉落分離日，奪壻何如計未成！　又《紅樓夢金陵十二釵本事詞・薛寶釵〔調寄乳燕飛〕》：大雪豐年裏，有名花，色才俱美，穠非桃李。豔冠羣芳卿知否？清露芙蓉並峙。煞費苦調停公子，邢尹當時原羞見，恨同生瑜亮終誰死？宮內賜，氤氳使。　鴛鴦刺繡期連理。送奸雄，花心籠絡，雲情俯視。金鎖三生天已定，一片溫柔人喜。況王薛風姨月姊，始願從心眉舉案，勸蕭郎奮志攻經史。秋試後，不歸里。　馮家眚《紅樓夢小品・寶釵》：寶釵其奸雄之毒者乎！其於顰卿，則教之憐之，推情格外，以固結之。誠知與賈母之親則不若黛玉，與寶玉之密又不若黛玉，惟故作雍容和厚之度，以邀時譽，而後謀成志遂，使顰卿死而不恨。吁可畏哉！然其氣量作爲，在探春，平兒伯仲間。　煥明《遂初堂未定稿・金陵十二釵詠・薛寶釵》：冷香錯擬似環肥，夢語荒唐惹事非。不爲檀郎留珮玉，祇憐貧女失羅衣。殘春恨在鶯兒老，暮雨愁深燕子飛。若向紅樓覓佳偶，薛君才合配湘妃。（蘅蕪君配瀟湘妃子，才是一對好姻緣，讀《紅樓夢》者未之知也。）　凌承樞《悼紅吟草・紅樓夢百詠詞・薛寶釵〔換巢鸞鳳〕》：顛倒文簫，恁鸞差覓渡，鵲便填橋。惹將蜂蝶妬，都作燕鶯嘲。偷彈香淚搵紅綃，香憐黛損，花緣玉消。思量起，辜負了那人中表。　情好翻懊惱，鵲巢鳩佔，枉被虛名嬲。我見猶憐，卿眞善恨，疑案應憎邱嫂。同是蘭閨薄命花，可憐莫補情天了。盈盈愁思，教儂那剖分曉。　周澍《悼紅吟草・紅樓新詠・哭薛寶釵》：強把紅絲代壻牽，浪傳金玉是姻緣。身如傀儡難爲主，詠到鸞皇亦可憐。私祝但祈兒有命，柔情能感母稱賢。那堪回憶登車日，親迎人猶病榻眠。　羅鳳藻《紅樓夢圖詠・寶釵》：豔冠羣芳擁絳紗，風流嫵媚暈朝霞。瑤宮仙蕊知多少，此種端推第一花。　泥人風韻本天然，秀色明明若可餐。解識芳蘭眞竟體，阿儂剛服冷香丸。　宮孀新頒一串金，濃香染袖貯深深。一雙玉腕白於雪，忍俊有人情不禁。　一種溫柔偏蘊藉，十分渾厚恰聰明。檀奴何福能消受？空賺紅顏誤此生。　黃昌麟《紅樓二百詠・薛寶釵》：低徊自悔爲誰蒙？金玉因緣一夢中。富貴不堪回首問，千秋事業付東風。　黃金臺《癡說四種・紅樓夢雜詠・薛寶釵》：何物妖僧斬豔情？神瑛使者返蓬瀛。禁他二十如花貌，寡鶴單鳳了一生。　楊維屏《紅樓夢戲詠・寶釵》：弱骨丰肌笑語工，靈心八面鬥玲瓏。羣花盡入牢籠裏，絕豔偏存闇淡中。合德生來香竟體，阿難歸去色成空。瓊箱怕檢金訶子，鴛眼模糊玉箸紅。　廷奭《未弱冠集》卷四《紅樓八詠・薛寶釵》：蘅蕪心地亞瀟湘，才貌偏羞姊妹行。蝴蝶引人飛不見，避嫌驚煞小紅娘。　闕名《大觀園影事十二詠・寶釵撲蝶》：紛飛蛺蝶繞樓台，暖逐東風撲幾回？扇影亂搖忙玉腕，粉痕斜溜溼香腮。偶因遊戲閒消遣，豈爲述藏暗捉來？卻怪亭中私語久，防人忽把綺窗開。　邱煒萲《紅樓夢分詠絕句・薛寶釵》：等是依人却有家，銀屏夜永月痕斜。應愁李代桃僵日，對此當初姊妹花。正了相思共壻鄉，單棲竟抱冷鴛鴦，一番合德溫馨過，底遜旃檀好道場？　徐枕亞《紅樓夢餘詞・烏夜啼〔寶釵拂蠅〕》：夢中金玉無憑。睡初醒，恰被玉人低喚，似微膺。　情深注，蟲飛暑，擧香肱。祇恐除他，這裏少青蠅。　沈慕韓《紅樓百詠・薛寶釵》：才華文藻說蕭娘，魂染蘅蕪體自香。絕豔如花存冷澹，幻緣似夢倏淒涼。早工結託殷勤態，深解周旋粉黛場。情斷故人遣婢嫁，一生惟有負瀟湘。　嬾蝶《紅樓雜詠・寶釵》：太上不言情，三生石證盟。何堪花燭夜，剌剌喚顰卿！　解弢《小說話》：有謂《紅樓》之寶釵乃暗指高江村者。觀《簷曝雜記》金豆荷囊之伎倆，實類寶釵之化身，說者當不無所見。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寶釵陰險狠毒，以黛玉之稱氣，當然不是對手。蓋黛玉多心，乃無手段；寶釵多心，手段又辣故也。寶釵心計之工，手段之辣，其一，爲籠絡襲人，代做寶玉活計；其二，爲金釧兒死，出其新做之衣，與之裝裹，以討王夫人之好；其三，借黛玉隨口說出《西廂記》、《牡丹亭》詞句之故，而以花言巧語解其疑癖，使之不防；其四，滴翠亭撲蝶，得聞小紅墜兒私語，而嫁禍

於黛玉；其五，黛玉死後，不許寶玉得見其遺物；其六，急於遣嫁雪雁；其七，紫鵑非自己呼喚則不來。凡此者，皆作者有心寫寶釵成爲面熱心冷之人也。

又衆人 諸聯《紅樓評夢》：總核書中人數，除無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園中諸女，皆有如花之貌。即以花論，黛玉如蘭，寶釵如牡丹，李紈如古梅，熙鳳如海棠，湘雲如水仙，迎春如梨，探春如杏，惜春如菊，岫煙如荷，寶琴如芍藥，李紋、李綺如素馨，可卿如含笑，巧姐如荼蘼，妙玉如簷蔔，平兒如桂，香菱如玉蘭，鴛鴦如凌霄，紫鵑如蠟梅，鶯兒如山茶，晴雯如芙蓉，襲人如桃花，尤二姐如楊花，三姐如刺桐梅。而如蝴蝶之栩栩然，游於其中者，則怡紅公子也。人至於死，無不一矣！如可卿之死也，使人思；金釧之死也，使人惜；晴雯之死也，使人慘；尤三姐之死也，使人憤；二姐之死也，使人恨；司棋之死也，使人駭；黛玉之死也，使人傷；金桂之死也，使人爽；迎春之死也，使人惱；賈母之死也，使人羨；鴛鴦之死也，使人敬；趙姨娘之死也，使人快；鳳姐之死也，使人歎；妙玉之死也，使人疑；竟無一同者。非死者之不同，乃生者之筆不同也。 涂瀛《紅樓夢論贊·紅樓夢論後》：人生一大夢耳！夢無不醒之時，則林黛玉死矣！寶玉出家矣！由黛玉而推之，晴雯、鴛鴦、鳳姐、尤二姐、尤三姐、可卿、迎春、司棋、金釧、齡官、元春，以及潘又安、秦鍾、賈瑞罔不然。由寶玉而推之，惜春、紫鵑、芳官、藕官、蕊官、荳官、葵官、柳湘蓮，以及寶釵、湘雲罔不然。其不醒者，獨襲人耳！然則何以處探春？曰此其福分最大，好夢正長者也。然則何以處岫煙等？曰此其心思各別，同牀異夢者也。然則何以處巧姐？曰此其情思昏昏，方纔入夢者也。文至此，不已東方既白與！何續貂者又欲強人入夢也？豈非天下之怪夢哉？無惑乎牛鬼蛇神，紛紛囈語也，顧安得大棒棒醒之！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紅樓夢》雖是說賈府盛衰情事，其實專爲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作。若就賈、薛兩家而論，賈府爲主，薛家爲賓。若就寧、榮兩府而論，榮府爲主，寧府爲賓。若就榮國一府而論，寶玉、黛玉、寶釵三人爲主，餘者皆賓。若就寶玉、黛玉、寶釵三人而論，寶玉爲主，釵、黛爲賓。若就釵、黛兩人而論，則黛玉却是主中主，寶釵卻是主中賓。至副冊之香菱是賓中賓，又副冊之襲人等不能入席矣！讀者須分別清楚。 甄士隱、賈雨村爲是書傳述之人，然與茫茫大士、空空道人、警幻仙子等俱是平空撰出，並非實有其人，不過借以叙述盛衰，警醒癡迷。劉老老爲歸結巧姐之人，其人在若有若無之間。蓋全書既假託村言，必須有村嫗貫串其中，故發端結局皆用此人，所以名劉老老者，若云家運衰落，平日之愛子嬌妻，美婢歌童，以及親朋族黨，幕賓門客，豪奴健僕，無不雲散風流，惟剩者老嫗收拾殘棋敗局，滄海桑田，言之酸鼻，聞者寒心。福、壽、才、德四字，人生最難完全。寧、榮二府，祇有賈母一人，其福其壽，固爲希有，其少年理家事跡，雖不能知，然聽其臨終遺言說「心實吃虧」四字，仁厚誠實，德可概見；觀其嚴查賭博，洞悉弊端，分散餘貲，井井有條，才亦可見一斑，可稱四字兼全。此外如男則賈敬、賈赦，無德無才，賈政有德無才，賈璉小有才而無德，賈珍亦無德無才，賈環無足論，寶玉才德另是一種，於事業無補。女則邢夫人、尤氏無德無才，王夫人雖似有德，而偏聽易惑，不見眞德，才亦平庸。至十二金釵：王鳳姐無德而有才，故才亦不正；元春才德固好，而壽既不永、福亦不久；迎春是無能，不是有德；探春有才德，非全美；惜春是偏僻之性，非才非德；黛玉一味癡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祇有文墨之才；寶釵却是有德有才，雖壽不可知，而福薄已見；妙玉才德近於怪誕，故陷身盜賊；史湘雲是曠達一流，不是正經才德；巧姐才德平平；秦氏不足論，均非福壽之器。此十二金釵所以俱隸薄命司也。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全書最重人口吻，每一開談，惟妙惟肖，上下三等人，其口吻人各不同，並顯然各有其等。書中襲似釵，麝似襲，而麝口吻終遜於襲，襲終遜於釵，黛玉、晴雯、柳五兒三人亦同，是分上下三等也。格律精嚴，故人不覺其爲假語。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約評》：十二釵册多作隱語，有象形，有會意，有假借，而指事絕少，是在靈敏能猜也。若此處一差，則全書皆不可解矣。可見書貴善讀，即稗官小說，莫不皆然，而況於經史子集哉！今略詳其大概於後：金陵十二釵又副册第一晴雯，第二襲人。副册第一香菱。正册第一林黛玉、薛寶釵。然曹字《說文》作𩰫，乃兩株枯木上懸一圍玉帶之象，不可眞認爲雙木林也。第二元春，第三史太君。案放風箏者高也，大海者渤海也，史太君本不在十二金釵之列，然借以點湘雲之姓，不可誤認探春。第四史湘雲，第五妙玉，第六迎春，第七惜春，第八鳳姐。案詩中「一從二令三人木」句，蓋二令冷也，人木休也，一從月從也，三字借用成句而已。第九巧姐，第十李紈，第十一鴛鴦、秦可卿。案婢女賤流，例入又副册，香菱以能詩超入副册，鴛鴦貞烈，竟進於十二釵矣！蓋此書專言情，情欲肆則天理滅亡，以鴛鴦、秦可卿殿十二釵，所謂欲盡理來也。《易》之碩果不食，一陽復生，無非此理。乃全書之微旨，異於《金瓶梅》、《玉嬌梨》者在此，特拈出之。《紅樓夢十二曲·終身誤》

一闋，林薛總做，故曲中云「空對着山中高士晶瑩雪，終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連點薛林，而《枉凝眉》則專做林，有輕重詳略之別。至《恨無常》、《分骨肉》二闋，與上兩支一例合看，因死別而憶生離，不可分爲兩橛。杭友人以《分骨肉》一支曲爲專指探春，此誤於俗說也。夫放風箏者何止探春一人？畫冊明云兩人矣！一人又誰指乎？即云探春曾打風箏謎，亦未嘗放也。況增探春而删鴛鴦，與坊刻圖尤三姐而不圖鴛鴦同屬無識。因秦可卿死時有瑞珠殉主，所以鴛鴦死時秦可卿來，何得硬派可卿亦懸樑自縊也！《晚韶華》一闋：「再休題繡帳鴛衾」，借點鴛字。其後「問古來將相可還存？也祇是虛名兒與後人欽敬」，及《好事終》起句云「畫梁春盡」，鴛鴦已在其中矣！所以不必另填一調。參差變化之妙，何嘗一調專指一人也？尤三姐之死輕於鴻毛，鴛鴦之死重於泰山，圖中有三姐而不圖鴛鴦，不知此書之旨者也。二知道人《紅樓夢說夢》：客有問十二釵中伊誰第一？予曰：「凡一時瑜、亮，最足令人顛倒，博取焉可也。譬如唐賢七絕，各臻妙境，操觚家每舉一首以爲壓卷，未允也。人見寶、黛之情意纏綿，或以黛玉爲金釵之冠。不知寶、黛之所以鍾情者，無非同眠同食，兩小無猜，至於成人，愈加親密。不然，寶釵亦絕色也，何以不能移其情乎？今而知一往情深者，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藻鑒金釵，不在乎是。」寶玉如主司，十二釵如應試諸生，中式則爲妻爲妾，不中則另覓良緣。迎、探、惜似迴避不能入闈者。湘雲、李紋、李綺似不肯作第二人想，竟不入闈。寶琴許字於梅翰林家，似隔省遊學之生，偶然到此，例不入闈。紫鵑、鶯兒似已列副車，臨榜忽被磨勘。襲人似關節而中副車。寶釵似頂替而僥倖中式。園外諸婢，則又似錄遺無名，欲觀光而不得者。至寶玉去不復返，恍如落第諸生目送主司之旌節矣，豈不大可痛哉？大觀園，醋海也。醋中之尖刻者，黛玉也。醋中之渾含者，寶釵也。醋中之活潑者，湘雲也。醋中之爽利者，晴雯也。醋中之乖覺者，襲人也。迎春、探春、惜春，醋之隱逸者也。至於王熙鳳，詭譎以行其毒計，醋化鴆湯矣。曾幾何時，死者長眠，生者適成短夢，亦徒播其酸風耳。噫！一日，衆友羣居，評隲《紅樓》女子。有取寶釵之穩重者，有取黛玉之聰穎者。或愛熙鳳之才能，湘雲之爽直；或愛襲人之和順，晴雯之嬝娜。又有憎黛玉之乖僻，厭鳳姐之擅權，恨襲人之柔奸，惡晴雯之利口者。議論沸騰，愛憎不一。予時默無一語。客詰之，予曰：「此曹雪芹紙上嫫娟也。設諸君眞遇其人，未必不變憎爲愛也。」言畢，衆皆粲然。榮府細小數百人，其中胸無城府，一片天眞者，上有史湘雲，下有傻大姐耳！然湘雲乃葭莩親，非榮府中人也，其實傻大姐一人而已。太璞能完者，寧可多得哉！賈赦，色中之厲鬼；賈珍，色中之靈鬼；賈璉，色中之餓鬼；寶玉，色中之精細鬼；賈蓉，色中之佾生鬼；賈瑞，色中之饞癆鬼；薛蟠，色中之冒失鬼。話石主人《紅樓夢本義約編》：十二釵命名，各有喻意。曰林黛玉，讀寧待玉。曰雪雁，讀接案；寧待寶玉接案也。曰薛寶釵，讀拆寶開。曰金鶯，減名鶯，鶯讀姻；拆寶玉開聯金玉姻也。曰史湘雲，讀是香羣。曰翠縷，讀翠侶；是香羣翠侶也。曰秦可卿，曰兼美，言兩美情皆可親也。曰妙玉，曰檻外人，言妙遇陷害人也。曰熙鳳，趨奉也。曰巧姐，巧語也。曰平兒，貧兒也；言趨奉之巧，如貧兒也。曰李紈，紈讀完；曰蘭，蘭讀難；言完人難也。曰元春，曰抱琴，前春抱情也。曰迎春，曰司棋，尋春私期也。曰探春，曰侍書，探春事虛也。曰惜春，曰入畫，惜春入化也。此十二金釵命名之大凡也。　俞樾《春在堂全書・茶香室三鈔》卷六《十二釵》：國朝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趙彩姬，字今燕，名冠北里。時曲中有劉、董、羅、葛、段、趙、何、蔣、王、楊、馬、褚，先後齊名，所稱十二釵也。」按此，則今小說中所稱金陵十二釵，亦非無本。　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王雪香《紅樓問答》云：「寶玉似武陵源百姓，黛玉似賈長沙，寶釵似漢高祖，湘雲似虬髯公，探春似太原公子，寶琴似藐姑公子，平兒似國大夫，紫鵑似李令伯，妙玉似阮始平，晴雯似楊德祖，劉老老似馮驩，鳳姐似曹瞞，襲人似呂雉。」明鏡主人曰：寶玉似唐明皇，黛玉似李廣，又似唐衢，寶釵似王莽，湘雲似李太白，探春似漢文帝，寶琴似張緒，平兒似陳平，紫鵑似豫讓，妙玉似倪雲林，晴雯似禰衡，劉老老似柳敬亭，鳳姐似嚴嵩，襲人似魏藻德。

紀事

作家逸事

《紅樓夢》甲戌本第一回脂硯齋等評　雪芹舊有《風月寶鑑》之書，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懷舊，故仍因之。若云雪芹披閱增删，然後

〔則〕開卷至此，這一篇楔子又係誰撰？足見作者之筆狡獪之甚。後文如此處者不少。這正是作者用畫家煙雲模糊處，觀者萬不可被作者瞞□〔蔽〕了去，方是巨眼。能解者方有辛酸之淚，哭成此書。壬午除夕，書未成，芹爲淚盡而逝。余嘗哭芹，淚亦待盡。每意覓青埂峰，再問石兄，余不遇〔獺〕〔癩〕頭和尚何！悵悵！今而後，惟願造化主再出一芹一脂，是書何本〔幸？〕，余二人亦大快遂心於九泉矣。甲午八〔日〕〔月〕淚筆。

又第十三回 秦可卿淫喪天香樓，作者用史筆也。老朽因有魂托鳳姐賈家後事二件，嫡是安富尊榮坐享人能想得到處，其事雖未漏，其言其意則令人悲切感服，姑赦之，因命芹溪删去。

又庚辰本第二十二回 此回未成，而芹逝矣，嘆嘆！丁亥夏，畸笏。

又第七十五回 乾隆二十一年五月初七日對清。缺中秋詩，俟雪芹。

敦誠《寄懷曹雪芹(霑)》(抄本) 少陵昔贈曹將軍，曾曰魏武之子孫。君又無乃將軍後，於今環堵蓬蒿屯。揚州舊夢久已覺(雪芹曾隨其先祖寅織造之任)，且著臨邛犢鼻褌。愛君詩筆有奇氣，直追昌谷破籬樊。當時虎門數晨夕，西窗剪燭風雨昏。接羅倒著容君傲，高談雄辯虱手捫。感時思君不相見，薊門落日松亭樽。(時余在喜峰口。)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盃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

又《佩刀質酒歌(秋曉遇雪芹於槐園，風雨淋浰，朝寒襲袂。時主人未出，雪芹酒渴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飲之。雪芹歡甚，作長歌以謝余，余亦作此答之)》 我聞賀鑑湖，不惜金龜擲酒壚；又聞阮遙集，直卸金貂作鮝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間更無黃金璫。秋氣釀寒風雨惡，滿園榆柳飛蒼黃。主人未出童子睡，舉乾甕瀝何可當？相逢況是淳于輩，一石差可溫枯腸。身外長物亦何有？鸞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滿眼作軟飽，誰暇齊高分低昂？元忠兩褥何妨質，孫濟縕袍須先償。我今此刀空作佩，豈是呂虔遺王祥。欲耕不能買犍犢，殺賊何能臨邊疆。未若一斗復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稱快哉！擊石作歌聲琅琅。知君詩膽昔如鐵，堪與刀穎交寒光。我有古劍尚在匣，一條秋水蒼波涼。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又《輓曹雪芹(甲申)》 四十年華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誰銘？孤兒渺漠魂應逐(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新婦飄零目豈瞑？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故人惟有青山淚，絮酒生芻上舊坰。

又《荇莊過草堂命酒聯句，即檢案頭聞笛集爲題，是集乃余追念故人錄輯其遺筆而作也》 常侍山陽意，王孫舊雨情。遺文尋故笥(荇莊)，老淚灑枯荆(近遭汝猷弟之痛)。忍對黃公酒(松堂)，空懷張翰羹。擁衾悲九日，(荇莊，亡弟莊九日卧病。)分袂記孤城(記丁丑春日汝猷曾別於榆關)。是處青山恨(松堂)，年來白髮生。風簷頻檢篋，雨夜獨移檠。淚向西州落(荇莊)，魂猶南浦驚。人琴亡子敬(松堂)，金石感明誠。修短同歸盡(荇莊)，控摶誰所令？諸君皆可述(松堂)，我輩漫相評。讌集思疇昔(荇莊)，聯吟憶晦明。詩追李昌谷，(松堂，謂曹芹圃。)詞邁柳耆卿(謂紫樹)。繡佛尋蘇晉，(荇莊，謂秀崖。)工書擬伯英(謂周廷尉)。珍收米海岳，(松堂。廷尉得范忠貞公家藏南宮一品石，諸同人賞之聽雨樓，各有跋語。)乩降許飛瓊(謂璞翁將軍嘗有是癖)。懶過嵇中散，(荇莊。謂寅圃。)狂於阮步兵(亦謂芹圃)。劉伶曾荷鍤，(松堂，謂羅介昌。)徐邈但銜杯(謂復齋)。武有花敬定，(荇莊，謂明益庵在蜀中沒於戰事。)文如陸士衡(謂貽謀)。春船天上坐(松堂)，活火夜來烹。簡爲看花折(荇莊)，驢多踏雪行。高岩捫古翠(松堂)，小部度新聲。翦燭敲寒漏(荇莊)，彈棋罷夜枰。秋風醒大夢(松堂)，今雨散佳盟。宿草荒原迥(荇莊)，遺墟故宅更。椎兒登馬鬣(松堂)，弔客作驢鳴。細檢生前句(荇莊)，空留身後名。感懷良自苦，有酒且同傾(松堂)。

又《聞笛集自序》(抄本) 二十年來，交游星散，車笠之盟，半作北邙煙月。每於斜陽策蹇之餘，孤樽聽雨之夜，未嘗不興山陽愁感。追思平昔，邈若山河。因檢篋笥，得故人手跡見寄者，或詩文，或書翰，若干首，錄輯成編，覽之如共生前揮麈。或無詩文書翰，但舉其生平一二事，與余相交涉者，亦錄之。名曰《聞笛集》。每一披閱，爲之泫然。

又《哭復齋文》 嗚呼！昔與先生言生寄死歸之理，至明至切，又何有於巨室之寢，嘵嘵然哭之也哉？然其中不能無恨焉。自宗黌學校之興，人才輩出。先生以後起之秀，掉鞅文場，歲終射策，每列優等，而視之蔑如也。隨罷去，賦閒居者二十年。設先生早膺一命，積年遷擢，必能高步巖廊，發其所蘊，以表見於世，豈不爲吾宗一代之偉人歟！不然，即眞能遂其棲遁之志，遐蹤高蹈，扁舟草履，與農圃漁樵爲侶，亦不失爲天隨、元眞者流。乃今日徒結抑鬱之懷，抱落拓之感，品高境狹，所遇無歡，致坎坷死於牖下，且不得下壽。此僕之重爲先生恨者。先生亦有遺恨耶？嗚呼哀哉！先生每

以向平婚嫁爲念，嘗曰：「如獲所願，何必定游五岳？但青鞋裹褐，徜徉乎一邱一壑之間，棄妻子如敝屣，吾生足矣！」今竟何如，人世事又安可過計哉？前月二十九日，先生約我輩泛舟潞河，盡一日歡笑，爾時猶能酹數杯，戲歌漁家雜曲，雖體羸息緩，神色尚飛眉宇間。即前數日，猶共諸子宴於南園，時已不能飲矣。然尚笑談竟夕。何八日不晤，遽成永訣？益悟生死之際，速於轉轂，豈止雍門之感而已哉！昔人云：「海內第一知己已去，復何心世緣！」僕邇日惟杜門却跡，嗒然兀坐，偶有譙召羣集，輒淚出酒腸，不樂而罷。人生鬱鬱，誰能遣此？未知先生與寅圃、雪芹諸子相逢於地下，作如何言笑，可話及僕輩念悼亡友之情否？冥冥漠漠，益增悄恍惆悵耳！僕近輯故友之詩文，凡片紙隻字寄宜閒館者，手爲錄之，名曰《聞笛集》。惟先生翰墨爲多，時一披閱，儼然如相對揮麈。此猶是舊時結習未除。先生今日達觀返化，仙塵殊絕，所思自異，安肯復向五濁世界中生憂愁煩惱緣？然則我輩曳紼之悲，登床之感，亦何爲哉？從此即過西州門，亦不痛哭而返也。有情無情，是耶？非耶？嗚呼哀哉！

又《寄大兄》　二十六日出京，泥淖載塗，車幾反側者數四。夜宿南廳旅舍，伏枕不能寐，起燃燭，見壁間有題句，末云「日教雙淚溼青衫」，後書「茨湖居士」。不知茨湖爲何人，亦不知所淚者何事，豈亦如弟之所遭耶？因感而和之，云：「早知大患緣身在，無奈悲心逐老添。私念半生多少淚，萬痕燈下看青衫。」抵南村，便覓一古庵下榻。榻近頹垣，夜間即借琉璃燈照睡。僧既老且聾，與客都無酬答，相對默然。昔人云：「今如退院僧，於小村庵折脚鐺中煮米飯吃，亦足了一生矣！」頗類弟今日形景，更何所計慮哉！亦不敢過於悲感，強自節制，殊不大損眠食。然不能決然斬情者，正如王阿龍每還臺必痛哭於王悅舊送處耳。嵩兄近遭此，見之老眼又添許多淚漬。臞仙於此事較遠，或亦不無悲悼。前者庵宿，夜半有僕人狼狽叩門，云日暮行大雨中，輒浮於水，曳紼者水沒於腰，遂不能前，露處荒草中。是夜聞之，又增一慟。二十九寔窮既畢，仍歸庵中，繞庵皆大水，非乘筏不得往來。庵前多白楊樹，雖無風雨日，蕭蕭然孤坐一室，易生感懷。每思及故人，如立翁、復齋、雪芹、寅圃、貽謀、汝猷、益庵、紫樹，不數年間，皆蕩爲寒煙冷霧。曩日歡笑，那可復得？時移事變，生死異途，所謂此中日夕祇以眼淚洗面也。即前在樂安堂，尚自聯床相慰藉，今於荒村野寺，狐嘯蛩吟之際，蒲團佛火，隻影孤榻，即此數日前恍如一劫，不幾夢中說夢，何時出此幻境耶？因悟夙孽皆因，奚逃惡果，慧鋒無利，焉斬情根？故於悲泣之餘，又增一重公案。雖欲急懺，都無是處，奈何奈何！日月跳丸，半百將至，「鬢髮蒼浪牙齒疎，不覺身年四十七」，樂天豈爲弟咏乎？人北回，聊書近況奉寄，兄不廑念是幸。

又《輓曹雪芹》（抄本）　余昔爲《白香山琵琶行》傳奇一折，諸君題跋，不下幾十家。曹雪芹詩末云：「白傅詩靈應喜甚，定教蠻素鬼排場。」亦新奇可誦。曹平生爲詩大類如此，竟坎坷以終。余挽詩有「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之句，亦驢鳴弔之意也。

又　四十蕭然太瘦生，曉風昨日拂銘旌。腸迴故壠孤兒泣，（前數月伊子殤，因感傷成疾。）淚迸荒天寡婦聲。牛鬼遺文悲李賀，鹿車荷鍤葬劉伶。故人欲有生芻弔，何處招魂賦楚蘅？　開篋猶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雲。三年下第曾憐我，一病無醫竟負君。鄴下才人應有恨，山陽殘笛不堪聞。他時瘦馬西州路，宿草寒煙對落曛。

又《贈曹雪芹》　滿徑蓬蒿老不華，舉家食粥酒常賒。衡門僻巷愁今雨，廢館頹樓夢舊家。司業青錢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何人肯與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

敦敏《贈芹圃》（抄本）　碧水青山曲逕遐，薜蘿門巷足煙霞。尋詩人去留僧舍，賣畫錢來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新愁舊恨知多少？一醉氍毹白眼斜。

又《訪曹雪芹不值》　野浦凍雲深，柴扉晚酒薄。山村不見人，夕陽寒欲落。

又《芹圃曹君（霑）別來已一載餘矣。偶過明君（琳）養石軒，隔院聞高談聲，疑是曹君，急就相訪，驚喜意外，因呼酒話舊事，感成長句》　可知野鶴在鷄羣，隔院驚呼意倍慇。雅識我慚褚太傅，高談君是孟參軍。秦淮舊夢人猶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頻把袂，年來聚散感浮雲。

又《題芹圃畫石》　傲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見此支離。醉餘奮掃如椽筆，寫出胸中磈礧時。

又《小詩代簡寄曹雪芹》　東風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駕，來看小院春。詩才憶曹植，酒盞愧陳遵。上巳前三日，相勞醉碧茵。

又《河干集飲題壁兼弔雪芹》　花明兩岸柳霏微，到眼風光春欲歸。逝水不留詩客杳，登樓空憶酒徒非。河干萬木飄殘雪，村落千家帶遠暉。憑弔無端頻悵望，寒林蕭寺暮鴉飛。

又《瓶湖懋齋記盛》　《南鷁北鳶考工志》一書，爲余友曹子芹圃所撰，竊幸邀先睹之快。初則驚其丹青之妙，而未解其構思之難也。既見實物，更訝其技藝之精。疑假爲眞，方擬按圖索之，乃復顧此失彼。神迷機軸之巧，思昧格致之奧矣。【略】芹圃引言曰：「玩物喪志。」(概)(蓋)恐溺之者移易性情，而發此深慮之語也。戊寅臘月廿四日，董公孚存亦莅斯會，感而爲序。【略】囑余制文記其盛況，【略】爰思鑒別字畫，首推芹圃。【略】叔度將芹圃爲其所扎風鳶取出，羅列一室，四隅皆滿，致無隙地，五光十色，蔚爲大觀。【略】更招余等至(復室)，移桌(就座)，置杯箸，具肴酒，(盥)手剖魚，以供芹圃烹煎。(其)間爲余縷述昔年芹圃濟(彼)之事，言下猶且(咽哽)，(唏噓)不能自抑。(復)謂余曰：「當日若非芹圃救我，則賤軀膏野犬之腹也久矣！」芹圃亟止之曰：「適逢其會，無足掛齒。何況朋友本有通財之義，今後萬勿逢人便道此事也。」叔度曰：「受其惠者，能不懷其(德)乎？如我之貧，更兼廢疾，難(於)謀生矣！數年(來)，賴此爲業，一家幸無凍餒。以是欲芹圃定式著譜，庶使有廢疾類(余)者，借以存活，免遭伸手告人之難也。」芹圃曰：「叔度推己及人之見，(余深)然之，非過來人詎能若此深切也？」【略】芹圃方以蓮心浸醉□，過公曰：「芹圃多才，素所聞矣，尚不知精於烹調也！」

張宜泉《懷曹芹溪》　似歷三秋闊，同君一別時。懷人空有夢，見面尚無期。掃逕張筵久，封書畀雁遲。何當常聚會，促膝話新詩。

又《和曹雪芹西郊信步憩廢寺原韻》　君詩曾未等閒吟，破刹今遊寄興深。碑暗定知含雨色，牆隤可見補雲陰。蟬鳴荒逕遙相喚，蛩唱空廚近自尋。寂寞西郊人到罕，有誰曳杖過煙林？

又《題芹溪居士(姓曹名霑，字夢阮，號芹溪居士，其人工詩善畫)》　愛將筆墨逞風流，廬結西郊別樣幽。門外山川供繪畫，堂前花鳥入吟謳。羹調未羨青蓮寵，苑召難忘立本羞。借問古來誰得似，野心應被白雲留。

又《傷芹溪居士(其人素性放達，好飲，又善詩畫，年未五旬而卒)》　謝草池邊曉露香，懷人不見淚成行。北風圖冷魂難返，白雪歌殘夢正長。琴裏壞囊聲漠漠，劍橫破匣影鎩鎩。多情再問藏修地，翠疊空山晚照涼。

永忠《因墨香得觀紅樓夢小說弔雪芹三絕句(姓曹)》　傳神文筆足千秋，纔盥寶玉兩情癡，不是情人不淚流。可恨同時不相識，幾回掩卷哭曹侯？

兒女閨房語笑私。三寸柔毫能寫盡，欲呼才鬼一中之。

辛苦才人用意搜。混沌一時七竅鑿，爭教天不賦窮愁。

都來眼底復心頭，

明義《題紅樓夢》　(曹子雪芹出所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蓋其先人爲江寧織府；其所謂大觀園者，即今隨園故址。惜其書未傳，世鮮知者，余見其鈔本焉！)佳園結構類天成，快綠怡紅別樣名。長檻曲欄隨處有，春風秋月總關情。

怡紅院裏鬥嬌娥，娣娣姨姨笑語和。天氣不寒還不暖，曈曨日影入簾多。

瀟湘別院晚沉沉，聞道多情復病心。悄向花陰尋侍女，問他曾否淚沾襟。

追隨小蝶過牆來，忽見叢花無數開。儘力一頭還兩把，扇紈遺却在蒼苔。

侍兒枉自費疑猜，淚未全收笑又開。三尺玉羅爲手帕，無端擲去復拋來。

晚歸薄醉帽顏欹，錯認猧兒喚玉狸。忽向內房聞語笑，強來燈下一回嬉。

紅樓春夢好模糊，不記金釵正幅圖。往事風流眞一瞬，題詩贏得靜工夫。

簾櫳悄悄控金鉤，不識多人何處遊？在，笑教開鏡與梳頭。

留得小紅獨坐笑，被他偷換綠雲紬。

紅羅繡縷束纖腰，一夜春眠魂夢嬌。影，笑語紛絮聽不眞。

曉起自驚還自入戶愁驚座上人，悄來階下慢逡巡。語，博得多情一轉眸。

分明窗紙兩瑠印，便覺新添異樣香。

可奈金殘玉正愁，淚痕無盡笑何由？睡，明日相看笑不休。

忽然妙想傳奇出，慰言今日較差些。

小葉荷羹玉手將，詒他無味要他嘗。態，笑時偏少默時多。

碗邊誤落唇紅生小金閨性自嬌，可堪磨折幾多宵。狠，新誄空成何處招？

拔取金釵當酒籌，大家今夜極綢繆。楊，夢魂多個帳兒紗。

醉倚公子懷中處？　慚愧當年石季倫。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　此書曹雪芹所作，而開卷似依託寶玉，蓋爲點出自己姓名地步也。「曹雪芹」三字既點之後，便非復寶玉口吻矣。又將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陪出曹雪芹，乃烏有先生也。其曰東魯孔梅溪者，不過言

山東孔聖人之後，北省人口語如此。林如海即曹棟亭。案棟亭非科甲出身，由通政使出差外任，此曰探花者假也，曰蘭台寺大夫者眞也。書中半眞半假，往往如此。漢時蘭台令史主章奏。「如今兄弟又自爲曹唐再世了」，唐詩人不少，而獨及堯賓，可見作者之姓曹矣。

《隨園詩話》卷二 康熙間，曹(練)〔棟〕亭爲江寧織造，每出，擁八騶，必攜書一本，觀玩不輟。人問曰：「公何好學？」曰：「非也。我非地方官，而百姓見我必起立，我心不安，故藉此遮目耳！」素與江寧太守陳鵬年不相中，及陳獲罪，乃密疏薦陳。人以此重之。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明我齋讀而羨之。(坊刻本無此七字。)當時紅樓中有某校書尤艷，(明)我齋題云：「病容憔悴勝桃花，午汗潮回熱轉加。猶恐意中人看出，強言今日較差些。威嚴棣棣若山河，應把風流奪綺羅。不似小家拘束態，笑時偏少默時多。」(按：道光四年刻本作「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部，備記風月繁華之盛。中有所謂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當時紅樓中有女校書某尤豔，雪芹贈云」云云。)

又卷一六 丁未八月，余答客之便，見秦淮壁上題云：「一溪煙水露華凝，別院笙歌轉玉繩。爲待夜涼新月上，曲欄深處撤銀燈。」「飛盞香含豆蔻梢，冰桃雪藕緣荷包。榜人能唱湘江浪，畫槳臨風當板敲。」「早潮退後晚潮催，潮去潮來日幾回。潮去不能將妾去，潮來可肯送郎來？」三首深得竹枝風趣。尾署：「翠雲道人。」訪之，乃織造成公之子嘯厓所作，名延福。有才如此，可與雪芹公子前後輝映。雪芹者，曹(練)〔棟〕亭織造之嗣君也，相隔已百年矣！

西清《樺葉述聞》 《紅樓夢》始出，家置一編，皆曰此曹雪芹書，而雪芹何許人，不盡知也。雪芹名霑，漢軍也。其曾祖寅，字子清，號棟亭，康熙間名士，累官通政。爲織造時，雪芹隨任，故繁華聲色，閱歷者深。然竟坎壈半生以死。宗室懋齋(名敦敏)、敬亭與雪芹善。懋齋詩：「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風月憶繁華。」敬亭詩：「勸君莫彈食客鋏，勸君莫叩富兒門，殘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書黃葉村。」兩詩畫出雪芹矣！

裕瑞《後紅樓夢書後》 「雪芹」二字，想係其字與號耳，其名不得知。曹姓。漢軍人，亦不知其隸何旗。聞前輩姻戚有與之交好者。其人身胖頭廣而色黑，善談吐，風雅游戲，觸境生春。聞其奇談娓娓然，令人終日不倦，是以其書絕妙盡致。聞袁簡齋家隨園，前屬隋家者，隋家前即曹家故址也，約在康熙年間。書中所稱大觀園，蓋假託此園耳！其先人曾爲江寧織造，頗裕，又與平郡王府姻戚往來。書中所託諸邸甚多，皆不可考。【略】又聞其嘗作戲語云「若有人欲快睹我書，不難，惟日以南酒燒鴨享我，我即爲之作書」云。

毛慶臻《一亭考古雜記》 乾隆八旬盛典後，京板《紅樓夢》流行江浙，每部數十金。致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兩。其書較《金瓶梅》愈奇愈熱，巧於不露，士夫愛玩鼓掌。傳入閨閣，毫無避忌。作俑者曹雪芹，漢軍舉人也。由是《後夢》、《續夢》、《復夢》、《翻夢》，新書疊出，詩牌酒令，鬥勝一時。然入陰界者，每傳地獄治雪芹甚苦，人亦不恤。蓋其誘壞身心性命者，業力甚大，與佛經之昇天堂正作反對。嘉慶癸酉，以林清逆案，牽都司曹某，凌遲覆族，乃漢軍雪芹家也。余始驚其叛逆隱情，乃天報以陰律耳。傷風敎者，罪安逃哉？然若狂者，今亦少衰矣。更得潘順之、補之昆仲，汪杏春、嶺梅叔侄等，捐貲收毀，請示永禁，功德不小。然散播何能止息，莫若聚此淫書，移送海外，以答其鴉烟流毒之意，庶合古人屏諸遠方，似亦陰符長策也。

潘德輿《金壺浪墨・讀紅樓夢題後》 或曰：傳聞作是書者，少習華膴，老而落魄，無衣食，寄食親友家，每晚挑燈作此書，苦無紙，以日曆紙背寫書，未卒業而棄之，末十數卷他人續之耳。余曰：「苟如是，是良可悲也！吾故曰其人有奇苦至鬱者也。」

許兆桂《絳蘅秋傳奇序》 乾隆庚戌秋，余至都門，詹事羅碧泉告余曰：「近有《紅樓夢》，其知之乎？雖野史，殊可觀也。」維時都人竟稱之以爲才。余視之，則所有景物，皆南人目中、意中語，頗大類大都。既至金陵，乃知作者曹雪芹爲故尚衣後，留住於南，心慕大都，曾與隨園先生游，而生長於南，則言亦南。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 《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略】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眞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夢癡說夢・前編》 《紅樓夢》一書，作自曹雪芹先生。先生係內務府漢軍正白旗人，江寧織造曹(練)〔棟〕亭公子。嘉慶初年，此書始盛行。嗣後遍

於海內，家家喜閱，處處爭購，故《京師竹枝詞》有云：「開口不談《紅樓夢》，此公缺典正糊塗。」時尚若此，亦可想見世態之顓。於是續之，補之，評之，論之，遂撰遂刻，肆無忌憚，而昧者模形，迷者襲迹，倣效爭趨，流毒至於今日。噫！此豈作《紅樓夢》者之本意耶？

《寄蝸殘贅》卷九　《紅樓夢》一書，始於乾隆年間。【略】相傳其書出於漢軍曹雪芹之手。嘉慶年間，逆犯曹綸，即其孫也。滅族之禍，實基於此。

《庸閒齋筆記》卷八　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練）〔楝〕亭之子雪芹所撰。（練）〔楝〕亭在官有賢聲，與江寧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爲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爲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爲撰是書之果報焉！

伊園主人《談異》卷二　作《紅樓夢》之曹雪芹眞有其人，其子孫陷入王倫逆案，伏法，無後。同鄉殷秋樵所云，異日詳之。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　是書成於悼紅軒中，曹雪芹先生增删五次，此書中所明言者。雪芹爲世家子，其成書當在乾、嘉時代，（書中明言南巡四次，是指高宗時事，在嘉慶時所作可知。）於明季清初諸女子，事隔百有餘年，斷難親聞親見。意者此書但經雪芹修改，當初創造另自有人。開卷第一回前半所言，乃初創者一篇自叙，事係親聞親見，故有味乎其言之。揣其成書亦當在康熙中葉，必及見聖祖一朝之盛，乃云蘭桂齊芳。當順、康之時，入關未久，天下文網尚不甚密，是書原本當不免有直率疏漏處。至乾隆朝事多忌諱，檔案類多修改。（聞內閣尚有未經改之檔案，光緒中人猶見之。）《紅樓》一書，內廷索閱，將爲禁本，雪芹先生勢不得已，乃爲一再修訂，俾愈隱而愈不失其眞。雪芹爲《紅樓》功臣，繪像當凌煙第一，然亦必當初原本結構不凡，後來人乃肯爲盡力。考史事者，不可不於馬遷二十餘人外，爲別龕以祀兩君也。

葉德輝《納蘭成德刻通志堂經解之二》　今小說有《紅樓夢》一書，其中寶玉，或云即納蘭。是書爲曹寅之子雪芹孝廉作，曹亦內府旗人。以同時人紀同時事，殆非架空之作。

沈慕韓《紅樓百詠·曹雪芹》　活虎生龍筆一枝，僵蠶垂死祇餘絲。墨花常自翻靈舌，絮語都臻絕妙辭。放眼情天容我輩，空填恨海笑癡兒。香痕着處愁痕結，風雨瀟瀟繫夢思。

《雪橋詩話》卷六　懋齋名敦敏，字子明，其贈曹雪芹云：「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

俠人《新小說·小說叢話》　吾國近百年來有大思想家二人：一曰龔定庵，一曰曹雪芹，皆能於舊時學術社會中別樹一幟。然二人皆老學派也。（定庵名爲學佛，實則老學甚深，其書中亦屢言老聃。）吾國社會中，凡上等思想人，其終未有不入老派者，實非社會之福也，其故可思矣！

《八旗畫錄·後編》卷中　曹霑，號雪芹，宜從孫。《繪境軒讀畫記》云：「工詩畫，爲荔軒通政文孫。所著《紅樓夢》小說，稱古今平話第一。（嘉慶時，漢軍高進士鶚酷嗜此書，續作四十卷附於後，自號爲紅樓外史。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自相矜爲紅學云。）惜文獻無徵，不能詳其爲人。惟宗室敦敏有贈雪芹詩云：『尋詩人去留僧壁，賣畫錢來付酒家。』差可想見其高致云。」

邱煒萲《小說閒評》　《紅樓夢》一書，不著作者姓名，或以爲曹雪芹作，想亦臆度之辭。若因篇末有曹雪芹姓名，則此書舊爲抄本，祇八十回，倪雲癯曾見刻本，亦八十回，後四十回乃後來聯綴成文者，究未足爲據。或以前八十回爲國初人之舊，而後之四十回即雪芹所增入。觀其一氣銜接，脈絡貫通，就舉全書筆墨，歸功雪芹，亦不爲過。

野鶴《讀紅樓劄記》　人亦有言《石頭記》八十回爲雪芹主筆，其下四十回則另有人續之者。或謂爲七十回。僕意自六十回後，筆墨便不純粹，穿插之痕亦不少，然佳者蘊藉風流，依然本色。此當是有俗手增損。唯三十一回目「因麒麟伏白首雙星」，後半絕不照應，此却是大大疑竇。歷來批家未嘗摘出，不知何故。

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　《紅樓夢》作者疑係吳梅村，或出於數遺老手筆，而梅村其一也。

作品本事

《紅樓夢》　馮景《解春文鈔》卷四：康熙己卯夏四月，皇帝南巡回馭，止蹕於江寧織造臣曹寅之府。寅紹父官，實維親臣、世臣，故奉其壽母孫氏朝謁。上見之，色喜，且勞之曰：「此吾家老人也。」賞賚甚厚。會庭中萱花

開，遂御書「萱瑞堂」三大字以賜。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約評「黛玉」二字，未詳其義。或云即碧玉之別，蓋取偷嫁汝南之意，恐未必然。案香山詠新柳云：「須教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此「黛玉」兩字之所本也。我聞柳敬亭本姓曹，曹既可爲柳，又可爲林，此皆作者觸手生姿，筆端狡獪耳。妙玉獨不知其姓。宋時有女童林妙玉，楊升庵《丹鉛錄》云：女進士者，林妙玉也。淳熙九年女童林妙玉求試經書，四十三件並通，時年十二歲，賜爲孺人，或云賜爲進士。妙玉蓋本於此。開卷云說此《石頭記》一書者，蓋金陵城吳名石頭城，兩字雙關。以甄、賈爲緣起，蓋本於玉溪生賈氏宓妃一聯，宓妃指甄后也。錢竹汀宮詹云：金陵張侯故宅，近年已爲章攀桂所買，章曾任江蘇道員。李紈爲李守中女。案李廷樞字守中，江寧人，順治丁亥進士，官翰林。然宮裁必非守中女，或孫女，或曾孫女耳！究之，總是半眞半假，悟此方可閱此書。雨村授應天府，仍南京舊名，亦半眞半假。下倣此。「白玉爲堂金作馬」，金馬暗用張騫故事。「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案阿房宮下可以建五大旗，隱語高也。高氏旗籍，故云住不下金陵。探春「階下兒童仰面時」一謎打風箏，及四十回有同放風箏事，此皆實事，與十二釵冊無涉，不必混而擬之也。趙嬤嬤對鳳姐說賈府在姑蘇、揚州監造海船，修理海塘舊話，正爲松江提督時事。鳳姐云：「我們王府裏也預備過一次」，蓋爲王新命而言。案王新命，潼川人，官至總督。王爾調將南韶道張小姐欲與寶玉說親，案南韶道張珀美，陝西武成縣人，捐班。袁簡齋云：「大觀園即余之隨園。」此老善於欺人，愚未深信。姚燮《讀紅樓夢綱領・叢說》：書中之生日可證者：元春正月初一日，又爲太祖冥壽；寶釵正月二十一日；薛姨媽、賈政並在二、三月間，日月無考；王夫人三月初一日；賈璉三月初九日；王子騰夫人亦三月間，其日無考；林黛玉二月十二日，與襲人同日生；寶玉、岫煙、寶琴、平兒、四兒五人同日生，大約在四月間，探春在三月初三日；薛蟠五月初三日；巧姐七月初七日；鳳姐九月初二日，與金釧同生日；賈敬在九月；王子騰在十一月底，其日均無考；賈母則八月初三日也。王雪香總評云：一部書中，凡壽終夭折、暴亡病故、丹戕藥誤，及自刎被殺、投河跳井、懸樑受逼、吞金服毒、撞階脫精等事，件件俱有。今查林如海以病死，秦氏以阻經不通，水虧火旺，犯色慾死，瑞珠以觸柱殉秦氏死，馮淵被薛蟠毆打死，張金哥自縊死，守備之子以投河死，秦邦業因秦鍾智能事發老病氣死，秦鍾以勞怯死，金釧以投井死，鮑二家以弔死，賈敬以吞金服沙燒脹死，多渾蟲以酒癆死，尤三姐以姻親不遂攜鴛鴦劍自刎死，尤二姐以誤服胡君榮藥將胎打落後被鳳姐凌逼吞金死，鴛鴦之姊害血山崩死，黛玉以憂鬱急痛絕粒死，晴雯以被攆氣鬱害女兒癆死，司棋以撞牆死，潘又安以小刀自刎死，元妃以痰厥死，吳貴媳婦被妖怪吸精死，賈瑞爲鳳姐夢遺脫精死，石獃子以古扇一案自盡死，當槽兒被薛蟠以碗砸傷腦門死，何三被包勇木棍打死，夏金桂以砒霜自藥死，湘雲之夫以弱症夭死，迎春被孫家揉搓死，鴛鴦殉賈母自縊死，趙姨被陰司拷打在鐵檻寺中死，鳳姐以勞弱被冤魂索命死，香菱以產難死，則足以考終命者，其惟賈母一人乎？賈府姊妹自乳母外，有教引老媽子四人，貼身丫頭二人，充灑掃使役小丫頭四、五人，自撥入大觀園後，各添老嬤嬤二人，又各派使役丫頭數人，以一女子而服役者十餘人，其他可知矣。諺云：「一生無病便爲福。」今書中所記，如云寶玉急火攻心，以致吐血；如云尤氏素有胃痛症；如云迎春病；如云襲人偶感風寒，身體發重，頭痛目脹，四肢火熱；如云探春病；如云秋紋到家養病幾日；如云巧姐方病，賈母感風寒亦病；如云王夫人多病多痰；如云蘆雪亭賞月時迎春病；如云寶琴之母素有痰症；如云李紈以時氣感冒；如云邢夫人害火眼；如云湘雲在園中病；如云五兒多病；如云李紈因蘭兒病不理園事；如云五兒受軟禁後又病；如云賈母感風霜病；如云薛蟠因出門不服水土生病；如云琥珀有病；如云五兒之病愈深，似染怔忡之症；如云寶玉又以外感風寒成病；如云香菱有乾血之症；如云薛姨媽被金桂慪得生肝氣病；如云巧姐驚風內熱；如云妙玉以打坐走魔得病；如云寶釵病重；如云王夫人心疼病；如云尤氏自園中歸大病，賈珍亦病；如云賈母以感冒風寒得病；如云寶玉去後，襲人急病；如云賈赦有痰症之類，幾乎無人不病過矣！則病固人所難免乎？至於鳳姐、黛玉諸人，其因病而死者，書中所述，又難盡記者矣！論月費一項，王夫人月例每月二十兩，李紈每月月銀十兩，後又添十兩，周、趙二姨每月二兩，賈母處丫頭每人每月一兩，外錢四吊，寶玉處大丫頭每人月各一吊，小丫頭八人每人月各五百，其餘各房等皆如例，即此一項，其費已侈矣。內外下人俱各有花名檔子冊，凡取物各有對牌，其有犯事者，或革去月錢，或交總事者打四十板、二十板不等，或撥入圊廁行內，或綑交馬圈子裏看守，或竟

攆出，具見大家規矩。　查抄以後，一切下人除賈赦一邊入官人數外，府中管事者尚有三十餘家，共計男女二百十二名，至賈母喪時，查剩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十九人，盛衰之速如此。　鳳姐放債盤利，於十一回中則平兒嘗說旺兒媳婦送進三百兩利銀；第十六回云旺兒送利銀來；三十九回云將月錢放利，每年翻幾百兩體己錢，一年可得利上千；七十二回鳳姐催來旺婦收利賬，敘筆無多，其一生之罪案已著。　鳳姐叫寶玉所開之賬，爲大紅妝緞四十疋、蟒緞四十疋、各色上用紗一百疋、金項圈四個，雖卒未知其所用，亦見其侈糜之一端。　兩府中上下內外出納之財數，見於明文者，如芹兒管沙彌道士每月供給銀一百兩；芸兒派種樹領銀二百兩；給張材家的繡匠工價銀一百二十兩；貴妃送醮銀一百二十兩；金釧死，王夫人賞銀五十兩；王夫人與劉老老二百兩；鳳姐生日湊公分一百五十兩有餘；鮑二家死，璉以二百兩與之，入流年賬上；詩社之始，鳳姐先放銀五十兩；賈赦以八百兩買妾；度歲之時，以碎金二百五十三兩六錢七分，傾壓幾錁二百二十個；烏莊頭常例物外繳銀二千五百兩，東西折銀二三千兩；襲人母死，太君賞銀四十兩；園中出息，每年添四百兩；賈敬喪時，棚杠、孝布等共使銀一千一百十兩；尤二姐新房，每月供給銀十五兩；張華訟事，鳳姐打點銀三百兩，賈珍二百兩，鳳又訛尤氏銀五百兩；金自鳴鐘賣去銀五百六十兩；夏太監向鳳姐借銀二百兩；金項圈押銀四百兩；薛蟠命案，薛家費數千兩；查抄後欲爲監中使費，押地畝數千兩；至鳳姐鐵檻寺所得銀三千兩；賈母分派與赦、珍等銀萬餘兩；賈母之死，禮部賞銀一千兩。無論出納，眞書中所云如淌海水者。宜乎六親同運，至一敗而不可收也。　元妃寵時，其所載賞賜之隆，不一而足，至賈母八十生壽，其賞賜及王侯禮物亦可謂富盛一時。至酬贈，如甄家進京時，送賈府禮，敘上用妝緞蟒緞十二疋，上用雜色緞十二疋，上用各色紗十二疋，上用宮綢十二疋，官用各色紗緞綢綾二十疋；賈敬死時，甄家送打祭銀五百兩；舉此二端，凡所酬贈者可知。至禮節，如寶玉行聘之物，敘金項圈、金珠首飾八十件，妝蟒四十疋，各色綢緞一百二十疋，四季衣服一百二十件，外羊酒折銀，舉此一端，其他之婚喪禮節可知。殆所謂開大門楣，不能做小家舉止耶？　詳敘烏莊頭貨物單，所以紀其盛，而此時賈珍之辭，猶以爲未足；詳敘抄沒時貨物單，所以紀其衰，而此時赦、政之心殊苦。其他多一入一出，一喜一悲，禍福乘除，信有互相倚伏者。　凡寶、黛二人相見爭慪之事，若遊園歸後將荷包翦碎一段，史湘雲來時鬥口一段，看《會眞記》以謔詞激怒一段，怡紅院不開門一段，因落花傷感一段，賈母處裁衣口角一段，元妃賜物時論金玉口角一段，清虛觀懷麒麟後一段，翦玉穗子大鬧一段，瀟湘館大鬧擲帕與拭淚一段，兩人訴肺腑一段，向襲人誤認黛玉一段，鉸肩套兒一段，聽寶與湘說林妹妹再不說這話一段，放心不放心二人辨說一段，黛玉奠親後寶玉過談並看五美吟一段，夢中見剖心一段，聽琴後論知音一段，聞雪雁、寶玉定親之語自己糟蹋身子一段，聞傻大姐語過寶玉見面一段，皆關目之緊要者。須玩其一節深一節處，斯不負作者之苦心。　此書全部時令以炎夏永晝，士隱閒坐起，以賈政雪天遇寶玉止，始於熱，終於冷，天時人事，默然相脗合，作者之微意也。　園中韻事之可記者，黛玉葬花塚，梨香院隔牆聽曲，芒種日餞花神，寶玉替麝月篦頭，怡紅院丫頭在迴廊上看畫眉洗澡，薔薇花架下齡官畫薔，堵院中溝水戲水鳥，跌扇撕扇，湘雲與翠縷說陰陽，瀟湘館下紗屜看大燕子回來，襲人煩湘雲打蝴蝶結子，黛玉教鸚鵡念詩，山石邊掐鳳仙花，繡鴛鴦肚兜，翠墨傳牋邀社，怡紅院以纏絲白瑪瑙碟送荔支與探春，看菊吃蟹，黛玉坐繡墩倚欄釣魚，寶釵倚窗檻掐桂蕊引遊魚唼喋，探、紈、惜在垂柳陰中看鷗鷺，迎春在花陰下拿花針穿茉莉花，掃落葉，碧月捧大荷葉翡翠盤養各色折枝菊花，宣窯磁合取玉簪花中紫茉莉粉，小白玉合中取胭脂膏助平兒妝，翦並蒂秋蕙爲平兒簪髻，鴛鴦坐楓樹下與平、襲談心，香菱學詩，湘雲以火箸擊手爐催詩，晴雯在薰籠上圍坐，寶琴披鳧靨裘，丫鬟抱紅梅瓶站雪山上，看駕娘夾泥種藕，襲人取花露油，鷄蛋香皂，頭繩爲芳官添妝，紫鵑坐迴廊上做針線，藕官於杏子陰弔藥官，鶯兒過杏葉渚以嫩柳條編玲瓏果籃子送蘼蕪，麝月在海棠下晾手巾，蕊官以薔薇硝送芳官，芳官掰手中糕逗雀兒玩，湘雲醉後卧芍藥裀，探春和寶琴下棋岫煙觀局，小螺、香菱、芳、蕊、藕，豈等鬥草，豈官辨夫妻蕙，寶玉爲香菱換石榴裙，以樹枝挖地坑埋並蒂菱，夫妻蕙，以落花撙之，怡紅院夜宴行令唱曲，佩鳳、偕鸞作鞦韆戲，建桃花社，柳絮詞唱和，傻大姐掏促織拾繡香囊，凸碧堂賞月以桂花傳鼓，聽月夜品笛，凹晶館倚闌聯句，作芙蓉誄祭晴雯，紫鵑掐花兒，瀟湘館聽琴，其他瑣事不一，聊摘拾如右，以備畫本。　寶玉過梨香院，遭齡官白眼之看；黛玉過櫳翠庵，受妙玉俗人之誚，皆其平生所僅有者。　諸聯《紅樓評夢》：白門爲六朝佳麗地，係

雪芹先生舊游處，而全無一二點染，知非金陵之事。且鳳姐臨終時，聲聲要到金陵去，寶玉謂：「他去做甚？」又於二十五回云跳神，五十七回云鼓樓西，八十三回云衙衙，八十七回云南邊北邊，明辨以晰，益知非金陵之事。袁子才《詩話》，謂紀隨園事，言難徵信，無釐毫似處。不過珍愛倍至，而硬拉之，弗顧旁人齒冷矣！　王希廉《紅樓夢總評》：《紅樓夢》專叙寧、榮二府盛衰情事，因薛寶釵是寶玉之配，親情更切，衰運相同，故薛蟠家事，亦叙得詳細。　陳蛻《陳蛻龕文續集・憶夢樓石頭記泛論》：士隱訪雨村於葫蘆廟，在中秋夜雨村玩月誦玉釵一聯時，迨後香菱學詩，以詠月始，命題出於黛玉，介進由於寶釵，一伏筆也。由假求眞。因風俗（封肅）而甄婢作賈夫人，遇葫蘆廟內沙彌而甄小姐爲婢（沙彌者須彌一沙也），又一伏筆也。眞假朕兆，於此已揭，而尚祇須彌一沙耳。以此見全書所述皆有來歷，特無如千古讀者皆在葫蘆中。由假求眞，必先深悉其眞。各家評論，多就假而揣爲一眞，於是有以寶玉爲明珠者矣！有謂大觀園即大內者矣。處葫蘆中，說葫蘆外事，假中假也。蛻龕以爲舉其例而揭出之，不能指爲何人何事，猶畫師壁上，能決爲肖像非仕女，然未面斯人，豈得確指乎？但亦有可揣知者，如南京之必爲寧古塔，賈氏之必爲旗籍，是也。各家評說，斤斤稽其年月，則矛盾舛錯處多矣！作者如天馬行空，不受羈紲，祇能就大概論之。寶、黛相逢，兩小無猜，爲一時期。迨後論琴談禪，愛而不褻，畫出風流公子、窈窕佳人一雙小影，又爲一時期。他如榮府之由盛而衰，帝眷之由厚而薄，迎、探、惜之漸漸解事，史太君之漸漸慣邁，皆當用此法觀之。至編年紀事，史乘體例，此書處處以小說自居，偶然失檢處，皆當諒之。　蔣瑞藻《小說考證》卷七引闕名《燕市貞明錄》：地安門外，鐘鼓樓西，有絕大之池沼，曰什刹海。橫斷分前海、後海。夏植蓮花偏滿，冬日結冰，游行其上，又別是一境。後海，清醇王府在焉；前海，垂楊夾道，錯落有致，或曰是《石頭記》之大觀園。然余常登陶然亭，亭東數武又有黛玉花冢，其去什刹海蓋十里而遙，中間隔皇城，二說不知孰是？　解弢《小說話》：有指北京什刹海謂即紅樓大觀園之故基者，不知其何所本？梁節庵曰：《紅樓》之寶玉指清世祖，賈赦、賈政、王夫人、邢夫人四人合演多爾袞，撮其名姓之音義，曰攝政王刑，謂多爾袞沒籍也云云。《紅樓夢索隱》，吾未窺其全豹，寶玉指清世祖，固已言之矣，至「攝政王刑」四字，不知亦有此發明否？　冥飛《古今小說評林》：書中所寫規矩禮節，皆八旗世族中家法。近今清室雖亡，而八旗世族中人，對於此等規矩禮節，仍不少變。乃有謂探春對於生母太無情義者，是其人毫不知八旗世族中之習慣者也。滿人有世僕之制，主僕之分極嚴。所納之妾，如係僕家之女，其看待自較所納平民之女不同。故趙國基死，探春祇能援老例賞以二十兩，而襲人之母，則可以賞四十兩，以其爲外頭人也。至於平時之禮節，子女在父母前可以有坐位，妾在家長及主婦前無坐位，媳婦在翁姑前亦無坐位，孫及孫女則可以有坐位。蓋妾本以婢蓄，身分自低，若媳婦則在尊長前，不能不循卑幼之禮也。惟媳婦之年老者始有命坐之特典，妾則始終不能蒙此特典也。　又《閱微草堂筆記》言：有世家子納其僕女爲妾，僕不願，無如何也。其後妾生女而美，其主聞之，亦納爲妾，世家子不願，亦無如何也。此可見滿俗世僕之制之一斑。清制：滿人上奏稱奴才，亦世僕之證。今人於掌故漫不留心，對於古人所作之書妄加評駁，多見其不知量也。尹文端繼善之母張氏，妾也，乾隆帝封爲一品夫人。文端之父操杖大詬其子，張夫人跪求乃免。此事見袁簡齋所作尹太夫人受封記。蓋世家大族，嫡庶之禮極嚴，原非窮措大所能夢見也。　太冷生《古今小說評林》：《隨園詩話》中老人自云：「《紅樓夢》中大觀園者，即余之隨園也。」此老可謂臉厚。　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第五章・餘論》：自我朝考證之學盛行，而讀小說者亦以考證之眼讀之，於是評《紅樓夢》者，紛然索此書中之主人公之爲誰，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術之所寫者，非個人之性質，而人類全體之性質也。惟美術之特質貴具體而不貴抽象，於是舉人類全體之性質置諸個人之名字之下。譬諸副墨之子，洛誦之孫，亦隨吾人之所好，名之而已。善於觀物者，能就個人之事實，而發見人類全體之性質。今對人類之全體，而必規規焉求個人以實之，人之知力相越，豈不遠哉！故《紅樓夢》之主人公，謂之賈寶玉可，謂之子虛烏有先生可，即謂之納蘭容若，謂之曹雪芹，亦無不可也。綜觀評此書者之說，約有二種：一謂述他人之事，一謂作者自寫其生平也。第一說中，大抵以賈寶玉爲即納蘭性德。其說要非無所本。案：性德《飲水詩集・別意》六首之三曰：「獨擁餘香冷不勝，殘更數盡思騰騰，今宵便有隨風夢，知在紅樓第幾層？」又《飲水詞》中《於中好》一闋云：「別緒如絲睡不成，那堪孤枕夢邊城？因聽紫塞三更雨，却憶紅樓半夜燈。」又《減字木蘭花》一闋詠新月云：「莫教星替，守取團圓終必遂。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

樣愁。」「紅樓」之字凡三見，而云「夢紅樓」者一。又其亡婦忌日作《金縷曲》一闋，其首三句云：「此恨何時已？滴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葬花」二字，始出於此。然則《飲水集》與《紅樓夢》之間稍有文字之關係，世人以寶玉爲即納蘭侍衛者殆由於此。然詩文與小說家之用語，其偶合者固不少。苟執此例以求《紅樓夢》之主人公，吾恐其可以傳合者斷不止容若一人而已。若夫作者之姓名（偏考各書，未見曹雪芹何名）與作書之年月，其爲讀此書者所當知，似更比主人公之姓名爲尤要。顧無一人爲之考證者，此則大不可解者也。至謂《紅樓夢》一書爲作者自道其生平者，其說本於此書第一回「竟不如我親見親聞的幾個女子」一語。信此說，則唐且之天國戲劇可謂無獨有偶者矣！然所謂親見親聞者，亦可自旁觀者之口言之，未必躬爲劇中之人物。如謂書中種種境界、種種人物非局中人不能道，則是《水滸傳》之作者必爲大盜，《三國演義》之作者必爲兵家，此又大不然之說也。【略】由此觀之，則謂《紅樓夢》中所有種種之人物、種種之境遇必本於作者之經驗，則雕刻與繪畫家之寫人之美也必此取一膝、彼取一臂而後可，其是與非，不待知者而決矣。讀者苟玩前數章之說，而知《紅樓夢》之精神與其美學、倫理學上之價值，則此種議論自可不生。苟知美術之大有造於人生，而《紅樓夢》自足爲我國美術上之唯一大著述，則其作者之姓名與其著書之年月固當爲唯一考證之題目。而我國人之所聚訟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見吾國人對此書之興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故爲破其惑如此。

《紅樓夢》　張維屏《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九《性德》：容若，原名成德，大學士明珠之子，世所傳《紅樓夢》賈寶玉，蓋即其人也。《紅樓夢》所云，乃其髫齡時事。其詩善言情，又好言愁，摘錄兩首，可想見其人：「予生未三十，憂愁居其半。心事如落花，春風吹已斷。行當適遠道，作計殊汗漫。寒食百草長，薄暮煙溟溟。山桃一夜雨，茵箔隨飄零。願餐玉紅草，一醉不復醒。」「幽谷有佳人，無言若有思。含顰但斜睇，吁嗟憐者誰？予本多情人，寸心聊自持。私心託遠夢，初日照簾帷。」詩中美人，即林黛玉耶？（《聽松廬詩話》）　容若《無題》起句云：「是誰看月是誰愁？」余爲作出句云：「同我惜花同我病。」兩句中皆有黛玉在。（《松軒隨筆》）　蔣瑞藻《小說考證拾遺》引趙烈文《能靜居筆記》：謁宋于庭丈（翔鳳）於荈溪精舍，于翁言「曹雪芹《紅樓夢》，高廟末年，和珅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廟閱而然之，曰：『此蓋爲明珠家作也。』後遂以此書爲珠遺事。曹實棟亭先生子，素放浪，至衣食不給。其父執某，鑰空室中，三年遂成此書」云。（編者按：《小說考證拾遺》所引《能靜居筆記》一則，當亦趙烈文作，故暫附於此。宋翔鳳卒於咸豐十年；趙於咸豐六年七月回籍後，至十年三月前，多居蘇州。筆記稱：「謁宋于庭丈於荈溪精舍。」其事殆在此數年間。）　孫桐生《妙復軒評石頭記敘》：惟作者姓名不傳，訪諸故老，或以爲書爲近代明相而作，寶玉爲納蘭容若。以時事文集證之或不謬。其曰珠曰瑞，又移易其輩行而錯綜之。若賈雨村，即高江邨也。高以諸生，覓館入都，主於明僕，由是進身致通顯。若平安州則保定府之別名，李御史即郭華野之易姓，而特以眞事既隱，正令人尋踪按跡而無從。蓋作文之妙，在縹緲虛無間，使人可望不可即，乃有餘味。若一徵諸實，則劉四罵人，語多避忌，而口誅筆伐，亦不能暢所欲言矣。篇後有曹雪芹刪定數過云云，曹雪芹或以即曹銀台寅之公子，其胡老明公三子也。考其時，假館容若，擅宏通、稱莫逆者，則有梁藥亭、姜西溟、顧梁汾諸君子，不能實指爲某人草創、某人潤色也。至書中言寶玉中第七名舉人，查進士題名碑，成德中康熙十五年丙辰科二甲第七名進士，言舉人者，隱之也。又按顧梁汾《彈指詞·金縷曲》後注云：「歲丙辰，容若年二十二，一見予，即恨相識晚，填詞見贈，有『後身緣恐結它生裏』，極感其意，而殊訝爲不祥。後竟卒於乙丑五月，讖語果符。」是容若得年三十有一耳！考時代暨書中事蹟，信爲演容若也無疑。　孫桐生《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眉批》：予聞之故老云，賈政指明珠而言，雨村指高江村，蓋江村未遇時，因明珠之僕以進身，旋膺奇福，擢顯秩，及納蘭勢敗，反推井而下石焉。玩此光景，則寶（石）（玉）之爲容若無疑。請以質之知人論世者。同治丙寅季冬月左綿癡道人記。　許葉芬《紅樓夢辨》：《紅樓夢》一書，爲故大學士明珠故事。　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五：姜西溟太史與其同年李修撰蟠同典康熙己卯順天鄉試，獲咎，是科鼎甲不利，已見前筆矣。時蓋因士論沸騰，有「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之謠，風聞於上，以致被逮，姜竟卒於請室。第前輩多紀述此事，而不能定其關節之有無。昔讀《鮚埼亭集》先生墓表，稱滿朝臣僚皆知先生之無罪，而王新城亦有「我爲刑官，令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謝天下」之語，知同時公論早以西溟之連染爲冤。嗣聞先師徐柳泉先生云：「小說《紅樓夢》一書，即記

故相明珠家事。金釵十二，皆納蘭侍御所奉爲上客者也。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即影西溟先生。妙爲少女，姜亦婦人之美稱，如玉如英，義可通假。妙玉以看經入園，猶先生以借觀藏書，就館相府。以妙玉之孤潔而橫罹盜窟，並被以喪身失節之名，以先生之貞廉而瘐死圜扉，並加以嗜利受賕之謗，作者蓋深痛之也。」徐先生言之甚詳，惜余不盡記憶。此編網羅掌故，從不采傳奇稗史，自污其書。惟《紅樓夢》筆墨嫻雅，屢見稱於乾、嘉後名人詩文筆札，偶一援引，以白鄉先生千載之誣，且先師遺訓也。　李寶嘉《南亭筆記》卷一：納蘭明珠爲太傅，窮奢極欲。大興土木，建一園林，風廊水榭間，純以白玉鑿爲花，貼於四壁。有池寬十畝，每交冬令，則以五彩剪成花葉，浮於水面，以爲荷芰，復以各色雜毛，綴爲鳧雁，亦可見其大概矣。今說部《紅樓夢》所謂大觀園者，蓋指此。袁簡齋牽合隨園，猶是掠名之意也。夫人某氏亦蒙古籍，終年佞佛，一龕香火，有若優婆尼。然御下綦嚴，婢嫗有一蹈淫邪事者，鞭之立斃。此即說部《紅樓夢》中之所謂王夫人。成容若爲太傅明珠之子，即小說《紅樓夢》之賈寶玉也。十七爲諸生，十八舉鄉試，十九成進士，二十二授侍衛。天姿英絕，蕭然若寒素，擁書萬卷，彈琴歌曲，評書畫以自娛，不知其出宰相家也。字學褚河南。善騎射，入禁掖，日事演習，發無不中，扈蹕時，琱弓牙箭，列於廚帳。以意製器，多巧匠所不能到。嘗讀趙松雪自寫照詩有感，繪小影仿其裝束，座客期許太過，皆不應。徐東海曰：「爾何酷似王逸少？」乃大喜。有中表戚，備宮闈之選，無從會晤。適某后崩，乃扮作喇嘛僧，得窺一面，卒以不能通言而罷。此《石頭記》賈寶玉夢見瀟湘妃子之所由作也。此事爲鍾子勤所述，鍾撰《穀梁補注》，硜硜然一守經之士，當不致造作虛言。容若喜古籍，家藏宋、元本甚富，徐東海爲之校刊《通志堂古經解》，刊刻甚精，並著有《納蘭性德詞》二卷。　俞樾《曲園雜纂・小浮梅閒話》：《紅樓夢》一書，膾炙人口，世傳爲明珠之子而作。明珠之子，何人也？余曰：明珠子名成德，字容若，《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恭讀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日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中所述頗合也。此書末卷自具作者姓名曰曹雪芹。袁子才《詩話》云：「曹(練)亭，康熙中爲江寧織造，其子雪芹撰《紅樓夢》一書，備極風月繁華之盛」，則曹雪芹固有可考矣。又《船山詩草》有《贈高蘭墅鶚同年》一首云：「豔情人自說紅樓。」注云：「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然則此書非出一手。按：　鄉會試增五言八韻詩，始乾隆朝，而書中叙科場事已有詩，則其爲高君所補可證矣。(納蘭容若《飲水詞集》有《滿江紅》詞，爲曹子清題其先人所搆棟亭，即曹雪芹也。)　又《茶香室三鈔・明珠家累世富厚》：國朝禮親王昭槤《嘯亭雜錄》云：「明太傅廣置田產，市買奴僕，厚加賚，使其充足，無事外求，立主家長，司理家務，奴隸有不法者，許主家立斃杖下。所逐出之奴，皆無容之者，曰：『伊於明府尚不能存，何況他處也？』故其下愛戴，罔敢不法。其後田產豐盈，日進斗金，子孫歷世富豪。至成安時，以倨傲和相，故攖法網，籍沒其產，有天府所未有者。」世所傳《紅樓夢》小說爲演說明珠家事，今觀此，則明珠之子納蘭成德至成安籍沒時，幾及百年矣！於事固不合也。《嘯亭雜錄》又載癸酉之變云：「有侍衛那倫者，納蘭太傅明珠後也。少時家巨富，凡滌面銀器，日易其一，晚年貧窶，一冠數年，人多笑之。是日應值太和門，聞警趨入，遂被害。」按：　此亦可見明珠家之久富矣！　又云：「納蘭侍衛寧秀爲太傅明珠曾孫，生時有髭數十莖，羅羅頤下。年弱冠，顏貌蒼老，宛如四五十人。未三十即下世，其家因之日替，亦一異也。」小說家所稱生有異徵者，豈即斯人歟？　又《俞樓雜纂・壺東漫錄》：《紅樓夢》小說有詠林四娘事，此亦實有其人。王漁洋《池北偶談》云：「閩陳寶鑰字綠崖，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簾入曰：『林四娘見。』遂巡閒，四娘已至前萬福，蠻髻朱衣，繡半臂，鳳觜鞾，腰佩雙劍。自言：『故衡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衡王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願無疑焉！』自是日必一至。久之，設具宴陳，嘉肴旨酒，不異人世，亦不知從何至也。酒酣，叙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一日，告陳言當往終南山，自後遂絕。有詩一卷，其一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台簫鼓遍烽煙。紅顏力弱難爲厲，黑海心悲祇學禪。細讀蓮華千百偈，閒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興亡事，君試聽之亦惘然。』」是林四娘事甚奇，而云早死殯於宮中，則與小說家言不甚合，或傳聞異詞乎？　考之《明史》，憲宗之子祐樘封衡王，就藩青州，其玄孫常□萬曆二十四年襲封，不載所終。林四娘所云國破北去者，即斯人矣！　唯我《飲水詩詞集跋》：《紅樓夢》中之寶玉，相傳爲即納蘭

成德。黛玉未嫁，何以稱瀟湘妃子？第一一六回云「寶玉夢入宮殿，見黛玉非人世服，驚呼林妹妹，侍者謂此王者妃，非林妹妹」云云。黛玉不知何許人？蓋與納蘭爲表兄妹，曾訂婚約，而選入宮。納蘭念之，曾因宮中唪經，納蘭僞爲喇嘛僧，入宮相見，彼固不知納蘭之易裝而入也。書中所云蓋謂此。此語伯希語道希，予蓋得於道希之弟云。阿檢記。嘗記往見《石頭記》舊版不止百二十回，事跡較多於今本，其最著者，榮、寧結局如史湘雲流爲女傭，寶釵、黛玉淪落教坊等事。某筆記載其删削源委謂：某時高廟臨幸滿人某家，適某外出，檢書籍，得《石頭記》，挾其一兩冊而去。某歸大懼，急就原本刪改進呈，高廟乃付武英殿刊印。書僅四百部，故世不多見。今本即當時武英殿刪削本也。余初深疑，以爲《石頭記》一說部耳！縱有粗俗語，某又何至畏高廟如是其甚，必刪改而後進呈？今讀鵬圖《飲水集》跋語，乃知原本所有如釵、黛淪落等事，實大有所犯忌，吾疑以釋，而鵬圖之語，得吾說亦益可信。作《石頭記》者，用心深矣！丙午長夏金臺旅邸，驥伏以《飲水集》見示，屬爲題辭，隨筆書此。以吾之言與文與字，甚玷是書，深滋愧赧。唯我記。顧公《小說叢譚》引虎《賈廡筆記》：納蘭容若眷一女，絕色也，有婚姻之約。旋此女入宮，頓成陌路。容若愁思鬱結，誓必一見，了此宿因。會遭國喪，喇嘛每日應入宮唪經。容若賄通喇嘛，披袈裟，居然入宮，果得一見彼姝，而宮禁森嚴，竟如漢武帝重見李夫人故事，始終無由通一詞，悵然而出。故書中林黛玉之稱瀟湘妃子，乃係事實，否則黛玉未嫁，而詩社遽以妃子題名，以作者才思之周密，不應疏忽乃爾！其百十六回寶玉重遊幻境，即指入宮事，故始終亦未與妃子通一語，而寶玉出家做和尚，即指披袈裟冒充喇嘛時也。雪芹初無他種著作，無從參考。嗣閱其父楝亭先生集，知與納蘭氏往還甚密，則容若生平豔史，雪芹以通家無弗知，宜也。容若有《側帽詞》〔減字木蘭花〕六闋，與此一一吻合，其第三闋即指入宮事也，詞云：「相逢不語，一朵芙蓉着秋雨。小暈紅潮，斜溜鬟心雙翠翹。待將低喚，直爲癡情恐人見。欲訴幽懷，轉過迴闌叩玉釵。」以此引證妃子之說，尤爲有力。其說聞之袁爽秋，袁則得之鍾子勤也。徐珂《紅樓夢》：《紅樓夢》一書，所載皆納蘭太傅明珠家之瑣事。妙玉，姜宸英也。寶釵爲某太史，太史嘗遣其妻侍太傅，冬日輒取朝珠置胸際，恐冰項也。或謂《紅樓夢》爲全書標目，寄託遙深，容若詞云：「此夜紅樓，天上人間一樣愁。」賈探春爲高士奇，與妙玉之爲宸英同一命義。容若名成德，後改性德，太傅子也。或曰：「是書所指皆雍、乾以前事。寧國、榮國者即赫赫有名之六王、七王第也，二王於開國有大功，賜第宏敞，本相聯屬。金陵十二釵悉二王南下用兵時所得吳越佳麗，列之寵姬者也。作是書者乃江南一士子，爲二王上賓，才氣縱橫，不可一世。二王倚之如左右手，時出其愛姬，使執經問難，從學文字。以才投才，如磁引石，久之遂不能自持也。事機不密，終爲二王偵悉，遂斥士子，不予深究。士子落拓京師，窮無聊賴，乃成是書以志感，京師後城之西北有大觀園舊址，樹石池水猶隱約可辨也。」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寶玉指明珠一說，但取姓名之對偶，餘無可證。雖傳者孔多，然非本旨，殆不足辨。江順怡《讀紅樓夢雜記》：或謂《紅樓夢》爲明珠相國作，寶玉對明珠而言，即容若也。竊案《飲水》一集，其才十倍寶玉，苟以寶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況《飲水詞》中，歡語少而愁語多，與寶玉性情不類。蓋《紅樓夢》所紀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書意在報仇洩憤也。數十年之閱歷，悔過不暇，自怨自艾，自懺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謂寶玉者，即頑石耳。錢靜芳《紅樓夢考》：前清康熙帝爲右文之主，一時渡江名士輻湊輦下，或以經術著，或以文才顯，或以理學稱，其遺聞軼事往往散見於各家記載。使按圖而索驥焉，雖金釵之列，上、中、下三册多至三十六人，亦不難一一得其形似，第恐失之附會，不若闕疑以存其眞之得也。惟《飲水詞鈔》一卷爲納蘭侍御親筆所著，中有與諸名士酬唱之作。余嘗讀之，見爲南豐梁份而作者居多數，姜宸英次之，嚴繩孫、陳維崧輩又次之。以交誼言之，彼質夫、蓀友、迦陵三先生當亦在金釵之列，第不知爲之影者係何人耳。是書力寫寶、黛癡情，黛玉不知所指何人。寶玉固全書之主人翁，即納蘭侍御容若也。使侍御而非深於情者，則焉得有此倩影？余讀《飲水詞鈔》，不獨於賓從間得訢合之懽，而尤於閨房內致纏綿之意，即黛玉葬花一段，亦從其詞中脫卸而出。是黛玉雖影他人，亦實影侍御之德配也。爲錄三詞於左，以資印證：《金縷曲〔亡婦忌日有感〕》：「此恨何時已？灑空階寒更雨歇，葬花天氣。三載悠悠魂夢杳，是夢久應醒矣！料也覺人間無味，不及夜臺塵土隔，冷清清一片埋愁地。釵鈿約，定拋棄。　重泉若有雙魚寄，好知他年來，苦樂與誰相倚？我自終宵成轉側，忍聽湘絃重理。待結個他生知己，還怕兩人俱薄命，再緣慳剩月零風裏。清淚盡，紙灰起。」《於中好〔十月初四夜風雨，其明日是亡婦生

辰》：「塵滿疏簾素帶飄，眞成暗渡可憐宵。幾回偷視青衫淚？忽傍犀簪見翠翹。惟有恨，轉無聊，五更依舊落花朝。衰楊葉盡絲難盡，冷雨淒風罩畫橋。」《南鄉子「爲亡婦題照」》：「淚面更無聲，止向從前悔薄情。憑仗丹青重省識，盈盈，一片傷心畫不成。」別語忽分明，午夜鶼鶼夢早醒。卿自早醒儂自夢，更更，泣盡風簷夜雨淋。」前清研究紅學者，不一其說。有謂紅樓一夢乃影清初大事者。林、薛二人爭寶玉，即指康熙末允禩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璽耳，故著者明言頑石也。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黑字與玉字相合，去其四點，則「代理」二字。代理者，代理密親王也。和碩理密親王名允祕，爲康熙帝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閱者不解，又於迎春名之曰二木頭，蓋迎春亦行二也。襲人爲寶釵之影，寫寶釵不便盡情極致，乃旁寫一襲人以足之。襲人者龍衣人，指世宗憲皇帝允禛也。海外女子指延平王鄭氏之據臺灣。焦大指洪承疇，觀其醉後自表戰功，與承疇之爲清効力者近似。妙玉乃指吳梅村，走魔遇劫即狀其家居被迫，不得已而出仕。梅村吳人，妙玉亦吳人，居大觀園自稱檻外人，寓不臣之意。王熙鳳指宛平相國王熙，康熙一朝漢大臣有權者，熙爲第一，書中明言熙鳳爲男子也。此說旁徵曲引，似亦可通，不可謂非讀書得間。所病者舉一漏百，寥寥釵、黛數人外，若者爲某，若者爲某，無從確指。雖較明珠之說，似爲新穎，而欲求其顯豁呈露，則不及也。要之，《紅樓》一書，空中樓閣，作者第由其興會所至，隨手拈來，初無成意。即或有心影射，亦不過若即若離，輕描淡寫，如畫師所繪之百像圖，類似者固多，苟細按之，終覺貌是而神非也。近人又謂《紅樓》一名《情僧錄》，情僧指清世祖，世祖納冒氏之妾董小宛爲妃，小宛早卒，世祖傷感不已，遂遁五臺爲僧，《紅樓》之作，刺世祖也。此說最爲謬妄。無論年歲懸殊，即事實亦多不類。近見某君著《董小宛考》以辨之矣！余何贅焉。又《紅樓夢索引附錄・紅樓夢考》：《紅樓夢》一書，描寫人情世故，深入細微，膾炙人口者，垂二百數十年矣！前清俞曲園先生嘗考之，謂爲康熙朝相臣明珠之子而作。明珠姓納蘭氏，長白人，其子名成德，字容若，長於經學，又好填詞，《通志堂經解》每一種有納蘭成德容若序，即其人也。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諭，成德於康熙十一年壬子科中式舉人，十二年癸丑科中式進士，年甫十六歲，然則其中舉人止十五歲，於書所述頗合。【略】余觀錢唐袁蘭村先生選刊之《飲水詞鈔》，標爲長白納蘭性德容若著，下注原名成德，則容若有二名矣！　舒敦《批本隨園詩話》卷二：乾隆五十五六年間，見有鈔本《紅樓夢》一書。或云指明珠家，或云指傅恆家。書中內有皇后，外有王妃，則指忠勇公家爲近是。　西神《西神客話・紅樓談屑》：《紅樓夢》一書，考證紛如，要以寶玉爲納蘭容若者近是。昔冒辟疆作《影梅盦憶語》，或謂因小宛被選入宮而作；容若之於黛玉，正復同此感慨。《飲水詞》中多爲個人作者，華鬘天上，眉語難通，託諸悼亡以自遣，其情可傷，其志亦可哀矣。南海伍氏謂容若《采桑子》詞云：「瘦盡燈花又一宵。」《浣溪紗》詞云：「生憐瘦減一分花。」《浪淘沙》詞云：「紅影溼幽窗，瘦盡春光。」哀感頑豔，不忍卒讀，欲以稚黃之稱，移贈斯人。余謂容若之詞久飲香名，詩則談者頗鮮，然零珠碎玉多有可與《紅樓》相印證者。如「自把紅窗開一扇，放他明月枕邊看」、「偶因失睡嬌無力，斜倚熏籠看畫屏」、「深將錦幄重重護，爲怕花殘却怕開」、「春山自愛天然好，虛費隋宮十斛螺」、「端的爲花憔悴損，一枝還向膽瓶添」、「已過日高還未起，任教鸚鵡喚梳頭」及「却對菱花淚暗流，誰將風月印綢繆？生來悔識相思字，判與齊紈共早秋」，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細思之，語語皆有一黛玉小影在。某筆記載十二金釵皆係容若友人，如妙玉即姜西溟，姜者少女，西溟名宸英，如玉如英，又可相通也。說甚新穎，惜其餘已不克省記。又樊山近句云：「一夢紅樓感納蘭。」其說亦與余同，特不知其何所本耳！

《紅樓夢》　周春《閱紅樓夢隨筆・紅樓夢記》：乾隆庚戌秋，楊畹耕語余云：「雁隅以重價購鈔本兩部：一爲《石頭記》，八十回；一爲《紅樓夢》，一百廿回，微有異同。愛不釋手，監臨省試，必攜帶入闈，閩中傳爲佳話。」時始聞《紅樓夢》之名，而未得見也。壬子冬，知吳門坊間已開雕矣。茲苕估以新刻本來，方閱其全。相傳此書爲納蘭太傅而作。余細觀之，乃知非納蘭太傅，而序金陵張侯家事也。憶少時見爵帙便覽，江寧有一等侯張謙，上元縣人。癸亥、甲子間，余讀書家塾，聽父老談張侯事，雖不能盡記，約略與此書相符，然猶不敢臆斷。再證以《曝書亭集》、《池北偶談》、《江南通志》、《隨園詩話》、《張侯行述》諸書，遂決其無疑義矣。案靖逆襄壯侯勇長子恪定侯雲翼，幼子寧國府知府雲翰，此寧國、榮國之名所由起也。襄壯祖籍遼左，父通，流寓漢中之洋縣；既貴，遷於長安；恪定開閩雲間，復移家金

陵，遂占籍焉。其曰代善者，卽恪定之子宗仁也，由孝廉官中翰，襲侯十年，結客好施，廢家貲百萬而卒。其曰史太君者，卽宗仁妻高氏也，建昌太守琦女，能詩，有《紅雪軒集》；宗仁在時，預埋三十萬於後園，交其子謙，方得襲爵。其曰林如海者，卽曹雪芹之父楝亭也，楝亭名寅，字子清，號荔軒，滿洲人，官江寧織造，四任巡鹽。曹則何以廋詞曰林？蓋曹本作𣏌，與林並爲雙木。作者於張字曰掛弓，顯而易見；於林字曰雙木，隱而難知也。嗟乎！賈假甄眞，鏡花水月，本不必求其人以實之，但此書以雙玉爲關鍵，若不溯二姓之源流，又焉知作者之命意乎？故特詳書之，庶使將來閱《紅樓夢》者有所考信云。甲寅中元日黍谷居士記。　賈雨村者，張鳴鈞也，浙江烏程人，康熙乙未甲科，官至順天府尹而罷。首回明云雨村湖州人，且鳴鈞先曾攝職，亦復正合。此書以雨村開場，後來又被包勇痛罵，乃《紅樓夢》中最着眼之人，當附記之。十月既望又書。

《紅樓夢》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然則書中果記何人何事乎？請試言之。蓋嘗聞之京師故老云，是書全爲清世祖與董鄂妃而作，兼及當時諸名王奇女也。相傳世祖臨宇十八年，實未崩殂，因所眷董鄂妃卒，悼傷過甚，遁迹五臺不返，卒以成佛。當時諱言其事，故爲發喪，世傳世祖臨終罪己詔書，實卽駕臨五臺諸臣勸歸不返時所作，語語罪己，其懺悔之意深矣。五臺有清涼寺，帝卽卓錫其間，吳梅村祭酒所爲清涼山讚佛詩四章，卽專爲世祖而發。廉親王允禩世子著《日下舊見》，載世祖七絕一首，末句云：「我本西方一衲子，黃袍換却紫袈裟。」近人《清宮詞》內有「清涼山下六龍來」之句，皆詠此事。又一說世祖出家在天泰山，爲京西三山之一，都人有「山前鬼王，山後魔王」之諺，魔王謂卽世祖，衆口一詞，流傳不禁。剃度時作詩數章，傳本不同，有「來時鶴突去時迷，空在人間走一回」，又「百年事業三更夢，萬里江山一局棋」等句；又「我本西方一佛子，緣何流落帝王家」，與《日下舊見》中所載小異，均爲世祖出家之證。康熙之世，聖祖屢幸五臺，並奉太皇太后而行，皆有所爲。且至今京師諺語謂人虛誕曰孝陵，孝陵者世祖之空陵也。漁洋詠鼎湖原云：「多事橋陵一抔土，伴他鴻冢在人間。」卽指此乎？又茂陵懷古一首亦對世祖而發，故有「緱氏仙何往，瑤池信不回」之句。父老相傳，言之鑿鑿，雖不見於諸家載記，而傳者孔多，決非虛妄。情僧之說，有由來矣。至於董妃，實以漢人冒滿姓。（清時漢人冒滿姓，多於本姓下加一「格」字，或一「佳」字，似此者甚多，不勝枚舉。）因漢人無入選之例，故僞稱內大臣鄂碩女，姓董鄂氏，若妃之爲滿人也者，實則人人皆知爲秦淮名妓董小琬也。小琬侍如皋辟疆冒公子襄九年，雅相愛重，適大兵下江南，辟疆舉室避兵於浙之鹽官，小琬豔名夙熾，爲豫王所聞，意在必得，辟疆幾頻於危，小琬知不免，乃以計全辟疆使歸，身隨王北行。後經世祖納之宮中，寵之專房，廢后立后時，意本在妃，皇太后以妃出身賤，持不可，諸王亦尼之，遂不得爲后，封貴妃，頒恩赦，曠典也。妃不得志，乃怏怏死，世祖痛妃切，至落髮爲僧，去之五臺不返。誠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書，此《紅樓夢》一書所由作也。【略】以寶玉演情僧，故時有與世祖關合處。作者雖不敢明露，然而帷燈匣劍，旣蘊其光，馬迹蛛絲，自得其緒。如世祖臨宇十八年，寶玉便十九歲出家；世祖自肇基以來爲第七代，寶玉便言「一子成佛，七祖升天」，又恰中第七名舉人；世祖謚「章」，寶玉便謚「文妙」，「文」、「章」兩字可暗射也。不然，和尙何必有謚，舉人亦安得賜謚，皆作者有意點醒處。【略】寶玉關合情僧，處處可見。黛玉之與小琬，其關合處尤多。請言其略：如小琬名白，故黛玉名黛，粉白黛綠之意也。小琬書名每去玉旁專書「宛」，故黛玉命名特去宛旁專名玉，平分各半之意也。且小琬蘇人，黛玉亦蘇人；小琬在如皋，黛玉亦在揚州。小琬來自鹽官，黛玉來自巡鹽御史之署。【略】小琬入宮年已二十有七，黛玉入京年只十三餘，恰得小琬之半，老少相形，抑亦諱矣。不特此也，小琬愛梅，故黛玉愛竹；小琬善曲，故黛玉善琴；小琬善病，故黛玉亦善病；小琬癖月，故黛玉亦癖月；小琬善栽種，故黛玉愛葬花。【略】且小琬游金山時，人以爲江妃踏波而上，故黛玉號瀟湘妃子。瀟湘妃子之義，實從「江妃」二字得來。不然，閨人斷無以妃自名名人者，蓋有本也。【略】小琬旣北，辟疆慮禍，託言已死，著《影梅庵憶語》以思之，故人多不知小琬之在世。如皋張公亮曾爲小琬傳云【略】。按：此雖言琬死，而又特書其致死之由與久病之狀，隱微難悉，傳誌向無此例，皆是特筆。有「兵得我」一語，則其言外之意隱約可見。又嘗見辟疆詩中往往寓小鳥雙棲、大鵬奪去之概，則是小琬未死，被奪於兵，蓋可見矣！董妃卽小琬，雖不見於記載，然以張之傳、冒之詩證之，已微露其意。今欲考信，全在《紅樓夢》一書矣。故《紅樓夢》爲史家秘寶。　又：全書百二十回之目錄，大半皆明指眞

事，而特於書中敷衍一篇假文章，說來偏詳詳密密，使人讀書忘目，不復措意及此，故至今不知何指。如第三十回目中忽言椿齡，三十一回目中忽言白首，皆有意露洩春光處，不然，求之本回書中，殆不可解，故閱者疑爲舛誤，其然豈其然乎？　書中開口便言當日所有之女子，其行止識見皆出我之上，又言閨閣中歷歷有人，又言亦可使閨閣昭傳，又言不過幾個異樣的女子，又言半世親見親聞這幾個女子，可見作者用心，全爲當日異樣諸女子作傳。諸女子之行止識見不必全軌於正，而其人皆由至賤以致極貴，或戀故主，或念故夫，雖曰不奇，有所不可，作者親聞親見，知爲千古所無，不能不記其奇以告後世。然若而人者，謂之正不可，謂之邪亦不可，故第二回書中痛言正邪兩賦之理，偏重於優娼僧道一流，此即所謂異樣，所謂出世人之上者也。無此諸女子，便無此情僧，亦無此種族興亡之世界，作者於此，有驚奇有隱痛，故專重諸女子立言，爲毀爲譽，殆有不能自定者，固亦傷心之作也。《石遺室詩話》卷一一：吳梅村《清涼山讚佛詩》五首爲前清詩中一疑案，第一首第四韻云：「王母攜雙成，綠蓋雲中來。」言董姓也。以下「漢皇坐法宮」云云至「對酒毋傷懷」，言皇帝定情，種種寵愛，以及樂極生悲，念及身後事也。第二首第三韻云：「可憐千里草，萎落無顏色。」言董姓者竟死也。以下「孔雀蒲桃錦」云云至「輕我人王力」，言種種布施，以及大作道場，皇帝亦久久素食也。末韻：「戒言秣我馬，遨遨凌八極。」先逗起皇帝將遠遊也。第三首首韻云：「八極何茫茫？日往清涼山。」言將往清涼山求之，以應第一首首六句云：「西北有高山，云是文殊台。台上明月池，千葉金蓮開。花花相映發，葉葉同根栽。」言生有自來，本從五台山來，故亦往五台山去也。自「此山蓋靈異」至「中坐一天人，吐氣如旃檀。寄語漢皇帝，何苦留人間」諸句，言來去明白，與山中見此天人，寄語勸皇帝出家，脫屣萬乘也。「房星竟未動，天降白玉棺。惜哉善財洞，未得夸迎鑾」四句，言非正大光明，舍身出家，乃託言升遐也。第四首自「嘗聞穆天子」云云至「殘碑泣風雨」，言古天子之遠遊求仙，及佳人難再得，遂棄天下臣民者，以譬實係出家，而託言升遐之事。不然，如安南國王陳日燇，傳位世子，出家修行，庵居安子山紫霄峰，自號竹林大士者，正可比例也。至「天地有此山」以下，則明言皇帝在五台山修行矣，故有「怡神在玉几」及「羊車稀復幸，牛山竊所鄙。縱灑蒼梧淚，莫賣西陵履」各云云也。於是相傳爲章皇帝、董妃之事。然滿洲、蒙古無董姓，於是有以董貴妃行狀與《影梅庵憶語》相連刊印者。有謂《紅樓夢》說部雖寓康熙間朝局，其言賈寶玉因林黛玉死而出家即隱寓此事者。《紅樓夢》中諸閨秀結詩社，各起別號，獨黛玉以瀟湘妃子稱。冒辟疆《寒碧孤吟》爲小宛而作，多言生離，而序言：「太白之才，明皇能憐之，貴妃可侍，臣璫可奴。」末又言：「旦夕醉倚沉香，詔賦名花傾國，當此捧硯脫靴時，猶然憶寒碧樓否耶？」《憶語》則既有與姬決舍之議，又有獨不見姬與數人強去之夢，恐其言皆非無因矣。　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順治十三年八月封董鄂氏爲皇貴妃；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薨逝，追封皇后，謚號曰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自撰行狀，典禮攸崇，遺詔中以踰濫爲罪。董鄂滿洲鉅族，（董鄂本係地名，因以爲姓，其氏族世居董鄂地方，後爲魯克索之後。）后父鄂碩內大臣，以積勳封至伯，歿贈侯，謚剛毅。后年十八，選入掖廷，後加封至貴妃。始末具在，近人勦襲《梅庵夢憶》等小說，附會吳梅村詩，不自知其不學。

《紅樓夢》　平子《新小說・小說叢話》：《紅樓夢》一書係憤滿人之作，作者眞有心人也。著如此之大書一部，而專論滿人之事，可知其意矣。其第七回便寫一焦大醉罵，語語痛快。焦大必是寫一漢人，爲開國元勳者也，但不知所指何人耳。按第七回「尤氏道：『因他從小兒跟着太爺出過三四回兵，從死人堆裏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自己挨着餓，却偷了東西給主子吃；兩日沒水，得了半碗水給主子喝，他自己喝馬溺。不過仗着這些功勞情分，有祖宗時，都另眼相待』」，以上等句，作者決非無因而出。倘非有所憤，尤氏何必追叙許多大功？曰：「把太爺背了出來，得了命。」可知無焦大則不但無此富貴，則亦無此人家。既叙其如此之大功，而又加以「不過仗着」四字，何其牽強！又觀焦大所云：「欺軟怕硬，有好差使派了別人。（必是督撫、海關等缺。）二十年頭裏的焦大爺眼裏有誰？別說你們這一把子的雜種們。你們作官兒，享榮華，受富貴。你祖宗九死一生掙下這個家業，到如今不報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來了？」字字是血，語語是淚。故屢次禁售此書，蓋滿人有見於此也。今人無不讀此書，而均毫無感觸，而專以情書目之，不亦誤乎？　昭琴《新小說・小說叢話》：《紅樓夢》爲底是專說滿人之憑據，其不必深求而可知者，則盡在於叙次婦女裝束形體，舉無一語涉及裙下故也。舉世風俗，自南唐來，小人下達久矣。凡小說寫佳人者，無一不以雙纏爲貴，

甚至崔鶯爲唐時人，楊妃爲女道士，《西廂》、《長生》兩傳奇儘力附會其纏足。才子筆墨尙且爾爾，何況庸俗之里巷評話，有不以王昭君爲小脚、趙飛燕爲行纏者耶？其意殆謂非纏足而不貴，因不惜重誣古人，以快己脣舌而媚里巷耳目也。又誰知天演推嬗，新理日明，至年來有天然足之徽號。詞章家如袁子才，生在雍、乾時，可謂頗具自由哲學思想，不爲俗拘者矣。飲食則鄙翅參，動作則拒龜筮；笑道籙之長生，譏佛徒之小乘；不堪輿而興作，不齋醮而祈禳。星命無權，旁删枝葉；文章無派，專主性靈。漢宋門戶之俱非，八比小楷之不屑。而其愼取婦容也，端在膚如凝脂，自然素足，吾輩以今日之眼光觀他，可稱先識。獨至擷其所爲詩歌，猶未敢顯然以素足入詠、提倡天然之美者，何也？毋亦識有餘而膽仍未足，究爲一輩之盲論所禁壓耶！調查其《詩話》，有載江南某女士口號云：「三寸金蓮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作俑從何始？始自人間賤丈夫。」又其小說有紀某生夢入冥中，見纏足婦呼冤訟控李後主，閻摩罰使製履，又安知詩非袁子所自作，夢非袁子所自託，以寫其胸中不平之意？此亦良心發現、言本由衷之一證也。然有幾多素足好典故，可引不引，偏引一外夷無稽之觀音大士，夢中迷離之閻摩老子，亦適成其爲女子見識，小說文章，而不足爲袁子自己理論之據。此無他，皆由袁子理不勝欲，壁壘不堅之弊耳。故其尺牘訕友取妾必取小脚爲小人下達，而彼屏風粲粲，閨門粥粥，有所謂方姬、金姬、陶姬、鍾姬等等者，屢見諸寄懷詩，其大脚者乎，其小脚者乎，都無明文，曖曖昧昧，想均不脫小人下達之範圍而已。其至粵也，雜詩中有「青脣吹火拖鞋出，難近都如鬼手馨」之語，《詩話》復重引之，是明譏素足以諧俗矣。余謂其壁壘不堅，良非太過。以袁子先識之人物，尙不免俗，餘子可知，公等碌碌更可知。曹雪芹雖非碌碌者，以著如許之大部書，專寫旗人，不但正釵無一語及足，連副釵及又副釵亦無一語及之，是亦膽識不足，等於餘子之譏，無可爲解謗者也。次《紅樓夢》而作者，尙有俞仲華《蕩寇志》、某閩人《花月痕》二書，脂光粉豔，劍舞釵飛，號稱一時之雋。《蕩寇志》書中上上人物爲陳麗卿，《花月痕》書中上上人物爲薛瑤華。而麗卿對伊姻黨女眷語，自承己足與男子無異，百數十回內並未誤用到三寸金蓮之套談以犯及麗卿者，而麗卿之婉孌嬌憨，俏俊神情，曾不少損；薛瑤華馳馬試劍，好爲男子妝，著者特加六寸膚圓之譽以表揚之，數十回內着一瑤華，只覺巾幗神飛而鬚眉反形文弱。觀於麗卿、瑤華出色當行，爲《蕩寇志》、《花月痕》增重，益嘆曹雪芹囁嚅其辭，終屬劉郎不敢題糕，長留後人話柄也。友人潘蘭史與余同情，曾有句云：「解識膚圓光緻緻，憐香吾獨愛冬郎。」此僅搬字遇紙，作冬郎之詩評耳。必如作麗卿、瑤華傳者，始稱正面文字，爲天然足生色。庚子、辛丑聽雨樓主人在上海《消閒報》詩鐘當社，特出《天然足》請人屬句，門角鉤心，必多可觀，惜余未見。若以詩而論，則吾友邱菽園《明妃曲》長古中有一聯云：「鸞文大脚雙珠勒，雉尾峨冠五彩翬。」題某姬像近體中有一聯云：「不著鴉頭膚細緻，閒拖金齒跗丰妍。」眞能寫得其佳處出也。纏身與素足，看似猥瑣之事，然於進種改良、轉移習俗問題煞有關係，是以維新士夫都不等閒置之。近且上煩詔誥，着官吏之奉行。他如日本博覽會坊，幾成國際談判，因吾國女界一重要之研究的也。故當提倡素足，誘之使勸，其道尤於詞章、小說、評話、傳奇爲宜。苟《紅樓夢》著者二百年前早知此義，極力表章，踵而尤者，當變國俗，又豈止如袁子之燭照、陳薛之鳳麟也哉！　石溪散人《紅樓夢名家題詠》引闕名《乘光舍筆記》：《紅樓夢》爲政治小說，全書所記皆康、雍年間滿漢之接構，此意近人多能明。按之本書，寶玉所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便可見也。蓋漢字之偏旁爲水，故知書中之女人皆指漢人，而明季及國初人多稱滿人爲達達，(卽韃靼。明葉盛《水東日記》中所云：「達達試馬。駒生百日後，以騾馬置山巓，羣駒見母，奔躍而上。一氣及嶺者，上也。」達達卽指滿人，其他載籍可證者尙多，今不備引。)達之起筆爲土，故知書中男人皆指滿人。由此分析，全書皆迎刃而解，如土委地矣。　蔡元培《石頭記索隱》：《石頭記》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說也。作者持民族主義甚摯。書中本事在弔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於漢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當時旣慮觸文網，又欲別開生面，特於本事以上加以數層障幕，使讀者有「橫看成嶺側成峰」之狀況。最表面一層，談家政而斥風懷，尊婦德而薄文藝。其寫寶釵也，幾爲完人，而寫黛玉、妙玉，則乖癡不近人情，是學究所喜也，故有王雪香評本。進一層，則純乎言情之作，爲文士所喜，故普通評本多著眼於此點。再進一層，則言情之中善用曲筆，如寶玉中覺，在秦氏房中佈種種疑陣，寶釵、金鎖爲籠絡寶玉之作用，而終未道破，又於書中主要人物設種種影子以暢寫之，如晴雯、小紅等均爲黛玉影子，襲人爲寶釵影子是也。此等曲筆，惟太平閑人評本能盡揭之。太平閑人評本之缺點，在誤以前人讀《西遊記》之眼

光讀此書，乃以《大學》、《中庸》明明德等爲作者本意所在，遂有種種可笑之傳會，如以喫飯爲誠意之類，而於闡證本事一方面遂不免未達一間矣。闡證本事，以《郎潛紀聞》所述徐柳泉之說爲最合，所謂寶釵影高澹人、妙玉影姜西溟是也。近人《乘光舍筆記》謂書中女人皆指漢人，男人皆指滿人，以寶玉曾云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也，尤與鄙見相合。左之札記，專以闡證本事，於所不知則闕之。書中「紅」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漢也。寶玉有愛紅之癖，言以滿人而愛漢族文化也，好喫人口上臙脂，言拾漢人唾餘也。清制：滿人不得爲狀元，防其同化於漢。《東華錄》：「順治十八年六月諭吏部：『世祖遺詔云：紀綱法度漸習漢俗，於醇樸舊制日有更張。』」又云：「康熙十五年十月議政王大臣等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壇也。」（《金瓶梅》以孟玉樓影當時之禮部，氏之以孟，又取「玉樓人醉杏花風」詩句之名，即《紅樓夢》所本也。）作者於漢人之服從清室而安富尊榮者，如洪承疇、范文程之類，以嬌杏代表之。嬌杏即徼幸。書中敘新太爺到任，即影滿洲定鼎，觀雨村中秋口號云：「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知爲代表滿洲也。於有意接近而反受種種之侮辱，如錢謙益之流，則以賈瑞代表之。瑞字天祥，言其爲假文天祥也（文小字宋瑞）；頭上澆糞，手中落鏡，言其身敗名裂，而至死不悟也。（徐巨源編一劇，演李太虛及龔芝麓降李自成後，聞清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追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汗，與本書澆糞同意。）敘姽嫿將軍林四娘，似以代表起義師而死者。敘尤三姐，似以代表不屈於清而死者。敘柳湘蓮，似以代表遺老之隱於二氏者。書中女子多指漢人，男子多指滿人。不獨女子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與漢字、滿字有關也。我國古代哲學，以「陰陽」二字說明一切對待之事物。《易》坤卦彖傳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是以夫妻君臣分配於陰陽也。《石頭記》即用其義。第三十一回湘雲說：「比如天是陽，地就是陰。比如一顆樹葉兒，那邊向上朝陽的就是陽，這邊背陰覆下的就是陰。走獸飛禽，雄爲陽，雌爲陰。」翠縷道：「怎麼東西都有陰陽，噌們人倒沒有陰陽呢？」又道：「知道了！姑娘是陽，我就是陰。」又道：「人家說主子爲陽，奴才爲陰。我連這個大道理也不懂得。」是男爲陽，主子亦爲陽；女爲陰，奴才亦爲陰，本書明明揭出。清制：對於君主，滿人自稱奴才，漢人自稱臣。臣與奴才，並無二義。（《說文解字》臣字象屈服之形，是古義亦然。）以民族之對待言之，征服者爲主，被征服者爲奴。本書以男女影滿漢，以此。議準禮部奏：「朝廷定鼎以來，雖文武並用，然八旗子弟尤以武備爲急，恐專心習文，以致武備廢弛。見今已將每佐領下子弟一名准在監肄業，亦自足用。除見在生員、舉人、進士錄用外，嗣後請將生員、舉人、進士暫令停止。」從之。是知當時清帝雖躬修文學，且創開博學鴻詞科，實專以籠絡漢人，初不願滿人漸染漢俗。其後雍、乾諸朝亦時時申誡之。故第十九回襲人勸寶玉道：「再不許吃人嘴上擦的臙脂了，與那愛紅的毛病兒。」又黛玉見寶玉腮上血漬，詢知爲淘澄臙脂膏子所濺，謂爲「帶出幌子，吹到舅舅耳裏，使大家不乾淨惹氣」。皆此意。寶玉在大觀園中所居曰怡紅院，即愛紅之義。所謂曹雪芹於悼紅軒中增刪本書，則弔明之義也。本書有《紅樓夢曲》，以此。《石頭記》敘事自明亡始。第一回所云：「這一日三月十五日，葫蘆廟起火，燒了一夜，甄氏燒成瓦礫場。」即指甲申三月間明愍帝殉國、北京失守之事也。士隱注解《好了歌》，備述滄海桑田之變態，亡國之痛昭然若揭，而士隱所隨之道人跛足蓑履鶉衣，或即影愍帝自縊時之狀。甄士本影政事，甄士隱隨跛足道人而去，言明之政事隨愍帝之死而消滅也。甄士隱即眞事隱，賈雨村即假語存，盡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統之說，而斥清室爲僞統，所謂賈府即僞朝也。其人名如賈代化、賈代善，謂僞朝之所謂化，僞朝之所謂善也。賈政者，僞朝之吏部也。賈敷、賈敬，僞朝之教育也。（《書》曰：「敬敷五教。」）賈赦，僞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子婦氏尤（罪尤）。賈璉爲戶部，戶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稱璉二爺，其所掌則財政也。李紈爲禮部（李禮同音），康熙朝禮制已仍漢舊，故李紈雖曾嫁賈珠而已爲寡婦；其所居曰稻香村，稻與道同音，其初名以杏花村。又賈寶玉言僞朝之帝系也，寶玉者，傳國璽之義也，即指胤礽。《東華錄》康熙四十八年三月以復立皇太子告祭天壇文曰：「建立嫡子胤礽爲皇太子。」又曰：「朕諸子中，胤礽居貴。」是胤礽生而有爲皇太子之資格，故曰：「啣玉而生。」胤礽之被廢也，其罪狀本不甚徵實。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諭曰：「胤礽同伊屬下人等，恣行乖戾，無所不至，令朕赧於啓齒。又遣使邀截外藩入貢之人，將進御馬匹任意攘取，以致蒙古俱不心服。」又曰：「知胤礽賦性奢侈，著伊乳母之夫凌普爲內務府總管，俾伊便於取用。」又曰：「朕歷覽史書，時深儆戒，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

宮掖，亦從不令姣好少年隨侍左右，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朕實不勝憤懣。」《石頭記》三十三回敘寶玉被打，一爲忠順親王府長史索取小旦琪官事；二爲金釧兒投井，賈環謂是寶玉拉著太太的丫頭金釧兒強姦不遂，打了一頓，那金釧兒便賭氣投井死了。琪官事與姣好少年等語相關，忠順王疑影外藩，長史曾揭出琪官贈紅汗巾事疑影攘取馬匹事，相傳名馬有出汗如血者故也。曰「暴戾淫亂，難出諸口」，曰「赧於啟齒」，曰「從不令外間婦女出入宮掖，今皇太子所行若此」，是當時罪狀中頗有中冓之言，即金釧兒之事所影也。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卷下《滿洲老名士》：又言《紅樓夢》一書，實隱國初宮闈事，非明珠、納蘭成德之事也。孫靜庵《棲霞閣野乘》：《紅樓夢》一書，說者極多，要無能窺其宏旨者。吾疑此書所隱，必係國朝第一大事，而非徒紀載私家故實。謂必明珠家事者，此一孔之見耳！觀賈政之父名代善，而代善實禮烈親王名，可以知其確非明珠矣！今略舉所臆見諸條於後，以諗世之善讀此書者。林、薛二人之爭寶玉，當是康熙末允禩諸人奪嫡事。寶玉非人，寓言玉璽耳，著者故明言爲一塊頑石矣。黛玉之名，取黛字下半之黑字與玉字相合，而去其四點，明明代理兩字；代理者，代理親王之名詞也（廢太子後封理親王），理親王本皇次子，故以雙木之林字影之，猶慮觀者不解，故又於迎春之名曰二木頭，迎春亦行二也。寶釵之影子爲襲人，寫寶釵不能極情盡致者，則寫一襲人以足之，而襲人兩字析之固儼然「龍衣人」三字。此爲書中第一大事。此書所包者廣，不僅此一事，蓋順、康兩朝八十年之歷史皆在其中。海外女子明指延平王之據臺灣。焦大蓋指洪承疇。承疇晚年，罷柄閒居，極侘傺無聊，曩曾於某說部中得其遺事數則，今忘之矣！大醉後自表戰功，極與洪承疇事符合。妙玉必係吳梅村，走魔遇劫，即紀其家居被迫，不得已而出仕之事。梅村吳人，妙玉亦吳人，居大觀園中而自稱「檻外」，明寓不臣之意。參觀《桃花扇·餘韻》一齣，當日官府方點派差役持牌票訪求前代遺民，可知梅村之出必備受逼迫也。王熙鳳當即指宛平相國王文靖熙，康熙一朝漢大臣之有權衡者，以文靖爲第一，書中固明言王熙鳳爲一男子也。

《紅樓夢》張新之《紅樓夢讀法》：《紅樓》一書，不惟膾炙人口，亦且鐫刻人心，移易性情，較《金瓶梅》尤造孽，以讀者但知正面，不知反面也。間有巨眼能見知矣，而又以恍惚迷離，旋得旋失，仍難脫累。閑人批評，使作者正意、書中反面，一齊湧現，夫然後聞者足戒，言者無罪，豈不大妙。《石頭記》乃演性理之書，祖《大學》而宗《中庸》，故借寶玉說：「明明德之外無書」，又曰：「不過《大學》、《中庸》。」是書大意闡發《學》、《庸》，以《周易》演消長，以《國風》正貞淫，以《春秋》示予奪，《禮經》、《樂記》融會其中。《周易》、《學》、《庸》是正傳，《紅樓》竊衆書而敷衍之是奇傳，故云：「倩誰記去作奇傳？」故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書於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適於治而已。」是書實竊此意。「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是此書到處警省處，故其鋪敘人情世事，如燃犀燭，較諸小說，後來居上，通部《紅樓》，止左氏一言概之曰：「譏失教也。」《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紅樓》，演一「漸」字。《鶴林玉露》云：「《莊子》之文，以無爲有；《國策》之文，以曲爲直。東坡平生熟此二書，爲文唯意所到，俊辨痛快，無復滯礙。」我欲以此語轉贈《石頭記》。或問是書因緣，何必內木石而外金石？答曰：玉石演人心也。心宜向善，不宜向惡。故《易》道貴陽而賤陰，聖人抑陰而扶陽。木行東方，主春生；金行西方，主秋殺。林生於海，海處東南，陽也；金出於薛，薛猶云雪，錮冷積寒，陰也。此爲林爲薛、爲木爲金之所由取義也。此書凡演姻緣離合，其人如尤二、尤三、夏金桂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寶、黛、釵。凡演天人定勝，其人如王道、王醫、包勇、傻大姐等，不可枚舉，而無非演劉老老。換湯不換藥，如此而已。解如此觀，勢如破竹。書中詩詞，悉有隱意，若謎語然。口說這裏，眼看那裏。其優劣都是各隨本人，按頭製帽。故不揣摩大家高唱，不比他小說，先有幾首詩，然後以人硬嵌上的。是書名姓，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有寓意。甄士隱、賈雨村自揭出矣，其餘則令讀者自得之。有正用，有反用；有莊言，有戲言；有照應全部，有隱括本回；有即此一事，而信手拈來。從無有隨口雜湊者。可謂妙手靈心，指揮如意。書中大致凡歇落處每用吃飯，或以爲笑柄，殊不知大道存焉。寶玉乃演人心，《大學》正心必先誠意。意，脾土也；吃飯，實脾土也；誠意也。問世人解得吃飯否？　孫桐生《妙復軒評石頭記敘》：本談情之旨，以盡復性之功，徹上徹下，不獨爲中人以下說法也。至其立忠孝之綱，存人禽之辨，主以陰陽五行，寓以勸懲褒貶，深心大義，於海涵地負中自有萬變不移、一絲不紊之主宰，信乎其爲奇

傳也。　王希廉《紅樓夢批序》：客有笑於側者曰：「子以《紅樓夢》爲小說耶？夫福善禍淫，神之司也；勸善懲惡，聖人之教也。《紅樓夢》雖小說，而善惡報施，勸懲垂誡，通其說者，且與神聖同功，而子以其言爲小，何徇其名而不究其實也？」　王夢阮《紅樓夢索隱提要》：以《大學》、《中庸》講《紅樓》，期期不敢奉教，然作者實有得於經旨處，其美刺學《詩》，其書法學《春秋》，其參互錯綜學《周易》，其淋漓痛快學《孟子》。

《紅樓夢》　脂硯齋《紅樓夢》庚辰本第十七回批語：《紅樓夢》旨義：是書題名極多，《紅樓夢》是總其全部之名也。又曰《風月寶鑑》，是戒妄動風月之情。按理論之，則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若以兒女子之情論之，則事（是）必有之事，必有之理，又係今古小說中不能寫到寫得，談情者亦不能說出講出，情癡之至文也。　花月癡人《紅樓幻夢自序》：同人默菴問余曰：「《紅樓夢》何書也？」余答曰：「情書也。」默菴曰：「情之謂何？」余曰：「本乎心者之謂性，發乎心者之謂情。作是書者，蓋生於情，發於情，鍾於情，篤於情，深於情，戀於情；縱於情，囿於情；癖於情，癡於情，樂於情，苦於情；失於情，斷於情，至極乎情，終不能忘乎情。惟不忘乎情，凡一言一事，一舉一動，無在而不用其情。此之謂情書。【略】」　孫玉聲《紅樓夢抉隱序》：《紅樓夢》是一部定情書，古人已先我言之矣！然其言情之處，在在用借賓定主法，以曲筆、反筆，襯筆、逆筆出之，有匣劍帷燈之妙，與平鋪直叙者大異。【略】試觀全書用情專一，雖處處偏若出以泛駕，實則其泛駕處皆渲染處。

《紅樓夢》　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卷四：《紅樓夢》一書，誨淫之甚者也。乾隆五十年以後，其書始出。相傳爲演說故相明珠家事，以寶玉隱明珠之名，以甄（眞）寶玉、賈（假）寶玉亂其緒，以開卷之秦氏爲入情之始，以卷終之小青爲點睛之筆。摹寫柔情，婉孌萬狀，啓人淫竇，導人邪機。自是而有《續紅樓夢》、《後紅樓夢》、《紅樓後夢》、《紅樓重夢》、《紅樓復夢》、《紅樓再夢》、《紅樓幻夢》、《紅樓圓夢》諸刻，曼衍支離，不可究詰。評者尙嫌其手筆遠遜原書，而不知原書實爲厲階，諸刻特衍誨淫之謬種，其弊一也。滿洲玉研農先生（麟），家大人座主也，嘗語家大人曰：「《紅樓夢》一書，我滿洲無識者流每以爲奇寶，往往向人誇耀，以爲助我鋪張。甚至串成戲齣，演作彈詞，觀者爲之感嘆欷噓，聲淚俱下，謂此曾經我所在場目擊者。其實毫無影響，聊以自欺欺人，不值我在旁齒冷也。其稍有識者，無不以此書爲誣蔑我滿人，可恥可恨。若果尤而效之，豈但《書》所云『驕奢淫泆，將由惡終』者哉！我做安徽學政時，曾經出示嚴禁，而力量不能及遠，徒喚奈何！有一庠士頗擅才筆，私撰《紅樓夢節要》一書，已付書坊剞劂。經我訪出，曾褫其衿，焚其板，一時觀聽，頗爲肅然。惜他處無有仿而行之者。那繹堂先生亦極言：『《紅樓夢》一書爲邪說詖行之尤，無非蹧躂旗人，實堪痛恨，我擬奏請通行禁絕，又恐立言不能得體，是以隱忍未行。』則與我有同心矣。此書全部中無一人是眞的，惟屬筆之曹雪芹實有其人。然以老貢生槁死牖下，徒抱伯道之嗟，身後蕭條，更無人稍爲矜恤，則未必非編造淫書之顯報矣。」　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八：淫書以《紅樓夢》爲最，蓋描摹癡男女情性，其字面絕不露一「淫」字，令人目想神游，而意爲之移，所謂大盜不操干矛也。豐潤丁雨生中丞巡撫江蘇時，嚴行禁止，而卒不能絕，則以文人學士多好之之故。余弱冠時讀書杭州，聞有賈人女明豔工詩，以酷嗜《紅樓夢》致成瘵疾。當綿惙時，父母以是書貽禍，取投諸火。女在床，乃大哭曰：「奈何燒殺我寶玉！」遂死。杭州人傳以爲笑。此書乃康熙年間江寧織造曹（練）〔楝〕亭之子雪芹所撰。（練）〔楝〕亭在官有賢聲，與江寧知府陳鵬年素不相得，及陳被陷，乃密疏薦之，人尤以爲賢。至嘉慶年間，其曾孫曹勛，以貧故，入林清天理教。林爲逆，勛被誅，覆其宗。世以爲撰是書之果報焉。　余治《得一錄》卷五《計燬淫書目單》：本局奉憲設立，收燬淫書，業經收得一百餘種，並板片二十餘種，照估給價燬訖。惟各坊鋪中所藏淫書板本尙多，已奉臬憲挨戶給示曉諭，自應趕緊繳局，以免日後覺察，致干未便。茲特將收過各種書目開後，如藏有此等板本者，務勸盡數交出。此外名目尙多，未能備載，望各自行檢點，一併送局，幸勿遺漏自誤。此白。【略】《紅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圓夢》、《紅樓復夢》、《紅樓重夢》、《增補紅樓》、《紅樓補夢》。　又《翼化堂條約》：一、梨園演劇，例所不禁，而淫戲害俗，則流毒實甚。特近世習俗移人，每逢觀劇，往往喜點風流淫戲，以相取樂，不知淫戲一演，戲台下有數千百老少男女環睹羣聽，其中之煽動迷惑者何可勝數。故欲爲地方挽回惡俗者，宜以禁演淫戲爲第一要務。【略】一、《西廂

記》、《玉簪記》、《紅樓夢》等戲，近人每以爲才子佳人風流韻事，與淫戲有別，不知調情博趣是何意態。跡其眉來眼去之狀，已足使少年人蕩魂失魄，暗動春心，是誨淫之最甚者。至如《滾樓》、《來福》、《爬灰》、《賣橄欖》、《賣胭脂》等戲，則人人皆知爲淫褻，稍知自愛者必起去而不欲觀，即點戲人亦知其爲害俗而不敢點，則風流韻事之害人入骨者，當首先示禁矣！【略】永禁淫戲目單：（凡其他新戲之近於調情密約者，一概永禁，不准點演。）【略】《紅樓夢》【略】。（右誨淫各種戲文，如敢點演，立將班頭送官究責，或罰扣戲錢三千文，以儆將來。）以上各種風流淫戲，誨淫最甚，而近世人情，沿於習俗，每喜點演。試思少年子弟，情竇初開，一經寓目，魂銷魄奪，因之墮入狹邪，漸成癆瘵，究其流毒所極，甚至貞女喪貞，節婦失節，桑濮成風，廉恥喪盡，推原禍始，此實厲階。上憲禁示，蓋以此也。乾隆時揚州一商人衛某喜點淫戲，後妻女多外交，著醜聲。衛某知之，怒罵其妻女，妻女反唇笑道：「你平日喜點風流戲取樂，我輩不過謹遵台命，學他好樣耳，何怒之有？」衛某氣極，得癆病死。妻女更無所忌，如牆花路柳焉。此前鑒也。今人各有妻女，孰不欲妻女守清貞，全名節；各有子弟，孰不欲子弟務正路，享大年，而乃喜點此種戲文，煽惑人心，害人無量？試回顧家中子弟妻女，嗚呼噫嘻！天理循環，恐將有不可問者矣！同治七年藩政《查禁淫詞小說·江蘇省例》：巡撫部院丁札開：淫詞小說，向干例禁，乃近來書賈射利，往往鏤板流傳，揚波扇燄，《水滸》、《西廂》等書，幾於家置一編，人懷一篋。原其著造之始，大率少年浮薄以綺膩爲風流，鄉曲武豪藉放縱爲仕俠，而愚民尠識，遂以犯上作亂之事視爲尋常。地方官漠不經心，方以爲盜案奸情紛歧疊出，殊不知忠孝廉節之事，千百人教之而未見爲功；奸盜詐僞之書，一二人導之而立萌其禍，風俗與人心相爲表裏。近來兵戈浩劫，未嘗非此等踰閑蕩檢之說默釀其殃。若不嚴行禁燬，流毒伊於胡底。本部院前在藩司任內，曾通飭所屬宣講聖諭，並頒發小學各書，飭令認眞勸解，俾城鄉士民得以目染耳濡，納身軌物。惟是尊崇正學，尤須力黜邪言，合亟將應禁書目黏單札飭。札到該司，即於現在書局附設銷燬淫詞小說局，略籌經費，俾可永遠經理，並嚴飭府縣，明定限期，諭令各書鋪將已刷印陳本及未印板片一律赴局呈繳，由局彙齊，分別給價，即由該局親督銷燬，仍嚴禁書差毋得向各書肆藉端滋擾。此係爲風俗人心起見，切勿視爲迂闊之言。並由司通飭外府縣，一律嚴禁。本部院將以辦理此事之認眞與否，辨守令之優絀焉。計開應禁書目：【略】《紅樓夢》、《續紅樓夢》、《後紅樓夢》、《補紅樓夢》、《紅樓圓夢》、《紅樓復夢》、《紅樓重夢》、【略】《增補紅樓》、《紅樓補夢》【略】。同治七年四月十五日通飭。

《紅樓夢》　顧公《小說叢談》引闕名《譚瀛室筆記》：和珅秉政時，內寵甚多，自妻以下，內嬖如夫人者二十四人，即《紅樓夢》所指正副十二釵是也。有襲姬者，齒最稚，顏色妖豔，性冶蕩，寵冠諸妾。顧奇妒，和愛而憚之，多方以媚其意。襲姬喜啖榛栗及熊白，和爲百計致之，宰夫胹之失飪，往往致死。襲夏日晚浴後，著蟬紗霧穀，肌體依約可見。和少子玉寶，別姬所出，最佻冖。襲素愛之，遂私焉！每交接，不避婢媵，醜聲四溢，不知者惟和與其妻耳！幕下有羅生者，質樸而能事，和倚之如左右手。一日，侍和閒談，適玉寶趨過於前，衣服麗異，腰間雜佩累累。和顧而樂之，目逆而送，謂羅曰：「誠翩翩美少年也。使宰河陽，當爲萬花主人。此間風俗不良，當防閒其出，勿使近孌童。」羅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子臧所以得罪於鄭。今公子衣服炫異，是謂不衷；修飾儀容，是謂階厲。臣恐穢德之彰，在蕭牆之內，不在寢門之外也。」和大怒，選事杖殺之。玉寶好爲冶游。時有柳參將者，新任城門校，立法嚴肅，伐鼓擊柝，終宵戒嚴。適夜巡，玉寶微服過所歡，爲柳所執，問何夜行，叱令通名，玉寶不以實告。柳怒，即街頭褫衣笞二十，血肉狼藉，臥月餘始瘥，人無知者。有婢倩霞，容貌姣好，姿色豔麗，齟齬入府，聰穎過人，喜學內家妝，手潔白，甲長二寸許，幼侍玉寶，玉寶嬖之。襲姬嫉其寵，讒於和妻，出倩霞。玉寶私往瞰之，倩霞斷甲贈玉寶，誓不更事他人，鬱鬱而死。玉寶哭之慟，隱恨襲姬。襲姬多方媚之，玉寶終不釋。和府故多梨園子弟，皆極一時之選，有貼旦名珍兒者，尤姣媚，昵昵依人，玉寶與結斷袖之契，輒夜宿其家。襲姬廉知其事，大恨曰：「偎薄子乃如此妄作耶？」亟率侍婢十數人，聯燈列炬，潛出府後門，掩其不備。玉寶大驚，肘行以逆，叩頭求免。珍兒伏地戰慄，不敢仰視。襲姬叱令舉首，燭之美，遽慰之曰：「汝勿恐！吾非噬人者。」竟與偕歸，亦留與亂。是夜，襲姬以暴疾死，死後恆爲厲府中。和知之，以珍兒殉焉！乃不爲厲。按：此說見護梅氏《有清逸史》。襲姬即《紅樓夢》中襲人，倩霞即晴雯，字義

均有關合，而玉寶之爲寶玉，尤爲明顯，不過顚倒其詞耳。《紅樓》一書，考之清乾、嘉時人記載，均言刺某相國家事。但所謂某相國者，他書均指明珠；護梅氏獨以爲刺和珅之家庭，言之鑿鑿，似亦頗有佐證者，錄之亦足以廣異聞也。

《紅樓夢》　汪堃《紅樓夢爲讖緯書》：《紅樓夢》一書，始於乾隆年間，後遂遍傳海內，幾於家置一編。聰明秀穎之士，無不蕩情佚志，意動心移，宜淫縱慾，流毒無窮。至婦女中，因此喪行毀節者，亦復不少。雖屢經查禁，迄今終未絕跡。相傳其書出於漢軍曹雪芹之手。嘉慶年間，逆犯曹綸，即其孫也。滅族之禍，實基於此。曾聞一旗下友人云，《紅樓夢》爲讖緯之書，相傳有此說。言之鑿鑿，具有徵引。是邪非邪，吾不得而知之矣。　張新之《紅樓夢讀法》：《易》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故謹履霜之戒，一部《紅樓》，演一「漸」字，【略】閑人初讀《石頭記》，見寫一劉老老，以爲插科打諢，如戲中之丑脚，使全書不寂寞設也。繼思作者既設科諢，則當時與燕笑，乃百二十回書中僅記其六至榮府，末後三至乃足完前三至，則但謂之三至也可，又若甚省而珍之者。而且第三至在喪亂中，更無所用科諢，因而疑。再詳讀《留餘慶》曲文，乃見其爲救巧姐重收憐貧之報也，似得之矣！但書方第六回，要緊人物未見者正多，且於寶玉初試雲雨之次，恰該放口談情，而乃重頓特提，必在此人，又源源本本，叙親叙族，歷及數代，因而疑轉甚。於是分看合看，一字一句，細細玩味，及三年，乃得之，曰：「是《易》道也，是全書無非《易》道也。」太平閑人《石頭》批評實始於此。試指出劉老老，一純坤也，老陰生少陽，故終救巧姐。巧姐生於七月七日，七，少陽之數也。然陰不遽陰，從一陰始。一陰起於下，在卦爲姤䷫。以寶玉純陽之體，而初試雲雨，則進初爻一陰而爲姤矣，故緊接曰「劉老老一進榮國府」。一陰既進，馴至於剝䷖，則老老之象已成，特餘一陽在上而已。剝，九月之卦也，交十月即爲坤䷁，故其來爲秋末冬初，乃大往小來至極之時，故入手尋頭緒曰「小小一個人家」、「小小之家姓王」、「小小京官」，「小小」字凡三見，計六「小」字，悉有妙義。乾三連即王字之三橫，加一直破之，則斷而成坤。其斷自下而上，初爻斷爲巽䷸，巽爲長女，故爲母居女家。二爻斷爲艮䷳，艮爲狗，故壻名狗兒。三爻斷爲坤䷁，坤，臣道也，故做官與王姓聯宗，則因重之爲六畫之坤䷁。自姤䷫而遯䷠，而否䷋，而觀䷓，而剝䷖，而坤䷁，悉自小小而進，其勢甚利，不可制止，故聯宗爲勢利，而榮府正當盛時，其極尚遠，故爲遠族。狗兒之祖，但曰姓王，但曰本地人氏，而無名。本地人氏，坤爲地也，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故不名，而名其子爲成，亦相繼身故也。狗兒一艮，王成亦即艮，艮東北之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東北爲春冬之交，故生子名板兒，板文木反，水冷退木令反矣。又生一女名青兒，青乃木之色，由北生東，是即老陰生少陽也。艮在五行爲土，故以務農爲業。老寡婦無子息，陰不生也。久經世代者，貞元運會，萬古如斯，而聖人作《易》，扶陽抑陰，及至無可如何，而此生生不息之眞種，必謹謹保留之，是則此謂劉老老也。劉，留也，奈何世人於身心性命之際，獨不理會一劉老老，而且爲王熙鳳之所笑？悲夫！書中借《易》象演義者，元、迎、探、惜爲最顯，而又最晦。元春爲泰䷊，正月之卦，故行大。迎春爲大壯䷡，二月之卦，故行二。探春爲夬䷪，三月之卦，故行三。惜春爲乾䷀，四月之卦，故行四。然悉女體。陽皆爲陰，則元春泰轉爲否䷋，迎春大壯轉爲觀䷓，探春夬轉爲剝䷖，惜春乾轉爲坤䷁，乃書大消息也，歷評在各人本傳。是書因西府而生東府，爲珍所居，實爲寫一造釁開端之秦氏也。今改東府曰嬴國府，亦正與秦氏恰合，嬴，秦姓也。改賈二舍名曰琅，與其本音同，解亦同。原刻繡像二十四幅，具合書意。其題辭則惟第一幅之石頭及結末之僧道，暗合書旨，《石頭》演一心，僧道演《易》理也，餘則悉從書面著筆，隱隱在若即若離，有意無意之間，皆出作者原手。今改原刻加語爲大板，其繡像畫幅題詞則照原本摹繪，以存其舊也。其有坊刻另本，繡像僅十五幅，有像無景，闕賈氏宗祠、太君、賈政王夫人、寶琴、紋綺、岫煙、尤三姐、菱襲、晴雯、女樂九頁，其於書中情節則大謬。　鴛湖月癡子《妙復軒評石頭記序》：宋儒注《易》，專主理說，而惜多籠統語，不若漢儒，以大象爲宗，後人有譏其穿鑿者，不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俱從無中生有，求其所以然之故，終不可得。若但說理，何以龍潛狐濟，妄傳怪誕之詞，格帝享王，侈作誇張之語。觀大象所指，及虞氏九家逸象，參以康成爻辰，京房納甲，若者爲某事，若者爲某物，然後知聖人作《易》，並非無故敷陳。說者謂《易》爲卜筮之書，漢儒去古未遠，必得眞解，豈有意祖漢抑宋哉？《紅樓夢》一書，無

稽小說，作者洋洋灑灑，特衍出百二十回絕妙文字，而此百二十回中，有自相矛盾處，有不着邊際處，有故作罅漏處，初視之，若漫不經意者。然太平閑人乃正於此中得間，爲一二拈出，經以《大學》，緯以《周易》，較之金氏聖歎評《三國》、《水滸》、《西廂記》，似聖歎尚爲其易，而閑人獨爲其難。何也？聖歎之評，但評其文字之絕妙而已；閑人之評，並能括出命意所在。不啻親造作者之室，日接作者之席，爲作者宛轉指授，而乃於評語中爲之微言之，顯揭之，罕譬曲喻之。似作者無心於《大學》，而毅然以一部《大學》爲作者之指歸；作者無心於《周易》，而隱然以一部《周易》爲作者之印證。使天下後世直視《紅樓夢》爲有功名教之書，有裨學問之書，有關世道人心之書，而不敢以無稽小說薄之。即起作者於九京而問之，不引爲千古第一知己，吾不信也。是書作於雍、乾間，去閑人之生，不過數十寒暑，與漢儒之去文王、周公、孔子，吾不知其年代之遠近若何，而言之鑿鑿，如鏡鏡形，如燭燭物。猶有以穿鑿爲言，吾雖不能爲閑人辨，而終不敢謂閑人非爲作《紅樓夢》之功臣，而反爲讀《紅樓夢》之罪人也。故以漢儒注《易》爲此。彼但豔稱聖歎之評《三國》、《水滸》、《西廂》，而不知閑人之一片苦心，竟等諸敗壞《易》學之王輔嗣可也。

著録

英浩《長白藝文志（稿本）·小說部·集類》《紅樓夢》，又名《石頭記》，四函□冊。曹雪芹名□□編。或云內務府旗人，堂主事。或解云：此小說特爲刺大學士明珠貪貨無厭而作，其榮國、寧國二府指明珠之祖爲葉赫貝勒，一清家努，一楊家努，兄弟，後隸本朝者。裕思元有《棗窗閒筆》一卷，皆評論七種《紅樓夢》之作，云雪芹書成，旋亦故矣。或又有論者云：此書暗中寓誨淫之意，其後人於嘉慶年隨八卦教匪案內被誅，亦其報也，可不畏哉！又《天咫偶聞》云：內務府漢軍高蘭（野）〔墅〕名鶚，乾隆乙卯傳臚，亦放宕之士，《紅樓夢》一書蘭（野）〔墅〕所爲也。錄存備考證。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補》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記　涇縣朱蘭坡先生藏有《紅樓夢》原本，乃以三百金得之都門者。六十回以後，與刊本迥異。壬戌歲，餘姚朱肯夫編修於廠肆購得六十回鈔本，尚名《石頭記》。

懺夢居士《妙復軒評石頭記跋》　謹按太平閑人，姓仝名卜年，山西平陸人，嘉慶辛未進士，道光末官福建臺灣太守。其以太平爲別號者，蓋取陸放翁詩「已卜餘年見太平」意也。此君一字礪南。聞其學問淵雅，博通古今，著述頗富。評《石頭記》一書，穿天心，躡月窟，廣大精微，表章絕業，洵足與原書並傳不朽，而有功世道，不致使愚昧者誤入歧途，尤見所學之正，與救世之慈，似此庶不愧「立言」二字矣！原評未有正文，予爲逐句排比，按節分疏，約三四年，始編錄就緒。閒亦有未安未確處，容再詳訂另注。閒居多暇，安章宅句，手自抄錄，日盡四五紙，孜孜矻矻，心力交瘁。自壬申暮春經始，至丙子十一月二十日竣事，無間寒暑者，五年有奇，獲成此一種大觀，並以備他年剞劂之用，庶不沒作者、評者一番苦心云爾。

劉銓福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跋》　近日又得妙復軒手批十二巨冊，語雖近鑿，而於《紅樓夢》味之爲深矣。雲客又記。　此批本丁卯夏借與綿州孫小峰太守，刻於湖南。李伯盂郎中言翁叔平殿撰有原本而無脂批，與此文不同。脂硯與雪芹同時人，目擊種種事，故批筆不從臆度。原文與刊本有不同處，尚留眞面，惜止存八卷。海內收藏家更有副本，願抄補全之，則妙矣。五月廿七日閱又記。

藝文

得輿《京都竹枝詞·時尚門·做閹》（京師名學大器派者曰做閹）全憑鴉片煙，何妨作鬼且神仙。開談不說《紅樓夢》（此書膾炙人口），讀盡詩書是枉然。

又《飲食門》　兒童門外喊冰核，蓮子桃仁酒正沽。西韻《悲秋》書可聽，（子弟書有東西二韻，西韻若崑曲。《悲秋》即《紅樓夢》中黛玉故事。）浮瓜沉李且歡娛。

張子秋《續都門竹枝詞》《紅樓夢》已續完全，條幅齊紈畫蔓延。試看熱車窗子上，湘雲猶是醉憨眠。

《曲話》卷三　《紅樓夢》工於言情，爲小說家之別派，近時人豔稱之。其

書前夢將殘，續以後夢，卷牘浩繁，頭緒紛瑣。吳洲仲雲澗取而刪汰，並前後夢而一之，作曲四卷，始於《原情》，終於《勘夢》，共得五十六折。其中穿插之妙，能以白補曲所未及，使無罅漏。且借周瓊防海事振以金鼓，俾不終場寂寞，尤得本地風光之法。惟以副淨扮鳳姐，丑扮襲人，老扮史湘雲，脚色不甚相稱耳。近日荊石山民亦填有《紅樓夢散套》，題止《歸省》、《葬花》、《警曲》、《擬題》、《聽秋》、《劍會》、《聯句》、《癡誄》、《顰誕》、《寄情》、《走魔》、《禪訂》、《焚稿》、《冥昇》、《訴愁》、《覺夢》十六折而已。其實此書中，亦究惟此十餘事言之有味耳。其曲情亦淒婉動人，非深於四夢者不能也。

《桐陰清話》卷三　吳川林芾南殿撰（召棠）有《紅樓夢百詠》一首，裁對工巧，亟爲錄之。詩云：「貴戚椒房寵（元春），萱堂老更賢（史太君）；黃粱仙島夢（癡夢仙），香稻美人田（李紈）；舌可同鸚鵡（王鳳姐），魂猶怨杜鵑（林黛玉）；紅裙能大雅（香菱），素縞薄春綿（邢岫煙）；客在芭蕉下（探春），人依芍藥邊（史湘雲）；何年鴻案舉（秋芳），今夜鵲橋填（巧姐）；碧藕吹香地（惜春），紅梅詠雪天（寶琴）；三更枯井月（金釧），一劍暮雲煙（尤三姐）；薔字誰能畫（齡官），環兒未解憐（彩雲）；妾心清似水（鴛鴦），郎性急如弦（迎春）；情問紅衣女（襲人妹），詩來水國舩（眞女）；草螢新得譴（李綺），脂虎借分權（秋桐）；幾斛明珠換（珍珠），斜簪玳瑁妍（玳瑁）；宮袍留夜半（抱琴），春事送秋千（偕鸞）；巧傳丹青畫（入畫），名宜翰墨編（侍書）；芳姿爭似杏（文杏），小步可生蓮（蓮花）；舞袖垂纖腕（玉宮），蒼顏飾小鬟（艾官）；素雲橫翠鬢（素雲），碧月映金鈿（碧月）；字憶銀鉤美（篆兒），人疑射雉旋（豐兒）；甌擎翻玉茗（茜雪），盤遣汲湯泉（笑兒）；佳果從教索（板兒），嘗糕未許先（小蟬）；情緣通邂逅（嬌杏），花樣倩描傳（綺霞）；扇誤楊妃覓（倩兒），錢教姥女穿（佳蕙）；羹嘗荷葉美（玉釧），釵已鳳綫全（繡橘）；擎掌珠成寶（寶珠），描蛾黛小卷（小螺）；性同獅子吼（金桂），揣愛美人拳（琥珀）；舞鏡推雙羽（藥官），泉台約比肩（金哥）；此卿眞命薄（可卿），阿姐爲情牽（尤二姐）；曲度銀雲合（文杏），簫吹碧月圓（佩鳳）；同生憐此夕（寶蟬），獨秀豔他年（秋紋）；初試繅車轉（翠屏），憑誰綵線牽（紫鵑）；壺漿溫酒送（若玉），恩賜舊衣偏（妙玉）；懶侍蓮花座（四兒），癡參玉版禪（喜鸞）；虛無神女賦（村丫頭），妙悟伯牙弦（彩霞）；花愛陰陽辨（翠縷），情欣水月聯（能兒）；鴛鴦原野宿（鮑二家），仙鶴亦雙眠（仙鶴）；佳會遺香帶（司棋），癡心寄紙牋（藕官）；何人憐病骨（五兒），之子是情顚（晴雯嫂）；蕙徑遺巾在（小紅），蘭湯出浴嫣（碧痕）；薇硝香悄贈（蕊官），花冢淚難濺（傻大姐）；偷得蝦鬚鐲（墜兒），持來雁字箋（翠墨），閒拈花姊妹（荳官），偶有玉姻緣（李紋）；小院調鸚鵡（寶官），鄰牆認紙鳶（妍紅）；扇歌蝴蝶舞（寶釵），臉愛海棠鮮（芳官）；偷繫蝦鬚帶（襲人），歡呼蟹子筵（平兒）；關心頭似靛（麝月），得意體如綿（多姑娘）；絡結梅花外（鶯兒），春歸燕子前（春燕）；藉扶親婉戀（雪雁），借伴舊嬋娟（萬兒）；荳蔻花三月（雪兒），芙蓉誄一篇（晴雯）；恨天留未補（寶玉），一夢悟情仙（警幻仙姑）。」

又卷八　蒲田吳氏，粵之巖商也。大開詩社，以《紅樓夢》事分得四題，各以七律詠之。卷以萬計，糊名易書，延番禺洪日厓孝廉（應晃）評閱，如鄉會試之例，取得黃星洲學博等百人，各酬以縑帛珍玩。先是，番禺女史張蘭士卷已錄第一，及開榜，主人以爲女子壓卷，恐招物議，遂以黃卷易之，其實黃詩本不及張也。亟爲錄之。《黛玉葬花》云：「攜將鴉嘴繫奚囊，無賴春心黯自傷。未必紅顏皆薄命，頓教黃土也生香。彩旛低護魂應妥，濁酒重澆怨恐長。底事誄花難握管？一般愁緒費商量。」《寶釵撲蝶》云：「沁芳橋畔好春光，鶯自和鳴燕自雙。高下蝶隨飛絮舞，娉婷人愛繞花忙。苔痕狼籍弓鞋溼，扇影輕盈寶串香。細語喃喃留小步，樹陰濃翠欲沾裳。」《湘雲卧茵》云：「灑脫情懷綺麗年，要從香界小游仙。花前扶醉風無力，夢裏尋春蝶有權。上頰酒濃眉黛蹙，壓肩香重鬢雲偏。睡鄉料得甜何似，鸚鵡簾櫳莫浪傳！」《晴雯補裘》云：「翠羽含風缺一翰，累人癡病未曾安。情懷生小寒暄共，罄隙無多組織難。燈裏顏容愁慘淡，眼前刀翦淚辛酸。他年醉擁應須記，燭炮房櫳淚欲殘。」女史名秀端，南山師之女也，著有《碧梧樓詩鈔》。

楊恩壽《論詞絕句》　塞北胭脂著色新，鶯鶯燕燕儘嬉春。豔情慣寫癡兒女，一覺紅樓夢裏人。（納蘭容若，《飲水詞》多緣情閨靡之作，俗傳《紅樓夢》說部所謂寶玉即侍衛也。說雖無徵，詞筆近似。）

《西泠閨詠》卷一五　（□□名□□，句山太僕女孫也，適范氏。壻諸生，以科場事爲人牽累謫戍。因屏謝膏沐，撰《再生緣》南詞，託名女子酈明堂，男裝應試及第，爲宰相，與夫同朝而不合併，以寄別鳳離鸞之感。曰壻不歸，此盡無完全之日也。壻遇赦歸，未至家而□□死。許周生、梁楚生夫婦爲足成之，稱全璧焉！「南花北夢，江西九種」，梁溪楊蓉裳農部語也。南花

謂《天雨花》，北夢謂《紅樓夢》，謂二書可與蔣青容九種曲並稱。《天雨花》亦南詞也，相傳亦女子所作，與《再生緣》並稱，閨閣中咸喜觀之。）紅牆一抹水西流，別緒年年恨女牛。金鏡月昏鸞掩夜，玉關天遠雁橫秋。苦將夏簟冬缸怨，細寫南花北夢愁。從古才人易淪謫，悔教夫壻覓封侯。

邱煒萲《東門女士》《偶閱紅樓夢有詠》：斑斑哀怨至今存，日夕瀟湘見淚痕。莫訝芳名僭妃子，湘君何必定王孫？（林黛玉）繡到鴛鴦種夙因，撲來蛺蝶見精神。此中倘有傳神手，千古肥環是替人。（薛寶釵）一剎人間事渺茫，前生幻境認仙鄉。如何儘領芙蓉號，不斷情緣反斷腸？（晴雯）柳條穿織囀黃鶯，結絡餘閒說小名。偏是飛瓊人未識，翻從夢裏喚分明。（鶯鶯）。

謝道隆《紅樓夢分詠絕句題詞》金釵十二幻情緣，又得邱遲妙句傳。劫火難燒才子筆，（滿洲諸老常以《紅樓夢》乃譏國初故滿相某公之書，屢焚禁之，而不能絕也。）海天重話石頭禪。

謝錫勳《題詞》萬縷芳魂喚不知，悼亡潘岳鬢如絲。石頭雖爛癡頑在，莫比黃泥搏土時！故國深宮潸淚痕，寒涼金玦算君恩。驪龍睡熟重淵黝，頷得明珠一寸溫。（都中有謂賈太君以比漢王，寶玉比某太子，王鳳姐比某相國，劉姥姥比某名士；有謂是書爲理密太子、明相國、查初白而作。）裘馬翩翩濁世姿，納蘭情事半傳疑。不堪重問王孫草，樂府今無《飲水詞》？（曾農部剛甫於琉璃廠購有《飲水詞》殘本，余重索於肆不得。）奇情旖旎筆能傳，管領羊城作五仙。月影空明撈不得，海珠凝淚到今圓。（陳厚甫撰有《紅樓夢傳奇》八卷，開卷《仙引》有云：「彈珠有淚。」又云：「休將明月撈。」）汉海方塘十畝寬，枯荷瘦柳蘸波寒。落花無主燕歸去，猶說荒園古大觀。（十汉海，或謂即大觀園遺址，有白石大花盤尚存。）海上評花閱十年，雪鴻無跡有因緣。碧琅玕外瀟湘月，一夢三生證石禪。（海上書仙多襲《紅樓夢》舊名，有林黛玉者，余嘗主其家。）

徐兆瑋《游戲報館雜詠》說部荒唐遺睡魔，黃車掌錄恣搜羅。不談新學談紅學，誰似蝸廬考索多？（都人士喜談《石頭記》，謂之紅學。新政風行，談紅學者改談經濟；康、梁事敗，談經濟者又改談紅學。戊戌報章述之，以爲笑噱。鄙人著《黃車掌錄》十卷，於紅學頗多創獲，惜未遇深於此道者一證之。）

柴萼《紅樓夢詞》《紅樓》詞，予所見者，都十六種，俱皆藻思軼羣，綺芬溢楮。其他如王雪香之評贊，盧半溪之竹枝詞，綠君女史之七律，馮庚堂之律賦，楊梅村之時文，封吉士之南曲，願爲明鏡室主人之雜記，無不借題發揮，情文交至，而尤以沈青士之賦二十篇爲獨有見地。惟詩餘則除前錄之芝岑所譜外，不少概見。山陰何桂笙曾於長夏無事時，取《紅樓夢》全書細繹之，擇其尤者，各填一詞。十二釵正冊共得三十二首，其副冊、又副冊雖不盡著其名，然不僅晴雯、襲人等一二人，乃爲之擴而充之，並及冊子外者，亦得三十二首；此外尚有可詠，亦收入補遺，以彌缺陷，又以警幻司情一首結之，以括全部言情之旨，凡十餘日乃脫稿。綺語豔詞，覺前所未有，以篇幅長，不復錄矣。

蔣瑞藻《小說枝譚》卷下引戴延年《搏沙錄》劉海樹詩，清於雪伯，豔於梅史，嘗以迎候長官，一夕成《紅樓夢》小說八韻詩二十首。余惜其無可著錄，爲摘記數聯。《冷香丸》云：「冷語番番記，香心曲曲句；綑縐元有使，嫉妬最難瘳；紫柘漿盈盈，紅梨汁半甌；玉環同內熱，曾遣六宮秋。」《病中斷指甲》云：「斷箏銀甲卸，殘線翠裘孤；筍折麻姑爪，桃香細骨臞；鸞靴搔不着，鴻雪印全誣。」《東風壓西風》云：「柳梢眠上下，帳底鬥雌雄；池水干卿綠，桃花爲底紅；我憐聊復爾，婢學可能工；不競南猶失，其涼北又風。」《夫容女兒誄》云：「碧落新碑樹，沉香小象熏；夢塘寒食祭，春草玉人墳。」徵引不及稗官，故非尤展成輩所及。

舒元炳《紅樓夢題詞（沁園春）》貴族豪華，公子風流，綺羅爭妍。嘆眉尖常鎖，空驚才豔；帳前微語，竟說姻緣。兩美難並，一心誰屬？幼小情親意倍牽。尤堪羨，羨一家姊妹，個個能賢。　酒酣芍藥橫眠，更翠羽輕披分外鮮。看斑衣起舞，卿眞善謔；倩妝復整，我亦生憐。裘可重縫，花能解語，觴政平持巧令宣。重展卷，恨未窺全豹，結想徒然。

宋鳴瓊《題紅樓夢》紅夢驚回惡夢圓，個中包括大情天。罡風不顧癡兒女，吹向空花水月邊。病軀那惜淚如珠！鎮日顰眉付感吁。千載香魂隨劫去，更無人覓葬花鋤。欲吐還茹恨與憐，隨形逐影總非緣。自來獨木無連理，甘露何曾灑大千！幻境空空託幻身，傍徨無計度迷津。斷除祇有鴛鴦劍，萬縷千絲索解人。

熊璉《題十二金釵圖（滿庭芳）》日暖花梢，香飄簾幙，十分春在紅樓。傳杯滿酌，笑語不知愁。試問偎紅倚翠，東風裏誰最溫柔？都猜作、神仙謫

降，笙鶴下瀛洲。　賞心人已醉，闌干倚偏，一片雲頭。任輕翻舞袂，慢囀歌喉。誰道書中有女，終輸與金谷風流。多應是、明珠買豔，花月儘勾留。

周春《題紅樓夢》　青童暫謫到人間，風貌羊車擲果班。夢裏香衾窺也字，尊前寶襪隔巫山。玲瓏怕壓黃金釧，宛轉愁連紫玉環。却笑多情寧有種？休將雛鳳便輕刪！　古來難解有情癡，刻骨銘肌不自知。紅粉白楊留盼盼，冰天雪窖憶師師。傷心錦帕千條淚，得意花箋幾首詩。玉臂鏤成新樣巧，憐他個個阿孩兒。　敲斷珠釵十二行，銀河碧海總茫茫。通侯甲第樓三戟，豔女丁年夢一場。豈有宓妃求薦枕！更無賈氏愛偷香！空門意味元如此，炙手繁華瞥眼涼。　陶公白髮寄閒情，賸黛殘脂費品評。翼簡世勳殊舛錯，富平家牒劇分明。朝朝暮暮吳雲散，歲歲年年蜀鳥驚。繡虎才高揮彩筆，公然名士悅傾城。

又《再題紅樓夢》　滿天華月上紅樓，半照追歡半照愁。對影聞聲思悄悄，卸妝解珮悵悠悠。此時百事逢張角，何日雙星會女牛？一線柔情牽未斷，漫誇將種冠軍侯。　廋詞隱約姓名傳，雙木林聲小比肩。廿載江南持使節，一門薊北寫吟箋。同心梔子當窗豔，並蒂芙蓉出水鮮。試踏石頭城外路，蘼蕪漲綠起寒煙。　休言賈假與甄眞，須識劉盧是世親。香案素書仙眷杳，玉壺紅淚俗緣新。三生幻化三生石，萬古相思萬古塵。此別更無腸可斷，菱花還憶畫眉顰。　氣吐幽蘭夢想通，覺來潘簟竟牀空。多情合似鴛鴦鳥，介節誰知蝳蝑蟲？才子回頭成古佛，神仙退步驗英雄。金童玉女風流甚，收拾瑤函藥笈中。

俞思謙《紅樓夢歌》　金陵自昔擅繁華，況是通侯閥閱家。畫戟東南開甲第，朱輪朝暮過香車。賈生早佩郎官綬，粉署含香趨禁右。北李南盧結近親，五侯七貴同杯酒。起居八座太夫人，鍾郝偕來笑語親。新婦才華尤出衆，侍兒明慧亦殊倫。玉郎再索徵佳夢，聞說釋迦親抱送。阿大中郎俱不如，門前客到休題鳳。　却因家籍富平侯，公子髫年未識愁。懶接雞談勤夜讀，愛攜鴛侶作春遊。紅樓四面珠簾繞，簾外花枝方裊裊。帳裏依稀似有人，歡悰未盡鶯聲曉。金釵十二自分偏，夢境迷離恍遇仙。外家姊妹多才思，襲人花氣薄於煙。少小無嫌共嬉戲。道是無情却有事，銀河不隔蓬萊地。不信靈芸今再情，侍書仍許阿甄偕。　珮聲釵色出幽齋，羣羨清才三妹佳。春花秋月園中好，秋夜眠遲春起早。待月時來問水亭，看花齊上臨湖島。永，分曹賭酒趁宵餘。情，盈盈秋水橫波目。意，空將鳳紙寫相思。釵，悲分照影雙鸞鏡。見，淚珠乾盡蠟成灰。花，傷心依舊悲崔護。寞，紅樓一夢等南柯。年，樓中不見當時侶。

鍾晴初《紅樓夢歌》　憑，奇情蕩漾眞難擬。奕，鄂褒勛業並崚嶒。行，臨風特訝孫枝秀。送，金環曾說女媧餘。行，懶親珠履三千客。栩，因緣世世復生生。看，玲瓏謎語芸編誦。妄，花原解語最堪憐。家，情親孰是深惊寄。共，擘箋飛醆長時同。驚，謔詞不怕郎君惱。翼，秋風紅豆最相思。寒，桃花簾外東風軟。叩，無慘兀自太愔愔。來，紅顏頓爾先朝露。散，裂殘錦帕淚還留。蔪，凄凉百事逢張角。定，黃塵碧海兩難招。人，翻書不覺秋宵冷！

葉崇侖《紅樓夢題詞》　何事先生曹雪芹，纏綿能說夢中因？只應歷徧紅怡紅院裏錦屏舒，凹碧堂前玉洞虛。結社聯吟貪畫佳人別自倚林竹，料得也應憐宋玉。脈脈春風盪酒兩心相照兩相疑，兩處緘愁雨不知。難借鮫綃傳密癡兒獃女同時病，不道黃姑偏誤聘。喜結同心七寶紅樓縹緲倚雲開，前度劉郎今又來。只爲含愁獨不覺來悔被迷津誤，彼岸思尋仙筏渡。行到源頭見落自憐老去漸婆娑，閒借塡詞寫翠蛾。勘破繁華歸寂桃花亂落如紅雨，燕子歸來相共語。風景依稀似往紅樓縹緲春雲裏，百尺珠簾風綽起。幻境迷離似可通侯珂里本金陵，軼事流傳世豔稱。許史天親同赫北堂長喜金蕤茂，綵舞宮袍時介壽。羯末封胡子弟神佯秋水骨璠璵，玉貌生來玉不如。繡褓何誇迦葉多情自是天人謫，大母呼來深護惜。愛逐瑤釵十二閒來春困發幽情，覩見紅樓近玉京。蝴蝶蘧蘧還栩覺來似夢還非夢，恍惚神仙邀與共。窈窕芳名縹帙慧心從此結纏綿，團扇詩成一笑嫣。石不能言渾是月輪至竟星難替，珍重鴛盟思別締。詠雪多才屬外就中林下擅高風，羣羨仙姿出藥宮。擲果拈花生小相親相近猜嫌少，意自端嚴情自好。莊語能令小婢兩心密誓兩情癡，試問旁人可得知？春水文鴛難比怡紅院落瀟湘館，春去秋來歌纂纂。翠竹欄前夜雨工愁善病每閒吟，欲却閒愁病轉侵。不語憑誰通叩傾城名士從來慕，怪底高堂佯不悟。玉鏡無端聘夜他生未卜此生休，天上人間各自愁。焚却鸞箋雲未爭禁公子牽情哭，漫道眼前人是玉。懊惱無成種董翻身別去自超超，銀榜功名遜紫霄。化鶴成虹雙不茫茫猶剩紅樓影，賈假甄眞心自領。多少紅樓夢裏

塵劫，悟徹前身與後身。　一自瑤宮締豔盟，許將珠淚報神瑛。人間莫怪多哀怨！木石由來亦有情。　欲識三年未了緣，男癡女愛總徒然。縱教精衛能銜石，情海茫茫那可堪！　芝蘭心性綺羅身，轉眼繁華跡已陳。莫向邯鄲重借枕，阿誰不是夢中人？　絮果誰能問始終？春花秋月太匆匆。迷津若果能回首，色界三千總是空。　說到鍾情怯可憐，情多自古損芳年。世間缺憾知多少？安得媧皇再補天？

潘炤《鸞坡居士紅樓夢詞》　夢裏紅樓接大荒，情天色界兩茫茫。芳齡永繼何離棄？仙壽恆昌那失忘！　寶玉銜來猶齒冷，金魚鍊去不容光。放春山外重舒目，嬌鳥聲聲絕感傷。（前夢）遺香洞畔出蘭芝，幻境鸞分十二枝。一桁瓊葩晶正炫，半翻鈿葉翠方垂。晴雯易斷爲雲雨，麝月難沈解凍澌。見說游仙須補恨，烏絲紅豆且偷窺。（聚美）小築名園入大觀，亭臺掩映若飛翰。寶釵倒插雙峰秀，黛玉斜侵一鏡寒。君細蘅中風色嫩，客嬌蕉下雨聲乾。絳珠那更多仙草！吩咐神瑛着意看。（合鎖）妝台小病見新瘥，指點金爐莫熱多。雙佩閒將熱情合，一丸私趁冷香和。似曾學字難題葉，若不勝衣怕捲羅。嬌動人憐無可語，却逢暇日此相過。（私計）杏簾在望噪能詩，襲襲人衣香一時。堪妬煙霞自迎送，劇憐風月每參差。會聯輕薄桃花社，解詠顛狂柳絮詞。新法三章今且約，飛灰化蝶任伊爲。（葬花）一弄花飛春不成，傷心偏爾有顰卿。東流西泛都非計，淺掃深埋自有情。試卜香泥最香處，願攜閒鍤此間行。憂開惜落癡如許，却使鮫生淚亦傾。（釋怨）辜負香心冷不看，動無常則若危安。水流花謝寧有恨？月破雲遮豈減歡？積思於今躭把袖，老羞從此悔衝冠。風流罪過尋恆事，祇合將伊且放寬。（禪戲）竟有長齋繡佛心，塵緣覺悟一何深。玉釵花孽全拋昔，貝葉珠龕半倚今。閒擬松風揮短麈，靜思蘿月候孤琴。何當棒喝金閨下，笑倒胡盧挈伴尋！（扇笑）想像伊人亦個中，伴癡撕扇意何窮？裂繒故事無斯快，碎玉新聲莫此工。轉瞬回嗔眸已落，薄言逢怒頰猶紅。嫣然不是千金買，一種魂銷便面風。（聽雨）風風雨雨繡窗前，見說相思益惘然。蝶夢家山千萬里，雁聲客舍兩三年。解環有意空歸水，窺藥無心詎上天。莫怪衝泥人忽至，燕支滴瘦海棠邊！（補裘）孰令停眠作好羞，關心強整雀金裘。捉刀拈弄情何極！擔枕裁量病未瘳。無縫天衣誰竟補？有虧月戶若爲修。最憐蠟炬成灰處，十指冰寒體不柔。（試情）何必危言爲試情！離魂離夢昧三生。却教腸斷神難主，頓使形銷語不明。花雨迷濛春色暗，柳風綽約黛痕輕。怪他鸚鵡多饒舌，險把琉璃一座傾。（花壽）更番春酒醉當風，花壽年年祝此中。金粉千行自圍繞，瓊酥一朵已消融。盧呼直爾皆浮白，拇戰居然盡倚紅。快進流霞兩三盞，羣芳盟主號新崇。（誄花）底忘南華秋水篇，傷今悼古義文牽。花天寂寂愁空瘞，月地茫茫恨漫填。青塚不知嫌薄命，紅窗偏會笑無緣。冬裘夏扇成陳跡，斷送如何禁涕漣？（失玉）慢藏無故失連城，道骨仙風竟肆行。璞守荊山原易泣，珠遺滄海却難擎。便如朝露當重泫，若花輕塵亦再生。智者由來千慮得，只輸半點是癡情。（焚帕）紅綃一憶鴛鴦字，此際傷心若斷猿。塚結春花新噩夢，燈挑秋雨舊詩魂。已知琴客音將闋，不使鮫人淚有痕。欲付東流猶着相，丙丁聊借受辛盆。（鵑啼）催妝巧賦作空談，驚破芳魂拍拍淹。香稻薦馨農欲老，疎篁滴淚主何堪！紫鵑啼斷怡紅院，雪雁鳴殘櫳翠庵。惟有湘雲

璃，神移玉闕，心醉珠帷。況復飛瓊鼓瑟，弄玉吹笙，江妃拊石，毛女彈箏。絳節記竿頭之舞，霓裳流花底之聲。靈香王妙想，雅奏董雙成。朝雲暮雨之期，行來一度；紅粉青娥之局，話了三生。無何仙界難留，錦屏易曉，眼前好景俱空，梁上餘音猶繞。人生行樂只如此，十二金釵都杳渺。不想《紅樓》命名意，誤煞少年又多少？

又《滴翠亭撲蝶賦》（存目）

又《葬花賦》（存目）

又《海棠結社賦》（存目）

又《櫳翠庵品茶賦》（存目）

又《秋夜製風雨詞賦》（存目）

又《蘆雪亭賞雪賦》（存目）

又《雪裏折紅梅賦》（存目）

又《病補孔雀裘賦》（存目）

又《邢岫煙典衣賦》（存目）

又《醉眠芍藥茵賦》（存目）

又《怡紅院開夜宴賦》（存目）

又《見土物思鄉賦》（存目）

又《中秋夜品笛桂花陰賦》（存目）

又《凹晶館月夜聯句賦》（存目）

又《四美釣魚賦》（存目）

又《瀟湘館聽琴賦》（存目）

又《焚稿斷癡情賦》（存目）

又《月夜感幽魂賦》（存目）

王芝岑《題紅詞・夢玉人引（賈寶玉神遊太虛境）》 逗先機，試看夢境是耶非？石不能言，笑他今也來茲。覺路翻迷，歎古今兒女情癡。一枕黑甜，是初出場時。半天香霧，渾莫辨塵海與丹梯。闖入柔鄉，便隨蝴蝶雙飛。領略春光好，嘗騰午睡遲。泥人處，珮珊珊，欲即還離。

又《法曲獻仙音・警幻仙曲演紅樓夢》 樂府新翻，綺筵初設，演出紅樓顛末。幾輩名姝，一場春夢，詞中早分枯菀。便譜入笙簧裏，從頭與君說。衆仙列。聽悠揚八音齊奏，魂斷處，吹徹鳳簫激烈。宛囀運珠喉，唱人間多少風月？幻本非眞，問情癡能否超脫？怎高歌未已，玉磬戛然清越？

又《錦帳春・賈寶玉初試雲雨情》 珮解蘅皋，雲深楚岫，早午夢一番春逗。笑名花羞澀，頰潮微透，眼波低溜。蜥蜴肌妍，鸞鳳聲湊，正瓜字平分時候。問來朝攬鏡，黛螺雙皺，可還依舊？

又《紅窗迴・送宮花賈璉戲熙鳳》 午漏長，春意鬧。正雲鎖金屋，幾重畫屏窈窕？鸞鳳協，巫峰峭。適宮花遞到。已過迴廊，剛近了鳥，簾外婢小，玉腕輕摩聲悄。聊且休，怎教來也，恰不遲不早！

又《玉聯環・賈寶玉奇緣織金鎖》 最關心處，悵當年問訊，玉偏無據，（指初見黛玉摔玉事。）又底事自詡通靈？向碧水藍田，更求鴛侶。瞥見驚疑，這一餅黃金誰鑄？怎珠聯璧合，數字分明，一般辭句。殷勤漫勞手付，恰低颺翠袖，冷香微度。待細究者段根由，奈調舌鶯兒，欲言還住。打破三生，卻不道雪邊相遇。祇堪憐，黛痕瘦損，夙緣未悟。

又《賀聖朝・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朱門高啓承恩第，正落成伊始。園林幾處佇標題？問新裁誰擬？亭亭玉樹，翩翩公子，看鯉庭親試。劇憐冰雪淨總明，乍垂髫年紀。

又《春從天上來・皇恩重元妃省父母》 騎擁霓旌，正翠輦初移，夾道風清，扇分明月，香散春城。帝恩許賦歸寧。笑長安兒女，儘引領注目雲軿。羨昭容是誰家仙子，天與生成？遺柑恰逢佳節，想今夜繁華，定徧神京。禁弛金吾，光圓銀魄，管教萬戶傳燈。便景陽鐘動，火樹合，千炬還迎。頌昇平，聽通衢鼓吹，歡洽深更。

又《綺羅香・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玳瑁簾垂，狻猊篆裊，萬種柔絲齊綰。黛殢春山，窺得玉人微倦。問底事翠簟橫陳？願乞取紅麩半面。漫疑猜，星壓流丹，殘膏剛被一痕濺。　關心來與拂拭，渾覺輕綃抹處，香霏銀腕。兩小無猜，恰似並棲雛燕。遞軟語、蘭臭偏投，恣雅謔、齒芬交散。可知他、幷剪難分，這芳心一片。

又《珍珠簾・西廂記妙詞通戲語》 閒攜一卷言情作，漸行來、悄傍花陰鈴索。芳信幾番催？悵亂紅零落。偏是傷春人又至，看瘦影、較花還弱。商略。把殘英收拾，深深埋却。　誰道暗留星眸，正新詞黃絹，分明覷着？試與細評量，可莫嫌輕薄。眼底傾城人不遠，歎儂也、閒愁難撲。休愕。恕謔本無心，敢云爲虐？

又《聲聲慢・牡丹亭豔曲警芳心》 乍離香冢，且返瀟湘，行來院近梨香。一串珠喉，隨風飄度橫牆。分明譜成幽怨，一聲聲、似訴愁腸。渾不料、那笙歌叢裏，也有文章。　道是嫣紅姹紫，付頹垣斷井，大半淒涼。子細思量，無情偏是東皇。流年去眞如水，儘番番，吹老時光。休聽矣、怎禁他餘韻，還自悠揚。

又《鵲橋仙・蜂腰橋設言傳心事》 綠楊深處，碧桃開徧，一種紅情脈脈。畫橋流水落花天，印片片相思痕迹。　殷勤囑女，爲儂寄語，尺幅輕綃歸壁。笑他眞贋半模糊，問可有瓊瑤報得？

又《念奴嬌・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蜂忙鶯懶，豔陽天、剛被尖風吹透。萬個琅玕，敲碧玉、午夢乍醒時候。破悶無方，牽愁有句，芳思吟邊逗。幾分餘倦，欠伸微露雙藕？　恰是看竹人來，尋幽意悄，簾外偷窺久。笑爾低徊腸九折，畢竟爲誰消瘦？脈脈依依，朝朝暮暮，慵似三眠柳。春光漏洩，問伊知也還否？

又《釵頭鳳・滴翠亭寶釵戲彩蝶》 芳園曉，晴絲裊，玉人憐煞春駒好。雙飛處，星眸注。悄攜紈扇，驟拋花嶼。住，住，住！　低低繞，蘧蘧杳，幾回高下臨風嫋。翩躚羽，渾無據。乍迷香陽，又隨飄絮。去，去，去！

又《金縷曲・埋香塚黛玉泣殘紅》 一掬傷春淚。又匆匆、清明穀雨，等閒過矣！二十四番風遞徧，枝上空餘溼翠。只剩有、埋愁之地。漫說紅顏多命薄，但名花、也便難如意。三尺土，衆芳寄。　天涯大半同顦顇。祇堪憐、飄零似我，更誰知己？我欲問花花不語，偏是啼鵑解事，卻譜出聲聲清徵。七字吟成千古恨，歎吳儂、幾爲多情死！腸斷處，綠陰裏。

又《意難忘・椿齡畫薔癡及局外》 脈脈愁侵，正紅薔滿架，綠潤衣襟。多情憐碧玉，買笑陋黃金。抒皓腕，運瑤簪，爲有個知音。便把伊，心藏心寫，畫向花陰。　分明波折堪尋，早葫蘆依樣，字被偷臨。書空窺約略，索解費沈吟。涼乍到，雨初淋，癡態兩難禁。待喚醒，眞堪一噱，彼此浸淫。

又《多麗・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注吟眸，珠簾齊上珊鉤。暢吟懷、漫嗤不櫛，蛾眉也儘風流。試評量，深閨韻事，須打掃、落葉閒愁。玉露初團，海棠正放，名花端合互賡酬。況冰雪、平分姿態，相對更清幽。休辜負，者番雅集！者樣高秋！　最標新，稱農號客，蘅蕪卻儼封侯。倩湘妃、旋來藕榭，遲女史、（指湘雲。）且訪菱洲。莫訝怡紅，居然入社；垂髫兄妹慣句留。看此日、栽丹儷白，誰勝兩三籌？關心處、夢甜香燼，銅鉢聲遒。

又《惜黃花・蘅蕪院夜擬菊花題》 蟾波涼瀉，麝煙香灺，漏迢迢，正良宵玉人聯話。剪燭鏡臺邊，吮墨蕉窗下。道最是、命題宜雅。　霜飛鴛瓦，蘚侵芳榭，聽西風，算東籬，菊應開也。菊夢喚難醒，菊影攢如畫。待譜入，詰朝詩社。

又《霓裳中序第一・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商聲聽瑟瑟，滿院秋陰翠疑滴。煞向菊邊相憶。纔罷持螯，漫輕搖筆。澂潭漾碧，把好句臨流尋覓。倚畫檻，拈花垂釣，默默搆思密。　今日，誰居第一？卻最是瀟湘超軼，羣芳合讓前席。花夢初傳，似離還即。將花間致詰，偏問得、花如欲泣。吟懷愜，詠成三疊（詠菊、問菊、菊夢），不負者番集。

又《鳳銜盃・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誰家畫閣開良醖？閒叙卻、一庭芳眷。喚起鴛鴦，待把觥飛徧。觴政舉，樗蒲展。　嬌語脆，鶯喉囀，聽好句、摘來如穿。最是婆娑老嫗，傳村諺，博得人歡忭。

又《傾杯樂・賈寶玉品茶櫳翠庵》 苔徑雲封，石龕香繞，尋幽到此良得。掃除俗慮，商略韻事，正一爐煙碧。摘松羢雪譜閒趣，聽瓶笙翻出，輕輕波折。魚眼凸，憑把詩腸疏滌。　卻看點犀盞古，鏤筠杯雅，尤愛瓠瓟質。試雋味同參，中泠須汲。甚頭綱難覓。莫訝今朝，漫來塵客，緣自三生植。

又《瑤花・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花飛六出，玉戲終宵，把雲山輕抹。衝寒早起，天付與、一種吟情清絕。披簑戴笠，便踏向、層層瓊屑。忽好風暗遞春來，沁入心脾芳烈。　回頭笑指林邊，正幾樹紅梅，妍映激雪。禁霜忍凍，今日放，纔算芳心高潔。凝眸小立，又卻是相逢難別。恨不能，索向簷前，博取冰魂歡悅。

又《隔簾聽・暖香陽雅製春燈謎》 暖透一叢香陽，白雪寒無力。紅梅乍放臙脂滴，試比玉人嬌，也應失色。更難得，頌椒才，卻聯珠璧，臨風逸。　東皇消息，已逗林邊迹。春燈好句還須覓。幾回思索？幾回思索？儘新特，憑伊錦心同織。

又《剔銀燈・勇晴雯病補雀毛裘》 缺陷世間眞有，補綴更無能手。欲慰郎癡，那憐儂病！且自爲他成就。偏如春柳，眠乍起、低垂還又。　紅線絲絲結構，翠羽層層分剖。一領輕裘，幾分心血？辛苦爲郎擔受。問郎知

否？須記取，今宵人瘦。

又《百宜嬌・憨湘雲醉眠芍藥茵》（存目）

又《柳腰輕・猷香菱情解石榴裙》（存目）

又《畫夜樂・壽怡紅羣芳開夜宴》開筵重衍今宵壽，頌年年歡場久。最憐婢女多情，早把金錢紛湊。綠泛葡萄春在手，看遞處乍飄紅袖。低語祝檀郎，願如山如阜。　閨中姊妹吟邊友，倩齊來團圞就。分明暖簇花叢，隱約聲催蓮漏。漫說園亭曾卜晝，卻既醉玉杯還侑。試問夜如何？已蟾窺西牖。

又《徵招・凸碧堂品笛感淒清》侵簾珠露涼初透，難拋者般明月。月影鏡同圓，正絲毫無缺。中秋剛令節，奈羌笛吹來淒絕。一縷悠揚，幾回往復？十分幽咽。　爲問賞秋人，今宵聚、何如昔年歡浹？聽去一聲聲，似陽關三疊。邊腔纖指撫，看天際微雲齊遏。且休說、對酒當歌，轉酒懷悵撥。

又《鳳簫吟・凹晶館聯詩悲寂寞》漫牽愁，臨流玩月，聯吟且賞良宵。比肩閒覓韻，數聲催處，聽玉漏迢迢。那嫌風露冷，影雙雙、斜逗雲坳。一握冰輪，半天詠到松梢。　無聊。此時遙憶，素娥沈寂，應也魂銷，不如儂與女，畫闌同倚偏，字共推敲。未須頻剪燭，溯清輝、波面光搖。矧有箇，知音已到，（指妙玉。）烹茗相邀。

又《漁家傲・占旺相四美釣游魚》湖面三篙新漲綠，奩開倒映人如玉。垂竿倚偏闌干曲。輕波蹙，殷殷私語臨風祝。　出水誰先誇比目？好音勝似金釵卜。泡影忽翻珠一斛。星眸矚，纖鱗釣得剛盈掬。

又《秋宵吟・感秋聲撫琴悲往事》陡吹來，聽淅颯，樹樹秋聲叢沓。心如結，待譜入絲桐，且舒嗚咽。句初賡，響乍答樂府，翻成吟榻。挑還抹，把萬種蒼涼，一時攢合。　局外人閒，正竹徑、雙雙到恰。隔簾傾耳，羽換宮移，幾疊韻偏洽？往復愁腸匝。變徵音悽，哀怨雜遝。歎蕭疏、七柱冰絃，多少幽思透指甲？

又《瀟湘夜雨・林黛玉焚稿斷癡情》癡莫如儂，詩偏成稿，算來大半言愁。愁城鴻雪底須留，休再說、天長地久、終只合、雲散風流。眞堪笑，燈邊月下，盼斷吟眸。　而今已矣！劫灰賸處，餘墨都勾。便將他，爐火鍊盡煩憂。思往事，多成幻境；尋舊夢，曾詠揚州。情滋味，酸鹹辨透，到此也應休。

又《雲仙引・得通靈幻境悟仙緣》（存目）

潘德輿《紅樓夢題詞十二絕》朱門回睇不成春，花月樓臺總愴神。酒冷燈殘枯管禿，可憐金穴舊時人。

不關簫管不詩詞，別有生成一等癡。踏碎江南紅豆子，勸人何苦種相思。

片玉鐫成作小名，恨天居處愛河生。阿儂癡得頑如石，才有溫柔入骨情。

瀟湘流恨似銀河，嗔惱其如愛惜何！手製題詩雙錦帕，一生方悔淚珠多。

金釵十五大家才，花解香妝怕蝶猜。我愛無心雲一片，落紅隨意上身來。

姊妹羣仙聚畫堂，妖鬟百媚解添香。園花吹盡東風冷，愁煞啼鵑泣弔場。

海棠分雨菊分晴，斑管銀箋詠雪清。祇有寒塘度鶴影，論詩五字是長城。

宮扇葳蕤降紫樓，分筵題額鬥風流。大觀園裏湖山景，留與園丁話白頭。

花會相思柳會顰，爲誰憔悴使誰憐？評量一劍鴛鴦血，此是情坑自在天。

痛哭鑾卿絕筆時，續貂詞筆恨支離。琅琊公子情中死，忍倚蘭窗再畫眉。（謂續未數十卷者，寫怡紅娶衡無以後事。）

萬古情癡喚不醒，良宵休唱《牡丹亭》。憐余木石吳兒性，也向殘編淚雨零。

莫憎兒女十分愚，佛國仙山總幻途。參透情門無一是，情田請細用工夫。

歸眞道人《冰雪堂詩・題畫扇（扇中畫紅樓夢中黛玉、湘雲於凹晶館聯句，妙玉於山石後竊聽，一鶴高飛，梧桐月挂）》山館幽深感寂寥，聯吟二美詠秋宵。月華清蔭桐陰冷，露氣寒侵鶴影遙。櫳翠疎鐘聲斷續，梨香短笛韻飄颻。夜闌猶自餘詩興，檻外人來又見招。

張問端《和次女采芝閱紅樓夢偶作韻》奇才有意惜風流，眞假分明筆自由。色界原空終有盡，情魔不著本無愁。良緣仍照釵分股，妙諦應敎石點頭。夢短夢長渾是夢，幾人如此讀《紅樓》？

吳藻《乳燕飛・讀紅樓夢》欲補天何用？儘銷魂、紅樓深處，翠圍香擁。騃女癡兒愁不醒，日日苦將情種。問誰個、是眞情種？頑石有靈仙有恨，祇蠶絲、燭淚三生共。勾却了，太虛夢。　喁喁語向蒼苔空。似依依、玉釵頭上，桐花小鳳。黃土茜紗成語讖，消得美人心痛。何處弔埋香故冢？花落花開人不見，哭春風有淚和花慟。花不語，淚如湧。

姜祺《悼紅吟草・紅樓夢詩・榮慶十二夢》（存目）

又《榮禧十二夢》（存目）

又《碧紗十二夢》（存目）

又《會芳十二夢》（存目）

又《怡紅十二夢》（存目）

又《綴錦十二夢》（存目）

又《含芳十二夢》（存目）

又《嘉蔭十二夢》（存目）

又《榆蔭十二夢》（存目）

又《梨香十二夢》（存目）

又《太虛十二夢》（存目）

又《悼紅十二夢》（存目）

周澍《悼紅吟草・紅樓新詠・哭大觀園》萬枝紅燭照春宵，第一仙人降九霄。花鳥有情都意得，樓台無主忽魂銷。華堂纔息笙歌鬧，白晝何來草木妖？寂莫怡紅深院裏，愁聽秋雨泣芭蕉。

又《雪坪主人自笑》短詠長吟夜不休，爲誰歡喜爲誰愁？舞衫歌扇鐙前影，玉帶烏紗水上漚。墨海新封文字伯，管城兼領醉鄉侯。狂生自笑鍾情甚？酣卧無端夢綺樓。

周綺《題紅樓夢十首》（余偶攖微疾，兀坐小樓，几淨窗明，無以消遣。適案頭有《紅樓夢》小說，展卷數翻，爲之失笑。是將人情世態寓於粉跡脂痕，較之耐庵《水滸》尤爲痛快。蓋大觀園情事，淋漓盡致者固多，而未盡然者亦復不少。爰賦十詩，以廣其意，雖畫蛇添足，亦以假當眞。稿甫脫，不覺神思困倦。正假寐間，忽見一古衣冠者揖余而言曰：「子一閨秀也。弄月吟風，已乖母教，乃作《紅樓夢》詩乎？」余一時難與辨論，遂謂之曰：「君之言誠是！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詩之本教也。夫子刪《詩》，《國風》爲始，豈有爲瓜李之嫌耶？恐言之彬彬，行仍昧昧，不能自反，引入迷津，遂放浪而無涯涘矣。」言未竟，驀然而醒，但聞桂香入幂，梧葉搖風，樓頭澹月微雲，撩人眉黛而已。時道光乙未仲秋十日也。）（黛玉焚詩）不辨啼痕與墨痕，無情火斷有情根。者宵果應燈花讖，他日空憐蜀烏魂。慧業已隨人遯世，癡鬟休爲竹開門。鴨鑪獸炭寒如水，剩得心頭一縷溫。（香菱學詠）花前月下自疑眸，寸寸柔腸寸寸搜。著意個中誠足惜，處身如此不關愁。眠餐好在吟成後，啼笑都從夢裏頭。知否苦辛天報汝，芳名非使可兒留？（湘雲醉眠芍藥）席翻脂粉醉飛觴，酒力難支近夕陽。無限春風困春睡，不勝紅雨覆紅妝。倘非玉骨還宜暖，幸是冰肌未礙涼。一種癡憨又嬌怯，畫工要畫費平章。（晴雯死領芙蓉）一現優曇命太輕，臨題那得不憐卿。便填癡誄難償恨，眞做花神始稱名。素願何嘗形色笑！平生端的誤聰明！從來此事銷魂最，已斷塵緣未斷情。（青女素娥李紈悲黛玉）月中霜裏擬翩翩，姊妹班頭掌翰仙。定爲清才多白眼，豈宜紅粉淡青年！情雖有爲情應篤，病到無辜病最憐。竹自迎人人寂寂，嘻吁獨我淚潸然。（冰寒雪冷慧婢恨怡紅）妬花風雨痒花姿，義憤偏鍾小侍兒。果易分明仍一夢，信難憑準是相思。怡紅意氣能無恨，湘館情懷爲甚癡？幾許傷心何處訴？自教呆立不多時。（二姐遭賺墮計）花是丰姿月是神，東君應不負終身。傷心漫怨庸醫藥，委曲難通妬婦津。未必無情歸幻境，定然有恨隔凡塵。紅顏大抵多如此，腸斷千秋命薄人。（平兒被打含情）究未呼天剖素胸，淚紛紛咽屈重重。好花風總憑空妬，閒草春多不意逢。薄責原非長恨事，無言確是有情鍾。羨卿心底分明甚，要學夫人却易容。（妙玉聽琴警悟）機微領略不言中，一曲絲桐忍聽終。好夢未醒長恨客，美人已定可憐蟲。從前枉受情癡累，此後都歸色相空。無限傷心成獨想，餘音任付月溟濛。（鴛鴦殉主全貞）芳心遲早固難勝，待得人歸付幅綾。爲日之多豈所願！此身以外更何憑？休憐碎玉銷香恨，應愧沽名釣譽稱。竟可夢中先醒夢，金釵十二有誰能？

姜皋《紅樓夢圖詠・通靈寶石・絳珠仙草》蝸皇一笑春濛濛，五文星骨飄太空。碧絲縛繭天無功，深山如人泣露紅。攜手荒雲一爾汝，夜夜心期拜牛女。明月三生玉自溫，春風百種花同語。羅帕灰飛夢不圓，瓊樓冷綠催行煙。芳情不死億萬年，含靈結怨通眞仙。

袁桐《紅樓夢圖詠・長相思》說多情，未多情。每到多情情轉輕。相思沒正經。人通靈，玉通靈。金玉姻緣到底成。累伊空淚零。

盧先駱《紅樓夢竹枝詞》（存目）

張新之《評石頭記成作七律三章以誌喜》說石頭經廿四春，龍沙萬里上鯤身。櫂聲鞭影都圓夢，雪送花迎各助神。斬斷六根原是假，歸來一笑却成眞。借觀蕘畫尊麟筆，腐史於今有後塵。名教扶持自問難，談情書上著鉛刀。平生差可斯吾信，未死居然此事完。古月一輪含妙象，梅花數點破春寒。闢開兒女全忠孝，人獸關頭豁大觀。心血於焉用斗量，筆花生彩墨花香。獨燃一炬成秦火，橫掃浮雲見太陽。著論不隨無鬼沒，問年原比鍊都長。老身杯酒同詩祭，事業欣欣託渺茫。

汪淑娟《題石頭記・沁園春》　何處紅樓，幾日西風，嬌顏悴零。悔輕輕羅帕，打伊歎雁。些些詩句，教熟籠鸚。不及芙蓉女兒墳上，猶受怡紅一哭情。堪傷處，是絳珠有淚，頑石無靈。　秋窗風雨淒清，問絮果蘭因是怎生？算瀟湘一夢，了完公案。袈裟半襲，救了神瑛。只怪桃花和它柳絮，恁把憑空讖作成。癡兒女，被聰明兩字，斷送伊行。

鄭蘭孫《宗友石嘱題其友人畫紅樓夢歌伶紈扇・減字木蘭花》　卽空卽色，幻境荒唐人不識。恨海情天，黃土朱顏盡可憐。　韶華難駐，幾個聰明能覺悟？曲度雲屏，多少紅樓夢未醒！

朱作霖《題紅樓夢》　慧鏡千秋照，癡情萬古消。花空留幻影，月自麗清宵。木石緣俱誤，葫蘆樣孰描？其如人未悟，猶慕董嬌嬈。

又《讀紅樓夢偶書》　花夢久不作，情史時繹之。偶溫《石頭記》，愈讀意愈癡。慨懷天地間，要是情維持。江河古不廢，殆有淚點滋。事即涉兒女，忠孝實所基。情至文愈至，淚枯墨落遲。惟有情淚人，能爲絕妙詞。癡男一何慕！怨女一何悲！世事深閱歷，至理推盛衰。榮落頃刻間，好把黃粱炊。境即託諸幻，事亦未足疑。其文更幽雋，氣靜神彌怡。但見花鳥笑，誰知宮羽移？草蛇而灰線，令我費尋思。憶有此書來，八十於茲。苦無解事人，卓立筆一枝。爲渠開生面，顆顆珠探驪。嗟予抱情癖，擬書混沌眉。有志恨未逮，一編聊自私。敢僭蕭樓名，空爲賢者嗤，即爲賢者嗤，勿示鄉里兒。

扈斯哈里氏《觀紅樓夢有感》　眞假何須辨論詳！斯言渺渺又茫茫。繁華好是雲頻幻，富貴無非夢一場。仙草多情成怨女，石頭有幸作才郎。紅樓未卜今何處？荒址寒煙悵夕陽。紅樓一夢警迷人，名利場中莫認眞。十二金釵今已杳，幾堆白骨掩香塵。青埂峰前一石頭，攜來偏自落紅樓。絳珠有草隨緣化，離恨天中不了愁。幻境虛成一段緣，紅樓奇事古今傳。半生灑點相思淚，不免魂歸離恨天。是是非非地，空空色色天，紅樓如一夢，警世悟禪緣。

李嬛《冬夜閱紅樓夢作》　如此寒天雁影低，一鉤新月挂樓西。挑燈看盡《紅樓夢》，淚溼羅巾不忍題。

潘孚銘《紅樓百美詩》（存目）

佚名《紅樓百美吟》（存目）

丁嘉琳《紅樓夢百美吟》（存目）

王猗琴《讀紅樓夢傳奇口占》　賈字當頭莫認眞，塵緣夢境兩無因。分明一管生花筆，幻出羣芳卅六人。

花開只合豔三春，姊妹迎探一院新。九十春光容易過，拋書應有惜春人。

瀟湘孤館莫相依，竹淚當年染帝妃。鵑婢外家親付與，聲聲叫道不如歸。

葬花即是葬鸚卿，神祭芙蓉句改明。讖語新詩隨意寫，桃花柳絮兩同情。（載西園主人《紅樓夢本事詩》附錄）

王素琴《讀友蘭姊題紅樓夢傳奇詩偶成》　美人自古稱林下，十二金釵第一人。最苦伶仃攜小婢，外家竟作雁來賓。

杜鵑湘館一知心，鎮日薰香侍繡衾。叫道不如歸去好，勝他鸚鵡解詩吟。

神瑛底事沒歸期？辜負姻緣金玉詞。解得遼西驚妾夢，明明黃姓有鴛兒。

小妾甄家歸日蓮，好花眞箇是應憐。須知被拐香零落，人抱衾裯雪一天。

胡壽萱《讀石頭記偶占》　寶玉分明有兩人，如何言賈不言甄？只因幻境非眞境，榮府通靈故細陳。

黛釵國色兩傾城，瑜亮原來又並生。讀到瀟湘焚稿日，負心轉自恨神瑛。

一窗風雨獨悲秋，公子知心爲解愁。何事瞞婚來設計，高堂偏聽鳳丫頭？

謝桐仙《讀紅樓夢傳奇漫成七絕六首，並柬呈猗琴姊妹霞裳壽萱兩女史》　湘江雲影碧無痕，情史何多怨女魂？春燕自憐身作客，《紅樓》一部叙侯門。

子弟原來紈袴風，怡紅身在綺羅叢。階前蘭玉非眞品，誰與甄家寶樹同？

情文自古兩相生，二字晴雯特喚名。江管花生三十六，枝枝葉葉說傾城。

分明兒女話情眞，弟是情鍾姊可親。無奈彩雲容易散，秋紋淡作薄情人。

讒從暗裏襲無形，人是花言最易聽。誰料此身同腐草？珍珠一粒付優伶。

設計瞞婚假鳳鸞，雙雙喜氣滿庭闌。無知雪婢來桃代，眞個今朝歹雁看。

莫惟賢《讀紅樓夢傳奇偶感》　《紅樓》一部特言情，情有可親喚可卿。尤物從來爲禍水，名花畢竟要傾城。湘江灑淚妃原死，杜宇思歸婢借名。寄語聰明嬌女子，莫將幻境認三生！

姜雲裳《偶讀紅樓夢傳奇並孟徽叔芳仲嘉季英四小姑題詞率成四絕以博一笑》　青埂何人識此峰？女媧剩石本無蹤。只因演說巫山夢，雲雨紅樓分外濃。

册定三生薄命司，笑他奪壻暗爭持。絳珠一死神瑛去，雪冷空閨悔已遲。

多少名花百美香，彈琴獨記一瀟湘。大觀塵世知音少，檻外人來辨羽商。

合歡酒本爲鸞卿，偏是蘅蕪把盞傾。詠菊當年知伏線，謀婚雪意早分明。

蔣如洵《紅樓夢雜詠》　大荒山下石千年，字蹟斑斕四面鐫。相伴瑤台諸女謫，媧皇待補奈何天。

一登名路一離塵，種種機關說賈甄。始信文章通造化，至今閨閣有傳人。

離合悲歡一霎空，繁華自古說怡紅。也知世事都如夢，不獨情天孽海中。

草木知情石點頭，重重公案結紅樓。新詩譜入山鄉曲，消盡人間萬古愁。

徐慶治《紅樓夢排律》《賈寶玉神游太虛境(得游字)》：不信蓬萊境，偏將寶玉留。神從清晝倦，夢向太虛游。日照銷金帳，雲籠集翠裘。仙疑逢警幻，鄉似到溫柔。色界空如此，情禪悟得不？氤氳蝴蝶使，縹緲鳳鸞儔。但假尻輪便，非關角枕幽。何時攜短袖，共訪廣寒秋？《警幻仙曲演紅樓夢(得仙字)》：一覺風流夢，欣逢警幻仙。紅樓翻麗曲，碧落演塵緣。慾海終當度，迷津亦可憐。金釵歌十二，玉宇徹三千。拍誤君須顧，情深我未捐。羣靈飛佩集，數闋貫珠圓。過眼銷脂粉，驚心聽管絃。霓裳新奏樂，人想大羅天。《埋香塚黛玉泣殘紅(得殘字)》：獨向花前泣，花紅奈又殘。愁埋香片片，戲築塚團團。寂寞休撾鼓，淒涼莫倚欄。手鋤芳草盡，心比老梅酸。馬鬣封三尺，蛾眉恨一般。顏留屏上好，淚滴土中乾。荷鍤蜂聲繞，掀簾蝶夢闌。青春容易逝，我欲覓還丹。《不了情暫撮土爲香(得情字)》：此恨焉能了？偷閒暫出行。焚香渾不語，撮土若爲情。貌比花難久，愁如草易萌。掬來纖手便，拈處寸心明。漫訝鴻泥換，何須麝火縈！丹忱通一瓣，白首誤三生。掃地會尋夢，搏沙竟負盟。芳魂原可返，我欲到蓬瀛。《俏丫鬟抱屈夭風流(得流字)》：丫鬟雖濟濟，俏麗獨風流。夭折因含屈，飄零總抱羞。燦金千古恨，埋玉一生休。命歎紅顏薄，神從碧落游。蛾眉招衆忌，虎口迫人投。閨閣工謠諑，泉臺積怨尤。泥中詩易續，海上藥難求。異日魂重返，芙蓉作蹇修。《美優伶斬情歸水月(得伶字)》：斬斷三心縛，空空水月形。無情歸佛氏，有美屈優伶。乍脫梨園籍，初翻桂字經。傳燈參妙諦，慧劍發新硎。白業眞詮得，紅塵幻夢醒。光明開世界，曠達契神靈。色相沾泥絮，行蹤逐浪萍。好拋絃與管，懺悔守巾瓶。《苦絳珠魂歸離恨天(得歸字)》：離恨天何在？香魂去繡幃。絳珠徒自苦，黃土不同歸。病骨知誰瘞？芳心與世違。年華嗟逝水，院落泣斜暉。縹緲神先往，淒涼淚獨揮。回頭空色相，撒手破愁圍。弱草三生證，名花一樣飛。乘鸞來幻境，金石悔前非。《病神瑛淚灑相思地(得瑛字)》：灑盡相思淚，還將病骨撐。不堪來舊地，無那是神瑛。回首歡難續，傷心睡未成。斑添修竹溼，愁和落花縈。小謫應憐我，長眠最慟卿。支離慵舉步，寂寞暗吞聲。怨恨空千古，姻緣誤一生。蕊宮仙可證，握手訴癡情。

何鏞《玿山房紅樓夢詞》（存目）

夢癡學人《夢癡說夢集古詩》《題曹雪芹先生紅樓夢》：清鐘聲遠漏聲長，春靄行雲溼楚鄉。法雨故教新潤澤，婆心終是爲人忙。天風吹我到江城，萬戶無聲犬不驚。可惜許多平旦氣，都從夢裏誤平生！《甄士隱夢幻識通靈，賈雨村風塵懷閨秀》：一氣分形本自然，圓明覺性合先天。誰知一落風塵後，萬劫千生墮業淵？《賈夫人仙逝揚州城，冷子興演說榮國府》：赤龍黑虎各西東，四象交加戊己中。復姤自此能運用，金丹誰道不成功？《託內兄如海薦西賓，接外孫賈母惜孤女》金公本是東家子，送在西鄰寄體生。認得呼來歸舍養，配將姹女作親情。《薄命女偏逢薄命郎，葫蘆僧判斷葫蘆案》：不識陽精及主賓，知他那個是疎親？房中空閉尾閭穴，誤殺閻浮多少人？《賈寶玉神遊太虛境》：休施巧僞爲功力，認取他家不死方。壺內旋添延命酒，鼎中收取返魂漿。《警幻仙曲演紅樓夢》：生平好善訪仙翁，十萬黃金撒手空。深謝至人傳妙訣，出山尋侶助元功。《賈寶玉初試雲雨情》：饒君聰慧過顏閔，不遇眞師莫強猜。祇爲金丹無口訣，教君何處結靈胎？《劉老老一進榮國府》：大藥修元有易難，也知由我亦由天。若非修行積陰德，動有羣魔作障緣。《送宮花賈璉戲熙鳳，寧國府寶玉會秦鍾》：調和鉛汞要成丹，大小無傷兩國全。若問眞鉛是何物？蟾光終日照西川。《賈寶玉奇緣識金鎖，薛寶釵巧合認通靈》：未煉還丹莫入山，山中內外盡非鉛。此般至寶家家有，自是愚人識不全。以上四卦，書目八回，集仙詩，解仙書，聊明百餘年沉埋受謗之冤。至於以詩解書，猶解而不解，不解而解，能解者自解，不能解仍不能解也。故謂之《說夢》。

林孝箕等《紅樓詩借》（存目）

孫桐生《編纂石頭記評蔵事奉和太平閑人之作即步原韻》　紅爐點雪妙回春，不絕微言繫此身。才擅千秋歸說部，胸羅六籍鑄經神。狐窮秦鏡原非幻，面識廬山始是眞。蠶沒翻將名氏隱，高懷何止出風塵！　情窟翻身亦大難，因情識性得金丹。一家注疏憑誰解？（時人有謂評語牽強傅會者，不知理非紬繹不顯，道非參悟不明，深者見深，淺者見淺，若漫無所見，強作解

事，妄生擬議，猶夏蟲不可語冰，何足怪也！）萬古綱常若個完？風月鑑空兒女散，褒誅氣凜雪霜寒。十年心血編排盡，作述如何等量觀！　芥納須彌豈易量？文壇一瓣熱心香。參禪不祖王摩詰，問道誰師魏伯陽？敢以爲山虧一簣，由來作史重三長。儒門亦有傳燈法，不涉虛無墮渺茫。

王墀《增刻紅樓夢圖詠・絳珠仙草、通靈寶石》精衛有靈填恨海，媧皇無計補情天。琪花瑤草今何處？還結三生未了緣。

朱瓣香《讀紅樓夢詩》《怡紅玉子》：來從太虛幻境來，去向太虛幻境去。一生閒恨爲多情，到底情多無着處。《薛蘅蕪》：似此良緣似此終，成何草草去匆匆？寄聲天上瀟湘子，莫再情深葬落紅！《絳珠仙子》：如花仙子辭瑤闕，隨花謫下瀟湘月。春盡花飛淚易乾，和花同葬清香骨。《蕉客》：片帆嫋嫋別情初，雲水家鄉入夢疎。爲問故園諸姊妹，桃花詩社近何如？

看雲主人《紅樓夢百美合詠七言排律五十韻》（存目）

東香山人《紅樓夢百美合詠五言排律五十韻》（存目）

謝兆珊《紅樓夢歌》（存目）

恩煦《題前紅樓夢傳後》金陵兒女事非眞，妙筆傳來恍面親。十二釵都傾國色，幽閑我獨愛顰顰。蘅蕪花燭成歡夕，風雨瀟湘絕命時。莫恨姻緣乖木石，較來死別勝生離。

徐畹蘭《偶書石頭記後》情天同是謫仙人，兩小無猜鎖日親。記否碧紗廚裏事，戲呼卿字作顰顰？　又送春歸感歲華，阿儂生小恨無家。傷心一樣同飄泊，淒絕東風葬落花。

菊花香裏快飛觴，門韻分箋粉黛場。試問清才誰冠首？當時獨讓病瀟湘。　涼月模糊香不溫，懶調鸚鵡掩重門。窗前悔種千竿竹，贏得斑斑漬淚痕。

藥爐茶鼎篆煙浮，風雨幽窗一味秋。知否多情天亦妬？罰卿消瘦罰卿愁。　兒家因果自家知，作繭春蠶自縛絲。了盡相思還盡淚，三生誤煞是情癡。

梨花落盡不成春，夢裏重來恐未眞。漫道玉郎眞薄倖，空門遯跡爲何人？

鶴睫《紅樓夢本事詩》（存目）

姚肖堯《紅樓雜詠》沁香橘畔草萋萋，恨滿花堤花滿谿。一自埋香成塚後，却教鸚鵡背人啼。（葬花）　欲斬情魔不自持，此心難遣侍兒知。願和血淚成灰燼，分付東風莫浪吹！（焚稿）　綠苔堦畔漾芳暉，紈扇花前意緒違。任爾思花不思草，夕陽影裏妬雙飛。（撲蝶）　塵世何來檻外人？鐘聲歇處感芳辰。可憐待解相如渴，斷送三生未了因。（品茗）　恩倖無端敢妄求，生來命薄未曾修。縱教着手成蝴蝶，終勝齊紈泣素秋。（撕扇）　畫地成書易着魔，繁華轉眼盡消磨。一泓秋水和春雨，我亦聞歌喚奈何。（畫薔）　負累情絲不自由，病中還補雀金裘。從今露下芙蓉冷，添得秋江一段愁。（補裘）

沈熹韓《紅樓百詠・青埂峯石》絮果蘭因事渺然，粉零玉隕夢如煙。花能常好心拚醉，海縱無涯衛可填。情重自應推作聖，愁多祇恐礙昇仙。分明來去都成幻，不向三生叩宿緣。

又《絳珠仙草》靈根一自謫泥塗，瘦小堪憐說藐姑。仙卉豈同凡卉盡？血花拚與淚花枯。萬重幽怨同僵繭，百事輸人合茹荼。軼返九天春有主，不將遺恨弔蒼梧。

徐薰《讀紅樓夢傳奇感而有作》淚灑瀟湘祇自知，秋窗譜出雨風詞。簾前鸚鵡工偷聽，最可憐兮喚玉時。

王紈佩《閱紅樓夢傳奇有作》悲歡轉瞬等浮漚，一部傳奇記石頭。境闢太虛原是幻，傷心人尚夢紅樓。　瀟湘院落接怡紅，一局圍棋一著空。流盡淚珠人各散，千秋一對可憐蟲。　如花人泣葬花詩，腸斷春風獨立時。今古茫茫同此恨，人天何處問顰兒？

馮起鳳《馮梓華〈秋風自悼〉題詞》轉眼藍橋路不通，雲廊月榭鏡台空。挑讀勘破《紅樓夢》，剩有閒情託惱公。閨閣憐才未是癡，留春無計惜春遲。秋風紅豆相思種，不數微之與牧之。

江順詒《讀紅樓夢雜記》仁和吳蘋香女史（藻）有《金縷曲》一闋云：「欲補天何用！倩銷魂，紅樓深處，翠圍香擁。騃女癡兒愁不醒，日日苦將情種，問誰個是眞情種？頑石有靈仙有恨，祇蠶絲蠟淚三生共。勾却了，太虛夢。　喁喁話向蒼苔空，似依依，玉釵頭上，桐花小鳳。黃土茜紗成語讖，消得美人心痛。何處弔埋香故塚？花落花開人不見，哭春風有淚和花慟。花不語，淚如湧。」明鏡生和一闋云：「悔入迷香洞。祇癡情，纏綿一縷，死生斷送。打破繁華歸大覺，醒到紅樓好夢，始信道聰明誤用。往事凄涼都憶着，恁招魂苦了悲秋宋。難補滿，情天空。　漫言緣是前生種，便袖仙，塵寰墮落，任人搬弄。騃女癡兒如許事，織出天衣無縫。賺千古才人一慟。無可奈何花落去（成句），悟空明鏡影偏珍重。人宛在，香花供。」

董　潮

《湖海詩傳》卷二八　董潮，字曉滄，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庶吉士。有《東亭詩選》。

又《蒲褐山房詩話》　東亭綺歲能詩，與沈文恪初有十子之刻，金春玉應，爲世所稱。既而贅壻蘭陵，兼以飢驅奔走，故其詞句淒鏘。如《感事》云：「已悲閱世同劉峻，莫更逢人說項斯。」《芙蓉池》云：「豆泣釜中知有恨，蒲生塘下更堪悲。」《姑蘇懷古》云：「歌殘白苧春方醉，採得黃絲夏已銷。」《料敵塔》云：「戍捲寒沙騰櫪馬，城荒晚角下韝鷹。」《中山雜感》云：「郡控三關雄巨鹿，峰連千里走飛狐。」《劉去華詞》云：「青史幾人高諫議？白麻當日哭延英。」皆名句也。一入詞垣，即登鬼錄，玉樹生埋，殊堪霣涕。

《梧門詩話》卷二　董吉士潮，爲嘉禾八子之冠。有《芙蓉山莊紅豆樹》長歌，纏綿婉麗，嗣響梅村。七言近體有「受風殘蝶舞荒渚，過雨野花明夕陽」之句，是劉文房一輩人語。

《墨林今話》卷三　董東亭潮，字曉滄，武進人。乾隆癸未進士。少孤，母陳氏撫之成立，贅於海鹽，遂家焉！讀書負志節，爲詩激昂感槩，獨寫性眞，與同郡知名之士結社聯吟，有「嘉禾八子」之目。詞尤綺麗，作《紅豆歌》，人爭傳誦。與笠亭最善，亦工山水，互相傾倒。其《客中題畫》云：「猛雨翻檐走夜瀧，栟櫚風急打秋窗。愁心不奈逢搖落，睡起挑燈畫楚江。」素有咯血疾，館選未久遽卒。年三十有六。女孫琬貞亦工詩畫，字雙湖，有小印曰「生長蓉湖家漵湖」，適武進湯雨生貽汾。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〇　董潮，字曉滄，號東亭，浙江海鹽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庶吉士。有《東亭詩選》。

又引《兩浙輶軒錄》　東亭本武進人，少孤，祖母陳撫之成人。贅於海鹽，遂占籍焉！性至孝，讀書慷慨，負志節。工詩文，兼善六法。與夏槐雲、朱笠亭、陸太冲及同郡知名之士結社聯吟，有「嘉禾八子」之目。嘗賦《紅豆樹歌》，傳誦都下，稱爲「紅豆詩人」。卒年三十六。

《國朝正雅集》卷二引《寄心盦詩話》　余在越中，見董東亭編修畫，濃山淡水，潑綠縈青，如春風中著白袷衣遊覽西泠斷橋外也。詩明麗處亦不減於畫，如「蜀江春水桃花色，不遣輕紅上越羅」、「愁心不奈逢搖落，睡起挑燈畫楚江」，皆著紙新鮮可愛。

《墨香居畫識》卷四　董潮，字東亭，號臞仙，武進人。舉孝廉後，即移家海鹽，與朱笠亭詩文行誼，互相砥礪，其山水亦不讓笠亭。

《粟香二筆》卷八　吾郡董太史潮，字曉滄，號東亭，少孤，育於外家陳氏，占籍海鹽。能詩，善書畫，尤工駢體。年三十五卒。有詩十八卷，以《詠紅豆樹》得名，故名《紅豆詩人集》。今集已不存，近購曾賓谷都轉《朋舊遺詩合鈔》，存詩八十首，《芙蓉莊紅豆樹歌》注：「係虞山尚書錢氏舊物。」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董東亭工儷體文。書法得《靈飛》之遺，畫學黃大癡。舒雲亭主試武原，拔取之，自比劉文房攝縣，得橫山顧山人及陸澧徐二十以爲樂。丙子鄉薦，座主爲莊方耕。癸未成進士，出趙甌北之門。改庶常，以營葬假歸，主修《毗陵志》，未成而卒。在京師日，與吳白華、曹習庵、阮吾山、程蕺園、汪康古、趙璞函、嚴冬友、陸耳山爲聯句會，張目兀坐，得一二句，舉坐驚歎，不能搖撼隻字。其詩瓣香新城，李申耆稱其言必稱情，藻必當物。

《琉球刀歌爲王夢樓作》　《靈芬館詩話》卷四：董東亭（潮）風流博雅，傾倒一時。然未見其全稿。黃琢山房附刻二篇皆工，今錄其一：《琉球刀歌爲王夢樓作》云。

《京口渡江》　《隨園詩話》卷九：丁丑春，陳古愚袖詩一册，來告予曰：得一詩人矣。適黃星岩在山中，三人披讀，乃常州董潮字東亭者所作也。其《京口渡江》云【略】，想見其人倜儻。癸未，閱邸抄，知與香亭同中進士，入詞館。予方喜相交之日正長，不料散館後竟病卒。余因思：未見其人，先吟其詩而相慕者，一爲蔣士銓，一爲陶君元藻，皆隔十餘年，欣然握手。惟董君則始終隔面。渠未知冥冥中有此一知己也，嗚呼！

《碑傳集補》卷八引《陽湖縣志·董潮傳》　董潮，字曉滄。少孤，育於外家陳氏，占籍海鹽。讀書慷慨負志節。詩得六朝氣體，尤工駢儷之文。舉浙江丙子鄉薦。歲辛巳上兪廷臣之請，命以禮闈備卷定額四十人，附進士榜，補中書學正，潮與焉！尋入內閣行走，充《通鑑輯覽》纂修官，取材淵富，裁

制謹嚴，羣以三長相推服。癸未成進士，改翰林。假歸，郡人延修兩邑志書，垂成卒。所著詩文十餘卷，其已梓者見《嘉禾八子集》。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董潮》（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董潮，字曉滄，號東亭，浙江海鹽人。著有《東皋雜鈔》。

鄭燮

論述

綜論

《銅鼓書堂遺稿》卷三二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揚州興化人。乾隆丙辰進士，除山左濰縣令。才識放浪，磊落不羈。能詩、古文，長短句別有意趣。未遇時曾譜《沁園春・書懷》一闋云：「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　單寒骨相難更，笑席帽青衫太瘦生。看蓬門秋草，年年破巷；疏窗細雨，夜夜孤燈。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顛狂甚，取烏絲百幅，細寫凄清。」其風神豪邁，氣勢空靈，直逼古人。板橋工書，行楷中筆多隸法，意之所之，隨筆揮灑，遒勁古拙，另具高致。善畫蘭、竹，不離不接，每見疏淡超脫。畫幅間常用一印曰：「七品官耳。」又一印曰：「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險道神鄭板橋。

計發《魚計軒詩話》　鄭板橋燮【略】詩，則自出靈竅，可以蕩滌塵坌。

《梧門詩話》卷一　興化鄭板橋（燮）跌宕不羈，官縣令，一如其落拓時。生平以「三絕」自許，世人譽之者半，毀之者半。余謂其畫有逸趣，字有別趣，詩有風趣。【略】取徑新奇，不屑寄人籬下。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八　詩宗陶、柳，書出入漢隸中而別開生面。兼以餘事寫蘭、竹，一縑一楮，海內爭重之。

《淮海英靈集丙集》卷四　作詩不拘體格，興至則成，頗近香山、放翁。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八《聽松廬詩話》　板橋詩云：「四十科名，五十旆旌。妻孥綺穀，童僕鼎羹。何功何德，以安以榮？」其《家書》又云：「凡人于文章學問，輒自謂己長，科名唾手而得，不知俱是徼倖。設我至今不第，又何處叫屈來？」余謂世人藉幾篇時文，弋取科第，一旦時爲民上，安富尊榮時，誦板橋此言，庶幾不忘本來面目，稍免罪戾。

又引《松軒隨筆》　板橋先生疏曠灑脫，然見地極高，天性極厚。其生平詞勝於詩，吊古攄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世間不可磨滅文字。余嘗謂：蔣心餘、鄭板橋之詞，皆詞中之大文，不得以小技目之。

又　板橋大令有三絕：曰畫，曰詩，曰書。三絕之中，有三眞：曰眞意，曰眞趣，曰眞氣，曰眞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三三引《寄心盦詩話》　先生不以詩鳴，然述事言情無不惻惻動人。誦先生詩者，可以知其志矣。

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八　文宏博雄麗，詩宗范、陸，詞尤工妙。書出入漢隸中，而別開生面。以餘事寫蘭、竹，隨意揮灑，筆趣橫生。其需次春明也，愼郡王極敬禮之。一縑一楮，不獨海內寶貴，即外服亦爭購之。

《粟香隨筆》卷六　查初白詩云：「風露一天人擁被，櫓枝搖夢過春江。」鄭板橋詩云：「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皆工于賦曉景者。

《皃亭詩話》卷下　鄭板橋燮性情放誕，以粗率中見生趣。若以繩墨求之，則失之遠矣。罷官後，嘗畫竹數竿，題其上云：「潦倒山東七品官，廿年塵俗負檀欒。而今重種揚州竹，好取煙稍作釣竿。」又有句云：「山茗未賒將菊代，學錢難欠喚兒回。」可謂善摹貧態矣。然板橋雖落拓無聊，未必一寒至此。

《墨林今話》卷一　板橋題畫之作，與其書畫悉稱，故覺妙絕，他人不宜學也。略鈔數首以存別調：《題破盆蘭》云：「春雨春風洗妙顏，一辭瓊島到人間。而今究竟無知己，打破烏盆更入山。」《漁隱圖》云：「從今不復書芳蘭，但寫蕭蕭竹韻寒。短節零枝千萬个，憑君揀取釣魚竿。」

《國朝書畫家筆錄・鄭燮（工書畫）》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

爲人疏宕灑脫。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有別致，古秀獨絕。詩近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勝於詩，弔中攄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不可磨滅。工畫蘭、竹，以草書之中豎長撇法運之，多不亂，少不疏，脫盡時習，秀勁絕倫。

《挹翠樓詩話》卷三　興化鄭板橋燮，工書畫，名重一時，詩有性靈。如「山茗未賒將菊代，學錢無措喚兒迴」，不免於粗。有道情十曲，最饒風趣。

《詞壇叢話・板橋詞別創一格》　板橋詞，遠祖稼軒，近師其年，別創一格，不與稼軒、其年沿襲，眞有獨往獨來之概。

又《板橋詞沉着》　板橋論詩，以沉着痛快爲第一，而以溫厚和平者爲小家氣。其言雖偏，可以藥膚庸，自是一時快論。今觀其詞，亦極沉着痛快之致。

又《板橋奇才》　板橋詞，淋漓酣暢，色舞眉飛。每一字下，如生鐵鑄成，不可移易，眞一代奇才。

又《板橋詞少含蓄》　板橋詞，無一字不直截痛快。佳處在此，可議處亦在此，以其少含蓄之神也。

又《板橋詞令人起舞》　讀梅村詩而不下淚者，其人必是忍人。讀板橋詞而不起舞者，其人必非壯士。

又《板橋詞自刪極嚴》　板橋詞自刪極嚴，所存不過五六十闋。集中選其八九，可以盡板橋之妙矣。

又《板橋逐稼軒》　稼軒詞，直似一座鐵甕城，堅而銳，銳而厚，憑你千軍萬馬，也衝突不入。板橋相去遠矣。

又《板橋道情》　板橋道情之妙，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令其年、竹垞爲之，亦不能及。蓋物各有體，道情與詞，筆路迥別，非可強而致也。極錄入雜體一卷中，借以消余之煩惱，並借以平天下之爭心。

《雲韶集》卷一九　板橋詞擺去羈縛，獨樹一幟，其源亦出蘇、辛、劉、蔣，而更加以一百二十分恣肆，其詞壇霹靂手也！【略】板橋詞讀至快處，不覺起舞。余每讀板橋詞，案頭必置酒瓶二、巨觥一、錘一、劍一，擊卓高唱，爲之浮白，爲之起舞，必至觥飛瓶碎而後已。【略】板橋詞，譏之者多謂不合雅正之音，此論亦是。然與其晦，毋寧顯；與其低唱淺斟，不如擊碎唾壺。余多讀板橋詞者，一以藥平庸之病，一以正纖冶之失，非有私於板橋也。不然，琢春、梅鶴，其詞出板橋之右，何以所收無幾耶？【略】板橋詞是馬浩瀾、施浪仙輩一劑虎狼藥。【略】板橋詞，粗粗莽莽，有旋轉乾坤、飛沙走石手段，在倚聲中當得一快字。【略】板橋詞看似粗魯，其實字字鐵鑄，無可移易。板橋《自序》云：「此中甘苦備嘗，有獲者亦不少。」眞閱歷過來語。

《白雨齋詞話》卷一　劉改之、蔣竹山，皆學稼軒者。然僅得稼軒糟粕，既不沉鬱，又多支蔓。詞之衰，劉、蔣爲之也。板橋論詞云：「少年學秦、柳，中年學蘇、辛，老年學劉、蔣。」眞是盲人道黑白，令我捧腹不禁。

又卷三　其年諸短調，波瀾壯闊，氣象萬千，是何神勇。【略】平叙中峰巒忽起，力量最雄。板橋、心餘輩，極力騰踔，終不能望其項背。

又　迦陵汴京懷古十首，措語極健，可作史傳讀。板橋金陵十二闋，高者可稱後勁。心餘則去此遠矣。

又卷四　板橋詞，頗多握拳透爪之處，然卻有魄力，惜乎其未純也。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又　板橋、心餘未落筆時，先有意爲劉、蔣，金剛努目，正是力量歉處。

又　板橋詩境頗高，間有與杜陵暗合處，詞則已落下乘矣。然畢竟尚有氣魄，尚可支持。心餘則力弱氣粗，竟有支撐不住之勢。後人爲詞，學板橋不已，復學心餘，愈趨愈下，弊將何極耶。

又卷五　激昂慷慨，原非正聲。然果能精神團聚，辟易萬夫，亦非強有力者未易臻此。國朝爲此調者，迦陵尚矣。後來之隽，必不得已，仍推板橋。若蔣心餘、黃仲則輩，醜態百出矣。

又卷六　板橋論詩，以沉着痛快爲第一。論詞取劉、蔣，亦是此意。然彼所謂沉着痛快者，以奇警爲沉着，以豁露爲痛快耳。吾所謂沉着痛快者，必先能沉鬱頓挫，而後可以沉着痛快。若以奇警豁露爲沉着痛快，則病在淺顯，何有於沉。病在輕浮，何有於着。病在鹵莽滅裂，何有於痛與快也。

又　板橋詞，如「把天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榮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情。」似此惡劣不堪語，想彼亦自以爲沉着痛快也。（蔣竹山詞如「春晴也好，春陰也好，著些兒春雨越好。」同此惡劣。）

又卷八　東坡詞全是王道。稼軒則兼有霸氣，然猶不悖於王也。其年則

竟似老瞞、石勒一流人物。板橋、心餘輩，不過赤眉、黃巾之流亞耳。後之學詞者，不究本原，好作壯語，復向板橋、心餘詞求生活，則是鼠竊狗偷，益卑卑不足道矣。

《詞則・放歌集》卷六　板橋詞最爲直捷痛快，魄力自不可及，若再加以浩瀚之氣，便可亞於迦陵。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揚州鄭板橋（燮）大令，書畫步武青藤山人，自稱其書爲六分半。又有「徐文長門下走狗鄭燮」私印。詩文瑣褻不入格，詞獨勝。自叙云：「燮年三十至四十，氣盛而學勤，閱前作輒欲焚去。至四十五六，便覺得前作好，至五十外，讀一過便大得意，忘己醜而信前是，可知其心力日淺。」又云：「爲文再三更改，無傷也，然改而善者十之七，改而謬者亦十之三，乖隔晦拙，反走入荆棘叢中去，要不可以廢改，是學人一片苦心也。」又云：「少年游治學秦、柳，中年感慨學蘇、辛，老年淡忘學劉、蔣，皆與時推移，而不自知者，人亦何能逃氣數也。」此皆身歷艱苦之言，不止長短句一道爲然也。《唐多令・寄懷劉道士幷示酒家徐郎》云：「一抹晚天霞。微紅透碧紗。顫西風涼葉些些。正是客愁愁不穩，楊柳外，又驚鴉。　桃李別君家。霜淒菊已花。數歸期、雪滿天涯。分付河橋多釀酒，須留待，故人賒。」《金縷曲・贈王一姐》云：「竹馬相過日。還記汝、雲鬟覆頸，胭脂點額。阿母扶攜翁背負，幻作兒郎妝飾。小則小，寸心憐惜。放學歸來猶未晚，向紅樓、存問春消息。向我索，畫眉筆。　廿年湖海長爲客。都付與、風吹夢杳，雨荒雲隔。今日重逢深院裏，一種溫柔猶昔。添多少，周旋形迹。回首當年嬌小態，但片言、微忤容顏赤。只此意，最難得。」《滿江紅・思家》云：「我夢揚州，便想到、揚州夢我。第一是隋隄綠柳，不堪煙鎖。潮打三更瓜步月，雲荒十里虹橋火。更紅鮮、冷淡不成團，櫻桃顆。　何日向，江村躲。何時上，江樓卧。有詩人某某，酒人个个。花逕不無新點綴，沙鷗頗有閒功課。將白頭、供作折腰人，將毋左。」其餘《菩薩蠻・晚景》云：「流水遠天波似乳。斷煙飛上斜陽去。」《金縷曲・贈陳周京》云：「莫向人前談往事，恐道旁、屠販疑眞假。勉強去，妝聾啞。」《有贈》云：「嚼花心，紅蕊相思汁。共染得、肝腸赤。」《菩薩蠻・留春》云：「雪消春又到。春到人偏老。切莫怨東風。東風正怨儂。」《留秋》云：「江上山無數，何處登高去。松徑小山頭，夕陽新酒樓。」《沁園春・恨》云：「難道天公，還箝恨口，不許長吁一兩聲。」《落梅》云：「昨夜三更，燈昏月淡，鐵馬簷前說是非。」《踏莎行》云：「分明一見怕銷魂，卻愁不到銷魂處。」《虞美人》云：「撩他花下去圍棋。故意推他勁敵，讓他欺。」莫不謝華啓秀，新意宜人。《滿江紅》舊有平仄二體，板橋塡《田家四時苦樂歌》一闋，前後苦樂分押，目爲板橋新格，亦詞苑別調也。

《清詞玉屑》卷一　板橋於詞家獨闢畦畛。然其學蘇、辛者，終病率直。所謂學秦、柳者，亦自風華旖旎。

《清史列傳・鄭燮傳》　詞吊古攄懷，尤擅勝場，或比之蔣士銓。

分論

《濰縣署中畫竹呈年伯包大中丞括》　楊香池《偷閒廬詩話》：鄭板橋詩云【略】。陳萇詩云：「山行風煖落花輕，雨過田間野水鳴。自笑微官如布穀，年年三月勸春耕。」一知愛民，一知重農，俱不失爲好官。

《題畫》　楊香池《偷閒廬詩話》：鄭板橋思想超卓，人品亦高，爲清代有數人物。其詩集久已刊行於世，膾炙人口。茲得其未刊詩《題畫》二絕云：【略】亦清俊可誦。

《寄友》　童遹祖《薖薖室詩話》：鄭板橋先生詩學樂天，老嫗都解。《寄友》云：【略】以詩代簡。《銅鼓書堂遺稿》卷三二：鄭燮【略】才識放浪，磊落不羈。能詩，古文，長短句別有意趣。未遇時曾譜《沁園春》書懷一闋云【略】。其風神豪邁，氣勢空靈，直逼古人。《雲韶集》卷二四：此詞太野，然痛快可喜。《白雨齋詞話》卷六：板橋詞，如「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滎陽鄭，有慕歌家世，乞食風清。」似此惡劣不堪語，想彼亦自以爲沈着痛快也。

《滿江紅四首・田家四時苦樂歌》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滿江紅》舊有平仄二體，板橋塡《田家四時苦樂歌》一闋，前後苦樂分押，目爲「板橋新格」，亦詞苑別調也。

《水龍吟・寄噶將軍歸化城》　《清詞玉屑》卷一：板橋於詞家獨闢畦畛。【略】其《寄噶將軍歸化城・水龍吟》，意特深厚。【略】當日文治方崇，而八股已爲集矢之的，嘗有詔廢制藝，改試策論，當即由此。

《賀新郎・徐青藤草書》　《雲韶集》卷二四：板橋《賀新郎》、《念奴嬌》諸

長調，獨往獨來，目無古今。結三句淋漓痛快。《白雨齋詞話》卷四：板橋《賀新郎·徐青藤草書》云：「半生未挂朝衫領，【略】亦不是，人間病。」痛快至極，不免張眉努目。

《滿江紅·金陵懷古》《白雨齋詞話》卷四：板橋《金陵十二首》瑕瑜互見，惟《胭脂井》一篇，用筆最勝。余最愛其《滿江紅》二句云：「碧葉傷心亡國柳，紅牆墮淚南朝廟。」淒凉哀怨，爲金陵懷古佳句。

《滿江紅·我憶揚州》《聽秋聲館詞話》卷二〇：江左鄭板橋大令燮兀鼻自喜，書法如其人，尤善畫蘭，至今片紙隻字爭相什襲。所著詩詞皆自選自刻，世人亦多稱之。然如《滿江紅》【略】，語雖俊邁，終非詞苑正宗。

傳記

《本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興化人。乾隆丙辰舉於鄉，連登進士第。授范縣知縣，改調濰縣，以疾乞歸。板橋少穎悟，讀書饒別解，綽有文名。家固貧，落拓不羈。壯歲客燕市，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諸子弟遊。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無所忌諱，坐是得狂名。既得官，慈惠簡易，與民休息，人亦習而安之。而嶔崎歷落，於州縣一席，實不相宜。世方以武健嚴酷爲能，而板橋以一書生，欲清淨無爲，坐臻上理，聞者實應且憎，不則怒罵譴訶及矣。雅善書法，眞行俱帶篆籀意，如雪柏風松，挺然而秀，出于風塵之表；所畫蘭草竹石，亦峭蒨別致。詩內所云「時時作畫，亂石秋苔；時時作字，古與媚偕」者是已。詩取道性情，務如其意之所欲出。其自序有云「余詩格卑下，七律尤多放翁習氣，屢爲知己詬病，好事者又促余付梓。自度後來亦未必能進，姑從諛，而背直慚愧汗下」云云，其言可謂不自滿矣。然其詩流露靈府，蕩滌埃壒，視世間無結轖不可解之事，即無梗咽不可道之詞。空山雨雪，高人獨立，秋林烟散，石骨自青，差足肖之。非彼藉口白戰，以自詡爲羌無故實者也。板橋徒以狂故不理於口，然其爲人內行醇謹，胸中具有涇渭。所刻寄弟書數紙，皆老成忠厚之言，大有光祿《庭誥》、《顏氏家訓》遺意，異乎放蕩以爲高者，信賢者之不可測也。昔晉文王稱阮嗣宗爲至愼，吾于板橋亦云。

《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八　燮生有奇才，性曠達，不拘小節，於民事纖悉必周。官東省先後十二年，無留牘，無冤民。以疾歸，囊橐蕭然，圖書數卷而已。詩宗陶、柳，書出入漢隸中而別開生面。兼以餘事寫蘭、竹，一縑一楮，海內爭重之。

咸豐《重修興化縣志》卷八　鄭燮，號板橋。乾隆元年進士。知范縣，愛民如子。絕苞苴，無留牘。公餘輒與文士觴詠，有忘其爲長吏者。調濰縣，歲荒，人相食。燮開倉賑貸，或阻之，燮曰：「此何時？俟輾轉申報，民無孑遺矣。有譴，我任之。」發穀若干石，令民具領券借給，活萬餘人。上憲嘉其能。秋又歉，捐廉代輸。去之日，悉取券焚之。濰人戴德，爲立祠。燮生有奇才，性曠達，不拘小節，於民事則纖悉必周。嘗夜出，聞書聲出茅屋，詢知韓生夢周，貧家子也，給薪水助之。韓成進士，有知己之感焉。官東省先後十二載，無留牘，亦無冤民。乞休歸，囊橐蕭然，賣書畫以自給。【略】著《板橋詩鈔》諸書。（參《阿志家傳》）

《清朝先正事略·文苑》　鄭先生燮，字克柔，興化人，板橋其號也。爲人疏宕灑脫，而天性極厚。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詩近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猶勝於詩，弔古攄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不可磨滅文字。所著曰《板橋詩鈔》。

《清史列傳·鄭燮傳》　鄭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山東范縣知縣，調濰縣。以請賑，忤大吏，乞疾歸。少穎悟，讀書饒別解。家貧。性落拓不羈，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子弟游，日放言高談，臧否人物，以是得狂名。及居官，則又曲盡情僞，屬塞衆望。官濰縣時，歲歉，人相食。燮大興修築，招遠近飢民赴工就食；籍邑中大戶，令開廠煮粥輸飼之，有積粟責其平糶，活者無算。時有循吏之目。善詩，工書畫，人以「鄭虔三絕」稱之。詩言情述事，惻惻動人，不拘體格，興至則成，頗近香山、放翁。書畫有眞趣。少工楷書，晚雜篆、隸，閒以畫法。所繪蘭、竹、石，亦精妙。人爭寶之。詞弔古攄懷，尤擅勝場，或比之蔣士銓。內行醇謹，幼失怙恃，賴乳母教養，終身不敢忘。所爲家書，忠厚懇摯，有光祿《庭誥》、《顏氏家訓》遺意。晚年歸老躬耕，時往來郡城，詩酒唱和。嘗置一囊，儲銀及果食，遇故人子及鄉人之貧者，隨所取贈之。與袁枚未識面，或傳其死，頓首痛哭不已

云。著有《板橋詩鈔》。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鄭燮，字克柔，號板橋，江南興化人。乾隆丙辰進士。官山東濰縣知縣。書有別趣，善蘭、竹　有手書《板橋詩》行世。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卷六　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嘗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無七子，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尚有一鐙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

又卷九　興化鄭板橋作宰山東，與余從未識面，有誤傳余死者，板橋大哭，以足踢地。余聞而感焉。後廿年，與余相見于盧雅雨席間。板橋言：「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數人。」余故贈詩云：「聞死誤拋千點淚，論才不覺九州寬。」板橋深于時文，工畫，詩非所長。佳句云：「月來滿地水，雲起一天山。」「五更上馬披風露，曉月隨人出樹林。」「奴藏去志神先沮，鶴有饑容羽不修。」皆可誦也。板橋多外寵，嘗言欲改律文笞臀爲笞背，聞者笑之。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八　鄭燮，字克柔，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授山東范縣，徙濰縣。濰邑韓生貧而好學，燮夜行，聞讀書聲，心許之。時給薪水，後成進士，有知己之感。值歲饑，道殣相望，不俟申報，即出倉谷以貸。秋又歉，捐廉代輸，取領券火之。灘人爲建生祠。燮生有奇才，性曠達，不拘小節，於民事纖悉必周。官東省先後十二年，無留牘，無寃民。以疾歸，囊橐蕭然，圖書數卷而已。【略】卒年七十三。

《淮海英靈集丙集》卷四　知山東濰縣及范縣。歲飢，爲民請賑，大吏忤之，罷歸。其詩有云：「長官好善民已愁，況以不善司民牧。」眞至言也。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濰縣人感其政治，至今寶其書畫，多有效其體者。性疏宕，嘗置一囊，銀錢果食之類，皆貯于內，遇故人子，或鄉鄰之貧窮者，隨所取而贈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三三引法坤宏《書事》　濰縣知縣鄭板橋燮，揚州人。乾隆丙辰進士，與吾膠南阜老人高鳳翰善。余曾於南阜處見鄭往來筆札，心慕其人。辛未五月，下第歸，過濰，招飲友人家。濰俗重賈，二三賈客與語焉。語次及板橋，余亟問曰：「何如？」群賈答曰：「鄭令文采風流，施於有政，有所不足。」余曰：「豈以詩酒廢事乎？」曰：「喜事。丙寅丁卯間，歲連歉，人相食，斗粟值錢千百。令大興工役，修城鑿池，招徠遠近饑民，就食赴工；籍邑中大戶，開廠煮粥，輪飼之；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商。監生以事上謁，輒庭見，據案大罵：駄錢驢有何陳乞，此豈不足君所乎！命卓卒脫其帽，足踢之，或捽頭黥面驅之出。」余曰：「令素憐才愛士，此何道？」曰：「惟不與有錢人面作計。」余笑而言曰：「賢令，此過乃不惡！」群賈相視，愕起坐去。語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錄其事以俟采風者。

又引《珠湖草堂筆記》　板橋幼失恃，賴乳母費教養，得成進士。初歲饑，費負大令入市，以一錢易一餅置其手，始治他事。數年，費益不支，其夫謀去，費不敢言，常帶泣容。汲水盈甕，置薪數日而去。大令入室見竈猶有飯一盞、菜一盂，未幾復來。其子俊已得提塘官，屢迎養不去。大令詩云：「平生所負恩，不獨一乳母。」又云：「食祿千萬鍾，不如餅在手。」讀之令人流涕。

又引符葆森《寄心盦詩話》　先生少孤貧，讀書成甲科，授邑宰。見身說法，民皆安堵息訟。嘗於公庭步月作詩寫畫。六房如水，吏去無人，眞循吏中之僅見也。晚年置田百畝，歸老躬耕，時往來郡城，與友人聯詩酒之歡。所作詩詞、文章手書付刊。與袁簡齋太史未識面，聞有人傳太史卒者，先生頓足痛哭，不能自已。今之奇人也。其《贈太史詩》有「君有奇才我不貧」之句。（按：鄭公前據小傳，乾隆丙辰舉於鄉，聯登進士第，編列乾隆二年。嗣見《板橋集》印章：「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考《題名碑》公成進士實在乾隆元年，正誤於此。）

《文獻徵存錄》卷五《鄭燮》（存目）

《墨林今話》卷一　板橋性疎放不羈，以進士選范縣令，日事詩酒。及調濰縣，又如故，爲上官所斥。於是恣情山水，與騷人野衲作醉鄉游，時寫叢蘭、瘦石於酒廊僧壁，隨手題句，觀者歎絕。豪貴家雖踵門請乞寸箋尺幅，

未易得也。家酷貧，不廢聲色，所入潤筆錢隨手輒盡。晚年竟無立錐，寄居同鄉李三鱓宅，而豪氣不減。盧雅雨轉運揚州寄詩云：「一代清華盛事饒，冶春高讌各分鑣。風流暫顯煙花在，又見詩人鄭板橋。」其所定詩集，手書刊行，並附雜著、小唱於後。

《清朝先正事略・趙甌北先生事略》附　同時鄭先生燮，字克柔，興化人，板橋其號也。爲人疏宕灑脫，而天性極厚。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饑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工畫蘭、竹。書法以隸、楷、行三體相參。古秀獨絕。詩近香山、放翁。有「鄭虔三絕」之目。詞猶勝於詩，弔古攄懷，激昂慷慨。與集中家書數篇，皆不可磨滅文字。所著曰《板橋詩鈔》。

朱克敬《儒林瑣記》　鄭燮，字板橋。江蘇興化人。由進士官山東知縣，以請賑忤上官罷歸。淡爽任眞，能爲詩，尤工書、畫。書增減楷、隸，別爲一格，時號爲板橋體，頗寶貴之。又有「三絕」、「三眞」之稱，謂畫、書、詩皆具眞氣、眞意、眞趣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板橋少失恃，受撫於乳母費氏，集中有乳母詩，言之極沈痛。又有絕句云：「小印青田寸許長，鈔書留得舊文章。縱然面上三分似，豈有胸中百卷藏。」題曰縣中小皁隸。有似故僕王鳳者，見之輒黯然。相傳板橋多外寵，嘗欲改律文笞臀爲笞背，聞者笑之。

《新世說・政事》　鄭板橋知山東濰縣，值歲連歉，斗粟值錢千。公乃大興工役，招遠近饑民，修城鑿池，以工代賑。復勸邑中富戶，開廠煮粥。盡封積粟之家，責其平糶。訟事則右窶子而左富豪，貧民賴以存活者無算。（鄭名燮，福建興化人。乾隆元年進士。官知縣，有惠政。以歲飢爲民請賑忤大吏罷歸。書、畫最有名。）

又《巧藝》　鄭板橋以書、畫名海內，眞蹟漸少。當時已有揚州某觀道士，學其體足以亂眞。後又有同縣黎氏仿之，皆書也。蘭、竹，則理氏昌鳳能爲之。板橋初學晉帖，旋書杜少陵丹青引橫幅，體仿黃庭，後因其夫人之言，自爲一體，即蔣心餘指爲晚摹瘞鶴兼山谷者。

又　鄭板橋工書，自創一格。鬻商某乞書，願以百金爲壽。公性傲，固不可以利動者。唾棄不顧，某亦無如何。公生平酷嗜狗肉，一日出城游，薄暮歸。忽覺狗肉香，蹤其所在，則見竹籬茅舍，柴扉半掩，因徑入焉。主人方訝不速之客至，公曰：「余板橋鄭某是也。適聞狗肉香，不覺信足而入。唐突之罪，自知不免。還乞鄭靈之鼎，許我一嘗異味。」主人大喜，曰：「久耳鴻名，邀恐不至，今乃賜光，幸已。」揖讓入室。公據案大嚼，撫腹呼飽而止。主人導入書齋茗話，四壁懸名人書畫，案上琳瑯滿軸，紙墨橫陳，知主人亦精於書者。謂曰：「飫君佳饌，請酬以書。」主人笑頷之。公援筆狂書，腕類始去。一日，公偶至某商處，見所懸條幅，皆囊在城外某處書者，大驚。質商，商具以告，並出一僕曰：「先生識此人乎？」公視之愕然，蓋即當日狗肉主人也。

作品本事

《種菜歌》　《明史・常遇春傳》：崇禎十六年全楚淪陷，延齡請統京兵赴九江協守。又言江都有地名常家沙，族丁數千皆其始祖遠裔，請鼓以忠義，練爲親兵。帝嘉之，不果行。南都諸勳戚，多恣睢自肆，獨延齡以守職稱。國亡，身自灌園，蕭然布衣終老。

《寄招哥》　《雨村詩話》卷一三：板橋家酷貧，而聲色不廢，有招歌者求去，板橋送云【略】。

《題九畹蘭花圖》　《雨村詩話》卷一三：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三日，鄭板橋邀三老人、五少年共八人作一桌會，各携百錢以爲永日歡。三老人者：白門程綿莊、七閩黃癭飄與燮也。五少年者：丹徒王文治夢樓師、李御蘿村、蕪京于文濬石鄉、全椒金兆燕棕亭、杭州張賓鶴仲謀也。是日爲撇蘭八枝，以肖八人，而誤多一撇，笑白：豈有後來者乎。午後濟南朱文震青雷果至，鄭大喜，遂爲九人會。因繪《九畹蘭花圖》，題其上，詩云【略】。是日綿莊最長，即交圖與携去，亦佳事也。

《題壁》　《雨村詩話》卷一三：板橋最喜傳人佳句【略】俱寫貼四壁左右，復題詩云【略】。

《李鱓》　《清稗類鈔・藝術類》：李復堂，名鱓，興化人。康熙辛卯舉人，供奉內廷，後爲滕縣令。畫筆工絕，花鳥學林良，縱橫馳騁，不拘繩墨，而多得天趣。嘗作《五松圖》，題云：「予以直者比之大臣，禿者比之名將，一側一卧，似蛟似龍，蒲團之松，或仙或佛，爰作長歌紀之。」鄭板橋詩云【略】。

《傳文》《雨村詩話》卷一三：傳雯，【略】工指頭畫，尤工鷹。爲人廣顙闊眉，有巖巖氣象。嘗爲余寫高麗紙鷹，覺少陵愁胡句，尚遜其巧。鄭板橋曾贈詩云：「長作諸王座上賓，依然委巷一窮民。年年賣畫東風冷，凍手胭脂染不勻。」

《二生詩》《范縣志・人物志》：宋緯，字星周，乾隆丁卯舉人。事親孝，家貧，並日而食，誦讀不輟。性廉介，縣令鄭板橋深契之，贈以金，不受。鄭賦《二生詩》云【略】謂緯與劉生連登也。及門登第者甚多，至今朝、范兩邑之士，猶思宋先生不置云。劉連登，字獻璧，諸生。精《易》理。善畫山、水、人物。作蘭、竹，尤爲鄭板橋所賞。著有《四書圖考》、《易經圖》等書。

《贈袁枚》《隨園詩話》卷九：興化鄭板橋作宰山東，與余從未識面，有誤傳余死者，板橋大哭，以足頓地。余聞而感焉，後廿年，與余相見於盧雅雨席間。板橋言：天下雖大，人才屈指不過數人。余故贈詩云：「聞死誤拋千點淚，論才不覺九州寬。」《國朝正雅集》卷五引《寄心盦詩話》：先生【略】與袁簡齋太史未識面，聞有人傳太史卒者，先生頓足痛哭，不能自已，今之奇人也。其贈太史詩，有「君有奇才我不貧」之句。

《自嘲》《清稗類鈔・詼諧類》：興化鄭板橋大令燮，少貧，嘗爲蒙師。既達，作詩自嘲云【略】。

《題畫竹》《梧門詩話》卷二：鄭板橋晚年無子，或有規其宜戒口過者，笑而不答。翌日寫老竹一枝，旁作孫枝數竿以贈，而題其上【略】其人亦無以難也。

《金縷曲・弔史閣部墓》《賭棋山莊詞話》卷九《鄭燮詞》：宋李之儀《姑溪詞》，附錄黃魯直、賀方回和作。近《曝書亭集》并載聯句。板橋學詞於陸種園（震），集中特刊二闋，以見淵源，雖非通例，亦可知其在三誼重矣。《金縷曲・弔史閣部墓》云：「孤冢狐穿罅。對西風、招魂翦紙，澆羹列鮓。野老爲言當日事，戰火連天相射。夜未半、層城欲下。十萬磨刀橫似雪，儘孤臣、一死他何怕？氣堪作，長虹挂。　難禁恨淚如鉛瀉。人道是、衣冠葬所，音容難畫。埋骨并無清淨土，便飽饑鳶也罷。這一墓，何能眞假。惆悵殘碑留漢字，細摩挲、不識誰題者。一半是，荒苔藉。」按阮吾山（葵生）《茶餘客話》曰：「閣部督師赴揚，寄孥白下有孕妾，於滄桑後生一子，因家焉！雍正初，鄧東長宗伯（鍾岳）督學江左，錄之邑庠，而刻石署壁以紀其事。然則相傳閣部未有後者，非也。《揚州志》載閣部有養子直。而靳《茶坡集》，有《送史愚庵梅花嶺展墓詩》。注：愚庵，道鄰子，鼎革後，流寓山陽，或即直耶。又按：閣部弟蘧庵（可程），崇禎十六年進士，入仕本朝，攝政王致閣部書所謂識介弟於清班也。有《河傳》一闋，述庵選入《詞綜》，而注其名下曰：『明大學士史忠正公可法之弟。』閱之令人悚然。南枝向暖北枝寒，吾其如梅花何者？」

著録

嘉慶《重修揚州府志》卷四八　著有《板橋詩鈔》、《詞鈔》、《家書》與《題畫詩》行世。

藝文

袁枚《投鄭板橋明府》　鄭虔三絕聞名久，相見邗江意倍歡。遇晚共憐雙鬢短，才難不覺九州寬。紅橋酒影風燈亂，山左官聲竹馬寒。底事誤傳坡老死，費君老淚竟虛彈。

德保《贈鄭大尹板橋》　中秋日，山左閘中招同事諸公小酌，即席贈鄭大尹板橋。詩云：平分秋色玉輪清，照滿奎園影倍明。好客彌慚孔北海，論詩偏愛鄭康成。不因佳節生鄉感，惟以冰心見物情。料得三條椽燭盡，幾人翹首望蓬瀛？

雜録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板橋時文新奇，畫並不佳，詩却在子才之上。惟好男風，是其劣跡。

《墨林今話》卷一　板橋道人鄭燮，興化人。詩、詞、書、畫皆曠世獨立，自成一家。其視古人亦罕所心服，惟徐青藤筆墨眞趣橫逸，不得不俛首耳。道人蘭、竹之妙，張瓜田論之已詳。其隨意所寫花卉雜品，天資奇縱，亦非凡手所能，正與青藤相似。書隸、楷參半，自稱六分半書，極瘦硬之致，亦間以畫法行之。故心餘太史詩有云：「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翻。板橋寫蘭如作字，秀葉疎花見姿致。」又一絕云：「未識頑仙鄭板橋，其人非佛亦非妖。晚摹《瘞鶴》兼山谷，別闢臨池路一條。」可謂抉其髓矣。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存目）

《國朝畫識》卷一一《墨林韻語》　（存目）

《國朝畫徵續錄》卷下《鄭燮》　（存目）

丁　敬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四　隱君家候潮門外，小樓三楹。釀麴蘗自給，身雜傭保，未嘗自異。篤好金石文字，搜巖剔壑，親治氈椎，以志傳證之，著《武林金石錄》。工分隸，而篆法尤入古。性喜作詩，與布衣金壽門農居最近，名亦與之埒。又與布衣張畏廬沅酬倡，張亦江上負才兀傲士也。疊險韻相嬲，至不能休。後老屋燬于火，所收蓄異書秘玩皆盡。不自聊，意所不可輒嫚罵。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有司欲求以媚制府，竟不可得。江苑卿春以幣摯，謝勿與通，江亦竟瑟縮不敢見。晚年遷宅張紗衖，先以母柩往。戚串以不吉故尼之，不聽。未幾，竟死此宅。詩集舊刻者惟《越游小稿》，今所行《硯林集》四卷，則魏春松侍御成憲彙其遺稿而並刊之者也。府志入文苑傳。

《國朝書人輯略》卷四引《東洲草堂詩鈔》　何子貞《書丁敬身隸書詩後》：少時刻印摹兩京，最愛完白鋒勁橫。同時惟有陳曼生，後來始知丁龍泓。與鄧殊勢堪齊名，龍泓金石學詣精。八分篆書有法程，作詩務險不趨平。仄磴獨與猿蛇爭，此詩自寫韜光行。聞泉漱雪出世情，隸法過穆超蹊町。如其詩多聲外聲，始知琢印餘技鳴。世人傳賞重所輕，杭州魏子鄉思盈。父老遺墨多藏擎，梅花亂開酒滿觥。四壁瞻顧意思清，如行西湖趁飛霙。鈍丁篆字希錚錚，何日更令吾眼明。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敬身少未讀書，及冠，酷好金石文字，等於性命，著《武林金石錄》。書工大、小篆，筆如屈鐵。精刻印章。然非其人不能得一字。刻苦爲詩，語能逋峭。

《過春草園》（八首）　《山靜居詩話》卷四：龍泓丁先生敬，谷林趙氏舊交也，其《過春草園》詩八章，序云：「園中雜饒名花，無非佳種。每花時，谷林輒作簡遣伻，慇懃期請，未嘗以不速視友朋，如杜老草堂之燕也。追涼池上，布席花間，若爲園中故事者。至暑霆邵侯之瓜，寒說宋公之餅，敦羅槃列，豆進籩加，珍侔段煉，巧壓郇庖，斯又餘事焉爾矣。偶或兼旬未面，輒復申其手畢，訊問無他。重以綠葩紫蠶，不待吳移；新脯精粔，甯勞顏乞。或期鑒古，或訂探幽。張愛賓有言：「經年共賞山泉，永日惟論琴畫。」古今同致，詎不信然？昔誦少陵「誰家數去」、「百遍未蘭」之句，謂亦可見當日人情之鄙，故沾沾感此不厭清狂之主。若以谷林視之，則九萬里風，斯在下也矣。祇恨無少陵俊筆，使吾谷林襟韻，照耀行墨間耳！予老矣，頹廢侵尋，行將就木，追惟昔交，情多禮篤，久而不渝若谷林者，眞平生良友第一人也。今春，偶經其園，感從中來，悵觸不已。嗚呼，過嵇、呂之舊閭，乏向生之藻賦。（向秀有《思舊賦》，見《文選》。）低迴俯仰，我愧如何？爰題絕句，聊託盡悽云爾。」【略】鮑君以文云：未章別有寄託，不獨慨其園之易主也。

杭世駿《隱君丁敬傳》　隱君名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家在候潮門外，鄰保皆野人也。釀麴蘗自給，身廁傭販，未嘗自異。顧好金石之文，窮巖絕壁，披荊榛，剔蒼蘚，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分隸皆入古，而於篆尤篤。嗜嘯堂《集古》、吾邱《學古》，兼入其室。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也。秦漢銅器、宋元名蹟，入手卽辨。性躭羣籍，家貧，不能出重貲購買。門攤市集，眼光所注，無留良焉。小樓三楹，屠戶滿室，叢殘不復整理，皆異册也。上以棲諸子，恣其弦誦，下以酬接賓客。客至輒止，不聽，去果餌，雜進腥熟，並陳老母，恒質貸以佐之，孺子寒餓不計也。【略】詩學其所專長，布衣金農相距一雞飛之舍，與之齊名。美辭秀異，敬或不及；鋪陳終始，豪放不可羈縶，農不能逮也。寒人張沅，字畏廬，號猷邱，老棲荒江之上，兀傲自負。敬與酬和，疊險韻至無算而氣不竭。故談藝者，以城南爲詩國。閒房冷剎，青林丹嶂之區，足跡無不到，題咏無不及也。【略】

鄰人不戒，災及其廬，所收蓄頃刻皆盡，而樓亦燼焉。不自聊，與人羣處輒隙末，意所不可輒嫚罵，累日夕不肯休。余與梁翰編啓心每嘲弄之，以深契，故得不怒。方制府觀承愛其鐵筆，媚制府者欲得其一二，方通意指，而惡聲殷牆屋，驚而逸去。江苑卿春慕其詩，將之武林，以幣贄，謝勿與通，春亦畏其鋒，瑟縮不敢進。晚買宅於張紗衖，將遷矣！而以母柩先往，親串有以不吉告者，勿爲動，曰：「吾母不及見也。」未幾，竟死此宅。有三子：健與傳皆諸生。健爲余女夫，傳從上元謝野臣學歷算。少子曰佺，亦能詩，而八分得父家法。

《詞科餘話》卷七　錢唐丁敬敬身，居近江干，賣米自給，遺文書翰，儲蓄甚富。幽巖古寺，經幢葬碣，椎拓殆偏。著有《武林金石錄》。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一九　丁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又號鈍丁。錢塘人。隱市廛賣酒。好金石文字，窮巖絕壁，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工分隸，精篆刻印章，不輕爲人作。有《龍泓山館詩鈔》。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　丁敬，字敬身，號鈍丁，浙江錢塘人。有《龍泓山館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胡稚威先生事略》附　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錢塘人。隱市廛，喜酒。好金石文字，穹崖絕壑，手自摹搨，證以志傳。著《武林金石錄》。工分隸，精篆刻印章。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也。著有《龍泓山館詩鈔》。

《清史列傳・馬曰琯傳》附　丁敬，字敬身，亦錢塘人。與金農同舉博學鴻詞。詩造語奇崛，秀異遜於農，然長篇鋪陳終始，農亦不能逮。好金石，工篆刻，爲時所稱。著有《龍泓山館詩鈔》。

《國朝書畫家筆錄・丁敬（工書）》　丁敬，字敬身，號龍泓山人。浙江錢塘人。舉鴻博不就。隱市廛。喜酒。好金石文字，穹崖絕壑，手自摹搨，證以志傳。工分隸，精篆刻，然非性命之契不能得一字也。著有《武林金石錄》、《龍泓山館詩鈔》。

《國朝書人輯略》卷四　丁敬，字敬身，號鈍丁，自稱龍泓山人。浙江錢塘人。隱市廛，賣米自給。

《畫林新詠》卷一　名敬，字敬身，號鈍丁。錢塘人。自稱龍泓山人。邃於金石。摹印古質，上追秦、漢。畫梅得疎古之趣，世不多見。工詩，有《硯林詩集》。鐵榦冰花筆一枝，野梅江路寫參差。昨尋慧館龍泓洞，彷彿唐朝丁翰之。

宣統《杭州府志・丁敬傳》　丁敬，字敬身，仁和布衣。居江干市肆，釀酒自給。好聚書，每詣粥雜書所，損衣物換歸。尤嗜金石文，荒邱絕厓，每攀峭陁，探幽阻脫。其文通八體。善摹印章，非性命之契，不能得其一字。家有小樓三間，銅石盈案，部帙無次，率多異本。客至留坐，鹽豉蒜果雜進，人多愛其眞率。杭世駿、梁啓心、張沅其尤密也。舉博學鴻詞不就。號龍泓山人。所著《武林金石錄》，搜剔精詳，稱傳書。其詩奇倔如其人。

《文獻徵存錄》卷一〇　丁敬，字敬身，仁和人。居於市肆，釀酒賣錢自給。傭保之事，爲之不羞。好聚書，苦乏貲力，每詣粥雜書所，一見便諳其好，自損衣物換之而歸。尤嗜金石文，荒邱絕崖，每攀其峭陁，探其幽阻，得見前人妙蹟，終日勿忍去。通八體，善摹印，章方不逾寸，亦能得蟲鳥意。家有小樓三間，銅石盈案，几上部帙無次，率多異本。客至留坐，鹽豉蒜果，一併雜簸進之。人多愛其眞率，勤與交接。同里杭世駿、梁啓心、張沅皆所至密也。貴人求其刻印，輒吝不肯予。若有彊者，卽便大罵，或故怒之以爲嘲戲焉。舉博學鴻詞不就。著有《武林金石錄》。三子：健、傳、佺。佺善詩，書八分。沅字畏廬，隱於江干，與敬爲倡和之友。

《新世說・簡傲》　丁敬身，韜晦荒江，兀傲自負，博物工詩。尤專研金石之學。制府方恪敏愛其鐵筆，或欲得一印以媚方，微露其意，而惡聲殷牆屋，其人驚而逸去。

《題烈婦墳》　《耐冷譚》卷六：紹興錢清江邊有孤塚，碑云「過路難婦死節之處」，不詳其姓氏。

《題抱鐺圖》　李堂《緣庵詩話》：桑文侯先生幼喪母，父病翻胃，日必熬肉粥以進。後不能食，先生常抱鐺而泣。其子弢甫水部爲繪《抱鐺圖》，乞名流題詠，丁龍泓處士七言古云【略】。此詩當時傳誦。

鮑皋

《梧門詩話》卷二　鮑海門山人皋詩，渾成一氣，不可以字句求。又　張山人石帆嘗與鮑徵君步江，各道生平得意句。鮑舉《焦山》，云「水光終夜曉，海氣不時秋」十字；張舉《雨宿焦山》云「煙鳥去無盡，風潮來不知」十字。兩君詩寫焦山確切不移，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

《京江耆舊集》　徵君詩胎息漢、魏，出入六朝，力追初唐風格，而無明賢摹擬之習，當推一代作手。

《羣雅集》卷二　海門詩，奇情逸氣，藻采高翔，諸體擅勝，時有無雙之譽。沈文慤嘗與余江干、張石帆幷稱「京口三詩人」。鴻博制科，吾邑舉者周玉立與海門，兩人皆不就，藝林高之。

《江蘇詩徵》卷二〇引許鯉躍《雨窗夜話》　余來京江訪求詩人，如笪江上、冷秋江、余江干諸人尚已，近世如鮑海門與余同里劉海峰相倡和，海峰升李、杜之堂，海門入劉、孟之室，其七律如《緩齋即事懷紫芝》云：「卧閣春深感二毛，廣陵羈病謝風濤。帷中山應琴絃動，壁上花侵劍色高。金帶從容嘗接席，錦衾迢遞夢同袍。故人應有劉招賦，轉向清淮寄白毫。」豪邁可誦。

《國朝正雅集》卷四引《寄心盦詩話》　鮑步江徵君詩有奇氣，與余江干、張石帆齊名。沈文慤嘗稱爲「京江三詩人」。余少時即誦其「未必《離騷》純是怨，祇因秋氣偶然悲」二語，以爲未經人道。吾友張松臞亦稱誦不絕口。

《嘯亭雜錄》卷九　鮑海門先生皋，丹陽人。善詩賦。日客淮、揚間，時天下殷富，邗上諸大賈富豫王侯，皆延先生爲上客，獻以金帛，先生頷之而已。其詩蒼勁，音節鏗然，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致過之，故名重一時。其子雅堂之鍾以進士補中書舍人，其詩亞其父云。

劉大櫆《鮑皋墓誌銘》　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十二月壬戌，海門鮑君卒。余繫官於黟，久不聞其凶問。而歙人頗有知之者，然恐觸余之悲哀，匿不以告。踰年孟夏，其子之鍾始獲以其訃聞，余哭諸寢門而不自知其痛。嗚呼！余窮於世，所有者，友生而已。而鮑君之窮，幾與余等，天又奪之耶。鮑君諱皋，字步江，其先歙之永豐鄉人。其後有僑寓眞州者，復渡江至京口而家焉。祖諱仲珍，父諱天民，皆不仕。君生而穎異，年十七，隨其父參謀幕府，往來皖江荻港間，過采石，上太白樓，所至發爲詩歌，出語輒驚其耆長。其後，壯游姑蘇、兩浙，文益工而奇編益富而巨。蓋君之天才鴻麗，山峙泉涌，放恣飄颺，極馳騖之能，不勞紀律部伍，而自中於法度，近代稱詩罕有及之者。君幼而攻詩，不樂爲應舉之文。邑宰奇其才，將薦之學使，適遭父喪輟試。而同里妒害其能者，嘵嘵以寄籍爲辭。服闋援例入成均，連值鄉試不獲舉，君乃發憤棄去舉子業，而專力於詩。故其仕宦之塗絕，而家道益落。自古才人之不遇，未有如吾海門者。幸其子之鍾賢，能繼其志，皇上南巡，之鍾以詩賦蒙恩擢授中書第一人。余以爲君之憤懣庶老而得舒，且將長享其子之祿養。嗚呼！孰謂之鍾未補官，而君於是冬死矣。嘗竊以天生是人，既賦之以拔出之才，雖於榮利之塗絕無復望，然使其蒼然黃髮、老死山區，未爲過也。今君之年纔五十有八，未至於篤老也。而既死，豈直吾徒悲賢士之不遇。雖然，彼世之早拾科名、貴顯於中朝，而以老壽終其身者，多矣。若君之文章傳之世，世且千百歲而無窮，其修短蓋不可以度量計，而何羨於彼？初，博陵少宰尹公守揚州，聞君之名，召至其門下，日與公子右亭相切劘。而尹公太夫人尤重君，嘗引至內庭相見，飲食之，如家人。時方開博學鴻詞之科，尹公卽以君應舉，咨名大府趙公、中丞顧公，督學張公，檄至而君以疾作，辭不赴。君之名在四方，而最愛君者尹公。尹公貴爲天子之近臣，而卒無以振作君也，悲夫！君家多藏書，手自披閱無虛日。所著《海門集》三十卷已刻十卷，又《外集》十卷、《華陽瘞鶴銘考》一卷、《京口文獻錄》三卷、《筆耕錄》一卷藏於家。君娶某氏，生子二人，長卽之鍾，次之鏞。女子子三人皆幼。之鍾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里之原而請銘於余，銘曰：江朝於海，山矗其中。金焦之秀，鬱爲才雄。維君特起，厥聲蘊隆。若有以施，而值其窮。於人爲窮，於天爲通。嗚呼已矣！安此冥宮。

《清史列傳・鮑皋傳》　鮑皋，字步江，江蘇丹徒人。國子生。生而顖異，有奇童之目。年十七，隨父往皖江，過采石，上太白樓，所至發爲詩歌，輒驚其長老。壯遊姑蘇、武林，益奇縱。其爲詩，出入《騷》、《選》，胎息六朝，而折衷於盛唐諸大家。音節蒼勁，有北地、信陽之風而丰致過之。沈德潛嘗稱皋及余京、張曾爲「京口三詩人」。客淮揚間，邗上諸大賈爭延致爲上

客。尹會一轉運兩淮，日以國士器之。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以疾辭不赴。三十年卒，年五十八。著有《海門集》三十卷、《外集》十卷、《華陽癭鶴銘考》一卷、《京口文獻錄》一卷、《筆耕錄》一卷。子之鍾及三女皆能詩，一門風雅，爲時所稱。

《題松寥閣壁間畫松》《梧門詩話》卷二：京口焦山，竹木蓊鬱，獨有柏無松。鮑海門徵君皋，嘗於松寥閣壁間畫一古松，奇姿夭矯。題絕句於上云【略】。後此壁竟頹於江，說者以爲化去。

史震林

《隨園詩話》卷一五　曹震亭與史梧岡潛心仙佛，好爲幽冷之詩。【略】史云：「一峰兩峰陰，三更五更雨。冷月破雲來，白衣坐幽女。」皆陰氣襲人。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史梧岡好禪，不甚作詩，而往往有新意。《游仙》云：「佛函佛笈記曾談，大地如毬繞看三。天外有天君到否，梅花都不異江南。」「水雲淒冷到初冬，避盡春來蝶與蜂。最是花神不安處，海棠無福見芙蓉。」他如：「弱水到今如有力，好浮花片海西來。」「且放蟾蜍光一個，與他蝴蝶破黃昏。」俱可誦。

《羣雅集》卷三　梧岡制行甚高，外通而中介。詩亦閑逸有致。

《梧門詩話》卷三　史梧岡震林，袁子才稱其「好禪，不甚作詩。」然如：「地瘦每先耕夜月，家貧猶未賣春山。」「鶴邊芳草蘭居半，朱背青簑錦不如。」皆能造意造句，或子才未見也。

《墨香居畫識》卷九　匏岡居士，名震林，字岵岡，金壇瓜渚史氏。乾隆丁巳恩科進士。官淮安府教授。甲戌告歸，仍往來淮揚間，從游者日益衆。然性孤介，不肯與時俯仰。喜禪說，多方外友，故詩文往往近仙佛，亦復隨事諷喻，誘人爲善。工八分書。中年酷摹《曹全碑》，後更參以己軸。其寫樹、石、蘭、竹，一以生秀爲宗，不落前人科臼。壽至八十七。余初見《西青散記》十二卷，愛其文之淵雋。至句曲王君藹亭贈以《華陽散稿》，讀之而味愈永也。《西青散記》，詩友吳長公所刻，後燬於火。《華陽散稿》，詩弟子徐墨莊、琴莊昆季所刻。《華陽詩稿》則蔡西村刻而未印行也。其所未刻者，尚有《游仙散草》、《華陽散草》二種。

《國朝正雅集》卷五引《寄心盦詩話》　梧岡著《西清散記》，中述綃山女子所作詩詞以粉書花葉，此憑虛公子之說。才人不得志，藉以紓其憤鬱。宋玉微詞，以寄託故也。

《粟香隨筆》卷六　史梧岡進士震林著《西青散記》，載畢柯山之言曰：「一年有可惜事：春不藝蘭，夏不賞荷，秋不采菊，冬不尋梅，一生有可惜事：幼無名師，長無良友，壯無善事，老無令名。貧賤人可惜者二：面承唾爲求利，膝生胝爲求榮。富貴人可惜者二：臨大義沮于吝，荷重任敗于貪。聰明人可惜者三：妄譏議謂之薄，目炫奬謂之驕，懷憤激謂之躁。豪俠人可惜者三：助凶人得暴名，揮泛財得敗名，納庸客得濫名。舊稱《散記》所載似先儒語錄而不腐，比前人筆記而尤雅。信然。」

《白雨齋詞話》卷五　《西青散記》，載綃山女子《雙卿詞十二闋》。雙卿負絕世才，秉絕代姿，爲農家婦。姑惡夫暴，勞瘁以死。生平所爲詩詞，不願留墨迹，每以粉筆書蘆葉上，以粉易脫，葉易敗也。其旨幽深窈曲，怨而不怒，古今逸品也。（史梧岡《西青散記》載雙卿事甚詳。或疑其寓言，亦刻舟之見。）十二闋余錄入別調集。如《望江南》云：「春不見，尋過野橋西。染夢淡紅欺粉蝶，鎖愁濃綠騙黃鸝。幽恨莫重提。　人不見，相見是還非？拜月有香空惹袖，惜花無淚可沾衣。山遠夕陽低。」又《二郎神・詠菊花》云：「絲絲脆柳。裊破淡煙依舊。向落日、秋山影裏，還喜花枝未瘦。苦雨重陽挨過了，虧耐到、小春時候。知今夜，蘸微霜，蝶去自垂首。　生受。新寒浸骨，病來還又。可是我、雙卿薄倖，撇你黃昏靜後。月冷闌干人不寐，鎮幾夜、未鬆金扣。枉辜卻，閒向貧家，愁處欲澆無酒。」此類皆忠厚纏綿，幽冷欲絕。而措語則既非溫、韋，亦不類周、秦、姜、史，是仙是鬼，莫能名其境矣。雙卿《惜黃花慢・孤雁》云：「碧盡瑤天。但暮靄散綺，碎翦紅鮮。聽時愁近，望時怕遠，孤鴻一箇，去向誰邊。素霜已冷蘆花渚，更休倩、鷗鷺相憐。暗自眠。鳳凰雖好，寧是姻緣。」讀此覺雖速我訟，亦不汝從。尚嫌過激，不及此和平中正也。下云：「淒涼勸你無言。趁一沙半水，且度流年。稻粱初盡，網羅正苦，夢魂易警，幾處寒烟。斷腸可似嬋娟意，寸心裏、多少纏綿。夜未閒。倦飛誤宿平田。」此詞悲怨而忠厚，讀竟令人泣數行下。

又　雙卿薄倖詞云：（詠瘧。《西青散記》：雙卿夙有瘧疾，體弱性柔能忍事。卽甚悶，色常怡然。一日，雙卿舂穀喘，抱杵而立。夫疑其惰，推之仆臼傍，杵壓於腰，忍痛復舂。炊粥半而瘧作，火烈粥溢，沃之以水。姑大詬，掣其耳環曰：「出。」耳裂環脫，血流及肩。乃拭血畢炊，於是抒臼俯地而歎曰：「天乎，願雙卿一身，代天下絕世佳人受無量苦。千秋萬世後，爲佳人者無如我雙卿爲也。」至是爲苦瘧詞，以蘆葉書之。歎曰：「誠不如化作彩雲飛也。」）「依依孤影。渾似夢、憑誰喚醒。受多少、蝶瞋蜂怒，有藥難醫花證。最忙時、那得功夫，淒涼自整紅爐等。總訴盡濃愁，滴乾清淚，寃煞蛾眉不省。去過酉、來先午，偏放卻、更深宵永。正千迴萬轉，欲眠仍起，斷鴻叫破殘陽冷。晚山如鏡。小柴扉、煙鎖佳人，翠袖懨懨病。春歸望早，祇恐東風未肯。」日用細故，信手拈來，都成異采。得雙卿詞，足爲吾別調集生色。

又　余最愛雙卿《摸魚兒》云：（《西青散記》：鄰女韓西，新嫁而歸，性頗慧，見雙卿獨舂汲，恆助之。瘧時，坐於牀爲雙卿泣。不識字，然愛雙卿書。乞雙卿寫《心經》，且教之誦。是時將返其夫家，父母餞之。召雙卿，瘧弗能往，韓西亦弗食。乃分其所食自裹之遺雙卿。雙卿泣爲此詞，以淡墨細書蘆葉。又以竹葉題《鳳凰臺上憶吹簫》一闋。）「喜初晴，晚霞西現。寒山煙外清淺。苔紋乾處容香履，尖印紫泥猶軟。人語亂。忙去倚柴扉，空負深深願。相思一線。向新月搓圓，穿愁貫恨，珠淚總成串。　黃昏後，殘熱誰憐細喘。小窗風射如箭。春紅秋白無情豔。一朵似儂難選。重見遠。聽說道、傷心已受殷勤餞。斜陽刺眼。休更望天涯，天涯祇是，幾片冷雲展。」纏綿悽惻，隴頭流水不如是之嗚咽也。　又《鳳凰臺上憶吹簫》云：「寸寸微雲，絲絲殘照，有無明滅難消。正斷魂魂斷，閃閃搖搖。望望山山水水，人去去、隱隱迢迢。從今後，酸酸楚楚，祇似今宵。　青遙。問天不應，看小小雙卿，嫋嫋無聊。更見誰誰見？誰痛花嬌？誰望歡歡喜喜，偷素粉、寫寫描描？誰還管，生生世世，夜夜朝朝？」其情哀，其詞苦。用雙字至二十餘疊，亦可謂廣大神通矣。易安見之，亦當避席。

《烈女李三行》《隨園詩話補遺》卷七：山陰胡稚威天游曠代奇才，丙辰，同舉鴻博，終身紆鬱而亡。余初抄其駢體文三十篇，爲楊蓉裳簒取去。乃於別處搜得《烈女李三行》一篇，初嫌太長，難入《詩話》：然一序一詩，俱古妙，不忍聽其煬沒，今刻續集，不妨載之。

《丁香結・鴉鬧長林》《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六：金壇史梧岡教授（震林）長齋佞佛，不慕榮利。有《耦耕書院對早梅洗覘喜段玉函至・浣溪沙》云：「古樹寒雅集復驚。北風凉透縕袍輕。小塘殘水漸成冰。　日色淡來花意散，雁聲孤處客愁凝。那時離別此時情。」《冬日與夢覘入南山訪友未遇，借宿村舍・丁香結》云：【略】。翛然之致，雅如其人。

《墨林今話》卷一　金壇史梧岡震林，一號匏岡居士。乾隆辛巳進士。官淮安府教授。甲戌告歸。《墨香畫識》云：「梧岡性孤介，不肯隨俗俯仰。喜禪悅，多方外交，故詩文往往近仙佛。工八分書。其寫樹、石一以生秀爲宗，不落前人窠臼。」壽至八十七。著有《西青散記》、《華陽散稿》等書。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時有金壇人史震林，字岵岡，號悟岡，一號匏岡居士。乾隆辛巳進士。官教諭。工隸書，兼樹、石、竹、蘭，性悅禪，詩文近仙佛。著《西清散記》、《華陽散稿》。

《觀荷》《隨園詩話》卷一三：史梧岡進士，名震林，湛深禪理，半世長齋。知余不喜佛，而愛與余談，以爲頗得佛家奧旨。余亦終不解也。記其《觀荷》云：「露折朱霞裏旭開，凄凉心付蓼花猜。銀河正晒天孫錦，風雨欺香禁早來。」「蕊綻華峰鬬錦年，序班宜在牡丹先。携琴笑坐如船藕，去訪蓬萊海外天。」梧岡言：「修行無他慕，祇求免入輪回，少認世間無數爺娘耳！」

《齊天樂・免鬚詞》《清朝野史大觀》卷一〇：史梧岡曰：「桃源薛懷，號小鳳，葦間居士邊髯甥也。才氣清恬，詩詞書畫，皆酷似其舅，而鬚則童然不如。乃爲《乞鬚詞》以自禱。余因反其旨，轉其詞，爲《免鬚詞》，命小伶歌以賀之。」葦間居士掀髯而笑曰：「是貶鬚也，將使渭陽成不毛之地乎！」余謝曰：「佞鬚惟我固善，至於鬚之軼群而絕倫者，殆將褒之矣。」《乞鬚詞》云：「松窗棘院消磨處，無端卅年虛度。七尺休誇，二毛已賦，不道鬚偏遲暮。箋天乞與。便幾縷風前，代將吟塵。曲徑捻時，應添多少好詩句。於思不敢請耳。但臣之壯也，一婆甚懼。漫把菱花，寸田尺宅，盼斷渾無頭緒。山妻笑語。問予意云何，躁心如許。且製羅囊，異時留滿貯。」髯仙程魚門見之，嘆曰：「世無郭忠恕，誰肯薙鬚以效顰者！當爲吾鬚作解嘲，編以五色絲，妒煞薛郎可耳！」程研民曰：「余家有竹實山房，小鳳所來儀也。鳳比靈於龍，龍有髯，天奈何獨吝鳳哉！余亦鬚鬚有鬚者，假鬚而可贈，余固

不吝此於小鳳也！」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西青散記》　四卷，史震林撰。震林，字公度，號梧岡，江蘇金壇人。乾隆辛巳進士，淮安府教授。

《清史稿・小說類》《西青散記》四卷，史震林撰。

程廷祚

姚鼐《程綿莊文集序》　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辭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甯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更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

《隨園詩話》卷五　丙辰秋，召試者同領月俸于戶部。同鄉程鄗渠指一人笑曰：「此吾家娘子秀才也。」入學時，初名默，寓居金陵，工詩，今遁而窮經，改名廷祚，別字綿莊，以其閒靜修潔，故號「程娘子」。因與數言而別。讀其《海淀園林》一絕云：「隔岸迢遙御路明，林間倒影見人行。朝天多少朱輪過，添入山泉作水聲。」《京中憶女》云：「三齡幼女縈離夢，一自能言未得看。戲罷頗聞知記憶，書來漸解問平安。慰情欲比眞男子，努力應加遠客餐。啼笑更教聽隔舍，茫茫愁思到更闌。」《武林懷古》云：「一自休兵國怨除，君王酣醉九重居。雲開鳳嶺笙歌滿，夢冷龍城驛使疎。海日忽驚宮漏盡，春潮猶笑將壇虛。誰知立馬吳山客，不惜千金買諫書。」詩甚綿麗，不作經生語。後蘇撫雅公薦先生經學，卒報罷。年七十七，無子而卒。著書盈尺，俱付隨園。

《江蘇詩徵》卷七五　程丈綿莊詩綿麗，不作經生語。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程綿莊，名廷祚。字啟生。江寧人。年十四，作《松賦》七千餘言，驚其長老。弱冠補諸生。乾隆元年應博學鴻詞徵，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略】其言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者爲尤非。孟子不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大旨如此。年七十七卒。錢塘袁子才爲誌其墓，盛推綿莊著述，比於咸池之音。而桐城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見綿莊所著書，乃究論之。其詞曰：「孔子之道，一而已。孔子沒，而門弟子各以性之所近爲師傳之眞，有舛異交爭者矣。況後世不及孔子之門而求遺言，以自奮於聖緒墜絕之後者歟。其互相是非，固亦其理。然而天下之學，必有所宗。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於程、朱者，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固無愧於聖門。而其論說所闡發，上當於聖人之旨，下合乎天下之公心者，爲大且多。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爲無病也。若其他欲與程、朱立異者，縱于學有得焉，而亦不免賢智者之過。其下則肆焉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而已。」今觀綿莊之立言，可謂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者矣。而顧惜其好非議程、朱，蓋其始厭惡科舉之學，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於功令，未必果當於道。及其久，意見益偏，不復能深思熟玩於程、朱之言，而其詞遂流於蔽陷之過而不自知。近世如休寧戴東原，其才本超越乎流俗，而及其爲論之僻，則過有甚於流俗者。綿莊所見，大抵有似東原。東原晚以脩四庫書得官禁林，其書亦皆刻行於世。而綿莊再應徵車，卒不用而歸老死。其所撰著，僅有留本，不傳於世，將憂泯沒，斯則其所遭或幸或不幸也已。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程廷祚，字緜莊，號青溪，江南上元人，諸生。有《岫雲閣詩鈔》。

又引《松心日錄》　緜莊以經學名，其治《易》乃專主義理，而力排象數。余則謂治《易》當以象爲先，如以理而已，則卦爻中曷爲多方設象，且言狐言鬼？而狐何以言三狐、鬼何以言一車乎？蓋理處於隱，聖人設象以顯之；理處於虛，聖人設象以實之。虛者實之，即祭祀爲尸之意也；隱者顯之，即鑄鼎象物之意也。故曰：《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使衆人觀象玩辭而理見焉。此牖民覺世之苦心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程緜莊與弟南耕同以績學名，緜莊治經，南耕治史。陶甄夫以二女妻其兄弟。緜莊詩《淮行雜詠》云【略】骨力蒼堅，不同浮響。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緜莊深於經學，兼綜漢、宋，一名一物，剖析貫串，求其精義。惜抱序其書，至爲推重。兩被徵書，昔未遇。避遠權貴，人尤高之。詩華實並茂，不類經生家言。

程晉芳《程先生廷祚墓誌銘》 余自壬午入都，與族祖緜莊先生別，嗣是一歲中必書問五六至，雖間隔數千里，不啻執手覿面之勤也。丙戌夏致書去，秋冬又連致書，竟無所答，既乃聞其病甚。今年四月，忽得正月八日手書，字跡端好如平時，書中無別語，第勸余作歸計耳。閱四日，族兄德著書來，並以先生訃至，蓋前書，先生絕筆也。嗚呼！眞儒徂謝，世所共悲，匪余一人族好之深、知己之痛也，乃不待其孤之請，垂涕爲銘以貽先生之弟南耕，俾勒諸石，曰：程氏系出廣平郡，在周爲大司馬伯喬休父，封於程，以國爲氏。西晉末，元譚公爲新安太守，以事罷官，卒葬新安，是爲新安一世祖。其後子孫蕃昌，新安遂爲程氏望。先生爲宋咸淳宰相謚文清元鳳公十五世孫。祖某，自新安之槐塘遷金陵；父京萼，字韋華，能詩工書，遯迹不仕，年近六十始娶某氏安人，舉二子，先生其冢嗣也。初名默，後更名廷祚，字啟生，別號緜莊。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背誦。髫齔時，不妄語言，好正襟危坐，論古今忠孝大節。韋華公家極貧，恆書屏幅易薪米。日閉戶課兩兒，俾習灑掃應對之節。客來進雞黍，侍立左右，如古弟子職。凡十三經、二十二史、《騷》、《選》、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讀。先生年十五，有父執過訪，知其才，令作《古松賦》，日未移晷，得數千餘言，乃大驚歎，謂韋華公有子也。弟南耕長於史，而先生尤好在六經。韋華公卒，免喪，偕弟一試，而補博士弟子。恆自謂文所以輔道，自漢、唐以來儒生泥典故爲訓詁學，而不能變化以隨時，其高談性命者又或蹈襲空疏，罕裨實用，於是以博文約禮爲進德修業之功，以克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天文、輿地、食貨、河渠、兵農、禮樂之事靡不窮委探源，旁及六通四闢之書，得其所與吾儒異者而詳辨之。蓋自國初黃梨洲、顧亭林兩先生歿後，百有餘年，大儒統緒幾絕，繼之者惟先生。然久試場屋輒不利，雍正十三年舉博學鴻詞科，安徽巡撫王公錱以先生應詔。乾隆元年至京師，有要人慕其名欲招致門下，屬密友達其意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先生正色拒之，卒不往，亦竟試不用，歸江甯時，年四十有五。自此不應鄉舉，杜門卻埽，以書史自娛。南耕有經世才，佐大僚幕數十年，所得脯脩與先生共之，無少別異。先生乃得專其力，益肆志於經書。自王輔嗣注易埽圖緯之霾塵，迨宋、元諸儒尊希夷河洛圖書，互卦、變卦、卦氣之說雜焉交陳。又或拘執爻位陰陽乘承比應之體著，書愈多，《易》學愈晦，先生乃著《易通》，後又成《大易擇言》三十卷，晚年又爲《彖爻求是說》六卷，《易》學於是乎大備。始，先生少時，見西河毛氏《古文尚書冤詞》，袒護梅氏書，乃爲《古文尚書冤詞》以攻之，又著《晚書訂疑》推拓其說，別成《尚書通議》三十卷、《青溪詩說》二十卷、《魯論說》四卷、《春秋識小錄》三卷、《禮說》二卷，其於古今箋疏家鉤貫融會，如素所蓄物，取而別其精粗、良楛以進退位置之；領以神悟，發前人未發之覆；徐而按之，於理窾無纖悉違也。同時，方少宗伯望溪、鍾員外勵暇皆研究經學，於先生折服特深，有疑義恆相與質證。乾隆十六年，上特詔舉經明行修之士，先生以江蘇巡撫雅公薦入都，復報罷，歸時年六十有一矣。後十年，弟南耕老且聾，不能遠游，食指益繁，用是竭蹙，先生處之泊如也。其狀貌溫粹，志清而行醇，動止必蹈規矩。與人居，不爲崖岸，而自不可犯。以家近青溪，生平出處與劉嶼兄弟相類，晚年乃自號青溪居士云。余之識先生也，當乾隆元年北上過淮，執余手，孜孜勉以問學。自是三十餘年，先生游淮揚必主余家，余應試江寧，必與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有識知，竊附於文人學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嘗恨絕學無傳，每成一書，必翻覆示余，俾定其可否。洎衰且病，則悉鈔所著書付余謹藏之。嗚呼！余之顓頊寡殖，尚能俾先生傳耶？然天既畀先生以絕世之姿，又陀以遭逢引伸其歲月，使殫思磨精，羽經翼傳，則所以假手於斯人者，非無故也。余之力固不足以傳先生，先生固自有其可傳者，知必不泯沒也。所著自羣經而外，有詩二十卷、文二十卷藏於家。生於康熙三十年辛未三月二日，卒於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七。娶陶氏，無子，弟南耕以次孫兆晉爲先生主後。某年月日葬於某鄉某里之原，銘曰：捃義摭文，與古際也。雅揚誥宣，弗泯跡也。粹乎大醇，玉金節也。陀厥遇以侈其傳，窮則彌達也。

袁枚《墓誌銘》（存目）

《湖海詩傳》卷六 程廷祚，字啟生，上元人。諸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有《岫雲閣詩鈔》。

《清史列傳・程廷祚傳》 程廷祚，初名默，字啟生，江蘇上元人。諸生。初識惲鶴生，聞顏、李之學。康熙五十九年，塾南遊金陵，廷祚屢過問學。讀顏元《存學編》，題其後曰：「古之害道出於儒之外，今之害道出於儒之中。顏氏起於燕、趙，當四海倡和，翕然同風之日，乃能折衷至當而有以斥其非，蓋五百年一人而已。」故嘗謂爲顏氏者，其勢難於孟子，其功倍於孟子。於是

力屏異說，以顏元爲主，而參以顧炎武、黃宗羲。讀書極博，而皆歸實用。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有要人慕其名曰：「主我，翰林可得也。」廷祚拒之，卒報罷。十六年，江蘇巡撫雅爾哈善復以經學薦，亦罷歸。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廷祚深於經學，能確然言其所言，無所依附。嘗曰：「墨守宋學已非，墨守漢學尤非。」其論《易》，力排象數，惟以義理爲宗。於漢人爻變互體飛伏納甲諸法，宋人河洛先天諸圖及乘承比應諸例，悉埽而空之。著《大易擇言》三十六卷、《青溪詩說》二十卷《禮說》二卷、《春秋識小錄》九卷、《魯論說》四卷。於《書》攻毛奇齡古文冤詞之說；於《春秋》考官名、地名、人名頗爲精核。惟學宗顏、李，好非議程、朱。後桐城姚鼐見所著書，稱廷祚好學深思，博聞強識，而持論稍偏，與休寧戴震頗相似云。

《江蘇詩徵》卷七五引《文學錄》　光祚，《府志》作廷祚，弱冠爲諸生，嫻雅修潔，人目爲娘子秀才。性端靜迂緩，正其衣冠傳先王語，人見之，如臨高山，氣爲之肅。專治經，凡星經、地志、樂律、禮儀，咸洞悉其本原。【略】嘗曰：「墨守宋儒者非，墨守漢學者尤非。孟子不云乎？君子深造以道，欲其自得之乎？」又曰：「宋人毀孫復疏經多背先儒，夫不救先儒之非，何以爲孫復？」其言如此。丙辰，安徽巡撫王紘以鴻詞薦，至京有要人欲致之門下，囑客曰：「主我，翰林可得也。」拒不往。十五年，徵窮經耆老，大府以光祚應召，守益堅，不遇，歸。蘇撫雅爾哈善以涵養淳篤，學問淹貫，尤能精深《易》理薦於朝，不赴。光祚之學，以博文約禮爲進德修業之功，以克己治人爲格物致知之要。族孫晉芳與袁大令枚論海內人物，必首舉光祚。卒年七十七。學者稱綿莊先生。

《日下新草》　《詞科掌錄》卷一六：上元程廷祚啟生，原名默，廩生。安徽巡撫膠州王公所薦。著有《讀易管見》一卷、《春秋識小錄》九卷，凡三種：曰《職官考略》，曰《地名辨異》，曰《左傳人名辨異》。其論晉軍政最詳。【略】有賦頌五篇，名曰《日下新草》。

《憂西夷篇》　張應昌《國朝詩鐸》卷一三：按：是詩在夷亂華八十載前，已見其端。魏秀仁《陔南山館詩話》：香山縣澳門之有西洋夷人，自嘉靖十四年始。西洋夷人之聚居於澳，自萬曆二十九年始。詳張惕菴（甄陶）先生《澳門圖記》及張南山（維屏）《聽松廬文鈔》。按西洋英吉利，一名英圭黎，一名膺吃黎，距廣東五萬餘里。我朝康熙五十八年始來通市，雍正七年後互市不絕。嗣是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去。乾隆間，程啓生徵君（廷祚）《憂西夷》篇云【略】蓋夷人狡黠，百年前已見其端矣。

《清儒學案小傳・程先生廷祚》　著有《易通》六卷、《大易擇言》三十卷、《彖爻求是說》六卷、《尚書通義》三十卷、《詩說》二十卷、《論語說》四卷、《周禮說》四卷、《禘說》二卷、《春秋識小錄》三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

邊連寶

《詞科掌錄》卷一六　任邱邊連寶趙珍，拔貢生，直隸總督彭城李公所薦。研辨經史，篤學不倦，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著有《隨園草》。

戈濤《邊隨園詩集序》　余嘗論隨園詩以韓、孟爲宗，七言歌行兼有青蓮、玉川子。今更讀之，以爲不然。隨園之詩，自成爲隨園已矣。隨園詩，縱橫排奡，不可方物，而各有一隨園者存。即其晚年深造自得，其剛果之氣，不能自沒於冲夷淡寂中，此隨園之眞。其骨近韓，其神近孟，其氣近李，其情思近盧，惟其近之，是以似而有之。至謂某篇學某某篇，則斷斷無有。

蔣士銓《徵士邊君隨園傳》　（卒）前一夕，尚作詩，有「銜盃直到蓋棺後，搜句不忘屬纊時」句。又口占寄別竹巖有「百年終有限，一面已無期」句，逸情至性，可概也。

又　君諱連寶，字趙珍，改肇畛，別號隨園，姓邊氏。世爲任邱望族。君爲贈奉政大夫諱汝元公季子。生稟宿慧，六齡隨父入塾侍食，既私懷一餔飥歸獻於母，曰：「兒今日聽懷橘事，願傚之。」既長，博聞強記，爲帖括文，恥雷同，學大士、大力。康熙己亥補博士弟子員，辛丑餼於庠。雍正乙卯受知學使錢公陳羣，充拔貢生。明年乾隆改元，開博學鴻詞科，錢公舉君應召，試不中。越十五年，朝廷徵經學之儒，錢公再舉之。是時天下共舉三十九人，君獨以疾辭不赴。其學子登科第、列仕宦者數十人，而君歷鄉試十三

次，凡五薦而罷。遂絕意進取，益肆力於古學。所著《古體文》、《隨園詩》、《病餘草》、《病餘續草》、《絕筆草》各若干卷；其評選手定者則有《五言正味集》、《杜律啓蒙》、《管子腕考訂》、《蘇詩施注》等帙。君身如癭鶴，眉目疏秀，鬢離離若可數，頷禿而無髭。性簡介，不喜見俗士，論事侃侃，持義理不移。少嗜酒。四十頭童如髡。隨身一茶鐺，晚號茗禪居士，空齋晏坐，宛然一老僧，然不好釋氏書。與河閒戈濤最友善。君詩出入昌黎、東野、香山、玉川間，才力縱恣，雄起北地。凡燕、齊千里內宗漁洋修飾描畫家，見君皆震懾不敢抗。濤爲人負才尚氣，立朝矯矯自許，於詩文愼許可，顧心折於公，嘗爲公撰生傳，傾倒駿邁，爲時傳誦。濤既死，君屏交遊，惟與兄竹巖詩酒唱酬而已。竹巖名中寶，君同懷第四兄也，由鄉貢四任學博，廉謹端恪，性和粹，與君忼爽異然，白頭友愛，如髫齔時。竹巖子廷掄起家兵部，出守徐州，歷常鎮道，轉兩淮鹽運使。竹巖就養江南，偕君往遊，窮大江南北名勝。篋輿、畫舫中，二老歌吟弗輟；旗亭、僧壁，傳寫殆偏。君詩益奇橫，跌宕自喜，編《南遊壎篪集》。歸，一載卒，壽七十四歲。前一夕尚作詩，有「銜杯直到蓋棺後，搜句不忘屬纊時」句，又口占《寄別竹巖》有「百年終有限，一面已無期」句，逸情至性，可慨也。聞君五十餘，隨兩兄奉母時，爲孺子戲，歲除日，母例以錢數十緡散兒孫。君持錢搖之，鏘鏘然，或與孩稚輩竄易多寡，佯爲唬笑，以博親歡。又看鏡忽大笑曰：「吾有白髮，可以入詩矣。」其天眞爛漫，類如此。子廷徵，邑庠生，亦有文，能守君遺經云。太史氏曰：詩人以功業行實光明於時者，豈少哉，然不得志闡繹優游以自見其抑塞磊落者，又何叢叢也。夫甘節之士，生於承平，苟攖富貴，將失其眞矣。徵君雖以韋布老而文詞斑然耀於世，安可謂之不幸也夫，嗚呼！

又《邊隨園遺集序》 隨園先生兩膺大臣薦舉，一就一不就。豈不謂鴻詞所求者，文章之士耳，應之可也。經學，惟老師宿儒當之，吾豈其人歟？乃勿應。嗚呼！果其文之弗中乎式，而學之？弗至於道乎？抑有所以求其可傳於世者在耶？今讀先生之詩，而後知所得者深。其取舍之殊乎流俗也夫？【略】今觀其詩，脫絕町畦，戛然獨造。才識邃衍，氣力宏放，不名一家。而其言有物，誠有合乎《風》、《騷》之旨。然君之所得，尚有伏而不見者。豈特盡于此詩而已？今河閒作者，詞林前輩，予所識者，李廉衣、戈芥舟兩公。而芥舟傾倒于先生者尤至。先生來遊江南，最善予。嘗記其言曰：「僕如孫

樵，天付窮骨，宜安守拙。入貢士列，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日離。然抉文倒魄，洗剔精魂，澄拓襟慮，字字磨校，以牢知音。雖悴如凍灰，癭如槁柴，老死不易。若柳州所云：『婁君無有者，僕庶幾焉！』非惡富貴而逃之，自度不堪其勞耳！」」

《國朝畿輔詩傳・紅豆樹館詩話》 先生姪霽峰都轉官揚州，先生來游，適蔣心餘太史主講永安書院。心餘與先生同爲錢文端公門下士。霽峰又與心餘會試同年。今《隨園詩草》八卷，皆經心餘太史甄定，而霽峰都轉所刊行也。《忠雅堂集》中有用東坡《岐亭》韻與先生唱和詩。其《題隨園無雙譜詩後》七古一章，推服尤至。詩云：「《無雙譜》中四十客，始于留侯終信國。畫者詠者金古良，久向詩壇誇絕特。任邱丈人耐不得，萬事參差塞胸臆。金剛神勇菩薩心，放出獅王眞氣力。老吏斷獄誰敢移，比例森嚴刑賞直。拄天撐地筆一枝，誅殛奸回發潛德。肺肝千載不能藏，魂魄九原無處匿。短兵相接妙入神，棄甲如山俱敗北。想當淋漓下筆時，西崖鐵崖都變色。讀書萬卷乃有神，此事平生幾胎息。吁嗟乎！不須更看《無雙譜》，翁有《無雙新樂府》。」作詩何異作《春秋》，三千餘歲上下古。」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邊連寶，字趙珍，直隸任邱人。貢生。有《隨園草》。

又引《忠雅堂集》 君與河間戈濤友善，濤嘗爲君撰生傳，爲時傳誦。濤死，君惟與兄竹岩唱酬。有《南游壎篪集》。

又卷五一《聽松廬詩話》 石農題任邱邊徵君（連寶）詩集云：「一時南北兩隨園，各有瀾從舌本飜。瀛海詩人工樂府，倉山仙吏富詞源。」邊隨園固不爲袁隨園所掩也。

《筱園詩話》卷二 邊隨園亦北方詩人，詩尚清穩，無超詣也。

《大清畿輔先哲傳・邊連寶》 河閒詩人代起爭勝，連寶獨脫絕町畦，戛然獨造，才識邃衍，氣力宏放，不名一家。戈濤謂其骨近韓，其神近孟，其氣近李，其情思近盧，惟其近之，是以似而有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嘗自製一棺，名曰「安樂窩」，題詩自記，妻子惡之。又懸小像於壁，令妻孥展拜，家人誚讓，皆爲詩記其事。學者稱北隨園先生。

又 邊連寶，字肇畛，號隨園，任邱人。幼聰慧，博聞強記，雍正十三年學使錢陳羣拔之。貢成均廷試時，禮部尚書任蘭枝侍郎、李紱司校閱署第

一，發視相賀。乾隆元年，總督李衛薦應博學鴻辭，召試不中。十五年，錢陳羣再以經學薦，以疾辭。益肆力詩古文，絕意仕進。陳羣過任邱，賦有《烏篇》贈之。嘗自言：「僕如孫樵，天付窮骨，宜安貧守掘。入貢士列，十黜有司，知己日懈，朋徒日離。然抉文倒魄，洗剔精魂，澄拓襟慮，字字磨校，以牢知音。雖悴如凍灰，癯若棄柴，老死不易。若柳州所云『婁君無有者，僕庶幾焉。』非惡富貴而逃之，自度不堪其勞耳。」其志趣高潔若此。著有《隨園詩草》、《病餘草》、《病餘續草》、《絕筆草》。鉛山蔣士銓叙而行之。其評選手訂者，又有《五言正味集》、《杜律啓蒙》、《管子腴考訂》、《蘇詩施注》等帙。連寶性簡介，不喜見俗士。論事侃侃。持義理不移。少嗜酒。晚號茗禪居士。戈濤於詩愼許可，獨心折連寶，爲作生傳。時人傳之濤死，連寶屏交遊，日與兄中寶唱酬爲樂。中寶子廷掄官兩淮鹽運使，乃與中寶偕遊大江南北諸名勝，旗亭僧壁，題吟殆遍。歸一載卒，年七十四。

《雪橋詩話續集》卷三　邊肇畛徵君《隨園詩》，如「雁聲雲外溼，燭影夜深愁」、「天空孤鳥沒，日落遠山明」、「壁鑿鄰家火，風來雪外春」，亦是霽公（楊雪崖）家法。

《晚晴簃詩匯》卷六八　生平與河間戈芥舟最相契。詩以冷峭爲主，以摹擬爲戒，宗旨相同。

《清史列傳・邊連寶傳》　邊連寶，字肇畛，直隸任邱人。諸生。父汝元與同里龐塏以詩藝相切劘，連寶能世其家。雍正十三年，學政錢陳羣拔之貢成均。廷試時，禮部尚書任蘭枝與侍郎李紱司校閱署第一，發視相賀。乾隆元年薦試博學鴻詞，報罷。十四年復薦經學，辭不赴。時友人戈濤亦被薦，勸之行，答曰：「吾自審未能如漢伏勝、董仲舒，安敢矯誣以倖取哉？」自是無意進取，益肆力於古學。其爲詩直達胸臆，才力縱恣，出入韓愈、孟郊、白居易、盧仝之間。著有《隨園集》、《古文病餘草》、《續草》《（病餘）長語》。卒年七十四。

《鶴徵後錄》卷一〇　肇畛學問淹貫，爲吾鄉錢文端所知。己巳，文端時爲少司寇，即以沈潛經學薦之。《香樹齋集》中有《任邱代柬邊鴻博》句云：「好賣文園賦，曾懷光範書。」《隨園詩集》末附錄《禪家公案頌》一卷，則其晚年頗耽禪悅也。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隨園詩集》　十卷，《附錄》一卷，國朝邊連寶撰。連寶字趙珍，今刊本作肇畛，乃戲以同音書之。如申涵光本字符孟，而每書凫盟，非其本字也。任邱人。雍正乙卯拔貢生，乾隆丙辰薦舉博學鴻詞，辛未又薦舉經學。是集前有乾隆丁丑戈濤序，而第四卷以下題曰《病餘草》者，乃皆戊寅以後詩，蓋續編而仍冠以原序也。《附錄》一卷，曰《禪家公案頌》，則其晚耽禪悅，讀《指月錄》所作云。

齊召南

論述

杭世駿《齊召南墓誌銘》　公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弱不好弄，而於詩書若麴蘗，著作等身，石渠金鏡藏在廣內者，《一統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六省皆其編輯外，藩屬國徐、韓向無底本，則公創稿新撰也。《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則公所輯也，又與楊學士椿兼總校之任。武英殿分撰經史考證，而公獨多，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曆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曆天文》二卷。嘗言酈氏之注《水經》，明於西北而閒於東南，且域外之水道未詳，因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大而河海，小而溪澗，溯源窮委，如指上螺紋，一鑒可悉。又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皆其藏於家者也。詩文操筆立就，鋪陳終始，爛若雲錦。晚喜集句，李、杜、韓、蘇，若出一手。在蔵山聽雲樓臨摹《蘭亭法帖》，即於原序中去其複字二百四字，倣千文體成三言詩十七章。客有以淳化閣帖三百字求跋者，即因其字數縱橫集之，頃刻成五言律十二首。讀余《嶺南集》即集七十餘首。讀錢司寇《香樹續集》即集十首贈之。敏捷如此。公生於康熙四十二年正月十一日，年不踰中壽，止六十有六。

《隨園詩話》卷三　壬寅余過天台，齊侍郎召南亡久矣。其昆季延余小飲，捧侍郎全集，高尺許，乞作序。盡半日之暇，爲之翻撿，見其鴻富，美

不勝收。僅記其《咏漢武》七律一首，後四句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到底英雄晚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其兄周南、弟世南，俱以甲科作廣文，龐眉白髮，年八十餘。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芒碭山舊頭領二員：八臂哪叱齊次風（召南），有《賜硯堂詩文集》，又《寶綸堂集》。

《文獻徵存錄》卷五 召南爲詩文，搦管即就，若成誦在心。有詠漢武七言云：「親承文景昇平業，開闢唐虞未有天。至竟英雄老能悔，輪臺一詔是神仙。」談藝者稱之。喜爲集句，機速無比。

《清儒學案小傳》卷七 息園詞科崛起，博洽冠時。尤深乙部輿地之學，《水道提綱》一書，允稱傑作。時值右文，校勘經史，敕編諸書，多被倚任。石渠金匱，著作等身。堇浦所推，爲不虛焉。述息園學案。

《官箴詩（十首）》 童遹祖《薖薖室詩話》：齊次風先生有《寶綸堂詩文集》，已風行海內。其遺集未經刊行甚多。有《官箴詩》十首云：【略】。剴切陳詞，洵爲至理名言。爲官者若奉爲良箴，其庶幾乎！

傳記

袁枚《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召南墓誌銘》 乾隆元年秋，余與齊公次風同試博學鴻詞於保和殿。一時士論，僉以實學推公。及榜發，欽取十五人，公果與選。余雖報罷，而公念同徵之誼最殷。後三年，余亦入翰林作後進，常與公唱和。外出爲令，始與公別。別四十七年，余老矣。遊天台山，公死已久且葬。其兄周南、弟世南年八十餘，龐眉扶杖，延予飲其家。抱公詩文集百卷出，曰：「先生視此，以志其墓。」嗚呼！當時薦此科者，海內凡二百餘人。而今則在野在朝，屈指無有也。公之遭逢寵遇，升沈禍福，非予後死，其誰知之，而誰表之？謹按：公名召南，字次風，又號息園。幼而穎敏，讀書十行俱下。年十六，受知於督學何公世璂，充博士弟子。貢入京師，中己酉副車。雍正十一年，督臣程公元章以鴻博薦，授翰林院庶吉士，改檢討。御試高等，超遷至侍講學士，加日講起居注官。充戊辰會試同考官，上書房行走。再遷內閣學士，禮部右侍郎。公清癯短身，而憑鄉朴之氣溢於眉宇，獨能宏搜博覽，記性過人。上於甯古塔得古鏡，未詳款式，問朝臣莫有對者，公引證書史，羅縷具奏。上大悅，顧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國家疆域恢宏，烏喇巴哈俱置候尉，又新開伊犁。諸臣奉使者，輒先詣齊侍郎家問路。公與一冊，某堠、某驛，應宿何所，所需若干糧數，萬里外若掌上螺紋，毫忽無訛。或問：「曾出塞乎？」曰：「未也。」「然則何由知之？」曰：「不過《漢書·地理志》熟耳。」問之讀《漢書》者，卒亦不解。沈尚書德潛，常在上前譽天台石梁之奇。上問公，公曰：「荒土磽确，不足以勞聖駕。」人笑其奏對率易，而上以此益重之。十四年四月，從上書房歸澄懷園，日昳馬驚，觸大石上。腦涔涔流，昏憒不起。上大驚，命蒙古醫速治。醫刳生牛腹卧公其中，又取牛腦乘熱納公顱，左右搖公，始蘇。當是時，上方嚮用公，遣皇子及中使問病者，不絕於道。又數月，公病少痊，步猶蹣跚，頗忘所記書，不能握筆。又心念老母，乞回籍終養。上慰留再四，然後許之。還浙後，掌教蕺山、萬松兩書院。上三次南巡，公力疾迎駕，皆召見，賞賜優渥。先是公有族匪周華者，素不良，公訓誨不悛，遁海外三十餘年。忽因浙撫熊學鵬巡城，遮道獻所著逆書，揭公十大罪。熊奏聞上，誅周華，赦公削職歸里。公身受上特達之知，方恨無涓埃報，而怪民妖言乃出自近族，悔平時教敕無素，又隱忍不先舉發，以致惡彰於天，自分雖九死罪固當。而上復屈法活之恩，愈重愧憤，愈深結轖不已。路上疾暴，卒還家市月，竟以不起，年六十六。【略】曾祖之仲、祖仁龍、父棄俱以公貴，贈如公官。妻張氏封二品夫人。子式遷，國學生。女二人。葬台州花坑之原。銘曰：天台之山，其高萬有八千。以是鍾靈，生公其間。學識其大，才擅其全。以人視山，幾與齊肩。雖梟獍嚙其後，惡馬蹶於前，而終以受知於天，無損其賢。嗚呼！非我來遊，誰表此阡。嗣後川湜，湜峰綿綿，磅礴鬱積，繼公而生者，其又在何年？

《四庫全書總目·地理類·水道提綱》 召南字次風，台州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編修，官至禮部侍郎。

秦瀛《禮部侍郎天台齊公墓表》（存目）

陳用光《齊召南傳》（存目）

《湖海詩傳》卷六 齊召南，字次風，號息園，天台人。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禮部侍郎。有《賜硯堂詩》。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齊召南，字次風，號息園，浙江天台人。

雍正己酉副榜。舉鴻博，授檢討，官至禮部侍郎。熟於三禮，尤精地理之學。有《水道提綱》、《歷代帝王表》、《後漢公卿表》、《賜硯堂詩》、《寶綸堂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字次風，號瓊臺，浙江天台人。貢生。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官至禮部侍郎。有《賜硯堂詩》。

《清史列傳・齊召南傳》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雍正七年副貢生。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八年大考，擢右中允，洊升至侍讀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入直上書房。大考一等一名，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歷充《大清一統志》、《會典》、《明鑑綱目》、《續文獻通考》纂修及副總裁官。高宗得寧古塔古鏡以詢廷臣，召南具析原委款識以對，上大悅，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侍直西苑，御射十九矢中的，顧尚書蔣溥及召南曰：「不可無詩。」隨進詩四章，上俯和之。十四年，自圓明園歸，馬驚墮傷腦。上立賜藥，遣蒙古醫療治。病少愈，屢邀天語垂問。旋乞養歸。高宗四次南巡，迎鑾召見獻詩，疊拜文綺筆硯之賜。三十二年，族子周華以黨呂留良遣戍歸，刻其書呈，巡撫熊學鵬誣列召南十罪，詔磔周華，逮召南至京。當籍沒，上鑒其無他，僅予革職。歸，尋卒，年六十六。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　召南，字次風，號息園，浙江天台人。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科，官至禮部右侍郎。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齊召南》（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卷七《齊先生召南》（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湖海詩傳》卷六《蒲褐山房詩話》　侍郎賦才敏慧，博學多聞。自詞林以大考前列，即登卿貳，入上書房。退直歸澄懷園，上馬，守門兵舉赤捧驅之，馬驚墜地，傷于額，腦髓盡流。皇子聞之，亟遣蒙古醫生往視，殺牛取其胃，絲繩包裹，舁回館舍，至半夜乃得蘇。又傳以秘藥，閱六、七月始痊。然于平生所讀，已不能記憶矣。

杭世駿《齊召南墓誌銘》　天台齊氏有圮族之逆子，曰周華。少溺於呂留良之邪說，伸論黨護，應寘重典，邀恩寬宥，跳身遠走，閱三十餘年，然後歸。歸而出妻屏子，通族擯而不齒。益復斥賣田宅，盡刊其非聖無法之言。巡撫熊中丞學鵬方閱視台州城工，遮道獻其書，並列其宗人前禮部侍郎召南十罪。中丞上其書於朝，以其人磔死，其近族弟姪並子孫論大辟者凡十人。聖慈止戮其子孫，餘皆釋弗論。而逮禮部至京，法司當公徇隱之罪而盡籍其產，皇上鑒公無他，僅予革職，還其產之十三四，爲其饘粥之地。旋命歸里，恩膏汪濊，旁觀皆爲感泣，況其身受者乎？公易直子諒樸誠自矢爲主上所深知，橫遭宵小之玷，縈紆趯閟，無由自白於聖人之前，舟車刺促，內鬱外勞，抵家甫匝月疾作，遂不可爲。時乾隆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也。貧無以殮，孤子鬻其餘田，以給喪事。

陶元藻《凫亭詩話》　次風齊公博聞強記，觀書目十行下，一覽則終身不忘。應徵北上，謁某邑宰，留宿署中，見架上有異書八冊，以借觀請，主人曰：「諾。」次日黎明，將次登程，命持書去。曰：「吾已閱訖矣。」主人未之信，隨抽一、二冊詢之，皆能探喉而出，不差一字。主人大驚。公嘗謂余曰：「吾自紫禁城墜馬，腦髓迸流，目睛眩轉，神魂飛越。蒙古神醫亟以牛腦實之，即用生牛胃裹首，使眞氣聚而不泄；且遍體推撲，使十二經脈復具本初，三百六十五骨節各還部位。三日而知痛，五日而知饑，不三月而能起立。然記性頓減，覽書不及旬日即已遺忘。前後如兩人」云。

《茶餘客話》卷二　己酉浙江鄉試，主考爲任香谷、王次山兩先生，得人最盛。然名重當時者二人，俱中副車：胡稚威天游、齊次風召南也。

《文獻徵存錄・齊召南》（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齊次風先生事略》（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引《道古堂文集》　公幼稱神童，十二歲登巾子山，吟五言云：「江水連天白，人煙滿地浮。巾山山上眺，一覽小東甌。」識者即以公輔器相目。雍正己酉中副車。舉博學鴻詞，改翰林院庶吉士，充《大清一統志》纂修官，授檢討。戊辰會試同考官。試竣，命在阿哥書房行走。御試翰詹官一等一名，授禮部右侍郎。上於寧古塔得古鏡，公具悉原委，幷及

歎識，上諭左右曰：「是不愧博學鴻詞矣。」西苑侍班，御射十九矢皆中的，上顧尚書蔣溥與公曰：「不可無詩。」公於翌日進詩四首，上卽俯和。十四年四月，自圓明園歸澄懷園，甫及門，馬驚，墮觸大石，負重傷，上卽賜藥，傳蒙古醫療治；病少定，天語屢次垂問。陳懇解職回籍，省侍老母。及抵家，太夫人適患痰臥牀，聞公至，勿藥而愈。主敷文書院凡十一年，獎勵後進，因材而篤。晚喜集句，李、杜、韓、蘇，若出一手。

又引《茶餘客話》 先生瞳人極小，能遠視。與紫坪登山，見江舡，先生辨舟中幾人，服某某色，杯斝壺觴之屬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所視皆不爽。先生清晨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于山。隨所尋，挖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尤異者，一石具先生名字。

又引《碧谿詩話》 先生未遇時，夢于忠肅曰：「景泰帝易儲事，吾嘗具疏，力諫不從。後人不知，遂妄加疑議。今皇史宬中吾疏具在，公他日當檢出示人，以雪吾冤。」先生修《明史綱目》，親至皇史宬，徧覓忠肅奏疏，卒不得。後餘姚邵進士晉涵預分纂之任，親到皇史宬求忠肅疏，亦不得，但檢得明時通政使進本檔冊，載景泰某年某月日于某一本，爲太子事，此卽忠肅具疏力諫之明證。

朱克敬《儒林瑣記》 齊召南，字次風，浙江天台人。性強記，讀書一過，歷終身不忘。目力絕人，能二十里辨色紅紫。乾隆時，薦試博學宏詞高等，授編修。歷官至禮部侍郎。以文學特被寵眷久之。墮馬傷腦，髓出垂死。上命蒙古醫往視，醫殺牛，取腦髓合之，敷以珍藥，數月始痊。自是神智頓衰，讀書越日卽忘矣。召南于學尤精地理，嘗病酈道元《水經注》略于東南，作《水道提綱》，補之詳核，爲世所重。

《清史列傳・齊召南傳》 召南天才敏慧，幼稱神童。十二歲登巾子山賦詩，識者卽以公輔器目之。新城何世璂嘗稱於衆曰：「此我朝奇士，當以王、姚、江一輩相待也。」性聰強，讀書目十行下，一覽終身不忘。嘗借異書八冊觀之，明日持還主人，曰：「已閱訖矣。」隨抽一、二冊詰，召南不差一字，主人大驚。目光炯炯，能矚二三十里。登杭州鳳凰山，視隔江西興渡人皆歷歷可辨。清晨望雲，能尋其根，隨所尋掘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自謂腦裂後記性頓減，前後如兩人。歸後累主蔵山書院，成就甚衆。上南巡時，問天台、雁蕩古蹟於召南，以未經遊覽對。上詢其故，對曰：「山勢岩峯，谿深流險，臣有老母，孝子不登高，不臨深，是以不往。」上適奉孝聖皇后南來，聞召南言，遂不復幸浙東。歿時，語不及家事，惟云：濱於死者二，皆賴聖主得以生全，生生世世，宜如何圖報也。」生平詩文，援筆立就。晚喜集句，李、杜、韓、蘇，若出一手。嘗臨《蘭亭帖》，卽序中去其複字，倣千文體成三言詩十七章。客有以閣帖三百字求跋者，卽因其字集成五律十二首。其敏捷如此。尤精三禮、地輿之學，廷臣奉使烏喇巴哈、伊犁，輒詣問道里堠驛，召南與一冊，數萬里外若掌上紋，毫忽無訛。或異之，曰：「不過《漢書・地理志》熟耳！」

《新世說・容止》 齊次風態度安詳，目力勝人。瞳極小，而能遠視。嘗與友人登山，見江船如葉許大，公能辨舟中人數及其服色，卽杯斝壺盤之屬亦歷歷可數。下山至泊所，則舟甚大，所視皆不爽也。（齊名召南，浙江天台人。雍正七年副貢，乾隆元年舉鴻詞科，授庶吉士，累官至禮部侍郎。夏栖萬松山中望雲，能尋其根，云彷彿如絲繫於山，跡而掘之，得雲根石，多花草鳥篆，形後漸多，因以作譜。）

作品本事

《送袁子才改官江南》 《隨園詩話》卷一：余以翰林，改官江南，一時送行詩甚多，其佳者如：【略】宗伯齊公召南，時爲侍講。

《紀恩》 《冷廬雜識》卷六：天台齊息園少宗伯召南，由制科起家。乾隆癸亥，御試翰詹諸臣，題爲《竹泉春雨賦》，人皆不知爲御畫，宗伯作獨稱旨，特取一等一名，擢閣學。其賦天語褒獎，卽寫入御筆畫卷之後，裝潢成軸，宗伯因賦詩紀恩云。

著録

袁枚《原任禮部侍郎齊公召南墓誌銘》 嘗言酈道元《水經註》開於西北，闔於東南，特撰《水道提綱》三十卷。又《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所修官書則《一統志》、《明史綱目》、《續文獻通考》、《禮記》、《漢書》

考證，皆所纂也。

《文獻徵存錄》卷五　熟精太史公書、班固地里志，嘗謂酈道元注《水經》明於西北，闇於東南，密於國中，疎於域外，據其精要，補其闕略，作《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世甚重之。假滿時，郭韻清送行詩有「地志似偕章亥步，天官解訂石申書。」其餘所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宋史目錄》一卷及《賜硯堂詩》、《寶綸堂文集》並藏於家。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〇・寶綸堂詩鈔》　六卷，《文鈔》八卷，《外集》十二卷，《續》十八卷，齊召南撰，【略】（臣）謹案：齊召南，天才敏捷，爲詩文操筆立就。詩則瑰偉英奇，多沈博絕麗之語。文則謹守唐宋宗傳，不染詞科習氣。召南著述等身，詩文本其餘事，然亦自足以傳矣！

《清史列傳・齊召南傳》　嘗謂酈道元《水經注》明於西北，闇於東南，著《水道提綱》三十卷，其源流分合，方隅曲折，統以今日水道爲主。又著《尚書》、《禮記》、《春秋三傳》考證、《史記功臣侯表》五卷、《考證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曆天文》五卷、《舊唐書律曆天文》二卷、《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年表》十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齊召南》（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齊先生召南》　先生博學，無所不通。自天文、律曆以至山川、險阻、要隘，瞭若指掌。深知古今治亂得失，通習掌故。於經則通漢唐以來諸家之郵，於史則兼涑水、紫陽之義法。各館纂校之事，總裁悉以倚任。書成經進，上邀嘉賞。《一統志》河南、山東、江蘇、安徽、福建、雲南六省皆其編輯，外藩屬國則所創稿。新撰《明史綱目前紀》二卷，神、光、熹三朝並出其手。武英殿分撰經史考證，所成獨多：經則《尚書》、《禮記》、《春秋三傳》，史則《史記功臣侯表》五卷、《漢書》百卷、《後漢書郡國志》五卷、《隋書律曆天文志》二卷。其尤爲時重者，所撰《水道提綱》二十八卷，以酈道元《水經注》詳北而略南，黃宗羲《今水經》又知南而不知北，乃作此書。以巨川爲綱，而以所會眾流爲目，大旨惟以今日水道爲主，不屑屑附會古蹟。大而河海，細而溪澗，溯源窮委，一鑒可悉。他著有《史漢功臣侯第考》一卷、《歷代帝王年表》三卷、《後漢公卿表》一卷、《寶綸堂文集》八卷、《詩集六卷》。

藝文

杭世駿《齊召南墓誌銘》　銘曰：赤城霞起，翠屏雲蒸。鍾毓神秀，哲人以興。繄公方聞，詞科發迹。笙典珠墳，紛綸旁魄。蹈道執禮，儒林職志。三篋補亡，百題並試。劉仲□父，心所遐慕。七經釋疑，兩漢刊誤。珠林玉府，恣公遊處。鴻筆馳驟，爲國風雨。愼簡宮僚，爲諸王友。諫寓邪蒿，敬徵醴酒。吁嗟逢屯，日昃退直，馬驚而墮，命在漏刻。巫咸叫閽，聖心閔惻，賜藥遣醫，奪之鬼伯。移席歸卧，優游林泉。詠歌德化，若將終焉。族子貘鯈，不可化訓。蒼蠅點璧，幾隕厥問。帝念微勤，弗貞於理。白衣還山，祝宗祈死。鴻慈未酬，歿而不瞑。魂瞻帝鄉，長在華頂。松貞柏悅，幽扃孔臧。毋忘在莒，一眚何傷。碑材輪囷，徐俟慇懃。瘞銘前和，視此刻文。

《詞科餘話》卷三　天台齊召南次風、山陰胡天游稚威同客溧陽宗伯所，投分最密。次風以家累，自浙中至，稚威贈其移居詩云：柏松殊貞柯，貞榮一含性。金玉本同姿，堅光含奇映。世俗苦飴濁，賢人去疵病。千尋出聳拔，秋霄霽高勁。齊侯礧砢意，眞率我所敬。波瀾學流闊，筆起嶺雲勝。懷祖無文辭，相如缺裁正。端然過前輩，理實心轉靜。往時長安邸，相見臘初凝。聲名早云收，矯翔始應盛。道從芬香親，常喜踪跡並。幕府頃無事，飽食已屢竟。分談是所挾，勞苦持諫諍。君子義有適，鄙夫懷其柄。方圓非岨峿，苟同安取令。腸爲疾惡剛，契非私言剩。何知齷齪胸，終日留淖濘。三年尚書宅，詩篇積嘲贈。對若啼樹鳥，鳴聲必相應。人生苦紛紛，迫役從所命。飄如兜羅韜，俄然易庭徑。莫料聚散時，世途久多更。遠懷蘇李別，塵沙絕音聽。近者憐庾徐，書札空蹭蹬。良友昔誠重，後遇誰從定。猶欣畏壘居，未絕蓬蒿境。雖非南郭牆，庶復鄰依孟。春林感華姿，霜晨恕陰凌。相期敦所堅，古色無虧瑩。

又　天台齊次風讀書之室生竹一莖，兩岐枝節相對。是年甲寅，次風適應大科之徵。山陰胡天游爲賦《瑞竹詩》：「雛龍脫甲便梢雲，十丈瑤胎兩儼分。幽檻乍驚新送瑞，列仙原識舊同羣。正須作譜添佳事，誰解傳神爲此君。寄語好裁雙玉管，赤城吹徹海霞文。　一枝橫出抱匀員，削掠翔鸞對影翻。

莫取明砂盛九節，總宜春粉映芳樽。騈鮮有種如依母，並上參天不待孫。月護煙籠三徑裏，幾人曾見倚雲根？　楚山寒破火前春，已拔青瑤十萬簪。難覓綃苞雙屬玉，劇於笙苑半鼓金。秀岐竟似漁陽麥，練實終邀日戶禽。會得到門看不厭，滿空清翠撲衣襟。」

沈德潛

論　述

袁枚《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文慤公神道碑》　公醇古淡泊，清臞蕭立。居恆恂恂，如不能言，而微詞雋永，無賢不肖，皆和顏接之。有譏其門牆不竣者，夷然不以爲意。詩專主唐音，以溫柔爲教，如弦匏笙簧，皆正聲也。

顧詒祿《歸愚文鈔序》　有明一代，以文章奇偉著聲者，何啻數家？而歸熙甫獨立於嘉、隆之間，原本六經溫潤典麗，未嘗聲華烜赫，而王元美贊爲繼韓、歐陽，錢受之亦謂一生師承在茲，惟其道充於中也。然則後熙甫而追其踪，以上窺江都諸公門戶者，亦惟以道爲歸而已。歸愚沈先生，今之熙甫也。先生之文，其理純，其氣盛，其辭達，不琱繢而新，不恢詭而奇，不襞積故實，而卷軸之氣油然不可遏抑。如布帛之可以禦寒，無庸詫火浣之貴也；如蒜、粟之可以療饑，無庸羨八珍之美也。殆所云因文見道者耶！且夫先生之所以致此者，其立之也有本，其達之也有用。敦篤者倫常，推行者強恕，心厚而物無不容，氣和而物無不煦，此文章之本也。絕耳目玩好之欲，窮晦明寒暑之功，鑽研聖籍，擷其英華，鉤貫諸家，提其要領，此文章之用也。故當其隱鱗戢羽，抱殘守缺，若將終身。及陳謨掌誥，文章華國，退然自下，窮不移而達不變，視世之失志則卑屈戚戚，嗟嗟得志則矜高揚揚，詡詡者，不可以道里計也。人謂先生隱居教授與熙甫同，鄉舉第二與熙甫同，晚成進士舉朝慶爲得人與熙甫同，抑知所以同軌者，固在文準乎道而有立乎，文之本達乎文之用者哉！

又《沈歸愚自訂年譜序》　大宗伯沈公手次年譜，紀少之攻苦力學，遇合淹遲，晚之遭逢帝眷，恩施稠疊，無虛語，無矜辭，質而不華，簡而能該，洵儒林之典則也。而論者遂謂公前否後泰，霄壤相懸，不知公六十年以前固未嘗以爲否，六十年以後亦未嘗以爲泰也。公厚倫敦，本忠信，孚朋經，明行修，屢進屢抑，確然自守，不怨不尤。遍覽群書，而析義理之中，若將終身。海內士大夫無論識與不識，皆中心誠服。仰公爲道德之宗，人倫之範，固未嘗否也。迨入翰林，躋卿貳，掌文衡，君臣魚水，直陳民瘼，推轂賢良，表彰前哲。予告歸田，晉階大宗伯。初不以爵位自尊，與鄉鄰說孝友，生徒論文章。暇則抱卷哦咏，蕭然若寒士，如未嘗泰也，何霄壤之有？詒祿炙公休風餘五十年，公嘗屈指後進中奉教久而知心深者，無如詒祿，屬爲之序。茲譜之傳，既可爲讀書守道者勸，且以見學高望隆，明良交泰之盛有，迥非前代可及者。異日史氏亦當有所采焉！乾隆甲申夏五後學顧詒祿謹序。

愛新覺羅弘曆《歸愚詩鈔序》　夫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

《詞科掌錄》卷五　長州沈德潛確士，廩生。兩江總督奉天高公所薦。少工詩，名滿大江以南。有《竹嘯軒詩鈔》。金壇王汝驤序，以爲其爲詩也，一以淳古淡泊，發於自然爲至。如：「風和野花開，池靜啼鳥寂。獨立板橋望，春山面面橫。田家無面勢，草屋亂西東。一徑入花塢，衆溪藏竹陰。」「山行不厭深，曲折屢迷誤。遶岸隨遺薪，聞雞得前路。並坐玩清光，慮澹無可屏。」其《登北固山》則曰：「鐵甕日沈殘角起，海門月暗莫潮收。」《渡江》則曰：「帆影猶龍衝浪出，水聲疑雨挾舟飛。」《銀山守風》則曰：「打頭十丈浪花粗，倒激蒼崖半崖溼。」集中好句不可勝數。但隨舉數則，何一不天然神妙，爲大曆以前諸詩人化境耶！新城王尚書寓書尤滄澹宮贊問確士有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不勝今昔之感，云云。辛亥春今少司農鳳臺王公爲兩浙運使時，聘修《西湖志》，與余同在志局。後以戊午、己未聯捷成進士，改庶常。

《湖海詩傳》卷八《蒲褐山房詩話》　先生少從學于吳江葉星期，葉居橫山，故阮亭尚書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然先生獨綜今古，無藉而成，本源漢、魏，效法盛唐，先宗老杜，次及昌黎、義山、東坡、遺山，下至青邱、崆峒、大復、卧子、阮亭，皆能兼綜條貫。嘗自進其全集，御製叙言以高、

王爲比，誠定論也。所選《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略】或又有反唇而譏者，眞少陵所謂「汝曹」、昌黎所謂「群兒」爾。

查爲仁《蓮坡詩話》 長洲沈確士編修（德潛）有《說詩晬語》二卷，推論歷代風雅源流，一一抒其心得。其自爲詩，有《竹嘯軒》、《歸愚》等集，專宗三唐，文質相麗。五言及樂府，尤爲擅場。《明妃詞》云：「氈帳琵琶曲，休彈怨恨聲。無金酬畫手，妾自誤平生。」

《隨園詩話》卷九 沈歸愚尚書，晚年受上知遇之隆，從古詩人所未有。作秀才時，《七夕悼亡》云：「但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落第咏昭君》云：「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深婉有味，皆集中最出色詩。六十七歲，與余同入詞林。《紀恩》詩云：「許隨香案稱仙吏，望見紅雲識聖人。」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 余嘗有句云：「水常易涸終緣淺，山到成名畢竟高。」偶閱《詞科掌錄》載：沈歸愚《咏北固山》云：「鐵瓮日沉殘角起，海門月暗夜潮收。」《渡江》云：「帆轉猶龍衝岸出，水聲疑雨挾舟飛。」嚴遂成《曲谷》云：「雕盤大漠寒無影，冰裂長河夜有聲。」《太行山》云：「孕生碧獸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二人四詩，皆氣體沉雄，畢竟名下無虛。

又 吾鄉厲太鴻與沈歸愚，同在浙江志館，而詩派不合。余道：「厲公七古氣弱，非其所長；然近體清妙，至今爲浙派者，誰能及之？如：『身披絮帽寒猶薄，才上籃輿趣便生。』『壓枝梅子多難數，過雨楊花貼地飛。』『白日如年娛我老，綠陰似水送春歸。』《入都會試途中除夕》云：『荒村已是裁春帖，茅店還聞索酒錢。』『燭爲留人遲見跋，鷄防失旦故爭先。』皆絕調也。」

葉紹本《唐詩別裁集引典備注序》 唐詩選本多矣。至我朝沈文慤公所選《別裁集》，始盡唐人之妙，而深得風人之旨。蓋前此選唐詩者，或繁簡失宜，或指歸多舛，惟此書採擇精詳，評騭確當，三唐門徑，了然可尋，而無偏倚凌雜之病。此《別裁》一集所以行之幾百年而卓然不可廢也。【略】余於詩無能爲役，而曩者僑寓吳，趨得與西泚竹汀諸先生游，略識文慤公淵源師法。閒嘗推論國朝詩學以文慤公爲大宗，而唐詩一編，尤其正法眼藏，我知是編出，而海內英哲之彥願登甫、白之堂而入王、孟之室者，其必有鼓舞奮興而手胝口沫不能去者，其有裨於詩教豈淺鮮哉。

《國朝詩萃初集》卷一 先生鴻才晚達，主眷特隆，近代文人之遇無有過之者。其詩綜貫古今，專尚盛唐。統觀全集中，春華秋實，與時消息，頗極變化之妙。所選《別裁》諸集，統歸玉律，盡度金鍼，尤有裨於後學。

管世銘《讀雪山房雜著》 近日北方詩人多宗蒲城屈徵君悔翁，南方詩人多宗長洲沈宗伯確士。屈豪而俚，沈謹而庸。施、朱、王、宋之風，於茲邈矣。

《北江詩話》卷四 沈文慤之學古人也，全師其貌，而先已遺神。

《羣雅集》卷一 文慤爲諸生，品端行完。論詩上溯《三百》、屈《騷》、漢、晉、三唐，下迄明代，以和平敦厚、得性情之正爲宗。截斷衆流，別裁僞體。如老鶴一鳴，喧啾俱寂；瑤琴一鼓，瓦缶無聲。自來選家，未克臻斯詣也。王文簡謂「橫山門下，尚有詩人」，已爲宗匠所期許如此。【略】歸田後，與山澤之臞，從容文酒。後生小子有一藝之長，咸被容接，務吹噓送上。故海內之士尊若山斗，奉爲圭臬，翕然無異詞。門下士如王光祿鳴盛、司寇昶、錢宮詹大昕、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蓮俱以文章氣節重天下。文慤彙其詩，刻《吳中七子集》。外裔土酋爭爲購求，視正、嘉前後七子、江左十五子、佳山六子、燕台十子有過之無不及也。後有一、二高才生謂文慤之教近于摹擬，規格有餘，性靈稍乏，爲論以肆排擠，固自趨於旁軌，以貽有識者譏而不覺耳。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托塔天王沈歸愚（德潛）。（贊）：衛武公，文中子，《風》《雅》有篇，隋唐無史。然而築黃金臺以延士，則必請自隗始也。吁嗟乎，東溪村，曾頭市。沈文慤公於康熙中葉猶及見尤西堂先生。新城王文簡公稱「橫山門下，尚有詩人」，指文慤而言。然其薦舉制科則在乾隆元年，鄉會通籍則在三年、四年。高宗純皇帝御書「詩壇耆碩」四字賜之。詩壇首列文慤，實遵宸翰之寵題，洵備詞場之定論。

《拜經樓詩話》卷二 古樂府《敕勒歌》，《樂府廣題》云：「北齊神武攻周玉壁，士卒多死。神武恚甚，勉引諸貴，使斛律金唱此歌，神武自和之。」予按：史言金不知文字，改名曰金，猶苦難署，至以屋山爲識。則金焉能爲此歌？故梅鼎祚疑古有此歌，神武當時或令金唱之，以安衆心耳。沈歸愚選《古詩源》，直以爲斛律金作，雖仍《碧雞漫志》等之譌，而引《北史》云云，《北史》實無是語也。

黃培芳《香石詩話》 沈宗伯論詩，每主元氣，是其高人一等處。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與子才同時而最先得名者，莫如沈歸愚。歸愚

才力之薄，又在漁洋之下，且格調太入套，毋怪蔣、趙二公皆不數及也。

錢泳《履園譚詩・總論》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〇《聽松廬詩話》 文慤詩，中歲以前多精心結撰之作，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以名位既高，肆爲野戰。即詩以觀，亦足徵神明之強固也。

阮元《唐詩別裁集引典備注序》 少年學詩，不能不有所揣摩。所入手者偶偏，即隨之迤去，漸成結習，不能改已。國朝詩家各就其性之所近者爲之，北王南朱，風格清正。而權衡中正，不致偏流者，莫如歸愚先生。先生之詩雅主全唐，有《唐詩別裁》之選，久已家手一編矣。近年蘇州俞君乃凡註成《別裁》二十卷，其子及其門人刻成，請序之。元病足，乞假爲之披尋累日，喜其徵引之詳，考訂之備，學之者數典不忘開卷有益，由此日沈酣於唐人，不致爲客氣偏勝者所誘，則此註之爲力也大矣！

《挹翠樓詩話》卷一 沈歸愚論詩，多在門面上講究，袁子才譏之是矣。若王丹林《悼妹詩》云：「急雪罷吟簷外絮，大雷空寄袖中書。」此不過尋常運典，而歸愚激賞不已，以爲用「罷吟」、「空寄」四字，則呆者皆活。試思此二典不如是用何以引得到題。先生此論，眞是學究訓蒙語。當日論詩，天下推爲宗匠，想因其位高望重，得君之寵有加，故人無有議其後也。

彭啓豐《墓誌銘》 公之詩，以忠孝爲本，以溫柔敦厚爲教。其中之所懷者，未嘗不宣之於言，其見諸言者，未嘗不陳之於朝。其素所畜積然也。初，公爲諸生時，與吳中詩人結社城南，城南人競稱公詩從橫山葉氏學，葉數稱公詩。新城王文簡公與葉善，致書於葉，亦稱公詩。而桐城張公廷璐督學江南，尤器公。蓋公自爲諸生已有聲，而詩名尤焯著云。

《文獻徵存錄》卷五 文慤少學於吳江葉星期燮，葉居橫山，故新城尚書《寓書尤滄湄問確士》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所選《別裁》諸集，匯千古之風騷，聚一時之壇坫。【略】或謂西林相國開藩江左，立春風亭，招延美士，刻《南邦黎獻集》，德潛與其選中。既進呈御覽，沈之受知自此始也。海外日本琉球走驛傳索沈尚書詩集。門下士王光祿鳴盛、錢宮詹大昕、王少寇昶、曹侍講仁虎、趙少卿文哲、吳舍人泰來、黃明府文暹，彙刻《吳中七子詩》，以文章、氣節重天下，可謂盛矣。張維屏曰：「文慤詩，綜貫今古，專尚盛唐。中歲以前多精心結撰之作，如「造化理所無，到者人方識。」「辛苦苟未經，奇快何由得。」「地僻多遠心，情眞寡浮語。」「多謗緣違俗，無成爲近名。」「九原可作惟隨武，千里相思是向期。」隨舉數則，皆有軌轍可循。晚年情性所至，稱心而言，然亦範我馳驅，不以名位既高，肆爲野戰。即詩以觀，亦足徵神明之彊，固天之厚以福澤，非偶然也。

《復堂日記》卷一 橫山主持詩壇，未昌其教，門下得沈文慤負朝野重望。乃橫山體素儲潔，而歸愚多查滓，則過求平寬之流弊耳！

《退庵隨筆・學詩》二 唐詩前無好選本，高廷禮之《唐詩品彙》，可謂用心，而實啓後來無撫之端，膚廓之弊。故雖終明之世，館閣以此爲宗，而迄不能行遠。王漁洋不得謂非明眼人，其《古詩選》最傳於世，然五言不錄少陵、昌黎、香山、東坡、放翁，七言不錄香山，《唐賢三昧集》，則非惟昌黎、香山不載，即李、杜亦一字不登，皆令人莫測其旨。無已，而但求一平正通達之選，以爲初學金針，則沈歸愚之《唐詩別裁》，尚堪充數。此書規模初備，繩尺亦極分明。先熟復此書，而後博觀御定《全唐詩》，以求初、盛、中、晚之分合正變可矣！

又 沈歸愚之《明詩別裁》，不如《唐詩別裁》之正派，中有英雄欺人之語，當分別觀之。袁簡齋嘗譏其評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雪漫漫兮白日寒，天荊地棘行路難」，此數字抵人千百。按上句直襲《荊軻傳》之唾餘，下句「行路難」三字即題也，永錫苦湊得「天荊地棘」四字耳。此三尺童子皆能爲之，而登諸上選，眞不可解。

《雪橋詩話三集》卷五 葉星期序沈文慤《一一齋集》，謂：「確士向刻《留飯草》，此確士於今人中闢門仞處，今刻《一一齋詩》，此確士於古人中闢門仞處。」張景崧嶽維謂：確士長於古歌詩，每一篇就，呈橫山先生，先生輒曰：「工夫到，才氣大。」嘗以及門詩稿數種郵寄新城尚書。新城復書，余及永夫弟承獎許，而於確士首歎其烹煉之功已至，與橫山若合符節云：【略】。

《晚晴簃詩匯》卷七六 歸愚論詩，專宗盛唐，持論純正，守律謹嚴。得第時年已六十七。高宗諗爲名宿晚達，特見寵睞。不數年，即陟卿貳。幾暇賦詩，輒引典考索。嘗詠覺生寺大鐘，有句云：「道衍儼被榮將命。」歸愚迻錄，易爲「榮國」。諭謂：「榮將乃黃帝時鑄鐘者，本未嘗誤。」且曰：「載籍

極博，有朕知汝未知者，亦即有汝知朕未知者。嗣後，有見即言，毋用嫌避。」其虛心延納如是。御製《竹嘯軒詩鈔叙》，許爲伯仲高、王，並以「歸愚」義取昌黎，去華就實，有君子之道焉！及既告歸，遙爲賡唱。與錢文端並稱「二老」。迨奏進所選《國朝詩別裁》，以牧齋居首，手詔詰難，命詞臣改訂。歸愚至九十有八而終，身後卹贈仍極優渥。後以徐述夔《一柱樓詩》有觸忤語，卷首歸愚爲作序傳，遂至仆碑奪謚。而《懷舊詩》中仍與文端同列五詞臣。所謂以詩始，以詩終，前代以文學被主知者未能及也。

《新世說・文學》 沈歸愚晚達，以詩受高宗殊眷，下直蕭然，繩扉自絜，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洞、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覆盡意，不苟爲虛美。公進詩集求賜序，帝欣然許之，稱公之詩「遠陶鑄夫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沈名德潛，字確士，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遇。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禮部侍郎。高宗爲序其詩，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歛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咨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間矣。」高、王蓋指高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時日本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與遠夷之意也。）

又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爲沈歸愚、袁簡齋、翁覃溪三家。袁公詩主性靈，新奇跌宕，不守前人矩矱，得名最盛，而其品不高。與之齊名者，爲蔣苕生、趙甌北，二家詩眞率，袁雖卑視之，論者以爲氣體尚在其上也。翁公病漁洋末派之流爲空調，特拈「肌理」二字，欲以實救虛，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仍不能不推沈公。

《味蔬詩話》卷一 歸愚論詩，專主格律，原本忠孝，自不悖於正義。惟規模狹小，聲調短促，少變化，故詞意多盡直，一覽無餘。觀其選國朝詩，其最賞心者，何嘗不尚風調。如「花裏一聲歌《子夜》，當筵脫與鄭櫻桃」，「記得去年風雪夜，添香喚我著朝衣」，「昨夜客窗風雪裏，夢歸山館種梅花」，「溪水綠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但過黃河風色冷，更無春酒似江南」，「留得當時臨別淚，經年不忍浣衣裳」，皆性靈語，而有情趣。雖未具大力，固應有目共賞。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祥和忠厚豈虛諛，香樹平生盡坦途。二石家書能述祖，仆碑身後痛歸愚。（「一種祥和忠厚意」，蔣心餘《輓文端》句。）

《七夕感事》 《北江詩話》卷四：沈文慤德潛《七夕感事》一篇極自然，亦極大方。其一聯云：「只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蓋沈時悼亡期近故也。近時七夕詩遂無有過此者，即沈全集中詩亦無過此二語者。

傳記

彭啓豐《墓誌銘》 乾隆三十四年秋九月丙戌，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沈公卒於里第，大吏疏以聞，天子憫悼作詩誄之，詔贈太子太師，入鄉賢祠，與祭葬如禮，謚曰文慤。公晚達立朝，凡十年。以樸謹淳直當上意，以詩受上知。嘗以詩集請御敘，上欣然允其請，親製敘畀焉。先後賜詩至四十餘篇，敕公賡和者多矣！多至不可勝數。【略】乾隆初舉博學宏詞，廷試被黜。四年，始舉於鄉，年六十有六矣。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七年四月廷試，上顧見公年老，詢之，知爲東南老名士也，授編修。旋召至內閣，給筆札，命和消夏詩十章，詩成稱旨。自是後，上作詩多命公屬和。八年，累遷至侍讀學士兼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六月，晉少詹事，充湖北鄉試主考官。又明年五月，晉詹事。上召見與公論詩學源流升降，因謂公曰：「張鵬翀才捷於汝，風格顧不及汝。」鵬翀故以詩受知於上者也。又明年三月，晉內閣學士。時夫人俞卒於家，公請假歸，將行，上復召見公，陳先人遺德，乞恩追封，涕淚並下。上憐之，即詔封其三世，且賜詩寵其行。明年六月，還朝，授禮部侍郎，入上書房輔諸皇子。十三年，充會試總裁官。先是京察時，公自陳不職，乞賜罷，舉齊公召南自代。至是病噎，上命解職，以授齊公，而公專理上書房事。

明年，公年七十有七，上憫公老，命得致仕，俾校讎御製詩集，卒事乃行。上謂廷臣間朕與德潛以詩始，以詩終矣。嗚呼，可不謂榮哉！家居二十年，上常賜詩及諸藥物慰問頻數。十六年，上南巡，命仍食侍郎俸。二十二年，又南巡，晉尚書銜。三十年，又南巡，加太子太傅，食尚書俸。嘗再入京祝皇太后萬壽，與香山九老會，上命工圖像，親作歌以紀之。公既以詩受上知，其所奏進，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洞、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宸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壹見於詩，反復盡意，不苟爲虛美。上嘗賜以詩曰：「嘉爾臨文不忘箴。」又曰：「當前民瘼聽頻陳。」世徒見上遇公之榮，而不知公之所以被上知者，固有在矣。其他奏對御前者，人莫得聞，其見於詩者如此。公晚歲主紫陽書院，以詩文導後進，有一藝者必獎成之。公性和厚，與人交，不爲町畦之行，不爲逆億；與人語款款，不爲塹阱之言。然至老而不失所守。平居著述甚富，尤畢力於詩。詩法盛唐，尤以杜甫爲準的。所選漢魏六朝、唐、明詩數十卷，四方學者咸宗趨焉。其自爲詩集三十卷，古文集三十卷，詩餘一卷，俱刊版行於世。而《矢音集》四卷，敕和之詩具載焉。公諱德潛，字確士，其先祖諱長壽，明初自吳興遷蘇州，居竹墩，傳十世至公。曾祖諱世烈，國學生；祖諱欽圻，長洲學生，能詩；考諱鍾彥，並贈光祿大夫，禮部尚書。母褚氏，贈一品夫人。妻俞氏，贈一品夫人。子男一人，種松，國學生。女二人：長歸章樹印；次歸計嘉穀。孫男十一人，維熙、恩賜舉人；維燕、維然、維肅、維杰、維煦、維魚、維點、維默、維照、維焄。女六人。公生於康熙十二年，距卒之年，年九十有七。

錢陳羣《乾隆朝部院大臣中之上贈太子太師大宗伯沈文慤公德潛神道碑》（存目）

袁枚《沈德潛》神道碑》（存目）

《國朝名家詩鈔小傳》卷四　沈德潛，字確士，長洲人。晚取韓子「歸愚識夷塗」之語，以名其齋，又自署歸愚老人云。少聰穎，讀書等身。爲諸生，自康熙癸酉科即入鎖闈，連十九試不售。至乾隆戊午科，年七十始登賢書。己未成進士，入史館。不十年洊陞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歸愚積學，工文，古文詞跌宕夷猶，謹守堯峰家法，無敢逸出範圍。其於詩學尤邃。是時江南盛詩社，又宗尚蘇、陸之學，硬語粗詞，荆榛塞路。歸愚獨斤斤然。古體必宗漢、魏，近體必宗盛唐，元和以下視爲別派。所選有《古詩源》，唐、明詩《別裁》行世，橫截衆流，獨標心印，誠談藝家之金丹大藥也。歸愚既晚達，獨以文字結主知，膺殊獎。時天子天縱多能，方隆文治，喜與詞臣輩賡唱迭和。惟學士張南華能當上意，而歸愚亞焉。顧南華賦才敏贍，走筆如飛，日可賦詩百首；歸愚則含毫邈然，安章頓句，遲久成篇。兩人者，嘗結詩社。南華詩點筆就，而歸愚苦吟未安，滋愧恧。南華曰：「遲速本之性生，子不能效我速，我亦不能爲子遲也。」一日，召對便殿，語及詩學，上顧德潛謂曰：「爾詩以風格勝，然不如張鵬翀敏捷。」咨嘆久之。兩人造詣在聖人品藻中矣。歸愚於己巳歲致政家居，年八十有二矣。聞至今尚健在。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長洲人。以廩生薦試鴻博。早負詩名。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年已六十七。官至禮部侍郎加尚書銜。謚文慤。所選《古詩源》、《唐詩別裁》、《國朝詩別裁》，學者奉爲圭臬。壽九十七。有《竹嘯軒詩》、《歸愚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沈文慤公事略》　公諱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未遇。戊午舉於鄉，年六十六矣。己未成進士，選庶吉士。壬戌授編修。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公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累遷中允左庶子，侍讀學士。甲子典試湖北，明年晉詹事。嘗召對，論歷代詩源流升降，且云張鵬翀才捷於爾，而風格不及。丙寅授內閣學士，請假歸葬，有旨不必開缺，命給三代封誥，賜五律一章。題云：《沈德潛爲父請封，陳親遺訓，聲淚俱下，此所謂終身之慕乎。》詩有云：「奚用悲寥落，因知遂顯揚。」又賜詩寵行。又云：「我愛德潛德，我羨歸愚歸」，上嘉賞焉。丁卯四月，命直上書房，六月還朝，賜詩有曰：「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兒輩粗知書，相期道孔顏。」尋以公年老，命天始入上書房，亭午即出，且曰以身教，不專以言教也。尋擢禮部侍郎。明年充會試副考官，以年力就衰，命原銜食俸，仍直上書房。己巳請告，薦齊召南自代，許之。賜御畫人參、綾帛，及「詩壇耆碩」額，命校御製詩畢乃行；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又云：「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陛辭面諭云：「爾歸享林泉之樂，與鄉鄰講說孝悌忠信，便是爾之報國。」又云：「我五十壽時，一定來京拜祝，君臣之誼，等於父子家人。」最

後復用陛辭韻，賜詩四律，首章云：「高尚特教還故里，清標終惜去朝班。」三章云：「笑予結習多難遣，嘉爾臨文不忘箴」，皆異數也。庚午，公游黃山天台，謁禹陵，奉賜詩有云：「爲語餘年須愛護，來春吳會共論文。」蓋預訂南巡期約也。明年，公主紫陽書院，二月迎駕清江浦，溫諭詢吳民勞苦不。賜緞帛參貂，諭在籍食俸。賜詩有云：「玉皇案吏今烟客，天子門生更故人。別後詩裁經細檢，當前民瘼聽頻陳。」尋扈蹕西湖，賜「道存風雅」額；幸金山時，又賜《和山居雜興十章》，又賜題紫陽書院詩，公進《恭和御製詩一百四章》。是冬以祝皇太后萬壽入都，召見賜坐；明日，召入南書房，命題韓滉七才子圖，又題御書無逸篇，後又題御畫古幹梅，賜貂裘及「德藝清標」額。公進詩集，求賜序，上欣然許之；於小除夕，坤寧宮手書以賜，序略曰：「德潛之詩，遠陶鑄乎李、杜，而近伯仲乎高、王矣。乃獨取義於昌黎，歸愚之云者，則所謂去華就實，君子之道也。昌黎因文見道，始有是語，而歸愚叟乃能深契於此，識夷守約，歛藻就澹，是則李、杜、高、王所未言，而有合於夫子教人學詩之義也，夫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遇，德潛受非常之知，而其詩亦今世之非常者，故以非常之例序之，異日者，江國行春，靈巖駐蹕，思欲清問民艱，暇咨新什，將訪歸愚叟於愚公溪谷閒矣。」高、王蓋指青邱、漁洋，謂公詩有過之無不及也。壬申正月，上召賦雪獅聯句詩，小宴重華宮，賜詩命和，又賜書「鶴性松身」堂額，及藏佛一尊，冠服六種，蓋爲公八十稱壽也。翌日陳謝，上與論人臣體用，公奏：「體用兼備，如姚、宋、韓、范諸臣，可以維持宗社；有體無用，猶不失爲正人，特不堪重寄耳！若無體而妄談作用，必僨事。」上然之，南歸賜詩送行，及途費銀二百兩。尋進西湖志纂，上題三絕句代序。丁丑二月，上南巡，加公禮部尚書銜，諭稱爲「蓬瀛人瑞」，疊前韻賜之。有句云：「星垣帝友豈無友？吳下詩人尚有人。」每召對，問民疾苦，并問高年有學問者，還有幾人。公以司業顧棟高、進士方棨如對，上詳詢履歷識之；尋出御詩百六十餘章，命和。辛巳入都，祝皇太后七旬萬壽，進歷朝聖母圖冊。賜杖入朝，命與九老會，計在位九人，在籍九人，武臣九人，皆年七十以上，公爲在籍文臣之首。賜游香山，並圖形內府。懿旨賞賚有差。公進所選國朝詩乞序，中錄錢謙益、戴名世諸作，上賜序責其失當，命儒臣精校去留，重鋟板行世，而待公如初。尋諭明年南巡，迎送不必出蘇州界。壬午二月，偕錢尚書陳群迎駕常州，賜額曰：「九袠詩仙。」又詩二律，其一與錢尚書同賜，並稱爲大老，公連和御詩十八章，恩賚稠疊。明年，上和公攝山詩十二章，御書長卷以賜。乙酉二月，公偕錢尚書迎駕武進，加太子太傅，食正一品俸，孫賜舉人，一體應部試。尋賜人蔘緞匹，御製詩二律，其一與錢尚書同賜，其一有云：「吳中今古老人科，比似徵明定若何？書畫雖輸詩勝彼，功名已過壽如他。」蓋公曾進呈文待詔像，上題七言律，命南書房詞臣屬和，故賜詩以比公也。戊子己丑，均有詔存問，賜人蔘。庚寅九月薨，年九十有七，乾隆三十四年也。優詔悼恤，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賜祭，賜葬，謚文慤。御製詩悼之，有云：「壽縱未能臻百歲，詩當不朽照千秋。」可謂恩禮始終矣。公鄉試十七次不第，晚達受殊眷，榮悴一節，不干進，不希風旨，下直蕭然。繩扉皂褓，如訓蒙叟。其所奏進諸詩，陳善納忠，往往能繼古洞，酌卷阿之作者。其於閭閻息耗，四方水旱，歸本辰居，責成牧守補救之實，一見於詩，反復盡意，不苟爲虛美。世徒見上遇公之榮，而不知公之所以被上知者，固有在矣。上每巡江南，望見公，天顏先喜，前後受賜詩至四十餘首。歷校御製詩，時有更易，上皆虛己從之。賞福字及書籍法帖，諸尚方珍物，不可殫數。海外諸國，爭走重金購詩集。日本臣高彝，寄書千餘言，溯詩學源流，詆錢牧齋持論不公，而以公所論爲中正，贈詩四章，願附弟子列，公拒之。蓋法文衡山不以書畫予遠夷意也。四十三年，東台縣已故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集》，詩詞悖逆，被訐告，集有公所作述夔傳，下廷議，追奪階銜祠謚。四十四年，御製懷舊詩，列公五詞臣中，仍以錢、沈並稱「東南二老」云。

朱克敬《儒林瑣記》　沈德潛，字確士，號歸愚。江蘇長洲人。康熙三十三年補縣學生。少負文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三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年六十七矣。由編修歷官禮部侍郎，以和詩特受上知。一日命進近詩，上見有悼亡之作，因諭曰：「汝既悼亡，當歸料理。」即予假回里治喪。德潛直內廷，每和御製，無不稱旨。年七十七，病噎乞歸。上溫諭暫留，出《御製詩集》命校正，且曰：「朕與汝以詩始，亦以詩終。」瀕行賜詩，有「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之句。上序德潛詩，至稱爲「歸愚叟」，時人榮之。年九十八卒于家。

《清史列傳・沈德潛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湖海詩傳》卷八《蒲褐山房詩話》 沈德潛先生潦倒名場，晚登科第。應西林桐城之薦，卽蒙主眷，不數年洊貳春卿。卿雲復旦之歌，卷阿失音之什，賡颺稠疊，往昔所無。繼以年近八旬，陳情歸老，復賜詩以寵其行。有云：「清時老名士，吳下舊詩人。」又有云：「玉皇案吏今仙客，天子門生是故人。」其嘉奬至於此。及鸞輅南巡，恩榮書接，加銜食俸，優禮彌隆，宜海內誇爲盛事、吳中傳作美談矣。

《隨園詩話》卷五 西林鄂公爲江蘇布政使，刻《南邦黎獻集》，沈歸愚尚書時爲秀才，得與其選。後此本進呈御覽，沈之受知，從此始也。公《春風亭會文贈華豫原》一律，中四句云：「謬以通家尊世講，敢當老友列門生。文章報國科名重，洙泗尋源管樂輕。」其好賢禮士，情見乎詞。

又卷九 沈歸愚尚書，晚年受上知遇之隆，從古詩人所未有。作秀才時，《七夕悼亡》云：「但有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落第咏昭君》云：「無金贈延壽，妾自誤平生。」深婉有味，皆集中最出色詩。六十七歲，與余同入詞林。《紀恩》詩云：「許隨香案稱仙吏，望見紅雲識聖人。」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歸愚受知，皆因鄂中堂之《南邦黎獻集》。

《靈芬館詩話》卷三 歸愚少問業於葉星期先生，傳其詩學。新城尚書寄友人書有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歸愚見之，竊喜自負。新城亡，爲詩哭之，實未見新城也。前輩宏奬之心與感知之意均可想見也。

又 歸愚尚書歸老山林，主盟風雅十餘年間，四方人士望走其門，天下以爲鉅人長德，景星慶雲。相傳爲諸生時，館於木瀆，生徒散後，輒吟唔至夜分。主人有一婢，年及笄矣，所居與尚書比屋，紡車之聲時或申旦，人問之曰：「聽沈老相公讀詩，令人忘倦，不知其夜深也。」主人母戲謂：「若重沈相公，盍嫁之乎？」他日，其家將贖歸宇人，女涕泣不欲往。問之，曰：「主人有言，我心諾之，不可更也。」主人奇之，以告尚書，尚書自顧衰老，且力不能量珠以聘，口謝之，而心不能無知己之感也。主人知其意，竟以爲贈。踰年，舉於鄉，夫人旋卒。尚書名位日起，引年還里，門生座客時奉觴壽如夫人前。尚書嘗赴宴集，酒半奚，奴持一襆至，傳夫人語曰：「天寒，衣得毋薄乎。」雖雅不畏寒，必爲加一衣。」當時以爲美談，比於子京半臂。嗟乎！當尚書未顯時，荒江破屋閒一老秀才耳！青衣何人，乃能識於塵埃中，其可傳也已。

《新世說・寵禮》 詩人寵遇，唐宋以來，以沈歸愚爲第一。高宗嘗於《南邦黎獻集》中見公詩，賞之。諭大學士張文和曰：「沈德潛係老名士，有詩名。」命和《消夏十詠》及《落葉》諸詩，俱稱旨。以後賡和，遂不可勝紀。其賜詩有云：「我愛德潛德，醇風抱古初。」又云：「朋友重然諾，況在君臣間。」已已請告，則以「詩壇耆碩」額，命校御製詩畢乃行。諭有所著作，許寄京呈覽。且曰：「朕於德潛，可謂以詩始，以詩終矣。」又賜詩有云：「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其恩禮始終，誠異乎尋常之遇合也。錢香樹於乾隆二十七年，偕沈歸愚迎駕於常州。御製詩賜之。有句云：「二老江浙之大老，新從九老會中回。」三十年，帝南巡，公復偕沈公迎駕。賜詩曰：「二仙仍此候河濱，三載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

作品本事

《漢將行》 《清朝野史大觀》卷一《清世宗殺年羹堯之詔》：隆科多與年羹堯以擁立世宗功，受世宗恩遇。迨議年羹堯罪狀，隆科多以與年同爲世宗重臣，深自疑懼，于年案多所徇庇。坐削去太保，革去尚書。按：年羹堯父遐齡，湖北巡撫。羹堯以康熙三十九年翰林出身，歷充四川、廣東試差。不十年擢爲四川巡撫。西藏軍興，請親赴松藩協理軍務，以功晉四川總督。旋授定西將軍。西藏平，入覲，賜弓矢，授四川、陝西總督，封三等公，加太保。青海軍興，授撫遠大將軍。督奮威將軍岳鍾琪進剿，凡百有五日而青海平，進一等公，加太傅。父遐齡如其爵，長子斌給子爵。入覲，賜雙眼花翎，四團補服，黃帶紫轡。值莊浪番賊滋擾，又率岳鍾琪剿平之。敘功，次子富給

男爵。治雍正下詔誅年，論曰：「其大逆之罪五：一、與靜一道人鄒魯等謀爲不軌。一、奏繳硃批諭旨，故匿原摺，詐稱破毀，倣寫進呈。一、見浙人汪景祺《西征隨筆》，詩詞譏訕，及所作《功臣不可爲論》，語多狂悖，不行劾奏。【略】其僭越之罪十六：一、出門黃土填道，官員補服淨街。一、驗看武官，用綠頭牌引見。一、設座當會府龍牌正座。一、穿用四衩衣服，鵝黃佩刀荷囊。一、擅用黃袱。一、官員餽送曰恭進。一、縱子穿四團龍補服。一、與屬員物件，令北面叩頭。一、令總督李維均、巡撫范時捷跪道迎送。一、令蒙古扎薩克郡王額駙阿寶下跪。一、行文督撫，書官書名。一、進京沿途填道疊橋，市肆俱令閉戶。一、館舍牆壁彩畫四爪龍。一、轅門鼓廳畫龍，鼓吹樂人蟒服。一、私造大將軍令箭，將頒發令箭毀壞。一、賞賚動至千萬，提鎮叩頭謝恩。其狂悖罪十三：一、二次恩詔到陝，並不宣讀張挂。一、奏摺不穿公服拜送，只於私室啓發。一、不許同城巡撫放炮。一、勒娶蒙古貝勒七信之女爲妾。一、以侍衛前引後隨，執鞭墜鐙。一、大將軍印不肯交出。一、妄稱大將軍行事，俱循俗例。一、縱容家僕魏之耀等朝服蟒衣，與司道提鎮官同坐。一、違旨逗遛儀徵。一、勒令川北總兵王允吉以老病乞休。按自古僭越之臣，至操、昭而極矣。然操、昭當日不過受九錫晉王爵耳。以視羹堯之儼同敵體，僭用天子禮樂者，表面上操、昭之恪守臣節，尚不可以道里計。漢獻、曹髦之懦弱無能，深知天下大勢已去，猶不能強自抑制，累草密詔討賊。曾謂傑黠陰鷙之清世宗，能忍之於年羹堯乎。操、昭手定大難，政由己出。國內知魏王、晉王，不復知有天子。尚僞示恭順，以掩飾一時庸俗之耳目。曾謂操、昭不能得之漢獻、曹髦者，而年羹堯能得之於清世宗乎？吾願讀清史者一深思其故也。

《王新城尚書寄書尤滄湄宮贊書中垂問鄙人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不勝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與橫山同受某公中傷此新城病中口授語也感賦四章末章兼志哀輓》《靈芬館詩話》卷三：歸愚少問業於葉星期先生，傳其詩學。新城尚書寄友人書有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歸愚見之，竊喜自負。新城亡，爲詩哭之，實未見新城也。前輩宏獎之心，與感知之意，均可想見也。

《夜宿中書省偶述》《清稗類鈔・宮苑類》：內閣大學士直廬，在昭德門東南隅。門西向，閣南向。後於閣東北門正門，與文華殿相對。

《送杭堇浦太史》《湖海詩傳》卷五《蒲褐山房詩話》：堇浦先生書擁百城，胸羅四庫。入翰林未久，即以言事罷歸。沈文慤公送之，有句云：「鄰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竈炊。」蓋深惜之也。

《詠黑牡丹》《清史稿・沈德潛傳》：（乾隆）四十三年，東台縣民訐舉人徐述夔《一柱樓集》有悖逆語，上覽集前有德潛所爲傳，稱其品行文章皆可爲法，上不懌。下大學士九卿議，奪德潛贈官，罷祠削謚，仆其墓碑。

著録

顧詒祿《歸愚文鈔序》先生合前後作刪刊成集，命詒祿序之。昔殷御史侑使韓退之序其書，退之欲執經座下獲卒所聞；蘇子瞻序范文正公文，以未識公爲恨。詒祿少即聞先生緒論，識行文正格，往還劘刃垂四十年，今得挂名簡端，託以不腐，豈非較之韓、蘇二公爲尤幸哉！乾隆己卯春正月望日小姪顧詒祿拜手謹序。

藝文

愛新覺羅弘曆《沈德潛給假葬親詩以餞之》我愛德潛德，淳風挹古初。從來稱晚達，差未負耽書。方藉通元筆，胡懸韋孟車。其如感風木，暫許返林閭。南國欣歸陸，東門漫擬疏。江鄉春興懶，能不憶金除？

又《侍郎沈德潛以能詩受知因命編校御極以來詩集既竣事念其年將八秩許之歸老吳中賦此以賜》清時舊寒士，吳下老詩翁。向每誦新句，猶然見古風。行歌非杜誤，晚達勝郊窮。三載春卿署，扁舟故國鴻。還朝嘉爾信，毓德啓兒蒙。（德潛侍諸皇子講讀，前年請假南還，慮其年老，將不果來。後竟如期赴闕，朕甚嘉焉！）辭老思尊碧，遺榮解組紅。豈能頻強起？且以風謙冲。近稿經商榷，相知見始終。

又《贈錢香樹沈歸愚》二仙仍此候河濱，三歲相睽意更親。郭泰李膺一煙舫，沈期錢起兩詩人。

又《懷舊詩・故禮部尚書銜原侍郎沈德潛》東南稱二老，曰錢沈則繼。

並以受恩眷，嘉話藝林志。而實有優劣，沈踳錢爲粹。錢已見前詠，茲特言沈事。其選國朝詩，說項乖大義。製序正厥失，然亦無呵厲。仍予飾終恩，原無責備意。昨秋徐（述夔）案發，潛乃爲傳記。忘國庇逆臣，其罪實不細。用是追前恩，削奪從公議。彼豈魏徵比，仆碑復何日。蓋因耄而荒，未免圖小利。設曰有心爲，吾知其未必。其子非己出，紈袴皆廢棄。孫至十四人，而皆無書味。天網有明報，地下應深愧，可惜徒工詩，行闕信何濟。

《詞科餘話》卷四 長洲沈德潛以諸生召試，已過耆年。華亭王祖庚有送其南還詩：「掉頭東去路迢迢，雲冷靈巖老石寮。風月有情薄青紫，文章無恙付漁樵。昌黎負異空言命，正則多愁漫賦騷。他日爲君傳一行，華陰不數鄭逍遙。」錢唐符曾亦有作：「如此行藏一笑歸，斯歸誰令管苔磯？風塵滿眼惟遮扇，林水縈心便拂衣。休論文章憎命達，但憐懷抱與時違。西風催促還山早，依舊鉤簾看翠微。」新建尙廷楓亦有作：「清砧繁漏草蟲悲，相與鐙前話別離。堪歎困車多鶴脛，頓憐求鼓失鱗皮。人生正合安今日，世事何當異昔時？君住平江江水上，雪蓑雲艇渺難知。」確士有南還口號三首：「軺車一兩潞河東，回首長安夕照紅。無限離情難忘處，西山蒼翠夢魂中。」「冰雪泠泠太古音，枯桐三尺意深沈。皇華一曲君能賞，枉費成連海上心。」「遙指雲巖有故廬，野人只合伴猿狙。自嘲一事輸韓愈，光範門前不上書。」

雜録

《隨園詩話》卷三 沈歸愚選《明詩別裁》，有劉永錫《行路難》一首，云：「雲漫漫兮白日寒，天荆地棘行路難。」批云：「只此數字，抵人千百。」予不覺大笑。「風蕭蕭兮白日寒」，是《國策》語。「行路難」三字是題目。此人所作，只「天荆地棘」四字而已，以此爲佳，全無意義。須知《三百篇》如「采采芣苢」、「薄言采之」之類，均非後人所當效法。聖人存之，采南國之風，尊文王之化；非如後人選讀本，教人摹倣也。今人附會聖經，極力贊嘆。章蘐齋戲倣云：「點點蠟燭，薄言點之。點點蠟燭，薄言剪之。」註云：「剪，剪去其煤也。」聞者絕倒。余嘗疑孔子刪詩之說，本屬附會。今不見于《三百篇》中，而見于他書者，如《左氏》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雖有姬姜，無棄憔悴」、《表記》之「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古詩之「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之類，皆無愧於《三百篇》：而何以全刪？要知聖人述而不作，《三百篇》者，魯國方策舊存之詩，聖人正之，使《雅》、《頌》各得其所而已，非刪之也。後儒王魯齋欲刪《國風》淫詞五十章，陳少南欲刪《魯頌》：何迂妄乃爾！

又 己未翰林五十人，蔣君麟昌，年才十九，大京兆晴崖公諱炳之長子也；目空一世，嘗言：「同館中，吾服叔度、子才耳。歸愚先生雖耆年重望，意不屬也。」和皇上《消夏》詩，援筆立就，賜葛二匹。

又卷一〇 蘇州顧祿百，張匠門先生外孫也。晚年不遇，爲歸愚先生權記室，凡先生酬應之作，皆顧捉刀。《咏紅葉》云：「秋樹忽春色，曉山皆暮霞。」余常嘆陸放翁臨終時，猶望九州恢復，而終于國亡家破，不遂其願。祿百有句云：「散關鐵馬平生願，愁絕他年家祭時。」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遊南明寺，見歸愚先生有對聯云：「瓶添澗水盛將月；衲挂松梢惹得雲。」未知是成語，或先生所撰耶？是夕，風雨暴作，樓柱盡搖。余有句云：「樓搖松樹頂，人卧海潮中。」

邵齊燾

論述

綜論

鄭虎文《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今海內人士所推能爲東京六朝、初唐之文者，無論識與不識，必首稱吾友叔宀。叔宀與同歲舉進士名能爲《史》、《漢》若昌黎、河東文者，則有定興王君芥子。芥子初亦好爲文如叔宀，及見叔宀文，歎爲「天授」，遂輟，不復作。二君同年齒，同官翰林，同以文學相引重，而又同以原官放歸田。未幾，芥子復起，累遷至湖南觀察，

行大用；而叔𡼏則竟死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六引陳康祺云　邵叔𡼏太史齊燾，工東京六朝之文。其《玉芝堂集》淵懿鎗洋，鯨鏗春麗，駢偶家奉爲鴻寶。太史溫溫不自許，嘗用陳思王語「僕嘗好人譏彈其文」八字鐫諸小印，即此見前輩之虛心。

《文獻徵存錄》卷七　善爲駢體，文宗六朝、三唐，成一家言。【略】齊燾每作一篇，人競鈔寫。思甚雅澹，說者謂與快雪堂文同符。定興王太岳好爲此體，見齊燾作，絕驚歎，遂終身輟筆焉。秀水鄭虎文稱之曰：「其學於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跡，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己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玉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本朝一人而已。」其敬佩之也如此。然齊燾答其同年王太岳書，叙作文之事曰：「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搦管含毫，遂無一驗。根柢疎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蓋嗛嗛自以爲不足也。詩材甚雅，有句云：「興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溼衣。」

《海虞詩話》卷四　駢體文名重海内，《玉芝堂集》至今膾炙人口。詩亦清夷雅妙，兹錄其《宿遷道中望黄河用少陵渼陂行韻》【略】君年三十六即退居林下，此詩已見其端。

《新世說・文學》　吴山尊好作駢儷文字，沈博絕麗。朱文正謂其合邱遲、任昉爲一手。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㪺軒、吴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袁之爲文，師事胡稚威，博綜淵茂，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邵則規橅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略】是皆遵循軌範，敷陳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邵名齊燾，江蘇昭文人。乾隆七年進士。少即能爲六朝、初唐之文，同年生王芥子太岳初亦好爲駢體文，見邵作歎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倣《史》、《漢》及韓、柳矣。年三十六即罷歸田里，主講毘陵書院，獎借後學。著有《玉芝堂文集》。）

分論

《答周芝山同年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輕蒨。」「跌宕。」「演迤澹沱，別饒意致。」姚燮總評：節短韻長。

《答王芥子同年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婉孌側豔，情緒牽縣，不似雕琢，正其工於雕琢者。」「白傅詩所謂『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同此一慨。」「琅然其音，蒼然其色，殆即下所謂簡質清剛者。」「世人解聽不解賞，不能不有望於知己糾正，特其謙挹語耳。」姚燮總評：書之辭云：「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清剛之制。」知叔𡼏先生非自負語也。

《聖駕東巡恭謁祖陵頌序（代少司馬汪公作）》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典雅莊重。」「馮云：『削成』與『浩浩』字相對，是漢魏人體裁。子雲《河東賦》云：『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灑而下降。』孝標《答劉之遴書》：『采亹亹於朋仇，閱微言於殘竹。』皆可證。」「理懿詞湛。」「風矩自遒，聲英克彪。」「氣揚采飛，志盡文暢，杼柚尺素，經緯寸慮，乃有此切理屬心之辭。」「短峭。」「矜鍊智邈，古色斑斕。」「詄麗。」「句奇語重，喻者少。」姚燮總評：饒有西京氣息。

《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修潔。」「極淒婉，極駘宕，語語矜鍊而出，盡態絕妍，無限風致。此段乃名手擅場處。」「情文相生，曲折微至。」「工於寫情，信手拈來，都成妙語。」姚燮總評：疎蒨。

《誥贈朝議大夫滄崖袁公墓誌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使事空靈，足爲窒滯板實者藥石。」「此以簡澹高素勝。」「典覈。」「遒宕溫麗，高挹羣言。」姚燮總評：似隋唐間金石文字。

傳記

鄭虎文《翰林院編修邵君齊燾墓誌銘》　君姓邵氏名齊燾，字荀慈，叔𡼏

其號也。先世在唐貞觀閒居杭之北市，曰道宗。無子，以弟吏部侍郎說子好禮爲後。凡十有三傳，由杭而睦而歙，至饒州，都帥顏子萬成乃卜居休寧之黎陽。又二十傳至鄉飲賓若水，始遷常熟。常熟後分縣爲昭文，遂著籍爲昭文人。若水生君曾祖歲貢生庸齋，贈儒林郎；庸齋生君祖附貢生莊庵；莊庵生君考候補主事味閒，並贈奉政大夫兵部武選司員外郎。味閒少孤，能強毅自立，遊義門何學士門，受其學，尤善書，得二王法。生五子，君其第二子也。生之夕，夢明祭酒馮公夢楨以名刺來謁，聞若願借居三十六年云。寤而君生，因名君小名曰開生。三歲，生母曹安人卒，嫡母程太宜人撫之愛如出腹子。甫受書，輒了大義，塾師驚，辭不能師。長而愈騫，有聞於時。其學於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迹，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己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石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本朝一人而已。乾隆壬戌第進士，其闈中文，騰輦下，人皆口傳以熟。後有效者，輒得弋獲。雖形貌乖舛，羣相指爲邵體，君聞之不以爲忤也。君既入詞館，明年駕幸翰林院錫宴，仿柏梁聯句，與焉。尋獻東巡，頌原道敷章，研神播采，揚、班之亞也。羣公器之，爭欲致君門下。顧君沖澹，不省揣合，相潝潝爲暱，又習與一、二靜者遊，益躭閒，喜自弛置。時多少年暴起，意氣盛，各以才力相鬭煽，輿馬服御燕款相矜高，雖謹厚貧者咸務此，不若不得比人數。而君族又有以貲雄者，世故誤指君爲富人。顧獨乘羸車，攝敝衣冠，傲然出衆中，則大駭。久之，益落落無以自見，乃自顏其齋曰「道山祿隱」。在翰林十年，充書局纂修者再，充京兆分校者再，兩遇廷試亦再屈，遂罷歸，時年三十六，說者謂符昔夢云。君通籍初，遭母、兄喪，旋喪偶，思親圖歸，日夜以冀。既歸得侍，融融怡怡，如其兒時。退事著述，益肆以醇。閒遇國家慶典，皐賡禹謨，鎗洋廟堂，假羽飾喙，頡輝鸞鳳，郵書屬草者，使塡於門。負鼇蟠螭，銘宮揭阡，人交走幣恐後，咸須君文以休萬祀，身晦名顯，日逾以崇。乙酉淸蹕南巡，有詔徵在籍詞臣集試闕下，時文官京師，或謂曰：「此舉意在邵某也，若與邵厚，曷促之來。」文曰：「邵某病，且母老，恐不果來。」已而竟以疾辭不赴。越四年卒，春秋五十有二。君貌淸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短視。精草章，入晉人室。每據案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嚴冬喜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隨取躡之。履異，旁觀竊視匿笑，君覺之亦自笑。已且復然，終不以措意。當金川之平也，相國忠勇傅公旋師禮成，坐朝房，百官咸會，君立門外面之，取鏡諦視。公呼入問曰：「若何視君？」微哂不答，徑趨出。其意度夷曠，類如此。與之遊者，未嘗見慍色。卽慍，未嘗出聲氣。性愛才，喜獎借後進。嘗主毘陵龍山書院，君歿，士有哀之若父母者。君一兄三弟：齊烈，乙丑進士，選爲庶常，卒於官；齊熊，舉人，內閣中書舍人；齊然，齊烈同榜進士，由庶常改官兵部武選司員外郎；齊鰲，貢生。皆賢而有文者。配席安人，太學生贈文林郎永恂孫附貢生鎬女，有高行。先卒，君已葬而銘之。繼配王安人，資政大夫、戶部侍郎原祁孫，通奉大夫、巡撫廣東兵部侍郎謩女。子三：男二人，培德、聖增，均縣學生。聖增少負志節，務矯厲不同俗，以自標置，先君一年卒。女一人，適太學生趙貴鯤。孫男廣鎡、廣衡，孫女二。乾隆己丑某月日將葬君於席安人之封。培德，余壻也。使來速(索)銘。銘曰：斑斑之獸，弗擾於囿。噦噦其音，於桑之林。嗚呼，叔宀！古誰不然。而克以有於萬年。維生不贏，維後之成，以鴻厥聲。

《淸史列傳·邵齊燾傳》 邵齊燾，字叔宀，江蘇昭文人。幼異敏，甫受書能曉大義。乾隆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詞館十年，纂修書局者再。九年、十七年，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嘗獻《東巡頌》，時稱爲班、揚之亞，羣公爭欲致之門下。齊燾落落寡合，年三十六卽罷歸。自顏其室曰「道山祿隱」。三十年，高宗南巡，詔在籍詞臣試闕下，以母老辭。齊燾意度夷曠。章草入晉人室。善爲駢體文，意欲矯陳維崧、吳綺、章藻功三家之失，故所作以氣格排奡、色澤斑駁爲宗。秀水鄭虎文云：「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本朝惟齊燾一人而已。」然齊燾嗛嗛自以爲不足，常用陳思王語「僕常好人譏彈其文」八字鐫爲小印。與王太岳書，自言「根柢疏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見。」其虛心如此。主常州龍城書院，黃景仁、洪亮吉皆從受學。卒年五十二。有《玉芝堂詩文集》九卷。同時爲駢體文者，有武進劉星煒、錢塘袁枚、吳錫麒、陽湖洪亮吉、孫星衍、曲阜孔廣森、南城曾燠。其後全椒吳鼒合選爲《八家四六》云。

紀事

作家逸事

《海虞詩話》卷四　邵太史齊燾，【略】兄弟五人，先後三翰林，一中書，一附貢，而君尤以文譽著。貌甚清古，豐下銳上，首微窪如仰釜，眉目疏秀，短視。章草入晉人室。據案作書，望若隱几卧者。嚴冬喜脱履踐鑪，起卽亟取躡，往往兩履不同，旁觀匿笑，自覺之亦自笑，已且復然。好獎後學，主講毗陵龍城書院。既歿，士有篤於心喪者。

《國朝正雅集》卷七引《寄心盦詩話》　邵荀慈先生入詞館後，廷試再屈，卽罷歸，時年三十六。乙酉南巡，詔徵在籍詞臣，荀慈以病且母老辭。

《文獻徵存錄》卷七　邵齊燾，字荀慈，昭文人。將生，父夢明祭酒馮夢禎具刺來謁，求借居，甚異之。甫受書，能了大義。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性蕭遠，無塵俗累。目短視，每作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冬月，脱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躡他履以出，履各異，客匿笑，齊燾亦自笑，已且復然，不以屑意。自顏其室曰：「道山祿隱。」居詞館十年，再充京兆分校，以試不利罷歸。高宗南巡，迎蹕奏賦。有詔集試闕下，辭疾不至。【略】主常州龍城書院，黄景仁、洪亮吉皆從受學。卒年五十二。有《玉芝堂詩文集》七卷。子培憙，爲古文，能傳其業，中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浙江麗水知縣。

《清朝先正事略・邵荀慈先生事略》（存目）

朱克敬《儒林瑣記》　邵齊燾，字荀慈。江蘇昭文人。喜讀書。目短視，捧書讀之，面鼻常黑。客至，覓履不得，或跣而出。工駢體文，精心孤往，語必己出。由進士官編修，館試下等罷歸。

作品本事

《贈錢陳羣》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乾隆壬戌，邵叔宀以進士廷對，錢文端奉命讀卷，獨賞其書。嘗爲叔宀書朱子《小學題詞》，叔宀獻長句二首云。

《哭芝山》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乾隆二十三年，山西藩司蔣洲虧帑二萬餘金，升山東巡撫，去任，勒派屬員彌補。太原知府七賚復連名作札向各屬催取，以致各屬多有侵虧，七賚及寧武令周世紫均坐是獲罪。世紫，祥符人，壬戌庶常也。邵叔勉《懷周芝山同年》云【略】，又《哭芝山》云【略】。韓、柳至契，而子厚之不自顧藉，昌黎亦不能爲之諱，此二詩猶有古道存焉。

《贈徐靈胎先生》　《雪橋詩話》卷七：徐靈胎爲電發檢討孫，以諸生貢太學。棄去，專以醫活人。數往來吳淞、震澤間，因以曉知諸水源流、順逆、淺深、通塞之故。【略】乾隆壬午，番禺莊滋圃中丞欲興水利，將開震澤七十二港，以洩太湖下流之水。靈胎謂其五十餘港，非太湖下流，開且無益，又將壞室廬墳墓無算，唯附城十餘港濬之便。因導有司相視，從其言。辛卯卒，年七十九。平生覃思《周易》、《道德》、《陰符》家言，于醫理尤邃，著書甚具，創新樂府曰《洄溪道情》。通敏，喜豪辨，跌蕩江湖。邵叔勉嘗贈詩云：【略】。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玉芝堂集》　九卷，國朝邵齊燾撰。齊燾字荀慈，昭文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是集凡詩三卷、文六卷，乃其晚年所自定。詩文皆不分體，大抵駢偶之作爲多。爲四六之文者，陳維崧一派以博麗爲宗，其弊也膚廓。吳綺一派以秀潤爲宗，其弊也甜熟。章藻功一派以工切細巧爲宗，其弊也刻鏤纖小。齊燾欲矯三家之失，故所作以氣格排奡、色澤斑駁爲宗，以自拔於蹊徑，而斧痕則尚未渾化也。

陳兆崙

論述

劉曉華《墓表》公【略】於書無所不讀，自少即以文章推服一世，今承學之士相率誦習其制舉文，蓋皆未通籍以前作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六引《兩浙輶軒錄》星齋先生居京師，士大夫奉爲文章宗匠。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

又引《紫竹山房文稿》凡爲文初屬稿，不能無病，要在痛自割愛，治而去之耳。

又引《松軒隨筆》先生生平畢竟以時文爲第一，推闡名理，包羅史事，宣達物情，自成一子，不當作時文觀也。

《榕城詩話》卷上　星齋天才駿發，而虛襟善下，人有寸美，愛不去口。大手名篇，衆人短氣，星齋默而深湛，必勝之後已。

《湖海詩傳》卷六《蒲褐山房詩話》星齋先生成進士後，重入宏詞，洊登卿寺，侍直上書房，兼尹京兆，而意致蕭散，寢處輒有山澤間儀。書法《蘭亭》，取意簡遠。梁侍講同書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及先生也。」余得其手蹟頗多，適滇後皆失之。壬寅修《西湖志》於杭州，因索先生遺詩，而令子同知玉敦深閎不肯出。及其孫桂生來京師，始以全集見示，幷乞序言，因而甄錄如左。

《鶴徵後錄》卷一〇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浙江錢唐人。雍正庚戌進士，分發福建學習，由福建巡撫趙國麟薦舉，授檢討，官至通政使。著有《紫竹山房詩文集》。（丙辰登大科者十五人，杭郡居其四。而壇坫主持，尤推堇浦、句山兩先生。辛酉，先生典試湖北，所得多知名士。生平和易近人，有以詩文請質者，備極獎借。杭堇浦《榕城詩話》云：「星齋天才駿發，而虛襟善下。人有寸美，愛不去口。大手名篇，衆人氣短，星齋默而深湛，必勝之後已。篤于友朋昆弟之誼，聞予入閩，喜極不寐，賦詩寄示。撤闈後，同居蕭寺，接席聯牀。陸孝廉秩既菰蘆舊雨，沈秀才嗹則劉盧世親，兄事弟畜，把袂拍肩，筆硯之伍，觴咡交錯。既而星齋奔走上官，同人賃船北上，禪榻春風，閬其雲散，分岐雪涕，書此志之。」又云：「星齋爲人和易，胸無城府。生平以古文爲時文，故制藝縱橫排奡，自成一家。工行書，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世人但以文譽，吾未可爲眞知吾者。』」）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六引《榕城詩話》星齋有承明著作之才，庚戌成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益發爲詩歌以自灑濯。

《文獻徵存錄》卷五　兆崙入詞館後，與鄉人杭世駿、金德瑛、金甡、周長發、商億（字寶意），文學友會，更唱迭奏，篇什益富。其詩準法乎蘇軾，間參范、陸之清婉。常秋日至塞上，見垂柳一株，詠之曰：「龍鍾雙袖西風裏，駐馬攀條仔細看。且行且誦人謂非，特詩勝爾時姿致。」固當獨絕。入鴻詞，洊登卿寺，直上書房。尹京兆，而意致蕭散，寢處輒有山澤間儀。書法蘭亭，取意簡遠。【略】晚有詩集三十五卷，曰《紫竹山房集》，又文集二十四卷，其《理筌》九篇，今學士猶誦之。

《清史列傳・陳兆崙傳》兆崙精六書之學，尤長經義，於《易》、《書》、《禮》均有論述，不專主一家。其爲詩文，不以氣炫才，不以詞害志，醇古澹泊，清遠簡放，適如心所欲出。始成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每發爲詩歌以自灑濯。暨尹京兆，而意致蕭散，有山澤間儀，京師士大夫奉爲文章宗匠。嘗自言「吾書第一，文次之。」梁同書亦謂：「我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兆崙也。」著有《紫竹山房文集》二十卷、《詩集》十二卷。

《筱園詩話》卷三　陳星齋通政以時文名滿宇內，詩筆頗秀。《題畫》句云：「秋似美人無礙瘦，山如良友不嫌多。」《西湖晚歸》云：「山氣昏黃天驟暝，湖光明白月徐來。」皆楚楚有致。翁朗夫徵君照句云：「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與星齋詩約略同調。【略】此種句法，秀媚工巧，易招人愛，初學往往效之，作手宜以爲戒。

《晚晴簃詩匯》卷七一　星齋久奉屬車，多矢音進御之作，尤詳於塞上掌故。其論詩有云：「文生於情，而文足以達情者，莫過於詩，言情之詩又莫善於近體。篇祇五十餘字，境窄則難以旋身，韻忌用險怪字，字少則難以副意。有能稱意以出，旋身自如，而又兼節奏之妙，如古之作者，落落不過數

人。七言律之難如此。」又云：「凡爲文，初屬稿不能無病，要在痛自割愛，治而去之耳！」

《題畫》《隨園詩話》卷一：吾鄉陳星齋先生《題畫》云：「秋似美人無凝瘦，山如好友不嫌多。」江陰翁徵士朗夫《尚湖晚步》云：「友如作畫須求淡，山似論文不喜平。」二語同一風調。

傳記

劉曉華《〈陳兆崙〉墓表》 公諱兆崙，字星齋，號句山。先世自隋開皇閒由淮遷上虞，再徙餘姚，十六世鈞始定居錢塘，遂爲錢塘陳氏。曾祖相謨、祖文燦皆贈通奉大夫，父培駿復累贈至資政大夫，母沈夫人。公以雍正八年進士，福建即用知縣，舉鴻博科未試。先考取內閣中書，既試高第，授檢討，轉春坊中允、侍讀學士，歷太僕卿、順天府尹，調太常，左遷太僕少卿，旋副通政，仍掌太僕，居官凡四十餘年。嘗充日講起居注及經筵講官，纂修《世宗實錄》、《會典》、《明史綱目》、《詩經補注》，又副《續文獻通考》總裁，一主湖北鄉試，再爲會試同考官。公貌秀羸，言不出口，遇事不動聲色而條理井如。【略】公卒以乾隆三十六年，年七十有二。

郭慶《〈陳兆崙〉神道碑》（存目）

《湖海詩傳》卷六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授檢討，官至通政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錢塘人。雍正庚戌進士。福建候補知縣。乾隆丙辰舉鴻博，授檢討，官至太僕寺卿。工書，爲同邑梁學士所稱。有《紫竹山房詩文集》。

《文獻徵存錄》卷五 生時，大母夢神人贈以金鋌玉粟。既生，駢脅在左。幼好學清警，嘗遊西湖淨慈寺，讀門牓三遍，還家試誦，略無遺脫。年十二爲制藝，人以爲工，競鈔寫成別本。最後淳安方棨如、桐城方苞見其所著，大好之，以爲是人當以文采照世也。雍正九年成進士，分發福建試用知縣，攝鼇峰書院院長，又領省志局編修。謝道承知縣、黃任方事纂撰，因納交焉。道承、任皆善詩，頗以詩相切劘。或值公讌，或聯鑣出遊，抒寫情抱，時有清句。詔舉博學鴻詞，總督郝玉麟、巡撫趙國麟甚意眄兆崙。兆崙病目腫，夜臥堂內，恍惚有人以竹葉露灑其目，滿室光明，覺時帳外猶見竹葉影扃。試冠其曹偶。閩南就徵者，惟兆崙一人。入京師試，補中書；再試，授檢討。敕纂修《明史綱目》，又使分撰《續文獻通考》及《詩經補注》。初，兆崙嘗爲福建鄉試同考官，及是再充會試同考官，又主湖北鄉試，得人極盛。故事舉行經筵，詞臣先一日撰進講義，高宗覽兆崙所作，甚加咨賞。俄遷右中允，以御試詞賦優異超兩資遷侍讀學士，轉太僕卿，授順天府尹。下車後，察知官車擾害狀，同直隸總督方觀承奏罷之。索倫軍西征，經理宿頓，儲備糧糗，條理甚具。興舉學校，勵賢崇化，一時人望乃極孚洽。觀承聞而歎曰：「文士乃又爲循吏耶？」轉太常卿坐失儀，左降太僕少卿。稍移通政副使，再授太僕卿。請假歸，起補原官。年七十二疾，作夢至杭州祖父墓前，豐筵具設。旁有人指示之曰：「此汝祖、汝父賜汝者。」既而病劇，遂卒。時乾隆三十六年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六 陳兆崙，字星齋，號句山，浙江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官通政使。有《紫竹山房詩文集》。

《清朝先正事略・齊次風先生事略》附 同時應詞科起家者，有陳星齋太僕與先生齊名。星齋名兆崙，字句山，錢塘人，雍正八年進士。觀政海疆，非其好也。益發爲詩歌，以自灑濯。及召試入詞林，洊登卿寺，官至通政使，入直上書房，兼尹順天，而意致蕭散，有山澤閒儀，京師士大夫奉爲文章宗匠。嘗自言「吾書法第一，文次之。」所著曰《紫竹山房集》。

《清史列傳・陳兆崙傳》 陳兆崙，字星齋，浙江錢塘人。幼聰慧，七歲就傅，日誦書百餘行輒通曉大義。年十五，畢《十三經》，旁涉子史，以博聞強識稱於時。雍正八年成進士，以知縣分發福建。閩浙總督郝玉麟器之，延主鼇峰講席，兼領通志局事。十三年入都，適內閣中書懸缺，例得入試，遂以第一名授中書兼撰文，充軍機章京。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二年，充世宗憲皇帝實錄館纂修，兼三朝實錄館校對。六年，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累充《大清會典》、《明紀綱目》、《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十七年二月，上御經筵，以撰擬講義稱旨，擢左春坊左中允；六月，大考二等一名，擢翰林院侍讀學士。十八年，遷太僕寺卿，充《續文獻通考》總裁。十九年，擢順天府府尹。值歲大水，所在告災。兆崙苦心規畫，撫

綏安集，無不得所。畿輔役繁，民力疲敝，舊設官車議簽，富戶以代，兆崙奏罷之。時西路出師，徵發禁旅與索倫兵，兆崙經畫，宿頓儲蓄，條理井井，軍民晏然。復冒雪送之居庸關外，時時下馬相勞苦，軍中見之，莫不懽呼踴躍。二十一年，遷太常寺卿。二十三年，上謁陵迴鑾，以同官迎駕失儀，降太常寺少卿。尋命入直上書房，遷通政使司副使。三十二年，復授太僕寺卿。前後恭和聖製，進呈所著詩文，屢拜御製御書、書籍、硯墨、文綺、豐貂之賜。三十三年乞假歸。三十五年假滿，仍直上書房。三十六年卒，年七十有二。

宣統《杭州府志・陳兆崙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劉曉華《墓表》 其尹順天也，值水災，承旨賑恤，公經畫精密，四廳二十餘州縣之民皆忘饑饉。當是時，西域軍興，滿洲索倫之兵相繼徵發，公命所屬置供頓軍儲甚備，不令一兵得闌入城，復冒雪送之居庸關外，時時下馬相勞苦，軍中見公莫不懽呼踊躍。公徐上馬，周歷營壘而還。彈琴峽流澌漫道，攬轡泥淖中不輟吟詠，日成數章，以抒懷述事。又議者以役繁，欲藉民車備用，公力言於總督乃已，民賴以無擾，官事具辦。維時與公共事者爲吾宗文定公綸，方以戶部侍郎爲兼尹，公應制科，文定實爲舉首，雅相引重，計事多合，故動以有成焉！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三 丙辰登大科者十五人，吾郡居其四，而董浦先生及太僕尤爲眉目。生平和易近人，喜汲引後進。洎躋卿貳，侍直上書房，兼尹京兆，而意致蕭遠，有山澤閒儀。飲次遇知己，累盡數十觴，未嘗沈頓，而譚鋒彌健。制藝縱橫排奡，純乎古文。書法《蘭亭》，得簡遠之意。梁山舟學士嘗云：「本朝不以書名而書必傳者，陳文簡公元龍及太僕也。」服官四十餘年，家無餘財。所居在柳翠井巷，老屋數楹，不能旋馬。其清德亦可風已。《府志》入《文苑傳》。

作品本事

《聞同年杭二董浦（世駿）就聘閩闈詩以志喜》《榕城詩話》卷上：（星齋）篤於友朋昆弟之誼。聞予入閩，喜極不寐，賦詩寄示，詩云【略】。予嘗依韻答之，在《閩行雜錄》。撤闈後，同居蕭寺，接席聯牀。陸孝廉秩既菰蘆舊雨，沈秀才嵓則劉盧世親。兄事弟畜，把袂拍肩。筆硯之伍，觴詠交錯。圍棋射覆，雅令窮經，均此遙情，排爲清課。或興來情往，送抱推襟，吒咏巡簷，捶琴刻燭。一篇始就，則諷誦成羣；一字劬勞，亦攢眉累息。彥和云：「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此其選也。」既而星齋奔走上官，同人賃船北上。禪榻春風，闋其雲散。分歧雪涕，書此志之。

《贈芝圃》《隨園詩話》卷九：浙中遂昌教諭王世芳，字芝圃，年一百十歲，入都祝太后萬壽，賜翰林侍講銜，還鄉。陳太常星齋贈詩云【略】。王面長尺許，腰若植鰭。自言：「少居鄉，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爲飛砲擊去也。」與第三子同來，白髮飄蕭，背轉傴僂。問其長子，曰：「不幸夭亡矣！」問夭亡之年，曰：「八十五歲。」

《寓園》《霞外攟屑》卷八下《陳句山太僕寓園詩》：庸按：忠惠於順治二年乙酉閏六月初五夜，正命梅花閣下池中，因南都失守，杭州又降，貝勒博洛以參貂聘明臣六人，忠惠與焉，非以自成破京師故。公家梅墅，在寓山東北，相距一里，非西岸，亦無十里之遙。乙丑，太僕正掌教蕺山，身到此山，不知叙與詩注何以有此。

《題文恭公登舟圖八絕句》《梧門詩話》卷六：周文恭公奉使琉球，有徐生者，善鼓琴，自言願隨觀海，藉波濤怪變以進其技，且爲使者譜新詩入操。亦振奇士也。陳星齋先生《題文恭公登舟圖》八絕句中一詩云：【略】蓋紀實也。

著録

宣統《杭州府志・藝文志七・存素堂集》　二十卷，太僕寺卿錢塘陳兆崙星齋撰，一作《紫竹山房詩文集》三十二卷。

藝文

郭慶《〈陳兆崙〉神道碑銘》　詩曰：千年河清，岐鳳一鳴。歐陽有言，須時太平。國有大科，以納豪俊；己未丙辰，先後稱盛。公起浙西，既伏乃飛。伏誰躓之？飛豈翼之？天門詄開，帝實揖之。典章煌煌，星輝日光。擩染大筆，在帝之旁。皇畿千里，京兆所治。悍卒惕息，窮黎遨嬉。謂公循良，張趙三王；謂公儒者，嚴徐東馬。維帝庸只，位既崇只；不究其庸，人具恫只。龜趺螭首，有碑穹只；刻此銘詩，長無窮只。

帥家相

《鞏雅集》卷三　卓山氣格沉雄，有幽燕氣。與從父念祖時有大小帥之目。曾都轉賓谷合陳伯璣、王于一、曾廷聞、蔣心餘、汪輦雲、楊子載、何鶴年詩刻之，名《江右八家詩》。

《國朝正雅集》卷五引《寄心盦詩話》　太守善學少陵。如：「震雷驚更蟄，薄霧惱相欺。」「馬驍盤地盡，鷹急上天呼。」「北斗平依劍，西風勁集裘。」「祇爲困窮煩故舊，畏傳貧病到庭闈。」皆杜氏的派。與從祖念祖有大小帥之目，洵不誣也。

《詞林輯略》卷四　帥家相，字伯起，號璞山，江西奉新人。散館改吏部主事。官至廣西潯州府知府。著有《卓山詩集》。

《輓甘莊恪》　《雪橋詩話三集》卷四：奉新甘莊恪以癸巳進士授涞水令。己亥冬，二等侍衛畢里克練鷹至邑，強宿民舍，毆傷人。公拘留畢，收其餘黨。事聞，交部質審，以公擅鎖職官論革職，罰畢俸。特旨畢革職，公回任。不數年，洊歷巡撫。雍正六年，坐事罷，復奉另用之旨，擢至禮部侍郎。高宗御極，授大司馬。乾隆己亥薨於位。帥卓山太守輓以詩云：【略】。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卓山詩集》　十二卷，國朝帥家相撰。家相字伯子，奉新人。乾隆丁巳進士。官至潯州府知府。是集又名《三十乘書樓集》，中多改竄之處，蓋猶其自訂之原本也。

姚範

論述

劉大櫆《姚南青壽序》　石農弱無他好，獨刻苦讀書，寓目輒能記憶。于經傳子史，探涉奧窔，淵渟貫中。其爲詩文，窮幽涉險，動心駭聽，而義法不詭於前人。

李兆洛《姚範傳》　先生之學，嚴於愼獨。宴處無惰容，出門無妄交。任恤里黨，視人猶己，接物和易。誘進後學如恐不及，衆流之學無不賅貫。藏書數千卷，丹黃遍焉。有所論正，輒書之簡端，多發前賢所未發。或勸之著書，笑而不言。歿六十年，曾孫瑩編輯遺論爲《援鶉堂筆記》四十卷、《詩》七卷、《文》六卷。【略】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閒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涘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爲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搜而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迪之；品詣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

包世臣《姚範墓碑》　郎中君，世所稱惜抱先生。而君則《惜抱軒集》中所稱「學所自出」之伯父薑塢先生也。憶世臣以嘉慶壬申謁惜抱先生於白門鍾山書院，請爲學之要語，及君者至再至三。嗣讀《古文辭類纂》中載君論說數

十，百事披隙導窾，辨正舛誤，莫不持之有故。則益欲求君書，數年不可得。茲得反覆之，乃知君博覽強識，不主家法，唯以旁稽互證，求一心之是。爲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居恆不著書而繙閱校勘，至老不輟。藏書數萬卷，悉加朱墨，見有錯謬羨脫，隨手糾正，各紀錄於簡端。君既卒，書籍頗有散失。惜抱先生收手跡之僅存者藏之。及瑩成立，乃舉以相付。瑩逐條編纂，其有前後持論差互者，悉仍其故。今所版行之《筆記》，胥是物也。然君集有《書史記六國表序後》曰：「世變異則治法隨之，故漢以後多踵秦法。司馬氏援法後王之說，以學者不道秦事爲耳食。」蓋深感世變而詭詞以寄痛，則君蓋深有獲於古訓者，非苟矜淹洽也。固將有以用之，迺覓舉。至年四十一始通籍。居詞館數年，即膺察典當外擢方面，遽引疾去，夫豈恕於世事哉！繼讀君《跋〈顏氏家訓〉》曰：「交道締結，常爲禍福所倚伏。文人志士於幕府權門，貴判迹於首途，避薰炙於始灼。」然則君之決退，其亦有所不得已於中者也。君既歸里，無所用，則相與率鄉人舉義倉，條約甚設，迄今幾百年，踵其法而擴之。以故邑屢饑而不害，是亦爲政君斯有所見端矣。讀君之書，可爲學者稽古法迹；君勇退無濡滯，可爲學者涉世法；推君之任恤鄉黨，可爲學者入居里族，出拊閭閻法則。君之所以不朽，固不係墓石之有無，而稱述先達流風餘韻以諷諭方來，斯固後死者所有責也。

《樗園銷夏錄》卷下　桐城姚南青先生範，姬傳先生伯父也。仰屋著書，至老不倦。生平長於考證。詩在山谷、後山之間，然未梓行，故不多見。記其《題袁樸邨丈春郊攬勝圖》云：「九門風雪夜歕欶，擁袖人如抱繭蠶。一笑披圖竟歸去，梅華開日到江南。」吉光片羽，心識不忘也。樸邨爲吾友，湘湄尊甫有《小桐廬詩》行世，又嘗搜羅國朝以來吳江之詩人選爲《松陵詩徵》一書，荒山窮巷、掘穴沈汙之士，賴之以傳者不少，其有功於詩教甚大，南青先生題此圖時，正樸邨都中下第後也。

《清史列傳・姚鼐傳》附　所爲詩文不主家法，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

《晚晴簃詩匯》卷七七　薑塢爲惜抱世父，世稱大姚先生。其詩善於儷事，導源義山，而別開蹊徑，實與崑體不同，亦無宋人粗勁之習。包愼伯稱其詩文必達其意，絕去依傍，自成體勢。在翰林時，同館袁子才欲其贈詩，竟不可得，可以知其異趣矣。惜抱恆言學所自出，方植之極重薑塢。評定古今人詩話，李申耆推爲片語破惑，單義樹鵠。蓋有表章之者，而其名始著也。

傳記

吳德旋《姚範墓表》　諱範，字南青，薑塢其號。世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刑部尚書；祖諱士基，羅田縣知縣；考諱孔鍈，邑增生，以先生貴，贈翰林院編修。康熙五十七年，先生年十七，補桐城縣學附生。雍正十三年，充拔貢生。乾隆元年丙辰，恩科順天鄉試中式舉人。七年壬戌會試中式進士，改庶吉士。九年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乙丑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母夫人憂，歸。服闋，補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庚午京察一等引見後，以病免歸，遂不復仕。嘗應直隸總督方恪敏公之聘，主問津書院，前後凡八年。三十六年正月初八日卒，年七十。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

包世臣《姚範墓碑》　君姓姚氏，諱範，字南青，薑塢其號也。世爲安徽桐城人，曾祖諱文然，康熙中官刑部尚書，謚端恪，雍正中特旨賜專祠祀於其邑。祖諱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民思其政，祀之於名宦祠。父諱孔鍈，早世贈翰林院編修。君以康熙壬午八月十八日生。戊戌補縣學生員。雍正乙卯選拔貢太學。舉乾隆丙辰順天鄉試第二人中式。壬戌會試第三人，成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甲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乙丑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纂修官。丁內艱，服闋，起原官兼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庚午京察一等，既引見，以病自免。解組後，教授南北閱二十有一年。辛卯正月初八日卒於家。君卒逾六十年，鄉人追慕教思，籲請入祠。而傳學之惜抱先生，實侍君入。一門四世，先後以政事、文學享國家俎豆，胙嚮之報，史氏所謂榮名豈有既者耶！

李兆洛《姚範傳》　薑塢先生諱範，字南青，國初名臣刑部尚書文然曾孫也。少孤勵學。中乾隆七年進士，授編修，充武英殿經史館校刊官，兼三禮館、文獻通考館纂修官。十五年，京察一等，以病免。歸，主講席於問津書院者八年。三十一年正月八日卒，年七十。

《清史列傳・姚鼐傳》附　姚範，字已銅，鼐世父。乾隆七年進士，改翰

林院庶吉士。九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年，散館授編修，充三禮館纂修官。後以告歸，卒於里。範之學，沈究遺經，綜括精粹，每讀書輒著所見於卷端，經、史、子、集，丹黃雜下，詞繁者裁短幅紙書之，無慮數千百條。鼐嘗載數則於經說中。其《儀禮》首條及《論語》奧竈說、四飯說是也。【略】性坦而介。里居時有同年生爲桐城令，範屏跡自遠。有以洲地訟者，懷千金求一言，力卻之。富家子欲其一過門爲重，卒不往。立身行己，一準程、朱。鄉後進咸師尊之。

《清儒學案小傳・姚先生範》 姚範，字南青，號薑塢。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編修，充三禮館纂修。不十年告歸。主天津揚州書院。蓄書十萬餘卷，手自校勘，於《十三經》、《史記》、《漢書》、《通鑒》、《文選》致力尤深。天文、地志、小學訓詁以逮二氏之說，無不貫綜，操行一準先儒。未嘗撰述，所校訂是正，悉具於諸書眉端。從子鼐欲整理遺說未果。至曾孫瑩，乃輯爲《援鶉堂筆記》五十卷。有《文集》七卷、《詩集》六卷。與葉書山交相厚，所學異趣。望溪治經，多取心裁，不甚資佐證。書山守其說，先生斷斷，時見駁正。鼐少承家學，而受文法於海峰，兼通其郵焉！（參《桐城耆舊集》。）

紀事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先生（姚鼐）從父南青諱範，在長安與余有車笠之好，學問淹博，而不喜吟詩。余改官江南，送行詩麻集，而南青無有也。余調之云：「南青愛人如老嫗，初入翰林殊栩栩。平時著述千萬言，臨別贈我無一語。」

吳德旋《姚範墓表》 先生九歲喪父，哀毀如成人。事祖母及母，能盡孝。父歿時，弟淑甫四歲，甚友愛之。性坦易，接人以和，然遇所不可，介如也。在翰林時，同館錢塘袁子才方年少，有才名，諸公貴人爭爲延譽，子才欲先生贈之以詩，竟不可得。居家之日，有同年生爲桐城縣令，先生屏跡自遠；有以洲地訟者懷千金求一言，力卻之；富家子欲其一過門爲重，卒不往。先生博物洽聞，如漢之劉向、揚雄、班彪、固。治詩古文，皆以唐人爲宗，而立身行己，一準則乎程、朱。鄉里後進咸師尊之。然卒傳其學者，從子鼐也。先生之讀經、史、百氏，有所見輒以蠅頭細書識其簡端，詞繁者用別紙籤書之。或勸之著述，笑而不應。鼐著《九經說》，采先生緒論間入焉。其後，曾孫瑩悉裒集之，爲經、史、子、集筆記四十六卷，又《援鶉堂詩》七卷、《文》六卷，並刊行於世。瑩以先生遺書及崇祀鄉賢錄示其友人吳德旋，屬爲文表先生之墓。

著録

李兆洛《姚範傳》 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二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〇・援鶉堂文集》 六卷，姚範撰。範字南青，號薑塢，安徽桐城人。乾隆壬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清史列傳・姚鼐傳》附 其曾孫瑩，裒其遺集爲《援鶉堂筆記》三十四卷、《古文集》五卷、《詩集》七卷。

沈廷芳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隱拙齋集》 其詩學出於查慎行，古文之學出於方苞，故所作雖無鉅麗之觀，而皆有法度。

汪中《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恩加一級沈公廷芳行狀》 公學詩於海寧查編修慎行及編修弟侍讀嗣琛，學文於方侍郎，並沖融醇懿，稱其德量。

《湖海詩傳》卷六《蒲褐山房詩話》 椒園風流儒雅，詩筆亦同。書法在蘭

亭、丙舍間。

阮元《沈廷芳傳》 廷芳少從方苞遊，窮極載籍。爲文清麗華贍，無纖佻之習。詩學出於查慎行，而出入漢、魏、三唐，皆有法度。由翰林而諫垣、而外任，變而愈上。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 椒園先生【略】詩，則少聞業于查浦、初白兩公，春容和易，骨幹自存。沈文慤擬之清渠寒流，空山殘雪。

《晚晴簃詩匯》卷七一 椒園爲查氏外孫，少受詩於初白。《詠秋夜》云：「薄病問身坐小亭，鄉心三度見流螢。水雲涼到庭前樹，一夜秋聲帶雨聽。」極賞之。以父宰文昌坐事戍寧夏，歲往省視，極行役之苦。嘗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塞上山也。又云：「雲彬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上征衣。」後事方望溪爲古文，所作一準繩墨，無顯躓之累。

《贈袁子才》 《隨園詩話》卷一：余翰林歸娶，長安贈行詩甚多，記其佳者，【略】沈椒園御史云：「金閨才子愛袁絲，年少承恩出玉墀。」

《詠落葉》 《隨園詩話》卷一五：余梓詩集十餘年矣，偶爾翻撿，誤字尚多，因記椒園先生《詠落葉》云：「看月可知遮漸少，校書眞覺掃猶多。」

傳記

汪中《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恩加一級沈公廷芳行狀》 公諱廷芳，字椒園。本徐姓，世爲仁和人，自公考出嗣於舅氏沈，遂承沈姓。沈故吳興望族。明歲貢生首暘始遷仁和，於公爲六世祖。康熙五十年八月，公生於海寧之園華里。幼端慤有志操，嘗書其坐曰：「守道守身，爲忠爲孝。」又嘗讀明楊忠愍公繼盛傳，激昂慨慕，思其爲人。外祖查少詹事昇歎曰：「是奇童也，即異日立朝，其風節自此見矣！」少長，益潛心正業，博綜群典，學以大殖。弱冠游京師，聲譽籍甚，鉅人耆德接待若恐不及。安溪李侍郎清植、長洲惠學士士奇、太倉張詹事鵬翀、桐城方侍郎苞，於時並申師友之契。雍正十一年，丁文昌公憂歸。明年，故大學士高文定公時總督南河，聞公名，馳書幣致諸幕府。文定公素習有宋諸儒之學，好賓接士大夫，於公尤有加禮。嘗謂公曰：「君年方少，而博聞篤行遂至於是，不圖今世乃見古人。」既服闋，再至京師，補《一統志》館校錄。先是，世宗憲皇帝詔舉博學宏詞，公入都既晚，蟄居卻軌，未嘗詣人求舉。乾隆元年，故左都御史楊恪勤公汝穀，時以兵部右侍郎祭告南岳還朝，上命續舉所知，遂以公名及其學行對。十月，御試保和殿，名在二等，選翰林院庶吉士。明年授編修，入直武英殿，同修起居注，總理宗人府各學。三年，充《一統志》纂修官，兼校勘。明年殿試，充收掌試卷官。公嘗集前世君臣善敗之蹟爲類，各十有六名，曰《鑒古錄》，以備法戒。是年冬表進，賜段四匹，書交懋勤殿。六年，補山東道監察御史。公精敏絕人，諳悉舊典，朝章國故，官方民隱，口陳手畫，本末如流。通於當世之事，而務出於忠厚。【略】上將幸木蘭，會久雨，水潦氾溢，公言車駕所及一事，不欲以累民，而有司多取人木樟治道，乞以謁陵禮成，加賚所過地。被旨申飭，部議革職。上命降二級調用。十年奉旨，仍以御史用，補江南道監察御史。奉命巡視山東漕糧。十一年，請建祠祀宋臣謝枋得於憫忠寺。又以長生店涿州積水泥濘，行旅苦之，請飭行修治，並請加振直隸被水窮民，俱報允。十二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命巡視山東漕糧。公以山東比歲告饑，雖屢截漕加賑，恐民氣未舒，奏於南漕抵山東時，更截留六十萬石。又奉命隨大學士高文定公查辦山東賑務，公分理兗、沂、曹、東昌、泰安五府。城市窮鄉，莫不親履。條理精密，吏不能欺。五月閱青苗，七月勘水災。故事山東巡漕御史率於六月回道，至是於九月始復命云。公爲御史前後六年，凡有屬草，輒閉閣齋戒，如對明神，憂勤忠愛之心發於顏色，溢於毫楮。其言體事達情，曲折盡意。公貌清古秀削，身裁及中人。與人言，煦然若不能盡。及當事執持，廉直自將，雖貴育無以過。故尚書彭維新復官工部右侍郎，公奏劾罷之，尤爲人所稱道。所上四十餘摺，舉其要者著於篇。其未發科鈔者，世固莫得而知也。轉分巡山東登萊青道布政使司參議，【略】遷河南按察使。【略】二十七年，上南巡至山東，以公年老，命以原品致仕。公起諸生，至大官，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於公不可爲不遇。然緣公體國之忠與其憂民立事之心，蓋嘗抱無窮之蘊，而惜乎公則衰矣。公之歸，生儒耆老數千人南送四十里，至崮山驛不去，乃散。公在官，食不過一肉，三族之待以養者數十家。既歸，貧不能自贍，復以課讀爲業，累爲鰲峯、端溪、樂儀、敬敷四書院山長。【略】三十年，上南巡，賜公紵絲表裏。三十五年，與祝皇上壽，賜段四疋。公子世煒自雲南主試歸，上召見

瀛臺，從容問公年齒精力，於是知上之恩顧深矣。三十六年，與祝皇太后壽，恩加一級。明年二月甲申，考終於京師之椿樹三條衚衕。【略】公由庶吉士授編修，兩官監察御史，出爲山東登萊青道參議，河南、山東按察使，誥授通議大夫致仕加一級。

《湖海詩傳》卷六　沈廷芳，字畹叔，號椒園，仁和人。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有《隱拙齋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萩林，號椒園，仁和人。監生。舉鴻博，授編修，官至山東按察使。有《十三經注疏正字》、《隱拙齋集》。

《鶴徵後錄》卷一　沈廷芳，字畹叔，一字萩林，號茉園，浙江仁和人。監生。由兵部侍郎楊汝穀薦舉，除庶吉士，散館一等授編修，官至河南按察使。著有《十三經注疏正字》、《隱拙齋詩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字畹叔，號椒園，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官山東按察使。有《隱拙齋集》。

阮元《沈廷芳傳》　沈廷芳，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由監生試博學鴻詞科，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旋改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濟寧漕務。七年，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爲逆閹王振立祀，李賢撰碑稱其豐功大節，觀者髮指，乞飭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從之。旋授山東登萊青道，遷河南按察使。【略】兗州有南池，唐杜甫所常游也。廷芳在濟寧日，建少陵祠，作碑爲文記之，厲鶚稱其碑詞甚工。年七十一卒。

《清朝先正事略・諸襄七先生事略》附　沈椒園，名廷芳，一字畹叔。仁和監生。召試，除庶吉士，授編修。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起視漕山左。擢登萊道，遷河南按察使。乞養歸。先生爲查聲山宮詹外孫。受詩學於初白，受古文法於望溪。尤究心經術。嘗以監本《十三經注疏》多訛脫，著《十三經正字》八十一卷，校勘極精核。又著《隱拙齋詩文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七七錄「國史館本傳」　沈廷芳，浙江仁和人。乾隆元年由監生舉博學鴻詞試，列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年，散館授編修。旋遷山東道監察御史，巡視濟寧漕務。七年，奏崇文門內智化寺明英宗爲逆閹王振營造，李賢撰碑稱振豐功大節，詆閹亂道，觀者髮指，乞飭有司毀像、仆碑，並將英宗諭祭碑移瘞他所，得旨如所請行。旋授山東登萊青道，遷河南按察使。廷芳少從方苞遊，窮極載籍，所爲文則清辭麗句，臚列各體，無纖佻之習。其詩學出於查慎行，而出入漢、魏、三唐，皆有法度。由翰林而諫垣，而外任，一官一集，變而愈工。兗州有南池，唐杜甫所嘗游也。廷芳在沛上日，建少陵祠，立碑爲文記之，厲鶚嘗稱其碑詞甚工。年七十一卒。

《清儒學案小傳・沈先生廷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卷一一　仁和沈椒園庭芳，查聲山學士外孫也。其尊甫麟洲先生，宰文昌，被累，戍寧夏。母查大淑人留居嘉善，不從行。椒園每歲南北省親，極行路之苦。有詩云：「秋生紅豆辭南國，春到青銅赴朔方。」「青銅」者，寧夏山名。又：「雲影有心隨望眼，淚痕和綫綻征衣。」爲厲樊榭孝廉所賞。沈歿後，張少儀有詩哭之，云：「塞上草枯雙淚白，瀛州雲淨一襟清。」「草枯」、用裴子野事，蓋紀實也。觀察尊甫笠亭先生，宰印江，與沈仝戍。觀察徒跣萬里，號呼求救，卒獲安全。嗚呼！三君皆與余同舉詞科，而沈、張兩觀察，又同舉詩社于李玉洲先生家，往來尤狎。今皆先後化去。追思六十年中，升沉聚散，音塵若夢，可爲於邑！

又卷一四　沈椒園太史所居爛熳衚衕，接葉亭湯西厓少宰之故居也。丁巳余主其家，記其《秋夜》云：「薄病閒身坐小廳，鄉心三度見流螢。水雲涼到庭前樹，一夜秋聲帶雨聽。」

《湖海詩傳》卷六《蒲褐山房詩話》　乾隆戊寅，予入都遇于臨清，同行者經月。青簾畫舫，書籤硯格，纖塵不染，望而疑爲魏、晉間人也。爲臬使時，嘗欲以湯文正公斌崇祀兩廡，事雖不行，士論韙之。

《鶴徵後錄》卷一〇　先生爲查聲山宮詹外孫，少受業於查浦、初白兩先生之門，得其詩法。尊甫東隅先生又日以杜詩課誦。長受古文學於方望溪侍

郎。既入翰林，充武英殿校理，日與侍郎講求問學。旋改御史，以言事被黜。乙丑復起，視漕山左。以少陵嘗遊任城南池，即於其地創建少陵祠，一時俱賦詩紀其事。己巳觀察萊州載擢河南廉使。望溪侍郎嘗請以湯文正公從祀孔庭，先生復踵請之，不果行。自豫入覲，以母老乞養歸。辛卯至京，值七十壽，錢籜石少宗伯有詩云：「同徵齒序方三紀，前輩心儀有幾人？」逾年即卒。平生究心經術，嘗以監本及毛本《十三經注疏》多譌脫，著《十三經正字》八十卷，校勘極爲精核，洵有功於治經者。

作品本事

《紅豆書莊歌送惠仲孺先生告歸吳縣》《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二《惠士奇傳》：初，研溪先生由東渚邨遷居郡城東南香溪之北。郡城東禪寺有紅豆一株，相傳白鴿禪師所傳，老而枯矣，至是時復生新枝。研溪先生移一枝植階前，生意郁然。僧睿目存爲繪《紅豆新居圖》，自題五絕句。又賦《紅豆詞》十首，和者二百餘人。四方名士過吳門者，必停舟訪焉。因自號紅豆主人。所以鄉人稱研溪先生爲老紅豆先生，半農先生曰紅豆先生，松崖先生曰小紅豆先生。

《寄初白老人》查爲仁《蓮坡詩話》一五四：東坡有《題安平泉》七律一首，集中失載。初白老人注蘇詩，采入補遺卷中。尋碑未得，作詩紀事。仁和沈椒園侍御（廷芳）過臨平，於山麓得碑，手拓以貽老人，並係以詩云：【略】。以所注蘇詩未及開雕故也。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五經總義類·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沈廷芳撰。

又《別集類存目一二·隱拙齋集》五十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沈廷芳撰。廷芳有《十三經注疏正字》，已著錄。是集爲廷芳所自編，凡詩賦三十二卷、散體文十八卷。

汪中《誥授通議大夫山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原品致仕恩加一級沈公廷芳行狀》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文章指南》四卷、《隱拙齋詩集》四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其《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則嘉善浦鏜同校。

《國史文苑傳稿·沈廷芳傳》著有《理學淵源》十卷、《十三經注疏正字》八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卷、《盥蒙雜著》四卷。

《清儒學案小傳·沈先生廷芳》著有《理學淵源》十卷、《續經義考》四十卷、《鑒古錄》十六卷、《古文指授》四卷、《隱拙齋詩集》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國朝學案小識·仁和沈先生》先生諱廷芳，字椒園。博學鴻詞。歷官按察使。撰《十三經註疏正字》八十一卷，參稽衆本，考驗六書，訂刊板之舛訛，祛經生之疑似，於注疏之學大有功焉。

錢維城

論述

《隨園詩話》卷五明洪紫溪自言：「三十年讀書，才消得胸中『狀元』二字。」陋哉言乎！如欲狀元之名副其實，則「狀元」二字，胸中不可一日忘也。如倚狀元爲驕人之具，則「狀元」二字，胸中不可一日不忘也。何待讀書三十年哉？味其言，紫溪自以爲忘，正其終身不忘之證。同年錢文敏公《臚唱第一口號》云：「自慚才出劉蕡下，獨對春風轉厚顏。」其胸襟出紫溪上矣。

趙翼《錢茶山司寇以大集見示捧誦之餘敬題於後》二欲識通懷處，談深引濁醪。人如東晉達，才有大蘇豪。僞體別裁盡，眞靈位業高。幸叨鄉後進，請益敢辭勞。

《北江詩話》卷一錢文敏維城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

王昶《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贈尚書錢文敏公維城神道碑銘》爲詩仿李太

白。爲文疎通明暢，絕去雕飾。有《茶山詩文集》二十八卷。書法蘇文忠公。畫出入於元黃子久、王叔明諸家。奉敕進御之作，上親爲題詠者多至數十卷軸，蓋世得其書畫如圭璧。

《國朝正雅集》卷七引《寄心盦詩話》　有作宋人清雋語，如錢稼軒尚書之「秋風吹白渚，日夕起微波」、「一路杏花發，滿山春鳥啼」、「清磬上明月，孤琴流暗泉」是也。擬之唐人，尚嫌少味。

《晚晴簃詩匯》卷七九　稼軒起家文學而練於政事，奉使苗疆，事未竟，以憂歸，遂卒。故飾終之典特優。工畫山水，秀骨天成，收入《石渠寶笈》甚夥。同時被宸賞者，與董文恪殆相頡頏。詩爲畫名所掩，然吐屬清雋，皆非凡響。洪北江評其詩「如名流入座，意態自殊」，可稱篤論。弟竹初，亦詩畫並工，足相媲美。

傳記

王昶《資政大夫刑部左侍郎贈尚書錢文敏公維城神道碑銘》　乾隆壬辰冬，刑部侍郎武進錢公以居憂卒於里第，上聞軫悼，諭祭葬，特贈尚書，賜謚文敏，且有「學問素裕，勤勞夙昔」之褒。又二年，賜其孤中銑爲內閣中書舍人。蓋公以第一人魁天下，直內廷二十餘載。任秋官最久，數決大獄。讞事貴州，適遘逆苗香要之亂，不震不擾，出奇決策，月餘蔵事。上益知公才器可大受而未竟其用以卒，是以恩禮稠疊不替，益隆如此。公字宗盤，諱維城，一字稼軒。自幼敏悟，讀書日千餘言。十歲能詩，十二三能騷賦、古文。戊午，年十九，舉順天鄉試。壬戌試爲內閣中書舍人。乙丑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授修撰。戊辰夏五月召試《璿璣玉衡賦》、《五月鳴蜩詩》稱旨，尋擢右春坊右中允、日講起居注官，命直南書房懋勤殿。旋擢翰林院侍讀學士。癸酉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甲戌充會試副考官。丁丑擢工部侍郎。辛巳調刑部，尋轉左侍郎。公初以文學侍從受旨允行，壬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是冬奉命視學浙江，端士習，清訟源，飭諸生以半年習一經，而責其成於校官，矯揉刮摩，士習蒸變。已又以陳大綬理學名臣，而《紹興志》誣以貪酷；毛一鷺名麗逆案，而《遂安志》侈其治蹟，移書巡撫，悉釐正之。己丑貴州知州劉標以銅廠缺虧聞，上命公偕湖廣總督吳公達善、內閣學士富公察善往訊，計虧帑二十九萬三千餘兩，並得大吏苞苴，狀奏論如律。【略】上知公持法平，生殺悉當於理，故所言施行者多。公和平坦白，不立崖岸，不設城府，獎勵寒素，有一長必爲拂拭推引，士以此歸之。【略】然性篤孝，先時視學浙中，迎父蕭山公于使署，雖便溺必親視之。及壬辰奔喪歸里，不及含殮，時時擗踊哀慟。夙有消疾，因以增劇，至十月而卒，時年五十有三。公家世仕宦，曾祖某，祖某，官福建惠安縣知縣；父人麟，以舉人歷官蕭山縣知縣。皆因公貴，贈資政大夫、刑部侍郎。

《湖海詩傳》卷一〇　錢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武進人。乾隆十年殿試第一人及第。官至刑部侍郎。卒贈尚書，謚文敏。有《余山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錢維城，字宗磐，一字幼安，號稼軒。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三能騷賦古文。乾隆乙丑第一人及第，官至刑部侍郎。贈尚書，謚文敏。書法東坡，畫山水得元人黃、王筆意。奉勅進御之作，上親爲題詠者至數十軸。有《茶山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二　錢維城，字宗磐，號稼軒。江南武進人。乾隆十年，賜進士第一人。官刑部侍郎，贈尚書，謚文敏。有《茶山集》。

《從政觀法録》卷二八《刑部侍郎錢維城》（存目）

《漢名臣傳・錢維城列傳》　錢維城，江蘇武進人。乾隆十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十三年五月，散館列清書三等。諭曰：「歷科進士殿試一甲第一名即授爲修撰，二名、三名授爲編修，至散館時並無所更易。伊等因已授職，遂自甘怠忽，學業轉荒。即如今年散館修撰錢維城考列清書三等、編修莊存輿考列漢書二等之末，其不留心學問已可概見。但錢維城係派習清書，或尚非其所素習，著再試以漢書，候朕問定。莊存輿不授爲編修，則此後一甲之人皆有所警而專心學問，若有仍考列三等者其例視此。越日，諭曰：「昨因錢維城考列清書三等，後試以漢書，惟詩句有疵，賦尚通順，着仍留修撰之任。」八月，遷右中允，入直南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五年二月，擢侍講學士；九月，轉侍讀學士。十六年，擢內閣學士。【略】十九年三月，充會試副考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二十年八月，給假回籍省親。二十二年正月，授工部侍郎；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二十三年，奉旨分理五城平糶事。【略】二十四年，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二十六年，調刑部左侍郎。【略】尋授浙江學

政。【略】五月，因覆擬廣東民何長子姦污幼女致母服毒身死一案，率疑絞候，部議降一級調用，奉旨從寬，留任。十月命赴貴州，同湖廣總督吳達善查審威靈州知州劉標虧帑一案。巡撫良卿明知故縱，授意彌補，並與按察使高集交通骫法。又前任貴州巡撫方世儁、糧道永泰曾婪索劉標賄賂，各論罪如律，詳吳達善傳。三十五年閏五月，維城將旋京復命，適古州苗堆寨逆苗香要脅衆肆刼，復偕吳達善及巡撫宮兆麟等往勦戮。賊甚衆。六月，香要就擒，諭部議叙。三十七年，丁父憂回籍。維城工繪事，所進畫冊多蒙御題。是年維城卒。諭曰：「原任刑部侍郎錢維城，學問素裕，才具亦優，侍直內廷勤勞夙著。今春以父憂回籍，因宿疾未痊，遽聞溘逝，深爲軫惜。着施恩加贈尚書御，應得卿典，該部仍察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謚文敏。四十年，恩授其子中銑爲內閣中書，准其一體會試。

《清朝先正事略·錢文端公事略》附 錢公維城字幼安，號稼軒。江蘇武進人。十歲能詩。十二能騷賦。乾隆十年，以一甲一名進士賜及第。由修撰累官刑部左侍郎。疊司文枋。入直南書房。卒贈尚書。賜祭葬。予謚文敏。書法蘇文忠，畫得元人筆意。時以爲天授，高宗深重之，屢賜詩題識。文端公嘗云：「稼軒自幼出筆蒼潤，秀骨天成。通籍後，尤得力於東山也。」所著曰《茶山集》。女孟鈿，工詩，通音律。適崔觀察龍見。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籟》。

《詞林輯略》卷四 錢維城，字幼安，一字宗蒼，號茶山，一號稼軒。江南武進人。授修撰。官至刑部侍郎，贈刑部尚書。謚文敏。著有《茶山文鈔》。

《國朝畫徵續錄》卷下 錢維城號稼軒，武進人，乾隆乙丑狀元，官翰林院修撰，累遷工部右侍郎，侍直內廷。山水邱壑幽深，氣暈沉厚，迥不猶人。其座主錢香樹云：「稼軒自幼出筆老辣，秀骨天成，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錢維城，字茶山，號稼軒，又號宗磐。武進人。弟竹初山水亦有名於時。乾隆十年乙丑，殿撰畫學得董東山指授，益進高明。康熙五十九年庚子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卒，年五十有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八引「國史館本傳」（存目）

《清史列傳·錢維城傳》（存目）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存目）

紀事

趙懷玉《崔恭人錢氏權厝誌》 吾郡錢氏，自明萬曆以來，名德相望。迨侍郎贈尚書，文敏公維城以學術致通顯，餘事擅三絕之目，又嘗出使黔中，戡平叛苗，文經武緯，暴著當世。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二引《春融堂集》 上命公偕湖廣總督吳公達善往貴州訊獄，獄定將旋，而古州香要事起。香要苗人力扼虎，自詡有邪術，鎗炮弗能傷，爲諸苗所憚。二十一寨爲所誘，將襲下江。同知龔學海告變，公因偕吳公及巡撫宮公兆麟檄黔省各營會剿。又以古州壤接湖南、廣西，移知各督撫分兵守隘口，而自馳赴古州，飭副將來永增守加溜，且策之曰：「賊苗脅從者衆，急則幷力阻險，勢不能旦夕平，宜多懸木榜，諭以天朝止誅首亂，餘無所問，其黨必疑且散。吳公等從之。苗聞，日持牛酒詣軍門，公慰諭遣去，衆心大定。明日，督兵入大箐，密使人偕生番老雄等伺香要所至，六月八日擒之，與其黨皆磔死，事平。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錢維城，字幼安，江南武進人。父人麟與莊書石先生柱，中表也。【略】維城，記前世與王際華、夢麟俱爲潮鳴寺僧。乾隆十年會試前，維城夢見天榜，狀元爲金谿李建中，己爲探花。及榜發，錢竟爲狀元，李乃在二甲三十名。謂夢無據，何以姓名巧合；謂夢可憑，不應前後顛倒，或臨期亦有更換耶。後官至刑部侍郎，謚文敏。是科際華中探花，夢麟亦入詞館。三人同寺爲僧，今世同年登第，人謂早歲巍科多在此坐破蒲團者。然貴子誕降，必擇蓄德人家。錢翁惟有慨助救荒陰騭，是以產此石麟。彼蒼之福善，豈或爽哉！

《嘯亭雜錄》卷七 錢文敏公維城，中乾隆乙丑狀元，選爲清書翰林。公性聰敏，以國書爲易學，遂不復用心，至散館日，輒曳白。純皇帝大怒曰：「錢維城以國語爲不足學耶，乃敢抗違定制若此。」將置於法。傅文忠公代請曰：「錢某漢文優長，尚可寬貸。」上召至階下，立命題考之。公倚礎石揮毫，未踰刻輒就。上異其才，命南書房供奉，後遂洊陞至戶部侍郎，寵眷甚渥云。

《戲贈裘少宰》《梧門詩話》卷七：孫合河相國議徙黃河，復故道，裘文達公官少宰，頗以爲不便。時文達新納姬人，錢文敏戲以詩云。

藝文

《畫林新詠》卷一　名維城，父夢辛幼安來託生，故亦字稼軒。武進人。以進士第一人官少司寇。卒謚文敏。善寫山水。才名江左無雙士，科第瀛洲第一仙。此筆如椽宜畫日，更將餘技寫雲烟。

雜録

《墨林今話》卷三　錢文敏公維城，字稼軒，自號茶山。畫與富陽董宗伯齊名，皆以幽深兼沈厚。蓋文敏秀骨天成，而通籍後又得力於東山者也。兩公翰墨俱爲上所重，嘗扈從游中盤，上顧維城，使畫盤山圖，閱日進覽，御製三十韻於幀首。維城作恭和詩，有「繪圖奉宸命，怵惕久未報」之句，乃知能事，不受促迫，以供奉內廷人奉旨繪圖，猶久未報，不獨杜詩中王宰也。《書畫紀略》云：「公初從錢太夫人學畫花卉，不甚畫山水。後一染翰，遂成名手。嘗摹大癡筆意，作畫册十幅，渾雅疎散，滿紙煙雲，殆由天授。」或云公畫山水花卉，皆得力於南田翁。

秦黌

《隨園詩話》卷一三　唐太宗云：「泥龍竹馬，兒童之樂也；翠羽明珠，婦女之樂也。」余亦云：「急流勇退，後起有人，士大夫之樂也。」今之人，惟揚州秦西巖先生以觀察致仕，子又繼入翰林，宜其詩之自然駘宕也。《南莊題壁》云：「郭繞村烟水繞堤，數椽屋可托卑棲。百年老樹留花塢，二頃荒田雜荼畦。庾信小園枝下上，王珣別墅澗東西。誰云巢許買山隱？家在城南認舊溪。」「策杖登樓眼界寬，邗溝一水迅奔湍。天邊漕運梯雲上，江外山光帶霧看。南北塔高雙鵠立，東西橋鎖九龍蟠。往來多少風帆急，孤櫂何如斗室安？」

《湖海詩傳》卷一四　秦黌，字序唐，江都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岳常澧道。有《石研齋詩鈔》。

《詞林輯略》卷四　秦黌，字序唐，號西巖。江南江都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南岳常澧道。

《題賞番圖》　楊鍾羲《雪橋詩話三集》卷八：李侍郎友棠，【略】乙亥，官給事中，時巡視臺灣，有《賞番圖》，題者甚夥。秦西巖詩云【略】。

蔡寅斗

《粟香室三筆》卷六　蔡芳三先生，乾隆丁卯舉人，先舉鴻博不就，鄂文端公嘗集七郡士會課春風亭，先生冠其曹。有《九賢堂稿》。余近見《南邦黎獻集》中有先生詩古文二十餘首。《別裁》選詩五首，最賞其《遊盤山詩》：「地勢直從滄海盡，山形還向太行迴。」謂有地涵海負之概。【略】五律宗法盛唐。

《遊盤山》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頷聯寫盤山形勢，有海涵地負之概。此盤谷非李愿棲息之地，上有李將軍舞劍臺，謂李靖也。

《輓徐澄齋太史》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三語謂出使琉球，四語謂三朝講官。

《光緒江陰縣志》卷一七　蔡寅斗，字芳三，乾隆丁卯舉人，國子監助教，能詩文。方伯鄂文端檄七郡士會課春風亭，寅斗冠其曹。歲丙辰，薦舉鴻博不就。著有《九賢堂稿》。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　芳三工古今文及駢麗韻語。聞四方有才人，必遠道走訪，與之定交，蓋以文章友生爲性命者也。壬申恩科會試，自經於號舍中，不解其故，人謂之遇祟。文人之厄，一至此耶。

《鶴徵後録》卷四　蔡寅斗，字芳三，號九賓。江南江陰人。監生。由翰

林院侍講、福建學政周學健薦舉乾隆丁卯舉人，授國子臨學錄，陞助教。（芳三淹貫羣籍，甚有文名。於時己巳工部侍郎何公國宗以經學保薦。【略】《松陵詩話》云：芳三工古今文及駢體韻語，聞四方有才人，必遠道走訪之，與之定交，蓋以文章友生爲性命者也。壬申恩科會試，自經于號舍中，不解其故。）

《坦坦碕》《國朝詩別裁集》卷二九：此明瑟園景之一，與予同遊賦之。注中徐介白，明末遺老，隱居于此。

杭世駿

論述

綜論

《羣雅集》卷一　太史樸訥如鄉野間人，而文章秀美，爲一時所宗。與厲樊榭齊名，稱「厲杭」。

王鼐《道古堂文集序》　甲寅夏季，杭君堇浦編次所爲文，得百有幾十首。先是，堇浦以博遊宏覽，鉤補經史，間以餘溢爲篇什。及近代書義，括精剔華，不可形逐。獨古文辭最後出，意撝挹，恆嗛嗛，未敢矜執。閒示同里聲類則素習于是者，亦褫魄眙目，罔或捉搦。蓋堇浦才力雄獨，而鬱積淵邃，若曾潭靈湖，不長輸遠逝勢且不止。且夫文誠難言也，世有學焉而文不著者，未有不悅學而文焉者。學焉而文不著。【略】堇浦于學，誠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千萬卷。堇浦枕籍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晷夕。閒過友人館舍得異文秘册，即端坐默識，括略其要實乃已。遇有離合，設甲乙辨難，輒反覆數千言不能了，銳心若此，宜所爲文立言摭意，實有到人所不到者。夫儲之有厚薄，發之有深淺，自然之情也。堇浦茲編，特珙璧之先資耳。其他論著，棄諸篋衍者，固纍纍未盡。世之人耳堇浦之聲，而未盡讀其文，讀其文固亦未識堇浦之所爲文也。夫其文具在，即其所爲文亦在也。窮千萬卷而不畏其難，或亦可以達其畔岸也夫。

汪沆《道古堂集序》　予辱交先生五十餘年，竊窺先生之學，大抵以六經爲之根，貫穿羣史，出入百家，以掇擷其精腴，而高朗卓鑠，衷於性情。胸之所蘊，筆舌閒皆克傾瀉之。故其節亮，其氣華，其辭宏肆而奧博，一時羣雄莫與抗者。

又《韓江集序》　今春三月，堇浦歸自揚州，手出《韓江》一集見示，大半得於推襟送抱、琴歌酒坐之餘。其氣磅礴而磊落，其旨纏綿而悱惻，漢上題襟之詠，河梁落日之篇，希踪曩哲，殆庶幾焉！

《制義叢話》卷一一　《百畝之糞》，時文家往往以草化獸化屬綴，不知草人薙氏不該不備。惟杭堇浦先生（世駿）文，搜擇融洽，包括草人、稻人、薙氏、柞氏，精心妙理，突過前人。如云：「動物以茹飲爲能，而植物多以翕受爲質。土膏之動，自下而上騰，而灌溉之施，必由表以達裏。」又云：「衆穢既積，則膏液自流，故城市之所棄，皆四家之所珍；衆朽所聚，則精華自生，故既變之游魂，實爲物之精氣。」文之精妙至此，所謂傾羣言之瀝液也。

張燦《赴召集序》　吾友杭君堇浦，少蘊清才，其于古若以水入水，浹而莫覩其迹也。其于學一日千里，而猶慊慊也，怵不能至也。故其爲詩根本，積册峻整，有製度。且其爲之也，警以敏居，常哦咏不輟。昔雲間諸子每譙集，多擊博爲笑樂，陳人中獨刻燭賦詩，嘗云：「人之英華，乘於壯歲，過此衰落，將安及乎？」蓋其勤如此。今之堇浦，則亦猶斯志也。

曹芝《翰苑集序》　其詩文憂深慮遠，蓋亦變《雅》之作。而先生幸際太平，得與一時僚友從容柯亭、劉井之間，以其散直之暇，肆志併力于文章，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發，何其盛也。讀是集者，當知先生之才與所遇之時。

龔鑑《橙花館集序》　吾友杭子大宗言不純師，行不純德，絕類東方先生之爲人。平生勤於聚書，晨鈔晦寫者十有餘年，而畢方不來，騶牙不至，無以證其蓄積之叢叢。於是形諸詩歌，一往不可罄控。嘗放言曰：「鏤金錯彩，論者弗尚。然學不贍則詞不備，詞不備則氣不充。胸無安世三篋書，日搦管作蒼蠅聲，奚可哉？公等已矣！【略】大宗持論不可爲正鵠，然大宗雖淵

然不可究詰，而能運之以越石之清剛，出之以景純之豪雋，其所以幾撫一世者，固不盡如所云矣！

《隨園詩話》卷七　眼前欲說之語，往往被人先說。余冬月山行，見柏子離離，誤認梅花。將欲賦詩，偶讀杭堇浦詩云：「千林烏桕都離殼，便作梅花一路看。」是此景被人說過矣。

又卷一四　杭堇浦先生教人多作五排，曰：「五排要對仗，不得不用心思；要典雅，不得不觀書史。但專作五言八韵之賦得體，則終身無進境矣。」

袁枚《做元遺山論詩》　氣猛才豪老尚堪，施（竹田）梁（守存）以外孰清談？平心細按三千首，一集終須重《嶺南》。（杭大宗）

《梧門詩話》卷一二　杭大宗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齊次風侍郎特愛杭作淹博，嘗集蘇詩及大宗詩句爲一卷，題籤曰蘇杭雜貨（集句）。餘姚黃璋《論詩絕句》云：「安石胸中三篋書，贍詞捷給決瀾渠。當年緒論曾參座，經史詩皆說不如。」「藥師一誤謫千年，差比髯蘇仙佛兼。小卷短書齊禮侍，《蘇杭雜貨（集句）》手題籤。」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芒碭山舊頭領二員：混世魔王杭堇浦（世駿），有《道古堂全集》。

《文獻徵存錄》卷五　杭世駿，字大宗，仁和人。少治經，事同郡沈世楷，又從淳安方桑如受業，游泳傳記，志在閎覽同里。萬九河喜見之，以爲鄭漁仲之流。既長，厝意於音韻之學，遂篤好賦詠。雍正二年應鄉舉中式，數試禮部報罷。公車之次，爲學勿倦。性簡傲，同人遭其睨視。然自謂「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其遜順又如此。遊聚既盛，登涉復曠，每成章句，益自清發。返里後，嘗撰其詩爲四卷，好事者多就鈔之。有《送弟世瑞就昏黔陽》一篇，其友龔鑑驚歎以爲小宛之遺音也。

《筱園詩話》卷二　杭大宗【略】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不工矣。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嶺南》一集久推袁，上接黃全鼎足尊。（黃梨洲有《南雷集》，全謝山有《鮚埼集》，與大宗爲鼎足。）詩律更增深厚力，居然文采照中原。（仁和杭堇浦世駿。大宗《嶺南集》爲生平傑作，然尚少蕭疏之氣、深厚之力，非其至也。）

《晚晴簃詩匯》卷七一　堇浦才力雄贍，著述最富。旁及繪事，蕭膠疎辣。獲咎還過津門，查蓮坡贈之詩云：「致身直是忘新進，得罪終蒙宥小臣。」晚自號秦亭老民。欲補《金史》，嘗構亭曰「補史」。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道古》宏詞數典精，長輿癖累亦恆情。竈炊牆築言無補，猶覬餘年詠太平。（大宗南巡迎駕奏對，許周生所撰《別傳》載有「臣尚要歌詠太平」一語，與定庵《逸事狀》微不同。其生卒年月經後人考證甚悉。定庵所云「卽夕卒」者，亦係傳聞之。）

分論

《東城雜記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三：張壽榮眉評：「『浩漾鼎沸』，見《上林賦》。浩，敕立切，水微轉細涌也。」「清麗。」「風致灑然。」「疎雋可喜。」「宕逸。」姚燮總評：希音幽旨，如聆空山之琴。

《方鏡詩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三：張壽榮眉評：疎樸有致。姚燮總評：自是唐人小品。

《寄所親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三：張壽榮眉評：「寫情如訴，流美行間。」「感不絕於予心，溯風流而獨寫。」「清言見骨。」

《送五舍弟（世瑞）就昏黔陽》　龔鑑《橙花館集序》：予行役四方，久不見大宗詩。今年貂敝金盡，垂翼而歸。大宗爲余蹙額者累日，握手相慰外，出其近作十餘首，益麗以肆。而其《送小弱弟》一章，則小宛之遺音也。小弱弟就昏于黔陽，黔陽去杭三四千里，溯錢唐、浮洞庭，累月踰時乃可至也。其間霹靂魍魎、酸雨狂濤、春風斑竹、古渡神鴉，凡小弱弟之所跋涉而驚且惋者，一一著之於篇。余讀其詩而壯其奇，且悲其志也。大宗曰：「余詩類此者夥矣。子其爲我序之。」嗚呼！大宗磊落豪宕之氣，所謂玩世不恭者，非耶？然觀其友朋骨肉之間，其大節可覩矣。

《詠方鏡詩八首限方字》　查爲仁《蓮坡詩話》一〇七：杭堇浦編修（世駿）首唱《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輩下。

《題許上舍（承祖）雪莊漁唱三絕句》　《雨村詩話》卷一六：海寧許承祖繩武有別業曰雪莊，在西湖葛嶺下，卽志所載八仙莊也。有絕句一百二十首，名曰《雪莊漁唱》，有婢善歌【略】，仁和杭世駿大宗云【略】，皆謔語也。

《題陳元孝遺象》　《隨園詩話》卷一四：堇浦先生詩，以《嶺南集》爲生平極盛之作。《題陳元孝遺像》云【略】。此種詩，悲凉雄壯，恐又非樊榭、寶意

所能也。

傳記

應澧《杭大宗墓誌銘》 先生由編修改御史，條陳四事，下吏議，尋放還。然聖主仍納其言。數十年來，天下督撫漢人參半，於四條中已行其一。其論有大於此者，曰：「天下藩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先生已削稿，不以示人。余所聞鄉前輩之言如此。閒居養母，自號秦亭老民，性通脫，不事修飾，著屨訛黑，斜脫不易也。讀書五行並下。少時與同里厲鶚、汪大坤、殳聞望、張燈、龔鑑、嚴遂諸名輩結讀書社。在史館纂修《三禮》，奉敕編錄內府書籍。罷官後，主講廣東之粵秀、揚州之安定兩書院。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杭世駿，字大宗，號堇浦，仁和人。雍正甲辰舉人。乾隆丙辰舉鴻博，授編修，改監察御史。以言事罷歸。著有《禮例》、《續禮記集說》、《金史》、《補闕史》、《漢北齊疏證》、《前後漢書蒙拾》、《文選課虛》、《續方言》、《石經考異》、《諸史然疑》、《晉書補傳贊》、《詞科掌錄》、《榕城桂堂詩話》、《道古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杭堇甫先生事略》 先生名世駿，字大宗，堇甫其別字也。仁和人。少負異才，於學無所不貫。所藏書擁榻積几，不下數萬卷。枕藉其中，目睇手纂，幾忘晨夕。與同里厲鶚、陳兆崙、汪大坤、梁啓心、張燈、龔鑑、嚴遂諸名輩結讀書社。舉雍正甲辰鄉試，受聘爲福建同考官。乾隆元年，召試鴻詞，授編修。校勘武英殿《十三經》、《二十四史》，纂修《三禮義疏》。先生博聞強記，口如懸河。時方望溪負重名，先生獨侃侃與辨，望溪亦遜避之。有先達以經說相質，一覽曰：「某說見某書某集，拾唾何爲？」學子有請益者，聞其所業，以一經對，則以經詰之，復以一史對，則以史詰之，皆窮。乃曰：「某於西晉末十六國事，差能詳耳！」先生曰：「汝知是時有慕容垂乎？垂長若干尺？得年幾何？」其人慙沮去。以此頗叢忌嫉。改御史，條上四事。下吏議，尋放還。然高廟仍納其言。數十年來，天下督撫，漢人參半，是四事已行其一也。其論直省藩庫，「宜有餘款存留，以備不虞」，亦篤論。然先生已削稿，其語多不傳。罷歸後，杜門奉母，自號秦亭老民。偕里中耆舊，及方外友，結南屏詩社。後迎駕湖上，賜復原官。性通脫，不事修飾。主粵秀、安定兩書院最久。好獎借後進。自言「吾經學不如吳東壁，史學不如全謝山，詩學不如厲樊榭。」而齊次風侍郎，特嗜先生作，嘗集蘇詩及先生詩爲一卷，題曰《蘇杭集句》。著有《禮例續》、《禮記集說》、《石經考異》、《續方言》、《史記考異》、《漢書疏證補》、《晉書傳贊》、《北齊書疏證》、《經史質疑》、《詞科掌錄》、《榕城詩話》、《桂堂詩話》、《兩浙經籍志》、《續經籍考》、《道古堂詩文集》。晚年補《金史》，特搆補史亭，成書百餘卷。嘗賦《方鏡詩》二十四首，傳誦輦下，和者自王公卿相至方外閨秀，幾及數千家。

繆荃孫等《訂訛類編跋》 按世駿字大宗，晚號堇浦老人，仁和人，乾隆元年中博學鴻詞科，官編修，以直言奪職。歸里而卒，入《國史・文苑傳》。所著《道古堂詩文集》七十二卷，又有《道古堂外集》九種。

紀事

作家逸事

《湖海詩傳》卷五《蒲褐山房詩話》 堇浦先生書擁百城，胸羅四庫。入翰林未久，即以言事罷歸。沈文慤公送之，有句云：「隣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竈炊。」蓋深惜之也。既歸，益肆力于詩古文詞。海涵地負，日光玉潔，實足以雄長藝林。兩浙文人，自黃梨洲先生後，全謝山庶常及先生而已。乾隆丁丑秋，予至西泠，相見共論古今文章流別，謂予曰：「子無輕視放翁，詩文至此，亦足名家。其冲懷樂善，迥異乎世之放言高論者矣！」先生有十子，自第八子賓仁外，餘皆下世，諸孫亦零落殆盡。其《道古堂集》，梁山舟侍講刻之。生平著述甚夥，今付剞劂者未及其半。

洪亮吉《書杭檢討遺事》 先生少舉於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戇直，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多。觸純皇帝怒，抵其卷於地再，已復取

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 高廟巡塞外，嘗于馬上微吟「迎風葦露清于染，遇雨山痕淡入詩」二句，顧謂從臣曰：「此杭世駿詩也。」先生于詩用功深，嘗曰：「吾遇韓、杜，當北面，東坡則兄事之。」每呼曰「蘇大哥」。與丁隱君敬爲親家，每議論古今，意不合，必推案交詢乃已。居京師，賦《方鏡詩》二十四章，和者至千餘人。齊侍郎召南尤愛其詩，因集蘇詩及《道古堂詩》爲一卷，題曰《蘇杭集句》。

《煙嶼樓文集》卷一六《記杭董浦》（存目）

作品本事

《答鄭茂才種玉》《榕城詩話》卷上：林鳳谿先生緒光，是予癸卯本房，詩章清艷，當時有才子之目。十年以來，宦途蹉跌，兼以喪明之戚。今年始得攝篆山陰。予至閩城，以門下士拜太夫人於堂下。令弟明經葆光暨孝廉枚光衣帢待予。握手歡謔，佳肴繼進，察貳廉空。鄭秀才種玉，吾師愛壻，清才標映。贈予云：「鯉也蚤亡公冶在，七年憔悴語當湖。」蓋師嘗令當湖故也。予報章云【略】。落日停雲，寒花蕭瑟，一座遂廢。

《盧運使招集瑞芍亭卽事》《揚州畫舫錄》卷一五：瑞芍亭在藥欄外芍田中央。盧公轉運揚州時，三賢祠花開三蒂，時以爲瑞，以馬中丞祖常「瑞芍」額于亭。聯云：「繁華及春媚（鮑照），紅药當階翻（謝朓）。」杭董浦太史有詩云【略】皆誌此時勝事也。揚州芍药冠于天下。乾隆乙卯，園中開金帶圍一枝，大紅三蒂一枝，玉樓子並蒂一枝，時稱盛事。

《書張大參（廷枚）春暉堂集後》《榕城詩話》卷上：張參議廷枚，三韓人。詩骨婉麗，在韓致堯、吳子華間。所刻《春暉堂詩》，丐予製序。其《瓶花》絕句云：「垂簾莫放西風入，留取秋光在草堂。」風致可想見也。嘗奉使三往高麗，景物之妍，風土之異，宴饗送迎之節，各有詩紀事。【略】又多隨駕在西海子，塞上山川，珥筆吟寫，咸歸娟美。予贈詩：「一參羽獵長楊乘，三繪宣和奉使圖。戴斗威名馳絕域，掞天才藻壓無諸。」蓋實錄也。

《烏戍》《冷廬雜識》卷一：吾里舊名青墩，有溪爲界，溪東曰青鎮，屬嘉興府桐鄉縣，西曰烏鎮，屬湖州府烏程縣，故又名雙溪。今則概稱爲烏鎮。近名流過烏鎮詩不少，惟仁和杭董浦太史世駿一律，最切當，【略】。蓋由蘇之杭有捷途，必過鎮之西北柵，其地乃吳江、震澤、秀水、桐鄉、烏程、歸安交界之所也。

《贈王三姑》《隨園詩話》卷五：杭州宴會，俗尚盲女彈詞。予雅不喜，以爲女之首重者目也，清矑不盼，神采先無。有王三姑者，雅好文墨，對答名流，人人如其意之所出。王夢樓侍講作七古一章，中有八句云：「成君浮磬子登璈，金醴曾經侍玉霄。謫降道緣猶未滅，不將青眼看塵囂。紈質由來兼黠慧，傳神豈待秋波媚！輕雲冉冉月宜遮，香霧濛濛花愛睡。」杭董浦贈詩云【略】。

《夏日雜句十七首》七 《隨園詩話》卷四：辛未，聖駕南巡，西湖僧某迎於聖因寺，上以手撫其左腕，其僧遂綉團龍於袈裟之左偏，客來相揖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動。杭董浦嘲之云【略】。

《輓覺羅八姑》《然脂餘韻》卷六：按八姑名學誠，字丹奉，滿洲正紅旗人，宗伯蘇庫女。其兄雅爾哈善，字蔚文，號樗園。以繙繹科舉人歷官江蘇、浙江巡撫，拜靖逆將軍。高宗臨御，恩威多不測。靖逆入長中樞，預機務。尋以參贊行邊，以回裔復叛，拜屬鏤之賜。八姑歿於乾隆十七年，則尚在靖逆開府江浙時，故杭詩以中丞稱之。八姑自以生有廢疾，守志不嫁，著有《素言》一卷，其手稿藏同邑孫君恂儒處，中皆見道之言。其論詩曰：「陶詩清眞雅正，非唐人所及，以其品高行潔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夫子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此卽願學孔子之意。繼其響者宋邵康節、明陳白沙耳！」

《哭蜀友》《雪橋詩話三集》卷六：乾隆壬申，李爲棟、王瑞霖以賄屬朱荃爲伊子營求入學，伏法。

《題陳元孝遺像》《通齋詩話》卷下：唐汲庵《訪食苦庵記》云：和尚喜獨游、夜游、雨游、雷游、雪游。石喜蠢，僧喜瘦，喜燃炬夜坐大石上，喜卧佛閣，反鎖鬼叩門，喜與古人遇，攬其裾，平反其獄，不受古人欺。庵前高竹數本，短竹百數十本，野草無算，白鴨一足跛。庵後峻嶺無人迹，有木客，有大猿，時似老翁咳，語語遒拔。其人蓋受知瞿忠宣，事不可爲，痛哭而長往者。杭董浦《題陳獨漉像》云：「竹堂吟暮雨，山鬼哭蕭晨。」十字可以

移贈。

著録

汪沆《道古堂集序》 先生捐館之逾歲，嗣君賓仁奉其手訂《道古堂集》屬予審定。【略】予學識闇昧，老病目昏，雖披讀一再過，而集中所徵引勿獲細爲稽討，陶陰焉馬之訛，懼所不免。爰商之先生舊交翟教授晴江、顧廣州涑園、梁侍講山舟，互相讎校。三君子欣然襄事，而以教授君董其成。是集始開雕於先生之嗣君，一時朋好並門下著錄之士未覩全集者，爭醵錢以爲鏤板之助。始工於乾隆乙未春二月，迄工於丙申冬十月。《文集》四十八卷、《詩集》二十六卷。嗚呼，先生足以不朽矣！先是先生在詞館應詔，陳言無狀，奉議落職歸。歸而杜門奉母，暇則偕里中耆舊襟契及方外之侶結南屏詩社，歌詠太平。蓋瞻戀魏闕葵藿向陽之忱，未敢一日忘也。生平著述有《石經考異》、《禮例》、《史記疏證》、《兩漢疏證》、《三國志補註》、《晉書補傳贊》、《北史搴稂》、《金史補闕》、《諸史然疑》、《兩漢蒙拾》、《歷代藝文志》、《兩浙經籍志》、《續方言》、《文選課虛》、《詞科掌錄》、《詞科餘話》、《榕城詩話》、《元宗錄》等書，刊行者僅小品五六種。其大著尚存篋衍，或能次第校梓，以永其傳，嘉惠來學，亦我輩後死之責也歟。乾隆四十一年歲次丙申小雪後五日槐塘汪沆。

《四庫全書總目·詩文類存目·榕城詩話》 三卷，大理寺卿陸錫熊家藏本，國朝杭世駿撰。【略】是書乃雍正壬子世駿以舉人充福建同考官所作，故以榕城爲名。（案：雍正壬子、乙卯二科皆以鄰省舉人充鄉試同考官，故世駿以甲辰舉人膺是任，謹附識於此。）其論詩以王士禎爲宗，故如馮舒、馮班、趙執信、龐塏、何焯諸人不附士禎者，皆深致不滿。於同時諸人，無不極意標榜，欲以仿士禎諸雜著。然士禎善於選擇，每一集節取一、二聯，往往可觀，世駿則未之能也。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別集類六·道古堂集》 七十四卷，杭世駿撰，（續錄）乾隆刊本。

《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三七 《過春稿》一卷，吳鷗亭手錄本，杭世駿撰。

藝文

沈德潛《送杭董浦太史》 殿頭磊落吐鴻辭，文采何嘗憚作犧！王吉上書明聖主，劉蕡對策治平時。隣翁既雨談牆築，新婦初婚議竈炊。歸去西湖理場圃，青青還藝向陽葵。

鄭燮《與杭世駿書》 君由鴻博，地處清華，當如歐陽永叔在翰苑時，一洗文章浮靡積習，愼勿因循苟且，隨聲附和，以投時好也。數載相知，於朋友有責善之道，勿以冒瀆爲罪，是所冀於同調者。董浦詞兄，燮頓首。

又《絕句二十一首·杭世駿》 字大宗，號董浦，杭州人。工詩。舉鴻博，授翰林院編修。　門外青山海上孤，階前春草夢中癯。宦情不及閒情熱，一夜心飛入鑒湖。

劉綸

論述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引《師友淵源錄》 劉文定爲詞章，取裁《文選》，暇則手自標識。

《清朝先正事略·劉文定公事略》 公爲文章。浸淫六朝，而根抵千變萬涔，涵於一源。於詩獨喜高青邱，謂能入唐人門閫。所著《繩庵內外集》二十四卷。

《國朝正雅集》卷一引《定軒譚粹》 公爲文取法六朝，於詩獨喜青邱子。世駿字大宗，號董浦，錢塘人。以舉人應乾隆丙辰博學鴻詞科，授翰林院編修，以言事罷官。歸年八十餘卒。有《道古堂詩文集》，此《過春集》其一種也，有周天度序。此書爲吳鷗亭城手錄，可與刻集對校，知其所以去取焉。

前後典文武鄉、會試者五，得士皆有名於時，器量凝重，未嘗有喜慍。退朝手一冊兀坐，服食儉素，蕭然如布衣。勳業之大者在人口，此亦可見公之德矣。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劉綸》　其爲文取法六朝，代言、應制皆爲一時冠。而詩獨喜青邱。

傳記

《湖海詩傳》卷五　劉綸，字愼涵，號繩庵，武進人。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第一，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謚文定。有《繩庵内外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〇　劉綸，字愼涵，號繩庵。武進人。諸生。乾隆丙辰舉鴻博第一人，授翰林院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謚文定。有《繩庵内外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　字愼涵，號繩庵，江南武進人。廩生。乾隆元年召試博學鴻詞第一，官至大學士。謚文定。有《繩庵内外集》。

《清朝先正事略・劉文定公事略》（存目）

《皇清書史》卷二〇　劉綸，字宸翰，一字愼涵，號繩庵。武進人。乾隆元年舉鴻博，廷試第一，授編修。官至文淵閣大學士。三十八年六月卒，年六十三。謚文定。

《清史列傳・劉綸傳》　劉綸，江蘇武進人。乾隆元年由廩生舉博學鴻詞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二年，恭修《世宗憲皇帝實錄》，充纂修。五年，遷侍講。六年六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尋充陝西鄉試正考官；九月授太常寺少卿。七年三月，遷通政司右通政，十月轉左。八年，遷太僕寺卿。九年，在内閣批本處行走。十年，遷大理寺卿。十一年，授内閣學士。十二年，命編《詞林典故》。十三年，充武會試正考官。十四年九月，署兵部侍郎，充《續文獻通考》副總裁，入直南書房；十月，充國史館副總裁；十一月，擢禮部右侍郎；十二月，調工部兼理兵部。十五年，命軍機處行走，充《平定金川方略》副總裁。十六年，土默特貝子哈木噶巴雅斯郎圖不按原議年限逐種地人民，直隸總督方觀承入奏，命綸偕員勒羅卜藏侍讀學士麒麟保查勘。六月，合疏言：「出口民價典旗地者，應遵原議三年、五年限外撤還原主，嗣後不得私典。他如領地耕種爲佃戶，受雇力作爲傭工，皆萍寄謀生，初無占地之意，應許暫行餬口。更有領地開荒之民，積累辛勤，始得成熟，與價典不同。俟年滿日，先還莊主，所需自種之地有盈，給種以償前勞。市肆舍宇定租價，以息爭端。留商賈工匠，以免驅逐游手。木頭城三座、塔二處，居人稠密，許照常居住，不得添增。於三座塔設巡檢一，以資彈壓。」從之。七月，充詩經館副總裁；九月，丁父憂。十八年，補戶部右侍郎。十九年正月，兼理順天府府尹事；二月，充經筵講官。二十年六月，準噶爾平定，軍功議叙加三級；七月，充《平定準噶爾方略》副總裁；十二月，浙江按察使富勒渾參奏調任巡撫鄂樂舜，授意布政使同德勒派商銀，命綸赴浙，同浙閩總督喀爾吉善、兩江總督尹繼善會審。二十一年二月，復奏鄂樂舜受銀屬實，擬絞候；同德並未知情，富勒渾誣參，擬杖流。上以富勒渾所參重款已實，不應議罪，綸等定擬過當，下部議革職。奉旨寬免留任。四月，命專辦部事，不必兼軍機處行走。二十二年，教習庶吉士。二十三年，奉旨仍在軍機處行走。二十四年六月，奏言：「薊州、寶坻等處螭子萌動，臣等現在督捕，惟是一邑村落甚多，州縣官事繁，未能周遍。派千總外委同佐雜分捕，參將大員，偕監司巡察勤惰，以示勸懲。」疏入報可；閏六月，擢都察院左都御史；十一月，平定回部功成議叙加三級。二十五年八月，充恩科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命偕刑部侍郎伊祿順赴西路勘將軍嵩阿禮剋兵糧、勒餽送等款得實，論如律。二十六年五月，署兵部尚書；六月教習庶吉士。二十七年賜紫禁城騎馬。二十八年五月，調戶部尚書，仍署兵部教習庶吉士；六月，命協辦大學士；十月，加太子太保。二十九年，兼署刑部尚書。三十年，丁母憂。三十二年，補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事。三十三年六月，兼署戶部；十月，充經筵講官。三十四年三月，充會試正考官；四月，以中式舉人梁泉卷被勘，部議革任，得旨寬免。三十五年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充三通館副總裁。三十六年二月，晉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五月充國史館正總裁。三十七年，充會試正考官。三十八年卒。遺疏入，諭曰：「大學士劉綸，品行端醇，學問博雅。久直禁廷，簡畀閣務，勤勞夙著。倚任方殷，今春患病，屢遣侍衛、御醫存問診視，復特賜人蔘，俾資補益。昨復沈劇，倍增厲

念。茲聞溘逝，深爲軫惜。著加贈太子太傅，入祀賢良祠。其任內降革之案，均予開復。賞銀一千兩，辦理喪務。派皇十二子帶領侍衛十員往奠茶酒。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謚文定。子躍雲，現官禮部左侍郎。

《漢名臣傳·劉綸列傳》（存目）

《新世說·賞譽》劉名綸，江蘇武進人。乾隆丙辰開博學鴻詞科，公由廩生應詔試，授編修。以文章學問受主知，未三十年遂參大政，又八年而拜大學士。其相業見稱於時。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劉綸》（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卷五　乾隆丙辰，召試博學鴻詞。海內薦者二百餘人。至九月而試保和殿者一百八十人。詩題是《山鷄舞鏡》七排十二韻，限「山」字。劉文定公有句云：「可能對語便關關。」上深嘉奬，親拔爲第一，遂以編修，致身宰相。

《湖海詩傳》卷五《蒲褐山房詩話》　文定謙和恭謹，尤以清修自厲。少在尹文端公幕府，得其指授，繼以鴻博第一入翰林。汪文端公愛其才，兼重其度。晚年尤與劉文正公相得，和而不流，無所附麗。代言、應制，皆爲一時之冠。予嘗以要事繕奏稿，夜半詣公門請閱。公起燃燭，操筆點定。時仲冬寒甚，公呼三公子爲具酒脯，而廚傳已空，僅有白棗十餘枚以侑酒。公亦自嘆其儉陋爲可哂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七引《詞科掌錄》　雍正十一年詔舉鴻博，至乾隆元年，合內外所舉，凡二百七十六人。試授館職者十五人，一等五名，二等十名，武進劉綸爲之冠。二年丁巳補試，復得萬松齡等四人。

又　禮部侍郎張廷璐舉三人：劉綸、劉鳴鶴、陸桂馨。

又引《松軒隨筆》　劉文定公衡文，嘗言佳卷多至溢額，始難在取，繼難在去，較量進退每至夜分。人勸節勞，公曰：「卷之佳兄弟也，一去取間，於我甚易，獨不爲士子計乎？」嗚呼！公用心之勤如此，即被棄者可無恨矣。杭堇浦太史《詞科掌錄》備載薦舉博學鴻詞諸人姓氏、爵里，而閱卷大臣姓名未見載入，究不知是科閱卷爲何人。後讀沈文慤公《自訂年譜》，乃知閱卷者爲鄂文端爾泰、張文和廷玉二相公，少宰邵基。

《清朝先正事略·劉文定公事略》（存目）

《新世說·賞譽》劉繩庵學問淹博，應詞科時，年裁二十有六。廷試賦題爲《五六天地之中合》，諸徵士不解所出，多瞠目縮手，公獨揮翰如飛。張硯齋相國故睨公卷，對衆朗吟，始得題解。沈歸愚時亦預試，出語人曰：「吾輩頭顱如許，乃不如一少年，愧死矣！」

作品本事

《山雞舞鏡》《晚晴簃詩匯》卷七一：文定家本舊閥，力學敦行，舉鴻詞第一，致位宰輔。風度端謹，與諸城劉文正同在政地，負一時清望。人稱「南北劉中堂」。以擬明之三楊，居憂歸里。不乘輿，名柬不作大字。尤廉介，至老無第宅，後人賃屋以居。初試日，賦題《五六天地之中合》，日未午，最先就。張文和監試取其卷朗誦，以式多士。詩題《山鷄舞鏡》，世傳關字韻，羣推其工雅。茲從集中得其全篇錄此。

《謝尹文端公》《梧門詩話》卷七：劉文定公舉詞科，尹文端公所薦。文定寒素通籍，貧不自給，文端以初入館時所服蟒袍見遺，文定謝以詩云【略】。

《送袁隨園官江南》《隨園詩話》卷一：余以翰林，改官江南，一時送行詩甚多。其佳者如：劉文定公綸，時官編修，詩云：「弱水神仙少定居，詞頭草罷領除書。蔣山南去秦淮路，好雨翛翛梅熟初。」

裘曰修

論述

《隨園詩話》卷一二 裘文達公曰修，與余同出蔣文恪公門下。己未入都，過阜城，悅女校書采玉，意殊拳拳。後乞假歸覲，余《送行詩》戲云：「阜陽女兒名采玉，當筵一曲歌《楊柳》。今日臨邛負弩迎，可還杜牧尋春否？」又十年，余入都補官，裘典試江南，相逢茌平道上，見贈云：「車中遙指影翩翩，忽訝相逢古道邊。粗問行藏知大概，諦觀顏色勝從前。南來我愧山濤鑑，北去君誇祖逖鞭。後會分明仍有約，歸程期在暮春天。」是夜，宿旅店，見余壁上有詩，和其後云：「漫空飛絮攪春情，十日都無一日晴。水斷虹橋迷古渡，雲埋雉堞隱孤城。故人已別心猶惜，舊壁來看眼忽明。我正聳肩閒覓句，不勞津吏遠相迎。」己卯秋，裘又典試江南，到山中爲余誦之。

《晚晴簃詩匯》卷七五 文達以文學受知，神解超敏，喜賓客，宏獎後進。爲文章不搆思，每朝廷嘉禮，輒奏賦頌。館試所爲文，詞林皆奉爲程式。詩格安雅，與唐之張文貞公、權文公相近。

《題陳其年塡詞圖》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陳其年《塡詞圖》，一時題者名作如林。卷尾有裘文達公曰(修)五絕句，【略】讀之忍俊不禁。不意此老亦風趣乃爾。

《南闈揭曉日示多士》 《雨村詩話》卷一三：貢院詩有最能感人者，裘文達《南闈揭曉日示多士》云【略】。諸城寶東皋光鼐副憲有《和貢院詩》云：「三條燭盡漏深沉，嚼徵含宮費苦吟。誰似賈生能策治，漫希揚子好思深。圭璋有價諮都市，梁棟須才訪鄧林。自古人文關國運，虛公端合體皇心。」二公皆屢掌文衡，故言之沉着痛快，令人心感欲泣。

《送袁子才歸娶》 《隨園詩話》卷一：余翰林歸娶，長安贈行詩甚多。記其佳者。【略】大司空裘叔度，時爲庶常，云【略】，蓋調余狎許郎也。又云：【略】。

傳記

戴震《光祿大夫工部尚書太子少傅裘文達公墓誌銘》 公諱曰修，字叔度，姓裘氏。世爲新建人。曾大父諱某，縣學生；大父諱某，貢生；父諱某，康熙丁丑進士，由建昌縣知縣行取吏部主事，至刑科給事，祀建德名宦祠。皆以公官贈工部尚書。曾大母朱氏，大母郭氏，母熊氏、郝氏、生母王氏皆一品太夫人。公自少能文章，雖操筆疾書，而氣象容與往復，得宋歐陽氏之度。兄弟四人，公爲季，性篤孝。爲諸生舉優行，薦博學鴻詞。中乾隆己未進士，由編修遷侍讀學士，充講官，歷詹事，命南書房行走。而余與公同直內廷，於今三十年。公遷內閣學士、兵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入軍機處，歷戶部左侍郎、倉場侍郎、順天府尹、禮部刑部工部尚書，三侍經筵。中間丁卯典湖北試，壬申、己卯兩典江南試，庚午、癸酉兩典浙江試，丙戌充會試總裁。公受上特知，一出塞至巴里坤。又屢奉命往河南、山東、江南經理河渠。然在內廷日多，與余旦夕商論，事無鉅細，公片言輒中窾要。蓋余同官中習處最久莫如公，志同見合，相知無間莫如公。公素樂易，有大度，自號漫士，人亦易親之。生平未嘗言人過，見失意者卽惻惻於懷，必曲折代籌，俾得其所。在戶部久，而囊橐蕭然，所得輒隨時施與。嘗質衣物度歲，人不知也。其治繁劇，明敏而達。於事，人所畏難，投之公，恆裕如。以故上器重公，而公得展其能。公之視巴里坤軍事也，賜御用冠服，以寵其行。前後拜恩錫如居第、金帛、尚方珍玩、御書堂榜等，不可勝紀。太夫人春秋高，頻蒙眷問。公歸，以至尊垂問敬告，往往感至泣下。方公之銜命往視河南水災，公長子麟卒，太夫人致書訓曰：「黎民皆赤子，勿以哀痛汝子墮公事！」是時上念河南水溢數郡，遣公往治。公釃水之達於淮者四，枝流六十有三。所被州縣則開封府之中牟、祥符、陳留、蘭陽、儀封、尉氏、通許、杞，歸德府之考城、虞城、寧陵、商邱、夏邑、唯、柘城、鹿邑、永城，陳州府之扶溝、太康、西華、淮寧、沈邱、項城，汝寧府之西平、上蔡、遂平、汝陽、新蔡，皆古汝、潁、獲、澮、汝、潁泛溢之區，兼及江南境睢、肥諸水。民

賴公規度，永永寧居。所治克副聖慮。而直隸如永定、大通、白漕，孰宜堤堰，孰宜疏濬，以達諸海，上指授方略，悉以屬公。公馳驅鞅掌，不避酷暑盛寒，遂積勞成疾。嗚呼！公之才無不優爲，而河渠特其一事。顧功施於民，適以此事最著。公治某水，有田夫如欲有言者，突至前，官屬呵退之。公呼之進，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後久而不敗。凡公之善納輿論，類如此。公年纔六十有二，體貌清癯，神彩奕奕，以文學侍從之臣徧歷六部，更兼司撰述，充會典館總裁，奉勅撰《熱河志》、《太學志》、《西清古鑑》、《秘殿珠林》、《石渠寶笈》、《錢錄》等書，最後充《四庫全書》總裁。公自著有《諾皋集》並詩文、奏疏若干卷。評江右後四家制義，以繼艾、陳、章、羅四家。在前者，公澤躬《爾雅》，喜誘獎後學。道滁州，得歐陽公畫像，乞上題。人亦謂公文行近歐陽公。公書倣張卽之，上以內藏卽之書《華嚴經》殘本令公補書，人莫能辨。方病鬲，絕食飲三旬，而神氣如常，欵接不廢。上日遣御醫診視，存問疊至。公請解職，弗許。賜詩示慰，晉加太子少傅俾舒心攝養，以冀速痊。公感泣，恭和二詩手書進謝，而病卒不起。上爲軫悼，飾終之典，哀榮備至。謚曰文達。朝野聞公逝，無貴賤皆流涕。公生於康熙壬辰十月二十九日，歿于乾隆癸巳五月朔日。配熊氏，一品夫人。子五人。長編修麟、次國子監生師，皆先公卒。次國子監生行簡，次豫，次遵慶。女子子五人。孫元復、音葆、增壽。孫女三人。行簡輩將以某月日欽承諭葬於某阡，來請余銘。銘曰：湖漢十川，鍾爲彭蠡。克生異人，奮翮雲軌。績有特隆，適隨事起。參身洪流，力障氣砥。艱重雜投，弗鑿弗詭。行所無事，如治斯水。公歷六卿，設施視此。冶金斲材，灼華擷藁。□颺衆譽，心容羣技。萌苟匪舒，如遏在己。美矣豫章，帝灌植之，零露滌之，飄風抑之。曰未畢兮，旣可述兮，清廟瑟兮，和六律兮。豐碑穹窿，功泐貞珉。大哉皇言，練達端醇。

袁枚《裘曰修神道碑》（存目）

《湖海詩傳》卷九 裘曰修，字叔度，號諾皋，新建人。乾隆元年薦舉博學鴻詞，四年成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加太子少傅。謚文達。

《詞科掌錄》卷一三 新建裘曰修叔度，廩生，順天府府尹高安陳公所薦。丙辰先舉京兆秋試，後以己未成進士，改庶常。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裘曰修，字叔度，一字漫士，號諾皋。新建人。諸生。薦試鴻博。乾隆己未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謚文達。有《灌亭詩鈔》。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 裘曰修，字叔度，號諾皋，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加太子少傅。謚文達。

于敏中《府尹事謚文達裘公曰修墓誌銘》（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裘文達公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裘曰修傳》（存目）

《霞外攟屑》卷一 《行述》云：甲子命入直，預修《西清古鑑》。（按：在二月。）遷少詹事。（按：在七月。）旋命南書房行走。又云：甲申塗次，命往福建審理，復署倉場侍郎。又云：辛卯晉尚書。（按：脫「工部」二字。）復充經筵講官。命理直隸水利。又云：癸巳充四庫全書館總裁，晉階太子少傅，蓋距府君之卒二日矣。（庸）按：恭勤撰此述時，年止二十，故多脫誤。據文達奏議，己巳京察自陳疏云，十四年十一月，奉旨著在南書房行走，時官詹事，非甲子年事。是《行述》入直下脫「懋勤殿」三字。蓋誤以入直懋勤殿爲卽供奉南齋，幷二事爲一也。按：《國史文達列傳》云：甲申偕舒赫德使閩，讞楊廷璋案。時暫署巡撫。《行述》脫去此節。辛卯□月再直南書房。宮銜之命，在文達薨前二日，《行述》以爲距公薨已二日。皆誤。作碑版文字，雖其人子弟之狀述，有不可據者。筠河眞文家言也。

紀事

《隨園詩話》卷六 在都，余與金質夫文淳、裘叔度曰修居最相近。金棋劣于裘，而偏欲饒裘。金移居，裘以詩賀云：「追趨秘閣兩年餘，一日何曾賦索居？雪苑對裁新著稿，風簾同校舊抄書。吟筒惠我寧嫌數，棋局饒人實自譽。早有聲華傳日下，故知名士定無虛。」余作七古一首，中四句云：「我願同年如春樹，枝枝葉葉相依附。不願同年如落花，鸞漂鳳泊飛天涯。」裘讀而嘆曰：「子才終竟有性情。」嗚呼！此皆四十年前事。今裘官至尚書，聲施赫奕，而質夫爲太守，兩遭罪遣，謫戍以死。豈亦如花之飛茵飛溷，各有前因耶？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書事》（存目）

又引余金撰《記》 裘文達公嘗治某水時，有田夫突至輿前，如欲有言者，左右訶止之。文達呼與語，竟得地勢高下之宜，久而無患，其虛衷博採，類如此。

又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裘文達公充磨勘大臣時，某省士子用社稷鎮公子，衆以爲應議。公心知非杜撰，而一時忘其出處。歸第，問公子麟，對以句出《國語》，後於《左傳》檢得之，遂長跪受責，時公子已官編修矣。公課子之嚴、待士之寬，一舉而兩善備焉。歐陽文忠公像在滁州官庫。乾隆己卯新建。尚書裘文達公典試回京進呈，御覽題詩，以爲鎮滁之寶。

《湖海詩傳》卷九《蒲褐山房詩話》 公神閒氣靜，明敏自然。事無大小，談笑應之，雖盤根錯節，迎刃而解。每遇朝廷大議論，衆說紛紜，而談言微中，分肌擘理，如奏刀砉然，如土委地，人人各適其意以去。總督高君書麟謂：「天仙化人，不可湊泊者也。」公沒後，相傳爲燕子磯水神。後有家人遇之，拜祝祠下云：「若果在茲，願乞順風。」頃之，東風果作，挂帆而去。故顧晴沙詩曰：「爐香燭影曉猶紅，稽首陳情語未終。試看靈旗微颺處，春江已借一帆風。」

《新世說・政事》 裘叔度揚歷六官，咸稱職。尤善於治水，天子重公材，數任之，公亦竭智慮，告成功。其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公尤注重於「疏」，故無往而不宜。（裘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進士。累官至內閣學士。一任兵部右侍郎，再任吏部右侍郎，三任戶部左、右侍郎，歷禮、刑、工三部尚書。三十七年，奉詔督辦永定河、北運河等處工程。上言「治河不外疏、築二字，而築不如疏，其理甚明。直隸之弊，在近水居民與水爭地，如兩河淀泊本以瀦水，乃水退一尺，則佔土一尺，既報升科，即呈請築埝，致堤埝直矗，波心橫決益甚。請敕所司於一切淀泊毋許報墾升科，並不得橫加隄堰，俾水有所歸，則患自息矣！」清帝韙其言，降敕嚴禁。此公治水之大略情形也。）

《在黃制府行臺即席有作》 《隨園詩話》卷二二：公出使伊犁，襄贊軍事。《在黃制府行臺即席有作》云：「使相鈞衡大將旗，西來賓閣喜追隨。談深席上杯行數，坐久窗間日過遲。任事肩無旁卸處，安邊功是已成時。天兵討叛非勤遠，此意須教萬姓知。」又《元旦試筆》云：「年年染翰揮毫手，乍喜金鞭控鐵驄。」嗚呼！以一書生，而能走萬里，贊軍機，與沈文慤公以詩人而受帝寵者，皆近今所未有。可稱吾榜中得人最多，張乖崖不得擅美於前。

許　朝

《隨園詩話》卷一三 同年許朝，字光庭，常熟人。詩似放翁，歿後，家無繼起者。錄其佳句云：「泉礙石流無意曲，草經霜隕不須芟。」「倚床愛就肱邊枕，攬鏡貪看背後山。」「得月便佳還值望，是山都好不須名。」「預思煮雪鑪先辦，不會裁花譜借抄。」五言如《病騶》云：「眠沙深有印，嚙草懶無聲。」《山村》云：「峰亂向人湧，泉分界石流。」又「舟隔隄撐半露篙」七字亦佳。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同年許紅橋（朝）謂余曰：「余在粵東有句云：『天低冬日猶堪畏，梅早春風不待催。』頗覺眞切。《過儀眞》云：『蘆飛兩岸白，雁叫一天秋。』自謂佳矣！偶見僧玉峰有句云：『蘆花兩岸白，江水一天秋。』自愧不如僧之高渾。又云：有友呼僮烹茶，僮酣睡。厲聲喝之，童驚撲地。因得句云：『跌碎夢滿地。』五字奇險，酷類長吉。

又卷七 同年許紅橋（朝）一字光庭，詩學放翁。歿後，其子小橋携父詩來謁，無力付梓，摘其《柳州舟次》云：「山戰火龍看野燒，水喧銅鼓渡驚灘。」《虎邱》云：「渡口日斜人散影，柳梢風靜鳥啼烟。」《雁宇》云：「殺青須仗摩天翮，飛札疑追逐日人。」《江上》云：「敗蘆藏艇炊烟出，古樹翻鴉落葉頻。」《雜咏》云：「牛後難防燒尾火，馬前還怕打頭風。」「蹄輕驕馬嘶風立，聲澁荒雞撲雪啼。」《隨大府勸農》云：「風翻穲稏皆垂頸，人仰旌旗盡舉頭。」又有《謝孝子詩》。孝子，會稽人，名振宗，以申父冤故，袖鐵椎，打碎天安門內石獅子，投冤狀，發黑龍江充軍，而父冤卒白，亦異人也！詩長，不備錄。

《海虞詩話》卷四 其《紅橋詩集》，明淨秀潔，青田韓湘巖錫胙、會稽茹三樵敦和，選千餘首爲三卷，每卷後附摘七言數十聯，未有鐫本。錄其《呈陳體齋師》云：【略】。《斗河》云：【略】詩之活潑轉動，殆不減眉山也。佳聯如：「貧共青山留瘦骨，危同黃葉戰清秋。」「一粟浮天翻駭浪，萬山同我撼洪濤。」「衣上風塵經歲月，指頭花草自春秋。」「藤蟠老屋扶危壁，雲擁寒山補斷

厓。」「樹老獨當風力勁，庭空偏受月光多。」「客路飛塵消眼角，農夫喜色上眉尖。」「連山野竹香成陣，臨水孤城矮似牆。」「聞道客來愁束帶，偶翻書去便開眉。」「陶穴噴煙衝嶺去，漁船打槳蔽江來。」「漫寫靡音追北里，肯隨假面弄西涼。」「牛後難防燒尾火，馬前還怕打頭風。」「乘時得雨龍爭躍，無意冲霄鶴不飛。」此類美不勝摘。大約放翁、青邱之間可參一坐，隨園亦曾摘句入《詩話》。

又　許刺史朝，【略】家東塘墅，乾隆四年進士，知廣西懷遠縣，遷山東濟南府通判，駐德州。謁鄉賢祠，點明嚴嵩黨楊順木主，順害沈鍊父子者也。衆韙之。仕至知州，著有文集。

《不波船詩》　單學傅《海虞詩話》卷四：《不波船》有序云：「懷署荒凉特甚，官廨無可坐卧者。予構屋三楹，以供吟嘯，寬闊如船，顏之曰『不波』。」

《皇清書史》卷二四　許朝，字光庭，常熟人。昭文籍康熙時進士。官德州通判。書法得十七帖之神。（《蘇州府志》）

趙文哲

論　述

綜　論

《隨園詩話》卷一〇　吳中七子中，趙文哲損之詩筆最健。丁丑召試，與吳竹嶼同集隨園，愛誦余「無情何必生斯世，有好都能累此身」一聯。後從溫將軍征金川，死難軍中。

《湖海詩傳》卷二六《蒲褐山房詩話》　升之賦才英敏，少在申江書院，得凌少司馬指授，詩論以新城爲主。既而與張策時、凌祖錫、江韡懷、吳企晉同學；至蘇州，又與予及鳳喈、來殷互相砥礪。於唐、宋、元、明、本朝大家、名家無所不效，亦無所不工。自入內閣，直機地，益爲于文襄公所賞。暨偕予入滇、蜀，得江山之助，所作尤變化新奇。至其外佳句可摘者，如：「藕花香遠隨蘭棹，桐樹陰清滿葛衫」、「層層露檻全臨水，葉葉風帆直到門」；「述異騷人吟《楚些》，趣同傲吏託《齊諧》」；「中年絲竹愁兒女，少日楂梨憶弟兄」、「白髮已虛鉛鼎術，青山空憶草堂貲」、「牽得碧蘿能補屋，穿來黃竹解擎箱」、「秋風遠度關門樹，曉日晴開嶽井蓮」、「老去評量絲竹肉，客來贈答影形神」、「夕陽沽酒柴桑路，夜雨題詩苦竹州」、「出世尚仍居士服，浮家擬署散人銜」、「矢石餘生嗟已老，詞章小技愧非尊」、「晚歲蟲魚空著述，故山猿鶴漫移文」、「羽林辛勁排鵝鸛，上苑書稀斷雁鴻」，亦炎州之翡翠，渤海之珊瑚，採擷不能窮也。

《雨村詩話》卷一五　趙璞函殉難後，其子秉淵刻其集曰「娵隅」，用郝隆蠻語事也。有《秋日雜詩》三十首，最爲沉着工麗。

《北江詩話》卷一　趙光祿文哲詩，如宮人入道，未洗鉛華。

《梧門詩話》卷六　王西莊嘗語人曰：今日江左詩人，當以趙損之爲第一。予與吳企晉、王琴德、曹來殷皆弗如。此論蓋自予創之，惟三君亦以爲然。而世之人或未之知也。其推重如此。損之自訂《娵雅堂集》，皆未入官時所作，較《娵隅集》蒼老不及，而標格過之，【略】風流倜儻，後乃殉木果木之難，才人固未可量也。損之名文哲，別號璞函。歿贈光祿寺少卿。又：《娵隅集》中多從征作，風俗之俶詭，山川之嶮怪，可驚可愕，每於詩傳之。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天目將趙璞函（文哲），有《娵隅集》、《濬雅堂集》。

《文獻徵存錄》卷四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函。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舉人，官中書。年四十有九，死金川木果木之難，贈光祿寺少卿。有《娵雅堂》、《娵隅》等集。《過襄陽諸葛故居》云：「幾畝躬耕地，千秋一草廬。勛名微管亞，出處有莘如。巾服漁樵裏，川原戰陳餘。西風渭濱路，尚憶沔南居。」「宇宙聲名大，遺蹤錦水長。人歌千尺柏，公念百株桑。涕尚沾遺老，魂應戀故鄉。溪毛如可薦，此地合祠堂。」又五言摘句：「林霏寒作雨，池水靜生雲。」又「一峯十萬樹，一樹四五猿。一猿千百聲，雜以風雨喧。」又七言摘句，《茶煙》云：「更無人影惟簾影，纔和香煙又藥煙。」

《國朝正雅集》卷二一引《石谿舫詩話》　升之先生詩，清而不佻，華而不縟，壯而不粗，哀而不激。七子中自述庵師而外無其匹也。

又引夢麟云　損之綺歲即有盛名于吳會間。常撰《毛詩辨論》數十篇，博而能精，多東萊、華谷、貴與諸家所未發，洵乎爲湛深經術之士。

《筱園詩話》卷二　歸愚所定吳門七子，惟曹來殷、王蘭泉二人，後有進境。趙損之筆頗健，惜早死。餘俱平平無奇矣。

《清史列傳・趙文哲傳》　文哲天才英敏，於文無所不工。論詩以王士禎爲主。從軍滇、蜀，所見殊方絕徼，可驚可愕狀，一發之於詩，瑰瑋絕特。著有《媕雅堂》、《娵隅》等集。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王西沚謂吳中七子，當以損之爲第一。企晉遜其遒，琴德遜其雄，來殷遜其清快，而洪北江極不謂然。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升之長於古體。黔、滇塗中所作，尤爲奇詭，多前人所未道。少時與王西莊、吳竹嶼、王蘭泉、黃芳亭、錢竹汀、曹習庵相唱和，人稱「七子」。詩傳至日本，其國相高棟爲七律，人贈一章，寄估舶以達，人艷稱之。

王昶《疊華閣詞序》（璞函詞）清虛騷雅，皆足與南宋人相上下。

《詞徵》卷六　乾隆三十三年，兩淮運使提行事發生，王昶與趙文哲坐言語不密，罷職。趙詞「江湖未改難馴性，肯負舊盟鷗鷺」，蓋有所指。趙後遊戎幕間，與江果毅公阿里袞溫尚書福相得，代撰奏記，文字嶔嶔磊落，遭師潰與於難。蔣鉛山後續懷人詩：「從軍草露布，兵潰中書死。」「詩卷存英風，靈爽昭忠祀。」「庸庸爲令僕，斯人竟傳矣！」蓋謂此也。

馮金伯《詞苑萃編》卷八引吳振（竹嶼）　趙璞函詞，瓣香於碧山、蛻巖，故輕圓俊美，調協律諧，以近代詞家論之，允堪接武竹垞，分鏢樊榭。

《詞壇叢話・璞函詞風》　璞函詞，直逼朱、陳，分鑣樊榭。芝田、晴波、蠡槎、賓漁、起而羽翼之，而詞又一變。

又《璞函學博才大》　璞函詞，芊綿溫雅，貌似南宋，骨似北宋，學博才大，冠絕一時。與竹垞代興可也。

又《璞函著詞最富》　璞函著詞最富，然不矜才，不使氣。溫厚和平，婉而多諷。詞貴細婉而忌粗疏，璞函當無此譏。

《雲韶集》卷二一　國初詞家，朱、陳尚矣，數十年而得一位存，又十餘年而得一璞函。其他名手雖多，無出此五家之右者。璞函詞無一字不溫婉。又：璞函詞，亦是南宋規模，而才大心細，圓美流傳，蓋斟酌古名家而出之者，盡美矣，又盡善也。

《白雨齋詞話》卷四　趙璞函詞，措語穠至，用筆清虛，規模亦甚宏遠，可與竹垞、樊榭並驅爭先。璞函詞，穠艷是其本色。然能規橅古人，不離分寸。故雅而不晦，麗而有則。視國初名家，正不多讓。

又　璞函豔詞，情最深，味最濃，筆力卻絕遒。與竹垞分道揚鑣，各有千古。

又　艷詞至竹垞，仙骨珊珊，正如姑射神人，無一點人間烟火氣。璞函則如麗娟、玉環一流人物，偶墮人間，亦非凡艷。此兩家艷詞之別也。

又　璞函《憶少年》云：「重尋已無路，吠雲中仙犬。」又云：「幾點春山橫遠岸，也難比、翠眉痕淺。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徧。」仙乎仙乎，絕非凡豔。又《霓裳中序第一》云：「憑高望極。但暮雲芳草凝碧。人何處，瑤華信杳，迢遞亂山驛。」又云：「越羅紅淚拭，道別後、休思此夕。今應是、梨花門掩，燕子伴岑寂。」思深意苦，筆致迥與人殊。

《清詞玉屑》卷二　其《媕雅堂詞》雅俊，於碧山爲近。

譚瑩《論詞絕句》　纖穠誰信作忠魂，《媕雅堂詞》一代論。莫向麗華祠畔唱，蓑宏血碧事難言。

分論

《冒雨行道中聽啼猿滿山》　《梧門詩話》卷六：《娵隅集》中多從征作。【略】南甸道中多雨，雨則猿啼滿山。璞函詩云：【略】。口所難言之景，筆能述之。

《次猛拱得家書》　《卧園詩話》卷一：乾隆三十八年，定邊將軍大學士溫福討金川酋，行至木果木北嶺，歿於陣，戶部主事趙文哲死之。事平，詔贈光祿寺少卿，入祀昭忠祠。趙有《次猛拱得家書》云【略】。塞外凄涼，可以想見。

《祝英臺近》八章　《雲韶集》卷二一：《祝英臺近》八章，意態極濃，筆力極健，層折又極入妙，亦艷詞極軌也。【略】首章叙識面之始。次章【略】訪之，句句承上章來。借乞漿入門，偏先見其母，層折妙。「墮地」二語，有意無意，八面玲瓏。三章【略】既見之後，特移居以就之。「心事尚難料。」五字

妙；是初見時情景，心尚搖搖如懸旌。四章【略】移居已就。上半言彼此心心相印，下半嘆佳約仍是無憑，所謂「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也。殷勤反復，以引起下章之意。五章【略】因比鄰既久，有隙可乘，遂赴佳約也。「偷解意偏肯」五字，筆力絕大：寫到此處，學力稍次者，立見其蹶矣。六章【略】叙暫時離別更重堅後約也。「睡起意猶困」，題後傳神，是加一倍寫法。七章云【略】，五章是訪彼美，此章是彼美自來。八章【略】叙離別，結處不作心灰意死語，餘情無盡。《白雨齋詞話》卷四：璞函《祝英臺近》八章，遣詞閒雅，用筆沉至。艷詞中運以絕大筆力，眞千年絕調也。竹垞《洞仙歌》後，又闢一境矣！

《綺羅香》《白雨齋詞話》卷四：贈妓之詞，亦以雅爲貴。余最愛璞函《綺羅香》云：「渾已換、款柳心情，猶未減、兜桃眉嫵。」又云：「選堵窗邊，可憶斷魂柔路。縱尊前、不鼓琵琶，算青衫、也無乾處。」淋漓曲折，一往情深。較古人贈妓之作，高出數倍。

《憶少年・楊花時節》《白雨齋詞話》卷四：璞函《憶少年》云：「重尋已無，吠雲中仙犬。」又云：「幾點春山橫遠岸，也難比、翠眉痕淺。東風落紅豆，悵相思空遍。」仙乎、仙乎！絕非凡艷。

《凄涼犯・蘆花》、《臺城路・秋草》《雲韶集》卷二：璞函蘆花、落花、秋草、秋柳諸篇，凄涼深秀，允推絕妙好詞。《秋草》一篇，尤爲諸篇之冠。慷慨而今，追念當日，雙收最有力。又：（蘆花）凄清哀切。璞函詞多不食烟火語，眞可與竹垞分道揚鑣。又：《秋柳》名作多矣，後人刻意求勝，愈工愈下，亦愈趨愈遠，似此無意求工，第以一片眞情，綿邈無際，轉不在古人下也。《白雨齋詞話》卷五：咏蘆花《凄涼犯》云：「西風乍捲，便鷗驚、飛來不見。」又云：「幾度思持贈，回首天涯，白雲空翦。」又《秋柳》《臺城路》云：「長亭古道，莫更問當時，燕昏鶯曉。」又《秋草》前調云：「不見王孫，夕陽空記舊行迹。」又云：「塞北秋深，江南日暮，一帶傷心寒碧。憑高望極，又斷雨零烟，幾重遮隔。獨立蒼茫，舊袍青淚濕。」均於凄感中見筆力。規模南宋，似又勝於張仲舉。

《臺城路・桃葉渡》《雲韶集》卷二：起便銷魂。凄凉婉轉，語亦秀絕。通首點染，結二句結足本題，最爲完密。《白雨齋詞話》卷四：璞函【略】《桃葉渡》《臺城路》云：「烏衣巷口斜陽冷，尋常更無飛燕。」又云：「明月多情，素光猶似照團扇。」淡淡着筆，情味自饒。此調後半闋牽入邪思，不免佻薄。

《臺城路・張麗華祠》《雲韶集》卷二：通首凄切而合乎古。點染有情。凄絕悲凉，聲情絕世。結筆愈自生色。《白雨齋詞話》卷四：音調凄婉，措辭大雅，所謂麗而有則。

《河傳》《雲韶集》卷二：凄秀不減飛卿。婉約。《白雨齋詞話》卷四：璞函《河傳》云：「東風日暮雨瀟瀟。魂銷，人歸紅板橋。」又云：「酒初醒，夢將成。愁聽，紗窗啼曉鶯。」凄秀之詞，味亦深永，似五代人手筆。

《霓裳中序第一・烟輕弄暝色》《雲韶集》卷二：凄警。情詞之妙，遠接白石，近比竹垞。曰「（道）別後休思（今）（此）夕」，語眞淚隨筆墮。《白雨齋詞話》卷四：璞函【略】《霓裳中序第一》云：「憑高望極，【略】迢遞亂山驛。」又云：「越羅紅淚拭，【略】燕子伴岑寂。」思深意苦，筆致迥與人殊。

傳記

王昶《邮贈光祿寺少卿戶部主事趙君墓誌銘》君諱文哲，字升之，一字璞庵。江蘇上海縣人。少以穎悟稱。年十九補博士弟子，爲工部侍郎夢公麟、內閣學士李公因培所知，因是于庠序益有聲。乾隆壬午春，上幸江南，進詩，試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舍人。癸未充方略館纂修官。甲申直軍機房。大學士劉文正公統勳、劉文定公綸、今大學士于公敏中，皆嗟異其才。戊子秋，侍講學士紀昀、中書舍人徐步雲洩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事，君與余牽連得罪。會兵部尚書阿公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南、貴州，請以余兩人掌書記，詔許之。明年三月，至騰越州時，大學士忠勇公傅公恆奉命經略緬甸。七月，偕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副將軍果毅阿公里袞，由南大金江以西進討，君從之出萬仞關，掠猛拱，抵老官屯。緬地惡多瘴，攻壘久之未克。君乃以病還騰越州。十一月，緬降撤兵。阿公里袞已前卒，傅公還朝，君始與余依阿公幕府居二年。辛卯五月，上以理藩院尚書溫公福代阿公，會四川金川土舍索諾木襲革布什咱土司戕之，嗾小金川土舍僧格桑攻鄂克什，勢張甚，總督弗能制。九月，命溫公偕阿公赴蜀討之，奏以余與君行。十月，至成都，

復以君爲中書舍人。明年壬辰五月，余從阿公由章谷攻達烏，君留溫公所。是冬克美諾，小金川平，晉君戶部主事。又從溫公由空喀進討金川。又明年癸巳，兵至木果木，攻五閱月弗克。六月，小金川降者叛，與金川合鈔後路。初十日，師潰，賊邀於險，溫公歿，君與其難，時年四十有九。按故事無驗而死於兵，名曰「未出」，「未出」不得卹兵部員外郎。巴君尼琿以君陣亡報，事聞兵部，乃議贈光祿寺少卿，予祭葬，工部作主，躋于昭忠祠。命翰林院立傳，蔭子一入國子監讀書，期滿以知縣用。得旨。於是其孤秉淵寓行狀來蜀，且曰：不孝將以明年二月奉衣冠歸葬於鄉。先君執友惟丈暨侍講吳丈最親，已匄吳丈表於隧矣！鑱石幽竁。惟丈其無辭。按狀：君曾祖繼；舊祖璧，監生；父紳，歲貢生。是生君兄弟三人，君行二，居家以友悌聞。娶張氏，子五，秉淵長也，監生；次秉沖，次學泗，次體源，次學海。女一，適黃某。孫二尚幼。【略】銘曰：嗚呼！古之葬者，骨肉返于土也。君獨不然，飼烏鳶而飽狐兔也，結蒲收髮怛孤嫠也。嗚呼！魂氣無不之也，泝江而東，乘雲螭也。厥兆燋龜神，鬼撝也。國殤棲之，莫敢或毀也。

《湖海詩傳》卷二六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函，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賜內閣中書。殉金川難，卹贈光祿寺少卿。有《媕雅堂》、《娵隅》等集。

吳省欽《趙文哲墓碑》（存目）

程晉芳《趙文哲傳》　趙文哲，字損之，松江上海人。世業儒，居於鄉。君生有異質，讀書輒數行下，窮覽極搜，靡不通究。所居有田二頃許，課耕暇，即執卷以吟。蓋方其少時讀書之樂，未有能過者也。既充學官弟子，試必冠其曹。同時如青浦王昶，嘉定王鳴盛、曹仁虎，皆以詩學鳴一時，獨於君折服嘆遜，自謂不及。君體貌羸瘦不勝衣，而隱然自高，遇事不少屈抑。閣學李鶴峰視學江蘇，尤知君，稱爲曠代才。比李公移任浙江，則延君入幕勘文字。君於是徧歷浙東、西名勝地，幽巖異壑，所得必書，而詩學益進矣。乾隆壬午，天子南巡江浙召試，君第一等，賜舉人，內閣中書。丙戌入軍機處行走。君既富文學，又精神奕然，處劇境無滯難。左右禁近臣方重倚毗，而君以漏泄禁中語去官。時尚書阿公桂將督師滇南，幕府闕書記，聞君才，奏請君暨郎中王昶同行。君慨然辭家，匹馬短衣從阿公以南，由楚之黔之滇之緬甸。其山川奇怪，皆昔人目所未經，君悉誌以詩。倜儻瑰奇，生動變化，蓋進而益上矣。既而阿公由滇之蜀，大學士溫公方督師勦金川，見君，與語大悅之，乃留幕府贊戎事。時方與阿尚書分兵，王郎中遂從阿尚書去。溫公重君甚，一飯一飲必與偕，片時不見，輒令人覘君何作，無所苦否。已而連克金川地。三十七年十月，遂勦平美諾，以功復。中書又授戶部主事，隨營治事。三十八年六月，蠻人以閒誘我軍，有爲之應者勢洶洶，潰亂在軍者逆知明日蠻卒且大至，相率逃竄。君毅然以爲身爲幕府贊畫，且疊荷國恩，詎可捨帥臣去，卒與俱死。事聞朝廷，追贈君光祿寺少卿，蔭一子知縣。君死時年四十九。前此有《璞函詩稿》十二卷，于役滇蜀，又有詩集若干卷藏於家。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函，上海人。以詩文名。乾隆壬午召試舉人，官中書。從軍滇南。既又隨定邊右副將軍溫福討蜀兩金川，晉戶部主事。與木果木之難，卹贈光祿寺少卿。有《媕雅堂》、《娵隅》等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　趙文哲，字升之，號璞函。江南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賜舉人，官內閣中書。殉金川難，卹贈光祿寺少卿。有《媕雅堂》、《娵隅》等集。

《清朝先正事略・陸耳山先生事略》附　損之，姓趙氏，諱文哲，號璞函。上海人。乾隆壬午上幸江南，進詩，召試賜舉人，授中書，直軍機處。劉文正公統勳、文定公綸皆嗟異其才。坐與紀學士昀、王比部昶泄漏兩淮鹽運使盧見曾事，奪官。會尚書阿桂公以副將軍總督雲貴，請以君及王君掌書記，詔許之。尋從果毅公阿里衮進征緬甸，降之。方撤兵，而大、小金川不靖。詔尚書溫福代阿公帥師入蜀進剿，君在溫公幕，以功復原官，晉主事。癸巳六月，師潰於木果木，溫公死之，君與其難，贈光祿少卿，賜祭葬，入祀昭忠祠。著有《媕雅堂》、《娵隅》等集。君於文無所不工，尤以詩詞名天下。在軍中所見殊方絕徼，可驚可愕狀，一發之於詩，允瑰瑋絕特。性機警。善析人情物態。代作奏記文字，各愜所欲言，以是見重諸公閒。其死事也，天下惜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五三引「國史館本傳」（存目）

《清史列傳・趙文哲傳》　趙文哲，字升之，江蘇上海人。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召試獻詩，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處。大學士劉統勳、劉綸、于敏中皆奇其才。坐與紀昀、王昶泄漏兩淮運使盧見曾事奪官。會尚書阿桂總督雲貴，請以文哲掌書記，詔許之。尋從副將軍阿里衮進征緬甸，降之。方撤兵，而大小金川不靖。尚書溫福代阿帥師入蜀進剿，仍以文

哲行，復起爲內閣中書。小金川平，論功擢戶部主事。三十八年進兵木果木，師潰殉難，年四十九。

紀事

《次猛拱即事》《雪橋詩話續集》卷五：（乾隆）三十四年，傅文忠經略兵事，提大兵先由戛鳩西渡大金沙江，撫定猛拱。乃取道蠻岡而東，與阿文成會師於新街。文成先駐師蠻暮，造戰艦成，乃放舟南下新街，擊走渡口之賊。時果毅阿公駐營江西已久病，舟師既下，提兵往攻，連破西岸兩柵賊，督戰竟夕。適緬酋以貝葉文乞降，乃取成還師。趙損之光祿以中書從事，次猛拱，即事云：【略】。

《辛卯十月二十日蒙恩復官參佐蜀中軍事感遇攄忱得詩四首寄京師及故鄉知舊》《清史稿·趙文哲傳》：由廩生應乾隆二十七年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在軍機章京上行走。以原任兩淮鹽運使盧見曾查抄案通信寄頓褫職。時大軍征緬甸，署雲南總督阿桂奏請隨軍。阿桂由緬至蜀，將軍溫福方督師征金川，見文哲，與語，大悅之。時溫福與阿桂分兵，文哲遂入溫福幕。溫福重文哲，片時不見，輒令人覘文哲何作。已而連克金川地。三十七年十月，遂剿平美諾。以功復中書，又授戶部主事，仍隨營治事。三十八年，兵至木果木；六月，小金川降者叛，與金川合抄後路，師將潰，在軍者逆知賊大至，相率逃竄，文哲毅然以爲身爲幕府贊畫，且叠荷國恩，詎可捨帥臣而去！卒與溫福同死。

《繡谷送春》《雪橋詩話三集》卷五：康熙己卯，蔣蟠漪《繡谷送春》詩，尤西堂侍講首唱，沈歸愚以詩與焉。後六十年，歸愚年八十有七，白頭健在。蟠漪孫紹初、升枚昆弟《繡谷送春》之集，歸愚復爲主盟。趙損之句云：「興酣促坐銀塘曲，前歌聲長後歌續。清淺蓬萊又一時，尊前長願顏如玉。」洵佳話也。

著録

吳省欽《趙文哲墓碑》所著《羣經識小錄》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嫻雅堂詩》十二卷、《藏海廬詩》四卷、《娵觭集》十卷、《詞》四卷。

藝文

趙翼《家璞函主政》獻賦登華省（欽試取中書），從戎死戰場（殉木果木之難）。與余同氏族，愛爾好篇章。滇帳言千縷（在滇從軍與余同帳），黔郵淚數行（君隨溫將軍入蜀，過余威寧官舍握別）。豈知成永訣，目斷蜀山蒼。

又《哭璞函之訃》幕府曾推借箸長，驚傳復矢蜀山蒼。纔欣薄宦遷華省（復官後以積勞恩擢部曹），何意書生死戰場。劍閣更誰文勒石，玉門祇有夢還鄉。可憐前夜相思處，猶擬他年話對牀。磨盾滇南墨未乾，岷峨西上又千盤。空懸望眼長安近，欲返遺骸蜀道難。灑血隻身衝矢石，招魂萬里葬衣冠。傷心馬革都無分，留與烏鳶啄肉殘。

烏撒城邊惜別晨，鄰疆頻喜接音塵。偶翻書札猶前日，忽憶鬢眉已古人。迢遞何年尋宿草，馳驅到死作勞薪。遊魂血污空山裏，知化猿身化鶴身？

雜録

《靈芬館詩話》卷二古樂府多述思婦之言，少有爲征人之詞者，宋人許梅屋《秋風》云：「颯颯秋風來，衣衾愁未整。莫作閨中寒，且作天涯冷。」反面寫情，居然悵惘。趙璞函先生嘗有句云：「風尖月細冰苔滑，辛苦香階刻轍人。」其用意亦如此。

吴　鴻

《制義叢話》卷一一　檀吉甫曰：「乾隆初，三狀元稿盛行，惟吴頡雲（鴻）有河溯少年風流自賞之概，沾句於藝林者甚深。」如《殷禮吾能言之》文云：「兵亦名禮，而享王陳撻伐之威；刑亦名禮，而歌舞示風愆之儆；禮該器物，而龍旗揚十乘之華；禮備聲容，而磬管協九招之奏。」又云：「表正萬邦者，服則仍其舊，盤則振其新；揚厲本朝者，政則反乎前，鑒則貽乎後。」皆眞能鎔鑄經義，自造偉詞。頡雲所出甚微，而名乃大起，内行醇至，有古人風。使粤時，夫人隨行，短小而面花，又有足疾。頡雲嘗以語人士，見伉儷之情則杭人所傳，爲賣豆腐家女，不虚也。

又　汲冢《逸周書》叙述奇奥，足補今古文所未備。但今人於五十八篇已苦鰲牙詰屈，至此書每束之高閣。經盧抱經先生（文弨）重爲參校梓行，洵足嘉惠來學，近始漸有愛奇嗜古者，從事於此。不知乾隆初，吴頡雲已嗜此書，今所傳《善繼人之志》題文，可覘其概。時人謂杜征南有《左》癖，頡雲乃有《汲冢》癖。要能以議論役其書卷，以骨幹緯其精思，覺農山石臺風力，去人不遠。

《梧門詩話》卷三　吴雲巖侍讀鴻，辛未以第一人入詞館，才名大噪，官十年而没。聞先生没之日，方劇飲大醉就寢，遲明家人啓扉則已化去。是夕，有夢翰林署中騶導呵殿云：吴狀元赴土地任者。閩縣葉毅庵學士觀國爲先生同年至好，三十五歲生日，先生贈詩有「七十眼看君過半，卅年心憶我從頭」之句，故葉學士《哭侍讀》詩有「七十如今眞過半，重拈詩句念衰遲」之句，殆亦讖也。葉又題吴手札後云：「墓前定有聰明樹，世上曾無堅固林。」用意切合。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九　雲巖工制藝，世有名元之目。【略】性和而謹，尤好獎掖後進。吴門宋小巖銑幼年落拓京華，愛其才，館之于家，督課舉業，其後亦入館閣。癸未仲春，自外歸，已有酒所，猶炳燭屬稿，擲筆就卧。遲明視之，則已化去。是夕，有夢翰林署中騶導呵殿，云吴狀元代韓昌黎爲土地者。府志入《文苑傳》。

《七律一首》　《隨園詩話》卷三：吾鄉吴修撰鴻，督學湖南。壬午科，湖南主試者爲嘉定錢公辛楣、陝西王公偉人。諸生出闈後，各以闈卷呈吴。吴所最賞者，爲丁牲、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五人，曰：「此五卷不售，吾此後不復論文矣！」榜發日，吴招客共飲，使人走探。俄而抄榜來，自第六名至末，只陳聖清一人。吴旁皇莫釋。未幾，五魁報至，則四生已各冠其經，如聯珠然。吴大喜過望。一時省下傳爲佳話。先是，陳太常兆崙在都中，以書賀吴云：「今科楚南得人必盛。」蓋預知吴、錢、王三公之能知文，能拔士也。吴首唱一詩云【略】。一時和者三十餘人。後甲辰三月，余遊匡廬，遇丁君宰星子，爲僱夫役，作主人，相與序述前事，彼此慨然。且曰：正心管領廬山七年，來遊者先生一人耳。

《題崆峒巖壁》　《雨村詩話》卷一：崆峒巖在端溪，新建大宗伯曹地山秀先提粤學時，嘗大書「雲巖」二字，勒於崖壁。後學使吴殿撰鴻本號雲巖，試畢游其地，見之大笑，題其後云：「我名何爲掛絕壁？曹侯下筆摩蒼穹。」其風趣可想。

《絕句一首》　《隨園詩話》卷七：吴雲岩殿撰在潮州眷一妓，妓持紙乞詩，吴書一絕云：【略】。此妓聲價頓增，人呼「狀元嫂」。

吉夢熊

《試律叢話》卷三　吉渭崖師（夢熊）《鼓琴得其人》詩承聯云：「望羊舒遠眺，鳴鳳入高吟。」屬對妙在不脱不黏。第五韻云：「西土榛苓杳，東山歲月侵。」尤爲警健。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九一錄朱琦撰《吉夢熊傳》　余同歲生吉瑋堂，稱厚重君子。尊考香畹先生以庶常早世，蒙覆育者仲父通政渭崖公也，間述其行誼至悉。君既卒，而公孫鍾楷持冊來吴門，屬製公傳，奚敢辭。按：公姓吉氏，諱夢熊，字毅揚，渭崖，其號潤之。丹陽人。由優貢充官學教習。乾隆壬申，春，秋試聯捷成進士，選庶吉士。甲戌散館，授編修。尋入御史臺，轉兵科給事

中，歷鴻臚、光祿、太僕三寺少卿，擢順天府府尹。中間曾再補冏卿，暫遷內閣侍讀學士，終於通政使司通政使。此公任職之大略也。公在諫垣多建白，如：陳經筵事宜，責講官覈實，毋具文，援宋程、朱二子爲式。天津五閘資農田蓄洩而啓放失時，橫潦積困，疏劾直隸總督某漠視災區，巡道某執拗僨事，風采凜然。比巡視通漕，釐革弊端，胥吏咸懾。又奏稽察剝船，疏濬河道，俾運穀增數速竣，上韙之。薊之軍糧，曩自西湖抵五里橋，水淺恆懸閣高岸，公請改陸運赴易州，得早給，兵與旗丁並稱便。其尹京兆也，絕苞苴，平案牘，兼施威惠，輦轂肅清。當酷暑，捕蝗不肯張蓋。大雨經旬，民皆病涉，措設多方而事集行旅，頌德。受代者，乃諸城劉文正公統勳之弟文正，遇公迎，謂曰：「我敬君廉明，爲從來府尹第一，已飭余弟倣君舊規，勿更變。」蓋治績夙彰，見重名相如是。前後奉命上書房授經，閱年久，從未一假沐。所啓迪，胥誠正、修齊、治平之義，諸藩邸亦嘉其慤。嘗總閱四庫書，區門類，讐譌缺，罔弗精審。而更善衡鑒，凡三與分校，一典省闈，均得人，姜尚書晟、孫相國玉庭，其最也。兩督閩學，箴健訟，拔寒儒，有祖司寇之望，陳侍郎霞蔚等，半躋顯秩。先是因艱歸主揚州安定講席，教誘勤懇。不獨時藝，自作詩文恥蹈槃幌之習，言必有根據。扈從賡和，屢荷宸獎。著《研經堂集》，家孫鍾穎刊以行。雖然，此猶外跡也。至內行肫摯，孝友備敦，尤卿大夫之所難。公在家，值鄰舍火，延熱及居室，室隘甚，時母適歸甯，公急負父毀垣出，倉卒無可爲計，旁有淺池，掖父立其中獲免。母患逆噦，疾發輒累月，公衣不解帶，躬侍湯藥。少師兄傅野學博，終身奉惟謹，弟卽香畹先生也，都中南旋，驟病劇，歿於舟次，公聞哭之慟，撫恤遺孤，譔行狀委曲詳盡，筆隱淚痕。余固遘令原之難者，殆不忍卒讀。若夫創本邑書院，置合族義田，他人或足誇美舉，而於公祇屬小節云。惜余生也晚，老成典型，未由親炙。以視公，姑無論爵位，卽德望何敢覬萬一。惟念列詞館，後公五十年；直內廷，復後公四十年，皋比之擁亦差似，且年家子也，猥承諈諉，特撮叙大端，用伸仰止之懷併誌私媿焉。舊史氏曰：史例，官二品以上始立傳，公止三品，故館籍無考。然公卓有過人者，固《江南通志》所宜載也。雖功用未盡展，而樸誠清介，幾乎漢汲黯、唐李絳之風矣。性韜斂，在朝無赫赫聲，里居則杜門卻軌，雅不求譽，顧實至名歸。使節自閩回，士子建留思碑，維揚肄業生獻額，擬諸泰山、北斗。歿後猶崇祀鄉賢，孚洽衆議，大吏申請，帝曰允諧。嗚呼！是豈可邀而致哉？

《詞林輯略》卷四　吉夢熊字渭賢，號渭崖，又號毅楊。江南丹陽人。散館授編修，官至通政使。

《前六客詩》、《後六客詩》　《雪橋詩話餘集》卷五：吉渭厓通政《前後六客詩序》云：癸卯歲，僕客韓江，同年蔣春農舍人，秦序堂觀察，張松坪、吳涵齋二太史，晨夕相共。冬至月之初三日，盧抱經學士從晉陽歸，秦觀察招飲於舊城讀書處。越三日，錢蘀石少宗伯從京邸來，張太史邀會于爾雅堂，前後六人，惟錢、盧兩不相值，因憶張詢《六客堂詩序》云：「李公擇爲此郡張子野、劉孝叔、楊元素、蘇子瞻、陳令舉會於碧瀾堂，子野作《六客》詞。後守是邦，子瞻與曹子方、劉景文、蘇伯固、張秉道來過，復繼前作，子野爲《前六客詞》，子瞻爲《後六客詞》。此王梅溪所爲賦《六客堂詩》也。僕意碧瀾堂惟東坡兩次與會，今僕與舍人等共有五人，合之錢、盧，則前後皆六客，又皆同年，豈易得也？往時同年都門聚處最盛，率數十人，閱三十餘年，風流雲散，今惟翁覃溪宮詹暨告假之張晴溪學使在京耳。而錢、盧近多議論齟齬，覃溪以抱經爲是，餘無作調人解之者。昔人言正叔、子瞻一生樹敵，然使章、蔡之徒欲分一人以去，必不從也。今世無章、蔡而吾同年意見偶殊，其志致固可信矣。抱經臨別，曾約作詩，並限詩第一句云：『六人三百七三歲』，僕效其語而效宋人《前後六客詞》，作詩二首，以紀一時聚會之幸。」又云：「渭崖以辛丑告病回里，是詩家居時作，年七十有三。引程、蘇事，誠見道之言。覃溪謂渭厓此言，重申吾同岑相與之誼，而勉其將來之益加厚焉！尤可感也。」

吳　璜

《湖海詩傳》卷二二《蒲褐山房詩話》　君詩春容莊雅，而才氣自不可遏。句如：「門掩梨花經雨瘦，庭深芳草逐愁長。」「孤燈蟋蟀催詩急，疎雨梧桐入夢寒。」「碧雲影斷人何處？黃葉聲寒雨忽來。」「忍寒偶隱烏皮几，感舊頻挑鳳脛燈。」「漫攜謝朓驚人句，要和張華勵志詩。」「華年忍向閒中度！妙諦都從悟後參。」「夢迴紙帳梅花白，笑檢綈袍草色青。」皆工麗可傳。惜其集出于烽火之餘，未爲全備。

《靈芬館詩話》卷四　會稽吳鑑南（璜）以戶曹出爲刺史，死木果木之難。秋帆尚書爲刻其《黃琢山房集》十卷，然皆其少壯及都中倡和之作，入蜀之詩未見，蓋散佚亦多矣。鑑南爲商寶意先生之甥，嚴海珊贈詩有「何無忌酷似其舅，嚴挺之乃有此兒」之句。詩格實近渭陽，如《春日雜興》云：「山色淒迷元豹隱，春光零落杜鵑殘。」《贈施蘧宿》云：「孤鐙蕉萃催詩急，疏雨梧桐入夢寒。」「難逢相馬知誰顧？繆學屠龍況未成。」《贈王弇山》云：「世事悠悠成畫餅，故人落落獨題糕。」《揚州》云：「已送喫虛隋煬帝，又留薄倖杜樊川。」《桃花》云：「十分中酒慵眠後，三月生波喚渡時。」《海棠》云：「吟逢瘦杜偏遺却，比似肥環太俗生。」皆可與賈園爲驂靳。其《夜宿磁鐘鋪有懷》一絕云：「雨餘硤石阻難行，兩日崎嶇歷一程。今夜故人應夢醒，黃河如鼓打山城。」風調尤絕肖也。集中倡和諸名宿極一時之盛，至今令人想見前輩風流。有《與董東亭同作琉球刀歌》、《芙蓉莊紅豆樹歌》，皆沈鬱蒼涼，不媿作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九　鑑南爲商寶意之甥，從之學受詩法。律句和雅緜麗，一以寶意爲宗。一時名流多與酬唱。仕宦不得志，從軍授命。畢秋帆制府爲刊遺集。

《汴京雜誦》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乾隆己丑，吳鑑南留滯汴城，得《汴京雜詠》五十首。中如：「延居近第愛才多，受盼其如覆手何？凄斷九原芳草綠，且來攜酒吊蘇哥。」「社前北苑芽先採，催造龍團入貢茶。」「江山若被留人老，空復思家在鳳城。千里楊花飛一榻，可曾夢覺聽流鶯。」皆運用自然，不徒以紀事見長。

蔣士銓《吳璜傳》　吳璜，字方甸，號鑑南。浙江山陰人。曾祖諱溶哲，康熙壬子舉人，官內閣中書，佐大司馬留村公平廈門，軍功加二級，晉封賜一品。蔭祖諱棖，由歲貢宰玉山、安肅兩縣。考諱熵文，世稱樸庭先生，國子監生，有文不遇，爲時推重，別有傳。生二子，公其長也。母商氏，爲元江府知府諱盤之妹。公生具宿慧，能承家學。乾隆己卯舉京兆鄉試，庚辰成進士，除戶部雲南司主事。己丑出知湖南澧州，至河南尉氏，父卒於途，貧不能歸。時知衡輝府朱政爲公同榜進士，延公掌書院。服闋，獨扶父柩歸里，與母合窆於型塘先域。癸巳再謁選，益空乏。三月，揀發四川。馳入衛輝，仍寄孥於政。去至西安，資斧竭，中丞畢公沅贈金三十鎰，乃得行。四月十二日，抵成都，金又竭，拮据，得十鎰買鞍馬。五月十七日詣登春軍營，山水惡劣，積雪不融，盛暑挾纊，猶有寒色。大將軍某素失將士心，六月二日賊圍，登春急。初十之夕，木果木一軍潰，大將軍死。明夕，總督衝圍得出。登春一軍，亦瓦解。公偕妻叔周輔鈞馳至崇德山梁，賊槍中輔鈞騎，突逸不能止，返顧公爲炮石飛擊，人馬墜溪河中。同墜者四千餘人。時年四十七。事聞，得贈加道銜，入祀昭忠祠。子安祖方十齡，得蔭如公秩。同時死兵禍爲予友者，則有南昌彭同知元瑋、大興孫知縣維龍、陽湖王主事曰杏、松江趙主事文哲。維龍先一日死，日杏後一日憩山塢，中賊飛石死。文哲被賊斷臂死。元瑋挾三奴徒行，賊且大至，乃奮身躍江中死，時年六十有一。公性嗜學，重友義，爲舅氏商公愛重。能苦吟，篇成，數改竄，求必傳。一字不安，至廢寢食。飲酒談文，終夕不倦。奴子苦飢，怨聲喃喃，如弗聞者。然議論馳騁，輒以人倫綱紀爲任，都下端人名士咸器之。【略】論曰：予聞周生云：登春突圍時，鑑南苟疾馳尚得脫。顧攬轡夷猶謂周生曰：「儉生無補於事，死吾職，妻子君之責也。」語未絕，遂墜澤中。嗚呼！予在越州與公交游，且一載，或目爲詩人，至此而公之論定矣！予蓋聞公平日所志者大也，然而報國僅止於此乎，予又恕焉垂淚已。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　吳璜，字芳甸，號鑑南，浙江山陰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戶部主事，候補四川直隸州。殉難，贈巡道。有《黃琢山房詩鈔》。

《隨園詩話》卷二　商寶意有甥吳鑑南潢，爲詩人尊萊之子，亦能詩。嚴海珊贈云：「何無忌酷似其舅，嚴挺之乃有此兒。」眞巧對也。鑑南以主事從溫將軍征金川，大軍潰于木果木，中炮墜溪死。未死時，知不免，寫詩兩册，以一册付其妻叔周某，逃歸；以一册自置懷中。今秋帆先生所刻者，周帶回之一册也。

《立秋前三日步至陶然亭》　《隨園詩話》卷二：鑑南【略】與程魚門交好。程誦其《陶然亭》云：「偶着芒鞋策策行，到來心迹喜雙清。【略】」

《七律一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吳鑑南晤野蠶上人，談藝竟日，晚偕周伯揚過訪於相國寺十笏禪房，有作云：【略】。

胡亦常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引《廣東通志》　亦常事母孝。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詩妙悟天成，能於南園諸子外，自成一家。

又《聽松廬詩話》　富貴人飲食、居處、服御無不適意，一旦失其富貴而處貧賤，必將有愀然不可終日者。惟能處富貴又能處貧賤，乃不爲境困耳。胡同謙詩云：「常恐驟富貴，不復能貧賤。」語最可思。

《國朝嶺海詩鈔》卷一〇　五古希蹤六朝，凝重處間入《選》理。【略】錢曉徵少詹謂其妙悟天成，能於南園諸子外自成一家，洵非漫許。使天假以年，其所詣固可量耶？

《嶺南羣雅初集・玉壺山房詩話》　同謙卓犖不羣，尤工五言，少與同邑藥房、玉洲齊名，大抵與玉洲異曲同工。

《踏車曲》《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引《聽松廬詩話》：同謙有《踏車曲》云：「海遠於岸，中間轉灌。水上天半，一半人汗。」語極古質而人力之勞已見。

錢大昕《孝廉胡君墓誌銘》　嶺以南才士，予所識者三人：欽州馮敏昌魚山，順德張錦芳葯房及胡亦常同謙。以《詩經》舉於鄉，出吾友益都李南磵之門。其來京師，介南磵書訪予，與之言詩文源流，洞中症結。他日讀其所作，詩超然獨往，脫棄凡近之格。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東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別。舟中盡鈔東原所著書攜歸，將刊之東粵。抵家後手書報予，欲壹其志於經術，予益聳然異之。無幾何，葯房以書報同謙死矣，且述其事狀，乞予爲銘。已而南磵書至，復以爲言，乃摭其略書之。同謙姓胡氏，亦常其名，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景輝之曾孫，贈承德郎吏部主事炳之孫，丙辰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傑之子。性沖淡淵默，與鄉人處，由由然不見臧否。而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方吏部捐館時，同謙年尚少，能自刻厲，以殖其學。事母何太安人孝，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晨夕甘旨無缺，夫婦終歲厭粗糲自若。嘗購書盈篋，索值數鎰謀諸婦，脫釵質錢償之，不敢私取田之所入。其於詩，妙悟天成，不由師授，能於南園諸公外自成一家。魚山嘗謂人曰：「吾粵詩人，曲江之後，當推海雪，繼海雪者，其多浦乎。多浦，同謙所居，因以自號者也。同謙生于乾隆癸亥某月日，以癸未三月廿四日卒，年止三十有一。其卒也，以歸舟盛暑中鈔書，多啖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歸而益劇，竟至不起。死之日，有四女而無男；後數月，妾遺腹舉一子，名應科。又明年五月，母何太安人卒，應科亦殤。嗚呼，同謙之目，其不得瞑矣夫。悲夫！悲夫！銘曰：榕之不才，其大蔽牛。蘭之猗猗，秋風敗之。多浦之原，四尺墳兮。恆幹久棄，神明存兮。

《清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附　胡君亦常字同謙，一字多甫。順德人。年二十五，卽以詩鳴。舉乾隆辛卯鄉試。早逝。著《賜書樓集》。

《清史列傳・黎簡傳》附　胡亦常，字同謙，亦順德人。抗志希古，不欲爲一鄉、一國之士。年二十五卽以詩名。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入都後交錢大昕。既下第南歸，與休寧戴震同舟，手錄震所著書將刊之。致書大昕，欲壹志於經術。以多啖瓜果解渴，得胃寒疾，抵家病卒。亦常性至孝，父傑殁時，亦常年尚少，卽能刻厲以殖其學。事母何，有郭外田數十稜，最其歲入，悉以奉母甘旨，亦常終歲饜粗糲。所爲詩，妙悟天成，能於南園諸子外自成一家。著有《賜書樓詩集》。

薛起鳳

《隨園詩話》卷一〇　蘇州孝廉薛起鳳，字皆三，性孤冷。亡後，彭尺木進士爲梓其遺詩。《過范文正公祠》云：「憂樂平生事，韙鹹志在斯。由來天下任，祇在秀才時。」《對雪》云：「天風剪水水爭飛，飛上寒山澖石衣。一夜雪深迷澗道，不知何處叩巖扉？」

《梧門詩話》卷二　長洲薛孝廉皆山起鳳，高才早世，彭尺木刻其詩三卷爲《香聞遺集》。詩皆獨造，自闢門徑，亦近時有數才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鬼臉兒薛香聞

（起鳳），有《香聞詩集》。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薛起鳳，字皆三，長洲人。乾隆庚辰舉人。與彭紹升、汪縉等以文學相切劘，出入儒佛。其爲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功力頗深。撰《香聞遺集》四卷。

彭紹升《薛家三述》　薛家三，名起鳳。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磬山宗，既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隱于卜。得錢資家，三從師問學。閒與家三論佛法，家三輒領解，福公喜，屬家三曰：「末法衆生不識心原，儒佛互諍，子誠欲見儒者身，說法要以見性爲宗。眞能見性，何儒、佛之有？」家三終身誦之。余初未識佛，家三數與余言佛。余笑曰：「吾與子游方之內者也，安事佛？」家三曰：「子欲自外于佛，而不知佛之無外也。子且以何爲內哉！」予瞿然有省，則問曰：「輪回之說，信乎？」家三曰：「日月之行，嬗乎晝夜矣。寒暑之運，代乎春秋矣。其昭然于天地之間者，未嘗或息也。奈何疑人心之有息乎。」予撫几而歎，悔聞之之晚也。予之向佛，蓋自此始矣。久之無所獲，商之家三。家三曰：「學莫患于數休！而功莫患于杜撰！本體之不明，自私而用智，百病之叢也。逝者如斯，有停住否？不舍晝夜，有造作否？彼怠廢者，不足言矣。若乃彊生枝節，彊作聖證，搏而躍之，激而行之，豈識在川之意也。」又言：「《大學》之言，誠意也。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學者須從此下工夫。其言正心也，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學者須從此識本體，欲識本體，須知渠本來汙染不得。子在川上，舜居深山，無一毫汙染而已矣！」家三善論說，聞者隨其分量，莫不飽滿。頃三四年，患肝疾，頗自抑制，意氣日益減。其將卒之年，疾作，筮之不吉，署紙尾曰：「勿起妄心！勿生妄見！修行懺悔，時哉！時哉！此可以觀其素矣！」家三年二十七舉于鄉，會試輒黜。尋主沂州書院者三年。乾隆三十九年九月，自沂州歸。越四旬而卒，年四十一。天性愷悌，雖居貧，能急人之困。有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硎山，卒，爲斂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將殉前數日出金爲盡償之，人尤以爲難。居常好爲詩，思深味隱，耐人尋索。嘗欲偕一世之人，徹儒、佛之樊，游大同之宇。雖終鬱塞以死，而語言文字之存可考而知也。詩凡若干卷，予既錄而刻之，而每追念家三生平爲人大旨與往時之論說切磋，不可忘也。著爲述，示吾同志。

《初月樓聞見錄》卷八　薛家三，名起鳳。吳人。少孤，依其舅比邱廣嚴福公。福公傳磬山宗，既退揚州法雲寺，居吳門，隱於卜，得錢，資家三從師學問。家三天性愷悌，雖貧，能急人之困。其師周鹿原，老無依，家三資之入支硎山，卒，爲斂葬焉。其姊家負人百金，將歿前數日，出金爲盡償之。家三好爲詩，嘗與彭允初論詩，其言曰：「詩，志之所之也。未有不端其志而能爲詩者。求端其志，莫先於知道矣！孔子讀詩三百篇，獨贊《鴟鴞》、《烝民》，爲知道。然則爲詩者，亦求爲周公、尹吉甫其人而可也。」又言：「古聖賢人尚矣。次焉者，其惟志士乎。志士之詩，吾於近世得二人焉：曰謝翱，曰杜濬，其志潔，其思苦，其音哀。故其爲詩也，非復人人之詩，而必二子者之詩也，君其擇焉！」家三卒，亢初錄其詩刻之。

陳皋

查爲仁《蓮坡詩話》　詩以澹而彌永。陳對鷗《歲暮即事》云：「羈緒宵來頗未降，空階獨繞影成雙。一堆老雪明如月，剩供詩人牢落窗。」深得澹中之味。

《馬耕田》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陳皋對鷗，小字阿平，爲授衣季弟。【略】庚申春，於葛沽道中見一馬服轡牽犁於畎畝間，骨高形毀，無復躡雲追電之態，且撾策頻加而躑躅不進，似有不勝任然，頗爲太息。爰賦《馬耕田》長歌一首，蓋義兼比興者也。

《湖海詩傳》卷一一　陳皋，字江皋，號對鷗，錢唐人。貢生。

汪沆《陳皋家傳》　吾杭老友數年來凋謝殆盡，惟陳君對漚僑居邗江，予時時念之不置。昨上元夕，方作書詢君起居，未發。越日，其嗣子學木馳書遣捷足來告哀，寢門一慟，老淚如綆縻，蓋傷氣類之益孤而風雅之道不振也。制淚啟函，知君於今甲午年正月四日無疾考終，得年六十有九。且申請予爲君作傳，以垂家乘。嗚呼，以君之年，獲臻中壽矣。以君之行誼文章，竟不克爲世用，而轗軻隘窮以終老，其可哀也已。雖然，君自有不朽者在。予與君修襟契之好，歷五十年矣。稔其生平備悉，爰不敢以謏陋辭。君諱皋，字江皋，對鷗其自號也。世爲上虞人。六世祖小溪公遷錢塘，遂占籍焉。考澤

山翁讀書砥行，潛德勿耀，研精《周易》，著有《河圖洛書解》。生子三：長章，以詩古文雄長江左；次中。君爲翁季子。幼穎悟絕人。年十二歲喪母，哀毀如成人。遇諱日或展拜，松楸流涕被面，嗚咽不能止，旁觀咸感動。澤山翁不治生產，家食饘饘恆不給。諸子先後負米出游。君甫壯即隨兄章同館揚州馬氏玉山堂。嶰谷、半查兩君廣儲載籍，插架十萬卷，君得以恣其漁獵，見聞日富。且從兄章學《詩》、學《書》，業大進，聲華雨集，時人有「陳氏二難」之目。先是，戊午間陳榕門觀察聘子纂天津郡邑二志，得交查心穀、魯存翼、季心穀。飫君名，屬予貽書，招之北行。同主查氏水西莊，對屋而居，數晨夕者五年。天津爲畿南一大都會，舟車往來輻輳，名流翕集。花天月地，合樂傳觴，必授簡賦詩。君則搖筆立就，四座傳觀，莫不歎絕。既念澤山翁春秋高，歲閒一歸省。迨澤山翁捐館，舍兄章年近六十，遂僦居於揚，與兄章相依，杜門不復出。時邗江諸詩老亦結有行庵，讓圃諸詩社，君偕兄聯襷而入，更唱迭和，詩格益高潔莫攀。今《沽上題襟》、《韓江雅集》二集中所載君詩，洵皆卓然可傳也。少陵不云乎「詩卷長留天地間」？君雖轗軻窀窮以終老，然藉此不朽，其亦可以無憾矣！猶憶同客津門，予有過，君必規之。今君死，而誰規予過乎？一詩脫稾必是正於君，今君死，而誰爲予刪定乎？春雨連宵，梅花零落，鐙昏目暗，書君行事，又不覺潸潸而莫禁也。君所著《樂府》二卷，久授剞劂氏，尚有姓氏考。《吾盡吾意齋》詩文集各若干卷，並藏於家。子一，即學木，能世其學。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七　對鷗家承《易》學，深明河洛圖書相爲經緯、相爲表裏之義。貧不能家食，走津門，主于斯堂查氏，從吳通守東壁研究三《禮》。繼游廣陵，與其兄授衣皆主玉山堂馬氏。時廣陵社事繁興，【略】爭以得對鷗兄弟爲勝。對鷗又工倚聲，時從樊榭印正。

江昱

《隨園詩話》卷三　常寧歐永孝序江賓谷之詩曰：「《三百篇》，《頌》不如《雅》，《雅》不如《風》。何也？《雅》、《頌》，人籟也，地籟也，多后王、君公、大夫修飾之詞。至十五《國風》，則皆勞人、思婦、靜女、狡童矢口而成者也。《尚書》曰：『詩言志。』《史記》曰：『詩以達意。』若《國風》者，眞可謂之言志而能達矣。」賓谷自序其詩曰：「予非存予之詩也；譬之面然，予雖不能如城北徐公之面美，然予寧無面乎？何必作闚觀焉？」

又卷一三　揚州江賓谷白首名場。余每過邗江，賓谷必呼子姪出見，曰：「余少時得見前輩某某，至今誇說於人。汝等不可與隨園先生當面錯過。」余感其意，錄其《與弟蔗畦夜坐》云：「宵中更警嚴城柝，暑退人親小室燈。」《冬晴》云：「剩菊尚支苔徑賞，凍繩微觸紙窗聞。」《咏古梅》云：「乍見根疑石，旋驚雪作香。」

《湖海詩傳》卷一八《蒲褐山房詩話》　小玲瓏山館嘗集江、浙名流。賓谷數爲座客，故詩詞亦得乍橋、樊榭諸人一體。

《淮海英靈集丙集》卷四　松泉讀書嗜古，以詩名于時。最工詠物，刻貌鏤形，牢籠萬態。本原深厚，非元人纖巧可及。

《廣陵詩事》卷三　甘泉江明經（昱），號松泉。【略】作詩工於詠物，有《松泉詩集》六卷。嘗客漢上，著《瀟湘聽雨錄》二卷，又有《韻岐》五卷。其妻陳珮，字懷玉，亦工詩，有《閨房集》一卷。

《國朝正雅集》卷一四引《寄心盦詩話》　江松泉爲馬徵君座客，與樊榭、授衣諸公唱和。絕句頗似李庶子、劉賓客。余最愛其《新柳》云：「大別寺前金縷樹，武昌門外綠絲條。便是天涯好春色，盈盈偏夢小紅橋。」又：「可惜空江千萬樹，十分春思落誰家？」「眼看春色垂垂偏，回首鄉關失後期。」丰韻迷離，寄慨無限。

王昶《江賓谷梅鶴詞序》　乾隆丁卯，余始識賓谷江君於秦淮水榭，遂爲文字交。君博學能文，尤以工詞擅名大江南北。其後或一、二年，或三、四年，每見必索所著新詞讀之，至窮日夜而不倦。今君沒八年，其弟蔗畦自亳州寄示《梅鶴詞》四卷，則曩日所讀與倡和者皆在焉。又爲欷歔煩醒，不忍卒讀也。自乾隆甲子、乙丑間，厲孝廉鶚爲邗江寓公，以倚聲倡，從而和者數家，然氣韻標格未有如君之工。蓋君耿介峭冷，熏心炙手之地，望望去之。每逢荒溪幽町，孤遊獨詠，歸而掩關却掃，日以圖史、金石、筆墨、香茗爲伴侶，俗客罕闚其戶，用是見訾於時。而君詩與詞之工，實在於是。余常謂論詞必論其人，與詩同。【略】君先輯《梅邊琴泛》一卷，亡友趙氏虹及刁氏琢

序之，言其工而未知其所以工，故舉而出之，見吾兩人之深相知如此。

《在楚中寄信托家人山莊栽樹》《隨園詩話》卷一〇：江賓谷《在楚中寄信托家人山莊栽樹》云：「老去菟裘身後冢，他年都要此中來。」何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蔣士銓《江昱傳》君諱昱，字賓谷，一字松泉，姓江氏。始祖諱汝剛，宋進士，官歙州牧，遂家於歙。明末，六世祖應全遷揚州，乃爲江都人。曾祖九萬，祖澂，考世棟，皆不仕。君兄弟八人，君與弟恂同爲楊太宜人出。君行七，恂行九，海内談藝者稱「廣陵二江」是也。君初名旭，字才江，既而更今名。童年及見國初諸老輩，有聖童之目。長負文譽。年二十八始補邑庠生。乾隆元年開詞科，某公將舉君應詔，力辭之。又歷十七年，始食廩餼。君久困諸生中，嗜學安貧，不改其樂。偕恂坐凌寒竹軒，擁書萬卷，上下古今，以著述酬酢，怡怡然。當代文章鉅公，如雷公鋐、劉公藻、沈公德潛皆以國士目之。君下帷研經，尤精於《書》，著《尚書私學》若干卷，析疑發覆，爲一時治經諸儒折服。嘗在秣陵與程廷祚辯論《尚書》古文，至日晡忘食。錢塘袁枚目爲「經癡」，其標致如此。著《松泉詩》若干卷，不拘宗派，以本諸性情，止乎禮義爲主，深闢歷下、公安之非，而斥王、李尤力。又作論詞詩十八章，斷制宋、元作者，津逮後學。錢塘厲鶚、趙虹、江炳炎輩，爭相歎服，不易其言。乾隆丁丑，功令兼以試帖詩取士，君故精研小學六書，乃著《韻岐》四卷，爲藝林圭臬。君面目清古，與俗寡諧；性剛卞，好面折人。然交友最眞，論事侃侃，指摘利病，不少依阿。或笑其迂，而卒莫能遁。君百行罔缺，篤於彝倫。元配天長陳氏，諱珮，故名家子，才情清麗，著《閨房集》四年而卒。君孤居六載，著《梅鶴詞》寄意。後以母命，娶郭氏，亦賢淑。凡海内名士來交二江者，屨滿戶外，郭脫簪典衣以供。亦先君卒。恂以拔貢生起家，歷官湖南常寧、清泉令，乾州同知。君奉母就養，不與公事，惟眺詠撰著。倣《酉陽雜俎》、《北夢瑣言》，又著《瀟湘聽雨錄》八卷，其間評隲山川、考訂金石，如辨《岣嶁碑》之爲贋作，洋洋千言，證據精確，較晦庵、弇州、亭林之論益晰。他如石鼓、銅柱、斷碑、殘碣，莫不捫剔考究，爲博雅諸家所未及。又手撰《清泉志》，體例嚴潔，一洗舊本之陋。吳公鴻時視學於此，引君爲上客，傾倒尤至。及恂移官皖江，君以老病不克侍母往，然尺書駱驛。講求吏治，考質學問者不少閒。聞君昔年喪子時，值恂歸省，君破涕大笑曰：「吾以十齡之子，換一久別之弟，此樂不易。」君子德堅，偕恂子德量，應童子試。既而德量入郡庠，君喜動眉宇，若不知其子之黜者。明年德堅亦售，里人傳述以爲難。乾隆乙未歲，初恂以句當公事過里門省母，君已久病，至是歡笑如平生，凡母至必強起爲慰。恂至，君病益篤，時囈語呼恂節勞爲誡，天性篤棐過人蓋如此。卒時三月二十日也。距生康熙丙戌，得壽七十。子四：德堅繼配郭出；餘皆幼，側室王出。女二。所著未梓者，曰《尚書私學》、《蘅洲漁篷譜疏證》、《草窗集外詞疏證》、《山中白雲詞疏證》、《芗房雜志》、《不可不知錄》、《唐律頷珠集》、《精粹詞鈔》，共若干卷。嗚呼！君兄弟與予善，君弟入仕二十年以才人循吏著聲正遠，予懼君德與文之向晦也，於是作松泉先生傳。論曰：「予讀陶潛之文，至追亡悼存，瞻母望昆，未嘗不爲松泉流涕也。君學克翼經，文可載道，身雖未仕，及見其弟以平生所共學者見諸施行。白頭事母，享文名者五十年，而其撰著足以傳於後世，君死也乎哉！」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其私學者在於是歟？嗚呼！可無憾已。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　江昱，字賓谷，號松泉，江南江都人。諸生。有《松泉集》。

《清史列傳・江昱傳》（存目）

《挹翠樓詩話》卷二　盧雅雨爲揚州轉運，一時名流畢集。賓谷亦在其中。

《皇清書史》卷二　江昱，字賓谷，號松泉，江都諸生。鄭燮詩云：「揚州江七無書名，余獨愛其神骨清。歐陽體質褚性情，藐姑冰雪光瑩瑩。」（《板橋詩抄》）

《四庫全書總目・雜家類存目六・瀟湘聽雨錄》八卷，國朝江昱撰。【略】是編乃其弟官常寧知縣時，昱奉母就養，因摭見聞，考訂故實，著爲一編。曰《聽雨》者，取蘇軾兄弟對牀語也。【略】其辨衡山《岣嶁碑》一篇，考究詳明，知確出近時僞撰，尤足祛千古之惑。惟讕言瑣語，頗傷泛濫，不免失之貪多耳。

又《別集類存目一二・松泉詩集》六卷（編修程晉芳家藏本），國朝江昱撰。昱有《尚書私學》，已著錄。其平生喜爲韻語，與編修程夢星等相唱和，游蹟多在衡、湘閒。是集即刻於湖南者也。

鄭燮《江七、姜七（名昱、名文載）》揚州江七無書名，予獨愛其神骨清。

歐陽體質褚性情，藐姑冰雪光瑩瑩。如皋姜七無畫名，予獨愛其堅秀明。梧桐月夜仙娥婬，如聞歎息微微聲（畫中景）。二子才思原縱橫，二子學術原崢嶸。天南萬里諸髦英，俯首聽命無衡爭。板橋道人孤異行，昌羊別嗜顛倒傾。獨推書畫衆目瞠，尋諸至理還平平。廟堂若薦犧剛騂，二子應列丹刻楹。大章簫韶咸池鳴，景王無射休噌吰。卽今別調吹竽笙，世間破裂琵琶箏。我來山左塵沙並，春風夜雨思喬鶯。窮達遇合何足營！望君刻苦孤邁征。江書姜畫縣臬棖，歐干卞璧湘秋蘅。或予謬鑒雙目盲，請呼老禿嗤殘傖。

高文照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柘坡古體衡帆律，介祉清華東井奇。更有陸甥風調好，天能亡汝不忘詩。（萬柘坡、程衡帆、王介祉、高東井、陸湄君皆早死。）

《隨園詩話》卷一三 高文照字東井，少年韶秀，嶷嶷自立。父植，宰德化，有賢聲。所得俸，盡爲東井買書。年未二十，詩已千首。目空一世，于前輩中所心折者，隨園與心餘而已。舉甲午鄉試，後卒於京師。詩稿不知流落何處。見贈云：「萬壑千峯裏一門，仙家住老百花村。重開朱戶樓臺出，未改青山面目存。執手各探新得句，驚心難定舊離魂。憐才誰似先生切？替拭襟前積淚痕。」「宏獎何人得到斯？文章風義一身持。眼無後起偏憐我，座有先生敢論詩？轉柁風看收柁候，在山泉話出山時。才名官職誰多少？未要區區世上知。」「此身幾肯受人憐？低首爲公拜榻前。不朽文章傳郭泰，得聞絲竹許彭宣。女婆詈予申申日，鄧禹嗤人寂寂年。想到平生知己報，商量只有祖生鞭。」其他佳句，如：《過衢州》云：「水回雙碓落，灘急一篙爭。」《壽山庵》云：「一磬隔花出，片旛當殿陰。」《送人》云：「且將一點思鄉淚，灑向君衣好寄歸。」贈《方子雲》云：「門外市聲三日雨，簾前風色一床書。」《過阮懷寧故宅》云：「鳥語尚疑偷法曲，池波無復照明粧。」

《湖海詩傳》卷三三 高文照，字潤中，武康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早卒。有《闌清山房詩錄》。

又《蒲褐山房詩話》 潤中以選拔來京應試，適予隨侍木蘭。未與相晤，留詩而去。及從塞垣歸，潤中則已下第南還。久之中式，寓于滿洲某公家，教其子弟，予時在蜀中。及遘病將革，謂其門人曰：「我雖不得受業于王公，而刻我詩集，必求其序。」及丙申予返京師，其門人具述前言，深爲感嘆，因作序貽之。又二十餘年，聞其集已刻於苕溪，以予文冠其端，然亦未見刊本。姑就曩所掇者錄之。至其詩風發泉湧，言之高下皆宜，佳者固不盡於此。

《北江詩話》卷一 高孝廉文照詩，如碎裁古錦，花樣尚存。

《吳興詩話》卷一〇 （文照）自幼隨任九江，作懷古詩，出語驚人。久遊江左，集已哀然。乙酉拔貢，甲午舉人，乙未歿于京師。無後。其《闌清山房集》爲友人分藏。

又 畢秋帆尚書選高東井文照詩，謂相其生氣如接美襟，其愛慕如此。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小溫侯高東井（文照），有《闌清山房詩集》。

《羣雅集》卷一六 東井才名甚著。秋帆制府嘗合方子雲、洪稚存、黃仲則、王秋塍、徐尚之、孫淵如、楊西禾、楊蓉裳、顧敏恆、陳理堂諸子詩刻之，名《吳會英才集》。

《晚晴簃詩匯》卷九六 東井早擅詩名，朱竹君督學皖江，與黃仲則同入幕襄校，稱二才子。數奇短命，亦與仲則身世略同。所輯《韻海》八十餘卷，及其他著錄，歿後均爲族人子散盡。袁簡齋爲詩哭之云：「四十萬言書誦畢，八千餘紙手鈔忙。不知一片心頭血，客邸誰收古錦囊？」

《贈方子雲》 《隨園詩話》卷一四：有中丞某，自稱平生不好名。余戲之曰：「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大聖人尚且重名如此，後世人不好名而別有所好，則鄙夫事君，無所不至矣。屈悔翁云：「才子多貪色，神仙不好名。」不如司空表聖曰：「名能不朽輕仙骨，理到忘機近佛心。」高東井《贈方子雲》曰：「從來貧士貪留客，未有庸人解好名。」

《吳會英才集》卷一一 高孝廉縱情山水，倜儻不羈。少時隨官金陵，得從簡齋太史遊。朱笥河學士典學皖江，辟置幕府，登臨嘯詠，幾無虛日。鄉薦後遽主蓉城，遺稿散佚。秋塍大令以賢達素交，搜羅片羽，相其生氣，如接美襟。惜乎《韻海》一編，芸煙久化，物之傳信有數夫？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　高文照，字潤中，號東井，江南武康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有《蘭清山房詩錄》。

《風漪亭》《揚州畫舫錄》卷七：一片南湖之旁，小廊十餘楹，額曰「烟渚吟廊」。聯云：「堦墀近洲渚，（高適。）亭院有烟霞。（郭良。）」其東斜廊直入水閣三楹，額曰「風漪」，聯云：「隔岸春雲邀翰墨，（高適。）邊坡波色動樓臺。（溫庭筠。）」是閣居湖北濱，湖水極闊，中有土嶼，松、榆、梅、柳，亭、石、沙、渚，共爲一邱。其下無數青萍，每秋、冬間，艾陵野鳧，揚子鴻雁，北郊寒鴉，皆覓食于此。風雨時作激湧，狀如下石，鍾山對岸，南堤澗中，飛動成采，此湖上水局最勝處也。高東井詩云：【略】。

《九峯園》《揚州畫舫錄》卷七：雨花菴門外嵌石刻曰「硯池染翰」，聯云：「高樹夕陽連古巷，（盧綸。）小橋流水接平沙。（劉兼。）」門前石板橋三折，橋頭三叟人立，其洞穴大可蛇行，小者僅容蟻聚，名曰「玉玲瓏」，又名一品石。圖志云：相傳爲海嶽庵中舊物。趙雲松詩云：「九峯園中一品石，八十一竅透寒碧。」蓋謂此也。園中九峰，奉旨選二石入御苑，今止存七石。高東井文照《九峯園》詩云：【略】。

《嵇公祠詩》《雪橋詩話》卷三：嵇永仁，字匡侯，先世常熟人。父廷用，宏光時官中書舍人，居金陵。匡侯游無錫，樂其山水，留家焉。乃更字留山，別號抱犢山農。補吳郡諸生。工詞及北曲，有《游戲三昧》、《珊瑚鞭》、《布袋禪》、《揚州夢》諸劇。中書君與范文肅有舊。觀公撫浙，羅之幕下，吳留村時知錫山，置酒祖餞爲賦，《踏莎行》一闋有云：「孤城殘角夢家山，亂帆影裏人憔悴。」匡侯心動，不欲往。中書君促之行。夫人楊氏抱二子曾筠右丹送至吳門，止外家之紅橋莊，佇立河干，淚涔涔下。匡侯曰：「汝歸善事堂上，撫吾子，無爲我戚戚也！」鼓櫂而去。至署輒病，賦詩云：「不知何事春三月，剛到清明又憶還？」觀公和前調以廣其意，有「停驂暫緩入山期，哀鴻待爾離憔悴」之句，時浙中洊饑，方請蠲振也。癸丑，總制七閩，邀與俱。耿精忠以甲寅三月叛，被幽縶者三年，著《吉吉吟》、《百苦吟》、《和淚譜》及《續離騷》、《雙報應》樂府。畫炭於壁，日與觀公相倡和屬。友人林能任詩曰：「此身若逐沈淪死，留與寒家子弟看。」能任，潘博士宗祉婦翁也。潘轉以授曾筠，刻爲《抱犢山房集》。曾筠以孤童崛起，直南內，任河防。雍正癸丑，曾筠拜大學士給予一品封典，距先生殉節五十有八年矣！楊夫人尚健飯無恙，是年冬始卒，年八十四，賜「忠節流芳」及「人倫坊表」額。曾筠諡文敏。孫璜諡文恭。兩世宰輔重宴恩榮。曾孫承謙，亦以進士官侍讀。武康高東井孝廉《嵇公祠詩》云【略】。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　朱彭云：鷗汀客死都門，遺稿散佚，世所傳者惟《吳會英才集》與《幽光集》所選而已。

王采薇

《隨園詩話》卷五　毗陵王萩山明府，女玉瑛，字采薇，嫁孫星衍秀才，伉儷甚篤。年二十四而夭，秀才求予志墓。其《舟過丹徒》云：「幽行已百里，村落半柴扉。雙鳥時依樹，孤螢不上衣。月高人影小，潮定櫓聲稀。沿水星星火，歸驚宿鷺飛。」其他佳句，如：「戶低交葉暗，徑小受花深。」「研墨污羅袖，看魚落翠鈿。」「蟲依香影垂簾網，蛾怯晨光墮帳紗。」「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皆妙絕也。秀才後中丁未榜眼，采薇竟不及見，悲夫！

《北江詩話》卷一　孫恭人王采薇詩，如斷綠零紅，淒豔欲絕。

又卷二　孫兵備星衍配王恭人，善詩，所著有《長離閣集》，兵備曾屬余爲之序。蓋余次子盼孫，曾聘恭人所生次女。然兩家子女，不久並殤。恭人亦年二十四即卒。其閨房唱和詩，雖半經兵備裁定，然其幽奇惝恍處，兵備亦不能爲。如：「青山獨歸處，花暗一層樓。」「一院露光團作雨，四山花影下如潮。」此類數十聯，皆未經人道語。

《梧門詩話》卷一五　蘭陵閨秀王采薇（玉瑛），孫淵如觀察之室，著《長離閣詩集》，幽香冷艷，合長吉、飛卿爲一手，眞閨閣奇才也。

《吳會英才集》卷二四　孫季逑妻王安人，才慧早世，袁簡齋太史爲之墓志，稱其詩哀感頑艷，丁當清逸。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五　采薇字薇玉，一字玉瑛。武進人。知縣光燮第四女，山東糧道陽湖孫星衍室。有《長離閣詩詞》。

又引《名媛詩話》　薇玉愛讀道書，時有出塵想。歿年僅二十四。詩亦清超，如《舟過丹徒》：「夜半與夫子，登山岸行云。幽行已三里，村落半攤扉。

雙鳥時依樹，孤螢不上衣。月高人影小，潮定櫓聲稀。沿水星星火，歸驚宿鷺飛。」

朱克敬《儒林瑣記》 星衍妻王采薇能詩，星衍不及，年未三十，以瘵卒。星衍構長儷閣，繪像祀之，終身不娶。

《醉花陰・和薇隱韵》 《清詞玉屑》卷九：孫淵如室王采薇工詞，僅存《醉花陰》一闋云【略】，若自知夭折者。歿後降乩謂居忉利東宮，掌上界書，有八絕句寄外。其事甚異。

袁枚《孫薇隱妻王孺人墓志銘》 孫薇隱秀才詩，才俶詭能，爲昌谷、玉川家數，予愛偉之。今春二月，以其亡妻王孺人事狀及詩索予銘幽。予讀其樂府諸篇，哀感頑豔，丁當清逸，故知完山之鳥無異吭之鳴，雲和之笙有雙琯之奏。宛其死矣，士也婆娑。彤管既淹，元石斯耀。【略】謹按：孺人姓王，名采薇，宜黃令光燮公女也。有夭紹之麗姿，慍愉之修美。天女九相，靈芸三絕。年十九歸秀才。秀才故食貧者，賦感昏時，以帛拜代香纓，孺人不概于心，能鉏其色，守成湯嫁妹之誡，捐夏禹脩容之粉，調言窶巢味之器，治乾葅饋食之籩，威姑以下，愉愉如也。每至玉女沙涼，金蟲鐙小，釵橫三鏤，髻妥半蟬，孺人焚衙溼之香，展排比之卷，或抽觴以啓顏，或論古而交謫。誦靈飛之篇目，王母心驚；成鞏鑑之圖章，南海紙貴。秀才愛玩，賢妻有終焉之志，匪云嘉耦，直是吟朋。且其神識尤異儕輩，嘗讀王章傳曰：「牛衣妻自賢，奈沮仲卿上書，終是恇怯女兒。」又對落英歎曰：「人當如渠蚤謝，慮有憐者，何俟頹侵才舍恆幹耶？」味其言，直以形骸爲桎梏，晝夜爲一致。采雲留影，疊花愛空，宜其拂衣行矣。便登女娃之邱，執手奄然；難挽靈妃之步，病成解佩。態失嫵妍，卒年二十有四。秀才開華鋑之故匣，見都膚之舊痕，哀思夕流，憤泉朝涌。遂乃詣宛若、請神君、執鬼中、玩仙牒，知孺人故是兜率宮掌書者，雖跡涉幽渺，莊士不言。然浴義女于甘淵，奔純狐于月窟，乃自古記之。秀才鍾情，語怪以妄塞悲，當亦君子所不廢也。以丙申年十二月葬常州府城東橫塘鄉之原。銘曰：驚女鹿佑，楚客問天。緣何彼姝，以此名焉。宜其奄忽，離瑜復位。當景收蘭，臨華罷翠。愔愔孫楚，蟹行索妃。歌離弔夢，有涕漣洏。榛娥臺高，玻瓈魂杳。定有青鸞，集此華表。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卷一一 （存目）

《孫星衍亡妻王夫人行狀》 春餘夜靜，輒取李後主《簾外雨潺潺》詞按篋吹之，至「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聞者欷歔。山齋有桐桂、古柏，冬寒月皎，對影蕭瑟。或出戶閒吟，或焚香開卷，論說史事俱有神識。既得疾終夕，嗽不止，自疑將不起，爲詩詞多淒楚音。

《王光燮亡女采薇小傳》 姿質清弱。既長，貌端麗，性柔婉。耽文史，手不釋卷。尤好吟詠。每明窗淨几，讀書臨帖，煮茗供花，翛然物外。時繙道家書志神仙，而夙根靈慧，時有出塵之想。年十九贅增星衍於家。生女阿靈。卒年二十有四。殮時顏貌如生，手足溫輭，似解脫者。今春託乩仙致寄外者八絕，自言尸解仙去，居忉利東宮，掌上界書三百架。

《湖海詩傳》卷四〇《蒲褐山房詩話》 秋帆嘗以方正澍、洪亮吉、黃景仁、王復、徐書綬、高文照、楊倫、楊芳燦、顧敏恆、陳燮及淵如詩合選之，爲《吳會英才集》，不足十人之數，乃取淵如配王采薇詩以足之，寓才難之意。曾索予爲序，然古人無此例，不能應其求也。

《清史稿・藝文四》 《長離閣集》一卷，孫星衍室王采薇撰。

徐大椿

《隨園詩話》卷一二 余弱冠在都。即聞吳江布衣徐靈胎有權奇倜儻之名，終不得一見。庚寅七月，患臂痛，乃買舟訪之，一見歡然。年將八十矣，猶談論生風，留余小飲，贈以良藥。門鄰太湖，七十二峰招之可到。有佳句云：「一生那有眞閒日，百歲仍多未了緣。」《自題墓門》云：「滿山靈草仙人藥，一徑松風處士墳。」靈胎有《戒賭》、《戒酒》、《勸世道情》，語雖俚，恰有意義。

胡彥穎《樂府傳聲序》 戊辰孟春，吳江徐子靈胎出其所著《樂府傳聲》視予，且屬予爲序。予非知音者，烏足以序徐子之書？雖然，竊願有所質焉。夫古樂之亡久矣，然有不得而亡者存，則聲是也。故謂今樂，非即古樂則可，謂今樂之聲，非即古樂之聲則大不可。何也？樂有今古之異，聲無異也，無異而古樂亡，請謂其故：昔賓牟賈以致右憲左，爲非武坐，聲淫及商，爲非

武音，曰：「有司失其傳也。」夫古聖王之樂，列於四術六教，成均習之，庠序習之，非僅掌之有司而已，然猶不免於失傳，又況其徒寄之伶工之口者乎？周之既衰，孔子正樂。沿及漢初，五經皆存，而《樂》一經竟亡，制氏記鏗鏘鼓舞之節，樂之遺音也，而時則病其不能言義。《七略》載周歌詩曲折若干篇，樂之遺譜也，而時莫能歌。若漢高帝喜楚聲，且播之於安世房中樂。武帝更好新聲，度曲用李延年之屬，是皆不以古樂爲事。儒者若京房、劉歆輩，則惟詳求鍾律，不復致考遺聲，宜古樂之終亡也。魏時猶有杜夔能歌《鹿鳴》、《文王》、《伐檀》、《騶虞》四篇。洎永嘉之末，蕩然無復遺矣。雖然，古樂之所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未有亡也。漢魏之樂府，唐不能歌而歌詩；唐之詩，宋不能歌而歌詞；宋之詞，元不能歌而歌曲。然歌曲之聲，固即歌詞、歌詩、歌樂府之聲也，又獨非即歌《南》、《豳》、《雅》、《頌》之歌歟？而安得云亡歟？故以樂而論，則《三百篇》存，樂府存，詩存，詞存，而其曲折節奏則盡亡；以聲而論，則歌南北曲者此聲，即進而歌詞、歌詩、歌樂府、歌《三百篇》，要亦無非此聲，故曰亡者其曲折耳，其節奏耳，聲則自在天壤間也。自元以來，有北曲，有南曲，而善歌者首推三吳，南曲習於南耳，故視北曲尤爲盛行。然明之中葉以後，於南曲刻意求工，別爲「清曲」，漸非元人之舊。又作傳奇之人，喜集數曲爲一，以致宮調難分，音拍盡失，訛且傳訛，盲復引盲，幾何而不盡變元人之歌法哉！徐子蓋有憫焉，《傳聲》之所爲作也。曰天地之元聲，未嘗一日息於天下；一語已探聲律之本，而於宮調字音口法，尤必三致意焉。夫聲出於口，非審口法，則開合發收混矣；聲本於字，非正字音，則陰陽平仄淆矣！聲寄於調，非別宮調，則字句雖符，腔板全失，而曲不可問矣。此書不但爲時伶不鍼砭，爲元曲留面目，並古今樂部之節奏曲折，可由此而推測其萬一，其功豈淺鮮哉！徐子爲檢討虹亭先生孫，先生所著《鞠莊詞》，見推名宿。徐子本其家學淵源，而於音律夙具神解，宜其言之明且清也。信今傳後，復奚疑焉。

唐紹祖《樂府傳聲序》　曩侍安溪李文貞公，每論聲清之元，與移風移俗之本，謂教化莫先於樂，樂以人聲爲重。又論元曲只四齣，猶有古者升歌笙入，間歌合樂之遺意。嘗欲編次史傳中忠孝廉節諸事，仿元人體製以授。今「崑腔」去其淫聲艷字而調理之，亦可以感動人心。有志未就，略見其說於《古樂經傳》及《榕村語錄》中。衰老健忘，亦十不記其一二矣！辱示盛著，自媿於聲音之道，未之有得，獨欣然會心於人聲爲本一言，覺先師緒論，顯顯在耳。今樂由古樂，庶幾雅音，其復振乎？姑舉質言，以識傾倒。

黃之雋《樂府傳聲序》　細讀數過，眞發千古歇絕之秘籥，而昭明疏析之。雖瞢於音律如弟之頑石，亦輒點頭微悟，實天生神解之人於盛朝，審定律呂之時，非因源流家學而已。亟宜刊行，公諸寰宇，無使夔、曠，寂寂楓江之上。

無我道人《樂府傳聲序》　崑腔，南北曲之所由來者，從古樂而變新聲也。大凡度曲，必須以四聲五音，南北字面，用氣用喉諸色，則考證明晰，然後歌之，方不失新聲，即古樂之旨也。今之唱崑者，心傳口授，襲謬承訛，是徒得其貌，而未得其眞也。余賦性耽斯，摸索已四十年，其聲音字面，尚有書可證可參，不難意會，惟用氣用喉，審情度理，全在心領神會，刻意揣摩，日久月深，始識自然之妙；而自然之妙，亦實實難以言傳也。辛亥館福山，得王心池茂才出所藏《樂府傳聲》示之。是篇爲吳江徐靈胎先生所著，溯本追源，傳聲示法，融會貫通，無微不顯，度曲宗之，可謂盡善盡美矣。余愛而寶之，擬即付刻，以公同好。惟年來碌碌未遑，秘而未發。茲同小閑，願酬初志，更得同人助以授梓，俾樂於斯者，早睹爲快耳。咸豐九年五月經三百六十甲子無我道人識。

王保玠《樂府傳聲叙》　度曲之道，非博采問難，時殷切磋，不能盡善盡美。若淺見寡聞者，又安能領略其道耶？玠生長東隅，音隨北韻，雖賦性相近，而醯鷄處甕，見等測蠡，既鮮能事相傳，復乏知音晉接，孜孜者數十年仍是門外漢耳。今春館育梨，遇吳子小岡，徐示以審聲辨韻、尋節傳情之道，無不各盡其妙，津津娓娓，不倦不煩，且見攻苦之功，深益切心，欽而永佩。因憶余亦有舊藏靈胎徐公手輯《樂府傳聲》一帙，出請參證。而吳子喜其論斷剖決，極盡精微，特索而付梓，以公同好。夫徐公之輯著，惠固高深，得吳子之鋟傳，功堪並美；若同志者之受益，又豈敢有忘。是爲叙。咸豐辛亥夏四月，福山王保玠心池氏拜手。

李瀚章《樂府傳聲序》　樂備於八音，成於人聲。人聲以音均爲體，以歌曲爲用。漢初詔樂府令夏侯寬備簫管，而樂府之三正調，曰平，曰清，曰瑟；二變調，曰楚，曰側，始著聲於協律。至齊、梁，而樂府盡。至宋、元，而樂府復興。其以燕樂宮商羽十五調，施於用，與漢之三調，名異實同。

至崑山之魏良輔之南曲水磨腔出，而人聲之著於歌曲也尤進。徐靈胎氏生長吳會，稔其遺法，著爲《樂府傳聲》二卷，爲知音者所宗。余子經畬，得此鈔本於金陵舊家，以其有裨於韻學，可以上窺漢、宋燕樂之源，因刻以問世云。光緒辛巳仲春督楚使者合肥李瀚章題。

《刺時文》《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引《松軒隨筆》：徐靈胎有《道情》數首，其《刺時文》【略】雖有激而言，然世間但熟幾篇時文，倖獲科第，便自以爲能讀書者，不可不內省而自愧也。

《冷廬雜識》卷八 徐靈胎徵君，穎悟絕人。游庠後，厭薄時藝。歲試，題詩卷後：「徐郎不是池中物，肯共凡鱗逐隊游？」因是見黜，以布衣終其身。

李文藻

論述

《湖海詩傳》卷二五《蒲褐山房詩話》 素伯窮經志古，肆力於漢、唐註疏。以粵東縣令洊陞州牧，引見來京。聞余有《惠氏易漢學》諸書，至余寓舍借鈔，大暑中漫膚多汗，沾漬衣襟，不以爲苦也。詩不多作，亦頗工穩，如《觀音巖》諸詩，尤爲雄健。惜年未中壽，歿于粵西。其餘著作，無可表見者。嘗約其友人周編修書倉，取經、史著述之未甚傳于世者，刻爲《貸園叢書》。而素伯歿，其後遂不能續。今所傳者，止此十二種而已。

錢大昕《李文藻墓誌銘》 自攄所見，不傍人門戶。視近代撫擬膚淺，以爲大家蔑如也。然口不道前輩之短，以爲非盛德事。過嶺後，治公事日不暇給，而詩益工。郵亭僧院信筆留題，雖輿隸皆知爲才子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聽松廬詩話》 南澗先生《嶺南三子詩》，蓋作在先，其後與黃虛舟、黎二樵、呂石驅交善，而於二樵尤爲傾倒，又有「張、黃、黎、呂」之目。

《白露爲霜》《試律叢話》卷三：孟瓶庵師曰：李文藻《白露爲霜》云：「陽晞三徑濕，月落一林光。」寫「霜」字獨有神理，非描頭畫角者所能。

傳記

錢大昕《李文藻墓誌銘》 南澗，諱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晚又號南澗。先世自棗強遷益都之春牛街。祖元盛，父遠，皆以南澗貴，贈如其官。南澗天姿俊朗，年十三從父游曹家亭子，作一記，倣《赤壁賦》，已有思致。十五學爲詩。二十一補縣學生。好博覽今古，不爲世俗之學。所至必交其賢豪長者。既以第二人舉鄉薦，明年會試中式，又明年成進士。廷對策博贍，爲進士最，以補試例不與進呈之列。然讀卷官交口歎賞，無異詞。久之，謁選得廣東恩平縣知縣。到任後，奉檄署新安縣，又奏調潮陽縣知縣。以海疆三年俸滿，保薦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而沒。【略】嗟乎！以南澗居家之孝友，當官之廉幹，與友之誠信，固已加人一等，乃其所篤嗜者，文章也。文人之病，恆在驕與吝，而南澗獨否。使其得志，必能使古之文士有以永其傳，今之文士不致失其所，而竟不遂，此吾所以爲斯世惜也。悲夫！悲夫！南澗娶邢氏先卒。繼室周氏生子三人：章鄄、章棉、章姚，俱幼。女子三人。銘曰：偉哉！李生文中之雄兮。四部、七略羅心胸兮。名登甲科，官至五品，不爲不庸兮！胡爲不與石渠、南臺之選，以昌其文，乃以能吏終兮！昔裴幾原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任彥升常恐不過五十，果四十九而云逝。嗟哉！李生年壽適與同兮。恆幹不可留修名永無窮兮！廣固之里宰木翳如千秋萬歲，過者下馬，曰才子之幽宮兮！

《湖海詩傳》卷二五 李文藻，字素伯，號南磵，益都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至知州。有《恩平》、《潮陽》、《桂林》諸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李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號南磵。山東益都人。四川籍乾隆辛巳進士。官廣東知縣，升桂林府同知，著政績。好金石刻。爲嘉定錢氏入室弟子，有《恩平》、《潮陽》、《桂林》諸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五五引《漢學師承記》 李南澗者，名文藻，字素伯，一字茝畹，先世自棗強遷益都，遂爲益都人。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從父遠游曹家亭，作記一篇，倣《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二十一補邑庠生。

乾隆己卯中式本省舉人，明年成進士。久之，謁選廣東恩平縣知縣。三年俸滿，擢桂林府同知，未及一年卒。居官有政績，粵人至今稱之。性好博覽，不爲世俗之學。聚書數萬卷，手自讎校，丹鉛不去手。又好碑版文字，游歷所至，學宮、寺觀、巖崖、石壁必停驂搜討。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盡拓之。又有一僕，忘其名，因拓摩巖刻石失足墮巖死，文藻哭之慟。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如濟陽張處士稷若、元和惠徵君定宇、婺源江君愼修，訪其遺書刊行之，名曰《貸園叢書》。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目爲癡人，文藻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

《清史列傳・李文藻傳》　李文藻，字素伯，山東益都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選廣東恩平知縣，調潮陽，擢廣西桂林府同知。文藻天資俊朗，年十三隨父游曹家亭，作記一篇，仿《赤壁賦》，見者以爲神童。及長，從錢大昕游，窮經志古，肆力於漢唐注疏。聚書數萬卷，皆自校讐，丹鉛不去手。聞王昶有《惠氏易漢學》諸書，揮汗借鈔，不以爲苦。生平樂道人善，表章潛德。嘗訪張爾岐、惠棟、江永諸遺書刻之，名《貸園叢書》。德州梁鴻翥窮老篤學，文藻爲之延譽，名遂起。官嶺南，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黃丹書、呂堅，而於黎簡尤爲傾倒。嗜金石，崖洞、寺觀搜羅必盡。詩文自牘所見，不傍前人門戶。居官以廉白強幹稱，懲盜牛、止械鬬、釋冤獄，粵人頌之，大吏嘗下其法於所部。去之日，囊橐蕭然，惟拓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錢大昕嘗謂文藻欲以文學顯，而世反稱其政事云。年四十九卒。著有《恩平》、《潮陽》、《桂林》諸集。

紀事

錢大昕《李文藻墓誌銘》　己卯之秋，予奉命主山東鄉試，得益都李子南澗，天下才也。填榜日，按察沈公廷芳在座，起揖賀予得人。越三日，南澗投刺請見，與語竟日，所見益奇於所聞。南澗與人交有終始，雖交滿天下，獨喜就予。在京都，日相過從。其歸里也，每越月逾時手書必至。得古書碑刻或訪一奇士，必以告。及出宰劇縣，在七千里之外，奔走瘴癘，簿書塡委，而書問未嘗輟。覩縷千百言，從不假手幕客。予嘗夢游南澗官齋，覺而書至，意甚異之，殆所謂同氣相求者。去歲南澗自粵西貽予書，言生癰於尻，甚劇。自後久不得音問，又數感惡夢。今冬其弟文濤使來告曰：「吾兄以去年八月四日病癰，終於官舍。遺命不作行狀，以自編年譜乞先生銘其墓。」嗚呼！南澗果死矣，世豈復有此才哉？其居官以清白強幹稱。嶺南俗多竊牛，牛皮色相似，雖獲盜多不承，有司無如之何。南澗始至，令有牛之家各於牛角印烙私記，凡赴墟賣牛者，牙儈以印烙登簿，以印付買主，如告失牛先以印呈官，官遣役持印驗墟，簿無得隱者。大府善其法，下所部行之。陽江民劉維邦以母病延道士作法，借鄰人刀十柄縛梯上以驅祟，吏索錢不遂，取刀送縣，誣以不軌。南澗奉檄往勘，廉得其實，白於上官，釋之。未幾，陽江令以它事被劾，銜南澗甚。遣親信僕潛至恩平，欲探陰事，中傷之，居兩月無所得乃已。潮陽民好械鬬，往往殺傷多人。南澗至，則懸鉦於堂上，有將鬬者令地保馳入城擊鉦以告，立往拘治，衆則散矣，自是械鬬稍息。縣故有東山書院，延進士鄭安道爲師，購經、史、子、集數十種，以教學者。潮陽與海陽、揭陽俗稱「三陽」，仕其地者多致富。南澗去官之日，囊橐蕭然。還，至番禺，命工摹光孝寺貫休畫羅漢四軸以歸。曰：「此吾廣南宦橐也。」性好聚書，每入肆見異書，輒典衣取債致之。又從友朋借鈔藏弆數萬卷，皆手自讐校，無輓近俚俗之本。於金石刻搜羅尤富，所過學宮、寺觀、巖洞、崖壁，必停驂周覽。有僕劉福者，善椎拓，攜紙墨以從，有所得則盡搨之。嘗乘舟出迎總督，小憩南海廟，命僕搨碑秉燭竟夜，比曉問總督舟已過矣。【略】生平樂道人之善，鄉先正詩文可傳者，必撰次表章之。元和惠定宇、婺源江愼修，皆素未相識，訪其遺書刊行之。德州梁鴻翥，窮老而篤學，月必誦九經一過，鄉里咸目爲癡。南澗一見奇之，爲之延譽，遂知名於世。其在嶺表，士子以文就質無虛日。獨稱欽州馮敏昌，順德胡亦常、張錦芳，作《嶺南三子歌》。其獎借後進，誠有味乎言之也。予嘗戲論南澗有三反，長身多髯，赳赳如千夫長，而胸有萬卷書，一也；生長於北海，官於南海，二也；湛思著書，欲以文學顯而世稱其政事，三也。

《湖海詩傳》卷二五《蒲褐山房詩話》　素伯窮經志古，肆力於漢、唐注疏。以粵東縣令薦升州牧引見來京，聞余有《惠氏易漢學》諸書，至余寓舍借鈔，大暑中漫膚多汗，霑漬衣襟，不以爲苦也。【略】嘗約其友周編修書倉，取經、史著述未傳於世者，刻爲《貸園叢書》。而素伯歿，其後遂不能續，今所傳者

止此十二種而已。

《著白鵰補服戲作》《卧園詩話》卷三：益都李南澗文藻明府，擢郡丞，著白鵰補服。戲作云【略】。

張錦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〇　張錦麟，字瑞夫，號玉洲，廣東順德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有《少游草》。

又《聽松廬詩話》玉洲詩，骨格清蒼，情韻緜邈。與胡同謙齊名，兩人《太白樓詩》亦相伯仲。

又　余愛玉洲《七夕》絕句云：「雨餘閒聽葉辭條，久客羈心不自憀。獨倚檐前望牛斗，秋風秋月可憐宵。」

又引《廣東通志》錦麟幼慧，與兄錦芳並爲北平翁方綱所賞，有「雙丁兩到」之目。年二十九卒。

凌揚藻《國朝嶺海詩鈔》玉洲與兄藥房並爲翁覃溪學士賞識，乃弱冠登賢書，不數載即殂謝，遠近惋惜之。錢辛楣謂其詩「標新領異，不拾人間唾餘」。李南澗謂其「清峭絕俗，然抱才而夭，尚非止境」。黃仲則謂「或浮艷勘實，或幼眇傷氣，多不永年之徵。若玉洲之才，如栝柏豫章之蟠大地而摩青蒼也，如鵾鵬鷁鷁之負長風而擊秋空也，而亦止此，天豈可問耶」？其爲名流傾倒如此。

《嶺南羣雅初集・玉壺山房詩話》玉洲，藥房弟，有「雙丁兩到」之目，詩有雋才，少以「碧天如水雁初飛」句得名。

又　玉洲嘗有《哭胡同謙詩》云：「不知南斗精，一散何年聚？」蓋與同謙交最摯，皆相繼早卒。

張維屏《藝談錄》九　玉洲因此二句人呼爲「張碧天」，又呼爲「張藕花」。

《香石詩話》卷一　順德張玉洲孝廉（錦麟），藥房太史（錦芳）弟也。著《少游草》，有句云：「野渡無人潮欲上，碧天如水雁初飛。」人呼「張碧天」。又《湖心亭》云：「三面青山四圍水，藕花香處笛船多。」又稱「張藕花」。

《清史列傳・張錦麟傳》張錦麟，字瑞光，錦芳弟。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幼絕慧，有雋才。十歲通經，能詩，以「碧天如水雁初飛」句得名，時呼爲「張碧天」。及長，性孤介，與錦芳並爲大興翁方綱所賞，有「雙丁兩到」之目。其詩標新領異，不拾人間唾餘，而無不合於古。又與同邑胡亦常齊名。所作《太白樓詩》亦相伯仲。南園以後，諸子視之蔑如也。著有《少游草》。年二十九卒。

劉大櫆

論　述

《隨園詩話》卷一〇　桐城劉大櫆耕南，以古文名家。程魚門讀其全集，告予曰：「耕南詩勝于文也。」《聽琴》云：「香臺初上日，檐鐸受風微。好友不期至，僧廬同叩扉。彈琴向佛坐，餘響入雲飛。余亦忘言說，烏棲猶未歸。」《獨宿》云：「江村黃葉飛，猶掩蕭齋卧。時有捕魚人，櫓聲牕外過。」眞清絕也。《哭弟》云：「死別漸欺初日諾，長貧難作託孤人。」

《梧門詩話》卷四　桐城劉大櫆字才父，號海峰，以古文雄海內，詩格亦蒼老。

姚鼐《劉海峰先生傳》桐城東鄉濱江地曰陳家洲，劉氏數百戶居之爲農業，多富饒。獨海峰生而好學，讀古人文章即知其意而善效之。年二十餘入京師。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矣！見海峰，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耶？吾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峰。然自康熙至乾隆數十年，應順天府試兩登副榜，終不得舉。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乾隆十五年舉經學，皆不錄用。朝官相知提督學政者，率邀之幕中閱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年逾六十乃得黟縣教諭。又數年，去官，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無子，以兄之孫爲後。先生少時，與鼐伯父薑塢先生及葉庶子酉最厚。鼐於乾隆四十年自京師歸，庶子與

伯父皆喪，獨先生存，屢見之於楹陽。先生偉軀巨髯，能以拳入口。嗜酒諧謔，與人易良無不盡。嘗謂弟：「吾與汝再世交矣！」天下言文章者必首方侍郎。方侍郎少時，嘗作詩以視海寧查侍郎愼行。查侍郎曰：「君詩不能佳，徒奪爲文力，不如專爲文。」方侍郎從之，終身未嘗作詩。至海峯則文與詩並極其力，能包括古人之異體，鎔以成其體，雄豪奧祕，麾斥出之，豈非其才之絕今古者哉！

張惠言《書劉海峰文集後》　余學爲古文，受法於摯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師劉海峰。本朝爲古文者十數，然推方望溪、劉海峰。余求海峰文六年，然後得而讀之。海峰之文，有學《莊子》、《史記》爲之者，弗至也；學歐陽、王介甫爲之，時至焉；學歸熙甫，輒至焉。名取遠，迹取邇，其效然耶。後有作者，終不得爲莊周、司馬之爲耶。明甫之言曰：「海峰治經，功半於望溪，其文必倍勝於望溪。」然則海峰爲之而不至焉者，果繫於世之遠邇耶？明甫又言：「海峰爲古文既成，乃箸籍爲望溪弟子。」嗚呼，兩人故相爲先後哉！

又《送錢魯斯序》　魯斯謂余：「吾嘗受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峰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遊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往時所習詩賦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

吳定《海峰夫子古文序》　先生文章得自天授。年二十九，學成遊京師。靈皋侍郎見而驚賞之，令其拜於門。然而兩人之文各殊所造。

惲敬《上曹儷笙侍郎書》　後與同州張皋文、吳仲倫，桐城王悔生遊，始知姚姬傳之學出于劉海峰，劉海峰之學出于方望溪。及求三人之文觀之，又未足以饜其心所欲云者。

又《上舉主笠帆先生書》　本朝作者，方靈皋爲最【略】再傳爲劉海峰。

又《答曹侍郎》　近得劉海峰先生集，筆力清宕，然細加檢點，于理多有未足。

又《與章澧南》　承見示《海峰樓文集》，二十餘年前在京師一中舍處見之。今細檢量，論事、論人未得其平，論理未得其正，大抵筆銳于本師方望溪先生，而疏樸不及；才則有餘于弟子姚姬傳先生矣。前閣下以潔目之，鄙見太史公之潔全在用意，捭落千端萬緒，至字句不妨有可議者。今海峰字句極潔，而意不免無近，非眞潔也。姬傳以才短不敢放言高論，海峰則無所不敢矣！懼其破道也，又好語科名得失，酒食徵逐，胸中得無滓穢太清耶？狂瞽之言，未必有當，惟閣下擇之。

《文翼》卷一　劉才甫古文妙處在飛揚生動。而讀之既久，味同嚼蠟，蓋言中無物故耳。其誤由於學《莊子》。

又　劉才甫云：「起得雄直，惟退之有此。」不可謂非知言。然才甫之文，意欲求雄直而不能脚踏實地，是以文境雖似高而讀之無味。

又卷三　古文之遠大，莫如史遷。震川論史遷爲大手筆。又曰：「起頭處來得勇猛。」又曰：「連山斷嶺，峰頭參差。」又曰：「如畫長江萬里圖。」又曰：「如大塘上打縴，千船萬船不相妨碍。」劉才甫以爲此道理博大、氣脉洪大、邱壑遠大之謂也。邱壑中必峰巒高大、波瀾闊大，乃可謂之遠大。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劉海峯文最講音節，有絕好之篇，其摹諸子而有痕迹，非上乘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〇《聽松廬詩話》　海峰先生古文喜學莊子，尤欲力追昌黎。詩格亦高，五言古益多可味。方望溪侍郎盛稱其文，其詩遂爲古文所掩耳。

管世銘《讀雪山房雜著》　桐城劉大櫆耕南任黟縣教諭，著有《海峰詩鈔》，各體俱有本末，近自館閣及山林罕見其匹。

又《題海峰詩鈔後》　當代論詩最不羣，寒氈橫槊氣如雲。飛沈竹嘯軒名在，至今尚書愧廣文。

曾國藩《致吳南屏書》　惜抱於劉才甫不無阿私。

又《覆吳南屏書》　劉氏誠非有過絕流輩之詣。

又《復歐陽筱岑書》　其《古文辭類纂》一書，雖闌入劉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體固自有倫。【略】劉才甫字句都潔，而意不免無近。

方宗誠《桐城文錄序》　海峰先生之文，以品藻音節爲宗，雖嘗受法於望溪，而能變化以自成一體，義理不如望溪之深厚，而藻采過之。望溪初見，即許爲今之昌黎，其傾倒極矣。吾師植之先生曰：「先生之文，日麗春敷，風雲變態，言盡矣！而觀者猶若浩浩乎不可窮，擬諸形容，象太空之無際焉！」今特錄劉海峰文八卷。

《國朝正雅集》卷二引《寄心盦詩話》　桐城劉才甫先生，古文直接望溪，爲一代起衰之手，不知詩直接唐人，爲一代復古之士。如：「薄雲疎過雨，

深樹亂鳴蟬。」「日邊雙鳥白，霞外一天青。」「江聲夜雨增悲壯，海色朝霞接混茫。」何減大曆才人。至「煙寒漁火稀，月落江光白。曠野情無人，孤舟獨歸客」，「江村黃葉飛，猶掩蕭齋卧。時有捕魚人，櫓聲窗外過。」不必刻畫而自入妙者。未得唐人家法，何以能此？嗣姬傳先生《古文詞類纂》一書，選擇精嚴，瓣香一氣，尤可知文品與詩品同歸高潔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落筆縱橫風雨驚，文名重處掩詩名。淡煙凉月皆吟思，短句錚錚接步兵。（桐城劉海峰大櫆。海峰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五言詩益多可味。）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古文家，惟竹垞精於詩，次則邵子湘、劉海峰兩君，雖未足成家，然尚有才氣工候。

戴文選《吟林綴語》 皖桐劉海峰先生（大櫆），帖括與方望溪先生齊名。詩亦眞厚，《授徒》云：「授徒一室內，少長各有儀。童子聽弗問，冠者學安詩。欣欣日相對，足以忘朝饑。我生累代下，寤言懷皋夔。望古每興慨，流涕及今茲。豈第託空言？行將見設施。天命不吾與，吾徒其共之。自強在知困，所患好爲師。」《釣台》云：「萬古桐江水，東流不住聲。可憐江上月，猶似漢時明。我適乘舟過，因懷出世情。殷勤一杯酒，滿酌爲先生。」《吳女誦經圖》云：「繡佛齋中恰稱身，白蕉衫子紫荷巾。《金剛》誦罷松煤滑，自署頭銜善女人。」

《晚晴簃詩匯》卷六七 海峰以古文辭名世，上承靈皋，下開惜抱。顧靈皋不能詩，海峰則頗致力於此，所論次《歷朝詩選》，上下古今，力趨正軌，與漁洋《古詩選》意指略同，而門徑較爲擴大。其詩意興豪邁，波瀾老成，以視惜抱，未易軒輊。

吳汝綸《與楊伯衡論方劉二集書》 海峰之文，亦貫串乎六經、子、史、百家、傳、記之書，而得力於史者尤深，故氣韻一出於史。【略】海峰亦欲爲望溪之醇厚，然其學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其氣不如望溪之能斂，故遂成爲海峰之文。

《皖雅初集》卷九引《尊瓠室詩話》 桐城古文海峰先生，上承望溪，下傳惜抱，世稱方、劉、姚三家。先生詩宗唐賢，名滿天下而潦倒畢生。所爲詩如：「凡物有本性，易地不相宜。」「學業生蹄水，人情馬耳風。」皆自道也。里中詩弟子凡十許人，而王悔生、朱歌堂、疏晴墅、張勖園爲最。

《新世說・賞譽》 劉海峰少以文謁李穆堂，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略】（方望溪亦嘗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古文，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之才也。」）

《息爭》 《古文辭類纂》卷一姚鼐評：恣肆縱蕩處，本於《莊子》，但不逮《莊子》之閎奇耳。

《海舶三集序》 《古文辭類纂》卷一姚鼐評：有奇氣，實自昌黎而語略繁。

《送張閑中序》 《古文辭類纂》卷四姚鼐評：雄直似昌黎。

《送沈茉園序》 《古文辭類纂》卷四姚鼐評：其來如潮水驟至，頃刻之間，消歸無有。此等仙境，惟昌黎有之。

《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文辭類纂》卷四姚鼐評：淋漓遒宕，歐公學《史記》之外。

《樵髯傳》 《古文辭類纂》卷四姚鼐評：寫出村野之態，如在目前。而文之高情遠韻，自見於筆墨蹊徑之外。

《胡孝子傳》 《古文辭類纂》卷四姚鼐評：摹寫極眞，質而不俚，直逼《史記》。

《章大家行略》 《古文辭類纂》卷四姚鼐評：眞氣淋漓，《史記》之文。又：其才似高於望溪，而叙處較望溪有俗氣。

《浮山記》 《古文辭類纂》卷五原注：此篇全學《禹貢》章法【略】。吳辟疆評：此文何足比《禹貢》？評固過當，而評中多叙作文意旨，必海峯之所自贊也。

《祭史秉中文》 《古文辭類纂》卷六姚鼐評：琅然之音，與退之爭長。

《祭吳文肅公文》 《古文辭類纂》卷六姚鼐評：親布衾裯，權其厚薄，令讀者皆生感歎。

《北齊校書圖》 《靈芬館詩話》卷一：劉海峰先生大櫆，于姬傳先生爲前輩。先生古文之學，得于海峰者爲多。嘗有詩云：「海內文章劉海峰，牢籠百代一時窮。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令天下空。」其推服如此。然海峰亦深服先生之文，折行輩與交，稱爲古文第一。先生嘗言，方望溪謂人曰：「如某何足言文？吾鄉有劉生大櫆者，其古文於今無兩。」蓋前輩宏獎後進，類皆如此。先生問學：「海峰先生詩以何首爲第一？」學舉《北齊校書圖》爲對，先

生亦以爲然。

傳記

吳定《劉先生大櫆墓誌銘》 先生姓劉氏，諱大櫆，字耕南，號海峯，桐城人也。曾祖曰耀明，崇禎時，以貢士廷試授歙縣訓導；祖姓、父杜皆縣學生。先生狀貌豐偉，而性情直諒，寬博，讀書工辭章之學。自古文亡於南宋，前明歸太僕震川暨我朝方侍郎靈皋繼作，重起其衰；至先生大振其才之雄，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曾、蘇、王之能，瑰奇恣睢，鏗鏘絢爛，足使震川、靈皋驚退改色。詩亦孕育百氏供我使令。元、明以來，辭章之盛未有盛於先生者也。年二十九應舉，入京師，巨公貴人皆驚駭其文，而尤見賞於方侍郎暨吳荊山閣學，以爲昌黎復出已。而兩中副榜貢生以終。乾隆之初，邵開府、余京兆欲薦先生賢良方正，辭。會舉博學宏詞，方侍郎以先生薦。及試，爲大學士張文和所黜，而文和後大悔。洎乾隆十五年詔舉經學，文和獨舉先生。而文和旋去位，乃出爲教諭於黟，黟士至今感誦先生教育之仁不息。國家用經學選天下士，而先生以振古之文，生於列聖相承、文教累洽之日，又有持權者爲之引延，而卒之淪溺下僚，不獲展其才以沒，則信乎命之窮也。然而富貴之榮沒則寂焉！斗筲之功名亦澤竭則忘焉！天地之光華一日不掩，則先生之文章一日不磨。畀先生以曠世不數畀之才，特假巖壑閒之歲月，以成先生千古之榮，天之眷佑之者至矣。即使先生數奇屈於生，復屈於死，卒致泯沒無聞，而先生之可不朽乎，此生者自在也，其又奚慰焉。所著有詩文集，已行世。其卒也，以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初八日，八十有二。娶吳氏生子三人，皆早世。以兄之孫符琢爲長子介後。嘉慶四年十月某日葬先生于梅子嶺先塋之左，門人吳定涕泣爲之銘曰：文雅千古，遇屯一時。一時之屈，千古之師。豈無公相高燄霆飛，百千灰滅。公尚巍巍韓、歐之側，配食攸宜。謂予不信，請視來茲。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五三 劉大櫆，安徽桐城人，貌豐偉而性諒，嗜讀書，工爲文章。年二十九遊京師，時內閣學士同邑方苞以能爲古文詞負重名，大櫆以布衣持所業謁苞，苞一見驚歎，告人曰：「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之，久乃益信。雍正七年、十年兩舉副榜貢生。乾隆元年，苞舉應博學鴻詞科，爲大學士張廷玉所黜，既乃知大櫆，深惋惜。十五年，廷玉特舉大櫆經學，又報罷。乃出爲黟縣教諭，數年去官，歸。四十四年卒，年八十有二。大櫆雖遊方苞之門，所爲文造詣各殊。苞蓋擇取義理於經，所得於文者義法；大櫆並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嘗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其他言義理者，又極醇正。詩能包括前人，鎔諸家爲一體，雄豪奧祕，揮斥出之。著有《海峯文集》八卷《詩集》八卷，從遊多以詩文鳴者，而姚鼐、吳定爲最著。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 劉大櫆，字才甫，號海峰，又號耕南，安徽桐城人。雍正己酉、壬子兩中副榜，官黟縣教諭。有《海峰文集》、《南堂詩鈔》。《國朝先正事略》：先生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韓昌黎。詩格亦奇，爲文名所掩。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子舉經學，皆報罷。姚姬傳曾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

《清朝先正事略・劉海峰先生事略》 劉先生大櫆，字耕南，號海峯。安徽桐城人。生而好學。工詩古文。當康熙末，方侍郎苞名大重於京師，見先生文大奇之。語人曰：「如苞何足言，同里劉大櫆乃今世韓、歐才也。」自是天下皆聞劉海峰。然試輒不遇。兩中順天副榜。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舉經學，皆報罷。京朝官提督學政者，率聘之校文。因歷天下佳山水，爲歌詩自發其意。晚官黟縣教諭。又數年，歸樅陽，不復出。卒年八十三。先生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爲文名所掩。著有《海峰詩文集》。姚姬傳實從其游，世遂有桐城派之目。

《清史列傳・劉大櫆傳》 劉大櫆，字才甫，安徽桐城人。貌豐偉而性直諒，嗜讀書，工爲文章。以布衣遊京師，時內閣學士同邑方苞以古文辭負重名，大櫆持所業謁苞，苞一見驚歎，告人曰：「如苞何足算耶？邑子劉生乃國士爾！」聞者始駭之，久乃益信。雍正七年、十年兩舉副貢生。乾隆元年，苞舉應博學鴻詞科，爲大學士張廷玉所黜，既乃知爲大櫆，深惋惜。十五年，廷玉特舉大櫆經學，又報罷。出爲黟縣教諭，數年去官，歸。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大櫆雖遊方苞之門，所爲文造詣各殊。苞擇取義理於經，所得於文者義法；大櫆並古人神氣、音節得之，兼集《莊》、《騷》、《左》、

《史》、韓、柳、歐、蘇之長，其氣肆，其才雄，其波瀾壯闊常著。《觀化篇》奇詭似莊子，其他言義理者又極醇正。詩能包括前人，鎔諸家爲一體。著有《海峯文集》八卷。從遊者多以詩文鳴，而姚鼐、吳定爲最著。

馬其昶《劉海峰先生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卷六《劉先生大櫆》（存目）

紀事

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 康熙間，方侍郎名聞海外。劉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師，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邪？邑子劉生，乃國士爾！」【略】鼐之幼也，嘗侍先生，【略】及長，受經學於伯父編修君範，學文於先生。游宦三十年而歸，伯父前卒，不得見。【略】而猶得數見先生於樅陽。先生亦喜其來，足疾未平，扶曳出與論文，每窮夜半。

又《抱犢山人李君墓誌銘幷序》 自劉海峰先生晚居樅楊，以詩教後進，桐城爲詩者大率稱海峰弟子。

《新世說·文學》 姚之世父薑塢編修範博文強識，誦法先儒，與大櫆友善。諸子中尤愛姬傳，每談文必令侍側。姬傳幼時即喜親大櫆，客退，輒肖其衣冠，談笑爲戲。故範授以經學，而復使受古文法於大櫆。姬傳後主江寧書院二十餘年，門下著籍之士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婁縣姚椿，寶山毛嶽生，瑞金羅有高，新城魯仕驥及同邑劉開爲最有名者。又：劉海峰少以文謁李穆堂，李驚曰：「五百年無此作者！」歐、蘇以來，一人而已。」

《送姚道沖歸里》 《竹葉亭雜記》卷四：京城騾車近多踵事增華，即買賣車之站口、跑海者，裏幃亦有紬綾，窗亦有玻璃矣【略】。額約齋司農云：乾隆初祇有騾車。其先德農中丞起初在部當差時，猶只驢車。【略】自川運例開，騾車始出。其時名騾車爲「川運車」。適讀吾鄉劉海峯徵君《贈姚道冲歸里》詩，有「騾車日日穿衙衢」句。道冲爲余叔高祖，名孔鋅，以雍正戊申保舉人才來京，然則騾車雍正時已有之矣。大興金春甫克諧云：「乾隆三十年後，京中惟馬車漸多，騾車尚罕見。」蓋前此或有，自川運始盛行也。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〇》《海峰文集》十卷，《詩集定本》十卷，劉大櫆撰。大櫆字耕南，號海峰，安徽桐城人。副貢，官黟縣教諭。乾隆丙辰召試鴻博，庚午召試經學。（臣）謹案：大櫆工古文，喜學莊子，尤力追昌黎。詩格亦高邁不羣，爲文名所掩。同里方苞歎爲今世韓、歐才，洵不誣云。

藝文

《詞科掌錄》卷三 吳文恪公有《劉生詩》，傚昌黎即其韻，贈耕南云：「生名大櫆其姓劉，意氣橫絕凌九州。赤驥縶足絲絡頭，哀歌欲放淚莫收。我食龍眠雨暫留，邂逅執禮以業投。盈紙怪發奪兩眸，干將出匣光射虬。蒙莊滉瀁無繆悠。間仿韓柳勁以遒。詩賦峭蒨窮雕搜，此才亹亹信寡儔。」

朱仕琇

論述

朱筠《朱梅崖先生墓誌銘》 先生德行醇和以摯，其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要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爲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咀之得其妙。以爲文者惟人，夫其稟綸從人之途，唐韓、宋歐陽，上薄二漢，放乎周秦，屾然而與六經之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廉貞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圓方，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寧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筠嘗遭于京師，邈然懷古，共論此事，先生懇懇執袖謂筠曰：「及吾兩人未死，古文詞論當定也。」後別去幾二十年，一見於庚寅，再見於今年庚子。先生自訂其文集成獲，可以死不死矣！

焦循《與王欽萊論文書》 循白：吾子論文，於古取韓昌黎，於今取朱梅庵，不樂字句瑣細及文氣佶聱者，足見天分之高。雖然，此猶據昌黎、梅昌庵以言文，而未嘗即文以言文也，是猶即文之當然者以言文，而未嘗即文之

所以然者以言文也。

姚鼐《復魯絜非書》《梅崖集》果有逾人處，恨不識其人。

陳壽祺《朱仕琇傳》仕琇深於文，上薄周秦、二漢，引之唐、宋，晚求息於元、明作者。雷轟雲譎，灝灝乎風與水相忘。視近世魏禧、侯朝宗、汪琬、姜宸英、儲欣、邵長蘅、方苞等十數家猶嶽俯於岡施也。與大興翰林學士朱筠友善，筠狀其文曰：「崑崖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方圓，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甯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略】與山陰胡天游書，論古文升降曰：六經之作，聖人本諸身，垂教天地萬物。理畢備《孟子》七篇，明仁義，荀況輔之，斯非背師以售術。聃周假道德放言，管商《新法》，不韋《呂覽》，穰且孫吳申軍制，邱明傳《春秋》，災異於董劉，詩變於原，史變於遷，易紹於雄，建安好靡，韓愈救其弊，此周、秦、漢至唐爲辭之大較也。皆馳騁聖人末流，著書要以六經之旨，有正有僞，然學者一例存之，不欲申明而舉廢之也。其所以惜而不廢者，非謂於道有疑，徒以其辭耳，則辭乙繫歲立言，固不重歟？自韓愈闢佛老後千餘年，道粗明，然爲辭益下。大約唐長慶後其氣傷，宋熙寧後其理憊，二者交譏，古文道缺不全以迄於今。雖其間數十豪傑力自振頹廢中，然以二者追隨終始，卒不能脫也。豈非世運爲之歟？竊謂辭之要具李翺答王載言，書辭之本具韓愈答尉遲生、李翊書，繼而議者益支，稍事藻繢鑿鋭，則夫辭之益下，固亦從其趣也。然則專罪世又豈明通之論與？輔韓愈相次起者，李翺而外，若柳宗元、杜牧、歐陽修、蘇洵父子、李覯、曾鞏、王安石、姚燧、虞集、歸有光、王愼中之倫，雖派有遠近，要爲斯文大宗。學者所當依據，舍諸家而外求系，固不免前二者之失矣。又其淫則公倕規矩裂六經以逞強，欲不囿於世而納於作僞，若前代濟南、新安之類，皆廝養僕隸僭主人，曾不得比庶孽，沐猴而冠，妄自侈大，亦可哀也。

《文翼》卷二　朱梅崖爲文專宗韓退之氏，然文氣頗艱澀，皆雕琢太過之病。又繩以章法，則前後照應，時多疏失。惜抱謂梅崖誌墓諸文專學退之雕琢字句，而痕跡太重，是不善學退之者。仲倫先生稱其書牘得昌黎一體。

又卷三　揚子雲造語率用偉字，翻成阻奧。朱梅崖學韓退之，實從此入手。而推源於子雲，故於子雲多回護之辭。其實鍊字之法，須在清雕琢，方不至貌爲古也。

又　朱梅崖專以遒鍊避俗，不肯作一尋常語，而無從容游泳之趣，寧艱澀而不肯不工，寧晦滯而不肯不奧，往往意爲辭累，而性情反爲所掩。

《制義叢話》卷一二　吾鄉朱梅崖先生，以古文名家，其應舉制義亦純以古文之法行之，不敢稍降其格。乾隆甲子鄉試，首場卷已爲同考官所抹，以句讀不清批黜。主考官高郵夏芙裳太史（之蓉）校閱詳愼，每遇同考以句讀被斥者，必加意審視，讀至次藝「保佑命」二句文，大加擊節，遂定爲元。

《清朝先正事略・藍鹿洲先生事略》附　閩中古文家，自鹿洲後推朱梅崖。【略】其論文，謂始當力抗周、秦、兩漢，與荀、屈、揚、馬諸子搏，必伏而監其腦，然後導而匯之，韓、柳、歐陽、王、曾、姚、虞以下，若首受而尾逆也。及晚，而反覆遵巖，震川諸家，心愈降而客氣盡，於是奇辭奧旨，不合道者尠矣。所著文曰《梅崖居士集》。

《清史列傳・朱仕琇傳》仕琇治古文，自晚周以迄元、明百餘家，究悉其利病，而一以荀況、司馬遷、韓愈爲大宗。嘗與人論文云：「經濬其源，史翫其情，諸子通其指，《文選》辭、賦博其趣，左氏、太史勁其體，孟、荀、揚、韓正其義，柳、歐以下諸子參其同異，汎濫元、明、近世，以極其變，歸諸心得，以保其眞；要諸久遠，以俟其化。」又云：「爲文在先高其志，使其心有以自置，則我心猶古人之心也。以觀古人之言，猶吾言也。然後辨其是非焉！察其盈虧焉！究其誠僞焉！定其高下焉！如黑白之判於前矣！於是順其節次焉！還其訓詁焉！沈潛其義蘊焉！調和其心氣焉！久則自然合之，又久則變化生之於是。文之高也，如累土之成臺，如鴻漸之在天，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時治古文者，多尊桐城方苞，仕琇獨病其膚淺，故或謂其矯枉過正，鄰於艱澀。然淳古沖澹，大興朱筠特推其斬斬自成一家。著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清儒學案小傳・朱先生仕琇》先生治古文，自晚周以迄元、明百餘家，究其利病，一以荀況、司馬遷、韓愈爲大宗。

《晚晴簃詩匯》卷七八　斐瞻學宗宋五子，治古文辭。其論詩有云：「必沈酣《詩》《騷》，精熟《文選》，屬思於有無之際，著筆於遠近之間，發興蒼茫，開倪寥廓，無意而合，自然而成。」可謂探源之論。惟謂儇人佻士率能爲詩，不如古文之傳皆正人君子，則有爲而發，言之不無過當也。

傳記

朱筠《朱梅崖先生墓誌銘》 建寧梅崖先生以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又九日卒於家。【略】先生姓朱氏，諱仕琇，字斐瞻。梅崖先生者，學者所稱也。【略】自年十有五入縣學，見知於程先生元章，後受知於周先生學健、吳先生華孫。舉甲子本省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辛未散館，以知縣歷官山東。東人歌之曰：「夏津清，治恩能。」蓋以儒術致之吏也。尋改福寧府學教授，以足疾自辭去。當事重其學，延主福州書院院長，後主其縣書院，皆本其所自得者用以教，學者歸之，竟卒。其生在康熙五十有四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國漢，祖諱家瑞，父諱霽。祖、父並獲贈如先生官。【略】銘曰：「成一家言。」司馬述韓曰：「文必自己出，出且成先生筆。」今先生其卒矣！先生之藏吉矣！我心怫矣！嘻無以爲質矣！有天授，非人力也。先生既博通經傳諸子，力攻古人，而所作制義益奇，人見之多不解者，則共非笑之。先生自信益篤，不爲動。既冠，新建周力堂先生學健、歙縣吳翼堂先生華孫先後督閩學，先生以諸生應歲科試，皆受特知。而翼堂先生禮之尤至，引與講論，輒忘倦焉！先生又嘗代族人作書求文於寧化雷副憲，副憲得書驚嘆曰：「是書淳古沖淡，古大家手筆也，而他求文何耶？」既而知出自先生，亟向人稱之，於是先生古今文之名遂日著於鄉里閒矣。乾隆九年甲子，先生年三十，以第一人舉福建鄉試。明年會試不第歸，歸而其文益閎肆。戊辰再會試，遂成進士，引見改庶吉士。先是，先生爲諸生日，曾梓其制義於吳門，其叔兄筠園先生仕玠以辛酉拔貢入太學，攜之行篋，湖北萬御史南泉先生年茂見之歎曰：「此天下至寶也。雖抑遏蔽掩，而光氣自露，他日必以名元入清華之選。」而乙丑會試，清江楊勤慤公以大宗伯知貢舉，見先生卷，洒然異之。出闈，謂所知曰：「朱某之文，古人之文也。學者讀書、著文，以朱某爲法可矣。」及是成進士，名益震，公卿前輩莫不折輩行願與之交，先生循循然守後輩之禮。一進謁後，未嘗數事還往，或以簡傲疑先生者。先生曰：「吾一介書生，甫登第，敢傲哉？顧惟蒙恩選入翰林，俾得優游讀書，以成其才，而騖于徼逐，費日力糜，餼稟是重，負聖天子所以長育人才之至意也。且京華之地，出必假輿馬，費且不貲，吾懼無以砥礪廉隅也。」久之，疑者解。而賢士大夫之好讀書者，乃日相從先生講論不輟矣。居三年，散館，出爲山東夏津縣知縣，日以至誠惻怛撫其民，民爲之謠曰：「夏津清，我公能。」在任七年，以河決改福寧府教授以歸。先生之爲縣也，嘗以歸震川之令長興自況，又嘗亟稱何武爲吏，當時無赫赫名，而去後常繫人思。及其去夏津也，夏津民果日思慕之，久而不置也。既抵教授任，念母老，而己躬亦多疾，遂假歸侍養。既終母喪，復補福甯教授，仍以疾辭。而制撫、藩臬以下多知先生者，遂禮請主講鼇峯書院。先生再三辭弗獲，在書院十一年，造就人才甚衆，鄉、會試多有得科第以去者。乾隆四十四年，疾日甚，乃歸，教於邑之濉州書院。四十五年七月，疾彌篤，歸楊林。乙巳卒於家。距其生康熙五十四年三月癸丑，得年六十有六。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 朱仕琇，字斐瞻，號梅崖。福建建寧人。乾隆戊辰進士。官山東夏津縣知縣。有《梅崖居士集》。《國朝先正事略》：閩中古文家自藍鹿洲後，推朱梅崖。其與大興朱文正公珪及始興林穆庵明倫以古文相鏃礪，名重京師。梅崖落落自如，由庶常改知縣，其落落如故。尋改教授以歸。

《文獻徵存錄》卷五 朱仕琇，字斐瞻。建寧人。幼誦書有思理。年十五補諸生。乾隆九年舉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出知夏津縣，改教授，以足疾去仕。琇學爲古文，上倣周、秦、二漢，引之唐、宋，晚求息於元、明作者。研精既久，蔚成盛業。本朝稱古文者，自魏禧，侯朝宗、黃宗羲、汪琬、姜宸英、儲欣、邵長蘅、方苞後，其聲殆絕。仕琇出，足以方駕而上之矣。【略】仕琇既家居，掌鼇峰書院十年，其名益盛。大興朱筠狀其文曰：「崑崙渺瀰，若黨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方圓，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康吾心，斬斬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邇者，未之聞焉！」年六十六卒。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清朝先正事略·藍鹿洲先生事略》附 梅崖，名仕琇，建寧人。乾隆庚午鄉試領解額。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與同年生朱文正公珪及始興林穆庵明倫以古文相鏃礪，名重京師。梅崖落落自如。散館改知縣，其落落如故。尋改教授以歸，與兄明經仕玠相唱和爲樂。

陳壽祺《朱仕琇傳》 朱仕琇，字斐瞻，邵武建寧人。年十五入縣學。舉

乾隆九年鄉試第一。十三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夏津知縣，再改福寧教授，以足疾去。掌鼇峰書院教十年。【略】年六十六卒，學者祠祀之。有《梅崖文集》三十卷、《外集》八卷。

《國史文苑傳稿・朱仕琇傳》 朱仕琇，福建建寧人。年十五補諸生。博通經傳，諸子。從南豐汪世麟學爲古文。嘗代人作書求文於副都御史雷鋐，雷鋐歎爲「淳古沖澹，近古大家」；既而知出自仕琇，亟稱之，名遂著。乾隆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山東夏津縣，緣足疾改福寧縣教授。歸，主講鼇峯書院者十年。年六十六卒。

《清史列傳・朱仕琇傳》 朱仕琇，字梅崖。福建建寧人。年十五補諸生，博通經傳諸子。從南豐汪世麟學爲古文，嘗代人作書求文於副都御史雷鋐，鋐歎爲「近古大家」；既而知出自仕琇，亟稱之，名遂著。乾隆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以知縣用，選山東夏津縣，緣足疾改福寧府教授。歸，主鼇峯講席者十年。四十五年卒，年六十六。

《清儒學案小傳》卷七《朱先生仕琇》（存目）

著　録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梅崖居士集》 五册，不分卷。朱仕琇撰。〔續錄〕乾隆四十七年刊本三十卷，《外集》八卷，清朝文錄續編選本。

吴穎芳

論　述

《國朝正雅集》卷八引《寄心盦詩話》 西林隱居，結茆錢江，不求仕進。詩高曠絕塵，有空山木落、石氣自青之境。其論詩云：「古之人讀書不專於務詞章，偶而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焉耳！其中所蓄，淵乎其莫測也。【略】古人可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之。」審其所論，則其詩之上追古作者可知矣。

又引《碧溪詩話》 西林丈家本素封，閉戶著書數十年，不問生產，事遂中落。所著書皆鈔本流傳，惟詩刻行世，存生平詩十之一，得三百餘首，爲四卷。手自訂鈔，遍示同人精審，余亦預其列。凡一字未合，輒爲易去，不可易者，竟刪之。故存詩少而格彌精。

《文獻徵存錄》卷五 吴穎芳，字西林，仁和人。祖父世業商賈，家本富逸。穎芳幼耽吟誦，獨以靜默自喜。年十五遭親喪，悲泣居堊室，不問人事，主財貨者互爲姦詐，損其貲之五、六，知之絕不與較。篋中積稱貸券併取焚之。曰：「家所自有，不有之矣。而向人索所有，其能有乎？」嘗一赴縣試，爲隸役所訶，以爲大辱，自此割斷舉業，無仕進意。居城之東北，屋舍數楹，池圃桑竹占屋之半。與徵君厲鶚善，至則款之，或與縱步畦隴間，閑話史傳舊事，人有過而聽者，不測其何語也。蔬菜薪櫟果實之屬，不出門而具。客坐稍久，濁醪先進，繼以精品。又製一小筒，寫賞花、垂釣、圍棋、賦詩、彈琴、吹笛十數事，每事爲一籤，置筒中，每探一籤，以與客，不聽客去，務使竭歡。人亦愛其通率，爲之流連不已。如是者有年。年八十，終於家。有《臨江鄉人詩》六卷。詩尚清約，其自序云：「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蘊，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寫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其經營之處時露不足，如舉重器，雖同一運用，而勞佚之態各殊。古人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也。」子象乾、象鼎，邑諸生，善守門業，均能世其清德。

《復堂日記》卷一 西林詩，溫潤縝密，比德于玉。

又 閱《湖海詩傳》，名家如吴西林、王悔生、黄春谷皆未入錄，豈未通縞紵邪？西林家傳，即出蘭泉，又不得謂之未見其詩矣！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吴穎芳》錄《杭州府志》 穎芳少讀書，不樂爲舉子業，究心律呂之學，著有《吹豳錄》若干卷。又於字學諸書考證精確，成《說文理董》若干卷，世共賞之。中年逃於禪，凡湖山緇廬幽邃之區，每過輒流連竟宿，繙誦内典諸經，冰牀雪被，經旬忘返。所作詩文脱離塵埃。卒年八十。

《晚晴簃詩匯》卷七八 西林與杭、厲同時，各有專長。其詩如水碧金

膏，自然清麗。有過於琱刻者，爲勇汰之。樸學工詩，惟此數子，非社集標榜一流所可擬已。

傳記

王昶《吳先生穎芳小傳》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寧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衆器，成《吹豳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鸝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閒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從某，則所從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觀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鍾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倣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君鶚交善，慕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玩。成一詩，數改而從定編，爲《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尚平易，詩餘尚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貲雄鄉里，及先生窶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塍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公鋐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即《吹豳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解》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印、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爲丸，名曰「緣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卒娶其從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邦甯、邦珍。卒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即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據之爲傳如此。

《清史列傳・厲鶚傳》附 吳穎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少端重沈默，寡言笑。幼赴童子試，爲隸所訶，以爲大辱，自是壹志稽古，終身不復仕進。生平博覽羣籍，常怪鄭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於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尊先儒而探其源，成《吹豳錄》五十卷、《說文理董》四十卷、《音韻討論》四卷、《文字源流》六卷、《金石文釋》六卷。晚年名益著，通政使雷鋐視學兩浙，武進莊存與典試浙江，皆鳴騶訪之，索所著書而去。少與厲鶚善，鶚甚之學詩，每一篇成，必數改而後定，故存詩雖少，而格彌精。家素封，有桑竹園池之勝，客至，則探筒拈賞花、釣魚、圍棋、賦詩、鼓琴、吹笛等各一事，必盡歡乃去。精通內典，凡緇廬幽邃之區，每過必流連忘返。年八十卒。有《臨江鄉人詩集》四卷。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引《兩浙輶軒錄》 製小筒，削竹籤，書賞花、釣魚、圍棋、賦詩、鼓琴、吹笛等事置筒中，客至隨手拈一事，與客共之。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五《吳穎芳傳》 吳穎芳，字西林，仁和人。居艮山門外臨江鄉。祖父世業商賈。穎芳幼耽吟誦，獨以靜默自喜。年十五遭親喪，悲泣居堊室，主財貨者互爲奸詐，損其資五、六，穎芳不與較，併取匿中稱貸積券焚之，曰：「家所自有，不有之矣！而向人索所有，其能有乎？」服除，赴縣試爲吏役訶，引爲大辱，自此割棄舉業。與厲鶚善，至則款之，或

與縱步桑麻間話史傳舊事，人有過而聽者，不測其何語也。性愛客，蔬菜薪櫟果蓏之屬，不出門而具。客坐稍久，濁醪先進，繼以精品，務使竭歡。人亦愛其通侻，爲之流連。究心律呂學，著《吹豳錄》，甚精。又考證字書，著《說文理董》。詩文脫盡塵埳。晚躭禪悅，沈潛內典。嘗自序其詩，謂：「古人讀書不專務詞章，偶爾流露謳吟，僅抒所蓄之一二，其胸中所蘊淵乎其莫測也。遞降而下，傾寫漸多。逮至元、明以十分之學作十分之詩，無餘蘊矣。次焉者或溢其量以出，故時露不足，如舉重器，雖同一運用，而勞佚之態各殊。古人勝於近代，可準是以觀。」洵名論也。卒年八十。同里徐堂，字秋竹，工詩，穎芳推畏友，其謙約蓋如此。

紀事

《詞科餘話》卷六　仁和吳穎芳西林，居艮山門外，足不入城市。熟精《選》理，兼長史學，深自韜晦，不求世知。

朱克敬《儒林瑣記》　吳穎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少應縣試，爲隸役所訶，心恥之，遂歸不復應試。性疏放，好吟詩，尤好客。家居築圃，雜蒔花果蔬筍，客至就取供之。爲筒置籌十數，書賞花、垂釣、圍棋、賦詩、彈琴、吹笛各目，令客探之，遞爲娛樂。

《和人筍臘》、《汪槐塘朱林表邵檀波過舍》　《隨園詩話》卷五：西林與杭、厲諸公同時角逐。及諸公俱登科第，而西林如故也。故《咏筍臘》結句云：「回頭看同隊，一一上雲烟。」又《答客至》曰：「田間住却携鋤手，來與諸公話白雲。」

著録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一　嘗怪鄭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欲窮其說。於是取六書、七音、樂略治之，用力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飨器，成《吹豳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鸝黃」爲倉庚名，後人不知，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兼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證，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鳥獸之文，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又取鍾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互倒之例，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士太鴻爲詩友，每成一詩，必數改而後定，晚自編爲《臨江鄉人集》四卷。《西林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即論中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音明入正理論後記》、《因明入正理門論》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飲、西城慧安寺僧超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西林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作《藏畫記》一卷。乾隆四十六年卒，年八十。

朱筠

論述

《隨園詩話》卷一〇　朱學士筠，字竹君，考據博雅，不甚吟詩。有《登湖樓》一律云：「載月來登湖上樓，飄然便可御風游。帆如不動暮天沒，岸竟欲斜秋水流。何寺一聲孤磬遠，長空萬點亂鴉愁。酒盃頻勸君何苦，未使春波負秀州。」

又　朱竹君學士曰：「詩以道性情。性情有厚薄，詩境有淺深。性情厚者，詞淺而意深；性情薄者，詞深而意淺。」

《北江詩話》卷一　朱學士筠詩，如激電怒雷，雲霧四塞。

《晷雅集》卷五　侍讀振起古學，獎藉寒畯，卓然以韓、歐陽、蘇自任。有一善者譽之如不及，天下之士翕然稱之曰竹君先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竹君博聞宏覽，好獎掖後進，承學之士望爲依歸。督學所至，以經學六書倡。陸錫熊、程晉芳皆所取士，戴震、邵晉涵、汪中、黃景仁、洪亮吉，先後皆在幕中。好金石文字。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石溪舫詩話》　竹君先生詩多學韓。卷中《平定準噶爾恭紀》一篇，亦有《平淮西碑》風格。

《筱園詩話》卷二　朱竹君【略】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不工矣。

又　朱竹君，北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

《嘯亭續錄》卷三　宋子京詩文瑰麗，與兄頠頡。其《新唐書》好用僻字澀句，以矜其博，使人讀之胸臆間格格不納，殊不爽朗。近日朱笥河學士詩文亦然。余嘗謂法時帆祭酒云：「讀《新唐書》及《朱笥河集》，如人害噎膈症，實難舒暢也。」法公爲之大笑。

《晚晴簃詩匯》卷八二　竹君少與弟石君齊名，論者比之郊、祁，軾、轍。泊入詞垣，督學閩、皖，宏獎後進，不遺餘力。一時名士，多出其門。晚居椒花吟舫，問字之車，日無停軌。酒酣論天下事，自比李元禮、范孟博。雖浮湛史館，未竟其才，然聲應氣求之雅，石君不逮也。詩初學昌谷、昌黎，五言力追漢、魏，晚乃導匯百家，變化創闢，神明於規矩之外。尤愛佳山水，使車所至，嘗再登黃山、武夷，攀蘿造巔，題名鍥石而後返。故集中亦以登臨覽勝之作爲多云。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竹君面目似昌黎，幾許詩人困紀批。未必石洲宗記室，鈔書莫漫誚覃溪。

《新世說・文學》　朱竹君博聞閎覽，書無所不通。說經宗漢儒；諸史百家，皆考證其是非同異。古文法班、馬，而參以韓、蘇。詩出入唐、宋，不名一家。嘗對客屬文，其文才氣奇縱，所欲言無不盡。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一七　朱筠，字美叔，號竹君。大興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侍講學士，左遷編修。有《笥河文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朱筠，字美叔，號竹君，又號笥河。大興人。乾隆甲戌進士，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降編修。博聞宏覽。好獎掖後進，承學之士望爲依歸。督學所至，以經學、六書倡，陸錫熊、程晉芳皆所取士，戴震、邵晉涵、汪中、黃景仁、洪亮吉先後皆在幕中。好金石文字。著《十三經文字同異》，未成。書法參六書，有隋以前體。詩文有《笥河集》。

《詞林輯略》卷四　朱筠，珪兄。字竹君，號美叔，又號笥河。順天大興人。散館授編修，歷官侍讀學士，復降編修。著有《笥河文集》。

紀事

《隨園詩話》卷六　朱竹君以學士降編修，分校得老名士程魚門，京師傳爲佳話。歿後，張中翰塤哭以一律，後四句云：「丹旐書銘前學士，青山送葬老門生。從今前輩無人哭，拚與先生淚盡傾。」瘦銅詩多雕刻，而此獨沉着。

《湖海詩傳》卷一七《蒲褐山房詩話》　竹君昆仲，早登高第，並著才名。而君爲白眉，兼綜經史，精求古義。家積書數萬卷，金石碑版亦數千通。尤喜汲引人才，輶軒所至，必拔諸生之雋異，授業門下。家居問字者，滿堂滿室。君豐頤秀目，伉伉鏗鏗，常以李元禮、范孟博自況。公卿中惟劉文正公愛其學業，稱爲小友。其他貴人，招之弗往。爲安徽學政時，奏請將《永樂大典》中人間罕覯之書悉爲鈔錄，且求天下遺書。四庫館之開，實自君發之。其後于文襄公、選用翰詹科道及中書部曹諸臣，先後至數百人。君雖列名其間，固未嘗有所討論也。年僅五十，病暑而卒。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五引《惜抱軒文集》　先生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及督安徽學政，會詔求遺書，先生奏言：「翰林院貯有《永樂大典》，內多有古書世未見者，請開局，使尋閱。」且言搜輯之道甚備。時文正在軍機處，顧不喜，謂非政之要，欲議寢之。而金壇于文襄公獨善先生奏，與文正固爭執，卒用先生說上之，《四庫全書》館自是啟矣。先生入京師，居館中，纂修《日下舊聞》。未幾，文正卒，文襄總裁館事，先生顧不造謁，又時以持館中事與意迕，文襄大憾。一日見上，語及先生，上遽稱許朱筠學問文章殊過

人，文襄默不得發，先生以是獲安。其督福建學政逾年，上使其弟珪代之；歸，數月遂卒。先生爲人內友於兄弟，而外好交遊。稱述人善，惟恐不至。後進之士，多因以得名。尤喜小學，勸人爲學先識字，語意諄勤，去而人愛思之。

又引《春融堂集》　上命開《四庫全書》館，凡十餘年，而書成於是。人文炳曜，遠邁唐、宋，而其始實自君發之。

又《聽松廬文鈔》　《四庫全書》得于《永樂大典》者凡五百餘部，皆世所不傳之本。先生一言，而此五百餘部之書，其精神心力得以復見於世。嗚呼！可謂盛業矣。然非遭逢聖主稽古右文，儒臣亦曷由有此盛業哉？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蘭堂集》　先生督學安徽時，嘗訓余曰：「讀註疏不得過一頁，習《說文》不得過三十字。」又曰：「即不能遍通諸經，但專力於一經而旁通者必多。」時余以母老在堂，不獲從先生游，且汩於時習，不克負荷斯言，年垂老而無成，始悔於厥心，已非力所及矣。

又引《畿輔詩鈔》　笥河學士閎通博覽，名滿海內。初爲諸城劉文正公所知，目爲奇士。蘭泉司寇與公爲同年友，官京師，齊名，人稱爲「北朱南王」。督學安徽，洪稚存、黃仲則諸君皆延居幕中。而陸副憲錫熊、程太史晉芳、任侍御大椿又公分校所取士也。

《贈陳伯思》　《雪橋詩話》卷五：伯思戶部高才耽酒，四書文最工。虞山顧備九序其稿云：「余與伯思昆弟交十五六年。伯思隨其尊人未齋先生入楚、豫，顧從其仲氏太史時，時見所著文。余初識伯思時，其文矜慎持擇，介介不可於俗。繼乃獵精雕微，入其腠理。久之，益淳博幽縱。近且攝氣歸神，臻於簡澹。」朱竹君《贈伯思》云【略】。伯思乾隆四十八年曾任貴州學使，姚惜抱惜其以酒致疾，未能稱其才。

《拜方以智墓》　《蕉軒隨錄》卷八《無可大師》：桐城家密之先生（以智）鼎革後削髮爲僧，居粵中，改名無可。康熙初年，其子陪翁（中通）迎之歸里，舟次萬安卒，停柩月水山中。其法嗣弟子將建塔以葬，次子素北（中履）質諸當事，以爪髮付僧家瘞諸塔，肉身仍歸方氏，素北乃扶櫬回桐城，葬於浮山泉花岡。朱笥河先生過浮山，拜先生墓，詩云：「萬安好住師須住，骨肉兒孫仍乞還。」

《紀湯鵬揉鐵作畫》　《雪橋詩話》卷六：蕪湖鐵工湯鵬，能揉鐵作畫。【略】梁元穎、朱朗齋及王審淵觀察、邵蔚田侍讀均有詩紀之。

著録

《湖海詩傳》卷一七《蒲褐山房詩話》　平日文稿，皆以草書書之，且塗乙十有七八，子弟不能辨別，故取其明晰者刻成四卷，餘皆藏於家。

馮應榴

《湖海詩傳》卷二五《蒲褐山房詩話》　星實英敏豁達，有幹濟才。既以江西布政使罷歸，益肆力於典籍。尊人養吾侍御注李玉溪詩，最爲精贍。君師其意，以蘇文忠公詩注疏舛尚多，遂取王梅溪、施輔之、查初白諸本合抄之，以攷其是非得失。所採正史而外，凡叢書、脞說可爲證據者，靡不蒐討。余撰《金石萃編》，載文忠石刻頗多，兼以後賢題跋，君亦獵取之以爲助，亦可徵其精審已。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　馮應榴，字星實，浙江桐鄉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鴻臚寺卿。

又引《潛研堂文集》　星實先生沈酣於東坡詩者有年，又得宋槧五家注、元槧百家注舊本，參以施注殘本，稽其同異而辨證之。竊謂王本長於徵引故實，施本長於臧否人倫，查本詳於考證地里。先生則彙三家之長，而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以及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舉姓氏，其虛懷集益又如此。合注出，而讀蘇詩者可以得所折衷矣。

又卷九六　按馮公浙江桐鄉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三十年上南巡，獻詩賦，即用內閣中書。官至鴻臚寺卿。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星實《蘇詩合注》集諸家之大成，最爲賅洽，足與孟亭侍御《玉溪生詩文注》共成一家言。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　馮應榴，字貽曾，號星實。浙江桐鄉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鴻臚寺卿。有《學語稿》、《蘇文忠公詩合注》。

《清史列傳・馮應榴傳》　馮應榴，字詒曾，浙江桐鄉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內閣中書，遷宗人府主事。三十五年，充湖北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洊陞吏部郎中。五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轉御史，遷戶科給事中。五十四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歷官至鴻臚寺卿。父浩，字養吾，由編修官御史，嘗爲《玉谿生詩評注》八卷、《樊南文集詳註》八卷，極精贍，又有《孟亭詩文集》。應榴夙承家學，肆力於詩。以蘇詩註本疏舛尚多，因爲合註五十卷附錄五卷，所採自正史外，凡叢書、脞說靡不搜討，於古典之沿譌者正之，唱酬之失考者補之，輿圖之名同實異者覈之，即友朋商榷之言，亦必標取姓氏，其虛懷集益如此。錢大昕謂王注長於徵引故實，施注長於臧否人倫，查注詳於考證地理，惟應榴實兼三家之長。又著有《學語稿》。

《哭陸朗夫中丞前輩八十韻》　《清史稿》卷三二四《列傳》一一一《陸燿傳》：陸燿，字青來，江南吳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充軍機處章京。奉職勤愼，有急務立辦，大學士傅恆深器之。上出巡幸，俱令扈從。累遷戶部郎中。三十五年，出爲雲南大理知府，以親老請改補近省，調山東登州府。三十六年，調濟南府。上書巡撫徐績，請留南漕，廣積貯。三十七年，授甘肅西寧道。燿乞續代奏，乞假送母居京師。上命改授運河道。上書河道總督姚立德，言：兗州、泰安二府泉四百七十八，當濬渠導泉，俾由高趨下，其流不絕。又言：運河例歲冬閉壩，春挑濬，天寒晷短，民役俱憊。宜修復南旺、濟寧、臨清月河，並於彭口南岸亦開月河。歲九、十月漕艘商舶皆從此行，以其時疏濬運河。皆用其議。又請修《河渠志》，成《運河備考》。三十九年，壽張民王倫爲亂，去濟寧二百里。有欲閉城者，燿不可，曰：寇未至閉城，示之怯也，且何忍拒吾民，使散逸被賊害且脅誘耶？乃募鄉兵助守，坐城闉任稽察，事旋定。四十年，擢按察使。燿議以流犯罪輕，請免其解司。四十三年，擢布政使，燿議流外壅積，築堤。上以燿習河務，命往山東運河道，沈啓震董其役。四十八年，命署布政使，服闋眞除。四十九年，擢湖南巡撫。湖南鹽商例有餽，峻卻之，命平鹽價如其數。疏請增嶽麓、城南二書院膏火，又疏請申親老告養例，請敕各督撫不論現任、試用，通飭呈明終養。又奏：湖南社倉，前巡撫劉墉令湘陰等四十五州縣勸捐，得穀十二萬。勒限嚴催，僅耒陽等十五州縣交齊，餘未足數者十七縣，全未交者十三縣。如湘陰、巴陵、武陵諸縣濱臨江湖，地多磽瘠；桂陽、瀘溪、辰谿諸縣介在山僻，民鮮蓋藏。若執前捐數目，責令全完，民間未霑借貸之益，轉受追呼之擾。請凡現在未收者停止催繳。上允其奏。燿以病請解任，旋卒。燿自幼立志以古人自期，學兼體用。居官廉儉。入覲，門吏留裝物索貲，燿乃置衣被城外而假於友，覲已，還之。初至長沙，總督特昇額以閱兵至，見燿方午食，惟菽乳蔬葅，訝之。燿曰：「天不雨，方齋，故所食止此。」特昇額怒其奴曰：「吾館舍酒肉臭，何不以祈雨告？」還館舍，命撤去。

徐燿

論述

袁枚《寫心雜劇題詞》　昨奉致一函，係早寫就，想托李世兄奉致者，竟得面投。此中便有鬼神，非偶然也。晚間讀世兄自製樂府，一片靈機，蟠天際地，使衰朽之人蹲蹲欲舞。詞曲感人乃至是哉！送上《詩話》一部，尊公詞句，散見於其中者凡兩處，世兄翻閱自知。

又　太史聲名海外傳，菊莊詞譜意纏綿。留將一管生花筆，付與文孫補舊緣。

從古情多易斷腸，徐郎法祖更清狂。雁行飛去鴛鴦死，都付清平調幾章？　自笑袁絲兩鬢星，夢生堂好記曾經。乞將八十年來事，譜入東山絲竹聽。簡齋袁枚（時年八十）

馮浩《寫心雜劇題詞》（存目）

金學詩《寫心雜劇題詞》（存目）

王鳴盛《寫心雜劇題詞》　門第才名望若仙，黃河遠上句爭傳。清詞解脫機何猛，綠鬢朱顏尚壯年。　曾經滄海與巫山，莫怪觀空只等閒。笑我情癡

今尚在，未甘七十守窮鰥。　咒雨俄遭妓破之，燒菴婆子事尤奇。倘容法喜同參證，願拜維摩作道師。

胡世銓《寫心雜劇題詞》（存目）

張曾太《寫心雜劇題詞》（存目）

王衡《寫心雜劇題詞》　隨身竿木儘登場，短夢前塵雜色裝。不寫昔人剛自寫，果然樂府妙康王。　悼花述夢更酬魂，歸向談禪意趣存。我亦曾經金屋裏，（門人沈孝廉同輝撰《書中金屋》傳奇，有游戲及余者。）被渠牽率到梨園。

馮應榴《寫心雜劇題詞》　逢場聊作斯文戲，說法都爲現在身。莫漫等閒看過了，好參筏喻渡迷津。　濟人只有一丸藥，傲世應同三朵花。更問玉桃偷幾度？口中餘沫盡流霞。

方維祺《寫心雜劇題詞》　曾見滄波三變田，言言入妙句鉤連。當場說法身須現，莫作衣冠優孟傳。　由來心地本空明，采藥談經總性情。唱到一聲《河滿子》，抵他漏盡聽鐘鳴。

劉墉《寫心雜劇題詞》　知君家世本詞宗，諧俗多方老更工。慣託俠遊欺鬢雪，偶來人海看塵紅。枕中鴻寶丹能轉，坐上春風酒不空。禮佛求仙應適願，長棄書驗足陰功。

那彥成《寫心雜劇題詞》　花柳叢中自在身，曇雲優鉢現前因。無情更是多情極，枉說維摩跡已陳。　檀板金尊鬧裏催，是眞是幻謾疑猜。而今又踏東華路，一笑逢場作戲來。

王祖武《寫心雜劇題詞》　風月娛情六十年，詩人老去欲逃禪。憑將一管徐陵筆，勾却三生未了緣。　空空色色都成悟，燕燕鶯鶯底事忙？懊惱曲，風流不似舊時郎。　閨裏應添名韁利鎖皆虛幻，轉眼原同如是觀。識得當場醒世意，儘教演與世人看。

張經邦《寫心雜劇題詞》（存目）

王和行《寫心雜劇題詞》　淋漓濡染墨池開，具大心胸絕妙才。現世人身爲說法，當場悟徹幾人來。　清音按拍繞梵梁，玉作齒牙錦作腸。道是填詞渾未得，狠心辣手著文章。

奇豐額《寫心雜劇題詞》　設法何嫌自現身，筆花大放見前因。詞壇獨闢開生面，譜出人心一段眞。　花開鏡裏笑秋娘，情比恆河沙數量。綺語忽除空色相，一輪明月萬重光。

汪啓淑《寫心雜劇題詞》　二月金牛景物妍，尋芳稱泛總宜船。西陵松柏也知臧穀等亡羊，隨分追歡愛景光。百歲年華休笑珠圍翠繞非，色空已悟久忘機。能於當境心澄定，任墮天花不染衣。

謝鳴篁《寫心雜劇題詞》　虹亭太史洄溪叟，世有文章濟鳳毛。白雪寫心尤和寡，須知此調本來高。　畫眉泉好自潺湲，高枕蓬廬靜閉關。他日梅林相問訊，神仙只住在人間。

顧汝敬《寫心雜劇題詞》　少年意興未全摧，譜出宮商是雅才。傳語歌姬停奏樂，且看此老上場來。　辛苦填詞意最深，不妨游戲寓規箴。現身說法君休訝，一片婆心是佛心。

徐喬林《寫心雜劇題詞》　詞場風月出新裁，字字心花結撰來。色相都從空際現，如看蜃氣幻樓臺。　三生悟徹鏡中緣，賭唱旗亭句早傳。自懺情根歸解脫，何妨丈室貯天仙？

潘奕雋《寫心雜劇題詞》（存目）

朗齋《寫心雜劇題詞》　臣叔由來不是癡，慣拈紅豆寫烏絲。近年六十還游戲，笑補吾家本事詩。　譜得新詞續玉臺，黃金捍撥鬱金盃。等閒休說維摩法，恐有散花天女來。

顧詒燕《鏡光緣敘》　情與情之相遇豈偶然哉？在吾儒謂之因，在釋氏謂之緣。因緣投契，萬變不喻，而精神所結，竟成不朽之異聞。第天之生人，賦性各殊，用情亦異。一入於情，能使古來未有之幻境，未有之奇逢，莫不隨遇而生，應念而起，愈久愈深，愈深愈透，上而爲聖爲賢，爲仙爲佛，下而爲魔爲鬼，爲夢爲癡，祇此一情之貫注，而影逐形來，旛隨風動，亦可恍然於情之所起必有因，情之所繫必有緣，如水生波，割之不斷，如花吐香，揮之不去。一注纏綿，有莫能自主者耳。楓江，余鏡緣情種也。一遇李秋蓉，則情與情相感焉。燈光相引，情之因也；鏡光相照，情之緣也。更有錢凝香原情於閨中，沈世雄寄情于塞外，由是文生於情，而傳奇可作，情歸於道，而仙籍可登。雖屢遭磨折，終始不移，異地流離，死生無貳，其欲歌欲泣之神，有筆墨所不能達者。迨乎天樂一鳴，情關自闢，正如秋空月落，萬籟寂然，而天下言情之士，幾欲擊碎唾壺矣！余讀《鏡光緣》，不敢以詞曲視之，直舉人生變幻百出之情，彙而成帙，與三教因緣之旨相契合，又能操之

縱之，抑之揚之，咀而味之，超而脫之，其殆情之如意珠也夫。是爲序。乾隆戊戌仲秋三日，菌亭顧詒燕拜撰。

沈德潛《鏡光緣題詞》 戊子孟秋，徐子鏡緣，訪我維摩社。忽開緘示我玉臺詞，訴當年紅樓佳話。癸未春，探花吳門之下，李姬小字秋蓉者，正鏡裏花深，鬢邊玉冷，全身欲委司馬。奈崔護重來訪天涯，盼不見門前小桃花。有限簾衣，遮斷當年歌臺舞榭。噫如畫崔徽，而今眞寄崔徽畫，畫裏眞眞喚，有心人非是假。道燭不妨寒，釵休任折，羅生莫認雲英嫁。果花遠終香，月高仍照，相視已而相訝。念求凰調絕冷窗紗，重飽看文君髻雲斜。這情懷眞堪描寫，予乃輾然笑也。佛火蒲團上且須留此，聽儂說法，勘破脂嬌粉姹。髻絲不是舊樊川，嬾賦佗秋嬭聲價。（調寄《哨遍》，用蘇髯體）

蔣士銓《鏡光緣題詞》 人生不幸無過此，才子美人爲最。在孝女者般狼狽，眞不解箇中意。柳絮霑泥，楊花落溷，竟作蘇臺妓。抱浣塵一卷新詩，小小銀鈎，泣寫秋蓉名字。　恰待得掃眉人至，翠竹碧梧相對。鏡裏紅粧，月中素影，笑問非耶是？料三生石上，因緣豈但今世？　險做出香銷玉碎，自題小照憔悴。釵脚頻敲，燭灰將燼，總是傷心淚。把斷腸花葉，教郎一一私記。（調寄《十二時》）

又　怨海茫茫，將此情填作《鏡光緣》。本無可如何，淚濕青衫紅粉。更製元璧徵詩，乞海內恨人憐憫。斷腸詞、何補摧殘？但屬有情都肯。　風流自古無憑準。是前因、許多傷損。脉脉思量當懺悔，莫怨老天殘忍。試想今世今生，即便今年今日，似卿卿兩箇，一般多少悲忿！（調寄《玲瓏四犯》）

藍皋栢《鏡光緣題詞》（存目）

蔣泰來《鏡光緣題詞》 寂寂重關晝掩紅，名花一瓣鑄青銅。澄奩底事塵應浣？腸斷清秋泣塞鴻。　露草青青蓿草乾，新詞歌罷月闌干。殘香剩粉知何處？零落霜風一鏡寒。

沈步垣《鏡光緣題詞》（存目）

王曾翼《鏡光緣題詞》（存目）

錢與點《鏡光緣題詞》（存目）

余集《鏡光緣題詞》 繡裙斜立向東風，楚閨相看總未工。可惜初逢成惡識，鏡中花相自來空。　幽恨當筵苦未伸，淚沿紅粉濕羅巾。斷腸詞好無人續，一卷新詩有浣塵。

潘奕雋《鏡光緣題詞》 碧柳深藏小玉家，桃花塢畔夕陽斜。傷心鸚鵡空傳語，那得當年古押衙？　一曲琵琶聽未終，天荒地老恨無窮。征車迢遞關山遠，尺素驚傳塞北鴻。　殘編遺墨裏重重，想見妝臺手自封。他日搜神餘韵在？不知誰復弔昭容？　樂昌安得鏡重圓？聽罷新聲淚泫然。香土一抔秋草滿，至今風雨怨啼鵑。

汪啓淑《鏡光緣題詞》 綉戶風來逗冷烟，空題荳蔻擘蠻牋。蓬萊難覓青禽使，寥落芳心又一年。　宵分凝怨坐江樓，卷盡蝦鬚玩玉(釣)[鉤]。料得嫦娥同此恨，青天碧海兩悠悠。

傳記

光緒《吳江縣續志》卷二〇 字鼎和。靈胎奉詔時，燨從。靈胎卒京師，燨居喪盡哀禮。文成公阿桂與布衣交。燨不屑爲科舉之學，亦以醫名，然燨亦非醫者之流也。

紀事

《鏡光緣》 余集《秋蓉傳》：秋蓉，吳人也，姓李氏，幼孤貧，棲尼庵中，性聰慧，通詩書，解畫，及笄有殊色。尼利之鬻狹(斜)〔邪〕間，抑鬱恆不自得，著《浣塵草》以見志。吳江徐生者訪之，時秋蓉方攬鏡理髮，徐顧謂：「此鏡中花也。」秋蓉笑曰：「或是鏡中緣耳！」流連竟日，出所爲詩共讀之，悽怨殊不自勝，且言失身事甚悉。徐沈思曰：「當爲若謀之。」事遽泄，攖狂且怒，匿使不復與徐通。於時，扃鑰泥緘，棲禽驚客，如汧國夫人故事。而秋蓉矢志頗堅，繪玉釵銀燭小影，題三斷句以緘徐，徐爲之白其狀於有司，有司密教邏卒偵焉，猝無所獲。秋蓉意必出，徐生倉皇擲詩草，授偵者曰：「此慘淡數行，可定厥辜矣。」遂定落秋蓉籍，而猖猖者怒未息，昌言於色曰：「秋蓉若歸徐，必將甘心焉！」會有浙人潘某者高姬志，贖之北游以俟徐。徐至自京，姬已沒，遂收骨，瘞五湖之旁，從其志也。徐填《鏡光緣》傳

奇，並製小隃麾，縮刻其所繪玉釵銀燭照於上，而徵詩焉。戊戌冬，徐生至京，爲余譚姬事，索余傳。余因撮其崖略如此。徐生名燧，字鼎和，以姬故，自號鏡緣子云。乾隆己亥春日，史官余集譔。

金甡

論述

朱珪《禮部左侍郎金公甡墓誌銘》　詩文數千篇，無體不具。尤長于使事。在直廬與陳句山諸公倡和，限險韻，數十疊不懈益彊。辛丑開八秩，作長律八十一首，該贍精警，不減少壯。

《試律叢話》卷三　乾隆間試律專家，除我法集及館課存稿外，以金雨叔先生（甡）今雨堂詩墨爲最善。其自序云：余始學爲詩，輒以古體爲適意。而於律詩不耐拘束，殊不多作。浮沈公車者二十年，幸叨一第，乃不得不應館課。作排律，輒自以時文之法行之。散館後，謬廁庶常館小教習之列，按期校課諸君，或逡巡以詩爲難言者。余謂君等勿以詩爲異物也，其起承轉合、反正淺深，一切用意布局之法，直與時文無異，特面貌各別耳。律詩面貌與律賦爲近，律賦即與八股爲近，此較然可知者也。今科場特蒙易表以詩，於是五言八韻遂爲功令所不可闕。急而求之，而昧於所從入，則不特不能合律，並且艱於成篇。應試者或苦其難，是不可不引以易從之道。夫詩道之甚易明者，亦惟即時文之法求之而已。時文之神奇變化胎息於古者，誠未易津逮。而墨卷則平正圓熟，便於揣摩者也。論詩而必氣體超妙，有味外之味，在初學將愈難而愈遠。若夫周規折矩，格律井然，使讀者心開而目明，似人人皆可幾及。是五言八韻固詩體之墨裁，而究心於墨卷者，當亦不煩言而解矣！」按此序舉平昔甘苦之數，嘉惠來學之心畢具，其中最爲淺近易人。所存詩百首，已入《庚辰集》者三分之一，已有評注，極詳盡。後其門下士洪兩山（鐘）又爲合注梓行館課存稿，我法集外不能不首數此編矣。孟瓶庵師（超然）曰：「金雨叔《動復歸有靜》句云：『市散斜陽後，農安改歲期。』又云：『響徹三終曲，塵清九達逵。』此與動、靜交相養題，有別彼是對待語，此必須側注始合。似此超脫不落言詮演之，可作一小賦。按金雨叔《動靜交相養》句云：『躍本由潛出，明因得晦包。蟄蟲還啓戶，飛鳥或安巢。』此先將『交』字義抉透，『相』、『養』二字不煩言而解。精心析理，昌言數文，是作足以當之。金雨叔《循名責實》句云：『亦有龍驚葉，終應鼠笑燕。濫竽難竊祿，畫餅詎登筵。但欲搜荊璞，誰教墾石田。鼎陳方識贗，刀試肯留鉛。』自注云：『此題全要有采色，方是詩辭。其法全在以比體爲賦體，否則只是五言叶韻講章耳。』《四勿齋隨筆》云：『蟻穿九曲珠事，惟見蘇詩《祥符寺九曲觀燈》詩。王注引小說，其實不知所出何書也。自唐楊濤有《蟻穿九曲珠賦》，故試律家亦相沿命題。夫珠非如水晶之表裏通明，誰從辨其九曲？且又何人能鑿此竅？題既無理，則下筆即不必認眞。金雨叔詩起句云：『宛轉珠光映，盤旋蟻力酣。』著一『映』字，略圓其說。後四句云：『役智人皆詘，通微聖所參。尋源思鑿竅，妙手竟誰諳？』仍以不解解之，棘端毋猴，請觀其鑿，正同一參悟也。』又云：『金雨叔試律，精力彌滿，人尚可學而能。惟結聯獨能游刃有餘，同時實罕有其匹。如《新月誤驚魚》云：『不到忘機處，臨淵悟保身。』《皎鏡無冬春》云：『屢照忘疲日，空明得似無。』《笑比河清》云：『士龍眈照影，此癖迥殊科。』《雲卧八極》云：『幾回凌倒景，斗室尚斜曛。』《魚登龍門》云：『士仰天衢近，無煩慕李膺。』《修竹引薰風》云：『解慍琴歌洽，延清重此君。』《芙蓉出水》云：『天然非藻繪，刻畫笑無鹽。』或正收，或借結，或反掉，皆有含毫邈然之妙。而《海人獻冰蠶》後兩聯云：『絕域琛常貢，中朝服有恆。從教致東賚，端合重西陵。』用壓題法，名貴典重，直接唐音，可爲冠集之作。」

《晚晴簃詩匯》卷七七　海住會試第一人魁天下。同縣金檜門總憲嘗以彭青原方伯所贈狀元人仙杯貽海住。海住女適汪康古吏部，以杯侑奩。外孫雲壑太史亦以會試第一人魁天下，鄭炳也贊善爲賦詩，稱爲盛事。

傳記

朱珪《禮部左侍郎金公姓墓誌銘》 嗚呼！珪何能銘吾師耶？蓋自丁卯以來四十年，門生僅有存者，珪何敢辭？公金姓，諱姓，字雨叔，號海住。先世由會稽遷杭，爲仁和人。曾祖諱明遇，江南興化縣主簿。祖諱星瑞，雲南師宗州知州。考諱憙鏖。三世並以公貴，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褚、祖妣朱、聞人妣嚴，皆誥贈一品夫人。兄弟四人，公次三行。六伯諱虞，康熙庚子舉人，歷湖北孝感、山西蒲縣知縣，所稱長孺先生者也。長孺先生以文雄于浙，長公二十有二年，以兄兼師，及公學大成，遂競爽焉。年二十一，應縣試，冠其曹，入仁和學，爲諸生。明年癸卯舉于鄉，會試報罷。歸，益肆力于經史，自司馬遷以下諸史，窮年點勘，數番不輟。旁及他子集，皆手錄考訂。故其根柢之學莫邃焉。歲戊申秋，母夫人感寒疾，暴下殆甚，公在外聞之，狂奔歸。中途籲天，願手寫《華嚴經》全部。歸而母僵卧，氣息縷縷，公俯首入衾，以口鼻熨其臍，嘻呵之良久，腹中有聲，稍安眠，乃投以藥，竟愈。于是日課手書經，閱十二年而訖功，其誠孝也。公淹公車者二十年，中閒客游山東者久之。歲甲寅丁外艱，丁巳奔母夫人喪，力疾行，抵臨津，挈囊趁舟，蹶折一齒，困甚。時長孺先生自孝感歸，卜葬考妣，得吉壤于南山之普福嶺。乾隆六年秋，以錢塘梁文莊公薦授國子監學正。明年壬戌會試，中式第一人。闈卷進呈，上屢稱可之，殿試一甲一名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甲子主廣東鄉試。乙丑散館，一等一名教習庶吉士。丁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珪卷出公房，既定第六名，撥入湯藥岡先生房。先生爲公壬戌同榜探花，邸寓橫街，與公對門。珪謁藥岡先生，曰：「子固我同年金海住所薦也，當謁金師。」珪即夕謁公，公進而教之甚。至明年夏，署日講官起居注。又明年，遷右贊善，尋轉左。十六年實充講官，興縣孫文定公奏充御纂詩經館纂修。壬申副漳浦蔡葛山先生典江西鄉試。是夏六月御試翰詹二等，擢左庶子；冬授侍講學士。明年癸酉主山西鄉試。甲戌充會試同考官，奉命督學安徽。公校士公勤，竟日坐堂皇，披閱巡行，士習帖然。任滿，二十二年奉旨在上書房行走。冬授詹事府詹事。自是直講席者十七年。直諒誠敬，所陳說必正義法語，于學行根本尤惓惓三復以是，諸皇子、皇孫皆心重公，公之品學眞不愧是選也。乙酉奉命督學江西，請假由浙展墓乃赴任。明年授內閣學士。又明年擢禮部侍郎。三十七年，奉使祭告南海，時公子三吾作令于粵東，得侍左右。公扈駕謁泰陵暨南巡者各一，木蘭者七，賡歌之作成帙。三十八年五月，當從蹕熱河，遘疾，仆于直次。諸城劉文正公以聞，予假秋九月奏請解任，得旨准其回籍調理。明年秋疾瘥，乃得出都，諸皇子、皇孫及同直、同朝諸公，皆贈以詩歌，比之二疏有餘榮焉。丁酉入京，謁孝聖憲皇后梓宮，再詣書房與諸皇子、皇孫執手相勞，上賚大緞，命即歸。越二年，撫臣奏主敷文書院講席。四十五年，上五幸浙江，迎送駕，問賜有加。于是講課之暇，常羊湖山，與錢嶼沙方伯、吳崑田編修諸公，皆皤然達尊，爲五老六逸會，旬月無閒，賦詩談讌，鄉黨望爲神仙。珪己亥典閩試，庚子視學于閩，過杭再謁公，公偕顧河干先生飲珪于西湖舟中，神明縝密，杖履從容。珪竊歎以爲非學養之深厚不能及也。公生平廉儉方正，處事無鉅細，井井有法度。【略】性篤于孝友，事兩兄暨一弟肫如也，至于族戚年家，若吉凶緩急，謀之竭忠，不愛己力。其取受必以義，雖一介不苟。此珪所心折于吾師而亦非一人之私言也。壬寅秋，以疾考終。公生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八月十五日亥時，終于乾隆四十七年壬寅七月九日寅時，壽八十有一。配王夫人，先公卒，誥贈一品夫人。繼室胡夫人，誥封一品夫人，治家協德，乾隆五十三年五月八日壽終，年八十有五。子三：三事，先公卒；三吾，乾隆丁酉科舉人，廣東四會縣知縣，候選郎中；三俊，太學生，議叙鹽大使。女子四：長適國子監學錄王君喆；次適吏部文選司主事汪君孟鋗，其次子修撰如洋，庚子會試、殿試皆第一，克繩公武云；次適泰州運判姚君思康；次適監察御史汪君日章。孫男二：尊、密。孫女六。某年月日合葬于某。銘曰：斗魁戴匡，厥象正方。公秉其氣，不嚴而莊。讀書萬卷，老而不忘。引年耆造，湖山輝光。有老門生，校文公卿。銘公冢石，擲筆涕滂。

袁枚《金姓傳》（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 金姓，字雨叔，號海住。浙江仁和人，乾隆七年賜進士第一人。官禮部侍郎。有《靜廉齋詩集》。

又《聽松廬詩話》 公少偕兄虞砥礪問學，尤淹貫史事。及第授修撰，典甲子廣東鄉試，散館復第一。丁丑在上書房行走。公言養正之地，殫竭微

忱，用資啓導，不易膺斯任也。先後侍書十七年，自孝友大端至言動威儀之節，罔弗盡言。累遷內閣學士，晉禮部侍郎。告歸，主講敷文書院。年八十一卒。入祀鄉賢。公在都時，捐金釀資，創仁錢會館，部署周備，至今鄉士棲止如歸。

《詞林輯略》卷四　金甡，會元。字雨叔，號海住。浙江仁和人。授修撰，官至禮部侍郎。著有《靜廉齋詩集》。

紀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七引昭槤云　金海住侍郎甡，中壬戌狀元，直上書房。質莊親王爲其弟子。公善時文、應制詩，王善學之，卒以名世。公性直，遇諸皇子有嬉笑者，即面折之。時禁廷詞臣，皆有所貢獻，公遇萬壽節貢菜石菊花一枚，號曰「東籬壽友」。同事者誚其弇鄙。公曰：「天子富有四海，何所不備？奚賴吾輩措大所貢獻？其所以收納者，聯君臣之情。故爾此物雖無所珍惜，然貢諸丹陛，亦野人獻芹意耳！」人皆服其誠樸云。

又引《杭州府志》　甡長於論文，悉心校閱，所至稱得士。安徽學租，舊於給貧生以外，公事報銷。甡盡鈐所餘，檄提調，備葺繕學宮，當事問遺，止及茶葉，無縞紵之受。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聽松廬詩話》　公次女幼時，一日於中庭忽大驚怖，家人問之，云見一藍面人從天而下，以魁星像示之，云所見正同是年壬戌科公得會狀。然獨次女見之，未喻其故。後女適汪康古，庚子科公外孫汪如洋亦得會狀，乃悟魁星示象而次女獨見者，蓋狀元之女而又狀元之母也。公聞外孫大魁，寄二女詩有云：「當年會狀憐嬌女，今見教成會狀兒。」亦科名中一段佳話也。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金甡，字雨叔。浙江仁和人。祖星瑞，知樂亭縣，隆禮學校，修文廟，崇祀典。水壞城垣，設法修築，不派累民間。接物和平，而執法必謹，強暴斂跡。陞雲南師宗州知州。孫甡，生有至性。母患腹疾，以口熨臍而噓呵之，疾遂平。幼從兄虞受業。虞故宿學，人稱長儒先生，教甡爲文，溺苦不休，夜卧轉側，時聞諷誦。甡爲贅聲於胡翁，胡杭州富家也，居清波門大街。有術士來謁云：「君宅固佳，如依我言，大門須造八卦亭，可出狀元。」翁悅，改造，館甡東書廳。院有石蘭，內種芭蕉。外孫女年十三，一日見青臉赤髮怪跳出，驚駭叫人，怪即不見。是歲爲乾隆七年，甡中會元，復以第一人及第，方知怪即魁星出現。女嫁秀水主事汪孟鋗，生子如洋，亦登會狀。甡少苦家貧，通籍後依然儒素。然於濟困扶傾之事，慷慨仔肩。歸座主仲公永檀之櫬，繼世好怡雲鄂公之粟，葬故交晚菘居士之四代八棺，見義必爲，無絲毫顧藉。累官禮部侍郎，以病乞休，卒年八十一。（《杭州府志》並《小倉山房文集》、《花間笑語》。）

《九日在吉安試院》　《雨村詩話》卷一：學政終年考試，每遇佳節，多在扃門之日。仁和金殿撰雨叔甡，先北路公同年，以閣學視學江西，有《九日在吉安試院》句云：「深屋不須愁帽落，牋殘猶足借糕題。」

童鈺

論述

《隨園詩話》卷二　上虞陳少亭愛童二樹五言，爲《摘句圖》，仿阮亭之摘施愚山也。余尤喜其「早烟山際重，春霧水邊多」、「看花蜂立帽，問水鷺隨人」、「晴流鳴斷壑，山影卧空田」數聯。

又卷六　二樹名鈺，山陰詩人。幼時，女史徐昭華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少所許可，獨於隨園詩，矜寵太過。奈從未謀面。今春在揚州，特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相左。嗣後，寄聲欲秋間再來。余以將往揚州，故作札止之。旋爲他事滯留。到揚時，則童已歿十日矣。聞其臨終時，簾開門響，都道余之將至也。故余入哭，作挽聯云：「到處推袁，知君雅抱千秋鑑；特來訪戴，恨我偏遲十日期。」童病中夢二叟，自稱紫閣眞人、浮白老人，手牽鶴使騎。童辭衣裝未備。眞人曉以詩曰：「昔從赤身來，今從赤身去。一絲且莫挂！何論麻與絮？不若五銖衣，隨風自高舉。」童答云：「多謝

羣眞招我歸，殷勤持贈五銖衣。相從化鶴吾眞願，要傍先人隴上飛。」吟畢，求寬期。紫閣眞人立二指示之。果越二十日而卒。

《梧門詩話》卷三 童山人二樹鈺「古木留殘雪，寒鴉守夕陽」，妙處在一「守」字。「竹虛三徑月，荷老一池星」，妙處在一「老」字。凡題畫詩，必詩優於畫，則畫纔能生色；若詩不工，畫反爲所污。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妙，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

又 畫梅極多，自爲詩云：「寫梅只合號梅癡，長爲梅花過六時。記得甲申元日集，三千三百十三詩。」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名：【略】菜園子童二樹（鈺），有《梅花百詠》。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聽松廬詩話》 古今好詩，讀者每心知其妙，口難說。童二樹詩云：「如鹽着水中，其味飲者受。」可謂善於形容。

《筱園詩話》卷二 浙派【略】如童二樹、劉豹君之屬，均未成家。

《晚晴簃詩匯》卷七〇 《二樹山人詩稿》、《雪香齋餘稿》、《詩略》、《秋蟲吟》諸集皆未見。上虞陳少亭愛二樹五言，爲《摘句圖》。如「早煙山際重，春霧水邊多」、「暗流鳴斷壑，山影卧空田」、「落花隨棹轉，隔樹看山移」。《觀潮》云：「一氣自開闔，衆星相動搖。」七言如「秋聲如雨不知處，月落帶霜還照人」、「梅風落紙畫猶濕，松雪撲絃琴一鳴」、「客感每從孤館集，老懷常覺暮秋多」，詩才清拔，在畫人中足名一家。

《新世說·巧藝》 童二樹善畫梅，畫成輒題一詩。詩亦佳。故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可稱二絕。（童名鈺，浙江山陰人，又善畫黑貓，而不輕繪。蓋二樹迷信甚重，必於端午午時始畫，謂此時所畫可辟鼠也。）

《畫梅·左圈右圈圈不了》 《清稗類鈔·詼諧類》：山陰童二樹以畫梅著稱於世。嘗題云：【略】。童嘗應道試，方入場，隸搜其身，恐有懷挾也。即拂袖歸，曰：「朝廷竟以盜賊待士子乎？」自是遂絕意進取。此即所謂「跳出圈圈外」也。

《戴山題壁詩》 《蕙露盦雜記》卷二：童二樹先生六歲時題戴山壁云：「綠樹雙橋挂，青天一塔垂。」郡守見之稱神童。

傳記

袁枚《童鈺墓誌銘》 山陰有隱君子曰童二樹先生，余耳其名，不相識也。今春二月，先生修志揚州，渡江見訪，適余遊天台未由傾衿。亡何，詩人周蓉衣來，言先生好余，秋間將再至。余以卽往揚州，故寄聲闌之，且約之。及登程，屢爲他事滯留。十月十三日裁至揚，而先生已病亡十日矣。其孤沁抱詩集一，行狀一，泣而言曰：「先人知公將來，喜甚。病中聞麥戶聲，輒疑公至。委化前一日，屬曰：『吾神氣緜綴，度無分見袁公。如公至，可將詩與生平事狀付之，則吾目瞑矣！』」嗚呼！古張范之交，臨終拳拳，彼故結納於生前，宜也；若先生一面缺，然而遺言丁甯，鄭重若此，是知己也，死友也，加古人一等也。序其詩，銘其墓，非夫人之爲而誰爲？謹按：先生名鈺，字二樹。號樸巖，又號借庵。宋慈溪童公亮之後。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棄舉業專攻詩。家鄰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劉鳴玉、陳芝圖號「越中三子」。嘗往棲鳧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襪帶爲一結以記之，比曉入城，數其帶得二十四結矣。其風趣如此。受知於河南撫軍阿公思哈，何公煩聘修志乘，凡一省三十六縣州，分疏總校，條清例嚴。成，無一唇一舌敢掉罄者。所得束脩，除卹戚里外，輒購秦權、漢布、法書、名畫，橫庋祕閣，相對逌然。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使氣入墨，奇風怒雲奔赴豪端，海內爭購。有高氏九棺未葬，先生揮十紙助之，須臾盡讎，寔窆以辦。臨終，畫一枝留贈。花未點，而手已僵，古幹零落，如賦殘形操。嗚呼！可哀也已。初，先生少疾，夢有道貌者相招，卻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各有贈詩，醒猶記錄。嗚呼！死有所歸，今乃於先生見之。卒年六十有二。娶陳氏，生三子七女，以某年月日葬。銘曰：志觥觥，行踽踽，我欲見之天不許，素車入哭淚如雨。雖然生不與君逢，死乃爲君主。君不見三尺碣、一抔土，永表幽人萬萬古。

《碑傳集補·童鈺傳》 童鈺，字二如，改二樹。號璞岩。會稽人。九歲題十詩寺壁，受知太守顧某，稱爲奇童。居鄰女史徐昭華宅，徐年七十餘，

每日呼鈺去爲梳髮，課以詩。思益精敏，萬言可立就。館栖凫村，月中行吟，犯曉至南郊，已十餘里，擢舟出城者識鈺，載以歸。尋拾所遺帶，顧多結，舉詰之，則借記夜吟篇數，蓋百餘首矣，其標韻如此。善畫梅，精隸、草書。杜太守愛其詩，刻《摘句圖》，將薦于學使。鈺臨試輒病，至再三，遂棄去。一時名卿大夫咸與納交焉！

《清史列傳・童鈺傳》 童鈺，字二如。亦會稽人。少棄舉業，專攻詩、古文。客大梁最久。性豪俠，不事家人生産。與同郡劉文蔚、沈翼天、姚大源、劉鳴玉、茅逸、陳芝圖結社聯吟，稱「越中七子」。嘗往棲凫村，月中行吟，得一詩綰一結記之，比曉已二十四結矣。善畫，尤長於梅畫，成輒題一詩，有「萬樹梅花萬首詩」之句，時稱二絕。生平與袁枚未嘗相見，而極爲傾倒。好聚書，典衣鬻婢易之，無少惜。所藏幾逾萬卷。又好金石書畫，館穀所入，用以卹戚，餘有餘，則悉以購焉。

紀事

《隨園詩話》卷六 二樹臨終，滿床堆詩，高尺許，所以殷殷望余者，爲欲校定其全稿而加一序故也。余感其意，爲編定十二卷，作序外，錄其《黃河》云：「一氣直趨海，中含萬古聲。劃開神禹甸，横壓霸王城。幾見榮光出？剛逢徹底清。浮槎如可借，應犯斗、牛行。」《金山》云：「三山名勝豈尋常？後岸居然一葦航。重叠樓臺知地少，奔騰江海覺天忙。梵音只許魚龍聽，佛面時分水月光。回首蓬萊應不遠，幾聲長嘯極蒼茫。」五言如：「落花隨棹轉，隔樹看山移。」「蟻閒緣水過，蜂健負花歸。」「山遠雲平過，天空月直來。」《觀潮》云：「一氣自開闢，衆星相動摇。」《齒落》云：「無煩重漱石，所恨不關風。」七言如：「秋聲如雨不知處，落月帶霜還照人。」「風梅落紙畫猶濕，松雪撲弦琴一鳴。」「客感每從孤館集，老懷常覺暮秋多。」「茶聲響雜花梢雨，簾影晴通竹塢烟。」「詎有庚寅同正則，敢夸丁卯是前生？」「花猶解媚開如笑，水不忘情去有聲。」皆可傳也。二樹畫梅，題七古一篇，叠「鬚」字韵八十餘首，神工鬼斧，愈出愈奇。余雅不喜叠韻，而見此詩，不覺嘆絕。易簀時，令兒扶起，畫梅贈我。梅成，題詩三句，而氣絕矣。余裝潢作跋，傳子孫，以表不識面之交情，拳拳如此。

又　鄭板橋愛徐青藤詩，嘗刻一印云：「徐青藤門下走狗鄭燮。」童二樹亦重青藤，《題青藤小像》云：「抵死目中無七子，豈知身後得中郎？」又曰：「尚有一燈傳鄭燮，甘心走狗列門牆。」

《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山陰童二樹，名鈺。生而炯介篤誠。潛心古初，不喜治舉子業，專攻詩。家隣女史徐昭華。七歲時，徐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與同邑劉鳳岡、茅少菊並以能詩善畫稱。二樹畫蘭竹、水石皆工，而尤長於梅。劉鳳岡客四明，畫梅寄二樹，題曰：「二樹小照。」而二樹客武林時，作《孤山》詩，亦有「梅樹是前身」之句。鳳岡名鳴玉，邑諸生，早卒，著有《梅芝館詩集》。茅少菊名逸，布衣，客死中州，葬汴城曹門外，桑主事調元爲題墓碑，并梓其《轉蓬集》行世。鳳岡、少菊、二樹，皆善畫梅，然二樹名最著。諸暨郭又春作童二樹《畫梅歌》，後于酒肆中見茅少菊畫梅，感劉鳳岡畫梅寄二樹事，更賦長歌贈焉！又春名毓，諸生，著有《笪山詩鈔》。當二樹時，天下知名之士爲童二樹畫梅歌者，以千百數，故二樹所畫梅，海內爭購，以爲珍玩。有高氏九喪未葬，二樹揮十紙助之，須臾售盡。晚歲修《甘泉縣志》，客死揚州。初，二樹少時嘗疾，夢一道士相招，却之乃去。及病甘泉志館，夢其人又來，爲著五銖衣，牽白鶴，使騎之，自知病不可愈，然猶強起畫梅，未就，卒。

《墨林今話》卷四 二樹山人童鈺，字璞巖。山陰人。七歲時徐昭華女史抱置膝上爲梳髻，課詩。及長，沈酣經史，好爲詩古文詞，名播遠近。豫撫某公聘修省志，遂客大梁者數年。性落拓，不爲家計，賣文錢隨手輒盡。喜購秦權、漢布及古銅印、法書、名畫。以隸、草法寫水、石、蘭、竹，靡不臻妙。而畫梅尤爲絕技。《碧溪詩話》載其生時，母李太君夢髯翁驅一牛負梅花而至，越日乃生。髯翁，故煮石山農，其畫蓋有所授也。當是時，宇內名流作二樹畫梅歌者甚衆。而二樹之詩，亦以詠梅爲勝。有「空山突見古時月，老樹忽先天下春」之句，論者謂奇情逸氣，不亞李供奉。《雨窗銷夏錄》云：二樹山人於梅無日不畫，亦無不題，故有「萬幅梅花萬首詩」。小得太守題識，世尤寶之。近日吳下鑒家以南田新羅爲上品，次則蓮巢、鐵生，聲價並重，有潘、奚之目。書法褚河南，詩有王、孟風格。王柳村徵君謂如孤鶴唳空，逸情遠韻，令人絕塵俗，想其畫品亦如此。

《墨香居畫識》卷一　童鈺，字二樹，號借菴子。山陰人。工詩。善山水，尤善寫梅。所著有《二樹山房詩略》。嘗爲沈泊村畫扇，并題句云：「疎疎堤柳曳殘烟，郁郁汀蘭匝遠天。斜日半邊雲半摺，一竿山影落漁船。」「水闊雲寒日落時，蒹葭采采樹離離。醉來有意無人會，棹向中流讀楚詞。」其寫梅則有「萬幅梅花萬首詩」之句，近卒於河南。生平最喜古銅印章，篋中所存，猶纍纍數百顆也。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山陰童二樹與同邑劉鳳岡鳴玉、茅少菊逸並以能詩善畫稱，與商寶意、劉豹君輩結社，號「西園十子」。

著録

《清史列傳・童鈺傳》　河南巡撫阿思哈聘修省志，凡三十六縣，分疏總校，條例謹嚴，人多稱之。卒後，袁枚爲編其詩爲十二卷。

藝文

《畫林新詠》卷一　前身或者是元章，洗硯池頭澹墨香。易了向平婚嫁願，梅花百幅女兒箱。（嫁女無資，畫梅百幅以充奩具，人爭購之。）

雜録

《隨園詩話》卷三　余嘗語人云：「才欲其大，志欲其小。才大，則任事有餘；志小，則願無不足。孔北海志大才疎，終于被難。邴曼容爲官不肯過六百石，沒齒晏然。」童二樹詩云：「所欲不求大，得歡常有餘。」眞見道之言。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童二樹梅，見之多矣，一幅不過三兩枝，無盤根大幹，萬朵槎枒者。（見《詩話補遺》卷一第五八五頁五一）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童鈺，字二樹，號璞巖。浙江山陰布衣。性豪邁。少棄舉子業，肆力於詩，尤精古隸，山水、蘭竹、木石均有工力。所畫墨梅最夥，不下萬本，蒼老樸古，墨氣雄厚，得之者珍如拱璧。

《畫林新詠》卷一　名鈺，山陰人。布衣。工詩。善畫梅。早年有句云：「萬樹梅花萬首詩。」晚年句云：「一樹梅花一首詩。」曾於隨園見其殘幅，深得暗香疎影之致。

查禮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赤髮鬼查榕巢（禮），有《銅鼓書堂遺集》。（贊）小郁莒，大齊魯，迭長敦槃，各建旗鼓。

《大清畿輔先哲傳・查禮傳》　禮少好學，老而彌篤。雖戎馬倥傯，簿書塡委，未嘗一日廢書。凡軍國之機宜，民生之利病，往往見之詩歌，以道其志。軍中舊稿多亡失，其子醇搜輯詩文雜著編爲三十二卷，曰《銅鼓書堂遺稿》。仁和杭世駿曰：「儉堂少作已可傳，而傳儉堂者，尤在服官以後之作。其詩杼軸性靈，原本忠孝，猶蓮坡之教也。」禮既長於詩詞，尤得姜、李三昧。儲藏唐、宋人名蹟及金石碑刻最多，最喜古印章、金、玉、銅、甕，自吾子行、王厚之而下，名人鐫刻藏弆至千餘種。金川平後歸蜀，重築明楊慎之升庵祠，蒔花藝竹，招邀爲文酒之會，其風流可想見已。

《晚晴簃詩匯》卷七二　儉堂爲蓮坡弟。年十五，即以能詩名。從其兄讀書水西莊，與海內名宿尊酒唱酬。其少作類皆清新婉約，出自性靈。服官後之作，才氣駿發。蔣心餘《懷恂叔詩》有云：「瘴鄉三十年，鐫詩遍巖壑。」又《題榕巢圖》有云：「山川幾處借雕鐫，木石居然無廢棄。」蓋詩以境殊，非復吟風弄月之舊矣！

《碑傳集》卷八五錄《四川通志・四川布政使查公禮傳》　查禮，字恂叔，號儉堂，順天宛平人。少舉博學鴻詞科報罷，以資授戶部主事。未一年，保舉補廣西慶遠府同知。旋補四川甯遠府，擢川北道，調松茂道。乾隆三十八年，將軍溫福勦大金川，駐軍木果木，賊勢猖獗。時禮經理糧運，駐美諾，請兵往援，兵遠不即至。禮夜募丁壯三百餘人，偕遊擊穆克登阿馳行至猛固

橋，聞喇嘛寺糧站失守，士卒狼顧。會松茂總兵福昌亦至，遂進次破碉。遇伏，禮率丁壯擊之，擒砦首及喇嘛各一人，餘賊驚遁。而木果木已失，美諾勢不能保，乃退守達圍。大軍再進，復經理臥龍關內外糧餉。三十九年，將軍阿桂進兵谷噶山，籌改運道，議不決。禮請開色利溝之日爾拉山，山故無行徑，積雪終歲不消，眾以爲難。禮相度形勢，火其凍，鑿石爲磴，不匝月通路二百餘里。由是挽運捷而費省。撫馭綽斯甲三雜谷土兵有恩，番酋多畏愛之。四十一年，大軍凱旋。而果羅克有劫殺蒙古公里塔爾之事，理藩院郎中阿林偕知府倭什布、參將李天貴出黃勝關緝賊，不獲一人，皆坐削職。上以禮熟悉夷情，專令往緝。時總督文綬已撥兵五百出紅橋關，禮曰：「果羅克生番獷悍，土地遼廓，無城郭室廬之聚，倏去倏來，人如鳥獸，今我兵出關，賊已潛遁。以數百之兵，投浩茫無際之窮邊，何益？」乃請檄兵入關，揚言寨（塞）外苦寒，俟來春再舉。而密調三雜谷土練四千，令各裹糧銜枚疾進，會於松圖禮，至境始宣布上意。其酋麻克蘇爾袞布來見，問賊所在，輒對不知。居數日，酋以禮爲易與也，不設備。禮一日怒曰：「爾爲土司，縱賊行劫，使者奉天子命來，爾不縛賊以獻，賊即爾矣。」命檻車解成都，酋乃惶怖，具言賊主名區處，悉擒之。由是西北諸夷皆震慴。四十四年，擢按察使。瞻對番民，攻劫裏塘熱砦之麻塘寺，禮往按之，皆伏法。禮善撫馭，得夷人心，故所至輒有功。明年轉布政使，旋授湖南巡撫，入覲卒於京邸。著有《銅鼓書堂遺藁》三十二卷。

呂星垣《查禮墓誌銘》　公爲藩成都，嚴弊吏，杜苞苴，繕成郭，實倉庫，清逋隱，省囹圄，政皆光大精密。而所至整理書院、義學，尤愛士於故人，周焯、杭世駿、顧光旭、厲鶚、程晉芳，尤惓惓。喜登眺憑弔，磨厓勒石。嘗葺杜甫草堂，公餘從賓客觴詠。好藏法書名畫。書法學黃山谷。閒喜畫梅。傳《銅鼓堂遺稿》，得古今禮詩、詩餘、雜文三十二卷，子滔梓行之。又羅致秦漢官私印五百餘方，子滔集爲譜。既老執卷不倦。天性孝友，多內行，不爲人言。亦同布衣儒生蕭然高致，猝然見者，不知其爲公也。【略】銘曰：中丞積功金川兵，厥猷略應時以生。鐔柄斷鋒英英，淬礪芒鍔精白呈。上克倚畀下趨令，如裹助表響應聲。都護督護成勳名，定遠投筆西從征。古今人同出關行，曰懋厥勞俾撫荊。迺遽乘箕歸瑤京，允武有文孰抗衡，百世仰止觀佳城。

《大清畿輔先哲傳・查禮傳》（存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八一錄「國史館本傳」（存目）

《湖海詩傳》卷一三　查禮，字恂叔，號儉堂，宛平人。乾隆十三年，由監生爲戶部主事。官至湖南巡撫。有《銅鼓書堂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中丞爲蓮坡先生弟，能吟詠，喜賓客，襟抱與兄相似。尤嗜古印章、金、玉、銅、甕。自吾子行、王厚之而下，名人鐫刻者無所不備，藏弆至有千餘。生平莅蜀最久，而居西南松潘徼外者，十嘗七八。崎嶇險阻，爲羌人所服。偶歸省，重築楊文憲升菴，藝花竹，招邀爲文酒之會。然亨衢初達，遽賦龍蛇，此勞臣志士所爲扼腕太息也。

查爲仁《蓮坡詩話》　天津城南，地勢窪下，夏潦秋霖，汪洋彌望。冬則冰膠如鏡，居民以凌牀往來，其行如飛。魯存弟邀同人作冰泛之遊。魯存得長歌一篇，內有句云：「晶瑩倒射天影白，七十二沽無水聲。」極爲儕輩推許。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查儉堂原名學禮，字魯存。【略】魯存與其兄心穀喜賓客，主其家者，山陰劉文煊紫仙、胡睿烈文錫，仁和吳廷華中林，錢塘汪西沆顥、陳皋江皋，秀水萬光泰循初。合數年晨夕往還之作各成一卷，名曰《沽上題襟集》。

《題感舊懷人絕句》　查爲仁《蓮坡詩話》一〇〇：余年十四曾遊上谷，後三十年始重過之。感舊懷人，作絕句十三首。舍弟魯存題云【略】。

《墨香居畫識》卷六　查禮，字恂叔，號榕巢，順天宛平人。以部郎出守廣西太平府，擢四川松茂道，旋陳臬事。金川平定叙勞，超授湖南巡撫。至京請訓，得疾終於里第。寫山水花鳥俱極精緻，尤善墨梅。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查禮，字儉堂，一字恂叔，號榕巢，順天宛平人。官湖南巡撫。工山水花木。家鐵梅中丞藏有墨花卉卷，雅逸有法，中丞小楷跋十一行、許乃普跋六行。

黃景仁

論述

綜論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中有黃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錢唐。

《隨園詩話》卷七 黃景仁字仲則，詩近太白。【略】黃不幸早亡。錄其《前觀潮行》云：【略】《後觀潮行》云：【略】。

《吳會英才集》卷五 黃少尹風儀俊爽，秀冠江東。初依竹君學使，公燕太白樓，援筆成詩，時有神仙之望。自遊京邑，聲譽益華。卒以不自檢束，憔悴支離，淪於丞倅。高才無貴士，悲夫！曩以薄游關中，綢繆觴咏，才賢並集，實謂勝游。踰年，客死安邑。人傳其《過平遙》絕句云：「疑是晉（鄉）〔卿〕靈未泯，九原風雨逐人來。」詞雖警絕，信爲詩讖。

《湖海詩傳》卷三四《蒲褐山房詩話》 仲則，風神玉立，世比叔寶。年未弱冠，所撰小賦新詩，已有「烟月揚州」之譽。既而彈鋏依人，歷游楚越，又從竹君學使于皖桐。及回京從予受業，務爲閎覽、博聞之學，故所過名山水，探奇歷險，才力皆足以發之。激昂排奡，不主故常，信其所至。正如淚流鮫客，悉化明珠；米擲麻姑，俱成丹粒。既屢試不遇，乃充《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當得主簿。未及選，復游秦晉，歿于蒲州。運使沈君既堂及余與畢秋帆交賻之，而時洪稚存亮吉又往經紀其喪，始得歸于武進。

吳蔚光《兩當軒詩鈔序》 數十年以來，所見聞海內之公卿、大夫、士以及於女史、山人、緇流、羽客，號稱能詩衆矣！而私心歎賞爲精能者，一武進黃景仁仲則，一昭文孫原湘子瀟。二人之詩，所以同者，其用思則游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也；其用筆則翰鳥嬰繳，而墮層雲之峻也。平無不能使奇也，直無不能使曲也，而又能反正開闔，抑揚頓挫，以極盡其致。夫如是，惡得不謂之精能。其不同者，余時以溫柔敦厚勉子瀟，故近所爲詩，漸變而和平，有春之氣。歲乙卯，已以第二舉於鄉，其所進未可限量。仲則秋聲也，如霽曉孤吹，如霜夜聞鐘，其所獨到，直逼古人，不幸而不遇以死，殆所謂東野窮而長吉夭歟！然而東野、長吉，卓然並傳，于今不爲夭、不爲窮也，則仲則亦不死也。仲則死後，稱仲則詩者益多，而余已先歸田，弗獲收其遺稿，與子瀟言之，以爲憾。嗣畢制府秋帆、翁學士覃溪，嘗爲選刻十之四五；王侍郎述庵，亦有仲則詩百餘紙，將選入《湖海詩傳》，然皆非全豹也。最後乃得安陽明府趙君渭川，渭川古義，不忘死友，盡刻其遺集。

《北江詩話》卷一 黃二尹景仁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

又 黃二尹景仁詩「太白高高五尺五，寶刀明月共輝光」、「獨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豪語也。「全家都在風聲裏，九月衣裳未翦裁」、「足如可析似勞薪」：苦語也。「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買得我拚珠十斛，賺來誰費豆三升」：雋語也。

萬黍緯《味餘樓賸稿序》 仲則天才，軼羣絕倫，意氣恆不可一世，獨論詩則與余合。余嘗謂今之爲詩者，濟之以考據之學，艷之以藻繪之華，才人、學人之詩，屈指難悉，而詩人之詩，則千百中不得什一焉。仲則深韙余言，亦知余此論蓋爲仲則、數峯發也。

左輔《黃縣丞狀》 詩天才超逸似太白，而靈氣幽光，窈渺無極；詞精心結撰，其至處，古大家殆罕其匹也。

《梧門詩話》卷五 詩貴句奇而理平，意豪而事切。如黃仲則句：「茅店燈青鴟嘯鬼，荒林月黑虎驅倀。」奇險極矣，然非誕語也。

又卷八 余少雲論近時詩人，謂武進黃仲則、滁州張竹軒葆光皆奇傑才，黃以天勝，張以學勝。

又卷一三 近日浙西詞壇，以高東井爲雄長，詩名與江左黃仲則埒。二君高才早逝，世頗惜之。

舒位《乾嘉詩壇點詩錄》 行者黃仲則（景仁）。（贊）：殺人者，打虎武松也。

鄭炳文《兩當軒詩鈔跋》 少尹詩希蹤太白，浩浩落落，若乘鸞鳳而翔紫

霄，海內才士，莫與抗手，不假鄙人贅說爲揄揚也。

翁方綱《悔存詩鈔序》　今年夏，聞黃君仲則歿於解州。其冬，運使沈公鈔寄其詩來，俾予編次。既而洪君稚存所爲仲則《行狀》，稱其詩可傳者凡二千首。今是鈔僅千首，予又刪其半，存五百首而已，又不知尚有可傳之作若干首落何處也。予既惜其詩不盡鈔，而於所鈔乃從嚴刪者，何哉？予初識仲則於吾里朱竹君學使坐上，讀其詩大奇之，自此仲則時以其詩來質，其信予之篤，出於中心之誠。予今是鈔，如見仲則，亦相待以不欺而已。予最不服歐陽子「窮而益工」之語，若少陵之寫亂離，眉山之託仙佛，其偶然耳。使彼二子者生於周、召之際，有不能爲《雅》、《頌》者哉！世徒見才士多困躓不遇，因益以其詩堅之，而彼才士之自堅也益甚，於是怨尤之習生，而蕩僻之志作矣。仲則天性高曠，而其讀書心眼，穿穴古人，一歸於正定不佻，故其爲詩，能詣前人所未造之地，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其有放浪酣嬉，自託於酒筵歌肆者，蓋非其本懷也。仲則爲文節後裔，每來吾齋，拜文節像，輒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語，欲與之相觀於深處，而孰知其饑寒驅迫，無晷刻發篋陳書之隙，而其精氣已長往矣。然而其詩尚沈鬱清壯，鏗鏘出金石，試摘其一、二語，可通風雲而泣鬼神，何必讀至五百首哉！所以兢兢致慎，刪之又刪，不敢以酒聖、詩狂相位置者，欲使仲則平生抑塞磊落之眞氣，常自軒軒於天地間，江山相對，此人猶生，正不謂以長歌當痛哭也。稚存評其詩出於太白，然此或人多知之者，吾是以不具論。

吳錫騏《與劉松嵐書》　所刊黃仲則詩已得寓目。玩其旨趣，原本《風》、《騷》。清窈之思，激哀於林樾；雄宕之氣，鼓怒於海濤。傳之千秋，斯人不死矣！

《煮藥漫抄》卷下　陽湖黃仲則二尹，與洪稚存、孫淵如同里同時，其《兩當軒詩鈔》，稚存爲之序，至比之李供奉，似推崇太過。《北江詩話》評仲則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鶴」字易「蝶」字，則庶幾近之。余讀二尹詩，豪不如稚存，俊不及淵如，其病在澀滯。五古時有孤峭之句，要亦一時之傑。

《靈芬館詩話》卷八　論詩各有胸懷，其所愛憎，雖己亦不能自喻。黃仲則詩佳者夥矣，隨園最稱其前、後《觀潮》之作，楊荔裳愛誦其「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之句，金仲蓮愛誦其「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翦裁」之句。余最賞其「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眞古之傷心人語也。

吳嵩梁《黃仲則小傳》　詩學太白，出入於嘉州、昌谷，如子晉之笙，湘靈之瑟，清越蒼涼，既於幽怨。其詞激楚如猿啼鶴唳，秋氣抑何深也。

《石溪舫詩話》卷一　仲則詩無奇不有，無妙不臻，如仙人張樂，音外有音；名將用兵，法外有法。天縱其才，不能不奪其福；人忌其才，不能不發其光。年未四十，落魄而死。身後佳句，所在流傳。劉松嵐觀察刻其選本，趙渭川刺史刻其全集，述庵、覃溪兩先生表章不遺餘力。吾嘗論海內詩人能從古人出而不爲古人所囿者，藏園而外，必推仲則第一。覃溪曩欲選錄予詩及君詩合刻，辭以二十年後再踐此約。蓋自知不逮仲則遠甚，非謙辭也。

延君壽《老生常談》　海內近人詩，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袁子才新穎，蔣心餘雄健，趙甌北豪放，黃仲則俊逸，當以四家爲冠，餘則各有好處。

又　黃仲則詩，趙渭川、翁覃溪皆有刻本，非其全也。早年至吳門，識其嗣小仲，得以鈔本全稿，託范紀年寄歸。其學太白處，如：「經時卧病出門望，但見短草搖天青。」《春晝》云：「楊花飛，游絲颺，兩地相逢不相讓。畢竟楊花性更柔，因風復上楊枝上。」《病愈觀城西水上合樂》云：「粉妝照水愁水渾，病回照水愁水清。水清水渾不相入，眼前士女空傾城。」《秋夜》云：「絡緯啼歇疎梧煙，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樓上對月》云：「濛濛薄霧蒼蒼煙，山意亦如人可憐。一絲青氣共來往，星辰自動高高天。」此眞能直闖太白堂奧，東坡而後，罕有其匹。今試略舉東坡之學太白數句，可以頓悟矣！《上堵吟》云：「臺上有客吟秋風，悲聲蕭散飄入空。臺邊游女來竊聽，欲學聲同意不同。」又《次韻僧潛見贈》云：「猿吟鶴唳本無意，不知下有行人行。」此皆非有意學太白也，天才相近，故能偶然即似耳！

又　仲則學東坡，亦有神肖處。如《題李明府天英借笠看山圖》云：「是物等閒難得戴，著屐何如放船快？君與東坡兩蜀人，披圖似有英靈會。」《鋪海》云：「返照一縷衝波開，彩翠細縷金銀臺。初疑百萬玉鯨鬬，闌入一道長虹來。」《采石尋三元洞因登妙遠閣》云：「海雲下棟猿接臂，河鼓隱竇蛇藏車。最高一閣小於艇，憑闌浩浩江聲粗。采石上峰翠窈窕，歷陽遠樹煙模糊。魚龍怪氣走虛壁，水聲天闊無象無？」《山鏗》云：「山非極高水非深，無一直筆方耐尋。」又句云：「不知深入濃陰中，但覺逢人鬢鬚綠。」《雲棲寺》云：「齋

餘寺後看巖澗，腰脚縱好須扶藜。蘚階四漫泉漩漩，藤壁獨裊風淒淒。回峯閃綠埋倒景，急瀑挂練飛長霓。延緣復值徑窮處，嶺頭尺五天抽梯。飛空騰擲我無具，有不盡意輸鼪鼷。」其學坡公，能在語言之外，脫胎換骨，淺者倉卒無能領會。其他歌行佳者，可得五六十篇，有集可按。本朝此體，幾無二手。

《初月樓聞見錄》 黃仲則【略】爲詩歌擬漢魏樂府，日成數篇。時常熟邵叔宀編修主常州書院，從之游，學益進。【略】仲則所爲詩，上自漢、魏，下逮唐、宋，無不倣效，論者以爲可方明高季迪云。

姚瑩《香蘇山館詩集後序》 乾隆、嘉慶之間，海內以詩鳴者咸稱黃仲則。仲則奇情超邁，調逸氣空，論者謂其才近太白，似矣！

《樗寮詩話》卷下 毘陵人士多能自重【略】，不肯游其〔隨園〕之門。而洪稚存、黃仲則雖與過從，亦未嘗列北面。

《齊民四術》卷五 仲則性豪宕，不拘小節，既博通載籍，慨然有用世之志，而見時流齷齪猥瑣，輒使酒恣聲色，譏笑訕侮，一發於詩。而詩顧深穩，讀者雖歎賞，而不詳其意之所屬。聲稱噪一時，乾隆六十年間，論詩者推爲第一。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九引《聽松廬文鈔》 或曰：「仲則詩誠工矣，然超逸有餘，而博大似未足也。」余曰：「子之意必以多用書、多數典，而後爲博乎？必以襲杜、韓之貌，學明七子之聲，而後爲大乎？夫古無類書，并無刻本，是以《三都賦》就紙貴一時。今類書大備，刻本通行，爲詩文者一題到手，但解繙書，居然博學，吾非謂書可少也。第以善爲詩者，用書而詩愈工；不善爲詩者，用書而詩亦拙，蓋書不可廢亦不可恃也。至於杜、韓兩家學之者衆，貴在得其神骨，豈徒襲其皮毛？不然，李空同之學少陵聲口可云逼肖，乃身後論定終難免嬰兒學語之譏，正以有心摹擬，眞氣弗存也。仲則天分極高，無所不學，亦無所不能至。下筆時要皆任其天之自然，稱其心所欲出，乾坤清氣，獨往獨來，此仲則之所以不可及也。」

又《聽松廬詩話》 仲則詩諸體皆，其筆力變化騰拏，不拘一格。卽以七言古體論之，其中有大筆，如：「一信將無渤澥空，再來或恐鴻蒙濕。」（《觀潮行》）「洞庭一瀉八百里，浮雲貼天天浸水。」（《洞庭行》）有重筆，如：「萬八千人同一泣，卓然大陣如山立。」（《虞忠肅祠》）「當時河北廿四郡，大名獨邀天子呼。」（《顏魯公名印歌》）有提筆，如：「東山賓從南州客，顧榮羽扇桓伊笛。」（《淮上夜發》）有陡起之筆，如：「一篝火起狐鳴野，三月阿房土花赭。」（《漢瓦幷天下文拓本》）有陡接之筆，如：「一風吹衣露其肘，有大如掌瘡瘢新。」（《程孝子行》）有放筆，如：「此樓此月此客可一醉，誰共此樂獨與清影相嬉遨？」（《元夜登天橋酒樓》）有斂筆，如「故人遲我作長句，須在匡山讀書處。」（《得稚存書》）有細筆，如：「藏古篆法意慘澹，備諸皴妙胸錘鑪。」（《王叔明畫》）有險筆，如：「虎口呀開大如斗，人轉從容探以手。」（《圈虎行》）有直筆，如：「不能決蹯爾不智，不能破檻爾不武。」（同上）有峭筆，如：「映之蒼壁太古色，洗以淥水空天痕。」（《先文節公像》）有超筆，如：「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有挺筆，如：「此時長驅有八可，以笏畫地言琅琅。」（《虞忠肅祠》）有翻空之筆，如：「若使麻姑海上見，卽此亦是滄桑流。」（《西湖》）有刻入之筆，如：「百無可冀冀一濟，一髮尚欲回千鈞。」（《程孝子行》）有跌宕之筆，如「或云名山恨僧占，縱以歸我能留乎。」（《三元洞》）有動盪之筆，如：「馳檄纔清驃國烽，回軍又撤旄牛寨。」（《觀鄺湛若硯》）有奇句，如：「風吹離地倘尺五，著手便可捫匏瓜。」（《九華山》）「長虹五道飲河下，肉山自來塡曠野」（《劉武穆祠》）有健句，如：「斗大城猶守六年，百戰身經中三矢。」（《余忠宣祠》）「隻身斫壘沙滾滾，隨手殺賊風淒淒。」（《寄王東田》）有沉着之句，如：「多少中原逐鹿人，若見此文同一泣！」（《漢瓦幷天下文拓本》）有清空之句，如：「一絲清氣共來往，星辰自動高高天。」（《樓上對月》）有眞摯之句，如：「一身未了地上事，親在詎敢逃空虛？」（《登妙遠閣》）「偶然持論有齟齬，事後回首皆相思。」（《待稚存》）有古豔之句，如：「沐日浴月暈蒼翠，苔色散點周秦銅。」（《黃山松歌》）有冷豔之句，如「幽蘭裛露露珠白，零落花香葬花骨。」（《秋夜曲》）有雄麗之句，如：「山屏五色開雀尾，海光萬道浮龍鱗。」（《送馮魚山歸欽州》）有沉麗之句，如：「碧海難騎李白鯨，紅塵欲老嵇康風。」（《贈尹六丈》）有遒鍊之句，如：「依人虎任人頤使，伴虎人皆虎唾餘。」（《圈虎行》）有刻劃之句，如：「怒張牙爪敷獅象，俯受戒律儕祗陀。」（《戒壇四松歌》）有一氣三句，如：「不知當年董糟邱，天津橋南之酒樓，亦有風景如茲不？」（《天橋酒樓》）有一氣五句，如：「將軍已死殉合門，紛紛部曲呼其羣，曰余將軍死死君，我輩何忍辜將軍，從而死者千餘人。」（《余忠宣祠》）有一氣七句，如：「假如公有烟霞思，此必弟子相追隨，前驅猨猱後麕麋，攜囊入雲採苓芝，剝刷幽怪窮險巇，佐公巨筆揮淋漓，此則不敢多讓誰？」

《上朱笥河先生》）以上摘句，皆一鱗片爪耳！欲翫其通體神氣，仍當於全篇觀之。

又　仲則七律，余尤愛者，錄之以供同好：【略】余舊題仲則詩集有云：「黃生抑塞多苦語，要是飢鳳非寒蟲。」今三復其詩，益信。或曰：「仲則耽酒好色，其才雖美，其人不足重。子之推許，毋乃過歟？」余曰：「僕就詩論詩。謂其詩可愛，非謂其人可法也。亦第就仲則之詩論詩，非謂其能壓倒諸家也。至仲則親老家貧，窮愁抑塞，念念不忘將母乃欲謀升斗之養而不獲遂其志，卒至饑驅奔走，客死他鄉，吾方悲之不暇，又何暇以禮法繩之耶？」

張維屏《書黃仲則詩集後》　扶輿靈秀之氣，偶有特鍾；藝苑英俊之才，各有深造。人具七情，發而爲言；言具百體，詩其一端。作者牛毛，成者麟角。代不數人，人不能學。二百年來，翁山之後其惟黃仲則乎？飄飄乎，其思也；浩浩乎，其氣也；落落乎，其襟期也。不必求奇而自奇，故非牛鬼蛇神之奇；未嘗立異而自異，故非佶屈聱牙之異。衆人共有之意，入之此手而獨超；衆人同有之情，出之此筆而獨雋。亦用書卷，而不欲炫博貪多，如賈人之陳貨物；亦學古人，而不欲句摹字擬，如嬰兒之學語言。時而金鐘大鏞，時而哀絲豪竹，時而龍吟虎嘯，時而雁唳猿啼。有味外之味，故咀之而不厭也；有音外之音，故聆之而愈長也。境之窮類寒蟬，而羽毛不失爲饑鳳；身之弱同瘦竹，而骨幹不異夫喬松。如芳蘭獨秀于湘水之上，如飛仙獨立于閬風之巔。夫是之謂天才，夫是之謂仙才。

《海天琴思錄》卷三　唐以後學太白神似者，惟高季迪一人。近代黃仲則得其肉，未得其骨。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仲則羣推一謫仙，爭傳豪竹入詩篇。揚州煙月留風雅，（仲則未弱冠所爲詩，即有「煙月揚州」之譽。）試聽湘靈絃外絃。（武進黃仲則景仁。仲則詩有味外之味，音中之音。然仲則以五言古爲佳，餘少幽燕老將之氣。其友洪稚存爲之作傳，嘗論之。）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五一　傾倒洪（北江）孫（淵如）讓謫仙，清商高奏氣幽燕；觀潮一灑枚乘筆，冠絕三吳此少年。（黃仲則《兩當軒詩》）

《挹翠樓詩話》卷三　武進黃仲則景仁，少與洪稚存亮吉齊名，朱竹君學使以猿、鶴比之。一日，設宴采石磯太白樓，仲則詩先成，滿座爲之閣筆，由此出名。袁簡齋太史最賞其前、後《觀潮行》，謂青蓮再生。畢秋帆尚書選《吳會英才集》，吾郡人居其大半，莫不以仲則爲首推。惜乎困頓名場，一官甫就，遽赴玉樓，人共惜之。句如：「禹疏不到相離水，媧補難平有恨天。」「夕陽勸客登樓去，山色將秋繞郭來。」「破廟半將茅補屋，秋墳多插紙爲幡。」「偶看芳草思名馬，每見青山想異書。」皆當時所傳誦者也。

《海山詩屋詩話》卷七　黃仲則詩無體不工，張南山太守稱爲天才、仙才，不無溢美。洪稚存太史評其詩「如咽露秋蟲，舞風病鶴」，余亦不謂然。偶憶太守《題仲則集》云：「黃生抑塞多苦語，要是饑鳳非寒蟲。」則持平之論矣！

《筱園詩話》卷二　常州四子，黃仲則才力恣肆，筆鋒銳不可當，如驍將舞梨花槍陷陣，萬人辟易，所向無前，自是神勇；又如西域婆羅門，吐火吞刀，變幻莫測，具大神通。仲則七古佳篇，造詣頗似如是。如《余忠宣祠》、《焦節婦行》、《黃山松歌》、前後《觀潮行》等作，其才氣橫絕一時，可謂詩壇飛將，有大神通矣，故當時推其似太白也。然自非大將本領氣度，能不動聲色，立摧強敵，而彌見整暇，如武侯以綸巾羽扇，指揮百萬兵，進退分合，從容自得；又如卻穀敦《詩》說《禮》，祭遵雅歌投壺，雖爲將，不失名士風流也。佛家貴正眼法藏，不尚神通。拈花微笑時，萬法俱化，不屑以神通見，而自在神通，充滿法身，不可思議，何必演幻法乎！詩家亦然。眞正大作者，才力無敵，而不逞才力之悍；神通具足，而不顯神通之奇。斂才氣於理法之中，出神奇於正大之域，始是眞正才力，自在神通也。仲則七古，尚未望見此境，然足以自豪，卓有可傳矣。五古殊欠古厚，律詩則不免靡靡之音。蓋天賦奇才，中年早死，故養未純粹，詣未精深耳。

道光《武進縣志》卷二六　黃景仁，字仲則，天才亮特，少偕同里洪亮吉，效漢、魏樂府體，逾月而大工。常熟邵齊燾主常州書院，從之游，學乃大進。嘗客游湖南，徧覽九華、匡廬、彭蠡、洞庭之勝。每獨往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見者以爲異人。大興朱筠督學安徽，延景仁於幕中，凡三年。盡觀江上諸山水，詩益奇肆。及游京師，名益著。以津門召試二等，例得主簿，入貲爲丞。又薄遊西安，行次解州卒。景仁詩希踪太白，瑰奇曠逸，兼工爲詞。所著《兩當軒集》二十卷、《竹眠詞》四卷，爲海內所稱賞。

《復堂日記》卷二　閱黃仲則《兩當軒詩》，天才既超，風格矜重，生氣遠出，而澤於古，當時果無第二手也。心餘沈雄，仲則俊逸，鼎足頗難其人。

又卷四　閱黃仲則集，清雄成就，近時稱許亦稍溢矣！

汪昉《兩當軒集序》　吾鄉黃仲則先生，以詩鳴乾隆中葉。其時，里中如趙雲崧、洪稚存、孫淵如、趙味辛諸先生輩，爭雅壇坫，各樹一幟，睥睨畢世。先生之出稍後，諸先達咸爲俛首。稚存先生雄傑冠一時，見先生作，亦爲心折。蓋先生之所得於天者獨厚，而又沉酣經籍，融液子史，咳唾珠玉，不肯一語落第二乘，固非尋常以詩稱者所可及也。

《清史列傳・黃景仁傳》　詩宗法杜、韓，後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卒其所詣與李白最近。乾隆間，論詩者推爲第一。曲阜桂馥以宋鑄「山谷詩孫」銅印贈之。駢體文絕似六朝。工書，擅山水，皆極古質。

《晚晴簃詩匯》卷九八　兩當軒天才曠逸。五言古詩，初擬漢魏，微嫌著迹。後乃泛濫唐、宋大家，所造益進。以七言歌行爲最著。少年名作雅近謫仙，其善者豪宕感激，韻概俱勝，如憑虛御風，不可捉摸，而頹計淺滑，時亦不免。入都後作，頗致力昌黎、東坡之間，蹊徑一變，實較專摹太白爲優。其縱橫自如，無意不達，眞若淚流鮫客，悉化明珠；米擲麻姑，俱成丹粒。而哀笳激管，乏厚重安徐之致，雖爲境迫，亦露促徵。人窮詩耶？詩窮人耶？玉芝堂贈其詩云：「願子養痾暇，時復御紈素。博聞既可尚，平心亦有助。」眞知仲則者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武進黃仲則貳尹，建甯張亨甫孝廉，二公七古恰是工力悉敵。詩到如此，可云觀止。

又卷五　南山先生論黃仲則詩云：【略】余按張之詩境既不類黃，且去黃未久，而其顚倒欣賞之情，溢於字裏行間若是其盛，可見先輩家服善誠心，與阿私所好、陰自引重者有異。嘗因其言以求《兩當軒集》，所稱仙才，知非虛譽。文中超、雋二義，即起仲則於地下，亦當首肯，不獨讀者無異詞也。

又　「清新俊逸」四字，爲李青蓮一家衣鉢，兼之實難。國初如黃莘田七言近體，乾隆如黃仲則七言古體，庶幾能兼此四字者。

又　乾隆才子黃仲則，詩名遠播。輒恨未到京師，無幽幷豪士氣。後遂其遊，而學一變。

又卷六　黃仲則貳尹《兩當軒集》，爲奇、爲橫、爲秀、爲麗，銷納唐、宋，陶冶性情。初閱之，頗覺千門萬戶，不可名狀。再三詳翫，余敢直決以「清剛」二字。一代之中能當此者，恰無幾人。即欲其知，亦非易易。蔣劍人秀才題貳尹集有句云：「誰將明月置君懷，題詩忽挾仙心入。」則庶乎其知之者矣。王紫詮廣文序秀才詩，稱其「骨采高雄，華實並茂，於綺麗雋逸中，時有清剛之氣」。此言殊得其用力之所在。然平心以觀，秀才一生於清剛二字，固已知之矣，如謂即此便是清剛境界，余仍未敢決也。

《新世說・企羨》　張南山最服膺黃仲則之詩及王仲瞿之文。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初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又《文學》　黃仲則自湖南歸，詩益奇肆。朱竹君督學安徽，延公及洪稚存入幕。三月上巳會於采石之太白樓，授簡賦詩者十數人。公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刻數百言。偏視坐客，皆爲之閣筆。（黃名景仁，江蘇武進人。未冠遇洪稚存逆旅中，始共學爲詩。旋客湖南王提刑太岳署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大樹下，牧豎見者，皆以爲異人。居安徽督學署半年，與同事者議不合，出署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編修虎文於徽州，追之已不及矣。長沙梁賡陶論詩有云：「前人錦袍捉月去，後人白袷當風來。一撫遺編一惆悵，不知誰是謫仙才？」非虛語也。洪名亮吉，江蘇陽湖人。乾隆庚戌進士，賜第二人及第。後以言事指斥乘輿落職，遣戍伊犁。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少研經術，與同邑孫季逖齊名，人稱「孫洪」。詩文有奇氣，與黃仲則齊名，江左又稱「洪黃」。黃後客死汾陽，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性嗜山水，游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

吳蔚光《詞人絕句》　《烏絲》（陳其年檢討詞）《彈指》（顧梁汾舍人詞）劇蒼涼，豪雋今推江夏黃。卻有南唐風韻在，「晚霞一抹影池塘。」（黃仲則詞也，韻絕。）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數到長離閣上來，露光花影亦驚才。《綺懷》靡靡《觀潮》壯，不及衣裳未剪裁。

《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師云：《兩當軒詩》，精警處非漁洋、樊榭所及，但不能自成一家。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武進黃仲則景仁《兩當軒詩集》，海內傳誦久矣。君官止丞倅，憔悴以終，頗與江弢叔相同。

王昶《黃仲則墓志銘》　詞出於辛、柳間，新警略如其詩。

吳蘭修《黃仲則小傳》　其詞激楚，如猿啼鶴唳，秋氣抑何深也。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仲則詩名最盛，其《竹眠詞》爲王蘭泉司寇所刊定。仲則曾及司寇之門，以詞論，殊覺青勝於藍，冰寒於水。乃司寇序之，若有微詞，何也？（此序不載《春融堂集》）申耆篤學能文，其《養一齋集》，不愧讀書人吐屬。

《詞徵》卷六　黃仲則小令，情辭兼勝。慢聲頗多楚調，豈以有詩無幽、幷豪士氣，而於詞一洩之邪。

《雲韶集》卷二三　仲則一代詩人，詞亦清奇桀傲，不落恆徑。

《白雨齋詞話》卷四　黃仲則《竹眠祠》，鄙俚淺俗不類其詩。《詞選》附錄一首，尚見作意。餘無足觀矣。

又卷六　《詞選》後附錄諸家詞，大旨皆不悖於《風》、《騷》。惟冠以仲則一首，殊可不必。仲則於詞，本屬左道。此一詞不過偶有所合耳，亦非超絕之作。

《清詞玉屑》卷三　仲則清才逸氣，而患在奔放無餘。

譚瑩《論詞絕句》　頭銜未署柳屯田，袁、蔣詩工合讓先。卻被淺斟低唱誤，如何情韵不芊綿？

盧前《望江南・飲虹簃論清詞百家》　霞塘句，傳誦比衣裁。病鶴舞風詩品合，秋蟲咽露見詞才。何必派中來？

分論

《春感》、《贈楊荔裳即寄酬令兄蓉裳》三　《北江詩話》卷一：黃二尹久客都中，寥落不偶，時見之於詩。如所云：「千金無馬骨，十丈有車塵。」又云：「名心淡似幽州日，骨相寒經易水風。」可以感其高才不遇，孤客酸辛之況矣。

《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六：通體沉著之至，自饒神韻，亦曲亦清。殆如杜公所云「波瀾獨老」者。

《圈虎行》　孫星衍《詩評》：仲則《圈虎行》爲七古絕技，「似張虎威實媚人」，奇句精思，似奇實正。

《綺懷》　《煮藥漫抄》卷下：番禺張南山獨愛其《綺懷》詩，嘗有句云：「三百年來談綺語，朱（竹垞）黃（仲則）樂（蓮裳）郭（頻伽）幾人同？」

《湘江夜泊》　《粟香隨筆》卷七：兩當軒《湘江夜泊》云：「三十六灣水，行人喚奈何。楚天和夢遠，湘月照愁多。霜意侵芳若，風聲到女羅。烟中有漁殳，隱隱扣舷歌。」馮子良先生《三十六江樓》云：「三十六江水，條條是別程。登樓王粲淚，入海魯連情。富貴亦何物，風波不可行。南州誰見雪，只向鬢邊生。」二詩風調相似。

《醜奴兒慢・春日》　《左庵詞話》卷上《黃仲則詞》：陽湖黃景仁仲則《竹眠詞》中，《醜奴兒慢》云：「日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捲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一片野風，吹草草背白烟飛。頹牆左側，小桃放了，沒個人知。嫣然一笑，分明記得，三五年時。是何人、挑將竹淚，粘上空枝？請試低頭，影兒憔悴浸深池。此間深處，是伊歸路，莫惹相思。」此闋意清詞婉。

《復堂詞話・讀黃景仁詞》：春光漸老，誦黃景仁詞：「日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不禁黯然。初月侵簾，逡巡徐步，遂出南門曠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諸人，作幕天席地之遊？

《水調歌頭・一事與君說》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此塡《水調歌頭》，黃仲則別友之作也。表弟李少棠嘗取「頗抱古今愁」句，篆諸印曰：「此五字恰是爲我設。」

《步蟾宮・一層丁字簾兒底》　《椒生隨筆》卷三：黃仲則詞近髯蘇，頗有「鐵板銅琶，唱大江東去」氣概。集中惟《步蟾宮》一闋，忽變體爲柔曼之音，才人眞無所不可也。

傳記

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　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撝禱於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即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出即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儻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於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

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於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錄本，暇輒朱墨其上，間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歙，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游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於幕中。【略】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夸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於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於常熟，夕登虞山，游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於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幷豪士氣。嘗蓄意欲游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並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游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游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游陝。次解州，病殆，遂卒於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

王昶《黃仲則墓誌銘》（存目）

《湖海詩傳》卷三四 黃景仁，字仲則，武進人。諸生。有《兩當軒》、《蔗柙》諸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黃景仁字仲則，武進人。諸生。議叙縣丞，未及選，卒，年三十五。詩負重名，與洪稚存稱「洪黃」，兼工詞。有《兩當軒詩》、《竹眠詞》。

左輔《黃縣丞狀》 黃景仁字仲則，又字漢鏞，武進人。祖大樂，爲高淳校官。生於高淳，故小名高生。少孤，事母屠孝。性穎悟，工詩歌，能文章。爲人俶儻有奇氣，試童子，輒冠其曹。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時常熟邵先生齊燾主書院，讀其所著，歎爲奇才，屢誇於衆。衆忌之，而無以毀也。聞秀水鄭先生虎文賢，謁之於杭州，鄭愛異之。居月餘，泫然辭鄭曰：「景仁無兄弟，母老家貧，居無所賴，將游四方，覓升斗爲養耳！」時湖南布政使定興王公太岳，鄭同年友也，遂游焉。過湘潭，酹酒招魂弔屈原、賈誼，作《浮湘賦》以寄意，悲慨傷懷。王故名士，負其才，及見心折，每有所作，必持質黃秀才定可否。然狂傲少諧，獨與詩人曹以南交，餘不通一語。居逾年，歸遊新安，復遊皖，依太守沈公業富。學使朱公筠夙聞其名，禮致之，相得甚歡。【略】及游京師，名公卿爭與納交，持金購詩文者踵相接。

《清朝先正事略·黃仲則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黃景仁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國朝正雅集》卷三一引《玉麈集》 仲則嘗與余游市中，一人從肩輿至，牽衣道故。黃努目曰：「汝輩亦知人間有黃景仁乎？」即拂衣去。其標致如此。

朱克敬《儒林瑣記》 黃景仁，字仲則。江蘇武進人。狷狹寡諧。與人交，雖暫合，終致乖忤。獨與洪亮吉善，嘗應試同寓，夜作詩，詩成輒呼亮吉起，誇示之。一夕四五起，亮吉終不厭，故二人最善。景仁游四方，迄無所遇。乾隆四十一年駕幸山東，景仁以獻詩召試，選武英殿書簽。叙勞授主簿。陝

西巡撫畢沅爲入資得縣丞，銓有日矣。迫于債，復走陝西，至山西解州，病遂，卒年三十五。亮吉時客陝西，急奔往經紀其喪。畢沅復助金養其母妻。著《兩當軒詩鈔》十四卷、《悔存詞鈔》二卷。其詩才氣駿發，筆力矯健，洪亮吉以爲似青蓮。

《清史列傳・黃景仁傳》 景仁體羸長，身伉爽，性高邁。好遊，盡觀江上諸山水。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瞑坐岸樹下，牧者見之，以爲異人。

《舊聞隨筆》卷一 武進黃仲則先生（景仁），平生落拓不遇，獨以詩爲世所重。嘗游京師，大興朱竹君學士方謫官翰林，竟力任先生全家食指。時鎮洋畢秋帆尚書（沅）於客坐看所作，知其貧也，即日贈以千金。後畢公在陝西，先生往謁，復贈以二千金。士大夫好士如此，其風義亦可仰也。

作品本事

《笥河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 洪亮吉《國子監生武英殿書簽官候選縣丞黃君行狀》：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於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傾刻數百言。偏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袷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左輔《黃縣丞狀》：學使朱公筠夙聞其名，禮致之，相得甚歡。學使嘗游宴太白樓賦詩，時賓從數十人，皆一時名彥，仲則年最少，著白袷，頎而長，風貌玉立，朗吟夕陽中，俯仰如鶴，神致超曠。學使目之，曰：「黃君眞神仙中人也。」俄詩成，學使擊節嘆賞，衆皆閣筆。一時士大夫爭購白袷少年太白樓詩，由是名益噪。及游京師，名公卿爭與納交，持金購詩文者踵相接。

《圈虎行》 《清稗類鈔・戲劇類》：以虎爲戲，乾隆時已有之，不僅西人有此技也。黃仲則嘗觀之而作詩，曰《圈虎行》。

著録

《湖海詩傳》卷三四《蒲褐山房詩話》 生平所作，未有成編。余遣人赴蒲，錄其集以歸，最爲完善。循環吟諷，不啻哀猿之叫月、獨雁之啼霜也。傳本參差，世雖有愛而梓之者，然去取失宜，今詳加決擇，存全本於書塾中，以待後之篤嗜者之論定。

《梧門詩話》卷一三 覃溪先生採輯仲則詩八卷，劉松嵐爲鏤板以行。趙渭川近又刻其集外詩甚多。

鄭炳文《兩當軒詩鈔跋》 《兩當軒詩鈔》十六卷，武進黃仲則少尹譔，長寧趙渭川員外梓以行世者也。【略】獨憶渭川員外，與先君子同官豫中，以詩古文詞相切劘，先君子亦篤愛是集，因與手書往復，謀付剞劂，竊於隨侍時親見之。洎令嗣星厓別駕，又嘗共事南河，員外就養袁浦，而是集之板亦移庋焉。員外歿後，星厓奉諱旋粵，道遠不克攜以自隨。尋有河患，而板之殘缺漫漶者多矣。念先君子與員外既有同志，而是集終不可泯沒，亟取其殘缺者補之，漫漶者修之，期於復還舊觀焉。烏虖！以少尹之才，而困頓無聊，客死安邑，官不過縣佐，年不及四十，傷矣！斯集甫刊布，而河伯又從而厄之，幾於漂失，尤足慨嘆。豈詩人之窮，身後猶然耶！抑瑰奇曠逸之作，忽隱忽顯，亦有不可端倪者耶！近所傳少尹詩，如《吳會英才集》、《湖海詩傳》之選，僅吉光片羽，即都下所刊《悔存齋稿》五百餘首，亦非全豹，讀者莫由屬饜，茲取員外所梓原本補完之，凡古今體詩八百五十四首、詞七十九闋，庶無遺憾焉！

《清史列傳・黃景仁傳》 著《兩當軒詩文集》、《竹眠詞》，凡二十二卷。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兩當軒集》 二十卷，《攷異》二卷、《附錄》六卷，黃景仁撰。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江蘇武進人。

藝文

黎簡《檢亡友黃仲則手書》 古之傷心人，黃生爾爲近。落魄西入秦，秦

聲轉幽憤。孤思破豪髮，萬象納蘧粉。靡志託酒色，不語示細謹。八座友布衣，知己奏情彰。佐軍幕府下，高坐轉不穩。蒼樹繫翠縗，青天睨秋隼。萬里跼寸畦，意氣奄俗盡。長歌出塞曲，落筆涉憂憫。河聲百篇放，霜色一字緊。寄我入關書，狂簡謬稱引。夫子隔天末，氣通共肝腎。（來書有云：「可見心氣之通也。」）與君大塊內，迷路失詹尹。子往獨客死，我縮一蠶悉。文章爲鬼雄，六氣結遊紖。南望倘見我，乞食受潮哂。蒿目叫西魂，吾詩廢招隱。

雜録

孫星衍《詩評》 嚴道甫賦未央宮云：「曾共金波麗鳩鵲，不隨夢雨化鴛鴦。」爲時所稱。不知本仲則「曾共朝霞映金爵，不隨夜雨飄鴛鴦」二語也。

《霞外攟屑》卷二 黃仲則「兩當軒」，取《史通·隱晦篇》「以兩當一」之語。與顏燭對齊王語「古樂府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馬援「老當益壯，窮當益堅」不同。宋尤文簡公每公退，則閉門謝客，以鈔書爲事。其子弟及女婢，亦計日分鈔。嘗語李太史燾曰：「吾所鈔書若干卷，將彙而目之，飢以當食，寒以當衣，孤寂以當友朋，幽憂以當金石琴瑟。」（《遂初堂書目跋》引李文簡語略同。「饑寒」、「孤寂」、「幽憂」下，皆有「讀之」二字。）余讀而慕之。曩直禁廷，午正二刻退食，出城至寓，率已日昳。然猶日課點勘史集一卷，并鈔其最勝者十數紙。嘗欲署書室曰「四當」。所鈔名本名曰《書彙》。恐人嗤其效顰，仲則而止。

《新世說·傷逝》 黃仲則在京爲債家所迫，抱病踰太行，出雁門，將往畢秋帆（沅）〔署〕，次解州，卒於河東運使沈業富官署，年僅三十有五。畢公厚賻之。洪稚存料簡其喪，送柩歸里，誄詞哀愴。又檢其詩及樂府四大册，封送畢公，囑其删定付梓，即《兩當山房集》是也。黃、畢、洪三公均見前。黃公有《出關與畢侍郎牋》，有云：「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於運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蘩之遺牋尚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既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籍，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則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鷙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又云：「此君生平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訂定，必乖余之旨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云云。

施朝幹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眞州太常卿施朝幹，字鐵如，與余有世誼。自幼吟詩，熟精《文選》，于漢、魏源流，最爲淹貫。《聞曲》云：「琵琶絃急對秋清，彈出關山離別情。借問黃河東去水，幾時流盡斷腸聲？」眞唐人高調也。余尤愛其《倚枕詩》，有「平世受凡才」五字，眞乃包括《十七史》。試觀三國、南北朝人才，略差一籌，立形優拙。何也？用人之際，那容濫竽，不比太平時，尸位者多也。又有句云：「山水清音自幽獨，英雄末路即文章。」

《湖海詩傳》卷二九《蒲褐山房詩話》 鐵如詩，樸質清眞，不尚才藻，生澀刻峭，得之孟東野、梅聖俞爲多。

《北江詩話》卷一 施太僕朝幹詩，如讀甘讋鼎銘，發人深省。

《梧門詩話》卷四 施小鐵太常古文直逼廬陵，間出入於曾、王。古詩浸淫漢、晉，近體亦駸駸唐音。爲秀才時，曾刻《陵陽集》行世，西莊光祿所輯《江左十子》之一也。

又卷一一 詩能包括史事，一語勝人千百者，施小鐵「平世受凡才」、「年饑出吏才」是也。

《晷雅集》卷一三 太僕五言淳古質樸，浸淫漢、晉，出入陳、杜。食古入化，得其神髓。隨舉一首無非古人，如聞大韶，如飲元酒。百年來作者未克臻斯境也。其《陵陽集自序》云：余與張度西在都門倡復古之學，友人蔡芷衫、沙根雲頗然之。述庵司寇謂其似孟東野，殊非確論。

《國朝正雅集》卷二二 錢大昕云：余嘗嘆今之詩家舍正始之音而遁於異趣，非輕佻鄙俚以爲新，則生澀堆垛以爲富，不惟聲韻失調，抑亦性情偏戾。讀小鐵之作，陶冶性靈，謹守繩墨，其氣格在高、岑、李、王之間，而不肯效皮、陸、仝、蜕之體，可謂介然自守，不牽於流俗者矣！

又引《石溪舫詩話》 鐵如府丞力持清節，詩有正聲。集中五律尤工，記

其《悼亡》有「白水貧家味，紅羅嫁日衣」，眞中唐佳句也。

又引王昶云　鐵如少以詩名，王光祿鳴盛《吳中十子》之刻，鐵如居其首。住京師，杜門卻埽，忍飢誦經，故其詩文蒼然而秀，穆然而深，秩然一規於正。

《江蘇詩徵》卷五引阮亨《珠湖草堂筆記》　施小鐵學使五言「天低孤嶂雪，江曉一舟雲」，「水疾地無力，風翻雲有聲」；七言「三楚烏啼烟際夕，九門鷄唱雨中秋」，風骨在梅村、卧子之間，迥非弱手所及。

《南野堂筆記》卷三　眞州施鐵如先生，論詩以溫柔敦厚爲宗，好盡貪多爲累。眞探本之說，得其解者，蓋亦寡矣。抑近今所稱能者，考據博辯，動輒百韻、五十韻，了無餘味，謂之無詩也可。先生詩如《過峨嵋院》【略】、《江上春夜》【略】、《得家兄書因述其意》【略】、《漫興》【略】，他句如《寄弟》云：「爲學壯多累，持家貧更難。」《邵伯埭》云：「水中生白屋，木杪接行魚。」《畫閣》云：「月華依水濕，春色捲廉多。」《不寐》云：「囊空銷壯志，平世受凡材。」《酬友人》云：「吾輩宜居下，中年悔好奇。」《咏蟬》云：「江上吾多感，秋來爾亦寒。」《詠促織》云：「居卑依野草，訴久待晨星。」《秋懷》云：「竟使年華沉藥裏，未應勳業付魚磯。」《卽事》云：「遙迤歲月羞言祿，寂寞功名稱不材。」又云：「故里月明驚旅夢，老親書到問歸期。」《塞外》云：「天上風來高白塔，馬頭星動小黃河。」《登淮安城頭》云：「但倚一堤爲鐵壁，直將百雉捧鮫宮。」《漫題》云：「杯酒良時隨分有，文章終古幾人傳？」《宿遷弔古》云：「異代浮雲屯老樹，大河飛雨見危旌。」官宗人府，卒於湖北學使任。伊郡伯句：「空餘詩派傾江左，無復薪傳到浙東。」郡伯蓋受業於先生者也。

《卧園詩話》卷一　眞州施鐵如（朝幹）先生督學楚北，予叔父孝廉朗垣公受知入泮。先生性嚴厲，而論詩則以溫柔敦厚爲宗。《得兄書因述其意》云：「分手憶前日，到家多苦辛。老親無別語，先問未歸人。」《琵琶》云：「琵琶絃急調殊清，彈作關山久別情。借問黃河東去水，幾時流盡斷腸聲？」《漫題》云：「杯酒良時隨分有，文章終古幾人傳？」《畫閣》云：「月華依水濕，春色捲簾多。」皆妙。

《晚晴簃詩匯》卷九二引王德甫　鐵如少以詩名，王光祿鳴盛《吳中十子》之刻，鐵如居其首。住京師，杜門卻掃，忍飢誦經，故其詩文蒼然而秀，穆然而深，秩然一規於正。【略】鐵如性廉介，爲京朝官，敝車羸馬，罕接賓客。論詩謂當以復古之才，寓獨造之意。所作樸質清眞。錢竹汀稱其氣格在高、岑、李、王之間，可謂不愧所言矣！

《清史列傳・沈業富傳》附　施朝幹，字培叔。江蘇儀徵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至太僕寺卿。六十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撤闈後，奉命督學湖北，卒於任。性廉介，居邗上，不屑與鹺客往還。及官京師，敗車一輛，老屋數椽，忍飢誦經，罕接賓客。爲御史，數上封事，上嘉納之，輒下部議行。【略】少以詩名，王鳴盛刻《吳中十子詩》，以朝幹居首。王昶稱其樸質清眞，不尚才藻，得之孟東野、梅聖俞爲多。錢大昕則謂其氣格在高、岑、李、王之間。古文亦簡潔有法度。著有《六義齋集》、《正聲集》。

《湖海詩傳》卷二九《蒲褐山房詩話》　居官如其詩，往往進寸退尺，如黃楊之厄閏。雖居邗上，不屑與鹺客往還，故其窮日甚。在京師，敗車一輛，老屋數椽，俸不足，益以稱貸。而破氈敝蓆，寒菹冷炙，夫婦相得怡然，終不屑與熱官來往。稍遷京卿，督湖北學政，而荆、襄閒潢池告警，恆惴惴不自保，憂瘁而亡。無後。

《題王蓬心影園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鄭超宗職方元勳，明末進士，福藩監國死難。有別業在甘泉城南，亭臺之勝甲於廣陵。董文敏以園在山影、水影、柳影之間，署曰影園，極文酒讌集之盛，編次園中題詠之作，曰《瑤華集》。園中黃牡丹盛開，一時名流賦詩，推黎美周第一；職方贈金罍爲壽，曰賀黃牡丹狀元。鄭楓人，其元孫也。乾隆庚寅，倩王蓬心作《影園圖》，施鐵如詩有「玉句（堂名）臨豁達，漪翠（亭名）倚幽偏」之句，楓人詩曰《玉句草堂》，以此。

《淮海英靈集丁集》卷四　自謂在宛陵學詩於張柏園先生，集名《陵陽》，志地也。晚年之詩有鈔本，在其弟子今嘉興守伊小尹湯安處，將梓行之。

褚廷璋

《湖海詩傳》卷二九《蒲褐山房詩話》　筠心敏慧絕倫，風神諧暢，兼有荀令、謝郎之目。直綸扉，進詞館，充方略館纂修。于準夷四部山川風土最爲

諳悉。奉勅纂《西域圖志》，又纂《西域同文志》，並通等音字母之學，雖法顯、神珙無以踰也。詩初學青邱，既學元、白，旨遠詞文，卓然大雅。

《梧門詩話》卷一〇　褚筠心（廷璋）先生五言宗韋、柳，七古歌行宗韓、蘇。七律【略】殊有晚唐風韻。

《達觀堂詩話》卷七　漁洋詩以風調勝，繼起者有褚筠心（廷璋）。

《西域八詠》《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長洲褚筠心（廷璋）官侍讀學士，賦《西域詩》八首：【略】風格高秀，音調圓響，洵可傳之作也。

又《國朝正雅集》卷二二引《寄心盦詩話》：褚筠心學士賦《西域詩》，爲古人所未有。《烏魯木齊》云：「山圍蒲類分西谷，雲護沙陀拱北庭。」《伊犁》云：「海氣萬重吞麗水，山容三面負祁連。」《雅爾》云：「塞月已寒三葉護，邊風猶動五單于。」《阿爾蘇》云：「東縈姑墨千年蹟，南走于闐一綫河。」均可補地志之缺。

《清史列傳・曹仁虎傳》附　褚廷璋，字左峩。江蘇長洲人。高宗南巡召試，授內閣中書。乾隆二十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十五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四十二年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四十八年充福建鄉試副考官。官至侍講學士，以事降主事，乞歸。廷璋敏慧絕倫，有荀令謝郎之目，爲沈德潛弟子。少與曹仁虎、趙文哲等結社，以詩鳴。官翰林院，充方略館纂修，於準夷回部山川風土最爲諳悉，奉敕纂《西域圖志》，又纂《西域同文志》，並通等音字母之學。性直鯁。以大學士和珅非科目出身，不以先輩待之。既降官，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爲權貴屈也。」詩初學青邱，既學元、白，旨遠詞文，卓然大雅。所賦西域詩尤見稱於時。著有《筠心書屋詩鈔》。

《嘯亭續錄》卷二　褚筠心先生廷璋，長洲人，爲沈文慤公弟子。少時與趙舍人文哲、曹學士仁虎等結社，號「吳門七子」。詩崇盛唐，無宋、元卑靡之習。嘗修《西域同文志》，諳習新疆古蹟，所作西域詠古諸詩，音律尤蒼涼合格。先恭王嘗曰：「近世不爲袁、趙所惑者，惟筠心一人而已。」性直梗，和相秉權時，先生以其非科目中人，不以先輩待之。和相慊然，以考事中之，改官部曹，先生終身不謁銓選，曰：「此膝不爲權臣屈也。」嘗賞鑑余詩文，臨歸時，余題四律贈行，先生即日挑燈和之，其末作《玉蝴蝶》詞，尤多規勸，余心感其言。然性紆緩，多爲人所愚。任湖南學政歸，以宦囊開凶肆，以其利博，人爭笑之，而先生不顧也。

袁　樹

《隨園詩話》卷七　香亭弟偶吟，往往如吾意所欲出，不愧吾家阿連也。

又卷一〇　香亭弟隨叔父健磐公，生長廣西，叔父亡後，余迎歸故里。年十五，即見贈云：「坐無尼父爲師易，家有元方作弟難。」又《即目》云：「山氣騰空欲化雲。」余早知其能詩也。

又卷一五　香亭和余《咏帳》云：「垂處便宜人語細。」余乍讀便笑。香亭問故。余曰：「縱粗豪客，斷無在帳中喊叫之理。」又《咏杖》曰：「隔戶聲先步履來。」皆眞得妙。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香奩詩，至本朝王次回，可稱絕調。惟吾家香亭可與抗手。錄其《無題》云：「迴廊百折轉堂坳，阿閣三層鎖鳳巢。金扇暗遮人影至，玉扉輕借指聲敲。脂含垂熟櫻桃顆，香解重襟荳蔻梢。倚燭笑看屏背上，角巾釵索影先交。」「一簾花影拂輕塵，路認仙源未隔津。密約夜深能待我，喫虛心細善防人。喜無鸚鵡偷傳語，剩有流鶯解惜春。形跡怕教同伴妬，囑郎見面莫相親。」「碧桃花下訪臨邛，含笑開門有病容。帶一分愁情更好，不多時別興尤濃。枕衾先自留虛席，衣釦遲郎解內重。親舉纖纖偎頰看，分明不是夢中逢。」「惺惺最是惜惺惺，擁翠偎紅雨乍停。念我驚魂防姊覺，教郎安睡侍奴醒。香寒被角傾身讓，風過窗櫺側耳聽。天曉餘溫留不得，隔宵密約重叮嚀。」其他佳句如：「他日悲歡憑妾命，此身輕重恃郎心。」「常防過處留燈影，偏易行來觸瑟聲。」「勸君莫結同心結，一結同心解不開。」皆妙。余戲謂：「詩中境界，非親歷者不知。然阿兄雖親歷，亦不能如此之細膩風光也。」

又卷九　香亭在南安舟中書所見云：「沿灘魚網列西東，十網扳來九網空。能狎風波無耐性，也難江上作漁翁。」又：「每到急流爭捷處，大船讓與小船先。」俱詩外有詩。

又　余《咏宋子京》有句云：「人不風流空富貴，兩行紅燭狀元家。」家香

亭襲之《贈張船山》云：「天因著作生才子，人不風流枉少年。」似青出于藍。

又　弟香亭詩才清婉，而近日從澳門寄詩來，殊雄健，信乎江山之助，不可少也。《渡海》云：「萬頃碧琉璃，雙瞳忽淨洗。（內洋水色碧如翡翠，至大洋則黑。）數點山浮空，四面天垂水。騰身登巨航，漸入重洋裏。雨細風不生，水搖浪自起。變態出須臾，奇光閃黃紫。濺沫潑頭上，埋舟入井底。尾低頭倏昂，左仄右復欹。人若釜內魚，身作箕中米。惴惴忍顛危，頻頻問遐邇。出險試凝眸，得岸已在彼。拂拭濕衣裾，檢點舊行李。回首一長吁，已渡海來矣！」《越嶺至深澳》云：「海風大於天，海山橫截浪。山裏風輪中，人行山頂上。風欲拔山飛，山怒與風抗。業已路斷絕，強就天依傍。頭仰方懼壓，踵旋頓迷向。細逕曲沿邊，側身與石讓。心共懸旌搖，輿作紙鳶放。崎嶇萬千盤，變幻頃刻狀。恥爲楊朱泣，強學王尊壯。五體及百骸，安放難穩當。官途竟至此，嗒然神氣喪。」又《憶隨園》云：「十年杖履暢追尋，花裏彈棋月下吟。過去何曾嫌日永？別來倏已及春深。畫非共賞難娛目，詩未經看不放心。萬里漫言歸路遠，夢魂常到舊山林。」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宋家莊舊頭領一員：鐵扇子袁香亭（樹），有《紅豆邨人詩鈔》。

《墨香居畫識》卷六　袁樹，字豆村，號香亭，錢塘人。簡齋先生之從弟也。癸未進士，官至廣東肇慶府知府。工詩，善寫山水，兼精鑒別。近假歸，卜居青谿之側。聞其鍵戶謝客，惟以筆墨撰述自娛而已。

《墨林今話》卷四　錢唐袁香亭太守樹，簡齋太史從弟。乾隆癸未進士，官廣東肇慶府知府。善山水，得江陰沈凡民傳。嘗引前人語云：「明窗淨几，佳素輕絹，謂之小墨神仙。」題畫諸作，皆能發揮旨趣。有云：「遠樹不辨葉，遠水不作波。精心極妙指，心手交融和。薄非在筆少，厚豈緣墨多。」畫禪三昧也。太史嘗云：「余春圃、香亭兩弟詩，皆絕妙。而一累於官，一累於畫，皆未盡其才。」然則香亭深嗜筆墨可見矣。太史子遲，號眞來，亦工畫。

《消夏雜詩》　《海山詩屋詩話》卷三：珠江總宜、乘蓮、留香、鳳窠諸舫皆花船之最巨麗者，每一夕讌費動百金，諸妓坌集數十輩，圍坐左右，笙歌嘈雜，燈火熏蒸，欵洽不聞，妍媸不辨。暑天尤苦，余謂平原君徒豪舉耳，人靜月明，三五知己，攜紅袖數雙，一紫洞艇，繫河南曠處，淺斟低唱，視彼熟鬧場中，眞如跳出火炕服一帖清涼散矣。袁香亭太守《消夏雜詩》云：【略】。紈袴少年何事把黃金買辛苦也。

《同賞梅》　《隨園詩話》卷一〇：隨園每至春日，百花齊放，家中內子及諸姬人，輪流置酒，爲太夫人壽。太夫人亦嘗設席作答。余有句云：「高堂戒我無他出，阿母明朝作主人。」蓋實事也。香亭《同賞梅》詩云：【略】。嗚呼！自先慈亡後，此席永斷；而香亭亦遠宦粵中矣。

《寄詩留別家兄》　《隨園詩話補遺》卷九：香亭弟家居八年，有終老林泉之意。今歲因家事浩繁，治生無策，復作出山之雲。恐余尼其行也，不以相告。引見後，方知之。離別之際，黯然神傷；蓋余年八十，弟亦六十有六矣。別後，寄詩留別云：【略】。

《寄郭三》　《隨園詩話》卷一〇：「金陵妓郭三爲訟事，江寧王令拘訊之。香亭爲關說求免。」王覆札云：「昨承簡翰，誠恐狼藉花枝，欲於園中立五彩旛，使封家十八姨莫逞其勢。然弄郭郎者，祇是逢場作戲；須俟上臺時，看作如何扮演，再理會下場，可耳！」香亭乃寄詩云【略】。

《謝兄送芭蕉》　《隨園詩話補遺》卷六：余園中種芭蕉三十餘株，每早，採花百朵，吸其露，甘鮮可愛。恐漢武所謂金莖仙掌，未必有此味也。以一盤飛送香亭。渠謝詩云【略】。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一　袁樹，字香亭，浙江錢塘人。簡齋太史從弟。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廣東肇慶府知府。工詩文。自假歸後，鍵戶謝客，以筆墨撰述自娛。山水筆意秀潤，簡靜渾脫，頗得江陰沈凡民之傳。

鄭虎文

《梧門詩話》卷一　鄭炳也（虎文）先生善爲排律，詩館中有難題，輒請鄭擬作，握管輒就，傳誦甚多，然非其至者。【略】至者乃自見性靈之作。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芒碭山舊頭領二員：飛天大聖鄭炳也（虎文），有《吞松閣詩集》。

《晚晴簃詩匯》卷七七　誠齋少孤，母病，禱於神，請減齡，益母算，母

病遂瘳。事兄如父，撫諸姪諸甥如子，分衣共爨，數十年如一日。通籍後，出典河南鄉試，督學湖廣、廣東。衡文兼取衆長，士論翕然歸之。素以經濟自負。嘗謂縣令切近民，易知民間疾苦。一令賢，則一縣治。天下之令賢，則天下治。故願爲知縣，不欲以詩名也。

《尚友記・鄭先生家傳》 先生諱虎文，字誠齋，秀水人。雍正癸卯舉人。世元之子，邑諸生典之孫。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直武英殿，與修《國史會典》、《續文獻通考》。一主河南鄉試，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再充禮部會試同考官，教習庶吉士，提督湖南、廣東學政，官至左春坊左贊善。乾隆四十九年八月甲午卒，年七十一。先生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于神，請減算畀母，竟如所禱。事其兄如父，（王太岳撰《墓志》）老而彌篤。（邵自昌撰《文集序》）迎寡姊終老于家，撫諸姪諸甥及其子女，分衣共爨，五十年翕如也。收恤宗族子弟，屋宅皆滿，至無以容。親戚故人，待以爲養葬者無虛歲，就食于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爲之空，家人或以告，先生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寧苦身，無以病吾心也。」皆笑而退。（《墓志》）先生植品孤峻，（沈業富撰《文集序》）性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大官富人贈獻累數千百金，惡其無名，皆却之若浼。獨嘗遠出教授，資歲糈以給饘粥，猶不足，典衣賣屨，終不怨悔。逮於晚歲，病不能復出，以及于死。（《墓志》）先生鬚眉秀異，吐音洪亮，身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邵序）有濟用才，居閒無所施，徒以文學名於世。居京師，搢紳咸好公私事有疑者，往往得先生一言而決；事或不易了，以屬先生從容指畫，咸就條理。身不出戶，小、大皆辦。爲人草奏，陳利病，輒見採納施之，事人并受福，而莫知誰爲之也。（《墓志》）爲文及詩，一宗漢、魏，而出入于杜工部、韓昌黎。歌行超妙，轉似東坡，其趣博，其指嚴，他人強效莫能及。（《墓志》）嘗自言生平於古人所作，縱觀博取，不持意見，但領會其空中流行之脈耳。釀花成蜜，得魚忘筌，意在斯乎！（《沈序》）先生于書無所不閱，詩文隨筆立就，不自收拾。及引後進，凡獨行奇節，以及博學宏文，無不爲之表彰。所論大都經史疑義及當時世務，瀾翻四出，援引古今，談必以夜，夜必漏盡而止。（《邵序》）詞館先後輩靡不推重之。金壇于文襄官翰林學士，時以進呈詩冊，屬爲改正。先生謝曰：「前輩何敢輕議也。」乃別爲一篇，文襄歛手欽服。于後文襄當國，重先生，欲得一見，屬陳通政孝泳數道意，先生姑諾之，終不往。文襄自是不能無慨於中。而先生欲請歸，諸城劉文正公曰：「誰不知鄭太史爲今時巨手，今《國史》、《通考》兩書未成，乃舍我去，我將焉倚？」不得已，勉留一載，終以疾辭歸。（《沈序》）主徽之紫陽書院者十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院者五年。其歿也，王芥子作哀詞，以爲善人，云：「亡百身曷贖？」先君作墓志，又與朱文正書，稱之曰「一代名德」。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鄭虎文，字炳也，號誠齋。秀水人。乾隆壬戌進士。官左贊善。有《吞松閣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六錄《王芥子文集》 公少孤，竭力奉母。母病，禱於神，請減算畀母。事兄如父。迎寡姊歸老於家，撫諸姪、諸甥五十年。親戚故人待以養葬者無虛歲，就食於其家者無虛日。囊篋每空，家人以告，君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甯苦身，無以病吾心也。」性無苟取，歲時餽遺，非其人，雖親舊不受。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 字炳也，號誠齋。浙江秀水人。乾隆七年進士。官贊善。有《吞松閣集》。

《清史列傳・鄭虎文傳》 鄭虎文，字炳也。浙江秀水人。乾隆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三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遷贊善。二十一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二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三年提督湖南學政。二十四年提督廣東學政。虎文少孤，有至行，於學無所不通，尤工詩文。乾隆十年得元。至元二年玉甕置承光殿南，御製《玉甕歌》命廷臣賡和，時以虎文之詩爲最。歸後主徽之紫陽書院十年，主杭之紫陽、崇文兩書院五年。家有盛湖草堂，詩酒之會一舉彌月。性不苟取，囊篋每空。家人以告，笑曰：「姑強支持，寒餓當共之。吾甯苦身，無以病吾心也。」素以經濟自負，嘗願爲知縣，謂：「縣令親民，知疾苦。一令賢，一縣治。天下令賢，天下治。」時以爲知言。著有《吞松閣集》。

《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秀水蔣德秋涇，雍正乙卯舉於鄉，游京師與徐飛山員外浩、鄭炳也翰林虎文結詩文社，及門之士朱竹筠、石君兄弟最知名。

《和玉甕歌》 《嘯亭雜錄》卷九：承光殿南，乾隆十年建石亭以置元代玉甕。按《輟耕錄》：「黑玉酒甕，玉有白章，隨其形，刻爲魚獸出沒波濤之狀，其大可貯酒三十餘石。徑四尺五寸，高二尺，圍圓一丈五尺。至元二年告成，勒置廣寒殿」云。其後屢易朝代，廢置某道院中，以爲醬瓿。有工部侍

郎三和者，善博古物，於道院見之，因賤價贖以歸。進上，乃置故處。純皇御製《玉璽歌》以紀其事，命廷臣賡和，以鄭虎文之詩爲最。其詞曰「天啓聖瑞玉璽出」云：【略】。

《咏紅豆》《隨園詩話》卷八：許太監者，名坤，杭州人，在京師頗有氣燄，而性愛文士。嘗過杭太史董浦家，採野莧一束去，報以人參一斤。欲交鄭太史虎文，鄭不與通。人疑鄭故孤峭者。然其《咏紅豆》詩，頗有宋廣平《賦梅花》之意。詞云：【略】梁瑤峰少宰和云：「采綠何曾勝采藍？猩紅端合摘江南。且看沉水星星活，得似靈犀點點含。秋漢可煩橋更駕，朝雲應有夢同甘。石榴消息分明是，朱鳥窗前仔細探。」

程晉芳

論述

綜論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束髮愔愔便苦吟，白頭才許入詞林。平生絕學都探遍，第一詩功海樣深。（程魚門）

《隨園詩話》卷八　程魚門云：「時文之學，有害于古文；詞曲之學，有害于詩。」余謂：「時文之學，不宜過深；深則兼有害于詩。前明一代，能時文又能詩者，有幾人哉？金正希、陳大士與江西五家，可稱時文之聖，其于詩，一字無傳。陳卧子、黄陶庵不過時文之豪，其詩便有可傳。荀子曰『藝之精者不兩能』也。」

又卷一〇　魚門太史于學無所不窺，而一生以詩爲最。余《寄懷》云：「平生絕學都參徧，第一詩功海樣深。」寄未一月，而魚門自京師信來，亦云：「所學，惟詩自信。」不謀而合，可謂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屢托余買屋金陵，爲結鄰計。不料在廣州，孫補山中丞招飲，告以魚門歿于陝西畢撫軍署中。彼此泣下，銜杯無懽。因思畢公一代宗工，必能收其遺稿；然魚門所刻《戴園集》，僅十分之三耳。記其未梓者，《書懷》云：「才難問生產，氣不識金銀。」《題阮吾山行卷》云：「無勞嘆行役，行役是閒時。」《對雪》云：「鬧市收聲歸闃寂，虚堂斂抱對寒清。」《乞假》云：「官書百卷從擔去，病牒三行有印鈐。」嗚呼！此乾隆三十五年，假歸寓隨園，以近作見示，而余所抄存者也。不意竟成永訣！

《湖海詩傳》卷三二《蒲褐山房詩話》　魚門業傳鹽筴，家本素封，而覃研典籍，虚懷求益。少問經義於從叔廷祚，學古文於劉海峯大魁，又與商寶意、袁子才唱和。故博聞宏覽，而才情豐蔚，詩文並擅其勝。然游宦三十餘年，家益落，無以自給。爲乞米計，至關中，病暑而歿。喪歸，秋帆撫軍留其著作，存於終南仙館凡十餘年。而畢氏籍沒，其書遂不可考。惟聞《春秋經義》尚存於門人謝編修振定所，然亦未付雕鐫。

《北江詩話》卷一　程吏部晉芳詩，如白傅作詩，老姥都解。

《梧門詩話》卷七　程魚門以吏部主事改官編修，生平詩篇最富。老年酬應之作亦不苟，醇篤殆天性也。【略】詩有寄託。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旱地忽律程魚門（晉芳）：（贊）八百孤寒三大白，豈有酞人難再得。

《靈芬館詩話續》卷三　隨園最服膺程魚門先生，故其贈詩云：「平生絕學多參遍，第一詩功海樣深。」惜戴園稿未得寓目，嘗以爲憾。耆舊詩中所錄不多，然亦可見大概矣。五古有《宿焦山石壁庵》，七古有《題畫鷺寄商寶意》、《以盆松贈袁簡齋》、《晚甘園》、《淩霄花歌》，出入杜、韓，瀏灕頓挫，有光英朗鍊之觀。近體清邁高華，卓然大雅。《聞鐘》云：【略】《秋日過菰蒲曲感懷族伯父水南先生》云：【略】《有懷韓伯慧》云：【略】。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魚門詩自謂出于桐城兩方。息翁議論專主唐、宋大家，而于杜、蘇尤嗜焉。初名世舉，字扶南，師事竹垞老人，後以望溪事入旗籍，南歸後乃以字行，别號息翁，生於康熙乙卯。南堂與息翁爲再從兄弟，少息翁四歲，皆長于詩，而嗜好趨向不同，專主中、晚唐，以清新宕逸爲主。最初學張籍、王建，既又學孟東野，三十以後沈淫於貞元、大曆之間。嘗欲選唐人自劉長卿以下至中唐之末爲一集，去昌黎、長吉、盧仝、劉义四

家，而以義山、牧之、飛卿、致堯續焉，以教世之學詩者。魚門兼採其說。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噉名豈願攀東澗，好客猶傳似笥河。西笑載書終不返，蕺園志事竟蹉跎。（魚門少時讀蕺山《人譜》，因以蕺園自號。嘗作《正學論》斥時人之詆毀程、朱。晚年爲債累所迫，客死西安。隨園嘗勸魚門刊集，有「足下詩才，幾抗絳雲」之語，恐非魚門所心折也。）

《皖雅初集》卷一二引《尊瓠室詩話》 新安程氏居揚，業鹺，多致富。魚門先生獨嗜學好友。【略】善爲詩，古、近體皆戛戛獨造，似中唐、北宋。

分論

《覆舟詩》 《隨園詩話》卷一二：程魚門《覆舟詩》原稿，寫眼前驚悸情景最眞。後改本有意修飾，轉不如前。今特錄其原作云：「揚州西去一宵程，小艇無端夜忽傾。制命不煩滄海闊，澡身先試暮流清。詩書失後無餘本，戚友來時話再生。莫嘆遭逢磨蝎重，世間風浪幾曾平？」「客舟猛疾勢如風，南北相持力不同。絕叫已驚身在水，舉頭猶見月如弓。慈航倏至關天幸，隻履飄然悟大空。（時失去一履。）攬芷搴裳平日願，險隨騷魄葬珠宮。」余賦詩調之云：「《水經》註疏河渠考，此後輸君閱歷深。」

《己酉春試出院》 《海虞詩話》卷七：君少年鄉舉，十一試禮部不售。《己酉春試出院》云：「那堪後進推先輩？漸覺同來少故人。」又云：「身隨九陌春俱老，心逐三條燭並灰。」蓋感慨深矣！解組後，予猶及見之。語及春明，仍鬱鬱云。

《移居琉璃廠之火神廟西夾道》 《隨園詩話》卷一〇：或傳程魚門《京中移居》詩云：「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予笑曰：「此必琉璃廠也。」詢之，果然。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京師琉璃廠，爲遼時燕下鄉海王村地。【略】歙縣程魚門太史晉芳，有《移居琉璃廠之火神廟西夾道》。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三二 程晉芳，初名廷鐲，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賜內閣中書。三十六年成進士，官吏部主事。以校勘《四庫全書》改編修。有《蕺園全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程晉芳，初名廷鐲，字魚門，號蕺園，歙縣人。家江都。乾隆辛卯進士。官吏部郎中。以校勘《四庫全書》改編修。有《勉行堂詩文集》。

《清朝先正事略・陸耳山先生事略》附 魚門，程姓，晉芳其名，蕺園其自號也。歙人。業鹺於淮。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君獨好儒術，罄其貲購書五萬卷，窮日夜討論之。天子南巡，君獻賦行在。召試第一，賜舉人。授中書。年四十餘矣。尋舉進士，授吏部主事。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擢編修。分校會試稱得士。君性嗜學。見長几闊案，輒心開，展卷其上，百事不理。又好周戚里，求者應，不求或強施之。鹽務日折閱，付會計於家奴，被侵蝕，了不勘詰。以故逋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中丞，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卒。年六十有七。君秀眉方頤，髯飄飄左右拂。與人言，惟恐傷之。遇文學人，慄然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爲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著《周易知旨》、《尚書今文釋義》、《左傳翼疏》、《禮記集釋》千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

《清史列傳・程晉芳傳》 程晉芳，字魚門，江蘇江都人。家山陽，業鹺於淮。乾隆初，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晉芳獨愔愔好儒，罄其貲，購書五萬卷，招致方聞綴學之士與共探討。束髮時，讀蕺山劉宗周《人譜》，見其論守身、事親大節，輒心慕之，故以蕺園自號。又問經義於從叔廷祚，學古文於劉大櫆，與商盤、袁枚唱和，詩文並擅其勝。江淮老宿，咸與上下其議論。南游金陵，愛栖霞、牛首之勝。憑眺山川，考證今古，所至傾其坐人。乾隆七年召試，授內閣中書。十七年成進士，補吏部主事，遷員外郎。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擢翰林院編修。晚歲家貲盡，官京師至無以舉火。四十九年，乞假遊西安，將謀諸畢沅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卒，年六十七。晉芳學無所不窺，經史子集，天星地志，蟲魚考據，俱能研究。晚與朱筠、戴震游，乃治經，究心訓故。其卒也，京師爲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謂朱筠及晉芳也，其聲華之盛如此。

紀事

作家逸事

《羣雅集》卷一四　魚門家資鉅富，慷慨好客。杜文貞所謂萬間廣廈也。坐是中落。晚依畢中丞幕府。病歿，中丞爲設主受唁，收賻以遺其孤，海内賢之。時人語云：「自魚門死，士無立處。竹君死，士無談處。」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程魚門家世業鹽，擁資巨萬，晚歲家中落，余猶及見之，長髯細目，磊落瀟灑，實正人也。（按汲修主人《嘯亭雜録》云：程魚門編修（晉芳），新安人。治鹽。兩淮殷富，程氏尤豪侈，多蓄聲伎狗馬。先生獨愔愔好儒，罄資購書五萬卷，招致多聞博學之士，與共討論。屢試不售。亡何，鹽務日虧折，而舟車僕從之費頗不貲，家中落。年已四十餘。癸未純廟南巡，先生獻賦，特授内閣中書。再舉辛卯進士，改吏部文選司主事。未幾，上開四庫全書館，大臣舉先生爲纂修官，議叙改翰林院編修。先生大喜過望。好周濟戚友，求者應，不求者或強施之。付會計於家奴，一任盜侵，以故負券如山積，勢不能支。祈假赴陝中畢中丞沅處，冒暑至署，未半月卒，人皆惜之。）

又　魚門胸懷灑落，有孟嘗、信陵之風，好學而不迂，好友而不亂，與余家有世誼，余自幼見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魚門登第甚晚，朱笥河爲其座主，君送笥河先生視學安徽詩所云「昔友今吾師，敦勉在行誼」者也。

又　笥河督皖學，其李鐵拐斜街宅，屬魚門居之，且以書籍見付。君賦《移居詩》，有：「首冬旌節出江淮，特遣携家宿舊齋。花事六時環近砌，市聲三面出斜街。」又云：「饘粥於斯感公甚，更無人索賃租頻。」皆紀此事，亦見昔賢之風誼矣。

《新世説・賞譽》　程魚門在京師，遇文學人慨然意下，延譽不容口。京師爲之語曰：「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其聲華之盛如此。（程名晉芳，安徽歙縣人。業鹺於淮，家世豪富。公獨好儒術，罄其資購書五萬卷，窮日夜討論之。南巡（戲）〔獻〕賦行在，召試第一，賜舉人，授中書。四庫館開，以薦爲纂修官；書成，擢編修。）

又《傷逝》　程魚門以逋負山積，勢不支，乞假赴陝，將謀諸畢秋帆中丞，爲歸老計。抵關中一月而卒。畢與幕府諸公哭之甚哀，並經紀其喪，厚賻之以歸。

《晚晴簃詩匯》卷九四　魚門以校勘《四庫全書》，由部曹改官翰林。與王漁洋後先媲美，詞林掌故，不多覯也。

作品本事

《寄答楊二鑑雲》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文人絀於治生，已成通病，然未有如程魚門之甚者。【略】君有《寄答楊二鑑》云：「阿堵夙所嗔，恬不理家事。【略】」。又《寄懷舍弟》詩云：「迎年最是貧家忌，乞福終疑冷竈神。」

《寄袁隨園》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程魚門入翰林後，寄詩云：「四十年才爲後輩，交遊若此古來稀。頭銜入手誠清絶，書局羈身未易歸。老景眞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飛。輸他居士山牕鶴，鎮日從容立釣磯。」嗚呼！魚門家本富商，交結文人，家資蕩盡。直至晚年成進士，作部郎，四庫館議叙，才得翰林，分校春闈，可謂有志者事竟成。然而遽卒於秋帆中丞署中，可悲也！

《廢園有感三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盧雅雨晚年深於鄭、李之學。董曲江詩：「研朱空衍羲文《易》，數定天年不自由。」魚門《廢園有感三首》，作於己丑，亦感雅雨之事也。【略】或謂雅雨深爲尹文端所忌，因以得禍。

《飲藤花下作》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藤花下忌食鯽魚，程魚門《飲藤花下作》句云：「揎袖從教白波卷，揮刀且戒銀鱗斫。」

《哭敏軒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全椒吳敬梓字敏軒，荀叔司馬尊人也。薦鴻博不赴。涂長卿贈詩，有「曾見鶴書飛隴畔，誰知豹隱隔山中」之句。居江寧城東之大中橋，環堵蕭然。擁故書數十冊自娛，窘極則以書易米。或冬日苦寒，無酒食，邀同好五六人，乘月出城南門，繞城堞行數十里，歌嘯相應和，逮明入水西門，各大笑散去，謂之暖足。其學尤精《文選》，見才士，

汲引如不及；獨嫉時文士如讎，其尤工者，則尤嫉之。好治經，曰此人生立命處也。其詩有云：「遙思二月秦淮柳，蘸露拖煙委麴塵。」爲時所稱。甲戌，客死邗上。前一夕屢誦樊川『人生祇合揚州死』之句，竟如所言。有《文木山房集》、《詩說》。又仿唐人小說爲《儒林外史》五十卷，窮極文士情態。阮文達極傾倒是書。程魚門《哭敏軒詩》有云：「艷歌蛺蝶情何遠，散錄《雲仙》事可徵。身後茅堂餘破漏，當年丹篆想飛騰。」並爲之傳，謂生平交友莫貧于敏軒也。

著録

《清史列傳・程晉芳傳》 著有《周易知旨編》三十餘卷、《尚書今文釋義》四十卷、《尚書古文解略》六卷、《詩毛鄭異同考》十卷、《春秋左傳翼疏》三十二卷、《禮記集釋諸經答問》十二卷、《羣書題跋》六卷、《勉行齋文》十卷、《蕺園詩》三十卷。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勉行堂文集》 六卷，《詩集》二十五卷，程晉芳撰。晉芳字魚門，又號蕺園，安徽歙縣人。乾隆辛卯進士，翰林院編修。

藝文

袁枚《答魚門覆舟見寄》 久別青琴海上音，忽然彈作《水龍吟》。文章偶有清流禍，神劍終無化去心。長願伊人歌宛在，何妨與刺共浮沉。《水經》注疏河渠考，此後輪君閱歷深。　年來陶峴卧烟霞，不泛張騫萬里槎。樂府怕歌公竟渡，輕橈且傍水爲家。（《易林》：「鳧雁啞啞，以水爲家。」）天邊酒賀重圓月，池上風驚未墜花。聽說寸函隨隻履，轉疑龍女愛瑤華。（聞失去一履，鄙人書一函。）

《隨園詩話》卷八 程魚門北上，旅店主人招妓侑酒，魚門與同飲，而却其眠，作詩曰：「花明野店春無主，月黑秋林幸有燈。」潘筠軒笑曰：「次句有小說秉燭達旦之意。」

曹庭棟

《隨園詩話》卷二 嘉善曹六圃廷棟，少宰蓼懷之孫，隱居不仕，自號「慈山居士」，自爲壽藏，不下樓者二十年，著作甚富。余愛其晚年佳句，如：「廢書祇覺心無著，少飲從教睡亦清。」「病教揖讓虛文減，老覺婆娑古意多。」「詩眞豈在分唐宋，語妙何曾露刻雕。」余稱其詩專主性情。慈山寄札謝云：「老人生平苦心，被君一語道破。」屢招余往，而竟不遂其願。卒已八十五矣。

《梧門詩話》卷七 吳孟舉刻《宋詩百家鈔》，近日嘉善曹六圃庭棟復有《百家詩存》之刻，余亦從《四庫》書中鈔宋人詩百餘家，皆孟舉、六圃所未見者。六圃著《產鶴亭詩》，大似北宋人。

《靈芬館詩話》卷六 魏塘老輩有兩詩人：青芝山人陳唐、慈山居士曹庭棟也。陳先曹而卒，慈山最老壽，然余亦未及見。【略】慈山門第高華，聲望雅重，厭棄舉業，放浪林泉，享幽居著述之福者數十年，里中目爲鉅人長德。其詩悕在南宋羣賢。《落葉》云：「古道西風人去國，荒江暮雨客登樓。」《梅花庵次韻》云：「屐齒亂黏秋逕葉，帽檐低壓豆棚花。」《漫興》云：「歲凶習儉曾何及！身賤憂時亦枉然。」《哭松皐》云：「異日編詩應待我，衰年結契有何人？」《永宇莊》云：「老境賞心聊復爾，他年埋骨卽於斯。」《送姪赴任》云：「相期循吏書名日，好及衰翁健飯時。」皆在石湖、石屏之間。《登小寺千佛閣》云：「未登傑閣日初斜，比屋如鄰西望賒。烟靄滿城遙指識，最高松下是吾家。」

《晚晴簃詩匯》卷七八 法梧門曰：【略】六圃詩大似北宋人。居東園，有佛阜。鍵戶著書三十年，所坐木榻穿而復補。於城北門外里許，築生壙，旁屋架，顏曰「永宇溪莊」。繞壙種梅花成林。【略】六圃中年後絕意進取，嘗於所居累土高數丈，環植花木，奉母，命曰「慈山」，因自爲號。著有《易準》、《孝經通釋》、《逸語》、《昏禮通考》、《琴學內外篇》。詩有《魏塘紀勝》、《續紀勝》絕句百六十餘篇，標舉鄉里名勝，以風雅存文獻，用小長蘆釣師《鴛鴦湖

櫂歌》例也。

《酬古漁》、《贈古漁》《國朝正雅集》卷二三引《寄心盦詩話》：江陰朱與持，與金陵陳古漁交善，《贈古漁》云：「四海交遊雙鬢老，百年風雅一樓居。」《酬古漁》云：「起我論文孤月白，與君分手大江寒。」其格調亦與古漁相似。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　曹庭棟，字六圃，浙江嘉善人，諸生。《兩浙輶軒錄》：六圃中年絕意進取，杜門著書，時或彈琴、賦詩，寫蘭石，摹篆隸以舒其閒寂之抱。嘗於所居累土爲山，環植花木，奉母以娛，名曰「慈山」，因自號爲「慈山居士」。著有《易準》、《孝經通釋》、《逸語》、《昏禮通考》、《琴學內外篇》、《宋百家詩存》、《產鶴亭詩集》。

《墨青居書識》卷二　曹廷棟，字楷人，號六圃，嘉善人。少宰鑒倫之孫也。少讀書，不汲汲於求遇。中年以後，絕意進取。家築小園，杜門著述。時或彈琴、賦詩，寫蘭石，摹篆隸，以抒閒寂之抱。嘗於園中累土高數丈，環植花木，奉母游娛，命曰「慈山」，故晚即取以自號。卒時年八十有七。生平著述甚富，曾進御覽。自言於二十二歲學寫蘭石，至六十七歲始畫墨竹。其畫蘭不拘古法，而墨采華鮮，丰神圓朗，一時罕匹。予於乙巳春奉訪先生時，已病，不能見客，至是秋而遂作古人矣。

《清史列傳・曹庭棟傳》　曹庭棟，字六圃。浙江嘉善人。諸生。少嗜學，工詩。中年後絕意進取，於所居累土爲山，環植花木，奉母以娛老，名曰「慈山」，因自號「慈山居士」。時或彈琴、賦詩、寫蘭石、摹篆隸，以抒其閒寂，後益耽。著述不下樓者三十年，所坐木榻穿而復補。

又　嘗以《宋詩鈔》漏略尚多，且刊刻未竟，往往有錄無書，因搜採遺佚，爲《宋百家詩存》二十八卷。論者稱其書足補吳之振之闕。生平最愛賀鑄詩，升以弁首。故所爲詩，大似北宋人。袁枚稱其「專主性情」。庭棟復書，亦謂「老人生平苦心，被君一語道破」。性曠達，晚自營生壙，手植梅花成林。卒年八十五。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曹庭棟，字六圃，號慈山居士，嘉善人。少宰夢懷孫也。性耽著書，絕意舉業，鍵戶不出者數十年。所坐木榻，穿而復補。平生纂述甚富。晚年自營生壙，植梅數百本，題曰「永宇溪莊」。卒年八十有七。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存目一二・產鶴亭詩集》　七卷，浙江巡撫採進本，國朝曹庭棟撰。庭棟有《易準》，已著錄。是集凡分七稿，每稿各爲小序。其書齋中有產鶴亭，因以名集。故集中詠鶴詩最多。其第二稿別題曰《魏塘紀勝》，第七稿亦別題曰《續魏塘紀勝》。蓋嘉善舊隸嘉興路，爲魏塘鎮，亦名武塘，明宣德五年始析爲縣。庭棟先詠其名蹟爲一百首，又續成五十首也。

又《總集類存目一・宋百家詩存》　二十八卷，江蘇巡撫採進本，國朝曹庭棟編。庭棟有《易準》，已著錄。初，吳之振輯《宋詩鈔》，雖盛行於世，然闕略尚多，且刊刻未竟，往往有錄無書。庭棟因搜採遺佚，續爲是編。所錄凡一百家，皆有本集傳世者。始於魏野《東觀集》，終於僧斯植《採芝集》。賀鑄本北宋末人，而升以弁首，置於魏野之前，自云少時所最愛。然選六朝詩者，陶、謝不先於潘、陸。選唐詩者，李、杜不先於沈、宋。以甲乙而移時代，此庭棟之創例，古所無也。其中如穆脩以古文著，傳察以忠節傳，林亦之、陳淵以道學顯，於詩家皆非當行。許棐、張至、龍施樞諸人載於《江湖小集》者，王士禎《居易錄》詆爲概無足取者，亦皆錄其寸長，不遺採擇。雖別裁未必盡當，然宋人遺集，徐乾學傳是樓二十八家之本，朱彝尊曝書亭五十家之本，皆未刊刻，輾轉傳鈔，陶陰多誤。其餘專集行世者，又各自爲帙，未能匯合於一。庭棟裒輯成編，以補吳之振書之闕。宋詩大略，已幾備於此二集矣。

《墨林今話》卷二　慈山居士曹廷棟，字六圃，嘉善人。少宰夢懷孫也。性耽著書，絕意舉業，鍵戶不出者數十年。所坐木榻，穿而復補。平生纂述甚富。

又《墨香畫識》云：「居士自言：年二十二學寫蘭石，至六十七歲始畫墨竹。」其畫蘭不拘古法，而墨采鮮華，丰神圓朗，一時罕匹。晚年自營生壙，植梅數百本，題曰：「永宇溪莊」。卒年八十有七。

王太岳

《湖海詩傳》卷九　王太岳，字基平，號芥子。定興人。乾隆七年進士。

官至雲南布政使，左遷司業。有《青虛山房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先生詩宗魏、晉，下及唐人。醇古淡泊，可稱高格。生有至性，每言及古來忠義事，輒爲感慨流涕，即觀劇亦如之。與邵叔宀、鄭誠齋、顧密齋諸同年以文字相靡切，才名甚著。及自雲南罷歸，復直四庫館，授司業，居海淀之太平莊，憔悴以終老。

《北江詩話》卷一　王方伯太岳詩，如白頭宮監，時說開、天。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清風山舊頭領三員：【略】矮腳虎王芥子（太岳），有《青虛山房集》。

王昶《國子監司業前雲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狀》公言經兼訓詁，論道學兼取陸、王。詩文自魏、晉迄於唐之杜、韓、柳，皆能擬其形容而契其意旨。有《芥子先生集》，凡二十四卷。

《清朝先正事略·邵荀慈先生事略》附　詩古文卓然名家，氣格高簡。著有《清虛山房集》。同時與荀慈同爲駢儷之文者，有武進劉圃三，錢塘吳穀人，南城曾賓谷、吳山尊。嘗選四六，合隨園、稚存、淵如、禦軒爲八家，與荀慈並列焉！

又　王芥子，名太岳，字基平。與荀慈同舉進士。弱冠入翰林，世共推其文學。而獨有志於經世之務。由編修累官雲南布政使，左遷司業。在西安，留心水利，著《涇渠志》。在雲南，閔銅政之弊，於是旁搜博訊，補救釐剔，厥功甚偉，滇人祀之七賢祠。

《國朝正雅集》卷七引《石溪舫詩話》芥子先生古文卓然名家，詩亦婉妙獨絕。嘗見其與蔣心餘丈書，論詞學源流甚悉。居極廉而愛士殊厚，眞古人也。

《大清畿輔先哲傳·王太岳》太岳論學兼取漢、宋諸儒，不分門戶。文詞贍茂，與柳州爲近。詩之源出於陶，五古最工，近體亦清蒼拔俗。然撰述矜慎，致功於修詞，字字句句不敢以容易出之。蓋其生平固未嘗苟作也。今傳世者有《青虛山房》二十四卷。

《晚晴簃詩匯》卷七七　芥子早入詞林，志在經世，不以文學自囿。後官平慶、西安，皆有惠政。究心水利，著《涇渠志》。在滇疏陳銅政利弊，其《銅山吟》有云：「銅山實厲階，恨不爲原畎。」言之痛矣！詩格清遒，駸駸及古，粹然雅音。

《上楊相公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秀逸。」「辭旨斐美。」姚燮總評：蹈墨中繩，語協分寸，而用筆亦駸駸入古。

《答顧密齋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起首敘述情景，便覺淒婉動人。」「朋好之初。」「離索之感，大都如斯，出以磊落之筆，文氣便宕逸可觀。」「古澤遒勁。」「筆舌互用，言情切至，善於描繪，有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想之嘆。」「對面寫來。」「淒楚纏緜，無限情意。」姚燮總評：風骨峻上，駕越齊、梁。

《答胡靜菴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情隨事遷，感慨系之。」「前此豪情勝概。」「眞摯。」「美人香草，令人馳想靈均。」「情文並美。」「提頓。」「簡潔蒼老。」「腴暢。」「切直盡至情，親見君意。」「豔溢錙毫。」姚燮總評：情文交摯，筆亦疎宕入古。

《答方柳峰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五：張壽榮眉評：「歷數諸子，比附塙切。」「以總筆束上。」「揭出正意，隨用翻筆振掉，文氣開展。」「疎樸有致。」「神采壯旺。」「敷佐生新。」「流利。」姚燮總評：其運用故實處，馭重若輕，當由沈潛於蔚宗史贊而得之者，殊可取以爲法。

王昶《國子監司業前雲南布政使王公太岳行狀》公諱太岳，字芥子。以乾隆六年辛酉舉於鄉，明年壬戌成進士，改庶吉士。十年，授翰林院檢討。十五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八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十九年，授侍講充會試同考官。二十年七月，補甘肅平慶道。二十三年，調西安督糧道。三十三年，擢湖南按察使。三十六年，調雲南按察使。三十七年，擢布政使，是年以審擬逃兵寬縱落職。四十二年，命在四庫全書館爲總纂官。四十三年，仍授檢討。四十七年，擢國子監司業。後三年而終。年六十有四。子一芾。公以弱冠入詞林，海內交推其文學，而公獨志於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考古，若絲縷之有紀，罔罟之有綱，咨民之疾苦而討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及民。尤留心於水利，著《涇渠志》三卷。【略】在雲南，憫銅政之弊病民，而兼以病官，於是上下數十年旁搜博訊，窮源竟委，指利害之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因奏記於總督巡撫。【略】書上，不果行。其後銅政日衰弊，始取其說，稍稍用之，然亦不能盡也。是以滇之官吏，至今莫不誦習其書。公二十六歲喪父，事母色養四十年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板輿俱，比居太夫人喪，年已六十矣，哀毀一如少壯者。性好朋友，與同年邵君齊燾、鄭君虎文輩尤善。

寓書往復，率以文章道義相劘切，每別必涕泣不自已。蓋篤於行誼如此。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　字基平，號芥子。直隸定興人。乾隆七年進士。官雲南布政使。有《青虛山房集》。

又　公以弱冠入詞林，海內交推其文學，而公獨志於經世之務。在西安，元留心水利，著《涇渠志》。在雲南憫銅政之弊，於是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以求補救之術。

《清史列傳・邵齊燾傳》附　太岳生有至性，每言及古來忠義事，輒爲感慨流涕，即觀劇亦如之。二十六歲喪父，事母色養，四十年如一日。宦轍所至，必與板輿俱。比居喪，年已六十一，哀毀一如少壯。性好朋友，與邵齊燾、鄭虎文、顧汝修諸人尤善。寓書往復，率以文章道義相劘切，每別必泫涕不自已。【略】尤有志於經世之務，所至必爬梳剔抉，據今考古，咨民之疾苦而考論之。在平慶及西安，皆有惠政。又留心水利，著《涇渠志》三卷。在雲南閔銅政之弊，於是旁搜博訊，指利害所由來。其言銅政之要必寬給價，給價足然後廠衆集，廠衆集然後開採廣，廣採則銅多，銅多則用裕。又言雲南山高脈厚，出產礦砂，誠使加以人力穿峽成堂，則初闢之礦入必不深，而工亦不費，兼地僻林萃炭亦易得。論尤切中當時，補救釐剔，厥功甚偉。滇人祀之七賢祠。

又　言經兼訓詁，論學兼取陸、王。詩宗魏、晉，下及唐人，純古淡泊，時稱高格。初好爲駢體文，見齊燾作，歎爲「天授」，遂輟不作，而規《史》《漢》及韓、柳。氣格高簡，卓然名家。【略】著有《清虛山房集》、《芥子先生集》凡二十四卷。

《詞林輯略》卷四　王太岳，字基平，號芥子。直隸定興人。散館授檢討。歷官雲南布政使。罷，復授檢討。官至司業。著有《青虛山房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八〇引《紅豆樹館詩話》　先生官雲南時，有功銅政甚偉，滇人思之。先是昆明五華書院中祀鄂文端公爾泰、楊文定公名時、尹文端公繼善、陳文恭公宏謀、李恭毅公湖、明將軍瑞爲六賢祠，至是以先生祔祀，更名「七賢」，蘭泉司寇爲撰碑記。

蔣士銓

論述

綜論

袁枚《忠雅堂詩集序》　自古清才多，奇才少，晉人稱謝邈清才，宋神宗讀蘇軾文，嘆曰奇才。才中分置，又不可以十百計。蔣君心餘，奇才也。癸酉過眞州，見僧舍題壁，心慕之，遂與通書。後來金陵唱喁講討，相得益甚。去年余游匡廬，過君家，君半體枯矣。聞余至，蹶然起，力疾遮留，手佷佷然授，口吃吃然托曰：「藏園詩，非先生序不可！」藏園者，君所居園名也。嗚呼！君之初心豈欲以詩見哉。及今病且老，計無所復，而欲以詩傳，可悲也。然君有所餘於詩之外，故能有所立於詩之中。其搖筆措意，橫出銳入，凡境爲之一空。如神獅怒蹲，百獸懾伏；如長劍倚天，星辰亂飛。鐵厚一寸，射而洞之；華嶽萬仞，驅而行之。目巧之室，自爲奧阼，袒而搏戰，前徒倒戈。人且羨，且妬，且駭，且却走，且訾嗷，無不有也。然而學之者非折脅即絕臏矣；非壺哨即鼓僇矣！故何也？則才之奇不可襲而取也。

又《蔣心餘藏園詩序》　蔣君心餘，奇才也。【略】雖然，君之奇，豈獨詩而已耶？君秀挺韙立，目長寸許。聞忠義事，慷慨欲赴；趨人之急，若鷙鳥之發；恩猱寡耆艾，無所靳。諧笑縱謔，神鋒森然，其意態奇；初入京師，望之者萬頸，胥延登玉堂，將速飛，忽不可于意，掉頭歸，其行止奇；不數年聞天子屢問及之，乃往供職，卒浮沉不遷，及召見，將以御史用，而君病甚，不得已歸，遇合尤奇。嗟乎！君之數奇，豈其才之奇有以累之耶？然使君竟不病，竟不歸，峨峨而升，安知不躡青雲，爲麟鳳之翔？又安知不缺且折，爲干將莫邪之傷？今雖其官棄，其身全，殘於形，不殘於神。其名園

以藏也，取善刀而藏之之意，宜也。不知刀可藏，詩不可藏。《周官》之書藏山巖屋壁矣，白傅之詩藏香山、東林兩寺矣，千百年來誦讀遍天下，藏耶？不藏耶？同時趙雲松觀察服君最深，適以詩來索序。余老矣，思附兩賢以傳，遂兩序之而兩質之。

又《仿元遺山論詩》 雲松自負第三人，除却隨園服蔣君。絕似延平兩龍劍，化爲雙管鬬風雲。（蔣苕生、趙雲松）

又《答李少鶴》 蔣心餘痛詆阮亭，專主初白。

《隨園詩話》卷一 常規蔣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頹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又 尹文端公在制府署中，冬日招秦、蔣兩太史及余飲酒，曰：「今日席上，皆翰林，同衙門，各賦一詩。」蔣詩先成，首句云：「卓午人停問字車。」公笑曰：「此教官請客詩也。」秦懼，不肯落筆；余亦知難而退。

又卷三 余嘗規蔣心餘云：「子氣壓九州矣！然能大而不能小，能放而不能斂，能剛而不能柔。」心餘折服曰：「吾今日始得眞師。」其虛心如此。

又卷七 七夕，牛郎、織女雙星渡河，此不過「月桂」、「日烏」、「乘槎」、「化蝶」之類，妄言妄聽，作點綴詞章用耳。近見蔣苕生作詩，力辨其誣，殊覺無謂。嘗調之云：「譬如贊美人『秀色可餐』，君必爭『人肉喫不得』，算不得聰明也。」

又卷八 蔣苕生與余互相推許，惟論詩不合者：余不喜黃山谷而喜楊誠齋；蔣不喜楊而喜黃：可謂和而不同。

又卷一四 作詩能速不能遲，亦是才人一病。心餘《賀熊滌齋重赴瓊林》云：「昔着宮袍誇美秀，今披鶴氅見精神。」余曰：「熊公美秀時，君未生，何由知之？赴瓊林不披鶴氅也。」心餘曰：「我明知率筆，然不能再構思。先生何不作以示我？」余唯唯。遲半月，成七絕句，心餘以爲佳。余乃出篋中廢紙示之，曰：「已七易稿矣。」心餘嘆曰：「吾今日方知先生吟詩刻苦如是；果然第七回稿勝五六次之稿也。」余因有句云：「事從知悔方徵學，詩到能遲轉是才。」

又卷一五 余不解詞曲。蔣心餘強余觀所撰曲本，且曰：「先生只算小病一場，寵賜披覽。」余不得已，爲覽數闋。次日，心餘來問：「其中可有得意語否？」余曰：「只愛二句，云：『任汝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心餘笑曰：「先生畢竟是詩人，非曲客也。」余問何故。曰：「商寶意《聞雷詩》云：『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摹心。』此我十一個字之藍本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 蔣心餘太史自稱詩仙；而稱余爲詩佛，想亦廣大教主之義。

張賢《倣元遺山論詩絕句》 心餘排奡簡齋輕，一代龍門竟擅名。無那雲松才萬斛，不留餘地一齊傾。

《湖海詩傳》卷二一《蒲褐山房詩話》 苕生諸體皆工，然古詩勝於近體，七古又勝於五古，蒼蒼莽莽，不主故常。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信足以開拓萬古之心胸，推倒一時之豪傑也。

王昶《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誌銘》 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從容謹笑，繼以諧謔，而甄錄寒酸，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塡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長者莫如詩，當其搖筆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決土，如熊咆虎嘷，鯨吞鼇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爲極則。君與禮部尚書彭君元瑞生同鄉，舉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上賜詩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蹇未反，卒纏綿於末疾。

潘德輿《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絕句》二 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頹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

《北江詩話》卷一 蔣編修士銓詩，如劍俠入道，猶餘殺機。

秦朝釪《消寒詩話》 江西蔣翰林士銓詩筆奇秀，語必驚人。在京與顧侍御光旭爲鄰，詩詞唱和，一韻至十數往復，僮奴遞送，晨夕疲於奔命。曹庶常（錫寶）室宇相對，亦與焉。未幾，蔣請急奉母歸，而侍御出守寧夏。勝事不常，然其一時筆墨揮灑，穎豎颺發，可稱佳話。

《晷雅集》卷七 定翁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與袁大令簡齋、趙兵備雲松稱三家。

延君壽《老生常談》 蔣心餘詩，予所極心折者，第一卷有《擬秋懷詩》數首，不徒於少年時作大言炎炎，終競能卓然有所樹立，詩亦堅栗深造，力掃浮言。其《醉言》句云：「讀書心久死，每被酒力活。」亦非深能領略知味者不能道。集中七古，當以《題表忠觀碑後》爲第一。《豹君題兒子知廉詩本一律代謝》詩，東坡即不敢知，覺遺山老人捉筆無能遠過，即此可悟於行文下筆時，

非不當讓古人，不敢讓古人也。東坡作《石鼓歌》，不敢讓韓，即是此意。心餘五律《湖上晚歸》云：「溼雲鴉背重，野寺出新晴。敗葉存秋氣，寒鐘過雨聲。半檐羣鳥入，深樹一燈明。獵獵西風勁，湖心月乍生。」《霽雪曉行》云：「凍雲留曉日，孤寺不曾開。雪屋寒光定，山風虎力迴。谷深羣響合，笻健一僧來。爭似茅檐底，呼兒索酒杯。」《雨過》云：「雨過帆腰重，灘迴槳力柔。雲衣隨去鳥，風幔落閒鷗。酒趁輕航買，魚看細網收。江南楊柳岸，翻欲小淹留。」此等五律，又作一種明爽之概，以工部爲宗，以宋人爲歸也。遂覺於謝茂秦、施愚山外，別具風骨氣魄，令人耳目爲之一新。其他如《金山》云：「元氣留江影，天光縮漲痕。」《妙高臺》云：「混茫旋一氣，分野亂羣星。」《康郎山》云：「亂峯衝雨出，孤月抱秋圓。」《采石磯登太白樓》數首，皆能刻意生新，差作雷同語。如「使氣非眞醉，沈江豈是狂？錦袍聊自適，不許後賢傷」，最妙。太白錦袍是自家風流瀟灑，後人傷而弔之，翻增無數煩惱矣。作詩從此落筆，前人窠臼一掃。

又　海內近人詩，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袁子才新穎，蔣心餘雄健，趙甌北豪放，黃仲則俊逸，當以四家爲冠，餘則各有好處。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大刀手蔣心餘（士銓。有《忠雅堂詩集》）。四十斤者魏朱亥，十萬兵者漢樊噲。巨刃摩天揚，則不如輕裘緩帶。

《靈芬館詩話》卷八　國朝之詩，自乾隆三十年以來，風會一變，於時所推爲渠帥者凡三家，其間利病可得而言。【略】忠雅託足甚高，立言必雅，造次忠孝，讚頌風烈，而體骨應圖，神采或乏。辟如豐容盛鬋，副笄六珈，重簾複帳，望若天人，欲其騰光曼睩，一顧傾城，亦不可得。

吳鼒《西溪漁隱外集題詞》　鉛山蔣清容太史，志節凜凜，不後古人。五七言詩，擺脫凡近，自然入格，離奇變幻，無所不有。而塡詞度曲，皆稱絕手。

《味蔬詩話》卷一　蔣心餘詩揉磨精透，工力遠勝甌北。《金山》云：「元氣留江影，天光縮漲痕。」《妙高臺》云：「鵬盤山翠濕，龍挾海潮腥。」《湖上晚歸》云：「敗葉存秋氣，寒鐘過雨聲。」《秋懷》云：「星斗出戶牖，空際懸秋聲。天地變節候，萬物不敢萌。」「彈琴不成聲，酒滴劍花煖。」《悼小女寧意》云：「燈前見花影，轉瞬若兒立。卻步往扶之，花露盈手滴。」《示知讓》云：「不願見之形，不入耳之聲。前後左右間，如張鐵圍城。」又云：「萬物各處逸，天地居其勞。」「地力養萬物，至慈過於天。」「幾年詩骨比人瘦？昨夜雨聲隨病來。」「不繫舟如飛鳥去，最高峰似故人來。」「古來名士窮難送，天下才人貴亦勞。」「杯空寒色一燈裏，夢在雨聲雙鬢中。」字字結實，顚撲不破，韓、蘇有此筆仗，無此氣韻。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聽松廬詩話》　心餘先生詩，篇篇本色，語語根心。不欲英雄欺人，不肯優孟摹古。言情而出以蘊藉，故無粗率之辭；用事而妙於翦裁，故無堆垛之迹。金、銀、銅、鐵、鎔爲一鑪，而不覺其雜；酸、鹹、辛、甘，調於一鼎，而愈覺其和。無他，有「我」以主之，有氣以運之故也。

又　袁子才以第一人自命，而以第二位置先生。然通觀兩集，袁詩多可驚可喜，而蔣詩則多可味。

又　先生《哀楊子載（垕）》詩有云：「君死我尚生，忍見顚危糾。悠忽成坐視，何用我爲友？」眞氣鬱勃，於此見先生性情肫摯，不獨交誼之篤也。

又　心餘詩「楚水入吳寬」，五字中有數千里。又《棲霞》詩「萬石聚成海」句，亦奇。又《焦山》詩「江隨禹力已朝宗，山到漢朝纔得姓」，拈出便警。又「閉門人各在深山」七字，極有味。至如「古來失路萬人淚，斷續滴作桑乾河」二語，較之「文章遼海哭秋風」尤爲沈痛。行旅遇涉水之處，深則須舟，淺或推車、或牽馬，皆不能不需人助。於是土人遂有藉端橫索者，然猶曰：「水爲之也。」乃車轍所經，往往有故設陷阱，致令覆車，以瓷其需索之欲者。此亦宰斯土者所宜留意也。心餘先生詩云：「泥中列阱道旁嬉，橫索金錢一挽持。過客囊空民橐滿，可憐官吏不曾知。」

又　先生詩云：「寄言學詩者，唐宋皆吾師。」宗旨可見。

又　先生古文亦雅正有法。

《椒坪詩話》卷一〇　苕生七律，超逸不如子才，健技不如甌北，而俊爽之氣，撲人眉宇，二公亦不如也。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近日論詩競推袁、蔣、趙三家，然此論雖發自袁、趙，而蔣終不以爲然也。試觀《忠雅堂集》中，於袁猶貌爲推許，趙則僅兩見，論詩亦未數及矣。苕生之詩，詩中之散文也。苕生如佳穀。苕生學黃山谷而參以韓、蘇、竹垞。苕生學前人而出以堅銳，有粗露之病。苕生如劍仙躍馬，所向無前。

又《三家分論》 苕生詩有不可及者八：才大而奇，情深而正，學博而醇，識高而老，氣豪而眞，力銳而厚，格變而隱，詞切而堅。但恃其逸足，往往奔放，未免蹈裴晉公譏昌黎之失也。劉彥和有言：「彩乏風骨，則雉竄文囿；風骨乏彩，則鷙集翰林。唯藻耀而高翔，乃文筆之鳴鳳。」今觀三家之詩，袁、趙似「雉竄文囿」，蔣似「鷙集翰林」。至「文筆鳴鳳」，則自曹子建、李、杜、韓、蘇之外，唯遺山、青丘差堪接武。而苕生乃云「鳳凰好文章，鵰鶚吾何取」，恐猶未能踐此語也。翁覃溪論苕生詩，比以吳天章、陸聚緱，似俱不及苕生，且亦不肖。王蘭泉則謂論詩於當代，以苕生爲首，而尤以其五七古詩爲極則。吳山尊亦謂苕生五七言詩，擺脫凡近，自然入格，而離奇變幻，無所不有。二君皆知言也。然苕生詩雖勝人，而頓挫沉深之妙，則終遜李、杜、韓、蘇矣。苕生古詩好用僻韻，好次元韻，多牽強而無味。昌黎、山谷亦所不免，子才則無之也。或謂苕生面目肌理俱近於粗，似不及袁、趙之細膩。不知苕生之粗在面目，至肌理則未嘗不細膩也。且體裁較袁、趙爲雅，學之者弊少。苕生有《京師》、《豫章》、《固原》新樂府，《豫章》、《固原》失之直率，唯《京師》十四篇，兼元、白、張、王、鐵崖、西崖之勝。歐陽文忠之詩，才力最近昌黎，而情韻較勝西江之詩，陶彭澤以後，當推第一。介甫、涪翁以刻酷抗之，然不及其自然也。其集中有以五古短篇懷人詠己者，蓋本顏延年《五君詠》。苕生懷人諸詩，憲章文忠，多可括諸人一生言行，而上追延年。苕生論詩，於西江阿其所好，稍乖公允。至極推北地、信陽，力詆初白、樊榭，尤爲持論之偏。苕生少與汪輦雲、楊子載、趙山南齊名。趙則略成體格，汪則寒瘦逼人，楊之新樂府與五古庶可肩隨苕生，惜其未能全美也。苕生於廣昌何鶴年極力扶奬，然鶴年亦失之寒瘦。苕生「水氣乘間出，山身向晚分」二語最近鶴年。苕生初寓金陵，感子才訪己題壁之殷，於是作詩以題其詩，古文、駢體，極其推崇，然不存集中，則不滿於子才也。子才知其輕己，言不由衷，故題苕生集詩，晚年亦刪第一首，而且時刺苕生爲粗才。至雲松於苕生，始曰：「跋扈詞場萬敵摧」，又哭之曰：「久將身入千秋看，如此才應幾代生？」可謂推服至矣！乃觀其集中論詩稱子才而遺己，遂題詩三首，第以才氣推苕生，而致不滿之意。後有知人論世者，最宜於此索隱而持平。苕生詞學蘇、辛、陳其年，而較爲細膩。《九種曲》出於玉茗堂，而較爲正大。古文雖直舉胸(情)臆，空所倚傍，然祇可接李穆堂一派，非但不及魏叔子，並讓子才出一頭地。三家詩集皆有兩本，袁、趙則晚年所手定；苕生一刻於京師，再刻於揚州，皆在身後。論者多以再刻勝初刻，其實初刻經張瘦銅諸人所刪改，多足爲苕生功臣；再刻則存其原本，且增入數十首應酬之詩，覺觸目冗濫，反爲白璧微瑕。(以上論苕生。)

《國朝正雅集》卷一七引《石溪舫詩話》 詩史肇自杜陵，至我定甫先生，始極其盛。集中序事諸作，以班、馬之才，行韓、杜之法，沉鬱頓挫，變化錯綜，有識有力，有聲有光。蓋其至性奇氣不可磨滅，故發於詩者如此。

又引《寄心盦詩話》 余嘗謂，才人學人何代蔑有，然關運之盛衰，運盛則文字必傳，運衰則文字雖極其美亦不盡傳。讀蔣心餘先生詩云：「著作有時運，何況論功勳。」可謂先得我心。

《問花樓詩話》卷三 近日譚者於袁、蔣、趙三家各有微辭，然鉛山雄直，甌北排奡，隨園舌如蓮，筆如劍，皆能於嶺南、江左諸家而外，獨開門戶者也。

《筱園詩話》卷二 江西詩家，以蔣心餘爲第一。其詩才力沈雄生辣，意境亦厚，是學昌黎、山谷而上摩工部之壘，故能自開生面，卓然成家。七古佳作最多，新樂府亦非近人所及。又善叙事，每遇節婦烈女、忠臣孝子，則行以古文傳記之法，不惟叙述其事，並將姓氏、年月、地名之類，或順或逆，或前或後，一一點出。其叙事既勃勃有生氣，而點其世族、名字、居址、時地，又錯綜參差，具見手法，眞大手筆也。惜存詩過多，不免貪多好奇。且全集所叙忠孝節烈，均祇一幅筆墨，亦覺數見不鮮。其失手之作，頗犯槎枒、頽放、粗硬之病。然自樹赤幟，必傳無疑。

又卷四 蔣心餘《響屧廊》云：「不重雄封重艷情，遺蹤猶自慕傾城。憐伊幾綑平生屐，踏碎山河是此聲。」《題畫》云：「孤亭危坐意蕭然，千尺松濤響亂泉。可惜隆中卧龍子，肯將丞相換神仙？」「不寫晴山寫雨山，似呵明鏡照煙鬟。人間萬象模糊好，風馬雲車便往還。」用意沈著，又七絕中之飛將也。

《清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 先生秀眉長身，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而激揚風義，甄拔寒酸，有古烈士風。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紀之，凄愴激楚，使人雪涕。遇不可於意，雖權貴，幾微不少假借，其胸中非一刻忘世者。【略】詩、古文詞負海內盛名，而最擅長莫如詩。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卒年六

十一，是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其生時亦然。

羅以智《詩苑雅談》《忠雅堂集》中，古體詩氣骨沈雄，且得古樂府遺意，袁、趙俱不逮也。

《復堂日記》卷二　心餘沈雄，仲則俊逸。一時鼎足，殆難其人。

《文獻徵存錄》卷六　心餘博通淹雅，諸體皆工，蒼蒼莽莽，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笛，海立雲垂，不同英雄欺人，不比優孟貌古。其隸事則金、銀、銅、鐵鎔爲一鑪，而不覺其雜也；其使氣則甘、辛、酸、鹹調於一鼎，而愈見其和也。夙知音律，遇忠孝節烈事輒以長歌紀之，意所未盡放而爲院本，有《芝龕》、《香祖》諸劇，世尤稱之。袁簡齋稱詩以第一人自負其位置，心餘則第二也。然袁詩多可驚可喜，而蔣詩則多可味。如《棲霞》詩「萬石聚成海」，句奇。又《焦山詩》：「江隨禹力已朝宗，山到漢朝纔得姓。」拈出便警。又「閉門人各在深山」七字，極有味。又「楚水入吳寬」五字，中有數千里。至如「古來失路萬人淚，斷續滴作桑乾河」二語，較之「文章遼海哭秋風」尤爲沈痛。涉水之處，車轍所經，往往有故設陷阱，恣其需索者，此亦守土者所宜留心也。心餘有詩云：「泥中列阱道旁嬉，橫索金錢一挽持。過客囊空民橐滿，可憐官吏不曾知！」

《波陽縣志・蔣士銓傳》　其爲詩，氣體雄傑，得之天授。變化伸縮，能拔奇於古人之外。至叙述節烈，讀之令人感泣。少時與汪軔、楊垕、趙由儀有「四子」之目。後與袁枚、趙翼稱「袁蔣趙三家」。

同治《鉛山縣志》卷一五　其論詩大旨，首戒蹈襲，分門戶，講聲病，以王、李、鍾、譚爲惡趣。至新城則優孟視之。錢塘袁枚、陽湖趙翼先後與士銓同館，彼此心相契，名亦相埒。時袁、蔣、趙之稱。然云崧自謂第三人，子才固籠罩一切。而文章出氣節，至今猶景仰藏園。其寫忠節事，運龍門紀傳體於古樂府，音節中詳明賅洽，仍自伸縮變化，則尤爲獨開生面，前無古人。所著古文十二卷，亦潔練老橫，勁氣直達，如其詩。間以其餘力塡詞度曲，促節曼聲，悉關風化。國史稱爲天授，洵不虛也。

《清史列傳・蔣士銓傳》　其所爲詩，氣體雄傑，得之天授。變化伸縮，能拔奇於古人之外。至叙述節烈，讀之使人感泣。少時與武定汪軔、南昌楊垕、南豐趙由儀有「四子」之目。後與袁枚、趙翼稱「袁蔣趙三家」。枚嘗以第一人自命，而以第二位置士銓。然論者謂袁詩多可驚可喜，蔣詩則多可味，不能軒輊。其詩古體勝近體，七言尤勝。高麗使臣嘗餉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古文亦雅正有法，詞尤獨絕。

《試律叢話》卷三　蔣心餘（士銓）《竹外一枝斜更好》云：「忽到蕭森處，遙看靜好枝。縞衣驚乍見，翠袖倚多時。宛爾重簾隔，嫣然一笑窺。孤標眞綽約，半面倍風姿。倭墮梳偏好，瓏璁映轉宜。此君眞結伴，彼美最堪思。」按此題七字，無一字可略。如此逐細雕鎪，可謂虛實並到。作者本詩壇飛將，而爲試帖乃斂才就法如此。

《白雨齋詞話》卷八　《小倉山房集》佳者尚可得百首，《忠雅堂集》、《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腳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偶讀蔣苕生太史藏園詩，至「家饒田宅爲身累，士解悲歌是病根」句，則爲之黯然傷。及至「但借文章敵憂患，莫看科第作功名」句，則復蹶然起。此際之歌泣無端，己亦不自解其何以至此。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　乾隆全盛時，所謂袁、蔣、趙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嚮邇。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拜揖如何判兩賢，梅村初白有薪傳。蔣袁共拔新城幟，山水爲連文字緣。

郭春榆《題國朝名家詩集後》　揖趙拜袁自風氣，不應圖裏著清容。

《新世說・文學》　蔣名士銓，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尋授編修。詩負海內勝名，古詩勝近體，七言尤勝，蒼蒼莽莽，不主故常。高麗使臣嘗贈墨四笏，求其樂府以歸。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　心餘太史頗以工詞稱，惜所著《銅弦詞》時雜以詩句、曲句，王氏《詞綜》祇選二闋而已。

《睹棋山莊詞話》卷一　學稼軒斬要於豪邁中見精微。【略】蔣藏園（士銓）爲善於學稼軒者。

又卷二　心餘《銅弦詞》，《賀新涼》與《金縷曲》雜書，又若調本先傳，而題開新號，如納蘭詞之改《憶王孫》爲《秋千索》，雖曰信筆，頗近炫奇。

陳廷焯《詞壇叢話》　心餘太史，才名蓋代。其傳奇各種，膾炙人口久矣。詞不逮曲，然倔強盤屈，自是奇才。心餘詞，取法其年。雖未入室，然亦駸駸乎升其年之堂矣。心餘詞，桀傲不馴，然其氣自不可掩。彼好爲艷麗句者，對之汗顏無地矣。讀板橋詞，使人齷齪消盡；讀心餘詞，使人氣骨頓高。皆能動人之

性情者。心餘詞，秋氣滿紙。燈下讀之，其光如豆，與板橋同一筆墨恣肆。其不及板橋者，以心餘詞太着力，而氣仍不聚。板橋詞不着力，而精神團聚，已力透紙背矣。心餘以魄力爭雄，竹嶼以風流制勝。皆同時之錚錚者，然皆在湘雲下。

《雲韶集》卷二一 心餘太史九種曲繪炙人口久矣，詞不逮曲，然一種壯往之氣，自是無敵。《稼軒詞》運用典實而不嫌其累，如淮陰將兵，多多益善；《銅弦詞》拉雜使事而不病其粗，如仲景用藥，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眞古今兩雄也。《銅弦詞》初看似板橋，繼看半似半不似，再看則全不似。蓋讀書成名，二公皆可無憾，而一人有一人之心胸，故發爲詞章，卒不能強之使同也。板橋詞看似粗莽，其實天人兼到，熟極而流，不可移易一字。《銅弦詞》則粗粗莽莽，任意疾書，但不免有生硬處，視板橋稍遜一着。

譚瑩《論詞絕句》 蓋代詩名斗山重，崎嶔磊落更淋漓；便將詩筆爲詞筆，熱血填胸一灑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聽松廬詩話》 先生古文亦雅正有法，其《銅弦詞》尤爲獨絕：或行以勁氣，則磊落崎嶔；或出以深情，則纏綿婉曲。直是世間一種不可磨滅文字，不得以小技目之。

《湖海詩傳》卷二一 君長身玉立，眉目朗然，嶔崎磊落，肺腑槎枒。遇忠孝節烈事，輒長歌以紀之，凄鏘激楚，使人雪涕。夙知音律，意所未盡放而爲院本，有《芝龕》、《香祖》諸劇，世尤稱之。

江春《四弦秋序》 白太傅文章風節，載在正史。余讀其詩，每心儀其人，將重編《長慶集》付諸梓。適鉛山蔣太史心餘過我秋聲館，因出所創《凡例》就質焉。太史拊掌曰：「善。」遂相與上下其議論。偶及《琵琶行》，舊人撰有《青衫記》院本，命意遣詞，俱傷雅道。太史工塡詞，請別撰一劇湔雪之，太史欣然諾從。閱五日卽脫稿，題曰《四絃秋》，示余，余讀之而嘆。嘆夫太史之才之大，徵引不出本事，而閨房婉轉、遷客羈愁，描摹鏤刻，一一曲盡其妙，乃益笑昔人之拙，其增添新意，正苦才窘耳。亟付家伶，使登場按拍，延客共賞。則觀者輒欷歔太息，悲不自勝，殆人人如司馬青衫矣。夫文之至者能感人。太傅之詩，與太史之詞，皆千秋絕調，合而爲一，其尤足以感人也，不亦宜乎！太史旣收入《外集》，余復爲之序，其顚末如此。

張景宗《四弦秋序》 蝦蟆陵下，兒家門戶重開；翡翠函中，史院詩詞雙絕。遡青衫之歌泣，事以感生；揮彩筆之雲煙，興從境起。美人香草，雲山助詞客謳吟；戍婦飛蓬，霜雪乃征夫寄託。總緣千古情同，遂致一時紙貴。若乃碧雞坊裏，少小知名；金馬堂前，詞華獨擅。佳人才子，同推名噪當時；怨婦逋臣，忽漫相逢異地。泉流鶯語，悽清發子夜之歌；鐵騎銀瓶，慷慨解商人之襏。石衙精衛，潯陽苦海難塡；血染杜鵑，京洛旅魂如結。薔薇盥手，清芬現五色之絲；芍藥爲心，嬌豔出四絃之響。借酒澆重重磈礧，君其然乎？搓酥成字字珠璣，我眞醉矣！請付紅兒菊部，悲涼共看沾襟；試起白傅蓬山，今古應稱同調。

錢世錫《四弦秋題詞》（存目）

王宸《四弦秋題詞》（存目）

徐燾《一片石題詞》（存目）

彭家屏《一片石題詞》（存目）

王均《第二碑叙》 義烈之顯載邑乘者，不待傳也。惟志乘所略，而又事涉嫌疑，不得文人之筆宣播之，則其跡不彰，而其義且終晦。明寧庶人之妃婁氏，紙結沉江之事，洵足嘉矣。或有以叛臣之妻少之者，以故二百年來，僅一青原方伯表識其墓。而數弓塋址，登遂民居，欲求一欣爲擴清者不可復得。蓋狃於斯議耳。不知宸濠雖叛，妃則始以歌諷，繼以泣諫，終以死殉。其忠也、義也、烈也，不相掩也。今讀苕生太史《後一片石》塡詞，乃知署方伯蠡堂觀察吳公，不惑羣議，毅然爲培其墓，表其坊，遷其民舍，而新建伍明府復襄其事，爲泐碑以誌焉。噫！是何精於辨義，而勇於旌善乎！昔青原方伯之表妃墓也，太史實啓之。聞時尚未通籍，玆《第三碑》傳奇，以方伯擬向日之錢公，見亭爲今日之薛生，是不惟兩方伯後先媲美，而兩君之力爲先容。擬以范文正爲秀才時，卽以天下事爲己任亦何多？讓予諸子向師見亭，特與予契，因郵是編囑予序之。嗚呼！方伯之闡揚義烈，兩君之扶植人倫，心心相印。所謂文章有神交，有道者歟！予退食之餘，庾樓憑眺，輒攜此帙臨江諷之，尤愛〔醉花陰〕數闋，怨慕情深，低徊欲絕。而故宮禾黍之悲恍，繚繞於波濤浩渺間。有令人慷慨唏噓，不知涕之何從焉。因嘆文章之能移我情也。正使子長復起爲之寫生，恐不能傳神至此。卽以此補《新建縣志》祠墓之缺焉可耳。

阮龍光《第二碑序》 鴻文補闕，曾志貞妃。彤管分編，仍歸史筆。幸舟藏之未泯，奠葬堪悲；嘆墓禁之誰申？堂封將隘。殘碑數尺，忍沒如斯，破

屋幾家？實倡處此。何幸重來方伯，擴清一薦香芩；不圖舊日詞壇，傳播再翻新調。碣刊第二，依然一片韓陵；拍按無雙，怕聽三更鬼唱。洵千秋之佳話，慰十載之遐思。賡韵於西子樓邊，顰愧東隣之效；尋詩在隆興觀側，車同下澤之遊。嗟乎！曳明璫翠羽，以來香籠夜魄；訪金盌玉魚，而至□滿靈旗。偕仙令以扶持，伍松滋有兹後裔；藉史官而紀載，蔡陳留應是前身。凡此移宮換徵之精音，要皆揚烈表忠之健筆。是以飲香浴露，韻分中秘之馨；因而橫錦粲花，鮮濯西江之水。聲流簡外，都緣文以情生；艷發毫端，寧等老而才盡。宿雲花樹，十手爭傳；牖日芸窗，六么頻按。播雅音於豪竹哀絲之會，誰知我亦登場？開清讌於蟹肥橙熟之秋，共羨君能顧曲。

王堂《第二碑題詞》（存目）

李友堂《第二碑題詞》（存目）

陳守詒《香祖樓後序》　予情渺渺，引自無端。此境依依，因而有着。剪柔絲而不斷，亂緒偏多；遏逝水以難停，驚波靡定。都無起止，心花發向誰邊？忽有勾留，意蔰粘于空際。蓋從因示現，遂繾綣之非常；以相生緣，竟纏綿而莫解。聯寸衷于脈脈，此之謂情；生百感于茫茫，轉成爲恨。情能終局，歡娛皆係前塵；恨少收場，苦惱多由宿業。嗟乎！補情天之缺，采石焉求？塡恨海之坑，冤禽罔訴！乃有文章大手，挽恨水之奔濤，肯將詞賦餘波，潤情田之槁壤？婆心隱躍，假風月以寓雷霆；苦口瀾翻，藉褒彈而爲棒喝。寄詼詞于莊論，無非指點迷津；寫名理于清言，不異商量正學。此《香祖樓》一編之所由作也。【略】嗟乎，舞衫歌扇，大半宣淫；檀板金樽，無非行樂。說理者落于腐障，掩耳思逃；醒世者墮入狐禪，遊談惹厭。惟本忠孝節義之旨趣，發爲布帛菽粟之詞章。質非傖父之敷陳，雅異俗流之掉弄。雲霞結綺，目眩者方知五色成文；琴瑟和聲，傾聽者始識八音吹律。試問俳優陋語，可能感動至情？若無筆墨化工，不足維持名教。借酒盃而歌哭，自君出矣！奚殊三疊清商；觸恨壘以咨嗟，惟我聽之，不啻一聲《河滿》！乾隆甲午九秋，種木居士陳守詒題撰。

羅聘《論文一則》　甚矣，《香祖樓》之難于下筆也。前有《空谷香》之夢蘭，而若蘭何以異焉？夢蘭、若蘭同一淑女也，孫虎、李蚓同一繼父也，吳公子、扈將軍同一樊籠也，紅絲、高駕同一介紹也，成君美、裴畹同一故人也，小婦同一短命也，大婦同一賢媛也。使各爲小傳，且難免雷同，瓜李之嫌。況又別撰三十二篇洋洋灑灑之文，必將襲馬爲班，本朐成祁，安能別賁于邕判，優于敖也乎？作者曰不然。夢蘭之吳公子、成君美，實有其人。若蘭之外，皆不可深考。吾以蘭爲獅之球，龍之珠，馗之鬼睛，布之戟支焉。按《蘭譜》，蘭之紫者、黃者、白者，皆有姓名也。害蘭者蚓與蟻也，架高則免焉。而又護之以風幡，培之于九畹，自能展其媚而揚其芬也。于是布子分畔，立經陳緯，製局謀篇，穿插掩映。將複轉離，欲粘反脫。試合兩劇而參觀之，微特不相侵犯，且各極其變化推移之妙。嗚呼！神矣哉！予謂不善爲文者，如拙工之寫生，秦人越人，無不相似者。善爲文者不然，伯喈必非仲喈，家臣斷非至聖也。玉茗先生，寫杜女離魂若彼矣。作者偏不畏其難，而一再摛其鋒，犯其壘，弗以爲苦。寫夢蘭之死，則達也；寫俞娃之死，則戀也；寫若蘭之死，則恨也，皆非若麗娘之死于情欲之感。而立言之旨，動關風化，較彼導欲宣淫之作，又何其婉而多風、嚴而有體也耶！至首尾二篇，以情關爲轉捩，發出徹地通天之論。造語神奇，說理平實，括三乘于半偈，韜萬派于一源。又何其解悟神通若是歟！昔人以塡詞爲俳優之文，不復經意。作者獨以古文法律行之，搏兔用全力，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不信然乎！

《霞外攟屑》卷九　《遺愁集》卷一《韻談》：陳檗公云：「古人以蘭爲香祖。余欲結茅，四面雜蒔蘭蕙。扁曰『香祖樓』。有杜聯曰：『異人常在漁樵裏，老鶴多眠蘭蕙中。』」《紅雪樓九種曲》，一曰《香祖樓》，本名《忉利天》，似取檗公語。齣中陳最良紫蘭名，亦見《花譜》。

又《臨川夢》　《潛邱劄記》卷四上《跋堯峯文鈔》三云：錢牧翁評隋陳仲醇，謂聊可裝點山林，附庸風雅。人於鈍翁亦云。然仲醇御物才神絕，鈍翁居鄉品高絕。士固不浪得名耳。（庸）按：蔣藏園《臨川夢》院本隱奸一齣上場詩：「裝點山林大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蓋本東礀語。其中描摹充隱奸險，不無過刻。至謂袁襄愍之殺毛文龍，因拒檗公粥文，而借香光以禍之，則《柳南隨筆》（卷□）同。張冠李戴，頗非事實。全謝山《鮚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九）跋東江事跡，已辨其妄。（《嘯亭雜錄》卷十謂襄愍爲文敏門下士，非。）傳奇中所演故事，寓言十九，不得謂藏園深文周內也。惟可以棲遲，據《漁磯漫鈔》（卷十），乃陶文簡公贈扁，非若士。

又《藏園曲》　蔣清容先生《紅雪樓九種曲》、倡眞《玉茗四夢》，爲國朝院本

第一。其目曰《一片石》、《空谷香》、《桂林霜》、《四絃秋》、《雪中人》、《臨川夢》、《香祖樓》、《第二碑》、《冬青樹》。《香祖樓》尤爲精絕，眞得還魂神髓。李童山《曲話》下云：「聞其瘠疾後，尚有左手所纂之十五種曲未刊。今不知尚有藏本否？惜丁卯秋見先生曾孫文恪中丞，不一詢之。」《湖上笠翁曲》，已刻者前後八種，未刻者內外八種，今行世者止十種。餘如《偸甲記》、《四元記》、《雙錘記》、《魚籃記》、《萬全記》五種名見《曲海》。此外十七種，不知何名？今皆不傳。

馮廷丞《香祖樓題詞》（存目）

吳起濂《香祖樓題詞》

新得佳人字莫愁，不風流處轉風流。樓中執手花前坐，斜倚紅欄笑不休。

花要人憐却又羞，鴛鴦眼穩仲家樓。冰壺小佔清涼界，似惹閒愁不是愁。

三人結就同心帶，且約花前飲玉杯。比似山陰亭子上，一家終日住樓臺。

樓上花枝笑獨眠，讓他華髮寫凌烟。三生留下相思債，死做鴛鴦不羨仙。

莫厭當杯酒入唇，鏡中雙照比肩人。多情慣惹無情罰，射影含沙計最神。

節序榮枯有變遷，等閒輸却賣花錢。世人那得知其故？錦瑟無端五十絃。

蒼鷹拏攫過籬籬，自己酸辛自己知。遙想伊人應念我，香蘭聚影勝新知。

都是生前墮劫人，豺狼反面易生嗔。權棲惡木相迤逗，不愧孫郎帳下身。

魔星降世難征討，壘土爲巢踞海疆。持鉞請纓將有待，龍蛇升降法陰陽。

怪底窮鱗起怒渦，寶船翻起葬鯨波。森嚴虎帳陳兵衛，野宿貔貅萬竈多。

手按龍泉搔白髮，欲飛長劒斬黿鼉。營前細柳藏飛鳥，三月楊花撲面多。

女蘿今作寄生枝，累我思他十二時。此夜孤鴻支漏苦，一般夫婦歎仳儀。

莫笑么麾難抗敵，驅除元武避勾陳。河清海晏兵戈洗，白刃叢中訪麗人。

前身今世兩茫茫，酒醒今宵何處也？烏雲低接陣雲香。

纔待歡娛病來矣，情場福分誰能並？却羨黃衣配紫衣。

三人小別一人歸。愛戀因由自忖量，胎中曾帶女兒香。

花贈，蟻蝨秦宮去採芳。天涯把做梅未卜他生合便休，

奴殢，重轉仙人白玉樓。眼穿腸斷爲牽牛。一枝花影將三尺？一縷香魂付使車。

饗士筵傾分袂酒，昇平聊且賦閒居。誰題落葉碑花命，一寸眉窩展未開。

樓上徘徊樓下立，數行家信萬金來。菴中短了桃西陲，與君今世說前生。（集本詞句）

三生石上睡曹騰，錦轍夫人別有城。淡月東升日

張三禮《空谷香序》

余守越州，獲交苕生太史，最稱契洽。太史歷落嶔崎，名山友教，跌宕于文章，氣誼間有不可一世之概。酒闌燈灺，意有所觸，輒縱筆取古今事作金元院本，以發揮其志趣。此《空谷香》傳奇，其一種也。余謂海內如顧、姚之事者，不知凡幾，不遇苕生，莫傳姓氏。今觀三十首，莞結纏綿，淋漓透豁，意則草蛇灰線，文則叠矩重規，語則白日青天，聲則晨鐘暮鼓。吾不知出于仙佛之炎炎皇皇耶，出于兒女子之喁喁于于、淒淒楚楚耶？抑出于苕生之諄諄懇懇、借存提命耶？問之苕生，不知也。苕生曰：「吾甫搦管時，若有不能遏抑者，洋洋浩浩，奔注筆端，乃一決而出焉！吾固不知孰爲仙佛？孰爲兒女子？而遂成吾《空谷香》之三十首矣！」予曰：「此有關風教之文也。亟授梓氏，使讀其曲者，共思其人云。」

又《桂林霜序》

國初，三孽鼎沸其間。殉保障而死職守，與夫合門同盡者，如繁星閃燦霄漢。汗簡昭垂，藏諸冊府，海內閭閻之人弗知也。若似茫茫古今，只此岳鵬舉、楊椒山輩數公撐持宇宙而已，不亦隘乎！苕生太史，氣和而性烈。每與談史事，目光射人，唏噓壯激，聲錚錚不可遏，齷齪之士輒避去，予弗敢厭也。今夏太史病瘧兩旬，既愈，出新詞一帙，笑謂曰：「此疢語也。盍覽之？」予讀于乙夜，乃知爲馬文毅合家殉廣西之難而作。揆勢揣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以至性寫奇人，故宜如是。予咏嘆之餘，嗚咽不能卒讀。而家人僮婢，咸倚壁拭涕，不勝悲哽。其所感又何摯歟！然特觀之紙上，誦之燈前耳。假使優孟寫生，聲容曲肖，其感發懲創之有裨于風教也，又可知矣。因勸亟付剞劂。俾文毅合門靈光浩氣，由斯普現大千也。豈非忠烈之所甚願乎！乾隆辛卯九秋，燕臺張三禮書于越州郡齋。

平聖臺《桂林霜題詞》

三孽雞連戡定難，煌煌褒鄂滿長安。偏將天末孤臣節，演出昇平百姓看。

一門兩世萃忠賢，厄運剛逢六十年。碧血輪囷照今古，須知惡死勝生天。

兒女牽衣遺遁時，儘教鐵漢淚如絲。誰知擊賊烏金鋪？駢僇雙雛不皺眉。

彙萃簪花費較讐，名姬寶墨最風流。丈夫辦得從容死，土室圍城亦雋遊。

全憑浩氣植綱常，寵養薨童盡國殤。檢點髑髏三十八，枝枝血染桂林霜。

人悲卞壺家全覆，時較文山死更遲。埋印藏衣皆國士，豈惟南八是男兒！

穴地孤兒捧玉棺，西臺遺客作祠官。神絃更唱公無渡，砭骨嚴霜六月寒。

聖世哀榮恩數稠，雙忠廟食炳千秋。史臣更爲開生面，付與當場菊部頭。

邊連寶《桂林霜題詞》（存目）

張塤石《冬青樹序》　文章爛漫易，老境難。老而乾瘠，非老也，老而健，老而腴。刊去枝葉，言無餘賸，此爲老境。非少年學人、才人所可幾及也。心餘先生所撰院本，如《空谷香》、《桂林霜》、《臨川夢》若干種，流播藝苑，家豔其書。而《冬青樹》一種，最後出。其時落葉打牕，風雨蕭寂，三日而成此書。以文山疊山爲經，以趙王孫、汪水雲幕府諸參軍及一切遺民爲緯，采掇既廣，感激亦切。振筆而書，褒貶各見。此良史之三長，略具於此。而韻如鐵鑄，文成花粲。此先生老境之文如此。子由序東坡和陶，謂無老人衰憊之氣者，有如是也。予交先生時，年未及三十。其後爲翰林，名益高，文益奇。而諸子皆能讀父書，取科目，俾先生淡泊榮利，爲風雅中之巨擘焉。烏虖！天之待先生不爲薄也。此書成，首以視予。予考文山坐卧一小樓，三年足不履地，此見正史，而有不足信者。《指南後錄》有《五月十七夜大雨歌》、《築房子歌》、《七月二日大雨歌》諸詩，咸道狴犴之苦，沮洳溼毒。自兵馬司移宮籍監，稍爽塏，旋還所司，械項縶足麥述丁，幷收公棋奕，筆墨書卷。則所謂小樓者，絕無其地。先生塡詞曰：「天涯靜度如年日，樓中頻和少陵詩。」此蓋沿於正史也。此書院《勘獄》一劇，餘皆實錄。故附書所知，以復於先生云爾。乾隆辛丑中秋後二日丁亥，吳郡張塤石公序。

同治《續纂揚州府志》卷一五　主講安定書院。工南北曲。馬曰琯延士銓于玲瓏山館。所塡院本，朝綴筆翰，夕登氈毹。揚人盛傳其風流文采云。

《詞餘叢話》卷二　《藏園九種》，爲乾隆時一大著作，專以性靈爲宗。具史官才、學、識之長，兼畫家皴、瘦、透之妙，洋洋灑灑，筆無停機。乍讀之，幾疑發洩無餘，似少餘味；究竟無語不鍊，無意不新，無調不諧，無韻不響。虎步龍驤，仍復周規折矩，非覺西、笠翁所敢望其肩背。其詩之盛唐乎？《空谷香》、《香祖樓》兩種，夢蘭、若蘭同一淑女也，孫虎、李蚓同一繼父也，吳公子、扈將軍同一樊籠也，紅絲、高駕同一介紹也，成君美、裴畹同一故人也，姚、李兩小婦同一短命也，王、曾兩大婦同一賢媛也，各爲小傳，尚且難免雷同，作者偏從同處見異，夢蘭啓口便烈，若蘭啓口便恨，孫虎之愚，李蚓之狡，吳公子之戇，扈將軍之俠，紅絲之忠，高駕之智，王夫人則以賢御下，曾夫人則因愛生憐。此外如成、裴諸君，各有性情，各分口吻。無他，由於審題眞，措辭確也。兩種均有《混江龍》長調：一則就情字生議，經史皆成注脚，引商刻羽，居然蘇海韓潮；一則醜詆鹺商，即《牡丹亭》所謂「紙銅錢夜市揚州界」也。《香祖樓》云：【略】。《空谷香》云：【略】香山《琵琶行》，不過自寫其淪落耳。《青衫記》以香山曾妮此伎，送客時始得重見，納爲箑室，命意遺辭，齷齪可鄙。苕生先生嘗客揚州，偶見是劇，遂別塡《四絃秋》院本，七日而成。就本詩布局，組織香山本傳、憲宗時事，絕無添設，自具波瀾，洵足洗《青衫記》之陋。《送客》一齣，老伎口吻宛然。近日旗亭，惟此齣傳唱更夥。

梁廷枏《曲話》卷三　蔣心餘太史（士銓）九種曲，吐屬清婉，自是詩人本色。不以矜才，使氣爲能，故近數十年作者，亦無以尚之。其至離奇變幻者，莫如《臨川夢》，竟使若士先生身入夢境，與四夢中人一一相見。請君入甕，想入非非；娓娓清言，猶餘技也。《桂林霜》、《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四種，皆有功名教之言。忠魂烈魄，一入腕中，覺滿紙颯颯，尚餘生氣。《香祖樓》、《空谷香》兩種，於同中見異，最難下筆。蓋夢蘭與淑蘭皆淑女也，孫虎與李蚓皆繼父也，吳公子與扈將軍皆樊籠也，紅絲、高駕皆介紹也，成君、裴畹皆故人也，且小婦皆薄命而大婦皆賢淑也，使出自俗筆，難免雷同，乃合觀兩劇，非惟不犯重複，且各極其錯綜變化之妙，故稱神技。《四絃秋》因《青衫記》之陋，特創新編，順次成章，不加渲染，而情詞悽切，言足感人，幾令讀者盡如江州司馬之淚濕青衫也。《雪中人》一劇，寫吳六奇，頰上添毫，栩栩欲活；以《花交》折結束通部，更見匠心獨巧。心餘強袁子才觀其所撰曲，曰：「先生只當小病一場，寵賜披覽。」袁不得已，觀之。次日問：「可有得意處否？」袁曰：「『任爾忒聰明，猜不出天情性』，惟兩語極佳耳！」心餘笑曰：「畢竟先生是詩人，非曲客。『造物豈憑翻覆手？窺天難用揣摩心。』此商寶意《聞雷詩》，爲予曲之藍本也。」乾隆十六年，恭逢皇太后萬壽，江西紳民遠祝純嘏雜劇四種，亦心餘手編。第一種曰《康衢樂》，第二種曰《忉利天》，第三種曰《長生籙》，第四種曰《昇平瑞》。徵引宏富，巧切絕倫，倘使登之明堂，定爲承平雅奏，不僅里巷風謠已也。

夏世堂《盂蘭夢跋》　今之言傳奇者，必曰《四夢》。然說夢難，夢中說夢尤難。余爲藏園壻，嘗見清容居士作九種曲。《香祖樓》、《空谷香》皆本離魂而作。竊謂臨川以生爲夢，以死爲醒；清容又以生爲死，以醒爲夢。是於脫胎中換形也。第選事製局，不限篇幅。可以消納，則安頓不難；可以粧點，則呼應不難。且以閒人爲他人證夢，後人爲前人譜夢，則可以憑空結撰，而

排場局面皆不難。僕恨人也，雅愛說夢。生平所見，至《盂蘭夢》而止矣。

盧冀野《紅雪樓逸稿序》 余二姑母適鉛山蔣氏。姑丈紹白先生，心餘太史之曾孫也。以是余兒時得讀《忠雅堂詩文集》、《紅雪樓九種曲》，心好《四絃秋》雜劇。既肄業南雍，究心爨弄，知清曲之有太史，猶詩之有漁洋、竹垞，文之有望溪、姬傳也。

分論

《咂酒爲周海山作古詩》 莫友芝《蘆酒三首・自跋》：近蔣士銓《忠雅堂集》有《咂酒爲周海山作》古詩，詠燒飲釀，罕譬頗詳。

《臺灣賞番圖爲李西華（友棠）黃門作》 《臺灣詩乘》卷二：鉛山蔣心餘太史有《臺灣賞番圖》，爲李西華黃門作。【略】西華名友棠，號適園，江西臨川人。乾隆二十一年，以刑科給事中任巡臺御史。唯是詩所引，多屬《臺灣府志》所載，間有錯誤，如竊花、磔犬、擁蓋均漢俗。然洋洋灑灑，成一巨製，亦可作番俗考讀也。

《題南史》 《筱園詩話》卷三：蔣士銓《題南史》云：「半壁銷沈霸業荒，髑髏腥帶粉脂香。皇天好殺非無故，亂世多才定不祥。六代文章藏虎豹，百年花月化鴛鴦。南朝幾片風流地？酒色乾坤戰馬場。」【略】屬蓋代名篇，懷古詩中卓然可傳之筆，學者所當熟玩而以爲法者也。

《賀新涼・明餘杭知縣府谷蘇公萬元殉節哀詞》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咏事之詞，有通闋述其事而美刺自見者，有上半闋述其事、下半闋或議論或贊嘆者，其法皆與古文家紀傳相通。至於咏節義，述忠孝，則剛健婀娜之筆，婉轉慷慨之情，四者缺一，難免負題。余最愛心餘《明餘杭知縣府谷蘇公萬元殉節詞・賀新涼》云：【略】。廉頑立懦，端推此種。遇龍，字德水，亦風雅士，嘗刻元葉子奇草木行於世。

《沁園春》二首 《詩緣樵說拾遺》卷五：蔣藏園《銅弦詞》中有《沁園春》二闋，戲咏北方有蟲名哥哥者，人多忽之，予喜其新穎，【略】。首諧聲，次象形，洵極才人之能事矣！《清詞玉屑》卷一〇：斗蟋之戲【略】，其風南北俱盛。而北俗則兼蓄蟈蟈，即《月令》之螻蟈，夏秋間街頭喚賣，筠籠貯之，鳴聲聒聒。善蓄者，及冬置葫蘆中，藏懷取暖，可以過臘【略】。蔣心餘謂北方有蟲名哥哥，以葦籠貯之，其聲與哥哥同，故名。實即蟈蟈音訛，心餘未及細考。其詞爲《沁園春》【略】。竟全切哥哥，可謂無中生有。

《賀新涼・廿八歲初度日感懷，時客青州》 《白雨齋詞話》卷四：《銅弦詞》惟【略】廿八歲初度」兩章爲全集完善之作。【略】「十載中鈞吞不下，趁波濤、忍住喉間鯁。嘔不出，漸成癭。」激昂嗚咽，天地爲之變色。《雲韶集》卷二：悲愴嗚咽，滿紙秋聲，天地爲之動色。以醒爲夢，以夢爲醒，現身說法，勝讀如來幾卷經。

《臨川夢・隱奸賊出場詩》 《清稗類鈔・譏諷類》：蔣心餘《臨川夢・隱奸》一折，寫陳眉公上場，有一七律，調笑眉公，謔而近於虐矣。【略】論者謂心餘譏仲醇太過，不知心餘乃借仲醇以誚袁子才耳！所云年未四十，焚棄儒冠，自稱高隱，試思仲醇何曾不應科舉？實即趙雲崧控詞之先聲也。

傳記

王昶《翰林院編修蔣君士銓墓誌銘》 乾隆十九年，余會試在京師，以通家子得謁總憲金檜門先生，時鉛山蔣君士銓，先生門下士也，以能詩鳴，故詩酒之會無不共之。迄今忽忽三十餘年，其閒離合無定，而郢石之知罕有逾於君者。自先生下世二十餘年，君又繼之，所謂臣之質死久矣！於是，其子知廉等以狀來乞爲幽窆之銘，余其忍辭？按狀：君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祖承榮，父堅，皆不仕。君生四歲，母鍾宜人授以四子書及唐人詩，一過不忘。清江楊勤恪公異之，待以國士。從父至山西，讀鳳臺王氏藏書，學益富。年二十二，檜門先生督江西學政，拔補縣學生，以「孤鳳凰」稱之。十二年中丁卯科鄉試。十九年考授內閣中書舍人。二十二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余亦召試爲中書舍人，故與君之交益密。二十五年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官。二十七年又偕余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明年，奉母南歸，居金陵久之。浙江巡撫請主紹興蕺山書院，凡五載。兩淮鹽運使復請主揚州安定講席，奉母以行。四十年，鍾宜人歿。服終入京，充國史館纂修官。尋患風痺，時淹卧牀第間。四十四年，余請假還朝，往候之，君笑曰：「已作習鑿齒矣！」談笑間，目光猶炯炯也。四十六年，復病歸南昌，至

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一。君生、歿之日皆無雨而雷風，故世以爲異云。子七：長知廉，拔貢生，充四庫館謄錄；次知節，舉人；次知讓，召試賜舉人；次知白、知重、知簡、知約，皆幼。生平著《藏園詩文集》若干卷，存於家。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從容謦笑，繼以諧謔，而甄錄寒畯，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填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當其搖毫擲簡，意緒觸發，如雷奮地，如風抉土，如熊咆虎嘯，鯨呿鼇擲，山負海涵，莫可窮詰。故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而論君之詩，以五七言古詩爲極則。君與禮部尚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上賜詩嘗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今彭君置身華要，而君官不過七品，往蹇來反，卒纏綿于惡疾。歐陽子曰：「士患不逢時，時逢矣！患人主之不知，知矣！而不用者，命也。」如君洵可謂之命矣。五十二年某月日知廉等葬君於某縣之某鄉，乃作銘曰：維遇之嘗，繄才之豐。非惟才豐，志行攸崇。抉幽發潛，扶孝植忠。何登朝著，疢疾乃叢。有山崇崇，有水淙淙。曰歸斯邱，馬鬣以封。凌雲之氣，閟于幽宮。發爲詩歌，翻蜺走虹。如有不信，驗此雷風。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苕生，號清容。江西鉛山人。乾隆丁丑進士，官編修，與彭尚書同鄉、同官，上賜詩有「江右兩名士」之目。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博通淹雅，善詩古文辭。詩與袁簡齋、趙甌北稱「袁蔣趙」，有《忠雅堂集》。兼工南北曲，有《雪中人》等傳奇九種。

道光《南昌縣志》卷二三　父客遊南昌，贅於鍾氏，後復挈眷遊楚、晉。士銓有夙慧，七歲能詩，所至傾倒。《隨父自晉歸南昌》詩有「一雁先秋別玉門」之句，傳誦江城，人呼爲「玉門才子」。與南昌楊垕、武寧江軾、南豐趙由儀文酒唱酬，時稱「四傑」。學使金德瑛試廣信，閱其試古卷，亟拔之。評曰：「啾喧百鳥羣，見此孤鳳凰。老夫得此，喜而不寐。」乾隆丁卯舉人，授內閣中書。丁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取第一，授編修。海內知名士以詩文請者，殆無虛日。士銓學行純粹，家無餘儲，而急人患苦若身受然。耿介自守，雖權貴不能干以私。奉母假旋，構宅進賢門外，未至而聘主、講、序者踵接於門。歷主揚州安定書院、紹興戢山書院院長，受學者多爲通儒。母沒，奉葬鉛山。服闋，補原官，保御史，未擢，而得風痹症，旋養痾歸南昌，卒。士銓於詩文外，填詞十種，皆激於義，被之聲歌，不作淫褻語。其《題愍烈記》詩曰：「安肯輕提南董筆，替人兒女寫相思。」識者謂可與玉茗相頡頏。

同治《鉛山縣志》卷一五　字心餘，一字苕生，號定甫。西關石磐渡人。家故貧，生有異徵。甫四歲，母鍾氏斷竹片爲波磔，攢簇成字教之。授四子書及唐賢詩，過目輒不忘。稍長爲文，嗜吟詠。父固豪士，喜幕遊。十一歲，父縛之馬上遊太行，遍歷齊、魯、燕、趙間。至鳳台，讀王氏藏書，學益淵博。詩文操筆立就，洋洋灑灑，濤湧雲驅，待以國士。既而殿撰金德瑛視學江右，得其卷，奇之，拔補弟子員，稱爲「孤鳳凰」。明年，食餼舉於鄉。自是屢從使車遊，得遍交海內知名士。甲戌，考授內閣中書。丁丑，成進士，改庶吉。庚辰，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纂修。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尋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當是時，士銓名震京師，各公卿爭以識面爲快，有顯宦某欲羅致之，士銓意不屑，自以方枘入圓鑿，恐不合，且得禍。且得禍。鍾太安人亦不樂俯仰黃塵中，遂奉命南旋，繪《泊舟安穩圖》，遍徵題詠焉。士銓既已撥棹而南，至白下，僦屋以居。未幾，應浙撫之聘，主講戢山書院有年。應運使之聘，主講安定書院者有年。暇則窮探奇勝，憑弔古今，凡遇可駭可愕、可泣可歌之情狀，一一皆筆之於詩，以發其抑塞磊落之蘊蓄。而南昌、鉛山爲先人廬墓所在，間輒一來，來則必視其地，所有事竭力爲之。如表婁賢妃墓，瘞北蘭寺久厝棺，修鉛山凌雪塔，建試院，築蕉溪壩，請移官湖坊以資彈壓，其爲功桑梓甚鉅，留墨亦最多。久之，遂移歸南昌，築藏園，奉母居其中。母尋卒。先是，裘文達公曰修以士銓與彭公元瑞之才薦於朝，故純皇帝賜詩有「江右兩名士」之目。時士銓在籍也。服闋，感上知，入京供職，充國史纂修，記名御史。尋患風痹，乃乞歸。自是不復出。生平志節懍懍，與人交，肝膽披露，趨急闡微如不及。【略】惜才豐遇嗇，以病歸；歸三年遽卒，年六十有一。是日無雲而雷，與生時同，異矣。子七人，其最著者另有傳。孫曾繼，簪纓勿替，益信明德之後必有人云。

《文獻徵存錄》卷六（存目）

同治《餘干縣志》卷一三　字心餘，鉛山人。父遊幕，僑居餘干、瑞洪，生士銓。少負詩名，與段澹湖、汪虛谷友善。著《忠雅堂集》，有《汪孝子》詩。始籍餘干，後歸鉛山。乾隆朝登進士第，內閣撰文中書。

《清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蔣士銓傳》（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蔣士銓，字心餘，一字新恩，號清容，又號苕生。江西鉛山人，散館授編修。著有《忠雅堂集》。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卷一　余甲戌春，往揚州，過宏濟寺，見題壁云：「隨着鐘聲入楚宮，憑誰一喝耳雙聾？桨欐不解無言旨，孤負拈花一笑中。」「山水爭留文字緣，脚跟猶帶九州烟。現身莫問三生事，我到人間廿四年。」末無姓名，但著「苕生」二字。余錄其詩，歸訪年餘。熊滌齋先生告以苕生姓蔣，名士銓，江西才子也。且爲通其意。苕生乃寄余詩云：「鴻爪春泥迹偶存，三生文字繫精魂。神交豈但同傾蓋？知己從來勝感恩。」已而入丁丑翰林，假歸，僑寓金陵，與余交好。

又卷八　錢文端公庚午典江西試。寫榜吏陳亘儒鬚髯如雪，求公贈手迹爲榮。自陳年七十，手寫文武試三十二榜。公贈詩云：「桂籍憑伊腕力傳，白頭從事地行仙。自言作吏中書省，曾侍朱衣四十年。」十月，復寫武榜。解首則其孫騰蛟也。名初唱，掀髯一笑，筆墮于地。中丞阿公喜極，遣牙校馳箋，索藩司彭公家屏贈詩。彭方有劇務，幕中客擬數首，不稱公意。遣吏飛馬請蔣苕生來。蔣方與友飲酒肆，戀不肯行。吏敦促至再，扶鞭上馬，比至，則促召之使已四輩矣！彭公遽起，告以中丞索詩之使，立馬簷下。蔣笑曰：「某不知公有此急也。」濡筆立題一絕云：「榜頭題處笑開眉，六十年來髻若絲。官燭兩行人第一，夜闌回憶抱孫時。」彭公得詩狂喜，復酌苕生，送輕紗四端。苕生太夫人鍾氏，名令嘉，晚號甘荼老人；生心餘，四歲，即斷竹絲作波磔，教之識字。嘗登太行山云：「絕磴馬蕭蕭，羣峯氣勢驕。蒼雲橫上黨，寒色滿中條。極目河如帶，攔車雪未消。龍門劃諸水，禹力萬年昭。」乙酉歲，心餘奉母出都，畫《歸舟安穩圖》，一時名公卿，題滿卷中。尹文端公謂余曰：「此卷中無佳作；惟太夫人自題七章、陸健男太史四首，足傳也。」惜未抄錄。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蔣心餘與其同年彭芸楣，皆江西人，一時才名並稱。彭性奸巧，有口才，又善事當道，遂置身協辦。蔣性恃才驕物，又爲彭嫉，郁郁不起。

《湖海詩傳》卷二一　蔣士銓，字心餘，號苕生。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集》。（選二十九首）【略】錢香樹尚書、金檜門總憲、先後督學西江，皆待以國士，故生平誦法不衰。裘文達公曰修嘗以君與彭司空元瑞並薦上前，故御製詩有「江西兩名士」之目。然司空久直西清，洊登鼎軸，而君卒以編修終，非所謂數奇者耶？

李寶嘉《南亭詞話》　蔣心餘少年時，在鄂西林座中，咏黃鶯兒偷花一闋，傳誦於時。人因以「黃鶯探花」呼之。偶至揚州，游於妓館，有一校書名薔香者，諦視心餘曰：「此黃鶯探花也。」蔣驚問之，校書復誦其詞曰：「相似不相識，嘗盡孤眠滋味。」又曰：「舍不得卿卿，行不得哥哥。怎奈如何？」蔣忽起立，握其手大笑曰：「此不減『黃河遠上白雲間』也。」舉杯痛飲，不覺大醉。醒則校書侍其側也。忽問蔣曰：「探花郎知儂意否？」蔣曰：「可不言喻矣！」校書曰：「君勿落下乘禪也。」言已，出繡巾一幅，中裹玉柄團扇，垂淚謂心餘曰：「願題詩爲儂吐氣。」心餘曰：「孰奚落卿者？」校書復自枕函中，取出一紙，則袁簡齋詩也。心餘遂題一詩曰：「黃鶯小小探花來，揀得薔薇帶雨開。銜到金鈴枝上挂，一鳴飛轉入蓬萊。」題罷，薔香拜謝曰：「一首詩抵得上十萬金鈴矣！」蔣流連數日而去。薔香之名，因是復噪。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引《小倉山房集》　蔣士銓，字心餘，號苕生，江西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集》。君天稟英絕，有覽輒記。丁卯舉于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大府聘爲戡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上恩入都，京察一等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

又　君秀眉長身，兩眸子奕奕如電。在戡山時，越中三江閘日久堙廢，君力請于大府，借帑辦治，曰：「事雖非山長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焉！」有駱生者，負鹽課客死，君連夜作十三札，飛遞嶺南，俾其孀孤扶

六櫬歸。

又　裘文達公在上前薦君與彭公爲江右兩名士，以故上賜彭公詩幷及君。

又　君晚年雖病廢，而神明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君天稟英絕，有覽輒記。丁卯舉于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散館第一。居官八年。乞假養母，大府聘爲蔵山、崇文、安定三書院山長。會少宰彭公元瑞召見，天子問蔣某何在，彭以渠母老對。及太宜人薨，君感所居藏園水木明瑟，五子七孫穿花繞膝。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君生時亦然。

又引《春融堂集》　君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從容讌笑，繼以諧謔。而甄錄寒畯，激揚忠義，有古烈士之風。博通淹雅，自古文辭及塡詞、度曲，無所不工。而最擅場者，莫如詩。論詩於當代以君爲首。君與禮部尚書彭君元瑞生同鄉，成進士同年，又同官翰林。上賜詩，嘗有「江右兩名士」之目。乾隆五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卒，年六十有一。

朱克敬《儒林瑣記》　蔣士銓，字心餘。江西鉛山人。性峭直，不苟隨時。由進士官編修。以剛介爲和珅所抑。是時天子方向文學，文人宿儒，咸獲登進。士銓才名甚著，官京師八年，獨無所遇，乃告歸。久之，上問彭元瑞：「蔣士銓，江西才子，今何在？」士銓感上知，因復入都。居數年，仍無所遇，以母老乞歸，教授終焉！士銓工爲詩，與袁枚齊名。其詩沈苦而出，堅卓雄勁。當時名不及枚，身後學者師效轉多，至今不替。

《思益堂日札》卷六　蔣心餘將查初白全集痛加詆斥，謂是山歌村唱。蔣評無刻本，予有一冊，是蔣手書。

作品本事

《蔡葛山(新)司寇澄懷八友圖二首》《清稗類鈔・師友類》：乾隆時，上齋內直諸臣嘗繪《澄園八友圖》。主之者漳浦蔡文恭公新，凡七人，則陳尚書德華，程文恭公景伊，張文恪公泰開，觀總憲保，二周學士長發、玉章，梁少詹錫嶼也。汪文端公由敦、秦文恭公蕙田作記，武進劉文定公綸作長歌，鉛山蔣侍御士銓代涂少空逢震作二律，中有云：「地臨海淀兼三島，人異淮南正八公。」

《偕袁簡齋前輩登清涼山》《隨園詩話》卷一〇：蔣心餘太史居金陵時，除夕，夢與余登清涼山，得句云：「三春花鳥空陳迹，六代江山兩寓公。」聞山寺鐘鳴，擲筆而寤。

《童二樹(鈺)畫梅詩》《冷廬雜識》卷六：童二樹畫梅，少粉本，時於月下濡翰，縱橫欹側，皆成妙畫，故所繪無一復者。鉛山蔣心餘太史士銓，見童畫梅，寄以詩云：「我不識君見君畫，每對梅花身下拜。」幼時，友人劉鳳岡，夢童化爲梅二樹，因以爲號。

又《蘆露盦雜記》卷三：童二樹先生六歲時題蔵山壁云：「綠樹雙橋掛，青天一塔垂。」郡守見之稱神童。而屢躓童試。浸尋至三十，學使某公重其名，必欲錄之。二樹將入場，忽暴下劇甚，不能舉步，某公遲之，日高未至，遂扃門，而二樹疾頓止。於是絕意進取。故蔣苕生題二樹《寫梅歌》有「神慳鬼吝一青衿」之句。噫，當時鼎甲諸公多已泯泯如草亡木卒，奚論其次。童先生以詩畫名海內，至今炳然，豈冷淡生涯雖足以傳世，而不敵此一衿乎？則其故不易知矣！

《江西新昌典史諸公死事詩》　鄭梁《諸典史士英傳》：甲寅閩變，吾浙河以東死事者兩人，紹興則諸文水，寧波則陳吉人也。文水者，江西新昌縣典史也。【略】會閩叛，袁之萍鄉有朱毓吾、揭玉卿者乘亂嘯聚。毓吾伏誅，其弟永盛復聯蕭鳴、曾嘉印等別爲一部，奉撫州無賴子李甲爲軍師，假筮卜以大言惑衆，勢遂猖獗。甲寅九月，新昌之鄰邑萬載破，文水念典史職捕盜，乃團結鄉勇爲戰守計。一日，出方塘簡閱，而土寇蔡用、盧景岱者，忽合朱、揭二賊來破城。當是時，知縣出走。文水卒聞城陷，率衆急攻，力竭被執，遂不屈而死。賊退，督撫以其事上聞，詔贈寧國宣城主簿，予祭如例。初，文水被執，賊無害文水意。文水瞋曰：「我典史也，義不汝降。幸殺我，毋殺百姓！」賊有義之者，命左右具冠帶進，啗以美官。文水不受，輒大罵。賊怒，囚之獄，箠楚交下，並逮其妻女至前，曰：「不降，且盡殺！」文水不爲動。家人勸詭降緩禍，文水叱曰：「死，吾分也。雖家有老母，既服官，不遑顧矣！矧妻孥又奚爲者！」賊知終不可奪，縛獻其魁。其魁慰諭至再，文水引頸大呼曰：「殺即殺耳！何多言？」於是遇害。文水名士英，本漢武侯之後，覆姓諸葛，世俗省文，呼爲諸。文水，其字也。【略】妻傅氏，子應圻。當文水遇害時，年四十九矣，而應圻生甫旬日。傅氏抱其孤伏尸哭，竟三晝夜不絕聲。賊去，始得具斂。比棺歸，八旬之母一慟而絕，其慘若

此！然而文水絕命之詩則曰：「捐軀報國恩，留名不負親。」

《賀新涼・南昌判官程十七北涯浮香精舍小飲，酒闌，口占雜記》之三

《清詞玉屑》卷七：程北涯，嫻詞曲，爲南昌倅。《藏園樂府》多由校定。有姬趙蘭徵，亦能詩詞，綺年玉折，北涯深悼之。後廿餘日，其夫人將產，北涯與友人露坐玩月，見姬魂冉冉自外至，直入夫人寢所，遂報生子。甫七日而殤，姬復見夢曰：「本非樂生者，聊歸慰家人耳。」北涯爲譜《再生緣》樂府。一日，心餘過其浮香精舍，夜飲酒闌，賦《賀新涼》數闋，中一闋【略】即記其事。

《雪中人》

《劇說》卷四：鈕玉樵記吳六奇將軍事云：海寧查孝廉培繼，字伊璜，家居，歲暮命酒獨酌。一丐者避雪廡下，強直而立，孝廉異之，呼入坐而問曰：「我聞街市間有手不曳杖，口若銜枚，敝衣裸腹而無寒餓之色，□人皆稱爲『鐵丐』者，是汝耶？」曰：「是也。」「能飲乎？」曰：「能。」傾甌與飲，立盡。又盡三十餘甌，無醉容。查醉，丐出仍宿廡下。孝廉酒醒，謂家人曰：「鐵丐衣藍縷，何以禦寒？亟以我絮袍與之。」丐披袍去，亦不求見致謝。明年，孝廉寄寓杭之長明寺，遇前丐於放鶴亭側，露肘跣足，昂首獨行。詢以舊袍，曰：「已質付酒家矣！」孝廉奇其言。問：「曾讀書識字否？」曰：「不讀書識字，不至爲丐也。」孝廉悚然心動，薰沐而衣履之。詮其姓氏里居，丐曰：「僕系出延陵，心儀曲逆，家居粵海，名曰六奇。祗以早失父兄，性好博進，遂到落拓江湖，流轉至此。因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斯？敢以爲污！不謂獲遘明公，賞於風塵之外。僕雖非淮陰少年，然一飯之惠，其敢忘乎？」孝廉亟起而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傑。以酒友目吳生，失吳生矣。」盤桓累月，贈以資，遣歸粵東。六奇世居潮州，爲吳觀察道夫之後。略涉詩書。寄身郵卒，於關河形勝，無不諳熟。維時天下初定，王師由浙入廣，六奇請見主帥，備陳：「粵中形勢，傳檄可定。奇有義結兄弟三十人，擁衆據土。請假游劄三十道，先往馳諭。近降遠應，不踰月而破竹之形成矣！」如其言行之，粵地悉平。由是征閩、討蜀，屢立奇功，數年之間位至通省水陸提督。康熙初，開府循州，即遣牙將持三千金存孝廉家，奉書幣致孝廉來粵。供帳舟輿，俱極腆備。將度梅嶺，吳公子已迎候道左，執禮甚恭。樓船簫鼓，由胥江順流而南。凡轄下文武僚屬，無不願見查先生。去州城二十里，吳躬自出迎。至府，則蒲伏泥首，自稱：「昔年賤丐，非遇先生，何有今日？」居一載。軍事傍午，凡得查先生一言，無不立應。義取之貲，幾至鉅萬。先是，苕中富人莊廷鉞購得朱相國《史概》，博求三吳名士增益修飾，刊行於世。前列參閱姓氏十餘人，以孝廉夙負重名，亦借列焉。未幾，私史禍發，凡有事於是書者，俱置極典。吳力爲孝廉奏辨，得免。孝廉嗣後益放情詩酒，盡出橐中金，買美鬢十二，教之歌舞。夫人亦妙解音律，親爲家伎拍板，正其曲誤。以此查氏女樂，遂爲浙中名部。孝廉之在幕府也，園林極勝。中有英石峯一座，高可二丈許，嵌空玲瓏，若出鬼製，孝廉極所心賞，題曰「縐雲」。閱旬往視，忽失此石，則已命載巨艦送至孝廉家矣。鉛山蔣清容太史本此作《雪中人》傳奇。江都張山來云：「聞將軍乞食時，好以荻莖於地上判某日及草『封』字。」《雪中人》第二齣，吳云：「幾日不曾演習判字，待我在雪地上試寫一回。」本此。蔣太史又有《桂林霜》、《空谷香》、《香祖樓》、《四弦秋》、《一片石》、《第二碑》、《冬青樹》、《臨川夢》諸劇。

著録

盧冀野《紅雪樓逸稿序》

初，紹白先生爲言：「先太史所作曲不止九種，亦未盡刊入弦編。庚從宦四方，久離鄉井，使他日言歸，當攜以示君。」忽忽十餘年，姑母與姑丈先後下世。每念前言，輒爲泫然。故不及科太史之遺稿，余終能見之也。昨歲校曲涵芬樓，大內曲本，頗多祝頌之篇。知太史舊有《康衢樂》，爲高宗南巡接駕作，世多鈔本。不知尚有《廬山會》一種，觀其詞藻，似獻與王氏者，而王氏又必江右人。太史桑梓之念甚殷。九種中曾有《一片石》、《第二碑》二劇，皆記婁妃事。又不知更有《採樵圖》，視二劇尤詳。而《采石磯》一本，作者隱以太白自寓，置諸前九種，有過無不及。余何幸而得挲摩太史手澤，燈窗點勘，不覺欣然自喜矣。惜乎紹白丈已作古人，不得一詢昔日之所言，果此三種否耳。竹莊蔣師遠道錄示，誼可感也。原本注明江鶴亭、羅兩峰校正，今仍之。乙亥十月，盧前冀野父書於飲虹簃。

同治《廣信府志》卷一一

《忠雅堂文集》、《忠雅堂詩集》、《忠雅堂九種填詞》、《銅絃詞》。

《清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著《忠雅堂文集》十六卷、《詩集》三十卷、《銅絃詞》二卷，塡詞九種。

《清史列傳・蔣士銓傳》著有《忠雅堂文集》十二卷、《詩集》二十七卷、《銅弦詞》二卷。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一一　《忠雅堂詩集》三十卷、《文集》十二卷、《評選四六法海》八卷。

光緒《江西通志》卷一一二　《銅絃詞》一卷。

王國維《曲錄》卷三　《四弦秋》一本、《一片石》一本、《忉利天》一本，右三種國朝蔣士銓撰。士銓字清容，一字心餘，號苕生，鉛山人，官翰林院編修。

又卷五　《雪中人》一本、《香祖樓》一本、《臨川夢》一本、《桂林霜》一本、《冬青樹》一本，右六種國朝蔣士銓撰。

藝文

趙翼《送蔣心餘編修南歸》敏捷詩如馬脫銜，才高翻致謗難緘。（有聞之於掌院者，故云。）春歸織錦新花樣，老疊登場舊舞衫。過眼恩讎收短劍，隨身衣食有長鑱。歸途笑聽檣烏響，安穩春流一布帆。

經年不晤自情親，冷暖場中兩故人。世謂灌夫能罵座，我援瀧吏勸書紳。離筵一別眞如雨，浪跡重逢定幾春？更憶同時二張子，（吟薇、廉船皆因君交於余。）近來也復少音塵。

又《聞心餘京邸病風却寄》江湖十載隱漁簑，重入詞垣髻已皤。只擬老當嘗蔗美，誰知上有積薪多。遷官階淺思烏府，（君歸養十餘年，及再入詞館，則資俸已在後輩之後，乃保送御史，已蒙上記名。）過客門稀感雀羅。天末相思那得見，翻君舊稿一吟哦。

跋扈詞場萬敵摧，如何乃築避風臺。少貪酒色終償債，老訂詩文幸滿堆。木有文章原是病，石能言語果爲災。可憐我亦拘攣臂，千里相望兩廢材。

又《心餘詩已刻於京師謝蘊山觀察覓以寄示展閱累日爲題三律》邢尹同時要比妍，今朝得睹豹斑全。死疑靈運先成佛，生本青蓮是謫仙。才大已推談忠說孝，香象渡，名高久壓野狐禪。凌雲意氣談天口，彷彿音容尚眼前。氣崚嶒，卅卷詩詞了此身。於世僅增倉一粒，斯人已轂駑千鈞。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盧大有人。太息儒冠眞自誤，可憐無補費精神。

蓋棺難更句雕搜，後死應堪勝一籌。歎我亦將成弩末，比君仍未進竿頭。生前遊跡餘鴻爪，老去名心付貉邱。詩草兩家俱在世，不知他日孰長留。

又《子才書來驚聞心餘之訃詩以哭之》斯人遂已隔重泉，腸斷袁安一幅箋。預乞碑銘如待死，久淹床笫本長眠。（君中風病卧已數年，去冬子才過江西，君預囑爲其墓誌。）貧官身後惟千卷，名士人間值幾錢。

磨鏡欲尋悲路阻，茫茫烟樹哭江天。書生不過稻粱謀，磨蝎身偏願莫酬。忽漫焚魚辭薊闕，也曾騎鶴到揚州。屢移家去無黔突，（君去官時，先買宅金陵。後掌教山陰、揚州，皆攜家住。晚又卜居南昌。）再出山來已白頭。何限世間陽翟賈，傲人足穀與多牛。

十年館閣每隨行，角逐名場兩弟兄。可畏隱然如敵國，所當何處有堅城。久將身入千秋看，如此才應幾代生。我痛自關人物謝，區區豈特故交情！

陸繼輅《題蔣心餘先生四弦秋樂府》苦竹黃蘆又幾秋？青衫長汝淚痕浮。琵琶一曲怨怒罷，愁絕婦人上水舟。

雜録

《隨園詩話》卷一　人稱才大者，如萬里黃河，與泥沙俱下。余以爲：此粗才，非大才也。大才如海水接天，波濤浴日，所見皆金銀宮闕、奇花異草，安得有泥沙污人眼界耶？或曰：「詩有大家，有名家。大家不嫌龐雜，名家必選字酌句。」余道：「作者自命當作名家，而使後人置我於大家之中，不可自命爲大家，而轉使後人屏我於名家之外。」常規蔣心餘太史云：「君切莫老手頹唐，才人膽大也。」心餘以爲然。

又　某孝廉有句云：「立誓乾坤不受恩。」蓋自矜風骨也。余不以爲然，寄書規之，云：「人在世間，如何能不受人恩？古人如陶靖節之高，而以乞一頓食，至於冥報相貽。杜少陵以稷、契自許，而感孫宰存卹，至於願結弟昆。范文正公是何等人？而以晏公一薦故，終身執門生之禮。蓋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聖人之所不諱也。」若商寶意太史之詩則不然，曰：「名心未了

難遺世，晚景無多怕受恩。」蔣苕生太史之詩亦不然，曰：「不是微禽敢辭惠，只愁無處覓金環。」此皆不立身分，而身分彌高。

又卷六　苕生攜婦遊攝山，余寄詩調之。苕生答云：「樵夫汲婦互穿雲，老佛低眉苦不分。客路偶然攜眷屬，遊踪未必感星文。漫勞史筆傳佳話，却被山靈識細君。誰與洪厓描小影，鹿皮冠伴水田裙。」

又卷八　又有何在田者，《偶成》云：「月借日光成半面，雨收雲氣泛餘絲。」《郊外》云：「野徑無人問，隨牛自得村。」「近市原非隱，能詩豈是才？」「樵室薪爲榻，魚舟網作帆。」皆可傳之句也。甲辰三月，余赴粵東，過南昌。心餘病風，口不能言，猶以左手書此數聯。

又　心餘手持詩集廿卷向余云：「知交遍海內，作序只托隨園。」余感其意，臨別涕下。其子知讓見贈五古，灑灑千言，合少陵、香山而一之，篇什太長，故未鈔錄。與余論古尤合，又贈三律，有句云：「公所讀書人亦讀，不如公處祇聰明。」

彭　績

《文翼》卷二　彭秋士長於紀述，簡質似陳承祚，又參以魏、晉人風味，其妙處却爲魏、晉所不能到。惟篇幅太隘，又卷帙過少，故不能自成一家耳。然其法度之正，氣味之雅，正可伯仲於梅崖也。

又卷三　彭秋士文，如穆然嚴冷之人，冰霜滿面，辟諸古鐘聲不諧里耳。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彭績，字其凝，號秋士，長洲人，布衣。與彭紹升等以文學相切劘。其爲文，紀述簡質，法度甚正，氣味甚雅，惟篇幅太隘。撰《秋士遺集》六卷。

彭紹升《彭績墓誌銘》　秋士先生之卒也，客外甥張氏。未逾月，遷殯於墓。越明年八月，始克安厥兆。其族子紹升爲之志。志曰：嗚呼！先生之遇窮矣。人之弔先生者，未有不悲其窮者也。吾獨謂先生竹柏之性，有節有文。落其實，蓋季次、原憲之流；采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吾未見先生之窮也。然先生終竟以窮死。其窮者蓋在旦暮間，其不窮者無涯矣！而又何悲焉！先生彭姓，績名，其凝字，更字曰秋士。世爲蘇州長洲縣人。高祖諱行先，明季貢生，有高行。曾祖諱球，祖諱志求，父諱景驥。母吳氏，生母錢氏。妻龔氏，先卒，無子嗣。子曰以成。其卒以乾隆五十年正月戊子，年四十四。墓在吳縣九龍塢之原，銘曰：謂先生窮，春草其芊。幽幽長松，歸乎其宮。

梁國治

陶元藻《凫亭詩話》　文定爲人溫厚和平，而作詩喜用險韻。嘗言：「韻險意纔新，句纔健。」嘗與余《晚眺》聯句，用二十一「禡」韻，已連押「訝」、「詫」兩韻，又思押「乍」、「怕」二韻，躊躇良久，不能就第。沈吟曰：「花氣入簾深。」余應聲曰：「竹露滴衣乍。」「危欄影自疑。」「老樹聲可怕。」文定拍案歎賞，誦之不已。

《全浙詩話》卷四八《海嶼詩話》　文定嘗與篁邨陶文同遊七星巖，時杭董浦太史先有詩傳粵，陶丈賦詩紀遊，示文定，文定曰：「杭作似學老杜，君作倡肖昌黎，吾當乞靈謫仙矣。」遂亦製七古一篇，其中如「手招三辰引鳳凰，銀河開流溢戶旁」，「乘凌清氣臨洋洋，仙風吹落天花香」等句，瀟灑出塵，直覺供奉清才，瓣香未遠。

《國朝正雅集》卷一〇引《紹興府志》　國治性孝友。童年失母，十七喪父。與兄國泰同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孀嫂如母。顛沛之中不廢所學，所至名士如歸。公退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晚秉樞要，從遊益廣。渾穆中自有涇渭。恬淡不名一錢，篤故人誼，貧賤交終身不忘。詩文典贍風致。書法深得唐人精詣。

《晚晴簃詩匯》卷八〇　文定篤內行，起巍科，登政地，而惲穆恬淡，不改其素。與陶凫亭論詩，好用險韻。嘗爲《晚眺》聯句，擬用「乍」、「怕」二韻作出語，曰：「花氣入簾深。」凫亭續曰：「竹露滴衣乍。」又繼之曰：「危闌影自凝，」「老樹聲可怕。」文定誦之不置。

朱珪《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文定梁公國治墓誌銘》　乾隆丁未秋八月，

大學士梁文定公之喪歸于浙，適珪將案試湖州，遇之于塘西。既哭公于舟，其孤以公年譜泣而請銘，珪不獲辭。案：梁本嬴姓，其先出於伯翳，由新昌而遷於豐山之梁巷邨者，曰國鎮公，稱東梁。至公十有七世，爲會稽人。曾祖諱廷仁；祖諱一能；考諱文標，官刑部陝西司主事，後皆以公貴，累誥贈如公官。妣陳太夫人。初，公考官刑部司獄，恤囚有陰德，曰：「彼自罹於法耳！何爲瘐苦之下獄者？」皆德梁君。已而生公，諱國治，字階平，號瑤峰。有兄國泰，早卒。事嫂馮甚謹。官戶部侍郎時，以己官貤封焉。公年十歲居陳太夫人喪，如成人。十四以制藝、書法見賞於學使崔公。紀籍順天，通州入學第一人。十七丁外艱。十九舉乾隆辛酉科鄉試，明年考取內閣中書，改歸本籍。戊辰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一名，賜進士及第，授職修撰。珪登公榜，同爲翰林。官未幾，以繼母吳太夫人憂歸。乾隆十六年散館。十九年，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充丙子科廣東正考官，復命奏對稱旨，命往廣東以道員用。明年補惠潮嘉兵備道。二十六年，恭祝皇太后萬壽至京，以卓異引見，特旨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公以巍科清望出試吏事，至是超擢卿貳，聞者翕然。明年，主壬午科江西鄉試，旋視學安徽，擢吏部左侍郎。三十年，調江蘇學政，提唱羣雅，鑑別茂異，江南、北士蔚然宗之。會以署廣東糧道失察折色事牽連落職就勘，明年事白，授山西冀甯道。三十二年，授湖南按察使。時珪司臬湖北，公道經武昌，登蛇山巔，浮白談契闊終日，不及塵埃事。三十三年，授江甯布政使。明年，擢湖北巡撫兼署湖廣總督及荆州將軍印。是時官兵征緬甸，振旅過境，公躬勞拊且鎮之，序行無譁。奏定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學增額有差。三十六年，調湖南巡撫。公以經術勤吏治，清風惠氣，不嬈以孚。三十八年，特旨內召，直軍機處，署禮部侍郎。珪致書於公曰：「閣下以封疆大吏入贊密勿，願以清吏源、培民脈、端士氣三言爲獻。」公不以予爲迂也。三十九年，命直南書房，補戶部侍郎。自是召對、扈從，無閒昕夙。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第宅冠服之賚便蕃有加。四十二年，典順天鄉試，擢戶部尚書。四十七年，加太子少傅。明年，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歲庚子、甲辰再以扈駕南巡，賜假省墓，鄉黨榮焉。五十年，與千叟宴於乾清宮殿，上夏授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公以文學受知，在帝左右，敬愼縝密，寵利不居，潔躬沖度，粹然儒者。在昔有宋龍首入黃扉者九人，有明一代十有七人，而我皇臨御五十餘年以來，遘其三焉。公躬際文德武功之盛，雍容大雅，退食沖淡，有不愧讀書宰相者，其天性學養皆不可及也。公體素清癯，五十一年仲冬望日疾作，上遣醫官暨侍衛傳旨存問。越月十三日壬子考終。奏聞，上軫悼，晉贈太子太保，命皇子往奠，賚白金千兩治喪，賜謚文定。公始終承眷，惟其端醇勤愼信之者深也。【略】公生於雍正癸卯年十月二十一日卯時，終于乾隆丙午年十二月十三日巳時，年六十有四。

《湖海詩傳》卷一三　梁國治，字階平，號瑤峰。會稽人。乾隆十三年殿試第一人及第，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梁國治，字階平，號瑤峰，又號豐山。會稽人。乾隆戊辰第一人及第。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有《敬思堂詩集》。

《從政觀法錄・大學士梁國治》　梁國治，浙江會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三十四年累擢湖北巡撫，十月特命署理湖廣總督。【略】三十八年【略】十一月命來京在軍機處行走。三十九年補戶部侍郎。四十二年擢戶部尚書。四十八年協辦大學士。四十九年上以四川底店賊匪勦辦淨盡，梁國治等承旨繕寫，鉅細無遺，交部議叙。明年晉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五十一年十二月卒。賜祭葬，謚文定。

《清朝先正事略・梁文定公事略》（存目）

《國朝書畫家筆錄・梁國治（工書）》　梁國治，字階平，號瑤峰，一號豐山。浙江會稽人。乾隆十三年以一甲一名及第，授修撰，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性孝友，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居宜清儉，不名一錢，俸入輒隨手盡，三黨皆德之。詩文典贍，書法得唐人風致。

《皇清書史》卷一七　梁國治，字堦平，號瑤峰，一號豐山。會稽人。乾隆十三年一甲第一人及第，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定。

《清史列傳・梁國治傳》　梁國治，浙江會稽人。乾隆六年舉人。七年考取內閣中書。十三年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十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九年十一月，遷國子監司業。二十一年五月，充廣東鄉試正考官。十一月，揀發廣東以道員用。二十二年三月，補惠嘉潮道。二十五年十月，署糧驛道。二十六年十一月，卓異引見，命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二十七年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九月，提督安徽學政。十一月，擢吏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三十年正月，調江蘇學政。九月，廣東總督楊廷璋巡撫明山參奏，糧道

王概浮收倉米，國治署任內亦有情弊，奉旨革職，並管倉家人一併解粵質審；嗣審係失察，家人舞弊，已革職，毋庸議。三十一年二月，特授山西冀寧道。三十二年十月，擢湖南按察使。三十三年九月，擢江寧布政使。三十四年四月，以失察署潁州府知府明福畏罪自縊，部議降一級調用，諭從寬留任。三十八年【略】議行；十一月，奉旨：「梁國治著來京，在軍機處行走。」十二月，署禮部侍郎。三十九年正月，入直南書房；二月，命纂辦《日下舊聞考》；六月，補戶部右侍郎，辭免管理錢法堂事；八月，轉左侍郎；十月，賜第一所；十二月，署經筵講官。四十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四十一年十月，命紫禁城騎馬；十一月賜青狐端罩。十二月，充經筵講官。四十二年二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三月，京察加一級；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擢戶部尚書。四十五年三月，京察加一級；四月叙平定金川功，得旨：「梁國治著加三級。」四十六年五月，教習庶吉士。四十七年二月，以定擬鎮迪道巴彥岱收受餽送罪錯謬，部議降三級，諭從寬留任；八月，加太子少傅。四十八年四月，京察加一級；七月協辦大學士。四十九年七月，上以底店賊匪剿辦淨盡，梁國治等承旨繕寫，鉅細無遺，交部議叙，尋部議軍功加三級。五十年，與千叟宴，聯句賞賚。五月，晉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五十一年二月，京察加一級；十二月卒。諭曰：「梁國治學品端醇，小心勤慎，揚歷中外，簡直內廷，襄理機務，洊擢綸扉，方資倚毗；前以感患痰喘，屢遣御醫診治，並派御前侍衛豐紳濟倫前往傳旨詢問，令其安心調治，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爲軫惜！着晉贈太子太保，派皇十七子帶領散秩大臣一員、侍衛十員前往奠醊。仍賞給銀一千兩，俾治喪事。其任內降革罰俸處分，均予開復。所有應得卹典，該部查例具奏。」尋賜祭葬如例，謚文定。

《國朝書人輯略》卷五　梁國治，字階平，號瑤峰。浙江會稽人。乾隆戊辰狀元。官大學士。謚文定。

章學誠《梁文定公年譜書後》（存目）

《新世說・德行》　梁階平，性孝友。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十七丁外艱，葬祭盡禮。顧沛中不廢所學。兄國泰早卒，與公同月日生，故終身不稱觴。事嫂馮甚謹，官侍郎時，以己官貤封焉！（梁名國治，浙江會稽人。生負異稟。年十四補弟子員，冠其籍。乾隆十三年以一甲一名賜進士及第，授修撰。官至東閣大學士。性好學愛才，所至名士如歸。退食論文，見之者，如對山林高逸。）

《贈關侍郎槐》　《冷廬雜識》卷七：仁和關雲巖侍郎槐官中書時，以善畫供奉內廷入詞林，後直南書房，充《四庫全書》提調官，兼武英殿提調。寓齋前植雙松，中羅羣籍，爲退息之所。適《賜詩》有「松下敞書寮」句，因恭篆「松下書寮」四字爲齋額。儀親王贈詩云：「柳邊歸院金蓮燭，松下仙寮玉局書。」梁文定公國治贈詩云：「青松白鶴望蓬萊，中有神仙讀書樂。」皆紀實也。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梁國治，字階平，浙江會稽人。封翁某爲刑部司獄官，向來詣獄者，獄官輒有所索，封翁獨屏不受，並以所有惠諸囚。冬則按名給綿襖，每囚房一間張一布帘，以蔽風。凌晨寒甚，燒一煤爐子，人與薑湯一杯、柴韉一條。夏則施蒲扇、毛巾、草席，每日督獄卒埽除污穢，晚以井水沃其地。囚有病，手自調藥，如是者二十年弗倦。無一囚斃獄中，京師呼爲陰騭官，名著一時。擢刑部主事，一日就乩壇詢宦途所至，批曰：「可獄有功，前程遠大。」曰：「然則可外擢道府乎？」曰：「不止。」「然則遞升兩司或開府乎？」曰：「不止。」「然則內躋九列乎？」曰：「尚不止。」封翁大笑曰：「然則拜相乎？」則批曰：「眞者不能，假者可得。」後生子國治，乾隆十三年狀元，官至大學士，封翁果贈如其官。

王汝璧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小傳》　王汝璧，字鎮之，銅梁人。乾隆丙戌進士。由吏部郎歷官至安徽巡撫、刑部侍郎。著有《銅梁山人集》。先生爲中安公中丞恕少子，甫晬而孤，家中落，薪米仰母十指。天姿穎異，癖於書史，涉獵浩博。弱冠贅於嘉興錢氏，外舅文端公深加器許，每覽其少作，歎曰：「老夫當讓此子出一頭地。」又曰：「老夫少年竟未能至是。」揚歷中外四十餘年，率能於其職。莅官不求赫赫之功，而所至條理精密，培養元氣，去後常見思。六十後，以目疾乞休。逾年卒京邸。詩宗韓、孟，沈雄恣肆，格高韻遠，得雅人深致，卓然爲蜀大宗。

《聽雨樓隨筆》卷一　（鎮之）著有《銅梁山人集》，詩宗韓、孟。【略】《過潮州感舊詩》云：【略】佳句如「江水勢從落日下，海風聲送晚潮來」、「南浦柳牽千里思，東風梅返去年魂」、「烟波落日雙蓬鬢，風雨扁舟一短檠」、「萬卷讀書兼讀律，半生憂道不憂貧」。袁子才詩話載前首，非其至者；沈歸愚《國朝詩別裁》所收亦片甲耳。余與先生孫學坡同硯席，爲錄數聯，以見美不勝收耳！

《晚晴簃詩匯》卷九四　鎮之爲錢文端之壻，弱冠所爲詩，每一篇出，輒爲文端激賞，當時有「快壻清才」之目。少受沈歸愚及香樹老人詩教。及通籍後，與程魚門、錢南園聯會賦詩，時稱巨擘。服官內外，每移一地，擢一官，皆自爲集。其詩專學昌黎，戛戛獨造，力洗凡庸。但喜押險韻，時有附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九《王汝璧》引「國史館本傳」　王汝璧，四川銅梁人。乾隆三十一年成進士，分吏部學習。三十六年正月補主事，十一月升員外郎。三十八年截取記名，以繁缺知府用。四十年四月升禮部郎中，經吏部奏留；八月補吏部郎中。四十四年丁憂回籍。四十七年服闋。四十八年七月仍補吏部郎中；八月授直隸順德府知府。四十九年調保定府知府。五十五年因承審直隸建昌縣盜犯馬十等行劫錢鋪一案，經巡視西城御史拏獲，隨同行劫之王二入奏，諭將獲犯馬十解交軍機大臣嚴加審訊，並以王汝璧於劫盜重情，接到委牌，案懸多時，並不親提訊究，其不是更大，著歸案質訊。旋經審明，奉旨革職，發往軍臺效力。尋蒙恩准贖罪，降補同知。五十六年四月署宣化府同知。五十八年三月授正定府知府，九月升大名道。嘉慶四年二月升山東按察使，十月會同布政使全保奏參德平縣知縣葉芳浮收漕糧釀成重案，請將葉芳革職，並自請處分，奉旨交部議處。諭曰：「此案重大，應一面親往查拏，一面迅速馳奏，乃僅照尋常事件，用三百里驛遞遞到，尤屬不知輕重緩急。全保、王汝璧俱係朕甫經擢用之人，於地方要件何得疏玩若此？着傳旨嚴行申飭。」嗣經部議降二級調用。奉旨准抵銷。五年閏四月遷江蘇布政使。六年三月護理江蘇巡撫，十二月授安徽巡撫。七年五月奏潁州府地處省北邊境，附府之阜陽縣幅員遼闊，與豫省固始、息縣、新蔡、項城、沈邱五縣毗連，犬牙交錯。兩省奸匪逃竄，最易潛匿。查該縣驛口橋集水陸交通，路徑錯雜，應添設督捕同知一員，專司緝捕。并應酌設營汛，移撥弁兵，以資巡緝。下部議行。八月湖廣總督吳熊光等奏楚省應需兵米，請於安徽湊足十萬石解楚接濟。上以本年安省有缺雨之處，糧食未必充裕，諭汝璧酌量情形，或稍減數萬石，亦無不可。總須市價、民食不致妨礙，方爲妥善。尋奏：「楚省軍需重大，自當如數派撥。惟是水次各屬本年缺雨之處較多，其存倉穀石似應酌量留貯，以備碾糶。見在各屬糧價稍增，亦不便再行採買，致妨民食。查嘉慶二年安徽省曾經碾米六萬石運解湖北，今請照案碾動六萬石分起趕運，所有減存米四萬石即存留各該縣借糶之用。」上嘉之，如所請行。十月奏太湖縣續報成災地畝，懇請一體緩徵，並將勘報遲延之府縣請旨議處。諭曰：「向來各督撫查辦災賑事宜，於業經奏報後遇有續行查出災區，往往迴護屬員稟報遲延之咎，遂將小民病苦置之不問。今王汝璧將勘報遲延之府縣據實奏參，所辦甚是。太湖縣知縣高董業及安慶府知府樊晉均着交部議處。」十二月因宿州匪徒戕官滋事，帶兵馳辦。尋奏勦辦淨盡，將本標後起兵三百名先行撤回歸伍。上是之。八年閏二月，上以汝璧年力就衰，改授內閣學士；十二月授禮部右侍郎，旋授安徽巡撫。九年六月具題買補倉穀本內字句疎率，交部議處；八月奏請清查安省倉庫，分別追補定限，四年全行完補。得旨允行。旋經藩司邵洪奏請展限六年，復諭汝璧妥爲籌酌。九月覆奏彌補章程，以各屬情形，每年覈其盈餘，節省彌補。前奏定限四年，實屬有贏無絀，無須再爲寬限。上是之。十二月授兵部左侍郎。十年調補刑部右侍郎。十一月因病請開缺，恩準回籍調理。十一年七月卒。

《哭玉笓先生》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傅玉笓王露以乙未第三人及第，退歸田里幾四十年。【略】乾隆初薦鴻博，加中允。《西湖志》爲所纂修。【略】詞臣中最爲老壽者矣！

《湘春夜月・問西明》　《清詞玉屑》卷二：相傳鬼魅畏貴人之未貴者，鎮之早歲宿博望廨舍，夙有祟，吏人云：「昨某郡丞宿此，嗄嚶砉欻，膠擾達旦。」及鎮之至，篝燈坐待，參橫月落，初無聞見。用黃雪舟韵賦《湘春夜月》題壁云【略】。鎮之由皖撫內調，未久復出撫皖，在官有治績，嘗劾勘災不力之安慶守樊晉、太湖令高薰業，詔嘉其不存回護，以茲正直。宜邪魅憚而避之。

《摸魚兒・又相逢》　《清詞玉屑》卷二：鎮之爲任豫章，題其母《節孝詩冊》，序云：豫章自言嘗夢見鄉先輩鄭板橋，以絹素伏案作潑墨，筆意生動。

繼題絕句云：「一枝新藕兩根蒲，爲寫任家節孝圖。蒲質縱違廊廟選，藕香清白品全殊。」了無一語，倏失所在。時距板橋之歿，已三十年，復以風雅見於夢寐，亦奇。鎮之填《摸魚兒》紀其事云【略】。注謂豫翁非能妄語者，豈朊懇專一，幻想所致耶？然其詩酷似板橋之作，殆非盡妄。

《國朝正雅集》卷二五引李如筠云　先生嘗撰《易林注》、《漢書考證》諸書及星象句股闡述之言，不下數十卷，但脫稿即皆焚去，散佚者不獨詩也。

夏敬渠

潘永季《經史餘論序》　丙辰歲，諸名士集芳三蔡君寓。翁君朗夫、謝君皆人、沈君確士長於詩，王君夢屺、侯君元經長於古文，自朗夫外諸君皆長於制義，而皆人、確士又善論詩，芳三又善論制義，衆謬推余長於經史，而以二銘爲兼備衆人之長，余時亦以爲然。然今始知二銘之長非猶夫衆人之長也，衆人之長皆未必不朽，而二銘之長則斷斷乎不朽，但以爲兼備衆人之長者猶非知二銘者也。二銘設帳都門，爲及門講經史詩賦及今古文，因著有《讀經餘論》、《讀史餘論》、《學古編》、《亦吾吟》、《浣玉軒文集》、《唐詩臆解》諸書，其《學古編》則八家之文也，《文集》則國初之文也。《亦吾吟》則唐人之詩臆解，則空前人諸解之解也。客山李君工詩，與確士齊名，謂讀二銘解《秋興八首》，乃知從前箋註直是癡人說夢，皆人心醉臆解。宿二銘齋中三日，不忍舍去，恨年已遲莫，不克盡棄所學而學之，則二銘之不朽更不止於論經與史也。余非長於經史者，而心實好之，故獨鈔其兩《餘論》合爲一編，名曰《經史餘論》，謀付梓人，以公同好，以惠來學。【略】時乾隆十五年歲次庚午二月朔日義興潘永季撰。

方婺如《學古編序》　近世之士，專工制藝，童而習，老而傳，皆是物也。閒有沈志子史者，其里之人皆笑之矣。吾門侯生元經遊江南，持古文一帙歸視予，則江陰夏子二銘氏所作。予閱而異之，且爲予道夏子之爲人有以異世俗之所爲者，予尤異之。今侯生將復遊江南，爲夏子問序於予，予惟子固之言曰：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予所以困於今而不自知也。雖然，不同乎俗乃能志乎道，不合乎世乃能信乎古，其里之人笑之，天下甚大，來世甚遠，必有能傳之者，予於斯文決之矣！乃取其深合於古者分注之而弁其篇之首，因示侯生以爲何如也。

侯嘉繙《浣玉軒文集序》　余嘗與秦子奕巍登天柱峰，其上有柳櫂樹，蓋百千年物也。樹下可隱百人坐，樹隙中譚經，樹外雨聲颯颯然。山高多霧，霧則裝一小匣貯其中，歸茅蓬放之，自名曰「散花」，使其樂又在丹霞赤城以上，俯視人寰如一粟焉。秦子曰：「足下但知今夕之樂，曾不知前一二日之一折一跌，跌而折，折而復跌，雨耶？雪耶？兼蒙其頂。蓋山高多霧，霧多成雪，雪散爲雨。山中六月，寒時則若四、五月天氣。嗟乎！侯生竟忘之耶？奚爲而得此樂？越十年，而余過友二銘氏，茶話間，忽忽憶此，而所著《浣玉軒》一編則新觸手矣！于是左手持所著文，右手執茶盞，且讀且話，而此意已數往來於天柱峰之樹影處。集中摹刻古人神形都化柳櫂，乃復在人間耶？惜不令秦子知之。

知不足齋主人《野叟曝言序》　《野叟曝言》一書，吾鄉夏先生所著也。先生，邑之名宿，康熙間幕游滇、黔，足迹半天下。抱奇負異，鬱鬱不得志，乃發之於是書。其大旨以崇正闢邪爲主，以智仁勇爲用，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爲條目。其議論之精闢，叙事之奇詭，是以跨踔古今，傾倒一世，洵天下第一奇書也。或有以猥褻、誇誕爲此書病者，予應之曰：「正大者天理，猥褻者人情。天理即寓乎人情之中，非即人情而透闢之，即天理不能昌明至十二分也。況乎書中所叙，皆採擷漢、唐以來諸說部之奇而貫穿之，初非臆造於其間也。至誇誕之說，蓋作者才氣所之，不能自抑。左氏浮誇，韓子嘗爲盲史病矣，又何足爲此書病哉！【略】惜原本殘闕，有名太史某公，才名溢海內，擬爲補之，終以才力不及而止。則此書之奇可知矣！近有某先生者，邃於宋學，謂此書足資觀感，欲爲付梓。集資甫成，遭亂而輟。兵燹後，傳本愈尠，殘失愈多。予自維才謭，何敢續貂？姑搜輯舊本之最完者，繕付剞劂。普天下才人，倘有能續而完之者乎？予將瓣香祝之矣。光緒歲次辛巳季秋之月，知不足齋主人書於蘭陵旅次。

西岷山樵《野叟曝言序》　康熙中，先五世祖韜叟宦游江浙間，獲交江陰夏先生。先生以名諸生貢於成均，既不得志，乃應大人先生之聘，甔祭酒帷幕中，遍歷燕、晉、秦、隴，暇則登臨山水，曠覽中原之形勢，繼而借道

黔、蜀，自湘浮漢，溯江而歸。所歷既富，於是發爲文章，益有奇氣，先生亦自負不凡，然首已斑矣！先五世祖以官事過禾中，邂逅水次，一見傾倒。旋吳之後，文譴過從，殆無虛日，先生亦牽訂交於先祖。屏絕進取，一意著書，閱數載，出《野叟曝言》二十卷以示，先祖始識先生之底蘊，於學無所不精，亟請付梓。先生辭曰：「士生盛世，不得以文章經濟顯於時，猶將以經濟家之言，上鳴國家之盛，以與得志行道諸公相印證。是書托於有明，窮極宦官權相妖僧之禍，言多不祥，非所以鳴盛也！」先祖頷之，因請爲之評注，先生許可；乃乘便繕副本藏諸篋中，先生不知也。先生既沒，先祖解組歸蜀，風雨之夕，出卷展讀，如對亡友。嘗謂曾祖光祿公曰：「爾曹識之，承夏先生之志，愼勿刊也！」自是什襲者，又百有餘年矣。乃今夏六月，余友程子自海上購得此書，以予好讀奇書，持以相贈，不覺大詫。余友爲述刊書之由，始知是書成於吳中書賈，而出之者，夏先生之後人也。然已缺失十一，不若吾家副本之全。余惟夏先生之爲人，著述震海內，傳世之文，當非一種；是書抒寫憤懣，寄托深遠，誠不得志於時者之言，故深自秘斬，而不欲問世。今則去先生之世已遠，無所忌諱，其後嗣既出其書矣，徒以兵燹剝蝕，使海內才人皆有抱殘守缺之憾。【略】爰出全書，以付余友，達諸海上之刊是書者，亟謀開雕，俾讀者快睹其全。並述藏書之由，以告夏先生之後人，證二百年前之交契云。光緒八年歲次壬午九月，西岷山樵謹識。

黃摩西《小說小話》《野叟曝言》作者江陰夏某，（名二銘，著有《種玉堂集》，亦多偏駁。此書原缺數回，不知何人補全？先後詞氣多不貫。）文白卽其自命，蓋析夏字爲姓名也。康熙中，當道諸公爭尚程、朱學說而排陸、王，作者曾從某相國講學，故雅意迎合，書中所謂時太師者雖若影射彭時，實指某相國也。其平生至友爲王某、徐某，則所謂匡無外、余雙人者是也。同邑仇家周某，所謂吳天門者是也。夫小說雖無所不包，然終須天然湊合，方有情趣。若此書之忽而講學，忽而說經，忽而談兵論文，忽而誨淫語怪，語錄不成語錄，史論不成史論，經解不成經解，詩話不成詩話，小說不成小說，《雜事秘辛》與昌黎《原道》同編，香奩妝品與廟堂禮器並設，陽阿激楚與雲門咸池共奏，豈不可厭？且作文最患其盡，小說兼文學、美術兩性質，更不宜盡；而作者乃以盡之一字爲其唯一之妙訣，眞別有肺腸也。其竭力供獻尊王法聖之奴隸性，以取媚於權要者，固無足深論矣！

《花朝生筆記》《野叟曝言》一書，相傳爲康熙時江陰繆某所撰。繆某有才學，頗自負，而終身不得志，晚乃爲此書以抒憤。文素臣蓋其自況，匡無外乃王姓，余雙人乃徐姓，其至友也。會純廟南巡，繆乃繕寫一部，裝潢精美，外加以袱，將於迎鑾時進呈，冀博宸賞。繆之女，頗通文墨，且明慧曉世事，知此書進呈，必釀巨禍。又度其父性堅執，不可勸止。乃與父門人某謀，密用白紙裝釘一部，式與原書等。卽置諸袱中，而匿原書於他處。迨繆將迎駕，啓袱出書，重加檢閱，則書猶是而已，無一字矣。繆哭失聲，以爲是殆見忌於造物，故書遽羽化去也。女徐勸之曰：「既爲造物所忌，似不進呈亦佳。今天子性猜忌，父書又多不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近代以文字罹法網者，翁獨不聞之乎？」繆無如何，鬱鬱而罷。繆卒，女以此爲乃父一生心力所在，不當遂令淹沒。將其書潤飾一過，穢褻之語，刪除略盡，始付諸手民，卽近日流傳之本也。

道光《江陰縣志》卷一七　夏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史經，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壯遊京師，有貴顯聞而致焉。議偶不合，指斥不少避，致爲動容。加禮，欲延至賓館，敬渠謝弗往。生平足跡幾遍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

《江陰夏氏宗譜》卷四　宗泗次子，字懋修，號二銘。

又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五月初九日生。

又　邑庠生，貤封登仕郎，直隸保安州吏目。

又　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三月二十二日亥時終，壽八十三。葬留龍崗莊後父塋，昭穴丁山癸向兼午子。

又卷八　敬渠，字懋修。【略】邑庠生。【略】平生足跡幾徧海內。【略】所交必賢豪，鉅公名卿，尤見推重。【略】壯遊京師，有某王聞而致焉。攝布衣抗首座。王即席講論，議偶未合，直斥其非，折以正義。席貴皆縮頸。王爲動容加禮。越日，款密者傳意，延爲館賓，引古外交戒，力却之。

又　七秩稱慶，怡親王遙祝以額曰：「天隨耆英。」

又　丁酉恩綸有云：「秉心醇樸，飭行端方。」人謂雖屬通詞，其當此無愧者，惟公庶幾！

光緒《江陰縣志・文苑傳》　夏敬渠字懋修，諸生，英敏績學，通經史，

旁及諸子百家，禮、樂、兵、刑、天文、算數之學，靡不淹貫。壯游京師，有貴顯聞而致焉，議偶不合，指斥不稍避，致爲動容加禮，欲延致賓館，敬渠謝弗往。生平足跡幾遍海內，所交盡賢豪。著有《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詩文集若干卷。

惠元點《唐詩臆解序》 庚申春，余始識二銘於義興，朝夕者數閱月。【略】二銘雖天分絕高，而年僅三十餘。爲饑所驅，衣食於奔走者，且垂十年。

潘永季《經史餘論序》 相國東軒高公開府南河，禮聘二銘講論性理，高公粹於經學，與二銘必水乳，則斯編之刻，旦晚間事耳。

徐再思《澄江舊話》 余雙人爲徐姓，李又全則東城姓季，田又梅則姓陳。至文素臣數姬，如湘靈，則所卧之席；璇姑則所用之算盤也；素娥，則所用之胍枕也；紅豆，則所用之印章也；難兒，則書房之門閂也。此外如飛娘，則雞毛帚也；紅髯客，則犀牛毛塵拂也。【略】所謂七十二島征剿逆龍，則爭奪沿江沙灘，與人械鬬，半途中蠱，則大發濕氣，爛腳半年也。借小喻大，趣味濃鬱，誠大手筆也！

《江陰縣續志》卷二 《綱目舉正》二卷、《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唐詩臆解》、《亦吾吟》、《鼠肝集》、《五都吟》、《吳歈吟》、《瓠齋吟》、《韭韜吟》、《浣玉軒集》詩鈔二卷、續四卷。

《江上詩鈔》 著《綱目舉正》、《經史餘論》、《全史約編》、《學古編》、《唐詩臆解》、《浣玉軒詩文集》。

曹學閔

《晚晴簃詩匯》卷八四 孝如學行誠篤，人樂與交。詩亦平實，頗肖其人。翁覃溪稱其詩在香山、放翁間，且言：「自古詩人在中條、王官谷者，若義山、表聖、裕之，及近日蓮洋，皆以才力跨越前後，而先生獨以性情沖淡，與道大適，脫然於名譽之外。」斯言得之矣。

《湖海詩傳》卷一七 曹學閔，字孝如，號慕堂，山西汾陽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宗人府府丞。有《紫雲山房詩鈔》（選四首）。

又《蒲褐山房詩話》 慕堂性情誠樸，雖由詞垣臺諫歷任京卿，未嘗縈心華腴。暇輒與二三同志，游潭柘、戒壇、香界及田盤諸勝。嘗策蹇從冰雪中來往，見者謂是神仙中人也。作詩恬澹，自然中，議論英特，非依仿格調以爲之者。君歿後，令子御史錫齡、戶部祝齡表彰不遺餘力，故朱尚書石君爲墓誌，錢少詹曉徵爲神道碑，翁鴻臚覃溪爲傳，其見重於時賢如此。

《清史列傳・曹學閔傳》 曹學閔，字孝如，山西汾陽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轉河南道監察御史，遷刑科給事中，轉吏科，擢光祿寺少卿，遷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以事降鴻臚寺少卿。扈駕熱河，上召見，知其樸誠，尋遷內閣侍讀學士。會創建辟雍告成，將行臨雍禮，上念學閔爲御史時曾以此事入告，特旨嘉獎，令吏部於應陞缺出，請旨擢用。五十年正月賜千叟宴，學閔年六十七，得與，有御製詩刻及鳩杖文綺之賜。尋擢宗人府府丞以告歸。五十二年卒，年六十九。學閔和平靜穆。言訥訥如不出，而見義必爲。官翰林時，司院事，會有八、九英俊爲蜚語所中，將登白簡，同事相歎咤，莫敢申雪。學閔獨奮起詣院長婉白之，事遂止。其後八、九人皆致通顯，學閔終身不言，紀昀甚賢之。在臺垣八年，所陳奏於民生吏治皆有裨益。性耽山水，暇輒與知己出國門游覽，往來吳、越間，縱觀東南諸名勝。與朱珪交最摯。珪詣其齋，蔬食清淡，儉約如諸生。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中涇渭分明。嘗曰：「人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人可交矣！」晚年講求性命之學，泊然窅默幾於靜，得所作多心得近道之言。詩文攄寫性情，不事藻飾。議論英特，見重於時賢。著有《紫雲山房詩文稿》。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六引《潛研堂集》 公在臺垣八年所陳奏，於民生、吏治皆有裨益。性耽山水，暇輒與三四知己出國門游賞，如潭柘、戒壇、祕魔、厓香界寺，往往流連信宿。生平不臧否人物，而胸中界限分明。嘗曰：「人各有所偏，但當棄短取長，否則無一人可交矣！」

曹仁虎

論述

《湖海詩傳》卷二五《蒲褐山房詩話》　來殷以聲華名望爲都下所推，然端靜自守，恂恂粥粥，不至朝貴薰灼之門。其詩初宗四傑，七言長篇風華縟麗，壯而浸淫于杜、韓、蘇、陸，下逮元好問、高啓、何景明、陳子龍及本朝王士禎、朱彝尊諸公，橫空排奡，才力富有。七律尤高華工整，獨出冠時。雄渾之語，則有：「雙峽天低連雪嶺，五丁地險接維州。」「校尉盡看紅帙首，材官齊號墨雲都。」「奸細幾曾誅趙信？征人空見老班超。」「紫霧千盤開漢碣，碧霞四氣拱秦封。」「西京專閫推橫海，東漢登壇數伏波。」「初添蜀郡三城戍，更遣秦川四道兵。」「執法烏臺秦御史，談經絳帳漢儒林。」情韻之語，則有：「梨花小院重重樹，燕子高樓面面風。」「叱犢聲聞黃稻隴，歸鴉影點綠楊村。」「東風樹樹生紅豆，南浦迢迢送綠波。」「明窗曲几彈棋地，小雪疎梅詠絮天。」「初聽成雷喧白鳥，閒看避雨徙元駒。」「澗道水聲疎雨歇，江天帆影夕陽多。」「客路正當歸雁後，鄉心多在落花初。」「白蘋千點驚初散，紅雨一簾鶯亂啼。」時詩道雜而多端，或倣白居易，或倣黃庭堅、楊萬里，或至倣袁宏道，信手塗抹，率以流易佻巧爲能。如郭舍人之俳諧、鄭五之歇後，黃茅白葦，彌望皆是。及來殷詩出，乃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然其集未行世，人知之者尚少。定例各宮殿門對聯撰自翰林，次由工部，每至封印後，工部堂官率屬敬謹懸挂。新春開印後，收而謹藏之。歲以爲常。其斲舊者，隨時更換。乾隆癸未、甲申間，多係來殷恭撰。今其集中所存如：皇極左門云：「九重敷歛範陳箕，曼羨蕃釐共錫；萬國會歸光戴斗，蕩平軌路同遵。」右門云：「洛籌福紀慶洪延，象協居中建五；乾筴祥符徵順叙，功侔則大函三。」歛禧門云：「輝駢寶券晉雲間，推策純常集椓；慶衍瑤籌贏瀙屋，闡珍烏奕流禔。」歛禧左門云：「重霄日月爝升恆，景運祥開久照。入表山川徵樂壽，昌期福集新韶。」右門云：「化成熙暐驗風從，治比春孳夏育。祥迓熾昌昭德致，符呈乾絡坤維。」錫慶門云：「億萬齡錫羨延洪，保定自天孔固。三千界重熙洽洽，祥和與物同春。」左門云：「三壺景象駐恆春，釦砌環迎戩福。六幕光華徵復旦，彤宸茂集繁祺。」右門云：「珠囊晷緯召庥徵，福界垣臨太乙。玉燭年華彰瑞應，昌辰化溥由庚。」影壁門云：「川岳獻珍符，烟熅闡瑞，日星昭景貺，糺縵呈華；玉琯奏諴和，氣調九宇，瑤樞徵廣運，衡正三階。」茶膳房云：「得氣先蓂長應月，呈祥翠薆並迎風。五色雲英滋秀草，千秋露實熟蟠桃。」「湛露凝甘盈缶甕，光風布煦應瑤笭。液酌衢尊同介景，音調嶰管遍覃禧。」例此數百言，置之盛唐詩內，皆絕妙好詞也。昇平故事，自古罕傳，足爲詞林程式，故摘錄於此。

師範《蔭椿書屋詩話》　曹習安先生乃江左七子之一，與筠心師同登召試。前刻《宛委山房集》，其五言云：「綠樹歇疏雨，人家春鳥鳴。」「夕陽千樹暝，殘雪一枝斜。」七言云：「浪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白露爲霜人乍去，碧天如水雁初聞。」「兩岸鳥聲疏雨後，一溪花影晚晴初。」皆膾炙人口者。

《雨村詩話》卷五　京師陶然亭在南西門右，地極高曠。每遇重九，京官皆于此登高，題咏者頗多，苦無杰作。辛巳，編修曹來殷仁虎有句云：「穿荻小車疑坐艇，出林高閣當登山。」傳爲絕唱。

《北江詩話》卷一　曹學士仁虎詩，如珍饌滿前，不能隔宿。

《羣雅集》卷七　習庵詩，雄秀宕逸，最近李于鱗。

錢大昕《曹仁虎墓誌銘》　僕直之暇，刻意吟詠，未嘗造請貴游。君詞賦久爲海內傳誦，及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多出其手。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屬草。皆典重清切，宜古宜今。【略】舟車所至，乞詩文者屨滿戶外。博極羣書，精於證據。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格律醇雅，醞釀深厚，卓然爲一時宗。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在京華與館閣諸同好及同年友爲詩社，率旬日一集，或分題，或聯句，或分體，每一篇出，傳誦日下。今所傳《刻燭》、《炙硯》二集是也。

《文獻徵存錄》卷四　仁虎少爲詩，酷學三唐，與鳴盛、王昶、趙文哲、吳泰來倡和成集。舟車所至，乞詩文者滿戶外。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以餅金購之，亦嘉話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引《潛研堂文集》　君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少時與王、吳、趙諸君唱酬，彙刻其詩，流傳海舶，日本國相與餅金購之。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弟，無私藏焉！

《國朝正雅集》卷一九引《寄心盦詩話》　向見吳中試藝中曹來殷舍人詩學源流，策凡三千餘言，督學使者夢文子先生劇賞之。集中七律如：「初添蜀郡三城戍，更遣秦川四道兵。」「奸細幾曾誅趙信？征人空見老班超。」「執法烏臺唐御史，談經絳帳漢儒林。」皆矜鍊有法。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錢竹汀曰：「君詩宗三唐，而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陋。」又《詩話》：乾隆癸酉，歸愚選刻《吳中七子詩》：王鳴盛禮堂、吳泰來竹嶼、王昶蘭泉、黃文蓮星槎、趙文哲璞庵、錢大昕竹汀，而以習菴殿焉。習庵敦內行，遂至死孝。詩初宗四傑，後乃出入杜、韓、蘇、陸諸大家。七言近體凝鍊高渾，如：「雙峽天低連雪嶺，五丁地險接維州。紫霧千盤開漢碣，碧霞四氣拱秦封。」「執法烏臺秦御史，變經絳帳漢儒林。」「楚水亂帆時近遠，吳山殘雪半陰晴。」皆其佳句。

《題蔭椿竫月圖》　師範《蔭椿書屋詩話》：甲辰之役，先生誤以予卷爲鶴峰中丞少君，極力呈堂。出棘後始知爲予，因索近作觀之。予呈《鄉園雜憶》四十章，許謬蒙獎勵，贈以《刻燭》、《炙硯》二集，且爲題《竫月圖》二絕。【略】洗盡鉛華，獨存眞韻，非所謂「老去漸于詩律細」耶？

傳記

錢大昕《曹仁虎墓誌銘》　君諱仁虎，字來應，別號習庵。本姓杭氏，世居嘉定之周公邨。十世祖維德幼孤，依母氏居外家，子孫因以曹爲氏。五世祖元嘏，移居城西之外岡。高祖國正，贈武德將軍。曾祖錫命，康熙壬戌武進士、湖廣撫標中營遊擊。祖源，歲貢生，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始移居縣城。父檀滑公文行爲士林推重，弟子著錄最盛，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君貴，封奉直大夫，晉贈中憲大夫。母程氏累封太恭人。君少而好學沈靜，不妄出一語。而於所讀書，悉能貫串。同邑王君鳴盛少負才，俯視儕輩，獨稱君與予爲「二友」。年十六補博士弟子，學使蒲州崔公紀有奇才之目。中丞覺羅雅公樗亭選高才入紫陽書院肄業，州縣以君名應，時青浦王君昶與予亦同入院。三人者，食則同爨，夜則聯牀。而長洲吳君泰來、上海趙君文哲及王君鳴盛數過從，相與鏃厲爲古學。君在院尤久。院長沈文慤公數稱其詩學，使寧化雷公鋐舉君優行。乾隆二十二年聖駕南巡，君獻賦行在，召試列一等，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略】二十六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略】擢右春坊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扈蹕盤山，有奉敕賡和諸作。遷翰林院侍講，轉侍讀，晉右春坊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奉命視學廣東，與平少詹恕交代，少詹爲諸生時嘗受業於君，粵人傳爲美談。明年程太恭人終於官署，君方按試連州，不及視含殮，聞訃晝夜號泣，甫匝月竟以毀卒。時乾隆五十二年八月八日，距生於雍正九年五月五日，春秋五十有七。娶陸氏，繼娶申氏、董氏，皆前卒。子臣晟，女二人。君起家儒素，以文字受主知，久列承明著作之廷，京察常居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凡七科。前後典鄉試者二，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者三，總裁武會試者一，後進得其品題，便成佳士。【略】其事二親孝，所得俸錢分寄諸弟，無私藏焉。【略】銘曰：威鳳五采，鳴於朝陽。詞臣報國，厥惟文章。漢廷枚、馬，鄴下陳、王；詩歌元、白，制誥常、楊；慶曆歐、梅，元祐蘇、黃，虞、楊、范、揭；高、楊、徐、張。淵哉！若人文苑之英名，位未極令聞不忘。誰其銘之？疇昔雁行。竹林路杳，懸河淚滂。

王昶《曹仁虎傳》　曹仁虎，字來殷，嘉定人。聰穎好學，爲時文，稟經據古，娓娓千言。年十六爲縣學生，學政崔紀有奇才之目。巡撫雅爾哈善聞之，選入紫陽書院。院長御史王峻、尙書沈德潛先後稱其才，而學政夢麟尤激賞不置。雷鋐以優生薦舉。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獻賦，召試列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時閱卷者爲大學士梁詩正，更愛重之。二十六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編修。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以起草，典重清切，宜古宜今。擢右中允，充日講起居注官。扈蹕盤山，奉敕賡和。尋遷侍講，轉侍讀，進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視學廣東，與少詹事平恕接任，恕諸生時嘗受業於門，粵人傳爲佳話。明年母程恭人終於官署，時方按試連州，聞訃冒酷暑奔喪，晝夜號泣，竟以毀卒於途，年五十七。生平以文字受主知，京察常列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者七，典江西鄉試者一，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總裁武會試者各一。仁虎以聲華名望爲都下所推，

然端靜自守，恂恂粥粥，從未至權貴熏灼之門。其詩初宗四傑，七言長篇，風華縟麗。壯而浸淫於杜、韓、蘇、陸，下逮元好問、高啓、何景明及本朝王士禎、朱彝尊諸人，橫空排奡，才力富有，衮衮不能自已。七律尤高華工整，獨出冠時。時詩道雜而多端，黃茅白葦，及仁虎詩出，乃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也。存《詠典齋》、《宛委山房》、《春槃》、《秦中雜稾》、《甎影刻燭》、《炙硯》、《轅韶》、《鳴春》諸集。

《湖海詩傳》卷二五　曹仁虎，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乾隆二十二年召試，賜內閣中書。二十六年成進士，官至侍講學士。有《詠典》、《秦中》、《刻燭》、《炙硯》諸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曹仁虎，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乾隆辛巳進士，官侍講學士。工詩，名聞海外。在禁林，每遇大禮，高文典冊皆出其手。視學廣東，時聞母訃，匝月號泣，以毀卒。有《宛委山房詩》、《蓉鏡堂文稿》。

《文獻徵存錄》卷四　曹仁虎，字來應，又字來殷，號習庵。嘉定人。本杭姓。少讀書辨悟通達。同里王鳴盛才氣豪邁，儕輩中少敢當者，獨稱錢大昕與仁虎，呼爲「二友」。每同人分韻聯句，爭奇鬬巧，自詡絕出，及見仁虎作，咸退避無閒言。年十六補諸生，學使崔紀目爲異才，舉優行。紫陽書院院長沈德潛見其詩，咨賞之。乾隆二十二年應南巡召試，列一等，授中書。二十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右中允，進侍講，轉侍讀，遷右庶子，再遷侍讀學士。五十一年督學廣東，方按部連州，遭母憂解職。晝夜號泣如孺子，甫匝月，遂以哀毀。卒年五十五。

《清朝先正事略・張南華先生事略》附　同縣曹習菴學士，名仁虎，字來殷，後先生三十年，成乾隆辛巳進士。少與王述庵、吳企晉、趙璞函諸君唱和。所刻詩流傳海舶，日本國使臣以餅金購之。入詞館後，每遇大典禮，應奉文字皆出其手。官至侍讀學士。性至孝，督學廣東聞母訃，以毀卒。著有《宛委山房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　字來殷，號習庵。江南嘉定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侍講學士。有《宛委山房》諸集。

《清史列傳・曹仁虎傳》　曹仁虎，字習庵，江蘇嘉定人。少讀書，辨悟通達。年十六補諸生，學使崔紀目爲異才。時同里王鳴盛才氣豪邁，儕輩中少敢當者，獨稱錢大昕與仁虎爲「二友」。乾隆二十七年，高宗南巡召試，列一等，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二十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遷右中允，進侍講，轉侍讀，遷右庶子，擢侍講學士。每遇大禮，高文典冊多出其手。五十一年，督學廣東，遭母憂，以哀毀卒，年五十七。仁虎於學無不通，而於詩尤妙絕一世，神明變化，一洗粗率佻巧之習。論者謂其雄秀宕逸最近李于鱗，與王鳴盛、王昶、趙文哲、吳泰來、錢大昕、黃文蓮唱和，稱「吳中七子」。傳至日本，其國相高棟爲七律，人贈一章，寄估舶以達，人豔稱之。所著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唱和》、《秦中雜稿》、《轅韶》、《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輔注古音考》。

《詞林輯略》卷四　曹仁虎，字習庵，號萊殷，江南嘉定人。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講學士。著有《六書轉注古義考》、《七十二候考》、《宛委山房集》、《蓉鏡堂文稿》。

《清儒學案小傳・曹先生仁虎》（存目）

紀事

《隨園詩話》卷一二　己卯秋，陳竹香從都門來，替余長女成姑議婚。所議者，曹來殷舍人也。誦其句云：「水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余極賞之。陳以書寄曹。曹欣然允諾。兩家已有成說矣，適蘇州故人蔣誦先剔貶不已，遂定蔣而辭曹。嫁未半年，女與壻俱亡。數之不可挽也如是！曹旋入詞林。

錢大昕《曹仁虎墓誌銘》　翰林院侍講學士曹君習庵，予同里總角交也。君之高祖母予曾祖姑，而予曾祖母則君高祖姑。君之尊人檀濬公爲先大父入室弟子，予又受業於檀濬公。君少於予三歲，相視若昆弟。然已而同客吳門，先後以召試通籍，又同在詞館，應制詩文，互相商榷，游覽宴集，出入必偕者，蓋四十年。予視學東粵僅半載，奉諱歸里，遂不復出。又十餘年，習庵亦視學於粵，臨行貽書告予，謂任滿日當乞養南歸，相從尋山水之盟。乃到任僅半載，奉太夫人之諱，馳至不起。嗚呼！當代失一大手筆，聞者無

不盡傷，況交親至厚如予者乎。孤子臣晟以誌銘見屬，誼不可辭。

《雨村詩話》卷八　和詩有錯押韻者，多一時信筆，固無害也，而反有因錯而得巧者。余官通州時，京中部院同衙門多往來唱和。州城偏橋灣有荷花，六月盛開，遊者無虛日。先一年辛丑，編修祝芷塘、王春甫有《遊潞河回遇閘而返》唱和詩。壬寅七月既望，編修祝芷塘德麟、中允王詒堂燕緒、侍講曹習庵仁虎、侍讀學士邵香渚庚曾、宮詹劉青垣躍雲，程太史魚門泛舟偏橋灣，遂至鴻雪堂讌集。歸途習庵寄和芷塘疊辛丑紀遊韻各四章，見寄余有句云：「我如江上魚，日見水悠悠。君亦如賓鴻，其來必以秋。」芷塘甚稱之，而下句「幽」字韻誤押「舟」字，芷塘不知也。習庵詩言及，始知之，因仍用原字補答之云：「究之水中蟆，所見能有幾？不觀舟字誤，管水祇知水。」習庵翌日見和詩有句云：「小誤亦復佳，正坐君才大。」謂此事也。

著録

錢大昕《曹仁虎墓誌銘》　所著詩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倡和》、《秦中雜稿》、《轅韶》、《鳴春》諸集，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考》。學士在唐、宋時與聞機密，今則專以文字爲職，然亦惟鴻筆麗藻，斯與職稱學優如君，其不謂之眞學士也夫。

《文獻徵存錄》卷四　所著有《宛委山房》、《春槃》、《瑤華倡和》、《秦中雜稿》、《轅韶》、《鳴春》諸集。有《金山》詩云：「水連鐵甕無邊白，山到金陵不斷青。」又有《蓉鏡堂文稿》、《二十四氣七十二候考》、《轉注古音考》並行於世。

嚴長明

論述

《隨園詩話》卷五　乙亥秋，余弔於綿莊家。綿莊指一少年告我曰：「此嚴冬友秀才也。年未弱冠，前日學使問《笙詩》有聲無辭，生條舉十六家之說，以辨其非。」余心敬之。已而見過，以《秀容小草》相示。《晚眺》云：「別院鳴鐘鼓，登樓報晚晴。一山清有待，千樹暖無聲。漸得東風信，彌傷旅客情。滄洲明發早，應負好春生。」《舟次仇湖》云：「際天雙岸失，出霧一帆輕。」

又卷一三　嚴冬友曰：「凡詩文妙處，全在于空。譬如一室內，人之所游焉息焉者，皆空處也。若窒而塞之，雖金玉滿堂，而無安放此身處，又安見富貴之樂耶？鐘不空則啞矣，耳不空則聾矣！」

《北江詩話》卷一　嚴侍讀長明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

又卷四　嚴侍讀長明詩，致清遠善，能借古人意境轉進一層，記其在《秦中消寒四集同詠蠟梅》句云：「幾時過小雪？一樹恰斜陽。」可云工巧。然生平不能造意、造句，是以尚難方駕古人。

姚鼐《嚴長明墓誌銘》　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於情。嘗爲《平定準噶爾方略》、《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四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及論辨經史、書算、文藝、金石文字者，凡二十餘部，百餘卷。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花項虎嚴道甫長明，有《歸求草堂集》。（一作英夢堂）

《湖海詩傳》卷二七《蒲褐山房詩話》　東有生長秦淮，性情韶令，六代風華，資其芳潤。幼與俞藕塘、鮑雅堂輩絃匏倡和，麗藻流傳，表聖所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者也。旋爲夢文子司農所知，延譽於雅雨運使，寓官梅亭最

久，益偕四方名士論交，而與予及惠定宇徵君、王受銘主事、沈學子貢生共數晨夕。於是上探經訓，下攬叢書，發爲詞章，備形鴻博。尋以獻賦入中祕，繼直軍機，鳴鞭珥筆，時扈屬車。然荷衣蕙帶，輒志江湖。晉侍讀後，遂以病歸。會畢秋帆巡撫西安，招在幕府者十有餘年。尋歸白下，復主廬江書院以歿。

《梧門詩話》卷七　嚴侍讀長明，詩思新穎，又善運用古人成句，略一移轉，愈覺生新。

《晚晴簃詩滙》卷九〇　道甫天才駿邁，思筆奇偉，爲朱石君、畢秋帆、袁簡齋所傾倒。其游岱、華諸詩，瑰辭險語，鐫刻造化。簡齋稱其「以七尺軀，三寸管與五千仞奇峯相俶詭」，可謂形容盡致。錢竹汀作道甫傳，述其告學者之言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道甫著述宏富，尤長於金石之學。詩在黃仲則之上，以其學問博也。洪北江《詩話》，評其詩「如觸目琳瑯，率非己有」，未免門戶之見。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冬友登覽諸作，鴻朗壯伉，獨擅勝場。【略】小詩如《延禧前唐槐》二絕云：「盤拏雙榦入晴煙，幾見風花殿角前？不奈更詢唐代事，斷碑已失鼠兒年。（樹旁有元泰定甲子年碑，今佚。）」「亂苾毿毿墮瓦溝，黃時想見不宜秋。繁華久絕南柯夢，祇有仙鄉欲卧游。」亦饒韻致。

《祇謁岱廟謹和夢文子元韻並效其體》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乾隆乙亥，文子司空登岱賦詩，勒石殿壁。嚴冬友有《祇謁岱廟謹和元韻並效其體》之作，【略】感知懷舊之念至深。

傳記

姚鼐《嚴長明墓誌銘》　冬友，江寧嚴氏，諱長明，一字道甫。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君以生員獻賦，召試賜舉人，內閣中書。就職，旋入軍機辦事。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多智，又工於奏牘。諸城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去其名，而以其數併入地丁徵收。君曰：「今之雜項，古正供也。今法折徵銀若去其名，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民當供，且舉再徵之，是使民重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已之。大金川之爲逆也，大學士溫福往督師，欲君從行，君固辭退。有咎君柰何違宰相意者，君曰：「是將敗沒，吾若何從之？」人頗甚君言。既而溫公卒，致軍潰以死，隨往者皆盡。辛卯恩科會試，劉文正公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撾鼓入闈，得見，既而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即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以分賠屬員虧銀不完將死，去限期十日，君具牘入請文正奏寬之，乃生。其年遂擢侍讀。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其後，連遭父母喪服，終遂請疾，不復入。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定奏辭。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八月某日卒於合肥，年五十七。

錢大昕《嚴長明傳》　嚴長明，字冬友，號道甫。江寧人。幼讀書十行並下。年十一，臨川李閣學紱典試江南，聞其早慧，欲見之。因介熊編修本往謁，李隨舉「子夏」二字令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侍郎苞、楊編修繩武曰：「此將來國器也，公等善視之。」遂執經二人之門。及補縣學生，學使夢侍郎以國士目之。侍郎知其貧，問所需。長明曰：「貧乃士之常。聞廣陵馬氏多藏書，願得一席，爲讀書計耳。」因薦之盧運使見曾，立延致之。是時東南名士多假館馬氏齋，長明虛心質難，相與上下其議論，遂博極羣書。乾隆二十七年，天子巡幸江南，長明以獻賦，召試，特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甫任事，即奏充方略館纂修官，以書局在內廷，許懸數珠。中書在書局，得懸數珠，自此始也。一日，戶部奏《賦役全書》所載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併入地丁項下，內閣已票擬依議矣。長明言於劉文正公統勳曰：「雜項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並去其名目，異日如薪紅茶藥之類更有需用，必復加徵，是重困民也。」劉公曰：「不圖後生有此讜論。」即令駁止之。因薦入軍機處行走。傅文忠公恆亦器重之，樞廷有重難事輒委決焉。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並所裝物，求之不獲。越一日，一人牽駝而至，且謝罪。問之乃故軍機蘇拉，緣事遣配者。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者，獨公一人。今篋無它，裘非公而誰？」問既竊何以復還，曰：「恐公寒耳！」勞以錢而遣之。上嘗問軍機章京中人才可用者，傅公對曰：「人才可用者多，若有守有爲，可繼胡寶瑔者，嚴長明一人耳！」長明內直日久，諳悉典故，尤務持平

允。雲南糧儲道羅源浩虧銅廠銀萬一千兩，又分賠屬員汪大鏞銀一千兩，有旨加罰十倍，以一年爲限，逾限即正法。羅已納正項十有一萬矣，仍有分賠六萬未完，而限垂滿。羅呈乞展限，詔下軍機大臣與刑部查辦。時劉文正公掌刑部，方主會試入闈，諸公相視莫能決。適有行在宣諭軍機大臣事，長明即詣貢院撾鼓求見劉公，宣諭畢，因從容曰：「羅觀察之限已迫，俟公出闈，恐無及矣。其所欠者，分賠屬員之項。昨見吏部檔，汪大鏞捐復赴補直隸屬員，既邀寬釋，且得官，而上司乃坐極刑，可乎？」即於袖中出請寬限稿，求畫押。劉公義而許之。長明出以示，諸公列銜會奏，果奉兪旨：令汪大鏞分繳欠項，而羅得出獄矣。擢內閣侍讀，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纂修官。長明於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一見便能通曉，嘗奉命直經咒館更正繙譯名義。《蒙古源流》諸書書成，輒晉秩焉。以父憂去官，尋丁母憂，哀毀過禮。免喪後，引疾不出。築室三楹，顏曰「歸求草堂」，藏書三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吟詠其中。海內求詩文者踵相接，從容應之，無倦色。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偏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畢中丞沅巡撫陝西，招至官齋，爲文字交。因得游太華、終南之勝，詩文益奇縱，所得金石刻益富。【略】晚歲爲廬江書院院長，卒年五十七。【略】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湖海詩傳》卷二七 嚴長明，字道甫，號東有，江寧人。乾隆二十七年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侍讀。有《歸求草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陸耳山先生事略》附 其同歲召試得官者，曰嚴冬友、吳企晉、趙損之、程魚門。皆彬彬著作之選，有盛名。冬友，嚴姓，諱長明，一字道甫。江寧人。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隨舉「子夏」命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門。尋假館揚州馬氏，盡讀其藏書。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以詣生獻賦。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君在軍機凡七年。通古今。工於奏牘。劉文正公最奇其才。戶部奏天下雜項錢糧，名目繁多，請去其名，併入地丁徵收。君曰：「雜項既經折色，即爲正供。若併去其名目，他日吏忘之，謂其物官所需，必且再徵，是重民困也。」文正曰：「善。」乃奏寢之。大金川逆命，大學士溫福公往督師。招君從行，固辭。退有咎君者。君曰：「是將敗沒，若之何從之？」人頗甚君言。軍卒潰，隨往者皆盡。辛卯會試，文正爲考官。值軍機事有當關白，君撾鼓入闈，得見。既出，同考官朱學士筠曰：「甚哉！冬友不自就試，而屑屑治吏事爲。」文正曰：「士亦視有益於世否耳？即試成，進士何足貴？」當是時，軍機有數大案，賴君在直任其勞，獲成議。而雲南糧道羅源浩，以分償屬吏，虧銀不完，將論死。去限期才十日，君袖疏稿入，請文正奏寬之。羅得出獄，然君固不識羅也。擢內閣侍讀。嘗扈蹕木蘭。大雪中失橐駝幷所裝物，越日有牽駝至，且謝罪者，則故軍機吏坐事遣戍者也。問何以知爲吾物？曰：「軍機官披羊裘，止公一人。」問既竊何復還。曰：「恐公寒耳！」勞而遣之。君治事衆中，獨勤辦。然以是頗見疾，憂歸。遂乞病。築室三楹，曰「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哦其中。閒遊秦中、大梁，居畢中丞所，爲司奏牘，撰西安、漢中二府志。遊太華、終南詩文益奇縱。還主廬陽書院。乾隆五十二年卒，年五十有七。

《清史列傳·嚴長明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嚴先生長明》（存目）

紀事

《湖海詩傳》卷二七《蒲褐山房詩話》 尋以獻賦入中秘，繼直軍機，鳴鞭珥筆，時扈屬車，然荷衣蕙帶，輒志江湖。晉侍讀後，遂以病歸。會畢君秋帆巡撫西安，招在幕府者十有餘年。尋歸白下，復主廬江書院以歿。其子觀，能讀父書。所補《元和郡縣志》亦爲詳確。

《清史列傳·嚴長明傳》 長明聰強絕人，於書無所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爲詩文，用思周密，和易而當於情。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偏交海內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其自命如此。其在軍機時，朝趨入直，暮入文酒之會。若甚暇者，然或以事就之謀，必得其當。乞歸後築室三楹，曰「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哦其中。

《新世說·夙慧》 嚴冬友，幼有奇慧。年十一，李穆堂典試江南見之，

隨舉「子夏」命對，即應聲曰「亥唐」。李大奇之，謂方望溪曰：「國器也，可善視之。」遂受業望溪之門。（嚴名長明，江南江寧人。乾隆二十七年車駕南巡，以諸生獻賦，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乞疾歸，築「歸求草堂」，藏書二萬卷，金石文字三千卷，日夕吟哦其中。）

《相思鳥》《隨園詩話》卷一四：冬友侍讀昵伶人登元，將之陝西，未能携去；路上見籠中賣相思鳥者，戲題云：「同眠復同食，何處號相思？」

著録

錢大昕《嚴長明傳》 在秦中十載，撰次《西安府志》八十卷、《漢中府志》四十卷，皆詳贍有法。【略】生平著述有《歸求草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録》、《獻徵餘録》、《知白齋金石類纂》、《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嶽貞珉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録》、《南宋文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録》、《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十餘種。

《清朝先正事略・陸耳山先生事略》附 君於書無不讀，或舉問無不能對。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其自爲之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録》、《獻徵餘録》、《知白齋金石類纂》、《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岳貞珉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素靈發伏》、《墨緣小録》、《南宋鑑》、《奇觚類聚》、《八表停雲録》、《養生家言》、《懷袖集》、《吳諧志》，凡二十種。子觀、晉，皆以讀書世其家。

《清史列傳・嚴長明傳》 嘗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官。所著書曰《歸求草堂詩文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算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文選課讀文選》、《聲類尊聞録》、《獻徵餘録》、《石經考異》、《漢金石例》、《五嶽貞珉考》、《五陵金石志》、《平原石蹟表》、《吳興石蹟表》。又嘗撰西安、漢中二府志。

《清儒學案小傳・嚴先生長明》 先生於書無所不讀。嘗語學者曰：「士不周覽古今載籍，不徧交海内賢俊，不通知當代典章，遽欲握筆撰述，縱使信今，亦難傳後。」歷充《通鑑輯覽》、《一統志》、《熱河志》、《平定準噶爾方略》纂修。所著《歸求草堂集》、《西清備對》、《毛詩地理疏證》、《五經纂術補正》、《三經答問》、《三史答問》、《淮南天文太陰解》、《獻徵餘録》、《金石文字跋尾》、《石經考異》、《漢金石例》等書。又嘗纂西安、漢中二府志。子觀、晉並世其學，觀撰《江寧金石記》。（參姚鼐撰《墓誌》、錢大昕撰《傳》。）

李旦華

《湖海詩傳》卷三五《蒲褐山房詩話》 憲吉爲同年繹勿之子。以拔貢入京師，才華籍甚。館於于文襄公邸舍，半載而亡。予悼以詩云：「青蓮舊館荒蕪盡，白石新詞感慨多。」「姓名無復填銀榜，詞賦偏教動玉樓。」「身非金石原難料，筆有詩書定可傳。」爲時所誦。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 嘉興李旦華字憲吉，秋錦徵士之元孫也。夙成好學，經史靡不淹貫，有《十六國世系表》、《後唐書》各若干卷；尤邃於《易》，有《周易象義》，未成，力辨先天及河圖之非。其舅氏楊謙爲作《行略》，以爲稍假以年，當爲鄭漁仲、馬貴與一流，惜未三十而沒。兩應召試，皆在乙等，以優貢入成均試，不得志，鬱鬱終。其令嗣遇孫出其《青蓮館詩》見示，《登臨懷古》諸作最工。《鄴下懷古》云：「曹公橫槊解吟詩，古直蒼涼絕代奇。烈士暮年多慷慨，西陵今日尚然疑。雲寒臺殿松杉杳，秋老關河鼓角悲。此夜月華涼似水，棲烏猶遶兩三枝。」「幡影居然選佛場，鐘魚猶自頌高王。銀瓶斷絕哀湍瀉，白塔峻嶒落照涼。下秣秋原迷碌碡，叢祠古瓦認香姜。銅駝荆棘緣何事？遺恨周師入晉陽。」「河朔陰森莽陣雲，唐餘戰鬬正紛紛。六州強大盤根久，兩姓興亡移足分。鐵錯鑄成眞失計，銀槍募得號能軍。遙瞻亞子

登壇地，不見靈旗繞紫氛。」餘如《滹池河》云：「渡口風煙高邑暮，關門山色太行秋。」《邯鄲》云：「大漠風高飛隼急，平原日落晚鴻哀。」《寄朱南池》云：「鄉國夢遙烹黍約，塞垣耳習捲蘆聲。」《河陽驛渡河》云：「天低白草迷津口，風卷黃雲入浪花。」其自傷淪落，亦時見於其間。《董東亭夜話》云：「黃香那有無雙譽，溫嶠甘居第二流。」《詠古》云：「不愧中朝第一人，廣平抱負迥離塵。誰知文戰低眉日，且與梅花爲寫眞？」「鏤月裁雲穆羽和，詩人清怨玉溪多。不須惆悵通仙籍，閶闔門高可奈何！」讀者可以悲其意矣。

《南野堂筆記》卷一一　梅里李厚齋明經，秋錦先生後人，敬堂明府子也。童年淹貫經史，長而不遇。未三十卒。爲詩博綜閎麗，出都以後作多悽惋愁歎之辭，境使然歟！如《夜雨》句云：「離情似春草，一夕雨中生。」《武林》云：「紅葉乍添秋後樹，綠蕪初洗雨中山。」《邯鄲馬上作》云：「大漠風高飛隼急，平原日落晚鴻哀。」《開平老翁》云：「元都一別春風老，白鶴重來歲月徂。」不減前後七子。

王復

《湖海詩傳》卷三八　王復，字敦初，號秋塍，秀水人。監生。由四庫館議叙，官偃師知縣。有《樹護堂詩》。

又《蒲褐山房詩話》　秋塍承其尊人穀原之學，殫見洽聞，詩才凌厲。少即與汪雲壑、祝西澗、蔣春雨諸人聯吟鬬險，衆避其鋒。既而入京師，游秦中，從予及秋帆撫軍最久。迨筮仕中州，初任商邱令，又偕幕寮彭受園等流連觴詠。尋調偃師，繼湯君毓倬之後。湯君南皮人，乾隆壬午孝廉，搜羅金石，重輯志書，與武君虛谷交。君繼其後，風流彌劭。游龍門、砥柱，極山水之勝，作長卷以紀之。同安陽令趙君希璜皆以仙吏稱。句如：「月明漁火全無影，夜靜江濤漸有聲。」「草色青迷沽酒處，杏花紅點渡江時。」「涼氣吳衫輕易透，離愁魯酒薄難降。」「碧窗晨展泥金帖，紅燭宵浮藥玉船。」「吟來詩句清呈佛，老去容顏瘦有神。」「新詞且共歌鹽角，舊醞還來撥甕頭。」「燭花送喜春爭發，弓月流輝夜未深。」皆繪藻相宣，宮商叶應。

《梧門詩話》卷二　秀水王大令秋塍（復），爲穀原先生子，【略】詩有丰韻。

《吳會英才集》卷七　王大令名父之子，翩翩佳士。早年游歷江淮，棲遲京國，鉅公名士咸有膠漆之投。詩篇蘊藉風流，如甚標格，竹垞、樊榭嗣音在此。觀其才思天授，酬答應機，已足近擬文長、遠方王粲。頃自雍鎮豫，佐幕需賢，薦牘再申，由丞擢令，雖沾微祿，深惜小用其材。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穀原之有秋塍，猶蘗石之有百泉、宣臣之有明甫，各以詩承其家。三人集中唱和甚多，秋塍以清麗綿邈擅勝，至其鉤心鬬角，辭必己出，則三人者，家法相同也。

武億《偃師縣知縣王君復行實輯略》　君姓王氏，諱復，字敦初，一字秋塍，浙江嘉興府秀水縣人。曾祖考諱某，勅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祖考諱某，勅贈承德郎內閣中書舍人，晉贈奉直大夫刑部廣西司主事，加一級。考諱又曾，辛未車駕南巡，召試入等，賜舉人，內閣中書舍人，甲戌成進士，官刑部廣西司主事，著有《丁辛老屋集》行世。配吳宜人，先卒。繼陶宜人，生二子：長諱某，君其次也。乾隆二十六年辛巳，刑部棄世，君年十有四，居喪毀瘠，杖不能興，弔者感歎。初，刑部官京邸，不爲生業，日偕諸老輩以文酒自娛。及引疾，歷游匡廬，出溢浦口，登大別，返棹邗上。久之，病且卒，貧無一椽，用遺後人，以故君困益甚。乃走揚州，依府教授金君棕亭。棕亭奇其材，數爲稱譽。商某慕之，延于家。君往來歸省，撙縮歲所入進，以奉母。母卒，終喪，援例爲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考授主簿職銜，對品改捐府知事。時故太子少保、兵部尚書、總督兩湖鎮洋畢公鎮陝右，上謁一見，即大相引重，要置幕下，奏請留陝西試用。越歲乙巳，移撫河南，仍奏請隨往。又以改撥河工委用，君於是署滎縣丞及鄢陵、臨漳、武陟諸縣事，實任武陟，又一署考城，尋調商邱，吏議解任，引見得旨，仍以知縣用。既署臨潁，遂授偃師，視事幾三歲，遽遘疾以卒。君初客西安也，畢公方致天下士，士得依其幕者，皆稱奇彥。君既爲所薦從左右，益習掌故。凡奏疏、簡牘、會移、往來札致四方諸書問盈几重疊，悉以委君。君應手立辦。又因檄檢視各縣屬，所至登臨，歷攬終南、太華之秀，屬思益敏絕，歸以奏記，幕府莫不歎異。及隨畢公至河南，歲時防汛，更曉民隱疾苦。其視急人之急，惕然如恐不及。武陟瀕逼沁水，夏閒潢溢衝激，木蘭店橋柱盡傾折，君爲竭貲振贍。及調商邱，會工次告險，避溺者惴息，羣屬於道。君身馳騎奔視，

相機指趨，立督役夫搶護，四晝夜始稱保固。積二年，去官。再起署臨潁縣。縣西北潁水迤折流入界，甲寅六月浸漫，自風狗灣下潰夾道，鍋壅，任王諸堤幾百餘丈，屢築屢決。君泣事，廢寢食，窮方禦之。工不竣，會有言厭勝爲祈禳計者，君顧納其策，積誠致禱，捲掃騶下，迅若風飆，須臾覆土墳起，溢流爲卻，於時衆力齊舉讙呼稱神。最後官偃師，環城舊堤歲久頹剝不治，前知縣滿洲耀君德、諸城王君垂絡踵事修築，迄三十餘年，中遭淫潦泛溢，伊洛薄堤者再，水退人輒偷息，長吏又莫肯倡役，居者病之。君至，尋覽地形，起白虎堰迤次連亘，凡築一千九百二十六丈、頂寬丈有六尺、底闊五丈，增新土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方，較舊工四倍，其數望之屹如連山，賴君勤劬督作，役無曠愒，虚邪疊呼，聲徹十里。不六旬，而畢事，實嘉慶二年三月某日也。先是，在商邱，君沿檄赴省會數日，縣民韓士魁與部繼文鬨訐已解去，適許名揚踵至，更嬲繼文忿，相撲，繼文老不支，仆地遽死，名揚屬證佐厚誣士魁，代驗治者卒不能明。君歸，反覆徐察，得情由是，士魁獲釋。其泝他縣，尤過爲矜惻，多方曲折，冀以全活疑獄。後竟坐此自累。臨漳姦民號震卦教主林進道等事覺，大吏屬君卽訊。君視諸所詿誤牽連，動輒千人，多分疏其可原者原之。及部覆議，以失察降免，君殊不自悔，其天性過於仁如此。君凡爲縣，興學崇讓，喜延接士類，數與談讌款曲，各盡其意。中有貧不自謀者，周恤尤至。其才而異者，亦必振成其名。與人交，氣誼相矜，許力爲伉俠之行；緩急所投，必傾力從事，不爲窘縮計也。故舊遠來，過從必主君衙齋，竟日流連，甚至夜漏過半，僮奴私切切耳語，君顧樂之忘疲。少喜爲詩，長益工，篇什不自收拾，《簡存編》刊見《吳會英才集》，凡四卷，更哀前後所作，名《晚晴軒詩集》又八卷、詞一卷。著《偃師金石遺文補錄》十六卷。君既病，尚輯刻《康成氏遺書》、《駁五經異義》、《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共若干卷。比是書成，君瞑不及視矣。今歲春，君遘疾。入夏漸劇，猶幸漸有瘳。七月中，畢公薨問至自湖南，君一痛隕絕，旣蘇，家人強慰藉之，益忽忽感喟，遂致不起。其卒，蓋以九月二日，年五十有一。

楊潮觀

論　述

《湖海詩傳》卷六《蒲褐山房詩話》　笠湖性情倜儻，工畫竹，詩亦多傑句。尤工度曲，所著《吟風閣傳奇》，如《諸葛公夜渡瀘江》、《寇萊公思親罷宴》諸劇，聲情磊落，思致纏綿，雖高則誠、王實甫無以過也。子掄，字方叔；揖，字永叔，皆能詩，善駢體，著名於時。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錦豹子楊荔裳（揆，有《桐華吟館詩稿》。）一作楊笠湖。

楊慤《吟風閣雜劇序》　詞曲之名起於宋，盛於元。勝國以後，文人學士，相繼而作，其膾炙人口，傳之優孟衣冠者，大抵言情居多，或致有傷風化，求其激昂慷慨，使人感動興起，以羽翼名教，殆不可得。吟風閣者，慤伯祖笠湖公著書之室也。公嚴氣正性，學道愛人，從宦豫、蜀，郡邑俎豆，爲學人，爲循吏，著作甚富。公餘之暇，復取古人忠孝節義足以動天地、泣鬼神者，傳之金石，播之笙歌，假伶倫之聲容，闡聖賢之風教。因事立義，不主故常，務使聞者動心，觀者泣下，鏗鏘鼓舞，淒入心脾，立懦頑廉，而不自覺。刻成，因以《吟風閣》名之。以是知公之用心良苦，公之勸世良切也。

陳俠君《吟風閣雜劇序》　先生譜《吟風閣傳奇》三十二回，將朝野隔閡，國富民貧，重重積弊，生生道破；心摹神追，寄託遙深，別具一副手眼。文情豔麗，科白滑稽，光怪陸離，獨標新義，掃盡浮詞，不落前人窠臼，似非尋常隨腔按譜塡曲編白可比也。

《馬跑泉》　《隨園詩話》卷八：楊刺史潮觀字笠湖，與予在長安交好。以運四川皇木，故再見于白門，垂四十年矣！《山行遇雨》云：「廣廈千萬間，不免炎暑熱。蓋頭一把茅，亦避風雨雪。」《馬跑泉》云：「十月冰霜潔，眞陽坎內全。任教無底凍，不到有源泉。」所言皆有道氣。

《寇萊公罷宴》《劇說》卷五：《吟風閣雜劇》中有《寇萊公罷宴》一折，淋漓慷慨，音能感人。阮大中丞巡撫浙江，偶演此劇，中丞痛哭，時亦爲之罷宴。蓋中丞亦幼貧，太夫人實教之；阮貴，太夫人久已下世，故觸之生悲耳。

傳記

袁枚《鄧州知州楊君笠湖傳》 雍正閒，西林鄂文端公作蘇州布政使，設春風亭，招致四方賢俊，如沈歸愚、華希閔皆以耆舊見重。而以十四齡童子與會者，惟楊君一人。君名潮觀，字宏度，號笠湖，常州無錫人。生而沈默寡言，秩秩見於面目。以乾隆元年舉人，歷宰晉、豫、滇南三省，遷知四川簡、邛二州，再調瀘州，年八十終。君在官凡三十餘年，正署一十六任，夔勉領領，一以禔躬澤物爲務。在文水，值五年編審之期，歷年徭役不均，君親加區別，除鰥寡孤獨者千餘人。嘗過杞縣，有厄羸男婦百餘，焚香跪道旁，鄉保指曰：「此公所活氓也。」君愕然。鄉保曰：「公不記某年聞賑歸來一案乎？大府不許報銷，此輩皆公捐俸所活氓也。」亡何，長子掄舉進士，而公奉調瀘州。年逾七十，初志不欲往，旋聞瀘大饑，道殣相望，慨然曰：「見義不爲，無勇也。」即到官，碾穀，檢校一切在官閒款，分設三粥廠，令男婦各隨地坐，給籌以起之，換票以出之。在瀘不滿百日，凡活五十九萬七千人。笑曰：「吾事畢矣。」即以老乞歸。其孳孳爲善，皆此類也。然君亦非偏於寬慈者。固縣獄訟償興，君預示審期立限，拘集赴訊者晨到午回，民間號「楊半升」。言案結無需再食也。瀘州散賑，有嗇匿率百餘人夜破廠門攫食，君追擒之，斬爲首者一人，衆遂帖然。河南布政使蘇崇阿查賑，問：「有濫否？」曰：「有。」「有遺否？」曰：「有。」蘇怒，厲聲曰：「又遺又濫，何以爲賑？」君曰：「口稱無遺濫，而心不自信，故不敢欺公。」蘇曰：「然。則汝有可信者乎？」曰：「有。官無侵，吏無蝕，是可信也。」蘇嘉君言之誠，慰勞而去。君以古賢自期，與今之從政者格格不入。河南災，奉檄辦河料二百萬，君頻蹙曰：「野無青草，何能辦料？」即牒民疾苦，求免。俄而有省會來者，曰：「君癡矣！此是上游知君，杞縣有累，故特多其數爲君生財計，君不解，乃固辭耶？」君笑曰：「吾誠不解。」亦卒不問其作何解也。君嘗自言：「居官信心而行，投鼷不辭，理繁不亂。」然往往有未慊者。在杞縣回署，求賑者麻集，有一人裸而攀車，隸人逐去。次日早出，已死深雪中。瀘州營兵借穀所送冊，漏造防汛者姓名，續請，而君病竟忘補給。以此二事，時時抱憾。嗚呼，今士大夫乘堅策肥，知有己而已，視民若秦、越人之不相關，君能仁其民，而過後猶欿然若不足，此其行事居心，豈凡所及耶？性無嗜好，惟耽音律，愛花竹。在邛州，得卓文君妝樓舊址，構吟風閣數椽。吏民上壽者，令各種花木一株。取古今可觀感事，製樂府數十劇，付梨園歌舞，以落其成。七十生辰，與夫人重行合巹之儀，兒孫捧觴上壽，撒帳坐牀，號白頭花燭偕老，新聞古無有也。所著□□若干種□□若干卷。夫人孔氏。子掄，官太平縣令；次子搢，歲貢生。贊曰：君與余爲總角交，性情絕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篤誠；余厭聞二氏之說，而君酷嗜禪學，晚年戒律益嚴，故議論每多牴牾。然君居家，聞余至必喜。在邛州特寄金三百，屬置宅金陵，將傍余以終老。歿後，其子掄以狀乞傳。莊子曰：「仁義之人，貴際際者。」大德不踰之謂也。古之人游夏，交相譏管、晏，乃合傳。雖異猶同，其即君與余之謂耶？

乾隆《重修固始縣志》卷一九 號笠湖，江蘇金匱人。丙辰順天舉人，初授山西文縣令，後補河南彰德府林縣令。乾隆癸酉，調任固始。下車後，留心民瘼，以興利除弊爲己任，尤勤於□斷，日坐堂皇理案牘，刻無寧晷；遇有疑獄，必細心□鞫，曲得其情，俾無枉縱，而後即安。邑自楊平公□任後，諸務暫就廢弛。公至，修庸學，建奎閣，創立臨□書院，俾生童有所□，其貧而無資者濟以衣食，刻徵秀錢□勵之，一時文風蒸蒸丕變。又嘗設□養局以撫流民，置育嬰堂以收遺孩，買義地以瘞□骨，施丹藥以救病苦，遇隆冬則施粥給綿衣以濟□民之無告者。蒞任四載，閭閻足，學校興，詩務畢□。□行兩河第一，以卓異陞四川邛州知府。

乾隆《林縣志》卷一〇 金匱人，丙辰舉人，乾隆十五年任。

乾隆《續河南通志》卷四六 江南金匱人，舉人。乾隆十四年任輝縣知縣。【略】乾隆十五年任林縣知縣。

《湖海詩傳》卷六 楊潮觀，字閎度，號笠湖，金匱人。乾隆元年舉人。官至瀘州知州。有《吟風閣詩鈔》。

嘉慶《無錫金匱縣志》卷二二　字宏度。父孝元，諸生，殖學砥行，出後世父希曾。希曾工詩文楷法，康熙中獻詩行在，蒙錄用，供奉武英殿，補諸生，遽歿。潮觀，乾隆元年舉人，除林縣知縣，移固始。性和易，而爲政廉敏有聲，人稱爲「楊固始」。擢邛州知州，調簡州、瀘州，告歸。潮觀幼擅才華，兼攻書法。平生雅好著述，以餘技爲《吟風閣傳奇》，錢塘袁枚演之金陵隨園，一座傾倒。

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一六　號笠湖。江蘇金匱縣舉人，初授山西知縣。乾隆四十四年攝瀘州，時方大饑，因發倉廩，設粥廠，曲爲調護，活人無算。其餘廣學田，置義渡，修養濟院，士民至今稱道不衰。著述甚富，有《易隅春秋》、《左鑑》諸書行世。

嘉慶《邛州直隸州志》卷二四　江南金匱舉人，乾隆三十三年任。

又卷三三　知邛州，隆重學校，政事寬平。著有《吟風閣》詞稿。

顧光旭《梁溪詩鈔》　楊刺史潮觀，【略】齠齔時稱神童，年十五，鄂西林中堂開藩于吳，試吳中多士，笠湖以總角冠軍，名藉甚。既登賢書，上實錄館，期滿，出爲令，於晉、於豫、於滇，皆有惠政。今豫省志載焉。擢簡州，再擢邛州、瀘州，以老乞歸。笠湖晚好禪悅，著有《心經指月》、《金剛寶篋》，皆蜀幕府中作也。時制軍文公謂余友沈瀹園曰：「《金剛寶篋》，人人稱許，聞顧臬司獨不然，何也？」沈對曰：「顧臬司謂彌近理而大亂眞。亦各言其志耳。」笠湖所著，尚有《左鑑易隅》，已梓。《家語貫珠》，未刊。而所膾炙人口者，莫如《吟風閣闋》。年七十九，卒於其子掄太平縣署中。

《畫家知希錄》卷三　楊潮觀，字宏度，號笠湖，金匱人。乾隆元年舉人。官瀘州知府。工畫竹。

《國朝書畫家筆錄・楊潮觀（工書）》　楊潮觀，字宏度，無錫人。乾隆元年舉人。官知州。幼擅才華，雅好著述，性和易。爲政廉敏，有聲。尤工書法。

光緒《直隸瀘州志》卷六　江南常州府金匱縣籍。順天舉人。乾隆四十四年署任。

又卷七　知簡、邛二州，四十四年攝瀘州。

紀事

《隨園詩話》卷八　笠湖在中州作宰，鄉試分房，夢淡妝女子賽簾私語曰：「桂花香卷子，千萬留意！」醒而大驚。搜落卷，有「杏花時節桂花香」一卷，蓋謝恩科表聯。其年移秋試在二月，故也。主司是錢東麓司農，見之大喜，遂取中焉！拆卷，乃侯元標，是侯朝宗之孫也。楊悚然笑曰：「入夢求請者，得非李香君乎？」一時傳李香君薦卷，以爲佳話。

陳俠君《吟風閣雜劇序》　江蘇楊君笠湖名潮觀，無錫人，以名進士宦蜀，初任邛州刺史，有政聲，善詞曲，於官廨廳事之西，築吟風閣，公餘，聚賓僚觴詠賡歌其中，揮毫著書，以爲娛樂，志乘猶誌其事。嘗與袁隨園文字詰難，隨園視爲畏友。

咸豐《簡州志》　〔乾隆〕二十九年簡州知州楊潮觀，培修城垣，並創修赤水橋。

著録

楊懋《吟風閣雜劇序》　往歲，先君子宦蜀，同僚索觀甚衆，舊板在梁溪，郵寄非易。先君子乃出家藏之本而重鐫之，手自讎校，用力甚勤。丁亥秋，先君子沒，此板謹藏於家，二三同志，求者益多，乃爲刷印傳佈。懋生也晚，不獲親承訓誨，以爲立身行己之準。又少遭孤露，父書懼不能讀，勉承先志，幸無墜失。尤願觀者觸目警心，以爲作忠作孝之助，庶無負公化俗之盛心與先君子重刊之意也夫！

陳俠君《吟風閣雜劇序》　頻遭兵火，是書傳本甚稀，余先得殘本，無叙跋，無作者姓氏。後見友人藏有袖珍小本，亦佚遺下半二冊，是爲渠縣令陽文泉明府得資重刻，卷首文泉小序，以笠湖先伯稱作者。考閱《邛州志》所誌，益悟「吟風閣」爲先生按譜之所，而《却金》思祖德，《大江西》之自爲寫照，皆有寓意，愈了然於心目間矣！去年歸里，在坊肆得獲全書，係寫韻樓

鈔本，吳瓊仙女士點勘，硃墨燦然。吳女士爲隨園女弟子，閨竟爲之狂喜。今春，友人持原刻本來慫恿付梓，將吳女士點勘校正本互相對勘，以聚珍版印行，以供世間欲讀是書者，因誌數語，拉雜記之。

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卷三九　《周禮指掌》六卷，《左鑑》。

藝文

顧光旭《梁溪詩鈔》　薛田玉《懷楊笠湖刺史》詩云：「子雲詞賦客，蹤跡老巴渝。（君刺簡州，移邛州。）宦興吟風閣，生涯《點水圖》。（庚辰入都，見示《吟風閣詞餘》，前索題《點水蜻蜓》、《穿花蛺蝶》兩照。）簿書仍翰墨，金鼓更馳驅。（近以吏議，仍留川佐治軍。）聽遍猿三峽，鬚髯似昔無？」

翟灝

《詞科掌錄》卷六　仁和翟灝大川，監生。僻居東郭，與處士吳穎芳西林結讀書之社。詩才清麗，爲吾鄉後來英絕領袖。戊午歲始來京師。以所擬賦示余。

《隨園詩話》卷九　學人之詩，吾鄉除諸襄七、汪韓門二公而外，有翟進士諱灝，字清工者。【略】《薄暮驟雨》云：「黑雲鬱鬱西南來，狂颸挾勢驚奔雷。夕陽倉卒收不及，劃住半壁青天開。」句殊奇險。

《湖海詩傳》卷一七　翟灝，字大川，號晴江，仁和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金華府教諭。有《無不宜齋稿》。

又《蒲褐山房詩話》　晴江詩以清峭刻琢見長，蓋與杭堇浦、金江聲、厲樹樊輩爲「南屏詩社」，故風格似之。居杭城東北臨江鄉，附近有百年老棠樹，遂取「甘棠」名其邨。邨民咸以蠶桑爲生，不知有習舉子業者，自晴江讀書取科第，于是其弟涵、心淵、瀚元、洲澍、傳霖皆以能詩稱。臨江淳悶之俗，變而澤於詩書矣。晴江見聞淹博，又能搜奇引癖。所撰《四書考異》、《爾雅補郭》、《通俗編》，貫串精審，爲世所推。又爲《湖山便覽》，亦有資於游者。

《養自然齋詩話》卷二　杭堇浦先生賦《方鏡詩》二十四韻，傳誦輦下，自王侯以逮方外、閨秀，和者幾數千家。惟同里翟晴江教授「別開生面矜標格，羞逐時趨掠景光」一聯，爲當時推服。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一〇　杭城並江而東數十里，村落萬餘，率以續絲糾綫爲業，罕有習文辭、步黌序者，獨楊嘉橋翟氏一門，以詩書鳴，而晴江尤稱彪怒。其所居室榜曰「書巢」，山經地志，稗史說部，佛乘道誥，罔弗漁獵而串炙之。所著《湖山便覽》、《四書考異》、《爾雅補郭》、《艮維雜志》、《通俗編》，其緒餘也。少年結「東皋吟社」，唾地千言，一題或數十首，自三言及八、九、十言，無體不備。與吳西林居屋數里而近，又延詩人朱古心、任石屏于家，時相從爲倡和。顧徵引攟拾，不免細碎之病。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寄心盦詩話》　晴江居杭之楊嘉橋，於桑麻菰蘆中卓然自成一隊。嘗入都得交杭堇浦編修、金江聲憲副、鄭筠谷侍讀，詩更一變。浙東、西諸名士酌花贈柳，歃墨盟文，於晴江必首屈一指，亦詩人中之傑出者。

又引《海嶼詩話》　晴江和杭堇浦《方鏡詩》，其「別開生面矜標格，羞逐時趨掠景光」一聯，不言「方」而「方」字自在。

又引《碧溪詩話》　晴江先生居艮山門外楊家橋，與吳西林先生居隔數里，常相從唱和。家塾延吟友爲師，若朱古心、任石屏。先後一、二十年間，風雅振興，東鄉號爲詩國。

《咏烟草》　《隨園詩話》卷九：《咏烟草五十韻》警句云：「藉艾頻敲石，圍灰尚撥爐。乍疑伶秉篇，復效雁銜蘆。墨飲三升盡，烟騰一縷孤。似矛驚燄發，如筆見花敷。苦口成忠介，焚心異鬱紆。穢驚芩草亂，醉擬碧筩呼。吻燥寧嫌渴，唇津漸得腴。清禪參鼻觀，沆瀣潤嚨胡。幻訝吞刀並，寒能舉口驅。餐霞方孰秘？厭火國非誣。繞髻霧徐結，盪胸雲疊鋪。含來思渺渺，策去步于于。」典雅出色，在韓慕廬先生《烟草》詩之上。

梁同書《翟先生灝傳》　晴江翟先生名灝，字大川，後改字晴江。翟氏世居汴，明處士應隆始遷仁和之臨江鄉，三傳至瀔含封公，先生其仲子也。性簡訥，好讀書。家素饒裕，有賈業於京師，封公使先生北去督之，因得友當

時魁儒傑士，以益砥於學。先生晝則與賈人子伍，操奇贏，握籌算，凡尺度、淳制、質劑之屬，悉經理焉。入夜閉一室，一燈熒然，讀書不輟，漏四下始寢，或竟夜不寢。已寢客至，不得通戶，懸小鉦若鈴索然，客或嬲之於戶外，頻擊鉦，弗應。日禺中起，復治賈人事，率以爲常作。爲詩文，閎中肆外，京師諸先達漸有知先生者。吾杭鄭筠谷、金江聲、杭堇浦諸先生咸與定交。以國學生屢試京兆不利。乾隆癸酉舉本省鄉試第六人，明年成進士，名日益起，諸先達爭欲羅致出門下。而先生性朴直，恥以呈身博高第，謝不往。名列三甲中，例選知縣，先生曰：「非吾所能勝也。吾木強，不能取悅上官，即不以墨敗，終當以不稱職罷矣！」投牒銓部，改就教職。丙子教授衢州。越六年，丁封公憂以歸。繼丁母太孺人憂，服闋需次。十年，補金華教授。又六年，以年至乞休。又三年，歲在戊申，而先生歿。【略】生平無他嗜好，壹意於書。自經史外，苟可資多識者，靡不覽。諸子之瓌論，百家之瑣語，山經地志之異聞，荒冢破壁之奇字，包孕而貫串之。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有所得輒劄記之意，或齟齬，則旁參、互訂、穿穴，以求其合。自壯至老，手搦翰一管，譔述無倦。目短視，離牘纔寸，客至前不知也。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如繅繭絲，如決奔泉，反覆數千言不竭。【略】論曰：吾郡城東北門曰艮山。居艮山門之外同時以博通稱者，有兩人焉：一爲先生，其一則西林吳先生。吳先生不應舉子業，惟古是耽，所著《歙爾錄》、《說文理董》，讀古之士知好之，特不若先生撰述之勤且富耳。吳先生奉釋氏教，於內典尤精。而先生則不信西方聖人之說，嘗自言童子時讀書塾中，有僧過其門，適塾師外出，率衆童子持梠往擊僧，僧踉蹌走避。封公見而撻之。先生曰：「吾惡其禿也。」故雖甚好書，卒不喜瞿曇氏之書，其不同如此。嗚呼！此可以觀先生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六 翟灝，字晴江，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教授。有《無不宜齋集》。

又引《碧谿詩話》 先生博覽羣書，精心考證。著《湖山便覽》、《四書考異》、《爾雅補郭》、《通俗編》，俱梓以行世。

《清史列傳・翟灝傳》 翟灝，字大川。浙江仁和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金華衢州府學教授。灝見聞淹博，又能搜奇引僻。嘗與錢塘梁玉繩論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欲搜考以證其僞，因握筆互疏，所出頃刻數十事，時方被酒，旋罷去，未竟稾，其精力殊絕人也。

又 著有《爾雅補郭》六卷，以《爾雅郭注》未詳未聞者，百四十二科邢疏，補言其十餘，仍闕如，乃參稽衆家，一一備說。又云：「古《爾雅》當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旗》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又著《四書考異》七十二卷。皆貫串精審，爲世所推。他著又有《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稱經證》、《漢書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通俗篇》、《湖山便覽》、《無不宜齋詩文稿》。

《清儒學案小傳・翟先生灝》 翟灝，字大川，改字晴江。仁和人。乾隆甲戌進士，授知縣，改衢州府學教授，以憂去官。起，補金華府學教授，久之，以老乞歸。性簡訥，好讀書，博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山經、地志，苟可資多識者，靡所不覽。異聞奇字，包孕貫串，下至街談巷說，亦必考所由來。自壯至老，日譔述無倦。教人必以誠，有以古書義質者，竭所知告之，反覆數千言不已。【略】乾隆五十三年卒。所著《四書考異》、《爾雅補郭》、《湖山便覽》、《草塘辨》、《刹院志》、《通俗編》、《無不宜齋詩稾》已板行於世。未刻者：《家語發覆》、《周書考證》、《山海經道常》、《說文偁經證》、《漢書藝文補志》、《太學石鼓補考》、《艮山雜志》、《龍井記略》、《南澗理安寺志》、《資福院志》、《三衢可談錄》、《玉屑篋涉獵隨筆》、《平皋小隱詩話》、《桂隱百課箋》、《歷朝著題律選》、《無不宜齋詩文全稿》，藏於家。先生雖官止學博，不顯于時，家日落不得比中人產，然著書等身，歿而不朽，亦可以無憾矣夫！

《文獻徵存錄》卷九 翟灝，字晴江。衢州府教授。著有《通俗編》、《東皋雜記》、《四書考異》、《無不宜齋詩文集》。嘗言《爾雅》「緗」之爲「善」。「緗」字不見於經，灝通之曰：《廣韻》訓「緗」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則緗者，器之善者也。又云：古《爾雅》當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旗》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嘗與錢塘梁玉繩論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欲考以證其譌，因握筆互疏，所出頃刻數十事，時方被酒，旋罷去，未竟稾，然其精力殊絕人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五五引《碧溪詩話》 晴江先生居艮山門外楊家橋，與吳西林先生居隔數里，常相從唱和，家塾延吟友爲師，若朱古心、任

石屏。先後二十年間，風雅振興，東鄉號爲詩國。先生博覽羣書，精心考證，著《湖山便覽》、《四書考異》、《爾雅補郭》、《通俗編》，俱梓以行世。

《上元日游琉璃廠觀百戲五十韻》《雪橋詩話餘集》卷五：琉璃廠市窖甸爲燒瓦公所，有瞻雲閣，前有小石橋，名廠橋。正月，廠甸中百肆所聚，婦孺插戴玩弄之物及戲樂爲多。旁有呂祖閣，婦女燒香者尤衆。翟晴江《上元日游琉璃廠觀百戲五十韻》云：【略】。吳樹虛謂晴江馨欬千言，爲當世秉文幟諸公所畏。此雖俳體，非儉腹所能辦也。

吴璿

杭世駿《飛龍全傳序》偶然翻閱案上殘書，見有《飛龍傳奇》一卷，予觀其佈置井井，衍說處亦極有理，毫無鄙詞俚句貽笑大方，洵特出於外間小說之上，而足與才子等書並傳不朽。至於書中所載宋太祖自夾馬營降生，以至代周御極，其事已略志於史，而編纂推衍，令閱者觀之卧忘寢而食忘味，咨嗟嘆賞，手不忍釋，此則在乎筆法之妙也。老友欲授之棗梨，請予作序，因聊綴數言，以爲粲花之助焉。時嘉慶丁巳仲秋月，秦亭老民杭世駿題於西湖別墅。

林紓《畏廬瑣記》《飛龍傳》，爲述宋太祖龍興時事，叙世宗登極，及陳橋兵變，似是而非；至云太祖有鸞帶一條，伸之即爲巨棒，此與孫悟空耳中金箍棒相埒。余家居時，門臨池上，毗鄰即爲社公之廟，戲台高出池上，涼陰四合。有陳華者，日講演義，雅有聲色，余亦時就聽之。鄉有老人年八十二矣，忽謂余曰：「趙匡胤能使棒耶？」余前數月，適觀《鐵圍山叢談》，即應之曰：「宋徽宗講漢武帝期門故事，出時，宦者必攜從二物，一爲玉拳，一爲鐵棒。鐵棒者，乃藝祖仄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據此以觀，則使棒事，或有之。小說家用孫悟空事，稱爲鸞帶所化，謬矣！」

清涼道人《聽雨軒筆記》後於杭州昭慶寺西廊茶店内，聽說《飛龍傳》陳橋兵變一段。言宋太祖領兵北伐，夜宿陳橋驛中，張光遠、羅彦瓌等，議欲奉以爲帝，太祖聞之大驚，遂踰牆至廐，獨乘九天斑豹馬而逃。行至陳橋，時月色明甚，見一白鬚者握鐵鞭立於橋上，大呼曰：「來者非趙某乎？」曰：「然。」其人曰：「我高行周也。向知汝係眞命天子，故我聽苗訓之言，自刎以全汝一家，今天命在，汝逃欲何之？」蓋行周渾名高鶻子，而周太祖郭威渾名郭雀兒，鶻能捕雀，故昔郭威與高戰輒敗，歷有仇隙，後郭威登極，知宋太祖之父宏毅，素與行周結生死盟，遂執宏毅及其眷屬囚之，而令宋太祖往說行周，使之歸降，否則取其首來，若二者皆不能，則滿門皆戮。時行周爲漢守海平城。宋太祖奉命而至，行周誓不背漢，不肯歸降，術士苗訓，以天命有在勸之，行周遂自刎死。其首以畀太祖，太祖持歸。周太祖親啓匣驗之，忽見行周立於前，以鞭擊其頭，驚悸而卒。宏毅全家，始得釋繫。今宋太祖將次登位而逃，其馬日行千里，夜行八百，人不能追，故行周顯靈以阻之。太祖不答，策馬上橋，行周拒以鞭，馬驚躍長嘶，不敢進。正徘徊間，張光遠等自後聞聲追至，被以黃袍，擁之而還。行周亦冉冉入雲去。按二說雖皆謬悠縹緲之辭，然亦新穎可喜。所以柳敬亭一派，至今盛行，而人莫之厭也。溽暑炎蒸，北窗高卧，靜聽說書者劇談一回，亦一快事。

阮葵生

《靈芬館詩話續》卷三（阮學誥）長子唐山少寇葵生，博物工文，風流文采，至今人猶思之。其《遲紫坪未歸》云：「目斷西陵積靄邊，遊裝九月尚流連。眞成湖上煙波客，苦戀江南橘柚天。別圃經時無客到，小樓遲爾對牀眠。清霜一夜寒初劇，未省秋衣疊楚縣。」《題王振西行春圖》云：「菖葉初釵柳乍絲，一聲布穀喚林枝。擔鋤荷笠邨邨路，畫出儲王雜興詩。」寄興纏緜，吐辭秀曼，不媿風人。吾山有詩入集甚夥，惜無有刻者，惟《茶餘客話》行焉。

《晚晴簃詩匯》卷八一（唐山）好爲詩，設消寒吟、秋雨會，與京朝士大夫雍容嘯咏。嘗扈從灤陽，與百菊溪、瑞芝軒諸公賡和御製。菊溪得句云：「小雨無聲忽到鞍。」唐生亟稱之，以爲如讀《南華》，迥不可及，並次韻紀其事。唐山卒後，菊溪方督兩江，令屬吏編刻其詩，爲《七錄齋詩選》，與集並行。

《湖海詩傳》卷一五　阮葵生，字庶山，山陽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至刑部侍郎。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阮葵生，字寶誠，號庶山。山陽人。乾隆壬申舉人。官至刑部侍郎。有《七錄齋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　阮葵生，字寶誠，號吾山。江南山陽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刑部侍郎。有《七錄齋集》。

又引《孴經室集》　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軍機司員處行走，補刑部主事。諸城劉文正公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總辦秋審，有兄被殺，而父受賂私和，弟首其事，證父以賄，擬徒。公判曰：「爲兄洩憤，手足之誼雖全；陷父充徒，恩義所傷實重。使依前擬，不特父不能無憾於子，子亦何能一息自安？應改子首如父自首，例令其弟代父充徒，則無媿兄弟之義，亦不賊父子之恩矣！」

又引《松軒隨筆》　吾山司寇撰《茶餘客話》三十卷，戴菔塘爲選十二卷，仿畢昇活字板印行。菔塘謂其記前型、搜逸事、攷證典物，多有未經人道者。余謂即擬諸漁洋《池北偶談》數種，亦正不多讓也。

阮元《阮葵生傳》　阮公諱葵生，字寶誠，號庶山。淮安山陽人。先世自明初由清江以武功隸大河衛。七世祖嘉林宰益陽，舉循吏第一，擢監察御史。曾祖晉，縣學生，與同邑閻百詩應鴻詞徵。祖應韶，監生。父學浩，翰林檢討。兩世皆以公贈通政司參議。公生之夕，父夢客以寶石贈，故小字寶石。六歲就外傅，不好弄。七歲，《孝經》、《周易》諸經已成誦。隨父入京師，與弟芝生齊名，有「淮南二阮」之目。乾隆壬申舉於鄉，偕弟就學於天台齊宗伯息園。辛巳會試，取中正榜，授內閣中書，充《方略》、《通鑑輯覽》兩館纂修官，軍機司員處行走。緬甸不靖，軍書旁午，公入直甚勤；秋扈蹕木蘭會。京師割辮案起，蔓延各省，公虛心推鞫，日一具奏，大端以爲本無其事，妖言由是漸息。三十六年，補刑部主事。時總理刑部者爲諸城劉文正公，久於樞廷，識公才，告同列曰：「阮某選西曹，總讞事有人矣！」明年，兼雲南司總辦秋審。三十九年，鞫山東亂民王倫，脅從至部者無枉縱，升員外郎。四十一年，升郎中。時有弟殺兄牛而兄故殺弟者，議者以爲弟是罪人，兄爲尊長，公判曰：「弟殺兄牛本非盜賊，兄刃弟頸實喪天良。」竟抵罪。浙江捕盜船事，有以內洋改外洋者，大吏均擬絞，公判曰：「法嚴首惡，律重誅心。千總據實報，聞其情輕；都司代改招，詳其情重。概擬絞，不可。且非稱與同罪律義。」千總改擬流。【略】公之理刑允正，類若此。四十五年，京察一等，改監察御史。部臣以刑名諳習請留部，會有疾，請假南歸。四十七年冬入都，先是部臣奏公名，上曰：「秋審近，當促之來。」及至，補監察御史。十二月，特旨以四五品京堂用，擢通政司參議。五十年，審釋監禁待質之犯，特命專其成，四月超擢刑部右侍郎；九月辦秋審平，允復邀褒獎。五十二年，扈從灤河，覆校《文津閣四庫全書》，命和詩三十餘首。時臺灣逆首林爽文執至部，公侍廷鞫，晝夜無少閒，而校書和詩如常。五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以疾卒，年六十有三。【略】論曰：公治刑以明察平允見稱於時，然其神智所開，乃自唐、宋諸賢奏議而來，故能持大體，不爲苛細。公卿之異於刀筆吏者在此。

又　先是，公父修淮安學廟畢，設灑埽會，諸生日聚一錢爲修廟資，至公時錢有餘，公爲置田，名一錢莊，立規條二十，以期久遠。在京師，建淮安西館於橫街。居鄉修勺湖草堂，泛舟湖上，歌誦先芬。總漕楊清愨公改置麗正書院於城東，屬公董其事。院成，出藏書數百種，畀諸生讀焉。公性孝友，篤於宗族，尤好獎掖後進。與錢辛楣、程魚門諸君交，京邸設消寒、吟秋兩會，爲詩酒社。平居廉介清潔，門無雜賓。退直後，青騾布韉如諸生。時暇則讀書自娛，古文章疏於宣公、溫公、韓、范諸公外，尤愛范忠宣、胡文恭。

又　晚乃訂其詩文爲《七錄齋集》二十四卷、《茶餘客話》三十卷、《阮氏筆訓族譜》若干卷。

《國朝臣工言行記・阮葵生》（存目）

《題王淡人種菊圖》　《雨村詩話》卷二：江寧王金英性愛菊，故字淡人，號菊莊，亦奇士也。嘗作《種菊圖》，海內諸公題詠近百人，載所輯《友聲集》中。【略】而最佳者，少寇山陽阮　山葵生詩云【略】更新穎。

《爲楊苑仙賦》　《梧門詩話》卷一：符幼魯曾舊藏梅花研。楊子苑仙見而作歌。查儉堂愛苑仙之才，妻以女。幼魯即贈研爲聘，且圖焉。阮庶山賦詩云【略】。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茶餘客話》　十卷，阮葵生撰。葵生，字庶山，號寶誠。江蘇山陽人。乾隆壬申舉人，官至刑部侍郎。

徐德音

《隨園詩話》卷三　比來閨秀能詩者，以許太夫人爲第一。其長嗣佩璜，與余同徵鴻博。讀太夫人《綠淨軒自壽》云：「自分青裙終老婦，濫叨紫綍拜鄉君。」《元旦》云：「剩有濕薪同爆竹，也將紅紙寫宜春。」《喜雨》云：「愆期休割乖龍耳，破塊粗安野老心。不獨清涼宜翠簟，可知點滴盡黃金。」皆佳句也。夫人爲徐清獻公季女，名德音，字淑則。王太倉相公挽出清獻之門，其視學浙江也，遣人告墓，夫人有句云：「魚菽薦羹惟弱女，松楸酹酒屬門人。」

查爲仁《蓮坡詩話》　開封司馬許渭符（佩璜）少稟母訓，所著詩文，具見根柢。贈余詩云：「庇驛孫北海，置驛鄭南陽。」又：「胸能貯邱壑，性本嗜林泉。」後奉太夫人來游水西莊，太夫人有句云：「旅思搖風鐸，歸心縱壑魚。」又：「潮來初拍岸，雲起忽遮樓。」太夫人，錢塘徐清獻公（旭）齡女，名德音，熟精《文選》，流覽滿家，年老猶日閱書一寸。

沈善寶《名媛詩話》　同里淑則（德音）爲總督諡清獻旭齡女，進士許迎年室，同知佩璜母。著有《綠靜軒詩鈔》。綠靜軒無體不工，古風樂府尤爲擅長。

《秋懷》　沈善寶《名媛詩話》：余有《秋懷》十五律，頗爲一時傳誦。今見《綠淨軒集》中亦有《秋懷》十五律，而一種沈鬱頓挫之氣，尤勝于余。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三　德音字淑則，錢塘人。漕運總督旭齡女，中書許迎年室，同知佩璜母。有《綠淨軒詩集》。

《羣雅集》卷三五　徐德音，字淑則，錢塘人，許迎年室，著《綠淨軒集》。淑則，清獻公孫女，公極愛憐之，且謂生男如是，當不誤改金根。

《國朝杭郡詩輯》卷三〇　綠淨幼時嘗飾男子裝對客，衣上墨瀋斑駁。清獻公絕愛憐之，且謂生男如是，當不誤改金根。迨喪所天，復罹火患，能艱苦持家，誨勉孤稚，以有成立。蓋貞而能賢，詠絮其餘事耳！

又　林亞清倡蕉園吟社時，綠淨未與，閱十餘年相遇京華，亞清曰：「得子之詩，正復後來居上。」

《別亞清》　《國朝閨秀正始集》卷六：淑則幼嗜學，長益博雅。林亞清倡蕉園吟社時，淑則未與。閱十餘年，相遇京華，亞清曰：「得子之詩，正復後來居上。」

又　《閨秀詩話》：德音幼衣男子衣袴，隨祖父長揖賓客間。遇賓僚賦詩，亦與之。時同邑女史林亞清，倡蕉園吟社，頗以縑素相往來。會德音歸江都許荔生舍人，亞清亦遠去河南，遂彼此隔絕十餘年。後各隨其夫官京師，始得把臂相倡和。又有黃夫人雲儀者，亦會于京師。未幾雲儀歿，德音隨荔生返邗上。作詩《別亞清》云：【略】。

《自題芳草蝶飛圖冊》（十首）　《清畫家詩史》卷癸上引《秋坪新語》：冊爲南皮張兼山太守舊藏，係與佩璜同官開封時所得。

胡　濤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杭州胡滄來濤隱於橋桃師史之術，詩筆甚清。余每到杭州，必相款洽。不幸年未五十而亡。錄其《車遙遙》云：「別酒初行第一尊，征夫結束車在門。別酒匆匆三酌過，征夫出門車上坐。天涯萬里車遙遙，山程驛店柳花飄。向暮停車侵曉發，人在車中長白髮。依依相伴不相離，唯有車前故鄉月。勿恨當時造轂人，行與不行由君身。門前芳草年年長，幾時草上歸輪轡？」其他佳句，如《雲共庵》云：「夕陽明似畫，僧貌古於松。」《雪霽》云：「山容帶粉消難盡，簷淚如珠滴未乾。」《湖上》云：「湖波驟長連宵雨，山霧徐收過午風。」《落葉》云：「辭柯早帶新霜色，委砌空含舊雨情。」俱極清妙，置之樊榭集中，幾不可辨。

《國朝正雅集》卷一六引《碧溪詩話》　葑唐不習舉子業。善治生，性慷慨，重然諾。食指二百餘，半皆戚黨之無依者。一日無客至，則索居寡歡。與余交四十餘年，情好無間。詩極工鍊，意味深長。

《轅馬》　李堂《緣庵詩話》：胡葑唐先生（濤）北游諸篇，尤多奇作，如《轅馬》詩云：【略】。嗚呼！汝馬亦已矣！人生不遇亦如斯，讀之令人嘅然！

宣統《杭州府志・胡濤傳》胡濤，字葑塘，仁和人。家貧，能奉母。誦讀不輟。爲詩清妙工緻。客淮揚兗豫，歷名勝多，詣益進。歸里門，築室城東，與友項鏞共主吟社，壇坫之盛幾與趙氏小山堂相頡頏，吳嶼芳、汪沆時往與焉。

《初月樓詩集・讀古歡堂詩集題後》山薑半格似遺山，一體能工便不刊。更有差強人意語，論詩難比作詩難。

任大椿

《隨園詩話》卷七　乙未冬，余在蘇州太守孔南溪同年席上，談久夜深，余屢欲起，而孔苦留不已，曰：「小坐強於去後書。」予爲黯然，問是何人之作？曰：任進士大椿《別友》詩也。首句云：「無言便是別時淚。」

《湖海詩傳》卷三一《蒲褐山房詩話》幼植少以詞賦知名，所擬古樂府，劇爲錢文端公所激賞。既而覃精經術，尤熟於《爾雅》、《說文》、《廣雅》諸書。嘗撰呂忱《字林考逸》八卷，又刻《釋繒》、《九經三傳沿革例》諸書。

《北江詩話》卷一　任侍御大椿詩，如灞橋銅狄，冷眼看春。

《羣雅集》卷一三　侍御清謹伉直，不（柯）〔阿〕權貴。讀書嗜古，蕭然寒素。與施小鐵有「淮南兩君子」之目。古詩清刻古（粵）〔奧〕，探源樂府。洵一代雅音也。

《淮海英靈集甲集》卷四　任大椿【略】詩有《子田集》。錢香樹侍郎謂其樂府思精體碩。

《廣陵詩事》卷三　王西莊光祿（鳴盛）叙任侍御（大椿）《子田初集》云：「余所見詩人多矣！健于氣、奥于思，莫任子若。任子以陸機作賦之年，中蘭成射策之選，名滿京、洛，儕輩咸推下之。其樂府幽深杳冥，五古曲折微至，而一種淡風遠響，又入韋左司、柳儀曹之室，是眞卓然名家者矣！」

《文獻徵存録》卷九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揚州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著《易象大意》行於世。大椿少時，詞翰甚美。既乃研覃經藝，善爲戴慶之學。三十四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補儀制司主事，禮部四司祠祭儀制，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大椿獨欲請於部尚書移司閒曹，俾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以爲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也。高宗徵天下書，輯爲《四庫全書》，大椿充纂修官。書成，又撰全書目録提要。提者，舉也；要，如書有倫有要之要。以案語逐繫本書下，覽者若舉物在手，標明其綱格，統括其大歸也。《禮經》類下案語詮論不出一手，皆大椿詳定之，人服其清簡而覈。嘗蒐輯《字林》爲《考逸》八卷。其族弟兆麟以爲未備，又成《考逸補正》附八卷之後焉。歷遷郎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四。所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大椿工五七言，有《別友詩》云：「無言便是別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鬢，愛風來人謂不減。」【略】《子田詩集》六卷，其所自定也。王西莊曰：「余所見詩人多矣，健於氣、奥於思，莫任子若。任子以陸機作賦之年，中蘭成射策之選，名滿京洛，儕輩皆推下之。其樂府幽深杳冥，五言古曲折微至而淡風遠響，又入韋、柳之室，是眞卓然名家者矣！」

《尚友記・任御史家傳》與戴東原同舉于鄉，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師承記》。）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徧而後已。著《弁服釋例》十卷。阮督部序云：「釋弁服所用之例，以五禮區之，凡四十餘事，綜攬經疏、史志，發微訂譌，燦然經緯。畢著，又撰《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章學誠撰君別傳云：「所箸博綜羣書，衷以己意，乃經禮之別記，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可以會經之全矣。」輯《字林考逸》，程易疇書後云：「今日於《字林》散逸之餘，爲之拾瀋求亡，其功有甚于初作之時。今其所采掇者，文凡千有五百，於《字林》原書存十之一二耳。海內之書，容或有未之見者，子田其不以今日之所考逸者限之，又輯《小學鉤沈》十九卷，高郵王先生校刊十二卷，後七卷則高郵王侍郎所校，山陽汪相國刻之。又箸《釋色》未成。（汪相國《小學鉤沈跋》）又箸《吳越備史》二十卷，草本重沓訛舛，校刊不易，藏于家。（汪跋。）又著《子田詩集》六卷（《師承記》）。施鐵如稱其「幽深崛奇。」（《一勺集》）姚姬傳稱其爲詩「尚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姚誌。）錢香樹稱其樂府思精體碩。（《廣陵詩事》。）王西莊稱其樂府幽深杳冥，五古曲折微至，一種淡風遠響，入韋、左、司、柳儀曹之

室。」（王西莊《子田詩序》。）

《晚晴簃詩匯》卷九三　早以詞章擅名，詩工樂府及五言。英光沈思，遠追鮑、謝，近攀韋、柳。

《了義寺》《隨園詩話》卷二：年家子任進士大椿，詩學《選》體；獨《了義寺》一首，脫盡齊、梁金粉。

姚鼐《任大椿墓誌銘》　羣諱大椿，字幼植。其先爲王氏，在元有爲山東行省平章事者曰王信，其子宣繼居父職，以元亂避居興化，改曰任氏。任氏之十三世爲歲貢生鏢。其子晉中，乾隆己未科進士，官徽州府學教授，是爲君祖。生庠生葆爲君考。祖、考皆以君得贈封朝議大夫、禮部儀制司主事。君之少也穎敏，於學爲文章有盛名。又性和易謙遜，人無貴賤，靡弗愛君。然君固有特操，非義弗敢爲。故自少至老，終於貧窶。乾隆庚辰恩科，君爲舉人。中己丑科二甲一名進士。故事二甲首，當改庶吉，士人皆期君必館選矣，然竟分禮部爲儀制司主事。君每日自官所歸，輒鍵戶讀書如諸生。時值詔開《四庫全書》館，大臣有知君才舉爲纂修官。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鼐與君與焉。君既博於聞見，其考訂論說多精當。於纂修之事，尤爲有功。其後，鼐以病先歸，君旋遭艱居里。既而鼐遇君淮上。當是時，四庫書成，凡纂修者皆議叙，嚮之八人者，其六盡改爲翰林矣。大臣又以鼐與君名列之章奏而稱其勞，請俟其補官更奏。君於是初服除，將入補官，亦以見邀。鼐以母老謝，君獨往。然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君自循資遷員外郎郎中保御史。乾隆五十四年四月授陝西道監察御史，甫一月而卒。年五十二。君賢者，居曹司固亦佳吏，居言官苟非日淺，亦必有所見，然終不若以其文學居翰林之爲得人也，而惜乎其竟抑不得也。君事父母，能於貧賤中盡其養，待族友有恩誼而不可使爲諂瀆。所成官書外，其自著者曰《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惟《字林》已刊版、詩集已刊者四卷，其餘與雜文未刊者又若干首。君學博奧，而於爲詩則尚清遠，不多徵引，曰：「此非詩所貴也！」娶趙宜人，無子。沒後三年，弟大楷始生子熾炎以嗣君。又後十二年，葬君於某處。鼐昔者與君本相知，及同處四庫館則朝晡無不偕，有所疑說無不相論證也。退而偶有尊酒召賓之設，無不與同也。閱今二十年，同居館者死亡殆盡，而鼐僅存。君弟大楷來求爲誌，乃愴懷而銘之曰：嗚呼！幼植之瘞，不居文章之官，而既爲其事矣！不至耆耇之壽，而著書足名後世矣。生不見子，而沒可以祀矣！吾爲銘之，足慰君志矣！

施朝幹《任幼植墓表》　今天子崇尚經術，海內士大夫講求註疏之學。以余所識若王鳳喈、朱竹君、錢曉徵諸先生及湯君文起、任君幼植，靡不勤搜典冊，制度、名物、文字、音韻之屬，研精覃思，馳騁上下，烏虖美矣。君諱大椿，幼植其字。自其王父諱陳晉者以通經聞吾郡，所謂似武先生者也，君紹厥緒，益大以博。始爲詩賦，幽深崛奇。既乃專門考古，學者宗之。君以二甲一名進士官禮部主事。乾隆三十八年《四庫全書》總裁大臣奏充纂修官。《禮經》同異，裒輯爲多。是時奉勅撰書目若干卷，條分義舉，鉤剔醇駁，簡要該洽，出君筆者什七。僉曰：任君當改官翰林矣，竟不果。五十四年五月以郎中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未涖任而病，六月卒，年五十二。君宦京師久，惟鍵戶讀書，不肯謁權貴。人嘗謂余曰：「今考據家輒務取名，鮮自得，亦僞學耳！」所著書有《經典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二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六卷。烏虖！以君之才，向使爲文學侍從臣，上之可以追蹤周佚魯克勒成一代不刊之典，次亦不讓相如《上林》、揚雄《羽獵》之作，而乃趨走郎署十有四年，甫列臺官，忽焉徂沒。然吾觀有明若歸熙甫六十登第，猶且浮沈外吏，逮以南太僕丞留掌制勅，旋至不起，距通籍初僅六年爾。或又以無子爲君惜，則近世若顧寧人、魏叔子輩，老死無後者，可勝述邪。抑亦從古以來，富貴福澤，必萃於夸毗不臧之身邪！君既卒之四月，弟某以喪歸葬某鄉某原。余與君生同郡、長同學、仕同寮，爰詮次其大略，而書之曰：「是爲吾揚州府興化縣監察御史任君之墓。」儀徵施朝幹表。

章學誠《任君大椿別傳》　興化任君幼植，與余同學文辭於大興朱先生筠。君與余同乾隆三年戊午生，而學於朱氏則先於余。余自乾隆丁亥旅困，不能自成，依朱先生居，咤嗟無聊甚。然由是得見當世名流及一時聞人之所習業。客有自江南來者，投遠書一鉅囊，稱任君所寄。朱先生爲之色然，發緘得幼植書，論學甚詳。而以所撰《儀禮經傳考訂》若干卷，請先生爲之是正。余始有意於君。己丑君登進士第，以二甲第一人授禮部主事，分曹學習，得儀制司禮部職。事清簡，進士分部多不願居。然禮部四司儀制祠祭，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乃爲見才。君顧謁朱先生，欲爲丐尚書移司簡曹，且曰：「曹

閒多暇，卜居近先生家，每日中可晝諾歸邸，即假先生藏書竭半日一夜之力，誦且習焉！四分日力之三，則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所獲豈不雋歟？」先生乃曰：「古人仕學不偏廢，且知命者固不求熱，亦豈有意求清冷耶？」君唯唯以退。余於是時始得見君。然余將家京師，皇皇謀食，不得時過君也。已而余遊江南，見顧君九苞於太平官舍，顧君本末詳《庚辛亡友列傳》。其母任則君之祖姑也。言君孝友，家無升斗儲，然事親能盡色養，非其道義，雖銖黍不取於人。乙未余復至京師，君已徵爲四庫書館纂修，因得寬假曹務校理之暇，借窺中秘儲藏，四方奏上遺書，人間所希覯者，從而證定向所業編，得以益信。余訪君屬疾，延見卧所，則君方輯呂忱《字林》逸文，散見蒐獵，橫膊楮墨，紛挐狼籍枕席間。君呻吟，謂余病不可堪，賴此消長日耳。君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務使遍而後已。所著《深衣釋例》、《釋繒》諸篇，皆博綜羣書，衷以己意，皮傅之學不過視爲《爾雅》廣疏，不知君乃經禮之別記爾。學者能推君意，擴其所未盡者，不騖遠而遽議全經，不矜名而好爲獨斷，博徵其材，約守其例，各盡所長，以窮類之散，然後徐俟其人，以會經之全，庶幾哉！經學其有昌乎！君之文，長於辭賦，少年爲《文選》學，詩文時得其似，不能精也。然讀書輒能知作者意，不以己之所守概人。余撰《通義》，言公之篇中有「喪心故國，斯傳塞外之書」之語，自注云：「李陵《答蘇武書》，自劉知幾以還，皆謂六朝僞作。其實僞者何所取乎？當是南北分疆，有南人羈北事，類李陵不忍明言，託擬此書以見志耳。」君見之，首肯數四，且曰：「今人皆重考訂，必斥君言無稽，不知君意固不以此拘也。」余著《通義》爲世所詆強半類此。君乃平素不苟於名物者，而所言如是，以是知君可與微言者也。乙己之冬，余自保定暫至京師，館同年生潘編修庭筠家。時潘居興化寺街，與君居衡宇相望，談晏流連，互爲主客，自謂得窮途樂也。余留旬日出都，先一夕，君挈壺酒就潘君書室酌，且言別至街柝四。嚴霜月凜冽，砭人肌理，從僕多欠仄思卧，四顧無聲，三人猶露立中逵談款，久不忍釋。此境於今歷歷，不謂君已溘然逝也。余戊申秋，爲《庚辛亡友列傳》，自恨於顧君嘗諾爲其先人作傳，顧君既逝，不可復詢端末。其冬，遇李君晉塏於亳之學舍，粗識顧父崖略，因爲顧傳書後，並寄永清知縣周君震榮。明年周君以余文付刻，寄余印本，且曰：「近何南谿、任幼植相繼下世，曾幾何時，《亡友傳》成，又當續其二矣！哀哉！」何君余別有傳。君又李君之同縣且戚屬也，李君有子某甚才而文，請余爲君撰傳。諾之，久未報。庚戌季冬，晏歲風雪，羈旅懷人，因追述與君始末之交如是行。自念江湖落拓，倏又三年，長安故人落落，如晨星之漸少，索居已久，學植文章將求砥礪之無從，而荒落且歸於無似也，亦重可慨夫！君諱大椿，一字子田，官某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有二。無子，議以弟某有子當爲之後。君貧無一宿舂，身後喪將不舉，斥賣故書直尚千金，乃得治裝歸櫬，可哀也。君所著書若干種具如別錄。

《國朝漢學師承記・任大椿》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爲諸生時，與同邑侍鷟川朝詩歌唱和，藝林稱之！乾隆壬午科舉人。三十四年乙丑，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轉郎中，陝西道監察御史，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子田與東原，同舉於鄉，於是習聞其論說，究心漢儒之學，著有：《弁服釋例》十卷、《深衣釋例》三卷、《字林考逸》八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子田詩集》四卷。同時有歸安丁小疋名杰者，謂曾著《字林考逸》一書，稿本存子田處，子田竊其書而署其名，作書偏告同人，一時傳以爲笑；然子田似非竊人書者！今其族弟兆麟，又采獲一百五十餘條，爲《考逸補正》云。兆麟字文田，震澤籍生，薦舉孝廉方正，嘗注《夏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火一條在三月，又移時有見梯始收一條在五月，又爲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王光祿禮堂序，以爲確當絕倫也！弟子中以經術著者：山陽汪廷珍，字瑟庵，《十三經義疏》皆能闇誦，不遺一字，舉《經史疑義》叩之，應答無滯義；乾隆丙午科舉人，己酉恩科胡長齡榜以第二人及第，今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胡長齡字西庚，一字印渚，通州人，博覽羣籍，說經以康成爲宗。乾隆癸卯舉人。己酉恩科第一人及第，今官兵部侍郎。

《清朝先正事略・任子田先生事略》 任先生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江蘇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以通經聞，著《易象大意》。先生少工文詞，既乃專究經史傳注。乾隆三十四年二甲一名進士。授禮部主事。三十八年修《四庫全書》，充纂修官。《禮經》哀輯爲多，提要多出其手。尋以郎中授御史。五十四年卒，年五十有二。先生家貧，盡色養。讀書守道義，素不欲以空言講學。服官行己，無媿古人。所學淹通於《禮》，尤長名物。著《弁服釋例》八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鉤沈》二十卷、《字林考逸》八卷、《詩集》六卷。先生初欲薈萃全經，久之知其浩

博難罄，因思即類以求。一類既貫，乃更求他類。所著《深衣》、《釋繒》諸篇，皆博綜羣籍，衷以己意。或視爲《爾雅》廣疏，實禮經別記之意。學者能推其意，廣所未盡，以類窮之，可以會經之全矣。

《皇清書史》卷二二　任大椿，字幼植，一字子田，興化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官御史。楷法亦工。（《木葉盦法書記》）

《清史列傳・任大椿傳》　（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任先生大椿》　（存目）

陳　朗

《雨村詩話》卷一六　平湖陳太暉朗，乾隆庚辰解元。以髮禿，人呼爲「禿解元」。文簡淡，詩亦高古。如「黃葉多藏寺，青山半入城」，人多傳之。

董寄綿《雪月梅傳跋》　文章之妙，實非一道，必如僧繇點睛，破壁飛去；虎頭畫水，夜半潮音；維摩說法，天女散花；禰衡操鼓，淵淵有金石聲：始可稱極妙矣。予向之論著書如此。乙未春，曉山陳子偶出是編以示予。予讀之而冷然灑然，恍如列子御風，身在虛閣間。歎曰：「如陳子此傳，眞所謂破壁飛去時也，夜半潮音時也，可使天女散花，淵淵有金石聲也。技至此，技止矣。觀至此，觀止矣。《雪月梅》傳，曉山亦因之以並傳。」【略】乾隆四十年歲次乙未【略】古定陽董寄綿謹跋。

董孟汾《雪月梅讀法》　太史公云：「詩三百，大抵聖賢發憤之所作也。經傳且然，何況稗官野史？作此書者，想其胸中別有許多經濟勃不可遏，定要發洩出來。凡小說俱有習套，是書却脫盡小說習套，又文雅，又雄渾，不可不知。凡作書者必有緣故，《雪月梅》却無緣故。細細看去，是他心閒無事，適遇筆精墨良，信手拈出古人一二事，綴成一部奇書，故絕無關係語。《雪月梅》是有緣故者，見人不信神佛，便說許多報應；見人不信鬼怪，便說許多奇異。眞是一片救世婆心，不可不知。此書看他寫豪傑是豪傑身份，寫道學是道學身份，寫儒生是儒生身份，寫強盜是強盜身份，各極其妙。作書者胸中苟無成竹，順筆寫去，必無好文字出來。是書不知經幾籌畫而後成，讀者走馬看花讀去便是罪過。作書者胸中要有成竹，若必要打筭籌畫而後成，苦莫甚焉，又何樂乎爲書。《雪月梅》却是順筆寫去，而中間結搆處，人自不可及。不通世務人做不得書。此書看他於大頭段、大關目處，純是閱歷中得來，眞是第一通人。是書隨便送一禮、設一席，家常事務細微處，無不周到，純是細心，粗浮人何處着想。《雪月梅》有大學問，諸子百家、九流三教無不供其驅使。《雪月梅》寫諸女子無不各極其妙：雪姐純是溫柔，月娥便有大家風味，小梅純是一派仙氣，華秋英英雄，蘇玉馨嬌媚，有許多寫法不知何處得來。岑秀是第一人物，文武全才，智勇兼備，如桂林一枝，荊山片玉，又樸實，又闊大，又忠厚，又儒雅，精靈細膩，眞是絕世無雙。蔣士奇是第一人物，武勇絕倫自不必說，親情友誼尋不出一點破綻。劉電是第一人物，純是一片眞心待人，又有大家氣，象子美詩，將軍不好武，便是他一幅好畫像。殷勇便是中上人物，作者亦是極力寫出，不知何故，看來總不如劉、蔣諸公。華秋英是第一人物，歷觀諸書，有能詩賦者，有能武藝者，有絕色者，有膽智者，而華秋英則容貌、才華、胆量、武勇無不臻於絕頂，當是古今第一奇女子。有說《雪月梅》好者，有說《雪月梅》不好者，都不足與論。究竟他不知怎的是好，怎的是歹，不過在門外說瞎話耳。有一等眞正天資高、學問足而評此書之好歹者，有兩種亦不必與論。何也？一是目空四海，他說好歹是偏執己見，睥睨不屑之意；一是漫然閱過，却摸不着當時作者苦心。此兩種人都不可令讀《雪月梅》。有一種假道學、村學究謂用精神於無用之地，何必作此等閒書。試看其制藝、詩賦有不及《雪月梅》萬分之一者，眞可付之一噱。《雪月梅》有實事在內，細細讀去，則知不是荒唐。《雪月梅》文法是另開生面，別有蹊徑。間有與前人同者，如造化生物，偶爾相似，不得爲《雪月梅》病。《雪月梅》有莊生之逸放，史遷之鬱結，《離騷》之憂憤，太玄之奇詭，眞是第一奇文。乾隆乙未仲春上浣月岩氏謹識於古許昌之松風草堂。

又《雪月梅傳》第一回回評　月岩曰：此回是一部大書綱領，題目必安排得寬大，後面纔做得出好文章來。如正寫岑秀才奉母避仇，却即倒寫何生家一番起落，天時人事，實非意料。中間插出蔣士奇、何成，一以安頓岑姓，一以敗壞何家，文心周匝，筆意圓通，毋得草率看過。

又第五十回回評　此回是《雪月梅》大結局，正如萬水朝宗，千絲成錦，人鬼一齊收拾。其中追叙往事，至封贈團圓，心細如髮，無一筆滲漏。慘淡

經營，至此極矣。吾輩按頭當各疎一部，題曰《鏡湖才子書》方可爲此書知己。

《湖海詩傳》卷三一　陳朗，字泰暉，平湖人。乾隆三十四年進士。官至撫州知府。有《青柯館詩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泰暉以乾隆己卯浙江鄉試領解。癸未會試，卷在予房，四書文典雅肅括，薦時總裁皆謂可元，而秦文恭公以論有小誤擯之。既揭曉，始知其名，悔已無及矣。蓋己卯浙江主試，即公子泰鈞編修也，後以己丑成進士，改刑曹兼長案牘。劉文正公筦部，深相倚重。而君性沉默，且嗜酒，不善于同事，至上官相待亦疎。久之，循例出爲太守，非其志也。年近五十而卒。嘗有句云：「塵緣良已了，幻相此何論。」又云：「養生託莊老，齊物任彭殤。」則其于去來間，故已視如露電。

《題王節婦松石居詩》　《雨村詩話》卷一六：平湖陳太暉朗【略】有《題王節婦松石居詩》云：【略】蓋節婦有《寒食郊外》句云：「孤塚不知誰是主，空留野草色娟娟。」後嗣子連喪，故云。

李海觀

劉青芝《李孔堂制義序》　寶豐孔堂李子與余侄兒伯仁同舉丙辰鄉試。一日，以其制舉義質余，且乞一言冠其首。李子固有志斬伐俗學，而力涸筋疲于茹古者也。寧于制義獨不然。及披覽，果希正學之旨爲之，且憂世之懷，壯行之志，殷殷時露行間。言爲心聲，不可于此占李子平生乎？李子向過余，儀觀甚偉，風氣非常。他年聳壑昂霄時，幸勿忘書生草茅數語，是即古人所謂「坐而言、起而行」也。

呂公溥《綠園詩序》　集中諸體，多爽勁流利。《讀史》二十三首，論斷嚴確，可以論世。《說黔》三十首，物理人情，體驗入微，可備職方之采。至于黔、蜀之筰簻，吳、楚之帆檣，齊、魯、幽、燕游歷諸作，亦多大力磐礴，神與諸流。而其與友朋生死離別之際，拳拳懇懇，三致意焉。綠園其有情人哉！噫！遠官數千里外，日手一篇，于蠻烟瘴雨中，卒全其諸生之本來面目以歸。歸來依然故吾，見之者不知其爲官，其胸中原自有不容已之情，故發而爲詩，自有眞詩，工不工非所計也。然其尤佳者，固又未嘗不工也。是則綠園之詩也。

《中州詩徵・李海觀》　海觀字孔堂，號綠園，寶豐縣人。乾隆元年舉人，官貴州印江縣知縣。有《綠園詩集》。呂公溥云：「諸體多爽勁流利，大力磐礴，神與諸流。」楊淮《中州詩鈔》：「綠園與新安呂寸田講論詩學，故詩有淵源。然每獨抒所見，雖風韻不逮諸呂，其別具生面，掃盡陳言，亦非尋常詩人所能及。」符葆森《寄心盦詩話》：「河南李綠園大令《讀史》詩，頗有辨論，如女媧煉石荒謬、伊尹空桑之不恨、章武諡愍史家不書，皆有功經傳。五言詩：『萬山爭落日，一壑束長風。』『旅榻雞頻催，西山月半痕。』皆無俗韻。」

《中州先哲傳・李海觀》　年逾六十，選貴州印江知縣【略】在官不廢吟詠，風土山川悉說以詩。其《說黔》三十首，物俗體驗入微，即詩志也。

《晚晴簃詩匯》卷七四　李海觀字孔堂，號綠園，寶豐人。乾隆丙辰舉人。官印江知縣。

「傳鈔本過錄人」《歧路燈題識》　先生姓李，名海觀，字孔堂，號綠園。筮仕南黔之印江。余於丁酉歲，從學於馬行溝，敬讀此書，始悟其文章之妙，筆墨之佳，且其命意措辭，大有關於世道人心。迨歸，越明年，自春徂秋，抄於衆人之手而成焉。余素性頗偏，書本務要整齊，紙張必要潔淨，不惟丟其本而余不樂，即污其本而余亦不樂也。諒之！昨有人借看此書者，紙皮大爲翻折，書邊手汗污穢，而且以菸油塗抹其上，殊屬悶悶。每至學中，見有書本斜亂，紙張污穢，雖與己無涉，而究非恭敬人、小心人也。前有某某老先生，至余館中，慕《綠園先生文集》。時余方訂新，頗有可觀，乃彼偏不置之案上，倒身後靠，背折書皮。言之，則前輩先生，不言，實屈於心焉。余素不私其有，況奇文之共欣賞者乎？乃鄉間有不大通書理者，假貪看閑書而冒識字之名，只像實有其事，實有其人。凡類是而欲借此書者，盡行打脫，以留爲有目之共賞耳。呂中一評《歧路燈》有曰：「以左邱、司馬之筆法，寫布帛菽粟之章。」尤爲的評。學者欲讀《歧路燈》，先讀《家訓諄言》，便知此部書籍，發聾振聵，訓人不淺，非時下閑書所可論也。故冠之於篇首。

蔣瑞藻《小說考證》卷八　吾鄉前輩李綠園先生所譔《歧路燈》一百二十回，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絕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友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爲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

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

蔡振紳《歧路燈發刊辭》《歧路燈》一書，乃河南新案縣綠園老人李孔堂先生所著之長篇小說也。原本凡十一卷，共一百零五回，都五十餘萬言。藏之名山，逮今一百六十餘年矣，尚未鐫版。丙子夏，洛陽楊勉夫先生以其家藏鈔本寄余，囑爲設法提倡刊刷校勘，以資久遠，共賞奇文，同登覺路，並命序以弁言。余不文，曷敢佛頭着糞，惟推廣善著，讎校名書，余心夙喜焉。乃細閱之，始知書以燈名，寓有深意。此燈當爲八角形式。蓋全書以「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八字爲主腦，而以八十條家訓爲藍本，或反或正，描寫孝、悌、忠、信、禮、義、廉、耻八德之實事，自然光被八方，輝騰八表也。其特色有八，非他種大部章回小說所能畢具者。茲爲一一數之：此書發揮大道眞詮，不外倫常日用，一也；描寫八德實際，隨在感動善心，二也；表明悠久傳家，要訣惟勤耕讀，三也；熔演九九家訓，條文首重經書，四也；注意敬宗收族，始終悉本尊親，五也；指點涉世持身，一切匪朋莫近，六也；打趣避盡穢辭，曲意撥邪歸正，七也；銜接天衣無縫，全部妙筆驚人，八也。八種大特色，適合「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八個字。余是以推其形式爲八角也。巧矣妙矣。至於文章之盛，筆墨之佳，猶其次也。讀此書可以遠邪由正，杜漸防微，發越光明，廣增閱歷，其受益良多。惟印貲不鮮，爰一再函商楊君，擬糾預約若干部，方可着手。楊君乃集合其同志，先慨認定印八百部，匯款到滬，而印局寫將資本誤算，以致頗多賠累。然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或亦是書應顯世之故耶！曩年余著勸世章回小說，僅五回而輟筆，今讀是書，與余意多暗合處，而佈局安章，運思精密，則余望塵莫及，爲之拜服不已。且余作小說時，別號綠農，或亦與李翁有宿緣也耶？余既沐綠園老人之手澤，後熏勉夫先生之心香，用述其發刊顛末以記之。丁丑六月，浙江湖州蔡振紳謹識。

楊懋生《歧路燈叙》從來著書立說，凡有關於世道人心者，莫不歷久而行遠。《歧路燈》一書，新安李綠園先生作也。先生以無數閱歷，無限感慨，尋出「用心讀書，親近正人」八字架堂立柱，將篇首八十一條家訓或反或正，悉數納入。閱持身涉世之大道，出以菽粟布帛之言，婦孺皆可共曉。尤善在避忌一切穢褻語，更於少年閱者，大有裨益。嗚呼！先生之居心用意，可謂仁且至矣！奉讀之際，有時潸然淚下，有時軒然頤解，有時毛髮俱豎，有時心膽交碎，均皆出於不自覺。其入人之深，感人之速，有如此者。謂於世道人心有關也，豈諛語哉？惜皆抄本，未經刊刻，以之歷久行遠，不無少憾。今書俚語於簡端，固不僅志余之愛慕心切，抑用策夫默祝刊刻之念殷云爾！

道光《印江縣志・官師志》李海觀，寶豐舉人，（乾隆）三十七年任。又：李海觀，字綠園。能興除利弊，愛民如子，疾盜若仇。乾隆己丑秋，邑大旱，步禱滴水崖，雨立沛。百姓設筵迎勞，海觀敎之食時用禮，以度歲歉，歡如也。

道光《寶豐縣志・人物》李海觀字孔堂，號綠園。祖居新安，遷于縣七里宋家寨。乾隆丙辰恩科舉人。沈潛好學，讀書有得，及凡所閱歷，輒錄記成帙。每以明趨向、重交游訓誡子弟。襄城劉太史青芝，稱其「有志斬伐俗學，而力涸筋疲于茹古」，非虛也。任貴州印江縣知縣，以老告歸。著作詳後。子遽，官御史，迎養京邸，卒年八十有四。

又《藝文志》李海觀著：《綠園詩稿》、《說黔》共四卷、《拾捃錄》十二卷、《歧路燈》二十卷。

《中州藝文錄・李海觀》海觀字孔堂，號綠園，寶豐縣人。乾隆元年舉人，官貴州印江縣知縣，詳《文苑傳》。《拾捃錄》十六卷、《歧路燈》二十六卷，按是書大意，以人家子弟之敗，皆由不喜讀書，不親近正人。因極力描寫家庭溺愛，世途險惡。如燃犀照渚，物無遁形。俾知一墮歧途，歷劫不復，非大聰慧人，回頭猛醒，知悔知耻，不能易胎換骨，出死入生。洵少年之寶筏，爲父母者之暮鼓晨鐘也。《綠園文集》、《綠園詩集》，鈔本。

陳毅

袁枚《題陳古漁詩卷》新詩一卷勝方干，當作《楞伽》靜夜看。孔翠屏開花爛漫，清商琴老調高寒。地當六代悲歌易，胸有千秋下筆難。我學王戎留贈語，森森更願束長竿。

又《倣元遺山論詩》白門從古詩人少，今剩南園與古漁。更喜閉門工覓句，無人解叩子雲居。（陳古漁、何南園、方子雲。）

《隨園詩話》卷八　陳古漁云：今人不知詩中甘苦，而強作解事者。正如富貴之家，堂上喧鬧，而牆外行人，抵死不知。何也？未入門故也。宋人《栽竹》詩云：「應築粉牆高百尺，不容門外俗人看。」

《梧門詩話》卷一　陳布衣毅，江寧人，工詩，著《古漁詩概選》，所見初、二、三等集，流播一時。

又卷八　蔡芷衫（元春）與陳古愚居相近，並見詩名，時稱「陳蔡」。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少華山舊頭領二員：跳澗虎陳古漁（毅），有《古漁詩鈔》。

《皇雅集》卷九　陳毅，字直方，號古漁，上元人。監生。著《古漁詩概》。古漁工詩，好友縞紵盡名士。尹文端督兩江，欲延爲鐘山書院諸生說詩，古漁呈詩有「餓夫爲將一軍驚」句，議遂寢。

《國朝正雅集》卷一五引《寄心盦詩話》　古漁爲尹文端公所賞，簡齋太史尤重之。所居古長干里，故有「長干一塔一詩人」之句。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　陳毅，字直方，號古漁，江南上元人。太學生。有《古漁詩概》。

張藻

《隨園詩話》卷一一　古陶太尉、歐陽少師之母，俱以教子貴顯，名傳千古。然兩母之著述不傳。即宣文夫人講解經義，幾與孔子並稱，而吟咏亦無聞焉。近惟畢太夫人，兼而有之。夫人名藻，字于湘，印江（令）笠亭先生之女，余同徵友少儀觀察之妹也。偶《咏梅》云：「出身首荷東皇賜，點額親添帝女裝。」首句本出無心，未幾，秋帆尚書果殿試第一，繼王沂公而起。吉人之詞，便成詩讖，事亦奇矣！太夫人雖在閨閣，而通達政體。尚書出撫陝西，太夫人作詩箴之云：「讀書裕經綸，學古法政治。功業與文章，斯道非有二。汝宦久秦中，洊膺封圻寄。仰沐聖主慈，寵命九重貴。日夕爲汝祈，冰淵愼惕厲。譬諸構廬材，斲小則恐敝。又如任載車，失誡則懼躓。捫心五夜慙，報答奚所自？我聞經緯才，持重戒經易。敎勅無煩苛，廉察無猥細。勿膠柱糾纏，勿模稜附麗。端己勵清操，儉德風下位。大法則小廉，積誠以去僞。西土民氣淳，質樸鮮糜費。豐、鎬有遺音，人文鬱煩蔚。況逢郅治隆，陶鈞綜萬類。民力久普存，愛養在大吏。潤澤因時宜，樽節善調理。古人樹聲名，根柢性情地。一一踐履眞，實心見實事。千秋照汗青，今古合符契。不負平生學，不存溫飽志。上酬高厚恩，下爲家門庇。我家祖德詒，箕裘罔或墜。痛汝早失怙，遺敎幸勿棄。嘆我就衰年，垂老筋力瘁。曳杖看飛雲，目斷秦山翠。」讀其詩，可謂訓詞深厚，不減顏家《庭誥》。未幾，太夫人就養官署，一路關心，訪察政聲。聞長安父老俱稱尚書之賢，太夫人喜，抵署又賦詩曰：「驂騑乍解路三千，風物琴川慰眼前。到處聽來人語好，頻年豐樂使君賢。」「連朝話舊到更深，不盡婁江望遠心。莫怪老人添白髮，兒童幾輩換鄉音。」「周遭竹嶼與花潭，檻外雲光映翠嵐。儘有瑣窗詩料在，不須回首憶江南。」太夫人受封極品，考終官署。庚子，上巡江、浙，尚書居憂里門，謁于行在，具陳母氏賢行。上賜「經訓克家」四字。尚書建樓于靈巖別業，以奉宸章，當世榮之。有《培遠堂詩集》行世。　《培遠堂集》中，美不勝收，摘其尤者。五古如：《靈巖山館夜坐》云：「圓景下絕壁，山館忽已暝。石磴靜張琴，雪泉清瀹茗。不知夜已深，月上青松頂。」五律如：《正月十二夜》云：「銀釭暗畫堂，坐數漏偏長。雁影半牆月，鷄聲萬瓦霜。夜吟多遣興，春夢不離鄉。庭下微風起，梅花入幕香。」《落葉》云：「微霜零木葉，秋氣乍蕭森。亂逐西風下，多隨涼雨深。紙窗延皎月，苔磴失層陰。偶爾憑闌立，平林露遠岑。」七律如《小園》云：「小園半畝寄西城，每到春深信有情。花裏簾櫳晴放燕，柳邊樓閣曉聞鶯。漢書舊讀文猶熟，晉帖初臨手尚生。自笑爭心猶未忘，閒招鄰女對棋枰。」七絕如：《探梅》云：「光福寺前日欲曛，上陽村外望絪縕。千林萬壑浩無際，不辨湖光與白雲。」《春殘》云：「斐几熏鑪百衲琴，綠陰門巷書沉沉。春來小苑無人掃，花落窗前一寸深。」《松徑》云：「曲徑彎環石級高，滿亭山色綠周遭。松風似厭泉聲小，自寫雲門百尺濤。」五排如《雁字》云：「一片雲藍紙，鴻文絕點瑕。《禽經》殊古雅，羽檄等紛拏。每作纏聯起，何曾叙次差。銜蘆如運筆，游霧類塗鴉。凡鳥徒貽誚，家鷄詎用誇。緘情來塞北，傳信向天涯。四出驚風急，低橫遠岫遮。諧聲呼伴侶，破體遇弓靫。行斷疑從缺，書空點不加。奇姿多縹緲，取勢故欹斜。斂翰停摛藻，臨池戲劃沙。鵝羣猶遜巧，鳳策足聯華。水映騰清稿，烟籠護碧

紗。淡天才不愧，逸興寄雲霞。」五言絕如《雨夜》云：「向晚花冥冥，獨坐理琴譜。一縷茶烟生，疎簾散春雨。」六言絕如《夏日作》云：「撥火鑪香颺來，卷簾梁燕飛去。吳門六月猶寒，雨在江南何處。」皆有清微淡遠之音，眞合作也。其他名句，五言如《望華》云：「日生常夜半，雲到祇山腰。」《嘗新茶》云：「未乾春露氣，猶帶曉雲香。」《虎邱》云：「隔花皆有閣，入寺始知山。」《江村寓目》云：「山吞將落日，風抵欲來潮。」七言如《梅花》云：「獨與白雲如有約，遙疑積雪亦生香。」《聞蟲》云：「花徑雨過苔乍冷，豆棚風定月初明。」《野望》云：「雨餘霜葉紅于染，風定炊烟白欲凝。」《靈巖懷古》云：「香徑花開人去後，屧廊風響月明中。」《登澄觀樓》云：「積雪明多能淡日，遠山寒極不生烟。」

又　張南垣以畫法壘石，見者疑爲神工。吳梅村、黃梨洲皆爲之傳，載文集中。太倉離贅園爲王麟洲奉常別業，園中假山，南垣遺製。後歸弇山尙書，爲奉母地，更名靜逸園。畢太夫人《秋日閒居詩》題五律云：「勝迹留城市，幽居得小園。吾生澹相寄，往事漫追論。人憶烏衣舊，名隣香草存。祇今耽靜逸，秋景滿邱樊。」「字摹王內史，詩愛鄭都官。石色青書幌，茶陰冷畫闌。池魚二二寸，庭竹兩三竿。于此端居好，身閒夢亦安。」「地迥人稀到，風清暑罷侵。竹簾香細細，桐閣綠愔愔。隱几時看畫，安弦靜譜琴。夜涼明月上，掃石坐深林。」「燈小花枝密，廊深書舍藏。有時翻秘帙，隨意坐匡牀。詩遇前春稿，鑪凝隔夜香。庭前蹲石丈，親見歷滄桑。」

又　張母顧恭人若憲，即畢太夫人母也。有《挹翠閣集》。與武林林以寧、顧姒齊名。隨宦牂牁，卒于官所。太夫人有《得黔中信》二首，最悽惻，詩云：「黔中騷使到，腸斷血沾襟。絕域懷歸意，頻年憶女心。不曾虛藥物，猶爲寄華簪。悽絕離亭語，迢遙遂至今。」「官舍千山外，飄飄丹旐縣。望雲空白髮，繞膝待黃泉。猶有清吟在，應教彤管傳。阿兄歸日近，負土在明年。」其後，尙書迎養秦關，少儀自滇中解組來署，白頭兄妹，唱和終朝。太夫人又作云：「千里迢遙客乍回，相逢歲盡笑眉開。廿年髮逐梅花白，一夜春隨爆竹來。誰料異鄉逢雁序，細談舊事劃鑪灰。殷勤傳語司更者，漏箭城頭莫浪催。」

《**輦雅集**》**卷三五**　夫人《詠梅》云：「出身首荷東皇賜，點額親添帝子妝。」首句本出無心，後秋帆殿試第一，吉人之詞，便成詩讖。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國朝閨秀能詩詞者多，而學術之淵純當以婁東畢太夫人爲第一。夫人姓張氏，名藻，字子湘，秋帆制府之母也。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張藻**》　藻字于湘，江蘇青浦人。知縣之頊女，畢禮部尙書沅母，誥贈一品太夫人。有《培遠堂集》。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于湘爲女史顧若憲女，幼承母教。嘗《詠梅》云：「出身首荷東皇賜，點額親添帝女裝。」乾隆庚辰子沅舉進士，殿試第一，竟成詩讖。比開府陝西，貽詩作誡。庚子歲高宗南巡，沅居憂里門，謁於行在，具陳母氏賢行，聖書「經訓克家」四字以賜之。

又引《青浦縣志》　乾隆三十八年，沅巡撫陝西，張氏貽詩作誡，皆切於民生國是。

《**詠梅**》　《隨園詩話》卷一一：夫人名藻，字于湘，印江令笠亭先生女，余同徵友少儀觀察之妹也。偶《詠梅》云【略】。首句本出無心，未幾，秋帆尙書果殿試第一，繼王沂公而起。吉人之詞，便成詩讖，事亦奇矣。《輦雅集》卷三五：張藻，字于湘，長洲人。畢□□室，秋帆尙書之母，著《培遠堂集》。夫人《詠梅》云：「出身首荷東皇賜，點額親添帝子粧。」首句本出無心，後秋帆殿試第一，吉人之詞，便成詩讖。

《**清史稿・藝文四・培遠堂詩**》　四卷，畢沅母張藻撰。

錢　琦

《**隨園詩話**》**卷六**　「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素其位而行」。余雅不喜解組人好說在官事迹。錢璵沙方伯有句云：「劇憐到處皆爲客，生怕逢人尙說官。」余讀之，距躍三百。

《**國朝正雅集**》**卷五**　申發祥云：先生生平雅好吟咏，總角時即以五字受知邑令楚北胡公。詩得中氣，高不入粗，深不墮晦，質而不俚，巧而不纖，在三唐、兩宋間。古體力追杜、韓，近則香山、眉山。

《**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　（琦）生平涉歷甚遠，山川之助，吟唱頗豪。而海外諸詩，尤爲雄偉。

《羣雅集》卷三「官清童僕怨，地僻友朋疎。」此方伯臺灣署中句也，余愛誦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八引《朱梅崖文集》公文名振天下，而性尤好爲詩。

袁枚《錢琦墓誌銘》公諱琦，字相人，號瓌沙，晚年自號耕石老人。以乙卯舉人、丁巳進士入詞林，轉河南道御史、工科給事中，出爲常鎮道，調江安糧道，升江蘇按察使，再升四川布政使。引見，上問公家世，公奏臣母八十七矣。上爲惻然，曰：「汝且去。」公謝恩出，未一年調江西，再調福建。福建雖鄰浙省，而多灘河，難奉板輿。公屢思終養，以受恩深，不敢奏。旋奉旨，錢琦以京堂補用。公方束裝，又奉旨錢琦有老母，在家可即終養，不必來京。及服闋入都，公年已七十有五。正思乞休，奏稿繕矣，奉旨錢琦年力就衰，著以原品休致。嗚呼，公以一介孤寒，旁無援引，而疊膺內外重任，是非公之所望也。養親乞歸，是則公之所望而不敢遽陳者也。皇上於公所不望者用之，以盡其才；於公所不敢自陳者恩之，以副其意。而公遂能事君事親，進退寬然，以其餘年會耆英而聯洛社，康娛文宴，大耋考終。今之士大夫如公者有幾人哉？然非公四十年之積誠砥行，上下交孚，亦不能格天如是之深也。【略】乾隆辛未，天子南巡。先一年即頒聖諭，不累民間一草一木。而兩江總督黃廷桂初辦供張，性又嚴急，不能仰體聖意，民有讕言。吾鄉御史錢公據實奏參，天子立召見，問：「汝語從何來？」公云：「風聞，奏事臣之職也。所奏不實，臣之罪也，臣無所辨。若問所從來，臣不敢妄引他人，致塞言路。」上韙其言。黃聞之頗加斂束，民情大安。當是時，黃威嚴有恩眷，公卿百僚無敢攖其鋒者。聞公奏，爭來窺覘，疑必有諤諤不羣之狀。及見公，則謙謹和顏，弱不勝衣，皆大驚，稱爲仁者之勇。枚年十二即與公同入郡庠，交好五十四年，故知公爲尤深。【略】公初生時，鄰婦劉氏夢大官張軒蓋抱一兒傳呼入室，嗜曰：「誤矣，尚在右壁。」俄聞人馬聲嘈嘈，都往公家。及旦，婦來奔告，則公已生。年十五受知於仁和令胡公作柄，胡每月集諸生會文。公所居澣塘，離縣署廿里許，四鼓即起，從武林城外走西湖長隄，候清波門開。天雨則脫履踢亂石中，兩踵血流。胡公憐之，留署中讀書。未幾，胡公罷官，公益困，謀生市廛，手一卷偷吟。有族叔某哀其志，挈以歸，命卒業焉。公自幼攻苦食淡，於人世紛華、名利視若浮雲。每遷一官，得一職，自覺過分，誓以身報主恩，絕無顧忌，常慮不能瓦全。賴皇上屢稱公謹慎，而公亦清而和坦，中率眞人，一望知爲賢者。所遇大府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阿公爾泰，皆同道爲朋，深加敬禮。即有一、二上游，如楊景素輩，風趣格格不合，然知公素行高，書生無他腸，卒亦不能中傷也。臺灣舊例：生番殺人，地方官處分比熟番加重。公奉命巡臺灣，有彰化生番殺內地兵民，公據實奏聞。總督徇庇武員，奏與公異，上嚴旨責公覆奏，或勸公改前奏，以順督臣之意，公不可。曰：「生番殺人，熟番抵命，是以人命爲兒戲也。執前奏益堅。會斷獄者以生番搶去人頭不能定案，乃各處剖棺借新死人頭以充所殺二十九人之數，滿城哀號。有謀叩閽者，總督聞之，慚悔病死。新督崔公據實上聞，番案始定，而天子亦召公還都。旋奉命稽查裕豐倉，初莅任即有番役李五等橫索倉規，公參奏，奉旨將李五枷示，並將例設四十名番役盡行裁革。辛丑南巡，有站道旗兵肆橫瓜洲，公觀察常鎮，啓知總督轉奏，上即命公監斬。公常自言：「我雖信理而行，然非遭逢聖明，恐一事不能辦，而禍且立至矣。」又常言：「平生自勉者，惟『虛心實力』四字。以故聞過必改，有功不矜，集益廣思，芻蕘必采。」按察蘇州時，詢余利弊，余陳說十餘條，公次第張施。吳中父老鈔所張告示爭相傳播。訪貪酷吏二人，劾其一，而公已遷，餘一介某遂得漏網焉。福建災，公方議捐賑，忽謠傳海寇薄城，時已二鼓，將軍約總督用兵，公不可，曰：「見今城外災民數萬，大兵一過，必生事端。儻有寇來，藩司可以折箠笞之。」總督意解。明日再探，果無影響。戊辰上考翰林，公欽取二等第八名，以故疊掌文衡。乙丑分校禮闈，丙子分校順天鄉試，乙卯主試江南，皆以得士稱。所取錢文敏公、錢士雲、蔣元益三侍郎，其最著者也。性尤眞摯，人有誣諉不可者面覆之。己負諾責，則終夕拳拳必踐之而後即安。所得清俸，葬戚里二十棺。雅不喜陰陽佛老家言。幼時路遇遠方尼冒稱皇姑，設法誘衆，公戲作檄討之，流傳至太守魏公處，魏夸公奇童，而責逐妖尼。魏諱定國，後爲名臣，巡撫皖江者也。公見解議論往往與余相合。余每還杭州，先趨公所。去春公已殫殞在牀，喜余到，猶力疾絮語。及余起程走別公，公五鼓已亡，體尚溫，未殮。余得承衾一慟，方知公愛余，雖死尚留一面以相待。嗚呼！其可哀也已。【略】銘曰：古稱君子，世鮮眞兮。肫肫先生，斯其人兮。懷文抱質，淑厥身兮。不詭不隨，欣可親兮。立朝謇諤，能建言兮。施於四方，民懷恩兮。飄然歸來，賦樂貝兮。天若私公，全終始兮。左湖右山，供杖履兮。子孫繩繩，如雲起兮。

銘墓者誰，是先生之所喜兮。

《湖海詩傳》卷七　錢琦，字相人，號璵沙，仁和人。乾隆二年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有《澄碧齋集》。

《詠楊梅》《國朝杭郡詩輯》卷一六：（琦）成童時縣試名在前列。縣宰胡公每月招赴署校文二次。家在江漲橋，距縣治十餘里。屆期必四更起，持燈沿湖至清波門，候門啓而入。值雨則跣足往。胡公廉知之，留署中受業焉。一日詠楊梅，有「丹心千古在，莫笑帶寒酸」之句，胡歎曰：「此非常人也。」

《題橫影圖》《隨園詩話》卷六：甬東顧鑑沙，讀書伴梅草堂，夢一嚴裝女子來見，曰：「妾，月府侍書女，與生有緣。今奉敕賚書南海，生當偕行。」顧驚醒，不解所謂。後作官廣東，于市上買得葉小鸞小照，宛如夢中人，爲畫《橫影圖》索題。錢湘人方伯有句云：「怪他才解吟詩句，便是江城笛裏聲。」余按：小鸞，粵人，笄年入道，受戒於月朗大師。佛法：受戒者，必先自陳平生過惡，方許懺悔。師問：「犯淫否？」曰：「徵歌愛唱《求凰曲》，展畫羞看《出浴圖》。」「犯口過否？」曰：「生怕泥污嗤燕子，爲憐花謝罵東風。」「犯殺否？」曰：「曾呼小玉除花風，偶挂輕紈壞蝶衣。」

徐　濤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徐上舍（濤），吳江人，號江庵，少倜儻不羈。長于近體。《贈龍雨樵明府》云：「客來風簟尋琴譜，人到公庭乞法書。」龍頗重之。又《題清霧瑤臺》云：「石闌屈曲路橫斜，流水空山見落花。貪逐胎仙過橋去，不知涼露滿輕紗。」

《樗國銷夏錄》卷下　吾友徐江庵濤，少時頗事放盪。中更折節讀書，師事先子。學爲韻語，沈思懇苦，不輕下一字。同人晏集拈題分韻，江庵或通夕不成一章，擁褐深堅，兀若木雞。及成，出示諸友，莫不俯首折服。素抱羸疾，嘗有憂生之嗟，後竟不永其年。嘗謂余曰：「詩之爲道，一縱一橫。在唐則青蓮爲橫，工部爲縱；昌黎爲橫，東野爲縱。後如歐陽永叔、蘇眉山、陸放翁橫之類也，梅聖俞、黃山谷、陳無己諸人縱之類也。橫則天才放逸，學力宏博，不須深造，高步一代；縱則萬力千氣，十變五化，鈎深致遠，洗髓伐毛，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遺山絕代高才，服膺辛老子，職是故也。濤才力、問學兩無，所恃當刻畫此心，冥搜深入，與辛敬之、周青士輩驂靳後先。天假歲月，俾不傷折，重以故人篤勉或期無愧斯言耳。年未四十，遽就怛化。其詩稿皆零星故紙，或割客刺之尾，旁行斜上，反復皆書，細意推求，十僅得五，已鈔入《碎金集》中。回念平生時話，不勝泫然。

又　江庵五言如：「春本關心事，花當病眼開。」「芳菲能幾日？風雨送行人。」「坐久嫌更短，春寒仗酒溫。」七言如《玉蘭爲雨所敗》云：「小樓夢破驚飄瓦，病眠離多莫倚闌。」《過古逸堂》云：「謾誇白雪歌難和，爲有黃華酒不辭。」《水仙花》云：「任爾梅兄與礬弟，讓他明白立黃昏。」皆幽折清深，味之無極。

又　庚戌之春，與余同舟探梅鄧尉，時病體稍輕，意致甚勝。歸舟賦詩，歷記遊跡。七古一首最爲奇崛，中有「死後埋我梅花下」之句，余深疑其不祥，果以是年下世，殆成讖也。今全錄此詩於左：「嗟我久病如羈囚，空齋兀坐春復秋。五嶽名山祇卧遊，有夢不到羅與浮。今年正月病稍愈，東鄰郭泰呼同舟。輕舟如鳥帆如席，頃刻已見四山白。是時十七日之夕，斗轉參橫夜過乙。茫茫幽香欲斷魂，皎皎朗月初生魄。擁衾坐起夜不眠，須臾月落風滿天。朝來推窗喜晴昊，梅花一笑何嬋娟。石磴千盤無雜樹，香臺階級不知數。孱顏傑閣留遺踪，曲折僧房出行路。古碣猶傳刺史名，仙骨肯受泥塵污。僧寮高處山忽爭，一峰矗立何崢嶸？身無羽翼飛不得，郭君健者身始輕。憐我駭汗如水傾，兩足欲脫走且蹙。今朝尋花將命乞，呼童荷鍤隨我行。死後埋我梅花下，君爲立石題我名。後之遊者考歲年，手摸其文笑且顛。咄哉此子本多病，不死牖下死山前。不能從君上山巔，何遽不如郁泰元，臨風一笑成此篇。」朱鐵門曾生、袁湘湄棠皆有題余所輯《江庵集》，詩辭極沈痛。朱云：「元和稿本字闌珊，蠅跡蛛絲用意艱。更有模糊難讀處，故人淚點在行間。」「明年我亦約探梅，攜卷花前誦百回。花若有情應感舊，見君扶病苦吟來。」袁云：「半是當時倡和篇，挑燈重讀總淒然。韓公知己推東野，元氏遺文定樂天。一事堪憂兒失學，幾時解痛爾無年？零星紙片經營跡，手澤毋忘也自賢。」「不堪懷舊酒壚邊，我負平生顧彥先。狼籍遺書慚後死，芋綿宿草痛來年。墓碑剩有孤甥誌，宗祀聊憑寡婦延。一樣故人嵇與阮，爲君題稿重潸

然。」自注「時壬子十二月十八日後三日，爲亡友荔堂葬日，故次章及之荔堂，顧君後藝也。」

《病中與郭頻伽秀才鄧尉探梅》《隨園詩話補遺》卷二：徐上舍濤【略】《病中與郭頻伽秀才鄧尉探梅》云：「今朝尋花將命乞，呼童荷鍤隨我行。死便埋我梅花下，君爲立石題我名。後之遊者考歲年，手摸其文笑且顛。咄哉此子本多病！不死牖下死花前。」果以是年不起。

郭麐《亡友徐江庵墓誌銘》於虖！我友江庵之亡十年矣。其容貌行事，顯顯然在目。前以歲之不易，而我先君子未卜葬，今既遂厥私，不敢復以他辭爲解，乃序而銘之曰：君姓徐氏，諱濤，字聽松，號江庵。世居吳江之蘆墟邨。祖某，父某。家素封，及君日落。少好聲伎、博奕，及長始奮，刻苦於詩，鉤棘組鑿，旁午貫串，必求其旨趨所歸。其所爲，恬愉澹蠲，瀞深幽蒨，朋酒角藝，雷迅雲湧，筆墨橫溢，單辭後出，歛手推服。長於離合聚散感概之詞，往復自道，蓋其天性然也。余少跳盪放縱里中，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爲今所謂時文者，羣目以爲異材。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民異物。而君特善余，時時過從。歲暮風雪披敝裘，要以下縫皆坼裂。病畏風，氈帽壓耳，納一卷褒中，褒掩其口；敏門剝剝，然問之不言，心知爲君也。或數日不相見，跡之則往，從博徒縱博，窮日夜挾之。至言論，如平時酒逋博進，囂凌戶外，若不聞也。貌豐下，善譚笑，引卷吟諷，抑揚中節，弟輩輒效以爲笑樂。性澹然，與物若無爭者。然聞人詬余，則憤見於色，人亦以詬君。嘗曰：「子厚自待，今子累我，他日以我累子。」於虖！古所稱知己，君於余非耶？君既不永其年，不竟其所學，而余之幽窮顛踣垂十年，舊學亡失，亦無以異於里人。君之所以知余者，非耶？余之無似，無以稱君之知也。君之欲累余者，不可知，而余則終累君矣，其可悲夫。乾隆壬子春，偕游鄧尉山，至山半，君不能上，坐石壁，仰首歌吟，爲詩一章，脫屣生死，豪宕感激，余讀而悲之。竟以是歲十一月卒，年三十。有子一人，女一人。銘曰：玄墓麓鄧尉，顛死埋我立石焉！嗟山靈聞此言，生也病死則痊。神之游風泠然，梅花落，君來還，盍歸些此墓田。

又《寄江庵》清霜初殺漲痕乾，記向徐熙畫裏看。落葉空山無路到，牽蘿茅屋有人寒。照來清鏡容如削，別後吳淞水幾年？尺幅溪藤肯惠我，相思不用寄琅玕。

又《元日和江庵韻（己酉）》稜稜曉色不知寒，已作東風庭院看。守歲燈明花冪冪，宜春帖寫字平安。年華未便催雙鬢，名字多慚說二難。且向高堂祝如願，椒新菜細好登盤。

又《燈下鈔存江庵遺詩因題其後》幾回開卷坐宵深？珍重焦桐爨下琴。有甲子時重記憶，不分明處費沈吟。敢言萬歲千秋事，且盡今生後死心。淚眼眵昏燈火闇，瓶笙細細起哀音。細思造物恨漫漫，困厄如君集百端。已向生前怨馮衍，誰從死後識方干？行間磨滅都疑淚，夢裏過存可是難。重戶不關簾不下，孤魂萬一到更闌。

又《夢亡友江庵》來何悄悄去茫茫？欲泣無聲淚滿眶。天外雲流初學水，夢回燈影忽如霜。告歸似爲重泉遠，所說何曾一語忘？香篆半銷鐘已動，今宵又算小滄桑。

《畫林新詠》卷二名濤，吳江人。善山水，與郭頻伽友善。懷才早卒。釣雪灘頭雲漠漠，垂虹橋畔水鱗鱗。沉吟楓落吳江句，憶爾烟波作畫人。

張塤

《隨園詩話》卷一六吳門張瘦銅中翰，少與蔣心餘齊名。蔣以排奡勝，張以清峭勝，家數絕不相同，而二人相得。心餘贈云：「道人有鄰道不孤，友君無異黃友蘇。」其心折可想。《過比干墓》云：「祇因血脈同先祖，眞以心肝奉獨夫。」《新豐》云：「運至能爲天下養，時衰拚作一杯羹。」讀之，令人解頤。瘦銅自言，吟時刻苦，爲鍾、譚家數所累。又工於詞，故詩境瑣碎，不入大家。然其新穎處，不可磨滅。《咏風箏美人》云：「祇想爲雲應怕雨，不教到地便升天。」《借書》云：「事無可奈仍歸趙，人恐相沿又發棠。」眞巧絕也。至於「酒瓶在手六國印，花露上身一品衣」，則失之雕刻，無游行自在之意。

又朱竹君以學士降編修，分校得老名士程魚門，京師傳爲佳話。歿後，張中翰塤哭以一律，後四句云：「丹旐書銘前學士，青山送葬老門生。從今前輩無人哭，拚與先生淚盡傾。」瘦銅詩多雕刻，而此獨沉着。

《湖海詩傳》卷二九　張塤，字商言，吳縣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官內閣中書。有《西征》、《熱河》、《南歸》諸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商言才情橫厲，硬語獨盤。後乃學於山谷、后山，沿於文長、中郎，打油釘絞之習時露行墨間。然如《新豐》云：「百家雞犬英雄宅，萬歲枌榆故舊情。」《夜宴》云：「花露半晴題却扇，人扶殘醉唱《迴波》。」亦殊工麗。而生平與翁覃溪、趙雲松、孔淇谷諸君友善，故考證金石及書畫題跋頗爲詳贍可喜。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馬軍驃騎舊頭領十員：【略】火眼狻猊張瘦桐（塤），有《竹素庵集》。

《國朝正雅集》卷二六引《石溪舫詩話》　商言詩秀瘦可愛，書法亦然。詞獨婉麗，惜未之見也。

《晚晴簃詩匯》卷七三　瘦銅與翁覃溪、孔淇谷游，喜考訂金石書畫，詩才秀健，後乃出入山谷、后山，每作盤空硬語。王蘭泉取其《詠新豐》云：「百家雞犬英雄宅，萬歲枌榆故舊情。」《夜宴》云：「花露半晴題卻扇，人扶殘醉唱《迴波》。」稱爲工麗而病，其時有打油釘鉸之習。洪北江亦謂其詩如廣筵招客，間雜屠沽，各有愛憎，正可得失互證也。

《鐵船》　《蕉軒隨錄》卷四《粵東舟人挽篙》：屈翁山《廣東新語》曰：江自凌、浰、湟、武諸水以下，至清遠一路，灘高峽峭，水多亂石，其船食水淺，率以樟木爲之。底薄而平，無橫木以爲之骨，放之順流，遇砥碛大石，一折而過，勢如矢激，故曰紙船。其逆崩流而上者，觸崖觜礐，隨石迴旋，撐者鉤者數人，牽者數人。牽者在限岸或怪石間，爲深林密箐所蔽，前後不相顧，舟子慮其或過或不及，衝陷石稜，則終日大叫，叫且如哭如相殺聲，一一悽酸鬱怒，或於石告哀，或與石拒敵，其船乍前乍卻。前者如暴虎，後者如搏熊。一篙失勢，舟破碎漂沒，入於渦盤矣！故舟子非強有力者不能勝。故曰鐵船。張瘦銅中翰詩曰：「羣山萬壑峽門通，一路沿洄地勢窮。小杜無心詩宛合，人歌人哭水聲中。」予往來西北兩江，方知此詩之妙。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張塤，字商言，號瘦銅，吳縣人。乾隆乙酉舉人。官內閣中書。有《竹葉庵集》。

《南疇遺像詩》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李南疇官桂林司馬，至柳州會審，嘗以救荒策陳於上官，不得行其志，疽發於背而卒。張商言《南疇遺像詩》云：【略】。

沈起鳳

《國朝正雅集》卷二五引《寄心盦詩話》　桐威涉筆便成調侃，作詩亦然。

《國朝詞綜》卷四二　桐威以度曲知名，吳中鞠部求得新聲，奉爲珙璧。而詞亦清新，不墮王實甫、關漢卿蹊徑。

獨學老人《紅心詞客傳奇序》　《紅心詞客傳奇》四種，亡友沈蓉漁先生之所作也。【略】予歸田後，追念古歡。訪求數十年，僅得其《紅心詞》一卷，業已壽諸梓人矣。頃復得此傳奇四種，歡喜無量。夫傳奇雖小道，其所由來者遠矣。蓋古詩、《三百》，皆可被之管絃。乃一變而爲楚人之騷，再變而爲漢人之樂府，三變而爲唐人之詩，四變而爲宋人之詞，五變而爲金、元人之曲。其體屢變而不窮，其實皆古詩之流也。先生博極羣書，若出其胸中所蘊蓄，作爲文章，自可成一家之言。既不遇於時，則所有芬芳悱惻之言，一切寓諸樂府，俾世之觀者，可以感發善心，懲創逸志。雖謂其詞有合乎興、觀、羣、怨之旨可也。予故登諸梨棗，與當世好事者共賞之。譬諸管中之豹，窺見一斑而已。

石韞玉《報恩緣解題》　《報恩緣》，戒負心也。白猿受謝生無心之庇，卽一心報德，成就其科名，聯合其婚姻。以視夫世間受恩不報者，眞禽獸之不若哉！此劇可與《中山狼傳》對勘。花韻庵主人識。

又《才人福題解》　《才人福》，慰窮士也。識字如祝希哲，工詩如張幼輿，一沉於卑位，一困於諸生。特著此劇，以爲才人吐氣。若唐時方干等十五人，死後始成進士，奚不可者？花韻庵主人識。

又《文星榜題解》　《文星榜》，懲隱慝也。楊生命本大魁，以淫行被黜，王生士行無玷，又因其父居官嚴酷，幾以冤獄喪身。士大夫觀此，皆當自省。花韻庵主人識。

又《伏虎韜題解》　《伏虎韜》，警惡俗也。婦人以順爲正，乃有淩虐其夫者，此陰盛陽衰之象，有關世道人心。此劇寓扶陽抑陰之意，亦以明婦人，

妬者必淫，淫者必悍，丈夫溺愛，甚無謂也。眞喚醒癡人不少。花韻庵主人識。

沈清瑞《諧鐸跋》 蘁漁先生，予同懷兄也。弱冠登賢書，應禮部試，五薦不售。年未四十，絕意進取，以著書自娛。文清奇濃淡，不名一家。家父慤亟稱之。詩古體探源漢、魏，近體亦入盛唐人堂奧。詞凡三變，始秦、柳，繼辛、蘇，後宗石帚。又好譜樂府，所製《才人福》、《無雙絕》、《書中金屋》諸傳奇，不下五十餘種。大江南北，非先生傳奇不演。由是詞曲名幾播天下，而實非先生意也。先生好儒術，舊著《十三經管見》、《人鵠》諸書，予請付開雕氏，先生曰：「當世固多賢智之士，而愚不肖者亦不乏。吾作腐儒講學，恐聽古樂者倦而思卧矣！」後客兩淮鹽政全公幕歸，出一編示予。予笑曰：「若然！則可爲知賢愚不肖者說法矣！」因即名其書曰《諧鐸》而付之梓。

殷杰《諧鐸叙》 予秉鐸祁昌，與蘁漁大兄同事者三載。予之鐸，以無聲爲鐸，而蘁漁以有聲爲鐸；予之鐸以鐸爲鐸，而蘁漁以不鐸爲鐸。蓋予不善諧，而蘁漁以諧入鐸，故聽其鐸者，但覺其諧；聽其諧者，並不覺其鐸也。雖然，天下大矣！鐸且不能遍徇，何況於諧！予曰：「干卿甚事？」蘁漁曰：「舍我其誰？」予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蘁漁曰：「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予曰：「木菩薩登壇說法，畢竟于意云何？」蘁漁曰：「泥傀儡逢場作戲，也只與人同善。」諧耶？鐸耶？其蘁漁之苦心耶？予乃退，藏其鐸，而蘁漁之《諧鐸》以鳴。

韓藻《諧鐸叙》 蘁漁大兄，夙負異才，近耽淨業，發菩提心而度世，運廣長舌以指迷。言則白傅談詩，老嫗亦參妙解；事則道元畫壁，漁罟盡樂皈依。有裨人心，無慚名教。

錢棨《諧鐸叙》 予與蘁漁大兄共筆硯者垂二十年，知其湛深經術，偶以餘緒溢爲外編，而標其名曰《諧鐸》，殆得史氏勸懲之旨，而不屑自儕于魏、晉雜書者。夫西京犖幗，尚壓騷壇；南部煙花，且傳廢閣。此書一出，當不僅貴洛紙而織蠻衣也。予雖謬陋，尚能與天下人寶之。

王昶《諧鐸序》 搜神說鬼，雖同贅客之諧；振聵發聾，不減道人之鐸。昶乘軺始莅，鞅掌維繁。仰希陶侃潯陽，府無虛日；竊嘆班超定遠，鬢有餘霜。未了浮名，有妨大雅。足下青衿滿座，學授淹中；紫氣霄浮，經傳棘下。偶有訂頑之義，托諸志怪之書。君豈妄言，吾當敬聽。慨羈宦于投書渚上，深慚老矣無能；望瑤華于斷石村邊，時冀惠而好我。

黃桂芳《諧鐸跋》 從子之駿，從蘁漁先生游。一日，先生刻《諧鐸》既成，命駿攜以視予。予卒讀之，而竊有以見先生之心也。先生于人，循循善誘，絕無畛域門戶之見。存遇好問者，不惜口講指畫，因端竟委，期于盡意乃止。聞其教者，既熏德而善良矣，而又慮夫教之弗能遍徇也，用筆之于書，而使人之見吾書者，不啻聞吾之口講指畫焉。或曰：「若然，則專謂是書謂鐸可也，而繫之以諧何居？」予曰：「客不觀諸審音者乎？聞古樂則思卧，聽新聲則忘倦。陳太羹玄酒于前，幾何不投箸而起耶？張士鼓簧柎于庭，幾何不掩耳而走耶？太史公作傳，《循吏》、《儒林》之外，不廢《滑稽》。先生是書，殆亦此意也夫！予老矣！他日倘得一片青氈，將賚此編與二三同志共切觀摩也。」是爲跋。

《小說考證》卷七《諧鐸第一百四十》 予嘗言文章之美者，必遭物議，此語固非虛也。吳郡沈桐威《諧鐸》一書，膾炙人口，《聊齋志異》以外，罕有匹者。內載《詩貓檄》一篇，語帶譏諷。時撫軍好佛，因之有構蜚語者。朱石君先生，時官安徽巡撫，欲劾之。桐威上書自呈，筆墨飛舞。石君先生憐其才，事竟釋。今錄其書云：「鳳吳下阿蒙，蘆中窮士。幸一丁之初識，笑二酉之難窺。家少曹倉，長訛亥豕；腹無邊笥，學注蟲魚。慕辨稻之清才，幼慚左癖；羨食瓜之徵事，長愧書淫。偶拾齊人炙輠之遺，妄附虞卿著書之事。晨編夕寫，塗欲成雅；東撮西鈔，祭還類獺。蘇學士香花供佛，補錄傳人；淮南王雞犬皆仙，文探寶笈。夢迷鄭鹿，稍參太卜之書；鬼嘯阮琴，用輔《睽車》之志。以至賣柑種樹，盡被搜羅；相馬捕鹿，亦資談助。傳成《毛穎》，中書君元屬寓言，賦本《子虛》，亡是公何關實錄？竊《秋水》、《馬蹄》之義，托雪泥鴻爪之詞；敢希舌可生蓮，差信胸堪成竹。方謂《客嘲》、《賓戲》，古人一度詼諧；幾忘馬磨牛衣？雜說難登著作。享千金之敝帚，玷五夜之寒氈。今蒙鈐閣垂詢，琴堂傳命。始悟雕蟲小技，多亦奚爲；捫虱高談，戲終無益。華國唯文章是寶，立言以性道爲宗。陶令《閒情》，不入梁樓之選；魏家穢史，難參魯壁之經。小慧卽畔道之媒，大言實欺人之習。乃大人不加譴責，反賜栽培。想因采及芻蕘，亟欲裁其狂簡。曩謁小程夫子，許參立雪之班；今望大宋門牆，願侍披香之席。雖雪泥勢隔，附驥無緣；而風雅道存，登龍有路。昌黎伯拈生館下，皇甫盡得其眞詮；廬陵公持節襄

中，劉幾自裁其僞體。金能躍冶，不棄涂間；桐可爲琴，終收爨下。說菩提法，沛甘露于犂舌獄中；開理學門，沐春風於傳心座上。自愧半生精力，誤盡浮華；反幸數卷蕪詞，得邀提命。從此悔其少作，不再續搜神志怪之書；還期知所折衷，庶無負振聵啓蒙之訓。」書上，石君先生讀之，拍案呼絕云。（《青鐙軒快譚》）

《吳門補乘》卷七　字桐威，吳縣人。乾隆三十三年舉人，詩餘窺秦、柳、辛、蘇之祕。《人鵠》、《十三經管見》。

光緒《吳江縣續志》卷一四　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舉人。祁門全椒教諭。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諧鐸》　一卷，沈起鳳撰。起鳳，字桐威，江蘇吳縣人。乾隆戊子舉人。安徽全椒縣訓導。

李百川

陶家鶴《綠野仙踪序》　余於甲申歲二月，得見吾友李百川《綠野仙踪》一百回，洋洋灑灑之文也。其前十回多詩賦及仕途冠冕語，祇可供繡談通闊之士賞識，使明眛相半人讀之嚼蠟而已。十回後雖雅俗並用，然皆因其事其人斟酌身分下筆，究非僕隸輿台略識幾字者所能盡解也。至言行文之妙，眞是百法俱備，必留神省察，驗其通部旨歸。試觀其起伏也，如天際神龍，其交割也，如警弦脫兔；其緊溜也，如鼓聲瀑豆；其散大也，如長空風雨；其艷麗也，如美女簪花；其冷淡也，如狐猿嘯月；其收結也，如羣玉歸笥；其插串也，如千珠串線。而立局命意，遣字措詞，無不曲盡情理，又非破空導虛輩所能比擬萬一。使余日夜把玩，目蕩心怡，不由不嘆賞爲說部中極大山水也。【略】乾隆二十九年春二月山陰弟陶家鶴謹識。

侯定超《綠野仙踪序》　人也，而有冷于冰名，何也？緣人藐然中處，參乎兩儀，爲萬物靈。顧乃荒亂迷惑，忘其所始，喪其所歸，至不得與無情木石、有知鹿豕終天年者，總由一「熱」字擺脫不出耳。熱者一念，分千岐萬徑，如恆河沙數，不可紀極。而緣其督者，氣也、財也、色也，酒之爲害尚在三者之末。蓋氣者人所生，財者生所養，色者人與生相續於無窮也。何害？曰害在於熱。氣熱則嗔財，財熱則貪色，色熱則淫。至於嗔貪淫則必荒亂迷惑，忘其所始，喪其所歸。求能守眞葆和以終天年者，其諸有幾？如此書中，人之有朱文魁也，賊之有所尚詔也，妓女之有金鐘兒也，物之有妖蝎也，狐之有賽飛瓊也，魚之有廣信夫人也，爲嗔爲貪爲淫，各守其一。以極其餘，無論舉世視同秦越，即父母夫婦兄弟，至掉背而不相顧，何者？一熱則無不冷矣。然則何以執熱？三家村中學究讀《綠野仙踪》，見冷于冰名猶慕之曰：「道在是矣！」彼烏知之？夫天下之大冷人即天下之大熱人也。【略】可知熱由於心冷，亦由心善。爲熱心者必先能冷心，心之聚散如冰凝釋于水，乃可以平嗔貪欲之橫行，而調氣、色、財之正規，是則先以冷濯熱，存心其要矣。【略】持心之要莫妙于冷，莫妙于冷如冰，此作者命名之意至深至切。莊子曰：「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冷之謂也；張子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冷于冰之謂也。乾隆三十六年洞庭侯定超拜書。

《綠野仙踪》卷首《虞大人前評》　詞曰：細觀此書，結構精嚴，妙想疊出。眞中幻，幻中眞，具五花八門之奇，極錦簇雲攢之趣。公諸梨棗，自可不翼而飛，不脛而走。說部中大觀異觀也，佩服佩服。

黃摩西《小說小話》　《綠野仙踪》蓋神怪小說而點綴以歷史者也。其敘神仙之變化飛昇，多未經人道語；而以大盜、市儈、浪子、猿、狐爲道器，其憤尤深。燒丹一節，雖以唐小說中《杜子春傳》爲藍本，而能別出機杼，且合之近日催眠學家所實驗者，固確有此理，非若《女仙外史》之好強作解事而實毫無根據者比也。惟平倭一節，詆胡梅林不留餘地，不知何意？梅林將業，雖不足觀，然功過當足相掩，在當時節鎮中，不可謂非佼佼者，正未容一筆抹煞也。相如江陵，將如梅林，而明人小說中每痛毀之，蓋必別有不滿意於當時社會者在焉！

周　準

《湖海詩傳》卷一一　周準，字欽萊，號迂村，長洲人。諸生。有《虛室吟稿》。

又《蒲褐山房詩話》陳恪勤煩繫京江，迂村往從受業。及至京師，不交權貴，志節皎然，雖東漢人獨行不是過矣。沈文慤門下承其指授者，以盛青嵝、周迂村、顧祿百、陳經邦爲最，其後則王鳳喈、錢曉徵、曹來殷、褚左峩、趙損之、張策時及予。後有考詩學源流，爲接武羽翼之說者，不可不知。若企晉雖曾親風旨，要未嘗有瓣香之奉也。

《宿靈隱寺梵香閣曉起眺望》《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聲喧意彌靜。」深於山水者得之，比「蟬噪林逾靜」較有味。

《賦得古別離送鄭子》《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結語淡淡，離情於言外遇之。

《發朱砂庵逕觀音巖登石人峰》《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即遊山可悟求道，康樂引其緒，此更顯其言。

《緣天都峰趾度雲巢洞上升仙梯遂憩文殊院》《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寫巢雲洞四語，深入淺出，殊足駭人。

《壯士行》《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如見白衣冠祖送時情事。

《明妃曲》《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備責李少卿，而措詞微婉，得風人之旨。

《行經拂水山莊》《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詠此題者，不免過於發露。作者婉約出之，不知微言諷諭過於顯斥也。此詩品高下之分。

《戍婦吟》《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似鶯啼燕語報新年之作。

《塞下曲》《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子卿歸於昭帝時，時孝武殂落五年矣。詩意見子卿猶得生還也，用筆甚曲。

《蝴蝶詞》《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邯鄲一夢，以二語該之。世人日在夢中，而稍不覺寤，何也。

《國朝詩別裁集》卷三〇　迂村以迂自信，亦以迂自安。年二十餘，裹糧携笻屐游武昌、沔漢等處，興盡而返，不謁一人。後聞佳山水，必往遊。既老，之京師，一如遊漢南時。昔有人問高僧曰：「京師許多人？」僧曰：「只兩個人：一爲名，一爲利。迂村超然名利外，是京師有三個人也。」與余同輯本朝詩，皆蓋棺論定者。臨終含笑謂所親曰：「我幸甚！我詩可入《別裁集》中矣！」詩宗法唐代以前。五言古、七言絕尤善。

《清史列傳・鮑皋傳》附　周準，字欽萊，江蘇長洲人。諸生。少好讀書，絕嗜慾，寡交遊。陳鵬年訟繫京江，往從受業。年二十，慕鹿門、峴山之勝，裹糧攜笻，上溯沔漢，盡探其奧而歸。不謁一人，每聞佳山水必恣遊。晚之京師，不交權貴，志節皎然。人或以迂誚之，益自喜，因號「迂村」。時有就高僧問京師人物，僧曰：「一爲名，一爲利，迂村超然名利外，京師祇有三箇人。」其見推如此。嘗厲浙西靈隱寺，遇沈德潛論詩合，遂莫逆。與德潛編輯國朝諸家詩爲《別裁集》。王昶謂德潛門下承其指授者，以準及盛錦、顧詒祿、陳魁爲最。詩宗唐音，五言古、七言絕尤善。著有《迂村詩鈔》八卷、《迂村文鈔》、《虛室吟藁》、《瓢中》、《鶴皐》、《玉楮》、《人海》、《黃海》等集。

曹錫寶

《隨園詩話》卷一九　曹劍亭侍御《胥江》云：「市近人聲雜，船多夜火明。」王廷取太守《沙河》云：「危巢雙燕宿，破屋一驢鳴。」汪守亭秀才《佛寺》云：「塔影衝宵直，亭陰向午圓。」王麓臺司農《題畫》云：「蛟龍疑有窟，風雨若聞聲。」此數聯，皆聞人傳誦，而余愛之，故摘記者也。曹又有《送梁階平司農隨駕木蘭》云：「獵獵旌旗擁玉珂，森森帳殿碧嵯峨。三秋月色臨邊早，萬馬風聲出塞多。晨捧金泥隨輦草，暮翻玉靶落天鵝。知君奏罷《長楊賦》，合有新詩寄薛蘿。」通首唐音。

《湖海詩傳》卷二〇　曹錫寶，字鴻書，號(檢)〔劍〕亭，上海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監察御史，贈左副都御史。

又《蒲褐山房詩話》劍亭胸襟瀟灑。早入內廷，隨巡侍直，時有篇章，流傳日下。及登進士，改庶常，復由部曹擢爲侍御。因見朝貴家人貪縱不法，劾之，詢無實據，吏議請革職，詔特原之，仍令留任。及至嘉慶己未正月，上追念其慷慨敢言，不愧諍臣之職，且其事亦非失實，追贈副都御史，並蔭其子爲中書，蓋異數也。君中歲後頗好小學《爾雅》，注疏校勘再三，詩亦不多作。

《晉雅集》卷六　(檢)〔劍〕亭伉直，負名節，士林目爲熙朝鳴鳳。

朱珪《特贈副都御史掌陝西道監察御史曹公錫寶墓誌銘》 公諱錫寶，字鴻書，又字劍亭，江蘇上海人。祖贈公煜曾，父贈公培謙。母張淑人，以康熙己亥年十一月初三日辰時生公。幼而穎敏絕倫，見愛於祖父母。弱冠以第一名入學。乾隆辛酉以國學生舉北闈鄉試。壬戌考取內閣中書。丁贈公憂。戊辰起直軍機處，庚午補中書，時與莊殿撰培因齊名。莊既取大魁，人望屬公，傅忠勇公將奏擢侍讀，力辭。忠勇公笑曰：「人各有志，不可強也。」丁丑會試中式，殿試二甲五名進士，改庶吉士。丁張淑人憂，扶喪南旋，忽遘瘍疾，委恭將十年手鈔經史、古詩文、《華嚴》皆成部疊架。作詩尤長於五古，有陶、謝、韋、孟眞意。丙戌散館，改刑部主事。戊子遷員外郎。庚寅充河南鄉試副考官，擢郎中。辛卯充會試同考官，督學山西。乙未授山東糧道。丁酉以旗丁鬬毆命案罣吏議來京，以部員用，在《四庫全書》處行走，分辦黃簽考證。書成，議叙以國子監司業用。乙巳與千叟宴，特旨授陝西道監察御史。丙午上封事劾奏大學士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竊知其事者漏言於和，乃星夜毀其跡，於是奉旨留京王大臣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公危甚，馳赴熱河待詢。當是時，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嘆而已，亦未敢頌言君賢，皆曰曹公禍且不測。然上竟不以罪公也，部議鐫二級，奉旨改爲革職留任。蓋先帝保全言官，故卒無敢中傷之者。丁未充文淵閣詳校。戊申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八月，充鄉試同考官；九月，以他御史事波及降二級留任。庚戌後得嘔血疾，自是貧病憊甚，乃自作年譜。壬子正月十九日亥時卒於官，年七十有四。越八年，今上親政六日，而和珅下獄，正月十八日賜死。今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公一人而已。二十八日，特下明詔曰：「前御史曹錫寶奏參和珅家人劉全倚勢營私，家貲豐厚。時當和珅聲勢熏灼，舉朝無一人敢於糾劾，而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殊爲可嘉，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辦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曹錫寶前此所劾信屬不虛，宜加優奬，以旌直言。著加恩追贈副都御史，伊子照加贈官銜，給予廕生。」於是天下聞之，莫不同聲心折，呼聖明萬歲，而天道久而必信也。嗚呼！公眞不朽矣，何待珪一言以爲輕重耶。【略】銘曰：鄧林蔽霄，萬族穴巢。有孤鳳凰，狒飛哀號。燎原一煞，獸走鳥焦。嗟鳳逝兮，帝命下詔。公今在天，抉雲一笑。噫我後死，仰閽絕叫。聖人旌直，豈爲一人？闡幽彰善，忠正氣伸。榮袞誅鉞，惟皇福威。垂蔭世世，視此碣碑。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曹錫寶，字鴻書，號劍亭，上海人。乾隆丁丑進士。官御史時，劾和珅家人不法，吏議革職，詔特原之，仍令留任。嘉慶初，上念其敢言，追贈副都御史。

《清朝先正事略》卷二一 同時以伉直忤和珅者，有御史曹君錫寶、謝君振定、博山縣知縣武君億。曹君字鴻書，號劍亭，晚號容圃。江蘇上海人也。乾隆辛酉舉人。考授內閣中書，直軍機處。丁巳舉進士，選庶吉士。憂歸。十年散館，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典河南鄉試，擢郎中。分校會試，督山西學政。乙未授山東糧道，坐旗丁鬬毆，事罣吏議改部員，在四庫館行走。議叙以司業用，特旨授陝西道御史。疏劾和珅家人劉全衣服、車馬、房屋踰制。先有某卿竊知其事，飛書告和。和答某書曰：「必有以厚報。」於是留京王大臣，奉旨勘查僭妄蹤跡，竟不可得。而君危甚，馳赴熱河待詢。時和珅當國已十餘年，中外無一人敢投鼠者。聞此舉皆咋舌。一二有心人仰屋竊嘆而已，亦未敢訟言君賢，皆曰曹君禍且不測。然高宗竟不以罪君也。部議鐫三秩，特旨改革職留任。逾年轉掌陝西道，巡視北城，分校順天試。壬子九月卒官，年七十有四。越七年，仁宗親政六日，和珅下獄，尋賜死。某卿洊擢總憲矣！即日罷斥。上於是追念曲突徙薪之功，惟君一人耳。乃下詔曰：「當和珅勢燄薰灼時，舉朝無一人敢糾劾者。前御史曹錫寶獨能抗辭執奏，不愧諍臣之職。今和珅治罪後，查抄劉全家產，竟至二十餘萬之多。是錫寶所劾不虛，宜加優奬，以旌直言。可追贈副都御史，照加贈官階廕其子。」於是天下士聞之，莫不吞聲心折，呼聖明萬歲，嘆天道久而必彰也。二十一年，入祀鄉賢祠。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三《曹錫寶》引「國史館本傳」（存目）

又引《郎潛紀聞》 定例五品以下官，非殉寇難，無贈官給廕者，五品官亦無追贈至正三品者。乾隆間御史上海曹錫寶上章劾和珅家人劉全一事，不愧諍臣，加恩追贈副都御史，子給予廕生。天下聞之，莫不同聲感歎，呼聖明萬歲。

《烏蒙鎮劉公輓詞》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曹劍亭《烏蒙鎮劉公輓詞》云：【略】。烏蒙游擊劉崑玉巖，保寧人。雍正八年，苗疆新闢，於土司祿鼎坤烏蒙故地置總兵官。鼎坤子萬福嗾衆反，崑轉戰至鐵爐山，弩穿左脅，創

甚。蘸血大書石壁上「淋漓鮮血透征衣，報國丹心總不移」十四字，拔刀自刎死。城陷，妻張夫人，女易璋，可璋，妾吳氏同日死。時同殉節者，通判彭澤劉鎮寶等幾四十人。明年，改烏蒙曰昭通府。

《讀鈍吟集》《雪橋詩話餘集》卷一：馮鈍吟爲錢牧齋高弟，其《嚴氏糾謬》一卷，專駁羽卿以禪喻詩之非。王貽上極詆其詩，幾等自鄶。趙秋谷則自稱私淑門人，議論顯與新城樹敵。曹劍亭《讀鈍吟集二絕句》云：【略】。信持平之論也。

汪繹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錄彭紹升《述》　吾友汪子大紳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閡；其於西來大意信解甚利，慕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著《讀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脈，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窮原洞委，縱橫自在，匠心而出，獨蹈大方，可不謂知言之選歟？大紳名繹，世爲休寧人。祖懋琳始遷於蘇。父元傑，早卒。母程氏以節婦旌。有二子，大紳其長也。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塾師趙君爲寧，文有師法，導以先輩程尺，已而疾，亟屬大紳必事其友吳君漢滌，遂延吳君於家。吳君亦喜先輩，好讀書。故大紳之文得早自拔俗者，兩師之力也。年三十一，補吳學生，遂一意治古文，覃思奧賾，游刃百家，積滿而流，沛然無阻。有廣嚴福公者，三峯耆宿也。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是白衣乃大有道根。」里人沙斗初見其《枯題》等作，曰：「此老杜先天詩也。」初謂子從老杜出，卻是老杜從子出。而嘉定王光祿以爲「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閒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獨予與羅臺山而已。臺山，寧都人，善古文，亦兼通儒、釋。初至予家，見大紳小文異之，遂造訪，讀其《三錄》，歎曰：「海哉，向覩君谿澗而驚，予則淺矣！」袖而歸，發其菁萼，兼繩削其不合，兩人輒相視莫逆也。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大紳主之，以正學道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痾家居，以法自娛，不復應科舉。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而卒，年六十八。卧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連稱「好！好！」而逝，時乾隆五十七年六月五日也。一子殤，立從孫玉藻爲後。大紳在時，世多以文士目之，迹其自述亦不過，曰因文見道而已。然生平志趣，殆不可測。嘗作《無名先生傳》云：「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猥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僊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掛口。」又作《撞庵先生記》，自稱「學無牆壁，行無轍迹。其游乎儒曰坦蕩蕩，游乎釋曰冷淒淒，游乎儒、釋曰坦蕩蕩、冷淒淒。」噫，大紳之意則遠矣。晚而與予書，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古今之寥闊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游，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予聞其言而悲之，自莊、屈以來，述作相望，具此心眼者幾何人哉？其在孔門，所謂嘐嘐者邪？抑所謂踽踽涼涼者邪？吾無從識之矣！大紳既殤，遺書具存，予刪而錄之，復次第其本末，爲之述，俟論定於後之君子焉！

江藩《宋學淵源記・附記》　先生諱繹，字大紳，吳縣諸生。少孤，程太孺人撫以成立。幼入塾讀書，性不善記，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其文在荆川、百川之間，至於發揮經旨，涵泳道德，唐、方二家所不及也。喜爲詩，以陳子昂、杜少陵爲則。不二師見其《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字字句句，皆從性海流出。於是以詩作佛事，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之妙境，非若王安石之句摹字擬也。尤工古文，人所不能言者能言之，人所不敢言者能言之，人所不能暢者能暢之，人所不能曲者能曲之。其出儒入佛之作，則言思離合，水月圓通，有不可思議者。尺木居士許之曰：「噓氣成雲。」王光祿西莊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而先生之志，不在此也；有詩曰：「消沈文字海，萬古涕淋浪。」先生之志，蓋在向上一義矣。壯歲讀《陳龍川文集》，慕其爲人，思見用於世；既而讀宋五子書，又讀西來《梵莱》，始悟其非，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轇葛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閡，仿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揭私

記》，以通出世之法。嘗謂藩曰：「吾於儒、佛書有一字一句，悟之十餘年始通者。讀《二錄》、《三錄》，當通其可通者，不可強通其不可通者。」尺木居士謂：「先生之論儒、佛，一彼一此，忽予忽奪。」似未深知先生者！先生豈無權量於其間耶？先生落落寡合，往來最密者，尺木居士一人而已！曾主來安建陽書院，以正學教諸生，緣歲饑，輟講歸。又嘗應浙江寶學使聘校試文，非所好也；歸而閉戶習靜，不復應科舉。作《無名先生傳》曰：「先生講學，不朱不王；先生著書，不孟不莊；先生吟詩，不宋不唐，先生爲人，不猥不狂；先生處世，不圓不方。」復作歌曰：「先生有耳聽清風，先生有眼看明月，先生有身神仙人，先生有家山水窟。先生於事無不有，人欲說之壁掛口。」自述其孤往也如此。以食廩歲滿貢太學，未得教官。卒年六十八。卧疾數日，口不及家事，索茗盡兩甌曰：「好！好！」而逝。

《文獻徵存錄》卷四　紹升友吳縣汪縉著《二錄》、《三錄》，又暢啓豐、紹升之說。【略】自縉以後，去梁谿之學愈遠，雖無門戶異同之見，而講求理學之意微矣。

《隨園詩話》卷一三　蘇州汪縉，詩學七子。《游穹隆》云：「星滿天壇河瀉影，月離海嶠樹生烟。」《棲霞》云：「雲埋大壑封秦樹，雷劈陰厓見禹碑。」又　乙酉秋闈，遺才不錄，遽登舟歸。余聞之，急往見學使彭公芸楣。公謙云：「某在此衡文三年，得毋有人怨我乎？」答曰：「有」。彭駭然變色。余笑曰：「公毋驚也。詩人汪大紳，公不許其入場，何也？」彭更駭云：「此某所拔歲考案首也，豈有遺才不取之理？」余云：「渠已買舟歸矣！」乃手書其名，補付提調，而遣人追之。時已八月初七日矣。傍晚，汪到。見謝詩云：「業已湛廬歸越國，忽蒙追騎喚王孫。」

《江蘇詩徵》卷七三　江藩云：「愛廬師中年詩，力追子昂、少陵。後躭禪悅，遂入寒山、拾得一派矣。」

《晚晴簃詩匯》卷九七　愛廬偕彭尺木講學，溝通儒、釋。其所著《文錄》、《二錄》、《三錄》博大精深，有非尺木所能及者。詩初宗少陵，晚多悟境，又近寒山、拾得。

《清史列傳・彭紹升傳》附　汪縉，字大紳，江蘇吳縣人。諸生。少不善記誦。逮弱冠，試爲文，數百言立就。詩宗陳子昂、杜少陵，袁枚盛稱之。時有僧不二，本滕縣諸生，厭棄世法，出家，傳磬山宗，隱於吳。一日，見縉《虎邱題壁詩》，詫曰：「此白衣大有根器。」縉後見寒山、拾得詩，喜其從性海流出，因是爲學務通儒、釋，與彭紹升往來最密。所爲古文，覃思奧賾，其出儒入佛之作，言思離合，不可思議。紹升許之曰「噓氣成雲」。王鳴盛亦云：「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閒矣。」嘗謂：「趙宋以來，儒與佛爭，儒與儒爭，轇轕紛紜，莫能是，正乃統其同異，通其隔閡，倣明趙大洲《二通》之作，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著《讀書四十偈私記》，以通出世之法；著《讀易老私記》，以貫穿天人之際。」主建陽書院，昌明正學。既歸，閉戶習靜，不復應制舉。【略】乾隆五十七年卒，年六十八。又有《汪子文錄》。

《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汪大紳，名縉，吳人。少不善記誦。年十六，試爲文，數百言立就。學經義於趙維寧、吳漢滌，名聞邑里中。年三十一，補吳縣學生，遂一意治古文。嘉定王光祿見而奇之，曰：「讀大紳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間矣。」然其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長洲彭允初、瑞金羅臺山而已。大紳學兼儒、釋，縱橫貫穿，通其隔閡，然落落無所偶。晚而爲書與彭允初言孤往之趣，曰：「天之高也，不附於天；地之厚也，不附於地；古今文豪闊也，不附於古今，孤往而已矣。人物，孤往也；交遊，孤往也，著述，孤往也。名海中人老死不相往來矣。」乾隆五十七年卒。年六十有八。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汪子文錄》　十卷，《詩錄》四卷，《二錄》二卷，《三錄》三卷，汪縉撰。縉字大紳，江蘇吳縣人，歲貢。

《清儒學案小傳・汪先生縉》　汪縉，字大紳，吳縣人。諸生。早自拔俗，一意治古文。嘉定王光祿鳴盛謂：「讀其文，十洲三島，悉在藩溷閒。」生平相與講學論文，往復不厭者，惟尺木及瑞金羅臺山二人而已。萊州韓公復講程、朱之學，知來安縣，闢建陽書院，聘先生主之，以正學導諸生。已而歲荒，輟講。歸，教授里中，落落不偶。嘗一應浙江學使竇公聘校試文，歸而養疴家居，不復應舉。乾隆五十七年卒，年六十八。先生讀古人書，統同辨異，喜道程、朱、陸、王之學，通其隔閡。著《二錄》、《三錄》以明經世之道。又有《讀四十偈私記》、《讀易私記》、《讀老私記》、《染香別錄》、《文錄》、《詩錄》共若干卷。

王芑孫《秋懷十二首》一　雄獨才難得，知交信有神。二汪（謂汪大紳縉、

明之元亮）皆作者，牆壁老斯人。識字能文後，參禪應舉辰。俊賢多不達，吾敢歎沉淪。

又《歲暮懷人絕句二十四首・汪大紳（縉）》　學佛居然古佛形，辨才舌底湧蓮青。此心無礙身無住，喫筍燒豬入洞庭。（大紳年六十，髮童然如僧。居常好佛，而不能不食肉，今館於洞庭山。）

錢載

論述

綜論

朱休度《禮部侍郎秀水錢公載傳》　載自少不耐爲舉業文，爲之，輒崛奇不合時樣，故不售。載不顧，益肆力于古，漁獵百家，尤以詩爲命，獨窺古人奧，縋鑿不已。【略】載詩淩紙怪發，險入復入，橫出復出，於古不名一家；更歷萬里游，壯觀嶽瀆，吸靈奇之氣而張之，故老益肆益硬。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丙辰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蘀石閣學與余兩人耳。庚戌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醵酺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爲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眞古人哉！刻《蘀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最後，題春圃弟《茶舫圖》云：「清涼山後阿兄題，大令名看小令齊。三月柳遮江路永，十年人隔夕陽低。」拳拳念舊，蓋物稀爲貴，理應然也。先生吟詩，多率眞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其《村居》云：「村居誰爲閉門高？夜雨頻添水半篙。楊柳初絲亞文杏，木蘭如玉照櫻桃。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嘷。短杖一枝扶便出，西軒北陌又東皋。」《先人別業》云：「屋于高處非忘世，志欲終焉此讀書。」皆有駘宕之致。

翁方綱《蘀石齋詩鈔序》　秀水錢閣學所爲詩曰《蘀石齋集》者三十有六卷，閣學既自序之。乾隆丙申夏，閣學奉命視山東學政，將出都，新安程吏部、欽州馮孝廉屬方綱鈔其詩。方綱與蘀石相知，在通籍之前；而談藝知心，於同年中爲最。自己卯春蘀石自藜光橋移居宣南坊，方綱得與晨夕過從，至今十有八年，中間方綱使粵者八年，而前後共吟諷者則十年。十年論文之交，世固有之；至于心之精微，人所難喻。方綱與蘀石，則固敢謂粗喻矣！其詩濃腴淡韻，若畫家賦色，向背凹凸，東坡謂於王維千枝萬葉，一一皆可尋源者也。爰略摘取爲四卷，以見其概，以俟其全集之刻云。

《湖海詩傳》卷五《蒲褐山房詩話》　總憲（金德瑛）酷嗜涪翁，故論詩以清新刻削、酸寒瘦澀爲能，於同鄉最愛錢君坤一。

又卷一四　錢載，字坤一，號蘀石。秀水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禮部侍郎。有《蘀石齋詩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蘀石襟情蕭曠，眞率自如。乾隆甲戌初夏，從金檜門總憲一經齋與余訂交，遂成雅契。性豪飲，常偕朱竹君學士，金輔之殿撰，陳伯恭、王念孫兩編修過余。冬夜消寒，卷波浮白，必至街鼓三四下。時竹君推戴東原經術，而蘀石獨有違言。論至學問可否得失處，蘀石顴發赤，聚訟紛挐，及罷酒出門，斷斷不已，上車復下者數四。月苦霜濃，風沙蓬勃，餘客佇立以俟，無不掩口而笑者。善鑒別法書名畫，望之審其眞僞。故尤工繪事。晚年致仕歸，藉以給朝夕。乾隆庚戌年八十三，上元日猶爲予倣黃鶴山樵，長林修竹，極雨葉風枝之妙。詩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復深加研鍊。殆其鄉李日華、姚綬一輩人也。

《北江詩話》卷一　錢宗伯載詩，如樂廣清言，自然入理。【略】近時九列中詩，以錢宗伯載爲第一，紀尚書昀次之。宗伯以古體勝，尚書以近體勝，漢軍英廉相國亦其次也。

《梧門詩話》卷七　錢蘀石先生【略】詠物詩狀物工妙。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智多星錢蘀石（載）：（贊）遠而望之幽修漏，熟而視之瘦透皺，不知者曰老學究。

吳修《書蘀石齋詩集後並序》　向閱王少寇《蒲褐山房詩話》評公之詩，謂「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復深加研鍊。殆其鄉姚雲東、李竹懶一輩人。」朱梓廬先生語修曰：「少寇所論，適與蘀翁詩相反。」至哉斯言！蓋未悉公詩工力

之深，止以禾中臺閣畫家目之，故以姚、李爲比。又閱《隨園詩話》，謂公「吟詩多眞率任意，有夫子自道之樂」，語意亦略同少寇，似于《擇石齋詩》全未研閱。袁、王兩家，並海內詩壇盟主，頗自負其辯眼，且與公皆有縞紵之好。而其評論，膚泛不切至此！可見文章知己之難。因作此詩，以質世之讀公集者。詩曰：「公詩精益求，于杜得縝密。韓、蘇並沉酣，涪翁亦公折。辭比出由己，仲紙吐鬱勃。先使皮骨換，乃復追險絕。氣勇怯千夫，脈細歸一髮。鍊剛指可繞，縫線絕已滅。盡化陳腐去，而能神理奪。獲古不傳秘，皆于人所忽。二老未深味，如何漫稱述？不愁背面笑，無乃交臂失。識曲誰聽眞，安用歌《白雪》？能手且如此，餘子數遑悉。吾生恨不才，知己感徒切。已惜虛居諸，慚說傳衣鉢。作詩聊見志，非敢具辨舌。文章價有定，終當得其實。好豈待阿私，理或無久屈。滔滔天下大，會見子雲出。」

《南野堂筆記》卷五　秀水錢擇石少宗伯，著《擇石齋詩集》五十餘卷，以博大爲宗，神景開闢，不愧作家鉅手。【略】清老蒼秀，合東坡、半山、山谷而爲一家。

《靈芬館詩話》卷八　擇石齋詩，淳音古意，自成一宗。視曝書亭較深，視樊榭山房較大。然世之知者蓋鮮。隨園與之同徵，亦但推其經學人品，於詩未之及也。集中古今體各有極至之處，亦皆有頹放自適者，終不得不推爲大家。其《僮歸十七首》純乎漢、魏，卻無一字摹仿。穀人祭酒《懷人詩》云：「千詩槃鬱此胸襟，長水侍郎才調深。」著一「深」字，眞擇翁之知己也。

《藝談錄》卷上引《聽松廬詩話》　擇石七律詩，于唐、宋、元、明諸家外，又開一境界。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錢載【略】詩精深於杜、韓、蘇、黃，脫去蹊徑，自名一家。工書，善水墨花卉。

《浙西六家詩鈔・擇石齋詩》　擇翁篤於根本，孝悌忠信，至性至情，發而爲詩，其旨敦厚，其氣清剛，其意沉著，其辭排奡。漢、魏、六朝、三唐、兩宋體製，靡不兼有。尤得力於少陵，造詣深沉，脫盡膚言浮響，自成一大家面目。蒼莽之極，轉似荒率，宜乎難爲識者矣。【略】有一種渾噩眞樸，不假修詞，屬對爲工，其品愈高，反不敢選，恐索解人更不可得也。

又引黃培芳《香石詩話》　錢擇石先生詩，大約不拘唐、宋，空所依傍，生面獨開。或議其別調，不知仍從小心入扣來，非無故掀翻也。其七律之獨到者，體大思精，字字眞實沈著，洗盡矜浮之氣，非絺章繪句之徒專事皮相者所能望見。

《文獻徵存錄》卷五　學詩於桑調元，有《擇石詩集》四十九卷。詩神景開闢，不名一家，能於古人外自成面目。大興翁方綱贈以詩有云：「奔流萬里河之曲，上下千年漢以來。」善鑒別書畫，尤工繪事。家徒四壁立，晚年致仕歸，藉以給朝夕。閒倣黃鶴山樵長林修竹，極雨葉風枝之妙。【略】集中詩時有獨到處，王述庵乃謂其「率然而作」，蓋未細觀其全集。如《到家作》云：「久失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曝檐破襖猶藏篋，明日焚黃祇益哀。」又如《宜亭新柳》云：「寶花倉口起東風，雞唱星懸賦惱公。笛裏關山今是淚，梢頭明月本來空。一聲玉折涼州怨，萬里雲陰杜宇紅。歸去傷心原有路，依然水驛綠烟中。」句句賦物，卻句句悼人，全是眞氣貫注。五言摘句：「露氣溼松竹，無風滴如雨。」「人氣得涼定，市聲隨笑來。」「尚有平生意，今成未盡言。」皆切景造句。《柳下惠墓》云：「聖自先尼父，風還踵伯夷。」七言摘句：「老嫗古祠盃珓火，羣兒高阜紙鳶風。」「扇影衫痕秋水上，柳絲荷蓋夜燈前。」「摯虞禮自心喪議，宋玉魂終像設招。」《村居》云：「王官谷小雲同住，華子岡深犬夜嘷。」《武昌》云：「出城樓閣連山起，對岸人家兩郡開。」風調自然，不愧鉅手。

《試律叢話》卷三　錢擇石先生詩筆傲兀，與覃溪先生略同，而作試律乃極細膩、熨貼，信此事之須斂才就範也。如《芙蓉始發池》句云：「刺水心微卷，淩風影漸圓。」《梅雨灑芳田》句云：「漠漠寒兼暖，濛濛往復來。」《既雨晴亦佳》句云：「砌水清多響，簾雲錄幾層。」皆以輕描淡寫出之，以期稱題而已。而《日向壺中特地長》句云：「絜量年大小，摹繪世唐虞。歲月諸天有，神仙一事無。」則又玉佩瓊琚，大放厥詞，烏從而測之？

《墨林今話》卷三　錢少宗伯載，字坤一，號擇石，又號萬松居士，少卽以品學見重於名公卿。四十後始成進士，京館選洊擢卿貳，屢掌文衡。歸，家徒壁立，藉畫爲活，依然一寒素也。平生善鑒別法書、名畫，望而審其眞僞。寫生得南樓老人傳。後至京師，館蔣文恪公邸，親其點染，筆法益進。所寫花、石、竹、木，世皆矜重，珍於璆琳。年八十三，猶爲王述庵司寇仿黃鶴山樵，長林修竹，極雨葉風枝之妙。「詩率然而作，信手便成，不復深加研

鍊。」述庵以其鄉李君實，姚雲東比之，殆有過焉。蘗翁中年，花卉雅豔澹逸，絕類甌香，仿元人之作。其後獨行己意，縱筆爲蘭、竹、雜卉，疎野灑落，前無古人。梁山舟學士尤喜之，嘗品其所作蘭、竹第一，菊次之，枯木又次之。且云：「此翁一派天趣，雖不佳亦佳。」學士妙於書理，其評固可信也。余又見孫少迂大令跋蘗翁書云：「先生以畫重於世，八法雖小遜，然其秀逸之致，亦自超乎筆墨畦町之外，有意作書者，烏能臻此？」蘗石齋詩，論者甚夥。郭頻伽稱其「淳音古意，視曝書亭較深，視樊榭山房較大。集中古今體各有極至之處，亦有頹放自適者，終不得不推爲大家。」吳思亭謂其「精深於杜、韓、蘇、黃，脫去蹊徑，自名一家。」其同郡吳澹川嘗以全集選三卷梓之。余喜誦其二句：「胸中空洞無一物，筆與造化相淋漓。」眞能自道所得。乾隆丙戌春，蘗翁於禮闈校士閱卷竣，偶以藍筆寫蕙花一叢。至癸卯秋，予告歸里，檢舊畫自加跋語，矜爲得意之作。是卷後歸何君芸生，多名流題句，惜余未見。

《橡坪詩話》卷九　錢蘗石侍郎載詩，有蒼莽之氣。

于源《鐙窗瑣話》　錢蘗石宗伯詩，沉厚博大，不假雕飾，不知者每以率易目之。黃霽青師言：「嘉善東門外有劉子端者，剞劂老手也。《蘗石齋集》是其寫刻，親見手稿改易甚多，行間字里，旁行斜注，幾有不可認識者。」劉嘗爲退庵封翁述之如此。霽師有詩云：「率意精心論不同，憑何辛苦證詩翁。晚年手稿多塗乙，須問當時老劂工。」

金蓉鏡《論詩絕句寄李審言》自注　竹垞不喜涪翁，先公（金德瑛）首學涪翁，遂變秀水派。蘗石、梓廬、柘坡、丁辛、襄七，皆以生硬爲宗。後來吞松閣、雪杖山人兼擩長吉，其詞益恣，然宗經不異竹翁也。

《雪橋詩話》卷七　乾隆以來，多以宋四六體施諸歌咏，生硬槎枒，競相仿效《卷阿》《矢音》之作，尤喜揣摩聖制，助字成語，雜廁於律句間，名家如坤一、正三，亦皆不免。至蘗石齋《樂遊原》句云：「寧、申、岐、薛亭臺里，車馬衣裳士女風。」一字一頓，尤爲古法所無。其他喜用俳語、凡近語者，更無論矣。

又《雪橋詩話續集》卷四　桐鄉汪珊立太守筠少與祝豫堂、錢蘗石、王穀原結詩社。

又卷六　坤一律句如「翠借巒爲郭，喧忘市在林」、「百五雨收翁子冢，兩三松覆雪庵書」、「清泉滿路不歸澗，破寺無僧惟出雲」，顧樊桐最所激賞。

又　蘗石宗伯詩律精嚴深厚，字句結體，時規西江。

《晚晴簃詩匯》卷八一　蘗石齋論詩，取徑西江，去其粗豪，而出之以奧折，用意必深微，用筆必拗折，用字必古艷，力追險澀，絕去筆墨畦徑。金檜門總憲名輩較先，論詩與相合，而萬循初孝廉光泰、王穀原刑部又曾、祝豫堂典籍維誥、汪康古吏部孟鋗、豐玉孝廉仲鈖相與酬唱，皆力求深造，不墮恆軌，一時遂有「秀水派」之目。繼其後者，蘗石子百泉編修世錫、豫堂子明甫孝廉嘉、穀原子秋陛大令，復各能尊其家學。蘗石集中，君親師友，惓惓不渝，其於萬、王、祝、汪諸君，死生離合，必見於詩，蓋溫柔敦厚發爲心聲，固自有其本也。

《石遺室詩話》卷四　蘗石齋詩造語盤崛，專於章句上爭奇，而罕用僻字僻典，蓋學韓而力求變化者。如《觀眞晉齋圖》云：「張丑性僻畫與書，既購小楷《寶草待訪錄》。米菴自號志厥初，後得宣和祕玩《此事帖》，麻箋廿字游龍如。從子豪奪去，去者日以疎。豈知九行章草士衡《平復帖》，又得海嶽翁所跋，李公炤所儲，謝公《慰問》向同軸，況更遠勝索靖《月儀》乎！名齋遂仿寶晉意，齋曰眞晉良不誣。文柟作圖以當記，丑乃自記書於圖。圖纔數筆若未了，山無多山，屋無多屋，石腳三兩松竹俱。我嬾欲詩只爲愛觀畫，卻復隱括丑記詩則無。」《題王太守祖庚春江歸釣圖》云：「吾禾有武原，武原有華亭，華亭有張溪，本隸一圖經。居雖分地久，名忝同徵早。相望廿餘年，鬢鬚各成老」云云。《並洞庭東岸行》云：「羣山趨暫頓，脈已落湖復。浸所未及吞，岸亦頗如谷。實則湖之餘，非能自盈縮。翰煙荒汊間，有堤接兩麓。我思萬壑瀦，車馬失其陸。終更厭風波，去舟常必速。洞庭緊何心？閱世任相逐。引領見青岡，依雲且餐宿。」《遊澹山巖》云：「觀書昔和澹山句，今到兩詩鐫壁處。萬翠堆巖力收怒，洞天呀豁歡喜具。深下髮寒仄滑步，項隆且橈屋式度。幾百尺空懸未仆，可容千人席寬布。石牀石几不可數，亂落如星大小互。」云云。《過鈷鉧潭未及遊》云：「柳侯詭構勝，洩鬱游于辭。深樹道左潭，舍旃聊繫思。次山所野美，柳顧鮮及之。柳記所感寓，魯直亦少推。古人太重己，動不屑屑爲。留語西山西，觀月方臨茲。」《石鼓書院》云：「瀟湘隨我零陵北，恰與邵陽烝水即。浸江右起如大磯，右顧回雁峰開霏。夕陽滿身偕二令，朱陵洞外風飄衣。處士之廬講習所，邦人猶記朱張侶。西溪草碧

沒窪尊，檻俯東流去何許。題名可識餘史杠，惜無琴客彈秋江。」王蘭泉《湖海詩傳》乃謂擫石爲詩，多率意而成，非知言也。

《詩評彙編錢批樊榭山房詩》卷一 厲樊榭先生《樊榭山房詩》，爲浙派領袖。【略】錢擫石雖同舉丙辰鴻博，年輩稍後，所專在七古，諸體間有不及樊榭者。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擫石齋頭二千首，頗從詰屈見縱橫。竭來樊榭遭嗤點，敬禮遺文果定評。

陳芸敏《論詩寄蘭生》 三朝選本亦區區，七子松陵枉並驅。一例詩翁饒派別，故應擫石勝歸愚。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盤空硬語出涪翁，奏御能諧喜起歌。猶有劘工識心苦，蘭泉擫石本殊科。（《擫石齋詩》戛戛獨造，近人尤盛推之。少年頗多清婉之作，不以入集，間見於詩注中。乾隆朝詞臣賡和，多揣摩御製，亦惟擫石最擅長。嘉善某劘工嘗親見其手稿，改竄塗乙，往往不能辨識。《蒲褐詩話》乃以「率然」、「信手」爲譏，此與其《論詩絕句》之抹殺都官、參知同一謬解。）

金兆蕃《雨華庵詞話後記》 擫石宗伯詩，自雙井入，獨闢町畦，卓然一大家。顧其詞組織精密，持律甚嚴。其時詞家尊夢窗者絕少，宗伯雅近之，與其詩取徑迥別。

分論

《僮歸十七首》 《浙西六家詩鈔・擫石齋詩》：查有新曰：「十七首借僮歸以寄嘅，歷叙往事，情景如繪。浸淫於古樂府，所以拉雜寫來，總覺語語沁人心脾，可歌可泣。古詩至此，東南壇坫莫與抗行矣！」

《宜亭新柳六首》 《浙西六家詩鈔・擫石齋詩》：至情緜邈，音節蒼涼，語語自抒悲懷，卻語語不脫新柳，洵稱絕唱，是與新城尚書《秋柳四章》並有千古。《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引《聽松廬詩話》：又如《宜亭新柳》第四首云：「寶花倉口起東風，雞唱星縣賦惱公。笛裏關山今是淚，梢頭明月本來空。一聲玉折涼州怨，萬里雲陰杜宇紅。歸去傷心原有路，依然水驛綠烟中。」句句賦物，卻句句是悼人。性情、風調一氣鎔成，尤須看其眞氣貫注。《雪橋詩話續集》卷五：留松裔少宰四歲而孤，庶母有所生子亦前夭，撫之成立。李眉山所爲《賦神鸞篇》者也。康熙辛丑會試，世宗在潛邸檢落卷，賜進士，改庶常，授編修。雍正四年，以講學充日講起居注官，歷通政使、禮部侍郎。六年，以署掌院學士充經筵講官，爲《明史》總裁。乾隆十六年，再以吏部侍郎與經筵，調工部。乞病閒居，十餘年卒，【略】年七十七。少宰所居在淨業湖上，有園數畝，西偏小樓可眺西山，望蓮池。有遠香亭，亭外皆荷花也。尹文端在江南，嘗繪圖寄贈而爲之記。卽擫石侍郎爲賦《宜亭新柳》者。

《書馬券帖後》 定厂批《擫石齋詩集》：坡公玉鼻騂，卽元祐元年九月謝表所稱「以臣入院，賜金鍍銀鞍轡馬一匹」者也。後四年四月，以龍圖學士知杭州。時同年子李方叔，去年公知貢舉下第，居京師，益窮。公因舉騂書券調之，云又恐別獲佳馬，賣此。父不爲其子媒，蓋飾詞也。後十餘日，公卽朝辭。其年秋，方叔復下第，次日字韻求諸公光榮林泉，知其時騂已賣，券不知落誰手。眞蹟刻石在眉州，絹本尤爲罕見，後有涪翁跋。咸豐五年乙卯，貴陽唐鄂生藏本只有董思翁跋，知明弃陶葵陽家時已失去黃跋，故王阮亭《謁蘇祠》詩有「馬券剝落涪翁書」之句。子尹鄭氏題鄂生本七古，於書法側重抒寫。此詩則多寫玉騂，而於此券傳授源流，則皆不能深考矣！

《咏丁香》 《北江詩話》卷四：錢閣學載《咏丁香》詩云：「曉風纓絡索垂地，細雨玉玲瓏倚天。」頗極體物之工。

《侍從叔祖少司寇陳羣齋恭讀皇帝御製玉甕歌時公方恭和元韻命載擬和一篇謹成》 定厂批《擫石齋詩集》：以皇室舊物，仍以千金易之，可知其時之寬厚。若在今日，不治其罪已寬大矣，剜給銀耶？

《沈按察輓詞》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沈椒園卒於壬辰，年七十一。錢擫石輓詩有云：「天女維摩元是幻，海山兜率復何情。」頗有微詞。

《到家作四首》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引《聽松廬詩話》：擫石七律，偶舉其一。如《到家作》第二首云：「久失東牆綠萼梅，西牆雙桂一風摧。兒時我母教兒地，母若知兒望母來。三十四年何限罪！百千萬念不如灰。曝檐破襖猶藏篋，明日焚黃祇益哀。」字字沉實，字字動盪，其佳處未嘗不從古人來，卻能于古人之外，自成面目。

傳記

朱休度《禮部侍郎秀水錢公載傳》 錢載字坤一。父炎，性閒曠，貧至不舉炊不知也。載【略】既以副榜薦博學鴻詞、薦經學皆不獲，壬申始聯捷，年四十五矣。由翰詹累擢禮部左侍郎，充會試同考官者三，典江南、江西、廣西鄉試凡五，又視山東學，命往秦蜀祭告，上書房行走。癸卯致仕，癸丑卒於家。【略】載名自未第時已達天聽，受知遇，立朝三十年秉正不阿。終其身，食貧不知貧，有父風。性直，常折人過，而周人急如不及。畫其餘事，世珍之。著有《蘀石齋詩文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錢載，字坤一，號蘀石，又號瓠尊，晚號萬松居士。秀水人。雍正壬子副榜，薦試鴻博，再薦經學。乾隆壬申進士，官至禮部侍郎。詩精深於杜、韓、蘇、黃，脫去蹊徑，自名一家。工書，善水墨花卉。有《蘀石齋詩文集》。

《詞科掌錄》卷一四 秀水錢載坤一，雍正壬子副榜，貢生。浙江總督上蔡程公所薦。

《清朝先正事略・錢文端公事略》附 錢公載，字坤一，號蘀石，又號瓠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再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閒出新意。尤工蘭、竹。供奉南齋時，屢邀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蘀石齋詩文集》。

又卷一五 錢公載，字坤一，號蘀石，又號瓠尊。秀水人。乾隆元年以副貢薦舉鴻詞科，再薦經學，未遇。十七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學殖淵懋，品行修潔。詩精於杜、韓、蘇、黃，脫去畦町，自成一家。工書，善水墨。其畫得法於南樓老人而閒出新意。尤工蘭、竹。供奉南齋時，屢邀睿賞。年七十告歸。卒年八十有七。著有《蘀石齋詩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引《梧門詩話》 蘀石侍郎，雍正壬子副榜。乾隆丙辰舉鴻博報罷。至壬申成進士，年四十五矣！是年會試在八月，香樹先生賀詩云：「刻成楮葉廿年遲，著論韓公伸紙時。朵殿爭看和氏璧，瓊筵笑插菊花枝。」注云：「今年會試題即廿年前中副榜題也，與退之《不貳過論》題事相類。」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引「國史館本傳」 錢載，浙江秀水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改庶吉士。十九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二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三年三月，大考二等；七月，充功臣館纂修；十二月，署日講起居注官。二十四年五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七月，命以原銜充日講起居注官；十月，充《續文獻通考》纂修官；十一月，遷右春坊右中允。二十六年五月，遷侍讀；八月，擢右春坊右庶子。三十年閏二月，擢侍讀學士；六月，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三十一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十月，擢詹事府少詹事。三十三年四月，以開送試差贊善路斯道年力就衰，上責其瞻徇情面，交部議處，尋降二級調用，得旨革職，從寬留任；十一月，稽查左翼宗學；十二月，擢詹事府詹事。三十六年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三十八年十月，擢內閣學士。三十九年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四十年七月，入直上書房；十月，充武殿試正考官。四十一年五月，提督山東學政。四十二年差滿，命仍在上書房行走。四十三年六月，教習庶吉士；十月，充武殿試讀卷官。四十四年六月，充江西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正月，奉命祭告陝西、四川嶽瀆及歷代帝王陵；三月，擢禮部左侍郎；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十一月，諭曰：「江南省第一名顧問卷頭場四書文三篇，純用排偶，於文體有乖，錢載著交部議處。」部議降二級留任；十二月，奏考證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經大學士九卿議駁。載又具摺奏辨，諭曰：「前據錢載奏，考證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經大學士九卿議駁。該侍郎又具摺奏辨，朕因復交原議大臣再議。經大學士九卿等奏請，將該侍郎所奏濮州屬虛，平陽屬實之處，仍毋庸議。已降旨依議矣。經生論古，反覆辨證，原所不禁。但既形之奏牘，並經廷臣集議，即不當再執成見，況該侍郎奏稱：呂不韋門下客浮說之譌。夫呂不韋即不足取，亦尚不可以人廢言，況其門下客所著之書。所謂懸之國門，千金不能易一字者，豈能謂之不足據乎？具其時去古未遠，或尚有所承述，今乃欲以數千年後虛揣之詞，遽行翻駁，有是理乎？至其覆奏，大要以酈道元《水經注》證濮州堯陵之虛，不知《水經注》所稱今咸陽西有堯陵者，實道元當時所親見。該侍郎轉據爲辨誣，

尤屬自相矛盾。至其覆奏內有原奏祇辨堯陵之有無，未嘗敢一字涉及改祀之語，該侍郎兩次具摺之意既欲考證虛實，卽爲改祀起見，否則又何用如此喋喋爲耶？錢載本係晚達，且其事只是考古，是以不加深究。若遇朝廷政治，亦似此嘵嘵不已，朕必重治其罪。卽如明季諸臣，每因遇事紛呶，盈廷聚訟，假公濟私，始則各成門戶，繼且分樹黨援，以致無益於國政，而國事日非，不可不引爲炯戒。著傳旨申飭。」四十六年禮部恭擬。壬寅年正月，祀祈穀壇，日用次辛，上訓飭之，下部議「應革職」，加恩寬免。詳曹秀先傳。二月，充會試知貢舉。四十七年四月，常雩以懸燈及更衣幄次陳設不備，奉旨交部嚴加議處，部議「革任」，得旨寬免。詳德保傳。四十八年三月，休致。五十八年卒。孫昌齡，己未科進士，改庶吉士，見任編修。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錢載，字坤一，號蘐石，嘉興人。乾隆元年丙辰薦舉鴻博，十七年壬申進士。好學，工詩古文。設色花卉，簡淡超脫，得青藤、白陽遺意。康熙四十七年戊子生，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卒，年八十有六。

《詞林輯略》卷四　錢載字坤一，號蘐石，浙江秀水人。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左侍郎。著有《蘐石齋詩文集》。

《清儒學案小傳·錢先生載》（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翁方綱《理說駁戴震作》附錄《與程魚門平錢戴二君議論舊草》　昨蘐石與東原議論相詆，皆未免于過激。戴東原新入詞館，斥詈前輩，亦蘐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無實據耳。蘐石謂東原「破碎大道」，蘐石蓋不知考訂之學，此不能折服東原也。訓詁名物，豈可目爲「破碎」？學者正宜細究考訂訓詁，然後能講義理也。【略】今日錢、戴二君之爭辯，雖詞皆過激，究必以東原說爲正也。

朱休度《禮部侍郎秀水錢公載傳》　故禮部侍郎錢公諱載，字坤一，號蘐石，明侍御公嘉徵之後。世居鹽官，公始籍秀水。幼英異，與儕輩殊嗜好。數歲時，伯母鍾孺人指回谿草堂額示之曰：「此博學鴻詞朱翰林錫鬯書也，孺子他日能及此乎？」則俛首就教。稍長，慨俗學蔽蒙，不屑以兔園冊取功名，乃研覃經史，發皇忠孝，斬至乎古之立言者焉。嘗受業於錢塘桑先生調元，與同里張徵君庚、萬孝廉光泰、王秋曹又曾、汪吏部孟鋗、孝廉仲鈐、祝典籍維誥諸名宿相切劘。從祖文端公深器之，屬謀其子少司寇汝誠，司寇於公從父也，而執弟子禮。雍正十年壬子中乙科。乙卯總督浙江程公元章保舉詞科。乾隆元年丙辰試保和殿，名動公卿閒。人謂公卅角時所受教於鍾孺人者，果如所期也。辛酉至丁卯兩居憂，貧甚。復走京師，館蔣文恪公溥邸第。己巳禮部侍郎介公福、戶部侍郎嵇公璜以經術薦補教習。壬申領順天鄉薦，成進士，廷對二甲第一名，改庶常，授編修。假歸葬親，仍赴京師供職，尋充功臣館纂修官，日講官起居注、《續文獻通考》纂修官，補右春坊右中允，累官侍講右庶子、侍讀學士，晉詹事，直紫光閣，授閣學禮部侍郎，上書房行走，教習庶吉士，充《四庫全書》總閱，轉左侍郎。出典廣西、江南鄉試，充江西正考官，會試同考官，武英殿讀卷官者再，充武會試正考官，提督山東學政，知禮部貢舉者一。又奉使祭告秦、蜀山川歷代陵寢，均能恪共其事，中外如一。當上書房行走，數召見便殿，錫賚有加。視學山左，則齊、魯秀傑皆出其門。教習庶吉士，值其子太史公世錫舉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於時同教習英文肅公，廉語世錫曰：「子入翰林，而上命其父教其子，以儲將來之用。主恩殊渥矣。抑璚頎文章，世濟厥美，跂予望之。」洎公祭告秦、蜀畢事還朝，數被顧問，及家事，乃奏曰：「臣父母在時，家極貧，衣食粗糲。今臣父母見背，臣妻子無凍餒足矣！不願有餘也。」壬寅隨駕避暑山莊。癸卯以年老，恩予原品休致，終於家。公爲人樸誠竭忠，貴而能下，貧而愈樂。文學侍從之選三十餘年，受主知最深，顧以晚達，每恨不逮祿養其親；見諸篇詠，慨焉傷懷。歸田後，壽躋大耋。廣正之操，淹通之學，信於鄉黨，聞於朝。宁勖子孫讀書爲善，其言曰：「讀書而爲善可也，讀書而不爲善不可也。爲善而讀書可也，爲善而不讀書不可也。」葺廬先人墓側，眷戀徘徊，時與老農圃相款曲。率以半歲於此，避喧著書。置義田，贍同父兄弟以下子姪輩，又時進其族從子弟於丙舍，亦各勉以讀書爲善而已。於平昔師友存亡，風義至篤，每哀輯其詩文以傳。工畫蘭、石，神韻在筆墨畦町外。

《樗園銷夏錄》卷上　吳子修嘗言：錢擇石宗伯往時與汪孟鋗、祝維誥諸前輩晏集，惟酒兩尊，白煮豆腐兩大盤，分韻賦詩，陶然終日。歸田以後，故人門下士招飲即赴。或釀錢遊南湖，不過四、五人，人不過百錢，校眞率之會又簡略矣。宗伯能飲，然居家惟飲燒酒，又不以小碗，而以巨杯，一杯適三飲而盡。謂子修曰：「子知燒酒佳乎？黃酒佳乎？」子修曰：「燒酒佳。」曰：「然。」又曰：「子知小飲佳乎？巨觥連引佳乎？」曰：「大口飲佳。」曰：「然。」蓋黃酒價貴，燒酒之資不足以醉公，即燒酒而淺斟細酌亦不足以醉公也。其風趣如此。宗伯孫恬齋太史昌齡，簡雅有祖風。余與子修訪之，爲具酒饌。恬齋以倉卒無肴爲辭。余曰：「觴酒、豆肉，以比宗伯晏集不太侈靡矣乎！」賓主粲然。

又卷下　相傳錢擇石自書京師寓齋春帖云：「三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錘百鍊人。」有輕薄子書以糊鐵匠店中，傳以爲笑。

《鶴徵後錄》卷九　錢載，字坤一，號擇石。浙江秀水人，雍正壬子副貢生。由浙江總督程元章薦舉。乾隆壬申進士，改庶吉士，累官禮部侍郎。著有《擇石齋詩集》。（先生嘗問業于桑弢甫先生，故學有本原。早歲中副車，【略】己巳詔舉經學。吏部侍郎介公福、【略】戶部侍郎嵇公璜【略】交薦。四十後成進士，入翰林，洊擢卿貳，屢主試事。【略】性樸誠坦率，無少掩護。人或有過，即加面斥。詩不事雕飾，具有眞氣。【略】兼工繪事，花、石、竹木極疎秀之致，遠近皆寶之。）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擇石在京，有「錢老相公」之稱。

作品本事

《題抱鐺圖》　李紱《桑處士墓表》：雍正十有一年春，浙江錢塘處士桑君卒。其長子調元試於禮部，以通知性理，蒙恩賜進士，授工部額外主事。聞訃，即哀號南歸治喪葬。蔬食水飲，絕肉食者三年。既免喪，赴工部，其飲食似喪居時。【略】君諱天顯，字文侯，生而凝重，愛端坐。年十三，喪母。父患反胃疾，君棄書冊，治生以養。臠肉爲糜，或溶羊脂以進，百方求所以宜胃者。父疾延數歲始卒。孝聲聞里閈。有語孝行者，必曰：「何如桑郎小壽！」或父母訶其子不順者，必曰：「獨不聞桑小壽之養親疾耶？」小壽，君小字也。

《壬戌三月五日先孺人生日痛成》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考坤一生六齡失生母，鞠於母朱夫人，就塾讀書，饑寒出入，得之母教爲多。

《東鄂烈婦行》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擇石《東鄂烈婦行》云【略】東鄂家世勳舊，祖席爾達，原任四川、陝西總督，禮部尚書；父烏禮卜，字務諒，原任黑龍江將軍。在室以孝謹聞，適覺羅某庵廉訪之子隆德爲繼妻。庵，蔚文中丞之兄，先卒，隆德母亦前歿，又喪其弟，哭過哀，遂病。咯血，與婦訣，出二指示之。婦泣曰：「妾必不負君。」旗制：夫死皆翦髮披麻；若從死，則否。烈婦哭絕而甦，護其髮哭，且拜辭其尊屬，矢從死，競勸持之。既不得間，乃翦髮如制，徐以禮葬其夫。越五日，伺守者稍懈。黎明起，遣婢取湯飲去，潛至廁藩間，解約髮帕自縊以殉。家人覺，救之，心尚溫，灌以湯，不復甦矣。時五月二日也，隆德年二十四，三品廕生，婦年二十耳！

《馬文毅公匯草辨疑歌》　定厂批《擇石齋詩集》：公名雄鎮，廣西巡撫，死逆藩之亂。《匯草辨疑》者，其獄中所臨晉、唐草書也。旁注小楷，出姬人顧氏之筆，故海寧張思問學錄（字去疑）題詩有「慷慨墨池通舞劍，汍瀾翠袖解簪花」之句。

《拈花寺》　定厂批《擇石齋詩集》：寺在北京廣渠門內，即益都馮相國溥萬柳堂也。康熙時開博學鴻儒科，四方名士待詔金馬門者，恆讌集於此。後歸倉場侍郎石文桂，旋施爲寺。聖祖賜額爲「拈花禪寺」。乾隆壬申，遼東李鷹青山人多招詩人修禊寺中，寧邸秋明主人攜酒肴歌吹來會，凡二十有二人，咸有歌詠焉。又：元廉希憲萬柳堂，則在右安門外，後人往往誤認，以皆久蕪廢無迹矣。又：詩有「孝定」字，則又指崇國寺及長椿寺。崇國寺內有姚節影堂及慈壽九蓮菩薩像，明孝定皇后夢中授經，覺而一字不遺。因作慈壽寺，建九蓮閣，塑菩薩像，跨一鳳而九首，相傳即后化身。長椿寺有黃綾紫軸，繪九朵素蓮花，題曰「九蓮菩薩之位」，亦即孝定后也。

《題王學正延年紀夢詩後》　《隨園詩話》卷三：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少嘗夢至一室，秘帖古器，盎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頎而黑，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實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指榻上人曰：「賴彥威先生以《晉漢春秋》正之。」汝乃先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根在此，

須勉而成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又記二句曰：「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賜翰林侍讀。

《飲王氏憶園海棠花前用壁間王右丞詩韻》《雪橋詩話三集》卷二：王文靖昆仲皆於都下結屋，蒔花竹，其宅在橫街，其園皆以心部字顏之：文靖曰怡園，其羣季曰憶園，曰懺園。【略】乾隆戊寅，益都朱鶴亭明府承煦將之官大冶，邀蔣恆軒、錢擇石諸公集憶園賞海棠，作《憶園禊飲圖》，擇石用壁間王右丞詩云【略】。

《題太常寺仙蝶圖》麟慶《凝香室鴻雪因緣圖記·仙蝶證緣》：太常仙蝶，余官中書時曾兩見之。戊寅正月，主事考滿，經尚書和泰庵先生保舉，堪勝直隸州知州，奉旨記名。四月，揀選外班翰林，奉特旨改授詹事府春坊中允。與己巳同年崇小亭、劉禹民、俞東躔、李升齋、陳倬田、郭蘭石、戚蓉臺、吳巢松、陳午橋、鄭蒓年、周曉坡共聯吟社，亦曾以此命題，然未得證仙緣也。己卯新正，過惠榮圃先生家，時大雪初霽，積素凝寒，相與煮茗圍爐，考證日下舊聞。先生因言仙蝶元時即在太常寺署，乾隆戊午冬至，大祀圜丘，祗宿齋宮，尚書德明偶奏及之，高宗特命宣見。德公求諸寺署不得，或言在地壇，即往述旨，果飛出。遂承以錦函，恭賫進呈。時和相當國，先取視，啓函，乃一腐蝶。大笑。德公心知其異，仍函進。上啓視，蝶竟飛起，盤旋拜舞，上下九次。大悅，賜封蝶仙，制詩頒賞。尊甫副憲公（諱慶岱）曾躬逢其盛。余聞而神往，仙忽自几下飛起，倏不見。比行院中，又飛至，繞余襟袖。先生曰：「是與君證緣也。」嗣是屢蒙惠顧，至仙衣濃淡，化身大小，萬變不測。而左翅有圓孔，四足有白毫，一成不易云。定厂批《擇石齋詩集》：太常仙蝶，記之者甚多。麟見亭《鴻雪因緣》述之尤詳。是眞靈物，不得疑爲附會影響之談也。

《爲沈按察廷芳七十》定厂批《擇石齋詩集》：按察舉乾隆鴻博科，爲御史，號稱勁直。督山東賑卹，尋拜登萊青道之命，以萊州老儒高鳳起、法坤厚、毛贊晦名樂道，有加禮焉。暇則屏騶從，入村舍，巡視稼穡，問民疾苦。人識其所乘白馬，曰：「我使君也！」遷河南按察使，以母年九十，乞歸養，高宗許之。服除，陳臬山東，仍歸乞老。送者數千人，至崮山驛，皆曰：「使君前者去復來，今當以何時至耶？」慰之曰：「父老意良厚，其各訓子弟，勉爲善良，毋爲繫念也。」流涕別去。撰述甚多。蓋桐城方侍郎弟子也。

《追記百二十六歲壽人王世芳》吳翌鳳《燈窗叢錄》：天臺王世芳，字芝圃，以歲貢生授遂昌教諭，年已九十餘矣。後以祝孝聖皇太后萬歲，過吳門，余得見之，時年一百十歲，面長尺許，腰若植鰭。自言少居鄉，遭耿逆之變，與諸妹豆棚閒坐。一妹頭忽不見，蓋爲飛砲轟去也。與第三子同行，白髮飄蕭，背傴僂。問其長子，曰：「不幸夭亡矣！」問亡時之年，曰：「八十五歲。」王善噉，步履如飛。好事者多索書「壽」字，形長而筆勁。入都與九老會，加翰林院侍講銜。又二十餘年乃卒。

《一萼紅·鳳城深》《清詞玉屑》卷二：錢擇石久直上齋，由編修官至少宗伯，年逾七十，以衰邁加恩原品休致。生平恩遇，咸有《硯銘》紀之。曰勞硯者，自縣、府試以至召試、殿試所用也。曰庚寅所記硯者，甲戌散館、癸未大考，以及考差分校禮闈、典試廣西咸用之。曰石耕硯者，甲午典江西試、乙未典武會試用之。曰山東閱卷硯者，丁酉奉命視學山左用之。曰敬告硯者，己亥典江西試、次年典江南試咸用之。曰萬里硯者，庚子奉命告祭秦、蜀途次用之。曰蕉葉白硯者，辛丑充知貢舉入闈用之。曰舊坑紫石硯者，則癸卯蒙恩歸里後所銘。以硯譜代年譜，向來未有。別有「一萼紅」硯，背刊「丁亥冬日出西華門馬上望晴雪」。所賦《一萼紅》詞，爲擇石孫名昌齡者寫贐。其詞云：【略】其時擇石方以翰林內直也。擇石詩文皆有集，詞殊罕作，亦復綿情麗思，而歷來硯史詞談未之采及，亟爲錄之。

著録

朱休度《禮部侍郎秀水錢公載傳》所刊《擇石齋詩集》四十九卷，未梓者，文集、別集、補集共若干卷。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擇石齋詩集》二十四卷，《文集》二十六卷，錢載撰。

藝文

翁方綱《四君詠》 錢公今詩伯，大雅該衆途。博學兼經學，老筆承明廬。析理瀝羣疑，論文傾一壺。篇篇自芟削，要比小長蘆。

王芑孫《題錢蘗石侍郎(載)爲人寫茂林修竹小影四首》 修竹若修士，清介不可訶。一竿未云少，千畝何足多？寒流極蕭澹，古石自蒼潤。灑然綠玉中，人與竹俱韻。人韻非貌勝，竹韻非聲聞。手中定何攜，一卷冰雪文。

每觀侍郎畫，始識墨氣華。燈下作此詩，吾筆如枯槎。

李葆祺《都中與錢蘗石曹地山小集》 尺五城南逐散仙，懽場一散似飛烟。多生那得離文字，後死何容卸仔肩。醉後吟聲驚戶外，雨餘山色入牕前。百人尚有三人在，似得天憐亦自憐。

《詞科餘話》卷四 秀水祝維誥懷同邑錢載坤一詩：故人不得志，歸去益相思。詞賦黃金擲，功名白髮危。浮雲天末捲，明月意中期。莽莽幽燕北，關山滯客兒。

許宗彦《題黎二樵五百四峰草堂詩卻寄》 百年論風雅，俎豆王與朱。邕和清廟瑟，明靚傾城姝。俗士忌自立，好學邯鄲趨。粉黛飾村媼，靡曼謗吳歈。何人善變闢風格？近來禾中少宗伯。海內賞音誰最親？獨有嶺南黎簡民。（自注：二樵論詩，最膺服錢少宗伯。）

《畫林新詠・錢蘗石(孫)恬齋》 仙露坊南舊寓存，百年翰墨重清門。高風仿佛金風長，家學流傳付稻孫。（金風亭長，朱竹垞別號。）

彭淑

惲敬《大雲山房文稿補編》 敬爲縣官於越東及南楚，幾及十年，常意汲長孺恥，爲令其生平伉直而已。而古者聖賢豪傑皆屈身爲之，於是欲於其閒求深博非常之士，以圖爲天下之故。夫天下者，縣之積也。未有不能治小而能爲其大者。乃久之而於越得一人，曰李賡芸許齋；於楚得一人，曰彭淑秋潭。許齋爲人和而詳，其治一以休息爲務；秋潭沈毅，好切言高論，所歷崇仁、弋陽、瑞金、吉水，浮梁，振綱舉凡，釐條搜目，祈於大適而後已。二人皆喜學問，能文章。許齋與敬無交，獨於衆中察其爲人之所以然；秋潭於敬過從無時，所言皆相勉以不及。然秋潭獨身在楚，十有九年不遷；許齋則公卿多引重，天子亦不以常吏視之，雖止遷軍司馬、假守大府，不可謂得行其志，而秋潭益卑滯矣。秋潭得上考，且滿三年，復不遷，奏換臨川。其子弟與及門刻其爲縣官雜文曰《秋潭外集》，敬讀而悲之，以爲吾秋潭而所施止於如是，後之人見其書當亦有所慨然也已。

《秋潭詩集》卷首《諸家論詩》 馮星實先生曰：學欲博，才欲贍，氣欲養，膽欲鍊，格律聲調欲變化，揣稱皆詩人後天之事也。求於性情，則可謂知言矣。秋潭之不可及者，其在性情乎！

又曰：讀《竟簾草》，秀色雅懷，山谷所謂不俗人也。王述庵先生曰：《蟾芝集》、《竹枝詞》及文江近作，皆足名家。

又曰：《秋簾稿》，高潔清蒼，校前又進一格。馮魚山曰：吾攜秋潭詩過嶺，舟中展讀，佳處不可勝收。因隸書八字於卷端曰：「彭君異才，我所不及。」因以見吾之傾倒於秋潭者至矣！

許秋巖曰：《秋簾草》，瀟灑出塵，無一浮響，作家正宗也。

又曰：《寄李小松》七律，清華朗潤，極是高調。胡雒君曰：王、李靡天下之風，億口同聲，公安、竟陵一新耳目，「七子」幾於絕響，不可謂非一時之豪。近有命壇坫者，爲靡靡之音，輕薄少年趨之若騖矣。風雅正宗，一燈未息，吾知他日長陽廓清之功，未屑與公竟同論也。楊少晦曰：近日所號詩人，皆騖於語言馳驟之功而止，未有能爲秋潭之所爲者。如《去弋陽》詩云：「從古斯民無厚薄，祇今此事最艱辛。」又云：「估客休誇水碓米，秋田半種落花生。」又云：「無多心事難言說，有底循良愧頌聲。」《生日》詩云：「不求時世賢，誰能缺正供。」《示諸生》云：「但念風氣頹，挽回力無餘。豈無一杯酒，中懷慘不舒。」凡賢者憂民之誠，忠於民之事，與所不得爲而不能自已之意，惻然具見。他如「稻氣水風涼，山深六月寒」，暨《宿五臺庵》詩，皆力追唐賢，蟬蛻塵濁。

又曰：七言古體之豪健，近體之流逸，足與宋、元名家相上下。五言則本之晉、魏，而天機清妙，得力於唐人尤深。古體中，《聞鄰船夜語》一篇，尤爲卓絕，其指事類情，告哀託風，固達於《小雅》詩人之志；而辭氣高古，節族微妙，正使人得

諸繁複、迂拙之閒。又如《縣試示童生》、《校閱示邑士》及《勸農歌》諸作，皆意義深厚，遠追古人與。凡酬贈登臨之什，亦多使讀者感發，無一爲無益之言者。張蕚樓曰：秋簾、長陽諸作，閱卷一篇，發明以人事君之義。《竹枝詞》一卷，備載土風，所得於《風》、《雅》者深矣。楊于果曰：《長陽竹枝詞》陳土風，寓勸懲，質而不俚，華而不靡，夷水一曲，發潛闡幽，實足以補袁、盛諸公所不逮。吳照南曰：《長陽竹枝詞》敷里巷之談，寓諷諭之旨，音節古雅，宛合巴渝。楊邁工曰：壬戌春，余按部登清涼山，得詩二首，有句云：「乾坤浩蕩容名宦，時勢艱難出異人。」時方脩府志，郡守遽攫以入集。不匝月，秋潭自都門寄到懷余及少晦四詩，則「乾坤浩蕩」一聯，儼然在焉，但「名宦」爲「名士」耳。因與少晦共讀數十過，語少晦曰：「此一字有金鐵之別否？」少晦曰：「然。」噫！文章有神，精誠相感，固如斯乎！此可爲秋潭集中一則詩話。趙竹岡曰：少晦所標舉，皆爲允愜。《鄰船夜語》一篇，洵尤沁入心脾。就近作論之，如「使者心肝能奉主，將軍廉恥可論兵」、「罪言兵論宜今日，更憶平生杜紫薇」、「辛苦何曾怨行役，秖如原是看山來。」此類數十聯，樂天之志，憂世之懷，朏然在抱。又曰：嘗竊以爲天下讀書人之弊，在於寡情。即以詩論，詩本性情之說，盡人知之。及操筆伸紙，情已不知何往。非生而寡情，殆有以牽之。牽於聲色，固不足道，然猶有情也；牽於貨利，而情或幾乎熄矣。敬襄三十初度時，戲爲自序，有云：「蓬矢桑弧，尚冀他日鉛刀之割。」《泊四十述懷》末句云：「終期一試鉛刀割，便失東隅也未妨。」此亦眇者不忘視，即香山所謂「不能忘情」也。去歲章門有句云：「四月連陰水拍隄，鳴蛙閣閣自天倪。何人聽作應官鼓，笑殺南朝孔稚珪。」今春旅寓多暇，就書肆中借閱《春燈謎傳奇》，漫成數首，有云：「倫常大處都云假，傀儡場中恰認眞。多少銅弦兼鐵板，不曾喚醒是癡人。」己未送人作守西蜀，有云：「願勸總戎勤舉職，莫將風雅換弓刀。」此皆不足爲詩，緣傾倒深至，欲秋潭知我大概耳。舒白香曰：《讀書彭家口草廬》詩，清聲亮節，得之先天。人賞其才，我賞其才力所不到處。又曰：《觀奇石》詩，想見作具許大智慧，讀破萬卷，俯視浮雲，舉目有千秋之歎，爲可敬耳。又曰：《上張大夫古風七首》，興寄高朗，不亞山谷《上子瞻》古詩。轉至「散材効微勞，亦復豐藜蒿」，尤見卓識。又曰：《院中賞桂花懷錢香樹》詩，「花下定知無俗骨，人閒何處求仙踪」與「即此花身是香樹」等語，酷似坡公。又曰：《盧州哭王鬱林》詩，格味似漢、魏閒人，熱腸冷眼，落落難合者，乃情至耳，讀之使人增傾蓋之誼。又曰：《盧州戲詠詩》云：「花枝艷雪小家女，鶯兒淺黃釭面春。不辭醉倒金釵側，亦恐難爲卧甕人。」戲詠詩人多不經意，此眞深味唐音，有得心應手之樂。看他對起雙收，自然合拍中意匠。又《定光縣曉行聽擔上雞鳴》詩，題目奇，詩奇，意絕可痛。「至能作時至，不肯閟其聲」、「物性至誠無利害」等語，則又非詩人矣。洪介亭曰：《撚汗》、《汎舟》兩集，堅蒼沈雄，得非江山之助。專集之傳不傳，固有數存，要其流播天壤者，必足不朽也。曹師恕曰：《撚汗》、《汎舟》兩集，極盛之時也。右家君師友論詩有關於是集者，摘錄數條，附於卷。男富柟、人檀謹錄。

《卧園詩話》卷三 粵東馮魚山比部隸八字於《秋潭詩集》卷端，曰：「彭君異才，我所不及。」其傾倒深矣。

憚子居《秋潭先生墓誌銘》 嘉慶十一年，皇帝厘念江西吏治簡刑部侍郎金公光悌巡撫其地。金公爲當世鴻達，敏毅君子，以好士名天下，問士于僚佐，僉稱臨川縣知縣彭君淑第一。金公曰：「然，然。」臨川吏民訐其縣官事違格非，奏請解所任。竟其事，無以直縣官。十二年三月癸卯朔，批摺下，軍機處奉旨革職拏問。是日，彭君遊南昌城南，適病寒，歸邸舍，少飲即僵卧。越六日戊申，竟不起。十八日庚申，軍機處廷寄乃至江西，金公爲不怡累日。臨川多姦蠹，素稱難治，知縣屢以訐去官。前行臺省擇能者以屬君，君引疾，敬強起之。至縣，即以法發遣黠吏黃河清等，故爲其黨持短長，遂敗。嗚呼！可哀也已。君字谷修，秋潭其自號也。湖北長陽人。乾隆三十五年恩科鄉試中式，大挑一等，分發江西試用知縣，委署瑞昌、弋陽縣事，題署崇仁縣知縣。丁本生母劉太孺人憂，服除，起署瑞金縣事，題補吉水縣知縣。大計卓異，引見，奉旨回任候升。旋署浮梁縣事，調臨川縣知縣。凡爲知縣十九年。行臺省以君年勞，題署廣信府同知。未及引見而卒，年六十一。曾祖上達，祖廷芝，縣學生；父商賢，本生父祖賢，候選教諭。妻官氏。子二：長富柟，浙江試用知縣，次人檀，縣學廩膳生。女三：長適同縣劉倬；次適東湖候選從九品甘清；次君卒後二月乃生，側室吳氏出。君治縣，一意振厲，所至皆有聲。爲人精悍，而言笑儻蕩，裘馬、室宇皆鮮。整酒酣論古今事，騰躍揮霍，不主故常，期可施之于實用。詩深峭，無近今浮華氣習。前署瑞金，屏賓佐，獨身赴縣，途次即捻治惡少年數十輩。一日判一

百八十餘牘，皆竟。召學官弟子登縣東山，作重九，淋漓飲賦。敬至瑞金時，人士尚能言之不置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　彭淑，字秋潭，湖北長陽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吉水知縣。有《蟾芝集》。

同治《長陽縣志》卷五　彭淑，號秋潭，乾隆庚寅舉人。工詩古文詞，善書翰，有吏才。任江西吉水知縣，署瑞昌、崇仁、弋陽、瑞金，調臨川，陞廣信府河口鎮同知。居官清愼，以能著江右二十餘年。著有《秋潭詩集》、《秋潭外集》、《窈言》等書。

李鈞簡《寄彭秋潭（淑）大令》　白雲西望鶴南飛，江漢題襟舊紵衣。每憶故人爲吏去，深知詞客似君稀。石顏峭處平開徑，花氣和時靜掩扉。漢代循良多輔相，莫教容易賦山薇！

瞿　頡

周少霞《鶴歸來總評》　首齣發端，末齣收場，從來院本所無，菊亭特創爲之。其意匠似倣《桃花扇》，而義較正大。其發端敍友朋，收場敍子姓，又一番結搆苦心。不知視邱瓊山《五倫全備》傳奇，優劣何如也。《賜謚》一節，何等嚴重，寫來卻自灑落。名手之筆墨遊戲，我直欲鑄金事之。

胡鳴謙《鶴歸來跋》　粤稽遏雲振木，薛譚反轍於荒郊；裂石頹山，李謇泛舟於寒渚。臨易水而歌變徵，揮涕千秋；過雝門而發清商，繞梁三日。聲爲之感，聞者欷歔。情有所鍾，形諸詠歎。而況事關忠孝，補國史之遺文；志篤君親，編家書之實錄乎！菊亭夫子，懷鏤玉雕瓊之思，抒驅濤駕浪之才，弱冠飛騰，遊來月窟，振衣題雁，滯向雲衢。迺因蕭散之餘閒，借此筆牀硯匣；爰吐激昂之奇氣，寄將象管鵾絃。天際眞人謝仁祖，情移捍撥；府中文士王摩詰，曲製琵琶。哭借長歌，藏魚何處？名從紀實，化鶴歸來。不無慷慨之詞，惟以性情爲主。快先覩也，竊有感焉。原夫鼎沸中原，海飛山走；戈揮上闕，火激飇馳。鳳閣鸞臺，玉碎徒傷袁粲；熊旗虎帳，金輸早謁劉淵。晉獻之子九人，誰爲重耳？齊桓之存三國，須有夷吾。時則神器無歸，北悵燕京之宗社；爾乃王師既下，南收建業之版圖。馬貴陽棄主於金陵，許定國快讎於睢水；史閣部隕身於江滸，左南寧（宜爲寧南）絕命於坂磯。爰徇江淮，直臨漢沔。拋戈棄甲，驚風鶴以張皇；獻上開城，附雲龍而踴躍。難舉擎天之手，孰懷捧日之心？太息久之，大事去矣。偉人繼起一箇，臣迺有忠宣；遺緒苟延《三百》，祀僅存永曆。少康之一成一旅，刻意中興；墨翟之九距九攻，鞠躬外禦。始也靖藩搆亂，消蜃市於須臾；繼之王弁懷奸，埽蜮沙於倉猝。橫戈躍馬，焦宣國之英鋒；草檄籌糧，楊儀曹之秘計。非無哲嗣，承親命以居鄉；爰有孝孫，覲祖顏而航海。秋屋文華之義士，同涉波濤；寺僧舶賈之高情，並資囊橐。神明庇佑，颶風頓息於東瀛；卦策占推，指日相逢於西粤。喜一朝之乍見，聽孫兒細訴行踪；傷半月之遲來，痛祖母早經卽世。綸音下賁，特邀賜奠之榮；懿旨傳宣，更荷降婚之典。異數兼優於存沒，孤忠願任此安危。事尚可爲，身何足惜？無何，將軍跋扈，遽操同室之戈；士卒跳梁，盡釋公徒之甲。寶臣玩寇，魏博營開；王翊犒師，涇原兵噪。登壇宣誓，三軍聞慟哭之聲；間道投降，四境見分崩之局。歎卧龍之拜表，利鈍難知；勞召虎之專征，經營不就。人心已去，蒼黃壞萬里長城；臣志靡他，清白思一隅淨土。點點中宵之雨，血淚偕零；凄凄昧旦之風，哨聲忽至。蒙我友相依不舍，或起或泣從之；計此時何待多言，吾戴吾頭來矣。嗟乎！四十日之餘生，到頭不變；百千年之定案，立腳原牢。風洞山前，雪飛掌大；鶴岩嶺上，雷轉心搖。嚼指題詩，碧血沁磋硪之石；叩頭謝主，丹心攖銛鍔之刀。迨乎視殮寒林，目猶含怒；自此歸魂故壇，骨亦留香。斯固天地鑒誠，鬼神欽烈者也。至今恩戴天朝，不替褒忠之祀；名光人紀，用頒錫謚之文。追信國以齊芳，公何恨也？託梨園而演劇，世共知之。於是樂府編成，才調久推玉茗；傳奇譜就，豔詞不數煙花。揚先世之清芬，應羞圓海；作他年之勝本，還過雲亭。劇目嘔心，暫假伶工之笑貌；徵聲選色，詎同優孟之衣冠！定知價重雞林，一時紙貴；若使奏諧鶯院，四座聲消。白太傅淚溼青衫，應當燈灺酒闌之會；馬季常經傳絳帳，曾侍琴調笛韻之旁。

陸在元《和菊亭〈自題鶴歸來〉韻》　北斗而南此一賢，孤忠好藉弱毫宣。鼓鼙空整三千騎，破瑟休彈廿五絃。志節從容甘負地，精魂亘古自擎天。成仁取義知前定，大海端歸法耨泉。　山隅豈漫振天聲！要卜庚庚應大橫。自昔鯨騎紛鬼哭，卽今鶴唳尚神驚。千秋浩氣奔雷殷，萬代恩光慰雪明。我拜

忠宣歌仰止，敢將渴驥贊繁鶯！

趙翼《題鶴歸來戲本》 化鶴歸從瘴海濱，興亡如夢愴前塵。河山戰敗無餘地，文武逃空剩隻身。青史一編留押卷，朱衣雙引去成神。覆巢之下猶完卵，想見興朝祝綱仁。（公在桂林拒戰時，江南久入我朝。其家在常熟，眷屬俱無恙，足見是時法網之疎闊。《明史》以公爲列傳終卷。公死後爲蘇州城隍，見錢遵王詩注。）江陵孫子亦英風，來共殘棋一局終。不死則降無兩法，倡予和汝有雙忠。青山何處呼皐復？白首同歸作鬼雄。楊震自能招大鳥，豈須鍛羽比遼東！（張居正曾孫與公同被執，幽之民舍。兩人日賦詩倡和，四十餘日，同就戮。）風洞山前土尚香（二公就戮處），從容就義耿剛腸。久拼白刃爲歸路，肯乞黃冠返故鄉？宗澤心期河速渡，福興身殉國垂亡。易名眞荷如天度，偏爲殷頑特表彰。（高宗純皇帝表彰明末忠臣，特賜公謚忠宣。）

同治《蘇州府志》卷一〇三 字孚若，乾隆三十三年舉人，官酆都知縣，撰《酆都縣志》。性通敏，以《四書注疏》有與朱注異者標出，參以己見，著《四書質疑》四卷。喜爲詩、古文，兼善詞曲。子敏秀，亦工詩詞。（《楊氏藝文志》）

《海虞詩話》卷七 瞿大令頡【略】知酆都縣，有政績。精於音律，著有《鶴歸來》、《雁門秋》等院本，並《巴蜀見聞錄》、《四書質疑》數種。嘗得錢蒙叟秋水閣舊額，懸之渠上草堂，因即以名其集。

光緒《常昭合志稿》卷四四 《秋水閣古文》一卷、《秋水吟》二卷。

沈清瑞

《梧門詩話》卷四 王惕甫、石琢堂家居時作「碧桃詩會」，在會者張補梧邦弼、顧莪庭禮琥、沈芷生清瑞、趙開仲基、景書常茨，不過六、七人。【略】沈最早慧，年十五，作《揚州懷古詩》，有「瓊花有恨無雙蒂，明月多情祇二分」之句。

又卷一〇 沈芷生詩筆清妍似六朝，詞曲亦靈雋。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後寨頭領三員：【略】母夜叉沈芷生（清瑞），有《沈氏羣峰集》。

《江蘇詩徵》卷一二二引石琢玉《序》 芷生少余兩歲，余弟視之。芷生早慧，讀書強記，凡古人隱詞僻事，先生長者所遺忘，輒能道其原委。故一時有小鴻博之譽。又芷生詩若文皆祖禰齊、梁，出入初唐四傑之間。余則誦習歐陽子，而詩格宗尚陶、謝、王、孟，所業不同，然而交相質也。

《靈芬館詩話》卷六 沈芷生清瑞，清羸瘦削，有憂生之嗟，年未四十，遽赴玉樓。爲文沈酣六代，詩亦宗法齊、梁。沒後所刻《羣峰集》，十得四五而已。《贈朗上人》云：「雨風入手雙丸疾，（上人能舞劍。）冰雪爲家一衲寒。」《無題》云：「紅箔一重連屈戌，碧桃三月是芳庚。」《涼春詞》云：「比翼鳥無孤宿影，叩頭蟲有可憐心。」「蓮葉東西南北路，鶯聲廿四十三弦。」「祓梦未離蝴蝶局，傷心合住杜鵑門。」「溫郎舞袖張公子，寒女歌容謝自然。」「碧花小小疑脣吐，秋水長長到眼梢。」「燈火上元蘭上巳，星期初七月初三。」「香來春半紅薔底，月在秋千畫索西。」又《秦淮雜詩》云：「新月秦淮欲上潮，畫船打槳過長橋。汀花無數留儂宿，丁字簾前夢六朝。」洗馬言愁，讀之眞欲愁矣！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 清瑞讀書強記，詩文祖禰齊、梁，出入四傑。庚子，暨陽書院諸士朋試於樹人堂，學使劉文清命十二題分詠吳中古跡，不數刻交卷，文清誦之擊節。嘗與長洲張邦弼青城、吳江趙基開仲、崇明張詒景謀、吳縣顧禮琥西金、長洲王芑孫念豐、吳江石韞玉執如爲碧桃詩課。

道光《蘇州府志》卷一〇二 清瑞十六時，賦《廣陵懷古詩》云：「瓊華有恨無雙蒂，明月多情只二分。」衆艷稱其詞，不知爲不永之讖也。詩文祖稱齊、梁，出入乎初唐四傑間。著有《羣峰集》六卷、《韓詩故》二卷。

《讀賦卮言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源流派別，剖析娓娓，是有得者之言。」「前泛言作者，此是論說諸家。」「磊落疏暢，動宕行間。」姚燮總評：似劉氏《文心雕龍》。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沈氏羣峰集》 六卷，《外集》一卷，《韓詩故》二卷，沈清瑞撰。清瑞初名沅南，字吉人，號芷生，江蘇長洲人。乾隆丁未進士。（臣）謹案：清瑞，初名沅南。劉墉視學江南，賞其才曰：「此生如芝草鳳皇，清時之瑞也。」因易其名。爲文沈酣六代，詩亦宗法齊、梁。乃甫登詞館，旋赴修文。壽不稱其才，惜哉！

王芑孫《芷生領鄉薦第一送其北上四首》　掄元亦是尋常事，陶董銖量陋不堪。無意得之翻痛快，榜前壓服大江南。君才枚、馬未能過，天路高寒隔絳河。一語贈行三反復，立朝須怕受恩多。中訣喧談中者誰？飛騰由命豈人爲？即看江上峰青句，豈是錢郎自作詩？《眉匠》（芷生所作詞名。）詞成了夙因，塡詞雖好未宜頻。都將布帽彈箏事，讓我無聊落魄人。（芷生題子所著《瑤想詞》，有「布帽彈箏極可憐」之句。）

又《歲暮懷人絕句二十四首・沈芷生（清瑞）》　沈五翩翩近若何？新詞小賦定增多。聞君渡浙猶嫌遠，奈我衝風燕市歌。

周昂

《海虞詩話》卷七　周孝廉昂【略】乾隆三十五年由寧國府訓導中式舉人。負才氣，工詞曲，著作頗多。持擇未嚴，致滋遺議。《耘稻歌》云【略】。惜不令彼長吏見之耳，是題少摹寫切實之作，因稍點竄而錄之。

乾隆《支溪小志》卷三　字千若，號少霞，居東蔡涇。乾隆乙酉，選貢成均，廷試，授寧國訓導。庚寅舉於鄉，壬辰引疾歸。著《古韻通叶》、《通韻叶音》、《入韻備叶》、《小學厄言》、《韻學集成摘要》、《通叶略例》、《此宜閣說經賸稿》、《視蔭筆記》、詩文集、《支溪小志》若干卷，梓行于世。

乾隆《常昭合志稿》卷七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恩科。字千若，寧國訓導。

光緒《常昭合志稿》卷四〇　字少霞。蔡涇人，以拔貢，官寧國訓導，旋舉於鄉。負雋才，尤長韻學。中年移疾歸里，著述自娛。有《校正十國春秋》、《古韻通叶》、《通韻叶音》、《入韻備叶》、《小學厄言》、《韻學集成》、《此宜閣說經賸稿》、《視蔭筆記》、詩文集，增輯《支溪小志》。

魯九皋

《湖海詩傳》卷三《蒲褐山房詩話》　絜非學本儒先，躬行實踐，不爲聲韻之學，獨留意於古文。少師朱君仕琇，由劉海峰大魁而溯靈皋方氏，以上至曾、王。登科十年，始謁選得山西夏縣。蓋司馬文正公之鄉，絜非益自喜，將求所以無愧于文正者。今大司馬宗室長君麟，方爲巡撫，稔君學行。時諸州縣請買補常平倉穀，以收餘利。絜非謂穀價方貴，豈可病民？請即停止。長君驚異，舉以風示通省，欲薦于朝。未幾，病卒。子二：長肇光，貢生，先歿；次嗣光，舉人，亦能古文，嘉慶己未會試，歿於京師。兄弟皆爲彭尚書元瑞、曾運使燠所愛重。然諸孫皆幼，而絜非文刻者半，未刻者半，恐無人爲之裒集也。

姚鼐《魯九皋墓誌銘》　君諱九皋，字絜非，建昌府新城魯氏也。大父諱宇，康熙庚午科舉人，爲內閣中書。考諱淮，歲貢生，爲廬陵縣學訓導。君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而工爲文。人觀其言動，恭飭有禮而知其學之邃。讀其文，冲夷和易而有體，亦知其必爲君子也。嘗踰嶺至建寧謁朱梅崖，而受其爲古文之法。於四方學者，苟有聞，君必虛心就而求益。雖以鼐之陋，君嘗渡江至懷寧見鼐而有問焉。君古文雖本梅崖，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里居授其學於子弟及鄉之儁才，又授於其甥陳用光，且使用光見鼐。蓋新城數年中古文之學日盛矣，其源自君也。其爲科舉之文不徇俗好，自以古文法推而用之。或以爲不利場屋，君曰：「得失，命也！」君竟以乾隆庚寅科得鄉舉，辛卯恩科成進士。歸居十餘年，奉養祖母及父。因益力爲學，而因事設方以利其宗族閭里，雖貧而必致其財，雖勞而必致其力。逮終養，乃出就官。是時鼐聞寓書諫君，謂今時縣令難爲，而君儒者，違其長而用之，殆不可。然君竟謁選得山西夏縣。縣當驛道，又時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縣舊分二十餘里，里以次出錢供役，謂之「里差」，吏因爲利，民致大困。君自持既廉，又減其役之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而樂爲役。君顧歎曰：「吾不能盡去里差，是吾恨也。」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及去，不作長官威厲之狀，民亦欣然聽其教，於是縣號爲治，上吏亦絕重君矣。鼐聞乃自咎前者知君之淺，固不能盡君才也。然君亦以積勞致疾，在縣凡兩期，以乾隆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官，年六十三。【略】君文曰《山木集》，已刻者若干卷，未刊者若干卷。某年月日葬君某所。嗣光及君甥用光皆以書來乞鼐銘。銘曰：孰謂儒者不可以理繁庶？孰謂學古不可爲今世語？美哉！魯君。其行企矩，其文蹈雅，卒實德在夏，而士興其庭宇。其生也有令譽，其

亡也有傳緒，其葬也於是野。

《清史列傳・朱仕琇傳》附　（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　魯仕驥，字九皋，號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夏縣知縣。有《山木居士集》。

《清朝先正事略・黃靜山先生事略》附　同時魯絜非先生，亦新城人也，以文名。魯絜非名九皋，原名仕驥，爲人敦行誼，謹於規矩。【略】乾隆辛卯成進士。歸養十餘年，畢力於學，尤孜孜爲善於一鄉。既終養，乃出就官，知山西之夏縣。縣當孔道，值後藏用兵，使驛往來日不絕。舊分二十餘里，以次出錢供役，曰「里差」，吏因爲利，民重困，乃減其得已者，而重禁侵蠹，民大便之。其見民煦煦然，告以義理所當從違，不作長官威厲狀，民益欣然聽其教。居二年，以積勞致疾卒，年六十三。時五十九年三月也。所著文曰《山木居士集》。

《國史文苑傳・朱仕琇傳》附　江西新城魯仕驥，嘗至建寧謁仕琇，而受其爲古文之法。復與桐城姚鼐友善，鼐稱其文沖淡和易而有體，雖本於仕琇而自傳以己之所得，持論尤中正。【略】仕驥學期於有用。乾隆三十六年恩科成進士，家居養親十餘年，乃出謁選，得山西夏縣，有惠政。以積勞卒於官。所著有《山木集》。

《清儒學案小傳・魯先生九皋》　（存目）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山木居士集》　十二卷，《外集》四卷，魯九皋撰。九皋字絜非，江西新城人，乾隆辛卯進士，山西夏縣知縣。

王芑孫《彭尺木（紹升）魯絜非（九皋）武虛谷（億）家蘭江（祖武）先後書來都未作報各寄一詩》　魯公果儒者，一生不言佛。昨來定我文，見佛輒塗乙。愛子沒爲神，含笑與爺訣。以書來告我，不覺寓之筆。（絜非兩子皆以拔貢在京，攜以之官，至井陘而次君肇光道卒，自言當爲井陘城隍神，迎者已至，含笑而逝。）讀書二十年，內養甚縝密。學成要出山，懷牒選曹謁。貸錢往之官，忽復悔其出。吏塗熟形勢，書生但咄咄。重以喪子傷，老淚瀉悲咽。君其無復然，艱虞練人傑。烏虖人閒世，孰能就安逸。士皆逸山林，孰念斯民疾。君今肯投身，持塊塞河決。知縣七品官，束縛敢搖膝。號令未出門，動已躓於閾。苟存康濟心，亦球萬分一。側聞好官聲，上司與傳說。遠宦等羈孤，隨身幾書帙。豈弟神所勞，危疑倚忠實。況君氣溫溫，人亦不汝軋。人禍所不加，天道致可必。臨風祝強飯，彫疲待君活。

汪　中

《劉台拱《汪君傳》》　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迄韓、杜。三十以後，遂不復作。古文辭，醇茂淵懿，義例謹嚴，根柢經史，鎔式漢、唐，不入歐、曾、王、蘇之室。所爲六朝駢體文，哀感頑艷，志隱味深，無近人規模漢、魏排比奇字之失。嘗自序生平，以爲比跡孝標，四同五異。又撰《哀鹽船文》、《弔黃祖文》、《狐父之盜頌》、《弔馬守貞文》、《漢上琴臺之銘》，並著于世。晚年頗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博大淹通，卓然成一家言。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及反復考訂，迺知依古以來經師大儒所未發明者，自君抉其精奧，所謂縣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湖海詩傳》卷三五《蒲褐山房詩話》　容夫多聞彊記，經史金石，悉心研究。嘗得漢石闕畫，以五千錢從寶應舁歸，其癖如此。性情兀傲，凌轢時人，故人多短之。中年受業於予，欲自比于王給事念孫及給事子孝廉引之暨劉教諭台拱。索予爲文，因舉孫樵、李潼、司空圖行在三絕爲比。容夫喜，劇作書數百言以謝。家故貧，予與畢總督沅寓書鹽政全君德，俾掌大觀堂所頒《四庫全書》，因此所入頗豐。及全君移任杭州，又屬其兼掌西湖賜書。容夫赴杭，同人醵錢飲之，大醉，比曉而卒。生平所著有《廣陵通典》三十卷、《春秋後傳》二十卷、《述學》四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艷之文爲《傷心集》若干卷。比其歿也，子樨、著作皆不可考。阮閣學元僅獲其《述學》重梓之，劉教諭欲哀其集，亦不能多得也。詩非所長，從《淮海英靈集》中鈔得一首，秋墳鬼唱，亦徐文長、董雨若之比也。

《北江詩話》卷一　汪明經中詩，如病馬振鬣，時鳴不平。

《卷施閣文・書三友人遺事》　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江藩《汪中記》　君生七歲而孤，家夙貧【略】不能就外傅讀，母氏授以小學、四子書。及長，鬻書於市與書賈處，得借閱經、史、百家。於是博綜典

籍，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遂爲通人焉。年二十，李侍郎因培督學江蘇，試《射雁賦》第一，入學爲附生。時杭太史世駿主安定書院，見君製述，深加禮異。所作詩文，必屬君視草。【略】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作文，上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君少喜爲詩，不爲徘徊光景之作；尤善屬文，上苴韓、歐，以漢、魏、六朝爲則。藩最重君文，酷愛其《自序》一首，今錄於左，文曰：「昔劉孝標自序生平，以爲比迹敬通，三同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遊，不嫌擯斥。商瞿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罰，多能鄙事，賃舂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轗軻；余受詐興公，勃磎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蹼躠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懽；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裹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瞑，桐枝餘惟半生，鬼伯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遊梁楚，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爲上客，雖車耳未生，而長裾屢曳；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棲塵俗，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讒司命，赤口燒城，笑齒嘵顏，盡成皋狀，踉步才蹈，荆棘已生，此五異也。嗟夫！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尚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倦，聊復書之。」藩自遭家難後，十口之家，無一金之產，迹類浮屠，鉢盂求食；睥睨紈袴，儒冠誤身；門衰祚薄，養姪爲兒；耳熱酒酣，長歌當哭。嗟乎！劉子之遇，酷於敬通；容甫之阨，甚於孝標；以藩較之，豈知九淵之下，尚有重泉食荼之甘勝於嘗膽者哉？

陳壽祺《汪中墓誌銘》　其治古文詞，醇茂黼懿，陶冶漢、晉，棣秘宋後作者。世所稱頌者《哀鹽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其它篇雄麗，大率稱是。下逮詩章書翰，無所不工，可謂絕特奇才矣。

《淮海英靈集》丁集卷四　（中）多聞強記，舉所誦書若流水。雄於文，鎔鑄漢、唐，成一家言。詩學盛唐，參以金、元。【略】其詩亦絕少流傳。

《樗寮詩話》卷中　江都汪容甫丈性剛易怒，少可多否，人皆惡之。其五言古詩出於步兵《詠懷》、正字《感遇》，筆意幽隱，不悅時目。其效左記室《咏史》云：「呂尚西入周，渭上猶盤桓。百里棄其國，飯牛在草間。乘時各自奮，功立名不刊。脱身屠釣中，一舉生民安。少壯不用世，垂老反任官。年命苟不延，後世有何觀？高才爲人棄，貧賤良獨難。焉知天下士，一身饑且寒！聖賢有不遇，自古以爲歎。」其言絕使人感喟無已。

包世臣《與楊季子論文書》　世臣從前纂汪容甫遺集，雖曾採未成互異之稿，足爲完篇，筆勢一如容甫；容甫固工文，體勢又略與予近，猶易爲力。至作谷西阿傳，採錄其奏議三篇。西阿人能自立，而文筆蕪靡，不及其意。世臣因其事必宜傳，又恐一加潤色，將與國史互異，致啓後人之疑，故止爲之刪削移動。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嘗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頓可誦讀，既與原文殊觀，又不亂以己意。較之子瞻所作，難易倍蓰。非足下其誰與喻此耶？世臣自幼失學，惟好究事物之情狀。足下所志略同。鄙人前後雜文數十百篇，足下大都見之。其是否有合古人立言之旨，以及與近世聞人所言古文相承之法是否同異，世臣不能自知，又將何以爲足下告耶？

又《再與楊季子書》　貴鄉汪容甫頗有眞解，惜其騖逐時譽，耗心餖飣，然有至者，固足爲後來先路矣。

《文獻徵存錄》卷七　（存目）

《國朝書人輯略》卷六引《左海文集》　其治古文辭，醇茂淵懿，陶冶漢、晉，棣秘宋後作者。下逮詩章、書翰，無所不工。

《霞外攟屑》卷八下　汪容甫氏，經學詞術，足稱乾隆中鉅手。持論偶有偏宕，亦才人恆有。吾鄉章實齋氏頗詆之，不能掩也。詩集未刊。《湖海詩

傳》(卷三十五)僅從《淮海英靈集》錄其《辛卯三月二十一日夜和黃仲則》七古一首。《蒲褐山房詩話》謂「詩非所長」，非定論也。錢金粟《文苑紀事》採其遺詩，謂得唐人法。

《蘭韻軒詩集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鏤影繪聲，神乎其伎。」「確是適字注脚。」「生氣遠出。」「情深文明。」「如土委地。」姚燮總評：要眇中旨之作。

《自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兀奡恣肆。」「以撇筆作頓筆，此下兩兩比較，四同五異，激昂悲憤，慨當以慷，有志感絲篁、氣變金石之概。」「寫盡世態。」「古今同慨。」「音節哀亮，令人不堪。」「我聞此語心骨悲。」姚燮總評：楚些吳歈，能使座人摧愴。況哀鬣軋軋抽機中獨繭絲耶？

《漢上琴臺之銘(并代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灑落有致。」「氣體清華。」「直抒胸臆，不事琢彫，卻自情文並美。」「澹遠。」姚燮總評：緬然其馨，醰然其味。

凌廷堪《汪中墓誌銘》君諱中，字容甫，姓汪氏。其先歙人，後遷揚州，遂占江都籍。少孤，性至孝，奉母以居。天資高邁，好嫚罵人，多忌而惡之。爲諸生十餘年，屢試於鄉，不售。嘉善謝金圃侍郎督學江蘇，排衆議，拔而貢諸太學，以病未廷試，自是遂絕意於仕進。丙午歲，朱石君先生典江南試，榜發以不得君爲惜，而君是科實未入場也。家貧，善治生，衣食漸充裕。巡鹽御史聞其名，使司文匯閣所頒之四庫書。乾隆五十九年以檢校書籍往杭州，遘疾，卒於西湖旅次，弔之者僅三人，悲夫！君讀書，極博六經子史，以及醫藥、種樹之書，靡不觀覽。著書率未成。少日作詩古文，復自棄去。今所存者，有《述學》四卷，皆雜文也。君最惡宋之儒者，聞人舉其名，則罵不休。又好罵世所祠諸神，如文昌、靈官之屬，聆之者輒掩耳疾走，而君益自喜。漢唐以後所服膺者，崑山顧寧人氏、德清胡朏明氏、宣城梅定九氏、太原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休寧戴東原氏。嘗云：「古學之興也，顧氏始開其端。河洛矯誣，至胡氏而絀。中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書者，閻氏也。專言漢儒《易》者，惠氏也。凡此，皆千餘年不傳之絕學。及戴氏出，而集其成焉！」擬爲《國朝六儒頌》而未果。君於時流，恆多否而少可。錢曉徵、程易疇兩先生外，惟王懷祖給事、孔衆仲檢討、劉端臨訓導、江子屏太學數人，時或稱道，餘大半視之蔑如也。所極罵者一、二人，皆負當世盛名，人或規之，則應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蓋惡莠，恐其亂苗也。若方苞、袁枚輩，豈屑屑罵之哉。」其傲兀，類如此。然於學術，知條理者，未嘗不推挹之。憶甲辰歲，阮伯元詹事方弱冠，余偕之訪君，君與談論，頗折服。越數日，治具招焉。伯元畏其好罵，謝不往，君深恨之，遂成讐隙。然每與余論及當代學人，終爲伯元屈一指也。嗚呼！即此可見君之虛懷好善，非徒以嫚罵驚世駴俗者矣。君卒年五十有一。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初娶孫氏，不相能，援古禮出之。繼娶朱氏，生子喜，孫尚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昔君爲文，以弔黃祖。謂祖謂禰衡能道人意中語，是祖爲衡之知己也，雖復殺之，亦云可取，蓋君以衡自況。而傷舉世之莫我知，以君之好罵殺之者，且不可得矧知之者邪。嗚呼！其不幸如斯邪，其幸如斯邪。

陳壽祺《汪中墓誌銘》(存目)

孫星衍《汪中傳》汪中，字容甫，江南江都人。少孤貧，力不能就傅，因鬻書詣人家學舍中。稍稍識字，通文義，穎慧絕人。嘗代學僮爲文欺其師，塾師大驚異。久之，遊書肆，與書賈交，借閱經、史、百家，博究古籍，能別白是非眞僞。入學爲附生，學使者至，則先耳中狂名，欲因試摧辱之。及見其文，皆甚推服。試上等，中侃侃辯，盈廷無所屈。朱學士筠督學安徽，中往就之。時太平守沈業富亦客，中交道漸廣。中嘗對策場屋，問事者麋至，悉疏示之。出場後，因撰策學數十篇，不檢書，不屬稿，刊行於時，大爲獺祭者所祕寶。覆按書，無舛誤者。翁閣學方綱、朱侍郎珪先後校士江左，思暗中物色之，中不就試。乾隆丁酉歲，謝侍郎墉來督學，選拔貢生，中不應朝考，亦不就試，益以經義自娛。當是時，四庫館開，海內異人異書並出，經學、小學、算學、詞章、金石之學卓然以撰述自見者，有錢少詹大昕、王光祿鳴盛、盧學士文弨、孫侍御志祖、王兵部念孫、段大令玉裁、戴編修震、王副憲昶、蔣編修士銓、袁大令枚、姚比部鼐，中於諸君爲後進，皆辯難無所讓。別自書當代名人姓字，品騭高下，人愈嫉之，以爲汪中善罵人。中曰：「吾鄉多賈人，不知學知長，日見詆者衆，遭罵乃疑爲俊士，且吾不罵庸俗人也。得吾罵，亦大難。」或言：「遭罵，妄傳耳！」然中能鑒別彝器、書畫，得之售數十百倍，家漸豐裕。中深自斂抑，爲詩曰：「佯狂罵

坐自平日，焉知性命鴻毛輕？」寓書規予曰：「學問觀其會通，性行歸於平實。」蓋中之學益進於道。遊楚，謁畢督部。歸，愛浙西山水，留久之。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以疾卒於西湖葛嶺園客舍中。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皆依據經證箴砭俗學。【略】凡所爲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餘見所著《述學》云。中於詩古文、書翰無所不工，振筆千言，不加點竄，盡如人意所欲出。愛春秋左氏，學之，自言取法乎上，不失爲漢、魏文也。生平不肯信宋人理學及世俗非鬼之祭，斥言西域金人一切淫祀之屬。妻有過出之，俗人頗以爲怪。而中孝事寡母，篤於交誼，所至之處，訪故師友墓拜奠之，或卹其後人。死後，妻妾皆守節撫孤子，不墜家教。舊史氏曰：汪中非狂士也。方中困厄時，俗人揶揄之，因愈激烈罵坐。然中文原本經術，皆先王之法言，比之昔人，疑繫詞《書序》，改易《詩序》，議《周官》、《禮記》，刪《孝經》，絕不知畏聖言者，其狂何如哉？中與予學術最相契合，惟論明堂、石鼓意見不同耳。其長不可及。中卒，得自贍其生，有子息，不至如明唐寅、徐渭之放廢，亦學足以自立。世人以不狂爲狂，豈不惑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汪中，字容夫，江都人。乾隆丁酉拔貢生。精六書，《說文》、金石之學。晚年專治經術，解經有神識。病古人之疑《周官》、《左傳》也，爲《周官徵文》及《左氏春秋釋疑》。著有《述學內外篇》，皆有益經術、維持世道之言。又有《廣陵通典》、《金陵地理考》、《春秋後傳》、《知新記》。

《清朝先正事略・汪容甫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汪中傳》（存目）

汪喜孫《容甫先生年譜》（存目）

又《汪氏學行記》（存目）

又《孤兒編》（存目）

洪亮吉《書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即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即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即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共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臺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即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詼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頻以有用之學相勖，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逡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即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即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儻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吳德旋《初月樓聞見錄》　汪容甫，名中，江都人。貢生。多聞強記。研究經史，尤嗜金石文字。性兀傲，凌轢時人，然名公卿皆愛其才而禮下之，尤爲王述庵侍郎所識拔。述庵嘗與畢秋帆尚書致書兩淮鹽政全公，俾掌大觀堂所頒《四庫全書》，及全公移任杭州，又屬其兼掌西湖賜書。同人醵錢飲之，大醉，比曉而卒。生平所著有《廣陵通典》三十卷、《春秋後傳》二十卷、《述學》四卷，又選屈宋以下哀豔之文爲《傷心集》若干卷，惟《述學》有刊本行於世。

又引劉逢祿撰《授經圖記》　予友汪子孟慈，既撰次其先人《述學》之書，而復屬屠琴塢氏系之以授經圖，且哀而言曰：「喜孫年六歲，先人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明年更授以鄭康成《易》注、《禮》注，衛包未改本《尚書》、顧炎武《詩本音》。嘗謂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旦莫入地，不及見其成立耳？今奉違庭誥已十有八年，尚未獲傳先人之學，恐遂

弗克負荷。子幸有以教之。」予自弱冠時，讀先生之書，歎其能合鄭、許、揚、班、韓、柳爲一人，江左文學於斯爲盛。既見其著書，繹其爲人，蓋古之狂狷人也。不爲世所好，又蹇其遇，益自奮發踔厲於經、史、百家之書，鉤稽考覈，悉衷一是。晚而得子，慮爲俗學所囿，乃自次其所藏書數萬卷畀之。予與孟慈相聞蓋十年矣。丁卯之歲幸爲同年生。去歲子來揚州，始過其里居，門巷湫隘，庭宇脩然。孟慈病新愈，不克縱言，而其意思清妙淵遠，翑翑如不及，益歎容甫先生之蘊其文學，徒爲世所詬病，不昌於身，必昌於子，無足憾也。予抱鮮民之痛，已忽忽十年，所學日就荒落，無以自振，將忝其先人於孟慈之輯先生書而圖其授受之意，益哀感悽惕，而不能自已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二引《春融堂集》 容甫年二十，試第一，爲學生。乾隆四十二年拔貢生。容甫通五經正義及羣經註疏，由經暨史，於天文、地理、六書、九章與高郵王君念孫及劉君端臨聲望相上下。是時朝廷方修四庫館書，書成頒於揚州、杭州，俾各建閣以儲之。而書帙浩繁，裝滿編排，鹽政全君難其人，予以容甫答，遂使主閣事。明年全君調杭州，重容甫才，又兼掌文瀾閣。因至杭州，館梁孝廉玉繩家，以乾隆五十九年九月二十日終于杭。

朱克敬《儒林瑣記》 汪中，字容甫。江蘇江都人。幼孤，從母授書。稍長，益勤學，博究經史。爲文章古麗絕俗。性狷峭。補諸生屢試高等。是時天下方向文學，才下中數等者皆登科第，或有聲名，爲督撫上客，中獨沉鬱無所遇，嘗過鸚鵡洲，爲文祭黃祖以舒憤懟云。（中嘗江行與洪亮吉同舟論學。亮吉專崇馬、鄭，中兼涉程、朱。辨爭良久，中口拙，屢爲亮吉所屈，憤甚，捽亮吉墮水，舟人救之，得不死。）

《新世說・言語》 汪容甫博學能文，語言怪誕。嘗言生平有三憾：一憾造物生人，必衣食而始生，生又不百年而即死。二憾身無兩翼，不能翱翔九霄，足無四蹄，不能馳騁千里。三憾古人但有著述流傳，不能以精靈相晤對。又有三畏：一畏雷電，二畏雞鳴，三畏婦人詬誶聲。（汪名中，江蘇江都人。生七歲而孤。家酷貧，冬夜積薪而卧。就書賈借讀經、史、百家，觸目成誦，遂爲通人。於時彥不輕許可，見負盛名者必譏彈其失，或規之，則曰：「吾所罵皆非不知古今者，或且求吾罵焉不得耳！」原配某夫人有仳離之感，故有第三畏。）

又《旅食》 江藩《汪中記》：（乾隆三十二年丁亥）年三十，客游於外。代州馮觀察廷丞、同郡沈太守業富、朱學使筠河先生皆招置幕中，禮爲上客。同時鄭贊善虎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竹汀、盧學士紹弓並爲延譽。然母老家貧，中年乏嗣，戚戚少歡。歎世人之不知，悼賦命之不偶。

郭慶《題汪容甫（中）雜文》 詞多偏宕孔文舉，意主悲哀庾子山。蒼涼野哭行歌外，俯仰名倡劇盜閒。有怪何嘗非物病，無官畢竟是天慳。河東激贊梁邱據，要使羣公一汗顏。

戴文選《吟林綴語》 汪容甫（中）懷才不遇，歿後曾賓谷都轉輓之云：「生有狂名過阮籍，死無弔客似虞翻。」

寶光鼐

論述

《羣雅集》卷三 東皋論詩謂淵源《三百》，近今之詩有賦無比興，此詩所以衰也。又謂作詩者必其性情既厚，植之以骨幹，傳之以采色，諧之以律呂。舍是言詩，非詩也。

《國朝正雅集》卷七引《石溪舫詩話》 先生五律清雄，不愧名家。

又引《東武詩存》 詩擬韓、蘇，有過之無不及也。

秦瀛《寶光鼐墓誌銘》 嘗言學貴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陽明平宸濠，乃眞學問。故公於書無不閱，而不屑沾沾於章句訓詁。世之人僅以文章稱公，未爲知公者也。然即公文章亦足見公學之有本。蓋公詩似少陵，古文如昌黎，制義則發揮聖賢義理，自成一家之文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七引《東武詩存》 制藝如古傳注，深得立言之旨。工擘窠大書，點畫不苟。望之，知爲端人正士。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寶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年十二讀《文選》，即操筆爲《瑯琊臺賦》。尋補弟子員。乾隆七年

進士。授編修。官至左都御史。詩宗少陵，古文法退之。工擘窠書。望而知爲端人正士。卒年七十有六。

《清朝先正事略・竇東皋先生事略》 詩宗少陵，古文法退之，制藝如古傳註，深得立言之旨。工擘窠書。望而知爲端人正士。論詩謂淵源《三百篇》。近人有賦而無比興，此詩之所以衰也。

《晚晴簃詩匯》卷七七 東皋素英邁，嘗言士當求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陽明擒宸濠，乃爲眞學問。裕陵頗知之，大考居下等，特擢中允，以副憲視學浙江。還，與刑部爭秋讞，改京兆。又以捕蝗與制府互訐，罷。起官宗丞者十年，再視學浙江，論州、縣倉庫虧空，復與疆吏相執奏，爲所中，再罷。再起，又授宗丞，貳春官，三視學浙江。入長御史臺，典會試。歸安王寶華以銛、鳳丹以銜兄弟聯名榜首，和相欲以此陷之，廷試鳳丹第一，爲和相所定，乃不能復有言，然東皋卒以此鐫秩去官。洪北江上成親王書，謂東皋頗附和相，和相方齮齕之不遑。秦小峴已辨之，是也。

傳記

秦瀛《竇光鼐墓誌銘》 公諱光鼐，字元調，號東皋。曾祖某，祖某，父訖，乾隆甲子舉人，皆以公，贈榮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曾祖妣臧氏、李氏，祖妣牛氏、沈氏，妣張氏，皆贈一品夫人。公幼負絕人之資，家貧，貸書於人，覽卽成誦。一日讀《文選》，卽操筆爲《瑯琊臺賦》，監司某公見而大稱賞之，時公年甫十二耳。十五補博士弟子員，旋中丙辰本省鄉試副榜。辛酉舉順天鄉試。壬戌會試中式，入翰林爲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戊辰御試翰林詹事府等官於乾清宮，閱卷者列公四等。向例大考惟高等得遷官。後等改官，降黜有差。上知公，特遷公爲右中允。蓋公被上知遇，自此始。未幾，累遷至翰林院侍讀學士，御試一等特遷內閣學士，出爲河南學政。丁內憂歸，【略】服除，補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浙江任滿，還，以與刑部爭秋讞事，吏議鐫級，上許留任如故。【略】又奉命以對品用遣祭告南海，所至卻地方賂遺，【略】尋命署內閣學士。越二年，授順天府府尹。畿輔叢弊久，吏胥多因緣爲奸，公受事，苞苴屏絕，懲其尤數人，劾州、縣之不職者二三人。時京縣爲蘭公第錫、李公湖，皆經公薦舉，其後官督撫，皆號稱賢臣。任京兆四年，丁外憂歸。服除，再補原官。蝗蝻災，公報聞，親捕之，因旗莊不出丁協捕，與督臣奏辨褫職。不數月，上又起公爲通政司副使，遷宗人府府丞。公爲府丞最久，凡十年。復視學浙江，特擢公爲吏部右侍郎。會上遣大臣清查浙江州、縣倉庫，並有旨問公，公以實告，且以平陽令黃梅科斂病民，條其狀以上。論者誣公，幾不測。公復侃侃奏論，上卒直公，按治黃梅，而還公官。復授宗人府府丞，擢禮部侍郎。又出爲浙江學政。越三年，以左都御史召還，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蓋上稔公老成，冀以學問資輔導。公在禁近，上製文字，輒命公閱。公撰文以進，必因事納忠，無隱言。乾隆六十年，充會試正總裁，以所錄首卷多詰疵，被勘議落職，僅降四品銜予休。而公於是亦既老且病矣。公生平不講學，而仁誼道德之旨不言躬行。尤嚴祈義利，而要之以毋自欺。立朝五十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顧慕，剛直不能容人，人多咀而忌之者，惟以誠悃荷聖主知，屢起屢僕，卒蒙保全，而究亦未竟其施。【略】公得士最盛，公之門歷官中外位公卿者甚衆。乾隆己亥，有浙江巡撫某朝京師某故貪墨吏，而其鄉試出公門，與公遇於直房，公以言規之，某怫然，時公之亡謁公而厚致饋遺，公揮其金，絕不與通。無何，某果敗。公性開蕩，遇同列下輩樂善汎愛，言無所不罄。每與客談，客起猶立語移晷，刺刺不能休。瀛侍公稍晚，而公於瀛尤厚。公亡，蓋知我者鮮矣！公處己約，敝縕惡粟，如窮諸生。歲入瘠田以贍貧，宗人有所請，不吝。此皆細行，不足重。惟公生平大節，雖公所未嘗告人，與人所不及知者，不能具書。而按公之狀，參以瀛之所嘗聞於公者，略爲詮次，已足以想見公之爲人。公初娶張氏，繼劉氏，俱贈一品夫人。子六：長卽汝翼，乾隆戊戌進士，宗人府主事；汝瑄、汝璜、汝咸，皆國學生。張出汝翀。劉出汝翮。側出女四人，嫁娶皆名族。孫十一人，孫女十二人。公之生以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初二日，卒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年七十有六。著有《東皋詩文集》、《應制集》、《省吾齋稿》。銘曰：維執不娶，選懦所讐。飛謀釣謗，弗改其軺。厥施未究，曷云其休。其學則昌，祛眩豁瞽。包羅旁魄，躡韓軼歐。公實知我，以銘公幽。

又《諸城竇公祠堂記》（存目）

《湖海詩傳》卷九 竇光鼐，字元調。諸城人。乾隆七年進士。官至左都

御史。有《東皋先生詩集》。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　竇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乾隆壬戌進士。官至左都御史。罷，賞四品銜。有《省吾齋集》。《國朝先正事略》：先生風節挺勁。於書無所不窺，尤工擘窠書。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　竇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乾隆七年進士。官左都御史。有《東皋詩集》。

蔣詩《竇光鼐行狀》　公諱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幼負絕人之資。家貧，貸書以讀，覽即成誦。年十二讀《文選》，遂爲《瑯琊臺賦》，觀察某奇之。十五爲諸生。丙辰，年十七，中本省鄉試副榜。辛酉舉順天鄉試。壬戌成進士，爲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戊辰御試翰林於乾清宮，遷右中允，累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御試一等，遷內閣學士。視學河南。丁母憂歸，服闋，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視學浙江差旋，與刑部爭秋讞，吏議鐫級，上許留任。復奉命以對品用祭告南海，尋署內閣學士。越二年，授順天府府尹，在任四年。丁父憂，服除，仍授府尹。會蝗災，公親捕之，以旗莊不出丁協捕，與總督奏辨褫職。不數月，起爲通政司副使，遷宗人府府丞。爲府丞者十年。復視學浙江，旋擢吏部右侍郎。會清查浙江倉庫，有旨詢公，公以實聞。復爲宗人府府丞，尋擢禮部侍郎。又視學浙江。越三年，以左都御史內召爲上書房總師傅。乾隆甲寅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乙卯充會試正總裁，以磨勘所錄首卷語疵，降四品銜予休致。公立朝五十年，以剛直聞。持品不撓，獨立不懼，惟以誠悃荷聖主知。生平不名一錢，處己極約，既貴，敝衣惡食，如窮諸生。【略】得士最盛，士謁與談，既起猶立語移晷，刺刺不休。【略】以乾隆六十年九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六。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七錄國史館撰《竇光鼐傳》（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竇東皋先生事略》　竇公光鼐，字元調，號東皋。山東諸城人。幼有神童之目。家貧，貸書於人，覽輒成誦。年十二讀《文選》，即操筆爲《瑯琊臺賦》。尋補弟子員。乾隆七年進士，選庶吉士，受編修。十三年御試翰詹，閱卷者列先生四等，故事大考置劣等，降黜有差。先生奉特旨，遷右中允。生平被上知自此始。累遷侍讀學士。御試一等，晉內閣學士。督學河南。憂歸。起補副都御史，督浙江學政。還朝，以爭秋讞事，吏議鐫級，詔留任。命祭告南海，所至卻餽遺。尋授順天尹。屏絕苞苴，鉏猾吏，

齮權貴，劾州縣之尤不職者。時京縣爲蘭公第錫，李公湖，皆經公薦擢，後官督撫有名。居四年，坐事免。起通政司副使，遷宗人府丞。復視學浙江，擢吏部右侍郎。會詔遣重臣清釐浙屬倉庫，並有旨問先生，先生以實告。且劾平陽令黃梅科斂病民狀，爲梅所反噬。大吏右之，誣陷先生，幾不測。復侃侃論列，上卒直先生，還其官，梅按治如律。調禮部侍郎。又出爲浙江學政，晉左都御史，命充上書房總師傅。凡御製詩文，輒命先生閱。因事納忠無隱言。六十年典會試，以所錄首卷多語疵，被勘議降四品銜，予休。先生立朝五十餘年，揭揭然柴立無所附。惟以誠悃結主知。嘗言：「學貴有用。如昌黎折王庭湊、陽明平宸濠，乃眞學問。」故於書無所不窺，而風節尤挺勁。疊司文枋，所取皆知名士。每試牘闈藝出，學者奉之如泰山北斗。【略】卒年七十有六。

紀事

《湖海詩傳》卷九《蒲褐山房詩話》　先生性情伉直，遇事敢言，而尤以文學受知。大考翰林第一。不兩載間，晉內閣學士，直南書房，屢荷文衡之命。其再使浙江也，發平陽重徵之案，幾爲交搆者所中。幸得實上聞，詔令覆審，乃置縣於法，浙中人士無不踴躍感泣。而先生還朝，晉總憲，兼直上書房，蓋皆荷聖明如神之照也。然先生自謂獨契聖賢之旨，故於宋儒所言，指斥不遺餘力，聞者往往驚駭。至詩，非所屬意也。其後偃蹇以歿，門人秦君瀛置其栗主於西湖望湖樓，且哀其詩而刻之。

《嘯亭雜錄》卷九　余幼時聞韓旭亭先生言，當代正人以竇東皋爲最。時閱其劾黃梅匿喪奏疏，侃侃正言，心甚欽佩，以爲雖范文正、孔道輔無以過之。後入朝，聞成王言，公迂闊不識政體，素惡宋儒書，明道、晦庵諸先生至加以菲言詈之。又以方正學爲元惡大憝，致興靖難之禍，其議論殊爲怪誕。又晚年以仕途蹭蹬故，乃拜和相爲師，往謁其門，至琢姓名於玉器獻之，以博其歡。希上賜紫禁城騎馬，日跨胡牀於家中，以勛其勞，頗爲輿人姍笑。又素善青烏術，以諸城縣應出二輔臣，及聞劉文清公以事降黜，大喜過望，置酒歡宴終日，殊乏大臣之度。後聞蔣孝廉棠言亦然，故併錄之，以俟考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七引《東武詩存》　先生少有神童之目，入泮食餼，年未十五。擢詞垣後，以詩文受主知。不數年，已至列卿。凡六任典試，四任學政，一任總裁，所取皆知名士。每試讀闈墨出，爭先快睹，奉爲楷模。士人望之眞如泰山、北斗。戇直，不可干以私。任京兆時，力遏權貴，鋤吏民之不法者。視學浙江，參地方一官貪黷，幾罹不測；公矢志不回，卒能申其意，浙人至今感之。

又引昭槤《嘯亭雜録》　寶東皋總憲任宗人府府丞十六年，劉秉權任戶部郎中三十二年，吉通政兆熊任通政司正使十四年，吉大司成善任祭酒三十年，皆仕途中之最久者也。

又録陳康祺《郎潛紀聞》　國家故事，大考翰詹惟一等及二等前數名得遷擢，稍後或被文綺之，賜中贊以上；列三等末，率改官降黜，稱檢奪俸；至四等則無不降斥者。乾隆戊辰大考，諸城寶總憲光鼐時官編修，名列四等，上夙知公，特遷爲右中允，異典也。公古文學昌黎，時文夭矯，成一家言。居官亦鯁直清介，爲時名臣。甚矣，高宗皇帝之知人也。

又　諸城寶總憲，乾隆間由閣學出爲河南學政，丁憂歸。甫逾年，上以南書房缺人，命山東巡撫傳旨起公。公泣辭曰：「光鼐在衰絰中，不敢奉詔。」巡撫屬公陳謝，公又曰：「不詳姓氏，不敢內陳，敬煩代奏。」上聞而韙之。

《擢左中允詩》　法式善《陶廬雜録》：康熙十六年，禮部奏本年添行鄉試。查直隸、江南、浙江三省貢監數多，應各遣考試官，河南、山東、陝西、山西貢監數少，應令河南省遣官一同考試，湖南、江西歸併江南省，福建歸併浙江省考試。以入場應試人數計算，於十五名中取中舉人一名，不必別取副榜，於本年九月內考試。二十年，以軍興旁午，準撫臣所奏，貴州本年鄉試於壬戌年補行，又改增楚省中額。先是因滇逆變亂，於康熙十六年改照中省取中。湖南平定，撫臣請仍改爲大省額數取中。二十二年，補行雲南省辛酉科鄉試。今尚書曹儷笙同年以考列三等特擢，時以爲異數，榮之。考乾隆初年已有之，錢稼軒、寶東皋二先生皆由四等開坊。東皋先生《留館詩》云【略】。

著録

蔣詩《寶光鼐行狀》　著有《東皋文集》、《東皋詩賦集》、《省吾齋詩稿》。

吴泰來

《湖海詩傳》卷二三　吴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年召試，賜内閣中書。有《淨名軒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企晉襟期清曠，意致蕭閒，咸謂東晉許元度、劉眞長之比。少中副車，選校官。俯仰仕途，非其好也。特以松滋山水之佳，勾留竟歲，旋以病歸。其大父吉安太守銓歸築遂初園於木瀆，雲林杳靄，花藥參差，有柳堤鶯囀、竹溪烟雨、平橋夏漲、爽臺秋月、古堂晚香、落邨觀刈、松門夕照、松閣聽濤、巖東霽雪諸勝。其尊人用儀復購書數萬卷於其中，多宋、元善本，遂與江浙諸名士流連觴詠，座無俗客。惟李布衣果、惠徵君棟、王光祿鳴盛、錢詹事大昕、曹學士仁虎、趙少卿文哲、張舍人熙純、朱明經方靄、上舍昂、凌孝廉應增、汪員外棣、張崗、沙維杓兩布衣，及名僧逸雲、念亭，畫師則王存素，琴師則周紫芝，皆一時之選也。如是十餘年後，雖成進士，以召試賜中書，而少無宦情，壯而彌甚，東南人士，望之如仙。既而兄弟爭析產，出藏書而貨之，并售其園。於是同年畢公沅招主關中書院，攜家而往，後又隨至開封，年六十餘而卒。企晉才情明秀，尤嗜徵君所注《精華録訓纂》，故作詩大指，一本漁洋。吴中數十年來，自歸愚宗伯外，無能分手抗行者。中年自定其詩十卷，爲《硯山堂集》，徵君序之。餘稿皆藏於家。予與訂交，將及四紀。向所同遊者，零落殆盡。金谷、玉山之雅集，不可復得。今取其詩而吟諷之，不啻山陽之笛矣。

《北江詩話》卷一　吴舍人泰來詩，如便服輕裘，僅堪適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四五引《履園叢話》　吳竹嶼爲吳中七子之一，意致蕭閒，才情明秀，作詩一本漁洋。秋帆尚書爲河南巡撫，延爲大梁書院山長。余時亦在幕中，與洪稚存、方子雲、徐朗齋輩飲酒賦詩，殆無虛日。未幾卒。

《晷雅集》卷八　竹嶼詩，迂回涵特，風格清超。以槎牙鼻兀爲橫絕一時者，宜寶此種爲金丹。

《國朝正雅集》卷一八引惠棟云　竹嶼詩凡三變。其始清眞古澹，直是王、孟。繼而票姚跌宕，沉鬱頓挫，彷彿少陵、太白。久之而絕去標榜，渾成蒼秀，遂能不名一家而兼擅衆美。

又引鄭廷暘云　竹嶼詩，如神龍戲海，天馬躡雲。

《復堂日記》卷六　閱《吳門七子詩》十四卷，當以吳企晉爲冠，琴德、西莊、升之皆不逮其情深有韻。

《清史列傳・吳泰來傳》　詩大指本王士禎，王昶嘗謂吳中自沈德潛外，無能抗手。

又《曹仁虎傳》附　吳泰來，字企晉。江蘇長洲人。少由副貢生選校官。愛松滋山水，勾留竟歲。以病免歸。泰來襟期清曠。家有遂初園，藏書數萬卷，寢饋凡十餘年。【略】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後車駕南巡，召試賜內閣中書，不赴官。巡撫畢沅延主講關中書院，後隨至河南，主講大梁書院。與洪亮吉、錢泳諸人飲酒賦詩，無虛日，時比之許元度、劉眞長。五十三年卒。著有《硯山堂》、《淨名軒》等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　字企晉，號竹嶼。江南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內閣中書。有《淨名軒集》。

《文獻徵存錄》卷四　吳泰來，字企晉，號竹嶼。長洲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中書。有《淨名軒集》。少中副車，選校官。以松滋山水之佳，勾留竟歲。旋以病歸。後成進士。無宦情。同年畢沅招之關中，又至開封，年六十餘卒。陳莊題壁云：「一葉蜻蜓似缺瓜，年年盪槳水雲涯。叉魚射鴨嬌無力，笑入南湖摘藕花。」又摘句：「好尋摩詰還山詠，未過羲之誓墓年。」

《清朝先正事略・陸耳山先生事略》附　吳君企晉，名泰來，號竹嶼，長洲人也。少由副榜選校官，襟期蕭曠，愛松滋山水，勾留竟歲。尋病免歸。大父吉安太守銓，歸築遂初園於木瀆，饒水石之勝。父用儀，購書數萬卷藏其中。君寢饋其閒，凡十餘年。乾隆庚辰成進士。召試，賜內閣中書。而君自少無宦情，壯益甚，遂不赴補。同年生畢中丞沅招主關中書院，攜家往。後又偕至開封。年六十餘卒。著有《淨名軒集》。

《題王德甫三泖漁莊圖》　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乞假省墓。假還，隨以原品致政，退居三泖湖莊者十餘年，而以疾卒，年八十有三。　錢大昕《春融堂集・詞序》述庵家在九峯、三泖間，有山可游，有水可釣，竹樹蕭森，林木翳如。又與溪朋酒友日相往來，結樓吟嘯其中。春秋佳日，相與按《蘅洲漁笛》之譜，和圭塘《欸乃》之集，其得山水之助如此。宜其詩詞之無不工也。

錢灃

論述

姚鼐《南園詩存序》　昆明錢侍御灃既喪，子幼，詩集散亡，長白法祭酒式善、趙州師令君範爲蒐輯，僅得百餘首，錄之成二卷。待御嘗自號南園，故名之曰《南園詩存》。【略】余於辛卯會試分校得君，四年而余歸，遂不見君。余所論詩古文法，君聞之獨喜。君詩尤蒼鬱勁厚，得古人意。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行刑劊子頭領二員：鐵臂膊錢南園（灃），有《南園詩鈔》。

《梧門詩話》卷一二　錢南園通參詩，多雄伉之音，古體尤擅場。歿於京邸，其手迹零落殆盡，近見其七律數章。

法式善《南園遺詩序》　余以庚子入詞館，即識南園。【略】（先生）居官行事，卓卓可傳。【略】先生不以詩重，重先生者未嘗不重先生之詩也。即以詩論，精深博大，迥非絺章繪句、講求聲律者所能窺其閫奧。匯其詩，釐爲二卷，約略作詩之歲月而排次焉！

師範《蔭椿書屋詩話》　錢學使南園少負詩名，不自存稿，多散寄諸友人

處。古體清勁質實，近體高逸沈鍊。乙未乞假還滇，其《臨漳遇雪》云：「邢臺路轉背初陽，日日西行引轡長。一雪齊封韓趙地，萬山交送濁清漳。谷陰冰滑駝顛趾，雲際風嚴雁拆行。欲弔古來征戰地，題詩先怯鬼雄傷。」《隨州道中》云：「枯楊風意苦，廢寺水痕明。」又云：「膾芥魚拋枕，羹菰鼈裹裙。」前之雄直，後之巉削，無不各極其妙。才人之筆，不可端倪如此。

《北江詩話》卷一　昆明錢侍御澧爲當代第一流人，即以詩而論，亦不作第二人想。五言如：「寒渚一孤雁，烟籬五母雞。」「風連巫峽動，烟入洞庭寬。」七言如：「夜不分明花氣冷，春將狼籍雨聲多。」「曉簾纔卷燕交入，午睡欲終蟬一吟。」「拆皆成字蒸新麥，望即生津飣小梅。」「門接山光來異縣，牆分花氣與芳鄰。」皆戛戛獨造。至五言古《長風》三首及《還家》三首、七言長短句《赴隨州》一篇，無意學古人，而自然入古，其杜老《北征》、元叟《春陵行》之比乎？

又　錢通副澧詩，如淺話桑麻，亦關治術。

程含章《錢澧墓誌銘》　爲詩古文詞，戛戛獨造，卓然成家。惜稾多散失，僅存文一卷、詩二卷。尤工書法，楷倣十三行《靈飛經》，行宗《坐位帖》，後肆力於家廟《露筋祠碑》，人得其一紙，珍如拱璧，至今猶購求之。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錢澧，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少時游同邑王素懷先生之門。素懷之教，首嚴立品，但有一介之苟，輒屏之以爲非人。公謹守其教，嘗白：「立品必自愼獨，始於人所其知者而猶不檢，獨中豈可復問？人禽之界混，則雖破萬卷，適以取罪聖賢耳！」生平剛正之學實本於此。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由編修改御史，直軍機處，官至通政司副使。詩文蒼鬱勁厚。書法逼平原。亦善畫馬，識者珍之。

《晚晴簃詩匯》卷九四　南園以氣節著，其詩、書、畫皆卓然成家。姚惜抱謂和珅自張威福，能訟言其失於章奏者，錢侍御一人而已。

傳記

程含章《錢澧墓誌銘》　謹按：先生諱澧，字東注，號南園，昆明縣人。祖籍江寧，世居花石橋。明成化閒有諱鑄者遊幕入滇，會太監錢能來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公恥之逃匿迤西，能去始還。先有王指揮者，遭能之禍，幾不測，深重公之氣節，以女許之，遂家焉。七傳至先生。曾祖愼居公，有品學，能詩。祖用章公，慷慨有勇略。父拙叟公，貧而好施濟，時值大水，傾家活鄰里。皆因先生貴，誥贈中議大夫。母李太淑人，生四子，先生其孟也。生而穎異，舉止岸然，不苟言笑。稍長，拙叟公謂之曰：「吾家世無達者，自爾堂伯天開公歿後，舉族無一青衿子孫，幾不識祖宗名諱，爾其勉之。」先生謹受教。從塾師王素懷、李榮之學，無錢買書，嘗於水德庵廢紙中得殘篇制藝，攜歸熟讀，文思大進，遂補博士弟子員，食廩餼。肄業五華書院，山長蘇侍御霖渤深器重之，稱爲滇南翹楚。試輒前茅，巡撫劉藻徵詩，首拔之，曰：「此生獨往獨來，將來必能大開風氣。」當道爭欲羅致門下，先生拒不往。乾隆戊子舉於鄉。辛卯成進士，選庶吉士。壬辰散館授職檢討，充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廬舍爲烏有，亟請假歸省，修牆屋，儲菽水。會蘇侍御卒於彌渡，徒步數百里，哀毀盡弟子職。既葬畢，即由墓返。明年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門生來見者不受贄儀，曰：「寒士至京，會試資斧不易，但願勉爲名臣循吏，吾與有榮矣！」辛丑授江南道御史，派查通倉。值甘肅有冒賑折捐事，獄已成，誅竄幾及百人，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奏言：「冒賑折捐固皆由王亶望骫法營私，但查亶望爲藩司時，畢沅曾兩署陝甘總督，近在同城，豈竟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多。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甘受所餌，惟是瞻徇回護，不肯舉發，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上是之，奪畢沅爵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先生甫入諫垣，即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吏治廢弛，借納貢名貪婪無饜，官民患苦，所屬州縣虧空纍纍，請按問，並請嗣後勿受貢物，俾督撫無所藉口。上命軍機處傳訊，對曰：「御史例得風聞言事，臣有見聞不敢不告。」先生自知戇直，恐有新疆之行，急歸寓命僕治裝。已而軍機處傳旨命隨同大臣和珅、劉墉、諾穆清前往查訊。當是時，和珅當國，國泰素奔走其門下，人皆爲先生危。及抵山東境，和珅知已彌縫，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且到彼再看。」惟劉墉山東人，深知其弊，嘗與先生密商。比到省盤庫，和珅言不用全數彈兌，抽盤數十封紋銀無短，和珅遽起回館。先生請封庫。次日徹底拆封，則多係圓絲雜色銀，蓋借諸商人

鋪戶充數者。詰問庫吏，得其實。出示召領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具領，庫藏一空。復改道易馬，往盤他處，皆有短絀。案遂定。奏入，上命將巡撫國泰、藩司于易簡拏問，交刑部治罪，聞者駭然。噫嘻危哉！夫以赫赫元輔護庇之人，素心不欲查辦之事，又適當派充欽差之首，而以一御史隨其後，非有過人才智，則能發而不能收，鮮有不敗者。君楚珍先生之事其明徵也。（先生名壯圖，奏參山西、江南等省虧空，上命會同大臣某往查，皆已彌縫。尹奏皆虛，革職，拏問，論斬。上赦之，賞員外郎銜，回籍養親。）先生有定識，有定力，不因艱鉅而餒，不以旁撓而懼，卒能發奸摘伏，黜貪墨而儆官邪。當是時，先生之名滿天下，封疆大吏莫不震襲檢束，而不敢肆其幹濟爲何如哉。然自是嫉者愈衆，忌者愈深，欲求先生瑕隙以中傷之，而卒不可得，亦可見先生平日律己之嚴、待人之恕，不予人以指摘之柄也。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召對。先生愼密，外間人無知者。惟總管國子監事尚書劉墉諭諸生曰：「錢南園已將科場舞弊事面奏矣！諸生愼自愛。」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到任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不受棚規，取士一秉至公，諄諄訓以力學制行。有引用錯誤及字跡舛譌者，手自戒責。士子莫不感服。三年屆滿，奉旨留任。己酉當選貢之年，所拔士皆有學有品。若武陵趙文恪公慎軫其首著者也。丁母李太淑人憂，時衡州試竣，星夜抵長沙，寓城外旅店，委員齎印交巡撫各官，方欲挽留回署助以賻儀，先生稽顙致謝，明日遂行。所過楚、黔境上官吏無知者。續丁父拙叟公憂，哀毀骨立。大吏臨弔，一往謝外，絕跡不入公門。管葬畢，杜門課子弟讀書。癸丑服除北上，有同年友官當道，爲之致館餽贐，悉不受。先是先生督學湖南時，荆州水災，城圮。孝感縣有活埋人命之案。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又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二事，時丁憂，急歸移交巡撫浦霖查辦，而浦霖遂以爲己所發也，揑詞奏參，部議革任。上曰：「錢灃尚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奉旨，以員外郎補用，即補戶部河南司員外郎。復奉旨補授湖廣道御史。人皆謂聖主之終眷直臣，卜先生之將大用也。時軍機大臣和珅與阿文成公等不和，辦事不在一處。先生慮開朋黨之萌，上疏曰：「軍機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互商可否，然後情可共見。」【略】上覽奏切責諸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章京上行走。阿文成公以下皆敬之，稱爲「南園先生」。惟和珅頻加究詰，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榷。乙卯扈蹕灤陽還，九月十八日病卒。距生於乾隆庚申年四月初一日，享年五十有六。中外識與不識，莫不傷悼，惜先生之未及大用也。軍機處阿文成公以下，爲文以祭，稱其「有守有爲」，以未竟其用爲恨。【略】嘉慶丁卯鄉人請崇祀鄉賢，大吏題請，奉旨允準。【略】銘曰：太華昆湖，珅輿磅礴。篤生賢豪，謇謇諤諤。抗疏納忠，聲震寥廓。雖未盡用，賢關已拓。蒼蒼其松，矯矯其鶴。巖巖其山，蕩蕩其壑。載卜牛眠，元關扃鑰。勒銘山阿，千秋於鑠。

袁文揆《侍御錢先生灃別傳》　侍御錢南園先生諱灃，字東注。先世江寧人。遠祖鑄明，成化閒幕遊昆明，遂家焉。會太監錢能使滇，以同姓故，欲引使附己，鑄逃居迤西，能去始還。父世俊，家貧，以冶銀爲業。先生少有大志，舉止岸然。少長，從塾師遊，聞古賢人傑士，輒慨然欣慕。既補弟子員，肄業五華書院。荷澤劉中丞藻徵詩，首拔之，云：「此生獨往獨來，必爲將來大開風氣。」而先後主講席如趙州蘇侍御霖渤、福清張太史甄陶、建水陳閣學世烈尤器之。中乾隆戊子鄉舉。辛卯成進士，改庶吉士。壬辰授檢討，充國史館纂修官。乙未昆明大水，壞民居無算，先生亟歸省。明年冬入京供職。庚子充廣西副考官，號得人。辛丑冬晉御史，特派稽查通倉，蓋自是不僅以文章報國矣。會甘肅有冒賑折捐事已獄成，論報誅竄，幾及百人，制軍皆坐罪，獨不及陝西巡撫畢沅。先生上疏曰：「冒賑折捐之事，固皆由王亶望貪骫法營私所致，但查亶望爲藩司之日，畢沅曾兩署陝甘督臣，豈意毫無聞見？誠使早發其奸，則播惡必不至如此之甚。即陷於刑辟者，亦不至如此之衆。是此案皆沅釀成之也。臣不敢謂其利令智昏，亦復少受所餌。惟是瞻徇前政，明知積弊已深，特不肯發之自我，甚非大臣居心之道。」章入，天子動容，諭部臣：「若果如錢灃奏，朕亦不能爲畢沅寬。」議上如先生言，上奪沅職三級。先是臺諫自李漱芳左遷後無人敢言事，至先生甫入諫垣，輒彈大僚，一時有「鳴鳳朝陽」之譽。或且有以第問狐狸責善者，先生曰：「吾非敢以言爲借資嘗試，祗盡吾職，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已。」居無何，復劾山東巡撫國泰驕縱無度，借納貢名而爲貪婪，官民皆患之，無敢指目。現在歷城、益都數十州縣倉庫虧空纍纍，請按問。又力諫勿受貢辭，頗蹇直。上命軍機處傳訊主使，覆奏俟命，聞者咸爲先生危。先生自知簡諫，蹔歸寓，呼僕治裝，或遠謫則即出都門。踰時，軍機處傳旨，命偕大臣和珅、劉墉、諾

穆清等往訊。及抵山東界，和珅偵知東省已爲彌縫計，危言以動先生。先生曰：「彼縱能彌縫一處，不能彌縫處處。」因易馬馳往，廉得其實，逮國泰同藩司干易簡赴刑部治罪。比還報，上猶問：「爾何以知之深也。」對曰：「御史風聞言事，臣聞言山東事者不可枚舉，想來不盡子虛。且既有所聞，不敢隱。」上頷之。於是，上以先生敢言，擢通政司參議。癸卯四月晉太常寺少卿，六月轉通政司副使。頻蒙召對，有所見輒直陳。於是，大冢宰劉墉宣言於國子監曰：「昨錢南園已將科場作弊事面奏矣！諸生愼自愛。」而楊壽楠繼以章宗瀛南人冒北籍入詞垣，昨己亥、庚子順天鄉試，兩蒙欽點內簾同考試官，皆遵例迴避南北皿北貝，分閱中皿卷。今癸卯宗瀛又得內簾，不宜再派閱中皿卷。疏上報可。士論快之，則以先生爲之倡也。當是時，凡大臣簠簋不飭者，莫不惴慄。而竟有謂銀工子得志敢狂肆乃爾！更陰伺其家事，思所以中之微。先生直誠，上結主知，誠未可以口舌爭矣。是歲八月，以本官兼湖南學政請訓，得溫旨，有老實正經之目。抵楚後，按試各郡絕干謁，一秉至公。有關學校事隨時具奏。凡所甄拔士，諄諄教以制行力學。有不率者加以撲扶。有「錢來不要錢」之語。越三年期滿，奉命留任。己酉丁母憂，解任奔喪，所過官吏無知者。又丁父艱，哀毀骨立。營葬畢，杜門課子弟，不與外人往來。癸丑七月服除，次日即北上。先是先生視學時，湖北荆州水災城圮，孝感活埋人，上責以「近在鄰省，不行查奏」，革職留任。而湖南有匿喪應試及首違礙書籍者，會先生聞訃，交撫臣浦霖查辦，不及奏聞，而撫臣遂以爲己所發也，參奏及先生，部議甚嚴。上特勅部臣：「錢灃尚知持正。」加恩以主事用。比選戶部江南司主事。引見復奉特旨，以員外郎即用。既補戶部河南司員外，旋蒙擢任湖廣道御史。是時軍機大臣多不於軍機處辦事，與舊制不合，先生懷遠慮，恐開角立朋黨之萌，疏論諸大臣應同在公所辦事，然後情可共見。【略】上得奏，切責諸大臣，謂：「錢灃所奏甚是。」即命在軍機處行走。於是妒忌之口又有以取巧非笑先生者。而舊湖南撫適撫閩，仍陽爲修好先生，直彷絕交書答之，識者藏其稿焉。先生既敢言語，無戲謔，又不肯附和人，相國和珅陰忌之，且直詰之，咄咄逼人，欲窮以難處之事。卒不能屈，轉資商榷。因主駁長蘆請加鹽價，又數言滇省諸事廢弛，錢法尤壞。疏已草，會督臣富綱調任入京，上數以錢法壞切責，且留內用乃止。自大學士阿英勇公以下皆稱「南園先生」，其見嚴憚如此。乙卯夏，扈蹕灤陽，九月還。至十八日病卒於官，年五十六。

《湖海詩傳》卷三七　錢灃，字東注，號南園，昆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錢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通政司副使。居臺諫，慷慨敢言。

《清朝先正事略・錢南園通副事略》（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錢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散館授檢討。歷官通政司副使，降主事，復官至湖廣道監察御史。著有《南園遺集》。

紀事

《湖海詩傳》卷三七《蒲褐山房詩話》　南園居臺諫，慷慨敢言，無所梗避。嘗劾山東巡撫貪暴不法，勅審得實，正其誅。眉稜聳峭，同事畏之。其實中懷樂善，見如不及。清談終日，必以世事爲心。君督湖南學政，予從雲南入都，道出辰州。時方扃門試士，予僅貽一刺候之，而君遣人固請少留。比日暮試畢，即至予寓中，蟬聯絮語，燭見跋乃去。其飲人以和如此。君歿後，索其詩不得。雲南門人袁子文揆以所選《滇南詩略》見示，故抄錄數首於此。

程含章《錢灃墓誌銘》　先生性孝友，爲諸生時，奔走數十里外負米以養。得官翰林，喜曰：「吾今乃得祿養親矣！」與仲叔曲盡親愛，季弟沆早逝無子，恤其婦，必使得所。每遠出，必屬仲叔善視。生次子嘉棠，即以嗣之。得廉俸，無毫釐自私，自奉甚約，不以貴賤。易官翰林時，非朝會赴公所不坐車。蔬食大布，晏如也。人或勸之，答曰：「吾本寒士，少年辛苦如在目前。且爲官而惟車馬衣服是營，又烏能廉？」聞者歎服。見故人子弟侈肆者，必切戒之。遇人有婚喪急難事，必捐資倡助，雖典衣鬻物不惜。蓋其天性然也。視學湖南時，所得京俸悉出以助修會館。又與里人增設府、縣兩學，鄉會卷金。壬子昆明大水，先生周覽六河源委，切究利弊，上《六河說》於大吏。又倡衆捐資助工，水患以除，鄉人德之。容貌莊嚴，待人又極和平。雅好崇獎士類，凡以詩文就質者，必面指其瑕，而亟揚其善。蔬食留賓，高談不倦，士類無不心悅。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錢南園爲御史時，好彈劾人，幾爲和珅治死。

著録

俞樾《重刻錢南園先生遺集序》　錢南園先生爲乾隆朝名臣。【略】既沒，而海内重其爲人，並重其翰墨，得先生之書若畫，咸珍若拱璧；而其詩文顧不多見，梧門祭酒刻其遺詩，纔二卷耳！同治間湖南巡撫劉公始蒐輯遺文軼詩，刻《南園先生集》五卷，以行於世。蓋先生詩文所存止此。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南園遺書》　五卷，錢灃撰。灃字東注，號南園，雲南昆明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臣）謹案：灃在乾隆時，以直聲振朝野。所爲詩，風骨嚴峻。似其爲人文亦博奥精悍，故雖不以詩文見重，而其長篇短什，人自寶貴之也。

藝文

姚鼐《輓南園詩》　受詔乘軺急，當官襆被貧。九流分混汙，三族責頑嚚。始使清流重，終教惡女顰。

張問陶《題錢南園副使畫馬》　錢公氣雄厚，桓桓古遺直。偶然狀名馬，細意如鏤刻。開圖眼光靜，僕御皆屏息。想像開秋齋，沉心養風力。拈毫愼一絲，運墨成五色。驊騮散不驕，意態自超極。公昔居諫垣，錚錚有彈劾。挺筆誅疆吏，聲光辟邪慝。狀貌稱魁梧，衣冠謝緣飾。大腹何便便，兼人恣飲食。書格顏平原，圭稜捫不得。豪情鄙杯勺，大斗時在側。神駒空其羣，安能受羈勒。丹青本游戲，揮灑定奇特。如何守斤斤，觸手見淳飭。乃知君子人，樹立出繩墨。粗材多僨轅，老驥必稱德。伊誰墮惡趣，賢者固難測。

周振采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　白民制義比於天半朱霞，雲中白鶴。典江南試者每以不得白民爲媿，然終於不遇，天也。詩不多作，亦矯矯拔俗。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五　山陽周白民，名振采，拔貢生。白民善爲制舉文，擅盛名大江南北，於時主江南試者，每以不得白民爲愧焉。

《制義叢話》卷一一　蔡芳三曰：「淮陰有曲江樓十子，皆能吐棄，凡近力宗豫章。王牆東嘗曰：『曲江樓中之周白民，一江西社中之羅文止也。』蓋其傾倒尤至矣！余丁未客淮，與白民朝夕把晤，見白民每拈一題，收視返聽，形如槁木。及其心凝形釋，微吟數回，擲筆向空，從容離坐。蓋白民靜者也，以其靜力通其靜思，故文品之貴雅與羅文止埒云。」

又　檀吉甫曰：「乾隆初制義爭尚穠縟，而周白民（振采）獨以別調行，久困南闈。偶於試闈遇所自作，節錄之。房考斥，以爲此周白民先生之文，坐鈔襲舊文，擯之。一時傳以爲笑云。白民長身玉立，丁卯、庚午兩科猶踏省闈。聞其衣冠裝束異於衆人，蓋名重一時，官亦不能拘束之也。」

《詞科掌錄》卷二　山陽周振采白民，拔貢生。署江蘇巡撫奉天顧公所薦，至京師，病不就試。白民有盛名於江淮間，詩宗《選》體，時有遠致。

《靈芬館詩話續》卷三　余幼習舉業時，知有周白民先生振采，聞其偃蹇場屋，而名滿天下。後見歸愚《別裁集》，始知其能詩，乃此集所錄，亦僅《別裁》中之二首。豈詩本不多，抑散佚無可考耶？其《老將》詩云：「敵人俛首驚無恙，法吏吹毛對若讎。」殆爲自家寫照，可以嘅然太息。

《老將》　《國朝詩別裁集》卷二八：此白民自寫照也。三語暗用郭令公見回鶻事，四語暗用大將軍急責李廣對簿事。

《生之者聚》　《制義叢話》卷一一：周白民於「生之者衆」四句各有一篇，皆融貫《周禮》，自成切響堅光。而孟瓶庵師尤激賞「用之者舒」文。如云「事未集而物有主，名乃不致，【略】。」王牆東評云：「如此方是經國遠猷，視『說成膳減雙，雞秣縮五馬』者，胸次何成天淵？」

齊召南《周振采小傳》　先生名振采，晚自號菘畦。海内言時文者，無不知有山陽周白民先生，白民其字也。先生性孝友，幼卽端謹好學，得祖父歡。年十五入郡學，試必冠其曹。困蹟棘闈者數十年，竟以選貢老。然淮海言經學，品行彷彿古人者，必曰先生。初家豐裕，弟瞽聽讒言求析居，先生悉推產與之。後弟產屢破，時賙贍之，撫猶子如己子。先世有孝子思親樓事載府志。先生購遺址建家廟，奉孝子祔，族黨義之。生平朴誠恬淡，視勢利、聲華、得失、毀譽、人情、欣戚百變，泊如也。與人交，人皆服爲飲醇。至於節行之大，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自幼至老，寢食書卷中，研精覃思，自標清醇一格。於前明章、羅、陳、艾之外，凡數百篇，方公望溪稱之，至不容口。方朴山先生曰：「白民經學不必盡逮古人，而能到古人之所不到。」其於史，不喜觀大意，而心解處出人意表，乃適得人意中，士林以爲確論。白民選貢後，督撫以孝廉、宏詞及經學三舉應詔，皆不就。家居待選教職。自訂其已刻文存數十篇。卒年七十。（《淮安府志》）

謝墉

阮元《謝墉墓誌銘》　論文不拘一格，皆衷於典雅，經義、策問，尤急甄拔。【略】公所著《安雅堂文集》十二卷，以經史、小學爲本，雖心好沈博絕麗之文，而擇言必雅。國家有大慶大功，雍容揄揚，擬諸雅頌。《安雅堂詩集》十卷，格律凝重，直溯盛唐東墅少作。及存稿《四書義》二卷，典麗獨絕，尤深文律。《六書正說》四卷，發明三代造字本義，詮證秦漢諸儒之說，刊正二徐、鄭樵、戴侗、楊桓、周伯琦等謬誤。

又　公姓謝，諱墉，字崑城，號金圃，又號東墅。先世會稽郡人，系出晉太傅廬陵郡公後。遠祖諱琛一，遷嘉善縣之楓涇鎮。曾祖諱元一，祖諱春芳，父諱永煇，皆以孝友文學傳其家，並因公貴，累贈封爲光祿大夫、吏部左侍郎。公少穎異，舉止端雅如成人。讀書不忘究心實學，經史百家靡不綜覽。乾隆十五年，以優行貢太學。十六年，南巡召試第一，賜舉人，授内閣中書。十七年，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辦翰林院事，譔翰林院文與繙書房措詞並誤，落職。二十四年，獻《平定回部鐃歌》，復原官，在上書房行走，充日講起居注官。丙子、庚辰，順天鄉試，癸未會試，皆同考官。乙酉福建鄉試正考官，洊升授翰林院侍講、右春坊右庶子、翰林院侍讀學士、内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闋，拜前官，授工部侍郎，充經筵講官。三十九年，提督江蘇學政。上東巡狩時，兩金川蕩平，御製告成太學碑文，特賜先睹，於是譔《平定金川說》，得旨嘉獎。四十三年春，調禮部左侍郎。會試知貢舉，吏不敢欺，士皆稱便。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四十五年，復充知貢舉，調吏部右侍郎，國史館副總裁。冬，吏部有捐復事，公議與大學士阿公不同，上從公議。四十六年，充會試正總裁，殿試讀卷。上擢錢棨爲一甲第一，錢公鄉、會兩元皆出公門，至是成三元，稱盛事。四十七年，轉吏部左侍郎。四十八年，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卽授江蘇學政。五十一年旋京，召問時政，公疏言洪澤湖形勢日淺，昔如釜，今如槃，偏災賑卹請改本色爲折色

《皇清書史》卷二一　周振采，字白民，號菘畦，山陽拔貢。手抄《九經》，馬、班、陳、范諸史，韓、柳、歐、蘇諸集，積數十帙，字畫古勁。

《題釣鰲圖》　《靈芬館詩話》卷五：陳魯齋先生璠，乾隆己未鴻博，吾友曼生之大父也。曼生以《釣鰲圖》見示，屬爲題跋。圖中同時被徵及諸老輩著句已滿，且不敢以後進參錯其間。固爲作《水調歌頭》一詞別書于畫之上方，圖内顧欠夫之麟、周元木大樞、周白民振采三詩，萬循初光泰一詞最工，輒錄于冊。【略】白民詩云【略】。

《鶴徵後錄》卷四　周振采，字白民。江南山陽人。拔貢生。由兵部侍郎署江蘇巡撫顧琮薦舉。（白民詩材清雋，負盛名於時。後漕運總督瑚公寶以經學保舉，有「篤志窮經，持躬純樸」之語。）

《詞科餘話》卷四　山陰周振采白民，以病不得試北闈，復報罷，山陰胡天游爲賦《明妃曲》三首送之。

《江蘇詩徵》卷八三引《江蘇詩事》　白民以經學品誼重於時。督撫以孝廉、鴻詞、經學三舉應詔，皆不就。制府瑚公寶以經學保舉，有「篤志窮經，持躬純樸」之語。與人交，人皆服爲飲醇。至節行之大，一意孤行，毅然不可奪。尹公博野嘗稱曰：「進止不愧儒者，近世文人中罕見。」方公望溪稱之，至不釋口。

銀，由藩司印封給發，以防吏弊。上諭以折色不能應饑民之急，河務命公親往履勘，勘知前奏誤，請議處，奉旨寬免。先是大學士阿公以公被江南傳聞考試不公，對語嘲誚入告，至是召對訓飭，降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五十四年京察，以前事革職留任，上書房各官曠課，上以公在內廷久，尤切責，降補翰林院編修。冬，復命在上書房行走和詩，賜「福」字，恩遇如前。公病溼，上遣太醫院堂官臨治。六十年，得旨以原品休致。時公疾日篤，今皇帝暨皇子、皇孫遣中使存問公尚敬，詢起居，伏牀叩首稱謝。四月卒，距生於康熙五十八年九月，春秋七十有七。累階至光祿大夫。公至性孝弟，居親喪哀毀骨立。及通顯，每遇晉階，輒以悲繼喜，逢諱日未嘗不涕泗交頤也。公事貴以禮，待下不驕。大學士傅文忠公以禮聘授館，額駙尚書忠勇公暨文襄王皆沖齡請業。公九掌文衡，而江南典試者再，督學者再。【略】丁酉拔貢科所選皆孤寒，尤重江都汪中容甫。汪強記博聞，才氣橫發，貧困，未知名於時。公語人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予於容甫北面矣！」其不惜自貶以成人名如此。公再督學，元始應童子試，公獎勵極力，居公第讀書數年。高郵李進士惇、嘉定錢進士塘、山陽汪侍講廷珍、儀徵江侍御德量、通州胡學士長齡、陽湖孫觀察星衍、甘泉焦明經循、金匱徐孝廉嵩等，識拔不可勝數。是以江淮南北懷經握槧者，靡不服公之學，願得若公其人者再莅爲幸。【略】尤好鐘鼎古文，獨追象形、象事、象意之本，謂許愼篆文乃沿秦石刻結體，校以商周尊彝、岐陽石鼓則形、事、意三者皆所不及。指微抉奧，令人解頤。形聲、轉注、假借三事，亦博探《倉》、《雅》，出入經訓，故公之爲小學也，依據許氏而更溯其本。又嘗校正《荀子》楊倞注、《逸周書》孔晁注，合之盧學士文弨所校鍥板貽學者。【略】銘曰：吳越之閒，靈秀所鍾。仁憲之後，必大厥宗。與毓純篤，實生我公。我公孝弟，稟於幼沖。推以事君，迺克竭忠。帝曰汝才，既博且鴻。用汝於文，黼黻郅隆。臣殫厥學，賡拜禁中。五花書鳳，九章繪龍。其文藹藹，其光熊熊。秉鑑景徹，物無遁容。氣伸雋異，淚感孤窮。士敦經術，皆公之功。惟帝育臣，千石代農。惟帝教臣，協恭和衷。惟帝愛臣，恩周始終。臣形雖阻，精誠尚充。詩書雒誦，子孫其逢。林泉岡道，佳城穹窿。雲飛桓表，日冷高松。蠹書漆簡，題湊共封。敬勒貞石，納諸幽宮。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一 謝墉，字崑城，號東墅，浙江嘉善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吏部左侍郎，降編修，贈三品卿銜。有《四書義》、《六書正說》、《安雅堂集》。

《清史列傳・謝墉傳》（存目）

《皇清書史》卷二九 謝墉，字崑城，號豐圃，一號金圃，又號東墅，晚號西髯，嘉善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吏部侍郎，降編修。工書。著有《六書直說》。（《木葉廔法書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一引焦循撰《書事》 謝金圃少宰督學江蘇者二。乾隆丁酉值拔貢歲，少宰按部至揚州遴選，極精愼之慮。於江都得汪中容甫，於興化得顧九苞文子，二君以經學重。揚州之士知屏俗學，咀茹六經，自少宰得二君始也。於泰州得陳燮理堂，於儀徵得江德量成嘉、程贊和中之，於高郵得宋緜初守端，於甘泉得郭均職民，於寶應得劉玉麟又徐，皆升高能賦，作器能銘，自有選拔以來未有此盛。初高郵擬拔李惇孝臣，孝臣通三禮之學，善天文、律算，其名與容甫並稱。適賈田祖稻孫卒於旅寓，稻孫者，高郵老儒深於治經，汪、李之學所從出也。稻孫貧不能斂，李亦貧，爲乞諸同人助以成殯，遂不及與選拔之試，乃選宋君。孝臣經學醇儒，篤於行誼，少宰重之尤在是。容甫素放言，好臧否人，少宰獨服其學。以汪惡炮，命司炮者俟汪遠始發聲。又薦其才於兩淮鹺使，已入其署中矣。適少宰月課書院諸生徒，鹺使以不與課詰汪，汪恚振褒去。明日，鹺使晤少宰，告以故，少宰正色曰：「予之上容甫爵也，如以學，則予於容甫北面矣！予何敢令容甫課？」容甫聞之，爲泣下也。少宰以乙卯夏四月卒於京邸，冬十一月喪歸，墓銘、行狀，當世大人、先生自詳說之，其遺事僅著於揚州者，或未徧知，謹書以附諸後。

又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嘉善謝金圃侍郎墉督學江南，憐才愛士。江都汪秀才中初出貢，許其才學足爲侍郎。學政師雖自知素明者，恐未易毅然出諸口，公於是乎不負所職矣！

《晚晴簃詩匯》卷八一 東墅迭掌文衡，所識拔多知名士。嘗謂論學當北面汪容甫，至今士林誦之。直上書房二十餘年，以曠課左遷，尋復入直，仁宗嘗從授經。東墅卒，後詔阮芸臺中丞處分其家事，稱東墅而不名云。

《阜城旅舍即事》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乾隆己亥，謝東墅、翁覃溪典江南試，東墅《阜城旅舍即事》云：「已涼天氣剛爲客，未老秋光恰似君。」覃

溪《烏衣鎮詩》：「曉霧長亭先一笑，秋光似識謝公來。」酬唱甚歡。

孫士毅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百勝將孫補山（士毅），有《百一山房集》。

《靈芬館詩話》卷一〇　孫補山相國，勛在旗常，名炳史冊，出入將相，勤勞疆場，疑其無暇與顧領專一者爭尺寸之長矣。然宿嗜吟詠，至老不衰，往往於蜻蛉絕塞、弓刀戛擊之中，羽檄交馳，籌筆飛書之外，長篇大作，揮灑淋漓，信乎絕人之姿，兼萬夫之稟者也。集中五、七古渾厚沈雄，皆自出其胸中之所有，不屑依傍前賢，而骨體自高。五、七律不作唐以後語，七律尤高華典贍，精光昱然。《華陰道上》云：「神仙不度函關北，日月多流渭水東。」《滇南詠史》云：「河山帶礪慚功狗，歌舞樓臺擁媚猪。」《大功坊》云：「六代江山開建業，一家興廢視清淮。」《大詔寺》云：「蒼葛有林開鹿苑，琵琶無語怨龍沙。」《和惠瑤圃》云：「塞上旌旗趙充國，軍中壁壘李西平。」《升庵雜感》云：「暮年人似將歸客，小住心如退院僧。」「征蠻將士凌煙閣，留守鶯花喜雨亭。」皆名句也。而言情之作，又極淒婉。《營奠》云：「已判馬革歸原幸，一慟牛衣事可哀。」《七夕》云：「歷歷黃榆送晚寒，充庭兒女小團欒。」「一彎初月如殘月，隔著明河不忍看。」《秋夕》云：「小劫搏沙感慨增，那堪暮景說飛騰？」「平生何事非孤負？兒女英雄兩不能。」蓋公自滇池回，悼亡作也。又《行帳無事題畫幅十六首》，其一云：「夏木陰陰覆綠蘋，花如鵑血草如茵。茆亭莫被溪風卷，留蔭長途病暍人。」則又大人之心、仁人之言也。相國文孫古雲、襲伯均屬余校而付梓，因摘錄一二云。

又　相國七絕有極雄麗者，《軍譙》云：「當筵肯惜酒如渑，放眼還登最上層。士馬無聲霜氣肅，四圍玉帳萬紅燈。」「飛觴親爲勸金罍，小戶難禁百罰桮。帳下材官三百騎，當筵齊看玉山頹。」有極婉約者，《塞外柳枝詞》云：「瘴煙邊月總難堪，馬上征人路未諳。忽聽一聲楊柳鋪，一時回首望江南。」「東風料峭析春酲，上將初開細柳營。教唱《夜烏啼》一曲，邏娑城外又清明。」

《清朝先正事略・孫文靖公事略》　早歲與杭董浦、吳西林諸老輩相砥礪，故詩文能獨出機杼。

《見虜氛日惡口號一首付諸同事》　《隨園詩話》卷八：孫補山尚書，先以中翰從傅文忠公征緬甸，《見虜氛日惡口號一首付諸同事》云【略】。嗚呼！先生當艱險時，賦詩如此，豈料日後之總督兩廣、晉爵宮保、世襲輕車都尉哉？《孟子》云：「天之將降大任。」信然。

蘇去疾《孫士毅墓誌銘》　公字智冶，號補山，行第四，浙江仁和人。六世祖東橋自餘姚遷蘭里。高祖德卿，妣胡氏。曾祖鼎渠，妣姜氏。祖景明，自蘭里遷臨平，妣黃氏。自祖以上皆以字行。父諱世榮，妣湛氏，馬氏生，妣吳氏。四世並贈光祿大夫，妣贈一品夫人。公少有大志，勤學忘倦。遭際盛時，慨然慕古之奇節。久次諸生，年四十始舉於鄉，又二年成進士，歸班。其明年南巡，獻賦，召試第一，補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遷內閣侍讀。從征緬甸，傅文忠公倚如左右手，陳奏天下大計。嘗乘馬過天生橋而墜，馬忽蹶起，負公以出，行達於軍，人益異之。師還，遷戶部郎中。視學貴州，還，擢大理寺卿，即出爲廣西布政使。調雲南，詳請豁免銅廠、鹽井積欠數十萬。擢雲南巡撫，總督李侍堯得罪，公以不先舉奏落職戍邊。特旨起用，爲編修，總纂《四庫全書》。升太常寺少卿。復出爲山東布政使，堅請留京效用，上不許。擢廣西巡撫。調廣東，賞戴花翎，總督兩廣兼理粵海關稅務。臺灣林爽文反，公治兵於潮州，儲軍資，積芻茭，先爲之備。適協天心。凡粵兵渡海者萬二千人，臺灣平，加太子太保，戴雙眼花翎，世襲一等輕車都尉。安南黎氏叩關告急，上謂非公不能辦。方命前往，適奏至，先已馳赴鎮南關，奉硃批：「得汝如此知輕重得體之大臣，嘉慰之外，更有何諭？」公以粵兵八千人轉戰而前，納黎氏入其國都，詔封一等謀勇公。公還歸，而黎氏復不競，乃自陳劾，繳公爵輿服。上以公爲兵部尚書，世襲輕車都尉如故，授爲軍機大臣，入直南書房。是年秋，充順天己酉科鄉試正考官，冬，命署四川總督。明年秋，調任兩江，痛戒漕弊。辛亥四月，召入爲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西藏廓爾喀用兵，命以大學士攝理四川總督，籌辦糧餉。冬十二月，公馳至打箭鑪，奏請親赴察木都疏通餉道。上悅，復賞戴雙眼花翎。大軍已進後藏，前藏爲軍營要道，奉旨即馳赴前藏。道路之難又踰於察木都。經行七十二峰，其最高者上下三百里。冰山雪窖間，懸繩而度，曳皮以行。每遇險巇，必身先士卒，勞苦其嘗。廝養無不感奮，人盡其力，是以運載軍糧

無少遲誤。王師從天而下，莫不震疊。公再蹟，而上任之益重，誠思奮不顧身，日究國謀，其篤棐然也。壬子八月，廓爾喀平；九月，拜文淵閣大學士之命，仍駐前藏，辦理善後事宜。於後命辦廓爾喀軍務，奏銷，仍署川督。乙卯二月，黔楚羣苗叛，蔓延川境，即時提兵搜剿，殺賊甚夥。扎營於平塊，督理黔、楚軍營後路糧餉，晝夜嚴防，苗匪無一人攔入川境者。元年二月，湖北教匪擾及西陽州界，公乃移營來鳳縣，連克賊巢。進兵至於龍嘴，百八十里以內賊匪廓清；六月，憊甚，舉疾還平塊未至，行及西陽州之龍潭而卒。【略】銘曰：天生俊偉，際會非常。於赫帝眷，爲龍爲光。允矣蓋臣，曰篤不忘。策之將相，建之上公。（叶）揚歷中外，威謀靡亢。文武吉甫，桓桓洸洸。奚修所致，何術則當！揣情而言，此事易明。（叶）丹赤一心，純臣之坊。苟竭股肱，安往不臧。時方賡歌，衮衣繡裳。於其戡亂，干戈戚揚。揆厥百行，不離其宗。（叶）能容乃大，爲善必昌。裒天下德，奉於君皇。公身雖藏，公烈彌彰。公志未竟，公心則長。尚相子孫，白雲帝鄉。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二引「國史館本傳」（存目）

《皇清書史》卷一〇 孫士毅字致遠，一字智冶，號補山。仁和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官四川總督，文淵閣大學士，封伯爵。嘉慶元年六月卒，年七十七。贈公爵，謚文靖。詞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

《詞林輯略》卷一〇 孫士毅，字補山，浙江仁和人。乾隆辛巳進士，以召試授中書，歷官雲南巡撫。罷，四十五年特賞編修。官至軍機大臣、文淵閣大學士。謚文靖。

《雨村詩話》卷五 補山相國征交趾，長驅直入，克復黎城，賜爵上公。旋失機，欲致身，有裨將阻曰：「奈國體何？」乃止。上聞，復故官。

又卷一六 乾隆六十年，楚苗石三保、黔苗石柳鄧蠢動，招紅、黑花各種苗，據險作亂。上命福公自滇南督師征剿，以補山相國住秀山防後，兼督糧運。時公年已七十，躬自堵截，不遺餘力。嘗有句云：「廉頗已慚遺矢後，終軍還憶夢繻年。」愈老愈工。

陸元鋐《青芙蓉閣詩話》 孫文靖公（士毅）在四川時聞逆苗滋事，即趣裝前往視師。是時公年已七十有六，而軍事旁午之餘，猶能不廢吟詠。初至秀山，即作四首寄僚屬和韻，中有一聯云：「流亡未復無分土，創痛方深仗稔年。」猶見大臣軫念民艱之意。

袁枚《孫士毅神道碑銘》 公五官並用，精悍之色，垂老不衰。每日晨起，除校簿書、見屬吏外，一切章奏、尺牘親自操觚，灑灑千言，詞藻法書，皆可付諸石刻。甲辰秋，枚見公於廣撫署中，蒙執後輩之禮甚恭，談輒移日。別後北轔南金，餽遺不絕。今年四月，公在西藏軍中，半夜秉燭而起，操筆疾書，衆將弁鵠立帳外，驚疑有緊急軍符，悚息以待。俄而老兵捧墨箋出，乃和隨園壽詩六章。嗚呼！當軍興時，虜氛甚惡，他人當之，或飯不知口處，而公好整以暇，歌詠臨戎，可以想見其平生之局量矣。【略】銘曰：奕奕孫公，天人眉宇。絳灌能文，隋陸能武。不競不綠，知今知古。才揮銀毫，便持蕭斧。既拔菁莪，又擁貔虎。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亦惟聖人，爲能知之。東蕩西除，十步九算。長艦渡河，短兵接戰。黑山譽服，黃巾遠竄。一紙奏聞，九重嘉歎。事兄如父，友愛肫肫。施於寮采，內厲外溫。能不自恃，貴不自矜。勞不知倦，廉不知貧。才餘於事，力大於身。堅持心肝，上奉至尊。在昔成周，伯禽呂伋。雖受侯封，仍衛王室。天子恩公，白改黃籍。俾爾孫曾，國同休戚。一朝星隕，大風拔帳。乘馬悲殉，三軍悽愴。鯨鯢未盡，遽藏吳鉤。麟閣未畫，驟掩山邱。知公忠憤，雖休勿休。定起神兵，石馬汗流。

《嘯亭雜錄》卷一〇 孫文靖相公士毅卒時，余嘗作四律輓之，或有譏譽其非人者，因焚其稿。【略】嗟夫！文靖雖有交結權要、殞師安南之咎，然其遇事明斷，下屬震畏。當其時，貪吏如李侍堯輩布滿天下，而公獨以廉著。每出巡，輕車減從，不擇飲食。嘗郵傳至江西，時余業師程蓉江先生爲縣令，往謁之，公即呼與對食，惟蔬食數簋而已。又連劾巴延三、富勒渾二滿洲貪吏，皆時人之所難能者。余嘗比之明周忱、胡宗憲，信非阿諛也。

《和袁子才自輓詩》《雨村詩話》卷一五：生前自輓始于陶淵明自祭，然未有索人輓詩。惟袁子才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同人作詩。【略】一時和者【略】皆不及補山相國詩。補山持節四川，有吳山錢道士書來，告知水星入身宮，十年方出，未幾即拜量移兩江之命。適見袁子才《自輓詩》，即以自輓和云。

《哭胡龍友》《靈芬館詩話》卷三：仁和胡辰瞻龍友賣藥于市，有韓伯休之風。能詩，與孫補山相國友善，相國貴後，未嘗一往干之。相國知其難衣食也，乃作書致越中當事，令延主書院講席，比訪之，已死。相國有詩哭之

云【略】。纏緜悱惻，令人增友義之重。而胡君之高，相國之厚，議者兩多之云。

《和西藏士人恭格班珠爾》《靈芬館詩話》卷一〇：《百一山房集》有《贈西藏士人恭格班珠爾詩時同遊達賴喇嘛園池命之賦詩頗成篇什》云【略】。相國贈詩後，其人呈一絕云：「功業文章並絕奇，前身應是戒禪師。龍華會上因緣在，乞與重題一首詩。」相國和之云【略】。相國休休之度，固人所難能，而荒徼窮邊，有才若此，亦足紀矣。

郭慶《留百一山房兩日別去作此爲寄》落度何曾解就時？好居撞壞悞孅兒。青氈半割猶留我，赤舌全燒又怨誰？俗眼大都論晚境，道心從此易前期。祗疑忠孝傳家學，未便楞伽認本師。

彭紹升

論　述

《隨園詩話》卷一四　彭尺木進士，爲大司馬芝亭先生之子，生長華腴，而湛深禪理，中年即茹素，與夫人別屋而居。每朔望，則相勖曰：「大家努力修行。」彼此一見而已。後閉關西湖，恰不廢吟咏。嘗作《錢唐旅舍雜句》云：「處士當年百不營，偏于梅鶴劇多情。梅枯鶴去人何在，冷徹孤亭月四更。」「結趺終夕復終朝，眼底空華瞥地消。尚有閒情消不得，起尋松子當香燒。」「酸薑薄粥少人陪，雪霽南窗晝懶開。不是一枝梅破萼，阿誰與我報春回？」《病起》云：「簾深蠅自迸，花盡蝶無營。」皆見道之言，不著人間煙火。

《湖海詩傳》卷二一《蒲褐山房詩話》　允初爲芝亭先生第四子，家世清華，簪纓相望。而自雋南宮，即辭膴仕。歸而專心白業，香燈禪板，幾似黃面頭陀。所著《居士》等集，使讀者咸自樂邦安養之羨。支那撰述，無以逾之。然文章流別，亦能識其源委。古文學法震川，而詩亦克承其家學。晚年怛化，石君司農稱其已登灌頂位。昔陳思嘗主遮須，白傅亦歸兜率。以今證古，或不誣也。

王芑孫《書彭允初蓼語後》《蓼語》，知歸子居憂述志之所爲作也。知歸子嘗贈余以句曰：「心從休處得，歸根休止也。善也止其所止，即至善也。」此白沙千休千處得一念，一生持之謂歟。夫此千休，皆由一念。是一念也，天地古今通一無二。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森相質對，而何有遠近存亡之閒哉。始知歸子有飄然遠引之志，衆皆疑之，余獨憂之。及今讀《蓼語》，反復千餘言，涼涼孤影，沉沉絕照，有非意言所能盡者，然後知知歸子之飄然而遠引也。至孝也，止至善也，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吾且于知歸子望之矣。然知歸子方當棄家遠引，而余乃攜家入長安中，蒹葭采采，白露未已，言念伊人，道阻且右，余終能無愴然也乎？雖然，聖人之繫家人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知歸子止其所止，可謂行有恆矣！于是乎語兄子，可謂言有物矣！又誰謂知歸子棄家者哉？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額外頭領附錄：黃面佛彭尺木（紹升），有《二林居士集》，《測海》、《觀（海）〔河〕集》。

《羣雅集》卷七　尺木學主明道、象山、陽明，而內宗梵行。實力倡諸善舉，仁恤鄉梓。與羅孝廉台山、汪文學大紳、李大令素伯交善。嘗與書閔中丞，勸其於錢糧一款飭屬毋濫收，諄切懇至，留心民瘼，近今士夫居鄉者所僅見。所著文集諸傳志，表微闡幽，可備史冊，非泛作空言者比。

江藩《宋學淵源記・附記》尺木居士又號知歸子，名紹升，字允初，大司馬芝庭公之四子也。八齡，躓於戶閾，損一目。早歲舉於鄉。乾隆己丑成進士，例選知縣，不就。生性純厚，稟家教，讀儒書，謹繩尺。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有以建白樹功名，後讀先聖書，遂一志於儒言儒行，尤喜陸、王之學及與薛、汪二先生遊。乃閱《大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久之，歸心淨土，持戒甚嚴。好作有爲功德，鳩同人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修淨業後，一切屏去，惟讀古德書。閒作漢隸，收弄金石文字，嘗謂予曰：「朱子亦愛金石碑版，此《論語》所謂『游於藝』，非玩物喪志也。」治古文，言有物而文有則。熟於本朝掌故，所著《名臣事狀》、《良吏述》、《儒行述》信而有徵，卓然可傳於後世。論學之文，精心密意，紀律森然；談禪之作，亦擇言爾雅，不涉禪門《語錄》惡習。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宋以後儒者，自撰詁訓，豈知此哉？其《讀古本大學》一首，有裨於經

傳，【略】居士蓋本陽明之說而推廣之，如「意無其意，心本無所」，語近於禪；然其言爲學之次第，知所本矣。又有《論語集註疑》、《大學章句疑》、《中庸章句疑》、《孟子集註疑》四篇。居士深於陸、王之學，故於朱子不能無疑焉，亦各尊其所聞而已。乾隆四十九年大司馬卒。後往深山習靜，參究向上第一義，自云：「當沈舟破釜，血戰一番，掃盡羣魔，以還天明。」作《蓼語》示諸兄子。久之，又復家居。尋卒。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引《聽松廬文鈔》 尺木居士，甲門華胄，而淡於世情，耽於禪味，殆有夙根耶？然其所著《二林居集》於近時名臣、名儒、循吏生平行實，爲之搜羅，綴輯成一家言。而於砥節礪行之徒，濟人利物之事，尤必懃懃焉紀載而表彰之，此非特留心文獻，其於扶世翼教蓋有深衷焉。余謂先生不愧儒者，特以性地高明，厭棄塵俗，故不覺有契乎釋家之言耳！嗟乎！昔之人名爲儒，而實惑於釋者豈少也哉？

又 蔣心餘題允初詩卷云：「季子席華盛，刻苦如諸生。聞道一何早，曾閔同經營。」其推重如此。

《復堂日記》卷二 閱彭二林《測海集》，序事簡要，詩篇嫺雅。著作之材。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存目）

傳記

《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彭允初，名紹升，自號尺木居士。乾隆中成進士。不仕，而以著述爲務。尤喜治浮屠氏之言。所著有《二林居文集》行世。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長洲人。侍講定求曾孫，尚書啓豐子，乾隆丁丑進士。壯歲即喜浮屠氏之學，禮佛不下樓者四十年。文有《二林居集》、《一行居集》，詩有《測海集》、《觀河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 彭紹升，字允初，號尺木，江南長洲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有《觀河集》。

《清朝先正事略·彭南畇先生事略》附 芝庭子尺木，名紹升，字允初。乾隆己丑進士。能傳家學。工古文。初慕洛陽賈生之爲人，思赫然樹功烈。後讀儒先書，尤喜陸、王之學。及與吳縣汪撝大紳、瑞金羅有高臺山、同縣薛家鳳皆三游，乃大閱《藏經》，究出世法，絕欲素食，持戒甚嚴。嘗與同志集貲爲近取堂，施衣施棺，恤嫠放生，鄉人多化之。又拓先世義田千餘畝。著有《二林居集》。其解《大學》「格物」，訓「格」爲「度量」，本之《倉頡篇》，最爲精確。又作《讀古本大學說》，深有裨於經傳。然彭氏學兼朱、陸，識兼頓漸，芝庭、尺木之學頗入於禪，大紳、臺山，皆三論學，皆以見性爲宗，意欲徹儒佛之弊，而游大同之宇。休甯戴東原蓋嘗遺書辨之云。

《清史列傳·彭紹升傳》（存目）

紀事

《弔白林九》 《雪橋詩話三集》卷三：蓋平白林九登明，由拓城縣擢太倉州，開朱涇五十里，大瀏河六十里，復故跡，導震澤入海，旱潦足備，比之芍陂、汴渠。又請蠲崇明蘆課銀。居數年，善政具舉，州人爲立生祠。尋以事罷歸。晚知高郵以卒。著有《古柏堂詩》。卒之日，州民巷哭，太倉人亦設祭于生祠焉！

《懷靜山太守》 《雪橋詩話續集》卷二：靜山光祿秘，康熙中知固安縣。故事：永定河秋汛興工。永定道黃賦役錢不均，遲延及冬，朝涉者股戰。光祿憐之，許日出後下鑼。黃巡工，欲笞遲來者，力爭不得。乃直前，牽其馬至凍處曰：「公能往，民亦能往。此時日高舂，公重裘尚瑟縮，乃責此赤脛者戴星來耶？」黃大恚，李文貞爲解釋之。調宛平，老幼爭乞留。遷曲靖知府，調麗江，民飾廟以祀，號第一太守祠。彭允初詩云【略】，紀實也。

著録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二林居集》 二十四卷，《測海集》六卷、《觀河集》四卷，彭紹升撰。

藝文

王芑孫《秋懷十二首》　悵望青雲士，同時不數公。名門有才子，法苑得英雄。（謂彭允初紹升。）絕業能肩重，危言肯擊蒙。此心滄海日，中夕一輪紅。

又《和酬彭尺木（紹升）見贈四首》　藏園才大轉清深，風雨冥冥海上琴。那可爭琶間疏越？況將短褐比華襟。（尺木過譽，以鉛山蔣心餘太史爲比。）卷中無恙薛香聞，珍重生前冰雪文。不是流傳煩死友，義山寧識杜司勳。（薛香聞孝廉起鳳，能詩，中年謝世。雖同里閈，未相識也。尺木刻其遺稿，今以見示。）相知雖晚夙生因，絃外環中感意眞。分我祇林香一瓣，山茶紅逗雪中春。　俳詞隨世作咿嚘，發覆剛逢最勝流。天下名山三百六，要尋高處看清秋。

又《歲暮懷人絕句二十四首・彭允初（紹升）》　傳聞一笠飄然去，又道僧衣傍佛居。多是六時工課緊，逾年不報論文書。

又《次韻答彭允初見寄二首》　逾歲書難得，緣知禮佛忙。殷勤煩削牘，珍重到行囊。聞道身如鶴，將無鬢有霜。頻繙居士傳，耆舊似襄陽。　君作冥鴻去，吾成渴鹿忙。術原操絣緼，心豈炫錐囊。當代誰舟楫，茲心對雪霜。酒徒無可語，慷慨想高陽。

又《彭允初（紹升）寫寄武林近詩因題其後四首》　雲自孤飛水自流，三年飄笠住杭州。把將詩卷沉吟讀，分我西泠一段秋。　傳聞幾度祇依稀，莫道知歸未肯歸。悟徹斷然無滯相，儒冠不戀況僧衣。　謝公化鶴卻驂鸞，慧業生天果不難。流浪十年門下士，西風吹淚在長安。（詩中述芝庭先生降乩某地自謂昇仙事。）　湖山好處鎮從容，我欲歸來聽打鐘。著我定知詩更好，子昂夫婦拜中峰。

又《彭尺木（紹升）魯絜非（九皐）武虛谷（億）家蘭江（祖武）先後書來都未作報各寄一詩》　彭公隱於佛，舉世皆笑之。而我獨不然，知其意悲危。死生一大事，夜鵲繞月枝。孤飛有遺音，屢寄招隱詩。故山豈不好，我歸獨無時。君有田可耕，我無業可治。去閩歐陽詹，昌黎識其私。直以金鑄身，與世供布施。吾寧不自惜，惜卽與道離。死生適然耳，去來亦何期。悉往極樂鄉，此土將誰持。所稱阿彌陀，世界如琉璃。卽今未作佛，且爲人所爲。精衛志塡海，與佛同一悲。但能保心光，火宅流冰澌。時而控於地，吾力翔天池。可憐區區身，原是世間兒。豈有大丈夫，愛此骨與皮！欲燒便燒郤，至寶不在斯。十方阿彌陀，證此語不欺。我言雜儒佛，陽明以爲師。但可寄語彭，無令魯公知。

邵晉涵

《湖海詩傳》卷三二《蒲褐山房詩話》　二雲學問，經經緯史，包孕富有，而不以詩賦見長。在史館最久，數十年來，名卿列傳多出其手。據實直書，未嘗有所依阿瞻徇也。所著《爾雅正義》先已刊行，又有《孟子述義》、《韓詩內傳考》、《穀梁正義》詣書未成，皆藏稿於家。子秉華，將彙而錄之，以惠來者。世人但誇其小學，蓋方隅之見爾。

洪亮吉《邵二雲先生傳》　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於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爲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爲之也。

《槜園銷夏錄》卷下　鐵門嘗言學人之詩，古體工于近體，五言又工于七言，蓋蘊蓄既深，發聲自遠。余謂竹垞云「近人開卷卽七言律詩，格必卑」，是也。邵二雲學士經學湛深，古詩多深思古意，然如《和童二樹梅花詩》，其中一絕云：「折枝贈別曉江寒，好句長留畫壁看。三載銷魂梅嶺雨，黃榔根苦荔支酸。」注謂懷羅二嶺南。言情婉娩，深得風人之旨。《秋草》云：「長驛露寒人獨去，橫塘水落雁初過。」《落葉》云：「從遣深山徵《月令》，是誰中夜讀《離騷》？」皆有遠韻。

邵秉華《南江詩稿跋》 先大夫幼侍曾大父東葵先生於蛟川學舍，即受詩法。矢口成音，協於天籟。博覽古作者，自漢、魏、六朝迄唐、宋、元、明大家名輩，皆涉其堂奥，而別其指歸。與里中諸子唱和，爲詩操筆立成，文不加點。名章秀句，領袖一時。洎領鄉薦，舟車南北，見聞日擴，問學益充，發爲歌詩，與山川名勝相輝映。比成進士，研精經史，不欲以詩人見長。登覽之餘，閒以餘事成詩，抒寫性情，不事摹擬，而自合於古作者。嘗謂《荀子》「詩者，中聲所止」，得作詩指。於唐取少陵、昌黎、義山、牧之諸家，性不喜觀黃涪翁詩。故所作多出入於韓、杜間，而無江西派生硬及四靈派瑣碎之弊。嘗手批《杜集》、《韓集》一過，可以見先大夫性情之所近矣！

《晚晴簃詩匯》卷九四 二雲經術湛深，著《爾雅正義》，發明故訓，在四庫館，搜輯薛氏《五代史》，各條皆標明所自出。近始以原稿刻布。詩多古意，蘊蓄既深，發聲自遠。

謝寶書《姚江詩錄》 按先生詩學韓、杜，格律精嚴。集中有《明宮詞》百首，比《祕辛》之《雜事》，隱寓勸懲。以限於篇幅，不備錄。斷句如《昭王台》云：「少年祇憶昭王事，落日重登郭隗台。」《萬柳堂》云：「細路獨來尋曲澗，孤亭無主倚斜陽。」又云：「花氣撲筵香是霧，歌聲吹夢雨如絲。」《喜晴》云：「雲歸千嶂碧，月上萬松青。」《固陵旅舍月夜》云：「明月半輪影，羈人千里心。」《暮秋》云：「西風蘇病骨，落葉損秋心。」《病起》云：「雨餘千木瘦，潮落半江晴。」《聞雁》云：「秋氣澹如許，鄉雲望不開。」皆可誦也。他如《次吳綠庵同年》云：「性懶逢時拙，才疏見事遲。」又《趙味辛舍人招同人補重陽會分賦》云：「好景易拋添後憶，故交重晤勝初逢。」又《冬夜風雨泊曹娥江》云：「檢點行蹤堪一笑，浙西飛雨帶歸來。」娓娓言情，不似經學家口吻。

《文獻徵存錄》卷八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其從祖廷采以理學著聞；父佳銑，邑諸生，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略】晉涵一目微眇，喜誦讀，博聞強識。成進士，歸班待銓，時爲乾隆三十六年。高宗方集儒臣撰定《四庫全書》，晉涵被徵充纂修官，授庶吉士。越三年，例除編修。晉涵通雅學，嘗以邢昺《爾雅疏義》不備，爲書補正之。【略】晉涵俄遷左中允，累擢侍講、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並爲日講起居注官。校《石經春秋三傳》及修《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又皆與焉。薛居正《舊五代史》久佚，《永樂大典》頗見篇段，晉涵因廣加搜討，勤爲推究，前後次第，眉目粗具，然後取《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以補治所闕，又尋《通鑑長編》、《宋史》及宋人說部、家墓碑碣，凡引是書元文者搜求，令足始末。既備部帙如舊，寫上之，高宗覽而稱善，製詩題其篇首。依劉昫《舊唐書》例，列爲二十四史，寫藏祕館。數百年幽淪之書，滅而復揚，談者以爲晉涵採摭勤敏，不減司馬遷、諸葛璩也。又欲輯宋《南都事略》及《宋志》，繼王偁《東都事略》，用正宋史南渡後之迷謬，竟不能就，其說略存於審正《續通鑑》中。性狷介，居職不肯詣要人。嘗論宋人門戶之習誠可鄙，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不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出當世，而於辭受、取予、進退、出處，或有不慎，本既失矣！其他又何議焉？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所著又有《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謚述錄》、《方輿金石編目》、《輶軒日記》、《南江詩文集》皆刊行。別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稿草，藏於家。

《題張水屋遊西山圖》 《梧門詩話》卷二：邵二雲學士經術湛深，詩其餘事。近見《題張水屋遊西山圖》云【略】余甚愛之，水屋促余題詩，遂次其韻。

錢大昕《邵晉涵墓誌銘》 嘉慶紀元之春，餘姚邵君二雲自左庶子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兼文淵閣直閣事。君以懿文碩學，知名海內。及被召入四庫館，總裁倚爲左右手。朝廷大著作，咸與討論。每經進書籍，九重未嘗不稱善。迴翔清署二十有餘年，至是始轉四品，乃以編書積勞成疾，疾且愈矣。醫者誤投藥，遂不起。實六月十五日，春秋五十有四。訃至吳下，子爲位哭之慟。因憶乙酉秋，予奉命典試浙右，蘄取奇士，不爲俗學者。君名在第四，其五策博洽冠場。僉謂非老宿不辦，及來謁纔逾弱冠。叩其學，淵乎不竭。予拊掌曰：「不負此行矣。」越六年，禮部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乾隆三十八年，有詔編次四庫書，思得如劉向、揚雄者用之。宰相首以君名入告，召赴闕，除翰林院庶吉士，充纂修官。逾年授編修。久之，御試詹事諸臣，君名列二等，旋遷右中允，四轉而至今職。嘗與修《國史》、《萬壽盛典》、《八旗通志》，校勘《石經春秋三傳》。由文淵閣校理進直閣事，充日講起居注官，總裁咸安宮官學，提調國史。典鄉試者一，教習庶吉士者再，階由儒林郎至中議大夫。君少多病，左目微眚，清羸如不勝衣，而獨善讀書，數行俱下，寒暑舟車未嘗頃刻輟業。於四部、七錄，無不研究。而非法之書，弗陳於側。嘗謂《爾雅》者，六藝之津梁，而邢叔明疏淺陋不稱，乃別爲《正義》，以郭景純

爲宗，而兼采舍人樊、劉、李、孫諸家，郭有未詳者摭它書補之，凡三四易稿而始定。今承學之士，多舍邢而從邵矣。自歐陽公《五代史》出，而薛氏舊史廢，獨《永樂大典》采此書，君在館會粹編次，其闕者采《冊府元龜》諸書補之，由是薛史復傳人間。予嘗論《宋史》紀傳南渡不如東都之有法，甯宗以後又不如前三朝之粗備，微特事迹不完，即褒貶亦失實。君聞而善之，乃撰《南都事略》以續王偁之書，詞簡事增，過正史遠甚。畢尚書沅續《宋元通鑑》，嘗就君商榷，輒歎曰：「今之道原貢甫也。」君生長浙東，習聞戡山、南雷諸先生緒論，於明季朋黨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起兵本末，口講手畫，往往出於正史之外。自君謝世，而南江文獻無可徵矣。君所著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皇朝大臣謚迹錄》、《輶軒日記》，皆實事求是，有益於學者。君至性過人，事親喪葬盡禮，篤於故舊，久要不忘。性狷介，不躡權要之門，以教授生徒自給。退食之暇，執經者環侍左右，君隨問曲諭，人人皆得其意。君亦以師道自任，莫敢以非義干者。詩文操筆立就，淵博奧衍，自成門戶，有《南江詩文稿》。君諱晉涵，字與桐，二雲其號。大父向榮，康熙壬辰進士。父佳銑，增廣生。皆以君貴，贈中憲大夫。元配何恭人。子秉恆、秉華，卜葬君於某鄉某原，先期來請銘。於戲！自四庫館開，而士大夫始重經史之學。言經學則推戴吉士震，言史學則推君。君於國史，當在儒林、文苑之列，朝野無閒言，而知之最先者予也。予比歲衰病，嘗預戒兒輩，必求二雲銘我。孰意天實祝予，轉以才盡之筆納君穿中也，此所以泫然而失聲也。銘曰：浩浩南江，導源岷山。厥生名儒，特立絕羣。陽明以功，梨洲以文。誰與參之，其在二雲。名冠南宮，書校東觀。爲眞學士，爲良史官，槐鼎何慕，竹帛常尊。著書滿家，自信千年。古三不朽，言其一焉。溝澮易涸，視此原泉。

阮元《邵晉涵傳》（存目）

王昶《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國史館提調官邵君晉涵墓表》（存目）

章學誠《邵與桐別傳》（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乾隆辛卯會元，官至侍講學士。博聞強識，四部、七錄，靡不研究。尤長於史，在史館最久。輯有《皇朝大臣謚蹟錄》；所著《爾雅正義》以郭注爲宗，兼采樊、劉、孫、李諸家，承學之士多從之。又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韓詩內傳考》、《輶軒日記》、《南都事略》、《輿地金石碑目》、《南江詩文稿》等書。

《國朝漢學師承記・邵晉涵》（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　邵晉涵，字與桐，號二雲，浙江餘姚人。乾隆三十六年會試第一，官侍講學士。有《南江文鈔、詩鈔》。

又引《孴經室集》　先生博聞強記，於宋明以來史事最深。在四庫館與戴東原諸先生編輯載籍，史學諸書多由先生訂其略，其提要亦多出先生之手。

《清朝先正事略・邵二雲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邵晉涵傳》（存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〇引昭槤撰《嘯亭雜錄》　乾隆中，上特開四庫全書館，延置羣儒。劉文正薦邵學士晉涵、于文襄薦余學士集、周編修永年、戴檢討震於朝，上特授邵等三人編修，戴爲庶吉士，皆監修四庫書，時人謂之四布衣云。

又錄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邵二雲學士垂髫時侍寢於乃祖，每丙夜，老人睡醒，輒持學士足令背誦日間所讀書，或舉經史疑義、前賢故實相告。語不熟記，則搖之使不得暢眠。以是學士漸潤家誥，卒成通儒。四庫館初開，以翰林官纂輯不敷，劉文正公保進士邵晉涵、周永年，裘文達公保進士余集、舉人戴震，王文莊公保舉人楊昌霖同典祕籍，後皆改入翰林，時稱「五徵君」。

《雨村詩話》卷九　甲戌，先北路公官餘姚，彙縣試會元，侍讀邵二雲，年甫十三，有神童之目。先君呼至案前，命背五經，一字不失。復試以詩，有「小鳥解依人」句，語本《說文》，先君深契之，謂其父曰：「此汝家千里駒也。」遂命與余訂交。後辛卯果中第一，入翰林。二雲一目有花，而讀書十行俱下。四庫館纂校中稱博學第一。

朱克敬《儒林瑣記》　邵晉涵，字二雲。浙江餘姚人。目眇，勤學獨甚。以進士與修《四庫全書》，因得偏覽羣籍。嘗病《爾雅》邢疏漏略，博考經籍，爲補注若干卷。乾嘉間，說經者多炫博出奇，無益經義。晉涵詳考愼擇，補當補之缺，爲後生讀經所資，其書頗行于世。性峻介，不妄交接。嘗謂：「宋儒門戶之習，誠有可議。然其立身制行，皆本倫常，不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雖出當世，而于辭受出處，先置不講，又何學爲？」識者以爲至論。

《制義叢話》卷一二　石琢堂曰：「餘姚邵二雲（晉涵）中乾隆辛卯科會元。」是科首題爲「若臧武仲之知」四句。是日忽文思澀滯，至夜豐而首藝尚未成，心甚恍惚，憶前己丑科落卷內，有『子在陳曰至狂』簡，後二比似可移置，不暇修改，而竟直抄之，聊以塞責完篇，並不妄思捷獲。而主試者閱至此二比，遂句句歎賞，以爲空中議論，通場所無，竟置榜首。先生學問素充，經經緯史，下筆千言，何至有枯索之時，而爲帖括題所束縛邪？或文思偶滯，亦何至抄錄絕不相關之文字耶？乃竟以此得元，亦奇矣哉！」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南江文鈔》　十二卷，《詩鈔》四卷，邵晉涵撰。

李如筠

《梧門詩話》卷七　李虛谷編修（如筠），乾隆丁未進士，江西大庾人。幼時讀書粵東，詩筆奇峭，擅嶺南之勝，洵近今一作手也。余見其《蛾術齋集》一冊，抄錄過半，小詩亦極拔俗。

《靈芬館詩話》卷三　乙卯余旅食京華，士大夫之賢有文者，雅相過從，而於李編修介夫如筠爲尤密，以余主金蘭畦丈家。蘭畦，介夫座主也。介夫愔然靜者，而風骨卓立。詩宗昌黎，亦有磔卓癯瘦之意。

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　《蛾術齋試帖》一卷，凡一百首。大庾李如筠介夫撰，次爲第八。初，介夫見予詩大驚服，因以其詩示予，予又大驚服，以是相訪相譽頌也。然介夫沉沉靜默，而予疎於口。予性褊峭，而介夫淵中。介夫以文字示予，予必有所釐正。予文示介夫，介夫不予正也。予殊恨之。同課諸君或篤於古，或趨於時，惟介夫參會其中央，以古人之雄直運今人之婉約，潭潭深思，漱滌牢籠，豁然著紙，奔書有聲，擢肝掐腎，轉成渾融。予足迹未至江西，見南昌彭公，讀其文辭而想其山川之雄厚。至於巖厓刻露，洞壑峪岈，迴谿枉渚，流沫成輪，響若操琴，渟若懸鏡，森疎秀潔之狀，於介夫覩之矣！

又《李介夫編修（如筠）見示所著蛾術齋集並承惠詩次韻奉答》　人生但飲食，何異蟲有蠹。好文不好學，吾儕病亦痼。此心如穀種，直養要糞護。當其勃然興，自覺撥爾怒。風霜剝浮僞，雲夢恣吞吐。俗疲氣節銷，儒懦趨向誤。君子甘瓦全，小人幸塗附。工將揣摩心，出作婷婀具。得時相鬻賣，失意互嫉妬。薦寵忽驕矜，困窮多遜懼。道衰文不章，無所載之故。吁嗟徃聖徂，志士入夢寤。可憐韓歐生，不抵衛霍遇。不遇良可悲，而竟誓不顧。詞句今流傳，聲欬儼接晤。譬諸雷出地，晦霾不能錮。士欲爲文章，職先崇志趣。鄙人蛙蹶泥，妄將追虎步。鄭重尊昔聞，孤危闇時務。金盡一毬存，鐵錯九州鑄。汙漢學爲海，羣流勢不赴。行年三十九，蹉跎容色暮。讀君一卷詩，見志妙託賦。警拔如有神，橫騖皆式度。絪山露厓窾，摩霄豁雰霧。屈指天下才，嶽瀆自有數。傳觀顏高弓，著手竊驚怖。誤蒙就商榷，問盲儗管輅。驊騮萬里心，覘諸氣深固。能從性靈求，猶傾河漢注。堂堂古賢達，將子共登路。

《試律叢話》卷四　《蛾術齋試律》凡一百首，大庾李介夫編脩（如筠）撰。次爲第八。惕甫序云：【略】伊墨卿曰：九家作詩之人，皆與予摯交。而生平尤所慕愛者，無如李介夫、何蘭士二人。兩家工力悉敵，而一以縝密勝，一以豪俊勝，皆恰肖其爲人。介夫詩如《諸峯羅立如兒孫》句云：「石曾呼丈異，山合以童論。」（按：近人刻十家試帖者，以此詩嫁名汪如洋。）《禹耳三漏》句云：「不數臧三耳，眞符舜四聰。」《林木似名節》句云：「植已先培本，從人笑守株。」《貫月槎》句云：「天上船誰坐？人間水不秋。」《星使出詞曹》句云：「驛館花爭發，宮袍草共青。」《雞缸》句云：「菜花秋一稜，風雨客三焦。」《聖言如水火》句云：「科從觀海進，傳賴荷薪存。」《偃伯靈臺》句云：「月骶星弧偃，天山露布來。經營曾不日，聲教暨無雷。」《巨鼇冠瀛洲》句云：「十洲天蒼奔，三島水周遭。」《披書坐落花》句云：「雲堆千卷縹，香護一絕葩。」《李愬雪夜入蔡州》句云：「鵝鴨軍聲亂，風雲戰壘愁。怒花生劒槊，涇絮壓兜鍪。」《坐茅以漁》句云：「大風看表海，此日兆分茅。」《一目羅》句云：「莫訝恢恢漏！原無面面多。」余曾選入句圖。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五　介夫早登詞垣，甫逾壯歲，遽赴玉樓。遺稿亦遭亂散佚，僅存鈔本。武陵趙文恪公爲其典試湖南所得士，嘗序其集，謂情眞思澹，颯颯乎《大雅》之音，使天假之年，所造當不在蘭雪、蓮裳下也。

《廣州竹枝詞》　《梧門詩話》卷七：李虛谷編修【略】《廣州竹枝詞》云【略】

不減漁洋空舲峽中冷雁哀猿句也。惜壯歲殂亡，未能盡其才耳。

《出彰義門》《靈芬館詩話》卷三：介夫詩多古峭，有《出彰義門》三絕，特爲清婉，嘗爲書扇頭，今錄之云【略】。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　李如筠，字介夫，號虛谷，江西大庾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有《蛾術齋詩集》。

又引《蛾術齋詩集序》先生甲寅典試湖南，愼畛出先生之門。先生一登玉堂，再典文柄，沒年僅三十有二。

《詞林輯略》卷四　李如筠，字介夫，號虛谷，江西大庾人。散館授編修。著有《蛾術齋詩集》。

《送郭頻伽下第南歸》《靈芬館詩話》卷三：余下第歸，介夫以詩見送云【略】臨別惘然，約時相問訊。今年冬，鐵甫自都門回，問之，則介夫死一月矣。訪舊驚呼，不覺泫然。

《題水村第四圖》《靈芬館詩話》卷七：水村第四圖，蓋繼錢穆父、魏水村而作也。錢圖爲松雪所作，水村有二圖爲禹鴻臚所作，故以第四名之，錢竹初大令維喬作也。【略】李介夫云：【略】。

郭麐《題李介夫編修（如筠）蛾術齋集》佳士如佳詩，一見識不眞。論詩如論交，驟合交不親。西江有短李，側聞無比倫。騎驢到京國，欲見心逡巡。我友王（芑孫）與吳（嵩梁），論詩皆斷斷。舉其少所作，片玉已足珍。無何得相見，酒坐羅衆賓。溫溫少年場，退然勝衣身。私心竊慕用，文字闚淵淪。於意有不足，欲疑還自循。古來能文章，必肆然後醇。苟其無所立，軟弱非雅馴。此道千牛毛，成也一角麟。如欲志於古，必先入其人。是時槐花黃，俗念腸車輪。黜去百無事，因得窮厓垠。十讀更三歎，刻厲彌清新。始見蔑之面，今乃傳其神。一舉得高第，早歲稱詞臣。頗聞立身峻，懇苦多悲辛。此意近來少，作詩無嘒呻。然於吾道中，雖屈豈不伸！秋風吹枯桑，卧病幾一旬。念將汨然歸，安得無所陳？王君自待高，賦命尤遭迍。文名滿四海，無奈鎩翮頻。吳生歸江鄉，生死訪無因。訛言就鬼籙，得非衆怒嗔。從來志士志，所遇無冬春。自恨學不進，無乃役賤貧。作詩挂簡端，願託名不泯。君如贈我言，我亦書諸紳。

王翼孫

王芑孫《波餘遺稿序》嘉慶三年春，余重編文集，復錄十年前所作亡弟聽夫《閩遊詩草序》入之，而引汝鳩臣扈篇亡序在之說，識其後意。謂弟之死難，裝齎俱盡，其遺稿不可得問矣！其年四月，自華亭還家，葬其衣冠，見家中敝篋一扃鏽繡澀，問之家人，云：「弟在興山罷官之日，倥傯治行，雜取亂書投其中，無可用者。故其再出不復攜，五六年來亦莫啟也。」余發而視之，果皆方書、邸報及案牘、雜紙，無他物。而弟前所作《閩遊》、《塞遊》二草，嘗寄余點定者，皆在其中。唯入楚以後之作無存焉。揆厥所繇，蓋經余點定，便自重錄，別爲潔本，而塗乙原文廢爲棄紙，遂狼藉誤投此篋耳。烏虖，事固常有天幸。弟之罷職興山，由於吏議之誤，非律所當得。其罷出，非意錯愕，不知所爲，倉卒持家人以歸，而身自入京投牒。再起，初不料也。然使當時吏議如律，官不罷，烏有無端送母與其婦還家之事。即或不爲呂堰巡檢而不入呂堰之難，亦必無逃於興山之屢陷。而闔門殉難禍且有不可知。區區此一敝篋，有不與人琴俱化者哉。冥冥中若故爲先罷其官，趣之歸，以捄母歸闔門之難；又倥傯迫蹙其行，使不及詳審，以投此於塵煤斷爛之中，而遺稿亦得具存。今雖肝腦塗地，其所歸戰袍下衽及裹衣血殷黃點細若散者，浸江中五十日，更澌濼，終不脫去。遺稿亦從滅沒中復出，生前欬唾猶得少留彷彿於人間，謂非天幸而能然乎！弟於詩所涉淺。其死也，上自天子手敕褒之曰：「可嘉之至！」其下公卿大夫士相與紀載詠歌其事，其傳無藉乎詩，有詩無詩皆無足論。惟余抱隻翼之餘哀，撫遺言之如在，有不能無盡然者。因於暇日手自校理，錄存百篇，俟其所後子嘉福長而以與之，俾世藏焉。閩遊、塞遊，依時編次。題之曰《波餘遺稿》者，以其再入楚時，嘗用自顏其室，而屬何君蘭士爲作分書。卒死橋下，此稿僅存，亦若爲之先兆云爾！其五、七言古詩無足觀者，遂不復錄。是歲八月朔日兄芑孫序。

《波餘遺稿卷首・敕書》奉天承運，皇帝制曰：朕惟尚德崇功，國家之大典；輸忠盡職，臣子之常經。古聖帝明王戡亂以武，致治以文。朕欽承往

制，甄進賢能，特設文武勳階，以彰激勸。受茲任者，必忠以立身，仁以撫衆，智以察微，防姦禦侮，機無暇時。能此，則榮及前人，福延後嗣，而身家永康矣。敬之勿怠。咨爾王嘉福，爾父王翼孫原任湖北襄陽呂堰驛巡檢，因罵賊不屈，被賊戕害，照陣亡例賞給雲騎尉與爾承襲，准再襲壹次。欽此。

嘉慶二年閏六月初六日。

又《嘉慶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永保恆瑞等奏片》 再襄陽呂堰驛巡檢王翼孫，前聞被賊戕害。（奴才）等因無確據，未敢冒昧具奏。茲拏獲賊目俞宗武，搜出呂堰巡檢印信一顆。訊悉賊匪焚搶呂堰時，王翼孫罵賊不屈屬實。可否准予議邺之處，出自天恩。除將印信移交畢沅外，謹附片奏聞。嘉慶元年九月初五日奉硃批：可嘉之至，有恩旨。欽此。

又《上諭》 嘉慶元年九月初五日，內閣奉上諭：畢沅奏，本年二月內，賊匪攻陷當陽縣城。有「武生張鴻鍊之母陳氏、兄鴻鑑、嫂胡氏、朱氏、孀姊張氏俱經自縊殉難」等語，張鴻鍊之母兄人等捐軀盡節，深堪憐憫，著畢沅等查明，如有似此者，一并咨部議邺。又據永保奏襄陽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於賊匪焚搶該處之時，王翼孫罵賊不屈，致被戕害。王翼孫亦著加恩，照縣丞例議邺。其參將程鵬翼自到軍營以來，打仗尚爲奮勉，茲因病身故，著加恩照副將例，交部照例議邺。欽此。

袁枚《賜葬王君墓誌銘》 嘉慶二年九月，余就醫揚州華亭教諭王君鐵夫，以書述其太公之意，將葬其弟巡檢君聽夫遺衣，屬余爲志。余感巡檢君死事之忠，又重鐵夫之請，不忍以老病辭。按狀：君名翼孫，字以燕，一字聽夫。由宗人府供事，授湖北興山典史，坐失察落職。頃之得捐，復補襄陽呂堰驛巡檢。未受事，攝長樂典史兼長樂丞。長樂地嶮民困，會湖南用兵，令奉檄練鄉勇，吏因緣爲奸，民惴惴懼。君謂不可以防亂召亂，亟條事宜，上不聽。君還呂堰，長樂變作。蓋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也。明年正月，枝江逆民亂，當陽應之，侵及遠安。而鄖陽、荆州、宜昌、施南、荆門諸府、州、縣賊雜然起。襄陽所屬南漳各縣賊亦起。勢張甚一時。羽書絡繹，皆取徑呂堰。而驛故無城守可恃。君密度地形高下，設戒備，招來逃戶，民恃以安。三月，賊起襄陽之黃龍壋，蔓延旁近。君募鄉勇爲守禦計，部勒如宿將。未幾，賊至，君出迎擊擒，斬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飛狀上大府告急。翌日，賊大至，人心雖向君，君度不能守，慨然曰：「死矣！」爲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且令詣廨取印上郡守。祿去未百步，廨舍火起，君持短兵據大橋。賊來奪橋，君連刃數人。賊衆奮長矛環刺君，君重傷，跳橋下水中。賊鉤君出，君罵不絕口。賊益怒，爭斫殺之，仍投君橋下。此三月廿有九日也。賊退，故吏廖之義於橋下求得君死時所著衣，上之縣。八月，驛再陷，官軍攻復之。於俘賊俞宗武手，獲呂堰巡檢印。勘宗武，得初陷驛殺驛官時事。與之義所陳略同。於是當事者始悉君死節狀，蓋已五閱月矣。上聞特旨照縣丞例議邺，入昭忠祠，賜祭葬，予世職如制。君江蘇長洲縣人，系出明大學士鏊。祖世琪，安徽宣城縣教諭。父寅熙，封如君官。母繆氏封孺人。封巡檢君三子，而君居其次。兄芑孫卽鐵夫也。君死骸骨不可得，遂以之義所得衣於嘉慶三年三月戊辰，招魂葬君於吳縣楞伽山之陽禮也。嗚呼！君以卑末之官，無尺寸之柄，當四達之衝，禦蠭起之賊，謀焉而不之用，用焉而不盡其才，卒之兵盡援絕，怒罵慘死，殘屍不歸。在君固無遺憾，而君之志則可哀矣。使凡守土者咸能如君先事識機，臨難敢死，則盜賊何由發生，卽發亦易以誅滅耳。然則君之死不又重可惜哉。君死時年四十，娶尤氏，無子，今以鐵夫次子嘉福嗣襲雲騎尉。銘曰：手殺賊，身殉驛，丈夫官卑能報國。魂兮歸來依窀穸，戰衣千年血化碧。賜進士出身江蘇江寧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錢唐袁枚撰文。賜進士及第山東分巡兗沂曹濟兵備道前翰林院編修陽湖孫星衍篆蓋。

王昶《王翼孫墓表》（存目）

洪亮吉《王翼孫神道表》（存目）

秦瀛《湖北襄陽府襄陽縣呂堰驛巡檢王君翼孫行狀》（存目）

謝階樹《王翼孫傳》（存目）

汪榮光等《波餘遺稿序》 《淵雅堂詩文集》刊版既成，先生于是仿《公是》、《公非》、《鄂州》、《郢州》之例附刊令弟聽夫先生《波餘遺稿》。聽夫先生之卒也，所見譔錄於同時士大夫者甚盛，先生嘗薈萃公私文字爲《殉節錄》刻之，其後以建祠未成中輟。及是乃刪取《波餘遺稿》詩七十首，雜著四首合爲一卷；恭錄勅旨幷前後官文書，爲之卷首；又比輯士大夫哀弔文辭之尤雅者，以爲附錄。上下二卷，通凡四卷。先生故嘗有《波餘遺稿》之序，故不更序，而命榮光等略述其凡，以待聽夫先生所後子嘉福長而貽示子孫。是歲嘉福從先生以來讀書樗園，年十五亦能執筆，佐助繕書之役矣！嘉慶九年歲在甲

子夏四月朔甘泉汪榮光、上元戴衍善等謹識。

汪端光

《隨園詩話》卷八　心餘書舍，有揚州汪端光孝廉贈句云：「置酒好招鄉父老，解衣平揖漢公卿。」汪字劍潭，少年玉貌，佳句如：「水定漁燈出，風驕戍鼓沉。」「路長行應獨，舟小買宜雙。」「月明又是無邊水，半照行人半照魚。」皆有別趣。

《北江詩話》卷一　汪助教端光詩，如新月入簾，名花照鏡。

又　汪助教端光詩，如著色屏風，五采奪目，而復能光景常新。同輩中鮮有其偶。艷體詩尤擅場，嘗有句云：「並無歧路傷離別，正是華年算死生。」描摩盡致，《疑雨集》不能過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玉旛竿汪劍潭（端光），有《沙江》、《晚霞》、《才退》諸集。

《國朝正雅集》卷二七引《石溪舫詩話》　劍潭詩多凄艷哀響，詞尤刻而善入，讀之移人。

又引《寄心盦詩話》　劍潭太守詩多凄清之韻。《古寺》云：「青山前代去，黃葉老僧歸。」《江樓晚眺》云：「一年明月登樓少，千古重陽作客多。」《殘菊》云：「遲我聲華殊減色，寄人籬落不成行。」《柳城春泛》云：「水情全在春寒裏，花氣多聞客病中。」詩稿未刊，手錄者存阮梅叔先生家。

《挹翠樓詩話》卷四　儀徵汪劍潭端光，詩多凄艷哀響。

《秋花》《梧門詩話》卷一三：汪劍潭詩境幽俊，《秋花》四首，率多自傷語，如「莫怪【略】」，「以色【略】才人落魄，同此浩歎！然其中又有句云：「桂到【略】」，「夜半【略】自負不凡，可占後福。

《湖海詩傳》卷三二　汪端光，字劍潭，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廣西府同知。有《沙江》、《晚霞》、《才退》諸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汪端光，字劍潭，又字硐曇，號叢睦，江南儀徵人。乾隆辛卯舉人。官廣西鎮安府知府。工詩詞。有《沙江》、《晚霞》、《才退》諸集。

《皇清書史》卷一八　汪端光，本名龍光，字劍潭，號硐曇，以原籍休寧，故又號叢睦。江都（一作儀徵）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鎮安知府。書法米襄陽。（《揚州畫舫錄》）汪之選題硐曇先生書札後五古云：「硐曇今書家，書法極蒼老。不擇筆而書，其妙在潦草。一字如一押，字字皆生造。結交十年來，翰墨頗不少。藏諸篋衍中，愛玩若至寶。臨摹雖不能，亦以誌交道。」（《小詩龕集》）

《國朝書人輯略・汪端光》　字劍潭，號叢睦，江蘇儀徵人。乾隆辛卯舉人。官廣西知府。工詩詞，書法米襄陽。（《揚州畫舫錄》）

袁枚

論述

綜論

杭世駿《小倉山房文集序》　文莫古於經，而經之註疏家，非古文也。不聞《鄭箋》、《孔疏》與崔、蔡並稱。文莫古於史，而史之考據家，非古文也，不聞如淳、師古與韓、柳並稱。其他藻語、俚語、理障語，皆非古文，則本朝望溪先生言之也詳。鹿門八家之說，襲眞西山《讀書記》中語，雖非定論，要爲不失文章正宗。後世遵之者弱，悖之者妄。惟吾友子才太史，掃群弊而空之，說叙用歛筆，論辨用縱筆，叙事或歛或縱，相題爲之，而大概超超空行，總不落一凡字，此其志也。千載而下，當有定論。

蔣士銓《讀隨園文題辭》　我讀隨園文，太史之官徒紛紛。四百年來作者存，屈指中郎多虎賁。依傍門戶襲笑顰，豈不皮傅但失眞？先生棄官抱典墳，胎息元氣藏精神。靜觀萬物求其根，嶽峙瀆流手挹捫。天結地構心吐

吞，我文之法如是云。庶幾成吾一家言，百年數事代數人。特筆傳志臣見聞，達者貴者功德尊。卑者賤者志業勤，孝義節列困屯群。正氣鬱律生苦辛，端嚴疎密氣象陳。旁見側出鬚眉新，石渠金匱遺佚頻。公爲存之待討論，丞相卿尹大將軍。削牘論事開螺文，明體達用言可循。利弊得失毫毛分，規抑上官眞氣伸。亦嚴亦婉理道醇，君子受之迴怒瞋。取而施行何其仁，循吏指畫皆宜民。用之廟堂風益淳，文人之文斯可焚。讀書論世平反申，一洗俗眼千年塵。自言序記別有遵，緊嚴峭潔荆公倫。辨才豪氣至此馴，玩之信然無跡痕。天授此筆回千鈞，輔以學識成彬彬。染羽屢入緇緗練絲沃盥塗宿因。角幹三液膠必均，鮑人治革緩急勻。篇成讀之覺恂恂，數易稿本誰策勳？我望海洋雖退奔，字字暖我陽和溫。我翁志節埋九原，言行完美憂終淪。叩頭陳狀淚沄沄，倘賜表著公之恩。傷哉賤子亦史臣！乞因其子憐其親。

又《讀隨園詩題辭》　我讀隨園詩，古多作者我不知。古今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意所欲到筆注之，筆所未到意孳孳。好風搖曳春雲姿，雷雨捲空分疾遲。神仙龍虎雜怒嬉，幽禽古木山四圍。水光澹澹花垂垂，境界起滅微乎微。難達之情息息吹，難狀之景歷歷追。我忽歡喜忽傷悲，忽叫忽躍忽嗟咨。口權目量心是非，我身傀儡詩牽絲。問我不知旁人疑，如沐酥酪潤膚肌，如飲醇醪沁肝脾，如禮杖拂迴愚癡，如受砭刺起癃疲。海嶽幽奥林泉奇，氣象入筆皆可窺。高才博學嚴矩規，心兵意匠極艱危，歸諸自然出淋漓。公曰我詩無常師，取長棄短各有宜。傾瀝精液擲毛皮，取友求益吾無私。先生天才重倫彝，至情感人皆涕洟。每值死生當別離，由片言至千萬詞。不少不多相授施，魂銷腸斷噫歔欷，聖賢萬古情若斯，否則其言傳者希。我詩感公加鍼錐，凡我所短攻弗遺。剛濟以柔戒恣睢，裁縮鍛鍊歸鑪錘。請事斯語曷敢違，公懼弗傳誰庶幾？索報懇懇命黠嗤，壯健無疾求良醫。調和血氣滇蔭者，敢妄攻補促厄羸。冊載所作手芟夷，美人對鏡修容儀，釵裙佩帶生光輝。玉工懷璧精磨治，白圭瑩潔除瑕疵，淺深功力年可推。江河發源無所虧，及放四海寧竭衰。況公遺榮樂巖扉，忠孝所溢詩書滋。後進我幸生同時，願寫副本藏厘儀。千秋歲月堂堂馳，讀公詩者如何思？

又《論詩雜詠三十首》二五　隨園法香山，善道意中語。照影苧蘿邨，況復嫻歌舞。麻姑弄狡獪，旁有方平睹。（袁子才）

沈石麟《小倉山房文集序》　天下有文人之文，有豪傑之文。紆餘細潔，規行矩步，文人之文也。若夫豪傑之文，雲蒸龍變，隨感即發，奚暇較深淺、商工拙於其間耶？【略】求之近代，吾師袁存齋先生其庶幾乎！先生天才警挺，於書無所不窺。蚤年負用世才，由詞臣出宰江南。一時公卿俱疑公文人也，未必解吏事。惟鄂文端公、史文靖公獨信其能。果下車以來，決獄如神，豪猾屏跡。其所施設，雅近古之循良吏。以其暇，招文士飲酒賦詩，麟與秦澗泉狀元、朱本楫進士皆當時門下客也。久之薦牧高郵，部議尼之。先生意不適，遽以太夫人春秋高，終養乞歸。寓金陵小倉山，盡心色養，蒔花木，疏沼泉，專以文史自娛。當其意之所到，放筆孤行，凌紙怪發，如天馬騰空，如黃河奔湧，如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如雷霆風雨，交雜而並至，豈非所謂豪傑之文，不屑屑於淺深工拙之較商者耶？

楊中興《小倉山房文集跋》　中興聞隨園太史名久矣！曩在筠時館師處，授先生制藝，爲予言：「其時文即古文也。」時未暇省耳治也。越二十年，予講學端溪，先生弟香亭太守示我《袁氏三妹稿》，乃隨園所編次，人與文俱奇，目治也。又三年，隨園來端州，一見如舊相識。因得讀其全集。不禁嘆曰：「古文在茲矣！」爲卷二十有四，續編一冊。傳志雜著，各種俱備。不憚炎暑，而卒讀之。愈進愈奇，不拘一格。想其旁搜遠紹，日與古人相晤對，廉辨折中，乃能破庸人之論。自鑄偉詞，而言無疎闊。其激而發之也，若擎雲托月，浩乎莫測其蟠際，其固而存之也，若龍蠖屈伸，淵乎莫究其奥蘊。至記載事言，揚詡德業，提要鉤元，仍稱量而出，犁然有當於人心。蔣太史題其文曰：「胎息元氣，觀物求根。嶽峙瀆流，天結地搆。」可謂善於形容。杭太史曰：「不落一凡字。」更爲知言。余何能更名其狀！惟是居恆論人：有才，或歉於學；有學，或短於才。即二美幷，而窮於遇，不克竟其學以充其才者，亦可惜也。今太史兼而有之。觀《隨園六記》，具見生平。少登清華之選，長肩民物之任。迨循良報最，而着戀所生。辭榮初服，適彼樂土。饜飫詩書，卓然爲當代著作手。若造物有心，留以有待者。中興年已九十，遠隔八千里，喜太史之來，愁太史之去，所以心不能已。而私一言，以跋於後。

秦大士《袁太史稿序》　吾師簡齋先生，以文名天下。春秋兩闈墨，操觚家私爲王充《論衡》，十年來，得其鱗爪者，率芥拾大科先甲以去。迺拂袖清華，翩然作宰，海內咸惜之。而先生乃心民瘼，雅不以奪我鳳池爲憾。今年

三月，奉簡命令吾邑，車未下，邑人士拱手作色相告曰：「袁先生來矣！」甫蒞任，案牘蜂屯，訟獄蟻雜，先生悉力治之，戴星出入，食飲幾廢。而天資警敏，剖決事理。如太阿純鉤，剸陸截水，劈瓜削玉，巨細無擇。粵數月，窮谷稱神，訟庭花落。公餘之暇，時與諸文士相接見，把酒賦詩，鳴琴詞鶴。仙令乎，吾儕何幸得此也。督學崔公，歲試白門，劇稱得士，然大半皆先生鐵網中物。蓋其旬有假，季有鍊，一時能文之士鮮不出大賢之門者。頃坊人以海內延頸先生全稿久，丐(士)轉請鏤板，廣其傳。先生慨然，授(士)是編。玉簡思覃，金書抽祕，霄霏欲仙，形骸遂往，固有目所共見，而要其觀覽。先生稱說詩書，泛濫百家，洞燭今古，搜討時變，固所以醞釀發揮爲政績之原本也。夫游戛勘循良之譽，龔黃之摛操之才，而先生獨能兼之。則先生之文章政事，度越千古者，獨君家中郎而已乎。世謂文人不善史事，必其於文藝疎也。時乾隆乙丑長至日白下門人秦大士拜書。

袁鑒《袁太史編序》　家兄簡齋先生之制藝，風行海內也久矣。唐人讀杜銓之文以釋褐者，不下千計。非虛語也。然先生性不喜時文，雖髫年入學，旋即食餼，秋闈受薦，終覺於此事不工。直至弱冠，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後，不得已仍爲干祿之文。乃受前輩趙橫山副憲之教，勸觀國初諸名家。其時館於今相國嵇公第，得以閉戶覃思。場前作四十餘篇，略有進境；隨即速飛，今所傳於世者是也。門下士秦澗泉狀元最先開雕，吾鄉周新之孝廉繼之，蘇州徐明經久繼之，板屢翻後，頗多訛舛。今年余來白下，作承宣司，有教士之責，爲梓而新之，俾諸生有所矜式。且告之曰：「學先生之文者，第一講明書理，次博覽載籍，再次則開拓心胸。三者備，而於先生之文，思過半矣！不然，徒求之於聲調詞華之末，豈不聞王朗學華子魚，即之愈近而離之愈遠乎？乾隆五十一年秋七月(弟)鑒書於江寧藩署。

黃世塏《袁太史稿序》　世塏年十二，出應童子試，見有賣隨園先生時文者，以錢六十購得之。讀其文，誠快心娛目，而不知其所以工也。稍學其運意用筆，間見錄於有司，則愈竊竊然喜。顧卷頭署曰：《袁太史稿》，而刻先生名處，煙楮漫滅。問塾師，則曰：「此當代偉人隨園先生也。」於是心中時時有先生之爲人。年二十，始得拜先生於金陵。先生時年六十七，命見於草堂，雙瞳炯然。蘇子由於歐陽文忠公云：「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然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世塏之於先生亦云：「雖然世塏周旋先生者五年矣！先生時時言古文、言詩，而不甚談時文。」丙午秋，先生族弟春圃先生任江寧方伯，因舊本漫漶，重爲翻刻。世塏聞之欣然，因附數行於後。嗟乎！後之人以時文求先生者，所謂管中豹見一斑耳。欲知先生之吏治者，請聽於江寧士大夫庶人之口。欲知先生之詩古文詞者，請讀《小倉山房全集》六十卷。

《制義叢話》卷一一　袁簡齋(枚)雄於詩文，不愧才子之目。而時文尤健，乃談舉業者往往訾之，余以爲此夏蟲井蛙之見耳！余最愛誦其「寬則得衆」一節。【略】又林暢園師告余曰：袁子才「巍巍手其有成功」二句文有云：「元氣厚，則山河鑿焉而不傷！智勇深，則日星察焉而莫遁！」蓋自有制義以來，未有見能作此語者。袁簡齋以文名天下。操觚家得其鱗爪者，率芥拾科甲以去。先生迺拂袖清華，翩然作宰，海內咸惜之。而先生乃心民瘼，雅不以奪我鳳池爲憾。蓋泛濫百家，洞燭今古，固所然醞釀發揮爲政績之原本者也。有《學而優則仕》題，文末二比云：【略】。字字怵心劌目，可爲急仕者作箴規。

石韞玉《袁文箋正序》　先生抱沉博絕麗之才，胸羅萬卷，筆掃千人，所著詩、古文靡不升古人之堂，而嚌其胾，特斤斤以四六自命，倘亦果有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者耶？【略】覺其鯨鏗春麗，怪怪奇奇，眞天地間別是一種文字，近世果無能頡頏者。劉舍人所謂樹骨訓典之區，取材宏富之域，殆庶幾焉！

但湘良《隨園駢體文補註序》　隨園駢體文，近世秘爲鴻寶。

徐鵬展《小倉山房尺牘詳註序》　簡齋袁太史枚公，著書二十八種。其一生聰穎，悉露於尺牘中。雖自謂不足言文，試取而讀之，議論之雄，筆情之要，旁通曲暢，生機汩汩然來矣。吾邑茂才陳貢三先生因其所運用者而註釋之，尤便於觀覽，其爲功於是書者不少。貢三博極羣書，爲人豪邁，有大志，事親尊祖，譜牒經其手成者再。今年已八旬，猶神明不衰，知其克臻耄頤，可與袁公並壽者，即其怡情考核可與袁公並傳不朽也。

趙嶠《小倉山房尺牘詳註序》　陳生名金，鬚眉皓白，以注釋《隨園尺牘》請序。余愕然曰：「隨園，錢塘才子，著書三十六種。《尺牘》其豹一斑，雖蘇、黃小品，要皆□歐大文，貿然註釋，談何容易？則是曝背茅簷、高話金鑾者也。」生復起而言曰：「生之爲此，亦就其所稱引搜羅採集，命管城子記

之，直鈔胥耳，敢云註乎？向呈邑侯鄭少萊先生愛留作序，病起弗果。賢侯，古滇名進士，敢乞一言弁其首。」因擷繙再四，知爲殫精敝神，髦而好學士也。其所拳拳，固大冲《三都賦》成，得皇甫（謐）〔謐〕序而顯之意。少萊許可，余何爲獨不可哉？欣然搦管，其亦如接士論文與詩書，相對之偶也乎。陳生勉之哉，暫行其所已能者，而勤思其所未能者，有缺略處則再補之，將是書益因而明著，而爲好古博學之資助不少也。

洪錫豫《小倉山房尺牘詳註序》 隨園先生嘗謂：「尺牘者，古文之唾餘也。」今之人或以尺牘爲古文，悞也。蓋古文體最嚴潔，一切綺語、諧語、排偶語、詞賦語、理學語、佛老語、考據注疏寒暄酬應語，俱不可一字犯其筆端。若尺牘，則信手任心，謔浪笑傲，無所不可。故先生所爲尺牘，隨作隨棄。今冬先生過揚州，豫從其弟子劉霞裳處，抄得若干，讀之意趣橫生，殊勝蘇、黃小品。且其中論政、論古、論文學，極有關係，在他人必讕入正集矣，而先生棄若涕唾，未免太忍。豫故爭之曰：「先生以四六爲外集，其嚴畫古文界限之意業已了然。尺牘每況愈下，豫豈不知？然而齊桓公謂管仲曰：『仲父但教我以善，而不教我以不善，我又安知善之所以爲善耶？』今先生既以嚴且潔者示人，而不以不嚴不潔者示人，則學者又何由知古文與尺牘所由判別之故哉？」先生笑曰：「諾。」遂梓而存之，僅得六卷。

歐陽棨《小倉山房尺牘詳註序》 隨園日極千古，筆墨空羣，《尺牘》雖其小伎，而一句一字，皆有來處，又豈予之管見所能窺其一斑？

錢汝誠《上隨園先生書》 景仰高風，自得爲後輩來，二三十年如一日。惜未曾於都下親侍秋履，耿耿至今。每捧閱前輩片楮寸箋，皆從性情流出。風格遒上，所謂大雅之遺。先文端公懿好獨深，於前輩器重尤摯。茲當領帖之時，忽拜輓律大作。不孝跪陳靈次，涕泗交流。雖倚廬荒冗，惘惘無知之際，回環泣誦，如聽唐人清商清角之音，眞絕高也。先文端於九原，亦當頫首。肅此佈謝。兼候起居。感佩欽企之忱，殊未罄於于墨也。

孫星衍《故江寧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又自爲詩云：「自歎匡時好才調，被天強派作詩人。」非虛語也。昔晉劉惔謂王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稽康稱阮裕傲然忘賢，而賢與度遇，忽然任心，而心與善游。枚其有焉。枚既山居，年又最高，歷四朝，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諮諏其子孫僚友，各編次爲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足以裨益正史。更自言爲詩專寫性情，不得已而逢典故，不分門戶，乃無心而合唐音。又言：詩人家數甚多，須知王、孟清幽，豈可施諸邊塞？杜、韓排奡，未便播之管絃。沈、宋莊重，到山林則俗；盧仝險怪，登廟堂則野。韋、柳雋逸，不宜長篇；蘇、黃瘦硬，短於情韻。悱惻芬芳，非溫、李不可；屬詞比事，非元、白不能。范蔚宗言，人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此大病也。故其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跌宕，得六朝體格。

又《游隨園贈袁太史七首》五 等身書卷著初成，絕地通天寫性靈。我覺千秋難第一，避公才筆去研經。

趙翼《讀隨園題辭》 其人與筆兩風流，紅粉青山伴白頭。作宦不曾逾十載，及身早自定千秋。羣兒漫撼蚍蜉樹，此老能翻鸚鵡洲。相對不禁慚飯顆，杜陵詩句只牢愁。舒卷閒雲在絳霄，平生出處亦超超。曾遊閬苑輕三島，愛住金陵爲六朝。富貴豈如閒有味！聰明也要福能消。不須伯道愁無子，此集人間已不祧。

又 只擬才華艷，誰知鍛鍊深？殺人無寸鐵，惜墨抵兼金。古鬼忽然泣，生龍不可擒。挑燈重相對，想見妙明心。

鄧枝麟《海粟詩話》 昔人謂張子野爲「張三影」，余讀簡齋之詩，戲呼爲「袁三色」，蓋其集中有「寒極花無色」、「水練濃天色」、「花名抹麗空春色」也。亦可謂宗風之不墜云。

《湖海詩傳》卷七《蒲褐山房詩話》 子才少舉宏詞，旋成進士，嗣以散館，出爲縣令。初在江寧，總督尹文端公絕愛其才。既丁憂，再起至陝西，與總督黃文襄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遂乞病歸。得廢圃於江寧小倉山下，疏泉架石，釐爲二十四景，窗牖皆用五色琉璃，游人闐集。時吳、越老成凋謝，子才往來江湖，從者如市。太邱道廣，無論賈郎蠢夫，互相酬倡。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授以《才調》等集，挾之游東諸侯。更招士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二人，繪爲《授詩圖》，燕釵蟬鬢，傍花隨柳，問業於前，而子才白鬚紅舄，流盼旁觀，悠然自得。亦以此索當途題句。於是人爭愛之，所至延爲上客，適館授餐。而子才又擇其精饌，匯作食單，梓以行世。故三十年中埽門納履，爲向來名人所未有。才華既盛，信手拈來，矜新鬬捷，不必盡遵軌範。且清靈雋妙，筆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蘊結。今石庵相公在江寧時，聞其蕩佚，將訪而接之。子才投以二詩，公閱畢，即請相見，頓釋前嫌。

其詩得力如此。然謝世未久，頗有違言。吳君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今予汰淫哇，刪蕪雜，去纖佻，清新雋逸，自無慚於大雅矣。孫君淵如又謂其神道碑、墓誌銘諸文，紀事多失實。予謂豈惟失實，並有與諸人家狀多不合者。即如朱文端公軾、岳將軍鍾琪、李閣學紱、裘文達公曰修，其文皆有聲有色。然予與岳、裘二家之後俱屬同年，而穆堂先生爲予房師李少司空友棠之祖，且予兩至江西，見文端後裔，詢之皆云未嘗請乞，亦未嘗讀其所作。蓋子才游展所至，偶聞名公卿可喜可愕之事，著爲誌傳，以驚襮時人耳目，初不計信今傳後也。

李憲喬《隨園詩贊》　曠矣！先生侔今無徒，儕古少類。達如劉伶倫，而不好飲；逸如嵇叔夜，而不好音樂；習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恬退如賀秀眞，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諱好財；性異阮咸，而不辭好色。詼奇俶儻，疑龍疑蛇；播之爲文，天談地葩。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爲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爲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盡形容也。

延君壽《老生常談》　少讀《說詩晬語》，謂楊誠齋詩如披沙揀金，幾於無金可揀，以是從不閱看。四十歲後方稍稍讀之，其機穎清妙、性靈微至，眞有過人處，未可一筆抹殺。

又　海內近人詩，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袁子才新穎，蔣心餘雄健，趙甌北豪放，黃仲則俊逸，當以四家爲冠，餘則各有好處。

薛起鳳《小倉山房詩集序》（存目）

《雨村詩話》卷一　袁子才詩好爲大言，亦是一病。如五言云：「不敢吞雲夢，休登黃鶴樓。」七言云：「仰天但見有日月，搖筆便知無古今。」未免太狂。又自作《子才子歌》云：【略】。此與英雄欺人之王弇州何異？

又卷二　詩有捷才，殆天賦也。【略】乃袁子才最不喜人敏捷，曾有箴作詩句云：「物須少見方爲貴，詩到能遲轉是才。」此余所不解也。

《北江詩話》卷一　詩固忌拙，然亦不可太巧。近日袁大令枚《隨園詩集》頗犯此病。

又　袁大令枚詩，如通天神狐，醉即露尾。

又卷三　袁大令枚詩，有失之淫豔者，然如「春花不紅不如草，少年不美不如老」，亦殊有齊、梁間歌曲遺意。又《月中苗歌》云：「胡蝶思花不思草，郎思情妹不思家。」詞雖俚而亦有古意，不可以苗歌忽之也。

又卷四　袁大令枚，自作《生輓》詩，雖極曠達，然尚不如爲青山人李鍇二語，蓋其胸次之高，悟道之早，又非大令所能及。其句云：「定知無物還天地，何不將身占水雲？」

章學誠《婦學篇書後》　說者謂解《詩》與朱子異指，違於功令，不知諸經參取古義，未始非功令也。蓋以情理言之，蚩氓婦豎，矢口成章，遠出後世文人之上。古今不應若是懸殊。【略】朱子之解，初不過自存一說，宜若無大害也。而近日不學之徒援據以誘無知士女，踰閑蕩檢，無復人禽之分，則解《詩》之誤，何異誤解《金滕》而起居攝，誤解《周禮》而啓青苗？朱子豈知流禍至於斯極？即當日與朱子辨難者，亦不知流禍之至斯極也。從來詩貴風雅，即唐、宋詩話論詩，雖至淺近，不過較論工拙，比擬字句，爲古人所不屑道耳。彼不學之徒，無端標爲風趣之目，盡抹邪正、貞淫、是非、得失，而使人但求風趣。甚至言采蘭贈芍之詩有何關係，而夫子錄之，以證風趣之說。無知士女，頓忘廉檢，從風波靡。是以六經爲導欲宣淫之具，則非聖無法矣！【略】《國風》男女之辭，皆出詩人諷刺，而非蚩氓男女所能作也。是則風趣之說不待攻而破，不待教而誅也。【略】若夫婦學之廢，人謂家政不甚修耳！豈知千載而後，乃有不學之徒？創爲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於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昔歐陽氏病佛教之蔓延，則欲修先王之政自固元氣，《本論》所爲作也。今不學之徒以邪說蠱閨閣，亦惟婦學不修，故閨閣易爲惑也。

又《書坊刻詩話後》（存目）

《羣雅集》卷一　大令弱冠天藻獨富，蜚聲藝苑。性極警敏穎異。每一操翰，內無乏思，外無遺物。名人獻老，皆相欽服。晚年論詩專以性靈爲主，謂規尚古，始爲摹擬剽竊。意欲抹倒王文簡、沈文慤兩家，單出獨樹，自豎眉目，以游戲爲神通。此《蒲褐山房詩話》所以毛舉其失也。至宰江寧，愛民如子，折獄如神，呼青天，至今猶津津道之。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及時雨袁簡齋（枚）：（贊）非仙非佛，筆札唇舌。其雨及時，不擇地而施。或膏澤之沾溉，或滂沱而怒吝。

《香石詩話》卷二　論詩主一「新」字，未嘗不是，亦當有辨。【略】一味以輕脆佻滑爲新，子才倡之於前，雨村揚之于後，幾何不率風氣日流於卑薄，

是可嘆也！

又　子才論阮亭詩，謂「一代正宗才力薄」，因思子才之詩，所謂才力不薄，只是誇多鬥巧，筆舌瀾翻，按之不免輕剽脆滑，此眞是薄也。

《靈芬館詩話》卷一　孔文舉言今之少年喜謗前輩，陳思言劉秀緒才不迨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賢所譏，可爲大誡。記年時朱君鐵門在金陵訪一友，此友同寓一毘陵士人，妄庸子也。抵掌高談，無所與讓。縱言至於隨園，士人力詆其文體之不正，詩篇之可笑，類數百言。鐵門徐曰：「如君所言，必有明眼，何不舉其疵類以曉惑者？」士人曰：「他不足言，即如『鼻涕一尺長』，此成何語耶？」鐵門哂曰：「若此，則可笑者子淵爲首，隨園當次之耳！君固高才不讀秦以後書者，隨園安足辱齒牙哉？」歸爲吾言，相與嗢噱。

又卷六　隨園聲華煊赫，奔走海內。既沒之後，論者多有違言。即常依附門牆者，或更名他師，反唇相稽。九成獨守其師法，始終不背，可以箴砭浮薄矣。余有《題春雨樓詩集》云：「若把名場比朝局，袁安門下一任安。」

又卷八　浙西詩家，頗涉飣餖。隨園出而獨標性靈，天下靡然從之，然未嘗教人不讀書也。余見其插架之書，無不丹黃一過。《文選》、《唐文粹》尤所服習。朱墨圍，無慮數十徧，其用心如此。承學者既樂其說之易，不復深造自得。迄今輕薄爲文者，又從而嗤點之，轉相詆病，此少陵所謂「汝曹」者也。孫伯淵觀察謂余言：「前輩何可輕議？」今之訾隨園之詩者，果能過隨園之學否？未敢遽信也。

又　國朝之詩，自乾隆三十年以來，風會一變。於時所推爲渠帥者，凡三家，其間利病可得而言。隨園樹骨高華，賦材雄驚，四時在其筆端，百家供其漁獵，而絕足奔放，往往不免。正如鐘磬高懸，琴瑟迭奏，極其和雅，可以感動天人，協平志氣。然魚龍曼衍，黎軒眩人之戲，亦雜出其間，恐難登于夔、曠之側。

《十二石山齋詩話》卷四　錢唐袁簡齋詩，雖過流易，而應酬之作每能如人意所欲言，即此亦其所長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　近人詩話之有名者，如愚山、漁洋、秋谷、竹垞、確士所著，不盡是發明第一義，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滋惑者，其隨園乎？人紛紛訾之，吾無可論矣！

《浙西六家詩鈔》卷五　歸愚宗伯以漢、魏、盛唐之詩唱率後進，爲一時詩壇宗匠。隨園起而一變其說，專主性靈，不必師古。初學立腳未定，莫不喜新厭舊，於是《小倉山房集》，人置一編，而漢、魏、盛唐之詩，絕無挂齒，蓋其有軼羣之才，騰空之筆，落想不凡，新奇眩目，誠足傾倒一世。惟是輕薄浮蕩習氣，與《三百篇》「無邪」之旨相悖。數年來，雖聲譽折減，而詩猶膾炙人口，流弊正無底止。

翁心存《論詩絕句十八首》一　一代文章正始音，漁洋三昧即禪心。波羅密果都參透，卻怪隨園論太深。

陳僅《竹林答問》　問：近時人詩有可學者否？　詩人入門，勿求速成，初學切勿令其窺近時人詩，一入爲主，遂悞終身。夫「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今「取法乎下」，將何以自處？猶記幼年嘗讀袁隨園詩，數日間作詩示人，則交相贊譽，不曰「子才再世」，即曰「神似倉山」。予汗流浹背，遂棄不復再窺。吾師汪竹素先生嘗誨予曰：「子以宋詩入門，故後雖竭力學杜，終不能擺脫窠臼。」嗚呼！吾師往矣！學業不成，終此頹落，負負而已。汝曹其戒之哉！

又　問：《隨園詩話》有差半字之論，是隨園獨創否？　古人早已有之，隨園特變其說耳！

《退庵隨筆》卷二〇　袁簡齋《隨園詩話》所錄，非達官，即閨媛，大意在標榜風流，頗無足觀。而中間論詩數條，則實足以導引後學，因輯鈔如左。云：「有客以詩見示，題皆雁字、夾竹桃之類。余謂之曰：『尊作體物非不工，然享宴者必先有三牲五鼎，而後有葵菹蚳醢之供；造房者必先有高堂廣廈，而後有曲室密廬之備。似此種題，大家集中非不可存，終不可開卷便見。昌黎與東野聯句，古奧可喜，而李漢編集，都置之卷尾。此是文章局面，不可不知。』」又云：「詩貴淡雅，亦不可有村野氣。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非村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語蟲音，沾沾自喜，雖有佳處，而邊幅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黨自好之詩。桓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哉！」又云：「懷古詩乃一時興會所觸，不如山經地志以詳核爲佳。近見某太史《洛陽懷古》四首，將洛陽故事搜括無遺，竟有一首中使事至七八者，編湊拖沓，茫然不知作者意在

何處。古人懷古，只就一人一事而言。如少陵之《詠懷古跡》，一首武侯，一首昭君，兩不相屬也。劉夢得《金陵懷古》，只詠王濬樓船一事，而後四句全是空描。當時白太傅謂其已探驪珠，所餘鱗甲無用。眞知言哉！不然，金陵典故，豈止王濬一事，而夢得胸中，豈止曉此一典乎？」又云：「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在相題爲之，以妙爲主耳！以兩物而論，狐貉貴厚，鮫綃貴薄。以一物而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乎？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皆名家也。」云：「欲作佳詩，先選好韻，凡其音涉啞滯者，晦僻者，皆宜棄舍。」

又　司空表聖《詩品》，但以雋詞標舉興象，而於詩家之利病，實無所發明；於作詩者之心思，亦無所觸發。近袁簡齋作《續詩品三十二首》，乃眞學詩之準繩，不可不讀。自序謂「陸士龍云：『雖隨手之妙，良難以詞諭。要所能言者，盡於是耳。』」蓋非深於詩者，不能爲也。

《海天琴思錄》卷八　錢塘袁簡齋《隨園詩話》譏孔穎達《五經疏》爲鄭康成之應聲蟲，簡齋於是乎失言。簡齋喜詞章，不喜經學，故作此囈語，況所譏未能的切耶！【略】簡齋不識經學，頗以詩文自負。其爲詩，借口遠法香山，近法初白，則亦可曰香山、初白之應聲蟲也。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子才《與雲松書》曰：「我輩爭奇競巧，不肯一語平庸，要爲運之以莊，措之以雅，而於詩文之道盡之矣！」乃雲松固欠莊雅，而己亦多蹈纖佻之弊，何也？苕生有生吞活剝之弊，而子才點化勝之。雲松有誇多鬥靡之弊，而子才簡括勝之。子才專尚性靈，而太不講格調，所以喜誠齋之鏤刻，而近於詞曲。鳥之飛也，必回翔而後下；水之流也，每渟蓄而後行。袁、蔣多一氣直下，而不耐紆徐，皆少韓昌黎迎而距之一段工夫也。子才律詩往往不對，蓋欲上追唐人高唱也，然失之率易矣。子才與苕生唱和則效苕生體，與雲松唱和則效雲松體。蓋自以爲兼有二人之長，視二人之詩，祇如腰間之寶劍也。觀其《論詩絕句》可見。漁洋詩以游蜀所作爲最，竹垞詩以游晉所作爲最，初白詩以游梁所作爲最，子才詩以游秦所作爲最。王蘭泉《湖海詩傳》，專錄子才少年未定之作而故沒眞面，似不及懷寧潘瑛《國朝詩萃》之平允也。子才性好女色，而詩必牽合古人以就己。如詠羅隱廟則曰「隔簾嬌女罷吹簫」，詠銅雀臺則曰「招魂只用美人妝」，詠張睢陽廟則曰「刀上蛾眉喚奈何」，詠周瑜墓則曰「小喬何幸嫁夫君」，詠謝安石則曰「東山女伎亦蒼生」。然此猶題中所應有也，至詠郭汾陽亦必曰「歌舞聊消種蠡愁」，則太牽合矣。其詠睢陽廟有「殘兵獨障全淮水，壯士同揮落日戈」一聯，則爲此題絕唱，苕生集中二首皆不及也。少年聰明兒女，血氣未定，略知吟詠，罕有不喜流宕者。子才風流放誕，遂詩崇鄭、衛，提倡數十年，吳、越間聰明兒女，今猶以之藉口，流弊無窮。此爲風雅之罪人。惲子居誚孫韶之墓，所以極力詆之也。子才古體詩多不諧聲調，而轉韻尤啞。雲松亦然。苕生則十失二三矣。昔趙秋谷著《聲調譜》，《四庫提要》極推之。然秋谷雖能作譜，而詩歌則未盡諧也。且其所舉爲法者亦疏而不密，而子才譏其拘，宜其不知聲調也。與子才同時而最先得名者，莫如沈歸愚。歸愚才力之薄，又在漁洋之下，且格調太入套，毋怪蔣、趙二公皆不數及也。《隨園詩話》大率取清眞之作，然豔詞側體太多，殊玷風雅。其極推夢樓，譏議蔣、趙之類，亦皆顚倒是非，不符公論。（《續詩品》極佳，但「是新非纖」一語，便不能踐。）子才古文自是侯朝宗以後作者，近人因其詩之纖巧，并詆其文，惲子居至以猖狂無理斥之，皆非平心之論。吳山尊《本朝八家四六》：「子才長於大題，自是一時冠冕。」山尊才力之大，庶幾可接子才，至詩之冗而笨，則不足稱三家之嗣音。（以上論子才。）

《卧園詩話》卷三　王夢樓稱袁簡齋爲奇才。

林鈞《樵隱詩話》　隨園、漁洋兩先正之詩，皆能各樹一幟，在本朝自是名家。但兩公詩均可看而不可學。【略】簡齋主性靈，以天分勝也。

又　余嘗謂隨園之詩可看而不可學，蓋他人無先生之天分也。隨園詩自是一家言，余嘗譬之如今之時派字、時派文，最易上手而全無骨力。

又　余不甚喜隨園詩而獨服其論詩之言，蓋詩主性靈，此千古不磨之論也。

《達觀堂詩話》卷一　袁太史論詩專主性靈，蓋原先儒詩本性情及詩以理性情之指，非徒逞其臆見，翻盡前人窠臼，謂不必分界限、局朝代也。其天分極高，自負書爲前世讀，故其視記誦詞章直同兒戲。早歲登科，外用非其初志，觀其心中念念不捨翰林兩字可知也。脫身塵鞅，銳意以詩名世，又宏獎風流，延接聲氣，故蔚然爲一時冠。詩話中所指列，不爲矯激詭隨，此其所長也。

《國朝正雅集》卷六引《寄心盦詩話》　簡齋先生折獄如神，愛民如子，所至口碑載道。其爲詩也，揮霍淵富，大小畢備。然中多遊戲，貽誤後人。罷官時，愛才如命，海內名士過白門者固即傾倒，即寒素布衣之士，無不一一吹噓，暢以獎勵。

又引《石溪舫詩話》　余於乾隆癸丑冬至金陵，先生即折柬見招，爲余題《拜梅圖》，推以異才。有門下士諷余執弟子禮者，口占示意云：「修竹生來掃俗氛，錦棚纔脫便揹雲。讓他桃李公門外，玉立亭亭只此君。」蓋恥與噲等伍，非不肯師先生也。身後攻之者太甚，大半即其門生故舊。訃至揚州，余與山尊獨爲位哭之。先生嘗以其詩見質，余謂一代作家，而非正宗。欲摘其精華，釐爲四卷，刊以行世，庶令後賢無可指摘，亦藉報知己於九原也。

《筱園詩話》卷二　《隨園詩話》持論多無稽臆說，所謂佞口也。如謂律詩如圍棋，古詩如象棋，作古體不過兩日，可得佳搆；作律體，反十日不成一首。是視律難於古也。渠意謂古詩無平仄對偶，法度甚寬，故以律詩爲難。而不知古詩有平仄、有對偶，其法倍嚴，特非袁、趙輩所可夢見耳。又謂：詩亦如物，刀鋒貴薄，刀背貴厚。古人杜陵似厚，太白似薄；玉溪似厚，飛卿似薄。並傳千載，何今人論詩貴厚賤薄耶？而不知詩非物比，以厚爲貴，絕無貴薄之理。不惟少陵、玉溪詩厚，太白、飛卿，其詩亦厚。自來詩家，無以薄傳者。渠意以色澤詞藻之濃爲厚，清者爲薄。不知詩之厚，在神骨意味，不在外面之色澤詞藻也。又覽《聲調譜》而失笑，謂詩爲天地元音，不必拘調。少陵、右丞七古，有平仄協諧如律者。韓文公有七字俱平俱仄者，阮亭不能以四仄三平之例繩之也。不知《聲調譜》所論平仄即天地元音，唐、宋大家無一不合，唐、宋詩人無一不知，非自然元音，豈能兩朝之人皆暗合耶？迨元、明詩人，始有知、有不知者。其傳未顯。阮亭得之於錢牧齋尚書，而秋谷則聞於阮亭，又聞於海虞馮氏者也。其中各大家、名家詩俱備，無不合符，故天下遵以爲式，非王、趙之私論也。凡轉韻七古，不戒律句。高、岑、王、李、元、白之七古協律者，轉韻詩也。押仄韻七古，亦不忌律句。工部七古協律者，押仄韻及轉韻詩也。惟押平韻一韻到底七古，始不可攙入律句。下句以四仄三平爲式，如「五嶽祭秩皆三公，四方環鎮嵩當中」之類是也。上句落尾仄字，須參用上、去、入三音，亦指平韻七古言之。至七平七仄句法，原非所忌，時可攙用，以見變化。如義山《韓碑》句「帝得聖相相曰度」，七仄也；「封狼生貙貙生羆」，七平也。譜中方援引以爲例。子才豈未之見，何反以之爲譏耶？大抵子才心粗爲浮，譜中所云，尚多不解，惟耳食四仄三平一言，惡其例嚴，不便於己，遂輕詆訾，亦不知其專爲平韻七古立法也。學者付之一笑，勿爲所惑可矣！

又　趙雲松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袁既以淫女狡童之性靈爲宗，專法香山，誠齋之病，誤以鄙俚淺滑爲自然，尖酸佻巧爲聰明，諧謔游戲爲風趣，粗惡頹放爲雄豪，輕薄卑靡爲天眞，淫穢浪蕩爲豔情，倡魔道妖言，以潰詩教之防。一盲作俑，萬瞽從風，紛紛逐臭之夫，如雲繼起。因其詩不講格律，不貴學問，空疏易於效顰。其詩話又強詞奪理，小有語趣，無稽臆說，便於借口。眼前瑣事，口角戲言，拈來即是詩句。稍有聰慧之人，挾彼一編，奉爲導師，旬月之間，便成詩人；鈍根人多用兩月工夫，亦無不可。於彼教自雄，誠爲捷徑矣！不比正宗專門，須有根柢學力，又須講求理法才氣，屢年難深造成功，用力之久且勤也。是以謬種蔓延不已，流毒天下，至今爲梗。【略】袁、趙二家之爲詩魔，較前明鍾、譚，南宋江湖、九僧、四靈、江西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實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也。

又卷四　考袁枚一生，最工獻諛時貴。其集具可覆按，直藉詩以漁利耳。乃故作昧心之語以飾己過，亦可醜也。後生勿受其愚。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　適姚君春木在座，言隨園出入誠齋、放翁二家，而善于變化。

《蕉軒隨錄》卷四　王述庵侍郎（昶）致袁簡齋先生書一則曰：「執事以科第耆英，文章老宿，作魯靈光，巋然爲東南士人所仰止。此固聖朝人瑞，微獨壇坫增輝而已。」再則曰：「弟選《湖海詩存》已斷手，亦作詩話以發明之，中論大作，謂如香象渡河，金翅擘海，足以推倒一世豪傑。明歲勒成，當以呈教。」云云。今閱《湖海詩傳》中《蒲褐山房詩話》，稱其「太邱道廣，無論貴郎蠢夫，互相酬答。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挾之游東諸侯，更招士女之能詩畫者共十二人，繪爲《授詩圖》。燕釵蟬鬢，傍花隨柳，問業于前，而子才白鬚紅鳥，流盼旁觀，悠然自得」。又云：「謝世未久，頗有違言，吳君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今予汰其淫哇，刪蕪雜，去纖佻，清新雋逸，自無慚於大雅。」云云。及觀所選隨園詩僅二十首，隨意編錄，似未嘗經心者，不特「香

象渡河」數語全行刪去，且藉存其詩，而大肆譏訕，以爲隨園可議也。生前不應作諛詞，即曰諛之於前，而後有悔心，何不并其詩刪除之，置之不論不議之列？乃既佩其才華，復妒其聲望，而又不敢塗抹其盛名，遂故作抑揚語，欲掩前此貢諛之醜，至拉出吳嵩梁，謂其詩人多指摘。夫嵩梁少時依傍隨園門牆，希冀一語獎勵，以聳動公卿耳目，固人所共見共聞者，何於隨園身後竟爾逞其狂吠，等於今之鳥噣獸犄輩耶？嘉慶庚辰，先世父出守湖州，嵩梁贈詩末云：「我識碧瀾堂下路，願爲六客繼清遊。」推尊極矣！親書短軸以送，即索百金去。嗣刊詩集，此首不存，先世父曾笑爲勢利之交。予錄出屬林鄉溪廣文收之《海天琴思續錄》中。昔張商英作《元祐嘉禾》頌司馬文正，祭文上呂公，著詩求進，移書蘇穎濱求入臺，多諛詞。有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語，後乃乞撲司馬公、呂公神道碑。嗚呼！朝野小人，此物此志也。

又「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詩。」袁隨園老人論詩絕句也。朱心池大令贈袁云：「靈皋健筆漁洋句，才力輸公尚十分。」先世父連航公題袁集云：「望溪文字漁洋句，果否先生勝一籌？」朱詩太直，不若世父之婉言有味。

《履園譚詩・總論》 沈歸愚宗伯與袁簡齋太史論詩判若水火，宗伯專講格律，太史專取性靈。自宗伯三種《別裁集》出，詩人日漸日少。自太史《隨園詩話》出，詩人日漸日多。然格律太嚴固不可，性靈太露亦是病也。

《白雨齋詞話》卷八 小倉山房詩，詩中異端也。稍有識者，無不吐棄之。然亦實有可鄙之道，不得謂鄙之者之過。假令簡齋當日刪盡蕪詞，僅存其精者百餘首，（多存近體，少存古體，不必存絕句。極多以百餘首爲止，更不可再多。）傳至今日，正勿謂不逮阮亭、竹垞諸公也。惟其不能割舍，誇多鬬靡，致使指摘交加，等諸極惡不堪之列，亦其自取。習倚聲者，尤不可不察。

韓弼元《閱小倉山房諸集有感書》 吁嗟此何人？流寓滄江湄。臨文頗見才，蒞官亦有爲。具此生質美，古賢宜可希。惜哉未聞道，予智遽自奇。辯足濟其僞，私意日益滋。附者盡唯呵，居之更何疑。譽言滿天下，豈復聞已非。坐成一生誤，沒齒良足悲。知覺先多士，儼作風雅主。宜使諸後生，敦厚知尚古。升木毋教猱，諄切先民語。奈何縱佻達，柔情相誘詬。非禮似可爲，讀書反厭腐。致令東南士，顧影矜媚嫵。浮詞競若騖，至教矇如瞽。古詩實防淫，今乃以爲蠱。女以靜爲德，窈窕深閨居。采蘋雖善懷，大義未敢踰。內言不出閫，禮教非過拘。奈何去其防，授受通音書。湖山置高會，詩酒相唱喁。致令閨中女，職事忘其劬。周旋名士間，詞翰求稱譽。囂然氣不靖，流極知何如。彼婦識豈遠，倡者固吾儒。謬託高隱名，日招權貴臨。假彼車與馬，潤吾山與林。曰彼實下我，奈何拒之深。旨味悅其口，美辭諛其心。問結既不解，笑傲誰吾禁。噓植復廣逮，懼有發吾陰。此風一以開，流毒方至今。堪歎江湖客，寶奉若兼金。吾欲焚其書，一正流俗音。

《清史列傳・袁枚傳》 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然名盛而膽放，才多而手滑，後進之士未學其才能，先學其放蕩，不無流弊焉！其神道碑、墓誌銘諸文，紀事亦多失實。惟駢體最工，論者謂「抑揚跌宕，深得六朝體格」云。枚仕雖不顯，而備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百餘年來無及者。

朱克敬《瞑庵雜識》 隨園詩學香山而加以新巧，兼有公安、竟陵之長，亦兼有兩家之弊。然袁詩言情，實有獨至之處，如《送女還吳》云：【略】。婉轉眞摯，香山不能過也。

又《儒林瑣記》 爲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偏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載贄，以得見爲幸。高麗、琉球爭購其詩。身後聲名頗減，學者以爲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枚死後毀者日起，因復刻印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名其詩曰《推袁集》，後乃更今名。

王闓運《湘綺樓論詩絕句》 酬應詩中別一家，元明唐宋路全差。無人肯咏乾蝴蝶，猶勝方家凍豆花。

《薑露盦雜記》卷六 大抵乾隆間詩人，如袁、趙、孫、洪諸公，天稟皆高，觀古人詩時，意氣已壓其上，不暇沈思，非惟觀明賢詩如是，即於漢、唐亦莫不然。故其詩錘煉者鮮，而議論多在皮毛之間。

《雪橋詩話》卷三 王蘭泉謂袁簡齋「往來江湖，從者如市，太邱道廣，無論貨郎蠢夫，互相酬唱。又取英俊少年著錄爲弟子，矜新鬥捷，蕪雜纖佻。」江鄭堂又以之議蘭泉，謂其「以五、七言詩爭立門戶，而門下士皆不通經史，犄粗知文義者，一經粉飾，自命通儒，何補於人心學術哉」。其言皆可爲詩家龜鑑。

又　意園祭酒論詩絕句有云：「駢體文章足千古，本朝誰可抗顏行。只憐詩學頹唐甚，我願公無後世名。」謂袁簡齋也。然簡齋七律，亦自有不磨滅

者，如《周瑜墓》、《武后乾陵》、《汾陽王故里》、《牛口谷弔寶夏王》。《柳子厚祠》云【略】措詞遣事，非不學者所能效顰。

又　湘潭歐陽功甫《與羅秋浦書》，謂袁、蔣、趙才力甚富，不屑諫以就法，故多淺直俚諢之病，不能及古而見喜於流俗。

《晚晴簃詩匯》卷七六　薛家三曰：「隨園先生論詩之旨，一見於集中《答歸愚宗伯書》，再見於《續詩品》三十二首。凡古人所未道者，業已自道之。按其所編行藏，交際具在於斯。」【略】簡齋詩本清超，特好以天資使其學力，往往儻蕩不自矜練。能狀難顯之境，寫難喻之情，又好以通俗語入詩，以古今事供其玩弄。成如脫口，實亦由醞釀而來。晚節之受詬病，尤在《詩話》一編，所采誠多猥濫。論詩雅有深識，後來流爲末派，自是學者之過。蘭泉持論，特爲平允。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爲人貴直，惟作詩文則不貴直而貴曲。」此袁隨園先生之言也。談藝家宜奉爲金科玉律。

又卷二　詩之平衍如寶應王懋竑，藤谿乃進之秀水朱竹垞、陽湖洪稚存之列。以不喜隨園詩之故，因以及其文（散文）并以及其友，（甌北）昌言攻擊，幾無完膚。甚矣哉，著書人之不能無偏見固如是夫！

又卷三　浙江錢塘袁簡齋先生（枚）《隨園全集》及身而傳，風行海內外，久而彌顯。毀之者則復極口排詆，不遺餘力。下士雙瞳如豆，案頭十三經尚未卒業，何有集部大觀？耳食斯傳，羣相詫告，以爲隨園蔑棄儒先，乖僻悖道，詩文卑陋，亦無足觀。少年子弟一閱是集，必將壞其心術，日趨浮薄，雖拉雜堆燒之可也。且同治間湘鄉曾文正公嘗擬首先條奏銷燬其版云云。余聞之駭愕殊甚，疑其語有因。爰考文正全集，都無是論，且加推許。想必別家有爲是言，而傳者謬以文正當之也。謹按：先生爲人天懷浩蕩，不飭細行，有東漢陳太邱風。身值承平，處金陵殷富之區，磊落使才，猖狂肆志，所在不免。平日於嫌疑二字，自信太過，便看得輕。此是其純乎天趣處，而所以召謗亦在此。然其踐履眞摯，不假外爲。骨肉友朋之間，可感可欽可歌可泣，豈浮薄者所能僞託？余非有愛于先生，惟讀其文知其人而并論其世，有以見此等謬悠之談爲不足辨者。至其全集詩文，百世而下，宜有定論。目爲卑陋，微特先生不受，即讀先生之文亦不能忍與須臾也。并按：先生全集自謂所箸《新齊諧》體例精審，可繼唐人小說。不知意理無主，詞氣枯竭，是生平最無聊賴之作。然且無離經畔道實據。以瑣叙唐宮爲褻耶？楊用修《雜事秘辛》、伶子于《飛燕外傳》有然。以非薄韓、周、程、朱、張爲不恭耶？意蓋崇尚周、秦以來百家，尋源周、孔也。例在小說，故以游戲出之。若箸語錄、經世等文字，必且直筆加判，毫無恕詞，恐所薄尚不止此。觀其文集、尺牘所載者可見也。夫文以載道亦以明道。道備周、孔，若大路然，非必同乎韓、周、程、朱、張者爲是，而異乎韓、周、程、朱、張者爲非。各有是非，蘄至周、孔而已。《文集》論政之文，通達政體，言道於儒先互有出入，究不謬於聖人。又多金石碑誌，國初名人賴以傳信，是極有關係文字。惟用筆好馳騁放縱，未堅未厚，雖經別裁分編，《外集》、《尺牘》，宜刪者尚多。《外集》駢文寓奇於偶，魄力沉雄，同時山陰胡稚威先生（天游）差可抗手，後有來者，莫能相尚，爲全集第一種文字。且是大家，非名家。名家可分章摹倣，大家非神與之合，自然流露，不能強肖。《尺牘》近雜，凡遇諷刺，筆鋒太露，頗傷雅道。倘刺取其中名理有得者，與《牘外餘言》合爲一編，斯可矣。《詩話》亦然。《續詩話》尤甚。當日名重一代，就正者多，先生亦不無討好之意。以此作爲應酬計，自不暇擇，非本意也。論詩偏主性靈，先輩如王漁洋，同時如厲樊榭，皆被排斥。廣大教主之名，似恐未當。所與標榜之趙、蔣，自問何如王、厲？又復美惡兼收，仙凡并列，授人以閒，身後之名，宜爲王、厲之徒攻訐狼藉。要其立言淺近，適如人人意境，爲詩教開一方便法門，引人入勝，不可廢也。《詩集》一片靈光，動人魂魄，大叩大鳴，小叩小鳴，相題之妙，尤無間焉。或謂晚年之作老手頹唐，不如少作聲情發越，此何異癡人說夢？劉霞裳一事，談者多著微詞，存詩亦誠不檢，然率詼諧調矣，可諒無他。本朝陳檢討之紫雲，冒公子之楊枝，先生皆無聞焉。霞裳從遊，年已大耋，重以師生情愫較切。觀其致朱竹君尺牘甚明。余固曰自信太過，便不爲意，故不免北朝張雕式之疑耳。如以形迹妄求，《雨村詩話》不嘗曰：「先生於女弟子之嫻雅者，必拊循而噢咻之。」此語更何堪設想！士君子論人，當以正大光明爲事，不當以揣測附會爲據。竹垞翁寧不食兩廡特豚，蓋有以知議其後者矣！《隨筆》小小堂奧，自非專家，然亦多所發明。近人爲之別刊單行本，承學者多嚮焉。

又　隨園先生《小倉山房詩集》，能言古人所未言，能達今人所欲言，是以語妙當時，而傳後世。其不滿於書傭亦以此。要知先生胸羅萬卷，下筆有

神，縱意所如，自兼衆妙。今觀集中典實諸題，一片靈光，流走貫注。若在他人爲之，當不知如何使力矜詞，死氣滿紙矣。要其所讀之書果能過乎隨園先生否？

又　袁簡齋大令亦有考據，究非專家。故詩文造詣特深。

又　先師同安曾廉亭先生（諱士玉，同治癸酉舉人），嘗從容數說《小倉山房詩集》出，後世之雕蟲家宗向隨園，更有甚於八股朋友之依附朱子。因作《初月樓》（宜興吳德旋著）語，曰：「我自心欽姚惜抱，拜袁揖趙讓時賢。」蓋有爲之言也。平心論之，《小倉山房》詩，雖間有俳體，而可學之章隨在皆有。學而不善，乃學者之流弊耳。豈獨隨園，《風》、《雅》、《騷》、《選》，李、杜、白、蘇，應聲牛毛，繼聲麟角，正不知貽誤多少後生！又豈古作者當時所能料及？若夫獲益，則仍學子自爲，未有起古作而代之爲者，亦可見矣。

又　袁簡齋先生自以其詩近唐之白居易，論者則謂宋之楊萬里爲宜。余按：先生居恆論詩，不喜唐、宋分界之說，而要主於性情。是其於唐、宋諸家皆所祖述，而性之所近，偶合於楊耳。後輩承風，百年來宋詩大行於世，不知袁氏之前，查初白先生實開其派。【略】余以查、袁皆主性情，詩境亦復相似，嘗取兩家之集而互勘之。查則能熟而又能生，袁則不生而乃病熟。則查又未嘗不勝乎袁也。

《綠天香雪簃詩話》卷五　錢塘張子虞太史（預）有絕句《贈諸樸齋》（可寶）云：「隨園流派女郎詩，學畫眉痕總入時。試誦退之《山石》句，與君挾筆鬬嶔崎。」樸齋作答云：「深山日闢終成路，亂石天生豈隕星？到處徵詩偏題壁，何當催酒付調箏？」「乾嘉後習袁枚體，風雅今如戴德經。我信牙琴賞音少，與君休賭畫旗亭。」同、光朝士大夫談詩者，厭薄隨園，久成習尚。平心論之，隨園不盡可訾也。由嘉、道之間崇奉者太過致之也。有過于崇奉者，即有過于詆毀者。人各有性，詩各自格，「不相菲薄不相師」，隨園于漁洋嘗言之矣！

《通齋詩話》卷下　乾、嘉以來，袁簡齋詩盛行，專講性靈，一時風靡，詩中松雪也。

《新世說・文學》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爲沈歸愚、袁簡齋、翁覃溪三家。袁公詩主性靈，新奇跌宕，不守前人矩矱，得名最盛，而其品不高。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其後刺史見子才所選《子不語》，有《李香君薦卷》一段，彼此口角可笑。

《鄭堂讀書記・新齊諧》　《新齊諧》二十四卷、《續新齊諧》十卷（《隨園廿三種》本），國朝袁枚撰。是編所記，皆游心駭耳之事，爲語怪之尤，多得自傳聞，故失實者甚衆。或文心狡獪，空際樓閣，且鄙褻猥瑣，無所不載，然亦有足資勸戒，可裨識見者在，惟當加以淘汰耳！前有自序，稱書成，初名《子不語》，後見元人說部有雷同者，乃改爲《新齊諧》云。

《小說考證》引《花朝生筆記》　《新齊諧》，一名《子不語》，【略】吾觀其敘徐霞客事，以霞爲崖，且謂不得於繼母，欲置之死，竟似並此公《遊記》尚未寓目者，可怪也。其餘疵謬，猶不勝指。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閱微草堂筆記》　降而至于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

分論

《爲尹太保賀伊里盪平表》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起數語便欲涵蓋一切，是大家手筆。」「論議崇閎。」「體大思精。」「奇情鬱起，極妙鋪排。」「搏捖有力。」「雄神駿氣，振動亳端。」「大力包舉。」「餘音繞梁。」姚燮總評：元虞鴻聲，動諧上律。

《爲莊撫軍賀平伊里表》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簡賅。」「大言炎炎。」「葩采迅發。」「純以氣御，辟易千人。」「語非泛設，實是當日情事。」「排奡翕張，小儒咋舌。」「推波助瀾，筆舌俱妙。」姚燮總評：與前篇可謂一時尹、邢，眞槃槃大才也。

《鶯脰湖莊詩集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徹侷衣服』，婆娑貌。徹，精結切。侷，先結切。見《上林賦》。」「『亂費』，錦文貌，見《吳都賦》。亂，乙冀切。」「筆致磊落，力避庸冗。」「辭氣卓犖。」「訣麗。」「疎雋有致。」「餘味日新。」姚燮總評：沈謝酣劉，作有芒采。

《萬柘坡欒于集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清湛有骨。」「贍練。」「理懿詞雅。」「碪，古本切，鐘病聲。」姚燮總評：洗冶出金，絕無黛色。

《答王厚齋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跌宕。」「沈鬱頓挫。」「詞氣駿邁。」「棬梱，經勞馳逐也。棬，音陳；梱，音未詳。」「寫景述情，雅韻獨絕。」姚燮總評：辭婉而意轖。

《與蔣苕生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曲折頓挫，一種遒逸之氣蕩漾行間。」「情文並美。」「推崇語，仍不失自己身份，大家手筆。」姚燮總評：渾脫瀏灕，足擅勝場。

《與延綏將軍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鬱勃蒼涼，聲情動宕。」「行神如空，行氣如虹，排奡中仍典贍風華，此才豈是易到？」「凌厲其氣。」「雄勁。」「放筆爲之，隨束隨頓，尤妙在鎮得住。」「偉議獨抒，卓然名貴。」「以恩威懾之。」「作兩層寫來，筆力英鷙。」「犂穴掃庭，又是一法。」「精警。」「絕妙收場。」姚燮總評：指揮深幄，如王景略捫蝨；而譚讀之，亦使人氣壯。

《爲黃太保賀經略傅公平金川啓》《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雄深雅健，氣能載辭。」「曲折寫來，姿采幽茂，骨力盤旋。有此眞實本領，乃能駕馭一切。」「興高采烈，筆意動宕。」「志和音雅，盛世鴻文。」姚燮總評：是何意態雄且傑。

《卞忠貞公墓紀恩碑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義正詞嚴。」「石氏韞玉云：『徐福當作梅福。』」「清談無補，數言盡之。」「慘痛語，以爽朗出之。」「音節凄婉，氣韻沈深，奇絕警絕。」「氣揚采飛，意盡文暢。」姚燮總評：偉詞閎議，可擲地作金石聲。

《重修于忠肅廟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按切時事，扼重元勳。持論名通，涵蓋一切。」「沈雄悲壯。」「詞成廉鍔，義吐光芒。醞釀功深，乃有此滔滔者奔赴筆下。」「排空御氣，辟易千人。」「提挈要領，筆大如椽。」「卷舒風雲之色，吐納珠玉之聲，有此魄力、氣韻。」「比例塙鑿。」「感憤無既，讀之慨然。」「理明詞達，氣足神完。」「提頓展宕，絕無板滯、堆垛之病。」「筆具鑪錘，字挾鋒鋩。有此鑄鼎，象物神伎。」「《諫易儲》一疏，《請復儲》二疏，明臣猶獲見之，後儒亦多爲表彰論列。此段曲爲斡旋，固由才人馳騁，然足覘文思華贍，筆舌互用，乃有此無窮，出清新之妙。」「斡旋有力。」「達得出，勘得透，皆其見得明徹耳。而辭章故實，復足佐其驅駛，此才那不令人俯首？」「植義純正。」「磊落多姿。」「興高采烈，收束雍容，洵不愧爲濡染大筆。」姚燮總評：記醜而博，才辨而通，煌煌鉅製也。

《餘杭諸葛武侯廟碑》《國朝駢體正宗》卷四：張壽榮眉評：「作此一難，遂開下無數議論，是謂相題行文。」「指事述情，確鑿洞達。」「遒勁。」「爲識短見淺者抉出病根，足以發人猛省。」「筆力英挺，迥異庸冗。」姚燮總評：辨才無礙。

《誥封奉政大夫江南左營遊擊署城守副將加三級孫公墓誌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四：張壽榮眉評：「倜儻風流。」「警拔。」「風骨高騫，華而不靡。」「節短音長。」「雄壯語，清矯拔俗。」姚燮總評：意善翻騰，辭工比屬。

《撫孤行爲畢尚書作》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隨園有《撫孤行爲畢尚書作》者，余最喜誦之。【略】隨園此詩，情文悱惻，可以風世，直可作一篇紀事文讀。阿遲，隨園晚歲所舉子也。

《答魚門覆舟見寄》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七：程魚門渡淮舟覆，書籍皆沒而人無恙，僅失一履及袁子才寄書。子才嘲以詩云：【略】。又云：「聽說寸函隨隻履，轉疑龍女愛瑤華。」亦善謔也。

《公愛誦枚哭襄勤伯詩一聯云男兒欲報君恩重死到沙場是善終蓋亦識也託尹制府聘爲記室枚不能行感舊懷恩再書一首》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一：傅忠勇公恆，當今名臣，因征緬甸病，回京，卒。上親奠酒入昭忠祠，人多作輓詩，惟袁子才詩爲得體。詩云「捧日雍容三十年」云【略】。

《挂冠》二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七：人當去官，多作不平語。袁子才江寧罷官，詩獨和平，詩云：【略】。頗得隨遇而安之樂。

《意有所得輒書數句》四　《梧門詩話》卷二：《小倉山房詩》，人謂其似白香山，又謂其似楊誠齋，而先生詩：【略】。載在辛酉年未散館時。余疑此詩當是晚年補作，皆閱歷深至語，非英年所能。

《卮言》五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鍾儀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吳越王作鄉里之音，而長老盡歡，亦是此意。今南人喜操北音，世族之子弟尤甚。隨園老人《卮言》一首云：【略】讀此詩亦當失笑而結舌矣。按《抱朴子・譏惑篇》云：「有轉易其聲以效北語，既不能似，可恥可笑。所謂不得邯鄲之步，而有匍匐之嗤者。」則此陋習由來已久。

《題兩峰鬼趣圖》　《挹翠樓詩話》卷一：羅山人兩峰聘嘗言目能見鬼，喜作《鬼趣圖》。袁子才題云：【略】設想至此，那不令人叫絕。

《登華山青柯坪》《梧門詩話》卷一：袁子才令陝西日，《登華山青柯坪》詩云：「白日死崖上，黃河生樹梢。」奇境奇語，可與孟東野「南山塞天地，日月石上生」句並傳。

《睢陽廟》《筱園詩話》卷二：袁枚《睢陽廟》云：「刀上蛾眉喚奈何！【略】」屬蓋代名篇，懷古詩中卓然可傳之筆，學者所當熟玩而以爲法者也。

《過贛州十八灘》陳僅《竹林答問》：問：遊覽之詩以何爲法？遊山水者，秦、蜀詩學杜老，江、浙詩學康樂，滇、粵詩學儀曹，邊塞詩學嘉州。往見袁子才《過贛州十八灘》絕句，大似遊西湖詩，眞足供一笑。

《落花》《煮藥漫抄》卷上：詩家多悔少作，然天機泊湊，往往得之少年，如漁洋《秋柳》、隨園《落花》，縱吟到桑榆，亦復難與爭勝。

《同金十一沛恩遊棲霞寺望桂林諸山》《浙西六家詩鈔》卷五：遊山詩不過狀寫景物，乃於中幅忽發奇議，以洩靈秘，非才大如海者不辦。

《光武原陵》《浙西六家詩鈔》卷五：「人道蕭王」四句，極爽健，「生來天性勝高皇」七字，斷得確實，可當一篇史論。後半首雖兩兩相較，只以游戲作餘波而已。

《靈武》《浙西六家詩鈔》卷五：兩絕句一沉痛、一悽婉，皆足以動人，與樊川、義山詠古諸作，並傳無疑。

《咏錢》《浙西六家詩鈔》卷五：一起便已矯矯不羣，三、四的是名言，尤非通脫者不能道。

《南樓獨坐》《浙西六家詩鈔》卷五：七律對偶中鍊出奇句，駭人心目，應讓此公獨步。

《端州大水行》《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此水災後勸當事賑濟而作，非泛常游戲文章。

《題史閣部遺像》《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李西臺曰：「南渡情形，閣部心跡，一一如繪，淒涼悲壯，欲泣欲歌，可與杭董浦先生《題陳元孝傳》並傳。此四章竟得少陵氣息。」

《春雨樓題詞爲張冠伯作》《浙西六家詩鈔》卷五：全用梅村體，循循規矩之中，仍有氣勢。不獨以辭采之富、聲調之工見長。

《聞樹齋侍郎領威遠大將軍印鎮守北路以詩奉懷》《浙西六家詩鈔》卷五：通體作冠冕語，恐落應酬常套。一結略帶遊戲，轉見風趣。

《哭聰娘》《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李西臺曰：「善於言情，可比樊樹先生《悼月上詩》。」

《孫秀姑墓》《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李西臺曰：「秀姑死而香聞戶外，此事故老猶能言之，此詩叙次嶄截明淨，可作《秀姑傳》讀。」

《黃河秋決聞陝督尹公移節清江寄呈四首》《浙西六家詩鈔》卷五：前三章作頌揚體，不難詞氣莊重，妙在筆力聳拔，出語驚人。有才如此，安得不感動卿相？後一章「孤花」七字，自喻亦新。祝南筠曰：「第二首『賈誼』應作『賈讓』。」

《到清江再呈四首》《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此四章不特見師門恩義之重，與自占身分之高，風華點染，婉曲圓融，可謂情韻雙絕。若只憑性靈書卷，無才無筆以達之，詎能臻此妙境？

《送望山相公入閣》《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李西臺曰：「語語從肺腑流出。詩家講性靈者，無以過之。」

《送魚門舍人入都》《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李西臺曰：「四詩意思周匝、情致纏綿，而豐神又極駘宕，愈讀愈有味。」

《題梁景山畫竹送往和州》《浙西六家詩鈔》卷五：隨園詩，處處虛靈活潑。筆資重滯者，讀之眞是要藥。

《觀大龍湫作歌》《浙西六家詩鈔》卷五：詩思如萬斛源泉，不擇地湧出，使讀者不復知爲有韻文字。昔人謂昌黎以文作詩，吾於此篇亦云。分別他處所見，無一句觀瀑泛常語，尤非老於遊歷者不知。

《登清涼臺看雲鋪海》《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此題極空虛，無正面著筆，層層引喻。忽又一筆掃除，以見雲海之不可思擬，抑何靈巧！

《白鹿書院》《浙西六家詩鈔》卷五：清挺樸老，七律中最是高格。

傳記

姚鼐《袁隨園君墓誌銘》君錢塘袁氏，諱枚，字子才。其仕在官，有名績矣！解官後，作園江寧西城居之，曰「隨園」，世稱隨園先生，乃尤著云。祖諱錡，考諱濱，叔父鴻，皆以貧游幕四方。君之少也，爲學自成。年二十

一，自錢塘至廣西，省叔父於巡撫幕中。巡撫金公鉷一見異之，試以《銅鼓賦》，立就，甚瑰麗。會開博學鴻詞科，卽舉君。時舉二百餘人，惟君最少。及試，報罷。乾隆戊午科順天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又改發江南爲知縣，最後調江寧知縣。江寧，故巨邑，難治。時尹文端公爲總督，最知君才。君亦遇事盡其能，無所迴避，事無不舉矣！既而去職，家居。再起，發陝西。甫及陝，遭父喪歸，終居江寧。君本以文章入翰林，有聲，而忽擯外。及爲知縣，著才矣，而仕卒不進。自陝歸，年甫四十，遂絕意仕宦，盡其才以爲文辭歌詩。足迹造東南，山水佳處皆徧。其瑰奇幽邈，一發於文章，以自喜其意。四方士至江南，必造隨園，投詩文，幾無虛日。君園館花竹水石，幽深靜麗，至樗櫪器具皆精好，所以待賓客者甚盛，與人留連不倦。見人善，稱之不容口。後進少年詩文一言之美，君必能舉其詞爲人誦焉！君古文四六體，皆能自發其思，通乎古法。於爲詩尤縱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達者，悉爲達之。士多效其體。故《隨園詩文集》，上(至)(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君仕雖不顯，而世謂百餘年來極山林之樂、獲文章之名，蓋未有及君也。君始出試爲溧水令，其考自遠來縣治，疑子年少無吏能，自匿名訪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縣，乃大好官也。」考乃喜入官舍。在江寧嘗朝治事，夜召士飲酒賦詩，而尤多名蹟。江寧市中，以所判事作歌曲，刻行四方。君以爲不足道，後絕不欲人述其吏治云。君卒於嘉慶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年八十二。夫人王氏無子，撫從父弟樹子通爲子。既而側室鍾氏又生子遲。孫二：曰初、曰禧。始君葬父母於所居小倉山北，遺命以己祔。嘉慶三年十二月乙卯祔葬小倉山墓左。桐城姚鼐以君與先世有交，而鼐居江寧，從君遊最久，君沒，遂爲之銘曰：粵有耆龐，才博以豐。出不可窮，匪雕而工。文士是宗，名越海邦。萬如其沖，其產越中。載官倚江，以老以終。兩世阡同，銘是幽宮。

孫星衍《故江甯縣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浙江錢唐人，祖籍慈谿。有異稟，年十二爲縣學生。二十一，在廣西巡撫金鉷署爲《銅鼓賦》，援筆立成，不加點竄。鉷愛其才。會聞博學宏詞科，舉枚應詔入都。以乾隆三年戊午科順天舉人，中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故事翰林習國書，勿預漢文考校。掌院史文靖詒直奇其才，命擬奏疏一通，曰：「通達政體，賈生流也。」散館，以未嫻清字，改知縣，分發江南，初試溧水，調江浦、沭陽，再調江甯。枚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終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有小訟獄立判遣，無稽留者。多設耳目方略，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所簿記相質證，使不能隱。則榜其姓名，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歛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契券，訟久莫能斷。枚視案山積，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也，訟久則破家，吾當爲汝了之。」乃盡去舊案，別給符驗，使各開墾升科，聞者皆歎賞。有賈人販布江行，舟觸戰船，溺死一兵，縛控舟子兼及客。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必傾貲。乃令乘風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以埋葬錢發兵完案。侍郎尹會一督學試江寧，有兩騎衝其前磨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搜其篋，得關節書十餘封，悉焚之，重撻遣去。十三年，江南災，銅(幷)(井)民運米至吳門，有率衆劫之者。枚以荒政當弛刑，召其魁詢之，乃土人遏糴，非劫也。諭以情法，追米還之，上司歎賞。枚得政體，其敏而能斷類此。初，枚爲溧水知縣，其父自廣西來，慮枚年少，不諳吏治，乃匿姓名，訪諸野。有女子告曰：「吾邑袁知縣政若神明。」其父乃大喜，入署。其後土人多以枚斷訟事附會爲小說。迄枚僑居江寧，山無牆垣數十年，盜賊不忍攘其什物者，其得民如是。以母疾去官。起，復發陝西，以知縣用。丁父艱歸。遂牒請養母，卜築於江寧之小倉山，號「隨園」。聚書籍，爲詩古文，如是五十年，終不復仕。是時國家治安百餘年，海內物力充裕，江左當道，政事多暇，常開閣延賓。枚以山人預其游，排日燕樂，或慕其風流，爭致金(弊)(幣)。枚又崇飾池館，高高下下，隨山結搆，雜以五色雲母窗，絢爛巖谷。畜珍禽奇獸，張燈聳動。游人自皇華使者，下至淮南賈販，多聞名造請交歡者。相國某柄政極豪侈，至命工圖繪其園，仿而作第。當時大僚有馳書甘贄門下者，一時名譽傾動四海。然枚詼諧跌蕩，自行胸懷，未嘗爲勢要牽引。年逾耳順，猶獨游名山。嘗至天台、雁宕、黃山、匡廬、羅浮、桂林、南嶽、瀟湘、洞庭、武夷、丹霞、四明、雪竇，皆窮其勝。舟車所過，攀轅授館，疑古人復生，乃至道、釋、閨閣之能詩者，皆就質焉。枚長身鶴立，廣顙豐下，齒如編貝，聲若洪鐘。生平事母孝，友於姊弟。母年九十四而終。迎養寡姊，年至九十。妻亦白髮齊眉，一家怡怡如也。正家之法，井井如也。篤於故舊，嘗爲亡友沈凡民司祭掃，三十年如一日。程編修晉芳

死，負五千金，往弔，焚其券，且撫立其孤。尤喜汲引後進，一時才士，多出其門。嘗自稱：「吾之官不擇日，葬親徙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丐貸求索，而饋貽者四方不絕；宵講學，而神解超然。」【略】以嘉慶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二。【略】二子：曰通、曰遲。通以弟子爲嗣。舊史氏曰：先生有吏才，通達政體，而議論務出於宏厚，雖不竟其用，亦一代循吏也。惜退而以文自見，然其成就有足多焉。吾聞句金之間，號爲福地，世有異人。其身名俱泰，與陶宏景代興者矣。

《詞科掌錄》卷一三　仁和袁枚子才，廩生。廣西巡撫奉天金公有國士之目，力薦于朝。子才在諸徵士中最爲年少，兼有美才，一時名滿日下。後以戊、己聯捷成進士，改庶常。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十二歲補諸生，二十一歲薦試鴻博。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出知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並著能聲。三十二歲乞歸，作園於江寧小倉山下，曰「隨園」。四方之士至江南者，必造訪之，投詩文無虛日，享盛名五十年。有《小倉山房集》。

《清朝先正事略・袁簡齋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袁枚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鶴徵後錄》卷八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又號隨園。浙江仁和人。廩生，由廣西巡撫金鉉薦舉。乾隆己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外用補江南江寧知縣。著有《隨園詩話》、《隨園隨筆》、《小倉山房集》。（先生幼聰穎絕人，年十二補博士弟子。丙辰之粵西，撫軍德山金公試諸徵士，以《銅鼓賦》命題，得先生作，擊節不已，至以國士相目，并賦刊入省志。《薦表》有云：「本朝鴻博停，五十七年，廩生袁枚裁二十一歲，奇才應運，卓識冠時，臣所特薦止此一人。」先生有啓謝之。在同徵中年最少。薦鴻博報罷，旋以聯捷入詞林。乞恩歸娶。【略】壬戌散館，改官縣令，歷任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後引疾歸。尋起赴秦中，念母年老陳情，致仕年先生僅三十二。僑居金陵之隨園，頗饒亭榭，【略】名公卿爭相投贈。【略】尤喜獎借後進，【略】青衿紅粉，並列門牆。晚年好遊歷，【略】凡武彝、匡廬、羅浮、黃山、天台、雁蕩諸勝，遊展殆徧。）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子才於生平受恩知己，念念不忘，故其悼悼於金震方中丞，溢於言表。既於其房師鄧遜齋亦然，此是子才性情厚處。

又　一部《詩話》，助刻資者，豈但畢秋帆、孫稻田二人？有替人求入選者，或十金或三五金不等，雖門生寒士，亦不免有飲食細微之敬。皇皇巨帙，可擇而存者，十不及一，然子才已致富矣。

又　劉崇如名墉，有「劉駝子」之名。承其尊人文正公之後，亦思勉爲君子。而心地不純，遂成爲假道學。和珅秉政，劉亦委身門下。和珅事敗，又從而排擠之，眞小人之尤也。其官江寧太守日，屢屢欲逐子才，賴尹文端之力而止。然其中詆毀子才，已不遺餘力。

孫星衍《故江甯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先是，枚自葬其親於所居隨園之西百餘步，又營生壙以祔之，旁則環葬奴婢、工匠及鄰人之無後者，纍纍數十塚。自言：「吾死不寂寞矣！」嘗有術者推枚六十二而得子、七十六而下世。及得子如術者言，至七十六以爲當死，擬陶潛作自挽詩。及其年歲餘，又作告存詩，其曠達之致如此。

《履園叢話》卷八　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爲結局者，不一其人。隨園先生入翰林時，年纔弱冠。散館後，改爲知縣，簡發江蘇。歷知沭陽、江寧諸縣事，有政聲。三十五而致仕，享清福者五十年。著作如山，名滿天下。而於好色兩字，不免少累其德。余有弔先生詩云：「英雄事業知難立，花月因緣有自來。」實爲先生補過也。

《嘯亭雜錄・袁子才江賦》　袁子才先生性聰慧，滑稽一時。黃文襄公督兩江時，袁爲屬員。黃本惡儒者，謂先生曰：「子號子才，以才子自命歟？」先生曰：「然。」黃曰：「然則命汝頃刻爲文可乎？」先生曰：「能。請公命題。」黃厲聲曰：「江賦。」復請限字，曰：「一萬。」復請限時，曰：「三時。」先生砥墨濡毫，筆不加點，凡奇誕字盡加水旁，須臾而就。公故武夫，因傾

倒曰：「汝果名不過實也！」

朱克敬《儒林瑣記》 袁枚，字子才。浙江錢塘人。少負文才，試博學宏詞不舉。乾隆四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改官江蘇知縣，旋乞病。寓居江寧，搆隨園，讀書其中。爲詩文才氣橫逸，語必標新。尤喜獎掖後進，偏章斷句，稱譽不休。一時文士多宗之，公卿載贄以得見爲幸，高麗、琉球爭購其詩。身後聲名頗減，學者以爲詬病，然亦不能廢也。有門生某，嘗刻私印云：「隨園門下士。」枚死後，毀者日起，因復刻印云：「悔作隨園門下士。」張問陶初名其詩曰《推袁集》，後乃更今名。

《霞外攟屑》卷五 《澄清堂集》中袁君（枚）傳，嘗自稱「吾之官，不擇日；葬親徙宅，不用形家言，而未嘗遇患。不學仙佞佛，而年登大耋。不丐貸求索，而饋詒者，四方不絕。不講學，而神解超然。」（庸）按：《茶餘客話》（卷一）：尤西堂（侗）晚年嘗言：「不講學而味道，不梵誦而安禪，不導引而攝生。」隨園所言，與西堂相似。詩文雖門徑不同，而皆非大家正宗。尤以檢討，告歸（年已六十六）里居，癸未南巡，加侍講。甲申卒，年八十七。袁則不曾強仕已歸田，丁巳卒，年八十二，享山林之福者四十六年，較西堂有過之。

作品本事

《相公眷屬先期入都枚入起居見白貓悲鳴公獨坐淒然因以詩乞》 《雨村詩話》卷一：尹望山相國總制江南三十年，袁子才本門生，愛其才，招至幕中爲上客。閽者惡其出入煩瑣，多不禮之，而袁不介也。一日望山入相，眷已起行，袁入別。閽者以爲求助，故令久候。袁既獲謁，見相國坐旁一白貓，乃啓云：「枚無所求，此貓乃師所玩，入都無所用，乞此貓歸，足矣。」望山許之，令咏索貓詩，袁索筆題云【略】公諱繼善，鑲黃旗，癸卯庶常，謚文端。

《補山宮保見和輓章中有自輓之言調羹未畢遽想騎箕恐香巖老人見機不如是之早也再呈小詩以當大諫》 《雨村詩話》卷二五：袁子才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同人作詩【略】一時和者【略】皆不及補山相國詩。補山持節西川，有吳山鐵道士書來告知水星入身宮十年方出，未幾即拜量移兩江之命，適見子才自輓詩，即以自輓和之【略】子才得詩復和云【略】。

《送劉石菴觀察之江右》 《雨村詩話》卷一〇：諸城編修劉石庵墉【略】己丑由編修督學江南，【略】任滿，石菴升江右糧道，子才送別詩云【略】。

《十月十四日嗣香亭子爲己子取名阿通喜而賦詩》二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七：袁子才無子，年將六十，乾隆乙未十月十四始嗣弟香亭子爲己子，取名阿通，賦詩云：「筵開湯餅舉家懽，晚景桑榆自覺寬。妻妾無功兄弟補，園林有主水雲安。關心野鶴聲相和，回首斜陽影不單。只是翁衰兒太少，客來強半當孫看。」

《香亭信來聞予爲逐客戲題一首》 《雨村詩話》卷一〇：諸城編修劉石菴墉，文正公之子，風厲亦如翁。乾隆己丑由編修督學江南。時袁子才居隨園，風聞石庵將逐回杭州，子才以符未至暫留，并答其弟香亭云【略】久之，候符不至，不但免驅，并通往來，屬子才撰江南謝表奏之，逢人獎譽。乃知全屬訛傳。

《病起贈薛一瓢》 《雨村詩話》卷一三：薛一瓢，名雪，長洲人，工醫，爲人放曠風雅。偶遇異僧，見身挂一瓢，鐫七字，曰：「喫盡天下無敵手。」薛奇之，邀至家，延客置酒，以瓢注酒，客一片盡三十六瓢，薛僅一瓢，遂以自號。嘗有江孝廉爲厲所纏，呼曰：「薛一瓢至矣。」即遁去。與袁子才至交，嘗贈以詩云【略】爲此也。

《哭座主鄧遜齋先生》 《雨村詩話》卷三：戊午順天試官爲吾蜀大廷尉廣安鄧遜齋先生，時袁子才與阿公廣庭相國同出門下。先生每稱得士一文一武。後阿公平定金川，封誠謀忠勇公。而先生先一年捐館，子才有詩云：【略】。

《題浣青夫人詩冊》 《南野堂筆記》卷一二：浣青【略】夫人從父竹初先生序夫人集云：「不圖今日之大家，乃有我家之小阮。恨非男子，未能稱汝麒麟；便號夫人，亦足佳吾子弟。」又袁簡齋太史題云【略】。《雨村詩話》卷一一：周駕堂《蜀遊草》所題崔太守龍見配夫人錢氏《浣青集》，即錢稼軒司寇之女，名孟鈿，其號浣青，欲兼浣花、青蓮而一之也。初，庚申袁子才乘舟北上，稼軒時未中狀元，見手中抱一幼女，才周晬。後經四十餘年在杭州始見夫人，問之，即抱女也。題其集云：【略】。

《代琴書答》 《清稗類鈔・奴婢類》：袁子才有僕曰琴書，給事八年矣。一日，方灑掃，顏色憔悴，若重有憂者，袖中遺一小紙條於地。袁拾視之。有詩二語云：「灑掃幾時新隸學，性情那得舊人知。」袁知其有求去意。爲改

「幾時」曰「應教」，「那得」曰「惟有」，而足成之。焚其券，並作詩以遣之去。有「交還鎖鑰知誰託，欲掃樓臺誤喚名」之句。琴書跪辭，至泣下。後琴書有孫，亦事子才之孫又村明府棠。又村嘗攝上海縣篆，粵寇之亂，主僕同殉焉。

《喜晤陶篁村（有序）》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題壁詩殊不易覓佳者，隨園極稱良鄉旅店題壁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當時作者，僅署「篁邨」二字。隨園和其詩，有「好叠花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過十三年後，始在客座晤篁邨，方知姓陶名元藻，會稽諸生也。

《同桂郎尋春儀徵泊舟燕子磯有懷熊蕉泉觀察賦詩却寄》三 《梧門詩話》卷六：裘文達公臨沒，語家人曰：「我燕子磯水神也，謫居人寰，自念平生無甚過惡，當不至墮落。我沒，可詣正陽門關帝祠禱之，如得『仙風道骨本天生』一籤，則我可復位。舟過燕子磯，再祈得此籤，則我竟復位矣。」卒後果皆如其言。相傳以爲異。袁子才自金陵往蘇州，阻風燕子磯，至水神祠，憶及前事，曰：「我已未老同年也！君爲水神，何不助我一帆風？」因題詩壁間云【略】及返舟，風利。遂達吳門。

《嘉興春雨老人摘楊梅汁畫牡丹花屬余題句》 《南野堂筆記》卷九：春雨工繪事，嘗以楊梅紫液畫牡丹，用草汁作葉。錢太傅文端公題曰：「天然富貴圖」。袁簡齋太史題詩云：【略】。春雨自題所繪墨牡丹云：「勿論左魏與姚支，墨暈春風寫一枝。爲有自家眞國色，不須從俗買胭脂。」亦殊佳絕。

《倣元遺山論詩》三七 《清稗類鈔・隱逸類》：歙縣方正澍，字子雲。忘情仕進，樂志衡門。古之賈浪仙、羅昭諫一流人。詩工體物，與袁子才同寓金陵，激揚風雅，詩壇爭長，照耀江東。子雲賃屋長干，索居屏跡。於時詞客，罕有頡昂。故袁有論詩絕句云：【略】子雲著有《伴香閣詩》。南園爲江都何士容，古漁爲上元陳毅也。陳詩矯健，何詩清婉。古漁當尹文端督兩江時，欲延爲鍾山書院諸生說詩。古漁呈詩，有「餓夫爲將一軍驚」句，議遂寢。

《庚戌春暮寓西湖孫氏寶石山莊臨行賦詩紀事》 《雨村詩話》卷三：墨莊弟癸丑南遊，謁袁簡齋於隨園，始知近日於西湖收女弟子甚衆，皆能詩。袁日登壇講詩，弟子圍侍。其善解悟者，袁乃撫摸而噢咻之，衆女以爲榮。女悉宦家良子也。因錄其詩寄余，言庚戌春暮，袁子才回杭拜祭先塋，寓西湖孫氏寶石山莊。女公子張秉彝、徐裕馨、汪妹等十二人，以詩受業，大會於湖樓。子才以《隨園雅集圖》，遍令題之，臨行賦詩紀其事云：【略】。

《哭香勤伯鄂公》 《雨村詩話》卷一：襄勤伯鄂虛亭容安，西林相國文端公之子，雍正十一年癸丑由庶吉士授編修，有《恭和駕幸翰林院》詩云：「霓旌鳳味晝沉沉，雲路鵬程入聖吟。千載持衡天鑒在，百年養士國恩深。芙蓉敢有先傳鏡，桃李誰言自得林。科第須從忠孝副，雲霄儀羽九重心。」後官至河南巡撫，爲參贊出征青海，沒於王事，「科第」句竟如其言。袁子才挽詩云【略】傅文忠公最愛末句，謂人曰：「我不識袁枚何如人，能作此語？」

《李郎歌》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畢秋帆尚書（沅）李郎之事，舉世艷稱之。袁大令、趙觀察，俱有《李郎曲》，而袁勝於趙。余最愛其中一段云：「果然臚唱半天中，人在金鼇第一峰。賀客盡攜郎手揖，泥箋翻向李家紅。若從內助論勳伐，合使夫人讓誥封。」寫得有景有色。溧陽相公呼李郎爲狀元夫人，眞風流佳話也。

《諸公輓章不至口號四首催之》 《雨村詩話》卷一五：生前自輓始于陶淵明自祭，然未有索人輓詩，惟袁子才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同人作詩。歌云【略】《諸公輓章不至，口號四首催之》云：【略】。

《題史氏家藏文靖玉堂歸娶圖》四 《郎潛紀聞初筆》卷一〇：史文靖公，康熙庚辰，年十九，館選後歸娶，繪《玉堂歸娶圖》徵詩。其門人錢塘袁大令枚題云：「愧作彭宣拜後堂，絕無衣鉢繼安昌。算來只有歸迎事，曾學黃粱夢一場。」（枚乞假歸娶時，公爲代奏。）

《除夕告存戲作七絕句》 《雨村詩話》卷一三：袁子才嘗遇相士胡炳文，決其六十三生子，七十六而終。後果如期得子，一驗，自無不驗矣。歲至七十六，遂沐巾待期者一年，既而歲除竟不死矣。子才作《除夕告存》詩遍遺親友云【略】。趙雲松戲贈云：「添丁果驗洗兒綢，預索灰釘乃不行。術者莫非司馬懿，不能料死只料生？」「眊筆閻羅未及勾，遂教人網漏吞舟。笑他袍笏風流宰，換作人間夜不收。」「割肉偷桃狡獪才，九閽都怕此人來。故應天亦難安頓，纔召巫陽又召回。」「年是新年人是陳，過年只算再來人。便將來世連今世，省得輪迴又換身。」

《余所梓尺牘詩話被三省翻板近聞倉山全集亦有翻者戲作一首》 《雨村詩話》卷四：蜀中書坊無書，閒有新書從南船來，皆係翻板。近日袁子才曾有

詩云【略】眞確論也。

著録

孫星衍《故江寧知縣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傳》 撰《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卷，《詩話》、《尺牘》、《說部》之屬若干卷。

汪穀《隨園女弟子詩選序》 兌爲少女，而聖人繫之以朋友講習，離爲中女，而聖人繫之文明以麗乎正。《葛覃》、《卷耳》首冠《三百篇》，女子之能詩，宜也。聖朝文教昌明，坤貞協吉。名門大家，皆沐《二南》之化。隨園先生，風雅所宗。年登大耋，行將重宴瓊林矣。四方女士之聞其名者，皆欽爲漢之伏生、夏侯勝一流。故所到處，皆斂衽扱地以弟子禮見。先生有教無類，就其所呈篇什，都爲拔尤選勝而存之，久乃裒然成集。攜過蘇州，交穀付梓。穀辭曰：「先生此舉眞盛德事。第中有碧珠、意珠二人，皆穀侍者。年幼初學操觚，不敢與女公子及諸夫人並列。」先生一笑曰：「當年齊桓、晉文合諸侯時，同盟者豈皆魯、衛大邦，竟無邾莒附庸執玉帛而來與會者耶？子何所見之狹也？」穀不能辯，遂就其原本以付梓人。嘉慶丙辰夏五月新安汪穀心農氏序。

王廣叢《袁文合箋・跋》 簡齋先生自命四六爲當代作手。舊有《袁文箋正》一書，原註爲石琢堂殿撰。書後自爲補註，仍多缺畧，屢思重輯，俾成完書。兵燹後，板燬於火。苦無善本，坊間所行縮本尤譌謬不可特中表。于君家藏舊刻，頗完好，借鈔累月，將輯而行之。適仁和魏君留棠書出，意在增其略，訂其訛，與余補輯之心，不甚剌，以兩存之間有習見詞語及涉于繁冗者，略爲刪汰，顏曰《袁文合箋》，不敢掠其美也。書成，以校勘命兒子貽年。至光生之文，果能出類拔萃，原序已言之詳，茲不復論。光緒壬午夏四月，海陵後學王廣叢謹識。

石韞玉《袁文箋正序》 余少學爲古文，不習駢體。自入翰林後，職有司，偶存一爲應奉之作，所作不多，心亦不好也。洎爲外吏，益棄去不復省。邇來歸田無事，重鑽故紙，聊以消耗壯心，適得是編。【略】顧其學博，其辭贍直如杜詩、韓筆，字字皆有來歷，讀者不知所出，輒茫然興望洋之歎。廼不揣固陋，於三餘之暇，倣李善注《文選》之例，一一箋釋之。間有舛訛，則加按語以訂正之。夫人讀書既多，涉筆即奔赴腕下，不能字字檢點。古今通人類皆如是，不必爲先生諱也。積三年之功，大約得其十之八九。同學之士請曰：「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是編也，讀者每苦於欽其寶，莫名其器。今既十得八九，可以出而示人矣。古人撐犂不夕期也。」余曰：「諾。」因授之梓。既梓，後復有所得，即補本文之尾。或誤注者，亦隨時訂正終於後。尚有闕誤，冀高明之士補正之。時嘉慶壬申夏六月。

但湘良《隨園駢體文補註序》 隨園駢體文，近世秘爲鴻寶。石琢堂殿撰始爲箋釋，而益陽黎環齋隱君亦有註本，未盡詳贍，且間有誤引，覽者憾焉。平江向海門司馬篤志好古，能世其家，往歲從軍秦隴關山，萬里攬轡豪吟，有干支詩集之刻。今老矣，暇取二家註本，詳爲釐訂，凡經史子集，采錄不倦，務令袁文字字來歷詳明而後已，用力何其勤耶！先是，其尊人曉渠司教有志是役，間有所錄，未就而歿。而海門因踵而成之，爲之孜矻有年，卒底於成，信石、黎兩君之益友，而袁氏之功臣也。由是，其光發，而其文乃益可寶。夫注書之難也，若徐庾，若李義山，李梅亭橘山諸四六注者，詳核靡遺，而論者猶謂不無滲漏紕繆之處。今海門之注，必謂一一疎通注明，不失作者之旨。吾知其難也，然而其志則偉矣。鄉其家，續刊其大父魯齋進士文集，先君子與司教君相友善，實爲之序。海門書既成，亦援例請予弁其簡首。夫予之文，固不敢擬先君子，然亦以見兩世文字之交云。爰序而歸之，時光緒十七年秋世愚弟但湘良序。

歐陽棨《小倉山房尺牘評註序》 貢三陳先生，新邑名衿也，夙有譽於藝林。家大兄常延爲折庫西席，因得把晤相親，暢叙懷抱。見其事理達通，經濟有本，其舉筆方家周洽而賅，又喜博採羣書，手不忘勞，予心敬而重之。然自判袂以來，散處一方，忽焉闊疎六、七年矣。今夏初，屬乃壻龍君冠廬攜其所輯註《小倉山房尺牘》一帙，求予鑒定，并叙其簡端，將以爲知己之投也。【略】予觀先生學力深厚，素有根柢，搜輯至萬餘言，豈同漫然，知必有合於古人而爲讀是編者之寶筏無疑。予固不能勝鑒定之任，亦可無待予之鑒定也。因將原帙交龍君攜轉，即叙鄙衷謝之，且以當六、七年闊疎之一晤云。

《清史列傳・袁枚傳》 著有《小倉山房詩文集》七十餘卷，《詩話》、《尺牘》說部之屬凡三十餘種。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子不語》二十四卷，袁枚撰。

《霞外攟屑》卷六《小倉山房尺牘箋注》、《袁文箋正》：（存目）。

藝文

胡天游《送簡齋太史改官江南序》　往者之歲，天下以鴻詞薦，幾二百人！簡齋袁侯與舉于其中，年最少，才最異。自粵西使府隨牒來至，名起公卿間，落落大滿，同歲生咸服，比于終童。年始十二，干有司能試，諸經甚悉，因爲秀才。自其鄉，萬里以遊于蒼梧、桂林，其所望，涉江漢、彭蠡、洞庭、湘灕之波，衡山之奇、九嶷之阻深，詩歌恢懷，能與其地相詭俶。其所弔荆秦之戰，郢之故都，屈原、春申、賈生、英皇之林，舜之所藏，能奇感曠發。其來京師也，問以時之當務，能議論；問人黑白好醜，能辨；間有賢者，尚節慷慨者，裕于文、不淈淈于俗者，能樂道。余嘗以爲，士于今而視若侯者，雖古之世猶將進焉，無疑焉。其于官，尤惟翰林宜。既成進士，選庶常，三年以試，翻譯勿辦，外出爲令，丞相不能請，無所于留。凡好侯者，嗟咨其去，率載酒在邸，爲之醉，以慰其行。今夫練古今，嫻文章，問則有對，用則有業。踐登玉堂，滋爲光榮。授而試之，不以其物；其出也，不以其才。使侯明於計，習乎事，徒如象胥舌人，即稱能署遷，亦奚得于侯矣哉？一日，具行李出國門而南，侯能釋然以行，獨其送者，居者與間焉者，齊其喟，不約其口，以其惜其去。然則使侯留于其官，其爲喜者，殆可知也。夫袁侯之爲人如此，衆之于侯如此，其喜與慪如此，然而終不能無去，何耶？

鄭燮《贈袁枚》　室藏美婦鄰誇艷，君有奇才我不貧。

沈廷芳《贈袁子才》　金閨才子愛袁絲，年少承恩出玉墀。丹詔命趨雙鶴髮，繡幃交護兩瓊枝。笙歌院落時衣錦，梅柳江村曉畫眉。佇看還朝成《博議》，交章報國正相期。

又《送袁子才改官江南》　尊前言別重踟躇，一向推袁話豈虛？才子何妨爲外吏！名山況可讀奇書。攜將佳偶花能笑，吟得新詩錦不如。轉眼蒲帆催北上，未容風物戀鱸魚。　官河柳色雨餘新，故里風光更絕倫。書畫一船烟外月，湖山十里鏡中人。浣衣香裏芙蓉露，評史清澆竹葉春。回首同時趨直客，蓬萊猶是在紅塵。

李憲喬《隨園詩贊》　曠矣先生，侔今無徒，儕古少類：遠如劉伯倫而不好飲，逸如稽叔夜而不好音樂，習靜如王摩詰而不好佛，恬退如賀季眞而不好道。以名教是非自任，如韓退之而不好儒，志鄙王戎而不諱好財，性異阮咸而不辭好色。詼奇俶儻，疑龍疑蛇；播之爲文，天燄地葩。或謂是太白之精所化，而爲文章之宗耶；或謂是歲星所寓，而爲滑稽之雄耶？吾莫能測之而盡其形容也。

吳文溥《寄袁簡齋太史》　不負碧山張學士，最憐紅粉杜司勳。江東無復論才子，天下何人及使君！憶自吳門踏秦雪，却來秦苑夢吳雲。傷春傷別年年事，鄧尉花開草又薰。

《梧門詩話》卷四　余題袁子才詩集有「萬事看如水，一情生作春」之句，子才見之，寄書云：「此二語眞大儒見道之言，昔人稱白太傅『與物無競，於人有情』，即此之謂。」僕亦曾刻「寡慾多情」四字印章，聊以自勉。三人者，可謂心心相印，不謀而合矣。

趙翼《子才昔年預索輓詩竟無恙今以腹疾就醫揚州又索生輓戲再作以遲其行》　昔年索輓却仍留，再爲先生賦遠遊。生有自來從萬里，（君自言前身點蒼山老猿。）死無遺恨占千秋。門前贅幷收粧閣，（晚年多女弟子。）海內詩皆入選樓。（採時人詩作詩話。）只恐替人難覓得，驪駒歌罷又停驂。　不早休官也列卿，超然湖海結鷗盟。烟花享盡人清福，詩卷遙收世大名。不古不今成一則，非仙非佛自孤行。未須便辦迎笙鶴，天尚留君賦鹿鳴。（明年戊午科鄉試，君重屆鹿鳴宴矣！）

又《次韻酬袁子才見寄之作》　早脫朝衫作野樵，雲煙滿塢養心苗。才名未肯將官換，好句還應仗福消。技有鼻傷非郢斲，音無肉味是虞韶。何當一訪隨園去，鴻爪雙雙跡互標！

又《隨園弔袁子才》　小倉亭館記追攀，訪舊重來淚暗潸。勝會不常今宿草，名園無恙尚青山。詩文一代才人筆，花月平生散吏班。我亦暮年難再到，爲君多駐片時閒。

黃景仁《歲暮懷人》三　近來詞賦諧兼則，老去心情宦作家。建業臨安通一水，年年來往看梅花。（袁簡齋太史）

張問陶《袁簡齋大令卒於隨園》　謫仙非謫乃其遊，汗漫才名散不收。身後譏彈騰衆口，生來福慧自千秋。眼空天海詩爲戲，夢繞煙花死未收。一代傳人傳已定，莫憑遺行苦吹求！

又《丙辰仲冬十三日得簡齋先生手書答詩代柬》　三年重疊秣陵書，總爲神交問酒徒。健筆一枝容我借，奇才兩字愧公呼。心長肯被虛名誤，翼短原須大雅扶。燕市月高愁獨立，幾人迴眼恕狂奴？　八秩新詩萬古傳，塵中隨意作飛仙。文心已自開千古，人壽何妨過百年。兩姓奇緣雙鬢好，（夫人尚健。）四朝清福一身全。謝家裙屐皆名士，風雪聯吟正藹然。　畫舫金陵感舊遊，小倉煙景望中收。十年尚記山如畫，一病非關刺懶投。芳訊忽通驚老輩，惡詩重駁許千秋。盤空鸞鶴迴翔久，轉覺仙軿爲我留。　渺渺浮雲笑此身，女嬌妻瘦一家貧。蕭條史筆閒無用，歷亂鄉山夢不眞。遠道弟兄如性命，衰年父母尚精神。郵詩未敢談京雒，祇恐梅花解笑人。

席佩蘭《以詩壽隨園先生蒙束縑之報且以詩冠本朝一語相勖何敢當也再呈此篇》　擬繡袁絲未買絲，獻將彤管當金卮。絳紗反報先生幣，黃絹深慙幼婦詞。　筆爲掃眉常苦弱，文經擊節便稱奇。《關雎》偶出宮人手，許作《周南》冠代詩。　先生端坐彩豪揮，爭捧瑤箋問絳幃。中有彈琴人似我，數來剛好十三徽。（畫余坐苔石畔撫琴。）　選刻新詩仿《玉臺》，卷中人各手親裁。白家老嫗康成婢，未許窺探入座來。　老壽公須過百齡，果然位業是眞靈。願同伏勝傳經例，一箇門生授一經。　後來居上亦何嫌，廿六人終取格嚴。恰比十三行玉版，宜和副本又新添。

郭麐《呈隨園先生袁（枚）》　窟宅神仙畫不如，亂山圍合閉門居。園疑昔日曾窺處，人似平生未見書。花柳生涯元福命，琉璃世界大空虛。草堂欲傍鐘山築，時送鵝夸開鏁魚。　曾陪官閣醉顏酡，春水吳江正綠波。生尚識公休恨晚，天留此老亦情多。江南且作湖山主，世上爭傳安樂窩。萬里桐花兩雛鳳，未成五色早能歌。

又《隨園先生招同姚惜抱夫子小飲花下賦呈》　名園雅集敞煙蘿，羣屐追陪許數過。三月鶯花游子恨，六朝人物寓賢多。明燈綠酒春如海，細柳紅蘭水似羅。最是江南好風景，試划雙槳看如何。

又《隨園先生挽詩》　人間世事那有此，江東處士乃求死。竭來生索挽歌詞，友朋略盡徵弟子。弟子挽歌如祝嘏，皆言且住爲佳耳。我曰唯唯否不然，如先生者死可矣。先生弱冠稱詞臣，筆花四照開陽春。金門玉堂無比倫，天教歸作羲皇民。倉山一卧今行老，始羨當年挂冠早。千秋之事七十身，白髮多於書帶草。男兒不必定作鶴髮翁，亦復不必皆三公，生能快意死亦得，不爾眞乃可憐蟲。世間何限秋風客，一日胸懷行不得。亦有鐘鳴漏盡時，仕宦不止旁人嗤。先生得天何獨厚？生則人先死人後。就令一旦眞溘然，世上誰如公不朽？天台山中兩女兒，有人入山親見之。胡麻飯熟待公喫，定容軟嚼如牛齕。待來不來何遲遲？山桃花開紅滿枝。豈知先生久未有行意，但自狡獪形於詩。嗟我識公今五年，鬼才長吉蒙公憐。二毛已見不稱意，何不控鶴癡龍鞭？天上差樂良不苦，有阿瓊在何敢先。隨園重來柳似烟，先生見我徵詩篇。立言無體語太顛，先生笑曰子來前，我生不有命在天，一詛億祝何損焉。

又《寄懷隨園先生》　憶別先生又一年，隨園風景定依然。不知樹更幾圍大，可有詩從萬口傳。性不佞人何況佛，事惟欠死恐成仙。舒舒淮水明明月，或約重來待放船。

又《題隨園先生八十遺照》　生挽徵詩徧海涯，一篇擊節向人誇。（余首以生挽詩見賞。）和風美氣眞人聚，峻嶺崇山處士家。身後羣兒爭撼樹，當年老筆自生花。畫圖如見巋然在，太息蒼蒼鬢亦華。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五二　蔣（心畬）趙（甌北）聯翩屬繼聲，鍾山充隱狎齊盟；平泉夜集春風座，翠煖珠香侈性情。（袁簡齋《隨園詩》）

姚燮《紅橋舫歌》　八十老人邗上來，平山堂北看紅梅。游人爭乞詼諧句，知是錢塘袁子才。

呂堅《贈袁子詩》（存目）

奇豐額《寄袁子才》　中侍傳宣遞膳牌，平明待詔立金階。白頭宰相關心甚，問了黃河問簡齋。

吳玉墀《贈袁子才》　園林心契卅年餘，今年眞來大隱居。修贄忙于投要路，扣門快比訪奇書。相看共訝鬚眉古，久別渾忘問訊疎。知認雙瞳點秋水，依然竹馬識君初。

陶鎬《贈袁子才太史》　荒園得主名仍舊，平野添樓樹盡環。作吏如何躭此事，買山眞不乞人錢。

高辰《贈子才詩》　名重隨園詎偶然，興來神妙寫毫顛。已知葛井來勾

漏，豈但香山數樂天。入座嵐光時拱揖，依人鶴影自翩翾。荀香近處瞻先輩，慰我調饑三十年。

孫枝《贈袁隨園》 早結山堂水竹緣，朝簪重脫未華顛。有詩何但稱循吏，不老方知是謫仙。細雨漸消寒食候，穠花爭放麴塵天。謝公墩外峯峯好，屐齒逡巡又一年。

胡季堂《都中寄懷袁隨園》 過江名士久推園，吳下相逢月滿軒。鸞掖文章留舊價，倉山著述綜羣言。平生契合惟元老，半世棲遲爲壽萱。我上燕臺每南望，最關情處是隨園。

沈綸《送袁隨園官江南》 弱水神仙少定居，詞頭草罷領除書。蔣山南去秦淮路，好雨翛翛梅熟初。三載頭銜共冷官，幾人鄉夢出長安？君行若過吾廬外，五月江深草閣寒。定子當筵唱石城，離堂燭跋不勝情。芰荷香動三千里，誰共編詩記水程？

鰲圖《贈隨園》 太史藏書地，因山得一園。西風吹蠟屐，涼雨扣蓬門。霜重楓將老，秋酣菊已繁。十年荒舊學，詩律待深論。

汪溥《贈袁子才》 邂逅得蒙青眼顧，此生今已屬明公。

徐步云《寄祝隨園先生八十壽》 齊名蔣趙首推袁，餘子紛紛孰與倫？

萬應馨《小倉山房文集・題辭》 文章代興協元會，道比姚姒承黃農。屬辭比事肇盲左，嗣有遷固昌其宗。起衰八代賴韓子，元和復振西京風。降及北宋祇數子，落落泰華恆衡嵩。厥後豈無著作手？繪畫不稱乾坤容。帝恐人間久寥間，五百年後生我公。公年弱冠即名世，赫若旭日昇於東。鞭霆馭風織雲錦，更鑿混沌開鴻濛。上清小謫出爲吏，異續瑣屑傳吳儂。鳳凰來儀偶一見，安可久集虞廷中？名園奉母謝祿養，著書矻矻無春冬。積累三十年，富敵邱山隆。先出駢體文，一掃徐庾空。詩集別專行，授梓尚未終。（獨將古文編排，分卷二十四，寸心得失，玉十年琢金千鎔。）賦本古文詞，冠首實類從。體格用相如，不與唐律同。碑銘狀表及傳誌，義貴紀實非褒崇。如衡量物鏡取影，國史徵信垂無窮。昌黎此體推第一，尚恐諛墓難爲雄。書則儷歐陽，纏綿罄深衷。上規大府下勖友，誾誾侃侃告以忠。匡時論古不忍默，力挽元氣迴春融。記序關掌故，不涉小品誇雕蟲。論必歸大醇，眉山確辯猶虛鋒。其餘雜著盡超絕，妙諦無上惟大通。至哉原士篇，治術首辟廱。析弊到秋毫，鑄鼎稱神工。何當懸此文，上列於學宮。百年樹人得至計，元愷復出襄時雍。國初諸老事帖括，健者聲律兼磨礱。汪朱獨治古文學，已覺鸑鷟鳴梧桐。體裁茂密固閎瞻，未免襞積由裁縫。邇來學者知嗜古，高挹賈鄭思希蹤。著文亦以訓詁濟，陷陣欲假偏師攻。茲文一出正鵠定，眞面乃幸廬山逢。我朝藝院譬合樂，諸子一器公黃鐘。卓然不朽冠一代，公所自致天無功。京江舊雨懷蔣詡，首先寄示煩郵筒。賤子款三徑，驚怪騰白虹。搜覽得公文，目懾光熊熊。粲然新若手未觸，意似不甚珍璜琮。攜之竟出不返顧，荆州借得還無庸。韓文舊本共寶惜，枕祕吾可驕蔡邕。饑來一字不堪煮，賴挾此卷忘餐饔。佛燈將燼漏四鼓，兀坐據案方咿喁。颯然陰風忽入戶，雲霧晦冥驅露霪。徑恐六丁下搜取，急誦萬遍藏諸胸。

雜録

楊復吉《續詩品跋》 簡齋先生之詩，梨棗久登，傳佈未廣。今讀《三十二品》而《小倉山房全集》可概見矣。鴛鴦繡出，甘苦自知，直足補表聖所未及，續云乎哉？丙午夏五月，鮑君以文舟中舉手鈔本見眎，亟假歸校錄，用識欣賞。

王飛鶚《續詩品・序》 先生說詩之旨，薛橫山謂一見於《答歸愚宗伯書》，再見於《續詩品》三十二首。今觀此作，化表聖之奧意深文爲軒豁呈露，直使學者有規矩可循，其所云「寥寥千載，此妙誰傳」者，自道語亦自負語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三四引《石溪舫詩話》 余於乾隆癸丑冬至金陵，先生即折柬見招。爲余題《拜梅圖》，推以異才。有門下士諷余執弟子禮者，口占示意云：「修竹生來埽俗氛，錦綳纔脫便捎雲。讓他桃李公門外，玉立亭亭只此君。」蓋恥與噲等伍，非不肯師先生也。身後攻之者太甚，大半即其門生故舊。訃至揚州，余與山尊獨爲位哭之。先生嘗以其詩見質，余謂一代作家而非正宗，欲摘其精華釐爲四卷，刊以行世，庶令後賢無可指摘，亦藉報知己於九原也。

《履園叢話》卷八 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豔猩唇，獨占

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眞。」《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又　袁簡齋先生通、遲兩公子，雖不以科第起家而皆能詩。遲子名壽芝者，年未弱冠，稿已筍束。記其《遊棲霞寺》一聯云：「清靜尙嫌禽作語，玲瓏誰與石爭能？」頗有乃祖家法。

《國朝書人輯略》卷五　隨園老人不以書名，而船山太史盛稱其書。以爲雅淡如幽花，秀逸如美士，一點著紙，便有風趣，其妙蓋在神骨。閒嘗爲太史寫詩一冊。

李島《東甫記序》　昔袁子才不善於樂府，遂鄙詞曲爲文章末藝。

阿桂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一四　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此二句阿文成桂五十自壽詩。）相公奇句誰能敵？祇覺英雄面目眞。

又《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閥、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酋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何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昳，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札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即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于我，寧得脫耶？」前一事，余直內廷日，成親王爲言之。後一事，在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每朝夕同入直，必離立數十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矣！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過去未來誰得料？英雄出語只天眞。章佳勛業西林匹，結習都能風雅親。（「看來四十猶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鄂文端《詠懷》作。「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阿文成五十自壽句，隨園、北江盛稱之。實尋常口頭語耳。按：文端揚歷中外，所至扶持善類，任蘇藩時，建春風亭，會諸名士，並進《南邦黎獻集》。晚年有「多生結習只憐才」之句。文成少受業沈果堂之門，滇緬軍中與璞函、述庵、冲齋諸人時多唱和。國朝文治武功，震鑠前古，極盛於雍、乾之際。如二公者，不可謂非應運而生也。）

《晚晴簃詩匯》卷七五　文成揚歷中外，受命遠征，定新疆，平金川，討廓爾喀，三次圖象紫光閣，入掌絲綸，久參樞密，功大心小，欽欽翼翼，始終恩禮不渝。乾隆中葉後，耐圃、致齋先後秉鈞，康、雍以來清明嚴肅之政於茲稍替。其所以先事綢繆，不致遽有陰雨之感者，文成之力居多。讀《心語》諸篇，知勳業根於儒術，詩亦光明俊偉，爲有德之言。

王昶《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謚文成公阿桂行狀》（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阿文成公事略》（存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七錄「國史館本傳」（存目）

又錄魏源《記》（存目）

孫星衍《書阿文成公遺事》（存目）

《湖海詩傳》卷七　阿桂，字廣庭，號雲巖，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年舉人，以蔭生補大理寺丞。歷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等誠謀英勇公，賜寶石頂、四團龍補服。薨，贈太傅，謚文成。

又《蒲褐山房詩話》　公像著紫光，功存冊府，勛名德望，所不待言。二十餘年爲太平宰相，而意猶不自慊。蓋本文勤公之教，嘗令其事鄂文端公爾泰、朱文端公軾、楊文定公名時、徐文恪公元夢、蔡文勤公世遠，承其指授。又與王翁林、蔣湘騷諸君游，意在儒林文苑，不以韜畧爲長也。統兵所至，決策如神。自在西陲，即親行陣，屢著膚功。及木果木兵潰後，五日而復美諾，二年而掃金川。甘肅化林坪鹽茶廳回人連年蠢動負固，皆一兩月平之。故番王悍將率拱手聽命，悅服無間言，其後偏裨官至將軍、提鎮者數十人，至督撫者亦十餘人。及入內閣，愛才好士，見官屬必教以愼持名節，毋營競；見外吏必戒以廉潔自矢，毋貪黷。所居廳事前，僅容旋馬，日食不及四簋，絕無園林聲色之樂。比其薨也，天下識與不識皆嗟嘆之。先是，公從軍於北路，及平伊犁、收回部，拓地二萬餘里，上欲置兵屯候尉，益壯西北屏藩，同事大臣未肯肩其任。公獨奏請從容建置，浚河渠，集農功，立驛傳，築城積穀，商旅交集，不十年而甌脫變爲都會。自嘉峪關西、天山以北，直接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與喀爾喀諸旗相接，而葱嶺以南直抵葉爾羌，行者如適堂塗。如哈薩克、布魯特及北鄙強悍之俄羅斯，亦恪恭震疊。公薨後，伊犁將軍保公昫衆請建專祠，隨蒙俞允，蓋深知遺愛之長也。公有作，輒焚其稿。予偶見而錄之，故所存止此。

《新世說・政事》　阿雲巖器識宏遠，遇大事必求其始終得失，計出萬全。在軍每獨坐帳中，秉燭達旦。或拍案大呼，劃然長嘯，則次日必有奇謀。尤善知人，自大帥及偏裨，每與一二語，即知其性情才局，隨所宜任之。又能均勞苦，別等次，從不以喜怒加人，故皆得其死力。自平定大小金川，至征服緬甸，無役不與。而於征服準噶爾，經理新疆事務，尤爲懋著勤勞。（公名阿桂，姓章佳氏，滿洲正白旗人。生而沈靜端正，好讀書。乾隆元年舉副貢，以任子恩授大理寺正。屢次從軍，官至大學士。先是準噶爾有四衛拉特，王師累征之未能滅。至是厄魯特噶爾丹策凌死，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札爾襲位，其庶兄喇嘛達爾札執而篡之。而大策零敦多卜之孫達瓦齊復因阿穆爾撒納計篡奪其位，所屬昂吉策凌伍巴什等率其家屬叩嘉峪關乞降，高宗以侮亡攻昧，兵有常經，先後遣將軍永常等督剿，適阿穆爾撒納與瓦發齊有隙，自叛其汗，亦來求款，達瓦齊孤立無助，爲回人擒獻。帝召阿穆爾撒納至熱河行在，封親王，使往主故地。旋復召之，中途叛走。時準噶爾逸賊率衆叛走，將入俄羅斯。帝命公赴烏里雅蘇臺與靖邊副將軍蒙古親王成袞札布隨機搜討。成公奏公遇事奮勉，旋授參贊大臣。因成公赴巴理坤，命公代其任。公領索倫兵五千駐塔爾巴哈臺。是年準噶爾平，命與副將軍富德追捕準夷餘賊。回衆迎拒於阿爾楚爾。時賊衆甚盛，公親率銳卒繞出其右衝擊之，賊敗潰回部，各城以次克捷。帝念西方既平，地方萬餘里，若不分駐官軍，伏戎必再出擾。且恐爲俄羅斯兼併。乃命各軍營大臣等籌議，皆謂地遼遠，難駐守，公獨上言：「守邊以駐兵爲先，駐兵以軍食爲要，臣查伊犁海努克等處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開墾屯田，則兵食可漸充。」因條上屯田方略：一、請增派回人屯田。一、請官兵駐防協同墾種。一、請建置城郭。一、請預備馬駝。均如議行。公酌留馬匹分設台站，以通文報往來。又請將現在沿邊運出糧米俱赴伊犁，先供兵丁日食。又請查各省軍流人犯內有能工匠技藝者，悉發伊犁供用。帝皆善之。於是在阿克蘇置辦農器，是秋豐稔，兵食倍足。乃奏請於烏魯木齊等處派同知、知縣收放軍糧。均允。行詔平定西域諸功臣五十人圖像紫光閣，公居第十七。御製贊云：「阿克敦子，性頗健敏。力請從戎，宜哉惟允。身不勝衣，心可干城。楚材繼出，爲國之楨。」蓋以耶律文正爲比也。）

又《雅量》　阿雲巖從征金川時，曾被大將軍岳容齋參劾獲咎。其後，阿公總督雲貴，岳適任雲南提督，心常惴惴。阿公偶詠詩示之云：「鳴鏑一聲山響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阿公爵里見前。岳名鍾琪，甘肅蘭州人。生而駢脅，目光炯炯四射，魁奇沈雄，寡言笑，由需次同知改授松潘鎮游擊。以征青海功累官至川陝總督，加太子少傅。後征準噶爾，拜公爲寧遠大將軍，久無功。鄂爾泰劾公忽縱賊，張廣泗劾公調度乖方，遂落職。乾隆十三年征金川酋莎羅奔有功，高宗大悅，加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復三等公爵云。）

《舊聞隨筆・阿文成公》 長白阿文成公(桂)，文勤公阿克敦之子也。文勤與吾邑張文和公善，文和嘗見公疾趨謂之曰：「子遠到之器，當持以凝重，君子不重則不威。」公終身誦之。公少侍文勤公側，文勤忽顧問曰：「朝廷一旦用汝爲刑官，治獄宜何如？」公對曰：「行法必當其罪，罪一分與一分法，罪十分與十分法，無或輕重。」文勤大怒曰：「是子將敗我家。」遽索杖，公叩頭謝，文勤曰：「噫！如汝言，天下無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盡邪？且一分之罪尚足問邪？」後公掌刑部，於疑獄輒從輕比，皆文勤貽謀也。公屢膺撻伐之任，與將軍(奎)初以小校從，公奇其貌，與以副將，劄命攻某寨，即日克之，卒爲名將。海壯武公(蘭察)智勇冠時，福文襄公(康安)出征必奏與偕，然壯武蔑視之，非致敬盡禮輒託病不出，生平惟敬公，雖驅使罵詈，聽命惟謹。嘗告人曰：「近日大臣中知兵者，惟阿公一人，予何敢不服？餘皆懦夫，使其秉鉞，徒喪師殃民耳，吾何爲之送死哉！」乾隆四十六年，河決青龍岡，公奉命督辦。有副將李榮吉者，謂「水勢方急，宜緩圖」。公趣之往。既合龍，文武官幷趨賀，李獨不至。召之，則於壩上再拜使者曰：「爲榮吉謝公相。壩實未穩固，榮吉不敢離工，恐至疏虞，督土料追壓。」閱兩日竟不守，公聞之馳至，李已落水。公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賞千金。」未幾舁至，公垂涕親去其濕衣，以御賜黑狐端罩護之，良久乃甦。公遂自劾而薦李。至明年工竣時，謂李之膽識誠未易及。然公不肯屈才以怙過，尤爲可法可師。安南國王阮光平至京，遣其臣餽土儀，公取一、二物，使人出，謂之曰：「中朝公相問陪臣好，汝國王既誠心朝覲，其寵賚皆出皇上體恤遠人之意，莫謂中朝公相不識順逆二字也。」其臣汗流浹背，出告人曰：「此誠宰相語。」公每入朝，先五鼓起，坐直房待旦，不假寐。上輦過，侍者下簾，公必起立垂手，候鹵簿過，始復坐。其恭謹如此。

《大軍次永昌有作》 《雪橋詩話》卷六：章佳文成公阿桂，平定西域金川、廓爾喀，三次圖象紫光閣，御題有云：「楚材既出，爲國之楨。」梁文定公因書《耶律文正王傳》相贈。其《伊犁軍營詩》云【略】《大軍次永昌作》云【略】。

《偶詠》 《燕下鄉脞錄》卷一：阿文成公在金川時，曾被岳大將軍參劾獲咎。嗣文成總督雲貴，岳適降補雲南提督，心常惴惴。文成《偶詠》詩示岳云：「鳴鏑一聲響山答，長空飛鳥漫相疑。」岳始釋然。

《壽英和父七十》 英和《恩福堂筆記》卷上：先大父授先公四子書，每背誦一字不訛，後仍讀百遍。嗣于雍正六年初設咸安宮官學，選八旗內務府俊秀子弟入學讀書，先公甫十齡，在選中，同學者先世父文恭公，阿文成公。舅氏原任中丞良公諱卿，中第後始出學，至七旬時誦經書盡卷不遺一字，每示余曰：「皆家塾官學之力也。」先公七十壽，文成公贈詩四律，有「絳帳傳經羣弟子，青燈話舊兩書生」、「高第要爭三級浪，頭銜早領一條冰」、「手內但提量士尺，胸中原有活民書」、「我知宗伯文章壽，人樂先生杖履春」等句。序文起句：「朱履分行，此日稱觴之客；白頭難得，當年同學之人。」先公學力，老輩交情，具見於此。

《五十初度自紀詩》 《梧門詩話》卷一三：大學士文成公阿桂，文勤公阿克敦子也。英濟韋平，位兼將相。【略】初，文勤艱於得子，嘗夢一老僧手拈桂花以示，已而生公，遂命是名。乾隆丙戌八月爲公五十初度，時駐雅爾城，有詩自紀云。

《贈總兵刁隆泰詩》 《聽雨樓隨筆》卷二：刁隆泰，合州武生，乾隆三十六年從征大小金川，大小二百八十五戰，奏凱引見，純皇帝命袒臂錄重傷八處，賞賜「福」字，阿相國贈以詩云：【略】。授江寧副將，歷陞總兵。嘉慶十年告休，給俸終身。年八十八尚能騎射，制府鐵冶亭贈以聯云：「帝許成功歸畎畝，天予老健蔭兒孫。」

王鳴盛

論述

沈德潛《王鳳喈詩序》 己巳夏，予乞身歸里，卿大夫士皆有詩寵其行。而嘉定王孝廉鳳喈贈五言百韻一章，排比鋪張，才情繁富，而一歸於有典有則，予心焉重之。既讀其《竹素園詩》及《日下集》若干卷，知其平日學可以貫穿經史，識可以論斷古今，才可以包孕餘子，意不在詩，而發而爲詩，宜其

無意求工而不能不工也。予慨詩教之壞，前此四十餘年，禰宋祧唐，有隊仗無意趣，有泛逸無蘊蓄，學前人之情與景涵，才爲法斂者，劖削不存。而近代稱詩之家又復喜輕佻，尚剽販，粉黛纂組，百態呈妍，其他橫逞胸臆者，則又荒幻險怪，同於跳丸掉竿，吞刀吐火之流，而少陵所謂前輩飛騰，別裁僞體，比於鯨魚碧海者或未之見焉。是亦吾黨之憂也。鳳喈能卓然於舉世波靡之日，平心易氣，磊落英多，而書味盎然，可希風於古君子之其言有物者，其亦中流之一壺也已。

《隨園詩話》卷九　王西莊光祿爲人作序云：「所謂詩人者，非必其能吟詩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對溫雅，雖一字不識，眞詩人矣！如其胸境齷齪，相對塵俗，雖終日咬文嚼字，連篇累牘，乃非詩人矣！」余愛其言，深有得于詩之先者。故錄之。

《北江詩話》卷一　王光祿鳴盛詩，如霽日初出，晴雲滿空。

王昶《王鳴盛傳》　鳴盛爲詩，少宗漢、魏、盛唐，排律則仿元、白、皮、陸。在都下，見錢載、蔣士銓輩喜采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何景明、李攀龍、李夢陽、王世貞、陳子龍及國朝王士正、朱彝尊之詩服膺無閒，大抵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先嗜王愼中，繼傚歸有光，擷經義之精奥，而以委折疏達出之。詩文集凡四十卷。先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經學，一以漢人爲師，鄭元、許愼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異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證其舛誤，前人糾繆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摭攟也。晚作《蛾術編》【略】共九十五卷，亦以淵瀕稱於世。

《湖海詩傳》卷一六《蒲褐山房詩話》　古文宗遵岩、震川，詩兼綜三唐，初爲沈文慤公入室弟子，既而旁涉宋人，歸田後復守前說，於空峒、大復、鳳洲、卧子及國朝漁洋、竹垞、咸服膺無間。故雖轉益多師，終歸大雅。茲所錄者，皆其手自審定寫以貽予者也。

《晷雅集》卷五　光祿眞誠樸實，幼即英敏，記誦博奥。搖筆萬言，倚馬可待。吳中汲引人才，宏獎士類者，自張匠門、沈文慤後，端推光祿。中年致仕，屏跡著書。門下士有顯宦江蘇者往謁，拒不見。不肯出入公門，干與公事。可爲士夫居鄉者法也。庚戌，豫過西泖，時光祿瞽目重開，即爲《種竹軒》製序，謂豫詩孤兀迥特，清婉秀折，似袁海叟、徐昌穀二家。又嘗問豫曰：「余於古人誰比？」豫曰：「遠希伯厚，近匹鳳州。」光祿曰：「余經有《尚書後案》，史有《十七史商榷》，子有《蛾術篇》，集有詩文，以匹鳳州四部，其庶幾焉？」

《挹翠樓詩話》卷四　嘉定王西泖鳴盛閣學爲沈文恪高弟，沈刻「吳中七子」詩，以公居首。所著有《耕養齋集》，各體俱工。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懷舊集》　光祿詩在七子之列，規模唐人，句斟字酌。中年旁涉兩宋。晚歲務爲綿密，時近西崑，風格又一變矣。

又引《寄心盦詩話》　世人學王、孟皆僞體也。王西莊光祿五言皆學之而得其清氣，如「時於白雲裏，流水松花香」、「疎鐘煙外寺，遠火渡頭船。」皆是也。

又引《石溪舫詩話》　禮堂晚年喜勸人學溫飛卿詩。爲余題《新田十憶圖》五古十章，時年七十有四，瞽目重開，亦一奇也。

錢大昕《王鳴盛墓誌銘》　蚤歲論詩，溯原漢、魏、六朝，宗仰盛唐。中年稍變化，出入香山、東坡。晚年獨愛李義山，謂少陵以後一人。前後吟詠甚富，手自刪定爲二十四卷。王琴德謂其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所及。古文紆徐醇厚，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學，一時推爲巨手。

《文獻徵存錄》卷四　早年論詩，趨漢魏六朝初盛唐，後乃稍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好李義山，謂其詩「逴躒冠羣，少陵以後一人也。」少有《詠雁詩》：「佳人滅燭聽，久客撫琴彈。」沈尚書賞之，刊入《七子詩鈔》。王敬謂其詩以才輔學，以義達情，粹然正始之音，非虛憍恃氣者可比。其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吟誦不去口。鳴盛以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者，知尊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他家注則出魏、晉人，未爲醇備也。其著《尚書後案》，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亡逸，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詁猶有傳授，閒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太誓》僞，而唐人所斥之《太誓》實非僞，故附著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又以《十七史》多譌脱，爲補正之，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事跡虛實、紀傳異同，莫不審辨，典章制度亦雅備矣！別撰《蛾術

編》一百卷，人謂不減洪齋、王伯厚之淹洽。【略】又有詩文集二十四卷。

《試律叢話》卷二一　孟瓶庵師曰：王西莊師（鳴盛）殫心經史之學，其書滿家，似不屑講聲韻，而所存試律則高華沈實，兼擅其長。如《上苑春鶯隨柳囀》句云：「似將歌節奏，巧趁舞腰肢。」《夏雲多奇峯》句云：「氤氳纔吐岫，橫側盡成峰。」《共登青雲梯》句云：「月戶紛相接，飆車若可齊。」而《王言如絲》句云：「應識樞機發，難將經緯疎。」則直抉題蘊，尤非巨手不能。

《清朝先正事略・王西莊先生事略》　爲文鎔經鑄史，泉湧風發。先生爲詩，少宗漢、魏、盛唐。在都下見錢籜石、蔣心餘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李崆峒、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陳卧子及清朝王貽上、朱錫鬯之詩服膺無閒，大抵以才輔學，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初嗜王遵巖、繼效歸熙甫，擷經義之精奥，而以委折疏達出之。有《耕養齋詩文集》四十卷。

《清史列傳・王鳴盛傳》　詩以才輔學，以韻達情。古文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義。有詩文集四十卷。

《清儒學案小傳・西莊學案》　西莊與定宇游其學，亦出惠氏。平生奉康成爲宗旨，治《尚書》尤專家。漢儒家法於茲復見。考史以事實、制度、名物、地理，官制爲重，而於治亂所關賢奸之辨及學術遞變多心得焉！述西莊學案。

《晚晴簃詩匯》卷八三　西莊爲詩，少宗漢、魏、盛唐。在都下，見錢籜石、蔣心餘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季李崆峒、何大復、李于鱗、王元美、陳卧子及國朝王貽上、朱錫鬯之詩服膺無間。論者謂以才輔學，粹然正始之音。西莊爲沈文慤高第弟子，與錢竹汀、王述庵、惠定宇交最篤，名亦相亞。其詩博雅安翔，斂才就範，不染牛鬼蛇神之習。惜詩名爲他學所掩，不甚著耳。西莊嘗論文章源流，謂詩以李義山爲最，將盡改生平所作，效其體製。已而歎曰：「吾老矣，恐無及。」案西莊之詩與義山絕不類，亦猶白樂天《長慶集》與西崑體大相逕庭，而白公乃亦有再生爲子之說，所謂「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簡齋孟浪笑訴符，越縵雌黃亦舉隅。此事寧須枵腹辨，竹汀西沚盡經儒。

傳記

錢大昕《王鳴盛墓誌銘》　西沚姓王氏，諱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外舅虛亭先生長子。爲世父升孟公後。幼隨王父卓人公丹徒學署，奇慧。四五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公詠以「神童」目之。稍長，習《四書》義，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嘉定縣學生，學使歲科試屢占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籍甚。巡撫陳文肅公大受取入紫陽書院肄業，東南才俊咸出其下。在吳門，與王琴德、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諸君唱和，沈尚書歸愚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徵君松厓講經義，知詁訓必以漢儒爲宗，服膺《尚書》，探索久之，乃信東晉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太誓》固僞，而唐儒所斥爲僞《太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乾隆十二年中江南鄉試。十九年，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編修。蔣文恪公溥爲院長，重其學，延爲上客。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擢一等一名，超遷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其冬扈從盤山。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蒇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都召對，天語甚溫。未幾，御史論其馳驛不謹，部議降二級。明年，授光祿寺卿，扈從木蘭秋獮。二十七年，以平定回部，覃恩誥封三代，賜貂皮、大緞等物。二十八年，丁朱太淑人憂，去職回里。既除喪，以虛亭先生年高，遂不赴補。其後入都祝萬壽者一、迎駕行在者再，皆有文綺之賜，恩遇不異供職時。而西沚自以多病，無宦情矣。【略】嘗言：「漢人說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經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儒，皆知崇注疏矣！然注疏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它經注則出於魏、晉人，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專宗鄭康成，鄭注亡逸者采馬、王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猶有傳授，非盡鄉壁虛造，間亦取焉！經營二十餘年，自謂存古之功與惠氏《周易述》相埒。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脫，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實用也。【略】又撰《蛾術編》百卷，其目有十：曰《說錄》、《說字》、《說地》、《說制》、

《說人》、《說物》、《說集》、《說刻》、《說通》、《說系》，蓋倣王深寧、顧亭林之意，而援引尤博贍焉！自束髮至垂白，未嘗一日輟書。年六十八，兩目忽瞽，閱兩歲得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時春秋七十有六。

王昶《王鳴盛傳》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明司業逢年之後。少敏慧。弱冠補諸生，屢試第一，巡撫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受、常熟王峻先後賞其才。爲文鎔經鑄史，風發泉湧。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蘇州時，沈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俊皆師之門下，以鳴盛爲最。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上海趙文哲、張熙純及鳴盛妹夫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鳴盛爲渠帥。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二十一年，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特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考試差第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麕至。鳴盛又有《江左十二子》、《苕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名望益深，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賣文諛墓以給用，餘則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沒於蘇州。

《湖海詩傳》卷一六 王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嘉定人。乾隆十九年殿試第二人及第，官光祿寺卿。有《耕養齋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王鳴盛，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晚稱西沚。嘉定人。乾隆甲戌第二人及第，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光祿寺卿。與惠松厓交。撰《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又撰《十七史商榷》百卷、《蛾術編》百卷。詩文負重名，有《耕養齋集》、《西沚居士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五 王鳴盛，字鳳喈，號禮堂。江南嘉定人。乾隆十九年賜進士第二人，官光祿寺卿。有《耕養齋集》。

《文獻徵存錄》卷四 王鳴盛，字鳳喈，又字禮堂，又稱西莊，晚號西沚。嘉定人。爲諸生，事長洲沈德潛受詩。後又從惠棟問經義，遂通古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對策擢上第，授編修。俄試詞賦，復擢第一，超授侍講學士。充福建鄉試主考官，除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坐公事左遷光祿寺卿。遭母憂去職，遂不出。【略】嘉慶二年，年七十六，卒。鳴盛爲學，篤慕北海相之洽熟。其卒也，歲行在巳，適符龍蛇之厄，人咸異焉！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王鳴盛，字鳳喈，一字禮堂，別字西莊，嘉定人。生而敏慧，四歲隨王父讀書丹徒學署，日識數百字，縣令馮詠以「神童」目之。年十二，爲四書文，才氣浩瀚，已有名家風度。年十七，補諸生，屢試第一，鄉試中副榜，才名藉甚。江蘇巡撫陳文肅公大受，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綬、常熟王峻，皆賞其才。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客遊蘇州。時沈文慤公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雋之士皆出其門下，與王侍郎蘭泉先生、錢少詹大昕、吳內翰企晉及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相唱和，文慤以爲不下嘉靖七子。又與惠松崖徵君講經義，知訓詁必以漢儒爲宗。精研《尚書》久之，乃信東晉之《古文》固僞，而馬、鄭所注，實孔壁之古文也。東晉所獻之《泰誓》固僞，而唐人所斥爲僞《泰誓》者，實非僞也。古文之眞僞辨，而《尚書》二十九篇粲然具在，知所從事矣。十九年莊培因榜，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以禮致之。刑部侍郎秦蕙田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公溥。二十三年，天子親試翰詹諸臣，特置一等一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明年，充福建正考官，未蔵事，即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之命。還京，有御史論其馳驛濫用驛馬，罣吏議，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亦不與朝貴接。家本寒素，賣文諛墓以自給，餘則一介不取也。閉戶讀書，日夕探討。【略】老年因讀書窮日夜不輟，目遂瞽，有吳興醫鍼之而愈，著書如常，乃自號西沚。卒年七十有八。

《清朝先正事略・王西莊先生事略》 西莊先生，諱鳴盛，字鳳喈，晚號西沚。江蘇嘉定人。少警穎，爲諸生時，巡撫陳文肅大受招入紫陽書院，院長王侍御峻奇賞其才。【略】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時沈文慤德潛以侍郎致仕，海內英駿皆師之，先生稱高第弟子。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企晉、上海趙文哲損之、青浦王昶述庵及先生妹壻錢大昕曉徵，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先生爲渠帥。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公卿禮致之。秦文恭蕙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於掌院學士蔣文恪溥。二十一年，大考翰詹名第一，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典福建鄉試，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朝，坐濫用驛馬，左遷光祿寺卿。尋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麕至，有《江左十二子》、《苕

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望益高。而槖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嘗藉賣文自給，餘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卒於蘇州。年七十有八。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王鳴盛，字鳳喈。江南嘉定人。原籍崑山。祖焜，康熙丙子舉人，任丹徒教諭，始遷嘉定。焜季子爾達，事親敬以順，祭祀肅以誠，尤克盡弟道。伯兄堅蚤歿，無子，以子鳴盛爲之後，與嫂同居，終身無間言。【略】性坦易疎直，嘗面斥人過，頰頸皆赤，少選復與昫昫好語，忘其人之蓄怨也。仁於宗族、姻戚、鄉黨，而不遺於耳目所聞見可矜、可惻之事。爲諸生食餼三十一年，試輒高等，卒艱於一遇。晚乃貢入成均，專意教子詩古文，外兼進以經學。東南士大夫咸以隱德通儒目之。乾隆十九年，鳴盛成進士。廷試擢一甲第二，累官內閣學士。

《清史列傳・王鳴盛傳》（存目）

《新世說・夙慧》 王名鳴盛，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賜及第，授編修，累官至內閣學士、禮部侍郎。解組居蘇州。學者望風麕至，聲氣益廣，望益高，而閉戶著書，絕不與當道相酬接。

《清儒學案小傳・王先生鳴盛》（存目）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王鳴盛》（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錢大昕《王鳴盛墓誌銘》 西沚先生以篤學鴻文登巍科，入詞館，不數歲而參綸閣，班九卿，貴且顯矣。甫逾強仕，奉諱星奔，服闋遂不復出。里居三十餘年，日以經史詩古文自娛，撰述等身，弟子著錄數百人。嘗取杜少陵詩句以「西莊」自號，學者稱西莊先生，西莊之名滿海內。頃歲，忽更號西沚，予愕焉，諷使易之不肯，私謂兒輩曰：「沚者，止也。汝舅其不久乎？」西沚於經義專宗鄭氏。茲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捐館，歲行在巳，龍蛇之戾，與康成先後一揆，斯亦異矣！予與西沚總角交。予妻又其女弟。幼同學，長同官。及歸田，衡宇相望，奇文疑義質難無虛日。予駑緩，西沚數鏃厲之，始克樹立，平生道義之交無逾。西沚嘗以異姓弟、轍相況，匪由親串暱就，輒相標榜也。【略】性儉素，無玩好之儲，無聲色之奉。晏坐一室，左右圖書，咿唔如寒士。卜居蘇州閶門外，不與當事通謁，亦不與朝貴通音問。唯好汲引後進，一篇一句之工獎賞不去口，或評選其佳者刊而行之。

《湖海詩傳》卷一六《蒲褐山房詩話》 禮堂以大考翰林第一，由編修擢內閣學士。典試閩中，以多用驛馬，降光祿寺卿。丁憂後，不復出山，移居吳下。先時與惠松崖交，深究羣經古義，著《尚書後案》及《軍賦考》，皆闡發鄭君之說。又爲《十七史商榷》，據各史紀、傳、志、表，考其同異而折衷之。更著《蛾術編》，列說十門，以見其學無所不該。

《國朝詩人徵略》卷七引《春融堂集》 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時沈侍郎德潛門下吳泰來、趙文哲、張熙純、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咸推鳴盛爲渠帥。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二十一年，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充福建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丁內艱歸，遂不復出。鍵戶讀書，垂三十年。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二引《石溪舫詩話》 禮堂晚年喜勸人學溫飛卿詩。爲余題《新田十憶圖》五古十章，時年七十有四，瞽目重開，亦一奇也。

陳康祺《郎潛紀聞》 光祿王西莊先生鳴盛家居時，有無賴子與人賭勝，醉罵王氏之門。門者不能忍，先生力止之。次日，無賴子酒醒，其母挈之詣先生家請罪。笑謝之曰：「昨汝酒醉，我卻不怪。但以後醉了，若罵他人，恐致獲咎。」無賴子惶恐而歸，戒酒終身，卒無事。先生涵養如此，宜其瞽目復明、年躋大耋也。

作品本事

《家德甫三泖漁莊圖歌》 秦瀛《刑部侍郎蘭泉王公墓誌銘》：乾隆五十八年，年七十，乞假省墓。假還，隨以原品致政，退居「三泖湖莊」者十餘年，而以疾卒，年八十有三。

《題花月雙輝圖》　廖景文《古檀詩話》：「世上美人多薄命，古來才子始情深。」又：「予亦閒愁消不得，翻嫌死別勝生離。」王西莊《題花月雙輝圖》句也。蓋光祿常畜一姬，畫《春風鬢影圖》自攜，後遣去，輒睹物思人，故有前語。眞才子情深矣！

著録

《清朝先正事略・王西莊先生事略》　有《耕養齋詩文集》四十卷。早歲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研精經學，一以漢人爲師，許、鄭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宗鄭康成注，鄭注亡逸者采馬融、王肅注補之。孔傳雖僞，其訓詁非盡虛造者，間亦取焉。又著《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校勘本文，補正譌脱，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能剖其異同，證其舛誤。其書博辨詳明，與容齋伯厚相上下。前人糾謬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攘撏也。晚作《蛾術編》一百卷，其目有十：《説錄》、《説字》、《説地》、《説制》、《説人》、《説物》、《説集》、《説刻》、《説通》、《説系》，皆刻行於世。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三　嘗謂：漢儒説經，必守家法，亦云師法，自唐貞觀撰諸經義疏而家法亡，宋元豐以新義取士而漢學殆絕。今好古之士，皆知崇注疏矣，然經注惟《詩》、《三禮》及《公羊傳》猶是漢人家法，餘經則出於魏、晉，未爲醇備。故所撰《尚書後案》，以鄭、馬爲主，不得已間采僞孔，王肅，而唐宋諸儒之説概不取焉。又撰《十七史商榷》一百卷。主於校勘本文，補正譌脱，審事迹之虛實，辨紀傳之異同，最詳於輿地，職官，典章，制度，獨不喜褒貶人物，以爲空言無益也。又有《蛾術篇》一百卷，【略】其書辨博詳明，與洪容齋，王深寧，不相上下。詩宗盛唐，中年出入於香山，東坡，晚年獨愛玉谿生，謂少陵以後一人。手定詩集二十四卷，古文若干卷。

《清史稿・王鳴盛傳》　鳴盛性儉素，無聲色玩好之娛，晏坐一室，咿唔如寒士。【略】著《尚書後案》三十卷，專述鄭康成之學，若《鄭注》亡逸，采馬、王注補之。《孔傳》雖出東晉，其訓詁猶有傳授，間一取焉。又謂東晉所獻之《太誓》僞，而唐人所斥之《太誓》非僞，故附書今文《太誓》一篇，存古之功，自謂不減惠氏《周易述》也。又著《周禮軍賦説》四卷，發明鄭氏之旨。又《十七史商榷》一百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異同，又取稗史叢説以證其舛誤，於輿地、職官、典章、名物每致詳焉！別撰《蛾術編》一百卷，【略】蓋仿王應麟、顧炎武之意，而援引尤博。詩以才輔學，以韻達情。古文用歐、曾之法，闡許、鄭之義，有《詩文集》四十卷。

《清儒學案小傳・王先生嗣稷》　王嗣稷，字斂夫，號實庵。西莊仲子。諸生。孝友傳家學。著《讀經隨筆》，西莊嘗取其説入《十七史商榷》。西莊晚喪明，久之始復明，著述多出先生手校。

藝文

錢大昕《王鳴盛墓誌銘》　銘曰：古三不朽，立言其一。言非一端，所重經術。漢儒治經，各有師承。後儒鑿空，師心自矜。堂堂光祿，樸學是好。祖述後鄭，升堂覩奥。學優而仕，實大聲宏。鷙鳥累百，鸑鷟先鳴。立朝九考，晉秩二品。優游林泉，著作自任。經明史通，詩癖文雄。一編纔出，紙貴吳中。弇山元美，畏壘熙甫。兼而有之，華實相輔。枌榆共社，科第同年。肩隨兄事，中以婚姻。有過必規，有疑互質。相思披衣，老而愈密。壑舟云逝，大名長留。斯文光燄，芘護松楸。

畢沅

論述

綜論

《隨園詩話》卷一一　吳中詩學，婁東爲盛，二百年來，前有鳳洲，繼有梅村；今繼之者，其弇山尚書乎？《過吳祭酒舊邸》詩，云：「我是婁東吟社客，瓣香私淑不勝情。」其以兩公自命可知。然兩公僅有文學，而無功勳，則尚書過之遠矣！尚書雖擁節鉞，勤王事，未嘗一日釋書不觀，手披口誦，刻苦過于諸生。詩編三十二卷，曰《靈巖山人詩集》。「靈巖」者，尚書早歲讀書地也。

又　以部婁擬泰山，人人知其不倫。然在部婁，私心未嘗不自喜也。秋帆尚書德位兼隆，主持風雅。枚山澤之癯，何能及萬分之一？乃詩人好相提而並論。孫淵如太史云：「惟有先生與開府，許教人吐氣如虹。」徐朗齋孝廉云：「弇山制府倉山叟，海內龍門兩扇開。」

《北江詩話》卷一　畢宮保沅詩，如飛瀑萬仞，不擇地流。

又　畢宮保沅詩，如洪河大川，沙礫雜出，而渾渾淪淪處，自與衆流不同。平生所作，歌行最佳，次則七律。憶其《荆州水災記事》云：「劈空斧落得生門。」又云：「人鬼黃泉爭路沒，蛟龍白日上城游。」眞景亦可謂奇景。至《河南使署喜雨》詩云：「五更陡入清涼夢，萬物平添歡喜心。」則又民物一體，不愧古大臣心事矣。

洪亮吉《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一七　氣粗語大定何如？百輩先慚筆力輸。各有醇疵不相掩，弇山前後兩尚書。（謂畢宮保詩集才氣橫逸，絕似前明王尚書世貞。）

錢大昕《畢沅墓誌銘》　詩文下筆立成，不拘一格，要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玉麒麟畢秋帆（沅）。（贊）智勇功名，天下太平。

《國朝正雅集》卷一八引《寄心盦詩話》　畢秋帆先生詩喜作秀句。余最愛其兩押綠字云：「笑指畫中山，春風吹不綠。」「照影盡花枝，春波不能綠。」

又引《懷舊集》　弇山宮保情深念舊，尤喜翦拂寒畯。開府秦、豫，不獨江左人才半歸幕府，而故人罷官者亦往往依之。余作輓詩有云：「杜陵廣廈今誰繼？八百孤寒淚下時。」蓋道其實也。詩體華實並美，斐然作者之林。

《橡坪詩話》卷四　學杜而得其悲涼壯闊者，于畢秋帆制府見之。

《挹翠樓詩話》卷三　鎮洋畢秋帆（沅）尚書著有《靈巖山人詩集》。開府秦中時，愛才如命，海內文人咸歸幕府，因刻《吳會英才集》，凡寒士無力者，取其著作，悉爲開鐫。詩高華名貴，迥非郊、島者流。

《新世說・文學》　畢秋帆性好著書，鉛槧不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辨正》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乃博稽羣書，考證正史，始宋迄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志，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詩文下筆即成，不拘一格，要皆自運性靈，不違大雅之旨。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

分論

《荆州述事》　《隨園詩話》卷一一：天子知弇山尚書最深，故中州奇荒，移公于秦中；荆州水災，移公于楚省。公所到處，便能變醜養瘠，元氣昭回：古今人若合一轍。然非有至誠惻怛之懷，亦不能上格天心，而下孚民望。公有《荆州述事》詩十首，仁人之言，不愧次山《舂陵行》。

《上元燈詞》　《隨園詩話》卷二：秋帆尚書撫陝時，有《上元燈詞》十首，莊重高華，是金華殿上語。一時幕中學士文人，俱不能和。

《寄祝簡齋前輩七十初度四首》　《雨村詩話》卷一六：袁子才今年八十一矣，自七十以上，四海文人以詩遙祝者甚多，而以畢秋帆先生爲第一，曾有

《寄祝隨園前輩七十》詩四首云。

《馬嵬》三　《聽雨樓隨筆》卷一：畢秋帆先生沅撫陝時，【略】所至考訂金石，修復古跡。馬嵬坡楊妃墓久荒，爲之豎碑建亭，刻詩於石。余來川經過，記其一云【略】。含蓄蘊藉，餘味曲包，好使議論者拜下風矣！

傳記

錢大昕《畢沅墓誌銘》　公諱沅，字纕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巖山人。先世居徽之休甯，明季避地蘇之崑山，又徙太倉州，後析置鎮洋縣，遂占籍焉！曾大父泰來公、大父見峯公、父素庵公皆厚德敦行，識者謂其後必大。公自少穎悟，甫六歲母張太夫人手授《毛詩》、《離騷》，過目即成誦。十歲審聲韻。十二習制舉義。十五能詩。稍長讀書靈巖山，從沈文慤公德潛、惠徵君棟游，學業益邃。弱冠後游京師。乾隆十八年中順天鄉試。又四年授內閣中書。大學士傅文忠公一見器重，即令入直軍機處。公練習掌故，治事識大體，樞廷諸公咸以公輔期之。二十五年會試，中式名在第二，及廷對，纚纚數千言，議論剴切，上親擢第一。是歲始定新進士前十名於讀卷日引見，公儀觀秀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翰林院修撰。館中經進文字多出公手，皆典重有體。遷右春坊右中允，再遷翰林院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轉左春坊左庶子。三十二年，上親耕耤田，御觀稼臺，公侍直，奏對稱旨，宣示御製詩，給筆札令賡和，詩成進覽，稱善。是冬授甘肅鞏秦階道。召見，諭曰：「汝軍機舊屬，達於政治，不徒文學優長也。」到官即留辦新疆經費。三十六年，擢陝西按察使，入覲具言甘肅頻年苦旱狀，有旨諭督臣加意賑卹，並免積欠四百萬兩。尋擢陝西布政使兼護巡撫印務。時大兵征金川，由陝入蜀，公督理臺站，饋餉充足。三十八年，河、渭、洛三水溢入朝邑界，公馳往分別賑卹，全活甚衆。擢陝西巡撫。歲旱，禱太白山得甘雨。清理八旗及提標馬廠空地，募民開墾納賦，爲賞卹之用。又奏修西嶽廟及元聖周公墓，訪其後裔，置五經博士一人，以奉祀事。濬涇陽龍洞渠。在陝六載，兼署西安將軍者再，署陝甘總督者一，特賜戴孔雀翎，恩遇之隆，漢大臣莫及焉。丁張太夫人艱甫及一年，上以陝西任重，復起公署巡撫事。會甘肅回賊陷河州，偪蘭州城，公檄調滿漢兵先後赴援，又請簡八旗勁旅，令大臣總統援應。及事平，上曰：「畢某在陝西，聞甘省逆賊滋事，即能悉心調度，事事妥協，並有先辦而與朕旨相合者，實屬可嘉，著賞給一品頂帶。」其後平涼逆回復倡亂，攻掠通、渭、靜、寧，驛道梗塞。公復調兵助勦，又分兵出閒道繞其後，俾不得他竄。公之盡心國事，不分畛域，多此類也。五十年，調河南巡撫。是時河南、北頻年苦旱，而河水泛溢，壞民田廬舍。公既受命，即奏請截留漕運，以平市價，諸州、縣被災戶展賑兩月，其徵收未完銀米，視被災分數或全免或緩徵，俱得允行。自後積水漸消，禱雨輒應，歲獲豐稔。又奉命詣桐柏山求淮源，公躬履嶄嵓，尋其脈絡，繪圖以進，特蒙嘉獎，御製《淮源記》述其事。尋賞穿黃馬褂。擢湖廣總督，未行，以伊陽拒捕案被議，仍留巡撫任。五十二年，河決睢州，溢寧陵、商邱、永城、鹿邑、柘城諸縣，詔大學士阿文成公臨視，會同籌畫，自夏迄冬，凡五閱月而蔵事。撫卹災黎，蠲緩借種，全活無算。明年，河北三郡旱，遵旨撥運米麥，減價平糶，又濬治百泉丹河、九道堰引水溉田。尋授湖廣總督。時江水異漲，溢入荆州城，下游州、縣亦多淹沒。訪得江心有窖金洲阻塞水道，爲上游之害，亟命拔去蘆葦，居民毋得占據。仍於北岸築壩，偪流南趨，以資保護。賑卹被淹人戶。城垣、隄岸、衙署、兵房次第修葺。又革除鹽課陋規，禁絕私販，每歲溢消十數萬引。五十九年，入覲天津行在，賜御製詩，隨於幄次賡和。自陳早衰多病，乞京職自效，溫諭不允。是秋以湖北奸民傳教案，左遷山東巡撫。臨清、館陶諸州、縣被水，遵旨加兩倍賑卹，豁免秋糧及本年漕米。委員於豐收處糴糧食存貯，以備來歲平糶。六十年春，恩詔普免各省民欠公，查出東省節年所欠正耗銀四百八十七萬有奇，常平社倉米穀五十萬有奇，咸奏除之。時已得再任湖督之命，拜奏而後行。其勇於任事，無遷延顧望如此。初入楚境，聞苗疆有警，即馳赴常德籌畫轉餉，既而大學士嘉勇公、福公，四川總督和公，先後到楚，檄調六省兵會勦，供支日不下數萬。公移駐辰州，督運軍儲，輸將相繼。大兵既擒首逆吳半生等，乾州、永順、永綏、保靖諸苗五百餘寨先後詣辰乞降。公承詔撫諭，咸感泣叩頭而去。嘉慶元年春，湖北枝江賊起，詭稱白蓮教，而宜都、長陽、長樂教匪一時應和，四出焚掠。公馳赴枝江，與巡撫惠公調兵進勦，

連破蕭家巖、栗子山、長嶺衝諸寨。時北省標營兵皆調赴苗疆，奸民乘虛誘集匪徒分擾諸縣，當陽、保康、來鳳、竹山相繼失陷。詔諸大帥分路攻勦，而公與將軍舒公攻當陽，即選驍勇扼山隘，殲其外援三千人。賊悉力死守，公親督將士，以火箭火彈射入城中，燒其炮臺及蓄聚。七月克東門，賊退守西北，復擊殺二千餘人，擒其僞帥，縣境悉平。事聞，賜賚優渥，賞輕車都尉世職。復馳至襄陽，督同鎮道邀擊賊於青河口，破之時，征苗大學士貝子福公、總督和公相繼徂謝，公密奏：乾州已復，首逆就擒，惟石柳鄧未獲，而以十萬之衆駐守蠻瘴，苗人見有重兵，生計無資，石逆轉得從中煽誘。不若因其窮困，許以自新，酌節裁撤苗寨官兵，而於四面設兵防守，其有出外滋事及同類讐殺者，用以苗攻苗之法，可不再煩兵力。詔下其章於軍中議之，未幾大兵破平隴，斬石柳鄧等，遂詔公馳往湖南籌議善後及撤兵事。二年春，抵乾州，周歷三廳，撫諭苗砦，清釐民苗地畝給還耕種，咸伏地感泣，各歸生業。各省兵亦次第撤回。公遵旨留駐辰州，與巡撫姜公，提督鄂公會奏，請移提督駐辰州，而以辰州協駐乾州，洞庭協駐常德，又於花園汛添設一鎮，以永綏協保靖營隸之，它要隘處撥兵屯守，聯絡控制，其苗寨酌設土弁以資約束，又估修城堡營房，賑撫難民，卹贈殉難官弁及紳士婦女，皆得旨敕部議行。而公以炎瘴致疾，食少事繁，未及大年，此海內識與不識，靡不驚怛墮淚者也。【略】公生於雍正八年八月十八日，春秋六十有八。

《湖海詩傳》卷二二 畢沅，字緗蘅，號秋帆。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殿試第一人及第，官至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有《靈巖山人詩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畢沅，字纕蘅，號秋帆，江南鎮洋人。少從長洲沈宗伯、惠徵君遊。乾隆庚辰第一人及第，官至湖廣總督。愛才若渴，一時名士多遊其門。輯《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史籍考》、《關中勝蹟圖記》，關中、中州諸金石志，《河間書畫錄》。精鑒藏。刻《經訓堂法帖》。自號靈巖山人。有《靈巖山人集》。

《新世說·文學》 畢名沅，江蘇鎮洋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以第一人及第。引見日，公儀觀修偉，進止有度，天顏甚喜，臚唱授修撰。累官至兵部尚書、湖廣總督。生平篤於故舊，好汲引後進，如吳中書泰來、嚴侍讀長明、程編修晉芳、邵學士晉涵、洪編修亮吉、孫觀察星衍等皆招致幕府，公暇詩酒唱酬，無虛日。

王昶《兵部尚書都察院右都御史湖廣總督贈太子太保畢公沅神道碑》（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畢秋帆尚書事略》（存目）

史善長《弇山畢公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卷一一 畢尚書宏奬風流，一時學士文人，趨之如鶩。尚書已刻黃仲則等八人詩，號《吳會英才集》。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此等詩話，直是富貴人家作犬馬耳。畢秋帆家本棉花巨商，以乾隆年中通榜，中舉，由中書值軍機處，繼至大魁，皆于敏中等之力。（通榜之弊，至嘉慶中朱珪、汪廷珍主試始減。）畢太夫人詩既不佳，事無可記，選之何爲？所以鄭板橋、趙雲松斥袁子才爲斯文走狗，作記罵之，不謬也。

又 畢秋帆高身長面，類山東人。最愛演劇，署中僕從官親，即戲班腳色，而小旦尤多，皆其姬妾之戚也。秋帆爲人却渾厚，善於應酬，風流則有之，功勳則不敢許也。其先世以棉花賣買起家，出于相國敏中門下。後又寄和相國珅門下，遂至督撫。和珅敗後，抄家奪謚，一敗塗地，後人亦無繼起。子才稱其詩比梅村，奉承太過，秋帆亦必不敢當。

《湖海詩傳》卷二二《蒲褐山房詩話》 秋帆制府，少得詩法於其舅張郎中少儀。登大魁，入詞垣，愛才下士，海內文人，咸歸幕府。凡有吟咏，信筆直書，天骨開張，無繪句綉章之習。又好刻書，惠定宇徵君所著經說，悉爲剞劂。生平有幹濟材，在陝重建省城，又修華陰太白祠及涇渠。在豫開賈魯河，修桐柏淮源廟。金川用兵，凡軍裝騾匹，陸續協濟，故深受主知。取其所撰《關中勝蹟圖志》三十二卷，錄入四庫館書中。又取所進李廷珪墨、北宋刻絲山水，題詩嘉賞，以示優眷。至每逢入覲，必令在南書房矢音賡和。出

領封疆，入參侍從，亦節使中所罕見也。

《國朝正雅集》卷一八引《勸戒近錄》　先生未第時，先由中書直軍機。應庚辰會試，揭曉前一日公與諸桐嶼重光、童梧岡鳳三皆在西苑該班。桐嶼應夜直，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我夜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尚善書，儻獲雋可望鼎甲，須早回寓以待。若君書法，即中式，敢作分外想乎？」語竟，二人逕去不顧。公怡然爲代直。及日晡，適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公夜坐無事，乃熟讀之。無何，三人皆中。時新疆甫闢，上方欲興屯田，及廷試策問即及之。公《屯田策》獨詳核冠場，以第四本進呈。上改第一，桐嶼次之，梧岡名在第十一。同直知其事者咸嗟歎。

《羣雅集》卷八　制府長厚好學，召致名士，考訂經史，下及金石碑版。糾訛正謬，付之梓氏，厥功典籍不小。而禮遇賢俊，悉本眞誠，故爲當時人望所宗。幾有斗南一人之目。程魚門客幕府病甚，制府同洪稚存輩晨夕侍湯藥，閱月不少衰。及卒，素衣哭泣，設主受唁，得賻以遺其孤。眞古賢高義，有足風者。或謂寄情文史，督學職內事耳，恐非封疆大吏所宜然也。

洪亮吉《畢宮保遺事》（存目）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八五引《養痾譾語》　畢中丞撫陝時，重修省城。秦漢瓦頭及甎之有字者，搜羅殆盡。如長樂未央、蘭池瓦當、長毋相忘之類，拓碑者撫摹以爲奇貨，傳重藝林。銅雀瓦更不足言矣。聞其幕下某君，用古人澄泥之法，加以土細工精，手自埏埴，出窯時其堅如玉，與眞者無少異，再埋土中數月，曾具隻眼者莫能辨也。

又引《履園叢話》　畢秋帆尚書爲陝西巡撫時，嘗買得宋朱伯原樂圃舊地，引泉疊石，種竹栽花，擬爲老年退息之所。余爲輯《樂圃小志》二卷贈之尚書。沒後，家產入官，無抵足之地，一家眷屬盡住圃中，可慨也。

《嘯亭雜錄》卷一〇　畢制府沅，庚辰狀元，歷任兩湖總督。性畏懦，無遠略。教匪之始，畢受相國和珅指，不以實入告，致使蔓延日久，九載始靖，人爭咎之。姚姬傳先生至曰：「戮畢沅之屍，庶足以謝天下。」其受謗也若此。然好儒雅，廣集遺書，敬重文士，孫淵如、洪稚存、趙味辛諸名士，多出其幕下。嘗歲以萬金遍惠貧士，人言宋牧仲後一人，信不虛也。

又《湖北謠》　畢公任制府時，滿洲王公福寧爲巡撫，陳望之淮爲布政，三人朋比爲奸。畢性迂緩，不以公事爲務；福天資陰刻，廣納苞苴；陳則摘人瑕疵，務使下屬傾囊解橐以贈，然後得免。時人謠曰「畢不管，福死要，陳倒包」之語。又言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故激成教匪之變，良有以也。今畢公死後，籍沒其產，陳爲初頤園所劾罷，惟福寧尚列仕版，人皆恨之。

《蓉峰詩話》卷三　畢秋帆尚書節制兩湖時，袁簡齋、王夢樓、洪稚存諸前輩，俱客署中，一時風雅特盛。先生公餘吟咏，大雅不羣，奄有漁洋風味。

《晚晴簃詩匯》卷八九　秋帆少從歸愚游，以能詩聞，天性和易，篤於故舊。開府西安時，愛才下士，老友如吳竹嶼、嚴東有、程魚門，門人如邵二雲、洪稚存、孫淵如、錢十蘭諸人，咸招致幕中，一時名流翕集，流連文酒，殆無虛日。又性好游覽山水，爲詩益多且工。稚存嘗輯《秋帆遺事》，謂其生平得力處在事事能讓，然易爲屬吏所欺蔽，卒以是被累於身後。蓋德優於才。其詩春容大雅，亦肖其爲人。

作品本事

《憶梅詞》　《隨園詩話》卷四：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希文經略西邊，猶戀戀于曩日之圭峰月下，與友人書，時時及之。秋帆尚書巡撫陝西，有《小方壺憶梅詩》，節其大概云：「仙人家住梅花村，寒香萬頃塞我門。門巷寂寂嵌空谷，冷艷繁枝環破屋。塵緣未了出山去，回頭別花花不語。北走燕雲西入秦，問梅精舍知何處？歲云暮矣風雪驟，驛使音稀斷隴首。天涯人遠乍黃昏，料得花還如我瘦。松林翠羽最相思，夢繞南枝更北枝。花神曩日盟言在，重訂還山在幾時？香落琴絃彈一曲，爾音千里同金玉。花如不諒余精誠，請問鄧尉山樵徐友竹？」徐名堅，蘇州木瀆人，能詩工畫，余舊交也。

《贈定西將軍阿雲巖閣部》　《聽雨樓隨筆》卷一：大學士阿文成公桂平定兩金川，武功昭著。其孫四川總督那彥成爲立廟。凱旋時，過陝西，與撫軍畢秋帆沅夜飲話舊。秋帆贈詩，雄偉壯麗，所謂金鐘大鏞，可陳廊廟者也。

《題扇》　錢泳《履園譚詩》：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略】。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桃花一樹艷猩唇，獨占名藍似海春。誤入溪流原有路，重來門巷竟無人。迷離夕

照紅如夢，悵望天涯綠少鄰。我願大千花世界，有花開處盡詮眞。」《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著録

錢大昕《畢沅墓誌銘》 性好著書，雖官至極品，鉛槧未嘗去手。謂經義當宗漢儒，故有《傳經表》之作。謂文字當宗許氏，故有《經典文字辨正》書及《音同義異辨》之作；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薛、王，而所見書籍猶未備，且不無詳南略北之病，乃博稽羣書，攷證正史，手自裁定，始宋訖元，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卷，別爲攷異，附於本條之下，凡四易稿而成。謂史學當究流別，故有史籍考之作。謂史學必通地理，故於《山海經》、《晉書·地理志》皆有校注。又有《關中勝迹圖記》、《西安府志》之作。謂金石可證經史，宦迹所至，搜羅尤博，有關中、中州、山左《金石記》。詩文【略】有《靈巖山人詩集》四十卷、《文集》八卷。

藝文

趙翼《秋帆制府挽詩》 初聞未疾困炎陬，誰料騎箕碧落遊？羊祜惠猶留峴首，馬援功未竟壺頭。風凄列帳悲笳曲，月冷籌邊古驛樓。太息荆巫尚烽火，益無人可倚軍謀。 兩湖節制擁高牙，俄值兵氛亂似麻。劫火炎岡無玉石，殺機起陸有龍蛇。蠻箋夜草招降檄，里鼓晨催轉餉車。辛苦頻年戎馬地，故應鬚髻總霜華。 封疆歷歷廿餘年，重是初階出木天。死定仍爲香案吏，生曾獨領玉堂仙。共推雅量休休大，不藉威名赫赫傳。此後孤寒更誰倚？龍門回首總悽然。 踪跡雖疎意自親，江湖每荷寄書頻。虚煩爲我高懸榻，不及從公醉吐茵。南國烽烟悲遠道，東山絲竹渺前塵。不堪重過靈巖館，剩有羊曇淚滿巾。（去春遊公靈巖别墅。）

錢大昕《畢沅墓誌銘》 咨牧命虞，分陝翼周。十連有帥，統小諸侯。魏晉暨唐，職均名别。都督總管，節度觀察。峴首羊杜，秦塞范韓。先後禦侮，爲國屏垣。猗與畢公，懋德之裔。文章潤身，溫飽非志。南宮首選，北闕臚傳。風度凝重，儼若神仙。智方行圓，明體達用。三館楷模，中朝梁棟。帝曰汝諧，試之監司。盤根錯節，利器無虧。乃撫三秦，冰澄月朗。籌邊餉軍，萬里指掌。乃撫汴洛，載修河渠，荒政具舉，黔首以蘇。乃撫齊魯，正躬率下，廣宣皇仁，民忭而舞。江漢之滸，控扼蠻荆，公督餽餫，士飽馬騰。潢池偶警，親提桴鼓。胸有甲兵，人百其武。負嵎猶鬬，一鼓而殲，露布星馳，賜命用占。苗逆已禽，苗民來格，公承廟謨，爲永久策。出入叢箐，涉歷瘴雲，遮道羅拜，共戴尊親，迺撤貔貅，迺設屯戍。燧燧罔驚，籓籬孔固。大星忽隕，梁木其傾。楓宸悼惜，崇班晉膺。公之恩榮，勳名終始。頒祭上方，澤及孫子。硯山之陽，水木明瑟。某水某邱，舊遊髣髴。井椁是卜，公其樂兹。我文紀實，或無媿詞。

雜録

《隨園詩話》卷二 河南撫軍畢秋帆先生簉室周月尊，字漪香，長洲人也。酷嗜文墨，禮賢下士。《咏水仙》云：「影疑浮夜月，香不隔簾櫳。」《偶成》云：「家如夜月圓時少，人似秋雲散處多。」夫人還吳門，先生《七夕寄詩》云：「汴水吳山同悵望，今宵兩地拜雙星。」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秋帆尚書家，一門能詩，自太夫人以下，閨閣俱工吟咏。余已摘所著，梓入《詩話》中。兹又得張恭人絢霄，號霞城者，《踏青詞》云：「平原芳草乍芊眠，巷陌人家例禁烟。一陣風來聞笑語，綠楊樓外有秋千。」又《剪秋羅詩》云：「半晌無言倚竹扉，繞叢蛺蝶故飛飛。秋來也有風如剪，裁出香雲作舞衣。」尚書長女智珠號蓮汀者，《踏青詞》云：「綠窗今日下簾鈎，女伴相邀結勝遊。一樣春光分冷暖，桃花含笑柳含愁。」又《送春詩》云：「韶光九十太匆匆，芳逕香殘蝶影空。一縷游絲無著處，也隨飛絮過牆東。」藻思芊綿，皆不愧大家風範。其他佳句甚多，因詩話不能多載，別刻入諸女弟子集中。但老人未接風裁，而遽蹈好爲人師之戒，或未免爲掃眉才子所笑耶？霞城以子鄂珠貴，誥封恭人，曲阜衍聖公□□，其壻也。智珠善寫

生，花卉新艷。閒居，與張恭人撰《三唐詩鈔》數十卷，嫁松江陳（孝泳）通政家。

孟超然

《國朝正雅集》卷一八引《寄心盦詩話》　昔梁芑隣中丞嘗言，其師孟瓶庵先生，詩不規規於古人，而絕似中唐人吐屬。余求之不可得，昨於揚郡收復後入城，見殘帙中有詩一卷，售歸讀之，果如中丞所言。【略】沈大成云：「君詩纏綿芊麗，綽有中唐風味，嶺南陳元孝遺風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五　孟瓶庵先生敦品績學，爲閩中有數人物。【略】詩文雅潔，多明理見道之言。

《試律叢話》卷七　吾師孟瓶庵先生，詩學陸放翁，實能神似。《亦園亭詩鈔》中古今近體，皆溫厚和平，深得風人之旨。於試律非所措意，同館詩鈔中只存《山水含清暉》一首，句云：「嵐光方鬱鬱，潭影自悠悠。極目空明映，無邊澹蕩浮。」一片空明，亦是《劍南》詩境。

《清史列傳・孟超然傳》　閩之學者，以侯官李光地、寧化雷鋐爲最。超然輩行稍後，而讀書有識，不爲俗學所牽，則先後一揆云。

《晚晴簃詩匯》卷八九　瓶庵歸田後，主講鼇峰書院十餘年，教士以朱子之學爲歸，詩和雅而有遠致，不墮理障。七言近體如《爲人題觀我圖》云：「夢蝶漆園吾喪我，舉林太白影隨人。」《書趙秋谷飴山集後》云：「酒失略如蘇子美，琴聲猶憶董庭蘭。」隸事工切，意度邈然，皆佳句也。

《金縷曲・廿載蓬瀛客》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杏舲又云：大興朱竹君學士，主試閩中，夢武夷君來召，【略】閩縣孟瓶庵吏部吊以《金縷曲》云【略】。按：此事載吏部所著《瓜棚避暑錄》，予前卷已採入。惟杏舲所引詞，與原作多不同。如「蓬山」作「蓬瀛」，「爲乘軺、仙霞關上」作「駕征軺、搴帷南望」，「一枕孤蓬」作「一枕清宵」，「風馬雲車」作「雲馬風車」，「人世事，塵凡隔」作「休忘卻，舊丹冊」，「嗟行役」作「墉登陟」，「武夷君十年以後」作「語仙靈相期十載」，「不虛」作「不辜」，「誰料重來前緣在？蛻骨寒岩猶昔」作「誰料輶軒重莅止？到眼岩巒猶昔」，「曾幾時」作「曾未幾」，「莫唱人間可哀曲」作「話到幔亭張宴事」。互異將半，不知其何所本。至「蛻骨」、「莫唱」二句，即用竹君題圖詩，蓋吏部此詞，亦爲題圖作也。事有原委，文有來由，隨意塗抹之，其亦勇於筆削矣。書中似此者多，不便備舉。《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大興朱竹君學士（筠），乾隆庚寅主試閩中，夢武夷君見召，約以十年後往。逮辛丑視學任滿入都，未久以微疾逝。時學士弟石君相國方視閩學，閩縣孟瓶庵吏部吊以《金縷曲》云【略】。學士性通脫，見客或不衣冠，而宏獎風流，如恐不及。任安徽學政時，奏言《永樂大典》中多逸書，宜采錄。遂開四庫館，徵天下遺書，古人未傳之本，藉以流佈。昔香山、曼卿或主蓉城，或歸兜率，才人靈爽，每有所憑，學士武夷之召，夫豈無徵。吏部名超然，以部曹提學四川，清超絕俗，生平積學砥行，所著書皆切倫常日用，詞僅存一闋。

陳壽祺《孟超然傳》　孟超然，字朝舉，一字瓶庵。先世山東金鄉人。遷祖德明，初官浙東，始卜居閩中，孟氏族所稱金牌元帥者也。超然幼舉止端重，年十七補閩縣諸生，受知於山長會稽傅王露、魯曾煜。選拔貢太學。尋中副舉人。巡撫陳宏謀惜之，語學使馮鈐，欲連章奏舉。鈐不可，曰：「孟生才必達，苟應例就職，不過一縣令耳。」乃寢。踰數歲，乾隆二十四年己卯果舉於鄉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武選主事，調吏部文選，遷考功郎中，京察一等。三十年主廣西鄉試。三十三年分校京闈，尋視學四川，廉正不苛，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三十七年，使還，以親老請急歸。時超然年甫四十二，遂不出。久之，巡撫徐嗣曾請主教鼇峰書院。書院創自康熙中巡撫張伯行，而故太傅蔡世遠爲山長，相與宏獎氣類，倡明正學。其後繼之者，獨通政林枝春，編修張甄陶嚴憚有法。嗣曾善待士，設都講，厚廩餼，崇體貌。士麕集橫舍，不能容，則數人共一室。超然鉅人長德，重於鄉，則解棄一切束縛，勵以誠，人人自奮於學，材俊輩作。論者謂不啻世遠主講時也。【略】晚年喪二子，疾劇，去講席。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學者祠祀之。

《文獻徵存錄》卷八　孟超然，字朝舉。先世山東金鄉人，遠祖德明官浙東，始遷閩中。超然幼岐嶷，年十七補縣諸生，選貢太學。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移吏部，遷文選司郎中。三十年主廣西鄉試。

三十三年分校京闈。尋視學四川，律士有禮法，以蜀民父子兄弟異居者衆，作《厚俗論》箴其失。使還，請急歸，年四十有二。養親，不復出。超然性恬靜，歸後杜門卻埽，名刺不入公府。愛誦徐孝穆「我猶有車可賣」之言，鄉里有造僞券及久逋勿償者，悉置不問。接人無疾言怒色，然以戇言進則正色拒之。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略】讀《商子》云：「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和民不循其禮，以爲此王介甫之先驅也。然鞅猶明於帝王霸之說，介甫乃以言利爲堯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略】家居久之，巡撫徐嗣曾請爲鼇峰書院院長。書院在福建省治，康熙中巡撫張伯行所建，而侍郎蔡世遠爲院長，相與宏獎氣類，倡明正學。其後主是席者，惟閩縣通政使林枝春、福清司業張甄陶訓迪有法。至是超然繼之，登其門者皆知勤學勵節，鄉人稱之，以爲不減世遠主講時也。【略】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

《清朝先正事略·孟瓶庵先生事略》 先生諱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乾隆二十四年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累遷吏部郎中。三十年典試廣西。三十三年分校順天試。尋督學四川，廉正不阿，遇士有禮，蜀人爲立去思碑。使還，以親老請急歸，年甫四十二，遂不出。巡撫徐公嗣曾請主鼇峰書院。書院創自張清恪，而蔡文勤爲之長，相與講明正學。其後繼之者，惟林通政枝春、張編修甄陶嚴憚有法。先生立教以誠人，人自奮於學，論者謂不啻文勤主講時也。性至孝，侍父疾必躬扶掖執廁。牖家居，名刺不入公府。周戚族，攜孤弱，助嫁娶殯葬，雖空乏必應，嘗歎服徐陵「我猶有車可賣」之言。有謗誣者、僞券者、欠逋者，輒置勿問。其學以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爲修身立命之門。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曰：「談性命，則先儒之書已詳，不如歸諸實踐；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其論明儒，曰：「明講學家，宗旨最繁。」王文成曰「致良知」，其徒羅；近溪易之曰「赤子良心」；聶雙江曰「歸寂」；季彭山曰「主宰」；黃綰曰「艮止」；王心齋曰「百姓日用」；耿天臺曰「常知」；李見羅曰「止修」；耿楚倥曰「不容已」；唐一庵曰「討眞心」；胡廬山曰「無念」；湛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諸家各有語錄，不可勝紀。要之陳白沙「靜中養」，出端倪，爲王氏之先驅。而焦竑、李贄之佛學即聖學，亦王氏之極弊也。著《喪禮輯略》二卷，以正閩俗喪葬之失。傷不葬其親者，惑形家言以速禍，取《孟子》「掩之誠是」之語，作《誠是錄》一卷。記檢身實踐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卦之義歸之損益二象，爲《求復錄》四卷。輯朱子粹語爲《晚聞錄》一卷。輯古今殺戒語爲《廣愛錄》一卷。訓子孫，爲《家誡錄》二卷。雜考經史，識遺佚，爲《避暑錄》一卷。又《使粵》、《使蜀》日記各一卷、《詩文集》十二卷。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學者祠祀之。

《詞林輯略》卷四 孟超然，字朝舉，號瓶庵，福建閩縣人。散館改主事，官至吏部郎中。著有《瓶庵居士文鈔》。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瓶庵居士詩鈔》 四卷，《文鈔》四卷，孟超然撰。

顧光旭

蔣士銓《論詩雜詠三十首》三〇 珮玉而瓊琚，翩然貴公子。裘馬亦復都，相如美容止。置之大雅堂，唐音尚鏗爾。（顧晴沙）

《湖海詩傳》卷一五 顧光旭，字華陽，號晴沙，金匱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甘涼道，署四川按察使。有《響泉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晴沙歷歷中外，雅著循聲。早遂初衣，杜門養母，人尤以風節高之。生平詩文而外，尤精書法。今世以工書名者，北則劉相國崇如、孔主事東山，南則梁侍講山舟、王太守夢樓，而嘉興周觀察稚圭及晴沙頡頏其間，殆無愧色。由甘涼道從制府籌運西川軍務，所過蠶叢鳥道，多作詩紀之，丹徒陸炳錄入《蜀徼詩鈔》。

王昶《誥授中憲大夫甘肅涼莊道署四川按察司使顧君光旭墓誌銘》 君名光旭，華陽其字，一字晴沙。其先本于吳丞相雍，至通判潤之始遷無錫，及明廣東按察使可久洞陽公始大。曾祖敦，進士。祖愷，父建元。三代皆以君貴，封贈如君官。君少穎悟，喜獨居靜坐，時有所得。乾隆十七年，年二十一，爲邑諸生。明年二月，壬申恩科鄉試中式，八月會試成進士，以戶部額外主事用，三年實授山東司，司主鹽筴兩淮解引課銀庫。【略】二十四年，保御史，授浙江道監察御史。【略】三十二年，擢工科給事中。三十三年二月，授寧

夏府知府，明年調平涼。三十五年，甘肅大旱，君請賑，布政使謂有名無實，不許。君獨親查灾戶，先發銀米開賑。適布政使以憂去，署任爲今直隸總督胡君季堂，君抵省，胡君迎謂曰：「輪蹄鳥道羊腸路，溝壑鳩形鵠面人。賢二千石涕泣多矣！」蓋君口占詩句，爲人傳誦，而布政使聞之也。按察使畢君沅見君《青嵐山詩》：「產破妻孥賤，腸枯草木甘。」嘆曰：「一字一泪，十字千古矣！」是時隴坂災黎鬻妻子，裝木籠于驢背，每籠兩人。君命城門記其數，五閱月共出六萬七千餘人，則他郡可見也。皋蘭各縣聞平涼設粥廠，相率就食，日以萬計。自上年五月雨至三十六年三月始雨，總督明山巡邊至隆德，告君路有饉死者。君率縣令請罪。總督曰：「百姓道斃，於太守何與？」君曰：「知府任地方責，烏得辭謝？且總督見者一，知府見者十，知縣見者百，鄉長、保正見者以千數矣。曩知府於路見羣鴉飛鳴，樹枝牽挂縷絡則人腐敗之腸也，跡而求之，澗谷中胔骸堆積，綿延不絕，是皆地方之責，烏得無罪。」總督悚然，蹙然，問如何而可。君曰：「平涼、隆德、固原、靜寧，各有二粥廠，饑民日增，每廠多至四五萬人。天漸熱，疫將起，知府已造人民住址大小口細冊。此時不令歸農，秋成何望，願給兩月口糧爲歸農資，俾得及時布種。」總督首肯，乃具薄笨車數百輛陸續送歸其地。時已陞涼莊兵備道，而總督以罪免，富察君文綬代之。未至，先用六百里書約籌災務。既見富察君，曰：「河東一路，請君任之。」君曰：「河東道里遼闊，倉庫空虛，官吏非本屬，恐呼應不靈，未敢任也。」富察君曰：「一切錢糧惟君支取，自府以下惟君調遣，某帥以聽，誰敢犯之。」君爲治，素有聲，既奉檄，罔不響應。遂分八路比戶清查，用連三票填注：極貧、次貧、大小口數，一付領賑者持票領賑，一貼災戶門首，一存本官核對。未領之戶，晝夜抽查，發奸摘伏，官吏惕息。暨於訖事，無敢絲毫中飽，蓋數十年所未有者。及秋大熟，甘肅民遂以生全，時大兵方討金川土司。三十七年，富察君調任四川總督，將偕君行，先奏請加按察使銜。君聞不可，曰：「是奏毋乃要君，國家有事，臣子宜効力，何以加銜爲？」總督歎息，乃削其稿。七月，抵成都，時前總督方以誤餉罷官，力謀餽饟，三路軍營賴以無乏。十二月，署按察使。先是，四川有失業無賴之民，好拳勇，嗜飲博，掠惡少年爲從，四出劫殺，衆莫能制，名爲嘓魯子，至是益甚。君督役搜捕，獲之則責以大杖，荷以重校，反覆喻之以理，咸股慄，誓改悔，乃令率其侶爲運丁，無不踴躍爭先者。軍米因以益裕。君常謂：「天下無饑民，無游民，則揭竿篝火之盜斷無從生。」識者以爲名言。時雲南布政使李君湖來蜀，協辦軍需，稱之曰：「江以南有數人物也。」四十年，以秋審失出五案革職，留川總理糧餉。四十一年正月，兩金川平，大軍奏凱，總督令馳駐西路卧龍關料理，回兵兵十餘萬抵關，震君威名，無有叫呶需索者。時二月風雪如嚴冬，君積勞冒寒，忽四體麻木，醫治月餘弗效，遂告病，奉旨准其回籍。乃以七月放舟過嘉陵，宿坡仙樓，士大夫爲君立生祠於樓上。君有詩云：「密雲不雨下西川，身上東吳萬里船。多謝漢嘉諸父老，不能載酒侍坡仙。」蓋其標韻如此。既歸，年方四十六。【略】又好葺前賢名蹟，在四川，重建漢文翁講堂石室。草堂，爲杜少陵故址，錦江書院在其右，君改爲少陵書院，幷奉其像。居家，修邵文莊公祠，築君子堂，又求其墓而識之，以歲時祭埽焉。生平讓夷急病，見義必爲。五十年，無錫旱，君徒跣詣惠山眞武廟禱雨。其冬，捐己田租幷捐書院束修，助煮賑，又經理崇安寺粥廠，躬親巡視。明年，又捐束修以助展賑。書院諸生貧者，月給銀米，爲助能會；每冬月製寒衣以施，爲禦寒會。其焦勞經畫，與甘肅辦災不殊。無錫自楊文靖公得理學之宗，顧端文公依白鹿洞規條建東林書院，高忠憲公攀龍偕吏部華允誠等爲之左右，天下歸依嚮往，如五緯麗天，芒寒色正，明季節義之士，咸出其中。而年遠教衰，君以清裁令望，爲世所推請，主書院。前後數十餘年，日與生徒講論道義，以踐顧、高之緒。院中依庸堂下，產靈芝五色，嘉善曹徵君庭棟繪爲圖，以紀瑞。君爲人祥和，惇厚，澹於榮利。其色莊，其言厲。雖以吏治見稱，而志在扶植忠義，主持風雅。君卒年六十有七。【略】銘曰：執徐之秋君來東，握手相視和而充。面睟背盎道積躬，謂宜上壽期頤同。何哉惡耗遽告終？生平之志孝與忠。一夫不獲心憂忡，直臣循吏兼儒宗。溢爲著作光熊熊，端文忠憲其遺蹤。一堂五世福亦崇，允矣端坐還璇穹。龜頭吉兆君親封，山環水複神靈鍾。斑然貍首綏幽宮，我斲斯銘颺仁風，示萬子孫無終窮。

又　金川木果木之變，文臣殉難者二十六人，卹典下，君度地於成都建慰忠祠，作主以祀，屬余撰碑記，而自書之以鐫于石。治事暇，偕今左都御史學政吳君省欽、前湖北巡撫兵備道查君禮及潼川知府沈君清任、邛州知州楊君潮觀、曹君焜，輒從容讌集，賦詩飲酒以爲樂。著有《響泉》等集，共若干卷。又以無錫東南文苑，而賢人淑士湮沒未盡彰，網羅詩什，人各系以

傳，成《梁溪詩鈔》四十八卷。書法出入蘭亭、聖教，尤爲人所寶貴。

《挹翠樓詩話》卷四 金匱顧晴沙光旭觀察，書法與王文治、梁同書齊名。集中有《酆陵月》七古最佳，因篇長未錄。句如「燒痕空樹腹，雲氣束山腰」、「花容臨水淨，鳥影度雲遲」，俱駘宕可喜。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寄心盦詩話》 晴沙先生由農部出守，已而軍興旁午，隨大司馬文公征勦金川，繼權四川臬篆，旋以親老陳情，年未五十。所著詩甚富，錘聲鍊響，上逼三唐。有句云：「早霜蒸馬背，殘月落橋心。」工細已極，集中如此者正多。嘗括梁溪詩人詩都爲一集，選畢，取諸稿埋之，號曰「詩冢」。

《晚晴簃詩匯》卷八一 晴沙由諫垣出守寧夏，後從軍入川，所至有惠政。詩音節興象，直逼唐人。以隴、蜀諸作爲最勝。歸田後輯《梁谿詩鈔》五十八卷，自漢、晉至清中葉，凡一千一百人。選畢，取諸稿埋之，號曰「詩冢」。作詩紀事，並徵和，稱佳話云。

彭啓豐《響泉集序》 華陽顧使君爲洞陽先生八世孫，以直節傳家。君自幼讀書惠山之貫華閣，挹二泉之爽潔，慕顧高之清芬，蓋倜乎與流俗遠矣。其由農部至烏臺，輪蹄酬應，校量篇什，爐香茗碗，終日晏如。及夫奉使隴右，講求農田之利。已而軍興旁午，馳驅關塞。觀其《南征詩》，據鞍有作。自打箭爐至章谷，疊嶂橫峯，湍流駭浪，窅冥幽異，羊腸百折，行五百里無咫尺坦地，又百里抵建武，大營駐焉。戰陣攻守，聚米成圖。至于紀木果之役，弔慰忠之祠，淒涼悲壯，斫地可歌。而少年之什，直與玉溪生相爲伯仲矣。

《乞假東歸》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阮元《江蘇詩事》：晴沙卸川臬事赴雅，回省，攜酒郊迎者數萬人，遲於武侯祠下三日。《乞假東歸》云【略】。與蔣立崖「爾我何恩偏眷戀，別官容易別民難」二句，令人誦之，知兩君學道愛人，可謂循吏矣。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顧光旭，字華陽，號晴沙。無錫人。乾隆壬申進士。官甘肅涼莊道。以書名。有《梁溪詩鈔》、《響泉集》。

《聽雨樓隨筆》卷一 顧晴沙觀察光旭權蜀臬，喜爲詩。袁簡齋採其句入詩話，李雨村詩話亦載其《咏惠陵》云：【略】字法顏魯公，詩宗蘇玉局，與吳白華、查榕巢、沈澹雲唱和成集。

又卷五 金匱顧晴沙先生光旭，夢至一山，登樓見青蓮座上香案中有通替，發視則玉屑一幽，味如糖霜。下樓見巖上篆書曰「甘泉」。後數年出守寧夏，遊皋蘭山，觀五泉，所歷與夢無異。作《夢遊五泉亭詩》，有云：「此事見夢久應效，詎料此日重遊觀。」

《雪橋詩話》卷六 乾隆書家，崇如、元類、禹卿而外，如孔東山、周稚圭、顧晴沙均以工書名。三十五年，甘肅大旱，晴沙時守平涼，救荒勸分，頗著聲績。嘗《口占》詩句云：「輪蹄鳥道羊腸路，溝壑鳩形鵠面人。」《青嵐山》詩云：「產破妻挈賤，腸枯草木甘。」

《渠江》 《雪橋詩話》卷六：金川果木之變，文臣殉難者二十六人。（晴沙）時署四川按察使，度地于少陵草堂之西，建慰忠祠，屬王德甫撰碑記，而自書之，以鐫于石。

《燕子磯弔裘公》 《湖海詩傳》卷九：公歿後，相傳爲燕子磯水神。後有家人過之，拜祝祠下云：「若果在茲，願乞順風。」頃之，東風果作，挂帆而去。

趙翼《顧晴沙輓詩》 同向江天把釣竿，扁舟來往最交歡。曾爲才子先登第，要作高人早去官。遺愛尚留秦蜀道，吟情欲闢杜韓壇。（君詩另成一家。）那堪纔寄詩筒去，不及燈前一拆看？（詩塚篇纔付夜航船寄去，是日即聞君訃。）省署簪毫出建牙，我歸君亦即還家。（君歸田後我一年。）居鄉月旦持清議，奉母晨昏誦白華。藻思捷如驚蛺蝶，草書工過壓蝦蟇。誰知手選《梁溪集》，自殿羣賢押後車？（君選《梁溪詩集》甫刊成。）

又《顧晴沙選梁溪詩成瘞其舊稿於惠山之麓立碑亭其上名曰詩塚爲賦七言古一首》 晴沙妙選梁溪詩，二千餘年盡羅致。一將功成萬骨枯，所餘殘稿將焉置？既非青史蕉園焚，敢托黃冊後湖閉。錦軸慮蠹桓元廚，銀杯恐化公權笥。同志有人出奇策，文塚筆塚可援例。遂傍龍山九隴長，選得牛眠一弓閟。或笑秦儒將被坑，或疑李集欲投廁。豈知琢石比槨堅！兼復立亭彷塔瘞。遂使此邑于才人，詩魂上天魄歸地。清芬自少荊棘生，酸氣井冷螻蟻避。宿草滋含交露濃，野花開帶心香膩。嗚呼才人苦愛名，慮到陵谷變遷異！元凱碑付江波沉，思肖函從井底墜。猛將甘作沙場塵，酒人願化陶家器。此舉正合古遺法，不怕竊鈎出非意。發邱郎識無金銀，掘墳賊豈要文字？況諸作者非並時，前不預知後徒企。賴君作合結同龕，不隔去來今三世。有如《周秦紀行》

篇，蛾眉一堂集佳麗，又如幽燕憫忠寺，雖悲一邱貉不分：且喜千腋狐已萃。昭陵匣殉修稧文，汲郡簡藏編年記。多少精靈聚一團！行看蒸出菌芝瑞，馬鬣一坎聚烈義。故鬼新鬼紛並肩，舊雨今雨欣把臂。月下定有秋墳唱，歲除不煩詩草祭。九原詞客果有知，此亦吟朋大快事。我來經過一憑弔，欲喚何人莽無次？但覺蒼蒼宰木邊，常有光芒透山翠。

王友亮

《隨園詩話》卷九　隨園地曠，多樹木，夜中鳥啼甚異，家人多怖之。予讀王荈亭進士《平溝早發》云：「怪禽聲類鬼，暗樹影疑人。」先得我心矣！其他佳句，如：「大星高出樹，殘月細流溪。」「月斜人影忽在水，風過秋聲正滿山。」「滿帽黃花逢醉客，一肩紅葉識歸樵。」皆妙。

又卷一四　新安王氏，一家能詩。荈亭《李夫人歌》曰：「生能一顧留君心，死不肯一顧留君憶。乃知結君自有術，擅寵非徒在顏色。君不見生長門，死鉤弋！」其兄于庭比部，不輕作詩，而多佳句。《病起》云：「修竹似憐人病起，青青垂葉不搖風。」《示兒》云：「寸陰勸汝須知惜，到底秋花總讓春。」其子名養中者，《醉歸》云：「不是老奴扶住好，模糊幾打別人門。」《咏蝦》云：「鬚髯似戟雙睛瞪，失水蛟龍見亦驚。」

又　其弟孔祥，年十七，亦有句云：「見月忙將蒲扇掩，怕教花影上身來。」

《隨園詩話補遺》卷四　近學郊、島詩者最少；獨荈亭給諫，于無意中往往似之。《秋蟲》云：「直使孤燈死，常催白髮生。」又：「瘦篁腰刻字，古樹腹藏人。」「風多螢貼樹，月出鷺巡隄。」皆孟、賈集中佳句。《在閘河水淺》云：「不勞畫地還成獄，且喜窺天尚有窗。」何其苦也！《及渡江得順風》云：「大江東去月西走，獨客南歸風北來。」又何其樂也！詩人善體物情，往往如是。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雙佩齋詩》孰品題？荈亭才調笏山齊。青鸞獨立瑤池雪，不着人間半點泥。（申笏山、王荈亭）

又《哭王荈亭太僕》　記得蓬門三徑開，王筠、沈約一齊來。（君受業於沈瘦岑，而沈又余之老門人也，領君入見，年未弱冠，秀出班行。）絲蘿幸論崔盧誼，風雅尤欽鮑、謝才。驟晉卿班作天使，未周花甲赴泉臺。傷心十八年前別，又得邗江見一回。（客春三月，君巡漕淮陽，適余亦至，得數日盤桓。）

《梧門詩話》卷九　王荈亭給諫少年即以詩名，官中書舍人，與嚴東有、張瘦銅酬唱。辛丑登進士，以未入詞林爲憾，由刑曹改侍御，擢給諫，中間雖吏事雜沓，乘暇偕一二吟儔，吮墨濡毫，灑如也。【略】古體詩多自出機杼之作，【略】能以清思寫其遠韻。

《讀〈甌隅集〉感賦》　《梧門詩話》卷六：王荈亭太僕有《讀〈甌隅集〉感賦》云【略】。情文相生，讀之令人歔欷。

姚鼐《王友亮墓誌銘》　君諱友亮，字景南。王氏自宋祕書少監炎居婺源，其子孫皆家焉。國初，居婺源之漳溪者，曰承裕生，贈中憲大夫啓仁。啓仁生候選縣丞，贈中憲大夫士鏡。士鏡生平陽府同知，贈中憲大夫文德。平陽之子三：長順德，知府廷言；次工部虞衡員外郎廷亨；次即君。君十歲能詩，稍長文名大著。以貢生中乾隆三十年順天鄉試舉人。三十四年會試取爲中書舍人。四十六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擢山東道監察御史，轉禮科、兵科給事中。嘉慶初累擢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嘉慶二年五月十二日卒，年五十六。

又　君少以孝弟稱於家。及在官，恪敬吏事。在中書嘗直軍機處，在刑部總辦秋審，皆躬任勞苦，不急求人知，所建議皆當理。及居科道，奏議多可稱。奉命巡視南城，屢監鄉、會試，於事皆辦。其暮年承命巡視南漕，尤有績。善撫卹，運丁寬嚴有體，於是漕船之行倍速於往年，純皇帝甚嘉之。故君未及復命而再遷卿職，將遂更大用之也。而君入京師，居通政，甫半年卒。天下是以惜其才之不盡也。

又　君於乾隆丁未科會試、癸丑科武會試皆爲同考官，號爲得士。其生平邃於文章之事，中年自號荈亭，所著古文曰《荈亭集》六卷，議論正大，叙事有法。近時爲古文之善者推歙編修程魚門，而君頗似之。當乾隆之季，京師士大夫奉廣惠寺僧爲師，君惡之，作一篇曰《正師》，其後僧與奉之者皆得罪，而君之名益彰。其詩爲《雙佩齋集》六卷，又《金陵雜詠》百餘首，新警有

韻，皆可誦也。

又　余在京師時，君官中書，將與相知，未及，而君以事歸江南，使程魚門致意於余，余爲題其《觀雲圖》。及君入而余已歸。余主江寧書院，至君家，而君仕京師，以至歿，不得見，見君文筆誦歎而已。夫人潘氏生子三：太學生行恕，貢生；麟生，候選府通判；鳳生。女六。側室李氏生女一。始君考平陽公自婺源僑居江寧生君，故君少爲上元學生，以是入仕。既仕，乃復請改歸籍婺源。及喪歸，以婺源山水峻遠難以還柩，君子乃葬君於江寧之某原，而請弗爲之銘。銘曰：君度委蛇，而正妄邪。著緒有嘉，年近才多。未竟厥爲，卷有遺文。悠哉雅馴，卓出俗羣。貌不識君，藹焉如親。山水清善，秣陵之坂。故鄉雖遠，子孫式衍，式居式展。

《清史列傳・王友亮傳》　王友亮，字景南，安徽婺源人。乾隆四十一年舉人。官內閣中書，軍機章京。五十六年成進士，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轉山東道監察御史，擢禮科、兵科給事中，累遷通政司參議、太僕寺少卿、通政司副使。卒年五十六。

又　友亮官刑部，決獄多平反。晚年巡視南漕，撫卹運丁，寬嚴有體，漕船之行速於往日少。在金陵，有《金陵雜詠》。及巡視南漕，有《視漕小草》。以詩名海內者三十年。詩格與袁枚相近。其爲文，議論正大，叙事有法，亦似程晉芳。著有《雙佩齋集》六卷。

《蔣苕生前輩輓詩》　《清史稿》卷四八五《列傳》二七二《文苑》二《蔣士銓傳》：蔣士銓，字心餘，鉛山人。家故貧。【略】乾隆二十二年，成進士，授編修。文名藉甚，裘曰修、彭元瑞並薦其才。旋乞病歸。帝屢從元瑞詢之，元瑞以士銓母老對。帝賜詩元瑞，有「江西兩名士」之句。士銓感恩眷，力疾起補官，記名以御史用。未幾，仍以病乞休，遂卒，年六十二。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雙佩齋詩集》　八卷，《文集》四卷，《駢體文集》一卷，王友亮撰。友亮字葑亭，安徽婺源人。乾隆辛丑進士，官至通政司副使。

王芑孫《家葑町給諫（友亮）見示所著金陵雜詠題詩當序并送其視漕南下二首》　孟堅志地理，往往多引詩。宋衛陳鄭間，推本風人辭。旁皇數沿草，盛衰幾嗟咨。具知古圖經，常以詩爲資。後來登覽作，無復掌故垂。遂令錦囊句，不敵破冢碑。金陵一都會，故蹟尤支離。君今大抒詞，一一勘正之。蒐羅見昔遜，考索祛今疑。得意書數行，足補志乘遺。他時輿地紀，著錄當在斯。從來詩古文，能者共輻轂。君詩藹春雲，君文粲秋菊。倒篋肯示予，篝燈快先讀。此詩付流傳，紙貴不待卜。會當將漕去，話別太匆促。此行旌節雄，況兼鄉路熟。人生仕宦塗，容易山水福。蜀岡正梅花，焦山有修竹。江鱘脫新網，泉酒壓陳麴。醉中興會臻，揮灑凡幾幅。明年探歸裝，更序來南錄。

韓夢周

論　述

時嶠《理堂文集序》　理堂先生潛心宋儒之學，刻意立行，以古人自切劘。宰來安多善政，歸田後讀書，著述不輟。嶠生也晚，未及遊先生之門，僅見其制義、詩集而已，不知有古文之作也，及先生沒後乃得而讀焉！其文演迤宏深，力大以肆，更出制義與詩之上。講學、論政諸篇，即本涵濡儒先者而出之卓然，皆見道經世之言；其他記述、誌銘，亦無不動合法度。我朝以古文名家者，如汪鈍翁、方望溪諸前輩，以先生視之無愧也。

汪廷珍《理堂文集叙》　嗟乎！先生之著述如是，蓋其性情、學術具見於是矣。是故觀其於父母、昆弟、族黨之際，盹摯懇惻，如一體之痛癢焉；於斯民之疾苦顛連，思所以拯救而安全之，如饑渴之飲食焉；於朋友、生徒質疑辨難，往復不倦，如家計之綢繆焉；於忠臣、孝子、義士、貞女，思所以表彰而闡發之，如天性之嗜好焉；於進退、辭受、處己、應物之道，理明義精，豁然確斯，如權量繩墨，無少差忒焉。文學韓、歐而無用法之迹，詩法王、李而無騁才之痕，蓋本其心得而以平和安雅出之胸次，悠然浩然，無繩削雕鏤之勞，有雲行水流之趣，斯其涵養之深、踐履之篤，固有非同時諸人所能及者。【略】若其學宗當湖，排斥姚江一派不遺餘力，此則塗所從入，各尊所聞，有固然者，然蒙竊以爲非學者當務之急，故不論云。

賈聲槐《理堂文集序》　余弱冠後遊四方，即聞有韓理堂先生，羣推爲齊、魯間醇儒，仰慕之而未得見也。其卒也，至今十五年矣。前歲見其制義三卷，清深溫醇，媲美荆川。今其孫愼甫與其族子致經類次文集若干卷，因其門人張君小南問序於余，余讀之益想見其爲人。先生天性孝友，年二十後讀書程符山中，潛思精詣，一言一動，悉有規矩，久之得儒先論學大旨。及舉進士，爲縣令僅數載而罷，講學以終其身。其植本也固矣，用力也專且勤矣，故其成就若此。今讀其文集，與執友，及門辨晳義理，剖別同異眞僞，以程、朱爲標準；其餘體裁不一，言之悖乎道者鮮矣。而磊落俊偉之氣出以淡泊宕折，汪洋蘊含，自有遠神，非所謂德性堅定、才與學兼優者乎！【略】至其文章，根極理要，陶冶性靈，操而存之，蓄而發之，悠然自得之致溢於言表，斯豈鰓鰓焉規古人之迹以求其一當哉，道德之意，流示遠矣。誦其文者，即末以求本，則亦庶乎其有合也。嘉慶癸酉季夏後學賈聲槐拜手謹序。

陳用光《韓夢周墓表》　韓理堂先生，乾隆間粹然爲宋儒之學者也。蓋自湯文正、陸清獻以宋儒之學興於國初，雖其所從入於朱、陸者各異途，而立身制行皆闇然爲己，無標榜以爲名者。然清獻尚兢兢守程、朱家法，懼世之爲陸、王者師心自用，以爲學術患，集中學術辨及與湯文正書是也。自爲漢學者興，而世乃樂以宋儒爲詬病矣。先生當漢學未甚盛之時，故所言不及爲漢學者之失，而惟守清獻家法。其言曰：「自平湖之說出，爲陸、王者未嘗不氣爲之下，豈平湖之辨異人哉？以其所樹立，知尊程、朱之無弊而大有功，其闢陸、王爲非徒然也。」嗚呼！觀先生之言如此，豈徒以口舌爭爲衛道者哉？故吳中彭尺木先生嘗曰：「國家明德，醇懿涵養百餘年，其應徵於士類者，於韓、閻兩公見之。」閻謂昌樂閻考功循觀，韓謂先生也。

《清朝先正事略》卷三一　先生少讀諸儒書。於朱、陸以來學術之辨，不得其是非。及交淮安任先生瑗，自謂釋然無疑。生平律己嚴，教士以恥求利達爲尚。嘗言：「三代以上士，皆務道德自治而已矣！其措諸事業者，自治之餘也。故曰：『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春秋時，先王道衰，人各騖於功利。管、晏之徒艷稱於世，道德功名裂而爲二。自是以降，各以才力相尚。漢、唐君臣乘時建樹。考之春秋治五霸之義，功罪各不相掩。或以其有濟於世，忘其所以致此者，皆逢時遇主，一切球以時弊。而但炫於揚勵之跡，遂欲左顯右隱，譏儒者不達時務，空言無補，等諸匏瓜之不食。則是顏、曾劣於管、晏，而孫、吳、商、李之徒賢於孟子也。」又曰：「戴東原謂程、朱說性即理也，其視性如人心中有一物。此即老氏之所謂無，佛氏之所謂空，稍變而爲此說，孔、孟無之。然孟子有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彼疏孟子字義，并此句忽之何也？如此荒謬，直枉讀一世書耳。」嘗有友人謁選吏部，以爲貧而仕爲言。先生規之曰：「足下之出處，當問其義不義，不當問其貧不貧。若遂計較於此，恐臨利害不能無畏，則將成患得患失之鄙夫矣！」先生工古文，表章名賢忠節，皆有關於世道。所著曰《理堂集》。

傳記

陳用光《韓理堂先生墓表》　先生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其先滇人，自明中葉籍於東萊，遂世爲萊之濰縣人。曾祖有極，祖瑚，皆諸生。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承母孺人教。幼卽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座右，蓋其所趨向已定於少時矣。乾隆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作令於滁州來安縣。來安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凋瘵甚。先生依山種桑，募兗、沂人習於蠶者教之蠶。嘗欲開浦口黑水河，使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則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詳著於《圩田圖三記》。其時大學士高晉爲制府，嘗與先生同議開河事，欲爲請於朝。會先生以蝗災罷官，事遂寢。先生之罷官也，戊子夏，滁州、和州旱，先生具狀報災，月餘累十啓，始得請。並其鄰近十餘縣，皆緣來安得議賑。顧踰歲庚寅，先生方分校鄉試闈，而淮南、北諸郡蝗大起，分巡道以先生偕諸捕蝗不力者，同時劾奏，並落職。先生愛民煦煦，如恐不及。治事暇，或歷鄉村，輒與民言家庭孝友事，至爲之流涕。而其待胥吏則嚴明，不少假借，嘗斥去其蠹吏之害政者。役請於大吏，乞復之，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故與大姓善，請捕之以自效，先生終不許。役既去，民始安。先生之罷官也，民餓問以薪酒者相屬。逾四十年，來安人尚思先生不置云。先生少讀書程符山中，既罷官，歸程符，四方學者從之學，先生輒舉宋儒之學以爲教。其論制義舉業，以爲有說經之文，有自得之文。於自得之文則舉顧端文、陸清獻，蓋言其所自得，先生之志；則因文以明道，先生之教也。家居凡二十

七年。以嘉慶三年某月日卒於家，年七十。明年葬於其縣城南祖墓之西南。

徐侃《韓理堂先生傳》 先生姓韓氏，名夢周，字公復，號理堂，萊之濰縣人。父承休，候選主簿。母張氏。先生生三歲而孤，少讀書不專於科舉，承母孺人教知，切劘正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言於座右。壬申舉於鄉，丁丑成進士，丙戌令來安。先生以慈愛爲心，嚴明爲治，於物無所假借。有蠹役久害政，下車斥革去；又介於大吏之門下，請復其役，不許；會有大姓犯法逃役，自請捕之，役故與大姓善，至是覬賣以取寵，先生尤惡之，自是役去而蠹衰矣。先生不善諂上【略】。先生動必以正，不苟同，亦不爲詭異，故一時自上官及大江南北間，無不知有韓來安者。來邑僻在江北，北繞羣山，南多圩田，民凋敝甚。先生依山種桑，興蠶織，重募沂、兗工教之；又欲開浦口黑水河，邑南之水不由瓜埠口可直達江，圩田不受災而民利數倍，其地里丈尺工程具載所著《圖記》。【略】先生教士，望其嚮道，凡行己立身之術，開導不已。【略】稍暇，則召小民至前，如家人父子語，凡及家庭孝友倫紀之故，言之流涕，小民亦流涕。及罷官，負薪攜酒相屬，先生不忍受亦不忍拒，有餽以金者則絕之。先生在官時，邑有生祠；及去，士民送者雨泣，煢獨者號於野，香烟漠漠班道左云。罷官後，家居二十七年，年七十卒。【略】而其曠邈之思不可挹取，往往見於詩歌文辭，所著有古文集、詩集、日記、《陰符經注》共若干卷，制義前後刻各二卷。

錢儀吉《韓夢周傳》（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閻懷庭先生事略》附 韓公復，名夢周，一字理堂。濰人也。少孤力學。揭「毋不敬」、「思無邪」二語於齋壁，每跬步必以禮。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知來安縣。始至，懲蠹役，斥淫祀，勸農功，訓民節儉，逐點商之以竈物網民者。歲饑當賑，大吏謂可已，日一申狀，卒得請。創江清書院。已，又立恤孤院。地故產椿櫰，以爲薪。先生止之曰：「是宜蠶。」手訂育蠶及種樹法，募沂、兗工師教其民，民用以饒。嘗欲開黑水河，以利圩田。事成，當爲百世利。會鄉試，奉檄爲同考官。而縣有蝗災，監司遂以捕蝗不力，罷之歸。講學程符山中，凡二十有六年。嘉慶四年卒。年七十。

紀事

陳用光《韓理堂先生墓表》 先生之取友，在山左，則與法鏡野坤宏、閻懷庭循觀友善；在四方，則與彭尺木紹升、魯山木仕驥友善。山木與先生未嘗面，而歲以書問相勉爲學。魯、彭二先生皆兼采陸、王之說，尺木則浸淫於釋氏，先生則確守程、朱，所自得尤邃，其見於用，庶幾清獻之爲靈壽矣。

汪廷珍《理堂文集敘》 濰縣理堂韓先生罷來安令後，客遊淮陰，與吾邑任東澗徵君（瑗）爲莫逆交，邱蘭成（逢年）、楊稼軒（禾）亦過從甚密。【略】方是時，與先生同講者：江南爲彭尺木、汪大紳，江西爲羅臺山、魯絜非，而昌樂閻懷庭與先生爲姻戚，尤所謂同方同術者。

徐侃《韓理堂先生傳》 徐侃曰：先生自少志聖賢之學，其道未竟。用令小邑止五年，又罷去。侃邑人故傳先生於作令事爲詳。使官不罷，雖罷復起，政亦不止此。然自去後，至今四十年，百姓思之如一日。後令及上官耳目之久，翻疑且怪曰：韓某何如人，政何如政，而民思之若是？古云：「百年服教，百年畏神。」可以見矣！

《流民行》 李兆元《十二筆舫雜錄》：韓理堂名夢周，字公復，濰縣人。乾隆丁丑進士，官江南來安縣令。嘗過滄州，見流民鬻兒者，作《流民行》。

《碌碡卧》 李兆元《十二筆舫雜錄》：理堂宰來安日，歲饑，請帑賑卹，民得安輯，作《憚暑吟》十二首以紀其事。其《碌碡卧》一首云：【略】。

著録

時嵣《理堂文集序》 韓生致經爲先生族子，從余遊，喜治古文，懼其久而散佚也，裒合成帙，顏之曰《理堂古文彙存》。先生制義與詩舊有刻本，而古文尚闕焉。歐陽子曰：「物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是集之刻，亦以俟諸好而有力者。嘉慶十有四年季秋九日同邑後學時嵣謹識。

韓通儒《理堂文集·目錄後識語》 右族父理堂先生古文若干首，通儒即

平度于氏本而增之者也。先生沒於嘉慶戊午，時通儒年已弱冠，漸知嚮慕古文學。會族中有慶弔事，與先生之孫方坤遇，輒訊先生古文，而家無勒成藏本。丁卯夏，方坤始投予二冊，謂得之平度于氏。于氏先生舊館，計文不過百餘篇。【略】至是既得平度本，竊意其未備，每逢先人諱日及歲時展拜墓所，必迂道詣先生故居，啓篋而摻索之，得文稿數首以歸。閱三載，計所得亦踰百篇，乃合于氏所錄，求選序於樂陵賈艮山先生，而釐爲目次如右。癸酉九月展重陽日族子通儒謹識。

藝文

李懷民《石桐先生詩鈔》 陶令移居處，城南住幾家？荒村隔谿問，茅棟曉林遮。對酒心還壯，論詩日又斜。不愁回路晚，明月戍樓賒。

李含章

吳仰賢《偶論滇南詩》 太白詩成筆最靈，象牀銀管隱香屏。閨中李杜求同調，只有當年錢浣青。自注：閨秀李蘭眞含章，晉寧人，歸安葉聞沚方伯室，有《咏太白詩》曰：「在天猶被謫，入世豈能容？」爲隨園所賞，摘入詩話，推爲一代之冠。

《清朝閨閣詩人徵略》卷四引《吳興詩話》 蘭貞詠晉史，論古有識，不似巾幗。少隨鶴峰中丞楚南撫署，後十七年方伯攝大中丞事，復至節署。感賦詩有「畫角乍迎新使節，春風猶憶舊妝臺」之句，情文綺麗，眞得唐人三昧。

又引《隨園詩話》 佳句如《咏始皇》云：「車載轀輬山有鬼，舟行縹緲海無仙。」《望岱》云：「海上天光明野馬，寰中人影動蜉蝣。」《並頭蘭蕙》云：「風靜謝庭羣從集，月明湘浦二妃歸。」《重至都門》云：「每歷舊游疑隔世，暫休征旆當還家。」《常州道中》云：「路已近時翻覺遠，人因垂老漸知秋。」

又 含章字蘭貞，雲南晉寧人。湖南巡撫因培女，葉佩蓀繼室。有《蘩香詩草》。

管世銘

論述

綜論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九引《松軒隨筆》 余自成童習舉子業，少年博愛，凡前明制藝及國朝諸大家名家，既溯其源流，窺其堂奧矣。中年以後，惟愛五家。五家者：金正希、方百川、方望溪、陳句山、管韞山也。今老矣，退居江村，與漁樵爲伍，不談時文，惟韞山之文猶時時誦之。嘗謂時文至管韞山，蓋合義理法度，書卷聲情，融而爲一矣。今擇尤愛者，列篇目於左，質諸讀管文者：《學而時習之》(全章)、《關雎》(一節)、《齊一變》(一節)、《述而不作》(一節)、《雖疏食菜羹》(一節)、《回也其庶乎》(至殖焉)、《子貢問友》(一節)、《有德者必有言》(一節)、《唯女子與小人》(一節)、《令聞廣譽施於身》(二句)、《有若無》(三句)、《君子以文會友》、《素隱行怪》(二句)、《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二三子何患於喪乎》(三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一節)、《樊遲請學稼》(全章)、《晉文公譎而不正》(一節)。(此十八篇，精闡名理，包羅史事，洞達物情，每於月下、雨中、燈前、枕上背誦之，可息閒雜思慮。)

錢維喬《韞山堂詩集序》 吾友韞山爲人磊磊落落，克敦內行，遇事忼爽，交友勸善規過，無所洟涊。而與謀，必盡其誠，氣誼良篤。其發爲詩也，如其人，朗健深厚，有上下古今之識。大都出入於杜、韓、蘇三家，而不名一體。尤愛其格律最細，每詠一人、述一事，典贍精當，無可移掇，足當詩史之目。至於賦物抒景，往往即小見大，皆有可備輶軒之采者。【略】猶

憶歲乙未，予與韞山共載入關，同客頻陽者五閱月，昕夕倡酬，互相商榷。予詩多頹放，韞山則騰踔凌厲，傲視一切。予心折之，以爲其人未可量。今忽忽十六年矣，韞山卓然爲望郎，入翔樞禁，出賡皇華，益通達於政治，立朝則勉其職之所能爲，交友則致其情之所可盡。而有餘於職與情之外者，一寓之於詩，直而不汙，婉而多諷。韞山之詩愈工，而韞山愈不以詩人終矣。

《梧門詩話》卷七 管侍御世銘詩極工，歌行尤凌厲一世，爲制藝所掩，不知其詩實出制藝上也。

《北江詩話》卷一 管侍御世銘詩，如朝正岳瀆，鹵簿森嚴。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華林先見思東武，《秋柳》吹毛到阮翁。中葉漸疏文字禁，黃金合鑄韞山功。（乾隆末，某尚書嘗摭漁洋、初白、竹垞詩及蘭次詞語，指爲誹謗。韞山時在樞垣，爲分晰入奏，得免議，見所作《紀事詩》。先是《四庫全書》之輯，劉文正極不謂然，比訪書詔下，而書禁以起。韞山詩有「方思先見劉東武，弗善華林《七略》書」之句，韞山劾和珅未遂，世多惜之。即此一事，亦足覘其所守。）

李岳瑞《春冰室野乘》 侍御《韞山堂詩》，宗法杜、蘇，不隨俗靡。方袁隨園之執牛耳於東南也，天下之士從之如市，侍御獨不肯附和，嘗賦詩以見志云【略】可謂婉而嚴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武進管緘若先生世銘，文章風節，爲一時重，所著有《韞山堂詩文集》。君少時讀史，慕汲黯、朱雲之爲人。官京朝日，不阿權貴，時相亦嚴憚之。

分論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制義叢話》卷一三：天將以夫子爲木鐸，集注謂天必將使夫子得位，設教，不久失位。管韞山曰：「木鐸二字，是封人特筆，正爲萬世之聖人寫照。若如常解，則門人記《論語》時，言已不驗，又何所取而著之於篇乎？韞山作此題文中二比云：天殆默觀乎今日之天下，不可以常理與也。必待得斧柯而從事，其有補於滔滔者僅矣。惟一無憑藉，而空文垂世，已如揭日月而行，得天子薦舉而措之矣。即世莫予宗，而所謂由則治，不由則亂者，無日不憬然於薄海之人心也，此亦窮變通久以來，特以創生民之未有者耳！天更深憂乎今日之天下，不可以近功治也。就使及予世而東周，其收效於栖栖者晚矣。惟相與修明，而素位匡時，不啻等百王而上，有聖人興則而象之矣。縱時乎有待，而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者，無在不赫然於終古之觀聽也。此又升降污隆之外，可以俟百世而無惑者矣！」評者謂言似澡奇，理極平正。此以孟、韓注孔，非以帖括說經，豈過譽哉！

《今之孝者》 《制義叢話》卷一三：「養親同於犬馬」，聖言不當如是失倫，昔人辨之詳矣。然非逐字還他著落，何以伸其所見乎？管韞山作「今之孝者」，全節文云：「夫孝安得有今古之殊哉。乃吾觀於人之相謂以孝者，而不能無慨於今矣！【略】自來不用集注作此題文者多矣，未有能如此之旁皇周浹者，所謂以時文爲義疏也。

《遙別弇山中丞》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畢秋帆尚書撫陝時，雅好延納，四方士多歸之。洪北江、程魚門諸人，其最著也。君客關中日，畢致千金聘，不往。集中有《遙別弇山中丞》詩云【略】即此可以見君之所守矣。

《寓江寧日客有勸謁袁簡齋者詩以謝之》 《郎潛紀聞》卷九：乾隆癸丑，西洋英吉利國使當引對，自陳不習拜跪，強之止屈一膝。及至殿上，不覺雙跪俯伏。故管侍御《韞山堂詩》有「一到殿廷齊膝地，天威能使萬心降」之句。康祺憶穆宗親政後，泰西各國使臣咸請覲見，先自言用西禮折腰者三，不習中國拜跪，通商衙門諸大臣曲意從之，惜無舉前事以相詰責者。

傳記

陸繼輅《掌廣西道監察御史管君墓表》 君姓管氏，諱世銘，字緘若，所居曰「韞山堂」，門下士因稱「韞山先生」，故韞山之字特著。曾祖棆，刑部郎中；祖暠，雍正間舉人，廣東鹽場大使；父基承，國子監生。祖、父俱贈朝議大夫、浙江道監察御史加二級。祖母徐、母王，俱贈恭人。君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四十三年進士，引見以主事用，分戶部行走，旋補山東司，充軍機章京；擢雲南司員外郎、山東司郎中，六十年，改浙江道監察御史，奏留軍機處。嘉慶三年，轉掌廣西道。故事部郎充軍機章京者，改官御史即罷直，或經軍機大臣奏留，其儀注仍如司官，不得專達封事。君少讀史，慕汲

黯、朱雲之爲人；及成進士，金壇于文襄公實爲總裁。文襄好士，所援引或數年至卿貳。君旅進旅退，未嘗獨求見，以所能自異。文襄薨，和珅浸用事，君益憂憤，每與同官論前代輔臣賢否，語譏切，無所避，和珅微有聞。而章佳文成公方倚君如左右手，猝未有以中傷君。君既擢御史，則大喜，夜起徬徨中庭，搆疏稿未成而仍留軍機。命下，兪文成公請也。君廢然入謁文成，自言媿負此官。文成知君意，慰之曰：「報稱行有日耳，何必汲汲以言自見耶？」蓋文成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奸獲譴，其用意至深。君亦感悟，稍自韜晦，而諷諭之意一以寓之于詩，今所傳《韞山堂集》是也。後四年，朝廷行大賞罰，薄海臣民歡呼相告，而君已前歿，不及見。嗚呼！可哀也已。卒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一。

《湖海詩傳》卷三六　管世銘，字縕山，陽湖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九　管世銘，字緘若，號韞山，江蘇武進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御史。有《韞山堂詩集、文集》。

《清朝先正事略・秦小峴先生事略》附　同州管君世銘，字緘若，號韞山，武進人。乾隆戊戌進士。由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授御史。君會試出于公敏中門。于好士，所援引或數年陟卿貳，君未嘗獨求見。于公卒，和珅寖用事，君憂憤形詞色，和珅微聞之，而阿文成方倚公如右臂，莫能中傷。既擢御史，搆疏稿未成，得旨留軍機。君自言愧負此官，文成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君大用，不欲君以擊奸獲譴也。嘉慶己未，朝廷行大賞罰，君已先一年卒矣。君工制舉文，居京師，從游之士凡數百，多發名成業以去。尤精詩古文，深於經術，特爲時文所掩耳。著有《韞山堂詩文集》行世。

《清史列傳・管世銘傳》　管世銘，字緘若，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改戶部主事，充軍機章京，累遷郎中，擢御史。世銘會試，出于敏中門。敏中好士，所援引或數年陟卿貳，世銘未嘗獨求見。敏中卒，和珅寖用事，世銘憂憤形詞色，會謝振定焚和珅車，王鍾健希意劾罷其官，世銘誚之曰：「謝公失官，王公失名。」和珅微聞之。而阿桂方倚世銘爲右臂，莫能中傷。既擢御史，搆疏稿未成，得旨留軍機。世銘自言愧負此官，阿桂慰之曰：「報稱有日，何必急以言自見耶？」蓋期世銘大用，不欲以擊奸獲譴也。一日世銘與友人酒坐，坐中多譽和珅，世銘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衆駭愕。是夕，世銘歸邸舍，遽卒。詩朗健深厚，生平不服袁枚，有「寸心自與康成異，不肯輕身事馬融」之句。尤精古文，深於經術。著有《韞山堂詩文集》。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管世銘》（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國朝正雅集》卷三三引《松軒隨筆》　某生以三千金寄韞山處，十年還之，封識如故。此事在韞山無奇，在他人則難能而可貴矣。

又引《寄心盦詩話》　韞山先生制義，童稚時即喜誦之，其詩如豪客坐談，磊落顧盼，有辟易千人之概。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九引《松心日錄》　韞山侍御屢讞外獄，嘗曰：「救生不救死之說最誤。議生罪所以雪死冤，但主救生，則死者既死於讐，又死於斷，而冤不得申矣。凡斷獄者宜知之。」

又引管繩萊撰《侍御行狀》　府君居京師，從遊之士數百人。得府君之教，以科第稱名者，歲相繼。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七引《郎潛紀聞》　武進管侍御世銘，在臺垣負抗直聲。一日，與友人酒坐，時和珅以伯爵官大學士，衆譽伯揆無虛口。侍御被酒，大言曰：「諸君奚爲者？吾方有封事。」衆皆駭愕。是夕侍御歸邸舍，遽卒。見姚椿所作《管侍御唐詩選書後》，姚聞之洪稚存太史子符孫，符孫得諸太史，太史與侍御同里友善，其言當不謬。

又　乾隆丁未春，禮部尚書某掎摭王漁洋、朱竹垞、查他山三家詩及吳園次長短句內語疵，奏請毀禁。事下樞廷集議，請將《曝書亭集・壽李清》七言古詩一首，事在禁前，照例抽毀。其漁洋《秋柳》七律、《他山宮中草》絕句及《園次》詞語意均無違礙。奏上，報可。時管侍御世銘方內直，實主其議也。

作品本事

《扈蹕秋獮紀事三十四首》《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七《管世銘》引《郎潛紀聞》：管侍御詩，有《扈蹕秋獮紀事三十四首》，其自注詳悉，有足備掌故、稽職守者。備錄於此：獅子園爲高宗降生之地，嘗於憲廟忌辰臨駐。又凡車駕出麗正門，隨從百官皆立班。又軍機帳房例在幔城之左。又凡駕由左門入，在直章京皆立班。又宮眷輿輦後扈，亦有豹尾，親王以下皆引避，故稱關防。又機庭印鑰例由大臣中行走最前者佩帶取用，以金牌爲合符，始付鑰。又凡較射中四矢者，賜帶孔雀花翎。又凡詔草經硃筆更改，例應另紙恭錄。惟廷寄諭旨，多命即以硃發。又凡一旨而傳諭數人者，進呈既下，照書各寄，謂之分寄。又凡御筆增改，遵錄他本，謂之過硃。又機庭總簿謂之隨手簿，檢查舊事必按各年隨手簿索之。又凡直省方面開缺，先由樞臣書缺，而空其名，以待御筆填注。又凡引見記名各員，吏、兵兩部以綠頭牌交軍機照錄，入存記匣，隨時進御。又凡直省奏請遷除當上意者，雖交部議，仍命存記部本，上時議駁，亦擬旨準行。又凡行在召見軍機大臣，恆在晚膳後。又凡撰擬詔旨六七道以上者，輒命隨成隨進。又前引大臣將近宮門，例釋弓箭。又凡頒賜軍機章京，例視三品京堂。又每車駕在道，當直者例滿、漢各一人帶要件先候於尖營，以備承旨。又上直有一人最早者，謂之早門。散直有一人最晚者，以宮門下鑰爲度。又周廬夜直，弁兵統謂之珠車。又凡圍場上未發矢，莫敢縱鏑。惟突圍之獸，從官先射。又哨鹿者，戴鹿冠，作鹿鳴。又進哨之後，不許屬車先行，恐橋道有不虞也。又國語以隨豹尾爲跟穆音，尖營爲烏墩。又圍場以西去，以東還。又行衣不挂朝珠，還則仍繫。扈蹕初，歸例得休沐七日。又內直各官，皆進乾清門，惟軍機直郎許兼由內右門出入。

《寓江寧日客有勸謁袁簡齋者詩以謝之》《樗寮詩話》卷下：韞山試江寧，客有勸謁袁簡齋者，賦詩云【略】是時毘陵人士多能自重，如張皋文、吳仲倫、惲子居皆不肯游其門。而洪稚存、黃仲則雖與過從，亦未嘗列北面。蓋邵叔、盧紹弓兩君師資之功遠矣！

《奉贈鄭秋浦同年侍御（澂）即次留別原韻》二《雪橋詩話三集》卷八：豐潤鄭秋浦澂在御史臺疏請停貢金玉，語頗戇直。每退直，手椒山一編，泊如也。後以吏事罣議，阿文成諄勸捐復，秋浦竟歸田。管緘若次其留別原韻云：【略】。

《寄穆英甫中丞》《雪橋詩話三集》卷八：甲寅，（英甫）以劉之協在扶溝脫逸事落職，發烏魯木齊。緘若詩云：【略】。其持躬之廉儉，列鎮之去思，惜不能見容於盛世也。

《觀臺》《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一：世傳韞山憤時相專政，將具疏論劾，一夕遽卒。今集中有《觀臺》一篇【略】韞山子學洛附識謂詩成於嘉慶三年十一月初十日，爲捐館之前二日。生平志事，於是長齋。其後兩閱月，睿皇親政，時相即被重譴，惜韞山不及待也。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韞山堂詩集》十六卷，《文集》八卷，管世銘撰。

馮培

《江蘇詩徵》卷一　王芑孫云：寔庵受業任純仁先生之門，與吳泰來、顧宗泰、金學詩稱任門四子。故實庵制義獨得先生體裁，詩亦不苟作者。洎致仕歸，掌教蘇州紫陽書院，造就學者甚衆，可謂不替師承矣。

《湖海詩傳》卷三六　馮培，字玉圃，號寔庵，無錫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戶科給事中。有《鶴半巢詩鈔》。

《驟馬市謠》《燕京訪古録·驟馬市》：清初詩人馮仁寓有《驟馬市謠》，其自序曰：「市在宣武城南，每日活市之後繼以死市，蓋驟馬之衰疲者多會集於此，競赴屠宰。予哀夫老盡其力，而不免湯火，故爲是謠。」

《清明》《雪橋詩話續集》卷六：京師每於三月中開溝出積穢，街巷間頗

礙行車，輒紆其途以避之。馮玉圃《清明》句云：「泊船久憶青山冢，紆轡新淘紫陌溝。」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馮玉圃給諫（培）》十年人海迹常疎，訪我求題種竹圖。竹性從來直如矢，諷君莫負冠頭鳶。君從文字見情親，別後音書轉益勤。秦蜀軍郵殊未了，想見中樞勞制草。

張九鎜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九引《松軒隨筆》湘潭張氏，楚南望族，文章政事，代有聞人。吏治則推湘帆先生（坊），詩家則推度西先生（九鉞），經學則推蓉湖先生（九鎜），皆淵源於南麓先生。

又引《沅湘耆舊集》蓉湖初以明經官郴州訓導。乾隆己卯舉於鄉，官內閣中書，入翰林時年六十矣！館中以耆宿相推，稱曰蓉湖先生。先生內行醇篤，四十喪偶，不復娶。居京師二十年，旁無姬侍，蕭然一身，應官外，閉戶著書而已。嘗病注疏家以攻擊朱子爲名高，於羣經多所辨證，考據精覈。晚年以子世浣官曲沃喜曰：「吾父前仕曲沃縣，人爲建三不朽祠。今吾子復官是，當往祇謁先靈也。」《笙雅堂詩》編年斷自甲子以前，有《洗研》、《嶺雲》、《麓苑》、《東園》、《黃岑》、《陟岵》、《晉遊》、《春帆》、《秋帆》、《海南》諸草，其《研京草》則庚辰以後往來京師所作也。山陽阮葵生序，稱其志行淳篤，蘊藉深厚，雖尋常筆墨蹊徑，皆可想見其爲人。今所錄諸體，春容大雅，不矜尚詭異，自然名貴，蓋於諸張中爲最醇矣。

《登滕王閣》《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九《張九鎜》引《聽松廬詩話》：蓉湖《登滕王閣》絕句云：「誰憐孤客渡江來？一夕乘風亦快哉！解襲落花楊柳句，有人驚道是天才。」余謂雖襲句調，然「秋水共長天一色」較之「楊柳共春旗一色」有過之無不及，終不愧天才也。

《清朝先正事略・張紫峴先生事略》附　九鎜，字竹南，號蓉湖。乾隆己酉進士。官編修。著有《笙雅堂集》。其詩春容名貴。尤邃於經學，於羣經多所辨證。

《清史列傳・張九鉞傳》附　九鎜，字竹南，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年六十矣，館中以耆宿相推。內行敦篤，居京師二十二年，蕭然一身，應官外，閉戶著書而已。嘗病註疏家以攻擊朱子爲名高，於羣經多所辨證，考據精覈。其詩春容大雅，不矜尚詭異，自然名貴。著有《笙雅堂集》。

《詞林輯略》卷四　張九鎜，字吾溪，號蓉湖，又號竹南，湖南湘潭人。散館授編修。著有《笙雅堂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三引諶瑤錄《述聞》張九鎜，號蓉湖，初由貢生任郴州訓導。乾隆己卯舉於鄉，官內閣中書。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時年已六十老人，詞垣人以耆宿推之。九鎜有文行，年四十喪偶，不復娶，亦不置妾媵。居京師二十餘年，應官之外，閉戶著書而已。晚年以子世浣知曲沃縣，遣人迎養，九鎜欣然曰：「吾父前任曲沃縣，人爲建三不朽祠。今吾子復官是，當往祇謁先靈也。」後卒於世浣河津官署。世浣，乾隆丁酉鄉舉，累官揚州知府，以才能稱。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笙雅堂詩集》十四卷，《文集》四卷，張九鎜撰。九鎜，字竹南，號蓉湖，湖南湘潭人。乾隆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

李鼎元

《湖海詩傳》卷三六　李鼎元，字味堂，號墨莊，綿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有《師竹齋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梁爲西南屏，水厲山刻峭。」而數十年來，未有鍾其靈異者。近日綿州稱「三李」，以墨莊爲最，意沉摯，辭警拔。筮仕後，索米不足，遠遊江海，所過名山大川，發其抑鬱無聊之氣，拔地倚天。三吳士大夫以英挺自命者，未能或之先也。庚申初夏，余在武林，墨莊奉使琉球，過訪講舍。予謂：「君天才奇偉，又佐以域外之觀，海涵地負，當有駴心而怵目者。」及使還，予已老病家居，未見所作。

《北江詩話》卷一　李主事鼎元詩，如海山出雲，時有可采。

《聽雨樓隨筆》卷一　（李驥元）兄墨莊鼎元，使琉球，集《球雅》，所著《師竹齋詩文集》，惜未刊行。其才氣宏雅挺拔，久爲名輩推重。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一　和叔與兄雨村、弟堯塘，先後入翰林，皆負文望，世稱「緜州三李」。和叔詩無所不仿，而於杜、蘇爲近。嘗奉封冊至琉球，紀其山川人物，蹊徑一變，壯麗恢詭，尤擅勝場云。

《皇清書史》卷二三　李鼎元，字味堂，號墨莊，綿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法式善《題墨莊兵部尺牘後》詩云：「人似老松詩似梅，作書卻比蘭抽荄。」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五　李鼎元，字味堂，號墨莊，四川緜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宗人府主事。有《師竹齋集》。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小傳》　李鼎元，字墨莊，緜州人。乾隆戊戌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改內閣中書，充冊封琉球副使，官至兵部主事。著有《師竹齋詩集》。吾蜀自前明三高後，人才歇絕。先生爲雨村太史從弟，與同懷弟堯塘中允奮起詞壇，後先濟美。而先生才筆謹嚴，風骨高峻，在羣季中尤稱白眉。久滯冷官，無所阿附，自甘窮約，尤爲人所難能。奉使諸作，才氣雄健豪邁，前無古人。即雨村詩老，亦當退舍，誠卓然爲西蜀一大宗也。

《清史列傳・李調元傳》附　鼎元，字墨莊，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改授內閣中書。嘉慶四年充冊封琉球副使，官至兵部主事。鼎元天才奇偉，筮仕後以索米不足，遠游江海，所過名山大川，每藉吟詠以發其抑鬱無聊之氣，所爲詩風骨高峻。奉使諸作，尤推豪健。兄弟中稱白眉焉。青浦王昶見其詩，亦以爲「三吳士大夫莫能或之先」也。著有《師竹齋集》。

《詞林輯略》卷四　李鼎元，字煥其，號墨莊，四川綿州人。散館授檢討，改內閣中書。官至兵部員外郎。

《咏扶桑》　《皖雅初集》卷五引《尊瓠室詩話》：余於甲戌歲購得緜州李墨莊編修（鼎元）《師竹齋集》，言嘉慶庚申夏出使琉球，見扶桑樹。【略】李詩有《咏扶桑》一絕云：【略】，自注云：【略】。據此，則其花迎日而開，與古語日出樹間暗合。

張問陶《送李墨莊（鼎元）前輩出使琉球》　使節中山遠，威儀海外看。星光開浩渺，風力助平安。波靜揚帆易，天空下筆難。銜將君命重，莫作壯遊觀。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李墨莊舍人（鼎元）堯塘中允（驥元）》　曰下之遊先二李，最初識我逾一紀。雙鳳齊飛入翰林，阿兄沉雄弟清深。兄今改秩吟紅藥，弟亦遷官粲花萼。我獨行搖原隰中，寄言休別廨西東。（時二君析居京師。）

王陸禔

《隨園詩話》卷一三　常熟王陸禔，字介祉，瘦長骨立，兩眸熒然。家貧母老，又遭馮敬通之厄，客死長沙，年三十二。其詩清麗。《蘇臺紀事序》云：「僕本恨人，尤希好事。趁蘭膏之餘燄，述花月之新聞。則有參佐名流，宏農妙裔。王昌居處，迹近金堂；韓壽來時，香通青瑣。牆頭一笑，秋風客鑽穴相窺；枕畔五更，夜度娘鑿壞而遁。不須青鳥，爲約佳期；何必玄駒，始諧歡夢。手提金縷，踰沓冒以聲希；懷落鈿釵，胥流蘇而影亂。輕攏屈戍，潛由顧愷之厨；反合倉琅，永匿梁清之洞。遂致空閨大索，徒勞阿母闖門；鄰壁旁求，共訝彼姝履闥。倘屬無妻之牧犢，或易牽絲；偏爲有壻之羅敷，難收覆水。霧生三里，葉不翳蟬；風挂一帆，花終戀蝶。可憐月姊，隨蟾魄以俱奔；詎耐冰人，賦鼠牙而作訟。謀成祕計，大都鸚鵡之禪；下得官符，不是鴛鴦之牒。悵三生兮永別，未消圓澤之煙；縱九死以無辭，難覓茅山之藥。是則煉媧皇之石，莫補離天；彎后羿之弓，長仇怨日者矣。嗚呼！人生行樂，難禁贈芍遺椒；我輩鍾情，未免焚芝歎蕙。觸哀弦于舊軫，儂亦情狂；戒覆轍于前車，卿休放誕。不逢白傅，誰裁《長恨》之歌？爲語雙文，我作《會眞》之記。」詩云：「東風如夢春如畫，蘿蔓須扶薇待架。黃雀飛飛鏡檻邊，斑騅得得樓欄下。綠楊門巷是兒家，青粉牆高隔亂鴉。惜艷羞窺留影鏡，躭閒懶逐鬬風車。柔懷脈脈憐幽獨，少小紅絲曾繫足。蕭史遲吹引鳳簫，馬卿忽奏《求凰曲》。尋常聲息互知聞，促漏遙鐘兩斷魂。側帽望殘牕竹影，抽釵劃遍砌苔痕。蓬萊咫尺休嗟遠！綷縩輕裙便往返。曉把豪犀故剔梳，宵捫了鳥還加鍵。懷中轉側掌中擎，殷蒨難描婐姬形。蛤帳霞光

猶恍忽，蜃窗日彩更晶熒。刻骨恩同膠漆洽，迷藏祕戲貪嬉狎。連天夢雨罨陽臺，平地風波生楚峽。無端阿母喚匆匆，捲幔披帷室是空。鸚鵡攪翻脂盞粉，貍奴搔亂綉牀絨。侍兒尋覓爭牽惹，瞥見微光抽替閘。間道斜通鳥鼠山，頹垣近接鴛鴦社。防閑始悔未週遭，直待亡羊與補牢。瓜字分明慚碧玉，藕絲宛轉怨金刀。多生久作雙飛侶，豈忍禁持別離苦？攜手潛登范蠡舟，齊眉共寄梁鴻廡。夭桃已放出牆枝，元稹從題決絕詞。無奈鴆媒偏作惡，不容雁堵永追隨。訴牒倥傯控花縣，狐城免窟徵求遍。里胥排日計郵籤，亭長分程馳驛傳。替戾岡旋劬禿當，可憐屈體受鋃鐺。淋鈴雨泣紅顏婦，貫索星臨白面郎。鯽誓從今消舊寵，刀環約在要離冢。馱金縱許贖文姬，化玉何時見韓重？君不見雪絮漫空颺作塵，沾衣拂幌總前因。柳枝逸去樊娘嫁，我亦情傷潦倒人。」《留鬚》云：「漸看鬱鬱復離離，忍遣芟除累剃師？潘鬢見來增老態，飛胡學得憶兒嬉。依稀草活抽芽日，彷彿花殘露蒂時。猶自堪摩未堪捋，免教人把彥回嗤。」「屬體風懷夢裏春，鬆鬆羞憶嚙妃唇。好陪覓句拈髭客，休對熏香薙面人！青縷細含微見影，紫珍纔展便傷神。從渠長到星星日，敢向中涓戲效顰？」《咏題名錄》云：「倚棹向通津，紅箋閱市塵。買時慚啓齒，展處暗傷神。千佛名經錄，三生慧業因。未看先鄭重，回視更逡巡。幾輩曾盟笠？伊誰是積薪？名場驚絕迹，號舍記比隣。藥銚相依切，風檐問訊頻。獨憐乂手客，未遇點頭人。何敢輕餘子？徒教怨不辰！窮通知有命，俯仰總嫌身。」《孫園剪牡丹歸》云：「尋春閒訪野人家，扶醉歸來日未斜。買得扁舟小于葉，半容人坐半容花。」其他如：《落梅》云：「驛使再來休問信，美人已嫁莫相思。」《杏花》云：「開當落日憐微倦，嫁與東風恐不甘。」《偶成》云：「誤書因想得，微倦覺眠佳。」介祉好作無題詩，如：「衣上石華新唾迹，帳中霞采舊丰神。」「登牆不惜三年望，展畫誰甘百日呼？」人誚其輕薄。則云：「畢竟《閒情》累何德？不言惟有息夫人！」

袁枚《做元遺山論詩》 柘坡古體衡帆律，介祉清華東井奇。更有陸甥風調好，天能亡汝不忘詩。（萬柘坡、程衡帆、王介祉、高東井、陸湄君皆早死。）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後寨頭領三員：一丈青王介祉（陸禔）。

《海虞詩話》卷五 王文學陸禔，字介祉，古香刺史子也。客維揚，盧雅雨都轉待以上客之禮。贈盧七言長律百二十韻，極歎賞之。高宗南巡，獻賦行在。未幾，卒於望江縣舟次。

何士顒

《隨園詩話》卷一 人謀事久而不得，則意思轉淡。何士顒秀才《感懷》云：「身非無用貧偏暇，事到難圖念轉平。」眞悟後語也。其他如：「貧猶買笑爲身累，老尚多情或壽徵。」「書因補讀隨時展，詩爲留刪盡數抄。」皆不愧風人之旨。歿後，余聞信，飛遣人到其家，搜取詩稿，得三百餘首。爲付梓行世，板藏隨園。

又卷八 隨園席間咏六月菊，【略】何南園一聯云：「隱士靜宜荷作侶，東籬閒愛日如年。」雖差遜，而心思自佳。

又卷一三 余作《春寒》詩，【略】何士顒和云：「流細水初活，花遲春轉寬。」

袁枚《南園詩選序》 何子南園雖爲秀才，不喜制藝；雖讀書，不矜博覽；雖爲詩，不事馳騁。其志約，故邊幅易周；其思專，故性情易得。

《梧門詩話》卷二 何南園士永，江寧人，詩爲袁子才所賞，故論詩有「白門從古詩人少，今剩南園與古漁」之句。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少華山舊頭領二員：【略】白花蛇何南園（士顒），有《南園詩鈔》。

《晚晴簃詩匯》卷九九 南園爲諸生，喜詩厭制藝，居城市猶山林，讀儒書，樂近方外。袁簡齋稱其：「薄醉微慵，雨餘風停，一付於詩，久之而與詩兩相忘。」可謂語妙。簡齋又言：金陵有兩詩人，一爲陳古漁，一爲南園。其詩才力遜陳，而吐屬清婉，頗見性情。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六 金陵詩人何諸生（士容）。卒年六十餘，袁簡齋太史收其稿，附入隨園各種，號《南園詩草》。句有「詩到近情工」五字，爲時傳誦。余廣其意，亦有「文能隨意曲，詩到達情工」之語，字面雖同，意卻不襲。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蘭幽茶苦語通神，（南園詩「茶苦有餘味，蘭幽無

驟香。」清婉吟篇迥出塵。得句都工趨世拙，果然詩富補家貧。（江寧何南園士容。南園與上元陳古漁毅爲金陵兩詩人，「詩富補家貧」，南園句也。）

《咏野菊》《隨園詩話》卷一二：何南園《咏野菊》云：「絕無人處偏逢我，不寄籬邊獨羨君。」寫「野」字妙。

《口占》《隨園詩話》卷九：何南園館於汪氏，其尊人禮之甚至。後其子非解事者，而苛責館課轉嚴。南園賦詩云：【略】。

愛新覺羅弘曆

論述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伏考三古以來，帝王著作散見諸子百家者，大抵有韻之語爲多，如黃帝《巾機銘》、唐堯《神人暢》、虞舜《南風詩》、《卿雲歌》，禹《玉牒詞》，湯《鑄鼎繇》，以及武王丹書之戒，成王紫庭之操，古籍所傳，不可縷舉，皆詩之類也。其以文傳者則殊不多見，《呂覽》記神農之教，《鬻子》記顓頊以下之語，（案：諸語今本《鬻子》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或出追記，或出依託，未必親所撰錄也。兩漢以後，諸帝王惟梁武帝有詩賦集又有文集，其餘亦無有專以文傳者。然武帝文集不過十卷，未爲甚富，且六朝輕豔之詞亦未能闡聖賢之奧、媲典謨之體也。惟我皇上心契道源，學蒐文海，題詠繁富，亘古所無。而古體散文亦迥超藝苑，凡闡明義理之作，多濂、洛、關、閩所未窺；考證辨訂之篇，多馬、鄭、孔、賈所未及。明政體之得失，則義深乎《訓誥》；示世教之勸懲，則理準乎《春秋》。至於體裁盡善，華實酌中，則賈、董、崔、蔡以還，韓、柳、歐、曾以上，號爲作者，無不包羅，豈特帝王之所無？臣等上下千年，編摩四庫，所謂詞壇巨擘者屈指而計，亦孰能希聖製之萬一哉！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御製詩集》皆古今體詩，編年爲次。【略】自古吟咏之富，未有過於我皇上者。蓋自撫臨六幕，宰制萬幾，勤民莅政之餘，紫殿凝神，別無嗜好，惟以觀書乙夜，悅性怡情。是以聖學通微，睿思契妙，天機所到，造化生心。如雲霞之麗天，變化不窮，而形容意態，無一相復；如江河之紀地，流行不息，而波瀾湍折，無一相同；如二氣之育物，生化不已，而耳目口鼻，無一相類。故從心所欲，動合自然。染翰擘牋，頃刻輒數十首。侍臣授簡，吮墨沉思，前韻未賡，新題已作，丹毫宣示，日以爲常。四十八年之中，卷帙如是之浩博，職是故也。若夫有舉必書，可以注起居；隨事寓教，可以觀政事。聖人之德，聖人之功與聖人之心，無不可伏讀而見之。尤獨探尼山刪定之旨，非雕章繪句者所知矣！

沈德潛《國朝詩別裁集・凡例》本朝御製詩，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千百世當奉《全集》爲準繩。

趙翼《簷曝雜記》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爲古今所未有。御製詩文如神龍行空，瞬息萬里。

又 上【略】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硃筆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楷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杖戈」註云：「製，雨衣也。」【略】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于文襄供奉，幷詩本亦手自繕寫矣。御製詩每歲成一本，高寸許。

傳記

《清皇室四譜》卷一　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欽明孝慈神聖純皇帝，諱弘曆。雍正十年世宗賜號長春居士，後嘗自號信天主人，七十後自稱古稀天子，又自稱十全老人。爲世宗第四子，其初次序實爲第五。康熙五十年辛卯八月十三日子時生於雍親王藩邸，母王府格格鈕祜祿氏卽孝聖憲皇后，六十一年三月聖祖命養之宮中。雍正元年八月世宗密建皇儲，緘其名於乾清宮「正大光明」匾額後。十一年二月封和碩寶親王。十三年乙卯五

月命入值辦理苗疆事務處，八月遣詔，立爲皇太子，嗣大統；九月初三日卽皇帝位於太和殿，時年二十五歲。明年丙辰紀元乾隆，七月擊定苗疆。十二年二月大金川叛，十四年正月平大金川。十五年十月西藏叛亂，旋定。十六年六月緬甸內屬。十八年五月準部亂，二十年五月準部平。二十四年十月擊平回部。三十一年正月緬甸叛，三十六年八月小金川叛，是年緬甸滅暹羅。四十一年二月平小金川，五十一年十二月暹羅國復仍內屬。臺灣亂，五十三年正月臺灣平，五月安南黎氏滅，六月緬甸仍內屬，七月廓爾喀寇後藏。五十四年六月安南阮氏仍內屬，尋其王入覲。五十七年六月擊降廓爾喀，遂內屬。在位南巡者六：爲十六年正月、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七年正月、三十年正月、四十五年正月、四十九年正月，皆幸江蘇、浙江；東巡者六：爲十三年二月、二十一年三月、三十六年二月、四十一年二月、四十九年二月、五十五年二月，皆登泰山謁曲阜；西巡者一：爲十五年八月幸嵩洛；幸五臺者五：爲十一年九月、二十六年二月、四十六年二月、五十一年二月、五十七年三月。歲乙卯，卽位六十年旣滿，明年嘉慶元年正月朔日御太和殿內禪，遂稱太上皇帝，退居寧壽宮，仍訓政。四年正月初三日辰刻崩於養心殿，壽八十有九。四月，上尊謚曰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廟號如上。九月葬裕陵西勝水峪，旋升祔太廟。二十五年十二月加上尊謚「欽明」二字，卽今謚。有《樂善堂集》及《御製詩文集》，子十七人，女十人。

紀事

作家逸事

《新世說・排調》 乾隆時，某詞臣奉勅撰墓誌銘，誤將「翁仲」二字倒置。坐降通判，瀕行，高宗爲賦一絕，云：「翁仲如何說仲翁？十年窗下欠夫工。從今不許爲林翰，貶爾江南作判通。」蓋每句末二字均顚倒也。（又某祭酒出試題，誤以「瑚弓」作「弓瑚」。太學生某嘲之曰：「瑚弓難以作弓瑚，如此詩才欠緻標。若使是人爲酒祭，算來端的負廷朝。」與高宗詩異典同工。）高宗南巡駕次毗陵。一日，遊天寧寺，聞住持僧某僧不遵清規，因詢之曰：「汝有幾妻？」僧以兩妻對。帝異其言，又詢之。則曰：「夏擁竹夫人，冬懷湯婆子，寧非兩妻乎？」帝一笑置之。

作品本事

《賜休致大學士陳世倌歸里詩以餞之》 《清史稿》卷三〇三《列傳》九〇《陳世倌傳》：世倌治宋五子之學，廉儉純篤，入對及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上輒霽顏聽之，曰：「陳世倌又來爲百姓哭矣！」

《賜梁詩正終養還南》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乾隆中先文莊公乞假養親，賜「萊衣晝永」四字扁額，又賜詩云：「翻祝還朝晚，卿家慶更深。」天語肫摯，可謂極矣！又嵇文恭贈對聯云：「花宴瓊林，溫仲舒由大魁秉政；堂開畫錦，王文獻以宰相養親。」亦堂皇有體。

《御史有以沙汰僧道爲請者朕謂沙汰何難卽盡去之不過一紙之頒天下有不奉行者乎但今之僧道實不比昔日之橫恣有賴於儒氏辭而闢之蓋彼教已式微矣且藉以養流民分田授井之制旣不可行將此數千百萬無衣無食游手好閒之人置之何處故爲詩以見意》 《粟香二筆》卷一：順治間有奏毀佛寺者，上諭：佛至今日，亦可憐矣！留作山川景物之點綴可也。又乾隆間有以沙汰僧道請者，御製詩云：【略】。

《題香樹齋集》 《冷廬雜識》卷六：嘉興錢文端公陳羣之母南樓老人，善繪事，公曾進畫冊於高宗純皇帝，題詩卷首，并題「清芬世守」四字。公幼時，父省親於信安，南樓老人授公兄弟經，夜必篝燈課讀，以其餘輝躬自紡績。後三十年，公奉母於京師，寫《夜紡授經圖》，題詩云：「母兮兒飢，終朝誦讀，不可以爲粟。母兮兒寒，終夜咿咿，不可以爲衣。（一解）秋夜長，秋月白。母曰嗟汝父行役，兒不學，我廢績。廢績婦所羞，不學人所惜。紬之繹之永今夕。誰予和，鳴促織。（二解）促織鳴，終繹聲。桁上衣，手中絲。手中絲，槃中餐。兒毋啼飢，兒毋號寒，爲誦《孟子》終七篇。（三解）昔孟有母，恃子實怙。汝今不勤學，吾何見汝父？他日父歸，行見撻汝。撻汝猶可，毋棄先人緒。譬厥紡，千萬縷。一失理，紛莫數。思之思之，淚下如雨。

（四解）兒跽膝下，將母勿怒。兒請卒業，然後寢處。奇文難字，母訓母詁。英聲華詞，是獵是咀。母曰樂哉，天實助予。聖賢在上，實聞斯語。（五解）」後高宗純皇帝閱公《香樹齋集》，見其詩，特賜題二絕句云：【略】公復乞當代名公題咏成軸。其孫潤齋中丞臻，因索觀者衆，慮其致損，乃摹勒於石，恭和御韻，題詩於後。有「願將世守清芬句，凜誦王言勵後人」之句。

《哭汪由敦》《簷曝雜記》卷二：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羣奉爲韓、歐，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歿後，上以詩哭公，有云：「贊治嘗資理，論文每契神。」公之所以結主知者可想已。

《維揚覽古》《揚州畫舫錄》卷一：揚州御道，自北橋始。乾隆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上六巡江、浙，江南總督恭紀典章，泐之成書，謹名《南巡盛典》。內載鄉導統領努三、兆惠奏自直隸廠登舟，過淮安府，閱看高郵東地、南關、車絡壩等處河道堤工，攏揚州平山堂，渡揚子江至金山，三百七十七里，分爲八站，此江北地也。又自崇家灣三里腰鋪，九里竹林寺，四里昭關壩，七里邵伯鎮，三里六閒，二里金灣壩，一里金灣新滾壩，二里西灣壩，六里鳳皇橋，七里壁虎橋，三里灣頭閘，由北橋七里香阜寺御道，旱路八里天寧寺行宮，計程六十二里，此揚州水程一站也。《盛典》載御製詩云：【略】謂此自天寧寺行宮入天寧門，出鈔關馬頭登舟，四里文峰寺，四里九龍橋，八里高旻寺行宮，計十六里，此水程第二站也。自高旻寺行宮十六里錦春園，一里陳家灣，一里由閘，五里江口，計程二十三里，此水程第三站也。又云：徐家渡至直隸廠，由小五臺至平山堂，高旻寺等處，由錢家港至江寧府，由蘇州至靈巖、鄧尉等處，由杭州至西湖，由紹興至禹陵、南鎮等處，俱係旱路。蓋江南皆水程，其由小五臺平山堂，高旻寺等處旱路者，乃由十六年天寧寺未建行宮，香阜寺皆設大營，由香阜寺入天寧門出鈔關馬頭，此一段爲旱路，即今之北橋御道也。由陸路至江南清江浦爲水程。御舟向例在清江浦，倉場侍郎及坐糧廳司之舟，名安福鱸、翔鳳艇、湖船、撲拉船，皆所謂大船也。其餘上用船隻，裝載什用等物及隨從官兵船，例給票監放。御舟前派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各二員，前引船隻派兩對出兩邊行走，船旁令一人騎馬在河路行走，以備差遣。拉船幫縴侍衛四員，四副撒袋，令在拉幫縴侍衛後行走。縴手用河兵沙飛馬溜，添縴用州縣民壯鹽快，不敷，僱民夫。陞蹕御舟，凡御前大臣、侍衛內大臣、軍機大臣、御前侍衛、乾清門侍衛船，及載御馬船，上駟院侍衛官員、批本奏事軍機處、侍衛處、內閣兵部官員船，以有事承辦，俱在前行走。兩岸支港汊河，橋頭村口，各安卡兵，禁民舟出入。縴道每里安設圍站兵丁三名，令村鎮民婦跪伏瞻仰，于應迴避時，令男子退出村內，不禁婦女。

《淨香園》《揚州畫舫錄》卷一二：荷浦薰風在虹橋東岸，一名江園，乾隆二十七年，皇上賜名淨香園，御製詩二首云：【略】園門在虹橋東，竹樹夾道，竹中築小屋，稱爲水亭。亭外清華堂，青琅玕館。其外爲浮梅嶼，竹竟爲春雨廊、杏花春雨之堂。堂後爲習射圃，圃外爲綠楊灣，水中建亭，額曰「春禊射圃」。前建敞廳五楹，上賜名怡性堂，堂左構子舍，仿泰西營造法，中築翠玲瓏館，出爲蓬壺影，其下卽三捲廳，旁爲江山四望樓，樓之尾接天光雲影樓。樓後朱籞延曼，旁有秋暉書屋及涵虛閣諸勝。又有春波橋，橋外有來薰堂，浣香樓，海雲龕，艤舟亭。橋裏有珊瑚林、桃花館、勺泉，依山二亭，由此入篠溪涉徑，而至迎翠樓。

《題虹橋脩禊》《揚州畫舫錄》卷一〇：虹橋脩禊，元崔伯亭花園，今洪氏別墅也。洪氏有二園：虹橋脩禊爲大洪園，卷石洞天爲小洪園。大洪園有二景：一爲虹橋脩禊，一爲柳湖春泛。是園爲王文簡賦《冶春》詩處，後盧轉運脩禊亦于此，因以「虹橋脩禊」名其景，列于牙牌二十四景中，恭邀賜名倚虹園。園門在渡春橋東岸，門內爲妙遠堂，堂右爲餞春堂。臨水建飲虹閣，閣外方壺島嶼，濕翠浮嵐。堂後開竹徑，水次設小馬頭，透迤入涵碧樓。樓後宣石房，旁建層屋，賜名致佳樓。直南爲桂花書屋，右有水廳，面西，一片石壁，用水穿透，杳不可測。廳後牡丹最盛，由牡丹西入領芳軒。軒後築歌臺十餘楹，臺旁松柏杉檜，鬱然濃陰，近水築樓二十餘楹，抱灣而轉。其中築脩禊亭，外爲臨水大門，築廳三楹，題曰虹橋脩禊，帝建碑亭，供奉御製二首。

著録

《四庫全書總目·別集類二六·御製文初集》三十卷，《二集》四十四卷，謹案《御製文初集》三十卷，凡五百七十餘篇，爲十九門；《二集》四十四

卷，凡四百一十餘篇，爲二十三門。門各以歲月爲次，皆萬幾餘暇，親御丹素所成；其誥敕碑記之屬，詞臣恭擬代言者不與焉！

又《御製詩初集》　四十八卷，《二集》一百卷，《三集》一百十二卷，《四集》一百十二卷。謹案《御製詩集》三百七十二卷，皆古今體詩，編年爲次。已刻者凡四集：自乾隆元年丙辰至乾隆十二年丁卯，計詩四千一百五十餘首，編爲《初集》四十四卷、目錄四卷；自乾隆十三年戊辰至乾隆二十四年己卯，計詩八千四百七十餘首，編爲《二集》九十四卷、目錄六卷，並大學士蔣溥所校刊；自乾隆二十五年庚辰至乾隆三十六年辛卯，計詩一萬一千六百二十餘首，編爲《三集》一百卷、目錄十二卷，則大學士于敏中所校刊；自乾隆三十七年壬辰至乾隆四十八年癸卯，計詩九千七百餘首，編爲《四集》一百卷、目錄十二卷，則協辦大學士尚書梁國治、侍郎董誥所校刊也。統合三萬三千九百五十餘首。甲辰以後，未剞劂宣佈者尚不知其數焉！

陳奉茲

姚鼐《敦拙堂詩集序》　今九江陳東浦先生爲文章皆得古人用意之深，而作詩一以子美爲法。其才識沈毅，而發也騫以閎。其功力刻深，而出也愼以肆。世之學子美者，蔑有及焉！

又《陳奉茲墓誌銘》　公諱奉茲，字時若。其先陳宜都王叔明十世孫崇，唐末爲江州長史，聚族爲孝義僖宗旌之。其後五世，自南唐及宋，皆旌爲江州義門。後乃遷居南昌。明季又自南昌遷德化。居德化三世，爲九江府學生俶。俶生範，康熙戊子科舉人，爲安義縣教諭；生絢，爲德化縣學生，是爲公考。自曾祖至考三世，俱以公貴，贈通奉大夫江寧布政使，妣皆贈夫人。公生二十二歲，中乾隆丁卯科鄉試第一。庚辰科成進士，授四川知縣。凡知蓬山、閬中，擢知茂州，皆有善政。當金川爲逆，將軍率兵討之，任公主炮局及修飭兵，興橋路，常居口外山谷間，瀕危勞績甚著。有三雜土司，地當進攻金川之路。官兵猝至，三雜長卓爾碼，婦人也，謂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校譁言三雜畔矣！宜先攻。公告將軍，三雜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公策。公至，一告諭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謝，且奉軍過甚謹，其後詔加其封號曰「賢順」。卓爾碼以謂惟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也。公旋晉嘉定府知府，及建昌道。其居官，日常寡出。入邊塞，仁恩素著，多所鎮定，中外皆稱之。上乃授公四川按察使。乾隆五十二年調河南按察使。居二年，調江蘇，旋擢江寧布政使。居四年，調安徽，未半歲又調江蘇。公始在蜀最久，凡二十七年。其後居江南，亦九年，歷四任。熟習民情，洞其利弊，能以簡靖漸祛其患，未嘗厲威爲聲名，吏民愛戴，以謂得大臣之體。好士樂善，獎掖如不及。公自壯入蜀，至老受任不得歸，乃取鄉地，自號東浦以寄思，士皆稱東浦先生云。【略】公年七十四，嘉慶四年正月壬午薨於蘇州。【略】銘曰：才爲國勞，險阻載遭，靖彼紛囂。平寧安處，來宜江滸，從容風雅。民曰吾宜，列士懷儀，未究其施。有政可頌，有文可誦，名存身亡。匡廬前麓，故居爰復，永安幽谷。

趙翼《題陳東浦藩伯敦拙堂詩集》　學詩必學杜，萬口同一噪。連城有眞璧，未可碔砆冒。嗚呼浣花翁，在唐本別調。時當六朝後，舉世炫麗藻。青蓮雖不羣，餘習猶或蹈。惟公起掃除，天門一龍跳。骨力森開張，神勇欝雄驁。陽烏掩爝火，轟雷塞蚓竅。天壤此一途，疏鑿曾未到。一開五丁峽，遂坦九軌道。坐令翰墨場，莫不奉旌纛。微之彷精切，退之師排奡。義山鍊格遒，涪翁取徑陋。豪宕放翁吟，悲壯遺山弔。斯皆分杜派，各具一體妙。迨明李、何輩，但摹面目肖。彭亨鼓蛙怒，咆勃奮虎嘯。徒滋虛氣張，終覺輕心掉。曠代有東浦，孤詣戛獨造。淵源泝《雅》《騷》，根柢本忠孝。讀書必破卷，陋彼管窺豹。出語必驚人，鷙若韝脫鷂。力厚巨鼎扛，思沉重淵釣。每於樸僿處，雋味出揉拗。以追少陵作，磁鐵雨孚召。得皮兼得骨，在神不在貌。緬昔老拾遺，入蜀詩益爆。長揖嚴尹幕，高歌葛相廟。至今舊草堂，萬丈光尚耀。先生甫筮仕，即泛錦江櫂。固知關宿緣，豈特發遐眺？新詩十二卷，精心蹴堂奧。子美有替人，當亦意不料。寓齋得披誦，狂喜成絕叫。惟應瓣香燃，敢肆飯顆誚。傳語學杜人，津梁此先導。

《北江詩話》卷一　陳方伯奉茲詩，如壓雪老梅，愈形倔強。

《海天琴思錄》卷二　柴桑（即德化縣）陳東浦奉茲著《敦拙堂詩集》十三卷，其於孺慕之誠，師友之誼，以及學問志節、經濟事功，一皆流露于詩，非漫然作也。蓋陶柴桑後復見此君。【略】大興朱文正公贈詩有「功高匹翁孫，

吟苦宗山谷」，無愧色焉！余最愛其五言古、五言律，雅淡似陶，雄瘦似杜，五律直搗少陵之室。

《晚晴簃詩匯》卷八九　東浦官蜀最久，詩亦以蜀中諸作爲最勝。江山風土，足以發其才情，而無浮聲囂氣。惜抱以樸厚推之，洵爲知言。此作家之異於才人也。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陳方伯名奉滋，江西進士，陳鵬即方伯之姪。子才以鵬爲武昌人，蓋諱之也。（見《詩話補遺》卷五第六八五頁二四。）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　陳奉滋，字時若，號東浦，江西德化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江蘇布政使。有《敦拙堂集》。

《清史列傳・陳奉滋傳》　陳奉滋，字時若。江西德化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授四川閬中縣知縣，擢茂州、直隸州知州。大軍征金川，主炮局及修飭橋路，崎嶇山谷間，勞績甚著。三雜土司地當進攻之路，其長卓爾碼，婦人也。謂且伐之，閉道不通，將校譁言三雜畔，請先攻。奉滋曰：「此未知國家意耳，非畔也。」請往察而諭之。將軍從其策，卓爾碼即散守者，具狀上謝。大軍過，奉伺維謹，詔加其封號曰「賢順」。卓爾碼以陳公活我，又予我以榮名也，益德之。旋晉嘉定知府及建昌道，擢按察使。在蜀二十年，調河南，又調江蘇，遷江寧布政使官。江南九年，熟習民情，馭以簡靜，吏民愛戴，謂得大臣體。奉滋好士樂善，獎掖如不及。天才高邁，詩專法少陵，論者謂樸厚之氣殆堪媲美。洪亮吉甚稱之。喜桐城姚鼐之文，所作皆有古法。著有《敦拙堂集》十三卷。

《雨村詩話》卷一　德化陳東浦奉滋由進士授閬中令起家，至江寧布政使。喜論詩，爲茂州牧時從軍金川，領美諾臺務，與綿竹令湘潭張世淥一夕談詩忘倦，竟至張燒糧五百石，認賠。陳曾有句云：「論詩到針芥，世情百不顧。衣單未便著，燭跋不知屢。人言辛生迂，此豈高叟固！拘方恐未達，在境皆可寓。」

《屯田謠》　《偷閒廬詩話》第一集：《敦拙堂詩稿》十餘卷，柴桑陳東浦著，內有《屯田謠云》【略】。註云：羌人不曉月令，以木葉爲侯。錄之以見不開化之民，其智識低淺如此。

羅聘

論述

《梧門詩話》卷九　羅兩峰七入京師，士大夫多樂與之遊。詩、畫有別趣，記識過人，海內詩家有佳句，兩峰輒於酒酣耳熱後誦之。

《北江詩話》卷一　羅山人聘詩，如仙人奴隸，曾入蓬萊。

張問陶《補戊午己未四友挽詩羅兩峰山人聘》　小詩也似丹青好，不逐煙雲瞥眼過。

《湖海詩傳》卷三九《蒲褐山房詩話》　兩峰爲金壽門弟子，能畫，尤工梅。生有異稟，目見鬼物，有所遇，輒寫以長卷，久之成《鬼趣圖》，殊形異狀，宛然吳道子地獄變相，又如讀《五王樓炭經》也。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蚓、陳章侯上下。又能詩，好遊山。精通佛理，專向樂邦。撰《起信錄》，釋禪淨兩家之惑，索余序之。游京師最久，垂老歸揚州，僅存《登岱詩》二卷。

《國朝正雅集》卷二四引《石谿舫詩話》　兩峰作題畫小詩，間有可采，古體非所能也。

又引《寄心盦詩話》　兩峰爲冬心先生弟子，畫入高格，尤喜畫鬼。有《鬼趣圖》，爲時所重。詩亦得超然物外之致。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說鬼談詩妙境開，（兩峰工畫鬼，詩非其至，生有異稟，目見鬼物，成《鬼趣圖》。其說鬼詩尚有別趣。）窮形畫理寫纖埃。《五王樓炭經》奇幻，併入羅生筆底來。（歙羅兩峰聘。釋家有《五王樓炭經》，言地獄變相最爲奇幻。）

《晚晴簃詩匯》卷九七　兩峰畫不獨《鬼趣圖》擅奇致，胎息古法，自出清新，可稱精詣。妻方白蓮畫亦逸品。煙墨相莊，洵高士也。詩境清鑱斐亹，非尋常畫師題詠可比。

《題灤陽于役圖》《冷廬雜識》卷五：先伯父彡石公官京師時，與諸名流爲詩酒之會。江都羅兩峰布衣聘亦與焉。乾隆壬子三月，公奉命往熱河校文津閣四庫書，羅爲作《灤陽于役圖》，並題詩云：【略】。圖作青山綠水，著色不多，神韻獨絕。

傳記

吳錫麒《羅兩峰墓誌銘》　君姓羅，名聘，字遜夫，號兩峰。世居歙之呈坎村，其二十一世祖乾宗公始遷於揚。考愚溪公，應雍正辛卯武鄉試，中舉人。有子五人，君其第四子也，幼遭孤露，長更博聞，通畫學十三科，讀奇書五千卷。時揚州馬嶰谷、半查兄弟開設壇坫，號召賢流，君以波瀾吻縱之才，值文酒風馳之會，蘭言自馥，松格彌高。獨師事吾鄉金冬心先生，畫佛、畫梅，皆出其指授。小詩亦逼肖之。又眼有慧光，洞知鬼物，煩冤地下開變相之圖，有美山阿寫《離騷》之狀，所製《鬼趣圖》一卷，棲毫甫竟，題翰已多。如蔣心餘先生、程魚門編修諸作，尤膾炙人口云。生平游跡所經，如越，如楚，如齊，如豫，如燕、趙，山郵往復，波路參差。片席移雲，孤燈召夢。發余懷之鬱勃，觸古事之蒼涼。不食者武昌之魚，可語者韓陵之石。數聲名於洛下，爭唱檀來邀禮。遇於燕臺，請從隗始。嘗三遊都下，一時王公卿尹、西園下士、東閣延賓，王符在門，倒屣恐晚，孟公驚坐，覿面可知。所主者如英竹井相國、翁覃溪、周載軒、余秋室諸前輩，並皆名賢碩德。送抱推襟，余亦得侍。清談時，邀光接見。其三升酒盡，十丈縑橫，山水方滋，雲煙相亂。或奚童易飽於一炙，或外國購價以千金。酣嬉淋漓，無所遴惜也。然而，一身道長，半世饑驅，人海浮沈，堂蓑偃蹇。碧草綠波之賦，黃蘆苦竹之吟。潺雨歇而元蟬鳴，繁霜飛而涼雁叫。青苔及榻，緇塵染衣，腰減帶長，髮疎簪重。死喪之戚，過向子期之生平；羈旅之年，已王仲宣之踰紀。客何爲者，能不傷乎！比年以來，思歸甚切，而質衣欲盡，債帖難償，未之能行也。會兩淮曾賓谷都轉與君舊交，寄以資斧，俾其子迎還。得休倦鳥之飛，幸遂首禾之願。余亦主講安定學院，閒裁赤牘，用寫悁勤。每顧索郎，思同旅語，方謂青氈道故，白首如新；豈知老洫波難！斜光暝易。會無一載，別卽千秋，能不悲哉！君夙耽禪理，悉究竺墳。一喝醒人，勝打頭之棒；十年喫飯，愛折腳之鐺。嘗夢入一招提，榜曰「花之寺」。髣髴前生卽其主僧，後遂號花之寺僧，鐫印識之。證漁洋之舊聞，踵圓澤之往事。因緣不昧，智慧有徵。在京師，余嘗訪之琉璃廠觀音閣下，向燈王而借席，與彌勒而同龕，布薩森嚴，曇提無悶，巾瓶淨契，花水澄觀。雖僧迦湛志於苦空，釋子希心於止觀，弗之過已。所著《香葉草堂詩》一卷。一株柏樹，祖師之意可參；萬本梅花，處士之魂斯託。余喜其天懷刻露，神詣幽微。既爲序而傳之，外又有《正信錄》諸書，多識前言，時呈新藻，類皆怪奇，偉麗鑑耀，人閒所惜。緝柳雖勤，編蒲未竟，莫能寫定也。至性友，于傷心中折棣鄂之華，不耀人琴之痛。方深比歸，而更值三兄秀峰公之喪。逢此百罹，又弱一個，衰顏慘淡，老淚飄蕭。風乍急於鴒原，日已斜於鵬舍。仙龕遽築，家簣難延。踰秀峰之亡，曾不數月，遂以不起，嗚呼哀哉！君生於雍正十一年正月初七日子時，歿於嘉慶四年七月初三日子時，年六十七歲。娶方氏，名婉儀，安徽歙縣人，生於雍正十年六月二十四日，以與荷花同日生也，遂自號曰白蓮，著有《白蓮半格詩》行世，先君二十年卒。雜佩以贈，成夫子之賢；彤管有貽，列女士之表。其貞行已詳其傳志中，茲不具述。子二人：長允紹，出繼爲伯兄咸萬公嗣；次允纘。皆能以畫世其家學者。孫三人。以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葬於甘泉縣西鄉小胡家廠，郗超之亡，作誄者四十。林宗之葬，執紼者數千。而令子允紹等以余爲知君之深，獨以斯文見託。謹徵素履，用表貞珉。銘曰：不隱不仕，亦禪亦仙。酒破詩械，情生畫緣。千載而後，欲知此賢。身爲梅花，妻爲白蓮。

《湖海詩傳》卷三九　羅聘，字兩峰，歙縣人。布衣，寓居揚州。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羅聘，字遜夫，號兩峰，江都人。師杭郡金農。畫人物仙釋有別趣，所作《鬼趣圖》最著名，乾隆間名人題詠殆徧。有《香葉草堂詩存》。

《墨林今話》卷四　江都羅山人聘，字遜夫，號兩峰。學問淹雅，工詩善畫。少時值馬嶰谷兄弟開設壇坫，海內文士半在維揚，山人執贄從金壽門游，所學益精。已而遍走楚、越、齊、豫、燕、趙之地，三至都下，所主皆當代鉅公。野服蕭然，跌宕詩酒。或醉後作畫，尤覺神來。山人夙耽禪悅，嘗夢入招隄，曰：「花之寺髣髴前身，卽其中主僧。」遂自號「花之寺僧」。精

修白業，多寫佛像，莊嚴清淨，宛然面壁宗風。年六十餘，在都貧不能歸。時賓谷先生轉運揚州，寄資斧，俾其子迎還。未一載卒。所著有《香葉草堂集》。覃谿學士、穀人祭酒序之。

《清朝先正事略・陳章侯先生事略》附 羅君聘，字遯夫，號兩峰。歙縣布衣。寓江都，爲金冬心弟子。畫入高格。尤喜畫鬼，有《鬼趣圖》，爲時所重。詩亦超然物外。重寧寺純廟祝釐地畫壁至今存，蓋鹺商持數百金倩兩峰所作也。王述庵謂其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像足與陳章侯、崔青蚓相上下，洵不誣云。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羅聘，字兩峰，號遯夫，揚州人。號花之僧。冬心翁高弟。善畫，工詩。有《鬼趣圖》傳世，極爲名流稱賞。雍正十一年癸丑生，嘉慶四年己未卒。年六十有七。

紀事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二 揚州羅遯夫名聘，號兩峰。喜爲小詩。師事杭州金冬心，學畫有名。兩峰好游，足跡半天下，所至輒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好釋氏書，通禪理。嘗夢入一寺，榜曰「花之寺」，髣髴前生即其主僧。後遂號「花之寺僧」，鐫印識之。所著有《香葉草堂詩》一卷，錢塘吳穀人祭酒爲序而傳之。兩峰以嘉慶四年七月卒。年六十有七。妻方氏，名婉儀，號白蓮，安徽歙縣人，亦有詩，著有《白蓮半格詩》行世。

《墨香居畫識》卷六 揚州羅兩峰聘，自號花之僧，爲錢塘金壽門高足。壽門工古詩及銘贊、雜文，晚益肆力於書畫，四方爭購之。兩峰從學有年，盡得秘奧。畫工人物、雜卉，尤精貌鬼，時稱獨絕。壽門之游漢上也，曾致數千金，隨手輒盡。旋病卒。旅櫬蕭然，竹素散佚。兩峰既爲招魂歸浙，復遍索常所往來以及酒鑪貨擔，謄稿殘篇，搜羅不遺餘力，出資彙刻爲集有十。於是壽門之撰述得以不朽，而兩峰之高誼尤藉藉大江南北矣。

《新世說・巧藝》 羅兩峰是金冬心弟子。能畫，尤工梅。生有異稟。目見鬼物，久之，成《鬼趣圖》，殊形異狀，宛然吳道子地獄變相。其寫大阿羅漢及摩訶薩各像，足與崔青蚓、陳章侯相頡頏。（羅名聘，揚州布衣。重寧寺爲高宗祝釐之地，其壁有畫，蓋兩淮鹺商以重金求兩峰繪也。）

藝文

張問陶《補戊午己未四友挽詩・羅兩峰山人聘己未卒于揚州》 畫鬼今將奈鬼何？姓名猶擬附閻羅。歸心原愛揚州死，祖道難忘《易水歌》。無等咒從塵海得，必傳人是布衣多。小詩也似丹青好，不逐煙雲瞥眼過。

潘曾瑩《羅兩峰像》 香葉堂中坐咏詩，煙廊寂寂晚晴時。風前合喚瓜皮艇，秋雪沾衣艣一枝。（「瓜皮艇子輕如許，搖出蘆花艣一枝。」兩峰《江上放舟詩》也。）日與梅花結古歡，滿身香雪不知寒。畫中添寫冬心句，不愛花人莫與看。把卷長吟有所思，此心惟與故人期。秋風颯颯吹窗紙，想見先生說鬼時。蕭閒祇許鶴爲鄰，筆底能舍太古春。別有禪心人未識，花之寺裏認前身。

《畫林新詠》卷一 羅兩峰，名聘，甘泉人。學畫於金壽門，稱入室弟子。尤精人物。自知前世爲花之寺僧，目能視鬼，所作《鬼趣圖》，海內題詠者數百家。游戲之作，尚非佳搆，余謂不若寫仙趣乃佳耳！壽門畫派古未有，花之寺僧今亦無。曹衣吳帶俱精絕，俗眼空驚《鬼趣圖》。

雜録

錢泳《履園畫學》 羅聘，號兩峰，江都人。嘗受業於金冬心先生，山水人物俱工，頗有逸趣。其畫梅宗華光長老，喜畫鬼，有《鬼趣圖》，當代王公大人，騷人墨客，題詩幾遍。余初至京師識其人，往來最密，其妻方白蓮，子允紹、允纘，俱傳其學。

《墨林今話》卷四 兩峰畫人物、山水、花草、梅竹，無不臻妙。尤著名者，則在《鬼趣圖》。鹿城王椒翁嘗語余云：「山人生有異稟，雙睛碧色，白晝能覩鬼魅。後頗自厭惡，乃以法魔之，不復見矣！」其生平所作，不止一本。錢竹汀宮詹題引龔聖予之言曰：「人以畫鬼爲戲筆，是大不然。此乃書家之

草聖也，豈有不善眞書，而作草書者？山人雖好奇，其筆墨足以形容之，又豈凡工所能及哉！」蔣心餘太史贈詩有云：「兩峰嶔崎人，資稟軼流輩。展足裂地維，放手破天械。碧眼燃溫犀，萬鬼失狡獪。神光掣瞳人，下透轉輪界。」謂此圖也。兩峰所居在天寧門內彌陀巷，額其堂曰「朱草詩林」。配方夫人婉儀，號白蓮居士，受詩於沈學子，亦善寫梅、竹、蘭、石。兩峰稱其有出塵想。居士生日，偶作云：「冰簟疎簾小閣明，池邊風景最關情。淤泥不染青青水，我與荷花同日生。」早卒。著有《學陸集》暨《白蓮半格詩》。子允紹，字介人；允纘，字練塘，一字小峰；女某，俱善畫。心餘詩所云：「一家仙人古眷屬，墨池畫珓相扶持。」隱士之樂，無過於此。居士山水不苟作，平望張看雲徵君藏其夫婦合畫一冊，中有《涉江采芙蓉圖》澹冶清妙，乃出居士手。所用小印曰「兩峰之妻」。此看雲同里趙君靜巖爲余言之，惜是冊已鬻他所，不可見矣！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羅聘，字兩峰，號遯夫，揚州人。冬心翁高弟。工詩，善畫。有《鬼趣圖》傳世，極爲名流稱賞。（《安徽通志》：羅聘，歙縣人，僑居揚州。）

方　薰

《北江詩話》卷一　方山人薰詩，如獨行空谷，時逗疎香。

《湖海詩傳》卷三九《蒲褐山房詩話》　東南布衣能詩者，自李客山後，蘇州張崑南、沙斗初，吾松翁石一瓠，而嘉禾爲方蘭坻。能畫，尤工蘭。性情和雅，翛然自得，故稱其爲隱君子。

《靈芬館詩話》卷四　方蘭士先生（薰）《山靜居遺稿》八百餘首，其五言古體深厚淳古，有漢魏、盛唐之精微，而無其面目，一時詩人未能或之先也。生平多病，又以鑿齒半人，遂絕意科名，賣畫自給，然其意恉時時流露。《秋夜不寐》云：「燭跋披陳編，已及雞號時。古人千載前，事事後世師。廢書發三嘆，資志將奚爲？壯年如策騎，一縱焉能追？徒見七尺身，安可無一奇？」《歲晏感懷》云：「江梅坼疏香，幹古根輪囷。亦知得氣寒，敢望桃李春。向陽豈無心？雪壓不得申。尊前未全放，有意遲所親。北風連日雪，怪我常詣人。因思彼高躅，守道不辱貧。豈無剡溪棹？宜卧汝南濱。」讀此二詩，懷奇負氣，清介孤高，概可識矣。五律如《病中懷人》云：「樂含長別味，燈共不眠心。」《冬草》云：「離情深古道，生意動陳根。」七律如《將之婁江留別鄂巖》云：「暇日寄書期別後，經年欲語盡燈前。」《木山閣雅集》云：「谿路梅花三里隔，草堂人日一書來。」《擬長門怨》一絕云：「梧桐作意響秋廊，并入長門夜漏長。寒卷珠簾望牛女，不知河漢近昭陽。」風格何減唐賢。又《題畫扇》一絕云：「女桑葉老麥秋天，繅繭烘茶又一年。清淺梅花溪上水，湔裙人喚進香船。」則又宋人之逸調矣。蘭士有和人咏物諸作，亦極工妙。《簾鉤》云：「當頭恰似初三月，引手還思第一人。」《紙窗》云：「殘年況味供坡老，舊夢淒涼對孟光。」「剪燭朋儔娛卜夜，占年兒女帖宜春。」《春草》云：「三月早堪眠酒客，一年易老踢青人。」具有文外遠致。

《羣雅集》卷九　蘭坻制行高潔，《定香亭筆談》稱爲古眞隱。工詩，尤精繪事。與奚鐵生齊名。

《定香亭筆談》卷一　石門方蘭坻（薰），山水、花卉得宋元人之秘法，同時錢塘奚鐵生（岡）亦以山水、花卉擅絕武林，斯時浙東、西求一鼎足者不可得。蘭坻工詩，有《山靜居詩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六引《兩浙輶軒錄》　方薰，字蘭士，號樗庵。詩、畫見重於世。著有詩八卷、詞二卷、詩話二卷、論書二卷、論畫二卷。

《墨林今話》卷五　石門方蘭士薰、錢塘奚鐵生岡，浙西兩高士也。詩、畫、人品皆卓絕，而風趣各異，論者並重之。蘭士幼敏慧，侍其父雪屏先生梅游三吳、兩浙間，與賢士大夫交卽以筆墨著。後僑寓禾中之梅里。雪屏歿，極困窘，乃就食桐鄉。時金比部鄂巖年尚少，其太夫人信奉釋氏，留之寫經，且繪佛像。鄂巖長，亦善繪事，癖嗜書畫，多購禾中項氏所藏名跡屬其摹仿，由是朝夕點染，山水、人物、草蟲、花鳥悉臻其勝。中年贅梅里王氏，旋僦屋桐華館左右焉。維時海內畫家屈指可數，而如蘭士兼擅衆長者尤罕，故其名日益重，屢有以千金聘者，鄂巖輒爲謝絕。既而阮芸臺尚書視學浙中，慕其名招之，不得已遂至西湖。踰年歸里，遘疾卒，年六十有四。蘭士字嬾儒，一號蘭坻，又號樗盦，生平著述甚富。其《山靜居詩稿》四卷、《畫論》二卷已刻。《靈芬館詩話》云：「《山靜居集》五言古體有漢魏、盛唐之精微

而無其面目。」五、七言律「風格亦不減唐賢」，「一時詩人未能或之先也。」生平多病，又因鑿齒半人，遂絕意科名，以畫隱耳。其山水、花卉，論者（謂）皆得宋元人祕法。崑山王椒畦尤稱其寫生運筆，賦色不落小家，斷推惲甌香後一人。余按蘭士寫生，有極荒率者，筆趣直追元人。晚年又好作梅、竹、松、石，題畫亦多雋句。如《墨枇杷》云：「寫生以意勝形似，務須心手空凡庸。」《酒後畫松》云：「離披見高情，荒率駭俗目。」《答鐵生論畫書》云：「不拘難易須雅馴，以法裁情得畫旨。」讀此數語，可以見其畫格矣！子二：長廷瑚，號鐵珊，工詩古文，中北闈舉人，曾宰直隸平谷縣；次廷瑞，號小蘭，工花鳥人物，早逝。又嘗爲金太夫人代繪《太平歡樂圖》冊，凡百幅，進呈，悉係兩浙風物，各綴小跋，考訂極詳。頃見石西谷臨本，因並記之。

《國朝書人輯略》卷六　方薰，字蘭士，號樗庵，浙江錢塘人。「畫法河南，詩詞閑淡。」（《桐陰論畫》）

《國朝畫家筆錄》卷二　方薰，字蘭士，號蘭坻，浙江石門布衣。書法河南，詩詞閒淡工細，又善古文。所著《山靜居論畫》二卷，竟委窮源，極有根柢。作畫筆意秀挺，設色沖淡，花草亦娟潔明淨，綽有餘妍。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四　方蘭坻，名薰，石門人。布衣。能詩善畫，尤工畫蘭。著有《山靜居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方薰，字蘭坻，石門人。布衣，詩、書、畫並妙，寫生尤工，與奚岡齊名，稱「方奚」。一時能手，無出二人之上。有《山靜居稿》。

《續印人傳・方薰傳》　君名薰，字蘭坻，號樗盦，浙江石門縣人也。早歲清寒，能厲志折節讀書。然性不慕浮榮，儉約惡居，布衣疏食，宴如也。惟日以詩文自娛，尤愛丹青。每見前賢眞跡，臨摹至酷肖方已。苦學有年，頗得畫家三昧。但見時下刻印，罕蒼勁古雅者，不稱伊所潑墨，爰博覽《宣和印史》、顧氏《印藪》、潘雲傑《印範》、甘暘《印正》、羅王常《印統》、蘇爾宣《印略》、《鴻棲館印選》，心領神會，遂自解奏刀。天資既穎，用力又勤，不數月即闖入文、何之室。製名印則專宗秦漢，隱跡鄉閭，人鮮知之。桐鄉雲莊金員外都門歸一見，有水乳之契，延至家下榻焉。雲莊家藏書畫最富，相與考訂鑒賞，蘭坻畫遂日益進。然體清羸善病，人求之者不易得。所著有《蘭坻詩鈔》八卷、《山靜居緒言》二卷、《井研齋印存》四卷。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方薰，號蘭士，字嬾儒，一號蘭坻，又號樗盦，石門人。書法河南，詩詞閒談工細，又善古文。自幼敏慧，侍其父雪屏先生游三吳、兩浙間，與賢士大夫交，即以筆墨著。後僑寓禾中之梅里。雪屏歿，極困窘，乃就食桐鄉金鄂巖比部家。著有《山靜居論畫》二卷，竟委窮源，極有根柢。乾隆元年丙辰生，嘉慶四年己未卒，年六十有四。

郭麐《曼生囑題三家畫卷各得一首・方蘭坻（薰）》　十年前客梧桐鄉，扶病走登方君堂。方君意氣殊偃蹇，兀如瘦鶴矜老蒼。十年後喚西陵渡，有客傳君武林住。西湖邂逅一相逢，顧我眞如十年故。論交有道合有時，此意世人那得知。何曾未契託年少，豈盡傾倒緣歌詩。感君知我覺君老，坐睨神骨憐枯槁。重來訪舊忽驚呼，瘦鶴飛歸見華表。世人知君只知畫，豈謂詩筆掩羣雅。論畫亦復徒紛紛，誰識良工用心者。卽如此幅已幽絕，蟹舍漁莊水雲白。分明腕底趙王孫，貌出吾家水邨宅。陳侯寶此莫浪傳，此詩此畫誰當惜。

《畫林新詠》卷一　名薰，石門人。畫與鐵生齊名，明秀空靈，若詩中太白矣。未肯紅衣寫釣師，鶴湖舊隱老漁知。飄飄大有凌雲氣，畫筆分明太白詩。

《靈芬館詩話》卷四　鐵生詩以題畫爲最，他作頹然自放，風調有餘，精詣固不及蘭翁也。《山靜居集》中附鐵生《喜蘭坻病起厲葛林園》一律，蘭士和韻乃出其下，亦見此老之虛心而不爭名如此。鐵生詩云：「故人初病起，習靜依香林。幾作死生別？忽超雲壑心。向山吟榻穩，隔水竹廚深。清話渾忘夕，寥寥煙磬音。」

黎簡

論述

綜論

《湖海詩傳》卷三八《蒲褐山房詩話》 嶺南自三家後，風雅寥寥。比來余所知者，張庶常錦芳、馮戶部敏昌、溫編修汝适、潘舍人有爲、趙大令希璜，而簡民爲之冠。性好山水，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有當意者，惟與德清許宗彥、無錫孫爾準爲詩文交。其詩峻拔清峭，刻意新穎，言人所不能言，苦心孤詣，竟以是終。五言如「香雲松葉竈，青雪竹房燈」、「明瀾聞水鳥，暗葉定風螢」、「林暗山亭夜，城光野水秋」、「海雨留魚氣，潮田起鳥羣」、「松霧濃霑瓦，花源曲到門」、「潮送竹扉月，雨留花畝雲」；七言如「一枕春寒閣鄉夢，千家人語入江聲」、「酒醒北郭風花路，夢斷西林夜雨山」、「蒼涼日色沉沙樹，悲壯江聲入水村」、「《吳趨》歌者誰相識，楚些魂兮不待招」、「楊柳西樓懷鬼曲，辭章南俗託神弦」、「排闥柳花吹酒店，飛空山影壓漁竿」、「霜黏雁背菰蒲白，村少禽聲橨秫黃」、「溪雲曲曲三篙水，浦樹沉沉一桁山」，皆未經人道語。藥亭諸公見之，亦當退避三舍。

王昶《答許積卿書》 黎君詩亦英挺，於嶺南三家中頗近獨漉老人，可與仲則分道揚鑣。

譚敬昭《書黎二樵五百四峰堂詩鈔後》 二樵先生詩本天聲，巧非人力，自《蓮須閣》、《嶠雅》後，生是使獨也。及暮年定《五百四峰堂詩鈔》，欲自闢門徑，以奇險爲孤高，以艱深爲玄妙，節節爲之，豈復有竹乎？憶甲寅秋，余與先生爲忘年交，嘗見其自訂詩集，塗乙補綴，《蘭亭》初本，幾不復辨。時微諷之，先生不以爲然，然相知之深，亦不以予言爲盡非也。今先生逝矣，樵山面目，滅沒雲煙，無從訪其遺草。使知二樵可傳，在彼不在此。因效遺山論詩，得四絕句附卷末，俟識者采焉：「百尺飛流下碧山，隨風珠玉響琅環。誰教天上銀河水，轉入幽崖亂石間？」「春風春日在花枝，花態花香人自知。辛苦杜鵑啼躑躅，費他心血費人思。」「嗚欸一曲海山蒼，令我神移意已忘。目送手揮鴻影絕，莫憑焦尾辨宮商。」「老態妖嬈奈若何？捧心休更效顰多。樵山明月如明鏡，曾照佳人出苧蘿。」

《北江詩話》卷一 黎明經簡詩，如怒猊飲澗，激電搜林。

又 近青浦王侍郎有《湖海詩傳》之選，刊成寄余。余于近日詩人獨取嶺南黎簡及雲間姚椿，以其能拔戟自成一隊耳。

又卷三 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若造境造意，則非大家不能。近日順德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按：黎簡卒年五十三，此說誤。）然所存諸詩，尚足以睥睨一世。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催命判官沙斗初，一作黎簡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九引道光《廣東通志》 簡生粵西，十歲能詩。歸里益肆力於古。其詩峻拔清峭，刻意新穎。足跡不踰嶺，海內詞人想望風采，名流來粵者咸折節下交。簡才思敏妙，兼工書畫，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著有《五百四峰堂詩鈔》、《藥煙閣詞鈔》、《芙蓉亭樂府》、《注莊韻學》。

咸豐《順德縣志・黎簡傳》 所爲詩，境幽意峭，句搜字琢，見者疑出自慘淡經營，簡顧援筆立就，出手便能縋幽鑿險，亦往往有屢改尤妙者。嘗自謂作元、白詩不愁作不及，祇愁寫不及。惟久與唱和，始信其言非誇大也。爲文每雜入《莊》、《騷》，不屑屑八家軌範，而四書文實非所長。以餘事爲填詞。晚有所感，忽杜門旬月，撰《芙蓉亭》院本，意頗矜重，然南北宮調猶未窺元賢門徑。論詩心服二李，手評義山集，具有見地。居恆講韻學，嘗取《莊子》語有韻可尋者叶之，別錄爲書。

許宗彥《題黎二樵五百四峰草堂詩却寄》 百年論風雅，俎豆王與朱。邕和清廟瑟，明靚傾城姝。俗士忌自立，好學邯鄲趨。粉黛飾村媪，靡曼誇吳歈。何人善變嚴風格？近數禾中少宗伯。海內賞音誰最親？獨有嶺南黎簡民。（二樵論詩最膺服錢少宗伯。）簡民爲詩苦用心，虛空欲著斧鑿痕。眼前常景入句裏，百思不到一字新。頗訝肝脾與衆異，中有萬古騷人魂。幽蘭泣露

荒山寂，翠袖啼寒修竹昏。空潭千尺碇月影，危崖一線牽雲根。仙才鬼才兩不讓，島瘦郊寒未足論。憶昨天南共歡燕，一杯九日交酬勸。迴腸中酒念離別，翻畏細談增繾綣。別來今已幾何時？欲往從之阻且遠。一紙書憑萬里傳，報章又隔三年見。見來喜極開緘讀，巨編突兀照眼明。挑燈細讀字欲活，彷彿對面聞哦聲。卷終掩卷起太息，太息故人頭已白。側身天地一儒巾，憔悴花村病掩門。兩肩寒聳眼如鶻，苦吟還被旁人瞋。文章工拙自有眞，可憐毫髮窮精神。起家詞賦非無人，朝爲儒生暮要津。揚雄寂寞不自惜，更思後世生子雲。

《羣雅集》卷二五　簡民才情駿發，凌厲一切。惟與德清許君宗彥、無錫孫君爾準爲詩文交。嶺南詩人推簡民爲翹楚。

《石溪舫詩話》卷一　簡民詩戛戛獨造，書畫亦然。丘鐵香太守嘗以奚鐵生畫梅長卷屬題，予亦同作。覃溪師題二絕於後，且云：「此卷得簡民與蘭雪兩詩，江山靈秀皆在几上矣。」予因此與君神交，每從君鄉人宋芷灣編修誦君佳句，未嘗不擊節稱賞，惜乎不能起君于九原而質之也。

錢儀吉《刻楮集・讀黎二樵詩》　黎簡生盛世，獨抱古憂患。岊屼胸中山，神工日鑿鏟。到京一宿去，老死不期宦。心孤蕩江海，家餓賣林磵。好色好山水，身擲烟露幻。萬言立紙上，雪明倚天劍。富貴工俳詞，相視孰鵬鷃。

《香石詩話》卷二　順德黎二樵（簡）羅浮詩能獨開生面。《水簾洞》句云：「千百石叠（按：應作疊。）迸，匯此一簾水。清寒先迎人，去此尚一里。」又：「靜極入山客，雲水勞未已。」善寫難狀之景。《華首台後至洗衲石》小記云：「華首台之路，四五里不見天日，葉翠滿衣，拂之不去。觀雨花橋之水，若頹山怪雲。至台，台平；至堂，堂折。自香積廚沿覓得徑爲合掌岩，岩左側落爲洗衲石。石故坦坦，飛泉照人。於是與同游二子卧石上。時青天空寥，白雲未急，幽鳥一聲，山翠已落。」序次幽絕，未至其境者，不知其妙。七言句如：「短長道路供離別，少壯交游半死生。」一句數層，極頓挫之致，方竹孫最賞之。

《國朝嶺海詩鈔》卷一四　馮魚山謂其詩要以奇勝；伊汀州謂其清徹窈峭，新響軋軋；劉樸石謂其劇目怵心，似非經營慘澹不能成一語者。惟《詩海》謂其「微妙精深，【略】遂疑流水桃花爲人間天上耳。」識者以爲知言。

《嶺南羣雅初集》卷三　二樵山人詩、書、畫靡不精妙，在嶺南四家中尤爲海內推重，顧足跡不逾嶺，以明經終。其詩天姿既超，又益以孤往之力，成其獨造之能，窈峭深警，新響軋軋。見者咸歎爲吟苦，而不知其詩才絕敏，縋幽鑿險之語，援筆立成，蓋神乎技矣。王蘭泉先生《湖海詩傳》於粵詩家採二樵之作獨多，謂藥亭先生以下皆不能及云。

《國朝正雅集》卷四一引《寄心盦詩話》　二樵山人書畫冠時，爲詩生峭結澀，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粵東詩人向推屈、梁、陳三家，程周量可與三家頡頏，得山人詩，上與諸公爲繼響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六引《嶺南四家詩鈔》　時張藥房以詩名里中，得二樵爲勍敵。李南澗令潮陽，見其詩，曰：「必傳之作也。」造廬訪之，於是二樵之名，傾動一時。己酉以選拔貢太學，旋丁外艱，繼得疾，未赴廷試。足跡不踰嶺，海內名士想望風采，恨不獲一見。鉅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其詩意境幽峭，吐屬深警，戛戛獨造，劇目怵心，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顧才思絕敏，無論長篇短什，援筆立就。蓋其天姿既高，而又深造自得，故雖縋幽鑿險，如出天成。方之藥房，一奇一正，旗鼓相當，未可以意爲軒輊也。

又引《聽松廬文鈔》　二樵山人所居曰百花村，有亭曰衆香，有閣曰藥煙，以婦善病而名之也。山人襟情脫灑，意趣蕭閒，視花鳥若友朋，以筆墨爲耒耜，時往來仙城、佛山之間。既登拔萃科，當貢入成均，將北行，以事不果。生平擅詩、書、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瘦於東野，取僻於閬仙，錘焉，鑿焉，雕焉，琢焉，於是成其爲二樵之詩。其書，意態欲追晉人，中年兼學李北海，晚年寫蘇、黃兩家之體居多。其畫，一種蕭疎澹遠，倣倪高士；一種淋漓蒼潤，蓋欲由梅花道人而問津於北苑也。山人所寓，求詩、書、畫者日填于門，硯田所入頗豐，足以自給。既歿，人得其手跡珍逾球璧焉。山人自稱樵夫，又號石鼎道士。

又《聽松廬詩話》　二樵先生詩，甘苦得失自知之、自言之。其《答同學》云：「簡也於爲詩，刻意軋新響。當其跨步時，語亦頗倜儻。」又《與人論詩》云：「士生古人後，詎有不踐跡。始則傍門戶，終自豎棨戟。裨校轉渠帥，揮叱赴巨敵。一身數生死，百戰資學識。絕境無坦步，高唱有裂笛。彎弓石

爲肉，磨刀水先赤。要於其發端，眞氣貫虹霓。」誦此數言，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又　二樵喜讀《莊子》，詩亦多用《莊子》，有句云：「老生所讀書，《南華》性之適。」

又　「世人望我，我方閉門。薜蘿幽深，外有白雲。」此二樵山人詩也。余每於塵勞中誦此，如一服清涼散。又有句云：「清宵悠悠，撫我鳴琴。孰聽其曲？自惜其心。」「自惜其心」四字，道盡千古文人心事。

又　二樵詩好奇，以七古論之，有清奇者，如：「湖上秋光闊無著，約束結成明月團。」有雄奇者，如：「刀色抱人不見人，人乃聲出刀中央。」有瑰奇者，如：「黃昏碧火行木客，陰洞雄狐拜金馬。」有幽奇者，如：「長狐嘯血成碧苔，一絲冷夢尋不回。」語皆匪夷所思。

又　二樵詩多單句可味者，五言如「情眞使人醉」，又「積愛成至愚」，又「孤心入萬象」，又「天氣夜中分」。七言如「秋氣誰先先與雲」，又「吟詠氣平心有悔」，又「一官纔罷百骸尊」，又「漸減聰明願息機」，又「賣文隨力飯饑人」，若此者，皆耐尋繹。粵東黃梅天氣，牆壁多出水。二樵句云：「南風古牆汗。」又云：「南霧萬物濕。」語樸而鍊。粵東最怕旱，二樵詩云：「廣州受旱無旱色，旱甚水田猶一碧。富兒不信山縣田，乃有炎炎千里赤。」（同上）二樵惟恐身後不傳，其詩有云：「身前之名尚按劍，身後之名同立錐。」二樵自知身後必傳，其詩有云：「文章死則貴。」又云：「絕技原非死前寶。」絕技蓋兼書、畫言之。

又　二樵力避平熟，斧鑿太過，遂有初稿極佳之詩，經屢改而致壞者。

又引《松軒隨筆》　「張黃黎呂」之稱，由於李南澗司馬。南澗將死，郵書至粵東云：「願乞張、黃、黎、呂各製輓詩一篇。」於此可見司馬與諸君交誼之篤。

《藝談錄》卷七　二樵天分過人，識見深遠，眞所謂豪傑之士也。

吳榮光《黎二樵山水卷跋》　山人詩從工部、長吉、義山、東坡變化出入，實爲平生第一，而世顧寶其畫與字。雖然，畫固足寶矣，畫如此卷，尤足寶矣。因雲谷屬爲題記，爲誦山人「榮名祇覺饑後貴，絕技原非眼前寶」兩言，爲山人珍惜。後之論山人者，悉心於《五百四峰草堂集》求之，當肯余言。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奇筆天風捲海潮，生平字畫亦孤標。嶺南我定三家集，祧去藥亭配二樵。（順德黎二樵簡。王蒲衣定嶺南三大家詩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余輯《射鷹樓詩話》擬祧去藥亭配以二樵。）

《退庵詩話》卷一二　山人五律多生峭之作，茲錄其幽秀者數首：《出北郭望仙坡》云：「北郭風花遠，野香空處飛。偶然入小雨，不覺濕春衣。久客足遙望，古臺橫落暉。臺高一峰頂，人立四山圍。」《畫郭山人扇子》詩云：「秋林黃葉邊，林日明溪船。歸客西風鬢，清波南雁天。野村寒見瓦，江路淡如烟。去去君休忘，朱衣釣石泉。」《內人歸省還》云：「楊柳曉依依，桃花水滿陂。暖波恬戀影，香雨軟濛絲。白袷空江色，青雲重鬢垂。羅敷自今出，不使路人知。」《春郊》云：「水滿碧不動，春郊新雨晴。數行濃柳外，一桁曉山橫。日薄滃花氣，風恬軟鳥聲。病才蠲六七，虛白已全生。」

又　山人五律有極沉着者，《寒夜憶亡妹邕州》云：「孤墳在天末，骨冷汝何知？有子辭多日，爲人好幾時？聰明應自悟，魂夢及吾疑。曩夜生平見，蒼茫無一詞。」《小女》云：「汝哭能言夢，娘愁到汝邊。鬼知今隔歲，爺尚不成眠。學紡車圓小，勝簪髻重偏。裁衣須倍得，新減藥煎錢。」

又　七律《邕州》云：「岧岧荒城畫角哀，滔滔急水白沙頹。不勝今昔親垂老，如此風波我再來。幾箇遊人非斷梗，是何名岳入邊垓。故鄉倘有羅浮夢，可許幽輝滿鏡臺？」《望仙坡最高樓》云：「在眼山川故國情，崑崙寒翠古邕城。短長道路供離別，少壯交游半死生。雲色黃茅秋瘴盡，沙光碧玉暮江清。平安郡邑南征後，偶問途人不說兵。」《村飲》云：「村飲家家釀酒錢，竹枝籬外野棠邊。穀絲已倍尋常價，父老休談少壯年。細雨人歸芳草晚，東風牛藉落花眠。秧苗已長桑芽短，忙甚春分寒食天。」山人七律，多刻意生新，此數作紆徐婉摯，又其集中之一體。其他佳句，五言如：「萬物供獨坐，寸心遊太初。」「此身有大藥，無病取微勞。」「雨兼潮有信，春及客爭程。」「風長雲亦厭，江闊日無依。」「露靜叢葦白，雨多空地青。」「眼看逝者水，吾亦古之人。」七言如：「生如草木眞爲死，士有詩書亦可貧。」「宋玉愁多秋送遠，賈生年少古傷心。」「土龍實是鸞鳳子，帝虎虛糜犬馬年。」「蛾子綢繆槐國雨，鷄居蹭蹬魯門風。」「不辨海含何處雨？漸窺雲斂半池星。」「到地雨融雲上雪，隔花山擁霧中鬟。」「天許春工縱花鳥，世容吾輩飯文章。」「殘年賤子無家別，昨夢嬌雛哭母聲。」「今爾生來已憂患，古賢傳者半風塵。」皆戛戛獨造，迥不猶人。

又　吾粵百數十年之詩，以魚山先生爲最大，而以二樵山人爲最奇。山

人生粵西，十歲能詩，歸里後益肆力於古。己酉選拔貢太學，以事未克赴廷試。足跡不踰嶺，海內名士想望風采，鉅公來粵，咸折節下之。其詩意境幽峭，吐屬深警，戛戛獨造，劇目怵心，似非經營慘淡，不能成一語者。顧才思敏捷，援筆立就，蓋天姿既高，而又深造自得，故雖縋幽鑿險，如出天成。其書意態，直迫晉人。畫造元四家堂奧。著有《五百四峰堂詩鈔》。《入羚羊峽寄閩人》云：「清江連白沙，秋晝如月色。蒼然暮帆影，涼風轉秋碧。舟行入青山，山青立天石。峽雨去卻來，山飄順還逆。哀猨遞雲屏，清切不可極。違峽已十里，隱耳淒不息。端州萬家夢，上有孤月白。是時水村夜，知復當窗織。星露江上草，草根蟲唧唧。唧唧復唧唧，吾聞汝歎息。歎息不能夢，有身無羽翼。」《鐵墟頂》云：「絕壁小鐵圍，壁根窈虛牝。奔流趨叢壑，水石鬬古忿。上流穿石鼻，盤絞鐵牛絕。抱舷趯短篙，入水摳橫軫。舟住石飲錨，舟去石嚙臏。頗怪東逝舸，捩舵亟風隼。笑指我西去，動若蟲蠕蠕。風日彼流利，波濤此安穩。知一未知二，齊末爲循本。他日東曰歸，西顧悲往蹇。」其詩富且工，不能多載，讀此亦可見一斑已。山人名簡，字簡民，順德人。

朱克敬《儒林瑣記》　黎簡，字二樵，廣東順德人。乾隆己酉拔貢生。家居屏絕聲聞，專力風騷。是時天下方務考據，以博贍馳騁爲工。簡精心孤往，以學問寫其性靈。詩宗法宋人，而清空矯健，于黃、陳外別成一家。

《海山詩屋詩話》卷五　洪北江稱黎二樵詩「能拔戟自成一隊」。又云：「作詩造句難，造字更難，若造境、造意，則非大家不能。近日黎明經簡頗擅此長，惜年甫四十而卒」。「所存諸詩，尚足以睥睨一世」。穉存先生於人少所許可，且與二樵未謀面，其傾倒可謂至矣。

又　黎二樵明經句云：「賣文隨力飯饑人。」殊有廣廈長裘之意，非齷齪者所能。其奇句云：「天許春工縱花鳥，世容吾輩飯文章。」又云：「今爾生來已憂患，古來傳者半風塵。」

又卷六　黎二樵有詩云：「萬戶閉秋月，家家有魂夢。虛無生笑啼，衆幻作一哄。」周幔亭咏僕夢魘詩云：「被我一聲嗾，跌碎夢滿地。」自來寫夢無如兩人之奇者。

《越縵堂讀書記》八　閱順德黎二樵《五百四峰堂詩鈔》，其詩幽折瘦秀，迥不猶人。二樵以繪事名，詩中皆畫境也。

《粵東詩海・例言》　王蘭泉《湖海詩傳》尚未甚許魚山，而推黎二樵爲嶺南三家後一人。或者疑之。予細審《五百四峰堂詩鈔》，昌明博大，不如魚山；而微妙精深，巉巖峭削，鏤肝雕肺，攝魄勾魂，實有過於魚山者。其無筆不到，無韻不穩，無聲不諧，格雖奇而實平正。如桃源洞天、桑麻雞犬、男女衣服，悉無異於外人；但其取徑稍曲，世兒惘惘，自迷其津，遂疑桃花流水爲人間天上耳！魚山詩如虬松偃蓋，修蔭普垂；二樵詩如玉梅拒霜，古香獨絕：皆歲寒友也。

又　二樵與張藥房、黃虛舟、呂石驅，世稱嶺南四子。其始品題於蜀中李南澗，數十年來，咸無異議。四子奇正不一，但各有所長，非自爲標榜者比。（《粵東詩海》錄二樵詩於九十二、九十三兩卷。）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論二樵詩功，取徑在昌黎、山谷，而尋源於大謝、老杜，自不待言。要其刻劃物情，幽思奇語，幾疑前無古人，當不知嘔出幾副心肝矣！王蘭泉尚書《湖海詩傳》，稱其「苦心孤詣，竟以是終。」其有讓出一頭之意乎？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七　二樵【略】詩名滿海內。嶺南作者，屈、陳之後，允爲大家。其論詩進秋谷而退漁洋，於同時惟稱黃仲則，題其集云：「或言君厄才，僅得樵與班。君才撻萬象，樵也小黠頑。類感儻雲龍，天授殊易艱。」蓋皆獨往獨來，不屑依傍門戶。若溯其得力所在，於杜陵、昌谷兩家爲多。

《嶺南畫徵略》卷五　黎簡，字簡民，又字未裁。嘗往來東、西兩樵間，自號二樵。順德人。父居肆粵西南寧，妾生簡。少慧悟，十歲能爲詩，工繆篆、摹印，每取肆具、范銅，父禁之，則獨游蠻洞，得其峰巒起伏勢，便能潑墨作山水。年十五，奉母歸，始博綜羣籍，肆力學問。貧未知名，偶爲廣州富商搆園林，使疊石作假山，見者知其能畫。時同縣張錦芳方寓廣州，見簡詩，訂交焉。由是識番禺呂堅，堅故兀傲，少所許可，得簡乃心折。既而黃丹書勸歸應試，以《擬石鼎聯句》受知督學李調元，取入縣學第一，名籍甚。越十年，爲乾隆五十四年，選拔貢生。當北行，會丁外艱。生平足不踰嶺，海內人士想望風采。李文藻令潮陽，見其詩，決爲「必傳」。德清許宗彥、無錫孫爾準至粵，訂爲詩文交。王昶、奚岡、黃景仁皆與唱酬。翁學士方綱《寄簡詩》有「寄語二樵圓夙夢，蘇門學士待君來」之句。簡澹於進取，中年又多病，

所居村曰百花村，人多業賣花，佳種輒饋之，築亭曰衆香閣，曰藥煙，與妻梁相依於藥鼎茶鐺中。暇即吮毫伸紙，爲遠近作山水屏幛，恃所得潤筆爲活。其畫氣韻古逸，生意盎然：一種蕭疎澹遠者，仿倪高士；一種淋漓蒼潤者，蓋由梅道人而上追北苑也。嘗攜客入東樵，盤桓飛雲峰下，望華首臺，領略泉石韻味。或當煙波縹緲，梧柳離披，挈琴笛酒榼泊村谿，終日危坐繙卷，故下筆每見自然遠致。書則寢饋晉人，兼學李北海，晚年多效蘇、黃體，隸師《熹平石經》。詩苦心孤詣，刻意新穎，言人所不能言。大抵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谿，取僻於閬仙，取瘦於東野，錘鑿鍛鍊，自成一家。求詩、書、畫者，日填於門。意稍不合，雖巨金必揮去，緣是有狂名，因自識曰「狂簡」，亦自稱樵夫，又號石鼎道士。寓廣州僧寺種竹，名之曰竹平安館。簡初就縣試，即奇蘇其詹膺瑞。後蘇司訓歸，況頗窘，每冬殘，簡輒屏人事，作數幀致之，俾賣以度歲。篤於風義如此。李文藻論粵人詩文有「張（錦芳）黃（丹書）黎（簡）呂（堅）」之目。簡頗不喜，謂有盧後意也。所爲詩，句鍛字琢，見者疑出經營慘澹，顧多援筆立就。文雜《莊》、《騷》，不拘拘八家。而四書文實非所長。餘事爲填詞。著有《五百四峰堂詩鈔》二十五卷。國史館徵書下郡縣，取以獻。又著《藥煙閣詞》一卷。晚有所感，撰《芙蓉亭曲》二卷。論詩服二李，手評義山、長吉集。又講韻學，取莊子語有韻可尋者叶之，別錄爲書。嘉慶四年卒，年五十三。簡生前已有贋其書、畫鬻於市者，簡因作詩自嘲。道光初，其友孫文靖公爾準總制兩湖，力購其遺翰，一時聲價頓增，較生時翔且十倍焉！

王瀣《冬飲廬讀書記》《五百四峯堂詩鈔》封面題云：曩從洪北江《詩話》讀二樵詩，酷嗜之；又數年，始讀其全集。覺其嚴净詭異，可藥俗滑之病；又數年，從《嶺南四家選》中，獨得黎詩，選鈔一卷。而所夙嗜者亦有遺漏，去年始託同邑友人鄭仲耆在粵東購得此卷，惜蠹蝕多矣。北江評二樵，謂「如怒猨飲澗，激電搜林」，蓋嗜之甚，故不嫌其堂廡之隘也。

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咸、同後競宗宋詩，只益生硬，更乏餘味，反不若生長僻壤之黎簡、鄭珍輩，而中原無聞焉！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李莼客云：「二樵以繪事名，詩中皆畫境也。」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惟二樵當之無愧。【略】二樵之詩，大抵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谿，取僻於閬仙，取瘦於東野，錘鑿鍛鍊，自成一家。【略】葉玉甫祖蘭臺先生，手寫李長吉詩集，用五色本套。黎二樵圈點批評，推許倍至。而於長吉詩句中「彈琴看文君，春風吹鬢影」二句，加三層圈。評曰：「予之長吉先生，真是千古神筆。」可知二樵得力於長吉詩不淺。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其時適當嘉慶初元，士大夫治詩學，率爲宗派所囿，無能自開戶牖者。二樵崛起嶺南，清言見骨。若論轉移風氣，又在子尹、亞匏之先矣！

《定厂詩話》卷上二樵詩，意境字句，均極新警。如集中《答同學問僕詩》【略】均極遒警清曠之致。【略】二樵製題小序，亦極雋永，如《華首臺後至洗衲石》云【略】，與大謝製題之「山南樹園，激流植援」、譚友夏西山諸作，清夐幽峭，後先媲美。

又黎二樵《五百四峯草堂詩》中，七古幾占多數，意境詞筆，迥不猶人。

又七古中拗峭生動，不涉枯淡者，《經巢》及范伯子、黎二樵皆然。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造句爭如造意艱，粵風誰許二樵班。藥房早退魚山逝，絕迹飛行讓芷灣。（黎簡、宋湘。）

分論

《刀歌》《退庵詩話》卷一二：山人有《刀歌》，奇作也。中四語云：「刀色抱人不見人，人乃聲出刀中央。千匝不放一喝止，既止眼眩猶飛揚。」尤爲奇絕。

《寄上元朱徵君照鄰》《海山詩屋詩話》卷八：二樵詩多好奇崛，其《寄上元朱徵君照鄰》【略】，通體倣王漁洋，自是集中變格。

《水簾洞》《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二樵詩心刻意苦鍊，與其所遊境界，同具有古洞層陰、懸崖飛瀑之觀，然所得亦僅止此，正唯其無長江大河一豁襟抱也。《水簾洞》一首，極膾炙人口，蓋集中五古之最警者。【略】說者謂老樵詩如其畫，畫如其書，皆由能品而造妙品，讀此信然。

《去家》《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曩見查初白「新詩著罷從人笑，善病同時得婦憐」句，以爲恰合余辛卯壬辰光景，思之不覺腹痛。乃讀黎二樵《去家》一律，情意更有委婉者。詩云：【略】又《春暮寄示閩人病中》起四語：

「寄書頻草率，同病兩支離。情語防人笑，微疴阻汝知。」亦頗耐想。

《牂牁》《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六引《聽松廬詩話》：二樵七律，多幽新僻雋之作，然亦有沉著者，如《牂牁》一首云：「天上牂牁屬要津，穀絲唇齒互相因。猶聞重譯輸華夏，何至堅關閉晉秦。白虎壇臺勞大吏，青燐風雨待耆民。雲頭幾夜巉巖黑，可洗西南赤地塵。」此憂旱詩也。起二句言水本通津，粵東資粵西之穀，粵西資粵東之貨。三、四言海外尚來洋米，何至鄰省不放穀船？第五句言督撫求雨。第六句言老龍多斃。結二句言密雲不雨，望愈切矣。提筆寫來，筆頭甚重，樵夫固無所不能。

《題墨梅扇面》《國朝嶺海詩鈔》卷一四：絕妙。

《望仙坡最高樓》《香石詩話》卷二：「短長道路供離別，少壯交遊半死生。」一句數層，極頓挫之致。

《開鏡》《嶺南詩序》：起超警極矣，收不用「鱸魚」，故佳。

《題驛垣》《海山詩屋詩話》卷八：雷州徐聞道中，行數十里皆無人踪，所宿驛店亦荒涼彌甚。偶憶二樵《題驛垣》末四句云：「古戍啄獨鳥，中途無一人。題詩與來者，留取淚沾巾。」不覺客心之悲也。

《畫二絕句》二謝蘭生《常惺惺齋書畫題跋》：吾粵畫人，自二樵山人始以木棉入山水，第俱用朱點而不葉。

《田中歌》《國朝嶺海詩鈔》卷一四：義則變雅，音則樂府，滿紙皆愁慘之聲。

《寄黃藥樵》《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通體總不肯出一易語，篇首飄忽而入，突兀可喜，錯落有神，如巉巖皺法，如雨山點法，想見興酣落筆之致。要爲篇後蓄勢，寄所懷人，覺前半妙文，祇是用得一個烘託訣耳。若夫奇警，至不可思議，令人目遇而眩，耳遇而悅，又盡在平日鍊字、鍊句之功，非咄嗟可辦，其餘他作，亦復稱是。

傳記

黃丹書《明經二樵黎君行狀》君諱簡，字簡民，一字禾裁，號二樵。世居順德之弼教邨。曾祖秉忠，國子監生。祖超然，國子監生。考晴山，處士。妣葉氏，生妣雷氏。晴山公客遊粵西，僦居南寧，娶雷孺人而生君。君少慧悟，十齡能詩屬文，稍長博綜墓書，常操紙筆，獨遊蠻洞間，遇勝處輒留題。晴山公亦躭吟詠，每回東省，必攜君侍行，遍覽桂林山水，舟中命君稱詩於前，相顧以爲樂。歲辛卯，君奉雷孺人歸里，不復西行，栖小屋中，益肆力於詩古文辭，人鮮知之者。顧貧甚。丙申，授徒於廣州之西郭。時張藥房以詩名里中，得君以爲勁敵。一時詩人皆喜與之遊。番禺呂石帆，兀岸自異，少所許可，見君詩輒嘆服。予來郡城，遇藥房版門書屋，藥房指壁上詩，謂予曰：「此吾邑異才，君識之乎？」因攜詣君，遂與(之)定交。山左李公文藻，以名宿來令潮陽，耳君名，即命駕訪君，許其詩必傳，勸出應試，而君於功名澹如也。丁酉來邑城，留予齋者累月，予爲繕寫《西征集》，并檢舊所作詞，屬予鈔撮成帙。戊戌，西川李雨村先生視學吾粵，以古學試士，得君《擬韓昌黎石鼎聯句詩》，驚爲奇絕，取置第一，補弟子員，自是君詩名益振。己酉選拔之期，回晉軒督學，以君名貢太學，將赴廷試，適丁外艱。服闋後，得氣虛疾，而君益澹然於仕進矣！君足跡不踰嶺，海內名士想望風采，咸以不獲一見爲恨。鉅公來粵者，皆折節下君。北平翁覃溪學士常夢與君遊處，以書索南雄太守邱公學敏錄其集寄都中，(手)爲點定。學士送太守詩有云：「寄與(語)二樵圓夙夢，蘇門學士待君來。」蓋深望君之出也。君才思最敏，所爲詩，援筆立就，而語皆深警。寫物言情，時發前人所未發。兼工書、畫、印章。篆、隸、眞草，得漢、晉人之髓，山水直造元四家堂奧。每至郡城，以金幣求書畫者坌集，然君頗自矜重，意不合，或揮斥不顧。以是人稍目爲狂。而得君片紙者，無不珍爲奇寶。君晚益好學，所得潤筆資，奉親外，悉以蓄書。筆墨之餘，手一卷不置。邇年氣病時作，苦於應酬，藥錢恆不給。原新寧令萬公應譽病留羊城，亦貧甚，偶得金一鋌，即以贈君，君卻之不可，相對而泣。其爲名輩輸心如此。今年十月，予自都下回訪君於邨中，君已卧病彌月，云尚能飯，予悵悵別去。踰月而訃至，遺命囑予述其事狀，而囑蘇君其詹銘其墓。以予二人交最密，知君爲尤悉也。君生於乾隆丁卯五月二十三日，卒於嘉慶己未十一月七日。昆弟三人，伯兄世揚，早卒；仲兄世浩，葉孺人出。原配梁孺人，繼室龐孺人。子二：長以仲兄子爲嗣，名汝彪；次名佛逢，幼，龐出。女二，梁出，皆適士族。君所撰已刻者《五百四峰堂詩鈔》廿五卷，未刻者《五百四峰堂文鈔》、《藥煙閣詞鈔》、《芙蓉亭樂

府》、《注莊》、《韻學》等書。嗚呼！以君文才，縱橫馳騁，若明代臨淸謝榛、山陰徐渭、南海鄺露非其倫歟。竊意君雖未仕，他時國史傳文苑宜及焉。故書其生平大概以爲狀，俾後之君子有所考。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六 黎簡，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貢生。有《五百四峰堂詩鈔》。

《淸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 先生名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十歲能詩。峻拔新峭。李南簡令潮陽，一見奇之，曰：「必傳之作也。」乾隆己酉，充選貢生，父憂未赴廷試，足跡不逾嶺海。詩名日起，鉅公來粵者，咸折節下之。性好山水。屢入朱明洞天，窮其幽勝。朋儕罕當意者，惟與德淸許周生、無錫孫平叔友。所居曰百花村，亭曰衆香，閣曰藥烟。生平擅詩、書、畫三絕。其詩由山谷入杜，而取鍊於大謝，取勁於昌黎，取幽於長吉，取豔於玉溪，取僻於閬仙，取瘦於東野，錘鑿鍛鍊，自成一家言。書得晉人意，畫直造元四家堂奧。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詩鈔》、《藥烟閣詞鈔》、《芙蓉亭樂府》、《注莊》等書。

同治《番禺縣志》卷二六 字簡明，又字未裁。嘗往來東西二樵，自號二樵。順德人。博綜羣籍，詩境幽意峭，句鍛字琢，書得晉人意態，中年後參以李北海、黃山谷，畫筆如鐵裹，一種蕭疏淡遠，仿倪高士，一種淋漓蒼潤，由梅花道人直窺北苑，時稱三絕。又有張錦芳、黃丹書、黎(簡)、呂堅四子之目，而簡爲之冠。乾隆五十三年選拔貢生，當北行，會丁外艱，中輟。足跡未踰嶺南，而海內推重，一時求書、畫者趾相錯。意稍不合，揮之去。緣是有狂名，因是號狂簡。又善摹印，號石鼎道士。至廣州，寓仙湖街，後僦居亞婆塘最久。借居僧寺，種竹，名之「竹平安館」。【略】平日究心韻學，嘗取《莊子》語有韻可尋者叶之，別錄爲書。嘉慶四年卒，年五十二。卒後，其友孫文靖公爾準總督兩湖，力購其遺翰，聲價頓增，較生前翔且數十倍。道光間，鷲峰寺僧智度臨摹其畫頗肖，骨董估時以膺之。

《淸史列傳・黎簡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乾隆間，順德黎明經二樵先生以詩、書、畫三絕著名。顧性落落與人難合，自刊小印曰「小子狂簡」。詩人李南澗令粵中，亟加稱引；他日遺命，必欲得張、黃、黎、呂四子輓詩，世以是服其眼力。要黎之學，尤在張、黃、呂之上。袁隨園方負天下重望，後起英多，如黃仲則、郭頻伽輩，亦不能不爲之屈。粵遊時，欲黎一見，竟不可得。愛佳山水，縋幽鑿險，探奇索隱，迥非尋常屐齒所到。境內名勝，年時數至，興復愈健。然其平生足跡不離嶺海，晚乃一至粵西而已。(按：「晚」字誤傳。)嘗得拔萃科，例赴成均，亦以憂病侵尋，不果往京師也。歿後人益重其手蹟，同郡潘氏有以黎名齋，專藏其作，以寄欣慕。及經兵燹，多付一炬，真跡猝不易得。余於去年見香港英大會堂華人所陳書畫博覽會，名作充牣，旁廁黎氏一尺縑，聞有欲以尺璧相易，主者尚不願也。

《雨村詩話》卷二 黎二樵工古學，而時藝非所長。余歲試順德已取入庠，科考將與補廩，而試題《不察於雞豚》，其文有「大夫知其大而忘其細，何其心之粗也？明於遠而忽其近，何其識之昧也」等語，顯背朱注，遂不得補。

咸豐《順德縣志・黎簡傳》（年二十五）始博綜羣籍，肆力學問，貧未知名。偶爲會城富商購園林，使疊石作假山，見者知其能畫。時同縣張錦芳方家省郭，見簡詩，訂交焉。由是識番禺呂堅，堅故兀岸無所許可，得簡乃心折。既以黃丹書勸歸試，以《擬石鼎聯句》受知督學李調元，拔首，名籍甚。越十年，選拔萃科。當北行，會丁外艱。生平足不踰嶺，海內人士想望豐裁者恨不獲見。縉紳來粵，無不深相結納。李文藻令潮陽，決以必傳。簡故自慎，不輕投縞紵，亦不輕作酬應詩。武弁謝南村有軒濱珠海，延賦《新柳》，有「入簾黃葉病將軍」句，請易之，不許。浙人某，負當代盛名，以探羅浮至粵，介所素習者招於鄉，簡遽答書，摘其平日詩傷忠厚語，力却之。簡既淡

於進取，中年又多病，攝生之資，與衣食等。村人多業賣花，佳種輒盤饋之，築藥烟閣，旦夕與其婦梁相依於藥鼎茶鐺中，稜稜瘦骨，弱不勝衣。暇即吮毫申紙，爲遠近作山水屏幛，恃所潤筆爲活。其畫由倪、吳直窺董、巨，生意盎然，氣韻古厚，膠山攀海，日以爲常，所造益邃。間携客入東樵，盤桓飛雲峰下，望華首，領略活泉奇脉。或當烟波縹緲，桃柳參差，挈琴笛酒榼泊村溪，終日危坐繙卷，故下筆每見自然遠致。蓋江山助人，不必窮極萬里也。書筆本天授，更寢饋晉、唐善刻，成家在蘇、黄間；隸體則全宗石經，不參他法。一時求書畫者趾相接，意稍不合，雖巨金必揮去，緣是有狂名，因亦自識曰「狂簡」。初就縣試，即奇蘇膺瑞，握手定心交。膺瑞司鐸歸，窘況頗相近，然猶時有資給。每冬殘，簡亦屏人事，預作數幀致之，俾賣以度歲。與石帆傲骨各具，往往反唇相稽，繼以筆札，過亦彼此相忘。頗不喜人以張、黄、黎、呂並稱，蓋大有盧後意也。

《墨林今話》卷七　順德黎二樵明經簡，工詩，善六法。爲人清狂，徵歌狹邪，日與酒徒醉飲於市。自刻圖章曰：「小子狂簡。」趙渭川希璜贈以詩云：「突兀西樵山，綠漫珠江水。小子曰狂簡，襟期稱奇詭。囊盈詩萬首，論闢張三耳。獨得畫中禪，煙嵐生滿紙。」蓋紀實也。二樵所居名百花村莊，嘗圖其山水，題七古一篇於上，詩亦奇詭，見《雨村詩話》。

《粟香二筆》卷三　《北江詩話》云：順德黎明經簡年甫四十而卒，所存諸詩尚足睥睨一世。余按二樵之卒已逾古稀，足跡未出嶺南，與北江本未識面，故有此誤。

作品本事

《秋九月桂林少尹李南澗（文藻）病腐脇書來與藥房石帆虛舟及余各求一輓詩又云他日語其死狀以救荒策陳於上官不得行其志鬱鬱以至此也繼又至一書僅辨三字餘燥滲斷續不復識矣聊作此詩而已》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南澗官桂林司馬，至柳州會審，嘗以救荒策陳於上官，不得行其志，疽發於背而卒。病中書與張藥房、呂石帆、黎二樵，各求輓詩。繼又與二樵書，僅辨三字，餘燥滲斷續，不復識矣！

《永寧（李恭毅公湖奏所開府）》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南昌李恭毅公湖以乾隆四十五年由湖南巡撫調任廣東。廣東素多盜，番禺之沙灣、茭塘近大洋，綿亘百數十里，尤稱盜藪。假風便捕魚出洋肆劫，或散布內地行劫。恭毅莅任，籌訪各盜姓名居址、出入途徑，偵各盜首。以七月望前歸家設祀，密飾文武官員分布兵役。旬日間，擒誅盜首二百餘人，萑苻無警。以茭塘鄉之鼠山，地氣所出，掘其脊爲鐵貓鎮之。【略】次年條奏安輯章程甚悉。十一月卒于官。黎二樵《永寧》詩云：【略】。

《送別趙孝廉渭川還惠州題〈碧嶂紅棉圖〉》　《嶺南羣雅初集》卷三：黄丹書《爲胡秋筠題二樵〈紅棉碧嶂圖〉即送歸山陰》：祝融銜命行海壖，靈旗寶纛高插天。春風二月尉佗郭，晴光爛漫層峰巔。我從黄灣看浴日，千株迸作朝霞鮮。歸來振衣粤臺上，四山焰焰濃生烟。浮嵐暖翠影忽沒，湧出萬疊兜羅綿。南方草木此奇觀，紛紛紅紫徒爭妍。山樵畫筆通詩禪，胸羅幽怪窮雕鐫。丹青偶爾出新意，眞跡過嶺人人傳。

著録

《樂志堂詩集》卷六　《藥烟閣詞鈔》，二樵著。緣病婦得名。少客邕州，著《芙蓉亭樂府》。

同治《番禺縣志》卷二六　著有《五百四峰堂詩鈔》二十五卷、《藥煙閣詩鈔》一卷、《芙蓉亭曲》二卷。又有《手評李長吉詩集》。

光緒《廣州府志》卷九三　《藥煙閣詞鈔》一卷、《芙蓉亭院本》二冊。

《今樂考證·著錄一〇》　黎簡一種：《芙蓉亭》。簡，字簡民，號二樵，順德人，並工詩，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詩集》。

《清史列傳·黎簡傳》　所著有《五百四峰草堂詩文鈔》二十五卷、《藥烟閣詞鈔》一卷、《芙蓉亭樂府》二冊。

藝文

翁方綱《爲東河題二樵畫三首》　其一：馮張黎趙四詩才，山石同岑豈異

苔？他日蘇齋詩話裏，二禺風雨送潮來。　其二：　曾見黎生畫李髯，如何丹綠忽濃添？此中鬱勃淋漓氣，壓倒經生十萬簽。

又《贈張南山孝廉三首》三　風抗南園後，魚山又藥房。何區五家派？莫誤二樵狂。酣放精微處，崇深水尺量。於蘇窺杜法，詩境乃升堂。

又《題印鐵香所藏奚鐵生畫梅卷二首，卷後有廣東黎生詩也，時鐵香假館南雄》二　東粵西江二十年，幾人清氣答山川？吳生得髓黎生後，卻是詩應在畫前。（吳生蘭雪題詩於後也。予在粵東，黎生尚幼，未及與試。後見其詩畫，而予去粵久矣！）

又《送邱東河還南澳同知任二首》二　廿年嶺樹記誰栽，石路榕陰策騎回。人與梅花成舊諾，天教詩屋識奇才。歸途仍結貧交伴，到日重將畫卷開。寄語二樵圓夙夢，蘇門學士待君來。（末章寄黎生也，第五句謂鄧生。）

又《葉雲谷戶部假歸粵東，以其尊甫花谿居士新柳三詩屬和》三　黎、朱何處鶯啼？詩在橫窗竹影西。拈得早春江上夢，輕黃嫩綠總筌蹄。

又《張南山孝廉書來勸我論次粵東詩派賦答二首》二　莊渠紅豆遞經師，四十年前鑒古時。未及二樵評畫理，與盟九曜孰心知？

又《盧鳳道中八首》七　夜夢廿年旋役處，嶺與親手折梅花。豈因東粵狂生句，卻落西湖處士家？

呂堅《寄黎二樵》　千里飛花一瞬情，小詞還唱柳耆卿。板橋古渡無尋處，西水漫漫坐碧城。

郭麐《舟中讀黎簡民（簡）五百四峰堂詩竟用其讀黃仲則集韻題之》　美人有重封，畸士而高官。千百偶一遂，已使天力殫。所以絕代人，風鬟切雲冠。孤悲兼獨笑，世人詫無端。黎生產海隅，胸鬱大海瀾。冥心八百怪，老氣橫兩閒。寧爲歷口櫌，不作脫手丸。遂爲數子知，不知非所患。羈窮走荒徼，百罵得一懽。生平服黃童，（仲則。）意不若是班。淳情吐澀語，庶幾錢老頑。（謂撐石先生。）珠香象犀外，生是良亦艱。舟行三日雨，掩篷不見山。豈知入巉峭，登頓了不閑。敷詞效其體，哀玉參和鸞。

錢儀吉《讀黎二樵詩》　黎簡生盛世，獨抱古憂患。岸屹胸中山，神工日鑿鏟。到京一宿去，老死不期宦。心孤蕩江海，家貧賣林澗。好色好山水，身擲煙露幻。萬言立紙上，雪明倚天劍。富貴工俳詞，相視孰鵬鷃。

許宗彥《次韻二樵見懷》　立盡征雲送遠眸，炎方冬日始悲秋。吟邊落葉依人在，愁外寒江繞夢流。浚谷風期勤攬帶，握蘭心事寄登樓。試容尊酒長相見，問事應知未肯休。

李文藻《贈黎（簡）》　西郭有高士，讀書常閉關。昨攜筇竹去，獨上羅浮山。我愛坡谷作，因懷冰雪顏。何當訪丹灶，共踏苔斑斑。

伊秉綬《過友石齋懷詩人黎二樵（石爲二樵故物）》　南漢風流盡，花開江上村。山光連雨斷，海氣挾潮昏。閱世桐孫老，論交世文存。黎侯杳終古，瓜蔓隱柴門。

李遐齡《臘盡始聞黎二樵之訃遙以詩弔之》一　胸中萬卷筆無塵，二谷二樵前後身。山谷厄窮昌谷夭，汝樵牛斗豈能神？自注：二樵昔語予，謂其作詩雖不名一體，實初學李昌谷，後師黃山谷，深覺于二家得力。故其琢削瘦勁，往往似之。嘻，樵所以窮死也！

袁棠《贈黎二樵（簡）》　憶我羅浮樵道人，著書故山卧白雲。時世但知村夫子，壇坫已號飛將軍。此老隨事足千古，先子爲官懸八分。（時以分書爲春舫府君寫墓表。）何當呼兄酌濁酒，身前細讀揚雄文。

汪兆銓《題黎二樵畫像》　又二：　十子三家跡已蕪，詞壇猶有舊規模。張（藥房）、馮（魚山）諸子名俱亞，我服蘭泉論不誣。　又三：　同學論詩語最工，告升父語亦明通。追踪韓柳論文意，道盡平生刻苦功。（集中「與同學論詩及《與升父論詩》之作自道其作詩甘苦甚悉，殆昌黎《答崔翊書》、子厚《答韋中立書》之流也。）　又五：　不獨詩名重海天，即論書畫亦堪傳。南州正有奇才在，三絕應須擬鄭虔。　又六：　終老明經守故林，文章換得幾千金？饑人隨力猶能飯，直是千間廣廈心！（二樵詩：「賣文隨力飯饑人。」）

吳嵩梁《黎齋（潘鈞石爲黎二樵山人作）》　東樵西樵樵所居，石溪一水吾所漁。漁樵並時不相見，各以新詩辟生面：樵詩鑿險山爲穿，怒龍出峽風湧泉，雷雨忽收衆峰靜，月華蛟蛟雲娟娟；漁詩擲筆青天外，騏驥踏空九州隘，有時造意入深微，滄海浮杯舟一芥。以正出奇愈妙，詩境不同皆獨造。江山靈秀萃兩生，卅年曾締「蘇齋」盟。（翁覃溪詩《題丘東河太守所藏奚鐵生畫卷》云：「此卷得蘭雪，二樵詩，江山靈秀萃此几上矣。」）樵乎翩然采芝去，新句如花開古樹；漁也孤吟持釣竿，鰲背跂腳天風寒。吾輩千秋貴知己，契合何須論生死。黎齋今見瓣香人，私淑居然稱弟子！嶺南名士多於鯽，太息難逢此狂客。魚山、芷灣吾舊交，恨不從君看潑墨！草堂五百四奇

峰，詩骨瘦削青芙蓉。漁樵身後定同社，醉踏仙山雲萬重。

劉嗣綰《孫平叔見贈黎二樵詩集，即題其後，兼答平叔（黎，粵東人，名簡）》 五百四峰頂，峰峰詩擅名。才高粵三子，品重魯諸生。湖海銷來氣，風騷變後音。何時約孫楚，（孫平叔）重主白鷗盟。

《藝苑叢話》引居梅生《題二樵集》 神韻已告退，性靈方望塵。獨與造化功，遠於《風》、《雅》親。

陳融《讀嶺南詩人絕句・黎簡》 昌黎勁骨涪翁面，蘿薜森森現浣花。歸理靜中禪榻夢，鬢絲新見是《南華》。風雅升沈一代愁，蕭條冷月望羅浮。屈陳二百餘年後，應有樵夫在上頭。

江　干

《隨園詩話》卷一四 如皋布衣江干，字黃竹，貌陋家寒。《咏疲驢》云：「落葉踏不碎，四蹄今可知。」《咏巢》云：「草窮一生力，風碎五更心。圓影月中墮，凍痕霜外深。」《登大觀臺》云：「殘夜海明知月上，隔江風遠送鐘來。」又：「飄零何地託孤踪？古佛門空或見容。」俱有孟郊風味。

《梧門詩話》卷一 江片石干秀才，以《詠鳥巢詩》爲時所稱。【略】王柳村《羣雅集》稱片石詩多苦調，朱二亭詩多逸調。有「淮南二布衣」之目。

《羣雅集》卷一〇 片石偃蹇海上，苦吟度日。其詩剗削故軌，標領新情，雉水之秀也。與徐荔村、冒芥原、仲松嵐、宗杏原、陳小山、徐弁江、吳梅原、冒柏銘結香山吟社。荔村有「九人共結香山社，十萬歡場到白頭」之句，風流令人可羨。

又引阮亨《珠湖草堂筆記》 江片石七言最擅場，如「何處玉人香夢冷？楊花如雪滿江城」、「紅杏一枝霜色裏，文章不用哭秋風」，佳句也。

又引《盟鷗溆筆談》 揚州詩人窮而在下，而能一洗俗調者，近惟如皋江片石、江都朱二亭二人而已。江以刻削勝，多苦調；朱以眞樸勝，多逸調，皆足傳者。

嚴廷中《藥欄詩話甲集》 如皋江黃竹（干）《片石詩鈔》哀怨絕倫，殆於郊寒島瘦外另樹一幟者。

熊璉《澹仙詩話》 片石先生純是一團清氣，發之於詩，故無思不雋，無句不秀。

《國朝正雅集》卷二三引《寄心盦詩話》 江黃竹詩有「開到牡丹春亦倦」之句，又有「一編詩草當兒孫」之句，剗新壁壘，頗耐苦吟。

《無題》 《雪橋詩話餘集》卷五：如皋江片石明經，與徐荔村、冒芥原、仲松嵐、宗杏原、陳小山、徐弁江、吳梅原、冒柏銘結香山吟社。片石詩如「一去」云：【略】，語多酸苦。

《題越艇抱琴訪友圖》 熊璉《澹仙詩話》：彈蕉館在漏春巷南，宗杏原讀書處，綠天秋色，涼陰滿院。主人素風雅，每月白宵深，或按洞簫，或揮綠綺數操，聞者疑以爲仙。片石先生《題越艇抱琴訪友圖》云：【略】弔杏原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 江干，字片石，號黃竹，江南如皋人。貢生。有《片石詩鈔》。

宗聖垣

《隨園詩話》卷一四 遊山詩，貴寫得出。【略】宗芥騶《磨盤山》云：「分明尋丈恰隔里，指點平夷偏落陡。東西俄轉望若失，呼應已逼待還久。中央簇簇攢牛宮，四角層層布魚笱。更疑去路即來處，幾訝迷途欲退走！入世敢云肱折三，立峰頓覺腸回九。」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中箭虎宗芥帆（聖垣），有《九曲山房詩集》。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 據其家《墓誌》略：芥騶君與弟藕船君以詩、古文名越中，少時商寶意、劉豹君方主壇坫，選《越風》，實賴贊成之。袁簡齋遊越，蔣心餘主講蕺山，深相契合。官粵東司馬廿年，蕭然退老，僅刻成《九曲山房詩》十六卷而歸，年將大耋，尚與時彥學詩者，晨夕談嘯，周又谿、鄔雪舫皆及門也。墓碑題「會稽詩人宗芥騶先生之墓」。以從先志，稷辰更刻其《歸越詩》一卷。

《別母》《隨園詩話》卷一〇：余最愛言情之作，讀之如桓子野聞歌，輒喚奈何。【略】宗芥騶《別母》云：「垂白高堂八十餘，龍鍾負杖倚門閭。泣惟張口全無淚，話到關心祇望書。」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宗聖垣，字芥騶，浙江會稽人。乾隆甲午舉人，官至廣東雷州府知府。有《九曲山房詩文集》。宗稷辰撰墓誌：公少時以詩古文名越中，尤專治毛、鄭《詩》。

《皇清書史》卷一　宗聖垣，號芥騶，會稽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雷州知府。書宗裴、柳而別成一體，在米、董間。（宗稷辰《躬恥齋集》）

趙佑

《晚晴簃詩滙》卷八一　鹿泉屢掌文衡，文望與賓東皋埒，以善制舉業名。嘉慶丙辰，與千叟宴。自序言性不耐聲律。自甲戌館蘇州黃氏園，往來江介，間事吟諷。嗣後時作時輟。然不自收拾，存稿常鮮。詩平實，少風韻，然章安句妥，亦學人詩也。

《制義叢話》卷一二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章，集注謂孔子之不仕有難以語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自來作文者皆未有的解。惟趙鹿泉先生一篇，考核嚴明，持議正大，遂爲此章定案。

《詞林輯略》卷四　趙佑，字啓人，號鹿泉。浙江仁和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左都御史。著有《清獻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賓東皋先生事略》附　同時趙鹿泉先生，名佑，字啓人，仁和人。後東皋先生十年成進士。亦由編修歷官左都御史。屢典文衡，工品藻，文望與東皋埒，同以制舉業名天下。著有《清獻堂集》。

《題興文留蹟圖》《雪橋詩話三集》卷六：守齋方伯伊轍布，蒙古人。由太僕寺左司郎中京察一等出知淮安府，率屬廉惠。濬渠一事，爲淮人頌戴，異聲大起，累擢至福建布政使。趙鹿泉爲《題興文留蹟圖》云：【略】。

《琉璃河橋》《雪橋詩話三集》卷六：琉璃河橋邊倚鐵，蓋蛟龍畏金，防水者所作。俗傳王彥章微時駕船篙，妄也。趙鹿泉詩云：【略】。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一〇　鹿泉先生五歲而孤，家甚貧。有勸廢學者，其母執父命，必不可遂，能砥厲以成素業。服官四十餘年，以文字結主知，典試督學之役，殆無虛歲。甄錄試卷，必點勘周遍，夜以繼日。晚年遂患目眚，然日晡時，猶于窗下映光校文不少休。有勸止者，輒曰：「老人迂純，無絲毫報稱，僅此文章職志，一息尚存，不敢不盡也。」性嚴厲，每面斥人過。然自處則甚謙下。撰著甚夥，其已刊行者，有《詩細》八卷、《毛詩草木蟲魚疏校正》二卷、《四書溫故錄》十卷。

毛大瀛

《梧門詩話》卷一三　毛海客大瀛【略】詩有奇氣，尤工詠古。【略】著《醉嘯軒》、《戲鷗居》諸集。

又　毛海客大瀛，江蘇寶山人，初名思正，字又長。西莊所選練川十二子之一也。【略】爲畢秋帆制府屬官，所到皆偕行。後從惠瑤圃制府征西藏有功，洊擢簡州牧。值邪教滋事，率鄉兵禦於州典安岳接壤處之槐州，力戰死。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拚命三郎毛海客（大瀛），有《戲鷗居詩鈔》。

《江蘇詩徵》卷四三　王屋云：太倉王明經藕夫《送海客》有句云：「江漢一官春夢短，風塵雙鬢客心長。官職未須卑半刺，風騷直自有千秋。」可想見其詩與人。西莊光祿所選練川十二子之一也。

《湖海詩傳》卷一九　毛大瀛，字又萇，號海客，寶山人。諸生。由四庫館議叙，官簡州知州。勦賊，殉難。選四首。善按：有《海客詩鈔》。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六七錄「國史館本傳」　毛大瀛，江蘇寶山人。由附監生充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州同，分發陝西試用。乾隆四十九年丁父憂回籍。五十三年，服闋，仍赴陝省。時河南巡撫畢沅督辦湖北荆州萬城隄工，以大瀛途次謁見，奏請帶往分辦，尋復奏留楚省補用。五十四年署漢陽府通判，旋丁母憂回籍。五十六年，山東巡撫惠齡奏准發往東省辦理城工、河工。服闋留東補用，署利津縣縣丞。尋以大兵征廓爾喀，惠齡升四川總督，

辦理濟嚨糧務，奏帶大瀛赴西藏差遣。事竣，留川補用，借補潼川府經歷，隨營辦事。旋以軍功升中江縣知縣。嘉慶元年檄赴湖北軍營，隨勦教匪。以功升四川簡州知州。時惠齡由湖北入川，沿路勦辦，大瀛從之。三年，克大鵬寨，擒逆首羅其清，大瀛在事出力，賞戴花翎。四年，回簡州任。五年，張子聰股匪竄潼河，擾三臺中江地，總督勒保、參贊德楞泰兩路截勦，賊復分擾遂寧、樂至、安岳、資陽等處，由金堂之廣元寺肆行焚掠，延及簡州境。大瀛率鄉勇前往堵禦，行抵土橋溝，猝遇馬步賊蜂至，力戰遇害。事聞，諭曰：毛大瀛因衆寡不敵，中途被戕，著咨部賜卹。

又錄洪亮吉撰《跋後》 此手書一、紀事詩二，毛君守簡州城時所寄也。君名大瀛，寶山縣諸生。善屬文及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西、河南、四川諸處大府，奏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又擢簡州知州。土賊復起，君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距發書時僅五月耳。君爲幕府，牋奏最工，業此者二十年。其在山東巡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者，君在京邸時素識，約爲兄弟者也。出官山東，卽挾之以行。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君質直，嘗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至撲妻子，刃僕隸，獨得君數語卽解，以是署內外事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君若奉己。君或赴試，則一府中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以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算。君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卽促君起，然巨燭，與分案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君共作。方御史錢澧之特糾國及山東虧缺庫項也，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蒼黃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累累，公廨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舁至泉側沈之。後撫臣明興濬池，尙得金數十萬，蓋國黷賄如此。事大露，逮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寬解。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此卽可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耗，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余識君在武昌總督署，復有吳門項君字直庵，忘其名。項君故浙江巡撫王亶望客也。方王遭母憂，擁妻妾居會垣，並日事讌。會爲人所發，王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貲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日至。王嗤之曰：「日前稍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運蹇若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則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前日卽在，亦不願預。」王笑置之。居數日，王甘肅匿災冒賑及監糧案併發，卽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已無影，項獨送至鎭江。王強項曰：「必送我淸江浦，俟登陸乃返。」項允之。同舟渡江，王忽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走千里，反在君，吾愧甚。」因懷中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獨寶此不忍捨，故尙在耳！以贈君。儻入都後，蒙恩不死，異日必措萬金贖硯。」復賦詩一章贈項。王入都卽伏法。後項幕橐稍裕，感王意，別購一室，貯此硯及所贈詩。不一歲，室燬於火，硯及詩並煨燼。後幕客得王重貲者，五年內不病死卽子嗣夭絕，無一終享其利者。余嘗謂毛及項曰：「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要領遂絕，徒使己受惡名。而人享其利，計亦大左，甚至享其利者不身死卽嗣絕，是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癸亥三月，暴書得君此札，跋竟，復書此以爲服官者戒。

《國朝忠義私淑錄初編》卷一〇 毛大瀛，寶山人。邑庠生。薦□知縣，擢知四川簡州事。乾隆四年四月，山賊陷城，死之。（《卷隄閣文集》、《船山詩鈔》）。案：《文集》未詳殉難年月，而二書俱作知府，茲特更正。

《雨夜宿張夏枕上口占》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毛海客年少有詩名。拙齋中丞國泰爲戶屬時，兄事海客。比撫山東，在其幕最久。其《雨夜宿張夏枕上口占》云：【略】蓋嘗同拙齋宿，此時拙齋久作泉下人矣！

張問安

王學浩《亥白詩稿敘》 余與亥白交三十年矣。余不能詩，自辛亥、壬子之間，與亥白同客粵東，見三楓五嶺諸勝，遂學作古體詩。亥白見而許可。篷牕之暇，此倡彼和。余旣積成卷帙，亥白則合從前所作，遂裒然大集矣。無事輒借

讀，讀之，但覺其語淡而味腴，節短而韻長。蓋將於韋、孟之外，另闢一徑，以與唐人爭席也。自亥白奉母入都，與仲弟船山太史同居宣武之南，余適以折足，不上金馬門，音問遂隔。甲子之冬，亥白還蜀，道經吳門，匆遽握別，亦未暇索其詩而讀之也。壬申四月，船山太史罷守東萊，養疴吳下，酒杯談讌，得暢讀船山詩，又以未得讀亥白詩爲恨。前年九月，亥白季弟旂山主簿自浙還蜀，去秋復來，知亥白已歸道山矣。今年二月，余遊武林，旂山出亥白詩稿索叙，始得讀其全集。嗚呼，亥白其有憂歟，何其詩之抑鬱而不自勝也。壬子以前之作，境多平遠；甲子以後之作，境都迫促。人生幾何，而能長以抑鬱終邪！船山自罷守之後，頹唐于杯酒之間，率意成詩，不自檢束，相見無幾，化爲異物。亥白以家庭之事，憂愁抑鬱，見之於詩，詩亦不多，遂成絕筆。天之於詩人何如也！船山詩稿已付梓，旂山主簿不忍亥白之死，遂并其詩稿而刻之。後之讀其詩者，未知於亥白、船山，能想見其伯仲之間否也。是爲叙。嘉慶二十一年歲次丙子三月崐山王學浩拜撰。

張問萊《亥白詩草題識》 余伯兄亥白、仲兄船山，皆以詩名於世。船山登詞館，主文衡，官御史，出守大郡，繼先世之縹緗，荷聖朝之知遇，幸矣。乃年纔五十有一，以乞病解組，客死吳中，豐其才而嗇其數，吁！可悲也。幸所遺詩稿，得友朋及門下士爲之梓以行世，死者之心，庶乎稍慰矣。若伯兄亥白，才倍船山。少舉於鄉，以事母就校官，遂其循陔潔養之志，設得享大年，以名山著作傳之秋秋，豈不偉哉！乃船山既歿之次年，亥白即相繼而殞。嗟乎！余同胞止三人，不數年間，兩兄繼逝，余其何以爲情哉。亥白所爲詩古文詞，篇帙繁多，剞劂不易。余將乞養歸矣，念兩兄同抱伯道之悲，撫此遺編，深恐其湮沒無傳，用以所得微俸，刊亥白詩若干卷，庶幾並垂不朽而質之亥白之知交與門下士，亦可以見余之苦心矣！愧余譾陋，不能爲文以弁卷首，謹綴數語，以俟當世之作者序而傳之。嘉慶二十一年丙子仲夏十又六日遂寧張問萊識於杭州瘦竹幽花之館。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五 亥白爲船山兄，同致力於詩，名不逮船山。其詩骨格遒上，聲律安諧，而一出於雅正。張榘仙沆輯《蜀詩略》，謂亥白造詣在船山上，信然。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王椒畦稱其詩語淡而味腴，節短而韻長，不似船山多杯酒間率意之作。

《紀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雍正元年，遂寧張文端請假旋里，世宗頒賜黃玻璃瓶，高尺有五，中插紫藤天然如意一枝。嘉慶甲戌，文端六世孫問安恭紀二詩云：【略】。

王芑孫《酬張亥白〈問安〉》 淵雲自古非一姓，今者蜀士稱二張。世無歐梅有軾轍，處姊未嫁誠何傷？乃弟才情最奇崛，君絕無奇轉恬謐。卻看近句學杜甫，驊騮不驕眞駿逸。贈詩繚繞翻譽我，嗟我自觀無一可。溫溫德度不如君，半世略同惟坎坷。可憐貢直不知幾，輒爲論文召是非。天下何人識王弼？讀君詩罷一歔欷。

又《題張亥白過海圖》 我生海濱不識海，騎駝夜獵朔塞秋。君家江水發源處，南極大海窮炎陬。樓船踏浪一長嘯，天海空明但清照。雲陰解駁日星出，九州塵土此不到。身纏坎坷遊逍遙，歸來筆底生風濤。人生饑寒亦有味，能使萬里如堂坳。我欲攜琴入煙霧，乘桴直借蓬萊住。金銀宮闕仙所家，惜君匆匆早還渡。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問安，字季門，號亥白，遂寧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官教諭。吳榮光跋：劉文淸《書燎蚊詩卷後》云：張船山前輩曰：「吾兄亥白書逼眞文淸公手筆。」《夢園書畫錄》

李調元

論述

綜論

程晉芳《童山詩集序》 吾友李君雨村，生峨眉秀異，處卓犖自負，於書無所不讀，發爲詩歌，嶔崟磊落，肖其爲人。弱冠中乙科，三十而成進士，授庶常，既而改官文選主事。君素不好吏事，獨以翰林爲易讀書，既不得以

此終，則又往往以詩自雄，雖悲詫不形，然其中鬱折往復之致多矣。【略】合觀全集，大矣！美矣！而就其大指論之：改官後工於翰林時，近作則又工於改官時。非所謂逆則成文，非有無慘不平，卽不能出奇以驚世者耶！雨村亦相視而笑，以余爲知言。

《隨園詩話補遺》卷九　昔曹子桓以金幣購孔融文章，韓昌黎以光芒誇李、杜：皆追慕古人，非生同時者也。四川李太史雨村先生，名調元，與余路隔七千里，素無一面，而蒙其抄得隨園詩，愛入骨髓。時方督學廣東，遂代刻五卷，以教多士。生前知己，古未有也。

嘉慶《羅江縣志》卷二四　其爲文章，喜大蘇，詩宗王、孟，而著述則接踵升庵。晚號童山老人云。

《筱園詩話》卷二　若李雨村調元，則專拾袁枚唾餘以爲能，並附和雲松，其俗鄙尤甚，是直犬吠驢鳴，不足以詩論矣！學者於此等下劣詩魔，必須視如砒毒，力拒痛絕，不可稍近，恐一沾餘習，卽無藥可醫，終身難滌洗振拔也。

《挹翠樓詩話》卷一　李雨村調元詩頗有性靈，而局於邊幅。卽其詩話，亦囿於帖括而有頭巾氣，不及隨園多矣。

《聽雨樓隨筆》卷一　雨村詩文，後人或不滿之，亦名高則責之必刻耳。如《宋宮詞》百首，華貴蘊藉，豈寒儉人所能學步！

《國朝正雅集》卷二二引《寄心盦詩話》　綿州之李，最長者雨村先生，學問淹博，喜搜羅遺篇斷帙，纂《函海》一書，爲海內所傳播。集中《南宋宮詞》百首，可媲唐之王建，而與樊榭之《南宋雜事詩》並垂不朽。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　綿州李雨村觀察（調元）所刊《函海》一書，蒐采升庵著述最多，惜校對未甚精確。其自著《童山詩文集》亦不甚警策，詞則更非所長。惟《浣溪沙》云：「斜掩金鋪日影移。水晶簾子鎖垂垂。楊花偏傍繡幃吹。　玉步搖敧籠鬢嬾，金泥裙卸整腰遲。春愁一片化遊絲。」《謁金門》云：「風過處。吹落一庭輕絮。幾陣廉纖窗外雨。綠迷芳草渡。　纔見蜂酣蝶舞。又早燕來鴻去。試問落花誰作主？流鶯嬌不語。」爲集中之最。

分論

《寧武子邦有道則知》　《制義叢話》卷一二：李雨村曰：「乾隆癸未會試，正總裁爲大司寇秦味經先生（蕙田），副總裁爲德定圃宗伯（保）、王白齋司馬（際華）。初，宗伯閱余卷，卽定爲元。大司寇曰：「此卷大起大落，才氣縱橫，魁才，非元才也，應置第二。吾江南人，例應取浙江卷充之。」宗伯力爭，而大司寇堅執不回。至將揭榜前，同堂尙不知元卷爲誰也。填榜日，大司寇突於韜裏摸一卷，曰：『此卷如題兩扇，眞會元格也。』遂以余置第二，而以孫效曾爲第一人。時稱『韜裏會元』云。」按：是科首題爲「寧武子邦有道則知」二句。

《觀錢塘潮歌》　《隨園詩話補遺》卷九：《童山集》，其最擅場者，以七古爲第一。《觀錢塘潮》云【略】。卽此一首，可以想見先生之才豪力猛矣。

《題羅兩峰畫蒲桃》　《霞外攟屑》卷八下《李雨邨詩》：《雨邨詩話》（卷六）載其《題羅兩峰畫蒲桃》云：「我醉渴思呑馬乳，君言此是畫蒲桃。」（庸）按：東坡《惠崇蘆雁》云：「惠崇煙雨蘆雁，坐我瀟湘洞庭。欲買扁舟歸去，故人云是丹青。」雨邨點化蘇詩，太覺刻露。

傳記

乾隆《通州志》卷六　駐劄通州通永道官階，四川綿州進士，乾隆四十六年任。

嘉慶《羅江縣志》卷七　字羹堂，號雨村。十八歲補諸生，卽隨先君浙江秀水任讀書，因在籍食俸。大司寇錢香樹先生家居金陀坊，時至衙署，先君呼出拜見，以素所作詩文請質，先生驚曰：「公子殆非蜀人，乃吾浙人也！可受業吾門，吾當教之，然吾門生多大老，汝以吾兒汝誠爲師，而呼吾爲太老師可也。」自是在金陀坊受業。一日，先生命公子擬作召試詩，題「春蠶作繭」。先生命同作，調元得一聯云：「不梭還自織，非作却成圓。」先生閱之大喜，曰：「此名句也！當爲諸卷首。」又復批曰：「憶昔十年前，侍上于乾清

宮，元宵聯句，上思如湧泉，言言珠玉，僕得一聯云：『風團謝家絮，霜點洞庭橙』，一時王公大臣，俱推僕爲五字長城，固不敢當。今見足下圓字一聯，與前事堪印也。他年成進士，入翰林，聲名雀起，予企望之。」從此以詩學受知於先生。春風中，盡丁丑一年。明年戊寅，隨先君以艱回蜀，從此不獲侍左右，然至今未嘗忘也。又受知于提學冼馬史公，屢試第一，謂諸生曰：「吾在蜀三年，今始見一秀才也。」即日，送入錦江書院肄業。中己卯鄉試第五名，辛巳由落卷取中內閣中書，補國子監學錄。癸未會試中第二名，殿試二甲第十一名，改庶吉士。散館，授吏部主事。考差第一，充廣東副主考，回陞考功員外郎。丙申以議稿塗押，爲同司回舒爲先入所中，塡入浮躁。引見，蒙詢及軍機，傳吏部堂官明白回奏，尙書武進相國程文泰公以畫稿塗對，上曰：「司官不安于心者，向例原准不畫押，如何便塡大計？」程曰：「是。」上問：「居官何如？」奏曰：「辦事勇往。」遂奉旨仍以員外郎用，即日到任。未幾，員外尙書未補缺，即命提學廣東學政。三年任滿回京，即授直隸通永道，召見勤政殿。上曰：「汝乃朕提拔之人也，非朕乾剛獨斷，倘在明朝，汝能免權臣之害乎？汝須謹記朕言。」在部數月，上嘗從容謂相程文恭及侍郎袁清恪曰：「李調元能與舒阿章爭稿，頗有骨氣，但性子不好，須令改之。」乃終不自悛。在道任甫二年，又因參永平府，爲府所傷，遂罷職，遣發伊犁，以母老贖罪，不作出山想。後上問鼎元：「李調元汝何人？」蓋聖恩猶在念也。然時方當國，遊其門者成羣，豫知冰山必敗，不肯復謀補官，遂毅然而歸。豈知家居十八年，冰山始敗。「可以報國而吾已老矣！以邊省之人而受高廟特達之知如此其重，誠爲千古罕有。終不能勉向上。每一念及，惟有淚涔而已，聊書于此，以示後世子孫，世世報國爲念，無念我長抱終天之恨也。」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 調元字羹堂。四川羅江人。乾隆癸未進士，官至陝西潼商道。

《清朝先正事略・張船山先生事略》附 李君調元，字雨村，號墨莊。縣州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潼商道。著有《童山詩集》、《雨村詩話》。藏書數萬卷。愛才若渴。嘗輯《函海》一書，多至二百餘種，表彰楊升庵著作爲多。又選刻《朝鮮四家詩》，四家者，李書九洛瑞、柳得恭惠風、朴齊家次修、李德懋懋官也，而朴齊家之名尤著。

紀事

作家逸事

嘉慶《羅江縣志》卷二四 字羹堂，號雨村。化楠長子。乾隆癸未進士，歷官直隸通永道。好讀書，博學多聞，以文章著名【略】，從此文名大震。宦京都時，日與諸名公唱和往來，甫脫稿，人即傳誦。後視廣東，分巡直隸，公餘之暇，猶手不釋卷。所得俸，悉以購書，家有萬卷樓，爲西川藏書第一家。歸田後，嘯傲山水，以著述自娛。與錢塘袁簡齋、陽湖趙雲松、丹徒王夢樓諸先生齊名，稱爲林下四老。有別墅曰困園。每四時花發，常招諸及門賦詩其中。

又卷二九 朝議大夫李調元墓，縣北車家山，大理寺郎中江孟邵題碑。

又卷三五 南村有邑紳李雨村別業，名曰困園，前有小西湖。【略】李雨村家世藏書，有樓五楹，名曰萬卷，分經、史、子、集四十厨，內多宋槧，鈔本尤夥。庚申歲教匪滋擾，全家避難省城，忽被土賊所焚。雨村歸後，收灰燼瘞之，名曰「書塚」。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〇引《聽松廬文鈔》 雨村觀察襟懷瀟灑，跌宕不羈。家藏書多至萬卷。嘗輯《函海》一書，卷帙繁富。又愛才若渴，撰《雨村詩話》，人有一聯片語之佳者，輒采而錄之。

又《聽松廬詩話》 「好色復好書，遇事太果斷。」此祝芷塘懷李雨村詩也，二語頗肖其人。

又 朝鮮四家詩，四家者：李書九洛瑞、柳得恭惠風、朴齊家次修、李德懋懋官也。《雨村詩話》采其詩，四家中朴齊家之名尤著。

道光《陽山縣志》卷一五 李調元題字幷詩刻存【略】。乾隆戊戌夏六月督學使者巴西李調元偕友人丁傳、王金銘、弟譚元艤舟游龍巖之勝，日暮乃去。長子朝礎侍行。

作品本事

《哭袁清慤》《聽雨樓隨筆》卷一：吾鄉袁清慤公守桐奉使來蜀，於市買書，見李雨村所作《李太白詩序》，心賞之。後總督直隸，雨村爲通永道，最相得。及公丁艱，而雨村被劾，公於黃新莊陛見，代其面奏贖罪。未幾公薨。哭之，有詩云：【略】。

《紀彭縣》《聽雨樓隨筆》卷三：放翁花譜載彭縣牡丹之盛與洛下等。丹景山奇峰積翠，幽壑清泉，多牡丹，有高丈餘者，「天彭」之名聞天下。縣中古蹟勝地甚多，李雨村有《紀彭縣》詩數首云：【略】。

著録

嘉慶《羅江縣志》卷二四　所著有《函海》、《續函海》、《童山詩文集》等書行於世。袁簡齋贈詩云：「童山集著山中業，函海書爲海內宗。」蓋紀實也。

又卷二九　《童山詩集》、《童山文集》二十卷、《全五代詩》一百卷、《蜀雅》二十卷、《方言藻》二卷、《尾蔗叢談》四卷、《童山詩音》四卷、《雨村詩話》前後八十卷、《新搜神記》十二卷、《談墨錄》十六卷。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尾蔗叢談》　四卷，李調元撰。《井蛙雜記》十卷，李調元撰。《官話》三卷，李調元撰。《劇話》二卷，李調元撰。《弄譜》二卷，李調元撰。

《清史列傳・李調元傳》　以《春蠶作繭詩》受知於錢陳羣。又嘗作《南宋宮詞百首》，論者謂不亞於厲鶚。朝鮮使臣徐浩修見其詩，以爲超脫沿襲之陋，而合於山谷、放翁，極爲敬服，因作啟求其他著述而去。又愛才若渴，人有一聯片語之佳者，輒爲采錄。罷官後家居二十餘年，益以著書自娛。蜀中撰述之富，費密而後厥推調元云。著有《易古文》二卷、《尚書古字辨異》一卷、《鄭氏尚書古文證訛》十一卷、《詩音辨》二卷、《童山詩音說》四卷、《周禮摘箋》五卷、《儀禮古今考》二卷、《禮記補註》四卷、《月令氣候圖說》一卷、《夏小正箋》一卷、《春秋左傳會要》四卷、《左傳官名考》二卷、《春秋三傳比》二卷、《逸孟子》一卷、《十三經注疏錦字》四卷、《卍齋璅錄》十二卷、《通詁》二卷、《劇說》四卷、《諸家藏書簿》十卷、《賦話》十卷、《詩話》二卷、《詞話》二卷、《曲話》二卷、《六書分毫》二卷、《古音合》三卷、《談墨錄》十六卷、《制義科璅記》四卷、《蔗尾叢談》四卷、《樂府侍兒小名錄》二卷、《唾餘新拾》十卷《續》十六卷《補》十二卷、《井蛙雜記》十卷、《南越筆記》十六卷、《然犀志》二卷、《出口程記》一卷、《方言藻》一卷、《粵風》四卷、《蜀雅》二十卷、《粵東皇華記》四卷、《童山詩集》四十二卷《文集》二十卷、《蠡翁詞》二卷、《童山自記》一卷、《羅江縣志》十卷。從弟鼎元、驥元俱有詩名，時稱「綿州三李」。

《清史稿・小說類》　《客話》三卷、《劇話》二卷、《弄話》二卷，李調元撰。

藝文

趙翼《接同年李雨村觀察書乃嘉慶二年十一月朔日自綿州封發兼附雨村詩話十六卷採拙詩獨多感賦四律寄答》　不見李生久，今朝接寸箋。來原經萬里，到已歷三年。想像鬢眉老，傳聞子弟賢。京華舊遊跡，振觸一燈前。

天各一方遠，年皆七秩餘。料無重見日，但望再來書。豪氣應猶在，交情故未疎。採詩偏我厚，百首累抄胥。此書前歲發，蜀土尚無虞。豈意魚兔國，今成豺虎區？可能扶老杖，當作辟兵符。莫是將軍號，眞教展壯圖。（君京宦日，人呼爲小李將軍。）得信知君在，其如寇禍侵。遙知驚夜火，不敢嚮秋砧。契闊同年面，迢遙兩地心。憂時兼憶友，不覺涕沾襟。

又《李雨村觀察輓詩》　久不接雨村書，心竊憂疑。蔣于野自京回，曾晤其弟編修君（鼎元），知已下世。驚悼之餘，以詩當哭。　綿陽音斷渺烟雲，得信俄驚宿草墳。斯世幾人眞愛我？老年同輩又忘君。和凝板散千家集，文節樓傷萬卷焚。（君搜刻說部數百種，名曰《函海》。又選近人詩作，詩話十六卷。家有萬卷樓，貯書畫鐘閒，悉燬於火。）奇士人間留不住，故應召掌紫臺文。（見《漢武外傳》。）每逢書到悵暌離，今并音書不可期。萬里難爲徐穉弔，一編重檢蜀州詩。（少陵有「檢得高蜀州遺詩」。）魂來夢裏人猶舊，名在陽間鬼豈知？八表停雲空目極，史從何處寄相思？

唐侍陛《贈李雨村》　不料重逢始是緣，此回執手益凄然。途當窮處疑無

地，事到平時信有天。萬里難爲知己別，一生長是主恩憐。贈言不是君誰肯？前路尤須穩着鞭。

陶元藻

論述

《湖海詩傳》卷一八《蒲褐山房詩話》 篁村五十年前老名士。乾隆丁丑，余在廣陵時，盧運使見曾大會吳越名士于紅橋，凡六十三人，篁村與焉！有詩云：「誰識二分明月好？一分應獨照紅橋。」爲時稱誦。故余贈以詩云：「勝游共聽歌三疊，清詠先傳月二分。」嗣後遠別，迥不相聞者四十年。迨余乞恩歸老，來謁雲棲，見篁村題詩在壁，詢之山僧，言昨游此，矍鑠尚無恙也。既而篁村聞余在武林來訪，旋寄所刊《珠江》等集，因甄錄之如左。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鐵叫子陶篁邨（元藻），有《泊鷗山莊全集》、《珠江集》。

《國朝正雅集》卷九引《寄心盦詩話》 篁邨《題良鄉旅舍》詩，措語清新，爲袁太史所賞。嘗往來廣陵，與馬徵君訂交。同樊榭、蓮峰、漁川諸名士爲唱和。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引《兩浙輶軒錄》 篁村客揚州時，盧抱孫轉運大會名士紅橋，即席賦絕句十章，一時傳誦。倦游歸里，於西湖築泊鷗莊，以撰述自娛。有《全浙詩話》六十卷、《堯亭詩話》二卷、《越彥遺編考》五卷、《越畫見聞》三卷。

《晚晴簃詩匯》卷七八 篁村詩格不高，而才分充足，情味蘊藉，在越中同時足與商寶意相抗。袁簡齋傾倒其良鄉題壁詩，和作云：「手疊花牋鈔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後乃訂交，蓋兩人詩亦相沆瀣也。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一八 陶元藻，字篁邨，山陰人。貢生。有《珠江》等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 陶元藻，字龍谿，號篁村，浙江會稽人。諸生。有《泊鷗山房集》。

紀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三引《兩般秋雨盦隨筆》 會稽陶篁村先生元藻，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名曰「泊鷗山莊」。六十餘娶一妾，爲□老計家。曾伯祖山舟學士調以詩云：「病來久不見陶潛，隔著重城似隔天。昨夜中庭看星象，小星正在少微邊。」「聞說蓉江泛觴枝，已成陰後未涼時。一枝榔栗無人管，付與樵青好護持。」「不是朝雲侍老坡，也如天女伴維摩。對門有箇林和靖，冷抱梅花奈爾何？」「好將斑管畫眉雙，莫染星星鬢上霜。比似詩人張子野，鶯花還有廿年狂。」此四首，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湖光如鏡復如奩，中有飛來比翼鶼。惱煞畫船樓外泊，紅闌添上一重簾。」「一幅新翻祕戲圖，海棠側畔老梅株。問年三五盈盈月，不見猶憐況老奴。」先生沒後，如君守志不嫁。後四十餘年，余與先生令孫春田學博軒游，詢之，如君尚在，年已六十餘。長齋綉佛，足不出戶，每食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進酒侑食，如事生禮，亦一段風流佳話也。先生工詩、古文、詞，兼長制義。顧南北十上，鄉闈不得售。在京師有日者，兼精風鑑，謂之曰：「君命中金寒水冷，無分功名。雖然骨格清奇，不名世，當壽世也。」使相諸郎則曰：「皆科第中人也。」先生遂絕意進取。二子廷琛、廷琡，先後登甲科，出宰劇縣。先生買宅湖山，徜徉詩酒。高宗南巡渡江，于文襄敏中扈蹕進詩。時會稽陶篁村先生在文襄幕中，因屬其代作，內有句云：「千帆飛渡江南岸，一片黃旗識御舟。」文襄擊節，惟援筆將「飛」字改「擁」字。先生嘗語人曰：「易飛爲擁，便見警蹕尊嚴，此眞一字之師也。」陶篁村先生自訂詩稿

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冢」，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又引《越風》 篁邨著述甚富，爲于耐圃、梁瑤峰二公所推重。子廷珍，亦以詩名，負重譽。

又引《海嶠詩話》 篁村陶丈，初建泊鷗莊，曾賦詩四章，吳越人和者甚衆。其詩有「野老門庭雲亦懶，荷花世界夢俱香」之句，一時傳誦。槐塘傾倒尤甚，贈以詩云：「想見夢香雲懶處，北窗高卧傲羲皇。」

《由紅橋至平山堂》《湖海詩傳》卷一八引王蘭泉曰：篁村，五十年前老名士。乾隆丁丑，余在廣陵，時盧運使見曾大會吳越名士於紅橋，凡六十三人，篁村與焉！有詩云：「誰識二分明月好？一分應獨照紅橋」，爲時稱誦。故余贈以詩云：「勝游共聽歌三叠，清詠先傳月二分。」揚州平山堂，余曾兩遊。第一次尚有園亭邱壑之勝，然已大半傾頹。二次則衰草斜陽，愈增寥寂矣！因憶陶篁邨先生，有《由紅橋至平山堂》三絕云：【略】想見當日文酒笙歌之盛。又平山楹聯「隔江諸山，在此堂下；太守之飲，與衆賓歡」，伊墨卿太守秉綬所題也。

《題良鄉旅舍》《隨園詩話》卷一：壬申春，余過良鄉，見旅店題詩云：「滿地榆錢莫療貧，垂楊難繫轉蓬身。離懷未飲常如醉，客邸無花不算春。欲語性情思骨肉，偶談山水悔風塵。謀生消盡輪蹄鐵，輸與成都賣卜人。」末亦無姓名：但書「篁村」二字。余和其詩，有「好疊花箋抄稿去，天涯沿路訪斯人」之句。隔十三年，勞宗發觀察來江南，云：渠宰良鄉時，見店壁有此二詩，爲館欽差故，主人將圬去；心甚愛之，抄詩請於制府方敏愨公。方亦欣賞，諭令勿圬。然彼此不知篁村何許人。壬辰，在梁瑤峰方伯署中，晤篁村。方知姓陶，名元藻，會稽諸生也。以此語告陶。陶感三人之知己，而傷方、勞二公之已亡，重賦云：「匹馬曾從燕薊趨，橋霜店月已模糊。人如曠世星難聚，詩有同聲德未孤。自笑長吟忘歲月，翻勞相訪徧江湖。秦淮河上敦槃會，應識今吾卽故吾。」「三間老屋夕陽邨，底事高軒過此門？飛蓋翠搖新蘸墨，華燈紅照舊題痕。不教畫壁傭奴易，便勝紗籠佛殿尊。惆悵憐才青眼客，幾番剪紙爲招魂？」

《泊鷗莊落成》《隨園詩話》卷六：山陰陶篁村得汪氏舊莊于葛嶺下，葺而新之，自云：「詩不能寫者，付之于畫；畫不能寫者，付之于詩。」號曰「泊鷗山莊」。題云：「高士門庭雲亦懶，荷花世界夢俱香。」四詩甫成，忽奉有官檄，佔去養馬，如催租人敗興一般。

《咏醋魚》《清稗類鈔·飲食類》：杭州西湖酒家，以醋魚著稱。康、雍時，有五柳居者，烹飪之術尤佳，遊杭者必以得食醋魚自誇於人。至乾隆時，烹調已失味，人多厭棄，然猶爲他處所不及。會稽陶篁村茂才元藻尤嗜之，嘗作詩云：【略】。膾魚時以醋摟之，其膾法相傳宋嫂所傳，陳子宣《西湖竹枝詞》有「不嫌酸法桃花醋，下箸爭嘗宋嫂魚」句是也。

著録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泊鷗山房存稿》 三十八卷，陶元藻撰。

朱孝純

論述

《隨園詩話》卷五 揚州轉運使朱子穎，工畫能詩。王夢樓爲誦其佳句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

姚鼐《海愚詩鈔序》 今世詩人足稱雄才者，其遼東朱子穎乎？卽之而光升焉，誦之而聲閎焉，循之而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乎紙上而不可禦焉，味之而奇思異趣角立而横出焉，其惟吾子穎之詩乎？子穎沒而世竟無此才矣。子穎爲吾鄉劉海峰先生弟子，其爲詩能取師法而變化用之。

《湖海詩傳》卷二七《蒲褐山房詩話》 姬傳謂其「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于紙上」，夢樓謂其「豪宕感激之意屢見於詩」者，信也。

又引《蜀檮紀聞》（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三日，朱子穎來，以小溟集詩見示。感激排奡，有奇氣，與昔年所見迥別。損之劇稱「飛鳥與人爭道路，

猿猱知我憶家鄉」二語，殆非其至者。

《雨村詩話》卷一　朱孝廉子穎，奉天人，壬午舉人，亦出王夢樓之門。工畫，人傳其「萬山青到馬蹄前」句，不愧謫仙，遂呼「小李白」。其髯如戟，分二支，又呼「戟髯」。選珙宰，余作《子穎子歌》送之，有「子穎子穎髯如戟，眼中無物氣無敵」之句，謂其頗使氣也。

《晷雅集》卷一二　王西樵稱曹澹餘詩深思老筆，揉以青蒼。予於思堂亦以是語墨之。在揚州創梅花書院，課士扶植文教，王文簡後當爲嗣響。

《國朝正雅集》卷二〇引《寄心盦詩話》　都轉詩，尤合盛唐諸家而一之，七古淋漓頓挫，直逼古人，勝處非寢饋極深者不能到此境界。

又引《石溪舫詩話》　夢樓先生以八音論詩，謂子穎如金鐘，余如玉笛，藏園如戰鼓，隨園如琵琶。余請先生自道其實，不得謙讓，笑曰：「余詩如笛，但非玉聲，故不及君耳。」余問琴聲爲誰？慨然曰：「難、難。」

《江蘇詩徵》卷一八　姚惜抱云：朱子穎都轉兩淮，與江都布衣朱二亭友善。子穎之詩才雄氣駿，多感激豪宕之音，其佳多在七言。二亭氣清神逸，多沉澹空遠之趣，其佳多在五言。洵數十年來詩人之英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引《劉海峰文集》　子穎，奇男子也。浩浩焉，有擔荷一世之心。

又《聽松廬詩話》　朱子穎詩，伉壯雄豪，有幽燕老將氣概。

《墨林今話》卷四　奉天朱子穎都轉孝純，都統倫瀚子。乾隆壬午舉人。官兩淮鹽運司。畫傳家學。知泰安府時，嘗繪《泰岱全圖》，精心結撰，不亞古人。述庵司寇又稱其孤松怪石，尤有逸氣。爲人倜儻奇偉，不可一世。鬚髯如戟，分二支，人呼爲「戟髯」。金川用兵，匹馬獨往，作詩數十首而回，聞者咸服其豪。詩格宕逸，有「飛鳥與人爭道路，哦猿知我助悲涼。」「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等句，並爲人所傳，張玉川曾畫爲詩意册。

《八旗文經》卷五八　朱孝純，字子穎，號思堂，一號海愚。朱倫瀚子。乾隆壬午舉人。起家四川簡縣知縣，擢叙永同知、重慶府知府，移守泰安，遷兩淮鹽運使。工詩文，師事劉海峰。能畫，嘗作《泰岱全圖》。有《海愚詩鈔》十二卷。

《清史列傳・鮑鈐傳》附　朱孝純【略】少承家學，工詩文。詩伉壯雄豪，有幽燕氣。紀昀嘗過古北口，愛旅舍壁上詩，惜不知姓名。及爲同考官，得孝純卷，賞其試律；逮見以詩爲贄，乃知題壁詩即孝純也，昀甚稱譽之。王文治以八音論詩，謂袁枚如琵琶，孝純如金鐘，其推重如此。【略】與王文治、姚鼐交最契。嘗招致大江南北諸賢爲文酒之會。鼐謂其不可一世之氣勃然動於紙上，文治亦謂其豪宕感激之意屢見於詩云。善畫，嘗繪《泰岱全圖》爲世所稱。【略】著有《海愚詩鈔》十二卷。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海愚能畫，尤長於孤松怪石，亦工山水。知泰安府時，曾作《泰岱全圖》。晚官揚州，每遇春秋佳日，招大江南北諸名士爲文酒之會，詩豪放自喜。

朱祖謀《冬夜檢時賢詩集率綴短章》　開卷蒼涼古色蟠，海愚豪氣足登壇。可知老將幽燕概，尚有卑官折遇蘭。

《濟南道中》《雪橋詩話續集》卷五：東平逼近汶河，居民常苦水患，督築隄防，不恤勞役。讀其《濟南道中》「病骨僵於疲驛馬，宦情冷似逼晨星」之句，有深慨焉。

《宰簡縣病中止酒寄都中故人》《雪橋詩話續集》卷七：紀文達【略】以爲「雲中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不知邵兼山孝廉《送王耘渠入蜀》云：「秦樹碧分鴻爪外，蜀山青到馬蹄前。」乃在子穎之前。

《古北口旅舍題壁》《閱微草堂筆記》卷二二：壬午【略】朱子穎【略】來見，以所作詩爲贄。余丙子扈從古北口時，車馬壅塞，就旅舍小憩。時壁上一詩，剝殘過半，惟三、四句可辨。最愛其二語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以爲「雪中路繞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不是過也，惜不得姓名。及展其卷，此詩在焉！乃知鍼芥契合，已在六七年前，相與歎息者久之。余《嚴江舟中》詩曰「山色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坐，處處隨人欲上船」，實從萬山句奪胎。嘗以語子穎曰：人言青出於藍，今日乃藍出於青。子穎雖遜謝，意似默可。此亦詩壇之佳話。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　朱孝純，字子穎，號海愚。漢軍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兩淮鹽運使。有《海愚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鐵冶亭先生事略》附　朱孝純，字子穎，漢軍旗人。父倫瀚，官副都統，工詩。子穎由進士官知縣。累擢泰安知府。再遷兩淮鹽運使。其詩才力雄放，姚姬傳、王夢樓盛推服之。著有《寶扇樓詩集》。

《清史列傳・鮑鈐傳》附　朱孝純，字子穎，漢軍正紅旗人。先世居山東歷城。父倫瀚，官都統。孝純乾隆二十七年舉人。由四川簡縣知縣擢叙永同知、重慶府知府，移守山東泰安，遷兩淮鹽運使。以風痺解職歸。【略】性倜儻，作令四川，獨遊峨眉，經旬乃返。後以迴避，量移他省。時方討金川，孝純單騎赴營觀戰鬬，久之乃去。晚官揚州，創梅花書院，培植士類。【略】嘉慶六年卒，年六十七。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一二　朱孝純，字子穎，號思堂。漢軍人。乾隆壬午舉人。官至兩淮鹽運使。著有《海愚詩鈔》。

《畫林新詠》卷一　朱子穎，名孝純，籍隸漢軍。金川用兵，曾獨遊往觀。官至兩淮運使。善畫山水。「萬山青到馬蹄前，好景分明衆口傳。莫怪亳端奇氣出，壯遊曾覽大金川！」

紀事

《閱微草堂筆記》卷二三《灤陽續消夏錄》　科場撥卷，受撥者意多不愜，此亦人情。然亦視其卷何如耳！壬午順天鄉試，余充同考官，得一合字卷，文甚工，而詩不佳。因甫改試詩之制，可以恕論，遂呈薦主考梁文莊公。已取中矣，臨填草榜，梁公病其「何不改乎此度」句侵下文「改」字，題爲《始吾於人也》四句駁落別撥一「合」字，備卷與余先視。其詩第六聯曰：「素娥寒對影，顧兔夜眠香。」題爲《月中桂》，已喜其秀逸。及觀其第七聯曰：「倚樹思吳質，吟詩憶許棠。」遂躍然曰：「吳剛字質，故李賀《箜篌引》曰：『吳質不眠倚桂樹，露腳斜飛溼寒兔。』此詩選本皆不錄，非曾見《昌谷集》者不知也。」華州試《月中桂》詩，舉許棠爲第一人。棠詩今不傳，非曾見王定保《摭言》、計敏夫《唐詩紀事》者不知也。中彼卷之「開花臨上界，持斧有仙郎」，何如中此詩乎？微公撥入，亦自願易之。即朱子穎也。放榜後，時已九月，貧無絮衣。蔣心餘素與唱和，借衣與之，乃來見，以所作詩爲贄。【略】子穎侍余最盡禮。歿後，其二子承父之志，見余尚依依有情。翰墨因緣，良非偶爾，何嘗以撥房爲親疎哉？

《湖海詩傳》卷二七《蒲褐山房詩話》　子穎爲都統龍翰之子，承其家學。能畫，尤長於孤松、怪石，擅逸氣。鬚髯不多，有兩莖緣脣而下，長二尺許，風吹飄然，撚之頗自憙也。作令四川，獨遊峩眉，經旬乃返。後以迴避，當量移他省。時大兵方討金川，子穎單騎赴營觀戰鬬，久之而去。其倜儻奇偉如此。愛朋友，凡知名士如姚郎中姬傳、王太守夢樓，皆所（深）〔最〕契者。晚爲揚州鹽運使，方欲招致大江南北諸賢爲文酒之會，而遽以風痺解職。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　丹陽彭薇園孝廉在日下與朱子穎、王禹卿、姚夢穀結詩社。

《送大學士黃丹崖之西軍》　《雪橋詩話》卷五：朱涵齋官侍衛時，與同官黃丹崖、劉蓉洲、李文紀、張雲上交誼最篤。嘗勸丹崖宜講求經史治術，以待大用，後果仕至陝甘總督兼大學士，爲時名臣。涵齋以副都統供奉內廷，筆墨歷三朝。【略】穎《送大學士黃丹崖之西軍》云【略】。乾隆二十五年西征凱宴，高宗御製詩有「獨憶儲胥宣力者，凱回未見惜斯人」之句。蓋文襄以前一年卒也。

《同德明府夜話》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丁亥七月，（朱子穎）以軍興帶永寧兵八千人、馬數千匹抵永昌軍。前道遠而險，解棗濟六營兵之不能前進者。戊子二月，再奉軍差入黔。《同德明府夜話》云【略】。

《宰簡縣病中止酒寄都中故人》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子穎早歲與王夢樓、姚夢穀登黑窰廠，酒酣歌呼，旁若無人。至是而遠宦崎嶇，同列忌其才，頗爲所短，《成都工竣旋珙邑詩》所謂「壯志都隨客鬢殘」也。

《白崖居士餉山蕨分寄潤堂》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遼東蕨菜肥美，都人喜食之。朱子穎《白崖居士餉山蕨分寄潤堂》云：【略】。末句謂黔中米貴，山民嘗以蕨粉爲食也。

著録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三　朱孝純，字子穎，號思堂，一號海愚。漢軍正

紅旗人。乾隆壬午舉人。官兩淮鹽運使。孝純與其兩兄孝先、孝□皆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故其古文乃能高出時人之上。詩更能取師說而變化用之。兼工書畫。撰《海愚詩鈔》十二卷。

屠紳

《北江詩話》卷一　屠州守紳詩，如栽盆紅藥，蓄沼文魚。

又《玉麈集》　屠進士紳，弱冠即通籍。其爲詩，有隽才，余最愛其《佳禾篇贈何明府》云：【略】《七古送陳伯玉》云：【略】《十月朔偕黃仲則飲旗亭》云：【略】《憶上人某》云：【略】近體亦佳，紀其一聯云：「風雨十年留鐵甕，雲山千古話銅官。」有《笏岩近稿》，余及趙君味辛爲之序。

《晚晴簃詩匯》卷九二　笏巖早與洪北江游。【略】今全集不傳。同邑金淮生刊其《鶚亭詩話》，輯錄遺詩十數篇附之。北江所稱者，僅存近體一首，餘皆不可見矣。詩話多寓言，不盡論詩。　又撰《六合內外瑣言》及《蟫史》，皆小說家言，詼詭好奇，可見其爲人。

《粟香三筆》卷五　陸祁生先生在合肥皆爲學官云。崇百藥齋《五哀詩》，哀廣州通判屠君紳云：「心期鬱鬱向誰陳？論定斯人我最眞。游戲文章都奧衍，（瑞藻案：此即指《瑣言》。言其書硬語盤空，猝看難曉，不落尋常小說家窠臼，與其人絕不相類。《蟫史》余未之見，不知其筆意何如也。）猖狂意氣是酸辛。憐才熱淚傾如水，垂老柔鄉葬此身。卻悔臨歧殊草草，危言含意未全伸。」即詠吾鄉笏巖刺史也。其所著《六合內外瑣言》，初名《瑣蛣雜記》，吳穀人先生有序。以吳錫麒爲姬金麟，其詭異如此。《六合內外瑣言》及《蟫史》二種，縣志皆不載。僅載其《酌酒與儲玉琴》詩一首云：「當筵那復問悲歡？念爾茫茫感百端，風雨十年家鐵甕，雲山一夕話銅官。誰憐冷鍛嵇康竈？我愧虛彈實禹冠。今夜蓉城好明月，醉中猶得坐團欒。」余見《亦有生齋集》有屠賢書詩序，稱其曠朗出塵，時得神解，惜無由見其全集也。

黃摩西《小說小話》　《蟫史》此小說中之協律郎詩，《魁記公》文是也。書中主人甘鼎，蓋指傅鼐。傅之材力在明韓襄毅王威寧右，而未竟其用，舉世悼惜，故好事者撰爲是書，以同時一切戰績，歸傅一身，致崇拜之意。但懼於忌諱，故出之以庾詞隱語，飾之以牛鬼蛇神，以炫閱者之耳目。但細考之，書中人物事跡，仍歷歷顯露（如石玉之爲琅玕，金舜佐之爲李侍堯，斛斯貴之爲福康安，賀蘭觀之爲海蘭察，龍木闌之爲龍公妹，木宏綱之爲柴大紀，梅颯采、嚴多稼之爲林爽文、莊大田。其餘若羣綱鷺鷥二城，則諸羅鳳山也。青黃黑赤白五苗，則九股十三姓諸種也。五斗米賊，則川陝各號之白蓮教匪也。當時朝議甚惜齊王氏之才，有欲撫之使平苗自贖者，故尊之爲瑣骨菩薩，別樹一幟，不混於五斗米賊中。陳文述曾命常熟，爲諸名士所推服，所謂都毛子者，殆即其人也。餘不備述。）雖章回小說乎，而有如《莊》、《列》者，有如《竹書》、《路史》者，有如《易林》、《太玄》者，有如《山海》、《岳續》、《神異經》者，有如《雜事祕辛》、《飛燕外傳》、《周秦行記》者。蓋奄有《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諸特色，而無一語襲其窠臼，雖好用詞藻，及侈陳五行禨祥，而乏眞情逸致，然不可謂非奇作也。小說界中之富於特別思想者，除《西遊補》外，無能逮者，但不便於通俗耳。按此書筆意，頗與說部中《瑣蛣雜記》（一名《六合內外瑣言》）相似，但彼係散篇，此爲長本，勞逸難易固不同也。乾嘉中文字，能爲此狡猾伎倆者，惟舒位、王曇，究不知誰作也？（或即舒位所作。蓋舒參戎幕時，曾與龍幺妹有情愫，其贈詩所謂「上馬一雙金齒屐，乘鸞十八玉腰奴」者是也。書中盛述木蘭神通，若有味乎其言之，當非無故。而所謂桑娟生者，意即作者自指焉！）

姬金麟《六合內外瑣言序》　夫懸六鼻之鏡，則事可周窺；敲兩耳之鐺，則夢由冥召。是故，爾室可以收遠照，敝席可以交麗神；而況情至生文，意來造境，問天有對，漱地成形。即此塵塵念念之因，無非怪怪奇奇之事，豈待列神奸而鑄鼎，燭幽異而燃犀，而後謂之窮形盡相也哉？則有黍餘裔孫，亦律亦禮，不吏不仙。所歷蜻蛉之縣，螳螂之川，金馬之遺祠，竹王之故蹟，黃茅千□，深箐萬重，神靈蒼茫，光景倏忽；復有沙楊別種，假沐荒墟，其俗狉獉，其地牢落，犯岑嵐而拾路，指畬火而投村。苗婦跳歌，忽來明月；山鬼宜睇，翩若美人。此境此情，可喜可愕，盡橫蟠於胸臆，將騰快於齒牙。又況清角孤鳴，勞商屢唱，酸咸得味，冷暖知情，快棋局之榮枯，觸酒腸之茫角。每當鬼車嘯雨，木客吟風，萬葉堆門，一燈閃壁，執屍頭之筆，描變相之圖。菩薩毫明，金剛杵落，含沙蜮泣，拜斗狐驚。兪兒小騎而

行，慶忌大冠而舞。仰看夏屋，唱絕秋坟，作《鬼董》而何妨，比《齊諧》而亦得。知我罪我，又何懵焉！或謂賦家設難，有取《子虛》；文字垂規，要論《公是》。今且覓寶於藍舟之內，求馬於唐肆之中；何益虞箴，得毋燕說。不知大風吹沫，卽現樓臺；黃土摶人，自成世界。入古莽之國，夢乃爲眞；證兜率之天，空卽是色。何況推烟唾月，斬電割風；抉皮里之陽秋，吐胸中之雲夢。不過借東風而罵鬼，何必求西子以駭麋乎！或又謂雕刻物情，見忌於造化；周內世態，亦干乎天和。逞箭鋒之機，話泥犁之趣，竟同老吏之斷獄，或非長者之居心。不知繭繭寒號，蟲蟲熱戲，幾日樓羅之厓，一場傀儡之棚。使非吹牖民之篪，振徇路之鐸，嚴加震攝，密與摧繩。正恐擿埴索涂，覺之不早；胠沙思水，救之已遲。而此一書也，舌覆三千，珠穿八百；懷黃握白，生丹起青。直使睫上蟭螟，角中蠻觸，莫不蜩蜎字裏，蠖略行間。斯可以怵凡夫之心，而褫宵人之魄也已。余與此公論交口下，結分尊前，念萬里之將還，尙一編之不置。向使挾嗅金之技，唱得寶之歌，則點蒼之石，邛竹之杖，洱茶蒟醬之美，赤銅石錄之饒，厥土所生，郡車可載。而此公空囊如漉，一錢莫名，惟是弄墨晨書，燃脂冥寫；投袂貢憤，捫襟選悲。扉履糗糧，未知所峙。吾恐竊竊然，不免爲若輩所揶揄也。

湛若海《六合內外瑣言序》 廓然無私者，天也。而至於二五之妙，合鬼神之情，狀露、雷、風、雨之變化，獨有所甚秘焉，而不欲令蚩蚩者得以測其倪。惟人亦然，衾影之地，曖昧之端，護之也甚力。忽有人焉，出其鉤深抉隱之才，鼎鑄而鏡懸之，使傾邪醜怪之態百出，而一無所遁，則夫己氏之忿且忮，而欲得其人以甘心也，必不可以終日，且不獨身受者然也。廓然無私之表，尋且聞而自危，曰彼刻劃於儔類而不已者，將唐突於空虛而莫之禁矣。於是挫其才，窘其遇，俾之顚倒拂逆而無以自存，而向之所謂傾邪醜怪者，遂將乘天意之所危而揶揄之，而報復之。嗚呼！斯人亦何樂爲此鉤深抉隱之談，以自擠於幽憂枯槁之地，而爲天與人之所交厄哉？雖然，千古之爲快心之文者，必有其痛心之事者也。嬉笑之不足，而怒罵以繼之；微言婉諭之不足，而大聲疾呼以駭厲之。其言愈快，則其心愈痛。是故，舉世非之而不遑顧也，造物者窮之而不遑恤也。以爲如是，以爲言我，庶幾其一快云爾。若《六合內外瑣言》之作，非亦痛心者之一徵耶？客或曰：「空言而本諸實事，斯懲創之義昭焉！今《瑣言》所言，則蜃氣之樓臺，蟻封之城郭已耳，於世間法何所裨？」予曰：「是何異甘鼎烹者，不知有脯鸞膾鳳之奇？而被錦綺者，不知有冰蠶火鼠之幻也？三閭之放，漆園之逃，事之實者也。而其言爲香草焉！爲山鬼焉！爲景罔兩焉！爲不祥金焉！必事事而求實之，則三閭固餔糟者流，而漆園亦文繡之犧牲已矣！且烏知夫空言之中，不有所謂暗合乎道妙者？將使夫己氏自鏡其面目，以徐悟其立說之旨於言外，而又竊幸夫虛假之詞之尙非大書深斥而莫可掩也，則其忿且忮而不能終日者，其亦可以赧然自化也夫！」

黃人《六合內外瑣言序》 《六合內外瑣言》，一名《瑣蛣雜記》，常州屠笏巖紳撰。又有章回小說《蟫史》（卽《新野叟曝言》，爲小說進步社所刊行），皆瑰麗奇艷，似緯似子，闢小說家未有之境。屠君詩文已佚，洪北江曾評其詩爲「畜沼文魚，栽盆芍藥」，而筆意之妍雅可因洪評而概見，抑亦難可貴者。予家舊藏抄本，扶輪社主任王君，函索再三，謹書數語以貽之。宣統三年百花生日黃人識。

《霞外攟屑》卷六 《六合內外瑣言》二十卷。署黍餘裔孫編，垂瀑山人校。文多採之屠笏巖《瑣蛣雜記》。餘當別有所本，自撰蓋無幾也。卷十六有吾鄉席帽山下語，則當爲江陰人。「論曰」題洪稚存、吳雲衣、戴菔塘、譚蘭楣、汪劍潭、翁鳳西、徐鐵庵、蔣瑩谿、金玥堂、董蕙疇、趙緘齋、秦簪園、錢漆林、張船山、蔣榕庵、莊葆琛、馮鷺庭、趙渭川、李韋廬、王儕崎、王鐵夫、宗芥騶、錢南園、劉澄齋、英煦齋、周宿航諸人。而吳稷塘、李雨邨、胡果泉、姜杜鄰諸公，獨稱先生。所述多常州人。殆飫聞鄉先生說，乾隆末所著。（庸）意卽《瑣蛣雜記》之初名。屠，江陰人。乾隆癸未進士。官師宗知縣，尋甸知州，廣州通判。

金捧閶《客窗偶筆》 余家半里許，西觀村屠氏，世業農。乾隆壬午、癸未，屠氏子名紳字笏巖鄉會聯捷，授雲南師宗令，擢尋甸州牧，今任廣州別駕。【略】笏巖幼孤，資質聰敏，蚤擅才名。年十三遊邑庠，十九捷鄉薦，二十成進士。【略】歲丁未，笏巖遷尋甸州刺史，入覲回滇，過常郡，余與晤於蔣穎州太守立庵齋，燈昏晝燭，鼓打譙樓，爲余歌《赤壁賦》，余塡《鳳凰臺上憶吹簫》贈之。【略】迄今魚雁音乖，雲山望杳，四方奔走，故我依然，而每憶浩歌，猶覺洋洋盈耳也。

師範《習園藏稿鶚亭詩話合序》 余先生懇摯周洽，相對如老經師。屠先

生則負不可一世之概，揮金如土，避俗若仇，於今人中皆不能多見者。辛酉春夏間，予以選人赴吏部，屠先生適候補入都，飲酒賦詩，晨夕相往來。予出京十二日，而先生頓卒於客寓。遺愛云亡，老成凋謝，晨星零雨，愈用黯然。

光緒《江陰縣志・選舉表》　屠紳，乾隆二十七年壬午鄉舉，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甲科。字賢書，尋甸州知州。

毛燧傳

張惠言《贈毛洋溟序》　余之友曰毛洋溟，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余之友曰吳仲倫，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吾樂而友之。洋溟爲人，坦易通適，其文跌宕尚奇氣；仲倫行嚴整，進退有法，其爲文亦然。二子者，未嘗相過從。余嘗以洋溟之文示仲倫，仲倫弗之許；以仲倫文示洋溟，洋溟亦弗深許也。然余聞仲倫言：「古之君子，尊其道，故其思約；致其學，故其辭文。」惟洋溟之言，固若是！洋溟論爲文，以古人爲規矩，始於法，成於化。仲倫亦嘗云爾。夫二子者，其學于道同，學于古人之文同，而至其爲文，若乃大異，何哉？余嘗疑古之文人，前後數千百年，更相詆訾，以是所見。嘗以爲設使其並生一時，相與上下其議論，未知其所爲是非者，果有是非乎？其無是非乎？抑亦互相爲斷斷者乎？然唐人爲文，唯韓愈氏爲是。其時若李元賓、樊紹述之流，于古人之文，未爲得規矩也，而韓氏之推之不啻其自許。《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則又疑以爲古之學于道而庶幾古人者，雖有不同，其必無互相爲是非者耶！今二子者，並時而生，又同州邑處，余以未嘗一相見上下其論議也。果其開口一論議，則余之所疑于古人者其可釋耶！抑二子者，自有同焉者，而其異者未足爲是非也。余爲古文，在洋溟後，而同學于仲倫，二子者之是非，余無以識之也，故序洋溟之文以訊仲倫。

吳士模《毛燧傳墓誌銘》　君姓毛氏，名燧傳，字陽明，一字洋溟。世居邑之華渡里。始祖憲明，禮科給事中，以學行名當世，著《古庵文集》，歿祀鄉賢。祖永裕，庠生。父樛，早卒，卒時君甫二歲。母曹孺人撫君兄弟三人，以養其君舅，守節者二十四年，事具君所爲《先妣事略》。君少治古文，喜先秦太史公書。時方務科舉學，以軟媚姿澤博聲譽。見君者，皆嗤笑之，以于有司輒落。年三十餘，始以博士弟子應鄉舉，又輒落。君一不以屑意，而日與二、三同志講求古作者義法。武昌守張君璿見君所刻《洋溟初稿》，驚喜，延爲子師。已，聘主勺庭書院，勺庭肄業士纔數十。君既至，而歲增至數百人。楚中自大府以下皆欲得君文以爲重。藩伯祖君之望既以萬懷《蓼史編》屬君論定，而復有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事者。君故自喜其行文善叙事，足與前史爭長，常恨不得奇節偉行書之爲歸，亦欲藉以自見。草創未幾而君卒，卒不果。君好飲酒，舉止眞率，遇富貴人不能作寒暄語。人乍見之，輒目爲村塾三老，聞其名則大訝。當其酒酣耳熱，論說古今事，窮日夜不肯休，時或陳述平生，舉故舊瑣屑爲諧謔婉雋，有魏、晉人風。顧頗狷狹，有所不愜，輒默不自得。自少屏居里巷，爲無藉者訾謷詆欺，中更家難播遷，無寧晷。洎游楚後，聲名籍甚，而中常如有幽憂之疾者。前五年，自楚中歸宿於書舍，中夜被酒，忽流涕霑襟，竟夕不成寐，人皆莫測其所以，而予則深有以悲其志也。君生平以朋友爲昆弟，錢伯坰、畢訓咸、楊嵎谷、莊宇逵、唐秉植、李慶來及予皆久，故其以君文遺張守者即伯坰也。遊楚後，與訓咸有違言，予嘗遺書兩解之。同里楊君清輪令楚與君交如故知。君垂歿，遺言以未刻文屬楊君及予爲論次。君少而受業先子，先子亟稱之。而予之母即君姑也，故與予尤稱莫逆交。方君數歲時，母病逾月，體清削減半。母愈，驕語其儕曰：「吾母今已愈矣。」人曰：「母愈乃一樂至此耶？」應聲曰：「樂有大於是者耶？」蓋其至性過人，故發而爲文，眞氣不可掩如此。君生於乾隆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以嘉慶六年正月十七日卒於武昌勺庭書院，年五十有六。配費氏，庠生宣女。子四人：履坦、漸逵、益堅、頤域；孫二人：夢高、素行。履坦等以嘉慶六年十一月四日葬君於升西鄉聚仙橋之原，且謀輯君遺文梓之以傳後，庶幾能繼父志者。銘曰：左史紀事，昌黎方軌。熙甫既作，望溪嗣美。矻矻毛子，探討周秦。範我馳驅，奔逸絕塵。位不一命，年不中壽。壽其文章，名山俎豆。彼險巇者，湛露之晞。以彼易此，君何所悲。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陽湖毛燧傳，字陽明，一字洋溟。少治古文。康熙初，毘陵人言古文者，推邵子湘、董文友。自邵子湘、董文友卒後，毘陵人

爲古文者絕少，洋溟獨能爲之，於是士大夫翕然稱之矣。張編修皐文後出，名稱駕其上，然皐文稱洋溟之爲人跌宕有奇氣，其於文也亦然。洋溟嘗以文謁袁子才，子才稱其文似《戰國策》，洋溟喜。洋溟好飲酒，舉止眞率，遇富貴人不能作寒暄語。然當其酒酣耳熱，論說古今事，窮日夜不能休。時或陳述平生、舉故舊瑣屑爲諧謔，婉雋有魏、晉人風。武昌守張君得洋溟所刻《味蓼初稿》，驚喜，延爲子師。已，聘主勺庭書院。楚中自大府以下，爭欲得洋溟文爲重。藩伯祖君既以萬懷《蓼史編》屬洋溟爲論定，而復有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事者。洋溟自以少治先秦太史公書，常恨不得奇節偉行書之以爲歉，亦欲藉以自見，草創未幾而卒，年五十有六。

《清史列傳・毛嶲傳》 毛嶲傳，字洋溟，亦陽湖人。諸生。少治古文，喜先秦太史公書，日與二、三同志講求古作者義法。武昌守張璿見其文，聘主勺庭書院，舊肄業士纔數十，嶲傳至，歲增至數百人。楚中自大府而下，皆欲得其文以爲重。嘗自喜其行文善叙事，憾不得奇節偉行書之。見人不解作寒暄語。人有過，輒面斥之。武進陽湖縣布政使祖之望屬排纂嘉慶改元以來兵事，草創未竟而卒，年五十六。著有《味蓼居文稿》十八卷。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毛嶲傳，字洋溟，一字陽明，陽湖人。諸生。爲文規範八家，尤私淑歸有光。亦工詩，駸駸入少陵之室。主芍庭書院講席。撰《味蓼文稿》十八卷。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毛嶲傳》 嶲傳，字洋溟，一字陽明。陽湖人。諸生。少孤。學古之道，爲古之文。其人坦易通適，而文跌宕，尚奇氣。

徐書受

《湖海詩傳》卷三八 徐書受，字尚之，武進人。監生。由四庫館議叙，今官南台知縣。有《敎經堂集》。（選十一首）

又《蒲褐山房詩話》 尚之少而食貧，長而多故，彈鋏依人，恆有四方之役，羈旅道塗。所作往往牢愁激楚，大抵取法在孟東野、張文昌間。然才情諧暢，兼效元、白。早年與仲則、映微輩出入門下甚久，各以古道相期。詩格雖不同，其篤於性情一也。

《吳會英才集》卷九 徐州倅爲茶坪詩老曾孫，學有本原。少耽著述，與同里趙億生、楊西禾齊名，爭奇競美。性情純摯，內行可欽。其詩悱惻纏綿，意由心發。曩曉嵐、補山二公薦爲秘校，已草封章，終以捧檄，不遑擇祿。古來丞尉，每有賢才，香山、柳州，此爲流亞。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三 尚之詩，悱惻纏綿，意由心發。畢秋帆選刻《吳會英才集》凡十二家，尚之其一也。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徐書受》 書受字尚之，武進人。乾隆四十五年副貢，由四庫全書館議叙，歷官南台知縣。少食貧，長多故，彈鋏依人，恆有四方之役。羈旅道塗所作，往往牢愁激楚。大抵取法在孟東野、張文昌間，才情諧唱。又兼學元、白。與邑人趙懷玉、黃景仁、孫星衍、洪亮吉、呂星垣、楊倫稱「毗陵七才子」。書受爲茶坪詩老曾孫，學有本源。少耽著述，以古道自期。性情純摯，內行可欽。其詩悱惻纏綿，意由心發。古來丞尉每有奇才，其香山、柳州之流亞歟。

李憲喬

《隨園詩話》卷六 余在粵，自東而西，常告人曰：「吾此行，得山西一人，山東一人。」山西者，普寧令折君遇蘭，字霽山；山東者，岑溪令李君憲喬，字義堂。二人詩有風格，學有根柢，皆風塵中之麟鳳也。【略】李君于余起行時，道送不及，到泉州後寄詩云：「岸邊雙樹林，來對兀沉沉。挂席去已遠，別醪空自斟。烟寒過客少，江色暮樓深。誰識此時際？寥寥千載心。」《湘上》云：「孤月無人處，扁舟先雁來。」皆高淡可喜。

又卷一〇 李懷民與弟憲喬選唐人主客圖，以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餘人爲客，遂號所咏爲《二客吟》。【略】憲喬《咏鶴》云：「縱敎就平立，總有欲高心。」「不辭臨水久，祇覺近人難。」《歷下廳》云：「馬餐侵皂雪，吏掃過堦風。」《送流人》云：「再逢歸夢是，數語此生分。」果有賈、張風味。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四 李憲喬，字子喬，號少鶴，山東高密人。乾隆

四十一年召試，賜舉人。官歸順州知州。有《少鶴詩鈔》。

又引《寄庵文集》　三李詩受學於單先生宗元，卓然自成一家。石桐嘗選訂《唐詩主客圖》，分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自朱可久、李才江以下皆客之。因名己與少鶴之詩爲《二客吟》。密之旁邑數百里間言詩者咸宗焉。

又引《寄心盦詩話》　少鶴先生詩出晚唐諸家之上，而刻削幽澹，百摹不到。如「孤月無人處，扁舟先雁來」、「旅寒生靜晝，鄉思入閒春」、「更理別時語，多成醉後悲」、「得天閒盡與，到老病相隨」，約略舉之，皆躁心人不能下一字者。

又引《國朝山左詩續鈔・單銘序》　少鶴受詩於其兄石桐先生，規模較闊，出入唐、宋諸大家，能運以己意，雖巉削，不傷眞氣。文亦簡勁，有法度。袁枚見其詩文，歎曰：「今之蘇子瞻也。」性狷介，不能隨俗俯仰。與臨川李秉禮以風節相砥礪，秉禮從受詩法。憲喬卒於官，秉禮以千金送其喪。著有《少鶴詩文集》。秉禮，字敬之，官刑部郎中，詩學韋蘇州，有《韋廬集》。

《口號》　《隨園詩話》卷六：甲辰秋，余在廣州，有傳蔣苕生物故者。未幾，接苕生手書，方知訛傳。到桂林，告岑溪令李憲喬明府。李喜，《口號》一絕云：「狂生有待兩公裁，未便先期一嶽摧。豈爲路逢章子厚？端明已自道山回。」李心折袁、蔣兩家詩，與趙雲松同癖。

《弔沒蕃胡司馬贈公子璞》　《雪橋詩話三集》卷六：昌邑胡邦佑以蔭官盛京工部主事。乾隆八年，裁盛京各部漢缺，補刑曹。歷官寧波、貴陽知府。以事落職，授永北同知。三十二年，征緬之役，忠烈公明瑞檄辦糧餉，賊擾木邦，隨參贊珠魯訥拒守，城陷死之。李少鶴《弔沒蕃胡司馬贈公子璞》云【略】。

《皇清書史》卷二三　李憲喬，字子喬，一字少鶴，高密人。乾隆四十一年召試舉人。官歸順知州。書法黃、米。（《山東通志》）祝德麟題李憲喬詩冊句云：「詩能摹賈島，字可亂邢侗。」

王文治

論　述

《隨園詩話》卷六　王夢樓云：「詞章之學，見之易盡，搜之無窮。今聰明才學之士，往往薄視詩文，遁而窮經註史。不知彼所能者，皆詞章之皮面耳！未吸神髓，故易於決捨；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長，孜孜不及，焉有餘功，旁求考據乎？」予以爲君言是也。然人才力各有所宜，要在一縱一橫而已。鄭、馬主縱，崔、蔡主橫：斷難兼得。

又卷七　裴晉公笑韓昌黎恃其逸足，往往奔放。近日才人，頗多此病。

惟王太守夢樓能揉之使適，鍊之使警，篇外尚有餘音。

姚鼐《惜抱軒詩集序》 丹徒王禹卿先生，少則以詩稱於丹徒，長入京師則稱於京師。負氣好奇，欲盡取天下異境以成其文。乾隆二十一年，翰林侍讀全魁使琉球，邀先生同渡海，即欣然往。故人相聚涕泣留先生，不聽。入海覆其舟，幸得救不死，乃益自喜曰：「此天所以成吾詩也。」爲之益多且奇，今集中名《海天遊草》者是也。鼐故不善詩，嘗漫詠之以自娛而已。遇先生於京師，顧稱許以爲可，後遂與交密。居閒，蓋無日不相求也。一日，值天寒晦，與先生及遼東朱子穎登城西黑窰廠，據地飲酒，相對悲歌至暮，見者皆怪之。其後先生自海外歸，以第三人登第，進至侍讀，出爲雲南歸安府知府。赴任過揚州，時鼐在揚州，賦詩別去。鼐旋仕京師，而子穎亦入蜀，皆不得見。時有人自西南來者，傳兩人滇、蜀間詩，雄傑瑰異，如不可測，蓋稱其山川云。先生在臨安三年，以吏議降職，遂返丹徒。來往於吳、越，多徜徉之辭。

又《王禹卿七十壽序》 先生少以文章登朝取上第。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

又《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君少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爲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體。君嘗自言，吾詩、字皆禪理也。【略】著作文藝雖工妙，特君寄跡而已。況其於伎樂遊戲之事乎！

《湖海詩傳》卷二二《蒲褐山房詩話》 禹卿賦才英俊，尤工書，楷法河南，行書效《蘭亭》、《聖教》。入京師，士大夫多寶重之。時全侍講魁、周編修煌奉使琉球，挾以俱往，故其詩一變，頗以雄偉見稱。及歸，以第三人及第，益風流自喜。不四、五年，出守臨安。又二年，被劾東還，遂無意于仕進矣。其時錢塘袁子才壯年引退，以詩鳴江、浙間。禹卿繼其後，聲華相上下。年未五十，即耽禪學，精於《楞伽》、《唯識》二書。晚年刻其詩二十二卷，中多秀句，如「將離更唱紅蘭曲，相憶應看青李書」、「烟光自潤非關雨，水藻俱馨不獨花」、「光生明月琉璃地，暖勒餘春芍藥天」、「芳草心情淹妓館，梅花時節上僧樓」，皆堪吟翫。

《北江詩話》卷一 王侍講文治詩，如太常法曲，究係正聲。

《江蘇詩徵》卷五二引阮亨《珠湖草堂筆記》 秋草詩佳句甚少。丹徒王夢樓太守有句云：「荒塚泥香餘舊路，空堦輦跡記前恩。」甚有風韻。

又引王西莊云 先生深於禪，故其詩如雲霞之卷舒，出入于太虛中，不見其起止，亦難定其收放，使人無從捉摸。蓬萊圓嶠，五城十二樓，宏麗已極，而舟不能至，惟望之可云奇絕。

《晷雅集》卷八 太守幼年意氣豪放，眉宇軒軒，籠蓋人上，才致飈發，散華流艷，有國士之號。隨冊封使者封中山王回，聲譽益起。及入詞館，與曹、畢諸公文章風采，照曜寰宇，時論羨之。書法與劉文清石庵、鐵制府梅庵、梁侍講山舟齊名。

張懷桂《夢樓選集序》 詩有似平而實奇，似柔而實剛者，夢樓先生詩是也。先生爲吾岳李雨村先生癸未會試房師，起家丹徒。登庚辰探花，由侍讀出守臨安。未幾鐫級而歸，即閉戶不出，放浪山水，終老林泉。其爲詩，于汪洋之中時露洶湧，于平衍之內偶出橫奇。不與人爭勝而人卒不能勝，不與人爭名而人卒不能掩。蓋其涵養者深，故其包孕者廣。袁子才嘗有書于余岳翁曰：「夢樓詩，其奇橫排奡處雖不如蔣、趙，而細筋入骨，神韻悠然，實爲過之。」知老作家自有定論也。其見許名流如此。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病關索王夢樓（文治），有《夢樓遺集》。

《履園叢話》卷六 太守既工書法，詩亦深純精粹，遠過時流。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袁簡齋太史謂其「細筋入骨」、「高唱凌雲」，非虛語也。

《蓉峰詩話》卷三 江左詩人，俱擅風流，王夢樓前輩文治，又別開一派，有修潔自喜之致。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聽松廬詩話》 夢樓太守，風流俶儻，書如其人，詩亦無愧作者。究其才力，自遜蔣、袁，而李雨村盛推之，此門弟子之私言，非公論也。惟隨園贈夢樓詩有云：「才子中年多學道，仙人家法愛吹笙。」頗切其人。

潘德輿《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絕句》 蔣袁王趙一成家，六義頹然付狹邪。稍喜清容有詩骨，飄流不盡作風花。

《晚晴簃詩匯》卷八九 夢樓書名當時，與劉諸城頡頏，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語，蓋以風韻勝也。罷官後，高宗南巡至杭州，見其所書碑，賞之。中朝故舊勸其再出，不應。晚喜聲伎，而禪悟超然，故詩亦返虛入渾，

非復才人綺語。

《瓶粟齋詩話》卷五 《夢樓詩集》二十四卷。【略】集中五言律句學王、孟，最擅勝場；七古學坡公，間效《長慶》。

《清史列傳・梁同書傳》附 文治天才豪縱，眉宇軒舉，少有國士之稱。爲文尚瑰麗，至老歸於平淡。詩雄傑宏亮，不愧唐音。時袁枚壯年引退，以詩鳴江浙閒。文治繼其後，聲華相上下。書法尤秀逸，得董其昌神髓，梁同書自謂不如也。高宗南巡，覽文治所書錢塘僧寺碑，大賞愛之。嘗渡海至琉球，琉球人傳寶其翰墨。兼精音律，歸後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自隨，或諫之，不聽。然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嘗自言其詩及書皆有禪理。【略】著有《夢樓詩集》。

《國朝書畫家筆錄・王文治（工書）》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全侍講魁、周編修煌，嘗奉使琉球，邀與俱往，琉球人傳寶其翰墨。既歸，於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擢侍讀。旋出爲臨安知府，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後，當復職，而先生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幸錢塘僧寺，見先生所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之招使出者，不應。自滇歸，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辨論音律，朝暮不倦。海內求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徹夜坐持佛戒，日食蔬果，如是者數十年。其詩與書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其體。嘗自言：「吾之詩與字，皆禪理也。」至嘉慶七年四月，趺坐於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相訣者，不爲動容。及問身後事，不答。

《新世說・巧藝》 王名文治，江南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爲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書法，尤能盡古今之變而自成一體。

《清稗類鈔・文學類・王夢樓詩爲書名所掩》 王夢樓【略】與袁子才同時負盛名，以工書名海內。其詩超拔不羣，特爲書名所掩耳。故世之談王者，皆傾倒其書畢肖趙吳興，而未究其詩實高出於趙也。

《曲話》卷三 乾隆中，高宗純皇帝第五次南巡，族父（森）時服官浙中，奉檄恭辦梨園雅樂。先期命下，即以重幣聘王夢樓編修（文治）塡造新劇九折，皆即地即景爲之：曰《三農得澍》，曰《龍井茶歌》，曰《祥徵冰繭》，曰《海宇歌恩》，曰《燈燃法界》，曰《葛嶺丹爐》，曰《仙醞延齡》，曰《瑞獻天台》，曰《瀛波清宴》。選諸伶藝最佳者充之，在西湖行宮供奉。每演一折，先寫黃綾底本，恭呈御覽，輒蒙褒賞，賜予頻仍。今日重披法曲，猶仰見當年海宇乂安，民康物阜。古稀天子省方問俗，桑麻阡陌間與百姓同樂，一種雍熙氣象，爲千古所希有，眞盛典也。

《詞餘叢話》卷二 王夢樓先生以書法名海內。性喜詞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客至，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其辨論音律，窮極要眇。長洲葉氏纂《納書楹》，偏取元、明以來院本，審定宮商，世所講「葉譜」也，其中多先生所糾正，論者謂「葉譜功臣」云。先生斥《燕子箋》：「以尖刻爲能。自謂學玉茗堂，全未窺其毫髮。笠翁惡札，從此濫觴。」是說余不以爲然。圓海詞筆，靈妙無匹，不得以人廢言，雖不能上抗臨川，何至下同湖上。《寫像》一齣，膾炙人口。余尤愛霍秀夫與華行雲畫小照後，行雲索秀夫自貌於側，秀夫云：「畫眉郎怎自把眉兒畫！」死典活用，字字靈通，此豈芥子園所能夢見！第二十八齣《閨憶》，寫行雲在酈府時，離情如繪，香吻宛然：「（《山坡羊》）澹慘慘芙蓉霜悴，冷蕭蕭芭蕉風碎，聒剌剌疏櫺紙鳴，一陣陣天外飛鴻至。憶嬌癡，當年正授衣。物在人亡，疊在空箱裏！那禁月上梧桐，又砧聲敲起？悽其！埽不盡香閨落燕泥；傷悲！挽不斷雕窗掛網絲。（前腔）亂轟轟笳聲如沸，虛飄飄楊花無蒂。迫忙忙萍水相逢，親切切闌干相依倚。最慘悽，霜寒烏夜啼。紅燄雙花，怎照著孤衾睡？怕熱鑪香也，嬾描眉翠。腰圍，黃花瘦一枝；皈依，曇花禮六時。」

梁廷枏《〈迎鑾樂府〉跋》 族父掞庭先生，副鹺兩浙，恭遇（或作際）南巡盛典（典字下或有「總局」二字），承（或作檄）辦戲差，時丹徒王夢樓太守文治自臨安罷歸，延入幕中。撰新曲九齣，皆用浙中故事。（或有「送鑾後，屬幕友錄，付之梓。」）音節和平，頌揚有體。太守少精音律，其友葉君懷庭，作《納書楹曲譜》，多資商榷。

《桃花庵》 錢泳《履園譚詩》：余有一扇畫折枝杏花，秋帆先生書一絕於上云：「上林佳處午橋邊，半染紅霞半著煙。記得曲江春日裏，一枝曾占百花先。」一日過京口，王夢樓太守見之，又書《桃花詩》於後云【略】。《隨園詩話》載嚴海珊《咏桃花》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得來時路也無？」謂其暗中用典，絕世聰明。余以爲不如太守之「誤入溪流」一聯更妙。

傳記

姚鼐《中憲大夫雲南臨安府知府丹徒王君墓誌銘》　君諱文治，字禹卿，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於天下。中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爲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其年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命爲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君厭吏事，遂不復就官。高宗南巡至錢塘僧寺，見君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君、招君出者，君亦不應。君之歸也，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樂，窮極幽緲。客至君家，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君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略】余與君相知既久，嘉慶三年秋過丹徒訪君，君邀之涉江。風雨中，登焦山東昇閣，臨望滄海邈然，言蟬蛻萬物無生之理。自是不復見君。今君家來訃，以嘉慶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趺坐室中逝矣！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然則君殆莊生所謂遊方之外與？造物爲人者耶？【略】君年七十三。

《湖海詩傳》卷二二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殿試第三人及第，官至臨安知府。有《夢樓詩集》。

嘉慶《丹徒縣志》卷一四　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進士，畢沅榜。一甲三名，大考第一。由編修陞侍讀，知雲南臨安知府。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乾隆庚辰第三人及第。官翰林侍讀。出爲雲南知府。書秀逸天成，得董華亭神髓，與錢塘梁學士齊名，世稱「梁王」。學士每自謂不如，蓋天分不可及也。詩宗唐人，有《夢樓詩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南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賜進士第三人。官臨安府知府。有《夢樓詩集》。

《皇清書史》卷一六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一甲第三人及第，官雲南臨安知府。（按：丹徒柳誼《對山樓集》有《聞王禹敷文治自海外來歸五律一首》，禹敷當是太守舊字。）

光緒《丹徒縣志》卷三三　王文治，字禹卿，號夢樓。生有夙慧，十二歲能詩。生平吟詠之工，入唐人之室，與分席而處。書法則如米元章、董香光，嗣統二王天下，士共推無異論者。乾隆癸酉拔貢，廷試入都，與諸名士唱和無虛日，公卿皆延禮之。翰林侍讀全魁冊封琉球，同渡海，颶風破舟，遇救不死，作《海天遊集》。己卯，舉順天鄉試。庚辰，會試中式，殿試一甲第三人，成進士，授編修。癸未，大考第一，擢侍讀，充國史館纂修。壬午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會試同考官，出爲臨安知府。王師征緬，督運糧餉，受煙瘴，引疾歸。主講浙江敷文書院，一時名宿，盡出其門。既而薄游陝洛，所至悉以名師尊禮之。又至性過人，弟宦楚，視之者再，友愛如孩提時。見之者無不感服。噓植寒畯，必得其所而後已。晚年悟道，發揮微妙，旁及禪悅，年七十有三，端坐而卒。蔣宗海續修志稿未成而歿，文治續成之。【略】文治晚年雅嗜聲曲，與吳門葉廣明有同好，葉訂《納書楹曲譜》，文治爲之詳審音節，點定後盛行海內。著《夢樓詩集》二十四卷及制藝文賦，皆膾炙人口。又著有《快雪時晴法帖》。道光中纂修國史，館臣奏請編入《文苑》。

光緒《潛江縣志續》卷一八　號夢樓，江南丹徒人。由編修官侍講，省親來潛。五弟文明，河簿署樂，與邑人士唱和流連二載餘，尤善法雲社僧拂雲，與結方外交，以故履跡流傳法雲社爲多。今兵燹頻仍，後亦僅存矣！

《清朝先正事略·袁簡齋先生事略》附　同時王先生文治，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自少以文章書法稱天下，全侍講魁、周編修煌嘗奉使琉球，邀與俱往。琉球人傳寶其翰墨。歸，舉乾隆三十五年進士。以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壬午分校順天試。癸未分校會試，其年御試翰詹第一，擢侍讀，充日講官。旋出爲臨安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其後當復職矣，而先生厭吏事，遂不復就官。時袁簡齋壯年引退，以詩鳴江浙間。先生應之，聲華與相上下。高宗南巡，幸錢塘僧寺，見先生所書碑，大賞愛之。內廷臣有告之先生，招使出者，亦不應。自滇歸，買僮，教之度曲。行無遠近，必以歌伶一部自隨。其辨論音律，窮極要眇。客至，張樂共聽，窮朝暮不倦。海內求書者，歲有餽遺，率費於聲伎。人或諫之，不聽，其自喜顧彌甚也。然至客去樂散，默然禪定夜坐，脅未嘗至席。持佛戒，日食蔬果而已，如是數十年。其用意不易測如此。爲文尚瑰麗，至老一歸平淡。其詩與書，尤能盡古今之

變，而自成體。嘗自言：「吾詩與字，皆禪理也。」嘉慶七年四月，趺坐室中逝，妻女子孫來訣，不爲動容。問身後事，不答。所著曰《夢樓詩集》。

《清史列傳・梁同書傳》附　王文治，字禹卿。江蘇丹徒人。乾隆二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二十七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八年充會試同考官。大考一等第一名，擢侍讀，旋出爲雲南臨安府知府，以事免歸。【略】嘉慶七年卒，年七十三。

紀事

《隨園詩話》卷二　王夢樓太守，精于音律，家中歌姬輕雲、寶雲，皆余所取名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京口詩人，皆奉夢樓先生之教，詩多清雅，有世子申生小心清潔之意。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乾隆辛亥，余省親福建，見夢樓於京口。留飯聽戲，三日而別。其演戲用家樂約三十人，外有女子四人。所演《西樓記》、《長生殿》俱精。而夢樓僧帽儒衣朱履，興復不淺。（見《詩話》卷二第四五頁三〇）

趙翼《西湖雜詩》六　花開緩緩到餘杭，正遇清齋學太常。今夜河魁須禁忌，可憐天壤此王郎。自注：夢樓茹素奉佛，其夫人來遊湖，與談禪而別。

又七　手翻樂府教梨園，可是塡詞老稼軒？唱到曲中腸斷句，眼波偷看客消魂。自注：夢園在杭，製新曲教梨園。

《射雁圖爲李丈石亭作》　《雨村詩話》卷四：家大夫石亭公善射，每發必中。在浙作令時，公餘則矢不離手，故所至輒築箭道。官餘姚時，與華都閫校射，日以爲常。嘗遇雁羣飛過，華命射之，一發而墮其一。平湖陸宙冲爲作《射雁圖》，王夢樓先生題云：【略】。

《倉卒》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緬甸本莽瑞體之後。乾隆十八年，木梳頭目甕藉牙逐其酋莽打拉，以力脅諸土司，遂篡緬甸，夷人遂呼緬甸爲木梳，或呼緬子，或呼莽子，本非二種。甕藉牙死，子孟絡立，仍與各部搆兵如故。二十八年，滋擾普洱之十三板納。菏澤劉蘇村時撫雲南，檄土司各率兵禦之，退其衆，授雲貴總督。三十年，孟絡死，弟孟駁立，揚兵九龍江上，出入無忌。蘇村本書生，不知兵，遽率師往。參將何瓊詔等違節制，渡滾弄江與賊遇，爲所衝，致迷歸路，蘇村倉卒間以陣亡入奏。後數日，瓊詔由他道還，蘇村張惶失措，自行檢舉，照臨陣脫逃例以軍法從事。旋奉硃批豁免，而瓊詔已處決多日矣！滇東西皆擾，自以孤恩引罪。三十一年三月，抽佩刀自殺。御製《緬莽詩》有「劉藻畏事」之句。【略】王禹卿詩云：【略】，亦是時所作。

《客揚州遇琉球謝恩使馬宣哲鄭秉哲留飲舟中述別話舊》　《隨園詩話》卷五：乾隆戊寅，盧雅雨轉運揚州，一時名士，趨之如雲。其時劉映橚侍講掌教書院，生徒則王夢樓、金棕亭、鮑雅堂、王少陵、嚴冬友諸人，俱極東南之選。聞余到，各捐餼廩延飲于小全園。不數年，盡入青雲矣。鮑見贈《玉堂仙人篇》，不及省記；僅記夢樓《偕全公魁使琉球》二首，【略】。余按：琉球國王貴戚子弟，皆傅脂粉，錦衣玉貌，能歌，以敬天使，故移尊度曲。汪舟次先生集中所咏，與夢樓同。《雨村詩話》卷四：夢樓先生從侍講全魁過海冊封琉球回，鐫有「曾經滄海」四字印章。余問海外王典禮，先生云：國王宴使臣有七：一諭祭，二冊封，三中秋，四重陽，五餞別，六拜辭，七望舟。每宴王府，庭中滴水前造戲臺以幕四使。周天使及隨封員役皆坐觀演夷劇。樂工十餘人俱着紅帕，伶童數十人皆戚臣子弟俊秀者習之，衣綵衣，着紅綾襪。先演無隊作，一老人登場唱《起神歌》，歌罷退。小臣齊唱《太平歌》，樂工引聲和之，皆侏儒不可解，大抵皆頌聖及神人共喜之語。次笠舞，次花索舞，次花籃舞，次竹拍舞，次武舞，次獅球舞，次桿舞，次演雜劇，悉其國中故事。凡舞，皆以提琴、三絃、短笛、小鑼鼓和之。小童只演科白，唱則樂工。昏時撤席設烟火，又有數十人騎紙馬，頭尾烟爆齊發，奔走戲樂。宴畢以火炬送歸。先生有《竹枝》云【略】（按：即第一首。）又《留別詩》云：【略】。

藝文

朱孝純《送二亭從姪還邗上》二　汝南閒守在，白髮近何如？友義平生重，詩名海內孤。經時聞卧病，隔歲少來書。風雨江關外，憑君問起居。（自

注：謂王夢樓先生。）

桂馥

論述

《梧門詩話》卷四　桂未谷中己酉鄉試，年五十四。【略】詩品在蘇州、柳州之間。

《墨林今話》卷一〇　曲阜桂未谷大令馥，字冬卉，由長山校官成庚戌進士，授雲南永平令。學問該博，邃於金石考據之學。翁覃溪學士、阮芸臺尚書亟推之。生平豪於飲，工篆刻，漢隸尤爲時所重，往往醉後濡墨，脫手輒去。晚年好寫生，意態橫逸，似徐天池、錢松壺。在滇時，嘗與之討論，云：「畫中惟點苔爲難。」故又自號老苔。詩懶不收拾，大半多酒後之作。《答蔡松原見贈》云：「一枝沉醉羊毫筆，寫遍人間兩漢碑。不遇中郎識焦尾，白頭心力有誰知？」《五十五歲登第》云：「蛾眉十五嫁王孫，老女妝成也倚門。莫誦樂游原上句！夕陽空自怨黃昏。」自注：陳大士五十登第，有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題畫竹》云：「不似文同不類蘇，一條寒玉月同孤。他年步屧還鄉去，萬里雲山仗爾扶。」著有《說文證義》六十卷、《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詩》四卷、《晚學齋集》八卷。

王定柱《後四聲猿序》　徐青藤以不世才，侘際不偶，作《四聲猿》雜劇，寓哀聲也。禰正平三撾，沈痛不待言。其紅蓮、木蘭及女狀元，皆以猿名，何哉？論者謂：青藤佐胡梅林平徐海，功由海妾王翠翹。海平，翠翹矢志死；又青藤以憤使梅林戮寺僧，後頗爲厲。青藤繼室張，美而才，以狂疾手殺之。既瘖，痛悔，爲作《羅鞋四鉤》詞。故紅蓮，懺僧冤也；木蘭，弔翹也；女狀元，悼張也。此皆以猿名固宜。同年桂未谷先生，以不世才擢甲科，名震天下，與青藤殊矣！然而遠官天末，簿書雍項背；又文法束縛，無由徜徉自快意。山城如斗，蒲葆雜庭牖間。先生才如長吉，望如東坡，齒髮衰白如香山，意落落不自得，乃取三君軼事，引宮按節，吐臆抒感，與青藤爭霸風雅。獨《題園壁》一折，意於戚串交游間，當有所感，而先生曰：「無之，要其爲猿聲一也。」噫！世固少不世才，即有之，率多不遇。即遇矣，又不使鼓吹鼗鼓，徒令於紅牙鐵板間，凌轢風景，耗裂壯心，亦可惜也已。「巫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況四聲耶！況又後四聲耶！

憐芳居士《後四聲猿跋》　己酉春，晝讀法華山人所著《偶憶編》，知桂未谷先生有《後四聲猿》抄本，山人藏而待梓。題有「翠翹已死青藤老，恨海茫茫又四聲」之句，心竊異之。異乎青藤以大才不偶，借古衣冠發抒塊磊，作《四聲猿》雜劇，詞則激昂慷慨，痛快淋漓，各盡其妙。而其事其人，如漁陽三弄而外，花黃柳翠三君，則未盡若猿聲之令人腸斷也。未谷復作《後四聲猿》，得毋賈長沙續《騷》之意耶？因請於山人，受而讀之。詞曲之妙，一如王序之嘉許，毋庸贅矣！事則白香山之遺姬賣駱，蘇髯公之卑官受屈，陸放翁之抱恨沈園，李長吉之見毒鬼中。在四君，物感之遭，莫可如何，久已付之天空海闊。而稽軼事者，爲之引商刻羽，侔色揣聲，寫萬不得已之情，悽然紙上，令讀者如過巴東三峽，聽啼雲嘯月之聲，無往而不見其哀也。是宜於青藤之後，增以四聲，抑宜於青藤之上，置此四聲？惜乎未谷生青藤後，不能親較四聲之高下；余又生未谷後，不識未谷之四聲，抑有感於青藤之不偶，而故爲此先後之同聲一哭焉否耶？余不敏，不敢定。商之山人亟付諸梓，以公同好，俟知音者之賞鑒焉！是爲跋。道光己酉孟夏，憐芳居士。

李元滬《後四聲猿題詞》　一自青藤翻院本，直令三峽罷猿鳴。古今賸有沾衣淚，爭忍重聞《後四聲》？恨事才人配廝養，升庵爲雪淚痕斑。流傳樂府飛絮隨春仍戀主，驚鴻照影劇傷情。美人遲暮南中偏，更見新詞小出山。蛾眉妬極見猶憐，投閣端知後必傳。轉勝高衙天涯感，付與旗亭玉笛聲。空坐大，漫將屬禮待名賢。

《悔過》　《樗寮詩話》卷下：人言工考訂者多不能詩。如曲阜桂未谷（馥）《送周進士永年詩》云：【略】又《悔過》詩云【略】此詩極有見地。其《惜才論》曰：「今之才人，好詞章者、好擊辨者、好淹博者、好編錄者，皆無當於治經。胸中無主，誤用其才也。」此其言豈不可謂廓然大公哉？後世之士，不可以其生平好言考據而輕忽之。

傳記

蔣祥墀《桂君馥傳》　曲阜桂君未谷與余同舉乾隆庚戌進士，出宰滇南，卒於官。其孫顯訊以其行略來屬爲傳以傳。君諱馥，字冬卉，未谷其號也。其先貴溪人，以明初從征功世襲尼山衛百戶，遂家焉。曾祖存正，邑庠生；祖枝茂，歲貢生，考授州別駕；父公瑞，恩貢生，候選教諭。未谷承其家學，於書無不覽，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戊子以優行貢成均，得交北平翁覃溪先生，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先生《復初齋集》中。已而以教習期滿，補長山司訓。復與濟南周書昌先生振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以資來學，幷祠漢經師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己酉舉於鄉，越明年成進士，時年五十有五。後爲永平令。永平，故滇之邊邑。未谷卧閣以治，政簡刑清，境宇帖然。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閒，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統系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蓋未谷之精力萃於是矣！其他有《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以嘉慶十年卒，年七十。其子常豐扶柩歸葬，未抵家，亦卒於途。嗚呼！未谷以宿儒積學，晚而僅得一仕。仕僅十年，未竟其用。而名滿天下，識與不識，聞未谷之卒，而痛之哀之。余何能？何足以傳未谷？未谷固自有其必傳者，余滋愧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乾隆庚戌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以分隸篆刻擅名。精於考證碑版。有《說文正義》、《札樸》、《晚學集》等書。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曲阜桂馥，字未谷，亦深小學。乾隆己酉科舉人，庚戌成進士，選教授，保舉知縣，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工篆刻，世人重其技，擬之文三橋云。所著有《(許氏)說文解字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

《文獻徵存錄》卷九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少好六體之學，工篆刻，風流不減文三橋。研析經訓，又號賅洽。【略】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銓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嘗與歷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以資來學，祠漢經師於中。著《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

《清朝先正事略・周書昌先生事略》附　未谷名馥，字冬卉，曲阜人。於書無不窺，尤邃於金石、六書之學。少以優行貢成均。交翁覃溪學士，詣益進。又與濟南周書昌友。誘接後進甚篤。乾隆五十五年進士。知永平縣。卒官，年七十。永平故滇之邊邑，君卧閣以治，政簡甚，因以其餘爲經生業。嘗謂「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日取《說文》與諸經之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五十卷。又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圖》，題書室曰「十二篆師精舍」。著《札樸》十卷、《繆篆分韻》五卷、《晚學集》八卷、《詩集》四卷。

《清史列傳・桂馥傳》（存目）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庚戌進士。雲南永平知縣。漢隸、篆刻，雅負盛名。詩大半酒後之作。生平著作極多，尤精金石考據之學，爲翁覃溪、阮芸臺所推重。晚年始好寫生，另饒古韻意趣，在青藤、白陽之間。錢松壺嘗與討論，云：「畫中惟點苔爲難。」故又自號「老苔」。

宣統《山東通志》卷一七二　字冬卉，號未谷，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少承家學，於書無不窺，尤邃金石六書之學。初貢成均，得交北平翁方綱，所學益精。其相與考訂之功，具載所著《復初集》中。爲長山訓導時，與同官濟南周永年興文教，出兩家所藏書，置借書園以資來學，並祀漢經伏生等其中。其誘掖後進甚篤。通籍後，知雲南永平縣。永平爲滇邊邑，馥治不擾，閒以其暇爲經生業。嘗謂：「士不通經，不足致用！而訓詁不明，不足以通經！」故自諸生以致筮仕，日取許氏《說文》與諸經義相疏證，爲《說文義證》。又倩羅兩峰聘繪許祭酒以下至二徐、張有、吾邱衍之屬爲《說文統系第一圖》，因題其書室曰十二篆師清舍。他所著尚有《札樸》及《繆篆分韻》等書。國史有傳。

紀事

《靈芬館詩話》卷八 桂未谷進士曾爲余書「靈芬館」額，然未及見其人也。題畫贅一詩，風骨特高老：「萬里逢錢七，支離散蕩人。惟餘一枝筆，寫遍楚山春。客裏黃金盡，尊前白髮新。幾時開老眼，看爾出風塵？」

《雨村詩話》卷一六 曲阜桂馥，字未谷，乾隆庚戌進士，就教候選令。性嗜酒，詩多酒後作，以最工八分，輒爲人持去，比醒都不記憶。幸其孫顯忱拾其餘錄爲《東萊草》。有句云：「處處勾留因嗜酒，時時懊惱罷題詩。」酷似自畫行樂圖。

《國朝正雅集》卷四二引《曲阜詩鈔》 未谷明府學問性情皆極古厚。先世爲至聖廟灑掃戶，及明府始通籍，鐫小印，曰「瀆井復民」。嘗曰：吾以先人清白爲榮也。官邊徼，多善政，繪《簪花寄象圖》以寄意。

朱克敬《儒林瑣記》 桂馥，字未谷。山東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永平知縣。工篆、隸。尤究心小學，著《說文義證》五十卷，輾轉推通，徵引賅博，與段氏書並行于世，治小學者以爲依據。嘗病後學空疏，與歷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萬卷，貧士好學者輒藉與之。

《贈武虛谷》 《雪橋詩話》卷九：武虛谷【略】生平直諒多聞。著有《羣經義證》、《經讀考異》、《三禮義證》諸書，尤精于金石學。嘗客小滄浪助阮文達輯《山左金石志》，桂未谷贈以詩云：【略】孫季逑所作《虛谷傳論》謂：墨吏負帑愈多，去之愈有所牽掣；強項吏一出而被劾，且以沽名相詬嫉。

《鄉試中式戲題》 《梧門詩話》卷四：桂未谷中己酉鄉試，年五十四，作詩云：【略】。

《題黃小松紫雲山探碑圖》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乾隆丁未，黃小松與李鐵橋、李梅村至嘉祥捫漢武氏諸碑，作《紫雲山探碑圖》。翁覃溪、洪稚存、何蘭士、趙億孫均有詩。桂未谷詩云：【略】。謂顧南原言親至劉衡墓下，手拓其碑，未谷向平陵城側苦覓不得也。

《題翁覃谿雙鈎文衡山分書》 《海天琴思續錄》卷六：未谷先生八分隸書爲近代第一。兒子（慶銓）喜學之。兒子前得翁覃谿先生雙鈎文衡山分書，中有未谷先生題二絕句云【略】。

著録

光緒《山東通志・藝文志》 《未谷詩集》、《說文諧聲譜考證》、《說文部首談》一卷、《古今尺度》、《說文統系圖》、《校篆說文解字》。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晚學集》 八卷，《未谷詩集》四卷，桂馥撰。

藝文

王芑孫《送桂未谷（馥）之永平》 魚山（馮君敏昌）憂歸未谷去，吾亦觸暑東南奔。男兒墮地不自料，生離死別烏可論？未谷生平寄豪楮，不覺人書俱老矣！五十一第書萬言，六十一官身萬里。萬里坐看成咫尺，豪宕從來好奇迹。已知撫字同河陽，先訂歸來似彭澤。雞足山高插天漢，瀾滄江水流如箭。永平南接阿瓦城，騎象花苗來緬甸。令君爲政極神明，政暇能爲釋詁文。還聞立壁常千丈，更好摩厓寫八分。祝君強健收身早，瀆井家園足娛老。故宅重栽五畝桑，別業忽增千樹棗。我今已作投林翼，別後相思渺何極。珍重臨岐贈印心，鷗波舫上看題墨。（未谷爲書「漚波舫」三字，並以所用「泮宮文學」小銀印及「文學祭酒」二石印贈行。）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桂未谷大令（馥）》 未谷此行一萬里，此官一作安能止？六十曾非少壯時，未知死別復生離。天下八分誰第一？錢泳（金匱錢立羣。）於今當繼出。到處漚波泛宅居，齋題畫舫見君謨。

龔景瀚

《國朝正雅集》卷二七引《寄心盦詩話》　龔海峰太守政平民和，口碑不絕。以餘事作詩，得古人遺意，亭中草木諸作寄託深遠。《海棠》云：「攀條數殘蕊，俯仰有餘思。佳人處窮巷，寂寞安敢辭。有美鬱未彰，吾獨懷深悲。」較大蘇《園中草木詩》可謂異曲同工。其七古亦議論警闢。

《試律叢話》卷七　龔海峰先生（景瀚）爲吾鄉第一流人物，儒林、循吏，實有兼長。所著《澹靜齋文鈔、詩鈔》均可傳世。惟試律未之見。其第三子小峯邑侯（豐穀），余妹婿也。京居時嘗從其書案中翻出舊稿數篇，彼時未及錄副。今小峯亦久逝，幷此不可復得矣。尚記得有《太華夜碧》一首，句云：「始青高處合，深翠古來團。品到詩如是，求之畫亦難。」聞小峯言，是西安軍帳中夜闌課子之作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淺處言情感物深，纏綿愷惻盡哀音。精神上溯天應泣，萬轉千回祇此心。（閩縣龔海峯景瀚。楊蓉裳《題海峯雙驂亭集》云：「先生至性重倫彝，篇章感人皆涕洟。」）

《晚晴簃詩匯》卷九四　海峰起家牧令，所至皆有政聲。川、湖、陝教匪之亂，官軍追剿累年，不得要領。海峯屢參戎幕，建堅壁清野議，卒行其法，遂底蕩平。卓薦入覲，方將大用，遽以病歿，時論惜之。其詩不事雕飾，性眞激發，衝口成章，弔古憫時，善達民隱。尤與元道州爲近。嘗《題金文甫詩草》云：「邇來詞壇少宗匠，豎子碌碌矜毛錐。冶容塗澤取媚悅，奄然無氣如居屍。後生識見苦不卓，紛華悅眼爲所欺。」亦足見其志尚矣。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二　龔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峰。閩縣人。乾隆辛卯進士。官蘭州府知府。師事朱仕琇，受古文法，稱高第弟子。其爲文氣體與仕琇異，而格律謹嚴，論議皆精鑿周詳。撰《澹靜齋文鈔》六卷、《外編》二卷、《詩鈔》六卷、《雜著》六種。

《淺淺子紀事詩》　《海天琴思錄》卷五：閩縣龔海峰太守景瀚留心政治，具經世之才。凡古今因革損益，無不窮源竟委。以名進士出宰甘肅平涼，時邑東北七十里有地曰淺淺子，夏秋間每起雲霧，發冰雹，傷田禾人畜，民以爲苦。太守齋三日，移牒城隍神，期以翊日驅之。及期，率兵役往。中途民走告曰：「昨夜半，其地忽風雷如戰鬬聲，晨視則水減大半矣。」太守至，果如所言，發鉏水涸，自是平涼無冰雹災。太守《淺淺子紀事詩》云：【略】。此詩可與昌黎《鱷魚文》爲千古二妙。

《清史列傳・龔景瀚傳》　景瀚，字惟廣，一字海峰。乾隆三十六年進士，以知縣歸部銓選。四十九年，選甘肅靖遠縣知縣，旋署中衛縣。清釐獄訟，案無留牘。縣有七星渠淤塞，常苦旱，景瀚爲築壩遏水入渠，濬常樂、鎮靜諸渠，重葺減水各閘，溉田凡三十餘萬畝，民享其利。五十二年，調平涼縣，縣有書院傾圮，景瀚出資新之，親爲講學。增驛站車馬，罷民充，鹽商俾無累。歷署靜寧、固原二州知州。固原漢回雜處，時構釁，景瀚密探諸堡，誅積賊，息謠言，境內大治。旋署循化廳同知。五十五年，舉卓異。五十九年，陞陝西邠州知州，未赴任，值川楚教匪肆擾，陝甘總督宜綿調赴軍營，越境剿賊於湖北鄖西，克之；旋隨大軍赴陝，疊破賊巢，陝境肅清。嘉慶元年命以知府用，先換頂戴。二年，由陝赴川，屢著戰功，賞戴花翎。旋授甘肅慶陽府知府。三年，調蘭州府知府，時流賊蠭起，景瀚隨營充左翼長，籌畫軍事，作《堅壁清野議》上之。【略】五年，赴蘭州府任。七年，送部引見，卒於京。十一年，命以景瀚《堅壁清野議》編入《皇清文穎》，尋入祀甘肅蘭州府名宦祠、福建省城鄉賢祠。

陳壽祺《龔景瀚傳》　著《祭儀考》四卷、《禘祫考》一卷、《說禘》二卷、《邶風說》二卷、《離騷箋》二卷、《孔志》三卷、《循化廳志》八卷、《澹靜齋文鈔》八卷、《詩鈔》六卷、《讀書錄》、《訪古錄》若干卷。

王芑孫《題龔海峰大令（景瀚）載書圖》　縣官上計不載賄，貸錢長安衆莫解。得錢罔惜利三倍，但有奇書便思買。買書已足汗十牛，載書西去關山悠。欲行不行意惆悵，車騎重爲鈔書留。人生讀書會有福，我自無書抱空腹。却似酒人渴於酒，道逢麴車思饜足。生平極好班氏書，地理一志心躊躇。君攜萬卷走萬里，六臣舊注重杷梳。（君方爲地理之學，草創作《漢書補注》。）此書果成要傳世，其他著錄姑宜置。吾人有願恐不償，努力爲之寄相示。君今最薦稱循良，龔遂吏能世所望。莫道廉吏不可爲，載書歸抵千金裝。吾持詩禁守君戒，以圖索詩又立待。我詩匆匆不作草，燒燭書之取一快。

張惠言

論述

綜論

惲敬《與湯編修書》 皋文爲人，其始爲詞章，志欲如六朝諸人之所爲而止已。遷而爲昌黎、廬陵已，遷而爲前後鄭已，遷而爲虞、許、賈、孔諸儒，最後遇先生，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其所學皆未竟，而世徒震之，非知皋文者也。皋文寡欲多思。寡欲，故言行多行于自然，而有爲者鮮；多思，故事藝皆出于必然，而無爲者亦鮮。自然、必然二者合之，進道之器也。然有爲者鮮，則于道易近；無爲者亦鮮，則于道易遠，必也。有爲者亦歸于無爲，則庶幾于斯道乎？雖然，敬竊有疑焉者。宋人之說，至明而變，至本朝康熙間而復。【略】夫所謂濂、洛、關、閩者【略】，敬交于皋文之時，皋文未及此也。其所得，敬未之知。而先生者，皋文之與學而引之敬者也，則敬之所宜受教也。故陳皋文之行以自通于先生，而卒致其所疑焉！

又《刑部尚書金公墓誌銘》 公性好士，聞之如恐不見，既見如恐不得當。嘗一爲江西副考官、廣東正考官，兩爲會試同考官，得士爲盛，多才望大僚。而公言門下士，必首及故編修張惠言，天下之士，皆以爲然。

郭麐《張皋聞茗柯文後序》 張君雲藻，以其同門生張皋聞太史所爲文見示，屬釐正而去取之。三日卒業，爲刪去者七篇，可存而不欲刻者二篇。是正其誤舛僅十餘字。掩卷而歎曰：其人能自樹立之人，其文能自樹立之文也。孤窮食貧，媚學奮厲。方一世經學盛行之時，獨取虞氏《易》、鄭氏《禮》冥心悉力，艱苦探索，以信其說。要爲人所難爲恥與衆同，雖阨塞無所悔。及其爲文，一以韓愈氏爲宗，其規畫步驟，進退行列，與夫遣言綴詞，時患太似，有鉤鈲摘抉之迹。要其立言，方質一意，不隨時俗趣舍，則確然可見者也。嗚呼！士之習蓋靡矣，選軟庸下者無論矣，其高者皆知談漢、唐之學，求其所詣，則亦今之爲漢、唐者之學耳！自得率無有焉！其用力也易，其取名也速，陽以尊其說而陰以售其私，以其所學推之其人，其與夫選軟庸下相去者有幾！吾知皋聞有所不屑也。皋聞自言爲古文晚，其始役于他術者多，而又不永其年，不克卒其志。然即其所爲，已可見如此，可不謂之能自樹立者乎？皋聞爲今刑部侍郎金公弟子，見余所與金公父子書札，稱能爲古文。余他文蓋未見也，而余得盡讀皋聞之遺文，以想見其人。此皋聞之不幸，而余之猶幸也。既復于雲藻，系其詞以爲後序。

張琦《擬名家制藝跋》 先兄皋文先生十三四爲時文十餘年，乃棄去爲古文，晚乃治經。茲所擬明以來時文十三首，蓋二十五六時嬉戲爲之，于各家之神骨形貌無不畢肖，亦足見先生之巧力絕人矣。自古文章之士最重摹擬，揚子雲其首也，其後詞賦歌辭莫不有之。獨時文不然，蓋摹難也。自此編出，安知不有好奇之士慕傚而爲之，爲文章家增一體乎，乃校而刻之。

吳德旋《張皋文先生述語》 先生姓張氏，名惠言，字皋文，世爲武進縣人。父諱蟾賓，常州府學。生母姜氏。先生生四歲而孤，及長爲學自成，博聞強識，精思絕人。乾隆五十二年丙午舉於鄉，以嘉慶四年己未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授部曹大臣。以先生經學淹通，才任著作聞於上，授編修。論者謂自宋時歐陽永叔爲翰林文章稱極盛，乃今復遇之先生云。先生始攻駢體文，同郡惲敬見而歎曰：「自相如、枚乘沒後，二千年無此作矣。」先生以爲古作者既遠，士聞見日卑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乃益治先秦太史公書，漱滌磨礱，而融之以道德仁義，故其文瑟若圭瓚，使觀者望而生敬，可謂獨出冠時，勇紹絕軌者矣。又自元、明以來，學者勦襲宋儒之書，空談性命；而近時宗漢之士，專取漢人穿鑿附會之說，矜博炫異，以與程、朱爲難。先生起而駕前說，能悉會漢、宋諸儒傳注而兼采其長，故一時言六藝者折衷焉。惜乎年未及中壽而遂卒。嗚呼！先生將明聖學以啓羣蒙，而其道未能大顯於天下，承學之士多用是爲歉。然即其所爲文以觀其用意之所在，雖古揚雄、韓愈氏之徒不能過，必傳於後無疑也，先生其可無憾。先生生於乾隆二十六年某月日，卒於嘉慶七年某月日，年四十有二。配吳氏，子一人：成孫。有弟曰翊，能嗣先生爲文，同志交推之。德旋嚴事先生師友間，

頗得與聞先生之道。於先生之沒也，思所以永其傳者，因爲之述，以俟異日作史者采擇焉！

又《惲子居先生行狀》 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

又《初月樓古文緒論》 張皋文惜不永年，故摹古之痕尚不盡化，然淳雅無有能及之者。早年雖講漢學，而仍不薄程、朱，所以入理深也。

阮元《茗柯文編序》 武進張皋文編修以經術爲古文，於是求天地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古先聖王禮樂制度於《禮》鄭氏，豈託於古以自尊其文歟，又豈迂回其學而好爲難歟！聖人之道在六經，而《易》究其原，《禮》窮其變。知扶陽抑陰之旨，然後交際之必辨其類，議論之必防其流失也；知經上下定民志之旨，然後措施必求其實有裨於治許與必衷於彝典也。下及《騷》、《選》，其支流也。近時《易》學推惠氏棟，《禮》學推江氏永，而二家之文無傳，蓋義之附於經者，內也；義之徵於文者，外也。由內及外，而發揮天人之際、推闡制數之精，其所蘊更宏，其所就更大。惜乎編修之不究其用而遽沒也。編修所著書，元爲刊其《周易虞氏義》、《虞氏消息》、《儀禮圖》，今其友李生甫、張雲藻又爲刊其編年文集爲四卷而屬序於元，因闡編修之素所持論，俾後之學爲文者決擇焉！若其文之不遁於虛無，不溺於華藻，不傷於支離，則又知言者所共喻也。

楊紹文《受經堂彙稿序錄》 受經堂者，紹文居京師時偕金式玉、董士錫、江承之從張皋文先生講學所也。先生嘗病魏、晉以降，經術文章罕能兼茂。故治經於《禮》主鄭氏，於《易》主虞氏，爲文章自周秦、兩漢而下至唐、宋諸名家皆悉其源流，辨其深淺醇雜而合之於道。其誨人也，各因其資之所近。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五引《聽松廬文鈔》 皋文先生自言：「居京師，盡棄置曩時所習詩賦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今觀茗柯遺文，雖不多，而言皆有物，且氣骨極似昌黎，惜乎其年不永、其志未竟耳！

又 茗柯論文云：「法有盡而意無窮。」此語足爲執死法以言文者進一解。

曾國藩《重刻茗柯文編序》 皋文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閎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愼與！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蔓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詖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豪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意。萌於至隱，文詞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其蘊蓄者厚，遏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與！

方宗誠《記張皋文茗柯文後》 皋文與吾邑王悔生友善，得海峯論文之旨，而超然自悟，多沈銳潔淨之文，同時惲子居蓋不逮焉，惜其年壽之不終。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皋文《周易虞氏義》，世方風行，然亦剽竊以供場屋之用，其眞知研究者殊難。散文氣醇體潔，足爲桐城後勁，於詞皆餘事耳！

陳善《茗柯文（補編後編）後序》 自宋學興，而漢經師之傳晦。先生闡消息於孟氏，紹爲容於徐生，使漢初至今二千一百餘年寢微寢滅之緒大明於時。則先生之文雖有深有淺，有原有委，無往非道之所散見也，可以其緒餘而棄置哉！昔蘇軾云歐陽行樂處草木皆可敬，草木亦何與人事而人猶敬之，況先生之道德見於文章者乎！先生之文章世所共寶，況於親炙者乎！然則茲編之刻烏可已哉！後之讀者由茲編以窺前編之文，則先生體道之精微可見矣！合二編以窺刪存之意，則先生辨道之深嚴亦可知矣！

陸繼輅《冶秋館詞序》 僕年二十有一始學爲詞，則取鄉先生之詞讀之。迦陵、《彈指》，世所稱學蘇、辛者也；程村、《蓉渡》，世所稱學秦、柳者也。已而讀蘇、辛之詞，則殊不然；已而讀秦、柳之詞，又殊不然。心疑之，以質先友張皋文。皋文曰：「善哉！子之疑也。雖然，詞故無所爲蘇、辛、秦、柳也，自分蘇、辛、秦、柳爲界，而詞乃衰。且子學詩之日久矣！唐之詩人，四傑爲一家，元、白爲一家，張、王爲一家，此氣格之偶相似者也。家始大於高、岑，而高、岑不相似；益大於李、杜，而李、杜不相似。子亦務求其意而已矣！許氏云：『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凡文辭皆然，而詞尤有然者。」

宋翔鳳《香草詞自序》 余弱冠後始遊京師，就故編修張先生受古今文法。先生於學皆有源流，至於塡詞，自得宗旨。其於古人之詞，必紲幽鑿險，求

文理之所安，若討河源於積石之上，若推經度於辰極之表。其自爲詞也。必窮比興之體類，宅章句於性情，蓋聖於詞者也。

《文獻徵存錄》卷九　張惠言，字皋文，武進人。少受《羲經》，即通大義。年十四爲童子師，留心著述。及壯，見惠棟所著書，好之，益乃游心爻繫，敷演聖道，然惠《易》遵暢虞翻之旨，兼參荀、鄭說。【略】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恉爲《消息》二卷，庶以探賾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窺，俟有道正之也。惠言少爲辭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又學韓愈、歐陽修。以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作篆甚工，列聖加上尊號，命詣盛京篆玉寶焉。卒年四十二。惠言兼通三禮、小學，嘗撰《儀禮圖說》，又有《諧聲譜》，然其治《易》實爲顓門，凡撰《虞氏》、《易禮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數十卷，皆羽儀虞氏《易》者也。別有文集若干卷，藏於家。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　嘉慶間填詞家，咸推吾郡張皋文太史（惠言），專主比興，所選詞自五季迄同時朋從，僅四百餘闋，矜嚴已甚。顧學之者往往非平即晦，蓋詞固不尚尖豔，亦不宜過求純正，如彈古瑟，誰復耐聽。太史自著《茗柯詞》，亦寥寥無幾。《相見歡》云：「新鶯啼過清明。有誰聽？何況朝風夜雨，杜鵑聲。　留春住。催春去。若爲情。賸有畫梁雙燕，語惺惺。」《楊花・木蘭花慢》云：「儘飄零盡了，何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迴深幕，雲護輕幡。尋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間。未忍無聲委地，將低重又飛還。　疏狂情性，算淒涼，耐得到春闌。便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繞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太史著述以古文爲最，詞固餘力及之。

譚獻《篋中詞》三　胸襟學問，醞釀噴薄而出。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

王煜《清十一家詞鈔・自序》　皋文崛起，力起頹墜，高標寄托，截斷衆流，於是拔幟騷壇，常州派立。而名家後起，舉出於茲焉！

又《茗柯詞抄》　疏快沈鬱，純出《風》、《騷》，不爲其金石文章所掩。

江順詒《詞學集成》　常州張皋文先生校錄唐宋詞凡四百家，僅一百十六首，可謂嚴矣。其序論云：【略】。此論高出前輩，發前人所未發。

《詞徵》卷六　張茗柯謂：「爲人非表裏純白，不足爲第一流。」其所撰詞，實稱此語，蓋所謂蟬蛻穢濁，嚾然涅而不緇者乎？

又引洪稚存云　張皋文（惠言）詞，如鄧尉探梅，冷香滿袖。

文廷式《雲起軒詞鈔序》　張皋文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

《白雨齋詞話》卷六　碧山、玉田而後，得張皋文一揭其旨，而詞以不滅。其間五六百年，亦多傑出之士，竟無泝其源者，亦足異矣！

又卷八　溫、韋，創古者也。晏、歐繼溫、韋之後，面目未改，神理全非，異乎溫、韋者也。蘇、辛、周、秦之於溫、韋，貌變而神不變。聲色大開，本原則一。南宋諸名家，大旨亦不悖於溫、韋，而各立門戶，別有千古。元、明庸庸碌碌，無所短長。至陳、朱輩出，而古意全失，溫、韋之風，不可復作矣。貞下起元，往而必復。皋文唱於前，蒿庵成於後。風雅正宗，賴以不墜。好古之士，又可得尋其緒焉！

沈曾植《菌閣瑣談》　皋文疏節闊調，猶有曲子律縛不住者。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　固哉，皋文之爲詞也！飛卿《菩薩蠻》、永叔《蝶戀花》、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

朱孝臧《題茗柯詞》　回瀾力，標舉選家能。自是詞源疏鑿手，橫流一別見淄澠。異議四農生。

分　論

《易義別錄》　《茗柯文》二編卷上《易義別錄序》惲敬評語：此文以吾喻成章，於無可設色用意中爲此，遂使叙經之文而興味哂然。

《水調歌頭五首・春日賦示楊生子掞》　《左庵詞話》卷上：武進張皋文《茗柯詞》中，《水調歌頭》一闋，清空委婉，最堪諷咏。《白雨齋詞話》卷四：皋文《水調歌頭》五章，既沈鬱，又疎快，最是高境。陳、朱雖工詞，究曾到此地步否？不得以其非專門名家少之。如首章云：「難道春花開落，又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次章云：「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閒耳，肝膽有風波。」三章云【略】。四章云：【略】。五章云：【略】。熱腸鬱思，若斷仍連，全自《風》、《騷》變出。（末句一作「全是《風》、《騷》變相」。）《詞則》卷六：〔三章〕熱腸鬱思，全是《風》、《騷》變相。此種起結，看似不甚費力，實乃高絕、精絕。

〔四章〕忽言情，忽寫景，若斷若連，似接不接，沈鬱頓挫，至斯已極。無處不咽住，咽則鬱，鬱則厚矣。〔五章〕一片神行，兼老坡、幼安之長。

《相見歡・年年負花期》《簽中詞》卷三：信手拈來。

《木蘭花慢・游絲同舍弟翰風作》《簽中詞》卷三：屈曲洞達。

《玉樓春・一春長放秋千靜》《簽中詞》卷三：善學子野。

《木蘭花慢・儘飄零殼了》、《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謝章鋌《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詠楊花者，名作在前，難於措手。皋文云：「儘飄零殼了，誰人解，當花看？正風避重簾，雨迴深幕，雲護輕旛。尋他一春伴侶，只斷紅、相識夕陽間。未忍無聲委地，將低重又飛還。　疏狂情性，算淒涼、耐得到春闌。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稱清寒。收將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遶雲山。看取青青池畔，淚痕點點凝斑。」（《木蘭花慢》）雖未能拔奇於東坡之外，亦自無限深情。《春日賦示楊生子掞》云：「長鑱白木柄，劚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顏四面，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蘭與菊！生意總欣然。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煙。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茅江上，只怕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遶花間。」（《水調歌頭》）清空一氣，寄託遙深。

傳記

惲敬《張皋文墓誌銘》　張皋文，名惠言。先世自宋初由滁州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曾祖采、祖金第、父蟾賓，皆縣學生。母姜氏。皋文生四年而孤。姜太孺人守志，家甚貧。皋文年十四，遂以童子教授里中。十七補縣學附生。十九試高等，補廩膳生。乾隆五十一年，本省鄉試中式。明年赴禮部會試，中中正榜，例充內閣中書。以特奏通榜，皆報罷。是年考取景山宮官學教習。五十九年，教習期滿，例得引見，聞姜太孺人疾，請急歸，遂居母喪。嘉慶四年，皇帝始親政，試天下進士加愼，皋文中式。時大學士大興朱文正公珪爲吏部尚書，以皋文學行，特奏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蓋皋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年三十有九矣。六年，散館，奉旨以部屬用。文正復特奏，改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四十二。皋文清羸，鬚眉作青紺色，面有風稜，而性特和易，與人交，無賢不肖皆樂之。至義之所在，必達然後已。其鄉試中式，文正以侍郎主考，皋文自出其門，未嘗求私見以所能自異，默然隨羣弟子進退而已。文正潛察得之，則大喜，故屢進達之，而皋文斷斷以善相諍，不敢隱。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皋文言國家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有過大臣；皋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壞朝廷法度，惜全之當何所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皋文言：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與同縣洪編修亮吉於廣坐諍之。亮吉後以上書不實遣戍，赦歸田里，皋文則竟死矣。方皋文爲庶吉士時，今皇帝加上列聖尊號，盛京太廟舊藏寶例，遣官磨治篆所加尊號刻入之。皋文以能篆書，受廷推言於當事者，宜自京師下所司等上玉刻成，遣使奉藏其舊，藏寶不得磨治。當事者以爲然，格於例，不果奏。又言於當事者，翰林院乃皇帝侍從，奉命篆列聖寶，宜奏請馳驛，不得由部給火牌，亦格於例不果奏。已而歎曰：「天下事皆如是耶？吾位卑，能言之而已。」皋文篆書初學李陽冰，後學漢碑額及石鼓文。嘗曰：「少溫言篆書如鐵石，陷入屋壁，此最精晉書篆勢，是晉人語，非蔡中郎語也。」少爲辭賦，嘗擬司馬相如、揚雄之言。及壯爲古文，效韓氏愈、歐陽氏修言。《易》主虞氏翻言，《禮》主鄭氏玄。始至京師，與王賓麓灼、陳子穆石麟及余友最善。嘗曰：「文章，末也。爲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爲第一流哉？」皋文娶於吳氏，子成孫，女適國子監生董士錫。銘曰：車掣馬攻駕千里，隆隆之輪躓於阪。勿乎皋文誰訊此？銘之幽扃俟來祀。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武進張惠言，字皋文，乾隆丙午中式舉人，嘉慶己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實錄館纂修官、武英殿協修官，辛酉散館授編修，卒於官。著有《周易虞氏義》九卷、《虞氏消息》二卷、《儀禮圖》六卷。

阮元《張惠言傳》（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五　張惠言，字皋文，江南武進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有《茗柯文編》。

《清朝先正事略・張皋文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張惠言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茗柯學案》（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左輔《郡庠生莊大久先生傳》 授讀京師凡十年，公卿之門無先生一刺。與余交最篤。時客京邸同志共遊處者，張皋文、惲子居與余數人而已。

包世臣《皇敕封孺人故翰林院編修張君妻吳氏墓誌銘》（其祖父）知故編修同邑張惠言孤露窶貧，而成童工文，以自好聞鄉里，既走媒訂姻，復延課兩孫於其第，遂爲館甥。編修母贈太孺人姜貞苦節，以撫編修及山東館陶縣知縣琦，雖俱成立，然僦屋兩椽，饘餐常不給。孺人（吳氏）聞姑勞甚，請必歸奉侍，國子（注：卽其父）難之，而請歸彌固，乃使偕編修歸。【略】及編修卒官，孺人自都下率子成孫扶櫬南返，家貧如昔，而成孫年甫十四。或勸遣習賈以謀生，孺人曰：「吾家十數世食貧矣，然皆業儒，毀祖業不可自吾子始。」不數年，成孫文學斐然，人皆謂編修宜有賢子，不知其實成於賢母也。

曾國藩《茗柯文編序》 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糜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可復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旣欽其篤行，茲重覽《茗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

《舊聞隨筆》卷二 嘉慶中，朱文正公爲相，嘗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武進張皋文先生（惠言）時爲編修，爭之曰：「國家承平百餘年，吏民習於寬大，故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賞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容大臣，先生曰：「當進內治官府、外治疆場者。」先生固文正門下士也。先生初喜爲駢體文，後與吾邑王悔生先生（灼）交。悔生見其《黃山賦》而善之，因告以劉海峯先生之說，先生從事古文由此始。

作品本事

《宜山令歌題楊右侯遺照》 《粟香五筆》卷二：「武進張皋文編修惠言，以經術文章名，刊有《經學叢書》十餘種，及《茗柯文》四編。惟詩無傳本，近得其古體詩十二首，皆應酬之作，非所愜意也。爰錄存二首，以補其闕。《宜山令歌題楊右侯遺照》云【略】。

《題三花圖》 《雪橋詩話》卷一〇：阮文達在山左，蓮有一蒂四花者。在浙江學署，蘭有並蒂，及一蒂四花者。嘉慶己未爲司農，借居衍聖公賜第，偶於小院種蕉數本，不閱月，發一花，綠苞倒垂，甘露盈萼，招同人相與賦詩。時湘圃老人方就養在京，屬劉蒙谷爲作《三花圖》，自爲文記之。張皋文詩云【略】。

《高陽台・庚申五月五日作》 《清詞玉屑》卷一〇：姑蘇之游虎丘，無錫之游惠山，往返皆以燈船。妓之有名者，船由自製，尤極靡麗。當彩舟競渡，大張水嬉，青雀搖津，黃龍蔽岸。蒲風葵日中，釵鬢如雲，笙歌欲沸。誠歡娛之佳序，極喤呷之鉅觀焉。叔世多虞，古風遂輟。張皋文嘗追憶豐溪舊游，《高陽台》云【略】。

著録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此稿爲先生手寫。初編文十八篇；二編文四十一篇，爲二卷；三編文三十篇，依目缺《書山東河工事》一篇；四編文十二篇；此外，《文質論》以下文十八篇，並無目錄。（內《吏難》四篇缺第三。）間附王濱麓、莊印山、惲子居、王悔生評語，硃筆爲王惕甫所點定。原存先生猶子仲遠處，繼歸仲遠之甥莊心嘉，展轉流出。聞李撝臣處亦有一冊，或即此稿之二編也。有「茗柯所作」記。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 《茗柯文集》四卷，張惠言撰。〔續錄〕嘉慶刊本五卷，道光十四年富陽周凱選刊。《文補編》二卷，四部叢刊本，張皋文箋易詮全集本，花雨樓叢鈔本。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茗柯文編》五卷，張惠言撰。

藝文

惲敬《張皋文墓誌銘》先生之教，不專於文，曰行曰德，維本是惇。

陸繼輅《哭張編修（惠言）》憶昔逢君日，相期第一流。贈言猶滿篋，別恨未經秋。（余以四月杪出都，別君甫五十日。）衆女空明鏡，歸魂少故邱。浮雲西北望，寥落不勝愁。置子愁無地，傷心欲問天。生虛期稷卨，死定薄神仙。絕業自千古，清時失此賢。斷紅相識久，腸斷柳花篇（「只斷紅相識夕陽邊」，君賦柳絮詞句也）。

謝啓昆

《隨園詩話》卷一四余在南昌，謝蘊山太守招飲，以詩見示，題其妾姚秀英小照云：「宜男花小最宜春，故故相偎意態眞。併作一身形與影，不應僅號比肩人。」太守有《升官圖》五排最佳，警句云：「森森羅衆宿，粲粲列周廬。考制遵《三百》，登賢占一隅。憑陵爭入局，將相遂分途。唾手功名得，推班氣象殊。握拳矜後獲，制勝在中樞。偶爾觀成敗，從何論智愚？雪泥區尺幅，升降在須臾。」

《湖海詩傳》卷二二《蒲褐山房詩話》蘊山爲覃溪少卿入室弟子，篤信師說，故宦轍所至，留心著撰。在京口、邗江，遇古蹟，題詠而表彰之。又得秋帆制軍《史籍考》未全之本，補綴成書，凡若干卷。至桂林，作《粵西金石志》，與覃溪《粵東金石志》並行。又招縣丞王尚珏、孝廉方正胡虔等修《廣西通志》，微顯闡幽，搜羅博洽。爲詩不名一家，而詳于詠史，足資後來考證。

《耐冷譚》卷一一南康謝蘇潭中丞（啓昆）圖治餘閒，不廢風雅。官吾浙方伯時，得漢甎八方，因築八甎精舍，聚諸名士酬唱其中。復仿竹垞《經籍考》之例，作《史籍考》。咸熙曾與編校，書未成而擢任去。中丞本熟精史學，其《樹經堂集》外，又著《咏史》詩五百首，皆以七律爲之，隸事賅洽，裁對工妙，尤爲從古詩人所未有。

《詠史詩》《南野堂全集・南野堂筆記》：謝蘇潭中丞著《詠史詩》五百首，囊括史傳，博大精深，家穀人太史序以爲「考古之鏡，饋貧之糧」，足徵信矣！

姚鼐《謝啓昆墓誌銘》公諱啓昆，字蘊山。世居江西南康之蘇步公，後徙居南昌南郭，乃以蘇潭爲自號云。公於乾隆二十五年庚辰科會試中式，次年殿試以朝考第一名選庶吉士，年二十五。乾隆三十一年授編修，既而充國史纂修官，日講起居注官，出爲鎮江府知府，又知揚州府、寧國府，擢授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布政使，調浙江布政使。今上親政，命爲廣西巡撫，凡三載。嘉慶七年六月乙丑終於位，年六十六。公爲知府時，即明決於吏事。所持堅正，上官雖異意而不能奪。屢以善績稱於江淮矣。及爲藩司，其時各省官帑多缺，或公私相貸，閱歷數官，前後援倚，所虧愈多，不可補復。公持身廉潔而智能，究郡縣利病之多寡，立法以其贏絀相補，任使盡其能，操縱當其時。故所莅不數年，無造怨於吏民，而能完久虧之額。他人或欲效公所爲，輒中窒而不能遂。故公爲藩司多美政，而世尤稱公理財爲最善。及至廣西，內治吏民，外撫夷獞。築湘灘之隄以爲民利，民呼曰謝公隄。又嘗興學校，飭營伍，文武皆懷愛之。其卒也，以盛暑步禱雨致疾。上聞甚悼惜，賜金治喪，又詔賜祭葬。其後廣西士民呈於大府，請以公入祀名宦之祠。公自少本以文學名，博聞強識，尤善爲詩。其才宏贍精麗，兼具唐、宋名家之體。所爲《樹經堂集》若干卷、《雜古文》四卷、《西魏書》若干卷、《小學考》若干卷。晚成《廣西通志》若干卷，則士謂公文學、吏治蓋兼存於其中焉。曾祖諱茂偉，祖諱希安，考諱恩薦，皆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娶某縣李夫人，生女。繼娶某縣劉夫人，生子學增，候補主事，先公卒。側室四：盧孺人，生子二：學崇，嘉慶壬戌科進士，庶吉士；學坰，候選府同知。女一。衛孺人，生子學培，候選府同知。管孺人，生女三。高孺人，生女一。公在翰林時，爲乾隆庚寅恩科河南鄉試正考官，辛卯會試同考官，多得賢才。其最者，巡撫會稽陳大文、布政使歷城方昂，以吏績名。而檢討曲阜孔廣森以文學題。其在浙舉孝廉方正，亦多名士。生平重交遊，獎氣類。居廣西，作《懷人詩》數十篇，首其座師大興翁學士方綱，次桐城姚鼐也。遺命

其子必使弗爲墓銘。嘉慶某年月日學崇葬公某所，弗爲銘曰：儒者之風，退然其中。剛果有能，作吏見功。北徇汾洮，南及嶺嶠。沒而民思，生被其曜。惟其多才，文武惟試。講藝賦詩，異於俗吏。帝褒良績，天祐厥家。妥奉椑居，銘幽詔遐。

《湖海詩傳》卷二二　謝啓昆，字蘊山，號蘇潭，南康人。乾隆二十五年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有《樹經堂詩集》。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　謝啓昆，字蘊山，號蘇潭。江西南康人。乾隆辛巳進士，官至廣西巡撫。有《西魏書小學考》、《樹經堂集》、《廣西通志》。姚鼐撰墓誌：「公自少以文學名，傳聞強記，尤善爲詩。」

《清儒學案小傳・謝先生啓昆》　謝啓昆，字蘊山，南康人。乾隆辛巳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出爲鎮江、揚州、寧國知府，歷江南河庫道，浙江按察使，山西、浙江布政使，擢廣西巡撫。博聞強識。早以文學名。及外任，明決吏事，所持堅正，尤善於理財。時各行省多缺帑，調劑郡縣利病，立法以贏絀相補，所莅能完久虧之額。在廣西治民撫猺，築湘灘之隄，以爲民利，民戴之。嘉慶七年卒，年六十六。祀名宦祠。著有《西魏書》、《小學考》、《樹經堂集》、《廣西通志》。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謝啓昆》（存目）

《丁巳夏日謁少游先生祠二首》　《冷廬雜識》卷七：西湖龍井寺，重修於乾隆二十六年。明年仲春，高宗純皇帝敬奉慈輿，省方南服，駐蹕湖濱，旬日之中，翠華四至，親灑宸章三十有一，自來名勝莫之能比。見於《浙江巡撫莊有恭碑記》。余於咸豐元年重九日往游，寺宇全圮，殘碑斷碣，傴仆荒草間，僅存秦淮海祠廡三楹，壁間刊《龍井題名記》及無錫秦小峴侍郎瀛一跋一記、謝蘊山中丞二詩。因恐數年之後，並此亦毀，急錄之以備湖山掌故。《跋》云：「謹按始祖淮海先生，以宋元豐二年至杭州，與龍井僧辨才善，有《龍井記》、《龍井題名記》，並見集中。元豐二年己未，至今乾隆六十年乙卯，閱七百十有七年，而瀛以備兵浙西至龍井。《龍井記》故米襄陽書，今壁間碑石，乃明華亭董文敏仿米書補書者；《龍井題名記》，則尋覓不可得。瀛既屬長洲周瓚敬摹先生像，選工上石，並補錄《龍井題名記》鐫像後，付龍井僧嵌置寺壁。無錫裔孫瀛謹識。」《記》云：「龍井之名何以著？以辨才僧居龍井著也。辨才居龍井何以著？以余淮海遠祖先生爲辨才作《龍井記》著也。先生以紹聖初，嘗由國史院編修出爲杭州通判矣。而其與辨才往還，則在元豐二年。時先生方自淮如越省親，過錢塘，與參寥訪辨才於壽聖院之潮音堂，憩龍井亭，據石酌泉，爲之題名，又爲之記。乾隆乙卯春，瀛監司浙右，過龍井，既嘗摹先生像，並補書《龍井題名記》，鑱諸石，嵌龍井壁間。既而思曰：吾祖文章氣節，與蘇文忠略同，兩公於杭皆有遺跡。今文忠與李鄴侯、白刺史、林處士並祀孤山，稱四賢，而先生則無有祠而祀之者。龍井故先生舊游處，不可以無祀。爰於隙地葺屋三楹，中奉先生栗主，而左則以辨才祔焉。瀛嘗按先生游龍井，與辨才善，旋別去。其後先生倅杭在紹聖初，辨才示寂於元祐八年，是先生再至杭州，辨才已歿。而龍井之名，猶特以先生與辨才而著。聖天子時巡蒞止，親灑翰墨，天文炳煜，照耀山谷，蓋賢哲之流風遠矣。龍井故在風篁嶺上，俗稱老龍井。今龍井距風篁半里許。所謂壽聖院、潮音堂，都不可考。方先生倅杭，即道貶處州，是以無政績可見。今栗主稱杭州通判者，以先生嘗奉有倅杭之命，則從先生官宜也。祠之落成，以嘉慶元年十二月朔日。董其役者：前浙江臨海縣知縣無錫華瑞潢、龍井僧廣浩。浙江杭嘉湖兵備道無錫裔孫秦瀛撰，翰林侍講錢塘後學梁同書書。」

張九鉞

論述

綜論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湘潭張紫峴（九鉞）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樓作歌，人呼「太白後身」。中有數聯云：「乾坤浩蕩日月白，中有斯人容不得。空携駿馬五花裘，調笑風塵二千石。」「自從《大雅》久沉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殺人。」果有青蓮風味。

《羣雅集》卷一一　紫峴詩天矯雄奇，有金翅摩天，神龍戲海之勢。本朝六家之外另樹一幟，真詩壇飛將也。年十三，登采石謫仙樓放歌，仙才逸氣，都人士呼爲「後太白」云。篇什極富，予嘗囑譚箕圃明府求之。尚未郵寄，茲不過片鱗寸爪耳！

《梧門詩話》卷五　施小鐵爲余言，其同年友湘潭張紫峴九鉞七言古今體，灝氣盤礴，大力包舉，【略】五言古今體沈雄超逸，出入李、杜，卓然正宗。惜未見其全集，僅於石遠梅《同音集》、王柳村《羣雅集》中見之。【略】又聞紫峴十三歲登采石謫仙樓作歌，末四語云：「自從《大雅》久沈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煞人。」時人有「後太白」之目。

《海天琴思續録》卷八　解佩悲歌接漢皋，冰壺濯魄滌雄豪。傷心楚客多憂患，詩境江天萬鷺高。（湘潭張陶園九鉞）

戴熙《張九鉞傳》　先生以名家子賦異稟，而一遏科第，再屈縣令，得蓄其沈博瓌麗、瑰奇岸異之才於詩古文，爲乾隆朝一大宗。

鄧顯鶴《張九鉞傳》　君生長名家，羣從兄弟多致通顯，君獨屈於縣令，未竟其才，乃舉其磊落抑塞之氣，一洩於詩。所與唱酬多酒人逸老有志意之士，同時負重名有氣力者或不能致。尤好褒揚節義，闡幽發潛，汲汲如不及。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略】鄧顯鶴曰：「先生名在當世，當世頌其詩，至推爲乾隆朝一大宗。盛矣哉！」余未見先生，而識其諸孫。家栻以所輯年譜屬爲傳，余獨詳其治縣之迹，不欲以文名掩其政事也。世傳先生爲南嶽毗盧洞僧後身，徵之家傳，殆不誣。蓋其來爲有自已。嗚呼！豈偶然哉？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四引《沅湘耆舊集》　先生才名震海内。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爲「太白後身」。乾隆中，西師奏捷，朝廷行郊勞禮。方恪勤公觀承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先生爲賦樂歌大書其上。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當世誦其詩者，至推爲乾隆朝一大宗。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聽松廬詩話》　紫峴先生詩，學太白，而得其眞氣，落想浩然，落筆灑然，如風行空，如雷出地，濡染大筆，洵堪旗鼓中原，非特爲楚之雄也。余覓其全集弗得，今秋寓章門，遇杜少牧秀才，得見鈔本百餘首，亟錄其一二，比諸吉光片羽焉。《登采石謫仙樓放歌》云：「借我峨眉萬古之明月，照我長江萬里之孤舟，醉我樽中千斛之美酒，坐我青天百尺之高樓。危磯冥猿愀愀，怒濤走渚聲奔牛。枯松倒江風颼颼，雙蛾橫掃天門秋。樓前何人擊大鼓，使我聞之淚如雨？任城誰伴狂知章，歷下不逢老杜甫？乾坤浩蕩日月白，世有斯人容不得。空攜駿馬五花裘，調笑風塵二千石。天生鞭撻風騷客，肯上樓船同作賊？黄金唾氣不原功，翻令銜哀夜郎謫。宮袍落拓何處來？磯頭淚灑孤臣杯。開元天子眞知己，七寶方牀安在哉？心懷濟代浮名誤，學佛求仙了世故。死後能令泣鬼神，生前已悔工詞賦。我欲招之騎黄鶴，飛出江湖下衡霍。玉簫金管擁羣鬟，喝月青山銜不落。徑須提挈崔宗之，共捉長鯨拔其角。自從《大雅》久沈淪，獨立寥寥今古春。待公不來我亦去，樓影蕭蕭愁煞人。」

《清朝先正事略・張紫峴先生事略》　既罷職，徧游嵩、洛、偃、鞏間。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於詩。先生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畢制軍沅重其名，迎至節署。集名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先生援筆爲長歌，四坐歎服。

《清史列傳・張九鉞傳》　九鉞才名震一時，詩學太白，而得其眞氣，落想浩然。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爲「太白後身」。乾隆中，西師奏捷，朝廷行郊勞禮，方觀承時總督直隸，築郊勞臺，九鉞爲賦樂歌大書其上。復爲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牌帖千餘紙，一夕立就。詩文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歸田後，畢沅重其名，迎之節署，集名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九鉞援筆爲長歌，四座歎服。

《國朝正雅集》卷二一　吳雲云：「先生之詩騰天潛淵，陽開陰闔，性靈清灑，才氣旁魄，其力無所不到，各體俱極精能，當爲乾隆時一大宗。然邇時吳越間罕有能舉其名者。」

又引《寄心盦詩話》　陶園先生詩得太白奇逸之氣，學少陵沉雄英摯之體，以昌黎、長吉爲緯，自鑄偉詞，獨雄一代。

《晚晴簃詩匯》卷九一　紫峴年十三，登采石磯太白樓賦詩，西師凱還，行郊勞禮。方恪敏督直隸，築臺於郊，紫峴爲賦詩書其上。晚游武昌，畢靈巖大會賓客，紫峴詩先成，並爲時所稱。其爲詩，奇情壯采，沈博絕麗，在乾隆中自是一作手。

《新世說・文學》　張名九鉞，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九年以知縣發江西。既罷官，徧游嵩、洛、偃、鞏，舉生平磊落抑塞之

氣，一洩之於詩，宏博浩瀚，縱其力之所至，而一軌於正。著有《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

湯元珪《六如亭後序》　余出紫峴夫子門下，受知四十餘年矣。嘉慶戊辰抵都門，遇劉蜨園比部，出夫子《六如亭記》，余捧而讀之，曰：「豪而婉，豔而哀，夫子其亦有感而言之耶！」余於音律非解人，然心欽其寶，輒摩挲不置。憶己未，余客粵西，夫子寄余以詩，諄諄期許，至今懸之蓬蓽。壬戌，隨先君應春闈抵京，復得夫子書，猶殷殷冀余至湘潭一晤。余以先君檢討公棄養，大事羈身，不克赴。未幾，而夫子歸道山矣！嗚呼！生事葬祭，弟子之職。余志之，而未克遂之，悲可知也。夫子所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四卷，膾炙人(日)口。此記填詞三十六首，吳下人爭豔之。蜨園手鈔示余，余烏能已於言哉！夫子自署羅浮花農，借物攄懷，長言之，詠歎之，非無所感而言之也。至其詞之淹雅縱橫，色正芒寒，其有關於士女風俗者，蜨園言之備矣！是爲跋。

雲門山樵《六如亭序》　羅浮花農以芳芷騷人作紅梅主吏。青鞾白袷，時過遺履軒前；畫舫筠籃，小住釣魚磯畔。拜德隣堂之祀像，榕榦扶疏；訪大聖墖之孤墳，松濤寂歷。半湖春水，夕照猶香；滿逕落花，白雲不掃。客何爲者？偶然憑弔興歌；僕本恨人，聊以銷愁度曲。原夫五戒尊老，再世轉輪；七宿奎星，前生修果。《華嚴》法界，揮來浩瀚雄文；忍辱劫身，鍊出嶙峋大節。值權姦之攻擊，遂謫宦以遷流。灑落爲懷，怨尤不作；黃仙驅虎，句漏翁迎。彼翺游靈，雀銜花香，嶽女導其延眺。倣六橋之舊事，堤引長虹；築一畝之棲宮，峰高白鶴。倉皇鯨海，書菴民建桃榔；放浪蛇鄉，圖畫士尊笠屐。固一場之春夢，實千古之奇蹤。則有西湖秀媛，蓬洞夙真。二十年巾屨親持，五千里瘴霾共苦。吟時捧硯，墨灑羅衫；醉後憑肩，香翻藍袖。栽茶行荼，相夫子於貧窮；歌扇舞裙，洗侍兒之粉黛。遂以早齡通慧，宿器儲真，授一冊之經函，示十年之準的。繡龕誦典，口出蓮華；綺閣薰檀，身堅貝樹。打蒲團而靜看，玉犬升梯；拋魚磬以逍遙，泥牛轉磨。一乘禪贈，立教撒手縣崖；五跡靈扶，即是騰身覺路。因之感臨行誦偈，亭額六如；合贈句悼文，名傳全集。況乃題梅花之壁，璇錦襄機；挑牡丹之燈，元璚躡舄。僊遊貽跡，知歸第七洞天；詞客有靈，悟徹大千世界。所當選聲樂府，用以增韻藝林。此《六如亭記》所由作也。時則吳門寄旅，邗水浮蹤，悲宋玉之秋心，凋安仁之華髩。蕭蕭風雨，水閣孤燈；渺渺夢魂，青山紅粉。觸英雄兒女之事，爲勞人遷客之音，套成南北宮詞，意證摩訶釋典。醉後拓殘金戟，狂來擊碎唾壺。固久豔吐笙唇，芬流箏手矣。復以女紅餘志，釣客叢譚，述龍嶠之奇貞，紀鵝城之逸傳。眼空當代，獨傾西蜀文人；志守孤閨，願作扶風侍婢。骨有三分俠，許增光明；情餘一片癡，聽吟贊歎。梨花命薄，痛圍箋撰杖之難諧；卷草心堅，棄斷粉零脂而不惜。情鍾我輩，何妨江上哀詞？身殉才郎，又獲人間知己。豈止芙蓉城主，收此瑤英？定教金碧壇僊，從他妙想。真可合成全璧，譜作聯珠者也。於是組織隨心，淋漓合拍；排比三十六齣，出入一十七家。跌宕於白、王、關、馬之間，含咀於周、柳、史、姜之外。寓深忱爲綺語，事有勸懲；了公案於禪門，累求解脫。爨演既整齊變化，賓白亦華藻鏗鏘。繡服騎麟，望茫茫而下降；花冠跨蝶，翩姍姍其來遲。極妍詞麗句之長，掃孽豔惡魔之陋，直欲趾趨玉茗，肩拍稗畦矣！(不佞)緣交瓔珞，講奉犍椎。尋杖履於夷門，仍許論文對雪；訪山河於魏國，相隨把酒臨風。偶緡篋衍旁儲，獲覩金荃妙製，怡然心醉，黯矣魂銷。書之玳瑁之箋，浣以菩提之汁，粗加評騭，略發指歸。庶知騷雅緒餘，無施不可；詩詞降格，異調同工。老鶴長鳴，百喧俱寂；天龍一指，萬籟皆喑。嗟乎！恨地誰移？漏天難補。杯蛇弓壁，悉是迷離；巾兔草車，原非涫潏。以文章爲游戲，化筆墨爲煙雲。菩薩開拳，立撥虛靈之境；金剛努目，頓歸歡喜之園。情生文，文生情，傷心人別有懷抱；色即空，空即色，參偈者作如是觀。

劉衡《六如亭題詞》　羅浮山下證前因，說法如來偶現身。瘴海蠻鄉都歷盡，千秋猶自泣孤臣。　勘破《金剛般若經》，梅花香裏夢魂醒。只今剩有西湖月，照徹琳宮一墖青。　閨中才女更憐才，不數溫家玉鏡臺。明月有因花有種，香魂長合伴蓬萊。　爲譜新詞舊恨濃，傷心人已署花農。三生共是參禪侶，占盡名山幾萬重？

分　論

《登采石謫仙樓》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六：湘潭張紫峴大令(九鉞)，乾隆舉人，著有詩集。張南山曾見鈔本，採其《登采石謫仙樓》七古入《聽松廬詩話》，超超空行，自不及仲則一作，而瓣香所在，同出李生。并錄於此以參

觀焉！

《昆明懷古》《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四引《聽松廬詩話》：子淵九原可作，使見此詩，當曰不圖千載後，得此知己。

《陵川述古》《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四引《聽松廬詩話》：陶園《陵川述古》七律八首，畢秋帆尚書(沅)跋云：「剴切詳明，包括史事，又合地形兵法，成此奇作。吾願守茲土者，書一通以置座右。惜此集隘，不能盡登。摘錄一首，俾觀者得其崖略焉！」

傳記

乾隆《南昌縣志》卷一四　湘潭人，進士，乾隆三十二年知縣。

嘉慶《湖南通志》卷一四一　字度西，號紫峴，垣子。生有慧業。七歲隨垣游毗盧洞寺，寺僧異之，曰：「郎君貌何類吾師之甚！」隨出句屬對，曰：「心通白藕。」九鉞應聲曰：「舌誦青蓮。」僧大駭，言其師圓寂時留此偶句，云：「後有胎合者，即其後身。」因鳴鐘聚徒，相與膜拜。年十二爲諸生，以神童稱。年十三，登采石太白樓賦詩，人稱「李白再世」。乾隆辛酉，以選拔貢成均，充教習，名動公卿間。壬午舉順天鄉試，尋出知峽江縣，調南豐、南昌，俱有聲。丁母憂，服闋再補海陽縣，坐詿誤去職。遊嵩、梁、鞏、洛間，詩益雄奇渾古。晚歸。總督畢沅重其才，迎至節署，集名流爲蘇軾生日修祀作詩。酒再巡，九鉞援筆爲長歌，四座嘆服。因薦主昭潭書院講席十餘年，游其門者多所成就。年八十三卒。

《道光大清一統志・長沙府》四　湘潭人，乾隆壬午舉人。知峽江，旋調南豐、南昌，俱有政聲，後因公降職。遊嵩、洛間，詩文益雄奇渾古。總督畢沅雅重之，主昭潭講席，遊其門者多所成就。著有《陶園文集》、《詩集》等書行世。

戴熙《張九鉞傳》　紫峴先生張九鉞，字度西，湖南湘潭人。高祖次朗，當明季流寇起，築朝王城，練鄉兵守之，尋抗張獻忠不克，死。曾祖熹宦，以武昌參將從明督師何騰蛟於長沙，招降李自成餘黨劉體仁等，敗獻忠衡永界，積勳至都督同知軍事、武岡總兵，督師殉節。公奉屍瘞湘潭，守十七年，卒。其嗣祖文炳，文登令，著《鄰嶽堂詩集》二十卷。父垣，河西令。河西禱嗣南嶽，誕先生。先生神於童，七歲能詩文。九歲通經史。十三歲從兄北遊，登采石磯謫仙樓，賦長歌，豪宕奇逸，人莫測之。大江南北，老師宿儒，名公鉅卿，得先生手製，輒咋舌稱天才，莫能瑕疵。自十二歲入縣學，至四十三僅拔貢成均，考教習。中順天鄉試副榜及舉人，登會試明通榜，終以官學教習出令縣。先生又循於吏，攝江西南豐，值歲歉，請糶，故事大縣倉十糶三，先生五，大吏以爲病，先生曰：「民與官孰重？」卒糶，活萬餘人。會邑耆亦購米至，倉米得不耗。調南昌，捐秩濬塘，捍江隄斗門，以十二利九便，請復宋豫章溝，城內外賴以無水患。母憂去官，復起歷廣東保昌、海陽。保昌有蠹民希大吏旨者，先生繩以法，同官咸危，先生自若也。已而調海陽，竟牽盜案落職。官既罷，貧不能自存，橐筆游嵩、洛、偃、鞏間，人爭致之。歸主講席，湘潭科名猝盛。先生遂名於師，然而老矣。卒年八十三。葬楓林港。晚號紫峴，故學者多稱焉。

鄧顯鶴《張九鉞傳》　君諱九鉞，字度西，湖南湘潭縣人。先世居襄陽。曾祖熹宦由都司從明督師何公騰蛟於長沙，積勳至左都督同知，督師殉節。都督公收其屍，藁葬湘潭，誓守不去，遂爲湘潭人。祖文炳，文登縣知縣。父垣，河西縣知縣。河西無子，禱於南嶽而生君。君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九歲通十三經及《史》、《鑑》大略。十二歲補弟子員。乾隆六年，君年二十有一，以選拔貢太學，廷試第一，留監肄業，旋考補正紅旗官學教習，期滿，乞假歸。二十二年，復入都。二十五年，中順天鄉試副榜第一。二十七年，中順天鄉試舉人。明年會試，主者得卷甚喜，決爲君，爲忌者所擯置明通榜。蓋自是而君年亦逾強仕矣。君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太白後身」。坐監時，試輒雄其曹。當君之乞假歸，再入都也，值西師奏捷，朝廷行郊勞禮，方恪敏公觀承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君爲賦樂歌大書其上。復爲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牓帖千餘紙，一日夕立就。才名震動，知貢舉者爭欲得君，而卒不遇。二十九年冬，乃以教習循資得知縣，揀發江西。初攝南豐縣，補峽江縣，調南昌縣，以母艱去官。服闋，揀發廣東，歷始興、保昌、海陽三縣，復以河西君憂去。四十四年，海陽盜案起，鐫級，君在海陽實不滿四月也。君既爲縣令，議者多惜君，君怒然曰：「令敢易言哉！」則日夕講求農田、水利、學校、荒政。攝南豐時，歲歉，君請平糶，饑民待命者

萬餘人，部例大縣存七糴三，君驟半之，上官嚴檄切責，幕僚以爲病，君曰：「積貯，民命也。吾能墨守舊例，坐視民餓死耶？」倉米絀，則勸邑紳耆捐助，牒買鄰境米糶，至萬餘人無一餒者。南昌西北濱彭蠡洲渚，民築圩爲田。三十二年，秋潦衝決傷稼，君請賑，親履勘散給，旬稽綜覈，晝夜駐圩上凡六閱月。動帑十二萬四百有奇，圩長、隸胥無毫髮侵隱。邑人建生祠。豫章諸水循城而下，勢甚急潦，則衝齧爲患，城內有湖，恆氾濫，唐觀察使韋丹築捍江隄，疏爲斗門，派湖入江，置閘啓閉，以洩內外水，曰「十門九津」。宋時開爲長溝，甃以甎，名曰「豫章溝」。勝國甯藩，侵占民地爲苑囿，溝盡塞，後遂爲豪猾所踞，水患益鉅。君屢請疏濬。新城陳君守訓願捐私財修復，君喜曰：「此百世利也。」而豪猾輩惡其不便於己，百口阻撓，當事幾搖動，君以十二利九便議抗爭於行臺省，卒賴其力，成鉅工。君爲政持大體，不瑣屑操切。而遇事剛決，人無敢干。在保昌時，有希大使旨爲民蠹者，君擒治之，同官惴惴，爲君危，卒亦無如君何。君屢任劇縣，暇則與學官弟子講求小學經義，成就甚多。前後俱以禮去官，所得廉奉，皆以濟三族貧乏。既以海陽案牽連落職，無以爲家，徧遊嵩、洛、偃、鞏間。晚歸湘潭，以教授終，年八十有三。【略】君以先世居襄陽，嘗言死後當葬我於峴山之麓，故自號紫峴。紫峴之名最著，天下士識與不識，皆稱紫峴先生云。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四　張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舉人。歷官江西、廣東知縣。有《陶園詩集》。

又引《沅湘耆舊集》　先生歷官江西南豐、峽江、南昌，廣東始興、保昌、海陽知縣，以艱去。尋以海陽案牽連，落職。遍遊嵩、洛、偃、鞏間。晚歸湘潭，主昭潭講席，久之乃卒。先生有異稟，七歲能詩，九歲通十三經及《史》、《鑑》大略。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充乾隆辛酉拔貢生，廷試第一。留監肄業，考補正紅旗官學教習。既舉京兆，屢阨禮部試。久之，教習期滿，得縣令。所至有治聲。

同治《峽江縣志》卷六　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壬午舉人。乾隆三十年七月任知縣，三十二年調署南昌。

《清朝先正事略·張紫峴先生事略》（存目）

光緒《湘潭縣志》卷七八　字度西，□□進士。發江西，補峽江知縣，調南昌，升蓮花同知。母喪，服闋，改發廣東知縣，補保昌，調海陽。父喪歸。俄坐海陽捕盜不力，降級調用。尋復原官，遂不復仕。九鉞年十三，則與父同試府、縣，有才名。從垣遊采石，作《太白樓》詩。袁枚嘆曰：「謫仙人也。」遂以詩鳴江南，屈其耆宿。乾隆六年，選拔貢生至京師，譽滿朝官中。所治一以文教爲化，院司皆知其名，降階禮之。雖久滯一令，未嘗自以爲吏，吟嘯諧談，灑然自得。晚過武昌，畢沅爲總督，大會賓客，飲酒賦詩，九鉞豪情高詠，四坐稱嘆。湖南自前明王夫之以詞賦名家，身名未顯；陳鵬年詩爲人掩，不甚稱其篇什；至九鉞獨以詩名天下，推爲湖外一人，四方嚮慕，爭求其《陶園集》。乾、嘉之際莫有其比。

《清史列傳·張九鉞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婕園居士《六如亭序》　先生諱九鉞，字度西，以詩古文辭負海內重望五十年，兼工小令、長調。晚年旅食四方，哀感悵觸，輒作南北宮詞以排悶。【略】先生宰梅嶠時，自署紅梅花長；量移嶺東，又署羅浮花農。嘗寓吳門，爲歌師製《虎邱四時景》（新水令）南北宮詞一套，至今盛傳吳下。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引《聽松廬文鈔》　紫峴初宰峽江，繼調南昌。遇水災力請普賑，水際積骸纍纍，捐廉購棺瘞之。豫章溝渠淤塞，力請開通，於是二十里長渠復其舊。三湖積潦得以疏通，居民德之。

《新世說·文學》　張度西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得名最早。年十三，登采石磯，賦長歌，人呼「太白後身」。其再入都也，值西師凱旋，朝廷行郊勞禮。方問亭總督畿輔，築郊勞臺，公爲賦鐃歌，大書其上。復爲良鄉居民賈戶作凱旋榜帖千餘紙，一夕立就。晚年養痾鄉里，湖廣總督畢秋颿迎至節署，集名流爲東坡生日修祀，酒再巡，公援筆爲長歌，四座嗟賞。（張名九鉞，湖南湘潭人。乾隆二十七年舉順天鄉試，二十九年以知縣發江西。既罷官，遍游嵩、洛、偃、鞏，舉生平磊落抑塞之氣，一洩之於詩，宏博浩瀚，縱其力

之所至而一軌於正。著有《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

作品本事

《羊報行》《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四引《松軒隨筆》：陶園有《羊報詩》。以大羊空其腹，密縫浸以蓼油，選卒縛羊背，緣溜飛報河汛，卽元世祖革囊法。

《題硐東畫墨蘭》《隨園詩話補遺》卷六：湘潭張紫峴，老詩人也，于硐東爲前輩，仿其體，題渠所畫墨蘭云：「公孫大娘舞劍器，顚旭得之爲草書。東硐東兼二妙，寫作幽蘭圖。縱橫豈有形與模？天工人巧相與俱。湘妃愁春隔烟水，古雲念雨一千里。《霓裳》玉珮慵斜倚，來降紙窗素瓷裏。對之微笑忽通靈，澹無言說天純青。心苞意萼謝俗墨，九畹闢盡畦與町。我欲置之九嶷峰巔四千丈，不可采兮但遙望。」

《臨終詩》《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四引《湘潭縣志》：九鉞父垣，禱於南嶽而生九鉞。七齡時，攜之遊毘盧洞寺，僧異之，曰：「郎君貌何類吾師之甚也？」因出句屬對曰：「心通白藕。」九鉞應聲曰：「舌湧青蓮。」僧大駭，鳴鐘聚徒膜拜曰：「先師圓寂時，留此偶句云，後有對者卽我後身。今郎君前生非吾師而何？」後九鉞老且病。一日，其子世津自外入，見其父戴僧帽飄然而去，追之不及。亟入省，九鉞伏枕如故，惟口吟云：「擔柴運米百無能，自讀《楞嚴》自翦燈。夜半萬緣鐘打盡，前身南嶽一枯僧。」遂卒。

著録

戴熙《張九鉞傳》同時挾鉛槧、拾青紫或湮其姓名，而先生著述久益顯，亦奇於遇哉。所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依永集》八卷、《詩餘》二卷、《六如亭院本》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永甯志》、《晉南隨筆》，俱刊行。又《山川考略》二卷、《南窯筆記》二卷、《得匏軒隨筆》一卷、逸詩三百餘，今藏其從孫家栻家，爲《陶園外集》云。（按：張公又著有《苕華詩話》、《秋蓬詞》。）

鄧顯鶴《張九鉞傳》所著有《陶園文集》八卷、《陶園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六如亭院本》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鞏縣志》、《永甯志》、《晉南隨筆》若干卷，俱刊行。《山川考略》、《南窯筆記》、《得匏軒隨筆》，鈔本，卷數無考，未見。

《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三《張紫峴先生事略》著《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鞏縣志》、《永甯志》、《晉南隨筆》若干卷，俱刊行。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陶園文集》八卷，詩二十四卷、詞二卷，張九鉞撰。九鉞字度西，號紫峴，湖南湘潭人，乾隆壬午舉人，廣東海陽縣知縣。

《清史列傳・張九鉞傳》著有《陶園文集》八卷、《詩集》二卷、《詩餘》二卷、《歷代詩話》四卷、《峽江志》、《偃師志》、《永甯志》、《鞏縣志》、《晉南隨筆》。

光緒《湘潭縣志・藝文志》《峽江縣志》、《東鹿縣志》、《偃師縣志》、《永寧縣志》、《鞏縣志》、《禘祫評說》、《晉南隨筆》一卷、《得瓠軒隨筆》、《南窯筆記》、《歷代詩話》、《苕華雜說》、《紫峴山人賦》一卷、《紫峴山人詩集》二十六卷、《文集》十二卷、《外集》八卷、《秋蓬詞》二卷、《山川考略》一卷。

吴省欽

《湖海詩傳》卷二九吴省欽，字充之，號白華。南匯人。乾隆二十二年召試，賜内閣中書。二十八年成進士，官至左都御史。有《白華詩鈔》。

又《蒲褐山房詩話》白華著撰，精心果力，不屑蹈襲前人。少日與趙損之、張少華同學漁洋、竹垞，既而别開蹊徑，句必堅凝，意歸清峻。入詞垣，大考翰林第一，由是衡文荆楚以及西川。遇山厲水刻處，輒以五七字寫之。或以東野、長江爲比，未盡然也。散體文于唐似孫樵、劉蛻，于宋似穆修、柳開，亦復戛然自異。

《國朝正雅集》卷二二引《松江詩鈔》白華散文堅卓古勁，如唐之孫樵、

劉蛻，宋之柳開、穆修。其詩初猶以漁洋、竹垞爲宗，後則警闢堅挺，直與川、楚之山雄水猛相抗，洵爲傑構。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二應曾誇供奉才，老翁七十豈童騃。解嘲自比鄱陽謔，失足回頭亦可哀。（吴白華序其弟泉之集，謂唐人有二應體：應試、應制也。白華《歸田詩》有「鄱陽暴謔坐失官」之句，即指其薦王曇事。）

《贈湯緯堂詩》 《國朝正雅集》卷二二引湯大奎《炙硯瑣談》：白華學有根柢，兼擅詩筆。嘗贈余詩云：【略】。標格冲淡，「漁網」句有聲畫也。

《七律一首爲蔚文作》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蔚文，號樗亭，年十七舉翻譯科，官中書。雍正九年入直樞垣，應陽城馬周科，改御史，屢上封章，銳於報國。乾隆四年由通政使左官郡守。去吴之日，（王）次山爲撰去思碑，且贈序，旌其治行。後以靖逆將軍拜屬鏤之賜。吴白華詩云：【略】，爲蔚文作也。

《大考擢侍讀》 《清朝野史大觀》：吴省欽入不足論，其《選館》、《授職》、《擢侍讀恭紀》諸詩，頗足考見當日詞林規制，爰併其自注錄之。

《皇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白華前稿》 六十卷，《後稿》四十卷，吴省欽撰。

彭元瑞

論述

《湖海詩傳》卷二〇《蒲褐山房詩話》 文勤少年敏慧，早直西清，應奉文字，婉麗清新，往往出人意表，所進無不被蒙奬賞者。而恭跋御製全韻詩乃集千字文爲之。又撰乾清宫前燈詞駢體尤佳，上賜以貂裘、端硯，中外榮之，故恩眷終不替。嘗輯《宋人四六》□□卷，更爲藝林傳誦。

《晷雅集》卷七 文勤穎悟超倫，與紀文達同有才人之目。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注史金門待補完，恩餘經進稿分刊。燈聯儷語人傳誦，獺祭鯨呿較孰難？（彭文勤注《五代史》有「方知史事鯨呿廣，不似詩家獺祭尋」之句。）

《鄉詩摭譚正集》卷一〇 文勤初有《潛源詩鈔》，詩體不名一格。入館以後，供奉文字，而職業萃精於駢儷，文體一變矣。然根茂實遂，不苟爲炳烺經進。稿中微特四六莊雅典則，間作散體考論文字，亦復厚重不佻。固應代文豪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引《松軒隨筆》 讀彭文勤公經進稿，其中多屬對工整、典重渾成者。偶錄數則於後，亦可爲初學開拓心胸之助。【略】通觀全稿，蓋得力于宋四六爲多。

《清朝先正事略》卷一七 所作應奉文字，婉麗清新，蒙奬賚不次。而恭跋高宗御製全韻詩，乃集千字文爲之。又撰乾清宫前燈詞駢語尤奇麗，上賜以貂裘、端硯，中外榮之。

《晚晴簃詩匯》卷八八 文勤才思敏捷，久直南齋應奉。文字婉麗清新，高宗日必有詩，羣臣賡和，多斆其體格。文勤往往澤以華藻。每有奏進，未嘗不稱善也。

《糧艘》 《雪橋詩話》卷三：此僅論漕船一事耳。而包蘊宏深，瞻言百里。惜庚子以來，謀國者不解斯義，銳意興革，日不暇給，信無當之游言，壞可久之成法。衣珠乞食，蓄藥成毒，馴致魚爛瓦解而不可收拾。三復斯篇，益見前人之不可及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 彭公元瑞，字掌仍，號雲楣。南昌人。乾隆丁丑進士，官至工部尚書。早直西清，應奉文字婉麗清新，往往出人意表。所選宋人四六，爲時傳誦。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謚文勤。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七 彭元瑞，字掌仍，號雲楣。江西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至協辦大學士，謚文勤。有《恩餘堂稿》。

《清朝先正事略・曹文恪公事略》附　彭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由編修入直南書房。歷官至工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贈太子太保。賜謚文勤。公天才敏贍，與紀文達公同有才人之目。早直西清。疊司文柄。【略】雖爲和珅所齮，而恩眷始終不替。尤可想其風節云：【略】子邦疇，官侍讀學士。

《皇清書史》卷一九　彭元瑞，字輯五，一字掌仍，號雲楣，別號身雲居士。南昌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至工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謚文勤。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一引「國史館本傳」　彭元瑞，江西南昌人。父廷誥，康熙癸巳恩科副榜貢生，星子縣教諭。本生父廷訓，康熙丙戌科進士，由編修擢贊善，入直南書房。元瑞以乾隆十八年舉於鄉。二十二年中式進士，改庶吉士。二十三年，丁母憂。二十六年，服闋。二十八年散館授編修，充武英殿提調。三十二年，入直懋勤殿，命寫經爲孝聖憲皇后祝釐。三十三年四月，廷試翰林詹事等官，特旨免考。尋奉諭曰：「中允曹文埴，編修彭元瑞、沈初、董誥學問俱優，因內廷有承辦事件，考試翰詹，降旨停免，未得與諸臣一體升轉。著加恩各加一級。」九月，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遷侍講。【略】三十六年五月，擢詹事府少詹事；六月入直南書房，旋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九月奉命提督江蘇學政。【略】三十八年十月，遷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三十九年，受代回京，署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四十年三月，充三通館副總裁；四月充殿試讀卷官；旋丁本生母憂。四十一年，服闋，署工部左侍郎。四十二年，充浙江鄉試正考官，尋奉視學浙江之命。【略】四十四年二月，授戶部左侍郎。四十五年，上南巡，【略】命隨至江南閱召試卷；三月調江蘇學政。明年【略】各省學政受代，奉旨仍留江蘇學政任。四十七年四月，調吏部右侍郎。四十八年五月，調兵部右侍郎；十月回京充國史館、四庫全書館副總裁。四十九年正月，調吏部右侍郎；十一月充經筵講官。【略】五十一年正月，擢禮部尚書，舊無以新銜請封之例，茲奉特旨予一品封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五十二年正月，調兵部尚書，充武英殿、三通館總裁；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十三年二月，賜紫禁城騎馬。五十四年二月，京察屆期，奉上諭：「尚書彭元瑞夙夜宣勤，著交部議叙。」尋議加一級；三月，調吏部尚書，管理國子監；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教習庶吉士；十二月，賜第於宣武門內。五十五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教習庶吉士；【略】十一月，加太子少保；十二月，奉上諭：「吏部尚書彭元瑞供職內廷，勤勞夙夜，學問優長。本日朕至甯壽宮，見其所製鐙聯，莊雅典切，見在詞臣無出其右者。協辦大學士員缺，久未簡用有人，彭元瑞著加恩協辦大學士，尚其益勵操修，勉勤職業，以副朕造就成全至意。」五十六年四月，以從子良弊爲其子頂冒吏員職名事覺，未將容隱之處據實檢舉，經御史初彭齡劾奏，部議奪職。奉旨：「彭元瑞辜負朕恩，徇情容隱，本應按例懲辦，念其學問素優，堪任編纂書籍之事，姑免其全行斥退，著革去太子少保、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仍加恩降授侍郎、南書房行走，予以自新，而觀後效。」尋補禮部侍郎；十月，遷工部尚書，仍賜紫禁城騎馬。十二月，以太學石刻十三經暨石鼓文，命充副總裁。五十七年十月，授翰林院掌院學士，充經筵日講起居注官。五十八年五月，教習庶吉士。五十九年九月，石經告成，恭編《考文提要》十三卷，得旨褒獎。晉太子少保，賜賚有加。旋充文淵閣領閣事。【略】六十年五月，教習庶吉士；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略】嘉慶元年【略】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教習庶吉士；十一月，充武會試總裁。二年命管理詹事府。四年正月，高宗純皇帝龍馭上賓，奉旨總理喪儀；四月命充《高宗純皇帝實錄》副總裁，專司編纂；九月，高宗純皇帝奉安禮成，奉上諭：「工部尚書彭元瑞，敬擬祝文，措詞得當，著晉太子太保。」嗣因長子翼蒙官江南鹽巡道緣事被劾，自以不能教訓，疏請議處，上宥之。五年四月，充實錄館正總裁。初，元瑞與翰林院掌院學士那彥成，保舉編修繆晉堪勝道府，上以繆晉爲平陽府知府，至是以贓削職遣戍，元瑞等濫舉匪人，部議鐫二級，得旨削加二級，免其降調。六年二月，京察屆期，奉上諭：「尚書彭元瑞恭辦《高宗純皇帝實錄》，盡心編纂，著交部議叙，尋議加一級；三月，充會試總裁。七年四月，充殿試讀卷官；五月，教習庶吉士；七月，管理御書處，充會典館總裁；十二月，奉上諭：「翰林院掌院學士例應滿員在前，見在彭元瑞以尚書兼充，英和係屬侍郎，其班次在彭元瑞之後。嗣後衙門一切應奏事件，彭元瑞著列銜在英和之前。遇有引見人員，專著英和帶領。彭元瑞年逾七十，兼有骸疾，著不必帶領。」會川、楚邪匪蕩平論功，上以元瑞雖未入直樞廷，亦能留心軍務，每有敷陳，命交部議叙，尋議軍功加一級，旋以實錄館奏請議叙，聲明總裁、總纂不敢仰邀叙錄，奉旨：「尚書彭元瑞專

勘稿本，尤爲出力，此次卽著交部議叙。元瑞以旬日之間疊被恩命，具疏懇辭，得旨俞允。八年正月，以疾請解職，溫諭慰留。至六月，始得請開缺，仍留充實錄館總裁，食尚書俸。九月，疾益劇，牛載以來仰蒙眷念，命軍機大臣遣章京往視者三，命侍衛同太醫往視者二。至是復命軍機大臣遣章京汪彥博往詢所服藥餌及病增減狀，猶口授子翼、蒙等繕摺奏謝。逾時卒。

又引趙敬襄《小傳》 公諱元瑞，字掌仍，一字雲楣。南昌人。父贊善公，贈光祿大夫，諱廷訓，康熙丙戌進士，直內廷。公幼孤，所生母繆太夫人辛勤鞠育。既長，盡通經傳百家之書。乾隆癸酉選拔貢生本科舉人。乙亥考授國子監學正學錄。丁丑成進士。由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累官協辦大學士、工部尚書。嘉慶癸亥卒，年七十三。謚文勤。公壯歲受主知，司天下文章之柄，爲學者所宗踰四十年。供奉南書房，恩遇之盛，無與倫比。有所進，輒蒙獎賚，或丹毫點定。每京察必居一等。任乾隆辛卯江南正考官、江蘇學政。丁酉浙江正考官，亦留爲學政。任滿仍改江蘇。丙午、乙卯順天鄉試正考官，教習。己酉、庚戌、癸丑、乙卯，嘉慶丙辰、壬戌，六科庶吉士。辛酉會試正考官。其在浙江鄉闈首場卷幾盈萬，公竭二十晝夜之力，一晝夜披閱五百卷，卷各有評，少一二字，多或數十字，悉舉其人常時作文之利病、友朋所切磋而未能改者指出之。榜發，兩浙之士譁然頌，亦帖然服。江南、順天卷尤多，凡萬餘卷，各有評，皆中肯綮。及會試，亦如之。公莅事精審，以直南書房，故不能至部，而公事無所闕然。竊謂公之明於取士，所以上報主知。國家三歲一舉行直省試，又閒遇覃恩之歲，士之覓舉者十餘萬，登名於禮部僅千餘人。使典試盡如公，士知無可倖獲，必爭自淬磨於學。夫士者，四民之首。士勤於業，而閭閻其有不靖、風俗其有不醇者與？【略】公三子：長翼，蒙、洎，次子之子邦畯、邦疇皆由庶吉士起家。彭氏自光祿公而下，官翰林者凡七人。

紀事

《恩福堂筆記》卷上 嘉慶丙辰，聖製《新正千叟宴畢仍茶宴廷臣於重華宮得詩二首》一韻，韻用麻部，詩內押嗟字，咸以爲難。彭文勤公先脫稿，時和珅倩人代作，和嗟字意不愜，屬公爲改正，公易以「帝典王謨三曰若，騶虞麟趾兩吁嗟」二語。和珅素與公不協，是日亦爲嘆服。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一引「國史館本傳」 三十五年恭遇上六旬萬壽，進《萬福集成讚》十章，用唐懷仁所輯《聖教序》、晉王羲之書排次成文，上嘉之，命以內府所藏宋搨本摹勒，頒賜內外臣工。

又 四十三年十月，頒賜聖製全韻詩，元瑞排集梁周興嗣《千字文》恭跋，御書獎諭曰：「向爲全韻，不過欲補黃綾本篇葉，卿所知也。然頗謂無能重搆者。今見排《千字文》之疏，所爲急則智生，咄咄逼人，以中多頌言，故不復書。今賜古研、御墨並貂裘，以旌異想逸材。」

又 四十五年【略】八月恭遇上七旬萬壽，御刻「古稀天子之寶」，獻《古稀頌》，蒙恩賞賚。其明年，聖製《古稀說》勒石，命以頌附於後。

又 五十年正月，詔開千叟宴，元瑞年五十五，亦叨宴賞，如一品例，撰進《千叟宴樂章》，命工歌之。尋奉敕撰擬甯壽宮、皇極殿鐘聯，稱旨。聖製詩曰：「凡事曾聞豫立銓，嘉稱元瑞製鐘聯。東西次序南而北，左右分明後與前。神以通靈氣以運，六爲之儷四爲駢。雙撐寶柱輝皇極，虔祝天恩待八年。」越十年，重荷御題詩云：「八柱燈聯元瑞彭，豫教琢句十年成。東西南北方隅列，左右後前次第呈。詰武敷文勤實政，撫遐惠近戒虛名。恐難符願竟如願，頌以爲規燭照明。」元瑞以是年正月丙辰詔舉千叟宴，越月丁亥辟雍告成，釋奠講學，越月辛亥親耕耤田，一時而三大禮行焉！進《三大禮賦》。

又 八月，恭遇上八旬萬壽，敬集聖製詩爲《萬壽衢歌》三百首，偕工部侍郎臣鄒奕孝塡註宮譜奏進，得旨優獎，詔於聖節日自圓明園入宮樂工歌以導駕，又以是年歲陽在庚，進《八庚全韻詩冊》，上親加裁定，賜題曰：「羣臣所進萬壽詩詞，自當以彭元瑞此冊爲巨擘，愛其用意巧而不纖，文正而胥實，因自首聯讀至末，惜其尾聯平仄不諧，蓋長律格調所最重也。」翌日，召見元瑞，言及之實，亦驚惶無措。予當下恍然有悟，庚韻一百八十有九字，讀至尾聯自當不諧首句，因卽口占，將尾聯上句之庚，移爲首句用韻，去一聯，將末句諧平仄，卽爲全璧。此實西清佳話，不可不紀。因命董誥書冊後，元瑞踧踖感服，重繕一冊，恭附跋語云：「自古人臣以文章受知者，若楊徽之之選十聯、柳公權之賡一韻，卽已詫爲殊榮，傳諸詩話，從未有臣下之詩仰

邀天章筆削者。不材之木，霑滴露而向榮；在礦之金，入紅鑪而成器。臣以樗昧，仰邀誨育，有言偶獲，一知半解，皆由牖迪之恩，三生多幸。君以作師執經請業，正未有艾，所爲服膺者眞服，而心悅者眞悅也。謹重繕一通，附識末簡，以彰詩教，以寫感銘。」又敬集聖製文爲《聖德頌》，均蒙寵錫。

又　上以廓爾喀歸降，武功告蔵，計自初定金川，至是而十，御刻「十全老人之寶」，聖製記。元瑞推廣聖意，恭集聖製詩爲《十全詩》十章，恭跋進呈。茲恭輯聖製詩文，凡係武功，爲《聖製詩文十全集表》進之。

又　（六十年）敬排御極六十年紓蠲賑貸御製詩章，纂爲《孚惠全書》六十四冊，具表進呈，蒙恩優賚。

又　嘉慶元年授受禮成，太上皇帝御皇極殿，舉千叟宴，元瑞恭預耆筵，敬集聖製詩爲《衍聖製千叟宴詩》八章，並進《千叟宴樂章》。

《題法時帆嗣母韓夫人雁字詩卷四首》《雪橋詩話》卷九：法時帆自幼嗣其伯父圓明園庫掌和順，嗣母韓太淑人，靜存先生錦之女，高文定公之自出。十三通經史，喜讀宋五子書。時帆七歲，教識字，誦陶詩。祖平安，官員外郎，以乾隆十九年罷官，家業中落，移居海淀。梧門九歲，掌庫捐館，無力延師，韓太淑人以教讀自任。稍長，條誡甚密，應試詩文，必手爲評隲。中年，喜靜坐，自號端靜閒人。三十九年春，患肺疾，以積勞不起。喜爲詩，不自收拾，所存者，《雁字》七律詩三十首，《詠盆松》七言絕句一首。

著録

趙敬襄《彭元瑞小傳》公所著書，經進文稾外，曰《考文提要》，奉敕所作，集南宋以來諸家校勘十三經之大成。曰《知聖道齋跋尾》，跋家藏書籍多所考證。曰《培英集》，爲試體詩賦；自取士增八韻詩，能文之士多窮極工巧，論者謂爲公所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曰《策問》，爲公任學使時，科試錄遺考貢之作，所問皆目前事，然皆自有策問來所未經繹思，學者由其問目，加意討尋，可以爲格致之助。又有《宋四六選》，又《補註五代史》，用功最多，未刊行。

《清朝先正事略・曹文恪公事略》附　著有《恩餘堂稾》、《選宋人四六》，藝林爭傳誦焉！

藝文

趙翼《彭芸楣尚書輓詩》同試鑾坡賦獨工，（癸未散館，公第一，余次之。）清班揚歷到司空。帝將李嶠稱才子，（公以文學受知先帝，有「才子」之稱。）人忘元稹（平聲）作相公。服藥地黃頭早白，（年未五十，鬢髮全白。）校書天祿燭常紅。（各館修書皆爲總裁。）京華文戰江城讌，猶憶光芒夜吐虹。（散館前，與公會課數十次。公視學江南，余里居，過從尤密。）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三一引「國史館本傳」四十五年，上南巡，賜詩曰：「江南兩名士，汝今爲貳卿。是因敦實行，非特取虛聲。司此盛文處，要當明道衡。學修民自化，匪所重詞英。」

朱　彭

《湖海詩傳》卷三八　朱彭，字亦錢，號青湖，錢塘人，諸生。有《抱山堂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西泠自金江聲、厲樊榭、杭堇浦、汪槐塘諸公後，大雅將淪。青湖獨承其後，以詩法指示騷壇，故二三十年來，從遊甚衆。每言浙江明季多學鍾、譚，漸乖於正。自雲間陳卧子先生司李山陰，差知復古。後如西泠十子，皆奉司李之餘緒。西河毛氏，幼承賞識，亦宗其旨。卽竹垞太史，初時並效唐音。百餘年來，浙中詩派實本雲間。至康熙中葉，小變其格，繼吳孟舉、查初白出，始競爲山谷、誠齋之習。檇李學者，靡然從之。而武林兼學唐、宋，無所取裁，故青湖專以歸愚宗伯《別裁》諸集傳示學者，於詩學自爲有功。今年已七十餘，多識前言往行，實爲一時文獻。著有《吳越古蹟考》若干卷、《南宋寓居錄》若干卷，不戒于火，爲可惜也。其詩古體矩矱從容，今體聲情高遠。餘句如：「桃花爭曉色，湖水識春心。」「江雲初過雨，春水欲平帆。」「秋林生澹月，烟寺出寒鐘。」「早烟浮岸草，新綠入江船。」「雲木浮春

氣，烟江聚晚愁。」「遠岫明秋水，殘峰戀夕陽。」「霜摧羣木瘦，秋放一峯高。」「半山無夕照，萬鳥共歸心。」「白鷺豈知千古事？蒼山猶帶六朝秋。」「雲淨江天遙辨塔，潮廻沙渚忽無田。」「滿溪梅雨白連郭，一路桑陰綠繞門。」「灩灩花光遙映水，濛濛嵐氣欲浮春。」「春當三月原如客，人過中年欲近僧。」「病餘人比寒山瘦，秋晚詩如落葉多。」「人當晚節多憐菊，天爲重陽持放晴。」皆可入司空表聖《摘句圖》。又錄其弟子李方湛、蔣炯、徐鈇諸人及其子棫壬等十二人詩，爲《同岑詩選》，予爲之序，今行于世。

《梧門詩話》卷六 朱青湖彭詩，述庵稱其不染厲、杭習氣，杭州詩人允推正宗。惜以諸生終老。阮芸臺以孝廉方正薦，堅辭不受。王柳村贈青湖有「貧賤元吾輩，文章到古人」句，吳澹川謂非青湖不足當此十字，吳遂與定交。青湖著《抱山堂集》。

《靈芬館詩話》卷六 朱青湖徵君彭以詩倡於武林門，弟子從受業者皆有法度可觀。青湖之詩，恬和醇粹，一本唐人，矜才使氣者見之自失。尤熟西湖掌故，有《湖山遺事詩》二卷，搜採極博，異聞佚事，賴之以傳。所居抱山堂，圖史縱橫，時與一二老友，徵文考獻，留連竟日，後生望之如靈光巋然。余與其令嗣閑泉交，因得一識，杖履謁乎宿儒長德也。詩五言如：「薄酒銷閒話，殘冬聚老人。」「半山無夕照，萬鳥共歸心。」「離情牽遠夢，曉色奪殘燈。」「江雲飛極浦，風葉走寒聲。」《白桃花》云：「獨立自春色，相看無洽情。」七言如《懷羅臺山》云：「四海知名仍下第，空山學佛定何年？」《傷嚴古緣》云：「老思肥遯偕吾友，天忌蕭閒奪此人。」《過黃雪山房遺趾》云：「小橋斜轉仍通港，舊客重來不識門。」《澄江送人》云：「南北雁鴻皆異地，短長亭堠又初程。」《葛嶺》云：「但有神仙傳抱朴，更無風月屬平章。」《贈丁魯齋》云：「白髮只悲書籍散，紅藤聊當子孫扶。」《燈花》云：「坐聽玉漏憐長夜，笑指銅荷話遠人。」七絕亦極饒風趣。

又 徵君《湖山遺事詩》：「蕪館宵燈留蝙蝠，荒陵秋水沒蝦蟆。」「絕代可憐人早死，十年未見我成名。」「榆柳洲邊新鬼火，桃花門裏舊兒家。」「爭知舊日青驄客，哭過枇杷白板門。」皆名句也。余有和詩存集中。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桃花山舊頭領二員：打虎將朱青湖（彭），有《抱山堂集》。

《晷雅集》卷一五 青湖緹躬植行，一時學者奉爲儀型。芸臺學使舉孝廉方正，辭不就，人尤高之。述庵先生謂越中詩派自杭、厲兩公後，倡明古學，力挽頹波者，端賴是人。

《游理安寺》 李堂《緣菴詩話》：「朱青湖師有《游理安寺》七律，今集中遺之。記一聯云：「寺裏樓臺爭向背，山腰雲樹幻晴雲。」此有聲畫也。

《清史列傳・宋大樽傳》附 朱彭，字青湖，浙江錢塘人。歲貢生，卽以詩稱於時。阮元視學浙江，與談名物掌故，皆有所得。嘉慶元年，詔舉孝廉方正，郡縣以名聞，固辭不就。家素貧。著書不輟，徵文考獻，爲《武林談藪》、《南宋古蹟考》，皆燬於火。乃益刻勵，爲《吳越古蹟考》、《南渡寓賢錄》、《書畫所見集》。杭自厲鶚、杭世駿後，詩不振者數十年，彭獨倡唐音，一字之疵，不憚百改。四方名士過武林者，無不出所業就正。嘉慶八年卒，年七十三。著有《抱山堂集》。

宣統《杭州府志・朱彭傳》 朱彭，字青湖，錢塘諸生。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辭不就。偏游江南諸勝，歸而詩益工，出入輞川、襄陽，而討源少陵。專以沈德潛《別裁》諸集傳示學者，於詩學爲有功。錄其弟子李方湛、蔣炯、徐鈇諸人及其子寘、壬等十二人詩爲《同岑詩選》。卒年七十三。寘字芸夫，壬原名人鳳，過庭聞詩，各有所得。同邑諸生李玉如，字能白，學詩於彭，體格清遠，詞旨雄放，亦卓然可傳者。

《贈陸和尚》 《南野堂筆記》卷一〇：陸和尚勝緣者好吹笛，乞食於西湖酒樓四十年。朱青湖明經贈以詩云：【略】和尚後不知所終。

《題兄弟死義傳後》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休寧程侶璠，名瑛，與弟瑾自海陵歸，道過梁溪，失足墮水。瑾見兄溺，即赴水挽之出。風順舟迅，瑾不得上，遂沈于溪。侶璠扶櫬哀號歸，擇己子爲立後，且出千金產以遺弟婦。一日，爲位哭之哀，哭畢出戶，亦投于河。曹竹虛爲作《兄弟死義傳》。朱青湖題其卷尾云：【略】。

《澄江雜詩》 《雪橋詩話餘集》卷二：吳園次守湖州，傾意風雅，四方名流畢集，當時傳爲盛事。陸雲士作宰江陰，一時流寓皆名士，載酒徵歌，殆無虛日。湯西崖初客雲士幕，有《贈時郎絕句》，後會時郎於輦下，撫時增慨，重賦七言感事。朱青湖《澄江雜詩》云【略】。

《宿承恩寺僧房見壁上有張遠偕茶村來觀嚴止庵畫竹題名慨然成詠》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觸處迷人代」，杜茶村《詠焦山》句也。朱青湖《秣陵集・

宿承恩寺僧房見壁上有張遠偕茶村來觀嚴止峰畫竹題名慨然成詠》云：【略】《茶村渡江詩》：「石壁從空下，江天插水生。」自是名句。

《湖山遺事詩》《靈芬館詩話》卷六：徵君《湖山遺事詩》其一云：「重訪西陵夕照昏，荒烟迷却苧蘿村。傷心只有姚公子，哭過杷枇白板門。」【略】姚名士陞，號別峰，有《西陵感舊詩四首》，極哀艷，附見《遺事詩》中。

吴蔚光

《湖海詩傳》卷三六　吴蔚光，字悊甫，號竹橋，昭文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禮部主事。有《素修堂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竹橋初登詞館，繼改儀曹，志尚幽閒，即辭華膴。既而哲嗣總制湖湘，門盈蘭錡，而向禽之志彌專，箕穎之情愈切。覃研文史，嘯傲湖山，趺宕琴樽，搜羅書畫。且與門人鮑叔冶等及女士席佩蘭、屈宛仙弦詩讀畫，粉墨淋漓。吾谷雲深，尚湖春暖，人誇雅集，望比臞仙。故發爲著撰，莫不刻羽引商，揚風抶雅。佳句如：「江城遠笛秋風早，山館疎燈夜雨多。」「半湖流水青通市，十里垂楊綠到城。」「捲幔榴花紅有燄，浮杯菖葉碧生香。」「憑溫小檻思題竹，行熟迴塘爲看花。」「水氣陰涼將做午，山情平淡恰逢秋。」「逢花客有留連意，對月人多太息聲。」「夢裏驅犍歌白石，醉中薰麝寫烏絲。」「貰來綠酒堪爲國，畫出青山可當家？」「天寒睡怯孤衾重，夜雨吟貪小閣幽。」「落花聲氣簾櫳悄，門茗時光几格幽。」「斜陽簾幕圍爐話，殘雪樓臺擁絮吟。」「長日一筒荷葉酒，豐年萬頃稻花香。」「千古功名春夜夢，半生交友曉天星。」「紅雨半簾飛蛺蝶，綠雲千葉蓋鴛鴦。」「空江短櫂春波色，小院重簾暮雨聲。」「夙緣未了時開卷，舊侶無多日掩關。」雖畫以旗亭之壁，寫以蜀錦之箋，殆不能窮也。

《北江詩話》卷一　吴禮部蔚光詩，如百草作花，豔奪桃李。

《梧門詩話》卷八　吴竹橋蔚光，庚子同館選時，方講習律賦，未見其詩，而竹橋詩名噪大江以南者久矣！

黄景仁《題吴竹橋集》　精思乙乙，妙理庚庚。方絢爛於赤城，霞應萬丈；倚蕭森於太華，雪是千年。何人解此，有承蓋之小山；使我讀之，若揚帆於大海。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登雲山舊頭領二員：出林龍吴竹橋（蔚光），有《素修堂集》。

法式善《例授奉直大夫禮部主事吴君墓表》　君諱蔚光，字悊甫，一字執虚，自號竹橋。世居休寧，系出唐左臺御史少微公，後遷環珠村，又遷大棐。君生於休寧。四歲隨父居昭文之迎春巷，而吴氏始爲昭文著姓。曾祖國啓、祖宏祖、考敬，俱以君弟熊光貴，累贈資政大夫。曾祖妣金氏、祖妣查氏、妣金氏，俱累贈夫人。君九歲喪母，哀毁如成人，輒有遺世獨立之槩。以父在，不敢廢學。姿性穎敏，漢、魏樂府上口不忘。十八歲以錢塘商籍補博士弟子員。乾隆丙申獻賦天津，欽取二等第五名。丁酉舉順天鄉試，改昭文籍。庚子會試中式，殿試二甲第七名，選翰林院庶吉士，纂修武英，分校四庫。散館一等第六名，改禮部主事。是冬以病假歸，侍父極生榮死哀之禮。教子弟有法度，宿疾旋瘳旋作，因得退閒林下二十餘載，從容言笑而逝。年六十一歲，其卒以嘉慶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君愛郭西湖田曠幽，欲搆屋其上而未果，故自署湖田外史。其子將卜吉于其麓，以成先志。配邵氏，子五人：峻基，候選府同知；愷基，邑庠生；祿峙，國學生，候選直隸州同知；象嶸，廩貢生，試用訓導；憲徵，增廣生。孫八人，孫女七人。君生平抱負甚奇偉，視天下事無不可辦。及屢摧折於名場，而其氣亦稍衰矣。顧獨于文讌詩會，酣嬉磅礴，凌厲傲兀，而曰：「造物扼吾以功名，而豐吾以文章，不猶愈乎！」故當其未第時，江南北、浙東西，竹橋詩名已噪甚。余既偕君同登第，橐筆值詞館，君殊以余爲可語，時時近暱之。越明年，君改官去，忽忽幾三十年而君死，嗚呼，可傷也已！然君特屢以詩文寄示余，余有所作亦郵傳質君。今其子不遠千里以行狀來，欲得余文以妥君之靈也邪。君既淡於仕進，而聲色無所累，其心惟于佳山水、好子弟，則不能須臾釋情，而又能嚴辨乎人性之善惡，深究夫詩教之貞邪。上不背古人，亦不囿於古人，奬其所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汲汲焉，皇皇焉，若不克終日者，其誠篤如是。蓋君之教，可以化一鄉，可以化一國也。而其心則以爲可以化一國則化一國，可以化一鄉則化一鄉矣！此其意度超越，豈可僅以詩人目之也。君少與黄景仁仲則、高文照東井、楊芳燦蓉裳、汪端光劍潭齊名，仲則、東井死已

久，劒潭浮沈下僚，蓉裳需次農部，皆不獲一第。余與君同登第矣，同官翰林矣，官之升沈不足言。而二十餘年，省躬自考，要未有足以質諸友朋者。持以較君，固皆有所不及也。君晚年蒔花藝竹，瀹茗滌硯，不藉手于童僕。春秋佳日，杖履優游，喜以圖書琴鼎自隨，至亭樹潔淨，手親播拂。購王冕梅花長卷，以梅花一卷名其讀書小樓。死之日，遠近來弔者，皆曰竹橋先生亡矣。嗚呼！觀君之所自得，不誠使人有翛然遺世之思邪！君所著有《易以》二卷、《洪範音誥》二卷、《毛詩意見》四卷、《春秋去例》四卷、《讀禮知意》四卷、《求閒錄》十卷、《方言考據》二卷、《閒居詩話》四卷、《駢體源流》一卷、《杜詩義法》八卷、《唐律六長》四卷、《詩餘辨僞》二卷、《姜張詞得》二卷、《素修堂文集》二十卷、《古今石詩齋前集》四十五卷、《後集》十五卷、《小湖田樂府前集》十卷、《續集》四卷、《寓物偶爲》二卷。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三　吳蔚光，字悊甫，號竹橋，江蘇昭文人。乾隆庚子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古今石詩齋詩集》、《素修堂文集》、《小湖田樂府》。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　吳蔚光，字悊甫，號竹橋，江南昭文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禮部主事。有《素修堂集》。

奚岡

論述

《定香亭筆談》卷一　鐵生曠達耿介，閎門謝客，雖要津投刺乞畫，非其人不可得見，亦不能強也。六法之外，隸古篆刻，靡不精妙。詩抒寫性靈，超然絕俗如其人。汪稼門方伯志伊欲以孝廉方正徵之，不就。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二二　鐵生九歲能爲隸書。及長，工行草、篆刻。其畫山水以瀟灑自得爲宗，閒作花卉，亦妍韶有致。海外琉球、日本諸國，皆以兼金購歸。同時石門方蘭士薰亦以畫名，鮑淥飲廷博一日攜蘭士畫矜示鐵生。鐵生謂此君豐于詣力，而嗇于天分。因作空靈簡遠之筆寄蘭士，蘭士笑曰：「此子天姿果高，惜少學力耳！」乃作雄渾沈厚之幅答之。兩人互相譏評，而時人亦莫能定伯仲。性豪而介，與人交，披露肝膽，振窮趨急，輕利若鐸。大吏欲以孝廉方正徵，不就。阮中丞元、秦廉訪瀛爭欲識君，終不可得見。生平喜劇飲，酣嬉淋漓，意氣如虎。意有所不合，輒大罵，或失聲哭，故人目之爲狂。【略】死後湯君點山輯其遺稿，即今所行《冬花盦詩》三卷也。

《國朝正雅集》卷三六引《兩般秋雨盦隨筆》　鐵生徵君號蒙泉外史，詩才清絕，爲畫所掩，與山舟學士善。

《墨林今話》卷五　奚徵君鐵生詩、書、畫三絕，天分、學力悉異常流。九歲作隸書。及長，工行草、篆刻，於畫尤精心孤詣，力追前人。山水自元四家而上溯董巨，下逮思翁、煙客、廉州、麓臺諸公，萃其逸韻，自成一格。竹、石、花卉亦超雋，得元人法。少卽見賞於杭董浦、吳西林諸先生。四十後，名益噪，四方以書幣求畫者不絕於戶，估舶攜至海外皆懸金購之。爲人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能周人之急。尤豪於飲，往往酣嬉淋漓，酒氣從襟袖間出，同席皆倦，君方左右叫呶不休。或稍避之，則怒。以是人目爲酒狂。晚年疊遭家難，旬日中喪其弟及三子，小女家復燬於火。今其畫中有用「丙後之作」四字小印者，皆火後所作也。既而又遭母喪，比除服，遂憂鬱死。初汪稼門制軍佐浙藩時，以孝廉方正徵，辭不就；阮芸臺、秦小峴兩先生爭欲一識其人，多方致之，亦不往見。天性孤僻如此。晚歲窮困，藉畫以給薪水，其意氣亦復頹唐矣。感懷一律云：「一尊甯復寄吾眞，書畫淪亡感故人。（自注：謂小松蘭坻。）易散煙雲輕過眼，難拋筆硯苦勞神。瀟瀟涼雨秋堂竹，寂寂生涯病榻塵。若箇江湖解閒意？願從簑笠問前津。」讀之令人心惻。著有《冬花庵燼餘稿》，湯點山集資刻之，傳於世。吳穀人祭酒云：「鐵生爲人嵚奇磊落，不可一世。特無所發，往往於畫洩其奇，而於詩窮其趣。當其酒酣潑墨，簸弄煙雲，巖壑峻深，大含細入。若先與名理相深，及其位置，旣成吟毫，斯屬神妙之處，能令有聲之畫與無聲之詩並傳，故鐵生之詩無不工，而於題畫之詩則尤工。」又云：「君詩清而腴，峭而不險，其標格與白石、雲林爲近。」小峴侍郎評其詩亦云：「今其集中題畫百首，另爲一卷，洵多佳作。讀其詩如覩煙雲紙上騰也。」曩閱《讀畫閒評》，載「鐵生與蘭士初不

相識，各以畫幅介鮑淥飲傳觀，互有軒輊」之語，及讀兩家詩集，乃知鐵生與蘭士交契甚深，不啻南田之與石谷也。鐵生喜蘭士《病起寓葛林園》一律云：「故人初病起，習靜依香林。幾作死生別，忽超雲壑心。向山吟榻穩，隔水竹廚深。清話渾忘夕，寥寥煙磬音。」是詩稿中失載，亟錄於此。

《晚晴簃詩匯》卷九七　鐵生自號蒙泉外史，工山水，高及倪雲林，下亦不失李檀園，不肯輕爲人作。晚遭家難，旬日中喪其弟及三子一女，家復燬於火，又遭母喪。服終，抑鬱以卒。詩清泠絕俗，肖其爲人。

《皖雅初集》卷一八引《靜照軒筆記》　鐵生徵君，詩才清絕，善書畫鐵筆。

《題畫詩》　《耐冷譚》卷二：錢塘奚鐵生（岡）以畫名於世，詩與字俱佳，而品極高，非其人不輕下筆。嘗偕先府君登韜光，畫長卷以贈，即題其上云：【略】越一年，府君即世，丈亦遭難，結二語竟成詩讖矣！

傳記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〇　奚岡，號鐵生，又號蒙泉外史。行九，人呼奚九。錢塘人。弱冠以畫名。方應董子試，純皇帝南巡，浙江行在堊白壁需畫，或以岡言杭州府知府王瑞，使人繫之至，曰：「速畫壁。」岡笑曰：「焉有屬畫而繫至者乎？」居壁下三日，不畫。曰：「頭可斷，畫不可得。」繫者曰：「爾非童生，乃鐵生也。」「童」與「銅」音同，故戲云。後或爲之解釋，歸，因自號鐵生。不就試。山水出入元四家，多水墨，清越秀潤，居逸品。間作寫意花卉，亦秀絕。詩書俱清曠。性高而癖，自定其價榜於門，索畫者如其價以金及絹素投之爲籍記，次歲月先後。爲之求者益眾，積三五年不畫，金不啓緘也。後自造紙，曰「古雪齋紙」作畫，煙潤墨如溼，易退。晚年非此不畫也。余嘗以畫求見，屬人先容見於所居畫齋，曰「冬花酋」。身矮小，髮禿微髭，面酡黃如瓜。當窗置大几，羅列書畫。自製一高足椅，以就几。至則拱手爲禮，復踞椅坐。與論畫理，評余畫曰：「士夫氣太重。」余問：「先生所造紙易退，不爲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送出齋即返。心慙之人曰：「以君庶常，能畫，加禮也。平日人至，不迎送。」其簡傲如此。余友王乃斌曰：奚九丈有子，曰小鐵，亦能畫，未冠而死。幼與同學時嬉戲丈家，見丈作畫，閉門居一室，寢饋以之，雖家人不得見，但聞瑟瑟磨墨聲。畫不愜意，即於紙背臨古人書，易他紙償之。竟一月乃出。謂家人曰：「足飽爾等兩月飯！」遂出遊，所交梁山舟學士。汪氏、孫氏、許氏諸收藏家至，則婦楊以待，取古人書畫爲之審定題跋。或游湖山，賦詩自娛，將一月乃返。子死，益嬾散。年六十餘卒。無子，詩稿散軼。余嘗錄其題畫詩十首，想見其詩境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奚岡，字鐵生，號蒙泉，又號鶴渚散人，錢塘人。書倣倪迂，畫山水似李檀園，爲時所珍。有《冬花盦詩集》。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奚岡，字鐵生，號蒙泉外史，新安籍，錢塘人。工書，善詩。花卉得南田翁遺意。蘭、竹尤極超妙。古隸筆意秀逸，高出流輩。篆刻圖章與丁鈍丁、黃小松、蔣山堂齊名，爲杭郡四名家。乾隆十一年丙寅生，嘉慶八年癸亥卒，年五十有八。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六　奚岡，字鐵生，錢塘布衣。父元璿，爲名諸生。岡九歲作隸書；及長，工行草，篆刻，兼通詩詞。而於畫尤有天授，精心孤詣，上溯元四大家，心摹手追，脫去蹊徑。四十後，名益重，四方以書幣求畫者不絕於戶，估舶携至海外，皆懸金購之。爲人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周人之急，傾囊無所吝。豪於飲，以友朋爲性命。然非其人不與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拒不納。汪志伊爲布政使時，欲以孝廉方正徵，不就。巡撫阮元、秦瀛皆欲識其面，多方致之，終不一見。晚年叠遭家難，著作又焜於火，存者僅《冬花庵燼餘詩》。其詩灑落自喜，蕭然塵壒之外，亦具有畫意，不求工而自工。卒年五十八。

紀事

《初月樓聞見錄》卷一〇　奚鐵生，名岡。錢塘人。工詩，善書畫。然性介僻，其所作書畫，必視其人可與，乃與之。邑有貴官慕其名，延請數四，不得已而往。至則貴官猶高卧未起，鐵生已心鄙之。及見，命家人持絹素出索畫，且刻期，鐵生大怒，嫚罵之。貴官亦怒，以鐵生愬於令。令謂鐵生宜稍貶，往謝過，鐵生堅不肯。令亦素聞鐵生名，曰：「吾豈以貴人故辱高士

哉！」釋之。鐵生晚歲益窮，益使酒難近。然獨心善仁和湯點山，結爲死友。湯點山者，名禮祥，邑諸生，以能詩爲錫山秦小峴侍郎所賞，與同邑宋助教左彝齊名。

《新世說・巧藝》　奚鐵生少年書法，出入歐、趙之間。晚歲專精繪事。山水出入元四家，多水墨，清越秀潤，爲逸品。間作寫意花卉，亦秀絕。詩之清曠等於畫，性高而僻。嘗自造紙，曰「古雪齋紙」。畫煙，潤墨如溼，然易退，或問曰：「君不爲五百年後計乎？」笑曰：「宋元畫絕少，所存者名耳！余懼無以厭名也。」（奚名岡，浙江錢塘人。）

又《簡傲》　奚鐵生性豪邁不羈。與人交，披露肝膽。周人之急，傾囊倒篋。久而相忘，不責償也。豪於飲，往往酣嬉淋漓，酒氣從襟袖間出，同席皆倦，猶左右叫呶不休。或稍避之，則大怒。座有俗客，醉後白眼睨之，繼以嫚罵。生平以友朋爲性命，然非其人不與之接。大吏或屏騶從訪之，輒拒不納。

藝文

郭麐《曼生囑題三家畫卷各得一首・奚鐵生（岡）》　嵚崟歷落奚鐵生，胸中有物積不平。有時得酒快傾吐，長松巨石相拄撐。豈知山水殊丰容？平遠直逼南田翁。謝郎邱壑本自有，魏公斌媚將毋同。人憎鬼妬聲名大，坎壈纏身亦無奈。天公又遣六丁來，奪去三間破屋破。巢毀子取號且咷，意氣不復如前豪。揚來作畫紀丙後，筆意率略轉得高，吁嗟乎！天人一氣等忌才，千秋之名何有哉！請歌杜老丹青引，和爾萬壑松風哀。

《畫林新詠》卷一　名岡，自號蒙泉外史，亦稱蒙道士。錢塘人。工詩，善書。畫山水、花卉，皆稱妙品。高潔孤介，不減雲林。汪稼門官浙中，方伯屏車騎往訪，拒不見。以孝廉方正徵，亦不就。晚遭回祿，所藏前人名跡俱盡，畫成以「丙後之作」小印爲識。臨歿，檢友人乞寫未竟之幅，悉取潤筆還之。身後故交，爲輯梓《冬花菴遺詩》梅花幽冷鶴清臞，嘯傲雲山舊酒徒。一樹冬花鎖清閟，西湖今日有倪迂。

雜録

錢泳《履園畫學》　奚岡號鐵生，錢塘人。工山水，筆墨蒼秀，得思翁、南田兩家法。老年入李檀園一派，爲浙中畫家巨擘。近日杭人言書法者，必宗山舟；言畫學者，必宗鐵生，此亦一時好尚。鐵生嘗爲宗作《養竹山房圖》，又似雲林生，蓋其天分極高，無一點塵俗也。

《谿山卧游録》卷三　近時浙西山水，首推奚鐵生岡。鐵生新安人，杭之寓公也。筆意超絕，余於李虎觀司馬邦燮齋中，見其倣董思翁《頌仙廬圖》，尤爲神品。《畫史彙傳》云：「鐵生字純章，蝶野子、蒙泉外史、鶴渚生、散木居士，皆別字也。山水瀟灑清潤，花卉有惲南田氣韻，名聞海外，遠在日本、琉球間。所著有《冬花庵燼餘稿》。」

《墨香居畫識》卷二　奚岡，字鐵生，新安人。久寓杭州。其畫山水，以瀟灑自得爲宗，而骨法、肉氣二者俱備，洵所謂有筆有墨者也。名噪一時，杭人得其片紙，皆珍若拱璧。

《國朝書畫家筆録》卷二　奚岡，字鐵生，號蒙泉外史，浙江錢塘人。善詩，工書。又善古隸，筆意秀逸，高出流輩。花卉得南田翁遺意，筆法鬆秀，最擅勝場，蘭、竹尤極超妙。

楊倫

《湖海詩傳》卷三七　楊倫，字西禾，陽湖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今官荔浦知縣。有《九柏山房吟稿》。

又《蒲褐山房詩話》　西禾德器溫醇，如太圭不琢，太羹不和，望而知爲儒者。生平論學，以不欺爲本。主武昌江漢書院七年，其門下多尊而信之。撰《杜詩鏡詮》，實能照見古人心髓，足與朱鶴齡上下。

《北江詩話》卷一　楊大令倫詩，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

《吳會英才集》卷一二　楊進士博極羣書，早傳聲譽，與孫淵如、洪稚存、徐尚之輩倡酬最富。曩以長律見寄秦中，逸氣橫流，才思煥發。惜以關河間阻，未見其人。邇年主講漢江，公餘談讌，出觀所著《杜詩鏡銓》一書，知其得力於少陵者深矣！

《國朝正雅集》卷三五引《寄心盦詩話》　隨園論詩，不分唐界宋。楊西禾大令論詩則云：「高卑辨詩派，升降繫世風。唐宋界不分，此論殊未公。譬如王者貴，被服垂山龍。陪臺有十等，豈可比而同。得毋所習偏，護短慮見攻。歧塗愼趨向，學者乃得中。法藏推正眼，吾取滄浪翁。」此論似攻袁說。余謂：詩關性情，不離一「眞」字，眞，則可唐可宋，能令久博；不眞，則隨時消滅。千百年來，不少具眼，當於眞與不眞辨之。

《粟香二筆》卷四　乾嘉時，常州有「七子」之目，爲呂星垣叔訥、孫星衍淵如、洪亮吉稚存、楊倫西穌、黃景仁仲則、趙懷玉億孫、徐書受尚之也。七子中，孫、洪、黃、趙著述風傳海內，呂有《白雲草堂詩文鈔》，徐有《敎經堂集》，均已刊行。惟楊西穌先生《九柏山房集》無傳。近見鈔本詩稿十六卷，爲味辛先生評選，蓋未刊而僅存者。其論詩五古有云：「詩取道性情，亦必本經史。」又云：「無矜萬篇富，每爭一字勝。」可以想見其所詣。所著有《杜詩鏡詮》一書，頗行於時，亦見其得力於浣花也。先生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後宰廣西荔浦縣，卒於官。志稱其勤聽斷，釋株累，起廢修壞，所至有聲。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護短由來慮見攻，宋唐詩派本難同。夏蟲莫向春冰語，升降高卑辨至公。（陽湖楊西禾倫）西禾論詩云：【略】「護短」一語，古今才人學人，多不免此病，「夏蟲難語冰」，亦西禾句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四　西禾論詩取法乎上，徑晞少陵。嘗撰《杜詩鏡詮》，網羅衆說，多所發揮。時隨園方主東南壇坫，其言詩最不喜分唐、宋。西禾賦詩譏之，以爲習偏護短。而北江品西禾詩而謂「臨摹畫幅，稍覺失眞。」或持論高而自作未能副歟？

《清史列傳・汪學金傳》附　楊倫，字西禾，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廣西荔浦縣知縣。倫博極羣書，早傳聲譽。生平論學以不欺爲本，德氣溫醇，望而知爲儒者。晚主講江漢書院七年，門下多尊信之。詩得力於少陵，與孫星衍、洪亮吉、徐書受輩唱酬最富。所著《杜詩鏡詮》二十卷，王昶謂其能照見古人心髓，足與朱鶴齡相上下。時袁枚論詩不分唐、宋，倫謂高卑降繫於世風，學者當戒歧途，愼趨向，唐宋不分，其論殆未公云。有《九柏山房集》。

王芑孫《送楊西禾進士（倫）之任江西貴溪縣》　大雅久不作，文人抑何衆？考辨生異同，譚詞日高縱。家家說康成，字字證叔重。粉蠹豈知書？醯雞不離甕。舍是言性靈，聊思愜吟諷。昔軌均破除，天姿自娛弄。闖然偶一得，語道若占夢。皇荂調翻新，賞譽取易誦。二柄互短長，萬蟻鬬誼鬨。東南幾名流？君才吐白鳳。生平頗識字，不作楊南仲。謹嚴宗杜、韓，離合審唐、宋。循循法律中，規矩高曾奉。騈駢氣深穩，崑崙入鞭鞚。作令古所難，斯民寄疾痛。以君論文心，求瘼鮮不中。會看江以西，袴襦起歌頌。識君無幾何，披懷各空洞。未諧硯席懽，及此國門送。屋梁千里月，別後依然共。因風須寄書，無勞數分俸。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楊西禾大令（倫）》　別後聞君頗失意，五載相思無一字。近說輕遊到蜀岡，與君相失卻相望。還聞奉檄黔山去，峒寨橫戈隔烟霧。珍重王尊叱馭心，金沙江畔路嶔崟。

陸繼輅《楊先生（倫）詩集刊成感題二絕句》　冰玉當年冠一時，冬郎十歲正裁詩。曇花舊恨重振觸，腸斷香山哭女辭。（集中哭珂女詩，即繼輅聘婦。）《文通》十卷訂初成，衛氏簪花寫最精。（謂外姑孫夫人。）今日乍題遺集字，殘燈掩淚看分明。

《國朝書畫家筆錄・楊綸須奠梅（工書畫）》　楊綸，原名錫綸，字伯言，金匱人。工行、楷，學董文敏。尤善山水，摹倣四王筆意，鬆秀蒼勁，品高潔。幕遊江淮間，一生落落寡合。人得其遺墨，爭寶之。

錢枚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五兄名枚者，戊申孝廉，生于鎮江觀察署中。是日，適余到署，觀察即以我名賜之，長有父風。《題孟廟》云：「楊墨風交煽，儀秦辨復騰。斯文天未喪，夫子道相承。浩氣中能養，微言絕更興。齊梁無地主，周孔有雲仍。功業尊同禹，經綸小試滕。介應班柳下，醇目過蘭

陵。七國知矜式，千秋肅豆登。秩宗昭祀典，廟貌仰觚稜。畫壁前朝古，豐碑歷代增。巖巖泰山色，相對各崚嶒。」又《無題》云：「蕩漾愁心已倦排，明明月又入空齋。寄將眼淚惟清簟，付與針箱有舊釵。腸到九迴偏未斷，人難再得始爲佳。無端十一年間事，次第隨風入酒懷。」

又卷七　錢璵沙先生公子名枚者，其初生時，適余到，故仿蔡中郎以名與顧雍故事。後舉孝廉，詩才清妙。《策馬》云：「策馬關門外，蒼茫未識塗。一鞭殘照下，回首白雲孤。路險愁冰滑，身欹待樹扶。自憐儂太瘦，髀肉本來無。」《過常州》云：「節過白露寒猶淺，岸近丹陽水漸低。」

又　謝庵【略】所爲詩空靈淡遠，自然入古。論詩最愛司空表聖「淡不可收」二語，謂非伐毛洗髓之功不能。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玩江蜃錢謝菴（枚），有《齋心草堂集》。

《靈芬館詩話》卷九　錢謝庵銓部枚，余未識其人，然得交其弟叔美，又每見蘭村亟稱其爲人，積學厲行之士也。近始見其《齋心草堂詩》四卷、《詞》一卷，皆清氣秀骨，不隨時俗爲波靡者。五古多作《選》體，而有新意；七古出入唐、宋，時近長慶風格；近體五言淡逸，七言工秀，和雅而不爲忡懔之詞，雋爽而絕去奮末之氣。生平服膺兩當軒，一再題詞。有「倘許重泉稱死友，瓣香曾拜玉芝堂」之句，可以知其所尚矣！集中如《瑟調曲》，即白傅潯陽之感也；《微波詞》，即長吉《惱公》之詠也。其他長吟短謠，零璣碎璧，俯仰身世，顧領婉篤，皆古風人之遺也。《偶然作》二絕云：「風格分明見性靈，步趨前輩有門庭。旗亭妙色雙鬟唱，老嫗何曾解細聽？」「偶挾蒲團禮辟支，莊嚴七寶妙琉璃。不應提唱宗風日，錯喚天魔作導師。」託意蓋深遠矣！

又　謝庵小詩有絕工者，《秦淮雜興》云：「東風卷絮漸成灰，渡口何年打槳回？不訪桃花訪桃葉，春潮肯爲美人來？」「幾處鵑弦教小伶？《春燈》院本記零星。一條丁字簾前水，認得南朝柳敬亭。」又有《詠夜來香》云：「露前雙鬢綠，夢後一花開。」亦佳。

龔自珍《錢吏部遺集序》　詩十卷，無囂濁、俚嵏、俶詭之言，如坐杭州山水間，重山二湖，孔翠鸞之屬，往來鳴歎，天清日沈，風起卉木，泠泠乎琴築語而竽笙鳴，是其可狀者也。【略】是集也，宜吾微吟焉，寂聽焉，低徊獨抱焉，弗可已矣！

《國朝正雅集》卷四九引《寄心盦詩話》　錢吏部有《橘枝詞》，較《竹枝》、《柳枝》別有新意，有句云：「但種江陵千樹橘，郎今何用覓封侯？」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二九　謝盦耽研竹素，少時手鈔《漢書》一過，與弟金粟有「二難」之目。工倚聲，所著《微波亭詞》，姿致極清麗。縱酒成疾，卒年四十餘。

《靈芬館詞話》卷二　錢謝庵詞，余從蘭村集中見其「楊花開瘦鯉魚肥」，爲之擊節。近得其《微波詞》一卷，步武南塘，神韻超絕。

楊芳燦《微波詞序》　湘江淚竹，滴滴圓紅，洛浦情瀾，鱗鱗皺碧，回腸蕩氣，吊夢歌離，爲此辭者，其古之傷心人歟！【略】《微波》一卷，片羽僅存，品貴陽春，名齊蘭畹，峽雲舊夢，江月前身，繁華乍零，淒涼遠目，疏樹早落，帳觸離襟，調逸千秋，情深一往，世有解人，斯足傳矣！

《復堂詞話》卷七　錢謝盦《微波亭詞》，一往情深，似謝朓、柳惲詩篇也。

陳乃乾評《清名家詞・微波詞》　（錢枚）工詞，以清麗稱。

《臨江仙・寄懷嚴六小秋》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語有宜於詞不宜於詩者，富平李天生（因篤）《別母》詩云：「老母憫游子，欲言先歔欷。不問何日行，先問何日歸。」非不眞摯，終嫌淺率。錢謝庵吏部用其意爲《臨江仙》後結云：「行期還未定，急爲問歸期。」便覺情韻悠長，耐人循諷。

龔自珍《錢吏部遺集序》　今天子始親政之歲，舉己未科會試，主者大興朱文正公。榜出，省貢士之邃於經雄於辭者，雅治一藝者畢在，可八九十人。而吾浙二十一人。其以文采妙當世者，譁譁以十數。嫿矣哉！先若後未之聞也。君實以是科成進士。氣文而身頎，勁然黑，謬然清，彷彿如有思。諸君先後躋九萬里之上，君意善感慨，又清貧甚，浮湛卒。文正惋歎，杭州以爲失方聞士。

《和袁公子》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枚叔初生時，袁簡齋以己名與之。簡齋乾隆己未進士，後六十年嘉慶己未，枚叔成進士。簡齋子有詩紀事，枚叔和之云：「交誼通家容接坐，甲科前定幸追蹤。文章四海推袁淑，名譽千秋感顧雍。」亦科名佳話也。

《水龍吟・溶溶一片明波》　《明季北略》卷二〇《宮人魏費節義》：（崇禎十七年甲申）時宮人大亂，諸賊帥率其騎，皆擐甲執兵，先入（清）（明）宮。諸宮人逸出，遇賊復入。宮人魏氏大呼曰：「賊入大內，我輩必遭其污，有志者早爲計！」遂躍入御河死。頃間，從死者積一二百人。宮人費氏年十六，投胥井。

賊鈎出之，見其姿容，爭相奪。費氏紿曰：「我長公主也，若不得無禮，必告汝主。」群賊擁之見自成。自成命內官審之，非是，賞部校羅賊。費氏復紿曰：「我實天潢之胤，義難苟合，惟將軍擇吉成禮，死生惟命。」賊喜，置酒極歡。費氏懷利刃，俟賊醉，斷其喉，立死。因自刎。自成大驚，令收葬之。

《摸魚兒・正長安》《聽秋聲館詞話》卷一〇：嘉慶初，蘭村謁選入都，與錢謝庵、楊伯夔、吳蘭園、程春廬諸公，爲消寒會。時邵蘭風將赴河間幕，咸賦詞以贈。謝庵詞最佳，調寄《摸魚兒》云：【略】。

《金縷曲・題秦良玉小像》《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明季兩奇女均出蠻荒。一爲雲譚娘，一爲秦良玉，曾率兵勤王。獻賊橫行時，保石砫境，卒無恙。錢謝庵吏部題秦良玉遺像《金縷曲》云：【略】。良玉媳名紅蘭，歿於陣。【略】相傳嘉慶中，教匪林之華將犯石砫。有老儒謂衆曰：「毋恐，我能退賊。」衆以其素不妄語，疑信參半。一日，賊至，見一山頗峻，山腰草木蒙茸，雲氣瀠鬱，中一白鬚翁，方巾道服，閉目坐石上，以麈尾麾賊，呼之華名，曰：「此地非尔曹可到，速返，不然無噍類矣！」聲音朗暢，賊驚，羅拜叩之。復閉目曰：「去，去！」於是賊傳仙人有指，終不敢至石砫境。蓋即老儒所爲，人奇事奇，因並志之。

劉墉

論述

《湖海詩傳》卷一四《蒲褐山房詩話》　先生督學江蘇、浙江，及予在陝西、江右，念及，輒手書近詩見示。清新超悟，有香山、東坡風格。

《晉雅集》卷五　文清剛峻自持。於利義邪正之辯甚嚴，廉儉之操，儼如寒素，洵足法也。

《梧門詩話》卷三　劉石庵先生小詩最有遠致。

《清朝先正事略・劉文正公事略》附　子墉【略】著有《石庵詩集》【略】所學貫串經史百家。詩逾鍊清雄，題跋尤古雅。其不以詩文名者，爲書名所掩耳。

《恩福堂筆記》卷下　劉文清嘗云：吾生平有三藝：「題跋爲上，詩次之，字又次之。」余因請曰：「師書名遍中外，朝鮮人亦求書，何謙爲？」師曰：「吾非謙也，小就不肯，大成未能，今尚有騎牆之見耳！」公詩不存稿，身後經姪孫燕亭太守各處搜羅，刻以行世。雖其遺佚不免，然讀者可知師之詩學不讓古人也。

《晚晴簃詩匯》卷八〇　文正清德重望，雅不欲以詞章自見。文清繼相克守庭誥，故雖燮理之暇，述作不倦，而集中率多擬古和韻及賡颺進御之作。王蘭泉言：「十餘年來，得公手書近詩甚夥，清新超悟，有香山、東坡風格。」陳子韶嘗合梁山舟書鐫於西湖上，名曰《劉梁合璧》。書名過重，詩爲所掩。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諸城劉文清公石庵，遭際承平，揚歷中外，其相業爲書名所掩，且工詩而詩名亦不著。遺集由從孫燕庭方伯印行。英煦齋和謂爲高而不颺，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雖不無溢美之詞，要其中正和平，語多見道，固爲吾鄉《篤素》、《澄懷》諸集相近，亦見一時之風氣矣！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題跋詩文一一精，石庵晚自悔書名。可眞專詣妨兼進，難起東洲質默卿。（劉文清自謂詩第一，題跋次之，書又次之。見《覺劻亭詩注》。何猿叟嘗題尹默卿與文清合裝詩卷，有「韻語秘惜不謂足，慧力風趣書之餘。藝雖兼進有偏勝，難排公論矜私譽」句，則仍推重其書也。）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諸城人。文正公子。乾隆辛未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清。書法魏、晉，筆意古厚，嘉慶十年奉旨刻《清愛堂帖》。有《石庵詩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二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清。有《石庵詩集》。

《清朝先正事略・劉文正公事略》附　子墉字崇如，號石庵。乾隆十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體仁閣大學士，加太子太保。謚文清。公父子俱爲賢宰相。高宗賜翰，稱爲海岱高門第。清德重望，均不欲以詞章自見。而文清兼以書法重於時。著有《石庵詩集》。文清少躋館閣，通掌故。中年揚歷封圻，外嫻政術。及繼正揆席，天下呼爲小諸城。【略】公嘗語英煦齋尚書曰：「子他日爲予作傳，當云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問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終。」時公未登八秩也。迨嘉慶甲子，公年八十五矣！臘月二十三日，儼直南書房，呼煦齋至，告以雍正至乾隆初南齋舊事，復理前作，傳語且曰：「昨已屬瑛夢禪鐫印記，曰『洞門童子』，以當息壤，今爲期迫矣！豈展限耶？」既行復還坐，縱談良久曰：「吾去矣！毋戀。」越一日晨興，飲啖如常，日昳端坐而逝。烏虖！若文正、文清父子，非所謂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者哉！

《清史列傳・劉墉傳》　劉墉，山東諸城人。祖棨，四川布政。父統勳，東閣大學士。墉乾隆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十七年十月，散館授編修。二十年四月，遷右春坊右中允；五月擢翰林院侍講；是年九月以統勳任陝甘總督，查勘巴里坤哈密駐兵事宜，附和將軍永常辦理失宜，奉旨劉墉亦著革職，拏交刑部；十月，恩旨釋放，賞給編修。二十一年五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九月提督安徽學政。二十四年【略】九月，調江蘇學政，三歲試竣，奏江蘇士習官方情形。【略】二十七年，授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十年，擢冀寧道。三十一年，以知府任內所屬陽曲縣令段成功侵蝕庫項事覺，墉坐不能先事舉劾，部議照扶同容隱律擬罪，上加恩免死，發軍臺效力贖罪。三十二年，恩旨釋還，在修書處行走。三十三年，諭曰：「大學士劉統勳年屆七旬，止此一子，仍加恩以知府用。」三十四年，授江蘇江寧府知府。三十五年，遷江西鹽驛道。三十七年，擢陝西按察使。三十八年，丁父憂，命馳驛來京治喪。三十九年，上頒賜各大臣《古今圖書集成》，以統勳先卒，未預恩賞，念劉墉克承世業，特賜墉全部，俾世守無替。四十一年二月，服闋赴京，上追念統勳宣力年久，且察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即在南書房行走。時初設文淵閣官，七月充直閣事；九月充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志》及《日下舊聞考》。四十二年六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八月，提督江蘇學政。四十三年八月，奏泰州舉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樓詩詞》悖逆，經軍機大臣鞫訊，得實按律懲辦；十月，奏請將御製新樂府及御製全韻詩自行刊刻，宣示從之；十一月，擢戶部右侍郎。四十四年，調吏部右侍郎。四十五年，授湖南巡撫。所屬新化縣令有諱匿命盜案件，據實劾參。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家人陋習，撫卹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穀，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四十六年，遷都察院左都御史。四十七年二月，仍直南書房，賜紫禁城騎馬；三月，充三通館總裁；四月，御史錢澧劾山東撫臣國泰貪縱營私，所屬多虧空，命偕尚書和珅往按。【略】回京，命署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尋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十一月，奉旨在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四十八年總辦辟雍圖式及督辦內廷宮殿易瓦等工。五月，命署直隸總督；七月，調吏部尚書；八月，充順天鄉試正考官；十一月，充經筵講官。四十九年，兼署兵部尚書。五十年二月，以辟雍告成議叙，四月復兼理國子監事務；五月授協辦大學士。五十一年，充玉牒館副總裁。五十三年【略】三月，命總辦萬壽慶典事宜；九月，御史祝德麟劾司業黃壽齡受賂一摺，內稱國子監考試惟劉墉、鄒炳泰二人清介素著，諸生不敢向其饋送營求。五十四年三月，諭曰：「上書房阿哥等師傅，自二月三十至本月初六，七日之久，無一人入書房，殊出情理之外。【略】劉墉著降爲侍郎銜，仍在總師傅上行走，不必復兼南書房，以觀其能愧悔奮勉否？」四月，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月，提督順天學政；九月，遷禮部左侍郎。五十六年正月，遷都察院左都御史，旋擢禮部尚書；四月，復兼管國子監事務，是月署吏部尚書；十月，復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正考官，調吏部尚書。五十八年，充會試正考官。嘉慶二年三月，授體仁閣大學士；四月，命偕尚書慶桂按訊山東控案。【略】四年二月，加太子少保銜。【略】六年，充會典館正總裁。七年，駕幸熱河，命留京辦事。九年七月，上以墉母本年九十生辰，時就養江蘇學政劉鐶之署內，命墉親齎賜件，前赴江蘇，旋回京。十二月卒。諭曰：前任大學士劉統勳翊贊先朝，嘉猷茂著。伊子劉墉，克承家世，清介持躬，揚歷中外，洊陟綸扉，年逾八旬，精神矍鑠，茲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即派慶郡王永璘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醊，賞給陀羅經被、銀一千兩，併命墉姪鐶之來京經理喪事。尋賜祭葬，予謚文清。子錫朋，一品廕生，刑部員外郎。

《皇清書史》卷二〇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初號木庵，又有勖齋、青

原、香巖、日觀峰道人諸號。統勳子。乾隆十六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卒，年八十五。謚文清。

《國朝書畫家筆錄・劉墉（工書）》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東閣大學士文正公統勳子。乾隆十六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清。以書法重於時，渾厚雄勁，得鍾太傅、顏魯公神髓。所學貫穿經史百家，詩遒鍊清雄，題跋尤古雅。其不以詩文名者，爲書名所掩耳！嘗語英煦齋尚書曰：「子他日爲余作傳，當云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問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終。」時公年纔七秩餘。迨嘉慶甲子八十有五歲矣！臘月二十三日，呼煦齋至，告以雍正至乾隆初南齋舊事，復理前作，縱談良久，曰：「吾去矣！毋戀。」越一日，晨興飲啖如常，端坐而逝。

《國朝書人輯略》卷五　劉墉，字崇如，號石庵。山東諸城人。乾隆辛未進士。官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清。所書刻有《清愛堂帖》。

紀事

《湖海詩傳》卷一四《蒲褐山房詩話》　予以乾隆戊寅爲中書舍人，時先生已觀察山西。後四年，召直武英殿校書。初至京師，見文正公，公方閱予所題李龍眠畫《十八羅漢贊》。公問：「曾識王某否？」對曰：「未也。」公因指冊中一應眞象曰：「王某似此。」故先生嘗謂曰：「我兩人定交于圖畫中也。」文正公清德重望，雅不欲以詞章自見，先生如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〇引昭槤《嘯亭雜錄》　劉文清公墉，爲文正公子。少時知江甯府，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及入相後，適當和相專權，公以滑稽自容，初無所建白。年八十餘，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射人。薨時，毫無疾病。是日猶開筵款客，至晚端坐而逝。鼻注下垂寸餘，亦釋家所謂善解脫者。余初登朝，猶及見其丰度。一日，立宮門槐柳下，余問朱文正公五矢之目，朱未遽答，公喟然曰：「君子務其大者、遠者，君今以宗臣貴爵，所學者自有在，奚必津津於象物之微者哉！宜朱公之不答也。」老成之見，終有異於衆也。

又引《國朝正雅集》　英相國云：「公早歲迴翔館閣，內通掌故，中年揚歷封圻，外嫻政術，故其言瀏然以整。而又貫串乎經史，宏覽乎諸子百家、佛老小說，故其言高而不摐，華而不縟，雄而不矜，逶迤而不靡世。徒震耀公之書名，疑若詞章非所兼擅者，豈其然哉！」又云：公初見和時，即詔曰：「子他日爲余作傳，當云以貴公子爲名翰林，書名滿天下而自問則小就不可，大成不能。年八十五，不知所終。」和起立負牆曰：「願吾師爲召康公。」公曰：「貪也。」迨嘉慶甲子歲，公年八十五矣！臘月二十二日，僕直南書房，適和在懋勤殿作書，公呼至，告以雍正至乾隆初南齋舊事，復理前作，傳語且云：「昨已屬瑛夢禪鐫印記，曰『洞門童子』，以當息壤，今爲期已迫，豈展限耶？」既行復還坐，縱談良久，起曰：「吾去矣！毋戀。」是月二十四日，晨興飲啖如常，至未申閒端坐而逝。嗚呼！若公者，不洵稱生有自來，死有所歸者哉？

又引《揅經室集》　諸城文正、文清兩公，非徒爲宰相，且爲賢宰相，天下仰之。此聖翰所以特許爲「海岱高門第」也。

《舊聞隨筆》卷二　諸城劉文清公（墉），文正公之子也。初爲外吏，聽斷明審，人以比包龍圖。及登台輔值，和珅當國，以奢華導後生，凡翰苑部曹，莫不以輿服美麗自喜。公故著敝衣，徜徉班聯中，曰：「吾自視無一宜於時者，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亦可以悟矣！於是風氣稍變。禮親王昭槤嘗舉諸書中隱僻事問朱文正公，文正不答。已而告公，公曰：「君爲宗藩，宜留心朝廷典章及時務所急，以備諮詢，何必以淹博爲豪？宜朱公之不答也。」禮邸退而歎曰：「此眞老成之言。」公少喜作字，父文正公嘗以筆法自詡。嘉興錢文端公（陳羣）謂曰：「君無然會看賢郎跨竈耳！」後公書名果滿天下。

《新世說・儉嗇》　乾隆末，和珅當國，窮極奢侈。翰苑部曹多效所爲，衣褂袍褶爭妍鬥奇。其悃愊無華者，皆視爲異物。惟劉石菴敝衣惡服，周旋班聯中，曰：「吾自視衣冠禮貌，無一相宜，乃能備位，政府不致隕越者，何也？」寄語郎署諸公，可憬然矣！

《題尋源小像》《雪橋詩話》卷八：　乾隆四十六年，河南青龍岡漫口，合龍未就，命鄂彌達前往青海，窮河眞源，告祭河神。出西寧，踐回部境，既抵星宿海，（蒙古語鄂敦卽星宿，衆流積水謂之淖爾，卽海也，舊譯爲火敦腦兒。）見其西南有水，名阿勒坦郭勒，（蒙古語阿勒坦卽黃金，郭勒卽河也。）色

黃，迴旋三百餘里，穿入星宿海，自是合流，至貴德堡，水色金黃，名黃河。而阿勒坦郭勒又西有石壁，高數丈，名阿勒坦噶達素齊老（噶達素謂北極星。齊老，石也。）其崖壁黃赤色，上爲天池，池中流泉噴涌，灑爲百道，皆作金色，入於阿勒坦郭勒，乃眞黃河之上源。於是用定南鍼正其方位，具圖說，歸報。蓋元世祖遣都實窮河源，云源在土番朵甘思西鄙，學士潘昂霄爲之記，但《元史地理志》僅得星宿海，未踰星宿海而西。康熙四十三年，侍衛拉錫等奉使，亦以其時回部未入版圖，僅至於都實所至之地而止。二十四年，兩和卓木掃穴犁庭，始得往尋，而列史之所謂河源者，乃定。高宗御製《河源詩》，命四庫館編輯《河源紀略》，刊刻頒布。鄂彌達由副都統擢工部右侍郎，自繪尋源小像以誌其事。未幾病歿。子侍衛那彥寶偏徵題詠，邵二雲詩最爲典核，劉文清題云：【略】。

著録

《湖海詩傳》卷一四《蒲褐山房詩話》 十餘年，所得甚夥，而漸次遺佚。門人陳子韶因合梁侍講同書書鐫於西湖上，名《劉梁合璧》。

藝文

王芑孫《燒香頌用天香主人韻》 海南枯木墮崖僵，趣領非煙有別腸。試與溫存心似結，斷難磨滅骨猶香。銀屏六曲猊壺靜，紙帳雙鉤鶴篆翔。班范有書都讀盡，毘尼小坐覺形忘。

錢大昕

論述

綜論

《隨園詩話》卷二 韓侂胄伐金而敗，與張魏公之伐金而敗，一也。後人責韓不責張，以韓得罪朱子故耳！然金人葬其首，謚曰忠繆，以其忠于爲國，繆于謀身也。錢辛楣少詹過安陽弔之云：「匆匆函首議和親，昭雪何心及老秦？一局殘棋偏妄著，千秋公論是誰伸？橫挑強敵誠非計，欲報先仇豈爲身？一樣北征師挫衄，符離未戮首謀人。」少詹又弔姚廣孝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

又卷三 余雅不喜四皓事，著論非之；且疑是子長好奇附會，非眞有其人也。後讀杜枚「四皓安劉是滅劉」；錢辛楣先生「安呂非安劉」二詩，可謂先得我心。顧祿伯亦有詩誚之云：「垂老與人家國事，幾聞巢許出山來？」

又卷一四 周月東游海潮菴，得謝文節公小方硯，額鐫「橋亭卜卦硯」五字，背有元人程文海銘。周珍重之，抱硯以寢，臨死，乃贈查恂叔。一時題者如雲。錢辛楣云：「眼中只有石丈人，江南更無斯養卒。」紀心齋云：「遠過一片韓陵石，留伴千秋玉帶生。」

《湖海詩傳》卷一六《蒲褐山房詩話》 詩清而能醇，質而有法。古體文亦以震川爲歸。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君弱冠與東南名士吳企晉、趙損之、曹來殷輩精研風雅，兼有唐、宋。官翰林十餘年，所進應奉文字及御試詩賦恆邀睿賞，故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間，文法歐陽文忠、曾文定、歸太僕，從容淵懿，質有其文。讀其全集，如見爲端人正士也。

《北江詩話》卷一　錢少詹大昕詩，如漢儒傳經，酷守師法。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寄心盦詩話》　錢辛楣少詹以經學冠一時，詩其餘事也。《杜文貞祠》云：「直欲許身追稷契，何曾談藝薄盧王？」《汴中詠古》云：「黃蓋竟因孤注勝，青壇想見萬靈趨。」《贈歸愚宗伯》云：「文章巨手唐燕許，山水前盟漢向禽。」亦何工鍊？

又引《石溪舫詩話》　先生觀余《銀槎歌》，評云：「沉鬱開合，安得不推爲第一奇才？」又爲手書「風騷力主年猶少，仙佛才兼古亦稀」二語於楹帖。墨跡尚存，念之感涕。

《筱園詩話》卷二　錢竹汀【略】則經學考據之業自足千秋，詩不工矣。

《海天琴思續錄》卷二　嘉定錢竹汀宮詹（大昕）詠秋柳云：「渭城舊恨歌三疊，白下新愁送六朝。」較漁洋山人作更見超逸。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五引《修本堂稿》　《十駕齋養新錄》爲嘉定錢氏晚年之書，包羅廣大。其義類似有可引伸者：一條謂筮用錢始於齊、隋、唐初。謹按：《朱子語類》：卜卦之錢始於京房。又按胡一桂筮法變說引項平甫云：以京房《易》考之世所傳火珠林，即其遺法。火珠林即交單重拆也。則錢卜實自漢始矣。一條謂魏孫叔然始爲翻語。謹按：惠氏《九經古義》云：不來爲貍并夾爲籥勃鞮爲披，後世反切之學本於此。又按顧氏《音學》云：《爾雅》：「禘，大祭也。」大祭正切禘字。他如不律切筆，鶻鵃切鳩，蔽膝切韠，則翻切由來久矣。一條謂四聲始於齊梁。謹按：《三百篇》涇以渭濁，鐘鼓既設，充耳琇實，皆具四聲。又《隋書經籍志》：晉有張諒撰《四聲韻林》，則四聲不自齊梁始矣。一條論魁星謂奎非文章之府。謹按《孝經援神契》，奎主文昌，倉頡效象。宋均注：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然則《日知錄》謂奎，文章之府，未可議也。至其論之創者，謂鄭讀易簡之易與變易不易，初無兩音；又謂鄭注三禮並無麒麟皮冒鼓之說，皆信而有徵，豈獨可伸鄭耶。錢氏以碩學雄視海內，其書滿家，竊意其博而能一，通而近正，則是書之可貴，固不徒以典核也。

又引《松心日錄》　或問顧氏《日知錄》、錢氏《養新錄》二書孰優，余曰：研究經史，考核典章，博洽淹通，誠難軒輊。若汲汲焉以明體達用，爲學懃懃焉以扶世翼教爲心，有裨於治道，有助於經世，則《日知錄》一書，未嘗非考據而不敢徒以考據目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引《昭代名人尺牘小傳》　少詹六經、百家無所不通，凡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莫不瞭如指掌，繼崑山、秀水而起，當代推爲通儒。尤精算術，通中西兩法，有梅氏所不能言者。衍漢三統術，據班《志》以闡劉歆之說，二千年已絕之學復明。所爲文皆經史精液，不矜法以自雄。

《清朝先正事略・錢竹汀先生事略》　先生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年齒、古今地理沿革、金石、畫像、篆隸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曆法，無不洞晰其是非疑似。

《清史列傳・錢大昕傳》　大昕幼慧，善讀書。時元和惠棟、吳江沈彤以經術稱其學，求之《十三經註疏》及唐以前子、史、小學諸書，大昕推而廣之，錯綜貫串，發古人所未發。任中書時，與吳烺、褚寅亮同習梅氏算術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入翰林，禮部尚書何國宗世業天文，年已老，聞其善算，先往見之，曰：「今同館諸公談此道者鮮矣！」大昕於中西兩法剖析無遺，用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時朔望，薄蝕凌犯，進退（強弱），抉摘無遺。漢三統爲七十餘家之權輿，訛文奧義無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據班《志》以闡劉歆之說，裁《志》文之訛，二千年已絕之學，昭然若發蒙。【略】大昕始以辭章名，沈德潛《吳中七子詩選》，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姦是非疑似難明者，皆有確見。惟不喜二氏書。嘗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釋氏近於墨，予以爲釋氏亦終於楊氏爲己而已，彼棄父母而學道，是視己重於父母也。」【略】族子塘、坫，能傳其學。

《晚晴簃詩匯》卷八三　竹汀詩，溯源漢、魏，出入唐、宋，春容淵雅，蔚爲大宗。晚年優游林下，得意成詠。性情之蕭曠，議論之確覈，較少壯時又過之。論者謂其詩格在白太傅、劉賓客之間。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簡齋孟浪笑詮符，越縵雌黃亦舉隅。此事甯須枵腹辦，竹汀西沚盡經儒。（簡齋嘗譏韓門、襄七爲學人詩，其「詮癡」一絕，似爲覃谿作。李憂伯有論經儒詩，獨舉沃田、述庵、次仲、北江。其實本朝經師輩出，以詩名家者，不勝枚舉也。）

《新世說・文學》　乾嘉之世，經學昌明，殆如日月之中天。自清之初葉，樸學始萌，顏習齋、顧亭林、毛西河、閻百詩諸公，開風氣之先。其後鉅儒踵接，元和惠氏、武進莊氏、高郵王氏、嘉定錢氏盛於吳中；婺源江氏、休寧戴氏繼起於宣歙，曲阜孔氏、桐城姚氏、儀徵阮氏莫不遠紹微言，兼通大義，遂使遺經墜緒，煥然一新。【略】（嘉定錢氏大昕，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其說經之文，散見《潛研堂文集》。中弟大昭、猶子塘、坫、侗，皆深經術。）

《清儒學案小傳》卷九　嘉定錢先生，諱大昕，字辛楣，號竹汀。進士。歷官少詹事。研精經史，蔚爲著述。於經義之聚訟難決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韻、訓詁、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實、年齒，瞭如指掌。古人賢奸是非疑似難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斷者，皆有確見。

分論

《四月廿有六日重游泮宮賦贈新先輩因追懷西莊光祿》　《湖海詩傳》卷一六引《蒲褐山房詩話》：（大昕）年七十五，追溯爲諸生已六十年，有司循例請重遊泮宮。因有句云：「三不朽間當立脚，四先生往孰差肩？」實唐、婁諸公斷不逮其百一也。

《荆柯里》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一五《聽松廬詩話》：詠荆軻者多矣。余最愛錢竹汀先生作詩云：「匕首懷中出，諸郎殿下看。燕丹心未死，趙政膽先寒。成敗論人易，從容舍命難。千秋猶灑淚，易水共汍瀾。」《粟香隨筆》卷四：嘉定錢竹汀宮詹（大昕）《荆軻里》詩云：【略】無錫秦小峴侍郎（瀛）《荆軻墓》詩云：「一死報燕丹，如卿亦大難。酒徒從此盡，易水至今寒。擊筑歌聲古，招魂俠骨殘。惜哉疏劍術，孤負白衣冠！」皆音節悲壯，可以並傳。

傳記

王昶《錢大昕墓誌銘》　乾隆十三年夏，昶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壻錢君。曉徵幼慧，善讀書。歲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熟王次山侍御詢嘉定人才，鳳喈則以君對。侍御轉告巡撫雅公（尉文檄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君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於是院長驚異，而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後三年，高宗純皇帝南巡，君獻賦，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略】君入中書後，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君以績學著聞京師，秦文恭公輯《五禮通考》及奉敕修《音韻述微》，皆請相助。其時朝廷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毬圖》，君咸充纂修官。己卯、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會試磨勘官者三，充鄉試磨勘官、殿試執事官者各一。京察一等者三，即於主考河南之歲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父憂歸。先是，君以侍講學士，特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每與內廷錫宴賦詩稱旨，前後蒙賜「福」字、貂皮、緞匹，恩禮有加。蓋上深知其學行兼優，將次簡畀，顧君淡於榮利，益以識分知足爲懷。嘗慕邴曼容之爲人，謂官至四品可休，故於奉諱歸里即引疾不復出。嘉慶四年，今上親政，垂詢君在家形狀，朝臣寓書勸令還朝，君皆婉言報謝，是以歸田三十年。歷主鍾山、婁東、紫陽三書院，而在紫陽至十六年之久。門下士積二千餘人。其爲臺閣侍從、發名成業者，不勝計。蓋皆欽其學行，樂趨函丈，即當事亦均以師道尊禮之，而今巡撫汪君稼門待君尤獨摯云。君諱大昕，號竹汀、曉徵其字。生雍正六年正月初七日，以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書院，年七十有七。君卒之日，尚與諸生相見，口講指畫，談笑不輟。及少疲，倚枕而卧。不逾時，家人趨視，則已與造化者遊矣。非其天懷淡定，涵養有素，能如此哉！

阮元《錢大昕傳》（存目）

《碑傳集》卷一二八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生而穎悟，讀書十行俱下。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略】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賜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在京師與同年長洲褚寅亮、全椒吳朗講明九章算學及歐羅巴測量弧三角諸法。【略】先是在吳門時，與元和惠定宇、吳江沈冠雲兩徵君游，乃精研古經義、聲音、訓詁之學，旁及壬遁太乙星命，靡不博綜而深究

焉。乾隆十九年莊培因榜成進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二等一名擢右贊善，尋遷侍讀。二十八年，又以大考一等三名擢侍講學士，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十七年，改補侍讀學士，其年冬擢詹事府少詹事。純皇帝深知爲績學之士，官侍讀學士時即命入直上書房，授皇十二子書；又奉敕修《熱河志》、《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皆預纂修之列。壬午、乙酉、甲午充山東、湖南、浙江、河南主考官。庚辰、丙戌充會試同考官。主考河南之年授廣東學政，明年夏以丁外艱歸。先生淡於名利，慕邴曼容之爲人，嘗謂官至四品可以歸田，故奉諱家居之後即引疾不出矣。嘉慶四年，今上親政，垂詢大昕家居狀，朝貴寓書敦勸令朝，婉言謝之。嘉慶九年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享年七十有七。先生深於經史之學，【略】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經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詩文集、小說、筆記，自秦漢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滿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習盡功。古人云：「經目而諷於口，過目而闇於心。」先生有焉！戴編修震嘗謂人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東原毅然以第一人自居。然東原之學以肆經爲宗，不讀漢以後書；若先生學究天人，博綜羣籍，自開國以來，蔚然一代儒宗也。

《文獻徵存錄》卷三五（存目）

朱克敬《儒林瑣記》　錢大昕，字竹汀。江蘇嘉定人。由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歷官至少詹事。少從沈德潛學詩，爲「吳中七子」之冠。後乃博覽經籍，通究諸學，旁及律曆、算法、蟲魚、箋解，莫不考訂。乾嘉間爲徵學者，惠棟外，大昕與休甯戴震最優。江南人尤尊奉之。

《清史列傳・錢大昕傳》　錢大昕，字曉徵，江蘇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二十二年，散館授編修。二十三年大考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贊善。二十四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二十五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七年，充湖南鄉試正考官。二十八年，大考一等三名，擢翰林院侍講學士。三十年，充浙江鄉試副考官。三十二年，乞假歸。三十四年，補原官，入直上書房，遷詹事府少詹事。三十九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尋提督廣東學政。四十年，丁父艱服闋，又丁母艱，病不復出。主講鍾山、婁東、紫陽書院。嘉慶九年卒，年七十七。

《詞林輯略》卷四　錢大昕，字曉徵，一字及之，號辛楣，一號竹汀。江南嘉定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少詹事。著有《潛研堂全書》。

《新世說・夙慧》　錢名大昕，江蘇嘉定人。乾隆十六年，高宗南巡獻賦，召試舉人。十九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累官至侍讀學士，遷少詹事。歸則主講鍾山、婁東、紫陽書院。博極羣書，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

紀事

作家逸事

《湖海詩傳》卷一六《蒲褐山房詩話》　君聰穎非常，髫丱時，即有「神童」之譽。以召試入內閣，再入詞垣。覃研經史，根柢精深。詩賦之外，究心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能通中西之學。秦文恭公修《五禮通考》，屬以相助。自廣東學政銜恤歸家，有終焉之志。歷主書院，輒以小學《爾雅》授生徒。所撰《二十一史考異》，又撰《金石跋尾》四集，蓋鄭夾漈、王深寧之流亞也。

《羣雅集》卷五　竹汀研精經史，制行純粹，近之顧寧人、朱竹垞也。予嘗謁於紫陽書院，質疑問難，明晰指陳，直探本原，宜爲海內學者所宗。嘗語予曰：文愍門下僅予與西沚、述庵三人耳！予呈詩有「重過論文地，斜陽舊酒壚」之句，先生閱之，輒太息靡已。

《墨林今話》卷三　嘉定錢少詹竹汀先生平生著述等身，博於金石，尤精漢隸，而無畫名。昨見蔣心餘太史有題先生畫白蓮詩云：「楷法寫枝幹，行草寫花葉。作畫如作字，吾師白陽接。」可見先生亦諳六法，惟不多作，故世罕有知者。

《新世說・夙慧》　錢竹汀是王西莊之妹倩，生同時，長同學，名譽官階，亦相頡頏。錢十餘歲時，一日在塾，檢閱歷書，王謂之曰：「吾與若偕讀，能先默誦者爲勝。」錢允之。王甫讀一遍，已能背誦，錢則讀三遍而始能之。同塾之人，咸優王而劣錢。及翌日，請再試之。錢一字不誤，而王則間有訛脫。是以知二人固無分軒輊也。

作品本事

《詠史》《雪橋詩話續集》卷四：本朝宰輔，如瓜爾佳氏剛林、烏蘇氏祁充格、他塔喇氏蘇納海、伊爾根、覺羅氏阿爾泰、覺羅吉慶、宗室耆英，皆致位三公，不永終譽。金川之役，訥親辦賊無功，高宗以其祖遏必隆之刀郵寄軍前賜死。錢辛楣《詠史》詩云：【略】。若漢大臣則多蒙寬貸焉！

《輓任參將》《雨村詩話》卷二：乾隆十三年六月，金川昔嶺之役，經略某公僨事，以至總兵官任舉陣亡。舉，大同進士，在參將任，值固原兵變，舉以單騎手刃亂兵。開鎮攻昔嶺色爾力山，賊避其鋒，堅守石城。舉念士卒戰疲，欲養蓄再攻，督師逼促，遂提刀薄卡，一踴而上，連砍數賊，死。嘉定錢辛楣學士大昕輓詩云：【略】。實錄也。

《又題竹柏樓居圖》《隨園詩話》卷一〇：姬傳姚太史云：「詩文之道，凡志奇行者易爲工，傳庸德者難爲巧。」理固然也；然亦視其人之用筆何如耳。吾族柳村有側室韓氏，年逾二十，即守節教子，居竹柏樓十五年而卒。子又愷請旌于朝，又畫《樓居圖》志痛。一時士大夫咏其事者如雲，號《霜哺遺音集》。此庸行也；余獨愛少詹錢辛楣七古云【略】。柳村名永涵，蘇州人。

著録

段玉裁《潛研堂文集序》 玉裁喬居姑蘇者十餘年，先生方主講紫陽書院，幸得時時過從請益。而天不憖遺，捐館已三年矣。所著書多刊行於世。生平於元史用功最深，惜全書手稿未定，文集尤士林所仰望。今同志梓成，瞿子鏡濤請序於余。追念疇昔，感傷宿草，彙欵言之，媿無以發先生之蘊也。集凡五十卷，分爲十四類者，先生所手定也。嘉慶十一年，歲次丙寅九月。金壇後學段玉裁拜撰。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所著《經史答問》、《廿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三統術衍》、《四史朔閏考》、《金石文跋尾》、《養新錄》諸書，悉流傳於世。

《碑傳集》卷一二八《錢詹事大昕記》 生平著述傳於世者，《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潛研堂金石文跋尾》《元集》六卷，《亨集》七卷，《利集》六卷）、《貞集》六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日記抄》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補元史藝文志》四卷。

《文獻徵存錄》卷八 其所著書行於世者，有《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氏族表》三卷、《元詩紀事》二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洪文惠年譜》四卷、《先德錄》四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鈔》三卷、《潛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未成者，《遼金史及元史補志》。休甯戴震嘗歎曰：「當代學者，吾以曉徵爲第二人。」蓋震以第一人自居，後之說者以爲大昕雅博勝震也。

《清朝先正事略·錢竹汀先生事略》 所著《廿二史考異》百卷、《通鑑注辨正》二卷、《三統術衍》三卷、《補元史氏族表》三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元詩紀事》五十卷、《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金石文字目錄》八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養新餘錄》三卷、《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各五卷，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譜各一卷、《疑年錄》、《恒言錄》、《聲類》、《地球圖說》若干卷、《潛研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皆行世。

《清史列傳·錢大昕傳》 大昕在館時，嘗與修《音韻述微》、《續文獻通考》、《續通志》、《一統志》、《天球圖》諸書。所著有《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異》三卷、《聲類》四卷、《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考》四卷、《南北史攷》一卷、《三統術衍》三卷、《術鈐》三卷、《風俗通義逸文》二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洪文惠年譜》一卷、《洪文敏年譜》一卷、《王伯厚年譜》一卷、《王弇州年譜》一卷、《疑年錄》三卷、《潛揅堂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詞垣集》四卷、《潛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

卷、《金石文字目錄》九卷、《天一閣碑目》二卷、《養新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鈔》三卷。

《清儒學案小傳・潛研學案》上　先生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訓詁、音韵、天文、輿地、典章制度、職官、氏族以及古人官爵、里居事實，莫不錯綜貫串。在京師與同年褚搢升、吳□亭講明算學。尚書何國宗年已老，聞其善算，先往拜之，歎爲不及。先生於中西諸法剖析無遺，用以觀史，自太初三統四分下迄大衍授時朔望，薄蝕凌犯，進退強弱，皆抉摘知誤，昭若發蒙。在館時奉敕與修《音韵述微》、《續通志》、《續文獻通考》、《一統志・熱河志》、《天球圖》諸書。又嗜金石文字，同時畢秋帆、孫淵如、王蘭泉、武虛谷各有記撰，而先生熟於歷代地理、官制沿革及遼、金元國語世繫，故考據精密，度越諸家。常病《元史》冗雜漏落，欲倣范蔚宗、歐陽永叔之例，因搜羅元人詩文集、小說筆記、金石碑版別爲編次，更定屬草未成。而《二十二史考異》一百卷，尤爲平生精力所萃。常曰：「自惠、戴之學盛行於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蓋有爲而作也。他著有：《三史拾遺》五卷、《諸史拾遺》五卷，修《唐書史臣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藝文志》四卷、《四史朔閏考》四卷、《通鑑注辨正》二卷，洪文惠、洪文敏、陸放翁、王伯厚、王弇州《年譜》各一卷、《疑年錄》四卷、《金石文跋尾》二十卷、《金石文目錄》八卷、《聲類》四卷、《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三統術衍》三卷、《鈐》一卷、《風俗通義逸文》一卷、《恆言錄》十卷、《文集》五十卷、《詩集》十卷、《續集》十卷，合爲《潛研堂全書》。別刻者，《唐五代學士年表》各一卷、《宋中興學士年表》一卷、《鳳墅帖釋文》一卷、《竹汀日記鈔》二卷、又三卷、又一卷。又著有《經典文字考異》三卷、《唐石經考異》一卷、《南北史攷》一卷、《金石文附識》一卷、《天一閣碑目》二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日記》六十卷、《詞垣集》四卷。

藝文

王昶《詹事府少詹事錢君大昕墓誌銘》　實來請銘。嗚呼！昶長君四歲，同憶與君及鳳喈同居學舍時，距今忽忽五十七年。逮同年通籍、同官同朝亦幾二紀。中閒昶以出使滇蜀，揚歷中外，與君別日較多，而書問往還，無時不以學問文章相質。蓋著作淵源、性情趨向，有非儕輩所得道其詳者。然則窀穸之文，非昶誰能盡也。鳳喈先以光祿卿告歸後十二年，君繼之又十三年，而昶以年屆七十蒙恩予告。三人者，所居百里而近，春秋佳日常聚於吳中，諸弟子執經載酒，稱爲「三老」。曾幾何時，而鳳喈先逝，君歸道山又期年矣，獨昶龍鍾衰病，淹息牀第，且念企晉、損之諸友更無一人在者，執筆而書君行事，可勝悲夫！銘曰：博文約禮道所基，下包河洛上璿璣。三才萬象森端倪，君也閎覽兼旁稽。海涵地負參精微，儒林藝苑資歸依。龍蛇妖夢未告期，文昌華蓋沈光輝。丸丸松柏臨湖湄，三尺堂斧千秋思。

趙翼《晤錢竹汀宮詹話舊》　握別京華廿五春，相逢彌覺白頭新。手成百卷專門學，身是千秋列傳人。海外購書來賈舶，門前著錄遍儒紳。故交也得餘光乞，一序三都價便珍。（承惠拙集序言。）研摩結習自諸生，館閣歸來業益精。兩漢淵源劉貢父，歷朝金石趙明誠。胸懷人喜披朝爽，目力天留禁夜明。（君入夜則咫尺不能見，晝視仍察秋毫也。）樽酒論心同一笑，傳人未必盡公卿。

沈業富

《湖海詩傳》卷一七　沈業富，字方谷，號即堂，高郵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至河東鹽運使。

又《蒲褐山房詩話》　君性情惇厚，篤於友朋。武進黃仲則過河東，留之賓館，病中哀其諸作，抄錄成編，俾無遺佚。又風峪有北齊所刻《華嚴經》，爲竹垞太史求而未得者。君遣工入山搴搨，得一百二十餘紙，貽予于西安，蓋好事如此。竹西自午橋太史沒，詩壇寥落。君以詞林耆宿，家居望重，士大夫南北往來，必造門請謁，香山洛社之風，賴以不墜。

阮元《翰林院編修河東鹽運使司沈公業富墓誌銘》　公幼穎異好學，雷學

使鉉始拔之。年二十二舉於鄉，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略】越二年，散館授編修，撰制誥文辦院事。庚辰充江西副考官，壬午充山西副考官，乙酉分校順天鄉試，皆以先正法衡文，得士爲盛；尤屏絕聲氣，關節不通，館譽重之。前後充國史館、續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乙酉冬補安徽太平府知府【略】公久于太平府任者十六年，于災眚尤盡職。【略】辛丑始授河東鹽運使。【略】公所莅皆興學愛士，修書院，習樂舞。【略】母卒，喪以禮。服闋，以溼疾，恬然不復出。居鄉十餘年，多善舉，里黨皆曰沈公乃正人。所著有《味鐙齋詩集》若干卷、《文集》若干卷。公生于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二日，卒于嘉慶十二年八月十五日。【略】銘曰：公文在經，公學在性。忠厚其心，砥礪其行。拙于成宦，勤于成政。飽民之饑，療民之病。以史斷獄，以道出令。苦鹽既調，澹泊無競。以孝辭職，壹志溫清。既享其壽，乃歸其命。藏此佳城，積善餘慶。鄉里私謚，僉許曰正。

《清史列傳・沈業富傳》 沈業富，字方穀。江蘇高郵人。乾隆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五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充山西鄉試副考官。三十年，出知安徽太平府，在任十六年，興利除害，有惠績。值荒災，勸富家糶濟，密檄官圩禁轉掠。總督嘗下其法於他郡行之。四十六年，擢河東鹽運使，時河東以蒙古鹽病商滋弊。業富謂鹽池自古爲利，不當革。若聽民自販，必致蒙古鹽內侵。商人之力不在寡，在不均。其弊有三：商棄瘠據肥，一也；費浮地遠，夥攫其利，二也；簽代之期，貧富倒置，三也。乃立均引順路之法，總三省引地，以三等均之，復以道路相近者順配爲五十六路，路各一籤，令各商均分籤掣之。於是賂絕而弊不行。旋以乞養歸。其後廢商運，蒙古鹽復內侵。至嘉慶十一年，仍復舊制。性惇厚，篤於朋友。黃景仁卒於署中，經紀其喪，並哀其遺稿。家居後，士大夫南北往來必造門請謁。業富以耆宿提倡風雅，香山洛社之風賴以不墜。十二年卒，年七十六。著有《味鐙齋詩文集》。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種竹軒餘話》 都轉守安徽最久，救荒卹災，至今民思之。

《雪橋詩話三集》卷七 沈既堂時守太平，【略】黃仲則負其才，雄視一時，館于太平署齋，時年二十九。同時客者，高郵賈稻孫，年六十一。二人皆工詩。仲則性軼宕，風神散朗；稻孫俯首矩步，面蒼色，致不類，致相得也。既堂能一一款洽之，以足其意。一夕讌客，既堂命伶人福壽持酒酌幕中諸君子，出謂既堂曰：「少年末座者，誰耶？眞天人不可及也。」仲則聞之慨然，謂此輩乃能識人，索扇立成七絕十二首贈之。既堂有句云：「漫說使君能顧曲，須知此輩解憐才。」既堂轉運河東，仲則歿於公署，經其喪，厚其賻，送其柩歸常州。洪稚存贈詩有云：「元伯縱亡留母在，白頭朝夕感深恩。」乙巳，既堂以母老請養歸。時于酒酣耳熱之際，背誦少日所誦文，一字不遺云。

《九月六日余禮耕群玉山房宴集次瑤圃韻》 《雪橋詩話》卷七：高郵沈既堂，甲戌釋褐，年二十四。乙酉出守太平，在郡十六年，資最深，每考績，輒有尼之者。或勸赴省，曰：「求之得，恥也；不得，更恥也。」辛丑，授河東鹽運使。甫一年，以母老請終養，歸不復出，家居廿餘年，以詞林耆宿爲詩壇祭酒，杖履吟詠，有香山洛社之風。《九月六日余禮耕群玉山房宴集次瑤圃韻》云【略】。

宋大樽

論　述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 王昶云：「茗香詩，掃淨一切，追漢，魏而上之，李滄溟輩當變色失步；惟五言近體，迪功、一靈稍堪把臂。」

又引《石溪舫詩話》 左彝中年詩，專學太白，有逸氣。又善鼓琴。嘗自天台歸，邀余集吳山之平遠樓，酒半爲鼓《風入松》一曲，泠然善也。

又引《寄心盦詩話》 助教詩，神肖青蓮，而真朴處酷似王、孟。晚年歸老西湖。一日，湖樓晨起，呼肩輿游龍井采茶。輿人至，已端坐而逝，如蛻化狀，人以爲仙去。詩有不襲前人而如古箴銘者。如「種花莫種桃，住家莫入城。生兒莫早慧，交友莫近名」是也。

《梧門詩話》卷二　宋助教茗香大樽，仁和人，性好山水。《遊天台詩》極佳。阮芸臺中丞稱其詩情超逸，【略】於瓊臺、石梁間讀之，飄飄有凌虛之意，不止太白誦謝朓驚人句，搔首問青天也。

《羣雅集》卷一七　茗香豪宕，負至性。論詩最嚴，不肯一字拾人牙慧。運氣超逸，抒懷真摯。五言上乘，歸季思、高忠憲之亞也。時朱青湖以清穩沈鬱勝，學者稱「朱宋」。予過訪之前夕，茗香曾夢與沈文慤論詩。李司馬漁衫在都中聞之，有「伯喈平子憑誰證？好問風流宋大夫」之句。法祭酒采入《譚助》。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枯樹山舊頭領一員：喪門神宋茗香（大樽），有《學古集》、《牧牛邨舍外集》。

《靈芬館詩話》卷八　五律一體，沈著高超，各極其勝，精鍊古澹，自名其家。然學爲沈著精鍊者，即材力有不逮古人處，猶能不失矩度；學爲高超古澹，苟中無精神，則僅存面目，使人生厭矣。宋茗香大樽詩以太白爲瀾，能不襲面目而別具神解。其《送人歸金華》云：「如何欲送君，花落忽紛紛？遙指金華渡，依然有白雲。風塵拂衣謝，天水遠帆分。不信江頭路，今朝日易曛。」《寄山塘酒家》云：「美人安在哉？猶在姑蘇臺。一片五湖月，香魂獨自回。春風忽吹散，化作桃花開。笑勸當壚女，如何不舉杯？」二詩極高妙。他如《淮陰釣臺》云：「三秦可傳檄，百戰失垂竿。」《維揚酒樓送人》云：「猶持故人酒，莫作異鄉看。」皆又極精鍊。茗香豪于飲，酒酣落筆，往往有凌雲之氣。惜其晚年悔棄少作，欲變而之漢、魏，如枯僧作禪語，了無生氣。往時酣嬉跌宕之作，概從刊削，深可恨也。

《養一齋詩話》卷一〇　密之之後能以簡勝者，近又有仁和宋大樽《茗香詩論》，其論尤爲精澈不刊。【略】茗香謂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此說較之公幹升堂，思王入室，景陽、潘、陸可坐於廊廡之間自勝矣。然亦未盡允也。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宋左彝者，名大樽，嘗爲國子監助教，以母老引疾歸。治天文占驗及形家言，然非其好也；所好者，獨於詩。嘗自編其詩，都爲一集，以示其友宜興吳仲倫曰：「詩之興，肇於上古陶唐氏，前書闕不可信。虞歌夏諺，乃時時見於紀傳中。其爲古質，甚於周詩。漢氏以後，莫之或爲。今欲追而復之，難矣！予故爲其難者，法古歌謠，作雜言一卷。五言出於漢時無名氏之《十九首》。蘇、李之贈答遼乎夐哉！自是瀰漫於東京，遂迤及於魏、晉、宋、齊、梁、陳、隋。雖作者所涉之淺深不同，然皆有風人之遺意存焉！法漢、魏、六朝，作五言古詩一卷。自《三百篇》變而爲楚詞，又變而爲漢人之樂府，變而未失其正也。又變而爲唐人之七言古詩，蓋其靡矣。然樂府遺音，惟太白爲能近之。法太白作七言古詩一卷。齊、梁五言，體雜儷偶。唐人諧聲而以律名。而摩詰、襄陽、太白猶時以古法行之。沈、宋諸人，瞠乎後矣！法王、孟、李三家，作五言今體詩一卷。凡余之所得如是，子盍爲我序之。」於是吳仲倫爲其序。略以爲近世能言之士，其識力大都不及唐以上。君獨閎意眇旨，由唐人而上溯之，極於古歌謠而止。其識固不可及，而才力之雄獨又自足以相儷。其傳於後也，無疑矣。然左彝詩大率與曹嶢亭相上下，蓋學魏、晉而幾至唐人者也。左彝著詩論一卷，大旨謂學詩之道，不第於詩焉求之。要在多讀書，遊名山水，然後能充其識，以養其性情，而不同於流俗。故左彝自其母夫人卒後，居家之日恒少。於東南諸名勝，若天台、雁蕩、黃山之屬，凡其荒遐幽阻、人跡罕至之區，無不窮探深入。所遇往往多異人逸士，與之縱談莊、列虛無之說，而發其荒遠不可致詰之思。然其意，欲精其詩以成名，以傳之後世而已。人謂左彝好佞佛，好言長生，皆非其實也。嘉慶九年某月卒於西湖僧舍。所著詩曰《學古集》。

《定香亭筆談》卷二　錢塘宋茗香（大樽），官國子助教。嘗裹糧爲天台之游。所爲詩，飄然凌雲，有謫仙之意。其子咸熙通經學，嘗注《夏小正》。

龔自珍《三別好詩》三　忽作泠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几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右題宋左彝《學古集》。）

《復堂日記》卷三　宋茗香助教《牧牛村舍外集》，終覺有氣體而無骨力，不如其《學古詩集》也。

《海天琴思錄》卷八　仁和宋茗香先生大樽詩，善學太白，不襲其貌。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〇　茗香詩宗太白，眞樸處又雅近王、孟。豪於酒，興酣落筆，灑落不作凡近語。嘗爲五言曰：「種花莫種桃，住家莫入城。生兒莫早慧，交友莫近名。」符南樵以爲不襲前人，而如古箴銘，實則出自少陵。

《石遺室詩話》卷三　《學古集》四卷，嘉慶間仁和宋左彝（大樽）著。後附《詩論》一卷。世之有志於古者，盛稱之。傳本頗罕，楊昀谷、胡瘦唐皆向余

借鈔，詩論甚正，惟爲詩跬步必求合於古，與所論實有不掩者。

又　吳德旋叙其詩，述其言，謂法古歌謠，作雜言一卷；法漢、魏六朝，作五言古詩一卷；法太白，作七言古詩一卷；法王、孟、李三家，作五言今體詩一卷。餘體皆不爲，餘人皆不法。則陶詩後，有李可不復有杜矣。孔子曰：「信而好古。」昌黎曰：「不懈而及於古。」好古非復古，及於古非擬古也。有作必擬古，必求復古，非所謂有意爲詩，有意爲他人之詩乎？明之何、李、王、李，所以爲世詬病也。茗香之詩之擬古，不如太初之自及於古矣！茗香之復古，不如太初《詩比興箋》之善於好古矣！

又　茗香詩佳者至多，實有神與古會者。然如《詠懷》之「客遠狗猶吠，飯香農恰歸」之「恰」字，《自臨平山暮歸》之「誰與諾重來，有客惠然肯」倒押「肯」字韻，似非《學古集》中應有語。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學古誰能風教持，清談極欲痛陳隋。瑣人彥輔如冰炭，斂手都推宋左彝。（宋茗香《詩論》力持風化之說，痛斥六朝流弊，與章實齋論詩話一則同爲有功詩教。茗香詩學太白，龔定庵《題學古集》：「杭州几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潘四農《塵定軒論近人詩》：「如何六十年來客，獨數卑官宋左彝？」四農講宋學，與定庵學派迥不相入，而於茗香，皆推服無間。）

《招葉二青游天台》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仁和宋茗香先生詩學太白，極有神似者。如《過仙人拍手崖》云【略】，《招葉二青游天台》云【略】。

《送陳白雲（斌）北上》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引《聽松廬詩話》：茗香五言極有眞氣。《送陳白雲（斌）北上》云：「阻君非人情，送君殊黯然。我有田間廬，留君已數年。君今別我去，何時來田間？辭榮亦云矯，易退乃稱賢。」只四十字，而惜其遠別、盼其復來、望其進取、勸其恬退諸意俱到。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三六　宋大樽，字左彝，號茗香，仁和人。乾隆四十二年舉人。官國子監助教。有《學古集》。（選四首。）

《清史列傳・宋大樽傳》　宋大樽，字左彝，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弱歲刲股愈母疾，終身不治生，讓財其弟。嘗爲國子監助教。以母老引疾歸。居鄉里，凶年煮粥活人，隆冬施衣絮，倡義學入貧苦子弟，置水器禦災，纖悉爲之。治天文占驗及形家言。又善鼓琴，然非其好也。所好者獨爲詩，於東南諸名勝，若天台、雁宕、黃山之屬，無不窮探深入，意欲精其詩以成名。中年專學太白，有逸氣。晚更追漢、魏而上之。嘗言：「孔氏之門，如用詩，則漢之古歌辭升堂，《十九首》入室，廊廡之間坐陶、杜。」人韙其言。青浦王昶稱其詩掃淨一切，足使李滄溟輩變色失步，惟五言近體迪功、靈一稍堪把臂。晚年歸老西湖。一日，湖樓晨起，呼肩輿遊龍井，輿人至，已端坐而逝，如蛻化然。著有《茗香詩論》、《學古集》、《牧牛村舍詩鈔》。

藝文

郭麐《次韻答宋茗香（大樽）》　西湖日日醉扶頭，傳徧狂名亦有由。誰識秦川公子恨，江山信美獨登樓。流年如水少回流，源倒還能似我否？昨夜醉鄉儂奪取，劉伶骨相不當侯。

龔自珍《三別好詩有序》三　余於近賢文章，有三別好焉。雖明知非文章之極，而自髫年好之，至於冠益好之。茲得春三十有一，得秋三十有二，自揆造述，絕不出三君，而心未能舍去。以三者皆於慈母帳外燈前誦之；吳詩出口授，故尤纏緜於心。吾方壯而獨遊，每一吟此，宛然幼小依膝下時。吾知異日空山，有過吾門而聞且高歌，且悲啼，雜然交作，如高宮大角之聲者，必是三物也。各系以詩。忽作泠然水瑟鳴，梅花四壁夢魂清；杭州几席鄉前輩，靈鬼靈山獨此聲。右題宋左彝《學古集》。

周儀暐《哭宋茗香助教》　李白詩無敵，清才冠盛唐。先生今繼起，絕調在錢塘。碧月舒宵彩，琳花落曉香。如何九霄上，吹散紫雲裳？鮮鯽桃花美，深杯竹葉濃。綠雲門巷好，今雨酒人同。得句誇荆璞，無人識鬼工。多君善標榜，許我秀江東。四月湖邊雨，平添二尺潮。長隄芳草沒，深巷落紅銷。孤舫衝雲去，殘樽任路遙。煙波寥同調，寂寞段家橋。此去登樓飲，難忘舊酒徒。萬山消古翠，三月冷全湖。客至西冷少，詩留故壁無。綠簑耕釣侶，一夕哭林逋。

楊揆

論述

《湖海詩傳》卷三七《蒲褐山房詩話》 荔裳偕其伯兄，才雄藻密，世號「二難」。張千層之錦繡，門八尺之珊瑚，共爲貴重，無以逾也。然蓉裳既已黃巾、青犢著績岩疆，而荔裳復以碉門而外，出塞數千里，耳目所見，得未曾有。與前代文人簪毫佩玉、雍雍華要者不同。蓋造化奧區，久而必發。而窮荒戰地，自嘉州、昌黎之後，紀載無多，天或借翰墨以發其奇，兩君遭際，洵非偶然。宜閱之者如游絕域，如讀異書也。

《北江詩話》卷一 楊布政揆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

《梧門詩話》卷一四 荔裳爲蓉裳農部胞弟，少日並擅才名，早有軾、轍之譽。西崑一體，酷似其兄。

《國朝正雅集》卷三四引《寄心盦詩話》 荔裳方伯從嘉勇公至青海，復以守伏羌屢立軍功，書生得意事也。讀其「燃燭兩行分草檄，解鞍千騎會傳餐」、「摩雲遠過閻浮界，計日應收的博城」諸句，令人有起舞中宵之想。

又引《石溪舫詩話》 荔裳早擅風華，中年從嘉勇公出征衛藏，所歷熊耳山、星宿海諸勝，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變，極造幽深，發以雄麗，字外有力，紙上生芒，非摹擬《從軍行》者所能道其一語。

《聽雨樓隨筆》卷一 楊方伯荔裳先生揆，與兄戶部蓉裳先生芳燦齊名。蓉裳工言情，荔裳工寫景；一婉麗，一奇嬌。蘿裳芳英詩亦明媚，眞一門之盛也。

又 荔裳初以侍讀從大學士福公康安平廓爾喀，緣途紀事，狀山川之景甚奇。【略】《螞蝗山詩》，工于寫物。

《吳會英才集》卷二〇 楊舍人俊逸清新，才兼庾、鮑，年纔弱冠，賦詠盈千。與其兄蓉裳齊名，人有「二難」之目。嗣以詞賦通籍，珥筆機廷，吟紅藥之翻階，對紫薇於畫省，摛華掞藻，儕儻不羣。頃暫假遊秦，道出大梁，見投長句。時蓉裳偕至，而子雲、稚存、淵如、秋塍輩俱在座中，燈火樊樓，留連觴詠，才士之盛，眞不減當日鄒枚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二 荔裳與兄蓉裳齊名，至出塞諸作，奇情壯采，得江山之助，蓉裳似須讓出一頭。北江評其詩「如滄溟泛舟，忽得奇寶」，正謂此也。

《荆圃倡和集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筆致軒昂，文情宕逸。」「原集『相羊』作『連蹇』，『會』作『處境』。」「原集『襟素』作『相對』。」「言情切至，悱惻動人。」「明絢雅贍。」「志氣槃桓，各含殊采。」姚燮總評：藹惻纏緜，情文並摯。張壽榮總評：後半篇尚多曾氏節刪改綴處，合桐華吟館原集參玩之，可悟文法。

《回至前藏》 《卧園詩話》卷三：金匱楊荔裳方伯（揆），乾隆辛亥冬從大將軍福嘉勇公征廓爾喀，備歷險阻。【略】《回至前藏》詩云：【略】蓋自幸其生入玉門關也。

《呈大將軍嘉勇公》 《三借廬筆談》卷四：吾鄉楊荔裳先生（揆），於乾隆辛亥曾從大將軍福嘉勇公征廓爾喀回酋，備歷艱難。所乘馬墮崖死，將軍貽一馬，又爲營兵竊食。先生計無出，徒步行，日久鞋底盡脫，以五金向行人購一草履，一日而毀。番地雪大，行旅遇者，往往人馬皆沒。後幸得一騾代步，始無恙。然已徒跣而歸，不堪其憊矣！回至前藏，途中口占云：【略】詩意艱深，想見從戎之苦。事平，由中書擢侍讀，賞戴花翎。

《紀功碑銘》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乾隆辛亥正月，楊荔裳從嘉勇公由青海出師衛藏。【略】八月，納款班師。御製《十全記》，勒石於布達拉山。荔裳作《紀功碑銘》，有句云：「紀行詩裏無他語，只寫中華以外山。」自打箭鑪至前藏，相傳有大山七十二。馮鷺廷序其詩，謂「跋涉萬六千里，飛章走檄，磨盾賦詩，其地爲前古所未經，詩亦前古所未有」云。

傳記

趙懷玉《贈太常寺卿四川布政使楊公揆墓誌銘》 公諱揆，字同叔，一字

荔裳。楊氏之先，自華陰遷常州，再遷無錫。祖孝元、考鴻觀世，爲名諸生，皆以公貴，贈如其官。母顧氏，封太夫人。公生而聰穎，八九歲時即好涉獵史事，塾師嘗以「蘭是衆香祖」屬對，即應聲曰：「梨爲百果宗。」問何出，曰：「《南史・張敷傳》也。」長老異之。年十四，贈公去世，從其兄今戶部郎芳燦學。時戶部已名噪里中，所交悉知名士，公亦頡頏其閒，有「二難」之目。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左，聞其才，以兄子妻之。入都爲國子監生。兩試京兆不售。乾隆四十五年，純皇帝五幸江浙，召試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五十五年，充文淵閣檢閱，入軍機處行走。明年，廓爾喀酋長侵犯藏界，誘執西藏丹津班珠爾等，稱兵肆掠富察。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奏公從行。五十七年，恩賜花翎，以內閣侍讀升用。五十八年，補侍讀。甫逾月，授四川川北道。六十年，加按察使銜，旋授四川按察使，以勦禦苗匪未赴任。嘉慶二年正月，加布政使銜，二月補甘肅布政使，總統宜緜。公奏留四川辦理軍務，四年二月之官。是歲十一月調四川。在甘肅、四川皆代理總督事，爲鄉試監臨官，再典武闈鄉試。此歷官大略也。【略】在蜀五年，經畫雷波馬邊夷務，及時蔵功。然頻歲軍興，庫帑略盡而糧員支餉則絡繹而至。公衡量緩急，權爲假貸，僅乃得濟，而心神因之告瘁矣。始，公以儆直受暑，誤服涼劑，致痰飲疾；後忽復發，遂至不起。事聞，得旨照軍營病故例議卹，特贈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期滿以知縣銓選。公與戶部皆以文名，又皆以武功著。自傷少孤，事太夫人色養備至。友于兄弟。與人交，不設城府。爲文沈博絕麗，下筆千言，飛章走檄，洞中窾要。廓爾喀平定，當立碑紀功，向多記室爲主帥代作，大將軍令即署公銜名勒石番藏，蓋文人奇遇也。詩初學《長慶》，出塞後，境日險，句亦日奇，駸駸乎入杜、韓之室。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奏牘若干卷、《衛藏紀聞》若干卷。生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四日，卒嘉慶九年五月十六日，春秋四十有五。【略】銘曰：桓桓方伯，智才絕倫。詞賦通籍，韜鈐致身。揚歷行閒，投鼗克濟。疇謂文事，而疎武備。寄隆藩翰，勳耀行帛。下士皈心，元戎側席。胡天不弔，鳳靡鸞吪。星隕井絡，愛遺岷峩。帝軫賢勞，清鄉進秩。生榮死哀，父作子述。蜿蟺者山，瀠洄者谿。我銘幽宮，岸谷弗移。

秦瀛《四川布政使荔裳楊君墓誌銘》　嘉慶九年五月十六日，四川布政使楊君荔裳以勤於其職，積勞致疾卒。事聞天子，憫其勞，贈太常寺卿，予祭葬。蔭一子爲知縣。舊例惟在軍營病沒者得議卹，君沒於位，亦得仰荷國家逾格之榮，卹贈有加，由是飾終之典，於君爲特厚。按狀：君諱揆，字同叔，號荔裳。其先自武進遷無錫。曾祖宗濂。祖孝先，卽吾邑所稱介公先生者也。父鴻觀，與其世父邛州知州潮觀並工詩文，不遇，早卒。三世皆以君貴，贈如君官。妣顧氏封太夫人。君家先世既以文學著稱，而其外氏自修遠先生諱宸者，著名聽社。百年來，其學更遠有端緒。君之兄蓉裳，承兩家之學，擅才藻。君稍後出，亦髫齔卽能文辭，尤長於詩。蓉裳既由拔貢生出爲知縣，而君以國子生於乾隆四十五年純皇帝召試江甯行在，賜舉人，授內閣中書。閱數年，入直軍機處。會廓爾喀酋長侵犯西藏，誘執班珠爾等，稱兵肆掠富察。嘉勇公福康安爲大將軍，奏君從行，廓爾喀遠距碉門萬八千里，君以書生從事，自星宿海而外，所歷懸崖、絕壑、險阻，非人境，層冰山積，人馬驚墮。而君枕戈漸劍，磨盾草檄，著紙若飛。及既成事，撰文紀功勒石而還。方君之在廓爾喀也，蒙賜花翎，以內閣侍讀擢用。既還，除侍讀，旋授四川川北道。乾隆六十年擢四川按察使。嘉慶二年遷甘肅布政使。時四川方有軍事，總統宜緜公奏留君，逾二年始莅甘肅。旋復調爲四川布政使。越六年而沒。計君由侍讀出外，歷監司、藩臬諸所，經營擘畫，其事實與軍旅相終始。故其爲川北道也，黔、楚逆苗煽動，君隨嘉勇公往討之。公薨於軍，閱三年，苗始平。迨任甘肅，敎匪方跳梁鞏秦階所在騷動，總督松筠公統兵於外，以省垣之事屬君。君至，築城垣，稽戶口，問邊氓疾苦，噢咻煦嫗，民以不擾。無何，移四川，屬賊竄擾，渡潼河，焚掠三臺、中江縣境，成都戒嚴。總督魁倫逮問，君設施犒具，慮師行饋饟不繼，檄它州、縣預籌糗糧，以資飛輓。而諸道兵餉仍匱乏，總督勒保公遠在軍營，君亟疏請發餉銀二百萬兩。幕客斂手，懼失上意。奏入報，可。君遇事果決，持大體，無所迴顧，多此類。顧以軍興久，資帑略盡，而請者絡繹，輒無以應。君權衡緩急，僅乃得濟。敎匪以次殲滅。而君疾作，不可治矣。卒之日，年四十有五。烏虖！始余爲諸生，訪蓉裳于邑之城北，始識君。君年纔十三耳。與譚南、北史事，甚熟。及余官中書，君亦隨以獻賦得是官，窮甚，沈抑不得志者數年。阿文成公方在內閣，少司寇王蘭泉先生爲公道君之才，公於君姓名不甚記憶，詢諸余，時余已遷侍讀，詳以告公，君始以撰文知名。同在軍機者一年，而君有廓爾喀之行。君歸替，余爲侍讀，兩人相繼出外，尺書通問無間。余衰老，意君志事當不止是，而竟止於是，悲已！君娶南昌彭氏，贈檢討元瑛女，封

夫人。子承懋，三品蔭生，捐知州；承慧，國學生，以卹蔭例選知縣；承愍，候選知縣。女一未字。所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衛藏紀聞》若干卷。其孤既由成都歸君之喪，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鄉某原，先期蓉裳乞余文誌君墓，辭曰：遄車駟驪，稅于方轊。既牽以馳，孰爲摧之。繄匪自人，天實隕而。侯折其輈，捐于中逵。蜀江滇迤，劍門厓義。魂兮來歸，生斯葬斯。潭潭幽宮，陰風書吹。名其不劘，徵余銘辭。

《湖海詩傳》卷三七　楊揆，字荔裳，金匱人。乾隆四十五年，召試，賜舉人，官至四川布政使，贈太常寺卿。有《桐華吟館詩稿》。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　楊揆，字荔裳，江南金匱人。乾隆四十五年，召試，賜舉人，官四川布政使。有《桐華吟館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黃仲則先生事略》附　揆字荔裳。乾隆庚子召試舉人。少擅風雅，與其兄蓉裳齊名。由中書從嘉勇福公征衛藏，所歷熊耳山、星宿海諸勝，異境天開，詩格與之俱進。累官四川布政使。著有《(籐)(桐)華(吟館集)》。

《清史列傳・楊芳燦傳》附　（存目）

紀事

趙懷玉《贈太常寺卿四川布政使楊公揆墓誌銘》　其從征廓爾喀，越日月山並星宿海，後隊遇大雪，行李盡失，糧糗不繼。拾牛馬矢蘊火煮冰，調麥屑療饑，夜則蒙裘露宿。及抵濟嚨山，險不能容馬，官兵皆捨騎而徒。每經絕陡，則手足並用。嘗夜雨前塗，賊至進退無所，遂與同行者淋雨中，擁背持踵以達旦。王師抵帕朗古廓爾喀，惶懼乞降。公以一書生履其閒，略無失策。超勇海蘭察公爲參贊，最知兵，聞公言，輒云：「與我意合。」爲宿將所重如此。其任川北，當黔、楚逆苗煽動。總督和琳檄理軍務，旋與嘉勇軍合攻，下苗寨，殲擒賊目。嘉勇公封貝子，總督封伯爵，公亦進秩。時湖南、北習教匪徒潛結醜類，剽掠邨堡，攻擾州郡，勢甚熾。官兵頻有斬獲。俄貝子卒於軍中，總督亦相繼歿，衆心洶洶，有旨以額勒登保、德楞泰二公接統大軍，公設方略，蒐軍實以左右之，由是壁壘一新。其任甘肅，爲公舊遊地，凡城垣、戶口、版籍、財賦，胸有成竹。僚屬賢否，亦瞭然於中，故不煩而理。其任四川，值賊竄擾，道路梗塞，總督魁倫調度失宜，賊躪渡潼河，焚掠三臺、中江縣境，成都戒嚴，總督逮問，公撫輯難民，詗察姦宄，旬日閒流亡安集，人心以甯。於龍安、松潘安設臺站，就無事州邑採買米穀，以資飛輓。既而各帥率兵接仗，餉不繼，總督勒保公則遠在軍營，公乃直陳情形，請發餉銀二百萬。幕客斂手，懼拂上意。疏入，竟邀俞允。

李驥元

《梧門詩話》卷一〇　近日蜀中詩人，以李堯塘編修、張船山庶常爲最。【略】堯塘詩縋幽鑿險，所著《雲棧集》，王蘭泉司寇謂費此度、彭樂齋所不逮。五言如：「萬家舟作屋，一埭月爲燈。」「水聲田上下，山影寺東西。」天機清妙。

《湖海詩傳》卷三七《蒲褐山房詩話》　堯塘詩有奇氣，亦有逸氣，起句如「東風吹早霧，豁然露朝陽」、「秋風捲地來，黃葉打牕牖」、「山頂出天上，山根枕湖眠」、「龍山如龍頭，垂胡飲江水」、「大江日下流，我沿江水上」、「天地爲大鑪，煎此潼川水」、「天雲送春去，山色青無邊」、「結交不結心，同室如異地」，又如「荒鷄何與人？偏不穩樓宿」、「五更枕上眠，唯愁客夢熱」，又「河連天上月，沙聚雲中雁」、「人來鴻雁飛，河動月光亂」、「看山如飲酒，快意輒心醉」，皆能自鑄偉辭，未經人道。與兄墨莊工力悉敵，可稱「二難」。但奉粟一囊，臣饑欲死，未免流浪江湖，因人作計。故激昂慷慨中，有危苦蕭颯之音。

《羣雅集》卷一二　堯塘詩有奇逸之氣，與兄墨莊齊名。

《聽雨樓隨筆》卷一　李堯塘驥元編修，乾隆乙卯典山東鄉試，所取文極清眞，一洗腦滿腸肥之習。而是科聯捷無人，後亦少中進士者。豈文章清氣與福命不宜耶？在三李中，不喜馳聲華、廣結納，而薰習漸染，詩自可取。如遊兩粵詩云：「江連龍水驛，山接象州城。」「獞長腰橫劍，蠻娘髻插花。」「鷓鴣深箐伏，蝴蝶異花眠。」皆可喜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　法梧門稱堯塘苦吟，每構思，屏棄一切，有薛道衡、陳后山之風。然其詩並無艱深之語，五律最擅勝場。如《夜行》云：「霧濃山月暗，林缺寺鐙明。」《所思》云：「雜樹花仍發，三江客未還。」《野望》云：「霜凋秋樹瘦，雲補遠山肥。」皆名句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　李驥元，字堯塘，四川緜州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編修。有《雲棧詩稿》。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小傳》　李驥元，字堯塘，緜州人。乾隆甲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官至右中允。著有《雲棧詩稾》。堯塘爲墨莊先生同懷弟，性情篤厚，學務根柢，通籍禁林，浮沈十載。乙卯典山東試。不數年歿。時論謂其氣度雅類汪文端公，而福命不如，惜哉！詩有奇氣，起句如：「東風吹早霧，豁然露朝陽。」「秋風捲地來，黃葉打窗牖。」「山頂出天上，山根枕湖眠。」「龍山如龍頭，垂胡飲江水。」「大江日下流，我沿江水上。」「天地爲大鑪，煎此潼川水。」「天雲送春去，山色青無邊。」「結交不結心，同室如異地。」又如：「荒雞何與人？偏不穩棲宿。五更枕上鳴，惟愁客夢熟。」又「河連天上月，沙聚雲中雁。人來鴻雁飛，河動月光亂」「看山如飲酒，快意輒心醉」等句，皆能自鑄偉詞，未經人道。與墨莊可稱「二難」，但奉粟一囊，臣飢欲死，故激昂慷慨中，多有危苦蕭颯之音。

《清史列傳・李調元傳》附　驥元，字堯塘，乾隆四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六十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遷左春坊左中允，入直上書房。以勞瘁卒官，年四十五。驥元性情篤厚，學務根柢。未弱冠有文名。會試出獻縣紀昀門。昀謂人曰：「吾今科所取皆讀書人，而首推者實雨邨之弟驥元也。」其爲時所推重如此。文簡古，學韓、柳；詩學大蘇，有奇逸氣。時謂與鼎元可稱「二難」。著有《雲棧詩稿》。

《詞林輯略》卷四　李驥元，鼎元弟，字冀兆，號堯塘，四川緜州人。散館授編修，歷官中允，復降編修。著有《雲棧詩稿》。

《祝雨村兄五十初度》　《雨村詩話》卷一：甲辰余謫戍，袁清恪公爲奏贖，獲免，兼准封還原職，爲長子捐銜。是年余五十初度，四弟編修堯塘驥元以詩祝云：【略】蓋四弟從余受業，故云。

王芑孫《李四編修（驥元）示予所著堯塘詩集點勘既了作此奉柬》　古人無韻學，節奏皆天成。猗郝商七篇，留得大濩聲。酌賚及般桓，象武所自呈。至今昧其由，誦之覺鏗鍧。自從秦漢後，元音失淳清。託命一韻書，學語空咿嚶。可憐號詩家，不敵候蟲鳴。於此講協律，無異籥揣盲。然而唐一代，音節凡屢更。其故不可推，作句犂有程。君子法後王，取彼近易行。趙洪譜聲調，雖淺迺寔精。比來盛小學，專務筆畫爭。究之終牴牾，審形罔辨名。辨名劇鉤軋，舌鬭相拒撐。夸談亦何味，聊欲欺愚氓。吾儕不識字，但取大略明。譬之《擊壤歌》，寧期合咸英。要須便於口，較量熟與生。君詩有眞氣，激發從性情。崑崙玉所都，瘢胝錯精瑩。良苗薅其稊，無害爲稻秔。顧惟吟諷間，未能適鏦錚。少陵言句法，具知頗經營。韓銘樊宗師，從順字有衡。君誠少加意，和雅式鏘瓊。過承弗遐棄，邀我相題評。點勘附此詩，切磋志硜硜。

趙希璜

《北江詩話》卷一　趙大令希璜詩，如麋鹿駕車，終難就範。

《雨村詩話》卷七　惠州趙希璜渭川，余甲午科所取副貢。爲人英爽磊落，好吟詠。余自歸田，時以書來問。今年余弟墨莊遣子朝墉自京回川，始知爲安陽令，寄所刻《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示余。

《國朝嶺海詩鈔》卷一二引《玉壺山房詩話》　渭川讀書羅浮山，噓吸雲烟，變換肌骨，故其詩絕無塵土氣。好交海內名士。嘗刻《黃仲則全集》。時有「仙吏」之目。

《嶺南畫徵略》卷四　趙希璜，字子璞，一字渭川，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官河南安陽縣知縣。少讀書羅浮山，噓吸雲煙，詩絕無塵俗氣。好交海內名士。嘗刻黃仲則集，風義尤篤。著有《安陽縣志》、《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自題羅浮煙雨圖》：「不忘稚川約，尋春跨蹇行。山頭冪煙雨，天氣乍陰晴。遠樹森森立，流鶯恰恰鳴。敲詩露癡態，人盡笑狂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五　趙希璜，字渭川，廣東長寧人。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官知縣。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

又引《香石詩話》　趙渭川官安陽令，有「仙吏」之目。魚山先生嘗稱其羅

浮詩「羽化不可期，行行已天際」二語甚高。

又引《嶺南羣雅》　渭川讀書于羅浮山，噓吸雲烟，故詩無塵土氣。好交海内名士。嘗刻黄仲則全集。

《清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附　趙君希璜，字渭川，長甯人。乾隆己亥舉人。官安陽知縣。著有《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詩鈔》。少讀書羅浮山，噓吸雲烟，灑瀹肌骨，詩絶無塵俗氣。又嘗爲黄仲則刻全集，風義尤篤。

《清史列傳・馮敏昌傳》附　趙希璜，字渭川，廣東長寧人。少讀書於羅浮山，噓吸雲煙，故其詩無塵土氣。受知於學使李調元。補諸生。與順德黎簡友善，日相酬答。乾隆四十四年舉人。官河南安陽縣知縣，有「仙吏」之目。時縣志久未修，希璜延偃師武億與之商榷，考據經史，旁求金石，爲圖表、志傳、記，凡十四卷，錄凡十二卷。河間紀昀極推重之，謂其體例多合古法，而未所附金石錄尤精確云。著有《四百三十二峯草堂詩鈔》。

《金石萃編》卷一九　趙希璜，能詩文，好金石。令安陽，日搜訪漢唐舊刻，不遺餘力。於西門豹祠中，得子产、劉君、元孫、正直四碑，凡大小五殘石，輦置孔廟戟門下，碑埋土中久，灰沙盤互，字畫塡結，累日剔治，始見全文。自跋云：「竊度斷石尚有埋沒者，冀其精靈閒世復出，余亦拭好古苦晚之淚也。」

《贈黎二樵》　《雨村詩話》卷三：黎二樵工古學，而時藝非所長。余歲試順德，已取入庠，科考將與補廩，而試題《不察於鷄豚》，其文有「大夫知其大而忘其細，何其心之粗也；明於遠而忽於近，何其識之昧也」等語，顯背朱註，遂不得補。爲人清狂，徵歌狹邪，日與酒飲于市。聞今亦得明經矣。屢躓科闈而習氣如故。嘗自刻圖章曰「小子狂簡」，余門生趙渭川希璜贈以詩云：【略】蓋實錄也。

《贈周書昌》　《雨村詩話》卷七：歷城周書昌太史永年，嗜古多聞，家酷貧。余在通州時，書倉嘗以家藏寫本書三十種售于余，得三百金。後復悔之，余已歸蜀，猶致書雲谷，嘵嘵不已。然實古君子也。趙渭川聞其貧，助以金，並贈詩云：【略】末句竟可作書昌行樂圖。書昌，一字書倉。

《弔李南磵》　《雨村詩話》卷七：益都李南磵文藻博學好古，工篆隸，尤精經術，嘗著《九經古義》等書。由粤東令陸桂林司馬。貌黑而髯，其生之前夕，父夢鍾馗入室，長而厥狀肖焉。其卒也，余門生趙渭川曾有詩弔云：【略】皆謂其似鍾馗也。

《海珠寺》　《雨村詩話》卷七：渭川詩多艷麗，七絶尤佳，有《海珠寺》云：【略】五橋、白蘋皆粤中妓，張太史藥房所贈名也。藥房名錦芳，順德人，亦余門生。

方正澍

袁枚《做元遺山論詩》　金陵從古詩人少，近有南園與古漁。更有閉門工索句，無人解和子雲居。

《北江詩話》卷一　方上舍正澍詩，如另闢池臺，廣饒佳麗。

又　近時能爲中、晚唐詩者，無過方上舍正澍。其《遊仙》詩云：「鈞天樂苦無新奏，唱我紅牆夢裏詩。」「無數仙宮齊仰首，殿中一帝一書生。」讀之飄飄欲仙。至若「月黑花臺一箇螢」、「紅豆樓窗懸小影」、「年年一度忌辰開」，則又鬼氣偪人矣！

《梧門詩話》卷二　方子雲正澍，歙人，性耽吟咏，不求仕進，畢秋帆制府嘗稱其索居屏跡，有賈浪仙、羅昭諫之風。余尤愛其七言。如《蓮花峰》云：「烟蘿挂壁疑無路，日月行空似有聲。」【略】此種警句，皆千錘百鍊而得者。

又　何南園（士永）【略】詩深婉可味，其弟子方子雲頗能傳其衣鉢。

又卷三　袁子才謂方子雲閉門工索句，余謂子雲好句有不從思索來者【略】眼前光景，寫來自然入妙。

《羣雅二集》卷一　方正澍，字子雲，江寧人，歙縣監生。子雲爲畢公秋帆所引重。《吳會英才集》取以冠洪、孫諸公，蓋一時布衣之雄也。

又引阮亨《道東書屋偶筆》　子雲「西去斜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誦之可以醒世。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清風山舊頭領三員：【略】白面郎君方子雲（正樹（澍））。有《伴香閣詩鈔》。

《吳會英才集》卷一　方居士忘情仕進，樂志衡門，今之賈浪仙、羅昭諫

也。詩工于體物，一聯一語，唐人得之皆可名世，何止「一一鶴聲飛上天」與？袁簡齋太史流寓金陵，激揚風雅，詩壇爭長，照耀江東。居士賃屋長干，索居屏跡，于時詞客，罕有頡昂。故袁有論詩絕句云：「金陵從古詩人少，近有南園與古漁。更有閉門工索句，無人解扣子雲居。」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歙縣方子雲，僦屋長干，忘情榮利。詩憑意造，近體尤工。五言如：《送夏湘人出關》云：「山勢盤元氣，湖聲折大荒。」《舟次》云：「石爭雙派水，雲鬬雨來風。」《登金山》云：「萬古不知地，金山如在舟。」《竹林寺》云：「石氣青樓閣，湖光白古今。」七言如：《句曲山》云：「雙峽束江通楚蜀，萬峰送雨落淮徐。」《潤州懷古》云：「人鉏北府新生草，江走南朝舊夕陽。」《舟次即目》云：「潮初出海如雲白，月乍離山抵日紅。」《石湖舟中》云：「風急忽疑星欲墮，舟移如與月同行。」《鎮海樓》云：「急水與天爭入海，亂雲隨日共沉山。」《清涼山》云：「高閣紅扶臨澗樹，小亭青受隔江山。」絕句如：《長干寺見隔院玉蘭》云：「粉裝玉琢素衣裳，拂面風來特地香。不阻遊人阻詞客，人間無賴是紅牆。」《新月》云：「雲際纖纖月一鉤，清光未夜挂南樓。宛如待字閨中女，知有團圞在後頭。」《小亭獨坐》云：「小亭三面疊雲根，坐把澆愁酒一尊。西下夕陽東上月，一般花影有寒溫。」風韻獨絕。

《南野堂筆記》卷一〇 山谷句「湖面逆風生水紋」，近時方子雲「水紋圓到岸邊無」，孫季述「接舵水紋明一綫」，並能狀難言之景，爲前此所未道。

《晚晴簃詩匯》卷九七 子雲詩託思清新，選辭麗密，尤工近體，高者不減杜樊川、劉文房。畢秋帆《吳會英才集》以子雲爲冠，次及稚存、仲則、淵如、秋塍諸家，而以淵如室王采薇夫人殿焉。乾隆間選刻江浙詩，前有秦小峴，後有王西莊，與此爲三，皆以十二家爲限云。

《咏新月》 《隨園詩話》卷七：《玉壺清話·咏新月》云：「一二初三四，峨眉影尚單。待奴年十五，正面與君看。」近人方子雲《咏新月》云：「宛如待嫁閨中女，知有團圞在後頭。」心思之妙，孰謂今人不如古人耶？

《過瓦官寺》 《北江詩話》卷三：方上舍正澍有《過瓦官寺》詩曰：「廢苑苔生天子筆（寺舊有梁武帝題額），荒街春繡地丁花。」嘆其屬對之工。然亦有所本。唐人詩云：「牀頭兩甕地黃酒，架上一封天子書。」語亦生峭可喜。乃知方詩又本於此也。

《偶成》 《隨園詩話》卷一：《記》曰：「學然後知不足。」可見知足者，皆不學之人，無怪其夜郎自大也。鄂公《題甘露寺》云：「到此已窮千里目，誰知才上一層樓？」方子雲《偶成》云：「目中自謂空千古，海外誰知有九州？」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三 方正澍，字子雲，江南歙縣人。諸生。有《伴香閣詩》。

《清史列傳·方正澍傳》 方正澍，一名正添，字子雲，亦歙縣人。國子生。寓居金陵。學詩於何士客，閉門索句，與袁枚激揚風雅，爭長詩壇。於時詞客罕有頡頏。枚《論詩絕句》與士客、陳毅並稱爲金陵詩人。畢沅選《吳會英才集》以正澍爲第一，謂其「忘情仕進，樂志衡門，今之賈閬仙、羅昭諫也。工於體物，一聯一語，唐人得之，皆可名世」。其推挹如此。著有《伴香閣詩》。

《題邗上雲萍圖》 《靈芬館詩話》卷七：曩在韓江主康山者兩月，寓公地主適合，一時紅藥梢頭，茱萸灣裏，極觴詠之盛。張子貞爲作《邗上雲萍圖》，余自爲記。【略】方子雲正澍云：【略】。

郭麐《贈方子雲（正澍）四首》 藉甚方三拜，聞名疑古人。歡難重見面，坎壈各纏身。詩是肺腑語，客誰肝膽親。子雲能識字，即此足悲辛。畢公周召侶，廣厦庇孤寒。養士亦報國，得時皆達官。飛黃同輩盡，垂白傍人難。獨有懷知淚，休言此客殘。三月春先去，隔年人未歸。文章羈旅賤，歌吹壯遊非。塵易龍文黯，糧難鶴骨肥。新安好江水，只少釣魚磯。金陵選佛場，意氣劇飛揚。回首過年少，驚心失老蒼。俞郎埋玉樹（種芙），蔡子尚靈光（芷衫）。珍重此身在，人間要夕陽。

紀昀

論述

綜論

朱珪《紀曉嵐墓誌銘》　公館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哀然可觀。

《湖海詩傳》卷一六《蒲褐山房詩話》　君閎覽博聞，才情華贍。少日已爲史文靖公、劉文正公激賞，及再入詞垣，適以詞臣奏請將《永樂大典》內人間罕覯之書，鈔錄流布，既而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館。今君與陸君錫熊總司其事，考異同，辨眞僞，撮著作之大凡，審傳本之得失，撰爲提要，進呈御覽。上皆閱而善之。其未鈔錄者，則爲「存目」以識之。分繕七部，貯于文淵閣、圓明園、熱河、盛京及揚州、金山、杭州諸處，嘉惠來學。又加以提要二百卷，使讀者展閱了然。蓋自列史藝文、經籍志及《七略》、《七錄》、《崇文總目》諸書以來，未有閎博精審若此者。蓋文治之極隆，而儒生之榮遇也。逮爲禮官之長，恭遇高宗皇帝御宇六十年，行內禪之儀，進冊授寶，宏規盛事，皆千古禮儀之所未備。禮臣叅稽經訓，綜以會典，斟酌進呈，均蒙俞允，次第舉行，普天同慶，亦君所擬定者爲多。君既黽勉昇平，甄綜羣籍，故其應制之作雖爲詞苑所宗，而于尋常所著，不復珍惜成編。茲于館課偶存中錄存梗概，已無愧于燕許楊劉。而試帖體乃國家所以取士，大小試無不用之，故所錄特多，俾爲士林準則也。

陳鶴《紀文達公遺集序》　我師河間紀文達公，以學問文章著聲公卿間四十餘年，國家大著作，非公莫屬。其在翰林，校理《四庫全書》七萬餘卷。《提要》一書，詳述古今學術源流，文章體裁異同分合之故，皆經公論次，方著於錄。嘗語人：「自校理祕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公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四庫全書提要》、《簡明目錄》皆出公手，大而經、史、子、集，以及醫卜、詞曲之類，其評論抉奧闡幽，詞明理正，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可謂通儒矣。胸懷坦率，性好滑稽，有陳亞之稱。然驟聞其語，近於詼諧，過而思之，乃名言也。

《鄭堂讀書記》卷三二　竊謂自漢以後，簿錄之書，無論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門類之允當，考證之精審，議論之公平，莫有過於是編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五引《孷經室集》　公貫徹儒籍，旁通百家。高宗純皇帝命輯《四庫全書》，公總其成。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支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總目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

又引《聽松廬文鈔》　或言紀文達公博覽淹貫，何以不著書？余曰：「文達一生精力，具見於《四庫全書提要》，又何必更著書？今人目中所見書不多，故偶有一知半解，便自矜爲創獲。不知其說或爲古人所已言，或爲昔人所已駁，其不爲牀上之牀、屋下之屋者，蓋亦鮮矣！文達之不輕著書，正以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故也。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紀昀》　乾隆中，修《四庫書》，紀文達公以侍讀學士總纂。文達故不喜宋儒，其《總目》多所發揮，然未有如《宋名臣言行錄》之甚者也。

《嘯亭雜錄》卷一〇　北方之士，罕以博雅見稱，惟曉嵐宗伯無書不讀，博覽一時，所著《四庫全書總目》總匯三千年間典籍，持論簡而明，修詞淡而雅，人爭服之。

《清朝先正事略・姚姬傳先生事略》　紀文達撰《四庫書目錄》，頗詆宋儒，先生直斥其妄。

《輶軒語・語學》　今爲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四庫館就是漢學家的大本營，《四庫提要》就是漢學思想的結晶體。

《新世說・文學》　紀曉嵐於書無所不通，尤深漢《易》，力闢圖書之謬。一生精力，備注於《四庫提要》一書，此外不復自爲撰著。嘗謂今人所見狹，偶有一得，輒自矜創獲，而不知皆古人所已言，或爲其所已闢。故公胸有千秋，而不輕著一書，其所欲言者，悉於《四庫提要》中闡發之。而惟以覺世之心，自託於小說稗官之列。

《北江詩話》卷一　紀尚書昀詩，如泛舟苕霅，風日清華。

《靈芬館詩話》卷五　紀文達公以文章名一世，所定四庫書，著語殆無一字不當。獨恨詩不多見，近始得其全集，和平爾雅，眞金華殿中人語。《瓦橋關》云：「世閒邊功賤，儒多戰氣銷。《夜泊吳江》云：「昏烟欲合孤城閉，遠水微明小港交。」《會試閱卷作》云：「衰翁寧識新花樣，往事曾吟古戰場。」《題詩龕圖》中一律云：「誰發濠梁興，時臨百頃潭？坐看瓜蔓水，綠到太平庵。聞有維摩室，同居彌勒龕。滄浪吟卷意，妙句鏡花參。」澹逸絕似梧門集中詩。又《題陳氏蘊玉西齋遺稿》二絕云：「孤墳葬去一枝紅，烟草年年泣曉風。怪得詞人多命薄，香閨也坐作詩窮。」「苕溪流水越山青，烟雨霏微入杳冥。應有詩魂銷不盡，黃昏梅月影亭亭。」讀之令人居然悵惘。

《嘯亭續錄》卷四　己卯春，予於書肆買《花王閣賸稿》一卷，原作明處士紀坤，爲曉嵐參政高祖。其曾孫容舒跋，言「先生著作甚富，兵火之餘，於廢紙中只抄得若干首」云云。細讀其詩，即曉嵐所著作，風格筆意，與之無二。其所詠明逆黨，即暗指和相事；其詠孫高陽詩，故意將陣雲二字代押氛韻，以見後人追改痕迹，掩其僞贋；其《燒香曲》、《春夜辭》諸詩，俱擬李賀風神。又故作《河廣即事詩》，詠許顯純之女爲伎事，以快人意。老翁亦善爲狡獪矣。

《蕉軒續錄・海上生明月詩》　先師寶坻李文恪公曾語濬師曰：唐人以詩賦取士，士之工此者多，故韻語必推唐人爲第一。我朝自乾隆間鄉會試增五言八韻，一時應試者妥章適句，鉤心鬬角，幾於家隋珠而戶卞璧。嘉、道以前，獻紀文達公啓之，錢塘吳穀人祭酒繼之，歙鮑雙五侍郎、大興王楷堂員外又繼之，類皆撷三唐之精英，而上承漢、魏、六朝風旨，融會法則，謹嚴格調，盛矣哉！足以空前而絕後矣！

《晚晴簃詩匯》卷八二　文達以學問文章早受主知，乾、嘉間，凡大著作皆出其手。校理祕書，博綜羣籍，才力宏富，餘事爲詩，不求奇詭而恢然有餘，集中多華貴典贍之作。中年謫戍塞外，所作《烏魯木齊雜詩》百六十首，韻節和雅，無愁苦之音，尤可徵其蘊福之厚。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四庫》胸羅過五車，河間博涉恥名家。《鏡煙》十種多刊正，不獨評蘇舌粲花。

《退庵隨筆》卷二一　今之學詩者，但知以偸語爲戒，而以偸勢、偸意爲尚，即可謂高手矣，而不知其尚有進也。紀文達師曰：「詩之爲道，非惟語不可偸，即偸勢偸意，亦歸窠臼。夫悟生於相引，有觸則通；力迫於相持，勢窮則奮。善爲詩者，當先取古人佳處涵泳之，使意境活潑，如在目前，擬議之中，自生變化。如『蕭蕭馬鳴，悠悠旆旌』，王籍化爲『蟬噪林逾靜』；『光風轉蕙汎崇蘭』，王荊公化爲『扶輿度陽焰，窈窕一川花』，皆得其句外意也。水部《詠梅》有『枝橫卻月觀』句，和靖化爲『水邊籬落忽橫橫』，『疎影橫斜水淸淺』，東坡化爲『竹外一枝斜更好』，皆得其句中味也。『春水滿四澤』，變爲『野水多於地』；『夏雲多奇峰』，變爲『山雜夏雲多』，就一句點化也。『千峰共夕陽』，變爲『夕陽山外山』；『日華川土動』，變爲『夕陽明滅亂流中』，就一字引伸也。『到江吳地盡，隔岸越山多』，變爲『吳越到江分』，縮之而妙也。『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變爲『微雨晴復滴，小窗幽且妍。盆山不見日，草木自蒼然』，衍之而妙也。如是有得，乃立古人於前，竭吾力而與之角。如雙鵠並翔，各極所至；如兩鼠鬬穴，不勝不止。思路斷絕之處，必有精神空湧，忽然遇之者，正不必撏撦玉溪，隨人作計也。」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姑妄聽之》　《姑妄聽之》四卷（《閱微草堂筆記》本），亦紀昀撰。此編成於乾隆癸丑，前有自識，取《莊子》語以名之。歷觀以上四種，體例皆一。敘事之中，參以斷語。持論平允，足風世俗。間及考證前古，亦本其所長，非泛載神怪瑣屑者比也。是編末有盛（時彥）跋，稱文達謂《聊齋志異》爲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且備論前人所著小說體例之得失。蓋明著書之理者，雖小撰著，亦具有鑒裁也。

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序》　河間先生以學問文章負天下重望，而天性孤直，不喜以心性空譚，標榜門戶；亦不喜才人放誕，詩壇酒社，誇名士風流。是以退食之餘，惟耽懷典籍。老而嬾於考索，乃採掇異聞，時作筆記，以寄所欲言。《灤陽消夏錄》等五書，俶詭奇譎，無所不載，洸洋恣肆，無所不言。而大旨要歸於醇正，欲使人知所勸懲。故誨淫導欲之書，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雖紙貴一時，終漸歸湮沒。而先生之書，則梨棗屢鐫，久而不厭，

是亦華實不同之明驗矣！

又《姑妄聽之跋》　河間先生典校秘書廿餘年。學問文章，名滿天下。而天性孤峭，不甚喜交遊。退食之餘，焚香掃地，杜門著述而已。年近七十，不復以詞賦經心。惟時時追錄舊聞，以消閒送老。初作《灤陽消夏錄》，又作《如是我聞》，又作《槐西雜志》，皆已爲坊賈刊行。今歲夏秋之間，又筆記四卷，取莊子語，題曰《姑妄聽之》。以前三書，甫經脱稿，即爲鈔胥私寫去。脱文誤字，往往而有。故此書特付時彥校之。時彥嘗謂先生之書雖託之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至於辨析名理，妙極精微；引據古義，具有根柢，則學問見焉！敘述翦裁，貫穿映帶，如雲容水態，迥出天機，則文章亦見焉！讀者或未必盡知也。第曰先生出其餘技，以筆墨游戲耳。然則視先生之書，去小說幾何哉！夫著書必取鎔經義而後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後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後變化盡。譬大匠之造宮室，千楹廣廈與數椽小築，其結構一也。故不明著書之理者，雖詁經評史，不雜則陋。明著書之理者，雖稗官脞記，亦具有體例。先生嘗曰：「《聊齋志異》盛行一時。然才子之筆，非著書者之筆也。虞初以下，干寶以上，古書多佚矣！其可見完帙者，劉敬叔《異苑》、陶潛《續搜神記》，小說類也。《飛燕外傳》、《會眞記》，傳記類也。《太平廣記》，事以類聚，故可並收。今一書而兼二體，所未解也。小說既述見聞，既屬敘事，不比戲場關目，隨意裝點，伶元之傳，得諸樊嫗，故猥瑣具詳。元稹之記，出於自述，故約略梗概。楊升庵僞撰《祕辛》，尚知此意。升庵多見古書，故也。今燕昵之詞，媟狎之態，細微曲折，摹繪如生。使出自言，似無此理。使出作者代言，則何從而聞見之。又所未解也。留仙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惟此二事，則夏蟲不免疑冰。劉舍人云：『滔滔前世，既洗予聞。渺渺來修，諒塵彼觀。心知其意，儻有人乎。』因先生之言，以讀先生之書，如疊矩重規，毫釐不失。灼然與才子之筆分路而揚鑣。自喜區區私議，尚得窺先生涯涘也。因附記於末，以告世之讀先生書者。乾隆癸丑十一月，門人盛時彥謹跋。

《靈芬館詩話續》卷一　紀曉嵐宗伯《灤陽續錄》，記其座師介野園《恩榮晏》詩云：「鸚鵡新班晏御園，摧頹老鶴也乘軒。龍津橋上黃金榜，四見門生作狀元。」自注云：「鸚鵡新班，不知出典。當時僉問公，竟因循忘之。」按元遺山有《探花詞》五首，其一云：「禁裏蒼龍啓九關，殿前鸚鵡喚新班。沈沈綠樹鞭聲遠，嫋嫋薰風扇影間。」是此公所本也。然去一「喚」字，於理未協。殆喜新好奇之過歟？

鄭開禧《閱微草堂筆記序》　河間紀文達公，久在館閣，鴻文巨製，稱一代手筆。或言公喜詼諧，嬉笑怒罵，皆成文章。今觀公所著筆記，詞意忠厚，體例謹嚴，而大旨悉歸勸懲，殆所謂是非不謬於聖人者歟？雖小說，猶正史也。公自云：「不顛倒是非如《碧雲騢》，不懷挾恩怨如《周秦行紀》，不描摹才子佳人如《會眞記》，不繪畫橫陳如《祕辛》，冀不見擯於君子。」蓋猶公之謙詞耳！

強望泰《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摘鈔序》　紀文達公筆記五種，義例謹嚴，文體簡淨，在小說中另是一種筆墨。至其意存勸戒，吃緊爲人，隨舉一事，初無不達之情，亦無不析之理，則尤《虞初》以來所絕無僅有者。余夙嗜此書，以卷帙繁富，涉獵難精，因就各卷中摘其可爲炯鑒者，裁爲縮本，並加以圈點，意欲使閱者爽心豁目，即以之觸目警心。夫冥然罔覺，悍然不顧，人心之錮蔽也甚矣。投以先正格言，非憚即厭；姑與之說神說鬼，說仙說狐，說世上一切人，隨以善惡邪正、吉兇禍福之幾顯示之，而隱導之，雖錮蔽已甚，亦不禁其憬然悟、惶然愧、怒然悔，況未至於冥然悍然乎！即此一編，反觀內鏡，可以爲孝子悌弟，可以爲義夫節婦，可以爲仁人端士，可以爲忠臣良吏，下之亦不失爲謹身寡過，無災無害之幸民。如曰此小說也，而以小說觀之，其可惜也夫！其可慨也夫！

俞鴻漸《印雪軒隨筆・閱微草堂筆記》　《聊齋志異》一書，膾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閱微草堂五種》。蓋浦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繢，未脱唐、宋人窠臼。若五種，專爲勸懲起見，敘事簡，說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於描頭畫角。而敷宣妙義，舌可生花，指示群迷，頭能點石，非留仙所及也。微嫌其中排擊宋儒語過多，然亦自有平情之論，令人首肯。至於《諧鐸》、《夜談隨錄》等書，皆欲步武留仙者。飯後茶餘，尚可資以解悶；降而至于袁隨園之《子不語》，則直付之一炬可矣！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二　《閱微》五種，體例較嚴，略於敘事，而議論之宏拓平實，自成一家，亦小說之魁矣。嘗謂：蒲松齡不著《聊齋》，自然泯沒無傳。紀（的）〔昀〕不著《閱微》，而一生精力在《四庫提要》者，固不磨也。

蔡元培《評注閱微草堂筆記序》　清代小說最流行者有三：《石頭記》、

《聊齋志異》及《閱微草堂筆記》是也。《石頭記》爲全用白話之章回體，評本至多，而無待於注。《聊齋志異》仿唐短篇小說，刻意求工，其所徵引，間爲普通人所不解，故早有注本。《閱微草堂筆記》則用隨筆體信手拈來，頗有老嫗都解之概，故自昔無作注者。然紀曉嵐氏博極群書，雖無意爲文，而字字皆有來歷，不爲證明，讀者或不免失其眞意。會文堂主人有鑒於此，特詳注而重印之，以與《石頭記》評本、《聊齋志異》注本相埒。從此紀氏之書，將益受普通人欢迎矣！

蘭苕館主人（許奉恩）《〈里乘〉自序》 而河間紀文達公《閱微草堂筆記》，屬詞比事，義蘊畢宣，與《聊齋》異曲同工，是皆龍門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

分論

《戲作》 《雨村詩話》卷一五：滄州張君輔好談怪，先北路公收滄時嘗過余談怪，言南皮侯生初與狐爲夫婦，伉儷甚篤，誓不相負。後忽別娶，洞房時，突聲若風霆，有手大如箕，從窗入，攫侯生而去。家人遍覓不得。後忽于土神祠中，聞聲如牛，而門以土墐。啓其戶，出則昏矣，亟治幸免。曾言於紀曉嵐，笑曰：此眞乘龍壻也。紀戲作詩【略】。此雖紀寓言，實佳唱也。

《烏魯木齊雜詩》 錢大昕《跋烏魯木齊雜詩》：同年紀學士曉嵐自塞上還，予往候，握手叙契闊外，卽出所作《烏魯木齊雜詩》見示。讀之，聲調流美，出入三唐，而叙次風土人物，歷歷可見，無鬱轖愁苦之音，而有春容渾脫之趣。

《石匣城》 《槜窠詩話》卷上：紀文達有《石匣城》詩，題下注云：「城旁有石形如匣。」【略】按文達之言，爲趙括、馬謖一流喜談兵者戒，可謂痛切。《明史·孫高陽傳》不詳「遺書百八叩」語云何。《藝文志》有《高陽奏議》三十卷、《文集》十八卷，當求其書觀之耳！

傳記

朱珪《協辦大學士禮部尚書文達紀公昀墓誌銘》 嘉慶乙丑二月協揆，獻縣

紀公薨於位。其冬，公子汝傳、孫樹馨以狀略來請銘。珪隤然老矣！同年同官，失我老友，吾何以表公哉，顧誼無可辭。案狀：公紀姓，諱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行四。世爲河閒著姨。祖考諱天申，行德于鄉里，歲饑出粟數千石，活人無算。考姚安太守，諱容舒，嘗督責公曰：「汝何知吾父罄家資輸粟活一方，故食報于汝，汝以爲能文名解元耶？」先是，郡爲九河入海故道，天雨則汪洋成巨浸，水中夜夜有光怪，公王父夢見光入樓中，已而公生，光遂隱，人以爲公實此靈物化身也。少而奇穎，目數行下。夜則暗室閃閃有光，照見一切，物了然可辨。比知識漸開，光亦斂矣。故公自憙，言之不諱。應學使試，輒冠軍。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遂發解，初闈中擬珪首卷，得公卷，同書經二場表儷語冠場，乃定公第一、珪第六。主試阿文勤公、劉文正公，榜發皆以得人賀。二公復命，遂以兩人姓名上聞。故公與珪皆早受特達之知，所由來也。明年，珪捷，而公遲至甲戌，乃與先兄竹君同榜，廷試二甲第二人，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丁丑散館一等，授編修，旋辦院事。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庚辰充會試同考官。辛巳京察一等，以道府記名。壬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命視學福建。癸未陞侍讀。明年，丁父憂。服闋，補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戊子授貴州都勻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緣事罣誤，發烏魯木齊效力，時遣戍單丁五年，積至六千人，爲都統具奏稟得旨，咸釋爲民。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時開四庫全書館，命爲總纂官，搜羅逸書與內廷翰林一體宴賚，同事者陸君錫熊，提調則陸君費墀，而公實總其成。丙申擢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丁酉京察一等。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總理中書科。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異數也。公綰書局，筆削考核，一手刪定爲《全書總目》，裒然巨觀，弁之七閣，眞本朝大手筆也。癸卯轉左侍郎。甲辰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乙巳晉左都御史。丙午轉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丁未管鴻臚寺印鈐。戊申賜紫禁城騎馬，充武會試正考官。後爲總憲者五，大宗伯者三。壬子以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官糧萬石，設十廠賑飢；得旨，六月開廠。後增五廠。自季夏至明年四月，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尚書。己未充武會試正考官。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上遣官賚多珍。【略】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初，珪與公同舉于鄉，先後同官翰林。公之典閩學

也，珪先爲福建糧道兼攝福州府，爲公府試。及遷閩臬，明冬，與公同丁外艱。辛卯，珪任晉藩，公環召過晉署，宿留數日。及官京師，先後衡文。公有文人相矜意，與珪不肯相下。及辛酉，珪病卧牀，公來視疾，見予所爲文歎服，以爲：「向不知公，昀過矣！」比甲子，忽語珪曰：「昀自辛酉十月三日夢中覺公，覺而驚悟。此後心悦誠服，雖燕居他處，不肯道公一不字矣。」予大奇曰：「何前疑而後然耶！」其後，往來日親。公之協揆，珪所遺缺也，二十六日，同拜恩命。二月四日連騎入內閣，同上翰林院中堂任。十日而公病，十三日昃予過門視疾，見公于牀，執手曰：「昀無他病，苦痰涌耳！」明日酉刻，公薨，協揆纔十八日耳。十五日早，遺摺聞，奉旨：紀昀學問淹通，辦理《四庫全書》，始終其事，十有餘年，甚爲出力。由翰林洊歷正卿，服官五十餘載。本年正月，甫經擢襄綸閣，晉錫宮銜。遽聞溘逝，深爲軫惜，加恩賞陀羅經被，派散秩大臣德通帶同侍衛十員前往賜奠，並賞庫銀五百兩經理喪事。任內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查例具奏，賜祭葬，予謚文達。公生于雍正甲辰六月十五日午時，終于嘉慶乙丑二月十四日酉時，壽八十有二。配馬氏，封一品夫人。子四：某、某、某、某。孫十一。曾孫一。某年月日葬于某。銘曰：九河之尾馮夷宮，或噓金闕珠光熊。緋衣游戲波濤東，紀氏陰德英產鍾。蔚爲文伯氣吐虹，與我訂交金蘭同。五十九年寅協衷，離合疏數惟化工，表公之石磨桓豐。

《湖海詩傳》卷一六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禮部尚書。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紀昀，字曉嵐。直隸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禮部尚書。在詞垣，奏請將《永樂大典》內人間罕覩之書鈔錄流布，既而詔求天下遺書，開四庫館。命昀與陸錫熊爲總纂，撮其大凡，撰爲提要，未著錄者則爲存目以識之。其應制之作，爲詞苑所宗。謚文達。有《紀文達公遺集》。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六　世爲河間著姓。祖天申，有善行。父容舒，官姚安太守。河間爲九河故道，天雨則窪中汪成巨浸，夜有火光。天申夜夢火光入樓中，而公生，火光遂隱。人以爲公乃靈物托生也。少而奇穎，讀書過目不忘。夜坐暗室，二目如電光，不燭而能見物。比知識漸開，光即斂矣。年二十四，乾隆丁卯科解元。甲戌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己卯，充山西鄉試正考官。壬午，提督福建學政。戊子，授貴州都匀知府，晉侍讀學士。緣事罣誤，發烏魯木齊効力。辛卯召還，授編修。三十八年，擢侍讀，命爲《四庫全書》館總纂官。丙申，授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己亥，擢詹事，旋晉內閣學士。壬寅，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開缺，乃異數也。甲辰，充會試副考官。壬子，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萬石設十廠賑饑，全活無算。嘉慶元年丙辰，充會試正考官，轉兵部尚書。癸亥六月，以八旬開秩，上遣官賫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例無旌表。臣謂捍刃捐生，其志與抗節被殺者無異。如忠臣烈士，誓不從賊，而紮縛把持，雖使跪拜，可謂之屈膝賊廷哉！請敕交大學士九卿科道公議，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大學士等議奏：如兇手在兩人以上，顯係孱弱難支，與強姦被殺者一體予旌，飭交各督撫勘明情形，請旨定奪。報可。乙丑正月，奉旨調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十五日卒於位，年八十有二。賜祭葬，予謚文達。

《大清畿輔先哲傳・紀昀傳》　紀昀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獻縣人。姚安知府容舒子也。少奇穎，坐暗室不燭能見物，讀書過目終身不忘。少工詞賦，喬皇博麗，能爲班、馬之文。年二十四，中乾隆十二年舉人。初闈中，已擬大興朱珪首卷，後得昀卷，二場麗語冠其羣，遂定昀第一、珪第六。榜發，主試阿克敦、劉統勳以得人賀，遂以二人名上聞，昀之受知自此始。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時西域準噶爾平，行獻俘告廟之禮，昀獻賦曰：【略】二十二年，散館一等，授編修。二十四年，充山西鄉試主考官。明年，督福建學政。二十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再命視學福建，升侍讀，充日講起居注官，晉左庶子。三十三年，授貴州都匀知府，旋以四品留任，擢侍讀學士。坐泄漏運使盧見曾事，戍烏魯木齊。時遣戍單丁積至六千餘，白都統上奏得釋爲民。三十五年，釋還。三十六年，上幸熱河，昀迎至密雲，御試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詩，立成五言三十六韻以進，得旨優獎，授編修。時值皇太后八旬萬壽，昀作《天西效祝賦》獻之。【略】三十八年，擢侍讀。開四庫全書館，命爲總纂官。昀貫徹儒籍，旁通百家，凡六經傳注、諸史異同、子集支分派別以及詞曲、醫卜之類罔不抉奧提綱，溯源竟委。每進一書，仿劉向、曾鞏例，作提要冠簡首，上輒覽而善之。又奉詔撰《簡明目錄》，存書、存目，類皆昀手所訂，評騭精審，識力在王仲寶、阮孝緒之上。論者謂本朝大手筆，推昀一人。

四十一年，擢侍讀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日講起居注官，旋擢詹事，晉內閣學士。四十七年，授兵部右侍郎仍兼直閣事。改任不改缺，乃異數也。時欽定《四庫全書》告成，昀撰表上進。【略】四十八年，轉左侍郎。明年，充會試副考官，知武會試貢舉。又明年，晉左都御史，轉禮部尚書，充經筵講官，賜紫禁城騎馬。五十七年，畿輔水災，奏請截留南漕數萬石，設粥廠十，振饑民，全活無算。又奏請考試《春秋》廢胡安國傳，用《左傳》本事爲文，參以《公羊》、《穀梁》之說。得旨允行。六十年，定內禪禮儀，昀參稽經訓，綜以《會典》諸書，斟酌進呈。皆次第施行。嘉慶元年，充會試正考官，授兵部尚書。八年癸亥六月，壽八旬，上遣官賞上方珍玩賜之。是年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與抗節被殺無異，請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予旌表，事得施行。十年，復調禮部，拜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事。卒年八十有二，賜祭葬，予謚文達。昀歷事兩朝，以才學受特達之知，造膝納言，多所啓沃。

《滿漢大臣列傳・紀昀傳》（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紀文達公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紀昀傳》（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紀昀，字曉嵐，號春帆，又號石雲。直隸獻縣人。散館授編修，官至禮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謚文達。著有《紀文達公全集》。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數年，辛卯賜環東歸。畜一黑犬，名曰「四兒」，戀戀隨行，揮之不去，竟同至京師。途中，守行篋甚嚴，非主人至前，雖僮僕不能取一物。一日，過七達坂，車四輛，半在嶺北，半在嶺南，日已曛黑，不能全度。犬乃獨臥嶺巔，左右望而護視之。先生爲賦詩曰：「歸路無煩汝寄書，風餐露宿且隨予。夜深奴子酣眠後，爲守東行數輛車。」「空山日日忍饑行，冰雪崎嶇百廿程。我已無官何所戀？可憐汝亦太癡生！」後被人毒死，先生爲塚祀之，題曰：「義犬四兒之墓。」

《雨村詩話》卷五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大司馬紀曉嵐云：「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壬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輓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此以見輓，足矣！」劉石菴參知曰：「上句殊類公，下句若似輓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耳山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乎？耳山，陸錫熊侍讀學士，與曉嵐同充《四庫全書》總纂。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曉嵐父曾官太守。少年紈綺，無惡不作，嘗考四等，爲乃父所逐出。中年狡猾，爲和珅文字走狗。所著《閱微草堂》諸種，大抵懺悔平生，懼有報應。

《國朝臣工言行記》卷三九引《孿經室集》 我朝賢俊蔚興，人文鬱茂，鴻才碩學，肩比踵接。至於貫徹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後學，則河間紀文達公足以當之。夫山川之靈，篤生偉人，恒間世一出。河間獻縣在漢爲獻王封國。史稱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被服儒術，六藝具舉，對三雍，獻雅樂，答詔策，文約指明，學者宗之。後二千餘年，而公生其地。起家甲科，歷躋清要。奉敕總輯《四庫全書》，凡六經傳注之得失，諸史記載之異同，子集之交分派別，罔不抉奧提綱，溯源徹委。所撰定《提要》，多至萬餘種。考古必衷諸是，持論務得其平，準諸獻王之寫定《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厥功尤茂焉！

《新世說・排調》 紀曉嵐有陸士龍癖，每笑輒不能止。嘗典某科會試，試畢，左右傳新科狀元劉玉樹來謁。見之，便詢其寓何所。劉對曰：「現住芙蓉庵。」紀聞此語，忽笑不可仰，旋退入內，久不能出。有頃，命劉暫歸府第。劉退，惴惴然。他日再見，探其故，始知紀是日適成一聯云：「劉玉樹小住芙蓉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借用小說回目作偶句，而屬對絕工，深自贊喜耳！

《舊聞隨筆・紀文達公》 獻縣紀文達公（昀），平生未嘗著書。或以爲言，公曰：「吾自校理秘書，縱觀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備。後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範圍。其自謂過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公善解紛，仁宗嘗以實錄館甄叙過優詢之。公徐曰：「臣服官數十年，無敢以苞苴

進者。惟戚友倩臣爲其先人題主或銘墓，雖厚幣必受。」上輾然曰：「然則朕爲先帝推恩，有何不可。」又以考試差有宣布前列詩句姓名者見詢，公頓首曰：「如臣即洩漏者。」問：「何故？」曰：「書生習氣，見佳作必吟哦，或記其句出，而欲訪爲何人手筆，即不免洩漏矣！」上含笑，事遂寢。公以扈從道出古北口，見旅店題壁一詩，有句云：「一水漲喧人語外，萬山青到馬蹏前。」奇賞之，後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得遼東朱子顓（孝純），既來謁，投詩爲贄，是聯在焉！及公出督閩學，嚴江舟中賦詩云：「山色空濛淡似煙，參差綠到大江邊。斜陽流水推篷望，處處隨人欲上船。」語子顓曰：「此首實從萬山句脫胎也。」先輩虛心，不沒人之長如此。公嘗作一聯自詠云：「浮沈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蠹魚。」因在直廬語同官曰：「吾身後諸公以此見輓何如？」劉文清公曰：「上句殊不類君，若以輓陸耳山（錫熊）乃確當耳。」越三日，而陸訃音至，人咸奇之。

作品本事

《西域入朝大閱禮成恭紀三十首》《清史稿》卷一一《高宗本紀》三：二十五年春正月戊申，以西師凱旋【略】乙卯，霍罕額爾德尼伯克遣使陀克塔瑪特等入覲。丙辰，巴達克山素勒坦沙遣使額穆爾伯克等及齊哩克、博羅爾使入覲。定邊將軍兆惠等以霍集占首級來上，並俘酋捫多索丕等至京。丁巳，上御午門行獻俘禮。命霍集占首級懸示通衢，宥捫多索丕等罪。己未，布魯特阿濟比遣使錫喇噶斯等入覲【略】二月【略】壬寅，兆惠等凱旋，上至良鄉郊勞。癸卯，上還京師。甲辰，賜哈密扎薩克郡王品級、貝勒玉素布等冠服有差。三月丙午朔，上御太和殿受凱旋朝賀。

《平定回部凱歌十二章》《聖武紀・乾隆戡定回疆記》：（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回部平。八月庚午，捷奏至京，宣示中外。兆惠受圍時，已封武毅謀勇一等公，至是加賞宗室公品級鞍轡。富德赴援時，已封成勇伯，至是晉一等侯。將士及各出力回酋額敏和卓、霍集斯、鄂對等，錫賚有差。立碑太學，凡戰處皆勒銘。明年二月，王師凱旋。駕親郊勞，于良鄉城南三里築壇設纛，上親拜天，將軍以下皆甲冑，及王公大臣隨行禮畢，上御黃幄，將軍等抱膝跪見。於是葱嶺以西，布魯特、愛烏罕、博羅爾、敖罕、安集延、巴達克山諸國皆遣使來庭。

《黃烈女詩》《清稗類鈔・貞烈類》：黃烈女，楚人，許字同縣李氏子，未嫁而李卒。女誓死歸，守三載矣！一夕，夢李來迎，次日即卒。女家執古禮，葬黃氏塋旁，其舅往哭之，墓忽自裂，乃與李合葬焉！紀文達弔以七律二章，中有曰：「延陵掛劍心雖許，屬國吞氈志竟成。特與人間存大節，不關兒女有私情。」又曰：「延津寶劍終雙去，合浦明珠解自歸。誰與重翻新樂府？古來曾唱《華山畿》。」

《張南華先生夏木清陰圖爲伊墨卿題》《樗寮詩話》卷上：文達《題張南華夏木清陰圖》云：【略】按天扉異材神授，以三絕受高宗知遇，吾鄉涇南司寇與通譜牒，每至涇南邸舍，值其他出，輒命奴子邀入書室，酒一壺，蔬果一二器，置佳紙筆硯。天扉隨意作詩畫，興罷而去，不問主人也。

《題硯匣》《清稗類鈔・藝術類》：紀文達公博洽淹通，今世之劉原父、鄭漁仲也。獨不善書，即以書求者，亦不應。其書齋所設之硯，有匣，鐫二詩於上云：【略】。

《解嘲》《國朝詩人徵略》卷三五引《聽松廬詩話》：姜西溟不食豕，紀曉嵐不食鴨。自言雖良庖爲之，亦覺腥穢不下咽。且賦詩云：「靈均滋芳草，乃不及梅樹。海棠傾國姿，杜陵不一賦。以梅花、海棠爲比，鴨又何其幸也。嗟乎！嗜好愛憎之間有難強者，豈惟口味哉？詩文亦然。

《小軍機》《冷廬雜識》卷二：紀文達公性喜詼諧，嘗作《京官詩》數十首，傳誦一時，猶記其《小軍機》一律云：【略】有京官不願外遷觀察而老於京卿、貧病而死者，公戲輓之云：「道不遠人人遠道，卿須憐我我憐卿。」

《寄陸平泉》《蓉峰詩話》卷一一：（陸）平泉先生，丙辰出曉嵐先生之門，至黔後寄書問安，道遠未致伴函之敬。曉嵐先生以詩代柬【略】。

《戲贈》《清稗類鈔・詼諧類》：紀文達新製蟒袍，與其戚某戲曰：「昨親家母來舍看女，見弟新袍，徘徊熟視，弟曾有詩贈之。」某曰：「願聞佳詠。」遂吟曰：「昨宵親母太多情，爲看花袍繞膝行。看到夜深人靜後，」誦至此句遂止。某曰：還有結句。文達曰：「無矣！」某曰：「如何無結句？」文達曰：「結句無非是『平平仄仄平平』而已。」

《七絕》《清稗類鈔・文學類》：高宗南巡，過江時，見有一漁船蕩槳而來，命紀文達詠詩，限十個「一」字。文達立成七絕。

盛時彥《閱微草堂筆記序》 顧翻刻者衆，訛悞實繁，且有妄爲標目，如明人之刻《冷齋夜話》者，讀者病焉。時彥夙從先生游，嘗刻先生《姑妄聽之》，附跋書尾，先生頗以爲知言。邇來諸板益漫漶，乃請於先生，合五書爲一編，而仍各存其原第。篝燈手校，不敢憚勞，又請先生檢視一過，然後摹印。雖先生之著作不必藉此刻以傳，然魚魯之舛差稀，於先生教世之本志，或亦不無小補云爾。嘉慶庚申【略】謹序。

又《閱微草堂筆記又序》 曩集河間紀曉嵐先生筆記五種，合爲一編，付之剞劂，購者甚繁。己巳春，板入書坊，旋毀於火。壬申夏，彥自西郵言歸，閑居無事，仿照原本重刻以行於世，庶不負先生濡筆吮毫、隨事立教之苦心也。丙子夏盛時彥記。

鄭開禧《閱微草堂筆記序》 公之孫樹馥，來宦嶺南，從索是書者衆，因重鋟板。樹馥醇謹，有學識，能其官，不墮其家風云。道光十五年乙未春日，龍溪鄭開禧識。

王用賓《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摭鈔序》 清紀文達公曉嵐《閱微草堂筆記》五種，所見節本，以韓城強太史望泰爲最，其於文達即事指點爲人處，悉爲點發，尤資警省。傳出塾江李西漚先生手筆，原刻久湮。光緒丁亥知非子重刊，增爲音釋，間附眉評，敷衍常談，未足與文達之言相發也。歲久板蠹，從人展轉求得一帙，讎以全書，正其訛誤，悉芟音釋識語，以復強書之舊。付之手民，以廣流傳，或於修省，不無小助焉！丙子秋分後一日，蓬溪王用賓序。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灤陽消夏錄》 《灤陽消夏錄》六卷、《續錄》六卷（《閱微草堂筆記》本），國朝紀昀撰。（昀，字曉嵐，獻縣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謚文達。）《前錄》乃其於乾隆己酉夏，以編排秘籍於役灤陽，事竣時，追憶見聞所及，雜事異聞，皆記錄之。《續錄》乃其於嘉慶戊午初秋，扈從灤陽，退直時，編記以補前書所未及。末附其子汝（佶）遺記六則。兩錄之前，各有自撰小序。每書俱題觀弈道人撰，殆以小說而不欲顯著名氏耳！此本爲其門人北平盛（時彥）以原本校刊，若坊間初刊本及翻刻袖珍本，則訛誤甚多云。

又《如是我聞》 《如是我聞》四卷（《閱微草堂筆記》本），亦紀昀撰。是編乃其於乾隆辛亥所記見聞，新異之事，取佛家《金剛經》中語以名之。前有自識。

又《槐西雜志》 《槐西雜志》四卷（《閱微草堂筆記》本），亦紀昀撰。是編乃其於乾隆壬子，再掌烏台，寓直西苑，退食所居槐西老屋中，再廣所聞，以成此帙者也。前有自識。

《滿漢大臣列傳・紀昀傳》 昀官庶吉士時，應制圓明園及扈蹕熱河行圍，皆與賡和天章。洎纂輯《四庫全書》賞賚內廷翰林，又以侍讀特召入重華宮賦詩、與宴，後乃歲以爲常。其兼文淵閣直閣事自侍讀學士至尚書皆如故。所纂輯如《熱河志》、《歷代職官表》、《河源紀略》、《八旗通志》暨方略、會典、三通諸館，咸總其事。

藝文

李文藻《上紀曉嵐》 不奉巾綦十載餘，知音未報鬢毛疎。受衣去後翻多難，作吏前時已廢書。丹藥甘輸餂鼎犬，銅章竟似上竿魚。同門衰衰多才彥，盡被提攜到石渠。《四庫全書》管領新，揚雄劉向是前身。充庭縹帙方州貢，脫手丹鉛內府珍。信節頻爲乘傳使，宣麻正用讀書人。何年問字承明直，一坐前堂浩蕩春？

汪學金

《湖海詩傳》卷三七《蒲褐山房詩話》 杏江爲持齋少司空哲嗣，襟情既勝，才調彌嘉。標格則玉樹瓊枝，詞賦乃《金荃》、《蘭畹》。所鐫初稿，已有「揚州烟月，江左文章」之目。最工駢體，爲余撰《三泖漁莊圖詩序》，時誦其

工。既由詞館洊陟宮僚，兩次請假南還，世俱嘉其雅尚。所營靜厓小築，水竹彎環，樓臺窈窕，梵磬龕鐙，儼然世外。朋舊中如武林潘侍御庭筠同之，餘人莫逮也。蓋其夙植淨緣者深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四　乾隆戊辰，持齋太史以第三人及第，後二十三年而杏江繼之。世家踐陟清華，名第相同，一時稱盛事。既乞歸，營靜厓小築，有池館水竹之勝。安禪習靜，翛然出塵。詩亦超妙絕俗。

《試律叢話》卷三　姜兆翀曰：我所見近人試律詩，當以汪杏江（學金）作爲最。其《攀桂仰天高》中四韻云：「玉宇秋如水，瓊梯夜有霜。誰人臨鵲鏡？何處詠霓裳？金粟壺中影，青雲袖裏香。步虛方寂寂，凝睇轉茫茫。」《蒹葭秋水》句云：「雁信傳千里，鷗羣聚一灘。短叢搖雪浪，碎響雜風湍。」《畫爾于茅》句云：「連茹多益善，純束聚無紛。舊業牽蘿補，餘功刈稻分。綢繆未陰雨，捆載及斜曛。」

朱珪《汪學金墓誌銘》　君姓汪，諱學金，字敬箴，號杏江，晚號靜厓，太倉州人。高祖諱壽堯，曾祖諱溥，以淳德稱於鄉，詳州乘；祖諱之恆，俱贈工部侍郎。父諱廷璵，乾隆十三年一甲三名進士，由編修歷工部左侍郎，祀鄉賢。前母凌、母王，並封一品夫人。君將誕，王夫人夢一老僧作頂禮狀。三歲戲畫地作八卦，上海曹劍亭見而奇之，以從弟救圄女訂婚焉。八歲能詩。十二隨司空之閩學政署，予方觀察閩，見君藝，曰：「此子筆有仙才。」司空命君師事予。十八入學，二十三中順天庚寅鄉試，二十七官內閣中書，二十九協辦侍讀，三十四捷禮闈殿試一甲三名進士，與司空接武。司空無疾，歿於京邸。君奉喪回里，卜葬以凌太夫人祔，復爲大父贈公改築新阡。服闋，起辦翰林院事。恭遇國慶，以其官貤贈。仲父廷璠，叔母滕，丙午考差，特命皇子總閱，君卷首拔後，己未歲上謂大臣曰：「是能詩者。」蓋今上於潛邸時，特邀睿鑒焉。秋充江西主考。丁未散館一等二名，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掌院，奏留加一級，仍辦院事。己酉教習庶吉士，充武英殿方略館總辦。夏五月，太夫人疾終京邸，扶櫬歸，祔葬司空公塋。君於孝養喪葬之事，無不竭情盡慎，而精力漸憊，乃有脫屣塵俗意。庚戌春，里中有開濬七浦之役。七浦爲州水利門戶，潮汐挾沙，積久涸如平陸，州人上諸大吏，作書教請，君念桑梓誼，不得已應之。畫阯鳩工，晝夜督視，百年久廢之工，百日竣事。服闋，再入都。尋引疾旋里，以田宅析授彥博、彥國，誡之曰：「毋虐取！失先人之寬厚；毋奢用！改先人之清白。以供祠墓，以周窮急，可也。」甲寅春，謁予於皖江撫署，昕夕侍談，市月歸。予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曰：「所見大進。」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是秋歲偏祲，白之州守于君鼇圖，倡設粥廠於海甯寺，輸銀米三千餘。紳士襏被寺中，籌畫覈實，全活者萬計。於家塾設規立課，示以程式，作《九容正心箴》揭之座隅。建育嬰堂，更邑之舊，並爲條件，命彥國偕同志經理。君析產後，所有膳資半爲利濟功德，如恤嫠、義園、惜字、放生、夏施茶藥、冬施棉米等事，孳孳不倦，曰：「吾年已半百，享受無幾，盡此長物，藉結善緣。」丁巳八月重來皖江，沿途避人若浼，予戲曰：「君大似陳仲子。」蓋其廉介如此。己未五月，召修純廟實錄，君不敢以衰疾籲陳，卽俶裝就道抵都。甫二月，擢右中允，署日講官，教習庶吉士。恭遇覃恩，以其官貤贈季父廷瑚、叔母余。升侍講。庚申春，轉侍讀，充文淵閣校理，補日講起居注官。召對乾清宮，天語連稱「好學問者。」再垂詢司空侍講席時事。六月升右庶子，旋轉左。復蒙召對，上問汝何不考差，對以臣有頭暈疾，未能楷書。又諭：「汝子已放考官，汝何瘦耶？」卽歷陳病由，感激欲涕。辛酉春有應升祭酒缺，君亟請假歸。予爲之太息曰：「不愧吾門矣！」遂以曾孫甘林與彥博之女訂婚，問名之日，君卽飄然出都。自是棲心簡寂，以詩酒寓情。癸亥以實錄館議叙，在籍加一級。春，同里紳士呈請司空公祀鄉賢，報可。里儕榮之。秋長孫元爵入頖，君曰：「門庭可謂盛矣。吾事已畢，桑榆光景，不戀時也。」冬至，患脾泄。甲子二月二十八日午時卒。君秉性高明，持節廉介，儒修禪悅，兩相融浹，所造漸臻深粹。著作華贍雅正，敷揚典誥，陶寫性靈，臺閣、山林，兼擅其美。所著有《井福堂文稿》，凡應制奏進之作及闡論經史、序記事物者，共十卷。《靜厓詩初稿》十二卷、《後稿》十二卷、《續稿》六卷、《館閣詩賦》六卷，輯《婁東詩派》二十八卷，皆已刊行。其才不甚恢廓，蓋名家流也。生於乾隆十三年九月二日寅時，年五十有七。以嘉慶十年九月二十七日祔葬於司空公之墓，昭穴在州境二十四都五圖昆字圩琅玕九曲鎮。配曹封恭人，晚而同修淨業。子彥博，乾隆甲辰召試舉人，丁未進士，歷編修、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彥國，候補五城兵馬司指揮。女一，適候選理問陸受秩。孫元爵，州庠生，娶劉侍郎鳳誥女。元翼、元福、元仁俱幼。孫女五：長許字陳秀來，次許字王元鑒，次許字陸長庚，次許字朱甘林，次幼。銘曰：生而穎奇，晚而孜孜。行善若渴，不顧傾

疑。君歸何所，神化莫窺。霞光萬道，魂氣所之。洞眞邈矣！井福在茲。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　汪學金，字敬箴，號杏江，江南鎮洋人。乾隆四十六年賜進士第三人，官左庶子。有《靜厓詩初稿》。

《清史列傳・汪學金傳》　汪學金，字敬箴，江南鎮洋人。乾隆四十六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五十一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尋以艱歸。嘉慶四年，召修純廟實錄，擢中允。五年，陞侍讀，充文淵閣校理，日講起居注官。上在潛邸，知其能詩，至是召對乾清宮，稱「好學問者」。再遷陞左庶子。以病乞歸。學金生而穎奇，八歲能詩。十二隨父廷瑭之閩學政署，朱珪見其文曰：「此子筆有仙才。」廷瑭因命師事珪。其爲學，儒修禪悅，兩相融浹。嘗謁珪安徽撫署，侍談市月歸。珪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耶？」曰：「所見大進。」一談一笑，無非天理。性廉介，而好爲利濟功德。誡二子曰：「毋虐取，失先人之寬厚；毋奢用，改先人之清白。」晚歲營靜厓小築，水竹彎環，梵磬龕燈，儼然世外。嘗謂「年已半百，享受無幾，盡此長物，藉結善緣」云。著有《井福堂文集稿》十卷、《靜厓詩初稿》十二卷、《後稿》十二卷、《續稿》六卷，輯《婁東詩派》二十八卷。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子學金，字杏江。長齋斷慾，遇善事靡不爲。創舉放生、施貧等會。值荒歲，率先平糶，白當事設廠施粥，以食飢民。每歲暮，見里中有不給者，必令家僮負錢米委之門外，剝啄數聲，俟有人出，即疾去。四十六年成進士，亦及第第三人。學金子彥博，丁未入詞林，巍科接踵，皆數世積累之報云。

《詞林輯略》卷四　汪學金，廷瑭子。字敬箴，號杏江，江南鎮洋人。授編修，官至庶子。著有《井福堂文稿》。

《書侯朝宗先生集後》　《清史稿・侯方域傳》：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父恂，明戶部尚書；季父恪，官祭酒：皆以東林忤閹黨。方域師倪元璐，性豪邁不羈，爲文有奇氣。時太倉張溥主盟復社，青浦陳子龍主盟幾社，咸推重方域，海內名士爭與之交。【略】方域既負才無所試，一放意聲伎，流連秦淮間。閹黨阮大鋮時亦屏居金陵，謀復用。諸名士共檄大鋮罪，作《留都防亂揭》，宜興陳貞慧、貴池吳應箕二人主之，大鋮知方域與二人善，私念因侯生以交於二人，事當已，乃囑其客來結驩。方域覺之，卒謝客，大鋮恨次骨。已而驟柄用，將盡殺黨人，捕貞慧下獄。方域夜走，依鎮帥高傑，得免。【略】方域健於文，與魏禧、汪琬齊名，號「國初三家」。有《壯悔堂集》。

朱珪

論述

《國朝正雅集》卷一〇引《寄心盦詩話》　文正愛才如命，孤寒八百，無不揚眉，今之李平泉也。其學問精醇，人品和粹，尤爲近今罕匹。賦前、後《易水行》兩篇，縱橫破碎，雖翻案文章，實千秋至論。其「當筵不惜美人手，此舉竟負將軍頭」，奇險語，令人心駭。

《晚晴簃詩匯》卷八〇　文正以甘盤舊學，晚陟綸扉，平生事蹟，詳具國史，持節南疆。仁宗在書房，常頒手札，積一百三十九函，歸朝繳進。上亦書數年懷公詩數十首爲二冊，題曰「蒹葭遠目」，曰「山海遙思」，以示公。明良之契，稽古之榮，古今所罕覯。其詩探源漢、魏，參以昌黎，博大雄深，直吐胸臆。承平臺閣中，固當首屈一指也。

《和御製詩》　《冷廬雜識》卷八：嘉慶初，和珅伏誅，御製詩頒示臣工，朱文正公和句有云：「寄語普天諸父老，共驩曾亦事陶唐。」措語得體，爲一時和章之冠。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一三　朱珪，字石君，大興人。乾隆十三年進士。今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朱珪，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大興人。與叔兄筠有「二朱」之目。乾隆戊辰進士，入翰林，年十八。官至太

子太傅、體仁閣大學士。高宗時，命入直南書房，侍睿皇帝學，凡所陳說，無非唐虞三代之言，卓然有古大臣之風。謚文正。著有《知足齋詩集文集》。

《清朝先正事略・朱文正公事略》　朱文正公，諱珪，字石君，號南厓。先世居蕭山。祖登俊，官長陽知縣。父文炳，官盩厔知縣，始遷籍爲大興人。公祖與高安朱文端公同爲湖北令，相友善，清名亦相埒。公父受經於高安，故公自十一歲即傳高安之學。年十七舉乾隆十二年鄉試，與叔兄筠同榜，名震都下。次年成進士，選庶吉士，習國書，尋授編修，累遷侍讀學士。二十四年，主河南鄉試，奉使祭告南嶽。明年，充會試同考官，秋，授福建糧道，毀和合諸淫祠，民大驚服。二十八年，擢按察使，兼署布政使。閩人裘自位假平臺灣功，冒武職，獄連數十人，公誅正犯一人，諸受欺者皆不坐。有告家譜妄逆者，讞之，僅戮一撰譜者屍。二十九年，父憂歸。三十二年，補湖北按察使。時緬甸用兵，公司驛務，無誤無擾。有亂民聚眾，公鞫之，不少縱，然脅從者皆得免。明年，調山西。又明年，就遷布政使。秋，奏立保固城工法令，後任隨時修護，如潰在三十年內，與原築官分賠。下部議行。三十六年，權巡撫事，奏撥歸化、綏遠二城穀十餘萬石，搭放兵糧，以省采買，而免紅朽。奏免土默特蒙古私墾之罪，以所墾牧地三千一百餘頃許附近貧苦兵民認耕納租，歲六千餘兩增官兵公費。奏太僕寺牧地苦寒，宜改徵折色，以便民除弊。皆下部議行。三十八年，勘歸化城水災，奏撫恤之。明年按察使黃檢疏劾公終日讀書，於地方事無整頓。又明年入覲，授侍講學士。四十一年，命上書房行走，侍仁宗皇帝學。時初置文淵閣官，特命公直閣事。主福建己亥鄉試。四十五年，督福建學政。將行，上五箴於仁宗藩邸，曰養心、曰敬身、曰勤業、曰虛己、曰致誠，上力行之。及親政，亦常置座右。四十九年，扈蹕南巡，授內閣學士。閱江浙召試卷。五十一年，授禮部侍郎，主試江南，督浙江學政。五十四年，置蕭山祭田百畝。冬還朝，充經筵講官。明年，經筵進講，諸皇子侍班聽講。高宗顧謂仁宗曰：「汝師傅所講甚善。」春，總裁會試。秋，授安徽巡撫，命馳驛賑水災。乃攜僕五人，與村民同渡，賑宿泗、碭山、靈壁、五河、盱眙民以糧，借懷遠、鳳臺、壽民以糧及種。築決堤六十餘丈，民乃安。復請展春賑，手自散給。五十七年，奏鳳潁水災，恩賞糧種，免民欠萬五千兩。祁門縣築城成，輕騎往驗之。至新嶺，有欲中傷歙縣令者，屬掌亭人以饘餗進，公恬然飽之。五十九年，調撫廣東，尋兩廣總督，授左都御史、兵部尚書，皆留巡撫任。暎咭唎國入貢，呈土物，卻之。嘉慶元年，授兩廣總督，兼署巡撫。六月有旨內召，曰：「將用爲大學士也。」俄以督魁倫奏粵東艇匪駛至閩浙，乃公總督任內不能緝捕之咎。寢前命，仍授安徽巡撫。會鳳陽等屬水災，疏請賑恤，親給之，官吏莫敢侵。時楚、豫多邪教流言，皖屬多跧伏者。公曰：「疑而索之，是激之變也。」乃親駐界上，籌防禦。遍涖潁、亳等屬，聚長老教誡。張文告，簡而明，民大感化。明年，授兵部尚書，調吏部，皆留巡撫任。宿、靈壁水，合肥、定遠、巢、來安、全椒旱，皆親賑之，民忘其災。明年，蒙、亳復水，賑卹如之。會高宗純皇帝上賓，仁宗馳驛召公。公哭且奔。【略】及至京哭臨，上執公手哭失聲，旋命直南書房管戶部三庫。自是國家大政事有所咨詢，皆造膝自陳，不草一疏。不沾直，不市恩，不關白軍機大臣。公第在外城，遠且隘，賜第西華門。紫禁城騎馬。加太子少保，充實錄總裁。典己未會試。調戶部尚書。【略】嘉慶五年，兼署吏部尚書，坐與夫殿傷禁門兵，免太子太保，解三庫事。彭文勤墮馬西華門內，公呼其輿，入門舁之，復坐違例，鐫三級留任。六年，陪祀祈穀壇，未曙誤行，墜甬道下，傷左胯，賜醫賜食，駱驛於道。遣內監賚硃諭至第視疾，且詢事。三月小愈即趨朝。七年秋，扈蹕灤陽，宣制以戶部尚書，拜協辦大學士，仍加太子少保。八年，兼掌院學士，春夏皆爲留京辦事大臣。九年春，駕幸翰林院，先期晉公太子太傅。及幸院，賜宴聯句，御書「天祿儲才」額，摹刻院堂，以墨蹟賜公第。公在翰林，爲二十四科前輩，資最深，且掌院事，瀛洲典故，盛且榮焉。十年正月，宣制拜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上以是命爲遵先帝遺詔也，命詣裕陵謝。明年春，公感疾，上命遊覽西山諸勝，以散其懷。時公年七十有六矣！九月乞休，上曰：「待卿八十，當爲壽。」尋命戶部尚書戴公衢亨齎賜詩十韻及玉鳩杖，諭天寒間，二三日入直。且俟日出後，至南書房候召對。每入對，則預定召對後期。十一月庚午寒甚，乾清宮召對畢，降階，忽痰壅。歸第，賜御醫視疾，賜假兩月。十二月乙亥，力疾作芻獻詩，上將親臨公第。丁丑復命戴公來問疾，夜逾半，公薨。

《湖海詩傳》卷一三《蒲褐山房詩話》　參政兄弟，少入翰林，即以高文典冊，照耀蓬萊華蓋之間，爲藝林所仰，垂三十年。然其尚名教，敦清節，世或未盡知也。任山西布政使司，以方正爲巡撫所嫌，謂其不諳吏治，由是仍改官翰林。久之，上深知其公正廉潔，累擢用爲巡撫，入長吏、戶二部。而參政愛才下士，士以此望而趨之。昔韓忠獻爲中正所歸，而於元祐諸賢，未嘗偏徇；葉文忠爲清流眉目，而于東林君子，亦無私好，參政蓋深得此意者也。

《羣雅集》卷五　阮芸臺中丞云：「文正豐厚端凝，中和醇粹。爲仁若渴，抗義不撓。坦白公誠，絕無城府。漢儒之傳注氣節，宋儒之性道實踐，兼而有之。予謂其愛才如命，尤有古賢相之風。」

《國朝正雅集》卷一〇引《石溪舫詩話》　余上文正公詩有「聞道退朝焚疏草，嘉謨未許外廷知」之句，或有疑爲諷公者。公獨見賞，謂其頌不忘規。大臣心事，廓然可見矣。

《雪橋詩話》卷八　朱南厓相國《知足齋集》成，（仁宗顒琰）用集中《紀恩詩》四律韻，以詩爲序，有曰：「科名翰苑推元老，學業綸扉倚大賢。」「德崇益勉虛能受，任厚彌思寵若驚。」「無欲神全三壽永，有容德大九霄寬。」南厓卒，御製輓詩，有「半生惟獨宿，一世不貪錢」之句。

《題朱笥河聯語》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朱南厓相國，乾隆己亥典閩試，道經江山之蘇嶺寺，見笥河學士庚寅所留聯語，題詩云【略】。

《題張文墓廬圖》　《耐冷譚》卷一〇：海鹽張徵君丈（燕昌）至性過人。早失怙恃，賦思親九章。沈文懿歎爲《蓼莪》詩後一人。既改葬于祿里山麓，築丙舍數椽，石門方蘭坻爲繪《墓廬圖》，朱文正題詩云【略】。

《直文淵閣皇十一子爲刻石章見贈恭謝》　《骨董瑣記》卷五：朱文正珪《知足齋集》有《直文淵閣皇十一子爲刻石章見贈恭謝》詩云【略】。是成邸能刻印也，自來著錄者未稱道及此。後阮文達繼直閣事，此印遂歸文達。

《霞外攟屑》卷六　朱文正公《知足齋時文存鈔》，嘉慶辛酉自編。道光戊戌，公曾孫甘霖以付毛伯雨侍郎釐定始刊。《根也慾焉得剛》、《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兩題下，皆注乾隆己亥考差。按考差四書文二篇，減去一篇，改經文一，始於嘉慶己卯。今人已鮮知之，必以爲有一誤。倘奮筆刪其一，則不誤反誤矣！此亦編校家所當知也。「至居是邦也」三句，王天下有三重焉，「觀水有術」二句，皆文正甲寅廣東鄉試擬程。而題下均注陝甘，則實誤，侍郎不及校也。

雜録

《皇清書史》卷四　朱珪，字石君，號南厓，晚號磐陀老人。大興人。乾隆十三年進士，官至體仁閣大學士。謚文正。湯金釗《文正墨跡跋》云：「字體寬博厚重，元氣渾然，有道者之形容也。」（《寸心知室文集》）朱珪眞書，逸品上（《國朝書品》）。

朱文藻

《湖海詩傳》卷三八　朱文藻，字映漘，號朗齋，仁和人。諸生。有《碧溪草堂詩稿》。

又《蒲褐山房詩話》　朗齋漁獵百家，取材宏富。精六書，自《說文繫傳》、《佩觿》、《汗簡》及《鐘鼎款識》、《博古圖》諸書，無不貫串源流，會其旨要，又能手親摩寫，非徒以形聲點畫自名小學者可比。韓城相國督浙學時，訪而延之至京師，佐校《四庫全書》，且於南齋奉敕考校事宜，亦俱諳習。又

通史學，凡合紀、傳、編年、紀事、通典諸書，輒能考其缺略，審其是非。先嘗助予修《西湖志》，後助予撰《金石萃編》，訂正之力最多。其詩在劉夢得、張文昌之間，正如空山鼓琴，沉思獨往。

《臺雅集》卷一〇　朗齋淹博宏富，經史百家靡不貫通。王文端督學浙江，器重之，延至都下，佐校《四庫全書》。兩浙經生，杭堇浦匹也。

《定香亭筆談》卷二　仁和朱朗齋（文藻）能詩，留心文獻，好金石，老而貧，居艮山門外清溪前。丁巳、戊午間，助余編錄兩浙詩數千家。雨久穿屋流，余贈詩云：「雨後清溪繞屋流，藤牀著膝看魚游。先生竟似陶貞白，萬卷圖書不下樓。」

《葯唐移居》　李堂《緣庵詩話》：朱朗齋丈（文藻），仁和明經，博學多識，工詩古文，爲西林先生入室弟子。嘉慶辛酉壬戌，與余同客王述菴少寇家，得共晨夕，備聞緒論。所居在北郭，老屋數椽，不蔽風雨，晏如也。著有《碧谿草堂集》，門人胡書農學士爲刻之。丈詩品清雅，如《葯唐移居》七律云【略】。

《湯鵬鐵畫歌》　《冷廬雜識》卷七：無湖鐵工湯鵬，能揉鐵作畫，花竹蟲鳥，曲盡生致，又能作山水屏障，好事者以木範之，懸於壁，或合四面成一燈，錘鑄之巧，前此未有。湯歿後，其法不傳，或有仿爲之者，工拙懸殊矣。仁和朱茂才文藻，賦此有句云：「乍看似墨潑絹素，山水人物皆空嵌。風飄秀色動蘭竹，雪摧老幹撐松杉。華軒逼人有寒氣，盛暑亦欲添衣衫。最宜樺燭曉春夜，千枝萬蕊發翠巖。元明舊蹟共諦視，轉覺暗淡精神緘。」摹寫絕妙。

錢維喬

論述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學記》曰：「不學博依，不能安詩。」博依註作譬喻解。此詩之所以重比興也。韋正己曰：「歌不曼其聲則少情，舞不長其袖則少態。」此詩之所以貴情韻也。古人東坡、山谷，俱少情韻。今藏園、甌北兩才子詩，鬬險爭新，余望而却步，惟于「情韻」二字，尚少絃外之音。能之者，其錢竹初乎？惜近日學仙，不肯費心矣！

錢大昕《春星草堂詩集序》　昔人言史有三長，愚謂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放筆千言，揮灑自如，詩之才也；含經咀史，無一字無來歷，詩之學也；轉益多師，滌淫哇而遠鄙俗，詩之識也；境往神留，語近意深，詩之情也。方其人心有感天籟自鳴，雖村謠里諺，非無一篇一句之可傳，而不登大雅之堂者，無學識以濟之也。亦有胸羅萬卷，采色富贍，而外強中乾，讀未終篇索然意盡者，無情以宰之也。有才而無情，不可謂之眞才；有才情而無學識，不可謂之大才。尚稽千古，兼斯四者，代難其人。竹初先生負絕異之姿，而生長名門，目濡耳染，自相師友，十齡能賦，弱冠成名，才子之稱，播在人口，固已凌鮑、謝而軼溫、李矣。然而文章雖貴，遇合偏艱，孝廉之船往而輒返，中書之省過而不留，南北奔波，舟車轣轆，逆旅非無知己，當場難索解人，重以骨肉摧傷，心腸鬱結，意有所觸，宣之於聲，而詩格益奇。洎乎牽絲東浙，簿書訟牒，旁午紛糾，幾於日不暇給，而先生從容應之，非徒不廢嘯歌，而且益多而工。然後知文章無妨於政事，彼以一行作吏，此事便廢爲辭者，雖不作吏亦未必工也。乙巳夏，大昕來鄞，先生出詩稿見示。讀之，思深而力厚，格高而氣和，得古人之性情，而不襲其面目，兼古人之門徑，而不局於方隅，此眞才人也，此大才人也。兼詩家之四長，而無復遺憾，先生於此不凡矣！

《北江詩話》卷一　錢大令維喬詩，如逸客飡霞，惜難輕舉。

《梧門詩話》卷九　常州錢竹初維喬，詩詞有豪宕感激之風。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浪裏白條錢竹初（維喬。有《竹初詩文集》）：不平則鳴，如水上之風行。

《墨林今話》卷四　竹初，書畫詩文，無不與文敏媲美，尤好仙釋家言，頗有心得。

《雪橋詩話三集》卷八　竹汀詹事序錢竹初詩，謂昔人言史有三長，詩亦有四長：曰才，曰學，曰識，曰情。先生兼詩家之四長，此類庶乎近之。

光緒《武陽志餘》卷七　大令爲文敏季弟，少具異稟，以詩文、書畫相劘。初，一門之內，自爲師友。所爲文與文敏略相似，尤好詩。之官未久，即賦

遂初，益肆志吟詠。趙懷玉序其詩，謂出入少陵、眉山之間，摹繪景物而不病其纖，抒寫胸臆而不傷於直，隸事精切而無襞績之蹟，託興高遠而有醞釀之致。

許飲流《乞食圖跋》 《乞食圖》傳奇，錢維喬撰。【略】梁章枏《藤花館曲話》云：「錢竹初明府所著《乞食圖》、《鸚鵡媒》諸種，不及心餘之爽豁，心餘亦不及其清麗也。然心餘九種到處盛行，竹初之作，則市肆極罕，亦幾不知有其人矣。」此本傳張靈事，皆本之黃周星《張靈崔瑩合傳》、王穉登《丹青志》、《明史·唐寅傳》、褚人穫《堅瓠集》、毛奇齡《王文成傳》等書，眞所謂無一字無來歷者。卷首名流題詞甚夥，有竹汀題詩數首，自署「嘉定姪大昕」。則竹初，乃竹汀之季父行也。乙丑正月許飲流記。

楊芳燦《鸚鵡媒傳奇序》 粵自翠翎紅咮，《六么》傳瑞鳥之聲；珠佩雲璈，《三疊》奏素娥之譜。由來法曲，半出仙靈，從此塵寰，盡嫻音律。一闋鸞吟，唱安公子；數聲魚沫，聽念家山。麗華巧囀，瓊枝璧月之前；靜婉嬌歌，銀燭金花之下。莫不拊紅絃而彈雅調，翻《白紵》以擅佳名。洎乎院本爭傳，新聲代變，宮分南北，事雜悲懽。含商嚼徵，才士塡詞；傅粉塗丹，伶官借面。笑陳王之細碎，只校妃豨；薄江令之妖浮，空歌宛轉。則有紅豆齋主人者，青琴妙譽，湘瑟家風。高琳出而玉磬浮波，任昉生而金鈴墮地。宜乎髫齡顧曲，綺歲安歌。僧孺論樂，早知檀拍之名；摩詰按圖，便識《霓裳》之製。出畫羽繡鞶之餘技，爲哀絲流管之新音。雲箋細擘，墨浮蚌研以成烟；鈿笛孤吹，塵繞虹梁而若夢。洵足令雙鬟垂手，合坐傾心矣！重以奉倩傷神，安仁歎逝，香桃骨瘦，玉豆心寒。鬻檀參佛，光凝七寶之龕；刻石招魂，燭閃千花之帳。每當篆銷卧獸，月上明螺，銀蒜簾垂，冰荷燈炮，影竛竮而無主，思結縎以誰知？翠管頻抽，紅牙小掐，一聲初下，萬縷爭迴。眞珠密字，和淚點以俱圓；疊雪輕綃，寫愁絲而不斷。人之情也，能無歎乎！所以辭緣苦而彌工，言因悲而轉幻。非因非想，疑佛疑仙。鸞膠再續，嬌女魂飛；蝶夢新翻，書生羽化。黃姑助聘，完信誓于三生；綵翼爲媒，傳好音於一水。寫鳳靡鸞吪之恨，寄天青海碧之愁。慧業難忘，情根永懺。風輪劫轉，大衆離欲界三千；綺語障空，隨地設寓言十九。豈僅歌院雛伶，爭敲紫玉，旗亭妙伎，競寫烏絲，豔一時之口耳已耶！嗟乎！有懷難語，暫寄托于俳歌；獨處含愁，唯留連於短翰。擊節而珠跳玉裂，發唱而紙醉金迷。偶墮青琳宇下，未換仙心；曾參金粟臺前，兼通禪悟。試看江管，應放西天稱意之花；倘問蕭齋，好尋南國相思之樹。

童梁《鸚鵡媒序》 禽貪共命，總爲情深；果戀合歡，多緣愛篤。爭慧花於古本，物亦人言；結恨種於心苗，人還物化。一枝瓊豔，杏花竊擬作媒；半幅春酣，芍藥果誰爲婿？愛美人如月寶蓮心，不嫁東風；笑公子之雲癡柳思，只婚夜雨。生香活色，那禁紫燕傳將？餓態饑情，早被彩鸞惱着。故已置星郎於雪地，付月老於冰天矣！詎知入骨相思，斷足之高風，繼將割指；離魂覓信，結襪之韻事，續以銜鞋。翡翠屏前飛來嫩鵡，芙蓉帳畔攫去輕鳧。妾今似子聰明，甘陪翠褓；郎已被儂束縛，願作錦絇。嗟！嗟！緣合百年，寧辭骨碎；感深一氣，那不心疼！任教死去都雙，蛺蜨幾曾單化？縱或再來必對，鴛鴦亦復偕棲。僕本恨人，此日已歸禪界；君眞慧業，他年同入靈山。乾隆戊申端一日，古杭童梁拜題。

錢惟城《鸚鵡媒序》 三弟學於儒，而好言神仙，餘事復長於音律。茲以計偕來，出所著《碧落緣》、《鸚鵡媒》傳奇二種示予。其有所感而云然耶？吾不知其何以生而死，死而生，人而物，物而人也。將生死人物，皆心之專一者，爲之其合儒與神仙而言之耶？其將去儒而歸於神仙者耶？神仙吾不知，誠如是，其專且一，其學焉而至，求焉而得者，斷可必也。於其歸，書以勉之。時己丑初秋，兄惟城識。

趙彬《鸚鵡媒傳奇題詞》 碧海青天路渺茫，宓妃原不炫明妝。祇緣錯寫凌波影，斷盡陳思宛轉腸。精誠只願感蒼穹，几上淋漓血指紅。博得男兒心肯死，底須南八說英雄？十五盈盈掌上嬌，秦臺多是可憐宵。韓憑拚作雙蝴蝶，容易香魂一樣銷。靈犀一點印模糊，對影聞聲泣小姑。我有盤龍雙慧劍，直須先斬越神巫。奮飛眞個學鉤輈，身逐仙禽不自由。始信魂嘑精衛鳥，一生銜恨海東頭。抽盡春蠶一縷絲，蘭閨香口證心期。本來除却雙飛翼，說與人間定莫知。鏡裏春人萼綠華，桃源生世住仙家。如何一夜瀟瀟雨，又向天臺葬落花？返魂香裏夢初恬，合註長生到筆尖。鴆鳥不來鸚鵡去，春風何處覓鶼鶼！

洪亮吉《鸚鵡媒傳奇題辭》 爲多情，青衫血淚，生生判向愁老。冰絃誰把傷心譜？又早別懷縈擾。幽期巧，君不見、茫茫碧落相思鳥，芳心寸拗。待密約重圓，愁盟暗續，一一淚珠繳。　銷魂處，我亦青鸞信杳。年來暗

損懷抱，江南江北傷春恨，付與斷腸衰草。辜負了，是舊日、金釵鈿盒情多少？閑愁待掃，又一兩三聲，無端逗起，清夢隔簾悄。（《買陂塘》）

梁廷枏《曲話》卷三　錢竹初明府，亦工音律，所著《鸚鵡媒》、《乞食圖》二種，不及心餘之爽豁，心餘亦不及其清麗也。曲中佳句，如：「只恐半腔愁，都被春風吹破。」又：「若不是嫦娥流彩，怎牽將對月顏開？難比說書生稔色，他往常間眼不輕攙。」又：「則這簾外幽禽，還喚的俺俏書生夢兒遠。」又：「這羞態能禁架，玉容淺覆，早則是消盡溫存憐煞他。」又：「你人前只管嬌眠罷，休問俺雲踪那答！則這一幅花枝可也障的咱。」（以上《鸚鵡媒》。）「婚姻簿料來夢幻，骨肉恩如何割忍，除非是歸來環珮，認我夜深魂。」又：「怎知他水邊梅影窺愁破？還有俺門畔桃花望眼多，些兒箇，一樣的毫端知己，嵌入心窩。」（以上《乞食圖》。）

《吏不可爲六首》《隨園詩話補遺》卷六：余作令六年，曾作《俗吏篇》數首，存集中。今讀錢竹初明府《吏不可爲》六章，覺從前吏治，尚不至此，特錄之，以俟采風者。其詞云【略】。

《題劉智廟壁》《隨園詩話》卷一五：有人過劉智廟，見壁上題云【略】詩尾署「竹初」二字。自命如此，可想見其不凡。

傳記

乾隆《陽湖縣志》卷七　武進籍，人麟子。乾隆二十七年壬午科舉人。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　錢維喬，字樹參，號竹初。江蘇武進人。乾隆壬午舉人。官浙江鄞縣知縣。有《竹初詩文鈔》、《墨林今話》。竹初書畫、詩文無不可與文敏媲美，其山水茂密峭秀，兼擅其勝。

許飲流《〈乞食圖〉跋》　維喬，字竹初，浙江嘉善人。官知縣。所著有《乞食圖》、《鸚鵡媒》、《碧綠緣》諸傳奇。

《畫林新詠》卷一　錢竹初，名維喬，茶山司寇弟也。官鄞令。亦善山水。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二二　字竹初，贈尚書維城弟。乾隆二十七年舉人。官浙江鄞縣，有政聲。爲文博贍，書畫之名亞於其兄。

光緒《遂昌縣志》卷六　號竹初，江蘇武進人。文敏公之季弟也，由舉人署縣事。世家貴介，絕無紈袴氣。明敏儒雅，淹貫古今。工各體詩、文、詞，善書畫，精音律。長於吏治，談笑剖決，破奸發隱，即積蠹不能欺。而宅心純厚，政不繁苛，故人憚其精明，而亦樂其和易。喜與文人學士遊，講經義，校課程，琴書觴詠，備極雅趣，儒生咸親暱之。每仿宋、元人筆意，寫林巒泉石，幽情逸韻，時流露於楮墨間。暇以歌曲自娛。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錢維喬》（存目）

紀事

《答隨園》《隨園詩話》卷一六：余常謂收帆須在順風時，急流勇退，是古今佳話；然必須嘿而不言，趁適意之際，毅然引疾，則人不相疑。若時時形諸口角，轉覺落套；而上游聞之，以爲飽則思颺，翻致挂礙矣。錢竹初擅鄭虔三絕之才，抱梁敬叔州郡之歎，屢次書來，欲賦遂初。余寄聲規其濡滯。今秋才得解組，余賀以詩。渠答云【略】。

《乞食圖》、《鸚鵡媒》　光緒《武陽志餘》卷七：《乞食圖》二卷，國朝錢維喬譔，一名《虎阜緣》，傳姑蘇張靈事，以崔瑩之死雖非禮，而不病於貞。《鸚鵡媒》二卷，錢維喬撰。其事本諸《聊齋誌異》，益以渲染成之。

光緒《遂昌縣志》卷六　嘗著《碧落緣》、《鸚鵡媒》、《乞食圖》傳奇，樂部競相演習。惜未踰年，即以才績調任劉山。鄞爲劇邑，得其才，纂修《鄞縣邑乘》，亦可爲作志者則。

著録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二八　《碧落緣》二卷、《鸚鵡媒》二卷，以上知縣陽湖錢維喬撰。

光緒《武陽志餘》卷七　《竹初詩鈔》、《竹初文鈔》六卷，並存。國朝知縣錢維喬竹初撰。

藝文

趙翼《題竹初自述文》 趙岐斲墓石，司空誌生壙。竹初自述文，亦以代家狀。讀之見其眞，自處尋常人。一語無矯飾，詞卑意彌淳。古來三不朽，皆出常人手。祇此擇地蹈循牆走，身不踰檢閑，官不曠職守。得時可奮幹濟功，不遇亦作釣游叟。豈必鼻息衝雲漢，腳步踏星斗？穿溟涬界透險重，遊罔閬鄉隘州九。然後魁奇絕輩流，俶詭駴儕偶。君今安其常，乃更謙而光。若論名行及才藝，我覺此文猶未備。學有兄在專師資，（謂令兄文敏公。）產比仲多均活計。（待仲兄篤恩誼。）出無官謗民歌襦，歸有去思人墮淚。（宰鄞縣以病歸。）餘事更兼風雅宗，詩思文心兩精銳。工書善畫各入微，學佛求仙並深契。倘得巨手爲鋪張，將垂史乘芳，更炳金石光。君乃不乞韓歐陽，幷不假趙子昂、董其昌，自搦一枝雞毛筆，直寫素履無避藏。想見寒窗夜深悄，熒然一燈含毫邈。一念不將衾影欺，寸長未敢竿牘表。此卽供狀到閻羅，不用減增另具稿。偉哉此正非常人，只把常人之事了。

《畫林新詠》卷一 茶山風度玉堂仙，令弟才名翰墨緣。管領湖山書畫局，翠華南幸卅年前。（乾隆中，純廟南巡，竹初恆司書畫局事。）

雜録

《隨園詩話》卷九 余讀《漢書》，雅不喜董廣川，而最喜賈太傅。偶讀錢竹初《洛中懷古》云：「南來莫再尋遺宅，第一人才是賈生。」蘇州薛皆山云：「一篇《鵬賦》離形相，才子回頭是道人。」二詩皆推崇太傅，實獲我心。

又卷一四 錢竹初《題豫讓橋》云：「愛士須愛徹，畜馬盡馬力。長芻數束豆數升，縱有驊騮氣先塞。」余亦題《養馬圖》云：「一挑芻草三升豆，莫想神龍輕死生！」

《墨香居畫識・錢維喬》 錢維喬，字竹初，武進人。以孝廉知鄞縣事。竹初爲文敏公稼軒胞弟。早歲卽工翰墨，塤篪叶應，藝苑蜚聲。間爲文敏代作，已咄咄逼眞。宦遊後，筆尤蒼厚。其畫山水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作家、士氣二者俱備。予於戊申秋杪遊浙，寓顧小韓方伯署中，正擬渡江奉訪，兼乞揮灑，而竹初以微疾假歸，會晤尚有待也。

錢泳《履園畫學》 錢維喬，號竹初，陽湖舉人，稼軒司寇之弟，官鄞縣知縣。山水用家法，稍遜于司寇。嘗爲余作《寫經樓圖》，氣韻頗似元人。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維喬，字樹參，一字季木，號曙川，又號竹初。乾隆壬午舉人。官浙江鄞縣知縣。工山水。著《竹初稿》。心泉上人藏有設色山水絹本卷，頗類唐寅。瑛蘭坡中丞藏有仿思翁墨山水便面。

《國朝書畫家筆錄・錢維喬》 錢維喬，字竹初，號樹參。武進人。維城胞弟。乾隆二十七年舉人。爲鄞縣知縣。歸田後，得唐荆川舊園之半葺而居之，蒔花種竹，享幽棲之樂。工詩文，善山水，邱壑幽靜，樹石秀潤，無一毫煙火氣。

《清代畫史增編》卷一一 錢維喬，字樹參，號竹初，維城弟。乾隆壬午孝廉，爲鄞縣。早歲卽工翰墨，爲兄代作，已咄咄逼眞。後筆尤蒼厚，山茂密不繁，峭秀不塞，作家、士氣兼亂。乾隆己未生，嘉慶丙寅卒，年六十有八。有《竹初未定稿》。（《墨香居畫識》、《懷舊集》）

錢孟鈿

《隨園詩話》卷五 錢稼軒司寇之女，名孟鈿，嫁崔進士龍見，爲富平令。嚴侍讀從長安歸，夫人厚贈之。嚴問：「至江南，帶何物奉酬？」曰：「無他求，只望寄袁太史詩集一部。」其風雅如此。因誦其五言云：「啼烏空繞樹，殘夢只隨鐘。」有《浣青集》行世。其號「浣青」者，欲兼浣花、青蓮而一之也。夫人通音律，常在秋帆中丞座上，聽客鼓琴，曰：「角聲多，宮聲少，且多殺伐之音。何也？」問客，果從塞外軍中來。余庚申夏，乘舟北上，遇稼軒南歸，時未中狀元也。見其手抱幼女，才周晬，今四十八矣！在杭州見夫人，談及此事。夫人笑云：「所抱者，卽年姪女也。」余故題其詩冊有云：「而翁南下賦歸歟，值我新婚北上初。水面匆匆通數語，懷中正抱女相如。」

又卷一三　同年錢文敏公維城，在都時，所居綠雲書屋，陳乾齋相國之故宅也。公女浣青，有詩才，與壻崔君龍見，弟維喬，戚里莊君炘、管君世銘五人倡和。宅有古桑，綠陰鬱鬱，映一畝許，視其影將逾屋，則公必退朝，各呈詩請政。公欣然爲甲乙之。有《鳴秋》、《合籟集》兩卷，眞公卿佳話也。余嘗戲之曰：「唐、虞之際，于斯爲盛；有婦人焉！四人而已。」

《北江詩話》卷一　崔恭人錢孟鈿詩，如沙彌升座，靈警異常。

《南野堂筆記》卷一二　浣青夫人，錢孟鈿尚書文敏公稼軒先生女也。著有《浣青詩草》若干卷行世。夫人幼讀書，涉覽不忘。尚書爲授《史記》、《通鑑紀事本末》，遂能淹貫故事。又授以《香山詩》一編。曰：「此殊不難。」試爲之，清言霏霏，如寫露珠，冥搜懸解，已足方駕元和也。性至孝，嘗翦臂肉療尚書疾，創幾殆，幸而獲全。歸博陵進士、今觀察使崔曼亭先生時，則先生以名世之才，早年通籍，唱隨風雅。洪稚存常博叙夫人詩，所謂以峯青江上之篇，配楓落吳江之詠，閨中知己，樂莫甚焉！既而從宦南鄭，偕來西湖。十年之中，里門三返，平昔過庭之處，學繡之牕，不免牽瓜蔓于牆頭，拂蠨蛸于戶內矣。孤孫煢煢，哀感門祚，此夫人之詩之所以始愉悅而終悲戚也。嗟乎！讀夫人詩而不衷諸性情之正，陶冶之深，徒見其驚才絕艷，比于謝絮左香，猶知夫人之詩者也！顧即以夫人之詩而論，沈浸漢唐，兼綜各體。其中古風長短句，高挹羣言，飛空結響。有太白搔首問青天之想，不當呼女青蓮耶？自來閨閣所傳寥寥數人，落落數詩，求其一往清麗揮灑，百咏盡歸正始若夫人者，閨閣中之景星卿雲，千古一見耳。可多得哉？故樂爲之論次而纂錄之。

《江蘇詩徵》卷一六引《名媛詩話》　冠之高挹羣言，飛空結響。吳澹川稱爲女青蓮。又引《浣桐閣詩話》：夫人三子都擅文名。錢竹初明府題夫人集「郎種《甘棠》兒視草，修來福命勝梅花」之句，爲世艷羨。

金武祥《粟香五筆》卷六　錢孟鈿夫人刊有《浣青詩鈔》八卷、續一卷，傳本已少。【略】《離愁曲》：【略】、《擬古》：【略】、《五丁關》：【略】、《放歌行》：【略】、《通天臺銅人歌》：【略】、《寄弟婦》：【略】、《寄曼亭》：【略】、《潼關》：【略】、《張子房祠》：【略】、《柳枝詞》：【略】、《贈王三姑》：《青翰》：【略】。摘句如《秋意》云：「商飆爾何來？離緒生百端。」《聽琴》云：「空庭泛古音，遠籟一時寂。」《對月》云：「幽意不知暑，茫茫海月生。」《秋望》云：「一片歸雲影，長空去復還。」《寄弟》云：「一夜西風急，天邊雁影寒。」《雪夜不寐》云：「窗色亂昏曉，蒼茫起遠思。」《春暮》云：「老嫌骨肉遠，貧覺子孫多。」《秋興》云：「豈有魚龍悲晚歲！漫勞鷹隼擊高秋。」《蓬山》云：「花落只餘春寂寞，燕歸何事意沈吟？」《臘盡》云：「衣上風塵游子淚，夢中燈火故人情。」《新霽》云：「世外煙霞閒處好，人間風月靜中多。」皆有名大家氣息。

又　《國風》云：「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此閨中所黯然銷魂也。浣青寄弟《擬古》云：「飛花一作絮，飄落天之涯。不敢怨東風，所悲離故枝。」莊盤珠《詠楊花》詞云：「野棠村，芳草渡，離卻枝頭，總是傷心路。」同一用意。

又　名家集後多附刻其室人詩詞，如孫淵如觀察《芳茂山人集》後附王采薇《長離閣集》，陸祁生大令《崇百藥齋集》後附錢詵宜《五眞閣吟稿》是也。惟崔曼亭觀察著述無存，僅有題辭五古及百字令《詠牡丹詞》一首，附錢浣青集，則又夫以婦傳。題辭有云：「媿無秦嘉篇，報璚頻往復。」隨園《題浣青集》有「嫁得才人蘇伯玉」之句，蓋曼亭弱冠登進士，亦負才名，惜其所傳不多耳！

《清朝先正事略》卷一五　（錢維城）女孟鈿工詩，通音律。適崔觀察龍見。著有《浣青詩草》、《鳴秋合籟》。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五　孟鈿，字冠之。陽湖人。文敏公維城女，道員崔龍見室。有《浣青詩草》。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維城，字茶山，乾隆乙丑狀元，以詩畫名。浣青詩法，多經口授。後與方芷齋夫人同隨宦楚北，齊名一時。媳莊素馨亦能詩，著有《蒙楚閣集》。

又引《西泠閨詠》　詩宗浣花、青蓮，故以浣青自號。觀察曾官杭州司馬，浣青於湖山題詠爲多。

又引《竹淨軒詩話》　浣青夫人與幔亭觀察唱隨風雅，洪稚存序夫人詩謂：「峯青江上之篇，配楓落吳江之詠。」誠不誣也。

《春曉詞》、《塞下曲》　《南野堂筆記》卷一二：古體如《春曉詞》云：【略】。近體如《塞下曲》云【略】。要以淡泊爲宗，神情都在空際。

《春雪（用東坡聚星堂韻）》　雷瑨、雷瑊《閨秀詩話》卷一：幔亭觀察嘗于雪後會客賦詩，用東坡聚星堂韻。夫人詩云：【略】。時會中成詩者數人，見夫

人作，皆歎服，或袖草逕出。

趙懷玉《崔恭人錢氏權厝誌》　恭人諱孟鈿，字冠之，一字浣青。爲文敏公女，浙江蕭山知縣人麟女孫，湖北分巡荆宜施兵備道崔君龍見之配也。【略】恭人幼好吟詠，嫻於史事。蕭山君以爲讀書種子。兵備君故永濟右族，來家常州，與錢爲通門，遂納采。年十九，就昏京邸。明年中順天舉人，又明年成進士。恭人隨歸，事姑莊太恭人甚謹。以不逮事君舅爲憾。姑卒，喪葬以禮。兵備起家縣令，揚歷州郡，位至監司。恭人內庀家政，外襄官事，秩然井然，無或失墜。其在順慶也，川東嘓匪蔓延，兵備率兵勇出剿，賊間道襲郡城，吏民驚擾。恭人知賊從西路來，遣人疾掣李渡場泊船於東岸，賊至水闊，無梁遂遁，郡以獲全。其在荆州也，值白蓮賊起，兵備督餉出，恭人在危城中，烽火四偪，警問日至，籌策守禦，不動聲色。且以兵備指發書僚屬，主堅壁清野之議，促收附郭積聚。賊偵有備，旋即解去。兵備賦性夷曠，每受代不屑與人較，去之日多垂橐行。自順慶罷歸，貧困尤甚。後雖洊涉膴仕，長君景儀亦出守粵西，故里尚無一椽，恭人泊然，不以爲慮。【略】夫中饋之職，蘊習酒食而已，不則執勤帶繡而已，求其陳風緝藻與古才媛媲美，已廑遘之。至臨危處變，動合機宜，無論巾幗之所難能，即士大夫當之，或不敢自信若恭人者。豈非聰明有識，擩染於家庭之訓深哉？嘉慶十一年十月卒，春秋六十有八。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錢孟鈿》（存目）

何道生

論　述

《隨園詩話補遺》卷四　近又得何水部（道生）、劉舍人（錫五）二賢焉。抱英絕之才，而獨惓惓于隨園，各贈長律數首，以篇幅稍長，故另刻《續同人集》中。而其所心醉之句，有不忍不標而出之者。如劉云：「閒來志怪都根理，語必驚人總近情。」余道第二句，直指心源，包括小倉山六十四卷《全集》，較勝他人作序萬語千言矣！何云：「願署隨園詩弟子，此生端不羨封侯。」矜寵一至于斯，使我顏汗！擬作《山右二賢歌》以美之，而年衰才盡，未敢落筆也。

《湖海詩傳》卷四〇《蒲褐山房詩話》　予曩在京師，與蘭士比鄰而居，尊人編修君思鈞朝夕過從，故自小識之。乾隆己酉，予由江西入京，始見其詩。風骨清蒼，如千金戰馬，騰溪注澗，無所不宜。山西自澤州相國以來，若蓮洋居士，清妙則有餘，排奡則不及也。十年來，與法侍講式善、張檢討問陶、楊農曹芳燦諸君互相唱和，而才鋒之峻，皆斂手避之。由侍御出守九江，旋以病歸。匡廬、彭蠡，山水名區，惜未得盡供其刻畫。

《北江詩話》卷一　何工部道生詩，如王謝家兒，自饒繩檢。

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　《雙藤書屋試帖》一卷，凡百二十首。靈石何道生蘭士撰，齒莫少於蘭士，故次居九。蘭士取科第早，入工部爲郎。勤於其職，終歲無一二日休澣，而慨然有學問之志。其爲詩，疎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之間。自謂八韻詩猶未足以稱其他作，因共爲課。每課蘭士詩必先成，最爲敏速，所作特多，故所存亦多。皆出於簿書期會之餘，偶有商榷，應時改定。以予束髮好議論，與海內學士大夫相可否，亦未數數遇有蘭士其人者也。其爲八韻詩，清新流利，脫手如彈丸，而蒨雅多姿，隨手之變動成折宕，其天才弗可及矣。雖然，蘭士所志者遠，豈能區區以八韻詩論之哉？

《國朝正雅集》卷三九引《寄心盦詩話》　山右何蘭士太守最工帖括，其所著《雙藤書屋集》多新警語。余愛其「久客意如將墮葉，懷人心似不平潮」，善言情狀。又《落花詩》：「一生恩怨畢春風。」可括盡千古諸作。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聽松廬詩話》　蘭士又有句云：「乾坤清氣在在有，不解領取眞可痛。人生寂寞卽奇福，斯世繁華皆大夢。飲酒何須舞歌侑！講學莫爲鄒魯鬨！」此眞實語，亦解悟語。

《清朝先正事略・法時帆先生事略》附　其詩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閒。尤善鐵夫，有所譏彈，輒應時改定。山右自澤州相國以來，若蓮洋居士，清妙則有餘，排奡則不及也。

《試律叢話》卷四　雙藤書屋詩，凡百二十首。靈石何蘭士太守（道生）撰。研農太守之介弟也。同課中齒莫少於蘭士，故次居第九。惕甫序云：【略】。蔣

丹林曰：「吾最喜蘭士詩，有開門見山之妙，如《待雪》點題云：『人心期快雪，天意重流膏。』《六轡如琴》點題云：『馳憑周道直，數較舜絃餘。』《貫月查》點題云：『乘風萬里浪，貫月一輪秋。』皆巧合自然。《長生未央》句云：『直比山呼重，休嗤瓦合輕！』又云：『日向壺中永，春從屋角生。』《郊原浮麥氣》句云：『影如離隴畝，香欲到衡茆。』《皇皇者華》句云：『搴帷遙辨色，繞鐙不知名。』筆意皆迥不猶人。而《點點楊花入研池》結聯云：『丹毫垂潤渥，未肯化浮萍。』頌揚有情，尤近唐賢風格。」

《失題》《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引《聽松廬詩話》：蘭士詩云：「客子中夜興，卧榻以車代。瞑行就坦夷，鼻息出晻曖。忽驚急雷響，迸此夢魂碎。石力拒輪起，如豆爆釜內。」車行石路數語，善於形容。

傳記

法式善《朝議大夫寧夏府知府何君墓表》　君諱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先代由中州遷靈石。曾祖諱溥，貢生，州同。妣陳。祖諱世基，附貢生，州同知。妣鄭。郝父諱思鈞，乾隆乙未科進士，翰林院檢討。妣王、梁、張。三代皆以君貴，贈封朝議大夫，妣皆贈封恭人。君昆季六人，君其仲也。七歲，梁太恭人歿，哀毀如成人。入塾爲耆宿所器，隨檢討公居京師，檢討公督課嚴，江南名士入京求爲弟子師者，莫不知有何氏書塾。君年十五，下筆爲文，已自不凡。王蘭泉、程魚門、張瘦銅，君父執也，折輩行交。年二十一歲舉于鄉。明年丁未，偕其兄道沖今改名元烺者，同登進士，一時傳爲科名盛事。君以詩負重名。既改工部主事，習句股，精算法，日日入署，與一、二老成僚友講求切實之學，上官胥賢之。君散衙仍鍵戶讀書，遵檢討公教也。君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壬子、甲寅、乙卯、戊午四科也。得士如王紹蘭、丁履泰、梁承福、王鼎文、鄒植行、鄭錫琦、趙秉淳、張樹穀、朱彬、彭蘊輝、張師泌、劉燻、楊景仁，皆一時之選。余官祭酒，錄科列前茅者，蓋十居八九云。嘉慶元年，擢本部員外郎，陞郎中、御史。四年冬，以大臣密保召見，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九江府知府。六年，丁父憂。十年，服闋，授寧夏府知府。召見，君奏宿病未瘳，願就京職。奉溫諭：「以汝之爲人，朕所素知。寧夏要缺，汝好爲之。如果不勝，再請不遲。」君遵諭往。君生平勤慎廉潔，官部曹，簿書錢穀，叢脞紛沓，親爲籌畫。及巡漕，供張饋貽，裁汰殆盡。山東巡撫惠公語人曰：「何御史少年風骨，峻拔如此，且學問人品皆不可及，方今第一流人也。」聞者韙之。九江凋弊，素稱難治，值湖湘亂民滋擾，毗連九江，兵差絡繹，不辭勞苦，而心力固已大瘁焉。其涖寧夏，一如九江時，乃旬日假銀案發。故事滿城兵餉由府庫支領，府庫又由藩庫支領。君未任事，有急需賞卹者，前太守取兵餉墊之。君既任事，餉不敷，以廉俸委縣令於錢店兌往，內微雜以鉛，將軍遂入奏。奉旨解任，聽候察辦。事白復任。又以劉公大懿陞臬司，姻親例迴避去任，而疾篤矣。君工詩善畫，豪于酒，又好隱憂。數年以來，時往京師，就余所見，無日不畫，無日不詩，更無時不酒，無事不憂也。乃以嘉慶十一年六月十八日以病驟亡于寧夏，時四十有一耳，可傷也已。誥封朝許大夫。配陳，封恭人。子二：長熙績，次耿繩，俱讀書克家。女五：長適陳映輝，次字楊寶元，餘幼。孫男四：福星、福寧、熙績出；福雲、福安，耿繩出。余與君及吳穀人、王惕甫、張船山詩會最久，君死，余爲訂其《方雪齋詩集》焉。

秦瀛《寧夏府知府蘭士何君墓誌銘》　君姓何氏，諱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又號菊人，靈石人。附貢生。贈戶部主事世基之孫，翰林院檢討、封戶部郎中思鈞子。妣王氏、梁氏，並贈恭人，張氏封恭人。君梁恭人出也。幼有異稟，善讀書，與其兄、今廣西太平守研農並知名。乾隆四十四年舉於鄉。逾年偕研農同榜成進士，授工部主事，累遷本部員外郎、郎中。以嘉慶二年，擢山東道監察御史。四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四年冬召見於乾清宮，尋奉命巡視濟寧漕務。五年，授江西九江府知府。六年，以疾告，旋丁外憂歸。八年，服闋，授甘肅寧夏府知府。以十一年七月十八日沒于寧夏，年四十有一。君鏃礪名節，襮順內方，和易退讓，而嶷嶷有立。其視東漕，撤供帳，絕苞苴，清操甚著。比守九江，湖北方用兵，軍書旁午，俗凋敝，素號難治。君銳意振刷，以勞瘁得疾。及再起莅寧夏，邊郡繁要，欲有所設張屬，以假銀案解職聽勘，久之得雪。又以與新臬使有連當迴避，而病遽不起。君以覃恩，授中憲大夫。娶陳氏，封知府思賢女，封恭人。子二：長熙績，次耿繩，俱國學生。女五：長適陳映暉，次字楊寶元，餘俱幼。孫男四：福星、福寧、福雲、福安。孫女二。先是，君之喪，自寧夏歸京師；今其孤又自

京師歸葬君於靈石，以余知君，乞爲文銘其幽。君篤于學，大肆力於詩，漢、魏、三唐，靡不窺其堂奥，而得力在眉山、劍南之間。刻有《方雪齋詩集》。君少余二十有三歲，余因長洲王惕甫以識君，嘗招同蒙古法時帆、閩縣龔海峯、睢州王霽山、陽湖洪稚存及惕甫與君集余京師寓齋，之數君者，皆並世有聞，海峯尤魁横，有經濟才。十數年來，霽山、海峯相繼沒。君年最少，又繼之。上年稚存亦亡。惕甫家吳門，無仕進之志。而時帆與余皆以病乞身。今銘君墓，于平生舊故聚散存沒出處之際，亦重可悲矣！銘曰：少捷南宮，多才且賢。官二千石，不贏其年。人之于世，莫不有死。君壽胡迫？中道而止。喪車西邁，暮雲蒼涼。鬱鬱松檟，其潛其藏。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　何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山西靈石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官九江知府，有《方雪齋集》。

《清朝先正事略·法時帆先生事略》附　何蘭士名道生，字立之，山西靈石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與兄元琅時爲部曹，相代爲御史。蘭士官至九江知府。有《方雪齋集》。

《清史列傳·何道生傳》　何道生，字立之，山西靈石人。父思鈞，乾隆三年進士，官翰林院檢討。嘗充四庫館總校官，與宴文淵閣，下拜文綺之賜。少從姚鼐遊，章學誠、顧九苞、程瑤田、汪元亮皆主其家。年六十六卒。道生乾隆五十二年進士，歷工部主事員外郎郎中，遷御史。視漕山東，出知江西九江府，以病告歸。歸，丁父憂。服闋，出爲甘肅寧夏府知府。嘉慶十一年卒，年四十一。道生初官工部，以習料估冠其曹。友人欲界其牆庭，有亂甎，道生蹴其甎縱横步之，曰：「得矣！及牆成，而甎適盡。」其敏達多類此。爲御史，值仁宗親政，言事頗施行。及官九江，地瘠俗敝，又有送迎勞，道生毀資以成其廉，勤事以成其能，不逾年，忠信慈惠之聲大著。少受經學於顧九苞。及長，從吳張塤遊，善爲詩。思鈞持家嚴，非醇謹好學士不令入門。道生以詩求友天下，與法式善、張問陶、楊芳燦等倡和，諸人皆斂手避之。一時文酒讌集，道生詩傳誦尤多。長洲王芑孫嘗館其家，道生以詩質，芑孫有所譏彈，應時改定，不自滿假也。其詩疏爽雄健，出入昌黎、劍南之間。青浦王昶謂山右自陳廷敬、吳雯以來，詩多清妙，其排奡則不及道生云。著有《雙藤書屋詩集》十二卷。

紀事

《送漁村出守大理》《雪橋詩話續集》卷八：故事：修撰多外除監司，其除郡守也，自史漁村致光出守大理始。何立之《送漁村》詩有「藉甚龍頭傳故事，翩然鴻爪忽新痕」之句。

藝文

王芑孫《何蘭士工部（道生）枉贈七律四章並以所著方雪齋詩集見示作此奉酬四首》　文章一微塵，萬古悲淚海。詩緣發憤作，易有憂患在。和平動神聽，婉約稽聖載。士以文章心，於中寓眞宰。見心不見字，字字獻神采。古今旦暮耳，緜渺若相待。自非讀書多，何以實其腹？妙處不關書，無書苦磽确。典墳丐津潤，糞養出嘉穀。心苗時怒生，百怪困役服。鴻通破拘攣，精神見雄獨。獨者衆所歸，九流貫一轂。言中苟無物，憍氣非堅蒼。絃外苟無音，虛響寧久長。詩爲六藝一，騷雅相翱翔。巍巍千載客，炯炯十目張。洞然觀其裏，底蘊森可量。小心事古人，俛矩工弗良。君詩不著紙，清雄更超逸。自非謫仙人，安得生花筆？贈言極綢繆，獎與過其實。倒篋出嘉篇，相要作評隲。敢不誦所聞，臚陳學師乙。我好攻君瑕，君宜指我失。

又《草堂夜酌和蘭士二首》　文章從古驗，直諒感今無。氣欲空千載，心常奪萬夫。如君眞可語，此道不終孤。醉裏忘身事，升沉聽置吾。不飲逾三十，因君輒把樽。楚詞終託酒，殷易首言坤。脫俗官何累？憂貧士不尊。秋空洗明月，孤潔自當門。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何硯農戶部（元烺）蘭士工部（道生）》　大何一書意纏緜，小何寄詩復連篇。閨中鄭重念邱嫂，爲報全家各安好。城南驄馬弟先兄，十載爲郎望益清。外官紛紛鬧牙纛，長得爲郎亦奇福。

張問陶《送何蘭士侍御出守九江》　驄馬還鑣領大州，平分吳楚據中流。江山形勝君初攬，詩酒情懷我舊遊。花冷未迷陶令宅，月明應上庾公樓。匡

廬坐對攤吟卷，到日湖光正九秋。

雜録

《墨林今話》卷八　何蘭士道生，靈石人。由翰林官太守。善山水，嘗過朱野雲畫龕爲陳大令雲伯作圖，惜未之見。有《方雪齋集》。

《國朝書畫家筆録》卷二　何道生，字蘭士，山西靈石人。乾隆五十二年進士。入詞林，官知府。工詩，善山水，筆墨清雅，文秀之氣撲人眉宇。其論畫云：「與其蒼老而有霸氣，何如秀弱而存士氣！」學者不可不知。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何道生，字立之，號蘭士，山西靈石人。乾隆丁未翰林，官江西九江知府。工山水、竹蘭。著《方雪齋集》。韓芸孫署正藏有墨山水小卷，兼思白長蘅竹蘭則酬世之作，所見未能備記。

魏成憲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二四　春松丈由比部授揚州守，擢江安觀察。丁憂，再起爲兗沂觀察，以乞養歸。復入爲戶曹，進御史，遂引疾歸，不復出。生平博綜藝略，嘗校四庫書于文源閣。居官有廉強之名，在諫垣時數上疏言事。歸後，主紫陽講席數年，訓戒弟子必循禮法。性伉直，勇于爲義，不爲禍福所撓。與人交，文行切劘，任眞推分，意所不可，輒斷斷辨論，大聲疾呼。然狹中鮮容，頗爲時所詬病。其爲詩極研鍊，有工力。

《游塘西》《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二四：（春松）年十三從父游塘西，高石生太守命賦詩。有「玲瓏橘樹層層岸，宛轉菱歌處處聲」句，高大稱賞。蓋其小時落筆已卓躒不羣也。

《贈許滇生茂才（乃普）兼呈伊墨卿太守》《清史稿》卷四二一《許乃普傳》：許乃普，字滇生，浙江錢塘人。拔貢，考授七品小京官，充軍機章京。嘉慶二十五年，成一甲二名進士，授編修。又《清史稿・伊秉綬傳》：伊秉綬，字墨卿，福建寧化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授刑部主事，遷員外郎。

宣統《杭州府志・魏成憲傳》　魏成憲，字春松，仁和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由刑部郎中授揚州知府，擢江安道。丁憂，再起爲兗沂道。乞養歸，復入爲戶部郎中，擢山東道御史，引疾不復出。生平博綜藝略，嘗校四庫書於文源閣。居官有廉強名，在諫垣時數上疏言事。歸主紫陽講席數年，訓戒弟子必循禮法。性伉直，勇於爲義，不爲禍福所撓。與人交，文行切劘，率眞推分，意所不可，輒斷斷辨論，大聲疾呼。然狹中鮮容，頗爲時所詬病。其爲詩極研鍊。

《清朝續文獻通志・經籍考二一・清愛堂集》　二十三卷，魏成憲撰。成憲字寶臣，號春松，浙江仁和人。乾隆甲辰進士，官至山東道監察御史。

王芑孫《題魏春松比部（成憲）西苑校書圖二首》　世外琅嬛宛委，天邊玉字瓊樓。掃葉書皆綠字，判花筆是銀鉤。　夏課昔年燈火，秋官昨夜星辰。記取神仙職掌，寫來圖畫清新。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魏春松刑部（成憲）》　往者京居但文債，今此逋錢困旁貸。閒中日月轉奔忙，許君一文仍未遑。（君屬爲《官舫視膳圖記》。）君昔乘軺來讞案，能拜吾親到江岸。明歲懸知出剖符，吾當手版輿前趨。

《皇清書史》卷二七　魏成憲，字寶傳，號香松，仁和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兗沂道。工行楷。（《木葉庵法書記》）

鄭士超

《嶺南羣雅初集補》卷上引《玉壺山房詩話》　陽山故僻壤，貫亭侍御崛起其閒，猶欽州之有魚山也。

《哭魚山先生》《香石詩話》卷一：陽山鄭貫亭侍御（士超）未第時，深爲魚山先生器重。既而通籍，爲諫官，正色立朝，能不負先生知人之鑑。後乞假還粵，而先生已損館。彌留時猶呼侍御，思得一見。侍御親至羊城，經紀其喪。余贈以句云：「驄馬正從京國返，素車忽自故山來。」未幾，侍御還朝，亦下世矣！其哭先生詩最切至，爲備錄之。【略】魚山先生於嘉慶己巳祀欽州

鄉賢。

《鄭士超傳》 鄭士超，字卓仁，號貫亭，廣東陽山人。乾隆六十年進士，官監察御史。士超少力學，家貧，攜書而牧，誦弗輟，不知牛之逸去也。舉乾隆癸卯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壬戌會試同考官，歷營繕員外郎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廣西道，又轉河南道。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國家之制，六部司官見堂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勢不可不防。」得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具奏遲。翼日，具疏所以再上，上釋弗罪。于是人服其誠。時粵東盜賊未靖，士超疏陳弭盜之本，凡五款三千餘言，條舉剴切，上嘉納之。士超貌甚豐腴，自居喪哀毀，遂終身骨立。好講社倉法，門下士官縣令者必以告後遂舉行於鄉。年五十有四，卒于官。

吳應逵《監察御史鄭公傳》 公諱士超，字卓仁，一字貫亭。其先福建永定人。十三歲隨大父遷居廣東陽山，遂爲陽山人。家貧，挾書而牧。一日薄暮不歸，家人往視之，則牛已逸而公讀未輟也。陽山有李濟堂者，見公文而奇之，妻以女。其後濟堂以亢直忤眾，陷死刑，公徒步百二十里赴連州訴於官，中途遇虎，從者戰慄無人色，公不爲動，虎忽搖尾去，而濟堂竟得昭雪焉。年二十二始入籍陽山，補弟子員。乾隆癸卯舉於鄉，乙卯成進士，官工部都水司主事，升營繕司員外郎，再遷郎中，轉浙江道監察御史。公在部十年，悉心綜核，吏無所上下其手。遇長官議不合，必據例力爭。既任臺諫，益思報稱。念本籍海盜未靖，而番攤館最爲盜藪，具疏切陳。又奏劾違旨屈膝、長官不加訶禁者，由是直聲大震。乙丑請假修墓，建祖祠，置祭田若干畝，於本族立義倉，即以供祭餘穀公諸族眾，春貸秋償，著爲例。明年假滿入都，復補原秩。乃上疏曰：「臣籍隸廣東，請假回籍，竊見各府州縣盜賊充斥，奸宄橫行，風俗敗壞，民生窮蹙，地方官不肯認眞整頓，誠恐日久患深，非所以仰體皇上肅清吏治、綏靖海疆之至意，臣職居言官，誼切桑梓，謹就見聞所及臚列五條，敬爲皇上陳之。【略】以上五條，臣在籍年餘，見聞確鑿，事關地方積弊，伏乞皇上嚴飭該督撫悉心查辦，並將何如實力整頓緣由，先行分晰具奏，庶封疆大吏認眞一分，即地方受一分之益矣！」疏上，奉旨申飭督撫，按款明白回奏，其催科非法之知縣即行革職。是年冬，又奏封事一件，上命軍機大臣面宣諭旨。公感激聖恩，益思有以建白。隨轉廣西道，署禮科給事中，轉掌河南道事。忽得疾，十日遽卒，年五十有四。公天性嚴正，生平未嘗作草書，即爲學徒評隲文字，亦無率筆。弟國超早失明，同至京師，病亟，日叩頭籲天，額爲之腫。會考試差，以弟新喪，堅不赴。體本豐腴，自兩遭親喪，遂至終身骨立云。吳應逵曰：「士而至於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與宰相爭得失，凡天下之利害，其親見者吾言之，其未親見者吾亦得言之。言之而果是，天子以爲忠；言之而未必是，聖主不加誅，宰相不以爲忤，位諫官者榮矣哉！而世之依阿諛涊者，乃隨俗俯仰，瞻顧囁嚅抑獨，何也？」公體不及中人，其言吶吶不能出諸口，而遇事敢言，不避權貴，乃若是，殆不愧古之直臣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二 鄭士超，字卓仁，號貫亭，廣東陽山人。乾隆六十年進士。官監察御史。

又引《廣東通志》 士超少力學，家貧，攜書而牧，誦弗輟，不知牛之逸去也。舉乾隆癸卯鄉試。又十二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補都水司。兩充嘉慶辛酉、壬戌會試同考官。歷營繕員外郎郎中、浙江道監察御史，轉廣西道，又轉河南道。見有屈膝迎謁上官者，因劾稱：「國家之制，六部司官見堂官揖不屈膝，典章不可不守，廉隅不可不勵，權勢不可不防。」得旨可其言，而責不指實，且奏遲。翼日具疏，所以再上，上釋弗罪。于是人服其誠。時粵東盜賊未靖，士超疏陳弭盜之本，凡五款三千餘言，條舉剴切，上嘉納之。士超貌甚豐腴，自居喪哀毀，遂終身骨立。好講社倉法，門下士官縣令者，必以告後遂舉行於鄉。年五十有四卒。

又引《嶺南羣雅》初補上 貫亭刻苦自勵，同於雞廉。居恆樸訥，粥粥若無能者。及其立朝，則侃侃無所顧。嘗條陳粵東吏治數事，於海防利弊尤詳且切。上多所採納焉。工楷法，雖蠅頭細書必端謹。【略】詩文稾藏於家，茲所錄乃時人傳鈔之本耳！

又引《聽松廬文鈔》 君下第留京，朱漳浦太史（紱）延課其子弟。君日課徒，夜則自課，讀書恆至三鼓。冬寒夜長，預買硬炭餑餑，飢時食之。歲所得脩，必寄家。其刻苦自勵如此。君平居貌恂恂，言吶吶，不立崖岸。及立朝，則侃侃而言，無所顧忌。不妄交游，未第時嘗以文就正魚山太史。同官則與牟松厓侍御（昌裕）、陳嵇亭（鶴）、方鐵船（元鹍）兩水部最稱莫逆。屏與先生僅數面，辱引爲道義交。戊辰，屏下第出都，先生方奉命巡城，晝詣粥

廠，夜過屏寓舍送行，期勉諄切乃別。未及一載，而先生歸道山矣。詩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直臣如先生而不克大展其抱負，爲可惜也，悲夫！

《國朝臣工言行記・鄭士超》（存目）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鄭貫亭工部（士超）》　廉州自古如荒蠻，百年秀氣鍾魚山。魚山頌君不離口，君辱好余兩親厚。君前徒步今華軒，屯亨有時難意論。春風青雀家人到，有夢徵蘭早來報。

吴文溥

論　述

《隨園詩話》卷五　戊戌九月，余寓吴中，有嘉禾少年吴君文溥來訪，袖中出詩稿見示，云：「將就陝西畢撫軍之聘。」匆匆別去。予讀其詩，深喜吾浙後起有人，而嘆畢公之能憐才也。錄其《遊孤山》云：「春風欲來山已知，山南梅萼先破枝。高人去後春草草，萬古孤山迹如掃。巢居閣畔酒可沽，幸有我來山未孤。笑問梅花肯妻我？我將抱鶴家西湖。」其他佳句，如：「不知新月上，疑是水沾衣。」「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深得唐人風味。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秀州詩人吴文溥，別十五年，今秋忽來，詩已付梓，讀之，轉多窒碍，不如從前之明秀：信境遇之累人，而師友之功不可少也。錄其新句之可愛者，如：「竹裏不知屋，水邊聞有雞。」「問徑花相引，開門鳥亂啼。」「風靜溪逾響，雲來樹欲移。」皆佳。又一絕云：「酒後客來重酌酒，飛花留客送殘春。主人醉倒不相勸，客轉持杯勸主人。」

《梧門詩話》卷一一　吴明經澹川（文溥），嘉興人，清才偉識，兼精韜略。嘗參苗疆、臺灣諸戎幕，爲諸公所引重。其詩各體俱工，五言清微澄淡，直造斜川、輞川妙境，宜阮芸臺中丞《定香亭筆談》稱爲浙江詩士之冠。

又卷一三　吴澹川，明經詩格高峻，其精到處，直造古人堂奥。余最愛其五律【略】工於發端，非胎息初、盛唐不能也。

《初月樓續聞見録》卷三　吴澹川，名文溥。嘉興人，貢生，善爲詩。壯歲游關中，西諸侯爭延爲上客。其詩雅潔似劉文房，而深刻猶當過之。近世之能焉者也。所著有《南野堂詩集》。

《耐冷譚》卷一〇　作詩不可無家學，吴丈澹川之祖竹軒先生，著《竹軒詩鈔》；其尊人紹莊先生詩，尤多超悟之作。

《匏廬詩話》卷中　吾鄉近日詩人以吴丈澹川文溥爲第一，《關中》、《閩游》諸草，沈鬱蒼凉，尤爲獨絕。然吴丈亦有極穠麗新艷者。

《定香亭筆談》卷二　丙辰秋，按試至嘉興，與試詩人雖多，尚未厭余所望。試畢，將行，有諸生獻其父詩《南野堂集》二帙，舟中閱之，知爲嘉興吴澹川（文溥）所作，披吟終日，定爲浙中詩士之冠。《關中草》、《閩游編》，尤爲直逼古人。

又　嘉興有二吴：吴澹川可謂登高能賦，吴侃叔可謂鑄器能銘。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檇李吴澹川（文溥）著《南野堂集》，詩宗正始之音。五古以沖淡制勝，七古以健挺見長。錄其近體，五言如《隔溪訪友》云：「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雨霽》云：「凍水逢春活，疏梅入夜香。」《春日騎馬過鄔魚潭晚憩竹溪寺》云：「馬蹄遲落日，人意緩春風。」七言如《登華山》云：「無邊紫塞秋風起，一片黄河落照來。」《有贈》云：「獨行薊北山山雪，不見江南樹樹花。」《秋闈後客徐中丞幕中酒閒蒙賞詩句書以志媿》云：「無分秋風吹桂樹，浪傳疏雨滴梧桐。」七絕如《山塘春思》云：「齊開畫閣倚笙歌，一樣簾櫳映綺羅。底事春風欠公道？兒家門巷落花多。」《渡江》云：「東來兩扇布帆輕，每遇風波夜轉驚。船底江聲篷背雨，旅人聽得最分明。」《西湖楊柳詞》云：「留人小駐惹人憐，傷別傷春不計年。只管自家枝上綠，那禁吹到鬢絲邊？」皆性靈灑落之句也。

《冷廬雜識》卷四　秀水吴澹川明經文溥，詩品高遠。【略】五言如「桐影方流月，琴聲不見人」、「鶯啼春去後，客到雨深時」、「江湖多落木，風雨急歸舟」、「暮雨啼禽緩，殘春過客稀」、「峽雲開曉色，關樹老秋聲」、「鳥飛風未定，人語月初生」、「別浦流春水，閒門落古花」，七言如「幷州雁到楓初冷，江上人歸橘又黄」、「青山獨行路不盡，白日欲暮春無多」、「一笑身家書卷外，半生心事酒杯間」，皆清逸出塵。

《挹翠樓詩話》卷三　嘉興吴澹川明經文溥，著有《南野堂詩集》及《筆記》。

詩宗王、孟、韋、柳及杜、韓，故氣體高華，筆意簡澹。

《養自然齋詩話》卷五　吳澹川《南野堂集》，風格直逼大家，陳曼生擬爲神仙中人，洵無愧色。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〇　澹川應召試未遇，老於幕府，畢弇山、阮儀徵並重之。李香子贈句云：「海內羣推一名士，座中傾動五諸侯。」詩有雄駿之氣，而醞釀深醇，非同浮響。《筆記》十二卷評隲同時作者，持論不苟。

《寄袁簡齋太史》《雨村詩話》卷一六：嘉興諸生吳澹川文溥曾入畢秋帆軍幕，足跡幾遍天下。好作詩，與子才交往，有《簡袁太史詩》【略】又贈袁句云：「不負碧山張學士，最憐紅粉杜司勳。」眞道得出子才生平也。

《示兒》《冷廬雜識》卷四：吳自言幼嗜吟詩，三十歲而成癖，寢食都廢。嘗有《示兒》詩云：「秀才衣鉢傳三世，選佛功名隔一塵。除卻警人詩句外，平生事事不如人。」可想見其用力之深矣！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吳文溥，字博如，號澹川。嘉興人。恩貢生。工詩。有《南墅堂詩集》、《筆記》。

《清史列傳・曹庭棟傳》附　吳文溥，字博如。浙江嘉興人。貢生。工詩。嘗西入關中，南游臺海，詩格益上，直逼古人。阮元督學浙江，見其詩定爲浙中詩士之冠。因招入幕中，使校訂《輶軒錄稟》。元嘗出其先大父征苗刀示之，文溥走筆作歌，震奪一席。古文駢體能集六朝、唐、宋之大成。尤精韜略，嘗佐湖北巡撫幕，論兩湖戎事瞭如指掌。

紀事

《靈芬館詩話》卷一〇　人生見面，亦有緣法。近時詩人，余宜見而未見者，薛石翁外，有蔣春雨元龍、吳澹川文溥兩君，皆家南湖，距余居僅□舍而遠。蔣遊于陸朗夫先生之門，吳遊于阮芸臺先生之門，又皆余所獲私，而轍跡乖違，若尹、邢之避面，寧非慳一見之緣乎？澹川壯遊四方，多長者之譽，其集久膾炙人口。

《養自然齋詩話》卷五　吳澹川明經（文溥），嘉興人。幼工詩，久客戎幕，深明方略。嘉慶時，楚氛方作，勸主兵者攻以火，不用，乃閒道歸。時阮太傅視學浙江，見其詩極稱道之，延入幕。著有《南野堂集》並《筆記》。雪廬詩云：「禾有倜儻人，談兵氣如虎。餘事作文章，翱翔參李杜。時人相顧笑，與世多齟齬。一蒙國士知，聲價高千古。憶昔泛舟來，輕帆卸南浦。訪君南野堂，梅花濕春雨。平生少許可，見我輒心許。自解青羔裘，呼兒貰清酤。醉稱諸侯客，十年綴幕府。欲以燒牛兵，消烽靖鼙鼓。奇謀偶不用，脫身歸老圃。白髮滿綸巾，雄心尚飛舞。維時天沍寒，留連過夜午。一爲東亭別，薄遊向淮楚。落絮與飄蓬，相逢不得聚。臨沒一封書，飛來石城隅。上言冠蓋地，進退多險阻。下言耕稼場，思子良獨苦。吁嗟！經世才忽與鸞鶴伍！知音幾人在？林泉慘無主。攜酒出東門，秋山弔黃土。」

《偕陳明府華祝出城撫卹難民感賦》《雪橋詩話三集》卷八：吳澹川於嘉慶丙辰在襄陽戎幕。寒食，同陳明府華祝出城撫卹難民，感賦云【略】。

《訪魯哉》《雪橋詩話三集》卷七：薛魯哉廷文，嘉興布衣，以「雪後春歸樹，花前客到門」之句，時稱「薛春樹」。五十不娶。晚居僧院。吳澹川《訪魯哉》詩云【略】。

《阮將軍寶刀歌》《定香亭筆談》卷一：澹川居湖北汪撫軍（新）戎幕，及歸浙，謁余於杭州，與語兩湖戎事，瞭如指掌，頗具才略，不可徒以詩人目之。余出先大父征苗刀示之，澹川走筆作歌，震奪一席。又：元大父招勇將軍，於乾隆五年征苗，有戰績，家遺佩刀，澹川作歌後，兩浙詩人繼有作者。《梧門詩話》卷一一：阮芸臺祖招勇將軍征苗，曾以全家保降苗，所活數千人。芸臺督學兩浙，以將軍所佩刀出示諸生，幷命賦詩。吳澹川爲作長歌，芸臺閱至「白是刀光赤是血」，已拍案驚異。及閱至「此刀殺人復活人」句，乃向澹川且笑且揖曰：「得子七字，使先王父含笑重泉矣！」

《故西川將軍奎公林輓歌》《清史稿》卷三二一《奎林傳》：奎林，字直方，富察氏，滿洲鑲黃旗人，承恩公傅文子也。【略】乾隆三十七年，授領隊大臣，從副將軍阿桂征金川，【略】上加奎林一等男，命其子崇倫承襲，並賜雙眼花翎。遂俘金川酋索諾木。師還，凱旋，上郊勞，賜文綺十二、銀五

百、御用鞍轡馬一。圖形紫光閣，列前五十功臣。【略】四十五年，出爲烏魯木齊都統。【略】還伊犁將軍。奎林貴戚有軍功，嗜酒躁急。五十二年，參贊海祿疏劾，上命烏魯木齊都統永鐸勘奏。逮至京師，命諸皇子、軍機大臣會刑部按治，獄成，奎林坐擅殺罪人，擬杖；海祿所劾不盡實，亦有罪，坐誣告，死罪，未決，擬流；帝以奎林孝賢皇后姪，而海祿所論劾不盡虛，擬罪乃反重，失平，命俱奪職。【略】五十六年，擢福建水師提督。師征廓爾喀，改授成都將軍、參贊大臣，帥師入藏。五十七年，行至江卡，疽發於頂，遂卒。謚武毅。

著録

《清史列傳・吳文溥傳》著有《南墅堂筆記》十二卷、《師貞備覽》、《所見録》、《南墅堂集》。

馮敏昌

論述

謝蘭生《馮魚山先生傳》 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正如元氣之鼓萬物而不自知，萬象咸該，滴水不漏，此所謂大家。若節節而爲之，豈有詩哉？」又謂：「手腕須和，筆頭須重，甯拙毋巧，甯蒼毋秀，甯樸毋華，甯用禿筆毋用尖筆。」故公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闢面目。所師尊者笥河、蕚石、覃溪三先生，所交戴東原、周林汲、李南澗、黄仲則、彭秋潭、洪稚存、王秋塍諸君子，上下議論，而所詣益進。且公足跡半天下，嘗謁闕里觀車服禮器，登泰山至日觀峯視日出，游廬阜觀瀑布三千丈，洎之大梁上中嶽神廟。又抵華嶽攀鐵絙幢峽、大鑓「蒼龍嶺」三字其上，復書一聯於嶽帝廟門。在河陽時，畢秋帆中丞囑修《孟縣志》，親歷芒陽、王屋、太行諸山，條其疆域，訪韓子祠墓而確得其處。公以北嶽去孟縣不千里，騎駿馬直造曲陽飛石之巔，窮雁門長城而後返。最後雨宿南嶽廟，待霽而升祝融諸峰，觀雲海，賦七古一首勒石壁。其餘神皋奥區，靡不遐矚。曠攬變態，吐納奇狀，一注於詩。是故開闔動盪，而崛然爲大宗也。書法專宗二王，得力於大令。時文則馳驟諸名家，晚乃專師王、唐、瞿、鄧間，詔子士履、士鑣曰：「汝等不可浮慕聲華，須及時專研一經，使融會貫通，作文庶有根柢。」又曰：「敬以持己，靜以養氣。義所當爲，則毅然爲之，否則卓然不可奪。」皆至論也。

《湖海詩傳》卷三六《蒲褐山房詩話》 魚山所居欽州，乃廣東西南瀕海處。蓋地近安南，漢以來無文學士。魚山讀書砥行，無師而成。自官庶常，改戶曹，益以考訂校讐爲事。工書。能詩。名山大川，必往登涉。又修《孟縣志》，精確詳審，有功於金石。丁憂歸，遂不復出。聞在端溪書院主講，從此山陬海澨，咸知古學，魚山爲之先導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五引《廣東通志》 乾隆庚寅由拔貢舉鄉試，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大考改官刑部主事。乙卯、辛酉，丁外内艱，廬墓六年。每朔望，肅衣冠，向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惇篤至行。其論學有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又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可以處處推廣。又知權達變，無歉於己，而有濟於人。此之謂仁耳。」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高下抗墜，單緩焦殺各有一偏。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有中聲必有元氣。詩者，元氣所爲，非區區格調之謂。能知元氣之鼓萬物，此謂大家。」故其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闢面目，開闔動盪，不名一體，崛然爲嶺南一大宗也。書法精研蘭亭，平生遍遊五嶽，皆造巔題其厓壁。他如匡廬、龍門、砥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晚講學於鄉，學者稱魚山先生。著有《孟縣志》、《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録》、《小羅浮草堂詩鈔》、《師友淵源集》。覺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敏昌，卒爲名臣。嘉慶己巳奉旨入祀鄉賢。

又引《嶺南羣雅》 魚山先生徧游五嶽，凡名山大川，雲煙變滅，波濤起伏之狀，盤礴胸次，而注於筆端，渾渾浩浩，包孕萬象。粤詩自曲江後，一振於南園，再振於海雪、藥亭，獨漉、湟溱諸公，以迄於今。其力追正始，

以弁冕百餘年來風雅羣英者，非先生其誰與歸？

又引《香石詩話》 魚山先生初以詩謁錢蘀石先生，大加獎許，評其詩卷云：「嶺南自曲江後諸子，或存偏方之音。惟馮生力追正始。余謂曲江極其醇，至先生極其大，皆當以一代論者也。」

又《聽松廬詩話》 魚山先生天資超邁，生平師友既多，博雅通儒。而中年遍遊五嶽，攬勝探奇，名山大川復有以開拓胸懷、增長魄力。故其發而爲詩，自有一種伉爽雄豪、嵜嶔磊落之槩。

又 魚山先生詩集，令嗣所編，殆欲無一字不存，遂致重複脫誤。後梁蓼浦孝廉攜至都中，翁覃谿、秦小峴兩先生爲選定之，其本甚精善。蓋先生豪情勝概，有時下筆幾不能自休，如洪爐之火，金鐵齊鎔；大河之流，沙礫並下者，往往有之。然宗派甚正，體格甚宏，洵屬壇坫雄師，鐘鏞巨響。

又 魚山先生《謁杜少陵祠》詩有云：【略】《謁韓文公祠》詩有云：【略】此二詩篇幅甚長，節錄之。先生生平宗法杜、韓，故於謁二公祠不覺罄所欲言，滔滔不竭，濡染大筆何淋漓，此足當之。

《嶺南畫徵略》卷四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翰林院編修，改刑部主事。欽州爲廣東之西南瀕海處，地近安南，漢以來無文學士。敏昌讀書砥行，無師而成。通籍後，益以考訂校讐爲事。遍游五嶽，皆造巔題其厓壁，名山大川，煙雲變滅，波濤起伏之狀，盤礴胸次，一發之於詩。其詩由昌黎、山谷以上追李、杜，復穿穴諸家，自闢面目。書法王大令，畫松、石、蘭、竹，蒼秀絕俗。又修《孟縣志》，精碻詳審，有功於金石。丁憂歸，遂不復出。主講端谿粵秀書院。粵中知古學，敏昌爲之先導也。著有《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文章心印》、《孟縣志》、《師友淵源錄》、《小羅浮草堂詩文集》。入祀鄉賢祠。

《國朝書人輯略》卷六引《履園叢話》 先生之學，經經緯史。而詩歌、古文、金石、書畫，亦靡不貫綜。

《謁大禹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五《聽松廬詩話》：先生遊龍門，《謁大禹廟》五律二首，其一云：「萬年欽禹力，千仞睹龍門。山束峰巒壯，河驚氣勢奔。晴雷冬亦奮，白日晝仍昏。感激爲魚歎，眞看澒洞源。」先生喜書此詩，蓋得意之作也。次首「山河待始終」句，亦警健。

《寄內》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五《聽松廬詩話》：「離居又近十霜期，萬感惟應病骨支。何事年來心漸怯？被稜如鐵夜眠時。」此魚山先生《寄內》詩也。久客多病，長夜苦寒，試誦此詩，能無淒冷？

傳記

翁方綱《馮敏昌墓表》 乾隆乙酉春，予按試廉郡，得馮君文，奇之，遂以選拔貢入國學。其後，歷官翰林刑曹，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魚山者。予歷掌文衡，所得英儁非一，而以天才獨擅，屈指君爲最先。君爲人，篤於孝友。庚寅秋，上海陸耳山典粵試，耳山夙負知人之鑑。及揭榜，予與耳山相見於公讌所，予稱賀曰：「榜第三，馮生者，天下異才也。」亟趣君拜見。而君適以弟訃，悲不自勝，至不欲赴會試，強之而後行。其官刑曹也，乙卯除夕前一日聞父喪，痛不欲生。予聞亟趨視之，大雪後嚴寒，已徒跣竟日矣。予責其傷生，非孝也。再四大聲疾呼，而後著襪。弔者相謂曰：「此非嚴師，不能使著襪也。」其天性過人，皆類此。君生平遍遊五嶽，皆造巔題其厓壁。予嘗登岱至絕險處竹篼中，見飛流巨石上，擘窠鐫「馮敏昌來」。而華山蒼龍嶺高五百丈，隆脊徑滑，窄不容足，行者必援鐵索以上，君乃大書「蒼龍嶺」字於石，字徑三尺許，旁識歲月。又手拓其緪索鐵柱文云：「崇禎四年三月，惜薪司太監府官韓國安施造。」以拓本寄予。其神氣閒暇如此。又如匡廬、龍門底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亦探奇罕見者。平生詩文，所至有記。撰《華山小志》六卷，又撰河南《孟縣志》，又嘗修《廣東通志》。而所爲詩，尚待衆輯定之。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諸本。與予商訂，有出桑兪二考外者。其於繪事，不學而能，鑒別尤不苟。蓋以純篤至行，而兼眾長，藝林殆不數見。此人不特廉欽，科目自君始也。君諱敏昌，字伯求，號魚山。世居欽州。祖經邦，增廣生。父達文，歲貢生，官訓導。君乾隆庚寅舉人，戊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刑部河南司主事加二級，誥授奉政大夫。生於乾隆十二年八月十一日，卒於嘉慶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年六十。配潘宜人。子三：士載、士履、士鑣；孫一：紹宗。君卒逾年，予始得士履所爲狀而表其墓道如右。

謝蘭生《馮魚山先生傳》 公諱敏昌，字伯求，姓馮氏，欽州人。祖憲萬

公，增廣生，始居天馬山之南雅村。父天巖公，歲貢生，候選訓導。以覃恩封贈兩世如公官。天巖公八子，公最長。髫齡隨父文筆峰賦詩，驚座上客。年十二補弟子員。乙酉拔貢。庚寅舉鄉試第三人。主司陸耳山先生，故鄉榜第三，欲以衣鉢傳也。戊戌成進士，入翰林，散館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得胡應魁等六人。乙巳大考，改官主事。方候銓，乃縱游豫、陝、燕、楚間。癸丑冬，戶部浙江司行走。甲寅遷刑部河南司主事。臘月，丁外艱歸里；辛酉丁內艱，廬於墓。丙寅主粵秀講席。爲諸生說經，晨夜輒先誦數過，毋倦容。忽病煩熱，浹旬而逝，得年六十。公自釋褐後，居官才七、八年，遠游九年，退居十二年，所蘊未獲究施。而內行誠篤，績學醇茂於遠邇。嘉慶某年，奉旨祀鄉賢祠。

吳蘭修《戶部主事馮公敏昌傳》 馮敏昌，字伯求，欽州人。乾隆庚寅由拔貢舉鄉試，戊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充甲辰會試同考官。大考改官刑部主事。乙卯、辛酉丁外、內艱，廬墓六年。每月朔望，必肅衣冠向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惇篤至行，而兼眾長，中外士大夫無不知有馮敏昌者。其論學有云：「聖門之學，大抵就事上見心，又順理成章，至公無我，可以處處推廣。又知權達變，無歉於己，而有濟於人，此之謂仁耳！」其論詩云：「詩者，心聲也。高下抗墜，嘽緩噍殺，各有一偏，惟天地之中聲流於人心而發於詩。有中聲必有元氣。詩者，元氣所爲，非一切區區格調之謂。能知元氣之鼓萬物，此之謂大家。」故其詩由昌黎、山谷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而自闢面目，開闢動盪，不名一體，巋然爲嶺南一大宗也。書法由褚入大令，尤精研蘭亭。平生遍遊五嶽，皆造巔題其崖壁。他如匡廬、龍門、砥柱、壺口、雷首、中條、首陽無不遍涉。晚講學於鄉，學者稱魚山先生。著有《孟縣志》、《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小羅浮草堂詩鈔》、《師友淵源集》。覺羅文敏公桂芳受業於敏昌，卒爲名臣。嘉慶己巳，奉旨入祀鄉賢。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廣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官編修，改刑部主事。工書。有《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文章心印》、《孟縣志》、《師友淵源集》、《小羅浮草堂詩文集》。

《湖海詩傳》卷三六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戶部主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五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廣東欽州人。乾隆四十三年進士。官戶部主事。有《小羅浮草堂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附 馮君敏昌，字伯求，號魚山。欽州人。乾隆戊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生平遍游五嶽，凡名山巨川，烟雲變滅，波濤起伏之狀盤薄胸次，一發之於詩。其詩由昌黎，山谷以上追李、杜。又穿穴諸家，自闢面目。所著《羅浮草堂集》，巋然爲嶺南一大宗。

《清儒學案小傳・馮先生敏昌》（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馮敏昌，字伯求，號魚山，廣東欽州人。散館授編修，改刑部主事。著有《華山小志》、《河陽金石錄》、《孟縣志》、《小羅浮草堂詩文集》。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二五引《常惺惺齋文集》 在都聞薛石先生訃，痛哭啜粥數十日。後復哭於墓。房考韋藥軒先生病劇，公往護視，藥軒曰：「甚哉！子視予猶父也。」臨訣以所寶大滌子畫畀焉。張藥房太史卒，懸其所畫松爲位哭至喀血。都中廉州會館創始公手，鄉人得所茫有卒於都者，爲之謀歸其柩于里，前後凡十餘櫬。每急人之急，慨然以不得廣厦萬間爲憾。

又 公足跡半天下，嘗謁闕里，觀車服禮器。登泰山至聖人小天下處。遊廬阜，觀瀑布三千丈。泊之大梁，上中嶽神祠。又抵華嶽，攀鐵繩躋嶂峽，大鐫「蒼龍嶺」三字其上，復書一聯于嶽帝廟門。在河陽時，畢秋帆中丞屬脩《孟縣志》，親歷芒碭、王屋、太行諸山，條其疆域，訪韓子祠墓，確得其處。公以北嶽去孟縣不千里，騎駿馬直造曲陽飛石之巔，窮雁門長城而後返。最後雨宿南嶽廟，待霽而升祝融諸峰，觀雲海，賦七古一首勒石壁。其餘神皋奧區，靡不遐矚曠覽，收攬變態，吐納奇狀，一注於詩。

又引《松軒隨筆》 魚山先生弱冠時，即爲學使北平翁公（方綱）所賞拔，且命隨至省垣節署讀書。後先生官都中，亦追隨最久，受知最深。故朋輩中每語及翁公，先生輒肅然動容，且爲叙述師訓，娓娓不倦。先生既歿之明年，余入都見翁公，語及先生，公輒欷歔嗚咽，蓋師弟之誼，篤摯如此。至先生每朔望向闕稽首，轉而拜於祖及其師，終身如一日，此天性惇篤，尤足

令人起敬者矣！

又《聽松廬詩話》 先生以憂歸，前後主講端溪、越華、粵秀三書院，時余方弱冠，先生一見即索觀近詩，因錄數十首就正。先生評云：「詩才清逸，自是空羣之彥。及此盛年精進不已，方當扶輪大雅，豈但橫絕一時！」又書楹帖見贈云：「聲華日下荀鳴鶴，志節瑯琊邴曼容。」今懸齋壁間，猶令人想見老成典刑也。

藝文

黃丹書《馮魚山比部畫蘭》 筆妙曾窺鑾石翁，畫書詩悟一源同。與君相對忘言處，綠意滿庭生澹風。

黃培芳《哭馮魚山先生（錄二）》 哀訃傳來陡自驚，百年宗匠失先生。珠池海外終朝竭，銅柱天南一夜傾。止見鱣飛寧見鵬，是騎箕尾定騎鯨。（捐館之頃，人見白氣升天。）江門絕學誰其嗣？惟有沾襟涕淚盈。

身後蒼茫付與誰？羣賢經紀事堪悲。蓋棺定論眞無愧，殉研鐫銘尚有辭。欲返靈車愁竭蹶，兼憂嗣子病支離。問存弔死情何限，況是淪亡大雅時。

駱綺蘭

趙翼《題女史駱佩香〈聽秋軒詩集〉》 冰雪新詩絕點塵，女中有此謫仙人。故應數遍樵陽籍，只替常儀作後身。（集中女遊仙詩第一首云：「不是姮娥拚獨處，何人領袖廣寒天？」蓋以自況也。）

解圍何必幛青紗！對客揮毫筆有花。如此才情如此韻，教他那得閉帷車！

倘著冠巾試萬言，也應第一領詞垣。如何不學黃崇嘏，去作人間女狀元？

禮佛香清手自拈，禪心已證首楞嚴。教人養煞鮑紋背，不敢思他鳥爪尖。

此豈宜居弟子行！詩翁漫詡在門牆。上元燈下千詞客，方待昭容玉尺量。（簡齋、夢樓皆誇爲女弟子。）

《墨林今話》卷六 句曲女史駱綺蘭，號佩香。金陵龔世治室。世治早世。佩香少耽書史，好吟詠。移家丹徒。袁簡齋、王夢樓兩太史俱以爲女弟子。詩格益工。嘗繪《秋燈課女圖》徵題賓谷先生，有「窗外秋聲不可聽」之句，因以「聽秋」名其軒。餘事工寫生，所作芍藥三朵花卷，論者謂入甌香之室。尤喜畫蘭，以寄孤清之致。有自繪《佩蘭圖》題句云：「孤清看畫本，騷怨得詩源。」王梅卿題云：「湘花湘草寄情深，紈扇將來着意吟。想見畫簾寒不捲，抱琴彈出美人心。」中歲皈心淨業，深於禪理，詩與畫不苟作矣！

《墨香居畫識》卷九 閨秀駱綺蘭，字佩香，句曲名家女。幼習書史，喜吟詠。適金陵龔世治，早寡，無子。移居丹徒，益肆力于篇什，兼得簡齋、夢樓兩太史指授，詩筆大進。其所著《聽秋軒詩集》，兩太史已序而傳之矣。予于乙卯春至句曲，佩香即介其弟文峯以畫蘭見貽，繼于文峯齋中見其所畫芍藥三朵花，及杏花春燕諸圖，已駸駸入南田之室，乃知慧性人固無事不洞宗透髓也。

《閨秀詩話》卷一 句曲女史駱綺蘭，字佩香。博通經籍，工詩。【略】適金陵龔世治，早寡無子，課螟蛉女以自遣。舊居廣陵，厭其喧囂，徙于丹徒之西郭，食貧自守。作畫亦饒有天趣。曾賓谷都轉題其《秋燈課女圖》詩云：「一燈雙影瘦伶俜，窗外秋聲不可聽。兒命苦于母命處，當年有父爲傳經。」佩香得詩，遂名其集曰《聽秋》云。

《遊西湖》 《隨園詩話補遺》卷三：句容駱氏，相傳爲右丞之後，故大家也。有秋亭女子，名綺蘭者，嫁于金陵龔氏。詩才清妙，余《詩話》中錄閨秀詩甚多，竟未採及，可謂國中有顏子而不知。辛亥冬，從京口執訊來，自稱女弟子，以詩受業。《遊西湖》云：「渺渺平湖漠漠烟，酒樓斜倚綠楊前。南屏五百西方佛，散盡天花總是蓮。【略】一氣卷舒，清機徐引，今館閣諸公，能此者，問有幾人？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 綺蘭，字佩香，號秋亭。江蘇句容人。龔世治室。有《聽秋軒詩集》。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佩香博通經籍。早寡，無子，課螟蛉女以自遣。舊居廣陵，厭其喧雜，徙於丹徒之西郭，食貧自守。作畫亦饒有天趣。

《清代畫史增編》卷三五引《莫愁湖志》 駱綺蘭，字佩香，上元人。又號句曲女史。金陵龔世治室。早寡。幼習書史，工沒骨花卉，頗得甌香風韻。尤長畫蘭，喜吟咏。著《聽秋軒詩稿》。

《清畫家詩史》卷癸上　駱綺蘭，字佩香，一字秋亭。江蘇句容人。江寧諸生龔世治室。工花卉人物。爲袁簡齋、王夢樓詩弟子。博通經籍。早寡，以清節稱。嘗繪《秋燈課女圖》，曾賓谷題詩「有窗外秋聲不可聽」之句，因以名軒。有《聽秋軒詩稾》。

《寄呈隨園夫子》《隨園詩話補遺》卷九：今年二月，余小住眞州，京江女弟子駱佩香遲余不至，寄詩云【略】。

《清史稿・藝文四》《聽秋軒詩集》四卷，駱綺蘭撰。

《畫林新詠》卷三　駱佩香，名綺蘭，句容人。善寫生，工詩。有《聽秋軒集》。一片冰心比月明，聽秋軒裏寫秋聲。松風自有修眞地，歸去華陽采藥行。

熊璉

《晕雅集》卷三六　澹仙才奇命薄，苦吟終身。所著《澹仙詩話》，持論謹嚴，足以式靡。

《履園叢話》卷二四　自古婦人工詩畫者甚多，而能評論古今、作詩話者絕少。如皋有熊澹仙夫人者，名璉，苦節一生，老而好學，嘗著詩話四卷。其略云：「詩本性情，如松間之風、石上之泉，觸之成聲，自然天籟。古人用筆，各有妙處，不可別執一見，棄此尚彼。」又云：「詩境，即畫境也。畫宜峭，詩亦宜峭，詩宜曲，畫亦宜曲；詩宜遠，畫亦宜遠；風神氣骨，都從興到故。昔人謂畫中有詩，詩中有畫也。」澹仙詩詞俱妙，出于性靈。《題黃月溪乞食圖》云：「田園蕩盡故交稀，舞榭歌筵一夢非。未必相逢皆白眼，憑他黃犬吠鶉衣。」借題發揮，罵盡世人。

《名媛詩話》卷二　如皋熊淡仙（璉）字商珍，又號茹雪山人。著有《淡仙詩鈔》、《淡仙詩話》。

又　淡仙兼工詞賦文章。幼字陳生，嗣生得廢疾，翁請毀婚，淡仙堅不可，卒歸于陳。貧不能給，半生依母弟居，晚爲塾師。余幼時常聞鬘雲從母云，淡仙境甚困厄，老更無依。

《詠螢火》《隨園詩話補遺》卷四：熊澹仙女子，不止能詩，詞賦俱佳。以所天非解事者，故《咏螢火》云：「水面光初亂，風前影更輕。背燈兼背月，原不向人明。」

《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一三　淡仙兼工詞賦。幼字陳生，嗣生得廢疾，翁請毀婚，淡仙堅不可，卒歸于陳。貧不能給，半生依母弟居，以詩賦自遣。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　璉字商珍，號澹仙，又號茹雪山人，江蘇如皋人，有《澹仙詩文詞鈔》。

又引《澹仙詩文詞賦鈔跋》　澹仙少失怙，事母至孝。弱齡受書，能文章，勝男子。既長，學益進。歸於陳夫子，傷其茹苦，兼以業中落，舅姑既下世，乃常歸依其母，晨夕侍養，如未出室。課弟。甘清苦，時時以吟詠自娛。性情曠達，近仙釋之旨，故詩詞多了悟語。母卒，澹仙述母生平，爲輓詞十首，其至性過人遠矣！

又引《通州志》　弟諸生瑚，肄業雉水書院，令賞其五言詩，詢所師以女兄對。使呈所作，以爲思深骨秀，宛然霞上人語也。年四十，梓其《澹仙集》以行。

《清史稿・藝文四・澹仙詩鈔》　四卷，《文鈔》一卷，熊璉撰。

洪亮吉

論述

綜論

徐松《天山客話序》　北江先生自塞上歸後十有一年。余亦戍伊犁。余居彼中八年，曾奉檄回疆，又纂成《識略》，自謂蒐輯粗具梗概。今讀先生所著《天山客話》，尚有數事余未及收錄者。先生居伊江僅百日，而見聞賅洽如此。

前輩精力過人，博聞強識，於此足見一斑矣。道光甲午後學徐松識。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八家四六文鈔》 洪稚存太史，志行氣節，儒林引重。余讀《卷施閣乙集》，朴質若中郎，遒宕若參軍，肅穆若燕公。

又引《松軒隨筆》 國朝駢體文，體格高華，才藻豐贍者，不止數家。若論氣韻之古，無過《卷施》一集。

又引《聽松廬文鈔》 稚存先生刻意厲行，希蹤古人。其所爲詩文，脫去恆蹊，直攄胸臆。觀其論好名，謂名可好而不能假，則先生生平直情徑行，銳於自見之意，亦大略可覩矣！

又引《松心日錄》 此洪稚存先生詩也。以先生一代奇才，而猶歎謀食之難，周旋之苦，則世間有才之人，而不免奔走衣食，以致消磨壯心，屈抑眞氣者，蓋未易更僕數也。然殘杯冷炙，杜老心酸；乞食叩門，陶公語拙，古賢有同慨矣。悲夫！

又《聽松廬詩話》 洪北江詩有眞氣，亦有奇氣，時或如飄風驟雨，未免失之太快。

又 先生未達以前名山勝遊詩，多奇警。及登上第，持使節，所爲詩轉遜前。至萬里荷戈，身歷奇險，又復奇氣噴溢。信乎山川能助人也。先生詩，如「一峰缺處補一雲，人欲出山雲不許」，又「雲光裏地亦裏天，風力飛人復飛馬」，又《天山大雪》句云「雲頭直下馬亦驚，白玉闌干八千丈」，皆善狀奇境。先生絕句，有奇情快論者。偶錄數首：「大九州藏小九州，大瀛海外水仍流。九州各有開天聖，迭柱乾坤到盡頭。」「一粟先看世界浮，女媧摶土不曾休。自從未有人行日，玉兔金烏已出頭。」「轉覺雙鬢有定評，旗亭聲價一時傾。怪他九級慈恩塔，徧檢都無李杜名。」「都似空中飛鳥過，強分名目費編摩。試將列傳平心看，一代傳人本不多。」「門前三萬六千頃，架上二千四百年。胸次近來無一事，釣竿纔放枕書眠。」

又引《吳會英才集》 洪常博奇思獨造，遠出常情。五古歌行傑立一世。早年與仲則齊名江左，時號「洪黃」。後沈研經術，著書盈篋，與季逑同客最久，論學相長，人又稱「洪孫」云。夙嗜山水，所遊嵩、華、黃山，皆升絕壁，題字乃反，綜其奇蹟，各爲一集。又以至性過人，篤于友誼，暨黃客死，素車千里，奔赴其喪，世有巨卿之目。故其贈友諸什情溢于文。

《新世說・文學》 吳山尊【略】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顰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略】洪之寓奇氣於淳樸、荮新意於古音，【略】是皆遵循軌範，敷陳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

又 洪稚存嘗仿鍾嶸《詩品》評隋同時名家之詩，至爲允當。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回旋。」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常州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中有黃滔今李白，《看潮》七古冠錢塘。（稚存、淵如、蓉裳、立方、仲則。）

《隨園詩話》卷七 近日文人，常州爲盛。【略】洪君亮吉字稚存，詩學韓、杜。

《湖海詩傳》卷一〇《蒲褐山房詩話》 稚存少孤失怙，爲母夫人守節教養而成。是以刻意厲行，確苦自持。每當絲竹長筵，輒徐引退。而於取與尤嚴，蓋古之狷者也。性好奇山水，如天都、華嶽，皆登其巔，必縋幽歷險而後已。作文具體魏、晉。作詩五言古仿康樂，次仿杜陵，七言古仿太白。然嘔心鏤腎，總不欲襲前人牙慧。至於經史、註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蓋非僅以詞章名世者。

趙翼《題稚存萬里荷戈集》 人間第一最奇境，必待第一奇才領。渾沌倘無人可鑿，不妨終古懵不醒。中原一片好景光，發泄已盡周漢唐。所未泄者蠻獠窟，天遣李白流夜郎。又教子瞻渡瓊海，總爲儋昧開天荒。伊犁城在西北極，比似炎徼更遼僻。烏孫故地氊裘鄉，睢呿何曾讀倉頡？近年始入坤輿圖，去者無非罪人謫。一聞嚴譴當出關，如赴鬼門淚流赤。豈知天固不輕與，若輩紛紛何足數？要等風騷絕代人，來絢鴻濛舊風土。稚存先生今李蘇，狂言應受攖鱗誅。熱鐵在頸赦不殺，廣柳車送充囚徒。天公見之拍手笑，待子久矣子纔到。鍾儀故是操南音，斛律何妨歌北調！從此天山雪嶺間，神馬尻輿恣吟眺。國家開疆萬餘里，竟似爲君拓詩料。卽今一卷荷戈詩，已如禹鼎鑄魅魑。狂風捲石落半嶺，堅冰鑿梯通九逵。人驚鵬攫抱頭竄，雷怯龍鬬飛輪馳。生羌變驢或剩腿，降夷化魚皆游屍。（皆詩中所記。）隨手拈作錦囊句，諾皐狹陋寧須支。翻嫌賜環太草草，令威百日歸華表。倘更留君一二年，北荒經定增搜考。憶君惟恐君歸遲，愛君轉恨君歸早。

法式善《讀稚存詩奉柬》 盜賊掠人財，尚且有刑辟。何況爲通儒，靦顏攘載籍！兩大景常新，四時境屢易。膠柱與刻舟，一生勤無益。

《梧門詩話》卷三　洪稚存與孫淵如友最深，俱榜眼及第，詩篇酬酢，人以元、白擬之。

又卷一二　稚存編修詩刻於《英才集》者，天才飆舉，雄視海內，秋帆制府謂其奇思獨造，遠出常情，可謂知言。

《乾嘉詩壇點將錄》　花和尚洪稚存（亮吉）。（贊）好個莽和尚，忽現菩薩相，六十二斤鐵禪杖。

《樗寮詩話》卷下　毘陵人士多能自重，【略】不肯游隨園之門。而洪稚存、黃仲則雖與過從，亦未嘗列北面。

《海天琴思錄》卷二　陽湖洪稚存太史亮吉所著《北江詩話》，始刊於廣州，誤謬繁多。如引呂星垣《題博狼椎》，「狼」誤作「浪」，「狼」見《漢書》，呂詩誤而洪氏不能正之，疎矣！又以李太白爲山東人，殊不知杜詩「汝與東山李白好」，「東山」乃隴西之東山，作「山東」誤。又引宋朱嚴以第三人及第，王禹偁贈詩曰「榜眼科名釋褐初」，是宋亦以第三人爲榜眼，稚存以此爲異聞，不知唐、宋、元以下，並有以狀元爲榜眼，榜眼爲探花，或以探花爲狀元者，或三名均爲榜眼者，不勝枚舉，稚存特舉一人以爲異，陋矣！又謂鵲巢避太歲，此襲《博物志》及陸師農《埤雅》之說，強分太一、太歲爲二也，書傳無謂太歲之衝爲太一者。又謂陸務觀之妻唐氏失節於後，案務觀因母悍，婆媳不相容出妻，不能責其失節。又引《莊子》「每下愈況」誤作「每況愈下」，此乃爲方文輈時文而誤者，「每下愈況」見《莊子》，謂屠豬者，每至腿以下愈肥也。又謂朱學士筠自福建學使任滿歸，案笥河督學吾閩祇半任，無任滿也，其半任乃其弟石君代之也。又謂趙秋谷宮贊罷官南遊，過吳門，宋綿津以與漁洋合刻詩貽趙，趙以柬復宋云：「謹登漁洋詩鈔，綿津詩謹璧。」此大誤，詩集璧謝，乃黃六鴻行取北上，以詩及土儀送趙事，趙謹領土儀，詩集璧謝，黃銜之刺骨。後黃爲御史，趙以國服未除演《長生殿》劇，黃劾之，趙於此時落宮贊職，非落職後游吳門，又有璧謝綿津詩集之事也。當時有詩嘲之云：「自家也有三分錯，莫把彈章怨老黃。」是也。稚存詩話僅一冊，分六卷，徵引事實如是疎忽，殊不可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三二　按太史箋經補史，譔著褒然。若《卷施閣文》、《更生齋集》以及《乾隆府廳州縣圖志》等，均刊行。獨《詩話》未出，後華亭張溫和公祥河方爲鐫布。溫和跋此書云：「激湍峻嶺八字，蓋先生之謙詞。先生詩惟妙於回旋，乃益見激峻之不可及。」可謂北江知己矣！

《挹翠樓詩話》卷三　吾鄉洪稚存亮吉太史作詩好爲奇異，當時有「黃犬一去三千年，白兔乘雲飛上天」，狀其好奇之過。然筆意超妙，原本青蓮，實有人所不能及者。

《國朝正雅集》卷四一引《蘭言集》　北江最精小學，留心地理，所著皆足羽翼前賢。詩則五言追蹤大謝，以性好遊山，故所作近似。七古步武青蓮，風發泉湧，一往莫禦，尤爲人所難及。其餘諸體亦皆備美，無一襲前人牙後語也。

又引《石谿舫詩話》　稚存先生與余論詩，詩必有珠光劍氣，始爲不可磨滅。自謂其詩有劍氣七分、珠光三分，余詩有珠光七分、劍氣三分。持論奇妙，惜余未足以當此耳！

《清朝先正事略・洪稚存先生事略》　其學無所不窺，詩文有奇氣。少與武進黃景仁仲則齊名，江左號「洪黃」。仲則客死汾州，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其後沈研經術，與同邑孫星衍季逑論學相長，人又稱「孫洪」云。

《筱園詩話》卷二　洪稚存以經學考據專長，詩學《選》體，亦有筆力，時工煅鍊，往往能造奇句。惜中年以後，既入詞館，與張船山唱和甚密，頹然降格相從，放手爲之，遂染叫囂粗率惡習。自以爲如此乃是真我，不囿繩墨，獨具天趣也，而不知已入魔矣！損友移人，豈學人亦難免哉！

又卷四　洪稚存經術湛深，工於考據。其詩初宗法《選》體，時能造句，本負過人才力。中年以後，身入詞林，與西川張船山同館交好，唱和甚密，降格相從，頹然放筆，縱恣叫囂，前後判然如二手矣。夫以稚存學問才力，俯視一時，一爲船山所累，遂染其習氣，縱筆自恣，詩格掃地。況不如稚存者，擇友取益，詎可不慎！何苦舍己素守，徇人嗜好，致失故步，有損無益耶？聖人戒損友，而禁友不如己者，有以也夫！

朱克敬《儒林瑣記》　爲詩文有奇氣。尤工駢體文，與胡天游、袁枚並稱三大家。

《蕙露盦雜記》卷六　北江詩自有不可磨滅處。然其《詩話》稱引己詩以考據爲本，稱引人詩以對仗爲工，吾意不以爲然。

《白雨齋詞話》卷五　洪稚存經術湛深，而詩多魔道。詞稍勝於詩，然亦不成氣候。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八　北江幼孤，母蔣大宜人教之讀。績學高才，與同里孫淵如、黃仲則、趙味辛、楊西禾、呂星垣、徐尚之唱和，稱爲「七子」。又有「孫洪」、「洪黃」之稱。平生雅嗜遊覽，足跡徧吳、越、楚、黔，游嵩、華、黃山，皆登絕壁題名。於經傳訓詁、地理沿革，靡不精研。詩有眞氣，亦有奇氣。嘗仿鍾嶸《詩品》評騭同時名家之詩。或問君詩何如，曰：「僕詩如激湍峻嶺，殊少迴旋。」蓋詩如其人，固自知之矣！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洪（稚存）、孫（淵如）並稱，以考據也；洪（稚存）、黃（仲則）並稱，以詞章也。平心論之，稚存之古近詩雖不及仲則，稚存之駢、散文確已過淵如。

王國鈞《重刊北江詩話序》　論詩以《三百篇》爲主，故於魏、晉詩人獨取陶靖節，以其去古未遠也。盛唐李、杜已視爲詩派之支流，歷宋、元、明，傍及各家吞雲夢者八九，目中安有餘子哉？夫不探昆侖之源者，不足與觀水；不登泰岱之顚者，不足與觀山。

《賭棋山莊詞話》卷三　洪稚存（亮吉）與黃仲則（景仁）並名，其詞亦不相上下。第稚存早年多沿嘯餘圖譜，時有錯拍。如《機聲燈影詞》、《憶秦娥》、《十六字令》諸闋可見。特其氣最清疏，讀之可藥繁瑣之病。《金縷曲・清風亭夢李白》云：「天與人俱老。又何爲、一千年後，此間憑弔？一半江山歸李白，一半分還謝朓。我到也、祇餘衰草。畢竟微軀容易盡，覓些須身後名纔好。勤打疊，零星稿。　青衫百計供人笑。只悠悠、非公知我，恨和誰告？金粟前身眞小劫，墮作五湖年少。有夢也、不離蓬島。猛憶人生何者是？只浮雲偶寄孤飛鳥。殘夢破，余歸了。」《烏夜啼》云：「中年一種情牽。病懨懨。欲借舊家樓閣，訴當年。　黃庭卷。丹爐畔。學飛仙。留得一絲兒恨，未生天。」

《詞徵》卷六　洪稚存於金、元人詞，獨取元裕之、虞伯生二家。其所撰《更生齋詩餘》，蓋亦於二家討消息者。稚存風骨峭厲，而詞獨清雋，文人固未可以一轍限也。

又　稚存喜用險韻，《西江月》云：「相對燭花呵欠。」《蝶戀花》云：「閒日偶從妝閣偵。」《蘇幕遮》云：「乞篆題縑，總仗孤僧介。」《如夢令》云：「幾片斷霞如斬。」《鳳棲梧》云：「對人言語尤奇窘。」《買陂塘》云：「一一淚珠繳。」《蝶戀花》云：「五更吟斷梅花誄。」《法駕導引》云：「海雲爲佩月爲兜。」《霜天曉角》云：「天子更思康誓。」《臨江仙》云：「脂粉瀉成洼。」若斯之類，恐非詞家本色。然如劉夢得詩「杯前膽不豩」，（呼關切，頏也。）皮襲美詩「石面得能靧」，固文人狡獪之技。盧叔陽「袢溽皴皵褑」，其濫觴歟！

分論

《傷知己賦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自述悲壯。」「來往千載，不堪遙溯。」「未免有情，誰能遣此。」「情哀理感，能令鐵石人動心。」姚燮總評：江鮑之遺。

《楚相孫叔敖廟碑》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推論事變，句奇語重。」「落孫叔敖，鄭重。」「切實穩愜，似宋四六。」「兵算。」「水利。」「斧藻羣言，推崇得體。」「鎔鑄史事，出自性靈。」姚燮總評：論斷、識議俱佳，而用筆亦駸駸入古。

《八月十五夜泛舟白雲谿詩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寫景狀物，麗而不縟。」「閒情勝概，奔赴腕下。」「結清永夜遊讌。」「俯仰裵褱，不堪回首。」姚燮總評：語無近藻，筆無俗格。

《適汪氏仲姊哀誄（有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夙根有在。」「義明詞淨。」「恩誼茂美，比儗切當。」「駘宕。」姚燮總評：悱惻動人。

《蔣定安墓碣》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其稟異，其思深，曲曲寫來，情文俱至。」「悽楚纏緜，不堪卒讀。」「運用生新。」「宕逸有姿。」姚燮總評：文有峻骨，寓以緜思，讀之令人悽婉。

《與孫季逑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風景物情，寫入旅況中，殊覺無限蕭條。」「研鍊精深，曲折盡致，眼前事卻已無遺。」「疎樸可觀。」「浮生若夢，言之慨然。」姚燮總評：狀景瑣而幽，言情鬱而達。

《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論議警闢，高挹羣言。」「凌厲駿邁。」「善於斡旋，證佐亦自塙鑿。」姚燮總評：辭義醇美，不尚叫囂。

《蔣清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激昂慷慨。」「頓挫。」「沈鬱悲痛。」「寫出義憤，筆古墨香。」「跌宕。」「襯托有

法。」姚燮總評：嗚咽激昂，饒有勝概。

《長儷閣遺象贊》《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婉轉咐物，怊悵切情。」「清鑠。」「琢鍊精工。」姚燮總評：「哀豔。」

《送汪劍潭南歸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情事乖違，大都如此。」「質實眞摯，似諧似莊，情款異常。」「解脫語。」姚燮總評：沈着而婉竺。

《與崔禮卿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蒼芒夜色，逼眞旅程。」「似整似散，筆極宕逸。」「述情切至。」「疎樸有致。」姚燮總評：景協中情，辭薄內素。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廉潔。」「節儉。」「秀句不多得。」「清閒。」「恬靜。」「謙挹。」「鄭重言之，有關記述。」姚燮總評：槃圓有範，帶矩中鉤，至其氣息淵醇，自是作家本色。

《與錢季木論友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俗學往往如此。」「爲師心自用輩寫盡迂回之態。」「宛轉流利。」「俗情如繪。」「秀逸。」「雋語以疎爽出之，更自遒宕。」「抑揚盡致。」姚燮總評：滌辭除慾，鍊筆入酥，方之吳穀人《友論》一篇，自有雅鄭之別，明眼人當不河漢予言也。

《與孫季述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句雕字琢，意理密緻。」「此復以疎落簡質出之。」「結意緜邈。」姚燮總評：脩潔。

《出關與畢侍郎牋》《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九：張壽榮眉評：「寫景狀物，筆具鑪錘。」「悽惻悲惋，慨乎言之。」「文人結習，可矜可憐。」「落到己身，具見眞誼。」「持論覈實，不爲近誇。」姚燮總評：竺於友朋之誼，故言之眞摯乃爾。

《八月二十七日請室中始聞遣戍伊犁之命出獄紀恩二首》二《國朝正雅集》卷四一引《寄心盦詩話》：洪稚存先生少孤，依外家讀書通籍，以直獲譴。讀其《出獄紀恩》詩次章云【略】，其志亦可悲矣。塞外詩「惟餘日月同中土，不覺鴻濛是昔時」十四字，寫盡極邊風景。入關後曾賓谷中丞贈以詩云：「君得爲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笑他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禁不存。」

《滬上紀事詩》《瀛壖雜志》卷一：洪北江云：滬瀆城近海，土人爲言，曾有蛟幻作人，夜叩門者，故相戒夜不啓扉。北江《滬上紀事詩》云【略】，即指此也。余僑寓春申浦上幾十餘年，未聞有是。況余所居室，在北關外，乃昔時最荒寂處，幾於門臨亂塚，屋繞叢林，並無一睹所謂詭異者。其說怪誕，恐不足信。

《挽翁覃谿》《通齋詩話》卷上：嘉慶中，有謁傳翁覃谿先生下世者，洪（稚存）挽之云：「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靈詩。」覃谿一生豈專講求諛墓，上句殊爲未切，至下句之輕率，更有傷忠厚矣！

《飲酒十首》之四《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松心日錄》：「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此洪稚存先生詩也。以先生一代奇才，而猶歎謀食之難，周旋之苦，則世間有才之人，而不免奔走衣食，以致消磨壯心，屈抑眞氣者，蓋未易更僕數也。然殘杯冷炙，杜老心酸，乞食叩門，陶公語拙。古賢有同慨矣，悲夫！

《金縷曲・暗裏驚聞泣》《賭棋山莊詞話》卷三：此僅得無如蕭穎士之奴耶？何言之沉痛也！

傳記

趙懷玉《奉直大夫翰林院編修洪君亮吉墓誌銘》君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曾祖璟，山西大同知府。祖公宗，考授直隸州州同，贈儒林郎；祖妣趙氏，懷玉之王姑也。考翹，國子監生，贈奉直大夫；妣蔣氏。先世居歙縣之洪坑。大同君與先曾祖侍讀君同歲拔貢，遂締婚姻。儒林贅於趙，始爲武進人。君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出諸同學上。乾隆己丑，年二十四，補縣學生員。朱學士筠視安徽學，往從之遊，所交多知名士。始，君好詞章，至是迺兼治經。甲午中副榜貢生。庚子中順天鄉試舉人。庚戌成進士，殿試一甲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及詳覆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闈中拜視學貴州之命。故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蓋異數也。在貴州，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爲部議所格。教士敦厲實學，購經、史足本及《通典》、《文選》等書，俾諸生誦習，所識拔者，多掇科第去。由是黔中之人爭知好古。丙辰充咸安宮總裁，丁巳三月入直上書房，侍皇曾孫奕純讀書。戊午，弟靄吉卒於家，君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己

未正月，高宗純皇帝升遐，赴都哭臨，四月，充實錄館纂修官，教習庶吉士；八月乞假，擬俟送梓宮後南還。時川陝之賊未靖，上宵旰焦勞，君目擊情狀，欲有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於是上書成親王及座主朱尚書珪、劉尚書權之，冀其轉奏。成親王以原書進呈，大指謂聖躬宜勤政遠佞，臣工多奔競營私，語過激。有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當君大不敬，擬斬立決。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甯管束。當會鞫時，予省之都虞司，次日省之刑部獄，第三日追送廣甯門外。雖勉以正誼，而生死未卜，泣不能忍。君則辭意慷慨，略無可憐之色。未抵戍所，將軍奏該員如蹈故轍，當一面正法，一面入奏。奉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因而得免。庚申四月，京師旱，上親書諭旨，釋令回籍，旋得甘雨。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及「將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君者。自此枕葄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卒得告終家衖。上之成就而安全之者，可謂至矣。君既歸，自號更生居士。好遊居里中，觴飲無虛日。丁卯，吾鄉歲祲，首請當事設局振濟，而自捐金爲倡，主其事頗力，城鄉之民賴以就蘇。君厚於天稟，精力過人。然明恩怨，別是非，少容人量，往往負氣罵座。予好辨，每與之爭，至面項發赤不止。君嘗語予：「人孰無病？要自有其眞耳！君若後吾死，銘誄當不出君手，幸無失吾之眞也。」豈知斯言遂爲今日讖哉？詩文涉筆有奇氣。生平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所覃門云。嘉慶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卒，春秋六十有四。【略】銘曰：君之制行，唯孝友，爰及宗姻，如身與手。君之致身，在忠讜，主聖臣直，令終高朗。君之力學，經爲基，六書指掌，九域列眉，君之行，文古是則，瓌瑋連犿，猋馳電激。吁嗟乎！編修家邦之華年，甫協乎卦氣，託體山阿。謂予言爲可信，庶識石而弗磨。

謝階樹《洪稚存先生傳》 洪稚存先生亮吉，江蘇陽湖人也。其先宏氏，居歙之洪坑唐。時有經綸者，爲宣徽觀察使，避敬宗諱，改爲洪氏。三十六世至亮吉。高祖德健。德健生璟，拔貢生，累官山西大同府知府，有政績。璟生公榮，贅於常州，遂占籍焉。公榮生翹。翹生亮吉。蓋其自叙云爾。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隨母僑居外家蔣氏。童時能爲詩古文辭。及壯，伉奕有志節。後數歲，母病中風卒。亮吉時在處州，聞疾馳歸，比至里，得實大哭，昏絕。方度橋，墮水流數里，至滕公橋有汲者見其髮，持之則闚然人也，呼衆共舁出之，識爲亮吉，未甦而哭，不絕聲，觀者皆垂涕。目之曰：「是固東家洪氏子耶？孝哉！爲母故遽至於此。」時冬月寒甚，僵伏不動，有蔣松園者，解己衣衣之，始至家，終喪如禮。以不得視母含斂，遇忌日輒不食。又以聞母疾時方聽樂，遂終身不近絲竹。其天性如此。又數歲遊陝之西安，其友黃景仁亦客安邑，將死詒書託以身後事，亮吉得書即四晝夜馳七百餘里至安邑，扶其柩奔里，且營葬焉。其風義皆此類也。乾隆五十五年，舉禮部會試，廷試第二人及第，除授翰林院編修，充國史館纂修。明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旋奉命爲貴州學政。故事翰林未散館無爲學政者，有之，自亮吉及修撰石韞玉始。今上元年四月散館，留編修職如故，旋充咸安宮總裁。明年，入直尚書房。又明年，大考翰詹諸臣，上命諸臣擬《征邪教疏》。是時川、陝、楚三省賊氛未靖。亮吉指陳規畫，慷慨千餘言，無所爲忌諱。閱卷大臣嘵其切直，署三等。又明年，高宗純皇帝上賓，充實錄館纂修，五月，教習庶吉士。於是上方親政，詔求直言極諫之士。亮吉念身自微賤，受知兩朝，通籍才數年間，遂居侍從之列，歷試諸職，欲終不言，則非人臣匪躬之義，言之又慮其不可以徑達也。自聞詔後，累月不知寢食。一日奮曰：「吾寧諤諤而死，不能默默而生。」乃反覆極陳時事，爲三函：一寄成親王、一寄故大學士朱文正公珪、一寄今兵部尚書劉權之代奏。明日，成親王等以亮吉書奏聞。有旨褫職，逮刑部獄，命王大臣等鞫訊。王大臣等當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入奏。當是時，中外惶惑，謂亮吉禍且不測。內閣中書趙懷玉，亮吉同里友也，卽獄而訣之以酒。懷玉一滴不能下咽，欲語而復止者再。亮吉察其有異，卒問曰：「何哉？君乃作此面目向人，豈有所言耶？何囁嚅也？」懷玉未有以應，已而哽咽出聲曰：「聞有旨。」亮吉方伏案大啗，遽仰首曰：「我知之，斬立決耳！」因字謂懷玉曰：「味辛，吾乃今日知死耶？君何爲然也？」顏色不亂，飲啗如平常。當是時，監視者伺於門，行刑者屬於道，而不知上之聖明實無意死之也。於是朱珪入見，免冠頓首曰：「亮吉小臣妄發，罪死不赦，然亦愚忠人也，固當容之。」上意愈解曰：「朕亦極知亮吉無它腸，然戇甚，亦不可不示薄懲。」是日得旨戍伊犁。亮吉既出獄，將行，度無所得貲。滿洲今禮部侍郎成格時官戶部主事，貧甚，又雅未識亮吉，聞其無貲，用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盡餽之，乃就道。亮吉之行也，居民聞其將至，圜

觀而拜於馬前，相與咨嗟歎息。曰：「此所謂不怕死官洪翰林也。」將宿，或薦酒饌。已寢，則置牖上，以首敂戶闥而去，問姓名亦不告。又明年二月，亮吉至伊犂。四月，京師不雨，上命清理庶獄。閏四月三日猶不雨，故事戍伊犂者滿三年乃入奏。是日，特旨赦洪亮吉回籍。詔午下，而夕大雨。亮吉居伊犂僅百日，漢臣賜環之速，未有如亮吉者。亮吉歸，自號更生居士。後數歲，以疾卒於家，年六十有四。亮吉雅好游覽，自吳、越、楚、黔、秦、晉、齊、豫山水，屢跡幾徧焉。生平著述最富，有《附鮚軒》、《卷施閣》二集，及它詩文、志乘若干卷行於世。史官謝階樹曰：先生上書時，豈復知有生死哉？忠義憤發於中，有不能自已者焉！天子既已薄其罪矣！又以其書宣示王大臣，蓋聖人之容諫求言如此也。當斯時也，大臣不言而小臣言之，諫臣不言而文學侍從之臣言之。嗚呼！其志亦可哀也已。

惲敬《前翰林院編修洪君遺事述》　君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唐宣歙觀察使宏經綸改姓洪氏，子孫世爲歙人。君曾祖璟，大同知府；祖公宗，候選直隸州州同，贅於武進趙氏。武進後分陽湖，君爲陽湖左廂花橋里人。父翹，國子監生。母蔣氏。君生六年而孤，家貧，苦身力學，由縣學生充副榜貢生。常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母卒，君時客處州，弟靄吉不敢訃，爲書言母疾甚，促君歸。君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度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問得家狀，君號踴，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君者，共舁至家，久之方甦。君以不及視含歛，後遇忌日輒不食。年三十五，順天鄉試中式。更十年爲乾隆五十五年，會試中式，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充文穎館纂修官、順天同考官、督貴州學政。貴州之士向經史之學，爲歌詩有格法，君有力焉。皇上嘉慶元年，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官，旋奉旨上書房行走。君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君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弟靄吉之喪，乞病假歸。後高宗純皇帝升遐，坐主朱文正公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君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而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君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君大怒，以爲輕己，遂怏怏不樂。君於是復乞病假。行有日矣，留書上成親王幷當事大僚，言時事。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治罪，君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君之友，中書趙君懷玉見君縲紲藉稾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君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日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君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奏上，免死，戍伊犂。明年京師旱，皇上下手詔赦君，在戍所不及百日。自君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君與文正各盡其道，蓋如此。十四年，君以疾終於家，年六十四。君娶於母黨，長子飴孫，舉人，候選知縣；次符孫，次胙孫，次齮孫。君學無所不窺，詩文有逸氣，所著《左傳詁》十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十六國疆域志》六卷、詩文集若干卷，行於時。論曰：「敬與君同州，君多遊四方，未得見。」後敬居京師廢招提中，君曰：「晡攜大奴叩戶入。」曰：「聞子居在此，攜斗酒隻鷄來飲食之，不愈於他日酹墓地乎！」是年君官侍從，數往來。及出官貴州，敬作縣江表，至竟未一相遇。然君於敬不可謂非深知異待也。君之智力，足以顚倒英豪，激揚權勢。獨於名義所在，壹心專志以必赴之，此非經生文上之所能企逮，而惜乎所見止於如此。然君不遇聖王，受殊恩，非伏鑕橐街，則襲棺絕域矣！吾州多異才，敬於君尤爲惋歎焉！

《湖海詩傳》卷一〇　洪亮吉，字稚存。陽湖人。乾隆五十五年殿試第二人及第。官編修。有《卷施閣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洪亮吉，字稚存。陽湖人。乾隆庚戌第二人及第，官編修。以言事遣戍伊犂。特旨釋歸，自號更生居士。以詩文擅名，經史、注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工篆書。有《附鮚軒》、《卷施閣》、《更生齋》等集。

《文獻徵存錄》卷四　洪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陽湖人。有《卷施閣集》。亮吉生六歲而孤，家貧，就外家塾讀書，聰穎踰常兒。年二十四補諸生。大興朱筠視學安徽，往從之游，所交多知名士。初好詞章，至是乃兼治經。早年與仲則齊名，時號「洪黃」；後與季逑同客人，又號「洪孫」。性嗜山水，所遊天都、華嶽，皆升絕壁題字乃反。又至性過人，黃客死，素車千里奔其喪，世有巨卿之目。嘗橐筆游公卿間，節所入以養母。有詩云：「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則世間有才之人，而不免奔走衣食者，蓋未易更僕數也。然殘杯冷炙，杜老心酸；乞食叩門，陶公語

拙，古賢有同慨矣！時客處州，母卒，弟不敢訃，爲書言母病，促歸。距家二十里，得家狀，號踴，落水中，流數里，遇汲者救之。舁至家，久之方甦。後忌日輒不食。乾隆庚子中順天鄉試。庚戌成進士，一甲第二人，授編修。充石經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欲更正之，未能行。壬子分校鄉闈，闈中拜視學貴州之命，蓋異數也。在貴州，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注，格於部議。其教士敦厲實學，由是黔中人知好古。尋命直上書房。嘉慶戊午，弟靄吉卒於家，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乃引疾歸。己未，赴都哭臨。時川、陝之賊未靖，欲有獻替。顧編檢官例不奏事，思所以揚名於後世，會上親政宵旰焦勞，銳於自見，於是上書王大臣。大恉謂聖躬兢業於上，在勤政遠佞；臣工惕厲於下，毋奔競營私。語過激直。既以原書進呈，有旨交軍機大臣與刑部會鞫，讞上，擬大辟。特恩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管束。庚申四月，京師旱，上親書諭旨釋回，旋得雨。乃將原書裝潢，於御製《得雨紀事詩》內有「納言克己」之注。計居伊犁甫及百日，自新疆闢後，漢員賜環未有如此速者。既歸，自號更生居士。自此枕葄墳籍，放浪山水者十年。亮吉厚於天稟，然明恩怨，少容人量。詩文涉筆有奇氣，文具體魏、晉。詩五言仿康樂，次仿杜陵；七言仿太白。然總不襲人牙慧。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經傳訓詁、地理沿革尤顓門云。十四年卒，年六十有四。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洪亮吉，字君直，號稚存。江南陽湖人。授編修。以言事罷，遣戍，後釋還。著有《北江全集》。

《國朝書畫家筆錄·洪亮吉〔工書〕》 洪亮吉，原名禮吉，字稚存，號又蛄。陽湖人。乾隆庚戌探花。授編修。以言事遣戍伊犁。釋歸，自號更生居士。篆法李陽冰，兼隸書。工詩詞文。著《附蛄軒》、《卷施閣》、《更生齋》等集，輯《北江詩話》。

《清朝先正事略·洪稚存先生事略》 洪先生亮吉，字稚存。陽湖人。生六歲而孤。家貧，以副貢客公卿閒。朱學士筠督學安徽，先生從遊最久。旋客浙江學使王文端杰幕中，資館穀養母。母卒時，方按試處州。弟藹吉不敢赴，詭言母疾甚，趣之歸。先生亟行。距家二十里，舍舟而徒。方渡橋，遇賃僕之父仇三，得家狀，號踴失足落水中。流數里，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有識先生者，舁至家，久之乃甦。以不及視含殮，故遇忌日輒不食。年四十五，成乾隆庚戌進士。賜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充石經館收掌官。以舊書十三經多譌俗，白總裁欲更正之，未能從也。壬子分校順天鄉試，闈中拜視學貴州之命。故事詞臣未散館，無授學政者，異數也。在貴州，疏言《禮記》宜以鄭康成注易陳灝，爲部議所格。教士以通經學古爲先，黔士向學，先生有力焉。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先生初第時，大臣掌翰林院者，網羅人才以傾動聲譽。先生知其無成，欲早自異，遂於御試《征邪教疏》內力陳中外弊政，發其所忌。隨引藹吉之喪，以古人有期功去官之義，乞病歸。其後座主朱文正珪有書起之，復入都供職。嘉慶己未，教習庶吉士。先生長身火色，性超邁，歌呼飲酒，怡怡然。每興至，凡朋儕所爲，皆掣亂之爲笑樂。至論當世大事，則目直視，頸皆發赤，以氣加人，人不能堪。會有與先生先後起官者，文正公並譽之，先生大怒，以爲輕己，遂邑邑不樂。復乞病，行有日矣。時川、陝賊未靖，先生欲有所獻替。顧編檢例不奏事，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冀其轉奏。謂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州縣吏以供億致虛帑藏；故相和珅擅枋時，達官清選，多屈膝門下，列官中外者，四十餘人；末復指斥乘輿，有「羣小熒惑」、「視朝稍晏」語。成親王以聞，有旨軍機大臣召問，即日覆奏落職，交刑部治罪。先生就逮西華門外。都虞司羣議洶洶，謂且以大不敬伏法。其友趙中書懷玉見先生縲紲藉藁坐，大哭投於地，不能言。先生笑，（字）謂趙君曰：「味辛今見稚存死耶？何悲也？」頃之承審大臣至，有旨毋用刑。先生聞宣，感動大哭。自引罪，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謗君父，大不敬。議斬立決，奏上，免死，戍伊犁。將軍某妄測聖意，奏請俟君至斃以法，先發後聞。得旨，嚴飭不行。明年，京師旱，詔減釋軍流，不雨。朱文正奏安南黎氏二臣忠於其主，久繫獄，請釋之。又不雨。上乃手詔赦先生，是日沛然雨。遂頒諭，言天人感應之理至捷，誠臣工弗以言爲諱。御製《得雨紀事詩》，有「亮吉原書無違礙」之句，有「愛君之誠，實足啓沃朕心。已將其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之注。仁宗之容直臣，超越前古。而先生諒節，實能上格天心云。先生在戍所不及百日，自獲罪至戍還文正公常調護之。既歸，自號更生居士。丁卯，歲大祲，有司勘不成災，饑民剝樹皮以食。先生力請當道，設賑局，捐金爲之倡，所全活數十萬計。性嗜山水，遊嵩、華、黃山，皆躋絕壁題名。家居十餘年卒，年六十有四。

《清史列傳・洪亮吉傳》（存目）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洪亮吉》（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洪先生亮吉》（存目）
《清代毗陵小傳稿・洪亮吉》（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晉雅集》卷二三　太史天性純孝，六七歲讀書外家，嘗懷餅歸，以啖母。每逢先世忌日，閉戶默坐，茹齋衣素，其守禮如此。自西海放歸，累渡江過訪，同遊焦山，宿孝然祠中，淪茗論心。偶憶及太宜人居貧之苦，課讀之勤，淚輒涔涔下。巨超、慧超兩僧在座，亦皆感泣。移孝作忠，吾於太史益信。吳澹川云：「太史振奇負異，詩膽一身。」比之雞羣立鵠，馬羣汗血。在詞館與孫淵如、張船山齊名。世稱「洪孫」，亦稱「洪張」。

又引《荻汀錄》　太史六歲而孤。【略】十八，祖父、母相繼歿，太史承重，水漿不入口，杖而後起。太史佐王文端公校士浙江，聞母病，馳歸。有以死告者，大慟，失足落水，遇汲者救甦。以不得視殮爲恨，遂絕粒。或諭以毀不滅性，始啜粥。三年苫塊，不入內，不飲酒食肉，時稱孝子。

《通齋詩話》卷上　洪稚存以「翻海洗青天」爲奇語，然閻百詩云，鐵函史實係姚士粦僞作，不可爲典要。袁子才七十後偶作《生挽詩》，稚存以五十一年詞館後輩作詩痛詆，謂有可死者七，更不可爲訓。洪之幾陷大辟，非不幸也。

《嘯亭雜錄》卷七　洪稚存編修亮吉，陽湖人。中庚戌探花。性狂妄，嗜酒縱飲。善考訂，其著《乾隆中府廳圖誌》及《東晉疆域考》、《南北朝疆域考》，學問淵博。戊午，大考翰林，公上《平邪教疏》，深中當時竅要，人爭誦之。朱文正公招之入都，欲薦於朝，先生乃於朱座首斥其崇信釋道爲邪教首領之語，朱正色曰：「吾爲君之師輩，乃敢搪突若爾？」先生曰：「此正所以報師尊也。」又譏王韓城相公爲剛愎自用，劉文清公爲當場鮑老，一時八座，無不被其譏者。後裹裝欲歸，復上書於成王及朱石君、劉雲房二相公，多誹謗朝廷語。成王以其書上聞，上憫其書生迂魯，戍於伊犁。未踰年，即放歸田里，以其書常置御座旁，曰：「此坐右良箴也。」上之寬大也若此。先生既放還，亦縱酒自娛，不數載，卒於家。其所著古文，多載本朝名臣嘉言善行，有裨於世教焉！

《庸閒齋筆記》卷五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爲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於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略】太史後以上成親王書言事，下詔獄。獄急，親友或對之哭。太史口占一絕慰之，末句云：「丈夫自信頭顱好，須爲朝廷吃一刀。」聞者皆破涕爲笑。賴上聖明，卒得釋還。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君在畢尚書沅幕中最久，預修《宋元資治通鑑》，修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嘉慶四年，藩遇君於宣城，論《說文解字》五龍六甲之說，及冕旒字，不合，君出示所作古文，藩又指摘其用事譌舛，君斷斷強辯。藩曰：「君如梁武之護前矣。」君慍見於色。因藩談次，偶及輿縣，君云：「在江都。」藩據《文選注》赤岸山之證，當在六合。藩又謂《太平寰宇記》鄧艾石籠城白水陂事，不見於史而已，並未言無此事也。君忽寓書於藩，謂輿縣實在江都，而鄧艾事，樂史本之《元和郡縣志》，豈可疑爲無此事者，灑灑千言，反覆辨論，藩不答一字，恐激君之怒耳！豈知益增其怒，遂不復相見矣！今作君傳，潸然淚下，自悔鹵莽，致傷友道，能不悲哉！

《文獻徵存錄》卷四　亮吉詩多奇警，然服翰林張問陶之才。問陶將還蜀，爲《兩生行》送之。

呂培等《洪北江先生年譜》　嘉慶七年，導揚後進，同里劉嗣琯、莊曾詒、黃戴華、丁履恒、陸繼輅、耀遹、黃乙生、莊綬甲、周儀暐、陸鏞、高星紫、瞿溶等，皆得獎盛之益；其專心苦學者如劉逢祿、董士錫諸人，則以漢、魏諸儒勖之。

《清仁宗實錄》卷五〇　嘉慶四年八月，上諭：洪亮吉呈遞親王書札，語涉不經，全無倫次。【略】書內所稱如「先法憲皇帝之嚴明，後法仁皇帝之寬

仁」等語，洪亮吉以小臣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謬已極。【略】所稱諂事和珅諸人，如孫士毅、竇光鼐、李綬等，早經物故；吳省欽則業經罷斥；蔣賜棨、韓鑾雖尚列朝籍，已不復向用。此外若吳省蘭、胡長齡、汪滋畹等與和珅交涉之處，皆朕所素知。春間將和珅定讞時，已明降諭旨，凡依附和珅者，概不必株連。【略】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縱，放蕩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餘。

又卷六五　嘉慶五年四月，上諭：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尚書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碍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言「視朝稍晏」及「小人熒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訊問，定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略】洪亮吉所論，實足啟沃朕心，故置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背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況皆屬子虛，何須置辨。

又　初，亮吉落落未知名，及肄業梁谿書院，與孫星衍、呂星垣、黃景仁有四才子之目。遊四方，頗爲諸先輩賞異。既而不得志，遊關中，巡撫畢沅客之。稍久，而諸先輩多凋謝，乃爲《傷知己賦》。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洪亮吉，字稚存，江南陽湖人。未遇時，與孫星衍同客陝撫畢秋帆幕中。適有長安縣生員某，揭咸陽縣生員某僞造妖書，陰結徒黨，捕置獄中，并搜得妖書名冊。幕中刑友慫恿按名窮治之。孫與洪聞有妖書，就請借觀，則皆勦襲佛氏福利之說，以爲誘脅斂錢計，並無悖逆字樣。名冊乃編造門牌底稿也。時方擁鑪對飲，悉投諸火。次日白之中丞，中丞坦然。二人旋夢一神，贈以目珠二顆。醒而不解。後星衍既中榜眼，亮吉於乾隆五十五年亦以第二人及第，始知爲兩榜眼之兆云。（《翼駉稗編》）

朱克敬《儒林瑣記》　洪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激直，敦氣誼。友朋艱戚，必盡力周旋之。客中遭母喪，弟不敢訃，以母病聞。亮吉奔歸，去家二十里，聞母死，號踊墮水中。流數里，遇救得免。後以進士官編修。嘉慶初，上書極諫，下吏議，減死，戍伊犁。伊犁將軍某揣上意，密奏亮吉狂悖，至當以事誅之。上怒，切責將軍，赦亮吉還。是時天久旱，命下而雨，亮吉直聲愈彰。亮吉治經，精地理、訓詁之學。爲詩文有奇氣。尤工駢體文，與胡天游、袁枚並稱三大家。

《霞外攟屑》卷一　《衍石齋紀事稿》，有《竹汀》、《淵如》、《更生贊》最佳。《竹汀》云：「深服六藝言皆醇，靡源不滌開其堙，繼亭林後此一人。」《淵如》云：「古言奧義婁發潛，通絕代語雕蟲兼，卓哉平反寃其鉗！」《更生》云：「慕范孟博不負母，西荒歸來益縱酒，三書帝置諸座右。」（自注：恭本《御製文初集·道言納諫諭》。）（庸）按：嘉慶四年八月癸亥，上諭：「洪亮吉呈遞成親王書札，語涉不經，全無倫次。書內所稱如『先法憲皇帝之嚴明，後法仁皇帝之寬仁』等語，妄測高深，意存軒輊，狂謬已極。所稱諂事和珅諸人，如孫士毅、竇光鼐、李綬等，早經物故。吳省欽則業經罷斥。蔣賜棨、韓鑾雖尚列朝籍，亦不得嚮用。此外如吳省蘭、胡長齡、汪滋畹等與和珅交涉之處，皆朕所素知。春間將和珅定讞時，已明降諭旨，凡依附和珅者，概不必株連。洪亮吉平日耽酒狂縱，放蕩於禮法之外，儒風士品，掃地無餘。至原書三件，除成親王呈進者，留以備覽，其呈遞朱珪、劉權之二書，仍著發還，聽其或留或燬可也。」五年閏四月初三乙卯，上諭：「洪亮吉原書，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言『視朝稍晏』，及『小人熒惑』等語，未免過激。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置諸右，時常觀覽。洪亮吉釋放回籍，仍行知岳起，留心查看，不准出境。」伏讀聖諭，是成邸所呈進書，置諸座右。其遞朱文正、劉文恪二書，業經奉旨發還，雖聽其或留或燬，然必已燬棄不存。衍石之贊，「三」字微誤。至諸城實入北江彈文，聖訓煌煌，諸家紛紛辨雪，皆未核也。

《清史列傳·洪亮吉傳》　亮吉忼爽，有志節。自稱性褊急，不能容物，好古人偏奇之行，每惡胡廣中庸，不悅孔光、張禹之爲人。生平好學，不以所遇榮枯釋卷帙。嘗舉《荀子》語：「爲人戒有暇日。」故其學於經史注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窮日著書，老而不倦。

《新世說·傷逝》　洪稚存客西安使院，得其弟自京師來書，知適汪氏仲姊之喪，爲位而哭之。作誄詞一章，中有「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婁之里」等句，極爲沈痛。（洪之仲姊適同里國子監生汪君德渭。）

又《賢媛》　洪稚存之母蔣太夫人，讀書明禮。洪幼孤而貧，蔣太夫人教之讀羣經。一日，讀《儀禮》至「夫者，妻之天」，慟絕良久。曰：「吾何天矣！」遂廢此句。洪後入詞林，繪《機聲燈影圖》，徧求名輩題詠。同時鉅人長德，

咸有詩以美之。（蔣太夫人，武進人。嵇峨公女。洪午峯先生之配，中歲守節。）

作品本事

《張同年將乞假歸蜀醉後作兩生行送之》《隨園詩話補遺》卷五：洪稚存在史館，得一詩人，必通書相告。今春，盛稱蜀中翰林張船山問陶之才，倣青田《二鬼詩》，作《兩生行送張還蜀》云：【略】船山答云：「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牕奇鬼爭來攫。懷詩急走心茫然，遠登雲棧如登天。人言彼上卽吾上，藏詩可以經千年。莫驚鬼奪詩！我爲公呵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一生和詩嘔出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綰離別。重讀《兩生行》，如見兩生情。句句若吾語，大痛難爲賡。翩然一躍入杯底，繞地萬人呼不起。雙丁兩陸偏同時，萬古聲名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呼轟作隆冬雷。忽聞門外征馬語，兩僮泣下紛如雨。馬聲高朗童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烟，獨坐獨行一萬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得。九天費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岐何必吞聲悲。我馬莫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空當詩屋。」

《贈艾檢討鳳崗》《雪橋詩話續集》卷五：麻哈貴人山下，艾鳳崗檢討之宅在焉。先世有官雲南者，移寶珠茶一株植於屋後。洪稚存視學貴州，爲作《都春園序》、《寶珠堂記》，且贈詩：【略】。

《王孝廉芑孫》《蕉軒隨錄》卷一《容甫書函》：汪容甫先生（中），乾隆丁酉科拔貢，湛深經學，以科名爲不足重，遂不求進取。稚存太史詩中所謂「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應許號明經」是也。

《酒半移酌池上與張同年問陶皆失足墮水戲作一篇並呈》瞿鉄菴《杶廬所聞錄》：洪先生本人則嗜酒，曾與張船山問陶，同應吳穀人錫麒澄懷園之招，酒半移酌池上，與船山同失足墮水，有詩。

《送李同年賡芸赴任浙江》《郎潛紀聞三筆》卷一：李鄴齋方伯賡芸，才學醇茂，以二甲第二名進士，以知縣卽用。稚存太史以是科及第《送李出都》詩有云：「郎官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待子成列宿。」後是科主事黃勤敏公鉞，以能書被薦，入懋勤殿，對品改贊善，遂應此詩之讖。

著録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撰著行於世者：《左傳詁》二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弟子職箋釋》一卷，《補三國晉書地理志》、《十六國疆域記》、《乾隆府廳州縣志》、《詩文集》若干卷。

伍崇曜《粵雅堂叢書北江詩話跋》　右《北江詩話》四卷，國朝洪亮吉撰。按先生字稚存，陽湖人，「北江」其號也。志行氣節，爲儒林引重。於經史註疏、《說文》、地理，靡不參稽鉤貫，著撰等身。爲詩，涉筆有奇氣，精思獨造，遠出恒情，仿康樂、仿杜陵、仿太白、仿楊誠齋，然實嘔心鏤腎，總不欲襲前人牙慧。迨荷戈萬里，奇氣噴薄而出，益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賜環後，枕葄墳典，管領湖山，當時詞人，咸推祭酒。嘗見其小印，作「曠代逸才」四字，亦唯先生不愧此言。吳穀人《駢體文續集・墓表》，江鄭堂《漢學師承記》，載其著述多至百十種，而均未及是書。道光戊申，始得詩舲中丞刻本，特重付梓人，俾後來談藝者有所矜式焉。先是，趙甌北撰《七家詩話》，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先生止之，賦詩云：「初白差難步後塵。」又云：「只我更饒懷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自註云：「余亦作詩話一卷，自屈、宋起。」（見《更生齋集》。）則先生之宗旨可知。然是書無論及靈均輩語，殆亦不無遺佚歟？又先生嘗賦《論詩絕句》，顧寧人、吳野人共一首，王阮亭、朱竹垞各一首，今讀是書，所論幾於疊矩重規；又如吳梅村、邵青門、沈歸愚、袁簡齋、蔣心餘、厲樊榭、孫淵如諸子，均有宋玉微詞；然俱精確不磨，固不同文人相輕積習，轉貽笑柄者。至自述各詩，單詞片語，亦如西子王嬙，嫣然一笑；卽屏除綺語者，亦知其美。若「竹兜」五律，謂庶幾前人《簷馬》作，則未敢附和。然要其目光如炬，上下千古，龍子作事，固自不凡。又先生《論

詩絕句》：「藥亭獨漉許相參，吟苦時同佛一龕。尚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亦可謂不存鄉曲之見。而是書僅及藥亭之晚達，未論其詩，及屈、陳諸子；至黎二樵明經，則推崇已極，與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同；顧謂「惜其年甫四十而卒」，而不知樵夫實久主粵中壇坫，年幾七十餘，生平足跡未嘗度嶺，與先生未及謀面，僅得之傳聞故耳。秋盡日，南海伍崇曜謹跋。右《北江詩話》第五、第六兩卷，先生哲嗣子齡明府宦粵，以續刻先生遺著數種見貽，此冊與焉。亟重付剞劂，俾與前重刊張詩舲侍郎所刻四卷，得成完璧，亦厚幸也。咸豐甲寅閏七夕，伍崇曜再跋。

《清朝先正事略》卷三五　所著《左傳詁》十卷、《公羊穀梁古義》二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詩文集》共六十四卷，行於世。

《清史列傳・洪亮吉傳》　少好《春秋左氏傳》，覺杜注望文生義，不遵古訓者十居五六，於是冥心搜錄，以他經證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寒暑不輟者十年，遵《漢(書)藝文志》例，分經爲四卷、傳爲十六卷，訓詁則以賈、許、鄭、服爲主，以三家固專門、許則親問業於賈者也。掇及通俗文者，服子慎之所注與李虔所續者，截然而兩，徐堅《初學記》等所引可證也。地理則以班固、應劭、京相璠、司馬彪等爲主，輔晉以前輿地圖經可信者亦酌取焉。又舊經多古字、古音，半亡於杜氏，而俗字之無從鉤校者又半出此書，因一一依本經與二傳暨漢唐石經、陸氏釋文與先儒之說信而可徵者，逐件校正，疑者闕之，成《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其他所著有《公羊穀梁古義》二卷、《六書轉注錄》八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二卷、《弟子職箋釋》一卷、《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四史發伏》十二卷、《三國疆域志》二卷、《東晉疆域志》四卷、《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西夏國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曉讀書齋雜錄》八卷、《卷施閣詩文甲乙集》三十二卷、《更生齋詩文甲、乙集》十六卷、《詞》二卷，又有《外家紀聞》二卷、《伊犁日記》二卷、《天山客話》一卷、《北江詩話》六卷。

《清儒學案小傳・洪先生亮吉》　撰述繁富，於經深於《春秋左氏傳》及小學音訓，於史深於地理。所著書《春秋左傳詁》二十卷、《弟子職箋釋》二卷、《漢魏音》四卷、《比雅》十卷、《六書轉注錄》十卷、《傳經表》二卷、《通經表》二卷、《補三國疆域志》二卷、《補東晉疆域志》四卷、《補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四史發伏》十二卷、《曉讀書齋雜錄》八卷、《伊犁日記》一卷、《天山客話》一卷、《外家紀聞》一卷、《卷施閣文甲集》十卷、《補遺》一卷、《文乙集》八卷、《續編》一卷、《詩集》二十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文乙集》四卷、《續集》二卷、《詩集》八卷、《詩續集》十卷、《附鮚軒詩集》八卷、《冰天雪窖詞》一卷、《機聲燈影詞》一卷、《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唐宋小樂府》一卷、《北江詩話》六卷，皆刊行。未刊者：《毛詩天文考》、《公穀古義》、《後漢書補注》、《兩漢同姓名錄》、《宋書音義》、《宋元通鑑地理通釋》各若干卷，《西夏國志》十六卷。其所纂輯府縣志有《寧國府志》、《懷慶府志》、《延安府志》、《涇縣志》、《登封縣志》、《固始縣志》、《澄城縣志》、《淳化縣志》、《長武縣志》、《參孫星衍撰傳》、趙懷玉撰《墓誌》、《年譜》、《授經堂遺集》、《書目》)。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　先生質至直，惜過明恩怨，故自謂「少容人量」。詩文涉筆有奇氣。所著書凡二百六十餘卷。於經，深《春秋》。以杜元凱注《春秋左氏傳》望文生義，不臻古訓者十五六。乃冥心搜討，以他經正此經，以別傳校此傳，取賈、許、服、鄭爲主，其掇及通俗文者、亦服氏所撰也。地理則取班固、應劭、京相璠等，而晉以前輿地圖經之可信者間酌採焉，成《左傳詁》二十卷。又輯三傳古義，成《公羊》、《穀梁》二卷。於六書，通諧聲。謂：「古之訓詁，即聲音展轉相訓，不離其初。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迻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而還，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故聲音之理明，而六經之旨得矣。」成《漢魏音》四卷。復次轉互之訓，成《六書轉注錄》十卷。依《廣雅》例，成《比雅》十卷。在畢尚書沅幕中最久，預修《續資治通鑑》，陝西、河南各州縣志；是以深於史學，而尤精地理沿革所在。常仿《宋書州郡志》作《補三國疆域志》二卷。於要害爭奪之可考者，著於郡縣下；其郡縣次第於未經分割者，據《續漢郡國志》；分割及廢而復置者，據《晉書地理志》；上與東漢下與西晉判然不相淆疑者，缺之。又以東晉疆志與實土廣狹不同，僑置名目益多複混，且有不詳其地者，取《晉書》紀傳，參諸宋、魏書，及古地志之僅存者，作《東晉疆域志》四卷。一以義熙爲斷，其州郡之得而旋失，咸附見焉。又用前例，雜採《御覽》等書所引當時霸史，及見諸晉、宋紀傳均確有可據者，作《十六國疆域志》十六卷。既復纂

《乾隆府廳州縣志》，以今布政司所轄，充以三京，爲圖二十，戶口道里物產悉準《一統志》、《輿地表》、《會典》等書，詳於城池之興廢，山川之開鑿，暨同知通判駐所，郵亭，鎮堡，水道，陂塘，莫不由今溯古；至形勢戰爭之區，則因事附錄；而名人古蹟冢墓、祠宇，概削不載；成書五十卷。其餘詩文集，共八十三卷；詞二卷，樂府三卷，詩話六卷，《曉讀書齋雜錄》八卷。《傳經表》、《通經表》各二卷；《伊犁日記》、《天山客談》、《外家記聞》各一卷。曾孫用懃重編刊，附以年譜一卷，《史目表》二卷，題曰：《洪北江遺書》。惟《公穀古義》及《西夏國志》十六卷，稿佚未梓。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卷施閣文甲集》 十卷，《乙集》十卷，《詩集》二十卷，《附鮚軒詩》八卷；《更生齋文甲集》四卷，《乙集》四卷，《詩集》八卷，《詩餘》二卷，洪亮吉撰。

藝文

趙翼《稚存歸里賦贈》 已分長流萬里程，豈期絕徼得歸耕！命逃柴市歐刀血，夢應天山老樹精。（君幼時屢夢至萬松林，今過天山，千里皆松，恍如夢中所見。）文士例嘗遷客味，聖朝不忌直臣名。賜環應捧恩綸泣，不待三年召賈生。生平豪氣隘寰區，事不驚人不丈夫。出塞始知天地大，題詩多創古今無。單車風雪孤征路，絕徼山川百戰圖。不敢慰君兒女語，昔人晚節倍艱劬。

又《戲簡稚存》 青鞵布韈過從頻，一道橫街作近鄰。我已年來都散漢，君眞天上謫仙人。詩纔起草先邀和，謔到交鋒不避嗔。如此清歡供暮景，也應俗煞軟紅塵。

又《稚存見題拙著〈甌北詩話〉次韻奉答》 論古雖如廷尉平，詩文事已一毫輕。但消白首無聊日，豈附青雲不朽名！老始識塗輸早見，貧堪鑿壁借餘明。只慚結習癡堪笑，猶是燈牕未了情。何限紛紛著作林，揀來只剩幾銖金。論人且復先觀我，愛古仍須不薄今。耳食爭誇談娓娓，鼻參誰侯息深深。錦儀恐負遺山老，枉度鴛鴦舊繡針。晚知甘苦擇言馴，一代風騷自有眞。耄學我悲垂盡歲，大名君已必傳人。幸同禪窟參三昧，不笑元關隔一塵。從此國門懸《呂覽》，聽他辯舌騁儀秦。

又《送稚存遊寧國》 步履過從一載餘，忽教行色動征裾。里中漸少看花會，海內猶傳練獵書。秋浦晴波移櫂穩，宛陵遙翠映窻虛。定增謝朓驚人句，寄我郵筒慰索居。

又《閱稚存百日賜環集再題》 生平才氣最雄豪，惹得投荒萬里遙。足已烏孫途上繭，頭幾黃祖席前梟。（到戍後有請加重辟者，轉邀恩旨赦歸。）得歸故里寧非幸，善保高名在弗驕。百日賜環詩一卷，知君感泣徹深宵。

陸繼輅《輯春芹錄成懷舊感知呵凍有作》 爲數平生事事奇，到頭成就一家詩。游爭山賊崎嶇徑，死值湘妃涕泣時。（君以竹醉日卒。）黃祖敢加名士刃！烏孫競獻謫仙卮。孤兒文譽因誰起？五日樽前有所思。（更生齋）

王芑孫《洪稚存（亮吉）出督黔學石琢堂（韞玉）出典閩試遂往督學於楚九月廿四日送稚存行因寄琢堂》 一代作家無數公，天下健者方推洪。平生讀書萬萬卷，怪眼嵌月星羅胸。三軍背水旗幟赤，九牧鑄金鑪鞴紅。漢唐宋明無不有，百川灌河一洗空。文心如龍氣如虎，牙鬚角甲光熊熊。開寶精神建安骨，創格自起今乾隆。廿年流宕不得意，一朝唱第蓬萊宮。受恩不次非故事，遂畀督學黔西東。黔風僑僿士疎樸，江山入手偏奇雄。君昔好遊如好學，題名歷紀簦屩蹤。往來岱崋看不足，高歌嵩嶽天當中。（稚存登嵩舊句「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以譚天口注釋地，三國補志畺橫縱。（君著有《三國畺域志補》。）篋中方草《九域志》，此行履勘證異同。果然萬卷走萬里，成就此學皆遭逢。皇天生才不擇地，炎荒分野連祝融。火房南離文所會，士有莫測惟靈鍾。牂牁轟豗盛惡浪，玉屏秀矗霧雨雺。安知萬古閟不發，非待子手開鴻濛？子往誨之勿菲薄，袖攜春雷醒頑冬。暇時課士若課兒，士亦視子如家翁。花苗銅鼓峒苗邃，覩子始覩鼗鼓鏞。餘事驚人謝家句，筆情飛上飛雲峰。書生快事那有此，一詩一朵青芙蓉。所愁按部寡酬和，懷人北望嗟飛鴻。却聞郵騎跫有喜，曼卿醉墨來皮筒。因君復念郢中雪，衡湘九疑道所從。故人同時把旄去，我此瓠落將安窮。雖然公等參錯在，豈憂餓死埋蒿蓬！二君努力愼自愛，去去與國充璜琮。文章報主諒不易，我後遇爾亦已豐。半生辛苦艱一飯，無忘在莒撝謙冲。瘴鄉加餐篤行李，勿以吾故傷離悰。吾儕窮達蓋有命，萬古一息悲迴風。作詩送君兼寄石，不覺腕底奔流虹。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洪稚存編修（亮吉）》 東南夙輩皆衰矣！隨園書

到身已死。老蒼雕謝復幾人？後來茫茫吾與君。知君推擇授經席，闕下猩紅新岸幘。華亭校官破欄袍，別時寶帶猶在腰。（余出京，稚存以帶胯贈別。）

又《雨阻常州過稚存飯》 君前訪我未克至，我昨訪君仍不值。人生一別動參商，今朝風雨登君堂。城東圖裏吾題句，今來始識城東路。小橋流水門巷清，門外泥金煥題名。有子能文取鄉解，有飯留賓悅情話。比歲如君眞福人，我猶偕計隨車塵。今來會葬非所期，中路相遭亦奇極。聊從執紼助虞歌，未暇探書問新刻。（聞淵如近刻《元和郡縣志》諸書。）語時剌剌別忩忩，風雨漫天路南北。

張問陶《懷稚存》 無詩無酒氣縱橫，誰指伊吾問死生？萬里風沙悲獨往，舊時李杜愧齊名。是非終向平心得，毀譽徒勞衆口爭。落日安西凝望遠，浮雲難掩故人情。

又《聞稚存赦歸先寄》 伊吾一夕返驚魂，天遣春風度玉門。有詔傳觀褒諫草，無人申救見君恩。全焚詩筆留心血，重製儒衣想淚痕。小別經年歸未晚，殘秋高枕夢江村。

周儀暐《壽洪稚存文二十韻》 李白唐遷客，朱游漢直臣。諫書銘黼座，清望侈鄉人。鬢染天山雪，夜留禁苑春。殊恩君澤厚，舊里日華新。野老傾家釀，江邨淨麴塵。上仙知甲子，高會引星辰。紫塞年時夢，黃冠物外因。鵷鸞雲路迥，猿鶴故山親。藥榜霓裳奏，銀毫石室珍。使軺瀕六詔，遊跡倦三秦。藜藿風猶昨，蓬蒿志未淪。縱橫門外轍，浩蕩歲寒身。共載常攜棹，隨行許挈巾。鱣堂登次第，鯉對聽逡巡。忽攝窮荒屬，難鋪末座茵。但瞻霞有彩，始信地無垠。玉屑清精粒，香飛碧澗蒓。奉觴爭吉月，留客定兼旬。幾輩先成詠，何人並醉醇？應思遼海管，悵望潁川陳。

雜録

《郎潛紀聞》卷一三 武進劉文定公，歷官清要，少司馬躍雲繼之。父子服官於朝，至七十年之久，而家無一畝之宮，半頃之地，可云清絕人寰矣。少司馬歸里時，其鄉人稚存編修寄以詩云：「卿相兩傳久，田廬一寸無。」自謂可與宋魏野《上萊公》詩「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相埒。

《皇清書史》卷一 洪亮吉，字君道，號稚存，一號又咕。幼名蓮，字華峰，號藕莊。又名禮吉，字夢殊，號對巖，別號北江居士。陽湖人。原籍歙縣。乾隆五十五年第三人及第，官編修。以言事遣戍伊犁。釋歸，自號更生居士。卒年六十四。太史與孫伯淵兵備皆因研討小學之故，而習篆籀。雖氣力少傷婉弱，而筆畫停勻，自不失爲正宗。咸、同以來學此體者競趨於狂怪、怒張一派，遂斥太史及兵備所作者爲「說文篆書」，過矣！（《木葉廔法書記》）

工篆書。（吳修《昭代名人尺牘小傳》）錢泳曰：本朝篆書，獻之、淵如後，若洪稚存編修、萬廉山司馬、嚴鐵橋孝廉及鄧石如、吳山子，俱稱善手。

凌廷堪

論述

綜論

《北江詩話》卷一 凌教授廷堪詩，如畫壁蝸涎，篆碑蘚蝕。

《靈芬館詩話》卷二 凌仲子廷堪，歙人，流寓板浦場。與余相見於淮陰，議論卓絕，多異時流。最賞余《美人捧劍圖》詩中「殘月在林雞動野，碧天無際好歸來」之句，以爲飄飄有凌雲之氣。凌亦題一絕云：「試看纖纖手，能持九鈐霜。不如緘一寸，猶解繡鴛鴦。」雖率爾之作，自具性靈。

《文獻徵存錄》卷八 凌廷堪，字次仲，歙縣人。父文煒遷於海州板浦場，遂家焉！廷堪少居闤闠，能吟詩。及游大興翁方綱之門，乃耽治古學。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銓甯國府教授，以憂解職。旋卒，無子。廷堪詳練史事，具識本末，人有詢訪，隨事條答，略無疑滯。元代氏族，能分別言之。甘泉江藩謂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通覽羣史之人，不能多得也。又稱廷堪駢體文典雅可

觀，在胡稚威、孔顨軒之上。南康謝啓昆蘊山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既成，廷堪爲之後序。【略】廷堪治《禮》尤善，撰《禮經釋例》十二卷，例有八：通例、飲食例、賓客例、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變例之後附《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自序曰：「《禮經》苟不得其例，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又有《五物》、《九拜》、《九祭》、《釋牲》、《旅酬》、《楚茨》諸經說，儀徵阮常生皆謹藏之。其《魏書音義》二卷、《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則弟子張其錦所輯錄者也。其錦，字聚伯，宣城廩生。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　凌次仲詩格清俊，名理湛然。以嘉慶己巳自杭歸歙，卒於紫陽書院。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七　凌廷堪，字次仲，一字仲子，歙人也。父文煒，字燦然，自歙遷於海州之板浦場，遂家焉！君十二歲即棄書學賈，偶在友人家見《詞綜》、《唐詩別裁集》，攜歸就燈下讀，遂能詩及長短句。浙人張賓鶴見其詩詞，大奇之，告之板浦場大使湯某。某敬禮之，邀君至揚州。是時，罷使置詞曲館，檢校詞曲中之字句違礙者，從事讎校，得脩脯以自給。君之精於南北曲而能分別宮調者，基於此也！久客邗江，爲華氏賓壻，與黃明經文暘交。明經勉君爲舉子業，始學作八股文，讀五經，是時年已二十五矣。後遊京師，受業於翁覃谿學士，乃究心經史之學。乾隆戊申，順天副榜貢生。己酉中式本省舉人。庚戌進士，銓授寧國府教授。迎生母王至學署，先意承志，得親歡心。母偶不懌，必長跪以請，俟母笑乃起。母歿，哀毀骨立，眚一目。而妻亦相繼殂謝，孑然一身，居恆不樂。至徽州依程君麗仲，麗仲以師禮事之。阮侍郎芸臺服闋，復爲浙江巡撫，延之課子。得末疾，終於歙。君病時，麗仲贈以紫團；手煎湯藥；其死也，經紀其喪，擬之古人，其范巨卿之流歟？君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君卒。嘉錦兄嘉錫，在海州聞訃，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君之承重孫。君讀書破萬卷，肆經邃於士禮，披文摘句，尋例析辭，聞者冰釋！至於聲音訓詁，《九章八線》，皆造其極而抉其奧。於史，則無史不習，大事本末，名臣行業，談論時若瓶瀉水，纖悉不誤；地理沿革，官制變置，《元史》姓氏，有詰之者，從容應答，如數家珍焉！近時講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先進之中，惟錢竹汀、邵二雲兩先生，友朋中則李君孝臣、汪君容甫及君三人而已！其於詩也，不分唐宋門戶，專論聲韻之協，對偶之工。詩餘亦不主一家，而嚴於律；今人之詞，有一字不合者，必指摘之！雅善屬文，尤工駢體，得漢、魏之醇粹，有六朝之流美，在胡稚威、孔顨軒之上，而世人不知也。弟子中最著者：儀徵阮君常生，字壽昌，一字小芸，從君受士禮，校刊《禮經釋例》十三卷。小芸好學深思，不以才地矜物，恂恂君子也。宣城張君其錦，字褧伯，廩膳生，精研章句，不墮師承，聞君歿，徒步至歙訪君遺書無所得，又北走海州，於敗篋中攟拾殘稿，假居僧寺，輯錄以歸，得《燕樂考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將謀剞劂，可謂不負師門矣！嗟乎！君冷官無家，白頭乏嗣，雖死故鄉，實同旅殯，亦人生之極哀也已！然而懷方之禮，付於戚生；昌黎之文，編煩李漢；斯又不幸中之幸也。君久客揚州，如劉君端臨、汪君容甫諸君子，以及宋君守端、秦君敦夫、焦君理堂、阮君伯元、楊君貞吉、黃君春谷，皆君之友也。

《蓮子居詞話》卷四　次仲《湘月詞》序，宜興萬氏專以四聲論詞。瀘州先著以爲宋詞宮調失傳，決非四聲所可盡。按：白石集《滿江紅》云，末句「無心撲」，歌者以心字融入去聲方諧。《徵招》云：正宮《齊天樂》前兩拍是徵調。今考《徵招》起二句與《齊天樂》平仄符合。然則宋詞原未嘗不以四聲定宮調，而萬氏之說，初不與古戾也。先著詞潔，意在詆剝萬氏通融取便。其論在湘月之後，故次仲賦《湘月詞》及之。

分論

《書唐文粹文後》　《越縵堂文集》卷六《書凌氏廷堪校禮堂集中書唐文粹文後文後》：凌氏此論，殊駭俗聽。昌黎之文，尚存秦、漢槩矱。凌氏目爲別派，言亦未醇。至謂便於空疏之學，此自是學韓文之過，昌黎所爲豈空疏者哉！又以姚氏取段文昌《平淮西碑》而不取昌黎爲深知文體，尤矯枉過正之論。姚氏蓋因歐、宋《新唐書》盡刪唐代駢文，激而出此。若段、韓兩碑，其文俱在，優劣不可泯也。然凌氏言文體必本韵偶，卓識雄論，自超前哲，與

並時儀徵阮氏並發斯旨，示來學以津梁，傳古人之秘奧。欲究其略，請得而言：紀載之作，《尚書》最古，今文所傳，已多偶句。《左氏》、《國語》，遂沿其原。嗣而先秦碑銘，兩漢詔誥，皆於渾噩之中，寓裁琢之巧。流及六朝，愈尚華藻，波靡遞下，乃有風雲月露之譏。西魏及隋，已矯議變之，狃於風氣，卒不能革。唐代韓、柳崛起，竟成大家；《河東集》中，尚多偶體，限於工力，遠遜散文。五季、宋初，人不知學，所爲駢儷，蕪粲忿陋，規範莫存，厭棄者衆；子京、永叔倡言復古，大放厥辭，天下翕然矣。由是蘇、曾繼起，道學踵興。人習空言，以便枵腹；伸紙縱筆，遂成文章。不必排比爲功，徵引爲博。雌黃枚、馬，毛疵庾、徐，以齊、梁人爲小兒，呼《南、北史》爲穢籍，謬種沿襲，大言不慙。雖亦盧陵諸公所未料，而持論太高，因噎廢食，追其弊始，厥咎奚辭。要之，中唐以降，駢偶散骫，謂爲文章之衰則可，謂非文章之體則不可也。范曄、沈約、魏收、姚察諸史，彣彣彧彧，蔚乎可觀。《晉書》、《南、北史》諸篇，亦斐然美備，而謂壞紀載之法，被風流之罪，周內詆訶，不已偪乎！景文至于改撰唐文，以奇代偶，通人之蔽，意過其通。迄今八九百年，文章流別，卒莫能正，可喟也已！

《西魏書後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條暢。」「孝武懼高歡，奔依宇文泰於關中，永熙其年號也。孝文名寶炬，宇文泰立之。孝靜名善見，清和王亶之子。高氏立之於鄴，是爲東魏，天平其年號也。」「詞旨曉暢，切理饜心。」「氣揚采飛。」「比附不泛，敷佐有法。」「論議崇閎，所謂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抒其藻。」「大言炎炎，有關世道之文。」「總束四語，括盡是書之美。」姚燮總評：持論允，措辭醇。

《里中雜詩》《國朝正雅集》卷四二引《寄心盦詩話》：次仲先生於朐陽歸里，時耆舊凋謝殆盡，因賦《里中雜詩》十首，中云：「海山春草接蓮塘，處處松楸半已荒。不是含辛歸負土，誰捫殘碣到平岡。」讀之令人增宗祀之重。

《賦紅葉》《蓮子居詞話》卷四《凌廷堪賦紅葉》：夢窗《夢芙蓉》，九十七字，紅友詞律失載，竹垞、樊榭嘗用之。歙凌次仲（廷堪）《梅邊吹笛譜·賦紅葉》，亦寄此解。次仲言：「清眞《月下笛》與白石、玉田諸作迥異。今細校之，即《瑣窗寒》，惟換頭處少一字，疑是《瑣窗寒》別名，非《月下笛》本調。」此說足正紅友詞律之誤。《月下笛》本調，與《瑣窗寒》大略相同。只上半中四句、下半後四句不合，而清眞此闋，則純乎《瑣窗寒》耳！

傳記

阮元《凌君廷堪傳》凌君諱廷堪，字次仲，安徽歙縣人。遠祖安唐，顯慶中任歙州州判，遂家于歙。父文焯，業賈于海州。君生海州，六歲而孤，困苦窮巷中。母王氏鬻簪珥就塾師，粗記姓名而已。去學賈，不成。年二十餘，始復讀書嚮學，能屬文。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乾隆四十六年遊揚州。慕其鄉江愼修、戴東原兩先生之學。四十八年至京師，始多交游。大興翁覃溪先生見君所撰述，大嗟異，始導之爲四書文。應順天鄉試，不中。明年，復遊揚州，見元以學問相益，君乃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五十一年，復入都應試，不中。明年，從翁先生于江西。又明年，客河南，秋，三應順天鄉試，始中副榜，南歸。五十四年，應江南鄉試中式，明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之門，蓋與洪君亮吉等皆以宏博見拔者也。殿試三甲，例授知縣。君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吾乃可養母治經。」文端曰：「吾不強子，改冷官，子願之，甚善。」文正題其《挍禮圖》曰：「君才富江、戴。」又曰：「遠利就冷官。」蓋甚重之。既選甯國府學教授，乃奉母暨兄嫂之官，孝弟安貧，謹身節用，畢力著述。君之學博覽強記，識力精卓，貫通羣經。而尤深于《禮經》，著《禮經釋例》十三卷。【略】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君雄于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人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略】《燕樂考原》，以隋沛公鄭譯五旦七調之說爲燕樂之本，又參以段安節《琵琶錄》、張叔夏《詞原》、《遼史》、《樂志》諸書，考之琴與琵琶之弦音，從《遼史》四旦定四均七十八調。四旦者，華言四均，琵琶四弦，故有四均、七弦、七調，故有二十八調。燕樂比雅樂高二律，不用黃鍾濁聲，用夾鍾清聲。蔡元定所謂燕樂用夾鍾爲律本也。琵琶之七調即三弦，與笛之七調是，即今之伶工字譜之合四乙上尺工凡六五亿仜伬仜也。宋燕樂本十五字，今祇用此十三字矣。二十八調之中，今祇用七商，而七角、七羽亦

不用矣。江君鄭堂謂其由燕樂通古樂，思通鬼神矣。嘉慶十一年君以母喪去官，兄嫂相繼歿，哀且病。十三年，元復任浙江巡撫，君免喪來游杭州，出所著各書相示。元命子常生從君學。明年歸歙，病卒，年五十有五。

《國史儒林傳稿・凌廷堪傳》 凌廷堪，安徽歙縣人，六歲而孤。冠後始讀書。慕其鄉江永、戴震之學。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請改教職，選寧國府教授。奉母之官，畢力著述者十餘年。年五十五卒。廷堪貫通羣經，尤深於《禮》，撰《禮經釋例》十三卷，凡八類：曰通例，曰飲食例，曰賓客例，曰射例，曰變例，曰祭例，曰器服例，曰雜例。《禮經》第十一篇，自漢以來，說者雖多，由不明尊尊之旨，故罕得經意，乃爲《封建尊尊服制考》一篇附於《變例》之後。大興朱珪讀其書，贈詩推重之。又著《魏書音義》、《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五物九拜九祭》、《釋牲》、《旅酬》、《楚茨》諸說經之文，多發古人所未發。其尤確然者，則有《復禮》三篇。

《清朝先正事略・凌次仲先生事略》 凌先生廷堪，字次仲，安徽歙人。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二十餘，始復讀書，懼時過難成也，著《辨志賦》以見志。慕其鄉江愼修、戴東原之學。復從翁覃溪、阮文達遊。於《禮經》用力最深，不輟寒暑二十餘年。於史則大事本末、地理、官制沿革及《元史》姓氏，有問者從容置答，如數家珍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出朱文正、王文端二公門。例選知縣，改甯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著《禮經釋例》十三卷，謂《儀禮》委曲繁重，不得其經緯塗徑，雖上哲亦苦其難。苟得其中材，可勉赴焉。經緯塗徑之謂何，例而已矣。【略】先生又著《燕樂考源》、《元遺山年譜》、《校禮堂集》。又著《魏書音義》未成。先生雄於文，《九慰七戒》、《兩晉辨亡論》、《十六國名臣序贊》諸篇，上擬《騷》、《選》；《鄉射五物考》、《九拜解》、《九祭解》、《釋牲》、《詩楚茨考》、《旅酬下爲上解》諸篇，皆說經之文，發古文所未發。其尤卓然可傳者，則有《復禮》三篇，唐、宋以來儒者所未有也。【略】先生此論與張蒿庵之《中庸論》皆古今絕識，大有功於聖學者也。其《燕樂考原》，由燕樂以通古樂，江君鄭堂謂其思通鬼神焉。先生卒於嘉慶十四年。年五十有五。

《清史列傳・凌廷堪傳》（存目）

紀事

戴大昌撰《凌廷堪事略狀》 先生姓凌氏，諱廷堪，字仲子，又字次仲。先世自唐顯慶閒有爲歙州判者，始家於歙。世居歙之雙溪。祖諱易筠，國學生。祖妣許氏。父諱文煒，國學生，以治生儥居海州之板浦場，因元配戴氏無出，復娶王氏，生子二：長廷堯，次即先生。生有異稟，觀書十行俱下。幼孤貧，賴兄營家計，太夫人教之讀。稍長，工詩古文，及宋、元人詞曲。年二十三遊揚州，金棫亭博士兆燕目爲奇人，慫恿入都。翁覃溪閣學方綱見其著述，大異之，勸習制藝，令受業於其門，時乾隆癸卯，先生年二十有七矣。遂以國子生應京兆試。覃溪先生適爲主考官，不報。歸省，客揚州。時儀徵阮芸臺中丞元尚困童子試中，相見遂訂交焉。華翁光祖以女妻先生，蓋相攸得之也。旋復遊京，天津牛次元部曹坤與先生相友善，即厲之學齋，日相切劘。再應丙午京兆試，又不報。愈發憤攻苦，遂中戊申京兆副車。己酉本省鄉舉，庚戌聯捷成進士。癸丑補殿試，歸班選用。先生以太夫人將躋八旬，改就教職。尋選甯國府教授，於乾隆六十年赴任。嘉慶元年逢國慶典，得貤贈祖父母，敕贈父母，而生母王太夫人敕封太孺人云。先生之學，無所不窺，其於六書、曆算以迄古今疆域之沿革、職官之異同、史傳之參錯、外屬之源流，靡不井然條貫。即累朝名人文章、詩歌、銘贊，類皆隨舉，琅琅成誦，蓋當代未數數覯也。自就官陵陽，尤專功於《禮》學，其教人必以禮，謂古聖使人復性者學也，所學即《禮》也。孔子言「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略】所自著《禮經釋名》一書，改名《釋例》，【略】矻矻十餘年，稿凡數易而後成焉。《禮經》而外，復潛心於樂，謂今世俗樂與古雅樂，中隔唐人燕樂一關。蔡季通、鄭世子輩俱未之知，因著《燕樂考原》一書。【略】先生自謂孤學獨鳴，無師無友，爲宋以來講樂家所未悟者也。近世通人多精於書數之學，若言禮樂而得其精者，先生一人而已。先生名播海宇，識與不識，靡不重其學行。自座主德定圃尚書、王文端公、朱文正公外，如錢辛楣宮詹、王懷祖給事、程魚門編修、謝蘊山中丞、孫淵如觀察、汪容甫明經諸公，不可悉數。而得覃溪先生爲師、芸臺先生爲友，尤知己之最者。余自乾隆丁未入都，即

耳先生名，後獲覿面，隨各南旋。嘉慶二年丁巳，余在省垣投效，值石君夫子再撫皖，先生自甯郡來謁，得共數晨夕者半月。六年余補授宣城學，幸與先生共事一方，時相過從，聆益良多。踰年，長子揚輝出都來署，即命受業其門。先生嘗語余曰：「我於時文，半路出家。」余笑謂：「半路出家，今竟作開山祖師矣！」蓋先生中副車《不曰如之何》一節題文，自後倣效其體者輒多，獲捷故也。先生論古文則以《騷》、《選》爲正軌；詩則不分唐、宋，但論正變，以元遺山爲宋後一大宗。又國朝排擊宋儒者，毛西河爲最，戴東原次之，而先生則謂二君之論宋儒，猶未能搜其根而擣其穴云。乙丑歲，王太夫人年九十卒，先生奉柩回歙。時甯郡魯子山太守銓爲先生同年，來歲敦請主講敬亭書院。獨來蕭齋，鬱悶無聊，與余往來無少閒，即除日猶相對至舉燭方散。外人頗謂先生盛氣不可犯以非禮，余聚首六載，見其肫肫，事慈闈以孝，待朋友以直，接後進以誠，眞能以禮律身者，夫豈阿其所好哉！丁卯春，當道又延爲徽郡紫陽書院山長。初，先生回歙程也，園吏部振甲以別墅館之，命其次子洪溥字麗仲從學。戊辰歲，芸臺先生延至杭州節署，誨其少君，故先生著作多載受業儀徵阮常生、婺源戴揚輝、同邑程洪溥等仝校云。嘉慶十四年四月，先生自杭州回歙，倏於六月初一日，晚膳席間偶一傾跌，扶起，遂不能語，四更後痰涌而卒。距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日，享年五十有三。

《靈芬館詩話》卷二　凌仲子廷堪，歙人，流寓板浦場。與余相見於淮陰，議論卓絕，多異時流。

《新世說・夙慧》　凌次仲六歲而孤，家貧，年十二棄書學賈。偶讀唐詩選本及《詞綜》，遂能詩詞，見者大異之。（凌名廷堪，安徽歙縣人。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例選知縣。改寧國府教授，便於養母治經也。從翁覃溪、阮芸臺游，於《禮經》用力最深，著有《禮經釋例》十三卷。）

著録

戴大昌撰《凌廷堪事略狀》　褧伯懼先生著作散佚，將往海州挍輯，余極嘉之。遂於初冬啓行，檢理遺稾以歸，編成《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元遺山年譜》二卷、《燕樂考原》六卷、《劄記》若干卷。其《禮經釋例》十三卷，芸臺先生業已刊播。《燕樂考原》，褧伯見在付梓。予將鈔其文集，令揚輝校刊焉！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校禮堂文集》　三十五卷，《詩集》十四卷，《詞》二卷，凌廷堪撰。

尤維熊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行刑劊子頭領二員：【略】一枝花尤二娛（維雄（熊）），有《二娛小廬詩鈔》。

郭麐《二娛小廬詩詞鈔序》　余既甄錄祖望之詩，乃質而序之曰：介中通外，峻骨和肉，祖望之性也。高步遠引，邈慮緜視，祖望之情也。抗古切今，融通博大，祖望之學也。閎詞纖悱，幼眇精深，祖望之才也。始習俗說，既乃泛濫，窮其絕足，若欲孤往。已而醰醰一于理道，神鋒過雋，時或跌宕。要之諄復篤至，醲粹惻愴，不媿于古。情與性引，學必才傅，九變復貫，知言者選焉！序祖望者，如是而已。詞之爲道，古侈今狹，而作者背馳，每益骫骳。祖望以清爲質，樹體于雅，閒有頹放，意過其通，故刪之爲嚴，期質諸九幽，不爲小子輩也。同斯事者，吳江朱君春生、太倉彭子兆蓀，趣爲引言，兼以相諮云爾！

又《送尤二娛（維熊）出宰滇南》　浮沈兩載不相聞，手綰銅章袂又分。世路干戈何論遠！此鄉寶玉敢疑君！遊從莊蹻思開道，媿比王褒善屬文。苦憶渡江張子布，短衣長劍賦從軍。（時張子白之官陝西。）峒花犵鳥散征蹄，萬里南雲路不迷。蠻女定驚中婦艷，（時姬人蓮君攜之任。）才人古有夜郎西。天開五尺排青嶂，詔許三年濕紫泥。莫忘故人相送處，明湖梅雨鷓鴣啼！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二　尤二娛論詞，多同時朋舊，乃懷人詩耳。【略】二娛名維熊，長洲人。由拔貢生官訓導，薦擢蒙自知縣。逾年乞病歸，甫及中壽，遽歿。所著《小廬詞》，頗能脫去塵埃。《巫山一段雲》云：「岸柳吹成絮，庭莎積作茵。峭寒天氣又黃昏。獨自暗銷魂。　有月無人地，多愁少睡人。梨花深院閉重門。閒煞一枝春。」【略】似較西堂《百末詞》爲勝。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尤維熊，字祖望，號二娛，元和人。乾隆己酉拔貢生，官雲南蒙自知縣。工詩，尤長於詞。有《二娛小廬詩詞鈔》。

《臺城路・羊求三徑賓明盛》《鷗波漁話》卷三：　我郡婁門內拙政園者，國初海昌相國之別墅也。百二十年前，爲郡人蔣誦先所得，葺而新之，名曰「復園」，蓋因是園自海昌籍沒入官，後曾爲吳三桂女婿王永寧邸舍，繼又爲蘇糧道公署，及此復爲民居，故題此名。嘉慶末，園又歸於武林吳氏。至今林亭水木之勝，猶足甲于郡城。【略】余曾遇誦先之孫研溪，年已七十餘，言其家藏有乃祖《復園嘉會圖》長卷，獲借寓目。始知誦先于乾隆三年四月，會親友於園中，屬洞庭葉芳林作圖。越十餘年，王次山峻侍御爲之記，沈歸愚、袁簡齋二公，皆一再題詩，題跋。沈乃在園與會者，即以是秋登鄉榜。袁則蔣之姻家，後曾屢寓園中者也。芳林之圖，結構清妙，寫照尤奕奕有神，然吳地久無知其人者。今錄侍御記文於此，不獨可想見圖中位置，且于文待詔《拙政園記》後，又添一段遺聞矣。數十年來題咏頗多，不勝錄，惟記最後倚聲二闋。尤二娛維熊調《臺城路》云【略】孫湘雲宗樸調《洞仙歌》云：「風煙一壑，是元卿三徑，薜荔牆高隔塵境。有綠衣飣座，白髮憑欄，消受盡，六十年前風景。　我來春已暮，楊柳風疏，時見沙禽蘸波影。欲問舊游人，香絮愔愔。向何處、亭臺重認？持絹數沈吟。幾回看，早月上魚天，拂簾花暝！」

張錦芳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引《廣東通志》　錦芳初以經術補優貢。入京師，嘉定錢大昕、河間紀昀見之目爲奇士。錦芳淹貫羣籍，通《說文》之學。分隸得漢人法，兼嫻繪事，出其餘技，足以輝映一時。而於詩所造尤邃，與欽州馮敏昌、同邑胡亦常稱「嶺南三子」。卽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號「嶺南四家」。天性孝友，事親能測意指。以仲兄暨弟錦麟早世，居恆淚常盈睫。迨登第，聞伯兄訃，遂乞假歸養。未幾卒，年四十有七。

又引《嶺南四家詩鈔》　馮魚山謂吾粵自曲江而後，風雅中微，前明作者稍起而振之，至藥房出，而汪洋馳騖，牢籠百態，直可接武曲江。

又《聽松廬詩話》　魚山謂藥房可接武曲江，宋芷灣謂讀藥房詩令人心醉。余謂魚山詩闊大，而或失之粗豪；二樵詩奇崛，而或失之劖鑿。藥房詩不及魚山之大，亦不及二樵之奇，然言必稱乎心，才必範以法，文根於情，味餘於聲，是眞得溫柔敦厚之旨者。

又　藥房哭胡同謙云：「意長數有盡，質化憂難薶。」又云：「可憐窮愁際，交勉意未歇。」語極沉摯。

《國朝嶺海詩鈔》卷一三　陳觀樓太史謂其性行整飭，學問淵雅。自庚子貢禮部，輒留都下，京中人罔不知有藥房者。欽其品，重其學，非第以詩也，而詩亦中正和平，無戾乎溫柔敦厚之教，是藥房之品與學未始不可於詩得之。

又　馮魚山比部稱藥房讀書希古，少與弟瑞夫相切磋，固已精究體律。自貢優領解，遲之又久，乃入翰林。故其詩三變而益上，平正通達，汪洋馳驟，要以自言其志而歸於風雅之塗。使天假之年，其所造未之或知也。

《嶺南羣雅初集》卷一引《玉壺山房詩話》　藥房天性友于，少與弟瑞夫以詩齊名。【略】詩宗大蘇，上溯韓、杜，卓然樹《騷》、《雅》之幟，論者謂直可接武曲江，談何容易。要其才力富健，氣韻深醇，雖以魚山絕大之筆，二樵絕奇之才，聯鑣並驅，莫相先後，以之追軌抗風，夫奚媿焉！

《海天琴思錄》卷五　順德張逃虛錦芳與黎二樵同時齊詩名。二人詩格不同，二樵好作拗折老辣之句，逃虛則一味清空。

《嶺南畫徵略》卷四　張錦芳，字粲夫，號藥房，一字花田，順德人。乾隆四十五年鄉試第一。五十四年進士，官翰林院編修。初以優貢入京師，嘉定錢大昕、河間紀昀、北平翁方綱均賞譽之。淹貫羣籍，通《說文》之學。分隸得漢人法。於詩所造尤邃，七古多學大蘇，五律追步唐人。馮敏昌謂：「吾粵自曲江而後，風雅中微，前明作者稍起而振之，至藥房出，而汪洋馳騖，牢籠百態，直可接武曲江。」與黃丹書、黎簡、呂堅號「嶺南四家」，又與馮敏昌、胡亦常稱「嶺南三子」，有《三子詩》傳播都下。以餘事爲山水、花、草、蘭、竹，無不入妙，寫梅花尤工。性孝友，事親能視於無形，恭畏愛慕，常若童稚。以仲兄暨弟錦麟早世，居恒淚常盈睫。迨登第，聞伯兄訃，益自傷，遂乞假歸養。在江西覆舟，兩手急持王元章墨梅及舊端硯，餘不顧也，其雅

癖如此。卒年四十七。馮敏昌懸其所畫松爲位以哭。著有《逃虛閣詩鈔》六卷、《南雪軒文》二卷、《詩餘》一卷。

《湘水》《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聽松廬詩話》：藥房七古多學大蘇，五律追步唐賢。余最愛《湘水》一首云：「不盡三湘水，來從八桂林。遠循衡嶽麓，直下洞庭深。天地餘秋色，帆檣入暮陰。竹枝與蘭葉，終古動哀吟。」可與湛若、翁山相伯仲。

《輓南澗》《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聽松廬詩話》：藥房與南澗交篤，輓南澗六十韻，極沉鬱頓挫。

《三閭大夫祠五首》《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聽松廬詩話》：藥房《三閭大夫祠五首》，《騷》情杜意，自是傑作。

《黑米酒》《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聽松廬詩話》：藥房《黑米酒》詩：「乍熟沉雲黑，新嘗壓蔗甜。」極工。

《送合浦李文穎遊大梁》《香石詩話》卷一：魚山先生愛才如命，同人中尤推張藥房太史。藥房有《送合浦李文穎遊大梁》詩云：【略】先生從李君（肩）〔扇〕頭見之，以爲妙絕一時，假扇子去。是日，適赴歌席，各顧曲，先生獨展扇子俯首微吟。又見其《喜李藝園歸自河南》長古一篇，對客朗誦再三，翹首曰：「吾粵三家，有此一篇否？」客未及對，又曰：「在國朝諸名家中，可比某篇。」後藥房卒，先生序其《逃虛閣集》行世。

《湖海詩傳》卷四〇 張錦芳，字粲夫，號藥房，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

《清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附 張君錦芳，字粲夫，號藥房。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初以優貢入都，錢竹汀、紀曉嵐見之，目爲奇士。惟孝友。淹貫羣籍。通《說文》。分隸得漢人法，兼工繪事，而於詩所詣尤深。與欽州馮敏昌、同縣胡亦常，稱「嶺南三子」。又與黎簡、黃丹書、呂堅，號「嶺南四家」。著有《逃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

《國朝書畫家筆錄·張錦芳（工書畫）》 張錦芳，字粲夫，號藥房。直隸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編修。初以優貢入都，錢竹汀、紀曉嵐見之，目爲奇士。性孝友。淹（貫）〔貫〕羣籍。通《說文》。分隸得漢人法，兼工繪事，而於詩所詣尤深。著有《逃虛閣詩鈔》、《南雪軒文鈔》。

《清史列傳·黎簡傳》附 張錦芳，字粲夫，亦順德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錦芳魁梧倜儻，然事親能測意指，恭畏愛慕，常若童穉。昆弟相依爲命。學問博洽，敦崇經術，通《說文》，喜金石文字。於詩所詣尤深，與欽州馮敏昌、同邑胡亦常稱「嶺南三子」，論者謂其可接武曲江。在京聞伯兄訃，乞假歸養。行抵江西覆舟，兩手急持王元章墨梅及舊端硯，餘不暇顧也，其雅癖如此。年四十七卒。著有《南雪軒文鈔》二卷、《逃虛閣詩鈔》六卷、《南雪軒詩餘》一卷。

《弔仲則》《香石詩話》卷一：張藥房與黃仲則友善。仲則嘗爲其跋《玉洲遺稿》，傾倒甚至，欷歔欲絕。仲則歿，藥房亦錄其稿南歸，並弔以詩云：【略】「范式」謂洪稚存也。

《題清湘老人撫顧亭林孝陵圖》 周寶《無盡庵遺集·無盡庵詩話》：顧亭林先生數謁孝陵，繪有《少陵圖》，並題五古一章，載集中。嗣閱粵之張藥房《逃虛閣集》，知先生《孝陵圖》久失。而清湘老人有撫本，藥房嘗題一律於卷末云：【略】今清湘本亦不知存沒矣！

吳　定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三 吳定，字殿麟，號澹泉。歙縣人。諸生。嘉慶丙辰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大櫆之官徽州，定從學爲詩文。大櫆歸樅陽，定又從之樅陽，得力甚深。論詩文最嚴于法。宗司馬氏，旁及先秦諸子。暮年歸歙，銳意研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尤邃于《易》，用力四十年，貫穿理數，爲唐、宋以來所罕覯。撰《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周易集註》八卷。

《初月樓聞見錄》卷五 吳殿麟，名定，歙人。家本貧，至老貧甚。然廉正有守。爲諸生，屢應鄉試，不獲舉。嘉慶初，有司以孝廉方正舉之。桐城劉海峰之官於徽州也，殿麟從學爲詩文。海峰歸桐城，又從之桐城。其論詩文，最嚴於法。晚歲乃專力治經。歙中學者，言經自江愼脩、戴東原輩，大抵主考証事物訓詁而已。而殿麟獨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

《聖清淵源錄·吳定》 吳定，歙縣人。舉孝廉方正，敦品勵學。與桐城

姚鼐同受古文法於劉大櫆，尤相友善。定論文嚴於法，鼐每爲文示定，定所不可，必盡言，嘗竄易數四，猶以爲未協，必得當乃止。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集中所論冠婚喪祭諸作，鼐以爲皆有益於風俗人心云。

《國史文苑傳稿・劉大櫆列傳》附 歙縣孝廉方正吳定與桐城姚鼐最著，尤相善。定論文嚴於法，鼐每爲文示定，定所不可，必盡言。嘗竄易數四，猶以爲未協，必得當乃止。敦品勵學。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集中所論冠婚喪祭諸作，鼐以爲皆有益於風俗人心云。

《清史列傳・劉大櫆傳》附 吳定，字殿麟，安徽歙縣人。敦品勵學。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期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少與姚鼐同受古文法於劉大櫆，尤相友善。定爲文嚴於法，雖鼐所爲文亦常斷斷持不可也。家本貧，至老貧益甚，屢試不售。嘉慶初舉孝廉方正，人以爲不愧。晚年專力經學。歙學者自江永、戴震輩皆主考據，定獨銳意深求義理。卒年六十六。著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集中所論冠婚喪祭諸作，鼐皆以爲有益於人心風俗云。

《清儒學案小傳・吳先生定》 吳定，字殿麟，號澹泉，歙縣人。諸生。少時事親謹，三年之喪如《禮》，自期功。及師友喪，飲食起居必變於常。家貧，廉正有守。嘉慶初舉孝廉方正，賜六品服。時謂不愧其名。初學文於劉海峯，與惜抱交最久。論詩文嚴於法。惜抱每爲文示之，意有所不可，必盡言。惜抱輒竄易數四，必得當乃止。晚年歸歙，不復出，專力經學。歙中學者言經自江愼修、戴東原輩，大抵所論主考證事物訓詁，先生銳意深求義理。註《易》、《中庸》各一編。又有《周易集注》十卷、《紫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詩集》六卷。卒年六十六。

袁棠

論述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毛頭星袁湘湄（棠），有《秋水池塘詩鈔》。

《靈芬館詩話》卷三 余與鐵門、湘湄定交垂十年矣，投贈寄懷之作，無慮數十百首，零星稿本，半雜書問，久或散佚。亦有能記一、二語，不能舉其全者。今偶記絕句數章於此，以見十年來離合之迹，以當元、白屏風之書。隙影催人，頭顱如許，故人心尚爾，爲可念也。

《樗園銷夏錄》卷下 吾友袁湘湄棠題其弟篷生詩後云：「臘祭吾將告先子，諸孤家學未全荒。」讀之，覺孝弟之心油然而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五 湘湄父樸村，耽吟詠，結「竹谿詩社」。湘湄與郭頻伽、彭甘亭諸人游學，乃益進。又交奚鐵生，畫亦知名。詩多清婉之作，五言風格較雋上。

郭麐《洮瓊館詞序》 嗚呼！此吾亡友湘湄之詞也。湘湄學詞後於予，而其用力之久，嗜之篤，及成而且工也，倍於余。雅自矜貴，非意所欲爲，與爲之而不能出人，輒棄去。故所存不半余，而卓然可傳。所謂上之《高唐》、《洛神》，下亦子夜讀曲之遺者也。嗚呼！酒與色，所以養老、養病、娛心意、悅耳目也。愚者或溺，達者託以玩世自放，而英雄之士乃以此樂死。潛英之石，天下之至精也，刻以肖形，能明眸善睞，與生人通語言，而有毒不得近。嗚呼！湘湄之詞，亦信陵之醇酒、婦人，漢武之方士也，悲之不暇，而論工拙哉！湘湄舊藏宋帝賜周益公洮瓊研，希世之寶也。故以名其館及詞。

《靈芬館詞話》卷一 余未識湘湄時，聞鐵門誦其小詞云：「人遠。人遠。風颺落花庭院。」心竊好之。後盡見其所著詞，蓋不多作也。時余方篤嗜，每有作，心使湘湄定之。湘湄不肯道一語。近余此事漸懶，方欲盡懺綺語，而湘湄以《濃睡樓詞》見示，不兩月已得百餘首，上者《高唐》、《洛神》，小者亦闖《花

間》之室，愛賞不置。

譚獻《復堂詞話》　袁湘湄《洮瓊館詞》，秀潤如牽牛花也。

《題江菴集》　《樗園銷夏錄》卷下：　朱鐵門春生、袁湘湄棠，皆有題余所輯《江菴集》詩，辭極沈痛。【略】袁云【略】自注：「時壬子十二月十八日後三日，爲亡友荔堂葬日，故次章及之。荔堂，顧君後藝也。」

《記事》　《靈芬館詩話》卷三：　乾隆丙午、丁未之間，歲大祲，江南北皆被其災，吾鄉斗米直五百錢。雁戶流離，一時載道。大家子女亦所不免，身被紈素，靦顏向人，繡履泥塗，玉顏塵土，見者莫不惻然傷之，恐監門未易繪也。【略】湘湄《記事》云：「療饑窮草木，行乞厭妻孥。」語皆沉痛。

《與頻伽夜坐話舊》　《靈芬館詩話》卷一：　重九之夕，秋颸刮窗，夜寒刺骨。與湘湄挑燈對坐，雜話恨事，倀倀於懷，遂不成寐。窗外梧竹戛擊，如空山夜泉，淒心寒魄，皆惘然無語。湘湄成一詩云【略】。予有和詩在集中，兩人若么弦孤張，碎蟲同絮，只消以一卷《楞伽》懺悔此段耳！

《沁園春・咏柳》、《眼兒媚・小名錄就怕重看》、《少年游・青溪曾繫木蘭舟》　《聽秋聲館詞話》卷三《袁棠詞》：　袁丈湘湄（棠）家藏宋周益公洮瓊研，因以名館，並所著詞。《咏柳・沁園春》云：「辛苦東風，約綠回黃，搓絲染條。念腰身楚楚，瘦圍禁捻，眉痕淺淺，好樣偷描。羌笛一聲，陽關三疊，裙帶同心綰不牢。慵開眼，看車迴馬去，亭子勞勞。　河橋。回首迢迢。更何待、秋來魂暗銷。只天涯孤夢，春隨絮遠，門前流水，人逐萍飄。難忘湔裙，那時解珮，一綫青拖小翠翹。重經過，恐折殘枝長，還比樓高。」《眼兒媚》云：「小名錄就怕重看。見月想姿圓。賣餳門巷，湔裙伴侶，撲蝶闌干。　至今合眼分明在，彈淚溼流年。梨雲夢淺，桃花命薄，梅子心酸。」皆爲侍姬三多作。姬姓柳，家金陵，故夫人媵婢。及笄，遣歸，丈不能忘懷。後赴白門，遇姬，猶未嫁，喜甚。集中「新水和愁連夜漲，晚花含蕊待春深」句，亦爲姬賦。並賦《浪淘沙》云：「迷路得花看。暫解雕鞍。繅絲門巷雨漫漫。借問小姑團扇上，可畫乘鸞？　山果配蔬盤。菰脆海酸。隔窗燈影夜闌干。閒煞半牀青綺被，各自宵寒。」遂以雙槳載歸，夫人亦無如何。未幾，有袁江之行，又賦《少年遊》云：「青溪曾繫木蘭舟。人在水邊樓。鵝柳簷牙，鴨桃闌角，雙影瀉春流。　載伊歸去儂偏出，此別甚因由？客館鶯花，堵鄉風月，渾不似前游。」丈吳江人，居蘇城，工詩，善繪事，詞名震一時。同郭頻伽《題春人綰髻圖・夜行船》云：「滿院熏人花氣。愁未醒、恁懨懨地。臨妝略略手盤鴉，飄一縷、墮雲慵理。　記得秋娘十三四。學梳頭、水晶簾底。如何已是沒心情？便愛綰、不聊生髻。」次子宬，字山史，能繼家學，有《餅桃花館詞》。《清平樂》云：「霜寒月苦。秋夜長如許。夢醒無聊更暗數。殘點正敲第五。　蕭蕭庭外風聲。沉沉遠寺鐘鳴。最是燈花如豆，照人孤影偏明。」《偷聲木蘭花》云：「微雲四卷天河靜。寂寞空庭涼月影。挂起簾鉤。一葉梧桐恰報秋。　蟲聲唧唧牆陰起。最是離人偏入耳。休憑闌干。今夜風寒露更寒。」惜早夭，年僅二十二。丈哭之慟，不久亦卒。

《買陂塘・算江鄉分湖最好》　《靈芬館詞話》卷一：　湘湄有題余《魏塘移家圖・買陂塘》一闋，曾以稿相示，而未及書於卷子，今錄於此。

紀　事

《鞏雅集》卷三二　洪太史、袁少尹嘗向予稱春木爲江左奇才。甲子應秋試，與楊簣山、范雲鄉同遇於棘闈，劇譚縱飲，燭跋不少倦，洵風簷中快事也。

《贈袁先生》　《靈芬館詩話》卷三：　宣城袁先生穀芳以名儒宿德，來爲廣文，震澤一時媚學之士，靡然從風。先生口講手畫，獎進不勘，載酒問字者日盈其門。湘湄贈詩有云：「坐人春風已寒氈，先生奇窮我奇福。」

《和徐稼庭題藕香小影》　《靈芬館詩話續》卷二：　吾友徐稼庭寶善往在金陵眷一姝號藕香，纏緜甚至，有嫁娶之約。中間多故，幾不克踐，今卒歸於徐。徐有《種藕成蓮圖》，【略】先時稼庭屬人畫藕香小影，自紀七律四首，【略】湘湄和云：「卍字闌干紅曲曲，水紋窗網碧淒淒。謫仙詩贈金陵子，一妹心儀李衛公。」

藝　文

郭麐《檢舊所作詞有感寄湘瀅》　明河無影月蒼涼，辛苦支機片石旁。海

底香桃如骨瘦，歸來錦瑟比人長。閒鈔懊惱尊前集，空繫回環別後腸。亦有人間元才子，春風一夢曉茫茫。（湘瀾有《夢游仙詩》）

又《爲湘瀾題畫五首》 了鳥窗深不用遮，一重芳樹一重霞。溪邊流出胡麻飯，莫是天台二女家？　湖光山色澹如無，二月江南聽鷓鴣。煙雨樓頭十年夢，畫人眉黛太模糊。　清氣四山盤絕壑，松濤六月似涼秋。鶴聲一一上天去，記宿月明何處樓？　竹鷄哦歇雨連緜，十日新晴斂宿煙。一路春山泉決決，江南兒女採茶天。　明年定擬放輕橈，西磧遙知雪未消。輸與畫中人健在，蹇驢馱過虎山橋。

又《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一二 幾曾鍾乳媚閒房？幾見傾身障篦傍？學道難成謀食拙，不如依舊著書忙。（袁湘湄徵君）

又《風雪懷人各賦一律皆窮友也（亡友袁湘湄）》 徵君老去窮逾甚，途轍都妨一慟休。空有千詩賞高閣，只餘四壁立危樓。孺人稚子貧何藉？阿大中郎僅自謀。朱老客遊小鄭逝，（海山亦逝。）此間重過不須留。

又《祭袁徵君文》 維年月日，郭譽、朱春生謹以雞酒之奠，致祭湘湄一兄之靈曰：嗚呼！使君至于此極者，天耶？人耶？十年之中，既失其才子，又奪其偏親，猶以爲未足，而遽隕其身。既使其遭迍蹇塞，窮愁拂戾，而家日以貧；又使其不得閉門掃軌，覃思著書，以大昌其文。此皆非人也，天也。然天與人同出力而厄之，而卒有力所不能者，則君自有其不亡者存。嗚呼！譽與春生先後交君，垂及三紀，誼兼師友，情若昆弟。不惟道義之切磨，詩文之商榷，其于身世之間、閨門之內，實同其憂喜。君遽棄我兩人而逝耶，豈惟我兩人之不幸，君亦有虧于終始之義矣。使君有知，寧不一涕？譽性訐弛，春生褊急，君居其間，和平溫克。方之古人，其崔羣呂溫之流，謂宜富貴壽考，雍容以老也。乃五十之年才逾其一，而遽以夭也。出遊五百里，近家無一舍，而不獲終于窟穸也。謂天爲無知，不足道也；如其有知，則何其謬亂而顛倒也。嗚呼！青紫滿朝，鮐考滿野，積金藏緡，比屋連舍，彼皆何人？頑鄙庸下，柳子以夭厄爲榮，退之以好惡爲異，詎足訝歟！況乎妖狐首邱，羣鼠同穴，螻蟻蛇虺，生死窟垤，又賢于遊鵬之解羽、神龍之蛻骨也耶！惟譽、春生，一少七歲，一與齊年，念皆老矣。蒼蒼在顛，又皆貧賤困窮，不足以振君之家，庶幾收拾遺文，以待于後，或冀君之能傳也。嗚呼！

金捧閶

趙學轍《客窗偶筆序》 余垂髫時，玠堂先生文名噪龍城；及長，獲交先生，則粹然君子儒也。乙卯春，余計偕北上，契闊年餘。今年夏，余以事至平陵，先生亦旅焉。握手道故，晨夕過從者兩閱月。盛冒中奉訪，則見手不停披，著書自適，出《客窗偶筆》若干卷示余。讀之謬加評騭，如入左史之室，不知爲稗官小說也。重九先生將攜此南歸，公諸同好。余維小說家言，大抵優孟衣冠，得其似而失其眞者；更有蜃樓海市，幻由心造，往往出於文人學士穿鑿附會之所爲，非不瀾翻層疊，動人觀聽，其於佛氏妄語之戒，又如何乎？先生此編，事事眞實，有裨世道爲多，而務去陳言，仍令讀者忘倦，「思無邪」一言，允堪持贈矣！惟是匆匆分袂，惆悵臨歧，三月鶯花，重慰離索。行見奇文，欣賞之餘，又增一番情話也。嘉慶丙辰重九前三日陽湖趙學轍拜題。

蔣熊昌《客窗偶筆叙》 金子玠堂，薄游山左，旅邸無聊，因紀錄舊聞，爲《客窗偶筆》一編，授余閱之。事多徵實，藻不妄摅，摭拾不拘一端，大旨以有裨世道人心爲主。即搜羅一二奇僻，亦不流於荒誕。若猥褻鄙俗，則無織毫涉其筆端。雖見聞未廣，篇帙無多，亦庶幾擇言尤雅者。同人咸勸付梓，屬余弁數語於簡端。余樸拙無文，聊述其大概如此。雖然玠堂稟呈家學，文藝弱冠知名，詩詞並卓犖可喜，顧韜晦不以示人，而僅以此問世，得毋因懷抱利器，尚未逢時，偶托此以寫胸臆邪？抑以爲詩文之嚆矢也。嘉慶二年春仲立庵蔣昌熊叙。

惲彙昌《金捧閶傳》 先生金氏，諱捧閶，字玠堂，江陰某鎮人也。父諱鑑，雍正乙卯舉人，乾隆丙辰舉博學鴻詞科，歷官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生子三，先生其仲也。生有異稟，髫齡屬文，驚其前輩，咸以遠到期之。年十七，補學官弟子，旋食餼，與姊之夫李貢三拔萃齊名，皆少年英異。而先生德器深厚，嘗稟庭訓，以重威居身，溫理處世，故終身言不過辭，動不過則。刑部君林居三十年，先生周旋膝下，不忍遠離。時姑丈程文恭公久器先生品

學，寓書邀赴順天就試，先生不往。雖屢躓南闈，亦不悔也。噫！可以知先生矣。乾隆戊申，刑部君捐館舍，方事遠遊。孫淵如觀察，其甥也，延之兗州官署。著《客窗偶筆》八卷，用《齊諧》體以寓勸懲，刊板行世。中表繆申甫出守平陽，先生乃作山右之行，上太行，登潞公臺，所爲詩文益閎肆，著《客窗又筆》，凡忠孝節烈與夫畸人俠客之可傳而幾於湮沒者，皆搜訪確實，揣摩曲肖，極盡其情。而機局變化，導源司馬子長，而神明於柳柳州，閱之入人心脾，可歌可泣，識者以爲非復小說家言，蓋進於古矣。爰擇其尤者彙爲一冊，署曰《守一齋古文》。嘉慶辛酉，自山右歸，境益屢空，而所遺子母券一篋，猶置弗問。有詭言貧不能償，徒手乞還其券，輒檢與之。壬戌以歲滿貢成均，親朋勸入都就教職，會得脾疾，不果行。乃慨然曰：「貧而病，命也。不殖將落是，則可憂耳！」遂杜門課子，著《韻字辨重》十八卷，錄所作制藝及詩詞若干卷藏於家。自是足不出戶者凡十年。嘗作《安貧說》以見志。庚午八月八日卒，年五十有一。道光十四年以長子謂官蒙城訓導，敕贈修職郎。先生孝於親，友於兄弟。伯兄官福建，以賠項被逮，先生時在山左，聞信驚絕，急馳書家中，令速變產湊繳，會事得白乃已。先生雖籍江陰，而所居與郡城較近，親故皆在焉。故先生恆設帳於郡城，彙昌輩行稍後，未見先生言論、丰采。先生歿後三十餘年，始遇長君謂於中州，溫乎其容，粹然儒者。又數年，復聚於里門，益相契，得讀其著作，信能以道德文章世其家學者。觀於謂，而先生亦可知矣！謂以先生行狀命次爲傳，不敢以不文辭。論曰：孟子論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窮居不損，蓋得乎天者獨尊，一切富貴利達，皆不以介意也。先生抱不世之才，處得爲之勢，乃眷戀庭闈，淡於進取，卒以明經終老，不克展其猷，爲人往往惜之。然而先生絕無憤懣之意，爲不平之鳴，惟以敦本績學爲務。即其發爲文章，亦必以表揚激勸爲宗，修令德以貽子孫，舉正辭以詔後世，彰彰在人耳目間，以視夫紆青拖紫而沒沒無聞於身後者，果孰得而孰失哉？

道光《江陰縣志》卷一七　金捧閶，字玠堂，歲貢生。性孝友，不求仕進。攻苦力學，孜孜不倦，著述悉委劫灰，僅存《守一齋客窗筆記》四卷及《二筆》一卷。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客窗偶筆》　四卷，金捧閶撰。

屈秉筠

《墨林今話》卷一二　宛仙女士屈秉筠，同邑趙文學子梁室。夫婦能詩。吳竹橋、袁簡齋兩先生並稱之。所居蘊玉樓，錦軸縹囊與繡篋粉匳並列，創新意爲白描花卉，前古未有，時號「閨閣中李龍眠」，名播海內，索畫者紛集。然多病，病中猶強爲人握管。年四十餘卒。自題畫牡丹云：「牡丹非俗豔，渲染奈胭脂。澹墨輕鉤出，由他不入時。」畫竹云：「握管貌君子，超然整素襟。但能傳勁節，難寫到虛心。」著有《蘊玉樓集》。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　秉筠，字婉仙。江蘇常熟人。趙子梁室。有《蘊玉樓集》。

又引《天眞閣文集》　工小詩，世所傳《柳枝詞十五章》，蓋髫齡時所作也。既嬪於趙子梁，固風雅士，閨房之內，琴鳴瑟應，人比之明誠之與清照。

又　詞翰靡所不能最工，白描花鳥豪柔挽勁，神致超逸，於李因陳書外別出一奇。顧所專志篤好者，尤在於詩。於唐、宋諸名家尤瓣香義山。與□□席道華爲詩友，嘗遺書論詩。其略曰：「詩之爲道，以不著議論、自抒情感爲工。顧言情必先練識，練識必先立志。擺落世事，抗心羲皇，濯魄咸池，晞髮銀潢，詩人之志也。無其志而倣竊，明貞禾黍，表潔白華，優冠學敖，隨綵剪葩，嚼徵含商，無理取譏而已。僞體別裁，么弦獨唱，振衣霞表，安目頂上，詩人之識也。無其識而撏撦，潛剝江爲，生吞賈島，芻狗雜陳，紫鳳顛倒，騁博騖華，愚若燕寶而已。吐棄塵芽，發露天根，碧雲獨往，素春無痕，詩人之性也。無其根而叫囂，號哀雨雪，誓心皦日，丹粉失和，金玉違節，或哭或歌，譬之狂疾而已。」又曰：「少陵如大海迴瀾，魚龍博戲，不敢學；太白如朱霞天半，絕人梯接，不能學；乃所願則在玉溪耳。」□□難之曰：「碧城銀河，思涉幽玄。楚宮聖女，詞流詭祕，璇閨貞靜焉取乎？」爾則又答曰：「義山以跅弛之才，流浪書記，洊受排笮，其志隱，故其辭曲。無題諸什，括東方之隱謎，爲秦客之廋辭，婉而多諷，風人之遺也。至於甘露之變，忠憤填臆，冤廚車之狗，悲下殿之走，託言石勒，自比賈生，斯則

《離騷》之變聲，《小雅》之寄位矣！奈何以無稽嗤謫，躋其詞於香奩之亞乎。」

又　柔兆執徐之歲，百花生日，婉仙夫人招集女史十二人宴于蘊玉樓，謀作《雅集圖》，以傳久遠。患其時世粧也，爰選古名姬，按月爲花史。以江采蘋愛梅，梅花屬焉！蘭有謝庭之說，以屬道韞。梨花本楊基「蛾眉澹掃」之句，以號國當之。牡丹有一捻紅，本以太眞得名。榴花屬潘夫人，爲處環榴臺也。西子有采香徑，蓮花系之。秋海棠名思婦花，開于巧月，採蘇若蘭故事，牽合之。麗華有嫦娥之稱，以之司桂。賈佩蘭飲菊酒駐顏，宜令主菊。芙蓉稱蜀主，錦城最盛，故屬花蕊夫人。惟子月山茶絕少典要，以袁寶兒爲司花女屬焉！水仙則凌波仙子，盈盈微步，其洛神乎？分隸既定，作十二闥，各拈得之，自正月至十二月爲謝翠霞、屈婉仙、言彩鳳、鮑遵古、屈婉清、葉苕芳、李餐花、歸佩珊、趙若冰、蔣蜀馨、陶菱卿、席佩蘭，長幼間出，不以齒也。爰命畫工以古之裝寫今之貌，號《蕊宮花史圖》（《天眞閣外集》）。

《病中語子梁謝索詩畫》《海虞詩話》卷一三：屈女士秉筠，字宛仙，畢節令曾孫女，適趙子梁文學。少習詩畫，鈎染花鳥，白描尤工。著《韞玉樓集》【略】至《病中語子梁謝索詩畫》者二絕句云：「祇因遣病學塗鴉，那算書家與畫家？今日病人心血盡，一棋誤著到頭差。」「枯硯敲殘力不支，紅蠶猶吐未僵絲。翻思未飲香名日，儘有含毫得意時。」則閨閣才人可書座右矣！【略】中年卒。

《清畫家詩史》卷癸上　屈秉筠，字宛仙，一作婉仙。常熟人。竹田別駕保均女弟，趙文學子梁室。夫婦能詩，人比之明誠與清照。工白描，花鳥神致超逸，與席道華齊名。有《韻玉樓集》。

《畫林新詠》卷三　屈宛仙，名秉筠，常熟人。趙子梁茂才室。善白描花卉，嘗爲余寫百花詩囊。工詩。有《韞玉樓集》。蕊宮十二花史，皆琴河閨秀，宛仙其翹楚也。蕊宮畫史李龍眠，葉舞花歌妙若仙。一幅詩囊香未歇，琴河涼月悵娟娟。

《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一二　婉仙愛潔，歸趙後，即出奩具爲夫置兩妾，悉以家事委之。

《陳雲伯大令重修河東君墓》　陳文述側室文靜玉《蘼蕪香影曲自序》：頤道主人（即陳文述）爲河東君修墓于虞山拂水巖下，繪圖紀事曰《蘼蕪香影》。光緒《常昭合志・冢墓》：錢烈婦河東君墓在拂水巖下，（地名花園浜，在東澗老人墓右二十餘步。）嘉慶間邑侯陳文述修。《虞山畫志》：柳隱【略】墓在西山麓。嘉慶十四年，邑令陳雲伯勒碑重修。

《清史稿・藝文四》《蘊玉樓集》四卷，屈秉筠撰。

《清代畫史增編》卷三四　屈秉筠，號宛仙。常熟人。保鈞女弟，趙子梁室。習惲冰花卉，工設色，尤工白描。時號閨中李龍眠，名播海內，求者紛集。能詩。著《韞玉樓集》。（《虞山畫志》、《墨林今話》）

李鑾宣

惲敬《堅白石齋詩集序》　言詩於今日難矣哉！古近之體備於唐，唐之詩人蓋數十變焉；宋較之唐溢矣，亦數十變焉；元較之宋斂矣，且屢變焉；明較之元充矣，又屢變焉。本朝順治中詩贍而宕，康熙則適而遠，雍正則瀏而整。夫積千數百年之變，而本朝諸名家復變焉。於是自乾隆以來，凡能於詩者，不得不自闢町畦，各尊壇坫。【略】是故愁苦可以遣懷，歡娛亦可以致感，知此者，可以讀堅白石齋之詩矣。敬於身世之遇，未至如石農先生，性情亦淺薄無所施，惟有生以來，不可釋不可言之隱，未必諒於他人者，有同慨焉，故因論詩發之，且以質於能詩之君子。

又　石農先生爲詩四十年。少即遠遊不遑息，曰《行行草》；官西曹，曹有白雲亭，曰《白雲初稿》；分巡溫、處二州，曰《甌東集》；提刑雲南，曰《詔南集》；謫迪化州，曰《荷戈集》；分巡天津，曰《七十二沽草堂吟草》；提刑廣東，曰《訶子林集》，合爲《堅白石齋詩集》若干卷。先生自髫年及於中歲，室家之近、羈旅之遠、科名之所際、仕宦之所值，多處憂患之中。

《國朝正雅集》卷四二引《山右詩存》　石農俊麗之才，同輩所稱，雲泥既隔，江渭徒深，然政聲、文譽日接於耳，固時時爲之稱快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　李鑾宣，字伯宣，號石農，山西靜樂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巡撫。有《堅白石齋詩集》。

又《聽松廬詩話》　石農中丞，正直而和易，虛己而愛才。其詩模山範

水，自具清雄。弔古言懷，每多沈鬱。至《荷戈集中》述哀諸篇，能使讀者愀然以悲。余嘗謂中丞與夢文子相似，兩人皆宦達，而詩皆多愁苦之音。家庭骨肉中，多傷心之故耶，抑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

又　厲樊榭《哭姬人》句云：「此生只有蘭衾夢，其奈春寒夢不通！」李石農《悼亡》句云：「蕭齋一枕寒於水，夢裏呼卿覆短衾。」皆情至語，讀之令人酸楚。

又　石農秋闈分校詩云：「得意狂呼還擊節，從頭再看倍分明。」衡文必從頭再看，庶不負作文者苦心。

又引《繩樞齋文鈔》　石農少失恃，育於祖母，長遭家變，窶且貧，備極艱難困苦，而後博一第，由刑曹出爲溫處兵備道，遷雲南按察使，旋緣事謫戍輪臺，父歿於家，尋荷聖主格外恩，放歸終制，仍由部郎洊陟方面。

《題詩龕向往圖》　《梧門詩話》卷六：李石農主事鑾宣【略】爲余《題詩龕向往圖》云：【略】可謂婉而多風。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引「國史館本傳」　李鑾宣，山西靜樂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五十七年，任提牢廳。五十八年，補安徽司主事。六十年，遷湖廣司員外郎。嘉慶三年，擢浙江溫處道。九年，擢雲南按察使。先是，建水縣民人龍世恩誤傷小功服兄一案，知縣劉璘錄供，詳解經署，臬司錢汝豐審轉定讞，將人犯笞禁司監。鑾宣於十年接任，據司獄陳錦章稟稱，龍世恩係屬頂兇，其戮斃龍顯恩正犯係向廷貴。鑾宣未經訪悉，輒委員提犯密審，刑偪誣認。經刑部駁奏，特命廣西布政使恩長覆訊，實鑾宣偏聽舛錯，議請革職，從之。十一年，雲南巡撫永保奏參鑾宣自審辦龍世恩一案，自度平反錯誤，例干嚴處，遂將應辦之命盜各案率多延擱，內有應行援減，因被遲壓踰限，即使立時招解審擬，已在恩旨之後，未得均沐皇仁，應請審明，一體援減，詔拏交刑部嚴訊。十一月，諭曰：「李鑾宣身任臬司，於龍世恩戮斃龍顯恩一案，平反錯誤，被參革職。後尚未離任，轉將解司案件耽延積壓踰限，至二十餘案之多。雖訊因伊父患病，精神昏憒所致。但伊父本係迎養在署，即果染病證，需伊侍奉，亦何致一時不能分身清釐案牘？況伊自被參至今，閱時已久，伊父並無他故，自係藉詞諉卸。李鑾宣著照部議發往烏魯木齊效力贖罪。」十三年三月釋回，發往河工委用。七月，諭曰：「李鑾宣見在丁憂，令其回籍守制，俟服闋來京。著軍機處提奏，再降諭旨。」十五年二月，命以六部主事用。七月任坐糧廳。十六年六月，補兵部武庫司主事。七月，遷直隸天津道。十八年正月，徵收天津海稅一年期滿，經總督溫承惠奏言：「鑾宣經徵海稅，稽查偷漏，甚屬認眞，所有十八年稅務，應請仍委管理。」允之。十九年七月，調通永道。八月，授直隸按察使。二十年三月，調廣東按察使；十二月，遷四川布政使。二十二年九月，護理四川總督印務，尋擢雲南巡撫卒。

《梧門詩話》卷六　李石農主事鑾宣，余己亥同年也。貧甚，授徒爲業，後余十三年成進士。善書工詩。爲人題畫，信手立就，有人思索所不能到者，因是求者坌至。石農右執筆，左磨墨，衫袖皆污，不顧也。入官後益貧，石農安之。

《紀災詩》　《耐冷譚》卷一：嘉慶庚申六月，處州山水陡發，水漫郡城，城中糧斷絕。李觀察（鑾宣）自溫州來勘災，載得大豆百餘斛。恐不足，復買耕牛數十頭，雜煮以食餓者，全活無算。觀察《紀災詩》：「慘目屍從高樹懸，賑飢豆雜耕牛煮。」蓋紀實也。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李石農刑部（鑾宣）》　嗟余峭激君亦然，君能勤官眾稱賢。却憐同病心嚮我，悲我一身纏坎坷。近識進階當外擢，千里思君寄商榷。我輩清寒已慣貧，安能鬱屈隨他人？

《皇清書史》卷二三　李鑾宣，字鳳書，號石農，靜樂人。乾隆五十五年進士。官雲南巡撫，未到任卒。眞行書秀健有法。予曾見其集陶楹帖（《鬱棲書話》）。法式善《題李石農尺牘後》詩云：「詩卷題簽畫跋尾，行草匆匆愈奇偉。」

孫韶

《梧門詩話》卷一三　江寧孫蓮水韶，隨園弟子，著《春雨樓集》，以少時曾以《春雨詩》得名也。【略】《春雨》句如：「入夜最宜新種竹，捲簾可惜早開花。」「孤枕夢驚千里斷，小樓人坐一燈聽。」纏綿宛轉，寄託遙深，宜其傳唱旗亭也。

《靈芬館詩話》卷六　金陵孫九成韶以《春雨詩》見賞隨園，因以《春雨樓》名其稿。雲臺中丞以爲出於隨園而善學隨園者，寔爲定論。集中詩工穩秀麗，七言尤多雋語。《春草》云：「幾番好夢如雲過，一片春風似水柔。」《春燕》云：「春風白酒剛逢社，舊巷烏衣又落花。」《遊赤壁》云：「萬片頹雲沈赤壁，一天急雨過黃州。」《渡沔水》云：「濟水清流如玉碧，棗花風遠作蘭香。」《歲暮書懷》云：「世味嘗深心轉怯，家山別慣夢俱無。」《吳蘭雪同遊西湖》云：「野艇乍浮新水活，故人剛及好春來。」《侵曉》云：「就日濕禽爭獨樹，墮池殘果碎輕冰。」雜之隨園集中，應不能辨。隨園聲華煊赫，奔走海內。既沒之後，論者多有違言。即常依附門牆者，或更名他師，反唇相稽。九成獨守其師法，始終不背，可以箴砭浮薄矣！余有《題春雨樓詩集》云：「若把名場比朝局，袁安門下一任安。」

《定香亭筆談》卷一　江寧孫蓮水（韶）工詩，師事隨園，絕有家法，嘗佐余校士山左，倡酬頗多。別後寄其《春雨樓詩》見示。【略】樓名春雨者，蓮水有《春雨》詩，最爲隨園所賞故也。余見隨園詩弟子，當以蓮水爲第一。

《皇雅集》卷二七　孫淵如先生云：「蓮水詩，發調清高，屬詞雅令。吾宗之雋才也。」

《赴南昌途次寄袁簡齋師》《煮藥漫抄》卷上：　金陵孫蓮水韶《赴南昌途次寄袁簡齋師》詩云：「北海有書還薦禰，晉公多客舊憐韓。扁舟直溯滕王閣，華髮登臨愧子安。」詩不甚工，然一氣呵成，運用自在，四句而入六古人，使庸手爲之，便如點鬼簿矣！

《咏小孤山》《隨園詩話》卷二：　向讀金陵孫秀才韶《咏小孤山》云：「江心突兀聳孤巒，飄渺還疑月裏看。絕似凌雲一枝筆，夜深橫插水精盤。」後過此山，方知此句之妙。

徐鑅慶

《隨園詩話》卷一六　徐朗齋（嵩）曰：有數人論詩，爭唐、宋爲優劣者，幾至攘臂。乃援嵩以定其說。嵩乃仰天而歎，良久不言。衆問何歎。曰：「吾恨李氏不及姬家耳！倘唐朝亦如周家八百年，則宋、元、明三朝詩，俱號稱唐詩；諸公何用爭哉？須知：論詩只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出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也。敗石瓦礫傳自洪荒，不可謂之寶也。」衆人聞之，乃閉口散。余謂：「詩稱唐，猶稱宋之斤、魯之削也，取其極工者而言，非謂宋外無斤、魯外無削也。」

《北江詩話》卷一　徐刺史嵩詩，如神女散髮，時時弄珠。

《國朝正雅集》卷三八引《寄心盦詩話》　朗齋孝廉從軍襄、鄧間，畢秋帆中丞延爲上客。其詩雄健，有少陵遺風。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金匱徐（鎔慶）大令詩才卓犖，有「語不驚人死不休」之意。

《南野堂筆記》卷四　刺史健庵尚書裔孫，依外家寄籍金匱。其所著《玉山閣詩》中多名句，如《中秋》云：「一年最好是今夕，明月又來非舊時。」《惜別》云：「自與美人南浦別，但逢春草便傷心。」清才健筆，卓然大雅之場。

《吳會英才集》卷二一　徐孝廉爲健庵尚書後人，文筆高華，稱其家世。少歲即游秦隴，兼涉伊涼，故其詩清激，時露奇響。梁谿近日顧立方教授、楊蓉裳州牧、荔裳舍人皆足名家，孝廉更拔戟自成一隊。其逸藻古艷，擅青蓮、昌谷之長。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　徐鑅慶，原名嵩，字朗齋，江南金匱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湖北知縣，加知州銜。有《玉山閣集》。

又《聽松廬詩話》　朗齋刺史有絕句云：「家住梁谿楊柳邨，山房細雨約開尊。鴛鴦岸口桃花水，一夜春潮綠上門。」最近晚唐風調。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五　朗齋爲健庵尚書裔孫。詩才清麗，兼擅文辭。癸卯省試，已擬首選，後場被貼，主司刊其文曰：「麗六蓋闈中紅號也。」自有詩云：「虛名麗六流傳偏，下第江南第一人。」歿後，阮文達爲刻遺集。《桃花夫人廟碑文》，最爲時傳誦。

《寄隨園》　《南野堂筆記》卷六：　袁簡齋太史集相國某公、大將軍某公、尚書某公，軍中所寄詩札爲一册，凡海內鉅卿名士投贈箋簡，擇其言尤俊雅者，均排層列於室之四圍壁柱及廊廡間，題曰「詩世界」。徐閬齋孝廉詩云【略】雅切情事，善於語言。

《宿泰山》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徐朗齋《宿泰山》云：「亂石長松路不

分，數聲鐘磬隔林聞。山中夜半燒殘燭，自起開窗照白雲。」真清絕矣！

《誤哭隨園》《隨園詩話補遺》卷六：庚戌冬，余有感于相士壽終七六之言，戲作《生挽詩》招同人和之。不料壬子春，竟有傳余已故者。信至蘇州，徐朗齋孝廉邀王西林、林遠峰諸人，爲位以哭，見挽云：【略】余讀之，笑曰：「昔范蜀公誤哭東坡，有淚無詩。今諸君誤哭隨園，有詩無淚。然而淚盡數行，詩留千古矣！」

《送人》《靈芬館詩話》卷八：詩有作者不必經意，一爲人拈出，亦自覺可喜。余在京師，徐閬齋以稿見視，最賞其《送人》一聯云：「酌酒勸行客，異鄉無少年。」閬齋每爲人書之。

《和曾賓谷先生九峰園秋禊之會詩》《履園譚詩·以人存詩》二：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略】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略】中丞嘗於九峰園作秋禊之會，賦詩云：【略】，一時和者甚多，吾鄉徐閬齋孝廉一詩尤妙。

《湖海詩傳》卷四〇　徐鑾慶，原名嵩，字朗齋，崑山籍金匱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湖北試用知縣，加知州銜。

楊熙之《徐鑾慶傳》　徐鑾慶，原名嵩，字朗齋，江蘇無錫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居恆涉獵經史，以詩文名。既屢躓禮部試，以知縣投效川楚軍營。川陝難民入楚境，請發粟撫恤。時軍務倥傯，傳檄草奏，倚馬立就，大帥倚重。事竣，以同知直隸州升用，歷署黃梅、崇陽縣事，補蘄州知州。所至有聲。著《玉山閣古文詩集》。

《清史列傳·徐鑾慶傳》　徐鑾慶，原名嵩，字朗齋，亦金匱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湖北蘄州知州。初以知縣投效川楚軍營，歷權黃梅、崇陽縣事。時川陝難民聚楚境。軍務倥傯，鑾慶傳檄草奏，發粟賑撫，爲大帥所倚重，巡撫畢沅亟稱之。鑾慶爲乾學後人，文筆高華，詩雄健，有少陵遺風。少遊秦、隴、伊涼，與楊芳燦兄弟、顧敏恆齊名。嘗遇數人論詩，爭唐、宋優劣，鑾慶曰：「論詩祇論工拙，不論朝代，譬如金玉出於今之土中，不可謂非寶也；敗石瓦礫傳自洪荒，不可謂之寶也。」論乃定。所爲詩，不拘一格，能道其所歷。著有《玉山閣集》，歿後阮元刊行之。

《梧門詩話》卷一三　徐朗齋嵩少負異才，畢秋帆雅重之。後改名鑾慶。從軍楚南，由縣令洊歷司馬。不數年，自縊於寓舍。

《珠湖草堂筆記》　朗齋刺史，余乙卯在濟南即識之，別後雲臺兄刊其遺稿，余爲之校讎。朗齋癸卯鄉試得解首後，以二場卷損補一字被貼。主司刊其文曰麗六，蓋闈中紅號也，因有「虛名麗六流傳偏，下第江南第一人」之句。

《過天一閣》《南野堂筆記》卷四：徐閬齋孝廉嵩，崑山健菴司寇後人。司寇藏書處曰傳是樓。身後無貲產，子孫散居他所。故閬齋依外家，寄籍金匱。其詩不拘一格，能道所歷，善題目佳境。《過天一閣》云【略】時開四庫館，上求傳是樓遺書，已先燬矣！

《和木瓜詩》《雨村詩話》卷一一：畢秋帆撫河南時，如嚴東有諸人皆參首幕，崑山徐朗齋自負詩名，在幕最久，寂然無稱。一日席間，中丞出示《木瓜》詩，命諸人和。朗齋即席先成，中丞驚異，傳示諸人，遂爲上客。詩云：【略】。

《咏唐寅畫像》《隨園詩話》卷一六：朗齋癸卯科爲主考謝金圃所賞，已定元矣，因三場策不到而罷。謝刊其薦卷，流傳京師，故朗齋《咏唐寅畫像》云：【略】「麗六」者，其場中坐號也。次科亦即登第。

《贈文敏詩》《雪橋詩話續集》卷六：覺羅桂文敏公，少即矜重，無豪貴習。爲詩文有法則，樂與寒士接。其始祖曰索長阿，爲興皇帝第六子，高皇帝兄也。四世祖龍實，天聰時識滿洲、蒙古及漢字，通五經，曉高麗語，賜號巴克什，入《儒林傳》。巴克什者，譯漢即通儒也。崇德七年，與滿達海征錦州，攻松山陣亡，世襲騎都尉。徐閬齋《贈文敏詩》：「開國儒臣重，傳家忠孝長。」謂此。

《竹枝詞》《隨園詩話》卷七：吳俗以六月二十四爲荷花生日，士女出游。徐朗齋作《竹枝詞》云：【略】。《梧門詩話》卷一三：吳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荷花生日，士女齊出封門外，畫船簫鼓，讌飲爲樂。金匱徐閬齋嵩仿《竹枝體》作詩紀之，摘錄三絕云：【略】。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首·徐閬齋刺史（鑾慶）》　十年浪宕困一第，投筆從軍出奇計。弇山尚書眞古賢，爲君奏薦留戎旃。忽聞縛賊夾河洲，隨輩擢階賞賜優。醉中撫髀自嘆嗟，安得從君起殺賊？

朱休度

《靈芬館詩話》卷八　竹垞嘗言生平作詩不入大家，文不入名家，差堪自信，蓋有激而云然。近時作詩者肥皮厚肉，少知厭薄，而佻巧滑熟之習，又從而中之，非有生澀苦硬以救之，恐日益第靡。朱梓廬先生休度，今之詩人之良藥也，其詩不爲俗語、熟語，凡近語、公家語，戛然以響，瀏然以清，撏石宗風，此其繼別。先生自信極其分不過南宋金源諸小家之一鱗半甲，雖其自謙，亦猶竹垞翁意也。先生官雲中有惠政。《春日雜詩》云：「心似枯僧猶食肉，身如孤戍不僦妻。」「扶良須拔侵苗莠，療病難刳貼骨瘡。」《過小關村問農事惻然傷之口占二首》云：「荒溝亂石不成村，頹土牆邊破板門。怪道春來東作廢，十家能有幾家存？」「逃丁棄地無人種，也有人存地復荒。借問山農何太懶？賣牛多已納官糧。」元道州之遺意也。【略】先生爲其姪鴻作《杜律雙聲疊韻》，引云：「試舉唐人詩無不合者。」雖少鄰于鑿，然不可謂無所見也。

錢儀吉《朱休度事狀》　君諱休度，字介裴，號梓廬，又號小木子。朱氏自吳江徙秀水者名煜。六世至武英殿大學士文恪公國祚及其兄子刑部侍郎贈尚書大啟，事皆具《明史》。君則尚書之六世孫也。考諱振，太學生，以德行稱。君生逮事。其曾祖考諱德遴，縣學生；祖考諱丕戴，縣學廩貢生，事皆具《府志・文苑傳》。君舉乾隆癸酉鄉試，丙戌大挑二等，己丑委署安吉州學正，借補嶓縣訓導。丙申俸滿，膺薦以知縣用。己酉部選江西之新喻，引見，調山西廣靈知縣。【略】居廣靈七年。【略】蒙古索明阿公時爲大同府，以清嚴倉庫至縣，聞百姓皆呼「良心官」，甚重君。相國書麟公撫晉閱邊，始察知治聲，旋內召，遇後政馮公光裕於良鄉，特言君之清慎，毋相忘。俄而馮公亦去。癸丑大計，雁平道陳君學穎於所屬州縣密保君一人而已。君自推祿命，丁巳、戊午間當有戹，乃於嘉慶元年丙辰春引疾歸。縣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至蔚州之暖泉邨，越宿乃別。君去後垂三十年，道光初，縣人以君政事上行省，以達於部，得旨祀名宦。君以教職用之歲，丁父憂，其後薦爲縣令。母錢太孺人老矣！君奉養不謁選。母年八十一而終，又愼於卜地，畢葬乃出。家居十四年，年五十八矣！同里錢檢討世錫贈之文，謂君能養其母，不急急言官，則知其作縣令必有異於流俗而不負其官者。仁孝之子，循良之吏，一人而已矣。君嘗言：「孝弟之道，論其所存，如蘭之不言自芳也。設處同室，難處事，不得用一毫術智，忍過，斯喜矣。」又言：「人處世，須入水不濡，入火不爇，乃立得腳住。」又言：「讀書人不諳時務，一旦臨政，直晦室耳。此如籠中藥材，蓄之豫，臨證乃可施。」君中歲謀養，亦嘗佐幕於外，賑荒、塞河、治兵，皆爲主者所倚任。其尤相知者裘文達公、李蕙圃中丞也。在嶓時，四庫館采訪遺書，大吏檄君總其事，四年中得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爲卷五萬六千九百五十五，不分卷之書又二千九十二冊，爲《總目》，以進於朝。時韓城王文端公爲學政，謂君識高心細，以一人任公事，積年無小差。及去任，以己所常用硯贈君曰：「硯者，念也。君其念我。」君固博聞通識，在局偏覽四部書，旁及卜筮、堪輿、珞琭、陰陽家言，皆得其要旨。乾隆己亥始獲皇氏侃《論語義疏》於海舶君，因著《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君說經不欲自立一說，集漢、唐以來諸儒之言，而疏通之至，近世窮經家亦多所采取云。嘗患心疾，不能觀書，則考金石文字以自娛，著《石藥記》。會將舉南巡盛典，大吏屬君撰《三天竺志》十六卷，獻行在。【略】君壬申冬卒，年八十有一。

又　掌教剡川書院，選《史》、《漢》以來文章類要以教士，有甲、乙集，皆分體，爲目三十有六，從蕭選例也。而君尤深於詩，所著《小木子詩三刻》，爲詩一千八十首，壬申夏所手定也。吾郡詩學，本朝自君家竹垞太史名重海內，世謂秀水派。乾隆閒吾從父撫石先生父子，汪厚石、桐石兄弟，及比部王穀原孝廉、萬柘坡諸先生繼起振興古學。君與同里蔣先生元龍及寓公戚先生芸生齒稍後，皆學詩於撫石先生，皆法太史之法而不襲其貌，各具壇坫，成一家言。君之詩，字字已出，復字字師古。其論詩有曰：「詩發乎情，不能彊同。五方各有其宜，六義各有所歸，如人心之不同其面焉！若使一唯百諾，千聲同喙，言志之謂何？近有講習唐音者，不特嗤宋人而已，且至毀香山、詆玉川，棄而不錄，然其本領但有空調耳。所謂溫柔敦厚，豈在是乎？凡詩之派流遠則弊生，必待後賢救正之。如宋季江西派盛，得遺山矯其弊；明季竟陵派盛，得國初諸公矯其弊。江西、（竟）〔竟〕陵非無偏至之趣，其流弊則均失之愚耳。竊謂歷代久遠，疏別既分，以今觀古，在心知其意，能自

得師，未可拘一格也。」識者以爲至論。又曰：「人貴用其所長。東野、后山皆性隘而才小者也。東野不知有他人，只知我行我法，故偏而肆；后山不知有他人，并不知有我，只知服杜之服，誦杜之言，故正而窘。人謂后山得正法眼藏，我謂不如東野能自見長也。」君生平少食多病，歸田二、三年閒病劇，後愈，亦但啜粥以爲常。邑之後進問所業，必啟示詳盡，無倦容。少時奉教於張惕齋先生，使沈研宋五子書。後儀吉以詩就正於君，君灑然異之，則亦令讀朱子書。曰：「天下惟義理之學無窮盡也。」又數舉陸放翁「工夫在詩外」之語以教學詩者。儀吉官京師時，史館方纂輯《循吏》、《文苑》諸傳，爰狀君行事，以備采擇。君所著又有《學海觀瀾錄》、《紫荊花下閒鈔》及游筆等，凡若干種。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　錢大昕云：「大雅宏達，本本元元。醧舫先生而後，眞堪嗣響。至於研精聲律，獨得唐賢不傳三昧，尤爲窮極要眇。」

又引《南野堂筆記》　朱梓廬明府任廣靈令，其地東南有壺山，署其稿曰《壺山自吟》。又自以鄉園魂夢所寄在范湖、裴島間。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　馥林與梓廬及蔣（春）雨皆從學於薛石齋。少耽吟事，老而益工，意眞體潔，遂承「禾中詩派」。

《晚晴簃詩匯》卷八四　梓廬爲文恪裔孫，淵源家學，博涉多通。晚年自言困於簿書，詩思如黃楊厄閏，不復能生發，極其分不過如南宋金源最小家之一鱗片甲。譽之者謂其晚律之細，已入老杜之室。語皆過當。律以宋、金，不失爲廬山、滏水之遺。

《題遺山集》　《靈芬館詩話》卷八：朱梓廬【略】《題遺山集》一首，絕似元體。

《湖海詩傳》卷一五　朱休度，字介裴，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官廣靈知縣。有《壺山吟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朱休度，字介裴，號梓廬，秀水人。乾隆癸酉舉人。官山西廣靈知縣。詩深於南宋，排比聲律最精。有《壺山自吟稿》。

《清史列傳・朱休度傳》　朱休度，字介裴，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官嵊縣訓導。俸滿，膺薦選江西新喻知縣，調山西廣靈縣。始至，值大荒疫，招集流亡，以次漸復。親履原畝，使丁糧歸地，無曠土，無逋負。尤善決大獄。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控於郡，郡守檄休度鞫之。至則俯首聽，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休度遣一家丁往，良純即出曰：「我不難逸去，第不忍負朱侯耳！」性慈惠，嘗曰：「南方案，多法輕情重；北方案，多法重情輕。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愼乎？」官廣靈七年，民有訴曲直者，數語剖決，輒悅服去，囹圄爲空。暇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謂鄭注良是，酈道元以滋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巽妙軒壺山上，與僚友及鄉老人、學宮弟子風詠其閒，署其稾曰《壺山自吟》。索明阿至縣，聞百姓皆呼「良心官」，甚重之。尋引疾歸，縣人懇留不得，乞休度壺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送至蔚州。去後垂三十年，縣人思之，祀名宦。休度博聞通識，於書無所不窺。在嵊時，嘗采遺書四千五百二十三種上之四庫。其說經，集諸儒之言而疏通之，不自立一說。時皇侃《論語義疏》始出，因著《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偶患心疾，不能觀書，則考金石文字自娛，著《石藥記》。歸後主講剡川書院，選《史》、《漢》以來文章類要以教士。會將舉南巡盛典，大吏屬撰《三天竺志》，成十六卷，獻之行在。詩深於南宋，排比聲律最精。著有《小木子詩三刻》，爲詩一千八十首。又有《學海觀瀾錄》、《紫荊花下閒鈔》、《游筆》。嘉慶十七年卒，年八十一。

《皇清書史》卷四　朱休度，字介裴，號梓廬，別號小木子。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官廣靈知州。卒年八十一。

《清朝先正事略・朱梓廬明府事略》　朱君休度，字介裴，號梓廬。浙江秀水人。乾隆十八年舉人，授山西廣靈知縣。初涖任，值大荒疫，民流亡過半。前任虧官銀數千，君安撫招徠，補其耗，久乃復其故。丁糧歸地，善政也。縣之丁糧未歸者半，災後或丁絕糧存，或地在人亡，或自外歸占耕他人之田，或未歸而他人不敢耕其田。君乃親履勘，奠其居而勸之耕，一年而荒者墾，三年而土無曠，於是丁糧、地糧歲無逋負。尤善決獄，大吏知之，遇難事輒使之聽。（孟）〔孟〕縣郭添保賣妻張及其子女，詰朝婦手刃二幼而自剄。察婚書主者伯氏趙，嫁者嫠婦張也。訊而知張爲劉劉氏，趙爲郝永福。夫爲劉杷子。其嫁也，多媒屢易宿，跡涉詭異。當詣驗時，婦猶未絕，目郭作聲曰「販」「販」。乃訊其妹及長女，知婦以夫出，飢欲死，易姓改嫁。既嫁疑郭爲販賣人，忿甚，且恐子女俱辱不如俱死。無他情。讞定數月，夫歸求見君，君語之狀，並及其家中某某事。劉杷子涕泣曰：「小人愆婦期，事至此，勿怨他人矣！」稽首去。大同馮良純兄，爲里長以催繳料草笞恚而死。良純

伺令短，控於部，凡十三事。郡守拘之，倔強不受命。檄君鞫之，至則俯首聽。郡虞其再赴部也，屬君守之。歲除，君乃縱之歸。適大吏欲提問，郡指索不可得，以讓君。君遣一僕往，良純即出曰：「我不難逸去，第不忍負朱公耳！」縣民薛某偕其妹觀劇，其友目送之。薛怒，刃傷其左乳死。逮訊，自謂罪必死，大言曰：「早欲殺之，殺人者死，無悔也。」越日復問曰：「爾善拳擊乎？百不失一乎？」曰：「無之。」君曰：「然則一刃何以即死也。」曰：「刃時不料其即死。」曰：「不料其即死，胡不再刃？」曰：「小人見其血不止，心惕息，何忍再刃也。」律誤殺罪弗死，若云「早欲殺之」則爲故殺，雖不死，且論絞決。而薛實誤殺，乃減等。君常曰：「律則一耳！然南方案，多情重法輕；北方案，多情輕法重。稍忽之，失其情矣！能無愼乎？」以是終任不枉殺一人。君性慈惠，待人以誠，人不忍欺。又周知民情，閭有訴曲直者，折以數語，輒皆悅服去。數年間，囹圄一空。暇乃考縣之壺泉爲《周禮》之嘔夷川，而酈道元以滍水當之者，誤也。於是築文昌閣、巽妙軒於壺山之上。縣廨無吏舍，亦增置之。自及門堂皆新之，而弗及卧室。居廣靈七年，薦卓異。君不樂仕進，嘉慶元年引疾歸。邑人懇留不得，乞君壺山垂釣小像，勒諸石。追餞出境者數千人。君卒後二十年，邑人請祀名宦祠。君深經術。工詩。年八十有一。精於數學，死葬皆預定時日，如其言。著有《學海觀瀾錄》、《皇本論語經疏考異》、《小木子詩集》等書。

《題重繕曝書亭》《雪橋詩話》卷七：嘉慶丙辰，引疾歸。丁巳，阮文達重繕曝書亭落成，過梅會里題詩亭柱，遠近皆賦詩紀事。介裴以病不出，集杜成二詩云：【略】。

《贈育泉》《雪橋詩話》卷七：朱介裴【略】與其從兄育泉同舉乾隆十八年鄉科。育泉爲稼翁孫。稼翁少孤，竹垞撫之，漁洋題《小長蘆卷》所謂「桐孫稻孫」者也。有《六峰閣詩稿》。育泉官城固縣二十年，罷後貧不能歸，山中老民不遠一、二百里，各負錢米相資送，有泣下者。介裴詩云：【略】。

錢伯坰

張惠言《送錢魯斯序》魯斯長余二十四歲。以嘗從先君子受經，故余幼而兄事之。魯斯以工作書、爲詩名天下，交友徧海內。余年十六七歲，時方治科舉業，閒以其暇學魯斯爲書，書不工；又學魯斯爲詩，詩又不工，然魯斯嘗誨之。越十餘年，余學爲古辭賦。乾隆戊申自歙州歸，過魯斯而示之，魯斯大喜。顧而謂余：「吾嘗受古文法于桐城劉海峰先生，顧未暇以爲，子儻爲之乎！」余愧謝未能。已而余游京師，思魯斯言，乃盡屏置曩時所習詩賦若書不爲，而爲古文，三年乃稍稍得之。而余留京師六年，歸，更太孺人之憂，復游浙中，轉入歙，而魯斯客湖南、北，久乃歸，參差不得見者十三年。今年夏，余自歙來杭州，留數月。一日，方與客語，有覩然而來者，則魯斯也。其言曰：「吾見子古文，與劉先生言合。今天下爲文，莫子若者。子方役役于世，未能還鄉里，吾幸多暇，念久不相見，故來與子論古文。」魯斯遂言曰：「吾曩于古人之書，見其法而已。今吾見拓于石者，則如見其未刻時。見其書也，則如見其未書時。夫意在筆先者，非作意而臨筆也。筆之所以入，墨之所以出，魏、晉、唐、宋諸家之所以得失，熟之于中，而會之于心，當其執筆也，繇乎其若存，攸攸乎其若行。冥冥乎！成成乎！忽然遇之，而不知所以然，故曰意。意者，非法也。而未始離乎法，其養之也有源，其出之也有物，故法有盡而意無窮。吾于爲詩，亦見其若是焉！豈惟詩與書？夫古文亦若是則已耳！」嗚呼！魯斯之于古文，豈曰法而已哉？抑余之爲文，何足以與此？雖然，其惓惓于余，不遠千里而來，告之以道，若惟恐其終廢焉者？嗚呼！又可感也。于是留數日，將去，送之于西湖，書其言而誌之，且以爲別。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五錢伯坰，字魯斯，陽湖人。監生。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轉以授之張惠言，惲敬，遂以能文名天下。論者謂伯坰得人而授，使桐城文學大明于世，賢于自爲。好學，工詩古文詞。尤善書法，雄健豪放似李北海，名盛一時。撰《僕射山房詩集》四卷。

惲敬《國子監生錢君墓誌銘》 君諱伯坰，字魯思，自號僕射山人。曾祖安世，南和縣知縣；祖枝起，歲貢生，工部營繕司行走；父勳著，國子監生。母莊氏，繼母高氏。君未成童，卽孤露力學，以至於有成。敬幼聞君名，後遊京師，與張惠言皋文交，始見君之書若詩。書學顏平原、李北海；詩學杜陵，兼學誠齋、石湖。【略】有傳君捐館者。張皋文曰：「魯思必不死。何也？魯思事繼母孝。今中歲未有子，天豈使之長往，傷孝子心哉！」已而果不死。敬再娶於高，君之繼母爲敬妻之祖姑。敬妻嘗言祖姑之來，君扶輿行，祖姑下輿，則執蓋隨之，嚶嚶如孺子語。嘗日坐卧抑搔之，必得喜語方止。弟辛才感末疾，君在吳中聞之，一夕鬚髮盡白。辛才卒，大慟曰：「吾何以慰吾母乎？」後莊太孺人以九十五卒，君年逾七十，舉三子矣。君性邁往，多飲酒，高步雄視，知交偏天下，不問賢不肖皆交之，然有爲非禮者未嘗與。君從叔父文敏公維城享大名，呼吸可致人青雲，君自少依之，歉然自退，終於國子監生。嘉慶十七年六月十七日卒，年七十五。娶莊氏，無出；子三：山簡、小晉、又男，側室潘氏出。銘曰：惇行其陳仲弓乎！何氣之不可壓也？隱節其梁伯鸞乎！何與世之狎也？書人歟？詩人歟？何言之狹也？

吳育《錢伯坰傳》 僕射山樵姓錢氏，名伯坰，字魯斯，常州陽湖人。國子監生。以善書名天下，稱曰「魯斯先生」。先生生平所至京師、山東、湖南北、浙江、揚州、宣歙之閒，書迹皆偏其處。善爲詩，好飲酒。體貌魁梧，瞻視不羣。登望賦詩，自謂一時豪士。先生初至京師，四庫書館方開，天下寒畯競奔走，求試謄錄，期滿得以丞簿進身，其族叔父文敏公欲爲之地一試，不入格，先生亦去，不屑也。先生書初學董文敏，後學顏魯公，旁及徐季海、李北海諸大家。既沈浸數十年，復歸之宋四家蔡、蘇、黃、米。其爲書，若風雨驟至，颯然有聲，縱橫馳騖，頃刻數十紙。放筆豪飲，一坐盡暢。朋舊親故貧而求佽者，輒書與之；唯所欲其不合者，雖彊之不顧。內行篤修多識，前言往行，事母夫人至孝，年逾六十若嬰兒子。然娶妻不育，或勸置妾，先生曰：「弟有子卽吾有子也，何妾爲？」年及五十，弟死，其子亦皆死，不得已置妾焉。連舉三子：山簡、小晉、又男。先生年七十喪母夫人，精力驟衰，喪數畢亦卒。所著《僕射山莊詩》若干卷藏於家。吳育曰：「余來常州見先生，先生年六十矣！視之若四十，許人善談說，酒後述百數十年事，往往終日夜或未竟，明日復之，一字不遺。惜乎，無有能就而記之者，今則已矣！悲夫！」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五 錢伯坰，字魯斯，江蘇陽湖人。監生。有《僕射山莊詩集》。《縣志》：伯坰工詩文，尤善書，雄健豪放似李北海。生平以品行高遠見重於時。所居近僕射山，因自號僕射山樵。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錢伯坰》（存目）

包世臣《藝舟雙楫》卷六 魯斯正行書名，自文清厭世，論者推爲第一。而魯斯執筆則虛小指，以三指包管外與大指相拒側，豪入，紙助怒張之勢。嘗謂永叔「使指運而腕不知」之論爲「指腕皆不動，以肘來去」。又謂：「作書無以指鉤住之理。」痛斥古今相承，撥證七字之說。意以山人篆法當同，迺藉山人以信其旨。及見山人作書皆懸腕雙鉤，管隨指轉，與魯斯法大殊，遂助獻之詆山人尤力。意所中眞誠，遂蒙青雲之交，不渝終始。宜山人之痛哭于編修與文敏也。

《初月樓聞見錄》卷七 錢魯斯者，名伯坰，陽湖人。國子監生。魯斯幼穎悟，弱冠以能書名。從叔父文敏公器之，令從游學京師，因得盡與一時賢豪長者相結。受詩古文法於桐城劉海峯。謹守其說，不更名他師。書以李北海爲宗，亦時似蘇子瞻、黃魯直、董元宰，所至牋素填委。嗜飲酒，酒酣作書，往往至數十幅不倦。其接人無貴賤，一視之。遇所當意，雖田夫村老、市井賈販，與談論竟日夕，無厭斁心；意有不可，雖士大夫亦面斥之。魯斯少受經於同郡張步青，而步青子皐文治古文有名。魯斯自以嘗從劉海峯受古文法，知其利病。而世所稱能文章家破壞古人法度，肆其詖無忌憚之詞，以爲奇絕，唱一和百，莫言其非。魯斯意弗善也。及見皐文所爲古文悉與劉氏法合，乃大喜。因取嘗所有得於學書之旨，通之所受於其師劉氏爲古文之道，與皐文論之。其言曰：【略】其持論如此。而於世所推古文巨手者，雖亦不廢游從。至於論議，終不爲其所移也。嘉慶十七年，魯斯年七十五，六月某日得病卒。其內弟莊宇逵達甫爲之狀，盛推魯斯之爲人，比之陳仲弓、黃叔度。或以爲當，或以爲過焉！

吳德旋《思亡友錢魯斯汪原杜》 我友之良者，無過錢與汪。游從每無斁，議論交相當。行己互商榷，位置不肯輕。所不如漢士，惜未能躬耕。皇皇避言色，介極反似狂。勞倩思柱下，仍獲全令名。如何清濁間，可以安吾

生？茫茫四瀛內，疇與同深情。二子今永逝，思之涕盈眶。

周儀暐《贈錢魯思丈》 清名久壓歲寒松，欲與靈光比往蹤。書法近傳王內史，人倫羣羨郭林宗。故鄉山水春逾好，殘臘江村酒正濃。僕射山前三徑遠，樵漁幾處欵靈笻？

吳騫

《蓮子居詞話》卷四 「未知竹影工詞客，窗字還添幾個香？」季父兔牀先生柬陳微貞上舍句也。上舍有句云：「見他竹影篩窗，疏疏密密，總寫著個人人兩字。」爲杭堇浦先生所賞，稱竹影詞人。

《咏姑嫂餅》 《耐冷譚》卷一一：平湖姑嫂餅甚佳，每餅六枚，裹以紫羅紋箋。攜之遠行，經月不壞。吳丈菟(兔)牀詩云【略】相傳姑嫂二人同心守節，製此餅以餬口，遂以得名。胡明經雲佇爲予言。雲佇，平湖人，當得其實也。惜吳丈詩未及表之。

《湖海詩傳》卷三九 吳騫，字槎客，海寧人。諸生。有《拜經樓詩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槎客志在烟霞，情殷金石。少時所著《國山碑考》，極爲詳核。又喜搜羅宋、元刻本，如陶淵明、謝元暉諸集，皆取而重刻之，學者珍爲秘寶。

《碑傳集補》卷四五引《杭州府誌・吳騫傳》 吳騫，字槎客，海寧諸生。負異稟，過目成誦。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與陳鱣講訓詁之學。所爲詩文詞旨渾厚，氣韻蕭逸。晚益深造，不屑爲流俗之作。四方賢士大夫每過從，必觴詠連日。妻魏，咄嗟力辦。既而魏膺病，欲爲騫置妾，適騫客杭，魏納平湖良家女，騫歸以爲義女，物色海鹽名家子嫁之，時高其義。子壽照，字南輝，乾隆五十一年舉人，長《文選》學；壽暘，字虞臣，嘗取蘇詩依宋本編次，拾遺、補闕爲一集，見者歎賞。

《清史列傳・吳騫傳》 吳騫，字槎客，浙江海寧人。諸生。生負異稟，過目成誦。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校勘精審，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錢大昕爲之序，謂所藏百氏皆具，獨言經者統於尊也。尤喜搜羅宋、元刻本，如陶淵明、謝元暉諸集，皆取而重梓之，學者珍爲祕寶。嘗得宋本《咸淳臨安志》，刻一印曰「臨安志百卷人家」，其風致如此。兼好金石，以所藏商鳥彝戈、吳季子劍等作《拜經樓十銅器詩》。少與陳鱣講訓詁之學。所爲詩文，詞旨渾厚，氣韻蕭遠，晚益深造，不屑爲流俗之作。性慈善，嘗買一婢，詢之良家女也，撫爲己女嫁之，一時咸頌其厚德。著有《國山碑考》一卷、《桃溪客語》五卷、《小桐溪吳氏家乘》八卷、《蘇祠從祀議》一卷、《拜經樓詩話》四卷、《論印絕句》二卷。又有《愚谷文存》、《拜經樓詩集》。嘉慶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初月樓聞見錄》卷九 海寧吳槎客，名騫，國子監生。家富於書，槎客盡力蒐討，惟恐日之不足也。先世故有別業在荊溪，槎客每間歲來荊溪，荊溪士人皆推服槎客，比槎客於延陵季子。槎客來往荊溪之日久，采訪舊聞，著有《桃溪客語》及《陽羨茗壺錄》，所作詩文曰《拜經樓集》。錫山秦小峴先生爲監司於浙西，與槎客深相契合，爲序其集而行之。嘉慶己未，余客游杭州，槎客與余相遇於華秋槎所。邀余同汎舟西湖，謁蘇文忠公祠，留連竟日。其明年，槎客訪余於歸美橋之歸來堅，清談不逾時而別，遂不復相聞。然吾邑中耆舊無不喜言槎客之爲人也。槎客以嘉慶某年卒，年八十歲。華秋，槎名。

《靈芬館詩話》卷五 吳槎客騫，樸學能文，插架萬卷，無不丹黃，近世之學人也。嘗自製一舟，往來湖上，有詩云：「十二橋南烟舍，第三溪口漁翁。青篛綠蓑歸去，桃花細雨東風。」鐵生爲作細雨東風看子，因即以榜其舟，其風趣又如此。一姬亦能詩，偶得句云：「無雨不晴天。」槎客每向人道之。

陳鱣《茗齋百花詩跋》 昔偕目畊長者，訪兔牀先生。適先生近製有「玉簪香處是黃昏」句，予戲目之曰「吳玉簪」。

《失題》 《靈芬館詩話》卷五：吳槎客騫，樸學能文，插架萬卷，無不丹黃，近世之學人也。嘗自製一舟，往來湖上，有詩云【略】鐵生爲作「細雨東風看子」，因即以榜其舟，其風趣又如此。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扶風傳信錄》 一卷，吳騫撰。

《清儒學案小傳・吳先生騫》 吳騫，字槎客，一字葵里，號愚谷，又號兔牀，海寧人。貢生。生負異稟，過目成誦。篤嗜典籍，遇善本傾囊購之，

所得不下五萬卷，築拜經樓藏之。錢少詹大昕爲之序，謂所藏百氏皆具，獨言經者統於尊也。少與仲魚同講訓詁之學。兼好金石。每得一書，必校勘精審，所爲題記，其子壽暘嘗輯爲《拜經樓藏書題跋記》六卷。其自著者有《詩譜補亡後訂》一卷、《許氏詩譜鈔》一卷、《孫氏爾雅正義拾遺》一卷、《國山碑考》一卷、《小桐溪吳氏家乘》八卷、《陽羨名陶錄》二卷、《續錄》一卷、《桃溪客語》五卷、《拜經樓詩話》四卷、《愚谷文存》十四卷、《拜經樓詩集》十二卷、《續編》四卷、《論印絕句》二卷、《萬花漁唱》一卷。嘉慶十八年卒，年八十一。

法式善

論述

綜論

黃安濤《時帆先生小傳》 所著有《存素堂詩文集》。乾隆間，海內稱詩者先則步趨歸愚，後則波蕩隨園。先生屹然無所倚毗，一以古澹爲宗，其品概可見矣！

《隨園詩話補遺》卷六 法時帆學士造詩龕，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曰：「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余讀之，以爲深得詩家上乘之旨。旋讀其《淨業湖待月》云：「緩步山柴門，天光隔橋瀹。溪雲沒酒樓，林露滴茶籠。秋水忽無烟，紅蓼一枝動。」又：「摳衣踏蘚花，滿頭壓星斗。溪行忽有阻，偃蹇來醉叟。攘臂欲扶持，枕湖一僵柳。」此眞天籟也。又《讀稚存詩奉柬》云：「盜賊掠人財，尚且有刑辟。何況爲通儒，靦顏攘載籍？兩大景常新，四時境屢易。膠柱與刻舟，一生勤無益。」此笑人知人籟而不知天籟者。先生于詩教，功眞大矣！《咏荷》云：「出水香自存，臨風影弗亂。」可以想其身分。又曰：「野雲荒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賣花。」可以想其胸襟。

《湖海詩傳》卷三六《蒲褐山房詩話》 時帆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獻、宏獎風流爲事。故在詞垣著《清秘述聞》、《槐廳載筆》，在成均著《備遺錄》。其餘有資典故，著而未刻者甚多。所居在厚載門北，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間以法書名畫。外則移竹數百本，寒聲疎影，翛然如在岩谷間。經師文士，一藝攸長，莫不被其容接。爲詩質而不癯，清而能綺，故問字求詩者往往滿堂滿室。

《北江詩話》卷一 法祭酒式善詩，如巧匠琢玉，瑜能掩瑕。

洪亮吉《暇日校法學士式善張大令景運近詩率賦一篇代柬》 我詩時苦難，法詩時苦易。若欲詩筆工，兩人先易地。張君下筆有古人，我詩下筆苦有我。若論詩格超，有人有我皆不可。咄哉詩道匪易言，何況《雅》、《頌》至此已及三千年！誰無好句播人口？大抵來往起滅一一如雲烟。天有日月星，地有嶽與瀆。筆端撼之不能動，何以奴視荆朱僕賁育？若夫一身之內理更該，心志各淩爍，口眼各闔開，不將我之心志口眼寄于古人四體百骸內，始覺我與天地錯立成三才。不能已于心，乃復出諸口。爲天地立言，于我亦何有？有所溢于目，乃復矢厥音。爲山水寫照，而我何容心？一言二言精不磨，千語萬語寧嫌多！鋪牋直可概八極，濡墨真欲成江河。然後張君詩法君詩，牛腰巨卷擲我，我欲頂禮同所師。且令前萬古與後萬古，得我數輩中立藉可相支持。

《鞏雅集》卷二一 學士以詩文爲性命，意氣爲雲霞。雖鴻才碩彥，務得片言賞識，便足增價。於單寒之士，尤加意憐恤，眞杜文貞所云萬間廣廈也。宏長風流，主持名教者幾三十年，接跡西涯，允無愧色。詩清醇雅正，力洗淫哇，堪爲後學津梁。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參贊詩壇頭領一員：神機軍師法梧門（式善，有《存素堂集》）。前有李茶陵，後有王新城。具體而微，應運而興。在師中吉，張吾三軍。其機如此，不神之所以神。

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 《存素堂試帖》一卷，凡五十首。蒙古法式善時帆撰。時帆長予二歲，而次於九山，故卷在第三。時帆用漁洋三昧之說言詩，主王、孟、韋、柳，又工爲五字。一篇之中必有勝句，一句之勝敵價萬言。其所學與予異，而過辱好予，有作必就予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一種，

首以示予，予偶弗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帆以予言告。予始獲聞之，而悔前言之過。世亦有沖然嗜學如是者乎。時帆於八韻詩，獨不言王、孟、韋、柳，應用之格，當時之體，皆同課中所寡有也。然以其居遠，逢課或不時至，或至而不及爲詩，是卷所存，大半皆舊作及應試、應制之篇云。

又《法庶子詩龕嚮往圖讚（序）》 時帆先生稱詩於世。其言詩，以唐之王、孟、韋、柳爲宗，而上希陶靖節。既以詩龕名其室，作《詩龕圖》，復寫陶公及有唐四公像，而貌己執卷，沈吟於其下，謂之《詩龕嚮往圖》。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先生之志遠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引《香石詩話》 王鐵夫最賞法時帆祭酒「淡花開不濃」之句，余則喜誦「黃葉打門響，青山生暮寒」二語，因論詩清如先生，可謂清到骨矣！

《文獻徵存錄》卷五 法式善，字開文，又字梧門，號時帆，爲蒙古爾濟氏，隸內務府正黃旗。少爲官學生，補諸生，食廩餼。乾隆四十四年中式舉人，次年成進士，廷試三甲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四庫館提調官，十月遷司業。五十年高宗臨雍，率諸生七千餘人聽講，禮成，賞賚有差，遷詹事府左庶子。本名運昌，命改今名，國語言竭力有爲也。五十一年遷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五十六年大考不合格，左遷工部員外郎。次年大學士阿桂薦補左庶子。時有言昭忠祠庭宇湫隘，請五品以上同立主法，亟言其不可，請仍舊。惟兵丁用細字合書於主，阿文成公甚然之。五十八年升祭酒，以讀書立品勖諸肄業知名之士，一時甄擢，稱爲極盛。嘉慶四年坐言事不當免。俄起編修，遷侍講，尋轉侍讀。七年遷侍講學士。慕明李東陽之爲人，修其祠墓，爲作年譜。所居積水潭即李文正故居也。會大考，復落學士爲贊善，俄遷洗馬。十年升侍講學士，坐修書不謹，貶秩爲庶子，在館纂《文穎》，復纂《全唐文》。旋乞病家居養痾。以宗尚前賢，誘掖後學爲己任。歲癸巳讀書僧舍，即署名曰「詩龕」。好爲詩，詩宗韋、柳。題云：「情有不容已，語有不自知。天籟與人籟，感召而成詩。」又云：「見佛佛在心，說詩詩在口。何如兩相忘，不置可與否？」又七言摘句云：「野烟村店誰沽酒？疎雨小樓人賣花。」海內名流投贈諸作輒投龕中，作詩話。復取諸師友詩，略以年代編次，爲《湖海詩》六十餘卷。所著有《存素堂詩初集》二十四卷、《二集》六卷、《存素堂古文》六卷、《續集》二卷、《清祕述聞》十六卷、《槐廳載筆》二十卷。又有《同館賦鈔》三十二卷、《同館詩鈔》二十四卷、《續鈔》《補鈔》十四卷。

潘德輿《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絕句》 梧門瀟灑五言中，王、孟門庭結體工。可似前修夢文子，銀潢屈曲通天風。

《國朝正雅集》卷三四 洪亮吉云：「先生性極平易，而所爲詩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及描摹大家、名家諸習氣。」

又引《石溪舫詩話》 時帆先生三入翰林，一擢祭酒，再陟宮坊，皆官至四品即左遷。名盛數奇，似有成格，先生顧泊如也。與余折節訂交二十年，每見益親，詩亦屢變。

又引《寄心盦詩話》 時帆先生爲詩得冲淡之旨，標蕭寥之趣，創爲詩龕，以禪爲喻，所謂三昧之說，由此推之。有句云：「自古情至語，中必無色澤。」可以自道所得矣。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吟懷澄淡似蘇州，三昧都從五字求。（時帆用漁洋三昧之說言詩。）氣義雲霞詩性命，梅花樽酒話清愁。（蒙古時帆法式善）

《筱園詩話》卷二 本朝滿洲詩人，如夢文子麟、法梧門式善，皆清矯不凡。

《嘯亭雜錄》卷九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運昌，中式時，純皇帝曰：「此奇才也。」賜改今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趣。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好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築詩龕三間，凡所投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盍簪之誼。

《粟香隨筆》卷四 時帆學士（法式善）本名運昌，後奉旨改名。蒙古人。《湖海詩傳》稱其「所居在厚載門北，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間以法書名畫。外則移竹數百本，寒聲疏影，翛然如在巖谷間。」有《存素堂稿》。其詩云：「但有梅花看，何妨長閉門！地偏車馬少，春近雪霜溫。老剩書藏篋，貧餘酒在樽。說詩三兩客，往往坐燈昏。」其他佳句，如：「淡花開不濃。」又云：「黃葉打門響，青山生暮寒。」蕭寥澄澹，如不食人間烟火。所傳試帖詩，又其餘事也。

《履園譚詩・總論》一一 蒙古法時帆先生，工詩，尤長五律，爲世傳誦。余一日謁先生於京邸，索余書一小額曰：「四十賢人之室。」是時吳蘭雪舍人亦在座，因問所典？先生曰：「昔人論五言律詩如四十賢人，其中著一屠沽

兒不得；而四十人中又須人人知己，心心相印，方臻絕詣。」余謂：「觀此，則凡古、今體五、七言皆然；如人之身，微有一點痛癢，則滿身不適也。」先生與蘭雪俱以余爲知言。

《試律叢話》卷四　次芝音閣者，爲蒙古法時帆祭酒之《存素堂試律》，凡五十首。惕甫序云：【略】伊墨卿曰：「法時帆老於詞館，故於掌故源流及典學宗旨最所熟諳。如《雲上於天》詩云：『水也雲之體，還因習坎成。直從天上覆，不比地中行。噓氣騰三極，流膏沛八瀛。月波浮澹澹，星渚驗盈盈。但覺風輪鼓，誰知雪練橫。解經儒者誤，釋卦聖人精。位協中孚德，繇傳下濟情。』《宋書》兼《晉志》，考訂未詳明。」《螻蟈鳴》詩云：『是蟈非蛄也，誰訛月令名？著書沿俗解，格物仰詩評。青草年年滿，空隄夜夜鳴。居然喧兩部，豈止叫三更。不問官私地，頻聽遠近聲。響同鳩喚雨，情別鵲呼晴。是有機緘鼓，非將口舌爭。持頤來水畔，識爾爲催耕。』闡繹御論，宣究物情，皆非徒鑽故紙者所能辦也。」游彤卣曰：「法時帆《上元張宴奪崑崙》句云：『烽烟迷火樹，酒氣失雲山。』《韓蘄王湖上騎驢》句云：『雪笠三杯後，霜刀百戰餘。』雜之有正味齋、芳草堂中，亦一勁手也。」

《挹翠樓詩話》卷四　蒙古法時帆祭酒式善，著有《存素堂詩集》。洪稚存云：「先生性極平和，而詩則清峭刻削，絕不類其爲人。平生宏獎風流，凡經師文士，一藝攸長，無不被其晉接。嘗有句云：『黃葉打門響，青山生暮寒。』二語即可爲先生詩境寫照。

《清朝先正事略·法時帆先生事略》　其爲詩，質而不膩，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與王鐵夫交最善，嘗自刻《詠物詩》一種，鐵夫偶弗之善，遂止不行，其莫逆如此。所著曰《存素堂稿》。

《新世說·文學》　法時帆生平以詩文爲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獎進。主持壇坫者三十年。嘗稱舒鐵雲、王仲瞿、孫子瀟爲「三君」，作《三君詩》以紀之。（公名法式善，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即以宏獎風流、研求文獻爲己任。其爲詩，質而不膩，清而能綺。論詩用漁洋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尤工五言。）

《雪橋詩話》卷九　阮文達在浙所爲靈隱書藏收弆法梧門《存素堂詩集》。劉醇甫題卷後兼示乙山中翰云：「梧門本生父秀峰孝廉廣順受業於蘇齋，故得稱門人。蘇齋稱其刻意爲詩，又博稽掌故。其於詩也，多蓄古今人集，閎覽強記，而專爲陶、韋體，故以詩龕自題書室，又以陶廬爲號。【略】在諸學侶中論詩最久，其英特之思，超悟之味，有過於謝蘊山、馮魚山，而詣力之深邃，則稍遜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二　時帆論詩主漁洋三昧之說，出入王、孟、韋、柳，工爲五言。所居淨業湖側爲李東陽舊宅，因修其祠墓，爲作年譜。嘗有句云：「前身我是李賓之。」又云：「我於李賓之，曠代默相契。」其慨慕風流，不啻東坡之於香山焉！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探源五柳闢淫哇，插架猶贏七百家。《清祕》、《槐廳》多故事，一龕自老小西涯。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太初詩味別酸鹹，比興詩箋發蘊緘。莫例一龕供王孟，貌爲淡遠法時帆。

分論

《梅花》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引《聽松廬詩話》：「但有梅花看，何妨長閉門。地偏車馬少，春近雪霜溫。老剩書藏篋，貧餘酒在樽。說詩三兩客，往往坐燈昏。」此梧門學士詩也，蕭寥澄澹，如見其人。《海天琴思續錄》卷八：《羣雅集》云：「學士以詩文爲雲霞，以氣義爲性命。」時帆詩：「但有梅花看，何妨長閉門？」及「貧餘酒在樽」，又名句「淡花開不濃」，爲王鐵夫所賞。

《病中雜憶》　《雪橋詩話餘集》卷五：邵閶谷之夫人，善煑鱘鰉魚頭，張商言與趙雲松半夜買魚，排闥叫噪，閶谷夫婦已寢，夫人不得已，起治庖。魚熟命酒，東方爛然矣。法梧門《病中雜憶》云：【略】此類皆可見承平時京師士大夫燕衍之樂。

傳記

黃安濤《法式善小傳》　先生原名運昌，字開文，一字時帆，又號梧門，

蒙古烏爾吉氏。乾隆五十年遷庶子時，命改名法式善。法式善者，國語「黽勉上進也。」始祖諱福樂，以軍功從入關，隸內務府正黃旗。父廣順，舉人。先生嗣其伯父，圓明園銀庫庫掌，諱和順後，稟資聰穎。七歲時，塾師以「馬齒菜」命屬對，以「雞冠花」應，師異之。八歲能辨四聲。十歲庫掌公卒，家貧不能延師，嗣母韓親自督課。熟《離騷》、陶詩，即喜吟詠。十六歲入咸安宮肄業，補博士弟子員，食餼舉。乾隆己亥鄉試連捷。庚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充四庫館提調官，又充日講起居注官，遷國子監司業。未幾，擢左庶子。明年除侍講學士，充文淵閣校理官，旋轉侍讀學士。乾隆某年御試翰詹列三等，改官工部員外郎。擢左庶子，充功臣館提調官。次年遷國子監祭酒。嘉慶四年仁宗親政，求直言，先生上六事，又陳國子監十二事，命軍機大臣詢問，議革職，荷寬旨賞給編修，在實錄館效力行走。其年遷侍講學士。八年御試翰詹列三等，降贊善。旋擢洗馬，遷侍講學士。十二年以纂修宮史，篇葉譌舛鐫級，降授庶子。嗣因病假官，卒年六十二。先生由詞翰起家，服官三十餘年。同學及後進率皆躋顯要，而先生顧屢起屢蹶，雖揚歷清華，而秩不踰三品。文譽翔踴於海內者甚久，操觚之士爭欲出門下以爲榮，而先生顧未嘗與直省學政及鄉會典試分校之役。兩試翰詹，並以下考左遷，先生固泊如也。蓋先生雖雄於文，而楷法殊不逮，故每試多以此見絀。性愛閒素，於世俗之以便捷馳騖見長者屏跡弗染。雖挂朝籍，而苦志力學，口吟手鈔，靡停晷。四方知名士來輦下者，悉造其門，以詩文爲羔雁，文酒之讌，殆無虛月。而先生之貌呴呴然，言諄諄然，虛懷款接，若弗及噓枯吹生。尤好獎進，一時壇坫之盛，幾與倉山南北相望云。官祭酒時，甄拔多奇儁，所錄制舉文爲士林法則，揣摩家效其程度輒得科第，咸以爲百年來所罕覯。居翰林時，凡官撰之書無不編校，鉅公多倚以成，因是所見益博。當文穎館奉旨編《全唐文》，先生方從告，猶力疾閱《永樂大典》六千餘卷，復於萬善殿、大高殿等處閱釋、道藏盡二千八百餘種，斯爲勤矣！所著有《存素堂詩文集》。乾隆間，海內稱詩者，先則步趨歸愚，後則波蕩隨園。先生仡然無所倚毗，一以古澹爲宗，其品概可見矣。他如《清祕述聞》、《槐廳載筆》、《同館詩賦鈔》各若干卷，俱已刊布。又採交游之詩千百家爲《及見錄》，未卒業而先生逝矣！惜哉！安濤於嘉慶戊辰始識先生，過承獎許。逾年入翰林，則先生爲前輩，文酒招邀，相得益懽。後令子桂馨成進士，授內閣中書，爲先生稱六十壽，同人以先生手草《遜學齋自序》屬予爲祝延之文。越兩年，而先生歸道山。又二年，舍人復以孱疾卒。方舍人之得科第也，咸謂詩人有後矣。迨舍人卒，而先生之後遂衰，爲可惋歎。近檢敝篋，得前所存自序一通，凡先生之歷官、編校、著述各大端，以及自幼至老瑣細之跡，稍爲詮次，俾後之徵文獻者有所取資。其他藏諸祕院不及詳云。

《湖海詩傳》卷三六 法式善，本名運昌，奉旨改今名。蒙烏吉氏，字開文，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今官侍講。有《存素堂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法式善氏伍堯，本名運昌，奉旨改今名。字開文，號時帆。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庚子進士。官祭酒。輯《清祕述聞》、《槐廳載筆》，足資掌故。尤工於詩，選同時人所作曰《及見錄》。有《存素堂稿》。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 法式善，本名運昌，奉旨改今名。字開文，號時帆，蒙古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有《存素堂稿》。

《清朝先正事略・法時帆先生事略》 先生名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原名運昌，奉旨改今名。蒙古正黃旗人。乾隆四十五年進士。官侍讀。自登仕版，即以研求文獻、宏獎風流爲己任。在詞館，著《清祕述聞》、《槐廳筆記》。在成均，著《備遺錄》。其未刻者尚多，皆有資於掌故。所居在厚載門北，明西涯李文正公畏吾村舊址也。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藏書數萬卷。間以書法名畫，蒔竹數百本，寒聲疏影，翛然如在巖壑間。生平以詩文爲性命。士有一藝之長，莫不被其容接。主壇坫幾三十年。人以爲西涯後身，不愧也。

《清史列傳・法式善傳》 法式善，字開文，蒙古爾濟氏，隸內務府正黃旗。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擢司業。五十年，高宗純皇帝臨雍禮成，賞賚有差，移左庶子。本名運昌，命改今名，國語言「竭力有爲」也。五十一年遷侍讀學士。五十六年大考不合格，左遷工部員外郎。次年大學士阿桂薦補左庶子。五十八年陞祭酒，以讀書立品勖諸肄業，知名之士一時甄擢，稱爲極盛。嘉慶四年，坐言事不當免官，俄起編修，遷侍講，尋轉侍讀。七年遷侍講學士，會大考復降贊善，俄遷洗馬。十年陞侍講學士，坐修書不謹，貶秩爲庶子。在館纂《皇朝文穎》，復纂《全唐文》。旋乞病家居養痾。法式善官至四品卽左遷，名盛數奇，似有成格，顧泊如也。所

居在地安門北，明西涯李東陽舊址也，背城面市，一畝之宮，有詩龕及梧門書屋。室中收藏萬卷。間以法書名畫外，則蒔竹數百竿，寒聲疏影，翛然如在巖谷間。時海內稱詩者多追逐於沈德潛、袁枚兩家，法式善獨無所倚毗，用王士禎三昧之說，主王、孟、韋、柳。性極平易，而所爲詩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居翰林時，凡官撰之書無不編校，因是所見益博。所撰《清祕述聞》、《槐廳載筆》詳悉本朝故事，該博審諦。尤喜獎藉後進，得一士之名，聞一言之善，未嘗不拳拳也。海內名流投贈諸作，輒投詩龕中，作詩話。復取諸師友詩略以年代編次爲《湖海詩》六十餘卷。又著有《存素堂詩集》三十八卷。十八年卒，年六十二。

紀事

作家逸事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時帆詩才，爲近來旗人中第一。嘗以京察引見，高宗惡其沾染漢人習氣，不記名。（見《詩話補遺》卷六。）

《養自然齋詩話》卷七 法梧門學士作《詩龕向往圖》，以陶公爲宗主，而以王、孟、韋、柳及己廁其間。

《嘯亭續錄》卷三 某司空督學中州時，好出搭題以防勦襲之弊，致經文多割裂，法時帆學士心惡其行。其後某復督學楚中，往辭法公，公多所獎譽，某心喜悅。及臨行時，時帆送至中庭曰：「楚中有一故交，代爲諉誚可乎？」某詢其姓氏，時帆曰：「孔、孟二夫子著述已千載，請公愼勿將其文再行割裂也。」聞者撫掌。

又卷四 法時帆祭酒與予交最篤，計論天下事，頗識竅要，屢領書局，考證詳明。嘗更正前人錯誤，辨論終日。鮑雙五嘗笑曰：「老翁何認眞至此，眞可謂書蠹也。」然性吝嗇，自諸生起家，終身未居要官，及沒時，家貲八萬，書史他物稱是，實良能也。予書室以紗糊窗，先生見，責曰：「何暴殄物力至此？」嘗與先生坐談至午後，出粽食之，其糖皆闇然若漆，而先生食之甚甘，亦可覘其儉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引《聽松廬文鈔》 丁卯，余寓都門，秦小峴侍郎招同時帆學士暨諸詞人拜淮海先生像。越日，學士過余寓齋茶話良久，且曰：「朋好多在城南，吾常出城，子勿拘往還之禮，吾所居甚遠也。」其待人溫厚如此。旬餘，余乃報謁主人，出城，余入其室，庭戶翛然，新綠侵簾，古書插架，爲裹徊久之。歸途過李公橋，望積水漣漪，令人想見西涯之流風焉！

又《聽松廬詩話》 時帆先生索余詩，欲選入詩龕《及見錄》，余方欲改定數十篇，覓人寫正與之，會偕友南旋，忩促未果。後因便寄去一帙，未幾聞先生歸道山，令嗣亦下世，所寄詩不知入目否。《及見錄》一書，聞未刊行，今不知歸於何所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三二引吳嵩梁撰《石溪舫詩話》 時帆先生三入翰林，一擢祭酒，再陟宮坊，皆官至四品卽左遷。名盛數奇，似有成格。先生顧泊如也。與余折節訂交二十年，每見益親，詩亦屢變。

又引昭槤撰《嘯亭雜錄》 蒙古法祭酒式善，榜名運昌。中式時，純皇帝曰：「此奇才也。」賜改今名。祭酒居淨業湖畔，門對波光，修梧翠竹，饒有湖山之氣。家藏萬卷，多世所罕見者。好吟小詩，入韋、柳之室，頗多逸趣。家築詩龕三間，凡所投贈詩句皆懸龕中，以誌盍簪之誼。任司成時，惟以獎拔後進爲務，同汪瑟庵先生選《成均課士錄》，其取售者率一時知名之士，海內遂爲圭臬。己未春，上疏請旗人屯田塞外。上以爲故違祖制，降官編修。因引疾去官以終。先生慕李西涯之爲人，訪其墓田，代爲葺理。又邀朱石君太傅、謝蘐泉侍御等鳩工立祠，歲時祭享焉！先生與余最善，每相見勵以正身明道之詞，坐談終日不倦，余之畏友也。

又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多嫻習畫理。法時帆祭酒式善，嘗作《十六畫人歌》：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楊湛思琴山，曰吳大冀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莼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蘐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鈞受笙。錄之以見一時藝苑之盛，其爵里著述則近人文詩集中咸有稱引，無俟贅述云。

又 乾隆間滿臣篤嗜風雅、愛友若渴者，莫如法時帆祭酒。祭酒以所居

積水潭爲明李東陽故宅，因修其祠、墓，爲作年譜，其襟抱可想已。

朱克敬《儒林瑣記》 法式善，字開文，姓爾濟。蒙古人。由進士歷官至侍講學士。和雅工詩。喜獎掖後進。晚年告歸，讀書僧舍，于齋中爲龕，名曰「詩龕」。友朋投贈之作，皆納其中，積久編之爲《湖海詩錄》六十餘卷。

《清稗類鈔・謙謹類・法式善詠物詩止不行世》 蒙古時帆祭酒法式善與王惕甫廣文芑孫交契。有作，必就王審定。嘗刻行其《詠物詩》，首以示王，偶勿之善，遂止不行。後五六年，欽州馮魚山敏昌見而大稱之，問何以不行，時帆因以王言告之。

又《藝術類・三朱畫龕圖》 法時帆祭酒式善有《詩龕圖》，三朱所作也。三朱者，一青上，一素人，一野雲。青上繢太湖石，竹、樹、亭榭乃素人、野雲分寫也。

作品本事

《贈郭頻伽》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梧門先生法式善風流宏奬，一時有龍門之目。己卯歲，余應京兆試，先生爲大司成，未試前，余避嫌未及晉謁，先生已知其姓名，監中試畢，呼騶訪余於金司寇邸第，所以勖勵期待之者甚厚。下第出都，猶拳拳執手，望其再蹋省門。書聯見送云：「一輩登科慙李郃，半年太學去何蕃。」然卒之皓首無成，以不舞之鶴，爲羊公累，吁！足悲矣！先生嘗有詩見贈【略】。先生詩集聞已付梓，窮居遼隔，亦未得見。有《詩話》十餘冊，交屠太史琴隖爲之校刊，亦未果，終當與琴隖共成此事，庶報知己於萬一耳！

《題小倉山房集後》 《隨園詩話》卷一一：《毛詩・伐木》章有「求其友聲」之語。杜陵有「文章有神」之句。余初不信此言。後歷名場五十年，方知古人非欺我也。【略】滿洲詩人法時帆學士與書云：「自惠《小倉山房集》，一時都中同人借閱無虛日；現在已鈔副本。洛陽紙貴，索詩稿者坌集，幾不可當！可否再惠一部，何如？」外題拙集後云：【略】此二人者，素不識面，皆因詩句流傳，牽連而至；豈非文字之緣，比骨肉妻孥，尤爲眞切耶？

《題老蓮沒骨芭蕉石》 《雪橋詩話餘集》卷一：陳章侯以畫名，亂後自稱老遲，亦曰悔遲，又曰老蓮，別號僧悔。《憶舊》絕句，爲漁洋所稱。法時帆題其沒骨芭蕉石云：「畫雨聲完又畫風，繁榮刊落世緣空。誰知大葉粗枝處，多少秋心在此中。」孑孑，字無名，號小蓮，書畫有父風。

著録

《八旗文經》卷五九 法式善，字開文，號時帆，一號梧門。本名運昌，詔改今名，國語「奮勉」也。蒙烏吉氏隸蒙古正黃旗。高祖名孟成，內務府郎中。內務府俗例取一字爲姓，又稱孟氏，奉旨姓伍堯氏。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檢討。四十八年任國子監司業。歷官侍講學士。五十九年任祭酒。嘉慶九年以洗馬充文淵閣校理，累官庶子。有《存素堂詩文集》。博稽掌故，預修宮史。所居在厚載門北，以「詩龕」自題書室。與東鄉吳嵩梁同選並時人詩爲《朋舊及見錄》，自署小西涯居士。嘗著《李文正公年譜》五卷。著錄孫祠書目，王惕甫序刻於揚州；後重訂爲七卷，刊於京師。又以陶廬爲號，有《陶廬雜錄》六卷，嘉慶丁丑北平陳預於濟南付梓。採《永樂大典》，輯有《稼軒集鈔存》九卷；疏議劄子論文啓三卷、詩一卷、詞五卷、附年譜一卷，詞多汲古閣本所遺，萬載辛啓泰鐫版於江西。所著《梧門詩話》未刊，稿本今藏番禺葉氏。其餘有資典故，著而未刻者甚多。孫來秀，有《掃葉亭詩集》；卷十《西涯考》；卷十三《北海鄭君年譜序》、《洪文襄公年譜序》、《重修族譜序》、《康熙己未詞科掌錄序》、《鶴徵錄序》、《重刻己亥同年齒錄序》、《金石文鈔序》；卷十五《槐廳載筆自序》、《清祕述聞自序》、《備遺雜錄自序》；卷十七《洞麓堂集序》、《慕堂文鈔序》、《春融堂集序》、《成均課士錄序》、《成均課士續錄序》；卷十九《金青儕環中廬詩序》、《蔚嵓山房詩鈔序》、《錢南園遺詩序》、《尚絅堂詩集序》、《存素堂詩初集自序》、《容雅堂詩集序》、《竹屋詩鈔序》、《梧門詩話例言》、《朋舊及見錄例言》；卷二十《贈曹復堂序》、《何雙谿先生六十壽序》、《陸先生七十壽序》；卷二十三《江湖後集跋》、《國子監司成題名碑錄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法式善輯《清祕述聞》、《槐廳載筆》，足資掌故。尤工于詩，選同時人所作曰《及見錄》。有《存素堂稿》。

張惠言《詩龕賦》 梧門先生貯古今人詩于一室，題之曰「詩龕」。或曰詩之有梧門，猶禪之有上乘正覺也，故龕之。余以爲不然，禪之有語言文字，下也，梧門奚取焉？嘗謂六義失而詩道變，變窮于禪。詩龕云者，窮其變而存之也。夫存其變者，可與正矣！乃賦之曰：夫惟二雅之多材兮，古之號曰九能。商臬姬而《三百》兮，昉至聖之所裁。屈摛賦以贛憤兮，宋儀之以哀曲。瞻河梁之執手兮，放五言之高躅。班分馳而並進兮，遂世嬗而家貿。驟煩聲與詭律兮，豈輶史之所受。吾聞詩之爲教兮，政用達而使專。何古人之尒雅兮，今惟繡乎帨韠。豈緣情之或非兮，固同川而改瀾。亮余志之不芳兮，雖薜荔其孰玩。曲有變而殊奏兮，言有畸而異方。羌山水之云滋兮，曾告退乎老莊。既俶之以曠放兮，遂逃虛于禪寂。識多歧之必究兮，世孰通其蔽惑。五金躍而待冶兮，八材區而俟工。覽焦墟之一派兮，知衆流之必東。啓茲龕而畢受兮，攬斯文之變態。會秦越而儳言兮，錯朱素而儷色。將編仁義以爲藩兮，結道德而葺之。峙六義以爲壁兮，楹四始以相持。介奚斯而擯吉甫兮，延考叉于東序。陶潛揖于庭堂兮，甫白儼而翼寧。庶僞體之有裁兮，範九軌而同途。起往賢而質中兮，俟來哲以通符。必口白而稱覺兮，又胡爲此蘧廬？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李鑾宣·摘句》 士仰先生同北斗，人傳前世是西涯。（《輓法時帆》。朱文正公謂時帆是李西涯後身。）

趙翼《寄題法梧門祭酒詩龕圖（君蒙古人）》 杜詩萬里行，歐詩三上成。作詩必以龕，毋乃拘心旌。豈知渺衆慮，端在嚴關扃！或仰屋梁卧，或觸醋甕傾。屏除萬籟靜，獵微窮至精。詩龕之築無多楹，虛白一室涵空明。曾無四圍皂羅幛，但有五夜鐵燈檠。想當晏坐吟興發，風簾不捲爐烟輕。眼光直洞重垣透，思路迥衆層霄清。一龕廣不過十笏，已逾五百由旬程。信哉人地兩超絕，毋怪詩律堅長城。聞公家世本沙漠，契苾勳門埒褒鄂。即今西南戰伐殷，何不奮戈就戎幕？乃耽手筆造鳳樓，遂忘弓刀畫麟閣。緣知風雅味獨深，嗜好與世酸鹹各。君不見雲石小海牙，橫絕酸齋作。鴈門薩都剌，亦壓蘇天爵。公才十倍此數人，已爆高名動寥廓。惟有《湛然居士集》（邪律文正公。）經濟文章胸可拓。好當彌勒結同龕，一瓣心香寄所托。

王芑孫《次韻答時帆學士（法式善）見贈四首》 舊日蘇司業，風流似此無。霄情見鸞鶴，水味別河湖。薄宦雲俱淡，清詩月共孤。長安自人海，訪我坐圓蒲。能從韋孟後，瀟灑出新詞。秋竹不勝綠，寒花如有思。莊生懷北郭，陶令詠東籬。問道却忘道，空山卽具茨。貧賤交心易，斯言孰識君？晚薑偏有性，獨鶴不依羣。詩話徵儀父，（時帆方輯《詩話》。）元家待子雲。采風尋掌故，吾與助論文。杞菊不同趣，蕭蕭同一寒。和君黃葉句，寫我烏絲欄。早達文章貴，長貧出處難。窮余差亦樂，聽鼓免應官。

又《時帆學士（法式善）以素册索余夫婦書有留鎮詩龕之語推與鄭重非所克承因次見示淨業湖待月六詩原韻題冊後報之》 作書自一樂，几研墨雲滃。此如蛇有足，孰謂鵝可籠？世人工毀譽，吾意初不動。淵明作止酒，而酒未嘗止。學道戒爲詩，勿以朱間紫。一笑大江橫，吾言若覆水。（余年來屢欲斷詩不作，迄亦未能。）室中貧孟光，於書偶涉獵。豈有麻姑搔，裂化萬蝴蝶？百年過風燈，煙楮賸幾葉。眞性在孤寒，秀句出飢凍。投壺一闋間，矢躍輒不中。誰具金剛睛，照了泡影夢？梧門今作家，月宿值南斗。仰屋坐詩龕，欲起池北叟。（時帆輯《詩話》斷自漁洋以後。）洵有舌粲花，不悟肘生柳。枉訪屢停車，投詩重打戶。得此並世中，風義亦云古。感君纏緜心，作我渾脫舞。

又《題法時帆山寺說詩圖卽次見題拙集四詩韻》 孤情絕照向何人？暫借三禪掃六塵。詩諦卻隨禪趣現，野花紅作佛前春。詩龕詩味極蕭涼，更向毘尼領妙香。北秀南能俱縛律，此心無住始還鄉。莫將時代畫鴻溝，無曲爲謠有曲謳。證得心空眞及第，未應得句比封侯。空門小住不談空，寫向詩中又畫中。我似維摩惟一默，未曾說異況言同。

又《冬夜爲法時帆點定所作存素堂詩集奉柬二首》 朔風竟終日，積雪快始晴。夜讀梧門詩，見跋燭換檠。精想出生瘦，別構勞經營。如遊松檜林，孤鶴時一鳴。霜鐘和松吹，流作空際聲。此聲從何來？窅自性地生。求詩莫於詩，稱性開奧閎。君當觀其大，鯨駕滄海橫。君當窮其變，虎帥戶牖驚。相思歲云久，一見肝膈傾。爲君致商榷，君亦披中誠。刪存事粗了，街榛打四更。不勝徂年悲，迫此歲暮情。賈島倘祭詩，薦以寒泉清。吾生但直

諒，何敢居多聞！世人觀其表，誤謂通典墳。尺寸互短長，所恃君識眞。自年十五六，登場好言文。蚊欲負泰山，不識鵬與鯤。爲學務討源，導江必於岷。生平厚自待，因以期諸人。人常不之納，不悔不逡巡。後世誰相知？此語傷子雲。君懷自淵谷，孰不以藝陳。國家於蒙古，恩養無比倫。篤生熊羆士，喬木仰世臣。欲爲文苑傳，落落星嚮晨。此詩吾所定，當代起夢麟。

又《題法時帆員外詩龕圖》 鳳城北出橫一衢，短巷曲折從東趨，巷側版扉君所居。入門而左潔掃治，瓦屋數楹花幾枝，不龕古佛龕以詩。詩律佛律參精嚴，孤燈夕哦星墮簾，好句唾落珠滿奩。何來萬樹烟冥濛？詩幻現前佛幻同。松樹街初無一松，（所居爲松樹街，此圖寫其舊句萬樹溪橋詩意。）君如陶潛愛吾廬。我詩眞是詩龕圖，此圖聊作壺公壺。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法時帆察酒（法式善）》 昨朝府帖下急遞，帖稱太學咨觀禮。太學長官吾舊遊，我今位卑承下流。聞君寫得新詩句，我亦將書末繇寓。定知講幄曉垂紳，（時方有臨雍之典。）轉憶周南留滯人。

又《次韻答時帆見寄》 媚骨天亦斬，生平苦喙硬。獨從文字緣，得契交遊盛。一自別京華，江湖漸衰病。把君此夕書，殘雪鐙窗映。井泥感升沉，雲龍憶合幷。寄聲常弗嗣，剪燭何時更？世智益難知，斯文亟須振。來者竟茫茫，吾曹換顏鬢。君雖在承明，金階滑難進。我如打包僧，持盌齋堂趁。旅食借花看，家山隔江認。賈賦痛憂生，陶詩娛適性。市門易爲姝，寡鶴不可聘。無窮物外心，銷以杯中聖。區區覆瓿書，千秋聽嘲評。

郭麐《呈法時颿先生（式善）》 京華旅食豈途窮！溫卷從無名姓通。識我萬人知海裏，非公一刺減懷中。高軒先過龐眉客，此道今成馬耳風。舉似詩龕索微笑，尋常師弟有誰同？

又《奉詶時颿先生見贈之作次韻二首》 下士逃空虛，見日惡其影。然而與世接，足跡未幽屏。今年來京華，寸抱自耿耿。浮沈萬人海，自顧劇萍梗。平生馬粟駕，到此不敢騁。先生經人師，得見私自幸。非有求知求，庶幾請益請。贈詩何清溫！佳處心獨領。始知有春風，能化性孤冷。文章我性情，形異無同影。門戶分區區，俗說盡可屏。側聞妙說詩，幽室孤燭耿。藥籠富丹砂，卻車載桔梗。廄馬養飛黃，跛鼈策馳騁。雖曰傷知人，於我豈不幸！官薄道自尊，王事少朝請。詩龕羣雅婷，次第得要領。終當載酒過，稍待候涼冷。

又《題時帆先生積水潭燕遊圖》 悔不從公賦近遊，茫茫人海罣沈浮。鯉魚風起便歸去，已是一年蓴荇秋。

又《續懷人詩十二首》二 第一功名世豈知！詩龕著述富當時。有人遠道三千里，傳說昌黎薦士詩。（法時帆先生。梅史書來，云先生盛稱鼐於鐵制府，足可感也。）

陸繼輅《酬別伍堯學士（法式善）》 昔夢詩龕久，相逢恨別筵。離歌榮上第，奇字蓄三年。誰索飛花句，虛成春草篇？歸心波共急，欲去轉流連。

雜録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法時帆係蒙古人，非滿洲人。乾隆庚子進士。初名運昌，因用國書書之，與「雲長」同，奉旨改今名。其人詩學甚佳，而人品却不佳。鐵冶亭輯八旗人詩爲《熙朝雅頌集》，使時帆董其事。其前半部，全是《白山詩（選）（介）》，後半部則竟當作賣買做。凡我旗中人有勢力者，其子孫爲其祖、父要求，或爲改作，或爲代作，皆得入選。竟有目不識丁，以及小兒女子，莫不濫廁其間。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嘗聞梧門先生搜輯同時先後詩人之作名《及見集》，卷帙甚富，然未之見也。今年霽青以之廣信太守任，道出袁浦，劉芙初太史以札見寄云：「梧門沒後，此書在某處，凡十六帙，其中選輯尚有未盡善者，屬霽青交付，爲之釐訂，以俟刊行」云云。時霽青行滕未解，約至家見付，并自任剞劂之事，爲之躍然以喜。不特吾師闡幽發微之心得以少慰于九京，而稿項黃鬍，苦吟顱額之士，有僻遠沈冥，不獲傳於世者，藉以單詞隻句，託之不腐，豈非盛事耶。芙初書後，附寄三絕云：「集端卷首例科名，還與方羅訴不平。六十年來詩筆好，沙中揀得是金聲。」「袁、趙集中留雅意，蔣、錢稿裏去偏心。（自注：隨園、甌北、心餘、攢石也。）人間屏卻箏琶響，自出成連海上琴。」「故人幾輩漸迢迢，展卷眞如賦《大招》。繭紙烏絲商略偏，寄君篋衍爲魂銷。」芙初以爲首列達者，未免猶有重科名之意；而四家之詩鈔者，未必是其上乘，欲鄙人爲別裁之也。然恐才識弇陋，於梧門先生無能爲役，柰何？

陳廷慶

《國朝正雅集》卷三五引吳嵩梁《石溪舫詩話》 桂堂詩才敏贍，下筆千言，人尤豪宕不羈，縱情於山川花月間，所得萬金立盡。

又引《寄心盦詩話》 太守【略】愛賓客，薦引孤寒書，一日百函無倦色。

《簾鈎》 《國朝正雅集》卷三五引《寄心盦詩話》：太守少以《簾鈎》詩得名。

《湖海詩傳》卷三七 陳廷慶，字兆同，號桂堂，奉賢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辰州府知府。有《古華詩鈔》。

《詞林輯略》卷四 陳廷慶，字兆同，號桂堂，又號古華，江南奉賢人。散館改戶部主事，官至湖南辰州府知府。著有《謙受堂集》。

《江蘇詩徵》卷二八引阮亨《瀛舟筆談》 陳古華太守將赴戡山講席，兄以放翁所書「詩境」二字舊石刻拓本屬太守撫勒之。太守又嘗于六月八日率諸生祀劉念臺先生於講堂，以先生殉難于是日也。太守有序有詩。

王芑孫《寄酬辰州守陳古華（廷慶）寄懷之作四首》 丹砂不寄寄朱提，還有新詩手自題。向夕挑燈三過讀，春風吹夢楚江西。謝家游屐白家詩，卻復廉能冠一時。聞道桃源花似雪，漁人能唱使君詞。墨義淋漓七八篇，傳誇往往遍朝賢。輸君豈但官階貴！我輩腸枯應舉年。（古華監試湖南闈中，自作擬墨七篇。）長安流落渺愁予，莫怪年年不遣書！懷仰自勤書自懶，故人知我舊蕭疎。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陳桂堂太守（廷慶）》 聞君困痔亦良久，兩月無書近安否？與書不報誠以何？傳來消息多淆訛。諸公外出攖纏縛，孫（淵如）秦（小峴）各悔當時錯。君已歸來足養親，眼中奇福更何人！

《皇清書史》卷八 陳廷慶，字兆同，號古華，晚號非翁，基孫。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官辰州知府，陞道員。精八法，名所居曰「肄書簃」，嘗倩人刻「書隱」及「五十方能學晉書」兩小印。又有《五十學書圖》，題詠如林。趙收庵司馬爲之贊云：「雲間之書籍，籍董陳君處，厥後幾軼其塵。」罷官後，游西湖，卒於圓慶山房（《木葉廒法書記》）。善書，初師趙、董。後專學晉人，出入鍾繇、皇象間，有法帖《集古錄》若干卷。（《松江府志》）

王初桐

《湖海詩傳》卷三八 王初桐，字于陽，號賡仲，嘉定人。監生。官齊河縣丞。有《海右集》。

《新城訪王氏西城別墅》 《湖海詩傳》卷三八引《蒲褐山房詩話》：西城別墅，阮亭先生所築。凡十二景，有石帆亭、樵唱軒、半偈閣、大椿軒、雙松書塢、小華子岡、小善卷、春草池、三峯嘯臺、石丈竹徑、綠蘿書屋諸勝。一時名士，皆有題咏，多清遠閒曠之作。公子啟涑彙而刻之。共九十餘人，不分卷帙。予奉使青州，過新城時得之。此書不見於《漁洋全集》三十五種，恐久而遺佚，故著於此。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四 《嶰壑山人詞集》（《杯湖欸乃》三卷、《杏花村琴趣》一卷），嘉定王於陽（初桐）撰。於陽一字竹所。又：然則竹所之於詞，可謂勤矣。其詞於南、北宋諸家莫有津逮，述庵雖選入《詞綜》二集，要非浙西宗派所能牢籠也。《靜志居琴趣》有《洞仙歌》十七闋，竹所繼之亦有十六闋，詞皆穩帖，是何綺思之深也。【略】集後有張示軒（龍輔）跋尾，皆有益於詞境。【略】張云：「余最好竹所之詞，甲戌將游括蒼江，入山羈愁大發，奴聾傭蠢，不可告語。孤舟村店，惟竹所詞是親，朝吟夕誦，酒後耳熱，輒擊節嗚嗚。浙東之人無知音律者，聞余歌聲，無不群聚傾聽，爭相贊歎。」

《白苹香・別六娘》、《虞美人影・山塘舟次對雨寄懷六娘》 《清詞玉屑》卷七：嘉定妓湘苹，亦呼六娘，名家女也。歸某生，狂蕩不檢，家貲揮盡，紿湘苹至勾欄鬻之，初涕泣欲死，假母以計污之，遂墮入倡家。居槎水上，澆花種竹，翛然遠俗。見王竹所詞悅之，思委身不得，乃貽以小影，用「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詩意補景，竹所署以「絕代佳人」四字。後攜入京師，一時名士題咏殆遍。竹所有《別六娘・白苹香》云：【略】又《山塘舟次對雨寄懷六娘・虞美人》云【略】皆深見情愫。

《過龍門・落日水微瀾》　毛大瀛《戲鷗居詞話》：嘉定有六娘者，名湘苹，字采于，名家女也，歸某生。某生狂蕩無檢，家產奩資，揮霍淨盡，紿六娘至勾欄迫之。六娘涕泗交橫，號慟欲絕。假母以計污焉！遂墮入娼家。後居槎水上，賣珠補屋，種竹澆花，幽窗曲几之下，熏爐茗盌間，靜若書生。悅吾友王君竹所之才思，委身而不得，作小影以貽之。圖中用「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兩句補景。竹所署以「絕代佳人」四字，携入都門。一時知名之士，題咏殆遍。凡睹崔徽風貌者，皆以爲遠過蕭娘一紙書也。竹所有別六娘詞，調寄《白苧香》云：【略】又，山塘舟次，對雨緘懷六娘，調寄《虞美人影》云：【略】又，小重陽石湖望月，有懷六娘，寄《過龍門》云：【略】竹所寄懷之詞甚多，不及備載。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奩史》　一百卷，王初桐撰。初桐，字于陽。江蘇嘉定人。縣丞。

楊試昕

《晷雅集》卷三一　時庵詩，孤情獨往，即之彌深，使人流連往復，不能自已。如桓子野聞歌，輒喚奈何矣！徐渭楊稱《梨花》一律，海叟《白燕》、孟載《春草》不及也。因呼爲「楊梨花」。

《初月樓聞見録》卷三　楊時庵名試昕。丹徒人。國子監生。嘗偕吳郡石遠舜與予相遇於明聖湖上。時時庵初學爲詩，已能吐棄凡近。後從同邑王柳村相切礪。交游日廣，詩學亦日進。時庵篤友誼，故詩尤長於言情。所著有《清響閣集》。

《江蘇詩徵》卷六三引《盟鷗敝箒譚》　予在京口，與吳樸莊輩結七子吟課，一時稱盛。樸莊歿，復得楊時庵繼之。時庵性情篤摯，以友朋爲性命。徐雪廬卧病平湖，偕石遠梅走數百里訊之。遠梅卒，偕予往吳中哭之，並經紀其家。士夫誦古誼焉！過京口，邗溝者，必以得見爲快。詩清思隽，句不落中，晚以後。卒年四十四。予亟採入《詩徵》，亦足慰其苦心矣！

《梨花同王小村作》　《梧門詩話》卷一四：楊時庵詩本至性，耐人吟諷。【略】詠梨花云：【略】體物工細，神韻綿渺。徐雪廬溢爲絕唱，因呼爲「楊梨花」。

《湖海詩傳》卷四五　楊試昕，字允成，丹徒人。監生。有《海嶽山房詩草》。

趙翼

論述

綜論

蔣士銓《甌北集序》　君詩則自出都後且益工。蓋天才踔厲，其所固然，而又得江山戎馬之助，以發抒其奇。當夫乘軺問俗，停鞭覽古，興酣落筆，百怪奔集，故雄麗恣，不可逼視，雖欲不傳，不可得也。

《隨園詩話》卷一四　趙雲松觀察謂余曰：「我本欲占人間第一流，而無如總作第三人。」蓋雲松辛巳探花，而于詩只推服心餘與隨園故也。雲松才氣，橫絕一代，獨王夢樓不以爲然。嘗謂余云：「佛家重正法眼藏，不重神通。心餘、雲松詩，專顯神通，非正法眼藏。惟隨園能兼二義，故我獨頭低；而彼二公，亦心折也。」余有愧其言。然吾鄉錢璵沙前輩讀《甌北集》而奇賞之，寄以詩云：「忽墮文星下斗臺，聲華藉藉冠蓬萊。探花春看長安偏，投筆身從絕域回。風雅名誰爭後世？乾坤我欲妬斯才。登壇老將推袁久，不道重逢大敵來。」

袁枚《趙雲松甌北集序》　今夫越女之論劍術曰：「妾非受于人也，而忽自有之。」夫自有之者，非人與之，天與之也。天之所與，豈獨越女哉？以射與羿，弈與秋，聰與師曠，巧與公輸，勇與賁育，美與西施、宋朝，之數人者，俱不能自言其所以異於衆也，而衆之人方且彎弓、鬬棋、審音、習斤，

學手搏，施朱粉，窮日夜追之，終不克肖此數人於萬一者，何也？雲松之于詩，目之所寓即書矣，心之所之即錄矣！筆舌之所到即奮矣，稗史方言龜經鼠序之所載即闌入矣。李衛尉之營陣，隨處可置也；熊宜僚之丸，信手可弄也。而忽正忽奇，忽莊忽俳，忽沉鷙忽縱逸，忽叩虛而逞臆，忽數典而鬬靡，讀者游心駭目，碌碌然不可見町畦，或且規唐摹宋，千力萬氣以與之角卒之，騏驥追日，未暮而日已在其前，所以然者，又何也？嗚呼！此皆羿與秋、師曠、公輸、賁育、西施、宋朝之所不能言，而惟越女能言之者也。余之爲雲松言者亦止此而已矣。或謂雲松從征西滇，官海南、黔中，得江山助，故能以詩豪。余謂不然，世之行萬里、歷險艱者，或十倍焉，而無加於詩如故也。或惜雲松詩雖工，不合唐格，余尤謂不然。夫詩寧有定格哉？《國風》之格，不同乎《雅》、《頌》；皐、禹之歌，不同乎《三百篇》；漢、魏、六朝之詩，不同乎三唐，談格者將奚從善乎？楊誠齋之言曰：「格調是空間架，拙人最易藉口。」周櫟園之言曰：「吾非不能爲何、李格調以悅世也，但多一分格調者，必損一分性情，故不爲也。」玩此二公之言，益信雲松之所以長處，余不能言；雲松之所以短處，余轉能言之。此即雲松之所以謝卻他人，而必亟亟焉以詩序見屬之本意也。

又《覆雲松觀察》 悟先生所以推許我詩，如元相之愛龐嚴，爲其類己故也。然君子和而不同。

又《做元遺山論詩》 雲松自負第三人，除却隨園服蔣君。絕似延平兩龍劍，化爲雙管鬥風雲。（蔣苕生、趙雲松）

王鳴盛《甌北集序》 其出塞之作，境奇詩益奇，皆人耳所未聞、目所未睹，恍挾我之尻輪神馬，而翱翔乎萬里之外，快矣哉！鄙吝爲之頓消，而神智爲之頓擴也。吁！詩之道大矣！非才與境相遭，則無以發之。耘菘之才俊而雄，明秀而沉厚，所得於天者高，又佐以學問，故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略言之，不見其促；繁言之，不見其碎；淺言之，不見其輕浮，深言之，不見其鬱悶。當其得意，如關河放溜，瞬息無聲，又如太阿出匣，寒銼百道。茲非其才爲之與？而不知其妙緒獨抽，排粗入細，正多膩旨研思，溢乎文句之外，而未嘗徒以馳騁爲能事也。且耘菘之境則之異甚。夫在廊廟臺閣，則有應奉經進、頌禱密勿之詩；在軍旅封圻，則有贈酬告諭、紀述揚厲之詩；在山林田野，則有言情咏物、閑適光景之詩。茲數境者，人鮮克兼之，若耘菘既兼之矣。承恩優渥，揚歷中外，出處兩得，有境以助其才，有才以寫其境，而耘菘之詩出焉！能不爲近時一大宗哉！

錢大昕《甌北集序》 耘菘天才超特，於書無所不窺，而尤好吟詠。早年登薇垣，直樞禁，游翰苑，應制賡和，頃刻數千言，當宁已有才子之目。及乎出守邊郡，從軍滇檄，觀察黔西，簿書填委，日不暇給，而所作益奇而工。歸田十數年，模山範水，感舊懷人之詞，又日出而未有艾也。最耘菘所涉之境凡三變，而每涉一境，即有一境之詩以副之。如化工之賦草本，千名萬狀，雖寒暑異候，南北殊方，枝葉無一相肖，要無一枝一葉不栩栩然含生趣者。此所以非漢、魏，非齊、梁，非唐，非宋，而獨成爲耘菘之詩也。或者以耘菘老於文學，在京朝循資平進，即可升秩槐棘，且在方面有循良聲，不久當膺開府之寄，乃退而以詩自名，疑若未展所抱者。予謂古人論三不朽，以立言居立功之次，然功之立，必憑藉乎外來之富貴，無所藉而自立者，德之外，唯言耳！姚、宋、郭、李諸公，非身都將相，則一田舍翁耳！吾未見言之次於功也。「書有一卷傳，亦抵公卿貴」，耘菘嘗自道之矣！知難而退，從吾所好，耘菘蓋自知其材、其趣、其學之足傳，而不欲兼取，以托於老氏之知止焉耳！試質之耘菘，其以吾言爲然乎否？

《北江詩話》卷一 趙兵備翼詩，如東方正諫，時雜詼諧。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霹靂火趙甌北翼。有《甌北詩集文集》。慄以赤，雌霹靂。

翁方綱《甌北集序》 今耘菘之詩哀然成帙，【略】其詩境律兀奇宕，音在空外。昔人評魯公書「力透紙背」與褚河南書「用筆高出紙上寸許」者，其理正同。

祝德麟《甌北詩鈔序》 客有過余而論先生之詩，余告之曰：「先生之詩茂矣，美矣，廣矣，大矣。夫其鎔鑄訓典，翔集子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先生之閎也；毛嬙西施，去之鉛黛，名葩異萼，助之月露，先生之麗也；論世知人，雕繪萬象，依經立義，折服五鹿，先生之辨也；司契因心，鍊剛繞指，彎弓不發，惜墨如金，先生之謹也。其志廉以潔，其辭安以舒，其風骨藻耀而高翔，其神采綺交而脉注。今之作者蓋莫之或及也。」

趙懷玉《甌北詩鈔序》 吾族雲松先生天生異才，少有奇氣。【略】昔樂天揚聲於唐室，務觀奮迹於宋朝，先生揖讓其間，殆堪鼎足乎！後進之士，翕然從風，有目咸賞，不脛而走。【略】或曰：世人論詩，多宗初、盛。先生不

卑宋格，自名一家。

李保泰《甌北詩鈔跋》《甌北集》三十三卷成，海內爭先快睹，既不脛而走矣！【略】歷觀前代詩，其卓然能名一家者，莫不各有精神貫注而面目各不相襲！先生綜括源流，默識神理，大指在自出新意，不斤斤於格調。正如李伯時畫馬，所謂「天閑萬廐，皆吾師也」，而實無一字蹈襲。嘗有論詩三言曰：「句中有意，句外有氣，句後有味。」亦可知先生詩之所自矣！

張舟《甌北詩鈔跋》《甌北詩集》三十三卷，奇思壯采，驚心動魄，無一意不創，無一語不新，信古來未闢之詩境也。

伍肇齡《重刻趙甌北全集序》予惟雲崧先生體備三長，著述宏富，所纂《皇朝武功紀盛》，道揚聖武，昭示寰區。《廿二史劄記》考辨精詳，有資史學。叢考、雜記、文集、詩鈔、詩話諸書裨益多聞，津逮後進。先生詩名與袁、蔣競勝一時，然不掩其經濟實學也。

詁亭恆《趙甌北全集序》《劄記》一書，貫串史乘，薈萃成編，俾上下數千年瞭如指掌。他如叢考、雜記、詩鈔等類，皆足廣見聞而資諷。至《皇朝武功紀盛》一編，其中廟謨將略以及地方形勢，頗爲詳盡，實足爲行軍考鏡之資，而補史傳所不足。則甌北之有功來學豈淺鮮哉！

延君壽《老生常談》海內近人詩，余所及讀者不下百數十種，袁子才新穎，蔣心餘雄健，趙甌北豪放，黃仲則俊逸，當以四家爲冠，餘則各有好處。

又　趙甌北七律，登臨懷古之作，激昂慷慨，沈鬱蒼涼，能手也。《袁州城外石橋最雄麗相傳爲嚴世蕃所作》：「飛梁橫鎖急流奔，遺惠猶傳濟洧溱。黃閣階前跨竈子，青詞燈下捉刀人。選材幾費深巖石，得地依然要路津。終欠出都騎款段，一鞭來此踏霜晨。」第六句拍題甚緊，末用徐鍇語，卻好。《耒陽杜工部墓》云：「生無一飽人誰惜？死有千秋鬼豈知！」【略】讀之雖氣質稍粗，能淵淵出金石聲，最長人才思，啓人聰明。

《靈芬館詩話》卷八　國朝之詩，自乾隆三十年以來，風會一變，於時所推爲渠帥者凡三家【略】甌北稟有萬夫，目短一世，合銅鐵爲金銀，化神奇於臭腐。力欲度越前人，震駭凡俗，辟如阿修羅具大神通，舉足攬海，引手摘月，能令諸天宮闕悉時震動，但恐瞿曇氏出世作獅子吼耳！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聽松廬詩話》　甌北五古中論古、論事、論理諸作，雖虛字太多，發論太盡，於古人渾厚含蓄、一唱三歎之旨，幾不復存。然胸中有識，腕底有力，眉開目爽，自成爲有韻之文。且其所言，每如吾意中所欲出。讀至愜心處，似倩麻姑癢處搔也。

又　七古才氣奔騰，時見剽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之句，然力求工巧，可稱能品，却非詩家第一義也。

又引《聽松廬文鈔》　甌北先生晚歲退閒，取唐、宋諸家全集再三展玩尋繹，得識各家獨至之處。故所撰《甌北詩話》抉摘精微，指陳得失，語多切當。非僅見方隅、橫生議論者可比也。其論列詩家，梅村之後獨舉初白。蓋初白之詩，空靈變化，有廣大教主之風。先生詩與之相近，故不覺爲鍼芥之投。然合觀全體，漁洋之高秀，竹垞之厚重，初白亦有所未逮。惟初白生當王、朱並峙之時，獨能陶冶性靈，自成面目，此所以爲不可及。而先生舍王、朱而特舉之，亦可云獨具隻眼者矣！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全無含蓄但矜張，不按宮商枉上場。又見談詩趙仁獎，王戎墓下唱黃鸝。（陽湖趙甌北翼。仁獎，唐人。）

《三家詩話・三家總論》　近日論詩競推袁、蔣、趙三家，然此論雖發自袁、趙，而蔣終不以爲然也。試觀《忠雅堂集》中，於袁猶貌爲推許，趙則僅兩見，論詩亦未數及矣。【略】曩嘗倣敖器之詩評，評本朝詩人，有曰：「子才如畫舫搖湖，蕩人心目；苕生如劍山躍馬，所向無前；雲松如吳越錦機，力翻新樣。」見者以爲切中。【略】讀三家之詩，巧麗者愛子才，樸健者愛苕生，宏博者愛雲松，取其長而棄其短，是在善讀者。

又《三家分論》　雲松之詩，詩中之駢體也。【略】雲松如佳穀。【略】雲松學蘇、陸而參以梅村、初白。【略】雲松學前人而出以整麗，有冗雜之病。

又　雲松《十家詩話》，最爲具知人之識，持千古之平。但其所爲之詩，則效前人而尚少簡練。雲松五、七言古，意欲以議論之警闢，才力之新奇，獨開生面，幾於前無古人。然趁韻湊句，殊欠雅健。且苕生性好詼諧，爲詩則極嚴正。雲松視躬以禮，而詩乃多近滑稽之雄，使人失笑，較子才而更甚，何也？豈不善學東坡而墮入誠齋惡道耶！雲松宦游南北數千里之外，所表見固皆不虛，而極險之境地，極怪之人物，皆收入詩料，遂覺少陵、放翁之入蜀，昌黎、東坡之浮海，猶遜其所得所發之奇，可謂極詩中之偉觀也。雲松七律格雖不高，而語無不典，事無不切，意無不達，對無不工，兼放翁、初白之勝，非袁、蔣所能及也。少陵《李潮八分書小篆歌》，開詩中考據

之端。而竹垞爲詩，每好以此等爲能事。雲松才學宏富，亦好考據以見長，然弔詭搜奇，俱覺冗蔓可厭。近日此風盛行，而詩遂同胥抄矣！讀苕生長篇，人或嫌其單薄；讀雲松長篇，人多嘆其典贍。然苕生本色極高，且精光貫注，使人不敢逼視；雲松則近於掉書袋矣！蓋苕生失在矜才，雲松失在逞博也。張船山之詩，多近袁、趙體，亦能自出新意。其《寶雞驛題壁十八首》，力詆將帥養癰，與雲松《擬老杜諸將十首》同一忠憤。但矯變沉雄，俱不能及老杜。明七子如何、李，滄溟詩，雖摹古未化，然其生平之行誼，各有卓然自立之處，所以前人雖極力貶斥，詩究難泯。讀三家之詩，須知三家之大節各有可傳，不第以眞才本色鼎立一時，而雲松尤爲醇美。過求新巧，必落纖小家數。如子才「殿上歸來履幾雙，三分天下更分香」、雲松「如此容華嫁窮羿，教他那得不分離」之類，乃晚唐、元人惡派，以之入詞曲可也。雲松好作俚淺之語，往往如委巷間歌謠。若「被我說破不值錢」、「一箇西瓜分八片」等句，成何說話！【略】雲松於同時諸人，只以「千秋」二字推袁、蔣、王、錢四人，蓋自以詩歌與袁、蔣鼎立，考據與王、錢鼎立也。然王禮堂尊鄭學太過，尚非千秋之人。

又　子才仿《贈白馬詩》，只知蟬聯而下，略無紆折，似全不知古人妙處。蔣、趙五古，亦罕能於此着眼學古人也。【略】三家富於才調，此等伸縮轉換之妙，似未曾領取也。【略】五律之妙，少陵之後，李義山最爲擅場。袁、趙力求新巧，去少陵甚遠。【略】絕句詩，蔣、趙皆宋音，然蔣猶挺拔，趙則諧俗。袁雖間學唐人，亦少雅音。

《停雲閣詩話》卷三　《甌北詩鈔》有「將酒勸人無惡意，借花獻佛見眞情」二語，雖工，然亦未能免俗。

《文獻徵存錄》卷六　晚歲取唐、宋以來各家全集展玩而尋繹之，沿波溯源，閒得其心力獨至之處，故所撰《甌北詩話》抉摘精微，語多切當，要非局方隅之見橫使議論也。其論列近代諸家，梅村後獨舉初白，蓋查詩空靈變化，甌北性與之近也。然如王漁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之初白，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峙之時，獨能陶冶性靈，自開門徑，此初白所以爲不可及。則甌北之論詩，亦可云獨具隻眼矣。甌北五言中論古諸作，發抒太盡，於一倡三歎、渾厚含蓄之古法幾不復存。然探喉而出，每如吾意之所欲發。如所云：「乃知曠達人，大抵十九寓。一朝見可欲，鮮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動爲古人誤。」又所云：「荆公變祖法，欲創富彊治。及至法必行，流毒不可制。乃知功名心，亦足禍人世。」誦至惻心處，淋漓痛快，似倩麻姑癢處搔也。七言古詩，時見剽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之句，如：「曉星明似月，古堠立疑人。月華涼在水，山影澹於雲。」「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夜踏邊。」「久客不歸無異死，故人入夢尚如生。」可稱能品，却非詩家第一義。

孔憲彝《讀甌北詩鈔》　骨相清奇野鶴形，（耘菘先生散館時，□高廟有「文佳，惜無福相」之諭。）天開詩境與延齡。自收經濟歸歌咏，肯爲規繩負性靈。序首汪（由敦）錢（大昕）推匠斧，名齊袁蔣（擬）台星。元輕白俗休相例，老去微詞更可聽。

《問花樓詩話》卷三　先廣文嘗言：長江、大河，泥沙俱下，不似井泉清潔。讀古大家集，須存此見。近日譚者於袁、蔣、趙三家各有微辭，然鉛山雄直，甌北排奡，隨園舌如蓮，筆如劍，皆能於嶺南、江左諸家而外，獨開門戶者也。

《退庵隨筆》卷二一　王漁洋《古詩選》，至虞道園、吳淵穎止。蘇齋師《志言正集》，亦至遺山、道園止，於明詩皆一概舍旃。惟趙甌北《十家詩話》，獨以高青丘接放翁、遺山之後，青丘詩固足爲明人弁冕，然祇可稱名家，而不足當大家。余但愛誦其七律，如「重臣分陝出臺端」一首，眞足方駕古人。然在集中，已不可多得。而論者每盛稱其樂府及擬古、詠古諸作，以爲只叙題面，不著議論，神似青蓮，則非余之所知矣！

又　國朝詩以王漁洋、朱竹垞並稱，自係公論，百餘年來，未之有改也。而趙甌北《十家詩話》獨遺之。蓋甌北詩離神韻稍遠，與漁洋之宗旨本不相謀，而其學又不如竹垞之該博，故以吳梅村、查初白代之，有意爲此軒輊。其實吳、查亦只可稱名家，非可以凌轢王、朱也。自趙秋谷有「朱貪多、王愛好」之說，後人多資爲口實。蘇齋師嘗言：「汝自腹儉耳，朱何嘗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嘗愛好？」實爲棒喝。竊謂今之學詩者，正當以愛好學王，以貪多學朱，則方將講求聲律，博綜故實之不暇，則此兩言轉可爲學詩者之階梯，又何所容其排擊哉？至近又有抹殺王、朱，而以蔣心餘爲我朝詩人冠冕者，狂生一偏之見，逞其雌黃，付之不辨可矣！

《挹翠樓詩話》卷四　甌北古詩議論警闢，機趣橫生，眞是獨開生面。惟氣不淳厚，遂覺剽而不留。隨園亦生此病。

《香石詩話》卷二　甌北、子才一時并稱，就二家論詩觀之，固以甌北爲優。甌北所著《十家詩話》能不失矩矱，不致詒誤後生，勝於《隨園詩話》矣！

《石溪舫詩話》卷一　觀察才大氣雄，無所不有。集中七律最爲擅場，名句不可勝采，爲余作文信國公與新溪公手札古詩及次韻七律獨精整，無一俳語，題東浦方伯集五古亦然。豈其信手揮洒，亦英雄欺人耶？

《國朝正雅集》卷一九引《寄心盦詩話》　雲崧先生槃槃大才，詩如江河一瀉，奔蕩無匹。與簡齋、心餘兩太史齊名。吳蘭雪謂集中七律最爲擅場，余亦謂然。

又引《炙硯瑣談》　甌北梓全集見示，余謂曰：「爲杜紫薇則不能，爲楊誠齋則過之無不及矣！」趙傲然曰：「吾自爲趙詩，烏論唐、宋？」

又《甌北集》中，七律尤工，佳句【略】不可枚舉。大率屬對必工，措詞必隽，筆無不達，意無不新。甌北眞堪比劍南也。

又　甌北以詩雄視館閣，著述等身。嘗雌黃近時作者，自袁簡齋太史外，鮮所當意。

舒位《與甌北先生論詩并奉題見貽續詩鈔後》　天地有生氣，終古不能死。人受天地中，同此一氣耳！發而爲詩歌，亦是氣所使。如塗塗附非，活潑潑地是。然非讀書多，不能鞭入裏。又非作詩久，不能跳出底。不入不知苦，不出不知旨。君不禁其臣，父不傳之子。臭腐化神奇，或自妙悟始。絢爛歸平淡，必臻險絕止。經以《三百篇》，緯以「十七史」。縱以五千年，衡以九萬里。鑄出眞性情，鑿成大道理。其氣從空生，生則烏可已？忽然興會至，蠶食如有神。俄頃再眡之，一字不可存。作詩如釀酒，滋味熟則醇。改詩如煎茶，火候過難勻。豬肝累一片，雞肋戀三軍。覓得針線迹，修出斧鑿痕。不如摧燒之，當風揚其塵。餘爐合不得，死灰然無因。詩法如兵法，外陣而內屯。當知楚有材，勿謂秦無人。面具雖狡獪，即羽扇綸巾。背水固奇險，非霸上棘門。折屐者八千，有棋局酒樽。超乘者三百，無匹馬隻輪。初讀甌北詩，其詩豔於雪。再讀甌北詩，其詩鑄如鐵。久讀甌北詩，大叫乃奇絕。不待鍾嶸評，先遭匡鼎說。胸中千萬卷，始得一兩篇。腳根千萬里，始得一兩言。目中千萬世，始得一兩年。佞之可稱佛，謫亦不失仙。其詩自可傳，其詩有可刪。其詩不能學，其詩必須讀。讀詩悅我口，鈔詩脫我手。壯悔堂中無，老學庵中有。是謂讀書多，是謂作詩久。曰梅子熟矣！聞木犀香否？

《筱園詩話》卷二　趙雲松翼，則與錢塘袁枚同負重名，時稱「袁、趙」。【略】趙翼詩比子才雖典較多，七律時工對偶，但詼諧戲謔，俚俗鄙惡，尤無所不至。街談巷議，土音方言，以及稗官小說，傳奇演劇，童謠俗諺，秧歌苗曲之類，無不入詩，公然作典故成句用，此亦詩中蟊賊，無醜不備矣！袁、趙二家之爲詩魔，較前明鍾、譚，南宋江湖、九僧、四靈、江西諸派末流之弊，更增十百，實風雅之蠹，六義之罪魁也。

朱克敬《儒林瑣記》　趙翼【略】富于文學。歷代史書，旁及諸子小說，無不流覽考訂。詩學蘇軾而恃才驅駕，奔肆無餘，亦不甚循古法。其時天下方務考據，學者震其雄博，往往宗之。當時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後數十年，讀其詩者，寡矣！

《瞑庵雜識》卷二　趙耘菘詩，恣肆恢諧，爲後人詬病。然如《梅花詩》：「古寺月明僧定夜，空林雪滿鶴歸時。」《白桃花》詩：「武溪水映春無色，露井風開月有痕。」亦復雅飭可誦。

又卷三　趙甌北詩，才大學博，而過於縱肆，不免滄海橫流。惟能以詩說理，博辨無礙，亦一奇也。

又卷四　趙耘菘詩，才氣縱橫，記聞賅博，以載籍佐其馳騁，雖倜規錯矩，猶能雄視一時。

李慈銘《廿二史劄記跋》　雲崧以詩名乾隆間，淺率蕪俗，實不足存。所著自《甌北詩鈔》外，尚有《甌北詩話》、《簷曝雜記》、《皇朝武功紀盛》、《陔餘叢考》諸書。《詩話》議論尚可節取，所摘錄陸務觀、吳梅村、查初白三家近體詩亦選擇精當。

《復堂日記》卷一　今日見趙翼《雲崧全集》、《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究爲讀書人撰述。詩文趨向歧誤，亦不失爲才士。

《白雨齋詞話》卷八　《小倉山房集》佳者尚可得百首，《忠雅堂詩》、《甌北詩鈔》百中幾難獲一。蓋一則如粗鄙赤腳奴，一則如倚門賣笑倡也。

王闓運《湘綺樓論詩絕句》　酬應詩中別一家，元、明、唐、宋路全差。無人肯咏乾蝴蝶，猶勝方家凍豆花。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乾嘉盛時，袁、趙、蔣三家自爲標榜。【略】三家之詩，於袁則愛其七言律絕，於趙則愛其五言古、七言律，於蔣則愛其五、七言古。袁之詞旨爽脆。趙之筆趣跳盪，殊覺開心胸，一讀一快。蔣雖不及

袁、趙之大，細按之，其規模較好可，無袁、趙流弊。是知，既讀袁、趙詩者，不可不兼讀蔣詩也。

又《甌北詩鈔》五言古體，以入情入理之筆，播爲有聲有色之章，自闢町畦，獨有千古。七言近體亦然。句如「宵小原來不在多」、「生齒繁應有劫」、「千秋自有無窮眼」、「無官豈必皆高士」、「久客不歸無異死」、「清愛人知已近名」、「仕途未可恃文章」，皆屬人人心中所欲言。一經拈出，便覺奇警，至不可思議。袁簡齋曰：「唐李長吉人稱鬼才，其詩專從不可解處落想，今甌北詩又無一語不從可解處落想。」得甌北作詩之旨矣！

《蕙露盦雜記》卷六　大抵乾隆間詩人如袁、趙、孫、洪諸公，天稟皆高。觀古人詩時，意氣已壓其上，不暇沈思，非惟觀明賢詩如是，即於漢、唐亦莫不然。故其詩錘鍊者鮮，而議論多在皮毛之間。

《新世說・文學》　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略】袁公詩主性靈，新奇跌宕，不守前人矩矱，得名最盛，而其品不高。與之齊名者，爲蔣苕生、趙甌北，二家詩眞率，袁雖卑視之，論者以爲氣體尚在其上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八　湘潭歐陽功甫【略】，其與羅秋浦書，謂：「【略】袁、蔣、趙才力甚富，不屑鍊以就法，故多淺直俚諢之病，不能及古而見喜於流俗。」

《晚晴簃詩匯》卷九〇　自袁、趙、蔣三家同起，舉世風靡，詩體一變，爲講格律者所集矣。雲崧詩最繁富，才雄學博，不屑寄人籬下，而莊諧雜進，馳騁不羈，滋人口實。然其經意之作，大抵洞達眞切，蔚然深厚。

《味蔬詩話》卷三　甌北霸才，有翻天倒海之力，由善於著想，往往無理取鬧，不循循於矩度中。

分論

《芷塘南回謁我於揚州喜贈》　《雨村詩話》卷二：祝芷塘官侍御，有直聲，劾司業某受贓，坐是改官歸，其房師雲松在揚州送別古詩中有句云：「瘦羊官乃索肥羊，合口椒難禁開口。立仗馬鳴雖可怪，蹲池鳳噤實所醜。」蓋實錄也。

《舟泊京口王夢樓前輩邀遊北固山蒜山諸勝置酒江閣流連竟日即席有作》　《雨村詩話》卷四：房師王夢樓先生與雲松癸未同作房考，俱稱得人。後俱出守，罷官歸里，相訪於鎮江北固山，置酒江閣。雲松即席詩云：「握別京華十五年，故鄉重喜履綦連。人曾從海隨星使，家住臨江作水仙。老境風流猶顧曲，儒門淡泊忽逃禪。【略】羨君天與無花眼，燈下蠅頭寫更遒。」語語傳神，可作繪贊。

《上元節》　《雨村詩話》卷一一：京師人於上元節以泥塑鬼判，虛其腹，燃煤於中爲戲。宣武門左鐵門每年必塑，人爭觀之，甚于燈市。趙雲松戲咏云：「祿籍端資校勘工，故當炙手勢豪雄。共驚氣燄能炎上，誰識神靈也熱中。隸以夜叉應面黑，配宜旱魃稱顏紅。只愁黃胖遊春罷，碎作飛塵陌上空。」末用韓平原事，見《白獺髓》，可稱神肖。

《論詩》四　《隨園詩話》卷一五：詩文自須學力，然用筆搆思，全憑天分。往往古今人持論，不謀而合。李太白《懷素草書歌》云：「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公孫大娘渾脫舞？」趙雲松《論詩》云：「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論詩・莫道工師善聚材》　《隨園詩話補遺》卷九：王符《潛夫論》曰：「脂蠟所以明燈，太多則晦；書史所以供筆，用滯則煩。」近今崇尚考據，吟詩犯此病者尤多。趙雲松觀察嘲之云：【略】。

《同北墅漱田觀西洋樂器》　《雪橋詩話》卷七：宣武門內天主堂，即首善書院，有樓爲作樂之所。趙耘松《同顧北墅王漱田觀西洋樂器詩》云【略】。

《初用眼鏡》　《隨園詩話》卷一五：詩能令人笑者必佳。雲松《咏眼鏡》云：「長繩雙目繫，橫橋一鼻跨。」

《刪改舊詩作》　《雨村詩話》卷五：雲松詩最富，余在粵東時，其子來謁，以《甌北餘集》見示。雖美不勝收，而微嫌其不能割愛。今玉溪自成都回，見貽一冊，名《甌北詩鈔》，則雲松手刪僅存什一，可謂去滓存液矣！有自題《刪改舊詩》云：「食筍愛其嫩，食蔗愛其老。【略】何況詩文境，所歷有遲早。少時擅藻麗，疵類苦不少。老去漸剗除，又覺才艷稿。安能美並存，病處又俱掃？晚作蔗根肥，少作筍尖小。」【略】眞閱歷有得之言。

《後園居》　《瞑庵雜識》卷三：甌北詩多好戲謔，有足令人噴飯者，略舉一二，以佐談資。《後園居詩》云：【略】。

《春和相公經略來滇余以故吏仍直幕府敬呈四律》　《雨村詩話》卷一一：

祝芷塘爲余言，其師趙雲松以鎮安守調赴滇，從經略傅忠勇公征緬甸，本故吏也。呈詩云：「屈指兵興一路中，郵亭不斷戛弓刀。頻年聖主籌良將，多少蒼生望相公？」【略】錢充齋在經略幕下，讀至「多少蒼生」句，不覺痛哭。經略令幕僚皆屬和，遂傳遍滇南。

《哭外舅大學士程文恭公》《雨村詩話》卷四：程文恭公，雲松外舅也。公無子，以姪爲嗣，晚年常有乞身之思，以恩重不敢請。及其薨也，朝臣多爲挽章，唯雲松最爲親切，能道文恭立朝豐采，詩云：「黃扉方仰贊鴻鈞，何意騎箕遽返眞？上殿每陳寬大語，舉朝共服老成人。故鄉屋僅堪容膝，退直書常擁等身。欲識蓋棺公論定，早聞歎息徧朝紳。【略】」

《王西莊光祿輓詩》王賡《今傳是樓詩話》：趙甌北《挽王西莊》詩，有「牙籌不廢手親持」之句。西莊頗講封殖，居官亦乏清譽，當時議者頗多。甌北此詩，洵爲實錄。

《哭璞函之訃》三《雨村詩話》卷二：上海趙璞函文哲，由中書陞主事。三十八年再攻金川，璞函與吳鑑南從軍木果木，兵潰遇害。贈光祿寺卿，加主事。【略】趙雲松輓璞函有句云：「偶翻書札猶前日，忽憶鬚眉已古人。」皆極淒惋。至云：「游魂血污空山裏，知化猿身化鶴身。」則諸人同聲一哭矣！

《壬申下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七：下第詩，忌牢騷怒罵。趙甌北先生壬申下第，三首之一云：【略】和平中正，宜其掇巍科，享盛名，臻耆耇也。

《京口晤夢樓聽其雛姬度曲即事》《雨村詩話》卷一六：王夢樓先生晚年置一雛姬，善能度曲。一日，趙雲松至京口訪之，呼姬歌以侑酒，雲松詩云：「手剔銀釭畫燭明，愛留客坐聽新聲。人間無限霓裳曲，出自家姬覺有情。燄段新翻指點勞，要令姿致極妖嬈。自家忘却便便腹，只管呼他學柳腰。」聞者絕倒。

《從李相國征臺灣》《隨園詩話》卷一五：昌黎云：「橫空盤硬語。」硬語能佳，在古人亦少。只愛【略】趙雲松《從李相國征臺灣》云：「人膏作炬燃宵黑，魚眼如星射水紅。」

《分校雜咏》《隨園詩話》卷一五：趙雲松太史入闈分校，作《雜咏》十餘章，足以解頤。《封門》云：「官封恰似懸符禁，人望居然入海深。」《聘牌》云：「金鎔應識披沙苦，禮重眞同納采虔。」《供給單》云：「日有雙雞公膳半，夜無斗酒客談孤。」《分經》云：「多士未遑談虎觀，考官恰似劃鴻溝。」《薦條》云：「品題未便無雙士，遇合先成得半功。佛海漸登超渡筏，神山猶怕引回風。」《落卷》云：「落花退筆全無艷，食葉春蠶尚有聲。沉命法嚴難自訴，返魂香到或重生。」《撥房》云：「未妨蜾蠃覷生子，笑比琵琶別過船。」

傳記

姚鼐《甌北先生家傳》先生姓趙氏，諱翼，字耘松，號甌北，常州府陽湖人也。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學爲文，一日成七藝，人皆奇之。乾隆庚午，舉順天鄉試，已而選授內閣中書，入直軍機。大學士傅文忠公、汪文端公咸倚重焉。辛巳，成進士。殿試進呈一甲第一，而陝西王文端公杰居第三。純皇帝謂自國朝以來，陝西未有以第一人舉者，遂易文端爲第一，而先生之才則固已心識之矣！丙戌，由翰林編修授廣西鎮安知府。鎮居廣西極邊，民淳訟簡，而倉穀出入吏緣爲奸。先生痛革其弊，鎮民悅服。每巡行，邨民輒舁入其邨，謂：「我公至矣！」奉酒食爲恭敬，所治皆如之。先是，鎮民與安南民入雲南上富州爲奸。事發，捕獲百餘人，而其魁農付奉顧逸去。前守以是罷官。已而付奉死於安南，獲其子幷獲其尸，驗之良是。總督李侍堯疑其爲前守道地，不之信。先生申辨，李怒劾之。適朝廷用兵緬甸，命先生赴滇贊畫，乃追劾疏還。明年，返鎮。李公乃示意監司，欲先生稍折節而移之守廣州自助。先生不肯，遂以他屬。而適奉特旨調先生廣州，監司乃服先生之有守也。在廣州，決獄平。獲海盜一百八人，按律皆當死。先生詳讞分別，殺三十八人，餘遣戍。辛卯，擢貴西兵備道。而以廣州他讞事降級調用。先生遂乞養親而歸。丁未，臺灣民林爽文作亂。李公赴閩辦軍事，道過常，邀先生偕往。時兵將雲集，咸謂不日蕩平。先生詢察情形，亟請李公密調粵兵爲備。既而，總兵郝壯猷敗遁，遊擊鄭嵩被殺，賊勢大振，而粵兵適至，人心始安。已乃籌海運，增雇值，給衣裝，奏輒報可。李公夙以綜核爲政。先生每事濟以寬大。迄事平，先生之力居多。始，先生贊畫滇軍，傅文忠公爲經略。進征緬甸，議大兵由戛鳩江進，而命提督五福由普洱進，先生曰：「戛鳩、普洱按圖相距不過三寸，而實是四千里而遙，兩軍既進，聲息

不相聞，進退維谷，此危道也。大兵欲渡戛鳩江，則偏師宜由蠻暮老官屯進，夾江而下，庶兩軍可互爲聲援。」文忠從之。先生之善籌軍事，多類此。臺灣既定，李公欲奏起，先生固辭之。因遊武夷，偏歷浙東山水之勝，一發之於詩。先生固善詩，自少遊京邸，歷館閣，與諸賢士大夫相酬唱。歸田後，朋遊故舊，杯酒相過從，日賦詩爲笑樂。其詩與同時袁簡齋、蔣心餘齊名，世所傳《甌北集》也。其他著述凡十餘種，而《陔餘叢考》、《廿二史劄記》尤爲人所稱道云。先生與甫俱以乾隆庚午得舉，越六十年而爲嘉慶庚午。先生八十有四，而甫亦年八十。循例重赴鹿鳴筵宴，欽賜三品銜，而甫亦得四品銜。乃相與會於鍾山，屈指知交，零落殆盡。先生喟然曰：「某少孤貧，不自振謬。以非才入侍館閣，分校多士。中年洊登繁劇，奔走軍旅。未垂白而養拙邱園，上獲終養慈母，下獲撫子孫曾。今又叨蒙上賜爵秩，逾等生人之遇，可謂榮幸，皆兩朝聖人高厚之恩也。」相與泣然者久之。今歲四月，先生卒于家。其子以狀訃，乃按其事而傳之。先生娶劉氏，繼程氏，先先生卒。子廷英、廷偉、廷俊、廷彥。廷偉先卒。孫十人。曾孫四人。

孫星衍《趙甌北府君墓誌銘》　嘉慶廿年秋九月，趙氏廷英昆仲等來金陵，乞撰其尊甫甌北先生墓誌。先生與予同里，有姻聯，又爲詞館前輩，生平游處甚熟，知其學行尤悉，不可以不敏辭。按狀：先生姓趙氏，諱翼，字耘松，號甌北，常州府陽湖縣人。其先有名孟堅者爲宋宗室，元末官高郵州錄事，因家常州。五傳生敬，明景泰甲戌進士，歷山西、山東按察使。七傳生州，爲先生曾祖。生福臻又名斗煃，贈儒林郎，爲先生祖。生惟寬，贈中憲大夫，爲先生父。配丁太恭人，生先生及弟汝明、汝霖。趙氏遷常久，家中落。父中憲公以授徒爲生計。先生生有異稟，三歲識字，十二歲爲科舉文，一日輒成七篇。時令甲□以詩試士，特好爲之，兼爲古文。十九歲入縣學，游學都門，才名動輦下。劉文正公時爲總憲，延至家，纂修宮史。以直隸商籍入學，中乾隆十五年庚午科北榜舉人，補義學教習。十九年會試，中明通榜，用內閣中書。明年，補官。又明年，入直軍機。尹文端公、傅文忠公皆倚重。先生扈從行在，或伏地草奏，下筆千言，文不加點，一切應奉文字非先生不辦。二十六年，中辛巳科進士，殿試呈卷第一。高宗純皇帝以國朝已來陝西未有狀元，遂以第三卷互易，即王文端也。授翰林院編修。明年，京察一等記名。在翰林時，任撰文，修《通鑑輯覽》。壬午科，分校順天鄉試。乙酉科，爲順天武闈鄉試主考官。癸未、丙戌科，充會試同考官，得士尤盛。三十一年冬，授廣西鎮安府知府。府境極邊，民淳訟簡，而常社倉穀有出輕入重之弊。粵民儥穀以竹筐，以權代概。有司因購馬濟滇軍，別製大筐斂穀，事罷，遂以爲常，民苦之。先生開府倉，聽民用舊筐自權以納穀。于是，民皆持羨穀以去，飲食醉飽，懽聲溢闤闠。屬城有控橫斂者，則縛其監倉奴及書吏，痛懲之，鎮安民由是感激。每出行，爭肩輿先生過其邨，送歷他邨亦如之。老弱饋餉雞豚酒醴，先生辭之不得，無煩縣令供頓矣。其後，有爲先生立生祠者。會以辦案不合總督李公侍堯意，幾被劾。適有特旨令先生赴滇參軍事。是時，明將軍瑞征緬甸失事殉難。緬酋遣使求和，副將軍大學士阿公里兗奏其事，上不許。時阿文成公桂以總督來將軍，大兵停征，奉命以偏師剿南坎、頓拐等處。兩將軍出行，令先生守大營護將印，一切緩急應援皆得便宜行事。及大學士傅文忠公來滇經略兵事，議以大兵渡戛鳩江進勦，即大金江上流也，令提督以偏師五千從普洱進，遙爲聲援。先生謂：「戛鳩、普洱相去四千餘里，大兵既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岸近地進取猛密，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以互應。」遂如先生言入告。其後，渡戛鳩之兵遭瘴氣多疾病，而阿文成公所統江東岸一軍獨完，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老官屯，卒以蔵事。時三十四年也。明年，調守廣東廣州府。先是總督李公固欲調先生使他守，諭意，先生不可，曰：「鎮安，天子所授吾，受上司恩調善地，他日何能自行其志？」至是人服其能自立云。海盜拒官兵而竄盡，獲之得一百八人，按律皆當死。先生念諸盜無殺人案，乃條別其輕重，戮其魁，餘多遣戍者。其他平情折獄類此。明年，擢貴州貴西兵備道。威甯、水程兩鉛廠舊由糧道管轄，大小官吏漁利虧空。案發，巡撫司道以下多罹重辟，因改令貴西道經理。先生以主法方始，凡短發工價運費諸弊盡剔除之，又催在途未運銅斤速抵蜀省。上司方以是爲先生功，旋以廣州讞獄舊案，奉部議降級，奉旨送部引見。當路欲奏留先生，先生以母老力辭，歸里侍養者五年。暨終制，遂不復出。五十二年，閩督李公侍堯征臺灣，過常州，邀先生贊畫軍事，偕至泉州。李公故精嚴事，無稍寬假。先生閱歷兵事久，謂：「惜費則成功遲而費轉多，不惜費則成功速而費轉少。」凡軍裝、口糧，一切擘畫從寬濟軍，爲李公繕摺，奏請得旨，軍皆挾纊。時賊初起，提督等率兵過海，前督常公青來將軍督師，咸謂不日蕩平。先生難之，告李公宜以實情上達，并函

書廣督調兵待用。及大兵不利，總兵爲賊所陷，游擊戕果，賴粵兵以濟，李公以是服先生預策之善。事平，欲奏起，先生堅辭乃止。先生年過六十歸後，以著述自娛。主講安定書院，往還平江一帶，所至名流傾倒，傳寫詩什，江左紙貴。同時，袁大令枚、蔣太史士銓與先生齊名，如唐之李、杜、元、白。而先生高才博物，既歷清要，通達朝章國典，尤邃於史學。家居數十年，手不釋卷。所撰《廿二史劄記》，鉤稽同異，屬詞比事，其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所爲詩無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凡撰《陔餘叢考》四十三卷、《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甌北詩集》五十三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簷曝雜記》六卷、《唐宋十家詩話》十二卷。論世者以爲國家中葉極盛之世，文章耆壽必有應運而興爲一代冠冕，先生其人矣！方先生七十時，兩江總督費公淳、漕督蔣公兆奎皆出先生門，每過存先生，咨詢風土，言不及私，兩公益重先生。嘉慶十五年庚午科鄉試，先生八十有四，重赴鹿鳴筵宴，奉旨賜三品冠服。先生素和易，生平無疾言遽色，服食節儉，家稍豐裕。凡少賤時有德於先生者，皆厚酬之，曰：「財債當償，心債尤不可負也。」里中偏災，則捐千金爲搢紳倡。至十九年四月十七日以疾終於里，第春秋八十有八。配劉恭人，繼配程恭人皆溫恭淑慎，治家勤儉，族黨無間言，先後卒在先生前。側室蔣氏。子廷英，候選同知，【略】二十年十一月五日葬先生于馬蹟山丁太恭人之昭穴，附以程恭人，先葬劉恭人于下程橋已四十餘年，以遺命不復遷。附銘曰：出奇無窮公之文，乃以筆陳籌三軍。決勝帷幄辭書勛，翩然歸里折角巾。桐鄉欒社俎豆陳，瓣香不墜韓杜親。安樂壽考完其眞，松邪柏邪五湖濱，死而不朽元氣存。

《湖海詩傳》卷二四　趙翼，字雲松，號甌北，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殿試第三人及第。官至貴西道。有《甌北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雲松性情蕩儻，才調縱橫，而機警過人。所遇名公卿，無不折節下之。初受知於汪文端公，及入中書，直軍機處，傅文忠公尤愛其才。旋以及第改翰林。數年，簡放知府，出守廣西鎮遠。時緬甸用兵，詔選隣省幹才，助蒐軍實。君住永昌半載，會文忠將督兵深入，遣之還粵。又爲李制府所賞，調廣州，幷登薦剡，擢貴西道。尋以老母留養，遂不復出，迄今幾三十年。同時與袁子才、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等。【略】乾隆辛亥夏，余與慶樹齋尚書奉使讞事高郵，君時主揚州書院，拏舟見訪，銜杯促膝，竟日而返。蓋其篤舊友、嗜譚藝如此。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趙翼，字雲松，號甌北，江南陽湖人。乾隆辛巳第三人及第，官貴西道。重宴鹿鳴，加三品銜。以詩名。有《皇朝武功紀盛》、《廿二史劄記》、《陔餘叢考》、《簷曝雜記》、《十家詩話》、《甌北集》等書。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三三　趙翼，字耘菘，江蘇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賜進士第三人，官貴西道，有《甌北集》。

《文獻徵存錄》卷六　趙翼，字耘菘，號甌北，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及第第三人，官貴西道，有《甌北集》。天才亮特，機警過人。初官中書，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其手。每扈從出塞，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傅文忠尤愛之。既第進士，改翰林，出守廣西鎮遠。時緬甸方用兵，詔遴鄰省幹才，助蒐軍實。住滇半載，洎督兵深入，遣還粵，又調廣州，尋擢貴西道。以母老乞養歸，不復出，家食幾三十年。

《清朝先正事略・趙甌北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趙翼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雨村詩話》卷一　陽湖趙雲菘翼，乾隆辛巳探花，余中書同年也。爲人頷尖面小，似猿，而胸中書氣逼人。癸未散館，引見後，上語大學士傅忠勇曰：「此人文自佳而殊少福相。」故雲菘詩云：「傳聞天語殿東頭，益愧才非第一流。已忝班行詞館綴，曾邀名字御屏留。文章似惜楊無敵，骨相兼憐廣不侯。寒士從來感知己，況蒙帝鑒更何求！」

汪由敦《甌北初集序》　余主庚午京闈，得一《五經》卷，才氣超軼，兼數人之長。二場所擬詔誥，復極典雅，心知爲才士，亟取入解額。及榜發，則陽湖趙君雲崧也。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乾隆丙午，臺灣之役，趙雲松在李侍郎幕，並未到臺。（見《詩話》卷十五。）

又 余自嘉峪關外，至烏魯木齊，見所屬州縣，皆清淨無事；倉不貯糧，庫不貯銀，監獄無罪犯，眞世外仙源也。若趙雲松官鎮安太守，日嫌其寂。及調廣州太守，又日嫌其煩，則又存乎其人矣！（見《詩話補遺》卷三。）

《新世說・文學》 趙名翼，江蘇陽湖人。乾隆三十六年成進士，以第三人賜及第。

又 自少游館閣，與諸名流相酬唱。後遊武夷，徧歷浙東山水，一發之於詩。歸田後主安定書院，日與朋遊故舊賦詩爲笑樂。

又《夙慧》 趙甌北生三歲，日能識字數十。十二歲學爲文，一日成七篇，人皆奇之。

《味蔬詩話》卷三 甌北既要作好官，又要作好詩，勢必難兩，遂去官攻文詞。

又 甌北只是下筆太快，粗而不細。

朱克敬《儒林瑣記》 趙翼，字耘崧。江蘇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第三人及第。富于文學，歷代史書旁及諸子小說無不流覽考訂。詩學蘇軾，而恃才驅駕，奔肆無餘，亦不甚循古法。其時天下方務考據，學者震其雄博，往往宗之。當時與袁枚、蔣士銓齊名。後數十年讀其詩者寡矣！

作品本事

《聞心餘京邸病風卻寄》、《子才書來驚聞心餘之訃詩以哭之》 《雨村詩話》卷四：江西有兩才子：南昌彭芸楣冢宰、鉛山蔣苕生編修也。皆丁丑進士，彭出廷尉嵯峨周立厓先生本房，與余先後同門。苕生授職後即奉其母太夫人浮家汎宅，遊於天台、雁蕩之間，曾掌教山陰，後買宅金陵，携家住之。二人名達宸聰，芸楣爲冢宰時，上屢詢及，輒嘆息久之，有御製句云：「江西兩才子，惟卿官九卿。」芸楣屢以書勸出山，苕生時已歸養十年，及再入詞館，則資俸已在後輩之後。乃保送御史，已蒙上記名，而考差引見時，上俱未問及。未幾病風，趙雲松寄詩云【略】後卒以書囑袁子才爲墓誌，子才以書報雲松，復哭詩云：【略】。

《花田》 《雨村詩話》卷一一：廣州珠江旁有花田，即素馨斜，南漢葬宮人處也。多素馨花，今爲買花市，遊人四時不絕，題咏頗多。趙雲松爲太守時題壁云【略】。

《京口晤夢樓聽其雛姬度曲即事》二、三 《雨村詩話》卷一六：王夢樓先生晚年置一雛姬，善能度曲。一日，趙雲松至京口訪之，呼姬歌以侑酒，雲松詩云：【略】聞者絕倒。

《遊金陵雜詩》六 《雨村詩話》卷一六：袁子才住金陵六朝之地，爲詩壇主，四方客至，坐花醉月，尊俎殆無虛日。一日大開東閣，客至五百人。趙雲松方遊棲霞，招之竟不往，貽以詩云：【略】袁得詩大笑。

《赴滇從軍作》 《清史稿》卷四八五《趙翼傳》：（翼）出知鎮安府，【略】總督李侍堯疑其爲前守道地，翼申辨，總督怒，劾之。適朝廷用兵緬甸，命翼赴軍贊畫，乃追劾疏還。傅恆既至滇，經略兵事，議以大兵渡戛鳩江，別遣偏師從普洱進。翼謂普洱距戛鳩江四千餘里，不如由江東岸近取猛密。

《反矐目篇壽王西莊七十》、《春閒晤西莊於吳門因其兩目皆盲歸作反矐目篇祝其再明詩成尚未寄秋初接來書知目疾竟已霍然能觀書作字鄙人不禁沾沾自喜竊攘爲拙詩頌禱之功再作詩以貽之西莊當更開笑眼也》 《嘯亭雜錄》卷一〇：王光祿鳴盛，家居時，目已瞽者數年。後遇高郵醫曾某，以金針撥其翳，雙目復明。趙甌北曾以詩傳其事云：【略】。

《青山莊歌》 《雪橋詩話續集》卷五：王東溆《青山莊記》謂青山在常州之江陰，距府數十里。方伯張公別墅在府治北郭，取以名其莊。案方伯名括，字叔度，蓋文貞公之孫、天門學士之子也，自京口移家於此。中有樂是軒，人稱樂是先生。莊故主吳氏，宜興相婦翁也。吳有季女死於此，時時形見，雖屢易姓，皆祠其木主云。【略】乾隆間忤當事，以居鄉不法入奏，身罹重辟，家產籍沒，青山莊遂鞠爲茂草，壁間所嵌晉、宋名碣皆爲灰粉所污，當事公讌必設席於此。

《軍中擒獲逆首林爽文檻送過泉紀事》、《臺灣俘囚絡繹檻送內地再作凱歌》 《雨村詩話》卷一四：乾隆五十四年，臺灣林爽文作亂，殺傷官兵，賊日益訌，環數十里，我兵三番救援不得進。鳳山等邑皆下，惟諸羅孤城士民死守不下。糧盡，食草根樹皮，賊日枋車來攻，爲炮擊碎。上命嘉勇公福敬齋經略出征，大兵雲集，賊聞，益添兵抵拒。諸羅圍解，軍中有吳歪頭、陳

弔眼尤狠黠。用反間計，賊內亂，我兵齊乘勢夾攻，賊縛爽文出降，檻送京師。上賞賚從軍將士有差，特改諸羅爲嘉義縣，以示獎勵。守城士民皆加官職。時趙雲松在泉州親見其事，作凱歌三：一《諸羅守城凱歌》云：【略】一《擒獲逆首林爽文凱歌》云：【略】一《浮囚絡繹再作凱歌》云【略】錄之可作新樂府讀。

《颶風歌》《臺灣詩乘》卷三：甌北又有《颶風歌》，亦爲臺灣而作。臺灣當夏秋之間，時有暴風，行船苦之。風之大者爲颶，甚者爲颱，其害較烈。《颶風歌》云：【略】。

《西廠觀烟火》《清嘉錄》卷一：案：唐高承《事物紀原》云：「火藥雜戲，始於隋煬帝，孟襄陽謂即火樹也。」瞿宗吉《烟火戲》詩云：「天花無數月中開，五色祥雲繞絳臺。」【略】趙甌北有《西廠觀烟火》詩云：「晚直郊原月未斜，昇平樂事覽繁華。九邊塵靜平安火，上苑春催頃刻花。跋浪魚龍烟似海，劈空雷電礮爲車。歸途尚有餘光照，一路林巒映紫霞。」吾鄉承平氣象，無異輦下也。

《題蘗庵僧遺像》《明史》卷二五八《列傳》一四六《熊開元傳》：熊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五年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帝遣中官王應朝等監視關、寧軍馬，開元抗疏爭，不納。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張應時等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開元疏駁之，言：「化貞家貲鉅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歎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今應時復敢爲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略】十三年，遷行人司副。【略】當是時，開元欲發(周)延儒罪【略】帝方信延儒，大清兵又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衛帥駱養性，開元鄉人也，雅怨延儒，次日即以獄上。帝益怒。【略】十二月朔，嚴刑詰供主謀。開元堅不承，而盡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帝乃廷杖開元，繫獄。【略】十六年六月，延儒罷，言官多救開元者，不報。刑部擬贖徒，不許。明年正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福王召起吏科給事中。丁母艱，不赴。唐王立，起工科左給事中。連擢太常卿、左僉都御史、隨征東閣大學士。乞假歸。汀州破，棄家爲僧，隱蘇州之靈巖以終。

《諸將》《臺灣詩乘》卷三：林爽文之役，閩督李侍堯率師駐廈，邀陽湖趙甌北觀察入幕，事平乃去。余讀其詩，頗繫臺事。【略】《諸將》五首云：【略】。

《弔湯大紳》《臺灣詩乘》卷三：林爽文之役，鳳山莊大田起兵應，城破，知縣武進湯大紳殉難，子荀業亦從死。甌北有詩弔之曰：【略】。

《述庵從軍滇蜀閱七八年凱旋後超擢廷尉茲乞假歸葬事畢還朝道經毗陵停舟話舊賦贈》《清史稿》卷三〇五《王昶傳》：雲貴總督阿桂帥師討緬甸，疏請發軍前自効。上命大學士傅恆出視師，嗣以理藩院尚書溫福代阿桂，皆以昶佐幕府。溫福移師討金川，昶實從，疏請叙昶勞，授吏部主事。既復從阿桂定兩金川，再遷郎中。刑部侍郎袁守侗按事四川，上命察軍中事，還，奏言昶治軍書有勞。四十一年，師凱還，擢昶鴻臚寺卿，仍充軍機章京。三遷左副都御史，外授江西按察使。數月，以憂歸。起直隸按察使，未上，移陝西按察使。

《買燈十二挂皆舊家物也書示兒輩》《雨村詩話》卷一：家居買燈最爲不急之務，及稍貧，則此物先賣矣。雲松一日買燈十二挂，示兒輩云：「十二明燈爛似霞，買來光炫膽瓶花。豪家下等莊嚴物，移到貧家便太華。想見華堂照酒樽，無端來伴我黃昏。須知是物關興替，最後登門早出門。」

《子才到揚州預索輓詩戲和其韻意有未盡又增二首》《雨村詩話》卷一五：生前自輓始于陶淵明自祭，然未有索人輓詩，惟袁子才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同人作詩【略】一時和者，趙翼云：「薤露如何可預支？渡江來似別交知。故人惟恐君眞去，【略】還防老學庵燈火，絆住人間陸放翁。」

《外孫湯文卿中式舉人喜賦》《履園叢話》卷一三：陽湖趙甌北先生，中乾隆庚午鄉榜，其外孫湯文卿錫光又中嘉慶庚午鄉榜。

《題隨園詩册》《隨園詩話》卷一〇：乾隆癸酉，尹文端公總督南河，趙雲松中翰入署，見案上有余詩册，戲題云：「八扇天門訣蕩開，行間字字走風雷。子才果是眞才子，我要分他一斗來。」

《渡江見訪》《隨園詩話補遺》卷九：趙雲松觀察《渡江見訪》云【略】。余請其小飲，以詩辭云：「靈山五百阿羅漢，一個觀音請客難。」

《輓畢秋帆》《挹翠樓詩話》卷四：畢秋帆總制兩湖時，正值剿捕流寇，未蔵事而薨，甌北輓以聯云：「羊祜惠猶留峴首，馬援功未竟壺頭。」

著録

《清朝先正事略・趙甌北先生事略》 先生家居數十年，手不釋卷。著《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皇朝武功紀盛》四卷、《陔餘叢考》四十三卷、《甌北詩集》五十三卷、《簷曝雜記》六卷、《十家詩話》十二卷。

《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卷一八・集部七甌北集》 五十卷，趙翼撰。《續錄》嘉慶間《湛貽堂全集》八種，一百七十五卷。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雜史類・皇朝武功紀盛》 四卷。

又《譜錄類・放翁年譜》 一卷。

又《史評類・廿二史劄記》 三十六卷。

又《雜家類・陔餘叢考》 四十三卷。

又《小說家類・簷曝雜記》 六卷。

又《詩文評類・甌北詩話》 十卷，《續詩話》二卷。

又《集部・別集類・甌北集》 三十卷，《詩鈔》八卷。

藝文

洪亮吉《趙兵備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詩話見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須持論平，古人非重我非輕。編成七輩三朝集，好到千秋萬世名。未免尊唐祧魏晉，欲將自創例元明。塵羹土飯眞拋卻，獨向毫端抉性情。詩家別集已成林，一一披沙與檢金。作者衆憐傳者少，前無古更後無今。法家例可平心斷，大府文非刺骨深。卷卷漫從空處想，就中多有指南鍼。名流少壯氣難馴，老去應知識力眞。七十五年纔定論，一千餘載幾傳人？殺青自可緣陳例，初白差難踵後塵。（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只我更饒懷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余時亦作《北江詩話》第一卷，泛論自屈、宋起。）

陸繼輅《輯春芹錄成懷舊感知呵凍有作》 萬里游轔萬卷書，不師鮑謝況韓蘇。兵閒索句秋聞角，林下衡文夜有珠。（公嘗甲乙同時少年之作，定繼輅第一，大興舒位第二。）經學爲公刪劄記，覇才隨地闢名區。顧塘自昔詩人住，（里第鄰蘇文忠公故宅。）想見吟魂曉夕俱。

雜録

袁枚《趙雲松甌北集序》 晉溫嶠恥居第二流，而雲松觀察獨自負第三人。意謂探花辛巳，而於詩則推伏余與蔣心餘二人故也。夫以雲松之才之高而謙抑若是，疑是譸語，不足信。今年以《甌北集》來索序，擷之，祇心餘數行，而他賢不與焉。然後知雲松於余果有偏嗜耶？抑其詩別有獨詣之境，己不能言，他人不能言，必假余與心餘代爲之言耶？嘻，余與心餘之詩之所以然，俱不能自言也，又烏能言雲松哉？然去春過南昌，心餘病握余手，諈諉詩序，一如雲松。擷卷首，一序幷無，然後知此二人者交滿海內，而孤睨隻視，惟余是好。然則余雖衰，殆不許其嘿嘿然竟以不言已也！

《隨園詩話》卷二 唐人詩話：「李山甫貌美，晨起方理髮，雲鬢委地，膚理玉映。友某自外相訪，驚不敢進。俄而山甫出，友謝曰：『頃者誤入君內。』山甫曰：『理髮者，即我也。』相與一笑。」余弟子劉霞裳有仲容之姣，每遊山，必載與俱。趙雲松調之云：「白頭人共泛清波，忽覺沿堤屬目多。此老不知看衛玠，誤夸看殺一東坡。」

又卷八 余行路見遠樹，疑爲塔尖。高翰起司馬云：「平疇見喜塍成綉，遠樹看疑塔露尖。」每見門神相對，似怒似笑。趙雲松云：「無言似厭人投刺，含笑應羞客曳裾。」

《雨村詩話》卷五 夢樓先生與趙雲松皆探花及第，一庚辰，一辛巳。俱由劇郡乞假歸里，而夢樓先生晚年皈佛持齋十餘年，每赴宴必自携庖人以往。秦西巖嘗邀同雲松治具，全用素，雲松作《素食歌》調之。一日同遊平山堂，雲松云有一聯恰合吾二人身分，問何聯，曰：「後輩舊隨前輩第，在家今作出家僧。」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雲松經學不深，而《廿二史劄記》，則多揭古人之隱，以自見其識力之深微，覺《史通》、《史糾》諸書，猶爲識小忘大。同時唯錢竹汀《廿二史考異》，異曲同工；王禮堂《十七史商榷》，殊不及其精審

也。至《陔餘叢考》，則頗近於淺陋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八引《聽松廬文鈔》 先生撰《廿二史劄記》，考證精審，持論明通。又撰《陔餘叢考》一書，雖未及顧氏之《日知錄》、錢氏之《養新錄》，然於文字事物之間，或究其源流，或正其譌誤，不特多聞之有助，亦爲解惑所取資。又撰《皇朝武功紀盛》一編，以連篇累牘所未能備述者而簡括出之，亦足徵史才也。惟《簷曝雜記》體例稍雜，然國家掌故及滇黔各省土風、物產皆略可藉以考見。蓋凡先生所撰著，均能使人增益見聞，通知時事，較之斷斷考據於無用之地者似爲勝之。

又引《松軒隨筆》 人參一兩直十金，此康熙五十年後事也。至乾隆十五年，白金一兩六錢易參一錢；二十八年，價至三十二換。嘉慶初年，白金三百兩易參一兩。今則價愈昂而佳者愈不可得。誠如甌北《人參詩》所云「但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矣！然貧者無力服參，豈遂坐視其殆？余嘗用黃耆、黨參療極重之病，多則一兩，少或數錢，連服數劑，屢屢見效。時醫遇重病輒云：「非人參不治。」亦思世間病人，力能服參者有幾哉？

錢大昕《廿二史劄記序》 歎其記誦之博，義例之精，論議之和平，識見之宏遠，洵儒者體有用之學，可坐而言，可起而行者也。

李保泰《廿二史劄記序》 輯《廿二史劄記》三十六卷。【略】反覆卒讀之。嗟夫！自士大夫沈湎於舉業，局促於簿書，依違於格令，遇國家有大措置，民生有大興建，茫然不識其沿革之由，利病之故。夫維持補救之方，雖使能辨黃初之僞年，收蘭臺之墜簡，於以稱博雅、備故實足矣，烏足以當經世之大業哉。然則使先生翱翔木天，徑篧青雲，以備經筵之啓沃，必能援古證今，指陳實弊，否則揚歷外臺，建牙仗節，斟酌時宜，折衷往昔，其所裨於斯世者不少，而惜乎其僅託之此書以傳也。

盧文弨《皇朝武功紀盛序》 陽湖趙觀察雲崧夙具史才，【略】自聖祖之平定三逆以暨今上臺灣之役，凡夫歲年月日以及山川道里，與夫在事諸臣之功過，得所徵信，一一皆有據依，於是以四卷之書括之。其事則詳，其文則約，其顛末曲折無不朗若列眉，使人一見之而驚歎。【略】斯編爲能洞悉事之原委，因得仰窺列聖之明睿果斷、智炳幾先而神周萬里者，一一彪炳於楮墨間，若揭日月而行，誠足以昭示無極也。【略】今是編也，馭繁以簡，舉重若輕，深得《史》、《漢》之義法而尤有不可及者。其於兵勢地形之利害，言之悉中竅要，是不獨史才且將才也。

張問陶

論述

綜論

釋道嶸《船山詩草序》 爾來作者，彫文織采，終朝點綴，文章殆同書抄。體裁綺密，便稱才子，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張公，名家子，有殊才。仗氣愛奇，自致遠大，人實貧羸而文采高麗。推其文體，不避危仄，皆由直尋。善自發詩端，感蕩心靈，動無虛散，因物喻志，懷寄不淺，甚有悲涼之句；又巧構形似之言，無雕蟲之功，而韻入歌唱，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至乎吟詠性情，羌無故實，言在耳目之內，寓目輒書，使人忘其鄙近。然奇章秀句，良有鑿裁，得景陽之諔詭，含茂先之靡漫，雖復千篇，猶一體耳。嘗謂余曰：「我詩有生氣，譬應變將略，詎出經史？縱有乖文體，亦能自迴出。」余謂文製，理過乎辭，精而難曉，此意銳而才弱也。動輒用事，拘攣補衲，傷其眞美，有蕪漫之累矣。所以詩不得奇，殆均博弈。夫屬詞比事，但令清濁通流而鮮明緊健，斯爲足矣。陳思贈弟，阮籍《咏懷》，謝客山泉，王微風月，季鷹黃華之唱，陶公咏貧之製，亦何以加焉。嶸今所錄，如流風迴雪，似落花依草，一句一字，賞心流亮。每觀其文，幽居靡悶，欣欣不倦，請寄知者爾！乾隆壬子花朝，集鍾嶸《詩品》序，遂寧靈泉寺僧道嶸。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洪稚存在史館，得一詩人，必通書相告。今春，盛稱蜀中翰林張船山（問陶）之才。仿青田《二鬼》詩，作《兩生行送張還蜀》云：「一生居坊南，一生住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著手卽招。我來時多子來少，馬繫寺

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時來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下瞰日月方開眸。朝沽三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尚有身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聊想更奇，酒盡伏舐壚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出門。人來雪裏衣盡白，疑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君不見長安莫復輕酒人，酒人腹裏饒經綸。客卿百輩等閒事，爛醉尚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僮欲哭。從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船山答云：「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攫。懷詩急走心茫然，遠登雲棧如登天。人言彼上卽吾上，藏詩可以經千年。莫驚鬼奪詩！我爲公呵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一生和詩嘔出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綰離別。重讀《兩生行》，如見兩生情。句句若吾語，大痛難爲賡。翩然一躍入杯底，繞地萬人呼不起。雙丁兩陸偏同時，萬古聲名今日始。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丘臺，歡呼轟作隆冬雷。忽聞門外征馬語，兩僮泣下紛如雨。馬聲高朗童聲低，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烟，獨坐獨行一萬年。又不見上帝生平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得。九天費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歧何必吞聲悲。我馬莫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僮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空當詩屋。」

又卷六　余訪京中詩人於洪稚存。洪首薦四川張船山太史，爲遂寧相國之後，寄《二生歌》見示，余已愛而錄之矣。追憶乾隆丙辰，薦鴻博，入都，在趙橫山閣學處，見美少年張君名顧鑑者，彼此訂杵臼之交，疑與船山有瓜葛，寄信問之，不料卽其尊人也。垂六十年，忽通芳訊，知故人官至太守，尚無恙，且有子不凡，爲之狂喜。蒙以詩稿見寄，名曰《推袁集》，尤足感也。聞亦玉樹臨風，兼仲容之姣。有秀水金筠泉(孝繼)、無錫馬雲題(燦)俱願與來生作妾，船山調之曰：「飛來綺語太纏綿，不獨嫦娥愛少年。人盡願爲夫子妾，天教多結再生緣。累他名士皆求死，引我癡情欲我顛。爲告山妻須料理，典衣早蓄買花錢。」「名流爭現女郎身，一笑殘冬四座春。擊壁此時無妬婦，傾城他日盡詩人。祇愁隔世紅裙小，未免先生白髮新。宋玉年來傷積毀，登牆何事苦闚臣？」余聞而神王，亦戲調之曰：「夫妻喻友從蘇李，賢者憐才每過情。但學房星兼二體，心期何必待來生？」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船山爲四川藩司林儁之壻，貌不見美，惟詩才超雋，近今所無。林儁卽福康安之世僕也。

《北江詩話》卷一　張檢討詩，如騏驥就道，顧視不凡。

《梧門詩話》卷三　船山，遂寧相國之元孫也。【略】洵未易才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青面獸張船山(問陶)：(贊)殿前指使，將門子弟可惜寶刀，用殺牛二。

顧翰《船山詩草補遺序》　余未及冠，居里門爲博士弟子，與二、三同志學爲詩歌。客有自京師來者，盛稱翰林檢討張船山先生之詩，見示一、二篇，余讀之飄飄有仙氣，心竊愛慕之。又數年，有以先生《寶雞道中題壁》詩抄示者，余始駭然以驚。見其跋涉關河，崎嶇戎馬，欲歌欲泣，情見乎辭，以爲太白、少陵復出也。又數年，而先生解組，僑寓吳門，余以南北奔馳，留京師者十年，恨未之見。及丁丑旋里，而先生歸道山矣。然所作詩業已刊行，懸書林，不脛而走。余乃購得而盡讀之，則見其詩空靈縹緲，感慨跌蕩，脫盡古人窠臼，自成一家。如萬斛泉源，隨地湧出，洵乎天才亮特，非學力所能到也。然所刊詩，先生手自刪定，而叙中所言多至三千餘篇，存者僅千餘篇。余平日所見，如所作《分龍行》七言古風及《贈姚春木上舍》五言律數首，集中不載，意集外之詩必有佳作，弗得見者焉。先生所自言「存有不應存，刪有不應刪」者，其信然乎！余以虧累被劾，匏繫皖城，賴筆墨消遣。而陳君馭珊頻來視余，閒與談藝。先生其鄉人也，因言先生之詩不主故常，空諸依傍，句句出人之意外，語語入人之意中，心靈筆妙，爲人所難及。尚有未刻之詩十五六卷，在其猶子張君立軒處，傳作尚多，可取以觀。余聞之，不禁狂喜。翼日，果偕立軒挾詩以來，請於余曰：「此先叔父刪剩之詩也，命藏於家，弗災棗梨。而吾鄉諸耆宿咸以爲可傳，願代爲決擇，序而傳之。」余惟先生之詩如波斯寶藏，珊瑚木難，明珠翠羽充牣於中，而富商大賈往往不自寶重。及寒儉之家得其一二，方且誇耀於人，詫爲希有，一旦委而棄之，不深可惜哉！爰擇其詞之名雋及有關風教者，復得四百餘篇以授立軒，謂之《補遺》。余不足以序先生之詩，而有不能已於言者，以道其平日愛慕如此也。道光二十有九年歲次己酉十月朔，梁溪後學顧翰蒹塘氏謹譔。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聽松廬詩話》　船山詩生氣湧出，生趣飛來，古體中時有叫囂剽滑之病。當時隨園名盛，以游戲爲詩，船山亦未免染其習氣。至近體則極空靈，亦極沉鬱，能刻入亦能清超，大含名理，細闡物情。或論古激昂，或言情婉曲，或聲大如鐘鏞，或味爽如菘韭，幾欲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

又　船山五律有極警健者，如《峭陵》云：「沙白秦人骨，山蒼夏后墳。古今雙去鳥，霸王一浮雲。奇險昇平忽，中原大道分。長鞭入霄漢，我馬亦空羣。」《巫峽》云：「一年第一日，攜酒看巫山。晴雪照三峽，春風吹百蠻。倚天雙壁破，迎歲萬峰間。冷絕高唐觀，朝雲自往還。」

又　船山絕句云：「秭歸城下秭歸嘵，江出夔巫水漸低。莫上柁樓高處望，鄉山都在夕陽西。」「稻香吹過水聲來，野樹無行遠近栽。不費一錢風景足，萬金何苦築樓臺？」「草樹經秋雨又風，老青荒翠間疎紅。閒攜小鉢收花種，要替明年補化工。」「門無芳草徑無苔，灑埽黃塵日幾回？如此零星花數朵，虧他蜂蝶會尋來。」「罵佛顛狂佞佛癡，妙心難望俗人知。看他塵海翻身苦，正是如來默坐時。」數詩皆有情味。又論詩絕句云：「躍躍詩情在眼前，聚如風雨散如煙。敢爲常語談何易！百鍊功純始自然。」「名心退盡道心生，如夢如仙句偶成。天籟自鳴天趣足，好詩不過近人情。」「土飯塵羹忽斬新，猶人字字不猶人。要從元始傳丹訣，萬化無非一味眞。」「也能嚴重也輕清，九轉丹金鑄始成。一片神光動魂魄，空靈不是小聰明。」數詩實獲我心。「空靈不是小聰明」，吾即以此語評先生之詩。

又　船山詩，單詞隻句有警動者，隨意錄之。五言如「瀑飛明月動」、「萬嶺塞空來」、「沙飛風有形」、「龍歸氣滿山」、「萬事有明日」、「好詩堪下酒」、「吟苦暫忘家」。七言如「如今大局多重複」、「古今有我須臾耳」、「小坐移時又古今」、「萬古無如眼前好」、「一朝能得幾傳人」、「得句常疑複古人」、「好古不泥眞通人」、「天下才人窮有例」、「身當貧病見交情」、「身謝塵勞轉不情」、「不善謀生友代謀」、「交爲通財漸不親」、「兒好強于負郭田」、「世緣空處性情眞」、「緣盡還須讓後人」、「信天人不避孤虛，怕讀人間趁韻詩」。（好爲叠韻者，請誦此七字。）

又引《聽松廬文鈔》　所爲詩專主性靈，獨出新意，如神龍變化，不可端倪。近體超妙清新，雅近義山。古體奔放奇橫，頗近太白。卓然爲本朝一大名家，不止冠冕西蜀也。

《聽雨樓隨筆》卷二　嘉慶己未，有人鈔《寶鷄題壁詩》十八首傳觀，憂心家國，豪宕感激，始知有船山張問陶先生。既而先生出守萊州，癖詩耽酒，逸氣凌雲，兼工繪事。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張船山之詩，多近袁、趙體，亦能自出新意。其《寶雞驛題壁十八首》，力詆將帥養癰，與雲松《擬老杜諸將十首》，同一忠憤。但矯變沉雄，俱不能及老杜。

《卧園詩話》卷三　蜀中張船山（問陶）檢討爲詩，能自出機軸，不受古人牢籠。送弟壽門爲浙江主簿云：「時難何處說功名？能到西湖福已清。年富正堪爲世用，官卑也要念家聲。東南人秀師資廣，丞尉身閒去就輕。烽火鄉山歸不易，蒼茫無計遣離情。」【略】船山頗有才氣，而蛟螭蚯蚓之病，在所不免，集中如「胆裂皇天咤疑是，唐朝死人李太白」等句，皆失於檢點，所謂「才雄氣猛易語言」也。

《挹翠樓詩話》卷二　張船山太史詩純用白描，《寶鷄題壁十（九）〔八〕首》久已播在人口，【略】皆自出新意，獨寫性靈，眞不爲古人束縛者。

《國朝正雅集》卷四二引《寄心盦詩話》　蜀中詩人少陵、放翁，繼雄唐、宋，然皆流寓者。船山太守爲蜀產，其詩以放翁門徑，上攀少陵，取其雄快之作，而芟其剽滑之篇，斯太守之眞詩見矣！

又引《墨林今話》　船山才情橫軼，世但稱其詩而不知書，畫俱勝。書法放野近米海嶽，山水、花鳥、人物、雜品悉隨筆爲之，風致蕭遠。

《筱園詩話》卷二　西川之張船山問陶，其惡俗叫囂之魔，亦與袁、趙相等。

《養自然齋詩話》卷七　張船山詩，清空亮拔，天分勝也，雖有剽疾處，要不礙其爲佳。近人多詆之者，過矣！

《清朝先正事略・張船山先生事略》　其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偏。書法險勁，畫近徐青藤。不經意處，皆有天趣。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著有《船山詩草》。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四七　南華速藻采斕斑，畫亦南宮北苑閒；後

起詞林擅三絕，橫流滄海又船山。（張天扉《南華詩鈔》、張問陶《船山詩鈔》）

葉廷琯《病中摘句懷人詩・酒邊心事慈烏泣》自序　錢塘陳君小雲（裴之）有《題張船山太守集》一律，句云：「酒邊心事慈烏泣，劍外家山杜宇聲。」《澄懷堂集》中未刻此詩，殆以語涉譏刺耳。後小雲旅沒漢皋，正與船山卒於吳門一轍，良可慨也。又自註：「可憐花月誤平生。」亦君題船山詩句也。船山之滯留，固非爲耽花月，若小雲則又爲名利所羈耳！

《煮藥漫抄》卷上　船山詩，豪氣凌人，格律神韻均未入古，雖久享盛名，豈宜學步。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八　船山弱冠工詩，空靈沈鬱，獨闢奇境，有清二百餘年蜀中詩人無出其右者。末仕時，計偕入都，往返秦蜀，感懷身世，尤多幽憂牢愁之作。論詩絕句有曰：「聽到宮商諧暢處，此中消息幾人知。」又曰：「敢爲常語談何易，百鍊功純始自然。」其自道如此，且深以刻意新巧、模宋規唐爲非，可謂知言。其繼室林亦能詩，自題小象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爲時傳誦。

《味蔬詩話》卷一　張船山詩，清峭拔俗，游戲之筆更爲擅長。出守萊州後，意境消阻，文通才盡。王雁峯《讀船山詩》云：「近體空靈小得名，古詩惜少氣縱橫。分明欲學隨園派，不學隨園是矯情。」蓋船山自評有「誰能有意學隨園」句也。

《瓶粟齋詩話續編》卷一　船山貧而兀傲，其詩遂多牢騷抑鬱之語。

又　遂寧張船山詩學太白、東坡而不襲其貌，袁、蔣、趙三家外能拔戟自成一隊，洵爲豪傑之士。

《新世說・文學》　張仲冶之詩，生氣湧出，沈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其《寶雞題壁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傳誦殆偏。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先生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佳話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老船風格似袁絲，莫怪邯鄲學步疑。

分論

《劉山魈（升）張僑僥（芳）合詠》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張船山太守有二僕，一曰劉升，甚長，名之曰山魈；一曰張芳，甚矮，名之曰僑僥。太守作詩合詠之云【略】詩謔而雋。

《戲題羅兩峰鬼趣圖》　海納川《冷禪室詩話》：羅兩峰（聘）善畫鬼趣圖，嘗畫圖八幀，平生傑作也。張船山（問陶）曾題七律八首最佳，並記其圖之狀態於集中，見《船山詩草》。

《送吳山尊（鼒）同門就婚山左山尊繼婦爲淵如觀察從妹》　《蕉軒隨錄》卷八：吳山尊學士續配孫恭人，淵如觀察之妹也。學士年四十一入贅，兗州胡城東（唐）鐫小印贈之，文曰「垂老遇仙」。觀察《催粧詩》云：「他時泐上博佳話，更使南樓作鳳臺。」張船山太守亦有詩云：「莫倚元龍湖海氣，須妨謝女弟兄才。」蓋調之也。

《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　《卧園詩話》卷三：（張船山）有《宿寶雞縣題壁十八首》，沉痛之極。蓋船山全家居蜀，目擊賊匪冉文壽、王三槐之變，悲歌感慨，直欲擊碎唾壺。

《題畫鷹詩》　《庸閒齋筆記》卷五：先生嘗畫一鷹贈先大夫，上題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沉思擊何處。」可想見其風采矣！

《寶雞題壁十八首》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聽松廬詩話》：先生《寶雞題壁十八首》，傳誦一時。茲錄其五首：「石磴縈紆戰馬龕，入山符疊辟兵符。殺人敢恕民非盜，報國眞愁將不儒。豺虎縱橫隨地有，貂蟬恩寵愧心無。荒寒驛路匆匆過，焦土連雲萬骨枯。」「窮山避亂敞軍門，威望遙遙萬馬屯。不戰豈能收殺運？無功先已負君恩。祇聞怨讟歸諸將，可有心肝奉至尊。一樣沙場征戍死，模糊敢信是忠魂？」「故事虛張諭蜀文，懸軍安養募新軍。山中城破官仍在，闔外兵譁將不聞。大賈隨營緣我富，連村無寇是誰焚？烽煙未埽偏流毒，萬鬼含冤指隩雲。」「憂憤書來處處同，故人幾輩尚從戎？能文未易參軍事，有口都能說戰功。爲我經心籌去住，看君彈指變窮通。東溟西域曾帷幕，猛將還應憶海公。」「議撫招降計已施，凋殘民力久支持。不明賞罰終何益？眞舉才能尚未遲。將相有權甘自棄，英雄無種要人爲。孫吳兵法非天授，誰竭誠謀報主知？」語寫悲涼，義關諷諭，所謂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也。第十八首結云：「風詩已廢哀重寫，不是傷心古戰場。」先生蓋自言之矣！

《念堂詩話》卷二：船山師《寶鷄縣題壁》詩十八首，一時盛傳天下。高家堰開有《淮陰題壁》十八首，末云：「題詩敢擬張公子，聊誌飛鴻指爪痕。」指船山

言也。中云：「破格用人明主意，及時行樂老臣心。便死難償溝壑命，偷生眞是斗筲才。」皆確有所指。《筱園詩話》卷二：張船山《寶雞題壁十八首》，叫囂惡濁，絕無詩品，以其諧俗，故風行天下，至今熟傳人口，實非雅音也。其詩爲紀嘉慶初川、楚教匪之變而作，蓋傷時事之詩。少陵傷時感事諸篇，其時勢人地，一一切合，得失分明，懷抱亦露，故有「詩史」之目，不止作憂亂憤激之詞也。今船山十八詩，惟滿紙兵戈爭戰，並痛詆當時大吏而已。究竟各省賊勢如何？軍情若何？布置若何？誰功誰罪？孰得孰失？一語不切，莫可考也。作者意欲如何？旨歸安在？亦無可求也。是名有關係，實無關係，雖不作可也。然後來高堰、廣州、桂州、長沙皆傳有題壁詩，爭相效尤，或仍十八首，或增至三十首，詞旨淺俗，惡劣更甚，無一稍雅馴可觀者，較船山作，又有天淵之隔矣！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四川遂寧人。文端公元孫。乾隆庚戌進士。官檢討。出爲萊州知府，以病辭。自號藥庵。(退)〔太〕守豪於詩酒，有青蓮再世之目。有《船山詩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聽松廬文鈔》　先生爲相國文端公元孫，生于山東館陶縣。乾隆戊戌，先生年十五，集中詩於是年始。自戊戌至壬寅，皆寓漢陽。甲辰春，由漢陽入都，乙巳八月出都，丙午返遂寧。周孺人歿於涪州，丁未九月繼娶林恭人，卽贅于成都鹽茶道署。戊申三月，由棧道入都，是秋順天鄉試中式第十三名舉人。己酉下第，出都由棧返蜀；十二月由棧入都，庚戌成進士，選庶吉士。辛亥二月乞假出都，由棧返蜀。壬子十一月舟發成都，眷屬偕行，由蜀而楚。癸丑二月抵都，散館授職檢討。是年先生三十歲。自甲寅至嘉慶丙辰皆居京師。丁巳九月由棧返蜀。戊午正月由棧入都。庚申閏四月奉敕選翰詹三十人各書扇五柄，五月選十二人分書養心殿屏幅，先生皆與焉；八月奉命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月入史館。辛酉正月先生兄亥白奉太夫人至京，五月奉派教習庶吉士。乙丑九月改官御史。丁卯四月奉命巡視南城。己巳三月奉命充會試同考官，七月選吏部驗封司郎中。庚午七月，部選萊州府知府，九月出都赴任。辛未正月赴濟南，夏返萊州。壬申二月辭郡，是年先生四十九歲。罷官後僑寓吳門，自顏所居曰「樂天天隨鄰屋」。癸酉仍寓虎邱，往來大江南北。未幾，卒于客舍。卒之年月不得其詳。先生出守，與上官齟齬，鬱鬱不得志，辭二千石而爲寓公。身歿無子，太夫人猶在堂，亦可悲矣。然先生官未昌而詩則大昌，年未永而名將愈永，則造物之於先生厚矣！

《清朝先正事略・張船山先生事略》　船山先生張姓，問陶名，字仲冶。四川遂甯人。相國文端公鵬翮曾孫也。生於山東之館陶。幼有異稟。工詩，有「青蓮再世」之目。其存詩自十五歲始。乾隆五十五年庚戌成進士，尋授檢討。詔選翰詹三十人各書扇五柄，又選十二人分書養心殿屏幅，先生皆與焉。庚申秋，分校順天鄉試。明年，教習庶吉士。乙丑改御史，巡視南城。己巳分校會試，未幾改吏部郎中。明年七月，授萊州知府。與上官齟齬，鬱鬱不自得。逾年，病免，歸，時年四十九。罷官後，僑寓吳門。顏所居曰：「樂天天隨鄰屋。」時往來大江南北，未幾，卒於客舍。先生狀似猿，自號蜀山老猿，亦稱老船。

《清史列傳・張問陶傳》　張問陶，字仲冶，四川遂寧人，大學士鵬翮玄孫。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檢討。詔選翰詹三十人各書扇五柄，又選十二人分書養心殿屏，問陶皆與焉。嘉慶五年、六年兩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遷御史，有直聲，尋改吏部郎中。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旋出爲山東萊州府知府，與上官牴牾，遂乞病遊吳、越，時往來大江南北。十九年卒於蘇州，年五十一。問陶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所爲古文辭，奇傑廉勁，同時名輩皆斂手下之；而於詩尤工，嘗作《寶鷄題壁詩十八首》，指陳軍事，得老杜《諸將》之遺，一時傳誦焉。在都與洪亮吉、羅聘相唱和，無虛日。後往見袁枚，枚謂之曰：「所以老而不死者，以未見君詩耳！」其推重如此。書法險勁，畫近徐青藤。著有《船山詩文集》。論者謂國朝二百年來，蜀中詩人以問陶爲最。兄問安，字亥白，乾隆五十三年舉人，性孝友，淡於榮利，家居奉母，圖史自娛，詩才超逸，與問陶有「二難」之目，著有《小瑯環詩集》。

孫桐生《國朝全蜀詩鈔小傳》　張問陶，字船山，四川遂寧人，文端公玄孫，乾隆庚戌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改御史，官至山東萊州府知府。先生天姿英敏超悟，讀書有夙慧，十歲能詩。弱冠後，壯遊南北，遍覽天下奇山

水，才益豪，筆益肆。通籍直史館，名重一時。改御史，有直聲。顧性情恬淡，不屑與時俯仰，以故久滯不遷。以俸深出守東萊，瀟瀟無俗吏態，坐是不爲上官所喜，僅一載遽引疾退。行李蕭然，欲歸無計，時同鄉廖復堂都轉以書招之至揚州，小住年餘，以疾卒於邗上，年僅五十。都轉爲經紀其喪而歸之。卒無子。

《國朝書人輯略》卷七　字仲治，號船山，四川遂寧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萊州知府，晚號藥庵退守。

《國朝書畫家筆錄·張問陶（工書畫）》　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四川遂寧人，相國文端公鵬翮（曾孫）〔玄孫〕也。乾隆五十五年進士，授檢討，累官（禮）〔吏〕部郎中，出守萊州府。先生狀似猿，自號蜀山老猿。書法險勁近徐青藤。詩沉鬱空靈，於從前諸名家外又闢一境，有「青蓮再世」之目。其婦亦能詩，有句云：「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佳話也。著有《船山詩草》。

紀事

作家逸事

《念堂詩話》卷一　庚申鄉試，旭出張船山夫子房。辛酉春闈前，以詩謁見，展閱數首，遂納於懷，喜曰：「吾又得一詩友。」題贈二律，云「直勝崔黃見，展閱數首，遂納於懷，喜曰：「吾又得一詩友。」題贈二律，云「直勝崔黃葉」，書卷首曰：「此老船之崔不雕也。」傳示同好吳穀人、趙味辛、戴金溪、王熙甫諸先生，各有題贈。後命旭題《船山詩草》，有云「呼我崔黃葉」，即謂此也。

又卷三　張船山夫子嘗書旭詩卷云：「詩境已穩成極矣，此後惟須鍊識。識見一高，則筆墨羽化，才是眞通人。」船山夫子，或目爲才子，爲狂士，乃有識之才子、狂士也。忠孝之節、兄弟之情、朋友之誼見諸篇什，有目共睹。於朝貴無獻媚貢諛之言，於同列無含譏帶訕之語。下至能詩之奴，賣餅之叟，久侍之老僕，工書之小吏，無不一往情深，其識量爲何如？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松軒隨筆》　嘉慶丁卯，余入都，在小峴少司寇坐中晤船山太史。其狀似猴，故自號「蜀山老猿」，又自稱「老船」。老船畫頗近徐天池，余於墨卿太守伯臨比部處見之，雖隨意數筆，皆有天趣。

又　香山有蠔油，船山向溫簣坡索之，簣坡曰：「君以詩來，蠔油可得也。」船山賦七古一篇。後伊墨卿守惠州，船山又致書索之，其癖嗜如此。

又　船山夫人有絕句云：「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船山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亦閨房佳話也。

《庸閒齋筆記》卷五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大學士文端公之孫也。性伉爽，無城府，書、畫妙一時。與先大夫最善。由檢討遷御史，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先大夫問之曰：「子不慮叢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志於此者，將他身分抬得如此高，慚愧不暇，何暇怨我乎？」

又　船山先生與洪稚存太史亮吉，皆爲大興朱文正相國門下士。相國好佛。嘗於生朝，諸弟子稱觴之際，太史袖出一文上壽。相國固喜其文，亟命讀之。太史抗聲朗誦，洋洋千言，多譏佞佛事。諸人大驚，先生獨大喜叫絕，相國大怒。坐是淪躓有年，先生不悔也。

《蘭苕館外史·里棨》卷八　遂寧張船山先生問陶以翰林出守萊州，恃才傲上。上官以先生才望素著，皆優容之。會長白某公巡撫山東，先生來謁，公謂其無禮，心甚嗛之。語方伯曰：「萊州張守，書生結習未除，太守爲一郡表率，渠能勝任耶？」方伯固與先生齊年契好，爲之說曰：「張守雖係書生，聞尚不誤民事。」時有劇盜桀驁狙詐，屢斷屢翻，承訊官皆莫可如何。公冷笑謂方伯曰：「君謂張守不誤民事，如某盜，渠能定讞，當即令其旋任，否則予將登諸白簡，莫怪老夫無情也。」方伯唯唯，出語先生，問：「君能定此讞否？」先生笑曰：「有何不能！」方伯大喜，商諸廉訪，即延先生至臬署訊盜。僉問先生計幾日可以了結，先生笑曰：「此細事耳！三日足矣！」又問需用何刑，先生笑曰：「刑具俟用時再議，所最要者，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紹興佳釀一大甕，藉此聊助舌鋒，斷不可少。」僉笑曰：「諾！」翌晨，先生至臬署客廳，箕坐炕上，几置金華極精乾脯一大盤，階下置紹興佳釀一大

甕。一僮扇爐暖酒，一僮執壺侍側，一書吏在旁錄供。呼盜跽膝前，先生左手把杯，右手翻閱案牘而問盜曰：「汝郯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三十有七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城。」「汝有父母乎？」曰：「小人不幸，父母俱亡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長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二子，長年十八，能獵獸矣，幼年十三，尚未能獵獸也。」「汝家何業也？」曰：「無所事事也。」斯時方伯與廉訪諸公俱在屏後竊聽，以先生素工言語，必能摘奸發覆。不料所問者皆瑣瑣細事，殊與原案無涉。僉相視匿笑，又恐不能不了結，無以復某公之命，深以爲慮。越日，先生至臬署，又問盜曰：「汝郯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小人今年三十有九，明年且四十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居鄉。」「汝有父母乎？」曰：「小人父早亡，母已下堂矣！」「汝有兄弟乎？」曰：「兄弟三人，小人其次也。」「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一子一女，皆孩提也。」「汝家何業也？」曰：「薄田數畝，務農爲業也。」諸公俱復竊聽，以先生所問與昨無異，益復吃吃匿笑。至第三日，先生至臬署，方伯與廉訪問曰：「君言三日了結，今三日矣！果能了結耶？」先生笑曰：「下官向不打誑語，今日下午當可了結，公等請無慮也。」因傳諭皂隸人等預備刑具，聽候結案。先生至客廳，依舊箕坐炕上，以乾脯下酒。呼盜跽膝前，問曰：「汝郯城人耶？」盜對曰：「然。」「汝年幾何矣？」曰：「去年四十，今又添一歲矣！」「汝居鄉乎，居城乎？」曰：「時而居城，時而居鄉也。」「汝有父母乎？」曰：「小人有母，年逾七十矣！」「汝有兄弟乎？」曰：「小人有兩兄，皆亡故矣！」「汝有妻子乎？」曰：「小人有子，尚呱呱在抱也。」「汝家何業也？」曰：「無田可耕，或漁而或樵也。」諸公竊聽，益復相視匿笑。謂先生所問如老嫗絮語，何能定讞？至日脯後，先生乃命僮取巨觥來，連滿飲三巨觥，命將酒脯徹去，傳集皂隸準備刑具聽用。先生正色危坐而語盜曰：「今當問及正案矣！我觀案牘，前承訊各官所讞一一屬實，汝何屢斷屢翻也？」盜叩首曰：「小人實係負冤，尚求矜察！」先生拍案叱曰：「汝休矣！人謂汝桀驁狙詐，實屬不謬。我與汝絮語三日，皆家常瑣事，汝三日所答前後迥不相符。瑣事尚如此反覆，況正案耶！汝果從直吐實，尚不愧爲好漢，如再敢飾言強辯，我即將三日所答瑣事以證汝之反覆，雖嚴刑處死亦不爲過。汝須自忖，毋自討苦喫也。」盜猶欲強辯，先生叱左右嚴爲用刑，斃命勿論。盜急叩頭乞命，情願吐實，誓不再翻。先生大喜，立命畫供，其案遂結。方伯與廉訪諸公在屏後聞之，歎服不置。比復命某公，公嘆曰：「名下固無虛士，不謂張守有才如此，今而後不敢輕量天下士矣！」一時歷下傳爲美談云。

作品本事

《硯緣詩》《清稗類鈔・婚姻類》：林佩環，爲遂寧張船山太守問陶之繼室。船山初贅於成都鹽茶道署，嘗作《硯緣詩》云。

《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世麗姝爲余執箕帚無錫馬雲題（燦）贈余詩亦有我願來生作君婦祇愁清不到梅花之語戲作二律以謝兩君》《隨園詩話補遺》卷六：張船山太史【略】聞亦玉樹臨風，兼仲容之姣。有秀水金筠泉（孝繼）、無錫馬雲題（燦）俱願與來生作妾。船山調之云【略】余聞而神王，亦戲調之曰：「夫妻喻友從蘇李，賢者憐才每過情。但學房星兼二體，心期何必待來生？」《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船山先生詩才超妙，性格風流，四海騷人，靡不傾仰。秀水金筠泉（孝繼）忽告其所親，願化作絕代麗姝，爲船山執箕帚。又無錫馬雲題（燦）贈詩云：「我願來生作君婦，祇愁清不到梅花。」以船山夫人有「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之句也。其傾倒之心，愛才而兼種情，可謂至矣！先生戲成二律以謝云【略】亦詩壇一則雅謔也。

《送簡州判張水屋（道渥）之任（自號張瘋子好騎驢故又號騎驢公子）》《清稗類鈔・藝術類》：山右張水屋能畫。牧通州時，榜楹聯於門曰：「楊柳江城臨畫稿，梅花官閣寄詩魂。」風趣可想。改七薾嘗云：「水屋畫簡而又簡，似查梅壑。」張船山送其之任簡州詩云：【略】。

《冬日無事手爲內子寫照得其神似而已內子戲題一絕云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依韻和之》《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松軒隨筆》：船山夫人有絕句云：「愛君筆底有煙霞，自拔金釵付酒家。修到人間才子婦，不辭清瘦似梅花。」船山和之，有「夜窗同夢筆生花」句，亦閨房佳話也。

《排悶戲作》二《卧園詩話》卷三：盧懷慎雖貴而貧死，復忽生曰：冥司有三十爐爲張說鑄橫財，吾無一焉，貧富信有命也。故《船山排悶戲作》有

云：【略】。

《己未正月十八日紀事》《蕉軒隨錄》卷二《和相》：和致齋公相，本文生員，襲三等輕車都尉。乾隆四十九年由吏部尚書協辦大學士，五十一年授文華殿大學士。嘉慶四年仁宗親政，以罪賜自盡。張船山太守（問陶）有《己未正月紀事詩》云：「金穴銅山意惘然，癡羊入肆尚流連。九泉添箇尋常鬼，可惜黃扉十五年。」蓋指和而作也。《海山詩屋詩話》卷六：張船山太守集中《己未正月十八日紀事》一首【略】蓋爲故相和珅伏法作也。

《唐貞觀阿彌陀金塗小銅魂》碑高三寸許，爲阮芸臺前輩題。）《雪橋詩話》卷一〇：貞觀廿一年正月九日，造像銅碑。碑面全塗黃金，鑿字六行小楷，極似褚法。蘇齋、芸臺皆有歌，張船山詩云：【略】。

《壬申十一月二日閶人遊虎邱即事有作》《靈芬館詩話》卷八：張船山太守移疾後，寓居吳門，新買一姬，眞之別業，其夫人未之知也。一日同遊虎邱，東船西舫，佳麗駢會，此姬在其咫尺，而不通問訊，目色而已。船山作一詩云：【略】《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張船山太守問陶，嘗於吳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遊虎邱時，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晤談許久，而夫人未之知也。太守賦詩云：【略】韻人韻事，足爲山塘生色。沈蕙風《眉廬叢話》：遂寧張船山太守問陶，移疾去官，僑居吳閶，別營金屋藏嬌，夫人不知也。一日，攜虎邱，而夫人適至，事遂敗露。太守戲作一詩云：【略】此詩近人傳爲韻事，或譜院本以張之，不知船山夫人林氏乃奇妒也。

《二月二日預作生子》沈蕙風《眉廬叢話》：船山有《二月二日預作生子詩》云：【略】（見《船山詩補遺》）其後船山卒無嗣，則亦家庭勃谿乖戾之氣，有以致之。

《題畫鷹詩》《煮藥漫抄》卷上：張船山先生世多以詩人目之，考其官諫垣日，彈劾不避權貴，其《自題畫鷹》詩云：【略】可以想見風概矣！《春冰室野乘》卷上：遂甯張船山先生書畫妙一時，性伉爽無城府。由檢討遷御史上官，日連上三疏，一劾六部九卿，一劾天下各督撫，一劾河漕鹽政。或謂之曰：「子不慮結怨中外乎？」先生笑曰：「我所責難者，皆大臣、名臣事業。其思爲大臣、名臣者，方且感我爲達其意，若無意於此者，吾將其身分擡高至於如此，慚媿之不暇，又何暇怨我乎？」先生嘗畫一鷹，題一斷句云：「奇鷹瞥然來，攫身在高樹。風勁乍低頭，沈思擊何處？」讀此詩，可想見其風采矣！

《題彭田橋詩後（蕙文）》《聽雨樓隨筆》卷一：吳壽廷學使樹萱，曾決諸生四人必中乾隆甲寅恩科。一榜中其三，落孫山者丹稜彭蕙文也。號田橋，實高才生，與船山爲契友。嗜飲工詩，酣嬉淋漓，船山贈以詩云：「直從商羽彈孤調，豈信《離騷》是變聲？」

《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雞縣題壁》《聽雨樓隨筆》卷二：齊二爲湖北教匪，被誅，姚之富、齊國謨推其妻爲帥，白旗大書「爲夫報仇」。自楚入川，屢抗官兵。齊二寡婦之名大噪，與王三槐等相犄角，往來擾川及陝。婦頗艷冶輕狡，善騎射，掠良家子女秀麗者三四百，裝束略與己等，馳馬追逐，令人倉卒莫辨。一日戰敗，馬蹶墜地，官軍大喜，喝令生擒。一武弁爭首功，下馬將近婦，揮刀斫斃。一武弁繼至，又揮刀死之。復騰躍上馬，疾馳而逸。其狡捷如此。後勢窘，墜岩而死。張船山詩，蓼也」云云。

《虎邱寓樓即事》《聽雨樓隨筆》卷二：林夫人【略】妒甚。周峨東云，幼隨父客遊姑蘇，先生已辭官，就醫來蘇，又往鹽商查小山處，與峨東尊人詩酒往來。因無子，買侍姬置小山別室，不敢令夫人知也。久之，微聞聲息，盛氣尋至，船山遁藏。夫人直入查內室搜索，小山內人笑云：「吾家丈夫不惜萬金買一妾，列屋而居者數十，予未嘗忤以言，夫人何量之淺也？先生有妾亦不匿予室。」林無辭退出，仍尋船山逼問。船山慮姬摧殘，閱日出見。弟壽門爲縣丞，攜妻來視兄。壽門妻勸林云：「如此男子，謂之已死可耳！何必與言？」合室大鬨。明日船山見客笑云：「天下奇事，竟有弟婦代嫂行妒者。」有句云：「買魚自擾池中水，抵鵲兼傷樹上枝。」蓋記實也。

著録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聽松廬詩話》船山歿後，石琢堂殿撰刻其詩，且賦詩云：「料理一編親告奠，百年心事此時完。」友誼可風也。

陳葆森《船山詩草跋》船山先生名噪海內，所刻《詩草》二十卷，久已家置一編矣。顧其詩乃先生手定，割愛頗多，往往有膾炙人口之作而集轉不載，讀者不能無遺珠之歎。余與先生皆蜀人，慕先生之風，竊欲搜其原稿，爲之補刊，而有志未逮。今年春，先生猶子立軒自蜀來皖，相遇於旅邸。啓

其篋，得先生未刻遺稿，喜不自勝，因謀爲重梓。而同鄉官皖中者，時有毛丹雲、文鍾山、余方屏、李雨亭、周笏山、林辛柏諸君，復各出廉俸以襄厥成。爰倩顧君蒹塘選爲六卷，弁以序言，付諸剞劂。其助爲校勘者，則又先生族人張君春衢與其弟仲昭也。道光己酉嘉平月，涪陵後學陳葆森謹跋。

藝文

袁枚《答張船山太史寄懷即仿其體》 我昔弱冠遊幽燕，於今五十有九年。金蘭簿上三千客，回頭一顧如飛烟。忽然洪太史(稚存)，誇我得奇士。西川張船山，槃槃大才子。我因猛記當年車笠盟，中有思曼年最輕。得毋與渠有瓜葛，寄聲相問心怦怦。蒙君答書禮甚恭，道是尊人太守公。我如吳通晉路得孤庸，又似宋家掘井忽得翁。始知文字因緣勝香火，不然兩家天南地北何由逢。太守聞之喜動色，萬里馳書道相憶。更問當年趙世家，可憐蕭瑟無從說。(謂趙學齋總憲父子。)船山養志求親悅，勸儂遠踏峨嵋雪。我道君言亦自佳，無如老身衰矣精力差，星飯水宿愁天涯。只望君持旌節江南走，定遣花輿迎太守。我當左扶筇，右執酒，遠迎故人到江口。故人見必驚且狂，縱談十日猶未央。南山風吹已作地，東海沙湧都栽桑。古強勸瞍莫笞舜，孟岐摩足扶成王。此雖荒言杳渺無足據，後生聽者亦覺奇古非荒唐。但怕武夷君，高唱人間可哀曲。我願太守來，同爲劉阮相徵逐。我三到天台，但喫胡麻飯便回，桃花笑我非仙才。倘得髫年好友結伴去，或據華頂，或登瓊臺，定有羣仙招手相追陪。不許兩家兒子高揚零丁來尋覓，直待七世以後皤皤二叟，各攜玉女同歸來。

吳錫麒《哭張船山三首》 清夜虛堂共一尊，(謂去年三月揚會合事。)詩留壁上待招魂。蒼茫實有平生感，慘淡難尋獨往言。科第何情牽我輩？高曾有契逮諸孫。(余高祖息山公在文端公幕中，後曾祖秋園公亦與君曾祖同遊遼東，交誼至今五世，不可謂不久矣。)却思斟酌橋邊水，嗚咽還應到九原。(君寓吳門斟酌橋。)卅載迴翔禁地寬，儘將詩酒去應官。一麾敢謂承明厭，小郡方知保障難。仙佛豈能逃劫數？(君喜言仙佛事。)文章此後歇波瀾。友朋畢竟關高義，何怪馮生鋏屢彈。(君歿，皆賴小山爲之經理。)將離花又繞欄開，那不離腸斷此回。杯裏奪將明月去，眼前捲過白雲來。一生書籍文姬付，(君身後無子，惟有三女未嫁。)萬里關山老母哀。如此驚才僅中壽，問天何苦更生才？

王斯年《哭張船山先生即題序詩卷子》 史館徜徉二十年，仙心游戲不升天。(先生自鏤印章曰「羣仙之不欲升天者」。)霜清白簡陳封事，冰飲黃堂却俸錢。吾道難行聊酒隱，奇才何意僅詩傳？蓬萊水弱抽身早，留得仁聲頌後賢。破楚門西且駐鞍，水環花圃寓公安。畢生正氣孤青史，萬古雄心一釣竿。蟹眼頻翻看藥鼎，蝶情頓悟隱蒲團。最憐數問維摩疾，小別經旬見面難。(先生屬纊，余適返武林。)岷江浩蕩曉煙開，萬里思親病未回。三女零丁依幕燕，一棺孤冷寄蘇臺。道山有伴同兄逝。(亥白丈亦歸道山。)家業扶衰仗第才。(謂旅山主薄。)交遍天涯多長者，素車應待巨卿來。羣彥傾談一座尊，春風曾待草堂溫。詩傳衣鉢開奇境，語到君親有淚痕。不佞自憐餘傲骨，長貧何處答師恩。丹青幸得生花筆，摹想遺容彷徧存。

王芑孫《送同年張船山庶常(問陶)還蜀稿用見題拙稿詩韻》 奕奕文章自有神，時從爛熳得天眞。書如章草縱橫極，詩似江花淺澹春。太尉家兒大門第，秀才官職列仙人。錦衣歸詠峨眉雪，珍重青雲未了身。

又《張船山(問陶)見示乞假還山諸集輒作二詩奉柬》 未能爲蜀遊，頗好見蜀客。同年張檢討，詩才世莫敵。毅然洗萬古，破空出奇特。孫吳所著書，不到韓彭臆。我法自孤起，神鬼困膊磔。天龍戰天魔，遺卻梵天敕。怒雷入其手，倉卒下一擊。瞿唐天下險，厓竅獻刻畫。淋漓墨數行，紙上見崩砉。所恐腕力強，捩轉北斗極。海內孫(淵如星衍)與洪(稚存亮吉)，睹子尚辟易。吾今妄譏訶，一笑不自測。奇於唐者韓，所貴不因循。奇於漢者馬，所戒不雅馴。馴者果何說，擇義歸精醇。飛黃氣騰達，馭之九方歅。然而必已出，在古不相因。天於物最古，自無昨日雲。長此青一握，風月時斬新。不爾逞辯聰，窮力追飇輪。翻新乍驚愚，久而遂陳陳。吾儕一邱貉，勇進獨有君。摩君壁壘熟，復此鎒于申。吾終避三舍，君必張一軍。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張亥白孝廉(問安)船山檢討(問陶)》 自古奇才必生蜀，船山在今麟一角。侍郎近葺湖海詩，寫君少作都付之。(時余方錄船山庚戌以前之作，入蘭泉先生所編《湖海詩傳》。)阿兄句法學老杜，五言海內亦有數。望中烽火劇三川，短札斜行讀黯然。(得船山三月出京書，言家口以

三川烽火不能歸，且往葬父，幷迎母來京。）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　松江姚春木（椿），天下士也。【略】春木亦以三年中詩見示，因得讀一過。【略】篇長不能備錄，有《題船山遺稿次見贈韻四首》，序云：船山詩藁多散佚，庚申在都下，有詩四首書扇見貽，頃偶檢得之，而集中失載。因次原韻錄存，以志故人之感。詩云：「浮生原偶寄，噩夢忽驚回。飲斷人間酒，收還地下才。何心官職競？多事佛仙來。怕聽蕭蕭竹，空餘叔夜杯。」「作意都成巧，無心偶出奇。龍涎天上試，鶴背夜深騎。冷月神猶妬，癡雲夢亦疑。倉庚能療疾，休問入宮醫。」「成都春萬里，撩亂浣花牋。多難干戈久，還家道路偏。夜愁孤燭語，秋夢一琴傳。我亦題橋客，拋書更自憐。」「諭俗詞原淺，憐才意自眞。浮名千古事，俊語六朝人。長揖揮卿相，新聲泣鬼神。空山餘澹薄，寶氣獨終淪。」今亦錄船山原作於此云：「摩空聲不定，一字幾徘徊，藻翰皆生氣，東南此異才。論嚴詩筆正，心動化工來。難後豪情減，因君又舉杯。」「小扇臨風贈，長歌忽振奇。美人春不妬，天馬怒難騎。僊籍誰眞注？名場我漸疑。龕工森可怕，詩病莫輕譏。」「相逢皆少壯，餘力且題箋。風格中年定，時名衆口偏。開懷原偶託，揮手任無傳。繚繞神仙字，蟫魚太可憐。」「妄語疲酬贈，狂言爲汝眞。交才謀一面，氣已辟千人。文古曾非貌，詩飛或有神。科名身外事，此筆豈沈淪？」

郭麐《次韻船山太史四十初度》　僕指京華近十年，江湖相望各蒼然。故山老我休招隱，平地看君已若仙。四十頭顱今日是，文章卓犖此人偏。（謝靈運云：「劉楨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也應差勝淮陽董，縣吏催租更索錢。

石韞玉《刻船山詩草成書後》　文園遺稿歎叢殘，手爲删存次第刊。名世半千知己少，寓言十九解人難。留侯慕道辭官蚤，賈島能詩當佛看。料理一編親告奠，百年心事此時完。

雜録

袁枚《答張船山太史書》　詩人洪稚存太史曠代逸才，目無餘子，而屢次信來頌執事之才爲長安第一，幷寄兩人仿昌黎《二鳥》七古詩，奇趣橫生，讀之蹲蹲欲舞。當即抄付梓人，刻入《隨園詩話》久矣！但聞執事已請假還蜀，未知何時得通芳訊，心猶拳拳。不料中秋前十日於王葑亭給諫家接到《見懷》二十八字，意思深長，有邢顒言少而理多之妙，更附名紙三版，表翰林衙門餼羊告朔之思，可謂古之人歟？古之人也。讀《推袁集》一冊，命名先不敢當，雖大君子舍己從人，以謙虛爲坐薦，游戲標題無所不可，而當今作者如雲，萬目睽睽，得毋咤執事之認符拔爲麒麟、拜票客爲大將乎？損執事之名，折野人之福，千萬以換去爲禱。然以執事倚天拔地之才，肯如此撝謙，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更有不料者，來札道僕書法妍媚，務求的筆數行以作玩本。嘻，異矣。老人幼不習書，每握管如稚子拋塼，全無紀律。故有所書寫輒求人代，海內所共知也。忽足下好人所惡，然則齊桓公之悅支離，黃帝之聘嫫母，古今來其眞有此事乎？孟子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膾炙得知己易，羊棗得知己難，得其所難而感之愈甚。待解凍時，老阿婆謹當胡粉飾貌，塗抹數行，以自呈於左右，何如？

又《答張船山太史》　接手書，方知五十年前所遇者，卽尊大人，四十年前所遇者，卽令叔祖也。爲聯通家之歡，竟忘挾長之戒，心殊不安。乃蒙閣下殷勤作答，執禮甚恭，且名所著詩集爲《推袁集》，何其嗜痂已甚邪？僕喜躍不止，屨爲之穿。但知尊公五馬歸來，親見膝下有人，將繩祖武。而令叔祖在陝西，以後之官階行止，俱尚茫然。還求再示數行，以在秦中候補時，彼此琴歌酒賦，備極綢繆故也。僕平生不喜佛法，而獨於「因緣」二字信之最眞，以爲能補聖經賢傳之缺。使當日無橫山閣學，則長安人海，未必能交尊公；此時無稚存編修，則路隔關山，如何知有閣下？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信不誣也。惟是枚以丁年之唐進士，作亥字之魯靈光，朽株枯木，斷無北上之期；而太史則持節衡文，定有南來之日。但願造物有情，使我緩須臾毋死，則握手傾衿，望尚未絕。尤奇者，僕幼不工書，五六十年來，毛穎龍賓，絕交已久，近竟有人來索親筆者。僕以爲此如衛靈公之悅支離無脤，故意揶揄我耳。不料足下亦爲此言，不但索之急，而且譽之殷，嘻！過矣！今夫赤腳蓬頭，十年不字之女，一旦有佳公子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其敢信以爲眞邪？然而見西子者，輸一金錢；悅楊妃者，玩其錦韈。此不過以耳爲目，非美人之眞知己也。惟齊王之聘無鹽，孔明之娶黃家醜女，相賞於牝牡驪黃之外，乃醜人之眞知己也。因人之愛其醜，而己亦忘其醜，則不得不掃眉整髻，走充後房。非無自知之明也，所以報知己者，不敢不然也。荀子

云：「墨以爲明，狐狸其蒼。」其斯之謂歟。小冊端書，寄上一笑。

又《覆洪稚存學使》　尤奇者，閣下所極贊之張船山，乃枚之世交也。丙辰召試，枚寓居吾鄉趙橫山閣學家，有美少年張顧鑑者，聯牀交好。張小我三歲，遂與閣學兒子書山，作三人車笠之盟。未幾書山亦登詞館，此後音塵隔絕，剛六十年，豈知張卽船山父也？倘非閣下言及，則天南地北，通問何年？因之張太守亦有書來，枚又有詩寄去，俱抄呈閣下，讀之當必心開。

《念堂詩話》卷二　《船山詩草》初出，里中未見。余戊午鄉試，爲何蘭士夫子所薦，與春民（熙綵）孝廉論世好，從借讀焉。見贈和諸詩下詳注旭姓氏里居，旭有句云：「刪詩留我在，詳注惜人微。」此刻蓋吾師手定也，展誦之下，所感實深。

又卷三　洪稚存勸船山師多讀書，船山師勸稚存少讀書。二人各有見，洪說似長。然旭獨侍座時，多所質問，雖諸子道藏，亦冲口而出，是豈不讀書者？殆恐稚存有玩物喪志之累也。及撰《三國疆域志》、《乾隆府廳州縣志》，頗費日力。聘修《寧國志》，經數月不下筆。後因辨三江事與郡守失歡而去。船山師所謂少讀書者，得毋預意此等事乎？

《墨林今話》卷八　張船山太守問陶，四川遂寧人，乾隆庚戌進士，由御史官山東萊州府，未幾引疾歸，年未五十也。自號藥庵退守，以詩酒自豪，愛吳門山水之勝，僑寓白堤，顏其室曰「樂天天隨鄰屋」。時陽湖孫淵如觀察亦居虎阜，望衡對宇，稱吳中兩寓公。余嘗偕雙樹山人訪之，不值，旋病歿。船山才情橫軼，世但稱其詩而不知書畫俱勝。書法放野，近米海嶽。山水、花鳥、人物、雜品悉隨筆爲之，風致蕭遠。椒畦孝廉謂其脫盡凡骨，雖畫名家弗及也。其《論畫》二句云：「意到天難問，圖成筆未知。」又《自題山水》一絕云：「樓臺貼地太紛紛，出世人高靜不聞。山頂晴霞山腳雨，仙凡只隔一重雲。」亦可見其高自標許云。夫人林氏亦工畫，船山題畫詩頗多佳者，其一云：「新雨迎秋欲滿塘，綠槐風過午陰涼。水亭幾日無人到？讓與蓮花自在香。」曾見其書擘窠大字於粉牋，今在計儻石處。又畫落梅自題云：「一枝老幹撐天去，幾點寒香著地遲。且與低頭弄花片，不須回眼看空枝。」此詩別有寄慨，尤喜誦之新詠云。船山又工畫馬及鷹，最得神俊之氣。

《桐陰論畫・張問陶》　張船山問陶，山水雖非專門，秀逸之趣能脫盡習氣，寫生亦思致瀟灑，機趣翩然。此係詩人餘技，不可以畫家格律相繩也。與其泥法而有滯氣，何如脫法而存士氣，此中雅俗不可不知。

孫雲鳳

孫顯元《湘筠館遺稿跋》　花晨月夕，與其妹仙品相酬和以爲樂。後仙品之嶺南鄭重，言離百端交集，故卷中憶妹之作居其半焉。碧梧詞愈于詩，而音多凄婉，其所遇然也。

《名媛詩話》卷四　吾鄉孫碧梧（雲鳳），春巖廉訪嘉樂女，詩筆蒼老，爲隨園弟子之翹。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六　碧梧工詩詞，通音律，兼精繪事，在隨園十三女弟子之列。幼隨父官滇、蜀間，所至斐然成詠。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引《兩浙輶軒續録》　碧梧倚聲之學，著稱于時。佳者絕似北宋人語。通音律，兼工點染花卉。其詩在隨園十三女弟子之列，粉雲墨雨，張宴湖樓，當時傳爲佳話。蓋子才子之徐都講也。

又引《墨林今話》　毓吟詠。幼隨父官滇、蜀間，所至斐然成詠，多清新可誦。後歸某，見筆硯輒憎，反目歸，卒。著有《湘筠館詩詞遺稿》。兼工繪事。自題《墨牡丹》云：「白玉蘭邊折一枝，春寒日日雨絲絲。人間自有清華種，多恐胭脂不入時。」《荷花》云：「窗對遙山水繞廬，紅衣搖落感秋初。西風吹醒閒鷗夢，香冷銀塘夜雨疎。」《木芙蓉》云：「十年歸夢一扁舟，楓葉蘆花惹客愁。隱映澹紅風露下，空江月白楚天秋。」《梅花》云：「寒梅點點寫秋釭，忽憶孤舟泊大江。夜半斷厓霜月白，一枝疎影落蓬窗。」誦之俱有畫意。

《蓮子居詞話》卷四　仁和女史孫碧梧（雲鳳）能詩文，工畫，擅南北諸曲，女中名士也。《湘雲館詞》，小令尤佳致，有南唐北宋意理。

郭麐《湘筠館詞序》　所作詞，清新婉美，在夢窗、竹山之間。

又　二十年中裴回身世，於家門之榮落、骨肉之聚散、人事之變易，軫紆結轖，一寓于詞。

《靈芬館詞話》卷二　碧梧早擅才華，而賦命蹇薄，故多幽憂蕉萃之音。

《咏李香君媚香樓》　《隨園詩話》卷一〇：閨秀少工七古者，近惟沈浣

青、碧梧兩夫人耳！碧梧《咏李香君媚香樓》云【略】碧梧即孫雲鳳，和余《留別》詩者。有妹蘭友，名雲鶴，亦才女也。

《和隨園夫子留別杭州》《隨園詩話》卷二：杭州孫令宜觀察，余世交也。女公子雲鳳，幼聰穎，八歲讀書，客出對云：「關關雎鳩。」即應聲曰：「嗈嗈鳴雁。」觀察大奇之。和余《留別杭州》四首，錄其二。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　雲鳳，字碧梧，仁和人。按察使嘉樂女，程懋庭室。有《湘筠館詩》。卒年五十一。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余飲孫雲鳳家，飯米粗糲，而價甚昂，知爲家奴所紿。歸寓，適有送白粲者，以一斛貽之。雲鳳不受，札云：「來意已悉。」蓋疑老人以米傲之也。余殊覺掃興，即題其札云：「一囊脫粟遠相貽，此意分明粟也知。底事堅辭違長者？閨中竟有女原思。」雲鳳悔之，寄《賀新涼》一詞以自訟。

《畫林新詠》卷三　碧梧，名雲鳳。錢塘人。善寫生，工詩。有《湘筠館集》。女弟閑卿，名雲鸝，亦善畫。三絕才名孫碧梧，美人雲影在西湖。芙蓉同寫秋江影，更向青溪憶小姑。

梁同書

論　述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吾鄉近日數詩家，我愛山舟與嶼沙。妙絕風人吳小谷，萬行書對一瓶花（錢嶼沙、梁山舟、吳小谷）。

《北江詩話》卷一　梁侍講同書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

《靈芬館詩話續》卷二　梁山舟先生以書名海內者數十年，轉以是掩其詩名。沒後始得見其《頻羅庵遺集》，於同輩中能拔戟自成一隊者。小詩尤新簇可喜，《七夕有作》云【略】《詠團扇》云【略】饒有風趣，殊不類其爲人。

許宗彥《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少而工詩，在翰苑時與儕輩酬唱，風華工贍。其後廢不復爲，曰：「吾不欲求名，不幸以書名。爲人所役，豈堪更役詩耶？」重宴鹿鳴，賦七言四篇，和者數百人，莫能及公。

《蕉軒隨錄・柳枝朝雲詩》　東坡有「不學楊枝別樂天」句，蓋反香山「鬻駱放柳枝」之意，嘉其侍兒王朝雲也。梁山舟學士調陶篁村娶妾詩「不學朝雲伴老坡」，則直用蘇詩，而又反坡公之意矣。白、蘇有知，當亦相顧失笑。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山舟學士，以書名海內，而詩爲所掩。然一篇之成，名流膾炙，雋詞獨絕，逸趣橫生，洪稚存太史評其詩如「山半鐘魚，響參天籟」是也。公嘗曰：「吾已爲人役書，那堪更爲人役詩？」因不嘗作。公又自言吾詩無所師承，而許周生駕部獨謂其瓣香丹淵，學士亦以爲知言也。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寄心盦詩話》　山舟侍講【略】所爲詩多雅音，《反遊仙》云：「登仙直是尋常事，雞犬由來亦上天。」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甚有風趣。

《清史列傳・梁同書傳》　詩多雅音，集杜句尤妙合自然。文亦清峭拔俗。論者稱其爲書名所掩云。

《晚晴簃詩匯》卷八一　山舟書名滿天下，亦工詩，喜集杜句，與儕偶酬唱，風華雋贍，神韻彌遠。嘗疾危篤，見人持楹帖入，其句云：「萬里煙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詩之通靈如此。袁隨園謂其性不近婦人，亦不赴人之宴，故寄詩云：「一飯精嚴嘗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行年九十，不廢吟哦。居鄉儉於自奉，一冠數十年。不干謁當道，不爲人慶壽，雜賓不廁坐，緇羽不入門，爲士大夫所矜式。

《國朝書畫家筆錄・梁詩正梁同書（工書）》　梁同書，字山舟，浙江錢塘人。相國文莊公詩正長子。文莊文章近南豐，詩骨蒼秀，書學柳誠懸，繼參文、趙，晚師顏、李，凡三變。先生承家學，幼即工書。乾隆十七年，由舉人特賜一體殿試，選庶吉士，累遷侍講。以文章、書法名世。引疾歸。江浙之求書碑版及以書法就正者，戶屨恆滿。嘉慶十二年，重赴鹿鳴宴。年九十三卒。

張雲璈《梁同書傳》　詩文清峭拔俗，往往爲書名所掩。丙子分校北闈，有丹陽彭澧出其門，彭固江南老宿，與王已山齊名。計公就外傅時，其文已膾炙人口。來謁公與論制藝源流，且言：「近今貌襲成正者，如腐木溼鼓。子善爲變，而能鉤取其神，故佳。」彭躍然起曰：「澧以爲師少年科第偶得澧

耳，未必眞有針芥者。今知師於此，固三折肱也。」公唯唯，左右皆驚其狂。

《自戲》《隨園詩話補遺》卷三：梁山舟侍講以書名重海內。余過其家，見箋絹塞滿兩屋。余笑云：「君須有彭祖八百年之壽，才還清此債。」梁爲一笑，賦詩自戲云：「誓墓歸來王右軍，暮年都付代書人。小生那敢希前哲！只合從人役苦辛。」「可笑塗鴉逾四紀，半生白日此中頹。書家縱有凌烟閣，恥把千秋托麝煤。」「我自無心結蛇蚓，錯傳韋陟五雲如。世間到底無眞賞，認煞題名一字書！」「從來得失寸心知，無佛稱尊或有之。未必西家勝東宅，却教屈了效顰施。」「手未支離眼未昏，業緣欲斷竟何因？從今誓罄工倕指，懶作供官設客人。」語似謙而實傲。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一四　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錢唐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至侍讀。

又《蒲褐山房詩話》　元穎爲我師文莊公長子，少入詞館。上適欲能書細楷者，公以書進，上深嘉之，特擢侍講。後丁憂歸，嬰疾，遂不復出。而老師宿儒、文人詞客踵門來見，必倒屣迎之。其浙、閩貴人軒車過訪，報以一刺之外，未嘗往也。能詩，尤工書，東南士大夫碑版及琳宮梵宇題額，有求輒應。而節鎖屬書，則屢年不報。海內益以此推重之。年踰八袠，明燈矮紙，猶能運筆，人謂唐歐陽信本、明文衡山之比也。

許宗彦《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公諱同書，字元穎。錢唐人。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顏其齋，海內因稱山舟先生。晚歲自署「不翁」。九十外，又署「新吾長翁」。高祖諱萬鍾，曾祖諱國儀，祖諸暨縣訓導，諱文濂，並以文莊相國貴，贈如其官。訓導公有三子：長翰林院編修，諱啟心；次贈太傅，謚文莊；東閣大學士，諱詩正。文莊生二子：長卽公；次少司空沖泉先生，諱敦書。編修公無子，嗣公爲後。文莊公元配孫夫人，繼包，繼徐。公與少司空並包夫人出。所後妣許太宜人，繼妣夏太宜人。公生雍正元年九月二十八日，生而肥白如瓠，長者頗憂其不壽。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凰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于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旣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鄰里咸異之。文莊擧眷入都，公留侍所後親。編修公素嚴，少不可意，輒箠楚，公怡然順受，退無怨容。乾隆五年入郡庠。十二年丁卯科舉鄉試。次年試禮部未第，文莊賜路費十八金使歸。公以十金予僕，市被襆賃車至淮，日才一食。比至家，尙餘二金。十七年，恩科會試，復下第。高宗純皇帝特賜與殿試，成秦大士榜二甲進士，改庶吉士，習國書。二十一年，散館，授翰林院編修。丙子科順天鄉試、丁丑會試，兩爲同考官，所取多宿齒，文率枯邃。文莊公見而哂曰：「汝安從得如許骨董耶？」二十三年，考試翰詹諸臣，公列二等，擢侍講，署日講官起居注。是年丁所後父艱。公旣澹於榮利，又素鯁介，恐不諧於俗，服闋後引疾不復出。二十八年，文莊公薨於邸第，公徒跣奔喪。時少司空守遵義，亦奉命馳驛至。文莊之薨也，無疾，夜戒僕人戊夜起，當早朝，天將曙乃未寤，褰帳視之，已薨矣！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及平時玩好多亡失，咸爲當治其事，公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浙大吏夙與文莊不協，百方掎摭公，公屹然不爲動，卒莫能得公過。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愈，祝聖母萬壽後卽回籍。」時陳太僕兆崙與公同列，退詫公：「上方嚮用，君奈何竟自逸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力勸公謁時相者，以禍福怵公，公不可。嘉慶十二年丁卯科，浙撫清安泰奏公宜重宴鹿鳴，奉命與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宴者，皆止加品銜，惟公獨具官。蓋公耆德淸望，聞於天聽（人）〔久〕矣！雖不就朝列，而型式鄉閭，砥柱末俗，實有以助國家培東南之元氣，故能默邀主眷如此。公名德日盛，大吏至者必首謁公，公一報謝而止，終未嘗有所干請。人有以事質者，告之必委曲詳盡。性雖方正，見人溫溫，然接之者形神自肅，子姪侍側，嘗囁嚅不敢言。轂于自奉，裘葛未嘗有副，一冠數十年不易。出行，市人往往環視匿笑。於治生頗纖悉，嘗曰：「吾雖日爲此，要於心無所係累耳！」生平不受餽遺。畢尙書沅自楚致大研，公不納，使者委之而去；越數年，友人有之楚仕者，仍附以還畢。人有緩急，拯濟無所吝。故人子以葬先世爲言，公予二十金，其人實未營葬，半載後復來言，公贈如前。在側者曰：「此爲迂耳！奈何復予？」公曰：「葬事甚鉅，前所予，容不足以集事。」其存心之厚如此。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

不入門。不爲人慶壽，無事不謙客，皆足爲居家法。顧士大夫皆心知流俗之非，而卒莫有如公所行者，愈知公爲不可及也。十六年冬，公患腦疽，危篤中見有人持楹帖入，展視其句曰：「萬里烟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七月十五日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赴，筆法蒼勁如平時。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晚號不翁。九十外又號新吾長翁。錢塘人。文莊公子。乾隆壬申特賜進士，官翰林侍講。年四十乞歸。嘉慶丁卯，重宴鹿鳴，加學士銜。書出入顏、柳、米、董，自立一家，負盛名六十年。所書碑版徧寰宇。與劉石庵、王夢樓並稱劉、梁、王，收藏國朝尺牘甲於天下。卒年九十三。有《頻羅庵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　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浙江錢塘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侍講。

《文獻徵存錄》卷七　（存目）

《清史列傳・梁同書傳》　梁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唐人。父詩正，官至大學士，自有傳。同書生而穎異，性端重。詩正命後其兄啟心，啟心素嚴，少不可意輒箠楚，同書怡然順受，無怨容。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七年特賜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二十三年大考二等，擢侍講，尋充日講起居注官。是年啟心卒，同書嚴寒跣奔，坐羊頭車失足落河岸幾殆。服闋，以足疾不復出。及詩正卒於邸第，同書復由里奔喪，時子姪無侍側者，邸中物多失亡，或請治其事，同書曰：「此何時，乃念財物耶？」一無所問。嘉慶十二年，重宴鹿鳴，恩加侍講學士銜。二十年卒，年九十三。

《皇清書史》卷一七　梁同書，字元穎，因得元貫酸齋「山舟」二字石刻，遂號山舟。晚年取《心經》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之語，自號「不翁」。九十歲後，又號新吾長翁。詩正子。乾隆十七年賜進士及第，官至侍講學士，告歸。嘉慶十二年重宴鹿鳴，加學士銜。二十年卒，年九十三。

《國朝書人輯略》卷五　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晚號不翁，九十外號新吾長翁。詩正之子。乾隆壬申特賜進士，官侍講。

《詞林輯略》卷四　梁同書，詩正子。字元穎，號山舟。浙江錢塘人。散館授編修，官至侍讀，加侍講學士銜。著有《頻羅菴集》。

紀事

作家逸事

許宗彥《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尤精賞鑒，於前人書畫過眼輒別眞僞。海甯吳生遇名蹟，每潢寫其副，嘗語人曰：「他人皆可欺，惟山舟先生不可耳！」觀書至耄不輟，精力絕人，九十外視聽未嘗少衰。臨卒之歲，猶能作蠅頭字。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引《鑑止水齋集》　文莊生二子，長卽公。文莊未達時，家故貧，居鳳皇山麓。包夫人夜織，公兄弟方幼，戲于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旣蘇，視兩兒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嘉慶十二年丁卯，公重宴鹿鳴，加翰林院侍講學士銜。時海內重與宴者，皆止加虛銜，惟公獨具官名，蓋公耆德清望，聞於天聽久矣。公治生頗纖悉，人有緩急，拯濟無所吝。杭俗好華靡，喪車必以影神樓前導，惟公家一依禮制儀從，外無浮飾，二氏之徒，不入門。十六年，公患腦疽危篤，見有人持楹帖入，其句曰：「萬里煙雲開嶂戶，一天風雨護神鑪。」病遂愈。逾四年，至二十年卒，年九十三。卒前數日，自書訃，筆法蒼勁如平時。公書法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日本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舶商求公評定。琉球生自太學歸國，踵公門，乞一見公，以無相見儀却之。其人太息曰：「來時國王命必一見公而歸，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國王耳！」公論學書大旨，具於與孔谷園及張芑堂兩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二六引《郎潛紀聞》　錢塘梁侍講，初字元穎，偶得元貫酸齋行楷「山舟」字揭之軒中，士林遂稱山舟先生。後陽羨任禮堂過雲間，於天馬山周氏見石刻「山舟」二字，迹類飛白，甚奇古，蓋趙承旨筆也，亟手拓一本，畀吳槎客鬻攜至杭州贈侍講。任、梁素未謀面，自此遂訂交，槎客賦長歌以紀。乾隆甲戌夏，命翰林工楷書者梁國治、秦大士、莊培

因、梁同書等繕錄昭明《文選》。又命朱珪、戈濤、盧文弨、翁方綱等校對。於翰林院後堂東寶善亭內發出宋版《文選》一部，紙墨精好，古香襲人，每冊有前賢手題墨蹟，第一冊前有御筆題云：「此書在天祿琳瑯中亦不可多得。」

又引《兩般秋雨盦隨筆》 古書名家皆有代筆。蘇子瞻代筆，丹陽人高述。趙松雪代筆，京口人郭天錫。董華亭代筆，門下士吳楚侯。山舟學士書名譟海內，而從無代筆。湯畫人庶常錫蕃、沈友三明經益頗肖公書，嘗爲人作字，署學士名，實非代筆也。

又 平居儉於自奉，一冠數十年不易，生平不好內，不喜飲宴，故隨園老人贈詩有「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之句。不爲人祝壽，壬子七十誕辰，設凶具于門以謝客，故《自述》詩有云：「老夫自祝飛光酒，一具桐棺萬楮錢。」道其實也。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張雲璈云 公嘗得元貫酸齋書「山舟」二大字，遂以爲自號，並顏其齋，學者咸稱爲山舟先生。後自以「不生不滅、不垢不淨」，因稱不翁。晚又號新吾長翁。公書超絕前後，名滿天下，雖兒童走卒，亦知公名。

《清史列傳・梁同書傳》 同書內行修飭，家居不作佛事。雖老，祭祀必躬視。子弟年少，見長者不敢嬉惰，有事必先白，有教勿敢違。杭人稱家法者，皆曰梁氏。性清約，一冠一服，終身不易。不宴客，不受餽遺。畢沅自楚贈大硯，不納；強委之而去，越數年仍附友還畢。工書法，少學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愈臻變化，純任自然，爲當世獨絕，與劉墉、王文治並稱於時。嘗奉詔與梁國治、秦大士、莊培因繕錄昭明《文選》。日本國王有王子好書，以其書介商船求評定。琉球生徒自太學期滿歸，求見不得，乃言來時王命必一謁見，乞書一紙以復命。其名揚海外如此。

朱克敬《儒林瑣記》 梁同書，字元穎。浙江錢塘人。父官宰相。同書獨恬靜向學。工書，書名聞海外，日本、琉球爭購其書。同書作字，必用許氏虛白齋紙，求字者爭購之，許氏以富。同書生平不近婦人，娶妻別室而居，朔望會于中堂，交揖而退。嘗得元人手書「山舟」二字，取以爲號，遂以號行。

作品本事

《題康熙丁卯鄉試同年錄後》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梁山舟侍講南山掃墓，見方姓人家張壁一幀，乃康熙二十六年丁卯科《題名錄》一紙，卽市買之。物完好如故，且刻板精潔比近日百倍。正榜僅五十名，副榜十名，同考十二房、並主司官爵、表字、鄉貫，一一詳載于尺幅。又監臨提調三場題目皆全。解元於潛伍涵芬，第七名卽查聲山先生也。榜姓邱，百餘年故紙，居然不毀，亦一奇也。梁中乾隆丁卯舉人，是科有重預鹿鳴之周名天相者，因題其後云【略】余道：此與康熙年間，吳鱗潭祭酒在啓聖祠掘得元人題名三碑：一蒙古，一色目，一漢人：皆在正副。余買得紹興十八年朱子《題名碑》，相倣。

《嘉禾謠》 阮元《嘉禾圖跋》：嘉興馮鷺庭前輩以《嘉禾圖》來屬題句。元按：嘉興本嘉禾古地，顧所謂嘉禾，今老農未之見也。嘉慶九年甲子五月，江浙大雨，水泛濫沉浸，浙西三郡皆受水災。禾之已種者爛于水底，民厄且懼。六月水退，民補栽禾者十之九。秋甚燠，晴雨相間，禾大熟，有一莖三四穗至九穗者。老農詫未曾見，士之知古者曰：「此卽吾郡所謂嘉禾也。」相交慶，以爲帝之德澤所感召焉。方水之橫行也，民竈皆沒，舟越阡陌，帆而行。元具實由驛入告，帝甚憫之，命發倉穀數十萬賤糶于民，復命以錢米賑貧三十餘萬口，蠲緩錢賦漕米數十萬。邑之富者各出錢米卹其村。元亦捐俸銀一萬兩以助賑，民少安。而游食之徒，復乘災鳩衆，橫于鄉里，元飭文武官擒其渠，散其黨，民乃益安。迨九月，禾大熟，乃有一莖數穗者。此帝之德足以召祥和，故其轉也爲甚速。若大吏者，方省愆之不暇，敢言瑞乎？且侈之。謹跋數語于卷末云爾！

《虹橋板》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余遊武夷，至大藏峰，望半字山，穴中有板橋梁柱，大小百千根，參差堆架，灰墨色，長短不齊，既不朽爛，又不傾落。其下湍急，舟難停泊。有某官，擊以鳥鎗，落木梯數片。朱子云：「是堯時民，避洪水居此。水平時，人下而木存。」想亦有理。余還杭州後，與

孫景高世講談及之。孫出所藏虹橋板一片，長尺許，薄三分，云得自張芑堂，張又得于吳達夫。梁山舟題云【略】主人題云：「虹橋遺迹倩誰搜？千載猶看片板留。莫道仙踪渺難問，有人曾向武夷遊。」「九曲環溪鎖翠烟，仙風吹墮幾何年？題來好句尤珍重，慰我平生嗜古緣。」《拜經樓詩話》卷一：虹橋板出武夷山中，傳爲仙物，在高峯之巔，人跡不能到，嘗因風飄墮谿澗間，爲樵牧所得，稍不謹，則凌空飛去。張芑堂（燕昌）嘗見一片於杭吳達夫家，爲之題識。越十年餘，竟爲芑堂所得。板長尺餘，廣二寸，厚三分，色如楠木。其質堅細而有文，一角微白。賞玩家多著於吟咏。梁山舟太史詩云【略】此詩可追響竹垞。

《答友》《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釋氏呼木瓜曰頻羅，吾家堂前有一株，蓋前代樹也。山舟學士因自號頻羅庵主。公性淡榮利，且自以鯁介不諧于俗，丁艱後遂引疾不出。乾隆二十五年，孝聖憲皇后八旬萬壽，公入都祝釐，迎駕次，上顧見曰：「汝來乎！」公奏言：「臣足疾未痊，祝聖母萬壽後，即回籍。」時太僕陳句山先生與公同列，退而詫謂公曰：「頃上方嚮用，何自退若是？」公曰：「實有足疾，何敢欺也！」時陳以恩重不得乞身，故送公之行，有句云：「莫怪老羸慵折柳，對君慚汗出如漿。」紀實也。五十五年，祝高廟八旬萬壽，有勸公必謁時相者，公毅然不顧，即日出都。家居賦《答友》二首云：【略】。

《紅板橋落成詩》《雪橋詩話餘集》卷六：厲樊榭有丁卯《復園送春詩》、戊辰《題汪復園亭角尋詩圖詩》，錢唐汪抱璞廣文所居也。乾隆甲子，池上紅板橋新成，牧牛行者爲之圖，周穆門、顧月田、金繪卣、許雪莊、鄭璣尺、厲太鴻、丁敬身、梁蔎林、金壽門、吳甌亭、杭大宗、魯秋塍、釋烎虛篆玉崧亭、祝豫堂、錢坤一、許若愚、汪豐玉及抱璞，皆即席賦詩。蔎林續賦八韻。時山舟年甫冠，替寫詩。越六十年，園廢，圖歸海鹽吳思亭。山舟爲題一律云：【略】伊墨卿詩所謂「紅橋諸老落成詩，此地今人或不知。惟有白頭梁侍講，操觚曾記少年時」也。嘉慶辛未，劉芙初題《乳燕飛華屋》一闋。前後題詠者六十餘人，亦見乾、嘉兩朝文物之盛矣！

《和金海住蟲窠詩》《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山舟學士舊藏蟲窠一枚，云太翁蔎林編修公，以圍碁決賭得之嚴氏者。嚴自何處來，未曉也。其色棗赤，狀之大小長短亦絕似，不鏤自雕，如細目之網，緣督爲經，又若小口之囊，一面附著樹枝處。痕深陷而直貫徹上下，以是知爲蟲所結也。少宗伯金海住先生（牲）曾有詩詠之，學士和詩云：【略】學士歿後，是物爲張岐山少尉（問萊）乞去，攜入川中矣。許周生駕部（宗彥）云：「是物名狼巾。」不知何據？

《反遊仙》《隨園詩話》卷九：山舟性不近婦人，不宴客，亦不赴人之宴。惟余還杭州，則具華饌，一主一賓，相對而已。故余《寄懷》云：「一飯矜嚴常選客，半生孤冷不宜花。」山舟有《反遊仙》云：【略】又卷三：山舟又有句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余適從天台山歸，誦此，爲之一笑。《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寄心盦詩話》：所爲詩多雅音，《反遊仙》云：「登仙直是尋常事，雞犬由來亦上天。」「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甚有風趣。

《調篁村》《隨園詩話》卷三：陶篁村置屋孤山，余月夜訪之，憐其孤寂，勸置燕玉，爲煖老計。篁村以爲然，購一小鬟。梁山舟侍講調以詩云：【略】。

《謝人惠碧蘿春》《靈芬館詩話續》卷二：洞庭產茶名「碧蘿春」，色香味不減龍井，而鮮嫩過之。相傳不用火焙，采後以薄紙裹著女郎胸前，俟乾取出，故雖纖芽細粒，而無焦卷之患。山舟學士有《謝人惠碧蘿春》詩云：【略】蓋指此也。山中所產之地止一方，充貢外，雖地方大吏亦不能多得。今年樊君補之託其友人於家園中分餉半斤許，眞不啻食西施乳也。

《題詩冢》《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陶篁村先生自訂詩稿畢，其不入選者，以石匣藏而瘞之，名曰詩冢，索人題詠。山舟學士有句云：「未必見投皆苦海，公然藏拙亦名山。」

著録

許宗彥《學士梁公同書家傳》 所著述多散佚不存，嗣子玉繩搜輯得十之二三，裒爲若干卷。

張雲璈《梁同書傳》 公雅不欲與人爭名，所作隨散，無定本。嗣君蒐羅，分類梓以行世，僅十六卷，所佚固不少也。

《清史列傳・梁同書傳》　著有《頻羅菴遺集》，凡詩三卷、集杜二卷、文四卷、題跋四卷、《直語補證》一卷、《日貫齋塗說》一卷、《筆史》一卷。

藝文

郭麐《呈梁山舟侍講（同書）二首》　問訊西湖梁侍講，閉門却埽送生涯。武林遺事尊前輩，文苑傳人有世家。老去盈頭無蒜髮，年來裹手斂薑芽。不知經卷茶鑪畔，可許還停問字車？　世南臂痛未多時，宿諾重徵或庶幾。定武何妨臨本瘦，先生豈有食言肥？鵝籠道士知無取，劍挂徐君諒不違。他日流傳說高誼，也應展卷重歔欷。（吳厚生爲刻先子墓銘，約不取直，但乞梁侍講蘭亭序一通，已蒙聽許，且三年矣！故諄復及之。）

張問陶《梁山舟先生九十壽》　從此松喬歲月寬，纔從九轉試金丹。迴翔聖代雲千仞，揮灑人間墨一丸。古德逃禪翻愛酒，飛仙出世更遷官。擘麟筵敞羣賢集，可許簽名太乙壇。

周春

趙翼《題周松靄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　詩以詠我言，本從聲遊出。中有條縷分，古疏後漸密。隱侯辨仄平，孫炎著反切。關鍵一以開，千載莫能易。雙聲與疊韻，六朝始梳櫛。磽磈音響連，腥瘦字母壹。北有魏伯起，南有謝希逸。（磽磈疊韻，見《南史・謝莊傳》；腥瘦雙聲，見《北史・魏收傳》。）此法皆講求，秘矜專門術。杜陵益精嚴，對屬百不失。侵簪月影寒，逼履江光碧。（杜詩侵簪疊韻、逼履雙聲，見《雲溪友議》。）老去詩律細，此亦細之一。倘其可不拘，何以名爲律？無何讀杜者，過眼付一瞥。但誇奔絕塵，不屑駕循轍。海昌有周子，遙契得眞訣。手著《括略》編，韻學乃盡泄。從來文字緣，每隨氣運闢。古人抉其大，後人剔其窄。非必後所增，都自鑿空獲。即如近體詩，古人所未識。抑揚抗墜間，妙有自然節。古人縱復生，不能變此格。是知本天籟，豈鑽牛角僻？茲譜雖小道，源出唇齒舌。詎晝混沌眉，乃導崑崙脈。反語田顓童，測字杭兀術。矯揉尚稱奇，矧此諧皦繹。允作杜功臣，藝苑更繩尺。（《音箋》、《韻府》外，另豎一幟赤。）

《蓮子居詞話》卷二　吾鄉周松靄先生（春）著《遼詩話》，爲沈歸愚先生所賞，稱其事典而核，語贍而雅。所載高麗詞十四闋，足以備徵文而資數典。

《制義叢話》卷一一　楊芸士曰：海甯周松靄大令（春），乾隆甲戌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研經博物，著有《十三經音略》、《爾雅廣疏》、《小學餘論》、《西夏書》、《松靄類說》、《遼詩話》諸書，不下數十種。同年中王西莊、錢竹汀諸先生皆推重之。制義特其餘事，然字字典雅，無一俗筆。

《清史列傳・儒林傳》　周春，字松靄，浙江海寧人。乾隆十九年進士，官廣西岑溪縣知縣。革陋規，幾微不以擾民，有古循吏風。以憂去官，岑溪人構祠祀焉。嘉慶十五年，重赴鹿鳴。二十年卒，年八十七。春博學好古，兩親服闋，年未五十，不謁選，所居凝塵滿室，插架環列，卧起其中者三十餘年，四部七略，靡不瀏覽。究心字母，遂徧觀《釋藏》六百餘函，於韻學有得，著《十三經音略》十二卷。他著又有《中文孝經》一卷、《爾雅補注》四卷、《小學餘論》二卷、《代北姓譜》二卷、《遼金元姓譜》一卷、《遼詩話》一卷、《選材錄》一卷、《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

《清史稿・邵遠平傳》附　周春，字芚兮，海寧人。乾隆十九年進士，選岑溪令，父憂去。民懷其澤，合前令山陽劉信嘉、金壇于炬共祀之，曰岑溪三賢祠。重宴鹿鳴，加六品銜。卒，年八十七。撰述甚多，而《西夏書》爲最著。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一〇　松靄官岑溪有循政，邑人感之，建生祠，與前令山陽劉公信嘉、金壇于公炬合祀，名「三賢祠」。松靄詩有「輸與他人開質庫，荒城贏得幾閒祠」二語，蓋紀實也。

《王南亭》　《耐冷譚》卷一六：台州王南亭老人（世芳）與先中憲公相識。乾隆戊戌，迎駕至塘西，咸熙猶及見之，是時已百有十餘歲矣。自言少時有勇力，二十歲後應募爲兵。一日出征，被槍中腰死。戰畢，同輩檢屍，見其氣息尚存，以布裹歸，醫之愈。事平，棄兵歸農，聞鄰塾書聲，好之，且耕且讀，漸通文理。五十八入學，六十三補廩，八十一出貢，九十六授訓導。旋進京祝壽，蒙恩屢授司業侍讀銜。周丈松靄謂其幼不讀書，好拳勇，四十

六歲時途遇漁者，攜一金色鯉魚，買放之。未幾風雨驟至，避雨亭下，見魚化爲龍，空中禮拜而去。自後心地開明，漸能讀書識字。此予所未聞也。喜書「壽」字贈人。松靄丈詩云：【略】嘉慶己未，予至章安，訪諸其家。言老人去世才六七稔，蓋卒時年幾一百三十歲云。

《哀散仙詩》《耄餘詩話》卷二：袁簡齋之歿也，蘇潭方伯聞之，作《哀散仙》詩，幕中輒未能解，鈔以寄余，因亦作一首云：【略】。簡齋《續詩話》曾詆拙著《杜詩雙聲疊韻譜》，故有第七句云。方伯見之曰：「松靄解也。」

《清儒學案小傳·周先生春》 於韻學尤有心得，著有《十三經音略》十二卷，字必審音，音必歸母，謹嚴細密，絲毫不假，爲研究反切學者最精之書。他所著尚有《中文孝經》一卷、《爾雅補注》四卷、《小學餘論》二卷、《西夏書》十卷、《代北姓譜》二卷、《遼金元姓譜》一卷、《杜詩雙聲疊韻譜括略》八卷、《遼詩話》一卷、《選材錄》一卷。（參史傳、《十三經音略》阮元序。）

姚鼐

論述

綜論

劉大櫆《送姚姬傳南歸序》 古之賢人，其所以得之於天者獨全。故生而向學，不待壯而其道已成。既老而後從事，則雖其極日夜之勤劬，亦將徒勞而鮮獲。姚君姬傳甫弱冠而學，已無所不窺，余甚畏之。姬傳，余友季和之子，其世父則南青也。憶少時與南青遊，南青年纔二十，姬傳之尊府方垂髫未娶。太夫人仁恭有禮，余至其家，則太夫人必命酒，飲至夜分乃罷。其後余漂流在外，倏忽三十年，歸與姬傳相見，則姬傳之齒，已過其尊府與余遊之歲矣。明年，余以經學應舉，復至京師。無何，則聞姬傳已舉於鄉而來，猶未娶也。讀其所爲詩賦古文，殆欲壓余輩而上之。姬傳之顯名當世，固可前知。獨余之窮如曩時，而學殖將落，對姬傳不能不慨然而歎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〇引《淵雅堂集》 予見姚姬傳所爲誌銘、雜文，必把讀五六徧不能去手。其文簡澹清深，翛然有得於性情之際。

又 《惜抱軒集》十卷，前三卷亦多考訂家言。自記、序以後，文始驚絕。朱竹君一傳，尤有史筆。

又引《聽松廬文鈔》 惜抱文集，乍閱之似不甚可喜。再三閱之，淳澹簡質中有義有法，自是古文正宗。

郭麐《寄春木寶應》 惜抱文章遠繼歐。

《文翼》卷一 退之【略】《送區冊序》，遒鬱醇宕，風致卻與柳爲近，惜抱文頗似之。呂月滄云：「惜抱遒鬱，似以柳化韓」，可謂知言。

又 永叔諸文集序，子固諸目錄序，能斂鬱其氣於紆餘頓挫中，而又能溫醇雅潔，爲惜抱體製所自出。

又卷二 方望溪云：「子固文以迂回百折、重疊包絡見長，削其意之支綴、詞之滯冗者，乃不累其佳處。」予謂「永叔文之病處，與子固大略相同，而堂廡大於子固，氣味更悠然而遠。惜抱文字乃縮本歐陽公文字也，能取永叔之長，而去其短，故能成一家數。」

又 仲倫先生云：「震川文，如行小港中，忽櫂入千頃湖陂，與天爲際。惜抱如山不必高，澤不必廣，而林木蔚然而深，溪澗窈然而曲。」

又 朱梅崖云：「震川文時時以不潔累其體，故有傷於煩而近俚者。」望溪以此議震川，非苛論也。惜抱文不如震川之汪洋疏縱，而雅潔古澹勝之。

又 陸祁生以姚惜抱《續集》不如《前集》，以其《復王惕甫》等書有過譽之言也。而仲倫先生以爲惜抱《續集》中志墓諸作大勝《前集》，不宜因是加貶。其《復王惕甫》書乃反言以譏之。自當以仲倫先生之言爲是也。祁生極不喜惕甫文，最有見解；而以仲倫回護惜抱爲非，恐未確。

又 仲倫先生云：「退之叙事，以子雲鎔鑄《史記》；惜抱以歸熙甫鎔鑄韓、歐，故無模仿之迹，是所謂闢新境也。故其境不窮，而佳處不爲古人所掩。」

又卷三 姚惜抱之文，心閒則易觸發，而紛緒環生；時暇則易磨琢，而微疵盡去。

又　文辭貴於隱秀，當於用意之深婉不露、用筆之渾涵不盡求之。劉彥和以隱爲文外之重旨，以秀爲文中之獨拔，最善名狀。古文中惟惜抱能得其妙處，若晦塞爲深，雖奧非隱；彫削取巧，雖美非秀。此朱梅崖之所以病也。

又　惜抱文字實得力於震川，而與震川却又不同。以惜抱之文視震川，較遒鬱也。呂月滄以惜抱爲以柳化韓，予謂惜抱文爲以柳化歐，亦可以共證也。

又　惜抱文，寄興入想，皆高一層，遠一層，空中之音也，水中之影也，香之於沉實也，果之於木瓜也，酒之於建康也，使人索之於離即之間，蓋空諸所有而獨契其宗者也。

又　熙甫，文中之僊也；惜抱，文中之禪也。是眞能備三十二相者。

陸繼輅《與吳仲倫書》　姬傳續出之文，頗有違心徇人之作，而序惕甫集爲尤甚。

又《盛子履詩序》　余觀近人別集，頗以序爲重。而交游之衆多者，乃至五六人爲之。惟桐城姚刑部《惜抱軒集》獨無一序。夫以刑部之虛懷取善，豈謂「並世之人，無足爲吾之序者」而甯缺之邪？抑自以文悕幽隱，未易喻之他人，而姑有所待邪？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後之人讀吾之文而知之，而好之，而漠然置之，則皆非吾所冀知者，而奚以序爲邪？

吳德旋《初月樓古文緒論》　姚惜抱享年之高，略如海峰；而好學不倦，遠出海峰之上，故當代罕有倫比。揀擇之功，雖上繼望溪，而迂迴蕩漾，餘味曲包，又望溪之所無也。叙事文，惲子居亦能簡，然不如惜抱之韻矣！

又《姚鼐墓表》　先生於學，無所遺，而尤工爲文。其文高潔深古，出自司馬子長、韓退之，而才斂於法，氣蘊於味，斷然自成一家之文也。詩從明七子入，卒之兼體唐、宋，模寫之迹不存焉。書倣董元宰，蒼逸時欲過之。所著有《九經說》十七卷、《三傳補注》三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筆記》四卷、《法帖題跋》二卷、《尺牘》十卷，並刊行於世。

陳用光《姚鼐行狀》　自康熙年間方侍郎以經學、古文名天下，同邑劉海峯繼之，天下言古文者咸稱桐城矣！先生世父薑塢編修與海峯故友善也，先生涵揉見聞，益以自得，刊落枝葉，獨見本根。其論學以程、朱爲宗，其爲文與司馬、韓、歐諸君子有相遇以天者。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及既歸，益務治經。所著經說，發揮義理，輔以考證，而一行以古文法。居揚州時，與歙吳殿麟定同居梅花書院，嘗以所作視殿麟，殿麟以爲不可，即竄易至數四，必得當乃止。殿麟，海峰弟子也。殿麟嘗語用光曰：「先生虛懷善取，雖才不己若者，苟其言當必從之。於爲文尚如是，於爲學可知也。」故退居四十餘年，學日以盛，望日以重。其初學者尚未知信從，及既老而依慕之者爾衆，咸以爲詞邁於望溪，而理深於海峰。蓋天下之公言，非從遊者阿好之私言也。【略】先生論學，既兼治漢、宋，而一以程、朱爲宗。其誨示學者，懇切周至，不憚繁舉。嘗謂「說經，古今自有眞是非，勿循一時人之好尚。如近年海內諸賢所持漢學與明以來講章諸君，何以大相過哉？夫漢儒之學，非不佳也，而今之爲漢學乃不佳：偏徇而不論理之是非，瑣碎而不識事之大小，嘵嘵聒聒，道聽塗說，正使人厭惡耳！且讀書者欲有益於吾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人所少見者爲功，其爲玩物不彌甚耶！」又曰：「凡爲經學者，所貴此心閎通明澈，不受障蔽。爲漢學者，不深則不能入，深則障蔽生矣。」嗚呼！以先生之論，合觀於先生之制行，其於義理之辨，可謂審之明而守之篤矣！先生論文，舉海峰之說而更詳著之。嘗編次論說爲《古文辭類纂》，其類十三：曰論辨類、序跋類、奏疏類、書說類、贈序類、詔令類、傳狀類、碑誌類、雜記類、箴銘類、頌贊類、辭賦類、哀祭類，一類內而爲用不同者別之爲上下編。曰：凡文之體類十三，而所以爲文者，入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學者之於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終則御其精而遺其粗。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於退之，盡變古人形貌，雖有摹擬，不可尋而得其跡。其他雖工於學古，而跡不能忘。揚子雲、柳子厚於斯尤甚焉。以其形貌之過於似古人也，而遽擯之謂不足於文章之事，則過矣。然遂謂非學者之一病，則不可也。其論詩，以爲如漁洋之詩鈔可謂當人心之公者也，然其論止古體而不及今體。至今日而爲今體者，紛紜歧出，多趨僞謬，風雅之道日衰。因取唐以來詩人之作迄於南宋，采錄用之，爲《五七言今體詩鈔》二集十八卷，已刊行。其《古文辭類纂》卷帙多，尚未刊行。然自明以來言古文者，莫詳於先生云。

李兆洛《姚鼐傳》　桐城當康熙、雍正間，方學士苞力講求古文義法，天

下始知宗尚歸氏熙甫，以上追司馬子長、韓退之，卓然爲古文導師。而劉上舍大櫆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大櫆善，盡得舍大櫆復繼起相應和，天下以爲古文之傳在桐城。薑塢先生與大櫆善，盡得學士緒論。先生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而益充以浩博無涯之學，養之以從容中道之氣，遂以自成一家，爲後進典型。病時俗舍程、朱而宗漢，以爲枝之獵而去其根，細之蔑而遺其鉅，時時爲學者重言之。故其修道據德，實允迪之；品詣敦峻，無纖毫類，亦其文之所以粹美也。所著《九經說》十七卷、《文集》二十卷、《詩集》二十卷、《三傳補注》三卷、《法帖題跋》三卷、《筆記》四卷，學者循是以求，亦可以見先生體用之一焉！

毛嶽生《跋姚先生惜抱與子壽書後》 姚先生惜抱，學行文章，深醇簡潔，務以理道見諸平易，海內知者多矣，而於書翰亦然。少喜學董思翁書，蓋嘗有詩云：「太僕文章宗伯字，正如得髓自南宗。」其功力深可見。然脫去思翁柔靡習氣，即率爾筆札，皆有儒者游藝氣象，此又存乎學養之粹，非徒力追險絕，復歸平正意也。

王鎏《族兄惕甫先生傳》 先生【略】又曰：「近世論古文者，無過姚姬傳。然以學爲主，故其傳甚正，而其才皆乏。古文雖非騁才之具，要當以才爲主，而學爲輔也。」

方東樹《書惜抱先生墓誌後》 近世論者謂八家後，於明推歸太僕震川，於國朝推方侍郎望溪、劉學博海峰以及先生而三焉。夫以唐、宋到今數百年之遠，其間以古文名者，何止數十百人？而區區獨舉八家，已爲隘矣！而於八家後又獨舉桐城三人焉！非惟取世譏笑惡怒，抑眞似鄰於陋且妄者！然而，有可信而不惑者，則所謂衆著於天下人之公論也。侍郎之文，靜重博厚，極天下之物賾而無不持載，泰山巖巖，魯邦所瞻；擬諸形容，象地之德焉，是深於學者也。學博之文，日麗春敷，風雲變態，言盡矣！而觀者猶若浩浩然不可窮；擬諸形容，象太空之無際焉！是優於才者也。先生之文，紆餘卓犖，樽節檃括，託於筆墨者淨潔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對之久，使人自深。是皆能各以其面目，自見於天下後世，於以追配乎古作者而無忝也。學博論文主品藻，侍郎論文主義法。要之，不知品藻，則其講於義法也慤；不解義法，則其貌夫品藻也滑耀而浮。先生後出，尤以識勝，知有以取其長，濟其偏，止其敝。此所以配爲三家，如鼎足之不可廢一。凡若此者，皆學者所共見，所謂天下之公言也。雖然，天下之學，其名既著，固久而愈耀，遠而不磨；要其甘苦微妙之心，則與其人俱亡焉；此斲輪者所以亟悟夫齊桓也。今東南學者，多好言古文，而盛推桐城三家；於三家之中，又喜稱姚氏，有非姚氏之說莫之從。嗚呼！可謂盛矣！而吾獨以爲人知姚氏之文之美，猶未有能得其微妙深苦之心也。不得其心，則其於知也終未盡。夫學者欲學古人之文，必先在精誦，沉潛反覆，諷玩之深且久，闇通其氣於運思置詞抑拒措注之會，然後其自爲之以成其辭也，自然嚴而法，達而臧，不則，心與古不相習，則往往高下短長齟齬而不合。此雖致功淺末之務，非爲文之本；然古人所以名當世而垂爲後世法，其畢生得力，深苦微妙，而不能以語人者，實在於此。今爲文者多，而精誦者少，以輕心掉之，以外鑠速化期之，無惑乎其不逮古人也。諸君誌傳所以論先生之文者至矣！樹特以其私識者淺言之，俾學者時省觀焉！以助開其所入云。

又《管異之墓誌銘》 乾隆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桐城姚氏。

《東溟文集》卷六《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先是館局之啓，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爲世所未見，告之於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奉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辯難，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塏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先生以爲：國家方盛時，書籍之富，遠軼前代。而先儒洛、閩以來義理之學，尤爲維持世道人心之大，不可誣也。顧學不博不可以述古，言無文不足以行遠。世之孤生，徒抱俗儒講說，舉漢、唐以來傳註屏棄不觀，斯固可厭；陋而矯之者，乃專以考訂、訓詁、制度爲實學，於身心性命之說，則斥爲空疏無據；其文章之士，又喜逞才氣，放蔑禮法，以講學爲迂拙：是皆不免於僞蔽。思所以正之，則必破門戶，敦實踐，倡明道義，維持雅正，乃著《九經說》以通義理、考訂之郵，選《古文辭類纂》以盡古今文體之變，選《五七言詩》以明振雅祛邪之旨。嘉定錢獻之以考證名，尤精小學，先生贈之序曰：「孔子沒而大道微。漢儒承秦滅學之後，始立專門，各抱一經，師弟傳授，儕偶怨怒嫉妒，不相通曉，其於聖人之

道，猶築牆垣而塞門巷也。久之，通儒漸出，貫穿羣經，左右證明，擇其長說，及其蔽也，雜之以讖緯，亂之以怪僻猥碎，世又譏之。蓋魏、晉之間，空虛之談興，以清言爲高，以章句爲塵垢，放誕頹壞，迄亡天下，然世或愛其說辭，不忍廢也。自是南北乖分，學術異尚五百餘年。唐一天下，兼採南北之長，定爲義疏，明示統貫，而所取或是或非，未有折衷。宋之時，眞儒乃得聖人之旨，羣經略有定說。元、明守之，著爲功令。當明，佚君亂政屢作，士大夫維持綱紀，明守節義，使明久而後亡，其宋儒論學之效哉！且夫天地之運，久則必變；是以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學者之變也，有大儒操其本而齊其蔽，則所尚也賢於其故，否則不及其故，自漢以來皆然矣。明末至今日，學者頗厭功令所載爲習聞，又惡陋儒不考古而蔽於近，於是專求古人名物、制度、訓詁、書數，以博爲量，以窺隙攻難爲功，其甚者欲盡朱、程而宗漢之士，枝之纔而去其根，細之蒐而遺其鉅，夫寧非蔽歟？」又與魯賓之論文曰：「《易》曰：『吉人之辭寡。』夫內充而後發者，其言理得而情當；理得而情當，千萬言不可廢，猶之其寡矣。氣充而靜者，其聲閎而不蕩；志章以檢者，其色耀而不浮。邃而通者，義理也；雜以辨者，典章名物，凡天地之所有也。閔閔乎聚之於錙銖，夷懌以善虛志，若嬰兒之柔，若雞伏卵，其專於一，內候其節而時發焉！夫天地之間，莫非文也；故文之至者，通於造化之自然；然而驟以幾乎合之則愈離。今足下爲學之要，在於涵養而已；聲華榮利之事，曾不得以奸乎其中，而寬以期乎歲月之久，其必有以異乎今而達乎古也。」

龍啓瑞《朱約齋先生時文序》 昔姚姬傳先生謂經義可爲文章之至高，而士乃視之甚卑，因欲率天下爲之。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蕪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議，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

又《聖哲畫像記》 桐城姚鼐姬傳，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夐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杜、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又《復吳子序書》 退之論文，先貴「沈浸濃郁，含英咀華。」陸士衡、劉舍人輩皆以骨肉停勻爲上。姬傳先生亦以格、律、聲、色與神、理、氣、味四者並稱。閣下之文，有骨無肉，宜於「聲」「色」二字稍加講求。

又《與劉孟容書》 僕早不自立，自庚子以來稍事學問，涉獵於前明、本朝諸大儒之書，而不能辨其得失。聞此間有工爲古文詩者，就而審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緒論，其言誠有可取。

又《復吳南屏書》 姚氏則深造自得，詞旨淵雅。其文爲世所稱誦者，如《莊子章義序》、《禮箋序》、《復張君書》、《復蔣松如書》、《與孔撝約論禘祭書》、《贈撝約假歸序》、《贈錢獻之序》、《朱竹君傳》、《儀鄭堂記》、《南園詩存序》、《綿莊文序》等篇，【略】深造自得，詞旨淵雅。【略】義精詞俊，夐絕塵表。其不厭人意者，惜少雄直之氣，驅邁之勢。【略】方氏以後，惜抱固當爲百年正宗。

又《求闕齋日記・乙未六月》 蓋惜抱名爲闢漢學，而未得宋儒之精密，故有序之言雖多，而有物之言則少。

方宗誠《桐城文錄序》 惜抱先生文，以神韻爲宗，雖受文法於海峯、南青，而獨有心得。吾師植之先生曰：先生之文，紆徐卓犖，樽節曠括，託於筆墨者，淨潔而精微，譬如道人德士，接對之久，使人自深；因望溪之義法，而不失之慤，取海峰之品藻，而不失之滑耀而浮，經術根柢不及望溪，才思奇縱不及海峯，而超卓之識，精詣之力，則又過之，蓋深於文事者也。今特錄惜抱文十卷。【略】自惜抱文出，桐城學者大抵奉以爲宗師。

又《劉孟塗先生墓表》 姚先生之門，攻詩古文者數十人，君與吾從兄植

之先生、上元管異之、梅伯言名尤重，時人並稱「方劉梅管」云。乾、嘉間，治經學者以博綜爲宗，詆毀先儒，姚先生力障狂瀾，戒學徒不得濡其習。

《粟香隨筆》卷八　本朝諸儒多尚漢學，援古證今，繁稱博引，累數千言不能休，所謂考據之學也。擯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惟姚姬傳先生云：「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詞有所附，考據有所歸。」此論至公，而亦至確。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本朝考據者家之能爲詩者，余獨服膺桐城姚姬傳鼐先生。秀水亦有文，桐垞先生；講義理者之能爲文，余獨服膺秀水朱竹垞先生。文歸姬傳。

張裕釗《答吳摯甫書》　故姚氏暨諸家「因聲求氣」之說爲不可易也。吾所求於古人者，由氣而通其意以及其辭與法，而喻乎其深。及吾所自爲文，則一以意爲主，而辭氣與法胥從之矣。閣下以爲然乎？閣下謂苦中氣弱，諷誦久則氣不足載其辭。裕釗邇歲亦正病此。往在江寧聞方存之云：長老所傳劉海峰絕豐偉，日取古人之文縱聲讀之。姚惜抱則患氣羸，然亦不廢哦誦，但抑其聲使之下耳！是或亦一道乎？

姚原紱《惜抱軒集序》　吾鄉爲古文者，自劉海峰先生後未有傳人。從伯姬傳先生入詞館數年，性安怡退，遂假歸，以著述自任。于書無所不覽，而所爲詩文辭，清曠元遠。尤注意于古文。卅餘年，海內之士爭相推重如泰山北斗。辛酉，先生掌教鍾山書院，學者纂求付梓，共裒輯得若干卷，而以古今體詩附其後。江、浙之間，始得爭先快覩，而外間尚少傳播。丙寅，余以庶常來掌粵秀書院，篋中攜一册，見者紛紛求索，而卒無以應，因集所得脩資，重付剞劂。俾海內推重先生者皆得有所賞心，于先生亦無所吝也。卷帙仍舊示，無所增益。

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序》　惜抱自守孤芳，以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一闕，義理爲幹，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

《清史列傳·姚鼐傳》　時侍郎方苞以古文鳴當世，上接震川，同邑劉大櫆繼之。鼐世父範與大櫆友善，範嘗問鼐志，曰：「義理、考證、文章，闕一不可。」範乃以經學授鼐，而命鼐受古文法於大櫆。然鼐本所聞於家庭師友間者，益以自得，不盡用大櫆法也。所爲文，高簡深古，尤近司馬遷、韓愈。其論文根極於性命，而探原於經訓。至其淺深之際，有古人所未嘗言，鼐獨抉其微而發其蘊，論者以爲辭邁於方氏而理深於劉氏焉。鼐爲學，博集漢儒之長，而折衷於宋。嘗與人書云：「秦、漢以來諸儒說經者，合與離固非一途。程、朱出，多得古人精深之旨，而其生平修己立德又實足踐行其言，爲後世之所嚮慕，故元、明皆以其學取士。自利祿之途開，爲其學者以爲進趨富貴而已，其言有失，奉而不敢稍違，其得亦不知所以爲得，斯固數百年來之陋習。今世學者乃思一切矯之，專宗漢學，以攻駁程、朱爲能。倡於一二專己好名之人，而相率而效者，遂大爲學術之害。夫漢人之爲言，非無有善於宋而當從者也。博聞強識，以助宋君子所遺可也，以將跨越宋君子則不可也。」【略】嘗倣王士禎五七言古體詩選爲《今體詩選》，人皆謂爲精當云。

吳汝綸《孔叙仲文集序》　往汝綸始入內閣，則聞曲阜孔叙仲先生，於諸舍人中爲最賢，會先生已東歸，願見而不可得。又後二十餘年，與先生之子厚甫同官直隸，乃得讀先生之書。蓋先生少師事李方伯宗傳，爲桐城古文學。桐城之言古文，自方侍郎、劉教諭、姚郎中，世所稱「天下文章在桐城」者也。而郎中君最後出，其學亦最盛。由郎中君已上，師師相詔，更嬗遞引，鄉里之傳不絕。獨郎中君自少至老，常客游，不家於鄉，其流風被天下；而桐城受業者乃四、五人而已，李方伯其一人也。郎中君既沒，弟子晚出者，爲上元梅伯言，當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繫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爲文酒之燕，見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聲欬於諸君子之側，而身從其游，與之馳驟而先後之也。方梅、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梅伯言，嘗道光之季，最名能古文，居京師，京師士大夫日造門問爲文法。而是時湘鄉曾文正公尤以閎文繫衆望，其持論亦推本姚氏。故梅、曾二家賓客相通流。先生既傳業於李方伯，及入京師，則數與梅伯言、曾文正往來。其於姚氏之學，既沈漸而癖好之。嘗寄詩伯言，自詭出桐城門下，用相矜寵。暇則從諸公爲文酒之燕，見於詩集者，往往一會至數十人。今讀其詩，若承聲欬於諸君子之側，而身從其游，與之馳驟而先後之也。方梅、曾在京師時，文章之士之趨歸之，相與講論姚氏之術，可謂盛哉！往年汝綸侍文正公不多，背而馳者皆是也。」汝綸竊自維念，幸生桐城，自少讀姚氏書。姚氏支與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鄉里後生，卒鮮得其近似。聞公言，則矍然而懼。今老矣，業不加進，無以逾侍文正公時。讀先生書，考其淵源所自，茫然不自知針刺之在體也。

又《答張廉卿》　承示姚氏於文，未能究極聲音之道，弟於此事更未悟入。往時文正公言：「古人文皆可誦。近世作者如方、姚之徒，可謂能矣！顧誦

之而不能成聲。」蓋與執事之說若符契之合。近肯堂爲一文，發明聲音之故，推本《韶》、《夏》而究極言之，特爲奇妙。竊嘗以意求之：才無論剛柔，苟其氣之既昌，則所爲抗隊、詘折、斷續、斂侈、緩急、長短、申縮、抑揚、頓挫之節，一皆循乎機勢之自然，非必有意於其間，而故無之而不合，其不合者，必其氣之未充者也。執事以爲然乎？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太史七古雄厚，惜篇長難錄。錄其《岳陽樓見月》云：「高樓深夜靜秋空，蕩蕩江湖積氣通。萬頃波平天四面，九霄風定月當中。雲間朱鳥峰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便欲拂衣瓊島外，止留清嘯落湘東。」《弔王彥章》云：「亂世鳥飛難擇木，男兒豹死自留皮。」《哭劉耕南》云：「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教天下空。」《淮上》云：「祇愁天上桃花水，浸失淮南桂樹山。」《釣臺》云：「可憐高鳥盡，回憶釣魚磯。」皆絕妙也。

又　金陵【略】街衢宏闊，民氣淳靜，至今士大夫外來者，猶喜家焉。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有移居之志。賦詩云：「又向金陵十日留，依然雙闕望牛頭。交遊聚處思移宅，衰病行時愛掉舟。蕭寺風多疑作雨，後湖烟淡總如秋。僧書擬共舒王讀，不弔興亡惹淚流。」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余當未衰時，亦喜舟行，畏陸行也。太史七古雄厚，惜篇長難錄。

《湖海詩傳》卷二八《蒲褐山房詩話》　姬傳豈弟慈祥，而襟期瀟曠，有山澤間儀，有松石間意。簿書刀筆，雅非所好也。詩旨清雋，晚學玉局翁，尤多見道之語。望其眉宇翛然，已知在風塵之表矣。既歸，屢主安徽敬敷、江寧鍾山、揚州安定三書院，以讀書學道教多士，地方大吏，無不愛而重之。古文淳古簡淨，紆徐往復，亦多不盡之味。

《北江詩話》卷一　姚郎中鼐詩，如山房秋曉，清氣流行。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混江龍姚姬傳鼐。（贊）家住潯陽江上，欸乃一聲，有時絕唱。

《樗園銷夏錄》卷下　吾師姚姬傳先生以古文擅海內，詩亦兼備衆長。七古沈雄廉悍，浩氣孤行，無所依傍。七律初爲盛唐，晚年喜稱涪翁。嘗謂礱古沈雄廉悍，浩氣孤行，無所依傍。七律初爲盛唐，晚年喜稱涪翁。嘗謂礱年，七律頗學山谷，枯瘠無味，意欲矯新城之習耳。乃其詩曰：「竹垞晚年，七律頗學山谷，枯瘠無味，意欲矯新城之習耳。乃其詩云：『江西詩派數流別，吾先無取黃涪翁。』此何爲者耶？」又嘗曰：「近日爲詩，當先學七子，得其典雅嚴重。但勿沿習皮毛，使人生厭。復參以宋人坡、谷諸家，學問宏大，自能別開生面。」先生七律如《登宏濟寺閣是中山王故園》云：「中山王亦起臨濠，萬馬中原返節旄。坊第大功酬上將，江天小閣坐人豪。綺羅昔有巖花見，鐘磬今流石殿高。倚立碧雲飛鳥外，夕陽天壓廣陵濤。」辭氣雄放，眞有籠罩一切之概。絕句不爲柔脆之音，而清氣入骨，覺魏公更饒斌媚，嘗爲書一小幅云：「秋館蟲吟出艸根，倚牕塵几一燈昏。江邊夜半瀟瀟雨，知有寒潮又到門。」

《靈芬館詩話》卷二　姬傳先生言：文章之事，後出者勝，如東坡《石鼓歌》，實過昌黎。蓋同此一詩，同此一體，自度力不能敵，斷不復出。此所謂於艱難中特出奇麗也。後如犂眉公之《二鬼》詩，乃本昌黎《二鳥》之意，而參以盧仝、馬異之體，又當異曰論耳！

《晷雅集》卷一二　惜抱標寄高潔，氣韻自流。詩以《三昧集》爲宗，古文得歐、曾之遺。

潘德輿《夏日塵定軒中取近人詩集縱觀之戲爲絕句》　臺閣名卿一範模，江湖名士衆繁蕪。清寒惜抱軒中叟，遽把雄才讓海愚。

《識小錄》卷五《惜抱軒詩文》　《惜抱軒詩文》，皆得古人精意。【略】詩以五古爲最，高處直是盛唐諸公三昧，非膚襲貌取者可比。七古用唐調者，時有王、李之嚮；學宋人處，時入妙境，尤不易得。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蘇公之勝。七絕神俊高遠，眞是天人說法，無一凡近語矣。五古中如《送演綸歸里邳州》、《黃山》二首，俊逸神到，居然太白。《景州開福寺塔》一首，豈遜盛唐諸公《慈恩寺塔》耶？他如《山寺》、《題沈學子步屧尋幽圖》、《趙北口舟中作》、《吳戍橋》、《南旺湖》、《嶽麓寺》、《遇劉樸夫》等作，神似崔、王。《田家》一首，雖學淵明，卻近儲大祝。《由橋頭驛至長沙》一首，則步驟大謝。《九日渡湘水》一首，則小謝也。七古中，《泖湖漁舍圖》、《送朱子穎之淮南》、《送余伯扶重游武昌》等作，是東川、龍標逸篇。《酬胡君唐伯虎匡廬瀑布圖》、《贈沈方轂唐伯虎赤壁圖》等作，橫逸之氣，直逼太白。《萬壽寺松樹歌》、《沈石田畫檜歌》、《贈錢魯》等作，則沉壯蒼老，入少陵之室。若《元人散牧晚歸圖》、《延祐元年江西鄉試卷》、《魏三藏菩提流支譯金剛經拓本》、《新城道中書所見唐人關山行旅圖》等作，則東坡得意之篇，眞傑作也。七律中，全篇如《古意》、《效西崑體》、《出塞南朝》、《金陵晚發》、《河上雜詩》、《彰德懷古》、《弔王彥章》、《懷劉海峰》、《懷王禹卿》、《臨江寺塔》等作，皆沉雄高渾，調響氣勁，唐音之尤者。若《清苑望郎山》、《漫興》、《泥汊阻風》、《謝簡齋惠黃精》諸

作，則又蘇、黃妙諦也。佳句尤多，摘錄於左：七言如「伊陽風雨從中出，洛下山川向北多」、「行窮南汶山初見，吟到澄江葉盡飛」、「斜陽萬里背人去，落葉千聲與客悲」、「寒吹滿空雲出塞，暮天無色日平關」、「寒潮不隔中原望，白日遙懸大海流」、「滄海霧搖孤月上，青天影合二流來」、「中原日落關城白，西楚河來天地黃」、「春草不知韓信壘，秋風曾到項王臺」、「千秋遺蹟尋黃石，一片寒陽下白樓」、「屠市故人從偶語，屏風侍史不知名」、「紫陌鶯花故人牘，黃河風雨郡城樓」、「歸人夜夜聽山雨，落雁聲聲下郡樓」、「盡室相看浮汶去，數山如畫入船來」、「賈舫霾雲吹暗浪，佛圖懸日照空磯」、「藏史著書歸苦縣，祠官侍禮在甘泉」、「安定有城名第一，隴西出將每無雙」、「十月清霜天地肅，一江空水古今寒」、「南圖市朝非曩日，西風闌檻又經年」。五言如「水澹松茲郭，月生天柱峰」、「河水流中國，寒陽下塞門」、「連峰渤海外，流畎穆陵西」、「筒水澆青圃，檐風隕白花」、「單車度淇水，秋雨綠王芻」、「閉門生逕草，空砌墮鄰花」、「風絲垂縊女，雨蔓長牽牛」、「連朝江路冷，數點岸花春」、「帆勢逼投戍，濤聲故近人」，右凡數十聯，皆精深華妙。七言絕句如《送人往鄴》、《出湖口》、《淮上有懷》、《留別揚州諸君》、《湘陰江上》、《送吳殿麟》諸首，在唐人中猶爲高作。若《黃河曲》二首，則「黃河遠上」之亞；《秦漢宮辭》，即似龍標；《竹枝》等篇，何殊夢得？若在明賢中，使王、李見之，能不擊節耶！

又《桐舊集序》 竊嘗論之，自齊蓉川給諫以詩著有明中葉，錢田間振於晚季，自是作者如林。康熙中，潘木厓先生是以有《龍眠風雅》之選，猶未極其盛也。海峰出而大振，惜抱起而繼之，然後詩道大昌，蓋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元、明諸大家之美無不一備矣！海內諸賢謂古文之道在桐城，豈知詩亦然矣！

《嘯亭續錄》卷三 先恭王善持衡天下士。乙亥夏，朱子穎南遊，攜姚姬傳詩至邸，先恭王曰：「此文房、冬郎之筆，異日詩壇宿秀也。」不十年，先生成進士，改官刑部郎中，持法嚴正，劉文正公甚倚任之。會文正公薨，先生乃移疾歸里，掌文教者四十餘年。古文遒勁簡鍊，類歸震川，而雅澹過之。年八十餘，庚午重赴鹿鳴，賜四品章服。又數年始卒，論者以其品望爲桐城第一流云。

《國朝正雅集》卷二二引《寄心盦詩話》 惜抱先生詩，以氣韻神骨爲主，詞采次之。

《筱園詩話》卷二 潘次耕詩，足算一家數，而文未成。汪鈍翁詩，格卑才弱，遠次於文。姚姬傳詩，亦不及文遠甚。

《問花樓詩話》卷三 往讀姚郎中姬傳詩，郎中既時出遊，而余甫就館，未通面也。茲錄其佳句於右：《由宿松向黃梅》：「月澹松滋郭，雲生天柱峯。」《黟縣》：「雨歇羣山響，春深萬木齊。」《德化縣》：「夜潮千嶂閉，明月九江寒。」《縱陽漫興》：「斜陽萬里背人去，落葉千聲與客悲。」《懷葉書山》：「伏生老有殘經懼，韓愈師爲舉世憎。」《岳陽樓見月》：「雲間朱鳥峰何處？水上蒼龍瑟未終。」文房、水部有替賢矣！

歐陽勳《與羅秋浦書》（梅伯言謂）學詩從荊公、山谷入，則庸熟繁蔓無從擾其筆端。袁、蔣、趙才力甚富，不屑鍊以就法，故多淺直俚諢之病。獨姬傳姚氏確守矩矱，由摹擬以成眞詣，爲七子所未有。

沈曾植《惜抱軒詩集跋》 惜抱選詩，暨與及門講授，一宗海峰家法，門庭階闥，矩範秩然。乃其自得之旨，固有在語言文字、音聲格律外者。愚嘗合先生詩與《禪石齋集》參互證成，私以爲經緯唐、宋，調適蘇、杜，正法眼藏，甚深妙諦，實參實悟，庶其在此。世方以桐城爲詬病，蓋聞而掩耳者皆是也。抱冰翁不喜惜抱文，而服其詩，此深於詩理，甘苦親喻者。太夷絕不言惜抱，吾以爲知惜抱者，莫此君若矣！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姬傳文得震川醇，偶爲荷塘微旨申。市井嘵嘵兒女媚，不知指目屬何人？

《皖雅初集》卷四引《尊瓠室詩話》 惜抱先生賦性愷悌慈祥，襟期閒曠。由庶常散館，改兵部主事，補禮部主事。戊子典試山東，旋擢員外郎。庚寅恩科，典試湖南。遷刑部郎中，簿書、刀筆雅非所好。年甫強仕，遽引疾歸。【略】乙亥歲卒於金陵，年八十五。所爲古文，直接望溪、海峰之緒，世稱方、劉、姚三家。詩詞以淹雅清儁勝。嘗曰：「詩文之道，凡志奇行者易爲工，傳庸德者難爲巧。」知言也。

程秉釗《國朝名人集題詞》 論詩轉貴桐城派，比似文章孰重輕。自註：惜抱詩，精深博大，足爲正宗。

慘佛《醉餘隨筆》 桐城之文，吾所不解。而姚惜抱詩之近體，在當時第一。此非袁子才輩所曉也。今日輕薄派，尤無可論。

黃曾樾《陳石遺先生談藝錄》 惜抱【略】詩似常建、劉眘虛。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五 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因王西莊光祿「專力則精，雜學則粗」二語，輟詞不作，今《惜抱軒集》中所附數闋而已。然如《和鄭前村咏鄰女撲棗·桂枝香》云：「西風繞舍。望裊裊弱枝，隔籬垂瓦。正是新霜綴滿，素煙凝掛。才聽笑語憐紅小，又長竿、一聲飄灑。鬢雅何處？筠籠應滿，夕陽漸下。　笑杜老、清詩漫寫。怎忘近、村園桑柘？幾度分甘兒女？故人情話。綠窗榛栗方同薦，數而今授衣近也。天涯知否？東鄰織月，新添林罅。」《蘆花·水龍吟》云：「楚江漠漠連天，箇中窮士呼應起。寒雲影外，暮山低處，淡煙叢裏。一色迷空，短篷垂釣，雪時仍記。卻蕭蕭做冷，離離繞岸，正船傍、西風艤。　最是天涯倦侶，憶湖村、霜濃洲嘴。幾番夢到，波生葉下，月明千里？料得涼宵，江妃應折，一枝誰寄？只送將、去雁淒迷，遙宿向寒塘水。」雖專門家無以過，微嫌隸事稍多耳！

《賭棋山莊詞話》卷七 姚姬傳(鼐)曰：「詞學以浙中爲盛，余少時嘗傚焉。」一日，嘉定王鳳喈語休甯戴東原曰：「吾昔畏姬傳，今不畏之矣！」東原曰：「何耶？」鳳喈曰：「彼好多能，見人一長，輒思並之。夫專力則精，雜學則粗，故不足畏也。」東原以見告，余悚其言，多所捨棄，詞其一也。(《惜抱軒後集》)然如咏蘆花《水龍吟》云：「霜濃幾夜，宿鳧影壓，玲瓏秋碎。」詠秋蝶《臺城路》云：「樓陰靜悄。正欲向東家，又依殘照。」未嘗非合作也。今人既不能勝場，又不忍捨棄，頭白有期，汗青無日，悲夫！

分論

《贈錢獻之序》 陳用光《姚鼐行狀》：自其官京師時，有所作必歸於扶樹道教，講明正學，若集中《贈錢獻之序》是也。

《戲贈山陰陶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詩用眼前之典，能貼切便佳。陳燭門《贈李天山》云：「老人吹火窺劉向，天子臨軒問長卿。」楊兼山《在戶部歲暮》云：「孫簿當年猶登竈，崔丞近日祇哦松。」姚姬傳《贈陶生》云：「貧無素業彈長鋏，行入朱門着小冠。」語俱妙。而姚詩似有所諷。

《出金陵留示故舊》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金陵山川之氣，散而不聚；以故土著者絕少傳人。王、謝渡江，多作寄公，亦復門戶不久，此其證也。然街衢宏闊，民氣淳靜，至今士大夫外來者，猶喜家焉。桐城姚姬傳太史掌教鍾山，有移居之志。賦詩云【略】余謂：第四句尤合余意。余當未衰時，亦喜舟行，畏陸行也。

《題趙甌北重赴鹿鳴圖》 陸以湉《冷廬雜識》：姚姬傳比部，以古文名天下，詩亦清俊可誦。如「地擁江聲出，天橫雨勢來。」「雨歇羣山響，春深萬木齊。」「石壁凌江閣，風林隔浦船。」俱佳。姚與趙雲松觀察，皆於嘉慶庚午重赴鹿鳴宴。趙爲繪圖，姚題詩云：【略】語亦婉妙。

《懷劉海峰》 《靈芬館詩話》卷一：劉海峰先生大櫆，于姬傳先生爲前輩，先生古文之學，得于海峰者爲多。嘗有詩云：「海內文章劉海峰，牢籠百代一時窮。別來書到長安少，死去才令天下空。」其推服如此。然海峰亦深服先生之文，折行輩與交，稱爲古文第一。

傳記

姚瑩《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嘉慶二十年九月，惜抱先生卒於江寧鍾山書院。從孫瑩在京師聞之，哀愴涕泣，戚友咸唁，乃卜日設奠於都城之西，爲之主而哭之。越日，先生之門人前江南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陳君用光語瑩曰：「吾師以德行文章，爲後學師表者四十餘年，所當上之史館；其平生出處言行之大，綴而狀之，弟子之責也。子於先生屬最親，曷條其略？」瑩無似，不能有所譔述，以表先生，副侍御之屬；謹以所知對。先生名鼐，字姬傳，世爲桐城姚氏，先刑部尚書端恪公之玄孫也。先生少時家貧，體弱多病，而嗜學，淡榮利，有超然之志。先曾祖編修薑塢府君，先生世父也，博聞強識，誦法先儒，與同里方苧川、葉華南、劉海峰諸先生友善，諸子中獨愛先生，每談必令侍。方先生論學宗朱子，先生少受業焉。尤喜親海峰，客退，輒效其衣冠談笑爲戲。編修公嘗問其志，曰：「義理、考證、文章，殆闕一不可。」編修公大悅，卒以經學授先生；而別受古文法於海峯。乾隆十五年，舉於鄉。會試罷歸，學益力，蔬食或不給，意泊如也。二十五年，丁贈朝議公艱。越三年，中禮部試；殿試二甲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還，

擢員外郎。逾年，再充湖南副考官。明年，充恩科會試同考官，改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館啓，選一時翰林宿學爲纂修官。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竹君學士咸薦先生，以所守官入局。時非翰林爲纂修者八人，先生及程魚門、任幼植尤稱善。金壇于文襄公雅重先生，欲一出其門，竟不往。書竣，當遷官，文正公以御史薦，已記名矣，未授而公薨，先生乃決意去，遂乞養歸里，乾隆三十九年也。先是館局之啓，由大興朱竹君學士見翰林院貯《永樂大典》，中多古書，爲世所未見，告之於文襄，奏請開局重修，欲嘉惠學者。既而奉旨搜求，天下藏書畢出。於是纂修者競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以爲空疏，掊擊訕笑之，不遺餘力；先生往復辯難，諸公雖無以難，而莫能助也。將歸，大興翁覃溪學士爲叙送之，亦知先生不再出矣，臨行乞言，先生曰：「諸君皆欲讀人未見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梁堦平相國屬所親語先生曰：「若出，吾當特薦。」先生婉謝之，集中所爲《復張君書》也。【略】既還江南，遼東朱子穎爲兩淮運使，延先生主講梅花書院。久之，書紱庭尚書總督兩江，延主鍾山書院。自是，揚州則梅花，徽州則紫陽，安慶則敬敷，主講席者四十年。所至，士以受業先生爲幸，或越千里從學；四方賢嵩，自達官以至學人士，過先生所在必求見焉。錢唐袁子才詞章盛一時，晚居江寧。先生故有舊，數與往還。子才好毀宋儒。先生與之書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可也；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毀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爲程、朱之所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先生貌清而癯，而神采秀越，風儀閒遠；與人言，終日不忤，而不可以鄙私干；自少及耄，未嘗廢學；雖宴處常靜坐，終日無惰容；有來問則竭意告之，喜導人善，汲引才雋，如恐不及。以是，人益樂就而悅服，雖學術與先生異趣者，見之必親。南康謝蘊山方伯見先生，退而歎曰：「姚先生如醴泉芝草，使人見之，塵俗都盡。」青浦王蘭泉侍郎晚歲家居，集海內人詩，至先生，曰：「姬傳藹然孝弟，踐履純篤，有儒者氣象。」其見重如此。禮恭親王薨，遺教必得姚某爲家傳。德化陳東浦方伯未卒前一歲，屬先生曰：「某死，必得先生文以誌吾墓。」新城魯絜非以文章名江右，始學於閩中朱梅崖先生。梅崖於當世文少所推許，獨心折先生，以爲不及。魯乃渡江就訪，使諸甥受業。自康熙朝，方望溪侍郎以文章稱海內，上接震川，爲文章正軌，劉海峰繼之益振，天下無異詞矣。先生親問法於海峰，海峰贈序盛許之。然先生自以所得爲文，又不盡用海峰法。故世謂望溪文質，恆以理勝；海峰以才勝，學或不及；先生乃理文兼至。方、劉皆桐城人也，故世言文章者稱桐城云。嘉慶十五年，復主鍾山書院。十五年，值鄉試，與陽湖趙甌北兵備重赴鹿鳴宴，詔加四品銜，先生年八十矣，神明如五、六十時，行不撰杖，兵備年亦八十二，觀者以爲盛。先是，先生居江寧久，喜登攝山，嘗有卜居意未決，遷延不果歸。二十年七月，微疾；九月一夕，卒於院中，年八十五。門人共治其喪。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寧府志》、《六安府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鈔》十六卷，門人爲鏤版行世。先生兩主鄉試，一爲會試同考官，所得士爲多；涪州周興岱、昆明錢御史澧、曲阜孔檢討廣森，其最也。門人守其經學爲詩古文者十數輩，皆知名。尤愛潔行潛志之士：上元汪兆虹，志高而行芳，學必以程、朱爲法，年二十六卒；先生深惜之，爲誌其墓，謂眞能希古賢人，而異乎世之學者生也。先生之受經學於編修薑塢府君也，編修之學，以博爲量，而取義必精，於書無所不窺，論辨條記甚多，而不肯譔述。編修公已沒，先生欲修輯遺說，編纂成書，而不就；仿《日知錄》例，成經史各一卷，曰《援鶉堂筆記》，以授瑩，使卒其業；且戒之曰：「纂輯筆記，此即著書，不可苟作；大約欲少而精，不欲多而蕪。近人著書，以多爲貴，此但取欺俗人耳！吾閱之乃無有也。」瑩受教未及成書，而先生歿矣。先生原配張宜人，故黃州府同知諱某公女，生一女而卒。繼娶宜人之從妹，故四川屏山縣知縣諱曾敏公女，生二子三女：長景衡，乾隆五十七年舉人，江蘇泰興縣知縣；次師古，長女嫁張元輯；次嫁張通理；三適潘玉。側室梁氏生一子：執雉。以執雉後從兄羲輪，乾隆十八年舉人，廣西南寧府同知，編修仲子也。

毛嶽生《姚鼐墓誌銘》 先生桐城姚氏，諱鼐，字姬傳，又字惜抱。元末遷自餘姚，始仕顯者曰明右參政公旭，伉直敢言，嘗上書訟于忠肅公冤。數傳爲國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數論事利害，盡蠲煩苛，表定律令，是爲先生高祖。曾祖士基，湖北羅田縣知縣，有惠政，卒，官民立祠祀。祖孔鍈，贈編

修，晉朝議大夫。考淑，贈禮部員外郎。皆砥節貞確。妣陳氏，封恭人。先生德器簡亮，勤學閎邃。甫冠，才行已焯。乾隆十五年舉於鄉。久之成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改主事，分兵部，尋補禮部儀制司，再遷至刑部廣東司郎中。先後充山東、湖南副考官，又一充會試同考官。既乞歸，用重赴鹿鳴宴加四品銜。先生官刑部，平反重辟。爲考官，多得氣節通經士。四庫館啓，諸城劉文正公、大興朱學士筠薦，以所守官充纂修。時太夫人年益高，先生亟歸養。而于文襄敏中當國，欲先生一出其門，不可，遽引疾去。書成，多改遷官者，先生先已舉御史，中選大臣亦屬所親諷之出，卒辭謝。以學教授東南，逾四十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於江甯鍾山書院，春秋八十五。越四年十一月某日，葬桐城南鄉大楊樹灣鐵門。先生之學，不務表襮，根極性命，窮於道奧。昔儒碩究明德業，末流舛岐，迺益煩妄，闇鄙，學者厭薄，闕隙掊擊，援據浩博，日譁衆追詬。先生慨然，引爲己憂，綜貫奧賾，隱摧角距，體履誠篤，守危導微。爲文章，深醇精潔，達於古今，通變用舍，務黜險詖，釽亂，正人心學術。先生既歿，其道益昌，幾遏絕寖，盛功孰與幷？然當論述蠭起，自天文、輿地、書數、訓詁、雜家，博鉅毛髮，罔弗窮殫，智奪義屈，匪惑而尊，而獨不詘不撓，行軌言闢，抑亦偉已。性仁愛，雖貧乏，樂贍姻族。邑兩大祲既書列，荒政緩急，又出資以倡。賓接後進，色怡氣凝。教弟子必先行誼，故士出輒端慤有文。所著經說、詩文、三傳補注、老莊章義、《古文辭類纂》、書錄、題跋、雜記、詩鈔，共百五十二卷，俱刊。先生世父編修君範，問學沈淹，善考覈傳記，爲世經師。又多聞師友賢者說文章要指。先生幼習其傳，用日恢耀。先生從孫瑩，編修君曾孫也，才智瓌異，克纂序官江東，與嶽生善，嶽生又學於先生，粗識儀則。始葬僅志歲月，瑩曰是不可無文詞，乃追刻銘，藏於廟。辭曰：維德有勇，孔聖所臧。既紹而開，形閎奚亡。匪虛是擴，匪瞶是崇。性爲之防，學爲之墉。爰藐爰濬，勿坎勿陂。已窆鑽石，式麗牲詞。

吳德旋《姚鼐墓表》 先生諱鼐，字姬傳，號夢穀，一號惜抱，世桐城人。曾祖諱士基，羅田縣知縣。祖諱孔鍈，以子範貴，贈翰林院編修。考諱淑，以先生貴，贈刑部廣東司郎中。妣陳氏，封宜人。先生少學文於同邑劉才甫，才甫爲序贈之，期以王文成公之學，由是知名於時。乾隆十五年庚午本省鄉試中式舉人。二十八年癸未會試中式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一年丙戌散館以主事用，分兵部，尋補禮部儀制司。三十三年戊子充山東鄉試副考官，遷禮部祠祭司員外郎。三十五年庚寅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辛卯充會試同考官，遷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記名御史。年餘乞病歸。自是歷主講梅花、敬敷、紫陽、鍾山各書院，凡四十餘年。嘉慶十五年庚午重赴鹿鳴宴，欽加四品頂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春秋八十有五。羣弟子祀之鍾山書院。道光十二年十月崇祀鄉賢祠。【略】先生外和而內介，義所不可，確然不易其所守。官刑部時，廣東巡撫某擬一重辟案不實，堂官與同列無異議，先生覈其情，獨爭執平反之。乾隆、嘉慶之際，天下爭尚漢學，詆程、朱爲空疎無用。先生毅然起而正其非，嘗以爲論：繼孔孟之統，後世君子必歸程、朱，士之欲與程、朱立異者，縱於學有所得焉，猶不免爲賢知之過，其下則肆然爲邪說以自飾其不肖者而已。於戲！若先生者，謂非獨立不懼之君子也哉！【略】德旋既讀先生《古文辭類纂》，稍知爲文之法，其後獲見先生於鍾山而請益焉。先生以禪喻文，謂須得法外意。德旋聞之而若有證也。而先生亦深許德旋爲可與言文。然今德旋年且老矣，業不加進，慙負先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嘗竊以謂立言之士，自元、明以來，才學兼擅，未有盛於先生也。雖然，吾能言之，疇克聽之，先生將有待也耶，抑無待也耶？固無待也，而仍若不能無待。嗟乎！其又可慨也已。先生以某年月日葬某所，時未有爲之銘者。今先生之從孫瑩以先生行狀及崇祀鄉賢錄視德旋，乃擇其尤要者次爲文，刻之外碑。先生既歿，而言立足以垂世行遠，無所藉於德旋之文，夫亦用是以誌仰止之忱而已矣！

李兆洛《姚鼐傳》 惜抱先生諱鼐，字姬傳，薑塢先生弟淑之子。乾隆二十八年進士。以庶常散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十三年充山東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副考官。明年會試同考官，升刑部廣東司郎中。充《四庫全書》館纂修官。尋乞病歸。主講席於鍾山、敬敷、紫陽、梅花各書院四十餘年。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五。

陳用光《姚鼐行狀》 先生諱鼐，字姬傳，一字夢穀。嘗顏其所居曰「惜抱軒」，學者稱之曰惜抱先生。先世自餘姚遷桐城，遂世爲桐城人。自明以來，代有明德。入國朝，刑部尚書端恪公文然，先生之高祖也。先生以乾隆庚午舉於鄉，癸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丁父憂歸，服闋，散館改兵部主事，年餘移補禮部儀制司。戊子爲山東鄉試副考官。還，擢儀制司員外，記名御史。庚

寅爲湖南鄉試副考官。辛卯爲會試同考官，擢刑部廣東司郎中。《四庫全書》館啓，以大臣薦徵爲纂修官。年餘乞病歸。自是主講於江南，爲梅花、紫陽、敬敷、鍾山書院山長者四十餘年。嘉慶庚午以督撫奏，重赴鹿鳴宴，詔加四品銜。乙亥九月十三日以疾卒於鍾山書院，距生於雍正九年二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五。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癸未進士。官禮部郎中。嘉慶庚午重宴鹿鳴，加四品銜。工書。長於古文。有《惜抱軒集》。

《湖海詩傳》卷二八 姚鼐，字姬傳，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至禮部郎中。有《惜抱軒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〇 姚鼐，字姬傳，江南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官禮部郎中。有《惜抱軒集》。

《清朝先正事略·姚姬傳先生事略》（存目）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一四六錄「國史館本傳」（存目）

《清史列傳·姚鼐傳》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兵部主事，轉禮部。三十三年充山東鄉試副考官。三十五年充湖南鄉試副考官。三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累遷至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四庫館開，以大臣薦爲纂修，年餘乞病歸。鼐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略】鼐色怡而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易其所守。世言品學兼備，推鼐無異詞。自告歸後，主講江南、紫陽、鍾山各書院者四十餘年，諄諄以誨迪後進爲事。嘉慶十五年重赴鹿鳴宴，恩加四品銜。二十年卒，年八十五。

《清儒學案小傳·姚先生鼐》（存目）

鄭福昭《姚惜抱先生年譜》（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陳用光《姚鼐行狀》 先生色夷而氣清，接人極和藹，無貴賤，皆樂與盡懽。而義所不可，則確乎不能易其所守。當纂修四庫書時，于文襄聞先生名，欲招致之門下，卒謝不往。及既歸，猶使人諷起之，終不行。集中《復張君書》是也。當居鍾山舊院時，袁簡齋以詩號召後進，先生與異趨而往來無間。簡齋嘗以其門人某屬先生爲，許以執贄居門下，先生堅辭之。及簡齋歿，人多毀之者，或且規先生，謂不當爲作誌。先生曰：「設余康熙閒爲朱錫鬯、毛大可作誌，君許之乎？」曰：「是固宜也。」先生曰：「隨園正朱、毛一例耳！其文采風流有可取，亦何害於作誌乎？」蓋先生存心之厚，多如此。先生既歲主講書院，所得束脩及門生羔雁，故舊贈遺以資宗族知交之貧者，隨手輒盡，毫髮不爲私蓄計。及晚歲，始以千金購田於江浦，蓋欲爲移居江甯計也，然終亦斥去。迨既卒，乃無以爲歸資也。先生當疾革時，遺書示兒子云：「人生必死，吾年八十有五，死何憾哉！吾棺不得過七十金，緜不得過十六斤。凡親友來助喪事者，便飯而已，不得用鼓樂，諸事稱此。汝兄弟不得以財帛之事而生芥蔕，毋忘孝友。」嗚呼！觀先生此書，其不數鄭康成之戒子益恩矣！

包世臣《藝舟雙楫》 惜抱晚而工書，專精大令。爲方寸行草，宕逸而不空怯，時出華亭之外。其半寸以內眞書，潔淨而能恣肆，多所自得。【略】行草書妙品下，小眞書逸品下。

秦朝釪《消寒詩話》 桐城姚姬傳樞部（鼐）由翰林改部曹，詩沉鬱有體裁，才思縱橫，無不入律，比興往復，得風人之遺。余在長安時，久慕之，未識面。【略】時鄭前村（忻）以永順守入覲，改比部；姬傳贈以詩，有「江山來助莫年詩」之句，余見之擊節。而前村頗不喜，謂余曰：「吾年未六十而謂『莫年』耶？」余笑曰：「人生二十年爲少，中三十年爲中，後三十年爲莫；

足下期頤正未有艾。」一笑而意解。

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櫆及其世父編修君範。

朱克敬《儒林瑣記》 姚鼐，字姬傳，安徽桐城人。乾隆二十八年進士。歷官至禮部員外郎。與修《四庫全書》。旋告歸。篤志文學，文醇約，得方苞之傳，制行一遵理軌。當是時，學者皆尚博洽新奇，詆宋儒爲腐陋，鼐獨毅然以道自任。有問學者，答曰：「時賢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所常見書耳！」錢塘袁枚負才通脫，好詆宋儒。鼐遺書讓之。略曰：「儒者生程、朱之後，得程、朱而明孔、孟之旨。程、朱猶吾父師也。然程、朱言或有失，吾豈必曲從之哉？程、朱亦豈不欲後人爲論而正之哉？正之而詆毀之，訕笑之，是詆訕父師也。且其人生平不能行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與程、朱爭名，安得不爲天之所惡乎？」鼐學問淹貫，文章能守古法，至今學者宗之。與方苞並稱，號桐城派。

《霞外攟屑》卷一 姚姬傳撰任子田侍御墓誌銘云：「爲禮部主事時，詔開四庫全書館。是時非翰林而爲纂修官者凡八人，興化與鼐與焉。後鼐以病先歸，任以憂歸。及書成議叙，其六人盡改爲翰林。大臣又以任與鼐名奏，稱其勞，請俟補官更奏。鼐以母老不出，任獨往。大臣竟不復議改官事。僅以循資得御史。」（庸）按：六人者：邵南江（劉文正保）、周書倉（劉文正保）、余秋室（裘文達保），以進士歸班授編修。程魚門（□□保）以吏部主事授編修。楊簡齋（昌霖。王文莊保），以舉人特賜進士歸班，賜庶吉士。戴東原（裘文達保），以舉人特賜進士，改庶吉士。癸巳徵修《永樂大典》。時戴、邵、周、余、楊皆里居，奉詔赴闕。程、任、姚則服官在朝者也。姬傳之乞病也，以某相國柄政，欲保升御史，先生竟以此辭歸。見《孟塗後集・哭姬傳先生》詩自注。據李申耆代康中丞紹鏞《古文辭類纂後叙》，則云于文襄公方招致文學之士，欲得先生出其門；先生不應，謝病歸。劉云某相國，即指金壇。然則子田赴補時，不復議改官，亦金壇當國事也。

《新世說・言語》 姚姬傳乞終養歸里，瀕行時，翁覃溪學士來乞言。公曰：「諸君皆欲讀人間未見書，某則願讀人間所常見之書耳。」（姚名鼐，安徽桐城人。少家貧，體羸多病，而嗜學。乾隆二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改禮部主事。四庫書成，當議遷官，劉文正公以御史薦，記名矣！會文正薨，公遂乞養歸。當時學者多尚新奇，厭薄宋元以來儒者，詆爲空疏，掊擊不遺餘力。公獨反覆辨論，嘗言：「儒者讀書求有益於吾之身心也。程子以記史書爲玩物喪志，若今之爲漢學者，以搜殘舉碎，記人所罕見者爲功，其玩物不尤甚耶！」）

作品本事

《題湖田書屋圖》 《雪橋詩話》卷九：吳哲甫蔚光號兼山，爲昭文故相介弟。少與黃仲則、高東井、楊才叔、汪劍潭齊名。庚子登第，選庶常，改禮部主事。以病假歸，愛郭西湖田幽曠，自署湖田外史，有《湖田詞隱橫卷》，又有《湖田書屋圖》，姚姬傳題云：【略】。

《簡齋年七十五腹疾累月自憂不救邀作豫輓詩》 李調元《雨村詩話》卷一五：生前自輓始于陶淵明自祭，然未有索人輓詩，惟袁子才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同人作詩【略】。姚鼐詩云：【略】。

《書一詩於扇送郭頻伽》 《樗園銷夏錄》卷下：庚戌歲余遊金陵，將求一館以爲負米之養。當路貴人皆素相識者，曾莫爲力。旅食幾半載，困而歸。中寄家書不敢明言，恐詒老母憂。典衣寄銀，云出自館穀。或不足，先生時以束脩益之。及余歸，先生書一詩扇頭見送云【略】。回首舊遊，頭顱如許，展讀師語，不勝慨然也。

著録

姚鼐《朝議大夫刑部郎中加四品銜從祖惜抱先生行狀》 生平所修《四庫》書及《廬州府志》、《江寧府志》、《六安府志》官書別刻外，自著《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註》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古文辭類纂》四十八卷、《五七言今體詩鈔》十六卷，門人爲鏤版

行世。

《清史列傳・姚鼐傳》所著有《九經說》十九卷、《三傳補注》三卷、《老子章義》一卷、《莊子章義》十卷、《惜抱軒文集》十六卷、《文後集》十二卷、《詩集》十卷、《書錄》四卷、《法帖題跋》一卷、《筆記》十卷。

藝文

吳德旋《讀惜抱軒集感而有作因寄許叔翹》 吾思唐宋賢，高遐跡難薄。上者李杜韓，其次乃坡谷。去之千百歲，汲汲求其躅。同志錢(魯斯)與張(皐文)，翰墨時間作。詩文小技耳！好固賢弈博。志猛加後鞭，力微媿前逐。晚識惜抱翁，許與益顏怍。斯人既云逝，宇宙覺寥廓。依歸一失所，顧影傷寂寞。時英紛議論，於我心不屬。冥行慮多岐，修途悵回轂。賴有遺書存，吟諷意自足。循誘得夷徑，異說可無愕。雅奏裁淫哇，耽玩如嗜欲。寄言同聲客，欣賞不可獨。

郭慶《古詩三首呈惜抱夫子》 龍門有高桐，百尺無柯枝。其音中琴瑟，古帝咸重之。卓哉立宇宙，不知今幾時？其下有珍木，負質何離奇？上承甘露潤，兼之春風披。託根與之近，自顧如有私。安知天廟器，異日不在茲？但勿求速化，千秋以爲期。太息思古人，浩歌淚盈把。不知古人作，於我何如也？蠹簡千百劫，流傳亦已寡。而況區區心，又或不能寫。先生德充符，色若古彝器。去古無百年，有作亦羣雅。相見宜邈然，辭色乃肯假。因思古人心，未必忘來者。大冶金踴躍，我必爲干將。苟能堅其志，豈遂曰不祥？人苦不自立，逐逐如迷方。以身坐庸流，臨老翻悲傷。嗚呼豈無成！初願本未嘗。其間稍自好，衆中爭低昂。不堪寒與飢，搖亂其心腸。稽首歐冶子，成就百鍊剛。

又《奉和姚惜抱夫子送行之作》 佛貍祠畔水連天，南浦離魂倍黯然。山上有山曾幾日？客中送客又今年。文章前輩眞無敵，意氣男兒絕可憐。臨別重爲牀下拜，滿帆風色一江煙。

又《懷惜抱夫子》 最憶姚夫子，寥寥千載心。文章當代少，風雪一鐙深。搖落行如此，沈吟直至今。鍾山讀書處，歲晏動離襟。

又《遲惜抱夫子不至仍用見送韻奉寄》 鍾山翠色落遙天，伏枕高齋思悄然。風雨江湖成冷節，人生離合逼中年。士窮豈有文堪賣！才薄羞爲世所憐。便擬相從判歲月，龍眠一壑卧風煙。

又《喜晤惜抱夫子於武林同遊龍井南屏諸山別去作此奉寄》 悵望金陵感別情，翩然杖屨竟東征。江湖人老千秋重，吳越山多一櫂輕。雪竹霜松懷舊約，青鞵布襪見平生。何當重乞登眞訣，便御籃輿采藥行。

又《續懷人詩十二首》一 班馬文章老更成，遺經獨抱教諸生。佳兒好在青箱學，底用人間淡墨名。(姚姬傳先生根重孝廉)

又《題惜抱先生詩冊後二首》 鍾阜書堂記下帷，親披一册寫新詩。重看虎卧龍跳字，忽感鸞漂鳳泊時。苦語嘗聞戒通侻，窮塗誰復恤孤嫠。心喪不覺三年盡，此日門生雪滿髭。婁江先逝北平徂，(述庵、覃谿兩先生。)海內靈光今漸無。頓使東南乏文獻，行憐五十此頭顱。傳衣往事明明在，築室私心耿耿孤。聞說西華猶逮繫，絕交書廣孰云誣。

又《舟中讀惜抱軒集》 旭景當窗宿雨收，推篷快意攬芳洲。已逢九月多離思，又對一編生古愁。大壑風煙養喬木，高天雲物洗清秋。三梧卯酒歸何處，不用龍團試茗甌。

范當世《既讀外舅一年所爲詩因發篋出大人及兩弟及罕兒諸作遍與外舅觀之外舅愛鐘鎧詩至仿效其體爰詢當世以外間所見詩派之異而喟然有感於斯文也曜韻見示當世謹次其韻略誌當時所云云》 滔滔江漢古來幷，判作支流勢亦平。直到山深出泉處，翻疑河伯望洋情。泥蛙鼓吹喧家弄，蠟鳳聲華滿帝城。太息風塵姚惜抱，駟虬乘驚獨孤征。

周儀暐《十八日鼐補集同人携宴海幢寺》 扶胥西北岸，天闕梵王宮。海運開靈境，兵銷奠鬼工。龍移金鏁穴，雲散石壇風。榕樹秋陰古，何人識始終？攜席尋蘭若，僧廊扣幾家。山煙高下樹，風徑往來花。洗鉢泉同引，飛觴日易斜。南宗最清淨，吾欲廢餐霞。重城嚴管鑰，薄暮促歸船。共肅將軍令，殊慙古佛緣。戍樓韜落日，番舶駛通川。那得塵勞息，同來坐悟禪？

楊芳燦

論述

綜論

《隨園詩話》卷一四 洪稚存嫌蓉裳詩，多肉少骨。余曰：「張燕公評許景先豐肌膩理，惜乏風骨；李華文詞綿麗，氣少雄傑。宋子景亦云：恃華者質少，好麗者壯違。人各有性之所近也。」蓉裳年十六，即來受業，爲余註四六文方半，而出宰甘肅矣！與陳梅岑皆翰林才，而困于風塵俗吏，亦奇！

《吳會英才集》卷一三 揚州牧驚才絕艷，世謂盈川復生。博極羣書，屬辭比綵，方之近代，則梅村、迦陵不足掩其華贍。袁簡齋太史論詩所云「毘陵星象聚文昌，洪顧孫楊各擅場」者也。

《湖海詩傳》卷三五《蒲褐山房詩話》 蓉裳驚才絕艷，綴玉聯珠，駢體之工，幾於上掩溫、邢，下儕盧、駱。而詩則取法于工部、玉溪間。填詞亦清妍婉麗，兼有夢窗、竹山之妙。乃僅以拔萃科選，爲伏羌縣令。既而逆回搆亂，烽火連天，蓉裳嚴守孤城，受孑傳餐，獨當豕突。予時在鶉觚，督兵堵禦，草檄飛書，往來詢問。見其意氣自如，嘯歌不輟，知其必能辦賊。事平後，久之，乃量授靈州。又偃蹇十餘年，始爲農部。雖兼《會典》館纂修，而終不獲與於承明著作之林，殊爲缺事。然聞京師盤敦之盟，必以君爲赤幟，蓋光燄固不能掩也。

《北江詩話》卷一 楊戶部芳燦詩，如金碧池臺，炫人心目。

《梧門詩話》卷三 楊蓉裳比部芳燦，金匱人。駢儷之文，上掩徐、庾。【略】其詩錯采鏤金，驚才絕艷。

又卷一四 蓉裳之詩，人但知其驚才絕艷，不知其清峭幽冷處尤入王、孟之室。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撰天雕楊蓉裳（芳燦）：（贊）鏤金刻玉，落雕都督。

陳用光《楊芳燦墓誌銘》 大吏亦甚知君才矣，而自念家世本儒術，不樂爲外吏，遂入貲爲員外郎，居戶部，與纂《會典》，辰入申出，專力於館書。歸則擁書縱讀，益務記覽，爲詞章。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沈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

陳文述《楊芳燦傳》 君故工駢體文。及官京師，多暇日，所爲文益宏整典重。京師有大著作，必假君手，君有請必應，文不加點，日常數千言。輩下數才人者，君爲舉首。後生寒畯多被容接，士論翕然歸之。纂修《會典》，克舉其職。

《晕雅集》卷一九 戶部詩具體四傑，吳梅村後一人。至宦游三十年，囊無長物。而好客耽吟，老而彌篤。領袖詞壇，允無愧色。

《江蘇詩徵》卷六三 陳雲伯云：「蓉裳性情眞厚，好汲引後進。爲詩詞藻斐然，極才人之致。洪稚存謂其多肉少骨，恐不盡然。」

《聽雨樓隨筆》卷一 先生雖爲袁簡齋及門，詩實不相襲也。張船山贈詩云：「頭銜轉覺貨郎好，才調寧惟艷體工。」而艷體實不可及。無論《美人》等篇，如紅柳，古鮮咏者，非先生不能工矣！

《國朝正雅集》卷三二引《寄心盦詩話》 蓉裳戶部七古詩，如梅村之學長慶體，哀感頑艷，惻惻動人。

又引《太乙舟文集》 君詩出入於義山、昌谷而自成其體。又工儷體文，嘗語用光曰：「色不欲其耀，氣不欲其縱。沈博奧衍，斯儷體之能事也。」

又引《石溪舫詩話》 蓉裳農部才華絕世，與弟荔裳方伯早負盛名。十年以後，詩律益細，而藻采不凋。集中七古、近體擅場，五言長律尤爲絕調。七古嗣響四傑，七律抗衡西崑，人所共知。排律妙處，以義山之工麗，香山之纏綿，加以沈宕開合，具體少陵，不襲其貌而得其意。每逢佳題，殫思以就，迴波舞雪，振羽沈宮，聲情之美，往往移人。

《筱園詩話》卷二 楊蓉裳、荔裳昆季，學初唐四子及溫、李、西崑者也，華多實少，有腴詞未剪，終累神骨之病。蓉裳頗工四六，詩則品格不高。

《新世說・文學》《楊蓉裳》【略】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

《蓮子居詞話》卷四　詠物如畫家寫意，要得生動之趣，方爲逸品。金匱楊蓉裳先生《蘆花》云：「正半鉤微月淡如煙，空江冷。」荔裳先生《燕子》云：「軟踏簾鉤，細語訴愁回。一片落紅看不得，飛去也又銜來。」一以神韻勝，一以姿致勝，俱從前傳神所未到。

《賭棋山莊詞話》卷四　金匱楊蓉裳芳燦、荔裳揆兄弟並名，而蓉裳尤見擅場。其長調頗近陽羨生。有《芙蓉山館稿》。

《白雨齋詞話》卷五　金匱二楊（蓉裳、荔裳）工爲綺語，高者亦不過吳園次、徐電發之亞，不足語於大雅。

吳蔚光《詞人絕句》　舍人明府競雕章，玉季金昆數二楊。記得重陽懷弟句，「故鄉對酒也凄涼」。（楊蓉裳九日寄弟荔裳，有「故鄉對酒也凄凉，何況他鄉」二語，讀之令人凄黯。）

譚瑩《論詞絕句》　二陸才多擅倚聲，文章碧海掣長鯨。頗嫌樂府香奩語，孤負冰天雪窖行。

分論

《答趙良甫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原集『踔厲』作『揉張』。又『五音繁會，簡子魂驚；九光徘徊，安豐目眴。』又『出入懷袖，恍如覿面。紙敝墨渝，諷覽無輟』，當俱由曾氏改删。」《晉書・束晳傳》：『螾蛁赴溼。』螾，音厥，井中蟲。蛁，音凋。」《枚乘傳》：『其文骫骳。』注：猶言屈曲也。骫音委，骳音彼。」「寫物瀏亮，述情切至。」姚燮總評：委婉尚有致，但少警耳！然其氣息古穆，自非俗手所能。

《秋林集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鋒發韻流。」「氣體高潔。」「凄婉。」「數語冗弱不鮮，宜爲姚本所黜。」姚燮總評：穩愜。張壽榮總評：原集有繁緩處，俱經曾氏節删、改綴。讀者取《芙蓉山館文》核對，可悟文法。

《重修漢平襄侯祠碑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揭出平襄隱曲。」「斡旋。」「勁氣直達。」「音節凄楚。」「纏緜抑轕，無限悲涼。」「頓宕。」「有此一展，文不板重。兼之詞氣駿邁，用筆凌厲而平襄，心事亦曲曲傳出，最爲篇中扼勝處。」「定讞。」「餘韻鏗鏘。」姚燮總評：偉議閎辭，可當一則史論。

《金朗甫誄》《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原集『翰林』二字上有『清故』二字。」「原集『荷隕』作『花凋』。」「清湛。」「筆意蒼勁。」「凄婉。」「寫情如訴，流美不溢。」「原集『明』作『珠』，無『乎』字，上句無『其』字，曾氏以板重增改，」「遒古。」姚燮總評：積思沈竺，發言紆迴。

《湖南湘鄉縣丞吳君誄》《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鑄詞精縝。」「古樸。」「極錘鍊亦極波峭。」「心目俱慘。」「義吐光芒，詞成廉鍔。」「沈雄悲壯。」姚燮總評：詞義森整之作。

傳記

趙懷玉《戶部廣東司員外郎前甘肅靈州知州楊君芳燦墓誌銘》　嘉慶丙子夏，吾友楊君才叔喪歸自蜀。是冬，其孤承憲手狀請銘其墓。予與君交四十載，君仲弟布政與予齊年，比歲又先後主關中講席，無以辭。君諱芳燦，號蓉裳，才叔其字也。爲無錫人。曾祖宗濂、祖孝元、考鴻觀，清德未耀，並以君仲弟揆貴，贈通奉大夫、甘肅布政使。妣顧氏，封太夫人。君生前一夕，母夢五色雀集庭樹。生七月，即能識楹帖字不誤。四歲讀四子書，竟能背誦。唐人古今體詩八百餘首。稍長，從舅氏顧君遊，爲詩時得佳句。君世父潮觀，四川邛州知州，故名宿。君兄弟與羣從中表，皆以才名里中，諸老折輩行交之。年十九，爲金匱縣學生員，名第一。試江甯，見賞於袁大令枚。南昌彭文勤公視學江蘇，每試輒冠其曹。旋遭父喪。免喪，爲丁酉選拔貢生，廷試一等，以知縣用，發甘肅。文勤聞之，致書惋悵，君亦忽忽若有所失。己亥赴甘肅，攝西河環縣，旋補伏羌。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河州循化逆回蘇四十三爭教事起，攻陷河州。初，安定回馬明心倡立新教，從者頗眾，至是與老教搆釁，遂起事。布政王廷贊誘明心執之，羣回以索教主爲名，進攻蘭州。會英勇阿桂公、嘉勇福康安公先後率師至，賊始破滅。當兩教搆釁，伏羌、回馬、得建等十六家斂銀爲訟費，事平後，獄詞連及，臬使馳驛至縣嚴

鞫之，其家屬數百人滿城號哭，勢洶洶。君以得建斂銀在蘇四十三起事前，與從逆有間，力爲申辨，遂祇論得建等免其緣坐，闔城帖然。以其暇，修朱圍書院與姜伯約祠。明年，邑西南天門山石鼓忽鳴，相傳鳴則主兵。君既修築縣城，復請減糶以備倉貯。未幾，回匪田五果起石峯堡，召募鄉勇，設立堆卡，日費數百緡。或曰：「賊氛尚遠，如此糜費，柰虧空何？」君曰：「虧空不過死我耳，與一城生靈、全家性命孰輕重耶？」既而賊掠固原，攻靖遠，擾安定。城中馬稱驥等約爲內應，獲奸細始知，亟捕。稱驥等皆持械抗拒，格殺四人，然後就縛。方欲請兵，賊已大至，焚燒郭外民居，火光燭天。時城上兵民雖眾，而非精練。舊有獵戶鳥鎗，每發必中，選得三十餘名以資捍禦，賊頗畏之。君則懷印佩刀，登陴固守，賊鎗箭雨集，城上亦矢石交下，如是相持凡五晝夜。當是時，援兵不至，人心皇皇。忽有步騎絡繹從東北來，離二十餘里而止。是夜賊攻圍益急，眾疑賊黨續至。君召獄中績匪李五，脫其械，謂之曰：「官兵已到，特未知領兵者何人？汝能往探得實，當貰汝罪。」即以印文畀之，使縋城出時，天猶未明。日出，時李五返，則胸懸銀牌，亟挽之上，乃曰：「領兵者總督也。」探懷出銀牌十，批其印文云：「孤城困守，烽火連天，不意書生當此重任，實堪嘉尚。馬稱驥等即於城內正法。無以援兵即至，稍有疏虞。」君傳示四城，酌給銀牌鼓勵民勇，歡聲如雷。官兵與賊接仗，前後殺賊五百餘人，賊膽落，不敢復偪。方賊屯天門山，入夜潛來攻城，寂無燈火。是夜忽列炬數千，迨曉而眾已遁矣。初，賊首張文慶子張太以舉發內應憾馬映龍，因言與其父通，約五日後獻城，以官兵突至未果。有檄逮訊，君知其冤，即與偕往見英勇公，曰：「首發內應者映龍，果欲獻城，將約爲死黨，何肯舉發？且獻城必於五日後，俟守者力盡耳！伏羌向無官兵，民夫皆烏合之衆，賊至，即獻，何必五日？」公曰：「彼爲馬得建子，肯助我耶？」君曰：「得建之案，吏議已照叛逆，公免其緣坐，映龍言之，往往感泣，正欲得一當以報公耳！」公曰：「爾能保之乎？」君曰：「非特芳燦保之，同守城者皆願保也。」會眾投具保狀，公乃釋然，立命出之。軍務竣，以守城功，上有旨，以知州題補。丁未補靈州。丁巳，靈州歲饑，州民有搶奪者。里長張皇具報，市門悉閉，闔邑驚疑。君曰：「此饑民耳！可無慮。」即馳往慰撫，白上官借口糧。既發倉散給，又設立粥廠，械搶奪爲首者以示，民情翕服。戊午權平涼知府，會君仲弟授甘肅布政，例迴避。以久於風塵，備嘗艱險，不樂居外，改捐員外郎，在戶部廣東司行走。尚書朱公珪舉爲《會典》纂修官，旋爲總纂修。甲子布政卒於任，將告歸，以書垂成，不准乞假。時季弟英燦已奉母南下，布政已遷江甯，乃先遣子歸省。丙寅京居日貧，又念親綦切，得心疾。聞人大言，疾步輒蹶，氣震怖。旋遭太夫人憂，質寓中書籍爲舟車費，歲暮達江甯。悲勞臻至，容髮自此衰矣。明年冬，葬顧太夫人於嶧峭灣。戊辰主衢州正誼書院、杭州詁經精舍。己巳陝西巡撫延主關中講席，庚午諸生捷秋榜者二十二人，一時稱盛。辛未蜀中大吏延修省志，適季弟題補安縣，君遂赴蜀，以便往來其間。癸酉在成都忽遘危證，久始稍痊。時予已在關中，亦嬰末疾。秦蜀尚邇，書問時通，嘗爲予撰詩文集序。乙亥志局將蔵，君欲南歸，蜀中當事力挽，增脩脯至千金，遂勉留。是冬在安縣偶感寒疾，遂不起。嗚呼！始君與布政皆以詞藻顯，既而並著戰功，俱可不朽。然君少予六年，布政且少予十有三歲，乃兩人誌墓之文咸出予手，予之衰疾頹廢，反塊然獨存，斯可哀已。所著有《眞率齋稾》十二卷、《芙蓉山館詩詞稾》十四卷、《駢體文》八卷行世。又《集外詩》四卷、《文》四卷，藏於家。君生乾隆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卒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三。【略】銘曰：才陵六朝，命寄百里。研京練都，捍城築壘。經緯兼之，中外歷只。胡爲駸駸，而遽中止。我銘無媿，百世以俟。

陳文述《楊芳燦傳》 君名芳燦，字蓉裳，江南金匱人。以拔萃科試高等，選甘肅伏羌令，擢靈州牧，入京爲戶部員外郎。以母憂歸，卒於蜀。君天姿英絕，年甫冠，所爲詩文已爲藝林所重，與弟荔裳有「二楊」之目。及官伏羌，即值田五之變。田五者，回民之譎驁者也，聚石峰堡，以復新教惑眾，謀作亂。未期而事洩，遂由海城攻靖遠，破通渭，戕都統、參將，於高廟山合數萬人攻伏羌。伏羌當秦隴之衝，城中回民雜處。君外輯軍民，內杜閒諜，獲馬稱驥等數人誅之。其良者，君拊循激勸，咸願助君堅守。居民以回也疑之，君曉以大義，民與回遂和。擊晝甫定，而賊大至。君隨機宜設方略應之，與下同甘苦，當矢石之衝者五晝夜。援兵至，圍始解，賊不得越伏羌而東，乃退守石堡。會大將軍阿公、制府福公統禁旅至秦，蜀兵亦先後雲集，築長圍以攻破石堡。是役也，非君以死守扼其衝，必蔓延四出，不可驟定。論者比之睢陽、玉壁焉！事平論功，擢靈州牧。時荔裳已由中書舍人從大將軍福公征廓爾喀，與君遇於靈州。逾年，軍事平，荔裳以觀察擢甘肅藩

司，君例應引避。不樂外任，乃入貲爲戶部員外郎。【略】會荔裳卒於蜀，太夫人繼逝，君乃南歸。君之歸也，貧無以自給。則西之秦，主講關中書院者數年。繼又之蜀，客蜀者又數年，修《四川通志》。會季弟蘿裳令縣竹，遂至縣州。以嘉慶乙亥冬卒於縣州。君與人平易，無疾言遽色，而外和內介，生平未嘗有失德，文人之敦行者莫君若矣。所著《眞率齋集》、《芙蓉山館詩集》、《文集》各若干卷，行於世。子二：承憲、承惠。承惠以嗣從兄掄後。三女：一適同里秦氏，一適龔氏，一適餘姚張氏。陳子曰：余之識君也，在辛酉春。以計偕留京師，先後與君過從者五年。君怡聲緩步，使人浮氣皆斂。而身居圍城，乃忠義奮發，卻敵全城，爲國家保障，洵賢者不可測矣。君弟荔裳，以書生從軍絕域，勒銘二萬里外。及官蜀，適白蓮教不靖，與軍事相終始，所著《桐花館詩》與兄媲美。論文人者，二楊其不易及哉！

《湖海詩傳》卷三五 楊芳燦，字蓉裳，金匱人。貢生。今官戶部員外郎。有《吟翠軒初稿》。

《清朝先正事略·黃仲則先生事略》附 （存目）

《清史列傳·楊芳燦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新世說·政事》 楊蓉裳初令甘肅，屢膺繁劇。知靈州時，嘗單騎諭散奪米饑民。請借口糧，設粥廠，以安衆。平日坐堂皇，判事畢，即手一編就几讀，人以爲書癡，而臨變敏決乃若是。（楊名芳燦，江蘇無錫人。少工詩文，學使彭文勤大異之，字以兄女。由拔貢應廷試得知縣，補甘肅之伏羌。回民田五爲亂，起石峰堡，縣民馬稱驥應之。未發，公先期募鄉勇設防，會馬映龍以賊謀告公，立捕殺稱驥。賊遽至，公與映龍等登陴守，五日圍解。）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〇 蓉裳善駢儷文，與洪北江、孫淵如齊名。出仕甘肅，知伏羌縣。值回民田五作亂圍伏羌，君誅內應數人，隨機設方略，守城五晝夜，援至圍解。論者比之睢陽、玉壁。後爲貲郎，聲名益盛。京朝多暇，高文典册，多出其手。詩沈博絕麗，有金鳩香象之觀。

作品本事

《咏錢》 《隨園詩話》卷一：乾隆辛卯冬日，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胡天游）以險韻咏蒲桃事，沈因指席間橄欖，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韻賦此乎？」陳即席成二十韻。【略】余亦在席上命門人楊蓉裳仿之，《咏錢》云【略】。（陳、楊二君，年未弱冠。）

《鳳齡曲》 《隨園詩話》卷一四：金姬小妹鳳齡，幼鬻吳門作婢。余爲贖歸，年十四矣。明眸巧笑，其姊勸留爲篋室，鳳齡意亦欣然。余自傷年老，不欲爲枯楊之稊。因別嫁隋氏。爲大妻所虐，雉經而亡。余哭以詩，一時和者甚多。【略】楊蓉裳亦有《鳳齡曲》云：【略】。

《伏羌紀事詩一百韻》 王昶《伏羌紀事詩序》：《伏羌紀事詩》一卷，楊子蓉裳因城守而作也。甘肅賊回之變，旬日間，破通渭，擾安定、會寧。戕都統、參府於高廟山。鴟張豕突，將南走秦州，東犯隴州，延蔓而不可制。伏羌彈丸地，無一旅之師，內有首鼠兩端之回衆將從中起。蓉裳乃萃鄉勇力守御，遏其方張，使跳踉搏噬之性，莫能少逞。於是逡巡惶惑，折歸于石峯堡，以俟聚族而殲。蓋以伏羌蔽秦隴，秦隴安則陝西、甘肅全境安。故其勢甚危而其功甚偉。然是時事聞，上即遣侍衛數十人，京旅數千，督以大學士英勇阿公及制府嘉勇福侯，飆馳電擊。賊知大兵將集，不敢頓於堅城之下。蓋非聖天子威靈洞矚萬里先機，決策不及此。考耿恭守金蒲，爲車師所攻，數月食盡，至煮鎧弩，食筋革，僅而獲免，城亦終弗克保。然則蓉裳之得以完城自效，可不謂非厚幸歟？方賊自北而南，予在西安得警報，率兵二百餘出駐長武，以遏西路之衝，與蓉裳時相通也。聞被圍，心怦怦不能寐，作詩以訊之。不意其慷慨激發，自試于盤根錯節如此。今蓉裳以特薦，將入都，受不次之擢，則是詩其功籍也。至辭句之工，才力之富，皆古人所未有，爲詩家別開一格云。乾隆丙午禊日。《吳會英才集》卷一三：始以里選上計出宰伏羌，值回氛肆偪，攖城守禦，指揮殺賊，一軍皆驚。王述庵廉使統師長武，嘉其偉節，賦詩二律，飛達圍城。州牧卽有和章，並自著《伏羌紀事詩》

一卷，又何整暇！竟以殊功特擢，可謂才人之奇遇。

《滿江紅・蜀道連天》《清詞玉屑》卷二：荔裳、蓉裳兄弟皆能詞，蓉裳久滯百里，以守城功僅擢州牧。其官隴右署中，親友多拈韵爲詞，成《荆圃唱和集》。有寄弟《滿江紅》云：【略】。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芙蓉山館詩鈔》 八卷，《補鈔》一卷、《詞鈔》二卷、《文鈔》三卷，楊芳燦撰。

藝文

陳用光《楊芳燦墓誌銘》 謂君爲儒兮靖豺貙，謂君當顯兮潛郎署。以暫居與余遊處兮蛩倚驢，既别去兮余懷孤。過大梁兮重遇余，雖暫覿兮喜掺祛。黯蜀山兮雲飛徂，遠君之鄉兮孰與爲娛？招子雲兮攀相如，庶一見而慰君兮歸委蜕於蓉湖。

張問陶《贈楊蓉裳（芳燦）戶部》 花雪連午宴賞同，愛君譚藝劇清雄。頭銜轉覺貲郎雅，才調寧惟艷體工！循吏雍容曾辦賊，壯夫慷慨亦雕蟲。關河相望知名久，始信神交是古風。

伊秉綬

論述

吳賢湘《留春草堂詩鈔序》 墨卿居官勵節，其守惠州也，爲民所愛。博羅之亂，釀自大吏，故被譴出塞，萬口號呼。卒蒙昭雪，守揚州，不改其素。當惠、揚兵災時【略】引咎作詩告哀，今集中言愁最工。

法式善《留春草堂詩鈔序》（墨卿詩）大抵少作多幽潔之篇，官西曹多雍容之什，居粤多峭厲之詞。溯源於溫柔敦厚，託意於忠孝節廉，境屢變詩亦屢變，而有不與之俱變者，所謂道也。

《北江詩話》卷一 伊太守秉綬詩，如貞元朝士，時務關心。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録》 馬軍驃騎舊頭領十員：【略】摩雲金翅伊墨卿（秉綬）。

葉廷琯《蜕翁所見詩録・感逝集》 墨卿太守之先德光祿公名朝棟，親受業於同邑雷憲副鋐，爲理學純儒。太守克承家學，言行必謹，而詞翰兼工。登乾隆己酉進士，由部曹出惠州知府，因事爲大吏誣劾罷官。旋得雪，復起守揚州，遇地方連年水旱，盡心民事，政聲鬱然。奉諱歸，數年復出。未補官，遽卒。揚人感其德，至與歐、蘇二公並祀。余曩在頤道堂見雲伯先生嘗選太守詩一卷，亂後復得之，乃擇其尤美者録存三十八首。詩不爲前明閩派所拘，亦不沾沾於摹唐倣宋，而性情氣息自然近古，眞儒本領，因自異於詞章家也。

《墨林今話》卷八 寧化伊墨卿太守秉綬，乾隆庚戌進士，官揚州府知府。文學、吏治，爲江左所推。尤以篆、隸名當代，勁秀古媚，獨創一家。楷書亦入顔平原之室。間以餘瀋爲水木雲巒，不泥成法，妙有古金石氣溢於楮墨間。然流播絕少。乞其畫者，作墨梅居多。吳門潘榕皋農部《題太守秋水園圖》有云：「疏籬短杓影横斜，小築偏宜傍水涯。那得扁舟便乘興，看君潑墨寫梅花？」王椒畦詩云：「墨卿作書亦如畫，筆墨之外能通神。」其爲名流推重若此。著有《留春草堂集》。嘉慶乙亥卒。子念曾，字少沂，今任浙江巖倅，亦工隸法，善山水、梅花、篆刻。墨卿官揚州，有惠政，以光祿公憂去。航海歸閩，士民泣送者數萬人。今附祀桃花庵宋三賢祠。又官惠州日，修朝雲廢冢，作文刻石，徧徵題詠，亦炎方佳話也。

《海天琴思續録》卷八 書畫溪山載一舟，升沈得失付東流。瀟湘蘭氣洞庭月，都向留春卷裏收。（寧化伊墨卿秉綬。「月華洞庭水，蘭氣瀟湘煙。」《留春詩草》句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 何子貞《東洲草堂集》題墨卿書云：「丈人八分出

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簡。行草亦無唐後法，懸厓溜雨馳荒蘚。不將俗書薄文清，覷破天眞闢道眼。」墨卿本出諸城之門，其書欲別闢蹊徑，偉岸自喜，結構波磔，時露荒怪。後嗣摹數，寖成俗格。殆亦作法於涼歟？詩才磊落，民隱殷懷。揚州士民祀於三賢祠，以配歐陽文忠、蘇文忠、王文簡，稱四賢云。

《石遺室詩話》卷二四　伊墨卿先生，世重其字，而罕稱其詩。著有《留春草堂詩鈔》七卷。近體筆情娟秀，而時時喜作雄邁渾成語，如《鄒縣謁孟子祠》云：「功不下神禹，象眞同泰山。」《端硯》云：「磨人自是同磨墨，正筆應知在正心。」《滎澤渡河》云：「濤聲暮走鴻溝界，野色秋高廣武原。」《武勝關》云：「天低鄖子國，雲沒楚王臺。」《沅水》云：「湘夫人枉思公子，屈左徒空弔賈生。」《題登岱圖》云：「一杯東海水，九點齊州煙。」《六如亭》云：「因依玉局三生後，縹緲陽臺一夢中。」《看牡丹》云：「李白詩邀妃子笑，姚黃花損相公名。」《花朝》云：「歸雁帶將春信早，疏鐘聽到雨聲乾。」對句由「晨鐘雲外溼」翻出來。《戲呈劉石庵先生》云：「半世塗鴉鬢欲班，平生惟服謝東山。幾回欲試撥鐙法？仍恐書遭批尾還。」娟秀句如《青草塘》云：「一士袍同色，荒陂水有聲。」《寓樓對酒》云：「桃花春色好於馬，竹葉雨香濃到杯。」《再游西溪》云：「重來人狎前溪鷺，枯坐心成九夏冰。」《赴郡憶梅》云：「一樹半開人便去，昨宵孤立鶴猶猜。」《宿倚山樓》云：「南斗白生無月夜，佛桑穠發落花天。」《寄胡茂甫》云：「年年春草雕青鬢，樹樹梅花亂白雲。」《十七夜月》云：「自然光略損，敢厭上來遲。」

傳記

唐仲冕《伊秉綬墓誌銘》　君諱秉綬，字墨卿，汀州甯化人。六齡就塾，穎異，爲大父所喜。稍長，益向學，恪奉庭訓。師陰靜夫先生。與聞先正雷翠庭先生講論，以居敬窮理爲宗，守以敦篤，出爲循廉。初入刑曹，受知阿文成公，任以綜覈秋讞。出守廣東惠州，豈弟方嚴，豪斂弱植。建豐湖書院，牖諸生以小學、《近思錄》，海上人士皆知有考亭之學矣。其慮囚亭疑法，如海盜中有被脅未從盜者二十有二人，律載三年減死，比五年憲府疑當重論。君以委未行劫，五年一如三年，宜從實請，卒得問遣。陸豐巨猾肆劫勒贖，遲者支解，君力請上司震以兵威，縛其渠七人戮之，故歸善、博羅、永安之變，陸豐安堵。歸善有陳亞本、博羅有爛屐四將爲亂，君皆請提督興捕，不應，乃以計擒亞本。適緣他議去職，而博羅變作矣。君且有遣戍軍臺之罰，博羅餘黨竄永安，新制軍巡惠，惠人訴君冤匈還君者數千百人。制軍入告，上知惠州士民有「總督不聽知府，未早發兵撲滅」之語，恩免戍臺。事既伸，僚友相佽。復官，奏發南河，旋授揚州府。時淮南大水，君方檢高郵、寶應災傷，刺一小舟，雖棲戶枉渚，必親閱手書。及之任，尤劬躬。率屬賑貸紛紜，錙銖必覈，吏無所容其奸。倡富商巨室鬻置粥廠，以鉅萬計。誅北湖崔苻鐵庫子輩，杖校詭道誑愚之聶兆和，故民雖飢困，心無惶惑。是年，仲冕亦督察鹽城阜甯荒政，君寄以詩，如《春陵行》，相勖，眞心救濟。尋以憂去，士民懷思不衰。迨服闋入都過揚，句留談讌，不忍遽離，而遂終焉。殆非偶然。君先世由太原遷寧化，高祖某，順昌縣訓導，耿藩僞將劫掠，不屈。耿敗乃免，以曾孫貴，贈奉政大夫。曾祖某，贈朝議大夫。祖某，以孫加級請封，晉贈資政大夫。考朝棟，乾隆己丑科進士，累官光祿寺正卿，晉授資政大夫。光祿公講學有淵源，立朝有氣節，嘉慶元年六十有八，恭與千叟宴，君扶掖以入。十年，君以復官召見，今上垂詢光祿，有「朕惜未見」之諭，其德望如此。光祿公親受業於雷先生，得閩學眞傳。君紹聞既習，立志最早。晚年專心愼獨，故自律己，型家莅官，以至綴文作書，皆是物也。而世或譏之。夫曲學俗學無論已，即詞翰重選學，考訂重漢學，惡知心性之學哉。著《坊表錄》攷其集修齊正論，未成書。有《留春草堂詩》七卷。君年十六補弟子員，己亥舉於鄉，己酉成進士，改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戊午科典試湖南，京察一等，兩任知府，權河庫道及鹽運司使，皆有廉聲。君生於乾隆十九年正月，卒年六十有二。【略】銘曰：名父之子，人師之弟。敬義夾持，動必以禮。曲突謀沮，遺黎嗚咽。城旦書成，聖主昭雪。拊溺若沈，處脂不潤。治身治官，一秉忠信。奉諱家居，將母秋園。既愴風木，廣置義田。武夷匡廬，晦翁遺躅。匪云好游，以寫衷曲。出山遲同，良友敦勸。魂兮歸來，若孚輿願。讀君詩集春長留，摩君分隸風格遒。報春秋兮俎豆，蔭子孫兮松楸，問學無朋兮使我心憂。

趙懷玉《揚州府知府伊君秉綬墓表》　故揚州知府同年伊君既沒，其孤念曾持狀過常州，曰：「先子隧道之文，存時嘗以屬惲君敬矣！敢復以表墓爲

請。」予不獲辭。君諱秉綬，字組似，又字墨卿。唐末自河南遷福建之寧化，遂爲寧化縣人。曾祖某、祖某，潛德未耀，以光祿公貴，贈如其官。考諱朝棟，起家進士，歷官光祿寺卿。妣羅氏，封夫人。生二子，君其長也。由縣學生中乾隆己亥本省舉人，甲辰舉中正榜。己酉成進士，授刑部額外主事，補浙江司，遷直隸司員外郎。嘉慶元年，嘗侍光祿與千叟宴。三年，典湖南試。明年出守廣東惠州，甫下車，問民疾苦，裁汰陋規。有豪辱寡婦子，予杖枷荷；寡婦呼冤，君立拘豪詢責，民皆稱快。倡修學宮，建豐湖書院。課諸生，有程法。嘗修朝雲墓於蘇文忠祠沼中，得德有鄰堂研，人謂文忠以貶賢守云。【略】歸善陳亞本滋事未發，提督孫全謀駐同城，君屢請兵不允，乃部差役七十餘人，夜搗其巢，縛其親黨。亞本遁，設計擒之。未幾博羅陳爛展四將爲亂，君又請兵于總督，提督設詞阻之，兵仍不發，亂遂作。而君適以博羅絞犯越獄，罣議去官，士民共籲奏留，乃留軍營辦事。當是時，大府蒼黃失措，提督擁兵不前，兵丁卓亞五、卓亞佳爲僞先鋒，朱得貴爲僞三大王，均通賊搶掠，民既死賊，又死兵。君憤懣請兵愈力，遂逢上官怒，復以失察教匪，劾論戍軍臺。會新總督倭什布公平反入告，上以情事與劉清之於魁倫相同，免罪回籍。同人佽助捐復。兩江總督鐵保公請發南河，時淮南水災，君查高寶賑銀米皆親給。奏攝揚州，特旨眞授。每邑置四粥廠，經營賑務，至廢寢食。北湖湯家泮，盜藪也，糾掠人貨，肆其淫虐，兵役莫敢誰何。君獲其魁數人，餘盜解散。揚州奸猾擾民者，俗號魍魎，勾串以害富室者，則名搭臺。君皆嚴治之，風以漸息。一攝河庫道，再權鹽運使，胥稱職。旋遭光祿公喪，及還閩，邑中城圮，君出千金倡修，上書大府，以不經官、不邀議叙、不委估核爲請，城卒完。營秋水園供母夫人游憩。未成，母夫人卒，改爲家塾，榜其柱曰：「未能將母園何用？且望成才塾有靈。」其它有利於桑梓者，率力爲之。家居八年，朋交敦勸出山，遂勉就道。中塗游歷山水，多紀以詩。抵揚州，寓黃氏園。一時名流酬唱頗洽。偶感霜露，患肺痿證，卒。沒未一月，揚州士民羣祀君於三賢祠。三賢者，宋歐陽文忠、蘇文忠及我朝新城王文簡，皆揚州名宦也。君工詩，尤善隸法，好蓄古書畫，而以前賢手迹爲重。頗究性命之學，不傍門戶。屏謝聲色，食每具蔬，曰：「藉以清吾心耳！」方君奉光祿公諱，余唁之揚州郡廨，君以出處爲問，且乞審定諡著。及君再過常州，予方入關。君病於揚，則予患未疾，不能往問。死生契闊，傷哉。然君雖官至郡守，較歐陽、蘇、王名位俱遜，而身後明禋，居然竝有千古，亦足見民之彝好攸在，固不以窮達顯晦論也。君生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一日，卒嘉慶二十年九月十一日，春秋六十有二，配李氏封夫人。子二：紹祖，國子監生，候選布政司庫大使；念曾，選拔貢生，候選教諭。女二：一適胡炘，一適潘恭淮。孫二：性存，成存。惲君嘗於廣東按察司閱君罷官原牘，知其始末，故墓銘叙之頗詳，予特按狀舉其大者表焉！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福建寧化人。乾隆己酉進士。守惠州，多善政。再知揚州，力持風雅，文采映耀一時。道光二年，入祀三賢祠爲四賢祠。書似李西涯，尤精古隸。獨不喜趙文敏，蓋不以其書也。有《留春草堂詩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 伊秉綬字組似，號墨卿，福建寧化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官揚州知府。有《留春草堂詩草》。

《清朝先正事略・伊用侯先生事略》附（存目）

《清史列傳・伊秉綬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引《松軒隨筆》 嘉慶壬戌，墨卿先生以事罷官，大吏委官看守，在按察司司獄廳。旁人爲之憂危，先生灑然若無事者。臘月十九日，坡公生日，先生招同宋芷灣庶常、陰青原上舍、家賢仲陳仲卿兩秀才，設祀堂，中懸笠屐小像共拜之，賦詩、飲酒極歡。高士徐鄉圃曰：「嗟乎！如伊墨卿者，豈復有世間升沉得失之念在其意中哉？」

又引《聽松廬文鈔》 墨卿太守，幼稟尊人光祿公庭訓，又獲聞鄉先正李文貞公、蔡文勤公及雷翠庭先生之緒論，故於立心行己之學有志講求，而文章詞翰亦皆精能。早歲在都中，即爲諸鉅公所愛重。既出朱文正公之門，而紀文達公嘗延爲西席，課公之孫。迨成進士，官部曹，扈從灤陽，典試湖

湘，益譽滿雲司，聲騰日下。迺一麾出守，適遘无妄之災，幸際聖明，事獲昭雪，春回寒谷，免戍軍臺。上諭復以劉清爲比，君感激涕零，益思勉圖報稱。朋舊佽助，遂復出山。既而一守揚州，未竟厥志，憂歸服闋，又復北行，中道謝世，士林咸歎惜之。

《國朝臣工言行記・伊秉綬》 字組似，又字默卿，福建甯化人。朝棟子。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揚州府知府。

又引《閩南志稿》 公少承家學，受業於執友陰承方，爲宋儒之學。初入刑部，父朝棟誨之曰：「用律當詳律中之意，得法外之仁。」以故訊讞多所平反。有豪辱寡婦子，立擒豪重懲之。南中獲洋匪，有被掠服役者，公原其情，脫二十二人於死罪。一時稱其仁。

又 公守廣東惠州時，所屬境內賊匪滋蔓，出沒無時。陸豐鄉甲子司匪徒肆刦，限期勒贖，遲者支解，吏莫能捕。公請於制府，選員督兵，往擒渠魁七人，悉置諸法，陸豐以靖。而歸善匪徒陳亞本將爲亂，公預知其事，請兵於提督，不允。率民環籲，又不允。乃部差役七十餘人，夜搗其巢，縛其親黨數人。亞本遁去，旋以計擒之。而博羅匪徒陳爛屐四等又將爲亂，公以非大發兵不能平，因白總督請兵剿捕，提督阻之。請至三，兵終不發，亂遂作。適公以博羅縣絞犯越獄去職，總督以民籲留令隨營辦事。是時，賊既猖獗，兵復與賊通，大肆焚掠，民既苦寇，復苦兵。公恚憤，請兵益力，觸大府怒，謫戍軍臺。未行，而總督自裁。新督倭什布深知其冤，因巡惠州，士民遮道訟冤者數百人，遂以狀上聞，得免發遣，粵之紳士爲鳩資捐復原官。公再起爲揚州知府，時淮陽頻年水災，發帑賑卹，公分查高、寶一帶，刺小舟遍歷村莊，察情形不避暑雨。復念帑不敷用，勸富商巨室捐輸六萬餘金，每邑置粥廠四，以食貧黎，嚴禁胥役尅減，民困以蘇。北湖有湯家泮者，盜藪也，毒害商民，汛兵莫敢誰何。公檄縣懸重賞嚴捕，獲巨魁數人，重懲之，餘黨駭散。又有道士聶兆和率妻子在東嶽講經，人以爲神，公笞逐之。權河庫道，又權鹽運使，淮、揚間皆祠祀之。

作品本事

《送同年達梅岑檢討奉使西域》《雪橋詩話》卷九：梅岑名達林，己酉館選後，以事降孔目。

《題浮眉樓圖》《靈芬館詩話》卷七：余舊居蘆墟，去分湖半里。天朗氣清，湖光盪目，吳中遠山，一痕如黛，因取昌黎「天空浮修眉，濃綠畫新就」之句，名樓曰「浮眉」，後雖遷移而其名尚仍而不改。邗江僧序初爲之圖，劉芙初爲作記，伊墨卿太守詩：【略】。

《三師二友詩》《雪橋詩話續集》卷六：韓城王文端公早歲居貧，爲書記以養。嘗在尹文端、陳文恭兩公幕府。辛巳殿試列第三。純廟親拔第一。【略】入軍機時，與和相同列，介介進退，和雖厭公，亦不能奪其位。睿廟親政，遇事持大體，竭誠進諫。然獨居意常歉而不懌。每言「獨恨」二字，爲後世所譏。問之，即其姓名也。爲伊墨卿己酉座師。墨卿《三師二友詩》云：【略】文端以壬戌予告歸里。甲子八秩，御製詩額珍物就賜其家，入都謁謝。乙丑正月，陳德之事急，入內面對，力言：「德爲庖廚之賤，安敢妄蓄逆謀？此必有元奸大憝主賄以行，明張差之事，殷鑒猶存。」敷陳無隱。越三日，薨於京邸。嘯亭主人謂：某相急治此獄，草率完案，致有癸酉之變。睿廟深思公言，特賜祭焉。墨卿所謂「某事」，當即指此。

藝文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伊墨卿刑部（秉綬）》 衆中一見遽親厚，相思幾載喜之驟。君詩清婉殊有姿，隸法嚴重張遷碑。清卿謝病門如水，（太公雲林光祿。）日夜勤官讀書史。計資近日當美除，海濱無奈無除書。

又《送伊墨卿（秉綬）出守惠州》 我行三千里，來送人作郡。念君久爲郎，可喜尚青鬢。乍持龍節還，（去年典試湖北。）熊幡又發軔。水驛便迎親，好風帆腳迅。惠州天南陬，東坡昔遷擯。坐覺勝東坡，煌煌肘懸印。人生快遭逢，如此亦已僅。況當凶族誅，聖人起承運。清霜殺蕪莽，萬蟄醒雷震。郡守古諸侯，典領職嚴峻。生平所蘊積，至是可一奮。勢途習員美，官場戀肥潤。上下相蔽虧，唯阿遞將順。太守處其間，婉轉作承儐。欲樹金剛幢，誤圍紅粉陣。自笑胡盧提，無奈困蒙吝。此官昔羊腸，今君試牛刃。饕鼎勿姑留，蔀屋要親問。莫憚力精勤！自省意詳愼。朝廷正需才，坦坦到方鎮。

故人老卑官，貧劣久安分。此別渺天涯，所期崇令聞。無煩鶴俸分，但寄梅花信。

郭麐《伊墨卿太守（秉綬）招飲六一堂賦贈》 十年前客長安陌，衮衮羣公齊動色。北溟未化蹭蹬鱗，南飛遂塌差池翼。春鵾秋蟀華年換，乞食時時去鄉縣。故舊都無書尺通，江湖能使文章賤。先生當日官京師，駑駘頗辱孫陽知。小忘憂館北堂北，尚有硬筆懸冰斯。十年不見一麾出，管領揚州二分月。雲泥何意通殷勤！折柬先招後投謁。洪厓吳質翩來遊，（謂桐生、穀人兩先生。）一時賓客皆名流。燈花含笑酒波暖，寒色不上蒙茸裘。昔時年少今衰醜，鵁鶄前頭牛馬走。遭逢意氣一軒眉，慙媿姓名長在口。題衿館主耽風雅，況有先生來五馬。賢豪長聚世所難，前望古人後來者。古人今人將毋同，醉翁去得蘇長公。七百餘年歎銷歇，平山堂上無春風。眼看羣公濟時了，我輩升沈何足道！酒半請歌主客行，可憐依舊能潦倒。

又《題墨卿太守所藏邢太僕手札後》 翰墨緣眞結墨卿，千秋嘉話客相矜。不知南董東邢外，別擅南唐法撥鐙！（太守小字皆懸腕，太僕書中有與墨卿周旋語，覃溪跋之。）手札番番入弆藏，來禽館裏墨痕香。他家更有天人妹，試覓簪花字幾行？

張問陶《送伊墨卿出守廣東》 羊城遙指佛桑花，五馬南行道路賒。但使清名傳海外，勝題佳句遍天涯。韓蘇縹緲空懷古，嶺嶠安閒早放衙。防我要求勾漏令，煩君先爲覓丹砂。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〇《聽松廬詩話》 墨卿先生訃至，雲谷農部招同人集長壽寺爲位以哭。余爲祭文有云：「父爲九卿，宴預千叟。侍親趨朝，榮慶希有。鸞旂皇皇，天門蒼蒼。身隨豹尾，灤河之陽。白華在堂，皇華在路。手提玉尺，瀟湘秋渡。一麾出守，管領羅浮。何來蚩氓，乃操戈矛。有謀不用，非公之咎。臣心水明，君德天覆。維揚七屬，黃流滔滔。災黎水宿，哀鴻嗷嗷。公乘小舟，戴星聿往。民謂父母，不謂官長。」云云。

《畫林新詠・補遺》 伊墨卿，名秉綬，汀州人。工詩。善隸書，爲海內第一。官揚州太守，有惠政。余爲配享三賢祠。善畫梅。從來名宦數名流，烟雨紅橋幾度遊？不寫西溪寫東閣，當年何遜在揚州。

舒位

論述

綜論

趙翼《甌水齋詩集序》 開徑如鑿山破，下語如鑄鐵成。無一意不奇，無一句不妥，無一字無來歷。是眞能於長吉、玉谿、八叉之外別成一家，遂獨有千古，宋、元以來所未見也。豈惟畏友，兼藉師資，歎服何既！

梁同書《甌水齋詩集序》 庚午七月，鐵雲孝廉枉顧，以長卷索書鄙作。僕本不能詩，又奉讀大集，及見贈之什，驚才絕艷，令人舌撟不下，況敢持布鼓過雷門耶？顧辱虛下殷懷，深懼有孤雅教，錄集杜句若干首，聊塞諾責。

法式善《甌水齋詩集跋》 攬所投示詩卷，不及二百首，而衆體咸備，縱橫莫當，爲擊節者累日。諸體之中，七古尤勝，若《張公石》、《斷牆老樹圖》、《破被篇》等作，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非浸淫於三李、二杜者不能。又如《團扇夫人曲》等篇，不啻鄭公嫵媚、廣平鐵石矣。窺豹一斑，得麟獨角，欣賞當何如也。

王曇《甌水齋詩集序》 我姨丈人位，才備八廚，身行萬里。於粵則愛鐵雲之山，於黔則樂飛雲之洞，故其詩千巖競秀，萬怪惶惑。趙雲松八十而願以詩師，梁山舟九十而見其書拜，其實錄也。

龍鐸《甌水齋詩集序》 他人之詩有六義，鐵雲之詩兼有三長。他人之詩有四聲，鐵雲之詩兼有五音。他人之詩有唐、宋、元、明，鐵雲之詩則兼有《離騷》、八代也。乙卯以前足名家矣，丙辰以後其大家乎？

邊保樞《甌水齋詩集引》 吾友鐵嶺宗歡梧郡丞（山）博綜羣籍，尤留意北

方文獻。嘗謂乾嘉之際，畿輔作者林立。鐵雲先生天才橫溢，陵轢古今，與常熟孫子瀟、秀水王仲瞿兩先生相頡頏，當時有「三君」之目。

宋思仁《鉼水齋詩集跋》 超越變化，乘空凌行，吾於太白、東坡兩家神往焉。蓋其得於天者厚，而資於學者尤深也。鐵雲孝廉與余家爲三世舊交，深知其賢於世者，當不獨以詩稱，而胸次博大、志行雅潔，於其詩略見之。頃者鐵雲過吳門見訪，得讀其行篋所攜詩二卷，皆黔南戎幕往還時作。助之以江山，習之以軍旅，則又如少陵入蜀後詩之一變。司空氏之《品》曰：「反虛入渾，積健爲雄。」又曰：「黃唐在獨，落落元宗。」鐵雲蓋駸駸乎其日上矣！

蕭掄《鉼水齋詩集序》 余與鐵雲昔歲測交在仲瞿孝廉之坐，今茲話舊過雲伯大令之居。仲瞿《石鼎》句奇，《冰車》詞壯，出入三乘，縱橫百城。雲伯濤湧碧海，霞卷絳霄，上薄《風》、《騷》，下掩盧、駱。而鐵雲樹精嚴之筆陣，逞詭譎之詞鋒，各有千秋。

又《舒鐵雲孝廉墓誌銘》 君博極羣書，好爲詩，尤工歌行體。興酣落筆，往往如昆陽之戰，風雨怒號，當者無不披靡。玉川《月蝕》、昌黎《陸渾山火》不能過也。余嘗疑立人內行醇備，庶幾庸德之君子，而詩才奇偉恣肆，殊不類其爲人。既而思之，君惟性情沈摯，故詩筆不苟同人。其終成就，亦卓然爲《獨行傳》中人也，可謂難已。

陳文述《舒鐵雲傳》 君之爲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心意。嘗言自漢魏至近人詩，鮮不讀者，非盡其才，無以立也。不作可也，作而不傳，猶不作也。故君所作《鉼水齋詩》，不沿襲古法，而精力所到，他人百思不能及，非其性情篤摯所見端歟？余交君久。婁東蕭君久客余，尤與吾善。君旋吳必過余，與蕭君作數日談，故知君較深。君，燕產也。先世久宦無家，母久居吳，安焉。君生卒皆在吳，友人謀葬於吳，並於武林謀著籍焉，從君志也。陳文述曰：「乾隆、嘉慶之際，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言性靈，學之者衆，未有能盡其才者。」君獨以奇博創獲，橫絕一世。余所識詩人衆矣，必以君爲巨擘焉。至性過人，殉母以死，詩人實孝子也。

《郎潛紀聞》卷一〇 舒鐵雲孝廉位，大興才人也。所著《鉼水齋詩集》，陳雲伯大令、王仲瞿孝廉多與唱和。

《冷廬雜識》卷三 大興舒鐵雲孝廉位，詩才藻逸，書法亦秀挺絕倫。兼善音律，每填詞曲，輒按絃管以調之。僑寓吾里十年，後從王朝梧觀察之黔，值征南籠狆苗，爲觀察治文書。威勤侯勒保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狆苗平，勤侯移督四川爲經略，率三省兵攻白蓮賊，招之往，以母老道遠辭之。既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間。出行攜二大篋：一儲書籍，一貯絲竹，此外行李蕭然也。歲歸省母，在眞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與先伯父杉石公論詩最契。其《詠陶靖節》云：「仕宦中朝如酒醉，英雄末路以詩傳。」最爲公所稱賞。曾遺公書，自道其作詩甘苦云：「承評論拙詩如諸天雨花，非下界人所能消受。至謂稍斂其鋒，而出以沈鬱頓挫，則實位詩短處。而己知之，而人未知之。而先生固已知之，是誠知己之言，敢不服膺？而謂位尚有所不愜於心耶？詩稿本係草錄，即乞批評於上，暇日擲還，則受益無量。夫作詩文者，比於當仁不讓。以太白之才，而老杜尚有尊酒重論之句，況其他乎？抑位生平行路之日多，讀書之日少，偶得佳句，輒復沾沾自喜。近年略知收斂，以期不懈而及於古，並願多讀書以廣其識。而舊時習氣尚未全除。今茲所言，正乃切中其弊。願鄧將軍捐棄故技，更授要道，謹以此言書諸紳矣！今年仍與鷺庭太史公同往揚州，未知明年又在何處？重承關念，附及此言。烏戍程君拱寬，七言近體頗佳。禾中則更寥寂。何日一櫂南湖，細掃青苔之榻？位雖不勝杯勺，猶當謀斗酒以歌太守醉也。」

龔自珍《己亥雜詩》 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鬱怒橫逸，舒鐵雲《瓶水齋》之詩也。）

《挹翠樓詩話》卷一 大興孝廉舒鐵雲位著《瓶水齋詩》，原本《風》、《騷》，無體不工，最爲趙雲松、法時帆、龍雨樵所賞。有《任城太白酒樓詩》，尤爲當時傳誦。

《筱園詩話》卷四 近人大興舒鐵雲孝廉名位，著有《瓶水齋詩集》，嘉慶中頗負盛名，一時才士也。其集有《謁曲阜孔陵》七律，警句云：「劫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彀英雄到白頭。」可謂戛戛獨造矣。又《題尊經閣》句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亦鍊得有聲有色。

《復堂日記》卷二 唐鄴舟中閱舒鐵雲《鉼水齋詩》，才俊氣逸，可謂詩豪。

譚獻《重刻瓶水齋集序》 鐵雲先生天才高特，超乎塵埃之外。冠劍遠游，與奇氣相發。詩篇雄峻，畦町獨闢。同時朋輩既無與抗手，即求之高、岑、歐、梅，且變化匪由於擬議也。風徽未沫，詩卷流傳之本漸稀。陽湖黃

仲則、秀水王仲瞿，豐才嗇遇，略等先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諸體中七古爲最，如《破被篇》、《張公石》、《任城太白酒樓》等作，直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茲錄其七言近體，如《落花》云：「珠玉九天殘咳吐，江湖滿地舊文章。」「碧憎霍霍雙鷹眼，紅踏荒荒四馬蹏。」《曲阜拜聖人林下》云：「劫火紅燒秦《月令》，史才青削魯《春秋》。出家仙佛開生面，入穀英雄到白頭。」《夷門懷古》云：「六國輸贏歸婦女，一關開閉老英雄。」《金谷園》云：「名士十年無賴賊，美人雙淚有情儂。」《汴梁宋故宮》云：「湖上春寒天水碧，帳中酒熱帝衣青。」《卧龍岡》云：「兩表涕零前出塞，一公安樂老稱藩。」《劍閣》云：「一枝草送姜維去，半夜氈拖鄧艾來。」《皋亭山》云：「一樹鳳皇收王氣，半堂蟋蟀死秋聲。」《書仲瞿經解各說後》云：「壁中絲竹紅羊劫，殿上文章《白虎通》。」《書壯悔堂文集》云：「南部烟花歌伎扇，東林姓氏黨人碑。」《倉聖祠》云：「從此妃央多識字，只留獒豸與驅邪。」《贈吳穀人祭酒揚州》云：「殘夢已贏樓薄倖，老成猶見殿靈光。」《屠琴隖大令貽是程堂詩集》云：「一官百里江淮海，三絕千秋書畫詩。」《題蔣秋浦侍御詩》云：「三百里中黃歇浦，一千年後白香山。」《七夕》云：「豈有牽牛笑妃子！漫云顧兔悔嫦娥。」諸聯戛戛獨造，眞無一語拾人牙後慧者。又：《任城太白酒樓詩》多矣，余最愛大興舒鐵雲先生七古一篇云【略】奇氣鬱勃，讀之可下酒一斗。

《墨林今話》卷一二　鐵雲詩奇博創獲，橫絕一世。精音律。善書，各體皆工。兼明畫理，山水、花鳥、人物、草蟲俱師青籐老人，有奇氣。著有《瓶水齋集》十八卷。鐵雲世父希忠，號蔗堂，官江西糧儲道，畫工山水。《瓶水齋集》中屢見之，有題其《倣唐子畏富春一角》云：「疏簾清簟夢初醒，下直凝香畫掩屏。比似六如三丈卷，未妨縮本寫蘭亭。」鐵雲與仲瞿論畫短古十五首中，多參悟語，不能摘錄。其他題畫花卉諸作，亦有可愛者，如《牡丹》一絕云：「賞花取次惜花殘，富貴神仙事渺漫。不及夢中傳彩筆，尚能留到子孫看。」余每喜誦之。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六　鐵雲生時，母夢一僧，執桂枝自峨嵋來，故小字樺禪。少工詩古文，年十四隨父任之永福賦《銅柱詩》，安南國人傳誦之。丰神散朗，如魏、晉間人。喜觀仙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能度曲，所作樂府、院本，老伶皆可按歌，不煩點竄。故爲詩奇博宏恣，橫絕一世。法時帆常以鐵雲與王仲瞿、孫子瀋並稱，作《三君詠》；趙雲松、梁山舟皆盛許焉！

欒廷玉《乾嘉詩壇點將錄序》　夫筆陣千人必謀元帥，詩城五字厥有偏師，故登壇而選將才，亦修史而列人表，遂覺星辰可種。借其說，於九百虞初，將使風月常新；和其聲，於三千雅頌，或蓋棺而論定，或盍簪而勿疑，或廉、藺之無猜，或尹、邢之不避。爰效東林姓氏之錄，演爲西江宗派之圖。嗟乎！雙淚墮南州，叔子不如歌妓；一尊傾北海，中郎何似老兵。此則汝南之評，不遺孟德；元祐之籍，未列歐陽。豈曰以下無譏？實乃於斯爲盛。文章千古，玉帛萬重。蓋惟善將將者，始可與言詩也已矣！

韓崇《乾嘉詩壇點將錄・題詞》　江湖姓氏記傳聞，高築詞壇領冠軍。猛士詩人雜龍虎，一時吟嘯起風雲。孰是鸞皇孰野狐？一編評騭尚模糊。試看漢上英雄記，即是江西宗派圖。（無學居士題韓崇。）

程庭鷺《乾嘉詩壇點將錄・題詞・寒夜被酒率題三絕句》　從古文章有霸才，舊家壇坫孰雄恢？相知自應都亭夢，讓爾橫行一世來。千佛名經是導師，江湖東下衍分支。功成別築麒麟閣，大將麾幢望裏知。一樣圖憑主客看，休同碑爲黨人刊。居然獨擅龍門筆，合傳何妨老與韓！（吳香盦主程庭鷺。）

葉德輝《重刊詩壇點將錄序》　聖清乾、嘉之世，人文號爲極盛。當其時，海宇承平，公卿搢紳各以壇坫主盟，迭執牛耳。無名人傳有《詩壇點將錄》一書，乃以《水滸》一百八人，配合頭領，或肖其性情，或擬其行止，或舉似其詩文、經濟以人人易知者。如沈歸愚之爲托塔天王、袁子才之爲及時雨、畢秋帆之爲玉麒麟，始一展讀，即足令人失笑。今距其時百餘年矣！故書雅記，文獻就湮，諸家詩文集之流傳，固非二三寒畯所能遍閱，而藏書好事者或不能分別源流、究心掌故。故讀是編，而知其月旦之眞者蓋寡。余于諸家之書，雖未全覩，然十得八九，可以推求。竊謂是書比擬之工，較明魏奄之《東林點將錄》，不獨人才有消長之分，抑亦世運有盛衰之別。每慨古今黨禍，皆以小人傾陷君子，清流網盡，國不旋踵而亡。如東漢之黨錮傳、元祐之黨人碑，皆魏奄之前事也已。宏惟我朝，聖神嗣統，天子當陽。康熙、雍正兩朝，文治光華，震鑠今古。乾、嘉繼盛，論者謂比隆漢、唐。諸文士歌詠太平，涵濡雅化，仿張爲主客之圖句，溯鍾嶸《詩品》之濫觴，斯固詩家得

失之林。卽較之講學家漢、宋詬爭，亦可謂羣而不黨之君子矣。夫魏奄點將據以收拾東林宣和盜魁，藉以討平羣寇，今錄附于後，幷考《水滸》諸人原始，以待後之人知其人而尙論之。《儒林外史》之迷亂其姓名，《紅樓夢》之隱約其事，實固不如是錄之明白痛快，可以發皇耳目也！光緒丁未八月中秋後十日長沙葉德輝序。

汪適孫《貂裘換酒・卓女當鑪題詞》 釀得春無價，是才人偶然遊戲，流傳佳話。妻自當鑪身滌器，忒煞行藏瀟灑。賸四壁無家歸也。牧豕牧羊非所願，向糟邱高把青簾挂。傭保雜，我今且。　奇材豈是長貧者！祇區區家僮八百，何堪憑藉？詞賦聲名邀主眷，衣繡鄉隣驚詫。笑牛酒交歡門下。漫道遭逢由狗監，算蛾眉眞個憐風雅。翻一曲，意傾瀉。

又《燭影搖紅・樊姬擁髻題詞》 燕子飛來，倉琅啄斷俄塵土。遠條別館，接含風，姊妹雙眉嫵。記得艷歌襛舞，算當時、雕籠翠羽。留仙裙縐曲。宴春深，淒然何許？　往迹荒涼，人生總爲多情誤。一回艷煽一回衰，轉眼成今古。綺夢風中蠟炬，問底事、迷雲戀雨？閒翻別傳，紅袖魂銷，白頭心苦。

又《〈樊姬擁髻〉跋》 後漢伶元作《趙飛燕外傳》，吳楫侯斥爲誨淫之書。然觀伶元《自序》云：「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嫕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騖嗜慾蠱惑之事，豈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眄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君悵然有荒田野艸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哀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通所記，於是撰《趙后別傳》。』由此觀之，則元之作傳，其旨當別有在，非《雜事秘辛》之可僞作也。鐵雲先生卽本序意，點竄其詞，撰爲雜劇，可謂善體子于之意矣！」

又《瑤臺第一層・西陽修月題詞》 祇道情天無缺陷，澄輝萬古圓。金銀宮闕，琉璃世界，穩住嫦娟。幾番經浩劫？漸闌珊、七寶莊嚴。清虛府，悵丸泥難補，鍊石誰塡？　神仙風斤運處，玉盤瑩潔，憶從前織阿還軫，邀來月匠，八萬三千。展散花妙手，更瓏瓏透徹，中邊占高寒。早免華澄澈，蟾影團圞。

又《大江西上曲・博望訪星題詞》 銀河如帶，引枯槎、安穩乘流而上(上)。不是神仙誰到此？四顧絕無風浪。有女支機，何人叱犢？一水盈盈望。烟雲脚底，紅塵隔、幾千丈。　頻年持節，月(平)氏(平)軺車萬里，要算茲遊壯。試問源頭何處是？始信落從天上(去)。斤石攜來，一帆歸去，問卜成都，向孟堅蠡測，昆侖空自凝想。(用《漢書・張騫傳》贊意。)

分論

《西楚霸王碑》 光緒《江埔稗乘》卷四：乾隆五十九年，大興舉人舒位，號鐵雲，通兵家言，慷慨悲歌，不可一世。嘗撰《西楚霸王碑》，寶東皐侍御評之曰：「二千年來無此手筆矣！」(《烟霞萬古樓集》。)

《杭州關紀事》 《養自然齋詩話》卷七：關吏之酷，由來久矣。予杭州舊居近北關，每聞人言，思作一詩形容之，未得也。後見大興舒鐵(人)〔雲〕位《瓶水齋詩》有《杭關紀事》一首，以嘻笑出之，勝怒罵多矣！

《和尙太守謠》 《庸閒齋筆記》卷一二：自軍興以來，仕途流品冗雜。近年世道淸夷，於是大吏多以澄叙官方爲事。前年福建巡撫劾長隨出身之同知何某，上年湖南巡撫劾候補道劉某曾作門丁，皆奉特旨革職查辦。此後濫厠冠裳未曾發覆者，當稍知警惕矣。然嘉慶年間有和尙太守一案，最爲奇異。和尙姓王名樹勳，山西人，揚州鹽賈王引長世僕汪重光乳母之子。始在木蘭院爲道士，後至京師廣惠寺爲僧，號明心和尙。有口辯，多技能，兼挾異術，一時名動公卿。下而士庶商賈，上而達官勳衛，皆有皈依者，蓄積饒多。忽言塵劫且至，當留髮畜妻子，遂出都依所善者某中丞作幕友。久之復入都，會開事例，乃捐通判分發湖北。諸弟子左右之，補善缺，擢同知，晉知府，調補襄陽府知府。其幼主王六聞信往投，命爲姪，乃留署中。旋以卓異赴部，御史石承藻發其姦，下刑部訊得實。諸弟子復左右之，得從輕。比奏上，仁宗震怒，命發黑龍江編管。先於刑部前枷號兩月，再行發遣。然其弟子總以爲神寄，不可解也。舒鐵雲孝廉有《和尙太守謠》一篇，警鍊奇詭，李

長吉不足多也。或他日和尚竟藉此獲傳，則和尚之幸也。

《江山船婦稱同年嫂者向不解其名義篤師爲言凡業此半皆嚴郡人蓋同嚴耳故他郡之船則仍無此稱也年嚴南音無別戲爲是詩》《桐陰清話》卷五：江山船婦相稱皆曰「同年嫂」，蓋業此者皆桐廬嚴州人，故名「桐嚴」，曰「同年」，字之訛也。舒鐵雲孝廉有詩云：【略】眞絕妙才人詩料。

《讀論語詩六十首》二六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法梧門有《三君詠》，謂舒鐵雲、王仲瞿、孫子瀟也。三君皆才人，詩皆有奇氣。而鐵雲《瓶水齋集》中《讀論語》六十首，新解頗多。在乾、嘉作者中，固亦別開生面者。錄其一云：【略】此詩發皇陰教，左袒女權，在當時或爲遊戲之作，在今日則不幸言中矣。惜不及起作者於九原而質之。

《孫子瀟以乾隆乙卯舉人中式嘉慶乙丑會試名皆在第二旋以二甲進士入詞垣爲作此詩》《冷廬雜識》卷三：常熟孫子瀟太史原湘，鄉、會試名皆第二，旋以二甲進士入詞林。妻席道華寄詩，有「溫嶠仍居第二流」之句。舒鐵雲孝廉爲作長歌，有云：「搢笏猶勝讀杜牧，張箏聊可嗤丁稜。《元祐碑》中文潞國，昆明池上沈雲卿。」蓋皆切第二運典也。

《江上停雲詩・秀水王仲瞿孝廉食士》《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近俗市儈牙人，俱有別號，後生小子，並畫小照。舒鐵雲《懷王仲瞿》詩云：【略】。

傳記

陳裴之《乾隆戊申恩科舉人揀選知縣舒君行狀》君生平於學靡不研究，而尤工於詩。其論詩曰：「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爲詩，若無眞性情，即能爲詩亦不工。」所著《鉼水齋詩集》，實能無愧此言。鉛山蔣太史士銓、陽湖趙觀察翼與訂忘年交。國子祭酒法式善以君與嘉興王良士、昭文孫原湘爲三君，作《三君詠》。長洲宋觀察思仁爲刻《皋橋今雨集》詩兩卷行世。君是時名滿天下，世皆期君必爲世用。君亦銳欲成進士，爲祿養計，乃九上春官，卒不得遇。至甲戌禮闈，絕意進取。君時年既五十，而太孺人春秋亦八十有八矣！

《墨林今話》卷一二　鐵雲，名位，字立人。大興人。生於吳門。乾隆戊申舉人。父翼，官粵西永福貳尹。君年十四，隨父之任，讀書於署後鐵雲山，因以爲號。性篤摯，於學靡不研究，而尤工詩。嘗客黔西王備兵幕，時南龍狆苗反，威勤侯勒公奇君才，數召至軍中。有苗女從征者，曰龍么妹，欲以歸君，君辭之。及公移督西川，固邀君行，君又以母老辭弗往。然貧無以供菽水，仍幕游湖湘間，歲一歸省。後乃移家吳門，復客雲間、會稽、金陵數年。乙亥十月，在眞州遭母喪，哀毀過禮，以疾卒。

《清朝先正事略・舒鐵雲先生事略》舒先生位，字立人，號鐵雲。直隸大興人。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官檢討。先生幼承家學，工詩古文。丰神散朗，如魏、晉間人。逾冠，舉乾隆五十三年鄉試。屢試禮部不第。客黔西王觀察朝梧所。會狆苗反，威勤侯勒保檄觀察從征。先生爲治文書，侯大賞異之，數召至軍中與計事。侯移督四川，邀先生同行，以母老辭。既歸，貧無以養。仍幕遊近地。歲歸省母。母壽至八十八而終。先生年已五十，以毀卒，距母喪兩月餘耳。生之夕，母沈夢一僧執桂花自峨嵋來，故小字犀禪云。當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歸愚守宗法，隨園主性靈。先生以奇博閎恣之才，橫絕一世。法時帆祭酒嘗以先生及王曇仲瞿、孫源湘子瀟，並稱爲「三君」，作《三君詠》云。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勒侯征狆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帥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長身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閒，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侯爲么妹執柯，將以歸先生。先生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時傳爲佳話。

《清史列傳・舒位傳》舒位，字立人，順天大興人。十歲下筆成章，十四隨父翼官粵之永福，讀書署後鐵雲山，因以自號。安南入貢，位隨父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傳誦外裔。弱冠中乾隆五十三年舉人。王朝梧之黔，聘使偕行，值南籠狆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朝梧在行間，位爲諭黃砦文檄，苗人識字者讀之皆哭拜解散。勒保見而器之，恆與計軍事。賊中黃囊仙者，妖女也，旗鼓最盛。時檄調雲南土練有龍么妹者，年十八，美麗善戰，矛槍所及，槊一斃十，黃不能軍，擒歸本道營。位以美言甘之，降者遂不叛。勒保欲爲么妹執柯歸位，位婉言卻之。狆苗平，巡撫議以軍府辦事賓僚列請議敘，位辭，時論高之。勒保移督四川，與位約從遊，時翼已歿，以母老辭，歸家吳中。以貧故，恆負米湘湖間。嘉慶二十年，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遂以毀卒年五十一。位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

經史百家無不究，而一發之於詩。嘗謂：「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詩；無眞性情，卽能詩亦不工。」故其詩必出新意，不沿襲古法。而精力所到，佗人百思不及。著有《瓶水齋詩集》十七卷、《皋橋今雨集》二卷。法式善以位與王曇、孫原湘爲三君，作《三君詠》。

光緒《順天府志・先賢傳》 舒位，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祖大成，康熙壬辰進士，官檢討，有《試墨齋詩集》。（《畿輔詩傳》五十一。）位幼承家學，工詩古文。（《先正事略》。）年十歲，卽下筆成章。十四隨父翼官粵西永福，令讀書署後鐵雲山房，因以自號。（《冷廬雜識》一二。）安南入貢，隨父迎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陳文述《舒鐵雲傳》。）屢試禮部不第，客黔西道王朝梧所。會苗匪蠢動，威勤侯勒保檄朝梧從征。位爲治文書，勒保大加賞異，數召至軍中，與計事。勒保移督四川，邀之同行，以母老辭。（《先正事略》。）既歸，貧無以養，乃乞米吳、楚閒。出行攜二大篋，一儲書籍，一儲絲竹。此外行李蕭然也。（《冷廬雜識》三。）當勒保征苗時，檄調土兵，貴州土司龍躍病，命其妹龍氏帥兵馳抵軍門。龍氏年十八，長身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閒，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也。事平後，勒保爲龍氏執柯，將以歸位，位婉辭之。（陳文述撰詩集序。）位丰神散朗，如魏、晉閒人。（《紅豆樹館詩話》。）國子祭酒法式善以位與嘉興王曇、常熟孫原湘爲《三君詠》。（《舒鐵雲傳》。）在眞州，聞母喪，戴星而奔，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冷廬雜識》一二。）位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於詩。爲詩專主才力，每作必出新意。（《舒鐵雲傳》。）嘗論「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爲詩，無眞性情，卽能爲詩亦必不工。」所作合《騷》掩《雅》，矜奇灑落，雖極意馳騁，而無泛駕之虞。蓋博涉羣籍，性情根柢載之以出，非枵腹從事、拘牽格律者比也。誕之夕，母沈孺人夢一僧執桂花自峨嵋山來，覺而生，故又小字樨禪云。（《紅豆樹館詩話》。）

光緒《嘉興府志》卷六一 號鐵雲，大興人。十歲卽下筆成章，乾隆戊申舉於鄉。甲寅奉母居邑之鄉恩橋。【略】沈青齋見之，卽以南花橋老屋借居。居十九年，春官不第，絕意進取。詩名噪甚，著《瓶水齋》、《皋橋今雨》等集。

光緒《桐鄉縣志》卷一五 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戊申舉人，於書無所不讀，尤喜泛覽九流、稗官之言，詩名震海內。父官廣西永福丞，以事免，貧不能歸，歿於江西之弋陽。公閒關數千里，自粵迎母，並奉父柩以南，僑寓桐邑之青鎮者十年，貧益甚。遂負米湖、湘閒，既乃從軍黔西，積功可得官，以母老辭歸。移居嘉興，復遷蘇州。九上春官不第，遂絕意進取。乙亥十月，遭母喪，不納勺飲者彌月，以哀毀卒。

紀事

作家逸事

陳文述《舒鐵雲傳》 君【略】直隸大興人。【略】父翼，廣西河池州知州，以君伯希忠官江南，寄孥于吳，遂家焉。誕之夕，母沈夢一僧手折桂花，稱從峨嵋來，故小字犀禪。十歲，下筆成章。十四隨父官粵之永福，讀書署後鐵雲山，因以自號。安南入貢，隨父出鎮南關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弱冠登賢書，值河池君喪，僑寓湖州之烏鎮者十年。既從王朝梧觀察之黔，爲治文書。歸，貧無以養，恒負米湖、湘閒，歲一歸省母。既又客雲閒、秣陵、會稽，地較近，輒數月一歸省。中嘗一遷嘉興，再遷蘇州。九上春官，皆下第，遂絕意進取。淮南巴君重君才，延之，並爲刊所著詩。君性情篤摯，好學不倦，於經史古文無不讀，尤喜觀仙佛、怪誕、九流、稗官之書，一發之于詩。國子祭酒法式善以君與嘉興王曇、常熟孫原湘爲三君，作《三君詠》。善書，各體皆工，雖倉卒，點畫不苟。能吹笛鼓琴，度曲不失分刌，所作樂府、院本脫稿，老伶皆可按節而歌，不煩點竄。

作品本事

《銅柱》 《雪橋詩話三集》卷八：舒鐵雲尊人名翼，官粵西永福丞，所治鎮南關，爲安南國往來孔道。故事：貢使至，令延之關外，得與其國之文人唱和。鐵雲嘗從之出關，賦《銅柱詩》，爲安南使者攜還本國，詩云：【略】。

《清史稿》舒位傳：十歲下筆成章。十四隨父戍官粵之永福，【略】安南入貢，位隨父迓使者，賦《銅柱》詩相贈答。

《移居呈沈松廬觀察（啓震）》《冷廬雜識》卷八：舒鐵雲孝廉寓居吾里（桐鄉）鄉思橋，偶與友人書云：「比張融之居建業，彼尚多此一舟；若相如之返成都，我並無其四壁。」沈青齋觀察見之，即以南花橋老屋借居，且寓書曰：「但住無妨，且行弗顧。所望泥金之捷，先賁蓬門耳！」舒因賦詩以謝，有云：「南花橋頭秋水綠，扁舟願寫移居圖。移居之圖尚可寫，羌此高義今則無。」時乾隆甲寅歲也。

《南籠凱歌》《雪橋詩話三集》卷九：嘉慶二年春正月，貴州狆苗韋朝元、妖婦王囊仙舉兵反。（王囊仙者，故洞灑寨苗婦，自稱皇傀娘娘，所率苗女甚夥。當丈寨苗韋朝元，綽號七綹鬚。以囊仙有幻術，羣苗信之，推爲首，以作亂。）焚掠諸州縣堡寨，進犯南籠府城。勒文襄以雲貴總督率師討之，自安順至普坪，轉戰五百餘里。閏六月，解郡圍。仁宗以南籠士民被圍久，能同心固守，賜名興義以旌之。賊退守巢穴，數挑戰不利。我兵乘勝夾擊，屢有斬獲。八月十五夜，分兵八道環攻之，賊衆宵潰，總兵官施縉、游擊王宏信生禽兩逆還營，檻車送京師。復禽賊黨王抱羊於額老寨，攻解永豐圍，（永豐官民堅守州城，賜名貞豐，如興義例。）復冊高，狆苗平。文襄以功晉威勤侯。時舒鐵雲爲黔西道王朝梧治文書，文襄賞異之，召至軍中與計事，至是獻凱歌三臺體詩四首云：【略】。

《么妹詩》陳文述《舒鐵雲傳》：君在勒侯戎幕，苗女從征者曰龍么妹。侯欲以歸君。君辭曰：非所堪也。《清朝先正事略》卷四三《舒鐵雲先生事略》：龍么妹者，貴州土司龍躍妹也。勒保征狆苗檄調土兵，適躍病，命么妹帥兵馳抵軍門。妹年十八，長身白皙，結束上馬，出入矢石間，所戰必捷，秦良玉不是過矣！事平，勒保爲么妹執柯，將以歸位，位婉辭之，復爲詩紀其事，時傳爲佳話。著有《瓶水齋詩集》行於世。（光緒《畿輔通志》二一六、光緒《烏程縣志》二三、民國《烏青鎮志》三〇、民國《吳縣志》七六略同此。）《清史稿・舒位傳》：王朝梧之黔，聘使偕行，值南籠狆苗不靖，威勤侯勒保統兵征之，朝梧在行。位爲《諭黃砦文檄》，苗人識字者讀之皆哭拜解散。勒保見而器之，恒與計軍事。賊中黃囊仙者，妖女也，旗鼓最盛。時檄調雲南土練，有龍么妹者，年十八，美麗善戰，矛槍所及，槊一斃十。黃不能軍，擒歸本道營。位以美言甘之，降者遂不叛。勒保欲爲么妹執柯歸位，位婉言却之。

《花將軍詩》《雪橋詩話三集》卷八：花壯節帥藤甲軍征青谿苗，所向無敵。既而孤騎深入，陣亡於落花坡。鐵雲有《落花坡弔花將軍詩》。

《簡州刺史折獄篇爲宋靄若觀察作》陸炳赤序：公任簡州時有積案，猾賊不畏嚴刑，以不能得其實事。乃於公案取錦箋十幅，詩韻一部，前列四役，旁侍一童，以訊賊事。賊無言，先作絕句二首。再訊之，賊無言。繼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訊之，賊無言，乃作短古一首。賊竟無言，更作長七古一首，朗誦不已，遂不復訊賊。時漏已三轉，役倦如醉，童倦如癡。而賊不覺泣下，自言賊不畏嚴，而畏清也。乃具言所事。《桐陰清話》卷七：宋靄若觀察刺簡州。時有積案，猾賊不畏嚴刑，屢鞫不能得實。一夕陞堂，取錦箋十幅置案上，前列四役，旁侍一童，提賊訊之。賊不承，即取箋作絕句二首。再訊，不承，則作五七律各一首。又訊，則作短古一首。漏已三下矣！童役皆倦，而賊亦甚苦之，然不遽承也。乃更作長古一首，朗誦不已。賊大不耐，遂具言所事，而獄定矣！舒鐵雲孝廉賦《折獄篇》云：【略】。

《鸚鵡地圖》艾儒略《職方外紀・墨瓦蠟尼加總說》：墨瓦蠟尼既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偏，紆迴數萬里，輾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敦，輒思返國。墨瓦蠟懼功用弗成，無以復命，拔劍下令舟中曰：「有言歸國者，斬【略】」於是舟人震懾，賈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亘千餘里，海南大地，又復恍一乾坤，墨瓦蠟率衆巡行，間關前進，祇見平原莽蕩，杳無涯際，入夜則燐火星流，彌漫山谷而已。因命爲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州者，亦此大地之一隅。其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蠟實開此區，因以其名命之曰墨瓦蠟尼加，爲天下第五大洲也。

《題圓圓小像》《桐陰清話》卷五：大興舒鐵雲孝廉（位）嘗游雲南五華山華國寺，後有樓，相傳爲延陵故妃圓圓妝閣。寺僧引登，見美人小影一幅，蓋圓圓像也。舒題一詩云：【略】。

《題儀徵張孝女碑後》廖夢煃序：張巧姑，木匠張天相女也。母卒，兩兄習父業，傭直他所，女獨與父處。父肥病瘠，半體不仁，舉步不能以寸。凡厥起居，女實左右之，比間稱焉！乾隆甲子年正月十八日夜，鄰不戒火，火大發。女起視，甫出，火已封戶。則大呼入救，見者止之，不可。遂入不

出。天明撿其尸，父叠女肩，四手壓胸下者，猶相握也。蓋業負父於背，力不勝而仆而死耳！時年十四。邑諸生廖夢煃記。

著録

舒香藍《乾嘉詩壇點將錄鈔訖記後》《點將錄》，世無傳本。咸豐戊午，需次吳門，吟社契友樊曉球尊酒閒偶爲話及，特鈔藏本見贈。據云：舒鐵雲孝廉、陳雲伯大令，當時與二三名下士以游戲三昧，效汝南月旦，取《水滸傳》中一百八人，或揄揚才能，或借喻情性，或由技藝切其人，或因姓氏聯其次。靡不褒溢於貶，亦復毀德於譽。苟能深悉錄中人顛末者，讀之未有不擊節失笑也。猶憶初獲此時，蘇中詩人于辛伯續刻所著《柳隱叢談》來吳，見之錄中惟通臂猿太倉畢子雲先生耄耋獨存，喜而作詩郵寄，并屬余和韻。旋又假去錄存一册。兹抄所錄，不禁感昔時風雅之盛云。同治己巳長至子香藍居中。

《清朝先正事略·舒鐵雲先生事略》 先生所著曰《瓶水齋詩集》，身後揚州巴光誥爲梓以行世。

光緒《畿輔通志》卷一三六 《瓶水齋集》，舒位撰。《畿輔詩傳》：字立人，號鐵雲，大興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

光緒《蘇州府志》卷一二九 《瓶水齋詩集》十六卷別集二卷、《乙亥年詩》、樂府雜劇四卷、《乾嘉詩壇點將錄》、《瓶水齋詩集》十七卷別集二卷、《瓶水齋論詩絕句》一卷、《瓶水齋雜俎文》、《瓶水齋詩話》、《琴尾詞》。

王國維《曲錄》卷五 《博望乘槎》一本，《樊姬擁髻》一本，《卓女當壚》一本，《酉陽修月》一本，（右四種總名《瓶笙（齋）館）修簫譜》，振綺堂刻。）《人面桃花》一本，右五種國朝舒位撰。

藝文

陸繼輅《舒孝廉（位）病歿吳門詩以哭之》 風雲蕭槭不勝哀，又報人間失艷才。（時爲位哭蓉裳丈甫數日。）哭爾恨無珠作淚，奠君除借月爲桮。何因死傍要離冢？剩有魂歸郭隗臺。我意邗溝差可葬，瓊花移向墓門栽。

高鶚

乾隆六十年四月十三日《上諭》 臣和珅等謹奏：臣等將發下各卷拆閱彌封，按照等第，分別開列各單進呈。所有該舉子籍貫及會試中式名次，並於單內注明。其二、三等及不入等各卷，臣等檢查會試原卷，與復試卷核對，字迹尚屬相符。【略】二等：一名胡枚，二名高鶚，三名王瑤台，四名王以衡，五名鄭士超，六名莫晉，七名楊業萬，八名陳琪，九名趙宜本，十名沈成渭【略】。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日《起居注冊》 二十日庚子卯刻，上御太和殿，賜貢士王以衡、莫晉、潘世璜一甲進士及第，陳廷桂等十八人二甲進士出身，高鶚等九十人三甲同進士出身。諸進士行禮畢，駕幸圓明園。

乾隆六十年四月二十七日《起居注冊》 翰林院帶領新進士王以衡等一百十四名引見，奉諭旨：【略】多山、高鶚、田永年、王丹楓、薛玉堂、湯謙、趙良霨、曹德華、胡枚、李鵬、徐潤第、楊汝任，著以內閣中書用。

嘉慶元年十一月初五日《起居注冊》 又奏補內閣滿洲中書、漢軍中書等缺，將候補中書覺羅清昌等引見，奉諭旨：內閣滿洲中書員缺著清昌補授，漢軍中書員缺著高鶚補授。

嘉慶六年《京察二等官員冊》 內閣中書高鶚：操守謹，政事勤，才具長，年力壯。考語：勤職。（注：九年、十二年官員冊稱「內閣典籍高鶚」，十五年、十八年官員冊稱「都察院江南道監察御史高鶚」，其考評語均同此。）

嘉慶六年九月初三日《起居注冊》 禮部題本年順天鄉試請欽點正、副考官一疏，奉諭旨：順天正考官著王杰去，副考官著初彭齡、那彥成去。又題請欽點同考官一疏，奉諭旨：這同考官著韓鼎晉、涂以輔、秦維岳、高鶚、曹祝齡、沈華旭、楊廷琮、蔡維鈺、游光繹、蔡之定、李鵬、張問陶、狄夢松、王以衡、趙愼畛、施履亨、陳蘭嘯、楊祖純去。

嘉慶六年十月二十三日《起居注冊》 兵部題辛酉科順天武鄉試請欽點正副考官一疏，奉諭旨：武場正考官著汪滋畹去，副考官著王以銜去。又題請欽點同考官一疏，奉諭旨：武場同考官著高鶚、郭在逵、倪思淳、鄭士超去。

嘉慶十五年四月二十一日內閣奉《上諭》 御史高鶚奏請嚴禁新疆書吏役滿久留一折，所奏甚是。向例各衙門書吏五年役滿，即行飭令回籍，原以防積久弊生，立法至爲嚴密。況新疆地處邊遠，尤非內地可比，若書吏等役滿後，仍以借資熟手留而再留，保無狡譎之徒因緣爲奸，有串通詐僞情事，不可不防其漸。嗣後新疆各處書吏五年役滿，即照例速飭回籍，勿任逗留。如因新吏生疏，暫留幫辦者，亦不得留過二年。其已留再留之例著永行停止。欽此。

嘉慶十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吏科題本》 吏科等科吏科掌印給事中稽查鑲黃旗漢軍旗務稽查內倉事務臣齡椿等謹題，爲遵旨，稽查各省難結事件事：臣等查得，各省難結事件，例於年底由科道匯題。今嘉慶十七年分，據吏部等部將各省督府咨報有無難結事件陸續移送前來，臣等詳加查核，據各部移稱各省均無未完難結事件。爲此謹具題聞。吏科掌印給事中稽查鑲黃旗漢軍旗務稽查內倉事務臣齡椿、【略】署給事中掌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高鶚。

張問陶《冬日將謀乞假出齊化門哭四妹筠墓（妹適漢軍高氏，丁未卒於京師）》 似聞垂死尚吞聲，二十年人了一生。拜墓無兒天厄汝，辭家久客鬼憐兄。再來早慰庭幃望，一痛難抒骨肉情。寄語孤魂休夜哭，登車從我共西征。

窈窕雲扶月上遲（妹《江上對月》句），傷心重檢舊烏絲。閨中玉暎張元妹，林下風清道韞詩。死戀家山難瞑目，生逢羅刹早低眉。他年東觀藏書閣，身後誰修未竟辭？一曲桃夭淚數行，殘衫破鏡不成妝。窮愁嫁女難爲禮，宛轉從夫亦可傷！人到自憐天亦悔，生無多日死偏長。未知綿惙留何語？侍婢捫心暗斷腸。我正東遊汝北征，五年前事尚分明。那知已是千秋別？猶悵難爲萬里行。日下重逢惟斷冢，人間謀面剩來生。繞墳不忍驅車去，無數昏鴉亂哭聲。

又《瞻高蘭墅（鶚）同年（傳奇〈紅樓夢〉八十回以後俱蘭墅所補）》 無花無酒耐深秋，灑掃雲房且唱酬。俠氣君能空紫塞，豔情人自說《紅樓》。逶遲把臂如今雨，得失關心此舊遊。彈指十三年已去，朱衣簾外亦回頭。

《國朝歷科題名碑錄》 乾隆乙卯：【略】賜同進士出身第三甲九十名：高鶚，漢軍鑲黃旗內務府人。

王家相《清祕述聞續・同考官類一》 嘉慶六年辛酉科順天鄉試：【略】內閣中書高鶚，字蘭墅，漢軍鑲黃旗人，乙卯進士。

又《國朝六科漢給事中題名錄》 嘉慶十八年：【略】高鶚，鑲黃旗漢軍人，乾隆乙卯進士，由掌江南道升刑科。

陳康祺《燕下鄉脞錄》卷一 嘉慶辛酉，京師大水，科場改九月。詩題「百川赴巨海」，乃謝康樂《擬建安七子・陳思王》一首，取天下歸仁意。闈中罕得解。前十本將進呈，韓城王文端公以通場無知出處爲憾。房考高侍讀鶚搜遺卷，得定遠陳徽卷，亟呈薦，遂得南元。

覺羅增齡《月小山房遺稿序》 蘭墅夫子，鐵嶺漢軍人也。由乙卯進士歷官給諫，譽滿京華。而家貧官冷，兩袖清風，故著作林，未遑問世，竟賫志以終。齡偕少峰諸弟侍坐有年。夫子學邃才雄，凡在有目，諒皆欣賞。而齡受澤最深，情殷嚮往，每思裒集，力不逮心。今見少峰手抄遺詩一帙，將付梓人，不覺欣然，於吉光片羽，足見威鳳一毛，而其篤於師友之誼亦大可嘉矣。

薛玉堂《蘭墅文存題詞》 《書》云：「辭尚體要。」《詩》云：「有倫有脊。」《易》云：「修辭立其誠。」《禮》云：「辭欲巧。」《傳》云：「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經傳論文之妙旨也。又曰：「辭達而已矣！」噫！盡之矣！觀蘭墅所爲，知其去古未遠。

又 蘭墅才如渤澥，舌似懸河。衆中遇余，每相似而笑，然不知其制義之深醇若是。賢者固不可測。吾奇之、恨之、愛之、妒之。蘭墅之傳不在此，而此亦足以傳矣！

又 相與十三載，論文愜素心。學隨年共老，識比思逾深。秋水遠浮棹，空山獨鼓琴。霓裳當日咏，笙磬愧同音。才士桑花舌，高僧明鏡心。如何言外意，偏向此中深？不數《石頭記》，能收焦尾琴（謂汪小竹）。攜將皖江去，山水和清音。嘉慶丁卯臘月將之廬州司馬任，次徐廣軒同年韵二首，題奉蘭墅年大兄大人笑正。

又 行色匆匆，不能篇注數語，殊可恨也。樽酒細論，願以異日。長毋相忘。

徐潤第《蘭墅文存題辭》 磊落高蘭墅，文章有內心。相期神不隔，一往

思何深？噩噩中聲律，愔愔古調琴。劇憐此種曲，幾處遇知音？年愚弟徐潤第拜題。

又《敦艮齋遺書・諛繼畬書》 蘭墅天才明敏，遇事如錐脫穎，無不了辦。**覺羅喜崇福《蘭墅文存題詞》** 摛藻雖云富，成章獨信心。學緣文史足，契結聖賢深。實大非凡響，聲希叶古琴。此中多至味，朗誦有餘音。

蘇芳阿《國朝御史題名》 嘉慶十四年：【略】高鶚，鑲黃旗漢軍人，乾隆乙卯進士，由內閣侍讀考選江南道御史，刑科給事中。

《國朝閨秀正始集》卷二〇 高儀鳳，字秀芝，漢軍人，給事中鶚女。按鶚字蘭墅，別號紅樓外史，乾隆乙卯進士，與大兒麟慶同官中書，爲忘年交，贈句有云：「終賈暫教遲侍從，絲綸原不負文章。眞靈位業依然在，愧我頭顱鬢已霜。」嘉慶甲戌大兒爲余刻《紅香館集》，蘭墅曾製序焉！

麟慶《鴻雪因緣圖記・鳳閣吟花》 余之官中書也，吾母繪紫薇夜月便面以賜，題曰：「金帖傳名，青錢入選。薇省深沈，鳳池清淺。夙夜勿怠，匪躬蹇蹇，叨列清班，勉躋通顯。」麟慶拜受。尋兼充文淵閣檢閱、國史館分校，因得讀中秘之書。每入直，在典籍廳辦事。廳前有芍藥一池，年久枯萎，壬申四月忽發數枝。沈春皋前輩濡筆作圖，邀高蘭墅侍讀（名鶚，漢軍進士，後官給事中）、蔣雲簪、李洊庭、桂一山三舍人及余賦詩。卽席成二律，一曰：「禁苑頻經雨露滋，翻階紅藥逞妍姿。身隨芳影依鸞樹，春引恩波到鳳池。金帶舊徵元老品，玉盤新頌舍人詩。雲箋到處催題詠，官閣梅花憶昔時。」二曰：「綽約丰神引興賒，殿春仍許鬥春華。綸扉香暖辰聯袂，瑣闥風清午放衙。遺種休嫌分野圃，託根爭羨傍天家。自慚小技雕蟲手，采筆思紛五色花。」尋都城傳爲韻事。

又《仙橋敷土》 道光癸未、癸巳麟慶奉安先考妣事畢，作宦江南，今十載矣！始得重來敷土，慨聞愽見，悲愴罔極。告退後，過酒仙橋。憶曾遇瑞丈培齋（名生，滿洲舉人，官四川道）於此，出對曰：「跨鶴酒仙應入座。」余適見一人策蹇來，因對曰：「騎驢詩客或題橋。」近視之，高蘭墅也，相與大笑。今均宿草離離矣！因書楹帖，懸以誌感。

鐵珊《增訂太上感應篇圖說》子册篇首 施耐庵作《水滸傳》，子孫三世皆啞。袁于令撰《西樓記》，患舌癢證，自嚙其舌，不食不言，舌盡而死。高蘭墅撰《紅樓》，終身困阨。王實甫作《西廂》，至「北雁南飛」句，忽仆地，嚙舌而死；金聖嘆評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絕嗣。

《天咫偶聞》卷三 張船山有妹嫁漢軍高蘭（野）〔墅〕鶚，以抑鬱而卒，見船山詩集。按蘭（野）〔墅〕，乾隆乙卯玉殿傳臚，亦有詩才。世行小說《紅樓夢》一書，卽蘭（野）〔墅〕所爲。余嘗見其書詩册，有印曰「紅樓外史」，則其人必放宕之士矣！蘭（野）〔墅〕能詩，而船山集中絕少唱和，可知其妹飲恨而終也。

英浩《長白藝文志》稿本・政治集類 《吏治輯要》，一册。鐵嶺高鶚編。字蘭（野）〔墅〕，內務府漢軍□□旗人，由傳臚授中書。

《詞餘叢話》卷三 《紅樓夢》爲小說中無上上品。向見張船山贈高蘭墅有「豔情人自說紅樓」之句，自注蘭墅著有《紅樓夢》傳奇，余數訪其書未得，所見者僅陳厚甫先生所著院本耳！

《八旗文經》卷五九 高鶚，字蘭墅，隸內務府鑲黃旗漢軍，乾隆乙卯三甲一名進士。高玥乘亭、高瑛東岡、高芬芸圃，均有集。

《雪橋詩話》卷五 惲珍浦太夫人刻《紅香館集》，紅樓外史高蘭墅給諫曾爲製序。蘭墅女秀芝，名儀鳳，亦工吟詠，顧塔哈《遣懷》云：「怕看春草當窗綠，別後珠簾盡日垂。」語極可誦。

又卷九 蘭墅名鶚，乾隆乙卯進士。世所傳曹雪芹小說，蘭墅實卒成之，與雪芹皆隸漢軍籍。

李葆恂《紅樓外史》 近人《桐陰清話》中引船山詩注云，《紅樓夢》小說自八十回後皆高蘭墅（鶚）所補。予按鶚漢軍旗人，乾隆乙卯進士，官給事中，嘗自號紅樓外史，其卽因曾補是書之故歟？

《清史稿・李鍇傳》附 高鶚，字蘭墅，亦漢軍旗人，乾隆六十年進士，有《蘭墅詩鈔》。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補・咸豐十年八月十三日記》 此書相傳所稱賈寶玉卽納蘭成德容若，按之事蹟，皆不相合。要爲滿洲貴介中人。其中矛盾蟄戾甚多，此道中未爲高作。自言改定者爲曹雪芹，袁子才《詩話》稱雪芹爲江寧織造之子。或又謂容若自撰。以予觀之，蓋卽所謂賈寶玉者創草此稿，故於私情密語，描寫獨眞。曹雪芹殆其家包衣，因爲鋪叙他事，加以醜語，嗣又有淺人改之，不知經幾人手，故前後訛舛，筆墨亦非一色也。【略】雪芹爲曹（練）〔楝〕亭子。（練）〔楝〕亭名寅，曾官江寧織造、兩淮鹽政，著有《（練）〔楝〕

亭詩鈔》，又嘗校刊《字學五種》、揚州詩局《十二種》。

倪鴻《椶散軒叢談》《紅樓夢》實才子書也。或言是康熙間京師某府西賓常州某孝廉手筆。巨家聞有之，然皆抄錄，無刊本。

又 乾隆某年，蘇大司寇家因是書被鼠傷，付琉璃廠書坊裝訂，坊中人藉以抄出，刊板刷印漁利。其書一百二十回，第原書僅止八十回，余所目擊。後四十回不知何人所續云云。按《紅樓夢》八十回以後皆高蘭墅（鶚）所補，見《船山詩注》。

王國維《曲錄》卷五《紅樓夢》一本（見楊恩壽《詞餘叢話》），國朝高□□著。高字蘭墅，名里不詳。

王昶

論述

綜論

姚鼐《述庵文鈔序》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苟不善用之，則或至於相害。今夫博學強識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貴也；寡聞而淺識者，固文之陋也。然而世有言義理之過者，其辭蕪雜俚近，如語錄而不文；爲考證之過者，至繁碎繳繞，而語不可了。當以爲文之至美而反以爲病者，何哉？其故由於自喜之太過，而智昧於所當擇也。夫天之生才，雖美不能無偏，故以能兼長者爲貴。而兼之中又有害焉，豈非能盡其天之所與之量，而不以才自蔽者之難得與？

又 青浦王蘭泉先生，其才天與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爲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韻逸氣，而議論考覈，甚辨而不煩，極博而不蕪，精到而意不至於竭盡，此善用其天與？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過而害其美者矣。先生歷官多從戎旅，馳驅梁、益，周覽萬里，助成國家定絕域之奇功。因取異見駭聞之事與境，以發其瓌偉之辭爲古文，人所未有。世以此謂天之助成先生之文章者，若獨異於人；吾謂此不足爲先生異，而先生能自盡其才，以善承天與者之爲異也。

又 鼐少於京師識先生，時先生亦年才三十，而鼐心獨貴其才。及先生仕至正卿，老歸海上，自定其文曰《述庵文鈔》四十卷，見寄於金陵，發而讀之，自謂粗能知先生用意之深。恐天下學者讀先生集，第歎服其美，而或不明其所以美，是不可自隱其愚陋之識而不爲天下明告之也。若夫先生之詩集及他著述，其體雖不必盡同於古文，而一以余此言求之，亦皆可得其美之大者云。

王鳴盛《春融堂集・詩序》 余少工詩，粗構一隅，于古作者之波瀾房奧，懵然未有所得。其後從家述庵游，與之上下其議論，不覺心開目明，始得稍稍窺見六義之指。述庵之言曰：詩之爲教，雖小夫婦人一語稱工，輒能傳世，而論其極，則學士大夫窮老盡氣、剪刻規橅，往往不逮。

又 唐、宋以來，號大家者，代不數人，斯其故何歟？宋元君之命史作畫也，其始儃儃然不趨，其既解衣而槃礴。鄭師文之學琴也，內得于心而外應于器。彼皆全乎天者也。

又 文章之能事，惟詩境爲最闊，而其感人亦最微。若唐、宋諸大家詩外皆有事在，當其休乎天鈞，而根器、學問、心精、骨力、悟詣、才鋒，遂種種湧起于詩。後之人乃逐影而求之，詎有當歟？述庵性質篤厚，而神觀超越，懸解獨契，能照澈古人心髓于千世之上，興酣搖筆，急起而追之，故持論如是。蓋其宗法之高、鑪鑄之妙，皆勝予數十籌。而餘子之退舍却步，又無足道矣！

吳泰來《春融堂集・詩序》 先生之詩學至矣。余嘗聞其緒論曰：「詩之爲道，偏至者多，兼工者少，分茆設藩，各據所獲以自矜。學陶、韋者，斥盤空硬語、妥帖排奡爲粗；學杜、韓者，又指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爲弱。入主出奴，二者恆相笑，亦互相絀也。吾五言詩期于抒寫性情，清眞微妙；而七言長句頗欲擬于大海迴瀾，縱橫變化。世之偏至者，或可以無譏歟？」又曰：士大夫略解五七字輒以詩自命，故詩教日卑。吾之言詩也，曰學，曰

才，曰氣，曰聲。學以經史爲主，才以運之，氣以行之，聲以宣之。四者兼，而弇陋生澀者庶不敢妄厠于壇坫乎！」又曰：「尊賢友士，立儒廉頑，後世誦詩，所以尚論也。如少陵之《上哥舒翰》、《贈張垍》、《與蘇渙》，吾猶目以失言，況其下者！近代集中，取友之嚴莫如亭林、漁洋、竹垞三公，吾竊奉以爲法焉。」蓋先生命意如此，嗚呼！誦先生之言，可以知先生之詩矣！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王蘭泉方伯詩，多清微平遠之音。擬古樂府及初唐人體，最擅長。自隨阿將軍征金川，在路間寄《南斗集》一册，讀之，俶詭奇險，大得江山之助；方信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缺一不可也。

《北江詩話》卷一　王司寇昶詩，如盛服趨朝，自矜風度。

又　侍郎詩派出於長洲沈宗伯德潛，故所選詩一以聲調格律爲準，其病在於以己律人，而不能各隨人之所長，以爲去取，似尚不如《篋衍集》、《感舊集》之不拘於一格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入雲龍王蘭泉（昶）。（贊）盛名之下，一戰而霸。

《羣雅集》卷六　潘蘭如謂其詩體兼《風》、《雅》，美擅諸家，性情醇厚，其天獨全。篤論也。

魯嗣光《春融堂集序》　先生【略】爲古文，自周、秦以至百家無不博取，要以《史》、《漢》、韓、歐諸家爲宗。至于作詩，自魏、晉、六朝以迄元、明，無不遍覽，要必以杜、韓、蘇、陸爲宗。蓋才力原于天授，而博觀約取，其宗法一出于醇正，不襲古人之形貌，而神理、氣味無不與之符合。宜乎海内材藝之士傾心愛慕，爭事之惟恐不及也。夫世之以材藝名者或長于詩，或長于文，能其一，亦足以名家矣！至于詩與文兼長，而又能合經史、詞章而一之者，則自韓、歐、蘇、曾、虞、揭諸君子而外，殆不多覯焉。若先生豈非天所篤生，以爲一時學者之宗乎？

《聽雨樓隨筆》卷二　王蘭泉先生昶受業沈歸愚之門，與趙璞函文哲共事軍營。璞函爲「吳中七子」之冠，詩筆矯健。蘭泉從軍以後始變而險峭。

又卷三　金川既平，一時文臣歌頌競作，彪炳册書，而進攻之難與奮擊之勇，非目覩者不能曲爲形容。王述庵昶躬在戎幕，其詩細爲傳出。

李慈銘《越縵堂詩話》　偶閱王述庵詩，略加評點。五古淵源選體，非不清婉，而意平語滯，故鮮出色。律詩殊有佳者。七絕尤多綺麗之作。晚年才情衰謝，又勞於官事，往往率易。惟《論詩絕句》四十六首，議論平允，詩亦蘊藉可傳。其極推歸愚，則師生門戶之見耳！嘗怪爾時姚姬傳非絕不知文，而力尊其師劉大櫆，比之昌黎。王述庵非竟不知詩，而極推其師沈德潛，比之老杜。雖情深衣鉢，然二君以爲一家之私言，能盡掩衆人之耳目耶？此亦不自量之過矣！

《復堂日記》卷五　去年閱《湖海詩傳》四十六卷一過，頗不快意。蘭泉宦成，詩學日退，皮傅韓、蘇，已非復「吳下七子」面目，故所錄諸家，既多率意，其中名家，又未盡所長。外似紹述《別裁》，實已與師說背馳，差喜《詩話》足備掌故，其書遂不可廢。

《清朝先正事略·王蘭泉侍郎事略》　公之學，無所不通，早歲，沈文愨選其詩，與王鳳喈鳴盛、吳企晉泰來、錢竹汀大昕、趙升之文哲、曹來殷仁虎、黃芳亭文蓮爲「吳中七子」，名傳海外。晚宗杜、韓、蘇、陸。侍讌賡歌，皆稱旨。詞擬姜夔、張炎。古文力宗昌黎。眉山，碑版之文照四裔。積金石文字數千通，書五萬卷。所至朋舊文讌，提唱風雅。後進執經請業，舟車錯互，戶外屨恆滿。士藉品藻，以成名致通顯者，不可勝數。公治經與惠氏棟同，深漢儒之學。《詩》、《禮》宗毛、鄭。《易》學荀、虞。言性道尊朱子，旁及河津、餘姚諸家，不區門戶。始入京師，會秦文恭纂《五禮通考》，卽以吉禮屬公。生平重倫紀，尚名節。在軍中和平簡易。自科爾沁王以下，皆親重之。爲司寇時，與阿文成爲舊識。他非所契。嘗訓子曰：「《易》言比匪之傷，非匪人之能傷。比者自重其傷也。」少與王鳳喈、錢竹汀同學、同年，至是同歸老，相與講求問學，跌宕湖山，尤快事焉。自來文學與武功，文章與政事，判然兩途。至於漢、宋互異，朱、陸殊科，治樸學者以詞賦爲虛華，論性天者譏訓故爲繁碎，分茅設藩，莫能相通，而得其一皆足以名世。惟公邃於經，健於文，富於詩詞，精於考證，達於政事韜畧，研窮於性理。又北至興、桓，西南出滇、蜀外，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心胸，增長識力。渟泓迤演，不名一家，可謂通儒也已。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三　干戈戎馬老詩才，玉筍聯班入座來。愛士萬間開廣廈，黃金市駿到燕臺。（青浦王蘭泉昶。蘭泉壯歲身歷戎行，歸掌書院，所造多樸學之士。）

朱克敬《儒林瑣記》　（昶）少從沈德潛授詩，有「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之句，爲時傳誦。

《晚晴簃詩匯》卷八三　蘭泉博學，善屬文，詩兼宗杜、韓、蘇、陸，不名一家。【略】所至提倡風雅，執經載酒，戶外屨滿。嘗從征大、小金川，磨盾鼻，治軍書，不廢吟詠，前後九載乃還。所過名山大川，皆足開拓心胸，故多恢博雄奇之作。致仕家居凡十二年，富金石書籍。所著各書流傳最廣者，爲《金石萃編》、《湖海詩傳》，幾於家置一編。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香樹歸愚兩大老，來殷企晉七名家。松陵選本唐臨帖，蒲褐談詩翦綵花。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武進黃仲則（景仁）爲青浦王蘭泉（昶）弟子【略】蘭泉、覃谿非不名重當時，後進經品題者，類皆紙貴。竊意五百年後，二公之名仍須藉仲則，魚山而傳耳！

《新世說・賞譽》　王蘭泉在京師，與朱竹君互主騷壇，時有「南王北朱」之目。

《挹翠樓詩話》卷一　青浦王述庵昶選《湖海詩傳》，多取格調而遺性靈。至紀曉嵐，取其試帖若干首。即選袁、趙諸家，亦非其至者。甚矣，作者難，選者更不易也。

錢大昕《琴畫樓詞序》　其造言也新，其立意也醇。緣情體物之作，清新婉約，出入《風》、《雅》，有一唱三歎之音。

姚椿《詞錄自序》　昔述庵侍郎究心詞學，每以姜、張爲極軌，本朝則推朱檢討錫鬯、厲徵君樊榭。

《白雨齋詞話》卷五　《國朝詞綜》（王昶編）之選，去取雖未能滿人意，大段尚屬平正，余亦未敢過非。惟《明詞綜》之選，實屬無謂。然有明一代，可選者寥寥無幾，（高者難獲一篇，略可寓目者大約不過數十篇耳。）亦不能病其所選之平庸也。

謝章鋌《王昶論兩宋詞》　王述庵（昶）云：「南宋詞多黍離麥秀之悲，北宋詞多北風雨雪之感。世以塡詞爲小道者，此扣槃捫籥之說。」誠哉是言也。詞雖與詩異體，其源則一，漫無寄托，誇多鬬靡，無當也。述庵一生專師竹垞，其所著之書，皆若曹參之於蕭何。然竹垞選《詞綜》，當時蘇辛派未盛，故所登寥寥。至國朝，則「鐵板銅琶」與「曉風殘月」齊驅並駕，亦復異曲同工。劃而一之，無怪有遺珠之歎。若蔣藏園，若黃仲則，集中佳作，皆不入錄。

葉德輝《重刊〈秦雲擷英小譜〉序》（存目）

分論

《北至興安南邊壘暮》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六引《聽松廬詩話》：述庵司寇《北至興安南邊壘暮》句云：「昔依北斗今南斗。」又《從征金川》句云：「我今更度大峨西，已踰江源一千里。」壯哉！蓋古名將所歷，罕及此者。

《馳傳過清溪得沖之學使手書兼詩見憶讀已雪涕於逆旅主人索破紙倚馬背次而和之》　《國朝正雅集》卷一三引《寄心盦詩話》：司寇隨阿文忠征金川、緬甸，軍中草檄均出其手。《和趙冲之寄詩》云：「久因烽火淹青幕，忍向雲霄憶紫闥。」其忠藎之心，溢於言外。

傳記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二　王昶，字德甫，一字琴德。號蘭泉，晚號述庵。青浦人。乾隆甲戌進士，官至刑部侍郎。早負詩名。與王鳴盛、錢大昕、吳泰來、曹仁虎、趙文哲、黃文蓮爲「江南七子」。所選《湖海詩傳》，極數十年交遊之盛。又選國朝人詞爲《今詞綜》。多藏金石碑版，撰《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著有《春融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王蘭泉侍郎事略》　公姓王氏，諱昶，字德甫，號述庵，學者稱蘭泉先生。江蘇青浦人。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靈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公。少穎異博學，善屬文。家貧，作《固窮賦》以見志。乾隆十八年進士，歸選班。二十二年，高宗南巡，召試第一，賜內閣中書，協辦侍讀，入直軍機處。史文端、蔣文肅、梁文莊皆待以國士。洊升刑部主事員外郎中。三十三年，以言兩淮鹽運提引事不密，罷職。時緬甸未靖，文成公阿桂以定邊右副將軍總督雲貴，奏請以公佐軍事，遂至騰越。出銅壁關，擊賊江中勝之。緬酋乞命，阿公屬公草檄，允其降，班師旋永昌。既而緬甸貢表久未至，復從阿公如騰越。三十六年，四川小金川土司澤旺之子僧格桑不靖，金川應襲土司索諾木應之。詔尚書溫福代阿公，移師四川勦辦。奉旨授吏部主事，從溫公西路軍進討。溫公屬公作檄，斥僧格桑罪，遂克斑爛山。

進攻日耳寨，阿公奉詔。由北路進兵，兼督南路。公復從阿公軍，攻克美美卡。以皮船渡水，克小金川。僧格桑遁，澤旺降，檻送京師。進討大金川，阿公奏公無兄弟，母年七十餘，明大義，勖以殫心軍事，今從軍五年矣。得旨遷員外郎。三十八年，至當噶山。山脊絕險，官兵營壘與賊錯處。雨雪甚，夏溫公兵潰木果木。阿公亦退兵至翁古爾壟。時警報絡繹，詔旨疊至，公力疾叱馭懸厓，日行數百里，夜治章奏軍書於礮火矢石中，無誤無畏。冬，大兵復進據美美卡。攻大板昭。小金川平，擢郎中。復從討大金川，克勒烏圍、刮耳崖。四十一年，三路兵合攻益急，索諾木等率衆投罪。僧格桑先病死，以其首獻，公草露布告捷。於是兩金川悉平。公在軍中，前後九年，凡加軍功十三級，紀錄八次。凱旋至良鄉，駕幸黃新莊郊勞。用戎服行禮。賜茶，賜宴紫光閣，賞賚優渥。奉旨：王昶久在軍中，懋著勞績，可授鴻臚寺卿，賞戴花翎，在軍機處行走。時漢人由科甲起家，賜花翎者，惟大學士于公敏中及公而已。尋擢通政司副使。四十二年，擢大理卿。四十四年，乞假歸營葬，冬授左副都御史。四十五年，扈駕南巡，恭和御詩七次。回鑾次嘉興，授江西按察使。抵任，檄府縣力行保甲，禁族詞訟鬭之習。坐堂皇六十餘日，決獄百餘案。丁母憂，哀毀盡禮。服闋，補直隸按察使，調陝西。奏命盜逃犯，宜於定案時速行通緝，從之。逆回田五倡亂，奉命備兵長武。時賊勢張兵少，公試礮巡城，籍丁壯繕守具，民以無恐。京外大兵，皆過長武，用車馬以萬計，公飛書草檄立辦之，洎班師迄無一誤。河南亂民秦國棟等戕官，奉命緝捕獲之。五十一年，遷雲南布政使。雲南銅政繁，公盡發故籍，著《銅政全書》五十卷，示補救調劑之術。五十三年，調江西布政使。明年，擢刑部右侍郎。五十八年，以病乞休。上鑑其老，允之，諭以歲暮寒，俟春融歸。明年歸，名所居曰「春融堂」。嘉慶元年，以禪受大典至京，與千叟宴。四年，純皇帝升遐，復至京謁梓宮。蒙召見，勅建言，公密封以進，不留草。夏歸青浦。以分償滇銅，鬻田宅入官，居廟廡。朋舊贈遺，以刻所著書。五年重遊泮宮。十一年六月六日病亟，口授謝恩表，自定喪禮。初七日雞鳴，公曰：「時至矣！」遂薨，年八十有三。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一》 昶，字述庵，江蘇青浦人。乾隆癸酉進士，官至刑部侍郎。

紀事

作家逸事

《北江詩話》卷一 侍郎居青浦之朱家角，昨歲二月，余自吳江至上海，因便道訪之。侍郎已病不能起，耳目之用並廢，蓋年已八十矣。瀕行，侍郎持余哭，諄諄以身後志銘見屬。然尚能詩，口占一律贈余，末二語云：「一語望君須記取，好爲有道撰新碑。」余亦爲之揮淚而別。

《羣雅集》卷六 司寇幼從文慤游，才名飈發，與西沚有「江東二王」之譽。官吏部郎，阿文忠奏請隨征金川、緬甸，畫謀草檄，文忠倚爲左右手。凱還，上其功於朝，天子嘉賞，賞戴花翎，圖像內府。旋擢官廷尉，極儒臣遭際之隆，古亦罕有。後主會試，屏絕請託，一秉至公，由是多忤於人。始欲中傷，繼復要結。司寇遂以目疾告歸。今上登極，司寇入都，上慰留再四。恐以衰朽負恩，上疏力請。其進退之節，有足法者。既歸三泖漁莊，延諸名士校勘生平撰著數十種，漸次付梓。年踰八十，凡士之以詩文見者，又令人高誦，一篇之善，必擊節嘉獎。或不善，必爲指其瑕疵。終日娓娓無倦色，而教人以砥行植節爲主。豫謂自文慤後，以大臣在籍持海內文章之柄，爲羣倫表率者，司寇一人而已。戊午冬，司寇過訪翠屏，豫在邗上未值。豫兩詣漁莊，留豫商榷《湖海詩傳》。豫時亦有《明世說》之役，未能稍盡管見，殊爲憾事。

《清朝先正事略·王蘭泉侍郎事略》 公之扈駕，巡山東、江、浙也，古帝王聖賢名臣陵墓祠廟，嘗分遣致祭。乾隆己卯、庚辰、壬午，分校順天鄉試。辛巳、癸未分校會試。壬子主順天鄉試。皆以經術取士。士之出門下爲小門生及從游受業者二千餘人。在京師，與朱笥河互主騷壇，有「南王北朱」之目。又嘗主婁東、敷文兩書院。《欽定通鑑輯覽》、《同文志》、《一統志》、《續三通》等書，皆奉勅與纂修焉！又奉勅刪定《三藏經呪》，遍譯佛典，深於禪理者不及也。前後奉使勘鞫高郵州假印、重徵江陵縣偸減堤工等七案，研

求虛實，無枉縱。

朱克敬《儒林瑣記》 王昶，字德甫。江蘇青浦人。少從沈德潛授詩，有「清露滴苔徑，暮寒生竹樓」之句，爲時傳誦。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趙升之、曹仁虎、黃文暘，稱「吳中七子」。日本大學頭默眞迦讀其詩，自海外貽書通意，贈《相憶》、《詩人》各一章。尤喜古碑碣，詳言金石，考據者往往稱之。

作品本事

《長夏懷人絕句》一 《雪橋詩話》卷七：顧復初舉經學，得召見，問治道之要。對曰：「當以儉德示天下。」王德甫《重過梁溪東顧祭酒震滄先生》云【略】又，程魚門云：「先生家居時，足不出戶外。偶從他處歸，遇風雪，至家門，旁皇無所措。或怪之。曰：『吾將往顧某家耳！』或曰：『此門即是。』隨叩門入。里人以爲笑柄，蓋專心篤學如此！此其門人華希道所記。德甫有句云：「傳說梁溪風雪裏，歸來不省舊家門。」

《和袁子才病中自輓四首》 《雨村詩話》卷一五：生前自輓始于陶淵明《自祭》，然未有索人輓詩。惟袁子才腹疾久而不愈，作歌自輓，邀同人作詩。

《聞吳侍講泉之時有參劾作（爲湖南學政）》 《鷗陂漁話》卷三：王述庵司寇《春融堂集》中，有《聞吳侍講泉之時有參劾作》云【略】此詩蓋爲前蘇州總捕同知李焜作也。嘉慶四年，我郡有諸生之獄，其端起於吳邑令甄輔廷爲富室追捕，值國忌日，杖責生員吳某，吳控於有司，不得直，四學諸生不服。適學使平侍郎恕松江按試還，羣往胥門使舟呈訴。學使已有先入之言，拒不納，諸生譁而散。次日紫陽書院觀風，衆忿不受卷。學使怒，命有司收繫百餘人訊狀。承審之員，李焜其一。焜夙有睚眥於諸生，迎合意指，鍛鍊尤力，褫革二十四名，欲科以聚衆滋事之罪。事既白，平與李皆鐫秩去，李猶得爲縣。未幾爲湖南學使吳公省蘭發其私書請託事，坐遣戍新疆，人甚快之，故司寇有此作。司寇先有與《平學使》一書，責其徇州縣而虐諸生，語甚侃直，爲時傳誦，而文集未編入。後見錢思元《吳門補乘》中已刻之，故不復綴。聞獄方急時，鄉先達皆以愼默遠嫌，雖爲之師長負重望者，亦囁嚅不敢發一語與有司抗。得司寇此書，士氣賴以稍振焉！

《回部平定恭紀一百韻》 《清史稿》卷七六《地理志》二三：順治四年，哈密內屬，吐魯番亦入貢，惟四衛拉特仍據其地。準噶爾（即綽羅斯部）數侵喀爾喀，聖祖三臨朔漠征之，噶爾丹走死。其兄子策妄阿拉布坦遁伊犂，傳子及孫，從孫達瓦齊奪其位。乾隆十九年，杜爾伯特、和碩特、輝特先後來歸。二十年，執達瓦齊，準噶爾平。二十二年，以阿睦爾撒納叛，霍集占附之，再出師。二十三年，克庫車、沙雅爾、阿克蘇、烏什諸城。明年，收和闐、喀什噶爾、葉爾羌諸城，二酋走死，回部亦平。

《瀛臺觀冰嬉》 《雪橋詩話》卷八：國俗有冰嬉之制。每歲冬至後，太液冰堅，簡羽林佽飛之士，分棚擲踘，設旌門，整編伍，緹衣齒履，意注手承，按八旗之色，各負小旌，與弓矢相間，盤旋彌絡，健步趫捷，其行如馳，懸毬仰射，如凌虛振翼，自在游行。上幸瀛臺，或五龍亭，或闡福寺，親御冰牀，第其高下，勇者特旌，餘皆均賜，蓋旌勇習勞，且寓以行慶施惠，資八旗度歲之計。臘月初八日，於萬壽寺拈香，因閱內務府上三旗冰技。高宗有御製《冰嬉賦》。於藩使瞻觀之日，每令八旗合演，臨閱布惠，以示遠人。王德甫《瀛臺觀冰嬉》詩有「毬門弓矢三番接，畫舫旌旗五色裁」之句。惟乾隆丁酉，以在二十七日之內，觀護軍冰技，盡撤去各色旗，惟令弓矢行射云。

《阿副將軍（里袞）輓詩》 《雪橋詩話》卷六：阿襄壯，字補堂，鈕祜祿氏，宏毅公額亦都曾孫。乾隆二十二年，襲果毅公。二十九年，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回部之役，以五百兵敗賊萬衆。征緬之役，授參贊大臣，往雲南軍營，署雲貴總督，尋授副將軍，駐永昌。三十四年十月，渡金沙江上游之戛鳩江，抵蠻莫。由蠻莫江出金沙江。經略傅文忠偕阿文成領兵營東岸，襄壯據西岸，水戰獲勝。襄壯病創久，登舟益劇。次猛拱，夜有大星隕于西方，十一月卒于舟次。是夕雷雨，距受降僅數日耳。王德甫時緣事罷官，從軍來滇，爲輓詩云：【略】。

《甯壽宮侍千叟宴恭紀》 《雪橋詩話》卷九：嘉慶元年正月初四日，於甯壽宮之皇極殿三舉耆筵。預宴者三千五十六人，賦詩三千餘首。時高麗、安南、日本各藩使臣，皆宴殿外，列名邀賞而未入宴賦詩者五千餘人。王述庵《甯壽宮侍千叟宴恭紀》云：【略】時述庵予告家居，奉勅召來京預宴而作也。

《聞鳳喈訃》 《雪橋詩話》卷九：王西莊以嘉慶二年十二月二日歿於蘇

州，王述庵聞鳳喈（赴）〔訃〕詩云：【略】。

《聞稚存遣伊犁》《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傳》：洪亮吉，字稚存，江蘇陽湖人。【略】長身火色，性豪邁，喜論當世事。【略】嘉慶三年，大考翰詹，試《征邪教疏》，亮吉力陳內外弊政數千言，爲時所忌。以弟喪陳情歸。四年，高宗崩，仁宗始親政。大學士朱珪書起之，供職，與修《高宗實錄》，第一次稿本成，意有不樂。將告歸，上書軍機王大臣言事，【略】書達成親王，以上聞，上怒其語戇，落職下廷臣會鞫，面諭勿加刑，亮吉感切引罪，擬大辟，免死遣戍伊犁。明年，京師旱，上禱雨未應，命清獄囚，釋久戍。未及期，詔曰：「罪亮吉後，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論官吏常事，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亮吉獲罪，鉗口不復敢言？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勤政遠佞，警省朕躬。今特宣示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負朕求治苦心。」即傳諭伊犁將軍，釋亮吉回籍。

《過花神廟》《雪橋詩話》卷七：西湖舊有花神廟，李敏達督浙時，自塑其像側花神中，後樓別塑小像，并有正夫人及左右夫人像。高宗庚子南巡至浙，幸花神廟，召對大學士嵇文恭，詢以花王何以麤俗乃爾？文恭對曰：「此李衛像也。」東樓二女，其最寵者。曰：「旁坐者何人？」曰：「此季麻子也。善說稗官野史，衛善之，故特侍側。餘著蠻韃衣、短後衣，皆傔從也。」曰：「衛本賈人，何敢狂悖？」因降旨命署布政使德克精布毀其像，投諸湖，而重塑湖神祀之，後樓則塑花神、花后二像。王德甫詩云【略】。時德甫隨蹕西湖，親覩其事也。

《西湖第一樓爲阮中丞伯元賦》《梧門詩話》卷一四：西湖第一樓在詁經精舍之左，阮芸臺侍郎所建。

《燕山亭・風掃卷巢》趙翼《平定兩金川述略》：（乾隆三十七年）五月，桂林遣將薛琮等裹五日糧，入墨壠溝，賊截其後路，不得出，將卒三千餘皆歿，泅水脫歸者僅二百餘人。桂林匿不奏，爲阿爾泰所劾，乃罷桂林。先是故將軍阿桂以緬事罷官，在溫福軍從征，尋授提督，至是，上即軍中擢爲參贊大臣，赴南路代桂林進剿。十一月，克翁古爾壠及僧格宗，乘勢直入。十二月，遂克美諾官寨。溫福亦克路頂宗明郭宗，至美諾相會。嚴榮《述庵年譜》：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五日，克美諾，僧格桑走占固。溫公亦克蒙固寨，屆美諾會師。僧格桑遁入金川。

《解連環・西風送喜》趙翼《平定兩金川述略》：絨布寨之軍阻於險，無路可入，明亮乃欲由正地進兵，【略】阿桂札止之，謂仍應由宜喜入，以分賊力。舒常在宜喜，亦札明亮來會，攻適綽斯甲布。土官請爲向導，明亮從之。宜喜之要險曰達爾圖，賊連築七碉以拒，明亮令諸將奎林等各攻一碉，冒雨進，皆克之。遂移營駐守。嚴榮《述庵先生年譜》：乾隆三十九年甲午，五十一歲。【略】十一月，克格魯古，出滅金嶺後，賊人遁。乘勢下江岸，明公亮至宜喜，與參贊舒公出賊不意，攻破數碉。賊堅守。又移兵攻日旁，克之，距大江不遠，與西路兵烟火相望也。

著録

《清朝先正事略・王蘭泉侍郎事略》所著《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萃編》百六十卷、《青浦詩傳》三十二卷、《詞》二卷、《湖海詩傳》四十六卷、《湖海文傳》七十五卷、《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明詞綜》十二卷、《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滇河日錄》三卷、《屬車雜志》二卷、《滇詔紀程》、《適秦日錄》、《商洛行程記》、《豫章行程記》、《雪鴻再錄》、《使楚叢談》、《臺懷隨筆》各一卷，《青浦縣志》、《太倉州志》、《蒲褐山房詩話》若干卷，皆行世。餘若《天下書院志》、《朝聞錄》等書，未刻者尚十餘種。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秦雲擷英小譜》一卷，王昶撰。

藝文

趙翼《述庵侍郎遣人送示新刻〈湖海詩傳〉所輯皆生平交舊凡六百餘人人各系小傳其心力可謂勤矣敬題六絕句》涉江踰嶺採芳蓀，多是題襟舊墨痕。辛苦雅輪扶隻手，故應一代仰龍門。有唐何止萬詩人？篇什如今幾個存？太息茫茫烟霧裏，不知多少暗啼魂？也是生平大願船，盡收交舊入新編。淮

南賓友何多幸，得附劉安總上仙！　網盡珊瑚也足雄，唐詩選只說荆公。由來買馬招兵戰，萬骨枯成一將功。　往事傷心踏戰堋，選詩特爲百篇增。不知朽骨空山裏，可識歐陽序宛陵？（選趙璞函詩獨盈一卷，蓋公與璞函同從軍滇蜀，璞函獨殉難木果木，故存歿之感倍深，亦可見篤於風義矣！）對鏡親描兩翠蛾，自矜絶豔渺橫波。一從粉黛叢中過，始覺人間佳麗多。

又《吴門喜晤王述庵司寇值其八十大慶作詩稱祝兼簡錢竹汀宮詹》　垂老故人無幾見，邂逅相逢適我願。到蘇聞公在虎邱，急往相尋艇如箭。欵門不暇叙寒暄，先認五年别來面。喜公壽骨倍崚嶒，頤頰增長一寸半。視聽兩官雖漸廢，聲如洪鐘聞者戰。高名動人戶屨多，竟日將迎弗告倦。始知天予老健身，特教歸作靈光殿。繄余年亦七十七，幸附殷兄列行薦。寓公況有錢穆父，齒序亦堪後勁殿。（竹汀少余一歲。）一朝都聚吴趨坊，共詫老人星出現。看取江南三老圖，明日家家畫團扇。

又《述庵司寇新刻大集見貽展誦之餘爲題長句兼懷亡友璞函》　塞翁失馬何足惜！先生奇遭在削籍。紫微郎剩白衣身，萬里從戎歷重譯。當日都門送臨賀，分岐誰不悲遷斥？豈知官秩從此高，詩亦從此窮《風》《騷》。滇南三載蜀五載，踏遍徼外地不毛。路爭鳥道入穹漢，渡尋象跡翻崩濤。石碉木柵番落屋，鐵索竹笮蠻江橋。炎鄉三冬輒雷吼，陰嶺六月陣雪鏖。洪荒以來人不到，奇景留待公鑱雕。吟毫既得江山助，況值羽書正馳驁。弓刀隊裏一毛錐，百萬貔貅聽指顧。矛頭米淅咽風餐，盾鼻墨磨暉露布。一礮人頭落滿空，千燈鬼火攔行路。裹屍之革浴血刀，逼出才人拚命句。遂令椽筆鑄偉詞，上掩白狼下朱鷺。即今奏凱十五年，卿月崇班已屢遷，煌煌大集亦鏤版，光照四裔聲摩天。就中突過黄初處，終屬淋漓横槊篇。倘非參軍入蠻府，平步公卿享華膴。雄略雖餘捫蝨談，壯心誰激聞雞舞？《南山》詩不如《北征》，只爲未經戎馬苦。乃知絶城烽烟中，正是玉成大名古。獨憶當年老趙岐，與君同出不同歸。挑燈别問《娵隅集》，痛絶空山暴骨時。（璞函從軍滇蜀，有《娵隅集》十卷。）

又《哭王述庵侍郎》　前年遇公劒池石，正值懸弧慶八秩。喜公夙具壽者相，齶骨距頤長一尺。方冀泛舟結近遊，豈期哭寢成長别！憶昔同官京國時，傲舍寄園各牛宅。（余與公同傲趙天羽給諫寄園舊宅。）聯吟聲每應隔牆，照讀光常分鑿壁。醉書不惜墨濡頭，白戰互以筆爲舌。蒲褐山房（公齋名。）綠樹陰，中有兩人屐齒迹。無端滇徼有兵事，共作征南幕下客。晨炊苗米（苗米見《宋史・理宗紀》）淅矛頭，夜草軍書磨盾鼻。書生履險雖阽危，好友偕遊亦酣適。我旋按部粤江清，公又從戎蜀山僻。矢石叢中過六年，身最艱劬名最赫。下臨絶塹萬丈深，上劈危碉一線窄。馬蹄雪踏人頭紅，鹿角砦浮燐火碧。鬼門關上幾度經？僥倖孱軀脱死籍。遂佐犂庭掃穴功，豹子貙孫盡俘獲。奏凱歸來大策勳，屢擢崇班到槐棘。是時我久卧菰蒲，公亦繼歸勤著述。立功纔了又立言，壇坫東南來估席。春江花月常往還，邂逅一尊話疇昔。江天落落幾作家？袁、蔣、王、錢皆巨擘。同是千秋有數人，缺一可憐難再得。十餘年乃盡凋謝，剩我與公兩頭白。晨星碩果倍覺珍，百里相望雙突兀。殘年有伴差自壯，相倚爲強作耆碩。何當公又騎箕去？天不慭遺催召亟。後生雄駿豈不多！非我素交終膜隔。宵來或可通夢魂，月落猶疑照顔色。從此人間無故人，獨立蒼茫悲影隻。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家蘭泉侍郎（秉）》　先生食粥逾二年，性命文字猶拳拳。巨卿自欲弔元伯，拏舟久向吴門泊。（侍郎往治弇山尚書後事，久在吴門。）一文矜慎屢衍期，得失千秋心自知。（侍郎爲亡弟表墓稿成未付。）新春杖履知多福，我過漁莊手親録。

又《蒲褐老人生日五十韻》　歲月丹霄迥，江湖白髮長。儒林開幹濟，韜略貫文章。著録兼朝野，傳經半廟廊。後生趨海嶽，餘力冠旂常。賈董來科舉，鄒枚列拜颺。追譚多曩輩，甄頌自先皇。紅藥中書省，緋魚政事堂。塊遭神驥蹶，波爲徙鵬揚。裴度軍司馬，吾邱漢侍郎。地官釐象譯，天討下狼胥。蠱氣遮山黑，蠻烽隔箐黄。終年驅瘴癘，夤夜度瀾滄。萬帳淋浪雨，三更替戾岡。仰攻兵蟻傅，横截路羊腸。戡鼻飛書屢，旄頭屬草忙。中樞傳羽箭，分部按牙璋。犵鳥迎人立，騰蛇出穴僵。烏蒙通阨塞，阿瓦逼城隍。板楯奔摧朽，金環痛負創。詔綸隨露布，棡鼓奏雷硠。南徼降纔受，西師銳莫當。就移光弼壘，旋問冉駹疆。昔嶺鋒曾挫，蓬婆警欲防。寨形便鼠竄，碉勢劇蠭房。礮火流星入，營門偃月張。渡瀘鳶跕跕，擒蔡雪洋洋。士有銅頭額，人穿鐵裲襠。幾重超木壍，一色閃銀槍。美諾妖巢覆，烏圍狡窟藏。澆螢俱迅掃，履虎鎮安詳。將術資經訓，豪端挺劒鋩。汗青垂竹帛，孔翠耀冠裳。玉壘徵歸馬，珠弧指射狼。獻俘吹畫角，飲至捧瓊觴。積閱膺遷擢，清卿職贊襄。驍騰翻緩步，中外卻迴翔。鍊斧仍臨陝，星楂或汎湘。再登峰石照讀光常分鑿壁。醉書不惜墨濡頭，白戰互以筆爲舌。蒲褐山房（公齋名。）綠

女，重記閣滕王。久矣孤弦直，依然百繡剛。升階陪議切，典獄播刑祥。先後操衡鑒，蒐羅愜譽望。身如雲傍闕，心逐水還鄉。請亟時雖暫，明農願許償。平泉花與木，盤谷壽而康。懿古求平格，方今孰老蒼？專家齊伏勝，故事魯靈光。猶抱神仙骨，高歌翰墨場。廉閒陳賜帙，衣上賸邊霜。元鶴寒彌健，青松病不妨。封詩憑遠訊，眠食儻增強。

范來宗

《墨香居畫識》卷七 范來宗，字翰尊，號芝巖，吳縣人。家於香山，文正公二十四世孫也。成乙未進士，官翰林院編修。今榮養歸里。工寫花卉，得指授於丹陽范野君，而風格自超，別具秀骨，行、楷亦復工妙。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 吳縣范芝巖編修，【略】未弱冠，受知學使夢文子。乙巳，登館閣，校書武英，纂修國史。己酉，以親老陳情終養，後不復出。所居有洽園，故以名其詩稿。

《湖海詩傳》卷三三 范來宗，字翰尊，號芝巖，吳縣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官編修。有《洽園詩鈔》。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二 范來宗，字翰尊，號芝巖，江蘇吳縣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編修。有《洽園詩稿》、《詩餘》。《府志》：來宗官編修十餘年，乞養歸，爲文正義莊主奉增置義田，百廢俱舉。

《詞林輯略》卷四 范來宗，字翰尊，號芝巖，又號洽園，江南吳縣人。散館授編修。著有《洽園詩稿》。

《晚晴簃詩匯》卷九六 芝巖爲文正公二十三世孫，中年通籍，以養親乞歸，董理義莊，增田千八百畝。家世遺蹟，搜羅寶守。文正公與尹師魯二劄，舊藏宗子家，西陂以爲膺本，後遭火燬，而眞蹟爲芝巖甥張蒔塘大令所得，奉以來歸，芝巖賦詩紀其事。年至大耋，嘉慶間重游泮水。

《觀放烟火詩》 《清嘉錄》卷一：各鄉社廟，或放烟火，有集數十架於庭，次第傳爇，媚神以爲樂者，范來宗《金衙園觀烟火詩》云：【略】。

《卽事詩》 《清史稿》卷一五《高宗本紀》六：乾隆五十八年七月【略】命英吉利貢使等住宏雅園，金簡、伊齡阿於圓明園分別設貢件。【略】上御萬樹園大幄，英吉利國正使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入覲。《雪橋詩話續集》卷六：癸丑，英吉利入貢。吳縣范芝巖卽事詩云：【略】。

《洪稚存編修自伊犁釋回》 《清史稿》卷三五六《洪亮吉傳》：嘉慶四年【略】上書軍機王大臣言事，【略】上怒其語戇，落職下廷臣會鞫，【略】擬大辟，免死戍伊犁。明年，【略】釋亮吉回籍，【略】亮吉至戍甫百日而赦還，自號更生居士。

《留客詩》 《清嘉錄》卷一：元旦後，戚若友，遞相邀飲，至十五日而止，俗稱年節酒，范來宗《留客詩》云：【略】。

《游觀詩》 《清嘉錄》卷一：新年，諸叢林，各建歲醮，士女游玩琳宮梵宇，或燒香答願，自此翩翩徵逐，無論遠近，隨意近之。城中圓妙觀，尤爲游人所爭集，賣畫張者，聚市于三清殿，鄉人爭買《芒神春牛圖》。觀內無市鬻之舍，支布幕爲廬，晨集暮散，所鬻多糖果小喫、瑣碎玩具，間及什物而已，而橄欖尤爲聚處。雜耍諸戲，來自四方，各獻所長，以娛游客之目。【略】范來宗《游觀詩》云：【略】。

《拜年詩》 《清嘉錄》卷一：男女以次拜家長畢，主者率卑幼，出謁鄰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賀，謂之拜年。至有終歲不相接者，此時亦互相往拜于門。門首設籍，書姓氏，號爲門簿。鮮衣炫路，飛轎生風，靜巷幽坊，動成鬧市。薄暮至人家者，謂之拜夜節。初十日外，謂之拜燈節。故俗有「有心拜節，寒食未遲」之謔。琳宮梵宇，亦交相賀歲，或粘紅紙袋于門以接帖，署曰接福，或曰代僮。范來宗《拜年詩》云：【略】案：《艮齋雜記》：拜年，無論識與不識，望門投帖，賓主不相見，登簿而已。然長、元志皆載俗尙拜年，有從未識面，互相投帖，以多爲榮者，此風不行于守禮清門。

《鑼鼓詩》 《清嘉錄》卷一：元宵前後，比戶以鑼鼓鐃鈸，敲擊成文，謂之鬧元宵。有跑馬雨夾雪、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三五成羣，各執一器，兒童圍繞以行，且行且擊，滿街鼎沸，俗呼走馬鑼鼓，范來宗《鑼鼓詩》云：【略】。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范芝巖編修（來宗）》 翰林所苦地清寒，君有田園足養安。馴雅文章見生趣，世家門閥渾如故。我懶無書閱歲時，太公卒葬遠難知。嗟君惜我身潦倒，我有齏鹽便投老。

李賡芸

《隨園詩話》卷一四　名士習氣多傲兀，惟錫山之顧立方進士，嘉定之李書田孝廉，恂恂訥訥，慮以下人。【略】李見贈云：「一百八十八徵士，祇有先生最少年。風雅偏能兼樂壽，聰明直欲傲神仙。官如抱朴懷勾漏，人指棲霞作洞天。若使懸車須此歲，轉因簪笏誤林泉。」

阮元《福建布政使良吏李君賡芸傳》　李賡芸字生甫，江蘇嘉定人。祖芳。父夢璁，乾隆壬戌進士，江西甯都直隸知州。君少從錢辛楣先生學，孝於繼母，敦品節，礪廉隅，爲時所稱。通六書、倉雅、三禮。善屬文，以禮經、史志爲根柢，在文家別開一徑。慕許叔重之學，故又字許齋。乾隆庚戌以二甲進士用知縣，發補浙江孝豐縣。五十九年調德清縣。嘉慶元年調平湖縣。二年卓異，候陞。三年冬，九卿中有密薦君者，特旨問巡撫阮元，元以賡芸爲浙省第一賢員、守潔才優覆奏。奉旨送部引見，以同知用。尋陞處州府同知，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三月奏委署臺州府知府。奉硃批：「此人可用。」閏六月陞授嘉興府知府。十四年丁繼母憂，歸。十六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調漳州府知府。秋，擢汀漳龍道。二十年秋，擢福建按察使署布政司；十二月，卸事陛見。回閩九月，旋擢福建布政使。君性廉正，敝衣疏食，率以爲常。任監司無異寒儒。自爲縣令至藩臬，所在皆有惠政，得民心，感民以誠，久而益篤。其治平湖也，承前令廢弛之後，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下車之日，以陸清獻曾官嘉定，而己以嘉定人官平湖，首謁其祠，爲治勉法清獻。其守嘉興也，正己，率屬莫敢以苞苴進者。生辰令節，閉戶卻埽。元理浙漕，持官、民、軍三者之平，多用君之言，至今沿其法。五年金華、處州水災，元已馳奏，恩賑矣！金華民苦無錢，錢價大貴。處州苦無米，米亦貴。元加銀二萬兩付君，曰：「惟惠于民，任便宜爲之。」君以銀之半易錢，載至金華，加賑民百錢，民益安，而錢價頓平。又以銀之半買米於溫州，運處州，減價糶之，復以糶錢轆轤運米，而米亦賤。十年，嘉興水災，君奉檄減糶，實惠及民。復分廠賑民以粥，食數十萬人，粥厚而吏不侵，全活者衆。及莅閩，亦多惠政。任漳州時，漳俗獷悍，睚眦小怨，兩族聚衆持兵械相攻撞，甚則施鎗礮殺傷人，名曰「械鬬」。其負者輒告諸官，官拘犯則又匿而抗，故縣令必會營兵以往，糗糧之費獨責之縣，以故縣皆困。君初至，有歸德堡某姓械鬬，龍溪令黃懋修束手無所施，君亦未有策。朱履中者，內狡肆而外樸誠，攝平和縣事，受代來謁君，詢曰：「平和亦械鬬乎？」曰：「有之。」「擒渠必以兵乎？」對曰：「爲民上者，平日不以徭訟擾民，遇有應捕主名，飭里長縛以獻，無不如指，兵則多費矣！安可用乎？」君諦之愿人也，視爲真能感民者，乃請於督撫，以朱代黃。逾月不辦，督之。朱曰：「莅事新，民未孚也。」又久之，知其終不辦也。親率兵往治，無所得，乃費帑七百兩。既訖事，與朱分任之。數月遷汀漳龍道，未幾又遷按察使，署布政使。會甄別朱爲教職，朱虧鹽課五千餘兩，抵以他款，數相當，代者張均不聽。抵漳守，畢所讞昔納朱賄，而今苛督之。朱窮且憤，具揭督撫，謂虧帑由道府焚索，督撫合詞密奏。君遷布政使甫二旬而解任矣！君之在漳也，有監造戰船不如式，被駁重修，君已去任。家人稱貸於朱以竣事，而君不知也。質訊時，朱摭前二事指爲贓私，家人自承稱貸事實有之，而君愷不知。總督桐城汪志伊益疑之，飭兩司及福州府必欲窮其獄，歲除至漏盡乃罷。正月四日，復促君對簿。君終不肯誣服。十八日，總督謂獄不成，將幷罪案，事者福州知府索詞急，聲色益厲，君恐爲獄吏所挫辱，夜縊於牀以歿。寮屬相與泣，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使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理其獄，乃抵朱履中等罪，督撫皆罷斥。閩士民林光天等公呈於使者，【略】現今閩省士民捐貲建李公遺愛專祠，以慰輿情而存公義。得旨允行之。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四　李賡芸，字生甫，號許齋，江蘇嘉定人。乾隆庚戌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有《稻香吟館詩集》。《國朝先正事略》：君通六書、倉雅、三禮，善屬文。在福建藩司任爲屬吏朱履中訐告解任後，上官促君對簿，君不肯。誣服自縊，貧不能殮，士民數千人走數百里號哭於門，累月不絕。事聞，上遣重臣出按其獄，抵履中罪，督撫皆罷斥。

《清朝先正事略・李許齋方伯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李賡芸傳》　李賡芸，江蘇嘉定人。事繼母孝。少讀書，淹貫經史。嘗受學於同邑錢大昕，通六書、倉雅、三禮，慕許慎之學，自署許

齋。乾隆五十五年進士，以知縣用，分發浙江，旋補孝豐縣知縣。調德清，再調平湖。邑故有陸隴其祠，賡芸下車即展謁之，以隴其曾宰嘉定，而己以嘉定人令平湖，故一切政治悉奉隴其爲師法。盡心撫字，訓士除姦，邑中稱神明。嘉慶三年，九卿中有密薦賡芸者，詔詢巡撫阮元，元奏稱：「賡芸守潔才優，久協輿論，爲浙中第一良吏。」上以賡芸循績久彰，自應格外優獎，六年陞處州府同知，七年調嘉興府海防同知，八年調署台州府知府，十年擢嘉興府。先是金華、處州兩府被水，金華苦無錢，而處州則乏米，賡芸奉檄辦賑，領銀二萬，以其半易錢，加賑於金華；又以其半購米，減糶於處州，民皆便之。是年嘉興亦被水，賡芸賑以粥，全活甚衆。十四年丁繼母憂。十七年服闋，補福建汀州府知府。十九年閏六月調漳州府，九月陞汀漳龍道。二十年八月陞按察使，尋署布政使。十二月入覲。二十一年授布政使。初，賡芸守漳州時，漳俗故獷悍，嘗械鬬，負則鳴諸官，及拘犯又匿避，縣必會營以捕。龍溪縣有械鬬，署平和令朱履中言：「會營則多費，請獨往。」賡芸信之，檄令去，久之終不辦，始稔其詐。暨署布政使，因改履中教職。履中在任多虧累，恐獲罪，先揭於總督汪志伊、巡撫王紹蘭，謂虧帑由道府婪索。督撫合詞奏請質訊，解賡芸職。嗣知事誣，志伊迴護前奏，必欲實其事，委福州府知府涂以輈鞫之。賡芸之去漳也，承造戰船，工未竣，留其僕督率之。僕假履中洋銀三百圓，詭以墊用告，賡芸如數給之。僕匿不以償，賡芸不知也。以輈阿志伊，意爲增其數至一千六百，逼令自承，辭色俱厲。賡芸以名節攸關，不肯誣服。既慮爲獄吏所辱，遂自經。二十二年二月事聞，命吏部侍郎熙昌，副都御史王引之馳往按其獄，事乃白。上以賡芸之死，由汪志伊固執苛求，而成於涂以輈之勒供淩逼，遂褫志伊職，以輈、履中俱遣戍黑龍江，紹蘭以隨聲附和革職。賡芸立意刻苦，廉隅自勵，不名一錢。其歿也，幾無以爲殮。百姓感其德，因廬在閩時平獄、止爭、戢暴、靖匪諸善政，請建遺愛祠祀焉。熙昌等據以入告，上謂爲斯民直道之公，特允所請。

陳壽祺《祠記》（存目）

錢儀吉《紀事》（存目）

《嘯亭續錄·李賡芸之死》 李公賡芸，江蘇奉賢人。成庚戌進士，歷任郡縣，以廉能稱。屢登薦牘，時以爲天下清官第一。累遷至閩藩，時汪公志伊爲閩制府。汪故老吏，以布粟起家，矯爲廉潔，嘗刊《小學規範》諸書行世，李公素輕之。嘗乘新轎入督府，汪公訓之曰：「奢者必貪。君初爲方面大員，愼勿美於服飾，蹈往昔窶臼也。」公憤然曰：「芸雖不肖，爲天子大吏，稍飾輿服，誠不爲過，實恥效布被脫粟之平津侯以欺罔朝廷也。」汪公心銜其語。會有改教縣令朱履中訐公受其陋規，及其僕黃元索詐賤錢數百元，皆係相沿舊規，汪公乃露章劾之。命福州守涂以輈羅織其獄，涂希汪意，私具狀逼公畫諾。公不服，以輈拍案厲聲詬之，日夜鍛鍊不休。公怫然入寓，懷冤狀自縊死。事聞，上命侍郎熙公昌、王公引之往鞫其獄，閩中士大夫爭伏欽差寓門，以鳴公冤。汪公不得已引疾致仕，熙、王二公乃力反其獄。事聞，上震怒，褫汪公及巡撫王紹蘭職，涂以輈以迎合故，遣戍黑龍江，復命荷校三月於戍所，公冤乃白。閩中鄉紳復建公祠於省中，春秋胙饗，以報其德云。余向不識汪公，素聞其廉名，心甚折服。辛未夏，會汪於靜明園柳蔭下，聽其談吐矯飾，頗不愜意，然震其名，亦未敢加輕薄。又聞王河帥秉韜云：「長三、汪六皆矯名之士，未足爲貴。」心嘗疑之。後遇牧庵參政於朝，悉知其人，於汪公終有所惑。不意終身之名敗於末路，亦可以戒仕途之矯詐者矣！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引《松軒隨筆》 官受累于家人，不一而足。彼家人者，非不曉事，即好生事；非營私爲己，即倚勢淩人。小官之家人固然，大官之家人尤甚。以許齋方伯之爲人而不得其死，實由于家人之稱貸。吁，可畏哉！

《國朝臣工言行記·李賡芸》（存目）

《平湖戴氏二孝女詩》 《耐冷譚》卷一三：鄦齋方伯少作經生，長爲循吏。詩其餘事，不肯多作。然所著《稻香吟館稿》，中多仁義之言，非哆口談詩者所能及也。《平湖戴氏二孝女詩》云：【略】。

《紀恩》 《冷廬雜識》卷二：嘉定李許齋方伯賡芸，少時孤貧力學，鄉會試（乾隆丙午、庚戌）皆以經策受知於大興朱文正公珪。會試幾得元，以律句用「毛詩」二字，未妥，抑第六，因賦詩云：「泥金報去人皆後，淡墨書來我最先。」蓋填榜從第六名起，五魁後入也。又殿試後賦《紀恩》詩云：【略】。

《吳神童詩》 《耐冷譚》卷一三：李豐吳竹巢進士子（應保），少有神童之目。四、五歲時，余偕陳白雲過訪竹巢先生，知其已能詩，白雲以庭前棕櫚樹試之，即矢口曰：「棕櫚樹，如狒狒。髮之長，垂於地。」嘉定李許齋方伯《稻

香吟館稿》中，有《吳神童詩》云【略】。蓋兩歲已能讀《爾雅》，古人之識之無不足多矣！

王芑孫

論　述

綜　論

吳錫麒《淵雅堂文外集序》　而吾友中惟銕夫能爲有本之文。其於《詩》、《書》、《禮》、《樂》之旨，抉之甚精。其自春秋戰國以及漢、唐諸大家，皆神而明之，各造其極。當世之爲古文者，莫之右焉！余方謂古人不可及，得銕夫之文而學之，亦庶有多顧。獨以駢體文屬序于余，殆以余所業在此，或者此中甘苦能深知之而共喻之歟。及循覽再四，見其沉博絕麗，凌轢古今，如崑崙之巔，層城九重，而瑤臺十二也；如春山發榮，而萬花競媚也；如洞庭張樂，而金石鏗鳴，雜之鯨吟而鼉吼也。其氣盛，故其聲宏；其趣高，故其詞雅。此眞能由六朝而晉而魏以仰窺東京之盛者。夫以余竭蹙趨之，而不得至。銕夫出其餘力爲之，已沛然其有餘。蓋銕夫之文，從古人入，故根柢深而無枝勿榮也。余之文從駢體入，故風骨滯，而負聲無力也。然則余之所亟亟以求之者，當自有在，亦惟銕夫敦朋友講習之義，而匡其所不能，則余方且從子如驂之靳。而是編者，第明示以以此始者之不以此終，而姑爲是，引而不發也。嘉慶九年夏六月朔錢唐吳錫麒。

王鎏《族兄惕甫先生傳》　論曰：先生嘗語余：「爲學或從漢學入，或從宋學入，但多讀書，久之則古人爭來餉我，其自得非可以言喻也。」及以文請質，則曰：「子能自弼其力，異日必大展其才。少年文盡意爲主，柳子厚、蘇老泉作論可法也。」又曰：「文以載道，平日修身飭行是其根本。空言經訓，尚非探源之論。」又曰：「近世論古文者，無過姚姬傳。然以學爲主，故其傳甚正，而其才皆乏。古文雖非騁才之具，要當以才爲主，而學爲輔也。」其論詩曰：「詩中有人，詩外有事，是爲妙境。」論書法則曰：「自明三百年來，可與董文敏抗行者，惟石庵劉公一人。山舟、夢樓皆不及也。」先生議論具卓識，又好直道，苟虛心求教，無不開誠指示琢磨，以盡其才。故弟子感激裁成者，甚至而古文之學惟欽君善，能得其傳。予嘗求先生《碑版廣例》弗能得，得其所評《金石三例》，其言曰：「學者當始由無例以之有例，繼乃由有例以之無例。」斯言也，通於治道矣！豈第爲古文者之準則哉？

陸繼輅《與吳仲倫書》　姬傳續出之文，頗有違心徇人之作，而序惕甫集爲尤甚。【略】繼輅觀惕甫他作，自有不能泯滅者，不必斷斷於古文之一塗，挾姬傳以自取重。

吳德旋《書王惕甫文集》　近姚刑部《惜抱軒文集》中有《與王惕甫書》云：「文章之境莫佳於平淡，措語遺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爲文家之正傳，而先生眞爲得其傳矣！」或者疑其言之過當。予謂惕甫文未嘗無佳者，而與熙甫無一毫似。刑部之言，用意與退之稱樊紹述者畧相類，後人觀惕甫文則自知之矣！

《制義叢話》卷一一　王惕甫（芑孫）詩古文詞皆稱健者，時義工力亦深，《淵雅堂制義》確乎可傳，而獨不利於春官試。嘉慶丙辰場後，余叔父九山公以王惕甫闈藝示余，決其必售。余再三讀之，亦歎其驚才絕豔，自愧風簷寸晷中萬思不及此。既揭曉，乃與余同報罷。九山公告余曰：「惕甫卷已薦，爲河間紀師所黜。有以此嚇老夫，老夫不懼之批。【略】」余欲再索讀其稿而不獲，而最醉心其「三藝不愆不忘」二句，題後兩比曾背誦之不忘。

《湖海詩傳》卷四〇《蒲褐山房詩話》　惕甫詩，癯然以瘦，戛然以清，亦縝密以栗。蓋上溯杜、韓，而實出入於郊、島間。十餘年來，老成凋謝。惕甫在京師，與法時帆式善、何蘭士道生、張船山問陶、楊蓉裳芳燦諸君琴歌酒賦，故爲南北時望所推。又工書，仿劉石庵相國，具體而微。配曹貞秀亦以翰墨聞，係予門人曹指揮銳之女，殆管仲姬、文端容流亞也。

《北江詩話》卷一　王典籍芑孫詩，如中朝大官，老於世事。

張問安《讀楞伽山人詩集作》　鐵夫論文有直道，下筆尋源不草草。直將大雅望斯人，去疾攻瑕忽如掃。　語苛意厚世莫疑，如此作者嚴可知。若非

早辦淘汰手，安能大沛江河辭！　塞草邊雲暗山谷，寒林蕭騷雨打屋。四圍風黑一燈紅，寫出秋聲郝忍讀！　塵中奔走多辛勤，世間過眼皆浮雲。廿年師友傷零落，孤抱重開更爲君。

《梧門詩話》卷四　王惕甫、石琢堂家居時作「碧桃詩會」，在會者張補梧（邦弼）、顧莪庭（禮琥）、沈芷生（清瑞）、趙開仲（基）、景書常（茨），不過六七人。其後相次取科第有名，而惕甫名最盛，琢堂魁天下最顯。

又卷一〇　西域二萬餘里，準、回兩部居其大，凡準部世資游牧，不事農工；回部雖事農工，利兼畜牧。鐵夫作絕句六十章，題之曰《西陬牧唱詞》，大抵權輿圖志，或附麗前聞，或實言今制，刪取原文，少加融貫，件繫成詩。其文繁富【略】徐朗齋孝廉題句云：「海內稱詩王鐵夫，鐵夫鐵體鐵厓無。中華樂府多陳腐，翻遍朱離西域圖。」

法式善《惕甫寄淵雅堂詩集至題詩奉寄》　渣滓除已盡，字字出瘦硬。匪緣讀書精，安得行氣盛？憶昔芳草堂，挑燈商競病。深閨具魚菜，酒醆寒星映。隔牆招二何（硯農、蘭士），短李（介夫）顧張（船山）幷。但知笑言永，詎愁歲月更？自君買棹歸，吾道久不振。江湖望白雪，霜雪改青鬢。官程日已繁，德業未由進。尚幸郭外山，扶杖春墟趁。七百二十寺，僧衲誰某認？君卧梅花廬，一編寄情性。日高猶未起，柴門絕幣聘。生平厚自期，出處希賢聖。且留幾卷書，遙待後人評。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鐵面孔目王鐵夫（芑孫）：（贊）斷斷不附和，顧公在座。

秦瀛《楞伽山人詩集序》　予與鐵夫交有年矣。比者同客熱河，乃盡出其所爲《楞伽山人詩集》以示予，而屬爲之序。鐵夫久困，以詩聞於時，京師貴人多譽之者。顧性簡傲，少可多否。不肯從諛，遇公卿若平交，人又以是病鐵夫狂。而鐵夫乃坐是益困。夫孔子思歸，亟稱狂簡，狂何足爲鐵夫病？且惟鐵夫之才爲可以狂，而鐵夫乃以狂負累世俗，何耶？有唐詩人莫如杜甫，而狂亦莫如杜甫。史稱其醉踞嚴武牀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幾因以賈禍。論者或謂嚴、杜交契甚，必無是事，所稱近誣。然吾觀甫之詩，自許稷契，放言高論，不可一世，其狂殆甚於李白。鐵夫不喜飲，無酒失，而詩特奇肆。又常栩栩自負，好議論，其通脫不能如白，疑近于甫之所爲，宜世之嫉而病之者多也。鐵夫之詩，不必盡宗杜，又時時有緣情綺靡之作。而其五言古詩，瀏漓頓挫，固已直逼杜陵。又嘗獻賦行在，引對稱旨，賜舉人。於戲！鐵夫生逢盛世，以諸生受天子知，不可爲不遇。彼杜甫，當天寶、至德間崎嶇一遇，而轉側於四郊多壘之秋，其所遭幸不幸何如也？人雖欲以狂困鐵夫，鐵夫固未必困也。且人謂鐵夫狂，吾謂鐵夫狷耳！輦下人士以萬數，其遊於公卿者大都借援聲勢，務爲關說。而鐵夫介然無所苟，館穀之外，不名一錢，雖金盡裘敝不自恤。於戲！鐵夫之狷，斯其所以成鐵夫之狂與？鐵夫詩既瓌瑰絕特，意其人必岸然魁梧，有驚人者，而顧軀幹渺小如古嬰、田文、李紳之徒，吾不知飯顆山頭當日麻鞋破帽，其窮瘦視鐵夫又何如也？雖然，予序鐵夫詩，將以解夫世之以狂病鐵夫者。而乃稱道鐵夫，喋喋不少，休世併將以病鐵夫者病予，不且益以重鐵夫之病耶？鐵夫名芑孫，字念豐，而鐵夫之稱尤著。明王文恪公鏊之後，長洲人也。常欲買田築室於其鄉之楞伽山，因又號楞伽山人云。乾隆五十六年秋七月望錫山秦瀛。

鐵保《淵雅堂編年詩稿序》　文章之道，有藉當代名公鉅卿揄揚汲引而傳者，有不必揄揚汲引而亦傳者，有極力揄揚汲引而終不傳者。信乎，文章命世之有眞也。鐵夫之爲人如其詩，崢嶸傲岸，無一字寄人籬落下。而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自有一種不可磨滅之氣數。遊京師無所遇，出爲華亭校官，蕭然襆被以去。頃之，幷謝校官不作，徜徉於東南煙水間，而詩已裒然成集矣。集成，乃令其門人刻之、序之，不假手於名公鉅卿。鐵夫之自愛其詩如昔也。猶憶往歲，扈從灤河，引鐵夫於蘧屋讀余詩。鐵夫謂余，尚知學唐人」，余深服其論。而聞者莫不咎鐵夫之貢直。嗚呼！即此可以知我鐵夫矣！適有幹當人寄此集至余，讀之快然，遂以書諸其帙。嘉慶甲子冬十月梅庵鐵保。

《國朝正雅集》卷三九引《石溪舫詩話》　惕甫身短而瘠，負氣甚高，久困場屋，益肆力於詩古文。其詩以五言古體爲最工，落筆有芒，壓紙有力，浮響膚詞，剗削殆盡，譬諸鐵笛橫秋，霜鐘警夜，天高月白，木落江清。其境殊不易到。

又引《寄心盦詩話》　惕甫先生詩，得唐之高響，得明之勁氣。其《題畫絕句》均有託意。

《試律叢話》卷四　《芳草堂試律》凡一百首，惕甫自序云：予既齒次時帆，亟不獲讓，遂爲卷第四。予前家居爲諸生十年，非考試不作八韻詩，

亦偶以獲賞巨公。初不自負，及來京師，始覺此事爲當今所重，猶未暇措意也。既召試入一等，以詩賦爲名，乃稍稍爲之。及是與諸君同課，所作始漸多矣。予聞講試帖者，皆謂與他詩異。能試帖，不必兼能他詩。予以爲與他詩同，且必他詩悉工，而後試帖可工。必有韓、杜百韻之風力，而後有沈、宋八韻之精能。是耶？非也？予無以自信也。是課始起，予年最先，作詩紀事，諸君和之。繼而時帆至，又繼而九山、穀人至，然猶次居第四。嗚乎此增予年長之悲，又重予弗殖之懼也。《芳草堂詩》，純以古近體之法行之，故俊語雖多而不能掩其麤氣。如《李憩雪夜入蔡州》云：「三更驅鸛鶴，一箭叫鵰鶚。收還銀世界，提出血骷髏。」句雖動人，而不及有正味齋之蘊藉矣！《韓蘄王湖上騎驢》五六句以下云：「記得黃天蕩，曾翻赤日車。風檣皆陣馬，粉黛亦旄旗。禿尾今如此，雄心合付渠。何人爭棧豆？老我卽藍輿。」搏捖盡致，試律中不可不開此法門。陳恭甫《蘇子瞻游赤壁》後四韻云：「憶昔東風便，燒兵白晝鏖。青蒼自吳楚，旗鼓幾孫曹？今夕孤篷影，長天萬里濤。三更有歸鶴，飛夢下臨皐。」正同此機軸也。《江清月近人》起四句云：「危檣江上程，遙夕坐空明。沙迥雪無色，潮歸月有聲。」造語雖工，但此是五律句法，不可以入試律。且第四句「月」字必應用平聲，不但與上句「雪」字相救，且與首句「江」字相呼吸，否則落調矣！此不得以惕甫而爲之詞。他如《自鋤明月種梅花》云：「偶影兼描我，前身本是渠。幾生脩得到？此照畫何如？」《迷路出花難》句云：「嶺記來時是，橋從轉處差。折梅曾此地，飛絮又誰家？」《樓深月到難》句云：「銀燭頻銷夜，冰簾只貯寒。明纔分屋角，影未落簷端。」《鷹乃學習》句云：「健骨雙絛下，秋心萬里前。攫身旋颯爾，側目又翻然。」《率馬以驥》句云：「紫電奔孤影，青雲付後塵。權奇從駕馭，駑鈍亦精神。」細膩熨貼，此試律之正調，實惕甫之變調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九《聽松廬詩話》 馮魚山、王鐵夫之詩皆學韓。魚山學韓而得其骨之重，鐵夫學韓而得其氣之盛。

又 法時帆祭酒題王鐵夫詩集云：「渣滓除已盡，字字出瘦硬。匪緣讀書精，安得行氣盛？」「瘦硬」、「氣盛」二語，道出鐵夫詩佳處。

《養自然齋詩話》卷七 王鐵夫（芑孫）《淵雅堂編年詩》至千四百餘首，可謂多矣。尤愛其七律，於崢嶸傲岸之中，有沈鬱頓挫之致。

《嘯亭續錄》卷四 王惕甫芑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屢試未售，終於江陰教諭。曾館睿恭王邸，王甚重其人。嘗隨王之灤陽、木蘭等處，詩愈遒勁。王稍有過，惕甫務厲色呵之，使冠帶謝過乃已。嘗謂法時帆云：「君有詩識無詩才，汪端光有詩筆無詩膽，其兼之者故有人在。」其自命也如此。

張炳翔《留月簃詩話》 王惕甫先生（芑孫），字念豐。祖世琪，有文行，官宣城教諭。先生幼有異稟，年十二三，能操觚爲文。既冠爲諸生，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肆力於詩古文，縱橫兀奡，力追古人。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典册高文似馬卿，儒官分不入承明。一軒寫韻人如玉，自譜《西陂牧唱》聲。（王惕甫《自序》謂：「官不挂朝籍，而朝廷大典禮未嘗不操筆竊與。」惕甫在京師客董文恭邸最久。文恭雅負德望，文學非其所長，故枚卜時有「彭紀讀書多，而不明理」之諭。方是時，八旬萬壽，及授受大典，皆史册希見之盛，而以一書生任代草，雖不遇，亦足以豪已。其《西陂牧唱》十六章及《馬蘭》諸詩，亦相從諸公扈蹕所得。）

《國朝書畫家筆錄・王芑孫（工書）》 王芑孫，字念豐，號惕甫。嘗欲買田築室於楞伽山，又號楞伽山人。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論）。性簡傲，一介不苟取，遇公卿若平交，或病其狂，實狷也。其詩癯然以瘦，戛然以清。書法尤工。

沈清瑞《瑤想詞題短句》 鐵夫舊不爲詞，消寒之暇忽有新篇。辱以見示，因題短句：從來情種例詞僊，布帽彈箏劇可憐。不喜辛、蘇厭秦、柳，與君商略到金荃。我亦新成《眉匠詞》，自薰麝月寫烏絲。圍鑪判賭雙鬟口，遠上黃河唱阿誰？乾隆四十七年嘉平月醉司命之辰同縣沈清瑞書。

分論

《橫雲秋興圖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此中有人，呼之欲出。」「寫景狀物，筆有餘妍。」「略作感慨語。」「勝境閒情，如訴如繪。」「使事切眞，琢句英鷙，落到圖字，有聲有色。」「歷歷叙述，磊落盡致。」「結出本意。」姚燮總評：緜邈其音，如聆空山之瑟。

《讀賦卮言》 梁章鉅《退庵論文》：王惕甫有《讀賦卮言》一卷，自導源至總指，凡分十六段。自序謂上下源流，攷鏡得失，略仿東莞雕龍之例，蓋近

人之善言賦，無有過於是書者。

《西陂牧唱六十首》 徐嵩《題詞》：海內稱詩王鐵夫，鐵夫鐵體鐵厓無？中華樂府無新句，翻徧朱離西域圖。鳳皇雲陛奏環天，七字聲諧馬尾絃。好補《周書》王會解，春官寫進狄鞮篇。《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九《聽松廬詩話》：王鐵夫有《西陂牧唱詞》六十首并自註，敘述西域山川及準回諸部土風夷俗頗詳，可與尤西堂《外國竹枝詞》、紀文達《烏魯木齊雜詩》並傳。

《渤海刻靈飛六甲經》 《靈芬館詩話》卷四：魏塘謝氏有《靈飛經》藏本眞迹，共六百餘字。傳此帖本董華亭質之海寧陳氏，華亭後欲贖歸，陳氏難之，久方聽贖，而割其後副，別藏弆之，故渤海《藏眞帖》中，無此數行。近爲謝氏所得，遂摹勒於石，並華亭求索之札，及陳氏父子跋語，皆附刻于後。然《藏眞》所刻較此新刻稍似不類，肥瘦亦迥異，豈古今摹刊之工先後固殊耶？王惕甫有《題靈飛》詩云：【略】意謂眞出玉眞公主之手，然近刻筆法乃似《兜沙經》，未可遽以議清容也。

《銀河篇》 李繩《題詞》：天合絃膠遇賞音，妝樓月照對彈琴。鴛機肯漫分縑素，還費秋蔬一片心。（謂篇末語。）彭紹升《題詞》：寂寞繩牀風雨摧，天然錦段倚雲裁。桃花眞個憐才子，劉阮何曾發解來？趙基《題詞》：雪後孤山萬樹梅，芳心又見發春蓓。牙籤斑管紅牕裏，一樣苦吟兩秀才。張邦弼《題詞》：早聞青鳥語殷勤，銜出蓬萊一段雲。要與文簫爭慧業，豫裁新樣織迴文。九轉鑪中五色霞，劉綱夫婦總仙家。詩成寶篋同珍護，勇襯春風及第花。李保泰《題詞》：震澤文章自昔年，過江人物數翩翩。珠璣百斛隨風灑，準與黃姑作聘錢。胡鼎衡《題詞》：絕代才華任爾狂，銀河喚鵲只尋常。新詩便是天機錦，傳遍人間字字香。石韞玉《題詞》：琉璃硯匣珊瑚筆，春色淋漓十指尖。從此碧桃詩社裏，又添佳句入香奩。沈清瑞《題詞》：分付鴛鴦擎繡帶，丁寧翡翠護紗牕。若非天意憐才子，美玉明珠那得雙？問姓曾題黃絹碑，呼名應按紫瓊徽。才人例有神仙眷，天上人間劉武威。徐嵩《題詞》：我在明河西畔同，（癸卯春，予客臨洮。臨洮在大河之西，故漢影東指。）等閒秋去又春來。眼中牛女佳期近，分取銀箋詠玉臺。逸少風流我羨之，春天爲譜繫紅詞。他時乞我簪花格，小字眞珠寫色絲。尤維熊《題詞》：妙奪何郎明月篇，行間字裏意蟬聯。漫將懽喜償離恨，雄劍孤飛已十年。念佛歸空事偶然，三生石上善因緣。不妨小結繁華夢，釧影花香護靜禪。詹應申《題詞》：封水迢迢接斗槎，鵲橋秋渡五雲車。西風一夜鍼樓月，開滿人間吉慶花。淋漓跌宕有王郎，吟到奩臺字亦香。分我七襄機上巧，畫屏銀燭賦催妝。王鼎《題詞》：靈鵲無煩早結緣，歸期緩緩待春妍。白榆青桂看應慣，別賦翻堦紅藥篇。（鐵夫方應召試。）

《書常公殉節錄後》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九引《聽松廬詩話》：黃仲則《程孝子行》、王鐵夫《書常公殉節錄後》，此二詩一寫孝子，一寫忠臣，筆力遒勁，生氣湧出，眞宇宙間大文字也。

傳記

秦瀛《王惕甫墓誌銘》 近數十年來，海內士大夫以詩古文名者不過數家，而王君惕甫以諸生拔起東南，雖終其身祇一爲校官，晚歲杜門連蹇以歿，而其名橫騖一世，光氣照耀，不可掩抑，世之人稱之無異辭。其葬也，孤嘉祥等乞余爲文銘其幽。烏虖！是不可以不銘！君長洲人，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又號惕甫。明少傅大學士謚文恪諱鏊者，君十世祖，爲弘治、正德閒名臣，世居吳縣東洞庭山，後遷郡城。曾祖纘，縣學生。祖世琪，以文行著，乾隆丁卯順天舉人，歷官歙縣、宣城教諭。考寅熙，負才任俠，有名公卿閒；初以君官封華亭教諭，再以次子翼孫呂堰巡檢死教匪之亂，貤封武德騎尉，世襲雲騎尉。妣繆氏，贈宜人。君生于歙縣學署。六歲就塾，具殊稟，其大父親教之。十二三歲即能爲詩文。大父歿，從學於其鄉吳賁園智年。二十一補博士弟子員。時江蘇前後學使竝有人倫之鑒，尤推重君。而君顧不屑爲時俗科舉文字，獨有志古人之學，縱橫上下，窮其源流，而思與之竝。同郡彭尺木、汪大紳皆少可多否，而樂與君暱。君累試於有司，無所得。會其外父曹君銳以謁選之京師，挈君同行至京。相國富陽董公方官少司農，邀之至邸第。乾隆戊申三月，高宗純皇帝巡幸天津，召試行在，賜舉人。君於是年三十有四矣！會試又屢黜。由咸安宮教習除授華亭縣學教諭。在華亭凡五年，造就士類多知名。會地方官以催科擾，諸生羣譁於縣門，令他出，君爲慰譬而散之。一日，某以無幸移學拘繫，立釋之，守令無以難也。無何，丁外憂歸。服除，以母老不復出。屬南城曾君賓谷都轉兩淮，延君爲樂儀書院

山長。君常寓揚州之樗園。賓谷好賓客，日與君輩賦詩飲酒爲樂。久之，賓谷遷擢去，而君先辭歸。尋丁內憂。先是乾隆庚戌會試，君嘗以薦卷取內閣中書，榜既發而罷之。其後或勸君入貲爲中書，君不可，僅挂國子監典籍。閒有以書幣招者，竟不問，車騎過之或不報謝。有屋數楹，近葑門，擁書萬卷。尚思有所著述，而以病輟業。卒時年六十有三。所著書有《淵雅堂詩文集》五十卷，已刊行於世。余始交君，在乾隆丁未、戊申間官京師時，以文章相砥礪。君狀貌短小而心雄氣盛，懷用世之略，老而轗軻。徒以詩古文名，非君志也。君內行淳備，同母弟二人：一早夭；一死襄陽之亂，君遣人求骸骨不得，招魂葬之，而撫其女，嫁常熟吳嵊。遇庶弟亦有恩。娶徐氏，早卒。繼曹氏，東城正指揮銳女。三子：長嘉祥；次嘉福，出爲叔翼孫後，世襲雲騎尉江南候補守備；次嘉祿，縣學生。孫靜修、愼修。卒以嘉慶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逾年十二月二日嘉祥等葬君於吳縣楞伽山之麓。銘曰：文恪之後吁其衰，斯人崛起昌於辭。其辭昌兮其數奇，噫彼福命疇職之。覃溪、姬傳胥云萎，後來繼者當爲誰？

王鎏《族兄惕甫先生傳》　先生諱芑孫，字念豐，號鐵夫，更號惕甫，長洲縣人。明太傅文恪公十世孫。祖世琦，安徽歙縣教諭。父寅熙，國學生。先生幼穎敏，承祖訓，時從宛平鍾勵暇先生游。鍾乃望溪先生高弟也，以是習聞古文法。年十九，家益貧，發憤自勵。補諸生，諸城劉公督學江蘇，以國士待之。乾隆中，南巡召試入二等，賜緞匹。既又應天津召試，入一等，賜舉人。嘗客大學士富陽董公第，又客睿親王邸，備悉朝廷掌故。遇國家大典禮，應奉文字多出其手。會試久不第，而文章震一世，當時賢士大夫皆願與之交。性耿介，不妄取與。非其人不友，能面斥人過。論文尤鮮許可，然抉摘利病，無不切中，聞者大服。而淺學忌先生直，羣起毀之，遂以此得狂名。嘉慶元年丙辰，純皇帝行傳位禮，羣臣進獻詩冊，先生爲某官作九言詩，以「丙辰」二字上下通叶六十韻，高古奇麗，冠絕一時。既奏上，純皇帝大褒奬。侍臣言某官譴陋，必由代作。上因欲求其人官之，侍臣進言不可而止。然某官猶重受恩賜。人謂先生以文字蒙主知，雖相如《子虛》無以過也。是年教習期滿，授華亭教諭。既蘊蓄不得施，遂以文行提奬後進。弟翼孫殉難湖北呂堰，先生使族弟仲光往求骸骨不得，得其遺衣葬之。爲刊遺詩，求當代知名士爲銘傳歌詠，表揚忠烈，以抒其哀。每一言及，嗚咽流涕，知其篤於天性也。丁憂，罷官歸，主講揚州樂儀書院。承其教者皆知好古。年五十餘，鍵關不出，著書自娛。丹黃評騭，無一日輟。好講陽明之學，而亦不毀程、朱。目擊吳中漕弊，著《轉般私說》。海內以文辭請質，及求翰墨者常不遠千里至。李忠毅公戰沒，其家乞爲行狀，先生以《史》、《漢》法行文，識者嘆爲大手筆。總督百公三書招致，先生僅以一書報謝而已。尚書初公撫蘇，重其名，屢遣人致意，先生以不先來辱，終不往謁也。所著《淵雅堂集》二十卷。因盧氏所刊《金石三例》作《碑版廣例》，益之爲四例。又選《宋元十家文》以益茅氏坤所選八家文，十家者，尹洙、李覯、劉摯、畢仲游、劉敞、劉攽、羅願、虞集、姚燧、元好問也。初娶徐氏。繼娶曹氏，有《寫韻軒稾》。三子，少子嘉祿有詩名。卒年六十三。

《湖海詩傳》卷四〇　王芑孫，字念豐，號惕甫，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候補國子監博士。有《淵雅堂詩稿》。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王芑孫，字念豐，號惕甫，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充咸安宮教習，後補華亭縣教諭。書仿劉文清。有《淵雅堂詩文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九　王芑孫，字念豐，號惕甫，一號鐵夫，江南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教諭。有《淵雅堂集》。

《清朝先正事略・法時帆先生事略》附　鐵夫，王姓，名芑孫，字念豐，一字惕甫。嘗欲買田築室於楞伽山，又號楞伽山人。江蘇長洲人也。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客京師。館董文恭家六年，客睿邸又六年。中間往來梁文定、王文端、劉文清、彭文勤諸家，爲諸公代削草。居淀園，每歲出關居熱河。雖未挂朝籍，而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與其間。性簡傲，不肯從諛，一介不苟取。遇公卿若平交。或病其狂，實狷也。其詩癯然以瘦，戛然以清。與法時帆、張船山、何蘭士諸君相唱和，爲南北時望所推。尤工書。婦曹氏，字墨琴，能詩。以翰墨聞。有十三行臨本行世。鐵夫論古文，謂：必極其才，而後可以裁於法。必無所不有，而後可以爲大家。自非馳騖於東京六朝沈博絕麗之塗，則無以極其才。而所謂法者，徒法而已。以徒法而語於文，犬羊之鞟耳。宋以後，歐、曾、虞、范數公之文，非不古也，以視韓、柳，則其氣質之厚薄、材境之廣狹，區以別矣！蓋韓、柳皆嘗從事於東京六朝。韓有六朝之學，一埽而空之，融其液而遺其滓，遂

以窺絕千古。柳有其學而不能空，然亦與韓爲輔。望溪方氏宗法昌黎，心獨不愜於柳，亦由方氏所涉於東京六朝者淺，故不足以知之。今雖謂歐、曾數公之文勝於柳可也。使歐、曾數公執筆爲柳氏之文，吾知諸公謝不能也。所著曰《淵雅堂集》，墨琴之《寫韻軒集》附焉！

《清史列傳・王芑孫傳》 王芑孫，字念豐。江蘇長洲人。乾隆五十三年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芑孫幼有異稟，年十二三能操觚爲文。客京師，館董誥、梁詩正、王杰、劉墉、彭元瑞家，爲諸人代削草。其後充教習。又出而與館閣之士遊。故雖未挂朝籍，而朝廷有大典禮文章之事，未嘗不操筆竊與其間。身短而瘠，負氣甚高，不屑從諛，一介不苟取。遇公卿若平輩，或病其狂，實狷也。久困場屋，益肆力於詩古文。其詩以五言古體爲最工。閒與法式善、何道生、張問陶、楊芳燦輩琴歌酒賦，故爲南北時望所推。嘗選宋元八家，以廣唐宋八家。又謂元潘昂霄《金石例》、王行《墓銘舉例》所載多未備，因撰《碑版廣例》十卷。書仿劉墉，具體而微。所自著有《淵雅堂集》。嘉慶二年卒，年六十三。

《清儒學案小傳・王先生芑孫》（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九《聽松廬詩話》 鐵夫詩云：「打門一輩但求書。」又云：「書好何曾換得鵝？」又云：「苦教磨墨累家童。」鐵夫負重名，故書雖不甚工，而求者甚衆。

《新世說・規箴》 王惕甫短小精悍，善詩古文。嘗館睿王邸，王器重之。王稍有過，公輒正言規之，使王冠帶謝過乃已。（王名芑孫，江蘇長洲人。乾隆戊申召試舉人。官華亭教諭，不就，客京師久。嘗謂法時帆云：君有詩識，無詩才；江端光有詩筆，無詩膽。其兼之者故有人在。蓋自謂也。）

《題石庵先生書卷四首》 《梧門詩話》卷一五：王鐵夫（芑孫）早歲稱詩，累躓場屋。偶來輦下，一時公卿大夫重其才，咸與訂交。孝廉顧疎放自喜，視名位泊如也。辛亥春，在劉石庵督學幕中，石庵既爲書「楞伽山房」額及《楞伽經》第一偈，又爲鐵夫室人曹墨琴（貞秀）書「寫韻軒」額及《沉香山子賦》，鐵夫既合裝一卷，題四詩於後。《春冰室野乘》卷上：諸城劉文清公之側室黃夫人能學公書，幾亂眞。包愼翁嘗見其與公家書一册，筆筆精妙，眞尤物也。葉廷琯《鷗陂漁話》亦載此事，惟「黃」作「王」云。《淵雅堂集》有句云：「詩人老去鶯鶯在，《甲秀》題籤見吉光。」注云：「王常爲公題《甲秀堂法帖》籤子。」惕翁蓋嘗見之，故有是詠。此文清逸事之最可傳者。惟「黃」「王」互異，必有一訛。愼翁與文清交頗深，所見夫人跡最多，所載當不疑也。

《失題》 《雪橋詩話三集》卷九：王惕甫詩云：【略】謂《戲鴻》舊石歸綺雲也。

《和郭頻伽懷人詩》 《靈芬館詩話》卷七：余有《病起懷人詩》四十二首，琴陽太史爲補圖及詩，青士、小湖、退庵、鐵門、壽生皆洋洋大篇，其斷句如：【略】王鐵夫云：「鬢鬚蕭瑟忽成翁，漂泊江淮一釣篷。不道藥爐經卷畔，有人高詠憶牆東。」

著録

汪榮光等《淵雅堂全集總序》 嘉慶癸亥，吾師惕甫先生主講眞州，悉出生平所作詩歌、古文辭、雜稿，命門下士重加編寫，次第登版，明年甲子六月蔵工，乃合之爲《淵雅堂全集》。其間曰《編年詩稿》者十六卷，附以《外集》賦得詩二卷、《瑤想詞》一卷，凡詩之屬爲卷十有九。曰《惕甫未定稿》者十六卷，附以《外集》駢體應奉之作四卷，又附以《讀賦卮言》一卷，凡文之屬爲卷二十有五。又別附先生配墨琴夫人《寫韻軒小稿》二卷、弟聽夫先生《波餘遺稿》四卷。成書五十卷，通爲一部印行。先生年甫五十，著書未已。雖以後增損不可知，而今茲見行之本如是。未有總序，故榮光等校字既竣，識其大略於前。甘泉汪榮光，上元戴衍善，儀徵汪際昌、戴寧等謹識。自甲子六月書成以後所得詩，次第續刊。文則依類附入，故今者詩有增卷，而文無增卷。嘉慶十一年冬，先生復來邗上，榮光等以裝本厚薄不均，重加編次。又識。

又《淵雅堂文外集序》 嚮者，華亭諸生所錄先生稿本，古文之外，別有雜文十卷。其間曰《淵雅堂文鈔》者四卷，皆駢體之作；曰《淵雅堂應奉稿》者六卷，皆私爲館閣諸公代手之作。及是，先生就二編中取其體製近古者數篇入

之《未定稿》，餘都汰去。榮光等竊有惜焉，因復掇拾所汰，稍加別擇，併作一編，而置諸外集，凡四卷。伏念文人有通於古，或不宜於今，優於此，或不長於彼，惟先生橫豎鉤貫，無所不有。今先生自以年轝五十，雅志不出。後有欲知先生應奉之能者，庶幾於是乎觀之。嘉慶九年龍集甲子春三月門下生汪榮光等謹序。

又《淵雅堂編年詩稿序》　吾師惕甫先生在華亭時，自編生平所著爲《淵雅堂全集》四十卷，其五、七言古今體詩編年次錄，付士泰等分手繕寫。將遂刻之未及，而丁太公之憂，中輟。又三年，主講儀徵書院，命榮光等重加校定。又明年，廼始刊行。凡定著詩一千一百餘篇，釐爲十六卷。始於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是歲先生年十七；訖於今嘉慶八年癸亥，先生之年四十有九。先生《自序》作於嘉慶三年戊午之八月。今益以戊午以後之詩，凡三十年中所作，咸在於是。嗣此有作，亦將次第續諸其後云。詩既刊成，以自序年月與今本存詩不相應，命榮光等識諸簡端。時嘉慶八年秋八月，門下生甘泉汪榮光，仁和李方湛，上元戴衍善，儀徵汪際昌、張式城、汪菼生、劉彭興，華亭徐士泰、馮大奎、梅春魁、張朝銓，同里王文浩、王承錫等仝校謹識。

王文浩等《惕甫未定稿序》　《淵雅堂編年詩稿》既成，接刊文集。先生在華亭時所寫雜文曰《惕甫未定稿》者十六卷，其前後所著經說、史論以勘改未定，別存草本，不在十六卷之中。至是先生意欲併入，故停工以待。然先生往返眞州，又歲時歸省，卒未暇勘定。爲時良久，工不可待。今先以十六卷者登版印行。其經說、史論，姑俟續出。稿以未定爲名，又篇各爲斷，其卷次先後固無例也。嘉慶九年龍集甲子春三月朔門下生甘泉汪榮光，上元戴衍善，儀徵汪際昌、許文聯，金山姚前機，嘉善蔡傳聲，同里王文浩、王承錫等仝校謹識。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淵雅堂編年詩稿》　二十卷，《續稿》一卷、《惕甫未定稿》二十六卷、《文續稿》一卷、《外集》四卷、《文外集》四卷，王芑孫撰。

藝　文

張問陶《惕夫二十七歲像贊》　癯于野鶴勁于竹，眼光射人心氣足，撐腸拄腹五千軸。少年何必美如玉，白描淡寫神仙骨，龍眠手中紙一幅。傳世預留眞面目，文成罣看人爭讀，李杜生前無此福。

李如筠《惕夫先生三十七歲像贊》　伊人青雲姿，鐵面道氣盎。晏嬰不六尺，清癯出倜儻。孤松耿山寒，瘦鶴破秋爽。晶晶兩眸子，遠矚巖電晃。吾交湖海士，拜此十年長。媚學耻膚受，立身不尺枉。矯俗勵清狂，推心見忠讜。文章特其餘，浩浩無圻埮。此皆畫所遺，丹青不能仿。如弟以貌論，子羽在吾黨。相者況舉肥，之子孰心賞？索君形骸外，儕輩殆無兩。作詩補頰豪，知言聊拊掌。乾隆甲寅三月廿日大庾李如筠。

曾燠《惕夫四十七歲像贊》　識高於頂，智過其軀，此王公孫之材，而渺小丈夫。其文能動天子，而爲有司之所黜；其行不媿古人，而爲時俗之所嫉。或曰：「君曷少自貶焉！」而君弗屑也。烏乎！此鐵夫之所以爲鐵也。南城曾燠讚。

《靈芬館詩初集》卷四　世人食地肥，其形皆腫肛。先生一何瘠！鐵面疎眉龐。駿馬天骨立，奇鷹輕身攫。希風寸心獨，如月明眸雙。照書兼炤人，對之神魂懼。與世不相入，低昂風中幢。世亦屢困之，待其俛首降。苟非道力深，危哉都盧橦。作畫僅形似，鴻影留清江。我詩亦皮相，未免言多咙。同時千佛經，列鼎洪鐘撞。烏虖牟尼珠，老此居士龐。

《靈芬館詩二集》卷一〇　人生患知慧，不慧成清狂。飢民食肉糜，吾輩談文章。謂狂豈敢諱，癡黠略相當。請看字不識，亦復鳴飢腸。吾友王惕甫，瘦骨如堵牆。才名滿皇都，乞食仍路旁。謂不識時務，公卿多揄揚。謂其才可用，今已老江鄉。年來稍治生，薄收蔗與薑。然而食指衆，不足一歲糧。我貧過惕甫，才亦未易望。十年一相見，各訝顏面蒼。罵我背時趨，誚我誇身強。慙君感君意，自後謀宜臧。君亦愼所往，毋爲久遑遑。

《靈芬館詩三集》卷一　跨鶴揚州瘦骨輕，羣公爭向下風迎。不知風雪楞伽下，何日重聽折竹聲。（王鐵夫國博）

《靈芬館詩四集》卷一一　文章道弊久，後來日莽鹵。海內古文詞，寥寥指可數。吾師惜抱翁，獨立相扶樹。雅音無繁弦，大樂有靈鼓。君亦爲其難，奮臂搏彪虎。蒼頭異軍起，拔戟成隊伍。清雄出淵深，排奡非跋扈。其或樹旄幟，蕭孃與呂姥。力薄強傀俄，幅窘詔規矩。平生師友閒，繆思託不腐。先後成逝川，孤懷欲誰語？五十已過二，晚學復幾許？追痛十年中，一

別竟如雨。十年夫如何？近在百里外。竟絕相見期，此事吁可怪。緣君久埽軌，惟與孺人對。我常走四方，一歲歸不再。以此致差池，豈復有孅介？回思客京華，破車每共載。文酒極雍容，得失互歎慨。維揚有賢主，（謂賓谷都轉。）同志凡幾輩？揚蛾衆女前，老去惜眉黛。漂零隔存沒，存者日以憊。人閒眞可哀，得死如受代。無如懷舊心，耿耿胸中結。詩成一哭休，自傷兼自悔。

又《歲暮懷人詩・逝者・王惕甫》 平生古人期，奄忽遂已古。抱此千秋心，寂莫竟入土。末契謝年少，孤懷渺何許。寒山折竹聲，君今自聽取。

惲敬

論述

綜論

姚鼐《與惲子居》 前得惠書，久未奉復，道遠乏便，亦由懶惰之愆也。聞閣下遭無妄之毀，使人歎慨。今事當已明白，得復官不？承示數文字，皆甚佳，今世那得見此乎。第校之古人，當尚有遜處耳。夫古人妙處，不可形求，不可力取，用力精深之至，乃忽遇之。衰耄如僕，豈復能有絲毫進步。閣下年力猶強，從政之餘，不忘學問，望更勉至古人深處，不以所值自限而已。

《文翼》卷一 仲倫先生云：「惲子居無一俚語、俚字，然拔山扛鼎而有氣喘之狀，且似與人相搏，便近於嗜俗。」予謂此即明允亦所不能免，然矜氣不至若子居之甚耳。子居竭力恢廓近於明允，然其筆力、議論與衡論相近，以其體製太方耳。若權書之曲折變化，則子居尚遜一籌。

又卷二 仲倫先生云：竺乾氏之書，恣睢昇悍，無所顧畏，直而不撓，前而不卻，文之傑者也。惲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舉無與比。然欲進而儕於詩書作者之列，則闕乎優柔、澹邈、溫醇之美，其高者乃幾於鼂家令之爲焉！

又 祁生又云：「皐文以仲倫與毛洋溟相提竝論，而抑揚之旨自見。子居以仲倫與王惕甫相提竝論，不見抑揚之旨，便是子居之失。」

又 惲子居自言其文法皆出自子長、孟堅以下，時參筆勢而已。世之論文者，或推高子居，以爲可與韓退之並。夫子居於子長、退之直遊其藩而已，其窈奧則未之聞也。

又 惲子居以作記不可襍議論，但記其事而已。案記之名，原於《戴記》、《學記》、《樂記》等篇，則議論乃記之正體，子居之言不足據。

又卷三 惲子居自序其文集云：「文集之敝，當起之以百家。」蓋自喻其文也。

又 子居之文，全以鋒鍔露精神，以波瀾見筆力。然鋒鍔之斂不如明允，而矜氣更甚；波瀾之曲不如明允，而堂廡較大。

又 爲文固貴於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奇，然子居極意恢張而置辭，未免於夸飾。如《喻性論》駁程子之言，而其後自立意見處，仍與程子不能少異。《讀大學》第一篇，前後用意自相矛盾；《潮州韓文公廟碑銘》，極言韓公闢佛之功，前半文字極佳，入後於道理欠圓，足皆誇飾之過也。讀者詳之。

陸繼輅《瑞金知縣惲君墓誌銘》 君少年好爲齊梁駢儷之作，稍長棄去，治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于儒術，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辭，以期至于可用而無弊。蓋於本朝諸公方苞、劉大櫆、姚鼐，非徒不媿之而已。而同州之爲古文者張惠言、秦瀛、趙懷玉、吳德璇、吳育、董士錫、顧翰，亦推君無異辭。

吳德旋《書大雲山房文稿一》 吾觀竺乾氏之書，恣睢昇悍，無所顧畏，直而不撓，前而不卻，文之傑然者也。惲子居得之以言儒言，而佐之以秦人之精刻，故雄悍舉無與比。然欲進而儕於詩書作者之列，則闕乎優柔、澹邈、溫純之美，其高者乃幾及於鼂家令之爲焉。鼂家令以刻覈之資，治申、商之學，非必專意爲文也。子居專意爲文而適爲鼂家令之似，則固其性之所近，而非盡由於學。非其性之所近而強學之，鮮有不敗矣！余謂漢人之文可師法

者，無過劉子政。子政文端慤淵懿，足以徵君子之所養，學之雖不成，不失爲謹厚。士無險厲佻薄之習，其成者在宋爲曾子固，在明爲歸熙甫，在我朝爲姚姬傳，皆絕異乎子居之爲者也。其與子居爲孰勝乎？非蒙之所能定也。世有推高子居，謂其文直與韓退之並之人也，固異乎榮古虐今者之識歟！而其於退之，亦游其藩而已，其窈奧則未之覩也。

又《與王守靜論大雲山房文稿書》 僕於文，所見與子居異。子居爲文，氣必雄厲，力必鼓努，思必精刻。而僕所深好者，柔澹之思，蕭疏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此數者皆子居所少。然子居文固遠出雪苑、勺庭諸公上，其字句皆經鎔鍊淘洗，誠爲得力於周、秦諸子之書，非苟作者，然亦但可謂之文而已，若謂道即因之而見，恐矜氣太甚，未爲得中道也。至其論文之語，則僕往往求其解而不可得。子居以爲：「古文其體至正。」此語恐非是。經、史、子皆文也，安得別有所謂古文體乎？唐、宋人文集中亦有言古文者，對當時場屋中取士之文言之，非別立一體以爲古文之式也。其言：「不可盡、不可餘。」吾不知其所謂盡，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盡；其所謂餘，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餘也。子居述安溪先生言謂：「古文，韓公後，介甫得其法。」而子居推其意之言，則自歐陽文忠公而下，均有貶詞，似古文之體當以韓公爲正矣。而子居又嘗以爲：「文必宗經，唐、宋人作贈序，是謂不經。」贈序，韓公之作最佳，而子居一筆抹倒，則又似不以韓公爲正。究不知其所謂盡，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盡；其所謂餘，以何人之文、之體較之而謂之餘也。夫經、史、子皆文，文固不始於韓公。僕竊以爲，有文字來，當以虞夏之書爲文祖。虞夏之書，簡而易明。殷《盤》周《誥》，何其爲之難也？言之又何其嘵嘵也？殷、周人已不能得虞夏人作文之法，而況於戰國之世，道術分裂，諸子百家之紛紜雜出者乎？而又況乎唐、宋、元、明諸人之各名一家者乎？欲以一律繩之，難矣！子居之論震川也，謂震川之文謹，謹則置詞必近，以是爲震川之失。夫謹莫謹於《春秋》，《春秋》將有失耶？置詞之近莫近於《論語》，《論語》將有失耶？以震川之文較之聖人之爲言，其淺深、大小、高下，誠不可以同日語，然其所以不可同日語者，當別自有在，而非謹之失與置詞之近之失也。故僕又以爲下六經之文一等者，司馬子長之《史記》是也。《史記》文無美不具，自茲已降，即不能無少欠缺。以此人之所有，傲彼人之所無，無不可者。子居以其雄厲之氣，鼓努之力，精刻之思，傲盧陵、震川諸君子，諸君子必俯首而願爲之屈，而諸君子以其柔澹之思，蕭疏之氣，清婉之韻，高山流水之音，傲子居之所短，子居能無避席乎？僕於古人之文，好而學之二十餘年矣！近以饘粥不繼，方汲汲治生，此事蓋已廢棄，非欲與子居競名者。然僕於文自有見處，不能於子居之所是者而即是之，所非者而即非之也。子居高才盛志，幾欲掩迹韓、柳，僕之荒言，固知必爲有識者所訶。

又《與程子香論大雲山房文稿書》 前往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頗悉心究其利病否。子居文有得於遷、固之雄剛，然頗似法家言，少儒者氣象。《上秦小峴按察書》乃絕似《戰國策》，唐以後如此等文甚少也。其言云「仲倫之於道也儉」，此語誠中吾病，其言「仲倫達心而懦」，此非知予者。予性實剛介，特不喜與人競是非耳，豈遂懦哉！其論王惕甫，謂惕甫強有力而自恃。又云：「惕甫之於道也，越此二語，恐子居亦所不免，惕甫或較甚耳！」古之學者厚於責己，而恕以待人，故其氣和，其詞婉。自明以來文士不知此義，而好貶人以自高，故其矜情勝氣，時時流露於楮墨間，去孟、韓溫醇之境遠矣。或謂子居文似毛西河，予以爲西河冗雜，子居高簡有法，相懸不可以階級計，但詞氣特相近耳。然使子居和其氣，婉其詞，其文未必能若是之雄且傑也。使子居能和其氣，婉其詞，而其文仍若是之雄且傑，不且將差肩於子長、退之，而陵轢孟堅、子厚矣乎！然今子居之所就，固已在持正、可之上，而方之明允、介甫猶爲未足焉！吾之文，位置當在震川、望溪間，固子居之所甚不滿者。而子居之文，予亦以意量其高下如此。此千古之事，豈一人之私能軒之而輊之哉！大弟究心斯事久矣，其以子之言爲何如也？不宣。

又《惲子居先生行狀》 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皋文，海鹽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悔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皋文也。【略】七年，張皋文歿於京師，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幷力爲之。」先是皋文典今禮部侍郎蕭山湯公金釗講宋儒之學，是時先生方究心於黃宗羲《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皋文辯論往復也。【略】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之文，能發前人所未發。而世之論先生之文者，乃以爲善於紀述，而說經非所長焉。【略】先生之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敘事似

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稱其文自司馬子長而下無北面。先生所欲有爲於天下者具見文集中，以在下位，不獲有所施設，然後之人讀其書足以知其志之所存也。先生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以爲心之故惟聖賢能知之而言之，佛與學佛者亦能知之而言之，《大學·正心修身章》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相合。故嘗謂余云：「論學貴正而不執，然不可雜，雜則不正矣！」蓋其所自得者如此。

包世臣《讀大雲山房文集》 古文自南宋以來，皆爲以時文之法，繁蕪無骨勢。茅坤、歸有光之徒，程其格式。而方苞繫之，自謂眞古矣，乃與時文邇近。子居當歸、方邪許之時，矯然有以自植，固豪傑之士哉！

又《再與楊季子書》 碑表小文，乃有完璧。

陳其泰《凌波影》傳奇序》 善乎！惲子居先生之說詩也。其說《桑中》曰：「吾于《桑中》，見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焉！云誰之思？思也，期我乎《桑中》，思乎期焉！要我乎上宮，思乎要焉！送我乎淇之上矣！思乎送焉！古人之爲詩也，以思言之。若曰若是其越也，抑之可也。後人之言詩也，以事言之。若曰若是其亂也，絕之可也。以思者比乎情，以事者比乎欲。比乎情，禮義之所能制也；比乎欲，非禮義之所能制也。《國風》，言情之書，非紀欲之書也。」其說《蝃蝀》曰：「淫者，人之所能知也。懷者，人之所不能知也。詩之言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爲女子之懷昏姻者戒之。辭止于此而已。言詩者曰淫，又重之曰淫奔，豈詩人意耶？雖然，懷昏姻者不必淫，而可以至于淫。是故刑禁之于已然，禮制之于將然，詩防之于未然。得是說而通之，而後可與讀一切言情之作矣。夫思之越也，其溺在人心；事之亂也，其壞在人品。君子欲正人品，先正人心。顧心不能盡出於正，于是即思之越者正之。所謂防之於未然也。心正則品自正。言情之書，雖謂之防淫之書可矣！且騷人文士，動言情之所鍾，正在吾輩。今且正容莊論，敷陳禮義，曰吾將以防淫也。其不以爲老生常談而惟恐卧者幾希。善于立說者，通乎詩之教，以言禮而後，《桑間》、《濮上》之篇，可合乎《關雎》、《卷耳》之義焉。故曰：情欲之界，人禽判焉！非服習乎風人之旨者，不知制情以遏欲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四三引《聽松廬文鈔》 國朝古文，論者多推望溪方氏苞。前乎方氏者，有侯方域、魏禧、汪琬、姜宸英、朱彝尊、邵長蘅諸家；後乎方氏者，有劉大櫆、袁枚、朱仕琇、魯九皋、彭紹升、姚鼐諸家。而數十年以來，則袁、姚兩家爲尤著。子才之文爽健，近於肆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肆也，且好爲可喜可愕，以動人目，其流弊將入於小說家。姬傳之文謹嚴，近於醇矣，然未足以言古人之醇也，且拘守繩尺，不敢馳驟，其流弊將如病弱之夫，懨懨不振。故就諸家而論，愚以爲文氣之奇推魏叔子，文體之正推方望溪，而介乎奇正之閒則惲子居也。諸家爲古文多從唐、宋八家入，惟魏叔子、惲子居從周秦諸子入，而得力於《史記》。夫善學古人者，非徒學其形貌，貴得其神氣也。非徒學其文中之辭，貴得其文外之意也。叔子、子居之文於《史記》未嘗貌似，而吾謂其善學《史記》者，謂其得《史記》言外之神、法外之意也。然世人貴遠而賤近，推魏叔子或以爲偏嗜矣！至推惲子居，或且以爲阿好矣。雖然，文章公器，願與知言者共審之。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引《松軒隨筆》 一日，與子居飲酒酣。余曰：「子之文必傳於後世無疑，惟集中有牽引釋氏之言，此種最爲可厭。余他日爲子別刊一本，當盡刪之。」子居曰：「佛遺教經云，若有人來節節支解，當自攝心，無令嗔恨。支解且不恨，況刪文字耶！」余曰：「子欲以酒解酒耶！」相與大笑。

又 余應童子試，邑侯吳象川先生得余卷異之。試竣，因書扇及楹帖見贈。時余年十三，未有字，先生署欵曰：「南山友臺。」後余入都，見翁覃谿先生。先生贈詩有云：「南山舊墨緣，韶石響鳴絃。」蓋韶州有南山，其峰曰「鳴絃」。而余先世系本曲江，故即以南山爲號也。自是凡交於余者，皆號余曰「南山」。獨惲子居不然，其集中《黃太孺人墓表》及《香石詩序》、《聽雲樓詩序》皆稱余字，而《同遊海幢寺記》則稱余曰「枏山」。凡書來皆稱「枏山」，不稱「南山」，即一稱謂之間亦必詳審如此。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 子居古文，風骨遒上，居官亦以才能見稱。

《清史列傳·惲敬傳》 敬少好爲齊梁駢儷之作；稍長棄去，治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於儒術，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詞，以期至於可用而無弊。會張惠言歿，敬聞之，慨然曰：「古文自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所以不多作古文者，有惠言在也。今惠言死，吾當併力爲之。」先是惠言與仁和湯金釗同講宋儒之學，是時敬究心於黃宗羲《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暇與惠言辨論往復也。及歿，敬爲書與金釗，其略曰：「濂、洛、

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國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惑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慤置之，慤置之非也，揭竿於市亦非也。彼此之相詈，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僎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知其是非矣！何以存其是、去其非？」蓋敬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故其說經能發前人所未發。宜興吳德旋謂：「以敬之才而循乎先聖賢之規矩繩墨，則橫渠、康節之流也。」其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洵相上下，近法家言。叙事似班固、陳壽。而敬自謂其文自司馬遷而下無北面，其論文曰典、曰自己出、曰審勢、曰不過乎物。論者謂國朝文氣之奇推魏禧，文體之正推方苞，而介乎奇正之間者惟敬。苞之文學者，尊爲桐城派。至敬出，學者乃別稱爲陽湖派云。

章炳麟《校文士》　聞見雜博，喜自恣肆，其言近於縱橫，視安石不足，而擬蘇洵爲有餘，如惲敬輩，又其次也。

又《與人論文書》自注　誇言稍少，此近代文所長，若惲敬之恣，襲自珍之僞，則不可同論。

《清儒學案小傳・子居學案》　乾嘉之際，常州學者蔚興。淵如、北江之學出於惠、錢而能輔乎惠、錢者也。皋文、子居之文出於方、姚而不囿於方、姚者也。子居集中，說經之作多具特見，而不及皋文之翔實。其文則各有獨到，故能特樹一幟。同時淵源相同者，各附著焉。述子居學案。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五（存目）

分論

《與湯編修書》　《書大雲山房文稿二》：子居《與湯編修書》，文甚工，論皋文語甚當。夫皋文世所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也。然皋文其始以漢人之學爲賢於宋，猶不免於隨時俗之好以就名。後既遷而爲濂、洛、關、閩之說，則爲時無幾。而其說之存於著述者不少概見。嗚呼，天不欲使斯道大章顯於世耶，胡奪斯人之酷也。然而世之溺於功利辭章之習久矣，皋文即幸而獲永其年，大聲疾呼，以震發一時之聾聵，人之羣焉推奉而信其說之不謬者，未必如其始之爲漢學時，子居之論皋文當矣。而子居好己勝而自多其能，其才愈高而言乎質之近道，則皋文爲愈於子居。皋文之稱子居也，曰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子居信皆有之。其狷而至於矜也，似隘；其狂而入於肆也，似不恭。夫隘與不恭，非夷惠之病，學夷惠者之病也。子居兩似之，而自喜益甚，故卒遠於中行。雖然，以子居之才而循循乎聖賢之規矩繩墨，則橫渠、康節之儔也，豈直爲文士已哉！

《大雲山房文稿・通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四三引《聽松廬文鈔》：古文體例，有有定者，有無定者。然必先明於有定，而後可以言無定。明以來金石之文，往往不考古法，漫無矩度，是體例不可不講也。如潘氏昂霄之《金石例》、王氏行之《墓銘舉例》、黃氏宗羲之《金石要例》，皆援據賅洽，辨論精詳，治古文者所當考究。至惲子居自爲文集通例，不過一家之言，然亦足見其矜慎不苟。且條例簡明，亦足爲初學治古文者之一助也。

《文翼》卷二：惲子居文集刻文例數頁，雖有所見，祇是一家之言。其實，作文之法不必拘也。子居文與毘家令、蘇明允爲近，自是卓然不磨之作。然非正宗，且矜氣大甚。學爲文者，尤宜愼取之。

《阮郎歸・畫蝴蝶》六首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一：子居《畫蝴蝶》詞六首，分層用意，予最愛其第三首云：「輕須薄翼不禁風。教花扶著儂。一枝又逐月痕空。都來幾日中？　曾有伴，去無蹤。闌前種豆紅。蜜官隊裏且從容。問心同不同？」（《阮郎歸》）《白雨齋詞話》卷四《惲子居阮郎歸六首》：惲子居《阮郎歸・畫蝴蝶》六首，俱見新意。余尤愛其次章云：「少年白騎放驕憨。踏青三月三。歸來未到捉紅蠶。化蛾眞不甘。　江橘葉，一分含。那防仙嫗探？雙雙鳳子出花龕。繭兒風太酣。」哀感頑艷，古今絕唱。又三章云：【略】情深意遠，不襲溫、韋、姜、史之貌，而與之化矣！

傳記

陸繼輅《瑞金知縣惲君墓誌銘》　嘉慶二十二年八月甲午，故瑞金知縣惲君卒於常州鳴珂里寓舍。越十月戊子葬石橋灣祖塋。君弟敷奉太夫人命徵銘於余，余媿謝不敢任。會敷將之官，葬期迫，不可固辭。謹按狀：君姓惲

氏，諱敬，字子居，陽湖人。祖諱士璜，考諱輪，並以君貴，贈封文林郎。母鄭氏孺人。君中式乾隆四十八年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咸安宮官學教習。五十五年期滿引見，以知縣用，選浙江富陽。嘉慶元年調江山，父憂去官。既喪，選山東平陰，引見改授江西新喻，調瑞金。君先後爲知縣十八年，所至輒忤其上官，而上官之賢者亦輒保護之，使忌者不得逞。君又自以勤廉明決無可乘也，即可乘固不以一官得失介吾意，故雖屢瀕於危，益侃侃，無所瞻徇。最後署吳城同知，爲奸民誣告家人得贓，遂以失察被劾。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先已薨逝，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嗜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君既奉部議革職，自南昌還至瑞金，頓首謝鄭孺人曰：「爲吏不謹，貽太夫人憂。」鄭孺人笑曰：「吾知此獄無媿於汝心，故不汝責也。且汝好直，不能爲非理屈，得禍當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幸矣！」初，君之再謁選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君考文林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而君挈兩弟及妻子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別假館所，親未獲甯處。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得疾歸，歸寢十日而沒。春秋六十有一。君少年好爲齊、梁駢儷之作；稍長棄去，治古文；四十後，益研精經訓，深求史傳興衰治亂得失之故，旁覽縱橫、名、法、兵、農、陰陽家言，較其醇駁，而折衷於儒術，將以博其識而昌其辭，以期至於可用而無弊。蓋於本朝諸公方苞、劉大櫆、姚鼐非徒不媿之而已。而同州之爲古文者，張惠言、秦瀛、趙懷玉、吳德旋、吳育、董士錫、顧翰亦推君無異辭。余年十九，即獲交於君，幸得君文以銘先太孺人之墓。甫四易歲，而余乃銘君墓也。嗚呼！可感也夫！君文初、二集都八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他所著書並有序刻集中。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後當有考，故不具。配孺人陳氏，繼配孺人高氏。丈夫子一人：穀；女子子七人。吾友歸安姚晏聖常，其壻也，餘未行；孫二人：榮孫、玉孫。銘曰：嗚呼！以君之才與其所學，宜有大爲於世，而顧止於斯耶？即以君爲御史給事中，補闕拾遺，亦其選也。而屢以正言讜論博從政者之一怒耶？嗚呼！此造物之所主，而又誰尤耶？後之人當有讀君之遺書，而致其無窮之思者否耶？

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一字簡堂。世居武進縣之石橋灣。祖諱士璜，考諱輪，兩世並以先生貴，贈封文林郎。母鄭孺人。先生幼學於父，少長從舅氏鄭環夢暘遊，然持論好獨出己見，長老皆驚異焉。中式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本省舉人。五十二年充咸安宮官學教習。【略】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皋文爲序以送其行。【略】既至富陽，銳欲以能自効，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自黔中，調知江山縣。父喪去官，時嘉慶元年十一月也。四年服闋，入都謁選。明年四月選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見，改授江西新喻。新喻吏士素橫，藐視官長，輕朝廷法，先生至，痛懲創之，人疑先生之爲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聲，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於其舊。十年，調知瑞金縣。十五年，大吏以先生治行第一，保舉卓異，十一月至京師，明年三月引見回任候陞。是歲刻《大雲山房文稿》成。又明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十九年以奸民誣告家人得贓失察，被劾黜官。【略】先生生於乾隆二十二年丁丑二月初一日，卒於嘉慶二十二年丁丑八月二十三日，春秋六十有一。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惲敬，字子居。武進人。乾隆癸卯舉人。官江西瑞金知縣。善古文。有《大雲山房初、二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　惲敬，字子居，號簡堂，江南武進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官知縣。有《大雲山房文稿》。

《清朝先正事略・惲子居先生事略》　先生姓惲氏，諱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幼負異才，持論好出獨見，長老皆驚異焉。舉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充官學教習。居京師，與同州張惠言皋文友，商榷經義，治古文。五十九年，授富陽知縣。銳欲以能自效，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先生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役，調江山縣。父憂去官。嘉慶五年，補江西新喻縣。新喻吏素橫黠，先生痛懲之，人疑其治過猛也。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講論文藝。士民懷德儻威，俗大變。十年調瑞金縣。諸生楊儀招倚富逼姦佃戶女，事發，願進重金求脫罪。峻拒之，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及門。今若此，吾豈有遺行耶？」卒論如律。舉卓異，十七年守南昌府吳城同知。逾年以奸民誣告家奴得贓失察罷。先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益衆。既免官，士大夫之賢者，咸惋惜。先生一不以綴意，益務爲文自壯。張皋文之殁京師也，先生聞之，慨然曰：「古文自

元、明以來，漸失其傳。吾向不多作者，以有皋文在也。今皋文死，吾當併力爲之。」先是，皋文與湯文端金釗講宋儒之學，時先生方究心於黃梨洲之《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皋文辨論往復也。【略】先生嘗自言其學非漢非宋，不主故常。於陰陽、名、法、儒、墨、道德之書，既無所不讀，又兼通禪理。皋文嘗稱其亦狂亦狷，亦隘亦不恭。其治古文，得力於韓非、李斯。與蘇明允相上下，近法家言。叙事似班孟堅、陳承祚。而先生自謂：「吾文皆司馬子長出。子長以下，無北面者。」卒於嘉慶二十二年，年六十有一。著《大雲山房文集》八卷、《書事》二卷。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

朱克敬《儒林瑣記》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癸卯舉人。由教習官浙江知縣。後改江西，官新喻、瑞金知縣。坐奴爲姦利免。家居肆力于學，爲古文遒勁奥折，頗似魏禧。有《三代因革論》八篇，于古今窮變之故言之尤確。

《清史列傳・惲敬傳》 惲敬，字子居，江蘇陽湖人。乾隆四十八年舉人。以教習官京師時，同郡莊述祖、莊獻可、張惠言，海鹽陳石麟，桐城王灼先後集京師，敬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惠言也。會教習期滿，以知縣用，選授浙之富陽，銳欲以能自效，矯然不肯隨羣輩俯仰。大吏憚其風節，欲裁抑之，令督解黔餉，敬曰：「王事也。」怡然就道。返役遭父喪歸，服闋，選授山東平陰縣知縣，引見，改授江西新喻。新喻吏士素橫，敬至，懲創之人，疑敬爲治過猛。已乃進其士之秀異者，與之講論文藝。斷事不收聲，必既其實。士民懷德畏威，翕然大變。嗣調知瑞金縣。瑞金在萬山中，俗好訟，素稱難治。敬張弛合宜，吏民咸就約束。瑞金諸生某以富淩人，成巨案，願進千金求脱罪，敬峻拒之。後屢邀人關說，至以萬金相啗。敬曰：「吾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行耶？」卒論如律。敬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以卓異薦擢南昌府同知。然敬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次骨。最後署吳城同知，爲姦民誣告家人得贓，遂以失察被劾。士大夫之賢者咸惋惜之。嘉慶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一。【略】所著有《大雲山房文稿》、《詩集》、《歷代冠服圖説》，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

《清儒學案小傳・惲先生敬》（存目）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惲敬》（存目）

紀事

陸繼輅《盛子履詩序》 往者惲子居爲瑞金令，瑞金有詩人謝枝崙者，性好與人忤，其詩爲一縣人所非笑。獨嘗厲書質之子居，子居先視其序。序甚蕪穢，遂擲去。已，復於亂書中得之，辭意古澀，讀至盡，急造訪其居，而謝君已先一日死。子居悔恨，時時爲朋輩言之，以自訟。

《履園叢話》卷三 訟斷如流，雖老吏莫能窺其奥，一時有「神君」之目。

張惠言《封文林郎惲君墓誌銘》 自祖、考皆不仕，君以經授鄉里。

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 五十二年，充咸安宫官學教習。時同州莊述祖珍藝、莊獻可大久、張惠言皋文、海鹽陳石麟子穆，桐城王灼悔生先後集京師。先生與之爲友，商榷經義、古文，而尤所愛重者皋文也。五十五年，教習期滿，引見以知縣用。五十九年，選授浙江富陽縣知縣，皋文爲序以送其行。其略曰：「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皆子居向時之所道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邪！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邪！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子居勉之矣！」先生曰：「善！敬敢不求從良友之規？」【略】瑞金在萬山中，俗好訟鬬，素稱難治。先生張弛合宜，吏民咸就約束。有所論決，問法何如，不可干以非義。瑞金諸生楊儀招，倚富姦逼佃戶女，事發到官，願進千金求脱罪，先生峻拒之。後屢邀人關説，至以萬金相啗。先生曰：「吾自作令以來，苞苴未嘗至門，今乃有此，豈吾有遺行耶？」卒論如律。先生廉名素著，至是人益信之。【略】先生爲人負氣，矜尚名節，所至輒與上官忤。上官以其才高，每優容之，而忌者或銜之次骨。及誣告事起，當是時前撫刑部尚書金公光悌薨於位，今兩廣總督阮公元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巡撫印務，喈曰：「惲子居大賢，乃今以賄敗。」先生既擯不見用，士大夫之賢者咸爲先生惜且冤之。而先生不以介意，益務爲文自壯。初先生之再謁選也，石橋灣故居已奉其先府君遺命，讓兩從父居之，自挈兩弟奉鄭孺人之官，至是假館所，親無甯居。屬有門下士官安慶知府，試往謀之，道遇疾歸，歸寢十日而卒。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引《聽松廬文鈔》　嘉慶乙亥六月，常州惲子居（敬）初至廣州。一日，葛衣葵扇訪余于城西，一見如舊相識。次年春，子居即度嶺北，旋其寓羊城，僅數月。時余館西關外，相隔重城，亦未能數數把晤也。一日，謂余曰：「吾將爲文贈君，以誌永好。」余曰：「微先生言，屏亦願有請也。先大母苦節數十年，既蒙朝廷旌，屏欲得賢而工文者爲文表諸墓，以示後嗣，敢以爲請。」子居曰：「敬諾！不敢辭。」越日，屏具衣冠奉行狀詣寓齋再拜，子居於是爲撰《黃太孺人墓表》，今載集中。又一日，過余談至日暮，留宿齋中，固索余古文稿觀之，辱承奬許，且勸併力爲之。將行，執余手曰：「子嶺外柳仲塗也，他日文集編成，作序者其惲子居乎！」孰意別後，曾不二年，遽聞微疾辭世。古文一道，失此良友，每一念及，輒令人意沮心孤，不禁太息歔欷而不能自已也。至《柳仲塗集》雖曾瀏覽，實非所好，且生平性情亦與之不類，不知子居曷爲舉以相況，惜當時匆匆握別，不暇詳矣！

著録

吳德旋《惲子居先生行狀》　弟之子穀也嘗從予遊。【略】先生既卒之三月，余始從穀求遺書，得《大雲山房文稿》都若干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歷代衣冠圖記》未成，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

惲世臨《大雲山房文稿跋》　先伯父簡堂先生所著《大雲山房文稿初、二集》共八卷，外附《言事》二卷，嘉慶丙子歲刻於南海西湖街，版藏故里。越咸豐庚申，燬於兵火。世臨大懼先伯父著述泯沒不傳也，爰議鳩工重鋟，越五月工竣，始終董其事者劉刺史如玉力也。同治二年秋九月從子世臨謹識於楚南節署。

陸繼輅《瑞金知縣惲君墓誌銘》　夫君文初、二集都八卷，外集及詩詞各若干卷，他所著書並有序刻集中。其治獄別有《子居決事》四卷，後當有考，故不具。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大雲山房文稿初集》　四卷，《二集》四卷、《言事》二卷、《補編》一卷，惲敬撰。

藝文

張惠言《送惲子居序》　余少時嘗服馬少游言，求爲鄉里善人以沒吾世。年二十七，來京師，與子居交，觀其議論文章，礱切道德，乃始奮發自壯，知讀書求成身及物之要。八年之間，共躓于舉場，更歷困苦。出頫仰塵俗，入則相對以悲。已，相顧自喜益甚。凡余之友，未有如子居之深相知者。詩曰：「無言不讎。」子居之益余多矣！于其選而爲令，余可以無言。始子居之語余也，曰：「當事事爲第一流。」余愧其言，然未嘗忘也。凡余之學，嘗求其上矣；自以爲不足，則姑就其次，故往往無成焉！夫爲令之道，六經孔孟之所述，子居向時之所道者，皆其上者也。以子居爲之，其不可以至耶！曰：「吾不爲彼之所爲者而已」，豈子居向時之所道耶？君子出其言，則思實其行；思其行，則務固其志。固志莫如持情，實行莫如取善，是乃子居之所以益余者也。子居勉之矣！

吳德旋《送惲子居序》　五十九年，惲子居以咸安宮教習期滿，謁選得浙江之富陽縣。余年十五六時，識子居於家；及來都，與子居交益親。子居之友張皋文，予師友也。予之學爲古文，得子居、皋文兩人爲助。於子居之行，其能已於言邪。德旋聞之古之君子，其學也，學其所行；其行也，行其所學。唐、宋人如韓退之、歐陽永叔、蘇子瞻、曾子固之徒，以古聖賢人爲師，其發於言爲文章美矣！善矣！而施之政事多可述者，不徒以言之已也。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今子居之于學，其果優乎？否邪？若猶未優，則學固未可以已也。如曰：「吾已仕矣！學非吾事也。」則吾未敢信爲仕之獨優也。往年皋文作《吏難》四篇，言曲而中，極爲子居所賞。今其爲之也，于皋文之言者實能體而行之，吾見富陽之民之蒙其澤也。子居行矣，余何以告子居哉？曰：「信以爲本，敏以出之，寬以居之，廉以守之。斯於仕與學也，思過半矣！」

黃培芳《過常州懷亡友惲子居（敬）》　故人騎鯨已一載，粵嶽子向延陵過。大雲山房不可見，大雲之山空峩峩。五嶺論交首賤子，四海泛愛寧同科。古文當代推巨手，陸甎虎兕江蛟鼉。冰叔無人望溪死，有序有物安得多？上溯

龍門悟眞訣，不廢萬古迴江河。位不滿才志未展，名高于壽理則那。曾誇嶺海盛文字，更詡氣節爭羲娥。至今此事向誰語？典型安得長觀摩？令原定深折翼痛，萱庭況有蒼顏皤。舊聞坦腹妙英選，（謂姚來卿。）傳人賴此無差訛。隻雞斗酒未遑奠，徒嗟腹痛當奈何！後世嗤余諒可免，豈敢諛墓同婷婁？

《雪橋詩話》卷九　宋于廷《洪州別惲子居大令敬》云：「文字居然百不靈，閒官祇許住寒廳。早愁鍛鍊嵇康獄，更恐飄零戴聖經。老母門閭增悵望，故人書問好丁寧。臨歧別子無多語，怕有山中魑魅聽。」是年爲嘉慶甲戌，子居以瑞金知縣權南昌府吳城同知，爲姦民誣告家人得贓，以失察被劾。既奉部議革職，還至瑞金，頓首謝鄭孺人曰：「爲吏不謹，貽太夫人憂。」鄭孺人笑曰：「吾知此獄無媿于汝心，故不汝責也。且汝好直，不能爲非理屈，得禍當不止此，今以微罪行，幸矣！」時巡撫金蘭畦先已薨逝，阮文達自河南調撫江西未至，布政使方護理印務，嗜曰：「惲子居大賢，乃令以賄敗！」

《制義叢話》卷一一　余甲寅同年王仲瞿（曇），抱負奇偉，於風角、壬遁之學靡所弗通，因有薦其能發掌心雷者。朝廷嫌其近於怪誕，斥不用。其所作制義亦有奇氣。余嘗記其浙闈鄉墨二比，題爲「夫子之牆」一節文云【略】按此文在當時頗膾炙人口。文不必佳，而傲兀之氣存此，乃如見仲瞿之爲人。

《小松圓閣雜著》卷上　王仲瞿孝廉曇駢文四卷，爲錢梅溪所刻，多不全。其文光怪陸離，不可逼視。詩則頗道師選刻於繁昌，僅十之三四；上海徐某又重刻之。仲瞿奇才，幾欲橫絕儕輩，然詩文皆襍而未醇。昔值楚、蜀教匪肆逆，臺臣有以其名薦者，語涉怪誕，幾遭重譴。嗣後八試禮闈，校士者無不相戒，恐得其卷。因是廢黜終身，蓋好奇之累也。別有《明秀閣文》初、二集，力摹先秦，多托策士之說。爲其弟子黃巍赫所著序稱黃君精於《易》理，明飛伏之候，顯縱橫十五之數，頤道師嘗言不必有其人，特假名以傳慨。世俗皮相論文，非富巍赫不能顯也。作者喜爲詭譎，類如此。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衝鋒挑戰正頭領一員：黑旋風王仲瞿（曇）。牛而鐵，風則黑，突如來如，學萬人敵。

《匏廬詩話》卷下　嘉興王仲瞿孝廉曇，【略】詩文有奇氣。【略】詩稿藏陳雲伯處，金石千聲，雲霞萬色，流鈴擲火，誕幻靡涯。今錄其稍平易者，《兜子巖雷雨》【略】《書稚存太史大江東去詞後》【略】他句如《昭關》云：「此關送盡吹簫客，前路重開乞食天。」《詠錢》云：「生後三日須湯洗，死到重泉要紙焚。」皆極抑塞磊落之致。

《冷廬雜識》卷三　秀水王仲瞿孝廉曇，倜儻負奇氣，文辭敏贍，下筆千言立就。【略】舉乾隆甲寅鄉試，闈作沈博絕麗，膾炙一時。與舒鐵雲孝廉交最深，舒贈以聯云：「菩薩心腸，英雄歲月；神仙眷屬，名士文章。」在京師時，法梧門祭酒式善重其才，與孫子瀟太史、鐵雲稱爲「三君」，作《三君詠》。適川、楚教匪不靖，王之座師南匯吳白華、總憲省欽薦王知兵，且以能作掌心雷諸不經語入告，睿皇帝斥吳。歸里，而王應禮部試如故。然卒憔悴失意死，識者悲之。

《國朝正雅集》卷四三引《寄心盦詩話》　仲瞿，奇才士也，當世目爲狂傲，詩多作奇語。嘗記其「長城直與禹同功」之句。又《留侯祠》云：「英雄爲報一家仇，何苦漂流萬人血？」眞非尋常所能道。

陳文述《煙霞萬古樓詩選序》　秀水王君仲瞿，奇才也，奇於文，亦奇於

王曇

論述

綜論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九引《錢梅溪文鈔》　仲瞿好游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余題其文集云：「斗牛之光，芒角四起。河海之水，縱橫萬里。」

又引《松軒隨筆》　吳白華侍郎曾館於和珅家，時和珅當權，仲瞿三上書於白華，請參和珅。三書載在集中。今觀之，猶覺氣挾風霜，力排山嶽。

又引《老漁閒話》　漢有建安七子，唐有王、楊、盧、駱四家。余欲選黃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詩。言論風采，出以游戲，雄辨博奧，所至傾其座人，類談天雕龍所爲，非狂傲也，而世人咸以狂傲目之。

《復堂日記》卷二 閔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詩篇，一往清折，未免疏獷，世以爲奇，乃正病其無奇，不如駢文遠甚。

《霞外攟屑》卷五 秀水王仲瞿先生（曇），又名雲睿，別號秋涇，又號穆湖。以邑有瓶山，因又以瓶山自號。後更名良士。乾隆甲寅，年三十五。（齒錄作甲申生。蓋匿年。）以國子生舉浙江鄉試十八名。行卷沈博絕麗，膾炙一時。詩文奇豔，兼工樂府院本。九上春官未遇。又欲更名蠡舟，爲禮部尚書達椿公所格。大挑二等。丙子八月朔卒，年五十七。繼室金雲門（禮嬴）號五雲，子善才，皆能詩。五雲尤工畫。瓶山葬虎邱山南。陳雲伯銘墓云：「葬嘉興祖墓之次。」豈始薙虎阜，後正首邱耶？

《墨林今話》卷一二 仲瞿之學，出入三乘，縱橫百城。嘗自言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哉？」其所撰述，悉本此意。惟余所見之畫不背古法，斯可貴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九 仲瞿權寄倜儻，好談兵。甲寅舉解首，出吳白華總憲門。時方有兵事，白華疏薦謂能作掌中雷，爲仁廟所深斥。後屢上公車不第，行益不覊。詩有意求奇。《留侯祠》一篇爲世傳誦，與王秀木《項王廟》詩相似。

《留月簃詩話·梵麓山房等記·論詩》 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近東頤道刻其兩卷。詩好用典，不見性情，非詩家正軌。

王灋《冬飲廬藏書題記》 神狐通天，終不脫凡脂穢骨，吾惟服其狡獪已耳。

分論

《西楚霸王廟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三九引《松心日錄》：寶東皋先生光鼐評王仲瞿所撰《西楚霸王廟碑》云：「二千年來，無此手筆。」

《落花詩》 《耐冷譚》卷五：秀水王仲瞿孝廉，脫略勢利，狂語驚人，人終莫測其底蘊。嘗讀其《落花詩》三首，全爲自己寫照，而格高韻遠，人共謂其勝于唐六如也。《霞外攟屑》卷八下《王仲瞿落花詩》，詩云：「三十韶華栩栩過，殺花聲裏坐銷磨。百年流水隨春去，一代紅顏奈老何？天上好風君子少，世間無福美人多。西窗一種悽涼事，燈火更深月照他。」「如此飄零怨也遲，斜陽肯照未殘時。句留幾世東皇債，冷落終年后土祠。隴水人吹三弄笛，孤山魂葬半墳詩。寒鴉齒冷秋煙笑。死若能香那得知？」「年來心事更乖違，說不歸時怎不歸？春老肯教分手別？山空只好背人飛。風姨面冷吹紅雨，月姊心香鑒白衣。千里胡沙千里雪，琵琶此曲是明妃。」（庸）按：《煙霞萬古樓詩選》（卷一）所載止二三兩首。而第二首第三句作「生成一樹桃花命」。第五句「笛」作「月」。第三首起韻，作「殘紅殺盡綠難肥，誰想逢年再著緋？」第三句「老」作「了」，「肯」作「定」。第五六作「縱教幼女抛來著，敢笑文殊放下非。」第七句「雪」作「月」。與小茗所錄不同。豈仲瞿後定本？抑汪小韞女史選時有所點竄耶？

《呈隨園老人》 李堂《緣庵詩話》：王仲瞿孝廉（曇），才情縱放，人亦跅弛不羈，曾執贄於隨園老人，投一絕云：「六朝文字六朝人，六代江山六代春。總是西湖無福分，他山留老寓公身。」詩亦效之也。

傳記

陳文述《王仲瞿墓誌》 君諱曇，字仲瞿，浙江秀水人。邑有瓶山，因以瓶山自號。乾隆甲寅舉人。幼穎異，讀書過目不忘。家素封，以購書耗其貲，讀一過即隨手散棄。性慷慨，好奇計，每發一論，出人意表。即營一器、製一衣，必別出新意。所爲詩文，不循恆蹊。海內識與不識，皆曰奇才。好談經濟，尤喜論兵。嘉慶初，川、楚不靖，總憲雲間吳公，君座主也，倚某相國。相國怙勢，敗懼罪及。因薦君知兵，以不經語入奏，冀以微罪避位，非愛君也。睿皇帝燭其情，罷吳公官，而君不問。然自是場屋中相戒不錄君文。君文奇麗，易識別。君亦自悔，改名，於禮部曰良士，不錄如故。九上春官不得志，則好奇之累也。則有才而不自晦，其才之累也。以嘉慶丙子秋卒於錢塘西馬塍之紅柏山莊。君性豪逸，嘗於除夕攜眷屬泛舟皋亭梅花下度歲。又嘗建琵琶館於吳門，延海內善彈者品其高下。其逸事大率類此。道光乙酉，子人樹爲卜葬嘉興祖塋之次。以原配朱、繼配金、人樹生母錢祔。朱名

樨香，嘉興人。金名禮嬴，字雲門，山陰人，工繪事。朱之《繡佛樓圖》，金所繪也。錢名婉，常熟人。君所著《煙霞萬古樓詩文集》。蒙古法式善（以其）與舒位、孫原湘稱曰「三君」。銘曰：生才不恆，尤難者奇。奇才至君，而塞如斯！天限之耶？人爲之耶？不善用之，以至斯耶？聖賢中庸，豪傑韜晦。千古才士，若君幾輩？葬君先冢，鴛湖之濱。後有作者，視此刻文。

龔自珍《王仲瞿墓表銘》　乾隆末，左都御史某公與大學士和珅有連，然非闇於機者。窺和珅且敗，不能決然舍去，不得已，乃托於駿偏。川、楚匪起，疏軍事，則薦其門生王曇能作掌中雷，落萬夫膽。自珅之誅也，新政肅然，比珅者皆詔獄緣坐。某公既先以言事駿避官，保躬林泉，而王君從此不齒於士列。掌中雷者，神寶君說洞神下乘法，所謂役令之事，卽以道家書論，亦其支流之不足詰者。王君少從大剌麻章佳胡圖克圖者游，習其游戲法，時時演之，不意卒以此敗。君既以此獲不白名，中朝士大夫，頗致毒君。禮部試，同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薦；考官揣某卷似浙王某，必不中式；大挑雖二等，不獲上。君亦自問已矣！乃益放縱。每會談，大聲叫呼，如百千鬼神，奇禽怪獸，挾風、雨、水、火、雷、電而下上，座客逡巡引去，其二三留者，僞隱几，君猶手足舞不止。以故大江之南，大河之北，南至閩、粵，北至山海關、熱河，販夫騶卒，皆知王舉人。言王舉人，或齒相擊，如譚龍蛇、說虎豹。矮道人者，居京師之李鐵拐斜街，或曰年三百有餘歲矣，色如孩，臂能掉千鈞。王君走訪之，道人無言，君不敢坐，踧踖久，再請，道人乃言曰：「京師有奇士，非汝所謂奇也。夜有光，如六等星，青霞繞之。青霞之下，當爲奇士廬，盍求之？」王君知非眞，笑曰：「如師言哉！」己巳春，見龔自珍於門樓胡同西首寓齋。是日也，大風漠漠，多塵沙。時自珍年十有八矣！君忽歎息起，自語曰：「師乎，師乎！殆以我託若人乎？」遂與自珍訂忘年交。初，君以稚年往來諸老輩閒，狂名猶未起，老輩皆禮之。至是，老者盡死，同列者盡絕，君無慘甚，故頻頻與少年往來。微道人，亦得君也。越八年，走訪龔自珍東海上，留海上一月。明年遂死，則爲丁丑歲。自珍於是助其葬，又爲之掇其大要，而志其墓曰：君姓王氏，名曇，又名良士，字仲瞿，浙之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也。其爲人也中身，沈沈芳逸，懷思惻悱；其爲文也，一往三復，情繁而聲長；其爲學也，溺於史，人所不經意，纍纍心口間；其爲文也，喜臚史；其爲人也，幽如閉如，寒夜屏人語，絮絮如老嫗，匪但平易近人而已。其一切奇怪不可邇之狀，皆貧病怨恨不得已詐而遁焉者也！卒年五十有八。有集若干卷。祖某。父某。妻金能畫與詩，先卒。子一：善才。墓在蘇州虎邱山南。銘曰：生曇者，天也；有曇者，帝也；仇曇者，海內士；識曇者，四百歲之道人、十八齡之童子。曇來！曇來！魂芳魄香。思幽名長，山青而土黃，塵汝於是。噫！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四　王曇，一名良士，字仲瞿，浙江秀水人。乾隆甲寅舉人。有《煙霞萬古樓詩文集》。陳文述序曰：仲瞿奇於文，亦奇於詩。言論風采，出以游戲。雄辨博奧，所至傾座。人咸以狂傲目之。後爲座主吳君假其名，形諸奏牘，得罪疎里。而君之名亦爲世人所口實，遂潦倒以終。又有《西夏書》、《歷代神史》、《居今稽古錄》、《繙弢集》、《仲瞿詩錄》。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九　王曇字仲瞿，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有《煙霞萬古樓集》。

《墨林今話》卷一二　仲瞿名曇，後改名良士。嘉興人。乾隆甲寅舉人。才情縱放，跅弛不羈。少嘗執贄於隨園老人，老人極賞之。會楚、蜀用兵，其座主某公讌言舉君爲經略參謀，疏上，幾及禍。由是挫頓不復起。嘗在東阿以斗酒、牛膏、琵琶三十二絃致祭於西楚霸王之墓，作詩二律，極悲憤。生平足跡半天下，藉名山大川，以擴胸次。故其遊東海蓬萊時，詩尤壯闊。前後五遷吳中。晚居杭州西湖之散花灘二載，喪其嘉偶金氏雲門，鬱鬱不得志以卒。所著《煙霞萬古樓集》將謀付梓，未果。子瀟太史祭舊詩云：「奇氣漫漫溢九州，驚人才筆被天收。紅裙包裹牀頭稿，擲向東瀛定不流。」仲瞿《詠史》詞有「一幅紅裙包裹了，十二萬年青史」句，故重慨之也。

《清朝先正事略・舒鐵雲先生事略》附　王曇，字仲瞿，一名良士。浙江秀水人。乾隆五十九年舉人。好游俠，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著有《烟霞萬古樓集》。寶東皋評所撰《西楚霸王廟碑》曰：「二千年來，無此手筆矣！」吳侍郎省欽，仲瞿座師也，館和珅家。時和方怙勢，仲瞿三上書於侍郎，請劾和珅。書具存集中。張南山嘗曰：「漢有建安七子，唐初有四家，余欲選王仲則詩、王仲瞿文合刻之，題曰：「乾隆二仲」。

光緒《寶山縣志》卷一〇　字仲瞿，後改名爲良士。嘉興人，乾隆甲寅舉

人。才情放縱，跅弛不羈。少嘗執贄於錢塘袁枚。會楚、蜀用兵，舉爲經略參謀，幾罹禍。嘉慶八年，田鈞爲邑令，延曇及陳震，顧王霖選爲山長，時未建書院，居學署尊經閣。後五遷吳中。晚居杭州，喪其妻金禮嬴，鬱鬱不得志以歿。著有《煙霞萬古樓集》。

光緒《嘉興府志》卷五三 號仲瞿。乾隆甲寅舉人，博通經史及百家，負奇才，善通家掌中雷法。左都御史某以曇薦。會川、楚匪起，方禁邪術，薦曇者夙與和珅有連，珅敗，方引避，曇亦被牽，不復振。乃落拓江湖，佯狂玩世。著有《昭明閣》、《煙霞萬古樓》等集。

《清史列傳·王曇傳》（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王仲瞿孝廉，本名曇，後改名良士，恃才放縱，議論傲詭。有達官以讒言上聞者，遂挫頓不振。然其奇氣逸材，自是桑悅、徐渭一流人。水心論陳同甫曰：「若同甫終身不偶，則爲狼疾人矣！」傷哉言乎。仲瞿卒以是不第，後又喪其佳耦，奔走就食於東諸侯間，侘傺以沒，可哀也。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九引《弇楡山房筆譚》 吳白華先生（省欽），王仲瞿座師也。先生官總憲，薦仲瞿精五雷法，可制邪教。仲瞿以詩卻之，有「百里雄雷驚孝若，六州生鐵鑄顏回」之句。

《墨林今話》卷一二 仲瞿卜居吳門時，意致極豪。其《西橋卽事詩序》有云：傑閣、松風、山池、樹石，時也秋花匝地，明月乍來，米元章書畫之船，康崑崙琵琶之手，芙蓉人面，鸚鵡傳言，又三年於茲矣！其中室宇，蓋有白松閣、鴻隱樓、昭明閣、種秋堂、琵琶館、鸚鵡廊、歡喜園、如意池、清閟英光之閣諸勝，故云。後在西湖所居曰紅柏山莊，牆周二千步內外植梅桃三千四百餘樹，復極幽隱之樂。又嘗貿一舟貯書畫、妻子，動輒逾年。其生平不可臆度，類如此。

《匏廬詩話》卷下 嘉興王仲瞿孝廉曇，少以任俠破家，詩文有奇氣，又有爲公孫大娘技。好談兵法，時川、楚不靖，其座主吳白華總憲疏薦孝廉能平賊，措詞失當，幾陷不測。仁廟寬慈，謂書生庸妄，飭地方官管束而已。後屢上春官不售，行益不羈，落魄以死。

《冷廬雜識》卷三 秀水王仲瞿孝廉曇，【略】家貧，依其外舅以居，賦詩有「娘子軍中分半壁，丈人峰下寄全家」之句。

作品本事

《松門望海觀都督李（長庚）將軍水師大戰》 《清史稿》卷三五〇《李長庚傳》：李長庚，字西巖，福建同安人。乾隆三十六年武進士。【略】嘉慶二年，遷澎湖協副將，擢浙江定海鎮總兵。【略】五年夏，夷艇合水澳、鳳尾百餘艘萃於浙洋，逼台州。巡撫阮元奏以長庚總統三鎮水師擊之，會師海門。賊泊松門山下相持，颶風大作，覆溺幾盡，其泊岸及附敗舟者皆就俘，獲安南僞侯倫貴利等四總兵，磔之，以敕印擲還其國。是年，擢福建水師提督，尋調浙江。

《殿壁題詩》 《清稗類鈔·義俠類》：王仲瞿，名曇，以掌心雷之說，廢棄終身。然仲瞿實工劍術，鍊青鋒二，納之鼻中，顧不輕示人。時和珅當國，權傾中外，有炙手可熱之勢。仲瞿負盛名，珅嘗籠絡之，仲瞿亦與往來焉。某歲，珅生日，張筵爲壽，王公百官咸在，珅揚揚然有驕色。仲瞿忽離席而言曰：「中堂耳目之娛備矣！然某以爲猶有憾。公孫大娘之技，此鮮傳者，如有之，亦千古佳話也。」珅曰：「誰可者？」仲瞿曰：「非曰能之，願獻末技爲中堂壽，不識府中亦有『干將』『莫邪』否？」珅顧左右取劍。劍至，仲瞿手折爲二，曰：「廢鐵耳！」連易數劍，皆如此。珅驚顧左右，令往卧室中，見有錦袱重裹寶匣而鐍者，取以來。及開篋視之，則倭刀也，光燦如新發硎。仲瞿睨視良久，曰：「較美矣！」言未竟，已曲之成環形。珅失色，仲瞿曰：「中堂惜之邪？」捧而直之如初，轉以授侍者。珅顧謂：「無好劍，將如何？」仲瞿曰：「若然，則某固有隨身者在。」俯身大噓，有白光二道從鼻孔出，盤旋飛舞，寒光射人，並仲瞿之形亦不可見。劍閃爍，不可逼視。忽有一白光

飛向席上，呼然一聲，光遽收，色遽斂，仲瞿亦渺不知所在。衆方驚詫，但見珅呆立案側，案劃然中分剖而爲二矣！及珅神色稍定，顧謂諸朝士曰：「孺子將不利於我，我有以處置之。」乃密奏高宗，謂妖人王疊行刺未成。高宗密諭步軍統領嚴緝，勿使逸。比戶大索，將十日矣！一日高宗視朝，忽見御座旁有詩一首云：【略】下有款識曰「妖人王疊」。高宗大驚。珅侍側，面如死灰，遽伏地，請付刑部治罪。蓋仲瞿手筆，珅能辨之也。高宗令珅起，顧值殿宮監侍衛，問有人私入宮禁否？僉曰：「無之。」謂珅曰：「宮廷邃密，渠乃能來，我亦無奈何矣！」珅出，乃諭步軍統領，不嚴究。然仲瞿一擊不中，遽變姓名，南下浙江。《虎邱山窆室誌》中所謂張祿變名、辛文改姓者，即此時事也。及嘉慶己未，高宗崩，仁宗親政，嘗諭樞城，謂王疊若來京會試，朕欲親見其人。說者謂府中舞劍、殿壁題詩，仁宗實備聞之也。

著録

《清史列傳・王疊傳》所著述三百餘卷，然多散佚。今所傳者：《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詩選》二卷、《仲瞿詩録》一卷。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煙霞萬古樓文集》六卷，《詩選》二卷、《詩鈔》一卷，王疊撰。

藝文

《畫林新詠》卷一　名疊，改名良士，秀水人。僑寓武林散花灘。奇才抑塞，以孝廉老。畫不多作，余曾得其《北郭雲山》一幀，即所居紅柏山莊也。山莊暖翠擁晴巒，北郭雲山四面看。紅柏滿林梅滿地，兩窗間寫散花灘。

李慶來

李兆洛《李鹿耔傳》　君諱慶來，字鹿耔，棣原先生之子，爲後於蠡塘先生。生六歲，丁繼父憂。更八年而棣原先生卒，兩弟俱幼，君上事嫠母，下撫弱弟，治大事如成人。自厲於學，以率兩弟。家世工書，君能承之，摯一硯游諸侯以爲養。於學無所不窺，詩文皆有師法。既屢試不售，潦倒客授。客清河汪氏，卒中風不能言，俄頃卒，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也，年五十。所著有《肯堂古文稿》、《北山詩鈔》、《籟涵齋隨筆》。君長予一歲。乾隆甲辰予赴邑試，適與君連几坐，各詢名氏，始識君。時君才舞象，已有工書名，輩中相引重矣。予居北郭，君居西郭，苦不得朝夕，歲或一兩見。其後又識令弟心陔紹仔，往來益頻。君出游日多，兩弟小於君且十歲，常居守。故己未、庚申間與兩弟益密，而君反疏。然間歲亦往往相遇，從容杯酒，各道契闊。至戊辰以還，予羈宦淮北，遂不復見。比予謝事歸，而君已前逝矣。君泛愛容衆，與人無爭，雖胸中洞然而絕去圭角。所交遊，盡天下賢達、長者，其相與處，常在若近若遠間。故其生也無怨惡，其死也莫不思而頌之。體素豐碩，工飲啖。予嘗因讌集戲爲座中人言：「得春生之氣多者，莫如鹿耔，法當久不死，閱吾輩乃竟若此。」輯君詩，不自知涕淚之橫集也。

吳德旋《李鹿耔墓誌銘》　嘉慶二十年九月朔日，王守靜使來，告曰：「李鹿耔卒于清河矣！」余聞而哭請寢門之外。已而，葬有日，其弟復來心陔以狀來徵銘。余與鹿耔交舊矣，不可以不文辭，乃爲叙而銘之：鹿耔諱慶來，字章有，鹿耔其自號也。宋丞相忠定公裔。忠定之孫有曰元祐者，始居宜興，故世爲宜興人。高祖諱用楫，明崇禎癸未進士，廣東瓊州府推官，永明王時仕至兵部侍郎，肇高廉雷羅瓊巡撫。曾祖諱焆，皇贈翰林院檢討，始遷武進。祖諱維坤，皇贈翰林院檢討。考諱英，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檢討。本生考諱萼，歲貢生，山陽縣訓導。檢討兄弟皆籍宜興，至鹿耔始占籍陽湖，爲附貢生。檢討兄弟故善書，鹿耔承家學，幼而能之。先是，同州錢魯斯以書名天下三十年矣。鹿耔年二十許，最後出，而名與之齊，時稱「錢李」。

嘗以應順天鄉試，至京師，見推于大興翁覃溪學士，而長洲韓桂舲尚書、歸安王勿庵侍郎尤重其書，寶之。《與劉文清公書》並云：「鹿耔以先世侍郎公暨侍御公頎、觀察公來，皆仕永明王，殉節死，而節未彰灼，乃搜訪軼聞，爲《李氏三忠事蹟考證》一卷。」此其尤著稱于士大夫者。而他所著有《肯室古文稿》一卷、《北山吟草》二卷、《六止庵隨筆》二卷，藏于家。配謝氏，廣東雷瓊兵備道諱櫫之孫、江西饒州府知諱寶樹之女；妾王氏。子一人，弟子之頎也。女三人：長適王國任，次三尚幼。鹿耔生于乾隆戊子十月二十六日，卒于嘉慶丁丑八月十九日，年五十。以某年月日葬某所，銘曰：其來也孰始之？其逝也孰終之？忽乎！芒乎！而不可知也。噫！

郭麐《李鹿耔墓誌銘（并序）》 君諱慶來，字章有，鹿耔其號。李氏自宋忠定公之孫始居宜興。君祖遷常州，君入郡學，爲陽湖人。高祖諱用楫，明崇禎癸未進士，廣東瓊州府推官，永明王時官兵部侍郎、巡撫，與其弟監軍道耒、族王父監察御史頎，先後死節，君所輯爲李氏三忠事蹟者也。曾祖諱娟；祖諱維坤；父諱英，乾隆乙丑進士，翰林院檢討，贈兩世如其官。其季山陽縣訓導，諱萼，君訓導長子，後于檢討。母曰黃孺人。李氏代望也，而家綦貧。君六歲丁檢討憂，更八年而訓導沒，兩弟復來、述來皆幼。君上奉嫠母，下拊弱弟，營辦大事，治如成人。既自克厲于學，又教兩弟有聞，人莫不嘖嘖稱李氏有子。君以甘旨，故橐筆走四方。其所主如李觀察廷敬、徐河帥端、楊太守煒諸公，皆賢大夫。所與遊，如里中洪稚存、趙味辛、張皋文、陸祁生諸君，皆名士。處則敦文史之好，出則洽縞紵之歡，衆口翕然，推爲德人君子。學無不通，詩文皆有師法。而于書尤工，初規摹閣帖，後出入李北海、宋四家，縱橫變化，無不如意。有來乞者，長牋巨幅，薄跋小幀，豐碑徑丈，樂石盈尺，淋漓濡染，各厭其意以去，無倦容，無矜色。與人交，一以和推誠善下，有益無迕，而胸中白黑井如也。君屢試不雋，一遊京師及來袁浦，朝夕游處，如合故交。時陳君曼生亦偕其友來會，文酒譚讌，極一時之盛，恆以聚散無常爲歎。孰知數月之中，死生契濶，遽如斯也？方君沒時，兩弟皆歸常州，得耗奔赴，容色之戚、哭泣之哀，使人不忍聞見，亦足以徵君平昔孝愛之隆矣！復來以書及善狀來乞爲銘，銘曰：適來何庸？適去何從？既蹇其躬，年又不豐。或傳爲禪人之示見，而樂脫於五濁之中，我烏從而測其始終耶？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五 李慶來，字章有，號鹿耔，江蘇陽湖人。貢生。有《肯堂文稿》、《北山詩草》、《籟涵齋隨筆》。《縣志》：慶來博學。工詩文。書法初學歐、顏，後出入於宋四家。有《觀復齋臨帖》，石刻行世。

《初月樓聞見錄》卷一〇 李秋岑名萼，宜興人，與其兄蠡塘檢討並以能書名。蠡塘書宗歐陽率更，而秋岑師顏平原。先是，秋岑之外舅謝次山先生善治經義，有盛名。秋岑傳其法，亦善爲之，先君子嘗爲作經義稿序。秋岑晚以歲貢生選授山陽訓導，未及上事而卒。先是蠡塘卒，無子，秋岑以長子慶來後之。慶來字鹿耔，占籍陽湖，爲附貢生。鹿耔幼承家學。既長，以同州錢魯斯爲師友，學宋四家書，名出二父上，卒年五十。

《皇清書史》卷二三 李慶來，字章有，號鹿耔，一作樂只。萼子，爲其伯父英後。陽湖籍附貢。書法初學歐陽，後出入於宋四家，有《觀復齋臨帖》，石刻行世。（《陽湖縣志》【略】陸繼輅《左右修竹齋集序》略云：君二十有三，其時方銳意學宋四家書，懸腕縱筆如風雨。鹿耔以錢魯斯爲師，學宋四家書，名出二父上。（《初月樓論書隨筆》）

翁方綱

論述

陸廷楓《復初齋詩集序》 自漁洋先生取嚴滄浪以禪喻詩，謂「詩有別才，非關學也」，於是，格調流於空疏，神韻淪於寥闊矣！吾友覃溪，蓋純乎以學爲詩者歟。然近日如厲樊榭之沉博，而其神理若專熟南宋事者，亦平日精詣所到，流露於不自知也。而覃溪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

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詩。雖所服膺在少陵、瓣香在東坡，而初不以一家執也。然今媚學嗜古之士，往往輒譏漁洋以爲利趨妍好耳！而覃溪獨不敢貶漁洋，其於《帶經》、《石帆》之書，竊附於著錄之列，蓋其虛懷、師仰前輩又如此。

《隨園詩話》卷五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爲考據之學，自成一家。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爲賣弄？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余續司空表聖《詩品》，第三首便曰「博習」，言詩之必根于學，所謂不從糟粕，安得精英是也。近見作詩者，全仗糟粕，瑣碎零星，如剃僧髮，如拆韈綫，句句加註，是將詩當考據作矣。慮吾說之害之也，故《續元遺山論詩》，末一首云：「天涯有客號詮癡，誤把抄書當作詩。抄到鍾嶸《詩品》日，該他知道性靈時。」

《湖海詩傳》卷一五《蒲褐山房詩話》　覃谿年甫及冠，已入詞垣。而精心績學，宏覽多聞。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近年研精經術。嘉慶己未，予入京師，見其方考《禹貢》、《顧命》兩篇，諸儒同異，相與辨難，斷斷竟日。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間。雖嘗仿趙秋谷《聲調譜》，取唐、宋大家古詩，審其音節，刊示學者，然自作亦不能盡合也。

《北江詩話》卷一　翁閣學方綱詩，如博士解經，苦無心得。

《養一齋詩話》卷一　近人詩話之有名者，如愚山、漁洋、秋谷、竹垞、確士所著，不盡是發明第一義，然尚不至滋後學之惑。滋惑者，其隨園乎？人紛紛訾之，吾可無論矣。獨《石洲詩話》一書，引證該博，又無隨園佻纖之失，信從者多。予竊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質後之君子。其書亦推張曲江爲復古，李、杜冠冕，杜可直接《六經》。而酷好蘇詩。以之導引後進，謂學詩祇此一途，雖根本忠愛之杜詩，必不可學，「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嚨，以爲我輩亦可如此，所以梦如亂絲」。夫蘇詩非不雄視百世，而杜詩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詩也。今望而生怖，謂不如蘇之蹊徑易尋，則是避難就易之私心，猶書家之有側鋒、仕途之有捷徑，自爲之可耳！豈所以示天下耶！又謂：「五言詩自蘇、黃後，放翁已不能脚踏實地。居此後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誰信之！」夫蘇、黃之詩，標新領異，旁見側出，原令人目眩心搖。然久於其中，竟謂舉世之人，舍此斷無出路，何其輕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爲詩，則詩之爲物，累人心術亦甚矣！【略】總之，矯七子學唐太似之病，必然師法蘇、黃。此論竹垞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爲偏好所蔽耳。雖詩教廣大，各明一義，亦無不可，然心目之間，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揚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聲，震其大名，從之而靡，不能不爲所累也。夫以蘇之豪於詩，而倡言學之者猶足累人，況降於此者哉！論詩者誠不可不愼於言矣！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紫髯伯翁覃溪（方綱）。（贊）滄江夜夜虹貫月，惟有玉蟾蜍，清淚滴。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一引《聽松廬文鈔》　覃谿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碑版之學尤能剖析毫芒，如肉貫串。生平論詩，謂漁洋拈「神韻」二字固爲超妙，但其弊恐流爲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復初齋集》中詩，幾於言言徵實，使閱者如入寶山，心搖目眩。蓋必有先生之學，然後有先生之詩。世有空疏自腹之人，於先生之學曾未窺及涯涘，而輕詆先生之詩，是則妄矣！

陳壽祺《藤花吟館詩鈔跋》　覃溪論詩多精詣，然如元遺山《絕句》之「滄海橫流」，顯指蘇、黃末失，而以爲主論時政，此豈遺山之意哉？覃溪所奉者眉山，所宗者漁洋，而其所爲詩瘦硬槎枒，乃於涪翁爲近，去眉山、漁洋若風馬牛之不相及，假令強附之眉山、漁洋之苗裔，其可乎哉？非惟覃溪爲然，眉山多自比香山，其詩非香山也；漁洋自謂石倉後身，其詩非石倉也。非惟眉山、漁洋爲然，昌黎論詩，於東野、玉川不以其同己也而暱之，於祕書、水部二張不以其異己也而擯之，曾入主出奴之，是私乎哉？師古人者，以神不以形，執一而掩百，徇目而廢心，則明人門戶之見，而其弊卒不免爲後世譏者也，君子奚取焉？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石溪舫詩話》　覃溪師論詩，以杜、韓、蘇、黃及虞道園、元遺山六家爲宗。全集多至五、六千首，嘗命余校定卒業，余請分編爲內、外集，性情、風格、氣味、音節得詩人之正者爲內集，考據博雅、以文爲詩者曰《外集》。吾師亦以爲然。

又引《寄心盦詩話》　覃溪先生詩，題圖、題畫、題拓本已居十之七八。人謂其學蘇，余謂其兼學山谷，生峭勁澀，一洗空虛之習。

《制義叢話》卷一一　翁覃溪師作詩古文，皆以盤空硬語制勝，而作八股文獨細意熨貼，含毫邈然。余最愛其「女得人焉爾乎」中後四比頓挫，「焉」、「爾」、「乎」三虛字，迴在常人心眼之外，所謂深入無淺語也。【略】紀文達師評云：「此於聖人言下之意固是應有，非比故意鉤探下文，故是大家舉止，時手無由夢見也。」

《筱園詩話》卷二　朱竹君、翁覃溪，北方之雄，記問淹博。朱講經學，不長詩文。翁以考據爲詩，餖飣書卷，死氣滿紙，了無性情，最爲可厭。差強人意者，能宏奬風流耳！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眩目何爲繡色絲，西江宗派竟多師。（覃溪北人，詩效西江。）詞章經術難兼擅，徒博徐凝笑惡詩。（大興翁覃溪方綱。覃谿詩患塡實，蓋長於考據者，非不能詩，特不可以塡實爲詩耳。以塡實爲詩，考據之詩也。故詩有別才，必兼學識三者，方爲大家。顧亭林、朱竹垞皆長於考據，而詩之雄厚淵雅，非餘子所能追步。覃溪經學非其所長，至考訂金石，頗有可取。）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先生精心汲古，宏覽多聞，於金石、譜錄、書畫、詞章之學，皆能抉摘精審。著有《兩漢金石記》。詩宗韓、杜、蘇、黃。書初法平原，繼學率更，隸仿史晨、韓勅諸碑。嘗鉤摹舊帖數十本，海內求書碑版者畢歸之，世稱「翁、劉、梁、王」，爲本朝四大書家。

《晚晴簃詩匯》卷八二　覃溪以學爲詩，所謂瓠劈木石，一一從平地築起，與華嚴樓閣彈指即現者固自不同。同時如惜抱、北江諸人，每有微辭，持之良非無故。然興觀羣怨之外，多識亦關詩教，且其深厚之作，魄力既充，韻味亦雋，非盡以鬬靡誇多爲能事。遺山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珷玞。」讀覃溪詩，亦作如是觀耳！

又引陶堯鄉曰　先生詩分兩種：金石碑版之作，偏旁點畫，剖析入微，折衷至當，品題書畫之作，宗法時代，辨訂精微。蓋其學問既博，而才力又足以副之，故能洋溢縱橫，別開生面，不可謂非當代一大家也。

又引王蘭泉曰　覃溪精心績學，宏覽多聞，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雖嘗仿趙秋谷《聲調譜》，取唐宋大家古詩，審其音節，刊示學者，然自作亦不盡合也。

《退庵隨筆》卷二〇　蘇齋師論詩最嚴，有口授之二語，則謂「手腕必須靈活，喉嚨必要寬鬆。」蓋喉嚨寬乃衆妙之門，百味皆可茹入。王漁洋喉嚨最寬，所以一發聲即奄有諸家之長。又云：「作詩言大章法，固是要義。然學者多熟作八股，都羨慕大章法之布置，而不知五字、七字之句法，至要至難。句法要整齊，又要變化，全在字之虛實雙單，斷無處處整齊之理。能知變化，方能整齊也。」

繆荃孫《重印復初齋詩集序》　閣學性耽吟詠，隨地有詩，隨時有詩，所見法書、名畫、吉金、樂石亦皆有詩，以考據並議論，遂有「最喜客談《金石例》，略嫌公少性情詩」以譏之者。不知《石鼓》、《韓碑》首開此例，宋、元名集尤指不勝屈，正可以見學力之富，吐屬之雅，不必隨園之纖佻、船山之輕肆而後謂之性情也。

劉承幹《重印復初齋詩集序》　大興覃谿翁先生，以碑版題跋之學震爍當世，藻鑑家倚爲斗極，今尚流風未泯也。【略】先生專長尤在詩，過矜其鉤畫，毋亦神龍之鱗爪邪？由是進讀其韻言。有清一代學術文章之盛莫如乾、嘉，每誦先生古近諸作，一時文物聲明方興未艾，凡某善某經傳，某善某文學，某善某藝能，皆夙所心藏心寫願見不得者。今若晤對一室，奉手承教，風采聲欬爲奕紙上。讀先生詩，中心愉快爲何如！不必論其倔肖眉山也已。【略】追念乾、嘉盛日，扶輪承蓋，實大有其人。先生及梧門學士則以風雅總持乎京朝；其凝續在外者，都轉則有雅雨、賓谷二先生，開府則有秋帆、芝臺二先生。壇坫之光，簪裾之盛，英髦繼起，莫不欣焉！【略】先生之詩，其善狀政俗，不可謂非乾、嘉之《小雅》、《國風》。

《清儒學案小傳・蘇齋學案》（存目）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鴛鴦煞費度人鍼，畢竟覃谿汲古深。刪卻評碑題畫作，披沙往往得精金。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五　欽州馮魚山敏昌爲大興翁覃谿方綱弟子。蘭泉、覃谿非不名重當時，後進經品題者類皆紙貴。竊意五百年後，二公之名仍須藉仲則、魚山而傳耳。

陳衍《詩評彙編》　覃溪自命深於學杜，其實所知者山谷之學杜處耳。只可以傲門下謝蘊山、馮魚山輩。至其考據，所精在金石書畫，於音韻之學，則未有知，故常以翰林試帖詩科律律古近體詩。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官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有《復初齋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一引《聽松廬文鈔》 雍正十一年癸丑八月十六日先生生。乾隆九年甲子，先生年十二。是年六月補順天府學生，簪花日大雨，家無雨衣，以油紙覆衫上。十二年丁卯，先生年十五。是年鄉試中式舉人。十七年壬申，先生年二十。是年會試中式進士。會榜在九月。殿試改庶吉士。先生自編《復初齋詩集》於是年始。十九年甲戌，先生年二十二。是年散館授編修。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年二十七。是年秋奉命典試江西。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年三十。是年奉命典試湖北。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年三十二。是年秋奉命視學粵東。三十六年辛卯，先生年三十九。自甲申秋至辛卯秋。視學役竣，凡三任八年。三十七年壬辰，先生年四十。是年春二月還都。三十八年癸巳，先生年四十一。是年冬得宋槧《蘇詩》施、顧注本因以「寶蘇」名室。四十一年丙申，先生年四十四。是年冬奉命充文淵閣校理官。四十二年丁酉，先生年四十五。是年除夕前一日賜柑、橘、橙，有恭紀詩。四十三年戊戌，先生年四十六。是年七月十八日賜荔支，有恭紀詩。四十四年己亥，先生年四十七。是年秋奉命典試江南。四十五年庚子，先生年四十八。是年秋扈蹕灤陽。四十六年辛丑，先生年四十九。是年擢國子監司業，閏五月擢司經局洗馬。四十七年壬寅，先生年五十。是年貤贈曾祖父母，行焚黃禮，敬述有詩自註云：「四品以下，向無貤贈曾祖之例，茲出特旨，蓋異數也。」四十八年癸卯，先生年五十一，是年正月《蘇詩補注》刻成，八月奉命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十九年甲辰，先生年五十二。是年春閏三月遷少詹事，秋扈蹕灤陽。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年五十四。是年秋奉命視學江西。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年五十五。是年嗣君宜泉太史（樹培）中式進士，選庶吉士。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年五十七。是年冬視江西學校竣還都。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年五十八。是年春扈蹕山東，奉勅充曲阜釋奠分獻官。冬十月，上御乾清門，先生以學士承旨嗣君，宜泉太史以檢討侍班，有敬述詩。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年五十九。是年春隨駕往盤山。冬奉命視學山東。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年六十一。是年五月登泰山，有《登岱詩》。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年六十二。是年春扈從天津，先生藏書三萬卷，是冬有自題《三萬卷齋詩》。嘉慶元年丙辰，先生年六十四。是年春正月四日賜千叟宴，先生有《恭依御製詩韻詩二首》，自註云：「筵上蒙賜御製詩一卷、錦綺十卷、綵箋二卷、玉嵌如意一柄、紅琥珀朝珠一串、湖筆五、硃墨二、周提梁卣硯一、金合一、齋戒牌一、荷包二對、杭緯二匣、金字壽杖一。」四年己未，先生年六十七。是年春授鴻臚寺卿。六年辛酉，先生年六十九。是年寓馬蘭峪，溫肆三傳、三禮。久不作詩。冬爲季子（樹崐）締婚李氏。九年甲子，先生年七十二。是年留題馬蘭峪寓齋詩，有「三載枝棲荷主恩，暮春悵別緒誰論」之句，又有《蒙恩家居，以退圃自名其齋》詩。夏，重赴泮林，宜泉太史隨侍，有《敬拜宮牆》詩。十二年丁卯，先生年七十五。是年秋奉旨賜三品銜，重預鹿鳴宴，有《紀恩述懷》詩。十五年庚午，先生年七十八。是年宜泉太史下世，先生有《哭培兒詩》。十九年甲戌，先生年八十二。是年四月賜加二品銜，重預恩榮筵宴，有恭紀詩。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年八十六。是年□月□日先生卒。屏欲撰先生年譜而未得其詳。先生既歸道山，凡家傳、墓誌，屏未獲見，茲就詩集中舉其大略。而詩集僅刻至第六十六卷，亦闕而未全，俟他時訪得其詳擬補成之。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一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重宴瓊林，加二品銜。書學永興，長於考證金石。有《復初（堂）〔齋〕集》。

《清朝先正事略・翁覃溪先生事略》（存目）

《大清畿輔先哲傳・翁方綱傳》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改庶吉士。十九年授編修。初，清朝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餘人學習清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清書第甲乙。是年散館，上以繙繹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方綱甫脫稿，適駕出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御定一等一名。方綱之受知自此始。二十四年典江西鄉試。二十七年典湖北鄉試。越二年督廣東學政，凡三任，前後八年。四十一年充文淵閣校理官。四十四年典江南鄉試。四十六年擢國子監司業，陞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十九年遷少詹事。五十一年督江西學政。五

十五年扈蹕山東。明年，督山東學政。嘉慶元年，年六十四，預千叟宴，賜上方珍物十三種。四年授鴻臚寺卿。十二年重預鹿鳴宴，得旨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瓊林宴，賜二品銜。時年八十二矣。又四年卒。

《清史列傳・翁方綱傳》 翁方綱字正三，順天大興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四年充江西鄉試副考官。二十七年充湖北鄉試副考官。二十九年督學廣東，凡三任。四十四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四十六年擢國子監司業，尋遷洗馬。四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副考官。四十九年遷詹事府少詹事。五十一年督學江西。五十五年擢內閣學士。五十六年督學山東。嘉慶元年賜千叟宴及御製詩、珍物。四年左遷鴻臚寺卿。十二年重預鹿鳴宴，賜三品銜。十九年重預恩榮宴，賜二品銜。二十三年卒，年八十六。方綱弱冠入翰林。散館日，上至方綱跪所取卷閱之，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既而屢司文柄，英才碩彥，識拔無遺。與同里朱珪、獻縣紀昀，俱以宏獎風流爲己任。寶應劉台拱、海州凌廷堪、曲阜孔廣森、南城王聘珍、欽州馮敏昌、東鄉吳嵩梁等，皆從之遊。生平精研經術，嘗謂「考訂之學，以衷於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嗜異矜己者，非也。」又曰：「考訂之學，蓋出於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後考訂之；說有互難，而後考訂之；義有隱僻，而後考訂之。《論語》曰多聞、曰闕疑、曰愼言，三者備，而考訂之道盡於是矣！」時秀水錢載斥休寧戴震爲破碎大道，以此相詆。方綱與歙縣程晉芳言：「謂詁訓名物，豈可目爲破碎？考訂詁訓，然後能講義理也。錢、戴之爭，究以戴說爲正。然戴謂聖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卻不盡然。」其論最爲持平。方綱讀羣經，有《書》、《禮》、《論語》、《孟子》附記。官鴻臚卿時，青浦王昶見其方考《禹貢》、《顧命》兩篇諸儒同異，相與辨論，斷斷竟日。晚居馬蘭峪，猶溫肄三禮、三傳，其精勤如此。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溪。直隸大興人。年十二補府學生。十五登鄉薦。二十成進士，選庶吉士，是爲乾隆十七年壬申。尋授編修，官至鴻臚寺卿。屢主文衡，所拔皆知名之士。預千叟宴，重赴鹿鳴、瓊林恩宴。卒年八十有六。

《國朝書人輯略》卷五 翁方綱，字正三，號覃谿，晚號蘇齋。乾隆壬申進士。官內閣學士。

《清儒學案小傳・翁先生方綱》（存目）

《詞林輯略》卷四 翁方綱，字忠叙，一字正三，號覃谿，又號蘇齋。順天大興人。散館授編修，歷官內閣學士，左遷鴻臚寺卿。重與恩榮宴，加二品銜。著有《經義考補正》、《兩漢金石記》、《復初（堂）〔齋〕集》。

紀事

作家逸事

《梧門詩話》卷一 翁覃溪先生生平愛慕東坡，題屋楣曰「蘇齋」，每臘月十九日懸玉局像，焚香設祭，邀同人飲酒賦詩。論詩宗漁洋，而於漁洋疎處，抉摘不遺毫髮。於近人中頗許樊榭、蕙石兩家。

《國朝正雅集》卷一二引《翁氏家事略記》 先生《黃鶴樓圖記》云：「榜發後，重九日開讌於黃鶴樓，樓前設插屏，臨江插菊花數千萬枝以侑酒。酒罷，題一聯於樓柱曰：『千古題詩到崔李；國朝制義在熊劉。』明日俶裝北歸，渡漢江至大別山，登晴川閣迴望黃鶴樓，朗吟崔司勳詩，竟未能成一字。」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九一引《郎潛紀聞》 國朝乾隆以前，凡新進士用館職例，擇年少者十數人學習國書，庶常館課，及次科散館，皆以清書第甲乙。翁學士方綱散館時，上以繙譯陶潛《桃花源記》命題。是日午刻，學士已脫稿，適聞駕出，上步自西階至其跪所，取卷閱之，問姓名至再。諭曰：「牙拉賽（音，漢語甚好也）。」次日，御定一等一名。嗣是纂修祕籍，掌握文衡，靡役不與，遂褒然爲北學領袖矣！其受知遇，實始此。新進士釋褐於國子監祭酒司業，皆坐彝倫堂行拜謁簪花禮，故事三鼎甲皆簪金花，外有備用一枝爲總理監事所攜歸。乾隆辛丑，長洲錢棨適占三頭，於是總理監事者爲漳浦蔡文恭公，新司業則翁覃谿學士方綱也。文恭戲謂今科狀元是翁公上年所得士，此花應歸翁公學士，因攜歸櫝藏之，鐫銘其上，並撰《三元考三元喜宴詩》四律，京師士大夫及四方詩人和者數百家，鋟梓爲《三元詩集》。順天鄉試考官凡籍隸畿輔者，例不開列。乾隆癸卯，覃谿學士以洗馬奉命充副考官，

尤爲異數。嗣後，紀文達公亦曾主京兆闈。嘉慶十九年甲戌，上問戶部尚書潘世恩：「今科會試，有重赴瓊林宴者乎？」世恩對有壬申進士翁方綱。壬申今無正科，見在禮部，奏請於甲戌補重宴。上頷之。二月十八日禮部奉旨：翁方綱賜三品銜，重與恩榮宴。　黃秋盦易得漢石經《尚書》、《論語》三段，翁覃谿借摹於石。因用洪文惠摹石經於越州蓬萊閣事，自題扁曰「小蓬萊閣」。翁覃谿學士乾隆甲申奉命視　學廣東，至辛卯秋役竣，凡三任八年。嘉、道而後，學臣無此久任者。粵之雷州亦有西湖，坡詩所謂「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者也。其地相傳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人因搆書舍於湖上，顏曰「平湖」。覃谿學士按臨雷郡，有句云：「可笑此郡士，不愧文不工。但祝西湖平，結此一畝宮。」乾隆間番禺縣學生王健寒，年九十九，尚能入試握筆爲文，翁覃谿記以詩。京師爛熳胡同，昔稱爛眠，故覃谿移居詩有「街坊爛熳名元好，不敢隨人作懶眠」之句。覃谿學士癡香坡公，每歲於十二月十九日，輒集四方名士於蘇齋，爲公作生朝。後得本朝王文簡像，亦如祭坡公例。惟每祭文簡必偏詢坐客，謂漁洋品古今五言詩以盛唐爲宗，盛唐五言又以《三昧集》王、孟諸家爲宗，而先生選五言詩於唐止取五家，有韋、柳而無王、孟諸家，何也？請下一轉語，方許同列拜跪。人但知南昌學藏注疏，以爲西江文物之幸。按大興翁覃谿先生方綱督學江西時，嘗合平生所見錢唐黃氏、如皋姜氏、金匱錢氏摹《熹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六百七十有五，勒於南昌學宮，詳見《復初齋集》及《兩漢金石記》。昭代魁儒後先持節古今，瓌寶萃於一區，固地運使然，亦可見乾、嘉時承平氣象，二三公卿振興風教乃如此。相傳翁覃谿學士垂老康彊，目力尤勝。六七十時，猶能於燈下作細書，閱蠅頭字不假鬚鬟。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至七十後猶能寫「天下太平」云。可謂異稟。按《翁氏家事略記》載英和按云：「先生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則尤爲神契矣！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　翁覃溪、錢籜石兩先生交最密，每相遇必話杜詩，每話不合，甚至相搏。【略】數公雖不免意氣用事，然以學問言，必能持之有故；以交誼言，猶不失爲直道。特揮拳相搏，則不可爲訓，或亦傳聞之過耳！

《大清畿輔先哲傳・翁方綱傳》　方綱精心績學，喜言考訂，以衷於義理爲歸，一字一句必求根據，不爲漢、宋門戶之見。嘗爲《考訂論》三篇，以揭其要曰：「考訂之學，以義理爲主。其嗜博、嗜瑣者，非也；其嗜異者，非也；其矜己者，非也。不矜己，不嗜異，不嗜博嗜瑣，而專力於考訂，始可以言考訂。考訂者，對空談義理之學而言之也。凡所爲考訂者，欲以資義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於義理之本然反置不問者，是即畔道之漸所由啓也。」

《舊聞隨筆・翁覃溪學士》　大興翁覃溪學士（方綱）長於書法，而小字尤工。明萬曆中，龍溪李義民（宓）嘗縮臨褚本《蘭亭序》，細若蠅頭，勒石萬松山房。公取定武落水本審定四十餘處，更書之，風神不失毫釐。世傳公於每歲元旦，必用西瓜子仁書四楷字。五十後曰「萬壽無疆」，六十後曰「天子萬年」，七十後曰「天下太平」。或曰公每於一粒胡麻上作「一片冰心在玉壺」七字，可謂神技矣！曹文正公嘗以詩就正於公，公因其但館閣體，未爲佳，塗改，不稍恕，俟別錄出，始加墨焉。時文正已大貴矣！人謂公與人之忠、文正虛心服善，皆不可及。

作品本事

《李南澗至都莊谷書倉小山竹廠集魚門齋同用南字》　《臥園詩話》卷三：益都李南澗（文藻）【略】多髯，好金石之學，其自嶺表入覲也，翁覃溪學士招飲，座中客盡長髯，覃溪詩云：【略】。

《雷州西湖疊舊用蘇詩韻》　《郎潛紀聞初筆》卷四：粵之雷州亦有西湖，坡詩所謂「西湖不欲往，暮樹號寒鴉」者也。其地相傳有「西湖平，狀元生」之語，郡人因搆書舍於湖上，顏曰「平湖」。覃谿學士按臨雷郡，有句云：「可笑此郡士，不愧文不工。但祝西湖平，結此一畝宮。」

《兕觥歸趙歌》　《隨園詩話》卷一四：前明萬曆五年，常熟趙文毅公劾張江陵，廷杖謫戍，其友庶子許國銘兕觥爲贈。蓋取神羊一角觸邪之義。後流傳，數易其主。五世孫王槐探知在山左顏衡齋家，乃製玉觥銀船，托宮詹翁覃溪先生作詩，請易之，竟得返璧。一時題咏如雲。覃溪作七古一篇，後八句云：「顏公奉觥向君笑，趙叟傾心誓相報。觥喜多年逢故人，叟泣還鄉告家廟。昔人贈觥事偶然，今日還觥世更傳。譜出兕觥新樂府，壓倒米家虹玉船。」

《宿盤山下八首》《雪橋詩話三集》卷三：塞曉亭少司馬早孤，母南太夫人撫成之。至性孝謹、持身嚴恪。先人泰蔭布祿嘗貸人財，七十年而後，得其子孫，如數報償之，其子孫了不知。酷嗜讀書，早歲，及見漁洋，于唐愛杜樊川，于元愛薩雁門。因顏其齋曰「樊雁書屋」。以詩鳴公卿間。官暇輒與二三同好，携酒作春游，輒騎款段，從小奚物色人客。翁正三《宿盤山下》詩有云：「嘗觀《蘿村圖》，每憶李鐵君。指點鷹青峰，高韻想此人。十子壯燕山，實遇錢郎羣。此翁來把臂，曉亭與東村。豈矜慷慨氣？實以風誼敦。」

《禮烈親王克勒馬圖歌》《清史稿》卷二一六《禮烈親王傳》：禮烈親王代善，太祖第二子。【略】（天命四年即萬曆四十七年）三月，明經略楊鎬大舉來侵，遣總兵劉綎將四萬人出寬甸，杜松將六萬人出撫順，李如柏將六萬人出清河，馬林將四萬人出三岔口。太祖初聞明兵分出寬甸、撫順，以寬甸有備，親率師西禦撫順明兵。代善將前軍，諜復告明兵出清河，代善曰：「清河道狹，且崎嶇，不利速行，我當禦其自撫順來者。」過扎喀關，太宗以祀事後至，言界凡方築城，民應役，宜急衛之。代善引兵自太蘭岡趨界凡，與築城役屯吉林崖。杜松以二萬人來攻，別軍陣薩爾滸山。代善與貝勒阿敏、莽古爾泰及諸將議以千人助吉林崖軍，使陟山下擊，餘軍張兩翼，右應吉林崖，左當薩爾滸。太祖至，以右翼兵益左翼，先趨薩爾滸。明兵出，我兵仰射，不移時破其壘。吉林崖軍自山馳而下，右翼渡河夾擊，破明兵，斬松等。馬林出三岔口，以三萬人軍於尚間崖，監軍道潘宗顏將萬人軍於飛芬山，松後部龔念遂、李希泌軍於斡琿鄂謨，太祖督兵攻之。代善將三百騎馳尚間崖，見明兵結方營，掘壕三匝，以火器居前，騎兵繼之，嚴陣而待，遣騎告太祖。太祖已擊破念遂等，親至尚間崖，令於軍，皆下馬步戰。未畢下，明兵突至，代善躍馬入陣，師奮進，斬獲過半。翌日，代善以二十騎先還，詗南路敵遠近。太祖亦還，聞劉綎兵深入，命代善率先至諸軍禦之。出瓦爾喀什，綎已至阿布達哩岡，太宗率右翼陟山，代善率左翼出其西，夾擊，明兵大潰，斬綎。鎬所遣諸軍盡敗。

《題西齋洗馬詩卷兼呈楚帆給諫并寄冶亭漕帥二首》《雪橋詩話》卷六：翁覃溪序《西齋雜著》云：西齋洗馬所著《偶得》三卷、《鳳城瑣錄》一卷。西齋姓博爾濟吉特氏，祖邵穆布總督兩江。少承家世舊聞，加以博學多識，精思彊記；其於經史、詩文、書畫、藝術、馬步射、繙譯、國語源流，以及蒙古、唐古忒諸字母，無不貫串嫻習。與予生同里；乾隆丁卯同舉鄉試；壬申同中會試；同出桐城張樹彤先生之門；又同選庶常；同授編修；同直起居注；同修《續文獻通考》；同教習癸未科庶吉士；同官春坊中允。其後予視學粵東，西齋觀察粵西。予寄詩有《十同篇》之詠。西齋之卒，予適出使江西，以所著此二篇，於疾革時託同里邵楚帆給諫。憶嘗同直館下十餘年間，讌談諧笑，若筆之於冊，皆典故也，而今僅於此二種系之。西齋外任雲南迤西道，內官兵部郎中，而其在詞垣最久，故仍稱西齋洗馬，以志感舊之思。此稿在楚帆篋中十餘年，楚帆嘗與西齋同官兵曹，每惓念故交，必舉此編，以計日付剞劂爲快。今白山心齋給諫與楚帆同直，兩使南漕，將俶裝，亟以表章婦翁遺稿爲先務，并識以傳之。心齋，郭佳氏，名廣泰，鶴舫相國尊人也。嘉慶辛酉刻於廣陵節署。復取西齋詩輯遺梓而行之，詩皆補外以後之作。錢蓴石有《宏仁寺》及《觀荷》各詩，均西齋官中允時同作者，原詩皆散佚。翁覃谿題詩二首云：【略】。

《贈張南山孝廉三首》《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引《聽松廬詩話》：嘉慶丁卯四月，屏入都，時覃谿先生罷官家居。海內騷壇巋然魯靈光也。顧朋輩中每言先生持論太嚴，門牆太峻，是以屏於先生門下，雖有淵源，未往請見。九月一日，先生嗣君宜泉太史忽見訪，言：「家君知子來，已數月，曷不往相見？今日特命僕來，奉約明晨便往，勿遲也。」屏諾之。翼日往見，先生顏色甚歡，謂屏曰：「前年伊墨卿携子詩一册示余，余意中早有一張南山，乃今始得握手於蘇齋耶！」於是共几對談，辱承獎藉，並追話魚山、藥房在都時事，又詳詢二樵生平，而於魚山之歿，則尤嗟悼不已。越日，屏賦詩呈先生，是以有「獎許鯫生詩，彷彿馮子筆。爨桐賞音慚，墓草餘涕灑」之句，而先生亦賦五律三章見贈。

《墨卿書來云先生春來日與蓮裳南山論詩可羨也是日適得南山手書而蓮裳將歸矣》《國朝詩人徵略》卷三四引《聽松廬詩話》：屏南旋後，先生數郵書垂問，又見寄詩云：【略】末句望屏北上，懃拳之意，溢於楮墨。今先生詩翰皆藏篋中，每一展覽，如親杖屨。愴懷知己，追溯典型，不禁泫然隕西州之涕也。

《蔣笙陔殿撰賀宴詩四首》《雪橋詩話三集》卷一〇：天門蔣笙陔，辛未及第，釋褐橋門。其尊公丹林，時官祭酒，主會試者曹儷笙司農，本房則彭

寶臣修撰，適傳衣鉢。翁覃溪《賀譙詩》有云：「殿撰班先玉署英，父師位恰大司成。」

《送蔣礪堂總督兩廣二首》《雪橋詩話三集》卷四：佟陶庵撫廣東，查初白以丁酉十月作粵游，陶庵爲刻詩集。翁覃溪《送蔣礪堂總督兩廣》句云：「固合詩名查老遜，未親訪友穗城來。」《復初齋詩集》，礪堂所刻也。

《刻程湻溱海日堂集成偶閱蠶尾後集得漁洋先生題集後詩附刻於卷次韻二首》《雪橋詩話餘集》卷二：覃溪謂漁洋先生天挺秀骨，無論何等語言入其咳唾，皆成珠玉。【略】若無其秀骨而習其套言，非其天姿而步其熟徑，將奚存於中？將奚發於外耶？昔人云：「日臨《蘭亭》一紙，終不成書。」蓋漁洋一人，提唱神韻，山輝川映，一時諸名士，恐或皆在冰雪聰明函蓋中耳，周量是也。【略】漁洋《題海日堂集後》云：「一哭幽宮二十年，昔遊如夢轉茫然。珊瑚洲上吟魂在，歲歲松風響杜鵑。」乾隆辛卯，覃溪刻是集成次韻云：【略】。

著録

陸廷楓《復初齋詩集序》　今聞其及門王君實齋、吳君蘭雪諸子編次其古今體詩爲若干卷，一時之博學有文者爭爲序之。而覃溪獨以數十年前寒窗共研削之老友，惟予知之最深也，郵書乞予弁數言以規之，卽此亦足見其不邀虛譽爾。乾隆五十八年，【略】同里友兄陸廷楓序。

《清史列傳・翁方綱傳》　嘗與歸安丁杰及王聘珍校正朱彝尊《經義考》，凡千八十八條，爲《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又著《禮經目次》、《春秋分年系傳表》、《十三經注疏姓氏》、《通志堂經解目錄》各一卷。於金石之學尤精審，嘗取《熹平石經》一十二段殘字勒於南昌學宮。所著《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王昶謂其剖析毫芒，參以《説文》正義，幾欲駕洪文惠而上之。他著有《粵東金石略》十二卷、《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小石帆亭著錄》六卷、《米海岳、元遺山年譜》二卷、《蘇詩補注》八卷、《石洲詩話》八卷。所爲詩多至六千餘篇，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訂、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徹洋溢於其中，蓋以學爲詩者。有《復初齋詩集》七十卷、《文集》三十五卷。

《嘉業堂藏書志・羣書序跋》卷一《復初齋集外文跋》《復初齋集外詩》二十四卷，文四卷，翁方綱撰。方綱字正三，大興人，乾隆壬申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官至內閣學士，降調鴻臚寺卿休致，年八十有六，名滿天下，著書甚多。《復初齋詩》七十卷，自刻六十六卷，門人侯官李蘭卿都轉刻四卷，門人漢陽葉東卿封翁又重刻七十卷於廣東。前後兩刻，而流傳甚少。《文集》三十六卷，亦李都轉所刻，至同治六年始印行，海內學人群推奉之。晚年頗窘，歿後僅存一子，諸孫幼弱，門人杭州孫侍御熙賻以千金，完厥葬事，所藏精拓及手稿均歸之。手稿四十鉅册，按年編次，內缺十餘年，詩文、聯語、筆記全載，後歸績語堂魏稼孫鹹尹，再歸之藝風堂繆小珊參議。參議鈔出《集外詩》二十四卷，承幹已鋟之木。文定目一百餘篇，未鈔，爲人易去，僅存一目。今得魏氏績語堂鈔本，文止一百二十五篇，分爲四卷，而附其目於後，他日或能得之，當爲全刻，書此以當息壤。歲次強圉大荒落皋月。

又卷四《翁覃溪四庫提要手稿序》　右翁蘇齋學士手纂《四庫書提要稿草》一百四十四冊，舊藏廣州粵雅堂伍氏。癸丑歲，余以四千金購之滬上，合貴池劉聚卿參議所藏之六冊，共一百五十冊，分裝爲廿五篋。其外又三十有八冊，則學士筆記及群經附識之類，爲賀縣于文和公故物，文和逝世後，其公子舉以歸余者。當乾隆四庫開館之役，河間紀文達總其成，而蘇齋諸人實分其任。發羽陵之藏，抉宛委之秘，著錄數百萬種，經營二十餘年，固已中壘《七錄》，世仰其津逮；元徽《四部》，家留其副本矣。乃昆明歷劫，世變而風殊；文園著書，人亡而稿出。校胡盧之籍，或異今傳；（蘇齋此稿所列）才力所逮，精詣所極，通而久之，有軌道焉。正史之軌道，殆經二千年之考驗，信爲可以共由者，苟軼乎此，復何能成一代之史。柱下鴻碩，或不以予言爲謬乎？乙卯春日。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復初齋文集》　三十五卷，《集外文》四卷、《詩集》七十二卷、《集外詩》二十四卷，翁方綱撰。

《清儒學案小傳・翁方綱先生》　嘗與丁氏杰、王氏聘珍校正朱竹垞《經義考》凡一千八百八十餘條，爲《經義考補正》十二卷。又著《禮經目次》、《春秋分年系傳表》、《十三經注疏姓氏考》、《通志堂經解目錄》各一卷，《兩漢金石記》二十二卷、《粵東金石略》十二卷、《蘇米齋蘭亭考》八卷、《小石帆亭著錄》六卷、《米海岳元遺山年譜》二卷、《蘇詩補注》八卷、《石洲詩話》八卷、《復初

齋詩集》七十卷、《文集》三十卷。

吴錫麒

論述

綜論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一九 高麗、琉求使人以重金購其集。所爲駢體，尤名於時。踵門乞者，幾於一縑一字。晚年主講揚州甚久，修禊題襟，風流斯在。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四引《八家四六文鈔》 吾師穀人先生《有正味齋集》既出，修辭者以爲北斗南車，後進英髦，咸資準的。先生各體文皆工，而于駢體致力尤深。近代能者，或誇才力之大，或極摭拾之富，險語僻典，欲以踔躒百代，睥睨一世，不知其虛驕易盡之氣，爲有學之士所大噱也。先生不矜奇，不恃博，詞必澤于經史，體必準乎古初，合漢、魏、六朝、唐人爲一鑪冶之。胎息既深，神采自王，衆妙畢具，層見疊出，所謂爲之不已，直到古人愈唱愈高，去天三尺者也。

又引《松軒隨筆》 先生名重中外，詩文集鐫板，賈人漁利致富。高麗使至，出金餅購《有正味齋集》，廝肆爲一空。

又《聽松廬詩話》 穀人先生【略】詩鎔漢、魏、六朝、唐、宋爲一鑪，而得力於宋人者爲多。嘗合詩文全集論之，命意必清，吐辭必秀，取材必富，運筆必靈，凡操觚而有晦澀拙滯、癡肥粗俗之病者，當奉此爲換骨金丹。

又 「虎氣消沉鶴市荒，東風容易客迴腸。眞娘墓上年年柳，畫了春愁畫夕陽。」「羣峰如畫照船頭，歸去閒雲白似鷗。波面萬荷喧已定，夕陽無語一蟬秋。」「園亭何止一莊荒！風脚蕭蕭草有光。黃蝶不知懷古恨，故將金粉賽斜陽。」「宛然大酒肥魚社，各具壺觴各主賓。占得一方苔最厚，綠濛濛地坐詩人。」穀人先生絕句佳者甚多，此四首余尤愛誦之。

又 先生排律，生面獨開，於流轉之中含沈鬱之致。集中如《文丞相遺像》、《于忠肅公祠》諸篇，皆傑作也。

又 穀人先生駢體文，論古厚不及胡稚威、洪稚存，至清華明秀，以視諸家有過之無不及也。

《湖海詩傳》卷三三《蒲褐山房詩話》 浙中詩派，自竹垞、初白兩先生後，二十餘年，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及兩公殂謝，嗣音者少。司成以雲蒸霞蔚之文，合雪淨冰清之作，馳聲藝苑，獨出冠時，既工駢體，尤善倚聲，而詩才超越，直繼朱、查、杭、厲之後，宜中外望之，指爲景慶也。情殷謖背，乞假南還，雖未即安於閒適，而世已以白、晁兩太傅相期。性好溪山，流連詩酒，青簾畫舫，綠箬紅衫，游笻所造，無不承蓋扶輪，掃門納屨。

《北江詩話》卷一 吴祭酒錫麒，詩如青綠溪山，漸趨蒼古。

法式善《有正味齋詩集序》 三十年爲一世，余交穀人先生一世矣。性情心術靡不浹洽，有深於語言文字之外者。即以語言文字論，先生之詩非猶夫人之詩也，文非猶夫人之文也，詞賦非猶夫人之詞賦也。必先有以得夫事之眞、情之合，體驗融會，而後滔滔汩汩，筆之於書，無所扞格。【略】先生喜遊，又喜偕余遊，遊必有詩紀勝。當夫酒酣笑樂，俯仰今昔，落落自喜，蕭慘曠放，雲之行也，水之流也，風之來也，氣候之變幻也，山川之俶詭也，若有意無意。及發而爲詩文，則萬象包納，幽者顯，昧者揚，堅者、瑣者靡不摧且理焉！噫！何其大也。先生在京師續刻詩集，徵余序。今養痾江上七八年矣！家貧，課生徒自贍，而四方乞詩文者屨滿戶外。【略】先生名重中外。詩文集凡數鐫板，賈人藉漁利致富。高麗使至，出金餅購《有正味齋集》，廝肆爲一空。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馬軍驃騎舊頭領十員：【略】鎮三山吴穀人（錫麒），有《有正味齋全集》。

《羣雅集》卷一七 司成負沉博瑰麗之才，詩、詞、駢體一以清醇溫厚爲主。海内嚮學之士，咸奉爲金科玉律。主安定講席，余嘗同徐雪廬以詩文就正。風度和藹，眞古君子也。後由編修入都，不二三年被知遇洊歷今職。旋陳情歸養。昔賢所謂「一日之養，不以三公易」者，司成之謂矣！宜家述庵公

以威鳳祥麟目之。

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有正味齋試帖》一卷，凡八十首。錢唐吳錫麒穀人撰。穀人於同課中年輩最先，故卷在第一。穀人嘗自哀所著爲《有正味齋集》行於世，世多推其駢體之文。而予所尤服膺者，乃其八韻詩也。穀人他詩靡不工，然生峭之音、新蒨之色、超逸之解，以南宋、金、元與漢魏六朝共鑪而冶，雖脫化幾變，猶足以知其爲西泠前輩流風。獨於八韻詩，則天寂自解，一洗萬古，眞力彌滿，先射命中，洞入題腠，橫生側附，衆妙孕包。時而見若異軍蒼頭，時而見若時花好女，時而見若佩玉長裾，時而見若仙巾鶴氅，翛忽異狀，不名一能。予方瞑眩顚踣，驚猶鬼神，而又烏乎測之哉？

《浙西六家詩鈔》卷六　覃溪學士謂祭酒詩最深於杜，非貌似也，如義山、山谷之學杜，在若離若合之間。此言誠是。然細味之，自質、宋以還，諸家之妙蘊，莫不燦然俱備，不拘一格。七古自出機杼，一空依傍，洵足稱名家，間或有似青蓮，似昌谷，似東坡，似梅村，非盡學杜。五古、五七律之極自在者，多近樊榭，雖尚辭華，仍歸清峭。蓋生平服膺鄉先達爲尤深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漢魏齊梁儼一家，佳人臨鏡笑拈花。千秋如定詩中譜，不是琴音是琵琶。（錢塘吳穀人錫麒。「琶」讀入聲。白樂天詩「四絃不是琵琶聲」，朱竹垞詩「龍香小柄琵琶彎」，皆不讀平聲。）

《嘯亭雜錄》卷四　吳穀人先生，性爽闊，修髯偉貌，類市書鍾離權象。詩宗樊榭而清暢過之。駢體兼唐、宋之長。五言排律，格律精嚴，筆意秀勁，爲古今絕作。嘗館阿文成公宅，教今繹堂尚書，師範嚴肅。其他權要，杜絕往來。故徜徉詞苑二十餘年始至祭酒。先生曰：「得爲國子宗師，吾願足矣！」即日請假歸，人爭羨之。惟以索米故，門牆過廣，市儈子皆爭致束脩，爲盛德之玷云。

《國朝正雅集》卷二九引《南野堂筆記》　家穀人太史詩，如食洞庭柑、楓亭荔支，別有俊味。

又《寄心盦詩話》《兩般秋雨盦隨筆》云：「祭酒詞華蓋代，偶以雕琢掩其才氣。」此論誠然。然昔之試律一出，館閣風氣爲之一變。嘗主揚州安定書院講席，學者宗之，奉爲金科玉律。

曾國藩《致鄧寅階》　國朝推吳穀人先生爲第一名家，其詩無美不備，弟尤愛其《詠史詩》與《七十二侯詩》。

《復堂詞話・吳穀人詞》　祭酒名德清才，矜式後起。詩規漁洋，詞學樊榭，可云正宗。而骨脆才弱，成就甚小。

《蕉軒續錄・海上生明月詩》　先師寶坻李文恪公曾語濬師曰：唐人以詩賦取士，士之工此者多，故韻語必推唐人爲第一。我朝自乾隆間鄉會試增五言八韻，一時應試者妥章適句，鉤心鬬角，幾於家隨珠而戶卞璧。嘉、道以前獻紀文達公啓之，錢塘吳穀人祭酒繼之，歙鮑雙五侍郎、大興王楷堂員外又繼之，類皆擷三唐之精英，而上承漢、魏、六朝風旨，融會法則，謹嚴格調，盛矣哉！足以空前而絕後矣！

《試律叢話》卷四　會中人以吳穀人先生（錫麒）年輩爲最先，故以有正味齋居第一。惕甫最推重先生之試律，其作序云：「穀人他詩靡不工，然生峭之音、新蒨之色、超逸之解，以南宋、金、元與漢、魏、六朝，共鑪而冶，雖脫化幾變，猶足以知其爲西泠前輩流風。獨於八韻詩，則天寂自解，一洗萬古，眞力彌滿，先射命中，洞入題湊，橫生側坿，衆妙孕包。時而見若異軍蒼頭，時而見若時花好女，時而見若佩玉長裾，時而見若仙巾鶴氅，翛忽異狀，不名一能。予方瞑眩顚踣驚猶鬼神而又烏乎測之哉？」亦可謂傾倒之至矣！穀人先生詩句，每如生金鑄成。如《天行健》句云：「旋乃無聲磨，張之不弛弓。」運古語爲偉詞，他人有此筆力而不能如此自然也。若《十八學士登瀛洲》云：「天心方李屬，公等合松呼。」特是巧語。紀文達師《四十賢人》云：「五君容共席，八座各分茵。」程蘭翹師六出花云：「十方留四照，三徑見雙清。」《一年七十二風》云：「花計三番信，春添一倍宮。」同此巧合天然，偶一爲之，亦見新穎，若專事以此爲工，則傷格矣。有正味齋詩，美不勝摘。全首如《明月前身》云：「忽悟團團月，從前卽此身。小時渾不識，今夕又相親。萬古留圓相，三生證淨因。瓊樓寒處夢，金粟影中人。脩到皆仙佛，邀來孰主賓？冰壺曾濯魄，秋水定爲神。磨鍊經千劫，虛空只一輪。吳郎舊游在，幾度桂花新？」通體靈妙稱題，竟是自爲寫照，故結語直下「吳郎」二字。《春色滿皇州》句云：「清鐘長樂樹，暖鼓太平人。」然鐘鼓互舉，究竟近聲而不切色。余記得先生原稿是：「萬家元夕酒，一路曲江人。」似勝今本。或後以酒字不宜於試帖而改之。又《殷浩書空》云：「高閣宜君輩，蒼生誤此公。」記得原稿上五字是「末路慙名士」，似皆原稿爲勝也。《花壓闌干春晝長》句云：「人正東風倚，天難夕照斜。」《披書坐落花》句云：「文章曾水面，風景又吾廬。」當時此兩聯最膾炙人口。《春陰》句

云：「城郭描能淡，樓臺望轉深。白搖飛絮去，紅帶落花沈。」又云：「一番中酒意，幾日裏頭吟？易瞑新烟路，難忘舊雨心。」《秋陰》句云：「遠水三分白，斜陽半餉留。模糊雲際樹，蕭槭水邊樓。點雪明雙鷺，迷烟夢一鷗。丹黃開畫本，昏黑盪漁舟。」皆繪水繪聲之筆。《愚公移山》句云：「豈是鞭之走！居然負以趨。」句法似我法集，孰謂兩派格不相入乎？《泥金帖》，詩集中共有四首，撰詞各異，而命意則同，不如我法集中之《高山流水》四詩各出機杼也。「惜來原似墨，披去竟無沙」一聯特工，人皆稱之。而余尤愛「一函增鄭重，幾輩動咨嗟」十字。空寫更妙，然尚不及余叔九山公句云「千佛經傳世，羣仙夢到家」无有情景。《元夜張宴奪崑崙》句云：「戰氣笙歌外，兵機七箸間。鼓鼙齊入破，鐙月不能閒。」聲采俱壯，非此不能稱題。存素堂之「峯烟迷火樹，酒氣失雲山」，芳草堂之「觥籌參律令，火樹射朱殷」，亦是好句，而尚遜此之雄深也。《李憩雪夜入蔡州》句云：「蝴蝶人方夢，鯨鯢穴早搜。洗兵今夕豔，挾纊後時酬。」此種粗獷題獨以蘊藉出之，故佳。《長生未央》句云：「西頭風不到，太古月同明。」用空寫法；「銅盤通露氣，瑤島接春聲。」用旁寫法。結句原稿是：「蟾蜍忍清淚，爲汝賦西京。」今稿改爲：「琉璃還製匣，留與石交盟。」以合慶制體裁耳！論詩境則以原稿爲佳也。《似曾相識燕歸來》句云：「故人猶白屋，公子自烏衣。」又云：「光陰深巷是，風景落花非。」情景相生，妙在毫不費力。《龍興雲》屬句云：「噓氣全成水，回頭忽變峰。鱗而黏絮絮，尾段裹蓬蓬。」《風雨奉龍》句云：「慘淡羣靈會，蒼茫萬里從。半空蒸海氣，大澤護神蹤。」二詩題面相同，故摹寫亦略相似。王惕甫《風雨奉龍》句云：「白鷺滄海立，黑入太陰濃。」又《巨魚縱大壑》句云：「江湖身外事，風雨腹中書。顧盼生頭角，蒼茫接尾閭。」與此同一氣勢，皆題境使然也。集中單聯之足傳者，如《儒爲雞廉》句云：「身世愁風雨，光陰誤米鹽。」《行已有恥》句云：「放教清夢穩，笑謝盜泉甘。」《詩雜仙心》句云：「身從明月證，夢向綵毫圓。」《王猛捫蝨》句云：「目已無餘子，談眞破小言。」《鷄缸》句云：「起舞交雙蕉，留談配一蕉。」《得意忘言》句云：「文章花在水，風景月當門。」《豳風圖》句云：「春酒羔羊地，秋風蟋蟀天。」《漂母飯信》句云：「春雨王孫草，秋風大將幢。」《臨邛沽酒》句云：「橦花桃竹路，名士美人風。」《淵明歸隱》句云：「花因簪鬢好，柳解折腰非。」《萬變圖》句云：「霖雨隨時有，丹青絕世無。」《漏洩春光有柳條》句云：「灞岸烟初活，旗亭雪已消。」《賞月延秋桂》句云：「雲天開金粟，界人話木犀。」《禪鷹隼出風塵》句云：「目中餘須洞，秋外極蕭騷。」皆名句。而《山人足魚》句云：「傳書應謝雁，快意許兼熊。」尤爲巧力兼到。（按：近人有欲改「霖雨隨時有」爲「朱墨隨時近」者，眞點金成鐵也。）

《味蔬詩話》卷二　吳穀人詩清華典重，歌詠太平。雖少骨幹，而天趣盎然，不費雕鏤，小詩獨標新響。《澄懷園消夏》云：「萍面蝦蟆禪子語，草間蚱蜢女兒衣。《南華》、《齊物》誰能悟？獨立晚風觀化機。」《舟中雜詠》云：「彭彭魄魄打麥聲，啞啞軋軋繅車鳴。喚儂挑飯下田去，樹上一雞啼午晴。」《蠶詞》云：「團團日出雞子黃，一曲歌聽《陌上桑》。前路看花應更好，使君莫負紫絲繮。」斷句：「君王明日新祈穀，小隊紅妝看象來。」「牽牛花是鄰家種，瘦竹一莖扶上牆。」「聽得鄰家刨板急，夢隨飢雁落霜田。」《題杜文貞象》云：「千里麻鞋豺虎險，一身飯裹鳳凰飢。君臣正氣存風雅，妻子空山哭亂離。」清俊之音，未可以力弱少之也。

《清朝先正事略・邵荀慈先生事略》附　穀人，名錫麒，字聖徵。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中詩派，自竹垞、初白後，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及兩公殂謝，嗣音者尠。先生詩境超妙，爲朱、查、杭、厲之後勁。既工駢體，兼善倚聲，試律體尤能獨開生面，館閣風氣爲一變，名重中外。所著《有正味齋集》，高麗使臣出餅金爭購，廠肆爲之一空。

《新世說・文學》　吳山尊【略】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顰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略】劉之清轉華妙，吳之委婉澄潔【略】是皆遵循軌範，敷腴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略】吳名錫麒，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由編修官至祭酒。浙江詩派自竹垞、初白後，大宗、太鴻起而振之，吳之詩境超妙，實爲朱、查、杭、厲之後勁。既工駢體，尤善倚聲。）

《蓮子居詞話》卷四　穀人先生詞，有高妙語，有幽秀語。《臺城路》云：「空明一片。想深谷高眠，白雲都嬾。釣火何人？隔灘流數點。」（《富春道中》）《摸魚兒》云：「船頭煮釀。待銅笛吹來，浩歌一曲，清絕衆山響。」（《江上觀捕魚作》）《宴清都》云：「楓葉今朝冷。吳帆外、夕陽千里無影。」（《秋陰》）《湘江靜》云：「渾未着秋花，偏空際、飛來秋句。」（《舟行小港中，兩岸青蘆彌望，蕭寥無人，水風間作，槭槭然如聞秋聲也》）《長亭怨慢》云：「踏遍枯

枝，半林殘葉墜如雨。」又：「記破曉幾點蒼茫，倩誰寫、亂山行旅。」(《寒鴉》)《解語花》云：「纔省知回味，都無問此心灰否。」(《咏橄欖花》)高妙語也。《水龍吟》云：「舊時喬木依然，一襟曾染詩人翠。斜陽小立，藕花飛夢，夢涼如水。」(《夏晚趙氏西池納涼。》)又云：「水香何處尋來？一痕淡月微茫墜。」(《白蓮》)《鎖窗寒》云：「映蒼苔餘寒未休，隔簾又釀江南雨。甚滿身冷翠，低鬢微顰，摘梅簪去。」(《綠陰》)《水龍吟》云：「短篷小泊，一簪飛雪，惱人愁共。」(《秋蘆》)《春霽》云：「早料此度歸時，驚鷖頭上，藕花翻雨。」(《重赴嚴江，留別社中諸子》)《臺城路》云：「休提燕子。問頭白僧歸，主人知未？獨立蒼茫，冷冥移暗尾。」(《南湖感舊》)《石湖仙》云：「尋夢到蘆花，只留得鷗心一片。蒓香吹老，問幾棹采魚歸晚？雲斷。認破帆指塔遙轉。」(《題王述庵先生三泖漁莊圖》)《過秦樓》云：「待髻絲攏罷，甜香一撲，蝶魂應戀。」(《玫瑰》)《秋霽》云：「愛短橋外，只是滴翠搖青，聽延秋紡，一蛩吟遠。」(《牽牛花》)《壺中天》云：「曲閣遲燈，虛郎颺笛，夕氣涼如水。蟲絲絡遠，豆棚疎處輕墜。」(《夏晚坐綠意亭納涼》)《月華清》云：「想玉欄吹老苔花，枉閒却、扇邊眉嫵。」(《九月望夜，被酒歸來，明月在窗，清寒特甚，新愁舊夢，悵觸於懷，因賦此解》)《瑤花慢》云：「牆腰低迤，還誤認、夜深殘月。問者番、霽後園林，瘦却梅花誰說？」(《風雪作寒，寓齋岑寂，擁爐孤坐，偶歌此詞，恍惚玉龍起舞也》)幽秀語也。先生屬對俱精，可入陸輔之《詞旨》。

《詞學集成》卷七　「駐楓烟而聽雁，艤葭水而尋漁。短徑遙通，高樓近接。琴橫春薦，雜花亂飛。酒在秋山，缺月相候。此其境與詞宜。金迷紙醉之娛，管語絲哇之奏，浦遺余佩，釵挂臣冠，滿地靡蕪，夕陽如畫。隔堤楊柳，紅窗有人。此其情與詞宜。此谷人《紅豆詞》叙。」(詒)案：詩與文，不外情、境二字，而詞家之情、境，尤有所宜，此序長言之未足也。

《賭棋山莊詞話》卷九　錢唐吳穀人(錫麒)祭酒應制詩賦，一時紙貴，而《有正味齋集》，頗傷彫琢。洪稚存所謂「青綠溪山，尚未蒼古也」。惟長短句，則洵爲作手。自叙《佇月樓分類詞選》有云：「慕竹垞之標韻，緬樊榭之音塵，竊謂字詭則滯音，氣浮則滑響，詞俚則傷雅，意褻則病淫。」循究斯言，可以知其意旨與造詣矣。集中體物諸作，佳處眞不讓朱、厲獨步。若祭酒者，亦善學浙派，而爲其錚錚者歟！

陳廷焯《詞壇叢話・吳穀人詞一時獨步》　乾、嘉之際，吳穀人一時獨步。純雅中而有眉飛色舞之致，當與竹垞把臂入林。

又《穀人以後詞家》　朱、陳之後有太鴻，太鴻之後有位存，位存之後有璞函，璞函之後有穀人。穀人之後，數十年來，如蓉裳、伊仲、次仲、頻伽、米樓、荔裳、秋舲、吉暉、竹所諸君，後先繼起，非不精妙，然無有越穀人之範圍者。穀人眞詞中絕調也。

又《穀人詞以雅正爲宗》　穀人著作，一以雅正爲宗。論者譏其有過鍊之弊，轉傷眞氣。獨倚聲鍊字鍊句，歸於純雅。亦間有疎朗處，以暢其機，盡美矣，又盡善也。

《雲韶集》卷一　祭酒詩賦，一以雅正爲宗，詞亦然也。

又卷一四　乾、嘉以還，谷人一時獨步。

又卷一二　祭酒詞，風流蘊藉，神明乎姜、史。陳元山題祭酒詞有《滿江紅》一闋，後半闋云：「門閉也，傾薇露。香燼也，添蘭柱。把梅溪喚起，問誰千古。短鬢不禁寒食夜，斷魂又逐風流句。怕雙鬢、賺我趁梨花，旗亭去。」蓋深知祭酒詞者。【略】祭酒文章詩賦洋溢海內，原不以詞名。然其天才俊逸，出其緒餘，以爲倚聲，已足邁等絕倫。【略】祭酒詩詞，最善道凄凉景況。然怨而不怒，《風》、《雅》嗣音也。

《白雨齋詞話》卷四　吳穀人古詩、駢文，皆未臻高境，轉不若試帖律賦之工。惟詞則清和雅正，秀色有餘，出古詩、駢文之右。

又　詞欲雅而正，故國初自秀水後，大半效法南宋，而得其形似。穀人先生，天生一枝大雅之筆，益以才藻，合者可亞於樊榭，微嫌才氣稍遜。

又卷六　樊榭造句多幽深，穀人措詞則全在洗煉，又不逮樊榭遠甚。

又　穀人所長者，律賦試帖耳。古文固非所能，駢文亦不免平庸。詞較勝於駢文，然亦未見高妙。至古今體詩，則下駟之乘矣。大抵穀人先生祇可爲近時高手，論古則未也。

譚獻《復堂詞話・吳穀人詞》　祭酒(珂謹按：卽吳穀人祭酒錫麒。)名德清才，矜式後起。詩規漁洋，詞學樊榭，可云正宗。而骨脆才弱，成就甚小。(篋中詞)

譚瑩《論詞絕句》　巧奪天工不可階，鏤冰剪雪費安排。我朝亦有吳君特，七寶樓臺拆盡佳。

盧前《望江南・飲虹簃論清詞百家》　師樊榭，亦自許清才。終覺力難支

柱起，未能風骨予張開，浙派有輿台。

梁廷枏《曲話》卷三 吳穀人先生詞學，近時人不多覯，病除凡響，壁壘一新。集中南北曲數套，妙墨淋漓，幾欲與元人爭席。所作《漁家傲》樂府，詞壇、藝苑，交口稱之。其自序云：「余游富春之渚，經七里之灘。萬竹光中，斜陽曬網；一波折處，細雨施罛。緬懷高寄之蹤，指點歸耕之處。徑路或迷於黃葉，人家全在乎翠微。弄水相思，尋烟欲問。臺高百尺，其釣維何？祠閱千秋，伊人宛在。祗覺風流之足慕，敢辭水調之難工。恣我楮毫，被之絃索。演逸民之列傳，寫漁父之家風。人將讀之而解頤，吾亦因之而寄傲也。」

分論

《友論》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四《吳錫麒》引《松軒隨筆》：此吳穀人先生《友論》也，於朱氏《絕交》、劉氏《廣絕交》之外，更進一解，爰錄之，與世之喜交游者共翫之。

《趙雲崧前輩陔餘叢考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詄麗。」「疏越中自饒風致。」「駘宕。」「此又以雄壯勝。」「婉麗多姿。」「提頓。」「肇意動蕩。」姚燮總評：妥帖無支詞。

《曾盱江靜香齋遺詩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淒婉動人。」「神至之筆。」「寫盡悲涼眢邈之情，令人不堪卒讀。」「音節哀亮。」「兩兩比較，卻以慰藉作結，意不衰頹。」姚燮總評：情至之文，如水到渠成，山動生秀。

《謝蘊山前輩詠史詩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文情動宕。」姚燮總評：氣亦鬯達，然未免多衍辭。

《聖道執中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𠷎音擬，盛貌。」「戓同戡，枯含切。」「窅，古嚮字。」「以眪合驩，語見《莊子》。眪，人之切。本從月作腼，和萬物也。」姚燮總評：鋪張揚厲之文，獨抒機軸，自足樹幟一壇。若再能陳言務去，加以精鍊之辭，當更出色。

《李石渠先生隴西宦跡圖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籠起題意。」「跌宕。」「旅色行程，曲曲寫來，得心應手，有意愜關飛動之妙。」「典贍。」「句特峭勁。」「閒情幽景，紛蕤相引，極感慨蒼涼之致。」「嵹臺，山名，見《水經注》。嵹，其亮切。」「髦毿，毛衣。髦，音嘉，亦作毠。」「奧美。」「詞旨華腴，意理密緻。」姚燮總評：其精到處，自不墮入恆蹊。

《湖北呂堰驛巡檢卹授雲騎尉世職王君葬衣冠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先將殉節提清。」「『彫劫』見《魏志》。劫音愧，弊乏也。」「氣壯情駭，音節哀亮。」「摹寫盡致。」「隨展隨收，語有歸宿。」姚燮總評：其寫殉節一段，生氣迥出，餘文亦協萬中槼。

《寄王冶山同年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俯仰之間，已爲陳迹。情文委婉，動人怊悵。」「遒鍊。」「意趣灑然，振襟塵壒之外。」「結意纏緜。」姚燮總評：委婉有致，澂潔無坋。

《寄兩廣制府長牧庵同年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清麗。」「原注：分茅嶺在廣州西交趾界。山頂茅草，南北異向。馬援立銅柱於此。」「寫盡浮澆習尚。」「是猺民情狀。」「《蜀志》：『時尋楚撻以相震攄。』攄，許偃切，猶搴拏也。」姚燮總評：叙事有經，而振采不力，得毋流入時響耶！

《與黃相圃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工於寫景，意趣橫生。」「寫故人之逝，言簡意賅，筆致宕逸。淒婉之詞，不堪卒讀。」「悲涼沈痛。」「如泣如訴，言情之善。」「往復紆回，鄭重相屬。」姚燮總評：飈屬霜摧，《哀逝賦》之遺響也。

《答皇十一子成親王啓》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韶秀。」「跌宕風流，情韻兼到。」「簡賅。」姚燮總評：設色處尚覺妍古。

《李泌論》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遒古。」「研鍊中卻有宕逸之致，故妙。」姚燮總評：持論亦允，惜無翻空出奇之筆以駕馭之，故讀之覺庸澹無奇。張壽榮總評：劉舍人謂論者彌綸羣言，研精一理。又曰：論之爲體，鑽堅求通，鉤深取極，竝有取於叔夜、太初、輔嗣、平叔諸論。稱其師心獨見，鋒穎精密，然則其概可知矣。姚先生輯《皇朝駢文類苑》，入選諸論，大要蓋不出是。自吳山尊氏極力推崇其師，學者於《有正味齋集》幾於望洋登岱，無敢少存一軒輊之思。今讀姚先生諸評語，庶可化其拘見，求進乎上，覺山尊氏所言爲不能無阿好之意耳！

《岳飛論》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六：張壽榮眉評：「意翻空易奇。」「沈痛。」「駿邁之氣，流動行間。」「頓宕。」「奇警。」「馮云：《有正味齋初刻》載

此文，『九原』句下以四語結云：『人間之鐵案無私，請質東南山行者；天半之神旗高卓，試看大小眼將軍』，爲一時傳誦。後刻全集，嫌其不合論體，乃改去，先輩文律之嚴如是。」姚燮總評：能援例立案，運以司馬之長，然後可作史論。此文直敷衍一篇武穆傳耳。其筋節搏捖處，尚覺可觀。張壽榮總評：有正味齋文，謀篇構局，時有新致。而才氣發越，竝能敷佐其間。所少遜者，魄力耳。姚先生每爲不足，其以此與？

《桂未谷以所藏山谷詩孫印贈黃仲則景仁屬余爲詩記之》《浙西六家詩鈔》卷六：點染風華，情意周匝，一時韻事，得此好詩，良足傳爲千古佳話。

《余自嚴江歸聞沈臞莽病劇急往視之但及一執手而已哭之以詩》《青芙蓉閣詩話》卷上：穀人篤於友誼。自嚴江歸，聞其友沈臞莽病劇，急往視之，但及一執手而已。哭之以詩云：【略】一氣旋轉，字字從肺腑中流出。

《獅子林歌》《浙西六家詩鈔》卷六：獅子林疊石之奇之幻，曲盡形容，未經遊歷者幾乎不解所謂。

《新年百咏》《隨園詩話》卷九：杭州姚君思勤、黃君湘圃、吳君錫麒八九人，同作《新年百咏》，俱典雅，而吳詩尤超。《門神》云：「問爾侯門立，能知深幾重？」倪經培云：「爵封萬戶外，秩滿一年中。」姚《咏拜年》云：「履吉弓鞋換，催粧歲燭然。勝常稱再四，利市乞團圓。」《風箋》云：「面目爲誰槁？心腸到底甜。」黃《咏爆竹》云：「買來還縮手，畢竟讓人工。」《面鬼》云：「一半頭銜用，幾重顏甲生？」皆佳句也。金雨叔宗伯爲題辭云：「回首辭家十載餘，舊鄉風土夢華胥。卷中重認新年景，却認初來占籍居。」

《荒莊感舊圖歌》《浙西六家詩鈔》卷六：並不裝頭蓋尾，任意寫來，情景俱足，前後映帶，法密無痕，信非能手不能到。此詩重刻，「尚書朝內」以下增入對偶四韻，轉嫌板滯，仍從舊本。

《題鄺湛若硯銘並洗硯池題字拓本》《浙西六家詩鈔》卷六：海雪崎人詩，得《楚騷》之哀艷。「藍胡」數語，亦其遺則。

《感懷（四首）》《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四引《聽松廬詩話》：穀人先生七律多清新靈雋之作，亦有沉著者，如《感懷四首》，其首章云：「洗兵何日倒天瓢？夜望檣槍氣未消。江漢軍聲堅四壁，風烟路勢走中條。祇今殘局猶煩算，在昔微熒本易澆。玉靶雕弓金勒馬，誰憐上客已頭焦？」此詩蓋作於川、楚教匪將平定時，使早爲撲滅，自不至蔓延。第六句善用逆筆，結二句亦極沉頓。

《望湘人・春陰》《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吳谷人祭酒【略】著作以倚聲爲最。余酷愛其《望湘人・春陰詞》一闋云：【略】細膩熨貼，玉田、白石，不得專美於前。余向拈此題，曾賦《金縷曲》云：「春在冥濛處。怪東風、無端收拾，蜂情蝶趣。淡煞梨花濃煞柳，嬌煞海棠一樹。更何俟、綠章乞取？庭院深深簾窣地，膩薰爐、潤逼沈檀炷。香篆外，逗飛絮。　佳游已誤尋芳侶。好繁華、樓臺十里，鶯花無主。圖厚濃雲癡不醒，竟把韶光勒住。更不放、斜陽一縷。梁燕呢喃聲不定，似猜詳、明日風還雨。鎖相對，說愁緒。」脫稿頗自愜心，讀先生作，爽然失矣！【略】按《湘夫人》上半段第五句、下半段第七句，舊皆有韻。自竹垞先生誤之，遂沿訛至今。

《月華清・鴉影偎烟》陳廷焯《雲韶集》卷二二：鬆一步，正是逼近一層，愈自淒絕。結筆總須綿遠。又《白雨齋詞話》卷四：谷人詞如《月華清》後半闋云【略】。此類亦居然草窗矣！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三三　吳錫麒，字聖徵，號穀人，錢唐人。乾隆四十年進士。官祭酒。有《有正味齋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吳錫麒，字聖徵，號穀人，錢塘人。乾隆乙未進士。官祭酒。工詩詞、駢體文。有《有正味齋集》。

《清史列傳・吳錫麒傳》　吳錫麒，字聖徵，浙江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四十九年、五十五年兩充會試同考官，擢右贊善，入直上書房。轉侍講侍讀，陞國子監祭酒。生平不趨權貴，然名著公卿間。在上書房時，與成邸尤莫逆，得一帖一畫必共題跋，禮遇之盛，同於諸城劉墉。嗜飲，無下酒物，以書代之。自少至老，未嘗離筆硯。性至孝，以親老乞養歸里。至揚州，主講安定、樂儀書院，所拔多績學礪品之士。天姿超邁，吟詠至老不倦。浙中詩派自朱彝尊、查慎行後二十餘年，杭世駿、厲鶚起而振之，兩人殂謝，嗣音者少。錫麒詩才超越，直繼朱、查、厲之後。京師釣魚臺桃花，崇效、極樂、法源三寺海棠，牡丹、菊花，

澄懷園、淨業湖荷花、檀石、桂花，皆稱極盛，錫麒喜遊，必有詩紀之。尤工駢體文，吳鼒選四六，與邵齊燾、王太岳、劉星煒、袁枚、洪亮吉、孫星衍、孔廣森稱八家。晚養痾江上，四方乞詩文者屨戶外滿。著有《有正味齋集》七十三卷，藝林奉爲圭臬。高麗使至出餅金購之。兼工詩餘，論者謂可與吳偉業、高鶚抗衡云。嘉慶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三。子清皋、清鵬能世其學。清皋字鳴九，嘉慶十八年舉人，由內閣中書官至江西南昌府，著有《壺庵遺詩》二卷、《駢體文》二卷。清鵬，字程九，嘉慶二十二年進士，由翰林院編修官至順天府丞，著有《笏庵稿》二十卷。

《詞林輯略》卷四 吳錫麒，字聖徵，號穀人，浙江錢塘人。散館授編修，官至祭酒。著有《熱河小記》、《有正味齋文集》。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六 吳錫麒，字聖徵，錢塘人。乾隆四十年進士，遷侍讀，累官國子監祭酒。性嗜飲，無下酒物則以書代。少壯至老，未嘗離筆硯。生平不趨權貴，亦不拒招之，往一揖退，然名著公卿間，日下交重其品學。嘉慶元年入直上書房，爲皇曾孫師傅。與成哲親王尤莫逆，一帖一畫，必預題跋，禮遇之盛，同於大學士。劉墉嘗寓澄懷園消夏，成邸爲書齋榜曰「小清涼界」。乞養歸，主安定、愛山、雲間諸書院。再入都，補原官。尋告歸，主揚州安定書院。校刊《全唐文》，稱善本。作詩古文辭，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寫。天性淡泊，篤於內行，無疾言遽色。喜周人急，曰：「人未嘗不知我貧也，知我貧而有求於我，其人誠出於萬不得已，我無以應之，彼更無所告矣！」年七十三卒。詩文集風行海內外，高麗、琉球使臣爭以重金購歸其國。

紀事

《春冰室野乘》卷上 吳穀人祭酒《垂老詩稿》未刻入《有正味齋全集》。其子清鵬裝爲長卷，阮文達跋其後云：「乾隆末，先生館阿文成家。余時在京師，先生時有教益，爲之泣下，人不知也。」數語頗回隱，似有不可明言者。世頗傳文達進身由和珅，祭酒教益之言，殆爲和氏發乎？和相貴盛時，慕祭酒名，欲招致門下，卒謝不往。和甚恨之。祭酒某科考差卷入他大臣手，已入選矣。和重加披閱，見詩中有「照破萬家寒」語，大言曰：此卷有「破家」語，可進呈乎？遽撤其卷，祭酒遂終身不得一差。

《新年雜詠》 《清嘉錄》卷一：獻歲，鄉農沿門吟賣黃連頭、叫雞，絡繹不絕。案：《長元誌》皆載黃連樹，村落間，俱有極高大，其苗可食，今鄉農於四、五月間，摘取其頭，以甘草汁醃之，謂小兒食之，可解內熱。吳穀人祭酒《新年雜詠》小序云：「吹雞，揭竿縛草，以處雞羣；口銜篘管，巡街吹賣，其音曰哺哺哺，故名哺哺雞。」詩云：【略】。

《明黃靖南侯墓在儀徵方山》 《小腆紀傳》卷二一《黃得功傳》：黃得功，字湝山，開原衛人，其先自合肥從。早孤，與母徐氏居。年十二，母釀酒熟，竊飲至盡，母怒之，笑曰：「償易耳！」時遼事方急，得功持刃雜行伍中，斬首二級，中賞，率得白金五十兩，歸奉母曰：「兒以之償酒也。」既而執鞭役屬入，值饗馬，手提兩驢蹄禦賊，無不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略】得功臨陣，飲酒數斗，頭縛巾，目瞳突出，持鐵鞭入敵營，鞭血漬手腕，以水濡之，久不脫，軍中呼黃闖子。【略】（崇禎）十三年，從太監盧九德破賊於板石畈，與劉良佐等大破張獻忠於潛山，斬首六千級。【略】得功箭傷面，氣愈厲，轉戰十餘日，追及獻忠，距丈許，欲生致之，馬蹶，獻忠逸去。【略】十七年，封靖南伯。弘光帝立，推恩，進爲侯。尋與高傑、劉澤清、劉良佐爲四鎮，分守江北。【略】（明年）四月，左良玉竟以奉太子密詔爲名，引兵犯闕，至九江，病死。其子夢庚順流下，詔得功禦之江上，駐師荻港。尋破夢庚於銅陵，命得功移家太平，一意辦賊，進封靖國公，加左柱國。而我大清兵已連破揚州、鎮江，上倉卒出奔。得功方收兵蕪湖，見上驀然入，泣曰：「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猶可盡力。奈何聽奸人言，倉卒至此，進退將何所據？此陛下自誤，非臣負陛下也。無已，願効死。」將奉上幸浙，未行，而追兵至。時傷臂幾墮，衣葛衣，以帛絡臂，佩刀坐小舟，督麾下總兵迎敵。忽劉良佐大呼岸上，招之降，得功怒裂眥，罵曰：「汝其降乎！」降將張天祿從良佐後射得功中喉，得功知不可爲，呼良佐曰：「花馬兒，黃將軍男子，豈爲不義屈！」不濟，命也。擲刀拾所拔箭，刺喉死。【略】得功粗猛，不識文義。時詔書多出羣小，得功見詔紙，或對使罵，裂之。【略】舊制：宰相閱邊，雖總兵封侯，戎服庭參。可法之督師也，四鎮私議見禮，曰：「吾輩已封侯伯矣！」得功曰：「有舊制在。」戎服先入，高、劉不得已，亦戎服繼之。

《明黃靖南侯墓在儀徵方山》《浙西六家詩鈔》卷六：寫得靖南侯英風凜凜，忠義之氣，勃勃欲生，與少陵《戲作花卿歌》並可愈瘧。

《除蟊行》《國朝先正事略》卷二一《百文敏公事略》：公諱百齡，字子頤，號菊溪，姓張氏，居遼東。先世從龍入關，隸正黃旗漢軍。【略】乾隆壬辰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略】(嘉慶)丁卯，遷江蘇按察使，再擢兩廣總督。自是上知公益深，信公益篤，而倚畀亦日益殷矣。粵洋久不靖，巨寇張保挾衆數萬，勢甚張。公至，奏撤沿海商船，嚴禁消贓、濟水諸弊，籌餽餉，練水師，懲貪去懦，每一檄下，耳目震新。又巡哨周嚴，遇盜輒擊之沈海。羣魁奪氣，始有投誠意。然懼誅，未敢遽進。揚言必制府親臨，望見顏色乃降。衷甲頓舟以待，實藉爲嘗試地。或謂公不宜以貴重身蹈不測，公曰：「粵人苦盜久矣。今乞降，若不坦懷待之，海氛何由息？」遂單舸出虎門，從者十數人。保率巨艦數百，轟礮如雷，煙焰蔽天，日環公船作跪迓狀。公危坐舟中，屹然不爲動，麾左右呼保駛近前，曉以利害。見者睢盱膽落，詫爲天人。皆面縛匄命，公立撫其衆，許奏乞貸死。旬日間解散二萬餘人，繳船四百餘艘，礮械無算。復令保招降烏石二，以計誘至雷州斬之，並斬爲從者百餘人，釋其餘黨，全海肅清。上愈嘉異之，復太子少保，賜雙眼孔雀翎，賞輕車都尉。【略】明年(乙亥)，初公署江蘇巡撫，劾公曾受鹽場餽遺二萬。詔大學士托津、尚書景安往勘，白其誣。上責初公妄奏，【略】奪宮銜及協辦大學士，暫留江督任。江省有莠民散逆詞惑衆，偵刺久無蹤。公憂甚，上亦切責公。乙亥夏一日，召機幹將吏三數人入密室，給契箭一枝，令曰：「某已廉得逆犯主名，可速往某處掩捕。稽緩一時者斬，疏脫一人者斬。」如公教，果獲方榮升等首從者百五十人於巢縣，械送轅門，讞實抵極法，無漏網者。上重嘉異之，謂實能秉正祛邪，其功甚懋，復太子少保，賞還雙眼花翎，晉爵三等男。

《念奴嬌・苔粘屐敗》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六月，乃大雨時行之際，凡遇連陰不止者，則閨中兒女剪紙爲人，懸於門左，謂之「掃晴娘」。

《風蝶令・題指畫蝴蝶扇頭》《聽雨叢談》卷八：以指頭作畫，不用毫管，從古所無，實自我世祖章皇帝而始。副都統漢軍朱倫瀚亦工此法，朝鮮國王曾因使奏乞其畫。都統漢軍高其佩尤工尺丈大幅，遂成一家。聞其畫虎，輒以肘腕印墨，狀其攫伏之勢，今海內師其法者浸多矣！相傳章皇帝創此指墨時，偶以手指螺紋印於縑素，因勾勒作牛羊羣牧圖，遍體蒙茸，殊爲生動。乃充此法而成畫家一派。《柳南隨筆》卷六：長白高公且園其佩，留心繪事，能以指頭爲之，別開生面，爲前人所未有，藝苑推爲絕技。《明齋小識》卷五：蘇虛谷廷煜工指頭畫，每以巨擘爲大筆，食指、中指爲中筆，無名指、小指爲細筆。相其機宜，運以神氣，高古之致，超出恆蹊，似管城君反讓一頭地。前於白門相晤，見示短幅，上自題識，書法蒼勁可愛，洵稱雙絕。近約庵亦善此法，東橋有《題指墨漁翁》云：「本朝高侍郎其佩專長指頭畫，人物花鳥，信手而成，皆有奇趣，如初平叱石成羊，如海神吐霧成市，奇奇怪怪，有筆墨所不能到者。然蒼莽有餘，細潤不足，未若此漁翁鬚眉隱約，有江湖散人趣；而濃柳垂陰，微波生浪，釣竿漁具，簑笠棕簑，色色精巧。使俗手爲之，恐鼠須細筆，未必若此生動也。因歎天地一指，生出如此奇巧【略】。」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有正味齋詩集》十六卷，《詩續集》八卷、《駢體文》二十四卷、《文續》八卷、《外集》五卷，吳錫麒撰。

藝文

陸繼輅《祭吳穀人先生文》公之愛我，大雲施雨；我之向公，嬰提就乳。【略】倏爾遺世，凡識一丁，罔不揮涕。公之出處，鳳翥鴻騫；公之文章，虎變龍馴。惟矜細行，乃底大醇。屈指當代，庶幾完人。

又《輯春芹錄成懷舊感知呵凍有作》竹垞樊榭豈同論？杜老千秋此替人。名士猖狂潛破膽，相公蘊藉待傳神。茂宏誰付曾揮麈？汲黯能忘後積薪？賤子最深逾分感，(先母七十壽言，李味莊、陳桂堂諸公皆稱侍生，先生獨稱姪。)楹牋懸處一沾巾。(有正味齋)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吳穀人侍讀(錫麒)》一歲三遷忽自告，南

望白雲買歸櫂。歸來恰奉太公喪，始信嚙指心蒼茫。偏親白髮仍須養，渡江授讀心悲悵。瘦羊博士君羨之，（君贈行序中語。）我今無羊瘦於詩。

張問陶《送穀人祭酒南歸》 我喜全家至，君因壽母歸。幾番謀薄祿，一樣戀春暉。鶴尚氈氅舞，鷗從浩蕩飛。他時相問訊，同看老萊衣。所尚分狂狷，誰知一性情？偶然詩有託，誤以酒爲名。閱世同無住，修心各太平。前緣何處結？或恐是天生。共有停雲想，頭銜署散仙。海天常健在，離聚總欣然。清夢期無愧，浮名悔浪傳。秋懷今澹定，酬贈少奇篇。僕馬都神契，交情久更深。功名亦軒冕，氣味自山林。世論如嵇阮，心期只向禽。江湖煙水闊，蓑笠會相尋。

又《田居園爲吳穀人侍讀題》 笑解朝衫學荷鋤，草鞋歡跳鬢蕭疏。童心宛似逃村塾，牛角何須挂《漢書》！飄然一笠風中過，應比儒冠受用多。開口莫談官裏事，吳音高揭唱山歌。膠牙村酒不須沽，醉到薔薇夢也無。宦海名場都領略，才知高雅是農夫。

髯乍作逢年想，紙上軒渠笑有聲。憶往時冬水足，山田層累望如梯。何處桑麻許治生？無田聊向畫中耕。掀得團欒坐農屋，春風泥飲和《豳》詩？

郭麐《呈穀人先生并謝見序拙集二首》 國子先生道義尊，版輿歸奉太夫人。兩朝出處皆無媿，一代文章自有眞。人似野梅終疏放，詩如名酒極清醇。從公未覺今年晚，已謝東華十丈塵。

小詩不暇如東野，太息多煩論少游。仰屋著書還有命，登樓作賦定何求。他時乞與飛霞佩，豈惜將身卧一邱！

又《夜坐書懷呈穀人先生二首》 深梧聊復款更闌，酒醒無端集百端。一寸燭隨鄉夢短，二分月爲旅人寒。江湖滿地聞新警，（時清江水決壩口。）鴻雁遙天憶故懽。遮莫家家弦管沸，可知張女有哀彈？

巷析各沈沈。途窮牢落千秋想，氣短低徊一飯心。下榻周璆蒙顧遇，望門張儉費沈吟。撫時冷抱懷知感，幷入長宵恐不任。

寒月虛堂深復深，城笳

又《穀人先生出示六十自述詩感舊陳情敬呈一首》 桃李有榮落，松栢無冬春。問其何以故？所恃惟一眞。前哲日以遠，先生今其人。憶昔識面初，泊舟長淮濱。司馬敬愛客（歷亭），廣席方圓陳。少年廁座末，含意未克申。側聞議論餘，吐辭醇乎醇。越歲入京邸，妄希觀國賓。草野自坦率，輩流多喜嗔。果然垂翅返，爲我太息頻。自後渺湖海，相望如雲蘋。俄聞遂歸養，孝治容乞身。謖從北堂樹，蘭向南陔循。維我客於越，往來走踆踆。先生亦時出，道富家仍貧。有時兩值遇，呴濡悲窮鱗。今年秋八月，初度逢佳辰。諸君爲置酒，薄采西湖蓴。賤子適病起，奉觴立逡巡。先生逾神王，酒酣氣彌振。竭來迫歲莫，駝裘抗沙塵。枯桑與海水，入門誰爲親？先生自無璽，招之坐重茵。說詩極欸欸，論學無斷斷。示我七篇作，其言何懇諄？上言國恩重，早列侍從臣。文章詎云報，庶幾無緇磷。中述祖德厚，慈母尤艱辛。幸今在劄下，色養逾兼珍。怡怡及諸弟，雝雝偕和嬪。熙然一室中，聚此羲皇民。世間達官多，峩冠拖長紳。歡華雜咎責，外愉中嚬呻。亦或競夸奪，望氣趁金銀。慴焉役心智，形在亡其神。他時閱史冊，二豪俱泯泯。班揚已千載，序傳今如新。又況德充符，上壽理必臻。談笑及飲噉，與昔所見均。雖添鬢須蒼，未覺顏面皺。而昔未座者，問年幾四旬。禿頂戴宣髮，左車穴空齦。願以蒲柳姿，攀附依靈椿。未敢恨遲莫，略欲齊亨屯。將兵延陵李，祭酒蘭陵荀。祝延陬古義，不覺傾倉囷。

又《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三 詩壇兩浙魯靈光，老愛填詞亦擅場。唱遍康王新樂府，紅橋絲柳半斜陽。（吳穀人祭酒）

又《檢得穀人先生手書》 華星璀燦動銀鉤，開篋先教淚溢眸。猶及老成吾未晚，欲徵文獻世難留。三爲祭酒荀卿老，一卧滄江杜甫愁。差喜郎君嗣家學，清聲已占鳳池頭。

又《歲暮懷人詩・逝者・哭穀人先生》 此翁如醇醪，清極轉平和。胸中有古春，百斛盎未多。吐爲婉麗詞，衆女無妍蛾。應尋杭與厲，地下相婆娑。

孫星衍

論述

綜論

《隨園詩話》卷七　余常謂孫淵如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君天下之奇才也。」淵如聞之，竊喜自負。《登千佛樓》云：「城東佛樓幾年閉？塞逕秋穉刺芒利。飛燐射屋鳥啄牆，鬼風吹檐斷佛臂。此間非墓非戰原，豈有厲魄號煩冤？青狸捧骨夜窺月，日氣不足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晝深黑。樓前慘碧竹作圍，逼袖細影明寒暉。殘霖滴階漬幽血，敗粉剝壁生陰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遊處。回頭不憶隔世來，過眼復恐今生去。檐牙壓肩樓腳搖，驚起穴棟千年鴞。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墜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莽，既下心神久惝怳。林端却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壤？」又，《妻病》云：「眉痕只覺瘦來濃，指爪都從病後長。」抑何哀艷。

又　近日文人，常州爲盛。【略】孫星衍字淵如，詩近昌谷。

又卷一五　余選錢文敏公詩甚少，家人誤抄十餘章，余讀之，生氣勃勃，悔知公未盡。居亡何，有人云：「此孫淵如詩也。」余自喜老眼之未昏。

《北江詩話》卷一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才爲同輩中第一。如集中「千杯酌我上北邙」等十數篇，求之古人中，亦不多得。小詩亦凄艷絶倫，如《夜坐詠月》云：「一度落如人小別，片時圓比夢難成。」《廣陵客感》云：「紅燭照顔年少去，碧山回首昔遊非。」讀之皆令人惘惘。中年以後，專研六書訓詁之學，遂不復作詩。即間有一二篇，亦與少日所作如出兩手矣！

又　孫兵備星衍少日詩，如飛天仙人，足不履地。

《梧門詩話》卷三　洪稚存與孫淵如交最深，俱榜眼及第，詩篇酬酢，人以元、白擬之。

又卷七　淵如少歲詩筆最佳，稚存於友人處見其一篇，嘆爲奇絶，因與訂交。嗣後兩人踪跡出入，類無不偕。壯歲後，皆留意經、史之學，稚存猶間作詩，淵如則幾絶響矣！然少年之作，尚可冠絶流輩。

唐仲冕《芳茂山人詩錄序》　《芳茂山人詩錄》者，孫淵如通奉自錄其詩，及其弟南麓通守等蒐輯爲十卷者也。通奉雅不欲以詩傳，暮年從友人從臾選存，僅四卷耳，其精嚴若此。【略】其詩則直追曹、劉、鮑、謝，次者亦不失爲昌黎、昌谷，與《風》、《騷》相推激。此眞合考訂、詞章爲一家，而各造其極者也，詩顧可不傳乎哉？通奉長余七日生，近歲同寓金陵，方爲耆英之會，而通奉遽逝。今南麓刻其集以示余，屬爲之序。撫卷披吟，不勝人琴之悲，與宿草之感也。

石韞玉《芳茂山人詩錄序》　先生詩，初效青蓮、昌谷，以奇逸勝人。先輩袁簡齋嘗謂近代詩人清才易得，奇才難得，而推先生爲奇才。晚年冲和靜穆，乃近香山老人。舉世尊之，而先生乃歛然不自滿。今其詩具在，視黃仲則、洪稚存有過之無不及也。二子皆毗陵以詩鳴者也，少與先生齊名，故妄爲論斷如此。

管世銘《漢學說》　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名，駸駸入古人之室。緣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爲漢學。

楊文荪《濟上停雲集跋》　吾師淵如先生未登第以前所爲詩，畢弇山督部刊入《吳會英才集》者，蓀童時即已熟誦。大抵原本六朝，而出入昌谷、玉谿之間。七古縱橫跌宕，一時與洪稚存、黃仲則兩先生並稱鉅手。中年以後，覃精漢學，校勘墓籍，袁簡齋太史以爲遁入考據，至貽書相責。不知先生之詩之工，猶夫少日也。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神火將孫淵如（星衍），有《芳茂山人詩集》。

龔慶《冶城遺集跋》　自七卷已上，乃檢篋中零星稿紙編次成帙。此第八卷，爲《冶城遺集》，凡古今詩一百二十三首，又七卷中搜羅未盡者也。先生詩，多不存稿。九歲作《落花詩》，有句云：「明月照空池。」少與同里知名士遊，爲毗陵七才子之冠。【略】蔣侍御和寧嘗稱先生詩云：「氣清、才奇、筆超，非吸風飲露者不能也。其縱橫光怪，眞推倒一世智勇。吾鄉大有才人，

應讓此君出一頭地。」程太史晉芳亦稱先生七古詩云：「蒼涼沈鬱，自有七古以來，此種未滿十首，眞太白再生，杜、韓則無復爲之，何況餘子！」客長安節署，與友人一夕賭作銷寒各體數十首，踰時而成，文不點綴。惜已散佚，僅存《東坡生日》詩一首耳。暮年酬倡之作，氣息醇茂，尤得風人溫柔敦厚之旨。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詩文名著海外，與同里洪稚存齊名，稱「孫洪」。

《吳會英才集》卷二三　淵如俶儻通才，不拘禮俗。少時溷跡閭里，恆有文長、夢晉之遊。既壯，折節讀書，習篆籀古文、聲音訓詁之學，棄其詩什，百不存一。自云「文不逮意」，然才思敏捷，下筆千言。嘗客長安節署，與友人一夕賭作銷、寒各體詩四十首，踰時而成，文不點綴，亦異才也。始以伉儷能詩，嘗摹宮體，有《婦病》句云：「眉痕偏覺瘦來濃，指爪都從病中長。」爲時傳誦。

《國朝正雅集》卷三八引《蘭言集》　先生七古，奇崛幽艷。險句奧語，層見側出。

又引《寄心盦詩話》　孫淵如觀察長古詩，多作奇崛語。《答洪大醉後之作兼懷黃仲則》起句云：「平林交柯複牆短，虛堂貯月不得滿。停盃待月客入門，月色正落幽人樽。」結句云：「壯心愁作四十人，不及紅顏醉埋我。」《花下獨飲》云：「樽深中搖碧天色，只惜月好無由吞。」《與洪大醉卧古冢明日戲作》起句云：「兩生宵來醉眠處，卻往經過不能去。原頭乃有大卧人，一簣斗起殊嶙峋。」結句云：「一抔榛棘死何靈，莫聽酒人頭上舞。」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八　洪稚存太史作《詩評》，共一百餘人。每人系以八字，中惟孫淵如先生獨加「少日」二字。【略】豈以晚年癖耽金石，有傷風雅耶？

朱克敬《儒林瑣記》　少有文才，與洪亮吉、黃景仁皆以詩名。後從錢大昕游，乃博究經籍爲徵學。

《筱園詩話》卷二　孫淵如早年詩筆頗悍，造語亦多峭拔。惜中年改攻經學考據家業，不作詩矣！

《海天琴思續錄》卷一　番禺丁仲文觀察（杰）與余論陽湖孫淵如詩句爲全集中之冠，而不愧傳作者，無過於「白日催人年少去，碧山回首昔游非」二語，余以爲然。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四　昔洪稚存太史品詩，至孫淵如觀察，獨許其少日未治考據以前之作。二公皆考據名家之能爲詞章者，而其言如此，蓋亦自喻之微，而無事悠悠者進諛爲矣！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數到長離閣上來，露光花影亦驚才。《綺懷》靡靡《觀潮》壯，不及衣裳未剪裁。

《清稗類鈔・文學類・孫淵如工詩文》　孫淵如，名星衍，能誦全部《文選》，而所撰駢文，絕不摭拾《文選》字句。詩有奇氣。三十以後，一意研經，袁子才謂淵如逃入考據，蓋不欲以文人自囿也。

分論

《大清防護昭陵之碑（代）》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氣體高華。」「橫空盤硬語。」「遺徽。」「保全。」「賓服。」「先幾。」「精爽。」「古奧似子、史中語。」「比儗正大，敷佐有法，不失尊嚴，典重體裁。」姚燮總評：博大昌明，言有體制。

《國子監生洪先生妻蔣氏合葬壙誌》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峭拔。」「典贍。」「疎樸有致，古澤可觀。」「博奧崛奇，高寒幽窅。」姚燮總評：明通精奧，古調獨彈。

《祭錢大令文（大令名汝器，知武功，卒于任。自言當爲神汾河，余適汾州，爲文祭之。）》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辨雕。」「宕逸生姿。」「澹思濃彩，灑然欲飛。」「深文隱蔚，似諷似箴。」「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姚燮總評：幽豔凄戾。張壽榮總評：情詞斐美，音韻鏗鏘，寓規諷於俳諧，祭文中別自一體。

《國子監生趙君妻金氏誄》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腴鍊。」「名言。」「造句古雅。」「凄楚之音，不堪卒讀。」「綰合有情。」「音節凄婉。」「柔情密緒，觸處皆悲。」「含意未伸。」姚燮總評：亮音古節，併赴毫端，文之有情者。

《洪節母誄》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翻騰而入，起意卓越。」「鎖合。」「述哀寫悲，情眞意摯。」「流利動宕。」「明贍。」「凄楚纏綿，情同悲苦。」姚燮總評：尚高古。張壽榮總評：按此作及下《四六叢話後序》，

阮作予藏本挩佚，僅從友人處錄得。姚先生原評，而圈點悉不可覩，茲就鄙見所及姑爲增成，以歸一律，特附識之。

《關中金石記跋》《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八：張壽榮眉評：「古蹟銷沈，爲興亡代謝一慨。」「歷叙金石之出，至此一頓，語簡意賅，文有歸宿。」「綜舉本書體要，詳析言之，筆亦疎宕入古。」姚燮總評：不佻不砌，文之可誦者。

《登千佛樓》《隨園詩話》卷七：余常謂孫淵如云：「天下清才多，奇才少，君天下之奇才也。」淵如聞之，竊喜自負。《登千佛樓》云【略】，抑何哀艷。

傳記

《湖海詩傳》卷四〇　孫星衍，字淵如，號季逑。陽湖人。乾隆五十二年殿試第二人及第，官山東糧道。有《雨粟樓詩集》。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孫星衍，字伯淵，一字淵如，號季逑。陽湖人。乾隆丁未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和相知其名，欲一見，卒不往。改刑部主事。歷官山東督糧道。深究經史、文字、音訓之學，旁及諸子百家，皆心通其義。研精金石碑版。工篆隸。校刻古書最精。

紀事

作家逸事

《湖海詩傳》卷四〇《蒲褐山房詩話》　畢秋帆撫軍在西安刊刻惠徵君《易漢學》、《九經古義》、《禘說》、《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諸書，皆淵如爲之校定。而秋帆撰《山海經校正》，亦藉其蒐討之力。故其學一以漢、魏訓詁爲宗，鉤深致遠，探賾索奧，孫穀、董悅所弗能逮。作詩不多，亦能自抒所見。秋帆嘗以方正澍、洪亮吉、黃景仁、王復、徐書綬、高文照、楊倫、楊芳燦、顧敏恆、陳燮及淵如詩合選之，爲《吳會英才集》，不足十人之數，乃取淵如配王采薇詩以足之，寓才難之意。曾索予爲序，然古人無此例，不能應其求也。

《晷雅集》卷二二　觀察清眞灑脫，好游揚後進。僑寓白門，座客恆滿，有陳太邱之風。嘗與余論一前輩，曰彼之不愛才，畢竟自家才識有限耳！

管世銘《漢學說》　同里孫觀察星衍本以詩名，駸駸入古人之室。緣少通《說文》小學，忽去而說經，爲漢學。

批本《隨園詩話批語》　孫淵如學問甚博，而品行不佳。

朱克敬《儒林瑣記》　孫星衍，字淵如。江蘇陽湖人。少有文才，與洪亮吉、黃景仁皆以詩名。後從錢大昕游，乃博究經籍爲徵學。乾隆丁未，一甲第二人及第。由編修改刑部主事，積官山東督糧道。性喜考古。兗州城外舊有柳下惠墓，星衍得元時展氏先塋碑，知墓在奉安，更封樹之。又訪得曾點澹臺子羽、閔子騫、左伯桃、羊角哀諸墓，皆立石禁樵采焉。善校書，寫刻必訪宋本。高麗使臣子都肆見星衍所校書愛之，書「問字」二字贈之，星衍因名其居曰「問字堂」。星衍妻王采薇能詩，星衍不及，年未三十以瘵卒，星衍搆長儷閣繪像記之，終身不娶。

《新世說・文學》　孫名星衍，江蘇陽湖人。與同里楊芳燦、洪亮吉、黃景仁齊名。袁簡齋曰：「天下清才多，奇才少。淵如，天下奇才也。」遂相與爲忘年交。乾隆五十二年進士，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早歲文辭華麗，繼乃沈潛經術，博極羣書。喜獎借後進，所至士爭附之。尤好聚書，間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及古彝鼎書畫，皆能窮竟源委。文在六朝、漢、魏間，不欲似唐、宋八家。

又《傷逝》　孫淵如之妻王夫人，工詩善書。年未三十而卒。孫情逾於分，哀過其禮，即其棲止之所，署曰「長離閣」，繪遺像懸之，終日焚香對坐，誓不再娶。（王夫人名采薇。）

《停雲閣詩話》卷八　陽湖孫淵如先生，博學多識。一日，客有以碁字問先生者。先生熟思良久，曰：「諸書無此字，有則宋槧沿唐刻，避唐元宗諱基字，下缺畫也。」客首肯，滿坐皆服其識。

作品本事

《長安得古印文曰孫喜與予小名同口占一律》《耐冷譚》卷一一：孫淵如觀察小名喜，後於長安得一古印，其文亦曰「孫喜」。屬同人賦詩，和者數十家。觀察自紀一律云：【略】。

《登第一樓柬阮中丞(元)》《梧門詩話》卷一四：西湖第一樓在詁經精舍之左，阮芸臺侍郎所建。【略】孫淵如觀察云：「回瞻玉宇三霄近，平視吳山萬仞低。」

《題王芳玉集》《梧門詩話》卷二：王寶雲字芳玉，武進人，采薇女史之弟。詩有宗法，其奇險處幾與洪稚存、孫淵如相埒。【略】孫淵如題其集云：【略】。

《郭文學(麐)以神廬圖屬題》《靈芬館詩話》卷七：往年作《神廬圖記》，奚君鐵生曾許爲圖，遷延不果。未幾鐵生竟歸道山。後得王椒畦孝廉學浩爲補作一卷，蕭疏歷落，不求形似。嗣又屬蔣芝生敬作第二圖，彷佛《輞川圖》之意。每處輒細書其上，凡十有四景。前圖汪君選樓作記，題詩者爲孫伯淵、史恆齋、汪芝亭、陳曼生。孫詩云：【略】。

《題南樓卻扇圖贈吳山尊妹壻(霈)》《蕉軒隨錄》卷八《垂老遇仙》：吳山尊學士續配孫恭人，淵如觀察之妹也。學士年四十一入贅，兗州胡城東(唐)鐫小印贈之，文曰「垂老遇仙」。觀察《催妝詩》云：「他時沛上傳佳話，更指南樓作鳳臺。」張船山太史亦有詩云：「莫倚元龍湖海氣，須防謝女弟兄才。」蓋調之也。

著録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所撰有《尚書古今文義疏》、《周易集解》、《夏小正傳校正》、《魏三體石經殘字考》、《倉頡篇》、《孔子集語》、《史記天官書考證》、《寰宇訪碑錄》、《平津館金石萃編》、《孫氏家藏書目內外編》、《續古文苑》、《問字堂》、《岱南閣》、《五松園》、《平津館文稿》、《芳茂山人詩錄》等書。

龔慶《澄清堂續稿跋》　伯舅淵如先生詩稿凡八卷，曰《冶城絜養集》，爲卷六、卷七，乃辛未歲解組後居金陵所作也，已手編付刊。曰《澄清堂稿》，爲卷一、卷二，亦先生手訂本，有圈點，悉仍其舊。以賦冠卷首，乃館課所僅存者，其餘爲王給諫麟書攜去。稿中五、七古詩半係少作。袁太史枚初閱先生詩，驚爲奇才，且云：「少時多作古體詩，少作近體，此從源溯流之學也。」其三、四、五、八凡四卷，則外舅南麓先生屬慶編次，並與嚴孝廉可均共相商訂，續而成之。茲將丙申以後、丁未以前，及居京師時所作者，編《澄清堂續稿》，爲第三卷，得古今詩一百八首。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孫淵如詩文集》　二十一卷，附《長離閣(集)》一卷，孫星衍撰。

藝文

陸繼輅《過德州贈孫糧儲星衍》　一鶴共俯仰，秋懷似水清。仙才忘少作，吏治薄廉名。金石軒窗古，湖山去住情。短檠猶故物，應照著書成。

又《輯春芹錄成懷舊感知呵凍有作》　翩翩玉佩雜瓊琚，佚事流傳半子虛。牘□批還王大令，琴心豔絕馬相如。我來賭酒豪情在，人到研經結習除。卷卷丹黃皆手澤，一甌休更借藏書。(芳茂山房)

王芑孫《同年孫淵如刑部移居索詩四首》　夕陰街上頻移具，履道坊中又舉觴。相宅孫陽如相馬，不從井竈泥驪黃。(淵如方習形家言，講求相宅之法。)種得櫻桃欲傍樓，人言花底不知愁。孫郎日日當花坐，卻向花間白了頭。(所居曰櫻桃傳舍，舊爲歌郎陳銀所居。)鏡檻書牀位置工，徵蘭夢好燭花紅。阿儂自繡張仙像，此處京焦未有功。(淵如新納姬。)硯屏書几又茶鑪，紙閣重看雪色糊。得意歐陽舫齋記，索書火急累君謨。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孫淵如觀察(星衍)》　從來儻蕩不可羈，却作外官思自立。(來書有方面不能自立，深羨「寒氈得自行其意」之語。)昨者登然到一書，書言困劇疏河渠。雲梯關前尾閭小，支分塞決何時了？作草匆匆附篆題，(時爲亡弟聽夫墓石篆蓋。)懸鍼倒薤森未齊。

又《淵如適歸葬母冒雨往唁淵如而別》 黃流滔滔幾時塞？聞君鬚白講溝洫。盛朝雖欲獎廉勤，大吏從來憂戇直。三年版築選爾勞，一夕封章解其職。却緣解職得依親，侍藥奉終在親側。素車丹旐自東來，路祭貧民語悽惻。好官如此只空歸，負得官錢餘萬億。我居瀕海意君歸，消息難眞久纏臆。

郭麐《題孫淵如觀察(星衍)禮堂寫經圖》 漢儒皆通經，文章自近古。相如受七經，蔚爲詞賦祖。其後乃益分，各各立門戶。樸學陋辭章，才士鄙訓詁。彼我更是非，未易相告語。先生才槃槃，文苑早樹羽。扛鼎輕龍文，落筆橫牛弩。小儒驚且僵，咋舌不敢吐。謂當凌班、揚，下乃作李、杜。賤子仄聞久，慕向思快覩。揭來湖上遊，獲見碩人俁。奇情與豪氣，收斂到眉宇。頗疑異所聞，或者我無取。因言憂患餘，漸造眞實所。禮堂歸讀禮，一一校魚魯。康成所未定，思以一手補。始知數器兼，有力眞如虎。邇來媚學子，位置高不俛。大傳議金縢，小學論石鼓。一二良究心，等輩喜接武。偶緣風會趨，未覺賈鄭苦。要當有通儒，出力爲枝柱。自恨坐因循，俗學日莽鹵。詞章雖涉獵，尙未闚廊廡。六藝此根株，忘失難具舉。將欲窮源流，短淺誰比數？附和聊隨聲，又非心所許。諒哉昌黎言！踧踖媿入土。題詩挂名耳！安敢托不腐？

張問陶《寄淵如前輩金陵》 拂衣先後賦歸田，幾點齊煙望渺然。棘手難抒眞氣節，回心無礙舊神仙。閒看龜鶴調丹鼎，笑指魚龍理釣船。小聚不妨仍小別，春江花月耐流連。

雜録

《霞外攟屑・孫淵如朱笥河先生行狀字誤》 孫氏星衍撰笥河先生行狀云：「時相大學士金壇于文襄公頗專擅。進退天下士。先生引翰林稱後輩故事，呼以于老先生，又長揖無屈一膝禮。議館事不肯私宅相見。」(庸)按：文襄，乾隆丁巳廷對第一人，距笥河甲戌入館凡八科。翰林故事，笥河當呼文襄前輩，自稱晚生。況閣臣禮絕羣僚，不復循科目前後，雖前輩亦呼曰「中堂」，自稱「晚生」。此「後」字必「前」字之誤。既云「時相」，而綴以「大學士」，亦不辭。

許宗彦

《湖海詩傳》卷四一 許宗彦，字積卿，號周生，德清人。嘉慶四年進士。官兵部主事。

又《蒲褐山房詩話》 周生年方就傅，穎悟非常，讀書目數行下。稍長，遂博通墳典。自經史詩詞而外，如小學、算術、醫方、梵筴，靡不涉獵。尤深於古文，本於宋之南豐、明之遵巖，理實而氣空，學充而辭達。同時與戴金溪敦元，均以神童稱。而金溪樸學專工注疏，至於兼擅詞章，其所不逮也。嘗從其尊人方伯君遍歷滇、黔、東粵山水之勝，故瀏覽之作，亦多超越。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沒遮攔許周生(宗彦)。有《鑑止水齋全集》。結客少年場，春風滿路香。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五《聽松廬詩話》 周生駕部《題船山詩草》有云：「一代詩才指可屈，黎、黃、孫、洪皆傑出。筆底尋常迴萬牛，眼中往往無前哲。」如君眞足與之敵，尊黎於黃、孫、洪之前，其傾倒於二樵可謂至矣。而周生又云：「二樵論詩，最膺服錢少宗伯蘗石先生。」周生《送女于歸陳氏》有句云：「便同遠別悲歡有，如此新人德貌兼。」譚康侯曰：「此可謂有譽女癖。」

《國朝正雅集》卷四九引《寄心盦詩話》 趙甌北先生之「萬山圍路夢難歸」，汪少海大令之「亂山圍夢到家遲」及許周生主政之「好風吹夢繞蒼山」，皆說夢之極眞者，不獨語妙也。

《海天琴思錄》卷二 德清許周生詩，有情致纏綿、隸事典雅者。

陳壽祺《駕部許君宗彦墓誌銘》 國家自康熙己未、乾隆丙辰皆有鴻博科，以羅天下賢俊瑰奇之士。嘉慶己未，雖未試鴻博，然是科進士人才之盛，論者謂不在康熙、乾隆兩大科下。其中卓犖兼賅眾長者，莫如武進張皋文與德清許周生。皋文從修撰歙金輔之問，故邃於《易》、《禮》，爲古文詞，上追楊、班、韓、柳。周生濡染其鄉黃太沖、萬充宗季埜、胡渭生、毛大可、朱錫鬯、全紹衣、杭大宗諸先進之澤，又與當世通儒名德程易疇、錢曉徵、段若膺、姚姬傳、王蘭泉諸尊宿遊，上下議論，益湛深經術。其學務求六經

大義，深觀自漢以來二千年治亂得失，究古今儒術隆替、文章眞僞，不屑屑校稿文字，辨析偏旁訓詁，不樂掇拾零殘經說，不惑於百家支離曼衍、迂疎寡效之言，討論經史多精詣。【略】君又工爲古文、詩詞，善鼓琴。幼至冠，隨父宦游。既通籍，念親老兄亡，不敢違養而仕，就官一月，遽引疾歸。親歿，卒不出。此其仁孝而遺榮利也。今宮保總督儀徵公，君座主也。撫越時，尤重君。繼之以婚姻，然君歲時未嘗輕至府門也。還觀君所以立身制行，具有本末；所論經誼，未嘗不發千古之覆。文章深博，實抗有明作者。嗚呼！是於越士，足以躡梨洲而跨堇浦，豈獨一時之魁能冠倫者哉！所慨者，君與張皋文咸天才絕特，慨然有用世之志，而兩人位既不顯，年又止於強艾，不得施其所學以濟於時，斯不能不爲天下人才惜也。君少多病，四十以外，漸衰傷於哀樂，卧疾久，枕上自作挽詩二章，庶幾越臺卿、陶元亮之風。易簀前一日，作詩詞意愉恍，若有所見。嗚呼！君其奚適耶？安歸耶？抑亦精靈不可磨滅，仍返於松嶽之間耶？是未可知也。余辱與君同譜，相知愛，君既逝，其孤延棨等赴於閩，且諗余曰：「先君子有集二十卷，生時鋟其半，其半方屬諫菴舅氏編校，它日將寄請刊石之文於長者。」踰年餘，君良執金匱孫平叔以福建按察使入覲道過杭州，攜其集還，授壽祺曰：「君宜爲周生誌墓。」壽祺不能辭，乃撮君文學之大者著於篇，而爲之系與銘。系曰：君諱宗彥，本名慶宗，登第改今名，字積卿，一字周生，浙江德清人。寓杭州如松坊。先世自明初居湖州烏巾山，號烏山許氏。六世祖孚遠，南京兵部右侍郎，謚恭簡，載《明史・儒林傳》。少弟紹遠始居城東，號縣東許氏。曾大父鎮，康熙五十一年翰林，江西南昌府知府。大父家駒，乾隆十二年舉人，十九年明通西安教諭。考祖京，三十三年省元，四十年進士，由內閣中書歷官廣東布政使。妣胡夫人，生子二，君其仲也。舉乾隆五十一年鄉試，嘉慶四年進士，兵部車駕司主事。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其生以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元日，春秋五十有一。夫人梁氏，內閣大學士諱詩正謚文莊公孫女、工部侍郎諱敦書女。生子延敬、延珏。簉吳氏，生子兆奎、延宗、延澤。簉陳氏，生子延凱。女四：長殤，次適監察御史休甯孫球之子承勳；次適阮福，儀徵公子也。簉崔氏生女一，字翰林院侍讀學士胡敬之子琮。君卒之六年，爲道光三年，以十月二十日葬杭州留下鎮之花家山。銘曰：出不違親，處不干人。孰污其身？學善言天。文如淵泉，惡逃於禪？抱才懷寶，未行吾道。如何速老，花山之墟？下馬山隅，行人勿渝！

阮元《許宗彥傳》（存目）

蔡之定《許宗彥家傳》（存目）

《文獻徵存錄》卷七　許宗彥，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父祖京，官廣東布政使。宗彥少不好戲調，頗能究竟古學。乾隆五十七年舉鄉試。嘉慶四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觀政一月即乞歸，買宅杭州，擅園林之趣。鑽灼經典，必求昭暢。【略】宗彥素多疾，竟不復起，卒年五十一。有《頖止水齋詩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清朝先正事略・許周生先生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許宗彥傳》（存目）

《浪跡叢談》卷三　過武林時，訪許周生駕部之後人，惟其第六子子雙茂才(延穀)在家，承以《鑑止水齋集》見贈，並屢承招飲，助余相宅甚殷。周生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余曾相見於京師。遲久，始得讀其詩文集。竊謂己未科人才最盛，時論以當康熙己未、乾隆丙辰之大科，然籍籍人口者，惟鮑雙梧、吳山尊、張皋文、陳恭甫、王伯申諸太史，而鮮及周生者。周生穎悟非常，博通墳典，自經、史、詩、文外，如小學、算術、醫方、釋典，靡不涉獵。其視翰苑諸君子，皆有過之無不及者。

《新世說・品藻》　許周生博學能文，以嘉慶己未成進士。是科得人最盛，論者謂與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詞科相埒。朱石君曰：「經學則有張惠言等，小學則有王引之等，詞章則有吳鼒等，兼之者其許生宗彥乎！」(許名宗彥，浙江德清人。生有異稟。九歲能屬文，劉文正謂他日必爲名儒。授兵部主事後，觀政兩月即假歸。生平寡嗜好，惟喜購書。於書無所不窺，旁及道藏、釋典、名物、象數，必窮其奧而後已。尤精天文，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朱公、王公、吳公，爵里見前。張字皋文，江蘇武進人。精孟虞《易說》，阮芸臺謂與孔廣森之《公羊》、《春秋》同稱專家絕學云。)

《題張太守船山(問陶)詩草》　《桐陰清話》卷六：「可中亭事亦足傳，暗門蛾眉意奇絕。」德清許周生主事(宗彥)題張船山太守詩集句也。太守嘗客閶門，密蓄一妾，於其夫人游虎邱時，故使相遇，夫人弗覺也。太守紀以詩云：「秋菊春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雲棧通秦蜀，暗畫蛾眉鬥尹邢。梅子含酸都有意，倉庚療妬恐無靈。天孫冷被牽牛笑，一角銀河露小

星。」許詩殆指此事而言。

黎簡《寒月懷周生》　虛白凝寒闊冰眸，中冬圓象厲於秋。簷枝映地花如寫，露瓦霏霜水欲流。雪在嶺南楊子宅，人誰天末庾公樓？（謂平叔。）知君高下亭臺夜，官樹啼烏曉不休。

吳翌鳳

《墨林今話》卷七　吳枚庵先生翌鳳，長洲諸生。博雅工詩。中歲游楚南，遍歷匡廬、嶽麓、洞庭諸勝。垂老始返，卜居城南，著書奉母，題其室曰「歸雲舫」，一時文士皆從之游。門人潘孝廉功甫嘗贈句云：「七十詩翁九旬母，兩三吟客數間廬。」其晚境恬適，可想見焉。先生兼善楷法，工丹青，所寫花卉、山水靡不入古。與王蓬心太守爲筆墨交，太守嘗臨《北苑瀟湘圖》以贈，志相契也。先生有自畫《借書圖》，題詠盈卷，多名流妙墨。歿後，卷忽失去。令嗣晉齋蹟得之，以多金求贖，轉輾挽託，踰年始返。昨過其家，得一展讀。圖寫枯樹四、五株，矮屋一間，一童負書歸，寥寥數筆，絕似荆蠻民。款爲乾隆甲辰歲，距今數十年，遺墨僅存，洵可寶也。又嘗見其寫紫薇一筆，筆致古雅，無一點塵氛氣。年五十後，屏棄不復作，獲其寸縑，重於球壁。爲人外和內介，潔清自守，而篤於友誼，人咸服之。刻有《與稽齋叢稿》十八卷，其餘雜著數十種俱未付梓，藏於家。

《玉樓春・空園數日無芳信》　譚獻《篋中詞》：俊絕。

《桂枝香・蘋風吹晚》　譚獻《篋中詞》卷三：善用逆筆。

《清史列傳・吳翌鳳傳》　吳翌鳳，初名鳳鳴，字伊仲，江蘇吳縣人。諸生。博雅工詩文。少寓陶氏東齋，寢饋書史，積二十年。中歲游楚南，徧歷匡廬、嶽麓、洞庭諸勝。垂老始返，卜居城南，著書奉母，題其室曰「歸雲舫」，一時文士多從之遊。詩工五言，嘗輯有《懷舊》、《卯須》二集。注吳偉業詩。生平不喜空談心性及二氏之學。又謂考據之文，易於傷氣。所輯《國朝文徵》四十卷，自順治至嘉慶二百餘年，凡忠孝節義、有關風化或遺文佚事可備掌故者登之，皆有裨於學問、經濟。著有《稽齋叢稿》。

《皇清書史》卷六　吳翌鳳，字伊仲，號枚盦，本休寧人，僑居吳郡。乾隆三十一年入吳縣學。道光中卒，年七十八。鮑廷博曰：「書法秀逸，手書祕冊幾及千卷，今之錢罄室也。」

《畫林新詠》補遺　名翌鳳，長洲貢生。詩格高雅，吳中後輩咸推領袖。畫筆超逸，爲詩名所掩。年七十餘，自《畫借書第二圖》，著墨不多，滿紙皆有寒色，身後有賈人以重金易去。　詩壇老輩沈歸愚，畫筆如仙骨亦臞。竟有雞林求墨妙，千金來買《借書圖》。

王灼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三　王灼，字明甫，一字濱麓，號晴園，一號悔生。桐城人。乾隆丙午舉人。官東流縣教諭。師事劉大櫆，受古文法，至八年之久。大櫆在桐城門人，以灼爲最大，櫆亦極稱許。古文確有宗法，理法、詞氣，必衷于是。雖步趨大櫆，得其形貌，而雅潔可誦。記傳尤有精采，惜詞勝于理，究少實際。解經貫穿義蘊，詩亦沉雄雅健，卓然爲一大宗。主講東山書院。晚歸祁門，舊弟子復迎之講學。撰《悔生詩鈔》六卷、《文鈔》八卷。

《清史列傳・劉大櫆傳》附　王灼，字賓麓，安徽桐城人。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官東流縣教諭。灼講學窮經，自漢、唐、宋諸家無不穿穴貫通，而折衷於義理。少從劉大櫆遊。大櫆稱其初試落筆，已脫世俗語言數十輩。古文步趨大櫆，雅潔可誦，記傳尤有精采。詩沈雄雅健，絕句得古樂府遺意。同時如鮑桂星、張惠言皆折行輩推與之。著有《悔生詩文鈔》。

《清儒學案小傳・王灼》　王灼，字明甫，號悔生。桐城人。乾隆丙午舉人。官東流教諭。少居樅陽，海峰奇賞之，從游八年。繼館於歙，與金蕊中、程易疇、吳殿麟及歸安丁小疋、武進張皋文爲友。時皋文顓志經學，先生見其《黃山賦》曰：「子之才可追古作者。」因舉所從受文法於海峯者告之，後皋文論文必及先生。故陽湖派古文亦往往與桐城相近。所著《文鈔》八卷、《詩鈔》八卷、《樅陽詩選》二十卷、《今體詩選補》四卷。（參《桐城耆舊集》。）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悔生文集》　八卷，王灼撰。

黃凱鈞

《國朝正雅集》卷四五引《寄心盦詩話》 退庵先生爲霽青太守之父，善醫，工吟咏。與郭懶伽、丹叔爲莫逆交。丹叔贊其像云：「容雖敷腴，非山澤癯；性情疏野，非肉食者。閉門卻掃，以詩送老；長吟短篇，皆所欲言。或以爲團扇之放翁、屏風之樂天。」先生扶杖而笑曰：「我其識字而耕田者歟？」

又引《勸戒近錄》 退庵先生家居樂善，濟人以醫，而自隱於詩。嘗著《醫話》八卷，《友漁齋詩集》若干卷。

《靈芬館詩話》卷三 往時芸臺先生搜輯《兩浙輶軒錄》，余方移居魏塘，先生問近日魏塘詩人，予以退庵父子爲對，并以其稿鈔呈。先生深爲擊賞，采入《瀛舟筆談》中，目爲「嘉善三黃」。時霽青尚未鄉舉，退庵集猶未刻，而「三黃」之名已早在人口。退庵老而好學，出入石湖、劍南之間，《友漁齋集》後半尤勝於前。

又卷四 詠物之作，刻畫易好，超遠難能。余友退庵《詠蘭干》落句云：「太息古今爲爾伴，不知閒煞幾多人。」含豪邈然，味在字句之外。

《樗園銷夏錄》卷下 退庵《即事》詩云：「雨洗踈桐氣更清，何來好鳥兩三聲？偶拋殘卷階前立，不覺西林放晚晴。」又一首云：「木扇窗櫺鎖日開，雨雲未晚暗庭隈。山妻知買新書得，一點疏鐙早上來。」他如「無多屋入雲林畫，自適詩如小草花」，「故人詩好久能記，自種花開倍可憐」，「兩鬢恰如秋草短，一年又是菊花初」，皆嗢噱于誠齋、劒南之間，而能自寫所得。其《論畫詩》云：「眼前景物天工畫，今古丹青取不窮。改角裝頭臨粉本，可知失卻自家風。」其託意可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嘉善黃退庵先生凱鈞，霽青太守尊人也。著《友漁齋詩》。詩以清潔爲主，七律最長。《花朝自營生壙》云：「鶴歸華表知何日？牛上荒邱會有時。」《秋郊》云：「未霜高柳尚多態，將雨行雲慣逆風。」《除夕》云：「老僕關門先酹酊，羣兒入座便團欒。」《秋熱靜坐》云：「風高卻得雙桐引，池小難教一柳增。」《新秋即事》云：「麥將鞭筍饒風味，采得絲蒓帶雨香。」《中秋對月寄安濤京師》云：「始信人間有離別，不知天上可高寒？」《冬齋》云：「瘦竹偎花相媚嫵，癡雲釀雪費商量。」《仲夏小山園遣興》云：「深林聽鳥有新語，僻徑敲門惟故知。」《和劍南夏日閒居韻》云：「荷承疏滴圓融走，梅長新梢自在橫。」《小山園看菊即事》云：「風吹客鬢何妨短！霜逼花頭未肯低。」《初夏園居》云：「服盆蘭舊香猶烈，出水荷新葉尚尖。」《消寒雜詠》云：「梅蕊藏春圓似豆，霜華殺草利於鐮。」《烟雨樓偶題》云：「水欺沙草全平岸，柳殢春陰欲化烟。」《枕上喜晴》云：「雲可歸山無變態，鳥先得氣有歡聲。」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三《聽松廬詩話》 長君霽青太史成進士，入詞垣，先生紀事詩有云：「幸叨先人貽，見爾青紫拾。此祇俗人羨，原非志士急。性分有榮華，蘿裔徒外襲。」先生胸有道味，澹於浮榮，故其集中詩，雖寫景言情，時寓名理。

又引《靈芬山館文鈔》 君及冠而孤，不能習帖括，乃課治農晦，以其閒讀書。性伉爽，喜論事，人以難事相質，必爲規畫處置。其倍理不可行者，亦必正告之。以是人翕然稱爲長者。其治家，絲粟無妄耗，而於大事，特舉舉行意，不作囁嚅顧瞻態。甲子歲，浙西州縣被水，禾稼淹沒，米騰貴，上官檄邑平糶。君爲衆倡率，大暑烈日，持蓋戶行，按戶之上下，罔有漏失，鉤稽明劃，無敢侵欺蝕者。嘗以屋傍隙地假人，後仍不還，笑置不問。又買鄰人之屋，而其屋先已賃人爲店，慮其他徙失利，垂立券而毀之，讓其爲店者。好行其德如此。君有四丈夫子，長子安濤以進士二甲第一入翰林，里人以爲榮，君處之恬然。東阡西陌，杖策往來，野老故人，雞黍談笑，不異往日。少好爲詩，寢食于是，一以攄抒性情，狀難顯之情。故於宋人楊萬里、陸務觀爲近，嘗爲《楊陸談詩圖》以見意。有《友漁齋詩》若干卷。夙工於醫，以濟物爲急，合善藥以施，輯其所得爲《醫話》。

《挹翠樓詩話》卷一 著《友漁齋詩》，出入於香山、放翁之間。尤工七律。【略】清新俊逸，兼擅其長。

《秀州夜泊》 《樗園銷夏錄》卷下：丹叔《舟行雜詩》中一首云：「湖面無波鏡面平，忽來雙槳鷺絲驚。兩邊卧柳拂船過，搖落梢頭雨點聲。」黃退菴《秀州夜泊詩》云：「扁舟夜泊板橋東，獨擁寒衾寂寞中。恰好五更殘夢醒，柳梢

搖雨滴孤篷。」二詩命意相似，風韻亦同。

《農器詩》《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三《黃凱鈞》引《松軒隨筆》：《鐵鎛》(頭廣一尺，或四齒，或六齒，發土之具也。)《鍤》(即古之鍬也。)《鍤》地，以起土也。)《翻車》其制如槽，長可二丈。槽中架戽水板一道，隨槽闊狹，以鶴膝木聯之，循環不斷。岸上橫設大軸，人憑架上軸轉動，則水引而上矣。)《罱》(用以罱泥。編竹爲箕，兩箕對合，用長竹竿作柄，附以細竹，相爲啓閉。)《犁》(犁，利也。冶金而爲之者，曰犁。鑱斲木而爲之者，曰犁底。)《耙》(柄長四尺，首闊一尺五寸，列鑿方竅以齒爲節，蓋犁以起土，惟深爲功；耙以破塊，惟細爲度。)《蕩》(用木板，長二尺，闊八寸，以釘排列，長竹爲柄。田方蒔秧，尚未勻熟，須用此器蕩之，使水土相和，凹凸各平。)《臂籠》(篾竹編之。農夫耘苗穿臂於內，以代衣袖。)《鐮》(似刀而彎，長尺許，刈禾麥、斫柴篠，農家便之。)《耙扜》(挂禾具也。)《擔》(負禾具也。)《稻牀》(方約四尺，椶栗條十數莖橫其中，持稻把擣其上，穀粒漏於下。)《礱》(礪穀器，所以去穀皮也。)《杵臼》(舂也。古掘地爲臼。我鄉臼多置平地，列牀其後，人立踏之。)《農器詩》十四首，見《友漁齋詩續集》中，今錄其題，幷節其註。不耕而食者觀之，可以知稼穡艱難、農功辛苦焉！

《題畫》《靈芬館詩話》卷七：嘉慶己未移家魏塘，庚申八月與錢君叔美杜相見於隨園，屬寫爲圖，自題二絕。

《題山陰歸棹圖》《靈芬館詩話》卷七：庚申上元後七日，余自山陰歸里，風雪初晴，四山如畫，先是有竹虛吳君所畫冊子，適與此景相合，遂題爲《山陰歸棹圖》，而自題《摸魚子》一闋以紀之。和者霽青、何夢華、元錫、涤卿、鐵門、竹士、蘭村皆同此調。二娛別倚《西子粧》，退庵、獨遊、丹叔皆有詩。退庵詩云：【略】。

《寄懷頻伽越州》《靈芬館詩話》卷九：余少喜交結，長多雅遊，雖自愧不文，而縞紵之懽，投贈之作，纍纍盈篋。【略】黃退庵《喜頻伽移居》云【略】《寄懷頻伽越州》云【略】。

《題魏塘訪友圖》《耐冷譚》卷四：吳江郭頻伽以詩詞名江、浙間，偕其弟丹叔移家魏塘。黃退庵封翁與之善。封翁詩一以宋楊、陸爲宗，與頻伽相吻合。平湖胡瘦山茂才，嘗櫂舟相訪，極談讌之樂。錢塘屠琴隖太史作《魏塘訪友圖》，各題其上。封翁詩云【略】王翰蓋指郭十三云。

郭麐《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二八　遠道難期近易親，黃公咫尺在東鄰。惱他一月北窗卧，一任人過不詣人。(黃退庵上舍)

又《和退庵見示韻》　支離病骨夏如秋，藥裏茶爐丈室幽。閒爲晝長看野馬，心知事過等虛舟。有時得句還慵續，往日書成尚待修。眞覺近來多道氣，了無六鑿只天游。伏枕時還一據梧，閒因病得亦良圖。故衣半減腰間帶，朝鏡驚長頷下鬚。鶴夢涼知天夜旦，雞皮潛換玉肌膚。極思孤艇西湖去，獵獵水風戰綠蒲。

又《歲暮懷人詩・黃退庵子未父子》　柴門百弓水，梅花數間屋。郤前有佳兒，詩成付之讀。今年況大好，多收米十斛。白酒與黃雞，此翁奚不足。

石鈞

《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我吳自沈宗伯振興風雅，律學者以詩必宗唐，餘韻流風數十年弗替。遠梅丈生當其際，故其詩亦一以唐賢爲指歸。余與令子藹士先爲契友，後作姻家。早年即披讀遺集，飫聞軼事。始知丈少歲李、杜、韓三家，兼及高、岑。近體於初、盛、中、晚，無所不學。觀其論詩，以氣爲主，亦如昌黎論文之氣盛，則長短高下皆宜。故其格律遒勁，氣韻沈雄，聲調高亮，風神諧暢，不愧一代正宗，宜在乾、嘉之際以布衣稱詩吳下，衆口推服無異詞耳。【略】或謂丈詩頗落明七子習氣，此固宗唐者之通病，彼特未見《清素堂詩》自有眞種子在，實是藥庸鈍之千金方也。

《晷雅集》卷二七　君敦厚，重然諾。陸紅樹、吳瘦夫皆負才而貧，待之終身無倦。唐陶山令吳，好推奬士類，慕君名，數過訪。卒不往謁，曰：「士以不自失爲貴。」【略】性好遊，客杭州，暑日冒雨登六和塔，致疾，遂歿，年五十一。

又　爲詩守沈文慤之教，以別裁僞體爲職志。西莊光祿稱其「風旨遒上，

韻趣深曲。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述庵司寇稱其「詞麗以則，調響而諧，直追何大復、謝茂秦諸公。」雲臺中丞過曲江亭，見其遺集嘆曰：「清醇雅正，此詩家《廣陵散》也！」君自瀋陽歸後，與余暨徐雪廬交，並治古文。

《晚晴簃詩匯》卷九七　遠梅詩恪守歸愚宗旨，尚有眞氣。當時王西莊、王蘭泉、阮文達皆稱之。

《詠金山詩》　《梧門詩話》卷七：詠金山詩極多，方子雲「金山如在舟」，石遠梅鈞「帆迴四面盡樓臺」，二語確切不移。

《湖海詩傳》卷四五　石鈞，字遠梅，吳縣人。監生。有《清素堂詩》。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石遠梅者，名鈞，吳人。隱於市。能詩，以沈文慤爲宗，王光祿西莊、王侍郎述菴皆稱之。中歲習爲古文，嘗與吳仲倫相遇於宋左彝所。仲倫爲言古文正變源流，頗與世士異處，遠梅聞之喜。遠梅好交遊，所知皆一時有名之士，持仲倫說與相質證，或然之，或不然之，遠梅亦疑不能決也。然察其意，終以仲倫之言爲然。所著有《清素堂詩文集》。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二・清素堂文集》　六卷，石鈞撰。

《皇清書史》卷三一　石鈞，字秉綸，號遠梅，吳人。工書法，爲詩名所掩。（楊文鼎《畸人志略》）

劉嗣綰

論述

綜論

《北江詩話》卷一　劉孝廉嗣綰詩，如荷露烹茶，甘香四徹。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立地太歲劉芙初（嗣綰）。（贊）不平則鳴，如水上之風行。

《靈芬館詩話》卷七　（靈芬館）第四圖，則以奚九舊畫立軸，屬穀人祭酒作贊於畫。【略】曾賓谷都轉、劉芙初太史七古各一首，皆極工。

又卷一〇　芙初太史居京師，落落寡合，性本疎懶，又不屑與邈然少年相諧際。昔人所謂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者也。睽離十年，久不相見，近于人扇頭見其自書數絕句。《晚過法源寺》云：「碧天吹斷玉參差，吟坐秋堂有所思。霜果退紅篁退粉，艷情不似舊來時。」《題行腳看山圖》云：「酒簾十里不分明，燈火闌珊始出城。不是馬蹄偏款段，自家行路太遲生。」其寄託微婉可思。

《羣雅集》卷二五　芙初雄才逸氣，不傍古，不緣今，而至性眞情，語能感物，尤足傳也。時賢中惟徐雪廬、石遠梅、吳蘭雪輩足以抗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七引《梧門文鈔》　醇甫少作明豔居多，肆業太學以後，則沉博矣。放浪江湖以後，則排奡矣！茲則清遒駿邁，以快厲之筆，達幽隱之思，如水銀瀉地，天馬行空。

又引《聽松廬文鈔》　芙初以相門子稽古績學，綺歲能文。乃青衫落魄，破硯依人，可謂窮矣。然卒以禮闈榜首，簪筆木天，不可謂非達也。顧中年以後，心力就衰。又以不工小楷，未獲奉使衡文。身居京國，心繫家園，歸詠循陔，出仍負米。迹其生平，蓋窮而達、達而窮者也。然境嗇而才豐，位卑而名顯，以視榮華，露電轉瞬，皆空者，吾知芙初必不肯以彼易此。

《國朝正雅集》卷五七引《寄心盦詩話》　芙初先生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掄元時將及五十矣。少時作詩，以穠麗纏綿爲主，頗近溫、韓，中年詩境，另是一格。久客揚州題襟館，觴詠最多。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陽湖劉芙初先生（嗣綰）以名孝廉困頓場屋，春官十上始得掄元。授職編修，十餘年而一階未展。歿于京師。著《尚絅堂詩》五十二卷。五言如《客枕》云：「連天雞唱亂，到地雁聲孤。」《溪路》云：「天寒魚減腦，月暈蚌添胎。」《白溝河》云：「地餘南渡恨，人數北征才。」《宿龍泉寺簡周筠雲》云：「古佛與苔綠，病僧如菜黃。」《荀卿墓》云：「三遷齊祭酒，一脈魯諸生。」七言如《草堂雜詩》云：「貪灌名花延井近，誓刪惡竹讓牆高。」《佛音閣》云：「野花都已得禪意，山鳥半能呼佛名。」《中秋後一夕獨步故園》云：「碧天無語又今夕，紅樹笑人非少年。」《無題》云：「新樣東風吹玉笛，舊家明月在銀鉤。」《散步》云：「籬花有意爭先發，野草無名轉後凋。」《病起有

懷》云：「好日短于磨賸墨，清宵長似篆餘香。」《到庶常館紀恩詩》云：「人說傳燈須選佛，自慚舐鼎便成仙。」《廢堠》云：「車猶記里分雙隻，戍不知更誤短長。」《荒墅》云：「賭殘綠墅棋都散，賣到青山畫亦寒。」《金川門》云：「已見殷湯傳太甲，誰知姬旦負成？」《春暮湖樓》云：「碧檻空時齊放鴨，紅樓好處不離鶯。」皆可誦也。

《試律叢話》卷五　陽湖劉芙初編修（嗣綰）爲余甲寅同歲生，又在京同結宣南詩社。所著《尚絅堂集》各體俱備，試律特其緒餘。今摘其尤者，亦可當嘗鼎之一臠。如《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前四聯云：「逐鹿秦中地，騎牛柱下班。五千眞道德，百二古河山。梓樹何年走？桃林昨夜還。三峯盤華岳，四扇豁潼關。」《說詩仍記夜聯床》句云：「靜夜詩仍說，連床得未曾。劒南餘好句，渭北此良朋。」《悔教夫婿覓封侯》句云：「錦字成終古，弓衣又幾秋？傳聞還射虎，悵望到牽牛。」《忽聞海上有仙山》句云：「南內迷黃月，西巡怨白雲。誤猜麟島路，別起馬嵬墳。」《楓落吳江冷》句云：「翦水無邊色，流紅不斷聲。胥濤迴八月，楚雨入三更。」《懶殘撥芋》句云：「我了頭陀願，君儲燮理才。生涯尋熱路，滋味撥寒灰。」《一江春水濃於酒》句云：「盡日流霞片，因風起麴塵。」《胸中左癖句》云：「味因南董粹，香勝馬班濃。」《玉版禪》句云：「本來胸有竹，奚藉舌生蓮？」《雞缸》句云：「午啼人已倦，卯飲此能消。」《伯牙操遶鐘》句云：「有時聽郭索，隨意學蒲牢。」《竹外桃花三兩枝》句云：「倚風留翠袖，和雨透紅紗。」《冷筠和雪倚》句云：「一肩山字瘦，雙屐水痕深。」《二分明月在揚州》句云：「照殘金縷曲，斜到玉鉤墳。」不愧爲驚才絕豔矣！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九　芙初，相門子。年十二三學爲詩，少作明豔，後乃沉博排奡，進爲清遒駿厲，而心力已衰。詩分四十三集，各有小序，可作年譜。曾賓谷刊其詩，郭頻伽序之，謂其身世之榮悴，心靈之感兆，胥於是見。而其辭能工，足以傳矣。

《新世說・文學》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楳史、楊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頻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

分論

《頤園讀書記》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清湛。」「奚童亦作溪童。」「疎樸有致。」「寫景入微。」「意趣灑然。」「體物瀏亮，情韻雙兼。」「略作感慨，不盡低徊。」姚燮總評：矜鍊名貴。

《山中與鮑若洲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宛轉思深。」「幽景閒情，紛猋相引。」「結意曾邈。」姚燮總評：幽秀。

《與王秋塍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情景兼至。」「雋逸。」「筆意動宕。」「倘然適意，豈必有爲。此種清福，正非易修。」姚燮總評：托思雋永。

《貽友人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尚絅堂》原集，起作『足下邗江之櫂，竊意道出鳩茲，當展良覿』，與此異。」「先爲一原。」「次爲直決之。」「兩相比較，優絀自見。」「此更權其得失。」「箴規切直，幾於咄咄逼人矣。」姚燮總評：諷諭曲當，辭亦清醇。

《與張皐聞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洞悉世情，直抒胸臆，言之眞切，可當交遊龜鑑。」「門戶。」「浮僞。」「爭競。」「夸誕。」「譏訕。」「藻飾。」「『忽』本作『輒』。」「俳諧。」「意主尊嚴師道，全書歸宿在此。」「自負語。」「『謂』亦作『爲』。」姚燮總評：炙輠通才，慧辨無礙。

《與蔡浣霞書》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質實言之。」「凝鍊。」「極意形容，運典生新。」「簡澹沖融，自述得體。」「所謂未能遽置者。」「原集云：見告夢寐。」「斐亶纏緜，言盡意不盡。」姚燮總評：其風骨遒峻，當於六朝以上求之。

《祭吳季子廟文》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筆意軒昂，氣息深厚。」「波瀾動宕，異境別開。」「大力旋轉，是具廣長妙舌，無礙辨才者。」「議論精警。」「洞見情事，愷切言之，是能發季子之隱曲者。」「練才洞鑒，剖字鑽響。情詞激昂，音節哀亮，有俯視一切之概。」「感慨悲涼，比附確切。」「自『世紀克修』至『清塵在茲』三十八字，《尚絅堂》原集無之，或初藁如是，或曾氏所增，皆未可知。」「有此一襯，墨采騰奮。」「吐納閎深，情韻不匱。」姚燮總評：比事屬辭，可當一則史論，而氣宇亦兀奡不凡。

《潘君妻周孺人誄》《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儉齋』本作『簡齋』。」「穠豔。」「摹繪入細。」「述情切至。」「彩雲易散，瑠璃脆痛絕難言。」「悽婉。」「運意深摯，鑄詞精縝。」「琢鍊精工。」「『爺』原作『耶』。」姚燮總評：齊梁小品。

《木筆初開第一花》《試律叢話》卷五：芙初作《木筆初開第一花》一題，凡三首，皆佳。余尤賞其點題四句。如第一首云：「次第修花史，東君筆底來。卻從香國倚，眞見木天開。」第二首云：「爲有江郎筆，名花更一開。無雙天女下，不二木神來。」皆將「木筆花」三字打碎點出，乃才人隨手開此法門。緣此題本尖新，故不妨作此狡獪耳！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七　劉嗣綰，字醇甫，號芙初，江南陽湖人。嘉慶十三年會試第一，官翰林院編脩。有《尚絅堂集》。

《清史列傳・劉嗣綰傳》　劉嗣綰，字芙初，江蘇陽湖人。協辦大學士於義元孫。嘉慶十三年會試第一，試卷進呈，上曰：「朕久知其名，可謂得士矣！」廷試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嗣綰少穎異，識量過人。早遊京師，知名當世。通籍時，將及五十矣！年六十，丁母憂以毀卒。爲人和平安雅，見義無不爲，雖屢空，宴如也。其詩及駢體文，少作多明豔，中年則以沈博排奡勝，晚更清遒駿邁，以快厲之筆達幽隱之思。著有《尚絅堂集》。

《詞林輯略》卷五　劉嗣綰，復曾孫，會元。字醖甫，號芙初，江蘇陽湖人。散館授編修。著有《尚絅堂集》。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劉嗣綰》（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七《聽松廬詩話》　己卯余下第，寓米市衕衙。芙初太史寓橫街，時過從唱和。余詩云：「各有衰親已白頭，莫道無田歸不得！」芙初詩云：「月中烏鵲飛繞樹，只有倦翮思歸林。」庚辰余歸嶺南，芙初歸江南，遂不復相見。

《寄郭頻伽》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嘗聞梧門先生搜輯同時先後詩人之作，名《及見集》。卷帙甚富，然未之見也。今年霽青以之廣信太守任，道出袁浦，劉芙初太史以札見寄云：「梧門沒後，此書在某處。凡十六帙，其中選輯尚有未盡善者，屬霽青交付，爲之釐訂以俟刊行云云。時霽青行縢未解，約至家見付，並自任剞劂之事。爲之躍然以喜，不特吾師闡幽發微之心得以少慰于九京，而槁項黃馘、苦吟顧領之士，有僻遠沈冥不獲傳於世者，藉以單詞隻句，託之不腐，豈非盛事耶！芙初書。」後附寄三絕云：【略】芙初以爲首列達者，未免猶有重科名之意，而四家之詩鈔者，未必是其上乘，欲鄙人爲別裁之也。然恐才識弇陋，於梧門先生無能爲役，奈何？

《爲郭頻伽題病起懷人圖》　《靈芬館詩話》卷七：余有《病起懷人詩》四十二首，琴隖太史爲補圖及詩。青士、小湖、退庵、鐵門、壽生皆洋洋大篇。【略】劉芙初云：【略】自注：「時同客邗江，余將歸毘陵。」

著録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七引《尚絅堂詩集》　《爨餘集》（癸巳至丁酉）：年十二三學爲詩，丁酉稍稍存錄。《半粟山房集》（戊戌、己亥）：老桂一株，已枯其半。而著花較早，金粟因緣，半人身世，敢云妙悟，或證聞思。《寄泖集》（己亥）：侍大父華亭學舍。《刻楮集》（庚子迄壬寅）：三年中方事舉子業。《二十四航集》（癸卯）：是歲秋試，小住白門。《獻賦集》（癸卯、甲辰）：同人相約獻賦，往返吳門。《莊花閣集》（甲辰、乙巳）：家園有紅蓼數株，映帶煙水。《禪榻集》（丙午）：維摩示疾，禪榻爲緣。《竹中集》（丁未）：家園種竹，盈畝，偶然得句，嘯詠其間。《戊己集》（戊申、己酉）：燕知戊己，守土也，安時也。《碧山後社集》（庚戌）：吾鄉碧山吟社，里中擬續此舉。《楚游集》（辛亥）：就食武昌，館於藩署。《雪苑集》（壬子）：由武昌赴豫，仍館商邱陳氏。《燕囊集》（壬子）：觸暑北行，襆被千里。《圍爐集》（壬子）：圍爐選話，銷寒之興不淺。《寓園集》（癸丑）：春夏間寓居澄懷園。《籬下集》

（癸丑）：黃花爛漫，一尊陶然。《問津集》（甲寅）：應試津門，小住問津書院。《槐天集》（甲寅）：槐陰如蓋，一綠到門。《澹香秋圃集》（甲寅）：移寓阿相邸第，蕭然有老圃風。《策蹇集》（乙卯）：驢背行吟，尋有歸志。《中江集》（戊午）：乙卯冬，奉諱里門。尋以故人之招，就食江右。丁巳夏，留中江，季冬歸里。戊午仍赴舊約。《勞歌集》（己未）：公車歷碌，勞者之歌。《獨浪集》（己未）：下第南歸，關河獨浪。《吳船集》（庚申）：扁舟江渚，叩舷之歌。《蓬心集》（辛酉）：四十無聞，一邱將老。因人碌碌，重赴公車。莊叟所謂猶有蓬之心也夫。《蕭寺集》（辛酉）：秋移寓保安寺。《南轅集》（壬戌）：一旦南轅，浩然而返。《蘆中集》（壬戌）：淪落江湖蘆中人，豈非窮士乎。《竹西集》（癸亥）：曾都轉招寓題襟館。《五甲集》（甲子）：仍留揚州，計余已歷五甲矣。《十上集》（乙丑）：余應秋試者六，至是又四上春官。《竹西後集》（乙丑）：夏歸自都門，重寓題襟館。《婺州集》（丙寅、丁卯）：下榻婺州之郡齋。《鼇背集》（戊辰、己巳）：舉南宮，以庶吉士派入文穎館，與纂校諸役。日僕僕於金鼇、玉蝀間，編詩爲《鼇背集》。《不易居齋集》（庚午、辛未）：余官京師，襆被蕭然。一歲中數移研几，居大不易。昔賢所歎，因名所居曰「不易居」。《循陔集》（辛未、壬申）：乞假南還，仍有負米之役。《雲心集》（癸酉、甲戌）：雲無心以出岫，入山出山，同一無心。《懷南集》（甲戌、乙亥）：時以省親，言歸江國。《雪泥集》（乙亥、丙子）：一天風雪，重到京華。《丁丑集》（丁丑）：忝列編脩，已歷五科，新庶常於五月行大拜禮，前後輩由此分也。即編詩爲《丁丑集》。《且住齋集》（戊寅、己卯）：浮沉人海，且住爲佳。《補蘿集》（己卯、庚辰）：同社移居，寥寥獨處。秋風四起，補屋牽蘿。因名詩爲《補蘿集》。

又引《松軒隨筆》芙初詩分爲四十三集，集各有小序。節錄之，可作年譜觀也。

藝文

陸繼輅《劉大詩集題後》一語魂銷絕，沈沈萬古愁。出塵唯有夢，住世只宜秋。長夜寂如許，高寒澹不收。孤心知易感，吹入月波流。

又《丁丑下第南歸塗中寄懷都門師友》曾唱南宮第一籌，十年清冷住瀛洲。艷情豪氣都銷盡，君不言愁我已愁。（劉編修嗣綰）

郭麐《與劉芙初孝廉（嗣綰）別四年矣頃間相見出前歲挹青樓見訪不值之作兼辱贈題靈芬館詩奉酬一律即用見訪元韻》白蓮堂外雨初晴，出水芙蕖照眼明。偶爾一尊成聚散，落然數語見平生。別來風雪皆窮鳥，是處樓臺尚囀鶯。莫惜壚頭同醉倒，隔江山色解逢迎。

又《歲暮懷人詩・劉芙初》蚤歲歷辛酸，投老益顦顇。一官人海藏，低顏少年輩。衰親倚閭望，幼穉仰口待。枯桑號天風，入門爲誰媚？

又《鐵門詩文既爲手定舟中復爲芙初太史刪定其尚絅堂各稿用前韻一首》拭涕那能責嬾殘？吹毛不免畏譏彈。將軍失恨三遺矢，仙客垂成九轉丹。豈有詩人未忠厚！要令奇麗出艱難。只憐三賦傳鈔日，元晏先生骨已寒。

焦循

論述

《定香亭筆談》卷四焦里堂（循），江都人，樸厚篤學，邃於經義，尤精於天文步算，【略】爬梳抉摘，多前人所未發。餘事爲詩詞，亦皆老成。

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循傳》君善讀書，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略】君又善屬文，最愛柳柳州文，習之不倦，謂唐、宋以來一人而已。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且曰：「田山薑《古歡集》，馮山公、王西莊兩先生於叔文事，皆立論平允，足洗不讀書者隨聲附和之陋習。」君於治經之外，如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貫。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孜孜不倦。黃珏橋有老屋一區，爲前明忠臣梁公于涘之故宅，君買修之，扁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足爲鄉人表率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里人頗觀感焉。復理採舊聞，

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府志》，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刊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一篇，皆有補于世教。君之文集手自訂者曰《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等書不具錄。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理堂蹭蹬名場，少所遇合。昨歲以病歸里，今來訪余于袁浦。出近詩見示，多牢落抑塞之語。雨齋題壁云：「舊遊已滅投人刺，新著兼刪罵鬼文。」《安園》云：「花香著地秋無跡，樹影搖窗月有聲。」《寄曼生》云：「廣厦置身呼負負，名山退步悔遲遲。」旅人羈客，讀之淒然。

《羣雅集》卷二五　里堂與江鄭堂皆以淹博經史爲藝苑所推，時有「二堂」之目。

《國朝正雅集》卷五一引《寄心盦詩話》　里堂先生家黃珏橋，著《北湖小志》六卷。揚州城北二十里外皆水，上接高郵、寶應諸湖，綿絡不絕。余昔館北湖，每過先生之居，林木蓊鬱，湖水環繞。小坐停車久之，猶想見先生高致，與詩境不相上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六　里堂詩，質而有味，一洗俗韻，亦無經生膚廓之習。集中《與人論詩》云：「雕鎪易工，高曠難學。勿卑齊梁，其格非弱。古律之間，實爲之籥。」自道所得之言也。子虎玉詩，亦有淵源。

《海天琴思錄》卷六　甘泉焦里堂孝廉循著有《雕菰樓集》，抒寫性情，多發忠孝節烈之事。其集中《姑惡惡》詩，哀枉不申，讀者爲之髮指。其自序云【略】詩云【略】。

《復堂日記》卷一　閱《雕菰樓集》。里堂，《易》學名家，得失予別論。詩文平潔，未爲工也。

傳記

阮元《通儒揚州焦君循傳》　焦君名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北湖黃珏橋，分縣爲甘泉人。曾祖源，江都縣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蕙，皆方正，有隱德，傳《易》學。君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氏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公賡堯大奇之，遂以女字之。年十七，劉文清公取補學生員。年二十，補廩膳生。次年丁父及嫡母，謝艱自斂，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卧不離喪次，甚哀毀。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超宗與君幼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歲乙卯，元督學山東，招君往遊，遂自東昌至登州，有《山左詩鈔》一卷。嘉慶歲丙辰，元督學於浙，復招君遊浙東，有《浙江詩鈔》一卷。歲庚申，元撫浙，招君復遊浙。辛酉春歸揚州，秋應試，中式舉人。入都謁座師英煦齋先生，先生曰：「吾知子之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歲壬戌，復招君遊浙，冬歸揚州。歲乙丑，有勸君應禮部試，且資之者，君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北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殷竟以夏病冬卒，君毀如初，克盡其孝。除喪後，小有足疾，遂託疾居黃珏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恆在樓，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矣。歲庚辰夏，足疾甚，且病瘧，以七月廿七日卒，距生於乾隆癸未二月三日，得年五十有八。妻阮氏。子琥，廩生。孫三：授易、授書、授詩。【略】君性誠篤直樸，孝友最著，恬淡寡欲，不干仕祿。居恆布衣疏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事，湖山爲娛。壯年即名重海內。先輩中如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煦齋冢宰見君《易》學叙之，以爲發千古未發之蘊。且集蘇文忠句書贈之，曰：「手植數松今偃蓋，夢吞三晝舊通靈。」【略】子琥，能讀書，傳父學端士也。評曰：焦君與元年相若，且元族姊夫也。弱冠與元齊名。自元服官後，君學乃精深博大，遠邁于元矣。今君雖殂，而學不朽。元哀之切，知之深，綜其學之大指而爲之傳，且名之爲通儒，諡之史館之傳儒林者，曰：「斯一大家，曷可遺也。」

汪嘉孫《焦里堂家傳》　君諱循，字里堂，世居江都，分縣爲甘泉人。君幼穎異。既長，丁父及嫡母憂，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卧不離喪次。弟徵讀書，自教之。興化顧超宗傳其父文子之經學，與君同學，君始用力於經。超宗歿，君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嘉慶六年舉于鄉。十年，禮部試有資之行者，君辭曰：「生母病雖愈，而神未健。」遂不北行。後竟以冬卒，君毀

如初。除喪後，有足疾，居黃琉橋村舍，閉戶著書。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卒，年五十八。【略】子廷琥能讀書，傳父學，早歿。

光緒《江都縣續誌》卷二四　字里堂。曾祖源，諸生，爲《周易》之學。祖鏡，父葱，皆方正，都隱德，世傳《易》學。循生三、四歲，即穎異。八歲至公道橋，阮賡堯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賡堯大奇之，妻以女。年十七補諸生，旋補廩膳生。年二十三丁父憂，暨嫡母謝艱，自殮及葬，八閱月未櫛沐，食卧不離喪次，哀毀甚至。教弟徵讀書成立。興化顧超宗經學深邃，循幼與同學，即知致力於經。超宗歿，循理其喪，作《招亡友賦》哭之。嘉慶六年舉於鄉，入都謁座師大學士英和。和曰：「吾知子字曰里堂，江南老名士，屈久矣！」十年，有勸循赴禮部試，且資之者，循以書辭之曰：「生母殷病雖愈，而神未健，此不行之苦心，非樂安佚，輕仕進也。」竟以夏病冬卒，循哀毀幾於滅性。除喪後，小有足疾，託疾居黃琉橋村舍，閉戶著書。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書，恒在樓中，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循善讀書，博聞強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著書數百卷，尤邃於經，所不洽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循於《易》本有家學。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　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嘉慶辛酉舉人。

《清史列傳・焦循傳》　焦循，字里堂，江蘇甘泉人。嘉慶六年舉人。曾祖源，祖鏡，父葱，世傳《易》學。循少穎異。八歲在阮賡堯家與賓客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如縫。」阮奇之，妻以女。既壯，雅尚經術，與阮元齊名。元督學山東、浙江，俱招循往遊。性至孝，丁父及嫡母謝艱哀毀如禮。一應禮部試後，以生母殷病愈而神未健，不復北行。殷歿，循毀如初。服除，遂託足疾不入城市者十餘年。葺其老屋曰「半九書塾」。復構一樓曰「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讀書、著述其中。嘗歎曰：「家雖貧，幸蔬菜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嘉慶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八。

《清朝先正事略・焦理堂先生事略》　（存目）

《新世說・夙慧》　焦里堂少即穎異，八歲客阮氏，辨壁上馮夷字曰：「此當如《楚辭》，讀皮冰切不當，讀若縫音。」阮氏奇之，遂妻以女。（焦名循，江蘇甘泉人。乾隆辛酉舉於鄉，亦不應禮部試，閉戶著書。葺老屋，構「雕菰樓」，有湖光山色之勝，足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

紀事

阮亨《雕菰樓集序》　先生博學，工詩古文，自少即與芸臺兄齊名。辛酉科始中鄉魁，僅一會試，場中擬元，久之，榜發被落。年四十外，足不入城，築「雕菰樓」，以著書自娛，享時往請業焉。嘗憶乾隆乙卯秋，先生來濟南學署，隨侍策騎，游誰華諸山，興會淋漓，頗自詡其孤矢四方之志。又嘗於嘉慶壬戌冬來杭州節院，亨同放棹西湖，冒雪敲冰，聯句於林處士梅花幕下，感慨嘯歌，幾莫掩其胸懷高逸之風。舊游如昨，梁木已悲。核刻遺編，益深傷悼。

《番薯吟》　《耐冷譚》：學使者，揚州阮芸臺先生也。作此詩并爲之序者，江都焦里堂孝廉循，題之曰《番薯吟》。

著録

汪嘉孫《焦里堂家傳》　君博聞強記，於經無所不治。于《周易》、《孟子》專勒成書（阮撰傳）。君於《易》本有家學，偏求說《易》之書，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作《通釋》：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略】《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四十卷（《事略》）。阮督部序之曰：「焦君之《易》之爲書也，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爲顯據，可例其餘。」【略】君易學既成，隨筆記錄編次得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取入三書外，復錄而存之爲《易話》二卷。又有《注易日記》三卷、《易廣記》三卷。（《傳》、《事略》）又作《六經補疏》二十卷，謂古文《尚書》之僞，閻百詩證之詳

矣。二十八篇之不僞者，疏通証明，有王西莊、江艮庭、周晉園三家鼎立，因鈔次之，益以當世通儒，凡四十一家書五十七種，仿衛湜《禮記》之例，不專一說，不加斷語，題曰《書義叢鈔四十卷》。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褋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撰《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卷、《陸璣疏考証》一卷。【略】游浙，考浙江原委以証《禹貢》三江，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君最善戴東原所著《孟子字義疏証》，於理道、天命、性情之名揭而名之。惜其於孔子一貫仁恕之說未及暢發，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二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采本朝通人之書，或專說《孟子》者，或褋見他書者，一一纂出，依次第編爲《孟子長編》十四帙。因取前人所已言而以己裁成損益于其間，撰《孟子正義》三十卷（《事略》）。阮督部以謂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略】君尤精于天學、算術，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緐複無次；戴東原《勾股割圜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撰《釋弧》三卷。錢少詹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君上書少詹論七政諸論，少詹復書云推闡入微，以實測之數段（假）立法象，以求其合，尤爲洞徹根原。君以弧線之生緣于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之弗明，法無從附也，撰《釋輪》三卷。君又謂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橢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撰《釋橢》一卷。君又謂劉徽之注《九章算術》猶許氏之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亦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君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二書，又得秦氏所爲《數學大略》，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君善屬文，以所撰序事文就正于先君，先君曰序事文須無一語似小說家言，當時時以《左傳》、《國語》、《史記》、《漢書》爲之鵠，君心服之。愛柳柳州文，謂後人多斥柳州爲王叔文黨，君爲雪之。【略】君於詩詞、醫學、形家九流之書無不通，又力彰家鄉先哲，勤求故友遺書。黃珏橋有明忠臣梁公于浹之故宅，君修之，題曰：《北湖耆舊祠》，設木主三十位祀。嘗居北湖忠孝行誼載于史志者，復揭三十人事實于壁，搜訪遺籍，成《北湖小志》六卷。又因分撰《揚州圖紀》，收拾雜文舊事，次第爲《目錄》一卷，名曰《揚州足徵錄》。又以隨筆考錄揚事者，成《邗記》六卷。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三十二贊，先君述學與焉！君手訂文集爲《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醫說等書不具錄。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憶書》 六卷，清焦循撰。

光緒《江都縣續誌》卷二〇 《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春秋傳杜氏集解疏》五卷、《羣經宮室圖》二卷、《論語通釋》一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孟子正義》三十卷、《焦氏家乘》八卷、《揚州足徵錄》二十七卷、《北湖小志》六卷、《邗記》六卷、《里堂家訓》二卷、《花部農譚》一卷、《醫說》、《種痘說》、《痢疹吾驗篇》一卷、《釋弧》三卷、《釋輪》三卷、《釋橢》一卷、《二元一釋》二卷、《舫通釋》一卷、《加減乘除釋》八卷、《八五偶談》一卷、《憶書》六卷、《劇說》六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里堂劄錄》六卷、《雕菰樓詞》三卷、《詩話》一卷。

光緒《增修甘泉縣志》卷二三 《羣經宮室圖》、《學算記》、《毛詩草木鳥獸蟲魚釋》、《毛詩釋地》、《北湖小志》。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皖派經學家列傳・焦循》 先生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於學無所不通，於經無所不治，而於《周易》、《孟子》專勒成書，其於《易》本世傳家學，嘗疑一「號咷」也，何以既見於《旅》又見於《同人》？一「拯馬壯」也，何以既見於《復》，又見於《明夷》？「密雲不雨」之象，何以《小畜》與《小過》同辭？「甲庚三日」之占，何以《蠱》象與《巽》象同例？乃徧求說《易》之書讀之，撰述成帙。甲子，復精研舊稿，悟得洞淵九容之術實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於是撰擬《通釋》一書。丁卯病危，以《易》未成爲恨。病瘳，展他務，專治此經，遂成《易通釋》二十卷。自謂所得悟者，一曰「旁通」，二曰「相錯」，三曰「時行」。《易通釋》既成，復提其要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發明旁通相錯時行之義。論十篇，破舊說之非。復成《章句》十二卷。總稱《雕菰樓易學三書》，共四十卷。先生《易經》既成，隨筆記錄二十卷，曰《易餘籥》錄。凡友朋、門弟子所問答及於《易》者復錄存二卷，曰《易話》。自癸酉立目錄，自稽所業，得三卷，曰《注易日記》。又有《易廣記》三卷。先生《易》學，不拘守漢魏各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先生又著《孟子正義》三十卷，疏趙岐之注，兼採近儒數十家之說，而以己意折

衷，合孔孟相傳之正指。又作《周易王氏注補疏》二卷、《尚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五卷、《春秋左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禮記鄭氏補疏》三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之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先生游浙，因阮元考浙江原委以證《禹貢》三江，乃撰《禹貢鄭注釋》一卷。專明班氏、鄭氏之學。謂王伯厚《詩地理考》繁雜無所融貫，作《毛詩地理釋》四卷。又仿戴東原《孟子字義疏證》，撰《論語通釋》一卷，凡十三篇：曰聖、曰大、曰仁、曰一貫、曰忠恕、曰學、曰知、曰能、曰權、曰義、曰禮、曰仕、曰君子小人。又撰《羣經宮室圖》二卷，爲圖五十篇。《毛詩鳥獸草木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又錄當世通儒說《尚書》者四十一家，書五十七部，仿衛湜《禮記》之例，以時之先後爲序，得四十卷，曰《書義叢鈔》。先生思深悟銳，尤精曆算之學，撰有《釋弧》三卷，《釋輪》二卷，《釋橢》一卷，《加減乘除釋》八卷，《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又命其子琥作《益古演段開方補》以附《里堂學算記》之末。當時算學名家李銳、汪萊、錢大昕等，皆與討論而嘆服焉。先生善屬文，最愛柳宗元。表章先正，作《北湖小志》六卷，又掇拾揚州雜文舊事，爲目錄一卷，名曰《足徵錄》。又成《邗記》六卷。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又舉清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文集手訂者，曰《雕菰樓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一一 焦循，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甘泉人。嘉慶六年舉人。書法晉、唐，氣息雋雅。（《木葉廔法書記》）

《霞外攟屑・書裔烈娥事》 《雕菰樓文集》：書裔烈娥事，在康熙後壬寅。云知府曲阜孔公繼涵親鞫之。（庸）按：莊谷生於乾隆己未，上距壬寅已十七年。辛卯登第，官戶部主事。未守揚州。據《揚州畫舫錄》卷十六，知府爲孔毓璞。莊谷從祖行。里堂偶誤也。毓璞歷官左都御史。乾隆元年十月十二日丁丑，以侵帑革職。

温汝适

《國朝嶺海詩鈔》卷一二 少司馬詩，詞和氣平，肖其人品。其自跋則以爲最喜香山眞實自然，小杜清雄俊爽；又謂欲瓣香劍南，皆嚮往語也。黃左田祠部亟其稱《秦隴》諸作。

《碑傳集三編・廣東通志・溫汝适傳》 溫汝适，字步容，一字篔坡，順德人。質穎異，九齡解作史論。年十六，領乾隆庚寅鄉薦。甲辰成進士，改庶常，授編修。丁巳入直上書房，擢贊善，再擢洗馬、侍講、侍讀、左右庶子，遷國子監祭酒、太僕寺少卿、通政使，歷典廣西、四川、山東鄉試，督學陝甘，尋陞副都御史。己巳，監臨京兆試，臨場條陳，降補太僕寺卿。旋復副都御史。癸酉，擢兵部右侍郎。甲戌，以母老，予告南歸。未幾，居母憂，哀毀成疾。及痛聞仁宗睿皇帝升遐，急奔赴，扶病就道，兼程進發，卒于江西吉安舟次，年六十有七。上聞憫恤，賜其子舉人承悌進士，士論榮之。汝适視學陝甘時，以甘肅寫遠，藏書絕少，乃厚捐俸貲，多購善本，置書院中，藉廣諸生見聞。奉命讞獄天津，未嘗有所操切，而奸宄潛戢。戊辰、乙巳聞粵潭不靖，汝适即聞見所及，剴切陳奏。生平無他嗜好，惟多蓄書，公餘以書史自娛。著有《曲江集考證》二卷，《曲江年譜》一卷、《攜雪齋詩鈔》六卷、《文鈔》二卷。其未梓者，《咫聞錄》二卷，《韻學紀聞》二卷，《日下紀游略》二卷，藏於家。

又《順德龍山鄉志・溫汝适傳》（存目）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八 溫汝适，字步容，號篔坡，廣東順德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官兵部侍郎。有《攜雪齋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附 溫君汝适，號篔坡，順德人。乾隆四十九年進士，由編修直上書房，累官兵部右侍郎。歷典廣西、四川、山東鄉試。督陝甘學政。其詩詞氣和平，肖其人品。著《攜雪齋詩文鈔》及《曲江年譜》、《咫聞錄》、《韻學紀聞》、《日下紀游》等書。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〇五引「國史館本傳」 溫汝适，廣東順德人。

乾隆三十五年舉人，捐內閣中書。四十年補官。四十四年丁母憂。四十六年服闋。四十八年回京，候補原官。四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五十二年散館授編修。五十三年充廣西鄉試副考官。五十四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五十七年丁父憂。六十年服闋，回京供職。嘉慶二年命在上書房行走。四年正月充實錄館纂修官，退出上書房行走。六月陞左春坊左贊善，復直上書房。七月遷司經局洗馬，充日講起居注官。六年五月擢翰林院侍講，十二月轉侍讀。八年三月大考二等。九年二月陞右春坊右庶子，六月轉左庶子。十年擢國子監祭酒。十一年四月退出上書房行走，八月陞太僕寺卿，十一月遷通政司通政使。十二年充實錄館詳校官。十三年充山東鄉試正考官。十四年正月命提督陝甘學政，尋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五年以生母年老，請回京供職，允之。四月抵京，命偕刑部侍郎穆克登額往讞福建海船水手蘇花臉等私藏器械、擾害地方，訊實，按律懲治。旋有山東日照縣民馮愛控告弟婦馮厲氏糾母族多人毆斃其弟馮爰，仍命汝适等往按之，訊係馮厲氏之弟厲廷選起意糾毆，馮厲氏未行喊救，俱問擬如律。六月回京。八月充順天鄉試監臨官，偕滿監臨官佛住奏南北皿官卷人數較多，請酌增中額。諭曰：順天鄉試南北皿取中官卷久經定制，本科又非加恩廣額之年，該監臨遽爲此奏，顯係有意見好，所奏不准行。佛住、溫汝适俱著交部議處。尋議罰俸，命實降一級調用。九月仍直上書房。十一月補太僕寺卿。十六年復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十八年擢兵部右侍郎。十九年乞終養回籍。二十三年丁生母憂。道光元年服闋來京，卒於道。諭曰：「前任侍郎溫汝适在上書房行走有年，茲服闋來京，在途溘逝，殊堪憫惜。伊子舉人溫承悌，著加恩賞給進士，准其一體殿試。」子承悌，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改主事。

《詞林輯略》卷四　溫汝适，字步容，號景萊，又號篔坡，廣東順德人。散館授編修，官至兵部右侍郎。著有《咫聞錄》、《韻學紀聞》、《日下紀遊略》、《曲江集考證》、《曲江年譜》、《攜雪齋詩文鈔》。

黃丹書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一二　黃丹書，字廷授，號虛舟，廣東順德人。乾隆六十年舉人。官教諭。有《鴻雪齋詩鈔》、《文鈔》。

又引《廣東通志》　丹書資秀穎，讀書過目不忘。學使李調元見其詩嘆曰：「抗風軒之不墜，其在丹書輩乎！」貢優行廷試歸，築聽雨樓隱居養親。乾隆乙卯舉於鄉。下第，朝貴延致，辭不就。語人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大興朱珪撫粵，尤加器重。工書，善畫，與其詩並稱三絕。

又引《嶺南四家詩鈔》　詩出入唐、宋諸家，於蘇尤近。

又引《香石詩話》　虛舟題馮魚山比部畫蘭二首，其次章云：「筆妙曾窺薛石翁，畫書詩悟一源同。與君相對忘言處，綠意滿庭生澹風。」（《香石詩話》：「凌譽釗《嶺海詩鈔》選此詩，歎爲色香味俱絕。」）

又《聽松廬詩話》　虛舟擬古詩有云：「兩地莫相疑，兩心同不死。」此十字中，包多少義士情人！

《嶺南畫徵略》卷四　黃丹書，字廷授，一字虛舟。順德人。天姿秀穎，學問粹雅，讀書過目不忘。學使李調元選取優貢。乾隆六十年中舉人。赴禮部試不第，朝貴爭迎之，不就。嘗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官開平訓導。馮敏昌主講粵秀書院，以丹書監院事。爲人狷潔不苟。朱文正公（珪）撫粵，尤器重之。歸里，於邑城東築聽雨樓隱居養親。工書畫及詩，稱三絕。詩出入唐、宋，於蘇爲近。作山、水、蘭、竹，俱有逸致。兼善隸法。里居時每就呂翔、梁元狆於碧鑑江濱論畫，娓娓不倦。興至，相與拏舟訪畫侶梁彝，盤桓旬日，使盡出所藏名蹟摩挲賞玩之。其風趣如此。初，黎簡還自西粵，聲譽未廣，丹書爲之揄揚。蓋弘獎名流，天性然也。著有《鴻雪齋詩鈔》八卷、《文鈔》一卷、《胡桃齋詩餘》一卷。

又引《嶺南羣雅》　黃丹書爲何葭洲畫竹，用東坡《題晁補之所藏文與可竹三首》韻坡仙，曾有言：「野竹如幽人，古來畫竹者，說法皆現身。我幸無俗骨，與竹相知新。襪材儻萃我，樂此盜疲神。書畫同一源，變化靡不有。君

看鐵鈎鎖，法本元和柳。我愛夏太常，筆挾風雨走。若以古書論，亦是歐虞手。與君苦吟詩，得味如僧粥。不待飯顆嘲，自覺瘦於竹。玉版試同參，頗勝對苜蓿。一笑看墨君，汝相非食肉。」

又引黃培芳云　人知二樵筆高，不知吾家虛舟筆尤高。但少作傳，本人罕見耳。

《清朝先正事略・黎二樵先生事略》附　黃君丹書，字虛舟，順德人。天姿秀穎，書過目不忘。學使李調元拔之，充優貢。廷試歸，築聽雨樓，隱居養親。乾隆乙卯舉於鄉。下第，朝貴爭延之，不就。嘗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朱文正公撫粵時，尤加器重。工書，善畫，與其詩並稱三絕。詩出入唐、宋，於蘇尤近。

《清史列傳・黃丹書傳》　黃丹書，字廷授，亦順德人。天資秀穎，讀書過目不忘。年十三應童子試，輒冠其曹。學使李調元見其詩，歎曰：「抗風軒之不墜，其在丹書輩乎！」貢優行，廷試歸，築聽雨樓隱居養親，若將終身居。本生父憂，哀號終夜，恆失聲。服闋，猶素衣疏食。乾隆六十年舉於鄉。會試後，朝貴爭延之，辭不就，語人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大興朱珪撫粵，尤加器重。晚官教諭，所學彌粹，士林尊之。兼工書、畫，時稱三絕。著有《鴻雪齋詩鈔》八卷、《文鈔》一卷、《胡桃齋詩餘》一卷。

《國朝書畫家筆錄・黃丹書（工書畫）》　黃丹書，字虛舟，直隸順德人。天姿秀穎，書過目不忘。乾隆六十年舉於鄉。應禮部試，下第，朝貴爭延之，不就。嘗曰：「貧與富交則損名，賤與貴交則損節。」朱文正公撫粵時，尤加器重。築聽雨樓隱居養親。工書、善畫，與其詩並稱三絕。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五八引梁廷枏撰《書事》　同縣黃先生丹書，初名廷綬，字廷憲，別字虛舟。自署書畫，或諧聲作芋洲。少聰慧，應縣試冠軍，學使者不錄。明年，府、縣兩試又連第一，始補生員。壯舉於鄉，以前優貢選官廣文。爲詩直抵宋人堂奧，吟多腹稿，數十年不失一字。今海內所傳《嶺南四家詩鈔》，先生其一也。家居日，文學品望最爲當道推重。客搆訟事，慮不直，欲得先生一言於令尹，許重酬。先生輒欣然諾之，衣冠肩輿入縣，談良久出，客已逆於門，問濟否，則佯訝曰：「何事也？」客曰：「此何如事，竟忘之耶？」先生亦徐自咎曰：「此何如事，竟爾忘之，眞老悖不可恃矣！」客不悅而退。其風趣多類此。先仲父三峰府君與先生爲畫友，甚暱，所居卧遊山房，先生所署也。子甫數歲從族兄儕石師學，師亦工畫，先生至，輒作旬日留。三人者，燈下談藝，恆達旦。先生爲先君子言此事，而不舉客名。二十年來，先生歸道山久，新通志已爲立傳，獨載不及此章。先生尋常不肯語人知者，遂少矣。是不可不記。

黎簡《又與虛舟》　兩年一月作離羣，殘臘初春再訪君。風壯城飛萬松雨，晝寒簷落五山雲。已成鷗鷺頻來往，欲以丹青佐見聞。愛爾雅言無孟浪，不言時亦溢幽芬。

史承謙

《詞苑萃編》卷八引儲長源云　史位存承謙，以熏香摘艷之才，爲滴粉搓酥之用，優游漸積，久而益專。其於南宋諸家，不屑屑句摩篇仿，而一種幽情逸韻，流於筆墨之外，蓋能自出杼軸而又得體裁之正者。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小眠齋詞選》四卷，宜興史位存（承謙）撰。儲長源（國鈞）曰：「自《花間》、《草堂》之集盛行，而詞之弊已極，明三百年直謂之無詞可也。我朝諸前輩起而振興之，眞面目始出。顧或者恐後生復蹈故轍，於是標白石爲第一，以刻削峭潔爲貴。不善學之，競爲澀體，務安難字，卒之鈔撮堆砌，其音節頓挫之妙，蕩然欲洗。草草陋習，反墮浙西成派。彼浙西之詞，不過一人唱之，三四人和之，以浸淫偏及大江南北。人守其說，固結於中而不可解，謂非矯枉之過歟。位存自定其稿，存若干首，起衰有人，固可以無恨。」又位存之弟衍存（承豫）曰：「吾邑溪山明秀，夙稱人文淵藪，而自唐迄今，覈其著作，眞堪不朽者，惟南宋之竹山蔣氏，本朝之迦陵陳氏兩家詞集而已。今得吾兄，如鼎三足。」按長源之說，與余素論最合。其時厲派方張，一唱百和，位存以窮老諸生，獨能於時風衆勢之所趨，卓然不惑而不枉其才，卒之百年論定，雖異己者不能沒其所長，則長源之所推許甯爲過歟。其詞選入《國朝詞綜》將三十首，然亦取其近於浙派者，佳篇固不止此，予復簡一二錄之，人之賞心，何必盡同？

《蓮子居詞話》卷三　宜興史位存（承謙）與弟衍存（承豫），並有才名。位

存尤工詞，滴粉搓酥，多言情之作。所著《小眠齋集》，警句如《虞美人》云「留得一絲，情在總成愁」、《鵲踏枝》云「夜合花時芳信阻。有情明月無情雨」、《點絳脣》云「笑拈茉莉。一枕新秋意」、《玉燭新》云「半生歡分翻輸却，夢裏纏綿多少」、《南樓令》云「只隔珠簾同聽雨，孤負煞、夜涼多」、《拜星月慢》云「抱月飄煙，想纖腰一尺」、《臺城路》云「層樓凝竚，捱不到黃昏，便添悽楚。暮靄沈沈，遠天都是雨」、《百字令》云「回憶妝閣香溫，橫斜瘦影，花與人無別」等語，皆生新獨造，不拾陳郎牙後慧者。近日任澧塘（安上）、周藕塘（迦）諸先生輩都宗之。

《詞壇叢話・位存詞兼有衆美》 位存詞，兼有衆美，純粹以精。其才力不逮其年、竹垞、太鴻三家，而情詞之妙，是亦我朝之張子野也。位存詞，實乃風氣一大轉移。嗣後作者雖多，而氣魄終小。其一二才氣發皇之士，大率蹈揚湖海，又生雅正之旨，實自位存始也。然不得爲位存咎。位存固凝神煉句，歸於純雅。後人非無此才，無此氣度耳。其年、竹垞、千古僅見，會於一時。十餘年而生一太鴻。又十餘年而生一位存。又數十年而生一璞函。一代詞手，先後而生，天若有意於其間也。

《白雨齋詞話》卷四 史位存詞，寓纖穠於閑雅之中，流逸韻於楮墨之外，才力不逮陳、朱，而雅麗紆徐，亦陳、朱所不及，眞陳、朱勁敵也。【略】其年詞最雄麗，竹垞則清麗，樊榭則幽麗，璞函則穠麗，位存則雅麗，皆一代絕才。位存稍得其正，而才氣微減。【略】位存詞極凄婉，又極雅潔。短調如：「千蝶帳深縈夢苦，倦拈紅豆調鸚鵡。」又：「十二金堂小闌干，偏沒個留儂處。」又：「說與今年小樓中，第一夜聽春雨。」又：「蕭蕭瑟瑟到天明，蟋蟀聲中燈一點。」又：「人去月痕消。」皆極精妙。長調如：「情色漸蘇梅柳，風和雪忽又闌珊。春情遠，千回萬轉，才肯到人間。」又：「二十四橋邊，醉年時明月。」又：「沾暮雨只有楊花，系歸心不關芳草。」曲折哀婉，不必板學南宋，而意境亦勝。【略】其年、竹垞，才力雄矣，而意境未厚。位存、湘雲，韵味長矣，而氣魄不大。詞之爲道，正未易言精也。

又卷六 位存詞規模較隘，而全篇精粹，亦能拔幟於陳、朱之外。

《雲韶集》卷二〇 位存詞，獨標新異，卓然成家，在乾隆初年時，無出其右者。位存詞，無一句不耐人玩索，亦無一字不耐人玩索。【略】國朝詞，其年、竹垞尚矣。朱、陳外首推太鴻，十餘年而得一位存，又數十年而得璞函。位存者，其接武樊榭，而爲璞函導其先路者歟！

《近詞叢話》 至宜興史承謙、荆溪任曾貽，自出杼軸，獨抒性靈，於宋人吸其神髓，不沾沾襲其面貌。一語之工，令人尋味無窮，而又不失體裁之正則，亦詞家之作手也。

《國朝詞綜》卷三二引史珙存云 位存兄精於倚聲之學，自南唐、兩宋迄昭代諸名家，靡不搜采研誦，吸其精英而淘洗出之，高者直軋白石、梅溪，次不失爲竹垞、華峰諸前輩語，梁溪杜丈雲川推爲近代第一作手，非虛譽也。

《一萼紅・桃花夫人廟》 《白雨齋詞話》卷四：位存《一萼紅・桃花夫人廟》云：【略】清虛騷雅，用意忠厚。「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適形其輕薄耳。（按：杜牧《題桃花夫人廟》：「細腰宮里露新桃，脈脈無言幾度春？至今息亡緣底事？可憐金谷墜樓人。」見《樊川詩集》卷四。）譚獻《篋中詞》：加一倍法。《雲韶集》卷二〇：情詞凄楚。較白石「野老林泉，故王臺榭，呼喚登臨」之句，亦不多讓。

《謁金門・涼滿院》 《白雨齋詞話》卷四：位存詞，如「團扇先秋生薄怨，小池風不斷。」神似溫、韋語。然非其中眞有怨情，不能如此沈至。故知「沈鬱」二字，不可強求也。《雲韶集》卷二〇：婉雅芊麗，一「先」字，眞深於怨者。《詞則》：《風》、《騷》嗣響。

《滿江紅・才說春來》 《白雨齋詞話》卷四：位存《滿江紅》云：「更不推辭花下酒，最難消受黃昏雨。」此種語，自是冲口而出，却非天人兼到者不能。《雲韶集》卷二〇：情辭宛轉，款款深深，如泣如訴。「更不」二句，引種句法，非天人兼到者不能。

《采桑子・〈鬱輪袍曲〉當時譜》 《白雨齋詞話》卷四：位存《采桑子》云：「淚滴寒花，漸漸逢人說鬢華。」悲感語，說得和緩，便覺得意味深長。（南溪詞云：「舊識僧徒與酒徒，年來多半疏。」亦無叫囂惡習，然尚遜此和緩。）《雲韶集》卷二〇：文言道俗情，只要說得情眞，便是古今絕調。

《臺城路・槐花忽送瀟瀟雨》 《白雨齋詞話》卷四：位存《臺城路》云：「登臨倦了，只一點愁心，尚留芳草。斗酒新豐，而今慚愧說年少。」所咏亦淺顯在目，而措語却深婉可諷。《雲韶集》卷二〇：位存「三秋絲雨」二句詩，亦泛常不佳，詞却深婉、曲折、凄絕。

黄模

《國朝正雅集》卷二九 張雲璈云：「先生懷抱既深，又親承杭董浦、厲樊榭、丁龍泓諸先生之緒論，故藻不妄抒，言皆有物。」

《清史列傳・翟灝傳》附 黄模，字相圃。浙江錢塘人。歲貢生。少工詩，與同里吳錫麒有李、杜之目。生平淡於榮利，親歿後不復應舉，覃思經術，一意著述。

又 有《夏小正分箋》四卷、《異議》二卷，時稱精覈。又有《三家詩補考》、《國語補韋》、《竹書詳證》、《蜀書箋略》、《武林先雅》及《壽德堂詩集》八卷。

《清儒學案小傳・黄先生模》 黄模，字相圃，錢塘人。嘉慶初歲貢生。少工詩，與同里吳錫麒有李、杜之目。生平淡於榮利，親喪後不復應舉，覃思經術，一意著述。嘗以《大戴禮》中《夏小正》一篇古來注解者甚多，因薈萃諸家舊說，融會貫串，成《夏小正分箋》四卷及《異義》四卷。凡各家詮釋彼此互異者，復就己意加以按語，考定是非，時稱精覈。又有《三家詩補考》、《國語補韋》、《竹書詳證》、《蜀書箋略》、《武林先雅》及《壽德堂詩》八卷。

宣統《杭州府志・黄模傳》 黄模，字相圃，錢塘人。嘉慶五年拔貢。得詩法於丁敬、沈廷芳、吳穎芳。少與舒紹言、吳錫麒、姚思勤、項朝棻、吳錫麒稱「城西六子」，同賦《新年雜詠》，徵據賅博，可與《南宋雜事詩》並傳。生平淡於榮利，親喪後不復應舉，研精著述，其論撰經義，掌故皆典核。詩律最細，與錫麒有「一時李杜」之目。

《皇清書史》卷一七引《杭郡詩續輯》 黄模，字相圃，號書厓，錢塘歲貢。工書，學其友蘇許堂。

秦瀛

論述

吳德旋《小峴山人文集序》 無錫秦小峴先生以所爲文示德旋，德旋受而讀之。考其師友淵源，所漸漬固已及乎熙甫、震皋，而永叔、子固之遺風猶有存者。蓋不相襲也，而神與爲合，惟其本同也。于以上追孟、荀之徒而從之，則既得其塗矣！若德旋者，以無本之學治古文，妄意希合退之，乃徒得其形似。讀先生文，益使余悚惕慚恧而不自知所以裁之也。

《國朝詩人徵略初編》卷四三引《松軒隨筆》 小峴先生論文云：「文以明道，沾沾於尋章摘句、餖飣訓詁之學，而形而上者反遺焉！文以致用，敝精勞神於注疏箋釋，紛紜轇轕，而所爲適於用者不存焉！治古文而欲廢考據，非也；以考據爲古文，亦非也。」觀此數言，而先生爲文之宗旨已見。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秦瀛，字凌滄，一字小峴，號遂葊，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官刑部右侍郎。與魯九皋、陳用光、張士元等以文字相質論。及見姚鼐，受古文法，深有契合。其爲文，淵懿純雅，不染塵氛，清婉有味，深得古文義法，得此道之正宗。詩亦取法王、孟、韋、柳，一洗側艷，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撰《小峴山人集》十七卷、《己未詞科錄》十卷。

《湖海詩傳》卷三三《蒲褐山房詩話》 錫山秦氏，素以事功經術見稱，至對巖學士，始擅詞章，有《蒼峴山人集》，故凌滄以《小峴》名集。又雒生給事兄弟，所著《泉南山人存稿》，頗能接踵柴桑，以及襄陽、摩詰。君爲給事再從孫，五言今古體具得其傳。至七言古詩，兼宗范、陸，具體而微，蓋其家學所未曾有也。在武陵數年，益以文章山水自任；招邀賢俊，屢爲詩酒之會，刻前哲遺書；又修望湖樓于湖上，以供東坡；修龍井寺旁隙地，建祠以祀少游，而詩文日益進。然性情蕭澹，雖勤于吏治而素無宦情。遷湖南按察使，不及一載，以病乞歸。東南人士猶冀其復出也。

《北江詩話》卷一　秦方伯瀛詩，如久旱名山，尚流空翠。

《羣雅集》卷一六　司寇揚歷中外，鋤奸除弊。風骨嚴峻，人不敢以私干。任浙時，士夫肖像刻石祀之。及與論詩談藝，和藹如春風。予與石鈎游湖上，嘗屏騶從過寓樓，談論竟日夕。又嘗渡江訪予種竹軒中，竹笠芒屨，飛觴索句，超然塵埳之外，世比之鄴園之於吳陋軒云。詩謹守唐賢，古文希踪歸、方兩家。以叫呶狂縱爲才大者，當奉爲清涼散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聽松廬詩話》　丁卯，余在都中，先生招同法時帆宮庶、吳蘭雪國博、陶季壽大令、潘伯臨比部拜淮海先生像，談醼極歡。後公餘輒招過寓齋，評詩讀畫。先生論及古人詩文，或自出所作，每琅琅吟誦。或談古今事，意所不可，輒振袂離席，甚且匕箸落於地。其眞性坦率，今人想見老輩天懷，猶是書生本色也。又：小峴先生五七律，多警健之作。

《清朝先正事略・秦小峴先生事略》　生平於詩文皆力追古作者，而能有所自得。少爲齊次風、杭堇甫所知。既得舉，見重於竇東皋。居京師，與姚姬傳、王惕甫、魯山木、陳碩士以文字相質證。著《小硯山人集》三十六卷、《己未詞科錄》十卷，又《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淮海公年譜》六卷。

《蓉峰詩話》卷一一　秦小峴先生瀛，詩格超隽，風骨異人。爲楚南廉訪時，公餘輒耽吟咏，愛才如命，一時能詩之士，多從之遊。

《靖節故里》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引《寄心盦詩話》：司寇有《靖節故里》詩云：「三生慧遠山中社，一枕羲皇柳下門。」可作靖節祠前楹帖。

《題嚴樂園愍農詩後》　《蓉峰詩話》卷七：（嚴汝煜）樂園曾作《愍農》詩多首，情詞懇摯，秦小峴先生見之，題詩云：【略】。

傳記

陳用光《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誌銘》　公諱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晚又號遂庵，宋龍圖閣直學士少游先生後也。學士子湛政和中爲倅於常州，因家焉！十傳至諱惟楨者，始遷於無錫。明湖廣巡撫諱耀者，公八世祖也。入本朝舉康熙己未鴻博，歷官至左春坊、左諭德諱松齡者，公本生高祖也。曾祖諱實然、祖諱春田、父諱鴻鈞，三世皆以公官贈光祿大夫、兵部左侍郎，妣皆贈一品夫人。公兄弟五人，于次爲長也。幼有異稟，讀書能兼人學，爲詩古文輒千言立就。外祖徐二磯某及從曾祖文恭公皆器之。年十六補縣學生，年三十二以貢入京師，是年遂舉京兆。丙申春，純皇帝巡幸山東，公獻賦行在，試以能知。題所自出，已點，而特爲純皇帝拔置一等，賜內閣中書。未幾，入直軍機。丁母憂歸，旋丁父憂，治喪葬一以禮。既服闋，補中書，以京察一等擢內閣侍讀。復以京察一等記名以道府用，尋遷戶部郎中。癸丑出爲溫處兵備道，調杭嘉湖兵備道，擢浙江按察使，調湖南按察使。壬戌引疾歸。嘉慶九年病痊，補廣東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入覲，乞內用，補光祿寺少卿轉太常卿，順天府尹，擢刑部侍郎。緣事左遷，補光祿寺卿，擢左副都御史，充會試知貢舉，擢總督倉場、戶部右侍郎。旋奉命以三品頂戴爲左副都御史，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遷兵部右侍郎，調刑部右侍郎。以目疾乞病歸，自是家居者十有一年，卒時享年七十九。【略】公生於乾隆癸丑正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辛巳七月初十日。

陶澍《秦公遂庵神道碑》　嘉慶十五年，刑部侍郎秦公以目疾乞骸骨歸，士大夫送者載道，咸望其再出，而公遂家居講學以終，道光元年某月也，享年蓋七十有幾云。惟無錫秦氏世稱有人，聖祖開鴻詞科時，與睢州湯文正公同舉以進士，改編修，官左諭德，學者稱蒼峴先生，是爲公高祖；官翰林院侍講，以理學事世宗，學者稱南沙先生，是爲公從曾祖；高宗朝仕至刑部尚書、太子太保，謚文恭，治五禮，明五刑，爲世名臣，是爲公從祖。公丕嗣前德，得古文法於蒼峴，得經術於南沙，得朝章國憲於文恭公，漉液融根，涵泓龐碩，嶷嶷樹立，績學彌成。乾隆三十九年中順天鄉試。四十一年純廟東巡，獻賦行在，授中書。公於內閣以中書遷侍讀，爲軍機章京。於外歷溫處道，杭嘉湖道，浙江、湖南、廣東按察使。於九卿爲光祿寺、太常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於府尹爲順天府。於六部爲戶部郎中，累官兵部，刑部，工部，倉場左、右侍郎。又嘗知會試貢舉。故事非進士出身不命，公以舉人，異數也。凡仕中外三十四年，以按察司刑獄最久，事無滯刃，以直與法，用意至到。於浙，於廣屢平反海盜之以良被誣者，於湖南，於浙屢爭收成之不復報災與軍興之不敢請賑者。折疑似之獄於一色一言，爭讞成之案或至再至三，每有所救正，然亦以是多齟齬不合。擢浙藩，入見，遂乞內用。天子知其才，且伉直，由京卿遷府尹，旋畀以司寇，執法如故。遇不可以次

紙，爲疏言雖多，格於時議而去。後刑部歲更條例，猶時見諸施行如公言。顧公意恆自嗛，方仁廟竦意嚮用，即以年乞致仕，未幾又以疾請解職。天子雖勉從所請，仍諭候痊愈起用，而公竟不復出矣。里居十數載，布衣疏食，蕭然如寒士。比卒，人猶以爲未竟其用云。公諱瀛，字凌蒼，號小峴。晚自號遂庵，言遂其初志也。好汲引士類，孜孜講藝，不少倦。治古文法尤嚴。遺言以墓誌屬新城陳司業用光、以墓表屬予。予重違其意，又嘗辱公寵銘其先人，敢辭不文，用揭公於錫山之阡，以表公之清德，以世秦氏之望。

楊熙之《秦瀛傳》　秦瀛，字凌滄。乾隆三十九年順天舉人。四十一年純皇帝東巡，召試一等，賜內閣中書，遷侍讀。出爲浙江溫處道，累遷至布政使。入爲光祿卿，終刑部右侍郎。在浙時，除永嘉數十年以生監充莊長積弊，立碑永禁。甯紹台大水，告饑，有司預報豐收，莫敢請，瀛言於巡撫，得議賑。在湖南衡州，歲歉，陝西奏撥兵米，瀛力止之。出入中外，屢爲刑官，治獄明愼，多所開釋。瀛少不屑章句，詩嗜韋、孟，爲齊次風、杭堇浦所知。古文由方望溪上追歐陽，與姚鼐齊名。著述甚富。引疾歸，捐義塾田八十畝，以課子弟。修《錫金縣志》。瀛仕浙尤久，與巡撫阮元提倡風雅，名士翕然歸之。弟濂，字士蓮，乾隆四十五年舉人，議叙知縣。聞父訃，號慟嘔血卒。工詩文，尤篤於友誼。子緗武，國子生，任江西彭澤知縣，邑多豪猾吏，因緣爲奸，武治以明決，衆莫敢欺。數平反疑獄，既沒，彭澤人思其德，集貲歸其喪。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秦瀛，字凌滄，號小峴，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官至刑部侍郎。有《小峴山人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　秦瀛，字凌滄，號小峴，江蘇無錫人。乾隆三十九年舉人。官刑部侍郎。有《小峴山人集》。

《清朝先正事略・秦小峴先生事略》（存目）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八》　瀛，字凌滄，一字小峴，晚號遂庵。江蘇無錫人。乾隆甲午舉人。丙申，高宗巡幸山東，召試，賜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右侍郎。

《清史列傳・秦瀛傳》（存目）

《國朝書畫家筆錄》卷二　秦瀛字凌滄，一字小峴，號遂庵，乾隆甲午舉人，官刑部侍郎。少負異稟，操筆千言，以詩古文名當世。工行、楷，有思翁意，兼善隸書。著《小峴山人詩文集》、《政餘偶存》、《遂庵日知錄》。

《清儒學案小傳・秦先生瀛》（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陳用光《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誌銘》　公於詩古文及制舉業，皆力追古人風格而能有所自得。少時爲齊次風、杭堇浦所知。既得舉，則見重於竇東皋。官京師，與王惕甫、魯山木先生以文字相質論，及見姚姬傳先生而彌有契合焉。當官太常時，用光嘗質以文，公策勵之甚。至歲壬申訪公於無錫，公來舟中，語移晷，欲留之遊惠山，不果。自此，雖以書相往復而不及見公矣。有自南來者，輒問公近狀，知公推其孝友婣睦之意，設義田、置祭田、修家譜，而復以其餘修縣志。誨誘後進，勤懇如不及。而每與余書，較若其意有不釋然於中者。蓋公之所志者大，欲以才副其學，而嘗患於不得行其意。其官中外及家居，既已卓卓有所表見矣！而歆然猶以爲合於俗之難，而力學古人固未易言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引《聽松廬文鈔》　小峴先生襟懷瀟灑，雖位躋通顯，而儀度同於山澤之臞。生平愛才禮士，藹若春溫。及施之政事，善於用猛。爲廣東臬使時，訪拏積匪，從嚴懲治，匪徒聞風斂跡。除莠安良，百姓至今德之。惜其在任未久耳！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〇二錄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西湖龍井寺，以秦淮海倅杭時與寺僧辨才往還，遂成名勝。乾隆二十七年，高宗皇帝親奉慈輿省方南服，駐蹕湖壖。旬日中，翠華四幸，宸章題詠多至三十一章，自來勝刹精藍莫之與比。見莊中丞有恭碑記。乾隆六十年，淮海裔孫小峴侍郎瀛備兵浙右，拊建淮海祠，侍郎自撰一記一跋，而梁山舟侍講爲之書。南康謝中丞啟昆有謁祠詩二首，同嵌壁間。足稱三絕。杭州兩遭兵劫，今不知興廢如何矣？秦少司寇瀛《小峴山人文集》中，諸城竇公墓銘後有少司寇自記云：公

自浙江學政以左都御史召還，一日，富陽董公手執公所書金字扇，大學士和珅見而語董公曰：「寫金字善用金，無如寶東皋者。」遂取一扇，屬董公代乞公書。余適趨過，董公曰：「秦君固善東皋先生者，盍屬之？」因以屬余請於公，公書就，授余還之，書款稱「致齋相國」，自稱「晚生某」，蓋遵舊例。致齋，珅號也。一日，和珅召見，出語余曰：「子見東皋，告以有御製文命其製序，散直後，即來領。」是日，公隨詣珅宅領歸，撰序進呈。公歿後，編修洪亮吉上書言事，以前在上書房嘗被公指斥，附劾公交結和珅，書扇稱師相，自稱門生，其誣公實甚。此事關公大節，不可不辨云云。康祺按：諸城風節峻嶸，奪情不起，自不至婣婭選懦如吳省蘭輩。況小峴侍郎是時適值機廷，情景宛然，亦斷非師生黨護之語。惟稱稚存太史因同直上齋曾被指斥，懷挾夙怨，至誣人於蓋棺論定之餘，此則險巇小人之所爲，於太史平生亦殊不類。大抵總憲戇直陵人，嶽嶽觥觥，朝士必多未滿，而與和相若離若即，又未嘗不稍斂其鋒棱。一時衆口詆諆，遂有師相門生之謗。在太史，禁廷共事，所學殊途，論古談今，兩剛必競，一旦偶惑浮言，未遑代爲剖釋，褊心盛氣，白簡遽登，古來君子與君子齟齬，持論過中，亦所常有。略迹原心，固無損二公品學也。（按：小峴侍郎與稚存齊年雅故，其表稚存墓昭揭。學行原本忠孝，推服甚至。其文亦存集中。然則寶銘書後之詞，儻非無稽乎？存疑俟考。）

作品本事

《千休館》《雪橋詩話餘集》卷一：梁溪秦樂天先生，自號箬溪居士，所居之東，爲錢礎石十峰草堂。稍折而西，爲千休館，秦太音讀《易》處也。毛西河亡命時，嘗寓其家。秦小峴詩云：【略】太音名鏞，號弱水，以崇禎丁丑進士宰清江。福王時，擢御史。歸，居城東弓河之上，自題曰「千休館」。閉門讀《易》，謝絕人事。

《題水村第四圖》《靈芬館詩話》卷七：水村第四圖，蓋繼錢穆父、魏水村而作也。錢圖爲松雪所作，水村有二圖爲禹鴻臚所作，故以第四名之，錢竹初大令維喬作也。

《題劉扶山詠梅詩》《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引《十二石山齋詩話》：劉山太夫子有《詠梅》詩三十首，一時名流入粵者題詠殆遍。秦小峴侍郎（瀛）詩云【略】末句兼謂雨湖師也。時雨湖師甫十餘齡，而名動海內。今將白首矣！猶潦倒名場，日抱太夫子遺稿，以未付梓爲憾。

《過德州》《雪橋詩話初集》卷二：秦小峴《過德州》詩云：【略】謂綸霞鬲津草堂也。田文博麗，訾謷八家，嘗選漢魏六朝文，曰：「自茅選一出，耳濡目染，以故荃蕙不馨。」詩與漁洋標格不同，學博才贍，不肯規規作常語。

《寄宋茗香》《耐冷譚》卷一：先府君晚年好佛，不欲聞世事。然遇聰明識道理者，必以忠孝廉節事相勗，且曰：「我輩學佛，祇以年已及衰，于世無用，欲以識過去之愆，寡眼前之過，種未來之根耳。公等未到此境界，不可學也。」秦丈小峴司寇予告歸，答府君書云：「聞先生棄家逃禪，長齋繡佛。今知果寓僧廬，屏絕一切，何其高也。弟屢思鼓西泠之櫂，輒復中止。歸後況味，殊苦不佳。讀來教，以詩奉寄云：【略】。」

《離粵留別諸君》《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引《香山詩話》：小峴先生廉訪吾粵時，風清政肅，公餘不廢篇詠。後擢浙藩，馮魚山、劉樸石兩先生偕吾輩數詞人，繪圖賦詩，餞送於花埭。先生臨別曰：「明日此時相思，都在迷離煙雨中矣！」賦詩誌別，其次章云：【略】時同祖席者，張南山同年（維屏）、吳雁山孝廉（應逵）、梁蓼圃明經（炅）、劉月鋤明經（廣禮）、藥房先生令子無山秀才（思齊）、魚山先生令子坦秀才（士履）也。

著録

陳用光《予告刑部右侍郎秦公遂庵墓誌銘》公所著有《淮海公年譜》六卷、《己未詞科録》十卷、《無錫金匱縣志》四十卷、《小峴山人詩文集》三十六卷，板藏於家。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小峴山人詩集》二十四卷，《文集》六卷、《續集》二卷，秦瀛撰。【略】瀛詩謹守唐賢法度，古文希縱歸、方，以叫呶狂蹤爲才大者，當奉爲清涼散也。其以「小峴山人」名集者，以其曾祖松蔭有《蒼峴山人集》也，瀛可謂能繩武矣！

陸繼輅《平梁歲晚寄懷鄉里之作》 獨將家法守歸、方，坿傳何因到二王？（悔生、惕甫。）笑我與公同燕雁，公方歸隱我辭鄉。

王芑孫《小峴見簡四絕句次韻答之》 少游儒雅果吾師，詩少偏工澹愈奇。我愧金剛常掃地，君如彌勒只低眉。此身無相我誰何？風軟吹春不擺蘿。詩諦禪心參一合，溪光月色未容摩。入畫山如黃鶴樵，詩情秋意各蕭寥。竭來六月忘雞塞，又看雙星過鵲橋。忘名何必避狂名！萬古雲霄一羽輕。有句寒山酬拾得，無言惠子見莊生。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秦小峴觀察（瀛）》 君初外出非吾意，歲歲爲君憂吏事。豈料君才故有餘！頻頻奏薦邀當塗。秋風忽漫思鄉土，短札殷勤商出處。破楚門西即故關，望中如畫九龍山。

又《連得秦小峴太常（瀛）京師來問以詩奉答並柬時帆學士（法式善）二首》 一 宿鷺拳汀鶴傍霄，白頭原父又還朝。奉常齋禁黃蘆在，京尹騶呼紫陌遙。（時君由太常移領京兆。）度嶺文傳南海廟，過江書問廣陵潮。報恩龕了應迴首，畫裏家山長藥苗。

又《送秦小峴監司浙江序》 秦君小峴每一遷官，予輒數日喜。及是爲監司浙江，將別，予私獨悄然於心，未敢語人也。一日，介休劉舍人錫五過予言：「小峴去，吾儕自此孰與遊從矣？」復相對悄然者久之。【略】何哉？徒以小峴質靜而有文，寬平而無欲，其處已介而與人忠，以朋友爲性命。【略】《題畫梅》，【略】清微孤峭，增人幾許凄楚。

《湖海詩傳》卷四一 吳鼒，字山尊，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編修。有《夕葵書屋叠韻詩》。

又《蒲褐山房詩話》 山尊胸藏二酉，力富五丁，所作駢體，沉博絕麗。少爲石君司農激賞。而詩才亦以韓、孟、皮、陸爲宗，鬥險盤空，句奇語重。五言長古，尤足以推倒一世。

《三家詩話・三家分論》 山尊才力之大，庶幾可接子才，至詩之冗而笨，則不足稱三家之嗣音。

《海天琴思續録》卷二 昔讀全椒吳山尊先生（鼒）《八家駢文序》八篇，銜華佩實，蘊慫葆眞，以任彥昇之古樸，運庾子山之鮮新，足以籠罩衆美，夐乎尚已。詩如仙露明珠，清華朗潤。倏忽往來，無非靈氣。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 朱文正奏御文字，倩山尊屬稿，故才名早達天聽。晚以母老告歸，主講揚州書院，士論高之。詩古體妥帖排奡，才思縱橫；近體風格氣韻，未臻高渾，不脫館閣之習。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孫季逖句「梁冀初誅四海清，朱雲何事更輕生」，爲北江戍邊作也。不如吳山尊詩：「詔許自新天子大，奏非直達小臣疏。」

《雪橋詩話三集》卷九 譚復堂序《吳山尊文集》謂：「學士定八家之文，逸二汪之作。」考山尊客揚州，以素冊十幅寫曾賓谷詩意，自云方彙鈔平生師友隨園、圃三、叔厂、巽軒、穀人、稚存、季逖、存南、容甫諸君文，與賓谷文爲《十家四六》，今刊行本無存南、容甫二家。其自撰駢體文，朱文正謂合任昉、邱遲爲一手。鐵梅翁奉敕編錄八旗詩，進呈表謝，御製《八旗人詩集序》、《表》，均山尊代作也。薛慰農爲輯遺詩，有他人之詩而收入者，蓋從日記中誤鈔，未及校正。

《新世說・文學》 吳山尊好作駢儷文字，沈博絕麗，朱文正謂其合邱遲、任昉爲一手。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顨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袁之爲文，師事胡稚威，博綜淵茂，其才氣足以聳動一時。邵則規撫魏、晉，風骨高騫，於綺藻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劉之清轉華妙，吳之委婉澄潔，洪之寓奇氣於淳樸，孫新意於古音，孫之風骨遒上，思至而理合，孔之力追初唐，藻采昳麗，曾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陳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吳名

吳鼒

《梧門詩話》卷一一 全椒吳鼒，字山尊，秦端崖司業丁酉所拔士。【略】山尊睥睨一世，善持議論，口如懸河。工駢體文，操筆立就。哀艷感人。【略】《園居有懷》、【略】《車中》、【略】《出都懷朱習之》、【略】《秋行暮望》、

鼒，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

《國朝正雅集》卷四九引《寄心盦詩話》　山尊先生主講揚州，寓紅橋之西園曲水，與吾鄉人士觴詠流連。今過所居地，蔓草荒蘆中，亂石數叢、流波一灣而已。哲嗣次山與余往還，未幾歿。先生詩無雕本，搜訪數章，未能滿意。

《詞徵》卷一　《一萼紅》一百八字，平、側各一體。吳山尊專賦是調，成《一萼紅詞》二卷，然以本調編至四體則未碻。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百萼紅詞》二卷，達園鋤菜叟撰。按：此乃全椒吳山尊鼒之詞。山尊晚年寄居維揚，達園其寓齋也。六十初度，汪劍潭端光觴之湖上，倚《一萼紅》調爲壽，山尊因而專填此調，積久遂多，故曰《百萼紅》。

《八家四六文鈔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作三層叙述，詞意明贍。」「探源星宿海。」「是駢儷眞詮。」「正論。」「流變。」「詭趨多端，指陳確切。」「結出選意。」姚燮總評：有慨乎其言之者。

《題襟館銷寒聯句詩後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簡賅。」姚燮總評：不切定《題襟館消寒》立意，徒取聯句二字衍繹成文，讀之轉覺其泛。覆閱再四，覺精芒采色流溢於楮墨間，始嘆古人文章未可草草讀過。張壽榮總評：雖辭氣駿邁，終覺冗裁，繁響泛濫，而忘其所歸。

《次韻贈詩答張南山》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引《聽松廬詩話》：余贈先生二律，次首云：「花鳥湖山互主賓，風懷如故鬢霜新。禁中久識凌雲客，江左今多立雪人。軼事徵來聞見博，古歡結處性情眞。高軒累日尋蕭寺，香火前生或夙因。」先生次韻見答云：【略】詩中獎藉弗克當，末二句以吾鄉前哲相期，意尤可感。

《一萼紅・傷荷詞》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吳鼒〈百萼紅詞〉》：山尊有侍女徐桐，年十二三，知書解事，山尊病，服歸芍，桐云：「芍藥是藥，何不園中看花去？」聞者歎其語妙。集中有憂其不壽及病中悼亡諸作，言皆悱惻，《傷荷》之篇，殆亦爲桐發耶。《清詞玉屑》卷七：吳山尊有侍女徐桐，年十二三，知書解事。山尊病，服藥，桐曰：【略】山尊集中有憂其不壽及病中感悼諸作，又有《傷荷詞》云：【略】亦似爲桐而作。或桐之外，則有荷也。

《清朝先正事略・邵慈荀先生事略》附　山尊名鼒，字及之，號抑庵。安徽全椒人。嘉慶四年進士。官侍講學士。少爲朱文正公激賞，謂合邱遲、任昉爲一手。駢體文沈博絕麗。詩以孟、韓、皮、陸爲宗，五言長古尤足推倒一世。歸田後，主講揚州書院。著有《夕葵書屋集》。

《吟林綴語》　嘉慶中，吳山尊（鼒）先生才名播於都下，袁簡齋太史且心折之。嘗典試粵西回京，百菊溪中丞觴之七星岩下，口占云「地有七星鄰北斗」，山尊應聲曰「人如二客對東坡」，其敏捷如此。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吳學士文集》　五卷，《詩集》四卷，吳鼒撰。

朱春生

《國朝正雅集》卷四七引《靈芬館文鈔》　生平文章性命之友凡三人：曰袁棠湘湄、朱春生鐵門、彭兆蓀甘亭。湘湄最工詩而文不逮，鐵門工文而詩不逮，甘亭詩文皆工而文專爲駢體。三人所得不同，而余皆獲友之。

《題郭頻伽江莽集》　《樗園銷夏錄》卷下：朱鐵門春生、袁湘湄棠皆有題余所輯《江莽集》詩，辭極沈痛。朱云：「元和稿本字闌珊，蠅跡蛛絲用意艱。【略】。」

《題便面》　《靈芬館詩話》卷八：曩在袁江，同人小集，招一女郎侑酒。時風雪大作，席散已夜分，歸途且三十里，念其昏黑冒寒，留俟遲明而行。已而聞有飛言相詢者，涕泣就道，低摧怨抑，殊難爲懷。他日以便面乞詩于鐵門，鐵門爲書數絕句，其上一首云：【略】雖云紀事，亦自傷也。

《夢荔堂》　《靈芬館詩話》卷一：昔人登山一慟，當爲情死。此種胸抱，僕時時有之。漸近中年，頗傷哀樂。思舊之銘，嘆逝之賦，每一觸目，悽愴悲懷，不知其輒喚奈何也。鐵門有《哭亡友荔堂》五古，一百韻有奇，覷縷情事，使人感涕。又有《夢荔堂》七律一章，尤爲淒絕。詩云：【略】荔堂姓顧，名後藝，與余才一面，不甚相知，而鐵門、湘湄皆亟稱之，以爲博學好古，有著書之才。今錄此詩，亦以存荔堂也。

《示家人》《靈芬館詩話》卷八：吳俗新婚先一日，鋪牀裯褥之下，必用席二重，謂之和合席。鐵門爲其次子成婚，其牀卽母夫人故物，當時之席猶完好，乃卽用之，不更買，家人多笑其嗇。鐵門示以一詩云：【略】東坡所謂大概是嗇，吾輩爲之，則覺有味。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　余好輯錄近人詩之無刊本者，單辭隻句，每易堙沈也。與余同志者，鐵門有《吉光片羽集》，伯生有《秋唱集》，思欲彙爲一編，迄未能成。伯生《秋唱集》聞以轉徙失之，惟鐵門所鈔無恙，然寥寥篇帙，不克單行，今爲錄數章於此，其已入《銷夏錄》者不再列。

郭麐《登金山塔頂同鐵門賦》　飛鳥忽在下，此身已上方。東南浮日月，天地俯青蒼。夜盜歸龍子，風幡定鴿王。不知江水外，何處更茫茫？

又《寄鐵門湘濞用東坡岐亭韻》　惡酒厭茅柴，惡客苦米汁。如何到君家，淋浪衣裏溼？我到誠于于，君來未得得。生平樂友朋，餘事未足急。自小閭里嬉，桃弓射紅鴨。少長慕輕豪，梧炙羅巾幂。頻年乞食行，對人面先赤。欲說強諾唯，到口不敢白。麻衣渡江來，星奔脫冠幘。素帳寒蟲號，苦雨夜烏泣。人生五倫懽，一虧萬事闕。尚念同心人，肯顧影眉客。秋風放櫂過，慰此百憂集。

又《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一四　議論縱橫似大蘇，笑談軒豁見眉鬚。諸公衮衮金華殿，有此村夫子也無？（朱鐵門秀才）

又《風雪懷人各賦一律皆窮友也・朱鐵門清江》　再到江淮失舊期，危城獨擁一皋比。經年不見定相憶，殘歲未歸何所遲？短尾無弓能惰羿，長頭有問每嘲師。（有感近事。）先生且是豪情斂，但說尋常句讀知。

又《歲暮懷人詩・朱鐵門》　衰老各依人，喜與君差近。自從去彭城，逾月始得信。君歸未能來，故人已就殯（蔗畦）。寒冰正淒然，清淚不可抆。

又《遲鐵門未至》　憂患餘生事事輕，惟於朋舊尚關情。不知沛上水生後，可放河舩轂觫行？（西湖牛舩名。）湘湄沒後甘亭逝，零落諸人半在亡。白首煩君訪生死，可憐留滯各他鄉。　他鄉相約共還鄉，寒食人家上冢忙。且向黃公壚畔醉，荷花草紫菜花黃。

彭兆蓀

論述

綜論

曾燠《小謨觴館集序》　太室之山，嵩邱之下，有謨觴焉。蓋上帝之冊府，羣眞之秘閣。吾不逢仙客，不覩異書，俯仰世間，嘗以爲憾。及與君交，觀其所作，頓驚癡俗，如歎靈奇。譬如窺朱鳥之窗中，爛然甲帳，駕綵虹於霄半，麗矣瓊樓。洞庭張樂，何有箏笛之音，瑤池命宴，故非烟火之食。足使江東袁淑，賦藏鸚鵡；關中庾信，詩遜鳴蟬。

《新世說・文學》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梅史、楊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頻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略】彭名兆蓀，江蘇鎮洋人。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金槍手彭甘亭（兆蓀）：（贊）鈎鐮槍，若是班。連環馬，不復還。家藏雁翎之甲，最精妙，竊此者誰？鼓上蚤。

郭麐《彭湘涵小謨觴館詩序》　余與彭子湘涵交十年矣。始自里閈，聞其髫嶺髦秀，駒逸鳳騫，夙用慕尚。塗轍乖分，薛居淮陰，各在羈屑。尤君祖望，爲書以通介而相見，自後或睽而合，率不歷月經時。以逮今茲，乃得盡讀其二十年所爲之詩，凡若干集若干卷，而序之曰：湘涵自少迄壯，總十餘稔，其所爲以才爲主，以古爲程，旁午側出，綺組瑰恢。珊瑚木難，碎不問賈；雉裘火錦，焚如裂如。九機百鑷，五軌六莊。虞淵下舂，迫而逐之；山子騄耳，駕而先之。秦娥趙女，越施漢牆，不迾步幛，俠侍妍冶。妖嫗失氣，婬夫盪魄，嗚咽顚倒，莫知其由。揆其張弛，辭勝於理，由立至強，悼

心亂慮，姦窮既謝，百怪退舍。深谷峭壁，夸爲唐涂，方車駟馬，憧憧往來。徑寸之珠，不易握粟。熙熙饑年，不羨太牢。如暍得陰，如壓得醒，疲蚖登頓，邃宇攸憩。其直詞正氣，宏辨博議。契濶骨肉，裴裏死生。婉篤諄復，意哀恉深。老氓力穡，宿將布陣，不問凶豐，不憙首級，亞旅從令，斥堠自遠。惟其以理爲主，以才爲輔，古設今施，泓演瀞穆。湘涵之所爲又一變而幾乎有成，烏虖唏哉！自念交臂，暨于盟心，凡所相期，曷盡在是。由其才氣壯盛，可以淩終轢賈，踔厲建豎，洊至馴擾，冥心道源；亦必裨補風俗，理化和平，世運而往，齒髮各驚，蠹簡鑿翰，銷沈知慧，假足自信。詎云本懷徒以術業，無殊忻戚不二，蓼蟲桂蠹，彼我自知，言其苦辛，未爲膚受，尤君而外，勿以示人。嘉慶十一年丙寅八月十六日吳江郭麐序。

《靈芬館詩話》卷六　杜陵云：「老去漸於詩律細。」非獨學問之功久而益進，即人世悲憂愉樂之境亦必徧嘗，而後神知，心靈鍊而愈出。吾友彭君甘亭，負夙成之譽，從宦樓煩，長楸走馬，單騎射生，擊劍讀書，意氣橫出，故其詩有三河年少、扶風豪士之概。既而遭憂厄塞，斥田償逋，落魄名場，馳驅道路，遂多幽憂之音。迨至學道日深，浮華刊落，伐毛洗髓，斂氣歸神，視前所作如出兩手。余爲其《小謨觴館詩》序，言之甚詳，甘亭亦以爲知言也。其詩如《題沈文起詩卷》七首、《示甥式如》三首、《贈顧澗濱》一首、題余《靈芬館圖》五首，皆絕去筆墨畦畛，直造古人難到之境。昔賢往矣！來者難誣。後有子雲，必不以余言爲河漢耳！其《自題詩稿》四首云：「不求元晏先生序，不要東林佛院交。只與同心二三子，一燈風雨省傳鈔。」「厭談風格分唐宋，亦薄空疏語性靈。我似流鶯隨意轉，花前不管有人聽。」「便道詩工未是才，任人嗤點任嘲詼。此中不築堅城守，敵騎何妨八面來！」「十三齡把四聲研，三十頭顱自黯然。一檢緗囊一搔首，過來無限好華年。」讀此足以覘其寄託矣！甘亭偶作小詩，亦復迴腸盪心。《春陰》絕句云：「襲衣花霧罨虛堂，只擬曹騰付醉鄉。遙指珍珠簾十二，最高樓上最淒涼。」《花燭》詞云：「金扃牢與護文窗，翠隙紅深軟語雙。八尺龍鬚好儀態，只難瞞過小銀釭。」

《藝談錄》引《聽松廬詩話》　麗在肉采，沉在神骨。甘亭詩，沉麗兼之。

又引《淵雅堂文集》　甘亭少長邊塞，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摧撞拂鬱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九引《聽松廬文鈔》　昔人有沉博絕麗之語，求諸近代，罕覯其人。【略】惟沉麗難兼【略】胡稚威詩文沉多於麗，彭甘亭詩文麗多於沉。偶舉數家，未遑更僕。要皆合天分、學力，乃克成爲一代鴻駿之才也。

又《聽松廬詩話》　郭頻伽序甘亭之詩，謂「以才爲主，以古爲程。」王鐵夫序甘亭之文，謂「少長邊塞，多接通流，精求緣起，熟析利病，有山川以助其奇，有風雲花鳥以壯其思。又不幸久困，有羈愁騷屑、摧撞拂鬱以激宕其中之所存。繇是長篇短章，隨變雜施，持原以往，扶氣以立，陽開陰闔，神出鬼沒，而一皆自載其心。」吳巢松《贈甘亭詩》云：「揚馬借爪鱗，李杜與衣鉢。笑攀蒼龍胡，屢囀白鳳咽。」三君皆知甘亭者。甘亭詩多沈鬱之作，偶舉一二首，如《史閣部祠》云：「鐵礮摧城弔國殤，衣冠留墓拜堂堂。夷吾自灑新亭淚，江總仍飛曲院觴。半壁山河撐赤手，九霄箕尾落寒芒。燐光都在梅花嶺，披髮依稀下大荒。」又《歲暮雜感》云：「澴州烽火接梁州，蟻子都屯楚上游。僞讖荒唐三屈律，將星搖動五諸侯。檻車劇報收盧植，巴國休輕縱李流。正好奇功乘雪夜，鴨鵝聲裏落旄頭。」（十四首之一。）有贈人以言，委婉入情者。如《送子白謁選北上》云：「唱慣驪駒接慣歡，此番離緒渺無端。八叉手壓朋儕易，七品官宜上下難。判牘不妨遲展卷，活人先要自加餐。狂奴大有蒼茫感，未肯輕彈貢禹冠。」甘亭論詩，實獲我心。有絕句云：「厭談風格分唐宋，亦薄空疏語性靈。我似流鶯隨意囀，花前不管有人聽。」甘亭才奇境困，牢騷感慨寓於詩，而蘊藉出之。絕句云：「玉眞夫壻等閒留，只爲胡麻飯一甌。知否有人雲外立？桃花如火不回頭。」

《國朝正雅集》卷五三引《寄心盦詩話》　甘亭隨宦山右，南歸後拓筆依人。駢儷文最爲擅長，詩則別開生面，襞不傷纖，勁不傷硬。

龔自珍《己亥雜詩》　詩人瓶水與謨觴，鬱怒清深兩擅場。如此高材勝高第，頭銜追贈薄三唐。（自注：清深淵雅，彭甘亭小謨觴館之詩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〇　甘亭早慧。其父官甯武，侍游塞上，朔管霜笳，文情壯越。居十年，奉親南還。家中落，客江淮間，聲譽益起。其詩藻采擬淵穎，風骨亞青邱，氣局音律敷空同、大復。邵荀慈論文，謂當於藻麗豐縟之中，存簡質清剛之制，甘亭詩殆近之。甘亭故工駢儷，在曾賓谷幕中撰定《駢體正宗》，標示軌範，傳誦於時。兼通考訂校讎之學，客胡果泉所，與顧千里同校《通鑑》、《文選》，並爲善本。晚年學道，旁及內典，有《懺摩

錄》之作。蓋又深究身心，不欲徒以文章名也。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萬卷《謨觴》恣挹斟，甘亭老未換青衿。蘭鯨早貴非同調，祇有頻伽共命禽。（彭甘亭《與吳韻皐書》有「五弊三惑」之說，與梅柏言序集自箴語，皆以儷語論詩，深中晚近詩家通病。甘亭以沈博絕麗之才而久困場屋，同時惟《靈芬館集》差可頡頏。）

分論

《紅蕙山房倡和詩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宕逸有致。」「絢染淵雅，藻耀高翔。」「妍麗。」「雙綰。」「工於比附，情韻欲流。」「筆意磊落，詞氣駿邁，解得此法，自無窒滯、癡重之病。」「雅人吐屬，尤妙在關合倡和本旨。」姚燮總評：體物瀏亮，導思清妍。

《陳藹人詩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綺藻宣發，婉約動人。」「情文斐亹，江鮑之遺。」「風骨遒勁，古豔紛披，雅近六朝人吐屬。」「頓挫有法。」「將昔人綺語豔情，歷歷鋪敘，指事曲盡，運筆疎雋，如入山陰道上，令人應接不暇。」「一筆撲下，如土委地。」「風致灑然。」姚燮總評：鍊藻成古色，殊非俗手所能。

《雅樂精義後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自是塙論。」「矯枉過正，誠所難免，然恐作者甚其辭耳。」「實大聲宏，羣言斧藻。」「情景如繪。」「四語將本題括盡，而哀情摯思自在言外。」姚燮總評：粹旨精心，齊赴腕下。

《張子白進士入都謁選送行詩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芳緒柔情，紛葰相引。」「一難。」「拓筆超妙。」「古力蟠注，抒寫自如。」「二難。」「疎越中自具峭勁之氣。」「以解組歸田作收，不失良友箴誨。」「錦囊佳句。」「寫盡齷齪子情狀，筆銳千將。」姚燮總評：語雋情深，絕無汎濫之響。

《答李洪九進士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揭清漢廷選舉。」「時藝上乘。」「此名實相副之士。」「此實至而名未逮者。」「論議精卓。」「徒務虛夸，未解實學，沿譌襲謬，眞令人愧煞。」「罵盡庸流，鉢心刺目。」「意到筆隨，凌厲駿邁。」「士習之陋，我見亦盡不乏，足爲一歎。」「咄咄逼人。」姚燮總評：戴椽望星，而僥倖青紫者讀之，當通身汗下。

《與吳韻皐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整勁有力。」「淺陋一輩。」「泛騖一輩。」「脆弱一輩。」「浮夸一輩。」「膠固一輩。」「門戶。」「隨俗。」「攀附。」「綺藻宣茂，餘韻鏗鏘。」姚燮總評：批卻導窾，實有功世習之作，不得以曼倩解嘲視之。

《天池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細意熨貼，風景物情，寫入微妙。」「思理瑩然，清湛見骨。」「餘韻不絕。」又總評：吐納珠玉之聲，卷舒風雲之色，志氣槃桓，各含殊采。

《泛潁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艖艓，音叉步，小舟也。閒情勝致，奔湊筆端。」「是夏景，是夏遊，極意描摹，雙管齊下。」「兩種水，用兩種形況，筆帶餘妍。」「麾，奴昆切，香也。」「寫笛聲又是一法。」「俯仰低徊，劇人感喟。以本題故事作收，是迴顧法。」姚燮總評：藻古葩鮮，讀之如身涉其境。

《寧化定河村臺駘廟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落題警闢。」「從大處寫來。」「總括四語。」「此以實事印證，詞旨雅祕。」「仰承俯注，旋轉自如。」「廣長妙舌，無礙辨才。」「體大思精，卓然名貴。」姚燮總評：議論似翻空出奇，而用筆亦芒礪不懦。

《明故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鎮守山西提督雁門等關總兵官左都督周忠武公夫人劉氏廟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筆力英鷙，起便綰合。」「落題鄭重。」「秀逸。」「濃腴有骨。」「兩兩寫來，筆歌墨舞。」「翻空一段，鋒發韻流，詞藻宣茂，是名家得手處。」「點清。」「奇峭鬱勃。」「寫夫人臨戎，典贍有法。」「才氣發越。」「琢采削秀，別具匠心。」「亦哀豔，亦貞烈，玉魄芳魂，動人歌泣。」「藻麗絕特，婉約有姿。」「古色蒼然。」兆蓀自記：「寧武周忠武公廟與夫人合祀碑題歌詠甚夥，而夫人貞烈專祠獨闕焉。太守盛公，因屬予爲文以補之。」姚燮總評：鴻芒壯采，有中郎之骨，而兼開府之腴者。

《牒城隍神驅貓鬼文》《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奇峙幽異，古意蟠薄，令人有枕中鴻寶之想。」「太沖動墨而橫錦，茂先搖筆而散珠，奧衍其詞，彬蔚其采，是致力於《騷》、《選》之深者。」「光怪陸離，風華典贍，具此才力，以之驚人、泣鬼何難焉。」「峭拔。」「筆銳千將。」「興高采烈，結有餘姿。」姚燮總評：看似奧衍，而其骨幹實強。又：彭氏自記云：「寧武

俗，崇於貓鬼巫者，緣以爲利。先君子宰是邑，械衆巫，至搜畫像盡焚之，出示嚴禁，風遂絕。此告神文，蓋命兆蓀擬作初稿也。」

《寧徵君誄（并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好修。」「孝摯。」「締交。」「篤學。」「宛轉關生，述情切至。」「雄勁有力。」「奇警。」「揚芳漱潤，悽惻纏緜。」姚燮總評：文整飭，誄辭亦高古。

《翰林苑待詔徐君妻吳安人誄（并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韻人韻事，寫盡閨情。」「是彼美遊迹。」「鍊極。」「曲折寫來，情哀理感，那得不令人黯然神傷。」「景物悲凄，音節哀亮。」姚燮總評：一序婉峭。誄文作變體，古亦有爲之者。

《塞上春》《粟香隨筆》卷四：邊塞詩沈雄易而綺麗難，惟彭甘亭《塞上春》詞六首實能兼之。詩云：「黃雲遮不斷春紅，青帝飛車到紫濛。羨煞大牙旂一面，最先消受好東風。」「綠遍林胡萬里沙，玉關草色鬥邊花。怪他盤馬彎弓地，也學裙腰一道斜。」「小桃花放戰場頭，萬馬營邊雨乍收。恰似虞姬在垓下，英雄兒女一齊愁。」「七香車逐玉絲鞭，隊隊三河俠少年。誰信鳴弦好身手，解扶殘醉拾花鈿？」「壯士全家戍紫臺，美人都在拂雲堆。此間便自遼西地，一任黃鶯喚夢來。」「阿誰千乘載花遊？上將行邊卷碧油。前擁貔貅後鶯燕，男兒那不覓封侯？」

《偏災行》《停雲閣詩話》卷八：國朝軫念民艱，每多曠典，亦在臣下善於奉行，閭閻乃沾實惠。道光十三年，江蘇巡撫林少穆先生奏請緩徵漕糧一摺，剴切敷陳，的是名臣奏議。因篇長難錄。後見《彭甘亭小謨觴館集》中有《偏災行》一首，亦與政化有關繫。亟登之。

傳記

姚椿《彭甘亭墓誌銘》 今天子即位之元年，推恩海內遺佚之士，命郡邑舉孝廉方正，例視古大科。於是太倉以吾友彭君兆蓀應詔，而予邑亦以椿謬充其選。椿以書諗於君，君言盛名難居，宜熟思之，用再書辭。邑使者作書報君，而君先一日書來，論次其事，語及他故不少亂，則與訃君之喪同日至矣。君字湘涵，又字甘亭，少隨父官山西，神雋有聲。年十五應順天鄉試，諸公卿爭欲招致，然竟十餘年無所遇。嘉慶丁卯，所知者主江南試，必欲得君。君聞之，遂不復應。其集中所爲《貽友人書》者也。君父甯武君，由知縣改官潁州府教授，既沼家，貧累甚。君兄先沒，議將斥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君卒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游以爲養。諸大吏多資其才，傾身內交，君未嘗有所私請於義所不可，嶷如也。胡侍郎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君力贊侍郎白大吏，寢其事。君每與予言，輒推侍郎之賢，未嘗以爲功。曾侍郎燠轉運兩淮，尤禮才士，君最後乃一至邗上，詩文外無他語。兩侍郎平居議論頗不相合，於君皆無閒言。君於兩侍郎交，稱其長意，亦不以爲忤也。君文章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之作者。尤長於詩，始務琦瑰，晚乃益慕澄澹孤夐，深得古人意恉。中年後務觀儒書，復耽翫竺氏籍，研究覃奧，世之爲內學者，莫能闚其際也。予嘗微諷之，曷一軌於正，君隤然不以屑意。卒之前一日答各書，皆有條理。夕赴友人飲酒，歸而足微痛，曰：「吾殆有疾，人定彌甚。」遂以辛巳正月五日寅時卒，年五十四。弟兆蕙經理其喪，爲之主。嗚呼！君之學，務博而屢遷，既卒不得用，乃始自放於異氏，其所爲經卷、課誦，將以馴服心性，涵濡道命，使加之以年，則君脫然自進於古者，殆未可量。抑亦朝廷所急欲登用，如古畸人貞士，克副其實者，君眞其選矣。君所著詩文集十二卷，已行於世。其先世詳於予所爲甯武君墓表。妻蔣氏，先卒。兆蕙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阡，來徵銘。銘曰：既阨其仕，復艱其子。鼎玉折趾，萬古泥滓。維其文史，卒以千祀。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五 彭兆蓀，字湘涵，號甘亭，江蘇鎮洋人。諸生。有《小謨觴館詩文集》。王芑孫序曰：「湘函爲文，專力排偶，長篇短什，隨變雜施，讀者亦且忘乎其爲排偶之文焉！」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九 彭兆蓀，字湘涵，號甘亭，江南鎮洋人。諸生。有《小謨觴館詩集、文集》。

《清史列傳·彭兆蓀傳》 彭兆蓀，字湘涵，江蘇鎮洋人。貢生。道光元年薦舉孝廉方正，未就。卒年五十四。兆蓀少隨父禮官山西。年十五應順天鄉試，即聲滿名場，然竟十餘年無所遇。禮後由知縣改官潁州府教授，既歿，家貧累甚，議將析產以償人，曰：「得彭君一言，毋問舊事！」兆蓀卒獨破產盡償所負，而自鞠幼弟隻身客遊以爲養。諸大吏多資其才，傾身納交，

兆蓀顧未嘗私請義所不可，嶷如也。胡克家爲江蘇布政使，時總督以國用不足議加賦，兆蓀方在幕中，力贊克家白大吏，寢其事。又與長洲顧廣圻同爲克家校刊元本《通鑑》、尤工槧《文選》。獨成《文選考異》十卷，鉤稽探索，頗具要領。南城曾燠轉運兩淮，愛禮才士，兆蓀往依之，燠爲點定其集。陽城張敦仁時官揚州府知府，亦敬禮之。兆蓀少爲閎覽博物之學，覃精訓詁，曾輯有《經歧牘案》，後以爲多前人所已言，乃芟薙之，爲《潘瀾筆記》二卷。晚讀其鄉先生黃陶庵日記，憬然有省，深悔其於聖賢大道茫乎未之有得，遂作《讖摩錄》，然亦時雜禪學。婁縣姚椿微諷之，隤然不以屑意也。所爲文，鴻博沈麗，力追六朝、三唐，見者以爲金玉淵海，卿雲黼黻。尤長於詩，始務琦瑰，晚乃益慕澄淡孤詣，深得古人意。著有《小謨觴館詩集》八卷、《詩續集》二卷、《文集》四卷、《文續集》二卷、《詩餘》共二卷。

《清儒學案小傳・彭先生兆蓀》（存目）

紀事

《停雲閣詩話》卷八　甘亭博雅多才，艱於一第。曾賓谷中丞甚器重之，當時筆札多出其手。

《爲宜園題圖》　《靈芬館詩話》卷八：曩在京師，主於金蘭畦尚書家。尚書時爲刑部郎，退食之暇，相與商榷文藝。其長君仲蓮與余尤親，不啻昆弟若也。兩弟宜園、近園皆幼，後再見於西江，則頎頎然業成志樹矣。宜園嘗夢人以鐵樹遺之，因繪圖以記。甘亭題句：「芝蘭玉樹人間有，只是尋常王謝家。」其推許期望者至矣！今尚書已歸道山，仲蓮、宜園先後逝，人琴之感，不能已已。余既爲尚書作神道之文，近園復以其兩兄銘幽見屬。循念舊事，泫然記之。

《周忠武公墓紀異詩》　袁枚《子不語》：山西寧武有周將軍遇吉之墓。百餘年來，河水齧其旁，墳漸傾瀉。土人張某哀之，具牲牢致祭，默禱曰：「將軍威靈，當思所以護墓之法。」次夕天大雷雨，百里內聞有兵馬騰踔之聲。次日，將軍墓旁忽涌出一山，高十丈餘，闌截衝處。水至墓前，便繞道曲折矣。人咸異之。《樗園銷夏錄》卷中：寧武周將軍遇吉墓前出山一事甚奇，傳之者或失其實，遂多荒誕附會。隨園《子不語》所載土人張姓私禱及攜母避水得邀神佑，皆不得其眞。蓋隨園亦聞諸道路，且惟怪之欲聞也。吾友太倉彭甘亭兆蓀言：「時侍其尊甫宰是邑，嘗親隨往觀，即於是夕作《周忠武公墓紀異詩》。嗣後以此事達上官，中丞農公立捐三千金，重葺將軍祠宇，並勒碑紀其靈蹟。」今錄其詩序以徵信。

著録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九引《松軒隨筆》　甘亭詩分爲六集，集各有小序，節錄之，亦可作年譜觀也。其續集二卷，丁卯迄丙子所作。此十年詩不分集，亦無小序。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小謨觴館文集》　四卷，《續集》二卷，彭兆蓀撰。

藝文

郭麐《兩生相逢行贈彭甘亭（兆蓀）》　青天盪盪淮陰城，城中城外惟兩生。一生來吳淞，車腳偶轉風中蓬；一生弃山客，作客三年歸不得。吁嗟兩生一城隔，一生不入一不出。一生閉眞新婦車，夜惟抱影日抱書。偶然一落筆，驚走千蠢魚；一生自是悠悠者，肥肉大酒便結社。有時精悍生眉間，有時蒲伏出跨下。瞳瞳曉日城門開，千人萬人紛往來，兩生白眼看不見，但聞雅鵲浩浩聲如雷。何來故人忽傳語？咫尺兩生奈何許！一生馳書若傳箭，一生笑口如流電。十年鄉里各參商，豈意今朝乃相見！嗚呼！世間萬事奇絕多，若此男兒那不長？貧賤相逢不用感慨多，但須痛飲爲長歌。歌成兩地發高唱，自出金石相鳴和。韓侯臺下波粼粼，漂母祠前草沒人。英雄兒女盡安在，天涯珍重雙浮萍。明朝一生挂帆去，便將入海尋烟霧。從來國士說無雙，斗大淮陰讓君住。

又《歲暮懷人詩・鄉園・彭甘亭》　維摩病初起，衣表驚孱顏。兼聞斷米

汁，舍此何爲歡？天涯兩旅人，在世出世閒。打鐘而埽地，遲我清涼山。

張海珊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張海珊，字越來，一字鋇甫，吳江人。道光辛巳舉人。師事張士元，受古文法。其爲文，筆足以達意，學足以養氣，識足以明理。撰《小安樂窩文集》四卷、《詩存》一卷。

張生洲《張先生海珊行狀》　先生諱海珊，字越來，一字鐵甫，姓張氏。世居震澤縣之儒林里。曾祖保艾。祖二之，國子監生。父印江，邑諸生。闊達多才，嘗游滇，當事請主鹽井，其地界猓，團練守禦，猓不能犯焉。先生髫齔即有異趣，每出里塾，獨行林壑間，或攜酒藉草飲。稍長，自知向學。凡舊藏書畫器玩，悉以易書史，或輾轉借鈔，晨夜不勌。年二十有一，爲邑諸生。學使者奇其文，而先生方抗心希古，不屑屑舉子業。其識力精卓，每觀一書，輒融澈大意。故於學無不窺而覃思，尤在濂、洛。嘗歎毛大可之徒，挾其泛濫所得之糟粕，集矢於先儒談經者，遂堅持漢、宋門戶，穿鑿於古訓文字之微，張皇於名物器數之末，甚且鄙俚，欲爲迂談，斥廉恥爲小節，耆貨利競，功名以便，其口、目、耳、鼻、四肢之欲，班氏所訶爲利祿之途然者，於今益信矣。其論宋、明諸儒，則謂陸有合於朱，而亦不廢姚、江之說。其言曰：「心性之不能二，猶理氣之不可離。故王學之諱言理與近人之諱言心，俱爲無本之學。即如『致良知』一語，苟能擴充得盡？即《大學》之『明明德』，朱子所謂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程子亦言德性之知，不假於聞見，與陽明之言印合無間。然須將自己氣質、自少習尚，盡情翻捨，方得事事從良知而發，不然未有不逞己妄動者！況天下之變無窮，所以應之者，亦至動而賾。夫子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此則非徒良知之足憑而窮理之愈精愈難也。」蓋先生自讀陽明集後，發施運用，開拓大半。而平生用力，要於程、朱最深，故能折衷至當如此。先生素有人倫鑒，凡接人於詞色間，即洞其心術。嘗謂「儒道之不可行，乃迂疏無用者之過。」故凡自農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勝所在及當世漕糧、胥吏諸利弊，無不悉心討論。甲戌正月，忽訛言長興山盜爲寇將至，十百里間居民倉皇驚竄。先生曰：「凡盜賊焚掠兼行，故有兵必有火。」募一人偵之，則無火。衆知爲妄，乃安。先生因作《湖濱防禦事宜》，凡禁涉守禦之器、用人之術詳焉。是歲三吳亢旱，湖濱淒港盡涸。一日，北風大作，水乘風勢，入諸淒，頃刻皆滿。先生糾眾築隄儲之，一夕而成。歲以有收。先生因作《開港議》及《積穀會議》。先是，甲子大水，曾作《球荒私議》，以爲「吳淞之塞久矣，水之留而不去者未必不以是。今莫若大浚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按給工倉，凡各圖圩岸溝渠亦即委其地之紳士勸募銀米，糾人修浚，公私兼舉。」事不果行。後十餘年，而大吏果奏請開吳淞，蓋先生以經世自期，既不即見用，亦遂翛然自得。平生慕邵子康節之爲人，故自顏其居曰「小安樂窩」。每晚霽良宵，獨坐池上，或徜徉湖干，踰景忘返。所交友三數人，皆灑落有高致，相聚每劇談連晝夜，閒以詩歌。嘗有句云：「運甓心情歸歛詠，觀閑手眼到蟲魚。」可以想其概矣。近歲館於嚴邨俞氏，潛心讀《易》，哀眾說而研之。常以五日治一卦，及門從游，頗有講道談藝之樂。而先生就江南鄉試，比舉第一已，以暴疾沒於江甯旅次矣！時道光元年辛巳八月十九日也。年四十歲。妻邱氏。子三：廣禮、惠禮，一未名，俱幼。所著有《小安樂窩詩古文集》若干卷、《日記》一卷、《喪禮問畬》一卷、《火攻秘錄》一卷，藏於家。先生爲人淡嗜欲，不近名尊。公遊滇久不歸，憂念得心疾幾殆。丁太孺人憂，終喪不入內寢。律身以黃陶菴不妄取、不飾己過、不面譽人三事自矢。其與生洲論學，每舉孟子「必有事焉，勿忘勿助」及朱子「敬則活」數語，謂與外面把持者有枯潤之別。論文則謂：「文字最難在實，如食之必可飽，如衣之必可煖，如藥石之必可去病。」生洲自交先生，獲聞緒論，最後始執弟子禮，而先後出今吏部侍郎湯公之門。先生既沒，生洲將謁公爲之傳，因先披其遺書，合以平日所聞，掇存大略如此。

《清史列傳・張士元傳》附　張海珊，字越來，亦震澤人。道光元年舉人。榜發已前卒。海珊抗志希古，不屑屑舉子業。每觀一書，輒融徹大意。論學以程、朱爲歸，而不廢陸、王。嘗謂儒道之不可行，乃迂疏無用者之過。故凡自農田、河渠、兵制、天下形勢所在，即當世漕糧、胥吏諸利弊，無不悉心討論。三吳亢旱，澱港盡涸，一日北風大作，水入諸澱皆滿，糾衆築隄儲之，歲以有秋。先是，蘇松水災，作《球荒私議》，以爲吳淞之塞久矣。水留而不去，莫若大濬吳淞江。而以請賑勸捐所得給役食，凡圩岸、溝渠即令所

在之人修治。之後十餘年，大吏果奏開吳淞云。論文則謂最難在實，如食之必可飽，衣之必可煖，藥之必可去病。著有《小安樂窩詩》一卷、《文》四卷、《日記》一卷、《喪禮問答》一卷、《火攻祕錄》一卷。

陳鴻壽

《梧門詩話》卷一三　錢塘陳曼生鴻壽，槃槃大才，具兼人之稟。【略】與荔峰、雲伯爲族兄弟。詩清微孤峭，與雲伯迥異而名相埒。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飛書走檄頭領二員：【略】玉臂匠陳曼生（鴻壽），有《桑連理館詩集》。

《南野堂筆記》卷九　錢塘陳曼生鴻壽，才敏過人，性靈獨鑿，爲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略】《秋蝶詩》，爲時傳誦。其佳句云：「幾度銷魂悲楚客？半生落魄謝東風。」又云：「此日早驚團扇妾，前身慣傍荔枝奴。」眞才子之筆。

《墨林今話》卷一〇　陳曼生司馬鴻壽，字子恭，錢唐人。初以古學受知於阮芸臺尚書。尚書撫浙時，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稱。後官知縣，署贛榆，補溧陽，廉明勇幹，卓著循聲。創文學，修邑志。辦賑之善，爲大江南北最。生平於詩文、隸古、篆刻外，兼好六法。意興所到，生趣盎然。山水不多著筆，翛然意遠，在姚雲東、程孟陽間。亦工花卉、蘭、竹，其言曰：「凡詩文書畫，不必十分到家，乃時見天趣。」洵通論也。頻伽稱其詩宗尚太白，不屑屑於字句，而標致自高云。酷嗜摩厓碑版，行楷古雅，有法度。篆刻得之款識爲多，精嚴古宕，人莫能及。宰溧陽時，名流麕至。廳事西偏有連理桑一樹，因顏其齋曰「桑連理館」。錢叔美、改七薌、汪小迂合作《桑連理館主客圖》，頻伽爲文紀之。又令宜興人製茗具，創式製銘，名曰「曼壺」，盛行於世。卒於海防同知任，年五十有五。

《國朝書畫家筆錄・陳鴻壽（工書畫）》　陳鴻壽，字曼生，浙江錢塘人。嘉慶六年拔貢，爲淮安同知。詩文、書畫皆以資勝。篆刻追秦漢，浙中人悉宗法之。八分書尤簡古超逸，脫盡恆蹊。畫亦無時史習氣，隨意揮灑，雖不能追蹤古人，而一種瀟灑不羣之概，自足令人寶翫不置。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六　曼生與從弟雲伯同受知於阮文達公，招致幕中，文達稱其詩才亞於雲伯，而峭拔秀逸過之。生平以書名，詩不多作，反爲書掩。晚官南河時，與萬廉山、郭頻伽諸人提倡風雅，遠近名士來游者，幾滿賓館。集中所存，仍以早年之作爲多。

《碑傳集補》卷四八錄《杭州府志・陳鴻壽傳》　陳鴻壽，字子恭，錢塘人。嘉慶六年拔貢，官江南海防河務同知。性愛交游。於學多通解，自以爲無過人者，遂壹意篆、隸、行、草書。爲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阮元撫浙時，方籌海防，鴻壽隨元輕車往返，走檄飛章，百函立就。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羣以爲不可及。官溧陽知縣，仿龔、時兩家法爲茗器，撰銘詞，手鐫之，一時有「曼生壺」之稱。與蘇家石銚並垂雅故也。

《國朝畫家書小傳》卷四　陳鴻壽，字曼生，錢塘人。嘉慶辛酉拔貢，爲淮安同知。詩文書畫皆以資勝。篆刻追秦、漢，浙中人悉宗法之。八分書尤簡古超逸，脫盡恆蹊。先生愛陽羨之泥，創意造形，範爲茶具，藝林爭購之，至今共稱爲「曼生壺」云。道光二年壬午卒。

宣統《杭州府志・陳鴻壽傳》　陳鴻壽，字子恭，錢塘人。嘉慶六年拔貢。官江南海防河務同知。性愛交游。於學多通解，自以爲無過人者，遂壹意篆、隸、行、草書。爲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阮元撫浙時，方籌海防，鴻壽隨元輕車往返，走檄飛章，百函立就。暇與諸名士刻燭賦詩，羣以爲不可及。官溧陽知縣，仿龔、時兩家法爲茗器，撰銘詞手鐫之，一時有「曼生壺」之稱，與蘇家石銚並垂雅故也。

《國朝正雅集》卷五一引《寄心盦詩話》　曼生司馬嘗刻書於宜興砂壺，價重一時。與吳澹川友善，贈吳詩有「大造有眞氣，先生得正聲」之句。

又引《墨林今話》　曼生以古學受知於芸臺尚書。撫浙時，與從弟雲伯同在幕府，有「二陳」之稱。

《春盡日西湖泛舟宿葛林園》　《靈芬館詩話》卷七：戊午春盡日，曼生、夢華、蘭雪同集西泠舟中，遇雨留宿葛林園，各有詩以紀，而余爲之序。時鐵生期而未至，越日爲余作《西湖餞春圖》，並爲書各人之作于册，而系以一律。余詩存集中。【略】曼生云：【略】。

《題藉香小影》　《靈芬館詩話續》卷二：吾友徐稼庭寶善往在金陵眷一

姝，號藕香，纏緜甚至，有嫁娶之約。中間多故，幾不克踐，今卒歸於徐。徐有《種藕成蓮圖》。【略】先時稼庭屬人畫《藕香小影》，自紀七律四首，【略】曼生和云：【略】餘人題者甚多。

《題西湖第一樓》《梧門詩話》卷一四：西湖第一樓，在詁經精舍之左，阮雲臺侍郎所建。【略】陳曼生大令詩句云：「馬帳生徒人似玉，鄴侯風度望如仙。」

余集

《墨林今話》卷七　仁和余秋室先生集，字蓉裳。乾隆丙戌進士，官翰林院侍讀。詩、文、書、畫皆可繼長水錢籜石宗伯，而襟情蕭散，和氣近人，品概亦復相似。今主吳中正誼講席，一時文士推爲祭酒焉。先生畫山水、禽魚、蘭竹，靡不臻妙。尤擅士女，風神靜朗，無畫史氣。然深自矜重，不輕爲人作，得之者比諸仇唐遺跡。晚年多作竹、石以塞人請，枯竿勁葉，生氣滿紙。嘗爲榕皋農部畫冊，自題其首曰：「但求不俗。」即此可見先生之虛懷，亦即此可見先生之墨妙矣。道光壬午，重赴鹿鳴宴，溫旨晉秩，世尤豔之。年八十六歿。先生詩，神韻閒遠，書亦古秀，可稱三絕。曩聞之玉壺外史云：「先生捷南宮後，殿試當大魁，以善畫美人故抑之。」此事雖無確證，然傳播藝苑，著爲美談久矣。其平生所作有《欠伸》、《簪花》、《春睡》等圖，題者甚夥。郭君頻伽《春睡圖》一絕云：「三角頹雲墮髻鴉，睡情頽頰見朝霞。只愁衣上春痕重，羞落一庭紅藥花。」讀此，如見其畫矣！

潘曾瑩《墨緣小錄》　余秋室先生（集），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山水、禽魚、蘭石，悉臻神妙。尤工士女，風神閒靜，絕無脂粉氣。然不輕爲人作。晚年惟寫蘭、竹數筆，風神淡逸，有翛然出塵之致。先生與家伯祖榕皋公爲鄉榜同年。道光壬午，江浙兩省重宴鹿鳴者，惟先生與榕皋公兩人，時稱「吳越二老」。先生贈榕皋公詩，有「此後相期成二老，支筇莫厭往來頻」之句。予十五六歲時猶及見先生，襟情瀟灑，揮翰如飛，殆神仙中人也。書法古雅。詩以風格神韻爲主。題榕皋公《歸帆圖》云：「日日江頭坐翠微，看他來往片帆飛。驚濤激浪尋常事，若箇浮生悟息機。」「雲帆卸了未斜陽，始信山中日月長。異日吳中數高隱，不提范陸不提張。」「我似閒雲出岫遲，凄迷忘卻在山時。須知淺水蘆花裏，只當輕鷗狎釣師。」其胸懷之高曠，可想見矣！

《國朝書畫家筆錄・高樹程余集（工書畫）》　余集，字秋室，號蓉裳。乾隆三十一年進士。詩神韻閒遠，書法古秀，兼長蘭、竹、花、鳥，尤工士女，有三絕之譽。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三　余集，字蓉裳，號秋室，仁和人。乾隆丙戌進士。官至侍講學士。重赴鹿鳴，加三品銜。善畫山水，尤工美人。有《秋室詩鈔》。

《清史列傳・余集傳》　余集，字蓉裳。浙江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候選知縣。三十八年，裘曰修薦修《四庫全書》，授翰林院編修。時同薦入翰林者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楊昌霖，人稱「五徵君」。五十一年，充湖北鄉試正考官。五十九年，充四川鄉試副考官。累遷至侍讀學士，後以大考左遷。尋丁母艱，歸。服闋，入京補原官。嘉慶九年，駕幸翰林院，與宴，有書硯楮幣之賜。尋乞歸。集工詩古文詞，少學《左傳》體爲文。同里嚴誠見之曰：「非凡才也。」生平吟詠甚富，嘗著《百衲琴》一卷，論者謂曹、劉、鮑、謝奔赴腕下，無組織之迹歸。後出主大梁書院八年，日以文藝自娛，旁涉六書、算數、篆刻之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道光二年重宴鹿鳴，年八十五矣。性淡漠，崖岸自高，不妄干顯貴。遇窮交故戚恭讓，尤好引掖後進。【略】所著述多散佚。歿後，龔麗正刊其《梁園歸櫂錄》、《憶漫庵賸稿》二冊，詩詞雜文皆載其中。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六《余集傳》　余集，字秋室，仁和人。乾隆三十一年進士，候選知縣。三十八年，尚書裘曰修薦於朝，入翰林。同薦者邵晉涵、周永年、戴震、楊昌霖，人稱「五徵君」。集散館第一，授編修，充《四庫》、《三通》館纂修，咸安宮總裁，本衙門撰文。湖北、四川考官，鄉試同考官者二，會試同考官者三，累遷至侍讀學士。大考左遷。丁母憂，服除補原官。嘉慶九年仁宗幸翰林院，集與宴，拜書硯楮幣之賜。尋乞歸。集工詩古文辭。年十一讀《楚辭》，即慨然傷其忠憤，著爲論說。又學《左傳》體爲文，戲紀其叔父事，同里嚴試見之曰：「非凡材也。」所爲詩甚富，其《百衲琴》一

卷，論者謂曹、劉、鮑、謝奔赴腕下，無組織之迹。主大梁書院八年，日以文史自娛，旁涉六書、算數、篆刻之學。善畫山水，尤工人物。道光二年重宴鹿鳴，年八十五矣！性澹漠，戔戔自高，不妄干顯貴。遇窮交故戚，鄉里後進，無不接以恭讓。所著多散佚。沒後，龔麗正刊其遺書。

《題詩塚》《卧園詩話》卷三：顧晴沙選梁谿詩人詩，前後得一千一百餘家。書成，賈素齋埋其稿於山之陽，名曰「詩塚」。余秋室（集）學士有詩云：【略】。

王芑孫《余秋室學士（集）》神仙有筆追古魂，筆端洛女湘夫人。當時累欲求君畫，侵尋未果留空話。宮館秋深接膝譚，古槐涼雨似僧龕。海隅今作天邊思，篋底重裝數行字。（篋中尚有君書一幅。）

《畫林新詠・余秋室》余秋室，名集，仁和人。以進士徵修四庫書，官至學士。善畫人物，尤工士女，有「余美人」之目。茶熟香溫點筆纔，玉堂清暇見仙才。蛾眉寫出眞傾國，莫誤《燕蘭小譜》來。（《燕蘭小譜》，學士所作以記北部歌伶者。）

趙懷玉

論述

《隨園詩話》卷七　近日文人，常州爲盛。趙懷玉字映川，能八家之文。

董士錫《亦有生齋文集叙》同縣趙先生懷玉，以魏氏之才與識而爲方氏之學，其文浩浩以遠，醰醰以深，意欲兼方、魏而有之，以文名于世者。蓋以四十年所著《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卷，屬士錫爲叙而存之。夫先生之言，既志于有物有叙矣，其傳之永遠，爲時楷模，宜不待士錫言。謹以所得者質之先生，則未知其有當焉否也？

《北江詩話》卷一　趙郡丞懷玉詩，如鮑家驄馬，骨瘦步工。

陸繼輅《爲趙青州文（懷玉）校定詩集題後》幾輩頹唐不自持，幢名精進最堪思。試從東郡趨庭作，讀到夔州以後詩。

《國朝正雅集》卷三四引《寄心盦詩話》味辛司馬詩不隨流俗，當時洪、孫黃、齊名於時，而不列味辛。惲子居謂其文不惑於貴勢，不牽於友朋，硜硜自立，不厭不倦。誠哉是言也。

又引《炙硯瑣談》味辛工古文詞，先君子墓誌之文即出其手，於詩尤工五言長律及七言古體。

又引《石溪舫詩話》余久知味辛名，辛酉始訂交京師，未幾即別去，其詩多見於法梧門學士齋中，爲選其尤佳者入《朋舊及見錄》。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馬軍驃騎舊頭領十員：【略】鐵邃仙趙味辛（懷玉，有《秋樹樓詩集》）。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引《亦有生齋集》吾年十九，省吾父於都門，遂就京兆試。二十娶金宜人。時吾父刑部，君官京師，汝叔父尚幼，家頗餘錢。太宜人每別儲錢一二萬，令買書帖，此爲最樂。庚寅、丁酉秋試，皆爲病阻。庚子應純皇帝五巡召試，既入選，閱卷者意別有屬，欲易之，南昌彭文勤公力爭得免。又押元暉，仰合上意，由第七移置第三，遂以內閣中書通籍。甲辰薦不售。癸丑仍躓南宮。甲寅補中書。庚申冬俸滿，富陽師憐其積困長安，注外用，入都九載，逋累如山，旨甘難具，不得已就外選山東青州同知。在任日久，及爲郡丞同官，每目爲迂，僚屬則嫌其弱，賴上官多知己。壬戌一閣歲中，先攝登州，繼權兗郡。癸亥春葺青州廨破屋三椽，雜蒔花木，陳書其中，甫得稍閒。而滕縣徐盛氏之獄起，鐫一級，讞未上刑部。君凶問至，馳還青州。九月杪，竭蹶就道。十一月初，舟泊清河二壩，猝遇湖廣估船觸擊破板，水入纜斷，漂至中流，舟截爲二。時子偕親友輩，俱先往惠濟閘，眷屬則賴居民孫氏預救登岸，身以外物盡付波臣。乙丑，上海觀察李君廷敬延葺《宋遼史詳節》，歸營葬事。丙寅，阮撫部元、伊太守秉綬延葺《揚州圖經》。丁卯，索佳鹽使額勒布延主通州石港講席。在石港六年，頗爲諸生愛戴。辛未秋，陝西書來，延主關中講席。予遊跡未嘗至秦，思一攬山川之勝，孰知到甫月餘，驟嬰末疾，右手尚能作書。甲戌，決計辭歸。明年正月抵家。細數此生，愆尤叢集，聞見閣淺，然不敢好名爲欺人之事，亦不肯好奇爲欺人之學，厭作生計，別存遐心。少即喜爲詩文，顧筆力平弱，又牽率酬應，多不足存。間有存者，易餅覆瓿，聽之而已。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湖山敝屣視雲鱗，吳郡詩名趙味辛。（「但有詩名尚千古」，味辛句也。）舉世幾曾春夢醒？（「舉世人誰醒春夢」，味辛句也。）一壺一碟十詩人。（武進趙味辛懷玉。味辛與都下士人十人，各攜一壺一碟醵飲，諧其聲曰「胡蝶會」。見《亦有生齋集》。）

《清儒學案小傳・趙先生懷玉》　趙懷玉，字億孫，號味辛，武進人。忠毅公申喬四世孫。乾隆四十五年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丁父憂歸，遂不復出。篤行，工古文。論學平實，自言不敢好名爲欺人之事，亦不敢好奇爲欺人之學。子居稱其文不惑於貴勢，不率於友朋。集中所存無有雜言詖義，離眞反正者。著《亦有生齋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嘗校正《國語》，謂韋昭解差簡，欲補作正義而未果。又校刻《韓詩外傳》，世稱善本。

《重刻獨孤憲公毘陵集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揭出文人通病。」「行誼。」「傳世之難。」「完璧。」「原集『巴岷』作『岷峩』。」「淵源。」「備體。」「望古遙集。」「其人足傳，其文愈貴，扼重言之，詞氣卓越。」姚燮總評：樹骨不靡，擷采無醲，可以傳古人矣！

《甌北詩鈔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七張壽榮眉評：「條暢以任氣。」「詆麗。」「是甌北詩眞詮。」「以翻筆作墊筆，復以曲筆斡旋之，是菩薩化身，廣長妙舌。」「筆曲而達，氣息醇永。」「趙氏《亦有生齋集》『比鄰』句下尙有四語云：『語君臣之際，書慙負腹；共酸鹹之好，編時在手。』曾氏刪之。」姚燮總評：詞藻縣縟，氣息酥平，其論斷亦有分寸。

《貂裘換酒・爲張仲冶題雪中狂飲圖》　況周頤《蕙風詞話續編》卷二：「僵卧碎瓊呼不起，看繁星、歷亂如棋走。」趙意孫舍人懷玉《題張仲冶雪中狂飲圖・金縷曲》句也。情景逼眞，非老於醉鄉，不能道也。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三七　趙懷玉，字億孫，號味辛，武進人。乾隆四十五年召試舉人。今官青州府同知。有《亦有生齋詩鈔》。

陸繼輅《山東青州同知趙君墓誌銘》　道光三年二月庚申，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武進趙君卒【略】君諱懷玉，字億孫，太子太保戶部尙書恭毅公四世孫，於翰林侍讀熊詔爲曾孫，於兩浙鹽驛副使侗敷爲孫，於刑部福建司郎中繩男爲子。母葉宜人。君之以所業質先君也，齒最後。先君既好劇譚豪飲，一日無客卽悵然不自得。又愛偉君，每君至輒喜，促置酒，夜過半始別去，以爲常。逮乾隆四十五年純廟南巡，君獻賦行在，蒙召試賜官，先君猶及見之，而君年已三十有四矣！君既得官，嘗一入都候補，旋以葉宜人喪歸。歸十年復出，應禮部試下第，留內閣行走。又一年，實授中書舍人。當是時，誠謀英勇公與襄勤伯同爲大學士，而君爲英勇公所知，薦充軍機章京不果，擢侍讀又不果。嘉慶五年俸滿改外，六年至官，七年署登州知府，再署兗州；八年刑部。君棄養，遂不仕。凡里居二十一年，年七十有七。【略】君知名最早，弱冠應京兆試，卽與諸老輩抗顏爲友。雖儀度嫻謹，而持論侃侃，未嘗以年位自絀。其後家居，日與里中少年賦詩飲酒，亦自忘其爲大父行也。【略】君生平無所好，客來飲酒，客去卽讀書。所著《亦有生齋文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斂氣就律，肖其爲人。

汪嘉孫《趙同知家傳》　君諱懷玉，字味辛，武進人，恭毅公之元孫也。年二十餘，試京兆，疾時人多以夤緣進也，立志不使一人知，誓於神而往。四十五年召試，賜內閣中書。遭母喪，服闋後，以未卜葬，援古人未葬不應舉之義，不赴禮部試。嘉慶元年，試禮部，有同年同官而爲內閣後進者甚欲物色君，君告以自誓神後未嘗使一人知，悖之恐罹神譴，其人慚然去，後果在此君房報罷。五年俸滿，選山東青州府同知。在內閣日久，及官同知，僚友目爲迂儒，屬吏則嫌其弱。賴上官多知己，一歲中先攝登州府知府，繼權兗州府知府。嘗會鞫金鄉卓孫冒考舉人尙榮衮，稱健訟，嘵嘵譁辨，惟君詰之，每屈服。因持公言，頗逢同官之怒，然亦賴此得免嚴議。尋丁父憂，遂不出。嘗作《誡子文》云：「細數此生，惟兩親棄養，不能一馮含歛，爲終身至痛。聞見闇淺，不敢好名爲欺人之事，亦不敢好奇爲欺人之學。於世泊無嗜好，任心觀書，與客譚讌而已。」又云：「少卽喜爲詩文，筆力平弱，率率酬應，多不足存。江文通謂人生當適意爲樂，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後名。故自少至長，未嘗著述，惟集十卷，如此足矣！吾才謝文通，又當經史昌明，人思握槧，從事傳世之業，幾于充棟，何必矻矻孳孳，博增滄海之一粟哉？閒有存者，易餅覆瓿，聽之而已。」（《誡子文》）此足以想見先生之性情、學術矣！

君二十許，即習爲古文詞。少壯博極載籍，中歲以後，斂其泛濫，而深求於經訓及先秦古書。服官禁地，於典章制度、名公卿賢士大夫之識論，皆嘗習熟見聞，發爲文章。循軌知塗，一以韓、歐爲祈向，粹然而安雅，淵然而清深。儷偶之作，十有二三。集中論文之書，乃無一字及之。以此知非所措意。（《文集・莊序》。）君生於乾隆之初，其時天下主壇坫，以法爲諱，浸淫泮渙，日甚一日。君獨不惑於貴勢，不牽於友朋，硜硜自立，不厭不倦，故集中所存無有雜言詖義、離眞反正者，可不謂難歟？（《文集・惲序》。）工詩，嘗慕恭毅公之爲人，賦述德之詩，守傳家之法。及給札尚方，校文秘閣，含蓄精英，用察情變，所爲詩，典贍之至，彌見從容。（《詩集・吳序》。）君與里門孫糧儲星衍、洪編修亮吉交最深，然其誌洪編修墓，足爲編修之諍友。先君嘗與君書云：「常州城中三數友，近惟淵如與狎，其他求于里門，若有不能終譽者。而足下金堅玉潤，質有其文，獨有使人意消之致，以此解帶寫誠，期于白首。」先君不輕許人，觀此足見君之爲人矣！嘗憶喜孫少孤，時三族無人。君與孫糧儲星衍、馮大令成過揚，必存問之，其亦可以風也。

《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卷二四　趙懷玉，字億孫，號味辛，晚號收庵，武進人。君與孫糧儲星衍、馮大令成過揚，必存問之，其亦可以風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七　趙懷玉，字億孫，號味辛，江南武進人。乾隆四十五年召試賜舉人。官青州府同知。有《亦有生齋詩文集》。

《國朝漢學師承記》卷四　武進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庚子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同知。好學深思，無書不讀，肄經深於《詩》，故兼工文章。

《清朝先正事略・洪稚存先生事略》附　趙君懷玉，字億孫，一字味辛，武進人。乾隆庚子召試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登州府同知。好學深思，書無所不讀，工詩古文。著《亦有生齋詩文集》。

《清史列傳・趙懷玉傳》　趙懷玉，字億孫，江蘇武進人。戶部尚書申喬四世孫。乾隆三十年春，高宗純皇帝四巡江浙，懷玉奏賦行在。四十五年復南巡，召試賜舉人，授內閣中書。出爲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兗州知府。丁父憂歸，遂不復出。李廷敬延葺《宋遼史詳節》，阮元、伊秉綬復延葺《揚州圖經》，後主通州石港講席六年，諸生極愛戴之。性坦易，胸無城府。嘗自言「不敢好名爲欺人之事，不敢好奇爲欺世之學」。工古文詞，持論侃侃。惲敬謂其文「不惑於貴勢，不率於朋友」。故集中所存無有雜言詖義、離眞反正者。詩與孫星衍、洪亮吉、黃景仁齊名，時稱「孫、洪、黃、趙」。著有《亦有生齋文集》五十九卷、《續集》八卷。

《國朝書畫家筆錄・趙懷玉石韞玉（工書）》　趙懷玉，字億孫，號味辛，晚號收庵，武進人。乾隆庚子召試舉人。官山東兗州同知。工詩。書法坡公，與同里孫淵如、洪稚存、黃仲則並稱「孫、洪、黃、趙」。著《亦有生齋集》。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趙懷玉》（存目）

紀事

《題夕陽詩後》　《梧門詩話》卷六：鮑以文廷博【略】有《夕陽》詩，和者甚衆，時有「鮑夕陽」之稱。趙味辛舍人懷玉題其詩後云【略】。

《遇朱錦山於湖州郡齋即席作歌》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乾隆間，【略】烏程人朱錦山能陳二十四種樂器於前，以口及左右手足動之，皆中節。又能奏各種曲，間以拇戰等聲，並臻其妙。自言嘗給事和相邸中，將敗先一年辭去。嘉慶乙亥，趙億孫於吳興席上見之，仍藉舊業餬口也，爲賦長歌云：【略】。

《響鈴墳詩》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嘉禾梅里，俗傳南宋王妃時雲卿墓，人上其冢，有鈴聲，名響鈴墳。趙味辛司馬懷玉有詩云：【略】。

《古琴詩》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瓜爾佳慶亭大令積善所居曰「晚香別墅」，近栴檀寺，藏有自南唐保大以下古琴十六枚。趙味辛詩云【略】其風致可想。

《爲錢三竹初題文敏畫卷》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乾隆三十五年，古州黨堆塞逆苗香要脅衆肆劫，適錢文敏赴貴州查審威寧州劉標虧帑案，未復命，偕總督吳達善、巡撫宮兆麟往勦，香要就擒。甲午，趙味辛爲《錢三竹初題文敏畫卷》云：【略】指此役也。

《昆明湖堤銅牛詩》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昆明湖堤有銅牛，乾隆乙亥

年鐫。趙億孫詩云：【略】咸豐庚申，英人入園淀，犀尾毀折，事定，以棘圍之。

《米堆山》《雪橋詩話》卷九：武進薛寀諧孟承方山之緒餘，與馬君常諸人友善。南雍官比部。崇禎間，守大梁，寇張甚，所上計，憲臣多不能用。戊寅冬，寇圍汴城三日，黃、左諸帥至勉餽給之。返郡大呼曰：「時事去矣！」投劾歸。甲申後，削髮入山二十餘年，更名米，號堆山。一瓶一鉢，蕭然于靈巖、元墓間。疾革，自繙歷日，曰：「將以臘月十二日行。」至期而瞑。有前後集。其《祓園圖》，和詩十六章，園在清涼山，圖十六景，楊龍友爲無量房士作也。其子守其遺訓，閉戶授經，不交世事。趙味辛《雲溪樂府·米堆山》云：【略】。

《摸魚兒·問誰能拔山超海》《聽秋聲館詞話》卷四：鈕玉樵《觚剩》，紀吳將軍（六奇）遇查伊璜孝廉（繼佐）事，與蒲留仙《聊齋志異》微有參差。其贈袍移石等事，蔣苕生太史復演爲傳奇以張之，將軍列國史《貳臣傳》，蓋在明時已顯矣。所贈縐雲石，孝廉卒，轉移數姓，後歸馬氏。嘉慶間繪圖徵詩，吾郡趙味辛司馬爲賦《摸魚兒》云：【略】平仄雖多未協，而崢泓鏗鏘，一氣轉旋，讀之如有餘音震耳。司馬名懷玉，爲恭毅（申喬）曾孫，乾隆四十五年召試，賜舉人，官中書，出爲青州丞，有《荃提室詞》。

《眉峰碧·題閨秀毛畹芬詩後》《然脂餘韻》卷二：閨秀毛畹芬工詩，有「高城九月瀟瀟雨，腸斷重陽更憶家」之句，故趙懷玉題其詩後《眉峰碧》詞云：【略】。

《金縷曲·喜晤湯遵路即送之官鳳山》《炙硯瑣談》卷上：趙舍人味辛懷玉，工古文辭。【略】壬寅春，余自甘肅于役歸，將之鳳山，時味辛方乞假旋里，宴飲過從者旬日，余有五年後歸田之約，味辛製《金縷曲》爲贈云【略】。

《南浦·送王侍郎還青浦》嚴榮《述庵先生年譜》卷二：乾隆六十年乙卯，七十二歲。【略】十一月，上以明年歸政，八月先正東宮，又舉行千叟宴，詔中外臣工七十者皆入宴。遂以十八日起程，挈金青儕秀才學蓮由陸路行，十二月二十一日抵京。二十二日諧闕請安，召見詢問歷官前後及江浙年歲豐稔狀，奏對稱旨，歸寓青厂。【略】嘉慶元年丙辰，七十三歲。元旦，太上皇帝御太和殿，王公大臣百官稱賀行禮。頃之，行歸政禮成，太上皇帝還宮。皇帝隨至乾清門乃出，更衮服升御太和殿，行登極禮，王公大臣百官朝賀，奏樂如初。【略】初四日，行千叟宴禮於寧壽宮皇極殿，王公及一品大臣賜坐殿中兩列，二、三、四品官及外藩使臣坐殿門廊外，五品以下衆耆老坐階下。入宴者三千餘人。辰刻，太上皇帝升座，皇帝侍立，羣臣依班在殿外行禮，禮畢，各就位。大學士阿桂奉樽跪獻，羣臣皆跪，又行叩首禮，乃坐，設酒饌，樂作，演劇。太上皇帝命諸皇孫舉玉卮賜殿上羣臣，各叩首而飲，酒三行，樂畢，謝恩出。酒半，微雪霑綵服，作花六出，頃之晴霽，雲日皎然，上下無不歡呼稱慶，頒賞有差。先生受賜玉如意、楠木壽杖、紬緞裝錦大毡、筆墨等十六件。【略】先生作詩六章，用志盛軌，進呈，得旨刻入燕集中。元夕，兩皇幸圓明園，往侍直。二十一日陛辭，那繹堂閣學、彭云楣司空元瑞、沈雲椒少宰初、吳冲之少司空、英煦齋編修，偕同人分日祖餞。二月初一日儀車啓行，及門人又餞於普濟堂而別。《嘯亭續錄》卷一：康熙癸巳，仁皇帝六旬，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一千九百餘人。乾隆乙巳，純皇帝以五十年開千叟宴於乾清宮，預宴者凡三千九百餘人，各賜鳩杖。丙辰春，聖壽躋登九旬，適逢內禪禮成，開千叟宴於皇極殿，六十以上預宴者凡五千九百餘人，百歲老民至以數十計，皆賜酒聯句。百餘年間，圣祖神孫三舉盛典，使黃髮鮐背者歡飲殿庭，視古虞庠東序養老之典，有過之無不極者，實熙朝之盛事也。《清詞玉屑》卷二：引年之典，昭代特隆，康、乾時數舉千叟宴，與宴者錫賚優渥。而以詞人獲與盛典者，獨推王述庵，故其宴罷南歸，趙億孫賦《南浦》詞送之。前闋云：「風雪駐蒲輪，喜重來、風姿海鶴如故。林下豈無人耆筵設？誰是獨丞恩遇？頒來十賚，杖頭猶帶層霄露。說向旁觀，眞羨煞，不但名山千古。」（按：後二句或作：「于攜椰栗，杖頭猶帶層霄露。路人共說，便除卻名山，亦堪千古。」）非漫諛也。

《賣花聲·寇白門小影》《板橋雜記》卷中：寇湄，字白門。【略】娟娟靜美，跌宕風流，能度曲，善畫蘭，粗知拈韻，能吟詩，然滑易，不能竟學。十八九時，爲保國公購之，貯以金屋，如李掌武之謝秋娘也。甲申三月，京師陷，保國公生降，家口沒入官，白門以千金予保國贖身，匹馬短衣，從一婢而歸。歸爲女俠，築園亭，結賓客，日與文人騷客相往還，酒酣耳熱，或歌或哭，亦自歎美人之遲暮，嗟紅豆之飄零也。既從揚州某孝廉，不得志，復還金陵，老矣！猶日與諸少年伍。卧病時，召所歡韓生來，綢繆悲泣，欲留之同寢，韓生以他故辭，執手不忍別。至夜，聞韓生在婢房笑語，奮身起

喚婢，自箠數十；咄咄罵韓生負心禽獸行，欲嚙其肉。痛甚劇，醫藥罔效，遂死。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亦有生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二卷、《樂府》二卷、《詞集》五卷，趙懷玉撰。

藝文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趙味辛舍人（懷玉）》羨我南歸訂偕隱，君留嫁女需秋盡。近聞女嫁成淹留，五雲閣下雲籤稠。鱸魚已過君不至，我欲騎驢再登試。讀君新著書滿廚，卻恐債券多於書。

龔自珍《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履恆》天下名士有部落，東南無與常匹儔。我生乾隆五十七，晚矣不及瞻前修！外公門下賓客盛，（謂金壇段先生。）始見臧（在東）顧（子述）來裒裒。奇才我識惲伯子，絕學我識孫季逑。最後乃識掌故趙（味辛），獻以十詩趙畢酬。

施國祁

《碑傳集補》卷四七錄《湖州府志・施國祁傳》施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學生。工詩、古文，善填詞，尤熟於金源事實。嘗病《金史》蕪雜，擬考正之。有所得，輒爲紀錄。年逾四十，遂棄舉子業，專力以著書自任。積二十餘年之久，書成，名曰《金史詳校》。繼以卷帙繁多，乃列舉條目，爲《金源劄記》。又以其餘緒作《元遺山集箋》、《金源雜興詩》。家極貧，少嘗授經於外，中年忽樂市隱，寓於潯北，爲人經理生業，設吉貝肆市。中有一樓顏曰「吉貝居」，所著書多成於其中。嘉慶己巳不戒於火，著述盡付一炬，今所存者，大半出於記憶補錄之餘耳。卒年七十餘，無子。

《清史列傳・施國祁傳》施國祁，字非熊，亦歸安人。諸生。好學不倦。工詩、古文，善填詞，尤熟於金源事實。嘗病《金史》蕪雜，因詳加考訂，有所得輒爲紀錄，積二十餘年，書成，名曰《金史詳校》。繼苦卷帙繁多，乃列舉條目，爲《金源劄記》三卷。又以其餘作《元遺山集箋注》十四卷及《金源雜興詩》，皆行於世。家貧，爲人理生業，設吉貝肆市中，有樓顏曰「吉貝居」。著書多成其中，後不戒於火，今存者，《禮耕館詩文集・外集叢說》，半皆記憶補錄之作。卒年七十。

《清儒學案小傳・施先生國祁》施國祁，字非熊，號北研，烏程人。諸生。家極貧，嘗出授經。四十後棄舉業，隱於市，爲人營棉肆，顏其室曰「吉貝居」，著書其中。尤熟於金源史事，積二十年之力，書成，曰《金史詳校》，又列舉條目爲《金源劄記》。以其餘緒作《元遺山集箋》、《金源雜興詩》，所著書並行於世。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施國祁》施國祁字非熊，號北研，浙江烏程人。諸生。嗜學，工詩、古文，善填詞，尤熟於完顏國故。以《金史》號稱繁簡得中，究其實，蕪漏亦復不少，因擬補正之。徧覽羣書，有獲輒加紀錄，積二十餘年書成，名曰《金史詳校》。惟以卷帙繁重，乃列舉條目，凡關於辨體裁，考事實，訂字句，得其譌謬衍脫顛倒諸處，共二百餘事，別鈔爲《金源劄記》二卷，又札一卷。復就全榭山與杭堇甫論《金史》之帖各爲之答，以附於末。又出其緒餘，爲《元遺山詩文集箋注》若干卷、《金源雜興詩》一卷。先生家極貧，少嘗授經於外。中年忽學市隱，寓北潯，爲人經理商業，設吉貝肆，中有小樓一，即顏曰「吉貝居」。所著書多屬稿於是間。會不戒於火，著述悉付一炬。今所存者，大半出自記憶補綴，故現刊《詳校》止十卷，蓋非其初稿矣！卒年七十餘，無子。

《卧園詩話》卷五　北研熟於《金史》，著有《金源劄記》，屢薦不售，晚年爲富商司會計，有《吉貝居暇唱》，即其時所作也。年七十餘，無子，楊拙園先生爲之營葬焉！

《秀才》《卧園詩話》卷五：秀才三年一歲試，十次後年老者免試，准給衣頂終其身。烏程施北研（國祈）《秀才》詩云：【略】。

鐵保

論述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冶亭侍郎，典試江南，先有人抄其兩絕句來，云：「鎮日丹鉛笑未遑，書生習氣總荒唐。文魔字債輪番應，客到時閒客去忙。」「不信烟霞癖已成，閒遊到處結鷗盟。同行盡道山中好，多少山人喜入城？」後冶亭入場，于開門放水菜時，即托監臨以詩幅見寄。佳句如：「水落魚龍依岸近，天高星斗上船紅。」「秋懸野色明沙觜，天縱江聲到石頭。」「愁裏逢春驚老至，中年得女當兒看。」俱妙。

《湖海詩傳》卷三三《蒲褐山房詩話》　冶亭少入詞垣，偕其弟閬峰，並以詩名。而冶亭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劉相國石庵、翁鴻臚覃溪及君爲鼎足。嘗選集國初以來滿洲人詩爲《熙朝雅頌》，共一百二十卷。以予向在戎幕，與章嘉文成公多唱和之作，從予處錄而補之。蓋百餘年來名人傑作搜採無遺，尤足爲盛朝掌故也。乾隆庚戌，高宗皇帝東巡，予與閬峯扈蹕，屬車豹尾間，恆相酬贈。其詩已佚，無從蒐輯，附識于此。

《梧門詩話》卷三　冶亭侍郎少負逸才，爲人闊達，有奇氣。所作當以七言古體爲最。以《聯床對雨》、《容臺》二集囑余勘定，且云此中自有公評，萬不可以世法相處。因就鄙見刪存之。長篇大章，固多傳作；至其碎金屑玉，尤有可采。

《南野堂筆記》卷三　滿洲鐵冶亭侍郎，詩有別才，精銳之至，筆可洞鐵。如《讀楊鐵崖詩》云：「歸全堂冷鎖秋旻，抗節猶傳卻輦塵。一代臣心羞客婦，兩朝王迹係詩人。鳳琶絕響烟波古，鐵笛聲殘歲月新。老去子陵垂釣後，高風千載接遺民。」他句如：「石形參魅影，虎目誤村燈。」「白雲擁樹洞長黑，紅葉滿山峰更青。」「對面馬隨飛鳥沒，上山人帶斷雲來。」「草深僻路客談虎，日暮遠山人牧羊。」奇景天開，刻劃如畫。

《羣雅集》卷一六　制府古體雄渾似杜，奇崛似韓。近詩格調英爽，直摩唐賢之壘。至其眞氣盤結，元神鼓盪，尤有式靡起衰之功。時與百菊谿制府、法時帆學士，天下稱三才子。生平敬賢禮士如飢渴，人倫冰鑒，眞鄂文端後一人。故一時負才之士不之白門，即東入浙，北之邗溝。江、浙風雅之盛，洵數十年來所僅有。公督漕淮上，冒心田大令、程禹山孝廉曾以拙刻呈閱，公書「種竹軒」扁見示，略分憐才，洵有古大臣風。

《耐冷續談》卷二　王柳村嘗謂予曰：「鐵冶亭宗伯保詩，才思精銳，筆可屈鐵。」陳髯所云「出語壓倒羣兒百」，宗伯不愧斯語。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引《寄心盦詩話》　梅盦宮保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得詩甚夥，詔嘉美，命名《熙朝雅頌集》。百菊溪節相謂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鳳笙，隨風抑揚，聲在雲外；至若氣魄閎深，如河流之發源於天，江漢之朝宗於海，豈淺學所能窺窺堂奧！

《問花樓詩話》卷三　鐵冶亭制軍能詩善書，著有《梅庵集》。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〇一引嚴廷中撰《藥欄詩話》　歷城大明湖對聯甚多，無一佳者。惟鐵冶亭中丞「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一聯最佳。

《雪橋詩話》卷九　冶亭家舊譜姓覺羅氏，後改棟鄂，蓋覺羅爲彼時尊稱，非與天潢同派也。冶亭本將門，以進士起家，颺歷中外，歛然不自滿，儒生學子，聯茵接襼，揚搉文字，不異老寒。【略】督兩江時，以失察屬邑冒賑，謫戍烏魯木齊。

又卷一〇　天長程禹山孝廉從鐵梅翁於瀋陽，寫有出塞圖。梅翁內遷，留筠莊司寇瑚素通阿署，得交百菊溪、成誤庵，刻有《遼海詩鈔》。梅翁督漕淮上，見招南歸，復與吉止齋、徐心如及李怡庵如枚交。

《晚晴簃詩匯》卷九五　梅庵少與百菊溪、法時帆稱三才子。書名亞於石庵、覃溪。既登甲科，詩名益盛。嘗采輯入旗詩集百三十四卷進呈，詔旨優答，賜名《熙朝雅頌》。復手定其全集爲十八卷，菊溪稱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氣韻宏深，如河流發源天上。」集中諸作，五七古出入韓、蘇，神似少陵，七律則唐十子遺音。游棲霞登最峯，有「天外澄江穩不流」之句，袁子才極稱賞之。其論詩，貴氣體深厚，氣體不厚，雖極力雕琢，於詩無當也。又謂「詩貴說實話。古來詩人數百家，詩數千萬，一作虛語敷衍，必

落前人窠臼。果能直書所見，以造物之布置爲吾詩之波瀾，雖千萬古人不能籠罩我矣！」學者多服其言。

《國朝書人輯略》卷六引《小滄浪筆談》　己酉座師鐵冶亭先生，文名清望，朝野同聲。著《梅盦詩鈔》，學深才健，體格高華。典禮春官，扈蹕秋獵，煎茶鎖院，倚馬賡歌，又詞林佳話也。至於軺車所至，銜彼山川，大江南北，齊魯閒，益鮮抗衡者。

《八旗文經》卷五九　鐵保，字冶亭，一字鐵卿，號梅庵，舊譜姓覺羅氏，自稱趙宋之裔；後改棟鄂，隸滿洲正黃旗。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四十五年由吏部郎中授少詹事，累官吏部侍郎、掌院學士、漕運總督、山東巡撫。嘉慶九年，進所輯八旗詩首集二十六卷正集一百六卷餘集二卷，賜名《熙朝雅頌集》。尋授兩江總督。十四年，謫戍烏魯木齊，起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累官吏部尚書。十八年，謫戍吉林。道光元年以洗馬致仕。工書法，與劉相國石庵、翁鴻臚覃溪齊名。有《惟清齋全集》、《白山詩介》。（《淮上題襟集》卷五《後園賦》、《浴鶴賦》，卷十九《白山詩介自序》，卷二十三《人帖書後》、《吉林白山書院榜額跋尾》，卷三十一《編錄八旗滿洲蒙古漢軍詩成進表》，卷三十九《徠甯果木記》、《記與止齋司空論藥》，卷五十三《甘道淵傳》、《瑛夢禪慶似村合傳》、《恆中允益亭傳》。）

《新世說・品藻》　鐵冶亭少與百菊溪、法時帆並稱三才子。菊溪稱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挹至此。（鐵名保，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著有《梅菴集》。敬賢禮士，推人倫冰鑒，爲鄂文端後一人。百、法二公爵里見前。）

傳記

《湖海詩傳》卷三三　鐵保，字冶亭，東鄂氏。滿洲正黃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今官山東巡撫。

汪廷珍《鐵梅庵先生墓誌銘》　公棟鄂氏，諱鐵保，字冶亭，一字梅庵，世爲滿洲人。曾祖賽柱。祖富起臣。父誠泰，官至泰甯鎮總兵官。自曾祖下，俱贈光祿大夫。曾祖妣馬佳氏、祖妣劉氏、妣輝赫氏，俱贈一品夫人。公年十九，舉乾隆庚寅順天鄉試。二十一歲成進士，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累遷至翰林院侍講學士，仍兼部事。大學士阿文成公器之，舉爲副都統。純廟素稔公名，謂副都統尚未足盡其才，迺召試五言詩，稱旨。越三日，又集諸儒臣同試之，擢第一，遂改授內閣學士。時乾隆五十三年十二月，公之受知自是始。旋遷禮部侍郎。嘉慶元年，恭值大廷，授受式贊上儀。三年，調吏部右侍郎，遂改授內閣學士。至是凡九年，知貢舉者三，總裁會試者二，主考順天、江南、山東鄉試者各一，得人稱盛。四年，轉左侍郎，時仁宗睿皇帝親政，命公留守陪都，督理九邊門，出爲漕運總督。八年，巡撫山東，加太子少保。十年，總督兩江，所莅之區，凡治吏、治兵、治河、及學校、財賦、刑獄諸大端，靡不竭力措置，各有法度可循，以詔來者。其與人也，開誠布公，不設城府。與屬吏接，款款如一家，務使上下之間情意通徹，而公私之界截然不淆。雖有時爲屬吏所累，不以易其愛才之念，卽遇囂悍之俗而終不忍行操切之政。蓋其得於天者厚，而其居心也恕，欲使吏民皆化於祥風和氣中也。素性儉約，私居飲食衣服及家人子女衣著與寒素無異，蓋行其所安而無所矯異如此。尋以失察山陽振案戍烏魯木齊，踰年起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公居輪臺八月，無遷謫意，惟聞江南河漕諸政有未盡善，輒日夜焦思自念。身在謫籍，雖有所見，無從上達。一經嚮用，卽上書千百言論列私弊，不避越職之嫌，不畏在廷之謗，蓋其忠愛之忱，不以不在其位忘也。十六年，起禮部尚書，轉吏部尚書，復以回疆疑獄戍吉林。尋起爲司經局洗馬。道光元年，引疾，賜三品卿銜致仕。公既以治行報國，舟車案牘，靡有暇晷。而又以其餘力著爲文章，嘗表進所輯八旗詩一百三十四卷，賜名《熙朝雅頌集》。晚歲家居，頤和多暇，自編年譜二卷。復第其所著爲《文鈔》六卷、《詩鈔》八卷、《詩餘》一卷。尤工書法，所刻《惟清齋帖》，藝林寶之。四年正月初三日卒於家，年七十三。銘曰：太上立德，次功與言。程才殊致，考道同原。毓毓我公，克茂克醇。上善若水，與物爲春。循規神禪，領聞篤厚。初酌謨觴，爰探岣嶁。萬物芃蘭，六經發蔀。著爲元文，鉤丁貫酉。升華九列，發策五科。凝熙庶績，惟勤惟和。東南秉鉞，西北止戈。以藩以翰，播爲賡歌。惟功與言，歸於令德。駿虞仁厚，羔羊正直。身戍邊圉，心馳京闕。抱此丹心，迄於黃髮。引禮致仕，返樸歸眞。蒔花揮翰，脫略公卿。惟茲醇

德，以啟後人。千秋萬世，眡此貞珉。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三　鐵保，字冶亭，號梅庵，滿洲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至兵部尚書、兩江總督。有《梅庵集》。

《清朝先正事略・鐵冶亭先生事略》　國家文治軼前古。列朝御製，如日月之經天。朱邸親藩，類皆揚風挹雅。至八旗士大夫，能詩書者尤衆。特未有薈萃一編以導揚美盛者。嘉慶中，鐵冶亭先生手輯八旗詩，上溯崇德，至乾隆六十年止，得詩數百家。表上之，詔錫嘉名，曰《熙朝雅頌集》，睿廟親爲製叙，洵足彰右文之盛治矣。先生名鐵保，字冶亭，號梅庵，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三十七年進士。由編修官至兩江總督。少與百菊溪制軍、法時帆學士，並稱三才子。館選後，偕其弟閻峰，並以詩名。菊溪稱其詩如王子晉向月吹笙，聲在雲外。至其氣韻宏深，如河流之發源天上。」其推挹至此。所著曰《梅庵集》。尤工書法。北人論書者，以劉石庵相國、翁覃溪閣學與先生鼎足而三。生平敬賢禮士，推人倫冰鑒，爲鄂文端後一人。長白詩家年輩，在先生前者有夢文子侍郎、李多青山人、朱子穎都轉。

《國朝書獻類徵初編》卷一〇一錄「國史館本傳」（存目）

又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嘉慶十八年，鐵冶亭尚書保、王文僖公懿修爲大宗伯，秀楚翹堃、胡西庚長齡、英相國和、汪文端公廷珍爲少宗伯，鐵出王門，胡、汪、英、秀前後均出鐵門，時有「春官六座六師生」之語。

《清史列傳・鐵保傳》（存目）

紀事

《國朝正雅集》卷二八引《石溪舫詩話》　冶亭先生官漕督時，余以公車道出淮上晉謁，方病癰，召入內，詢及座師李小松、王鹿圃兩先生，則皆出門下，喜甚，贈以詩一册，字一幅。先是公得歐陽公南唐官硯，屬吳山尊徵余詩，至是受知，因作七古書後，有「此詩此硯今無多，生不逢公當奈何」之句。賓谷謂兀傲有奇氣，非鐵公不能當也。

《嘯亭續錄》卷三　余束髮與冶亭尚書交，已二十餘年，喜其詩才俊逸，議論今古是非，侃侃正論，以爲有古大臣風範。後聞其歷任督撫，以傲戾稱，考核下屬，往往因苞苴多寡定其優劣。又袒庇科目，頗蹈明人惡習。乃因王伸漢之獄，謫貶西域。召用未逾年，又以在西域時濫斃人命，致遣戍吉林，頗詫其言行不符乃至若是。後聞人言，當癸酉秋林清之變時，公獨召對，盡述閹宦不軌之謀，又發十七日夜之事，故上從其言，搜捕逆黨頗急。太監楊進忠造刀謀逆，又爲其門生御史陸泌、曹恩繹所劾發，致閹宦恨之切齒，造諸蜚語上聞。適遇西域之咎重遭重譴。公嘗選八旗諸耆舊詩數十卷，頗爲繁富，任齊撫時進呈。上御製序以寵之，賜名《熙朝雅頌集》頒行天下。

《題七松圖》　《雪橋詩話》卷七：瑤華道人弘昕，誠郡王允祕子，仁皇帝諸孫，初封輔國將軍，職御前，能書畫，乾隆間，加恩爵貝子。【略】壬子春，嘗邀彭芸楣、沈椒雲、胡印渚、劉金門、鐵冶亭、那東甫、阮伯元七人同游萬壽寺，主人寫《七松圖》便面，冶亭題一絕云：【略】。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梅庵文鈔》　八卷，《詩鈔》七卷、《詞鈔》一卷、《年譜》二卷，鐵保撰。

藝文

王芑孫《奉酬鐵冶亭侍郎（鐵保）見贈二首》　禮秩南官峻，書名北海如。江河迴手腕，風雨一呼噓。墨義嘉隆後，詩情沈宋初。諸生遍霄漢，容我到門疎。　鄭重明珠贈，慙惶敝帚辭。如公多古趣，吾道正當時。世服和凝鑒，人言王湛癡。小軒題項脊，甘老讀書帷。

又《鐵制府繡寫吟餘習射圖二十四韻》　獨樂溫公記，雙清謝傅篇。園林忘槩戟，夫婦寫神仙。小築幽成趣，新堋淨埽煙。野畦翻蜀錦，宮褶卸吳棉。偶輟秦嘉詠，仍繙越絕編。劍聞處女授，家有孟光賢。臂以通猿擬，心還正鵠懸。椒花嫻作頌，楊葉慣能穿。灑墨功纔罷，樵青侍亦偃。綠沉排幾耦，金埒誚從前。箭與風追影，弓隨月上弦。輸贏班次第，譁笑中聯蹁。暫比飛

英會，聊同鬥草便。遍分瓊屑餅，戲賭畫叉錢。憶在先朝日，曾揚朔塞鞭。歲常由鹿哨，公亦舊鳶肩。徹札兼三矢，如綸下九天。大黃看彀滿，孔翠耀翎鮮。暇續家人傳，今持國計權。駐熊經此地，射虎想當年。燕寢熏鑪處，蘆簾紙閣邊。

雜録

《嘯亭雜録》卷一〇 兩漢以下，惟宋室最爲悠久。雖屢遭變遷，其業猶存，即亡國後，其後裔亦未有遭酷毒者。按野史謂元順帝爲天水苗裔，事雖暗昧，未必無因也。近日董鄂冶亭制府考其宗譜，乃知其先爲宋英宗越王之裔，後爲金人所遷處，居董鄂，以地爲氏。數百年之後尚有巍然興者，何盛德之至也。

《皇清書史》卷三一 鐵保，字冶亭，一字鐵卿，號梅菴，一稱梅翁，又稱老鐵。玉保兄。乾隆三十七年進士，官至兩江總督、吏部尚書。那彥成撰《神道碑》云：「楷書摹平原，草法右軍，出入懷素、孫過庭。臨池之工，天下莫及。」論書云：「豐者無骨，瘦者少肉，尚氣魄者失怒張，矜風韻者趨柔媚，皆非書之正格也。」論者謂惟公不愧其言云。笪立樞《梅菴年譜跋》云：「公素喜書，與及門言：『名書如名士，必容貌、氣骨、精神、脈絡色色完備，始爭上流。近日豐者無骨，瘦者不腴，氣魄勝者劍拔弩張，風韻勝者柔姿媚態，皆非書家正格。吾知之愧未能也。』公書碑版，大楷眞得顏法，草書學懷素，及十七帖書譜，當興會所到，有上下百年、縱橫萬里之概。」鄂恆曰：「先生書法高妙，窺清臣室，得之者如獲寶。」

張士元

洪亮吉《嘉樹山房集跋》 散體文遠追六一，近倣震川；詩則王、韋之冲淡，蘇、韓之奇肆，兼而有之。洵近日之宗工而江東之領袖也。佩服，佩服！

王芑孫《嘉樹山房集書》 震澤張君翰宣，久別不相聞。一日忽叩余門來過，因留共飯，相對憮然，顏鬢各非其故矣。顧君猶不得已強出應舉，訖無獲焉。歲常就食于外，自言嚮學之志未衰，出所業示余。讀其文，白賁無色，清光大來。平日荒江老屋中所耿著胸次而不能下者，往往隱躍流露其間。其爲境，如方塘曲澗，水波不興，纖鱗畢見，淳然于潦盡潭清之後也。其爲聲，如晚蟬獨鶴，吸風警露，寥然于霜笳曉笛之餘也。今天下高談之士，所在林立，獨爲古文者差少。其爲古文，不作高談，而中有自得如君者，豈易覩哉！然而，君亦坐是窮且老矣！君既倦游將歸，爛溪之上，讀書送老，追古人立言之義，所業益進，其貽諸來世當不止是。宋以來若李泰伯、王常宗之徒，身不遇而以文傳者多矣！君雖窮老，又奚足悔乎！余蚤衰謝客，四方以文字來觀頗多麾卻，獨於君文不覺快然瀏覽，而爲反復夸歎之如是。嘉慶庚午二月五日長洲王芑孫書。

秦瀛《嘉樹山房集序》 曩在揚州樗園遇張君鱸江於王惕甫寓齋，忽忽五年。鱸江以試事來京師報罷，示余所爲古文辭。其持論有本末，不必規橅古人，而按之古人之義法無不合者。余以此求諸並世之人蓋寡。夫人之精神所以不與世澌滅者，爲一事必有以立其事，發一言必有以立其言，期於無所苟而已。趨時狥俗以爲名，皆苟道也。鱸江能爲文而無所遇於世，豈造物故嗇其遇而欲昌其文耶？然鱸江雖不以文求知，而余竊慮世終無知鱸江者也。於其歸，作此以贈之。

姚文田《張鱸江墓誌銘》 君諱士元，字翰宣，號鱸江，江蘇震澤人。先世自徽州來徙，初業農，至大父某始習儒，亦未能致通顯。君以乾隆戊申舉於鄉。凡七應禮部試，均不遇。君好爲古文，所與遊，皆當世之專攻古文者。時天下方崇尚詭異，以雜引非聖之書爲博，以捃拾舛濫之語爲新，考義多乖，安章失次，文之矩矱蕩焉無存。而君獨好用我法於舉世不好之時，則宜其久而不遇也。君客董文恭公第最久，予公門下士，因得交於君。君時爲公訓其幼子，日習皆童子業，故學問無由以見。公直樞禁，每日以寅入，以申歸，賓友輩希得見之，亦不能有所助益。當公之以軍興奪情也，君意竊不善之。然是時高廟以軍務爲殷憂，思可計事無如公者，故日夜遲公至。左右大臣中有與公厚者，陰以告之。公受恩深，義不可以不出，而君固未知也。又

公兩典禮部試，不肯以私意羅致君，君亦未嘗干以私。雖終不獲售，言者謂於義兩得之。嘉慶己卯、庚辰閒，予方視學江南，君來謁予於澄江使廨。見鬚髮皚皚白，已頹然成老翁，與之言，耳瞶不能省，必代以筆。然後喻延之飯，固辭而去。君自言：「調取屆期，尚可得一令或學校職，吾自循吾耳，不敢赴也。退而思授徒於鄉里，而又不能不用吾聽，則惟有謝絕人事，以終老於荒江寂寞之濱而已。」予聞之愀然以悲。嗚呼！世嘗言文人少達而多窮，如君者抑又阨窮之甚者矣。君以道光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卒，得年七十。生平著述有《嘉樹山房集》二十二卷，已刊行，乃君嘗手以視予者。其未刊尚若干種，藏於家。娶顧氏。子四：瀾、漣、渟、涵。瀾，縣學生；及渟，皆前卒。孫二：東才、繩武。茲歲某月，漣、東才等將奉君柩葬於某山之原，介張生生洲來乞銘，予不敢辭。銘曰：昔孟郊詩，好爲艱苦，卒窮而死，亦固其所。覽君之文，和易優柔，乃亦困窮，於文何尤？君之不遇，世實遺之。世胡能遺？天實爲之。天實爲之，又何言哉！

錢儀吉《鑪江張先生傳》 張先生士元，字翰宣，自號鑪江。所居澄源里，故吳江地，今屬震澤，爲震澤人。乾隆五十三年舉鄉試。七試於禮部，無所遇。老而需次，當爲教諭，耳聵不肯。就或勸之，謝曰：「國家設學校，使師若弟子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不可。」先生家甚貧，行甚高。讀書爛溪之濱，行坐吟咀，以思以樂，不知爨火之不屬也。亦時時館於外，義不合即去。嘗與其友書曰：「吾其壽與？夭與？終其天年與？抑餓而死與？吾妻孥得保聚與？終漂泊與？皆命也。命不可知，則聽之可也，蓋至死生不足變於己，而目前之得失固已輕矣。此吾之所自得者。雖頻得頻失，終愈於無所得也。」來京師，董文恭公聞其賢而館之。董公丁母憂歸，仁宗命公畢葬即北上，而先生頗微諷，止其行。方是時，政府竊弄威柄，大臣爲所忌異如董公者，不二、三數。而楚、蜀又有軍事，久不定，爲太上耄念憂勤，董公以是不忍不出，而愈心重先生，故主於董公家最久。其後，秦侍郎瀛聘之修《無錫金匱縣志》，相厚也。其於侍郎亦多有規諍。又嘗應浙撫阮公之聘，主諸暨書院。一日，飲縣廨，令謂客曰：「張先生廉甚。曩者，我饋之食物耳，猶不受。」先生顧而言曰：「此皆民膏民脂也。」令起謝，先生出笑曰：「吾不知斯言之何以出也？」姚文僖公督江南學，先生與有舊，禁諸子勿應試。其耿介恬淡如此。好爲古文辭，師震川歸氏，歲正，陳其集於几，北面拜之，而曰：「我始讀古人書，徒見其浩然無涯。自得是集，反覆熟讀之，得其義法。」由是博觀史集，旁通交會，亦不復規規於一家矣。有以荊川評選《史記》爲問者，先生曰：「夫學文者，當讀全書，且其本原皆在諸經中，不可舍本而言末。」聞者以爲篤論。道光四年卒，年七十。後八年，其同姓友積石履以先生所爲《嘉樹山房集》贈予，乞爲傳。予方病困，又有殤女之戚，讀其文而泊然以適，不覺沈憂之忽去，於以知先生之能養性，而其言始足以感人也。

《清史列傳・張士元傳》 張士元，字翰宣，江蘇震澤人。乾隆五十三年舉人。七應禮部試，卒未遇。在京師，館大學士富陽董誥第中。誥兩主會試，欲令士元出門下，不能得也。歸安姚文田督學江南，士元與有舊，禁諸子勿應試。老而需次，當爲教諭，耳聵不肯就。或勸之，謝曰：「國家設學校，使師弟子，相從講學，豈漫以廩祿振貧士哉？吾自惟不能仕也，苟利焉而往，不可。」性抗直。董誥待士元素厚，多有規諍。浙撫阮元聘主諸暨書院。一日，飲縣署中，令謂客曰：「張先生廉甚，我饋之食物，不受。」士元曰：「此皆民膏民脂也。」令起謝。晚歸，老爛谿之上，以著述自娛。道光四年卒，年七十。士元好爲古文辭，師震川歸氏。歲正，陳其集於几，北面拜之。尋又得震川所評《史記》，用其法上推之左氏，下逮韓、歐，無不合者，由是深造自得。生平澹泊寡交，獨與長州王芑孫、無錫秦瀛、新城陳用光以古文相切劘，而尤爲桐城姚鼐所激賞，以爲擬之震川無愧色云。著有《嘉樹山房集》二十二卷。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 （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張先生士元》 （存目）

劉　珊

《國朝正雅集》卷六二引《寄心盦詩話》 近惟劉海樹太守此體（絕句）得唐人三昧，如《折柳枝詞》、《漢宮求仙謠》，前代遺音，於茲未墜。

陸繼輅《潁州知府劉君墓誌銘》 劉君諱珊，字介純。先世南昌人。遠祖

汝材，明僉都御史，始遷漢川縣之周陂鄉桐疃。曾祖岳，贈中憲大夫，奉天府治，中加二級。祖世棟，任山東鹽運史，司濱樂運同。父修程，任江南金壇縣丞。母萬。君嘉慶十二年舉人。十六年進士，分發安徽，以知縣用，權桐城，補天長，調合肥。二十四年，大計卓異，未及引見，特旨升泗州知州，旋署潁州府事。道光二年，又奉特旨升廬州知府，大府奏調潁州。以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於官，春秋四十有六。君擅文譽最早，甫弱冠即名動公卿間，海內文學之士願交者甚眾。君益意氣激發，以古人自期。及來安徽，又與無錫薛君玉堂、武進李君兆洛、海甯查君揆以經訓、吏治相切磋，名藉甚。余與君定交在三君之後，而君彌留之際，氣絕復蘇，諄諄以墓石相託。君子幼，不能詳知君志行，僅就余所及見者三事爲文，以報君。其一事：君既調合肥，相度地勢，高於他縣，不能蓄水，雨澤稍不應期，耕者即束手無計，以故年屢不登。君與紳士耆老議，每田十畮，捐二十之一以爲塘。民初難君，君親歷鄉村，諭以周官溝洫之制，蓄洩之利，民乃悟。役既興，又爲之獎勸勤惰，塘卒以成。自塘之成，逮今五年歲，常大稔。其一事：泗州多水患，歲洊饑，居民苦之，尤甚於合肥之苦旱。前牧請挑濬濉河，水有所容，凡歷三牧，假帑至七萬三千有奇，每年攤入地丁銀征納，號爲河帑。泗民未享濬河之利，反受帶征之累。君甫上事，即啟請奏免，以舒民力。使相孫公玉庭大然君言，通諭三江，有類泗州者，州縣以聞於督部，督部以聞於朝，竟邀恩旨得免。其一事：君之署潁州也，有河南姦民邢名章者習邪教，將爲亂。署軍師元帥等僞官，先復讐於阜陽之岳家莊，奪其室居之。會大雨期，雨止，入潁州城。君聞警，急召營官，部勒步騎百餘人冒雨出城，城中士民叩馬而阻者以千計，不可，則願隨往爲聲援。君命人持草一束，既至岳家莊，四面深溝，雨甚水漲，不得渡。賊望見，大譁笑。於是持草者悟君指爭前投草溝中，水漸壅，君鞭馬先馳，州將及兵各大呼繼之，賊出不意，倉猝散亂，遂縛名章及其孥以歸。事聞，賜花翎，擢廬州。嗚呼！君以外吏，再邀特達之知，使稍假之年，所建樹甯止於此？卒之，仕不盡其才，權不副其志，學不竟其業，此在造物者往往有，然而君又值之，爲可悲也。君遺詩十二卷、續五卷、文二卷、詞一卷、《劉氏藏書記》十二卷。配恭人方，妾張氏並守矢志。男子子二人，祿幼殤，德滋。女子子五人，壻曰汪爲柱、王敦臨、金大鏞，餘未行。道光五年月日葬某鄉某原，銘曰：蘭芽茁霜，與期雲上，天風汨之，吁嗟！劉君止於斯。

同治《漢川縣志》卷一六　劉珊，字介純，號海樹。世棟孫。穎異博學。幼讀楚詞，《文選》及六朝文，好爲齊梁駢儷之作，學使茹古香異之，籍諸生。嘉慶甲子舉於鄉。辛未，由進士分發安徽，令天長。調合肥。大府器其勤能，以卓異薦升泗州牧。地多水患，前牧請挑濬濉河，冀水有容，累假帑至七萬三千有奇，每年攤入地丁徵納，名曰「河帑」。泗民未享濬河之利，已受帶徵之累。珊力爲申請，得免。旋署知潁州府事。會有河南教匪邢名章者，倡亂於阜陽，勢頗猖獗，屬邑幾不能爲捍禦計。珊部署兵勇，冒雨馳至岳家莊相地勢，秘授計，縛名章妻子及其餘黨以歸。事聞，賜花翎，授廬州知府。未蒞任，卒。珊生平負才不羈，詩歌豪宕。居官十數載，能以禮士愛民、興利除弊爲急。其卒也，年甫四十六。著有《亦政堂詩鈔》、《續集》、《委蛇雜俎》各若干卷行世，載《著錄志》。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五　劉珊，字海樹，號介純，漢川人。嘉慶辛未進士。歷官潁州知府。有《亦政堂詩集》。

《題美人握鏡畫眉圖》　《卧園詩話》卷一：天門熊壁臣（莪）比部以《美人握鏡畫眉圖》徵題，劉海樹（珊）太守云：【略】。

陸繼輅《題劉大令（珊）亦政堂集》　宦海相逢眼暫明，更繙詩卷見遙情。世傳仙籍無凡骨，家近湘纍有繼聲。馬後桃花春出塞，樓前黃鶴夜吹笙。怪君雙管能齊下，纔戲蘭苕又掣鯨。

劉開

論述

陳方海《劉孟塗傳》　孟塗上書姚公鼐，公常曰：「此子他日當以古文名家。望溪、海峰之墜緒，賴以復振。」

《國朝詩人徵略》卷六〇引《松軒隨筆》　余與孟塗僅三面，時孟塗年甫二

十餘，不知其古文所造至是。其文氣甚長，而年乃不永，惜哉！然其身雖死，其名則不死矣！

又《聽松廬詩話》 孟塗七律，有一種磊落伉爽之氣。如《涿州詠先主》云：「能教王佐出隆中，百戰纔收取蜀功。半世依人同旅客，一生知己是奸雄。兵戎婚媾丹陽宴，骨肉君臣白帝宮。今日故居遺跡盡，不須恩怨說江東！」《謁王陽明先生祠》云：「軍前儒服坐麾兵，手挽銀河轉太清。曠古人誰繼諸葛？一杯我獨奠先生。身閒未盡匡時略，才大難辭講學名。莫道奇功成太易，當年遭遇有王瓊。」

《國朝正雅集》卷六七引《寄心盦詩話》 孟塗以奇才抒奇抱，在今人中，另是一格。余昔交朱檀園太守，得其手書詩，即愛不釋手。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五 孟塗生數月而孤，年十四以書謁惜抱先生，大奇之，因著籍門下。工駢散文，治經能矯空虛破碎之病，不敢私逞己見，與方植之、管異之、梅伯言齊名，時稱「方、劉、梅、管」。性伉爽，嘗於飲次痛責姚石甫，石甫忿走，往復至再三，而責加厲，幾不可堪，卒感其誠，復坐飲，盡歡而散，其直諒類此。鮑覺生題其詩集云：「卯金才子龍眠客，手抉天孫錦七襄。幻出雲霞生古色，濯來江漢發奇光。洲晴芳草題鸚鵡，坡老蒼苔弔鸛鶴。不信三閭人去後，到今蘭芷爲君芳！」

傳記

方宗誠《劉孟塗先生墓表》 君姓劉氏，名開，字明東，一字孟塗。世居桐城孔城鎮。祖庭灌，父應台，皆善士。君幼英異，母吳氏守節教養，君念母劬勞，矢發憤自樹立。時鄉先輩姚惜抱先生碩學高文，爲海內宗。君年十四，上書自通，姚先生大奇之，摯之學，盡授以詩古文法。君既得姚先生爲之師，又與當時豪俊交遊，於是學日進，名日起，一世賢士大夫皆願識君矣。君爲人豁達不羈，與人談論如懸河，遊迹所至，爭相延重。而君顧矜持士節，辭昌而氣伸，所言皆文學、治術，或以片詞解其紛，或以數千言罄其委折，卒未嘗稍溷以私。相國蔣公礪堂總制兩粵時，君客其幕府，省城外下河火，蔣公聞報曰：「吾知其中必無孟塗。蓋地故遊士宴樂之所也。」事母最孝，每出遊，輒依依母前不忍去，行數里猶瞻顧遲迴。謂友人曰：「吾鄉多佳山水，使吾得菽水資，奉吾母龍眠浮渡閒，手一編，日夕諷詠，不去吾母左右，其樂當何如，而顧爲是僕僕哉！」君詩文天才閎肆，光氣煜爚，能暢達其心之所欲言。姚先生之門，攻詩古文者數十人，君與吾從兄植之先生、上元管異之、梅伯言名尤重，時人並俜「方、劉、梅、管」云。乾、嘉間治經學者，以博綜爲宗，好詆毀先儒。姚先生力障狂瀾，戒學徒不得濡其習。君從姚先生久，故其治經不敢私逞己見。嘗曰：「今世窮經之弊，言宋者流爲空虛譾陋之習，言漢者溺於瑣碎紛紜之說，二者相反而不克相成。是以注釋益廣，益離於經；考證雖繁，無適於義。」識者韙之。少補縣學生，屢試於鄉不售。一試京兆，亦不售。道光四年閏七月十四日卒於亳州志局。年四十一。妻望江倪氏，無子，君喪歸，自經以殉，已旌表如例。側室蔣氏，生一子曰繼甫，四歲，守節撫育以至成人。君所著書曰《孟塗詩文集》四十四卷、《論語補注》三卷、《大學正旨》二卷、《中庸本義》二卷、《孟子拾遺》二卷、《廣列女傳》二十卷。君卒後，友人姚伯山太守、光栗園方伯及君子繼鋟木焉。繼葬君於掛車山，其貲亦光方伯助。道光丙午里後學方宗誠表。

姚元之《劉孟塗傳》 孟塗生數月而孤。年十四以書謁惜抱先生，先生大奇之，因從先生學。其爲人落拓不羈，喜交遊，與人談論，輒聲肺腑。家貧，不能養，奔走公卿間，無干謁之態。嘗謂元之曰：「吾鄉多佳山水，使吾有菽水資，迎吾母居龍眠杯渡間，手一編，且不去吾母左右，其樂何如，而顧爲是僕僕哉！」然亦習舉子業，試輒不利。卒以上舍終，年四十一。初孟塗游浙，過某邑，有人候於門，卒然問曰：「君得非桐城劉先生耶？」要至家，具盛饌，半酒，告以有母孀且老，前夕夢其父語之曰：「『三日有桐城劉先生過吾門，非先生文不能傳爾。』母當固請之。」既復與遊山，至一古墓，碑題曰：「宋處士劉開之墓。」孟塗憮然自失。道光元年，亳州修邑乘，聘孟塗。正月行，別其妻曰：「此去尚相見耶？」妻愕然詰之，則亂以他辭。及之亳，寓佛寺。閏月十一日，陡得腹疾，勢不起，指佛殿金葫蘆頂示客曰：「視月色中，乃吾去時也。」果以其時而逝。喪歸，妻倪欲以身殉，其姑止之。一日，姑聞閨戶聲，縊死矣！孟塗生享盛名，歿又得其婦之烈，夫乃歎天之生是人非偶然也。孟塗詩有前集十卷，歲久板損。沒後，前臺灣令家弟瑩急造其家訪遺稿，得後集二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臨漳令家弟柬之爲

捐貲付剞劂，併重刻其前集，屬元之任其事，鄱陽陳方海伯遊偕伯棠助讐校焉！

《國朝詩人徵略》卷六〇　劉開，字明東，號孟塗，江南桐城人。諸生。有《孟塗前集》、《後集》。

《清朝先正事略・姚姬傳先生事略》附　同邑劉君開，字明東，號孟塗。諸生。幼孤。年十四，以書謁姬傳先生。先生大奇之，曰：「此子必以古文名世，望溪、海峰之墜緒，其復振乎？」遂從姬傳游。爲人脫略不羈，與人言無不盡。家貧，客公卿間藉脩脯以爲養。試輒不利。客死亳州，年四十一。妻倪氏以身殉。姚石甫爲合刻其遺詩三十二卷、文十卷、駢體文二卷。

《清史列傳・姚鼐傳》附　劉開，字孟塗，亦桐城人。生數月而孤。年十四上書同邑姚鼐，鼐曰：「此子他日當以古文名家，方、劉之墜緒，賴以復振。」因從鼐學。其爲人落脫不羈，喜交游，與人談論，輒罄肺腑。家貧不能養，奔走公卿間，無干謁態。嘗謂姚元之曰：「吾鄉多佳山水，使有菽水資養，奔走公卿間，無干謁態。嘗謂姚元之曰：「吾鄉多佳山水，使有菽水資迎母居龍眠杉渡間，手一編，且不去母左右，其樂何如？而顧爲是僕僕哉？」然亦習舉子業，試輒不利。遊浙時，有候門者，要至家，具盛饌，稱夢其父語，以劉先生當過門，非先生文不能傳爾。孀母宜固請之。既復與遊山，至一古墓所，有碑題曰「宋處士劉開之墓」，因目開爲處士後身。開憮然知己將終不能貴以顯也。道光元年，亳州聘修邑乘，寓佛寺中，陡得疾而卒，年四十一。母老子幼，妻倪復以身殉，聞者悲之。

《清儒學案小傳・劉先生開》（存目）

紀事

方宗誠《記劉孟塗先生軼事》　咸豐五年春，余訪朱魯岑先生於龍眠寓舍，友人劉少塗邀余及先生飲談，次及諸前輩懿行。先生因述少時與姚石甫及少塗尊人孟塗友善。一日，石甫有失檢，孟塗痛責之，時方三人相對飲，石甫忿而出。忽又反坐，孟塗又責之，石甫又忿而走。至中塗忽又反，孟塗責如初，加厲焉！是時石甫已成進士，著書作文日有名，年少氣盛，被友責不已，不能忍，忿然出，曰：「自今請與子絕交矣！」遂去不顧。余謂孟塗曰：「子不已過乎？」孟塗曰：「所貴乎友者，爲能責善勸學也。今石甫成進士，著書作文，日有名，年少氣盛，其行不及檢，苟無友以責之，異日將肆然民上矣！學業不自此隳乎？故甯石甫絕我，我不可阿石甫也，且石甫亦必不我絕也。」言未既，石甫果復反，笑而請曰：「吾思之言良是，自今請再責我，我終不忍絕子矣！」復坐飲，盡歡而散。余聞之太息。嗟乎，石甫先生之受善，孟塗先生之直諒，今豈得有此風乎？少塗又爲余述其先君遺事：先生幼孤無依，隨母吳孺人就育於外氏，時吳理庵先生授經里中，先生貧不能從遊，且甚幼，日於學舍外竊聽講論。理庵先生異之，詢知其爲孤兒也，召至家授讀，以女字之；女夭，又字以次者。先生用是得成其所學，爲名士。理庵名士鼐，字待揆，能文章，前輩之憐才如命，曲爲成就，如此亦可風也。孟塗先生年四十一卒於亳州，母老子幼，僑居望江。其友光方伯樂園自直隸謝病歸，一日清晨，造先生故廬時，先生季父卧未起，方伯直入卧室。問何人，自俑曰：「光二來。」蓋方伯未貴時，朋輩相呼之俑謂如此。先生季父大驚，急出見，方伯以白金四十請爲先生母壽，徒步至先生厝室哭，盡哀良久乃去。往反人皆不知也。後先生母自望江歸，方伯同姚石甫廉訪、馬元伯水部迎養於家，事之如母。而依廉訪家尤久。廉訪妻方淑人事之如姑，而視少塗如諸子。然先生之葬也，亦方伯之力焉！是皆前輩之風誼，不可及也。余曩爲孟塗先生撰墓表，未及知此，今因少塗言補記之，以風世焉。亦以見先生之文章、直諒信於友朋，故既沒而人不忘之如此也。咸豐七年八月。

陳詩《皖雅初集》卷九引《靜照軒筆記》　孟塗上舍幼孤家貧，過塾，聞而成誦。年十四謁惜抱老人，得授詩古文法。才筆清麗，公卿爭聘之。道光元年修《亳州志》病卒，年甫四十。

《喜遇張南山孝廉詩》、《贈張南山》一　《國朝詩人徵略》卷六〇引《聽松廬文鈔》：孟塗游粵東，余於賓谷方伯座上遇之，越日見訪。又數日，訪之於西關劉氏園，姚石甫亦在坐，談謔極歡。孟塗集中有《喜遇張南山孝廉詩》後四句云：「城西少年昨相識，痛飲狂歌傾倒極。歌罷暮寒生紫瀾，海雲爲我變顏色。」即詠是日事也。又十餘日，復來話別，余賦詩送之。孟塗見贈詩云：「展我碧瑤箋，書君白雪篇。孤花豔春色，空翠點晴煙。此筆自今古，有人來海天。相逢無限意，留記暮雲邊。」次章結云：「遲迴江上路，卻是爲君留。」似有惓惓難別之意。然當時年華甚富，方謂後會有期，豈意遂成永訣！

今君沒已十載，而余鬢亦蕭蕭二毛。嗟乎！異才難得，逝川不回。三復遺篇，惘然終日。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孟塗文集》 十卷，《駢體文》二卷、《詩前集》十卷、《後集》二十二卷，劉開撰。

藝文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鬼亦求文託異才，（孟塗遊浙，有人候門述夢其父求劉先生作傳。）遊山碑碣愴劉開。（孟塗遊山，見一古墓碑曰：「宋處士劉開之墓。」爲之愴然。）襟懷曠似江湖曠，載母龍眠杯渡來。（桐城劉孟塗開。龍眠山有杯渡，可供遊覽。）

郭儀霄

潘德輿《誦芬堂詩序》 伊古及今，勝衣童子初入塾受經，無不知詩爲性情之教；及其能爲詩也，吾惑焉。標綱宗，立壇坫，爭妍、鬬博、使氣三者而已。三者又迭爲勝負，士日攘臂于其中，未有從事于性情者。然亦有之，空靈以爲性，而不知其爲僊、佛之邪說；流動以爲情，而不知其爲聲色之醜行。詩主性情之說愈盛，而詩教亦愈敝。蓋今之性情非古之性情也。古之所謂性情者，吾于周詩得一言焉！曰：「柔惠且直，美矣哉！」此性情之圭臬也。晚近之詩，于己矜而褊，非柔惠也；于人僞而諛，非直也。夫柔惠，仁也；直，義也。二者參和而時發，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者也。自周以來之詩，吾嘗遍衡之：合乎此，則爲詩人，雖野人婦孺，片章斷句，吾反覆而不厭；不合乎此，則非詩人，雖晉、唐名家，照耀千古者，吾亦唾斥之不顧。何也？人之性情之達于詩者，必知此乃有用而無害，虞廷「言志」、孔門「可以興」之法，實在此。後世論詩者，岐塗百出，積案盈箱，均之無用而有害，則均之可拉雜摧燒之也。余持是論久，疑信者參半。永豐郭儀霄羽可論詩獨與余合，遂一見稱莫逆。觀其人，溫溫然，侃侃然，庶幾哉柔惠且直人也。觀其詩，居家尚孝友，結友貴鯁亮，其論當官馭衆，一以剛方豈弟爲本。蓋羽可之可傳者人，而詩其餘也，然性情如羽可亦未有不能詩者。晚近以詩爲本，以人爲末，詩遂無足觀。觀羽可之詩，詩之本教灼然可明，然則羽可之詩又不可不汲汲傳諸天下。惜乎余之力不足以傳之，而羽可必屬序于此鈍拙之士，則羽可之能爲自求其性情之詩，其亦可驗于此也。

張瓊英《誦芬堂詩鈔評語》 集中古今各體，思力造微窈氣，韻餘蒼秀，於古人幾無不揉而存之。諸新樂府尤深妙古渾。一時抗手者，恐不能多也。

吳照《誦芬堂詩鈔評語》 出入漢、魏、唐人，而能自抒心花性蕊，卓然名家。

吳暄《誦芬堂詩鈔評語》 集杜、韓、白、蘇之長，而有至性至情。高音古節，流溢行間。「新詩不厭百回讀」，此足當之。

龔士範《誦芬堂詩鈔評語》 「作詩寫性情，醞釀出天妙。」「肝膽得所洩，眞氣爲之生。」皆先生集中甘苦也，即以借贈。

余成教《誦芬堂詩鈔評語》 興象深微，寄託高遠。議論精采，骨韻峭拔。心靈濬發，其出無窮。

潘曾綬《誦芬堂詩鈔評語》 原本經史，發揮性情。蕩掃時趣，力標雋旨。

《墨林今話》卷一七 郭羽可，名儀霄，永豐縣人。以孝廉官中書舍人。著有詩文集若干卷。而生平以畫竹名，黃樹齋侍郎贈詩有句云：「古之與可今羽可。」羽可喜甚，製一小印，印其畫。山陽潘四農解元亦有題羽可畫竹詩云：「滿馬燕趙塵，衝寒憫頭白。賴此屏障間，煙水數竿碧。沈陰爲古苔，峻節亦霜柏。安得高天風，吹來遠江客？」

《國朝正雅集》卷六六 吳照云：「出入漢、魏、唐人，而能自抒心花性蕊，卓然名家。」又引張瓊英云：「集中古今各體，思力造微窈氣，韻餘蒼秀，於古人幾無不揉而存之，諸新樂府尤深妙古渾。一時抗手者，恐不能多也。」又引余成教云：「興象深微，寄托高遠，議論精采，骨韻峭拔，心靈濬

發，其出無窮。」

又引《寄心盦詩話》 近人多以史書中事作爲新樂府。永豐郭羽可舍人《牛耕田》云：「牛耕田，馬食穀。大兒爛羊胃，小兒繡羅縠。阿母屏當翁樸遫，殘衫破帽脫売粟。」頗有古意。

《清史列傳・郭儀霄傳》 郭儀霄，字羽可，江西永豐人。嘉慶二十四年舉人，官內閣中書。工詩，出入漢、魏、唐人，而能自抒詞藻，卓然名家。新樂府尤深妙古渾，一時莫與抗手。王昶謂近人多以史書中事作爲新樂府，儀霄下筆嶄嶄不拾他人牙慧。官京師時，大學士潘世恩、王鼎皆敬禮之。朝鮮使臣權敦仁、李石友嘗乞所作，傳之東國。喜畫竹，生氣遠出黃爵滋，贈詩有「古之與可今羽可」句，儀霄喜甚，製一小印印其畫。著有《誦芬堂詩鈔》十二卷、《文鈔》六卷。

《留別張虎頭上舍》 《停雲閣詩話》卷六：羽可舍人【略】甲午重陽前一日，將由汴入都，邀蔣子湘明經（湘南）、洪幼懷上舍（符孫）、張虎頭上舍（炳瑛）小集，酒餘觀虎頭舞劍槊，變滅巧捷，絕技也。輒贈長歌留別云：【略】。

九〇四

《牛耕田》 《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永豐郭羽可舍人，以畫竹名，亦能詩。《牛耕田》云：「牛耕田，馬食穀。大兒爛羊胃，小兒繡羅縠。阿母屏當翁樸遫，殘衫破帽脫売粟。」頗有古意。

又引《寄心盦詩話》 近人多以史書中事作爲新樂府。永豐郭羽可舍人詩，下筆尤嶄嶄，不襲他人牙慧。《咏李斯》云：「荀卿之學竟奚補？沙邱之謀汝爲主，不殺趙高終殺汝。」《咏范睢》云：「魏齊橫暴道可死，張祿炎涼亦足恥。」《咏李少君》云：「少君少君果仙子，不信神仙亦病死。神仙死去置何處？天子獨歎仙化去。」

《停雲閣詩話》卷六 羽可舍人名儀霄，江西南豐人。余嘗於少香師處略觀數作，以未見全集爲恨。戊午秋，郭穫伯二尹（德澍）于役漳浦，以詩交，始知爲舍人姪孫，并取行篋中《誦芬堂前後集》示余，即舍人所著也。古體可與子良抗手。

潘曾瑩《誦芬堂詩鈔評語》 氣骨崢嶸，筆力峭拔，直合少陵、太白爲一手。三復斯篇，不勝傾倒。

又《墨緣小錄》 郭與可舍人（儀霄），永豐人。嘉慶己卯舉人。性方嚴，不隨俗俯仰。與人交，以文章道義相切劘。詩則探源漢、魏，刊落浮華。工墨竹，興酣落筆，奇氣縱橫，雨葉風枝，曲盡其妙。居京師，爲黃樹齋、徐廉峯、周小湖諸君所推重。曾賓谷先生始猶未知其名，及觀所著《誦芬堂詩》，大加歎賞，作長歌贈之，由是聲譽益著。士大夫乞詩畫者踵相接，皆欣然應之，不少吝。屢蹟場屋，無幾微不平之色。出都時，同人置酒餞行，各賦詩以贈，君亦於酒半伸紙作畫留別諸同人，一時以爲韻事。山川脩阻，音問遂稀，追憶舊交，不勝天末停雲之感。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八 羽可初從張鶴舫受詩法，所爲詩，集諸大家之長，樂府尤深妙古渾。嘗言才各有大小，學各有淺深，故家數之成就者不同。又言凡人聰明，各有獨到處。故論詩不界唐、宋，不持門戶之見，惟以得性情之眞者爲宗。集中詩有曰：「作詩寫性情，醞釀出天妙。」又曰：「肝膽得所洩，眞氣爲之生。」又曰：「讀書務根柢，浩氣方瀰淪。」蓋自道甘苦語也。吳蘭雪訪羽可於黃樹齋所，因論兩人詩工拙云：「羽可之詩，樂府特佳，餘皆醞釀深醇，粗枝大葉，不假修飾。其拙處往往不工對仗，然不礙其爲可傳。又言凡人聰明，各有獨到處。故論詩不界唐、宋，不持門戶之見，惟以得性情之眞者爲宗。集中詩有曰：「作詩寫性情，醞釀出天妙。」又曰：「肝膽得所洩，眞氣爲之生。」又曰：「讀書務根柢，浩氣方瀰淪。」蓋自道甘苦語也。吳蘭雪訪羽可於黃樹齋所，因論兩人詩工拙云：「羽可之詩，樂府特佳，餘皆醞釀深醇，粗枝大葉，不假修飾。其拙處往往不工對仗，然不礙其爲可傳。又言凡人聰明，各有獨到處。故論詩不界唐、宋，不持門戶之見，惟以得性情之眞者爲宗。集中詩有曰：「作詩寫性情，醞釀出天妙。」又曰：「肝膽得所洩，眞氣爲之生。」又曰：「讀書務根柢，浩氣方瀰淪。」蓋自道甘苦語也。吳蘭雪訪羽可於黃樹齋所，因論兩人詩工拙云：「羽可之詩，樂府特佳，餘皆醞釀深醇，粗枝大葉，不假修飾。其拙處往往不工對仗，然不礙其爲可傳。又言凡人聰明，各有獨到處。故論詩不界唐、宋，不持門戶之見，惟以得性情之眞者爲宗。集中詩有曰：「作詩寫性情，醞釀出天妙。」又曰：「肝膽得所洩，眞氣爲之生。」又曰：「讀書務根柢，浩氣方瀰淪。」蓋自道甘苦語也。吳蘭雪訪羽可於黃樹齋所，因論兩人詩工拙云：「羽可之詩，樂府特佳，餘皆醞釀深醇，粗枝大葉，不假修飾。其拙處往往不工對仗，然不礙其爲可傳。已詩如一匹天孫錦，五色斑斕，無瑕可指，然眞氣亦坐此彫損。」樹齋以爲確論。羽可工畫竹，朝鮮使每朝貢至京師，輒索羽可詩集書畫去。張亨甫贈詩云：「過海詩名遠，摩天竹意奇。」

李懷民

《隨園詩話》卷一〇 李懷民與弟憲橋選唐人主客圖，以張水部、賈長江兩派爲主，餘人爲客，遂號所咏爲《二客吟》。懷民《贈人盆桂》云：「送花如嫁女，相看出門時。手爲拂朝露，心愁搖遠枝。」《送張明府》云：「在縣常無事，還家只有身。隨行一舟月，出送滿城人。」憲橋《咏鶴》云：「縱教就平立，總有欲高心。」不辭臨水久，祇覺近人難。」《歷下廳》云：「馬餐侵皂雪，吏掃過堦風。」《送流人》云：「再逢歸夢是，數語此生分。」二人果有賈、張風味。

《梧門詩話》卷九 山左近日有專工五言者，王考功（寧煒）、劉大令（大觀）爲最，二人又盛推其鄉人李石桐、子喬昆季爲最。【略】石桐學右丞，其旨微；子喬學閻仙，其體潔：各臻妙境，宜考功明府低首也。

張鵬展《國朝山左詩續鈔》引王熙甫《墓誌》 先生早孤，與兩弟蓮塘、少鶴相師友，每得一家詩，與兩弟效之輒似，然自以爲非是。乃取前人所爲詩

盡覽之。又十餘年，其詩遂工。嘗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曰《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

單銘《李石桐先生詩集序》 詩自明代以來，聲氣門戶之說紛然淆亂，其變極矣。先生當虞山、漁洋主盟之後，獨能奮袂其間，刮磨滌洗，一舉而空之。雖其說未能大行於天下，而十數年間，清才之士亦有聞而信之者，則先生廓清之功顧不偉與。

《國朝正雅集》卷三〇引《寄心盦詩話》 石桐先生爲少鶴先生之兄。詩本陶、韋，無語不歸高淡。余最愛其「春雲亂遠空」五字，神韻幽遠。余有「一雨空江濕」句，自以爲似之。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一 李懷民，名憲噩，以字行，號十桐，又號石桐，山東高密人。諸生。有《十桐草堂集》。

又《聽松廬詩話》 石桐先生生於漁洋、秋谷之後，而能自闢町畦，獨標宗旨，可謂岸然自異，不肯隨人步趨者。其五言樸而腴，淡而永，苦思而不見痕迹，用力而歸於自然，五字中含不盡之意，五字外有不盡之音。粗人觀之，乃曰：「易，易！」蓋未知此中甘苦也。

《晚晴簃詩匯》卷九八 十桐，愚村侍御子。早孤，與弟蓮唐，少鶴致力於詩十餘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言詩，推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爲客，名曰《重訂中晚唐詩人主客圖》，一時青齊間稱詩者翕然從之。其詩體格謹嚴，詞旨清朗，時時有獨到語，不墮當時風氣，遂謂與漁洋、秋谷鼎立，則推崇過當矣！

王寧焯《石桐先生墓誌銘》 先生高密人，姓李氏，名憲噩，字懷民，以字行。所居有十桐樹，因以爲號。祖華國，舉人，知直隸阜城縣，有惠政，去而民祠祀之。父元直，進士，由翰林改官御史，憲廟時，疏劾大臣，直聲震都下，號爲「戇李御史」。有四子：長高，進士，歷官至山西潞安府同知，再知絳州；次卽先生也。李氏三世以宦績顯，而先生暨兩弟復以文章著名一時。兩弟者，憲噩叔白，憲喬子喬，學者所稱蓮塘、少鶴兩先生也。先生早孤，與兩弟相師友。幼時卽喜爲詩，每得一家詩，與兩弟效之輒似，然自以爲非是。乃取《離騷》以下迄國朝人所作詩盡覽之。又十餘年，其詩遂工。先生古詩宗陶、韋，律法中、晚唐人。嘗教人曰：「唐律法備於中、晚，所謂格律也。學律而不入格，唐音邈矣！」故尤自喜其五律。初，先生以文受知學使者，與兩弟同補弟子員，一時「三李」之名噪甚。此後試輒不利，戲效時格，愈益然，乃盡焚之，一意於詩。嘗與少鶴依張爲《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言律詩，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而朱慶餘、李洞以下爲客，名曰《重訂中晚唐人詩主客圖》，學者遵奉之。因取先生與少鶴所爲效張、賈者附其後，曰《二客吟》。所居待鴻村，在膠水西涯，有沙、水、樹、石之觀，偕兩弟日夕嘯咏。側近知名士時相過從，與縱遊海上諸山，流連唱酬，詩日以富。先生文亦工，以試不售，世遂無知者，徒稱其詩而已。爲人高伉，疏豁疾世，尚圓通。恆教人爲古狂狷，以此齟齬於世，老而益困。乾隆癸丑歲，感疾卒，實某月某日，距生於乾隆戊午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先生天姿敏妙，多雜藝，歌曲、鐃鼙之類，皆究其理致。晚年尤好作畫，得意者輒自題咏，曰：「吾畫不能悅人，如吾詩矣。」初娶高氏，繼傅氏。子三人：某、某、某。女一人，許字周氏。蓮塘、少鶴各有詩集行世。先生詩集若干卷，制義一卷，藏於家。某年月日葬於某地，寧焯爲之銘，其辭曰：入海擘蜂月在手，出以投人駭而走。金滕石室閟深黝，防呵不愼電下取，隱隱欝欝象徵斗。誰其見者千年後，埋石幽宮俟永久？

《清史列傳・李懷民傳》 李懷民，名憲噩，以字行，山東高密人。諸生。早孤，與兩弟憲噩、憲喬相師友，以詩鳴，時稱「三李」。懷民嘗與憲喬依《主客圖》例，蒐集元和以後諸家五律，辨其體格，奉張籍、賈島爲主，朱慶餘、李洞以下客焉，名曰《重訂中晚唐詩主客圖》。其言曰：「張籍天然明麗，不事雕鏤，而氣味近道，學之可以除躁妄、祛矯飾；賈島力求嶮奧，不吝心思，而氣骨凌霄，學之可以屏浮靡、卻熟俗。貞元以後近體詩，略分兩派。」又謂中、晚人得盛唐之精髓，無宋人之流弊，嘗舉梅宛陵「發難顯之情於當前，留不盡之意於言外」二語，以爲道盡古今詩法。後復以己及憲喬所作爲《二客吟》，密之旁邑數百里閒言詩者咸宗焉。張維屏謂懷民生王士禎、趙執信後，而能獨標宗旨，岸然自異。其五言樸而腴，淡而永，苦思而不見痕迹，用力而歸於自然，實非易易云。著有《十桐草堂集》。憲噩，字叔白，諸生。有《定性齋集》。

《清畫家詩史》卷丁下 李懷民，名憲噩，以字行。所居有十桐，因以爲號，又號石桐。山東高密人。愚村侍御元直子。諸生。山水倣麓臺。有《十桐草堂集》。

《高士裘》《雪橋詩話續集》卷六：李五星處士名經，家貧好學，嘗大雪堅卧不出，其友爲製羊裘，強起吟眺。李石桐爲詠《高士裘》詩。

盛大士

陸繼輅《盛子履詩序》 吾友盛大士子履，負詩名垂二十年。凡其所作，刻而行于世久矣！一日，以書索序於余。未報，又一再促之。因念子履平生故人、同門、同歲，祿位、聲譽昭然在人耳目者，不可一二數。而子履不之索，何邪？豈以余爲能發明子履之詩之悎邪？余於童而習之之經，且未能決然守一師之說，而顧能論定子履之詩邪？昔顧亭林深譏好爲人序，余心善其言，而不能從，違心徇人之作不勝其多。而於子履，若有所靳，子履或反聞而喜之，以爲不言之言乃深於言者。此則子履之重失，而非余之咎焉已！

又《丁丑下第南歸塗中寄懷都門師友》 偶作《宣南話舊圖》，傳觀一夕遍皇都。夕陽黃葉江南景，中有漁莊住得無？（盛博士大士）

《國朝正雅集》卷五〇引《寄心盦詩話》 子履先生秉鐸山陽，丙申冬，余至淮陰，見余握手如平生歡。示所著詩，工於紀述時事，感喟淋漓，有心世道人也。

《墨林今話》卷一三 鎮洋盛學博大士，字子履，號逸雲，又號蘭簃外史。嘉慶庚申舉人。司鐸山陽。生平博覽羣籍，學問淹雅，尤肆力於詩。嘗與其鄉王雲門大令並客吾邑，往還倡酬，多奇麗之作，同輩莫不推服。近更淳古雄厚，深造自然。著有《蘊愫閣集》。君夙好六法，壯歲始習皴染，大約以奉常司農爲宗而加脫略，落落有大家風格。曩於吳門出觀所作《煙濤雲嶠圖卷》，蒼莽深秀，已心折之。既於魏塘又見其爲頻伽寫《靈芬館圖》，尤極蕭疎幽曠，擅元人之長。婁江畫學，得君復振，世必有貴重之者。學博之任山陽，有吏隱之樂，潛心著錄。既刻《淮上倡酬集》，復纂《溪山卧遊錄》，紀其平生所見古今妙蹟，及前人題跋、諸家論畫，以迄近日士夫筆墨，綴以評語，類周櫟園《讀畫錄》。曾於漱石山房獲見一卷。余別學博已久，浮湛江湖，音問間闊，因送王參軍之淮上，爲寄一絕云：「西風江上一帆移，秋老淮南草未衰。十載冷官猶不返，因君問訊盛蘭簃。」

《海天琴思錄》卷二 鎮洋盛子履學博大士稟瑰異之質，好深湛之思，修學好古，發爲駢四麗六文，鑱刻隱隲，揚搉麗藻，東南壇坫，卓然雄師。計偕春官，與長安士大夫掎裳聯襼，傳觴授簡，縞紵之交，敦盤之會，文盟定霸，衆賓翕然。其爲詩，盤薄鬱積，蝘蜓委蛇，連狖譎詭，縱恣自喜，出入于昌黎、昌谷，而時委迤於歐、梅、范、陸間。

又卷四 漁邱渡在和州古江岸，相傳伍子胥入吳渡於此。鎮洋盛子履外翰大士《漁邱渡》詩，如奔猱墜鳶，鐵鳴金動，感弔今昔，飄飄然其超舉也。詩云：「悲風千斧津，落月漁邱渡。嗟哉蘆中人，途遠日已暮。何處一聲簫，吹入蘆花去？江山舊怨修，功名此身誤。破楚新築門，樹檟已盈墓。蘇臺走麋鹿，梧宮起煙霧。海門匹練青，東去濤聲怒。欲尋鴟夷子，一舸杳何處？」

《清畫家詩史》卷己上 盛大士，字子履，號逸雲，又號蘭簃外史，鎮洋人。嘉慶庚申舉人。官山陽教諭。夙好六法。壯歲始習皴染，以奉常司農爲宗。有《蘊素閣集》。

《題凌泊齋歸釣圖》《雪橋詩話三集》卷九：烏程凌鳴喈泊齋，壬戌進士，官樞部，曾上疏極陳馬政之弊，請旨清理，列具規條。睿廟特諭，酌議施行。因病歸里。其家在吳興盤溪之晟舍，繪有《歸釣圖》。盛子履爲賦長歌云：【略】泊齋杜門著述，嘗訂《太白山人集》及《練溪詩文集》也。

《砂寶行》《雪橋詩話三集》卷九：「黔地多產朱砂，自馬蹄關至用沙壩十里而近，自用沙壩至洋水、熱水五十里而遙，皆設砂廠。洋、熱之砂爲箭簇，爲箇子；用壩之砂爲斧劈，爲鏡面。其龐而重者，謂之砂寶。」見田山薑《黔書》。黔人皆云：朱砂小者如碎珠零璣，大者至三十觔而止。嘉慶乙亥夏，有客自黔中赴浙，攜砂寶約重百觔，問其價值，兼金千餘兩。徧詢浙中大吏及豪商貴公，無有售者，客乃廢然而返。盛子履爲作《砂寶行》，云：「神禹錫貢重罌砥，曷不挾之獻萬乘？豈知九重訓節儉，不貴異物天子聖？」睿朝初年，首杜貢獻，較裕陵之季，風氣爲之一變矣！

《嘉業堂藏書志》卷四 《蘊愫閣詩後集》三卷（鈔本），鎮洋盛大士子履。先生嘉慶五年舉人，官山陽訓導，工詩，與吳江郭頻伽齊名。所著《樸學齋筆記》八卷，已梓入《嘉業堂叢書》中。先生詩古體學《長慶》，近體學《西崑》，婉

麗豪俊，並擅其長。嘗見道光辛巳刻本十二卷，自癸丑逮庚辰二十八年之作。此集自壬辰逮丁酉六年之作，其辛巳逮辛卯十一年之間，必爲續集無疑。此外尚有《集外詩》一卷及《琴筑山房樂府》二卷，尚不知其存佚。卷端有端志評語，行間塗改乙抹，蓋先生手蹟也。

郭麐《贈盛子履學博（大士）》 舒舒春水渺層波，各在天涯可奈何！天馬近皆餐苜蓿，山靈聞已怨煙蘿。新遭憂患心情減，老覺朋儕里社多。傾蓋太遲分手易，莫辭妙墨點九螺。（乞寫《靈芬館第九圖》）

又《子履疊韻見貽復此詶之》 幅幅文牋寄衍波，渺然天末意如何？全家託命荒芋栗，（時江浙大水。）畢世依人似蔦蘿。相見眞成十年舊，得歸孰與一官多？（君有去官之意。）五湖煙水儻同泛，笑指銀盤幾點螺。

又卷四《作盛小雲詩序竟復作一詩寄子履》 後來英絕意相親，重爲遺編歎息頻。如子合題梁妙士，乃翁要是漢名人。誰爲一去將同草，便有千秋已後身？相見但須判痛飲，不容老淚更霑巾。

又《入夜獨酌寄子履》 客中孤寂久不覺，酒後牢落忽見思。人生安得長會合？老去更幾爲別離？昌黎文書自傳道，子厚講畫皆得師。窗風凄寒颭燈燭，念子應覆手中卮。

黃培芳《與盛子履錄別（時下第歸就教官）》 與君一見即相親，日下欣逢畫裏身。（前未晤面，已收拙畫入《溪山卧遊錄》。）西笑幾年餘襆被？南歸此度倦蹄輪。官閒有味師儒重，筆健多情著作新。（君著書甚富，近選知交詩。）肝膽論交揮涕淚，是誰貧病我風塵？（坐間語及彭甘亭貧至無家，劉蕡林病幾不起。）

宋湘

論述

綜論

顧莼《紅杏山房詩鈔題辭》 淋漓元氣，充塞高厚。人隨化運，孰能窺牖？有大力者，負之而走。陶冶在心，端倪在手。或一卷書，或一杯酒。興來莫遏，揮斥萬有。強作品題，杜師韓友。質之先生，曰然否否。

《嶺南羣雅二集》卷一引《玉壺山房詩話》 芷灣前輩，既負絕人姿，又肆力于古。諸爲文章，醇而後肆，襟抱豪邁，故揮毫灑翰，皆具倜儻權奇之概。詩沈鬱頓挫，直逼少陵，豐湖以後諸篇，又有大峨遺韻。要其磊磊落落，實從眞性情坌涌而出，自成爲芷灣之詩，未嘗規規於前賢格調也。

又 比余補輯《羣雅》，適芷灣前輩自滇寄示《紅杏山房近詩》二卷，才力益健，不名一格，大抵沉健得之杜，豪快得之蘇。而忽如騰天，忽如入淵；忽而清清泠泠，忽而熊熊煥煥，則出於性靈而自成面目者也。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聽松廬詩話》 詩善用逆筆，倍覺生動。如芷灣《白鶴峰謁東坡先生故居》第三首云：「長江在北戶，青山滿牆頭。青山自萬古，長江亦千秋。先生不到此，荒荒空一邱。當時事已過，何必重怨尤！請看題詩處，江天如許悠。」「先生不到此」一接，筆力矯變。【略】芷灣七律以生動之筆，寫沉鬱之氣。如《鸚鵡洲》【略】、《江夜聞楚歌》【略】、《大江》【略】、《龍泉觀題壁四首》之一【略】芷灣絕句有沈雄者，有宕逸者，隨意錄數首：【略】。

《退庵詩話》卷三 嘉應宋芷灣觀察（湘），己未翰林，天資高邁，負俊才，詩文皆有奇氣，匠心獨運，吐棄一切。兼工書法，人得其尺幅，如獲連

城之壁。負一時盛名。

又　乙巳赴都，道出汴梁，於友人處見其所書橫幀一幅，字勢夭矯，如龍跳虎卧，鵬搏鯨翻。所書四絕，乃芷灣所作者，余記其二。《竹風》云：「竹葉何青青？竹竿何策策？回頭看花影，人衣皆淺碧。」《荷雨》云：「窈窈披遠香，潑潑出虛響。山雨日一來，我以鼻耳享。」

又卷一一　宋芷灣詩，【略】讀之浩浩落落，不主故常，眞司空表聖所謂「行神如空，行氣如虹」者。觀察嘗語張南山太守云：「一唱三歎，入人心脾，我不如子；飛行絕跡，哀樂無端，子不如我。」非虛語也。

又　芷灣律詩亦復自成面目。五律《桃花》【略】、《水仙花》【略】，此又於青蓮「牛渚西江月」諸作外獨闢一境。

又　黃芑香茂才(紹昌)於書肆中得芷灣《南行草》手稿一卷，出以見示，多集中所未刻者，亟錄存數首。《估舟》云：「夜半喃喃客是誰？貨從獅子販龜茲。操奇萬里行猶近，別偶十年歸不遲。昨日北風今日雪，前舟南哭後舟嬉。可憐滿目波濤險，爛醉船頭唱《竹枝》。」《官船》云：「小船去去避官船，官在船中正午眠。天子命嚴星節立，侯封里遠水籤傳。絕高樓閣還飛鴿，最下旌旂亦畫鳶。可惜他舟方販麥，救飢十日不能前。」《漁艇》云：「獨有漁舟無是非，梭頭艇子往來飛。搖搖柳葉當風過，泛泛蘆花得月歸。沽酒卧安新竹笛，賣魚行曬老簑衣。縱然霜落船頭重，去釣紅鱗冷更肥。」《府試宿鎖苑題壁》云：「十日轅門鼓，春風校士壇。童年回首淚，(原注：余八應童子試。)隻字到頭看。學語憐渠小，披沙愧我難。撫頭翻失笑，新換進賢冠。(原注：典試黔、蜀時七品金頂。)」《閱卷畢又題》云：「揩眼起憑欄，天空夜氣漫。麥風搖夏綠，柏雨帶春寒。剩墨供蠅飽，殘燈縱鼠乾。來朝聽衙鼓，此曲不教彈。」卷中字句與所刻者多有異同，殆未定稿也。

謝章鋌《嶺南雜詩》　三家最勝屈翁山，後起無如宋芷灣。更有桐華老詞客(吳石華)，心香焚遍鷓鴣斑。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　芷灣襟抱豪邁，才氣倜儻。自言性不耐起草，登臨倡和，清酒三升，振筆揮掃，他日聞知傳誦，多不知爲己作也。與張南山莫逆，嘗謂之曰：「一唱三歎，入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跡，子不如我。」

《石遺室詩話》卷三　王蘭泉、翁覃谿於嶺南詩人稱馮魚山、黎二樵輩，而不及芷灣。芷灣刻意學杜寫景言情幽秀一路，所刻詩只見《豐湖漫草》、《續草》二卷、《不易居齋》一卷。近體居八九，語多不猶人。《湖居後十首》，短古最工。世僅傳其《伯牙琴臺》七古一首，非其至也。

又卷八　清嶺南詩人，余甚推宋芷灣，譚君(宗浚)有《讀宋芷灣詩集》云：「六千里外饒吟興，二百年來此異才。大抵勝遊皆我似，獨憐生面讓君開。波濤奇詭同蘇海，雲雨荒唐軼楚臺。莫等橫流滄海盡，要須筆力萬牛迴。」芷灣典四川、貴州試，歷守雲南曲靖、廣南、永昌等府，遷湖北糧道卒，故第三句云然也。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一　粵詩陳(恭尹)、屈(大均)、梁(佩蘭)三大家後，當以嘉應宋芷灣太史(湘)爲大家。集名《紅杏山房詩鈔》，七言律、古、歌行，醇而後肆，眞有東坡化身之觀，其高妙者，上師韓、杜。四、五言古語多解脫，五律飄逸不羣，七絕警切。于古詞人，每喜自比屈、宋，香草美人，芳馨盈抱，有《題蘭》二首：【略】又官滇南，路出鄂渚，有《江夜聞楚歌》一作。

又　宋先生《紅杏山房詩鈔》，人驟讀之，多不知其妙，或漫以粗豪目之者，是直皮相失之。余讀其七言律詩，音節清琅，愈唱愈高，如奏雲和瑟於九天之上，非復凡間箏琶俗韻矣。《查大理(淳)家藏謝文節橋亭卜卦硯屬余爲詩》云：【略】集中似此類詩，皆膾炙人口者也。

又　芷灣先生集中雜用古今體詩，詠所居花木殆遍，隨筆點綴，頗多生趣。於畫所不到者，詩則可無不到。

又　芷灣先生詩，每好一體連作幾首，或同一題，或不同一題，良由才大氣足，意眞詞切，故讀之能使人愛，不使人厭，非徒襲《三百篇》窠臼也。

分論

《人皆議少陵絕句爲短予以少陵自不肯爲人之所長若夫古今派別焉可誣也杜自云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或輒以別調目之是可異已作二絕句可謂獨見語先我而實獲我心者矣》　《石遺室詩話》卷三：鐵崖道人《竹枝詞》、《漫興》各絕句，專學杜者；漁洋《冶春詞》專學鐵崖。余酷喜之，以爲漁洋集中，無出此數首及《懷人絕句》右者。今人習於沈歸愚先生各《別裁集》之說，以爲七言

絕句，必如王龍標、李供奉一路，方爲正宗，以老杜絕句在盛唐爲獨創一格，變體也，由其才力橫絕，偶爲短韻，不免有蟠屈之象，惟《贈花卿》、《逢李龜年》數首，乃爲絕唱云云。不思七言絕句和樂皆五句，其平仄相間，惟作四句，則始於湯惠休《愁思引》，亦爲古《竹枝》、《柳枝》之音。跌宕奇古，何嘗必如盛唐哉？必學盛唐者，王阮亭標舉神韻，沈歸愚墨守明人議論故耳。《花卿》、《龜年》諸作，在老杜正是變調，偶效當時體。宋芷灣（湘）有絕句二首云【略】：「可謂獨見語，先我而實獲我心者矣！」

《江夜聞楚歌》《十二石齋詩話》卷三：番禺張南山司馬（維屏）與宋芷灣觀察在楚北同賦《江夜聞楚歌》，張云：「《四愁》本是吾家物，不聽清商鬢已絲。」宋云：「如何一副千秋淚，不唱吾家大、小《招》？」各就其姓着想，說來如許生新。

《制府梅坪先生頒示剿平臨安澧社江外逆夷紀事詩謹書其後五首》《雪橋詩話三集》卷八：瑚錫哈哩文愼公伯麟，字玉亭，號梅坪。由辛卯繙譯舉人筆帖式擢贊善，歷官卿貳。嘉慶甲子，由山西巡撫授雲貴總督。時緬僧張輔國據南興，蠶食耿馬，孟連、猛猛三土司地，掠及緬寧，爲邊患者十餘年。邊民高羅衣亦乘間劫掠。壬申，與巡撫定策，未及三月，剿平之。以功加官銜，晉拜揆司。戊寅，復殲除其餘黨，邊境肅清，文愼自撰《紀事詩》有「三月欃槍雖速掃，十年蹂躪不勝悲」之句。宋芷灣《書後五首》云：【略】請讀《紀事詩》，以保爾夷康」，有韓雅之遺意焉。文愼以庚辰內召。道光紀元，遂正揆席。癸未，與萬壽山玉瀾堂十五老臣之宴。甲申八月卒。有《退思齋詩鈔》。

《疫鬼哭（三章）》《紅杏山房詩鈔》評語：集中極佳者如《疫鬼歎》三章，不讓少陵之《兵車行》、《哀江頭》詩也。

《讀書萬卷眞須破》《國朝正雅集》卷四九引《寄心盦詩話》：芷灣觀察有詩云「讀書萬卷」云：【略】可爲千古儒生同聲哭。

《查大理（淳）家藏謝文節橋亭卜卦硯屬余爲詩》《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聽松廬詩話》：謝文節橋亭卜卦硯，名作如林，七律一體，余最愛芷灣作詩云：「摩挲臍墨玉庚庚，想見夷齊萬古情。國既無人焉問卜，臣猶有母此埋名。從容豈愧文丞相！流落曾聞玉帶生。同是山頭一方石，人歌人哭至今幷。」

《湖上感懷》《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聽松廬詩話》：《湖上感懷》四首俱沉着，錄其第三首云：「讀書堂角一梅花，昨夜今朝也自斜。無處寄人春點點，何能伴我路叉叉？鄉愁歲暮眞多感，白骨黃塵況萬家。誰信羅浮枝上月，曾經連月照悲笳？」時惠州有陳爛屐之亂，故詩云爾。

《詠虞姬》《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聽松廬詩話》：芷灣有《六姝》，《詠虞姬》一首尤警。詩云：「奈何聲斷酒三巡，夜半君前楚舞身！事去難思范亞父，功成不過戚夫人。悲風江上無情水，豔草山前有恨春。百戰天亡千古淚，名騅愛妾本埃塵。」

《賦李將軍詩》《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聽松廬詩話》：李忠毅公（長庚）剿海賊蔡牽，功垂成而歿於王事。芷灣太史《賦李將軍詩》，寫忠肝毅魄，颯爽如生。其詩云：「入海斬蛟，登山射虎。壯士出門，寸心報主。生也臣不敢知，死也臣不敢辭。臣知殺賊而已，焉知生歸死歸？汝賊蔡牽，汝何么麼？海水四晏，無風鼓波。汝賊蔡牽，汝何多狗？狺狺血人，千里牙口。汝賊蔡牽，我來將軍。將軍飛來，汝聞不聞？汝賊蔡牽，汝何不柁？上天入地，將軍殺我。汝賊蔡牽，汝何不弓？出日入月，將軍如風。汝賊蔡牽，汝何不死？罪大海小，將軍守此。迷迷離離，將軍之旗。歌歌舞舞，將軍之鼓。將軍曰刀，蒼天書高。將軍曰矢，怒潮夜死。吁嗟乎！臣不滅賊，臣甘死賊。臣且滅賊，臣竟死賊。海水無情，天風盡墨。臣北面稽首，謝天子聖德。天子無悼臣，臣死臣之職。大海蕩蕩天所圍，雲車風馬神靈來，上帝許我梟厥魁。明年蔡牽死，戰士休徘徊。龍宮開，靈風回。」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　宋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州人。嘉慶四年進士，官湖北糧道。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滇蹄》諸集。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六　宋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人。嘉慶己未進士，官至湖北糧道。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滇蹄》諸集。《國朝先正事略》卷四四《宋芷灣先生事略》：先生襟抱豪邁，下筆具倜儻雄奇之概，詩磊磊落落，從眞性情坌湧而出，自成一家言。守曲靖

時，捐廉濟軍需，不費公家斗粟，邊陲以靖，郡人建生祠祀之。

《清朝先正事略・宋芷灣先生事略》宋先生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人。九歲見諸伯叔爲文會，即取片紙學爲文，下筆有奇氣。乾隆壬子舉鄉試第一。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丁卯典四川試，戊辰典貴州試，癸酉授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先生捐俸購木棉，教婦女紡績。尋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爲度地鑿東、西二塘。權迤西道，所屬大饑，爲捐俸賑恤。署永昌府，練鄉兵除暴。郡有書院久廢，先生興復之，捐廉千七百兩有奇。灣甸者，所屬土州也。土知州某死無嗣，有景在東者，遠族也，乘間奪其印，專殺自恣，不附己者死，如是五六年，當事怯，不敢發。賊謀襲土職，招匪黨千餘，將攻保山縣。先生慮爲前明二莽續，誓除之。商之營，不濟。請諸鎮帥，又不濟。賊偵知益猖獗，民夷皆赴愬。先生曰：「爾等能爲我殺賊乎？」衆曰：「能。」先生曰：「果爾！芻糧我任之，患難我同之。」遂懸重賞，練鄉兵殺賊，民夷踴躍，於是江有防，隘有備。又以計散其黨羽，賊懼宵遁，擣其巢，大索七日，獲在東斬之。自捐軍需銀八千兩，不費公家斗粟，邊陲以靖，郡人建生祠祀之。道光五年，遷湖北糧道。明年卒，年七十有一。先生襟抱豪邁，下筆具倜儻雄奇之概。詩磊磊落落，從眞性情坌涌而出，自成一家言。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滇蹄》諸集。性伉爽，見人一藝之工，稱譽不容口。與番禺張子樹稱莫逆，嘗索觀已刻詩，良久，掀髯笑曰：「一唱三嘆，入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跡，子不如我。」

《清史列傳・宋湘傳》宋湘，字煥襄，廣東嘉應州人。九歲見諸伯叔爲文會，即取片紙學爲文，下筆有奇氣。嘉慶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二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十三年，充貴州鄉試正考官。十八年，出爲雲南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湘捐俸購木棉教婦女紡織，不期年，比戶機杼聲相聞，州人利賴之，名曰「宋公布」。尋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湘爲度地鑿東、西二塘。權迤西道，所屬大饑，捐俸賑恤。署永昌府，有灣甸者，所屬土州也，土知州某死，未有嗣親，支景祥護印。有景在東者，遠族也，乘景祥懦，謀襲土職，招匪黨千餘，將攻保山縣。湘恐爲前明二莽續，乃激厲民夷，使協攻賊。賊據溫坂山險以拒，湘與僚屬游棲賢山，從容賦詩，賊偵之備少弛。一日，歸時已晡，忽集鄉兵數百連夜兼行，遲明抵溫坂，賊出不意，驚潰。又以計散其黨羽，獲在東斬之，邊隅以靖。郡人德之，塑生像祠焉！道光五年遷湖北督糧道。明年卒，年七十一。湘負絕人姿，又肆力於古，爲文章醇而後肆。詩沈鬱頓挫，直逼少陵。粵詩自黎簡、馮敏昌後，推湘爲巨擘。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續草》、《燕臺》、《滇蹄》諸集、《紅杏山房詩鈔》。

《詞林輯略》卷五 宋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湖北糧道。著有《不易居齋集》、《豐湖漫草》、《燕臺》、《滇蹄》諸集。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引《粵嶽草堂詩話》覃谿先生《寄題雲泉山館》七古已勒石，先生邀芷灣同作，芷灣用律體寄余與南山云：「遠聞山館築雲泉，此地曾遊二十年。北抱番禺大都會，南來清淑越山川。仙人只許飛前住，名士猶能深處眠。莫笑出山泉已濁！歸心長逐暮雲還。」

又引《聽松廬文鈔》君九歲見諸伯父課文，即取片紙學爲文。二十三歲入庠。壬子鄉試第一。己未成進士。乙丑散館授編修。丁卯典四川試。戊辰典貴州試。癸酉補雲南曲靖府知府，所屬馬龍州地瘠民貧，君捐俸設棉花行，教婦女紡績。署廣南府城，內地高，飲水艱，君度地開挖東、西二塘。護理迤西道，所屬大飢，君捐俸賑恤。署永昌府，團練除暴。郡有書院已廢，君度前鎮署舊基，創建書樓、講堂。材擇良，不以官市工酬值，不以民役董事。擇庠生，不以胥役。計捐廉一千七百餘兩。灣甸者，所屬土州也。土知州某死，未有嗣，親支景祥護印。有景在東者，遠族也，乘景祥懦奪印，兇橫盤踞土境，賊殺自恣，不附己者死。如是五六年，當事怯，不敢發。賊謀襲土職，復招長髮野匪數百人，又脅從數百人，號二千人，謀攻保山縣。君慮其爲前明二莽續，誓除之，商之營不濟，請諸帥又不濟，賊偵知益猖獗，民夷皆赴愬。君曰：「爾等能爲我殺賊乎？」衆曰：「能。」君曰：「果爾！芻糧我任之，患難我同之。團爾丁，練爾勇，殺賊者重賞。」君慷慨激昂，民夷亦踴躍以赴，於是江有防，隘有備。又以計散其黨羽，賊懼宵遁。君懸重賞，募敢死士大索山箐，七日殲其渠。計自捐軍需八千餘兩，邊隅以

靖，士民以安，郡人德之，塑生像祠焉。君宦滇十三年，推陞湖北督糧道。道光五年十一月抵任，六年正月押運北上，十月回任，十一月二十五日卒於官，年七十有一。

又　君性地高明，氣概伉爽，見人詩文佳者，輒贊歎不置。余里居，識君僅兩面。別二十餘年，道光乙酉相見于武昌，君一見卽曰：「吾甚恨足下。」余愕然。旣而曰：「恨足下不入詞館耳！」於是索觀已刻詩。明年重晤於漢陽舟次，謂余曰：「足下十一卷詩俱讀過，某篇吾所愛，某篇可不存。」茶話良久，忽掀髯笑曰：「一唱三歎，入人心脾，我不如子；哀樂無端，飛行絕迹，子不如我。」是時坐有他客，君亦不暇與談也。其眞率，類如此。

《奉題禮烈親王骰箭圖應教（二首）》《雪橋詩話三集》卷二：禮烈親王從太祖征哈達，平輝發，定葉赫等國，大破烏喇軍。太宗朝，征蒙古喀扎魯特部，敗明師于薊州、遵化，圍大凌河城，生禽明監軍道張春等。嘉慶中，宋煥襄《奉題骰箭圖應教》云：【略】。

《小有餘芳（坊名）》、《南西門外游春卽事》《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小有餘坊爲尺五莊廢後所餘一亭，沿河搆屋數間，周曲設以葦籬，饒有野趣。宋芷灣詩云：【略】後爲一吏胥改建，非復舊觀，芷灣《南西門外游春卽事》云：【略】讀之輒有夢華之思。

《河南道中書事感懷五首》《清史稿》卷一六《仁宗本紀》：十八年九月乙亥，河南睢州河溢。

雜録

《國朝書人輯略》卷八　宋湘，字煥襄，號芷灣，廣東嘉應州人。嘉慶己未進士。官湖北糧道。芷灣襟抱豪邁，故揮毫灑翰，皆具倜儻權奇之槩。（《詩人徵略》）宋芷灣觀察工書，晚年作字，興到隨手取物書之，不用筆而古意磅礴。（《蕉餘偶筆》）

《皇清書史》卷二七　宋湘，字煥襄，號芷灣，一號蓬之，嘉應人。嘉慶四年進士。官湖北糧道。所作書，奔放雄逸，魄力、氣韻直到古人。（戴桐孫《味雪齋文鈔》）本朝書家，自康熙中葉以後卽無工作。大草者，惟漢陽琴臺壁上有宋芷灣草書所作《琴臺詩》石刻四屏，筆致恣肆，而魄力雄厚，頗有明人氣息。相傳當日作此詩，係用蔗渣代筆，尤奇。（《鬱棲書話》）

鮑桂星

論　述

陳用光《詹事鮑覺生先生墓誌銘》　公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中年後師事姚姬傳先生，於爲詩力守師說。及乙亥落職，居京師，縱心於唐人，詩益進。嘗輯《唐詩品》八十五卷，以司空表聖二十四品排次之。其所爲詩，姬傳先生嘗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二體而自成一家者也。」著有《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各二卷。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四《聽松廬詩話》　覺生先生天分過人，爲詩文不拘一格，不專一家，隨意所之，學之輒肖。余嘗於友人齋中見其零篇碎句。陳伯芝庶常云：「先生奉旨閉門思過之日，曾自訂其生平所爲詩付之剞劂。」余尚未見，故所錄止此。

又　覺生先生由編修洊升侍郎，緣事得罪降革，奉旨閉門思過。後蒙恩賞編修。集中詠史七律百餘首，詠物五律百餘首，感舊五律數十首，大抵皆罷官閒居時作也。詠史多傑作，惜不能全錄，僅摘警句錄之，以供欣賞。

又　覺生述其師吳澹泉之言曰：「詩之有格，猶射有鵠，工有規矩。入格則爲詩，不入格則不可以爲詩。不入格之詩，其工者，駢儷文耳！其奧者，古賦耳！其妍者，詞耳！其快者，曲耳！其樸直者，語錄耳！其新穎者，小說耳！其紆曲委備者，公牘與私書耳！」覺生頗以爲然。余謂詩安有定格哉？但有眞才眞學眞性情，其詩自有佳處。然世人爲詩，亦實有蹈此數病者，則澹泉之言不可泥，亦不可不知。

《皖雅初集》卷一四引《尊瓠室詩話》　覺生先生爲詩最工七律，詠史尤超卓絕倫。如《咏東方朔》云：「來來試卜君王棗，往往容偷阿母桃。」《劉向》

云：「外家封事危猶上，中壘遺經老更耽。」《曹植》云：「七步五言空敏捷，十年三徙太流離。」《稽康》云：「百難贖是神仙骨，七不堪非富貴身。」《魏徵》云：「人品方之古銅鑑，諫書寫在御屏風。」皆耐人研味。

《清朝先正事略・鮑覺生先生事略》 先生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有明斷才，敢任事。少從吳澹泉定學詩古文，因以溯劉海峰。後師姚姬傳。於爲詩力守師說。姬傳稱之曰：「是能合唐、宋之體，而自成一家者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 覺生自云，學詩於同里吳澹泉。澹泉爲劉海峰高弟，其論詩嚴於格：「凡不入乎格，其工者，駢文耳！其奧者，古賦耳！其妍者，詞耳！其快者，曲耳！其樸直者，語錄耳！其新穎者，小說耳！其紆曲委備者，公牘與私書耳！皆不得謂爲詩。」覺生篤守師說，有一字一句，點竄十數過，而猶未已。金科玉律，自有淵源，亦見桐城義法之嚴，非特散文已也。

《登華山》 《海天琴思續錄》卷五：昔人遊山詩均推謝靈運，以其能摹寫山骨，雕繪山形也。今見歙鮑覺生先生《登華山》十詩，可與謝君比肩接踵、忭躍山靈矣！

《落葉詩》 《靈芬館詩話》卷二：溫飛卿「屏上樓臺陳後主，鏡中金翠李夫人」，非不綺麗，苦短於情韻。吾友鮑覺生《落葉詩》云：「梧桐南內唐天寶，枯樹西風庾子山。」讀之覺有愀然之思，殆亦愁苦之音易好耶！

傳記

《湖海詩傳》卷四一 鮑桂星，字覺生，歙縣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編修。有《覺生初稿》。

陳用光《詹事鮑覺生先生墓誌銘》 道光六年三月十九日，詹事鮑覺生先生以疾卒於京師之寓齋。公邃於文學，質厚性直，敢任事，有明斷才，皆爲兩朝所深知，故中嘗躓而終顯。使公不乞病，卿貳且晚可復，乃不能留其身以慰今天子之眷注。朝之士大夫莫不重公學行，爲朝廷惜。而余與公遊從至久且熟，其以文字相質證，蓋誼在師友間，一旦失所瞻侍，其爲悲尤深矣。今執筆銘公之墓，言之安得不痛也。公諱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歙之巖鎮人也。曾祖善基，祖倚樓，父嘉命，三世皆以公所歷官得封贈如例。公兄弟四人，次居長。少有異稟，八歲能詠詩。本生祖嘗奇其才。十五補縣學生。居貧，授徒爲養。丙午中江南鄉試副榜。壬子舉京兆試，已未成進士，由庶吉士授職編修。癸亥廷試翰詹，列高第，擢中允。自是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賜。甲子典河南試。乙丑督河南學。丙寅擢洗馬，旋擢侍講、侍讀。戊辰典山西試。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轉侍讀學士，擢少詹事。癸酉擢詹事，旋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當受代聞林清之變，上書陳十事，疾馳至京，仁宗亟稱之，曰：「已次第見之施行矣！」顧以未經明發諭旨，遂削其稿。雖余習於公，而未嘗以示余也。甲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摭公平日語中公，遂落職，使居京師，閉門思過，逾五年而復之編修。及今上即位，以編修召對，上語之曰：「汝所劾者，今朕襮其職矣。」既由侍講擢至通政司副使，上召見，復謂曰：「欲汝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召對，詢年齒甚悉。公感兩朝之湔濯，益自奮勵，思見之事以爲報。而以得暑疾，患胸膈痛，醫逾數月，終至不起。大漸時，余省之，至榻前執手，與語呼唔不可辨，蓋公自痛未能酬國恩。以余習於公，欲爲明其志而以墓銘相屬也。【略】余爲庶常時，公以姬傳先生語先來視余，自是遂質以詩賦學。及晚年，過從益密，嘗申之以婚姻，會其子殤，遂不果。然公所以待余者，乃獨至。公叔弟珊今爲乾州知州，以書來敦余曰：「葬有期矣，先兄所自爲年譜存君所，其無忘銘幽之請。」嗚呼！余安忍以不文辭。公娶同里柳恭人，有婦德，先公卒。生子二：長庚，嘉慶丙子舉人，少爲文有奇氣，公愛之甚。顧得狂易之疾，雖旋愈而復發，公喪時乃不能執喪。既歸，逾年而遂卒矣。次承輝，以後其從兄聰聽。女一，適同年朱意園太守滌第三子側室。汪氏生子二：庱，殤；廣，聘白小山侍郎鎔女。孫幾人。公得年六十有三。某月葬於某。公叔弟珊迎其庶嫂及廣至乾州撫教之。爲之銘者新城陳用光也。銘曰：文足以繼燕許兮，而才足以追姚宋也。文既顯而才終閟兮，何命之嗇而疾之縱也？意皎皎以特立兮，情落落而獨厚余。痛虎賁之無人兮，溯典型於遺胄。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一 鮑桂星，字雙五，號覺生，安徽歙縣人。嘉慶四年進士。官禮部侍郎。有《覺生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鮑覺生先生事略》 鮑先生桂星，字雙五，一字覺生。

安徽歙人。八歲能詩文，十五補諸生。嘉慶己未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御試高等，遷中允。每撰進奉文字，輒拜文綺之賜。甲子典試河南，遂督河南學政。擢洗馬。晉侍讀。戊辰典試山西。庚午擢侍講學士。督湖北學政，遷少詹事。癸未晉詹事，除內閣學士。既受代聞，林清之變，疏陳十事。馳入京，仁宗亟稱之，且曰：「已次第施行矣！」丙戌擢工部右侍郎，充武英殿總裁。條奏武英殿事，劾提調及副管不職狀。提調摭先生平日語中之，遂落職，令閉門思過。越五年復官編修。宣宗即位，以編修召對。諭之曰：「汝所劾者，朕令褫其職矣！」既由侍講擢通政司副使，上召見，復諭曰：「欲爾習練諸事也。」甲申擢詹事，召對詢年齒甚悉。明年卒於位。

《清史列傳・鮑桂星傳》（存目）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一引《松軒隨筆》　嘉慶癸亥，覺生先生在都中，一時從游者甚衆，先生《賦長歌紀之》。自註：穆常軒（彰阿）、那崑峰（裘）、岳中峰（魁）、三藹堂（福）、永謐齋（甯）、福緒堂（保）、鍾雲亭（祥）、敏禹民（德）、永清園（泰）、毓雲橋（書）、榮顯堂（第）、奕醴泉（溥）、福禹門（申）、鐵荔巖（麟）、吉藹人（雲布）、張圖南（頡雲）、雲翥青（麟）、慶樞之（辰），以上名字皆見《覺生詩鈔》註中。其後諸公或贊綸扉，或建旄節，或登臺省，或膺民社。蓋都中以制藝授徒，自管韞山侍御後，當推先生。而科名之盛，仕宦之顯，則管之及門猶遜於鮑云。

《嘯亭續錄》卷三　鮑雙五侍郎桂星，雖以妄言失職，然其人性伉爽。未第時，爲涿水方氏主計臣，出入百萬計無遺筴，方氏賴之以富。爲中州學政，督課士子最勤，五更時，即朝服坐堂皇校閱文字。以河南士風多弇陋，故命題多以典故考詁，以誘士子勉於學問誦讀。其叙中州試牘有云：「士子弇陋不已，必至有懷挾代倩之弊，而國法隨之矣。」語雖激烈，亦見其苦心也。癸酉秋，任湖北學政時，聞林清亂，慷慨就道，數日急驅至京。時滑縣道梗，公主僕數人直摩賊壘而過，嘗曰：「吾既以身許國，豈可畏禍紆行，以干名義也！」途中上疏調劑兵食，語多裨益，上採行之。故滑縣之成功較速，公之策居多。公爲余之畏友，丁卯冬，余邸既遭回祿，公每勸宜急修葺，以存國體，至丙夜修書，洋洋數千語以責之。又余挾優過其寓，公拒不納，其嚴厲也若此。

《國朝正雅集》卷四九引《石溪舫詩話》　覺生先後與余同出少宰李小松先生門下。先生嘗謂余：「於會試分房得安徽鮑桂星，於鄉試主考得江西吳蘭雪，二生才相敵，其名字亦絕對。」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　嘉慶癸亥，禹門廷尉福申倡城西文社，先後偕鶴舫相國二十人謁鮑覺生，從游稱弟子。時惟相國及鐵麟、荔巖已舉於鄉，餘皆諸生也。每鄉、會榜發，多獲雋者。

《口占恭進》　《清稗類鈔・恩遇類》：歙縣鮑覺生侍郎桂星，仁宗時被口語，飭其閉門思過，不准回籍。宣宗初元召見，詢其近作，即占進一首云：【略】即伏地大哭，宣宗亦哭，立授編修，旋擢詹事。

《哭涂以輈》　《卧園詩話》卷三：新城涂瀚莊（以輈）先生，高才晚遇。督學吾楚，時予年纔十三，受知入泮，獎許甚至。公後以御史出爲福州太守，會李許齋方伯爲屬吏誣訐，恚而雉經，公不忍累上官，慨然任其咎，戍黑龍江。三年，值恩赦下，而公已先卒，年七十。無子，以姪爲之嗣。鮑覺生師有詩哭之云：【略】。

《桂舲司寇枉臨賦謝》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司寇爲文懿之孫，與吾鄉歙縣鮑覺生桂星侍郎唱酬至夥。覺生有《桂舲司寇枉臨賦謝》詩云：【略】。

《題蕉軒隨錄》　《蕉軒隨錄》卷二《龍樹寺》：京師宣武門外龍爪槐古剎爲文人遊讌之地。道光初，月亭上人重加修葺，復搆小樓曰「蒹葭閣」。鮑覺生先生詩所謂「野闊青三面，天空碧四垂」也。

著録

《清朝先正事略・鮑覺生先生事略》　著《進奉文鈔》二卷、《詩》八卷、《詠史懷人詩》十卷。又嘗用司空表聖說，輯《唐詩品》八十五卷。

郭麐《送鮑覺生（桂星）》 卜宅黃山下，終年冰雪容。幽居自今古，詩卷閱春冬。忽折白門柳，遺予綠玉笻。臨分一揮手，三十六芙蓉。

又《鍾山三友詩・鮑孝廉（桂星）雙五》 我初見先生，先生爲我言：歙有鮑雙五，今之員半千。才地甚倜儻，子見必相憐。又言所識士，三人爲最賢。謬謂不佞者，亦與居一焉！退而心竊喜，恨不立我前。竊喜又竊憂，見恐難比肩。秋風七八月，有客來軒軒。入戶一長揖，眸子光炯然。吐辭如懸泉，作文多雄騫。議論或不合，執之壁愈堅。俟其巇已見，往復收旌旃。吾鄙相笑樂，旁人詫爲顛。塵祛俄判散，綴翮行連翩。南宮又淹滯，教習仍遷延。功名有時會，科第何足傳！嘗恐爲升斗，志降精不專。先生稱知人，勉矣兩少年。

又《寄鮑覺生學士》 廿年湖海斷知聞，老矣泥塗望慶雲。鄴下舊曾傳七子，漢廷行復重三君。乘時善處功名會，下策猶收翰墨勛。塞北江南幾千里？又因風雨感斯文。

又《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二七 螭坳侍從中州守，不接音書幾載強？我比延年異通介，五君詠不廢山王。（鮑覺生侍講、王儕崎太守）

又《寄覺生視學河南》 強鞭蹇步逐驊騮，出入京華再不謀。往日文章高大歷，祇今河嶽在中州。似聞裏有三年字，那得帆開萬斛舟？怊悵俊遊如昨夢，鍾山一老雪盈頭。（謂惜抱先生。）

鄧廷楨《和鮑覺生前輩題出獵圖》 罷裘豹舄鶡鷸冠，顧盼雄姿老據鞍。小隊弓刀晴雪迥，平原狐兔朔風寒。虎頭骨相封侯易，馬革心情報國難。一劍如虹天外倚，鬚眉莫作少年看。

吴慈鶴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登雲山舊頭領二員：【略】獨角龍吴巢松（慈鶴），有《風山巢求是稿》。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八 吴慈鶴，字韻皋，號巢松，江南吴縣人。嘉慶十四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有《蘭鯨錄》、《鳳巢山樵求是錄》。

又引《小謨觴館文集》 巢松太史之初爲《蘭鯨錄》也，其時翔輝鼎門，振奇觿歲，涌思雷出，通莊軼馳，固已鏗鏘炳耀，凜耳疊目。既而遘跲隻，事戎旃，登蓬山，愴風樹。迨乎秉簜乘傳，騰岑降深，咨諏周原，延訪民隱，則又瑩澈靈府，發揮高致，減雕飾屏，華靡運神，明幹風骨，經萬辟千灌而成結鉤，由聲聞緣覺而入悲智。

又引《賞雨茅屋文集》 其初刻《蘭鯨錄》也，蘭氣襲袂，則百草失芳。鯨音鏗鐘，則衆樂奪響。煌煌乎，赩赩乎，固已追躡孟、韓，竝駕徐、庾。既乃涉歷多故，馳驅壯遊，蒿筆一枝，簜節萬里。揚雄少作，悔其雕華；謝傅中年，深以陶寫。則又原本忠孝，發抒性情，飲眞茹強，簡精練銳，譬諸老禪入定，百怪失其姦，窮宿將行軍，萬衆暗其咤叱，剪然一變，以臻厥成。

又引《聽松廬文鈔》 巢松太史弱冠時，尊甫曇繡先生官廣東糧道，蘇臺庚嶺，南北往來。既而隨宦濟南，中更憂患，《蘭鯨》一錄，已見老成。迨成進士，入詞垣，摛毫木天，載筆史局，使車所至，山水爲緣；碧雞金馬，助其奇思；嵩嶽河流，增其壯采。中年篇什，所詣益精，不以才力掩其性靈，故足貴焉！惜乎體弱多病，不克永年。方持泰岱之旌，遽返蓉城之駕。海內騷壇失此健者，篋中尺素如覩故人。猶憶君返東吴，曾寄嘉藻，僕居北渚，復枉瑤華。重覽蜀州之篇，恍聽山陽之笛，嗚呼！唏矣！

又 道光甲申，巢松視學河南。時余在荆州，巢松寄詩有云：「我已擔頭兩嵩嶽，君亦胸中九雲夢。」今重覽遺篇，猶想見興酣落筆也。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一錄《蘭鯨》刻萬牛，（巢松少作《蘭鯨錄》，才藻可觀。）碧雞金馬麗無儔。中年詩境傳空谷，翠褒天寒倚竹愁。（吴縣吴巢松慈

鶴。巢松中年以後詩境沈鬱幽練，所詣益精。）

《春日游白雲山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二：張壽榮眉評：「簡澹。」「工於寫景。」「山川人物，極意描摹，如汰膩妝而出靚面。」「宛轉關生，情韻兼到。」姚燮總評：韶秀處不減北宋人小品。

《越臺倡和詩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二：張壽榮眉評：「妍麗特絕。」「幽邃。」「錦心繡口，琢鍊精工。」姚燮總評：圓轉。

《與彭甘亭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二張壽榮眉評：「風景淒楚，意態悲涼，讀之能令鐵石人下淚。」「情事蕭條。」「似泣似訴，言之慨然。」「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奇險之思，駿邁之氣，齊赴腕下。」「寫初入戎幕，有色有聲，而立言亦有得體。」「於逍遙行樂事，又是一種寫法。」「仍從鬱抑中寫來，羈人悲況，觸緒紛引，此情此景，眞無以堪。」「以取次把晤收束，故作壯語，排解無聊。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令人增落月屋梁之思。」姚燮總評：結轖凌厲，工於賦情。

《與曾都轉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二：張壽榮眉評：「激昂慷慨，采壯色飛。」「矜鍊智邈。」「寫盡離索之後，荒涼寂寞情事，都非此種筆墨，卻是作者本色。」「感此懷故人，中宵勞夢。」姚燮總評：辭義超雋，別具心裁。

《絕句》《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八《聽松廬詩話》：巢松《絕句》云：「縷衫檀板記當年，嗚咽秦淮比杜鵑。自古興亡家國恨，箇中偏要著嬋娟。」二語包幾許史事。

《讀後漢書四首》一《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八《聽松廬詩話》：巢松讀《後漢書四首》之一云：「萬里烏桓部，西來就月支。易滋非族類，懷惠必羈縻。茶藥關生命，牛羊閱歲時。此曹皆困獸，全仗撫綏宜。」此詩作於壬午，論古通今，卓有所見，不獨詩筆沉鬱也。

《紀方敏恪事》《雪橋詩話三集》卷六：慈航寺距保定廿五里，地名漕河，向只一團焦，有鑑慈長老者主之。方恪敏未遇時，嘗大雪夜過此，凍踣於庵門外。鑑慈聞人聲，拔慧視之，掖之入，飲以湯水，得不死。待其愈，復資以衣裝，趣之入都。不二十年，恪敏擁節全畿，遂出私財，建寺以報其德。鑑慈頗有道，不以公加禮而入州府。【略】吳巢松詩云：【略】。

《賀伊庭廉使珠隆阿破賊》《雪橋詩話三集》卷九：嘉慶壬戌冬，安徽宿州教匪竊發，伊庭廉使珠隆阿率親卒抵城下，用火攻，由扶蘇亭入，一日平賊還。吳韻皋詩云：【略】紀其事也。

《捕虎行》《履園叢話》卷一四：嘉慶庚辰五月廿七日，京師雷雨夜作，暢春園虎圈之虎，忽逃其一。次早有中貴人三在前湖看荷花，卒遇之，虎食其一，兩人躍入水中獲免。越五日，奉旨命三額駙殺虎。翰林編修吳慈鶴紀以詩云：【略】。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吳侍讀全集》二十三卷，吳慈鶴撰。

陳沆

論述

綜論

汪正鋆《簡學齋詩存題識》讀秋舫詩，知其懷抱深遠，立心忠厚，非徒欲以詩人自畫者也。既與縱談，果然所願。秋舫力自淬精爲有用之學，忽玩物以荒遠大，詞章尤足損人意氣也。況所懷益大，則詩亦自能醇厚深遠，第於詩求之，淺矣！三卷以前猶見使才，語露痕跡；四卷以後則益進朴至，多有得之言，按之皆有典實。其內泊如也，其外闊如也，益以蘊釀，何難繼風人之義耶？

汪正榮《秋舫詩鈔題識》幽嶺石古，曉江春濃，連檣飛度，好夢屢逢。嘉慶二十一年六月，晤秋舫於都門，出示《秋舫詩鈔》七卷。塵事紛紛，匆匆未暇讀也。越二日，秋舫見予《詩況》，遂索所以況秋舫詩者。因閉門靜讀一過，敬識四語。可以盡秋舫之詩矣！未能盡秋舫之人也。

吳嵩梁《簡學齋詩存題識》甲戌春，余與秋舫定交京師，初見其詩，推爲船山勁敵。別才五年，精進若此。卷中古體尤勝。五言造意深妙、用力堅

苦處，殆非船山所能也。七言才壯而氣逸，間有一、二浮句冗字。惟固存而愼發之，則謹嚴中益見排奡。當與昔賢抗衡千載，況吾輩邪？

龔自珍《二哀詩序》 爲謝學士階樹、陳修撰沆作也。兩君皆以巍科不自貴，謂高官上第外，有各家師友文字，皆樂親相近，而許貢其言說。辛巳冬迄癸未夏，數數枉存余，求師友，有造述，皆大喜。學士德量尤深，莫測所至。修撰閉門斐然，懷更定之志。殊未成而忽然以同逝，命也。作《二哀詩》，時丙戌夏。【略】其二：讀書先審器，陳君虛且深。榮名知自鄙，聞道以自任。聞道豈獨難，信道千黃金。遂使山川外，某某盈君襟。幸哉有典則，惜哉未酣沉。手墨浩盈把，甄蒐難爲心。

《試律叢話》卷五 蘄水陳秋舫殿撰（沆），初魁大廷，卽歸仙籙。余素耳其文譽，而於其生平著作並未窺一斑也。久之，乃讀其《簡學齋試律》，則驚才絕豔，實足冠倫魁能，遂以未得見詩文全集爲憾。殿撰作詩正而葩，試律云：「性情《騷》悱惻，文字漢萌芽。自有和平聽，非徒綺麗夸。」殆不啻殿撰之自叙其詩矣。集中如《山月照彈琴》詩，蒼莽沈雄，聲律俱足是冠集之作。今錄其全篇云：「萬古清高氣，都歸此夜琴。月華彈不落，山影照來深。鏡寂蟾窺座，絃幽鶴避林。人誰天上聽？秋是曲中心。冰玉當頭鑑，星辰滿指音。數峯青了了，孤籟自沈沈。調逸難爲譜，霜多欲上襟。四更斜漢轉，餘韻尚松陰。」《晴天養片雲》中四聯云：「細與游絲裊，高疑獨鶴橫。無波偏作態，近日亦多情。美蔭千花仰，閒身一葉輕。風從亭午定，雨是昨宵行。」靈機妙緒，原評謂：「有身分，有性情。」信然。《柳偏東面受風多》結語云：「欲隨花送遠，如隔玉關何。」與《晴天養片雲》結語云：「晚來歸未得，還戀玉輪明。」同一溫柔敦厚之音悠然不盡。此詩人之詩，非僅試律也。而偏賦年不永，孰從而測之？《羣峯懸中流》句云：「石插青無底，江搖綠不圓。」《棲鳳難爲》條句云：「枝柯誰共老？毛羽不能低。」《明月照積雪》句云：「樓臺寒有韻，天地皓無聲。」《思發在花前》句云：「身如庭樹兀，信怕驛梅傳。」《蔭暍樾》下句云：「商郊同解渴，夏屋等容身。」《春星帶草堂》句云：「水暗時拖白，燈殘云：「商郊同解渴，夏屋等容身。」《春星帶草堂》句云：「水暗時拖白，燈殘云：「商郊同解渴，夏屋等容身。」《春星帶草堂》句云：「水暗時拖白，燈殘午避青。」《萬木無聲待雨來》句云：「安排濤寫蓋彷彿，戰衙枚漏聲遙在。」《百花》中句云：「滴疑兼宿露，出卽帶香風。」《三月春陰正養花》句云：「地無驚夢影，天有展春心。」皆振采負聲，巧法兼到，非徒工組織者所能望其後塵。《江邊黃鶴古時樓》句云：「遠引梅花笛，高淩杜若洲。雲隨荀費去，月照晉唐游。」分寫題字，穩愜之至。而後以「不改青山色，無邊白水流。酒家猶繞郭，詩客幾停舟」合寫之，既不脫「江邊」字，而「古」字仍在箇中。《心清聞妙香》句云：「居然如水定，信有不言芳。」又云：「無花能舉似，與佛共參將。」妙字層層俱到。殿撰試帖於詠史尤爲擅長，《荆軻入秦》句云：「怒髮聲俱變，函頭血未乾。圖中風雨泣，殿下虎狼看。」又云：「提囊殊急智，走柱亦奇觀。世運幷吞定，天心驟奪難。劫盟眞錯計，秦政豈齊桓？」前半叙事，後半斷制，不意韓、蘇大文乃於試帖中見之。又《文姬歸漢》全首云：「女有才如此，千金贖亦宜。存孤全友誼，忍死得歸期。一騎東風快，雙雛朔雪飢。身如焦尾在，心豈左賢知。大漠回看慘，陳留再到疑。經溫刊石本，箚補入關詞。兵燹餘悲憤，門楣繫孑遺。可憐書未續，無命作班姬。」直是一篇文姬小傳，而情韻隱秀，居然班、范之間，此豈尋常筆墨耶？《水流心不競》句云：「估帆爭若鶩，人影淡於鷗。」《意俱遲》句云：「坐久山俱暝，寒深杖不知。」寫得出。《月到中秋分外明》句云：「天將雲洗淨，地訝水鋪平。」只用常語，而於題中「分外」二字分量已盡。《深樹雲來鳥不知》句云：「一任穿晴絮，還如負午陰。槎枒中有路，去住兩無心。」《水深魚極樂》句云：「徹底春如海，游空夜有音。人間幾濠濮？鳥外一山林。」此兩題皆難形狀，而作者精思妙諦，都不似人間得來，能無拍案叫絕？《對竹思鶴》起句云：「梅宜邀月到，松亦盼雲還。偶爾對修竹，因之思羽仙。」兩意夾出，亦點題一變調也。又云：「遠目琴邊注，秋心杖外懸。便應成逸友，難致似高賢。」題之神理，更栩栩然活矣。

包世臣《簡學齋詩存題識》 水之大者，風已定，必有陰浪；琴之古者，響已徹，必有泛聲。陰浪彌勁，泛聲最悠。韋柳二公以是雄視百代，作者其嗣響矣！

魏源《簡學齋詩存題識》 空山無人，神思獨往，木葉盡脫，石氣自青。羚羊挂角，無跡可尋。成連東海，刺舟而去。漁洋山人能言之，而不能爲之也。秋舫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姚學塽《簡學齋詩存跋》 冲淡者其神，直樸者其質，詩品在蘇州、道州之間，不可以尋常畦徑求之。諸體俱佳，五古尤勝，必傳無疑。

陶澍《簡學齋詩存題識》 秋舫天才俊亮，落筆不能自休，近更加以檢束，駸駸乎窺漢、魏之門矣。卷中多精悍之作，如「各有天地身，攀附詎非

恥。」「一念靜躁間，終古霄壤侔。」皆見道語，可以針頑立懦。不當徒以詩人目之。

《卧園詩話》卷一　蘄水陳秋舫(沆)殿撰長於五古，余尤愛其《過采石磯弔太白》絕句云：「公竟不我待，大江吾獨東。卻看山月色，相送水聲中。」【略】秋舫才近太白，卒時年僅四十，惜哉！

《海天琴思錄》卷五　蘄水陳秋舫殿撰沆，詩品眞樸冲澹。

又卷八　生來明月是前身，詩思梅花不染塵。妙趣停琴應不教，蕭蕭萬籟古無人。(蘄水陳秋舫沆。秋舫《簡學齋集》五古、五律泓峥蕭瑟，爲五字勝境。)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八　秋舫詩才超逸，登上第而不永年，人咸惜之。魏默深評其詩云：「羚羊挂角，無迹可尋。成連東海，刺舟而去。漁洋能言之，而不能爲之也。秋舫其庶幾乎？」雖朋輩推重，未免過情，而其詩境高夐，可髣髴見之矣！

《石遺室詩話》卷三　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捩，略別兩派。一派爲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鎔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蘄水陳太初《簡學齋詩存》四卷、《白石山館手稿》一卷，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當時嗣響，頗乏其人。魏默深(源)之《清夜齋稿》，稍足羽翼，而才氣所溢，時出入於他派。

又　簡學齋詩，亦宛陵所謂含不盡之意，見於意外者。

又　太初詩味別酸鹹，《比興詩箋》發蘊緘。莫例一龕供王、孟，貌爲淡遠法時帆。

《定厂詩話》卷上　陳太初《簡學齋》，魏默深《清夜齋》，江弢叔之《伏敔堂》，金亞匏之《秋蟪吟館》，並多幽秀峭挺之作。

分論

《有感》　《國朝正雅集》卷六五引《寄心盦詩話》：秋舫先生《有感》詩云：「須識治兵先治吏，自來防盜在防饑。」理亂攸關，在此二語，談治術者，當共奉爲名言。

《河南道上樂府四章・賣兒女》　魏源評：末四句苦語令人不忍多讀，比「天陰雨濕聲啾啾」，倍覺悽愴。

《狗食人》　魏源評：末二句慘絕。

《喫草根》　吳嵩梁評：末二句冷語刺骨。

《逃饑荒》　魏源評：「官府」二句可憫。

《漵州道中》　吳嵩梁評：起結用意俱佳，三四句哀豔。　魏源評：五六句悽惋沈痛。

《出都詩六首》　吳嵩梁評：「有老杜《三吏》、《三別》遺意。」　魏源評：秋舫五古至此詩而大進矣！骨重神寒，眞實力量，固自不同。　包世臣評：蒼涼古直。《定厂詩話》卷上：「不有霜雪威，詎識陽和德。」實本於唐呂溫《孟冬蒲州關河亭詩》：「嚴冬不肅殺，何以見陽春？」《石遺室詩話》卷一〇：簡學齋【略】《甲戌南歸道中作》云：【略】此首在簡學齋詩《出都六首》中。另有《白石山館詩》原稿，經其曾孫(曾壽)石印者作此題。【略】余謂首韻固從「朝見黃牛，暮見黃牛」脫化出，然此詩全體，實與王摩詰之「朝與周人辭，暮投鄭人宿」一首結構極相近。「行人」二句，即「明當渡京水，昨晚猶金谷」神理也。「立馬」二句，即「宛洛望不見，秋霖晦平陸」神理也。「去雁」四句，即「蟲思機杼悲，雀喧禾黍熟。主人東皋上，時稼繞茅屋」神理也。「萬事」二句，即「他鄉絕儔侶，孤客親僮僕」神理也。但前後位置變易，而太初此詩，落想較大，氣息較近漢、魏。「山意去不息」五字，疑有化工。「立馬」十字，蘇堪《渡海詩》之「風煙知異縣，道里計中原」極似之。

《蘭陽渡》　賀長齡評：「不辨」二句慘極，「難民相謂」四句痛極，「行旅」四句樂極。　吳嵩梁評：余《秋懷》詩有云：「民窮不爲盜，橫死殊可哀。」與「難民相謂」四句意同。　魏源評：音節神理，俱從古樂府得來。

《憶李毅》　吳嵩梁評：「千金」二句傳神。　甲戌李生與魏子默深同在京師，李爲家玉松太守所賞，而予愛默深尤摯。魏好學而狷，李嗜酒而狂，竟以酒死，可哀也已。《雪橋詩話三集》卷一一：李毅，山西澤州詩人。【略】陳秋舫《憶李毅》詩云【略】。

《送魏默深歸湖南》　賀長齡評：「在紛」二句，畫出默深，可以觀所養

矣。「同生」四句，愛敬到極處矣。施之默深，可謂善用其情。　吳嵩梁評：讀與唐、魏贈答諸篇，至性虛衷，可愛可敬。

《揚州城樓》　龔自珍評：　裂邃之作。　吳嵩梁評：　五六句紀實語，非憂時者不能道出。　魏源評：　末二句眞杜。

《送關月生（發奎）出山海關》　陸獻《簡學齋詩存跋》：　道光辛巳年，關月生孝廉就沈陽講席，將出山海關。先生於月生爲甥舅行，送之以詩云：【略】其時獻正在桂香巖學使幕中，故末句及之。他日獻來京，先生云：「陸君」、「陸公」皆不文，非「生」不可，似不妨引賈生之例耳。此四章情眞語摯，風骨清高，不知編集中云何未載，可見先生詩遺佚者甚多。

傳記

周錫恩《陳修撰沆傳》　陳沆，原名學濂，字太初，秋舫其號也。母某氏，夢月入懷而生沆。年十二應童子試。鮑學使桂星才氣雄驁，陵轢一世，得沆卷驚歎曰：「天才也。」首拔之。由優貢中癸酉鄉試。沆清標玉映，雖再屈公車，而詞賦聲隆隆起。越六載，己卯始成進士，以第一人及第，授修撰。性純孝，母疾則變容色，蚤暮隱湯藥閒，時時搏頸籲天請代。父光詔，宦湘南。沆輒欲棄官歸侍。其學淵博，握要經史，旁徵流略，多所闚覽。其詩文以獨到爲宗，雖天姿儁拔，而思力刻憎，至數易其稾。故所作高奇華妙，卓然爲一代大宗。時邵陽魏中書源居京師，沆傾身與之友。人謂沆且貴，胡折節乃爾，矧源鱗甲難近。沆不聽，交源益篤，源亦篤好沆爲人，蓋金石如也。沆既以詩文雄海內，承塵接顏走其門者日衆，沆獨愼所與友。理學之友則董太史桂敷、姚比部學塽其人也；經濟之友則賀制軍長齡、陶文毅澍、龔禮部自珍其人也。其學從詞章入，而中年銳治朱子學，著《近思錄補註》十四卷，深得其奧。壬午典試粵東，癸未充會試同考官，號爲得士。卒年四十一。所著《詩比興箋》四卷、《簡學齋詩存》、《詩刪》若干卷、館課賦若干卷。沆亮拔醇粹，少負重譽，及享巍科，益志聖賢大道，議者以壽不究才爲恨。弟澐以英俊名，丁丑進士，官編修，道光辛巳充廣西主考，官至江南道監察御史，因陳事過嚴，左遷主事。詩文散佚，罔傳於世。子廷經以名御史傳其家。

《清史列傳・陳沆傳》　陳沆，字太初，湖北蘄水人。嘉慶二十四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道光元年充廣東鄉試正考官，三年充會試同考官，轉四川道監察御史。六年卒。沆天才亮拔，八歲能文，出語驚其長老。於學無所不窺，尤篤好宋五子書。嘗從婺源董桂敷、歸安姚學塽講學，與邵陽魏源友善。病中自省，恆書以相質。其言有曰：「近自患病以來，閉門謝客，日坐斗室中，初猶浮雜，漸覺凝定，性靈自炯，諸妄徐呈。於此之時，以之檢察，病根則毫髮畢見；以之涵泳，義理則意味彌長。足見爲學之道，靜虛爲本，深密爲要。」又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童子未必盡知學問，祇是心胸見識已自不凡。生成鳳翔千仞氣象，我輩終身沈溺詞章，豈不愧死？」工詩，汪正鎔稱其「懷抱深遠，立心忠厚，讀之令人孝弟之心油然以生。」嘗著《詩比興箋》，以箋古詩《三百篇》之法箋漢魏、六朝、三唐之詩，使讀者知比興之所起，卽知志之所之。又有《近思錄補注》十四卷、《簡學齋詩存》、《詩刪》。

《詞林輯略》卷五　陳沆，澐兄，字太初，號秋舫，湖北蘄水人。授修撰。著有《簡學齋詩存》。

紀事

陳奐《師友淵源記》　陳沆，字秋舫，湖北蘄水人。嘉慶己卯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與余從姪兆熊同榜進士。秋舫不相交親，而獨親於余與鏡塘姚先生，執禮甚恭。敬常自言：「狀元固不從學問中來也。前明羅念庵積二十年始脫去『狀頭』二字，秋舫脫去狀頭矣！」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四　陳沆，字秋舫，湖北蘄水人。曾祖母馮太宜人以節孝聞，載在《省志》。祖士珂，積德淳行，由歲貢中式經魁。父光詔，乾隆己亥舉人，官湖南知縣，嘗於某任內得教匪連名冊私焚之，終不上聞，蓋活人多矣。長子沆，嘉慶二十四年廷對第一。次子澐，丁丑會魁，先其兄入翰苑。兄弟先後請假省親，至湖南任所，見者嘖嘖稱羨，咸謂不嗜殺之報。沆子庭經，道光甲辰翰林，現官給事中；庭經子某，咸豐戊午舉於鄉。（《勸戒近錄》）

陸獻《簡學齋詩存跋》　獻每過先生，無不見，見必商榷古今。忽屢過而未得一見，心竊疑之，乃排闥入。先生大笑，語之曰：「吾近獲奇寶，杜門謝客者數日，今手抄畢矣！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不如攜吾抄本去，手錄一過也。」奇寶非他，乃儀部龔定庵所爲古文上、下卷也。先生好賢重友之誠如此。

雜録

龔自珍《題白石山館詩》　道光二年中秋，秋舫殿撰見視詩卷，盥讀已，輒取朱墨各加一通，無所容宣發揮，甚辱見諮之盛心。敬識年月，爲異時覆視痕迹。仁和同年生龔自珍璱人甫拜識。

《皇清書史》卷八　陳沆，字太初，號秋舫，蘄水人。嘉慶二十四年第一人及第，官修撰。書法古淡，無館閣氣。稿書佳者可入逸品，蓋乾隆以後鼎甲中所少者。（《木葉廔法書記》）

陳裴之

葉廷琯《蛻翁所見詩錄・感逝集》　小雲爲外舅雲伯先生愛子，天姿穎異，幼即能詩。長承家學，才蓋開敏。詩文外，兼留心經濟。當其隨官吳下，佐治江都，於河渠、鹽漕諸務，皆能講求擘畫。江南諸大僚愛其才能，譽不容口，遂以諸生入貲爲通判，謁選得雲南，以道遠不能迎母，辭官不赴，歸，理櫜於漢上。丙戌冬驟病旅歿，年僅三十三耳，人咸惋惜。身後夫人汪小韞爲編刻《澄懷堂集》十四卷，眞贋參半。余舊曾釐正別編，名《存眞錄》。亂後已失去。近年客滬，借友人所藏刻本選此一百零八首，集中精華大略在此矣。小雲初喜學翁山、心餘、仲則三家，故其詩多清剛雋上之作。既而白下尋春，邗江載美，一變而爲跌宕風華。洎乎愛姬感逝，遠客倦遊，再變而爲蒼涼哀艷，而身亦告終矣！言爲心聲，豈不信然？

《國朝正雅集》卷七六引王嘉祿云　小雲爲雲伯先生令嗣，隨尊人寓吳下。才氣俊爽，豐度翩翩，其於古人之學，無所不講。詩不專學古人，自有窮力追新之妙。

《贈龔瑟人》　《國朝正雅集》卷七六引《寄心盦詩話》：小雲《贈龔瑟人》詩云：「西北果能興水利，東南始可論河防。」自是創論，抱經濟才而不克永年，惜哉！

宣統《杭州府志》卷一四六《陳文述傳》附　子裴之，字小雲，雲南府通判，倜儻權奇，明於世事。論水利、河漕，指畫口陳，聞者動色。詩雄宕悱惻，不名一格。

《香畹樓坐雨詩》　《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姬（紫姬）最愛月，尤最愛雨。嘗曰：「董青蓮謂月之氣靜，不如雨之聲尤靜。籠袖熏香，垂簾晏坐，簷花落處，萬念俱忘。」余因賦《香畹樓坐雨詩》云：【略】。

《國香・悄指冰甌》　《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余朗玉山房瓶蘭，先茁同心並蒂花一枝，允莊曰：「此國香之徵也。」因爲姬營新室，署曰「香畹樓」。字曰畹君。余因賦《國香》詞云：【略】一時詞場耆雋，如平陽太守、延陵學士、珠湖主人、桐月居士，皆有和作。畹君極賞余詞，曰「君特、叔夏，此爲兼美。」余素不工詞，吹花嚼蕊，嗣作遂多。

《金縷曲・省識春風面》　《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蓮因女士雅慕姬（紫湘）名，背撫惜花小影見貽，衣退紅衫子，立玉梅花下，珊珊秀影，仿佛似之。時廣寒外史有香畹樓院本之作，余因興懷本事，紀之以詞云：【略】。姬讀之，笑授畫冊曰：「君視此影頗得神似否？」乃馬月嬌畫蘭十二幀，懷風抱月，秀絕塵寰。幀首題「紫君小影」四字，則其嫂氏閨湘手筆。是冊固閨湘所藏，以姬歸余爲慶，臨別欣然染翰，納之女兒箱中者。余欲壽之貞珉，姬愀然曰：「香閨韵事，恆慮爲俗口描畫。」余乃止。

《蝶戀花・霜月當頭圓復缺》　《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姬將適余，偶與倚紅、聽春輩評次青容院本，或《香祖樓》警句，或賞《四弦秋》關目，姬獨舉《雪中人》「可人夫婿是秦嘉。風也憐他。月也憐他」數語，吟諷不輟。唐甥桂仙侍鬟改子笑曰：「十姑此時固應心契此語。」金釵四座，賞爲知言。余前年於役彭城，寄姬詞有曰：「踏冰瘦馬投荒驛。負了卿憐惜。累卿風雪憶天涯，休說可人夫婿是秦嘉！」蓋指此也。嗣於下相道中寄姬詞云：【略】南州

朱夫人爲寫行看子，晚翠庵主卽書原詞於上。姬每一捧誦，感嘆彌衿，凄咽之音，如聽柳綿芳草矣！

《柳梢青・曳雪牽雲》《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余取次花叢，屢爲摩登所攝，爰賦《柳梢青》詞以謝之云：【略】允莊曰：「風流道學，不觸不背，當是衆香國中無上妙法。」姬曰：「飄藩墮溷，千古傷心，君能現身接引，亦是情天善果。」余曰：「安得金屋千萬間，大庇天下美人皆歡顏耶！」姬亦爲之囅然。

《臺城路・年來飽識江湖味》《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余以烏鳥之私，懼官遠域。牛馬之走，歷著微勞。黃扉辱國土之知，丹詔沐勤能之諭。綸音甫逮，吏議隨之。絜養銜恩，未甘廢棄。長途冰雪，小隊弓刀，急景凋年，重嘗艱險。維時允莊忽染奇疾，淹篤積旬，姬乃鷄鳴而起，卽詣環花閣，褰帷問夜來安否，親爲塗藥進匕，後始理膏沐，扶持調護，寢饋俱忘。語余世母譙國太君曰：「夫人賢孝，閨中之曾閔也。設有不諱，必重傷堂上心，而貽夫子憂。」稽首慈云：「妾願以身先之爾。」余時寄蹟於東陽參軍絳雲仙館，曾附書尾寄以近詞云：【略】姬時已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致沈篤。

《金縷曲・喜見桃花面》《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余自姬逝後，仍下榻碧梧庭院，翠桃香盒，泣置枕函，空床長簟，冀以精誠致之。然鰥目炯炯，恆至向晨。雖有鴻都少君之術，似亦未以措置也。猶憶七月四日蘭陵舟夜，夢姬笑語如平時，寤後紀以詞云：【略】時堂上屬瑯琊生偕行，讀之嘆曰：「此種筆墨，無論識與不識，皆知佳絕。惟覺凄惋太甚耳。」余變嗒然。孰知蘭陵入夢之期，卽秣陵離塵之夕。帳中環佩，是耶非耶！其來也有自，其去也又何歸耶！腸回目極，心酸淚枯。姬倘有知，亦當嗚咽！

《清平樂・香畹樓坐月》、《虞美人・香畹樓聽雨》《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姬最愛月，尤最愛雨。嘗曰：「董青蓮謂月之氣靜，不知雨之聲尤靜。籠袖薰香，垂簾晏坐，檐花落處，萬念俱忘。」余因賦《香畹樓坐雨詩》曰：「剪燭聽春雨，開簾照海棠。玉壺消淺酌，翠被冪餘香。惻惻新寒重，沉沉夜漏長。宛疑臨水閣，無那近斜廊。」清福艷福，此際消受爲多。今春《香畹樓坐月》詞，則曰：「蟾漪浣玉【略】」又《香畹樓聽雨》詞云：【略】蕭黯之音，自然流露。雲搖雨散，邈若山河。從此雨晨月夕，倚枕憑闌，無非斷腸之心，傷心之色矣！

《浪淘沙・新漲石城東》、《臺城路・深閨未識家山路》《湘煙小錄・香畹樓憶語》：余以樗散之材，受知於閣部河帥節使都轉暨瑯琊延陵兩觀察，河渠戎旅，不敢告勞。然出門一步，惘惘有可憐之色。迨過香巢，益縈別緒。凄懷釀結，發爲商音。猶憶壬午初秋，下榻碧梧庭院，寄姬蕪城詞曰：「新漲石城東【略】。」又於紈秋水樹對月寄詞云：【略】香影閣主人讀之，憮然有間曰：「此時此際，月滿花芳，偶爾分襟，愴懷如許。陽關三疊，河滿一聲，惻惻動人，聲聲入破，用心良苦，其如凄絕何！」余初出於不自覺，聞此乃深悔之。頻年斷梗，轉眼空花，影事如塵，愁心欲碎。玉溪句云：「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霜紈印月，錦瑟凝塵，斷墨叢煙，益增碎琴焚硯之恨。

葉廷琯《病中摘句懷人詩》酒邊心事慈烏泣，劍外家山杜宇聲。末路正堪同一哭，未須花月誤平生。自序：錢塘陳君小雲（裴之）有《題張船山太守集》一律，句云：「酒邊心事慈烏泣，劍外家山杜宇聲。」《澄懷堂集》中未刻此詩，殆以語涉譏刺耳！後小雲旅沒漢皋，正與船山卒於吳門一轍，良可慨也。自註：「可憐花月誤平生。」亦君題船山詩句也。船山之滯留，固非爲耽花月，若小雲則又爲名利所羈耳！

樂鈞

論述

綜論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短命二郎樂蓮裳（鈞），一作楊六士（夢符）。（贊）不平則鳴，如水上之風行。

《國朝正雅集》卷五一彭兆蓀云：「元淑秀氣孤秉，年甫逾冠，卽以選

拔舉江西鄉試，才名溢人口。嗣之京師，遊吳楚，所至輒傾其勝流。家貧，奉母僑江淮間，諸大府虛左相延。詩古文詞，務追古人不傳之隱。」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五引《聽松廬文鈔》　蓮裳初名宮譜，少日喜爲奇麗之文。曾撰《耳食錄》一書。壯歲韻語益工，兼工駢體。既登賢書，屢試不第。憶辛未春闈後訪余于萬明寺，既而彼此報罷出都，遂不復相見。聞其橐筆江湖，爲諸侯客，鬱鬱不得志，竟侘傺以終。才士偃蹇，自古歎之。然其詩文足以傳世，珠光劍氣，詎受塵埋。以之位置於蓉裳、芙初之間，允堪伯仲。

又　江西詩家，蔣苕生後，當推樂蓮裳、吳蘭雪兩人。同爲江西人，同爲孝廉，同爲翁覃谿先生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蓮裳久居幕府，蘭雪久居京師，晚歲詩名，吳盛於樂。然合兩集觀之，香蘇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如青芝多內心也。

又引《松軒隨筆》　余過南昌，冒雨登岸，購蓮裳詩文集，弗得。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臨川樂蓮裳鈞《過江至金陵絕句》云：「長干古道綠楊灣，飛在楊花酒肆間。孫楚樓邊人獨飲，夕陽紅遍六朝山。」比於定山堂之「流水青山送六朝」，同爲佳句。所著有《青芝山館集》，古體尤工。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臨川樂蓮裳孝廉（原名宮譜，後改名鈞。）遊粵時，適伊墨卿（秉綬）守惠州，請爲朝雲修墓。至潮陽，見普寧縣有天潢小裔墓，而無名，辨爲故明知縣朱統鍏女均，爲駢體文，勒之貞珉。詞人好事，無如孝廉者。後遊揚州，眷姑蘇女伶葆珠，字以雪如，將備小星，珠旋卒，葬之山塘。賦《煙夢詞》悼之，並爲繪像徵詩。所著《斷水詞・阮郎歸》云：「畫長花落小樓陰。簾波日影沉。闌干曲曲徑深深。教人何處尋？　經繡戶，聽瑤琴。關心直到今。如今已分不關心。愁來爭自禁。」《蝶戀花》云：「時節乍寒還乍暖。浪說看花，花信無人管。牆北牆南蝴蝶滿。花開花落青春短。　悔飲藍橋漿一盌。一寸柔腸，眞做千回斷。桃葉桃根波際遠。渡頭不敢高聲喚。」雪如將還吳門，有相待半塘之約，送以《金縷曲》云：「且莫傷離別！照同心、江南江北，一般明月。此去洗妝梅花下，判取玉釵寒徹。記那日、酒闌曾說。衣上珍珠千萬顆，是三生、淚點迎風結。因往事，又嗚咽。　遲回心事今來決。問相逢，綠楊門巷，燕飛時節？十里橫塘東流水，比似情波千折。更眼底、一天冰雪。多少吹簫紅粉伴，看江頭、打槳呼桃葉？歌此曲，重淒切。」《醉花陰》云：「葱白衣裳雲碧袖。蝴蝶雙雙繡。身似玉釵纖，不解相思，卻又因誰瘦。　海棠一萼紅初透。恰受春風彀。千萬莫輕開，試看枝頭，幾朵紅依舊？」《隔梅溪令》云：「半江春水半江風。落花紅。幾處愁人，酸淚寄花中？一時流向東。　淺斟低唱儘從容。太匆匆。記得銷魂橋畔，繫青篷。隔窗飛柳絨。」雖不盡爲雪如作，亦可謂一往情深矣！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四　詞以周、柳爲宗。【略】詞工描寫，事亦可傳。

盧前《望江南・飲虹簃論清詞百家》　蓮裳子，奇麗發文章。別其會心評浙水，倚晴此語細商量。朗秀自登壇。

吳嵩梁《耳食錄序》　吾友蓮裳，早負儁才，高韻離俗，以粲花之筆，抒鏤雪之思。摭拾所聞，紀爲一編，曰《耳食錄》。事多出於兒女纏綿、仙鬼幽渺間，以里巷諧笑助其波瀾，胸情所寄，筆妙咸韶。雖古作者，無多讓焉。同好諸君，請付剞劂。適僕至都，因屬爲叙。【略】乾隆壬子六月立秋日，東鄉吳嵩梁蘭雪撰。

徐承恩《耳食錄序》　吾友樂蓮裳《耳食錄》一書，膾炙人口，逾三十年矣。辛巳之歲，其子浚重爲刊板，而索序於余。嗚呼！吾何忍序吾蓮裳之書乎！雖然，則嘗聞之於蓮裳矣。考信必本於六經，著書要歸於有用。《上林》、《子虛》之賦，導一而懲一，君子弗尚也，況其下焉者乎！少年綺語之過，吾自知之，而悔之也久矣！夫學與年而俱進者也。蓮裳之詩，至四十而益工。其辭元本忠孝，明達體用，知之者，獨曾賓谷侍郎耳，他人雖譽蓮裳而不能盡知。嗟呼！蓮裳既塞於遇，復絀於年，卒不克一伸其志。世以才子目蓮裳，而蓮裳之心乃愈傷矣。猶憶甲子、乙丑間，余與劉芙初、陸祁孫、金手山輩，同客曾侍郎兩淮官署，一時琴樽文史之盛，冠於江南。今余與侍郎髮穆穆白矣。手山、祁孫或相見，或不相見，大率寥落無歡悰，而芙初、蓮裳乃至不獲享下壽以歿，今讀蓮裳遺書，不勝今昔存亡之感。即其書果無足重輕，猶將寶而傳之。況詼詭奇恣之才，終不可掩，固未可盡以蓮裳所自言者一例而繩之者。即聊書數語於簡端，以諗世之讀是書者，知蓮裳之所自憙，乃絕不在此，當亦蓮裳之所心許焉已！道光元年七月，錢唐徐承恩序。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耳食錄》　閱臨川樂鈞《耳食錄》，蓋學《聊齋志異》，而作者筆滯而詞陋。間有修潔者，終不免措大氣。鈞字宮譜，號蓮裳，與吳嵩梁蘭雪、羅聘兩峯等爲友，亦乾、嘉間名士也。

分論

《廉鎮吳曇繡先生榮性堂詩集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姚（燮）云：『翻騰處，殊欠簡鍊。』」「姚（燮）云：『此段瘦硬通神。』」「峭勁。」「凌厲無前。」姚燮總評：後幅佳。

《曾賓谷都轉賞雨茅屋詩集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青芝山館集》標目無上五字。」「雙管齊下。」「鋪叙盡致，清言屑霏。」「『爾』原作『矣』。」「跌宕頓挫，自述得體。」姚燮總評：其精鍊處自不可掩。

《答王癡山先生書》《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起便遒鍊，非庸冗手筆。」「吐屬淵雅。」「繫鈴解鈴。」「文士困頓，相爲一嘆。」「交際。」「所謂顧影自憐者。」「禁口不能言。痒，音羊，感寒體戰也。」「病淹。」「娟麗可愛。」「阨窮。」「意極摅謙，語極名貴，是作家勝人處。」「志操。」「葩采迅發，情韻欲流。」「凌厲其氣。」「游弭徵逐，意態畢繪。」「趣異。」「慨乎言之。」「室處之困。」「行旅之困。」「寒士景況，曲曲寫來，俯仰無聊，悲涼感喟，令人搔首，欲爲青天之問。」「姑以慰藉語作結。」姚燮總評：轖情鬱思，傾寫無遺，如聆秋夜清商，令人神志爲聳。

《白雲寺讀書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摘詞無懦。」「閒情幽緒，意境一新。」「研鍊精卓。」「描摹清供，筆致妍麗。」「瑣屑寫來，體會微密。」「俯仰之間，已爲陳迹。」姚燮總評：情境兩佳。

《勝國天潢小裔墓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虛籠。」「『仲冬』原集作『中冬』。」「持論名通，足息羣喙。」「『方』亦作『斯』。」「感慨悲涼，筆意恣肆。」「綰住太僕，筆貫五丈，而斯冢之來，亦曲曲傳出，此名手不可及處。」「爲勝國憑弔流連，轉以葬此地者，父女相依爲幸，是加倍寫法。」姚燮總評：澹不蹈空，綺不傷靡。

《重修朝雲墓碑》《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〇：張壽榮眉評：「『沈復』原集作『況乎』。」「婉孌有致。」「情思雋逸，符采相鮮。」「柔腸宛轉，哀豔動人。」「襯跌有情，文氣動宕。」「風致嫣然，其秀在骨。」「極娟麗，極幽異，筆力奇峭，意境悲涼。」「綺縟濃腴，情韻不匱。」姚燮總評：芊緜其語，摧惻其裹。又馮校云：原集「如廢壘者焉」以下接云：「客艭偶滯，冒雨來尋，村釀莫陳，持花申弔。巡愁臺而彳亍，仰徽靈而惻傷。爰告太守伊侯，亟加修葺。遂徵鄙製，將琢貞珉，屬工役未遑，故歲月不具，蓋有待耳。明湖十里，春雨猶香，小山四圍，晚霞如繡，埋香之宅，生金之碑，以永斯邱，並詮來者。」此當由曾氏刪削移綴。

《歷下雜詩》《匏廬詩話》卷下：蓮裳孝廉《歷下雜詩》云：「海棠已見委蒼苔，急爲紅梨冒雨來。春色春情都絕世，可憐牆角背人開。」後二話爲天下失路才人同聲一哭。

《讀史雜感（十二首）》《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三《聽松廬詩話》：蓮裳讀史詩，全史在胸，洪爐在手。每首一意，細入大含。沈雄之力，鯤鵬徙雲，飄忽之思，蜻蜓點水。惟有節制，故足貴也。昧者貪多，作數十首，如老人講古事，如盲人唱彈詞，刺刺不休，沓沓可厭矣！

《蜀岡四首》《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三《聽松廬詩話》：前人揚州詠古，於吳王、隋帝每多刺譏，此獨說形勝可資，豪華勿罪。才人筆舌，不欲猶人，然非今古羅胸，安能操縱在手。

《惠州白鶴峰蘇文忠公故居》《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三《聽松廬詩話》：春夢婆誰不曉，如此運用，意外有意，命字亦非泛下。公命宮坐磨蝎，故多招罪謗。結二句，尤爲沈鬱。

《綠春詩三十首・丹臺翠水隔西東》《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三《聽松廬詩話》：結二句可味。大千世界，或百年伉儷，或一夕歡娛，漏盡鐘鳴，回頭皆幻。此二句，眞情魔慾障中無等呪也。

《再和綠春詩三十首・銀漢西流不向東》《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三：沈痛之意，出以警麗之詞。《國朝正雅集》卷五一引《寄心盦詩話》：元淑孝廉，翩翩少年，嘗賦《綠春詩》三十章，又續賦三十章，讀之者無不醉心，眞才人之筆也。

《韓江櫂歌》王芑孫《書樂蓮裳韓江櫂歌後》：班固志地理所引不出風詩，兩漢儒者說《禹貢》、《職方》奚啻萬言？以今時考訂家論之，宜將悉取諸彼而固獨取此，蓋不徒以志地理，兼有以得政化善否、風澤芳臭之殊。以此見固著書有義，而詩亦非徒作也。櫂歌之體，猶之柳枝、橘枝，雖出樂府，實乃古風之遺，近世作者甚盛。樂君蓮裳遊粵，因爲《韓江櫂歌》百篇，指事類情，賅引極博，于以達殷勤之心，而頌善醜之德，庶幾固所謂「微言相感」

者在焉？其自註尤精審，足爲一方職志。異日詩官采言、誦訓、詔俗，其將于是觀之。

《喝火令・冷草迷孤蝶》《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四：蓮裳相知曰雪如（《聽秋聲館詞話》曰：姑蘇女伶葆珠也），集中有送雪如還吳門《金縷曲》。招同友人及潘靜香諸女郎，泛舟山塘，酹酒雪如墓，《玲瓏四犯》下拍有云：「幾杆腸斷酒？化作冥冥雨。兼勞女伴深深拜，問何意、相憐幾許？垂淚語。他時事，憑誰記取？」其初至雪如墓《喝火令》云：【略】極意渲染，深情若揭，而雪如之品格亦可見矣！

傳記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三 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有《青芝山館詩文集》。

《清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附 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號蓮裳，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著《青芝山館詩集》。與吳蘭雪同爲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晚歲吳名盛於樂。然吳詩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若青芝多內心也。

《清史列傳・樂鈞傳》 樂鈞初名宮譜，字元淑，江西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鈞秀氣孤秉，少日喜爲駢儷之文。嗣之京師，遊吳越，無所遇。家貧，奉母僑江淮間。南城曾燠招寓題襟館中，由是所學日進。詩古文辭，務追古人不傳之隱。燠嘗謂鈞所長不惟詩，諸體之文靡不綺麗。然其爲詩每驚儕輩，嘗賦《綠春》詩二十章，又續賦三十章。江西詩家，蔣士銓後推樂鈞及吳嵩梁。兩人同爲翁方綱弟子，論者謂嵩梁詩名盛於鈞，然不如鈞多內心云。著有《青芝山館詩文集》。

紀事

《金縷曲・贈別》《清詞玉屑》卷八：臨川樂蓮裳鈞，詞工惻艷，眷吳中女子雪如。其送雪如還吳門《金縷曲》，世盛傳之。【略】宋于庭翔鳳《望江南》詞有云：「揚州憶，明月弄嬋娟。烟夢詞中情歷歷，雪如坟遠草芊芊。料取托君傳。」注謂臨川樂元淑，客揚州，有姑蘇女子雪如，名價頗重。元淑於飲中留意，賞識風塵，而力不能致，作《烟夢詞》贈之，雪如感而成疾，遂以物故。欲買骨以葬，詎假母尚索重貲，同人爲集三百千畀之，乃移葬虎丘，刻石曰「女郎雪如之墓」。元淑即蓮裳別字，然則蓮裳竟以重金市骨，抑尤難矣。其《贈別・金縷曲》云：【略】如許深情，瑯琊王伯輿後，恐不數見。

《探春・桂殿呼鸞》《靈芬館詞話》卷一：月璘女士薛娟，余葬之葛嶺之下張孝女坟之側，自爲葬記，復繪《春山埋玉圖》。蓮裳《探春》一詞最工。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耳食錄》 十二卷，樂鈞撰。又《青芝山館詩》二十二卷、《駢文》二卷，樂鈞撰。

藝文

陸繼輅《喜樂三至》 迎君握君手，問君那得來？君來休更去，孤影鎮徘徊。

又《爲樂三題青芝山館圖》 樂生抱山癖，而無買山資。衿期託圖畫，展讀聊自怡。東南足名勝，獨秀非青芝。欣然愜幽賞，遂若爲我私。人生本寄耳，何必多然疑？

又《哭樂三（鈞）》 青山舊約又蹉跎，（曩與君有木瀆結鄰之約。）屈指浮生事事訛。標置略嫌矜氣重，清齋其奈艷情何？麻衣下地魂猶瘁，（君持太夫人服未除。）芳草當門忌本多。從此二分圓月夜，年年爲爾罷高歌。（君以八月十五日卒於邗上。）

王芑孫《次韻酬樂蓮裳孝廉（鈞）見贈》 獨鶴俛雞羣，自學舉步高。女牀鸞一嘯，鵝鴨聲徒勞。我慚斥鷃遊，決搶豈能豪！逢君汗且僵，敢謂邀寵褒。

題襟盛文戰，風雲起麾旄。未能曾溝踰，竊比清人遨。擊蛇陣首尾，貫蝨功釐毫。登壇客燕頷，倒篋卷牛腰。偶從憑軾觀，輒擬複壁逃。文章萬流輩，日月三重霄。誰爲擔荷儒，傲睨絕續交？一枝春秋筆，兩字衮鉞操。免教杜韓出，概視呼而曹。君乘大鵬翮，軒然破秋寥。仙鉤自歛玉，肯緣駕駘驕。至味斟天漿，醇矣棄其糟！挽將銀河水，化爲曲江濤。會看《青芝集》，（蓮裳集名。）接軌《詩》與《騷》。此如樹珊瑚，亦如負山鼇。須探蛟龍宮，必非澗溪毛。

郭麐《題樂蓮裳孝廉（鈞）青芝山館詩集》 蓮裳之爲人，如玉亦如雪。蓮裳於爲文，有筆亦有舌。貌清神逾溫，意重口不結。要之其天全，一眞破百譎。我交君尚淺，飲水知其潔。再觀所爲詩，百鍊百不折。蛟龍牙須雄，跋浪疑可掣。雲霧青冥高，梯空或能抉。應霜豐山銅，躍水蕤賓鐵。每逢忠義事，彌覺肝腸熱。天人既邈然，今古亦離絕。所賴有文章，上下補其缺。文章本人心，滴此一寸血。李杜韓歐蘇，恃以不磨滅。君友有吳郎，古佩紉環玦。（蘭雪）論交二十年，無奈見卽別。當時亟稱君，鄙意尚不屑。世傳小說家，往往近穢媟。謂將古人方，夸堅諾皐列。（君著《耳食錄》。）朅來得相遇，頗願見之切。徐闚立言旨，是亦取友訣。適然得我驚，與世區以別。反疑吳郎言，習見未免褻。因之想其人，磊砢抱奇節。又疑體清羸，不副氣雄傑。始終一皮相，肉眼論黔哲。勿謂知人難，詩亦豈易說！

又《蓮裳愛吾吳青芝山之勝與賓谷都轉廉山大令有卜居之約船山侍御爲作青芝山館圖以寄意蓮裳自題五詩其上爲次其韻》 書生足可笑，往往誇相宅。名山滿天下，豈惜爲爾擇？故鄉亦復佳，煙蘿日以碧。惆悵買山人，棲棲遠行客。

又《戲暮懷人詩・逝者・樂蓮裳》 題襟昔逢君，頎然如立鶴。苦吟必宵分，痛飲忘體弱。手抱一隻書，鄭重如有託。幸有故人心，應慰泉下諾。（月樵觀察、曼生司馬將爲刊集。）

李遇孫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 李金瀾遇孫與余相識於梅里馬君家，嘗爲題其先徵君《灌園圖》。近見其《消寒雜詠》諸作，雅音愔愔，不媿門風。《圍鑪》云：「霎時回暖氣，努力學冬烘。」《探梅》云：「得信才今日，相思已隔年。」《懷張雲巢》云：「張星光照東西澥，白傅才超中晚唐。落落未曾謀一面，遙遙相與證千秋。」金瀾甥應天垣亦能詩，有《舟行》云：「斜射日光孤塔白，倒垂山影一江青。」

《耐冷譚》卷一五 嘉興李金瀾明經遇孫，爲秋錦徵士後人，博學好古，詩文卓爾不羣，尤究心歐、薛諸家之學。嘗上溯三代，以迄國朝，爲金石之學者，彙成一書，得五百餘人，名《金石學錄》。阮宮保師序之以傳。詩有《芝省齋吟稿》，前集已刊行，近詣益精粹。

《題廣陵黃生寫經圖》 《耐冷譚》卷一五：金瀾又有《題廣陵黃生寫經圖》，可爲後學讀書之法，因錄之。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五 李遇孫，字慶伯，號金瀾，浙江嘉興人。優貢。官處州府訓導。有《芝省齋集》。《遠香詩話》：廣文淹貫經術，著《隸古釋文》，爲說經者傳述。又撰《括蒼金石志》，考證極詳。

《清史列傳・李遇孫傳》 遇孫字金瀾，嘉慶六年優貢生，處州府訓導。幼傳祖訓，淹貫經史。著有《尚書隸古定釋文》八卷。漢孔安國以科斗文難知，取伏生今文次第之，爲《隸古定》。宋薛宣因之成《古文訓》；遇孫又以隸古文難知，引《說文》諸書疏通之，譌者是正，疑者則闕。性嗜金石，有《芝省齋碑錄》八卷、《金石學錄》四卷。官處州時，以處州地僻山遠，阮元《兩浙金石志》未免脫漏，乃搜輯百餘種，爲《括蒼金石志》八卷。他著有《日知錄補正》一卷、《校正》一卷、《古文苑拾遺》十卷、《天香錄》八卷、《隨筆》六卷、《詩文集》十八卷。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嘉興三李傳》 李遇孫字金瀾。工詩古文辭，爲時所推。尤明金石之學。阮文達視學浙江，以諸生受知特深。比文達任浙撫，

遂招致詁經精舍肄業。所著《金石學錄》成，復爲序而行世。嘉慶辛酉舉拔貢。晚官處州府訓導。感於郡志體例舛錯，麗水又無專志，山川扼塞，人物繁彙，與夫政治、古蹟及過客往來題詠，尙可見之金石文字，然往往銷蝕磨滅，久而就湮，遂與邑人士謀輯《括蒼金石志》。同遊各屬，所至窮崖絕峪、破冢荒祠，搜覓榻錄殆遍。凡史書志乘所錯舉挂漏者，正之補之，每篇綴以題跋，上起晉宋，下迄宋元，成書十二卷，較阮公《全浙金石志》用力同而難易倍蓰焉！別撰《尙書隸古定釋文》與詩文集若干卷，稿幷藏于家。

《清儒學案小傳・李先生遇孫》 李遇孫，字慶百，號金瀾。祖集，字敬堂，乾隆癸未進士，官鄖縣知縣，通諸經，潛心理學，以教諸孫。先生親承指授，與從兄引樹香芷同學齊名，由優貢官處州訓導。著《尙書隸古定釋文》，孫淵如爲之序，以爲足存晉代舊文、唐宋相傳字體。著《金石學錄》，列治金石學者姓名、著述，自三代迄近今，都三百餘人。所爲文曰《芝省齋集》，又有《金石原起說考補》、《北宋石經補考》、《日知錄補正》、《古文苑拾遺》、《芝省齋碑錄》、《芝省齋隨筆》、《天香錄》、《括蒼金石志》。（參《嘉興府志》、《梅里補志》。）

《一品會》 《耐冷譚》卷二：康熙初，神京豐稔，笙歌清讌，達旦不息，眞所謂「車如流水馬如龍」也。達官貴人，盛行一品會，席上無二物，而窮極巧麗。王相國胥庭（熙）當會，出一大冰盤，中有腐，如圓月。公舉手曰：「家無長物，祇一腐相款，幸勿莞爾。」及動箸，則珍錯畢具，莫能名其何物也，一時稱絕。至徐尙書健庵隔年取江南燕來筍，負土裹載至邸第，春光乍麗，則之而挺爪矣。直會期，乃爲煨筍以餉客。去其殼，則爲玉管，中貫以珍羞。客欣然稱飽，咸謂：「一筍一腐，可採入《食經》。」此梅里李敬堂大令（集）聞之其曾大父秋錦先生，恐其久而遂軼，余以示後人者。今其孫金瀾明經（遇孫）檢得之，屬同人賦詩焉！其首倡一絕云：【略】。

唐仲冕

論述

《北江詩話》卷一 唐刺史仲冕詩，如出峽樓船，帆檣乍整。

《靈芬館詩話續》卷五 唐陶山觀察仲冕，向宰吾邑，治聲藹然。亡友袁湘湄其所舉士也，以國士待之。時有恃奧援請託者，公不爲奪。余亦繆以文字獲知，乃以久客遠外，不相見者十餘年。今歲公以攝篆河庫道，因得造謁，尊酒論文。出未刻詩稾見示，猥蒙虛懷下詢，屬爲去取，快讀一過。觀察有已刻詩詞集若干卷，亦今始得見。大約刊落枝葉，獨表眞實，似近作尤爲老境。其中古體爲多，亦高於近體，五古尤爲獨擅勝場。《請假雜詩十一首》、《旅病雜感六首》、《題鄧湘皐詩卷》一首，皆清氣滔滔，風行海運，而沈深渾厚，蘊蓄醇醲。不獨作者爲難，恐知者亦未易也。近體亦皆無無爲而作者。五律有《立秋日勘海門合龍五港》云：「四海爲家廣，重門擊柝嚴。如何橫一櫂，便欲廢三監？舟負難藏壑，丸封豈塞函！莫言溪澗小，萬斛駕長帆。繡錯分州壤，川流共此津。鄰封寧是壑，水監不如民。開堰西門豹，循阡召信臣。被符當盡力，攜樸趁涼晨。」《陶山展墓》云：「少植數行栢，今裁一兩圍。思親如此樹，投老幾時歸？人與石同瘦，草無霜自肥。何須買山隱，是處足忘機。」《淮陰舟中》云：「買棹長淮路，淮流喜未冰。雁繩銜落日，漁舍點寒燈。下水船宜艣，中宵被有稜。舟人覺來往，笑問客何能？」七律《戊寅元旦》云：「公庭退食拜家昆，願進屠蘇酒一尊。同是得年無老少，幾時歸里共朝昏？新炊藏甕冬春米，細嚼堆盤生菜根。如此粘盆眞暖熱，底須列炬戟爲門？」《海上》云：「海濱八月天氣涼，濕雲一夜飛冰霜。小亭搖風鶴鶴叫，平洲滴露蒹葭蒼。塵顏奔走近鮫室，隴首區分窮蠔莊。萬里黃河有歸宿，百年皓髮何蒼茫？」似此數詩，不獨氣格之高，風骨之重，而民隱、宦情、孝子、悌弟之思，志士、勞臣之感，自然流露于行墨之間，嘗鼎一臠，足以知味矣！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八引《松軒隨筆》　錢辛楣先生云：「陶山詩，能達難顯之情，而不入於鄙俚佻巧之習。」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八　陶山躬際承平，起家牧令，清詩美政，流播吳中。今閶門滄浪亭有五百名賢石刻，首泰伯，以仲冕殿，其見重如此。秦小峴謂其詩通於政，王惕甫稱其不克施諸官者則寓諸詩。集中如元結《舂陵賊退》之篇，藉民事以通諷諭者，多不勝選。陶山自言，初宗韓、蘇，後效岑、高，憚於精專，貪多喜雜。顧其筆横才高，實能鎔鑄衆長，自成機軸，故有轉酪成酥之美。

《七律一首爲觀察清華作》　《雪橋詩話餘集》卷五：臺灣觀察清華爲朱渥所困，審爲文吏，聞言感泣投誠，拜爲義父。觀察過雲間，爲唐六枳言之，六枳詩云：【略】清君蓋亦當時悃愊之吏也。

《題鑑兒讀書圖》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八《唐仲冕》：七古。父爲子題圖，詩中罕見。錄此，亦喬梓美談也。

傳記

陶澍《唐仲冕墓誌銘》（存目）

英和《誥授通奉大夫護理陝西巡撫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唐公神道碑銘》

今天子即位，不次用人。元年，湖南長沙府善化縣陶山唐公以候補道擢福建按察使司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護理陝西巡撫，疏累上，皆報可，余喜公得大用。有自陝來者，言公老且病，余驚愕。三年正月致仕，寓金陵。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卒，年七十五。金陵之人走相弔。今年春，余承命勘南河，公長子鑑，余己巳主試禮部所得士也，將卜葬公於山東肥城之陶山，捧墓誌乞余銘公之碑。余曰：嗟乎！公余舊學也。當乾隆己酉，公曾館余家甫一月，聞訃歸。癸丑二月重來，榜發，同成進士。余與公蓋友而兼師。今公卒，屈指弱年師友，零落幾無存者，何忍不銘公？公諱仲冕，字六枳。父令山東平陰，母太夫人卒於官舍，相地得陶山，故公號陶山。公與余以學問相長。初，以即用令分發江蘇，余以公宿儒，或憚於作吏，而公循聲大起。所知縣曰荆溪，曰吳江，曰吳縣，所知州曰海，曰通，所署府曰松江，曰蘇州。嘉慶癸酉，擢升福州府，督撫謂公不可去江南，奏請以道員留。一署河庫道，兩署按察使司按察使，終陝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公之卒，海州之民尤哀悼，具事狀請祀於名宦祠。余按其狀曰：州，疲邑也。鄰山東郯沂境，曳刀手倚羽山爲巢，公殲其魁，餘驚潰，惟公能除暴。再曰：州濱海隩區高公梟鷹游門，姦宄多出沒，公巡洋遇颶風，無懼色，惟公能靖氛。再曰：州之試附淮安府，往來維艱，公創石室書院，親授讀，言於學使，歲按臨，即石室爲試院，士競奮，惟公能振文風。再曰：州之城不通舟楫，米薪無市，公鑿渠自新浦口達東門長千餘丈，民呼爲唐公河，惟公能盡水利。敢具狀以請。松江之士大夫亦有謂余者曰：往者，張公百齡檄公濬吳淞江，公議曰：「江之淤，由海潮挾沙，疏來源，除內壅牐壩，修不大舉者，不永逸。」時以費絀不能盡用，自前年冬，今中丞陶公重濬，費巨萬，使當時盡用公議，今雖無濬可也。公自進士起家，至大吏，中間遇升擢，送部引見，必至余家言民之戚，若疾痛之在身。惜居陝僅一年，三護巡撫，未竟公之志。然江南之思公深矣。公生平不廢書，著作宏富，海內學者未謀面，必尊曰「陶山先生」。蘇之人士至繪公像，刻石滄浪亭，以繼歐、蘇。余與公詩札往來如山。余曾爲公撰《岱覽序》，遺編猶在手。迴憶三十年間，忽忽若往日事，蓋不勝羊曇華屋之痛。余既重鑑請，書公之碑。公三代誥贈，諱氏，取某氏，子幾人，孫幾人。凡志於墓者，鑑之外不復著，重知公、寫余思也。鑑翰林院檢討，浙江道監察御史，廣西平樂府知府，有學行。嗚呼！公未竟之志，將有待於鑑。銘曰：巍巍衡嶽，實產唐公。自南徂北，惟余之從。公宦吳邦，雨膏風仁。歷有多年，父母我民。天子曰吁，聞汝村美。承宣秦雍，公則老矣！連珠綴玉，惠我以詩。人之云亡，悠悠我思。卜吉於陶，以從厥母。勒詞貞珉，永示公後。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八　唐仲冕，字六枳，號陶山，湖南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布政使。有《陶山詩錄》。

《清朝先正事略・王九溪先生事略》附　唐先生仲冕，字六枳，號陶山。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任荆溪知縣。調吳縣。擢知海州。權松江及蘇州府。所至勤求民瘼，振興士氣，興大利，除大弊，措理裕如。又以其暇修治古蹟，接禮賢畯，意趣超然軒冕外。嘉慶五年，由候補道擢按察使，晉陝西布政使，三權陝西巡撫。以疾歸，進居金陵。卒年七十有五。性孝友。自

以其父官平陰，貧甚，母殤不能歸葬，葬肥城之陶山，因以陶山自號。嘗結廬墓側，孜孜著述，撰《岱覽》三十二卷。輯《湖南詩徵》未就。著有《陶山文集》。吳門滄浪亭有五百名賢像石刻，首吳泰伯，終唐陶山，其爲時推重如此。

紀事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八引《松軒隨筆》 秦小峴侍郎云：「陶山居官，勤勞政事，以其暇修治古蹟，接禮寒畯，意趣超然軒冕之外。」王鐵夫學博云：「陶山始至荆溪，以大買書逋其帑。其後改官五六處，輒以書俱。」

又 先生晚年爲孝廉堂主講，長君鏡海太常、季子竹泉刺史，皆侍。鄉有耆英，庭多玉樹，老壽蕃祉，先生兼之矣！

《國朝臣工言行記·唐仲冕》（存目）

《皇清書史》卷一八 唐仲冕，號六枳，又號陶山，善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官陝西布政使，署巡撫。工書法。（《崇川詩鈔彙存》）

《七律八首》《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吳縣城西北有桃花塢，舊志稱爲宋章簒別業。唐解元寅築居于此，有夢墨亭，有祠祀六如居士及祝京兆、文待詔。天啓中，楊端孝大濬改爲準提庵。國初，宋中丞犖重加修葺，增建才子亭。百年以來隳廢靡遺。嘉慶六年，善化唐陶山觀察仲冕知吳縣事，因拓庵東别室，移祀唐、祝、文三君像，顏其室曰桃花仙館。且訪得六如居士墓，在胥門外横塘王家村，封植而題識焉！並賦七律八首云：【略】事既風流，詩尤隽雅，可謂韻矣！

《於役河渠》《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八《聽松廬詩話》：先生于役河工兩次，於河事利害最爲熟悉，有《引河篇》數千言。

著録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八引《松軒隨筆》 許石華大令云：「吾師倣古人一官一集之例，有《臨津集》、《松陵集》、《朐海集》、《蘇臺集》，又《西行》、《南旋》、《東歸》諸集。」

藝文

王芑孫《唐陶山大令（仲冕）來署川沙同知中秋有詩枉贈次答二首》 虚堂不見一鱣銜，蓬藋遮門也莫芟。奇字漫臨朱草帖，新涼先到紫蕉衫。閒曹偶趁晨衙鼓，好客剛停夜浦帆。傾蓋便應同故舊，相思隔歲有封緘。檢點晴窻各幾篇？商量冷暖話蟬聯。鶴心天外猶思舞，蝶夢花前未肯圓。君不沾泥辭漸濯，吾惟戀棧敢嘶騫。冗官聊得偕疎放，拄笏西山記昔賢。

又《再疊前韻答陶山留别二首》 詩成須遣鶴頻銜，草草何妨句不芟。老我尚憑三寸管，祝君早脱七觔衫。宦塗況味溫涼玉，人海聲名上下帆。且可當杯笑開口，只除飲酒莫牢緘。雲霞聚散記清篇，好夢游仙斷復聯。吾輩寸長安問尺！下官方鑿鄔投圓。蚓雖食壤難辭槁，馬欲騰槽不受騫。寄語素交誰念我，朝朝畫粥擬前賢。

又《寄陶山以詩代柬》 微官終日常低顔，坐曹那在劇與閒。閒中頗憶六幕生，（陶山自號。）謦欬未接心先傾。思君不見癢搔疥，邂逅逢之此一快。我尋君舟君過我，無酒相溫作茶話。詩成遣送稿不削，呼城已下城門鑰。齋夫驅卒走相語，吾官既癡客尤惡。自古神仙足官府，何況飛蚊聚塵土！妄思嫁食蝨其間，滿腹雷霆喑不吐。君誠式玉德愔愔，我亦攫醳無絃琴。破除腰笏孤耿氣，蕩掃寒氈抑塞心。乘潮打鼓趣迴船，冷齋茶熟心茫然。君行三日意何似，缺月已減前時圓。

又《自洞庭山歸得唐陶山刺史（仲冕）枉訪不值見懷之作次韻答之》 川泳雲飛各其素，佛有隨緣爲去住。君今汎海應官來，（陶山此來航海。）我自入山尋藥去。多君半世書城居，我亦勸君勤讀書。豈知未讀長短經！終然見笑章句儒。從來冷宦非熱吏，肯向衡門枉旌幟！子猷虚返雪中舟，禰生漫滅懷閒字。詩成不作凡鳥訶，知我謝客曾無何？

吴修

《靈芬館詩話》卷六　吴思亭修，精於鑒古，幾乎以手摸絹，可以别宋、元、明者。少負雋才，有神童之目。爲詩信筆揮灑，而天眞流露，陳言腐談無從到其筆端。書畫一船，江湖跌宕，意氣頗自豪。新以所刻《湖山吟歗集》見示，皆游杭所作。《飲南山泛舟浴鵠溪遇雨》云：【略】《過可莊見懷》云：【略】《湖樓晚望》云：【略】《雨後過裏湖》云：【略】他如：「人影遙分秋水渡，烟痕忽斷夕陽山。」「苔痕已上佛頭綠，樹色不如僧面黄。」皆有南渡羣賢風格。又《題南田百花圖卷》云：「風露先從筆底生，百花開處任縱横。可憐一樣施朱粉，别有風情畫不成。」論畫固當，即以之論詩，亦入三昧。

《墨林今話》卷九　海鹽吴思亭修，字子修，候銓州同知。僑居嘉興。詩古文皆沉雄清快，與竹汀宫詹、覃溪閣學爲金石友。同時如山舟、夢樓、淵如、穀人、墨卿諸先生，咸願締交。籀石宗伯時返里第，與之世戚，尤爲親暱。所著《青霞館論畫詩》、《吉祥居稿》、《湖山吟嘯集》、《續疑年録》、《居易居小草》、《思亭近稿》、《居易居文集》、《曝書亭詩集集注》、《紀元甲子表》、《昭代名人小傳》，佳句録悉，流播藝林。平生精於鑒别，手搜國朝名人尺牘，壽之貞珉，多至六百餘家，徵文考獻，誠當代有心人也。餘事作畫，工王洽潑墨法，惜不多作，世鮮知者。第四子秉權，字經可，號小亭，工寫生，兼精篆、隸。豪於飲，多酒酣落筆，頗得天趣。年未三十，所造未可量也。

馮登府《吴君思亭墓誌銘》　嗟乎！余與思亭交，垂二十年。兩人皆好遊，遊而歸，未嘗不一日相聚以爲歡也。而今乃爲其元堂之文，悲已。思亭精鑒别，喜著書，嘗聚昭代名人赤牘至六百餘家，刻於石。與海内賢士大夫遊，上下其論議。得錢詹事大昕《疑年録》，續而成之。每語余曰：「唐賢多厄於五十七，宋賢多厄於六十六，殆有數存焉。」今距思亭之亡五、六年，余知交中齒輩稍長者零落殆盡。畸人碩德，其生卒皆宜入此録。而思亭尚不及宋賢之年，其可歎也。夫乃叙其行誼世次，而爲之銘曰：貞肅之裔澉浦里，焯哉東海兩孝子。始遷硤石後就李，修也其名思亭氏。九齡能詩得宗旨，其言涓灑無譽毁。短軀廣顙而豐耳，東方畫像差堪擬。賣畫得酒即歡喜，以手摸字知醜美。年年畫舫五湖水，南泛甌越北燕市。歸來著書期沒齒，惜哉屬疾傷芣苢。年六十四有三子，（爾昌案：錢儆鄦《補疑年録》作年六十三，蓋誤。）繼妻仲存徐前死。葉庚張丑此其似，我爲銘幽垂諸史。

潘曾瑩《墨緣小録》　吴思亭（修），海鹽人。工詩古文，著作甚富。精鑒别，搜羅國朝名人尺牘六百餘家，勒之石。間作小畫，墨氣深厚，擺脱時習。藏有一峯草堂看花詩冊，作者爲朱竹垞、陸冰脩、周青士、查初白、湯西崖諸先生。主人爲喬石林侍讀，草堂者，侍讀都門邸舍也。時在康熙丙寅之春後百三十一年。嘉慶丙子，思亭屬屠琴塢補圖，琴塢復填《金縷曲》一闋云：「夢醒春明早，問燕臺故人，别後鶯花都好。宣武坊南斜街北，幾處園林曾到？算不負、露濃煙曉。近日心情渾無賴，憶東華、一晌留鴻爪。　觴詠事，久閒了，新詞老輩都清妙。拂瑤箋風流，如見隱囊紗帽。杜曲風光還依舊，今昔不殊懷抱。更閱偏詞人多少？江北江南春如海，賸青衫，笑我工潦倒。」除按拍許同調，又有復園圖卷。園在武林門外汪廣文（臺）故居也。乾隆甲子秋，厲樊榭、杭堇浦、金冬心、丁敬身諸詩老讌集於此，分韻賦詩，手書成冊。南屏僧恆公補圖。嘉慶甲子，思亭曾訪此園，斷橋卧柳，彷彿圖中。次年重來，則橋與柳無復存矣。因出此卷，徧徵題詠。家兄功甫爲題三絶句云：「牧牛行者在西湖，八十年前畫此圖。可惜廬山不同社，樹林山鳥已模糊。」（恆公自號牧牛行者。）「觴詠空思大雅才，復園無復舊亭臺。江湖後集人垂盡，莫問紅橋卧柳來！」（卷中題句諸公，梁侍講同書已下，逝者上有六人矣！）「不堪重讀梁谿集，此後寥寥郭畀舟。（嘉慶甲子，侍家君杭州學使署，尤明府維熊寓於西園，其題此冊當在是時。）尚憶老蘇開口笑，白頭侍講話前遊。」（乙丑歲，先大父光祿公每令侍遊湖上，曾言當日復園之勝。未重到之梁侍講寄贈楹帖，有「江左風流推老輩，湖西花月是前遊」之句。）思亭曾於京師琉璃廠見明人吴修字于廷山水小卷，筆意似大癡，書法亦佳，畫譜不載，莫考其人。思亭因與己姓名相同，以千錢得之，重爲裝潢，並繫以詩云：「我昔歸自燕臺旁，拾將古畫猶墨香。雲煙滿紙邃林壑，名姓不著誰收藏？　由來名重世競愛，嗟爾無名何處賣？投之敗篋成棄物，那肯費錢更裝背！我憐與爾同姓名，相見未免差有情。裝成展玩還拂拭，幽齋獨坐秋窗明。　人

生似爾亦良苦，縱有妙筆孰許可。我今看畫行自嗟，他日何人復憐我？」亦藝林中一段韻事。

呂星垣

任大椿《白雲草堂文鈔序》 暇輒以所得者質之先生，先生深以爲可與論文者。遂得受全集讀之，始恍然於先生之所以爲古文者，有已出之義法耳！今夫義法非一家所創，要非百家所襲，必以己得己出者爲眞，否則僞耳！

施原《白雲草堂文鈔序》 吾友呂子叔訥之才，幾於上荷天精，下經地濱者，乃其論文蘄蘄然以學爲主，義法爲宗。

洪亮吉《白雲草堂文鈔序》 吾里中，多多瑰奇傑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敵者，曰孫兵備星衍、楊戶部芳燦暨叔訥而三。三人者，皆肆力於詩古文辭，而各有所獨到。孫君能爲說經辨駁之文，以匡稚圭、劉子政爲宗。楊君能爲梁、陳、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爲宗。君之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子衡辨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義關懲勸，旨寓抑揚，則灑灑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亦以此推君者矣！

《北江詩話》卷一 呂司訓星垣詩，如宿霧埋山，斷虹飲渚。

又 呂司訓星垣詩好奇特，不就繩尺。

童鈺《白雲草堂詩鈔序》 其詩如行天之月，出林之風，超然物表，毫端無塵氛。文外有仙骨數者，亦奚能染之？

《梧門詩話》卷七 呂學博（星垣）詩，尚奇險，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船火兒呂叔訥。（星垣。有《白雲草堂集》。）

張文虎《白雲草堂詩鈔序》 大抵君詩直抒胸臆，空依傍，清雄逸艷，不名一家。心太慧，骨太峻，才太豪，氣太盛，故戊戌以前，多有橫溢汗漫處；一變而以古文法馭之，乃更九天九淵，左規右矩，若其靈光宕洋，妙諦一拈，輒有太白、文長未臻之境，而嘅然利濟興復不淺。

杜昌炎《白雲草堂詩鈔序》 叔訥先生讀史詩，明體達用，擇詳語精，非止詩中史，亦爲詩中子。

李銳《白雲草堂詩鈔題識》 嘗論壯遊可以知今，讀史足以知古。叔訥先生足蹟半天下，尤好乙部書，有通知古今之學，故其所爲讀史詩二百卅首，識見超遠，評論精當，懸之國門，實無一字可排者。

孫星衍《白雲草堂詩鈔題辭》（存目）

周景益《白雲草堂詩鈔題辭》（存目）

鐵保《白雲草堂詩鈔題辭》 呂君好古不泥古，紀事編年祕全譜。眼光直落羲皇初，二十二史盡塵土。【略】讀君之詩悟君旨，不覺高懷爲君起。耳食何須傍古人！大開眼界從今始。

《墨林今話》卷八 呂叔訥大令星垣，武進人。錢文敏公甥也。工詩古文詞，著有《白雲草堂集》，高古簡潔，自成一家。嘗自言遊大梁見董二樹寫梅，愛之，竊其意以寫竹。比至都見蘇虛谷筆，嘆爲不可及，遂不復爲，間作寫意花卉自娛而已。余於郎芝田齋中見荷花一小幀，以焦墨作破葉，高出紙外；一花浮於水面，波紋蕩漾，眞得元人高澹之趣，題曰「風裳水佩」。書法亦冷雋可喜。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 呂叔訥【略】詩極雅澹，無乾隆季年人習氣。以廩貢宰贊皇。志稱其少時與稚存、淵如、西禾、仲則、味辛、尚之有「七子」之目，然年輩較後。間作繪事，爲時所稱。

光緒《武進志餘》卷七 《白雲草堂詩鈔》三卷，存。國朝河間知縣呂星垣叔訥撰。曹仁虎《序》略謂：「直舉胸臆空依傍，清雄逸艷，不名一家，而一以古文法馭之。如詠史二百三十章，如游大梁諸篇，慷慨經濟，言皆指實，其意墨直是馬周、張齊賢。」

師亮采《〈康衢樂府〉序（嘉慶戊寅）》 歲己卯，恭遇萬壽。【略】直隸制府方公，屬贊皇令呂叔納星垣具稿。叔納以其稿郵示於余，自謂儀舌猶存，江花未謝。余讀之，歎爲才子之極思焉！叔納綺歲負異才，即爲名公卿所引重，中年官廣文。【略】令贊皇，著循聲。

《贈稚存》 《梧門詩話》卷七：呂學博星垣詩，尚奇險，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者。其贈稚存長歌一篇，末云：「乾坤生才厚中央，前後萬古不敢望。」可謂一語抵人千百。

乾隆《邯鄲縣志》卷六 乾隆間任知縣。

《湖海詩傳》卷三七 呂星垣，字叔訥，武進人。貢生。官新陽縣訓導。

有《白雲草堂詩》。

《墨香居畫識・呂星垣》　呂星垣，字叔訥，武進諸生。有才名。錢文敏公之甥也。寫花卉學徐天池。現官新陽訓導。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三　呂星垣，字叔訥，江蘇陽湖人。廩貢。官至直隸河間縣知縣。有《白雲草堂詩文集》。《縣志》：「星垣少時與洪亮吉、孫星衍、楊倫、黃景仁、趙懷玉、徐書受皆以文學詞章相器識，時有『七子』之目。」《墨林今話》：「叔訥工詩古文詞，高古簡潔，自成一家。間作寫意花卉，自娛而已。」

光緒《續修贊皇縣志》卷一四　江蘇武進人，廩貢。嘉慶二十二年六月任知縣。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呂星垣》　星垣，字叔訥，號映薇，又號應尾，武進人。諸生。歷知贊皇、河間知縣，能決疑獄，減輕徭賦，民甚便之。工詩古文辭，高古簡潔，自成一家，操筆立就。少卽以文學名薄遊大梁，見童二樹寫梅愛之，遂取其意以寫竹。比至都，見蘇虛谷筆，嘆爲不可及，乃不復爲。間作寫意花卉，高淡之趣能得元人意。書亦冷雋。

《粟香二筆》卷四　呂叔訥先生爲長音相國五世孫，乾隆五十年肇建辟雍，禮成，以廩貢生進頌冊欽取一等一名，歷官直隸贊皇、河間知縣。所著《白雲草堂詩文鈔》□卷。其《下邳謁留侯廟詩》，最爲一時傳誦。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白雲草堂詩鈔》　三卷，《文鈔》七卷，呂星垣撰。

張問陶《寄答呂叔訥（星垣）廣文代簡》　君心若明月，我意如浮雲。偶憑眞氣作眞語，無端落紙成詩文。我詩情深頗近人，小巫何必皆通神！君文理足不貌古，大勇何須誇暴虎！書生事業眞可憐，消磨日月惟丹鉛。手中湘管自娟好，肯與吏牘爭流傳？老輩猶能及袁、蔣，光騰簡外何蕭爽！年來毀譽滿人間，畢竟神魚能破網。孫（淵如）洪（稚存）楊（蓉裳）趙（味辛）君同里，幾歲長安共悲喜？都挺凌雲筆一枝，替人僻路開荆杞。長江大河古天塹，茫茫君我何時見？通靈喜有墨花飛，一度郵書如一面。莫呼塞雁愴離愁，雄心各自謀千秋！武夫健兒亦知己，文章氣誼非交遊。烏乎！文章氣誼非交遊。

錢林

《定香亭筆談》卷一　仁和錢金粟（福林）綜覽經籍，兼工詞翰，下筆機速，刻晷可待。華實並茂之士，此爲翹楚。

《湖海詩傳》卷四一　錢林，字東生，錢塘人。琦子。嘉慶五年舉人。有《竹醉亭吟稿》。

汪憙孫《錢學士墓表》　先生諱林，字叔雅，號金粟。初名福林。武肅王二十八世孫，世居江蘇常熟。五世祖應龍，湖南永州府通判，罷官後遷居崑山，又由崑山遷居杭州。高祖得義，謹厚著於鄉里，棲戶讀書，不仕。曾祖世英，性忼爽，喜任俠，重然諾，好施予，嘗挾資數十萬游江北，易米數十船以歸，道出焦湖，猝遇暴風，客舟漂沒，呼號不絕於耳，公憫焉，亟募土人善泅者，救一人酬米十石，船米一空，全活無算，至今焦湖立廟祀之。年七十，倦游歸里，諸子謀稱觴上壽，公不從，置棉衣五百以施貧者。又焚借券數百紙，贖鄰人之鬻男子者，聘女子之失時未嫁者，鄉里稱善人。祖永賢，性友愛，與諸弟同居，以一身任家事，胸無城府。有戚友緩急，典衣質物以應之。家無擔石，泊如也。與人處，逡巡善讓，不治生產，毀其家。考琦，乾隆丁巳進士，官至福建布政使司布政使。妣魏氏、陳氏，生妣徐氏，實生先生始生。四歲隨父任江西，有口授王勃《滕王閣序》者，先生甫上口，琅琅成誦。五歲出就外傅讀書，一目數行。能作擘窠大字，於時福建修鼓樓，先生書海天鼇柱額，一時有神童之目。福建名勝之地，咸來求先生書，先生才九歲耳。先生讀書，終身不忘。蒙古地名、官名，載在史冊，他人不能記憶者，先生背誦無遺。有問者，答以某書某卷某葉某行，覆書帙無差失。年十三，父官布政使司，使之句稽庫帑，吏咸畏之。年十五始肆力於詩古文詞，博極羣書，於九經漢注唐疏能舉其詞，旁及天文、地理、律曆、列朝大事本末、名臣言行，罔不通覽，凡記誦數百萬言。深於經史之學，河渠、漕運、鹽法、關榷、錢法、銅政、倉儲、地丁、驛站、采買、海運、災賑、兵法、刑名，幷究其微。久於吏者，咸拱手謝不敏。其餘奇門、遁甲、六壬、

靈樞、素問、傷寒、金匱之書，神仙修養之術，無所不通。閉戶著錄，秉燭達旦。常日寫所著書數萬言。與人言語，粥粥若無所能，世人亦罕知之。年三十五，始入學爲附生。阮督部時以侍郎督學浙江，策問本朝兵制，先生對策洋洋數千言，於大、小金川用兵之地，若網在綱，一字無遺。督學嘆賞不置，口試第一。督學尋巡撫浙江，先生肄業詁經精舍，知名於時。嘉慶五年舉鄉試。十年考取學政學錄。十三年成進士，改庶吉士，充國史館纂修，散館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十六年充會試同考官。十八年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二十一年奉命廣東副考官，復命奉諭褒獎。二十三年大考翰詹，以第一人納卷，蒙仁宗先閱定加圈，試一等四名，擢洗馬。仁宗初命先生直南書房，有以先生善病入告者，因改派吳君信中，先生尋陞翰林院侍講，充日講起居注官，教習庶吉士。明年隨扈行在，召見垂詢病狀，先生以肝病入奏。次日復召見問及家事甚悉。是年秋，命四川正考官，召見有「學問素優」之諭，并諭：「翰林閉門讀書者，只汝一人。」先生叩謝出，感恩爲之泣下。復命召見，問四川吏治及歷過州縣雨旱。二十五年授侍讀，充國史館纂修官。今上即位，召見問年歲科分，奏對移時，擢詹事府左右庶子，充文淵閣校理，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充咸安宮總裁。二年充會試同考官。三年授侍讀學士。大考翰詹名在三等，奉旨：錢林以翰林院侍讀侍講降補。向例：翰詹降官，吏部例不開單進呈。先生以文學蒙特達之知，明年授翰林院侍講，旋擢庶子，蓋異數也。先生篤內行，自以祿不逮養考妣，忌日戚戚不樂，俸入爲先世置祭田，餘以散族人。在史館久，多識舊聞，熟於掌故，所擬進《儒林文苑傳》條列件繫，挈其綱維，能知作者之意。分校禮部，於經藝對策拔強識博聞之士，名於時。爲所黜者，終身無怨言。有名家子以對策被放下第後病沒，其父不以其子早歿釋憾於先生，每語及先生校士，嘆惜不已。其人故深於經，亦先生之學有以折之。憙孫禮部試出闈後，先生問以宋、遼、金、元兵制，歷歷如指諸掌。憙孫不憚對策千言於先生之問，未嘗不驚異之。先生幼時兄弟析居，惟取書數篋而已。與伯兄吏部主事枚相友愛。吏部歿後，以長子廷烺爲之後，事寡嫂以禮，臨終命以門生束帛之奠餽諸寡嫂，並析產與族子弟。居京師二十年，待以舉火者指不勝屈。生平無疾言厲色，與人言如不勝，然不可干以私。焚香靜坐，自力寫書，不與燕會。初妻邵夫人，繼配陳夫人，並早世，先生旁無姬侍。教子嚴有法，預刻逝期，凡附身附棺及舟車之資、賓客之儀、子女婢僕之喪服，無不生前自定，遺書以告後人。以所著詩三十卷寫定《玉山堂詩集》付門生程祭酒恩澤。以生平紀載名臣、名儒學行九冊，付門生汪憙孫。以道光八年十月十六日歿，年六十有七。

《清史列傳・錢林傳》　錢林，字金粟，浙江仁和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二十一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二十四年充四川鄉試正考官。以大考一等，洊陞翰林院侍讀學士，左遷庶子。林貌古神清，學問淹博，書無所不覽。每執筆，文不加點，如夙構然。阮元督學浙江時，嘗歎以爲此邦翹楚。又熟於漢、唐注疏及近時經生家言，於史記誦尤博。嘗論遼、金、元兵制，其門人汪喜孫謂足補史志之缺。居翰林日，嘗充國史館總纂官，故於本朝名臣言行及河漕、鹽榷、倉儲、平糶、海運、采買、災賑、銅政、錢法、地丁、雜稅諸大端，靡不熟究。嘗爲人策采買倉儲，見諸施行。林不言，世亦莫知其出於林也。體羸多病，不喜結納，每夙興在丑、寅之交，燒燭讀書，隨手著錄，無間寒暑。所著《文獻徵存錄》十卷，搜討極勤。病革時，以付喜孫。其後通州王藻索得之，乃始爲刊行。詩醞釀於漢魏六朝，而降就初唐高、岑、王、李之法，度將歿時，曾寫定三十卷，詒歙程恩澤。今所存者，《玉山草堂集》十二卷、《續集》五卷。

宣統《杭州府志・錢林傳》　錢林，字東生，琦子。嘉慶十三年進士。累官內閣侍讀學士。才力敏贍，每給札殿廷，頃刻立就，日方中則已出。居恆夙興，在丑寅之交燒燭讀書，無間寒暑。所輯《文獻徵存錄》，搜討極勤，歿後汪喜孫、陳英、俞正燮及其弟子通州王藻爲校正行世。

《哈將軍歌》　《十朝詩乘》卷八：哈元生者，河間人，稱驍將，初以游擊隸鄂文端部曲。雍正四年，烏蒙叛亂，土知府祿萬鍾擾滇之東川，鎮雄土知府隴慶侯應之，勢張甚。文端檄元生會川軍力剿，克之，自是知名。厥後從征苗疆，屢建殊績。先後禽米貼、苗陸氏，會剿雷波土司楊明義，連克阿驢人寨及拉金、者呢等寨，以功累擢至總兵。八年，烏蒙復叛，元生由威甯星夜疾趨，連破賊營，直抵烏蒙，遂復郡治，賊畏之如虎。事聞，擢貴州提督。其奉命剿古州苗已，拜揚威將軍。張文敏既獲譴，元生與董芳畫上下游界，分途進剿。日久未平，亦逮問。乾隆初，西路用兵，命効力前敵，卒於軍。錢東生《哈將軍歌》云：【略】。

《皇清書史》卷一一　錢林，字東生，原名福林，號志枚，金粟仁和人。

嘉慶十三年進士。官侍讀學士。阮元曰：工詞翰。

李汝珍

《蕙風詞話續編・李汝珍行香子》 大興李松石（汝珍）著《李氏音鑑》，自以三十三字母爲詞。調《行香子》云：「春滿堯天。溪水清漣。嫩紅飄、粉蝶驚眠。松巒空翠，鷗鳥盤旋。對酒陶然，便博箇醉中仙。」「春滿堯天」即「昌茫陽（梯秧切）」，下仿此。姪書圃調《青玉案》云：「垂楊低現紅橋路。看碧鳥、飛無數。殘照平唐人過渡。清尊把酒，迷離秀樹，南浦天街暮。」姪安圃調《謝池春》云：「細雨纔晴，便踏春泥沽酒，指人家、數條嫩柳。酩酊獨醉，把漢書詳剖，看閑門、問奇來否？」徐聲甫（鏞）調《錦纏道》云：「對酒南樓，門掩春花天曉。林邊千點蒼山小。三橋騰跨紋裊。明鏡平鋪，舟放人歸早。」許石華調《鳳凰閣》云：「喜闌巢新燕，低飛屋角。呢喃頻對清閟閣。爭把柳絲桃蘂，常時啣卻。盼將子、數來庭幕。」許月南音鵠，調《醉太平》云：「春暖鶯狂，花團蝶嚷。雲嵐滋味曾嘗。勸君頻舉觥。軟飽醉鄉。黑甜睡方。懸琴端按宮商。寧知辛苦忙！」各詞調皆三十三字，並與字母雙聲恰合，無一複音。作者非必倚聲專家，即亦煞費匠心矣！

《冷廬雜識》卷四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表弟周蓮史太史士炳，爲余言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衆。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偏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塗。時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採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寤言》 燈謎，小道也。自廣陵列爲十二格，頗亦具有別腸。李松石《鏡花緣》中載數則，並皆佳妙。惟有一則云：「三七。」（藥名）打四書二句，乃「二之中，四之下」也。雖經射出，而人莫識其故，迄今亦無有解者。予解之曰：此碑版中通借之法，非燈謎家所習用也。仲可省作中，故借中爲仲，二之仲豈非三乎？古文宀（四）穴（六）相近，故借四爲六，豈非七乎？此本不難解，但不諳金石之學者，則百思不得耳！

《蕙風簃二筆》 尤袤《全唐詩話》：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可，尋復疑之。先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速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凌晨，百花齊放，咸服其異。李松石汝珍撰章回小說名《鏡花緣》，言武后時百花齊放事，本此。松石，即撰《李氏音鑑》者。

石華《鏡花緣序》 《鏡花緣》一書，相傳北平李氏以十餘年之力成之，觀者咸謂有益風化。惜向無鐫本，傳鈔既久，魯魚滋甚。近有同志輯而付之梨棗。是書無一字拾他人牙慧，無一處落前人窠臼，枕經葄史，子秀集華，兼貫九流，旁涉百戲，聰明絕世，異境天開。即飲程鄉千里之酒，而手此一編，定能驅遣睡魔；雖包孝肅笑比河清，讀之必當噴飯。綜其體要，語近滑稽，而意主勸善，且津逮淵富，足裨見聞。昔人稱其正不入腐，奇不入幻，另具一副手眼，另出一種筆墨，爲《虞初》九百中獨開生面，雅俗共賞之作。知言哉！輒述此語，以質之天下眞才子喜讀是書者。悔修居士石華撰。

洪棣元《鏡花緣原序》 凡人胸中無物，必不能立說著書；目中有物，又必至拘文牽義：此作家之所以難也。從古說部無慮數千百種，其用意選辭，非失之虛無入幻，即失之奧折難明；非失之孤陋寡聞，即失之膚庸迂闊，令人不耐尋味，一覽無餘。夫豈無愜心貴當、卓然名世者，總未有如此書之一讀一快，百讀不厭也。觀夫繁稱博引，包括靡遺，自始至終，新奇獨造。其義顯，其辭文，其言近，其旨遠。後生小子，頓教啓發心思；博彥鴻儒，藉得博資采訪。匪特此也，正人心，端風化，是尤作者之深意存焉。不知者僅以說部目之，知之者直以經義讀之。蓋溫柔敦厚，《詩》之教；疏通知遠，《書》之教；廣博易良，《樂》之教；潔靜精微，《易》之教；恭儉莊敬，《禮》之教；比事屬辭，《春秋》之教。是書兼而有之，非胸中有物而目中無物者，詎能若是乎？論者嘗謂《宋書》固屬精詳，而擅造奇詭，《晉書》雖爲駢麗，而叢冗特甚：必於是書斯能無憾。豈可以稗官野史而忽之哉？武林洪棣元靜荷識。

謝葉梅《繪圖鏡花緣序》 道光己丑葭月長至日，搏云麥子以《鏡花緣》示予，其中忠孝節義，詩賦品藝，閨閣風流，咸歸於正。翻閱之下，令人起敬起愛，實傳奇之大觀也。囑余擬像一百八人，於是神凝夢想，略摹梗概，而巾幗盡見於其間，不啻萃古人於一時，如親聆其謦欬也。敢謂筆法無訛，聊以應酬，是亦物聚於所好耳。或誚予師心自用，予惟順受而已。古者見堯於

羹，見舜於牆，後人豈嘗親炙之哉？要其精神所注，結而成象，遂有曠千百世相遇者。予之繪此，亦若是而已矣。後之覽是集者，翰墨同緣，可爲百花一助云爾！道光十年歲在上章攝提格清和月朔，靈山謝葉梅摹像並序。

麥大鵬《繪圖鏡花緣序》 李子松石《鏡花緣》一書，耳其盡善，三載於茲矣。戊子清和，偶過張子燮亭書塾，得窺全豹，不勝舞蹈。復聞芥子園新雕告竣，遂購一函，如獲異寶。玩味之餘，忠孝節烈，文詞典雅，百戲九流，聰明穎悟，閨秀團聚，談笑詼諧，足見一斑。雖事涉荒唐，不啻確有其人其事如在目前也。翻若弗克身歷其境，睹茲彬彬文盛，濟濟同時爲恨。適上林謝先生過訪，因共賞鑒，累日評閱不倦。先生固會邑之端人也，少時癖嗜畫學，人物最工，故相與贊揚而樂爲之像。神存意想，而挹其豐姿，得一百八人。晤對之下，性情欲活，恍聆嘯語一堂；披其圖而如見其人，豈非千古快事乎？先生尚友古人，於其間意興所至，慕之愛之而不得見，即執筆圖之，不必求其肖也。是圖一成，渴懷頓釋，吾知先生之風由是千古矣！己丑嘉平月既望，搏云麥大鵬謹志其顛末。

王韜《鏡花緣圖像叙》 《鏡花緣》一書，雖爲小說家流，而兼才人、學人之能事者也。人或有詆其食古不化者，要不足病。觀其學問之淵博，考據之精詳，搜羅之富有，於聲韻、訓詁、曆算、輿圖諸書，無不涉歷一周，時流露於筆墨間。閱者勿以說部觀，作異書觀亦無不可。顧宜於雅人者，未必宜於俗人。閱至考古論學，娓娓不休，恐如聽古樂倦而思睡；則卷中若唐敖偕多九公、林之洋周游各國，所遇多怪怪奇奇，妙解人頤，詼諧譏肆，頑世嘲人，揣摩畢肖，口吻如生，又足令閱者拍案稱絕，此眞未易才也。竊謂熟讀此書，於席間可應專對之選，與他說部之但叙俗情，羌無故實者，奚翅上下床之別哉？予少時好觀小說家言，里中嚴君憶蓀甫有此書，假歸閱之，神志俱爽。首冊所繪圖像，工巧絕倫，反覆紬視，疑係出粵東剞劂手，非芥子園新刊本也。後雖有翻板者，遠弗能逮。特有奇書，需無妙圖，亦一憾事。予友李君，風雅好事，倩滬中名手，以意構思，繪圖百，繪像二十有四。於晚芳園則別爲一幅，樓臺亭榭之勝，具有規模。誠於作者之用心，毫髮無遺憾矣。悔修居士謂北平李子松石，竭十餘年之力，而成此書，功固不淺哉！然今之繪圖者出於神存目想，人繪手撫，使其神情意態，活見楮上，當亦非易。兩美合並，二妙兼全，固闕一而不可者也。間嘗論之，唐武曌以一女子，而奔走天下士，其才固亘古今而無對，宜其人之於《無雙譜》中。意其時必有閨闥一英，爲之黼黻隆平，贊襄政事者，當不止上官婉兒一人，乃並無聞焉。唐閨臣諸才女應運而生，雖由作者意思所及，憑空幻造，然揆之於理，亦有可通。天之生人，陰陽對峙，男女並重，巾幗之勝於鬚眉者，豈少也哉？特世無才女一科，故皆湮沒而無聞耳。武如木蘭，文如崇嘏，久已膾炙人口。歷觀紀載，其奇突足傳者，固難以更僕數。婦德、婦言、婦容、婦工，四者本所不廢。自道學之說興，乃謂女子無才，便足爲德，而閨閣少雋才矣！夫書也者，足以陶冶性情，增修德行，何於女子而獨不？所謂婦言者，即識字知書之謂也。乃以後世頭巾學究之偏見，而廢古聖賢所相傳，誠所不解矣。因諸才女一時文學之盛，暢論及之。質諸作者，作者必曰：「先生所論，實獲我心。」光緒十有四年春壬正月，王韜叙。

楊懋建《夢華瑣簿》 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爲博物君子，不惜獺祭塡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爲小說耶！即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糾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

佚名《韵鶴軒雜著》卷下 嗚呼！書之所貴于有用者，吾知之矣：以之訓乎俗，可以敦化原；以之施乎事，可以奏捷效；以之資乎學，可以廣見聞；以之陶乎情，可以博旨趣。雖其說涉于子虛烏有、光怪陸離、變幻不測，苟揆諸四者之文而無所悖焉，是亦可謂有用之書已。近時小說家，往往喜傳閨閣中書，非纖即褻，大約多喃喃私語耳！余嘗偶過戲場，值臺中方演《荆釵》、《琵琶記》諸劇，觀者俱意興索然，倦而思卧；及再演《葡萄架》、《拷火》、《滾樓》等戲，觀者俱眉飛色舞，津津乎有餘味焉：以是知習尚之中于人心也亦已久矣！此固法言莊語之所扞格而不能相入也。夷考《班志》，稱：「小說家流，出于稗官。」如淳注：「欲知閭巷風俗，立稗官使稱說之。」《鏡花緣》者，亦專言閨閣中事，且其說涉于子虛烏有，光怪陸離，變幻不測，在恆情視之，鮮不以荒唐之詞相詆病；而余獨喜其合于四者之義，蓋有取焉。其書中自述，凡諸子百家，琴棋書畫，醫卜星相，音韵算法，以及燈謎酒令，雙陸馬吊，射鵠蹴球，投壺斗草之類，無一不備，此猶其小焉者也，其用心亦良苦矣！石華居士之序曰：「今坊肆所行雜書，妄題爲第幾才

子，其所描寫，不過渾敦、窮奇面目，即或闡揚盛節，點綴閒情，又類土飯塵羹，味同嚼蠟，余嘗目爲不才子，豈過激之論歟！」

王之春《椒生隨筆》卷四　小說之《鏡花緣》，是欲於《石頭記》外別樹一幟者；然賣弄稗販，剌剌不休，殊可厭也。惟女國主堉歸迎母一表中四語云：「指白水而重耳歸來，猶是山河無恙；誓黃泉而寤生重見，遂爲母子如初。」工雅渾成，幾似宋人佳製。

屠倬

論述

《梧門詩話》卷九　屠倬【略】詩與查梅史揆、郭頻伽麐齊名。

又卷一〇　屠琴隖詩，不拘古，不循今，以情爲主，足以感人，非矜才使氣者所能道其隻字也。

又　屠琴塢詩超拔。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金眼彪屠琴隖（倬），有《是程堂詩集》。

《靈芬館詩話》卷五　琴隖神鋒隽爽，有無前之氣。弱冠登科，不即赴春官，與陳白雲、查梅史爲師友，劬書嗜古，旦夕切磨。初刻《是程堂詩》四卷，雖皆少年之作，風骨已自遒上。五古如《雜詩八首》、《感興五首》，七古如《醉歌行》、《爐峰行》、《雨中移竹》、《自題山水障》諸作，皆駸駸乎欲闖韓、蘇之室。五言如「童牛三尺短，老樹半身枯」、「人情重到熟，風俗近年忙」等句，何減青邱。其《同人集西湖送余之揚州》云：「乳燕雛鶯又一年，扶頭相約醉花前。故人小別紛如雨，春水方生已拍天。筍長貓頭應上市，酒呼缸面不論錢。去程約略揚州路，時節匆匆過禁烟。」《九日曼生招集吳山用頻伽韻》云：「百年此會剛重九，千里懷人各一方。木落亭皋催旅雁，江空樓閣倚斜陽。且判酒戶分中下，豈有詩篇接混茫？却笑登臨翻百感，諸君容得次公狂。」絕句又能婉約出之，《題雩門花影樓》云：「碧紗虛掩一重重，照不分明蠟炬紅。却把湘簾都上了，讓他明月坐當中。」《晚眺》云：「扁舟初卸落帆風，獨立江亭指斷虹。東面夕陽西面雨，春陰只在半江中。」琴隖以翰林改官縣令，宰眞州，治聲卓然。除去梟蕨，課民織作，大江南北號爲循吏。詩人妙爲政，其弗信矣乎！

《墨林今話》卷一三　錢唐屠琴隖太守倬，字孟昭，晚號潛園。嘉慶戊辰進士，入翰林。改官江南儀徵，有循聲。以知府注選籍，道光□□年特旨起爲江西袁州知府，調九江知府，皆以病不赴。家居數年。卒於揚州旅次。太守工詩古文，旁及書畫，金石、篆刻，靡不深造。宰眞州日，教民用桔槔溉田，又傭湖鄉老嫗數輩課民間婦女蠶績。元和朱酉生曾作儀徵令樂府，越數年去官，始於他處見之，兩人初未識面，及此訂交，佳話也。詩有《是程堂集》，風骨清矯在坡、谷間。隸、篆、行、楷皆妙絕。山水沈鬱秀渾，直追前人。雖其自言老鐵所授，要其筆墨之外，別有神解，得於天者居多。子三：秉、鈞、彝，秉工詩，彝善畫。《是程堂詩》注有云：「吾鄉自奚徵君以畫名一時，同時工此者雲起。花卉則江石如、顧西梅、余慈柏、汪耒山、裘茉雪，山水則高邁庵、汪栗田、姚修白、徐西澗、朱閑泉、周松泉、陳曼生，此外能手復十餘人，皆澹逸可喜。予亦遊諸君間，徧交之。好事者往往置酒邀集，出長卷合作，人各一段，以雲、木、泉、石相聯絡，若出一手，最快絕也。」故有《月夜懷人詩》云：「一角山師，馬遠沒骨。花數黃荃，眼中尺幅。千里卧遊，都化雲烟。」錄之以誌西泠人物之盛。太守畫山水、花卉、蘭竹兼善。集中題句，雋妙可愛。《畫水仙》二絕云：「凌波無迹杳難尋，夢繞湘江深復深。隱几夜闌瑤想闊，呼之欲出古銅琴。藐姑冰雪原無質，淨熨霜綀不敢揩。清曉含毫邈然坐，墨痕狼籍趙彝齋。」《畫竹》云：「風梢離披雨葉亂，溼墨淋漓渴筆乾。自家竹派自家賞，要作無絃琴意看。」

潘曾瑩《墨緣小錄》　屠琴塢太守（倬），錢塘人。嘉慶戊辰進士。工詩善畫。由翰林改縣令，卓著循聲。因病退歸，養疴湖上潛園，雲煙供養，山水清娛。著有《是程堂集》、《耶溪漁隱詞》。畫蒼潤渾厚，神似李檀園。寸縑尺素，流傳遠近，爭相藏弆。憶丁亥年予隨侍北上，夜泊維揚，君拏舟過訪，寫山水便面爲贈。予題一絕云：「琴塢詩含太古音，即論畫格澹於琴。記曾潑墨篷窗底，遙指白雲深復深。」君詩清微淡逸，耐人尋味。如《題畫》云：

「照眼雲光白，排空石氣青。孤村藏複嶺，曲澗注回汀。雨過禽音滑，春深藥草馨。有人臨水檻，寫照上圍屏。」《南屏歸舟》云：「雲氣欲成雨，萬山都是煙。煙開見山色，落日又歸船。時有白鷗影，飛來水底天。疎燈出湖口，已泊藕花邊。」《題朱素人畫》云：「塔頂斜陽向晚紅，蒼厓斗絕架琳宮。欲尋僧話更何處？一杵蒲牢飛半空。」「參透詩禪即畫禪，全教筆墨化雲煙。君看一抹溪痕白，中有春山百道泉。」《題蔡松原焦巖雪霽圖》云：「江天潑墨鬱崚嶒，珠樹瑤林粉本能。不盡千巖千點雪，當時一客一枯僧。」「帆峭西風憶舊遊，狂吟飛落大江秋。眼前諸老都消歇，認得先生只白鷗。」《題畫竹三絕》云：「風梢離披兩葉亂，濕墨淋漓渴筆乾。自家竹派自家賞，要作無絃琴意看。」「西園竹瘦病葉黃，昨日移栽低掃牆。畫取幾竿渾不似，間鋪東絹候斜陽。」「迎風竹笑影疎疎，得似梅花老衲無？學取草書分個字，早拚襟袖墨痕麤。」仙骨珊珊，眞不食人間煙火語。又如：「冷經霜後葉，活碧雨中山。」「飛鳥不成白，夕陽先爲陰。」「雁聲殘夜艣，龍氣滿江雲。」「細雨融泥增燕壘，落花成陣送魚糧。」「一樹白薇花似雪，夜深風露卻全開。」「歲暮易生羈旅感，亂鴉如墨灑城樓。」「一堵荔牆窗外逼，卧聽落葉似深山。」皆名句也。

又《題屠琴塢前輩（倬）是程堂遺集》 湖光山翠誰管領？天與詩人闢詩境。耶溪漁隱畫圖中，（有《耶溪漁隱圖》。）淡到風前鷺絲影。竹雨松濤覓句時，一編冰雪想襟期。先生騎鶴渺何許？閒煞寒梅一萬枝。

《國朝正雅集》卷五七引郭麐云 孟昭之詩氣忼以爽，音大而宏，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幽幷烈士、河朔少年之風。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〇 孟昭故越人，而居於杭。工詩，能畫。阮文達論文以陳雲伯、查伯葵與孟昭稱爲「浙西三人」。法梧門言郭頻伽詩清雄，查梅史詩瑰麗，孟昭年減於二君，所爲詩則弗減。少時才氣忼爽，入官後，詩境澹遠。蓋其胸襟高曠，故與年俱進焉！

《蓮子居詞話》卷四 「此心只有白鷗知，纏綿盪作湖波皺」，屠琴隖（倬）《踏莎行》句，有六一丰神。琴隖以詩、畫鳴，自謂於詞不甚措意。然其豪爽疎雋處，不愧名家。《長亭怨慢》云：「問何事、東風吹緊？冉冉楊花，蕩搖春暝。淺水斜陽，模糊心事，更誰省？前塵如夢，休誤把、萍蹤認！禁得雨絲絲，點上了、離人雙鬢。　不定。讓游絲掛住，粘着一重簾影。韶光漸老，渾不管、黛眉啼損。記前度、三起三眠，早添了、十分幽恨。只萬種春愁，却笑桐綿無分。」（柳絮）。《法曲獻仙音》云：「欲雨還晴，乍寒輕暖，釀就天涯風雪。枕上河聲，酒邊鄉思，孤懷倍憐羈屑。寫不盡，匆匆語，聊憑鴈鴻說。　夢飛越。柁樓前、滿川雲樹，渾不辨、山色隔江一髮。玉臂不勝寒，想鄮州、還有明月。燭灺香消，只今宵、眞個愁絕。聽船頭畫角，已是五更吹徹。」（河壖雪夜寄內子書。）《徵招》云：「孤鴻一落江湖影，難尋舊時鴛侶。愁絕此天涯，況連朝風雨。長安春已暮。只休說、劉郎前度。手疊蠻牋，斜行淡墨，更無他語。　雲路鬱蒼茫，春深處、想見城南尺五。小院古藤陰，又幾人曾住？離懷方觸迕。更添得、酒悲如許。偏今夜、遙望觚棱，有夢魂先去。」（德州寄都下友人。）《揚州慢》云：「春老愁邊，酒醒花外，幾番盼斷巫雲。記心香爇後，又幾箇黃昏？奈芳草、天涯似夢，十年前事，空負蘭因。恨江潭飛絮，吹來偏化浮萍。　畫圖省識，對遙山、青鎖眉痕。只杜若香殘，蘼蕪綠減，都是愁根。解說楚騷哀怨，孤芳在、雜佩誰紉？祝番番風信，爲伊深護重門。」（孝梅龕大使出示歌妓蘭眞小影，爲題此闋。）

傳記

《清史列傳・屠倬傳》 屠倬，字孟昭，亦錢塘人。嘉慶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江蘇儀徵知縣。甫下車，即捕縛鹽梟蔣先斗，眞之法。邑有婦鳩其夫，倬廉得其情，訪而按之，嚴鞫數月，始吐實，四境懾服。勸民紡織，種桑養蠶，並出貲募杭人爲教習。在任前後五年，循聲大著。道光初元，詔求親民官實有治績者，僉以倬名上，特旨擢江西袁州府知府，未赴任，旋移九江府，皆以疾辭。八年卒，年四十八。倬夙智早成，質行獨絕。鄉舉後，讀書清平山中，與一時名流以詩文相鏃厲。阮元嘗謂吾於浙西得文筆三人：一陳文述，一查揆，一屠倬。詩才伉爽，與郭麐、查揆齊名。郭麐稱其詩有幽幷烈士、河朔少年之風。畫工山水，見重於時。著有《是程堂詩文集》。

《國朝書人輯略》卷八 屠倬，字孟昭，號琴塢，晚號潛園，浙江錢塘人。嘉慶戊辰進士。官袁州知府。

紀事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一 屠琴隖太守倬遊眞州，寓居楞伽禪院，卽東坡先生寫經處也。夜夢室中光明，現佛像六七。旦日得半蚌，殼中有七佛像。太守作歌紀其事，一時和者甚衆。

《題靈芬館第一圖》 《靈芬館詩話》卷七：靈芬館第一圖、第二圖，癸亥歲徐西澗鼒、朱閑泉壬作社西湖，合裝爲一卷。【略】其第一圖查伯葵作記，題者吳兼山、潘紅茶、屠琴隖、許青士、黃退庵及余弟丹叔也。【略】琴隖云：【略】。

《送頻伽還魏塘》 《靈芬館詩話》卷九：余少喜交結，長多雅遊，雖自愧不文，而縞紵之懽，投贈之作，纍纍盈篋。鼠齧蟫穿，墨渝紙弊，每一展閱，如與故人相晤對，當日話言笑貌，顯顯在目前也。中間散佚已多，又或長篇鉅製，不能入錄，當別爲一集，志翕羽之雅。今特鈔一二以示不諼。【略】屠琴隖《送頻伽還魏塘》云：【略】。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潛園集錄》 十六卷，屠倬撰。

又《是程堂詩集》十四卷、《二集》四卷、《耶溪漁隱詞》二卷，屠倬撰。

藝文

郭麐《病起懷人詩三十首》六 嬾向長安市上眠，封侯骨相負鳶肩。世間那有此風漢？尚要還山讀十年。（屠琴隖孝廉）

《畫林新詠》卷一 屠琴隖，名倬，字孟昭，錢塘人。以翰林改官江南，宰儀徵，有循聲，洊至太守。山水似李長蘅。工詩，有《是程堂集》。近以病廢養疴湖上潛園，詩畫益工。十年卧病掩江關，料理烟霞未肯閒。身是檀園老居士，更從禪榻寫青山。

雜録

錢泳《履園畫學》 屠倬，字琴（塢），錢塘人。嘉慶丁卯進士，入翰林，出知儀徵縣，有政聲。工書，山水宗北苑，而喜用側筆，又近雲林。

《谿山卧游錄》卷三 近日浙西畫家，自奚鐵翁外，如馬秋藥太常履泰、屠琴隖太守倬、徐西磵茂才鉞，皆上追曩賢，升堂入奥者也。三君之畫，余所見惟秋藥最多，琴隖次之，而皆無藏本。西磵於丙子冬一晤於杭州旅舍，後數年介其友人黃君蓮泉贈余扇頭小景仿大癡設色，生趣勃然，有神無迹。曩在袁浦汪已山部曹敬齋中見西磵所畫屏四幅，皆力追古人，而得其神髓者。黃蓮泉名繩，與西磵同里，亦工山水，兼善花卉寫生。秋藥先生畫，以逸品而入神品，其贈湖州太守趙季由學轍設色立軸，尤爲傑構。其用筆如魯公書，力透紙背，而神采煥發，一氣渾成，具見作家本領。余嘗投詩於先生，有論畫一首，叙述浙西畫家，及於先生，先生評其旁云：「僕於此道，愧未夢見。」又可想見其虛懷矣！琴隖山水，其不經意處，蒼茫入古，渾灝流轉。「獨得雄直氣，發爲古文章」，琴隖之畫近之矣。琴隖爲其友人王海村騎尉斯年畫《湖樓秋思圖》長卷，意到興到之作也。王君海寧人，僑寓錢塘，圖寓悼亡之意。余亦有設色長卷，並題截句云：「湘簾風動細生波，寂歷粧檠點翠螺；一樣西湖好明月，秋來詩思此樓多。」

《國朝書畫家筆錄・屠倬（工書畫）》 屠倬，字琴塢，浙江錢塘人。嘉慶六年進士。官至江西知府，有善政，民歌衆母。能書，工詩，金石、篆刻悉深造。山水規模董、米，墨氣濃厚秀潤，有瀟灑出塵之致。

《新世說・巧藝》 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嫻習畫事，時一爲之。有「十六畫人」之稱：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莼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鄦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曰楊湛思琴山。

孫原湘

論述

《隨園詩話》卷一一 戊申，過虞山。竹橋太史薦士六人。孫子瀟《長干里》云：「門前春風其來矣！珠箔無人自捲起。」《對酒》云：「黃金能買如花人，不能買取花時春。【略】皆少年未易才也。

《北江詩話》卷一 孫吉士原湘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病尉遲孫子瀟（原湘）：（贊）恃一鞭，鬥呼延。

《梧門詩話》卷一四 孫子瀟孝廉原湘，江蘇昭文人，博學工詩，往往有奇闢之境。

《國朝正雅集》卷五六引《寄心盦詩話》 子瀟太史與舒鐵雲、王仲瞿齊名，梧門學士有《三君詠》，以其才相若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余嘗暮游湖上，水色山光，深淺一碧，紅霞如火，岸桃俱作白色，欲寫之苦無好句。偶讀孫子瀟太史詩云：「水含山色難爲翠，花近霞光不敢紅。」適與景合，眞詩中畫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八 子瀟年十五，隨父任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援筆賦詩，句已驚人。法時帆祭酒以比舒鐵雲、王仲瞿，爲作《三君詠》。論者謂子瀟詩沈鬱不及船山，卻無其叫囂；敏贍不及隨園，卻無其游戲云。洪稚存評其詩：「如玉樹浮花，金莖滴露。」

《雪橋詩話三集》卷九 吳竹橋以王藝齋與孫子瀟並稱。子瀟乙丑入翰林，藝齋已巳成進士，皆出蔡生甫之門。

《海虞詩話》卷一二 孫庶常原湘【略】才品清逸，詩宗太白，而小倉山房、素脩堂則其所發源也。已刻行《天眞閣集》，摘錄以見一斑。《苦熱》云【略】賦苦熱而及農家，說到冬日之苦，用意之妙，眞士衡所謂「游魚銜鉤，出重淵之深；飛鳥嬰繳，墜層雲之峻」矣！《長相思》云：【略】思入風雲變態，出以蛟龍盤曲之勢，賀監見之，亦當有泣鬼神之歎。而「黃金只有春難買，青史誰云賤可傳」一聯，尤痛快。

《麗人行》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虞山孫子瀟太史有《麗人行》一篇，不知何指，余最愛誦之。

《入都留別》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五《聽松廬詩話》：仲則《入都留別》詩，氣體高邁；子瀟《入都留別詩》，情致纏綿。各有至處，皆不磨之作也。

《隨園先生過訪並示新刻天台雁蕩遊卷》 《清稗類鈔・文學類》：袁子才大令、趙雲松觀察、蔣苕生太史三人之詩，齊名於一時。桐鄉程春廬同文心儀之，蔣以未見而沒。因繪《拜袁揖趙哭蔣圖》，以誌景仰。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則專推袁、蔣。其詩云：【略】錢唐張仲雅大令雲璈又瓣香袁、趙，顏所居曰「簡松草堂」，後即以名其詩集。蓋性情之地，各有沆瀣也。

《病中贈內》 《桐陰清話》卷三：昭文孫子瀟太史（原湘），與德配席浣雲（佩蘭）俱能詩，倡和甚夥。其《示內》句云：「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又《贈內》句云：「五鼓一家都熟睡，憐卿猶在病牀前。」上聯想見閨房之樂，下聯想見伉儷之篤。

傳記

《清朝先正事略・舒鐵雲先生事略》附 孫子瀟，名原湘，江蘇昭文人。嘉慶十年進士。官編修。有《天眞閣集》。年十五，隨父任，出山海關，登醫巫閭，援筆賦詩，已有驚人句。丙辰會試下第。歸途與舒鐵雲、王仲瞿兩孝廉同行。三人者，才相若，唱和無間，詩名若鼎足焉！子瀟詩，沈鬱不及船山，卻無其叫囂；敏贍不及隨園，卻無其游戲。婦席氏，名佩蘭，亦工詩者，有《長眞閣稿》。

《詞林輯略》卷五 孫原湘，字子瀟，號長眞，江蘇昭文人。未散館。著有《天眞閣集》。

紀事

《墨林今話》卷一二 同邑孫子瀟先生原湘，一字長眞，晚號心青。乾隆乙卯鄉試第二，嘉慶乙丑會試亦第二。以庶吉士假歸，不復出。先生清才雅望著於未通籍時。家居二十餘年，優游泉石，一以奬借後學爲己任。當事重其人，或聘主講席。先生亦樂爲近遊，輒與門弟子偕曠覽山川風物，紀之篇章，而造就人才由此益衆。性高澹，清標鶴立，秀徹神骨。詩合太白、長吉、義山爲一家。著《天眞閣集》三十二卷、古文雜著若干卷。讀者稱謫仙人。行、楷、隸古皆有法，旁通畫理，時寫墨梅以應人請。古雪蘊胸，冷香溢紙，隨意涉筆，自成逸品。或配水仙、蘭花，尤韻絕，自署「姑射仙人侍者」。晚歲頓悟貝典，頗有心得。年七十，以微疾端坐含笑而逝。【略】先生寫梅，故以夷石山農爲法，而眞蹟甚鮮。同里吳竹橋禮部晚年購得長卷，寶貴彌甚，築樓貯之，即以「梅花一卷」名其額，非賞心人弗得見也。先生獨借歸摹倣，寢食於槎枒瘦墨間者累月，盡得其祕，遂臻獨絕。自題斷句有云：「梅花取直不取曲，此理世人多未推。詩人獨得梅情性，不畫庭梅畫野梅。」又云：「元章妙手不肯傳，無人解畫羅浮仙。偶然興到一點筆，花壽又增三百年。」二詩非過自標許，其畫足當斯言。仁和錢松壺嘗爲先生畫《隱湖偕隱圖》前後二幀，筆墨幽異，皆其生平最愜意作，先生愛甚，爲合裝一卷。出游必攜以自隨，其中題者亦多。聞先生歿時，家人以其所屬意物幷衣冠焚之，未知是卷得無恙否？其圖蓋寫先生詩意，詩曰：「耦耕心事畫眉年，小隱須尋屋似船。四面不容無月到，一生長得對山眠。只消春酒如湖水，盡種梅花作墓田。未敢便乘蓮葉去，怕人猜着是飛仙。」附錄於此，以見詩人貞隱之志，並可想松壺畫境也。嘉慶癸亥，法梧門祭酒作《三君詠》，遠寄吳門。蓋贈舒君鐵雲、王君仲瞿及先生也。三君故平昔交，品詣雖若不同，而才實相埒，由是詩壇推爲鼎足。而三君歲寒之契，亦益深。其後鐵雲先卒，仲瞿繼逝，先生孤立無慘。嘗作《歲宴祭舊》詩云：「當年詩老詠三君，媿與舒王鼎足分。惆悵病花殘葉裏，一笻孤影立斜曛。」其傷逝之情深矣！兩君皆善畫，雖其餘事，亦不可不紀。

《雜記》 孫雄《眉韻樓詩話續編》：高祖吉士公《天眞閣詩集》有嘉慶壬戌年《都門雜記》五古，詠禁城施糜設廠，編氓携甌就食種種困苦情形，以及災黎求活而奪米、饑民亡命而爲盜，雖爲繡衣使者所見，京兆尹所聞，惟有掩耳搖手，相戒勿語而已。乾嘉時物力滋豐，爲我朝全盛時代，然一遇凶荒，輦轂已覩此凋敝之象。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天眞閣集》 五十四卷，外集六卷，孫原湘撰。原湘字子瀟，又字長眞，江蘇昭文人。嘉慶乙丑進士，翰林院庶吉士。（臣）謹案：乾嘉之際，袁枚論詩，主性靈之說，人以爲詩可無學而能。原湘以根柢濟性情之論求之。其爲詩，亦硜硜然不離此旨，洵可謂中流砥柱矣！

藝文

陸繼輅《孫二（原湘）詩來，再用腥字韻輒復效尤，題其近稿四首》 天驚石破雨冥冥，山鬼窺窗那敢聽？可惜詩人空俠骨，十年劒氣不曾腥。喚作相思合淚零，珠囊解贈語丁寧。分明一口心頭唾，細嚼紅霞未覺腥。（謂卷中詠紅豆詞事。）偶向孤墳奠綠醽，虞姬哀怨比湘靈。萋萋荒草燐燐火，一陣風吹戰甲腥。（卷中弔項王詩尤工。）誰泣殘紅紙上聽？疎簾雨氣逼燈青。王郎他日緣情死，（卷中落花詩附王仲瞿元作。）化作千年碧血腥。

郭麐《畬孫子瀟（原湘）見寄次韻五首》 眼見羣蜚已刺天，遺經獨抱欲誰傳？早知若士愁交臂，未見洪厓便拍肩。楚客漫歌招隱士，曹唐重賦小遊仙。寄書靦縷非無謂，要博開緘一粲然。（余與子瀟未識面，以書乞其夫人題《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不無慧業不生天，安用虛名到處傳？兄事爰絲堪屈指，才如孫綽孰齊肩？逢人久作低眉佛，入世聊爲忍辱仙。與論人才君莫怪，渺然江海望茫肰。（來詩兼及湘湄故云。）咳唾隨風落九天，珍珠密字爲誰傳？西天靈鳥憐同命，南國芳蘭解比肩。眷屬從來圖位業，愚懵何用作神仙！瑤

臺未識飛瓊面，十里下山空惘然。（時夫人席韻芬偕屈宛仙同題此圖，并屬爲蓋宮《花史圖》題詞。）已判牢落隱江天，略遣家居畫裏傳。谿漲碧於新柳眼，山牆短及埜梅肩。形容漸老同漁父，游釣時多號水仙。若比新詩渾不稱，柴門兩版太蕭然。胥江詶倡隔人天，尚有新詩萬口傳。王遠神鞭剛及背，上元鬢髮記垂肩。三生若證眞靈業，一見應憐最小仙。莫話茫茫塵刼事！銅槃鉛淚定潛然。（追感織織女士之亡。）

席佩蘭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 佩蘭，字韻芬，一字道華，又字浣雲，江蘇昭文人。庶吉士孫原湘室。有《長眞閣集》。

又引袁枚《長眞閣集題辭》 字字出於性靈。不拾古人牙慧，而能天機清妙，音節琮琤。似此詩才，不獨閨閣中罕有其儷也。其佳處總在先有作意而後有詩，今之號詩家者愧矣！

又引《桐陰清話》 昭文孫子瀟太史與德配席浣雲俱能詩，倡和甚夥。其《示內》句云：「賴有閨房如學舍，一編橫放兩人看。」又《贈內》云：「五鼓一家都熟睡，憐卿猶在病牀前。」上聯想見閨房之樂，下聯想見伉儷之篤。

又引《國朝閨秀正始集》 原湘字子瀟，嘉慶乙丑進士，有才名。浣雲刻苦吟詩，與子瀟共案而讀，互相師友。

《挹翠樓詩話》卷三 昭文席佩蘭，號浣雲，太史孫子瀟原湘之配也。著《長眞閣詩稿》。夫婦工吟，互相師友。

《解嘲》、《碧紗幮歌》、《蘇臺懷古》 《海虞詩話》卷二二：席女士佩蘭，字道華，一字韻芬，孫子瀟庶常配也。詩名播一時，隨園以之冠女弟子。詩著有《長眞閣集》，清超雅健，誠足與《天眞閣》相偶，摘錄之，以見大凡。《武陵往返叵月，才得數詩，所歷名勝都不暇作。抵家則身墮煙熏掌籍中。回首勝游，渺如夢境矣。書此解嘲》云：【略】《碧紗幮歌》云：【略】《蘇臺懷古》云【略】。

《南歸題上黨官署》 《隨園詩話補遺》卷六：近今夫婦能詩者，《詩話》中已載數人。茲又得孫子瀟妻席佩蘭字韻芬者，《南歸題上黨官署》云：【略】。

《哭安兒》 《隨園詩話補遺》卷六：《哭安兒》云：【略】安兒年五歲，能誦唐詩。爺出對云：「水如碧玉山如黛。」應聲曰：「雲想衣裳花想容。」亦奇兒也。

《清畫家詩史》癸下 席佩蘭，字韻芬，一字道華。號浣雲，昭文人。常熟孫太史原湘室。夫婦倡隨，名重一時。兼工畫蘭。詩天機清妙。有《長眞閣集》。

《清代畫史增編》卷三五引《隨園女弟子詩》 席佩蘭，字韻芬。吳人，常熟孫庶常原湘室。能蘭、竹，工詩文。著《長春閣詩稿》。

《呈隨園夫子》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女弟子席佩蘭，詩才清妙，余嘗疑是郎君孫子瀟代作。今春到虞山訪之，佩蘭有君姑之戚，縞衣出見，容貌婉娟，克稱其才。以小照屬題，余置袖中，即拉其郎君同往吳竹橋太史家小飲。日未暮，而見贈三律來。讀之，細膩風光。方知徐淑之果勝秦嘉也。其詩云【略】佩蘭小照幽艷，余老矣！不敢落筆，帶至杭州，屬王玉如夫人爲之布景，孫雲鳳、雲鶴兩女士題詩詞，余跋數言，以志一時三絕云。

《清史稿・藝文四》 《長眞閣集》七卷　孫原湘室席佩蘭撰。

《歷代婦女著作考》清代七 《傍杏樓調琴草》，清席藥珠撰。《擷芳集》著錄。（未見）藥珠字月襟，江蘇昭文人，中翰席寶箴孫女，孫原湘妻。初生之日，牀前忽長靈芝數莖，故小名瑞芝。善畫蘭，自號佩蘭。幼穎悟能詩。《長眞閣詩集》，七卷。《清史稿・藝文志》、《蘇州府志》、《正始集》著錄（見），嘉慶十七年壬申刊本。

《畫林新詠》卷三 席道華，名佩蘭。常熟人。孫子瀟太史室。工詩，善畫蘭。在蕊宮花史中，與屈宛仙齊名。寫出秋花最耐寒，隱湖偕隱比肩看。湘烟湘雨同清絕，一卷新詩澧有蘭。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五 子瀟詩多伉儷語。

《墨林今話》卷一二 （孫原湘）夫人席氏佩蘭，號道華。工詩，有《長眞閣集》。亦能爲湘花寫影，見《畫林新詠》。

歸懋儀

《耐冷譚》卷一六　上海女史歸佩珊（懋儀），詩名傳遍江浙間，近時閨閣中無此才也。

《瀛壖雜誌》卷四　歸懋儀，字佩珊，李復軒上舍之室人也。工詩詞，著有《繡餘吟草、續草、三草》及《聽雪詞》。詩、畫、書法并擅三絕。

又　佩珊本出自李氏。其母名心敬，字一銘，宗袁女心耕姊也。最耽吟詠，嫁歸氏後早卒，著有《蠹魚草》。心耕嘗合刻其姊與子婦之詩，曰《繡幕談遷》。其詩清婉緜麗，斐然可誦，與席佩蘭爲閨中畏友，互相唱和，傳播藝林。嘗題《虢國早朝圖》，有「馬馱香夢入宮門」之句，見賞於隨園。晚年卜居滬上，所居有復軒一燈、雙管草堂諸勝。王叔彝題其遺稿云：「難得佳人能享壽，相隨名士不妨貧。」亦可謂實錄矣！

《國朝閨秀正始集》一四　佩珊爲女史李一銘女，楊蘋香子婦，一堂授受。詩集與母氏合刻，曰《二餘草》。

《然脂餘韻》卷四　隨園女弟子虞山歸懋儀佩珊詩名甚著。讀陳雲伯贈詩「絕代青蓮筆，名媛此大家。幽懷清到雪，仙骨艷成花」，其詩品可想見矣！

《國朝閨秀正始集補遺》　余曾見一便面，繪五色蝴蝶，神采翩翩，後書此詩，細膩熨貼，手錄存之。嗣吳甄甫太史示以代訪詩，筒內亦有此云，係歸佩珊作，合并誌以備考。

《偶成》、《寄王梅卿女史》　《南野堂筆記》卷一二：長洲歸懋儀，字佩珊，適上海李馥軒秀才。著《繡餘吟》，與母夫人詩合刻。趙謙士太僕題曰《繡幕談遷》。其佳句，如《偶成》云：「畫爲無聊展，書多和睡看。」《寄王梅卿女史》云：「花好莫教和露折，月明須早下帷眠。」梅卿亦能詩，山陰人。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六　懋儀，字佩珊。常熟人。巡道朝煦女。上海監生李學璜室。有《繡餘吟》。

《清代畫史增編》卷二引《海上墨林》　歸懋儀，字佩珊，上海人。李學璜妻。擅詩、書畫，有「三絕」之稱。爲人作《醉花圖》，甚妙，並自題三絕句於上。著有《繡餘草》、《續草》、《三草》、《聽雪詞》。

《題女史葉小鸞眉子硯》　陳去病《五石脂》：初，王佛雲在袁浦，得一硯，背有楷書小詩一絕，知爲瓊章物，喜甚。已又調吳江令，遂修其墓，并得斷釵、玉佩數事。因益繪圖遍徵詩文，刊其集爲《硯緣錄》，亦百年來一段佳話也。嗣以受代，恐硯或失，特托之吳門永昌徐氏。徐故與王有連，且甚富，藏硯至多，築一樓貯之。【略】然徐實妒此硯甚，度面乞終不獲，乃自焚其樓，托言火燬，匿之。王無如何，由是硯遂入于徐。

《畫林新詠》卷三　歸佩珊名懋儀，常熟人。李復軒茂才室。工詩善畫，嘗爲余子婦汪端寫《黃孃供硯圖》：甲帳分明擁繡襦，采鸞寫韻鳳將雛。滿庭梅樹盈牕月，惆悵當年供硯圖。

曾燠

論述

綜論

繆德棻《國朝駢體正宗續編序》　南城曾賓谷先生嘗輯《駢體正宗》一書，頹波獨振，峻軌遐企，芟薙浮豔，屏絕淫靡，取則於元嘉永明，極才於咸亨調露。鐘斧齊奏，弗淆晉埜之聰；珉玉並耀，特具卞和之議。固已闢塗徑於文囿，示模楷於藝林矣！

《清朝先正事略・邵慈荀先生事略》附　（賓谷）其詩清轉華妙，文擅六朝、初唐之勝。晚年尤多健作。山尊所選，蓋未盡其美云。

《新世說・文學》　吳山尊【略】嘗選袁簡齋、邵荀慈、劉圃三、孔顨軒、吳穀人、曾賓谷、孫淵如、洪稚存之駢文，稱爲八大家。如【略】曾之味雋聲永，別具會心，是皆遵循軌範，敷腴厥旨，堪爲一代駢文之正宗！（曾名燠，

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累官至貴州巡撫。著有《賞雨茆屋集》。）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江右多宗山谷，而揚州轉運曾賓谷先生獨喜唐音，素未識面，蒙以詩就正。《曉行》云：「白雲溶在地，遠望一川水。行入水雲中，霏霏收不起。」《秋夜宿萬壽寺》云：「旛動微風來，虛堂一鐘悄。階前瘦蛟影，斜月在松杪。」《長生殿》云：「夕殿螢飛星漢流，芙蓉香冷鴛鴦愁。嬌姿侍夜玉階立，月下相看淚痕濕。世緣安得如牛女？萬古今宵會河渚。生生世世比肩人，牛女在天聞此語。可憐私語人不知，臨邛道士爲傳之。」結句尤蘊藉。

《靈芬館詩話》卷六　揚州自雅雨以後數十年來，金銀氣多，風雅道廢，曾賓谷都轉起而振之，築題襟館于署中，四方賓客，其從如雲。今所傳《邗上題襟集》是已。都轉於詩，不分畦畛，而獨見精能，長篇半格，適如其意而出。於時輩篇章，亦具正法眼藏，不屑附和，亦不爲刻深。集中古體多於近體，然七絕風神澹逸，能於阮亭、竹垞外，別標一格。《揚州柳枝詞》云：【略】《自京口至金陵》云：【略】又《流水》一律云：「流水到今日，古時經幾何？影留青嶂在，春送落花多。橋板年年換，舟人續續過。爭如坐盤石，風雨一漁蓑。」寄託殊深，有雅志東山之意。

又卷七　（靈芬館）第四圖則以奚九舊畫立軸，屬穀人祭酒作贊於畫，身以實之。【略】曾賓谷都轉、劉芙初太史七古各一首，皆極工。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雲裏金剛曾賓谷（暘）：（贊）八百孤寒三大白，豈有酞人難再得。

吳蘭《西溪漁隱外集題詞》　清轉華妙，兼綜衆美，都轉之詩也。【略】都轉深於《選》學，所作擅六朝、唐初之勝。

《湖海詩傳》卷三七《蒲褐山房詩話》　維揚爲南北要衝，又有平山、蜀崗、虹橋諸名勝，故士大夫往來者籃輿筍屐，徘徊旬日而不能去。然二十餘年覓船投轄，地主無人，每有文酒寂寥之嘆。賓谷開東閣之樽，集南都之產，予門下士被其容接者尤多。而擘紙揮毫，散華落藻，攬《題襟館詩》兩集，遂覺烟月爭輝，江山生色。

《北江詩話》卷一　曾都轉燠詩，如鷹隼脫韝，精采溢目。

洪亮吉《西溪漁隱詩序》　賓谷先生弱冠通籍，自祕閣而機庭，又以才幹結聖主知，總理江、淮財賦者十數年，官事之暇，以詩文爲性命，其天才學識又足以副之。所著《西溪漁隱詩》若干卷是也。先生居西江而不專主西江之派，觀集中《題湘花女史詩卷》及《戲效香奩體》諸作，則又宛然西崑，信乎才力之大。凡有所作，期于言各肖事，事各肖題，而規仿前人之習所不屑也。亮吉廿年前與先生同舉京兆試，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繼入詞館，于先生爲後進，然宦轍南北，未嘗得半歲合并。今先生官維揚，與亮吉里居咫尺，而亮吉又遠戍乍歸，一意杜門，感恩省咎，不獲預賓從之末，一發其所欲言，先生顧不唾棄，獨寄示近作若干卷曰：「子其爲我閔而序之！」亮吉何敢序先生，亦惟舉平日所欲與先生言者，一質之先生而已。若亮吉所爲詩，則意有所至，而筆未克達，其去先生遠甚！倘他日有所自得，與有可自信之處，俟十年後亦當乞先生序之。

吳錫麒《賞雨茅屋詩集序》　賓谷都轉，處淮揚靡麗之區，而澹於嗜欲，依然寒素，又能撥煩剖劇，游刃有餘。公事餘閒，時與賓從賦詩爲樂。闢題襟館於署後，周植花木，爲唱和之所，過江名士，躡屣而趨，決擇既精，造詣益工。屈指官斯土者，自國朝以來無慮數十輩，而若風吹網，所過無聞，獨賓谷挾其縱橫跌宕之才，以雄視乎當世，令人愛慕。比於香山、六一、玉局諸老，不其偉與！其體之廣大也，如登高山臨深淵也；其氣之奔放也，巍巍翼翼如流水之波也；其律之渾灝而森嚴也，如珠而不可枉也；其音節之抑揚高下、中宮中商也，若流而不絕也。而要其陰陽開闔，歷變化呼嘯而後發之音，豈一日哉！

王芑孫《賞雨茆屋詩集序》　自古詩人遭之，賓谷亦遭之。然則世所羨賓谷，而賓谷所無以自申者，天直以是往復磨厲，成就賓谷，而昌其詩。賓谷爲人敏達而恢疎，文字之好最篤。其於文無所不能，而講於詩者尤詳。爲翰林曹郎不異諸生時，爲轉運使不異翰林曹郎時。今所錄存曰《賞雨茆屋詩》者，裁八卷，蓋其謹又如此。昔有議歐陽氏「窮而後工」之說爲未足以盡詩人，余獨不然。夫窮非必以貧賤也，有時富貴而窮乃窮之彌甚者也。賓谷雖天性工詩，非必有藉乎窮，要凡所以往復磨厲成就之，如此何一非天之所爲，併氣積力以昌之，而賓谷詩亦遂行天下。其詩蓬勃也如風，瀰漫也如雲，澎湃也如泉，讀者之所見也。

樂鈞《賞雨茅屋詩集序》　賓谷先生，蛟龍入懷，星辰在手，條貫列代，包絡羣才。【略】立縣藐於淮東，主敦槃於海內，乃極一時之盛焉！【略】其意

牽今感，胸觸古悲。精思默往，則雷雹無聲；神機驟來，則弓刀自躍。遂以吐納《騷》《雅》，驅掃齊梁，骨壯聲沈，情辛味旨。其蒼涼婉鬱，馳騁偏反，誠浣花之遺軌、玉局之傑構也。間爲清峻之作，時出流麗之篇。能事非一，餘技而已。

吳嵩梁《別題襟主人卽書賞雨茅屋詩集後》 使君論詩妙入神，千變萬化同一眞。使君作詩勇無匹，天馬行空怒雕出。使君別後詩逾富，大筆堂堂逼韓杜。千言立就氣爲潮，百煉功成字如鑄。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四一《聽松廬詩話》 賓翁詩不專一家，不名一格。其樸實逾健者，旣屬稱心而言；其鎔鑄精深者，亦復超心鍊冶。性靈佐以書卷，故非空疎之性靈；才氣範以準繩，故非叫囂之才氣。五律多近唐賢，七律間參宋體，惟能貫以眞氣，乃非貌似古人。在西江諸詩家之中，可謂能自樹一幟者。

又 題太白眞(七古)便似太白，題昌黎像(五古)便似昌黎，《聞四川官兵大捷》二首(五律)又神似老杜，至《屈賈祠》、《南海神廟》兩篇，氣蒼骨重，非平日沈浸於老杜長排者不能。

又引《聽松廬文鈔》 賓谷先生詩兼唐、宋，文擅六朝，宏獎英才，篤嗜文字，爲兩淮運使十餘年，時有熱官冷做之稱，蓋謂公所好，猶是書生風味也。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余於《賞雨茅屋》詩，甚喜其格調清新，妙有寄托。

《鄉詩摭譚續集》卷一〇 賓谷【略】詩格清麗不俗，司空表聖所謂「碧苔芳暉」者近之。

《卧園詩話》卷三 王夢樓稱【略】曾賓谷爲清才。

分論

《長歌行簡謝太史(蘭生)崔孝廉(弼)》 《嶺南羣雅初集・玉壺山房詩話》：曾賓谷先生《贈澧浦太史暨鼎來》詩有句云：「天南萬里越王臺，舊雨不來今雨來。燕寢清香一樽酒，眼中復得謝與崔。」是時賓谷先生甫莅粵，澧浦之外，惟鼎來先被容接。而鼎來之詩，久爲澧浦所推許。

《題消寒九九吟後》 《卧園詩話》卷三：鉛山蔣心餘(士銓)太史《忠雅堂集》中有《消寒十二吟》。予甲申冬在都門，廣之爲八十一首，名曰《消寒九九吟》。曾賓谷中丞題其後云：【略】末句蓋謂予將出宰也。

傳記

《續碑傳集》卷二一錄包世臣撰《曾撫部別傳》 公諱燠，字庶蕃，一字賓谷，姓曾氏。世居江西之南豐。明嘉靖間遷南城，爲南城人。曾祖世麟。祖邵，雍正己酉舉人。父廷樗，乾隆乙未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刑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總辦秋審。出守山東曹州府，調濟南護理、濟東武臨道。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曾祖妣丁、祖妣丁，俱贈夫人。妣羅，封恭人，晉太夫人。濟南君舉二子，公爲其季。生而穎異。甫成童從宦都下，耆宿見其詩文，多折行輩與論交。乾隆庚子舉人。辛丑進士，改庶吉士，派習國書。甲辰散館，授戶部主事。丙午丁濟南君艱。戊申服闋，補湖廣司，入值軍機處，擢貴州司員外郎。壬子京察一等，奉特簡授兩淮鹽運使，卽充欽差。大學士慶文恪公隨帶司員至江南讞獄，勘辦事竣，次年始莅任視事。嘉慶丁卯，擢湖南按察使。戊辰調湖北。庚午擢廣東布政使。乙亥擢貴州巡撫。丙子以太夫人年高，乞養。道光壬午養親事畢，上以兩淮疲憊日甚，特命公以巡撫銜巡視兩淮鹽政。丙戌召還，以五品京堂候補。庚寅卒於京寓。年七十有二。配同邑元氏，累封夫人。子二：長在埏，捐職同知；次協均，國子監生，並年少績學，能不失世業。孫五。公性尤嗜詩，至老不輟。自漢魏六朝、三唐、兩宋以及近世聞人專集，彙集皆悉研究，辨晳其得失。公以世家子，弱冠卽涉詞苑，值樞廷，洊登封圻，居華膴清要者數十年，未嘗歷佛逆失意之境。而其爲詩，顧深悉民閒疾苦，微言激射，頓挫沈鬱，絕無珠翠羅綺之氣染其筆端。詠《山燒》有曰：「層巒從此瘦，春草幾時生？」《望岱》有曰：「須知天下雨，還望一山雲。」寄意遙深，有寒畯專家所不及。溯公宦轍，留揚州者至久，其地居水陸之衝，四方名流所集聚，自趙宋時韓、歐、劉、蘇相繼守土，賓讌之盛，輝映古今。閱數百年至國初，周櫟園侍郎監督鈔關，遠紹逸響。而王阮亭尚書繼以司理揚州，誠心求士，士歸之如流水之赴壑。二公皆履卿貳，立治績，而世人之豔稱者乃在鈔關司理時，誠哉其難

之也。後百年，盧雅雨、朱子奢爲都轉，稍續前緒。至公而大盛，是以揚州人士以公丰采爲上接阮亭者，信矣。公著有《賞雨茅屋詩》二十二卷、《駢體文》二卷、《續金山志》十二卷，又選刻《蘇文忠公奏議》二卷、《虞文靖公詩集》八卷、《呂子易說》二卷、《江右八家詩》八卷、《朋舊遺詩》十八卷、《江右詩徵》一百二十卷、《國朝駢體正宗》十二卷，皆行於世。唯選批國朝詩爲《清眞集》者，未竣事。包世臣曰：公二子皆晚生。從弟炘官水部，未嘗從公宦遊，故具狀不能詳行治。按國史館例，官二品皆據紅本及軍機檔以立傳，則公之政事自在良史，非私家所能增損。公任都轉時，余嘗朝夕讀公詩詞，聞公談議，殊不以齷齪官爲樂，其意蓋欲大有爲者。陳臬以後，相去遼遠，信問阻越，然余客百文敏公兩江節署，語次及粵東平海事，文敏謂委署支調公常拘牽成案，以掣其肘，頗銜公文敏，氣燄逼人，舉事多任意，同城官之將軍巡撫莫敢立異同。而公爲其屬，獨能舉方伯之職，是亦一節之可見者矣！

《碑傳集三編・曾燠傳》（《番禺縣續志・宦績傳》）（存目）

《清朝先正事略・邵慈荀先生事略》附 賓谷，名燠，字庶蕃。乾隆四十六年進士，選庶吉士，改主事。由員外郎超授兩淮運使，遷湖南按察使，進廣東布政使，巡撫貴州，乞養歸。道光二年，授兩淮鹽政，以五品京卿內召。卒年七十有二。著《賞雨茅屋集》，撰《江西詩徵》九十四卷。賓谷任都轉時，闢題襟館於邗上，公暇與賓從賦詩爲樂，敦盤稱盛。

《清史列傳・曾燠傳》 曾燠，江西南城人。乾隆四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十九年散館，改戶部主事。五十一年丁父憂。五十三年服闋，補官充軍機章京。五十五年遷員外郎。五十七年京察一等，授兩淮鹽運使。嘉慶十年以失察楚省漢口岸擡價病民，部議降三級留任，上以漢口距淮稍遠，咎有可原，准其抵銷。十二年升湖南按察使。十四年正月調湖北按察使，十二月遷廣東布政使。十五年洋盜烏石太等被擒，餘黨悉降，燠在事有功，交部議叙。二十年擢貴州巡撫。【略】二十一年以母老乞養歸。尋因廣東藩司任內失察所屬交代逾限，部議降三級調用，上加恩改爲補官日降三級留任。二十四年丁母憂。道光二年服闋，閏三月授兩淮鹽政，仍准用二品頂帶。【略】六年【略】四月召回京，諭曰：「朕以曾燠前在兩淮鹽運十餘年，又歷任巡撫藩司，特命以二品頂帶補授鹽政，期資整頓。朕御極之初，已將每年玉貢折價銀兩免其交納，並免節年玉貢餘銀一百六十餘萬兩。迨曾燠抵任後，又奏請將商捐未解銀五百十四萬兩全任豁免，其餘隨時奏請調劑，無不加恩俞允。原冀從此認眞清釐，庶鹽務日有起色，且令久於其任，俾得從容辦理。乃曾燠在任四年有餘，並未能設法整飭，一味因循了事，若稍有天良之人，斷不致此。著以五品京堂候補，以示薄懲。」七年引病乞歸，奉旨不准給假。十一年卒。子協均，內閣中書。

《詞林輯略》卷四 曾燠，廷樗子。字庶蕃，號賓谷，江西南城人。散館改戶部主事，官至貴州巡撫，內用五品京堂。著有《賞雨茅屋集》。

紀事

作家逸事

《羣雅集》卷二二 廉訪官兩淮都轉時，築題襟館，召致海內名士，絃詩鬬酒，於梅花、安定兩書院尤加意栽培。王文簡後所僅見也。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九二引《有正味齋文集》 賓谷都轉處淮揚靡麗之區，而澹於嗜欲。公事餘閒時，與賓從賦詩爲樂。闢題襟館於署後，周植花木，爲唱和之所。屈指官斯土者自國朝以來，無慮數十輩，而若風吹網，所過無聞。獨賓谷狹其縱橫跌宕之才，以雄視乎當世，令人愛慕，比於香山、六一、玉局諸老，不其偉與！

錢泳《履園譚詩・以人存詩》二 南城曾賓谷中丞，以名翰林出爲兩淮轉運使者十三年。揚州當東南之衝，其時川、楚未平，羽書狎至，冠蓋交馳，日不暇給，而中丞則旦接賓客，晝理簡牘，夜誦文史，自若也。署中闢題襟館，與一時賢士大夫相唱和。如袁簡齋、王夢樓、王蘭泉、吳穀人、張譽堂、陳東浦、謝蘜泉、王葑町、錢裴山、周載軒、陳桂堂、李嗇生、楊西禾、吳山尊、伊耐園及公子述之、蒲快亭、黃貴生、王惕甫、宋芝山、吳蘭雪、胡香海、胡黃海、吳退庵、吳白庵、詹石琴、儲玉琴、陳理堂、郭厚庵、蔣伯生、蔣藕船、何豈匏、錢玉魚、樂蓮裳、劉霞裳諸君，時相往來。較之《西昆酬倡》，殆有過之。中丞嘗於九峰園作秋禊之會，賦詩云：【略】。

《清稗類鈔・文學類・曾賓客賦詩遊讌》南城曾賓谷侍郎燠任兩淮鹽運使時，闢題襟館於邗上，與錢塘吳穀人祭酒錫麒、全椒吳山尊學士鼒等，賦詩游讌，蓋自王文簡公司理揚州，德州盧雅雨方伯見曾轉運兩淮而後，以提倡風雅爲己任者，曾也，一時槃敦稱盛。

作品本事

《三峽謠》《卧園詩話》卷三：粵舟泛海者，謂之鐵船紙人。自廣州至韶州者，謂之紙船鐵人。風正曰八字風。盜之雄者名曰飄馬。百人爲一兩，十人爲一錢。曾賓谷中丞《三峽謠》云：【略】眠羊石，在大廟峽江中。

《讀洪稚存萬里荷戈百日賜環二集題其後》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洪北江以言事謫戍伊犁赦回，以出關入關之詩，編爲《荷戈》、《賜環》二集，一時題詩者甚多。賓谷題一絕云：【略】。

《題秋汀課女圖》《南野堂筆記》卷一二：句曲女史駱綺蘭，字佩香，工詩。著《聽秋軒集》。【略】佩香適金陵龔世治，徙居廣陵，再遷丹徒，徙盱江。曾賓谷都轉題其《秋汀課女圖詩》云：【略】佩香得詩，遂名其集曰《聽秋》云。

藝文

趙翼《題曾賓谷運使〈邗上題襟集〉》稧飲紅橋事久無，使君重把雅輪扶。詩聯陳起《江湖集》，句入張爲《主客圖》。人本玉堂工授簡，官閒鈴閣愛投壺。劇憐我昔揚州住，旅館清吟與太孤。

陸繼輅《輯春芹錄成懷舊感知呵凍有作》美人香草太差池，六義先亡比興詩。賈傅還朝仍待次，桓寬著論豈傳疑！杜門頗厭高軒過，並世應無夾袋遺。最是夜寒禁獨坐，（公平生早起，無一日不讀書待旦。）曉雅啼後動鄉思。（賞雨茅屋）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曾賓谷運使（燠）》書來繼粟心鄭重，副以新篇佐吟諷。恢然詩有大家風，眞氣蟠伏如長虹。天下英雄困一飯，次第從公祝如願。夢中明月舊揚州，不負此官須勝流。

又《送賓谷入覲六十韻》（存目）

又《賓谷像讚》望之儼然鵠峙也，鸞停也，又何虛襟淵抱，有盅而蘊、有盎而形也？即之溫然金渾也，玉粹也，又何渺致傲色，欲翔于眉、欲掉于臂也？逍遙乎道藝之林，休息乎篇章之圃，出入中外者二十年，欣慨移情，隱顯殊路，而又何弗改乎此度也。超然其巖居，而川觀思媚于獨也。愀乎其影纓，而獵轂思稱其服也。通一世以爲懷，望千秋而極目。聖之言狂者、獧者，儒之言慤士、介士，吾嘗且暮遇之，庶幾哉！其在乎是也。

郭麐《呈曾賓谷都轉（燠）二首》記向江湖載酒行，當時吳質約相尋。（蘭雪）知公能續江西社，遲我同題漢上襟。懷刺十年成老大，心香一瓣幾沈吟！文章烟月都如舊，杜牧無端絲鬢侵。歐陽賓從並清班，（謂穀人司成、惕甫國博。）弱步先愁逸足攀。列戟門庭眞似水，過江人士望如山。心期自合文章外，身賤多慚進退閒。賸有平生微尚在，懷知賦就未須刪。

又《賓谷先生屬題盧山簡寂觀圖即用自題韻一首》有緜始慕簡，無喧安知寂？紛然方寸中，一意爲闔闢。達人視朱門，何異蓬戶閨！猶然戀山水，此習宿世積。匡廬古道場，風開玅蓮白。漏點傳六時，瀑流挂千尺。當年陸道士，飛空尚留迹。過谿虎或嘯，入社酒容食。巋然一觀存，尺寸此田宅。南豐有高懷，捉鼻仍相逼。曩時神清洞，髣髴在戶壁。文字苔蘚蕤，過者那能識？邇來樹旗旄，亦未離行役。誰爲圖畫傳？對此居諸惜。功名爲時需，肯作虛牝擲。惟憂苦竹筍，漸可材爲笛。回薄萬古心，晏坐中自得。想緣詩板留，昔夢記歷歷。

又《賓谷先生春感詩末章見及感呈一首》昌昌春物轉蕭森，太息先生用意深。一士饑寒猶在念，百城煙水總關心。皇天淫溢行秋令，大地蒼茫恐陸沈。時節安危仗公等，不妨蟲鳥自微吟。

又《次韻賓谷雟使見和中秋之作》名賢跌宕湖山主，老筆縱橫翰墨場。幸及中秋共明月，記過兩暑與三霜。（浦上別公五年矣！）招來俊侶懷前輩，除卻新詩無樂方。九日登臨敢辭從，定容側帽醉萸觴。

又《舟中卻寄賓谷雟使》懷知一賦又南遊，偃蹇聊因桂樹留。豈有江山爲我助！那無風月替人愁！雷塘版渚粼粼水，紅葉黃華瑟瑟秋。良夜客中無藉在，起攜殘燭寫銀鉤。（附）和作：（南城）曾燠（賓谷）：蒜山相約未能遊，菊釀初成不肯留。鼎鼎百年吾善病，芒芒六合子多愁。江淹恨賦纔前

日，宋玉招魂又此秋。（謂井叔。）獨坐孤吟寒夜永，四幷堂外月如鉤。

又《寄實谷先生都門》 問訊南城曾大夫，萬人如海一身孤。老來翻索東方米，歸去空思張翰鱸。服食可能無薏苡，幽憂聊用采蘼蕪。諸侯賓客尤堪歎，禿盡顛毛白盡鬚。

又《挽實谷先生》 廿載筦鹽筴，睽睽萬目看。再來時事改，積重設施難。朝籍名猶挂，懸車路已殫。白頭重索米，投老轉孤寒。老矣知交盡！公乎義分深。論文千古眼，好事一生心。人海成喪沒，江湖分陸沉。祗應漢上侶，泉路續題衿。（謂甘亭。）

周儀暐《答實谷方伯見貽之作》 看山本無意，觀海非有心。所喜龍門高，直上攀百尋。成連鼓琴處，千載無知音。一朝天風來，相引蓬萊岑。蓬萊幽且深，碧月宵沉沉。仙懷自終古，何以傳于今？美酒酌與斟，歲序來相侵。劉郎桃花飯，聊爾娛春林。（朱詩及劉芙初即以奉答。）

王衍梅

汪雲住《綠雪堂遺集序》 會稽王笠舫同年，以才子名海內者數十年。余在都門曾讀其詩而未及相見也。迨捧檄珠江，適君佐方伯趙文恪師記室，得叙同譜之雅，執手甚懽。次年余調禺山，君爲六縣掌駢體文字，春秋佳日，選幽探勝，時一傾譚。所作詩文，倚馬萬言，令人舌撟不下。顧余簿書繁冗，君又無事不蹋縣衙，猶未得數數見也。丙戌春，君以武宣令至西粵，先事牽涉，留滯會垣，余方由邕郡移疾將歸，話舊天涯，各深狂喜。八桂故饒奇山水，攜壺挈榼，幾於無日不並轡以游。時君主李芸甫水部家，而樸被常留余寓，性情愜洽，雖昆仲蔑以加矣。庚寅冬，余典虔州，聞君歿於桂管。越一年，喆嗣窗山抱遺稿尺許而至，具述瀕危之語，諄諄以傳世之業爲託。迺著作多所散佚，尚需鈔補。今年，余守吳郡，而窗山亦排次成編。值同里王味蘭孝廉在署中，昔與君詩札往還，爲未謀面之知已，因悉力考核。兒子根恕，則隨同校讐。凡數閱月，而剞氏告竣焉。君幼有異稟，讀書十行俱下。父冠英先生督課甚嚴，每日紬取十三經令背誦，不遺隻字。年十七，應縣試，邑宰王公韜渠驚賞其文，拔置第一，欲妻以愛女，而忘爲同姓，越人豔稱之。辛酉貢成均，出儀徵阮相國、諸城劉文恭門下，名噪一時，江浙耆儒交相引重。而君性高曠，尤嗜酒，喜與一二同志酣飲市樓。在嶺南時，量漸減，而興益增。冠葢踵門，多謝郤弗見。阮相國爲兩廣制府，非折柬相招亦不往。寓齋偏植花木，暇則手一編默坐，覽畢即棄去。篋中僅殘書百十冊，而屬詞比事貫串古今，它人不能窺其涯際。酒酣耳熱，俯視塵俗。成進士，則忤要津，失高等。及授縣令，改廣文，迄無所就而罷。平居既厭治生人產，潤筆所入，緣手輒盡。晚年思歸不得，惓惓言表。才豐遇嗇，豈文人賦命例然歟。越中稱君者，皆以爲徐天池復生。余謂才之奇、人之奇，固與青藤異世相肖。惟君詩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合李、杜、韓、白、溫、李、蘇、黃，奄有其勝，沉博絕麗，自成一家。以視具體昌谷，遁作別調以爭雄者，區以別矣。古文學昌黎，中年所作則與歐、曾相近。駢文尤精警，得六朝、初唐之遺，恐青藤翁亦當望而郤步。壽言存稿頗少，幷爲羼入殘膏剩馥，正可以沾丐後人也。昔袁中郎游越，青藤已前卒，僅得見文長集闕編二種。余於中郎無能爲役，而讀君詩如是之富，論交又如是之深，不綦幸哉。憶丙戌重九，余買櫂灕江，君與芸甫送至碧崖閣，置酒言別。君往時豪興勃發，從不作愁苦之色，獨爾日夕陽驅影，黯然神傷。今梨棗訖工，而故人之墓卅已宿，感念疇曩，不禁掩卷而太息也。

黃憲清《綠雪堂遺集後序》 仙翁羽化羅浮，剩蛺蝶之衣；神女魂銷洛浦，遺珍珠之淚。瀉南溟於盃底，吞吐風濤；出東海於袖中，沐浴星宿。人第驚爲江筆豔夢，李囊嘔心，目阮籍爲狂生，呼元稹以才子。而不知《離騷》、廿五曲，皆美人忠愛之忱；古詩、《三百篇》，乃賢士憂憤所作。此憲清所以讀先生之集而爲之慨然悲，喟然歎也。先生繡虎入斗，扛龍百鈞，夙徵吞鳳之祥，幼秉題驢之慧。家臨鏡水，賀監前生；地本蘭亭，右軍再世。垂髫王勃，早怡閻督之顏；弱冠終童，請繫越王之頸。固已氣吞儕輩，名重諸侯。屈昌黎之高軒，入中郎之上座。

傅桐《綠雪堂遺集題辭》 上下三千載，縱橫筆一枝。此才眞絕世，惜我不同時。睨俗狂難忍，揮杯氣益奇。錢江風雨夕，想見舞馮夷。當年袁、趙、蔣，旗鼓霸江東。閒道三家出，偏師一隊攻。杜陵詞倒峽，孟尉語橫空。跳蕩開生面，端倪萬象中。韻語歌行富，文章手筆尊。宋、唐兼體格，漢、魏有淵源。焯態鶩什，妍詞蛺蝶魂。風懷刪底事？朱十一詩存。區區魑魅職，鬼吝更神慳。（先生成進士，忤要人，失高等，選武宣令，又罣吏議。）去作諸侯客，相從羅

浮山。囚鸞淹海上，騎蜨出人間。弔古過虔苑，青蠅恨未刪。　沒世名稱定，身羸藝乃昌。等閒看富貴，不朽在篇章。有客歌顏、謝，何人問許、張！　哀哉春夢裏，爝火少餘光！　兩浙饒山水，從來詡勝游。今余攜展笠，諸老歇風流。一卷鎮相對，斯人不可求。青天明月夜，飛入謫僊樓。　千古憐才淚，揮從畫舫齋。（洪稚存太史贈先生有「唐衢殁後一千一百年，只有茫茫此場哭」句。）天邊卿月墮，地下酒星薶。絲竹悽盈耳，瓊瑰泣滿懷。唐衢多少恨？欲竝哭洪崖。

後事荀郎托，桃潭爾許深。授彫光片玉，傾橐出兼金。相望千秋上，行安九地心。我慙中壘識，讐校日披吟。（先生易簀時，囑公子窗山少府以全集歸汪觀察孟棠，觀察盡任剞劂之費。頃履任山左，留其集于武林開雕。桐時應約齋將軍之聘，因校字焉！）

張應雲《綠雪堂遺集題辭》　必傳兩字不須疑，歌哭淋漓筆一枝。人世即今無敵手，天才如此可吟詩。未登閬苑胡應爾，似學梅邨殆過之。春雨鳳城匡鼎坐，大名恆底重吾師。（顧南雅夫子嘗盛稱律芳先生之詩，謂當世莫與敵者。）

味無蔬筍氣無塵，信手拈來萬象春。梅雪精神清更豔，盤匜色澤古逾新。未窺全豹心先折，（汪孟棠觀察言全集二十卷，是時甫刊八卷，見贈者蓋未校字本也。）如睹驚鴻貌絕倫。八斗醇醪八斗血，陳思何處覓前身。（律芳病劇，曾致書觀察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而每日所嘔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幾而殁。）　一番生面又新開，斫地長歌亦可哀。月到當頭惟把酒，世難插腳且登臺。（集中和瑟菴相國《十臺詩》并粵中十臺諸作，奇横絕倫。）疑從僊隊無端謫，此是人間有數才。虎豹磨牙蚍蜉嗥，魂兮招爾蚤歸來。　一夢休誇馬繡囊，千秋知己或嵇康。座堪嫚罵何須醉？具此聰明也值狂。藝圃誰能稱地主，韓潮爾又破天荒。（律芳久游粵東。）洪厓仙去唐衢殁，我更無從哭一場。（洪稚存太史作《王生行》，有「唐衢殁後一千一百年，只有茫茫此場哭」之句。）　塵海茫茫感逝波，霸才無主奈時何？嬾同香國秋蝴蜨，羞煞詞場疥駱駝。人對張衡遺集弔，（謂題船山集長律。）師從劉向校經過。（律芳爲劉文恭公高足。）知君研盡青麟髓，贏得功名似蝸磨。　便論經濟不論文，百里何堪困此君？美錦製殘和淚濯，洪鐘敲斷帶霜聞。琅嬛歸去知仙客，梨棗彌留託水雲。（律芳臨終以傳世之業貽書，重屬觀察。）我是讀詩荀奉倩，不辭展卷異香熏。

《冷廬雜識》卷三　會稽王笠舫大令【略】有《三月五日寄家人詩》云：「與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筆意奇崛。又有《和孟郊古別離》云：「黃金最輕薄，買取別離愁。不若長貧賤，同心到白頭。」寓意微婉，深得風人之旨。大令性嗜酒，病劇，致書盱眙汪觀察云任云：「日來飲酒，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每日所嘔之血，亦如曹子建之才之多。」未幾下世。

又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豪於詩，嘗謁戴山書院掌教，奉賢陳古華太守廷慶，適有饋江瑤柱者，太守曰：子能爲我用「饞」字韻賦此者，當烹以酌子。因押全韻成詩，其警句云：「升沈一柱觀，闔闢兩當衫。」太守歎賞，稱爲絕唱，遂命歌者奉觴以酬之。

《粟香隨筆》卷五　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爲孝廉時游粵東，及舉進士，授粵西武宣令，改廣文。詩文瑰奇博麗，嘗以十五鹹全韻咏江瑤柱，一時推爲絕唱。有《綠雪堂詩草》，其友汪孟棠觀察爲之梓行。《游山歌》云：「有腳不踏青山顛，山笑此人惟醉眠。有口不吸青天月，月光照人俗到骨。我持一杯飛上山，青山流連醉勿還。仰頭白月跌入口，酒氣縱横吐星斗。醉復飲，飲復醒，酒香拂拂釀山靈。青天無雲更清絕，和酒作詩寫之石。欲讀自認已無迹，但餘酒香兩三滴。後之游者怪且顛，咄哉此山生酒泉。」《牛將軍墓》云：「冤哉一杯酒，酖殺此將軍！少保難爲慟，高皇竟不聞。議和甘養敵，行毒當酬勛。萬古風雲氣，來朝主帥墳。」《留別》云：「木葉落湘渚，烟波何太深！浮雲平野合，去雁遠天沈。對此一樽酒，蒼然千里心。他年逢令節，相憶定長吟。」《七律摘句》云：「澤國春陰佳日少，名場清福冷官多。」與月樂天花樂地，將詩驚鬼酒驚人。」漸諳世態宜青眼，纔動名心已白頭。」又《題華清出浴圖》七古句云：「金珠照耀萬花谷，天下不肥妃子肥。」可稱警闢。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五　笠舫性高曠，嗜酒，工詩。【略】少受知於阮文達公，罷官後，文達招入幕府，仍以詩酒自娛。爲《紅杏村人傳》以見志，越中士女，言其佚事，無異青藤。

《碑傳集補》卷四八錄沈元泰撰《王衍梅傳》　王衍梅，字律芳，號笠舫。幼穎悟，讀書數行下。年十七，冠童子軍。嘉慶辛酉膺選拔，丁卯舉於鄉，辛未成進士。性嗜酒，跌宕自喜，不修邊幅，有徐青藤風。任粵西武宣令，未履任，以罣誤去官。受知於阮芸臺相國最深。時相國制兩粵，遂以書記，偏遊粵東、西。所作詩文，類皆援筆立就，天才横逸，不可方物。有《蘭雪軒》、《小楞嚴齋》、《靜存齋》等集。《紅杏村人吟稿》，皆不自收拾，爲人攜去。卒後，其同年汪孟棠廉訪向其子文煒購得古今體詩十六卷、散駢體文四

卷，爲梓《綠雪堂遺集》。

《清史列傳・王衍梅傳》 王衍梅，字律芳，浙江會稽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廣西武宣縣知縣。衍梅幼有異稟，童時背誦十三經，不遺一字。天才苕發，爲文信手揮寫，食頃即成。性高曠。嗜酒。暇則手一編默坐，覽畢即棄之。而屬詞比事，貫串古今，他人不能窺其涯際。越中稱衍梅者，皆以爲徐渭復生。初貢成均，出儀徵阮元門下，名噪一時。官廣西未十日，即以吏議失官，遂依阮元於廣東，非見召請，不妄謁也。尤豪於詩，嘗於友人坐中用「饞」字韻賦江珧柱，時歎爲絕唱。晚著《紅杏邨人傳》，以靖節、青蓮自況。著有《綠雪堂遺稿》。

《紅豆詩》 《冷廬雜識》卷二：吳園次太守詞云：「把酒祝春風，種出雙紅豆。」有毗陵女子日誦之，以爲秦七、黃九復生，時號「紅豆詞人」。長洲惠研谿大令周惕，居近吳郡東禪寺，寺有紅豆樹，移一枝植階前，自號「紅豆主人」。會稽王笠舫大令衍梅，賦《紅豆詩》云：「故園酒祝吳林蕙，別浦人祠惠半農。」（半農乃硯谿之子士奇，著有《紅豆齋小草》，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蓋用本朝典也。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綠雪堂遺集》 二十卷，王衍梅撰。衍梅字律芳，號笠舫，浙江會稽人。嘉慶辛未進士。（臣）謹案：衍梅才華富麗，詩趨正軌。其詠鴉片，則窮形盡相，謂書之以示子孫。其題《疑雨集》則曰「付與茶毗尚恨遲」，乃近時烟禁日漸廢弛，而學校且有以《紅樓夢》等小說爲教本者，腐腸之藥，伐性之斧，二者充斥國中，不至戕賊後生小子，不止先正法言目爲迂遠世教。凌夷不知，伊於胡底也。

《綠雪堂遺集》卷首《雜錄》 會稽屠湘之《篠園漫筆》：嘉慶乙丑，陽湖洪稚存太史遊天台，道出越中，諸詩人設讌於鑑湖之快閣，王笠舫先生與焉。太史一見先生，即有「國士」之目。先生感念知己，酒酣大哭。太史爲製《王生行》以贈，先生亦呈五律六首，今已刻入集中。跌蕩淋漓，脫盡贈答窠臼。而太史詩，《更生集》失載，余從友人處錄得一紙，語語拗拔，亦奇作也。詩曰：「不可有兩庶有一，笑聲初停哭聲出。哭聲纔落南湖左，秦望山頭鵲驚墮。胸中本有萬斛才，百斛泪乃隨聲來。不作鮫人海上之明珠，亦不化聲伯洹水之瓊瑰。斑斑駮駮色不定，豔處絕似珊瑚堆。願勿灑原野，恐此林木摧；願勿灑亭館，恐此春艸萎我心。爲之一振觸我手，不能與之掬唐衢。殁後一千一百年，只有茫茫此場哭。」盱眙汪根敬《桃花潭館筆記》：王笠舫年丈《綠雪堂詩》，有隨園之華肆而加以工鍊，有藏園之蒼堅而化其板腐，晚近一大家也。集中古賦一卷，尤能別開生面。前從繆君蓮僊處得見《憐香賦》一首，色香俱古，入之齊、梁人集，可亂楮葉，今錄之。【略】詩文集爲令嗣窗山大令所編，已載《憐香集序》而獸遺此賦，何也？暇當作書詢之。錢唐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王笠舫大令罷官後，贈李芸甫水部句云：「春在花光濃淡裏，官如山色有無中。」讀之失笑。嚴少峯太守罷守杭州，許周生駕部宴之于孤山蘇公祠，贈長律一首，句云：「無端冷暖天難測，如此湖山感易生。」讀之發慨。會稽黃崇燾《笑山詩鈔・奉和笠舫夫子五十自壽元韻，即送之官武宣》：故鄉士女競相譁，第一才人已到家。新酒村村開碧甕，舊詩處處認紅紗。橋邊水漲低楊柳，宅畔春深落杏花。惆悵草堂無主久，滿檐晴日鬧蜂衙。水田翁去忒匆匆，三百年來始識公。詩律元音才反正，騷壇心法獨傳中。恆沙共詡神通妙，湘水爭誇鬼曲工。賴有橫空一枝筆，力從七子埽頹風。南雲北雪自飄然，舊物公家有片氈。領海波濤翻夢裏，齊梁歌舞簇尊前。興豪定得江山助，才豔能教粉黛憐。試話游仙當日事，一燈膏火費焚煎。自是蓬山閬苑身，銅符乍綰轉邊巡。斷無賢哲能忘世，豈有聰明不愛人！千莫神光騰北斗，鳳皇奇采振西申。笑看日下雙鳧浴，仙吏何曾染點塵！寒食東風景寂寥，祇應隨分作生朝。越裝詩富爭窺豹，燕市人歸例賣貂。（天池事。）千里琴聲虛綠綺，一盃酒影遞黃嬌。胸中礧塊囊中句，回首都從此際消。純鋼繞指縱能柔，氣槩猶凌百尺樓。南郡未從桓武辟，東山曾替謝公愁。種來桃李春應好，問到葫蘆意莫羞。只是湖邊風力軟，片帆經月滯中流。扣遍柴扉總不開，爭禁歧路獨裴回。世將謠諑酬名士，天把窮愁寵異才。宦海偶然遲寶筏，醉鄉何處築謗臺？杏壇弟子生多慍，便合雄冠起舞來。陸氏莊田半已蕪，春風座上更愁吾。一名也自憐雞肋，萬管空教禿鼠鬚。甚欲壯游從桂海，不堪初志負桑弧。離懷此後知難遣，夜夜明蟾挂碧梧。嘉善黃安濤《詩娛室初集・聞王笠舫同年殁於粵西，悽然有作》：焚餘良玉爨餘琴，落魄江湖歲月深。賀監未能歸鑑曲，少遊終已卧藤陰。難銷伏虎吞牛氣，不死雕龍吐鳳心。何處僊壇鸞聳立？爲君揮涕重聯吟。（君生前神於扶鸞之戲。）

王文瑋《綠雪堂遺集附識》 庚寅冬，（文瑋）歸厝先君子於鏡湖之上，即哀詩文著述。走虔州，謁汪孟棠師。師與先君子丁卯同年，交深金石，且念故人

垂殁，有敬禮定文之託，慨然允爲付鐫。（文瑋）遂留署中裹理簡札，得以暇日排纂遺書。顧先君子吟稿最繁，見輒爲人攜去，既多散佚，難於編年。癸巳同小孟大令重赴嶺南，甲午還里門；次年又偕大令北上，叩諸舊時戚友，共借錄三百餘章，稍可彌縫其闕然。計先君子一生所作，通籍以前僅存什之二、三；粵游以後，尚得什之五、六而已。丁酉年，薄宦江右，下榻南昌郡齋，按日手鈔，始有清本。賦及詩詞，凡十六卷。古今體文，存者更寡，葺爲四卷。坿之叢草、零篇，約略詮次，顛倒失檢之處在所不免。而字句之原脱者，則弗敢妄補，概從闕如。會張蒔孫參軍雅擅六書之學，因屬校正，并塡諱焉。今夏孟棠師在吳郡遣人取稿本開雕，延家味蘭先生精審去留，有小棠孝廉力主讐訂，一編可久。先君子自必冥報相貽。而（文瑋）落落窮途，弗克負荷，亦得藉手以慰先靈於地下，則銜感師門之德，尤當沒齒不忘者也。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四日（男文瑋）敬識。

《桐陰清話》卷五　王笠舫大令選武宣令，行有日矣，招同人集戲園大合樂，爲言官彈劾，遂罣吏議。同年閻魯翼戲贈以詩，有「可笑同年王笠舫，縱然得罪也風流」之句，與秋谷老人正復相同。

《皇清書史》卷一六　王衍梅，字律芳，號笠舫，別號紅杏村人，又稱蒼梧下吏，會稽人。嘉慶十二年進士，授武宣知縣，改教諭。所著《綠雪堂遺集・雲棲題壁詩》下自注：每夜借董文敏手書《金剛經》摹數過。善書法，專摹右軍。（倪鴻《桐陰清話》）

蔣徵蔚

《湖海詩傳》卷四三　蔣徵蔚，字應賢，元和人。諸生。有《經學齋詩集》。（選三十首）

又《蒲褐山房詩話》　于野兄弟，時號三珠。應賢之名，尤著應賢。賦才穎異，年未二十，已能讀羣經註疏，又通《周髀》、《說文》之學。阮伯元閣學視學浙中，稱爲「小友」，延之入幕。徧歷浙東山水奇勝，其詩或清新微妙，或揮霍紛紜，靡所不有。與予同至揚州，曾運使賓谷亦愛重之。在竹西歲餘，得風疾，三載未痊，恐邱錦早還，江花已謝，不能復唱「渭城」也。

《梧門詩話》卷一三　蔣山（徵蔚）學問淹博，尤工駢麗，阮芸臺中丞折輩行訂交。所著《經學齋詩》，力追唐人。

《定香亭筆談》卷一　元和蔣蒲山（徵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歲丙辰，與余爲越東之游，走筆爲《甬東詩》八首，傳誦至海外。有《少游》、《浙游》諸集，余爲總訂之，曰《經學齋詩》，並序之，謂其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又　蔣山年甫冠，弱不勝衣，而學問淵博，未可輕測。兄事余，余贈以詩云：「君年纔可著儒冠，眼底何書不盡看。平子算章通象緯，少陵詩律老波瀾。耳如能聽尤當慧，我竟爲兄大是難。喜得談經開左席，官齋行舫共春寒。」蔣山重聽，故五句及之。

又　蔣山兄于野（莘）、弟望甫（夔），皆能詩，幾於王謝家子弟，人人有集矣！人稱「三蔣」。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〇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乾嘉間，元和三蔣：伯莘於野，仲徵蔚蔣山，季夢希甫，皆工詩，人各一集，幾乎王、謝家風矣。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遊浙江，阮文達公一見傾倒，留之學使署，約爲兄弟之交。公復序其《經學齋詩》，謂：「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

《新世說・品藻》　蔣蔣山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詩才尤雄富。弱冠游浙，阮芸臺方督浙學，一見傾倒。序其《經學齋詩》曰：「研精覃思，夢見孔、鄭、賈、許時，不失顏、謝山水懷抱也。」（蔣名徵蔚，江蘇元和人。伯兄莘、季弟夔，均有名於時，稱爲「元和三蔣」，人各有集。蔣山尤淵博。）

《清稗類鈔・知遇類・阮文達知蔣徵蔚》　乾嘉間，元和有三蔣：伯莘，字於野；仲徵蔚，字蔣山；季夔，字希甫。皆工詩，人各一集。蔣山尤淵博，治經史、小學，兼通象緯，著述甚精。詩文才力雄富，無所不有。弱冠游浙，阮文達公元方督浙學，一見傾倒，留之署，約爲異姓兄弟。

《苦雨》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余親家蔣梅厂三子有「河東三鳳」之稱。其長子莘之詩，久入《詩話》。今春再過蘇州，其弟蔚、夔又以詩來。蔚《咏周孝侯射虎歌》云【略】，《苦雨》云：【略】。

《初月樓續聞見錄》卷三　時又有蔣蔣山者，名徵蔚。元和諸生。有詩名。

阮尚書、曾都轉皆客之，與予友陸祁生善。祁生嘗謂余曰：「子至吳門，不可不一見蔣蔣山。」因爲書畀余以代介。余固心艷蔣山才，持書造謁，並以所業文質之。蔣山適他往，留書若文而返寓焉。閱數日蔣山遣僕歸余文。其評語皆錄在別紙，盛有所稱譽，然竟未來報謁也。

《詠後漢竇武印》《雪橋詩話》卷一〇：阮文達積得漢晉八甎，題其室曰八甎吟館，賓友聯吟，編爲《刻燭集》三卷。元和蔣徵蔚蔣山分《詠後漢竇武印》曰：【略】。

魯　璜

《隨園詩話》卷五　野行者嘗見牛背上負羣鳥而行。魯星村云：「春田牛背鳩爭落，野店牆頭花亂開。」

又　魯星村「貓迎落花戲，魚負小萍移」，與宋笠田「護籬小犬吠生客，曝背老翁調幼孫」之句，皆詩中有畫。《魯沙橋道上》云：「山下竹林林下屋，門前溪水帶花流。」王蘭泉方伯《雲陽驛》云：「明月似霜霜似雪，雲陽驛外夜三更。」二句相似。

又卷一〇　安慶詩人，以「二村」爲最。一李嘯村蘅，一魯星村璜。魯五言如：「久客神常倦，還家似在舟。」「鳥散雪辭竹，烟消山到門。」「風竹不留雪，冰池時集鴉。」七言如：「舟行忽止冰初合，牖暗還明月未沉。」「避雪野禽低就屋，忘機小鼠漸親人。」皆可誦也。又「雀浴乘冰缺」，五字亦佳。

又卷一四　余方送魯星村出門，而雨勢將下。魯吟云：「雨聲猶在雲，風色已到樹。」余爲擊節，命司閽者錄登門簿中。魯曰：「我不料公之愛詩若此也。」大笑去。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皖江才調孰清新？今有星村舊嘯村。更喜新安楚南子，遺編堪與古人論。（李嘯村、魯星村、陳楚南。）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一三　魯續（璜），字賓之，新城人。鴻子。嘉慶丁丑進士。師事從兄魯九皋，受古文法。其爲文，儁傑廉悍，專志于朱仕琇之體格。撰《魯賓之文鈔》一卷。

《清代畫史增編》卷二七　魯璜，字星村，懷寧門經。善畫工書。有《星村詩鈔》、《管窺集》、《瑣事合編》。（《懷寧縣志》）

《清畫家詩史》卷丁下　魯璜，字星村，安徽懷寧人。明經。善畫工書。有《星村詩鈔》、《管窺集》。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魯賓之（續）（璜）習之（嗣光）二孝廉》　賓之有書如述志，習之無信今何事？二君承學治古文，獨守家法荒江濱。竹林兩阮皆英特，青浦侍郎亦汝憶。（昨蘭泉先生亦甚歎習之之才。）君求墓表我未成，遠雁難憑空寄聲。

吳應奎

郭麐《題吳（應奎）讀書樓集》　蜀鵑悽戾峽猿哀，細字昏燈一卷開。並世不曾教我見，多生何苦帶愁來！士無知者寧非命，窮到奇時亦損才。多謝諸君爲流布，應憐馬骨重燕臺。（詩爲白雲琴陽校刻。）

諸宗元《讀書樓詩集序》　吳丈缶廬既校印其先德峻伯先生《天目山齋歲編》、翁晉先生《玄蓋副草》，復求得其從大父蘅皐先生《讀書樓集》，授宗元，屬爲之序。以集版燔於咸、同之亂，將重墨諸木也。（宗元）作而言曰：有清一代，吾浙以詩稱者，姓名不能悉數，世或標舉爲浙派，亦如宋之所謂西江詩派也。夫《風》、《雅》變爲樂府，樂府變爲歌行、律、絕，年代遞降，爲體遂殊，學術材智，人奮其力，其所成就自有不同。故論詩斷以朝代，有識者且非之，豈可侈然限以地域哉！若先生之爲詩，即境抒感，託詞申喻，有麗則之音，而無綺靡之習，表孤憤之悁而隱怨悱之言，蓋承源於樂府而一以眞意出之。是此數卷之詩，爲其一生精魄之所託，又豈可僅以吾浙詩人稱之而已。先生曾與施辛羅應心書曰：「奎與弟詩俱未必佳，然腔中熱血，向人都盡，即以質諸古詩人，當可無媿。」其自述如此。則其平生不屑屑以詩自見。然他書未成，壯歲遂殞，今所留遺，惟賴此集。中遭寇亂，版復燬失。其子孫亦同及於難，能守遺書，已無其人。此吳丈欷歔太息，展轉求得而亟欲重印者也。嗚呼！家集之刊，世有其例，蓋能脅聚其一家之著述勒爲一書，則淵源

流別可示近而傳遠。力有不勝，即編列其目，亦足以供後人之研討，如《嘉定錢氏藝文志》、《續谿程氏所著書目》，本此志也。今吳丈再刊其先集，又因吾友李拔可從閩中李君階蓀得此集重爲校印，丈且語〔宗元〕謂：「此集印成，吾願畢矣！」〔宗元〕檢施辛羅所撰先生行狀，謂先生曾得《天目山齋歲編》、《玄蓋副草》錄署行篋，卧起與俱，是其寶守先澤與丈今日校印之意後先符合，誠可爲天下家世、爲學者法也。乙卯六月紹興諸宗元序。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　屠琴隖稱吳蘅皋詩孤情絶照，若《擬孟郊秋懷》、若《雜擬》、若《聽鐘鳴悲落葉》諸篇，是有眞性情焉。陳白雪則謂其以窮諸生，抱至性堅骨，兀兀學道，冬餘必循誦《十三經》一過。詩取中、晚，每謂義山具體少陵，飛卿學步太白，世都以纖艷少之，謬也。

《感事詩》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吳蘅皋《感事詩》云：【略】此己未春間作也。末首意不知何所指。

施應心《故內兄文學吳君行狀》　余內兄文學吳君既卒之三年，其友人從妹聳、德清陳進士斌謀於余，欲遂梓君詩集行之，且爲之傳，冠於詩之卷首，俾後之讀詩者皆得悲君之爲人，將君既得以詩傳而亦不獨以其詩傳也。因徵狀於余。余既生與君同里，君之季父廣西隆安縣令君。名五鳳，余之姑之夫，又婦翁也。余未壻於吳氏時，先從隆安君遊學爲詩。隆安君故與君之考共住屋之東西頭。余習業隆安君家，輒朝夕面君也。君視余年倍以長，余以姑故，兄事君惟謹。暇每聞君緒論，遂詳及家世學澤。又多見君行事，不敢辭。狀曰：君曾祖考王謙，湖州府學生員。祖考樹址，安吉縣學生，乾隆甲子副貢。考丹鳳，孝豐縣學生。君諱應奎，字文伯，一字蘅皐。先世淮安人，始祖處士行十九者，於宋南渡時徙居浙江之安吉。安吉爲故鄣地，因以其姓屬焉。名所居里曰鄣吳村。明宏治中，割置孝豐縣，遂隸孝豐，亦籍安吉。吳氏之先，中丞維嶽以詩振起明嘉靖間，與李先芳輩結社西曹，首進王世貞於社，實弟畜之。厥後，歷下門戶寖盛，詩宗北地，號王李中丞，則師毘陵，持論不相洽。嗣世貞作詩評，與先芳均置之廣五子中，中丞頗不平之。中丞子稼燈，諸生，老不遇，入貲爲郎，名在四十子之列。又與吳夢暘、臧懋循、茅維稱「苕上四子」，其學實邁於儕輩。國朝朱太史彝尊謂翁晉樂府，如健兒騎駿馬，左右控縱，無不如志。又謂翁晉於漢魏、六朝、三唐、兩宋，無所不出入。歿之日，命以角巾青衫入斂，庶以見疇昔之詩人於地下，蓋猶以貲郎自懲焉。翁晉稼燈字，世所稱大滌先生者是也。由是吳氏世能詩。君生而讀書自異，弱歲工苦吟。隆安君授之詩法。然雅不願舉子業。家故貧，君之考又善病，弟妹待食者又五六人，家產益落。君恒爲童子師，以給饘粥。余本生祖友溪先生見君所爲詩，曰：「才士也。」延至家，俾余諸從兄授經焉。嘗勸之爲時文，君間一草之，殊有先正程式，先生未嘗不稱善也。試於學使者，補弟子員，歸復屏去，更肆力於詩。於唐舍初，盛而取中、晚，多學溫、李，間及昌谷。每謂先生義山，具體少陵、飛卿，學步太白，世都以纖豔少之，謬也。先生深然之。又以所作詩呈隆安君，隆安君報以書，有曰：「眞詩人矣！眞名士矣！」棟塘翁所云鼎鼎鄴南，數百年來一人而已矣！君得書而喜，可知也。爲之愈力，詩愈工。因博取蕭《選》、《玉臺》及郭茂倩、左克明、馮惟訥諸書遍讀之，更泛濫於唐、宋諸家之集，以盡其流別。時中丞《天目山齋歲編》、《大滌元蓋副草》鏤板俱燬於火，君購得舊本，全錄之，置行篋中，卧起與俱，其宗法蓋有在也。歲庚子，裕陵五幸江南，隆安君獻賦行在，君從之。至杭，得接諸名輩，日夕談讌，學益進。癸卯隆安君領鄉薦入都，君乃辭友溪先生歸侍，且奉大父母以居，廼授書於邑之老溪。丁未，隆安君成進士歸，而君之考已歿矣！君居喪，哀毀倍，至貧不能治葬，具殯於堂之西偏。事母氏，益孝謹。先是，禾中陶廣文瑚典校安吉，余祖妣中表也。友溪先生之將歿，寓書於陶。譽君才，陶亦雅欲交君，請館之，更多爲之延譽。溪先生之將歿，寓書於陶。譽君才，陶亦雅欲交君，請館之，更多爲之延譽。服除，學使者按部至郡，教諭皇甫君首薦君優行，列高等，旋食餼。繼是館穀之入，君少少能自存矣。隆安君復爲娶於安吉之徐氏，而君始有婦。君著述日以富，江浙知名之士咸折節於君焉。先後交君者，爲德清戚上舍芸生、蔡文學瑞榜，武康徐上舍熊飛、秀才汝鳳，多以詩古文辭相砥礪。余同年德清陳進士斌，特立士也，工詩古文辭，尤工時文，與君爲古道交。君故不喜制舉文，而於進士則時時推許之。戊午，進士舉於鄉，方匆匆計偕，聞君劇病，買舟行數百里乘雪訪之，談竟日，贈金而歸。君病亦遂若失。君與余言，未嘗不以進士爲古人也。明年，進士捷南宮，君益喜，自負謂生平鑒別自有眞矣。又明年，進士歸，遭父喪，君亦遭家難。訃聞，偕余往弔唁之廬，痛哭別去。進士嘗交君於仁和宋司業大樽，司業故名宿，見君實傾心焉。丙辰、丁巳間，閣學儀徵阮先生來視浙學，以經學詩文取士。進士及上舍徐君與余與焉。江南詩人，因先生多寓浙者。華亭張進士若采得君初稾，歎爲未

見，即爲書致之先生，先生憮然動容，著之錄，以爲非張君則幾失此人。蓋君雖善詩，實不欲以詩求知於名公大人也。君嗣與張君益厚。晚始得余及余之師同里文學王君浩與錢塘張學博迎煦，時有目余數人爲詩人者。君與余之子一夢琛，生九年而君歿。君已教之讀《易》、《詩》、《書》、《周官禮》、《禮記》、《論語》、《孟子》、《春秋》、《左氏》「公、穀傳」，畢成誦。君所著有《讀書樓詩集》凡若干卷。又嘗證草木器物之同異，其文在揚雄、劉熙之間，惜其書未成。嗚呼！君子爲詩，啜菽飲水以盡歡，班荆道故以盡情僞；撫時感事以盡其變。其有益於詩教者不少，乃其窮愁勞苦至斯極焉。詩之窮人顧類然乎！抑鬼神之不鑒諸，而天與人之相去遠也。矧乎骨肉未歸於土，藐孤之成立又不可待，後世誰相知爲表其墓、銘其幽者耶？是進士所爲亟亟欲有以傳之，而余之不能已於述也。謹爲狀。

吳倉碩《讀書樓詩集跋》 蘅皋先生於倉碩爲大父行，倉碩兒時已不及見。從伯夢琛先生小名爲暹，則兒時及見之，家人相呼爲暹伯伯也。從伯有子曰衍，初有孫曰大中，清咸豐中均歿於兵難，先生遂無嗣。嗚呼！金田之寇禍，吾家烈矣！蓋先時吾鄣吳之邦，爲吳氏族者四千餘人，亂後孑遺僅二十五人而已。先生《讀書樓集》版藏於家，遭亂亦燬，物色於鄉里，久不能得盡焉！以爲大憂既而三。兒邁之婦兄王繪青遂瑩，於閩中李階蓀許見是集，階蓀曾宦吾浙，其時則還閩矣！倉碩乃屬侯官李拔可宜龔貽書索之，階蓀遂舉以見貽。倉碩追念先大父積書滿堂廡，有所檢閱，則命先君子與伯父春孚先生、韻江先生按簿錄而求之，當時先集必保存無恙也。喪亂以來，掌踰五紀，不惟楹書蕩爲灰燼，即此集亦賴階蓀蒐藏之勞，始復故物，此倉碩攬卷汍瀾不能自已者也。集原無序，遂乞吾友諸眞長宗元序之，而倉碩謹志得書之始末於後。乙卯六月從孫倉碩謹跋。

劉鳴玉

《國朝正雅集》卷二三引《畫漁餘話》 鳳岡楚游時，有《遇風》律句云：「欲知舟過道士洑，絕似兵鑾和尚原。」緇、黃兩地名適獲其偶，令人閱之失笑。其《梅芝館集》外，又有《羣盲評古圖》七古一篇，亦涉筆生趣，使楊誠齋復起，定當把臂入林。

《雪橋詩話餘集》卷四 劉鳴玉、劉文蔚、姚大源、沈翼天、陳芝圖、茅逸、童鈺，聯吟倡和，稱「越中七子」。

《題羣盲評古圖》 《隨園詩話》卷一二：有人畫七八瞽者，各執圭、璧、銅、磁、書、畫等物，作張口爭論狀，號《羣盲評古圖》；其誚世也深矣！劉鳴玉題云：「耳聾偏要逢人聒，足跛轉喜登山滑。可惜不逢周師達！眼珠個個金篦刮。」

《咏菜花》 《隨園詩話》卷七：商寶意先生《咏菜花》云：「小朵最宜村婦鬢，細香時簇牧童衣。」其同鄉劉鳴玉翻其意云：「半畝只邀名士賞，一生不上美人頭。」鳴玉與童二樹、陳芝圖，號「越中三子」。

《續碑傳補》卷四五 劉鳴玉，字鳳岡，號封山。山陰人。性機警，多才藝，工制義，善詩古文辭，蜚聲庠序，每試必第一。鉅公先達輒以館閣器之。乾隆壬申，學使欲拔以充選士，與陳法乾同爲郡守所阻。鄉試復薦而不售。遂鬱鬱以死，時年四十有三，時論惜之。君幼耽繪事，師北苑，秀潤獨絕。兼善寫梅。時里人傅珏工畫蝶，有「劉梅傅蝶」之稱。君亦自負，可匹劉雪湖云。爲人坦直瀟灑。

《墨林今話》卷七 諸暨陳月泉文學芝圖，爲章侯族孫，工詩，善山水人物。與山陰劉鳳岡鳴玉、童璞巖鈺，號「越中三子」。月泉少游兩粵，歷遊燕、趙、秦、楚十餘年，以坎壈終其身。鳳岡詩有《梅芝館集》，畫長梅、竹，亦以貧困終。

《墨香居畫識·劉鳴玉》 劉鳴玉，字封山，號鳳岡，浙江山陰諸生。著有《梅芝館詩鈔》。鳳岡才質既敏，學殖亦裕。精繪事，尤長梅、竹。巨公先

達，咸以國士器之。乃竟以貧困終，才人命厄，古今同慨。

蔡元春

《隨園詩話補遺》卷五　金陵有二詩人：一蔡芷衫（元春），一燕山南（以筠）。蔡專主風格渾古。【略】芷衫有少陵之風。《咏古道》云：「九折原通蜀，千盤復向秦。可憐嘶老馬，長此怨離人！冰雪關河氣，風塵閱歷身。年年楊柳發，猶自傍前津。」又《古臺》云：「項王空戲馬，劉表但呼鷹。」《古松》云：「鶴巢知幾換？龍氣欲盤空。」

《梧門詩話》卷八　蔡芷衫（元春）與陳古愚居相近，幷負詩名，時稱「陳蔡」。芷衫五言【略】凝煉，有氣骨。有《在山堂集》，王柳村選刻之。

《晷雅集》卷九　張紫峴云：芷衫造詣混茫，上溯《風》、《騷》，下括開、寶。含英咀華，遺其糟粕。施小鐵謂其奇辭（粵）（奧）旨，陽開陰閉，本于太白、少陵而參以退之。微妙解，又有摩詰所獨得者，必傳無疑也。其集貧不能付梓，余秋農爲作徵刻詩啓，遍告同人，卒無應者。豫因謀于石冒諸子刻之。

《樗園銷夏錄》卷下　蔡芷衫元春，金陵老名士也。侘傺無聊，爲童子師。所居僅容旋馬，貫角縱橫，列坐綦滿。余與秋農心齋同訪其室，芷衫肅客入，即走上樓著衣、易帽。輒於樓上大呼曰：「請少待，容即出。」頃又呼如前三四番，生徒莫不掩口。遲久，棄棄下樓，手抱己所舊著及當日友朋投贈之作十餘冊，坐定共讀之。遇得意處，容色變動。余及客嘆賞曰：此似謝，此似杜，似大曆、開元，則大喜撫掌，不能自已。見人謙若無以自容，而意實傲慢，不屑衣冠了鳥。舉止迂樸，衆皆指目，或效之以爲嬉笑，不顧也。其詩用功最深，自六朝以下，無不探索。雖列隨園之門，亦時有微詞。五、七古，氣味樸古，非近時摻觚者所能及。七律則尚沿七子之習。於余詩最賞《送龍雨樵出塞》四詩，有題余《海棠花研叁集絕句》云：「髻影衣香勸玉杯，寶釵銀燭映金罍。三生杜牧銷魂甚，始信無情未是才。」「吾曹狂即是風流，知己相逢淚不收。昨日莫愁湖上別，淡煙絲雨六朝秋。」芷衫七古如《長干塔》起句云：「身無羽翼飛不能，平地瞪視秋空鷹。」空同無以過也。鐵門尤愛其「金碧之氣空中蒸」一語。嘗與余酣飲秦淮酒肆，時小雨初歇，酒人無多。芷衫及余論詩之次，狂叫大呼，聲振瓦屋，過客逡巡不敢入。入亦睥睨仄坐，頃即引去。自午至酉，肴不過三，旁一座列空酒瓶其上，幾滿矣！兩人皆大醉而歸。次日余有詩記其事，芷衫次韻和之，皆七古長篇，故不備錄。芷衫有云：「金陵城中十萬戶，若論風雅棄如土。」又：「餔糟啜醴排比戶，仰不見光俯見土。」其狂態猶可想也。

《國朝正雅集》卷二四引《小厓說詩》　蔡芷衫云：「五絕不絕而絕，下手不得太重；七絕絕而不絕，下手不得太輕。」四語發盡絕句之妙。

《湖海詩傳》卷四五　蔡元春，字芷衫，江寧人。諸生。有《在山堂詩集》。（選六首。）

單炤

《靈芬館詩話續》卷六　杭州單斗南先生（炤）以古文擅長，始慕道家言，晚乃歸心禪悅。詩不多作，以格律爲主，與施柳南爲方外友，朱青湖爲文字交。沒後無子，聞其遺稿多在蔣蔣村所，近張鐵甫以手鈔《華藏詩》一冊見示。五律一體爲多，皆唐賢風格也。《金家堰農家》云：「我觀茆屋外，茲亦好邱園。溪草白成路，梅花香一村。依依風雪意，欸欸桑麻言。更擬游黃鶴，春帆遙入軒。」《梁溪夜泊》云：「歸途錫山下，向晚枻初停。溪水澄沙白，窯煙借樹青。徵巡聞戍鼓，旅宿傍回汀。天漢高無極，今宵見客星。」《紫陽山晚眺》云：「望望富春渚，孤光白鳥間。潮迴海門樹，天盡越州山。仙洞尋遺蛻，寒花笑旅顏。茅君壇址在，步屧未須還。」他如《遊雲居寺》云：「清懽投老得，秋氣入林知。」《早梅》云：「谿橋殘雪裏，驛路曉寒時。」七言如：「一病秋來眠客邸，三更花上見明河。」「浮萍身世雞鳴後，落木關山雁影中。」又有詠物詩數篇，皆含風刺，《蚊》云：「性命博膏血，人間爾最愚。」《紙鳶》云：「投閒餘老輩，荒學悞兒曹。」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一五　斗南少失學，年十九始讀書。【略】詩文力追

古人，顧不輕與人交。其論藝多否少可，里中後生亦鮮與洽者。【略】五十後逃於禪，盡焚所作文字，足不出戶限者逾二十年。陳希濂澱水《寄懷》云：「早除煩惱惟參佛，晚厭聲名并棄詩。」洵實錄也。老而寄居城東靜修僧舍，卒年七十二。無子，以族人祿爲嗣。其弟子裒其遺稿得若干卷，曰《小安養齋集》。

貝墉《小安養齋集序》 華藏先生博學，善詩古文，通竺典，爲道來法師入室弟子。深于《易》，綜覽百餘家說，而爲之注，惜稿已散佚。惟存《小安養齋詩》一卷。

《紫陽山晚眺》 《南野堂筆記》卷五：富陽單斗南，號富春山人。刻苦經學，工詩、古文辭。僕嘗與之同登紫陽山，單賦詩云：【略】僕爲之韜筆。尤邃於白業。年五十閉關，與梁山舟、潘蘭槎兩太史，僧超塵，結香火社於西湖之濱，屏絕翰墨緣矣。超塵早年悟道，奉母居精舍。潔蔬以養，亦苾芻之有奇行者也。僕寄單及超塵詩二首云：「望望富春渚，斯人不可攀。潮迴海門樹，天遠越州山。獨鶴自飲啄，白雲相往還。中年忘世味，花樂閉禪關（其一）。」「上人雖入道，與世上浮沉。早悟無生意，難忘奉母心。石林秋掃塌，茅屋夜橫琴。待補《高僧傳》，還爲孝子吟（其二）。」首作第一句及第三四句，即用單句。

史善長

《北江詩話》卷一 史文學善長詩，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

《湖海詩傳》卷四二 史善長字誦芬，號赤厓，吳江人，諸生。有《秋樹讀書樓集》。

又《蒲褐山房詩話》 誦芬從其尊人客遊秦隴，其詩鏗鏘激楚，殊有北地之風。既而從秋帆制軍於湖廣，苗民未靖，楚寇旋興，誦芬來往荊、襄，日親焚突之慘，故形之篇什者，雖一哭六太息，不是過也。體材似本杜陵，而鍊詞琢句得之謝康樂、鮑明遠者居多。

阮元《秋樹讀書樓遺集序》 吳江史君赤崖，學業湛深，文藻華贍，尤工於詩，王述庵小司寇、畢弇山尚書亟稱之。史君足跡半天下，名山大川，遊歷殆遍。其詩得江山之助。如雲峰霞壁，天展畫圖，錦繡文連，自成繡錯。所以名章俊語，絡繹間出也。至於圍城紀實之詩，幕府談兵之什，從容草檄，足以自豪；磨盾高歌，亦申敵愾。昔人從軍出塞諸篇，不能擅美于前矣！

朱休度《秋樹讀書樓遺集序》 吳江史冊厓與余爲舊戚。其游跡已半天下，而其詩古詞章之學亦名半天下，巨公卿延接者屢。憶余居官山右時，即慕其才，轉眼間冊厓已物化，而余亦頹然齒髮就衰。方編輯同人詩稿，頗樂得冊厓之詩覽焉。夫冊厓爲周氏之彌甥，而余祖姑丈周童初公又爲檢討之外孫，其淵源有自。今得其全稿統閱一過，其才之富而博，洵是檢討公之派。

《雪橋詩話續集》卷六 吳江史冊厓善長，有《秋樹讀書樓遺集》，朱梓廬謂爲竹垞檢討之派。客畢尚書幕，值川、楚用兵，指情類事，篇什爲多。其《襄陽紀事》云：「霸上眞如戲，枋頭悔已遲。裹糧煩轉戰，卷甲費窮追。漫礪王孫劍，虛搴鄭伯旗。莫膺焦爛賞，史筆有微詞。」時永都統總統湖北軍務，與恆將軍并晉宮銜，賜雙眼翎。既而官軍屢失利，景安于事多所爭執。永與明將軍不協，戰迄無功，大營駝馬亡失大半。永被逮入獄，詔以惠齡代之。秋帆銜命南行，總理苗疆善後，故又有「檻車徵鄧艾，節鉞付班超」之句。其「竟落魚門胄，難歸白狄元」，則謂提督花連布戰歿青溪事也。上元王鼎襄《戊午在大梁作》云：「正恐人南審，兼愁盜北還。忽聞丹水賊，已據石門山。嵩洛風雲地，襄樊形駐間。莫令青犢血，直濺魯陽關。午谷投戈入，鷄頭駐馬看。妖星懸太白，烽火照長安。地勢秦中險，群公奔命難。思量防鋌走，忽作壁門觀。」「乘機每不早，追逐意何之。以此爲長策，兵戈有歲時。群凶皆自得，軍士不堪疲。寄語雍梁帥，朝廷望罷師。」「鄖陽新轉戰，白骨遍山河。設策無朱雋，誰能斬白波？老成嘆彪謝，（阿公、福公、海公、奎公皆亡。）烝庶命如何？悵望秋天表，空吟隴上歌。」于當時用兵情形可見一斑。

《雪橋詩話三集》卷八 史赤崖《懷歙縣巴部曹慰祖》云：「晴川歷歷倣柴關，玉版閑臨翠墨斑。記得隔江搖別櫓，酒痕覆面日銜山。」其贈予藉詩有云：「近人學隸不識篆，若航斷港棄篙櫓。瓣香遼絕嗣者誰？昭代精能推鄭簠。簠惟誤信剝蝕文，強作離奇折釵股。拘牽石墨破古法，浪詫良工用心苦。君由早歲嗜成癖，貫月虹光環玉府。」汪容甫稱其少好刻印，務窮其學，旁及鐘鼎款識，秦漢石刻，遂工隸書，勁險飛動，有建寧、延熹遺意。故富家交

游，或欺紿攫奪，由是大亡其材，晚爲人作書自給云。

《國朝詩人徵略》卷五六　史善長，字誦芬，號赤厓，江南吳江人。諸生。有《秋樹讀書樓集》。

姚椿《秋樹讀書樓遺集序》　史君赤霞於乾、嘉之間，尤以詩有名於時。【略】君之詩，先爲曾侍郎燠選刻於邗上，曰《朋舊詩鈔》。今君之里人柳君樹芳得君遺稿，將爲梓行。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史赤霞文學（善長）》　別時爾我皆年少，五岳胸中一長嘯。塵土銷磨二十年，我今髮脫視茫然。君參酒趣添文興，傷酒還將酒爲命。吁嗟如我困科場，君雖棄舉計亦良。

奎林

《國朝正雅集》卷三六引《熙朝雅頌》　瑤圃勇冠三軍，功垂絕域，枕戈之暇，不廢筆墨。

又引《南野堂筆記》　將軍嗜吳梅村詩，背誦如流水。舉其《贈人》云：「西河段干木，東海尹翁歸。」《詠古》云：「秦庭一哭終存楚，越國三年竟沼吳。」自言平昔作詩總不留稿。

《晚晴簃詩匯》卷八五　奎林，字瑤圃，滿洲旗人。官至成都將軍，封一等武英公兼一等男，謚武毅。有《幽棲堂吟稿》。【略】武毅勇冠三軍，而說《禮》敦詩，雍容儒雅。素嗜梅村詩，背誦如流水，故其所作詩，辭藻宏富，音節高亮，猶有婁東餘響。如《詠古》云：「秦庭一哭終存楚，越國三年竟沼吳。」《惜別》云：「對面易成三里霧，離心先託四絃秋。」皆其佳句，爲吳南野所稱。

《國朝詩人徵略》卷四一　字直方，號瑤圃，滿洲人。襲封公，官至兵部尚書、定邊將軍。

王昶《書事》　公名奎林，姓富察氏，大學士忠勇公傅恆之姪。傅公行十三，爲孝賢皇后之□□。傅文行四，生明瑞及公。公年十七，即以勳貴子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奉。閒讀書，能小詩，人不覺爲戚畹也。性剛果，尚廉潔，志節凜然，豁達英邁。尤遠於權勢，與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唾涕視之。獨以兄事予，嘗以署伊犁將軍過余西安官署，深夜置酒，快飲數十盞，歷數當代人才，罕所當意。予問以如此則何者而可？公曰：「吾何好？但好王保保耳！」保保者，元廓廓帖木爾，明太祖以爲勝於常遇春，天下奇男子也。緬甸、金川軍興，幾十年俱在行閒，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亦不介意，騎馬飲酒自如。待將領嚴而於士卒甚恕，統兵所至，遇移營，取一褥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即安，否則不先入幕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下皆樂爲之用。金川之役，將軍溫福兵潰於木果木，而阿公達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凡奉旨移鎮他所，時春夏則出毛罽之衣及其被褥，悉以賞左右，及秋冬，亦如之。飛車危坐，晝夜巡行，身無長物，家計尤不問也。不憙佛法，最惡番僧。搜捕盜賊及奸宄不法者，有殺無赦，而必不濫及無辜。世俗所傳嗜酒好殺之事，多失其實者。公由侍衛以功歷官至都統。金川平，圖形於紫光閣，襲封皇后承恩公，出爲伊犁將軍。被參贊大臣海祿劾，削公爵。久之復爲福建臺灣提督，尋西番廓爾喀犯邊，奉命以參贊大臣往西川，比及江卡而卒。上惜之，祭葬有加禮焉！謚壯烈。子二，一出爲弟明瑞後。

《湖海詩傳》卷二九《蒲褐山房詩話》　君以椒房戚畹，弱冠侍直乾清。其時，諸父兄弟勳階烜赫，而君甘澹泊，習勤苦，處之蔑如二十餘年。四方征討之役，無不身在行間，終歿於西藏之江卡。橐鞬之暇，善讀史傳。嘗閱《元史》，予問之其中愛慕者誰？曰：「耶律文正吾不敢期，最慕者王保保耳！」其寄托如此。周行萬里，所遇封疆大吏，唾涕視之。與予在滇、蜀軍營數年，最爲相契。

《嘯亭雜錄》卷二　奎壯烈林爲孝賢純皇后之姪，以椒房甲第，勇力過人。其兄忠烈公明瑞嘗殉節滇南，故純皇帝不欲使其臨戎。而公乞恩者再，至痛哭殿陛間，惟願殺賊復仇，上爲之動容。其後從征緬甸、金川，皆以趫捷建功。後任伊犁將軍，公乃縱酒指揮，嘗集衆官飲，其不勝者，仰鼻灌之。至登屋瓦上，與近侍酣飲。有犯法者，公剝其皮以鹽揉之，其人號痛竟日以斃。爲海祿所劾罷職。其後復從征廓爾喀，疽發於頂，仍力疾從軍。孫文靖公士毅往候其疾，公執其手曰：「疾何必問！大丈夫不能馬革裹屍乃至殉殪牀簀，亦可醜也。」至卒，惟以軍務未蔵爲憂，語不及他。性耽書史，好作小

詩，有曹景宗之風。嘗讀《元史》，王述庵侍郎問其所向慕，公曰：「耶律文正公非余所及，得及王保保之忠貞足矣！」亦可覘公之志矣！

《清朝先正事略・明果烈公事略》附 弟奎林，年十七即以勳貴子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奉。閒讀書，能小詩，人不覺其爲戚畹也。性剛果，尚廉節，豁達英邁。尤遠於權勢，與季父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涕唾視之。每酒後論當世人才，罕所當意，所慕惟王保保。王保保者，元擴廓帖木兒，明太祖所稱奇男子者也。征緬甸、金川，俱在行間。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不介意，騎馬飲酒自若。待將領嚴，而於士卒甚恕。遇移營，取一褥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即安，否則不先入幕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故皆樂爲用。金川之役，將軍溫公兵潰於木果木，而阿公達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身無長物，尤不問家計。不憙佛法，惡番僧尤甚。捕盜賊及奸宄有殺無赦，而必不濫及無辜。由侍衛積功至都統。金川平，圖象紫光閣，襲承恩公。出爲伊犂將軍，被參贊海祿劾，削公爵。久之授臺灣提督。西番科爾喀犯邊，命以參贊大臣往西川，薨於行次。上惜之，祭葬有加禮。子二，其一出爲果烈公後。

《示李伶》《湖海詩傳》卷二九《蒲褐山房詩話》：乙巳春使伊犂時，道出西安，留官齋劇談痛飲，呼小伶度曲。臨別書一絕而去。其餘間有所作，悉燬其稿。

王芑孫《歲暮懷人絕句二十四首・奎將軍（奎林）》 年少封侯亦壯哉！森森毛髮照雲臺。遙知此日天山外，大雪翻營射虎回。（將軍以襲封承恩公。）

陳　熙

《隨園詩話》卷一四 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後有沉鬱頓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觀其冒不韙以救房公，感一宿而頌孫宰，要鄭虔于泉路，招李白于匡山：此種風義，可以興，可以觀矣！後人無杜之性情，學杜之風格，抑末也！蔣心餘讀陳梅岑詩，贈云：「一代高才有情者，繼袁夫子是陳君。」

又卷一六 梅岑大父省齋，向作江寧司馬，余舊長官也。梅岑年十五，即攜至山中，命受業門下，曰：「此兒聰明跳蕩，非隨園不能爲之師。」果一見相得。爲取名曰熙，其梅岑，則渠所自號也。性愛吟詩，不愛時文。余每見其詩，必喜；見其文，必嗔。嘗規之曰：「此事無關學問，而有係科名。奈何勿習耶？」卒以此屢困場屋。後受知於李香林河督，得官河廳司馬，亦以詩也。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 沈雲椒侍郎未遇時，館于陳梅岑家，其時梅岑尚髫也。然梅岑詩筆清新，實爲先生傳授。諺云：「開口乳要喫得好。」此之謂也。

袁枚《倣元遺山論詩》 常把梅岑比竹橋，一沉滄海一雲霄。要知劍氣珠光在，班底終難壓百僚。

《梧門詩話》卷一一 陳梅岑司馬熙工詩，王荈亭極稱其近體無塵俗氣。

《咏橄欖》《隨園詩話》卷一：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冬日，嚴冬友侍讀在沈學士雲椒席上，偶談及稚威以險韵咏蒲桃事。沈因指席間橄欖，命其門人陳梅岑云：「汝能以十三覃韵賦此乎？」陳即席成十二韻。

儲國鈞

《隨園詩話》卷四 宜興儲氏多古文經義之學，少吟詩者。吾近今得二人焉：【略】其一，名國鈞，字長源。《梁溪》云：【略】《卽目》云：【略】晚年飄泊，《六十自壽》云：「誰言老去離家慣，轉恐歸來卒歲難。」窘狀可想。他如：「樹凉宜散帙，梅盡始熏衣。」「烟消松翠淡，雪墮柳枝輕。」「酒旗翻凍雪，土銼燎征衣。」「嵐翠忽從亭午變，扇紈都向嫩晴開。」「銀箏度曲徐牽舫，鏡檻懸燈不隔紗。」皆詩人之詩。歿後，知之者少矣！

《南野堂筆記》卷一〇 爲人落拓不羈，晚年貧甚，室中只一榻，旁無坐處。宜興諸長源，號石寧，句云：「春衣乍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

《江蘇詩徵》卷九引史承謙《靜學齋偶志》 長源詩格矜秀，尤工組織。

又引《炙硯瑣談》　荆南風雅，長源實振起之。著《石亭集》、《抱碧齋一壑風煙集》、《於漁集》。予未及與長源交，而其同社如史衍存、汪澤周、儲玉函皆予執友也。佳句如「多情寒夜燭，有味去年書」、「雪晴春有態，山活翠難名」，可置之貞元、大曆間。

《國朝正雅集》卷一六引《朱梅舫詩話》　儲石亭詩宗晚唐，爲鰲使盧雅雨所重。晚年家益貧，遊益困。《秋寒》有句云：「燈搖旅夢風盈幔，蛩語秋心月半牆。」語雖佳，似有鬼境。未數月而石亭下世，竟成詩讖矣。

又引《寄心盦詩話》　長源詩，爲時所推，吳仲倫有「長源詩冠古」之句。然其集中多近秀整一派，如「地僻苔生早，春寒燕到遲」、「故里黃花愁獨醉，水程紅稻入加餐」、「幾夜東風梅剩蒂，一痕新水柳垂絲」，不可殫述。

《晚晴簃詩匯》卷七〇　石亭詩，在諸儲中最爲秀出，而落拓不遇，以布衣終。所傳佳句，五言如「多情寒夜燭，有味去年書」、「雪晴春有態，山活翠難名」，七言如「春衣乍暖飛蝴蝶，綠酒初香薦蛤蜊」，風味皆足。

《初月樓聞見錄》卷二　荆溪儲國鈞，字長源。水榭先生子。儲氏多以時文顯名，而長源獨好爲詩。詩出，有聞於時。兩淮鹽運使德州盧雅雨最爲賢之，招致之門下。雅雨故好士，賓客皆一時英俊諸儒，然咸推長源。長源名由此日起。居無何，雅雨以事去官，長源歸而杜門屏跡，絕不與豪貴人通。家貧，無以爲資，至幷日而食，怡然不以介懷。惟日與其徒陸致遠者，講說古詩人遺法，相吟嘯爲娛樂。然竟以貧卒。

張雲錦

《雨村詩話》卷四　平湖詩人張鐵珊雲錦，少年工詩，爲洛如詩社領袖，從來名士之盛不啻顧氏玉山。有《藝舫雅集》。

又　平湖詩人張鐵珊雲錦【略】詩尤善咏物，嘗《賦紅葉句》云：「賜緋不信寒出徧，衣錦還推大樹能。」其舅陸堂奎勳見之，有「而今合喚張紅葉，石徑寒山未足多」句，遂呼爲「張紅葉」。又《春草》句云：「櫓搖細綠過芳渚，簾捲遙青入畫樓。」嚴陵方文輈賞之，又呼「張春草」，云：「何必池塘夢作緣？爭看佳句滿霞箋。楊春草後張春草，他日應將合傳傳。」

《養自然齋詩話》卷六　平湖張鐵珊（雲錦），工於詠物，爲洛如詩社領袖。嘗賦《紅葉》云：「賜緋不信寒山徧，衣錦還推大樹能。」其舅陸奎勳見之，有「而今合喚張紅葉，石徑寒山未足多」之句。又詠《春草》云：「櫓搖細綠過芳渚，簾捲遙青入畫樓。」嚴陵方文輈見之，贈句云：「何必池塘夢作緣？爭看佳句滿霞箋。楊春草後張春草，他日應將合傳傳。」他如《茶花》云：「色擅中央簇嫩苔，貧家非分見金來。未經杜老園中送，先向劉郎句裏開。斜日溪橋風不斷，野人門巷客迎迴。無成一事眞堪笑，自鬳霜恨根乏才。」亦爲錫山秸相國所賞，謂能別開生面。

厲鶚《紅蘭閣詞序》　張君龍威，於岸登爲後輩，其詞清婉深秀，擯去凡近，直與白石爭勝於毫釐。

《蓮子居詞話》卷四　厲樊榭序當湖張龍威（雲錦）《紅蘭閣詞》，稱其詠宋故宮芙蓉石云：「指一抹牆角殘陽，不照蓬萊舊城闕。」詠秋柳云：「莫再問靈和！剩禿髮毿毿如此。」詠蘆花云：「有誰能畫出？楚天秋晚」等句，直與白石爭勝於毫釐。當湖故詞藪，吾友胡瘦山（金題）言：沈氏、陸氏稱極盛。

陳廷焯《詞壇叢話》　位存、龍威兩雄相峙。俱能出入兩宋，變化三唐。

譚瑩《論詞絕句》　不付兜娘欲與誰？當年樊榭竊相推。紅牙久寂紅蘭（閣名）折，可有人傳薛鏡詞。

《雲韶集》卷二〇　龍威詞，凄香秀色，與淡存相伯仲也。【略】龍威詞，於宋人中雅近中仙。

《白雨齋詞話》卷四　張龍威亦以詞名，然有枝而不物之弊，不及任（淡存）、朱（遂佺）也。

《晚晴簃詩匯》卷八七　張雲錦，字龍威，號鐵珊，又號藝舫，平湖人。有《蘭玉堂集》。

《三妹媚・島鄉誰手製》　《清詞玉屑》卷一一：互市以前，異邦製品輸入中土者，日本、高麗而已。【略】張龍威雲錦《紅蘭閣詞》有《三妹媚》賦高麗紙云：【略】白拳謂白玉峰、拳石州，皆高麗詩人也。

郭麐

論述

綜論

張青選《靈芬館雜著序》 予識頻伽京師，時以制舉文有名。惟一二知交推重其詩，以爲非近今所有。然見甚暫，跡甚踈，未能究其所業也。及來相見于浙，昕夕談藝，始得盡讀其詩。而一時名公如雲臺中丞、伯淵觀察尤盛稱其文。因索其所著，頻伽瞿然曰：「此不佞常所願致力于是，而未之或逮者也。不佞于制舉文，心所不樂，遂亦無所知解。于詩少而知好，無一日去諸心手，亦自以不致抵牾，庶能得古人用意之所在。獨于爲文，則志大而材薄，意廣而力弱，汎濫馳騁，無所取裁，其思入而不深，其旨窒而不暢，其體雜而不純。見者以爲稍有師法，猥辱稱許，而不知其實無所得也。子其謂我何？」廼出其雜著百餘首見示，大抵以唐人爲宗，上溯漢、魏、六朝，而下沿乎宋、元、有明、國朝諸家，意欲融會衆體，自樹風骨，而不屑拘守近人八家之說。其志意可謂廣且大矣！君子之爲學也，必先自定其志。及其成也，則又必待其年與力之至乎是。然則頻伽之歉然不自足者，正能不欺其志。而他日之克副其志以底于成也，必也。兩公之稱其文也，亦所以堅頻伽之志，而深知其必克底于成也。夫既自定其志，尤必得一二人焉以自信。若夫庸衆之毀譽，彼與其人之自信與否，多不相讎。其于學問如此，況功名遇合之適然者耶？遂爲引其端，且以諗京師一二知交之知頻伽者。

金勇《靈芬館雜著序》 勇生三十年，而交我頻迦者已廿餘年矣！趨庭之餘，奉爲執友，忘年之雅是謂。仁兄道素，勗我窮愁。念君地缺數畝，而驅其生勞；天慳一第，而迫其身隱。何爲知我，劉峻徒恃任、沈之游；何爲公論，李飛且騰元、白之謗。煙墨不言，吁其悲矣！讀君之文，知君之心，服君之誠，感君之深。有不文如勇、不達如勇者，不又大可笑乎！夫其德延有道才鑠功，甫不愧其姓，遂大其名。一昔秋賦之年，承假先人之館。勇方童幼，肩隨兩兄，竊見文外無遊，衆中得寡；借馬通謁，皆是冷卿；執雉周旋，終非溫卷。方叔未干和仲，乃足爲高李；郤願讓劉黃，靡不自失。是在立年無忝行已。嗣勇隨官江右，君適惠來，突弁相逢，投襼恐後。戟枝有喜，延長揖之布衣；鈴下傳呼，識白眉之名士。半氊佐讀，萬卷爲巢；威鳳在羅，嘉魚申禮。偶爲賤奏，絕應奉之習；所過郡邑，志風土之宜。其時羈宦均適，文燕交歡。庭桂初白，居然晉人；官槐已黃，毅然謝舉。先尚書嘗謂君曰：「足下道韻自貴，方聞是榮，寧降志于山郎，直希蹤於風漢，倘朝廷復制科，待鴻儒，俾大手筆，出眞文章，鶴書入山，老夫當爲舉主賦賦進御，吾子豈終窮塗耶！」慰籍良殷，睽離斯速。臺閣江湖，相望濶絕；曜靈急節，重光紀歲。而勇痛連棣萼，哀廢蓼莪，爰下桑乾，爰次揚子。雞斯南去，鶴弔頻來。志墓之文成于邢邵一手；問存之誼，感乎馬燧卅年。東郭履穿，那遲籍訪；西華葛冷，獨承閔憐。君之報吾先人者，至矣！勇之不見絕于君者，益自恧也。維君以一代之高士，發千秋之妙文，凡漢、魏逸格，唐、宋大篇，有韻曰文，無韻曰筆，喚爲雜著，先已刊行。託之名山佛藏，必有人傳；流入雞林日南，競以金換。（勇在京師時，有高麗使臣求君前集。）今撰著逾多，卷帙加富；爭寫幾徧，傳誦滋多。勇乃任鏤板之貲與校字之役。銘幽之作，多在吾門；冠字之辭，實勉小子。子厚碑題，先友當書；韓愈之文，奇義山篋。出乙編，詎薄楊簿之學，陋敬述，交道僭墨簡端。嘉慶戊寅仲秋之月，英山愚弟金勇拜序。

朱春生《靈芬館續刻文集序》 因念頻伽以蓋世之才，既不獲與於甲科乙第之選，以博取富貴，猶幸而文名在天下，遊歷所至，莫不逢迎恐後。即與富貴者較量，所得而名高之，於厚實亦略相等。故凡有所作，不得不刻意求工，以副天下之望。而又恐流俗皆知其工，則文體褻而不尊，於是力避凡近，獨追古初，爲子雲之沈博絕麗，爲昌黎之句奇語重，爲子厚之深博無涯涘。甚而或詰屈如盤誥，艱澀如劉復愚、樊紹述之作。淺學者讀之，至心駴目眩，舌撟而不能下。而世方崇尚古學，高明之士，多欲受奇字於元亭，求異書於汲冢，頻伽之不顧俗眼驚者，正足令才人心折。每一篇出，必共推以爲

高文典冊，萬口傳誦。此頻伽之才名所以愈著，而頻伽之用心固亦良苦矣。雖然，昌黎有云：「師古人者，師其意，不師其辭。」又云：「文無難易，惟其是而已。」故曹成王碑之簡奧生僻，與《原道》諸篇之博大昌明，文不同而其爲可傳則同。今頻伽集中，亦時有平易近人、情深文明之作。蓋所謂姦窮變怪，得往往造平淡，此境正不易到。特世所以推服頻伽者，則在彼，不在此耳。抑余因此更有感焉！

《新世說・文學》 八家之外，以駢體文稱者，又有阮芸臺、劉芙初、樂蓮裳、彭甘亭、查楳史、楊蓉裳、楊荔裳、劉孟塗、梅伯言、郭頻伽、吳巢松諸君，其文皆閎中肆外，典麗肅穆，足與八家並美。【略】（郭名麐，江蘇吳江人。）

屠倬《靈芬館詩集序》 （倬）初自以意爲五、七字，其後則與二三友人共爲之。於己無所深得，而於人之工與否，則少少自謂能知之其非，心相知而得其所以爲人。雖知之，猶勿能盡也。（倬）交郭子祥伯，既得其爲人，心相知亦莫若祥伯，故獨自謂能知祥伯之詩。雖然，祥伯詩行海內，四方能文之士交口稱之，無少間，則又何有於（倬）之知之而言之耶？然而（倬）獨以此爲言者，竊自幸能知祥伯之詩，實有以自驗其詩之得失，而因祥伯之詩以進求古作者之性情，於是一變其前所爲詩，又烏得不以能知其詩竊竊然爲可幸也。（倬）嘗因海昌查子伯葵以交祥伯，伯葵論詩，於儕輩中獨推祥伯。而祥伯之詩，不盡與伯葵合。顧伯葵所以亟稱之者，正以其不盡與合也。（倬）詩遠不若二君，於二君又都不合，二君則又許其都不與合也。祥伯之言，曰：「詩之風格不同，而詩人之性情亦各因其所近。世之言詩者，執風格以求古人，惟恐一體之不肖、一字之不工。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服堯之服非即堯也，繪孔之貌非即孔也。即工且肖矣，而學唐者爲唐人之詩，學宋者爲宋人之詩，於吾之性情何與焉！」（倬）坐而聆其語，仰而觀其爲人，循環再三，諷詠其所作，然後恍然於漢、魏、六朝、唐、宋之詩，其傳者無不各具一性情，而其所以傳者則皆同歸於《風》、《雅》。是故歷千百之久，而如與之晤語，如聞其歌哭、悲愉、哀樂之故，嘉美、規頌、諷刺之事，皆有以入人之心，而無所於間，非偶然而已也。蓋其性情之所在，視時地爲變遷，不以今古爲升降，判心術爲邪正，不以字句爲工拙也。韓子曰：「惟古於辭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夫辭猶必己出，而況性情乃可不自己出乎？詩視其人，人視其性情，性情不能無所偏。而惟不失於正者，乃傳，無漢、魏、六朝、唐、宋一也。今祥伯爲人疎淡放曠，其志恢廓遠大，而不屑不潔。蓋狷而幾於狂者，宜其詩之稱心，爲言而無所不能，豈不以其性情獨絕常等故耶！不然，則亦學唐而似唐，學宋而似宋，無異琴瑟之專一，又何以能騰踔變化、甄綜古今而獨成爲祥伯之詩哉？祥伯《靈芬館詩二集》先刻於嘉慶甲子，伯葵爲之序。今孫君古雲又刻其《初集》、《三集》以行，會祥伯將遊豫章，過錢唐，屬爲一言。

孫均《靈芬館詩初集序》 乙丑之歲，查君伯葵入都，適館邸舍，以祥伯《靈芬館二集》詩見示。受而讀之，怳若接其人而與之話言，其性情意氣無一不顯顯在目。伯葵又時時爲言其人與其性情意氣，無一不與余意中合者，恨未之見也。丙寅冬，以病放廢，歸省先塋，與高君爽泉同出都門，爽泉亦時時言其爲人。一日，爽泉偕數客至西湖。祥伯與來，一揖之外，不暇他語。邀同舟，出斷橋，劇飲酒，壚旁酣嬉淋漓，極醉而罷。落落然，莫能測之。今年同寓西湖之葛林園，共晨夕者累月。余既傾心納交，祥伯亦肯爲余盡酒闌燈灺，往往至五鼓不寐，于是乃始得祥伯之爲人。蓋深于性情，間發露于意氣，其中之所存者甚厚。其世之指目爲狂、爲怪、爲放誕不羈者，夫亦有不自得而託焉者也！祥伯既早以詩名聞于時，而其《二集》編自丙辰以後，索其前所著者，凡十一卷二千餘首，刪爲四卷，僅五百首，猶以爲不足存。余爲慫恿刻之，曰：「此十年以前之性情意氣，不可得而磨滅者。」余雖不知詩，而妄謂知祥伯之人，則妄謂足以知祥伯之詩。祥伯之詩與其性情意氣俱來，雖自少至壯，其境屢遷，其體屢變，而其人之顯顯在目者，猶是古之作者，亦如是已矣！惜乎伯葵在遠，不獲與論此也。爽泉甚韙斯言，乃書以引其端。《三集》亦已成三卷，遂并付梓人，俟知詩者更論次之。嘉慶丁卯二月十日古雲弟孫均序。

吳錫麒《靈芬館詩二集序》 往余涉淮，聞淮陰人多稱吳門郭白眉詩者，惜余未之見也。會嚴歷亭司馬招飲，晤諸席上，知君假館於是。瘦身玉立，而一眉瑩然，故人皆以白眉稱之，遂并其詩亦稱爲郭白眉詩云。當其時，余匆匆北行，杯酒促談，未盡欵洽。然風雅之味，覺浸淫大宅間，別後每思其爲人。迨明年，君應京兆試入都，一時聲名噪甚。所交如法梧門、趙味辛、張船山、何硯農、蘭士昆季，皆余所與論詩者，而皆重君詩。吟譙一開，月斜不去，此唱彼和，互相嗟賞。咸謂以君之才，自當狙青雲而直上，乃一擊

不中，垂翅而歸，歸而徒以詩鳴江湖間，帆檣往來，尋煙而語，其詩益工，而其遇亦可慨矣。夫功名得失之故，原非人得而主之。故士有橫翔捷出，動輒如意，而究其肥如瓠者，叩之枵然。乃或百賦千詩，填塞胸臆，牢愁偃蹇，獨位置於荒山窮谷之區，豈將老其材而後用耶？抑亦蒼蒼者之故爲是顛倒耶？然而具是才者，斷不以無所伸其志而遂自棄其才，必且益淬厲之，益磨礲之，而終使其才得以大顯於天下。余之不晤君者，又有年矣！辛酉，余乞養歸。又明年，始重遇於湖上，乃出《靈芬館詩集》屬序於余，因得盡讀所作。見其擺脫凡近，澡雪精神，大抵希軌於謫仙，而取儁於玉局。凡山川閱歷，風雨歎歌，又能以己之神明入乎其內。故麗而不縟，清而益深，其力可負風而飛，其氣纍纍乎如貫珠而不絕。吾因知君詩學之成，而遂信君名之且與俱成，轉歎不知君者之宜自憾而不足爲君憾也。余還山以來，無田可種，仍乞食海濱，以助菽水，筆墨荒廢，垂老悲來。回念長安諸故人，或出或處，酒場歡地，日就零落。而歷亭司馬息轍湖山，曾幾何時，墓有宿草？讀君集中哀輓之什，不禁愴然於寒月長淮依依送別時也。癸亥閏二月上浣錢唐吳錫麒。

查初揆《靈芬館詩二集序》　祥伯吐納百氏，驅役萬景，幽思入乎層淵，纖毫狀乎庶彙，其慮雋，其旨潔，其臭芳，朗乎若疎星之映絳河焉，窅乎若輕雪之戛寒松焉，涼乎疎絃之韻幽澗，翩乎駿驥之駐峻坂焉！

阮元《靈芬館詩二集序》　靈均之《騷》，類情體物，無所不有。唐、宋人詩，各成流派，即以爲同出于《騷》亦無不可。吾讀《靈芬館詩二集》，而益有悟于此。吳江郭君頻伽，臞而清，如鶴如玉，白一眉，與余相識于定香亭上。其爲詩也，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入骨，奇香悅魂，不屑屑求肖于流派，殆深於《騷》者乎！或惜其試久未第，惟以文得名，予曰：「不然，新、舊《唐書》列傳夥矣，全唐人詩亦夥矣！予未見緡讀《唐書》之人多于緡讀全唐人詩之人也，然則亦各斬至于不朽滅而已矣！何惜焉？」郭君廣涉歷，喜交遊，山川芳草所助者實多。所爲古文詞，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律。所填《蘅夢詞》、《浮眉樓詞》，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卓然名家，久爲王蘭泉、吳穀人諸先生所推重，殆亦乞靈于《騷》而揚其清芬者與！

嚴烺《靈芬館詩續集序》　吳江有三詩人，曰袁湘湄、朱鐵門、郭頻伽。三人者，同以詩名。一時頻伽尤出兩人上，兩人亦交相推重之。頻伽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瑩白如雪，舉止不凡，見者不問而知爲通人雅士。顧負其不羈之才，不可一世，人又多以爲狂。時先世父歷亭公守淮安，聞其名，招致幸舍，所以激賞之者無不至。其後湘湄、鐵門俱以頻伽之故，前後主世父所，余因得盡交之於待菘軒中。詩酒淋漓，湖山跌宕，至今思之，顯顯在目。待菘軒者，世父歸田後讀書之室也。嗣是頻伽學日富，名日起，所刻《靈芬館詩詞》等集爭先快覩，不脛而走海內。間嘗北游幽燕，南至豫章，獨於客袁江爲最久。適余服官河上，時一相見，或郵筒致書，外必附以詩。丙寅夏，余在濟寧，念湘湄、鐵門皆先後化去，頻伽雖無恙，亦垂垂老矣！因以書招之。頻伽不遠千里，惠然肯來，遂同至蘭陽行館。翫竹色於庭中，聽河聲於枕上，酒邊話舊，意興猶昔，惟酒量略減耳！計余與頻伽交，垂四十年，相聚之久，無逾於此者。臨別時，爲余書長卷，有後日同游西湖之約。豈知閱一歲，余以病乞歸，頻伽已於是秋歸道山矣！猶記辛巳春，頻伽訪余於所居之皋園，愛其水竹之勝，流連賦詩。今循鑒題壁，筆墨如新，而前塵影事渺焉難追，又況當日待菘軒中之聲音笑貌哉？【略】湘湄《秋水池堂集》、鐵門《鐵簫菴集》俱有專刻行世，他時思幷彙頻伽之詩，爲《吳江三詩人集》，而余亦得挂名簡末，藉以不朽，豈非厚幸？惟念世父去世久，不及見三人者之集之成，爲可恨也。道光十二年歲次壬辰十一月望日仁和愚弟嚴烺拜序。

彭兆蓀《邗上雲萍集序》　夫跡之所寄而情寓焉，意之所感而辭發焉。淺夫蒙心，罔識羣怨。雖在羈屑，無可攄評。其或擁傳壯遊，綰符經涉，即有興寄，奪於浮榮，性眞不存，歉詠無當。是惟畸人騷士，蘊魁磊之奇氣，負卓絕之瓌姿，孤雲一身，川路百織。其間都邑之駢坒，原澤之珍瑋，人事之離合，歲序之遷貿，悲愉萬端，俯仰均感。長圖大念，隱心而莫宣；春鳥秋蟲，含檗而自語。於是冷汰結賓，鮮容煦華，鋭骨滌肌，冰瑩霞炫。遇之嗇，辭之豐，上有日星，下有風雅。此郭子祥伯《雲萍》一集所以洞鑒騷情，秀照江國者也。邗上地交川陸，右稱華州，漕渠崑岡之柂軸，冠帶衣履之昌丰，僑客遊民，聯肩疊踵。詳伯以無對之才，寄孤飄之跡，影溷乎凡瑣，志軋乎霄崢，資煙月之清眞，抒襟靈之軫結，千歌百賦，久播域中，補綴沈吟，復成此段。以予比歲亦客茲邦，屬爲弁言，非同膚受。嗟乎！祥伯久游益拙，廣交益孤，文彩益奇，遘逆益悴，後之流轉，未知何方？則此詩歌又將遞續，豐茲嗇彼，豈眞有主宰存耶？援筆序之，曾欷桑歎而已。嘉慶戊辰春分後三日鎮洋彭兆蓀序。

《湖海詩傳》卷四四《蒲褐山房詩話》　祥伯詩，初效李長吉、沈下賢，稍變而入於蘇、黃。予題行卷云：「攬其詞旨，哀怨爲宗。玩厥風華，清新是尚。如見衛叔寶、許元度一流人物。不患其過清而寒、過瘦而枯、過新而纖，如姬傳儀部所云也。」

《北江詩話》卷一　郭文學麐詩，如大堤遊女，顧影自憐。

《定香亭筆談》卷一　頻伽，纏綿悱惻人也。詩文皆極幽秀生峭之致，詞尤雋永。謝蘊山方伯謂與蘭雪相伯仲。居西園者月餘。

又　頻伽詩佳句，如《友人過訪》云：「故人舊約梅花記，遠客歸心小草知。」《即事》云：「月與梧桐尋舊約，秋將蟋蟀作先聲。」《仰蘇樓》云：「樹搖殘滴有時響，雲與暮煙相間生。」《小集》云：「滿眼青山秋士老，打頭黃葉酒人來。」《謝人餉梅花水仙》云：「詩人冰雪陳無已，寒女神仙謝自然。」《西湖春感》云：「湖山跌宕朝廷小，花月平章蟋蟀秋。」「二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新水比愁多。」《偶成》云：「山低風急兼疑雨，夢醒月明如有人。」《夜發》云：「水當殘夜自然白，我與露蟲同此涼。」《夜聞潮聲》云：「吹水魚龍秋有力，側身江海夜初長。」《述昏》云：「卻月橫雲張遇墨，宜男長壽阮修錢。」皆吸露餐霞，不食人間烟火者。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浪子郭頻伽（麐）：（贊）東京燕，東林錢，合傳之體司馬遷。

《冷廬雜識》卷一　吳江郭頻伽明經麐，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白於雪。屢試不售，橐筆江湖，詩名噪一時。所著《靈芬館集》，氣骨清雋，洗淨俗塵。余最愛其言情之句，摘錄於此。《西湖春感》云：「二月落花如夢短，一湖春水比愁多。」《汶上道中卻寄載園》云：「歲月不多須愛惜，功名無定且文章。」《寄壽生獨遊》云：「狂因醉後輕言事，窮爲愁多廢著書。」《夢中得句》云：「憂果能埋何必地！人猶難問況於天。」《雪持表弟至杭得家中書賦贈》云：「此地逢君同是客，故鄉如我已無家。」《客中飲酒》云：「身世不諧偏獨醒，饑寒而外有奇窮。」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六《聽松廬詩話》　吳穀人先生曰：「郭白眉詩，希軌於謫仙，取雋於玉局，麗而不縟，清而益深。其力可負風而飛，其氣飂飂乎如貫珠而不絕。」阮芸臺先生曰：「頻伽詩，自抒其情與事，而靈氣入骨，奇香悅魂。所爲古文，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律。所塡詞，清婉穎異，眞宋人正音。」屠琴塢曰：「祥伯詩行，海內四方能文之士交口稱之。」珠海老漁曰：「頻伽以『靈芬』名集，其心靈、其筆靈，眞得乾坤清氣者也。其詩、其文、其詞，皆必傳。」

又　頻伽入都，錄別詩云：「長安遠於天，無乃居不易。行李已艱難，而況旅食費。然而意一發，辟如馬脫轡。交知相慫慂，更若騎虎勢。將行未束裝，老母意先碎。心知事垂成，即言亦無濟。又念將遠行，吉祥多所忌。所以翻懽然，有淚暗中制。惟於閒坐時，略問以後事。長跪告老母，瑣悉述難備。第一可勿憂，已有啜飯地。歸來亦不遲，不過一二歲。功名適時會，文字有交契。豈敢欺吾親？一一定如意。」入都臨別，安慰親心，情事一一如話。然此意人所同有，此筆人不易有，非深於古文者不能。

又　頻伽五律，有清空一氣而風格高超者，偶錄其一，《贈楞香詩》云：「勸爾一杯酒，月華如此明。天風又吹我，同在秣陵城。相見不盡醉，相思空復情。明朝楊柳樹，葉葉是秋聲。」又有質直如話而意思沉着者，偶錄其一，《哭江莽詩》云：「昔我先君子，君曾師事之。我時騎竹馬，衆笑此狂兒。只有君知己，今惟某在斯。因茲感往事，淚下又連絲。」

又　頻伽博學多才，金蘭畦尚書（光悌）以國士待之。頻伽入都，居尚書邸第，與兩公子爲昆弟交。下第出都，行至中途賦詩寄兩公子。其一云：「留將苦語待分張，及到臨分事事忘。歲月不多須愛惜，科名無定且文章。平生已累閒情賦，年少休登結客場。寄向天涯倍珍重，莫嫌不似說來詳。」第三句勸惜光陰，第四句勸習舉業，第五句戒好色，第六句戒濫交，句句入情，句句有味，忠告善道，不愧良友。

又　頻伽絕句，美不勝收。偶記得兩首，遂錄於左：「一笑投壺掣電同，阿香車轂走隆隆。天公事事煩兒女，青女飛霜少女風。」「蠹魚食字不成仙，雞犬紛紛多上天。莫怪華山陳處士，暫停棋子卽高眠！」雞犬亦可昇天，無怪陳摶高卧。

《退庵詩話》卷一二　余生平不喜艷體詩，以蘊藉者少，而猥褻者多也。若郭頻伽之「詩思逢秋容易瘦，美人如月本來孤」，「遠道人來煙雨外，傷心事在別離前」，「明知相見難爲別，便恐重來不是春」，「容易相逢如夢寐，不多時節又黃昏」，「粉黛獨饒名士氣，畫圖原是女兒身」，則香沁心脾，感均頑艷矣！

《國朝正雅集》卷五三引《寄心盦詩話》　頻伽才思穠至，與金手山、吳蘭

雪有三才子之目。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五　嘉慶間，頻伽以詩名吳越，【略】其詩以清雋明秀爲主，正如王、謝家子弟，衣冠吐屬，故自不凡。洪北江擬以「大隄游女，顧影自憐」，要未足以盡頻伽也。

南江居士《靈芬館詩四集題識》　詩與詞界限極嚴，詩原於《三百篇》，尚矣。六朝開詞之源，兩宋極詞之盛。全唐詩人絕不爲詞，而爲詞者如溫、李外，則竟不能詩。至宋，詩、詞幷尚。詩如蘇、黃大家，詞亦如詩，所謂詩餘，而詞人名家則多不工詩。迨金元，專尚詞、曲，其詩無足觀矣！墨藝之至者，不多能也。靈芬主人詩、詞並工，而詞之功實深於詩，故詩每爲詞累。偶點出之□□人，斯無難。願靈芬他日有以益我等。南江居士漫筆。

陳鴻壽《靈芬館詞序》　吾友郭子頻伽，少習倚聲，長嫻詩教。走馬碻磝塞上，沽酒烏丸城邊。回腸蕩氣，搖曳情靈。既而端憂多暇，雜以變徵，蓋蓄隱而意愉，實懷愁而慕思也。頻伽本吳產，年來僑寓魏塘。魏塘爲昔賢歌觴之地，醋坊橋畔，腸斷東山；水磨頭前，情緣白石。近乃取所爲《蘅蘿》、《浮眉》兩詞刊而行之。余讀之，既作而靳之曰：「《東澤綺語》，家世番陽；草窗《笛譜》，淵源歷下。鳩以翦而語慧，杏必嫁而實繁，豈薄虹亭而心折小長蘆釣師耶？」頻伽笑而不答，遂書之以弁其端。

又《蘅夢詞序》　昔楓江漁父爲《詞苑叢談》一書，余覽之而惑焉。夫流品別則文體衰，摘句圖而詩學蔽。花庵淫褻，爭價一字之奇；草堂嗤殺，矜惜片言之巧。乖道繆典，鮮能通圓。是以耆卿騫翮于津門，邦彥厲響于照碧。詞至北宋而一變，石帚、玉田理定而摛藻，梅谿、竹山情密而引辭。詞至南宋而又一變，若夫吹律風騷，調鐘韶濩，寫纏緜于香草，寄哀豔于紅牙，則又遙原濬波，酌而不竭，婁斤般墨，高下在心。吾友郭子頻伽，少習倚聲，長嫻詩教。走馬碻磝塞上，沽酒烏丸城邊，回腸盪氣，搖曳情靈。既而端憂多暇，雜以變徵，蓋蓄隱而意愉，實懷愁而慕思也。

《蓮子居詞話》卷三　郭頻伽（麐）《靈芬館詩話》十卷，末附《詞話》二卷，仿周草窗浩然齋雅談例也。頻伽詞，專摹小長蘆，清折靈轉，幾於具體而又過之。所錄名篇雋句，生香活色，絕少俗韻。其稱梅溪警句及克齋《太常引》一闋，眞能補竹垞《詞綜》所未備。季滄葦《行香子》一闋，亦視王少司寇《詞綜》選爲優。

又卷四　詞愈淡愈妙。頻伽《翠樓吟》云：「似儂曾到。只三兩人家，看來都好。柴門小。芙蓉無數，一時紅了。」惟其不着色，所以爲高。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　頻伽眉有白毫，自號白眉生，所著《浮眉樓詞》、《蘅夢詞》各二卷，語最輕雋。【略】顧盛推仁和倪米樓（稻孫），謂倪詞如楓亭荔支，甫向枝頭摘下。郭詞亦具荔支之形，然已在一日變色，二日變味時矣。

又卷二〇　靈芬別館，郭頻伽才調斐然。

《白雨齋詞話》卷四　頻伽艷體，惟《憶少年》結句云：「當時已依約，況夢中尋路。」頗似竹垞手筆，集中不可多得。又《好事近》云：「猶認墮釵聲響，卻梧桐葉落。」措語甚雅，亦頻伽詞中罕見者。

《雲韶集》卷二三　頻伽詞，曲折深婉，古今罕有此筆致；尤工於小令，別有天地。【略】頻伽詞純以情勝，情之至者，詞無不工，故落筆便令人神往。

《復堂詞話・郭頻伽詞》　南宋詞敝，瑣屑餖飣。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爲寒乞。枚庵高朗，頻伽清疏，浙派爲之一變。而郭詞則疏俊，少年尤喜之。予初事倚聲，頗以頻伽名雋，樂於風詠。繼而微窺柔厚之旨，乃覺頻伽之薄。又以詞尚深澀，而頻伽滑矣！後來辨之。（《篋中詞》）

盧前《望江南・飲虹簃論清詞百家》　雷池步，廉守傍姜、張。薄滑遂爲浙派病，少年學語漸頹唐。

分論

《查伯葵詩序》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二：張壽榮眉評：「兀奡幽秀，六朝風骨。戍，原作邁。」「持論明通。」「荼，呼歷切，草盛也。音義亦與赫同，原作赫。辯，原作襞。」「俗情多鄙，精鑒不淆。」「自信其學四句，原作四六一聯。」「疎雋可喜。」「原文尚有『二百年乃有此作，一食頃便欲爲文』十四字在『覷縷未畢』句上，此刪去爲合。」姚燮總評：樸訥而有奇崛氣，眞可自成一子。

《彭城中秋》　《隨園詩話》卷一四：郭秀才麟《彭城中秋》云：「西風聯袂鹿城秋，舊侶偕行話舊遊。羅襪雙鉤人半臂，夜深誰立板橋頭？」詩非不幽艷，而覺有鬼氣。吳竹橋《法源寺》云：「街頭日仄漸風沙，步屧閒尋古寺花。

一樹綠陰兩黃鳥，春深門巷是誰家？」同一風調，恰是人間光景。

《懷人詩》　王芑孫《題郭頻伽懷人詩後二首》：鬢鬚蕭瑟忽成翁，飄泊江淮一釣篷。不道樂鑪經卷地，有人高詠憶牆東。　感逝頻年未有詩，幾回欲作更遲遲！因君落月停雲句，添我晨星舊雨悲。

《好事近・深院斷無人》　《蓮子居詞話》卷四《郭麐詞》：小令之難，難於中長。郭頻伽（麐）《好事近》云：「深院斷無人，拆遍秋千紅索。一桁畫簾開處，在曉涼池閣。　潛行行過曲欄干，往事正思着。猶認墮釵聲響，卻梧桐葉落。」《賣花聲》云：「秋水澹盈盈。秋雨初晴。月華洗出太分明。照見舊時人立處，曲曲圍屏。　風露浩無聲。衣薄涼生。與誰人說此時情？簾幕幾重窗幾扇？說也零星。」循環諷誦，殆無復加。《白雨齋詞話》卷四：又《好事近》云：「猶認墮釵聲，卻梧桐葉落。」措語甚雅，亦頻伽詞中罕見者。《雲韶集》卷二三：《好事近》婉約。語極清脆，意極芊綿。陳廷焯《詞則・閑情集》：頻伽詞，骨不高而情勝。（《好事近》）措語甚雅，頻伽詞之最正者。

《百字令・題蘭村南園春夢圖》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吳江郭頻伽茂才麐流寓隨園【略】，《題蘭村南園春夢圖・百字令》云：【略】芬芳悱惻，凄沁心脾。

《江城梅花引・一重方空一重紗》　陸繼輅《江城梅花引》注：穀人先生有此調豔體詞，絕工。戲仿其意。《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詞中《江城梅花引》一調，最難措手，長句轉接處易俚，一病也；短句重疊處易滑，二病也；兩段結處易澀，三病也；措語類曲，四病也。康伯可娟娟霜月，千秋絕唱，罕有嗣音。頃得郭頻伽麐一闋云：【略】音節和緩，情景迷離，眞合作也。　陳廷焯《詞則・閒情集》：（《江城梅花引》）亦有筆意，然總不免俚淺。（後闕）數語尚佳。《白雨齋詞話》卷五：頻伽詞，尤多惡劣語，如【略】「那家那家在天涯。雨又斜。雲又遮。聽也聽也，聽不到、一曲琵琶。」【略】之類，似又出二楊之下。《左庵詞話》卷上：《江城梅花引》調難協，佳作罕見。【略】郭頻伽詞云：【略】纏綿宛轉，工力悉敵。

《清平樂・小桃如綺》　《雲韶集》卷二三：絕有風致，凄婉。　陳廷焯《詞則》卷六：「命短」句惡劣不堪，餘亦尖薄。結二語有意味。《白雨齋詞話》卷五：頻伽詞尤多惡劣語，如「小桃如綺，命短東風裏」。

傳記

馮登府《頻伽郭君墓誌銘》　君諱麐，字祥伯，頻伽其號。年五十號曰蘧庵，六十曰復庵，而頻伽最著。曾祖諱如龍。祖諱諤。考諱元灝，吳江諸生，受陸中丞燿學；姚吏部鼐志其墓所，稱有道君子也。世爲蘆墟人，自君始遷嘉善東門江家橋。少應省試及一應京兆試，輒不遇。三十後遂絕意舉業，專力於詩古文詞。其詩詞，尤縱才力所至，筵灑肥膩之習，蛻然出風露之表，已自行於世矣。性通爽豪雋，好食酒，酣嬉譏罵，時露兀傲不平之氣。不折身以市於貴勢，每鉏牙不合而去。顧家窮空，胥疏江湖，不能不與世俗遊，卒諧於時好。晚而思與二三故人謀爲買山娛老計，所得輒以施貧交，終未遂也。以道光十一年七月初六日卒，年六十五歲。嗚呼，唏矣！余始見君於馬君洵家，爾時齒方壯，意氣偉然，極一時之盛。逾數年，又見於廣陵，意少衰，而飲酒歡呼，狂故猶昔也。又逾數年，見於淮上，則以寓樓之災，頹然生意盡矣。迨余自閩歸，方赴官甬上，將行而君適至，又相見於馬君家，飲少輒醉，自傷垂老，相與賦詩，鄭重而別。及今而銘其藏，以此歎嘉會之不常，而良朋之難再得。余與馬君亦年四五十，日月不居，無聞滋懼，交游零落，恐負平生知己之言，是則重可感也已。夫以君之才之學，雖不遇於時，而名固顯矣。既有得於今，必有貴於後，庶幾於君無所病負而又奚悲耶！君所著有《靈芬館集》若干卷，刻以行世。未刻詩八卷，藏於家。妻□孺人、側室素。君生一女，適今山西大挑知縣夏寶晉。以弟鳳子桐爲子，某年某月葬於某原。君弟鳳以余交久，知之悉，來請銘，乃愴然而銘之曰：其目無人眉獨白，其文及古世識職。其狂可殺志不折，造物忌才六丁奪。神廬一夜風雨泣，山鬼薜荔招不得，千百年後蛻仙骨。

《湖海詩傳》卷四四　郭麐，字祥伯，吳江人。諸生。有《近遊》、《探梅》、《會吟》、《移家》諸集。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五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江蘇吳江人。諸生。有《金石例補》、《唐文粹補遺》、《靈芬館詩集》、《詩話》、《詞集》、《雜著》。《府志》：「麐三十後絕意進取，專力詩古文詞。其詩尤能縱才力所至，

有脫然出塵埃之表。少游桐城姚鼐之門，鼐許爲通雋豪士。晚年僑居嘉善。」《墨林今話》：「頻伽醉後，畫石又畫竹。詩人之畫，偶一爲之，別有天趣。」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六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江蘇吳江人。諸生。有《靈芬山館詩集、文集》。

又《聽松廬詩話》 其目無人，其心無我。與世周旋，謂狂也可。規模背時，文亦宜然。不趨利祿之路，遂爲他人所先。至其鈌心掐胃，咀宮含商，穿穴險固，窮極豪芒，與時賢而相較，似有一日之長。（《靈芬館主像贊》。）右頻伽像贊。頻伽謂其弟鳳所作，實則頻伽自作。頻伽雖狂，然極近情、極服善。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九》 麐字祥伯，一字頻伽。江蘇吳江人。諸生。

《清史列傳・郭麐傳》 郭麐，字祥伯，江蘇吳江人。諸生。麐少有神童之目，一眉瑩白如雪，舉止不凡，見者不問而知爲通人雅士。桐城姚鼐極稱許之。家貧客遊，文采照耀江淮間。負其才識，不得有所見於世，素所積蓄化爲憤鬱無聊，而時寓於詠歌酣醉。嘗病潘昂霄《金石例》止取韓、柳二家，因取洪氏《隸釋》條分縷析，間以後人祖述之繇附識於後，爲《金石例補》二卷。詩初學李長吉、沈下賢，稍變而入於蘇、黃。青浦王昶題其行卷云：「攬其詞旨，哀怨爲宗。玩厥風華，清新是上。如見衛叔寶、許元度一流人物。詞尤清婉穎異，具宋人正音。」嘗仿表聖《詩品》撰《詞品十二則》，深得三昧。所爲古文亦雅潔奧麗，有古人法律。著有《靈芬館詩初集》四卷、《二集》十卷、《三集》四卷、《四集》十二卷、《續集》八卷、《雜著》二卷、《雜著續編》四卷、《江行日記》一卷、《樗園消夏錄》三卷、《靈芬館詩話》十二卷、《續詩話》六卷、《蘅夢詞》、《浮眉樓詞》、《懺餘綺語》各二卷。道光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清儒學案小傳・郭先生麐》（存目）

紀事

作家逸事

《隨園詩話補遺》卷七 郭頻伽秀才寄小照求詩，憐余衰老，代作二首來，教余書之。余欣然從命，并札謝云：「使老人握管，必不能如此之佳。」渠又以此例求姚姬傳先生。姚怒其無禮，擲還其圖，移書嗔責。余道：「此事與岳武穆破楊么歸，送禮與韓、張二王，一喜一嗔。人心不同，亦正相似。」劉霞裳曰：「二先生皆是也：無姚公，人不知前輩之尊；無隨園，人不知前輩之大。」

樂鈞《雲蕉續集序》 頻伽少歷江淮，繼遨遊京闕，疏狂自放，困抑不慚，雖復縉紳接膝，名宿傾襟，而解衣懸冠，鮮逾寒暑。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四四一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郭頻伽，名麐，吳江才人。嘗以《水村圖》索人題詠。同縣女士汪玉珍題之云：「深閨未識詩人宅，昨夜分明夢水村。卻與圖中渾不似，萬梅花擁一柴門。」頻伽乃倩奚鐵生補爲《萬梅花擁一柴門圖》以代前軸，亦可謂風流好事矣！

作品本事

《除夕分詠吾鄉故事得狀元籌》 《清嘉錄》卷一：取科目名色製籌爲戲局，歲夕聚博，以六骰擲之，得狀元者爲勝，取及第爭先之讖，謂之狀元籌。【略】郭麐有詩云：【略】。

《重五日靈芬館分賦得五毒符》 《清嘉錄》卷五：尼庵翦五色綵箋，狀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之形，分貽檀越，貼門楣寢次，能魘毒蟲，謂之五毒符。郭麐《五毒符》詩云：【略】案，《青齊風俗記》：穀雨日，畫五毒符，圖蝎子、蜈蚣、虺蛇、蜂蜮之狀，各畫一針刺之，刊布家戶，以禳蟲毒。吳俗則在端午。蔡鐵翁《吳歈》注云：「五毒：蟾蜍、蜥蜴、蜘蛛、蛇、蚿也。」

吳曼雲《江鄉詞》小序亦云：「杭俗端午日，扇上畫蛇虎之屬，數必以五，小兒用之。」

《合醬三十韻》《清嘉錄》卷六：謂造醬餡曰罨醬黃，餡成之後，擇上下火日合醬，俗忌雷鳴，諺云：「雷鳴不合醬。」郭麐《合醬詩》云：【略】案，崔實《農家諺》云：「上火不落，下火滴沰。」俗以歷日中有兩火相連者，曰上下火日，本此。《風俗通》云：「雷鳴不得作醬。」今亦有此忌。蔡鐵翁詩：「選火避雷忙作醬。」

《清明日山塘卽事》《清嘉錄》卷三：清明日，官府至虎邱郡厲壇，致祭無祀。游人駢集山塘，號爲看會。會中之人，皆各署吏胥，平日奉侍香火者。至日，各舁神象至壇。舊例：除郡縣城隍及十鄉土穀諸神之外，如巡撫都土地諸神，有祭事之責者，皆得入壇，謂之督祭。凡土穀神，又咸以手版謁城隍神短簿祠。道流以王珣爲地主，袍笏端莊，降階迎接。每會至壇，簫鼓悠揚，旌旗璀璨，鹵簿臺閣，鬭麗爭妍。民之病愈而許願服役者，亦多與執事。或男女縲絏裝重囚，隨神至壇，撇枷去杻，以爲神赦。選小兒女之端好者，結束鮮華，赤脚站立人肩，或置馬背，號爲「巡風會」，過門之家，香蠟以迎。薄暮反神於廟，俗呼「轉壇會」。【略】郭麐《山塘竹枝詞》云：「靈旗社鼓說迎神，【略】。」

《梨園神》《桐陰清話》卷四：梨園所供奉之神，名曰「老郎」，不詳其所緣起，或云後唐莊宗，卽神也。吳江郭頻伽茂才(麐)詩云：【略】。

《高陽臺・暗水通潮》《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七：吳江郭頻伽茂才麐，流寓隨園，將回嘉善，値袁蘭村大令所眷吳下女郎趙雙福爲易名疏香者，亦將還吳，卽席賦《高陽臺》云：【略】。《清詞玉屑》卷八：袁蘭村集中，多集飲秦淮之作。嘗眷吳女趙雙福，憎其名近俗，易以疏香。郭頻伽偶過隨園，遇疏香，賦《高陽臺》贈之云：【略】時頻伽將歸嘉善，疏香亦不日還吳也。歌筵臨別，最易消魂。

《桂枝香・秋鳥詞》《冷廬雜識》卷四：吾鄉土產秋鳥，味絕鮮美，出乍浦陳山屠康僖公墓，當是日本國所產，秋來春去。初至，剖其腹猶有青椒。大者名戟毛鷹，亦曰鸕鷀；中者花鷄；小者鑽籬。詳載沈季友《檇李詩系附考》。此物惟宜碎切，豕膏和糖霜、椒末，漬以酒釀蒸食。或細切調鷄卵蒸食，亦佳。有苕西人購數瓶歸家炙啖之，枯勁無味，詫爲不佳，盡棄其餘，傳以爲笑。吳江郭頻伽明經麐嘗與諸名士賦《秋鳥詞》，一時推爲絕唱。其詞云：【略】，調寄《桂枝香》。

《浣溪沙・澹墨傾倚落扇頭》《南亭四話》卷一《莊諧詩話》云：明妓馬湘蘭畫，眞迹絕妙，畫尾題跋，類僞托伯穀。豈馬湘蘭畫，必由所歡鑒定耶？抑亦謬矣！余見其蘭竹便面一幢，多名人觀欵，有「芝麓珍藏」圖記，旁綴郭頻伽《浣溪沙》詞一闋。舒鐵雲《乾嘉詩壇點將錄》稱爲「浪子郭麐」。蕩婦飄流，宜得浪子題咏。眉樓，合肥小妻。「後來」云云，妙有關合。詞云：【略】。

《雪獅兒・搓酥滴粉》《清詞玉屑》卷一〇：杭俗：清明以五色米粉捏狗形，懸於戶上，至立夏日煮之，遍餉兒童恣食，謂可驅三伏諸癘。莫詳所昉。陳實庵元鼎《吹月詞》有《雪獅兒》賦之【略】。郭頻伽有《雪獅兒》詞賦清明狗，卽陳實庵所咏者，其詞較工。

《摸魚兒・蕩湖船》《清詞玉屑》卷一〇：江南多烟水，裙屐年少，放橈載酒，追逐於笙歌粉黛間，俗謂之蕩湖船【略】頻伽有《摸魚兒》詞咏蕩湖船云：【略】。

《蝶戀花・青豆房中花似露》《清詞玉屑》卷八：閨詞題句，往往好事者詭爲之，亦非無眞迹，頻伽游花宮小院，得斷縑於壁【略】，上書「愛月夜眠遲。某月日清環寫。」妍媚可念。因賦《蝶戀花》云：【略】頻伽所居曰「蘅夢樓」，故云。

《蝶戀花・青粉牆頭苔沒砌》《清詞玉屑》卷八：鹿城半繭園，有女郎以簪畫壁，作一絕云。〔頻伽〕題其後云：【略】無端邂逅，留此墨緣，豈亦有蘭因絮果耶！

《瑣窗寒・蟈蟈》《清嘉錄》卷九：秋深，籠養蟈蟈，俗呼爲「叫哥哥」，聽鳴聲爲玩。藏懷中，或飼以丹砂，則過冬不僵。籠刳乾胡盧爲之，金鑲玉蓋，雕刻精致。蟲自北來，薰風乍拂，已千筐百筥，集於關城矣。郭麐咏蟈蟈《瑣窗寒》云：【略】案《瓶花齋集》云：有一種似蚱蜢而身肥者，京師人呼爲「蟈蟈兒」，南人謂之「叫哥哥」，喜捕養之，食絲瓜花及瓜練，音聲與促織相似，而清越過之。露下凄聲徹夜，酸楚異常，俗耳爲之一清。

《月華清・蜀王衍停空鏡》《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郭頻伽《浮眉樓詞》，有題蜀主王衍停空鏡《月華清》云：【略】鳧薌宗伯《紅豆樹館集》中亦有

是題，並錄其背銘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當眉寫翠，對臉傳紅。綺窗繡幌，俱函影中。」與《十國春秋》蜀主賜王承休妻嚴氏鏡銘詞正同。初謂停空之名，取中似月勾耳。後余游蜀，覺生叔父楹藏一鏡，謂能映日見字，故名「停空」。鏡徑五寸餘，邊厚五分，背中心鑄太極，外環八卦，再外環十二生肖，邊環楷書二十二字，即銘詞。天時晴朗，以鏡面向日，支以木架，下置白紙，相離尺許，鏡背之太極八卦、生肖銘字皆現紙上，如隔輕紗，並無銅質者。晚以燭映亦可，然不如日中明顯。不知與宗伯及白眉生所見是一是二，相傳當日共鑄二十枚，其鑄法莫得而試矣！

著録

阮元《靈芬館詩二集序》 嘉慶甲子，郭君將刊其二集于版，故序之。

嚴烺《靈芬館詩續集序》 頻伽詩刻至四集，惟近年之作尚未刊行，亟向其家索得之，爲序而付梓。余學植淺薄，何足以知頻伽之詩？且其詩之卓然可傳，前集序中已詳言之，又何俟余言？故第叙余兩人今昔出處聚散之由如此。是則余兩人之所知，又不在區區文字間矣！

楊芳燦《後移家集序》 郭子祥伯，族本松陵，住近楓渚，士卿難托，經舍就荒，飄零琴書，提挈老幼，浮家武水，卜居魏唐。嘉賓助買山之資，季雅署賣宅之券。荒齋十笏小園，百弓鑿壁而貯，酒鎗就石而支，莽銚畦韭乍翦。時來故人，林花初開。間招近局，略多白醉。偶爲元言，賦劉杳之林庭，贊江淹之草樹，此《移家》一集所由作也。

張預《重刊靈芬館詞序》 仁和許丈邁遜先生，【略】獨於頻伽詞三種癖好之，素若有冥契焉。【略】先生驅蠹留仙，握蛇詫寶，獨繙湘襲，重付琬鐫，【略】亦可謂因緣微尚，契會古歡，振靈響於既沈，噓潛耀於將滅者矣。先生向者自署「靈芬私淑弟子」，其所爲《煮蘿詞》力排纖仄，獨造清微，靡不接軫芳塗，同源瑤峽。【略】若夫昔之綴輯，非出一時，今之編排，仍依舊第【略】光緒己卯九月既望錢塘張預。

沈景修《爨餘詞序》 邁孫重鋟《靈芬館詞》甫竟，高君龔甫出所藏《爨餘詞》一卷相視。蓋道光壬午中，頻伽先生寓樓不戒於火，後從友好鈔集而成者。邁孫得之，如獲拱寶，亟爲補刊，以成完璧。龔甫之有功於靈芬爲不淺矣。古人遺文墜業，散佚不傳者，不知凡幾。世有如邁孫、龔甫其人者，爲之搜輯而存之，吾當鑄金事之。尤願邁孫力光此意於無窮已也。庚辰二月秀水沈景修記。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一八・樗園消夏錄》 三卷，郭麐撰。

藝文

陸繼輅《題郭十三麐病中懷人詩》 當窗寫韻人如玉，掩闥焚香婢拂琴。消得鄉園三月住，可無小病答春陰。

又《和頻伽見懷次來韻》 我交三郭一郭死（厚庵舍人），蘭池近者疏吾徒。感君寄書語款款，觸我懷舊心區區。狂縱傳世雜眞僞，微志耿胸今有無？且當快意吐冰雪，此物未至銷洪鑪。

黃凱鈞《喜頻伽移居》 秋燕豈輕辭故壘？鷓鴣所託不求餘。愁疏熟客來生客，喜得新居勝舊居。心愛地偏猶近市，人看舟重不知書。結鄰已遂看山願，開逕相過何樂如？

又《寄懷頻伽越州》 一江水判東西浙，月下蘭干幾度憑？客裏家居誇白傅，醉中風雨哭青藤。樽罍夜有山魈竊，几席春多嵐氣蒸？却笑尋芳狂杜牧，十年始悔到吳興。

王芑孫《寄酬郭頻伽茂材（麐）二首》 郭公人中布，見之十四五。細瘦一白眉，挺出在儕伍。天駒偶墮地，不識世有虎。閭左數賢豪，君如目無覩。情親獨鄙人，商量到今古。私念材輪囷，誰當試斤斧？妄欲少折之，十問九齟齬。觀君雖弗言，嘗藥亦憚苦。違隔十年餘，書來心縷縷。新詩絕驚邁，眞力非鼓努。揮肘驅蛟虬，五嶽一風雨。讀之數日喜，傳誇遍學侶。詔恩屢開科，英髦歲騰舉。東南諸少俊，相次登官簿。烏虖眞象犀，埋沒肯泥土。吾人例饑寒，舉世好軟熟。聞君當北上，春糧早裝束。長安冠蓋交，流水走車軸。窮士裸身來，一飯須館穀。貴人極難事，素交鮮厚祿。有名召瑕疵，無譽遭嗤薄。烏虖萬人海，俯仰乃谿谷。吾此久滯留，舉動甚碌碌。自溷太尋常，已令衆指目。不勝凡毀譽，終未見收錄。豈嘗病狂易，果與人忤觸？

不過拜趨疎，未慣頭項縮。此寧與人殊，已似天下獨。倔強塵埃中，朱顏老薑粥。君來監於茲，利鈍行可卜。

又《題郭頻伽（麐）水邨圖》 有邨如栗里，雅號是蘆墟。聊以玉川屋，圖爲輞水居。春秋多蟹稻，來往足樵漁。他日卜鄰約，吾當歸敝廬。

又《送郭十三（麐）罷解南還卽用其見題小照詩韻》 場屋病墨卷，迴風洩尻肛。牛醫妄塞之，處方雜奇厖。坐使燕頷人，兀如鶴肩攲。所懷鼠璞一，欲易龍章雙。眞士手中珠，投暗人轉攫。誰除木乂果？別樹金剛幢。老夫三遺矢，匍伏甘就降。窮魚難上竹，墮猱肯緣橦？子今復落解，去去投荒江。惟子氣雄鼻，勿隨衆紛咙。豐鐘俟時鳴，不待人考撞。古之飛將軍，臏腳孫勝龐。

又《至揚州阻凍遂留度歲辭穀人召飲》 層冰戕我塞江津，孤舟膠凍愁向晨。舍舟易輿路艱辛，一僕墮河寒燎薪。先生慰勞情欵眞，以酒沃我酒亦醇。旅懷瑣歲籥新，小留度幾依故人。當塗閉閤憂錢緡，稱病不見空逡巡。先生與我同一貧，屢煩治具羅羞珍。吾茲假館從鄉親，暖湯濯足聊便身。連朝樓雪如融銀，頗憚滑澾逾城闉。作詩辭謝良有因，先生自倒接羅巾。小子不出車埋輪，我我周旋各爲賓。共賣癡獃謝貪瞋，一醉萬壑俱迴春。

雜録

《谿山卧游録》卷三 畫之巧拙易辨也，其神骨氣韻，則惟善讀書人，方能會心於筆墨之外。郭頻伽與錢唐江聽香青，皆不作畫而深諳畫理。頻伽云：「畫論雅俗，不論巧拙。神氣不清，雖雅亦俗；痕迹未化，雖巧亦拙。」聽香云：「虚空粉碎，匠心非有成心；塗抹胭脂，有畫卽同無畫。」

《墨林今話》卷一〇 吴江郭頻伽麐，著有《靈芬館詩文集》，同時擅筆墨者無不識之。曾醉後爲汪小迂畫石，次日題之有云：「昨暮眞大醉，碡由忽一吐。梵然空洞腹，復此出齟齬。生平所石交，皆不在纓組。磊磊落落中，意氣自近古。汪君更可笑，嶄削彌刻苦。我爲圖其眞，落筆若牛弩。有人欲得之，歲爲致雞黍。不然待雙荷，添丁生付與。」又《畫竹》句云：「鳳實難期鸞尾殘，眼看兒輩盡檀欒。此君莫道全無用，江海蒼茫要一竿。」詩人之畫，偶一爲之，別有天趣。

《皇清書史》卷三一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一號蘧庵，晚號復翁，吴江諸生。梁章鉅、沈石田自書元旦詩軸云：「友人郭頻伽，字專師涪翁。時亦僞爲沈跡，而枯瘦柴立，不足當白石翁之重儳。」（《退庵書畫跋》）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又號白眉生，一號蘧庵居士、苧蘿長者，江蘇吴縣人。書法山谷，工篆刻，詩詞。著《靈芬館集》、《蘅夢樓詞鈔》。潘緩庭京卿藏有小行楷詞冊十四葉，舒秀遒勁。陳夕帆刺史藏有行書七絕直幀，款署曉山。王竹吾中翰藏有江步青畫冬花盦主小像，有其行楷詩跋一則。

《清畫家詩史》卷己下 郭麐，字祥伯，號頻伽，又號白眉生，一號蘧庵居士，吴江諸生。少游姚姬傳之門，尤爲阮芸臺所賞識。工詞章，善篆刻。間畫竹石，別有天趣。書法山谷。有《靈芬館集》。

管　同

梅曾亮《管異之文集書後》 曾亮少好爲駢體文。異之曰：「人有哀樂者，面也。今以玉冠之，雖美，失其面矣。此駢體之失也。」余曰：「誠有是。然《哀江南賦》、《報楊遵彦書》，其意固不快耶？而賤之也！」異之曰：「彼其意固有限，使有孟、荀、莊周、司馬遷之意，來如雲興，聚如車屯，則雖百徐、庾之詞，不足以盡其一意。」余遂稍學爲古文詞，異之不盡謂善也。曰：「子之文病雜，一篇之中，數體互見。武其冠，儒其衣，非全人也。」余自信不如信異之，深得一言，爲數日憂喜。嗚呼！今異之亡矣！吾得失不自知，人知之，不能爲吾言之。異之亡，余雖於學日從事焉！茫乎不自知其可憂而可喜也！故益念異之，不能忘也。異之卒於道光十一年。其明年，今安徽鄧公刊其遺文，命曾亮爲之序。乃書疇昔論文語於集後，以志吾悲，且以志良友之益我於不忘也。

方宗誠《管異之先生傳》 君名同，字異之，姓管氏，江甯上元縣人。祖霈，穎上教諭。父文郁，早卒。母鄒氏，守節事姑，教子成學。嘉慶初，桐

城姚郎中鼐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君從遊久，苦力孤詣，淹貫羣言，好爲深湛之思。姚先生少許可，獨推重君。道光乙酉中江南鄉試舉人，主考試者新城陳侍郎用光，不敢待以門生之禮。君容端氣肅，論篤行方，遇人和易，不露圭角，而中自嚴厲，有志經世，不獲用。嘗著《擬言風俗書》，其略曰：【略】又擬《籌積貯書》、《洋貨議》，皆按切時弊。【略】先生卒後數十年果受其敝。君既無所用於世，遂以文名家。雄深浩達，簡嚴精邃，曲當乎法度。其詩締情隸事，創意造言，論者以爲得蘇、黃之朗峻。所著《因寄軒詩文集》、《七經紀聞》、《孟子年譜》俱刊行。《文中子考》、《戰國地理考》、《皖水詞存》存於家。道光十一年先生卒，年四十有七。子嗣復，縣學生，能文，精算學。論曰：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惜抱姚氏，從學知名者數十人，君實得其傳焉。然讀其《風俗》、《積貯》二書，《洋貨》一議，言之於數十年之前，而弊發於數十年之後，可謂識時務之俊傑，窮老不用，徒以文名，惜哉！

方東樹《管異之墓誌銘》 管異之卒後三年，其友人桐城方東樹念異之孤貧，於世事蹟無可述，獨其文章震耀於當時而可以不泯於後世，兼以平生游好之密，不可以不銘，乃從其孤嗣復求得其遺書，因次其世以爲之誌。君諱同，字異之，江甯上元人。父文郁。祖霈，官穎上教諭。君以乾隆庚子十月十六日生穎上教諭之署。年九歲，祖與父相繼沒，母鄒太孺人奉其祖母葉太孺人歸里。鄒太孺人賢，上事姑，下教子，其所以支持死喪，備極苦艱，卒成就君爲名士。嘉慶初，姚姬傳先生主鍾山書院，君與梅君伯言最受知。其後，君苦力孤詣，學日以進，名日以大，四方賢士爭欲識君矣。道光五年乙酉，新城陳侍郎用光典試江南，力拔君，得中舉人。陳固姬傳先生弟子，既得君，不敢以世俗門生之禮待君，其文字苟有稱必曰「丈」。同邑中丞鄧公巡撫安徽，延君課其子。後六年，偕鄧公子入都，道卒於宿遷旅次，年五十有二。始余自推星命不利卯年，君與姚君石甫嘗豫爲之作挽詩。嗚呼！孰知君竟先余而逝也。乾、嘉中，海內學者以廣博宏通相矜放，而言古文獨推桐城姚氏，自中朝搢紳及於鄉曲後進無異辭。君與陳侍郎久親指授，最承許與。侍郎貴仕於朝，名最顯。君以窮士在下，而與之抗，知者以爲實過之。鄧中丞暨梅君伯言爲君梓遺集，讀者亦足以知之矣！所著《孟子年譜》、《七經紀聞》、《大學說》、《文中子考》、《戰國地理考》、《詩集》、《皖水詞存》俱未刻。君娶朱氏。子一：嗣復。女子二：適某、某。嗣復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鄉某原，樹爲之銘，銘曰：君之行乎於人，君之學足於己，君之文足以永君之名，斯已矣！

《清朝先正事略·姚姬傳先生事略》附 異之名同。梅先生同縣人，道光乙酉舉人。著有《異之詩文鈔》。

《桐城文學淵源考》卷四 管同，字異之，號育齋，上元人。道光乙酉舉人。嘉慶初，姚鼐主講鍾山書院，以古文倡天下，同師事最久，久親指授，最承許與，實爲姚門四傑之次。苦心孤詣，淹貫羣言，好爲深湛之思，實得姚鼐的傳，遂以古文名家。其文雄深浩達，簡嚴精邃，曲當法度，規模廬陵。詩亦締情隸事，創意造言，得蘇、黃之朗峻。撰《因寄軒詩集》二卷、《文初集》十卷、《文二集》六卷、《補遺》一卷、《皖水詞存》□卷、雜著五種。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因寄軒文初集》 十卷，《二集》六卷、《補遺》一卷、附《小異遺文》一卷，管同撰。

董士錫

包世臣《再與楊季子書》 至詢及晉卿往復論文之旨，足下疑世臣之別有秘密乎？晉卿古文之學，出於其舅氏張皐文先生，皐文受於劉才甫之弟子王悔生，蓋即熙甫、望溪相承之法，而晉卿才力桀驁，下筆輒能自拔。然世臣識晉卿時，晉卿未弱冠，迄今二十年，每論文則判然無一語相合，而讀其文則歎賞無與比方。晉卿亦以世臣一覽便見其深，每有所作，必以相示，不以議論殊途爲意。是殆所謂能行者未必能言也。

焦循《董晉卿緋雅詞跋》 詞之有《花間》、《尊前》，猶詩之有漢、魏、六朝也。其北宋則初、盛也，其南宋則中晚也。蓋樂府之義，至唐季而絕，遂遁而歸於詞。南宋之詞，漸遠於詞矣！又遁而歸於曲。故元、明有曲而無詞。蓋詩亡而詞作，詞亡而曲作。詩無性情，既亡之詩也；詞無性情，既亡之詞也；曲無性情，既亡之曲也。【略】晉卿董先生之論詞，以情爲主，適合乎鄙人之見，因罔論之以跋其集。

周濟《詞辨序》　晉卿雖師二張，所作實出其上。

沈曾植《菌閣瑣談・齊物論齋詞》　《齊物論齋詞》爲皋文正嫡。皋文疏節闊調，猶有曲子律縛不住者。在晉卿則應徽按柱，斂氣循聲，興象風神，悉舉騷雅古懷納諸令慢，標碧山爲詞家四宗之一。此宗超詣，晉卿爲無上上乘矣。玉田所謂「清空騷雅」者，亦至晉卿而後盡其能事。其與白石不同者，白石有名句可標，晉卿無名句可標。其孤峭在此，不便摹擬亦在此。仲修備識淵源，對之一辭莫贊，毗陵詞人亦更無能嗣響者，可謂門庭峻絕！

《江城子・里中作》　譚獻《篋中詞》卷三：體高。

《憶舊游・寄題「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卷子》　譚獻《篋中詞續》卷二：鬱勃無端。

吳德旋《晉卿董君傳》　君名士錫，字晉卿，一字損甫。武進縣副榜貢生。候選直隸州州判。先世姓趙氏，系出宋魏懿王德昭。其始遷武進者曰元處士孟墉，至明季有名中兌者，出嗣於董爲姑之夫，後更名承獻，承獻之後皆姓董氏。君大父曰開泰，廣東昌化縣知縣。父曰達章，國子監生，以能詩名。君幼從大母錢孺人受《孝經章句》，及就外傅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年十六從其兩舅氏張皋文、宛鄰遊。皋文以文學伏一世，君承其指授，爲古文、賦、詩、詞皆精妙。而所受虞仲翔《易》義尤精。君家貧，非客游無以爲養。歷主張太守古餘、阮尚書芸臺、方太守茶山、唐通守柘田、洪觀察石農、鄒觀察錫滇，皆名公卿也。又歷主講通州紫琅書院，揚州廣陵書院、泰州書院，所至士皆慕而親之。嘗客安徽，爲六安晁梅生、盧議山修其族譜。時同里孫于丕知懷遠縣，李申耆爲修縣志未成而以事去，延君續修焉！道光辛巳，君房師霑化蘇君觀察淮揚，招君於幕，蘇君瘴染時疫，病甚，君侍疾謹。或告君鄉試期迫，盍舍去，君作色曰：「吾受吾師知遇之恩，未能一日報。今吾師疾病，而吾遽舍之而行，非特無以酬吾師，且重負吾師也。」卒不應試，留侍疾。閱數月，蘇君乃愈，遷福建按察司，旋丁父憂歸。而南河總督黎襄勤公素知君才，及是，賢君之爲，聘請修《續行水金鑑》。《行水金鑑》作於雍正間，傅澤洪歷考河道古今沿革、興廢成敗之由，爲河務薈萃之書。而於黃、淮、運三河爲獨備。歲久未輯，君以爲前作詳於考古，略於徵今；續之者，宜詳於徵今而略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於古幾十倍矣！而前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例十數條以上，襄勤公歎服。君輯是書三載，書未成而襄勤公卒，事中輟矣。其後，河督張公、副河督潘公至，仍延君纂修而卒成之。君自中歲左肘生瘤，治之罔效，其後瘤敗而卒。君好治陰陽五行家言，殫心者數十載。嘗曰：「世之言奇門、六壬、相墓者，皆各自爲學。吾獨求其原於《易》，一以貫之。然求之愈深，聞者且駭，恐世之卒莫予知也。」所著有《齊物論齋集》賦二卷、文六卷、家譜一卷、詩八卷、詞三卷、外編三卷、《遁甲因是錄》二卷。未成者《遁甲通變錄》、《形氣正宗賦》。家譜、詞已刻；餘未刻，藏於家。吳德旋曰：予始識君時，君年甫及冠，所爲文已駸駸入古人之室，其志豈以小成自甘哉！而竟止於是，徒令天下後世人惜奇才之不遇也。吁！足慨矣！

《清史列傳・董士錫傳》　董士錫，字晉卿，亦武進人。副貢生。幼就外傅讀諸經史，悉能通解。家貧，客游公卿間。南河總督黎世序知其才，聘修《續行水金鑑》，士錫以爲傅澤洪書詳於考古，略於徵今；續之者，宜詳於徵今，略於考古。如永定河之工程今增於古幾十倍，而前書未詳，尤宜備載。因草例十數條以上，世序歎服。士錫因爲之輯著數載乃成。懷遠令聘李兆洛修縣志未成而去，亦延士錫續修焉。少從其舅氏張惠言遊，惠言以文學伏一世，士錫承其指授，於虞仲翔《易》義最深。賦、詩、詞俱工，而古文尤精妙。著有《齊物論齋集》文六卷、賦二卷、詩八卷、詞三卷、外編三卷、《遁甲通變錄》、《形氣正宗賦》。

《清儒學案小傳・董先生士錫》　董士錫，字晉卿，武進人。嘉慶癸酉副榜。茗柯姊子，又爲女夫。從茗柯學，受虞氏《易》、鄭氏《禮》。通陰陽五行家言，尤工於辭賦，著有《齊物論齋集》二十二卷、《遁甲因是錄》二卷。與李氏兆洛合纂《懷遠縣志》，世稱名志。（參史傳、《武進陽湖合志》）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鄭元慶》附　（存目）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董士錫》　（存目）

周儀暐《贈董二晉卿（士錫）》　晴雲麗河漢，煜煜明清雯。祥風千里迴，披拂生氤氳。君子重明德，比以殊世珍。緬彼他山功，勗我故有眞。言懷儷溫潤，脩念知瑽玟。貢之青雲端，依此漢水濱。粹然有遐旨，穆穆誰爲親？葱蘢倚千仞，云是南山姿。崇柯導脩理，凡卉俯不窺。黃中秉至純，達節祛羣私。虛德足矜式，亮躬堪自持。浩波無停駛，微煇不久曦。區區懷芳急，寧與千古知。願子共相守，出入愼所之。

李堂

《隨園詩話補遺》卷八　杭州李堂，字允升，不事舉業，爲人權廋店事。余到杭州，以詩求見，年才弱冠，貌亦溫雅。記其《早秋即事》云：「鎖日柴扉掩綠陰，久拋雙屐罷登臨。入秋病鶴惟耽睡，經雨涼蟬欲廢吟。揀墨試磨新得研，焚香閒撫舊修琴。謙師煮茗通三昧，興好頻攜短策尋。」佳句如：「雨聲初到樹，寒氣欲侵衣。」「蘋牽花片聚，水嚙樹根虛。」「凍解空池梅有影，雪鋪幽砌月無痕。」皆清雅可誦。

郭麐《梅邊笛譜序》　倚聲之學，今莫盛于浙西，亦始衰于浙西，何也？自竹垞諸人標舉清華，別裁浮豔，于是學者莫不知祧艸堂而宗雅詞矣。樊榭從而祖述之，以清空微婉之旨，爲幼眇緜邈之音，其體釐然一歸於正。乃後之學者，徒髣髴其音節，刻畫其規橅，浮游悄怳，貌若元遠，試爲切，而按之性靈，不存寄託，無有若猖吟于峽，蟬嘒於柳，淒楚抑揚，疑若可聽，問其何語，卒不能明。好異自喜之士，又欲起而矯之，以北宋爲解，而集矢於白石、玉田，以是相勝則可矣。識曲聽眞之謂何善乎！竹垞之言曰：「蓋有詩所不能言者，委曲倚之於聲，所謂委曲者言其所不能言也。」而世顧以口吟舌言，若夢若囈者，當之反是，則滑稽調笑不亦病乎？余病是久矣！今讀西齋《梅邊笛譜》而易然有以自釋也。西齋之詞，規矩繩尺，非姜、張不由也。往復自道，指事類物，讀者曉然知其性靈寄託所在，而清空婉約之旨，幼眇緜邈之音，卒無以尚焉。洵足以信竹垞、樊榭之說而砭學者之失也已。夫人世盛衰之故，非徒文章爲然，蓋有救其弊者而所弊者生焉！其弊屢出而不已，其救亦屢變而不窮。在學者之自得之，要之於正，不可易也。若然，則浙西之倚聲其勿衰矣乎！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三　李西齋，名堂，字允升，錢唐布衣。爲詞酷摹白石，著有《梅邊笛譜》二卷、《蓬窗翦燭集》二卷，久已膾炙人口矣。詩不常作，然間亦一吟。晚年貧無立錐，逃於麴蘗。道光辛卯，以病歿。汪小米中翰彙其所作《冬榮草堂詩》，序而刊之。五言如《秋日園居雜興》云：「苔涼無鳥下，水淨見魚行。」《胡眉峰朱閑泉徐西澗登吳山大觀臺遠眺》云：「雲陰含雨過，江氣逼人清。」《北郭晚眺》云：「客驚秋信早，老愛夕陽遲。」《曉過南湖》云：「岸轉入高柳，湖寬無近峰。」七言如《寒食前四日湖上看桃花》云：「柳緣烟岸綠沈樹，花擁春山紅過湖。」《懷湯典三客白下》云：「綠漲鴨頭三月浪，青橫驢背六朝山。」《呈吳穀人祭酒》云：「廿年宦囊新詩本，一領朝衫舊酒痕。」《渡鄱陽湖》云：「篾帆出沒樹中樹，沙岸界畫湖外湖。」《張文獻公祠》云：「手錄方呈金鏡去，容華已選玉環來。」皆清麗可誦。王蘭泉司寇（昶）嘗題其詩云：「吳下沙（維杓）張（岡）蹟已陳，蘭坻（方薰）石瓠（翁春）亦前塵。西泠又見西齋出，始信風騷在逸民。」其爲前輩推許如此。

《蓮子居詞話》卷四　吾杭近日工詞者，琴隖華海而外，李西齋（堂）之學爲最深。《梅邊笛譜》，精整圓潔。《天香》、《歲暮將歸城西》、《賦別齋前梅》云：【略】《高陽臺》、《春晚養痾杜門》、《偶至湖上花事已闌》云：【略】又《城北沈氏園古桂》云：【略】《琵琶仙》、《訪嚴修能不值》云：【略】《解語花》云：【略】非淺涉其藩籬者所能到。

宣統《杭州府志・李堂傳》　李堂，字西齋，仁和布衣。少學詩於朱彭。尤深詞學，嚌徵含宮，不失分寸。郭麐謂其規矩繩尺，非姜、張不由。詩不常作。所居曰冬榮草堂，以貧卒。汪遠孫搜其詩，序而刻之。

《皇清畫史》卷二三　李堂，字允升，號西齋。仁和人。王槐贈詩云：「小筆衡山工，新詞玉田尚。」

陳斌

秦瀛《白雲文集序》　德清陳白雲，爲古人之文者也，世無有知之者。【略】夫文章與時升降，而又輒與其人之性質相肖。白雲畏仁服義，才美而行晦，內方而外和，故其發抒於文章，通知古今，辭約理該，庶幾乎師經探道，非若世之專事雕繢者。白雲除青陽令，將出都，其所得於文者，必更見之於事。

陸繼輅《〈白雲續集〉後序》　昔方望溪氏言：「古文雖小道，失其傳且七百年。」余乍聞而疑之，豈明之震川、荆川、遵巖、本朝之雪苑、勺庭、堯

峰、青門諸君，一不得與於作者之列耶？何言之嚴也？已而遍讀諸家之文，其言雖澄然而清，秩然而有序，而謂其所蘊蓄皆足以見諸實行，則豈徒雪苑，堯峰有所不逮，即荆川之才，勺庭之識而猶若未足以語此。於是始歎歐、曾之文之不可及，而望溪之言殆無以易也。近日姚姬傳、張皋文、惲子居皆以古文名世，而皋文最高，其言元本經術，精切事理，庶幾可見於施行，而中歲徂謝，海内痛惜之。猶幸陳君尚存，又屬去官意，造物者將益昌其文，俾壹心專志於荒江老屋之間，而不欲更以吏事束縛馳驟之耶？乃未久而君又溘逝，不僅設施無可藉手，即託之空言而多所未盡。嗚呼！爲可悲也。君《前集》五卷、《詩》二卷，久已梓成，《續集》合編詩文爲八卷，于前例小變，又卷葉繁簡不齊，皆君所手定，悉仍其舊。道光四年，君受業弟子南豐劉公按察安徽，安徽故君宦游地，《續集》寫本所在多有，遂爲刊版。

張生洲《白雲先生續集序》　白雲先生抗志希古，其詩古文集，生洲嘗愛而卒業，窺立言根柢，知其異乎求之文者之文也。繼讀其《續集》，而觀其論學本旨有曰：「古今學術岐出，相勝必以義理之學爲大宗。」且繇儒而吏，凡興學校、勸耕桑、賑災祲諸德政略具焉！益信先生之文植於道，不違於用，果異乎求之文者之文也。

《國朝正雅集》卷四九　秦瀛云：「白雲畏仁服義，才美而行晦，内方而外和，故其發抒於文章，通知古今，詞約理賅，庶幾乎師經探道，非若世之專事雕繢者。」

又引《寄心盦詩話》　白雲先生詩，鈎元探渺，魏、晉以下，能者無幾。其《自書集後》云：「無備體，無艷體，無次韻、疊韻諸體，又無雋格，無美詞，於古無擬效，其於人無冷頌，無廣酬。詩家之長，概其所少。」觀先生所言，其眞别闢一徑者乎？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三　白雲《自書集後》云：【略】蓋學人之言，特未免落前人畦町耳。

《雪橋詩話三集》卷九　陳白雲初宰青陽，轉合肥，遷鳳潁同知，攝甯國守。以涇縣獄疑誤，被謫免歸。弟子南豐劉斯嶋刊其集。

宋咸熙《白雲先生傳》　白雲，天資彊毅人也。人非近道不與交，有過必面諍，衆皆謂其狂，甚者騰造謗言不顧也。比聞己過，輒欣喜折服，不晨夕而改。其幼已然，其終身常然。貧甚，無以養親，凡農家瑣屑事，一切爲之。攻舉業者十年，學詩四年，學古文四五年。而其潛心，尤經世之學也。前後爲館師者，且二十年。成進士後，爲選人者又六七年，始除一官，而年近五十矣！其將就道也，涕泣辭老母，造行於親知，慨然思有所爲，以展其生平之志。先宰青陽，再轉合肥，所至爲之開堤堰，興社學，舉祀典。民不知蠶，買桑於苕人，之來者，課之種植。有爭訟，就茇舍閒質之。慮俗之澆也，教以忠信廉潔，立身行已之道，若爲館師者然。當是時，兩邑士民既蒸然從化。以母且愈老計，還其鄉。無何，歲大祲，合肥之民環跪留者，日數千人。君以爲民非賑不活，賑非己孰任，終不果歸。夫以白雲有用之學，苟得一賢明有勢力之人左提而右挈之，俾爲國家收化民成俗之效，是豈易得者？乃爲令一紀有餘，勞苦備至，始遷鳳潁同知，攝甯國守事。卒以涇縣獄疑誤，被謫免歸。歸而賃居德清北郭外，蕭然如昔。不一二年，以疾卒。門下士哀其《續集》數萬餘言，刊而傳之。向使白雲終不仕，有田一區，樹桑百本，足以養其親，讀書古農舍中，足以治其身心，得一二英才教之，足以傳其道。乃志在經世，仕也。爲人，不舍所學，竟重得罪，蓋直道事人之難也。吾不能不扼腕太息於白雲之終不得竟其用也。道光三年春三月仁和宋咸熙撰。

郭麐《送陳白雲進士（斌）謁選入都二首》　牧羊供軍儲，牧豕對廷策。漢家取人寬，一士久執戟。人材當升平，未易歎薪積。自媒固未暇，終老亦可惜。卓哉陳元龍，高卧樓百尺。摘髭收科第，富貴謂當迫。蹉跎鳥鎩羽，蹭蹬驥伏軛。十年就選人，一命始通籍。方今外寄重，百里皆精擇。中有公卿儲，豈盡催科責。鄭璞雖十重，不敵一寸璧。措大究何用，終不入貨易。國家重科名，鶚一鷙鳥百。勉旃士出處，虚聲亦何益。讀書不稽古，作吏不通今，二者等無用，於事何以任？小儒當賤貧，左規而右箴。一朝倚權勢，志滿心驕滛。亦有似方格，豈知乃儉壬。仕途競風尚，論迹不論心。曰孝必廬墓，曰廉當還金。所以循良多，下民翻呻吟。君也志古道，今豈不足諶？但恐太感激，與世如商參。金鐵固至剛，磨亦能爲鍼。讀書不濟世，安用誇鳴琴。鄙人老河渚，久作王績瘖。因君聊一吐，交淺言殊深。

劉斯嶋《白雲續集跋》　先生生平論學，以不可見諸行事者爲空言，自勉勉人，不外乎此。【略】先生詩文前集，久已刊行。（斯嶋）承乏皖臬，經先生昔日興利除害、教養漸摩之境，父老謳思不能忘，而設施之見於詩文者，復盈篋衍，先生手自刪定爲八卷，（斯嶋）既得卒讀，遂校訂而壽諸梓。

李黼平

《國朝正雅集》卷五六引《嶺海詩鈔》　花庵句如：「迴飆翻石動，斜日陷江寒。」「故山遼絕無歸夢，名士貧來有宦情。」「關山數疊來時路，親友中年別後心。」「雲移玉署神仙氣，風送珠崖笑語聲。」即一臠可知鼎味。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八　黼子自翰林改官，宰昭文，緣事繫獄，數年始雪。有《即事》二律，詞旨淒怨，蓋正其時所作也。生平論詩謂心聲所發，含宮嚼羽，與象簫胥鼓相應。故所爲詩，諧暢穩秀，有一唱三歎之致。

梁廷枏《昭文縣知縣李君墓誌銘》　師姓李氏，諱黼平，字黼子，又字貞甫。明初自饒平遷嘉應之程鄉城南，世有宦達。高曾以上，並著聲黌序。祖敬園府君，以子深澤令葆軒先生貴，贈如其官。父仰亭府君，母楊，以師貴，晉階爲奉直大夫、爲太宜人。太宜人夢吞流星，遂篤生師。懷中授唐人斷句，輒上口。就外傅讀書，絕穎異，不誦而識。十四精通樂譜，著傳奇，曰《桐花鳳》，或舉示州牧，異之。方試言於督學使者，使者疑其私，竟置焉。後六年，始爲博士弟子。又十年，舉鄉試。兩試禮部不第，旋食盡，則走謁陳簡亭中丞大文於山東，旋就幕保定。乙丑成進士，選庶常。假歸，主講越華書院。時江浙文風尚組織，粵士猶循訓詁之習。師課士，一本諸經，而教以研辭鍊字，五色十光。粵中於是文風一變。散館出爲昭文令，政主寬和，鞫囚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結，案無留牘。尤以作士爲務，月課必親定甲、乙。公暇即手一編，不喜與縉紳接。昭文故歲收漕，奸民倚爲衣食藪，師懲治之，則飾訴於上官。縉紳以寡交往，故視之漠然也。會交代有弊，即病不親察。又家遠，至食指繁費不時節。竟以虧空免官，繫省獄。當是時，刻意補苴，告急之書四出，有應有不應。既不能如限以償，而抑亭府君又病卒於家，未幾師婦謝宜人亦卒，師聞憂不得歸，躍望於數千里外，擗踊幾不欲生。逮宜人訃至，則悲痛已習爲故事。蓋在獄八年，疊遭凶難，家人先返。鄉里乏捍擋者，仲弟錫侯先生雖從患難，顧以籌謀款項，持書日走四方，饘粥出納，實惟長嗣君一人。其艱難悽楚、顛沛抑塞之況，概可知矣！既援赦出獄，主陳獬谷中丞署又三年，乃得旋南抵家。楊太宜人又先數月卒，不獲見，終天之痛，視在獄時抑又甚焉。阮芸臺制軍方開學海堂，聞師歸，聘閱課藝，遂留授諸公子經。居久之。病頭風，辭出。主講寶安，令尹咸敬愛之，然師每自重，非慶賀不至縣署。教人學行，兼勖一如其主越華。時莞城文風又一變。至是竟卒，距生乾隆庚寅，年六十有三。吾師之主講寶安書院也，及此八易寒暑矣。院左文昌神祠，以道光十有二年十有二月二十二日落成。先一日，師率諸生習禮畢，返院坐未定，汗出不可止。醫至，氣已絕矣。會城學者得之意外，相傳以爲無疾而終。歲晚訃至，始悉其詳。急拏舟往哭，且送靈輀之返，阻風不得達，歸乃爲位以哭。復撰百二十韻詩代文焚焉。竊念執贄門牆，於茲九載。甲申春始見於順德城南石湖舟次，蓋應鄒海瀾縣尹招，來校試藝。事蔵即東，未獲暢聞謦欬。是秋七月，艤舟東莞珊瑚洲，謁於講院。師肩輿下臨篷窗聆教誨者，朝至日昃。丙戌仲夏，將駐南海學署，預以書期，又得一見。明年秋重至東莞，留旬日許。以越月揚舲南下，既來藤花亭宿，菊盡乃去。餘則庚寅之春，繼見於會垣寓齋。中閒雖鱗翼頻通，而追陪杖屨坐春風者惟此而已。師屢主講席，高足生以千計，飛騰去者指不勝屈。廷枏及門最晚，獲訓迪最深，時有撰述，必加獎勵。秋賦之年，選題課藝，郵書諄督，殆同父兄。每榜發報罷，耿耿不自適，若逾於身受也者。昊天不弔，萎我哲人。凶問遲來，不及蓋棺視斂。迴念生平恩義，曷日釋懷哉？去年長嗣君以謝弔來館，會城出所著狀相商，乃悉師行誼，心似有不能已，退而撰爲誌且銘焉！【略】銘曰：昔嘉慶中，漕議海通。僉言不便，畏濤且風。師甫受事，懷經畫意。謂牽挽難，莫航海易。請於上官，俾達至尊。志雖未遂，偉論則存。淮流近決，糧舫行拙。詔駛雲帆，獲申前說。懿歟吾師，斯文在茲。豈惟粵士！海內宗之。川源不竟，溉霑已甚。五緯在天，芒寒色正。胡厭紅塵，遽此遷神。如瞽失相，如歲無春。公言誰剖？惟千秋口。驥尾附焉，銘亦可久。

又　師生平論詩，謂心聲所發，舍宮嚼羽，與象簫胥鼓相應。故所爲詩，專講音韻，得古人不傳之祕。曩梓詩集，使廷枏爲駢文跋、尾跋。於粵中先正，自曲江下，引及鄺氏《嶠雅》，而以師繼之。在師固不以爲然，是可以識其宗旨所尚。所撰述惟《毛詩紬義》，著錄《皇清經解》。他如《易刊誤文選異義》、《讀杜韓筆記》，皆未刻。

《清史列傳・李黼平傳》　李黼平，字繡子，廣東嘉應州人。幼穎異。年十四精通樂譜。及長，治漢學，工考證。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江蘇昭文縣知縣。涖事一以寬和慈惠爲宗，不忍用鞭扑，獄隨至隨結。公餘即手一編，民間因有「李十五書生」之目。以虧挪落職，繫獄數年乃得歸。會粵督阮元開學海堂，聘閱課藝，遂留授諸子經。所著《毛詩紬義》二十四卷，元爲刻入《皇清經解》中。後主東莞寶安書院，課士一本諸經，人咸愛重之。道光十二年卒，年六十三。他著有《易刊誤》二卷、《文選異義》二卷、《讀杜韓筆記》二卷。其論詩謂心聲所發，含宮嚼羽，與象簫胥鼓相應。故所爲詩專講音韻，能得古人不傳之祕。有《著花菴》集八卷、《吳門集》八卷、《南歸集》四卷、《續集》四卷。

《詞林輯略》卷五　李黼平，字繡子，號貞甫，廣東嘉應人。散館改江蘇昭文縣知縣，罷。著有《毛詩紬義》。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李黼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李先生黼平》（存目）

胡承珙

朱珔《求是堂詩集序》　余友胡墨莊觀察少以詩賦鳴，有清新俊逸之目。比登第，喜於經籍中精研考訂，晨昏靡間，著述斐然。意不欲沾沾言詩，即詩亦愈進。蓋君習《毛詩》最久，沐浴溫柔敦厚之教，確知指歸，轉增益神智，漱彼芳潤，殆猶炙輠。嘗觀司空圖《詩品》，多取興象，嚴滄浪之說，務在「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其弊卑者淪滑調，高者墮禪機，勦襲雷同，毫無變化。惟杜陵自道生平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推原厥旨，必先事閎覽，書味積胸，然後涵邈而吐滂，但恐填滯，運思匪靈，所以貴能破也。而竟謂詩具別才，不關學問，豈篤論哉！君詩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譬如大匠築室，宋楩雜施，人第見其美哉輪奐，而莫識其鉤心鬥角之處。又如善御者磬控縱送，範我馳驅，而水曲交衢，和鸞自協。斯固才也，實學所兼濟，故體安以雅，辭麗以則，而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

馬瑞辰《毛詩後箋序》　《毛詩後箋》三十卷，余同年友胡觀察墨莊所著也。墨莊性沈靜，寡嗜欲，獨躭著述。治羣經無不賅貫，而於《毛詩》尤專且精。往嘗與余同宦京師，余亦喜爲《毛詩》學，朝夕過從，心有所得輒互相質問，時幸有出門之合。蓋《毛詩》詞義簡奧，非淺學所易推測。唐人作《正義》，每取王子雍說，名爲申毛而實失毛恉。鄭君箋《詩》宗毛爲主，毛義隱略則或取正字或以旁訓疏通證明之，非盡易毛也。《正義》泥于傳無破字之說，每誤以箋之申毛者爲易毛義。又鄭君先從張恭祖授《韓詩》，兼通齊、魯之學。閒有與毛不同者，多本三家詩而參以己意。《正義》又或誤以箋義爲傳義，余與墨莊同見及此，凡所援據《說文》、《字林》、《玉篇》、《廣韻》及經傳、子史所引《詩》，與近人說《詩》若惠氏《詩說》、《詩古義》，陳氏《稽古編》，段氏《詩小學》，阮氏《校勘記》，王氏《經義述聞》，孔氏《詩義卮言》，李氏《毛詩紬義》，徵引略備，是所見同、所學同、所援引又同，宜其說之不謀而合也。故余所註名《毛詩傳箋通釋》，而墨莊自名其書爲《毛詩後箋》，名雖異而實則同。今墨莊已作古人，令嗣仲池持其書請序于余，余受而讀之。其書主于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于唐、宋、元諸儒之說有與毛傳相發明者，無不廣徵博引。而于名物訓詁及毛與三家詩文有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有與余說大略相同而徵引博于余者，有余蓄疑既久未能得其端緒，讀是書而昭若發矇者，亦有與余說互異而不妨並存其說，以待後人論定者。墨莊曾與余約，俟書成互相爲序，今余書粗已畢業，欲求序于墨莊不可得。而墨莊是書實能集毛詩之大成，評異同而辨白黑。余既錄其說之精核，可懸國門者百數十條，將以補入余書，示服膺之篤，因並序而歸之。昔何劭公閉戶十有七年，始成《公羊解詁》，墨莊以臺灣察引疾歸里，亦鍵戶十餘稔而後《毛詩後箋》得以成書，研精覃思，古今同轍。墨莊雖年未滿六十，而其書信今傳後，可稱立言不朽者已。道光十四年正月望日年愚弟桐城馬瑞辰謹序。

陳奐《毛詩後箋序》　曩奐游學至京師，相見胡墨莊先生於萬柳堂，己卯秋七月也。於後先生之閩，由閩歸里第，通音問，商疑難。奐亦時出己說以請益於先生，後《箋》中所載之說，皆所請益者也。甲午夏，令嗣先翰、先頖招奐至其里第，屬任校讎遺書，以刊傳於後世，先生歿已二年矣！先生有言曰：「諸經傳注唯《毛詩》最古，數千年來三家皆亡而毛氏獨存，源流既眞，

義訓尤卓，後人不善讀之，不能旁引曲證以相發明，而乃自出己意，求勝古人，實則止坐鹵莽之過。」斯言可謂深切而著明也已。毛氏之學，文簡而義贍，體略而用周，進取先秦百氏之書而深究之，所以知古訓之歸。廣採近者數十百家之解而明辨之，所以絕後來之惑。先生所謂準之經文，參之傳義，必思曲折以求通。其引博，其指約，其事甚大，而其心甚小，說《詩》之家未有偶也。側聞先生在病亟時，猶自沈吟默誦不倦，至易簀然後已。《魯頌・泮水》篇以下，竟不能卒業，而抱志以歿，儒者惜之。今奐因令嗣之請，不辭謏陋，爰以拙著傳疏語爲之條錄而補綴之，俾有完璧之觀，詎無續貂之誚。時道光十有七年，歲次丁酉，冬十月，長洲陳奐謹記顛末云。

胡培翬《福建臺灣道胡君別傳》 君姓胡氏，諱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先世自徽州婺源遷涇之溪頭。都二十五傳，至尚衡，順治壬辰進士，官至湖南布政使司參議，是爲君之高祖。曾祖之棟，河南新安縣知縣。祖兆殷，邑庠生。父遠齡，多隱德懿行，生君稍晚，奇愛之。然君自幼馴謹，不煩約束。五歲就傅，即穎悟，誦讀倍常兒。十歲能文章。十三入庠，十八食餼，歲科試聯冠其軍。嘉慶六年辛酉，君年二十六，膺選拔，其年即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庚午爲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爲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甚多，多見施行。而其最切中時病者，則有條陳虧空弊端各條。【略】在科道任內，巡視倉廒，東城皆弊絕風清。己卯充順天鄉試同考官。是冬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蒞任編查保甲，設立緝捕章程八條，通行各屬，匪徒斂跡。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至即緝獲洋盜張充等多名，均置於法，旋即實授。道光甲申以病乞假調理。臺地背山面海，幅幀遼闊，民多獷悍，素稱難治。君在臺三載，力行清莊弭盜之法，鎮之以靜，感之以仁，民番安肅，率屬清愼。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然自君去後踰年，而彰化、淡水即以械鬬起釁，擾及全臺，至動大兵勦定，則君綏輯之功不少矣。君自少工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必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有投以撰著者，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應。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以牽於公事未就。至是歸里調愈，遂專力著作。君初精研小學，熟於《爾雅》、《說文》，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君初亦疑其僞，後乃斷以爲眞，作《義證》。【略】嘉慶甲戌，培翬在都，館於君邸，時方草創《儀禮疏》，昕夕與君談論。君見鄭氏注中引古今文異字，賈疏多略不及，笑謂培翬曰：「吾當專爲書以助子全疏之一矣。」其後在閩渡臺，以書箚累重，難攜《儀禮》一經，每日公事畢輒纂一二條，成《古今文疏義》。【略】又嘗撰《春秋三傳文字異同考證》。然其畢生精力所專注者，則在《毛詩》。所撰《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儒說《詩》之是者錄之，似是而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此則君所獨得者。【略】撰稿屢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未卒業，陳奐補之。君詩亦積生平精力以爲者，同邑朱侍講珔序其集，謂音節悉本唐賢，使典尤鎔其膏液，棄其渣滓，體安以雅，辭麗以則，寄託遙深，詩之正聲，庶幾弗墜，蓋不誣也。所著《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皆手自付梓。《毛詩後箋》三十卷、《爾雅古義》二卷、《求是堂詩集》二十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卒後子先瀚、先頖次第梓以行世。其爲之而未成者，又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二書。君操行淳篤，歸田後家居九載，足不出里門，不預外事，惟與二、三故舊閒爲詩酒之會。注經常至夜分，寒暑罔輟。平居自奉極儉，然遇修邑城、興書院及族中平糶等事，多樂捐資助成。生於乾隆丙申歲三月十四日，卒於道光壬辰歲閏九月十四日，年五十七。論曰：世之沈潛經義、精於考訂者，往往拙於文詞。即或工文矣，而詩未必工，蓋兼之者難也。又如閭巷樵悴專壹之士，文章、學問負一時重名，而終其身坎坷不遇者多矣。君經學、詩文卓然，均可傳後。而早登甲科，陟歷清要，中歲擁旄海外，宦績偉然，豈非生有夙慧，得天者厚歟。然君練達時務，貌雖若不勝衣，而慮事周詳愼密，心力有過人者。余又以惜其設施之未竟也。

《清史列傳・胡承珙傳》 胡承珙，字景孟，安徽涇縣人。嘉慶十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五年充廣東鄉試副考官，尋遷御史，轉給事中。自以身居言路，當周知天下利弊，陳之於上，方不負職。故其數年中陳奏多見施行，而其條陳虧空弊端一疏，尤爲深切著明。二十四年，授福建延建邵道。尋調補臺灣道。臺灣素稱難治，承珙力行清莊弭盜之法，在臺三年，民番安肅。旋乞假歸里。道光十二年卒，年五十七。承珙究心經學，尤專意於毛氏《詩傳》。歸里後，鍵戶著書。與長洲陳奐往復討論，不絕

於月。著《毛詩後箋》三十卷，其書主於申述毛義，自注疏而外，於唐、宋、元、明諸儒之說及近人爲《詩》學者，無不廣徵博引。而於名物訓詁及三家《詩》異同，類皆剖析精微，折衷至當。其最精者，能於毛傳本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中反復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凡四易稿，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章而疾作，遺言屬奐校補，奐乃爲續成之。又以鄭君注《儀禮》參用古、今文二本，撮其大例，有必用其正字者，有即用其借字者，有務以存古者，有兼以通今者，有因彼以決此者，有互見而並存者，閎意妙旨，有關於經實夥，遂取注中疊出之字，並讀如、讀爲、當爲各條，排比梳櫛，考其訓詁，明其假借，參稽旁采，疏通而證明之，作《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又謂惠氏棟《九經古義》未及《爾雅》，遂補撰數十條，成二卷。《小爾雅》原本不傳，今存《孔叢子》中，世多謂爲僞書，作《小爾雅義證》十三卷，斷以爲眞。復著有《求是堂詩文集》三十卷。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皖派經學家列傳》六　胡承珙字景孟，號墨莊，安徽涇縣人。幼穎悟，十三即入邑庠。嘉慶六年辛酉，以拔貢中式江南鄉試。乙丑，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尋遷御史，轉給事中。數年中，陳奏甚多，如虧空弊端諸條陳，咸切中當時利病，每見施行。己卯，授福建分巡延建邵道；上官廉其能，調署臺灣兵備道。在臺三歲，力行清莊弭盜之法，民番安肅。事無鉅細，悉心綜理，用是積勞成疾。乞假歸，遂不復出。卒於道光壬辰，年五十七。先生自少工詞章，通籍後，究心經術。遇有講求實學者，率殷勤造訪，引爲同志。人或投以撰著，必細加考覈，別其是非，不爲虛文酬酢。解經多心得，不苟同前人。歸里後，益專力著作，不預外事，注經恆至夜分，寒暑弗輟。凡成《毛詩後箋》三十卷、《儀禮古今文疏義》十七卷、《爾雅古義》二卷、《小爾雅義證》十三卷、《求是堂詩集》二卷《奏摺》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未成者有《公羊古義》、《禮記別義》。其中《爾雅古義》，補惠氏所未及，共數十條，與《小爾雅疏證》最先脫稿。《疏證》謂《小爾雅》雖爲後人列入《孔叢》，未必多所竄亂，不得以僞《孔叢》而並僞之。取東原所疑四事，一一辨釋，具載本書。《儀禮疏》創始於京曹，卒業於在閩渡臺之後。每日公務餘暇，輒纂數事。於今古文發凡起例，以典籍流傳，字多通假，與《周禮》故書、《禮記》他本、《論語》異讀，理無二致，莫不審定聲義，務存折衷。先生畢生精力所專注者，要在《毛詩後箋》一書。采集甚富，後之是者錄之，非者辨之；而其最精者，在能於傳文前後會出指歸；又能於西漢以前古書反覆尋考，貫通詩義，證明毛旨。蓋以鄭君後漢人，去毛公已遠，其語言文字名物訓詁，未免不獲盡通，箋之於傳，遂有申毛而不得毛意者，有異毛而不如毛義者，故從毛者十之八九，從鄭者十之二三。此所由顏曰《毛箋》也。撰稿屬易，手自寫定，至《魯頌・泮水》而疾作。陳奐補之。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求是堂奏摺》　一卷，《文集》六卷、《駢體文》二卷、《詩集》二十二卷、《詩餘》一卷，胡承珙撰。

朱鳳森

《國朝正雅集》卷五〇引《寄心盦詩話》　余與先生哲嗣伯韓觀察相值京師，以文字往來。獲悉先生守濬縣城有功，祀入名宦。因出其詩稿命讀。高淡嫻雅，絕似中唐人手筆。守城時壯浪憤激，別是一格。周二南明府贈詩，有「大勇出書生」之句，亦可見先生之偉略矣！

許鴻磐《才人福傳奇序》　嘗聞文章憎命，英雄無造福之權；富貴逼人，天地有憐才之意。是蓋山川清氣，偶注華腴，遂令今古奇緣，統歸風雅。故傑士無嫌負俗之累，大德不踰，終立絕世之勛，榮名不朽。則有薰香名士，臨桂才人，感馬卿之舊聞，據龍門之列傳，加之粉黛，叶以宮商，歷譜厥奇，請言其略。原夫峨山毓秀，錦水鍾靈，降天上之文星，作皇家之秘寶。敲金戛玉，乃一朝典冊之宗；咀華含英，爲百代詞章之祖。是何意態，吞雲夢於胸中；似此才華，走玉差於腕下！宏文早傳於宮禁，天子則恨不同時；雅操偶托於弦歌，美人則恐不得當。慢云雄文相似，不過竊其風容；即至韓筆起衰，亦嘗效其體製。啓文明之運，變渾朴之風。爲藝苑之笙簧，崇名山之俎豆。此其可傳者一也。若夫提琴既返，攜玉重來，囊無一錢，家徒四壁。不逢狗監，恐辜題柱之心；除卻蛾眉，誰念凌雲之客？再作依人之計，廡下爲難；聊尋寄傲之方，市中可隱。高漸離酣歌擊筑，未免悲涼；伍子胥乞食吹簫，徒形困頓。豈若佳人放誕，暫使當壚？須知名士風流，何妨滌器？遊戲三昧，別具神通；盧牟一時，曾無芥蒂！雲泥雖異，何須寄嘅於錢神？

榮辱相關，或可貽羞於財虜。類東方之穢德，玩世不恭；豈次公之醒狂，任我作達！可傳者又其一也。斯時也，志殲胡越，孝武開邊，路梗狥猺，夜郎自大。昔楚有莊蹻之命，未踰滇池；即秦收陸梁之區，難窺洱海。乃擁旄建節，初無事乎戈鋋；布德宣威，第遙傳夫檄諭。筆尖橫掃，喜蠻煙瘴霧之全消；馬首是瞻，看錦臂花檔之悉至。湛恩汪濊，早滂沛乎碧雞金馬之間！威武紛紜，更震疊乎斯榆苞蒲而外！從此牂柯交趾，開西南半壁之天；豈僅元菟眞番，啓東北一隅之地，是以鄒枚之才藻，收衛霍之勛名，遇大有爲之君，建非常人之事。可傳者又其一也。夫蒐苗獮狩，特著於經；皮革齒牙，且登於器。即風毛雨血，聊寄英主之雄心；歛野飲山，亦肄太平之武事。然而躬馳嶮岨，難免銜橛之憂；手格熊羆，應思垂堂之戒。直如汲黯未聞，陳即鹿之凶，醇似仲舒，何嘗有從禽之諫？乃臣雖多病，口固能言。用華國之宏詞，作回天之封事。力摧蟲股，懦比公儀；逆犯龍鱗，勇同烏獲。三百字危言篤論，忠愛無雙；五十年鉅製名篇，簡嚴第一。遂使膠倉徐樂，共推敷奏之周詳；夏后吾邱，羣仰風裁之峻整。可傳者又其一也。至如文君者，逢辰不偶，顧影獨憐，自謂月裏之仙姝，陰相天下之奇士。不意流水高山之韻，風遞簾中；頓令孤鸞寡鵠之思，神飛座上。雖百年有願，固屬兒女之情；而一顧傾心，大有豪俠之氣。明眸善睞，識英雄於落拓之中；雅意憐才，偕伉儷於風塵之表。且也黛眉畫就，慣蹙雙蛾；白首吟成，尤工五字。如怨如慕，乃秋風團扇之先聲；可泣可歌，亦陰雨方舟之遺響。固非華陰少女，惟善鼓琴；豈似曼倩細君，僅堪分肉！可傳者又其一也。他如卓王孫者，斗筲之器，何足掛諸齒牙？馹儈之才，且恐汙吾翰墨。然而一貴一賤，古來不過戲場；忽倨忽恭，世上還多花面。故嬉笑怒罵，盡屬文章；鄙賤矜憐，均歸忠厚。此又史公傳之以寄慨，而吾友演之以覺人者矣。嗟乎！文難奪命，詩善窮人，知己難逢，懷才莫試。飄踪異地，惆悵分私自憐；抱影窮廬，抑鬱而誰與語？而且嫣紅姹紫，空禱花神；美玉精金，徒銘文冢。文通賦恨，從古無補恨之天；叔寶言愁，何處是埋愁之地？而乃錦屏擁翠，富貴即是神仙；玉署殺青，文章特承雨露。梅花避俗，幾世修成？牡丹宜時，一枝占盡。塡如夢令，無殊得酒以忘憂；作如是觀，且將破涕而爲笑。

鄧顯鶴《河南濬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州縣爲守土吏，倉卒有警，以全城保境，爲功最至。不幸必取一死，雖朝廷卹典優加，而城殘地破，生民塗炭，所失多矣。況國法失城有誅，無能跳免，故徒死非難，定變爲難，殉城匪易，全城尤匪易，若臨桂朱府君守濬縣，功不可沒已。方教匪林清之入大內爲逆也，其黨李文成、牛亮臣、馮克善、崔士俊、朱成貴、徐安國等布滿直隸、山東、河南，約同時起事。滑令強克捷，先偵知逆狀，械繫文成。事洩，文成黨遽叛，克捷全家死之。滑亂，而長垣、曹縣、定陶相繼陷。當是時，以全城保境稱者有二：一爲金鄉令吳階，其一則濬縣。而濬距滑不及一舍，非金鄉比。其時賊全力據滑，逆燄方張，不東窺河濟，即西踰太行，以圖大舉。惟恃濬城爲之捍蔽牽制，而府君以一書生嬰城固守，歷三月之久。賊攻城凡十一日，百計捍禦，以待援兵。賊以是不得四竄。大兵雲集，於是賊道口，破司砦，克復滑城，禽首逆。論者比於江淮遮蔽之功。事平，奉旨以同知用。府君益感激思奮，而同官有害其能者，造蜚語，熒聽上官，遂引疾歸。歸後五年復起，留河南補用。署固始三載，於後大府有賢君者，仍以君還濬縣，濬人聞之，悲喜交加。居無何，復有禽獲安徽越獄重犯趙麻孜事，送部引見。今上稔知君守城功，特旨命回原任，以同知儘先陞用。而君遂以濬縣終矣！悲夫！以道光十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卒。濬民號泣，罷市三日，相與肖像立祠以祀。嗚呼！若府君者，可謂蹇蹇匪躬，盡瘁以隕者矣！君姓朱氏，諱鳳森，字韜山，臨桂人。朱氏爲粵中巨族，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贈某官。府君生而偉異，有大志。五歲入塾讀《孝經》，即能解悟。九歲能詩。成童著學籍。其舉於鄉、成進士，甫逾冠。其官河南濬縣知縣，年方壯也。府君沈毅，有治才。履任釐積案，清保甲，拯旱荒，政聲大起。甫三載，而滑亂，君聞變即閉城搜斬奸細閻義成等一百七十七人。大集紳民議戰守策，慷慨流涕，誓以身殉。濬人咸飲泣受命，願效死力。於是得勇銳八百人，守分六門，芻茭器械，咄嗟立辦。君居中調度，身負矢石以徇，相持十晝夜。登陴，屢出奇計掩賊，賊衄，不敢薄城，謀西渡，據太行，畏城中躡其後，偏焚掠村莊。府君已分遣紳民義勇，先團練堵禦，賊不得逞。復盡力撲城。賊首馮克善至，攻東門更銳，城幾不支。會河北鎮總兵率大師至，圍解。是役也，以數百人當數萬衆，城垂陷而復完，衆謂有神助，而不知府君忠誠蘊結，有以激發保全之也。府君敦行孝弟，矜立名義。好讀書，尤精宋五子家言。於天文、輿地、兵法、河渠、水利，旁及藝術、方技，靡不窮究。詩文皆有法度，不苟作。狀言君天資高邁，踐履篤實，平

居以古名賢自期許。臨事建樹，卓卓如是，非偶然也。君生於乾隆四十一年丙申，春秋五十有八。嘉慶戊午舉人，辛酉進士，河南濬縣知縣，軍功以同知儘先陞用，例授奉政大夫。以子貴，誥贈朝議大夫。配王宜人、繼配姚宜人。子長琦，道光辛卯廣西鄉試第一名舉人，乙未進士，翰林院編修，改監察御史。次輅，國子監生，某官。孫某某。府君喪，歸葬臨桂某某原。顯鶴辱交長公子侍御，義甚深。某年月日侍御服闋北上補官過湘，舟次出府君守濬日記及歸安葉鴻臚紹本所爲狀，乞志其墓。敬諾之十餘年矣，深懼一朝溘逝，無以表揚盛德，謹案狀序而銘之。獨念府君以守濬功與金鄉同受知先帝，以同知用。金鄉再遷至曹州知府，而府君晉一階終其身，未獲眞除。自來談滑事者，動稱金鄉而不及濬，至是益歎府君韜晦自全，不表襮於時爲不可及也。竊以爲府君未竟之緒，當於侍御一大昌之。今海內望侍御將大有建白於時，而不圖其拜疏出國門如此之速也，可感也夫，可感也夫。銘曰：滑亂濬搖，河衛狂跳，破不崇朝。有倬朱公，以爾臨衝，首捍厥鋒。賊至無算，公旅未半，以一當萬。賊勞公逸，相距旬日，援兵始出。我我大仡，棄甲與齊，天低日淒。賊訌城完，折而西奔，聚而一燔。道口奪矣！司砦掇矣！滑臺拔矣！論功酬庸，天許人窮，公耳若充。一笑鸞驂，歸課丁男，絕口不談。再起古汴，還公舊縣，復以勞薦。帝念勞臣，賞不酬勤，特旨儘先。公拜受命，時清主聖，始終一令。公所施陳，協於鬼神，孚於人民。德豐遇屯，不於其身，必於子孫。賢哉侍御！格天一疏，令聞廣譽。矧復知止，進遲退駛，不愧名子。公則何恨？一時恩怨，百世公論。桂林之夐，千山明瑩，遙望生敬。我言若契，歷千萬禩，保此幽窀。

光緒《續濬縣志》卷五　字蘊山。廣西臨桂進士，嘉慶十五年官濬縣知縣，先後四任十八年。教匪倡亂，由滑逼濬，鳳森率僚佐悉力保守。事聞，加同知銜。著有《守濬日記》、《守城詩》。城內浮邱山尼寺狐蠱，鳳森捕逐，即其地爲蘊山書院。歿後，追慕肖像，祀忠義王公祠，崇祀名宦祠。

《皇清書史》卷四　朱鳳森，號韞山，臨桂人。嘉慶六年進士。官濬縣知縣。以守城功陞同知。

又引《籀經堂集》　陳慶鏞《朱韞山遺詩序》云：「工臨池，其筆法頗近米、蔡之間。」

《贈袁玉堂》　袁潔《出戍詩話》：濬縣尹朱韞山鳳森以軍功加同知銜，工於詩，浩浩落落，各體俱佳。余至濬，一見如故，餽問有加。

許乃賡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三七　性質直寡言，遇事不辭其難，必求其是。不可干以私，人以是重之。平居喜閱《近思錄》，頗耽性理之學。閒亦發爲吟詠，每落筆輒匿其稿，以故傳者絕少。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七　故事：史館大臣傳積卷帙既多，加以覆勘，使體例斠若畫一，即謂之畫一本。潘舲在館覆勘嘉慶以前存傳三百八十餘卷，勒成畫一本，出其手定者爲多。治性理之學，詩不存稿，故傳者絕少。

《蓮子居詞話》卷四　吾友許潘舲(乃賡)，詞致清宛，絕似山中白雲。《聲聲慢》云：「捲簾人靜，背閣燈殘，無端逗起秋心。夜望長安，知有客枕先驚。窗寒悄聞細語，乍雕闌、又過花陰。重太息，料閒門醒鶴，遠夢難尋。腸斷江南往事，記高樓獨倚，聽遍商聲。冷月孤懸，淒怨不似而今。西風爲翻別調，問空山、誰是知音？算此夕，但流雲、能和素琴。」

周儀暐《許三藕舲(乃賡)》　許君樂清暇，卜寓瀛臺西。鄰庠曉聞讀，一一酬天雞。曦簷梵鐘動，禪悅娛貞棲。澄波展明瑟，珍宇鎔玻瓈。青荷間紅莟，琳閬十二梯。俯際蒼蒼烟，車馬橫大隄。因茲避喧迹，證彼無言蹊。冥心謬相晁，天路終攀躋。

左輔

《羣雅集》卷二四　杏莊爲令，清約勤慎。嘗仿王文成十家牌法，實心施行，邑無盜警。以其餘力賦詩。句奇格正，兼有晉、唐諸家之勝。

《國朝正雅集》卷四三引《寄心盦詩話》　仲甫先生《永安宮詩》無限唱歎，無限感慨，惜之非貶之也。集中如此等傑作不可僂指，詩人之正則，必當以

先生爲首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七　杏莊早年與洪稚存、黃仲則、趙味辛諸人唱和，才情橫溢，寄託遙深。久官皖中，循名爲一時之冠。罣誤去職。初頤園尚書爲巡撫，疏薦特旨召用，《感遇》詩云：「殊恩何意原三宥？舉主難逢第一流。」自此受知當寧，屢邀特擢。及陟封圻，已年逾七十，《除夕感懷》云：「愧負君民驚晚歲，遙憐兒女說衰翁。」《生日自述》云：「百年何物酬知己？一念須憂負此生。」意味深厚。見名臣襟抱，非復文人吟風弄月常語矣！

《浪淘沙・水輭櫓聲柔》　《篋中詞》卷三：所感甚大。

《南浦・夜尋琵琶亭》　《篋中詞》卷三：濡染大筆，此道遂尊。

李兆洛《湖南巡撫左公輔墓誌銘》　公諱輔，字仲甫，一字蘅友，號杏莊。世爲常州府武進縣人。雍正三年析武進爲陽湖，今爲陽湖人也。曾祖德昌，貢生。祖宜，康熙癸巳恩科武舉人，浙江杭州府督運千總，署處州守備。考鎮，國子監生。三世俱以公貴，贈資政大夫。妣皆贈夫人。公幼而貧苦力學，以躬行爲本。爲文章，必自道所得。中乾隆癸卯科江南榜。癸丑始成進士，以知縣用，籤發安徽，補南陵縣知縣，旋署巢縣，調霍邱。以任南陵時，錢糧未完五分以上革職，巡撫朱文正公珪以業經全完咨部請免離任。而部議已下，奉旨引見。既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尋補合肥縣。時廷寄問安徽省各官政績，巡撫荊公道乾奏左輔實心撫字，寬嚴並濟，輿情愛戴，上俞之。而吏部以合肥之補不合例駁斥，巡撫又專摺力請，奉旨：「左輔聲名原好，朕所素知，著如所請行。」越二年，巡撫王公汝璧以命案取巧規避，特參革職。後撫讞前案，無規避情事，請開復，部駁不準。逾年巡撫初公彭齡至，以人材可惜，特疏請加錄用，奉旨：「左輔在安徽州、縣中，循名素著，能得民心，著加恩准其送部引見。」既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再署合肥縣，尋補懷甯縣。越一年，奏升泗州直隸州知州，而公五十八矣。在泗三年，（儀吉案：先兄裴山皖撫時勘水災，與左泗州倡和，俱見詩集中。）調署甯國府知府，奏署潁州府。逾年奉旨陞授潁州府，謝恩召見養心殿，問保薦何人？以文正對。上曰：「爾是朕素日知道的人。」因惶恐謝。上曰：「好爲之。」逾年，拜廣東雷瓊兵備道之命。明年，奉旨補授浙江按察使。陛見請訓，上曰：「朕知汝做官好，故擢汝爲臬司，勉爲之。」明年，奉旨補授湖南布政使。今皇上登極，補授湖南巡撫。道光元年入覲，上曰：「爾是先皇帝識拔之人，歷來辦事公正，巡撫大要在用人，不避嫌怨，實心爲民，才不負委任耳！」三年二月，奉上諭：「左輔年逾七十，精力漸衰，著來京聽候簡用。」五月召見覲政殿，奉旨：「左輔年力已衰，著以原品休致。」復面諭軍機大臣曰：「左輔精神尚去得，然已七十三歲，未可久恃。現在京堂侍郎皆無缺，若令候補，轉受羈累，不如聽其歸去。」蓋上之恩意惓惓如此。公歸，囊中不名一錢，舊屋已不可居，別搆第于邑中。賴知交當道者更迭，延主書院講席，誘進後學，亹亹無倦。宅旁有隙地，結小圃蒔花木，歲時集親故賦詩交懽。從容起居者十年。道光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薨於里第，年八十三。【略】所著有《念宛齋》詩、詞、古文、書牘、官書五種，已行世。銘曰：天畏自民，敬哉有土。聖所叙欽，恭生是與。公之勤民，適俗秉經。因利而導，鑒祥而刑。維民之勤，而宦之拙。什伯其最，一再其黜。皇有信臣，載雪載培。抗章言之，帝曰俞哉！爰遷其秩，爰總方任。解嬈滌苛，靡有氛祲。始何忡忡，繼何隆隆。循之雍雍，卽之沖沖。匪奇于數，匪奇於遇。守以惇篤，忱恂惟素。忱恂維素，大哉皇言。惟曰好官，惟曰得民。不盡其力，懼其衰至。俾克永譽，以全恩意。帝畀之閒，帝畀之延。從容堯天，蓋閱十年。令始令終，何虧何陂？聖主之宏，盡臣之致。蒿里悠悠，貞之堅珉。著言允臧，庇其後人。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九六錄「國史館本傳」　左輔，江蘇陽湖人。乾隆五十八年進士，以知縣用，分發安徽，補南陵縣知縣。嘉慶二年，調霍邱縣，旋以南陵經徵錢漕未完革職。離任四年，奉旨送部引見，仍發安徽以知縣用。五年，補合肥縣知縣。九年，合肥縣鹽快王怛爲鹽辦馬文奎等毆傷身死，左輔未將實情叙入，改供朦詳，命褫職。十一年，安徽巡撫初彭齡奏：「左輔人才可用。」得旨：左輔在安徽州縣中循名素著，能得民心，加恩准其送部引見。十二年，補懷甯縣知縣。十四年，升署泗州直隸州知州。十七年，總督百齡等以江南兩省上年水災，奏撥銀兩，委員督查散放。左輔辦理災賑潔己奉公，官聲甚好，請以應陞之缺陞用。十九年，升潁州府知府。二十年，拏獲阜陽縣教匪李珠、王三保等，經百齡等奏入，下部議叙。二十一年，擢廣東雷瓊道。二十三年，遷浙江按察使。二十五年四月，授湖南布政使；十一月，上卽位，升巡撫。道光元年，刑部左侍郎張映漢奏籌議苗疆事宜各款，上命總督陳若霖會同左輔查辦，尋奏減支銷銀穀二萬餘石，籌款買

補苗疆額穀六萬餘石，免苗民各佃無力完繳租穀七萬餘石，其餘挑補兵勇，裁撤委員，禁差役私入苗寨，聽民苗買食川鹽，幷給苗舉人會試銀兩，皆得旨允行。二年，命戶部左侍郎王鼎等審辦寶慶府通判至善控告一案，尋奏左輔於至善被劾後，向其詢問緣由，不即正詞指斥以服其心，乃以總督密商之件給與閱看，亦有不合，應請交部議處。十一月，奏湖南省城南門外妙高峰爲宋儒張栻城南書院舊址，我朝康熙年閒屢經修築，閱時既久，堂室無存。嗣經改建城內南隅，近來亦就傾圮。見在查明原建基址，督同屬員及該省紳士捐輸移建，請御書扁額。上允其請，降旨嘉許焉。三年二月，命來京時，左輔奏請修理倉廒。諭曰：左輔奏請修理倉廒，至三十一廳州縣之多，其中豈盡係必不可緩之工？著湖廣總督嵩孚於到任後派員覆勘，如見在實係緊要，著奏明估修，其情形較輕之處，即覈明停、緩。五月，以年力已衰，原品休致。十三年卒。子昂，二品廕生，光祿寺署正。

張惠言《書事》　霍邱知縣陽湖左君治霍邱既一載，其冬有年父老數十人來自下鄉，盛米於筐，有稻、有秫、豚蹏、鴨、鷄，傴僂提攜，造於縣門。君呼之入，曰：「父老良苦，曷爲來哉？」頓首曰：「邊界之鄉，尤擾盜偷，自耶之至，吾民無事，得耕種吾田。吾田幸熟，有此新穀，皆耶之賜，以爲耶嘗。」君曰：「天降吾民豐年，樂與父老食之。且彼家畜，胡以來？」則又頓首曰：「往耶未來，吾民之豬、雞、鵝、鴨，率用供吏，餘者盜又取之。今視吾圈柵數，吾所育終歲不一失，是耶爲吾民畜也，是耶物，非民物也。」君笑而受之，賞以酒食，皆歡舞而去。曰：「本以奉耶，反爲耶費焉！」士民相與謀曰：「吾耶無所取於民，而祿不足以自給，其謂百姓何？」請分鄉爲四，四又爲三，各以月入米若薪。衆曰：「善。」則請於君，君笑曰：「百姓所以厚我，以我不妄取也。我資米若薪於百姓，後之人必爾乎索之，是我之妄取無窮期也，不可。」亳州之民有訴於府者曰：「亳舊寡盜，今而多，其來自霍邱。霍邱左耶不容盜以甈亳，願左耶兼治之。」嘉慶四年十二月，霍邱有吳生在京師爲余說如此。余同年友仁和湯言士金釗告余曰：「往歲北來道鳳潁間，往往詢其民人繇俗，有刑獄不當、賦役無節者。民曰：『非霍邱左耶來，誰與辨之？』有風俗乖忤、水旱冤抑者又曰：『非霍邱左耶來，吾屬不安樂矣！』曰：『霍邱左耶能爲河南省治獄，吾不識左君何如人也。』」余曰：「吾友左君二十餘年，其爲人守規矩，質重不可徙，非有超絕不可及之才，特以其忠誠悱愉之心，推所學於古者，而施之治，效遂如此。今之爲治者，輒曰儒者迂闊，患才不任事。以吾觀左君，迂闊人也。如其才，如其才。」左君名輔，字仲甫，以進士分發安徽，爲知縣。初爲南陵，調霍邱。嘉慶三年坐徵南陵錢糧不如期落職，入見仍用知縣。未補，又坐徵霍邱錢糧不如期落職。巡撫爲請，天子知其名，特許補合肥縣云。吳生名書常，亦篤實君子人也。

李兆洛《湖南巡撫左公輔墓誌銘》（存目）

趙紹祖

朱珔《趙琴士徵君傳》　徵君姓趙氏，名紹祖，字繩伯，琴士其號，涇人也。趙本邑望族，多文學彥。君考良猷，有聲庠序中，早世。母翟，守節撫君暨君弟繩祖。君九歲即能文，伯祖侍御星閣先生極賞之。弱冠，值督學大興笥河朱公以古學倡導東南，得君經解卷，博贍淵茂，拔冠八屬，幷授許氏《說文》，令肄習。既補諸生，旋食餼，名震一時。顧屢薦棘闈不售，由是屏棄時趨，專殫力考訂，鉤鈲抽繹，務求精要。平生澹嗜欲，惟日夕手一編不輟，竟矻矻終其身。性孝友，母素善病，君偕配倪氏躬侍湯藥，勿敢懈。或出館，晨昏必歸定省。如此者，凡三十八年。弟體羸，教養成立，同室至老，無稍閒。待宗黨，獎掖後進，備盡誠慤。久之，聞望愈孚邑中。公事苟可，維風化蘇民命輒爲之率。遇有工役，往往請首任，嚴寒溽暑，絕不言瘁。嘉慶丙辰，府縣欲辟孝廉方正，力辭而罷。逮道光辛巳，方伯今制府陶公，采輿論，特檄舉君。縣令親詣，敦促始就道。尋奏名第一，自揣衰齡難北上，會修《安徽通志》，留君纂輯。志成，羣歎爲詳整有體。嘗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僅數月而士林慕嚮，依依不忍別。繼主池州之秀山、太平之翠螺兩書院。君外和內肅，持己端，故誨迪先行而後文。當事禮敬君，君不肯通私謁。在志局彌謹。晚乃以修城董勸勞，晉五品銜。道光十有三年秋七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二。合邑推重，呈大吏崇祀鄉賢，余與焉。咨部以聞報可，僉謂不愧云。【略】君之學無弗窺究，而尤深於史。最著者：一曰《通鑑注商》，爲元胡三省之書，與其所著釋文辨誤相輔而行，本極賅

洽，君參研抉發至六百餘條，視顧氏炎武《日知錄》所列及陳景雲之《舉正》，不啻倍蓰，一一有成處可覈。閒或原注未晰，爲加疏通，不欲輕訾前哲。即《通鑑》小有牴牾，亦推闡其故，意在實事求是而已。一曰《新舊唐書互證》，於劉昫並歐、宋之書無所偏徇，然其間摘新書者十之八九。蓋舊書尚具班、范之法，近世儒者多表其長，新書專修文詞，又減削字句，轉致詰屈。其考證頗疏，同時吳縝已有糾謬之作，但縝因乞預官屬，不得挾私憾，有意吹索。而君固平心以救其失，初不存門戶之見於胸中也。此二書實裨益正史，必傳無疑。君又篤好碑版，偶見諸市肆，不惜重價購歸，悉心檢閱，謂可補史傳之遺也，成《金石文正續鈔》共十卷。雖仿明都穆《金薤琳瑯》之例，而皆其所未收，審諦亦較勝穆所已收。幷蒐羅斷缺之本，爲《金石跋》六卷，中如漢太室石闕銘已漫漶，而顧亭林錄其殘字，崇高作「嵩高」，不知《說文》有「崇」無「嵩」，「崇」即今之「嵩」字也。他所舉類是。若唐豳州昭仁寺碑、鄭州等慈寺碑，謂太宗馳騖遠略，徒以立寺薦福，贖殺人之咎，論議正大，更非恂猶愁儒所能及。在家既有《涇川金石記》一卷，修志之暇，別撰《安徽金石略》八卷，與《人物志》八卷，稱合璧，足徵其無地不學也。經學雖無專書，而《讀書偶記》八卷，前三卷胥以說經，揆厥旨趣，於《易》兼取漢京房、虞翻與注疏本程子《易》傳、朱子本義折衷，以期其當。於《書》不左袒東晉古文，而謂梅鷟及閻百詩、惠定宇等竭力掊擊，亦各自有罅漏，眞持平之論。其餘諸經都能穿穴，而喪服尤詳。祥禫諸制，準之情理，曲折通達，堪羽翼鄭注。第七卷有論韻學，謂用古音當擇其信而可徵者，吳才老之《韻補》、陳第之《古音考》、顧氏之《音學五書》，皆有得有失，不可盡從。蓋析其源流，不徒作調人以解難。又謂古韻、今韻皆不必無方音，《詩》、《騷》用韻有限，今以四聲中曾有數字同用，而舉其全部以從之，非也。此論最允，余亦曩所主持。即斯而觀知君之於經，決非泛然涉獵者。可比校補古書，則王氏《詩考》二卷，厚齋掇拾三家逸文，明董師張補之，近范家相補之，而君復補之，踵事益增，不妨分道揚鑣。《竹書紀年》二卷，歷引《史記》、《山海經》、《漢書》、《水經注》、《宋書》、《符瑞志》、《史記索隱正義》等條，理甚密。維揚陳君逢衡作集證，擴充繁衍，然時采其說。陽湖洪稚存編修見之服膺，爲製序。顧謂引羅泌《路史》，乃千慮一失，不過因其爲宋人之書而輕之。按《路史》雖不免駁雜，而援據浩博，著錄四庫，引之第證其異同，未嘗以《路史》駁《竹書》，豈遂爲病哉！外此，短簡若《涇事》一卷，紀述遺聞。《建元記》、《消暑錄》、《閒中涉筆》，要亦矜慎不苟。於戲！君之學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君古文宗昌黎，以夙熟史事，集六卷內論數首，識力卓然。詩十卷，大抵不屑屑綺麗，上沿盛唐之派。兼工書畫，旁及於弈。在他人，得一已擅場，而君直視爲餘技。至裒脊之編，非由己撰，獨彙鄉先輩著作十數種，積貲刊布，曰《涇川叢書》，與本邑鄭漢林《涇川文載》同功。其評騭師友、本族詩及制藝，特選家事，故不書。舊史氏曰：近代譔著之富，莫若蕭山毛氏奇齡。然毛氏負氣求勝，紕繆百出。雖才，不如君之醇也。且君行誼亦遠過，特嗇於遇，又以樸學處僻壤，未極烜耀。余曩直史館，與纂《儒林文苑傳》，外省呈卷帙甚繁，顧罕似此者。君與余同邑，非敢阿好。諸書具在，明者自識之。今叙述君事用略疏其梗概，蓋欲使後之人修志乘得有所據依而載焉！

《羣雅集》卷一九　琴士精金石碑版之學，自周、秦以下，靡不考核詳明。與朱明經朗齋同一博洽。有《金石考》行世。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三　琴士少有聖童之目。自爲諸生，久困場屋，遂專力於考訂校補之學，著述至數百卷。其詩追摹盛唐，頗與明七子相近，蓋樸學之餘事也。

陶澍《趙琴士徵君墓誌銘》　國家選舉之法，因明代舊制，常科外又有博學宏詞科，有孝廉方正科，以待異才魁彥士。而孝廉方正之名尤美，非文行相副不足以當之。自睿皇帝至今，上凡再舉，皆於臨御之初，用之風示天下。當道光元年，余藩安徽，咨於衆，以琴士趙君首應詔，君固嘗辭，府縣辟不就。迨余采芻議特檄舉君，涇令復親詣敦促，始就道，然年已七十，不欲北上。無錫孫文靖公時爲撫院，乃以第一名咨部，給六品冠帶。會有旨允。余請修《安徽省志》，遂以纂輯事任。君凡在局五年。志成，同事歎其熟於史事，條舉件繫，詳贍有體云。旋主講池州府之秀山、太平府之翠螺兩書院，殷勤教誘，不稍倦。道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卒於里，距其生乾隆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春秋八十有二。君少好學，九歲即以能文稱，伯祖侍御諱青黎公極喜之。年二十應童子試，以經解冠八邑。受知於大興朱笥河先生，拔入縣學，旋補廩膳生。朱先生奇其材，手授以許氏《說文》，且言：「讀注疏，日毋過十葉！讀《說文》，日毋過十字！必精造乃已。」一時學侶咸推之。屢薦棘闈不售，遂棄去時藝，專力於經史百家及碑版書畫之屬，罔不鉤考，決擇惟精。

其所著書有《新舊唐書互證》二十卷、《通鑑注商》十八卷、《建元考》二卷、《校補竹書紀年》二卷、《校補王氏詩考》二卷、《金石文鈔》八卷、《續鈔》二卷、《金石跋》六卷、《涇川金石記》一卷、《涇事》一卷、《讀書偶記》八卷、《消暑錄》一卷、《古墨齋筆記》六卷、《古墨齋觀書記》八卷、《古墨齋書畫記》一卷、《琴士詩鈔》十卷、《文鈔》六卷。又輯其生平師友詩爲《蘭言集》十二卷，文爲《同心言》一卷。輯其族人詩爲《趙氏淵源集》十卷。又彙集涇先輩所著書數十種，爲《涇川叢書》百餘卷，皆行於世。在志局日，又另輯《安徽人物志》八卷、《安徽金石錄》八卷，待刊。君性孝友，處鄉里恂恂然。終身樸學，手一編，窮日夜不輟。當事重其爲人，皆禮敬君，曾未一私謁。兩署滁州訓導，一署廣德州訓導，皆不數月，而士林慕之，依依不能舍。其教人，先行誼而後文藝。其於邑公事，有可以持風化、蘇民命者，未嘗不身爲之倡也。以故遠近識與不識，咸謂行誼如君，洵能不媿所舉云。在嘉慶時，是舉所得有吾鄉嚴公如煜、安徽程先生瑤田。嚴公廷對策略，伯仲賈生，其後著績漢南，爲一時名臣。而瑤田篤學，爲諸生祭酒，雖不出，其志行均也。若君者，其瑤田之偶歟。君諱紹祖，字繩伯，號琴士。其先出宋之宗裔，曰不吝者由河南來遷，世爲涇之東隅人。曾祖崇齊、祖際飛、考良猷，皆以文學列名庠序。配倪氏，有淑德，與君同歲生，後君一月卒。子國楨、孫同璋，俱縣學生。曾孫二：鵬飛、蛟起。元孫三：如錐、如鍔、如鏜。君逮事王父，下見元孫，道光七年以「七葉衍祥」欽賜扁額，加賞緞疋。十一年，以修城勞加五品銜。其卒也，涇人士呈請祀於其鄉，將某月日葬某山。國楨前卒，同璋主後，來請銘。銘曰：吾聞之三代下習俗，莫美於漢京。自科舉帖括起，而士多遺實而趨名。惟我國家執權持衡，既舉大比以鵠羣英，復有特科以廣干旌。有畽其叟，研古敦行。於涇之原，拓書滿楹。恆窮年以矻矻，惟心耘而目耕。炯靈光其上燭，感藜火而下視乎星精；猗彼何人？其通德之鄭氏歟！抑傳經之伏生。

《清史列傳・趙紹祖傳》（存目）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琴士詩鈔》　十卷，《文鈔》六卷，趙紹祖撰。

顧莼

吳嵩梁《石溪舫詩話》卷一　南雅故吳中名士，爲秀才時即有風骨，以持清議幾爲勢家所中。未幾成進士。詩不多作，而格高音雅，如王、謝子弟，自有大家風韻。兼工書畫。

《墨林今話》卷一二　顧南雅學士莼，字吳羹，晚號息廬，吳縣人。嘉慶壬戌進士。自爲諸生時，即以伉直聞。迨官翰林，督學滇南，益勵名節，吳中第一流也。書工楷法，師歐陽率更，下筆英挺，早爲竹汀宮詹所賞。行草、分隸亦沉鬱入古。少好詩古文，致力甚深。晚歲不以屑意，即有所作，亦未嘗示人。惟寓興於楮墨則有求必得。畫梅宗楊補之，水仙學趙子固。寫蘭不專一家，或肆爲紛披，或斂爲簡澹，皆天眞自然，不求妍妙而別饒風格。爲人坦率，無達官氣。余家故與鄰近，嘗晤先生於里第。論及詩畫，恆欿然不自滿足。嚴君同甫言先生少日最重蘇文忠之爲人，曾畫《從遊赤壁圖》以志嚮慕。故其言事獲咎，屢進屢蹶，亦略似云。官至通政副司。學士自滇歸時，嘗寫梅一幀以貽吳丈枚庵，澹墨作幹，不點一苔，彌見孤潔。余過歸雲舫，每一索觀，蓋其平生得意筆也。自題二絕句亦佳，錄之，云：「疎煙澹月共淒迷，記聽啁啾翠鳥啼。我視孤山較岑寂，更無鶴子但梅妻。」「十五年餘踏軟塵，等閒拋却故園春。年衰無復調羹志，好伴疲驢覓句人。」時先生喪子未久，故其言甚淒感。余尤愛顧處士醉經題其畫一絕云：「無緣索笑入山遲，孤負南枝與北枝。坐對荒寒春一幅，性情冷處有眞詩。」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七　南雅官講學時，疏請留松文清內用，忤旨降官，九歲不調。後宣宗閱《實錄》載其在史館撰《和珅傳》不失實一事，嘉其直筆，特加擢用。生平尚氣節，督學滇中，最爲士望所歸。好畫梅，清超拔俗。詩集罕覯，僅見一首，尚是未登第時作。抱負不凡，洵名臣之吐屬也。

《湖海詩傳》卷四二　顧莼，字希翰，長洲人。嘉慶七年進士，改庶吉士。有《南雅詩鈔》。

程恩澤《通政司副使顧公墓誌銘》　公諱莼，字希翰，一字吳羹，號南雅。

其先世自江甯遷吳縣，有貞孝先生名國本者，載吳縣祀典，爲公五世祖。曾祖漸，考授州同知。祖階升，考應昌，國學生。俱贈中議大夫。妣汪氏淑人。公中嘉慶七年進士，官編修。十三年充會試同考官。十七年御試翰詹，公名列一等，擢翰林院侍讀。是年放雲南學政。廿五年授日講官，秋九月擢侍講學士，十一月上疏不稱旨，降編修。道光九年擢右中允，擢侍讀。十年擢侍講學士。十一年擢通政司副使。十二年五月卒，春秋六十有八。公爲詞臣儒官凡三十餘年，文學動天下而結主知，崇物望實，以奏疏顯。其督滇學也，道河南，以風聞墨吏奸民入告。嘉慶十八年，聞逆匪林清變，疏稱中禁嚴密，若輩敢闌入肆猖獗，則圓明園距都城遠，尤宜備。其擢學士也，適值仁宗升遐，後疏稱方今時勢所急，惟崇君德、正人心、飭官方三者爲尤要。今上召見，凡稱所言都是者三。其復遷學士也，疏稱西域逆回滋擾，不難鋤慝於目前，而難弭禍於日後。請於喀什噶爾添重兵，控制安集延，俾回人不敢窺伺；且其地密邇英吉沙爾葉爾羌，又東南爲和闐，皆有水草可耕牧，宜募民屯田，以備戰守。更請愼簡大僚，無分滿、漢，務得讀書識大體者任之，以廉靜寡欲、通達事理者佐之。其遷通政司副使也，適湖南北、江南、江西、浙江，皆大水，疏稱飢民與鹽梟糾合，易生事。鹽梟不盡去，終爲巨患。緩治之，則養禍深；急治之，則召禍速。故欲禁其妄行，必先謀其生路。復請變通鹽法，聽民挾貲趨產鹽地收買，隨時納課收課之後，即不必問其所往。俟鹽產盛、丁力紓，即令課歸丁，不限疆域。二疏俱留中。公課士嚴而恩簾閣，據几口講手畫，懇懇忘倦，必其人領悟乃已。滇士翹穎者多出其門，來京輩者多就公問業，或就公廬止舍。凡四方士，經指授者，皆砥躬礪行，有文學能自立。而公文壇老尊宿之譽，日益四馳，知與不知，皆欲乞書畫以自飾。爲詩文師大蘇，賦、駢體俱師唐、宋。書由歐陽率更入，晚乃傚褚登善。閒亦作墨繢。嗚呼！即所造就已必傳無疑。而公所學深醇，實能通政教之源。以生平所讀書反諸身，驗諸事，爲當世拯溺救焚之具，加以忠愛惓摯，急公忘己，有所見聞，必獻之於當寧，或冀一行卒也。屢荷褒擢，駸駸乎且大用，而公衰病不能待矣！史稱陸宣公言本仁義，炳炳如丹，如公其庶幾乎。配汪氏，贈淑人；以其妹爲繼室，封淑人。子剛曾，殤，以猶子倏曾爲嗣。女二：長適程慶華，次幼。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於某縣某山之原。銘曰：弋名者鳴其利，私其實也；絢名者鳴其名，沽其直也。惓懷於君國，近不喑，遠不唅，不叩而必鳴。其言夷且貞，請以觀先生。

張履《通政使司副使顧公墓誌銘》　通政副使顧公，以文章氣節負時望。年六十有八，於道光十有三年五月十三日疾卒京邸。【略】公秉性嚴正，議論必依名節。爲諸生時，有同學子辱於吏，以公憤成大獄，吏羅織甚急，同事者多屈，公獨詞色不撓。會朝使廉問事，得解。在滇劾一教官，遂摭拾公刻書事，誣以營私。公上疏自陳，睿廟知公深，僅以違例奪俸。其以言松筠事左遷也，歷九年不調，而公意氣不少衰。及起降謫之餘，疏章驟上，或謂慮瀆聖聽，公亦不顧也。自公卒後，天子以畿輔久不雨，詔求直言，朝野追思公者，謂使顧公少留，必有格言讜論，裨益國家，而公不及待矣。嗚呼！是可惜也。夫公凡再娶，皆汪氏兄弟也，先後封贈俱淑人。子剛曾，蚤卒。以從子倏曾爲子。孫二：長承祖遺命，爲剛曾後。女二：長適吳江程慶華；次側室劉出，尚幼。所作有詩文、奏疏若干卷，《滇南采風錄》二卷，藏於家。銘曰：吳中先賢，泝唐陸贄。而公法之，慷慨言事。滇中建學，昉漢王追。而公迹之，厥化大施。公有本原，惟實是既。以禮執喪，推產同氣。公之詞翰，重似球琅。我舉其大，休有烈光。英英毅魄，閟於幽宅。撝訶萬年，毋隕斯刻。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六　顧莼，字希翰，號南雅，又號吳羹，晚號息廬，江蘇吳縣人。嘉慶壬戌進士，官至通政使副使。有《滇南采風錄》、《思無邪堂詩文集》。程恩澤撰《墓誌》：公學術深醇，寔能通政教之源。爲詩文師大蘇，賦、駢體俱師唐賢。書由大歐入，晚乃傚褚登善，間作墨繢。

《清史列傳・顧莼傳》（存目）

《谿山卧游錄》卷四　顧南雅學士莼，爲人倫師表，翰墨亦弁冕名流。善畫蘭，余嘗作《畫蘭歌》書於扇頭，並寫山水贈之。南雅答書云：「承贈便面，妙擅三絕。然弟又有請者，暇時希將詩意畫一橫幅，並將此詩錄於圖後，以爲蕭齋珍玩。可裝作手卷，乞諸同人題詠，不識有此興否？此復並謝。莼頓首。」展玩此書，忽忽數年，久負良友之請，爲歉然也。

《寄黃堯圃》　《雪橋詩話三集》卷九：黃九堯圃每於冬底作祭書之會，顧吳羹詩云：【略】。

陸繼輅《丁丑下第南歸塗中寄懷都門師友》　握節新從萬里回，君恩鄉思兩徘徊。升沈一種難銷遣，始悟都緣謫降來。（顧侍讀莼）

潘曾瑩《墨緣小錄》顧南雅先生（莼），吳縣人。嘉慶壬戌進士。人品學問，爲時矜式。善畫梅、蘭，饒有逸致。予年二十，隨侍京師，先生爲予作唐梅巨幅，虬枝鐵榦，夭矯絕倫。吳蘭雪、曾賓谷兩君皆有題句。先生曾踏月訪予小鷗波館，予已就寢，披衣出迎。先生徘徊池上，時秋雨初霽，涼翠溼衣，荷葉覆池，淨不可唾。先生謂予曰：「此是極好畫境。拋此清景，可惜，可惜！」因思東園草衣與王山人秋夜立池上大叫好墨葉，當亦同此清致也。

《新世說・巧藝》乾嘉承平之際，風雅鼎盛。士大夫文酒之暇，嫻習畫事，時一爲之。有十六畫人之稱，曰：朱鶴年野雲，曰湯貽汾雨生，曰朱文新滌齋，曰吳大翼雲海，曰屠倬琴塢，曰馬履泰秋藥，曰顧莼南雅，曰盛惇大甫山，曰孟覲乙麗堂，曰姚元之伯昂，曰李秉銓鄉甫、秉綬芸甫兄弟，曰陳鏞綠晴，曰張問陶船山，曰陳均受笙，曰楊湛思琴山。

王蘇

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桑寄生齋試帖》一卷，凡一百首。江陰王蘇儕嶠撰，次爲第七。始予未識儕嶠，讀其賦而夸詫之。已而儕嶠至蘇州，常主予家。自肄業紫陽書院，及來成均，出入必偕共燈火筆硯。主文者第其名，輒互相先後。戊申津門之役，偕見於上，同日被旨，皆賜爲舉人。同課中無如儕嶠爲舊矣。予常泥古而不通於時，儕嶠意主投時而勿背於古。其好博覽與予同，然予善忘而儕嶠善記。予志於古，曾不得古人一毛髮；儕嶠從今，遽爲今人所稱好。甚矣，予之不如儕嶠也。其爲八韻詩，靚麗深穩，尤工於比附，以指喻非指，從侷離析亂中膠合無縫，渾然天造，不知所繇，所謂人巧極，天工錯，信有之歟。

又《家延庚（蘇）除日見過》債不到貧身，今朝我兩人。齋廚偶魚肉，衢巷自車輪。孤賤交遊少，文章遇合眞。吾儕有通塞，明日歲華新。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家儕嶠編修（蘇）》當時送我春明門，豈知君亦旋星奔！弟賢我抱鴒原痛，母老君思魚鮓供。書言虞祭事粗完，衝寒北上麻衣單。昔歲殿前偕拜舞，今日江湖各風雨。

《試律叢話》卷四　游彤卣曰：王儕嶠詩，藻密慮周，實爲諸家之冠。如《開徑望三益》句云：「籬東思杖履，窗北隔桑麻。」《萍魚漾碧》句云：「鷗心同淡遠，蓮性悟從來。」《華平》句云：「向日心先捧，連雲蓋不傾。」《一日成三賦》句云：「戈頭揮詎退，鼎足健能扛。」皆筆能垂露，思若湧泉。而儕嶠《宮花一萬樹》云：「一望應論萬，韶光詎有涯？建章宮啓戶，溫室樹生花。計里穠芳發，隨方絕豔誇。夜冠朝帶露，錦繡谷蒸霞。香落連雲廈，春歸細雨家。選青枝許借，叢綠影難遮。日暖年同永，時和物以嘉。十全符聖治，泰策衍疇加。」通首不脫「萬」字，精力彌滿，詞義渾成，試律中所僅見矣！

《國朝正雅集》卷四二引《藥欄詩話》王儕嶠先生，一代風流，名重海內。《試畯堂詩集》，先君已代刊行世矣！先生有《題茶蘼春去》二絕，後考《金石錄》諸書，以易安再適爲傳聞之誤，故集中刪去此詩。先生嘗爲予誦之云：「黃花瘦盡過江東，又見瑤階門落紅。紅雨忽來香夢冷，最難將息是春風。」「覆水何曾再點茶？餞春誰解釀名花？茶蘼事了開天棘，飛出東牆又一家。」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七　儕嶠剛中有守，介特無所倚。入詞館有聲，爲言官屢上封事。出守衛輝，治事不阿，上官意方舉卓異入對，遽引疾歸，遂不復出。詩感物造端，情辭婉約，時比於宋廣平作《梅花賦》，不類其爲人。

光緒《江陰縣志・文苑傳》王蘇，字儕嶠。幼通敏，父曙課以詩古文辭，即操筆立就。少長，博聞強記，學使彭文勤目爲異才。乾隆戊申天津召試第一，賜舉人。庚戌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擢御史，敢言，有直聲。出守河南衛輝府，剛介嚴肅。嘗捕治大猾丁某，有神明之稱，以報最，獲晉級。疾作假歸，後以入都注選。遽疾卒。蘇在翰林日進奉之作，敏贍雅麗。其餘詩文出入六朝、唐、宋，才藻擅絕一時。著有《試畯堂集》。

《詞林輯略》卷四　王蘇，字延庚，號儕嶠。江南江陰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河南衛輝府知府。著有《試畯堂集》。

《粟香二筆》卷二　今春於書肆購有《試畯堂詩集》十二卷《賦鈔》四卷，爲吾邑王儕嶠先生著。先生名蘇，字延庚，乾隆庚戌進士，入翰林，爲御史。出守衛輝，以親老引疾歸。集爲滇南嚴匡山方伯烺於嘉慶乙亥刊行之。長洲王惕甫學博芑孫序云：「其爲人剛中有守，介特無所倚，不隨形勢爲燥濕。而所作情辭婉約，吐納風流，不類其爲人，讀者將有訝如宋廣平之賦梅花、

韓昌黎之詠銀鐲金釵云。」後版歸滇南，配莊恭人付其壻季文敏公芝昌，於道光壬午重刊之，此其重刊本也。

陸繼輅《重閱王衡輝（蘇）詩有感》 漫說書生文福齊，豈知仍是憶雲泥！歡筵淚灑彈箏後，病榻心飛落日西。楚帳何人當側盾？吳江快意試燃犀。由來枕上遊仙近，悔共劉郎聽曉雞。愈湜題門三度看，（君偕卿細、孝逸三度過訪不值，遂有武昌之行。）從知在郡重孤寒。戴頭太尉鋤強易，露齒歐陽息謗難。此日尚驚詩膽放，急裝誰信宦情闌？因君幷憶吹香閣，（莊邠州招余與君相見處。邠州歿後，閣亦漸廢矣！）折到花南第幾欄？

郭麐《送王延庚（蘇）北上仍用岐亭韻二首》 俗物不作緣，汗衣怕翻汁。如何苦中傷，相逼甚束溼？重謗折虛名，失輒過所得。南箕豈其神！簸揚一何急！沮洳養大魚，泥滓困花鴨。知己有王君，埋頭坐重幂。相見眼獨青，不韄足皆赤。同病眞相憐，篷背嚴霜白。起作鸚鵡舞，慷慨著衣幘。狂奴故態耳！悲歌本非泣。處仲俯仰人，區區唾壺缺。糟麴好枕藉，嘲戲任賓客。大笑撼樹者，一塵豪端集。稽古重選舉，濫者飲墨汁。所以衡誠縣，有若水流溼。此道棄如土，取士必不得。鑿員怒枘方，韋緩惡弦急。文字少定評，能言不如鴨。圭璋必有藉，尊彝必有冪。鐵網不見收，珊瑚敢云赤。辛苦羅秀才，至今未脫白。遂令倉黃行，怱怱理巾幘。男兒雖可憐，肯學玉工泣。而況離別常，月盈則必缺。但存廉恥意，勿作諾唯客。騰上會有時，一官成一集。

又《次韻留別延庚編修》 落葉有哀響，候蟲無好音。以茲節序苦，況爲離別心。下第亦常事，君何思之深？嗟君尚如此，於我何以任？回首甑已墮，落井餅先沈。迺欲自踴躍，豈非不祥金！十年客遠道，兄弟如辰參。歸來北堂上，漸覺白髮侵。功名果何物？枉尺豈直尋！得歸卽歸耳，何必爲越吟？

又《得延庚侍御書期余入都作詩謝之》 金閨觚稜夢已非，不才甘與世相違。上書年少先華髮，射虎將軍今短衣。永憶江湖堪送老，驚心故舊亦全稀。劇憐青瑣登朝籍，肯念滄洲有釣磯？山公啓事豈其時？作答休嫌叔夜遲。尚有功名身後事，不爭好惡世間兒。作歌漫擬丁都護，屬和應無高漸離。河復詩成兵馬洗，采風或用擊轅詞。

又《寄王儕嶠（蘇）太守》 朝端已重伏蒲名，五馬仍爲衣繡行。丞掾未須哀老子，文章豈復厭承明？封侯我久忘前夢，招隱君還用故情。治行吳公應第一，雒陽年少可憐生。

張琦

論述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二四七引吳德旋《述》 先生姓張氏，名琦，初名翊，字翰風，一字宛鄰，武進縣人。生而孤貧。稍長，親師取友，盡一時之名宿。其伯兄惠言以學行顯，名當世。先生穎悟，亞於兄。爲詩古文詞，播於海內士大夫之口。學者並稱二張先生也。自年二十餘補縣學生，以教授爲業，恆客游。嘉慶十八年癸酉舉順天鄉試，年已五十矣！道光三年壬午以館班分發山東候補知縣，初署知鄒平縣事，甫踰四月，然去之日耆老垂涕餞送者屬於道。繼署章邱十有三月。繼署館陶二歲，卽眞授焉。其爲治，視民之疾苦，職己之由，思所以爲民興利除害，於心靡不盡。而尤勤於農事，倣古區田法，教民種植，使凶歲有備。治獄刑故宥過，一以經術斷之。在館陶凡八年。以道光十三年三月得疾卒，年七十。先生蘊深而志遠，以遇之艱，宦之不遂，其所欲施之世者，十未獲展一二。然處則爲佳士，出則爲循吏，亦旣名當世矣。先生喜治兵權謀書，覃精地理，其於山川口要道路出入之勢，如指諸掌。治古文，自曾子固、歐陽永叔而溯於班孟堅氏。詩工五言，宗法魏、晉，高者欲駕潘、陸而上之。詞則由趙、宋諸名家以上，溯溫飛卿、韋端己。書長於分隸，蓋懷甯、鄧石如之亞，而眞行書與涇包愼伯齊名，愼伯推之，以爲舉世無與比。通方書，始受法於歙金輔之，後得黃氏坤載書，歎爲絕詣，師其意爲人治疾，輒奏奇效云。先生旣卒，子曜孫收拾遺書，謹謹無失。都所著述曰《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卷、《古詩錄》十二卷、《李詩錄》四卷、《杜詩錄》四卷、《詞選》二卷、《本草述錄》六卷、《宛鄰雜著》一卷、《兵家雜著》二卷、《文》二卷、《詩》二卷、《詞》一卷、《鴛鴦劍曲》二卷。其

未成者：《唐詩錄》若干卷、《勸農約言》若干卷。《戰國策釋地》、《素問釋義》、《古詩錄》、《詞選》已梓行世，餘並藏於家。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張琦》（存目）

《詞徵》卷六　張翰風詞，如雛鶯調舌，宛轉關情。

《白雨齋詞話》卷四　張翰風詞，飛行絕迹，不逮皋文，而宛轉纏綿處，時復過之，眞皋文伯仲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橫塘日日風吹雨，隔簾卻望江南路。蝴蝶慣輕盈，風前魂屢驚。　闌干人似玉，黛影分窗綠。斜日照屏山，相思羅袖寒。」眞不減飛卿語。又「碧藕折蓮絲，夢輕君未知」，亦極淒麗。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　太史弟翰風大令（琦），久遊京師，嘉慶癸酉始舉京兆，出宰館陶，有《立山詞》。《南浦》云：「鴛枕夢扶頭，睡醒來、又是夜長難曉。心事正懨懨，疏窗外、來去亂鴉多少？趁將斜日，西陵獨自尋蘇小。前度簾櫳雙坐處，惟有博山煙裊。　問誰解道看花？有溫香密意，偎人不了。衣上淚痕多，還只怕、勾起傷春懷抱。相思難訴，又教添著愁心悄。料得玉人今夜裏，一樣離魂顛倒。」《水龍吟》云：「隔花人去迢迢，佳期悵望知何許？重門掩卻，淒涼獨自，空階凝佇。燕子歸來，偏他忍看，滿天飛絮。算春光九十，誰人消受？都付與風和雨。　一掬傷春鉛水。對花前、幾回傾注？柳絲恨短，榆錢恨小，綰春不住。最是多情，裙腰芳草，青青如故。只倩他纖手，撚來賸碧，慰花遲暮。」超俊不讓乃兄。大令因長子誤藥死，遂究心醫理，能起沉疴於垂斃，堂皇下求診者恆滿。子仲遠名曜孫，亦工醫能詞，以知縣仕楚北，洊擢糧儲道，曾刊其女兄弟詩詞爲《毗陵四女集》。

徐珂《清代詞學概論》卷二　浙派至乾、嘉間而益弊，張皋文起而改革之，其弟翰風和之，振北宋名家之緒，闡意內言外之旨，而常州派成。別裁爲體，上接《風》、《騷》，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襟抱學問，噴薄而出，以沈着醇厚爲宗旨，而斯道始昌。

《菩薩蠻・橫塘日日風吹雨》　《白雨齋詞話》卷四：張翰風詞，飛行絕迹不逮皋文，而宛轉纏綿處時復過之，眞皋文伯仲也。余最愛其《菩薩蠻》云：【略】眞不減飛卿語。《詞則・大雅集》：溫、韋風格，於斯再見。

《水龍吟・隔花人去迢迢》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九：翰風大令琦【略】《水龍吟》云：【略】超俊不讓乃兄。

《摸魚兒・漸黃昏》　《篋中詞》卷三：風刺隱然。

《南浦・驚回殘夢》　《篋中詞》卷三：所謂「深美閎約」。

傳記

包世臣《張琦墓表》　君諱琦，字翰風，別號宛鄰，姓張氏，江蘇之陽湖人。初名翊，故字翰風。宛鄰者，以善顧宛溪《讀史方輿紀要》之書，欲刊正其舛牾，爲德鄰也。陽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門德星里，丁中才數十。然十餘世以儒爲業，常州文人顯宦大都著門下籍，故雖貧弱不達，而爲名族，稱常州大南門張氏。祖金第，寄籍天津，縣學生，贈翰林院編修。妣白氏，贈孺人。父蟾賓，縣學生，贈翰林院編修；妣姜氏，贈孺人。贈君蚤世，君之兄編修惠言，世所稱皋文先生者，方四歲；而君爲遺腹，誕彌之日則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日也。孺人以紡織撫兩孤，年及就傅，無力行束脩，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歸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書。而自督念誦，漸能解字義，審句讀，博覽載籍，轉益多師。編修通許、鄭、何、虞氏，君通馬、班、陳、范氏。編修工選賦，君工選詩。編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眞行，尤沈酣蹈厲，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倚聲、舉子業，三事工力略同，而編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襲也。君故善隱憂，蚤歲慨然任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設。既不得於有司，嘉慶壬戌編修遂捐館。次年，君一子珏孫繼殀，遂嗒然意盡，棄諸生以醫自寓。及舉次子曜孫，乃浪迹齊、魯、晉、鄭間。癸酉適至都，友生援例，強與順天試，領薦應甲戌春闈，挑取謄錄。庚辰冬傳補實錄館謄錄官。道光癸未議叙知縣，其夏籤發山東試用，君年蓋六十矣！以季冬署鄒平縣事，【略】及五月卸事，鄉民餞送萬數，以訖其境。七月，署章邱縣事。【略】館陶在西府，尤爲瘠悍，其長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則饑民聚搶富室之案已積十餘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龍王廟在城外，君虔禱得透雨，田可耕。乃嚴捕諸搶案爲首者，又嚴勘得富子藉借貸裝點圖陷其平日所不快狀，悉分別置論，民以大服。君察災勢，度民力，雖已平糶倉穀，不足全活，因請普賞兩月口糧。館陶故褊小，君造送應賑戶口冊，視鄰近大邑且過倍，上游頗以君爲不堪事。忽奉中旨責問歲

饑狀甚切，乃按臨災區，災民迎訴賑弊無不至，唯館陶災情錢數悉得實，始撤參，尤玩視者數人，而厚慰君。【略】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補實，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後在館陶七載。年七十歲。君爲政不矯激，無奇異，唯以近民爲宗，不緩爲的，用法恕而執之堅，十年操持如一日。

李兆洛《張琦傳》 翰風，皋文先生母弟也。初名翊，更名與權，再更琦，又字宛鄰，而友朋但稱其初字曰翰風云。皋文秀偉絕特，溫而能栗。翰風慤毅自守，剛而能柔。平居接物眞率，有過必相規，有善必相勉，不能款曲爲悅人語。尤厚予，閱時不見輒思之。而君家居日少，皋文未達，同教授於徽之顏鎮，歲暮來歸，暫得接言論。皋文沒，君饑驅東西，尤無甯晷。予亦從宦安徽，自此不復見矣！年五十，中順天鄉試舉人，因留京師十年。分發山東試用知縣，署鄒平、章邱，補館陶，閱七年卒。所至有政蹟可紀。君長子曰珏。孫甚聰敏，未冠而夭，蓋誤於庸醫。君因發憤治醫術，得掖縣黃元御所著書善之，遂推其意，貫串《素問》、《金匱》，旁羅諸家，皆洞悉其得失之本，以治久痼宿疾，無不隨手起。治縣時，值天患民病，所全活甚眾。又其爲政慈惠，故沒而民思之。以爲將沒時，有見其爲館陶城隍神者。次子曰曜孫，亦幼慧，稍聞君緒言，讀所著書而服習之，弱冠已能推而行之如君，所以爲治奏效一如君。而皋文先生有子曰成孫，修潔博習，好沈思，亦能繼先生之世。李兆洛曰：君少時有天下之志，每以今事準古事，求其同異。於古名臣所設施有成效者，觀其得失之故，以規其通變之方，庶幾克濟於用。嘗以爲今直省分域之制多依明舊，與《禹貢》、《周禮》分別州界之意差殊，不足控扼險塞，以收形勢之大要，故略準唐、宋分道之法，條析經畫，著論甚具，規置多中事理，而未能成書也。晚乃一意於醫，思以調燮之理，參陰陽之和，爲救人術效。官一邑，施之者不足竟其志。而生爲循吏，沒而社祭，斯亦可以無憾矣！

道光《鄒平縣志》卷一二 江南陽湖縣舉人，道光三年署。

《清朝先正事略·張翰風明府事略》（存目）

《清史列傳·張琦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卷一二（存目）

紀事

張曜孫《〈宛陵詩〉卷後·先府君行述》 府君四五歲，姜太孺人口授書，伯父爲之講解。稍長，好學不輟。暑夜無帳，蚊蚋群集，稍卧輒醒，醒則復讀。

薛子衡《張琦書事》 戊戌歲，與楊君用明道見聞舊事。用明云：道光庚寅客山左館陶時，知館陶事者爲吾邑翰風張先生。是年閏月下旬，廣平譌言亂作，夜半人盡出，車盡駕，城中數萬戶，父攜子、女從母，不及明東奔百餘里，越邱縣至衛河。衛河界館陶，館陶之濱衛河者，爲南館陶，館舊治也。又東四十里，爲今館陶城，縣治在焉。衛河有官渡，渡夫隸館陶，方廣平民之至邱縣也，邱民先驚，相率皆走及衛河，渡夫亦驚。不炊許，集河濱者益眾，渡夫益驚。時已薄暮，莫測多寡。以語音有邱人，遂撤船不敢渡，而以邱亂奔告縣署。時翰風先生方翦燭會飲署中，用明與焉。門者以亂告，舉坐皆驚。先生曰：「必無之。」徐又曰：「邱鄰邑，吾知其民情，必無之。」遂遣役往偵，而飲如故。俄而城中驚沸，譌言南館陶有變，舉城將逃。有謀者曰：「吾邑侯張君神明，盍往瞻動靜乎？」乃相率赴署，見無所動作也，遂分曹立署外以俟。久之，聞會飲，乃各分道。然而濟東道某時駐臨清，已飛檄達撫軍，撫軍某已分遣兵官行矣。黎明臨清道檄至。越三日，撫軍遣兵官，駱驛至。又翌日，中軍參將某暨東昌知府某並至。時逃民已散歸久，往偵各役，前三日亦歸已盡，得譌言所由，乃各返云。庚子初春，子衡偶以用明言詢先生子仲遠。仲遠謂余廣平譌言實起磁州，時磁州、廣平、館陶地皆震，而磁州極震，屋盡覆，城盡圮，居民萬戶得脫走者才數百人，皆號嘵相攜持走。夜半至廣平，廣平方亦以地震驚擾，遂相率偕奔，譌言於是作云。子衡因從容問先生之所以取信於民者，仲遠又言先生嘗以公事遣幹役赴鄉，半日役奔回，以鄉民毆役狀憩，破面流血，支體皆傷。先生卽出，堂皇坐，呼役入，大怒曰：「某鄉民滔，吾知之。敢毆公役乎？必汝索賄故也。」不待辨，立與杖四十驅之出。署中皆爲不平。頃之，鄉民亦赴縣伸理，問其詞，果索賄云。聞役已被杖，於民無所問也，遂歸。民是以大服，稱神明焉。用明名鑒，後

更名金監。仲遠名曜孫。皆吾友之不妄言者，故牽連記之。時庚子正月二十日也。

《國朝書畫家筆錄・張琦（工書）》 張琦，字翰風，號宛鄰，陽湖人。道光三年以舉人分發山東，權鄒平縣事，歷章邱、館陶等縣，皆有政聲。精輿地之學。工詩古文及書，尤工分隸。醫術亦神妙，治縣時值大疫，全活甚衆。

著録

包世臣《張琦墓表》 生平所著述，有《戰國策釋地》二卷、《素問釋義》十二卷、《古詩録》十二卷，已版行。自定所著詩古文辭目録付曜孫，去取甚嚴，命毋得增採一字，纔三四萬言，藏於家。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宛鄰詩集》 二卷，《文集》二卷，張琦撰。

《皖志傳集部考》 《鴛鴦劍》二卷，國朝張琦撰，見子曜孫所輯《明發録》。《李詩録》四卷（輯）、《杜詩録》四卷（輯）、《立山詞》一卷、《古詩録》十二卷、《宛鄰文》二卷、《詩》二卷，存。國朝張琦撰。宛鄰從學於兄，其兄茗柯。穎悟亞於兄。爲詩古文詞播於海内士大夫之口，學者稱二張先生。少治權家言，故其爲文不規規於矩墨繩度，而指事類情諧有物，自律極嚴；詩稍不當意，輒削，稿存者十不及一。詩法魏晉，參以李、杜，不喜爲七言，集中皆五言古律。自爲詩集序曰：「乾隆丁未，余年二十有四，始學爲詩。洎乙卯遊於歙，得詩二百餘首，曰《立山草》，自媿力不逮，不敢苟作，以故八九年間詩，僅止此。以示人，頗以爲工。一日，自取讀之，先以甚異於世之詩者，何論古文，迺棄不爲，而稿亦遂失。嘉慶甲子，遊揚州，同人多好詩，不能卻，得三十餘首，曰《邗上草》。辛未，遊於京師，則又爲之，至甲戌，得詩一百三十餘首，曰《日下草》。七月出京師，稿失於逆旅。自丁未至今二十有八年，所爲詩僅三百六十餘首，抑已少矣！前後稿具失，惟《邗上草》獨存，取而視之，率皆應酬之作，可觀覽者十不一二；而遊歙以前之詩，當時已不稱意，又烏知所爲？《日下草》者，他日視之不猶今之視《邗上草》耶！而又烏足惜乎？抑又聞古之詩人，漢、魏以來傳或數首，或數十首。自唐以降，迺有數千首者。宋元之世，則愈益夥，豈世近則多，世遠則少耶？而人之視數首、數十首者，其與百千首無以異。」

藝文

陸繼輅《丁丑下第南歸塗中寄懷都門師友》 西鄰風露接東鄰，夕夕經過不厭頻。長鬣張郎花骨在，被人強喚作詩人。（張孝廉琦）

雜録

《皇清書史》卷一五 張琦，初名與權，又名翊，字翰風（一作豐），號宛鄰。惠言弟。嘉慶十八年舉人。官館陶知縣。善書。（《武陽合志》）工八分，晚以分法入眞行，又以北朝眞書斂分，勢尤沈酣蹈厲，完固而不可犯。（包世臣撰《墓誌》）己卯與翰風同客濟南，得北朝碑版甚夥。因又爲《歷下筆談》。翰風故工書，改用此法，以習北碑，觀者每謂與予書莫辨。然予書尚緩，翰風尚峻，微立異同。（《藝舟雙楫》）張琦眞行及分書能品上。（《國朝書品》）詩、詞、書法皆能得其深。（梅曾亮撰《墓表》）蔣彤曰：「字畫遒厚，風格類北朝人。」（《丹稜文抄》）吳德旋曰：「長於分隸，蓋懷寧、鄧石如之亞，而眞行書與涇包愼伯齊名。愼伯推之，以爲舉世莫與比。」

惲珠

論述

黃友琴《國朝閨秀正始集序》 完顏惲太夫人選國朝閨秀詩竟，既得校讀

一過，復承來命，俾爲之序。自惟生長不離閨闥，讀書無多，於《風》、《雅》流別實鮮知識，何能爲一詞之贊？顧聲悅之訓，平日習聞，因勉就臆見所及，約略言之。《周南》居國風之首，而《關雎》、《葛覃》、《卷耳》、《樛木》，先列婦人諸作，是知畫眉點頰者不廢言志申懷，其從來遠矣。世多謂女子有才，非令德事。夫含五常之性，備五官之用，女子亦人耳！使或違踰禮法，則雖才高柳絮，顏若舜華，猶當爲世所鄙棄；若純靜專一，而能職思其居，聖人固將采而錄之矣。況女子之於詩，較男子爲尤近。何也？男子以四方爲志，立德立功，畢生莫殫，吟詠一端，宜其視爲餘藝。女子則供衣服、議酒食而外，固多暇時，又門內罕與外事，離合悲喜之感發，往往形諸篇什，此如候蟲時鳥，一任天機，了無足異。且敬姜不云乎：「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故嘗以爲女子之讀書屬文，亦所以習之於勞而已。今太夫人是編操選綦嚴，實有以整壹人心，扶壺教，與尋常月旦自命者不同。自來詩家惟有唐稱極盛，其見於《唐詩品彙》者，宮閨並女冠、外彝尚不滿四十人。茲之所輯，數幾廿倍，可見聖代文治之隆，亦由風會既開，優柔漸漬，千有餘年，而後婦人嫻此者，與織紝組紃同其服習焉！夫女有四行，次即婦言。言之不足而長言詠歎，乃理之自然。苟言出於正，存其言並存其人也，固非以矜張炫燿之意與其間也。道光十一年歲次辛卯夏五月既望宛平黃友琴謹序。

金翁瑛《國朝閨秀正始續集序》　初吾師惲珍浦太夫人選國朝閨秀詩，名之曰《正始集》，蓋以閨房賢淑性情爲正。聖人刪詩，《關雎》爲首，故集中雅尚風格，不重詞華，爲女史之箴意微而顯。積數十年搜羅，幾及千家。雖海疆外域有才必錄，斯眞推盛世之雅化，不僅萃蘭閨之韻語也。瑛，江南寒族，喜讀書，嗜丹青，然祇於古人卷軸中窺其藩籬而已，長恨不得摩詰長康，親爲指授，終難問世。比隨任豫中，聞太夫人母儀淑德，貫通經史，於繪事深得家學。惟分隔雲泥，徒爲仰止。丙戌秋，太夫人以憐才下訪，遂得執贄門牆，荷示六法之要。自謂受教以來，筆墨較進於前，然猶望請益於後。嗚呼，太夫人竟以癸巳夏薨，頓失師資，哀痛曷極。當《正始集》刊成後，仍多投詩及采訪郵寄者，太夫人悉收奩中，不忍遺棄。暇則頻加刪定。疾劇，手授女公孫曰：「此四方女士聞風投贈及文人采訪見寄，恐病不起，有負來者之心，汝其續編，以成吾志。」嗚呼！此痛心語也。天下才女當爲太夫人一哭也。瑛寫至此，能不涔涔淚下沾衣邪？女公孫極慧，上承重闈之訓，習禮敦詩，女紅之暇，作畫亦仿白雲外史筆意。茲繼承先志，潛心編次，踵而成之，得詩十卷，附錄、補遺、輓言各一卷，共計一千二百餘首，統名之曰《正始續集》。書來索序，瑛執經紗幔，鄙陋奚辭。第所叙只以采風而言，至侍奉重慈，克修婦職，相泰安公治大郡，教見亭制府成名臣，編輯《蘭閨寶錄》以垂女誡，序刊《李二曲先生集》以彰文教，製藥材，施衣食拯窮乏，救疾厄，全活甚衆。瑛住中州，知中州人之感頌。其前此舟車所至，惠德頻施，更何能道其萬一耶？道光十六年丙申二月平江女弟子金翁瑛謹序。

汪潘素心《國朝閨秀正始集序》　《詩》三百篇大半皆婦人女子之作，而《二南》冠以《關雎》，蓋正始之道、教化之基，所以風天下而端閨範者在是。矢古名媛多通翰墨，班姬續史，伏女傳經，巾幗之才，才直與鬚眉相抗。若夫徐淑寫紅牋而寄恨蘇蕙，託錦字以傳情，以及香蘭醉草之吟，釵鳳鏡鸞之句，言情之作猶不失溫柔敦厚之遺。至若花裏送郎，柳梢待月，蔡姬空傳箭拍，魚元機漫詠蕙蘭，婦德有慚，其去正始之音已遠。然則學詩者必盡祛艷冶之詞，而得其性情之正，斯可繼《二南》之風化，即選詩者亦必取其合乎興、觀、羣、怨之旨，而不失幽閑貞靜之德，然後與《詩》首《關雎》之義相符。吾蓋讀珍浦太夫人《正始集》之選，而知其得於詩教者深也。太夫人博通經史，兼工六法，德言俱備，福慧兼全，其長於吟詠不待言，而猶念閨門爲教化之原，欲有以風天下而端閨範，故內治克修，明章婦順，協蘋蘩之美，擅鍾郝之徽，雖古賢媛有過之無不及焉！曾刻李二曲先生全集，先生蓋敦孝行而明理學者。太夫人以閨閣之賢，而表章之，則其崇本樹德，相夫子爲循吏，訓令子爲名臣者，有自來矣。是編詩不下千七百首，計九百餘人，凡浮華靡麗之什，概置弗錄。且有不以詩存而以人傳者，太夫人積數十年之力，蒐羅既富，選擇必精，用以顯微闡幽，垂爲懿範，使婦人女子之學詩者發乎情，止乎禮義，盡刪夫風雲月露之詞，以合乎《二南》正始之道，將與班姬、伏女媲美千秋，而豈徒斤斤於章句也乎？余未嫻咏絮，深愧塗鴉，拙句亦蒙採取，且屬弁言。【略】道光己丑仲夏若耶女史汪潘素心謹序。

《晚晴簃詩匯》卷一八六　珍浦【略】十歲能詩，尤精繪事，得南田家法【略】以詩才操履，爲索綽羅太夫人所知，因寮執舊誼，三使議婚，請爲子婦。於歸後，盡孝盡禮，教子多名言【略】選國朝閨秀詩三千餘首，爲《正始集》，病篤以所手訂者，命其女孫妙蓮保□爲《續集》。近年蕭山單受茲女士爲《再續

集》，一循前例。

傳記

蔡之定《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 按狀：太夫人姓惲氏，江蘇陽湖縣望族。八世祖紹芳，明福建布政使參議。紹芳孫日初，明遺逸，守節講道，世稱遜庵先生。子格克，嗣以書畫隱，布衣其處士贈登仕郎鍾茂者，爲太夫人祖。節孝唐孺人，祖妣也，尉肥鄉，後以外孫麟慶貴，貤封中允者。考諱毓秀也，封宜人莊氏妣也。太夫人生時，祖母唐夢老嫗授以巨珠，光滿一室，因命名珠，字珍浦。穎慧過人。稟父教，通《孝經》、《爾雅》、《毛詩》大義，兼明四子書。十齡能詩，十三工紩繡，有鍼神之目。尤精繪事，得南田法。嘗夢至海中一孤嶼上，有蓮花大如車輪，遇人告以舊在紅香島司秘籍，偶謫人世，遂繪圖記之，且顏其室。晚號蓉湖道人。降神之說，肇端《雅》《頌》，古來載述蓋多有之。至人之生於斯世，豈偶然哉！觀於太夫人，益信已。太夫人訓子以嚴，絕燕遊，戒奢傲，不許雜覽不經之書，擇師擇交，防範無餘力。麟慶年十二時，入學稍晏，舅氏方攝師，罰令跪，以「紅日滿牕人未起」屬對，應聲云：「青雲得路我先行。」舅氏以告太夫人，乃喜，命之起，訓勉益篤。及成進士，自浙寄以詩，有「科名雖幷春風發，心性須如秋水平」之句，何所見之大也？太夫人教子多名言，偶見於詩。生平志在主張詩教，而詩不苟作。作或承長者命，或哀逝表微，或誨子女，質直溫醇，得風人之旨。然不以此自慊。世之以詩重太夫人者，蓋尚未深知太夫人云。余聞諸惲氏長老言，太夫人志行高潔，幼讀《遼史》，慕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之爲人，思讀書論道以終其身。後以詩才操履爲完顏先公索綽羅太夫人所知賞，因寮執舊誼，三使議昏，固請乃許。太夫人重違父命，以不克遂初志爲悵悵。既而曰：「是亦可以自立也。」則又致力於古來賢婦之道。年十八于歸，盡孝盡禮，深得堂上歡處。分家政，罔不當理。遭重喪，致哀極誠，葬祭有則。叔舅卒，無嗣，以仲子爲之後。男女及期無力昏嫁者，出己貲佽之。孤女無依者，爲之撫養。御下嚴而恕，織婢、爨媍有疾苦，必親撫慰之。族鄙咸取法焉。其隨榮祿官中外，宣勤布惠，內助力居多。及就養皖汳，所至以民物爲心，崎路頹橋，精廬祠宇，多出資修葺。而衣被窮簷，矜卹岸獄，所施不可勝計。方麟慶之出守也，卽勉之爲三千石之良；爲河道，則教之勤巡歷、公賞罰、廣儲峙；其陳臬也，則勉以愼刑洗冤；遷藩于黔，則云「黔地瘠苦，雜居民苗，當先以撫緩，繼以化導，俾衣食足而知向義，斯可矣！」尋權巡撫事，有於苗疆墾田設學之請，孝烈節義之旌，胥稟母命爲之，遠近咸稱仁焉。古所云「非此母不生此子」者，於太夫人見之矣！太夫人嘉慶閒誥封恭人，今累封至例晉一品太夫人。春秋六十有三。聞其卒時，官民多爲之慟哭。

潘世恩《惲太夫人傳》 女士以才藝得高名而膺繁祉、獲大年者，不數覯焉，世遂以有才爲非女子福，夫豈然哉！觀於惲太夫人，可以知處才之道矣。太夫人名珠，字星聯，江蘇陽湖縣人。故肥鄉縣典史諱毓秀之女，適完顏氏舅河南布政使諱岱、姑索綽羅太夫人、夫泰安知府諱廷鎔。子三人：麟慶，今南河總督；麟昌，今武備院庫長；麟書，今廣西賓州知州。方太夫人之生也，祖母唐夢老嫗授以大珠。生而穎異，十歲能詩，十三工繡紩，善繪事，閨中有三絕之目。今所傳《錦雞詩》及答謝戴佳太夫人啟，皆髫齔作也，可謂女士之有才者矣。及歸泰安君也，事王姑暨其舅姑，酒埽盥饋，執子婦之役惟謹，未嘗恃才而矜。泰安君歷官甌、越、齊、魯，屢典大郡，其時幃房燕豫，足以優游詠歌。太夫人澣衣疏食，恆躬習勤苦爲婢媼先，未嘗恃才而佚。麟慶等自讀書迄於成立，太夫人提撕振勵，亦既備至，而尤諄諄然。以孫夏峰先生聰明，忌露盡之言爲大戒，幷未嘗以尚才訓其後也。迨麟慶出爲郡守，至持節開府，所至黔、荆、皖、豫，余嘗觀其設施，如治河明刑、綏苗撫邊之法，類皆篤誠明允，合乎與道，而悉由太夫人面示機宜，或手書誥諭。則知太夫人明古訓而達治體，其才之施於用，至康濟民物而有餘。而平日之不以才自見，尤難能也。太夫人嘗刊其先世遜菴先生遺書與李二曲先生集行世，又嘗仿劉子政《列女傳》爲《蘭閨寶錄》。而選國朝女士詩爲《正始集》，則其蒐輯表章爲已勤矣！而未聞急急焉自刻其集，吾又知太夫人惟不自有其才而後能公天下之才也。若夫存孤卹寡、好善樂施之事，此凡爲賢婦之所能，不足爲太夫人述。述太夫人所以處才之道，而世之女士之有才者，庶知所則矣！太夫人生於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八日，歿於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春秋六十三。

英和《惲太夫人傳》 吾從姊歸完顏氏，爲河南布政使諱岱之夫人生。吾

甥泰安知府廷鎔以太母命，求得寮友陽湖惲少尉之賢女以爲子婦，今世所稱蓉湖夫人是也。夫人爲儒雅世族，其生也，祖母唐夢老嫗授大珠，有異光，遂命之曰珠。稍長知學，能爲文辭，迺字以星聯，別字珍浦云。生子三：長麟慶，次麟昌、麟書。初，以吾甥守郡封恭人，旋以麟慶貴晉太夫人。以道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卒，春秋六十有三。夫人之歸，逮事王姑及舅姑以孝聞。相夫以敬，理昏嫁以禮，奉祭祀喪葬以誠，教子以嚴且正。發言動容，皆有法則。於儒書無所不觀，而以餘事工詩作繪。所纂有《蘭閨寶錄》六卷、《國朝（女士）閨秀》正始集》若干卷。戚鄰咸稱之。麟慶既奉夫人喪歸葬，會迫朝命將起權總督南河，乃述其言行，乞余文。余惟古者婦人言行不出閫閾，其傳焉者必所遭不幸，激而爲絕特之行。至家室和平，則謹職承順，以率其常賢，亦無由自見。至爲令妻、爲壽母而傳者寡矣！若夫人之醇粹明達，近之作型於家，遠之教成其子，以施澤於世，余所聞見彰彰如是，揆諸古之女而士行者，其庶幾乎。雖欲弗稱，將焉置之。因詮次爲之傳。論曰：惲之族有子居氏者，傳其宗女名冰。工繪事紛墨，映日有光。冰於夫人爲諸姑，何惲氏之多才媛也。然冰適毛鴻，調築小樓，偕隱以終。論者比之運期之偶觀。夫人之相夫教子，較之於冰更足傳焉！且夫人嘗刻李二曲先生與其先遜庵先生遺書以傳世，其所以教厥子者，時舉先哲之訓言。而長嗣守穎時，以民俗獷悍爲憂，夫人命疏濬潁川，以宜鬱蕩穢。厥論尤爲知本，於此知夫人所學，趨嚮之端，其過人遠矣！嗚呼，是可多得哉！是可多得哉！

《清人說薈二編·八旗詩媛小傳》 惲珠字珍浦，江蘇陽湖人。爲滿洲完顏廷璐字曙墀太守室。幼時侍父官肥鄉典史，值完顏太夫人見之，試以《錦雞》詩，援筆立就，曰：「閑對清波照彩衣，偏身金錦世應稀。一朝脫却樊籠去，好向朝陽學鳳飛。」遂聘定之。侍翁曉巖公官河南，隨夫官山東、江蘇、浙江，又隨子官安徽、河南。及歿，公子麟慶已官巡撫矣！太夫人幼工畫，得南田翁家法。而其子婦程孟梅、女孫妙蓮、保佛、芸保，亦皆能詩文。一門之內，風雅所鍾也。太夫人著有《蘭閨寶錄》，以紀自古女士之嘉言懿行。選《國朝閨秀正始集》，皆一代女士之詩。又刊《李二曲集》、《四書反身錄》、《孫夏峯集》、《惲遜菴語錄》等書。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七 珠字珍浦，號星聯，晚號蓉湖道人。陽湖人。南田先生族孫典史毓秀女，知府完顏廷鎔室。

紀事

蔡之定《完顏母惲太夫人墓表銘》 南河總督麒慶見亭，嘉慶十四年春余分校禮闈所取士。始相見，知其尊府君爲良吏，勞於外，其學皆由母夫人教也，以是聞母之賢甚詳。道光二年，麟慶由中允出守徽潁，洊歷河南開歸陳許河道按察使。母夫人並迎養在署，其治亦稟母教爲多。十二年春，遷黔藩，既當封太夫人，將奉之以行矣！會以道遠，惲跋涉，偕眷屬留寓豫省。明年春，擢湖北巡撫，未抵任而有旨命督南河，太夫人遺之書云：「南河當極敝之時，任大責重，汝身受殊恩，正宜藉此圖報。惟有用人得當，發帑無濫，俾河流順軌，農田、漕道，兩無所妨。盡心力而爲之，必當有濟。他非我所知也。」自此，遂不豫。四月薨於邸。豫撫以聞，麟慶中道奉諭來京成服，百日後請安面見，迎喪回京。於八月二日合葬太夫人於大興縣酒仙橋榮祿公之塋。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七引《武進陽湖合誌》 生時，祖母夢老嫗授以珠，故名。性穎慧，通《孝經》、《毛詩》、《爾雅》、四子書。十歲工詩。十三工紩繡。從族姑惲冰習畫，得其法。既歸完顏，逮事王姑、舅姑。舅姑歿，事王姑九年，以孝聞。相夫有政聲。訓子以實學。河督麟慶、庫長麟昌、知州麟書母。有《紅香館集》。

又引《名媛詩話》 嘗自夢前身爲妙蓮菩薩侍女，護書紅香島中，因繪《紅島侍書圖》。幼從父尉肥鄉，方伯公適宰肥鄉，眷屬往來，姑索綽羅氏器其才且賢，一日試以《錦鷄》詩，援筆立成云：「閑對清波照彩衣，偏身金錦世應稀。一朝脫却樊籠去，好向朝陽學鳳飛。」大蒙賞鑒，遂爲太守公聘定焉！卒以賢孝稱。河帥年十九成進士，太夫人以詩訓之，有：「科名雖幷春風發，心性須如秋水平。」河帥初入中書，太夫人自繪紫薇便面，題詩賜之曰：「金帖傳名，青錢入選。薇省森嚴，鳳池清淺。夙夜勿怠，匪躬蹇蹇。叨列清班，勉躋通顯。」迨河帥出仕太守，洊升巡撫，節鎮南河，所至輒著循聲，皆秉慈訓也。太夫人慈祥樂善，常製藥輯方，濟人無算。從宦就養，所至修葺道途、祠宇，不可勝計。於經濟治體無不通達，尤明心學。慕李二曲先生以孝

子爲醇儒，重刊其集，製序行世。又刻《遜菴語錄》，以述祖德。嘗論古今世運，有治亂維持不敝者，全在綱常；乃仿《列女傳》，博採史志，纂《蘭閨寶錄》六卷，先孝行、賢德、慈範、節烈，而以智略、才華殿焉！又廣搜國朝女士之作，選爲《正始集》。二書可爲閨中之文獻，儀徵相國論爲女中之儒，豈虛言哉？

《錦雞》 震鈞《八旗詩媛小傳》：惲珠字珍浦，江蘇陽湖人，爲滿洲完顏廷璐字曙墀太守室。幼時侍父官肥鄉典史，值完顏太夫人見之，試以《錦雞》詩，援筆立就，詩云：【略】遂聘定之。《清稗類鈔・文學類》：完顏夫人惲氏，名珠，陽湖人，麟見亭湖帥母也。夫人父尉直隸之肥鄉，見亭之大父官肥鄉知縣，夫人以僚屬女，謁太夫人索綽羅氏，試以《錦雞詩》，夫人援筆立成。太夫人大賞之，聘爲子婦。時夫人年甫十四也。夫人課見亭嚴，好談經濟，日以循良導其子。夫人刻《李二曲集》，爲道光戊子刊本，序文侃侃論世，有法度，集凡二十六卷。夫人又善畫，能傳甌香館家法。

《喜大兒麟慶連捷南宮詩以勖之》 俞陛雲《清代閨秀詩話》：惲星聯，爲河道總督麟慶之母。十歲能詩，精繪事，得南田家學，嘗觀《遼史》，慕太師適魯之妹耶律常哥之爲人，思讀書論道，以終其身。後適完顏太守廷璐，曾輯《蘭閨寶錄》，以垂女誡，志欲爲閨閣昌明詩教。選順治至嘉慶年閨秀詩三千餘首，爲《正始集》。當麟慶通籍時，有示子詩云：【略】想見義方之訓也。

吳蘭修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〇 石華詩，清新俊逸，尤長倚聲。有《彬華閣詞》，宗白石、玉田，婉約輕靈，天然雅韻。通算術，著《方程考》，阮文達續補，《疇人傳》及焉！

《聽秋聲館詞話》卷二 余所見粵詞，近推吳石華、儀墨儂爲最。

《左庵詞話》卷上 吳蘭修，嶺南詞人，新著《桐花閣稿》，多清新可愛。

又《王漁洋詞》 王漁洋詞有云：「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人同呼之爲「王桐花」。吳石華云：「瘦晝桐花，苦憶桐花鳳。」不讓漁洋山人專美於前也。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五 嶺南多詩人，而詞家絕少。嘉應吳石華廣文蘭修，著《桐花閣詞》，郭頻伽先生以爲跌宕而婉、綺麗而不縟，有少游之神韻而運以梅溪、竹山之清眞者也。

《詞徵》卷六 吳石華（蘭修）詞，如靈和新柳，三眠三起。

《小三吾亭詞話》卷二 粵中詞人，三家之先，推嘉應吳石華學博（蘭修）、番禺陳蘭甫京卿（澧）。學博之詞，詞人之詞；京卿之詞，則學人之詞也。

《羅敷媚・題采桑圖》 《左庵詞話》卷上《吳石華詞》：吳石華《羅敷媚・題采桑圖》云：「誰覺銷魂？只管銷魂。再不回頭看使君。」抵得一首《羅敷行》。

《乳燕飛・一夕酸心話》 《左庵詞話》卷上《吳蘭修詞》：吳蘭修【略】爲梁子春題春堂藏書圖《乳燕飛》，尤情韵綿邈，其摯足以感人。

《臨江仙・落得半生甘薄幸》、《菩薩蠻・秋蟲瑣碎啼金井》、《黃金縷・春夜聽儀墨農瑣語》 《賭棋山莊詞話》卷二：石華短調絕佳，梁應來（紹壬）曾采《黃金縷》、《減字木蘭花》等闋，入《兩般秋雨庵隨筆》。更有《臨江仙》詞云：【略】《菩薩蠻》詞云：【略】《黃金縷》春夜聽儀墨農瑣語）詞云：【略】一杯在手，孤燈相對，循環誰誦，誠不知作幾許銷魂！

《碑傳集三編》卷三八錄《番禺縣續誌官師傳・吳蘭修傳》 吳蘭修，字石華，嘉應州人。嘉慶十三年舉人。嘗客大同，有《風雪入關圖》，題詠皆一時名流。道光元年，署番禺縣學訓導，士林悅服。與林伯桐、張維屏、張杓、黃子高、曾釗、黃培芳、熊景星、徐榮、吳應逵、溫訓、謝念功、馬福安、胡調德、鄧純結希古堂文社，課治古文。四年，總督阮文達公元建學海堂，與順德趙均董其役。堂成，舉爲學長，兼粵秀書院監院。五年，阮公采《學海堂集》，命之編校監刻。督學翁文端公心存，浚治藥洲，得仙掌石米元章詩刻，蘭修與其事。尋補信宜縣學教諭，留省辦理惠濟倉事宜。生平枕經葄史，其文有二種：有學六朝者，學八家者。論事之作，通達治體，切中事情。治史精於攷覈，爲《南漢紀》，博綜諸家，尋其條貫，義必深嚴，事求詳實。又爲《圩錄》考異注其下，以期囊括無遺。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核而不華，荀、袁兩漢之儔矣。兼擅算術，曾序李侍郎潢輯《古算經考注》，立言無多，要能直揭王氏之精

恉，非深於古法者不能道。又撰有《方程論》，皆有功於數學。家富藏書。藏書之堂名「守經」，海康陳昌齊爲文記之。尤善倚聲，嶺外之白石翁、玉田生也。著《南漢紀》五卷、《南漢地理志》一卷、《南漢金石志》二卷、《端溪硯史》三卷。又著《宋史地理志補正》、《荔村吟草》、《桐華閣詞》。

《清史列傳・吳蘭修傳》 吳蘭修，字石華，亦嘉應州人。嘉慶十三年舉人。官信宜訓導。生平枕經葄史，構書巢於粵秀書院，藏書數萬卷，自榜其門曰「經學博士」。又以桑梓之邦，數典宜覈，乃撰《南漢紀》五卷，別爲《地理志》以補諸家之遺舛，爲《金石志》以搜當時之軼聞，皆詳而有體，覈而不華。兼擅算學，撰有《方程考》，未載通御，附辨二門，有功九數。他著有《端溪研史》三卷、《荔村吟草》、《桐華閣詞》。

《疏影・三生片石》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四：陶綬之，會稽人【略】，人極樸淳，酷好風雅。嘗得葉小鸞眉子硯一方，腰圓式，面有犀紋，形如半彎新月。背有跋云：「舅氏從海上獲硯材三分，致予兄弟。瓊章得眉子硯，綴以二絕云：『天寶繁華事已陳，成都畫手樣能新。如今只學初三月，怕有詩人說小顰。』『素袖輕籠金鴨烟，明窗小几展吳牋。開奩一硯櫻桃雨，潤到青琴第幾弦。』下署曰：『己巳寒日題。』印章「小鸞」二字。按：此詩《返生香集》中失載，惟近日陶凫鄉太守有咏眉子硯詞，所記正與之相同。綬之得此，遍徵歌咏，哀然成册【略】吳石華學博蘭修《疏影》詞云：【略】。

《疏影・簾櫳正悄》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八：石華名蘭修，嘉慶戊辰舉人，官教諭，有《桐花閣詞》。【略】題吳蘭雪《悼亡姬岳綠春聽香館叢錄・疏影》云：【略】蘭雪納妾時，方以國博改中翰，有人戲以詩云：「逢人勉強稱前輩，對妾殷勤學少年。」證以「未許檀郎看飽」句，令人欲笑。

韓 岱

《國朝正雅集》卷三二引《師友錄》 桂舲尚書爲大宗伯文慤公之後，故自署所居爲小寒碧齋。少卽工詩，出入香山、眉山之間。

《謁包孝肅祠追次錢香樹先生均》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桂舲司寇以京曹按事至院，有《謁包孝肅祠追次錢香樹先生均》云【略】：此詩可入邑乘。

《晚晴簃詩匯》卷一〇〇 韓岱，字桂舲，元和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至刑部尚書。罷，賜三品頂帶，署刑部侍郎。有《還讀齋詩稿》。【略】桂舲歷歷中外五十年，政事餘暇，未嘗一日廢書，故以「還讀」名其齋。其詩高朗和平，沈厚悱惻，讀之使人增忠孝豈弟之心。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三 韓岱，字桂舲，江蘇元和人。乾隆丁酉拔貢，官至刑部尚書，降刑部右侍郎。有《還讀齋集》。《思補齋筆記》：「公精於法律，中正和平，爲秋官之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〇三錄「國史館本傳」 韓岱，江蘇元和人。乾隆四十二年拔貢，朝考一等，以七品小京官用，分刑部。拔貢用京官，自是科始。四十八年升主事。五十一年遷員外郎。五十三年升郎中。五十四年京察一等；十月，截取繁缺知府，選授河南彰德府知府。尋升廣東高廉兵備道。五十六年兼攝高州府篆。五十七年，失察吳川縣知縣沈峻庇縱私鹽，降三級調用。旋丁母憂。六十年服闋，奏留刑部，以主事用。嘉慶元年補主事。二年遷員外郎。四年升郎中。六年，京察一等，授湖南岳常澧道。七年遷按察使。八年八月兼署布政使；十一月調福建按察使，尋以署布政使。任內違例，調署湘潭縣令。又遲運綏靖兵米暨耒陽命犯委檢遲延，降四級留任。九年四月入覲，六月抵任，十月署布政使。十年，洋匪蔡牽擾臺灣，土盜朱濆等同時劫掠洋面，岱籌備勦捕，禁奸民接濟盜船、水米、火藥。尋升湖南布政使。十一年四月，以署福建布政使管寶福局時，未將缺銅籌備年終率行結報，降一級留任；五月護理湖南巡撫；十月授刑部右侍郎。十二年，正月轉左侍郎；二月偕吏部侍郎玉麟讞安徽壽州獄，旋命改道荊州，鞫將軍積拉堪交結知府等事，會南河有徙河改道之議，命順道詣勘。岱議修築減壩，仍由雲梯關入海，從之；十二月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以任湖南藩司時失察書吏冒領庫銀，革職留任。十三年六月，偕吏部尚書鄒炳泰赴河閒鞫生員夏允中唆訟等獄，是月刑部會同宗人府審宗室敏學逞毆事，奏入，上以有心爲敏學開脫，諭曰：「韓岱雖未在京，但伊前此屢經奏及此事，察其詞意，亦欲從輕完結，幷聞刑部事務，皆伊先行覈定。朕簡用六部尚書侍郎，理宜和衷共濟，遇事虛心商榷，何得一人主持，致啟專擅之漸。韓岱著降補廣東按察使。」十月護理巡撫，十二月實授。十四年正月兼署兩廣總督時，朱

濱盜船竄粵之長山尾洋面，土盜張保仔等又於佛堂門洋面游奕，對檄各鎮合力兜勦，殲濱及餘黨無算。【略】十五年二月，以上年廣東秋讞失出，部議降調，上特寬之。時張保仔率眾二萬餘人投誠，六月擒巨寇烏石二等誅之，餘盜東海霸等悉降，海洋一律肅清。奏入，賞戴花翎，下部議叙，並賞煙壺及黃辮大小荷包。十六年正月，復署兩廣總督。十七年【略】十月入覲，遷刑部尚書。【略】十一月，鞫林清等逆案。上諭曰：「此次堂司各官晝夜研鞫，不辭勞瘁，能將緊要逆情逐一究出。韓對著賞給貂皮褂一件，以示鼓勵。」十九年對父韓是升年八十，賞假三月，歸爲壽，並賜御書扁額、珍物。假滿還京，兼署兵部尚書。二十年以刑部積壓本章，革花翎，降二品頂帶，仍革職留任。二十一年三月，因前任福建布政使濫借養廉，降二級留任；九月以秋審所擬改緩改實，均各允協，賞還頭品頂帶，仍戴花翎；十一月丁父憂。二十四年三月服闋，命以一品銜署刑部右侍郎，閏四月補刑部尚書；五月，以查辦黑龍江官犯將不應列入之門領李德潤等未經扣除，降二級留任；八月，因疎防在監官犯自縊，革職留任；十一月，命紫禁城騎馬。二十五年承審兵部遺失行在印信，日久未得確供，降二品頂帶、革花翎，旋訊明失於上年秋圍途次，論典守不愼及含混接收，各官罪如律，復一品頂帶及花翎。道光元年以德勝門城上失落木植，查訊多日，不能究出正賊，降三級留任。二年【略】五月，以擬疏官犯侯際清賄求贖罪事，覺詞連對，革職待質；閏七月，訊明定讞。諭曰：「此案侯際清以擬流官犯，在刑部呈請贖罪。」韓對在部最久，於刑名尤爲諳練，乃辦理奏稿時，既覈其情節較重，仍以可否准贖雙請，殊屬取巧含混。據托津等訊明，韓對實無聽囑受賄情事，惟失察官吏舞弊及嗣子知情、親戚撞騙。且案內獲咎司員恩德等皆係保列一等之人，盛思道又係韓對於上年濫行保留，種種昏憒，即照托津等所議從重發往軍臺。本屬咎所應得，姑念韓對年近七十，著從寬免其發遣，加恩在萬年吉地工程處效力贖罪。」五年八月，賞三品頂帶，署刑部右侍郎。尋賞加二品頂帶。六年因病奏請回籍。十四年卒。子箴議敘道銜。

潘世恩《思補齋筆記》卷七　韓桂舲尚書對年八歲，塾師以「校人烹之反命曰」七字命題，公戲作一破云：「小人之貪也以口，小人之詐也亦以口。」師大加賞異。謂封公樂餘先生曰：「此老吏斷獄手，將來必掌刑名。」後以乾隆丁酉選拔觀政比部，歷任封圻，入爲大司寇，精於律法，中正和平，爲秋官之最。

《答鮑覺生侍郎》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司寇爲文懿之孫，與吾鄉歙縣鮑覺生桂星侍郎，唱酬至夥。【略】司寇賦答云：【略】覺生曾貳戶部，以言事被譴，故詩中及之。

《輓吳蘭雪》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韓對）平日與吳蘭雪齊名，而吳服膺甚至，贈句有「低頭東野」之語。故司寇挽君詩有句云：「平生臭味猗蘭幷，猶道低眉合拜君。」蓋紀實也。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韓聽秋孝廉（崧）桂舲刑部（對）》　津門送我樂我歸，（謂聽秋。）謂言苜蓿堪充饑。饑寒轉甚身拓落，爲報此官可不作。（時聽秋亦有意欲求此官。）嶺海歸來索我詩，（謂桂舲。）謂言外吏方難爲。師儒何礙子姑去，豈識儒官兩難處？

又《題韓二觀察（對）桂舲圖》　君從桂水還，示我桂舲卷。此卷十年藏，斯遊一朝踐。金粟記前身，珠江快新眄。秋心邈川途，騷人又京輦。

張問陶《送韓桂舲（對）之岳常澧道任》（君曾官高廉道）　江湖千里綠濛濛，一道人歸化雨中。南浦新吟花作骨，西曹舊判筆生風。功名委婉中年立，位望高嚴上將同。咫尺偏沉開府地，城樓笳鼓至今雄。　瘴海迴舟事已陳，叢蘭低笑看行春。瀟湘圖畫新游迹，屈宋英靈古部人。虎渡屯風眞要路，花苗迎馬亦平民。閒官未敢談勳業，潦草華年愧此身。

《皇清書史》卷一〇　韓對，字禹三，號桂舲，晚號種梅老農。崑弟。乾隆四十二年拔貢，官刑部尚書。自云：「余幼從家梅坡學書，而苦不能工。」（《還讀齋詩稿》）行草書學孫過庭書譜，予以初拓褚蘭亭贈之，每日必手臨一過。（《師友集》）

吳嵩梁

論述

袁枚《香蘇山館詩題識》 讀完見示詩先後五卷，如一疋雲錦，滿目妍華，恰尋不出一縷跳絲。年未三十，而天才、學力一至于斯，且用筆能放能收，可華可樸。記心餘先生見贈云：「古來只此筆數枝，怪哉公以一手持！」請以移贈足下。

《隨園詩話補遺》卷二 壬子春，余在杭州，錢塘曹江盧明府以小照屬題。卷中詩甚多，余獨愛吳嵩梁一首。詢之，云是西江高才生也。癸丑春，王葑亭給諫書來，云：「有詩人吳某南來，索書爲介。」余大喜，掃榻以待。又遲半年，始從揚州來，人果倜儻。讀所著作，以未窺全豹爲恨。忽於除夕前七日五鼓，夢蘭雪來，誦其舊句數聯，俱超妙，而以《不寐》一聯爲稍遜。言未終，惺惺欲醒，而佳句亦沉沉漸忘。余亦驚怖，如健步捕亡人，苦相捉留，而竟冥然逝矣。僅記《不寐》云：「不倒喜傳丹訣好，將衰愁見聖人難。」晨起錄出，覺二句未嘗不佳，而終不如前所誦之超超元著也，爲悶悶者久之。因思入海尋針，針非不在海底也，然而不可尋矣；探湯求雪，雪非不在湯中也，然而不可求矣！天仙化人之句，未嘗不在人心也。然而蘭雪不能知，我亦不能再夢矣！文字之奇，一至於此。

《北江詩話》卷一 吳孝廉嵩梁詩，如仙子拈花，自饒風格。

法式善《香蘇山館詩集序》 余以詩交蘭雪二十年矣！屢欲序其詩，而下筆輒遲遲者，蓋有故焉。詩序易爲也，序蘭雪之詩不易爲，以余序蘭雪之詩尤不易爲。余每與蘭雪別而復見，讀其詩，輒使余胸中之境若有與俱移者，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今年三月，蘭雪應禮部試畢，輒就余宿，相與議論古今上下，山川民物之繁，學問心術之微，詩教之盛衰，文章之正變，余所蓄于中而未發，感于中而未釋者，聞蘭雪言渙然怡然。而蘭雪則又報罷矣！因謂余曰：「先生可以序余之詩哉！」余應之曰：「唯唯。」君之詩篤于性情，能神明於古人之法，以自盡其才，翁覃溪、王述庵兩先生所以推之者至矣。初余見君少作，以哀艷稱之。君既以數奇落魄，縱游吳、越間，名益噪，至有繡其詩以傳者。世遂疑君善宮體詩，忌君者且詆爲浮華累道，引余言以徵。夫余所稱爲哀艷者，非《國風》、《離騷》之遺耶？又有誤傳君死耗者，覃溪先生泫然告余曰：「蘭雪亡矣！吾將合黃仲則詩刻行之。」此二君皆得詩髓者，惜其詩止此耳！仲則已矣，其詩之傳于世者已如此；蘭雪之詩格愈變而法愈嚴，余又安能執一律以量其所至哉！蘭雪溽更憂患，性益澹定，比數從余徜徉淨業湖上，蕭然竟日。其于天下事，若一無可爲，無不可爲，至于窮達弗能易其心，利害弗能變其節，蓋有必爲必不可爲者在，僅求之于詩弗能盡也。始余以詩知蘭雪之人，今余以蘭雪之人，知詩之所以爲詩矣！余之定交于蘭雪者，豈獨詩哉，豈獨詩哉！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活閻羅吳蘭雪（嵩梁）：（贊）不平則鳴，如水上之風行。

《湖海詩傳》卷四二《蒲褐山房詩話》 西江自明以來，稱詩者衆，而無卓然傑出號大家者。予嘗以語蘭雪，蘭雪深以爲然。今自蔣苕生後二十餘年，蘭雪繼之。予兩至南昌，故才人多在門下。如雲衣、照南、修之三君，咸以詩名當世，而蘭雪實爲巨擘。詩如天風海濤，蒼蒼浪浪，足以推倒一世豪傑。每閱數年，輒來三泖漁莊省視，故錄其詩較多。

王昶《香蘇山館詩集序》 子山才高氣逸，其詩若神龍之夭矯而不可攫也，若天馬之騰踏而不可羈也，若鸞鳳之翔于雲表而不能自隱其苞采也。又能約其才，持其氣，充其學問，以抒發其性情，由是窺李、杜、韓、蘇之奧窔，而與歐陽、魯直、誠齋諸公馳騁於藝苑間，何多讓焉！子山少孤貧，以鬻文養母，積其幽憂疾苦之思，發而爲詩，往往感激頓挫，可泣鬼神。年甫三十有七，成就已卓卓如此，而心常欿然，若自恨其學道之晚，所至蓋不可量。世之以才人推子山者猶其淺也。

葉紹本《香蘇山館詩集後序》 蘭雪生秉異才，早承家學。乾隆甲辰春，高宗純皇帝車駕南巡，君年未及冠，即以詩册進呈行殿。自是遨遊吳、越、齊、楚、燕、趙之區，名山大川，既足以助發其奇，又與海內賢豪長者定交，故其名益盛，而所造益深。既以鹿鳴舉於鄉，人咸謂當登延閣，侍邇

英，以備聖天子之顧問。顧沈淪不偶，屢躓春官，不得已乃以國子博士奏名，尋又改官中書，襆被入直，四壁蕭然，人無不以東方囊粟爲君惜。而君處之晏如，僦屋數椽，閉門覓句，孺人稚子，圖史自樂，若不知以名位爲榮者。嗚呼，亦可以觀其所守矣。君詩雄深超逸，不名一家，自李、杜、王、孟、韓、歐、蘇、黄以下，皆在鎔鑄之中。而清思麗句，盡態極妍，復兼近代諸公之長。學者以爲蔣藏園先生後一人而已。

《鄉詩摭譚正集》卷一〇　蘭雪爲藏園入室弟子，詩體略類，才氣微遜，而情韻之芊綿宛縟，時又自成一家。晚年出手太易，反無佳製，徒存匡廓耳。

《靈芬館詩話續》卷四　吳蘭雪嵩梁，二十年前舊友也，然未覩其全稿。近見其《廬山紀遊詩》，較前作更多進步。五古超然自得，七古頓挫瀏灑，如：「我爲看山來，山下雲又生。詩亦如白雲，隨意爲縱横。」又：「亮彼虎谿笑，應無峴山悲。眞實得上諦，焉用浮名爲。」又卷四「廬山無主峰，峰峰自雄長。五老分獨尊，横絕衆峰上。一峰一老人，萬古人俯仰」等句，皆卓然可傳。其《李太白讀書臺》一詩尤工：「匡山讀書處，頭白不歸來。金匱石室惟荒臺，我疑太白非仙才。神仙御風行，蹔居亦蓬萊。俯視九州若藩溷，出泥入雲何爲哉？君本長庚星，人海偶游戲。朝下峨眉山，暮踢長安市。宮嬪如花奉硯來，沈香亭侍君王醉，了我事者郭汾陽，識吾心者賀知章。將軍脱韝頗吾辱，要挽銀沙濯雙足。一朝謫滿辭王公，依然手把金芙蓉。十洲三島未免太卑濕，洞天即在五老之中峰。奈何不肯自弢晦！一生徑坐詩篇窮。高歌半夜鬼神泣，搖筆萬里雲煙空。天之所秘不可洩，奪以奇句天無功。上帝聞之怒其頑，罰令不得歸仙山。烽煙躑躅行路難，豈容高卧雲松間？我疑太白非仙才，乃以才累殊可哀。娵嬛一閉不復開，洞口日日惟風雷。請君投此夢花五色之神筆，埋以陰壑萬古之蒼苔。人間俯仰甘塵埃，悔過或望天心回。踐汝丹厓翠壁舊盟誓，毋令山魈木客相嫌猜。我才非仙亦非鬼，折除清福今餘幾？昨夜見君弄明月，身跨鯨魚瀑雲裏。詩雖苦吟才不高，天應薄罰寬吾曹。讀書願借青蓮谷，不乞先生宮錦袍。」蘭雪風流跌宕，自顧甚高，詩亦時無與儷者。往年相遇武林，有詩贈之云：「應俗文章游子淚，及時蝦菜異鄉春。」蘭雪讀之惘然，欲和而未就。風塵淪落，爲之累欷。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引《松心隨筆》　袁簡齋（枚）曰：「蘭雪詩能放能收，可華可樸。」王蘭泉（昶）曰：「西江自蔣苕生後，蘭雪繼之。」王夢樓（文治）曰：「袁子才似琵琶，吳蘭雪似鐵笛。」洪稚存（亮吉）曰：「蘭雪詩，珠光七分，劍氣三分。吾詩劍氣七分，珠光三分。」曾賓谷（燠）曰：「香蘇山館之詩，作者其有憂患乎？雨苦之夜，華月自出；霜濃之晨，奇花大開。」蘭雪晚年，都中人目其詩集爲有韻搢紳。

又《聽松廬詩話》　蘭雪少時，美風儀，善談論。翁覃谿先生督學江西，賞其詩，目爲射雕手，由是詩名頓起。當時江、浙諸老，宏獎風流，未免譽過其實。然去其應酬浮泛之作，取其内心結撰之篇，則雖不及蔣心餘、黄仲則，而在數十年來詩家中，固卓然傑出者矣。

又　江西詩家，蔣苕生後，當推樂蓮裳、吳蘭雪。兩人同爲江西人，同爲孝廉，同爲翁覃溪先生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蓮裳久居幕府，蘭雪久居京師。晚歲詩名，吳盛於樂，然合兩集觀之，《香蘇》應酬投贈，外心較多，不如青芝多内心也。

姚瑩《香蘇山館詩集後序》　乾隆、嘉慶之間，海内以詩鳴者咸稱黄仲則。仲則奇情超邁，調逸氣空，論者謂其才近太白，似矣。同時才力足以並驅者爲吳蘭雪。蘭雪才雄氣遒，思沈學博，能狀難繪之景，寫難顯之情。他人極力爲之，指僵穎禿，蘭雪顧從容揮灑，其境屢變而不窮。比而論之，殆一時之二傑乎？仲則早死，其詩後刻，傳乃稍廣。蘭雪則自弱冠至京師，王述庵、翁覃溪、秦小峴、法梧門諸公盛相推重，自是遍交海内名士，酬唱四十餘年，未有或先之者。【略】余識蘭雪最後，蘭雪甚愛予五言古詩，自以爲不及，則蘭雪之謙也。而厄於仕途，兩人適有同慨。蘭雪自傷其志不遂，僅以詩人聞也。

《南野堂筆記》卷九　東鄉吳蘭雪詩才清綺，善於言情，見其贈梁山舟太史詩，甚佳。詩云：「先生高卧不肯出，管領西湖三十年。詩格未居摩詰後，書名早負永和前。花迎小雪開千塢，鶴與閒雲共一船。昨到孤山幽絕處，方袍竹杖古神仙。」

《國朝正雅集》卷五〇　曾燠云：（蘭雪詩）激盪悱惻，可泣鬼神。

又　王文治云：才湧如潮，情艷於月，音節之妙，可被管弦。

又引《寄心盦詩話》　姚石甫先生稱蘭雪詩爲哀艷，遂有詆爲浮華累道者，而吾師以爲《國風》、《離騷》之遺。然蘭雪詩實沿六朝，而規格則似唐之溫、李。其清婉處又與《長慶》爲近，而下匹梅村。是集所收多清空矯健一派。

《兩般秋雨盦隨筆》卷二　西江吳蘭雪中翰（嵩梁）工詩，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爲「詩佛」，而築一龕以供之，種萬樹梅云。

《嘯亭續錄》卷五　近日惟吳蘭雪舍人詩才清雋，落筆超脫。古詩原本道淵，近體取裁范、陸，實爲一時獨步。

《卧園詩話》卷三　王夢樓稱【略】吳蘭雪爲艷才。

又卷四　吳蘭雪中翰年六十餘矣！而神明不衰，詩境亦尚無頹唐之誚。【略】甲申病起，以《再生小草》見示，予贈詩云：「召主蓉城又放回，靈光一殿未應頹。詞壇落落晨星似，天爲人間惜此才。」蘭雪近以玉牒館議叙，出刺黔西，衰年遠宦，恐未必有重逢之日也。

《筱園詩話》卷二　吳蘭雪《香蘇山館詩》，筆力雄宕清峭，得力蘇、陸二家。七古、五古勝於近體，尤長於寫山水名勝。全集以《廬山紀遊》一冊爲冠，卓然可傳，無忝名家。惟集中應酬詩太多，滿卷公卿，投贈感激之什，十居其七，致後人以爲口實。又律詩好貪秀句，不免媚時，自貶品格，神完氣足之篇絕少。以此自累，殊可惜也。然在近人，亦鐵中錚錚，庸中矯矯者矣。同時嶺南之黎二樵，江左之王惕甫，楚南之鄧湘皋、歐陽礪東，西川之張雨山，丹徒之嚴麗生，松江之姚春木，皆一時才士，各有所長，海內知名，至今人多稱之，先後有集刊行。然造詣均不如蘭雪，可與蘭雪敵手者，惟閩中張亨甫際亮而已。又皖江有魯通甫，徽州有齊梅麓，皆負才名，亦不及蘭雪也。以上所列，皆嘉、道中天下詩家，然蘭雪、亨甫爲優，此平心之論，非阿好語。試取各人專集細看，則知予論不誣矣！

《橡坪詩話》卷五　東鄉吳蘭雪舍人嵩梁，著《香蘇館詩集》【略】其古體蒼蒼莽莽，獨出冠時。

又　蘭雪【略】自許其七古如天風海濤，非子才所能望其項背。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　蘭雪詩筆縱橫排奡，議論藻采足以佐之。自編詩集，以詩代序，歷述同時袁子才、王夢樓、洪稚存、黃仲則交相推許，次及西江唐、宋以來諸詩人，瓣香所在，惟屬心餘。蘭泉所評，正如其本意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七　平耕煙謂吳蘭雪詩少年沈麗，晚境清蒼。蘭雪自言作詩之道，不過達其意中之所欲言而止，余詩幾於達矣！然猶恨根柢未深，醇釀未厚，不能有味外味。

《新世說·企羨》　吳蘭雪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國，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日本賈人斥重金購其詩扇以歸。

曹弘《畫月錄》　清代詩人榮遇，如王漁洋以上詩被薦入翰林，查初白以「臣本煙波一釣徒」句被睿賞，沈歸愚、錢香樹被目爲「東南二老」，以余觀之，似皆不及吳蘭雪以乙科卑秩，詩乃爲異國敬服之足貴也。姚瑩序《香蘇山館詩集》云：【略】此非僅驚聲氣、廣交游者所能致。蘭雪之詩出入太白、東坡，自是一代作手，宜其價高鷄林。但京朝好名者往往結交聘使，冀其流譽異域。故李蒓客有「凡詩編流傳他邦者，皆非佳作」之論。

郭麐《吳嵩梁詞》　吾友吳蘭雪嵩梁，詩筆清華，一時罕儷。聞甚工爲詞，然未之見。樂蓮裳《耳食錄》中，見其「簾外桃花紅奈何？春風吹又多」之句，金荃之亞也。

《過竹士瘦吟樓哭纖纖夫人》　《隨園詩話補遺》卷一〇：代人悼亡，最難落筆。然古人有亡於禮者之禮，則自有亡於情者之情。吳蘭雪《過竹士瘦吟樓哭纖纖夫人》云：【略】。

傳記

《湖海詩傳》卷四二　吳嵩梁，字子山，號蘭雪，東鄉人。嘉慶五年舉人。候補國子監博士。有《香蘇山館詩集》。

《續碑傳集》卷七七錄《江西通志·吳嵩梁傳》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年十五即以文字爲金谿楊讀所知，結忘年交。未冠赴金陵，應南巡召試。歸，受詩法於鉛山蔣士銓，得杜陵宗派。出游吳、越閒，詩名籍起。嘉慶庚申舉鄉試，官內閣中書，名振都下。青浦王昶、北平翁方綱、無錫秦瀛、蒙古法式善、錢塘吳錫麒並相推重，篇什流播，及於海外。朝鮮侍郎申緯推爲「詩佛」，吏部判書金魯敬父子鏤梅花爲龕，奉其像，並嘗置所爲詩卷，嘗於仲春月，集其國勝流置酒高會，遙爲嵩梁祝壽。好事者繪圖張之。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請入監肄業，亦出嵩梁門下，學成歸國，奉使來朝者，皆以得其詩句爲榮。會玉牒館議敘嵩梁出知貴州黔西州，兩充鄉試同考官。兄崑榕工

文，精篆隸。女弟素雲善繪事。崑榕子晁炌亦能詩。一門皆以文字翰墨著稱。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二　吳嵩梁，字子山，號蘭雪，江西東鄉人。嘉慶五年舉人。官黔西州知州。有《香蘇山館詩鈔》。

《清朝先正事略・蔣心餘先生事略》附　吳嵩梁字蘭雪，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貲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詩才與黃仲則埒。弱冠入都，王述菴、翁覃溪、法梧門諸公盛稱之，自是徧交海內名流，酬唱無虛日。袁簡齋最自負，亦心折其詩。所著《香蘇山館集》傳播外夷，朝鮮吏曹判書金魯敬，以梅花一龕供奉之，稱爲「詩佛」。日本賈人斥四金，購其詩扇。其名重若此。

《清史列傳・黃景仁傳》附　吳嵩梁，字蘭雪，江西東鄉人。嘉慶五年舉人，由內閣中書官貴州黔西州知州。詩才與黃景仁埒。弱冠入都，王昶、翁方綱、法式善盛相推重，自是徧交海內名士，未有或先之者。袁枚自負其盛，亦心折其詩。江西自明以來稱詩者衆，而無卓然傑出號大家者，自蔣士銓後二十餘年，嵩梁繼之，體沿六朝而規格則似唐之溫、李，其清婉處又與《長慶》爲近，而下匹吳偉業。日本賈人賣其詩扇，首得四金。高麗使臣得其所著詩，稱爲「詩佛」，因築一龕供之，傍種梅花萬樹，其見重如此。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九。著有《香蘇山館詩鈔》。

《國朝書人輯略》卷八　吳嵩梁，字子山，號蘭雪，江西東鄉縣人。嘉慶庚申舉人。以內閣中書官知州。

《新世說・企羨》　吳名嵩梁，東鄉人。以諸生應乾隆甲辰召試，不遇。逾年舉於鄉，以貲爲國子監博士，改內閣中書。與樂蓮裳同爲翁覃溪弟子，同以才名遨遊王侯、公卿間。

紀事

王昶《香蘇山館詩集序》　子山年未三十，挾其行卷，遊吳、越間，皆拱手斂衽，莫與抗行。及以公車入京師，士大夫推服亦如之。需次補國子監博士。

《竹葉亭雜記》卷五　琉球國遣官生入監讀書，自康熙二十二年部議准行，無年限。每逢册封之年，請於使臣回京代奏。其來也四人，率以四年而歸，歸其國則授四品官。嘉慶十年，其子弟來，吳蘭雪時以博士教之，頗聰穎。十四年己巳，還國過山東，蔣別駕第護送之。其子弟有贈蔣詩者，有「詩草即今傳海國，筆花何止屬江郎」之句，工秀可誦。蘭雪衣鉢傳之海外矣。後蘭雪爲候補中書，嘗作詩云：「鳳凰未識池邊樹，桃李先栽海外花。」亦韻事也。

《定香亭筆談》卷一　吳蘭雪（嵩梁），江西東鄉人。余於《邗上題襟集》中讀其詩，欽爲才士。戊午春，蘭雪來游湖上，襆被宿湖舫十日，值春暮，與江、浙詩人賦詩餞春，打槳而去。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二引《松心隨筆》　庚寅余入都，晤賓谷先生，問蘭雪行止。先生笑曰：「忽然官興發作，（語本蔣《九種曲》）往貴州爲知州矣！」蓋蘭雪由中書入貲改知州，補黔西州，後卒于任。

姚瑩《香蘇山館詩集序》　蘭雪浮沉國學及內閣者二十年，今逾六十，曾不得一行其志。

《聽香館悼亡詩爲岳姬綠春作》《履園譚詩・以人存詩》一〇一：東鄉吳蘭雪舍人，有姬人綠春，本蘇州人，生長盛京。性修潔，愛貞靜，善畫蘭，法陳古白，又能詩。舍人甚愛寵，死時年二十二耳！舍人悼痛不已，賦詩云：【略】其餘妙句甚多，不能盡錄。

《禮烈親王箭頭歌》《嘯亭雜錄》卷九：先禮烈王所遺箭一，鏃與笴皆以木爲之，鏃長今尺六寸，徑三寸，圍九寸。周圍有觚稜者六，窅處穿孔，數亦如之。笴長三尺六寸，括之受弦處，寬可容指，非挽百石弓者，不能發而中之。按《唐六典》：「鳴箭曰骲。」《漢書》亦云：「鳴鏑，髐箭也。」字書或作髐，吳萊詩「遠矣鳴髐箭」，皆此物也。世代敬藏於廟，余命王處士嘉喜繪爲圖，延諸名士題之。其中吳舍人嵩梁、孫太守爾準詩爲最，因錄之。吳蘭雪詩云：【略】孫平叔詩云：【略】。

《石溪館梅》　姚元之《竹葉亭雜記》卷五：同年吳中翰蘭雪嵩梁，舊官國子博士，善詩。有姬名綠春，姓岳氏，山西文水縣人也，善墨蘭。余丁卯夏避雨蘭雪齋中，蘭雪命姬出見，對客揮毫，天然韶秀。姬年十五歸吳，十九而夭。蘭雪傷之。姬生時最喜梅，家有梅將花，嘗曰：「梅不但花可愛，影亦可愛也。」及花開而姬卒。蘭雪乃作《梅影》詩云：【略】（蘭雪時有母喪，姬

亦服素。詩具一往情深之慨。法時帆學士讀之，曰：可稱「梅影中書」。歲辛巳，余使瀋陽，《歲暮懷人》詩有《贈蘭雪》一首，即用此稱。詩云：「清思都在飲茶初，（蘭雪善飲茶。）今日詩家合讓渠。欲識蓮花舊博士，即今梅影老中書。」

《送佟艾生太守之官臨安》《雪橋詩話三集》卷九：吾鄉佟敬堂先生，致力於朱子之學，所刻《讀性理修身說》、《絅齋劄記》等書，皆務篤實以爲訓。自編修出守施南，以先賢格言刻爲童子歌謠，俾傳習之。歷滇、黔道府，治邊久，雅尚教化，所至誠格。吳蘭雪送其之官臨安云：【略】。

《江子屏藏善本書甚多歲歉持用易米念之心惻自記以文屬爲賦詩》《續碑傳集》引《儒林傳稿・江藩傳》：江藩，字子屏，江蘇甘泉人。監生。少受業元和惠棟，吳縣余蕭客、江聲，博綜羣經，尤熟於史事。性不喜唐、宋文，每被酒輒自言文無八家氣，人目爲狂，不屑也。幼蓄書萬餘卷，歲饑盡以易米，作《書窶圖》志感，一時耆宿題詠殆遍。

《李潤堂勳伯自寫秋柯草堂圖》、《題李忠毅公自書詩後即用冊中原韻兼示哲嗣潤堂》《雪橋詩話三集》卷九：嘉慶丁卯，同安李西巖軍門勳蔡牽，傷於礮，遽卒，封壯烈伯，謚忠毅。嗣子廷鈺以襲伯充頭等侍衛，出鎮南昌。廷鈺字潤堂，能畫，嘗其寫《秋柯草堂圖》。吳子山詩云：【略】其《題忠毅自書詩後即用冊中原韻示潤堂》云：【略】。

《琉球陪臣向邦正嘉慶十年由其國奏請入監肄業出余門下今充貢使來朝賦此爲贈》、《朝鮮貢使至金秋史殿撰以手書蓮花博士梅隱中書楹帖見寄未及報謝今始爲補此詩》、《秋史之弟山泉進士書來謂以梅花一龕供養吾詩賦此寄之》、《朝鮮金酉堂判書及其子秋史山泉置酒梅龕爲余遙祝六十初度寄此奉酬》姚瑩《香蘇山館詩集後序》：至於篇什傳播海外者尤多，朝鮮侍郎申緯推爲「詩佛」，吏部判書金魯敬父子以梅花一龕供其像及詩。嘗於道光丙戌三月二十五日集其國之名宿，置酒梅龕，爲蘭雪遙祝六十初度，好事傳爲畫圖。琉球陪臣向邦正等以嘉慶十年奏請入監肄業，出蘭雪門下，及學成歸國，奉使來朝者皆欲得其贈詩爲榮。甚矣！蘭雪才名之盛也。

《題西湖餞春圖》《靈芬館詩話》卷七：戊午春盡日，曼生、夢華、蘭雪同集西泠舟中，遇雨留宿葛林園，各有詩以紀，而余爲之序。時鐵生期而未至，越日爲余作《西湖餞春圖》，并爲書各人之作于冊，而系以一律，余詩存集中。蘭雪云：【略】。

《州民羅國富妻夏氏一產三男賦詩紀瑞》《桐陰清話》卷七：道光辛卯，黔西州民羅國富妻夏氏一產三男，時州牧爲東鄉吳蘭雪刺史（嵩梁），有詩贈云：【略】。

藝文

王芑孫《題吳蘭雪上舍（嵩梁）新田六憶圖六首》當庭粲晨葩，憶此稱觴樂。寸草自春風，吹偏天涯綠。（華院稱觴）題詩草堂日，倚枕夢梨花。不道花前客，今同夢裏家。（草堂尋句）輦下過花朝，寒衣未歸篋。記得柘塘邊，春衫風葉葉。（柘塘春步）曉山不勝瘦，寫我入秋容。偶欲書新句，山椒柿葉紅。（蘇山秋望）君有閨中婦，能爲爾汝歌。攜家谿上住，便是小鷗波。（石谿鷗伴）昔日常雙坐，清琴對石牀。故山茶信到，郎自不還鄉。（蕉陰茗話）

又《次韻答蘭雪見贈四絕句》人自蕭疎氣自華，居然白袷傲烏紗。花時且莫尊前喚奈何！書生從古患才多。彈琴別我江南去，君到江南正落花。斜陽芳草自燕臺，燕子飛飛去復回。未可歸看文君鬢，得意詩成滿意歌。雪涕山陽感脫驂，羊求迹冷逕三三。中郎傷春更傷別，登高一唱野鷹來。貌似神俱似，瘦沈當時態亦憨。（君貌極似亡友沈芷生。）

又《牓後重送蘭雪出都兼示桐鄉程春廬孝廉（拱宇）五首》近來漢學日縱橫，老輩荒疎怕後生。不道今年逢二妙，江西吳與浙西程。榜下紛紛各勞驢，君非落第也登塗。程君亦恐匆匆去，留我羈孤傍路衢。如君才調極清眞，何太纏緜欲我親？一種至情磨不得，便應接迹到風人。須尋玉宇上瓊樓，今古蒼涼貉一邱。年少能文三不幸，莫躭風月作（去聲）名流。放罷仍煩慰藉多，讀書果否爲求科。生平不下窮途淚，與爾臨岐一浩歌。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程春廬孝廉（同文）吳蘭雪上舍（嵩梁）》二君見我相後先，徃者作詩遂牽聯。上舍清詞灑蘭雪，孝廉筆力可屈鐵。于今不見五六秋，仍聞溝水東西流。訛傳吳質緣情死，雪滿程門比何似？（程方主講淮陰書院。）

查揆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插翅虎查梅史（揆，有《菽原堂集》、《篔谷詩文集》）：虎頭萬里飛食肉，何如朝汲湖光飲山綠。

《兩浙輶軒續錄》卷二二 吳衡照曰：「梅史得初白之雄健而加警，得樊榭之清峭而加動，是謂能轉《法華》、不爲《法華》轉者。」

阮元《菽原堂集序》 伯葵，余西湖詁經精舍翹材。家貧養親，讀書抗志，文筆雄秀，欲冠一時。其在精舍也，每賦一篇，必爲傑搆，宏麗雅健，不行俗蹊。古今體詩，卓然名家。甲子秋，伯葵舉於鄉，錢辛楣宮詹、法時帆學士皆寓書於元，望其入京師。蓋都中士大夫好文重士者，莫不願得此集先覩以爲快，豈與昔人行卷寒溫同論哉。

《靈芬館詩話》卷五 梅史遊西湖最久。華秋槎丈（瑞璜）時寓北山之德生庵，梅史過從甚密。而性傲睨，不可一世。又聞余有狂名，余每過華寓，即偶值，亦掉頭而去，如避面然。後館于梁山舟侍講家，與余寓孩兒巷相接，因投刺往詣，接席披襟，懽然如舊相識，始悔前此之過自矜嚴也。梅史詩不專一家，主于詞副其意，氣舉其詞，高華沈著，惟恉所向。五、七古不唐不宋，出自心裁，無無爲而作者。近體五言如《半山》云：「櫓搖空翠裏，山插萬花中。」《赤壁庵》云：「峽中無月到，樹外有江來。」《有慨》云：「愁能銷意氣，貧亦損才名。」七言如《錢塘詠古》云：「城闕桃花楊妹子，天涯芳草趙王孫。」「賸有蘭亭模玉枕，誰教牛角失金甌？」「北來孤舵藏劉涘，南渡遺民怨趙岐。」「箏響尚疑中使鴿，髻高猶戴孟家蟬。」《寄內》云：「狂嗤割肉東方朔，寒想分衣左伯桃。」《答內子》云：「伊其相謔卿休爾，我見猶憐事或然。」《絕句即事》云：「玉匣冰奩鉛水流，垂楊影裏見梳頭。夕陽似與紅窗約，不近黃昏不上樓。」嘗與余同舟江南、北者二旬，有《江行唱和》一集。

《國朝正雅集》卷五五 屠倬云：伯葵論詩大旨，主乎消納。嘗謂：「嚴滄浪香象渡河，羚羊挂角，只是形容消納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爲野狐禪。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納耳！」

又引《寄心盦詩話》 海甯查氏名家疊出。伯葵刺史起於初白、聲山後，足繼家學。爲詩清緜宛麗，固自獨成一家。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七 梅史工駢儷之文。詩雄健清峭。嘗有《落葉》句云：「低頭一笑渾相識，見汝春風綠上時。」又有《舟次》句云：「我獨丁甯牢把舵，順風還較逆風難。」蓋皆有所諷也。

《雪橋詩話餘集》卷六 朱梓廬稱查伯葵詩於磊砢英多中能時出清新，朱青湖亦謂其深造有得，不肯寄人籬下，如其爲人。

劉大懿《桃花影弁言》 法舡普渡，六根統無念之源；愛草難耘，大地盡相思之種。夭桃穠李，花含笑以年年；碧海青天，月流光以夜夜。是以禽傳共命，木號同生。繁主簿有定情之詩，李參軍咏無題之句。天台路近，飽洞口之胡麻；洛水波微，要麗人以玉珮。固知紅豆拋處，無間於九閽十樓；青衫濕時，不禁其千呼萬喚矣。然而神女是夢，小姑無郎，鑽穴隙以相窺，乘堉垣其奚望？長生殿裏，半夜無人；宋玉牆東，三年未許。採蘼蕪於山腳，或逢故夫；挑王孫以琴心，適當新寡。豈非橋成七夕，牛女亦悲夫飄蓬；海湧三山，神仙尤訝其裏繭者哉！則有高平才子，揚國騷人，粉壁填詞，髫年工《白苧》之曲；紅牙按拍，醉後聽《紫綃》之歌。看劍引盃，唾壺欲碎；披風抹月，墨瀋如流。不第傳佳話於人間，而且搆奇思於天上。鳩盤茶出廣長舌，舐開煩惱之芽；司花使舉歸宗拳，招入歡喜之地。坤靈寶扇，分明帳引紅絲；道子仙毫，仿佛屏開翠羽。五百年風流冤業，結成綵絨千條；三千品解脫禪宗，散作桃花數瓣。凡此魔障，盡是心塵果識；繫境非眞，自爾能言不累。嗟乎！麻姑搔背，不少頑仙；玉杵搗霜，豈非異事？東方朔之諧謔，不妨鏡裏看花；淳于髡之滑稽，竟敢佛頭着糞！

又《桃花影題詞》 樂府新成夜按歌，紅燈綠酒照顏酡。高高山頂深深海，一種銷魂奈爾何？　卧向天河顧牛女，巫山雲雨幾時收？東風一曲人沉酒，碧海茫茫萬古愁。　多情畫裏喚眞眞，車上鐸鈴掌上身。我有風懷消不得，一聲河滿劇愁人。　《白苧》《紅鹽》舊擅場，重教神女下高唐。從今不許呼三影，夢裏桃花影更香。

《西湖岳忠武廟合祀流芳翊忠二祠栗主記（代）》 《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沈雄悲壯。」「哀豔古秀，動魄驚心。」「《菽原堂初集》

云：『豫讓橋下，思飲襄子之頭。』」「詞氣卓越，包舉無遺。」姚燮總評：詞正而醖，論賅而洽。

《西湖新建白蘇二公祠碑銘》《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關合有情。」「造句峭拔。」「比擬切當。」「風流蘊藉，使事精工。」「提頓。」「按切時事，兩兩比較，爲二公一意字民利澤同功寫照。」「秀逸。」「扼重而言，具見合祠之宜。」「義正詞嚴，民牧龜鑑。」「古樸似經、子中語。」姚燮總評：舉重若輕，措難若易，從經營慘淡中，得來銘詞亦簡古。

《屠蘭渚文昔遊圖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骨勁色蒼，筆力健舉，入手便覺凌厲無前。」「奇崛。」「雄駿豪邁，氣能載辭。」「撇去悼亡，將行色旅況加一倍，寫來愈覺沈痛。」「沈鬱頓挫，警動異常。」「峭拔。」「數語以娟秀勝。」「無筆不鍊，無意不新。」「遊歷半生，未堪回首。」「情哀理感，含毫邈然。」姚燮總評：以操縱捎撇之筆，爲清新宏逸之文，叩之心沈，揚之氣厚。

《錢唐龔氏譜序》《國朝駢體正宗評本》卷一一：張壽榮眉評：「雅澹。」「鑪錘在手，變化因心。」「此聯原集六四字爲句，曾氏改綴。」「不爲空衍。」「援據亦搞。」「作兩層分疏，詞圓義足。」「典核詳明，結出序意，語婉而摯。」姚燮總評：鈴繫善解，丸轉能承，文之以辨勝者。

《落葉詩》《匏廬詩話》卷下：梅史大令揆《落葉詩》云：「低頭一笑渾相識，見汝春風綠上時。」此意爲前人所未道。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六　查揆，原名初揆，字伯葵，號梅史。浙江海甯人。嘉慶甲子舉人。官順天薊州知州。有《菽原堂集》。阮元序略：「伯葵，余西湖詁經精舍翹材也。家貧養親，讀書抗志，文筆雄健，欲冠一時。」其「古今體詩，卓然名家」。吳振棫曰：「梅史爲人在通介之間，雖極困窮，恥事干謁，數往來湖上，不妄與人交。」

《清史列傳・查揆傳》　查揆，又名初揆，字伯葵，亦海寧人。嘉慶九年舉人。官順天薊州知州。揆家貧養親，讀書抗志。少受知於阮元，嘗稱以爲「詁經精舍翹楚」。既鄉薦，錢大昕、法式善皆寓書於元，望其入京，其名動公卿如此。性通而介，恥干謁，數往來西湖上，不妄與人交。嘗渡錢塘，之甬上，之括蒼，旅食四方，無知之者。文筆雄秀冠時，每賦一篇，必爲傑構。詩出入查愼行、厲鶚之間，而警動過之，卓然成家。其論詩大旨，主乎消納。謂嚴滄浪「香象渡河」、「羚羊掛角」祇是形容「消納」二字之妙，世人不知，以爲野狐禪。金元以降，冗弱之病正坐不能「消納」云。海寧查氏，名家疊出。揆起於愼行、昇後，足繼家學。著有《篔谷文集》、《菽原堂集》。道光十四年卒，年六十五。

《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三〇　梅史爲人在通介之間，雖極困窮，恥事干謁。數往來湖上，不妄與人交。又嘗渡錢塘而東，之甬上，之括蒼，旅食四方，無知之者。【略】既領鄉薦，遂試吏安慶，後任直隸饒陽，擢州牧，卒於官。其已刊之詩，有《菽原堂初集》八卷。

《鐵牌行》《雪橋詩話餘集》卷七：邯鄲縣西二十里聖井岡，有龍祠。在井上禱雨，於井取鐵牌，得雨，則別製一牌，與舊牌還諸井。查梅史宰肥縣，道光五年夏，遣吏往禱。牌至縣，三日大雨霑足。考志乘，元延祐間已建祠塑像，特不言鐵牌始末，既感神貺，爲《鐵牌行》紀之云：【略】。

《將至山陰途中有述三首》《國朝杭郡詩續輯》卷三〇：梅史【略】嘗與屠太守倬、胡學博元杲、范秀才崇階，殳參軍三慶讀書清平山之拂塵菴。一日月夜，携酒山頂，聽海門濤聲滾滾上富春去，引滿者再，自誦其舊作：「不能爲宰相，會作良醫耳。今日之良醫，毋乃縣令是。」其聲淵淵振金石。

《高陽寒夜被酒雜書》《雪橋詩話餘集》卷六：雨堂少宰恩普，乙丑典會試，得查梅史卷，爲同事所抑，力爭不能得，竟失第。梅史《感舊》詩云：【略】爲少宰作也。《高陽寒夜被酒雜書》云：【略】亦紀此事。

《爲郭頻伽題僧廬聽雨圖》《靈芬館詩話》卷七：嘉慶辛酉之秋，余寓西湖昭慶寺。時張墨池孝廉如芝與其弟雲漢明府寓城中，兩君時一過訪。墨池精繪事，余取宋人詞意索畫《僧廬聽雨圖》，題者止查伯葵揆、龔素山凝祚二君。查詩云：【略】。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篔谷詩鈔》　二十卷，《文鈔》十二卷，查揆撰。

郭麐《柬查梅史（初揆）於拂塵盦并示屠琴陽（倬）范小湖（崇階）殳積堂（三慶）》　零落栖遲各自傷，差池風雨迫相望。貧中止酒眞奇事，客裏除詩無樂方。笑比士龍元有疾，瘦如昭略又加狂。諸君高絕讀書處，試看江潮接混茫。

又《寄梅史武林二首》　窮能疏問訊，老始重交知。薄宦十年久，同歸一面遲。頗聞猶意氣，想得舊鬚眉。婚嫁無難畢，山遊定幾時？　感槩五君

詠，流連七子游。何曾絕嵇阮，只恨逝應劉。喜劇書先發，行來跡少留。（君將謁選。）西湖諸俊侶，定念未招鷗。

又《病起懷人詩三十首》二二　此君豈是撇裾人？小見東方乞米身。紈袴兒郎多傲睨，須防酒後筆如神。（查梅史孝廉）

又《歲暮懷人詩・查梅史》　循吏而詩人，爲政亦已妙。銜卹尚嚼遲，麻衣遠誰弔？落日練江橫，寒雲敬亭峭。怊悵江行篇，難嗣木瓜報。

陳壽祺

論　述

《國朝正雅集》卷四九　宋湘云：「劉公戲謂七律如強弓硬弩，古來開到十分滿者無幾人。吾恭甫眞能十分滿矣！」

《射鷹樓詩話》卷二　福州陳恭甫先生《絳跗草堂詩》馳騁才華，驅役典籍，音調迫近盛唐而不必依傍摹擬，獨能拔出林派之外。《詠史》諸篇源出記室，則又吐納六朝。才人能事，蓋無所不有者也。其《書李密傳後》，聲調激越，氣魄雄厚，平揖空同可無愧色。

又　作詩隸事而有神韻最難。陳卧子對吳梅村自誦其近作得意之句云：「禁苑起山名萬歲，複宮新戲號《千秋》。」力則有之，巧則未也。王阮亭《襄陽懷古》云：「豈有酖人羊叔子？更無悔過竇連波。」巧則有之，趣則未也。不如恭甫先生「日邊名士多於鯽，江上歸心不爲鱸」，其風韻綿遠不可及。

《海天琴思錄》卷五　陳恭甫先生截句風神婉約，在劉賓客、李庶子之間，視阮亭無多讓也。東鄉吳蘭雪謂其詩得五音之旨。其《題畫》、《題渡口斜陽畫册》、《水西雨泊畫册》、《荻岸漁舟畫册》、《杏花春社畫册》，粵東梁福草謂吳蘭雪揄揚其詩不實，豈其然乎？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二　嘉慶間，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名亦甚重。《左海全集》自以經訓爲要，《絳跗草堂詩》瑕瑜參半，終帶幾分考據習氣。張亨甫孝廉至以浣花、玉局比之，謂可俯視竹垞，此不過門弟子之私論則然。其實恭甫之詩尚不敢望亨甫項背，遑論等而上之至於唐、宋之杜、蘇二公。

《石遺室詩話》卷二一　先生爲阮儀徵高弟子，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與同年張惠言、吳鼒、鮑桂星、王引之齊名。儀徵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徒。典廣東、河南試，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及見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丁母憂後，終於家居。主鼇峰書院講席。里黨義舉，若省會大成殿、明倫堂、貢院號舍、東西湖水利，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以漳浦黃石齋先生孤忠絕學，呈請從祀孔子廟，卒如所請。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左海經辨》、《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左海文集》、《左海駢體文》、《絳跗草堂詩集》、《東越儒林文苑後傳》、《遂初樓雜錄》，儀徵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說經者，入《皇清經解》。

又　左海於朋輩中，最善謝甸男，甚推薩檀河。左海學人之詩，檀河才氣可以弟畜左海也。

《清儒學案小傳・左海學案》上（存目）

《橘枝辭》　《射鷹樓詩話》卷三：恭甫先生《橘枝辭》七首，劉夢得之遺音，記其一云：【略】不着一字，儘得風流。與汪鈍翁之「郎行時節橘花零，南風吹來香滿庭。今年橘實大如斗，勸郎莫羨楚江萍。」風趣神韻，可相伯仲。

《寄俞太守》　《射鷹樓詩話》卷三：古文人里居皆可傳，如周密之癸辛巷，許渾之丁卯橋，此類不可枚舉。趙翼《憶山陽》詩云：「家在枚皋舊宅邊。」每一吟諷，令人意遠。唐黃滔，福州人，遷興安。其故居今名黃巷。恭甫先生《寄俞太守》詩云：「使君坐嘯壺樓晚，可憶山人巷姓黃？」蓋先生所居即滔之故里也，見詩自註。予記唐胡宿詩云：「粉壁已沈題鳳字，酒壚猶記姓黃人。」「姓黃」二字亦不苟。先生讀書多，無一字無來歷，皆類此。

傳　記

阮元《隱屏山人陳編修傳》　陳壽祺，字恭甫，號左海，閩縣人。父鶴

書，以文學主講仙遊、龍巖、邵武、泉州、漳州、上杭書院，皆有經法，有詩集數卷，事實詳元所撰《墓誌》中。壽祺五歲讀書，易於成誦，舉止端重，性靜且敏。成童即淹貫羣籍，一覽輒解，文藻博麗，有六朝、三唐風格。其鄉先生陳秋坪謂之曰：「當以千秋自命，勿爭名一時。」年十八，值臺灣林爽文之亂，有《海外紀事詩》，見之者歎曰：「此諸將嗣音也！」洎嘉勇福公平臺凱旋，其參軍郭公即壽祺母之族叔，屬代撰上嘉勇公百韻詩幷序，沈博絕麗，一時傳誦，稱爲才子。其序一篇，今刊集中，武進張惠言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年十九，乾隆己酉科舉於鄉。嘉慶己未會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會試闈中，其卷爲人所遏，元言於朱文正公曰：「師欲得如博學鴻詞科之名士乎？閩某卷經策是也。」遏者猶摘其四書文中語，元曰：「此語出《白虎通》。」於是文正公由後場力拔出之。既選館職，文正公愛其才，重視之。在都下，以經術文章與同年武進張惠言、全椒吳鼒、歙鮑桂星、高郵王引之齊名。辛酉散館，授編修。請歸省親，會元巡撫浙江，延主講杭州敷文書院兼課詁經精舍生徒。元修《海塘志》，且纂羣經古義爲《經郛》，壽祺皆定其義例焉。癸亥冬入都，甲子典試廣東，丁卯典試河南。己巳會試，房考所得多知名之士，張獄崧、劉光三其尤也。其衡文嶺南、中州也，二、三場遺卷一、二萬盡閱之。在都十年，恬然寡交遊，惟日以討論經義爲事。同年數人知而愛之，相待如昆弟。又及見碩儒錢竹汀、段懋堂、王懷祖、程易疇諸先生，故學益精博。中嘗被公卿論薦京察，書上，考擬陪南書房，俄以丁父憂歸，時庚午歲也。初，壽祺將以是歲逾秋告歸省親，未幾遽丁憂，星奔痛鉅，乃自悔其在都之非，其所述至令人不可卒讀。時年方四十，即抱退志矣。服闋，陳情乞養母，主泉州清源講院者十年，與諸生言修身勵學，教以經術，多士奮興，一洗空疏之習。嘗正定清源書院先賢祀位，並率諸生增置祀產，以資祀事。奉朱子於東舍，從以先賢之傳道而祀鄉學者：明蔡文莊公、張襄惠公、次崖林氏、紫峰陳氏、紫溪蘇氏、慕蓼王氏、素庵林氏、國朝李文貞公，凡八君子位左右。扁曰「先覺祠」，爲之記，陷石壁間。丁母憂後，終於家居，主鼇峰書院講席者十一年，創立規約，整肅課程，每月兼課經史文筆。其教士，以崇廉恥、踐禮法、研經術爲尚。作《義利辨》、《知恥說》、《科舉論》以示學者。士始畏其束縛，漸安之，久之悅服不能忘。公卿間有以名薦者，終不出。計自丁父憂後，養母十年，去官二十餘載，里黨義舉多爲之倡。若省會文昌祠大成殿廡、明倫堂、恤嫠賑廠、貢院號舍、東西湖水利，莫不首其議，與諸同志成之。桑梓利弊，蒿目痗心，往往直陳於大吏，冀獲挽救。雖間攖逆耳之怒，弗恤也。壽祺志在表揚先賢，以漳浦黃石齋先生之孤忠絕學久欲請祀孔子廟，道光四年遂偕紳士呈於督撫曰：「明儒漳浦黃公道周，行完忠孝，學貫天人，著述本乎六經，節義興乎百世。建言直諫，斥佞黜邪，蒙難捐軀，詠歌弗輟，浩氣足以塞天地，正性足以扶綱常，其德業在梁谿、考亭之間，其志節在文山、青陽之列，其發明聖學，衛道宗經大旨，與劉公宗周相近。是以榕壇、戟山並峙宇內，非獨出處節概，兩相頡頏。今劉公既崇祀西廡，請並黃公從祀，以彰名臣之軌範，樹儒宗之圭臬，正人心而維世教，翼聖道而勵貞修，實有光於國家庠序之典。」總督趙文恪公、巡撫孫文靖公韙之，即屬壽祺代撰疏稿。壽祺因謂《明史·黃道周傳贊》，稱其所陳深中時弊，足爲萬世龜鑑。《御批通鑑輯覽》紀其學行，推重於天下。乾隆四十一年特賜專謚忠端，其生平著述尤富，四庫採錄其書多至十種，皆闡明經旨，推究治道，而尤深於《易經》、《孝經》，其講學恪守朱子道派。遂本此意成疏稿，督撫會疏，請從祀東廡。明年春，禮部議如所請。秋八月大吏率文武吏奉主入祀孔子廟。時方鄉試，鄉士大夫及青衿千餘人相從行禮。其扶翼名教如此。壽祺又以黃忠端公所著《經解》九種及《榕壇問業》咸已著錄四庫，《經解》雖久經刊行，其餘遺書文集散見未及進者尚多，於是積十餘年蒐訪之力，購得《易本象鄴山講義》、《駢枝別集》、《大滌函書》及公門人石秋子洪思與莊起儁所撰《黃子年譜》。又得漳州士人藏本、海澄鄭白麓中書所編公文集三十六卷、詩十四卷。又假得公季子子平所編公全集原本，校對補遺數十編，彙成全集，重訂目錄，輯爲五十六卷，訂以年譜，謀於總督孫文靖公刊布之。閩省《通志》，舊志多誤，六十餘年文獻散失，請加纂勒，督撫從之，壽祺乃爲之創立義例，採訪事實，舉才者分任之，而自總其成。書成而病，以道光十四年春卒，年六十有四。壽祺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許、鄭，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跗堂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又著《歐陽夏侯經說考》、《魯齊韓詩說考》、《禮記鄭讀考》、《兩漢拾遺》、《遂初樓雜錄》。元選其《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及《文集中》之說經者入《皇清經

解》。壽祺雅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穀食，卻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噉柑柚少許。枕上作絕句云：「夢想仙巒二隱屏，問天應著少微星。人間無此溪山好，便欲乘雲上幔亭。」詞意惝怳，若有所會。子三：喬樅，道光乙酉舉人；朝樞、鴻棟。喬樅等訃來滇，請爲墓誌，元不爲誌而爲之傳，時甲午六月。論曰：山人以強仕之年告歸養親，可謂孝矣！親終不復仕，非如羲之誓墓有所激也，恬而已矣。立身於道義之中，而經學博通兩漢，文章雅似齊梁，其學行卓然傳矣。以千秋自命，不爭名一時，秋坪之言諒哉！

陳善《福建通志・儒林傳》　陳壽祺，字恭甫，其先自泉州遷福州，遂籍閩縣。祖起龍，父鶴書，有傳。壽祺於嘉慶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授職編修。九年典試廣東。十二年典試河南，旋記名御史。十四年丁外艱歸，服除，以母老，遂不復出，主講泉州清源書院。道光三年，主講鼇峰書院。鼇峰在省城，凡興利除弊，修舉廢墜，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也。主講鼇峰十一年，以經術造士，士多歸之。先是康熙間，太原閻若璩倡爲考訂之學，其源出於漢劉氏向、歆父子。劉氏校讐之業，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屑屑於字句之異同、訛舛也。然承古學式微之後，而以舊本之殊異，正古經之舛誤，由漢鄭氏、許氏以上通雅故，於經訓未嘗無補焉！元和惠棟、餘姚盧文弨、休甯戴震、曲阜孔廣森、嘉定錢大昕、金壇段若膺，復繼起焉！至大興朱珪、儀徵阮元大暢其說，一時聞風興起，江左尤盛。閩中自李光地、王士讓、官獻瑤爲宋儒之學，兼崇漢儒，壽祺初受業於孟吏部超然爲宋儒之學，及後出朱珪、阮元之門，既得所師承，又結交一時知名士，因是博聞強識，專爲鄭、許之學以疏證經傳，於閩中實開其端。又善爲沈博絕麗之辭，詞館中亦推重焉。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尚書大傳疏證》、《左海經辨》、《左海文鈔》、《左海詩鈔》、《左海駢體乙集》凡若干卷。年六十四卒於家。子喬樅，道光五年舉人。

周凱《陳恭甫先生家傳》　道光十四年二月，福州陳恭甫先生卒。既葬，明年春，其子喬樅來廈門，主講紫陽書院，述先生遺事，請於富陽周凱曰：「先君子志在傳經，其大者，儀徵相國阮公爲傳，光澤高雨農舍人爲行狀。墓誌事涉瑣屑，有關內行，可以垂訓子孫者，請更爲家傳，載諸譜乘。」凱曰：「諾。」謹受而讀之。先生諱某，字恭甫，先世惠安人，三遷居福州閩縣。生八歲，從大父學於外塾，時方食，值家告匱，謂之曰：「兒嗽飽飯，爾母日午未炊也。」即吐飯流涕，乞歸視母。令畢食，曰：「尚何能食也？」九歲通羣經，有異童目，舉架上書隨試之，解輒出新義。有《哭亡弟阿金詩》傳誦於時。年十二能文，工駢體，見許前宿。二十九成嘉慶己未進士，散館授編修。歸省，適座主阮公巡撫浙江。進謁，愕曰：「大考期邇，胡歸爲？」先生以兩世高堂，閩中饑，恐無以爲食對。公爲憮然。甲子，大父卒。先生方典試廣東，聞耗病卧數月，即思乞養，請於父文學公。文學年未耆，格於例，勿許，乃止。越六年，庚午，丁文學憂，星奔歸里。季弟履祥前沒，叔弟壽愷病瘵，亦尋沒，先生自悲違親遠仕，不及視含斂，念母在，矢志不仕。且曰：「吾師孟考功歸養時，父母俱存，今復何言？」服闋，陳情乞養。發藏書讀之，恣意考證。叔弟遺四男一女，俱在襁褓，撫之成立。妹氏林，早寡而貧，有二甥一女，割宅居之，並勖之學。道光二年，母郭太宜人病，且夕侍湯藥，不暫離。時休先生執手慰之曰：「自汝歸養侍左右，十三年矣！甘旨之奉，必適吾口；輕煖之御，必稱吾體。吾之所愛，汝不吾衰；吾之所惡，汝不吾拂。吾今耄矣！以天年終，汝其毋悲！」先生嗚咽不能言。及卒，杖不能成禮。先生念曾祖以下從祖多中絕，歲時親祭墓次。掌教清源書院時，釐族人墓地之侵削者爲勒石焉。高祖自晉江遷福州，里有同姓者與之偕，其後寖衰，遺兄弟二人，貧不能娶，年俱四十餘。助其弟娶婦，生二子，餘其兄終身。蒙師魏貢生瑛、老友陳郡丞登龍，沒皆無子，爲之立嗣。狀請孟考功入祀鄉賢，幷恤其後人。先生教授自給，家有餘積，悉以周親故待舉火者，恆數十。家人有骨丹相鬩者，必舉先生以爲言。或訴於先生，亦必正言譬解之。及先生卒，凡奔喪來哭者，皆失聲。據喬樅所述如此。生平著有《五經異義疏證》、《左海經辨》、《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說考》、《尚書大傳定本》、《洪範五行傳輯本》、《兩漢拾遺》、《左海駢體》、《左海文集》、《絳跗堂詩集》諸書，實開閩中經學之宗。已詳論阮、高二公傳志，不復論。論曰：先生雖不仕，而問學重天下。天下莫不仰先生名。鄉里有所興舉，大吏有所咨詢，惟先生是主。先生又敢言人所不敢言，爲人所不爲，雖忤於時，勿顧也。人第知先生之學足以傳後世，而不知先生學自有其本者。有子曰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凱故於喬樅之請，而樂爲之傳，以補傳志所未載。

高澍然《奉政大夫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陳先生壽祺行狀》（存目）
《清史列傳・陳壽祺傳》（存目）
《清儒學案小傳・陳先生壽祺》（存目）

紀事

《海外紀事詩》《臺灣詩乘》卷三：閩縣陳恭甫太史壽祺有《海外紀事》詩八首，爲林爽文之役而作。此詩所引「龍碩」、「草雞」、「母鴨」，均屬臺灣故事。《雪橋詩話》卷一〇：臺灣林爽文之亂，陳左海時年十八，有《海外紀事詩》。嘉勇貝子平臺凱旋，其參軍郭某即左海母之族叔，屬代撰《上嘉勇百韻詩并序》，沈博絶麗。其序，今刊集中。張皋文讀之曰：「擬之燕、許，何多讓焉？」四十歸田，好漢學，治經知師法。遇鄉黨利病有所見聞，必言於大吏，雖嫌疑不避。慕武夷山水，紫陽精舍，晚年自號隱屏，作《隱屏山人傳》。

《平定臺灣恭紀》《臺灣詩乘》卷三：恭甫集中有《平定臺灣恭紀六章》，亦爲此役（按指林爽文之役）而作者。詩曰：【略】。

《劉奐爲鄉貢招同人泛舟西湖飲宛在堂懷古二首》《石遺室詩話》卷二一：陳恭甫先生有《劉奐爲鄉貢招同人泛舟西湖飲宛在堂懷古二首》云：【略】二詩稍有故事，前首寫湖上景物極肖，如秋水不過盈尺，野花不過幾枝，菱舟村女，沈窘釣翁，稻畦中頗多白鷺，可以點綴詩篇者，如是而已。次首自注謂葉臺山不必與詞人爭一席，余不謂然。事業自是一事，文章又自一事，不相掩也。陳叔度（鴻）傳作止「一山在水次，終日有泉聲」十字，便占一席。臺山頗能詩，即如「桑柘幾家」一聯，極肖湖景，何妨亦分一席？此次重修此堂，增祀十數人，除歐齋、枚如、靄仁、木庵爲四人門生故舊所推舉外，其茂之、甌香、石幢、荔鄉、檀河、甸男、恭甫、少穆、退庵、損軒、曉谷，皆余與弢庵所定議。亦有謂少穆先生已附祀李忠定祠，無需及此者。余以爲古來詩人如歐陽文忠、蘇文忠，何嘗以事業掩其文章哉？湖中舊只有一畫船，屬宛在堂，記船上有一版聯云：「新漲拍橋搖櫓過，雜花生樹倚窗看。」係少穆先生寫作，湖景宛然在目。十一人中，惟退庵（梁茝隣先生章鉅）後未入祀。

《題茝林藩伯燈窗梧竹圖》《石遺室詩話》卷二一：左海集中，與退庵倡和詩最多，間有本事可傳者。如《題茝林藩伯燈窗梧竹圖》，題下有注云：嘉慶丙子，蘇齋與茝林、蘭卿論詩，落句有「多少窗燈梧竹響？欲憑舊雨爲傳神」之句，茝林、蘭卿，因先後繪此圖。詩云：【略】。

《枕上絶句》《石遺室詩話》卷二一：左海【略】晚年自號隱屏山人，作《隱屏山人傳》。疾時不穀食，卻醫藥，惟日啜武夷巖茗，嗽柑柚少許。枕上作絶句云：【略】詞意恬怳，若有所會。（以上節摘阮元所撰《陳編修傳》）此詩今不在集中。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左海文集》十卷，《絳跌堂詩集》六卷，《左海乙集》、《駢體文》二卷，《東觀存稿》二卷，陳壽祺撰。

《清儒學案小傳・陳先生壽祺》先生初從同里孟瓶庵郎中游，潛心理學，以古君子自期。迨會試出朱文正、阮文達門，乃專爲漢儒之學。又及見錢竹汀、段若膺、王懷祖、程易疇諸名宿，故學益精博。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先生闡明遺書，以《尚書大傳》自宋以後刻本率多譌漏，因爲《大傳定本》三卷、《序錄》一卷、《訂誤》一卷，並附錄《洪範五行傳論》三卷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五經異義》則取近人編輯諸本參互考訂成《疏證》三卷。其《今文尚書經說考》、《魯齊韓三家詩遺說考》、《禮記鄭讀考》皆未竟，子喬樅續成之。他所著又有《左海經辨》二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東觀存稿》一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跌草堂詩集》六卷。（參自撰《隱屏山人傳》史傳。）

《清史稿・陳壽祺傳》壽祺會試出朱珪、阮元門，乃專爲漢儒之學。又及見錢大昕、段玉裁、王念孫、程瑤田諸人，故學益精博。解經得兩漢大義，每舉一義，輒有折衷。兩漢經師莫先於伏生，莫備於許氏、鄭氏，壽祺闡明遺書，著《尚書大傳箋》三卷《序錄》一卷《訂誤》一卷，附《漢書五行志》，綴以他書所引劉氏《五行傳論》三卷。序曰：「伏生《大傳》，條撰大義，因經屬恉，其文辭爾雅深厚，最近《大小戴記》七十子之徒所說，非漢諸儒傳訓之

所能及也。康成百世儒宗，獨注《大傳》，其釋《三禮》，每援引之。及注《古文尚書》《洪範》五事、《康誥》孟侯文王伐崇、戕者之歲周公克殷、踐奄之年，咸據《大傳》以明事，豈非閎識博通信舊聞者哉？且夫伏生之學，尤善於《禮》，其言巡狩、朝覲、郊尸、迎日、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樂，皆唐、虞三代遺文，往往六經所不備，諸子百家所不詳。今其書散逸，十無四、五，尤可寶重。宋朱子與勉齋黃氏纂《儀禮經傳通解》，攟摭《大傳》獨詳，蓋有裨《禮》學，不虛也。《五行傳》者，自夏侯始昌，至劉氏父子傳之，皆善推祓福著天人之應。漢儒治經，莫不明象數陰陽，以窮極性命。故《易》有孟、京卦氣之候，《詩》有翼奉五際之要，《春秋》有公羊災異之條，《書》有夏侯、劉氏、許商、李尋《洪範》之論。班固本《大傳》，攬仲舒，別向、歆，以傳《春秋》，告往知來，王事之表，不可廢也。是以錄《漢書五行志》附於後，以備一家之學云。又著《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左海經辨》二卷、《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趺堂詩集》六卷、《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東觀存稿》一卷。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吳派經學家列傳第四》 其解經，得兩漢大義。必舉一事，每有折衷。上溯伏生，下至鄭、許，靡不通徹。所著有《五經異義疏證》三卷、《尚書大傳定本》三卷、《洪範五行傳輯本》三卷，咸較舊校爲勝。《左海經辨》四卷、《左海文集》十卷，其精者多收入學海堂《經解》。《左海駢體文》二卷、《絳趺堂詩集》六卷，亦沈博絕麗，有六朝、三唐風格。《東越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則備史稿者也。又有《歐陽夏侯經說考》、《齊魯韓詩話考》、《禮記鄭讀考》、《說文經詁兩漢拾遺》、《遂初樓雜記》等，未竟，長子喬樅爲補成之。

陸繼輅

論　述

《定香亭筆談》卷一 武進陸邵聞（耀遹）詩才清拔，非唐人不道隻字。詞更清空婉約，劇似宋人。其季父祁生（繼輅），詩筆超妙，於太白清放、側艷之處兩得之。人稱「二陸」。

宋翔鳳《崇百藥齋三集序》 陸子年過知命，名困外吏，菀菀多病，時時傷心，有難割之恩，成無方之別，故經以山川，緯以離合。見其淺也，挹之則深；見其近也，推之則遠。所謂不得已之言，尤足以傳也。

光緒《武進志餘》卷四 詩驚才絕艷，長於言情，其崎嶔磊落之懷，以纏綿悱惻出之，合香山、玉溪爲一，較搖首弄姿者倜乎遠矣！文工於叙事，清朗拔俗。

《雪橋詩話》卷一〇 陸祁孫與兄子劭聞齊名，時稱「二陸」。論文詆王惕甫，謂姚惜抱譽之爲大過，而論詩不薄沈歸愚、吳穀人。所著《合肥學舍札記》，稱心而言，老輩談藝語亦多見其中。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四 祁孫文承陽湖宗派，兼工駢儷，詩詞婉篤深遠，澹而彌永。李申耆爲誌墓，稱其肆力於詩，清溫多風，如其爲人。治訓故考訂之學，有《札記》五十餘卷，今刻行者僅十二卷，書末附綴冗雜，不知編次出誰手也。

何兆瀛《洞庭緣傳奇叙》 陽湖陸祁生先生，以承明著作之才，當幕府優游之日，文餘慧業，詩雜仙心，綴《聊齋》志怪之書，翻湖上傳奇之譜，爲《洞庭緣》院本十六折。作波濤而縈帶，織雲錦以綢繆。人同劉阮，俱號龍媒；緣結履巾，偏逢魚腹。雲鬟霧鬢，吹下步虛之聲；海市蜃樓，飛作散花之舞。烏絲寫徧，紅豆敲殘，誇小杜以驚迴，競周郎而顧誤。斯亦擅韻事於千古，成嘉會於一時已。嗚呼！秣陵秋老，皖水雲愁。繁絃急管，賸有哀音；天上

人間，遂成絕調。際紅羊之浩劫，慘黑籍之須臾。逍遙猿鶴，空留節度旌旗；曼衍魚龍，散入江天烽火。遺編秘笈，都付秦灰；碎玉零珠，竟完趙璧。丹鉛點校，楮墨紛披。華年錦瑟，恍招仙蝠之來；香國花幡，應有湘靈之護。令子存陔出示茲編，重加訂正，將貽剞氏，索爲駢言。僕也春明夢幻，秋景神傷，慙開北海之樽，老作西湖之長。誦《百藥》之集，詩卷長留；追《四夢》之蹤，風流嗣響。爲按霓裳之拍，如聞水調之歌，成美滿於人天，播芳馨於蘭芷。雲中風嫋，帝子醫其降兮；江上峯青，先生移我情矣！光緒丙子暮春，古昇州後學何兆瀛謹叙。

歸懋儀《洞庭緣題詞》 憐才難得使君偏，列宿常看聚綺筵。有客月明吹玉笛，醉吞滄海製新篇。風鬟一賦詎能忘？狼籍羅巾醉草狂。合有仙姝配名士，《桃花源記》未荒唐。柳暲鶯嬌蝶亦癡，窺簾聽譜合歡詞。冰綃玉尺分明在，絕勝探花上第時。湖主憐才贈佩瑞，酒狂纔遣又詩狂。琳宮有願終能到，莫悵神山路渺茫。新聲幾處帶離聲？賦罷閒愁賦送行。一樣兩行知己淚，英雄兒女總牽情。頻番風信倦匆匆，贏得清詞蜀錦籠。寄語河陽仙令尹，又聽新曲藕花中。（是日，又演廉山大令《護花幡》傳奇。）何計能消萬古愁？琴河曲曲憶前游。《秣陵秋》老宮商換，重見江花結蜃樓。（祁生向有《秣陵秋》傳奇之作。）歸棹爭迎八月潮，重來南國採風謠。新銜兼署輶軒使，敕賜鈞天碧玉簫。（味莊師招看《洞庭緣》新劇，次祁生自題韻，常熟女史歸懋儀。）

何琪《洞庭緣題詞》 天與才情助少年，羣花都遜筆花妍。醉中手把瓊簫坐，畫出秦樓跨鳳仙。聽說連宵譜豔詞，有人親爲界烏絲。尋常不肯嫣然笑，等取周郎顧曲時。牽雲曳雪太匆匆，門外班騅立曉風。曲自團圓人小別，分明老眼燭花中。征帆小駐聽離歌，主客平分別緒多。（時味莊兵備入覲。）知己恩深兒女怨，百端交集奈君何？

黃承曾《洞庭緣題詞》 兩折仙緣譜洞庭，陸郎才筆妙通靈。倘教把向湘舟讀，定有魚龍月下聽。

樂鈞《洞庭緣題詞》 珠宮貝闕通呼吸，金甲神人奮波立。手劃洪流萬丈開，失路書生平步入。因緣荒幻世所疑，赤繩繫足如此奇。精魂淪入三生石，星娥神女皆相思。洞庭由來張樂地，瀟湘帝子此游戲。夜彈寶瑟無人知，黛眉愁對君山翠。君不聞雨工戴角成毛羣，仙顏欲化涇陵塵。馬上郎君抱明義，夫壻那知行路人？騷人心探龍宮籙，寫作人間斷腸曲。鍊成媧石補情天，淚滿九疑峰下竹。是等閒事，羨爾顏色能傾城。風鬟霧鬢何娉婷？洛妃遙妒波臣驚。長生亦夭桃豔發五花樹，幅巾願拜哀牢主。昔日錢塘破陣聲，翻出霓裳羽衣譜。子春凡骨情亦頑，求取明珠身便還。何年借得仙人笛，吹入風濤頌洞間？

吳堦《洞庭緣題詞》 畏暑眞無避暑方，新詞忽地展清商。魚龍曼衍渾閒事，木葉微波動晚涼。寶笈雲籤次第抽，長生有訣亦能求。但愁劉徹無仙骨，渺渺西風鄂渚舟。人間無地著清狂，難得龍君玉尺量。簫鼓揚靈今在否？要將杯酒酹瀟湘。一撮刀圭易種恩，題巾詩好不須論。鮫宮坦腹人多少？閒煞三閭屈相魂。枇杷花下譜新修，脫稿爭傳菊部頭。製曲士龍年最少，愛才人感李滄州。紅藕香中燭兩行，如花龍女夜登場。座中偏賞塡詞好，不看雲郎看陸郎。江南渭北各裁花，（謂萬廉山、莊伯鴻兩大令。）悵望詞人天一涯，（萬有《護花旛》，莊有《秣陵秋》新製。）老我春蠶絲欲盡，不堪重省舊箏琶。（余舊譜《皖江雲》一種，亦製《護花旛》未竟三折，屬祁生續之。）海舶新將院本尋，雞林早晚購千金。憑君更撰荒唐事，絕勝寒郊瘦島吟。

洪亮吉《洞庭緣題詞》 下第才人暗自傷，忽驚奇福出尋常。龍堂入夜波如海，別展鮫宮作壻鄉。玉茗花殘閣亦傾，是誰拈筆與爭名？到頭一樣神仙夢，樂府新傳兩柳生。

劉嗣綰《洞庭緣題詞》 湘絃調冰切龍語，天外風吹洞庭雨。湖中風雨日顯，妾身植柳姓在天。朝霞東升撇波戲，騎魚歸來得魚婢。隔窗冰人影如織，鮫綃上機不成匹。雌聲夜咽吟寒簧，龍宮新迎白石郎。盤中淚圓玉壺小，抱珠一雙眠不曉。空簾低挂蟾蜍鉤，蝦鬚卷天海倒流。龍涎滿堂照龍燭，長蛾出門掃煙綠。年年龍王嫁女哭，四月十九終君曲。

傳記

李兆洛《貴溪縣知縣陸君墓誌銘》 陸出古陸終氏，漢、晉閒爲吳中望，唐宰相宣公至君凡三十二世。明初有照毅將軍都督同知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諱福者，自淮安徙居常州，君之十四世祖也。曾祖廷煒、祖載起並諸生，贈順

昌縣知縣。父廣霖，乾隆己未進士，歷官福建、廣西，終恭城縣知縣，署思恩府百色同知，治績載閩志。嫡母高、繼母莊、生母林。君諱繼輅，字祁孫，一字修平，恭城之暮子也。九歲而孤，林太宜人實能長而成之。君儀幹秀削，讀書夙成，文彩四照，音聲清如唳鶴，吐辭雋婉，常傾座人。當代先達有人倫鑒者，爭羅而禮焉。不冒輕涉世事，惟肆力於詩，清溫多風，如其人也。嘉慶庚申中江南鄉榜，入試禮部仍黜。丁丑大挑二等，選合肥縣學訓導。君少羸善病，憚鞅掌，而爲校官得士譽，上游薦以才任治劇。又修省志，董成事，以勞議叙，授江西貴溪縣知縣。到官三年，治政清肅，因疾乞休。既得請，旅省城。行有日矣！而竟不起。予年二十，始識君於君之第。一時里中少儁士皆集，因而定交。予每至郡，必詣君，同人皆集君所，予之友皆君友也。君綢繆婉摯，篤切劘之誼。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壺，歡笑間作已。或觸所聞見，微辭致規，因極論得失，欲刳心相示，涕泗橫流，不知者以爲酒狂也。自予服官淮甸，遂不復見。比君赴合肥，予適旋里，得一再見，而情緒非復昔時矣！君盡室之官，空其屋以賃某姓，某不戒於火，盡燔所居。追憶昔所遊宴處，如在目前。念君歸來當何如措懷？而竟與人俱渺也，復可以致思乎哉？君性至孝，痛祿養不逮，爲林太宜人請封典，譔錄年譜，求諸同人能文詞者爲序、讚、銘誄等若干篇，都爲一集，以傳於後，曰《貞珉錄》。嘗致予書，欲有所爲，予不能繼諸人後，遲遲未成也。今君亡矣！愧負何可釋？著之君誌，成君志焉。著《崇百藥齋詩文集》并《札記》五十餘卷，學者多愛誦。生乾隆三十七年壬辰十一月二十六日，卒道光十四年甲午六月二十三日。配錢宜人，生子耀連，蚤卒。女三：壻惲彙昌、洪穀曾、楊方訓，皆友之子，皆文而才。簉室王生子二：曰光迨，曰嘉遂。光迨五齡、嘉遂二齡耳。方耀連之不祿也，君以兄子耀遹之子聰應爲嗣孫，曾孫佑杞、佑勤。君歿，耀遹爲塋葬於陽湖豐西鄉橫塘之阡。道光十五年乙未十月二十五日也。耀遹齒稍長於君，恩則父子，而相親若兄弟，其趣操亦略同，庶幾廣受籍咸之亞，方刻君遺書而傳之。銘曰：行何齟齬？世何忽忽？通而非通，窮而非窮，君文則工。

道光《武進陽湖合志》卷一八　嘉慶五年恩科十七名，廣霖子，貴溪知縣。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六　陸繼輅，字祁孫，江蘇陽湖人。嘉慶庚申舉人。官江西貴溪縣知縣。有《合肥學舍札記》、《崇百藥齋全集》。縣志：繼輅生平於詩致力最深，比興之旨，導源《三百》；爲古文辭雅近歐、蘇。始爲合肥訓導，甚得士譽。俸滿，保知縣。以修《安徽省志》叙勞，選授貴溪縣，凡三年，以疾乞休，卒。

同治《貴溪縣志》卷六　江蘇陽湖舉人，道光十二年到任。

光緒《武進陽湖縣志》卷二三　字祁孫。儀幹秀削，與兄子耀遹齊名，時稱「二陸」。嘉慶五年舉人，選合肥訓導，甚得時譽。俸滿，保舉知縣，以修《安徽省志》叙勞，選江西貴溪知縣，任三年，以疾乞休，卒。繼輅于詩致力最深，亦長古文辭。

《清史列傳・陸繼輅傳》　陸繼輅，字祁孫，亦陽湖人。九歲而孤，生母林氏實長而成之，嘗閉置不令出外。年十七應學使者試，識丁履恒、吳廷敬。歸告母，母察之，以爲賢，遂縱繼輅結客。先後交惲敬及莊曾詒、張琦、洪飴孫，學日進。與兄子耀遹齊名，人稱「二陸」。繼輅儀幹秀削，讀書夙成，吐辭雋婉，常傾座人。當代先達有人倫鑒者，爭羅而禮焉。嘉慶五年舉人，官合肥縣訓導，甚得時譽。俸滿，保知縣，以修《安徽省志》，叙勞選江西貴溪縣。三年，以疾乞休。十四年卒，年六十一。是時常州一郡多志節卓犖之士，而古文巨手亦出其間。惲敬、張惠言，天下推爲陽湖派，與桐城相抗。繼輅及董士錫所爲文亦拔戟自成一隊。而繼輅於詩致力尤深，著有《崇百藥齋文集》四十四卷、《合肥學舍札記》八卷。

《清儒學案小傳・陸先生繼輅》（存目）

紀事

潘德輿《貴溪縣知縣陸君墓誌銘》　綢繆婉摯，篤切劘之誼，每朋尊促坐，清酒百壺，歡笑間作已。或觸所聞見，微辭致規，因極論得失，欲刳心相示，涕泗橫流，不知者以爲酒狂也。

《國朝正雅集》卷五〇　吳育云：「君八上春官不中第，僅以乙科爲校官，得薦爲縣令而已。生平以詩文自豪，不與俗伍。其於吏事固非所喜，故不久輒去。」

光緒《武陽志餘》卷一一　陸繼輅妻錢惠尊，字詵宜，舞陽知縣適女，事

姑孝謹，處貧自得，閒吟詠，著《五眞閣吟稿》。女兌貞，亦能詩。

光緒《武進志餘》卷四 知縣陸繼輅墓，在陽湖豐西鄉橫塘橋。

《謁包孝肅公祠》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吾邑香花墩爲包孝肅公讀書處，後人卽其地建公祠，祁生有謁祠詩云：【略】自註：「祠前有池，產鯽尤美，非包姓不得漁。」

《贈黃秀才》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冷宦閒趣圖》，邑人黃秀才承谷爲祁孫學博作者，圖凡十二幀：曰「四頂看雲」，曰「雙流晚釣」，曰「浮槎調水」，曰「漅湖泛秋」，曰「羣經審韻」，曰「衰柳塡詞」，曰「石塘訪友」，曰「安豐題墓」，曰「賞雨携尊」，曰「衝寒送別」，曰「學舍定文」，曰「雪庭聯句」。君《贈黃秀才》詩【略】，蓋謂此也。

《仙蝶謠》 《清稗類鈔·戲劇類》：李味莊兵備宴客嘉蔭堂，歌者孔福方演劇中之花魁孃子，瞥有羅浮大蝶飛至，繞伶身三匝而去。陸祁生孝廉因作《仙蝶謠》，而改七薾爲之圖，詞云：【略】。

著録

宋翔鳳《崇百藥齋三集序》 陽湖陸子饌其甲申以來四年之詩爲《崇百藥齋第三集》，合詩詞四卷，長洲宋翔鳳爲次第其目而序之曰：「【略】前者兩集之成，合數十年之作。既已鍛鍊章句，切劘聲音，使讀者惜少壯之意氣，識沈淪而俯仰。或者謂詩人之慷慨，無濟於事業。是皆肆奇懷而不返，摛藻景而遂流。若夫忠厚惻怛，明其本原，沈憂懨悁，推其極至，此固平昔之蘊積偶寄於詞章爾！茲以方滯常調，仍爲旅遊，挈累皖水，卒業方志。廉使崧亭先生既耽玩其舊集，復瀏覽夫新篇，爲付剞劂，使人快覩。陸子乃更商其去留。【略】陸子雖以招落，猶非棄置，將可措施。則廉使爲續布其詩，蓋亦深知其志力之所在，幷爲抑塞者發其情也。道光八年三月。

姚燮《今樂考證·著錄》一〇 陸繼輅二種：《洞庭緣》、《碧桃記》。繼輅，字祁生。《碧桃記》爲吳蘭雪姬人岳綠春作。

光緒《武進志餘》卷四 《崇百藥齋集》二十卷、《續集》四卷、《三集》十二卷，並國朝貴溪知縣陸繼輅祁生撰。《初集》詩十二卷、文七卷，阮文達序之；《續集》詩、文各二卷，《三集》詩十卷、文二卷，長洲宋翔鳳序之。【略】《陸氏科第表》一卷、《合肥學舍札記》十二卷，存。《清鄰詞》一卷、《五眞閣吟稿》一卷，存，陸繼輅妻錢惠尊詵宜撰。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陽湖陸祁生爲吾肥學博時，輯《淝水蘭言錄》，余久覓未得。其《崇百藥齋詩文集》，刊於合肥學舍，由徐漢蒼、蔡邦紱、盛朝傑、史大鏞、李汝琦、趙對澂、趙彥倫、虞毓芳、王應銘、黃承谷、李鴻圖釀資爲之，皆吾邑士人之及君門下者。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崇百藥齋文集》 二十卷，《續集》四卷、《三集》十二卷，陸繼輅撰。

藝文

周儀暐《乙丑報罷將由江南之粵東出都留別二十二首》八 便慰牢騷悵不禁，如君猶復問升沉。猖狂易墮樽前淚，感激難抒別後心。親老未宜豪氣盡，才多莫使客愁侵！歸家計日登堂去，爲子平安報好音。

陳用光

論述

吳德旋《陳用光神道碑銘》 乾隆、嘉慶之際，天下言文章者推桐城。而江西新城亦最盛。桐城姚郎中鼐，公本師也。然公幼學於舅氏同里魯進士仁驥，故爲文兼取兩家法而澤之，於詩書仁義則一而已。詩初學鉛山蔣編修士銓，後亦以姚郎中爲法，故氣稍斂抑云。【略】公之先，自凝齋先生以宋儒之學爲教，陳州恪遵其說。公幼時習聞之，言動必循禮法。然治經未嘗墨守宋儒門戶，於《禮記》有《刪改陳澔集說》；於《四書》有《通義》未定本；於《春

秋》則倣呂東萊《讀詩記》，取諸儒先之說合於己例者順而摭之，緣而成之，名《春秋屬辭會義》，斷手於襄公，至臨歿時猶以此書未成爲憾。嘗取近時人之嘉言懿行及關於掌故國聞者，集爲《衲被錄》若干卷，自爲詩文集若干卷。公於爲文，善上元管同、宣城梅曾亮。同曾亮皆嘗受古文法於姚郎中，而同爲公典試江南所得士。曾亮故年家子，然公接之恆自降抑。卽以德旋之淺陋，顧嘗與公妄論詩古文利病，公輒欣然聽之，其能不自矜如此。

梅曾亮《太乙舟山房文集序》　見其人而知其心，人之眞者也；見其文而知其人，文之眞者也。人有緩急剛柔之性，而其文有陰陽動靜之殊。譬之查梨橘柚，味不同而各符其名，肖其物；猶裘葛冰炭也，極其所長，而皆見其短。使一物而兼衆味，與衆物之長，則名與味乖；而飾其短，則長不可以復見：皆失其眞者也。失其眞，則人雖接膝而不相知；得其眞，雖千百世上，其性情之剛柔緩急，見於言語行事者，可以坐而得之。蓋文之眞僞，其輕重於人也，固如此。新城禮部侍郎陳公，爲古文學，得於桐城姚姬傳先生：扶植理道，寬樸博雅，不爲深刻毛摯之狀，而守純氣專，主柔而不可屈；不爲熊熊之光，絢爛之色，而靜虛澹淡，若近而若遠，若可執而不停。蓋其德性粹正得之天，而襮其眞於外者，於文其大端也。道光十五年秋，公薨，人無知不知，皆喟然曰：「古君子不存於今！」然公獨其形質亡耳。浩浩然隨流平進，而不攓擻於升降也。家貧屢空，而不戚戚於豐殖也。見一善而亟下之，樂稱道之，忘年位之尊與善之非在己也。莊莊乎不自枉以導人，而不齦齦於崖岸也。雖沒世後，讀其文如見其生平言語行事。嗟呼！是豈可以僞爲之哉！夫公之學，固出於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劉海峰學博，其文亦皆較然不同，蓋性情異文亦異焉！其異也，乃其所以爲眞歟！公之薨也，子蘭第以遺令定文於曾亮，故謹序之。昔嘗見語曰：「尊公太夫人遺事幸示余，相爲作墓表也。」言諾猶在，今乃序遺文於公，其尤可感也夫！道光十七年三月上元梅曾亮序。

《清儒學案小傳・陳先生用光》（存目）

傳記

吳德旋《陳用光神道碑銘》　公諱用光，字碩士，一字實思，姓陳氏，世居江西新城縣。曾祖世爵，候選州同知，贈資政大夫。祖道，乾隆戊辰科進士，候選知縣，贈光祿大夫。嘗以宋儒之學啓迪後進，學者所稱凝齋先生也。父守詒，河南陳州府知府，贈資政大夫。陳州五子，公次三。幼有至性。九歲喪母魯夫人，家人每言及輒流涕。庶母姚撫之，慈甚，喪其卒如所生。少補邑弟子員，翁學士方綱、李侍郎璜爲學政，皆器異之。至京師，尤爲朱文正、彭文勤兩公所優許。中嘉慶五年順天鄉試舉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十九年轉御史，巡視西城，以部議回原衙門，仍供職編修。道光二年遷司業，歷中允侍講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禮部右侍郎，署戶部右侍郎，經禮部左侍郎。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館纂修、總纂，文穎館纂修，《明鑑》總纂。兩爲會試同考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乙酉江南鄉試副考官，提督福建學政，浙江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公性和易，不與人競，亦不喜顯立同異。達官有期之喪，公固無意往也，人問之乃曰：「吾大誤，竟忘往弔。」由侍講學士驟遷至內閣學士。上面諭曰：「朕知汝能恬退，故特用汝。汝非有保舉人也。」【略】公俸祿所入，悉費於施與。同年查訥勤夫婦相繼卒，無子，以其三女爲子婦，而子其幼，女擇顧侍郎皐之子嫁之。爲外舅舅氏及師姚郎中置祭田，費或千金，或數百金，無靳惜。故無一日不貧，然未嘗或見其有憂貧之色。【略】公爲浙江學政時，奏罷宋孫覿之專祠奉祀，以黜邪佞。而海甯祝貢士淦，故凝齋先生友也，其爲學由楊園張考夫以達於子朱子，公訪得其詩文遺集刻之。此足以見公之志在正人心、厚風俗，而非徒以文章爲報國之具矣。娶魯夫人，四子：蘭瑞，太學生；蘭滋，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候補郎中；蘭豫，甘肅高臺縣縣丞。女七人：適魯應祜、涂慕祁、王輔舜、王汝誠、祁嵩藻、譚蘭祜、曹祓。孫三人：大煥、大慶、大基。曾孫一人：曾璋。公之卒，以道光十五年八月十三日，年六十八。其明年某月日葬於某所。梅郎中曾亮既誌而銘之矣！德旋爲之文其碑而系以銘曰：志矩爲學，宗經爲文。稽古必力，卓然有聞。久居史職，三長無忝。進貳秩宗，在公黽勉。務既厥實，不矜其聲。謙謙致美，撝而非鳴。多賢之門，韜此懿德。顯詩刻碑，昭示無極。

梅曾亮《陳用光墓誌銘》　公姓陳氏，諱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曾祖贈資政公世爵。祖道，進士，贈光祿大夫。考守詒，陳州府知府，贈資政

大夫。配魯夫人生公兄弟五人，公次三。自陳州公以上皆以名德尊重，振匱濟貧，於州里有恩。公嘉慶六年進士，授編修。轉御史，以部議回編修供職。歷官至禮部左侍郎。公自少從魯山木，好爲文章。及壯，師桐城姚郎中鼐，以爲古文詞必扶植理道，緣經術爲義法，宗旨儒不根而高材生。又奴主同異，破碎大體，學不拘行，藝精道荒，慨然欲以文章道術自表見。薦寵後進文藝，廣坐中稱心而談，不顧人厚薄然否。至達官要人慶弔事不數數也，語及則曰忘之。自御史回編修，益貧甚。人勸其出游，公曰：「吾近臣矣！又爲人客，奈何？」嘗有貸於友人，至則弈棋賦詩盡日暮，忘所事而返。然於師友誼至篤，以千金、五百金爲兩師祭田。同年孤女幼，撫嫁之。前後爲編修二十年，始轉司業。司業例不與大考。公語曾亮曰：「吾性好文，而拙於書，莫宜是官。」不數年，驟遷至閣學。上諭曰：「汝非有保舉人，朕知汝恬退，進汝官。」嘗充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國史文穎館及《明鑑》總纂。以編修爲甲戌、己卯會試同考官，戊辰河南鄉試正考官；以閣學侍郎爲福建學政，壬辰科會試覆試閱卷大臣，武會試總裁，浙江學政。爲學政時，以宋臣孫覿摧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道光十五年回京，以禮部左侍郎供職。適上賜《平定回疆圖》，公觴客，敬觀樂甚。未幾，病。夢陳州公曰：「求吾木於家，以是藥汝，疾其逃逋。」曾亮聞而傷曰：「疾求木，兆之棺矣！」疾篤，賞假者。再以八月十三日薨，年六十八。有《衲被錄》、《太乙舟詩文集》若干卷。《春秋屬詞會義》若干卷，未成。配魯夫人，四子：蘭瑞，國學生，早卒；蘭滋，上思州知州；蘭第，戶部河南司郎中；蘭豫，高臺縣丞。孫三人。曾孫一人。女七人：適魯、適涂、適祁、適譚、適曹，其三、四所適皆王姓。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新城縣某鄉某原。公之孤蘭第來請曰：「知公者，莫如子深，敢請銘。」其詞曰：公行高世，帝遂其逢。人巧人趨，安安而通。持古律衡，命觀五風。貪賢利善，悃悃斷斷。年不極位，孤士幽嘆。山盤水交，公神是愉。窆石鐫詞，以奠陰墟。

又《禮部左侍郎陳公用光行狀》（存目）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六　陳用光，字碩士，江西新城人。嘉慶辛酉進士。官至禮部左侍郎。有《太乙舟文集》。《國朝先正事略》：先生以學行重一時，在浙學任以宋臣孫覿摧忠助邪，奏罷其祀。

《清朝先正事略・黃靜山先生事略》附　陳用光，字碩士，凝齋次子陳州太守守詒之子。嘉慶六年進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分校會試二，校順天鄉試一。典河南江南鄉試，督福建、浙江學政各一。督浙學時，以宋臣孫覿摧忠助邪，奏罷其專祀。訓諸生，必本古儒先警戒之道。篤於師友誼，以千金、五百金爲魯絜非、姚姬傳兩師置祭田。同年生孤女幼，撫嫁之。以學行重一時。著有《衲被錄》、《太乙舟文集》凡若干卷。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〇五錄「國史館本傳」（存目）

《清史列傳・陳用光傳》　陳用光，江西新城人。嘉慶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七年散館授編修。十三年充河南鄉試正考官。十八年升江南道監察御史。時逆賊林清伏誅，後詔求直言。用光奏言：「臣深思致患之原，竊察御史。時逆賊林清伏誅，後詔求直言。用光奏言：「臣深思致患之原，竊以爲大端有二：一則大興、宛平之選吏，未得愼簡之方；一則山東、河南之察吏，未得舉措之道。大興、宛平屬於順天府，而選大興、宛平者第由直隸總督之題升府尹，雖會銜而不能專主。聞升此二縣，大抵以資格深而闤冗無才者授之，積習相沿數十年於茲。彼既無才，安能責以發伏摘奸之治。臣度向來題升者之意，必以京師之地百司具焉，綱維所布，固已條教詳明，爲大興、宛平者但能不失期會，簿書之責，即爲稱職。非若畿輔他縣，差務殷繁，必須才吏始能無誤。然則雖升其官，而不求其才，寖失乎鄭重牧民之意。臣愚以爲應請旨飭下直隸總督，嗣後題升大興、宛平，不得徒循資格，必擇其治行尤異者方與題升。而順天府尹亦使之得兼保舉參劾之權，則良吏必出矣！山東、河南之察吏未得其道者，逆黨之謀匿伊朝夕，其蹤跡如此之廣，往來數年之間，兩省守土之吏豈其絕無聞見？先事之疎，固不得辭其責。近來州縣之保舉，祇敘虛詞，鮮臚實事。臣愚以爲苟有其私，雖循例之保舉未嘗不可以市恩；苟其無私，雖破格之超擢不必復疑其逾格。方今山東已大就安謐，河南軍務亦將次奏凱，聞河以南饑民頗衆，可否特詔兩省大吏於所屬州縣中能撫恤饑民、兼有解散盜賊之方者，自州縣丞倅以及將弁，准其保奏，予以超擢，則不獨激勸有方，而亦可消患於無形矣！」奏入，諭曰：「嗣後各直省首縣要缺，該督撫遴選賢能之員專摺保奏。除該員見有私罪處分，使部仍奏明飭駁外，其任內一切因公處分均可無庸覈計。著吏部詳定章程奏明，頒發遵行，以收推賢舉能實效。其大興、宛平二縣應如何，責成順天府尹遴選賢否，考課最善之處，著詳議具奏。尋議奏，嗣後大興、宛平二縣缺

出，請歸府尹於所屬之員詳加遴選，出具考語，奏請升調。其外二十二州縣揀選題調，均令府尹主稟，總督會銜。如順天府屬無可保題，再咨行總督於通省揀選，令總督主稿，府尹會銜。順天府屬佐雜各缺，亦歸府尹專主辦理。」從之。十九年閏二月，命巡視西城。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八月轉掌廣東道監察御史。十月奏正指揮署內黑夜有賊持刀之案，上以用光未查明原委，率據稟報之詞張皇入奏，交部議處。尋降編修。二十三年充《明鑑》總纂官。二十四年三月充會試同考官。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道光二年升國子監司業。三年四月遷右春坊右中允。十一月升翰林院侍講。四年四月遷右春坊右庶子。六月升翰林院侍講學士，尋充日講起居注官。十二月充咸安宮總裁。五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七年十月授詹事府詹事。十二月充文淵閣直閣事。八年二月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八月提督福建學政。十一年升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六月署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九月充武會試正考官。十三年正月提督浙江學政。七月轉禮部左侍郎，仍留學政任。十四年奏言：「直省建立先賢專祠，許其裔孫承襲奉祀，所以發潛德之幽光，示人倫之模範，自非德行純粹、忠節昭彰不得濫膺。斯選宋臣孫覿，其人本非端人，查《宋史》所載，孫覿受張邦昌僞命，又查《四庫全書總目》內載孫覿劾李綱附和議以贓罪，斥提舉鴻慶宮，是孫覿品行有虧。從前設立奉祀，似屬過濫，應請將伊奉祀主即行裁汰，以肅祀典。」下部議行。十五年回京。七月因病請假。八月卒。子蘭滋，原任廣西上思州知州；蘭第，山西澤州府知府；蘭豫，甘肅高臺縣縣丞。

藝文

郭慶《陳石士（用光）學士寄詩乞題訪夢圖爲其姬人靜娟作也次韻三首》

楚客微詞託暮朝，雲車一去便遙遙。幽蘭嘵眼同心結，腸斷西陵第幾橋？

殷勤致語莫相忘，老去荀郎神易傷。四兩胡香無處覓，且須繞屋樹青棠。

新詞側豔鬥聲清，說夢須知夢不成。今日要君同懺悔，人間何處有三生？

陸繼輅《丁丑下第南歸塗中寄懷都門師友》 重歸東觀罷南臺，帝意三長重史才。未礙退之耽雜戲，暮窗研匣一時開。（陳編修用光）

雜録

《皇清書史》卷八 陳用光，字碩士，一作石士，又作實思，號瘦石。希祖從父。嘉慶六年進士。官禮部侍郎。法式善題用光尺牘後詩云：「君不工書書特妙，亦拙亦澀亦危峭。」

項鴻祚

《左庵詞話》卷上 錢唐項蓮生廷紀，道光朝頗擅詞名。所著《憶雲詞》四卷，能入宋人之室。與戈順卿同時，聲律之學，饒有講解。但蒙不甚喜讀，猶嫌其不甚醒豁耳！

《詞學集成》卷七 黃韵甫云：「《憶雲詞》，古艷哀怨，如不勝情，猿啼斷腸，鵑淚成血，不知其所以然也。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 《憶雲詞》四卷，錢塘項蓮生（鴻祚）撰。蓮生深於情，小令尤佳。其詞仿吳夢窗例，分爲甲、乙、丙、丁四稿。《丁稿》自溫庭筠至馮延巳各體皆擬之，且皆工，可以觀其所得力矣。《甲稿・自序》云：「憶雲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豔而苦，其感於物也鬱而深。連峰巉巉，中夜猿嘯。復如清湘戛瑟，魚沉雁起，孤月微明。其窅窱幽淒，則山鬼晨吟，瓊妃暮泣，風鬟雨鬢，相對支離。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矣。」實能自道其詞境。文亦幽蒨，似唐人小品。《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俯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而弁首之辭，以多爲貴，心竊病之。余性疏慢，不能過自刻繩，但取文從字順而止。削稿既竣，仍自識數語，雅不欲與諸子抗衡，又何敢邀名公嘗鑒耶？」此言尤爲痛切，足爲詞家砥柱，但不堪爲隨聲逐影者聞耳！蓮生詞之佳者，錄入《國朝詞綜續編》甚多。【略】蓮生家燬於火，復不得志於春官，滿地江湖，依人作計，是亦竹垞所謂「空中恨、料白頭封侯無分」者也。

《聽秋聲館詞話》卷四　馮柳東大令《太常引》云：「落花一院雨絲絲。無計挽春歸。縱使挽春歸。已誤了、鶯期燕期。　紅闌十二，畫簾廿四，長定是相思。何苦苦相思？翻悔了、當時見時。」項蓮生鬳尹客中聞歌，亦倚前調云：「杏花開了燕飛忙。正是好春光。偏是好春光。這幾日、風凄雨涼。楊枝飄泊，桃花嬌小，獨自箇思量。剛待不思量。吹一片、簫聲過牆。」二詞同一機杼，然二人同時，必非相襲。鬳尹又有《臨江仙》云：「有限春宵無限夢，夢回依舊難留。淚珠長傍枕函流。書來三月尾，燈盡五更頭。見說而今容易病，日高還掩妝樓。桃花臉薄不禁羞。瘦應如我瘦，悉莫向人愁！」較史梅溪「瘦應因此瘦，羞亦爲郎羞」句，思致尤婉。鬳尹名鴻祚，錢塘人，曾官閩中。楊卧雲中翰藏其《憶雲詞》，爲人假去，屢索無還，嗣經鍾仲山觀察覓以見示。《菩薩蠻》云：「如今不合江南住，江南處處多風雨。煙雨晚霏霏，冶游人未歸。　犀株防膽怯，玉筯柔藍浥。愁似暗潮生，自生還自平。」《謁金門》云：「留不得，留也不過今日。今日雲帆天咫尺。明朝何處覓。江上潮平風急。吹斷幾聲殘笛？獨倚小樓寒側側，欲眠燈又黑。」冬夜聞南隣笙歌達曙，《玉漏遲》云：「病多歡意減。空篝素被，伴人悽惋。巷曲誰家？徹夜錦堂高讌。一片氍毹月冷，料燈影、衣香烘暖。嫌漏短。漏長卻在，者邊庭院。　沈郎瘦已經年，更嬾拂冰絲，賦情難遣。總是無眠，聽到笛慵簫倦。咫尺銀屏笑語，早檐角、驚烏啼亂。殘夢遠。聲聲曉鐘敲斷。」《秋聲水龍吟》云：「西風已是難聽，如何又著芭蕉雨？泠泠暗起，漸漸漸緊，蕭蕭忽住。候館疎砧，高城斷鼓，和成凄楚。想亭皋木落，洞庭波遠，渾不見、愁來處。　此際頻驚倦旅。夜初長、歸程夢阻。砌蚓自嘆，邊鴻自唳，翦燈誰語？莫便傷心，可憐秋到，無聲更苦。滿寒江賸有，黃蘆萬頃，捲離魂去。」

《滕王閣》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項鴻祚憶雲詞》：蓮生有《灌嬰城》、《梅山祠》、《鐵柱宮》、《滕王閣》、《寫韻軒》、《蘇翁圃》，填《壺中天》調六闋，《詞綜續編》選其五，而獨遺《滕王閣》。然其詞未嘗有優劣，豈以起處不爲昌黎地耶。然推譽三王，正是昌黎之意。詞云：「千年傑閣。笑三王以後，都無文筆。幸有西山看不足，天外修眉漾碧。鳧渚雲迷，龍沙草沒，俛俯成今昔。閱人多矣！帆檣倚檻如櫛。　可惜蛺蝶飄零，故宮羅綺，雨打闌干溼。莫望蓼洲東去路，愁入江樓夜笛。勝地凄涼，倦遊飄泊，鄉淚頻霑臆。馬當風駛，幾時一送歸客？」

《鵲橋仙》　《賭棋山莊詞話續編》卷三《項鴻祚憶雲詞》：竹垞有憎鼠憎蠅詩，蓋比興之作也。然蠅尤可憎，拔劍而起，何訝昔人。予客太原，其地不用蠅拂，而用蠅帚，破竹數十絲，搖搖作聲，蠅輒遠颺。蓮生在都下，有《鵲橋仙》詠涼篷冷布響竹冰桶詞，響竹即蠅帚也，然近日用之者少矣。

譚獻《項君小傳》　項君鴻祚，字蓮生，錢唐人。道光十二年舉於鄉，家世業鹽莢，至君漸落。性湛然耆古。嘗避喧南山，讀書僧院，就泉看山，無復塵念。姊聟。許文恪公視學江西，君偶從之，一日游百花洲，意有所感，輕舟徑歸，不以告也。君文辭爾雅，詩不多作。善填詞，幽異窈眇，浸淫五代、兩宋，而擷精棄滓，好儗溫、韋以下小樂府，津逮草窗、夢窗，蹊逕既化，自名其家，談者比之江淹雜體詩云。手訂詞稿，矜慎，多芟削，最後存《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四卷行於世。先是家被火，室燬，奉母應文恪之招，於京邸途次遇水，母與從子皆道殁。君蒼黃歸，幽憂疾病不自振。既再上春官，被放轗軻久，遂卒，時道光十五年。君詞稾自序一則曰：「不無累德之言，抑亦傷心之極致。」再則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嗚呼，悲矣。君原名繼章，改名廷紀，卒年三十八歲。

宣統《杭州府志·項鴻祚傳》　項鴻祚，原名廷紀，字蓮生，錢塘人。道光十二年舉人。喜填詞，工小令，能自度曲。嘗語人曰：「吾詞可與時賢角，詩不足存。」家不戒於火，奉母北行，中途又遘水厄，母與從子俱沒，號辟歸，幽憂之疾益深。春官不第，旋病卒。嘗自訂詞稾，爲之序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眞古之傷心人語也。

王芑孫《歲暮懷人六十四首》　少年得第歸讀書，養親十載來天衢。出常借車入修史，與人硜硜有條理。昨聞登擢到南牀，烏臺白筆明曉霜。退之進學方自笑，敢向陽城作嘲誚。！

陸耀遹

《定香亭筆談》卷一　武進陸邵聞（耀遹），詩才清拔，非唐人不道隻字。

詞更清空婉約，劇似宋人。其季父祁生（繼輅），詩筆超妙，於太白清放、側艷之處兩得之。人稱「二陸」。

陶澍《雙白燕堂文集序》　少與季父祁生大令拔幟文壇。

《國朝正雅集》卷七〇　李兆洛《序》略：「吾友陸君劭文，其性情宛摯纏綿，其學問沈博絕麗，其吐屬和暢蘊藉，故見之篇章者，逸而近《風》，莊而近《雅》，其怊悵宛轉，具有點染夷猶、吞吐綽約之美。」

《味蔬詩話》卷四　《雙白燕堂詩》，武進陸耀遹紹聞著。齒牙鮮脆，清挺拔俗，不嫌纖小。後生少年，應先從此種入手。《山行雜詩用阮芸臺韻》云：「赤藤扶我上天台，萬朵仙雲手撥開。洞裏桃花長不落，何因流出碧溪來？一經叢篁曉氣清，環山蒼翠未分明。雨香雲膩藍橋路，十里飛泉尚有聲。」《高明寺午餐》云：「燕筍煮茶春味老，馬蘭充饎簌香清。」《華頂》云：「題壁幾人當絕頂？亂山迎客但齊肩。」「柔風嫋嫋生衣帶，膩雨微微溼筍輿。」「雲向樹頭拖綠去，客從天外踏青來。」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三　紹聞與季父祁孫同擅文名，時稱「二陸」。早客阮文達幕，文達極稱其詩。中年以後，體格較變，神韻反減。游迹遍秦、粵，喜收金石，繼王蘭泉爲《續編》。晚應徵試，得校官，百日而卒。附《集唐詩》二卷，叙實事如己出，方之黃唐堂，殆不讓也。

李兆洛《阜甯縣學教諭陸君耀遹傳》　道光十五年正月，祁生卒於南昌。越一年八月，劭文卒於阜甯。兩君皆總角交，特契厚，年相若也。相繼失之，悼寓形之如電，痛逝者之不還，心折氣奪，尚何言歟。君姓陸氏，諱耀，字劭文，長祁生一歲，予又長君二歲。少時邑童子試即相識，嗜爲詩，如性生。少與祁生私自課唐詩，祁生銳敏，君安雅穎邁相若也。未幾，同見知學使者。稍壯出游，同客今大學士前浙江學使阮芸臺先生，同見器重。祁生舉於鄉，君幕游陝西，主朱虛舟中丞。會教匪反滑縣，上調陝甘督那彥成公督中州，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君知兵事闊狹。即請見，爲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上，採以入奏，多見施行。朱罷而君歸。會奉特旨舉孝廉方正，邑中以君名上，試二等，以校官用，得淮安府學教授。而君游廣東，當事者強留之，遂歷十餘歲。會祁生補貴溪縣知縣，往招之，君念依人無已時，思欲父子重聚，爲少小之樂，遂歸。比歸，而祁生已謝病去官，病亟，君爲經紀其喪，刊刻其遺書。君亦改選得阜甯縣教諭，比抵任，而病已不起矣！君意度沈敏和柔，慮事周慎，曲當人情。爲入謀，必竭忠告。或相倚任，斟然無私。故所至見敬信，惟恐失之。所著書隨所客名之，凡十餘種。詩宗錢、劉，能自成家。酷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拓，小暇輒矻矻伏案考證，所得過王侍郎《金石萃編》者幾半，卓然可傳於世。予曩從游，見兩君連茵接席，東西相從，如形與影，私心慕之，以爲此樂殆非世人所有。乃聚日少而分張多，比各老大，復思合幷，而遽相從地下。然則逮生存，逢杯酒，豈得不汲汲顧影愛惜哉。李兆洛曰：「世之信于友者，幾有如君者乎？」家庭多故，而君處之怡然以順；家室況瘁，而君處之熙然以樂；世途嶮巇，而君處之坦然以平，非深有得於忠信篤敬之道而能然歟？其爲人所知者，友於幼弟，字以成名，爲立室家。弟沒，而撫其婦，不異室。故人之子無以活，妻以子而教之。所知厚有急難，趨之如己。客游於外，凡相識者，無不周也，無不援也。而君身處窮困，曾不自惜。或因所聞爲君稱美，君殊漠然曰：「此皆因事際會，隨宜處之而已。」此雖君之仁心爲質，不自滿假，抑有得於其性而成於自然者焉？嗚呼！今亡矣夫！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八　陸耀遹，字紹聞，號劭文，江蘇武進人。貢生。道光辛巳舉孝廉方正。官阜甯訓導。有《續金石萃編》、《雙白燕堂集》。縣志：耀遹詩，醞釀深至，而人又韜精斂采，黯然可思。遇事侃侃持正，無所疑畏。橐筆遨遊，尤長尺牘，名公卿爭延致之。

《清史列傳・陸繼輅傳》附　耀遹，字劭文，繼輅從子。縣學生。詩醞釀深至，人亦韜精斂采，黯然可思。遇事侃侃，無所疑畏。橐筆遨遊，尤長尺牘。嘗客陝西巡撫朱勳幕，會教匪反滑縣，命陝甘總督那彥成至河南、過長安，求士於朱。朱言耀遹知兵事，即請見，爲陳機宜緩急數十事。因屬具草以上，入奏多見施行。道光元年舉孝廉方正試二等，以教諭用，選授阜寧縣教諭。之任百日卒，年六十三。性嗜金石文字，隨所至搜輯摹拓，暇即伏案考證，補青浦王昶《金石萃編》所未備者，成《續編》四卷。他著有《雙白燕堂詩文集》十六卷。

《清儒學案小傳・陸先生耀遹》（存目）

《清代樸學大師列傳・王昶》附（存目）

《清代毗陵名人小傳稿・陸耀遹》（存目）

陸繼輅《寄耀遹荆州》　故園梅始放，別汝又殘秋。身賤輕危地，家貧逼

遠遊。蒼黃風鶴警，辛苦穩梁謀。積雨催寒急，何時寄敝裘？

又《聞耀遹鄉試不中選》 承歡百無術，拙計求科名。春陰既垂翅，秋高思一鳴。心事如孤鴻，風影時時驚。翻遠消息遲，餘慶猶可憑。懸旌忽吹斷，化作大海萍。下第曾幾日，復此傷親情？況聞病甫愈，稍稍需人行。憐孫彌念子，寧免涕淚零。父兄昔初逝，辛勤授遺經。非將博榮利，何力勝躬耕？孤兒擅文譽，生計益伶俜。由來爲貧仕，豈有他塗升！投身入此障，達觀殊未能。世有追風驥，甘爲附尾蠅。送兒見阿母，萬慮心中平。

又《題從子耀遹雙白燕堂集》 悔將歲月付蹄輪，展卷依然夢影眞。他日倘傳三世集，（謂先兄景度先生及從孫循應。）一編差慰百年身。萋萋草色秋將晚，耿耿螢光夜向晨。且欲相呼同秉燭，丸熊畫荻久無人。

周儀暐《送陸九劭文（耀遹）之江西》 朝采蘼蕪香，與子結爲褕。夕采芍藥花，與子綰爲帶。綰帶束遠曛，結褕繫芳藹。毋使流光速，去去若湍瀨。春風拂蘭苕，蘭苕倚風生。慈親撫遊子，遊子將遠行。蓬窗月光白，客路霜花清。回首悵無及，何以持中情？林有反哺烏，弱羽何伶俜！日出別母去，日入向母鳴。吾爲遊子悲，蕭然竟孤征。依依楊柳枝，新葉緣枝碧。柳葉學修眉，柳枝作長策。策以贈君行，眉還待君惜。君行昔來歸，冊然變丰格。清芬空谷蘭，誰遺植塵陌？蕭瑟曠野風，寥落瑣窗夕。聚散復幾回？勞勞再爲客。青蘿覆廣庭，庭前古柏陰。怡怡天倫樂，掩關揮綺琴。驅車擬入洛，洛水清且深。行行復遲留，與君同素心。我來言古歡，相對亦披襟。出處安可知？歧路君先臨。（謂君叔父祁生。）美人攜手行，看山皖江路。美人放孤舟，攬勝吳淞渡。美人住江干，閉門守清素。美人悵無依，欲趁天涯步。吾子又別離，征驂不能駐。落落如晨星，東西各分布。焉得爲春雲，光彩得常護？九華何蒼蒼！鄱湖亦淙淙。水底有良玉，山中多古松。良玉象子德，古松象子容。停驂碧天暮，悵望飛雲中。

石韞玉

論述

《梧門詩話》卷九 其詩格高律細，胎息唐賢。王柳村謂與秦小峴、阮芸臺皆江左正聲，非謬也。【略】著《獨學廬詩文集》。

舒位《乾嘉詩壇點將錄》 步軍協理頭領二十六員：【略】金錢豹子石琢堂（韞玉），有《獨學廬集》。

《卧園詩話》卷三 東吳石琢堂（韞玉）廉訪《獨學廬稿》，詩極秀潔。《岳陽樓》云：「蕭蕭木落繫蘭舟，遙指君山似髻浮。孤雁一聲天在水，斜陽千里客登樓。魚龍浪靜滄江晚，橘柚霜寒白屋秋。生遇聖明全盛日，江湖廊廟兩無憂。」《舟行雜詩》云：「渡頭誰問孝廉船？秋水如藍一棹烟。無恙布帆天上坐，此來原自五雲邊。」「酒旗風颭杏花村，野店人稀掩篳門。鵓鴣一聲山雨足，板橋綠到舊潮痕。」

《清史列傳・石韞玉傳》 所爲文貫串古今，尤長於經世之學。詩破除唐、宋門戶，援筆立成。著有《獨學廬詩文集》。

蘋庵退叟《〈紅樓夢〉傳奇）序》 《紅樓夢》一書，稗史之妖也。不知所自起。當《四庫書》告成時，稍稍流布，率皆抄寫無完帙。已而高蘭墅偕陳某足成之，間多點竄原文，不免續貂之誚。本事出曹使君家，大抵主於言情，顰卿爲主腦，餘皆枝葉耳。花韻庵主人衍爲傳奇，淘汰淫哇，雅俗共賞。《幻圓》一齣，挽情瀾而歸諸性海，可云頂上圓光。而主人之深於禪理，於斯可見矣。往在京師，譚七子受偶成數曲，絃索登場，經一冬烘先生呵禁而罷。設今日旗亭大會，令唱是本，不知此公逃席去否？附及以資一粲。嘉慶己卯中秋後一日，蘋庵退叟（潤生）題。

懺摩居士《紅樓夢樂府題辭》 露電浮生亦等閒，紛紛兒女轉情關。人間大好坤靈牒，不值金仙一破顏。　曼卿詞筆幔亭僊，閒譜霓裳色界天。要聽

緊那羅一曲，釧花光裏試枯禪。

傳記

陶澍《石韞玉墓誌銘》公諱韞玉，字執如，號琢堂。祖籍丹陽，系出宋曼卿先生後。國初自丹陽遷吳縣，至公已四世。曾祖政，祖邦楨，字介庵，考熙載，字韜山，三世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妣皆贈淑人。韜山公三子皆殤，妣徐太淑人夢介庵公授以白璧而公生。穎敏過人，讀書卓犖有特識。年十八補吳縣學博士弟子員。乾隆己亥恩科舉於鄉，庚戌恩科成進士，殿試進呈卷第二甲一名，純皇帝特拔置第一甲一名，授翰林院修撰。壬子充福建正考官，旋視學湖南。未散館而簡放學政，前此未有，眞異數也。任滿還京，正值楚苗不靖，覆命時，高廟詢及軍務，奏對稱旨。丙辰充日講起居注官。戊午入上書房行走。是年冬，京察一等，授四川知府。時蜀中方用兵，公補重慶府兼護川東道，經略勒公威勤公知公才，川以東軍事悉屬焉。嘉慶庚申，賊過嘉陵江將犯重慶，公與總兵許文謨防守周密，賊不敢窺。嘗率精兵擊賊於土沱，獲賊渠甘某誅之。又立團練法，習技勇三班，分班訓練，更番休息，有警一呼畢至，渝城遂得晏然。勒公重莅蜀，調公赴營，專司章奉事。時賊方議聚川、陝、楚三省間，賊渠樊人傑別爲十號，分路肆掠，廷議用兵殲一股盡，再勦他賊。公謂勒公曰：「今官兵僅經略參贊及公三路耳！而賊至數十股，若專勦一股，餘無兵掩捕，勢且益熾。爲今計，莫若分兵，有一股賊即有一路官兵迎捕，使賊無暇劫掠，賊不得食，當自潰。」勒公曰：「善。」即屬草一疏陳之。壬戌三月始定分兵策，兼用堅壁清野法，分作守砦方略十二則檄行，川東北從此賊漸解，賊首次第就僇，是冬即戡定大局，至癸亥秋而三省廓清矣。守渝時，副將趙某統兵勇各千過渝，已給口糧矣，而鄉勇不行，公廉知有隊長者最黠桀，召而責之，嗣是兵過渝無敢留者。勒公有探事兵十七人道出梁達砦，砦民疑爲賊也，執之送官，中途聞賊警，恐被劫，遂殺之。勒公大怒曰：「兵爲民殺賊，民乃敢殺兵？」窮治之，獲十四人，將實其罪行誅。公言於勒公曰：「民乃疑賊而殺兵，罪固重，然係誤殺也。今以此駢誅十四人，不近於專僇乎？請先僇主謀者二人，餘論斬請旨，然後行。」勒公從之。仁廟果以疑賊而殺與故殺者有閒，十二人皆免死。大兵凱旋，有難婦數千無所歸，衆議欲分給兵丁，公力持不可。徧詢原籍有父母兄弟及夫若子者，檄各州縣盡令來省相認，識以歸之，咸感泣膜拜而去。公在雲陽道中，舟敗，幾溺大江中，遇他舟救免。又嘗在川北老山墜馬傷，力疾隨營。先後奉旨加道銜，賞戴花翎。蓋公之盡心兵事，久蒙睿鑒矣。公之治重慶也，寬而明，敏而斷，循績美政有不勝書者。乙丑膺計典入覲，尋擢潼商道。值歲洊饑，晉中荒歉尤劇，米石值白金十七兩，或請禁陝米出關。公曰：「晉人亦朝廷赤子，吾不能爲陝遏糴，坐令飢餒縱之。」晉省得食，而關中人亦獲厚利。在任四月，擢山東按察使。瀕行辭，方葆嚴中丞，訪以治陝何者爲亟，對曰：「往者，長制府以州縣采買倉穀累民，奏請永禁，然所謂累民者，不過年豐有穀之家不得善價耳！其患猶淺。今禁之，則倉廩空虛，遇儉歲及軍需，倉無儲，州縣何以應命？」中丞以爲然。是秋請弛前禁，報可。公赴熱河行在，謝恩請訓，適甯、陝新兵滋事，及召見，三次言必及軍務，公多所陳奏。事蔵，皆一一如公言。抵山東臬使任，兩攝藩篆。以夏旱，運河糧艘淺阻，議雇民船，撥運費大，且擾。請於中丞，長公檄二郡丞，按籍疏通，四百餘泉河水驟長五尺，漕運以通。無何，而公緣事被劾，部議革職。仁宗念川省軍營勞績，賞給編修，國史館行走。而公因從軍時受山巒瘴溼之氣，得輓腳疾，至是復作，遂引疾乞歸。公仕宦三十年，歸鄉時無田可耕。時長子同福以知縣需次浙江，公遂就養焉。浙中當事知公至，延主紫陽書院。辛未，勒公開府兩江，招公佐幕，又主金陵尊經講席，復入揚州書局校勘《全唐文》，及丙子歲歸主蘇州紫陽講席，竝修《蘇州府志》。里居又二十二年。公閎覽遠識，所爲文貫串古今，尤長於經世之學。詩則破除唐、宋門戶，風發泉涌，援筆立成。譔述甚富，所刊《獨學廬詩文稿》若干卷爲海內所稱。書院肄業士，二十年來多得公陶淑成就。公和易近人，不立厓岸，而持論正大，侍其坐者，能使人鄙吝都消。即所居建淩波閣，貯書四萬餘卷。集里中耆舊，結問梅詩社。凡鄉中有善舉，公必出爲領袖，始終無倦。公以乾隆丙子閏九月生，至道光壬辰，年七十有七。又逢九月置閏，親串故舊及書院諸生舉觴介壽，公賦詩紀事，和者甚衆。癸巳重遊泮宮，一時士大夫皆有詩歌樂章紀之。道光十七年五月五日，無疾卒於經史巷里第，年八十有二。【略】銘曰：公持文柄，惟閩與楚。既采南琛，亦攬湘杜。公奮武功，惟渝及蜀。手書露布，躬冒矢鏃。觀風潼

關，陳臬山左。用將大展，而乃小挫。角巾扁舟，五湖夷猶。爲鄉祭酒，又三十秋。榮枯兩忘，夷險一致。味道餐風，以樂其志。西磧之西，有芙蓉城。山花礪水，幽宅環馨。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四　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江蘇丹陽人。吳縣籍。乾隆庚戌進士，以第一人及第。官至山東按察使署布政使。罷，賞編修。陶澍撰墓誌：公閎覽遠識，所爲文貫串古今，尤長於經世之學。詩則破除唐、宋門戶，風發泉涌，援筆立成。譔述甚富。所刊《獨學廬詩文稿》爲海內所稱。

道光《濟南府志》卷二九　號琢堂，江蘇吳縣人。【略】嘉慶十一年十一月署任，【略】十二年三月再署任，【略】十二年五月三署任。【略】嘉慶十一年九月任提刑按察使，【略】十一年十二月再任，【略】十二年四月三任。

道光《重慶府志・職官志》　江蘇吳縣狀元，嘉慶四年任知府。

同治《蘇州府志》卷八二　字執如。乾隆庚戌一甲一名進士，授修撰。未散館，特命典試福建，視學湖南。戊午，入直上書房，充日講起居注官。出知四川重慶知府，時川、楚用兵，從勒文襄辦軍務，倡築長壽城，民賴以安，賞戴花翎。兵撤，韞玉收養被難婦女數千口，妥爲安置。遷陝西潼商道，禁遏糴。陞山東按察使，兩署布政使。以公去官，賞編修。引疾歸，主講紫陽書院二十餘年，聘修郡志。道光癸未，吳中大水洊饑，請免米稅，通商販。辛卯，力勸當事留養淮北流民，資送其歸。年八十二卒。

《清史列傳・石韞玉傳》　石韞玉，字執如，江蘇吳縣人。乾隆五十五年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五十七年充福建鄉試正考官，旋奉命提督湖南學政。嘉慶元年充日講起居注官。三年入直上書房。尋出爲四川重慶府知府兼護川東道，寬明敏斷，有循績。五年賊過嘉陵江，將犯重慶，韞玉嚴兵防守，嘗率精兵擊賊於土沱，誅其渠。又立團練法，習技勇，分班訓練，更番休息，有警一呼即至，境內遂安。經略勒保知其才，調使赴營時，賊方議聚川、陝、楚三省間，其渠樊人傑別爲十號，分路肆掠，廷議用兵殲一股盡，再剿他賊。韞玉謂勒保曰：「今兵僅三路，而賊股至數十，若專剿一路，餘無兵掩捕，勢且益熾。爲今計，莫若分兵四出，有一股賊即以一路兵迎捕，使無暇劫掠，賊不得食，當自潰。」勒保曰：「善。」即屬草疏陳之。七年三月始定分兵策，兼用堅壁清野法，作守砦方略十二則，檄行川東北。自是賊漸解，次第就僇。先後奉旨加道銜，賞戴花翎。十年擢陝西潼商道。值歲洊饑，晉尤劇。石米值金十七八。或請遏糴，韞玉曰：「晉人亦朝廷赤子，吾不能坐令饑餒。」遂縱之，晉人得食，關中人亦獲厚利。在任四月，擢山東按察使。時寧、陝新兵滋事，韞玉入覲召見，言必及軍務。事蔵，一如所陳奏。後以事被劾革職。仁宗念川省軍務勞績，賞給編修。以足疾乞歸。生平律身清謹，未達時，見得罪名教書即焚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然性和易近人，不立厓岸。【略】卒年八十二。

《國朝書畫家筆錄・趙懷玉石韞玉（工書）》　時有石韞玉，字琢如，號琢堂，長洲人。乾隆庚戌狀元。官山東按察使。精攷證，工隸書，兼擅古文。

《詞林輯略》卷四　石韞玉，字執如，號琢堂。江南吳縣人。授修撰。歷官山東按察使，復降編修。著有《袁文箋正》、《獨學廬文稿》。

紀事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九五引《郎潛紀聞》　吳門石琢堂殿撰韞玉，以文章伏一世。其律身清謹，實不愧道學中人。未達時，見淫詞小說、一切得罪名教之書，輒拉襍摧燒之。家置一紙庫，名曰「孽海」，收燬幾萬卷。一日，閱《四朝聞見錄》中有劾朱文公疏，誣詆極醜穢，忽拍案大怒。亟脫婦臂上金跳脫質錢五十千，徧搜東南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盡付諸一炬，可謂嚴於衛道矣！是年南闈發解，庚戌魁多士。夫因果之說，儒者不道，然以一窮諸生毅然以闢邪說、扶名教自任，其胸襟氣節，豈復第二流人物所有？

《國朝鼎甲徵信錄》卷三　石韞玉，字執如，江南吳縣人。祖某，習長桑君之術，切於救人。至韞玉，以扶翼名教爲己任。爲諸生時，閑邪甚力，家中置一庫，名曰「孽海」，見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與夫得罪名教之書，輒焚其中。購所刊板，立付諸火。或資不給，脫夫人簪珥以繼之，數十年不倦。其勇於爲善如此。乾隆五十五年，以會魁擢鼎元，歷官至山東按察使。按：世傳琢堂先生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錄》，內有劾朱文公一疏，閱竟不勝髮指，徧搜坊肆，得三百四十餘部，悉燬於「孽海」中。《諧鐸》及《棘闈奪命錄》諸書皆引之，而《勸戒近錄》謂此事未免失實，辨之甚詳，茲故弗載。

《洞仙歌・春光一舸》《然脂餘韻》卷一：石琢堂《微波詞》中，有《洞仙歌》一闋，爲題沈三白夫婦《載花歸去月兒高》畫卷作也。自注：時三白之婦已下世矣。詞云：【略】按：三白之婦姓陳，名芸，字淑珍，蘇州人。四齡失怙。母金氏，弟克昌，家徒壁立。芸既長，嫻女紅，三口仰其十指供給。一日，於書簏中得《琵琶行》，挨字而認，始識字，刺繡之暇，漸通吟咏，有「秋侵人影瘦，霜染菊花肥」之句。適三白後，伉儷唱和，詩境益進。嘗共論李、杜之優劣，芸謂杜詩錘煉精純，李詩瀟洒落拓，與其學杜之森嚴，不如學李之活潑。又謂李詩有一種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愛。三白笑曰：「初不料陳淑珍乃李青蓮知己！」芸笑曰：「妾尚有啓蒙師白樂天先生，時感於懷，未嘗少釋。」三白曰：「何謂也？」芸曰：「彼非作《琵琶行》者耶！」三白笑曰：「異哉！李太白是知己，白樂天是啓蒙師；余字三白，爲卿婿。卿與白字何其有緣耶？」芸笑曰：「白字有緣，將來恐白字連篇耳！」（吳音呼別字爲白字。）相與大笑。雖閨房戲謔，亦有雅趣。又嘗卜居於張士誠王府廢基，居停金嫗，家擅園林之勝，芸與三白游賞之餘，則共聯句消遣，有「獸雲吞落日，弓月彈流星」之句，爲時傳誦。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獨學廬初集》十一卷，《二集》七卷，《三稿》十一卷，《外集》二卷，石韞玉撰。

藝文

王芑孫《歲暮懷人絕句二十四首・石執如（韞玉）》屬我寄書書已達，報君無奈雁行稀。君詩多少神仙字？化作天邊脈望飛。

又《戊申花朝後五日獨之天津道中雜感却寄庚子甲辰南中同事友人十九首》曼卿落拓酒情疎，游興匆匆尚著書。爲問雲龍山下鶴，煙霄萬里意何如？（謂石執如）

又《月夜寄石琢堂修撰（韞玉）用舊韻四首（有序）》琢堂丁未試禮部下第，出京之日，嘗以冊索予夫婦作書。其明年，予自熱河以書抵琢堂，於彭城並寫寄懷人之句。琢堂得書喜甚，一再用其韻爲詩。詩非一時所作，而皆題冊後，凡四首。其後琢堂編集未載，亦未見寄，予初不知。又二年，琢堂及第登朝，攜家都下。予覩前冊，始獲知之。乾隆辛亥，予從役再至熱河，獨坐看月，有感舊事，因復和以寄之。　月自孤清雨自疎，懷君月下與吾書。吾今儻蓑君瀟灑，人海中流雨自如。　未覺孫陽相馬疎，漢廷爭誦萬言書。依然共喫桃花粥，比湛甘泉我不如。　吉夢頻占驗疎，牓前一笑不中書。（琢堂以庚戌入館，是歲予亦得中書，而其榜適罷。）懶從學士參三昧，要向金剛印六如。　舊遊零落曉星疎，（謂張景）在者寥寥莫寄書。（謂顧沈）未是絕交嵇叔夜，還尋吾友蘭相如。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石琢堂修撰（韞玉）》君書至自揚州城，書言削札付賈生。賈生不來固其所，病鶴安能借毛羽？知君念我及妻孥，病妻已健兒讀書。問我官中何所作？頗與諸生講時務。

又《書獨學廬二稿》琢堂嘗屬余點勘《獨學廬初藁》而藏之矣！今自蜀乞假來過邗上，出示《續稿》，回憶前事忽已十年。《初稿》之成，君方驟起升朝，持節閩、楚，意氣甚壯。及是，余既自老田間，而君亦遽有山澤之思。蕭騷相對，各非曩人。燒燈深話，珍重別去。輒從暑風修竹閒披詠其文，信筆點識，歸之行篋。君異日功成身退，眞踐偶耕之約，則柴門雞黍，白首相扶，此又其陳迹矣！祝之佇之。

張問陶《送石琢堂殿撰出守川中》舉國談經濟，艱難有用才。宦情誰竟淡？民命絕堪哀。領郡權尤重，酬恩世轉猜。今心行古意，生面仗君開。世論爭中外，君尤第一人。天心無厚薄，臣志必經綸。地遠羌髻雜，時危戰伐頻。兢兢寬猛濟，風俗半澆淳。　戎馬川東北，刀鞬滿故鄉。送君臨祖道，勞我夢疆場。獝犬驅難盡，哀鴻聽可傷。瘡痍先撫字，何必問豺狼？倘許參戎幄，《韜鈐》指顧中。因人無上策，專命立奇功。算勝寧違衆，民勞易教忠。志高天不限，能事卽英雄。　交久如昆季，同流不異源。塵勞多鹿鹿，丰采獨軒軒。別思縈今夕，詩情達故園。看君行實政，愧我只空言。

王芑孫《書獨學廬初藁》 乾隆壬子之歲，執如自訂初稿既成，屬予爲序，予未及爲。而執如奉使入閩未返役，復有湖南之命。越三年，畢使還朝，則初稿已登剞劂矣。執如曰：「今世文章作者難，識者尤難。吾與君聚散未可知，欲得君點勘一通，留示後人，既可以見吾兩人心契之微，且令後人識先輩津梁所在。」其言勤重不可當，而其意不可負也。會予新年謝客杜門有暇，一再瀏覽，隨筆點記而歸之執如。古未有以己刻之集與友人裁定者。然予於八年前從秦君小峴處見故尚書徐公乾學刻集一部，卷中朱墨分標爲姜西溟、閻百詩二先生手迹。二先生皆尚書生平篤友，以文章道義相取重。方尚書刻集之日，二先生在遠未與商榷。及刻成，而二先生來過尚書於京邸，因重爲點次。卷中朱墨所標，互有異同。且有連行塗乙，聯篇削去者。其後尚書重刊續稿，頗有增改，皆自兩先生發之。維時尚書年位既高，兩先生亦各老矣。兩先生直諒之風與尚書沖受之雅，皆足以想見前輩風流。小峴爲尚書外曾孫，藏其本，而予獲覩之。此正予與執如今日事也，故識之卷首。而《獨學廬初稿》之序，則異日終當踐諾焉！

馮汝玠《紅樓夢》傳奇跋》 丁巳冬，攝江蘇海門。篤十月，奉浙督檄調來杭，委董紹興七屬菸酒。朔二十有六日，買舟渡江來紹。越日，散出街頭，於書肆見此，因與《補侍兒小名錄》同時購置案頭，聊以自遣。

《皇清書史》卷三一 石韞玉，字琢如，一作執如，號琢堂，一作竹堂，晚號獨學老人，長洲人。乾隆五十五年第一人及第。官山東按察使。年登大耋始卒。（《印識》作吳縣人。）工隸書（《書畫過目考》。）鐵筆古雅，如其爲人。其品在穆倩年少之間。（馮承輝《印識》。）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三 石韞玉，字琢如，一字執如，號琢堂，一號竹堂，晚號獨學老人。江蘇長洲人。乾隆庚戌狀元。官山東按察使。工隸書攷證。擅古文。心泉上人藏有隸書橫幅，作年八十三歲。

端木國瑚

《定香亭筆談》卷二 處州山川險阻，人物樸陋，掄才者至此，鮮不廢然矣。余試青田《畫虎賦》，得端木子彝國瑚，才調斬新，得六朝眞意。歸語秦小峴觀察曰：「此青田鶴也。」檄之來杭州，讀書敷文書院，貧不能自給，以《鶴訴篇》陳觀察。余乃命之居西園，使得壹志於學，學日益進，天台、雁蕩諸詩尤極奇麗。武進陸邵聞耀遹於時賢罕所折服，獨於子彝心折焉。余有句云：「誰是齊梁作賦才？定香亭上碧蓮開。括州酒監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鶴來。」

阮亨《瀛舟筆談》 端木子彝孝廉國瑚詩才清麗，爲浙東羣士之冠。余誦其詩，崛強生峭，不屑依傍，自成一家。昔余兄巡撫兩浙，得子彝，謂之「青田鶴」，洵不誣也。

《冷廬雜識》卷二 青田端木鶴田舍人國瑚，天才穎異，以詩賦受知於阮文達公。官歸安學博十餘年。後以精究地理，爲禧尚書恩所薦。萬年吉地工成，特賜中書，加六品銜。持品高介絕俗，在京師，不事干謁，蕭然斗室，惟以著述自娛。相國某慕其名，招之不往。以此浮沈冷宦，不得遷擢而卒。所著有《易指》、《地理元文》、《太鶴山人詩集》。《在歸安學舍作》：【略】《寄園紫藤精舍作》：【略】寄興閒遠，讀之可想見其爲人。斷句如《哭林西溪》云：「山川如故徒埋骨，天地無情莫著書。」《寄太鶴山房》云：「文章事大愁言命，仕宦途多幸息心。」《淮安作》云：「城根驛路藏秋草，樹杪河聲走夕陽。」《出儀眞青山頭江口》云：「潮生城郭添新渡，木落江湖出遠帆。」《落葉》云：「風高古屋秋如雨，月滿空山夜已霜。」《黃浦舟夜》云：「一行楊柳烟爲岸，四面蘆花水是天。」《淮陰弔韓信》云：「一代英雄兒女手，百年恩怨布衣時。」《鱖魚》云：「四月如銀宜貴客，一生多刺比風人。」皆擺脫凡近，戛戛生新。

湯紀尚《太鶴山人傳》 太鶴山人者，青田端木先生國瑚也。青田故產鶴，故山以鶴名。山人生而清傲似鶴，其大父芝巖取《易》「中孚誼字之鶴

田」，晚乃自稱太鶴山人云。當睿廟時，文達阮公督浙學，得山人，恆誇示人曰：「此青田一鶴也。」戊午舉於鄉。時年已未，文達偕朱文正主禮闈，亟思得山人，卒被放。厥後用大臣薦，召相吉地，叙勞官中書，加秩六品。歲癸巳，文達適入覲自滇，留主會試，山人與其選，用知縣，投牒就原官。國朝監，唐制置舍人，司制誥票，儗亞其選翰林，雄材魁士，百年相禪。顧地閒冷遷轉迂，多抑遏終。山人性靜，退有逸士風。好讀《易》，閟身幽墨，不騖華顯。初爲校官湖州，樂之至是；回直內閣，益澹榮利，願專志注《易》。與昌樂閻學海、平定李星蟠爲友。二君者，以進士同官同居，狷而劬學又同。每入直，聞宮雅嘻雛聲，視日下春，偕步出長安門，覓蹇車共載以返。荒廬黯黮，與閻論詩，與李論文，山人則以《易》理縈抑之。《易指》成，假歸。出都門，載書半篋，則《易》稿也。送者慕之，以爲幽人之貞焉。沒，祔湖州峴山蘇公祠。山人著書《易指》，外詩文若干卷。其《地理元文注》，痛悔少作，晚欲削之。子百祿，拔貢生。

宗稷辰《太鶴先生墓表》 太鶴先生者，青田端木君也。青田故有鶴，而山以鶴名。君生而神貌肖之，其大父芝巖翁取《易》「乾中孚兩九二」之義，字之曰鶴田，而命其名曰國瑚。晚乃自號太鶴山人。海內外知者多稱太鶴先生云。當仁宗皇帝時，眞州阮文達公采風東南得君，以誇示朝右曰：「吾得青田一鶴爲至幸。」由是名聞天下。及戊午書升。明年，文達佐朱文正公主會試，甚望得君卷，乃竟下第，人以此高之。後三十餘年，君已官於朝，爲內閣舍人。文達自滇、黔持節朝京師，遇於郊外，與君酹酒朱文正墓道，猶言疇昔闈中文正以不得鶴爲嗛。是年癸巳三月，文達將陛辭，宣宗皇帝留之。入會闈，錄異才三數人，君適在選。世既奇其遇，時上知君深明《易》理，汪文端、曹文正曾交薦之。其以召相吉地，官內閣，加六品秩，皆由特恩。至是時論當選擢，乃因卷置三甲，用縣令，仍請回直閣中。蕭然如未第，益淡世味，專力注《易》。《易指》成，俸未滿，即求去，人以此愈高之。君性清介，不耐煩劇，曾辭縣令至再。爲歸安學教諭，樂將終身焉！自召入直，貧甚。於教士時，雖奏勞山陵，不以爲功。深悔《地理元文》之注，欲燬其板。在京絕不與大家卜地。居浙邸紫藤精舍，閉門著書，談《易》以外，薄酌詠歌無他嗜。閣中與山左閻星持、山右李漪蘭及稷辰最親。自君退而先沒，李與閻相繼逝世，余爲作《內閣三先友傳》以哀之。君沒後，湖州學子祔位於峴山蘇公祠。鄉士夫請祀於郡邑鄉賢祠，爲吏所尼。久之，始得入奏章到上，嗟念其人，即俞允。蓋聖明知之深，而恩尤獨優於身後也。雖命之蹇，數之奇，而三才通六行，修生完其性之潔，沒終不失其名之高，非古所謂無求自得之君子乎。受於世者薄，則合乎道者多，其傳諸無窮，奚疑也。君齒與名德皆先余，余素尊禮之。君亦與余相得甚。既沒，其子百祿來見，就余問學。余妻以少女，所以永舊誼也。君所著書《周易指》四十五卷、《詩集》十三卷已行世，《文集》四卷待刊。生於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初十日，沒於道光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是年十月，從君遺命葬湖州之仁王山，故交門弟子爲置墓田，歲時酹薦不絕。君元配陳安人，簉葉氏、林氏。子四：長大雅；次嘉議，早殤；三百祿，爲拔貢生，能世君學；幼百禮。女子三，歸士族。君葬時無內碑，故詳及之。咸豐三年，其姻稷辰始爲表。

《清史列傳・龔自珍傳》附 端木國瑚，字子彝，浙江青田人。生有異稟。七歲入塾數月，輒盡誦同學所誦書。年十二，或假以《尚書》，四日即成誦。阮元督學浙江時，試青田《畫虎賦》，得國瑚。歸與秦瀛言曰：「此青田鶴也。」檄之來杭州，讀書敷文書院。學使署西園有定香亭，使賦之。賦成，海內傳誦焉。旋由舉人大挑知縣，改教。任歸安教諭十五年，清介絕俗，未嘗妄受一錢。貧士有志者，輒分俸助之。道光十年，宣宗改卜壽陵，那彥成恩禧以所著《地理元文注》獻。上問近臣知此人乎？曹振鏞對曰：「此浙江名士，臣久聞其名。」上使召之。國瑚方倚隱囊，注《周易》，聞命，顚出。坐後，左右扶之起，乃曰：「吾竟以方技名乎？」壽陵既定，將以知縣用。原薦者稱國瑚不願，上乃特授內閣中書。道光十三年成進士，仍以知縣改請歸中書。國瑚好學深思，通天人之奧，旁及陰陽術數，尤深於《易》。同時龔自珍治經有聲，傲睨一切，常與國瑚論《易》，歎爲聞所未聞。朝鮮使臣入貢，通問致殷勤曰：「君所爲《定香亭賦》，東國人已傳誦，請講《易》。」國瑚爲發揮旁通之旨，皆饜心而去。詩崛強生峭，耐人咀嚼，不屑依傍，自成一家。所著有《周易指》四十卷、《周易葬說》二卷、《太鶴山人詩集》十三卷、《文集》四卷。

《清儒學案小傳・端木先生國瑚》（存目）

《晚晴簃詩滙》卷一三七 太鶴博通經籍，尤深於《易》，兼治堪輿家言。詩文汪洋恣肆，受知阮文達。嘉慶戊午舉於鄉，大挑得縣令，請改校官，秉鐸歸安十五年。道光中，宣宗改卜壽陵，章佳文毅以所著《地理元文注》進，

因召使相地。叙勞授縣令，文毅爲辭，改授中書。及文達自雲、貴總督召入閣，癸巳主會試，太鶴始登第，年六十餘矣！復除縣令，呈請就本班。蓋前後三辭縣令云。集中有詩云：【略】正應召時作也。

龔自珍《送端木鶴田出都》 天人消息問端木，著書自署青田鶴。此鶴南飛誓不回，有鸞送向城頭哭。鸞鶴相逢會有時，各悔高名動寥廓。君書若成願祕之，不扃三山置五嶽。

潘曾瑩《訪端木子彝舍人（國瑚）》 官冷詩情澹，心閒道味長。午蜂喧隔院，孤鶴立斜陽。松葉堆茶竈，藤花點石牀。塵纓欣暫濯，幽絕似滄浪。

程恩澤

論述

阮元《春海程公墓誌銘》 公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而後快。【略】公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略】詩文雄深博雅，稿亦盈篋。

張穆《程侍郎遺集初編序》 公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又際會清宴，無金革流離之事傷其耳目，故形之篇詠者，率排奡妥帖，力健聲宏，琅琅乎若鸞鳳之嘯於穹霄也。

梅曾亮《程春海先生集序》 先生平居無時去書，其學實事求是，而能創獲新義。【略】所作深博雄偉，讀者當自得之，非言詞所能贊也。

鄭珍《留別程春海先生》 我讀先生古體詩，蟠虬咆熊生蛟螭。我讀先生古文詞，商敦夏卣周尊彝。其中涵納非涔蹄，若涉大水無津涯。搗爛經子作醯醬，一串貫自軒與羲，下訖宋元靡參差。當厥興酣落筆時，峭者拗者曠者馳。宏肆而奥者相隨，譬鐵勃盧鐵蒺藜，戛摩搗檛爭撐持。不襲舊壘殘旌麾，中軍特創爲魚麗。此道不振知何時？遂爾疲苶及今茲。學語小兒強喔咿，雕章繪句何卑卑！雞林盲賈爲所欺，傳觀過市羣夥頤，厚顏亦自居不疑。間有大黠奮厥衰，鼎未及扛牘已危。其腹不果則力羸，其氣不虛則聲雌。固宜宛轉呻念尸，非病夸毗卽戚施。黃鍾一振立起痿，偉哉夫子文章醫！當今山斗非公誰？【略】。

《海天琴思續錄》卷六 手披雲漢抉天章，灝瀚詞源歎望洋。自識詩中甘苦味，不能黯淡但飛揚。（歙程春海恩澤。春海自謂其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黯淡，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

《復堂日記》卷三 閱程春海侍郎遺集，詩文似皆學韓，不爲細響，可傳不必可讀。予欲撰《國朝詩錄》，亦可選也。《國朝詩錄》亦始事于閩中。近日欲先刪正沈愨士、王蘭泉、符南樵之書，而補以《感舊》、《篋衍》以下諸選，及篋中所有別集。惜張南山《詩人徵略》未在行篋。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 有清一代詩體，自道、咸而一大變，開山之功首推吾皖歙縣程春海侍郎。君以巍科官鞏下，崇尚樸學，風采隱然，爲一時重。詩宗昌黎、雙井，所詣亦可方駕籜石齋。海內推儒林祭酒者，阮儀徵外，輒首及侍郎。年未中壽遽卒，然其流風餘韵固已沾溉不少矣。典黔試時，得人最盛。鄭子尹珍及其門，侍郎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乃致力於許、鄭二家之學。旋又相從湖南，故其爲詩濡染侍郎者獨深。何道州子貞亦侍郎門下士，光大師說，與有力焉。先後其間者，則爲祁壽陽、曾湘鄉諸公，遂開有清詩體之變局。《壽陽集》中有《春海以山谷集見示再叠前韻》云：「胎骨能追李杜豪，肯從蘇海乞餘濤？但論宗派開雙井，已是綏山得一桃。人說仲連如鷂子，我憐東野作蟲號。蟾蜍瑤柱都嘗遍，且酌清尊試茗醪。」此可見當日之風尚矣！

《石遺室詩話》卷一一 程春海侍郎，肆力爲詩，多於句調上見變化。如《澧州》云：「當夫昏墊際，悔不疏淪早。及夫灑澹後，晏坐食新麥。」《贈王大令香杜兼呈鄧湘皋》云：「吾拜先生筆，欲作每箝口。吾拜鄧子詩，握管輒棘手。」《贈沈栗仲》云：「恨君不識袁孝尼，恨我不識元魯山。」又：「進觀君藝何煽爛！能詩畫書弈劍丸。所可測者器數間，不可測者海波瀾。」《乙未春闈知貢舉作》云：「其學有馬鄭，其文有班揚。不乃命世才，借文爲梯桄。不乃福果人，其文無短長。」《邗溝舟次》云：「月飲更詩飲，絮語到夜闌。忽然几席近，忽然海天寬。」《大庾嶺》云：「誰其鑿此張子壽？誰欲塞此丞相嘉？」《送季高行》云：「幾年謁帝承明廬？幾年手把種樹書？幾年汍涕伏堊室？一日作賦

凌空虛。」又：「儻喜博觀拓眼界，則有羣玉瑯環居。倘喜射生戰禽獸，則有鷲翎金僕姑。」《澹巖》云：「左揖元道州，右揖柳柳侯。茲巖者不得兩先生姓字留，得無草木含泣泉石羞。兩先生者不得茲巖遊，得無神物閟惜慳其求。」《嬉仔玉印》云：「得無纖指親控搏，金霞帳底月蛤圓。得無擘此掌中看，夜光珠照膚體寒。得無佩此來珊珊，可憐姊妹承恩歡。」春海詩用典，亦間有誤。如云：「袖易瓠本稱宋初。（自注：是日攜宋槧單疏本《周易》。）」然「瓠本」乃葫蘆中《漢書》也。亦有過喜用典者，如：「卻笑雍通梨栗後，但能舁得竹萌車。」「竹萌」，筍也，見《說文》，謂淵明兒子舁籃輿也。然眞筍豈可作輿舁哉？

又　七言，古柏梁體十之八九，否則提韻，否則轉韻，實學山谷者。七律多澀體，如《渡淮》云：「遂磨洪澤而東鏡，似築深江以外牆。」《渰水道中》云：「用世豈徒洴澼絖！持身安得橛株枸？」伯嚴近體，多學此種也。如《喜雨》云：「得酒千花醉，逢春萬病回。」《題陳迺錫先生手稿》云：「明詩掃地鍾譚出，誰挽頹風說建安？卻愛閉門陳正字，清如郊島創如韓。」則清眞矣！「清如郊島」四字，似今日作詩正則也。又句云：「王屋山頭頻弭蓋，天都峰頂鎮銜杯。」視荊公之「廬山南墮當書案，溢水東來入酒卮」，不能無鴻乙之分也。

又　道、咸以來，程春海、何子貞、曾滌生、鄭子尹諸先生之爲詩，欲取道元和、北宋，進規開、天，以得其精神結構所在，不屑貌爲盛唐以稱雄。

陳衍《戲用上下平韻作論詩絕句三十首》　勉行索句幾推敲，惜抱安吳癢欲抓。獨有侍郎遺集在，別傳詩法與經巢。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五　春海尊人蘭翹學士，乾隆庚子以第三人及第，入直上齋，宣廟甚重之，嘗諭春海曰：「汝父蘭翹先生，朕昔年最敬其品學。」聞者歎爲異數。春海覃研樸學、六書、訓詁、《九章算術》，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所寫定者有《國策地名考》十二卷。詩雄深博雅，與張度西、黃樹齋後先相亞。

《定厂詩話》卷上　程春海詩亦生辣，而多硬直處，以其力避凡庸，刻意新響，而知者反稀。

又　嘉、道間，程春海詩文突兀拗折，頗足振拔一時。惟爾造未竟，僅傳其學於巢經巢等輩。

《合肥城外別家三弟惠浦》　王賡《今傳是樓詩話》：侍郎遺集，乃平定張石舟穆所編次者。詩凡四卷，坊間已不易覓。集中有《合肥城外別家三弟惠浦》云：【略】乃與吾邑遺獻有關者。

《湘皋見示移居後連日大雪之作即次其韻》　《雪橋詩話》卷一一：鄧湘皋新納姬人，春海次其《大雪詩》韻云：【略】亦可見老輩風趣。

傳記

阮元《誥授榮祿大夫戶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事務春海程公墓誌銘》　公諱恩澤，字雲芬，號春海。程氏東晉時有爲新安太守者，居篁墩，又遷歙南，代有隱德。曾祖筠。祖步矩，郡生員。父昌期，乾隆庚子進士第三人及第，上書房行走，翰林院侍講學士。母項氏，總兵樛木女。公幼穎異，毀齒經傳皆成誦。尤好讀古書，遇疑意，必考問釋然而後快。鄉先達曹文敏公金輔之先生皆語學士曰：「此子逾冠，所學不可量矣！」乾隆六十年，學士卒於山東學政任，公甫十一歲，哀毀，力學。及長，補學生員，益博綜經史。從外祖學騎射，能挽強弓。最後乃從凌仲子先生遊，及其閫奧。先生曰：「天人並至，博而能精，將來所成者大也。」嘉慶甲子鄉試中式舉人。居京師，益勤於學，天算、地志、六書、訓詁、金石，皆精究之。辛未會試中式，殿試二甲，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道光元年命在南書房行走，召諭曰：「汝父蘭翹先生品學，朕昔年最敬。汝之聲名，朕亦皆知。宜更守素行。」今戶部侍郎祁公寯藻同召見，親聆聖訓，出語同朝皆榮之。旋奉敕校刻《養正書屋集》。是年充四川正主考。二年補春坊中允，校刻《御製詩文初集》。三年放貴州學政，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五年補春坊右庶子，冬補侍講學士。次年調湖南學政。回京詔充《春秋左傳》纂修官，補國子監祭酒。九年項太夫人卒，丁憂歸歛。十一年起服入都，仍在南書房行走。十二年以候補祭酒未與考差，特放廣東正主考。十二月命在上書房行走，課惠親王學。王敬禮師傅，出於至誠。講學爲詩古文、書法，皆日有進，甚相益。上與王論公爲人有「和而不同」之目。十三年擢內閣學士，充文淵閣直閣事。十四年授工部右侍郎，兼管錢法堂。十五年會試知貢舉，調戶部右侍郎，管錢法堂，充殿試讀卷官。閏六月諭：程恩澤部務較繁，著無庸在上書房行走。十六年復充殿

試讀卷官。十七年充經筵講官。夏受暑，醫逾月，病愈深，遽以七月二十九日卒。明日，遺疏入，上嗟歎悼惜久之。諭曰：「程恩澤由翰林洊升卿貳，前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有年，人甚謹飭。辦理部務，克盡厥職。近因感受暑溼，賞假調理，方冀速就痊愈，益資委任，茲聞溘逝，殊堪軫惜。伊子程德威著加恩賞給舉人，服闋後準其一體會試。」公學識超於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本工篆法，益熟精漢許氏文字之學。官貴州學政時，與布政司吳榮光勸士民育栗蠶，其利大行於民。又重刻岳珂《五經》以訓士。及奉詔刻《春秋左氏傳》，與祁公共議推本賈服，不專守杜氏一家之學。平日好士，說士技若己有。典試廣東，期取實學之士，知曾釗之名，必欲得之。釗久丁憂，公不知也，書榜大失望。然所得佳士亦甚多。出闈後，與學海堂學長吳蘭修等遊白雲山，名士會者數十人，有《蒲澗賞秋》之圖。所著述，惟《國策地名考》二十卷已寫定本，其餘多未成書，實不自料其遽折。詩文雄深博雅，稿亦盈篋。其孤方治喪，待錄成卷帙，就有學者擇之，當成佳集。公又多藏書，宋、元以來子史雜錄，博覽強記，金石書畫亦多考訂，苟有叩者，必舉以應。元入京與公居相近，常以暇相講習。元偶校《毛詩》，有「椒其馨」，「椒」字訛，本是「馥」字。其訛久在六朝，罕可相語者。持以示公，公獨深會其意，謂：「《詩》『芯芬孝祀』，《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毛、韓兩見，形聲不謬於六書。」爲加一證。公又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又嘗深究《開元占經》，謂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人驗其言而韙之。吉地案發，因水之故。曹文正問公古有之乎？公曰：「水齧王季墓見棺之前和《呂覽》載其事。」所撰《國策地名考》，如謂「孟津在河北，非今孟津縣，亦非古河陽縣。」「蒲反非舜都，乃衛蒲，邑以嘗入秦，仍歸，故謂之蒲反。」諸條皆確不可易。公之歿也，年僅五十有三，朝野皆悼惜之。金夫人以道光元年卒，二年繼娶劉夫人。孫一，名新寵。公於元，例稱門人，且仲子先生爲吾友，學術相契，因爲之志。銘曰：公之爲人，和而不同。厓岸內峻，德氣外沖。兩世內廷，在位靖共。聲名品學，守之惟公。公學之大，啟於凌氏。約禮博文，實事求是。研究經義，及於子史。卽以其學，望之於士。嗚呼天命，限公不祿！帝諭飾終，賞延世篤。遺書未定，集之可讀。我鐫此銘，永貞宰木。

張穆《程侍郎遺集序》 先大父宰歙，偏交其邑之名儒，而戶部侍郎春海程公之考蘭翹學士，特爲大父所賞拔。不數年，諸經注疏皆精熟，爲文灌辟精粹，試必冠曹，舉乾隆丁酉拔貢，連掇巍科，儻直內廷，聲望斐然。顧艱於嗣，晚乃誕公。公丰儀玉映，父母珍若連城。七歲就傅，曹顧厓少宰同邸，每抱持公問以書。不能答，則徧檢奧僻之字相詰難。蓋好奇不羣，幼性尔也。比學士卒于山東學政任所，公年十有一矣。已而先君子會試入都，見學士舊僕，訊以門戶近況，則言公子發憤力學，入邑庠，大被宗師賞異，出應試，小賦名雋綺麗，歎爲絕倫。逮乙丑再赴禮部試，公亦偕計吏來京師，風雅淹博，輦下共推爲才子。又越七年，遂與先君子同舉進士，入翰林。公嘗贈穆詩曰：「君祖授我嚴，獎誨若子姓。君嚴我同譜，欣契挫其敬。」蓋實錄云。公負奇氣，博觀強識於經訓、史策、天象、地輿、金石、書畫、壬遁、太乙、脈經，於學莫不窮極要眇，究析□□，而精神所到，卓絕岸異。必然可傳於後者，則其有韻詩文也。詩初好溫、李，年長學厚，則昌黎、山谷兼有其勝。穆於癸巳春初侍公直闈，情好之洽，久愈摯。嘗請公自訂其詩，公曰：「吾詩險而未夷，能飛揚而不能閎澹。思力所及者，腕每苦其不隨。更讀書十年，殆可相質耶？」嗚呼！孰意之所業遂止於斯歟？丁酉夏，穆將歸應鄉試，公置酒相餞，漏過午，拳拳不放別。乃穆甫出都門，公遽感暑疾，久不瘳，祁淳甫尚書日往省之，遺言乞儀徵相國銘其墓，而尚書書之。次年，穆將南游，迂道入京師哭公，公子德威以遺稿相授，塗乙潦草，首尾多不完，或篇題殘挩。乙酉以前之作，竟無一字存，疑公尚有清本藏之別笥，德威未檢獲也。謀更事搜采，成完帙。荏苒未遑，而德威又以措交庫款赴粵東，卒于劉仲寅觀察署中。觀察名晟昌，公視學貴州所拔貢生。公歿後，所以賙恤其家者有加。德威卒，命其弟送柩返歙，買山營壙，幷葬公及金夫人兩世三棺。其孤孫嫠婦之寄寓京師者，則祁尚書爲經營擁樹之。觀察又議以其幼女妻德威之子，而娶其女爲己子婦，迎公全家入黔，相依以久。嗚呼！師恩友誼，人有同情，當公賓容塡咽之時，詎知身後巨卿乃此兩人哉！

《清朝先正事略·鮑覺生先生事略》附 （存目）

《詞林輯略》卷五 程恩澤，昌期子。字雲芬，號春海，安徽歙縣人。散館授編修，官至戶部右侍郎。著有《國策地名考》、《程侍郎遺集》。

紀事

梅曾亮《春海先生集序》 人嘗屬曾亮以事而匿其情，漫爲請於先生，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某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紿也。」其行已情深而義方，雖他事類如此。傳曰：「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又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先生殆無愧斯言。

《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卷一一四引陳康祺撰《郎潛紀聞》 程侍郎爲阮文達公再傳弟子，例稱門人。文達入相，與侍郎結鄰，尚以暇相議習，其援據博洽，文達甚韙之。世盛稱侍郎詩文，康祺謂侍郎亦漢儒實事求是之學，不墜師門家法者也。

《舊聞隨筆》卷二 歙縣程春海侍郎（恩澤）以父蘭翹學士（昌期）喜藏書，故少即博覽詳記，且精術數。嘗言道光十五年木火同度，當有火災。其典試粵東也，事竣，諸名士餞於白雲山雲泉仙館，酒酣，公慨然曰：「國家今日盛極矣，然二十年後當有亂，且偏天下。」時曾拔貢（釗）聞之不覺鬱抑，公笑曰：「子無爲杞人憂，吾與子不及見矣！」隨謗視坐中人曰：「及見者，其惟譚玉生乎？」後言皆驗。遵義鄭子尹，公門下士也。公嘗詔之曰：「爲學不先識字，何以讀三代、秦漢之書乎？」子尹究心聲音訓詁，此言實啟之。然公雖博覽載籍，而持身極嚴。上元梅伯言嘗爲人有所屬託，公覆書曰：「吾子而有是言，豈恩澤生平有不見信於深友者乎？不然，則子受紿也。」伯言每述於人，以爲公之異於人，不獨在文學云。

《鬼車啼有感一友》 《雪橋詩話》卷一〇：程春海《鬼車啼有感一友》云：【略】此詩所指不可確定，必當時名士也。【略】程所謂「吐哺相公」，龔詩所謂上相當是蔣襄平。

《倢伃玉印詩》 《清稗類鈔・鑒賞類》：漢趙飛燕印，爲明嚴嵩故物，以羊脂玉爲之，純粹潔白，無纖瑕，盤鳳紐，文曰「倢伃妾趙」，鳥篆。龔定盦以宋拓化度寺碑易之於姚氏，或曰得之以七百金，擬築寶燕閣藏之，而未果。後歸粵人潘仕成。程侍郎春澤有詩咏之，中有句曰：「尋其流傳自冰山，亦奔墨林紫桃軒。」比來歸龔，復歸潘。

《賀湘皋移居（二首）》 《雪橋詩話》卷一一：鄧湘皋精醫術。程春海視學湖南，湘皋嘗下榻署齋，時爲太夫人診視。春海有句云：「造膝每當交讓樹，窺垣時見一方人。」

《題湘皋哲兄雲渠茂才聽雨山房圖》 《雪橋詩話》卷一一：鄧湘皋【略】母兄雲渠，築聽雨山房，寓書引坡詩「愼勿苦愛高官職」之意，乃改教職。春海《題雲渠茂才聽雨圖》云：【略】。

《吳仲容選詩圖》 《雪橋詩話》卷一〇：程春海題其選詩圖云：【略】謂仲雲所續乃祖退庵《杭郡詩輯》也。自作亦可知矣！

著録

張穆《程侍郎遺集序》 今春尚書謀刻其遺集，曰：「以此爲初編，續有哀錄，補梓易耳！」穆既又殘蕪之稿，幷駸蕭落，乃偕公門人何編修紹基排比爲賦一卷、詩四卷，又凡稿之失題者及詩餘、試帖共爲一卷，碑志、哀誄、駢儷、襍著之文五卷，總題曰《程侍郎遺集》。而叙其緣起如此，以詶公知，兼志余痛云。道光二十五年三月。

何紹基《龍泉寺檢書圖記》 歙縣少司農師程公既卒之明月，儀徵相國師阮公約同人集龍泉寺，檢其遺書。先一日，基以告於公之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於辨論經史、六書古義及天文地志、札記最夥，詩古文詞，亦爲之甚勤，顧不自存省，其僅未散失者，雜置書篋中。往往無首尾題識，它日從容整理，稍就次第，當乞阮公鑒定，今苫凶迫促，未遑也。顧辱公及諸君子存錄之盛心，不可以負。有《戰國策地名考》二十卷，迻寫犂畢矣。德威斬焉衰絰，不敢躬詣，明日將洽宗人鎮北先生抄正於阮公。」同人既集，鎮北持書來，公披繹久之，歎曰：「疵類有未滌者，然既博且精矣！」聞尚無副墨本，余雖欲爲審訂，未悉遽攜去，屬鎮北還於其孤。且謂曰：「諸君其急爲校讐，使無遺憾。余雖老，幸及爲覆睨而弁言以行。胡朏明《禹貢錐指》、全謝山《地理志稽疑》後此其盛業矣。並其它著作，當成大集，司農其可以不朽！」烏乎！京師才士之藪，魁儒碩生，究樸學能文章者，輻湊鱗比。至於網羅六藝，貫串百家，又巍然有聲名位業，使天下士歸之如星戴斗，如水赴

海，在於今日，惟儀徵及司農兩公而已。司農年不中壽，遽歸道山。儀徵公年踰七旬，神明不衰，且勤勤焉檢其遺書，流連而太息之。噫！資稟之異，學術之大，精神意量包涵斟挹之閎且遠，司農視儀徵亦幾如驂之靳，信屈殊勢，豐嗇殊形，修短異數，如是其不相侔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儀徵少年通籍，早負隆譽。由乾隆至道光，六十年間，海內覃經講學之儒，皆其先後所師友，或其門下士，或其再傳弟子。司農之起，後二十年。乾隆時老師宿儒，未及見者已多矣。然基處京師所及交，若劉丈申甫、潘丈少白、陳丈碩士、陳秋舫、龔璱人、魏默深、陳碩甫、江鐵君、徐廉峯、管異之、陳東之、徐君青、鄭浣香、兪理和、羅茗香、汪孟慈、陳頌南、張彥惟、許印林、張石州、沈子敦、黃蓉石諸君，大抵皆兩公所識習而矜賞者也。基日爲弟子員，出司農之門。及成進士，改庶常，儀徵公實爲館師。兩公居相鄰，基與璱人，孟慈、頌南諸君，過從游侍，蹤跡輒相屬。今司農已矣，儀徵既告駕邗上，文選一樓如雲光魯殿，因念基所及交諸君者。前後數十輩，或既逝且老，其尚未至於此者。或浮沈郎署，或留滯公車，或汎濫江湖，若有著述，當早付殺青。天時人事，茫茫汗汗，知誰爲後死？檢其遺書者哉！讀斯圖，不禁爲吾師雪涕，向天深悲之而復幸之也！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程侍郎遺集》十卷，程恩澤撰。

雜録

《雪橋詩話》卷一一　管異之嘗著《擬言風俗書》、《籌積貯書》、《洋貨議》，皆按切時弊以立言。《洋貨議》者，以自中國與西洋交易，洋貨日至，皆奇巧無用，而中國之財安坐而輸於異域？其蠹國病民，爲害甚深，因著議。以爲欲謀人國者，必先取無用之物，以匱其有用之財，故表餌交關互市之事，古之人常致意焉！洋之樂與吾貨，其深情殆未可知，就令不然，而中國之困窮固由於此，則安可不爲之深慮也？程春海句云：「有盡兼金傾海去，無端奇貨挾山來。」當時，士大夫皆知數十年後，必受其敝也。

《國朝書畫家筆録》卷三《程恩澤（工書）》　程恩澤，字雲芬，一字梅春，號春海，安徽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授編修，官至戶部侍郎。幼穎異，毀齒經傳悉成誦。好讀古書，能剖析疑義。既長，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皆深思，而得其意。工篆法，精熟許氏學，行、草亦佳。詩文雄深博雅。於金石書畫考訂尤精審，喜撰述。著有《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卷四　程恩澤，字春海，號雲芬，安徽歙縣人。嘉慶辛未翰林，官戶部侍郎。工書。著《國策地名考》。余家藏有先祖松嚴公歎行書大屏四幀，法米、董，具《書譜》意。又臨香光書《演連珠》冊，用側鋒，極勁秀。

《皇清書史》卷一九　程恩澤，字春海，號雲芬，一號梅春，歙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戶部侍郎。阮元撰《墓誌》云：「工篆法，精許氏《說文》之學。」道光十九年卒，年五十三。篆字必須正鋒，須用飽筆濃墨爲之。近人率用禿筆，或竟剪去筆尖，不可爲訓。王虛舟篆體結構甚佳，惟用剪筆枯亳，不足以見腕力。今人中惟趙謙士侍郎、近惟程春海侍郎得其法，而春海筆力尤壯。《退庵書畫跋》》我朝以小篆名者，自當推王虛舟爲巨擘，然是以剪毫禿筆爲之。

譚敬昭

《香石詩話》卷一　陽春譚康侯孝廉（敬昭）天才超越，深於樂府、六朝及三李。如朱霞天半，又如姑射神人，詩品之妙，不可多得，於吾粵海雪山人之外另樹一幟者。

又　康侯五言有自然入妙者。如「竟夕如人語，風聲在柳條。」【略】有齊、梁風致。

《嶺南羣雅二集》卷二引《玉壺山房詩話》　曩余於黎二樵寓齋壁上見康侯詩，相與歎爲異才。迨乙丑九日，馮魚山先生招同越秀山登高，名流咸集，乃識康侯。舉止雍容，吐屬溫雅，蓋深於詩者也。魚山亟稱其樂府一體獨出冠時。近者黃蒼厓出示其集，風格清超，飄飄有凌雲之氣。觀其論詩諸作，高挹羣言，瓣香當不在青蓮以下。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九引《聽松廬文鈔》　君博學，工文辭，尤肆力

於詩。其爲詩也，溯沿《風》《騷》，沉寖樂府，瀏然以清，穆然以古，取法於漢、魏、六朝、唐、宋，而兼掇其英華；嗣響於嶺南諸大家，而自闢其堂宇。

又《聽松廬詩話》「深閨洞房語恩怨，紫燕黃鸝韻桃李。」(黃山谷句)「鶯閨燕閣年三五，馬邑龍堆路十千。」(楊升庵句)「百念千嬌春可惜，南樓北斗夜何其。」(譚康侯句)句法皆本老杜。

又引《茶村詩話》 康侯嘗賦珠江柳枝詞九十首，手寫刻之。

又引《玉壺山房詩話》 馮魚山先生，稱康侯樂府，獨出冠時。

又引《粵東七子詩鈔》 康侯詩，出入古大家，於太白尤近。

《退庵詩話》卷一二 嘗論三子詩，香石詩清醇，南山詩綺麗，至超脫瀏亮則當推康侯也。

《國朝正雅集》卷六五引《粵東三子詩題詞》 先生髫齡以詩賦受知於學使曹習菴學士，既而淹博羣籍，尤深樂府，復挹取六朝三李之菁英。時二樵山人以詩名海內。先生賦《鵬鶴篇》投之，山人答詩有云：「鵬則吾弗能，鶴則與君同輊軒。」其爲老輩傾倒如此。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 粵東三子，【略】譚尚飄逸。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筆底雲烟寫渺溟，無形直可役羣形。(康侯論詩云：「超超萬象旁，無形亦羣形。」)詩家帳秘何人識，被髮騎麟下紫清。(陽春譚康侯敬昭。「被髮騎麒麟，赤手縛長鯨。所以古眞人，飄然凌紫清。」康侯句也。)

《晚晴簃詩匯》卷一二七 康侯嘗賦《珠江柳枝詞》，次上下平韻，並和歌三疊，得九十首，手寫而刻之，風格不在小長蘆釣師《鴛鴦湖櫂歌》下。若《大風歌》、《游通眞巖》、《北行》諸篇，則又鋪叙分明，波瀾壯闊，極才人之能事。

又 《聽雲樓詩・春草》句云：「一碧自千里，四山多夕陽。」《隨山館詩・晚出北郭》云：「一水澹秋影，四山留夕陽。」皆秀逸有遠神。《春草》句尤佳。但康侯自謂勝似「野火」「春風」之句，香石亦以爲然，則不敢阿其所好。

又 或曰：番禺黃蒼崖(喬松)《題康侯詩鈔》云「二樵山人以詩鳴海內，先生賦《鵬鶴篇》投之，山人答詩有云：『鵬則吾不能，鶴則與君同輊軒。』其爲老輩傾倒如此」云云。然則康侯初欲藉二樵以立名，死後則又詆諆之，豈如洪北江所云博士解經，故初附之以立名，旋攻之以爭名者乎？予曰：「康侯何至如此！」

《銅柱》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九《聽松廬詩話》：康侯《銅柱》五律云：「飛將下天來，橫戈瘴霧開。南交見銅杜，東漢失雲臺。裹革平生志，攀鱗不世才。如何傷薏苡，千載使人哀？」此詩可稱太白氣息、老杜骨頭，非工夫氣候到此地步者，不能爲也。

《遊峽山淙碧軒》 《香石詩話》卷一：康侯七絕如《遊峽山淙碧軒》云：「撲面風沙萬里還，飛泉爲我洗塵顏。塵中自覺山中好，爭奈山泉又出山。」【略】驚心動魄，是唐人上乘之作。

《定情謠》 《國朝詩人徵略二編》卷五九《聽松廬詩話》：康侯《定情謠》有云：「願將千萬絲，織上雲錦機，裁君身上衣，自得長相依。」「與君一身爲一心，輾轉左右隨君施。」此二句，忠臣事君，貞女事夫，兩種心事，皆在內。却借裁衣說出，知此可以讀《風》讀《騷》。

《秋日寄懷黎二樵》 《五百石洞天揮麈》卷三：譚較前卒，輩行亦早。有《秋日寄懷黎二樵》絕句云：【略】每一吟誦，如聞鴻雁唳空，秋夢都涼。又如置身層崖，觀百丈瀑，作凌雲想，詞亦錦心繡口，極才人能事艷詞。

《清史列傳・張維屏傳》附 譚敬昭，字子晉，廣東陽春人。嘉慶二十二年進士，官戶部主事。敬昭淹博羣籍，其詩出入古大家，而於太白尤近。欽州馮敏昌招同粵秀山登高，名流咸集，敏昌盛稱其樂府獨出冠時。時順德黎簡以詩名海內，敬昭賦《鵬鶴篇》投之，簡歎爲異才。其爲老輩傾倒如此。大興翁方綱督學粵東，極賞其詩。與張維屏、黃培芳並稱爲「粵中三子」。兼工文詞，所作擅初唐、六朝之勝。其《擬答客難》一首、《七稽》一首，甚稱於時。性廉退。官戶部十餘年，公餘退食輒手一編，蕭然自得，於人世浮榮，泊如也。著有《聽雲樓詩鈔》、《詞鈔》。

黃培芳《酬譚康侯(敬昭)》 湛若誰堪似？南中一謫仙。斯人歎長往，逢爾復超然。風雨三年契，鶯花二月天。清芬良可挹，況贈白雲篇。

又《康侯聽雲樓》 隔水呼雲雲有聲，語妙坐使千人驚。聽雲思入彩雲裏，瓊樓半空彈指成。我聞泰山之雲觸石起，萬箭齊飛聲聒耳。好將箏笛洗從前，不聽竹肉聽靉靆。又聞黃山之雲作雲海，雪浪千重翻碨磥。裂帛何如擘絮聲？此心早逐浮雲改。憶我頻觀粵嶽雲，時時鸞鶴空中聞。年來更入雲山住，飽聽雲泉看雲樹。南出又喜聽長松，松臺萬壑來天風。雲松入聽皆不

俗，山水生涯差自足。何時同上最高層，傾耳丹霄歌此曲？

蔣因培

論述

《國朝正雅集》卷六〇引《寄心盦詩話》 道光丙申，余遇先生於某公座上，豪飲雄談，誦己所作詩，座客皆傾聽折服。

又引《師友錄》 伯生以事忤上官坐譴戍出塞，遇赦放歸。君豪氣縱橫，目空一世，獲罪後痛自貶抑，而名益著，以山水詩酒自娛。

《挹翠樓詩話》卷三 常熟蔣伯生因培爲縣令，日以詩酒自豪。上官聞其名，出詩相示，蔣接閱之下，贊歎連聲，曰：「大人之詩，自無不好，迥非卑職等所能及。」上官由是銜之。詩有奇氣，惜未見其稿。

《海虞詩話》卷一一 蔣大令因培，字伯生，明忠烈公欽之後。才幹英敏，歷知滕縣、汶上、泰安、齊河等縣。嘉慶丙子清查庫項，幾罹大辟，遣戍新疆，逾年乃釋歸。論交當世名士，數十年遨遊南北，徧于當路，年逾六十始歸。在靈公殿右，增構園池，爲娛老計。又於致道觀西，築一角園，奉忠烈公像，兼爲衍賓之所，吟嘯酣嬉。其詩善攄題情，如海東青之擊天鵝，上盤下搏無或失。全稿尚未梓行。

《射鷹樓詩話》卷一 儒者雖窮而在下，不可無先憂後樂之意。范文正公爲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即少陵之廣廈、白傅之長裘，是不可不有其志也。古來名臣皆能副此語。程子所言，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若身居高位而無益於民物，則當引身而退，毋致貽譏戀棧。常熟蔣伯生大令（因培）《詠木棉》絕句，末聯云：「堪笑燭天光萬丈，何曾衣被到蒼生？」按木棉爲粵產，其絮不能織布。大令詩，深得規諷之旨。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 虞山蔣伯生大令（因培），詩文敏贍，工繪事。顧跅弛不羈，酒後好嫚罵。或規之，輒曰：「我罵俗人耳！何預乃事？」入貲官山左，大吏惜其才，咸優容之。屢蹶屢起，卒至被黜謫戍。及赦回，即賦詩云：「入門先向妻孥笑，吾戴吾頭今又歸。」其誕如此。所著隨手亡失，僅於嚴小秋集中，見其《題餐花館圖·金縷曲》云：「好在詞人屋。問陂塘、幾時買斷，青溪曲曲？門對南朝江令宅，隨意數竿修竹。更位置、笛牀碁局。怪底胸中無俗豔，算輸君、飽飲秦淮綠。天最惜，此清福。　年來載酒江湖熟。記天涯、相逢幾度，西窗翦燭？照影南池池上水，不似舊時面目。多荒了、故園松菊。殘客飄零才子老，嘆堯肩、斗酒無人續。何處覓，一囊粟？」後數語猶足見不可一世之概。先是，逐寧張船山太守（問陶）負狂名，由翰林出守萊州。或言外吏非京員比，宜稍斂抑，太守然之。初謁中丞，執禮甚恭。談次，中丞譽其驛柳詩，不覺撫掌笑曰：「爾亦知吾驛柳詩耶！」中丞陰銜之，齮齕不已。未數月，引疾，無以歸。浪跡吳門，旋卒。視伯生所遇，有幸有不幸矣！

《寄鐵甫》 《靈芬館詩話》卷九：蔣伯生因培與余定交淮陰，爲人落拓，不持儀節，縱酒叫呼，人或尤之曰：「身自飲酒，身自大呼，何預癡人事耶？」嘗入淮陰市買醉歸，以三錢買一蒲扇，小僅如掌，招搖而行市中，羣兒咸指目之，以爲狂人。袒衣垢弊，積兩月不浣，人欲以己衣易之，輒曰：「吾恐汝衣不潔。」爲詩音情頓挫，有光英朗鍊之觀。其《贈鐵甫幷曹夫人》二詩最工。今錄其一云：【略】又《寄鐵甫》一絕云：【略】。

《過劉蕢故里》 《國朝正雅集》卷六〇引《寄心盦詩話》：伯生先生《過劉蕢故里》詩云：「我亦直言非對策，公惟下第未投荒。」此譴戍時作。

傳記

黃安濤《山東齊河縣知縣蔣君墓誌銘》 君諱因培，字伯生，江蘇常熟人。曾祖守。祖抃。父瞻岵，宰山東汶上，多惠政，見吳江郭君嘉《行狀》。君生而聰邁，讀書過目成誦。十歲通韻語。十七以國子監生應順天鄉試，爲烏爾吉祭酒法式善所激賞，由是知名。及汶上公卒，母夫人春秋高，棄舉業爲祿養計。嘉慶二年援投效例，得縣丞，分發山東，權費縣巡檢，補陽穀縣丞，累署汶上、金鄉、嶧、滕、高密、鉅野諸縣事，眞授泰安令。丁母憂，歸。巡

撫同公興以民情愛戴，專摺奏留。服闋，補齊河縣。所至循行鄉村，周知民隱，胥吏斂手攝氣，不敢爲非。豪猾之健訟武斷者，皆望風屏跡。居官無久暫，去之日，士民率扶老攜幼塞道，遮馬首不能進，君亦顧戀惘惘。嘗曰：「民情可見，風俗可轉移，特恐司牧者心不盡而措施未得其宜耳。」初至汶上，父老色喜相賀，謂良吏有後，蔣公子來，其我儕之福與。會有巡漕御史某，家人婪索供帳，勢張甚，所過咸趨承惟謹。至汶上，君方詣行館謁，及門聞詬厲，廉知橫行狀，便止屏外，揚聲慷慨而言曰：「公奉天子命來，因公過境，凡適館具餐，所應儲跱，有司爲東道主，何敢怠？忽今乃縱廝養無狀乃爾乎？是藐功令也。因培亦朝廷命官，藐功令者而顧靦顏奉之非夫也。」遽令撤所張燈及供饍，拂衣徑歸。御史遂中夜蒼黃去。後事發見法，以賄賂牽連被斥者數輩。東撫以君之事上聞。奉硃諭：「此人可嘉之至。」由是君彊項之名藉甚播遐邇矣。任泰安，值都城有逆匪林清之變，山東賊黨應之，戕定陶、曹兩縣令，鄰縣俱閉關戒嚴，僚案以爲言，君曰：「賊未至而張皇，是示怯以搖亂其民也，不可。」因密爲備，而靜以鎮之，境賴以安。其在齊河也，視事未幾，清釐積案一千餘件，幾至無訟。旋以直言忤上官，奉欽差查辦，以曾刊改公牘故，譴戍軍臺，上官亦降斥有差。齊河士民素德君，有三百人者約赴都籲陳，君力諭止之，乃皆流涕而罷，時道光元年也。到戍未及期，蒙恩釋回。入關後，閒游豫、楚、閩、粵歸，遂杜門不復出。放懷山水，寓意詩酒，泊如也。營生壙於虞山拂水巖側，知好爲合錢種梅數千樹，屬安濤以文記之。君性純至。應順天鄉試時，聞汶上公病，亟星夜南行，墮驢背者屢傷腰股，血漉漉襦袴間，罔覺也。三日夜達汶上，已不逮含斂，號痛蹦踴，湯沐鹽酪俱廢者久之。居母喪，哀毀柴立。失怙後，兩弟种藐，課之讀，口講指畫，同研聯牀，無閒也。其孝友如此。才氣卓犖，熟嫻吏治，任事果決，筆舌互用，雖鐫譙四至而處之裕如。同時名公以學術著稱者，如協揆百文敏公、金尚書光悌、制府方勤襄公、劉學使鳳誥、吳方伯俊、孫觀察星衍皆傾心下交，或以案牘諮諏，或以文字商榷，一日數至，從容裁答，不少淹晷，咸服其當而歎其敏。其待人以直視，唯阿諛浼者鄙夷不屑，酒坐諧笑，旁若無人，涕唾發揮，靡有瞻顧。及遇同志，則低首服膺，交久而益敬。嗚呼，如君之才之行，並世曷嘗無知心者。然而以之得名，卽以之獲咎，惟直故也，是可慨已。生平所作詩數千首，悉隨手散佚。晚乃掇拾殘剩，爲《烏目山房詩略》八卷，將梓行之。道光十八年閏四月十七日，以微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一。配吳宜人，山東萊州府同知諱華之女。子男二人：長庸，舉人，湖南候補直隸州知州；次愚，湖南候補縣丞，先卒。女一人，適候選知州沈繹之。孫五人：勝吾、興吾、從吾、懌吾、新吾。曾孫一人，籥。君卒之明年九月，其孤庸將撰（擇）辰安窆於虞山之壙，踵門捧行狀求銘。安濤始未識君，入都過汶上，聞館人能言君指斥御史事，心焉志之。及獲締交，垂三十年，承眷深而見知稔，書辭紀行，所不敢辭。銘曰：穹壤生氣，奕奕海虞，繄君得之，襲母味腴。早歲岐嶷，惟孝友于。烹鮮歷試，游刃有餘。義以爲質，智過其軀。官辦畢舉，民信克孚。不畏彊禦，不納垢汙。老罷卧道，貪狼避途。匪好奇服，所惜破觚。直挺弦矢，剛摧鍰鋘。介躓溷遂，曷計毀譽。何以謚之？古狂古愚。聞其風者，志立懦夫。峩峩劒門，洋洋尚湖。有土一抔，有梅千株。清芬溶鬱，鐵榦撐扶。神仙弔鶴，富媼驅狐。全歸得所，何憾黃墟！名與石貞，敢告不誣！

《昭代名人尺牘續集小傳》卷四　蔣因培，字伯生，江蘇常熟人。監生。官山東齊河縣知縣。有《烏目山房詩錄》。黃安濤撰《墓誌》：君才氣卓犖，熟嫻吏治，任事果決，筆舌互用。同時名公以學術著稱者如百文敏公、方勤襄公、劉學使鳳誥、孫觀察星衍皆傾心下交，或以案牘諮諏，或以文字商榷，一日數次，從容裁畣，不少淹晷，咸服其當而嘆其敏。

紀事

《題風雨對牀圖》《靈芬館詩話》卷七：甲寅之冬，余與家弟丹叔合貌一幀，曰《風雨對牀圖》。蔣伯生云：【略】。

《題靈芬館第六圖》《靈芬館詩話續》卷四：《靈芬館第六圖》爲錢七叔美所作。【略】伯生云：【略】。

王芑孫《蔣伯生(因培)枉贈佳篇久欲和之未能作也今來告別輒次原韻書以贈行二首》讀君五篇詩，藹若春空雲。人中見嵇紹，鶴立果不羣。嗟予但疎樸，於道未有聞。謬以敗鼓皮，參錯龍譽文。陳仲妻辟纊，技與緝絖分。吾非蒼頭卒，何況孃子軍！士當厚自待，所就無大小。發聞會有時，豐鐘破霜曉。英英蔣子文，氣露神骨表。行矣多讀書，風格自蒼老。臨岐惜分攜，眼底此才少。君無廢斯言，以志木瓜好。

又《蔣伯生上舍(因培)自山左寄詩見懷並寄惠渤海藏眞帖欲求愚夫婦筆迹作詩報之》閉門卧雪城南廬，翩然一雁來庭隅，雁足却繫雙明珠。知君此去誠無賴，苦道相思劇明晦，篋底收藏竟割愛。男兒生世未可知，勿以困故生悲思，君才自是珊瑚枝。平生幾爲憐才死？一才到眼留心底，因君墮淚如鉛水。少年任達烏足論？溫岐杜牧皆可人，有此脫落翻銷魂。期君努力勤蒐討，病鶴寧忘睨秋昊，早來慰我長安道。我今奔走粗無他，魯公食粥常全家，山妻凍指如薑芽。千里求書不容惜，爲趁昏燈掃殘墨，聊當梅花寄春驛。

又《歲暮懷人六十四首·郭頻伽(慶)蔣秋實(因培)二上舍》二子相逢輒憶吾，一雁飛來帶兩書。我在吳門初卽次，蔣生來過出非意。迫冬日暮郭亦來，入巷把炬柴門開。少年才俊俱飄泊，何處清游方岸幘？

郭慶《淮陰晤蔣伯生(因培)遂訂交焉臨別賦贈三首》三年淮陰城，不見一國士。浩浩雅雀聲，日滿淮陰市。誰何翩然來？銳若黃鷂子。長爪通眉毛，飛花粲牙齒。片語得我驚，一見令公喜。手出一編詩，清氣入骨髓。居然持寸鍼，直我手中矢。深山喜似人，俗情好同己。而況此中有，默默相關理。旁人盡怪詫，傾倒何至此！人間好少年，白晳而已矣！美人多愛鏡，名士多好名。名成輒自放，不成先自輕。將成未成間，吾學所由成。一編十年鈔，細視了不驚。一篇四角安，其中苦無精。必先一心死，然後千秋生。君才十倍我，天馬空中行。結交盡蒼老，譚藝能和平。牛毛而麟角，只在一著爭。世間無鹽子，豈知明鏡明！誰謂後世後，乃無我與卿？文章要奇險，立身須妥帖。地必如掌平，山乃當面立。古來有才人，往往好任達。與其爲小儒，無寧作大俠。聞君少年時，意氣飛黃踢。微笑揮千金，小名滿一篋。燕臺諸酒人，相樂復相泣。年來事收斂，尙未除結習。譬如就羈馬，騁意猶在鬣。何不盡刪之，萬卷閉一閣？將爲蚩鳥蚩，先作蟄蟲蟄。卽如論科名，區區括與帖。家貧母老矣！此事亦復急。

呂璜

彭昱堯《呂月滄先生誄》自桐城方侍郎以義法爲古文，厭而矯之者挾雄誕曼衍之說，騁其漢繪襞積之材，以飾閭巷之目則有餘，以屬同然之心則不足。故治古文者，卒奉桐城爲正宗，以其本韓、歐、曾、王之法嚴焉而峻其閑，擷關、閩、濂、洛之精潔焉而滌其腐爲可貴也。其時，江之南、北則有劉學博海峯、姚郎中姬傳、張編修皐文，江西則有陳侍郎碩士，數公所造各殊，而醞釀之醇，淵源之正，不可謂非桐城派也。惟五嶺之外、瀟湘之南數千里閒，未有以古文倡之者。自先生作令浙中，一旦棄其簿書案牘之勞，研尋古今作者之趣，涵揉探索，博儲約發，鏘然破蟲鳴而奏金石，淵然排塵坌而掬清冷也。於是三吳之英、兩浙之傑皆赫然有意先生之文。時宜興吳明經仲倫亦法桐城者，相得驩甚，與之切劘精微，揚搉貞變，將以蹂古人之奥而繹未竟之緒，演漾變化以自娛。而先生亦侵尋老矣。先生既歸，大吏聘掌秀峰講席，研精徹瑩，礱沙磨鉶，辨淄與澠，既廉且貞。諸生始而駭，繼而孚，終而悅，且欵歎先生之卒、之難乎爲繼也。先生既歿，粵人之治古文者嶄然傑出矣！而其源則自先生始。先生諱璜，姓呂氏，月滄其字也。廣西永福人。以進士官浙江知縣，尋擢海防同知。讞德清獄不實，除名。所治有惠政，民皆廟祀之。既罷官，挾書數萬卷以歸。寓桂林城南，自號「南郭老民」云。道光戊戌十二月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一。著有《月滄詩文》若干卷。誄曰：漓水湛湛，鳳巢蒼蒼。毓嶠之秀，抉雲之章。既脫圭組，爰購縹緗。載書而返，以薰其鄉。霜颷噫空，落葉蕭瑟。我謁先生，其書滿室。挾文數篇，袖不敢出。笑曰徐之，陶以歲月。我時趺跑，奔放爲豪。手示繩墨，以縛狂曹。百家殽饌，饞不敢饕。寒籌咿唔，瑟縮爬搔。斂範馳驅，謹飭轍軌。先生覽之，掀

髯色喜。曰文無他，質而不俚。繚繞煙波，澄澈秋水。魚菽之祭，盤餐之珍。有酒輒召，廁於嘉賓。吾師司業，官舍寓我。先生譽之，謬以爲可。司業既逝，先生繼徂。重遊桂林，悽愴瓊琚。古瓦琢硯，手所著書。臨終割贈，抱之長吁。頑金不祥，鑄藉大冶。凡百陊隳，有淚盈把。吾衰誰陳？慨念大雅。尊聞在斯，敢忘昔者？

梁章鉅《呂月滄郡丞墓誌銘》　余藩牧吳中時，熟知浙江有廉能吏呂君者。旋聞其以公罪奪官去，欲一見其人不可得。既撫治桂林，則君適主秀峰書院，因與定交。越二年，而君遽卒，一時僚宋及都人士咸惋惜之。踰月，而其孤賡治來乞銘幽之文，誼不可辭，謹就君之自訂年譜而約叙之：君諱璜，字月滄，系出山東益都。明中葉始遷粵西之永福。君父諱某，以諸生坐冤獄，論戍江右。乾隆丁酉生君於戍所。十五歲始歸粵。越三年入縣庠，爲萬載劉金門、嘉興錢裴山二先生所激賞。辛酉舉於鄉。辛未成進士，以知縣分發浙江，補慶元。以嫡母雷太孺人憂歸。再出，補奉化，兼攝鎮海。調山陰。復調錢塘。擢西塘同知。在官僅七年，所斷千餘獄無能翻異者。慶元俗好鬬，君諭禁，輒戢數月後夜戶不閉，民祠祀之。奉化俗健訟命案，動連百餘人。君日坐堂皇，釐剔之，夙弊驟除。嘗兼攝鎮海，有婦懷其異姓兒，以被某踏傷求驗，君視之曰：「病耳！」婦不服，越日以兒死報。君念垂死之兒，又非所生，倘加傷焉必成檢案。兒骨易腐，將起大獄，乃密偵主此案者，得監生營兵數人拘之。數人陰求婦請免驗，事遂已。山陰有陳胡氏者呼冤曰：「我一子一媳一女，女爲鄰邑某略去，以地保某爲證。」是夜大雪，君遽詣陳胡氏門，呼四鄰，詢以氏家幾人？皆曰一子一媳及氏而三耳！過陳胡氏室，則子媳咸在，拘之出證，以四鄰責而遣之。蒞錢塘時，撫部帥仙舟先生獨倚重之，方爲奏牘中有不可行者二事，君約同官爭之力，先生竟削之。時議封禁南田，君獨詳陳其可開狀。先生雖不能用，而心善之。武舉徐某奪民妻，又以僞券詐民財，莫敢訴者。君已偵知之，適徐因細故來對簿，遽械繫之，而呼被害者使面質，皆泣下，以實陳，遂置徐於法。鄰邑象山以禁小錢罷市，慈溪渭灘民以爭田械鬬，各衆數千人，郡守皆檄君往句當，君至，事立解。在西塘時，奉檄勘餘杭之南湖，乘小舟瀠洄數日，詢於紳耆，得其實，手疏不可開之故，以復於大府。遂寢其役，民稱便焉！前後諸大府皆以君名薦於朝，而遽以會檢德清獄褫職。又留滯數年始歸，徙居臨桂。先主榕湖講席，旋移秀峯。君於學無所不通，詩古文皆有法，而尤嚴於檢身。嘗服膺其鄉先哲陳文恭公「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及我者」二語以自治，即以誨人，含和履義，相悅以解。故卒之日，門下士哭皆失聲。余常以政事諮君，閒及談藝，並益神智。而今不可得聞矣！【略】以道光戊戌十一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二。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於某山之陽。銘曰：經師耶？人師耶？慈惠嘉師耶？而允兼之。實至者名歸是，應銘法聞於時。桂之山兮厓巇，桂之水兮漣漪，鬱佳城兮昌穀貽。

《清史列傳・呂璜傳》　呂璜，字月滄，廣西永福人。嘉慶十六年進士。官浙江知縣，累遷海防同知，時稱循吏。所斷千餘獄，無能翻異者，民皆廟祀之。尤嚴於檢身，嘗服膺其鄉先哲陳宏謀「學問須看勝我者，境遇須看不及我者」二語，以自治即以誨人。晚年歸里，以古文名。大吏聘主秀峰講席。先是吳德旋嘗受古文之法於姚鼐，璜師德旋，聞其緒論，故德旋所著《初月樓稾》中與璜書論文極詳。至同時朱琦、龍啟瑞、王拯皆步趨德旋及璜，而益求廣其術於梅曾亮，故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璜文於紆回百折之中復有峻嶒離合之勢。著有《月滄小集》。

《清儒學案小傳・呂先生璜》　呂璜，字禮北，號月滄，永福人。嘉慶辛未進士。歷官浙江慶元、奉化、山陰、錢塘知縣。以廉能稱。升杭州府西塘海防同知，因會檢德清徐蔡氏屍骨不實罷職。道光十八年卒，年六十一。著有《月滄文集》八卷。先生自少好爲古文。官浙時，僚友有李海帆者，曾請業於惜抱，因以講求爲文之法。又聞聞之於姚春木。及得見吳仲倫，貽書往復，備得惜抱之說。集仲倫所言，爲《古文緒論》一編。歸田後傳之交遊，粵西學者遂多趨向桐城一派，以朱伯韓、龍翰臣、王定甫三家爲最著云。（參月滄《與吳仲倫書》、曾國藩《歐陽生文序》、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叙錄》。）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一・月滄文集》　八卷，《年譜》一卷，呂璜撰。

《皇清書史》卷二四　呂璜，字月滄，永福人。嘉慶進士。官浙江海西塘海防同知。工行草。（《梅簃隨筆》）

汪端

論述

綜論

梁同書《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余姪壻汪季懷，夙具知人鑒。聞華秋槎明府言陳雲伯哲嗣孟楷之才，至吳訪之，覽所著《春藻堂初集》詩，歎爲雋才，得未曾有，卽以次女許字之。次女名端，字允莊，所著有《自然好學齋詩鈔》。金童玉女，戚鄙傳爲美譚。時孟楷侍其尊人宦吳，年未及舞象也。距今數閱寒暑，余始見其澄懷堂全詩。昔人所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今古，卓爾不羣者，於是乎近之。因以嘆季懷之見爲不虛。孟楷以名父之子，天性過人，學識超越，其所著更有西北水利諸議，一時名宿交相推許，名滿藝林。允莊之詩亦能杼軸文史，一洗閨閣纖穠之習。惜季懷殂謝已久，不獲覩其大成，此余所以於孟楷夫婦之詩反覆瀏覽，而尤爲之慨惜不置也夫！嘉慶歲在甲戌孟冬新吾長翁梁同書序，時年九十有二。

蕭掄《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錢唐陳生裴之，從予遊數年，治經而外，兼嗜吟詠，所著《澄懷堂詩》亦復根柢盤深，可覘蘊蓄。厥配汪氏小韞尤能詩，方七歲時，父天潛翁命賦《春雪》詩，甚賞異之。因字之曰小韞，蓋比謝女也。及長，嬪于陳，所作日多，詩亦日工。今年裴之乃以其全稿就正于予，且乞爲之序。昔元遺山論詩，以秦少游「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卧晚枝」之句，謂之女郎詩。遺山之意，蓋謂女子之詩詞氣卑弱，惟求工於一句一字閒。若今日小韞所作，刊除浮豔，駸駸窺作者門戶，則固不可謂之女郎詩矣！余嘗謂詩本性情，然未有不多讀書而能爲詩者。是以少陵自言「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而滄浪嚴氏乃獨創爲詩有別裁之說，不學者樂其便己，遂束書高閣，取古人中一二家詩句摹篇擬，以爲作詩之道。如是，及至學殖就荒，才力浸薄，詩格遂日卑下。徒刻意求工，而不免女郎詩之誚，則皆滄浪一說誤之也。小韞好讀書，記誦該洽。聞其舅雲伯言，嘗于《十七史》中舉隱僻事問之，輒應口對。及觀所作《讀晉書詩》與諸論古之作，信乎其熟於史也。根柢若此，而步趨正軌，不涉纖巧穠麗之習，詩安得不工哉！昔吾鄉王慧著《凝翠樓詩》，沈文慤公推爲本朝閨閣第一。以新城王尚書賞其「一縷遊絲」二語，謂猶以尋常閨閣待之。其說信然。今雲伯詩才宏富，爲海內詩人之冠，小韞得其指授，又與裴之昕夕相切劘，其所造詣殆將駕凝翠而上。余故幷著之，俾覽其詩者亦不敢以尋常閨閣目之云爾！嘉慶丙子季春五日樊邨老人蕭掄書于吳中桂葉書堂。

石韞玉《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僕與小雲司馬，締紀羣兩世之交有年矣。淑配允莊夫人，今之曹大家也。幼懷貞敏，性耽墳典，心聲心畫，妙絕一時。近歲輯明人詩，裒然成集，付諸梓人以行于世，予得而讀之。睹其蒐羅之富，抉擇之精，中心欽遲已久。頃以所著《自然好學齋詩鈔》一編見投問序，讀之累日，其旨遠，其辭文，其格律在錢、郎、溫、李之間，而不落蘇、黃、豪縱之習，可謂古風人之遺矣！夫東南文章之盛，莫過于六朝，然王氏青箱人人有集，而不傳閨閣之詞。謝家羣從，若芝蘭玉樹之生長庭階，而以道韞之多才僅傳「柳絮因風」一語，此外無聞焉。豈亦墨守夫《禮》經「內言不出」之訓，故祕而弗宣歟。抑思孔子刪詩，首述《關雎》一什，其詩出自宮闈。其他若《雞鳴》、若《桑落》諸篇，俱巾幗之言，而聖人未嘗不錄。蓋坤之爲道，內柔順而外文明，大《易》所以著黃裳之元吉也。今允莊夫人以出《風》入《雅》之才，爲茹古含今之語，而又得才子以爲之耦，閨房靜好，琴瑟和鳴，此眞文齊福齊，人生適意之遭無有過於此者。亟付梓人，天下之寶令天下人共見之可也。道光丙戌六月吳門獨學老人石韞玉。

許宗彥《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詩之爲道，蓋有鑽脈畢生而弗能善者，有達其意之所欲言乃于《風》、《雅》爲近者，殆有天賦焉。抑其習之所染，非一生一世而然與。余亞汪君季懷有幼女曰端，字小韞，襁褓中見詩輒注視。能行，乳母將之出庭中時，花初放，對之凝笑，口絮絮若有所諷。七歲遂能詩，愈長愈好，愈好愈工，蓋未嘗一日受之師也。既失怙恃，嘗依余室人居，每終日坐一室，手唐人詩默誦，遇意得處嗑然以笑，咸以書癡目之。余

偶見所作，或謂爲未佳，輒邑邑廢飲食，必改至稱善乃已。資敏甚，誦庾子山《哀江南賦》才二徧，倍〔背〕文不誤一字。適同邑陳秀才裴之君舅爲雲伯明府，海內詩人之傑也，見婦詩亟賞之，有所指授。閨中復相與唱和爲樂，詩格日進。近以所作寄余，風力遒宕，無栀蠟之色、枅圈之響。女子詩能如是，不獨足以自娛，而亦可以傳諸世矣！余衰甚，日趨于簡泊，無以增益。小韞爲述曩時所見，以其好詩之由于天稟，非人所能及也。王摩詰所謂宿世詞客者，吾于小韞見之矣！壬申仲冬八日德清許宗彥。

張雲璈《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天之生一才人也，不易生一閨閣之才，更不易閨閣有才，而又得全家之多才以張其才，則尤不易古來名媛一家皆才。惟班惠姬、謝道韞，嗣後無如之者。閒氣之鍾原不數覯也，不意親見其才，而又親見全家之才，自相師友而其才益大，如吾戚黨女士汪氏小韞爲不可及已。小韞爲天潛汪君之愛女，聞其襁褓中能注視書册。七歲賦《春雪》詩，驚其長老。又過目成誦。天潛視如掌珠，然初未嘗督責之，抽黃儷白，一一辟咡以相詔也。嘗受業余表弟高邁菴明經之門，邁菴雖以詩名，亦未取四始六義、蜂腰鶴膝之類曰爲之提命也。而小韞輒機軸自抒，濬發靈府。腹笥既富，風格自遒。歸陳小雲通守，其夫婦娣姒姊妹間皆出《風》入《雅》。小韞爭奇角勝於紗廚鏡檻之際，雄視一時，諸人或爲之退舍。君舅雲伯大令，曾羅武庫，視當世鮮輕許者，獨於其子婦以爲一家巨擘，凡所指授，與言不違，由是學愈進。雖然，小韞天才也，縱無一家之才，亦能自樹其幟，無藉標榜。余讀其《明三十家詩選》，所論磅礴千古，眼光如月。嗚呼！直今之曹大家耳！謝女何有哉？所謂天授，非人力也。今年冬，自吳門郵其初刊《自然好學齋詩》四卷示余，其《哭兄問樵》五言長古，誠令原之永歎也；其懷西湖諸作，即竹竿淇水之憂思也；他如詠古之什，皆能綜其大要；而《晉書雜詠》於典午一朝人物臧否尤當，引豈僅可於椒花香茗中求之耶？余生八十年矣，齒衰才盡，如敗殘羸卒，望屹屹崇墉不敢緣偪陽之布，今更見平陽之軍而氣懾焉，是知天之生才非偶然也。小韞書來索弁簡之文，因序其所欲言如此。道光丙戌十月上浣張雲璈謹書。

管筠《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君論詩之旨，詳所輯《明詩選・凡例》及論斷中。於國朝，推重愚山、樊榭，謂其蕭澹閒曠，非躁心人所能領取。尤嗜舒鐵雲、錢松壺、邵夢餘三君詩。舒、錢詩已梓行，求得《夢餘遺稿》，點竄殘缺不可辨，君爲悉心校讐，手錄數百篇，藏之篋衍，籌刊行焉。君以選明詩及多病之故，不暇多作，偶一命筆，必以和雅爲宗，於選聲、傳色皆精意出之，得古人清豔之妙。曰作詩之法，「格律、才氣，乃塾師以教初學者。明七子之復古，正如年長村童，終日臨摹仿本，誇能書於摹豎中耳！作俑者李夢陽、王鳳洲，李尤紕繆。而揚其波者，沈歸愚《明詩別裁》也。更有動輒說理，以儒自命者，此則有韻之語錄，與俗僧說偈何異？若堯夫紫陽有德之言，亦何嘗不溫雅耶？」所論如此，可以得其概矣！君以七言古詩推余，而自信七律可傳，蓋學頤道中年以後詩而一變也。集中如《明詩選題詞》三十首、《西湖詠古》十六首，皆明整清麗。近以紫湘告殂，君哭之慟，先後爲詩十六章以寄哀思，更極沈痛哀豔，非直詩之工也。不妬之美，亦上符《關雎》、《樛木》焉！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又引梁楚生《明三十家詩選序》　允莊所選，以清蒼雅正爲宗，一掃前、後七子門逕。於文成、青邱、清江、孟載諸人表章尤力。至於是非得失之故，興衰治亂之源，尤三致意焉。讀是書者，不特三百年詩學源流朗若列眉，即三百年之是非得失亦瞭如指掌。選詩若此，可以傳矣！

分論

《張吳紀事詩》　陸準《張吳紀事詩後序》：蓋聞南充蜚舉自然，本唐代女仙；東魯步趨好學，亦女中顏子。瓠史續孟堅之手，賴昭成事；詠史述太沖之懷，讓芬作頌。古來名媛，均擅史才。今代清閨，新成詩史。此自然好學齋所爲作《張吳紀事詩》也。原夫涼西張軌，世守晉藩；淮南楊吳，先稱唐朔。張吳，雖號僭誠王，而粟輸元室。在明祖國亦建吳，乃小明奉宋沈龍鳳於瓜州，元年改原，斥犬羊於蒙古，順與逆，似勝一籌，而懦與烈終輸全局。秋風起處，氣亦銷沈。天日照時，語猶崛強。是朱吳有愧漢高，而張吳無慙田橫矣。第以大槐南郡，亦有孱王長鬚，東洲非無貴主。猛將謀臣，奮其螳臂；貞姬烈女，痛厥鵑嘵。芳流俱可千秋，年遠已逾五百。紀述藉生花之管，闡揚憑詠絮之才。琉璃硯匣，淹貫青編；翡翠筆牀，清吟黃絹。壽世自可無疑，古人從此不朽。至於軼事，更可旁徵。「元夕鼇鏊舞，綵鸞影摩空」

【略】之句，【略】皆堪補詠也。（準）夙欣稽古，近愧知新，久耳芳徽，幸瞻鴻製，共推風雅於詞壇，如聆雲璈之仙樂，不厭百回，聊綴數語。

《題翁大人滄桑花月錄》 沈善寶《名媛詩話》卷八：汪小韞題翁大人《滄桑花月錄》序云：「所錄皆明季及國初宮閨人物姓名、事迹，旁及方外、青樓，流賊眷屬皆在焉！因得鈔本野史百餘種，仿迦陵《婦人集》例推廣之。甫成初稿，留聽隱園爲無賴子所竊，致無從再爲訂正。檢點殘編，頗有《東京夢華》之感。因題四律云：【略】」余謂是書必有可觀，亦可考證勝國遺事，惜乎失去！題詞四律，極哀艷蒼涼之致。

《辛未春月返棹武林賦呈楚生姨母即用賜題明湖飲錢圖原韵》 單士釐《國朝閨秀正始再續集》：汪小韞詩已見《正始》，例不再選。此詩言情之肫摯，琢句之秀雅，步韵之自然，不忍舍去，姑附于此。

傳記

胡敬《汪允莊女史傳》 汪宜人，名端，字允莊，號小韞。錢塘人。曾祖光豫，字介思。祖憲，字千波，號魚亭，乾隆乙丑進士，刑部陝西司員外郎。父瑜，字季懷，號天潛，候選布政司經歷。母梁氏，文莊公之女孫，沖泉少寇敦書女也。有兩兄：曰初，曰潭。初字問樵，號絳人，四川候補庫大使；潭字靜淵，號蒨士。姊筠，字紉青。皆先宜人卒。宜人聰穎天授，七歲賦《春雪》詩，讀者謂不減柳絮因風之作，因以小韞呼之。母梁夫人早卒，天潛先生劇所鍾愛。嗣兄初沒於四川軍營，天潛先生以痛子卒，宜人受撫於姨母梁楚生夫人德繩，嘉慶己未進士、兵部員外郎德清許周生先生宗彥室也。及笄，歸陳雲伯大令文述子小雲通守裴之。時大令主持風雅，提倡詞壇，四方知名之士爭投縞紵，咸稱頤道先生。小雲幼稟庭訓，天資高縱，自此一鎩雙管，拈韻分箋，互爲商榷。宜人詩格幼即高雅，嘗取唐、宋、元、明及國朝人詩閱一過，輒棄去，留高青邱、吳梅村兩家集。既而去吳留高。曰：「梅村濃而無骨，不若青邱淡而有品。」遂奉高爲圭臬。因覓本傳閱之，見青邱之以魏觀故貽害也，則大恨，猶冀厄於遭際而不厄於名譽也。及觀七子，標榜相沿成習，牧齋、歸愚選本，推崇夢陽而抑青邱，則又大恨。誓翻詩壇冤案，因有《明詩初二集》之選。振綺堂多藏書，頤道先生又廣爲購求以益之，丹黃甲乙，晨書暝寫，竭五六寒暑始得蔵事，有知人論世之識。有明一代，賢奸治亂之跡亦略具焉。既因青邱感張吳待士之賢，節錄明史，蒐采逸事，以稗官體行之，曰《元明逸史》，凡十八卷，未幾，悔之，盡焚其稿，存元遺臣及張吳諸臣詩於集中，以爲詩史。初，小雲納秣陵王氏女紫湘，不二年而紫湘卒，宜人哭之慟，有詩存集。既小雲以通判筮仕，江南大吏異其才，請留江南補用部吏，以格於例，改選雲南，道遠不往，客死漢皋。是時孤子葆庸，年纔十四，聞父客死，驚悸成疾，遂失常度。宜人素性高邁，於九流家言、道釋諸書蔑視爲不足學。及夫死子疾，茹荼飲蘗，稍稍爲之，亦猶名士牢騷之結習也。宜人於文字外，以惇厚應世。爲嫂湯湘綠、姊紉青刊遺稿。紉青有孤女曰賓，未字，既助衣飾嫁之。戊戌秋，患脾泄，十二月疾革。語頤道先生曰：「仲冬翁爲先姑夫子，已卜葬於吳門堯峰山，端之生壙在焉。他日得從夫子奉君姑於地下，端之志也。」既逝，遺屬請以從姪葆和嗣，與葆庸並爲夫子後。乾隆五十八年癸丑正月十八日申時生，道光十八年戊戌⊟十二月十八日寅時卒，年四十六。以小雲通判加同知銜，封宜人。子葆庸，嗣子葆和。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 端字允莊，錢塘人。候選布政司經歷瑜女。湖北候補同知、同邑陳裴之室。有《自然好學齋集》。

紀事

梁德繩《題女甥汪端明湖飲餞圖》 珍禽翔雲霄，山林一迴顧。池魴送江河，願渠得所去。嚴妝既已竟，蘭輿佇春路。施衿申丁寧，未語淚先雨。詩人悲葛藟，甥獨丁此苦。有姊嫁他方，歸甯限禮數。有兄守衡門，尺水困濡呴。豈無強近親，世態多舛互。外家意獨眞，寒暑無殊遇。（伯父學士公每念甥孤弱，命余調護。）惟我與汝母，情好最深固。我姊失長年，遺汝在嬰孺。雖非握手託，默默相委付。汝隨嚴親遊，飄搖亦云屢。桓山悲別離，哀音向誰訴？我聞迎汝來，相依一年住。團圞表姊妹，提挈共朝暮。庭有滿闌萼，襟汝染香霧。室有盈架書，腹汝飽竹素。秀眉日連娟，淑姿愈修嫮。湖冰泮

輕澌，東風綠芳樹。壻家宦姑蘇，諏吉告迎娶。畢我十年心，肇汝百年務。臨當牽衣別，且復須臾駐。念甥少小日，穎出抱神悟。觀書輒解會，聽睹能暗疏。七歲裁小詩，往往有佳句。聰慧實過人，戚黨莫不譽。疑義待剖析，以我爲師傅。論史多持平，頗合風雅趣。擬古攬荃桂，體物妙風絮。夫子論詩苛，瘢垢好磨鑢。紛綸辨眞僞，許汝得參預。郎君詩禮門，聞說美無度。淵源在趨庭，別集久傳布。相攸善所歸，豈在盛奩具？芳辰愛景光，帷房樂恬豫。唱酬陶性情，琴瑟宛在御。梁孟暨鮑桓，庶幾古賢慕！

管筠《自然好學齋詩鈔序》　錢塘汪小韞女史處士，天潛先生之季女、頤道主人之子婦、公子小雲之室也。襁褓夙慧，蚤辨四聲。七歲賦《春雪》詩，家人驚嘆。又嘗賦《紅蘭》詩云：「蘭爲王者香，衣緋亦相稱。」識者知爲福慧雙修者矣。年十八，來歸余家。頤道主人以詩名海內，公子承家學，早歲蜚聲藝苑，與吳中老輩及前後七子相倡和。既得君爲閨房之友，琴瑟之和若壎篪焉。中間以頤道寢疾，諸醫束手，公子禱元化先生祠服，賜方四十九劑而愈。君亦中夜露禱，長齋三年，夫婦異室處。三年中選定《明詩初二集》，心神既疲，恆竟夜不寢，頤道爲刊行以慰之。自以病軀不任中饋操作，請於重親。堂上爲小雲納秣陵王姬紫湘，靜攝數載，疾少瘳，因得哀輯所作詩。先是頤道之僑寓吳門也，所居即天潛先生故宅。其左有書堂二楹，饒花木奇石，梁山舟太史取嵇康語顏之曰「自然好學齋」。君幼年讀書地也。及來歸此室，復爲寫韻畫眉之所詩，既成，題曰《自然好學齋詩鈔》。君少失怙恃，哀慕不衰，每話天潛先生暨母梁太夫人軼事，輒隕涕；又以兩兄伯姊相繼殂謝，居恆悒悒寡歡。待兄姊子女意極懃懇，見外家尊親之賢者敬禮有加，以紓篤厚母族之意。性靜穆，獨處一室，左圖右史，日與古人晤對，未嘗語意內政。而家人有遺忘及難處事，輒條舉以對，悉中肯綮。偶有經理，整潔倍人，以此知非眞書癡也。幼受業高邁菴先生，以其後人衰替，每歎曰：「身非男子，不能盡師門之誼！」以爲平生憾事。與歸安王蘭上、吳門席怡珊、錢塘黃蕉卿女史爲詩友。伯姊紉青、嫂氏湘綠工詩，早世將合刊其所作而傳之。君言不妄發，喜爲人解紛釋競，不自矜詡，人亦不盡知之。嘗曰：「家庭間非市名之所，趙母所謂善且不爲，況惡耶！」【略】余侍頤道巾櫛於今十八年，與小韞晨夕相聚亦十五年於茲矣！知小韞之深者莫余若也，詩既成，因不辭而爲之序。道光甲申九月錢塘管筠。

《國朝正雅集》卷九六引陳文述云　子婦歸，余子裴之方受業于太倉蕭樊村，於明人沿歸愚舊說，尊李夢陽、王鳳洲而薄青邱，端聞之，心未是也。乃竭數年之力，輯《明詩選初、二集》，參以論斷，多知人論世之識，頗爲海內詩家所稱許。

《清代閨閣詩人徵略》卷八引梁楚生《明三十家詩選序》　祖千波藏書之富，甲於武林。父天潛博學工詩，隱居不仕。諸子女皆能讀書。允莊尤慧，年七歲賦《春雪》詩，居然成章。誦木元《虛海賦》兩過，即背誦不遺一字。觀書過目不忘，蓋異才也。

《寄王姬紫湘》　陳裴之《香畹樓憶語》：允莊因爲紫姬營新室，署曰香畹樓，字曰畹君。【略】維時允莊忽染奇疾，淹篤積旬，姬乃雞鳴而起，即詣環花閣，褰帷問夜來安否，親爲塗藥進。後始理膏沐，扶持調護，寢饋俱忘。【略】姬時已得咯血症，諱疾不言，漸致沈篤，後以歸省之計，爲卻病之方。紫姬行後，允莊寄以詩云：【略】。閨人允莊【略】方選明詩，復得不寐之疾，左燈右茗，夜手一編，每至晨雞喔喔，猶未就枕。

《辛未春月返棹武林賦呈楚生姨母即用賜題明湖飲餞圖原韵》　單士釐《國朝閨秀正始再續集》：汪小韞詩已見《正始》，例不再選。此詩言情之肫摯，琢句之秀雅，步韵之自然，不忍舍去，姑附于此。

著録

《清史稿・藝文四》《自然好學齋詩鈔》十卷，陳裴之室汪端撰。

藝文

蘇垣恩《題汪允莊女史傳後》　絕妙玲瓏筆一枝，修眉未畫早工詩。驚人艷句留春雪，不愧千秋柳絮詞。拈韻分牋互唱酬，梁鴻夫婦擅風流。鴛鴦社裏春深淺，斑管花生是並頭。森森鄴架富藏書，振綺堂前染翰初。元史明詩憑月旦，操觚誰及女相如？漫道高吳可比論，不將詩骨許梅村。錚錚

一卷《青邱集》，得與香奩共曉昏。　哀艷詩成慟紫湘，生時何慮寵專房！閨中不解聞獅吼，應笑璇璣織錦忙。

席慧文《自然好學齋詩鈔題詞》　每望停雲繫遠思，縹緗一卷手親持。粲花佳語人爭誦，詠絮清才我早知。剪燭西窗逢此夕，折楊南浦憶當時。明年春至還相約，同泛西湖莫後期！（允莊明春約予同往武林。）書留妙墨在羊裘，續史才華遠俗氣。詩輯金荃文苑重，詞嗟錦瑟夜臺閒。（允莊悼紫娘之詞，讀之悽絕。）明星難替天中月，舊雨常思日暮雲。潭水桃花情不盡，每逢佳景輒思君。

顧蕙《自然好學齋詩鈔題詞》　玉屑清言氣埽浮，新編示我豁吟眸。論詩彩筆千秋定，咏絮香名少日收。洗手羹湯調永晝，同心福慧證雙修。碧城羣從都風雅，高格如君第一流。

張襄《自然好學齋詩鈔題詞》　後堂曾許見丰姿，林下風標卷上詩。度去金鍼參表聖，量來玉尺勝昭儀。（謂選明三十家詩）頌椒句好郎爲友，咏絮才高舅是師。記得青禽曾有約，碧雲空恨玉車遲。

舒位《自然好學齋詩鈔題詞》　早傳彤管題雛鳳，況有文簫儷彩鸞。其地湖山名最勝，此才閨閣見尤難。性情自與蕭疎近，文字都從結習安。林下清風庭際雪，不應多讓古人看。

姚椿《自然好學齋詩鈔題詞》　作客西南戰壘昏，中年詞賦慟招魂。眼中詩史蒼涼筆，不見班超入玉門。（感懷令兄問樵參軍。）

鄭瑗

《靈芬館詩話》卷三　元吉，即余《人日》詩中所謂「錦髻紅褌繡裲襠」者也。詩才清綺，爲諸鄭翹楚。

又卷一〇　山川之助，行役之勞，境隨地遷，文以情變，殆不可強也。瘦山早歲之詩，羊眠溫麗，余推爲諸鄭之冠。然未免仲宣體弱之惜。頃以計偕北上，歸後出其近作，有《山行雜詠》五古四首、《病中出都覆車》一首，風格蒼勁，極激昂悲壯之致。其他如《渡洳河》云：「僕夫與馬各通語，雨腳隨人同渡河。」《登可亭》云：「松幹蝕苔如削鐵，藤梢離架欲行空。」《道中》一絕云：「鼠齧殘鐙馬齧槽，此時客思最蕭騷。披衣出戶四更絕，落落數星山月高。」

董兆熊《鄭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鄭氏，諱瑗，字元吉，號瘦山，晚更號贅翁。其先爲歙之著姓。八世祖某避地吳江，遂爲邑之同里人。七傳至先生之考，諱士增，頗饒於資，好施予，重然諾，鄉里稱善人。生五子，先生其季也。先生少儻蕩不羈，騎屋棟，打細腰鼓。日與羣兒作劇，夜則篝燈讀書。家世服賈，苦無書，得陸伯生《廣輿記》，狂喜欲顛，輒自鈔錄。母與姊方夜績，厭苦之，曰：「欲作老博士邪？何剔爪爾也？」鄉前輩袁徵君湘湄，續竹溪社，先生投以詩。徵君器之，招入社，詩名噪一時。甫弱冠，補郡諸生，試輒高等，餼於庠。兩中副車。嘉慶庚午舉於鄉。北上不中第，家亦中落，乃偕朱先生鐵門同客嚴小農河帥幕府。使酒罵座，意有不可，瞪目直視。見俗客不交一語。醉後歌謳或唾茵席。嚴公頗優容之，使主雲龍書院，進諸生，教以孝弟，務爲敦本之學。嘗獨行谿谷間，聞誦書聲琅琅，出茅屋中，叩扉與語，則秀才崔君某也。策以經義，大奇之。問何不應試，以家貧對。先生爲辦裝，是年中高第，後爲名翰。苑客有以豚酒餉者，先生受之，謂其人曰：「山中人勤於稼穡，盍往勞之，其以餉我者餉之也。」耕父皆歡扑，益勸於耕。已試春官，連上不中第。或入選掄魁矣，主司摘其小疵，擯不錄。乃居京師，充選人。始先生下第時，與友人出都雨溼泥濘，意不欲行，友人趣之，車覆於道，先生傷股，步微蹇。至是，某公目之曰：「彼足之不良於行也，堪趨走上官前邪？」斥不用，困而歸，仍客嚴公所。嚴公使謁某觀察，書與先生曰：「見即呈之，當不落寞也。」先生謁觀察，嘐嗐曰：「是何足恩，乃公者？」遽乘傳去愾。然念親之老，急返其家。時先生之父年且八十矣，母亦齊其年。先生承歡膝下，蒸蒸色養。諸兄有先歿者，父母或過時而悲，先生溫言慰解之，退未嘗不泣下沾襟也。父母歿，躃踊號慟，殆不勝喪

葬。以其時鄰家火殲先生居，生平詩文草稿、手鈔書數十百本，皆燼焉。先生既無家，重以嚴公之招，復之河上。嚴公哀先生窮且老，代入資爲校官。掣籤後，卒不得官。先生顧跌宕自喜，益好爲詩，兼窮經學。著《春秋地理今釋》二十卷。盛暑之夕，諸少年納涼樹下，先生獨閉戶鈔書，少年多匿笑之。先生曰：「諸君如日之方出，老夫直炳燭之光耳，敢自逸乎？」蓋先生學益邃，而氣亦漸平矣！暇輒憶所爲詩，追錄成冊，鋟諸木工。既竣，辭嚴公歸。優游田里，樂與後進接見，有一善，口之不置。獨喜兆熊所爲儷體文。一日，出文集命之曰：「子爲我序，可乎？」序成，先生喜指示人曰：「渠胸中所有，世豈能多得哉！」雖先生之戲言，成就後學之心亦至已。是時先生苦目眵，猶觀大字書，後遂病，病至不起。語其子探所著《三國志辨譌》，緘書馳數千里，歸陳君櫜叔，言不及它。俄而卒，壽六十有一。庚子秋，陳君歸自濟南，謀欲刻之，眞不負先生之託。兆熊於先生爲從表兄弟，而齒幼於先生幾三十年，又爲先生族女壻。先生不居丈人行，仍弟畜兆熊，時過兆熊家與太孺人從容語言，稱母姨，甚愛敬也。又攜太孺人詩，贊惲太夫人編《正始集》中。先生之惠，其何敢忘？今嗣君鴻圖謀葬先生於九里籍字圩新阡，狀來請銘，兆熊其可辭。先生娶顧氏，善事舅姑，克相夫子，先二十年卒。子二人，長卽鴻圖，次麟圖。女一人，嫁王氏，早卒。孫一人，孫女一人。銘曰：其始也豐，其終也窮。少負其氣，老喪其雄。廣文冷官，亦不可得，廬廬以孝廉終。室有賢婦，能代子職，孝於姑翁。其不遇也，差彊於馮敬通。冢土崇崇，宰木蔥蔥，是乃鄭先生之幽宮。

郭麐《得鄭瘦山（璜）見慰詩和韻奉畣》 仙人淚下移金銅，疾雷破山驚蟄蟲。怪事忽發吁可怕，掀及井藻延梁虹。旅人如鳥一巢寄，脫命已覺諸餘空。宿知三災皆夢幻，況念一世同蒿蓬。故人感歎作詩吊，憫我老境仍途窮。推排此物何足惜？怪君尙爾留胸中。猥言或犯造物忌，繆謂不合文壇雄。枯槎死草豈敢荷？吹律自欲回寒冬。往時顯志慕馮衍，非有四異幷三同。平生窮厄未足道，乖時妄意天能通。此災豈復關人力？造哀不待聞弦桐。奇書古畫付一燼，多藏昔笑愷與崇。渺然此身亦何有？無地且可居針鋒。他年誰碑郭有道？今世但記王無功。和詩千里發一笑，應道矍鑠哉是翁。

周濟

論述

綜論

《墨林今話》卷一一 周保緒濟，字介存，宜興人。乙丑進士。官淮安府教授。不數年移疾去官，尙未三十。生平自負經世才，惜溫溫無所試。尤工擊刺。嘉慶癸酉，滑縣教匪滋事，嘗匹馬孤行鋒鏑中凡數十日，成《新樂府十九首》紀事，以故得豪俠名。詩古文詞，餘事也。山水崇師北（宗）[宋]，用筆沉厚，眞力彌滿，生硬中自具書卷之氣，可與安邑宋芝山頡頏。尤愛畫石，離奇瘦透，饒有別致。論畫刻有《折肱錄》，洞中肯綮，沾丐後學不淺。其老友商丘宋隱山端已，亦畫苑中能自立者，錄中贅之甚詳。晚年僑寓金陵，得江氏致園，易名春水，因自號止庵。又曰白門逋客，又曰春水翁。嘗割宅與湯雨生都督同居。五十後，仍官淮上，園乃易主，今鞠爲茂草矣！

《續纂宜興荆溪縣志》 濟【略】於詩稱陶、杜，然痛詆謝康樂，而以近人顧炎武之詩爲少陵後一人。

《晚晴簃詩匯》卷一一八 乾隆以來，士人好言經濟，陳和叔、吳耶溪、包愼伯、龔定庵、魏默深諸子爲尤著。保緒尙任俠，求通當世之務，旁及技擊、騎射諸術。與愼伯同游，其議論與相出入。文逼近《大雲山房》，詩乃似《小倦游閣》，詞亦於同州皋文、申耆諸家之外，別闢蹊徑。

董士錫《周保緒詞叙》 士不能出其懷，持以正于世，不得已而取其生平悲喜怨慕之情，發而爲文，以見其志，亦非君子之所尙矣。故曰：君子之道，修身以待命，正也；怨，非正也。雖然，將抑其情而不予之遂邪？抑之不已，其氣慘暗而不舒，其體屈撓而不寧，而偏激躁矜之疾生。故君子之

道，不引乎情，不可以率乎禮，蓋及其治心澤身之學既大成，其幾微過中之情固可以漸而化之。然則吾徒俯仰一世，感歎人己，情之所發，跌蕩往反，固所不能自已者也。周子保緒，工於詞，隱其志意，專於比興，以寄其不欲明言之旨，故依喻深至，溫良可風。

《左庵詞話》卷上　周濟止庵作《宋四家詞選序》有云：東眞韵寬平，支先韵細膩，魚歌韵纏綿，蕭尤韵感慨，各具聲響，莫草草亂用。陽聲字多則沈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陽間一陽，則高而不危。韵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紅友極辨上去，是已。上入亦宜辨，入可代去，上不可代去。入之作平者無論矣。其作上者可代平，作去者斷不可以代平。平去是兩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上聲韵，韵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者，去爲妙，去入韵則上爲妙。平聲韵，韵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之。迭則聱牙，鄰則無力。硬軟字宜相間，如《水龍吟》等俳句，尤重領句。單字一調數用，宜令變化渾成，勿相犯。一領四五六字句，上二下三上三下二句，上三下四上四下三句，四字平句，五七字渾成句，要合調無痕。重頭、迭腳、蜂腰、鶴膝、大小韵，詩中所忌，皆宜忌。積字成句，積句成段，最是見筋節處。吞吐之妙，全在換頭煞尾。古人名換頭爲過變，或藕斷絲連，或異軍突起，皆須令讀者耳目振動，方成佳制。換頭多偷聲，須和婉。和婉則句長節短，可容攢簇。煞尾多減字，須悄勁，悄勁則字過音留，可供搖曳。

《花陀利室詞話》卷一　嘉慶末，余年童稚，始識陽湖周保緒先生于田若谷邑宰署中，蒙以奇童見稱。時習經史及帖括文字，間亦作詩，未嘗問津于倚聲之學。中年抑鬱無悰，乃學塡詞。從王子久茂才處，（韜附註：子久即余舊字，今詞留余處，尚有劍人評跋。）借得先生《存審軒詞》一卷讀之，是眞得意內言外之旨。《菩薩蠻》前段云：「嬌憨未識相思苦。盈盈漫捉風前絮。春去繡簾閒。黛痕輕上山。」《浪淘沙》後段云：「回枕曲屏空。織甲重重。睡情比勝酒情濃。多少流鶯催得起？夢又忽忽。」《虞美人》云：「不須把酒倚闌干。才放春晴，都不記春寒。」《臨江仙》云：「曉風吹面酒醒時。一雙翠羽，無處寄相思。」《虞美人影》云：「一燈秋夜疏星共。照破銀屏幽夢。又是隙風微動。簾押文犀重。紅蔫小譜琵琶弄。碎玉丁當遙送。顫落鈿釵金鳳。酒醒脂痕凍。」凡此與南唐、北宋神似，而非形似。《一萼紅》云：「漏聲沉，想寒蟾一點，依約度疏林。隱臂粧殘，扶頭酒淺，離思空復盈襟。記初見柔荑未握，試弦索、嬌語囀春禽。錦幄藏花，繡鞍衝雪，都是情深。才得畫羅親解，甚輕分翠帶，翦却同心。舞榭樓臺，吹香院宇，羞向夢裏重尋。念惟有窗前玉蝶，坼紅萼、芳意不勝簪。那更歸遲，任伊閒伴瑤琴。」纏綿婉約中，得深厚之致。蓋先生少年時，與張皋文、翰風兄弟同里相切劘，又與董晉卿各致力于詞，啓古人不傳之祕。近來浙、吳二派，俱宗南宋，獨常州諸公，能瓣香周秦以上，窺唐人微旨，先生其眉目也。

又　蠶蝶蟫魚，蝕故紙所成，形似故名之。保緒先生爲作《齊天樂》云：「綠茸不記尋春路，濛濛但留纖影。玳管輕捎，烏闌細寫，生被銀魚驚醒。鐙花燄冷，照一片愁痕，倩誰重省？欹枕商量，化伊還怯夜風緊。　羅浮休便去也，有神仙恰待，圓月如鏡。纖就雲衣，調殘露屑，爭又前身虛幷。芝田萬頃。任竹榻蕉窗，個人消領。翦紙招來，費緗梅半餅。」寓意深遠，非淺人所能夢見。又有新竹、風竹、晴竹、雨竹四首，調倚《長亭怨》、《疏影》、《南浦》、《高陽臺》。比興無端，言有盡而意無窮，與時輩咏物，相去遠矣！

《復堂詞話·宋四家詞選》　九月南還，十月一病幾殆。十一月赴官安慶，道出嘉善，金眉生都轉招飲。中坐以周保緒《宋四家詞選》見貽，潘侍郎新刻。周先生有《詞辨》十卷，稿本亡失，潘季玉觀察刻二卷，版亦毀矣。去年重九，張公束寄我寫本甚珍異，嘗馳書越中，以託陶子珍。此《四家詞選》爲後來定本。陳義甚高，勝于《宛鄰詞選》，即潘四農亦無可詆諆矣。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塡詞爲然？（《復堂日記·甲戌》）

又《詞辨跋》　及門徐仲可中翰，錄《詞辨》索予評泊，以示榘範。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仲可比類而觀，思過半矣！（《周氏止庵詞辨跋》）

又《周濟詞》　茗柯《詞選》（珂謹按：即《宛鄰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珂謹按：即《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止庵自爲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篋中詞》）

《人間詞話・介存論詞多獨到語》　予於詞，五代喜李後主、馮正中，而不喜《花間》。宋喜同叔、永叔、子瞻、少游，而不喜美成。南宋只愛稼軒一人，而最惡夢窗、玉田。介存《詞辨》所選詞，頗多不當人意。而其論詞，則多獨到之語。始知天下固有具眼人，非予一人之私見也。（以上陳乃乾錄自先生舊藏詞辨眉間評語。）

《蕙風詞話續編・周濟介庵詩詞》　校周保緒（濟）介庵詩詞，多常州耆舊軼聞。湯貞愍官樂清副戎，引疾歸，寄保緒春水園。貞愍暨其配雙湖夫人，俱擅丹青，有畫梅樓雙照。保緒爲題《浣溪沙》詞，有「暗香雙護玉樓人。旁人剛道是梅魂」之句。貞愍奉命弋捕，改道士裝入羅浮，經月乃出。既罷，寫其裝爲琴隱圖，琴隱圖所由名也。又有十二古琴書屋填詞圖。張翰風初名翊，改名與權，後定名琦。陸祁生故宅，有「龍蛇影外風雨聲中之軒」，庭中古檜二，後燬於火。

蔣兆蘭《詞說・止庵善言寄託》　止庵又云：「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此最善言寄託者也。質而言之，要在渾含不露，若即若離，只用一兩字點明作意，使人省悟。不可發揮太過，反致淺陋。

《聲執》卷下　周濟於嘉慶間作《詞辨》十卷，今所存者前二卷。一卷起溫庭筠爲正，二卷起李後主爲變。譚復堂謂爲解人難索。實則古文家陰柔與陽剛之說，而托體《風》《騷》，取義比興，猶是張惠言之法。道光十二年撰《宋四家詞選》，以周、辛、王、吳四家領袖一代。犖犖餘子，以方附庸。其言曰：「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眞之渾化。」則剛柔兼備，無所謂正變矣。蓋周氏友董毅，而私淑張氏。張氏之說，本無所謂剛柔正變，觀其所選，可以概見。而周氏之造述，更有進於張氏者。《詞辯》所附之《論詞雜著》，《宋四家詞選》之叙與論及眉評，皆指示作詞之法，並評論兩宋各家之得失，示人以入手之門，及深造之道。清季王半塘爲一代宗匠，即有得於周氏之途逕者。其「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二語，尤爲不二之法門。自周氏書出，而張氏之學益顯。而餘年來詞徑之開闢，可謂周氏導之。至其能識屯田、夢窗，評論確當，則不僅彌張氏之缺憾，且開後此之風氣矣！四家所附各家，未必銖兩悉稱，然大體近是者爲多。至其糾彈姜、張，剟刺陳、史，芟夷盧、高，在舉世競尚南宋之時，實獨抒己見，義各有當。惟其評論白石，似有失當之處。所指爲「俗濫」、「寒酸」、「補湊」、「敷衍」、「重複」者，仍南宋末季之眼光，未必即白石之敗筆。且或合於北宋之拙樸。又謂白石脫胎稼軒，則愚尤不敢苟同。野雲孤飛、冲澹飄逸之致，決非稼軒所有。而稼軒蒼涼悲壯之音，權奇倜儻之氣，亦非白石所能。未可相附也。又其退蘇進辛，而目東坡爲韶秀，亦非眞知東坡者。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　語云：「管得住身，管不住心。」又云：「丟了青竹杖，忘了弄蛇時。」皆俗諺也。教授衍爲《虞美人》後結云：「留住花枝，留不住花魂。」又云：「纔得春晴，都不記春寒？」讀之清雋輕圓，初不覺其意在諷刺。【略】《蝶戀花》云：「絡緯啼秋啼不已。一種秋聲，萬種秋心裏。殘月似嫌人未起。斜光直透羅幃底。　喚向閒庭看露洗。薄翠疏紅，畢竟能餘幾？記得春花眞似綺。誰將片片隨流水？」《綠陰・玉京秋》云：「春乍去。金鈴繫高閣，綵幡虛護。幾許嫣紅？霎時吹盡，何關風雨！多謝疎簾影，面面遮斷，送春心緒。鶯休語。不知誰在，綠窗深處？　一枕香迷蝶栩。向西園、餘情更苦。記得那回，青驄思過，蘼蕪橫路。忘卻珊鞭墜，爲憶樓上，盈盈眉嫵。空凝佇。惟有垂楊慣舞。」言外俱有意在。

陳洵《海峭說詞》　周止庵立周、辛、吳、王四家，善矣。惟師說雖具，而統系未明，疑於傳授家法，或未洽也。吾意則以周、吳爲師，餘子爲友，使周、吳有定奠，然後餘子可取益。於師有未達，則博之友；於友有未安，則還質之師。如此則系統明，而源流分合之故亦從可識矣。

《彊邨語叢》卷三　金鍼度，《詞辨》止庵精。截斷衆流窮正變，一燈樂苑此長明，推演四家評。

分論

《賦楊花詞》　《芬陀利室詞話》卷一《保緒賦楊花詞》：清眞《六醜》一詞，精深華妙，後來作者，罕能繼縱。獨保緒《賦楊花詞》，用其調云：「向濃陰翠幄，漾嫋嫋、春魂如雪。畫闌獨凭，飛英鴛甃濕，正恁愁絕。又對斜陽院，晴絲空裊，任飄零離別。南園誤了雙蝴蝶。草際輕粘，簾前漫瞥。纖纖映、蛾眉月。却難尋瘦影，幽恨重疊。　東風搖曳，算塵根小刼，灞岸鳴

嘶騎，情暗切。柔條幾度攀折？縱天涯覓遍，買春榆莢。只惆恨、衆芳都歇。爭得似、委豔香泥長倚，杏梁春帖。還消受、半枕寒怯。更唾絨、點綴茸窗底，嬌紅一捻。」此詞精思妙緒，宛轉環生，片玉家風，洵乎未墜。其聲律謹嚴處，可謂字字從華嚴法界中來。

《蝶戀花・柳絮年年三月暮》《篋中詞》卷三：渾灝。

《滿庭芳・梨花》《篋中詞》卷三：逋峭。

《渡江雲・楊花》《篋中詞》卷三：怨斷之中，豪宕不減。

傳記

魏源《荆溪周君保緒傳》 君諱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荆溪周氏，皆晉孝侯周處之裔也。君自祖父以上無達者，及君生而敏悟絕人。嘉慶十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廷對縱言天下事，字數逾格，以三甲歸班，銓選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淮安府知府王轂丁祭至學舍禮畢，將就殿門外升輿，君力拒之，轂不懌去，君即日移病去。是秋，淮安府山陽縣知縣王伸漢冒振事發，王轂大辟，所屬吏及委員皆詿誤，惟君先幾得免。君少與同郡李君兆洛、張君琦、涇縣包君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較其長，盡通其術，幷詳訓練營陣之制。時海賊蔡牽出沒江浙，寶山知縣田鈞延君往商海防，因客寶山數載。癸酉春，田君丁母憂，而河南、山東教匪叛。田君，鉅野人，以母喪在家未葬，鄰曹縣賊境，身牽官累，弗克歸，日夜憂泣。君慨然請代行，約四川武舉任子田同往，七晝夜馳二千里。至鉅野，知田君家無恙，乃往來曹、濟閒行視郡邑戰守之術，途遇曹州賊數百人突至，君與任子田下車各持一鎗仆其前二人，創其黨數十人，衆悉遁去。山東鹽運使劉清勦賊有名，與君語甚契，欲留君幕下，君以事平謝。歸作《山東新樂府》數十章，以代詩史。回至吳門，則田君尚虧官帑四千餘兩，檄追甚急。君乃請以己廬十餘閒及田五十畝稟官代抵，事始釋。嘗過京口，丹徒令屠君倬患居民訟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君曰：「明日可具鞍馬夫役，爲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即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遶皆如之，凡八十餘里。還至署，令束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諸幕友如言覆核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自山左歸寓揚州，兩江總督大學士孫公聞其名，過揚州邀見舟中，縱談兵事，曰：「君將才也，承平無所試，可姑試諸兩淮私梟乎？」君笑曰：「諾。」孫公令淮北各營伍及州縣聽君號令，時淮北梟徒千百爲羣，器械精銳，君則招諸豪士數十輩兼募巡，卒教以擊刺月餘，皆可用。偵擊其大隊於安東，屢敗禽之，淮北斂迹。然君遂謝事曰：「鹺務不治其本，而徒緝私，私不可勝緝也。」【略】嘗言願得十萬金，當置義倉、義學，贍諸族姻。並置書數萬卷，招東南士友之不得志者分治經史，各盡所長，不令旅食干謁廢學。所志皆恢闊難就。一日翻然悔曰：「吾數年一念所誤。」乃至此盡散其貲，謝其黨，因自號止安。作五言詩自訟，訟其兵農雜進，負初心。遂法揚州，寓金陵之春水園。時道光八年也，年四十七。盡屏豪蕩技藝，復瑾故業。先成《說文字系》四卷，《韻原》四卷，輯平日古今體詩二卷、詞二卷、雜文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則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遐識渺慮，非徒考訂，筆力過人。深坐斗室，前此豪士過門，概謝不見，前後如二人。然食貧日甚，遂復就淮安府學教授。適漕運總督周公天爵駐節淮安，亦好講武，相得懽甚。及擢兩湖總督，強同往，許爲盡刊所著書，遂以七月三日卒武昌，年五十有九。周制府使人歸其喪葬於荆溪。君無子，嗣其兄弟子二人，皆不能讀書。晚年，妾蘇氏有遺腹子云。魏源曰：「予晚晤君金陵、淮安，沖夷如也，無復少壯時態。然以君所稟受，苟見諸用，庶幾周孝侯、盧忠烈之風。即使中年專力學問，不耗於詭奇，所就亦不當止是。」君歿次年，海氛訌熾，朝廷詔求奇才之士，欲如君者，海內不可復得。天之生材不易，生之而得盡其用，又十二，亦獨何哉？

沈銘石《周止庵先生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號未齋，晚號止庵，荆溪之畫溪里人。父仁，多學，有孝行，夢顛僧驅虎入室而生先生，故以濟名。幼奇慧，九歲能屬文。稍長，卓犖自命，好讀史，尤好觀古將帥兵略。暇則兼習騎射、擊刺，藝絕精，隱然負用世志。年二十四魁鄉書，明年成進士，以對策言直置內科，出爲淮安教授。慨然曰：「此天將以玉成吾才也。」益發憤求有用之學，爲深博無涯涘，於經史外，凡韜鈐營陣圖法罔不指次鑿鑿。無何，引疾去。歷之齊、魯、晉、楚，遇山川形勝，關隘阻阨處，

必窮究其要領，不徒作汗漫游。而更隱求當世豪傑士，以相切劘。於是，交游之中，稍稍知先生有偉略矣。鉅野田君仲衡鈞以才武交者也。仲衡令寶山，有母喪，值豫匪梗道，不得返。泣爲先生言，先生惻然，曰：「友母如吾母，吾請代子行。」仲衡爲具徒從，先生曰：「道遠人衆，滋累耳！無庸單騎遂往。」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先生鎗仆其前隊二人，被創者又十餘人，賊驚遁卒。至鉅野，視田太君喪，無恙而返。幷察近縣諸利害，得間爲當事言之，於是方面重臣亦有知先生非文弱士者。濟南寄圃孫公持節兩江，以淮南北鹽梟充斥，聘先生任緝私事，令所在營弁得聽指揮。先生以兵法部勒禽擊，防撫畢當。一日，與梟衆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先生怒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擊之，獲百十人。會有尼於制府者，事寢不行，先生遂去，而知兵之名益震大江南北閒。後僑寓白門春水園，與契友涇邑包孝廉愼伯世臣砥礪實學，互相警發也。包深悉水利，先生洞曉兵機，當是時，數吳中士有裨世用者，必首及兩人。而先生一腔蘊蓄，磅礴無寄，乃賅括薈萃，著爲《晉略》一書，體例精深，識議英特，其諸論贊中於攻取防守地勢，必反覆曲折，確有指歸，俾覽者得所依據。自言此書爲一生精力所聚，實亦一生志略所寓也。不得施諸也，因以託之言，豈徒與王隱、臧榮緒輩較其得失短長已哉。晚復秉鐸淮安，磨礱英氣，更愷愷爲篤行儒教育之餘，采地之孝貞節烈者盈千人，牒諸大府，旌其閭庠。樂久廢，先生遴童子之秀者教以舞蹈搏擊，丁酉釋奠，觀禮者盈千人，一時稱爲盛事。漕帥周文忠公梧村移督兩湖，邀先生行，先生猶冀有所奪，去官從之。抵夏口，遇疾，卒年五十有九。周公厚紀其喪，幷刊其所譔《晉略》焉。論曰：先生書宗六朝，畫宗北宋，他詩古文詞及韻原字系諸書合二百萬餘言而傳，弗詳載者，恐掩其大也。嗟乎！天之生才，不數生才矣！使成爲有用之才，尤不數。抱負如先生，沈沒山林則已耳！亦既策名天府，見知於一二大臣，卒不使爲國干城，展盡生平底蘊，而僅僅以柔翰功名終，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丁晏《止安先生家傳》　先生姓周氏，名濟，字保緒，又字介存，號未齋，晚號止安，江蘇荆溪人。君之生也，父夢顛僧驅虎入室，及覺而君墜地，遂以濟命名。幼敏悟，勇於爲學。九歲能屬文。稍長，深沈有智略，膂力絕人。讀書明大義，不屑爲章句之學。年二十四，嘉慶甲子舉鄉魁。明年乙丑成進士，以對策戇言，抑寘丙科，出爲淮安府教授。因憮然曰：「吾今日始可讀書矣！」益自淬厲，求之六經、三史，以期實用。深明韜鈐，鍊習營陣圖法。暇則縱情詩酒，放浪於江淮間。要其讀書精進，未嘗一日輟學也。未幾，謝病去官。乃出遊求天下之士，得涇包君世臣，以實事相切劘，屏去瑣碎，提挈要領，卓然爲通儒有用之學。【略】又與商邱宋君端已學作畫，謂畫衰於文、董，而絕於惲、王，因求之北宋大家，得其骨法，純用墨鉤，使筆如鐵。著《折肱錄》以見志。僑居金陵春木園，撫眞景八尺幅，每自署曰春水翁。作花卉必折供膽瓶，翫其向背，曲盡寫生之妙。君之書畫初出，當世頗不謂然。迄今閱三十年，長幀短箋，珍逾什襲，競爲士大夫寶貴矣。君任俠好施，與數往來齊、魯、晉、楚，結納豪士，擊刺騎射，互較所長，君必精其技乃已。君之友寶山令田君家鉅野，有母喪，時豫省賊匪滋事，剽掠曹滑，田君以道阻不得歸，憂形於色。君慨然曰：「我爲君一行。」挈一僕從，七晝夜至鉅野，時賊將平，視田太君喪得無恙。田君復以虧帑失職，君又鬻田產抵於有司，田君始得釋。其好義輕財，急人之難，多類此。方君之之鉅野也，道出曹州，猝遇賊黨數百人。君下車持鎗擊之，仆其前隊二人，其被重創走者又十數人，賊驚竄遁去，由是君之名益震。濟南孫公爲兩江節相，慕君才略，延致之，以淮南北鹽梟充斥，撥緝捕費二萬金，屬君獨任其事。令各營副將以下，惟君指麾左右之。時梟黨數千人，皆亡命無賴，幷力拒捕，君偵知穴巢，要擊殲除，不遺餘力。一日，與梟衆相持，梟自後將發巨礮，君覺有異，急回馬抽矢射之，中其巨指，礮不得發。乘勢追擊之，禽梟衆十百人。君長於兵法，不得一展其才，捕戮私梟，甚非所願。以其拒傷官軍，戕害民命，特藉此小試，以張朝廷之威，然非君之志也。會有以激變言於制府者，事寢不行，而君亦決計退休矣！乙未秋，復起病爲淮安校官，垂老著書，折節爲儒者行。以讀書敦品教士子。淮之人幽光潛德，久而未彰者，君牒於大府舉節烈貞孝千有餘人，皆旌其閭。文廟雅樂久湮，君力爲振興，遴童子之秀良者，教以執籥，秉翟舞蹈之節，吹篪擊鐘博拊之，事凡數月，而文物燦然。丁酉春、秋，釋奠觀禮者逾千人。君又節脩脯所入，自輸錢二百緡，存質庫權子母，爲每歲興舞之用，則復古之盛事也。漕帥東阿周公雅重君之爲人，周公擢兩湖總督，君遂辭官從之，行抵夏口，嬰疾弗瘳，以道光己亥年七月三日卒於行館，年五十有九。周公經紀其喪，賻遺甚厚，幷刻其《晉略》以傳世。君所著有《說文字系》二卷、《韻原》七卷、《介存齋詩》

六卷、《味雋齋詞》一卷、《史義》二卷，而最著者爲《晉略》云。論曰：君之爲《晉略》也，一生精力畢萃於斯，體例精深，因而實創，非好學深思、留心當世之務者，烏能讀是書哉！余讀其史論，推見治亂，若身履其間。每覽一篇，未嘗不欷歔流涕！君少有命世之志，既不得意，廼著書以自見。雖述舊文，直同作者，以是爲周君之書云爾。

《清史列傳・周濟傳》（存目）

紀事

徐士芬《書周進士濟》 余門人袁生翼佐余校士嶺南，嘗述其師周進士事甚奇。進士名濟，江南宜興人。年十八領甲子鄉薦，次年聯捷，以知縣用。父兄以其性卞急，懼僨事，爲請改教職，銓淮安教授，促之到官。然非其志也。郡守王轂簠簋不飭，濟揭諸大府，獄不得直，罷職。歸，主講婁東書院。其教士，善誘不倦，士樂就之，然非其志也。時淮、楚閒鹽梟橫甚，有司治之無策，濟詣制府孫相國獻計，從其言，畀以偵緝之任。濟素善拳勇，工擊刺，梟不敢近，往往棄鹽而逃，以所獲鹽隨地鬻之，前後集金無算。會所親守襄陽，請以所積金召募農人開墾襄陽曠土若干頃，守不聽。而前所逃諸梟結聚楚北，伺其出將殺之。乃聞道歸，治宅廣陵，甚壯麗，珍物美人皆具。居無何，棄之去，蓋亦非其志也。尋又主講山左曹州，與總戎飲於郡署，總戎素以驍勇稱，酒酣語多自負。濟曰：「公勇甚，盍試之？」總戎正技癢，鼓氣作勢，奮擊濟。濟一揮應手而仆，負傷憊甚，慚且恚，踉蹌而歸。郡守惡其失師儒體，辭之。復歸維揚，日以醇酒婦人自廢。噫，此豈其志歟？袁生述其軀體偉岸，手大如箕，不類書生者。嗚呼！可以想濟之志矣！

《國朝正雅集》卷五六引《寄心盦詩話》 吾師周止菴先生工畫山水，嘗作《長江》卷子，爲長三丈有奇，身後不知落於何手。昨閱《幼學堂集》，有題先生畫云：「技是屠龍前進士，力如射虎故將軍。題詩我亦傷心甚，茅屋荒江隔暮雲。」讀之爲欷歔累日。

《聽秋聲館詞話》卷一一 教授登嘉慶乙丑進士，司鐸淮安，晚歲寓居江寧，有《止庵詞》。

《國朝書人輯略》卷八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號止庵，江蘇荆溪人。嘉慶乙丑進士。官淮安府教授。於諸雜藝無不長，其持論好獨出自己。嘗謂《史記》叙事勝《左傳》。於詩稱陶、杜，然痛詆謝康樂，而以近人顧炎武之詩爲少陵後一人。書學王大令，畫以北宋爲宗，意主不同於俗。（《荆溪縣志》）

淮南諸商爭延重君，遂措資數萬金托君辦鹺淮北。君則以其資購妖姬、養豪客、劍士，過酒樓，酣歌恆舞，裙屐雜沓，間填小樂府，倚聲度曲，悲歌慷慨。醉持丈八矛揮霍如飛，滿堂風雨；醒則磨墨數斗，狂草淋漓，或放筆爲數丈山水，雲垂海立，見者毛髮豎，人皆莫測君爲何許人。（《古微堂外集》）

《皇清書史》卷二一 周濟，字保緒，號介存，一號石民，亦號春水，又號未齋，晚年僑居江寧，號止菴，自署白門逋客。荆溪人。嘉慶十年進士，官淮安府教授。丁晏撰傳云：與包君世臣共學書，肆力北碑，窮日夜臨摹，至髀病，不少倦。闚其用筆，換骨易筋。嘗病大王姿媚唐主好之沿爲習尚，而古意寖微，近世書惟鄧完白山人篆、隸精妙，陵轢古今，書家絕而復續。與包君論書之祕，曰峻、曰澀、曰中實。其書變化，騰擲自成一家。（《詒志齋集》）

《徐海淮揚大水紀事》 《雪橋詩話續集》卷七：嘉慶二十二年，松文清以武英殿大學士署江督，承張文敏之後。徐海、淮揚大水，新任總督孫奇圃，巡撫爲胡果泉，請給沛縣一月口糧。文清北旋，行至邳州，百姓遮道哀號，特以聞。於是，總督續以邳州、銅山、宿遷、蕭豐等州縣災傷入告，一體撫恤。周止庵詩云：【略】。

藝文

周儀暐《乙丑報罷將由江南之粵東出都留別二十二首》一九 同來京洛賦清遊，同看神鼇戲十洲。唾手功名君較易，極天關塞我何求？鄉居射虎增豪氣，曲聽呼鷹感旅愁。莫便當筵訴離別！乳鶯雛燕亦端憂。

陸繼輅《周教授（濟）自山東寄示近詩書後》 不見周郎又五年，却從客裏聽朱弦。此才竟以詩人老，記事聊同野史傳。略繪流民撫鄭俠，直圖宿將上

凌煙。（卷中序劉都轉清戰績甚詳。）草茆共有旁觀淚，一掬何因灑九天！

又《于役皖江湖舟雜感》　周郎（濟）貽我一卷詩，舟行不聊日諷之。馬中赤兔人中布，追及烏輪氣猶怒。有時大戟化作鍼，柳絲花朵橫羅襟。珠歌翠舞酣長夜，一夢還家苦無暇。有時熱淚接春潮，萬弩排江不能射。恒星墮地水上天，東汕西汕犁爲田，待君歸耕復幾年？

潘德輿

論　述

《海天琴思續錄》卷八　曲奏《陽春》獨鼓琴，澹中風格靜中心。霜鴻過盡長天碧，肯把絃徽覓賞音？（山陽潘四農德輿。四農《養一齋詩話》論詩頗有見地。「霜鴻過盡海天青」，四農《題唐人萬首絕句》詩也。）

《冷廬雜識》卷七　詩話類取近人之詩，易涉標榜，惟山陽潘彥輔孝廉德輿《養一齋詩話》，尚論列代，至明而止。其論悉稟聖人詩教之旨，以心術行誼爲本，以氣骨韻味爲主，近時詩話，當以此爲首矣！

《國朝正雅集》卷七三引姚瑩《序》　余之知潘四農也，因張亨甫。亨甫告余曰：「吾偏交海內賢士，以詩契合者衆矣，大半皮骨聲響之間耳，吾嘗喜人攻其短。曩在京師，得徐廉峯、鄭雲麓、黃樹齋，評刺吾詩，多中；而尤精當者，潘四農也。」余觀亨甫諸詩稿本，信然。亨甫曰：「匪惟論詩，其爲人也，類有道君子。」已而毛生甫來言四農，一如亨甫。余慕之，爲書延四農教子若壻，四農欣然至揚州，其從來者，弟子吳君大田及其子亮弼也。於時朝夕聚處，縱觀所爲詩文，精深奧突，一語之造，有耐人百日思者。竊歎張、毛二君不我欺也！

徐嘉《論詩絕句五十七首》五四　雲鴻霜鵠薄風華，絕調千秋數四家。（先生嘗謂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杜子美爲千秋絕調。）一語無邪洙泗旨，累朝詩話等塵沙。

《復堂日記》卷三　偶閱潘四農《養一齋詩話》，敦實知本，可範後來。

《定厂詩話》卷下　道光以後，惟潘四農之五古，差有眞意，則取才未免過狹。

《射鷹樓詩話》卷一六　潘四農論詩，專取「質實」二字，亦於偏見。蓋詩之品格多門，如雄渾、古逸、悲壯、幽雅、沖淡、清折、生辣、沉著、古樸、典雅、婉麗、清新、豪放、俊逸、清奇、妙悟，諸品皆各有所主，豈得以「質實」二字遂足以概乎詩，而其餘可不必問耶？不知質實易流於枯，質實易流於腐，質實易流於拙。蓋質實爲諸品之一品則可，謂質實用以概諸品則不可。蓋質實爲諸品中之一品，則無流弊。若專言質實，流於枯、流於腐、流於拙，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

《晚晴簃詩匯》卷一三二　四農詩境高潔，其論詩曰：「詩宜痛刪改，必浮靡之音去，而眞慤之氣來，語語有用，方謂之言立。」又曰：「詩止一字訣，曰『厚』，厚必由性情，然師法不高，烏得厚也？」又曰：「詩必淡雅渾大，乃可以示天下。」味此數語，宗尚可知，足挽江左詩派之失。

郭曾炘《雜題國朝諸名家詩集後》　李杜本經詩比興，尋常談藝等醯雞。玉樓早召公車困，蘄水山陽命不齊。（潘四農嘗欲輯李、杜詩爲《詩本經》，未就，詩話內別有《李杜》一卷。同時陳太初殿撰著《詩比興箋》。四農右太白而詆嗣宗、子昂，太初於《詠懷》、《感遇》諸作箋證特詳，又力爲辨雪。兩公皆學行純懿，所撰著並宗旨嚴正，非尋常詩話箋注家所及，獨此儼成聚訟。平心論之，太白之從永王，與嗣宗、子昂之於典午、武氏，皆不免失身之悔，未容抑此伸彼，前乎此者有子雲，後乎此者有遺山、京椒。文人不幸，遭值亂世，後之人哀其遇可已。）

《復堂詞話・潘德輿詞》　四農大令（珂謹按：即潘德輿。）與葉生書略曰：「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恝然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云云。張氏之後，首發難端，亦可謂言之有故。然不求立言宗旨，而以迹論，則亦何異明中葉詩人之侈口盛唐耶。宜養一齋詞平鈍淺狹，不足登大雅之堂也。然其鍼砭張氏，亦是諍友。（《篋中詞》）

又　潘四農《養一齋詞》，清疏老成而少生氣。其持論頗訾議《宛陵詞

選》，以北宋之詞，當盛唐之詩，不爲無見，而理路言銓，終非直凑單微之手。

傳記

魯一同《安徽候補知縣鄉賢潘先生行狀》 謹按：先生諱德輿，字彥輔，一字四農，姓潘氏。明右副都御史河南巡撫塤之後。高祖常度，隱居易代之際。曾祖建武，祖兆鸞，皆邑諸生。考宗盧，歲貢生，候選訓導，以品望爲一邑宗師。娶於盧，蓋晚而生先生。盧孺人雅善病，先生五六歲時，行坐視孺人而哭之，母食乃食。既卒，哭不絕聲。訓導君患咯血疾，母進藥必跪牀下，既而割臂肉以進。訓導君察其色，慟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洊臻大故，而王母金猶在堂，色養彌至。及以嫡孫承重，自小斂以至反哭，事求合於先王之禮而準度時制，柴瘠僝然，殆不勝喪。潘氏之族有僑官盧州及陳留者，於其歸也，收恤之恩遠過所望，其所飲食、教誨於族戚之孤貧，無虛日，而己恆蔬布不屬。其篤厚殆不可學，抑性使然也。淮郡自邱氏、張氏、阮氏諸達尊相繼殂謝後，起則汪文端公、李尚書用大科致通顯，文端尤以詁經博物負海內重望，致位宰相，顧於著述謙讓未遑也。先生孤童晚出，一露鋒銳，盡掩前人。每提學使者行部至，皆拱手贊歎。既而屢困州舉，年二十六乃盡棄科舉進士之業，力求古人微言大義，其宗旨以爲挽迴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孝，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其說經不袒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學之糟粕，語錄之空虛元渺爲宋儒之筌蹄。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卽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利」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其爲文章，入幽出顯，沈痛吐露。蓋先生應鄉舉者十有二，而後領一解以貢於京師，至則與四方之士議論追逐，以求文章之眞，亦陰以覘氣運之贏縮衰長，而庶幾波流之一返也。是時，先生座主長白鍾侍郎館先生於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事也。」宜黃黃司寇亦云然。然先生與禮部試者六矣！卒默默無所遇，主文枋者至以不得先生相詬病。而一時新進少年、翰林文學之臣，往往竊觀先生之文，諷頌闇記，以期倘一識之也。先生笑曰：「吾豈若是難知耶？」先生居京久，所與往來若永豐郭儀霄、建寧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歙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劘切，盡當時之選矣。要皆用文辭詩歌相推厭，至於先生深心大用尙有知之不盡者，而豈所望於流俗之士也。先生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初，儀徵阮相國爲漕運總督，招先生，力辭不往。後朱公桂楨、周公天爵以清剛大節爲世名臣，於先生皆願納交，周公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先生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公以是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同邑邱君廣業、黃君以炳，相命以懲忿窒欲之學。所居故柴氏宅，柴素無賴，毒其家人，以駕禍先生。還其宅，斂其尸，終不與較。時年未冠也。中年所養益純，和順之氣布於四體，而臨義勃然，尤善剸斷大事。嘉慶末，郡人以白役妻裴烈婦當入祠與不當入祠分左右袒，傾城以爭，爭久不決。先生爲書數百言開解窾會，平其牙角，聞者帖服。道光中，濬城東濶河上下游居民萬家用異議相牴，亦得先生言乃定。蓋其平日公誠之心感孚於人人，而言中理會，又足以解膠結而定危疑【略】先生生於乾隆五十年六月二十八日，卒於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戊子科舉人第一，乙未大挑一等，以知縣發安徽，未赴而卒。所著《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四卷、《外集》未刊者十四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念石子》一卷、《春秋綱領》一卷、《喪禮正俗》一卷、《黜邪家誡》一卷、《傳恭堂祭儀》二卷、《示兒長語》一卷、《養一齋劄記》九卷、《四書義試帖》共五卷。《九經人表》一卷、《論語權疑》三卷，二書皆未成，蓋絕筆也。配史孺人，事先生有禮。先生歿後，教子收族，一遵先生之戒，後二十年卒。【略】一同與先生游處二十年，先生始以弟畜。而一同師事先生，往來長安，連牀接軫，聞教甚詳。先生之歿，遺戒力辭哀輓墓誌誄文，故不敢以爲。門人刻遺書時，先友長德尙有存者，又不敢僭以爲。今則無可辭矣！先生盛德事多有已牒上禮部者，人皆能言之，余獨綜其立身教世之大旨以揭於篇。孤貧崛起，學究天人，名聞四海，不虛也。

《清史列傳・潘德輿傳》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道光八年舉人。十五年大挑知縣，分發安徽。未幾卒，年五十五。德輿年五、六歲時，母病，行坐視母而哭，母食乃食。父患咯血疾，每進藥必跪牀下，既而割臂肉以進。父察其色，動泣曰：「固知兒有是也。」既洊臻大故，祖母猶在堂，色養彌至。

及以嫡孫承重，自小歛至反哭，事求合禮而準度時制，柴瘠傈然，殆不勝衣。著《喪禮正俗》文，祭儀爲家法。有寡妹無子，德輿撫其猶子嗣之，教養盡二十年。從弟族子多賴德輿成立。德輿爲學，力求古人微言大義。以爲輓迴世運，莫切於文章。文章之根本在忠厚，源在經術，其用在有剛直之氣，以起人心之痼疾，而振作一時之頑懦鄙薄，以復於古。其說經，不袒漢、宋，而以近儒之破碎穿鑿爲漢儒之糟粕，語錄之空虛元渺爲宋儒之筌蹏。其論治術，以爲天下之大病不外一「吏」字，尤不外一「例」字，而實不外一「利」字。近世一二魁儒負匡濟大略，非雜縱橫，卽陷功利，未有能破「例」字之局，而成百年休養之治者也。其學以克己爲要，以有恥爲歸，進退取與，細大一節。初，儀徵阮元爲漕運總督招之，力辭不往。其後朱桂楨、周天爵皆願納交，天爵至欲微服郊外相訪。德輿以爲義無所居，徒駭流俗。天爵喟然有望塵之歎。少時與邑人邱廣業、黃以炳相厲以懲忿窒欲之學。中年所養益純，善剸斷大事，鄉人有事多取正焉。居京後，所與往來，若永豐郭儀霄、建寧張際亮、震澤張履、益陽湯鵬、歙徐寶善，窮精畢力，研悅劘切，盡一時之選。座師侍郎鍾昌館德輿於家，謂人曰：「四農乃吾師也。」爲文章，入幽出顯，沈痛吐露。詩精深奧窈，一語之造，有耐人十日思者。所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六卷、《劄記》九卷、《詩餘》三卷、《詩話》十三卷。

紀事

朱克敬《儒林瑣記》　潘德輿，字四農。江蘇山陽人。少以文行知名。嘉慶初應鄉試，至道光戊子乃舉。爲學務躬行，不談心性，亦不以博聞傲人。與人和易，嘗典人屋，屋主家有婢病死，巧誣德輿。希得屋。鄉里皆信德輿，不直屋主。將愬官按之，德輿不肯。還其屋，收婢尸葬之。德輿文章醇厚剛勁，如其爲人。嘗曰：「士居鄉無政教權，獨當以文章轉移風俗耳。」德輿以知縣待缺安徽，未得補卒。著有《養一齋詩文集》二十六卷。

《江陰懷古》　《雪橋詩話餘集》卷三：　潘彥輔《江陰懷古》云：「男兒發憤爲英雄，區區典史稱大忠。升平達官孰比烈，惟有醇儒文定公。」文定公，文定楊凝齋先生也。康熙癸巳在南書房，聖祖出西洋三角算問公，將附《周易》後。公曰：「西洋法誠密，然與三聖人《易》不必比附。」一日又以後人所繪《河圖洛書》下問，公閱畢奏云：「以臣觀之，無佳處。」丁酉，特用爲直隸巡道。時直隸未設三司，以巡道主刑獄兼驛傳，廉察稱最。墨吏多斥免，而治獄一歸平恕。成綱齋謂過保定，聞鄉語傖音呼爲包公再世。純廟在潛邸嘗稱之曰「天下第一等人」。

《趙北口》　《雪橋詩話三集》卷八：　高宗嘗於趙北口張水嬉，潘四農《趙北口》詩云：【略】。

《贈符南樵》　《國朝正雅集》卷七三引《寄心盦詩話》：　丁酉寓淮，見潘四農先生，時余將赴海州，先生索余詩觀之，卽辱贈詩云：【略】此詩刊本失載，附錄之存之。

《水調歌頭・一徑四山合》　《清詞玉屑》卷二：　和珅一弄臣耳！而濫忝黃樞，盜弄魁柄，薰天炙手，轉眼灰沈，西第不歸，南園亦廢。山陽潘四農嘗過其邸園故址，臺榭傾圮，水石荒涼，客有蕩舟吹笛者，感賦《水調歌頭》云：【略】園中一樓，置自鳴鐘，甚巨，晨鐘既動，則群姬理妝，「朱樓」二語謂此。

著録

《清朝續文獻通考・經籍考二二・養一齋集》　二十六卷，《劄記》九卷、《詞》三卷、《詩話》十卷、《李杜詩話》三卷、《試帖》一卷，潘德輿撰。

藝文

孔憲彝《揅雲館詩草（戊戌、己亥）・贈潘四農（德輿）孝廉》　淮海知名早，京華識面遲。羣推大手筆，我愛古鬚眉。花縣羈龐統，（四農大挑以知縣用。）韓門愧習之。（余與四農同出黃樹齋先生門。）東南文獻地，壇坫定相期。

葉名澧《夜懷潘四農文二首》　月落天宇黑，衆星燦我堂。仰視不成寐，披衣獨旁皇。有鳥東南飛，雲中鳴鏘鏘。思欲一縱之，路遠不得將。別離幾

朝暮？風波悠且長。朝辭薊門道，莫宿黃河旁。登車望鄉邑，寂寂夜未央。行者思于野，居者夢在牀。人生共逆旅，何者爲別離？咫尺不知樂，在遠纏悲思。高言在簡册，三復思容儀。一室我親炙，千春以爲期。昨過君所廬，轅駒止其蹏。物性有如此，能不軫我懷？

又《懷潘四農文》 寄書何日達？我夢在淮陰。聽到征鳴唳，方知獨夜心。秋風響寒杵，霜月落幽林。極望滄流遠，思君孰淺深？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华大典　文学典　明清文学分典　4
SS号=12639249